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第十二个天体
通往天国的阶梯
众神与人类的战争
失落的国度
当时间开始
宇宙密码
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

第十二个天体

第十二个天体

宋易 译

宋易 译

宋易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I
地球编年史
第一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二个天体/(美)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著;宋易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7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5594-3414-2

I.①第... II.①撒...②宋... III.①天体演化 - 普及读物 IV.①P15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0251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9-397号

THE EARTH CHRONICLES I: THE 12TH PLANET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 1976, 1978, 1991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NER TRADITIONS, BEAR & CO.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Chongqing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第十二个天体

著 者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译 者 宋易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刘丹羽

出版统筹 孙小野

封面设计  | 金鹏文化 · 地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408千字

版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414-2

定价 5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在所有讲述地球起源的书中，这无疑是一部扛鼎之作。

——《东西》杂志（East-West Magazine）

※ 纳菲力姆——那些来自遥远外星的淘金者，是如何运用克隆技术，创造出和他们一个模样的地球生物的吗？

※ “诸神”为何要在13000年前通过大洪水来毁灭人类？

※ 当他们的星球每隔36个世纪靠近地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 《圣经》与科学是否矛盾？

※ 我们是不是唯一的存在？

重量级的学者组合.....

数千年来，祭司、诗人和科学家都曾努力地解释生命从何而来.....

现在，一位公认的大师、知名学者，带着一个最为惊人的理论来到我们面前。

——美国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中译本总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十年前，这套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在发行之首30周年之后引入中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而这套书的再次出版，我相信会再一次掀起一股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探索热潮。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人类在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应该说，大多数对人类进化及其文明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物种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

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语 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 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 e.ri.du，而这个词的本义竟是“遥远的家”！

——其实，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者，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

在他看来，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30万年前的一批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

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上百万年历史。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缘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

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我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有迹象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会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将是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西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做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期待着一个有关地球和人类起源与文明新的探索热潮，将随着《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的出版再次出现。

宋易

2019年5月20日于成都

30周年双里程碑庆典纪念版序

谨以本书的此一版本献给双里程碑庆典的读者。首先，它属于《地球编年史》系列；其次，它的发行标志着这套丛书的第一部迎来了首发30周年纪念版。

在出版史上，尤其是非文学类作品中，很少有这样在出版界风靡多年、持续畅销的读物。而《第十二个天体》不仅做到了，还有更大的突破：它的平装版在美国知名出版社Avon Books印刷了45次！创下了一个纪录。此外，它还有22个语种的翻译版本面世。包括英语在内的不同语言的硬壳精装版、软壳精装版、平装版、口袋版、磁带版甚至盲文版都在不断地出版，这使这套书有了上千万的读者，并时常被引用（当然免不了也被错误地引用）。无数的书刊和媒体都称它为“经典”。

不过，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料到它会被置于如此炫目的高度，也没有想过它，不，是它们，最终竟会有七本，成了厚厚的一套丛书。事实上，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我竟会在标题上加入“天体”二字。我唯一的动力和渴望就是还原《圣经》人物的真实身份。纳菲力姆并非《圣经》中提到的巨人，而是被苏美尔人的神话称为阿努纳奇人的天外来客。这种全新的认识给我带

来了新的思路和研究前景。最重要的突破来自对苏美尔以及巴比伦的创世史诗的重新认识——它们是一整套古老而精细的科学文档。我从中得出的结论尊重了一个古老的观点，即：在太阳系中，在我们目前已知并安居的天体地球之外，至少还有一个星球曾经是能够供某种生命生存的，并且，它与我们的有着无比深刻的联系。显然，这事关地球上的生命的起源，以及发生在遥远过去的空间旅行。对我来说，这种认识预示了之后一系列在30年前想都不会想的科学研究，诸如太空穿梭、基因探索和其他不可思议的方方面面。

本书显示了进化论和《圣经》的冲突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将是持久的。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类起源的真相，以及——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广袤的宇宙多维度时空中，我们并不孤独。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0月于纽约

初版前言

《旧约》伴随着我的童年。大约50年前，当它的种子植入我的心灵时，我完全不知道围绕它与进化论展开的激烈争论。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在学习希伯来语原版《创世记》课程时，我心中出现了一次和自己展开的冲突。

当时，我们阅读到第六章，上帝打算发动大洪水消灭人类。在那个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之前，所谓“众神之子”，也就是那些娶人类的女儿为妻的生物，还居住在地球上。

在希伯来的古文中，他们被叫作“纳菲力姆（Nefilim）”。老师解释说，纳菲力姆就是“巨人”的意思。但我反对说：“难道它不是应该直接被解释为‘被放下的人’吗？他们是不是曾经真的到访过地球？”因为nfl这个动词是“降落”“堕落”“掉下”“放下”的意思，nfil是nfl派生出来的动名词，意思是“从上往下降的人”，而nflm则是它的复数形式。所以，它们不该被意译为巨人——哪怕也许他们可能真的是巨人，但“巨人”二字却未能指明他们最重要的身份属性：从上（意为“天”）往下（意为“地”）降的人。可见，Nefilim的准确翻译应该是“从天而降的人”。

们”。

当然，我被老师指责了一番，并被要求接受传统的解释。在老师看来，我不能对人们诵习经年的《圣经》钦定译本的权威性表示怀疑，可正是老师的这种态度反而增添了我的疑问。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由于我已经学习了古代近东地区的语言、历史、文化和考古学，“巨人/纳菲力姆”就成了一个长期的困扰。考古发现和对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赫梯、迦南以及其他一些古代文字及神话的解密，更加证明了《圣经》中对王国、城市及其支配者，还有那些相关的地点、寺庙、商路、人造物品、工具和当时的文化风俗的描述，具有多么一致的准确性。

那么，现在是否到了接受这些如此相似的远古文明带给我们的信息，并相信所谓的“巨人/纳菲力姆”其实就是从天堂到地球来的访客的时候？

《旧约》中不断重复着“耶和华的王座在天堂”“在天堂里主注视着凡间”云云；而《新约》中也反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但《圣经》的可信度因进化论的出现而有所动摇，后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如果人是进化来的，那么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一次性就被某个神创造出

来，并有预谋地建议：“让我们把亚当造成如同我们自己的形象或式样。”

所有古代人都相信神灵曾从天堂到过地球，并且他们有能力随时朝向天空突然升起。然而这些神话从来没有被证实是可靠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被那些刚刚入道的学者定义为杜撰的故事。

古代近东的一些著作包含了大量的天文学知识，它们都非常清晰地指向一个星球，并说明：那些太空人和“神灵”都是来自那里的。然而，150年前，当近东的学者们辨认和解读那些写在古代的宇宙学清单上的天体时，我们的天文学家们还不知道冥王星的存在（直到1930年）。

当时他们是如何去尊重并接受这个突然出现在我们星系的新成员的存在的？就和我们现在一样：古代人知道土星以外的行星，为什么就不接受来自古代的、能证明“第十二个天体”存在的证据？

当我们自己开始太空冒险，一个全新的视野出现了，对古代经文中描述的认同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我们的宇航员已经登陆了月球，无人飞船也在探索其他的行星，这足以表明：在外太空，比我们更加先进的文明曾派遣他们的宇航员登陆地球并不是不可能的。

的确，很多流行作家都曾猜测古代的一些人造建筑，诸如金字塔或者巨石阵，都是由来自外星的更加先进文明的访客指导完成的——那些古代人难道可以靠自己去掌握那些科技吗？

那么看看另一个例子。苏美尔文明，在6000年前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消失了。由于这些作家通常无法清楚地表述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过程，最重要的是，没有查明那些古代的太空人是从哪里来的，因此，他们留下了令人好奇的问题，却没有答案——有的是对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的进一步思索。

通过30年的研究，我回到那些古代留给我们的信息之源，还原它们的真实面目，并且，还原一部合理的、无间断记录史前事件的编年史。所以，本书旨在带给读者一个可以回答那些特殊问题的真实故事，关于时间、过程、原因——所有这一切究竟从何而来？

我的引述、列举和证据，主要来自那些古代的文字记录或图片本身。

在本书中，我试图去破译一个古老的宇宙进化论，它的观点似乎和现代的科学理论极为相似——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外来的行星进入了太阳轨道，之后地球和其他部分也相继被带进了进来。

我所提供的证据包括了一幅从那个行星——第十二个天体飞至地球的空间宇航地图。然后，依次是：在纳菲力姆引人注目地建立了第一个地球“殖民地”之后，他们的领导者被加上名字，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爱与嫉妒、成功和奋斗，都被描绘了下来，成了“永恒”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本书的目标是追溯那个导致人类被创造的重要时刻。

接着，我指出了人类和他们的主人之间的混乱关系，还对伊甸园、巴别塔和大洪水的解读有了新的突破。

最后，人类，也就是我们身上，那些被创造者赋予的生物特性与物质特征被确定下来，在众神离开地球之前。

本书表明，我们在太阳系中并不孤独。作为一个普遍的信念，它也许会在世界范围内增强而不是减弱。因为，如果纳菲力姆创造了人类，他们只可能是在执行一个巨大的、大师级的计划。

撒迦利亚·西琴

1977年2月于纽约

引用来源

本书所引用的《圣经》原文，主要来源于《旧约》希伯来语的原始文本。必须牢记的是，所有最重要的《圣经》翻译版本，在其结尾处都有这样的标记：翻译或解释。因此，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希伯来语的原文到底在说什么。

通过这些引用，我对比了以下几种文本：希伯来原文，现有的其他翻译版本，以及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文献/神话，才发现原来我自己相信的东西是一幅多么精妙的图画。

一个多世纪以来，苏美尔、亚述、巴比伦以及赫梯的文化，吸引了一大批学者。但对其语言和文字的解读，最早是靠抄写与音译，最后才是真正的翻译。

奇妙的是，有许多例子说明，有时仅仅靠很久之前的一些记录和音译，就可以从后来不同的翻译和说明中甄别出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当然，在另一些情况下，当代学者的发现也可以让早期的翻译焕发生机。

大事件年表

(445000年前—13000年前)

时间	事件
445000 年前	纳菲力姆人在恩基带领下，从第十二个天体上来到地球。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修建了埃利都 - 地球站。
430000 年前	大冰层开始倾斜。近东有着宜人的气候。
415000 年前	恩基向内陆移动，建立了拉尔萨。
400000 年前	间冰期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恩利尔来到地球，建立尼普尔，作为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恩基建立了通往非洲南部的水路，组织金矿工程。
360000 年前	纳菲力姆人建立了巴地比拉，作为他们的冶金中心，进行熔炼和精炼。建立西巴尔，作为太空站。诸神的其他城市也修建了起来。
300000 年前	阿努纳奇的兵变。人类——“原始工人”被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创造了出来。
250000 年前	“早期智人”开始繁衍，并扩散到了其他大陆。
200000 年前	在新的冰河时代，地球生命开始衰退。
100000 年前	气温再次转暖。诸神的儿子开始娶人类女儿为妻。
77000 年前	乌巴图图 / 拉麦，一个有着半神血统的人类，在宁呼尔萨格的支持下取得了舒鲁帕克的统治权。
75000 年前	“地球所承受的”——一个新冰河时代开始了。地球上的人种急剧缩减。
49000 年前	吉尔苏德拉（“诺亚”）——恩基的“忠实仆人”的统治开始了。
38000 年前	“第七个经过”的严酷气候开始毁灭人类。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彻底消失；只有近东的克罗马农人幸存了下来。恩利尔对人类不抱希望了，想要毁灭他们。
13000 年前	纳菲力姆人意识到了因第十二个天体的靠近而即将到来的巨大的潮汐波，起誓要毁灭人类。

大洪水淹没了地球，突然地结束了这个冰河时代。

目录

版权信息
中译本总序
30周年双里程碑庆典纪念版序
初版前言
引用来源
大事件年表
第一章 无尽的开端
第二章 突如其来的文明
第三章 天地众神
第四章 苏美尔：神的领地
第五章 纳菲力姆，火箭中的人
第六章 第十二个天体
第七章 创世史诗
第八章 天国的王权
第九章 着陆地球
第十章 众神之城
第十一章 阿努纳奇的兵变
第十二章 创造人类
第十三章 众生的末日
第十四章 当诸神逃离地球
第十五章 地上的王权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第一章

无尽的开端

在所有用于支撑我们信念的证据中，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就是人类本身。对地球而言，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人类，也即智人，都是一个外来物种。

自从查尔斯·达尔文用进化论的强大证据，打击了那些传统的学者和神学家，人们对地球生命来源的追寻，可以从人类一直回溯到灵长类、哺乳类、脊椎类动物，以及生存在那之前约十亿年前后的更加低等的生命形式。人们推测，那就是生命诞生的初始。

然而当我们真正接触到这些“初始”，当我们深入思考，生命是否也存在于我们星系的其他地方甚至星系之外后，学者们开始为地球孕育了生命的说法感到不安：不知为什么，生命似乎并不该属于这里。如果这一切都只是源于一系列随机的化学反应，那为什么地球生物会有而且只有一个单一的来源，而不是许多个？

此外，为什么在自然界中含量极为丰富的那些化学元素，在地球上所有生命体内的含量比例却微乎其微？与进化论的观点所要求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这些生命

体内含有的化学成分，都是我们的星球所稀缺的。

难道生命是从宇宙中其他地方来到地球的吗？

人类在进化链中所处的位置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之处。这里，找到了一个破掉的颅骨，那里，找到一个髌骨……起初，学者们还以为人类是在50万年前起源于亚洲。但当更加古老的化石被发现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进化就像一个运作中的磨坊，那它的磨盘转动得可比想象中慢多了。根据现有发现，猿，人类的祖先，出现于令人难以置信的2500万年之前。在东非的考察发现，它们在最早大约1400万年前就开始向类人猿转变。从那时起大约1100万年之后，第一个有资格被称作人的类人猿才真正出现。

最早的被承认的类人猿，“高级南方古猿”，在20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东非相同的地方。之后又花了近百万年的时间才进化为直立人。最后，在另一个90万年后，第一批原始人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出现了，他们被称为尼安德特人。

虽然在尼安德特人和南方古猿之间有着超过200万年的时间，但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锋利的锐石是非常相似的；并且，从外貌上看，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见图1）。

接着，无法解释的事突然发生了：在并不遥远的3.5万年前，人类的另一族群——智人(有思想的人)出现了，就像他们本来就在那儿一样；随之而来的是尼安德特人从地球表面的突然消失。这些近代人——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发现于法国西南部一个同名石窟中）看上去和我们长得如此相似，如果穿上现代人的服饰，那么他们将遁形于任何一个欧洲或者美国城市的人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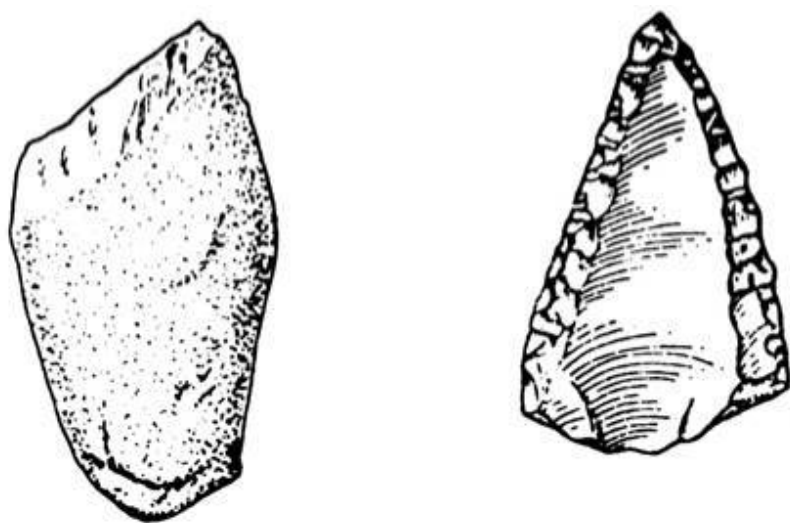


图1

因为他们创作的那些宏伟的洞穴壁画，他们起初被叫作穴居人。事实上，他们能在地球上自由自在地游移，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在他们所到之处用石头或兽皮修建棚屋。

百万年来，人类的工具都是形状简单且便于使用的石头，然而克罗马农人却使用木头和兽骨制造出特殊的工具和武器。他们不再是所谓的“裸猿”，因为他们将兽皮穿在了身上。

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住在由族长带领的属于自己的氏族中。他们的壁画证明了他们对艺术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感受。有些壁画和雕刻带着明显的宗教色彩，表达了对某位母亲女神的崇拜——在某些时候，她是用新月符号来表示的。他们知道埋葬死者，而且必须这么做。显然，他们已经有了哲学方面的思考，比如生命、死亡，甚至可能还包括了来世。

尽管克罗马农人的出现神秘难解，不过还有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其他现代人的遗迹被陆续发现：按地理位置可以划分为英国的斯旺司孔人、德国的施泰因海姆人和意大利的蒙特玛利亚人，这说明克罗马农人显然源于25万年前那些生活在西亚或北非的类现代人的某个古老分支。

现代人的出现比直立人晚70万年，同时又比尼安德特人早20万年，这绝对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样一来，智人就如此极端地背离了本应缓慢之极的进化过程，同时还拥有了许多类似我们才有的功能，比如语言的能力。这与之前的灵长类动物可是完全不同的。

一位很有权威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一课题，他是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教授。他在著作《进化中的人类》中对这个进化期出现在地球进入冰河时代之际表示极为困惑，因为对进化进程来说，这是最为不利的时期。

他指出：智人完全缺乏此前的物种身上我们已知的一些特征，但又额外拥有一些以前完全没有出现过的新特征。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人有许多近亲和支系，但没有先祖。智人的起源因此成了一个难题。”

那么，现代人的祖先是如何在大约30万年前突然出现，而不是经过200万年或300万年的漫长的进化发展出来？我们是不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地球的？或者，像是《旧约》和其他古代文献所说的那样，是神创造了我们？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文明始于何处，并且查明了它一旦开始以后是如何发展的。但未知的是：为什么文明会突然产生？令现在许多学者郁闷不已的一个证据是：从所有的数据来看，人类都不应该拥有文明。没有任何显著的理由显示，我们应该变得比亚马孙河流域的雨林中，或者新几内亚难以接近的区域中那些原始部落更加文明和开化。

但是，正如我们被告知的，这些部落成员至今都生活在石器时代，因为他们与世隔绝了。但是，是与什么

相隔绝呢？既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自己学得科学技术知识呢？然而，真正的困惑，并不是布希曼人（Bushmen，意为“丛林人”，生活在非洲南部，靠狩猎为生，1950年才局部转入农耕社会）的落后，而是我们的先进；因为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如果是按照正常的进化方式，那么，现在人类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种应该是布希曼人，而不是我们。

人类花了200万年的时间，才在使用石头的时候发现，可以通过打磨而让它们变得更为合适和顺手，并由此开始了“工具行业”。那么，何不再花上200万年去学习如何应用其他材料，然后再用100万年去掌握数学、工程学和天文学？

虽然克罗马农人没有制造出天文望远镜，也不会使用金属，但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带有革命性的文明。他们修建棚屋的能力及灵活性，他们对穿上衣服的渴望，他们制造的工具，他们的艺术作品……凡此种种，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其突然的高度文明，在为即将向下繁衍的人类文化拉开序幕。之后，将是这一进程的无尽延续。

虽然我们的学者还无法解释智人的出现和克罗马农人的文明，但毫无疑问，现在可以肯定这一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近东。从东方的扎格罗斯山（Zagros

Mountains，位于现在伊朗和伊拉克的边境）开始，高地和山脉在一个半弧形里延伸，直到北方的亚拉腊山和托罗斯山，接着向西方和南方扩展，再到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山地。在这个区域里，到处都是史前的现代人留下的山洞（见图2：克罗马农人文明分布图）。

其中有一个洞穴，沙尼达尔，位于这个半弧形文明圈的东北方。现在，粗犷的库尔德部落用这些洞穴作为他们的庇护之所，并储藏过冬需要的物资。和他们一样，44000年前一个寒冷的晚上，一个七口之家（其中一个婴儿）在这里寻找庇护所，并进入了沙尼达尔洞穴。他们的遗体——他们显然是被突然滚落的岩石砸死的——于1957年被拉尔夫·索列基发现。他进入这个地区寻找早期人类的证据。索列基教授告诉我，共有九具骨骼被发现，只有其中四具被落石击碎。他所发现的可比他预期的要重要得多。当一层一片的碎片被移开，他才发现这个洞穴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地区从大约10万年前到13000年前的人类的生活习性。



图2 克罗马农人文明分布图

这些记录所显示的内容就像洞穴本身一样令人吃惊：人类文化并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退步。将某个确定值作为标准，每代人都显示出，他们在生活中的开化及文明程度在这一标准之上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从大约公元前27000年到公元前11000年，这种退化和人口缩减，达到了一个几乎找不到他们居住地的地步。

假定是气候上的原因，人类在16000年内几乎全部离开了这整个地区。之后，大约公元前11000年，智人带着新的活力和令人无法相信的更高水平的文明再一次出现了。就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教练，看到即将衰竭的人类游戏，于是派遣了更年轻、更优秀的运动员去替代掉老

一代一样。



在这几百万年的无尽文明的开端，人类还是自然的儿子。他们靠收集野外的果实、猎捕野兽、捉鸟或是捕鱼为生。但正当人类的定居点变得愈发狭小，正当他们放弃了很多住处，正当他们使用的材料和创造的艺术品都快消失了——就在这时，突然，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任何先例，人类成了农民。

在总结了很多著名专家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成果后，罗伯特·J·布雷德伍德和B·豪（B. Howe，史前史科学家）指出，遗传学可以证明，农业毫无疑问地开始于智人带着他们的原始文明出现的地方：近东。现在丝毫不用怀疑，农业就是从近东的山脉和高地这个弧形中传遍世界的。

用放射性碳来测定年龄和植物基因，许多来自不同科学领域的学者都认同人类最初的耕作对象是小麦和大麦，可能是通过驯化野生的二粒麦品种得到的。

现在假设，人类的确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教会了自己如何驯化、栽种并耕作野生植物，但学者们仍然为大量的、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的植物和谷类不断走出近东而困惑。

这里面包括了粟、黑麦和斯佩尔特小麦；亚麻，可以提供纤维和食用油；还有能够结果的灌木和树。这些有用的物种都在快速地被继承。每个例子都表明，这些在近东驯化的植物，比它们到达欧洲要早了千年以上。就像近东是某种植物基因实验室，在某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各种刚被驯化的植物。

研究过葡萄起源的学者们都指出，这种植物的种植始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周围的山区，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难怪，《旧约》告诉我们诺亚在洪水退去后将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种植了一个葡萄园”（甚至还用那些酒把自己灌醉了）。《圣经》，就像那些学者，用另一种方式指出，藤类植物种植的开端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方的山区里。

苹果、梨、橄榄、无花果、杏、阿月浑子、胡桃，所有这些都是源自近东并由此传入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的确，我们忍不住想起《旧约》在早于我们的学者几千年之前，就能确定那个地方就是世界第一个果园：“接着天父在伊甸园种植了一片果园，在东边……接着天父说：生长吧，长出地面，每棵树都很乐意被注视，都很适合食用。”

与《圣经》同时代的人当然知道伊甸园的大概地址。它“在东方”——在以色列的东方。四条主河流过的陆地，其中两条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

毫无疑问，《创世记》将世界第一个果园设立在了这些河流发源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东北高地上。《圣经》和科学达成了完全的共识。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创世记》中关于希伯来起源的文字当作科学文献而不是神学文献来研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同样精确地描述了植物驯化的过程。科学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由野草变为野生谷类再到可耕种谷类，接着是结果的灌木和树。这个过程完全就如《创世记》第一章所讲到的那样：

接着天父说：

“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创世记》接下去向我们讲述，人类从伊甸园中被赶了出来，必须长时间辛苦地耕种他们的食物。“用你额头上的汗水来换取面包”，上帝是这么对亚当说的。在此之后，“亚伯蓄养牲畜，该隐则在泥地里耕种”。《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在成为农民之后，很快就成了牧羊人。

学者们对《圣经》中记载的这些事件十分认同。分析过大量动物驯化理论的F.E.佐伊纳，在其《动物驯养》中认为，人类不可能“在社会组织还未达到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就把动物们关起来或者驯化”。固定的社会组织是驯化动物的先决条件，也是农业发展的转折点。

狗是最先被驯化的动物，这是可信的，发生在大约公元前9500年左右。在伊朗、伊拉克和以色列，人们发现了第一只狗的残骸。不过，它们不一定在一开始就是人类很好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很好的食物。

羊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被驯化的。沙尼达尔洞穴中就有公元前9000年的羊只残骸，并显示出大量的羊被变成了食物和皮革。山羊也是奶的提供源，很快也被驯化了。还有猪，以及带角的牛和无角牛，都接着被驯化了。

在每一个例子中，驯化都开始于近东。

人类发展中的一次剧变发生在大约公元前11000年，

在近东（2000年后欧洲也发生了），旧石器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学者们称它为中石器时代。

这个名字是相当恰当的，因为它提到了人类的主要工具还是石头。他们在山区的住所仍然是石头筑成的，这使他们的社会处于石墙的保护下。他们的第一个农业用具镰刀也是石头做的。他们纪念和保护去世同伴的方式是用石头来盖住他们的坟墓；他们还把石头做成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或是对生活及生产有利的“神灵”。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出土于以色列北部，被证实是公元前9000年的，它似乎是一位神祇，不但戴着带有条纹的头盔，还戴着某种……某种“护目镜”（见图3：戴有条纹头盔和“护目镜”的神灵）。

总的来看，从公元前11000年开始这段时期，我们不应该叫它中石器时代，而应称之为驯化时代——中途只有3600年，似乎一夜之间就有了无数的开始：人类成为农民，接着植物和动物都被驯化了。



图3：戴有条纹头盔和“护目镜”的神灵

接着，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学者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突破则发生在公元前7500年，那时陶器出现了。

公元前7000年，在近东弧形文明圈中充满了黏土和陶器文化，由此诞生了许多器皿、饰物及小型雕塑。在公元前5000年，近东制作的黏土和陶器制品具有很高的质量和极为出彩的设计。但是再一次，发展放慢了。在公元前4500年的时候，考古证据表明，衰退包围了这里，陶器变得简单，石制器皿——石器时代的遗物再一次成为主流。居住地点也开始减少，一些曾经是陶器和黏土制造中心的地方被抛弃了。而且相当明显的是，黏土制品消失了。“文化枯竭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

象。”詹姆斯·梅拉特在其《近东的早期文明》一书中如是说。一些地点很显然地戴上了“新贫困时期”的帽子，人类和他们的文化显而易见开始了衰退。

然后再一次突然而无法预料且难以想象地，近东重新见证了可以想象到的、最伟大的文明之花的绽放，一个让我们自己从此扎根下来的文明。那只看不见的手再一次将人类从衰退中拯救出来，并将之放在了更高层次的文化、知识和文明中。

第二章

突如其来的文明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文明来自希腊和罗马。但是希腊哲学家自己却时常说他们扎根在一个更加古老的源头。后来，回到欧洲的旅行家们报告了埃及的存在，以及那些宏伟庄严的金字塔和有一半都被埋进沙里的神庙——它们被一个名叫斯芬克斯（Sphinx，狮身人面像）的巨石怪物守护着。

拿破仑于1799年到达埃及的时候，曾带领他的学者们研究并试图解释这些古代奇迹。他的一位官员发现，在靠近罗塞塔的地方有一块石板，是公元前196年刻立的，上面用古埃及象形文字雕刻了一个宣言。

对古代埃及文字和语言的解读，以及考古学的成就表明，早在希腊文明之前，埃及文明就有了很高的成就。资料记录，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古代埃及人就有了皇室和王朝，比古希腊文明早了整整2000年。在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的时候，它进入了黄金时期。古希腊在它的面前与其说是起源者，不如说是后来者。

那么我们文明的起源是在埃及吗？

这貌似是一个较为合乎逻辑的结论，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古希腊的学者们的确描述过他们对埃及的拜访，但他们的知识来源却在另一个地方被找到。爱琴海的前希腊文明——克里特岛上的迈诺安文化和迈锡尼文化证明其集成的是近东文化，而不是埃及文化。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是一个早期文明通向真正希腊文明的主要通道，而非埃及。

值得注意的是，多里安人入侵希腊和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后入侵迦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大约是公元前13世纪），学者们为不断增长的闪族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相同点而着迷。居鲁士·H.戈登在《被遗忘的文字》和《迈诺安语言的证据》等书中，通过使用一个早期的克里特文字，称之为A线，代表了一种闪族的语言，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的结论是：“希伯来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的模式充满不同寻常的相似。”他指出，很多岛屿名字，如克里特，在克里特语中是Kere-et，意为“筑有城墙的城市”；在希伯来文中，其意思同样如此，而且也有和闪族神话中克里特之王相对应的神话。

甚至古希腊的字母表，也就是拉丁文和我们现在的字母表的源头，也是来源于近东的。古代希腊历史学家自己曾写过，一个名叫卡德摩斯的腓尼基人带给了他们字母表，其中包括和希伯来字母表相同数目的字母，连顺序也一样。这在特洛伊战争到来时是希腊唯一的字母

表。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字母数目被诗人西蒙尼德斯增加到了26个（见图4）。

希腊和拉丁文，以这种方式成为我们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础。通过对比各种名词与符号，甚至对比很久之前的近东字母表和很久之后的希腊文及拉丁文，都可以轻松地证明它们源于近东。

当然，学者们意识到，在公元前1000年以来希腊与近东的接触，随着波斯于公元前331年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击败而走向了终结。希腊文化记录了很多关于这些波斯人以及他们土地（也就是今天的伊朗）的资料。根据他们国王的名字——居鲁士、大流士、薛西斯以及他们女神的名字来判断，它们都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学者们现在相信了他们是来自接近里海的某个地方的雅利安人的一部分。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最后，他们向西到达了小亚细亚，向东到达了印度，向南到达了《旧约》中提到的“米底人和帕西人的领地”。

并不是都这么简单。比如居鲁士，被认为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希伯来神和一个非希伯来人之间的奇怪关系。《以斯拉书》中说，居鲁士收到了在耶路撒冷重建神庙的任务，便按照耶和华的要求开始了行动。他称耶和华为“天堂的神”。

居鲁士以及他那个王朝的其他国王自称为阿契美尼

德人——在由王朝创建者传承Hacham-Anish这个头衔之后。这可不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头衔，但在闪族语系里却是完美的，因为这是“英明的人”的意思。大体上，学者们忽略了去检查耶和华与阿契美尼德女神口中的“英明的主”的诸多共同点。后者被画在了大流士的皇族印章上，可以看到，他待在一个长翅膀的球中，并在空中盘旋（见图5）。

希伯来语·名字	迦南	早期希腊	晚期希腊	希腊语·名字	拉丁语
Aleph	א	Α	Α	Alpha	A
Beth	ב	Β	Β	Beta	B
Gimel	ג	Γ	Γ	Gamma	C G
Daleth	ד	Δ	Δ	Delta	D
He	ה	Ε	Ε	E(psilon)	E
Vau	ו	Ϝ	Ϝ	Vau	F V
Zayin	ז	Ζ	Ζ	Zeta	
Heth (1)	ח	Η	Η	(H)eta	H
Teth	ט	Θ	Θ	Theta	
Yod	י	Ι	Ι	Iota	I
Khaph	כ	Κ	Κ	Kappa	
Lamed	ל	Λ	Λ	Lambda	L
Mem	מ	Μ	Μ	Mu	M
Nun	נ	Ν	Ν	Nu	N
Samekh	ס	Ξ	Ξ	Xi	X
Ayin	ע	Ο	Ο	O(nicron)	O
Pe	פ	Π	Π	Pi	P
Şade (2)	צ	Μ	Μ	San	
Koph	ק	Φ	Φ	Koppa	Q
Resh	ר	Ρ	Ρ	Rho	R
Shin	ש	Σ	Σ	Sigma	S
Tav	ת	Τ	Τ	Tau	T

图4



图5

古代波斯文明的根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在那些古代奇迹里出现的文字形符号，在一开始只被认为是装饰用的设计图案。英伯格·凯普费尔于1686年造访了古波斯帝国都城之一的波斯波利斯，他描述这些图案时称其为楔形，从此，这些图案就被称作楔形文字。

人们在努力地破译这些古代文字的时候，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这些文字跟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高地上出土的人造物品与碑刻上的文字，属于同一种文字。出于对这些琐碎发现的兴趣，保罗·艾米利·博塔在1843年进行了第一次有目的的挖掘行动。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选择了一个地点，靠近现在的摩苏尔，今天叫作豪尔萨巴德。很快博塔就根据楔形文字命名该地方为杜莎鲁金。这是闪族文字，是希伯来文的近亲语言，

意思是“正直国王的筑有城墙的城市”。我们的教材和文件上称这个国王是萨尔贡二世。

这位亚述国王的都城中心是一座宏伟的皇家宫殿，宫殿墙上刻满了精美的浮雕。如果将它们首尾相连，长度超过了一英里。对整个城市甚至是宏伟的皇家庭院而言，被称为西古纳特的金字形神塔更是显得居高临下，它呈阶梯形，顶部有神殿，是修来供神灵使用的通往天国的阶梯（见图6）。



图6

城市的布局以及那些浮雕描绘着一种宏伟的生活规模。宫殿、神庙、房屋、马厩、仓库、高墙、城门、圆柱、饰物、雕塑、艺术品、高塔、防御墙、露台、花园——所有这一切都在短短五年之内竣工。乔治·康特纳在

《巴比伦和亚述的日常生活》中说：“一个充满想象力和潜力的帝国可以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做到如此之多。”是的，哪怕是在3000年前。

英国人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爵士，将他的位置选在了相对豪尔萨巴德来说更远的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方10英里左右。当地人叫那里为库云吉克，那里，曾经是亚述的首都尼尼微。

《圣经》中的名字和事件开始进入现实了。尼尼微是亚述帝国最后三个伟大帝王的皇家都城：西拿基利、伊撒哈顿、亚述巴尼波。在《旧约》里，《列王纪》是这么讲的：“现在，在希西家王的第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太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当上帝的天使惩戒他的军队时，“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西拿基利和亚述巴尼波建造的尼尼微的宫殿、神庙以及工艺品，都超越了萨尔贡。伊撒哈顿的宫殿遗址被认为是不能挖掘的，因为现在那里有座穆斯林的清真寺，而且据说下面埋葬了先知约拿，后者被鲸鱼吞食了，因为他拒绝将耶和华的口信带去尼尼微。

莱亚德曾研读过古希腊的文献，其中一段说亚历山大军队里的一名官员，看见了“一个有很多金字塔和古代城市遗迹的地方”，一个在亚历山大时代就被埋葬的城

市！当然，莱亚德随即就去把它挖了出来，经证明，那里是尼姆鲁德，亚述的军事中心。就是在这个地方，撒缦以色二世建立了一个方尖塔来记录他的战功。该塔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塔上的表单显示了在众多国王之中被迫缴纳贡品的那一个：“耶胡，暗利之子，以色列之王。”

再一次，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文献和《圣经》上的内容不谋而合！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圣经》中的记载，这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亚述学家们再一次回到了《创世记》的第十章。宁录，尼尼微的创建者，“在耶和华荣光下的威武的猎人”——那个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国的创始人被如此形容：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

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

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

和尼尼微，迦拉中间的利鲜，这就是那大城。

那里确实有个土堆，当地人叫它迦拉，在尼尼微和尼姆鲁德之间。在 1903到1914年，由W.安德雷带领的

队伍挖掘了这个区域，他们发现了亚述的遗迹，那里是亚述的宗教中心，也是它最早的都城。所有在《圣经》中提到过的亚述城市，只有利鲜还没有找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马的笼头”，也许它是亚述皇家马厩的地点。

与亚述重见天日同时发生的，是由R.考得威带领的队伍完成的巴比伦——《圣经》中的巴别——的挖掘工作，那是一个极大的所在，内有宫殿、神庙、空中花园和不可缺少的金字塔庙。短时间内，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将这两个强盛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公布于世：巴比伦和亚述，一个雄霸南部，一个伫立北方。

强盛和衰落，战争与和平，它们构成了长达1500年的高度文明。它们都在公元前1900年兴起，亚述和尼尼微最后都被巴比伦灭亡，一个是在公元前614年，一个是在公元前612年。正如《圣经》里的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巴比伦自己也有一个不光彩的终结，那就是，它在公元前539年被居鲁士占领，后者开启了他的波斯第一王朝：阿契美尼德帝国。

虽然亚述与巴比伦在整个历史中互为对手，相互竞争，但它们的文化和使用的材料却并没有什么较大的差别。即使亚述人称呼他们的主神为阿舒尔，而巴比伦人则称呼其主神为马杜克，但他们的万神殿实际上却是很相似的。

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收集了一些出土于亚述和巴比伦的贵重古董，像是礼仪用的大门、带翅膀的公牛、精细制作的浅浮雕，以及战车、工具、器皿、珠宝、雕像，还有其他一些用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材料制作出来的东西。但是真正的宝藏其实是这些王国的文字记录：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成千上万的铭文，其中包括了有关宇宙的神话、史诗、国王庙记录、商业合同、婚姻和离婚记录、天文表、星座占卜、数学公式、地理表单、语法和词汇教科书，以及对他们来说较为重要的神的名字、氏族、称号、事迹、能力和职责。

联系亚述与巴比伦文化、历史和宗教的共同语言是阿卡德语，这是第一个被得知的闪族语系，与希伯来语、亚拉姆语、腓尼基语、迦南语相似，但又出现得更早。但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并没有创造这种语言或是字体；的确，很多出土的碑刻上都有注明，他们是从另一个更古老的源头那里学到这门语言的。

那么，是谁发明了楔形文字这门语法周密、词汇丰富的语言的？那个更早的源头是什么？而且，为什么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都称其为阿卡德语？

让我们再一次注意《创世记》的内容：“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这里，亚甲，阿卡——难道在巴比伦和尼尼微之前真有一个都城吗？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挖掘工作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曾经，确实有一个名叫亚甲的王国，由一个更早的统治者建立，并自称是舍鲁金。他通过写作声称，在恩利尔神的荣光下，他的帝国疆域从下海（波斯湾）一直延展到上海（被认为是地中海），他自夸在亚甲的码头上停满了从各个遥远地区驶来的船只。

学者们对此充满敬畏：他们遇见了一个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建立起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从亚述萨尔贡王到亚甲的萨尔贡王之间有2000多年的跨度。从挖掘出来的文物来看，涉及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商业和通信等各个领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成熟的帝国，而且早在巴比伦和亚述之前。此外，它显然还是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源头，巴比伦和亚述仅仅是亚甲文明这个树干上的枝条而已。

如此，一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谜更加扑朔迷离了，幸而，记载着亚甲萨尔贡王功绩和族谱的文献被及时发现了。当中所陈述的内容提到了他的称号：“亚甲之王，基什之王”。其中解释说他在继任亚甲的王座之前，是基什统治者们的顾问。就是这个地方，学者们开始了自问：会不会还有一个甚至更早的文明，在亚甲之前，被称为基什？

再一次，《圣经》经文获得了重大意义。

库什生宁录，为世上英雄之首……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

许多学者都猜测亚甲的萨尔贡王是《圣经》中所说的宁录。如果将“基什”读成《圣经》中的“库什”，那似乎宁录之前的确是基什。学者们于是开始照字面逐字逐句地解读文献：“他击败了乌鲁克，并击毁了它的墙……他是与乌尔人之战的胜利者……他击败了像海一样大的整个拉格什。”

《圣经》中的以力是否正是萨尔贡笔下的乌鲁克呢？随着现在被叫作瓦尔卡的遗址的出土，我们知道的确如此。而且萨尔贡所提到的乌尔指的不是别的，正好是《圣经》里所说的乌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亚伯拉罕的出生地。

考古发现不仅印证了《圣经》上的记载，还可以肯定，甚至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仍然有着王国、城市和文明。唯一的问题是：要找到第一个文明国度需要回溯多远？

解开这个难题的是另一种语言。

※

学者们很快承认，不仅是希伯来语中的名字具有含

义，《圣经》中也是一样。这贯穿于整个古代近东。亚甲、巴比伦、亚述的所有人名地名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但是在亚甲的萨尔贡王之前的国王名字可没有这样的属性。

亨利·罗林森爵士指出，很多名字既不属于闪族语系又不属于印欧语系；的确，“它们似乎属于某种未知的语言或人种”。但如果名字真有内在的意思，那么，那种能够解释这种意思的语言又是什么呢？

学者们重新审视了阿卡德文字。基本上，阿卡德楔形文字是由音节构成的：每个标志都代表着一个完整的音节。但是那些文字却又大量地应用了很多不表音节却直接表达意思的词汇，比如“神”“城市”“国家”或者“生命”“高兴”。对这种奇特现象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些符号是一个更早期的象形文字的写作方法的遗留物。那么，在阿卡德语之前，肯定有另外一个类似于埃及圣书体的书写方法。

很快，有一种显然是更早的语言，而且不仅仅是书写方式，被牵涉了进来。学者们发现，很多阿卡德文献和记录中都使用了大量的外来词——从另一门语言借用的词语〔这种方式就像是一个现代的法国人也要从英文中借取“周末”（weekend）一词〕。这在科学和技术术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有，在与神及天堂打交道的事情里显得同样醒目。

在阿卡德文献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一座由亚述巴尼波修建于尼尼微的图书馆的废墟，莱亚德和他的同事在那里运出了25000多条碑刻，其中许多都是由当时的文士所写，以作为“古昔测试”的副本。一组23个的碑刻在结尾处有这样的标注：“第二十三支碑刻：苏美的语言没有改变。”另一个碑刻上有亚述巴尼波本人写下的让人费解的标注：

文士之神授予了我他的艺术和知识作为礼物。

我被传授了写作的秘密。

我甚至能够读懂来自苏美尔的碑刻；

我明白石头里的神秘文字，它们雕刻于大洪水之前。

亚述巴尼波自称能读懂苏美尔文，还说能看懂大洪水之前记录下来的文字，但这一事实只会让谜团更费解。在1869年1月，朱尔斯·奥波特向法国货币学及考古学界提出，他已经认识到有一个前阿卡德语言和人类的存在。他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统治者通过使用“苏美尔及亚甲的王”来宣告自己的正统性，他建议将那些人叫作“苏美尔人”，并将他们的土地叫作“苏美尔”。

除了读名字时发错了音——它应该是苏美，而不是苏美尔，奥波特都是对的。苏美尔不是一个神秘的、遥

远的土地，而是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名字，就像《创世记》中所清楚地标注的一样：巴比伦、亚甲、以力的皇城“都在示拿地”。而示拿地是《圣经》里对苏美尔（苏美）的称呼。

一旦学者们接受这些论断，道路就豁然开朗了。与“古昔测试”相关的阿卡德文变得充满了意义，而且学者们很快便承认，那些写有大量文字的碑刻，实际上是阿卡德-苏美尔字词典，是亚述和巴比伦为了方便学习他们的第一门语言，即苏美尔语所准备的。

如果没有很久之前的这些字典，那我们离阅读苏美尔文还差得很远。在它们的帮助下，一个庞大的文学和文化宝藏向我们敞开大门。还有一点也变得清楚了，就是苏美尔文中那些早期象形文字，从在石头上竖排刻写变成了横着书写。后来，在软泥做成的碑刻上用楔形风格的文字写作，逐渐被阿卡德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和其他一些古代近东国家的人接受（见图7）。

苏美尔文			楔形文字		含义
原形	变体	旧体	普通	亚述	
					地球土地
					山
					家庭的男人
					女性外阴
					头
					水
					饮用
					行走
					鱼
					大而强壮的公牛
					大麦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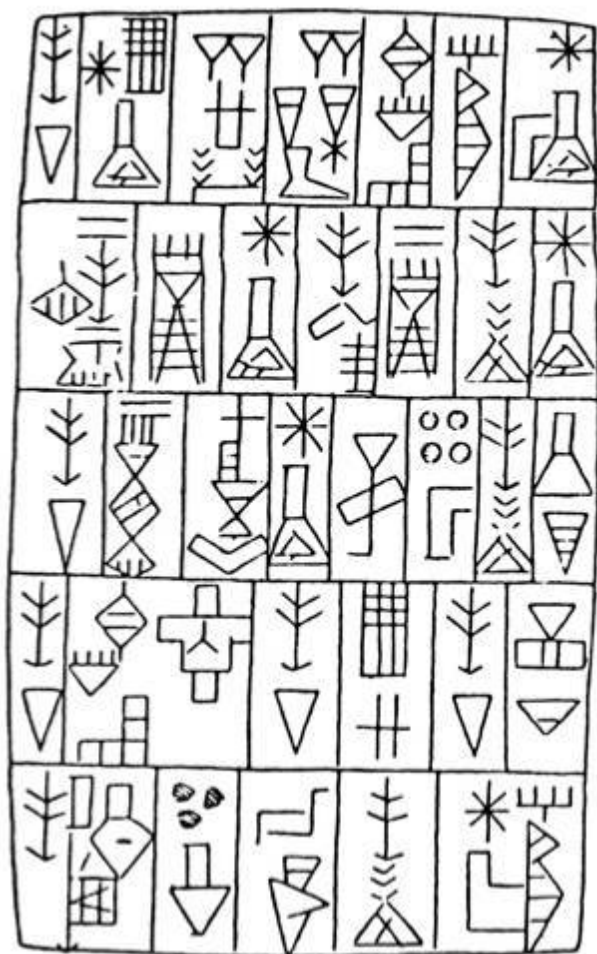


图8

对苏美尔语言和文字的解读，使人们认识到了苏美尔人和他们的文化是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成就的源头，这促使学者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展开考古搜查。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第一个主要的针对苏美尔人的挖掘任务始于1877

年，由法国考古学家组织；从这个单一地点中发掘出的文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他人在这里继续挖掘到1933年都没有完成。

当地人称这个地方为泰洛赫，这里被证明是一个早期的苏美尔城市，并且是一个皇家城市，也就是亚甲的萨尔贡自吹自擂的拉格什。其统治者使用了和萨尔贡相同的称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是苏美尔语言：EN.SI（意为“正直的统治者”）。他们的王朝始于大约公元前2900年，并且持续了接近650年。在这段时间里，43个“正直的统治者”当政，他们的名字、族谱，以及执政的年份都被整齐地记录在案。

这些文献向我们透露了许多信息。他们向神的祈求语，如“让稻谷发芽生长带来丰收……让浇过水的植物长出粮食”，是农业和灌溉的很好证据。一个刻字的杯子如此表示女神的荣耀：“谷仓的守护人”，这无疑是在暗示我们，他们的粮食是测算过并贮存起来的，也可能用于贸易。

一个名叫安纳吐姆的“正直的统治者”，在一块泥砖上留下了一段话（见图8），很清楚地表明这些统治者只要获得了诸神的批准，就可以继任。他同样也记录了对其他城市的征服，这暗示我们：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时候，苏美尔就已经有了很多城市。

安纳吐姆的继承人恩铁美那写道，曾修建过一座神庙并饰之以黄金。那里不仅建了花园，还修了一些很大的砖口井。他还自豪地描述，他们筑造了一个带有瞭望塔和各种设施的要塞，专门用于看管入坞的船只。

古蒂亚是拉格什相对出名的统治者之一。他拥有大量由他自己制作的小塑像，全都用来代表他在诸神面前的祈祷和奉献。这可不是装出来的：古蒂亚确实是自己奉献给了对宁吉尔苏的敬仰，那是他们最重要的神，并且建造和重建了许多神庙。

他的许多文献都表明，为了寻找精美的建筑材料，他从非洲及阿纳托利亚（Anatolia，小亚细亚旧称）获得了黄金，从托罗斯山脉获得了白银与铜，从黎巴嫩获得了杉木，从亚拉腊山获得了其他木料，从埃及获得了闪长岩，从埃塞俄比亚获得了玛瑙，还有从其他一些学者们尚未考证过的地方获得的其他材料。

当摩西在沙漠中为上帝修建“居所”的时候，他依照了上帝向他提供的设计。当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神庙的时候，他先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智慧”。先知以西结通过一种“神圣的视觉”，从一个用青铜色的手握着淡黄色绳子和测量杆的人那里，得到了修建第二个神庙的详细计划。乌尔南模，乌尔的统治者，在几千年之前描述说，他的神命令他为其修建一所神庙，不仅给了他一个很实用的操作指南，还让他拿着一个测量杆和包金箔的

绳子来工作（见图9）。

在摩西之前200年，古蒂亚也做过同样的事。他将其记录在一个很长的文献当中。那栋需要他完成的建筑物，通过某种“神圣的视觉”传递给了他。“一个发光的人，照耀得就像天堂”，在他旁边“是神的鸟”，“指挥我修建他的神庙”。这个“人”，“从他头上的冠冕来看显然就是神”，也就是后来被称作宁吉尔苏的神。和他一起的是一位女神，“拿着讨人喜爱的天堂之星的碎片”；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神圣的尖笔”，她告诉古蒂亚“这是她喜爱的星球”。第三个人，也是一个神，他手上拿着一个宝石的碎片，“修建神庙的计划就在那里”。有一个古蒂亚的雕塑，表现的是他坐着，而这个碎片放在他的膝盖上；在这个碎片上可以清楚地看见神的画（见图10）。

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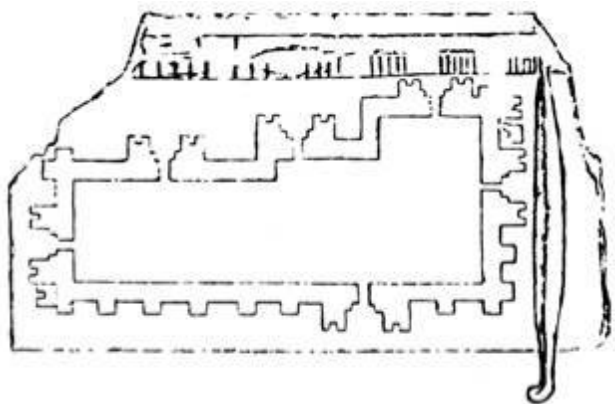


图10

虽然有那样的智慧，古蒂亚还是觉得这些建筑的设计匪夷所思，便向一位能够翻译神的信息的女神求教。她向他解释了这些建筑的设计、尺寸，以及需要使用的材料的大小。之后古蒂亚雇用了一个男性“占卜师、决策者”和一个女性“秘密寻觅者”来选址，定在了这个城市的郊外，也就是神所希望的建造地点。接着他又派遣了21.6万人来进行这个建筑工程。

古蒂亚的疑惑是很好理解的，因为简单的“平面图”似乎没有给他一切必要的信息，以便建立一个复杂的、共有七层高的塔庙。A.比勒贝克写于1900年的《东方老人》，已经至少部分破解了神的建筑设计。古代的图画，哪怕是在一个破碎的雕像上，都可以提供一小部分的平面图。在七个不同的雕刻上，绘有这个七层神庙的整个的建筑设计方案（见图11）。

有人说过，是战争刺激着人类进行科技和材料的突破。在古苏美尔，似乎是神庙建筑事业，刺激着他们的人民和统治者不断掌握新的科技。要成功完成这些建筑的前提，是要准备一个很好的建筑计划，组织并供养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轧平或抬高地面，浇筑砖块，搬运巨石，从远方取运稀有金属和其他材料，浇铸金属，制造器皿和饰物。很明显，这些事业显示出，这个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高度文明已经进入了黄金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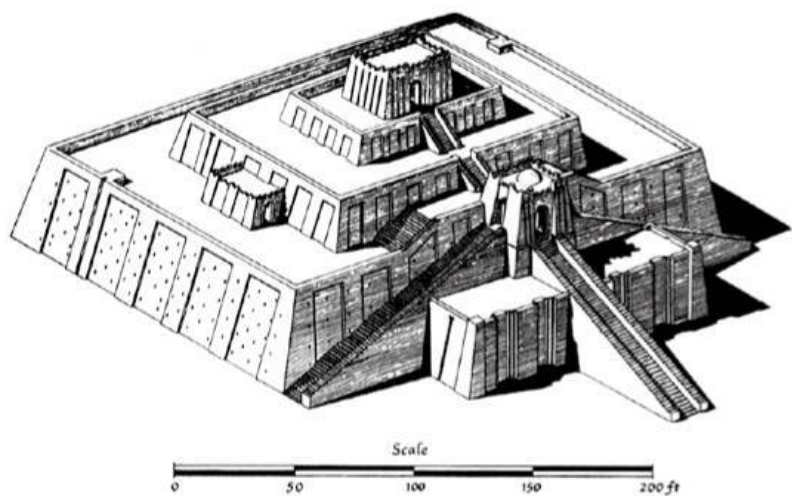


图11

※

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此外，写作的发明和发展，是不能没有一个高度的文明作为支撑的。苏美尔人应该也是发明过印刷术的，

比约翰·古滕堡发明活字印刷术早了上千年的时间。苏美尔的文士们运用已经做成各种不同象形符号的模子，就像我们用印章一样在湿土上印下文字。

他们还发明了先进的旋转式印刷机——圆柱印章。他们使用了极为坚硬的石头，在一个小型圆柱体背面雕刻好信息或者图画，然后当印章上裹满湿土的时候，会在泥上印出一个明显的印记。这样还可以保证文档的真实性：一个新的文档能够马上就被印刷出来与之进行比较（见图12）。

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许多文字记录，并不仅仅与神及宗教有着必然联系，而是同时与诸如记录作物、测量田地和计算价格等日常工作相关。确实，没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能在缺少一个先进的数学系统的情况下存在。

在苏美尔体系中，它被称为六十进制，结合了所谓的世俗的10以及“天上的”6，从而获得基数60。这个系统在某些方面还要优于我们现在的系统；无论怎么说，它都要优于后来的希腊和罗马数学系统。它让苏美尔人能够在数百万的数目中进行除法和乘法，这大为提高了他们计算数字的能力。这不仅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数学系统，还给了我们一个“空间”概念：比如，在十进制系统中，2可能变成2或者20或者200，这取决于它的数位；在苏美尔人六十进制系统中，2则可能变成2或者

120 (2×60)。其他以此类推 (见图13)。



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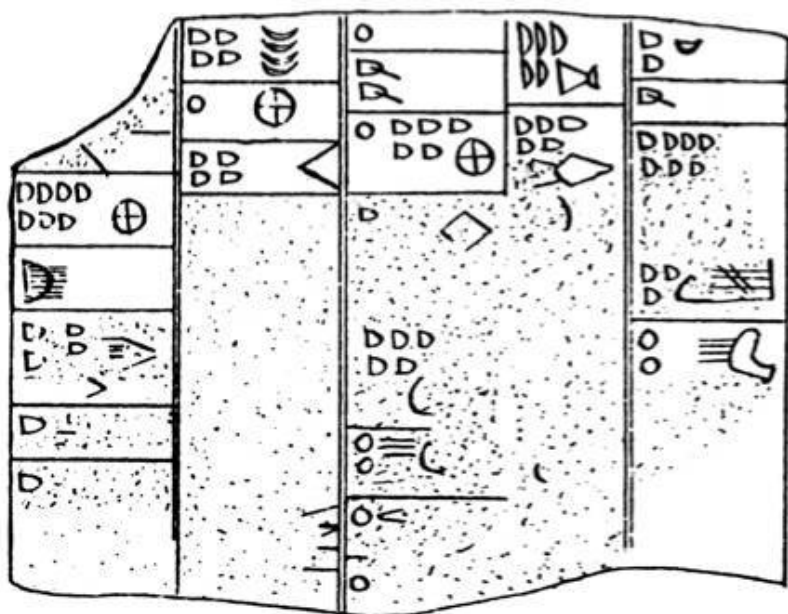


图13

360度的圆圈，1英尺和12英寸，以及将“十”作为一个单位，仅仅是残留的苏美尔数学体系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的几个例子。同时他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以

及日历的创作，就像他们的数学一样，都将在未来得到更为密切的研究。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我们的书籍、法院和税收记录、商业合同、结婚协议等——用纸笔来记录和规范，而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用泥土来规范。神庙、法庭和贸易所，都有自己的文职人员用他们的方法来记录那些协议、信件、计算价格，乃至工资、土地大小和某个工程所需要的建材。

黏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用于制造日用器皿和存储箱，以及运送货物的工具。同样，它们也被用于泥砖的制作——苏美尔人的又一个“第一次”。它使得人民的房屋、国王的宫殿，以及神祇的庙宇建设成为可能。

苏美尔人有两个技术上的突破：加强筋和窑烧。依靠它们，可以使所有黏土产品都既轻巧又坚固。现代建筑师知道加强筋确实是一种极为坚固的建材，是将水泥浇到带有铁棒的模型里制成的；很久以前，苏美尔人用削切好的芦苇或稻草，把他们的泥砖变得异常坚固。他们同样知道可以通过在窑里烘烤而使泥制品富有韧性和持久性。因为这些技术的突破，世界上第一座高楼和拱门出现了，就像极具耐久性的陶器制品一样。窑，一个可控制温度的高温火炉的发明，促成了另一项技术的突破：金属冶炼。

可以推测，人类发现了他们可以将“软石”——那些显露在地表的金、银、铜的化合物打造成有用或者讨人喜欢的形状。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的某一个时候，第一个经敲打成型的金属人造物品，在扎格罗斯和托罗斯的高地上被发现。然而，R.J.福布斯在《旧世界的冶金发源地》一书中指出：“在古代近东，由本地供给的铜很快就被用尽了，所以矿工们只好把挖掘对象转移到了矿石上。”这就需要寻找、挖取并碾碎矿石和提取矿物的知识和能力。没有先进的科技和窑形处理炉，是不可能明白和完成这个过程的。

冶金艺术很快体现在了将其他金属与铜混合以铸成合金的能力上，并成功地铸造出了新的金属品种，它具有可塑性，又坚固，还带有柔韧性。它就是我们所说的青铜。新的时代到来了：青铜时代。我们世界的第一个金属时代。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现代文明带来的贡献。许多古代的贸易都是金属贸易；这也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银行业和世界上的第一种钱币——银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许多苏美尔和阿卡德人所说的金属与合金品种的发现，以及大量的技术术语都再一次表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冶金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有一段时间，这个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学者，因为苏美尔是很缺乏金属矿产的，但是冶金学却又如此明显地发源于

此。

答案是能源。熔炼、精炼、混合金属，以及铸造，都少不了足够支撑窑、坩埚和熔炉燃烧的能量。美索不达米亚也许是缺少金属矿产，但却有着大量的能源矿产，所以金属矿是被运送到这种能源矿区来的。就像很多文献中所说的那样，金属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输过来的。促使美索不达米亚登上技术巅峰的能量是沥青和柏油。美索不达米亚有很多这种裸露在地表上的自然界的石油成品。福布斯表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表上有着古代世界最主要的能量，在时间轴上，向上，它们来自很早以前；向下，则一直通向罗马时代。他的研究结论显示，苏美尔对这些石油成品应用技术，始于大约公元前3500年。的确，苏美尔时代对这些物品的知识和属性的掌握，比以后的很多文明都要强得多。

苏美尔将这些石油成品应用得十分广泛，不仅把它们当作能量，也用它们修路。这种建材能防水、填补漏洞、上漆，作为黏合剂也很好成型。考古学家在对古代乌尔的搜寻中发现，它被埋葬在一个被当地阿拉伯人称作“沥青堆”的土堆下。福布斯认为，苏美尔语言中的术语衍生出了很多变种的词汇，并散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各地。确实，在阿卡德语、希伯来语、埃及语、科普特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中，对应沥青和石油成品的词汇，都很容易在苏美尔语中找到词源。例如，表示石

油的最常见的词naphta，是由napatu（意思是突然燃烧的石头）转变而来的。

当然，苏美尔人对石油成品的应用，也是基于较为先进的化学技术的。我们能够断定苏美尔人拥有很高程度的知识水平，不仅因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颜料和油漆，以及玻璃制造，还因为他们能用宝石制作出惊人的工艺品。

沥青还被苏美尔人用于制药，使其在另一个领域里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被发现的数百个阿卡德文献中，都广泛使用了苏美尔语中的医疗术语和用语。这表明苏美尔是美索不达米亚制药业的发源地。

位于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波的图书馆里，有一个专门的药学部，其中的书籍被分成了三大类：疗法、外科手术、支配与符咒。早期的法规还规定了如果手术成功需要支付给医生的费用，或者是手术一旦失败，医生需要接受的惩罚：一个外科医生用一把柳叶刀为病人的太阳穴开刀，这时如果发生意外导致病人失去眼睛的话，那他也必须失去这只手。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坟墓里出土的一些骨骸，很明显地曾经接受过脑部手术。一个部分破损的医疗文段，提到要切除“盖在人眼睛上的阴影”，这多半是指白内障；另一个文段提到了对切割器的应用，如果“病魔侵入了骨

头，你需要刮掉以及移走它”。

苏美尔时代的病人可以在A.ZU（意为“水医生”）和IA.ZU（意为“油医生”）里面进行选择。一个出土于乌尔的碑刻，拥有接近5000年的历史，称一名药师为“露露医生”。不仅如此，那时还有兽医，被认为不是“牛医”就是“驴医”。在格拉什找到的一个相当古老的圆柱印章上，描绘了一对手术镊子，属于乌努格尔-蒂纳医生。这个印章同时还描绘了一条在树上的蛇——当时的医学符号。还有许多描述助产人员用某种器具切断初生儿脐带的画面（见图14）。



图14

苏美尔的医学文献涉及了诊断以及处方，毫无疑问，苏美尔医生治病从不求助于魔法或是巫术。他们建议清理和清洗，并在热水和矿物质溶剂中浸泡；应用蔬

菜的提取物，并在石油化合物中摩擦。药品是用植物和矿物质化合物制成的，针对其应用还配以适当的液体或溶剂：如果是口服，则把药粉放进果酒、啤酒或者蜂蜜里；如果是“倒进直肠”——就像调配灌肠剂，它们将被放进植物或者蔬菜油里。酒精，是一种在外科手术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物质，也是许多药品的基本成分。它通过阿拉伯语的kohi演变成我们的词语，最初则是来源于阿卡德语的kuhlu。

出土的肝脏模型表示，医学是在医学学校里运用很多由黏土制作的人体器官来进行教学的。解剖学当然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用宗教仪式中的说法，是解剖被献祭的动物，唯一的不同是工作对象变成了人。许多印章与碑刻上都描述过，人躺在一个类似于手术台的东西上面，周围是一些神或人的团队。我们从一些史诗和英雄传记中可以得知，苏美尔人和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继承者都致力于思考生命、疾病和死亡。就像吉尔伽美什，以力之王，寻找“生命之树”和某种矿石来永葆青春。也有提到他们曾经努力地复活死人，特别是当对象正好是神的时候：

在尸体之上，吊着杆子，

他们指挥着脉搏与光辉，

六十次的生命之水，

六十次的生命之食物，

他们将其洒下；

接着，伊南娜被唤醒了。

是不是存在一些超现代化的、就连我们都只能猜测的方法，被他们运用在重生的尝试中？他们已经可以将对放射性原料的认识应用在治疗疾病上。一个描绘着在密封汽缸上进行现场医疗行动的印章，被证明是在苏美尔文明一开始时就制作成的：一个人躺在一张特殊的床上，他的脸用一个面具遮盖保护着，进行着某种放射性活动（见图15）。



图15

苏美尔最早的一个物质成就，或许是纺织和服装工业的发展。我们自己的工业革命所使用的纺织机，被认

为是在18世纪60年代进入英国的。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愿意通过纺织业来踏出产业化的第一步。有证据显示，这个过程不仅存在于18世纪，还存在于人类的第一个伟大文明里。在农业到来之前，人类不可能制造出有机织物，因为没有亚麻；在动物驯化之前也一样，因为没有毛绒产品。格瑞斯·M.克劳夫，著有《纺织业，远古的筐篓和席垫》一书，他与学院派的观点达成共识，认为纺织业于大约公元前3800年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苏美尔闻名于古代不仅是因为它的有机织物，还因为它生产的衣服。《约书亚书》记录道：“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哪怕结果可能是死亡。由此可见示拿（苏美尔）的衣服是多么的美好，以至于人们甚至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得到它。

在苏美尔时代就已经有了大量的专业术语，用于表达制衣所需的道具或工具。最基本的成衣被称作TUG。被称作TUG.TU.SHE的衣服，在苏美尔语里的意思是“完全破损的衣服”（见图16）。

古代文献里的描述不仅显示出当时的服装具有惊人的多样性，而且还十分雅致。这种高雅的品位在衣服、发型、头饰和珠宝中流行（见图17和图18）。



图16



图17



图18

※

苏美尔人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他们的农业。在一片只有季节性雨水的土地上，河水被引入一个庞大的灌溉系统，全年提供灌溉用水。

美索不达米亚这片位于河流之间的土地，在古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食品篮子。杏树，在西班牙语中是 damasco（即大马士革树，Damascus tree），在拉丁语中叫作 armeniaca，是由阿卡德语中的 armanu 演化而来的。樱桃，希腊语中的 armanu，德语中的 kirsche，都是源于阿卡德语中的 karshu。这些证据表明，很多蔬菜和水果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引入欧洲的。许多独特的种子和香料也是一样：我们所说的藏红花来自阿卡德语 azupiranu，番红花是 kurkanu（希腊语为 krokos），小

茴香是kamanu，牛膝草zupu，没药是murru.....这份名单太长了。在很多时候，希腊成为这些产品及词汇去往欧洲的桥梁。洋葱、扁豆、豆角、黄瓜、白菜和莴苣等蔬菜都属于苏美尔人的饮食。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为了准备食物而大量使用的各种方法，当然，还有他们的厨艺。图片和文献都证实了苏美尔人掌握了将谷物转化成面粉的知识，并将面粉做成发酵或者未发酵的面包、麦片粥、甜点、蛋糕和烤饼。大麦也通过发酵来酿造啤酒，在那些文献里，我们能够找到对“手工酿造”啤酒的记载。果酒一般是使用葡萄和枣椰来酿制的。牛、绵羊、山羊，都是很好的奶源。奶在当时被用作饮料，还可以制成酸奶、黄油、奶油和奶酪。鱼类是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羊肉是现成的，还有猪肉，在苏美尔人眼里，往往大的牲畜都被认为是真正的美味。鹅和鸭则可能是供奉在神的餐桌上的。

显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高明的烹调技术，是在神庙活动和供奉神祇的活动中渐渐成熟的。有一段文献列出了他们向神所提供的祭品：“大麦面包.....小麦面包.....蜂蜜奶油糊.....椰枣，糕点.....啤酒，葡萄酒，牛奶.....奶油雪松汁液。”烤肉是和献祭的酒一起提供的，也就是“一流的啤酒，葡萄酒，牛奶”。按照这个严格的食谱，还要准备一头精心宰割过的公牛，和“最好的面

粉.....将生面团放进水、顶级啤酒、葡萄酒里”，并与动物油，“植物之心制作的芳香剂”、坚果、麦芽和香料搅匀。“乌鲁克之神每天的祭品”要求要有五种不同的饮料佐餐，并指定这是“厨房里的领班”和“在揉面槽前工作的厨师长”所需要做的。

当我们在读到一首赞美食物的诗歌之时，我们对苏美尔人的烹饪艺术的赞美也油然而生。是啊，一个人在看见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食谱的时候能说些什么呢？且看这首名为coq au vin的古诗：

在喝的酒里，

在香的水里，

在油脂的汁里，

这只鸟已经煮熟了，

已经吃掉了。

一个兴旺的经济社会，一个带有如此多的“企业”和货物的社会，是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运输体系的。苏美尔人用他们那两条伟大的河流和人工修建的运河网络，通过水运来运输人员、货物和牛。在一些最早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看见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船。

从很多早期文献里，我们得知苏美尔人也从事远海

航海活动，用大量的船只组成船队，去往遥远的岛屿和陆地，寻找他们需要的金属、木料、石头和其他一些苏美尔本地并无出产的原材料。一本阿卡德的苏美尔语字典出土了，其中有105个关于航海相关的术语，涉及尺寸、大小、目的地和出航任务（比如运货、传信，或者进行宗教祭神的任务）；还有69个与船只建设相关的苏美尔词语演变成了阿卡德词语。如果没有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航海传统，他们不可能产生如此多的船只和技术术语。

因为有横跨大陆的运输，轮子是在苏美尔被首次应用的。它的发明和使用为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交通工具，比如，从运货马拉车一直到敞篷双轮战车，并且给苏美尔人第一个使用“牛力”和“马力”的运动项目（见图19）。



在1956年，塞缪尔·N.克莱默教授，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苏美尔学家之一，审查了于苏美尔地区发掘出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了第一所学校，第一个两院制的国会，第一个历史学家，第一本药典，第一部农历，第一门宇宙学，第一个约伯，第一句谚语、俗语，第一场文学界的辩论，第一所图书馆的目录，第一个人类的英雄时代，第一部法律法规，第一次社会改革，以及第一次寻求世界和平与和谐，这都是毫不夸张的。



图19

人类第一所学校是苏美尔人创造并发展写作的直接产物，有证据（学校遗址和考试练习用的碑刻及石板）表明，苏美尔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就存在系统性的正规教育。他们有上千名文士，从初级水平到高级水平，从皇家文士与寺庙文士到在“办公室”里承担职务的文官。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学校担任老师，我们至今都能在学校里朗诵他们写作的论文，得知他们的办学宗旨和目标，以及课程与教学方法。

学校不仅是个教人说话和写作的地方，同时还教授当时的科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数学和神学。过去的文学作品也在这里被学习与备份，同时也创

作出新的作品。

学校由被称作ummia 的“专家级教授”带领，他不光要做一名决策者，承担苏美尔文化负责人的责任，还要做一个“鞭打者”。

显然，教学过程是严厉的。一个学校学员在泥板上记录了他因为逃课，因为不够整洁，因为四处闲逛，因为没有保持沉默，因为调皮捣蛋，甚至是因为没有整齐的笔迹，而遭受了可怕的打骂。

一部描写以力历史的史诗表达了对以力和基什城邦对抗的担心。史诗讲述了基什的使节带着针对他们纠纷的和平协议，是如何前进至以力的。但是当时的以力统治者，吉尔伽美什王，宁愿打仗也不愿议和。有趣的是，他不得不把这件事放到长老会议中进行投票，也就是他们的“参议院”：

吉尔伽美什大王

在他城市的长老面前提出了事件

寻求决案

“让我们别在基什面前屈服，

让我们拿起武器击败它。”

然而，长老们的意见是进行议和谈判。不服输的吉尔伽美什将这个问题带到了年轻人之中，这些好战的人们认为，打仗才是正确的选择。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暗示了苏美尔的统治者必须将诸如是战是和的问题，放在参议院进行讨论和投票，而那时是大约5000年前。

世界上第一部史记由克莱默命名为《恩铁美那》，恩铁美那是安纳吐姆的继承人，格拉什之王。他将他与邻国乌玛的战争记录在泥柱上，而当时的其他文献都是用文学作品或者史诗的形式来记录历史事件。恩铁美那的文字则是直接叙述的，作为历史事实的记录。

因为对亚述和巴比伦的文献的较好的解读早于对苏美尔文献的解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世界上第一部法典是由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制定和颁布的，那是大约公元前1900年。但是当苏美尔文明重见天日的时候，却很清晰地表明这“第一个”法律系统，第一个社会秩序及司法公正的概念，是属于苏美尔文明的。

在汉谟拉比之前很早的时候，一部由苏美尔城邦爱什南那的统治者编定的法律，为食品以及车辆船只的出租设定了最高价格，目的是使穷人不要受到压迫；当中也有针对人身及财产犯罪的处理方案，也有处理家庭纠纷和主仆关系的条例。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黎皮特-伊斯塔，伊辛的统治

者，颁布了一套法典，其30条现在仍然清晰地刻在一个已经残缺的碑石上（一份对原法典的备份刻在一个石碑上），它们分别是关于房契，奴隶和仆人，婚姻和继承，雇用船只、牛的租金，以及如何处置拖欠税款的条例。汉谟拉比是在他之后才这么做的。黎皮特-伊斯塔解释说，他的法典是根据“伟大的诸神”的指示拟定的，他们让他“把幸福带给苏美尔和阿卡德人”。

但哪怕是黎皮特-伊斯塔，也不是第一个颁布法律的苏美尔统治者。在出土的泥板片段上，刻有一小段由乌尔南模制定的法律，他是乌尔大约公元前2350年的统治者，比汉谟拉比早了超过半个千年。这部法典，因月神兰纳的权威而制定，目的是制止并惩罚“盗取市民牛、羊和驴”的行为，使得“孤儿不会成为财富的牺牲品，寡妇不会成为力量的牺牲品，一个只有1枚银币的人不会成为拥有60枚银币的人的牺牲品”，乌尔南模还规定“测量和称取重量的时候要诚实”。

不仅如此，苏美尔人的法律制度，以及执法的公正，甚至要回溯到更远的时候。

公元前2600年的苏美尔，一定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以至于乌鲁卡基纳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改革。一个由他写下的长篇文段，被学者们认为是关于人类第一个基于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改革的宝贵记录。这是一次由一个早于1789年7月14日4400年的国王发动的“法国大革命”。

命”。

乌鲁卡基纳的改革法令列出了在他执政时期所发生的罪恶，然后进行重组。那些罪行主要是掌权者用权力为自己服务，滥发地方官位，以及垄断集团的高价勒索行为。

所有这些不公正的现象，以及其他的罪行，都被新的改革法典禁止。官员再也不能为自己确定一个专门价格去购买“不错的毛驴或房屋”，一个“大人物”再也不能欺压与他同等的公民，盲人、穷人、寡妇、孤儿的权利得以确认，离婚妇女也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苏美尔文明到底存在了多久，以至于它需要一个重大的改革？显然，很久了，因为乌鲁卡基纳声称，是他的神宁吉尔苏要求他“恢复曾经的法律”。这里很显然是在说，要回到一个甚至更为古老和久远的社会体系中。苏美尔的法律一直由法院系统维护，其中的诉讼程序和判决以及协议，都是认真记录和保存着的。法院的法官更像是陪审团，一个法院一般由三到四个法官组成，其中一名是专业的“皇家法官”，剩下的人是从一个36人的小组里挑选出来的。

当巴比伦制定他们的规章制度的时候，苏美尔的社会早就开始关心公正问题，因为他们相信神要求国王保证这片土地的公平与正义。

这里，不仅仅是这一方面与《旧约》中正义与道德的概念相对应，甚至在希伯来产生国王之前，他们就已经很关注公正这个问题了。国王不是靠战功或财富，而是靠是否“做英明的事”来评价。在犹太教中，新年标志着为期10天的对人们所行事迹的权衡和评估，以确定他们在未来一年的运势。这与苏美尔人的做法可能不仅仅是个巧合——他们相信女神娜社（Nanshe）也在用相同的方式判断人类。不管怎么说，第一个希伯来族长——亚伯拉罕来自苏美尔城市乌尔这个乌尔南模及其法典的城市。

苏美尔人对公正的关注同样表现在克莱默所说的“第一个约伯”。把在伊斯坦布尔博物馆里的泥板片段拼凑在一起，克莱默可以很好地解读一首苏美尔的诗歌，就像是圣经中的《约伯记》言及的，处理一个正直的人的抱怨。他不但没有接受到神的祝福，反而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损失和不尊重。“我的正义之词变成一个谎言”，他痛苦地喊道。

在第二部分，这位不知名的受害者用一些类似于希伯来诗文的方式请求他的神：

我的主，你是不是我的父亲，

你生下我——抬起了我的脸……你还要忽视我多久，

离开我让我失去了庇佑……

离开我让我失去了方向？

接下来是一个圆满结局，“他所说的正义之词和单纯的言语被神接受，他的神收回了对他进行残酷宣判的手”。

早于《圣经》的《传道书》2000年左右，苏美尔谚语转达了许多与之相同的概念和极具智慧的讽喻：

如果我们注定难逃一死——让我们将时间度过；

如果我们可以长命百岁——让我们将时间保存。

当一个穷人快死的时候，可别去摇醒他。

那个拥有很多白银的人，可能是快乐的；

那个拥有很多粮食的人，可能是快乐的；

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是最能睡着的！

男人，为之感到高兴：结婚；

细想之后：离婚。

将人引致仇恨的不是内心，而是舌头。

在一个没有看门狗的城市，狐狸就是守护者。

苏美尔文明在物质和精神上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伴随着表演艺术的发展。一组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于1937年3月发表新闻表示，他们已经破译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歌。而理查德·L.克罗克、安妮·D.吉尔莫和罗伯特·R.布朗所取得的成就，则是将大约写在公元前1800年的楔形片上的音符阅读并表演出来。它们出土于地中海沿岸的乌加里特（Ugarit，现属于叙利亚）。

“我们一直都知道，”伯克利的学者们如是说，“在早期的亚述-巴比伦文明里是有音乐存在的，但是在此次破译之前，我们还不知道它们拥有全七声音阶，就像当代的西方音乐，和公元前1000年的希腊音乐一样。”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当代西方音乐是源于希腊的；但就现在的情况看来，西方的音乐以及我们文明的其他很多方面都是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这可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希腊学者斐罗早就说过，美索不达米亚是因“通过音乐寻求世界和谐”而闻名的。

找不到任何理由否认，音乐和歌曲的“第一次”是由苏美尔人做到的。实际上，克罗克教授可以做出一个像那些在乌尔遗址出土的琴一样的乐器，来演奏这些古调。公元前2000年的文献表明，当时就存在着音乐的“检索数字”和一个连贯的音乐理论。吉尔莫教授自己也曾曾在《琴弦乐器：它们的名字、数量及意义》中说，大量的苏美

尔赞美诗“在页面空白处都标有音乐的记号”；“苏美尔人和他们的继承人有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难怪，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乐器，以及歌手和舞蹈演员的表演——这些东西被刻在圆柱和泥板上（见图20）。



图20

跟苏美尔的其他很多成就一样，音乐和歌曲也来源于寺庙活动。只是，刚开始仅仅是为神祇服务的音乐和歌曲，很快就在寺庙外流行了起来。针对歌手收费一事，我们用当时在苏美尔相当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声音并不甜美的歌手是个‘穷’歌手。”相当一部分苏美尔人

热爱歌曲这一事实已被证实。最感人的，是一位母亲唱给她生病的儿子的摇篮曲：

睡吧，睡吧，孩子睡吧我的孩子快睡吧

疲倦的双眼，睡了吧？

我病痛中的孩子

让我发愁，说不出话

我仰望星群

新月照耀你的脸

你的影子为你流泪

流进你的睡梦中

愿你有生长女神为伴

愿天堂有你的守护神

愿你一生过上好日子

愿你有个好妻子

愿你有个乖孩子

这些音乐和歌曲最引人注目的，不仅在于它们是现

代西方音乐结构和音阶成分的源头，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音乐和诗歌，一点都不奇怪，也不“外星”，甚至很多是来源于他们意识和情感深处。确实，当我们注视着这个伟大的苏美尔文明的时候，我们不仅发现了我们的道德规范、我们的法律条文，我们的艺术等方面的苏美尔根源，还发现这些苏美尔的事物对我们而言是如此熟悉，如此接近。从内心深处，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都是苏美尔人。



在格拉什的发掘之后，考古学家们开始挖掘尼佩尔，它是过去亚甲和苏美尔的宗教中心。从那里发掘出来的30000套文献来看，其中包含了很多今天尚未涉足的东西。在舒鲁帕克，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的学校遗址。在乌尔，学者们发现了精致的花瓶、珠宝、武器、战车、镀金头盔、各种金属挂牌、一个纺织厂和法院的记录，以及一座高耸的金字塔神庙废墟，它仍然是那里主要的景观。在爱什南那和阿达布，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前萨尔贡时代的寺庙和雕像。在乌玛出土的文献，记录了早期帝国的历史。在基什出土了公元前3000年的纪念碑和金字塔神庙。

乌鲁克（以力）将考古学家们带回到了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上色的陶器被置于窑里烘烤，并发现了第一次使用陶瓷轮的证据。一条用石灰岩

铺成的道路，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石头建筑。在乌鲁克，考古学家们同样发现了第一座金字塔神庙——一个巨大的人造山，它的顶部是一座白色神庙和一座红色神庙。历史上第一部被刻下的文献，也与这个圆柱碑刻一同被发现，而关于后者，杰克·法那根在其著作《来自远古的光辉》赞道：“这些第一次出现在乌尔克时期的图章之完美，简直让人惊叹！”乌鲁克时期其他地点的发掘工作，也为进入金属时代找到了证据（见图21：乌鲁克时期考古发掘地图）。

在1919年，H.R.豪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村庄遗迹，现在被称作EI-Ubaid。现在的学者们大都认为，这个地方是苏美尔文明的第一个阶段。那个时代的苏美尔城市——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到南部的扎格罗斯山脚——首次制作并使用了黏土砖，泥灰墙，镶嵌的饰品，砖砌坟墓，涂有几何图案的陶瓷，铜镜，绿松石项链，眼皮膏（眼影），铜头战斧，布条，住房以及最重要的巨型神庙。

在更远的南方，科学家们发现了埃利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第一座苏美尔城市。随着挖掘的日益加深，最后发现了一座为苏美尔的知识之神恩基修建的神庙，该庙被重建和翻新了很多次。发掘中遇到的土层很清晰地将学者们带回了苏美尔文明的开端：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3500年（见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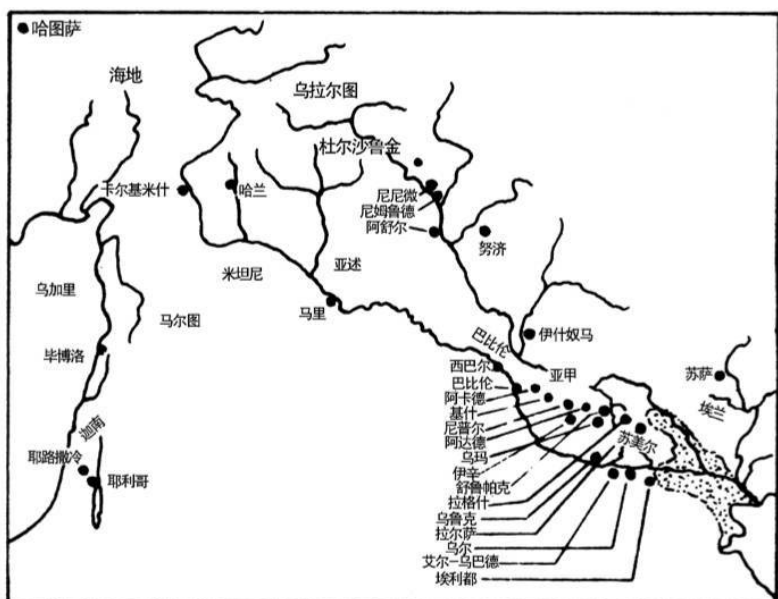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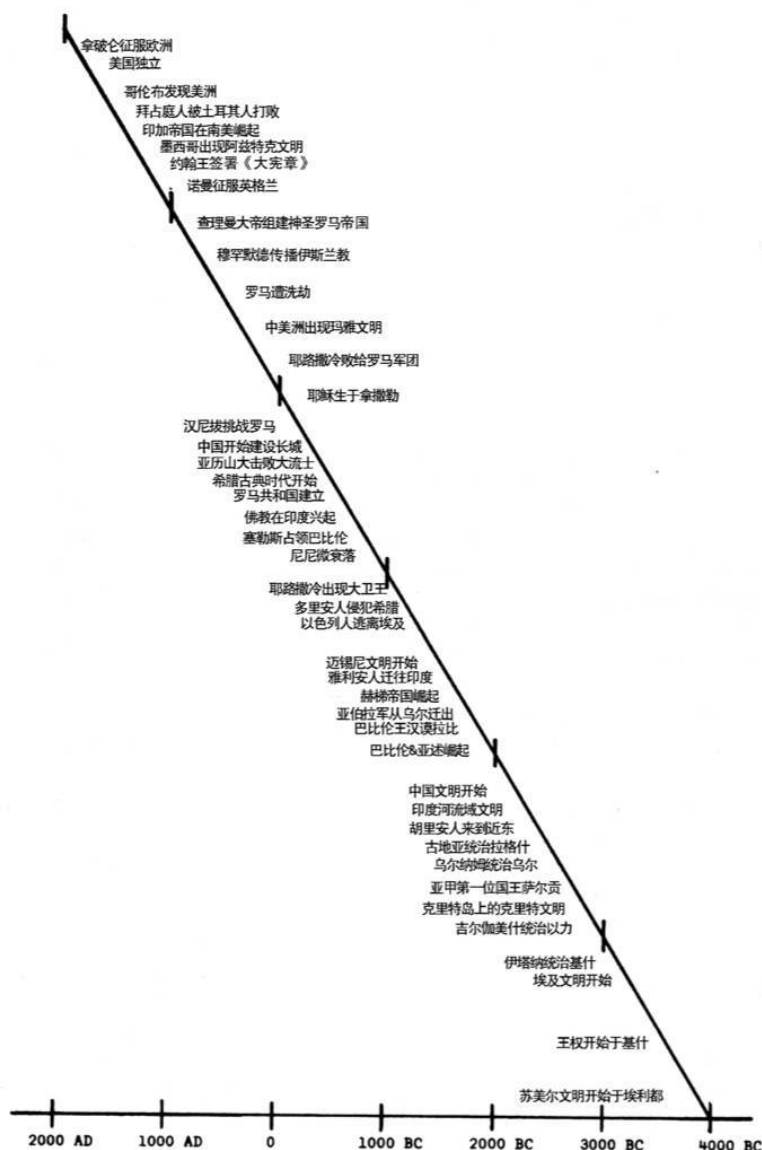
图21 乌鲁克时期考古发掘地图

于是铲子最后敲在了恩基的头上，也是第一座神庙上，在此之前就再没有什么建筑物了。那时大约是公元前3800年，也就是文明的开端。这不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还是一个影响最广泛的文明，它包罗万象，在很多方面比其他追寻它的古代文明更为先进。它无疑也是我们文明的基础。

在200多万年前，我们最初的祖先开始使用石头作为工具，而在大约公元前3800年，人类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只是直到今天都让学者感到困惑的是，没有任何暗示告诉我们，苏美尔人到底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以及他们的文明又是为何及怎样建

立的。

因为它的出现太过突然，毫无预兆，毫无原因。



H.法兰克福在《告知欧盖尔》中称之为“令人惊讶的”。皮尔·阿米埃在《埃兰》中称之为“非常奇怪的”。A.帕罗特在《苏美尔》中形容其为“突然点亮的一团火”。李奥·奥本海姆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中，将这个文明的崛起描述为“一段短暂而令人惊讶的时期”。约瑟夫·坎贝尔则在《神的面具》中如此形容这一事件：“伴随着极其炫目的突然性……出现在了苏美尔的小花园里……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是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身上长出的嫩芽。”

第三章

天地众神

在几千个世纪甚至上百万年的人类漫长痛苦的发展之后，是什么突然将一切都变得如此清晰明朗，而且是通过刚好一个三部曲——大约公元前11000年，公元前7400年和公元前3800年——将大批曾经的猎人和食物采集员变成了农民和陶器工人，接着又变成了城市建造者、工程师、数学家、天文学家、冶金师、商人、音乐家、法官、医生、作家、图书管理员和神职人员？还有个更加深刻和基础的问题，是由罗伯特·J.布雷德伍德教授在《史前人类》中提出的：“这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发生？为什么所有的人类不是仍然像北欧中石器时期文化的马格尔莫斯人那样生活？”

苏美尔人，这个突如其来的文明之中的人们从何而来，有了一个答案。这是从出土的一万多个古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的一个里面总结出来的：“看上去是多么美丽，我们是由诸神的荣光所创。”

但是，苏美尔人的诸神又是谁？是不是就像是希腊的诸神，被描述为坐在一个法庭里，在天堂里的宙斯神殿里，在人间的奥林匹斯山上大吃大喝？

希腊人将他们的神祇赋予人性，就像是人间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会高兴、生气，也会有嫉妒之情；他们会相爱、吵架、打斗；他们的生育也和人类一样，是通过性交——与神或是与人——带来后代。

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并且常常掺杂进一些人类的事情。他们可以在急速中运动、出现然后消失；他们的武器拥有快速而奇特的威力。每一个神都有具体的能力，并且，作为一种结果，每种特定的人类活动，都会因掌管此活动的神的态度而受到惩罚或祝福；因此，祭拜之礼，以及向神献祭自己的产品，都是为了获得他们的青睐。

在希腊时期他们的主神是宙斯，“人类及众神之父”，“天火的主人”，他最重要的武器和象征是闪电，他是从天庭来的世界之王。

他既不是第一个世界之王，也不是第一个在天堂待过的神。由神学与宇宙学共同构成的被学者们称为神话学的科目表示，希腊人认为首先出现的是混沌的创造之神卡俄斯；然后大地女神盖亚和她的丈夫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出现了。盖亚和乌拉诺斯生下了12个泰坦，6名男性和6名女性。虽然他们在传说中的事迹看上去是发生在地球上的，不过可以推测出他们所对应的星辰。

克洛诺斯是最年轻的男性泰坦，是奥林匹亚神话中

的主要人物。在阉割自己的父亲乌拉诺斯之后，他通过篡位成了所有泰坦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出于对其他泰坦的恐惧，克洛诺斯囚禁并驱逐了他们。正因如此，他被他的母亲诅咒了：他也将承受和他父亲同样的痛苦，而且也会被他的某个儿子废除掉。克洛诺斯与他自己的姐妹瑞亚结婚，生下了三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哈迪斯、波塞冬和宙斯；以及赫斯提、帝门特和赫拉。再一次，又是最年轻的儿子废除了自己的父亲，当宙斯替代他的父亲克洛诺斯的时候，盖亚的诅咒成真了。

这些推翻和继承，看上去并不是顺利进行的。发生在诸神与巨怪首领之间持续多年的战争继续着。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宙斯和蛇形神堤丰之间。这场战争波及了许多区域，包括地上和天上。最后的战场是卡修斯山，靠近埃及和阿拉伯的边境，很显然是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见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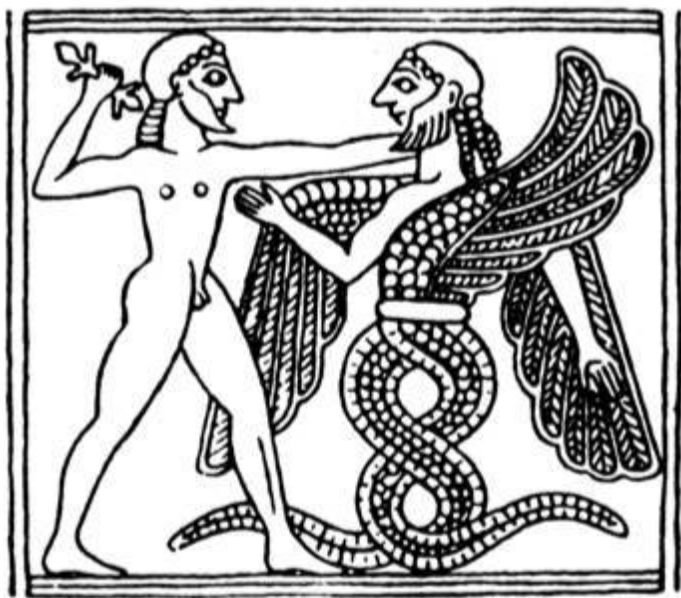


图23

在获得胜利之后，宙斯被公认为至高无上的神。然而，他必须与他的兄弟们分享对世界的控制权。通过选择（在另一种版本里，被认为是通过扔骰子），宙斯掌管天界，大哥哈迪斯掌管冥界，老二波塞冬掌管海洋。

虽然最后哈迪斯以及他的地盘成为地狱的象征，他最初的地盘却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是沼泽、无人区和有大河流过的陆地。哈迪斯被描述为“不可见的”、冷漠、可怕、严厉，面对祈祷和贡品都无动于衷。波塞冬刚好相反，时常都可以看见他举着他的象征物（三叉戟）。虽然是海神，他同样还是冶金及雕刻艺术之神，像是一个手工行业的魔法师。虽然宙斯在希腊传统和神

话中对人类是非常严格的，但波塞冬则被认为是人类的朋友，他是一个受到凡人高度赞赏的神。

这三兄弟和三姐妹，所有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孩子，组成了老一代的奥林匹亚众神，十二大神。其余六个都是宙斯的后代，希腊神话中大部分都涉及了他们的谱系和关系。

由宙斯所生的男神和女神有着不同的母亲。第一个孩子是和墨提斯生的，是个女儿，也就是伟大的女神雅典娜。她主管人的主要感观和行为，并成为智慧女神。但作为唯一的主要女神，她在与堤丰的战役中陪伴着宙斯（其他神都逃走了），由此获得了战争的能力并成为战争女神。她成“完美的处女”，一直没有成为谁的妻子；但在有一些神话中，说她常与她的叔叔波塞冬交往，虽然他的正式的妻子是来自克里特岛的迷宫女神，但侄女雅典娜是他的情妇。

宙斯又和其他女神生下了孩子，但是他们的孩子没有资格成为奥林匹亚众神。当宙斯想方设法地要制造一个男性继承人时，他想到了他自己的姐妹。最大的是赫斯提，在所有的记录中，她都是一个隐士，她多半因为太老太虚弱而无法完成生育之事。这使宙斯需要将他的注意转移到老二帝门特身上，她是丰产之神。但是，她并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儿子，而是生了一个女儿，波尔塞弗涅。这个女儿后来成为哈迪斯的妻子，和他共同掌管

着冥界。

由于没有生下儿子，失望的宙斯开始到其他女神那里去寻欢作乐。他与哈尔摩尼亚生下了九个女儿。接着勒托又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分别是阿尔特弥斯和阿波罗，他们被列为主神。

阿波罗是宙斯的第一个儿子，是希腊众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为人类和其他神所敬畏。他将他父亲宙斯的需求传达给人类，并由此在神庙里受到供奉。他代表着道德与神圣的条文，也代表着净化与完善，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

宙斯的第二个儿子是和女神迈亚所生，叫作赫尔墨斯，是人群和牲畜的守护者。他没有他哥哥阿波罗那么有地位和能力，但更接近人类；各种形式的幸运都被认为是出自他手。作为一个给予人这么多好东西的神，他成为贸易之神，商人和旅行者的庇护者。但他在神话和史诗中最主要的职务是充当宙斯的使者、诸神的信使。

由于历代惯例，宙斯还需要他的某个姐妹为他生一个男孩。他想到了最小的妹妹赫拉。在一次神圣的婚礼中，宙斯娶了赫拉为妻，并册封她为众神的皇后。赫拉又被称为母亲女神。他们的婚姻为他们带来了一个男孩阿瑞斯，还有两个女孩，但由于宙斯常常与其他女神通奸，以及传言中赫拉的不忠，导致另一个儿子的身世常

被怀疑，他就是赫菲斯托斯。

阿瑞斯立刻就进入了由十二主神组成的奥林匹亚众神，并成了宙斯的最高级别的军官，号称战神。他被描述为屠杀之魂；特洛伊战争时的阿瑞斯离不可战胜还有些距离，他受了只有宙斯才能医治的伤。赫菲斯托斯则刚好相反，他必须努力地奋斗才能进入奥林匹亚众神的组织。他是创造之神，冶金术及锻造之火都被认为是出自他的手中。他是神中的技师，为人类和诸神制造日用品和充满魔力的物件，传说中说他生来丑陋，于是他的母亲赫拉在气头上把他驱逐到了人间。另一个更可信的版本说是宙斯赶走了赫菲斯托斯——因为人们对他的身世表示怀疑，但是赫菲斯托斯却用自己的魔法般的创造能力，逼迫宙斯在众主神之中给他一席之地。

传说中提到过，赫菲斯托斯曾制作了一张看不见的网，这只网能够罩住他妻子的床，如果它被某个前来打扰的情人睡过。他的确需要如此防范，因为他妻子是阿芙罗狄忒，爱与美的女神。很自然地，许多与爱情有关的神话都是围绕她来讲的；在许多勾引她的人中，有一个是阿瑞斯，他是她丈夫赫菲斯托斯的哥哥。他们有一个私生子，厄洛斯，也就是爱神。

阿芙罗狄忒是奥林匹亚十二主神之一，这种情况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很不错的。她既不是宙斯的姐妹也不是他的女儿，但却不能被忽视。他来自面对希腊的亚洲

的地中海沿岸——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说她是从塞浦路斯而来；还说她来自天空之神乌拉诺斯的生殖器。她由此成为谱系中和宙斯辈分相同的一代，成为（姑且这么说吧）她父亲的妹妹和早已失去势力的众神先祖的化身（见图24）。

这么说来，阿芙罗狄忒就应该被归于奥林匹亚众神中了。可是他们的最大数目，12，理所当然是不能被超过的。解决办法相当灵活：加入一个的同时去掉一个。自从哈迪斯被授予了冥界的控制权而离开了奥林匹斯山的众神组织，一个空位就出现了，刚好方便了阿芙罗狄忒的加入。

12这个数目同样是一种工作上的需求：奥林匹亚神不能多于12个，也不能少于12个。这成为狄俄尼索斯加入奥林匹亚众神的依据。他是宙斯之子，是宙斯与他自己的女儿塞墨勒所生。狄俄尼索斯为了躲避赫拉的怒火，被送到了极为遥远的地方（甚至到了印度），他在所到之处传播了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与此同时，在奥林匹斯又多出了一个空位。赫斯提，宙斯最老的姐姐，因为过度年老和虚弱，从十二主神的位置上被迫退了下来。所以狄俄尼索斯回到了希腊并获准填补这个空位。于是，奥林匹亚神又成了12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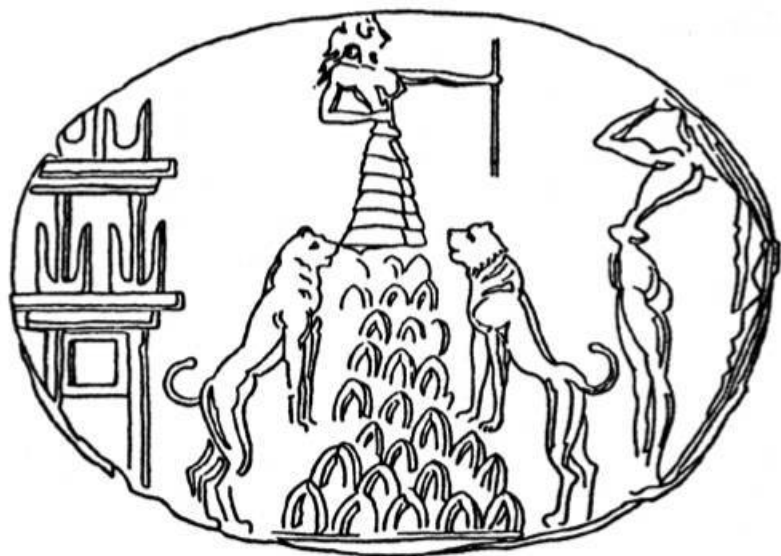


图24

虽然希腊的神话没有明确地讲述过人类的起源，但它和传统观点一样，都称神生下了英雄和国王。这些半神成了人的命运（日复一日地辛勤劳动，还要受自然、瘟疫、疾病和死亡左右）和一个辉煌的未来（一个只有诸神在世间行走的时代）之间的联系。而且，虽然众多的神祇都是出生在地球，但十二主神的选拔却展示出了他们的神性。在史诗《奥德赛》中，最早的奥林匹斯被描述为置放在“纯净的高空中”。最早的这12个主神是从天堂到地球上来的神；他们还说那12个天体是在“天堂的穹顶”里。

这些主神的拉丁名字，是在罗马人接受这些希腊神话之后被授予的，并表明了他们所对应的星体：盖亚是

地球，赫尔墨斯是水星，阿芙罗狄忒是金星，阿瑞斯是火星，克洛诺斯是土星，宙斯是天王星。如同希腊人的传统，罗马人认为木星是个雷神，他的武器是闪电螺钉；和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也将他和公牛联系起来（见图25）。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克里特岛奠定了引人注目的希腊文明的基础。在那里，克里特文明从大约公元前2700年一直到公元前1400年都兴旺发达。在克里特的神话和传说中，弥诺陶洛斯的神话是很突出的。这个半人半牛是帕西法尔的后代，她是迈诺斯王和一头牛的妻子。考古学的发现已经证明了克里特岛人要供奉公牛，一些圆柱碑刻将公牛描述为神圣的事物，身边围绕着一圈符号，代表着一些尚未鉴别的行星或天体。因此，可以推断克里特岛人的公牛崇拜不是源于地球生物，而是天上的公牛——金牛座，以纪念春分时太阳出现在这个星座所发生的某些事件，大约是在公元前4000年（见图26）。

在希腊传统中，宙斯经过克里特岛到达了希腊大陆，他在化身为公牛劫持欧罗巴之后从那儿逃跑（游过地中海）。欧罗巴是腓尼基港口城市推罗的国王阿格诺尔的漂亮女儿。事实上，当最早的克里特文献最终被塞勒斯·H.戈登破译的时候，它们被发现是“来自地中海沿岸东部的闪族土语”。

诸神直接从天堂来到了希腊。宙斯是从地中海经过克里特游过来的。阿芙罗狄忒被记录是从近东渡海而来，经过了塞浦路斯。波塞冬（罗马的海王星）是带着马从小亚细亚来的。雅典娜带着“橄榄、富饶与天然播种”从“《圣经》里的土地”来到希腊。



图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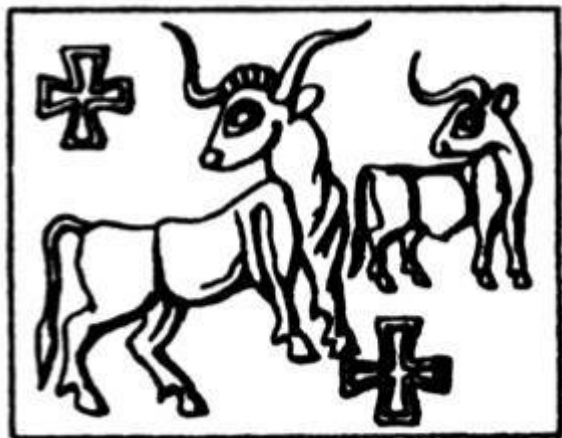


图26

毫无疑问，希腊的传统和宗教是从近东到达希腊大陆的，经过了小亚细亚和地中海群岛。他们的神话的根扎在这个地方，也正是这个地方，才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希腊诸神的源头，以及他们为何要对应天体数目“12”的地方。

※

印度的古代宗教印度教认为，《韦达经》（Vedas，也译《吠陀经》）——由颂歌、祭祀以及其他与神有关的东西组成，是神圣文字，“不是人类的”。印度的传统观点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之前的那个时代，神自己创作了它们。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10万条起源经文，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经文流失或被扭曲了。在最后，有一个圣人写下了残留下来的经文，

并将它们分开放进四本书里，让他的四个主要弟子每人守护一本。

在19世纪的时候，学者们开始破译并懂得了一些已被遗忘的语言，并探寻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韦达经》是用一种非常古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写下的，是印度古语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前身。当他们最终能够阅读并解释《韦达经》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地发现，韦达神话中的神与希腊诸神竟然有着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

《韦达经》中讲到的神，都是来自一个庞大却并不是很和谐的家族。神话中充满了升上天穹和沦落地下，空中战争，超级武器，友好和对抗，婚姻和不忠，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关系图谱记录——谁是谁的父亲，以及谁是谁的长子。地球上的诸神都是来自天堂，而主要的神即使是在地球上生活时，仍然代表着天体。

在远古时代，圣人瑞西们神圣地“流动”着，为令人着魔的强大力量而疯狂。其中，有七个伟大的先祖。罗日侯和计都是一个天体，他在没有获得允许的前提下试图成为神；但是风暴之神将自己的“易燃的武器”（可能是燃烧弹）掷向了他，将他劈成了两半。其中，罗日侯被称为“龙头”，他不断地在天堂里穿梭，伺机报复；计都被称为“龙尾”，Mar-Ishi，是太阳王朝的先祖，生下了Kash-Yapa（意为“这是王位”）。《韦达经》里将他描述为相

当多产多育，但是王朝的继承人只能由他的第十个孩子 Prit-Hivi（意为“宇宙之母”）继承。

作为王朝之首，Kash-Yapa同样还是半神们的首领，并被称为迪奥斯。同他妻子和孩子们一起，他们成了12个阿迪提亚神，每个神都分配到了一个天体和一段黄道带。Kash-Yapa的天体是“闪光的星辰”，Prit-Hivi代表地球。接着就有了代表太阳、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和土星的神。

最后，十二天神的领导权转移到了伐楼拿的手中，他是宇宙之神。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见；有一首写给他的颂歌，听上去就像《圣经》里的赞美诗：

正是他让太阳在天国里闪闪发光

吹过的风是他的呼吸

他给河流挖出了渠道

它们听他的指挥流动

正是他成就了海洋之深

他的统治同样是迟早都要走到尽头的。因陀罗，转动天“龙”的神，通过杀死自己的父亲继承王座。他是天空和风暴神的新首领。他的武器是闪电和雷霆，他的称号是战神。然而，他不得不与他的两个兄弟分享权力。一

个是日神毗婆萨婆，摩奴的先祖，第一个人类；另一个是火神阿格尼，他把火种从天国带到人间，所以人类才可以使用它们。



韦达神话与希腊神话的相似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神话中关于主神，以及诗句中提到的其他小神——儿子、妻子、女儿、情妇等——显然是在重复希腊神话的故事（或者这个才是原稿）。毫无疑问，迪奥斯就是宙斯，伐楼拿就是天王星，等等。而且，在两个例子当中，主神的队伍始终保持在12个，无论在那些神的继承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那个时候，两个在地理位置上相隔如此之远的地方，怎么可能在神话上有如此相同的内容？

学者们相信，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一群说印欧语言的人，在北部伊朗的中心或者是高加索地区，开始了伟大的移民。一群人向东南方走，到了印度；印度教称他们为雅利安人（意为“高尚的人”）。他们将《韦达经》口述给了他们，那时大约是公元前1500年。另一群人向西到了欧洲；有些人围绕黑海并通过俄罗斯的草原到了欧洲。但是若要让这些人将他们的传统和宗教带到希腊去，最主要也最短的一条道路，就是小亚细亚。一些最古老的希腊城市，实际上并不是修建在

希腊大陆,而是修建在小亚细亚的最西部。

但是这些将小亚细亚作为自己住所的印欧人种又是谁呢？

再一次，唯一现成又可靠的来源依然是《旧约》。学者们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居住在小亚细亚山区的赫梯人。他们对迦南人和其他邻居抱有仇恨，但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始终是友好的盟友。这正是以色列的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梦寐以求的。所罗门王除了错乱地娶其军中将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为妻之外，也通过娶来邻国国王的女儿建立和亲关系，其中有一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另一个正是友好的赫梯王的女儿。在另一个时候，一支叙利亚的侵略军因听到“以色列王仇恨雇用我们的赫梯及埃及的国王”的传言而逃跑了。这些针对赫梯的短小的典故，表现了他们在古代近东拥有的强大武力。

随着对埃及圣书体的破译，而后是对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破解，学者们见到了很多描述“赫梯之地”是一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强盛的王国的文献。但是一支如此重要的力量会消失得如此没有痕迹吗？

根据由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提供的线索，学者们开始对小亚细亚古代山区进行考古挖掘。努力见了成效：他们发现了赫梯的城市、宫殿、皇家宝藏、皇陵、神庙、祭祀用品、工具、武器、工艺品。除了这些，还出

土了很多文献——既有象形文字又有楔形文字，《圣经》中的赫梯人进入了现实。

古代近东遗留给我们的一个独特的石刻纪念碑，是在古代赫梯首都郊外发现的。现在这个地方叫作雅兹勒卡亚，土耳其语意思是“铭刻之石”。走过大门和圣殿之后，一个古代的祭拜者出现在一座露天的画廊里。在一个环形的石头圈里的空地上，赫梯所有的神祇都被刻在了一个行进的队列之中。

由左向右行进的是男性神祇，很明显是按照12“集团”组成的。在最左边，是看上去完全相同的12个女神，她们都拿着相同的武器（见图27）。



图27

中间的12个行进者中，包括了一些看上去较老的神和拿着不同武器的神；还有两个神用一个神圣的符号突出显示（见图28）。

第三组“十二神”显而易见地是由更为重要的神祇组成。他们的武器和标志都更具特色。有四个神的头上有神圣的天国标志，有两个神是有翅膀的。这组人中还包括不是神的人员：两头公牛顶着一个球体，赫梯之王戴着一个骷髅帽站在翼碟的符号下面（见图29）。

来自右边的是两支女神队伍；然而，石刻已经太过破损，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她们的人数。我们应该不会推测错误，她们也是两个12“集团”。

来自左边和右边的队伍在面板中心相遇，那里很明显地描述着他们的主神，因为他们都显得很高兴，并站在山顶上、动物身上，甚至是神仆的肩上（见图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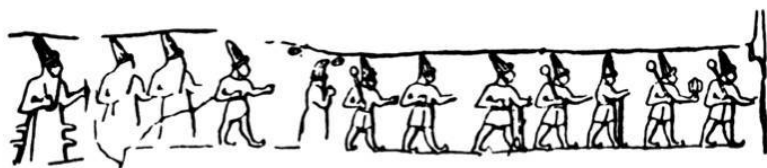


图28



图29

学者们，比如E.拉洛奇，在其著作《雅兹勒卡亚的众神》中研究了这些图画与象形符号，那些相对易读的刻在岩石上的神的名字。这些名字、称号、地位也都包含在了这个队伍中。只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赫梯众神是由奥林匹亚十二神统治的。那些次神都是12个一组，地上的主神也对应着12个天体。

这些神祇是被“神圣数字”12统治的现象，还被刻在了另一个赫梯古迹上，它是一个石砖筑成的圣坛，在靠近现在叫拜特-泽希尔的地方被发现。它清楚地描述了一对神的情侣，由另外10个神环绕着——刚好12个（见图31）。

考古发现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们，赫梯人所崇拜的神祇是“天上和地上”的，这与他们的等级制度息息相关。一些伟大的、“老一辈的”神是天国的创立者。他们的标志——在赫梯象形文字中的意思是“神圣”或“天国的神”——

看上去就像是一对护目镜（见图32）。他们常常出现在一个火箭状物品的周围（见图33）。



图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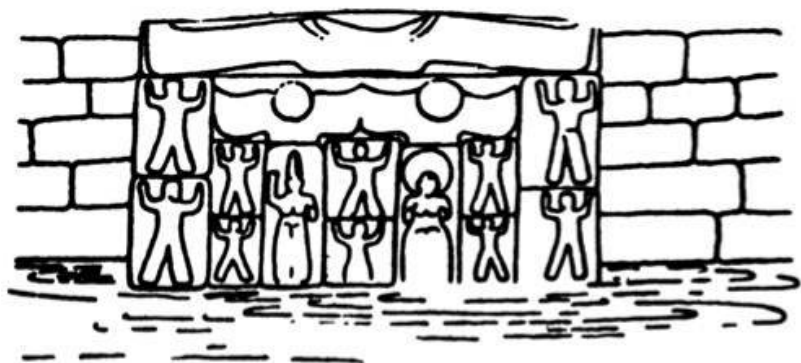


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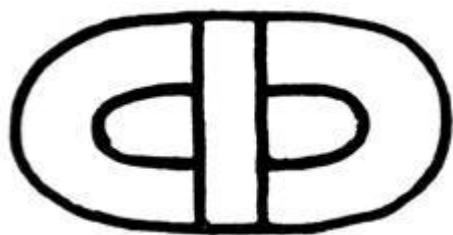


图32



图33

其他的神当然也有，他们在地球上——当然也在赫梯人之中——充当一个统治者的角色。由他们任命人类的国王，并在战争、拟定条约和一些其他国际事务中指导他们。

一个亲自领导赫梯人的神名字叫特舒卜，意思是“鼓风者”，由此，他被学者们称为暴风神，与风、闪电和雷霆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有个绰号叫塔鲁，意为“公牛”。和希腊人一样，赫梯人也有公牛崇拜；并且，就像他之后的木星神朱庇特一般，特舒卜也被描述成闪电与雷霆之神，一样地站在公牛身上（见图34）。

赫梯文献就像后来的希腊神话，讲述了神为了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是如何与怪物作战的。被学者称为“屠龙

神话”的文献提到了特舒卜的对手是杨卡。特舒卜未能在战场上打败他，乃请求其他神的帮助，但只有一名女神站到了他的阵营中，并设计在一次聚会中将杨卡灌醉。

可以认识到，这些故事类似于圣乔治和龙的传说，学者们将这种对抗称作“好神”与“恶龙”的争端。但事实上，杨卡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大蛇”，并且古代人喜欢将“恶神”都描述成这样——这一点可以从赫梯的浮雕作品中体现出来（见图35）。宙斯也是一样，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所战胜的并不是一条“龙”，而是一个蛇形的神。我们会在之后说明，古代传统中，暴风神击败蛇神以取得神的王位的战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时候我们只想先强调一下，这样的战争在古代文献中是作为一种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被严肃地记录下来的。



图34



图35

一篇保存较好的长篇赫梯史诗，被称作《天国之王》，讲的就是这样的事件——天上诸神的起源。这段故事的叙述者首次呼吁“十二大神”来倾听他的故事，并证明故事的准确性：

让各位天上的神

和深色大地之上的神倾听吧

倾听吧，伟大古老的神

由此可以证明，老一辈的神既在天上又在地上。史诗中记录了12个“伟大古老的神”，并且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叙述人讲述了“天国之王”是如何来到“深色大地”的：

很久之前，遥远的时代，阿拉卢是天国之王

是他，阿拉卢，坐在王座上

伟大的阿努，第一神，站在他的面前

鞠躬直到脚底，呈上了酒杯

在九个时代，阿拉卢都是天国之王

在第九个时代，阿努发动了战争

阿拉卢失败了，他逃跑了

他向下到了深色大地

下面的深色大地就是他要去的

而王座上坐着阿努

史诗由此讲述了“天国之王”是因为王座被夺而来到地球：一个名叫阿拉卢的神被武力赶下了王座（也就是天上的某个地方），接着，为了逃生，“他向下到了深色大地”。但这还没有完。史诗继续讲述了阿努的遭遇，之后，他又被一个叫库玛而比的神（在一些文献中，他是阿努的亲哥哥）夺位。

毫无疑问，这首史诗是在早于希腊神话1000年左右写下的，是克洛诺斯赶走乌拉诺斯，宙斯又赶走克洛诺斯这个神话的“先行版”。甚至在赫梯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宙斯赶走克洛诺斯这个故事的影子，这完全就是库玛而比对阿努做的：

在九个时代，阿努都是天国之王

在第九个时代，阿努不得不和库玛而比打仗

阿努从库玛而比的手中滑了出来，并逃走

阿努向天上逃

在他身后库玛而比追着他，抓住他的脚

将他从天上拽下

他咬阿努的腰，和阿努的“阳物”

在库玛而比的体内

它像铜一样融化了

照这个神话来看，这场战役不能算是完胜。虽然被“阉割”了，阿努设法飞回了自己天上的住所，离开库玛而比并掌控地上。同时，阿努的“阳物”在库玛而比体内诞生了几个神，导致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一样）必须将他们释放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特舒卜，最高级别的赫梯神。

然而，在特舒卜正常执政之前还需要另一场史诗级的战争。

在得知阿努的继承人在自己体内之后，库玛而比想

到了一个计划，“给暴风神制造一个对手”。“他把力量放在手中；脚上的鞋轻巧得像风”；他还从他的城市乌尔基什去了大山女士的住所。

“他的愿望是唤醒她；他与山女一起睡觉；他的男子气息流入她的身体。他与她这样五次了……他与她这样十次了。”

难道库玛而比只是好色吗？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这么做是有深意的。我们的猜测是神的统治者需要继承人，而库玛而比和山女的儿子有资格登上天国的王座；因此，库玛而比与她“这样”五次和十次则是为了确保让山女怀孕。确实也怀上了：她生了一个儿子，库玛而比象征性地称它为乌力-库米，意为库米亚（Kummiya，特舒卜的住所）的镇压者。

库玛而比预见了为了抢夺继承权而引发的战争，它将发生在天国里。在命令他的儿子去剿灭库米亚的官僚后，他进一步向他儿子宣布：

让他为了王位而升上天国！

让他征服库米亚，这美丽的城市！

让他攻击风暴之神

并把他撕成碎片，像撕裂一个凡人！

让他击落所有在天空的神

这场与特舒卜有关的特殊的战争，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金牛座时代的开端，在地上和天上发生的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胜利者要踩在公牛背上吗？这些事情是否与同一时间的苏美尔文明的开端，有着某种方式的联系？



毫无疑问的是，赫梯众神以及他们的神话故事，确实有着存在于苏美尔文明及神祇中的根源。

有关乌力-库米挑战天国王位的神话，继续讲述了这个英雄式战争。特舒卜在与对手的战争中失败了，甚至导致他的妻子赫巴特试图自杀。最后，有人呼吁调解诸神之间的争执，并且召集了一次神的聚会。这是两位“老一辈的神”——恩利尔和艾领导的，他呼吁制作“天命古书”——某种可以帮助解决神的王位继承问题的古代记录。

然而这些记录却无法解决这些纠纷，恩利尔建议为这些挑战者设立另一个战斗，用一种极为古老的武器。“听着，古老的神，你们懂得这些古老的词汇。”恩利尔向他的追随者们说：

打开古老的仓库

那些属于父辈之上的仓库

拿出那些铜矛

它们曾劈开天堂与凡间

用它们劈开乌力-库米的双脚

这些“老神”是谁？答案是明显的，他们是阿努、安图、恩利尔、林利尔、艾、伊希库尔——他们使用的是苏美尔的名字。甚至连特舒卜这个名字，也和其他赫梯神名字一样，常常以苏美尔文字来表达他们的身份。同样地，一些地点也是古代苏美尔的地名。

这种现象让学者认为，赫梯人实际上是在崇拜苏美尔的起源神话，而且，在他们眼前上演的神话故事，还有那些“老神”，也都是苏美尔的。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更大发现的一部分。不仅是发现了赫梯语是基于印欧语系的，还发现它受了阿卡德语的影响，表现在发音和写作上。自从阿卡德语在公元前2000年成为古代世界的国际语言，它影响赫梯语也就很好理解了。

但真正的问题是，学者们在破译赫梯语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它广泛使用了苏美尔的象形符号、音节，甚至是整个单词！不仅如此，很明显地，他们也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苏美尔语的使用。苏美尔语，用O.R.格尼在《赫梯文化》中的话来说，“是在首都哈图-沙斯被深入学

习了的，而且苏美尔-赫梯词汇也是在那里发现的……许多赫梯文献中与楔形符号有关的象征物的确是苏美尔词汇，但也许它们的实际意义已经被赫梯人遗忘了……在赫梯文献中，赫梯词汇都用与之类似的苏美尔或者巴比伦词汇代替。”

而后，当赫梯人在公元前1600年之后接触到了巴比伦人，那时苏美尔人早就消失于近东的舞台。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语言、文学和宗教影响到了亚洲另一头的伟大王国，而且时隔千年？

这个文化桥梁，学者们已经发现了，是一个叫胡里安的民族。

在《旧约》中他们被叫作何利人，意为“自由之人”。他们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和亚甲与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之间的广大区域。他们领土的北方是古代的“雪松之地”，在东方他们的领土包含了现在伊拉克的油田。在一个单独的城市，努济，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普通的建筑物和工艺品，同时还发现了上千件价值连城的法律及社会文件。在西边，胡里安的法律和影响力一直延伸到了地中海沿岸，其中包括古老的贸易和工业中心，并被迦基米施和亚拉拉克学习。

但他们的权力中心与主要商路，以及最受人崇拜的神庙地点，都被认为是在“两河之间”的中心区域，《圣

经》中的拿哈兰。他们最古老的都城（还没有被发现）是定都于哈布尔河流域的某个地方的。他们最显赫的贸易中心，是在巴利克河，也就是《圣经》里的哈兰——亚伯拉罕家族从南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前往迦南途中旅居的城市。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皇家文件都提到了一个胡里安王国，叫作米坦尼，并把它放在了一个与自己同等的地位。这是一个影响力超出自己国境的强大王国。赫梯人称他们的乎曼邻居为赫利。一些学者指出，这个词还可以念“哈尔”，并且，就如G.康特劳在《古代赫梯与米坦尼文明》中所说的，它也可能就是哈利这个名字。

毫无疑问，哈兰是雅利安或者印欧语系的民族。他们的文字援引了雅利安语言中的很多神的名字，他们的国王使用印欧语系的名字，他们的军事和骑兵术语也是源自印欧语系。

B.赫罗兹尼在1920年领导了一场解读赫梯文献的运动，虽然时隔很久，但仍然称哈兰人为“最早的印度教徒”。这些哈兰人影响着赫梯的文化和宗教。赫梯的神话文献被发现是出自哈兰的。甚至包括史前神话，半神英雄的史诗都起源于哈兰。

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赫梯人是从哈兰人那里获得了宇宙学，以及他们的神话、他们的诸神——他们的十

二主神。

这里出现了一个三角联系——雅利安、赫梯、哈兰，它被很突出地记录在了一个女人为他生病的丈夫而写下的祈祷文里。这是特舒卜的妻子写给女神赫巴特的：

噢，让雅利安崛起的女神

我的女士，赫梯的情人

天与地的皇后……

在赫梯，你的名字是

“让雅利安崛起的女神”

但在松雪土地上

你的名字是“赫巴特”

所有这些由哈兰人所采用并传递的文化和宗教，并不属于印欧语系。甚至他们的语言本身就不是印欧语系。毋庸置疑，在哈兰语言、文化和传统中充满了阿卡德（亚甲）的元素。他们的首都的名字，瓦树格尼，是闪族语言resh-eni的变种，意思是“水的发源地”。底格里斯河被叫作阿兰扎卡，我认为是从阿卡德语“雪松之河”演变过来的。沙马氏神和塔什美吐是从哈兰语的沙马克和

塔什美特什演变过来的，还有很多。

但是阿卡德人的文化和宗教也只是在苏美尔文化与信仰的基础上的一点小发展，哈兰人，实际上吸收并传承了苏美尔的宗教。正是这样，他们很明显地频繁使用了原来苏美尔人的神的名字、称号和符号。

史诗中讲得很清楚，故事内容是苏美尔的神话；“老神”的居住地是苏美尔城市，“老神的语言”是苏美尔语。甚至哈兰艺术也是在重复着苏美尔艺术——在形式、主题和象征物上。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通过怎样的方式，哈兰人“突变成了”苏美尔的“基因”？

有资料表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哈兰人是苏美尔与亚甲的北方邻居，并且在1000年之前与苏美尔人混居过。这个事实证明：在公元前3000年，哈兰人存在和活跃于苏美尔。在苏美尔最后一个光荣时期，乌尔的第三个王朝，他们在苏美尔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有证据显示，哈兰人在苏美尔（特别是乌尔）对服装业的管理和操作在古代是闻名的。那些享有盛誉的乌尔商人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哈兰人。

公元前13世纪，在外来入侵和大移民（包括从埃及前往迦南的以色列人）的压力下，哈兰人撤往他们王国

的东北方，在靠近凡湖的地方定下了新的都城。他们称这个王国为乌拉尔图（Urartu，也就是亚拉腊）。在那里，他们崇拜由特什卜（Teshuba，特舒卜的谐音）带领的众神，并把他描述为一个充满力量的神：他头戴角帽，站在他的符号——公牛身上（见图36）。他们把他们最重要的圣坛称作比特阿努，意为“阿努的房子”，并称他们自己正在将这个王国建设成“阿努山谷的要塞”。

这个阿努，我们可以看出来，正是苏美尔的众神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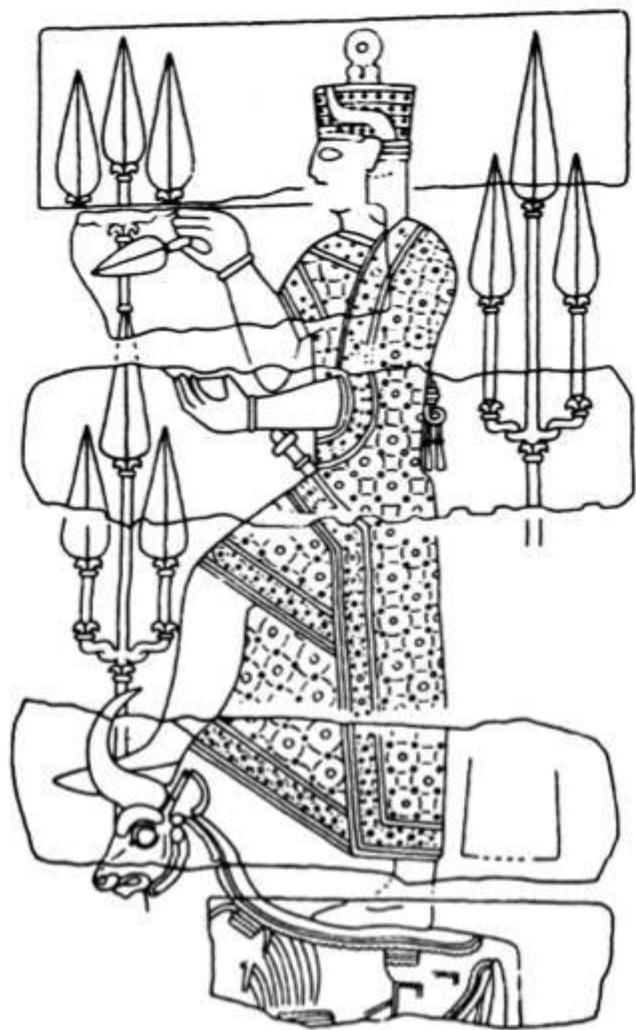


图36

※

那么，这些神话和神祇崇拜到达希腊的另一条路，
是从东地中海沿海，经过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到达希腊

的吗？

这片土地现在是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南部，它们形成了古代“新月沃地”的西南部，当时是迦南人的居住地。再一次，我们认识到，所有那些直到最近才被我们发现的史实，其实在《旧约》和一些分散的腓尼基文稿中早有提及。考古学家们是在以下两项发现之后，才开始了解迦南的：在卢克索和塞加拉找到的埃及文献，以及——更加重要的——在一个迦南的主要中心出土的有关历史、文学和宗教的文献。这个地方，现在叫拉丝沙姆拉，位于叙利亚海岸上，当时是古城乌加里特。

乌加里特文稿中所使用的语言是迦南语，被学者们称为西闪族语，是包括最早的阿卡德语以及现在的希伯来语的语系的一个分支。

确实，任何一个对希伯来语有较好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迦南语也是相对容易的。这种语言、文学风格和专用术语，在《旧约》中都是有暗示的。

迦南文稿中展现出来的神话，和之后希腊的神话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迦南神话的开头，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他叫El，这个单词既是一个个体神的名字，又有“崇高的神”的意思。他是所有事物，包括神界和人界的最终裁决者。阿博·亚当是他的称号，肯德里（the Kindly，意为“友好的”）与莫西浮（the Merciful，意

为“仁慈的”)是他的绰号。他是“万物创造者,王权掌握者”。

迦南文献(对许多学者而言只是“杜撰的神话”)把EI描述为一个贤明的、较老的神,并远离日常事务。他住在很遥远的地方,在“两河源头”。在那里,他坐在他的王座上,接收使者们的信件,考虑并解决其他神祇告诉他的问题和困难。

一块在巴勒斯坦发现的石碑上描述了一位较老的神祇坐在王座上,一个年轻神祇向他提供饮料服务。坐着的神头戴一顶装饰着角的圆锥形头饰——角是神的标志,就像我们从史前时代就开始看到的一样。在画面中心上方有一个带翅膀的星星,一个我们越见越多的相当普遍的象征物。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个雕刻是描述迦南诸神EI的(见图37)。

EI自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年老的领袖。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托儿,意思是公牛。学者们相信,这是为了表达他的卓越的性能力,并以此作为他众神之父的身份象征。一首迦南的诗,叫作《仁慈之神的诞生》,将EI放在了海边(多半是裸体),那里,两个妇女被他阳物的尺寸深深吸引。当一只鸟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时候,EI和这两个女人交合了。由此生下了沙哈(Shahar,意为黎明或初始)和沙拉木(Shalem,意为黄昏或完结)这两个神。



图37

但他们不是他仅有的孩子，也不是他所有七个孩子中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儿子是巴尔——这既是一个纯粹的名字，又有“领主”的意思。就像希腊人在神话中讲述的一样，迦南人也提到了儿子争夺父亲王位和统治权的故事。和他父亲EI一样，巴尔也被学者们叫作暴风神，是个闪电与雷霆之神。巴尔还有一个小名叫作哈达，意为锋芒。他的武器是战斧和闪电矛，他的代表动物，和EI的一样，都是公牛；而且，和EI相同的还有他们的头饰，都

是镶有一对角的圆锥形。

巴尔也被叫作伊利恩，意为至高无上；这是因为，他是被承认的王子，王座的继承人。但是他也并不是毫无竞争就获得这个称号的，首先是与他的兄弟海王子亚姆，接着是与另一个兄弟打击者莫特。在一首用碑刻碎片拼凑起来的感人的长诗里，一开篇就写道，“工匠大师”受到召唤，来到EI“于水的源头，两河之源的中心”的住处：

他来了，穿越了EI的领地

他走进了岁月之父的庭院

在EI脚下，他鞠躬，弯下腰

将自己卧倒，以示崇敬

工匠大师被命令为亚姆修建一所宫殿，以象征亚姆日益增强的力量和权力。有了这个壮胆，亚姆发出信息召集群神，来要求巴尔向他屈服。亚姆命令他的使节进行挑衅，群神都没有反抗，甚至连EI都承认了他与儿子之间所出现的新的格局。“巴尔是你的奴隶，噢，亚姆。”他说。

然而，亚姆的至高无上是短暂的。装备着两样“神兵”的巴尔与他对抗并祭拜了他——现在只剩与莫特之间

的挑战了。在这个对抗中，巴尔很快就落了下风；但是他的妹妹阿娜特拒绝接受让巴尔成为最后的牺牲者，于是她“抓住了莫特，EI之子，并用剑劈死了他”。

迦南神话中并没有让莫特来充当领袖，却奇迹般地让巴尔成为最后的赢家。

学者们试图通过认为这整个神话只是一个象征，来证明它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这仅仅是一个讲述近东一年一度的干旱与雨季之间的对抗。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迦南神话就不带有任何寓意。他们提到了一些在后来被发现是真实事件的东西：神的儿子是如何自相残杀的，其中一个又是怎样在失败后仍然成为继承人，这可使EI高兴了：

EI，善良的、仁慈的那一位，高兴了。

他的脚放在他坐的凳子上，

他放开嗓子大笑，

他提高声音大声叫喊：

“我应该坐着静享安宁，

灵魂应该在我的呼吸中安息；

因为强大的巴尔活了下来，

因为大地之主存活了下来！”

阿娜特在迦南传统中，由此站在了她的兄弟巴尔一边，在他与邪恶的莫特的生死较量中陪伴着他；这与希腊神话中女神雅典娜站在宙斯一边，在宙斯与堤丰的生死较量中陪伴宙斯，是多么相似。雅典娜，和我们所看见的一样，被称为“完美处女”，即便她有一些不太正当的恋情。同样地，迦南神话（在希腊神话之前）使用了“处女阿娜特”这个称号，而且，尽管这样，还是讲述了大量的有关她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与她自己哥哥巴尔之间的。有一段文稿描述阿娜特到了巴尔位于扎丰的住所，巴尔急忙将他的老婆们都遣散了。接着他站到他这个姐妹的脚上；他们相望对方的双眼；他们在对方的“角”上涂以药膏——

他拿起并握住她的子宫

她拿起并握住他的“石头”

处女阿娜特……怀孕了

难怪，阿娜特常常被描述为全裸的，来强调她的性能力。而在一幅图中，加入了一个戴头盔的巴尔，他正在与其他神战斗（见图38）。

就像希腊宗教和它的创始者们，迦南众神中包含了一个母亲女神，众神首领的正式妻子。他们叫她阿舍

拉，她刚好对应希腊的赫拉。阿施塔特，即《圣经》中的亚斯他录，对应着阿芙罗狄忒，她常与阿施塔特交往，后者常与一个明亮的星星有关，可能对应着阿瑞斯，阿芙罗狄忒的哥哥。还有一些年轻的神，男神和女神，他们与希腊中神的关系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



图38



图39

然而，除了这些年轻神之外还有一批“老神”。他们远离日常事务，但当诸神自己陷入麻烦的时候，只有他们能出面解决。一些关于他们的雕塑，甚至是一个部分被毁的石碑上，都可以从他们的特征和角帽上看出他们是老资格的神（见图39）。

迦南人是从何处制定他们的文化和宗教的呢？

《旧约》认为他们是哈姆族的一部分，扎根于非洲的热带（炎热正好是哈姆的含义），是埃及人的兄弟。一些考古行动中出土的人造物品和文字记录，显示出了两者的相似，就像迦南和埃及之间的诸多相似一样。

很多当地的神祇，他们大量的名字和绰号，他们职务的多样化，他们的象征物以及动物符号……第一次出现在埃及神谱上，就像一群在奇怪的舞台上表演的奇怪的演员。但进一步看，他们与古代世界里的其他大陆上的同类物体基本上没有区别。

埃及人相信天国与地球上的神，并且，大神与小神被很明确地区分开来。G.A.韦恩莱特在其著作《埃及天神》中出示了一个证据，显示出埃及人认为，天神从天上下降到地球是在“太初之时”。一些大神的绰号——最伟大的神，天国公牛，山王（或山女）——听上去都很耳熟。

虽然埃及人使用十进制数，他们在宗教活动中却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六十进制，而且与天有关的事情都由神圣数字12来组织。天国被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包含12个天体。死后的世界被分成12个部分。白天和晚上都被分割为12个小时，每一种分法都对应着神的“集团”，反过来，每一个分法中都包含着12个神。

埃及众神之首是创造者拉，他主持了12个神的集

会。在远古时代，他进行了他奇妙的创造，带来了大地盖布和天空纳特。接着他让植物在大地上生长，动物在地上爬行——还有，在最后，创造了人。拉是一个看不见的天上的神，他只是周期性地出现。他的象征物是阿托恩——天碟，一个长翅的球（见图40）。

在埃及传统中，拉在地球上的出现与活动，是与埃及的王位直接相关的。传统观点上，埃及的第一批统治者不是人类而是神，而第一个掌管埃及的神就是拉。他将王国分开，将下埃及给了他的儿子阴间之神奥西里斯，将上埃及给了他的儿子混乱、暴风雨、沙漠之神赛特。但是赛特企图推翻奥西里斯并最后将他淹死。伊西斯，是奥西里斯的妻子和姐妹，找到了奥西里斯的尸体并将其复活。之后，他穿过了“玄秘之门”，并加入了拉的天球路径；他在埃及的王位是他的儿子何璐斯继承的，有些时候他被描述为带翼和长角的神（见图41）。



图40

虽然拉是天国中最高等级的神，但在地上，他却是引领事物发展的神卜塔的儿子。埃及人相信是卜塔通过在尼罗河的关键区域修建防水工事，将埃及陆地从洪水中升起来的。这个大神，他们认为，是从其他地方来到

埃及的；他不仅建立了埃及，还建立了“山地和遥远的他国”。实际上，埃及人认为，他们所有的“老神”都是从南方坐船来的；并且，从被发现的很多史前石刻上，可以看见这些老神——因为他们戴着长角的头饰——坐船来到埃及（见图42）。

唯一通往埃及的海路就是南方的红海，它的埃及名字叫乌尔海。在象形文字中，乌尔这个符号的含义是“东方的遥远的土地”；当然这同样完全可能是指苏美尔的乌尔，因为它就在那个方位，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埃及语言中对应“圣物”或“神”的单词是NTR，意思是“看着的那个”。太形象了，这简直就是苏美尔这个名字的含义：“看着的那些”之地。

认为埃及是文明起源的早期观点现在已经被推翻了。现在有很多证据表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超过半个千年之久，并吸收了苏美尔文明的文化、建筑、科技、艺术和很多其他方面的成就。甚至，众多证据还显示，埃及的神都是起源于苏美尔的。

与埃及人有血缘关系的迦南人和他们共享着相同的神。但是，由于这里有从远古起就连接着亚非的桥梁，迦南也受到了强烈的闪族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就像北方的赫梯，最北方的乎曼，南方的埃及，迦南人不可能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原始的神。他们同样是从其他地

方，得到了他们的宇宙观与众神以及神话故事。而他们直接接触到来自苏美尔的资源，则是通过亚摩利人。



图41



图42

亚摩利人的土地坐落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的地中海陆地之间。他们的名字得自阿卡德语的阿穆鲁和苏美尔语的玛图（martu，意为“西方人”）。他们不被当作外来人，只被当作是居住在苏美尔和亚甲西部领地上的居民。

在苏美尔，使用亚摩利名字的人被列为寺庙工作者。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乌尔败给埃兰人的时候，一个玛图人伊什比埃拉在拉尔萨重建了苏美尔王权，并完成了他的首要任务：夺回乌尔，将那里重建成一个祭祀的圣坛。亚摩利人的“酋长”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亚述王朝，那时大约是公元前1900年。还有为巴比伦带来荣耀的汉谟拉比，是在公元前大约1800年；他是巴比伦第一个王朝的第六个继承人，也是亚摩利人。

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找到了亚摩利人的中心和都城，名叫马里，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一个蜿蜒处，也就是现在叙利亚边境穿越河流的所在。挖掘者们在那儿发现了一个主城，其建筑都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连续不断地修建和重建的，比他们生活的时代早了几个世纪。这些最早的遗迹，包括一个阶梯金字塔和供奉苏美尔神伊南娜、宁呼尔萨格和恩利尔的神庙。

马里的宫殿独自占据了五英亩，其中包括了一个涂有大型壁画的王座房间、300个多种多样的房间、文官办公室以及（对史学家们来说最重要的）多于两万个写满楔形文字的碑刻，其中提到了当时的经济、贸易、政治和社会生活，还有国家和军队，当然，还有那里的宗教和它的人民。

马里宫殿的壁画中，有一幅描述了女神伊南娜（亚摩利人叫她伊师塔）授予基姆利里姆王权的事迹（见图43）。



图43

就像在其他神话中一样，他们的神的首领同样是个气候或暴风之神。他们叫他阿达德——相当于迦南神话中的巴尔，还为他取了个小名叫作哈达。他的标志是预料之中的，叉状闪电。

在迦南文献中，巴尔常被称作“龙之子”，马里文献中也讲到一个名叫龙的老神，是“丰腴之神”——就像EI，也是一个退了休的神。有那么一次他抱怨说，他再也不能与战争的领导层一起议事了。

诸神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月神，迦南语称她为耶拉，在阿卡德语中是辛，在苏美尔语中是兰纳；当然也有太阳神，被称为沙马氏；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神祇。所有这些神都证明了，毫无疑问地，马里是连接东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桥梁，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时间上。

在马里发现的文物，就像在苏美尔发现的一样，有很多塑造人类自己的雕像：国王、贵族、神职人员、歌手，他们被始终如一地塑造成双手紧握呈祷告状，眼神永远凝望着自己的神（见图44）。

这些天和地的神到底是谁，始终是由一个十二主神集团带领着？

我们进入过希腊和雅利安的神庙，赫梯人和哈兰人的神庙，以及迦南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的。我们跟着这个轨道和上千年前的线索越过大陆，跨过海洋。

而且每座神庙的每条走廊都把我们带向一个地方：苏美尔。



图44

第四章

苏美尔：神的领地

毫无疑问，构成这几千年来高度发达的学识和宗教的“古老的语言”就是苏美尔语。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所谓“老神”，也是苏美尔的神；但是，比这些苏美尔神还要古老的神，却还没有找到。

当这些神在最初的苏美尔版本或是后来的阿卡德、巴比伦或亚述版本中，被命名和记录时，我们发现，在这份名单里，他们一共有好几百个。但一旦他们被分类了，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并不是一个众神大杂烩。他们被一组主神统治，被一群次神环绕，互相都有关系。一旦众多的侄女、外甥、孙子……被排除在外，一个小得多却又更加连贯的神祇团体出现了——每一个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每一个都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和属性。

苏美尔人相信，诸神来自“天国”。有文献提到，“在万物创造之前”，有很多天国之神，例如阿普苏、泰麦特、安莎、凯莎等。他们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表示这一批神到过地球。当我们进一步察看这些存在于地球之前的“神”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竟是组成我们这个星系的

天体；而且，苏美尔神话相当关心这些天神，实际上，用较为科学合理的话来讲，是很关心我们这个星系的创立。

也有一些次神是“地球上”的，但他们被膜拜的中心主要是一些偏远的小地方；他们最多不过就是某地的神。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是有限地管理一些事物——举个例子，女神宁卡西只监管饮料制作。在他们之中，没有产生英雄级的神话。在赫梯的雅兹勒卡亚发现的石头上，他们是走在队伍最后面的一些年轻的神。

在上述两者之间的，是天上和地上的神，被称为“远古之神”。他们是史诗中的“老神”，苏美尔人相信，他们是从天上来到地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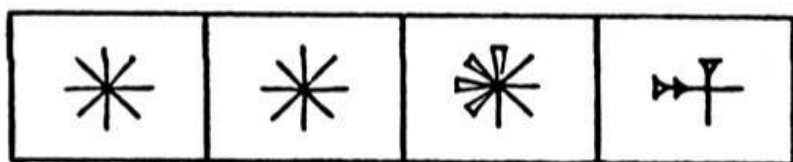
他们不仅是某地的神，是全国性的神——事实上，还是国际性的神。他们之中的一些神甚至早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确实，人类的最终存在就是这些神在地球上的活动引发的结果。他们力量强大，不是世俗可以理解的。而这些神祇不仅看上去像人，而且吃喝也和人一样，并且和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

虽然一些主神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的地位在千年过后有了转变，但仍有一部分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们的高位和他们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所享受的尊崇。当我们进一步察看这一群核心人物的时候，出现了一张绘有一个密切

相关而非分离的神族家庭的图谱。

※

领导这个天上和地上的神族家庭的是AN（或者是巴比伦和亚述中的阿努）。他是众神之父，众神之王。他的领土是整个天国，他的标志是一颗星星。在苏美尔的象形符号里，星星符号同样也代表着AN，或者“天国”，或者“天神”，或者“神”。这个四重含义的符号在岁月的流逝中保存了下来，它作为一种文字，从苏美尔（象形文字）传到了阿卡德（楔形文字），再传到了巴比伦和亚述手里（见图45）。



安 = 伊斯特拉 = 希耶罗斯 = 戴尔罗斯

图45

从很久很久之前，一直到楔形文字逐渐消失——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几乎要接近基督时代，这些在神的名字出现之前就有的符号，表明这个写在文献中的不是一个凡人的名字，而是原始天堂的神。

阿努的住所以及他的王座，是在天上的。那里就是

其他天地众神在请愿或是朝拜时所要去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需要解决自己纠纷或者制定决策之时该去的地方。很多文献都形容，在阿努的宫殿（由真实之树和生命之树两位神把守着入口）和他的王座面前，其他的神是如何走近他，并在他面前坐下。

苏美尔文献同样提到过，不仅是其他的神，甚至包括一些被选定的凡人也能走进他的住处，大多数都是为了躲避死亡。有一个神话是关于“模范人类”亚达帕的，传说他相当完美，且对创造他的神，阿努的小儿子艾十分忠诚。艾把他推荐给阿努。接着艾就向亚达帕描绘了即将发生的事：

亚达帕

你走在国王阿努之前

你将踏上天国之路

在天堂面前你上升了

你跨过了阿努之门

“生命的信使”和“真实的耕种者”

会站在阿努的门前

在他的创造者的指引下，亚达帕“去到天国……上升

到天国并穿过阿努之门”。但接到这个能摆脱凡尘的机会时，他却拒绝食用生命面包，并认为生气的阿努会给他带有毒的食物。他由此回到地球，成了一名神职人员，不过仍是一个凡人。

苏美尔人声称，不仅是神，甚至是被选定的凡人也能上升到天堂并进入神的居所，这与《旧约》中通过伊诺克和先知以利亚上升天国相互对应。

虽说阿努住在神的地界，苏美尔文献中也记录了他下临地球的例子——发生某种大的危机之时，或者是礼仪上的往来之需（由他的妻子安图陪伴着），或者（至少一次），来找他在地球上的曾孙女印·安娜。

自从他不再定居地球，似乎就没有什么必要继续在城市或祭祀中心里独享尊崇了；一处为他而建的纪念性住所，所谓的“高房子”，是修在乌鲁克（也就是《圣经》中的以力）的，这里也是女神伊南娜的领地。乌鲁克的废墟包括了一个巨大的人造山，在那里，考古学家们找到了此处曾经修建并重修过一个大型神庙的证据——共有不少于18个楼层的阿努神庙。

阿努神庙的名字叫E.ANNA，意思是“安的房子”。但对这个庞大的建筑而言，这个简单的名字显得相当微不足道。苏美尔文献誉之为“真正的圣地”。连大神们自己“都为之感到奇特”：“它的檐口就像铜”，“高耸的墙壁

触到了云朵——居高临下的居所”，“这是一个让人不能拒绝的充满魅力的建筑”。当然，文献中提到了修筑神庙的目的，是“为了神从天上降落而建的房子”。

一个属于乌鲁克官方档案的碑刻启发我们去想象，当阿努和他妻子来这里进行“国事访问”时的壮观场面。因为这个碑刻已经损坏，我们只能从中间部分看到这场庆典，那时，阿努和安图在神庙的庭院中间坐定。他们周围，“听众同一个命令”，众神手举权杖，形成了一个首尾相顾的游行队伍，一场外交典礼开始了：

他们下降到了神圣的庭院

并转身面向神阿努

纯净的牧师向权杖敬酒

权杖传递手进来并坐下

神帕苏卡尔、努斯库

随后坐在了神阿努的庭院

同时，女神们，“阿努神圣的后代，乌鲁克的神圣的女儿们”（她们的名字不是很清楚），承担着第二个任务，前往E.NIR，也就是“女神安图的金床之屋”。随后，她们组成了一个队列回来，到了安图坐着的地方。虽然晚餐按照严格的仪式准备着，一个特别的神职人员还是

把由“好油”和葡萄酒制成的混合物，涂抹在了阿努和安图准备用来过夜的屋子的大门插槽上——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动作，看上去是为了避免大门在阿努和安图睡觉时吱吱作响。

当“晚餐”——各种饮品及开胃食品端上来时，一个研究天文的神职人员走到了“主殿高塔的最上层”以观察星象。于是，他背诵了“献给带来光明、天国之星的主阿努”和“创造者的形象提高了”这两段辞章。

阿努和安图用从一个金盆中流出来的水洗了手，于是，宴会的第一部分开始了。接着，七个大神也用从一个大金盆里流出来的水洗了手，宴会的第二部分也就开始了。接着上演了“洗嘴典礼”；神职人员朗诵了赞美诗“阿努之星是天国的英雄”。火炬被点燃了，各位神祇、歌手、神职人员以及传菜员都把自己编入了一个队列之中，陪伴着两位访客去他们夜晚的圣地。

四个主要的神被指派留在院子里当看守，直到天亮。其他的神则被安置在了其他的大门。与此同时，整个国家都燃起火炬来庆祝这两名神圣访客的到来。在一个主殿的图像信息中，整个乌鲁克所有神殿中的神职人员都“用火炬燃起了篝火”；其他城市里的神职人员看见乌鲁克的篝火，也同样地燃起了篝火。接着：

整个陆地的人们在家里点起了火光

向所有的神祇奉上盛宴

城里的守卫们点燃了篝火

在街上，也在广场里

两位大神的离开也计划好了

不是按天来算，而是按分钟

在第十七天

日出后的第四十分钟

大门在神阿努和安图面前打开

为他们的旅行画上句号

这个碑刻的结尾被损坏了，但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对他们离开的描述：早餐，符咒，神之间的握手。在亚述文献描述的一个神的队伍中（虽然是在很久以后），也许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阿努和安图在乌鲁克访问时当地的风俗习惯。一些特殊的咒文在队伍走过“满街的神”的时候被朗诵着；其他诗篇和圣歌被唱了起来，当队列走到了“神圣码头”上“备好的阿努的船”，他们在那里说了再见。“挥手告别”的时候，更多的圣歌被吟诵起来（见图46）。

接着所有的神职人员在最高等的神父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场“临行前的祈祷”：“伟大的阿努，愿天国和大地保佑你！”他们吟诵了七遍，祈祷并恳求七位天神和其他天地众神的保佑。在最后，他们向阿努和安图告了别：

愿深远之神，

以及有着神圣居所的神

保佑你们！

愿他们保佑你们的

每一年的每一月的每一天

在出土的无数个关于古代神祇的描述中，好像没有一个直接关于阿努的，尽管他从每一个雕塑和每一个国王像中凝视着我们，从远古到现在。在苏美尔文明中，权力由阿努而来；而且，“王权”的另一种说法是阿努图（Anutu，阿努的权力）。阿努的印章是三重冠（神圣的头饰）、权杖（权力的象征）和牧人的手杖（以表现“善牧者”给予迷失者的引导）。

从今天来看，牧人的手杖更多地出现在主教的手里，而不是国王，但是皇冠和权杖仍然是国王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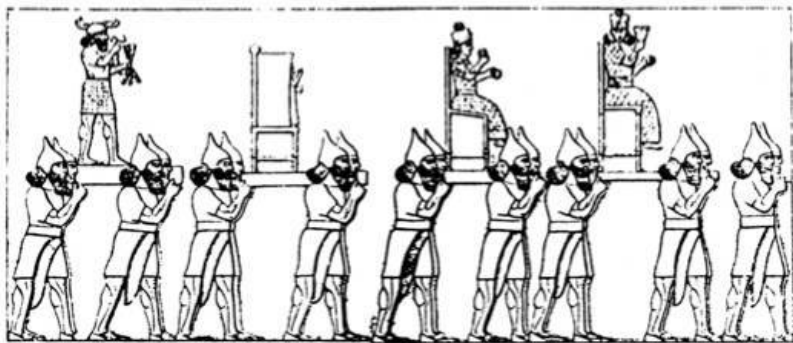


图46

※

在苏美尔众神中，排名第二的神是恩利尔。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天空大神”，是后来统治古代世界众神的暴风神的原型和父亲。

他是阿努的大儿子，出生于他父亲在天国的居所。但出于某些原因，在很早的时候，他被送到了地球，并且由此成为最主要的天上和地上的神。当众神在天上聚会的时候，恩利尔在他父亲身边主持会议；当他们去到地球上聚集时，则在尼普尔——一个“将自己奉献给恩利尔的城市”的神圣区域中的庭院里相会，那儿，E.KUR（像山的房屋），是恩利尔的主要神庙所在地。

不仅是苏美尔人，连苏美尔众神都认为，恩利尔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叫他“万物统治者”，并很清楚地说明：“在天国里——他是王子；在地球上——他是领袖。”他“向上使天国颤动，向下使大地震裂”。

恩利尔

他的命令其意深远；

他的“话语”崇高而神圣；

他的言语驷马难追；

他为遥远的将来写下命运

地上诸神愿意在他面前弯腰低头；

在地上的天神

在他面前让自己谦卑

在苏美尔人的心目中，恩利尔在地球开化之前就来到了地球。一首名为“献给恩利尔所有的仁慈”的赞歌，讲述了如果不是因为恩利尔的诸多“长远的指令”，社会和文明的很多方面都不会存在：

没有任何城市被建立，

没有任何居住地被设立；

没有任何商铺被建造，

没有任何羊圈会出现；

没有任何国王被拥立，

没有任何祭司会诞生。

苏美尔文献还指出，恩利尔在“黑头人”被创造之前抵达地球。“黑头人”是苏美尔语言中对人类的昵称。在人类之前的这段时期，恩利尔将尼普尔作为他的中心，或“指挥部”，在这里，天国和大地通过某种“连接”联系在了一起。苏美尔文献中将这种“连接”称为DUR.AN.KI（天地连接），并用诗化的语言记述了恩利尔在地球上做的第一件事情：

恩利尔

当您在地球上标注了神圣的定居点

尼普尔是您为您自己设计的城市。

崇高的大地之城

纯粹的您的位置，那儿，水都是甜的。

您创建了杜尔安基

在世界中心

在那些遥远的日子，在只有诸神居住于尼普尔而人类尚未被创造的年代，恩利尔认识了会成为他妻子的女

神。在一个故事里，恩利尔看见了她未来的妻子在小河里洗澡——全裸的。他一见钟情了，不过，也不一定当时就想到了结婚：

牧师恩利尔，命运裁决者

眼光一亮，看见了她。

恩利尔欲与她交流

她却不情愿。她说：

“我的阴道太小了

它不知道如何交配；

我的双唇太小了

它不知道怎样亲吻。”

但是恩利尔没有给她任何回答，他只是向他的侍从努西库诉说了他对这位被称为苏德（SUD，意为“护士”）的“年轻的女士”的强烈渴望。苏德与她母亲住在“有香味的房屋”伊立什。努西库建议带她乘船游河，于是恩利尔说服苏德与他一起上了船，然后在船上强奸了她。

这个古代故事讲述了作为领袖的恩利尔是如何遭到其属下痛恨的。他们抓住了他，并把他驱逐到了下

界。“道德败坏的恩利尔！”他们向他怒吼。“自己滚出城去！”在这个版本中，苏德怀上了恩利尔的孩子，并跟随被放逐的恩利尔，最后和他结婚了。

另一个版本中讲到，忏悔的恩利尔去寻找这个女孩，并派遣他的侍从去请求她的母亲，希望得到苏德的原谅。不过不管怎样，反正最后苏德成了恩利尔的妻子，而且他赐给她一个称号：宁利尔（NIN.LIL，意为“天空女神”）。

但无论是恩利尔还是驱逐他的神都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并不是恩利尔勾引宁利尔，而是相反：宁利尔的母亲蓄意安排宁利尔在河里裸浴，为的就是让恩利尔——他常常路过小河边——能够注意到宁利尔，并能“毫不犹豫地拥抱你，亲吻你”。

且不管是用何种方式让两人爱上对方，最终，恩利尔是一直都对宁利尔宠爱有加的。有一次，恩利尔还给了她一件“贵妇之衣”。一个发现于尼普尔的碑刻，显示恩利尔和宁利尔在他们的神庙里享受食物和饮料。这个碑刻是由乌尔-恩利尔（Ur-Enlil，“恩利尔的用人”）授权的（见图47）。



图47

除了是众神的领袖之外，恩利尔还被认为是其领地苏美尔和其上的“黑头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一首关于他的苏美尔圣歌用崇拜的语气唱道：

知道这片大地命运的神

他的呼唤值得信赖

知道苏美尔命运的恩利尔

他的呼唤值得信赖；父恩利尔

大地之主

父恩利尔

权威的主；父恩利尔

带领着黑头人

从日出之山

到日落之山

这片土地再无他神

你是唯一的君王

苏美尔人对恩利尔的尊崇已经超出恐惧和感谢了。是他批准了诸神会议中对付人类的法令；是他的“风”刮起了摧毁不忠城市的大型风暴；是他，在大洪水时代力图毁灭人类。但是在和人类和平共处的时候，他是一个被人们喜爱的友好的神；在苏美尔文献里，通风的知识以及犁和镐，都是恩利尔带给人类的。

恩利尔还选择并认定了统治人类的国王。但国王不是作为一个君主，而是作为神的侍从而存在的，他的职责是听从神圣计划的安排。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的国王都曾经写下记录，来述说自己对恩利尔的崇拜，描述恩利尔将他们送上王位。这种行为——出于恩利尔和他父亲阿努的利益——赋予了统治者权威性，也标示出了这个人的职能。就连汉谟拉比——他承认一个名叫马杜克的神是巴比伦的国神——都在他的法典的开头写

下：“阿努和恩利尔要求我提高人民的福祉……让正义充满这片大地。”

天上和地上的神，阿努的第一个儿子，王权的分配人，诸神的领袖，众神及人类之父，农业的发明者，天空大神——这些都被认为是恩利尔的名号，这些名号显示了他的伟大和力量。他的“命令其意深远”，他的“言语驷马难追”，“他为遥远的将来写下命运”，他拥有“天地连接”，并且，从他的“令人敬畏的城市尼普尔”，他可以“提起光束并搜索所有土地的核心”，“眼睛可以审视整片大地”。

但他也像人类的年轻人一样，被一个裸体美女诱惑；也不得不服从诸神给他的惩罚，并遭到驱逐；甚至无法避免死亡。至少在一个已知的例子中，乌尔的一个苏美尔王直接向众神议会抱怨说，乌尔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它的人民会遭受厄运，因为“恩利尔将王位给了一个不值得给的人……他不是苏美尔种”。

当我们继续向前考察，还可以看到，在处理地球事务时，恩利尔在神和人中所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几个儿子是如何为了继承权与其他神交战甚至自相残杀的。毫无疑问，这给之后爆发的神的内战提供了依据。

恩利尔之后，苏美尔的第三个大神是阿努的另一个儿子，他有两个名字，艾和恩基。和他的哥哥一样，他也是天上和地上的神，也从天国来到了地球。

在苏美尔文献中，他来到地球，是在波斯湾的水比现在进入内陆的多，并将国家的南部变成湿地的时候。艾（名字意思是“水房”）是个工程大师，设计并监管了运河以及河堤的修筑，还有湿地的排水工程。他喜欢在这些水道上滑水，特别是湿地上。这些水域，作为他的符号，象征着他的家。他在湿地的边缘修建了一座城市并将他的“大宅”建在了里面；这个城市被称为哈亚基（HA.A.KI，意为“水族的领地”），它还被称为埃利都（E.RI.DU，意为“远行的家”）。

艾是“咸水之王”，包括近海与大洋。苏美尔的文献中反复提到，在很早之前，三大神分配领土的时候，“海洋给了恩基，他是地上的王子”。恩基由此得到了“阿卜苏（Apsu，《巴比伦史诗》中的原始甜水之渊）的统治权”。作为海之大神，艾建造了船队并前往遥远的陆地，特别是前往向苏美尔提供贵金属和宝石的地方。

最早的苏美尔图章上将艾描述成一个被流动的溪水包围的神，水里有时还有鱼。与艾有关的图章中，比如显示在这里的，带有一个月亮（用月牙象征），这也许是出于对月亮能够引发潮汐的认识（见图48）。



图48

在苏美尔文献里，有一段让人真正震惊的艾的自传。这部被学者们称为《恩基和世界秩序》的文本，说他生于天国，并在人类诞生之前来到地球。“当我接近地面，那里是一片泽国。”他陈述道。接着他继续描述他采用了多项措施，将这里改建为居住地：他用淡水填充底格里斯河，“哺育生命的水域”；他派遣了一个神去监管河堤建设，让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能够通航；他还清空了淤塞的湿地，将鱼投放了进去，并为各种鸟类制作了庇护所；此外，他还指挥种植了芦苇，这是一种很实用的建筑材料。

后来，他的工作从海洋与河流转向陆地，艾声明说，是他“提供了耕犁和牛轭……切开了神圣的犁沟……修建畜栏……制作羊圈”。自传中还写到了把制砖的技术、住房与城市的建造、冶金工业和其他成就带到地球的神。

艾作为人类的最伟大的恩人，就连那些同样为人类带来文明的神，也在许多文献中将他描述成人类的首领，诸神圈子里的主角。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大洪水文献中，当然，也包括在《圣经》中，都有类似描述，说艾后来无视众神的决定，让一个值得信任的跟随者（美索不达米亚的“诺亚”）逃脱了灾难。

实际上，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乃至《旧约》，都认为神或者众神蓄意创造了人类，而艾是个关键人物：他是众神的科学首领，是他制定了创造人类的方式和过程。因为这种“创造”而产生了人与神这一全新的关系，所以，难怪是艾而非别的神，带领亚达帕——因艾的“英明”而创造的“模范人类”在阿努的天国之家，无视众神要扣留人类“永恒生命”的决定，从而保留了人类的遗脉。艾之所以站在人类这边，是因为他自己参与创造了人类，还是另有什么具有深意的动机呢？

但在仔细审视这些记录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是何种事件中，艾自始至终都在违抗恩利尔的很多决定和计划。

这些文献充满了艾对恩利尔的嫉妒。确实，艾的另一个（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名字是恩基，意为“大地之主”，这些文献暗示，这三个神（阿努、恩利尔与艾）分割这个世界仅仅是通过扔骰子，而艾则因此将对世界的掌控权输给了恩利尔：

诸神将手握在一起

扔出骰子开始了划分

阿努升入了天国

到了恩利尔，他得到了大地

海洋，被围在一个圈里

给了恩基，他是大地的王子

恩基的不幸大概可以看出来，他内心深处种下了怨恨的种子。恩基在自传中写出了原因：是他，而不是恩利尔，他才是第一个出生的，恩基自称；是他，而不是恩利尔，他才有资格继承阿努的位置：

我的父，宇宙之王，

将我带到宇宙之外……

我是多产的种子，

由大野牛产生；

我是阿努的长子。

我是众神最大的哥哥……

我就是这个人

神圣阿努的第一个儿子。

自从法律被诸神带给了古代近东的人，就已表明人类所使用的社会或家庭的法典，只是神的法典的拷贝而已。在马里和努济发现的宫廷和家庭的记录，证明了《圣经》中的习俗和法律，也就是希伯来人始祖的法律，约束了整个古代近东。因此，之后的人类对这个始祖及其继承人的问题，也由此而受到启发。

亚伯拉罕被剥夺了拥有子女的权力，因为其妻子萨拉不孕，他的第一个儿子是他的女佣生下的。然而这个叫以赛玛利的孩子，在萨拉自己终于为亚伯拉罕生下以撒之后，丧失了家族继承权。

以撒的妻子丽贝卡怀了一对双胞胎。理论上先出生的是以扫，一个长着很多淡红色毛发的强壮小子。跟在以扫脚后面的是更加文雅的雅各，也是丽贝卡最宠爱的一个。当因年老而双目近乎失明的以撒宣布其遗嘱的时候，丽贝卡用了一个调包计，使本该降临于以扫身上的祝福旁落在了雅各身上。

最后，雅各在接受祝福后被发现有了诈，被打发走了。雅各想娶拉班的女儿蕾切尔，但拉班逼迫他先娶姐姐利亚。利亚为雅各生了第一个孩子鲁宾，此外，她还

和另外两个妾为雅各生下了其他几个男孩和一个女儿。然而，当后来妹妹蕾切尔最终嫁给雅各，并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约瑟夫之后，相比其他的孩子，雅各更喜欢他。

在道德和继承法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可以了解恩利尔和恩基之间的冲突。恩利尔在所有的记录中，都是阿努和他的正房妻子安图所生的孩子，是法定的长子。但是恩基在痛苦中呼喊“我是多产的种子……我是阿努的长子”，肯定是基于事实的声明。是不是他本是阿努的第一个儿子，却是由一个身为小妾的女神所生？以撒和以赛玛利的故事，或者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可能在天国中也发生过？

虽然恩基承认了恩利尔的继承权，不过一些学者发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这两个神之间有着持续的权力斗争。塞缪尔·N.克莱默曾经命名过一个文献，名字就叫《恩基及其自卑情节》。就像我们之后将要看见的，几个《圣经》故事——关于伊甸园中夏娃和蛇的故事，或者大洪水的故事，在它们的苏美尔原版中，都有恩基违背他兄弟法令的例子。

从某种角度来说，恩基知道自己争夺神之王座是个没有意义的斗争；并且他将努力放在了让自己的一个孩子——当然不能是恩利尔的孩子——成为第三代继承人。他这么做，至少在一开始，是在他的姐妹宁呼尔萨

格的帮助下进行的。

她也是阿努的女儿，但不是安图生的。这牵涉到了另一条继承法令。在过去几年里学者们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的妻子同时也是他们的姐妹。这对于《圣经》中反对与姐妹发生性关系而言，的确令人困惑。但当马里和努济的法律文献出土之后，事情才变得清楚，原来男人可以和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姐妹结婚。不仅如此，在所有妻子生下的所有的孩子中，由这么一个妻子所生下的儿子——“纯种”的，要得到超过50%的遗产，无论是不是长子都可以获得法定的继承权。这样一来，不经意地，就让（马里和努济的）人们在选择妻子时首选自己的姐妹，以便让他们的儿子获得不可动摇的继承权。

就是这么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宁呼尔萨格，帮助恩基得到一个儿子。她同样是“天上的”神，在非常早的时候来到了地球。许多文献提起，当诸神在地球上划分领域的时候，她分到了迪尔门——“一个纯净的地方……一片纯净的陆地……一个光明的地方”。这是一个神秘的岛，上面没有死亡或疾病，只有甜甜的活水，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伊甸园。在一部被学者们称为《恩基和宁呼尔萨格：极乐神话》的文献中，讲到了恩基为了婚姻之事而前往迪尔门。而宁呼尔萨格，文献中强调她是“独身的”——尚未订婚的女人。虽然在之后她被描述成一个老

妇人，但是她年轻的时候肯定还是很有魅力的，因为文献中很直率地告诉我们，当恩基靠近她的时候，她的眼光“让他的阴茎像决水之堤”。

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恩基“让精液进入了宁呼尔萨格的子宫。她将它们放进子宫，它们来自恩基”；接着“过了九个月的孕期……她在河岸上生下了孩子”。只是这是个女孩。

在生男孩儿失败后，恩基继续与自己的女儿做爱。“他抱住她，他亲吻她；恩基将精液射进了她的子宫”，但是，她同样给他带来一个女儿。恩基继续让他的孙女怀孕；但再一次，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为了停止这些努力，宁呼尔萨格在恩基身上下了一个诅咒，在吃了一些植物后，他生病了。然而，其他诸神迫使宁呼尔萨格移走了这个咒语。

当这些事件在神的事务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其他关于恩基和宁呼尔萨格的神话却在人类的事务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美尔文献里，人类是在宁呼尔萨格遵循恩基所制定的准则和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她是护士长，掌管医药设备；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女神被称为NIN.TI，意为“生命之女”（见图49）。

一些学者把恩基的“模范人类”亚达帕读作《圣经》中的阿达玛或者是亚当。苏美尔文中的TI的双重含义同样也

在《圣经》中找到了对应。因为TI可以意为“生命”和“肋骨”，所以NIN.TI这个名字既有生命之女的意思，又有肋骨之女的意思。

作为诸神和人类的生命给予者，宁呼尔萨格被认为是母亲女神。她的昵称是玛姆——这是现在的mom和mamma这两个词的原型，意为“妈妈”；她的象征符号是切割刀——这是一种在古老的年代里，接生婆用于剪断新生儿脐带的工具（见图50）。



图49



图50

而恩利尔，恩基的兄弟，也是竞争对手，的确是交了好运，他和宁呼尔萨格在天国生下了尼努尔塔（NIN.UR.TA，“完成建设的主”）。他是地上诸神中最年轻的，他是“恩利尔的英勇的儿子，带着光束之网”去为他的父亲战斗；他是“发射光束的复仇之子”（见图51）。他的妻子巴乌（BA.U）同样也是名护士或医生，她的绰号是“起死回生术之女”。

尼努尔塔在古代肖像显示，他拿着一个奇特的武器——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可以发射“光束”的东西。古代文献中将他誉为一个强大的猎人，对他的战斗力的评价是直呼其为“战神”。但他最伟大、最英勇的一次战役并不是为了他父亲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这是一次波及面很广的战斗，并且牵涉到地上众神的领导权；而对手是邪神祖（ZU，意为“聪明”）。交战的原因，则是祖非法获取了首席大神恩利尔的徽章和神圣物体。

文献中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在一开始还是较为混乱的，直到祖到达恩利尔的神庙伊库尔，故事才变得清晰起来。因为自己的崇高地位，恩利尔合乎礼仪地欢迎了他，“嘱托他守护好自己圣坛的大门入口”，但是“邪神祖”却将信任变为了背叛，因为他想要趁机“除掉恩利尔的王权”——神权的枷锁，所以，“他在心里反复谋划”。



图51

要想达成目标，祖知道，他必须设法从恩利尔手中盗走一些重要的东西，包括充满魔力的命运碑刻。在恩利尔脱掉衣服走进池子，开始他每天一次的游泳之时，诡计多端的祖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圣地的入口

他被观察着

祖等待着一天的开始

当恩利尔用纯净之水洗浴时

他的王冠被移走了

放在了王座上

祖将命运碑刻紧握于手

带走了恩利尔的王权

当祖搭乘他的MU（翻译过来是name，“名字”，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飞行器）逃到了一个遥远的隐蔽处，他的这种冒失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开始慢慢显现出来：

神圣的规则被悬置

四野寂静，八极沉默

圣地的光彩消失了

“父恩利尔隐忍难言”，但“诸神传递着这个消息”。这个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以至于就连在天国居所的阿努，都被告知了这个消息。

他回顾了一遍这个事件，认为祖必须拘获，这样“规则”才能恢复。对“诸神，他的孩子们”，阿努问道：“诸神之中，谁可以战胜祖？他的名字将是所有名字之中最荣耀的一个！”

一些以勇武著称的神被征召了。但他们都指出，掠取了命运碑刻的祖，现在拥有和恩利尔相同的力量，所以，“他可以像击打泥土一样击败”他们。出于这一顾虑，艾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为什么不叫恩利尔的儿子尼努尔塔去进行这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战斗？

众神会议没有错过艾的这个恶作剧。很明显，如果尼努尔塔战死，继承王权的机会将会落在他的后代身上。让众神们惊讶的是，宁呼尔萨格（在这段文献中被称为宁马赫NIN.MAH，意为“伟大的女士”）同意了。她对她的儿子尼努尔塔解释说，祖抢夺恩利尔王权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恩利尔，还侵犯了尼努尔塔。她认为“我在极度疼痛中”的分娩本身，也“为我的兄弟和阿努取得了一定的”“天国的王权”。所以她的苦痛不会白费。她命令尼努尔塔在战斗中获得胜利：

启动你的进攻

捕获逃犯祖

用你可怕的进攻对付他的愤怒

割破他的喉咙！征服祖！

让你的七股魔风迎面吹他

让整个旋风攻击他

让你的光辉攻击他

用你的风带着他的翅膀去一个秘密地点

让王权回归伊库尔

让神圣的规则得以恢复

到生下你的父亲那儿。

各种不同版本的史诗都描述了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尼努尔塔向祖发射“箭矢”，但是“箭矢无法接近祖的身体——当他将诸神的命运碑刻拿在手里的时候”。他们双方的飞行器发射出的“武器都停在了中间”。这场毫无结果的战斗刚过去，艾就建议尼努尔塔动用他的一种称为TIL-LUM的武器，将其射进祖的“翅膀”的“小齿轮”里。根据这个建议，并一再射击“翅膀”，尼努尔塔将TIL-LUM射进了祖的小齿轮。通过密集的击打，小齿轮变得松散，接着祖的“翅膀”开始打转。祖被打败了，命运碑刻也被送还了恩利尔。

※

谁是祖？是不是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是一只“神鸟”？

很明显，他可以飞。但是现在的任何人都可以坐飞机，或者任何宇航员都可以进入太空。尼努尔塔也可以飞，和祖一样熟练（甚至更好），可是他自己却不是任何一种鸟类动物，就像所有描述中的一样。实际上，他是在一只异乎寻常的“鸟”的帮助下进行飞行的，这只“鸟”，平常被存放在拉格什的一处圣地GIR.SU。

祖也不是什么“鸟”，显然，他也有自己的一只异乎寻

常的“鸟”，这样才能飞走躲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是依靠这种“鸟”进行的这场神之间的空战。而且毫无疑问，最后是某种武器击败了祖的“鸟”。它在苏美尔语里被称为TIL，在亚述语里被称为TIL-LUM，在象形文字中则被写作：。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肯定是有含义的，因为TIL在现在的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导弹！

祖，一个来历不明的神，一个策划篡夺恩利尔王权的邪恶的神；尼努尔塔，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无数个理由去击败他。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从何而来？

有这样一种猜测：祖是否可能实际上另有身份，是恩基和他妻子唐克娜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马杜克——后来被汉谟拉比认作巴比伦国神的“净土之子”？他是否可能为他不是法定继承人而不择手段？

有理由相信，在通过借姐妹生子并制造一个恩利尔王权的竞争者这一计划失败后，恩基决定依靠他的儿子马杜克。事实上，在公元前2000年的初始之时，古代近东经历了社会和军事的大变动，马杜克的地位在巴比伦被提高到了和苏美尔及阿卡德神一样的国家级神的位置。马杜克取代了恩利尔，被宣布为众神之王，并且，其他诸神被要求进驻巴比伦，向他宣誓尽忠。马杜克在

这个地方成了至高无上的神（见图52）。

这次对恩利尔王权的篡夺（当然，是在祖的尝试之后很久的事情了），是伴随着巴比伦人大规模的伪造古代文献进行的。为了让马杜克以天国之主、造物者、大恩人以及大英雄的形象出现，并用他取代阿努、恩利尔或尼努尔塔，最重要的文献被重写，其中包括关于祖的神话。于是，在巴比伦版本中，击败祖的是马杜克，而不是尼努尔塔。在这个版本中，马杜克自吹“Mahasti mohil Zu”，意思是说“我碾碎了神祖的头颅”。所以很明显，祖不可能是马杜克。



图52

另一个理由来自恩基。这位“科学之神”提议尼努尔塔参战并建议他使用了一个很成功的武器，而他根本不可能想用这种武器来对付自己的儿子——如果祖真的是他的儿子马杜克。相反，他帮助尼努尔塔“割断了祖的咽喉”。

唯一符合逻辑的是，祖的神秘面具后隐藏着另一个恩利尔王权的合法竞争者：兰纳（Nanna，NAN.NAR的简称，意为“闪光者”），宁利尔为恩利尔生的第一个孩

子。因为如果尼努尔塔被消灭了，兰纳将会成为唯一的继承人。看来问题与恩基一家无关，而是出在恩利尔自家的后院。

兰纳在经过时间的流逝之后来到我们身边，不过用的是他另一个广为人知的阿卡德（或闪族）名字：辛。

作为恩利尔的长子，他被授予了对苏美尔最著名的城市乌尔的最高统治权。在那里，他的神庙被称为 E.GISH.NU.GAL，意思是“王座种子的房屋”。在这个地方，兰纳和他的妻子宁加尔（NIN.GAL，意为“伟大的女性”）用他们的仁慈和善良带领城市及其人民蓬勃发展。乌尔的人民则用爱来回报他们身为神的统治者，亲切地称其为“兰纳父亲”。

乌尔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在兰纳带领下的它的人民。舒尔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乌尔的一个统治者（由神指派），形容兰纳的“房屋”是“一个满载的畜栏”，一个“提供面包的富足之地”，那里屠宰着牛羊，环绕着美妙的音乐。

在兰纳的管理之下，乌尔成了苏美尔的粮仓，一个向各地神庙提供谷物和牛羊的地方。一首叫《乌尔消亡了的悼词》的诗，从一个否定的角度告诉我们，在乌尔消亡之前，那里是什么样子的：

在兰纳的粮仓里，颗粒无存

诸神的晚宴不再丰盛

在他伟大的餐室里，蜜酒消失了

在他崇峻的神庙里，看不见备好的牛羊

忙碌声不再出现在兰纳的羁绊大殿

那里曾是屠牛之地——

现在却是寂静一片

它的工具都躺在一旁

送货船上没有货物

也没有给在尼普尔的恩利尔送去面包

乌尔的河流空了，没有驳船航行

路上没有脚印，如今是一片荒草

另外一段悲叹，则因“羊圈被交给了风”而起。这些讲述被遗弃的畜棚和出走的牧人与屠夫的文段，实在是极不寻常的：因为这并不是乌尔的人所写，而是由神兰纳和宁加尔他们自己写下的。各种各样的关于乌尔衰落的哀叹，揭示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苏美尔文献告诉我

们，兰纳和宁加尔在乌尔完全衰落之前就离开了这个城市。这是一次极为仓促的离开。

兰纳，他曾爱着他的城市

却已不再是城的一部分

辛，他爱着乌尔

但已不再待在他的家中。

宁加尔，在可怕的敌人中逃离了城市

匆忙地坐上货船

也已不再是城的一部分

这些文字描述了乌尔的衰落以及它的神祇的出走，而这是阿努和恩利尔的蓄意之作。兰纳在他们面前恳求取消对他的惩罚，于是：

阿努，众神之王

说“这已经足够了”。

恩利尔，大地之王

判决一个命运！

“辛将他痛苦的心带给了他的父亲；在恩利尔——生他的父亲之前行屈膝礼”，并恳求道：

噢，我的生父，

什么时候你因我的罪过

对我充满敌意？

什么时候？

你让心上有如火焰

摇曳着的苦痛

请给我一个友善的眼神。

文字中却没有任何地方告诉我们阿努和恩利尔暴怒的原因。但如果兰纳是祖，对他的判决则会是篡夺王位。他吗？

他当然有可能是祖，因为祖占有某种飞行器——他用来逃离并击打尼努尔塔的“鸟”。苏美尔的颂歌中称这种东西为“天国之船”：

父兰纳，乌尔之王

神圣天国之船中的荣耀

属于主，恩利尔的长子。

当你在天国之船中

飞升而上

美轮美奂。

恩利尔在你的手上

配上了永恒权杖

当你的圣船穿越乌尔。

还有一个证据表明兰纳可能是祖。兰纳的另一个名字SIN，是由SU.EN转化来的，这是ZU.EN的另一种拼读方式。一个双音词包含了两个同样的意思，那么其中的两个音节则可以任意摆放。而ZU.EN和EN.ZU则是互为“镜像”的单词。兰纳/SIN是ZU.EN，这与EN.ZU没有任何区别，而EN.ZU则是统治者祖的意思。我们必须指出，就是他，想要篡夺恩利尔的王权。

现在可以知道是为什么，尽管艾出主意将祖打败了，但祖却没有被依法处决，而是流放。这是恩利尔的家丑。苏美尔文献和考古发掘都证明，辛和他的妻子逃到了哈兰，一个由很多河流和山保护着乎曼人的城市。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当亚伯拉罕家族在他的父亲德拉的带领下离开乌尔，他们也是将目标设定到哈兰，

在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上，他们在那儿停留了数年。

虽然乌尔一直被当作供奉给兰纳/辛的城市而保留下来，但哈兰一定也是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建造与乌尔极其相似——它的神庙、建筑和街道几乎是一样的。安德鲁·帕罗特在其作品《亚伯拉罕及其有生之年》中说：“任何事物都能证明，哈兰除了是一个乌尔的复制品之外什么都不是。”

当位于哈兰的辛的神庙——它在千年之内被不停重建——在超过50年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的时候，文物中包含着两根纪念石柱，上面刻着一段由辛的高级祭司阿达迪古皮口述的记录，说她在某个不太具体的较早时期，是怎样祈祷并计划让辛回归的：

辛，众神之王，

对他的城市和神庙生气了

所以回升天国

辛厌烦或者无望了，于是匆匆“收拾行李”并“回升天国”这一事件，在其他的文献资料中也有记录。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亚述王亚述巴尼波从某些敌人那里，寻回了一个神圣而“昂贵的碧玉印章”，并“在上面画了一个关于辛的图画来修饰它”。他还在这块圣石上刻着“辛的颂词，并把它佩戴在辛的塑像的脖子上”。这个辛的印石肯定是

古代留下来的遗迹，因为它进一步陈述：“当敌人进行破坏的时候，脸被毁掉了。”

阿达迪古皮生于亚述巴尼波当政期间，被认为是拥有皇室血统的。她在对辛的请求中，提出了一个很具有可行性的“交易”：她把对手的力量归还于他，他则帮助她的儿子拿波尼度成为苏美尔和亚甲之王。历史记录证明，在公元前555年，拿波尼度控制着巴比伦的军队，并被手下官员推上了王座。对于这一崛起，记录显示，他肯定是受了辛的帮助。拿波尼度写下的文献告诉我们：辛“在他出现的第一天”，展示了一种叫“Ami”的武器——它可以“用光速触碰”天空并击碎敌人，使其掉下地面。拿波尼度信守他母亲对这位神的诺言，他重建了辛的神庙E.HUL.HUL（意为“极乐之屋”），并宣布辛是最高神。这样，才能让辛抓住“阿努的能力，恩利尔的能力，艾的能力——在手中把持着整个天国的力量”，由此击败马杜克，甚至夺取马杜克父亲艾的权力。辛获得了“圣月牙”这个称号，并成为所谓的月神。

辛是怎么在地球上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荣耀之后，于厌恶中回到天国的？他是否一去不复返了？根据拿波尼度的描述，辛后来又完全“忘记了他的愤怒的指令……并计划回到E.HUL.HUL神庙”，试图通过回归创造一个奇迹，一个“从远古时代就没有再出现过的”奇迹：

一位神祇“从天国下来了”

这是辛的大奇迹，
这从没有在这片土地发生
自从远古时代；
这片土地的人民
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写过
在泥板上，永恒地保存下去：
辛，众神之主
居住在天国
如今已从天国下来了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关于辛重返地球的细节被提供，比如地点或是事件。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在哈兰的郊外。来自迦南的雅各在去“老村庄”寻找新娘的路上，看见“一个架在地上的梯子，顶部直到天国庭院，那里有主的天使飞来飞去”。



在同一时刻，拿波尼度正在重建兰纳/辛的神殿并恢复他的力量；他同样也重建了辛的双胞胎孩子的神庙——他们是伊南娜和乌图。他们两个是辛的正房宁加尔

所生，并由此成为神皇室的一员。理论上说伊南娜是首先出生的，但实际上她的弟弟乌图才被认为是长子，并由此成为法定的继承人。不像发生在以扫和雅各之间的敌对竞争，这两个神兄妹非常亲密友好地成长着。他们分享着欢乐和刺激，互相帮助，而且当伊南娜要在两位神中选择一位作为自己的丈夫时，她找了她的弟弟来出主意。

伊南娜和乌图出生于回忆所不及的远古时代，当时只有诸神待在地球。乌图的城市西巴尔被列为由苏美尔诸神建立的最早的城市之一。拿波尼度在一个文献中，写到了他着手重建乌图在西巴尔的神庙伊巴巴拉（E.BABBARA，意为“闪光之屋”）：

我寻找着它在远古的根基

我向下走了十八腕尺，进入了泥地

乌图，伊巴巴拉的大神

向我个人展示了它的根基

是那拉姆-辛，萨尔贡之子，3200年来

没有任何早于我的君王见到过

当文明之花在苏美尔开始绽放的时候，在这片两河之间的土地上，人类加入了神的队列，乌图确立了法律

与公正的原则。一些早期的法典，除了从阿努和恩利尔那里引用过内容，还提出了要保持赞美和忠诚，因为它们是在“与乌图的真言符合”的前提下颁布的。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将他的法典刻在了柱子上，在其开篇部分，这个君王告诉我们，这些法律条文都是从诸神那里得来的（见图53）。

在西巴尔出土的泥板证实，在古代，这里是一个有着公正法律的地方。一些文献描述乌图亲自坐在对神或人的判决台上；西巴尔实际上是苏美尔的“仲裁”之座。

由乌图所提倡的公正，使人想到《新约》里的“登山宝训”，即耶稣在山头上的训导。一个“睿智的泥板”提议用这样的方式来使乌图高兴：

不要对你的对手做恶事；

你会为你的恶行受到报应。

公正地对待你的敌人。

而面对一个乞丐——

给他吃的事物，喝的饮料

助人为乐，做好事。



图53

因为他相信——或者也可能是其他一些原因，我们之后将会看到——正义，所以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乌图被认为是旅行者的保护神。然而对乌图最普遍也是最持久的看法，无一例外都集中在他的光辉上。从最早的时候起，他就被称为巴巴尔（Babbar，意为“发光体”）。他是“乌图，散发着大片的光彩”，他“点亮了天国和地球”。

汉谟拉比在他的叙述中，将这位神称为沙马氏，这是他的阿卡德名字，在闪族语系中的解释是“太阳”。因此很多学者推断乌图/沙马氏其实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太阳

神，这个神的天体标志是太阳。这么一来，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他在执行他的祖父恩利尔交代的特殊任务时，“散发着大片的光彩”。



众多记录显示，一个名字叫乌图/沙马氏的神祇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人群中确实存在过，也有数不尽的文稿、文献、符咒、神谕和祷告词，证实女神伊南娜确实有过物理上的存在。她的阿卡德名字被称为伊师塔。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在公元前13世纪记录说，他在她弟弟的城市西巴尔重建了她的神庙，是在一个当时就有800年历史的地基上重建的。但是在她的主要城市乌鲁克，关于她的神话则回溯到了更远古的时期。

在罗马被称作维纳斯，在希腊被称为阿芙罗狄忒，在迦南和希伯来被称为阿施塔特，对亚述、巴比伦、赫梯及其他一些古文明而言，则是伊师塔或者伊师达；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称之为伊南娜或者伊宁，或者宁尼，或者其他很多昵称和绰号。她在所有时候都是战争女神和爱神，一个凶狠、美丽的女性。虽然她只是阿努的曾孙女（唯一的），但仍然为自己在天地众神之间谋得了主神地位。

作为一位年轻的女神，显而易见地，她只分到了苏美尔东边的一块偏远的土地，也就是阿拉塔之地。就是

在这个地方，“最高的，伊南娜，所有土地的女王”有了她的“家”。但是伊南娜有着更大的野心。在乌鲁克城里有阿努的大神庙，只有当他极少数造访地球时才会使用；而伊南娜将她的目光放到了这个权力宝座上。

苏美尔国王将美什迦格什列为乌鲁克的第一个统治者，他是神乌图的儿子，妈妈却是人类。在他之后是他的儿子恩麦卡尔，一个伟大的苏美尔王。伊南娜，则是恩麦卡尔的姑婆；然而她发现，要劝服他相信她可以成为乌鲁克而不是偏远的阿拉塔的女神，似乎有些小困难。

一段被称为《恩麦卡尔和阿拉塔之主》的相当吸引人的长篇文献，描述了恩麦卡尔是如何派遣使者前往阿拉塔，在一次“心理战”中用尽了每一种能想到的辩论方法，来迫使阿拉塔屈服，因为“伊南娜的仆人——恩麦卡尔大人——让她成为阿努神殿的女王”。这段史诗不太清晰地暗示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当伊南娜前往乌鲁克时，她没有“遗弃她在阿拉特的房屋”。而她成为一个“公共之神”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在其他很多文献当中，伊南娜/伊师塔被描述成了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旅行者。

伊南娜对乌鲁克的阿努神庙的占领，不可能在恩麦卡尔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成功。很快，伊南娜就被称为“Anunitum”——“阿努所宠爱者”的缩写。在文献中，她被进一步说成是“阿努的情人”；而且在那之后，伊南娜

不仅分享了阿努的神庙，同样分享了阿努的床——不管是在他来乌鲁克停留期间，还是她去到他在天国的居所之时。

通过这些手段，她成为乌鲁克的女神和阿努神殿的女主人。随后，她用更多权谋来加强自己在乌鲁克的地位，并提升自己的权力。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流，伫立着一座古城——埃利都，恩基领地的中心。在得知恩基对各种工艺以及科学知识十分精通后，伊南娜决定前来借用或是偷盗这些秘密。很显然，她将对她这位大名鼎鼎的姑爷施展其“个人魅力”。伊南娜安排了一次对恩基的单独拜访，结果不出所料。但刚开始时，恩基却并不是没有一点防备，他吩咐他的管家准备了两个人的饭菜：

过来，我的管家伊斯穆德，听从我的命令；我将告诉你一句话：这位少女，独自一人，直接将脚步踏进了冥界之屋.....这位少女进入了埃利都的冥界之屋。给她吃带黄油的大麦蛋糕，给她浇淋清净心灵的凉水，给她喝啤酒.....

很快，他们喝多了，也都很高兴，于是恩基打算为伊南娜做些什么。她大胆地问起了神圣公式，也就是这个高度文明的根基。恩基答应给她100个公式，包括了至高无上的神权、王权、祭祀、武器、法律、印刷、木工.....甚至有关乐器和宗教型性行为的知识。当恩基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伊南娜早就在回乌鲁克

的路上了。后悔不已的恩基在她后面用一种“令人敬畏的武器”拼命追赶，但为时已晚，因为伊南娜已经坐在她的“天国之船”里急速飞往乌鲁克了。

在相当多的时候，伊南娜被描绘成一个裸体的女神，炫耀着自己的美丽；在某些时候她甚至被描绘成一个撩起裙边、露出下体的形象（见图54）。

吉尔伽美什是公元前2900年时乌鲁克的统治者。这个半神（由人类父亲和女神所生）讲述过伊南娜是怎样诱惑他的——甚至是在她已经拥有正式伴侣之后。在一次战斗之后，伊南娜给他洗了澡，并为他披上“一件饰边的斗篷，用饰带扎上”。愉快的伊南娜将目光转移到了他的健美上：

来吧，吉尔伽美什，做我的情人！

来吧，给我你的果实。

你将成为我的男伴，

我将是你的女人。

但是吉尔伽美什知道这一招。“你的哪个爱人是你都一直爱着的？”他问：“你的哪一个情人一直都能取悦你？”在历数了一大段她的爱情琐事之后，他拒绝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她在众神中占有更高的地

位，随之而来的则是承担处理国家事务的责任——伊南娜/伊师塔开始进行更多的军事活动，并时常被描述为战争女神，武装到了牙齿（见图55）。

亚述国王们留下来的文献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为了她并且在她的指挥下投身战场，她是如何直接提出何时等待何时进攻，在某些时候，她又是如何挺进在军队之前，还有，至少有一次，她是如何在整个队伍的面前突然显现的。为了回报他们的忠心，她承诺给予亚述王长寿和成功。“我将在天上的一个金色房间里看着你们”，她向他们保证。



图54



图55

但马杜克的崛起使她遭遇了一个艰难时期，并变成一个痛苦的战士。在马杜克的一个文献里，拿波尼度说：“乌鲁克的伊南娜，住在金色内殿的高贵公主，骑在由七头雄狮牵着的战车上——乌鲁克的居民在欧巴-马杜克的统治时期改变了对她的崇拜，移除了她的内殿，并放弃了对她的信仰”，拿波尼度“离开了愤怒的伊南娜，从此待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见图56）。

可能是因为将爱与权力联系在了一起，伊南娜选择恩基的小儿子杜姆兹作为自己的丈夫。许多古代文献都讲述了这两个神之间的爱与恨。一些是描述形象美丽的做爱场面的情歌，其他的一些则讲述伊南娜是如何发现杜姆兹在庆祝她的离开。于是她安排了他的被捕和下落冥界——一个由她的姐妹厄里斯奇格丈夫奈格尔统治的区域。苏美尔和阿卡德的一些文献，讲到了伊南娜后来为寻找她的被驱逐的爱人的冥界之旅。



图56



在恩基的六个已知的儿子里面，有三个在苏美尔神话中拥有具体描写：长子马杜克，最终篡夺了王座；奈格尔，成为冥界的统治者；杜姆兹，娶了伊南娜/伊师塔。

恩利尔，同样有三个儿子在神界和人界的事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尼努尔塔，由恩利尔的姐妹宁呼尔萨格所生，是个法定继承人；兰纳/辛，恩利尔正式伴侣宁利尔所生的长子；最后，是一个由宁利尔所生的小儿子，称为伊希库尔（ISH.KUR，意为“山”或“远山的大地”），常常被称呼为阿达德（Adad，意为“所宠爱的”）。

作为辛的弟弟和乌图及伊南娜的叔叔，阿达德更多地与他们待在家里而不是他自己的神庙里。苏美尔文献中经常把他们四位放在一起。

阿努造访乌鲁克的仪式同样也将这四个神放在了一起。一段文献中，描述通往阿努的庭院的入口处，王座房间是通过“辛、沙马氏、阿达德和伊师塔之门”到达的。另一段文献是由V.K.V.K.Shileiko首先公之于世的，它用一段富于诗韵的语言描述了他们四个是如何悠闲地共度夜晚。

阿达德和伊南娜之间似乎有种很深厚的喜爱，他们

两个甚至被形容成几乎总是黏在一起。在一块残碑上，一名亚述的统治者接受了阿达德（拿着戒指和闪电）和伊南娜（拿着她的弓）的赐福（第三个神由于碑刻太残破而不能识别出来，见图57）。



图57

除了这种柏拉图式的关系之外，他们对于这种“喜爱”还有没有更多的理由，特别是在伊南娜有着为数不少的爱情琐事“记录”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经》的“圣诗集”（雅歌）里，一个爱玩的女孩叫她的恋人为“dod”——这个单词既是“爱人”又是“叔叔”。现在，伊希库尔是否该这样叫阿达德，因为他就是那个既是恋人

又是叔叔的人？

但是伊希库尔不仅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还是一个明智的神。他的父亲恩利尔赐给了他暴风神的力量和权力。他被胡利安人/赫梯人称为特什卜，被乌拉尼亚人称为特舒卜（Teshubu，与Teshub一样，都意为“鼓风者”），被亚摩利人（Amorite）称为拉玛努（Ramanu，意为“雷神”）；在迦南，他是拉吉木（Ragimu，意为“冰雹投掷”者），在印欧语中，则是布里亚什（Buriash，意为“光源”）。而在闪族语里，他叫美尔（MEIR），其含意是“他点亮了”天空！（见图58）

汉斯·斯奇洛比展示的一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神祇名单证实，伊希库尔是一位远离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统治者。正如苏美尔文献中表达的，这并不是意外。看起来确实是恩利尔自己，派遣他年轻的儿子去到美索不达米亚北边和西边的山地，并成为那儿的“常驻神”。

可他为什么要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派遣到远离尼普尔的地方？

一些讲述年轻神祇之间的冲突甚至流血事件的苏美尔史诗神话被发现了。许多印章都描述了神与神之间的战斗场面（见图59）。可以看出，最初存在于恩基和恩利尔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的儿子之间继续了下去，并且更为激烈。有时兄弟之间也会反目——比如凯恩和阿伯尔

的神话；有时战斗的对象是一个被认为是库尔的神——唯一的可能，是阿达德/伊希库尔。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恩利尔同意给他的小儿子一个很遥远的领地，因为如此一来，才能让他远离这些争权夺位的危险的战斗。



图58



图59

阿努的儿子们，恩利尔和恩基，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王室血统中的地位，是用一种独特的苏美尔方式来表达的：用数字分类。对这个体系的发现，同时还让我们知道了苏美尔文明出现时，天上与地上的主神圈里的成员构成。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主神圈是由12个神祇构成的。

对这个密码数字系统确实存在的暗示，第一次出现在关于辛、沙马氏和伊师塔这几个神名的一些文献中，它们偶尔会分别用30、20、15这几个数字来代替。在苏

美尔的数学体系中，最大的单数60代表阿努；恩利尔“是”50，恩基40，阿达德10。数字10和它的6倍数由此代表着男性神祇，由5结尾的数字则可以认为是代表女性神祇。如下表：

男性	女性
60——阿努	55——安图
50——恩利尔	45——宁利尔
40——恩基 / 艾	35——宁基（Ninki）
30——兰纳 / 辛	25——宁加尔
20——乌图 / 沙马氏	15——伊南娜 / 伊师塔
这是 6 位男性神祇	这是 6 位女性神祇

尼努尔塔——我们不必惊讶——也是用50来表示的，就像他父亲一样。在其他一些文献中，他在王室中的地位是用一段密码信息传达的：如果恩利尔走了，你，尼努尔塔，穿上他的鞋；但是直到那时，你都不是十二神之一，因为“50”这个位置已经被占了。

同样我们不必为另一件事感到惊讶：当马杜克篡夺了恩利尔王权，他坚持宣称诸神将“五十个名字”赠给了他，“50”这个位置也成了他的。

苏美尔还有很多其他的神——众大神的孩子、孙子、侄女和侄儿；同样还有几百个拥有名字和固定地位

的神祇，叫作阿努纳奇，被指派担任“普通职务”。但是主神圈，只有12个（见图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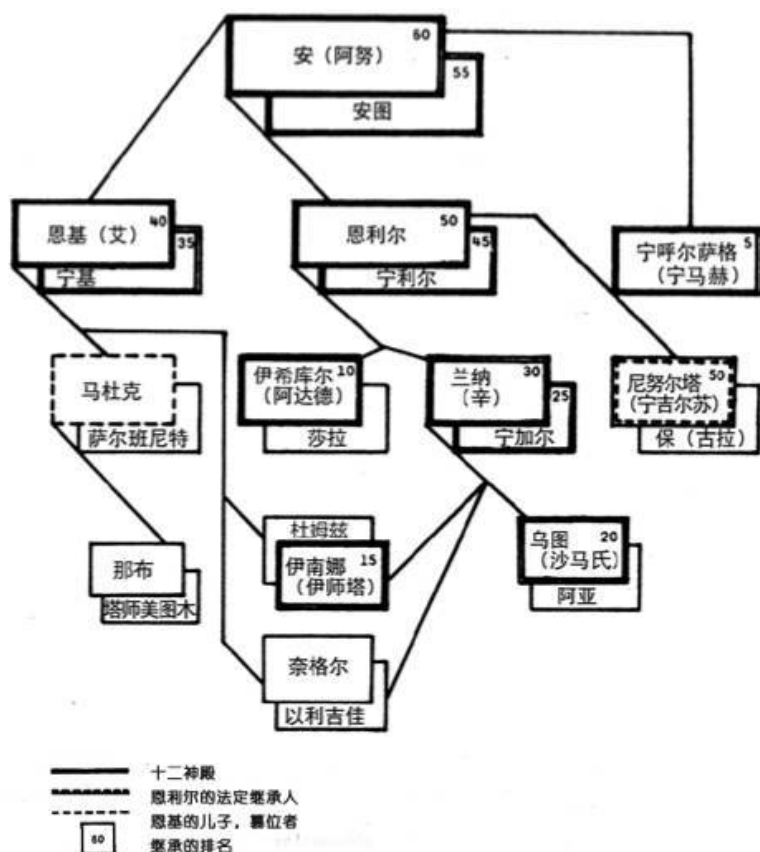


图60

第五章

纳菲力姆，火箭中的人

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古代近东的居民是天上和地上的诸神，他们可以从地上升到天国，就像是任意在地球上空漫步一样。

一段文献讲述了伊南娜被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已经无法识别）强奸，那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如此的辩解：

有一天我的女王

在跨过天国，跨过地球之后——

伊南娜

在跨过天国，跨过地球之后——

在跨过伊拉木和舒布尔之后

在跨过……

她变得疲惫，进入了梦乡。

我在我的花园边缘看见她，

亲吻了她，与她交媾。

伊南娜在这里被描述成穿越了天国的大片遥远的土地——这只能是飞行，她自己提到过她的另一次飞行。在由S.朗盾命名为《献给伊尼尼的古典崇拜仪式》的文献中，这位女神因从自己的城里被驱逐而感到悲哀。按照恩利尔的命令，一位使者“给了我天堂的话语”，进入了她的王座室，“他没有洗过的手放在我身上”，并在其他一些不礼貌的行为之后，

我，从我的神庙里

他们让我飞起；

我，一个女王，从我的城市里

像只鸟，他们让我飞走。

拥有如此的能力，伊南娜和其他主神一样，常常在古代的艺术品上被描述成——正如我们曾看见过的，其他各方面都是很拟人的——有翅膀的。这双翅膀，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并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不是天生的翅膀，更像是神的衣服上的饰物（见图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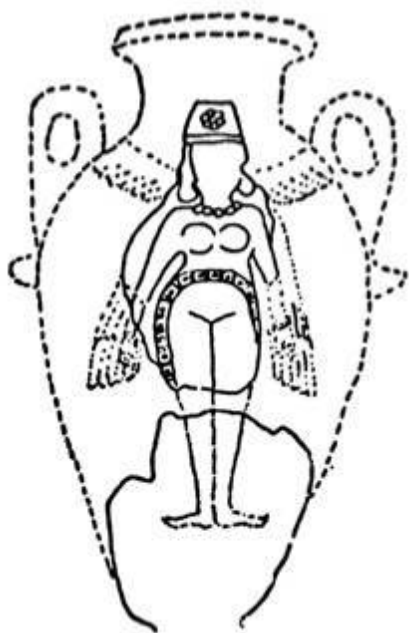


图61

伊南娜/伊师塔的广泛的旅游——往返于她最初在阿拉塔的偏远领地和后来在乌鲁克的住所之间——在很多文献中都有提及。她拜访过埃利都的恩基和尼普尔的恩利尔，也到过乌图的城市西巴尔，去拜访她的弟弟乌图。

但她最重要的一次旅行是去往冥界，她姐妹厄里斯奇格的领地。这段旅行不仅被史诗和神话记录了，还被雕刻在了很多浮雕和印章上——后者展示了这位背着翅膀的女神从苏美尔飞往冥界的画面（见图62）。

讲述这段冒险旅行的文献中，描写了伊南娜是怎样

在旅行的开始之前将七个物体放到自己身上，接着又是怎样在穿越通向她姐妹住所的七道门的时候不得不将它们丢弃的。在其他一些讲述伊南娜的空中旅行的文献中，也提到了七个这样的物件：

1.放在她头部的SHU.GAR.RA

2.在她耳朵上的“测量坠饰”

3.围在她脖子上的小蓝石项链

4.一对在她肩上的“石头”

5.她手上的一个金柱

6.扣在她胸前的带子

7.穿在身上的Pala服



图62

虽然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解释这七个物体是什么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答案早就是现成的了。从1903年到1914年，在对亚述都城阿舒尔的考古发掘中，沃尔特安德鲁和他的同事们在伊师塔的神庙里发现了一个受损的女神雕像，各种各样的“奇特装置”被安放在她的胸和背上。1934年，考古学家们在马里的挖掘活动中又发现了一个很相似而且相当完整的雕像。这是一个有着真人尺寸大小的美丽女人。她戴着一个不同寻常的、用一对角装点着的头饰，表明她是一位女神。站在这尊拥有4000年历史的雕像旁，考古学家们为她的极度仿真而感到无比激动（晃眼一看，一个人很难发现这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是一具雕像）。他们把她称为“花瓶女神”，因为她手里握着一个柱状物（见图63）。

不像浮雕和壁画那样，这个真人尺寸大小、拥有三维效果的女神塑像勾起了人们对她的着装的极大兴趣。在她的头上不是普通的女帽而是一个特制的头盔；从两边伸出来的东西让人联想起宇航员的耳机。她的脖子和前胸是一串用很多蓝色小石头（可能是宝石）串成的项链；她手里拿着的柱状物如果是用来装水的瓶子，那就太厚重了。

她穿着一件用透视材料制成的衬衣，两条带子在她胸前穿过，指向一个矩形的奇特盒子。这个盒子紧紧地

绑在女神的脖子后面，并用一条带子绑在她的头盔上。这套装备的穿戴，是在两套绑在女神背部和胸前的十字形带子的帮助下完成的。

伊南娜用于空中旅行的七个物件和在马里出土的塑像的着装（当然还有在阿舒尔的伊师塔神庙中发现的残缺雕塑）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可以看见“测量耳坠”——耳机——在她的耳朵上；小石头“项链”在她脖子上；两个石头——两个肩垫——在她的肩上；和她手上的“金柱”，以及呈十字形绑在她胸上的紧身带。她确实是穿着一套“Pala服”（统治者之服），戴着一个SHU.GAR.RA头盔——这个词的意思是“使旅行更深入太空”。



图63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相信伊南娜是一个宇航员。

《旧约》中将主的“天使”称为玛拉基姆，意思是带着神的信息和指令的“使者”。就像所有的例子中所讲述的那样，他们是神圣的飞行员：雅各看见他们在一个天梯上向上前行，他们在天上叫住了夏甲（Hagar，亚伯拉罕的妾）；而且是他们在天上导致了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

从《圣经》对这些事件的记录可以看出，这些使者在任何一方面都是相当拟人化的；此外，他们一旦被人看见，就会被发现是“天使”。我们知道，他们的出现是很突然的。亚伯拉罕睁开了眼睛，看见有三个人站在他身边。他向他们鞠躬并称他们为“我的主”，他恳求他们，“别忽略你们的仆人”，并服侍他们洗脚、休息和吃饭。

在接受亚伯拉罕邀请之后，两个天使（另一个变成了主本身）便前往了索多玛。罗得，亚伯拉罕的侄子，“正坐在所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叩拜”，并说“我主，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接着“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当天使来到城里的消息传遍全城的时候，全城的老老少少，围住了房子，问罗得：住在你这里的两个人在哪儿？

这两个人——他们要吃喝睡，还要洗脚——是怎么那么快就被辨认为主的天使的？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就是他们的穿着——头盔或是制服，或者是他们手中拿的武器让他们很容易被辨认。他们拿着奇特的武器是很有可能的：这两人在索多玛，就要被众人害死的时候，“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另一个天使，这时出现在基甸（Gideon，他被选为以色列的法官）的面前，通过用他的棍子接触一块岩石来授予他一个圣印，岩石上就冒了一团火出来。

由安德鲁带队的小组在阿舒尔的伊师塔神庙里发现了另一个不太寻常的雕刻。与其说是浮雕，不如说它是刻在墙里面的雕塑。显然，女神头上戴着一个两边有类似宇航员用的耳机伸出来的紧身头盔，上面还有两个很明显的护目镜（见图64）。

不用说，任何人看见这样的穿着，都会在第一时间就认为这是一名宇航员。

在苏美尔遗址发现的小泥塑，有一部分被认为是拥有5500年历史的。它们很清晰地表现了这些天使所使用的棍形武器。在一个泥塑上，我们可以透过护目镜看见头盔下的脸。在另一些泥塑上，这些“使者”戴着截然不同的锥形头盔，并穿着用一些用圆形物件装饰的制服。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圆东西的用途（见图65和图66）。

这些面罩或护目镜是最引人注意的，因为公元前4000年的苏美尔有着大量的薄饼状的泥塑，用一种较为风格化的手法来描绘神的上半身，并夸大了他们的特征：戴着有面罩或护目镜的锥形头盔（见图67）。在特尔布拉克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泥塑，那里是哈布尔河流域的史前遗址，正是在这里的河岸上，以西结看见了神的战车。

毫无疑问，不仅是赫梯，通过哈布尔流域连接到苏美尔和亚甲，都用一个显然是“眼睛”的形象来表达“神”这个概念（）；同样，这个用艺术手法来表示的“神”的符号，不仅存在于小亚细亚，同时还存在于古代希腊（见图68）。



图64



图65



图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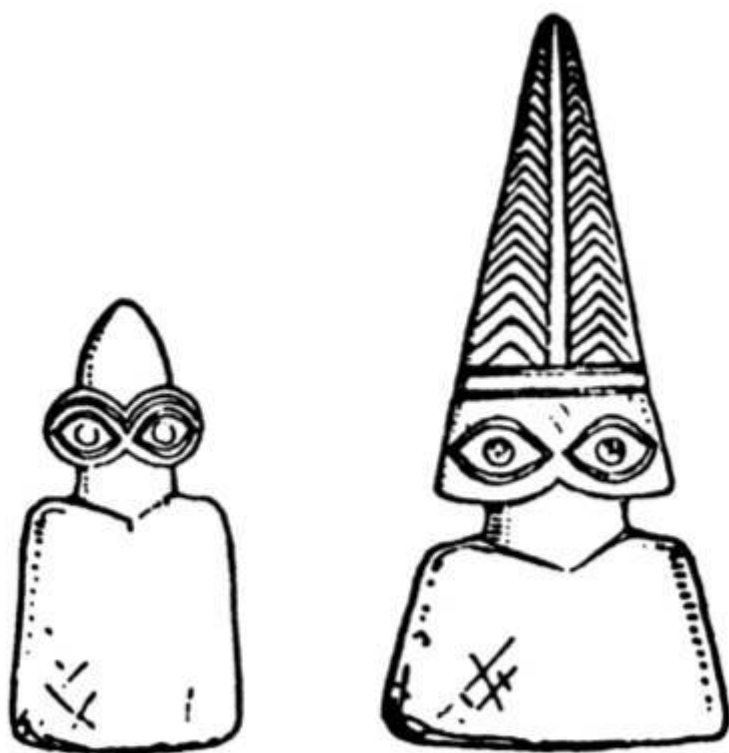


图67



图68

古代文献中指出，诸神不仅是为了在地球上空飞行，同时也是为了升入天国。伊南娜在讲述她到阿努的天国住所的时候，解释说她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次旅行，是因为“恩利尔亲自将神圣的ME服穿在了我的身上”。文献中引用了恩利尔对她说的话：

你已经穿上了ME，

你已经将ME系在了你的手上，

你已经穿上了ME，

你已经将ME绑在了你的胸前.....

噢，ME中的皇后，噢，跃动的光芒

她的手握紧了七个ME。

一个名叫恩麦杜兰基的苏美尔先王被邀请到过天国。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拥有连接天国和地球的ME的统治者”。一部由尼布甲尼撒二世留下的文献，描述了一个为马杜克的“飞天战车”而重建的特殊的亭子，说它是“天地

七ME的加强房屋”。

学者们认为ME是“神的能量物体”。这个术语来源于“在天河中游泳”这一观念。伊南娜形容它们是“天服”，她穿着它们坐上天国之船旅行。由此可见，这种ME是一种用于在地球上空和外太空飞行的特殊衣物。

希腊的伊卡洛斯神话讲到，他将带羽毛的翅膀用蜡粘在自己身体上尝试飞行。来自古代近东的证据显示，虽然神被描述成带翅的，以显示他们的飞行能力——或者可能是有时需要穿上带翅的衣服来显示他们的飞人身份，他们却从来不通过拍动翅膀来进行飞行。相反地，他们使用运输工具来进行此类活动。

《旧约》告诉我们，族长雅各在哈兰郊外过夜，看见“一个天梯”降了下来。主站在梯子的最上方。“吃惊的雅各”受到了惊吓，他说：

是的，一位神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多么令人畏惧！

是啊，这是主的寓所

这是通往天国的门廊。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有趣的地方。第一个是那些天神在“天国的门廊”上下使用了一种设备：一个“梯子”。第二

个是这样的景象让雅各大吃一惊。当雅各在地里躺下睡觉的时候，“主的寓所”“梯子”和“主的天使”并不在那儿。突然地，有了令人敬畏的“视野”。而且到了早上，“寓所”“梯子”和所有其他的，又都不在了。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天神所使用的道具是某种飞船，这样才可以突然出现在某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消失于人的视野。

《旧约》里同样还记录了先知以利亚并没有死在地球上，而是“在一阵旋风中升上了天堂”。这并不是一个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事件：以利亚的升天是预先安排好的。他被告知在特殊的一天去主的房子贝斯艾，在他的门徒中，早就有流言传说他将升入天堂。当他们询问他的助手这些流言是否真实的时候，他证明了这件事，的确，“主今日将带走师父”。接下来：

出现了火马拉着的火战车，

以利亚在旋风中升入天堂。

更著名而且表述得更为清楚的，是先知以西结看见的天国战车。他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布尔河岸边的犹地亚：

天国之门打开了，

我看见了主的出现。

以西结看见的是一个人形物体，被光芒包围，坐在一辆战车里的王座上。王座放置在一片金属“苍穹”上。战车本身呢，可以走任何的轨道，还可以垂直升降，被这位先知形容为一股炙热的旋风。

我还看见

有一股来自北方的旋风

伴随着一团火云

有光芒环绕着

在光里，在火里

有着炙热光晕般的光辉

不久之前，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比如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约瑟夫·F.布拉里奇指出，被以西结看见的“战车”实际上是一个带有螺旋桨的、在四个架桩上有着驾驶舱一样的飞船，所以被认为是旋风。

大约2000年前，当时的苏美尔统治者古蒂亚为他修建的尼努尔塔神庙举行了一次庆祝，他在记录中写道：一个“像天国般闪耀之人……戴着头盔，这位神”出现在他的面前。当尼努尔塔和两位天神出现在古蒂亚面前的时

候，他们都站在尼努尔塔的“圣黑风鸟”的旁边。结果，修建这个神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安全区，这个神庙的内部，是停放“神鸟”用的。

关于这次修建工程，古蒂亚记录道，需要从远方运来巨大的梁柱和大块的石头。只有当“神鸟”可以被放在里面时，神庙的建设才算完工。这个物体非常重要——“神圣”——以至于始终由两件“神兵”守护：“至尊猎手”和“至尊杀手”——它们可以发射出致命的光束。

《圣经》神话与苏美尔神话中的描述是极为相似的，包括这些天神和他们的交通工具。在文献中这些交通工具被描述为“鸟”“风鸟”“旋风”等物体，它们能在一团光辉之中升入天上。毫无疑问，这只能是某种飞行器。

在特尔·佳苏尔发现了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壁画。那里是死海东边的一个遗址，人们尚不清楚它在古代叫什么名字。而那些奇怪的壁画也许会在这个问题上帮我们一把。让我们回到公元前3500年，当时，这些壁画描绘的是一个巨大的、有八个点的“指南针”和一个在钟状房间里的戴着头盔的人的头部，以及两个完全有可能是古代所谓“旋风”飞船的形象（见图69）。

古代的文献同样还提到了一些用于帮助宇航员升天的交通工具。古蒂亚陈述说，当“神鸟”升到空中开始盘旋的时候，它们“让人想到飞天的砖头”。这个被守护着的库

房被形容成MU.NA.DA.TUIiTUR（意思是MU的大石室）。乌鲁卡基纳，拉格什的统治者，曾对“圣黑风鸟”尊敬地说道：“燃气火焰的MU，我已修建得又高又强”。与之相似的，陆-乌图，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统治着乌玛，他为乌图的神祇在“他神庙中指定的地方”修建了一个MU专用的、被形容为“那里有火焰向外散发”的地方。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留下了有关重建马杜克圣域的记录，其中讲到，在一道加强城墙——用烧过的砖与闪闪发光的条纹大理石制成——里面：



图69

我升起了船ID.GE.UL的头部，
这高贵的马杜克的战车；

还有船ZAG.MU.KU——可以看见它的接近，

这往返于天地之间的伟大的旅行者；

在区域最中间，我上去了，

用幕布隔开它的两边。

ID.GE.UL，被用于描述“伟大的旅行者”或者“马杜克的战车”的第一个单词，可以很明确地意为“高至天国，在夜晚发光”；ZAG.MU.KU，是形容这些交通工具的第二个单词——很明显它是停在一个特殊区域里的“船”，意思是“为了远征的明亮的MU”。

MU——一种椭圆顶、锥形的物体被置放在天地众神的神庙内部某个神圣区域，是可以证明的。在地中海海岸，现在的黎巴嫩位置的毕博罗斯（Byblos，《圣经》中的迦巴肋）发现的古代硬币——来自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描绘了伊师塔的大神殿。

这枚硬币描绘了2/3个神庙的2/3部分的景观。前面是神庙的主建筑和庄严的门廊柱子，后面是一个内部庭院，或者“圣域”，用一个高大的墙围住。很明显这是个凸起的区域，因为只有通过一些上行的梯子才能到达（见图70）。

在这个神圣区域的中心部分有一个特殊的平台，它

的大梁建筑像极了埃菲尔铁塔，好像是为了承担起极大的重量。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物体，它只可能是MU。

和所有苏美尔象形文字一样，MU有一个基本含义，就是“直线上升的”之意。它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意思：“高”“火焰”“指挥”“被记录的时段”——就像（后来的）“被记住的那一个”。如果我们将亚述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中的 MU，溯源到苏美尔象形文字中的MU，那么这些图形将显示出证据：



图70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锥形房间。“我将在天上的金色房间里看着你们”，伊南娜是这样向亚述王承诺的。这个MU是“天国房间”吗？

一首写给伊南娜及她乘坐天国之船旅行的赞美诗，很清楚地指出，MU就是诸神用于在高空旅行的交通工具：

天国的女士：

她穿上了天国之服，

她勇敢地升上了天国。

穿过所有有人的土地

她在她的MU中飞行。

在MU中的女士

用充满乐趣的翅膀，

升入高高的天国。

穿过所有无人的土地

她在她的MU中飞行。

有证据显示，在地中海东部的居民曾经看见过这种

形似火箭的物体，不仅仅是在神庙的库房里，而且的确是在飞行。例如一些赫梯符号，显示了飞行中的巡航导弹，发射架上的火箭，以及一位在散发着光芒的房间里的神（见图71）。



图71

H.法兰克福教授在《圆筒图章》一书中，论证了他们是如何制作这些美索不达米亚图章，并让其描述的形象流传整个古代世界。在克里特发现的公元前13世纪的图章上的形象，描绘了一艘正在空中航行的火箭飞船，其尾部有火焰助推（见图72）。

带翼的马、缠在一起的动物、带翼的天球，以及在头盔上有角伸出的神祇，都被证明了它们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形象。这就完全可以推断出，出现在克里特的带火焰的火箭形象，也是由古代近东流传过来的。

确实，带有“翅膀”或鳍——用一个“梯子”到达——的火箭形象，也可以在从基色出土的泥板上看到。基色是

古代迦南的一个城镇，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同一个图章的两个相似版本，都显示出了一个火箭停靠在一棵棕榈树旁边。这个物体的“天空属性”及归属地，由装饰着它的太阳、月亮和黄道带上的星座符号表现了出来（见图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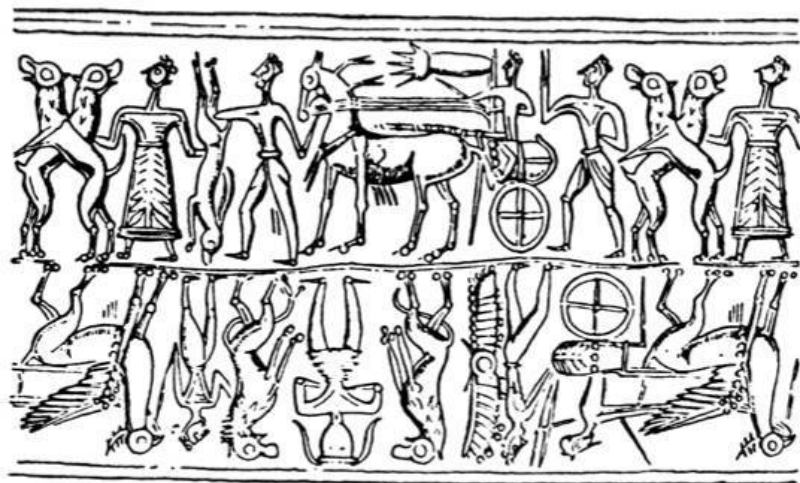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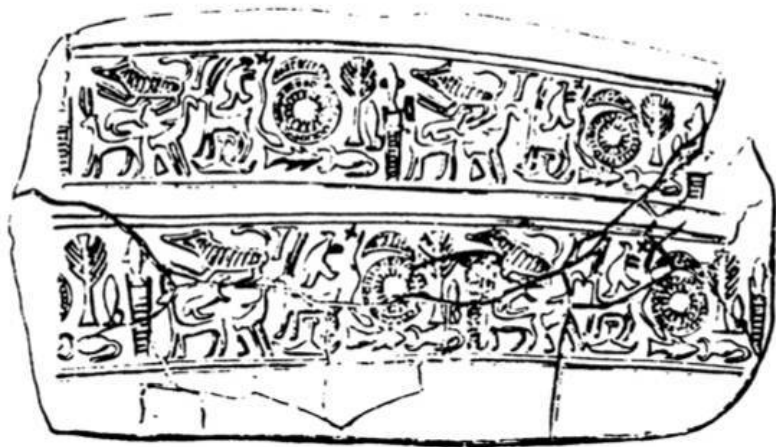


图72





很多提到过神庙的仓库区域，或是神的天国旅行，甚至还有凡人升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都使用了苏美尔文字MU，或是它的闪族版本SHU-MU（意为“它是MU”）、SHAM及Shem。因为这个词同时还有“被记住的那一个”的意思，它后来也就有了“名字”的意思。但是早期文献中“名字”一词的普遍使用，混淆了它们的原本含义。

由此，G.A.巴顿在《苏美尔和亚甲的皇家文献》一书中，给出了对古蒂亚神庙中的文献的翻译：原文“它的MU将拥抱着地平线，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它的名字遍布天下”。一首写给伊希库尔的赞美诗则表明，二者其实是可以随时置换的：“你的名字发着光，它到达了天国的顶点。”显然，这里的“名字”应该是MU这种物体。

要追溯这个词的词源并不是很困难，而且“天上的房间”的来源可以推测出是“名字”一词。有出土的雕塑显示，一位神在一个火箭状的房间里面，而12个天球环绕在外面。这个雕塑现在被存放在费城大学博物馆（见图74）。



图74

有很多图章都极为相似地描绘了一位（有时也是两位）这样的神祇：他们在椭圆形的“神圣房间”里受到尊崇。

在人类的国王和统治者出现之前，他们将自己的形象刻在了石柱上。通过这些石柱，他们把自己与天国的永恒居所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最终无法避免被遗忘，至少他们的“名字MU”会被永久地记住（见图75）。

这些纪念石柱是在模拟一个喷火的飞船。苏美尔人叫它们NA.RU（意为“上升的石头”），阿卡德人、巴比伦

人和亚述人叫它们拉鲁（naru，意为“发光的物体”），阿穆鲁人叫它们那拉斯（nuras，意为“喷火的物体”）——在希伯来语里，ner至今都有发光的柱子的意思，由此衍生出现在的“蜡烛”；在哈兰和赫梯印欧语里，这些石柱被称为乎乌阿西（hu-u-ashi，意为“石头火鸟”）。



图75

《圣经》的内容显示了两种类型的纪念碑的近亲关系：Yad和Shem。先知以赛亚给苦痛中的犹地亚人带去

主承诺的更好更安全的未来：

我会给他们，

在我们房子和我的墙里面的，

Yad和Shem。

照字面翻译，这意味着主承诺给他的人民的，是一只“手”和一个“名字”。幸运的是，圣地至今都还保留有一个被称作Yad的遗迹，我们是通过它酷似方尖塔的顶部认出它的。Shem，与之不同，是一个椭圆顶纪念碑。这样一来，看上去似乎有些明白了：它们都是模仿“天上的房间”，这种诸神升空所用的交通工具。事实上，在古代埃及，那些虔诚的人前往太阳城的一个特殊神庙进行朝圣活动，是为了见到并朝拜本本石——一个方尖塔状的物体，传说它在太初之时随着神来到地球。埃及法老在他们死的时候，都有一次“张嘴”仪式，



图76

被猜测是用一个Yad或是Shem将他们升入天国，以获永生（见图76）。

大量的《圣经》翻译人员在遇到Shem一词的时候，通通将之译为“名字”，这完全忽略了超过一个世纪以前的G.M.雷德斯罗布的一个相当有远见的观点。他在《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上，很正确地指出Shem和SHAMAIM（天国）的词源都是SHAMAH，意思是“很高的”。《旧约》中有对大卫王的记录，说他“制作了一个Shem”，象征自己在阿拉米的卓越功绩，雷德斯罗布相信，他并不是“取了一个名字”，而是修建了一个指向天空的纪念塔。

在许多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我们遇到的MU或者Shem，其实很多都不能翻译为“名字”，而应该翻译成“飞行器”，这样我们才可以明白那些古代文献的真正含义，其中就包括《圣经》中的巴别塔。

《创世记》第十一章，记录人们要修建一个通天塔。《圣经》用很简单明确的语言记录了这一事件。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翻译家的努力，都只能从这段故事中读出寓言类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的认识里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打算为自己“取个名字”的故事，真正的意义其实是如此接近。我们认为，Shem的含义能让这个故事充满意义，就像古代人曾经认为的那样。

《圣经》中的巴别塔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大洪水之后，地球的生物再次复苏，有一些人“从东方来，他们在示拿地发现了一片平原，他们定居在那里”。

示拿，当然，就是苏美尔，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之间的平原。而那些人们，他们已经掌握了制砖和建造较高建筑物的知识和技能。他们说：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注：原文Make us a Shem其实

毫无传扬名字之意），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

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然后主就对《旧约》中并没有点名的他的“同僚”说：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Babel，意为“变乱”）。

Shem的传统翻译为“名字”，使这一段故事从来没有

被真正理解过。为什么古代的巴别——也就是巴比伦——居民要用尽努力“取一个名字”，为什么这个“名字”会被放在“塔顶通天”的塔上，而且，为什么“取一个名字”就可以避免人类在地球上分散开？

我们相信，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变得可知了——甚至是明显。我们读到过，Shem也表示“飞行器”，而不只是“名字”。这是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原始版本中所引用的词。这个故事描写的是，当人类遍布地球的时候，他们将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所以他们决定制造一个“飞行器”并为之修建一个高塔，这样他们就可以像伊南娜一样在一个MU里飞过“所有有人居住的土地”。

有一份叫《创造史诗》的巴比伦文献，描述了第一个“众神的门廊”，它是由诸神自己在巴比伦修建的。阿努纳奇，普通神，被命令去——

修建众神的门廊.....

让它完工。

它的Shem要被在指定的位置。

阿努纳奇辛苦工作了两年——“使用模塑成型的砖”，直到“他们建起了伊莎吉拉（Eshagila，意为‘伟大众神之屋’）之顶”，以及“和天国一样高的塔”。

正是由于这个，一部分人类才打算在这个原本供神使用的塔上修建自己的通天塔，因为这个名字——巴比利，意思就是“众神的门廊”。

还有其他一些能支持我们对《圣经》故事的理解的证据吗？

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史学家兼祭司贝罗苏斯，总结了人类的发展史，认为“地上的第一批居民，凭着自己的力量升起了一座齐天高塔”。但是这座塔被众神和飓风推翻了，“而且神让人类的语言变得混乱，当时他们说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乔治·史密斯在《迦勒底叙事的起源》中披露，他从希腊史学家赫斯塔亚斯的文稿中，发现了与“古代传统”相符合的记录：从大洪水中逃脱的人来到了巴比伦的赛拿，但由于语言不通而被赶了出去。公元前1世纪的史学家亚历山大·波里希斯托写道：所有人原本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后来一部分人为了“通向天国”而修建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塔。但是神的首领用一阵旋风制止了他们的行动，而每一个部落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语言。“这件事就发生在巴比伦”。

如今，就像是2000年前的希腊史学家以及他们前辈贝罗苏斯记录的一样，关于《圣经》故事，我们也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即：它们都是源于苏美尔的吗？A.H.赛

斯，《巴比伦的宗教》一书的作者，讲他阅读过一个被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泥板碎片，是一个“巴别塔的巴比伦版本”。而在所有的版本中，整个故事的基础都是尝试通往天堂，然后语言变得混乱。在其他的一些苏美尔文献中，则是说一位狂怒的神让人类变得语言不通。

人类，在那个时代，多半还没有掌握到修建这么个飞机场的科技，所以与一位技术丰富的神合作并接受他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是否有这么一个违背其他神而帮助人类的神呢？一个苏美尔的图章描绘了这样的画面：全副武装的神的对抗，并且，很明显，对抗源于一场针对人类修建高塔的争论（见图77）。

现在在巴黎卢浮宫内展出的一个苏美尔石柱上，很好地表现了《创世记》中讲述的这个故事。它是在大约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由亚甲王那拉姆-辛修建的。学者们推测，它描绘的是国王杀敌获胜的画面。只是，中心部位的图画却是一位神而不是人类的国王，因为这个“人”戴着长角的头盔——神的通用标志。此外，这个较大的中心区域所描绘的神，并不是在指挥那些小一号的人类，而是踩在他们身上。这些人类，有秩序地前行，但不像是被征召进行军事行动，而像是迈向一个受人崇拜的圆柱形物体。连那位神的注意也被它吸引。这位神拿着弓和矛，看上去似乎对它带有敌意，而不是崇敬（见图78）。

这个圆锥物体看上去是指向三个天体的。如果它的大小、形状等可以证明它是一个Shem，那么这幅画就描绘了一个生气并全副武装的神祇踏过人群前往这个Shem。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还是《圣经》，都很明白地指出：这些飞行器是神的，不是人的。

《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都声称，人类只能在神的许可之下才能升到天国。而由此又出现了更多的诸如升天甚至宇宙飞行的故事。



图77



图78

※

《旧约》中记录了几个凡人升天的事迹。

第一个是伊诺克，他是大洪水之前的一位族长，是主的朋友并“与主齐行”。他是自亚当以下的第七个族长，也是诺亚，这位大洪水里的英雄们的曾祖父。《创世记》的第五十章列出了所有这些族长的关系和族谱，以及他们是何时去世的——除了伊诺克，“他离开了，是主带走了他”。用暗示的手法说明他进入了天国，避开了地球上

凡人的生老病死。第二个升天的凡人是先知以利亚，他在一阵“旋风”中升入了天国。

而第三个升天的凡人则鲜为人知，他造访了天国，并在那里被赐予伟大的智慧。后来他成为地中海东海岸的城市推罗的统治者。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的第二十八章读到，主让以西结回想起这位国王是多么的完美和睿智，他是被神允许和其他天神一同造访天国的人：

计划中的你，

充满智慧，完美。

你曾在伊甸园，上帝的花园；

每颗宝石是你的……

你是受膏的天使，

我已经把你带到了圣山；

你作为神，

在火石里移动。

书中预言了这位推罗的国王会死于“未受割礼”，一群陌生人会杀了他，哪怕他向他们喊出：“我是一个神。”接着主将原因告诉了以西结：在这位国王被带到神的居所

并赐予他财富和智慧之后，他的内心变得“阴暗，目中无人”，他将他的智慧用错了地方，玷污了神庙。

因为他的心已经被污染了，他说道：

我是神

我坐在神的位置

群水之中

他虽然不是真的神，但他却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神。

苏美尔文献也有类似的描述，一些凡人被授予了通往天国的特权。其中一个阿达帕，由艾创造的“模范人类”。艾给了他“智慧，但没有给他永生”。随着时光的推移，艾打算“赦免”他的凡人属性，给了他一个Shem，通往阿努在天国的居所，吃那里的生命面包，喝那里的生命之水。

当阿达帕到达了阿努的天国居所，阿努想要知道，是谁向阿达帕提供的Shem。

在《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关于凡人升天的事情，我们发现了几个很重要的线索。就像推罗的国王，阿达帕也是用一个相当完美的“模子”塑造出来的。他们都必须乘坐Shem——火石才能到达天上的“伊甸园”。其中一些上去了，然后又回到了地球；其他一些，像是

大洪水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英雄，至今仍享受着天伦之乐。这位美索不达米亚的“诺亚”，留给了苏美尔王吉尔伽美什生命之树的秘密。

凡人对于生命之树的无意义的寻找，是苏美尔文明留给人类文化的最长最重要的史诗巨作。现代学者称其为《吉尔伽美什史诗》，它讲述了这位由人类父亲和神母亲所生的乌鲁克统治者的故事。吉尔伽美什被认为拥有“三分之二的神性，三分之一的人性”。由于人终有一死，他不得不寻求如何躲过死亡。他得知他的一位祖先，乌特纳皮斯坦恩——大洪水时的英雄躲过了死亡，并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带到了天国。于是吉尔伽美什打算去那个地方并得到他祖先的永生秘方。

驱使他去天国的直接原因是他接到了阿努的邀请。这段诗文读上去好像是在描述，他在一艘降落的火箭里所看见的地球。他是这样向他母亲——女神宁桑描述的：

我的母亲，

在那个夜晚我十分愉快

群星汇聚在天国

阿努的手工艺品向我靠来

我试着去举起它，它太重了

我试着去移动它，却移不动

乌鲁克的人围绕着它

贵族们亲吻它的脚

他们撑住我

我升起了它

我将它带给你

吉尔伽美什的母亲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如今已残缺不全了，所以并不清楚。但是很明显的是，吉尔伽美什因看见这个降落的物体而感到兴奋——“阿努的手工艺品”，它载着他进行他的旅途。在这个史诗的序言中，古代的作者将吉尔伽美什称作“英明之人，见识过所有事情”：

他见过秘密事件，人类被隐瞒着但他知道；他甚至带来大洪水之前的消息。

他还进行过困难而且使人疲倦的极远的旅行；他回来了，并将他的艰辛通通刻在了石柱上。

吉尔伽美什经历的这个“极远的旅行”，当然是说他前往众神的居所一事；他的伙伴恩奇都陪伴着他。他们的

目的地是提尔蒙之地，因为在那里，吉尔伽美什才可以为他自己升起Shem。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古代文献中出现的MU和Shem，在现在的大多数翻译中都被翻译成了“名字”。而我们要使用“飞行器”这个解读，才能使文献的本意表达出来：

统治者吉尔伽美什

将思绪锁定在了提尔蒙

他对他的伙伴恩奇都说：

“噢，恩奇都……

我要进入那片土地，

建立我的Shem。

在那个Shem升起的地方

我会升起我的Shem”

由于无法劝说他，与他商议此事的乌鲁克元老和神们建议他首先要得到乌图/沙马氏的允许和帮助。“如果你想进入那里——告诉乌图，”他们提醒他，“这片土地，是乌图在管辖。”他们一再地对他强调。有了这些建议和预警，吉尔伽美什恳请乌图的批准：

让我进入这片土地，

让我建立自己的Shem

在这个Shem升起的地方

让我升起我的Shem

让我到达我要降落的地方.....

让我在你的保护下成功

很不幸，石碑上的一个裂缝使原文残失，让我们无法得知“要降落的地方”在哪里。不过，无论那是哪里，吉尔伽美什和他的伙伴最终到达了那里的外围。那里是一个“限制区”，有令人恐惧的卫兵把守。由于劳累和疲倦，这两个伙伴决定在这里过了夜再继续。

当他们刚睡没多久，就有东西射在了他们身上，把他们弄醒了。“是你弄醒我的吗？”他问他的朋友。“我是醒着吗？”他在想，因为他看见一个不平凡的景象，他大为惊恐，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他告诉恩奇都：

在我梦里，我的朋友，很高的土地倒下了。

它将我甩到很低的地方，压住我的脚.....

还有无法抵抗的强光！

一个人出现了；

世上最美的就是他。

他风度翩翩……

他将我拉出倒下的土地。

他给我水喝，我的心平静了。

这个“风度翩翩”的人是何方神圣？是谁将吉尔伽美什拉出了崩塌的土地，给他水喝，“安抚他的心”？而“无法抵抗的强光”又是什么，而且还伴随着无法解释的山崩？

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吉尔伽美什再一次睡着了——不过不是很久。

睡到一半他就醒了。

他起身对他朋友说：

我的朋友，你叫过我吗？

我为什么醒了？

你没有碰过我？

那我怎么会震一下？

有什么神进过这里吗？

为什么我身体发麻？

因为这次神秘的惊醒，吉尔伽美什开始思考是谁碰了他。如果不是他的伙伴，那么是有“什么神”从旁边走过吗？再一次，吉尔伽美什睡着了，于是有了第三次惊醒。他向他的朋友描述了这样的惊险场面：

我看到的简直太惊险了

天空发出尖叫，大地隆隆作响；

光明消失，黑暗来临。

光芒闪过，一团火焰升起。

云朵膨胀，下起死亡之雨！

接着燃烧停止了，火焰消失了。

所有掉下来的东西都化为尘土。

要看这样的诗文——古人看见了火箭起飞——人们必须要尽力发挥想象才行。首先，巨大的重击声就像是火箭引擎的发动声（“天空发出尖叫”），它伴随着大地的震动（“大地隆隆作响”）。灰尘和烟雾笼罩着发射地点

（“光明消失，黑暗来临”）。接着发动着的引擎带来了“光芒闪过”；当火箭向天空飞升，“一团火焰升起”。充满了烟尘和小碎片的云向四周“膨胀”；接着，当它们要掉下来的时候，“下起死亡之雨！”现在火箭已经到了很高的天空，逼近天国了，于是“燃烧停止了，火焰消失了”。火箭逐渐消失于视野，那些散落的碎片“都化为尘土”。吉尔伽美什对他所见的场景震撼不已，他因此更想到达他的目的地了。于是他再一次向沙马氏请求保护和帮助。在战胜一个“大得碍眼的守卫”之后，他到达了马舒山，那里能看到沙马氏“升到天国的拱顶”。

现在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第一个目标——“Shem升起的地方”。但是入口处——很明显是建在山里的——由强大的守卫守护着：

他们的恐怖令人生厌，他们的一瞥都带来死亡。他们一闪一闪的射灯在山上扫来扫去。当沙马氏进行升降的时候，他们看守着他。

一个描绘吉尔伽美什和他的伙伴恩奇都的图章，很好地表现出了他们对一位神的恳求，旁边还有一个长得像机器人一样的守卫，他可以用射灯扫描这个区域，还能发射死亡之光（见图79）。这个描绘让人想到《创世记》中的陈述，主在伊甸园入口处放置了“旋转之剑”，封锁人类的来路。

当吉尔伽美什解释自己的半神血统，这次旅行的目的（我想询问乌特纳皮斯坦恩生死的秘密），以及是沙马氏允许的这次行动之后，守卫们为他让了路。



图79

在“沙马氏之路”上继续前进，吉尔伽美什发现自己身处彻底的黑暗之中；“看不见前后”，他在恐惧中大喊。在数个BERU（天国的时间或是距离或是角度单位）之后，他仍然被黑暗包围。最后，“在经过了12个BERU之后终于变亮了”。

破损和模糊的文献接着说道，吉尔伽美什到了一个华美的花园，那里水果和树木都是用半宝石来雕刻的。乌特纳皮斯坦恩就定居在这里。他把他想问的告诉了他的祖先。吉尔伽美什得到的答案是让人失望的：人类，乌特纳皮斯坦恩告诉他，是不能避免他的凡人宿命的。然而，他又给吉尔伽美什讲述了一种可以推迟死亡的方法。

法，并向他透露了青春植物的地址——“人类可以返老还童”，它有着这样的名号。吉尔伽美什很成功地得到了这种植物。但是，就像是命中注定，他在回来的路上愚蠢地搞掉了它，空手回到乌鲁克。

先撇开这篇史诗的文学和哲学价值不谈，吉尔伽美什的故事最吸引我们的是它的“航空”方面。吉尔伽美什需要得到一台Shem才能到达众神的住所，毋庸置疑那就是一艘火箭船。而他还在靠近“发射地”的地方目睹了一艘火箭的发射。这个火箭，看得出来，是放置在一座山里的，而且这个地方还是一个被严密守护的禁区。

大家都知道，没有任何有关吉尔伽美什所见景象的图画描述。但在一个埃及官员的墓中所发现的图画，描绘了在一个遥远的树木环绕的地方，有一个火箭头露出地表（见图80）。

火箭的机身很明显是存放在地下的，那里是一个人造的发射井一样的筒形建筑，用豹皮作为装饰。

对现代绘图员来说，古代的绘图者想表达的是一个地下发射井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见这艘火箭是有隔间的。最下层里面有两个人，身边有软管。在他们上面那一层里，有三个圆形面板。将火箭头——本本石——的大小与火箭里的两个人的大小，以及站在地面上的人的大小进行比较，可以证明，这个火箭头等同于苏美尔的

MU，“天上的房间”，可以很轻松地搭载一到两个飞行员或乘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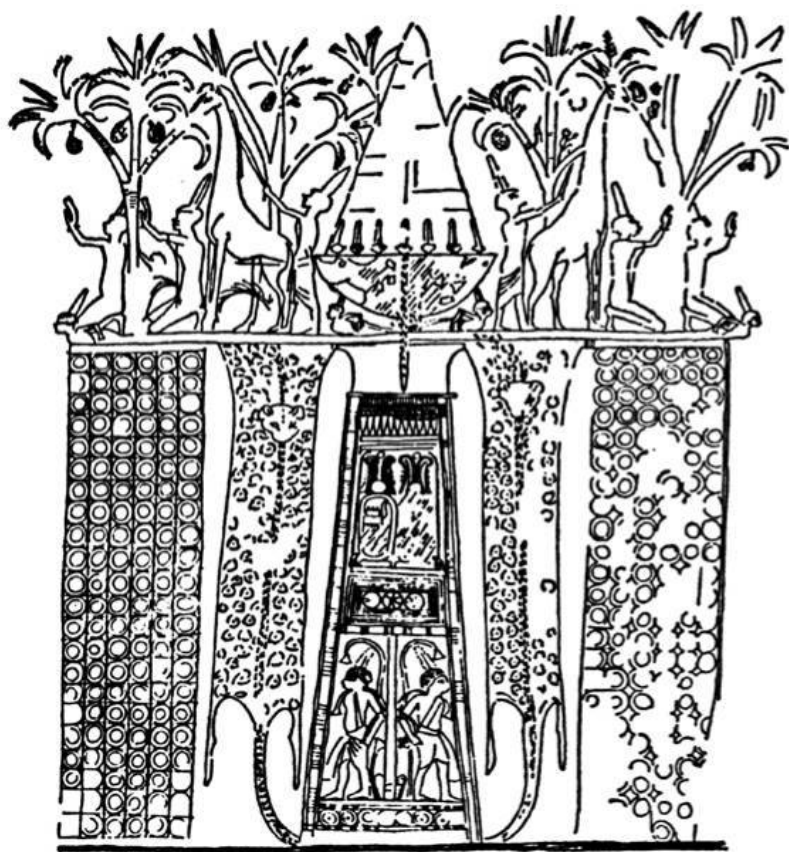


图80

提尔蒙是吉尔伽美什的目的地。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意思是“飞弹之地”，Shem在这个地方被发射出来，这个地方由乌图/沙马氏管辖，在这里可以看见他“上升到天国拱顶”。

虽然与这位十二大神之一的乌图相对应的天体是太阳，但我们认为太阳在这里并非真的在表达太阳这个意思，而是在说明他的能力。乌图的苏美尔名字的意思是“光明之人”。他的派生出来的阿卡德名字希美斯更是直接：ESH意思是“火焰”，而Shem的本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

乌图/沙马氏是“火箭船里的神”。我们认为，他是神的航天站的指挥官。



乌图/沙马氏所扮演的指挥官角色，由他安排的通往众神居所的航行，以及他的手下的职能，在另一个讲述凡人升天的苏美尔文献中，有着更为详细的描述。

苏美尔的国王记录表告诉我们，那里的第十三个统治者是伊塔那，“升入天国的人”。这个较短的记录不太需要详尽的表述，因为关于这个人类国王升天的故事，在近东早已广为流传，而且有着众多的图画描绘。

伊塔那是由众神指派来带给人类安全和繁荣的国王，但是伊塔那似乎不能生一个孩子来继承这个王位。唯一有用的方法是从天国里拿到生育植物。

就像后来的吉尔伽美什，伊塔那向沙马氏申请同意和支持。如史诗中描述的，我们很容易就能得知，伊塔

那是如何向沙马氏要求一个Shem的。

噢，主，希望你能同意

赐予我生育植物

带给我生育植物

去除我的障碍

为我打造一个Shem

通过祈祷和用羊只献祭，沙马氏同意了向伊塔那提供一个Shem。但并没有说是Shem，沙马氏说的是，一只“鹰”会将他带到答应他的天国之地。

沙马氏事先就告诉了鹰这个即将执行的任务，并指挥伊塔那去那个停放鹰的坑。“沙马氏，他的主人”向这只“鹰”传达了秘密信息，告诉这只“鹰”：“我将送一个人到你这里来，我会牵着他的手……带他到你这儿……照他说的去做……听我的指挥。”

到达了沙马氏所说的地方，“伊塔那看见了个坑”，并且在那里面“有一只鹰”。在“英勇的沙马氏的指挥下”，这只鹰开始与伊塔那交流。伊塔那再一次解释他的目的和目的地。

于是鹰就交给了伊塔那“将鹰驾驶出坑”的步骤。前两

次尝试失败了，但第三次鹰起飞了。在黎明到来的时候，鹰通知伊塔那：“我的朋友……我将载你到阿努的天国！”并告诉他如何驾驶，鹰就起飞了，很快就升到了高处。

有现代的宇航员曾在火箭里描述地球是什么样的，这个古代的讲故事的人，同样在这个故事里描述了在伊塔那的眼里，地球是怎样越变越小的：

当他载着他飞行了一Beru之后，

这只鹰向伊塔那说道：

“看吧，我的朋友，大地是怎样的！

看那大山看那海：

大地变成了一个小丘，

而那大海也成了一盆水。”

鹰越飞越高；地球越来越小。

当他载着他飞了另一个Beru之后，鹰说：

“我的朋友，

看一眼大地是什么样的吧！

它就像是一个犁沟

宽阔的海洋就像是一个面包篮。”

当载着他飞了三个Beru之后，鹰说：

“看吧，我的朋友，大地变成了什么样！

整个大地都变成了花园里的沟渠！”

之后，他们继续上升，地球突然消失在他们的视野里。

当我环顾四周，大地消失了，

在大海之上我的双眼无法看东西。

在一个版本的神话里，鹰和伊塔那确实是到达了阿努的天国。但在另一个版本中，当伊塔那看不见地球时，他心生胆怯，让鹰返航并“降落”地球。

再一次，我们在《圣经》中也找到了与之对应的描述，即从高空观看地球景象的文段。赞美主耶和华，先知以赛亚这样描述他：“是他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这里的居民看上去就像是昆虫。”

伊塔那的神话告诉我们，为了寻找一个Shem，伊塔那不得不与一只被放在坑里的鹰交谈。

一个图章上描述了一个很高的、带翅的建筑（发射塔？），在那上面停放着一只鹰（见图81）。

那只带着伊塔那去天国的鹰到底是谁？或者，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忍不住要把这些文献中的描述与1969年时，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的指挥官尼尔·阿姆斯特朗带回地球的信息进行比较：“休斯敦！这里是宁静海基地，鹰已着陆！”



图81

他是在报告人类第一次登月。“宁静海基地”是着陆地点；鹰是从飞船上脱离下来并带着两个宇航员进入月球（并在最后返回飞船）的登月舱的名字。当登月舱第一次从飞船上分离出来，开始在月球轨道上独立飞行的时候，宇航员们告诉位于休斯敦的指挥部：“鹰有翅膀。”

然而“鹰”同样也代表控制飞船的宇航员们。在阿波罗11号的任务里，“鹰”同样也代表着宇航员本身，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也有这样的标志。就像在伊塔那神话中一样，他们就是能飞、能说话、能与人交流的“鹰”（见图82）。



图82

古代的艺术家是如何描述神的飞船里的宇航员的？他们是否有机会来描述这些鹰？

而这正好是我们所发现的。一个在大约公元前1500

年就刻好的亚述图章中，有这样的形象：两个“鹰人”在向一个Shem致敬（见图83）。



图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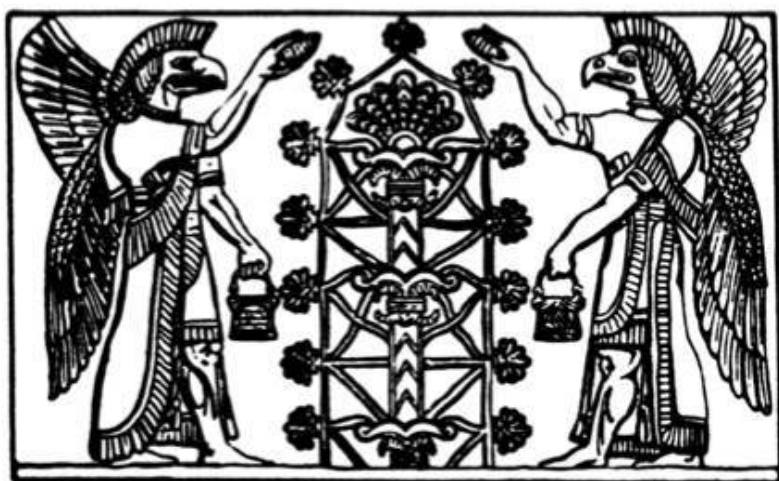


图84

针对“鹰”也就是“鸟人”的描绘已经被发现了。大多数描绘中，他们都在生命之树一旁，就像是在强调，他们的Shem是连接有着生命面包和生命之水的天国的纽带。确实，在阿达帕、伊塔那和吉尔伽美什的故事中，都表

明他们有着一种正常的生命轨迹（见图84）。

还有很多鹰人的描绘很清楚地显示了他们不是外形奇怪的“鸟人”，而是具有人性的穿着带有鹰形象衣服或制服的生物。关于已不存在的神铁烈平的赫梯神话，记录了“大神和次神都开始寻找铁烈平”，而且“沙马氏派出了一只迅捷的鹰”去找他。

《出埃及记》有一段记录，说神想到了以色列的孩子，“我放你们在带翅的鹰上，带你到我面前”，很明显，到达天堂的方式是在一只带翅的鹰上——和神话中讲述的一样。《圣经》中有许多文段，像是描述一种事实，将这位神祇描述成带翼的。波阿斯迎接鲁斯到犹地亚，被说成是“在”主耶和华“翅膀下到来”。赞美诗的作者“在他的翅膀下的阴影中”寻求安全，并描述了主从天国下降到地球：“他登上了基路伯飞走；在风翼上飞行。”通过分析《圣经》中的EI（作为神的称号或族谱符号而使用的词）和迦南的EI，S.朗盾在《闪族神话》一书中指出，它们都将带翅的神描绘在文献和硬币上。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始终都将乌图/沙马氏描述成管辖Shem和鹰的发射地点的神。和他的下属们一样的是，他也常常穿着一套象征权力的鹰服。正因有着这样的身份，他才能赋予国王们“在鸟翼上飞行”的特权，并让他们“从低空上升到高空”。而且当他自己在一个喷火的火箭里飞升到高空的时候，他“用一段漫长的时间，延伸了未

知的空间”（见图85）。



图85

※

苏美尔用于表达与航天有关的物体的术语，不仅仅局限在诸神乘坐的ME或是他们的圆锥形“战车”MU上。

苏美尔文献认为乌图的城市西巴尔有一个主要部分，隐蔽和保护在坚固的围墙之中。在这些墙里伫立着乌图神殿，“一座像是天国建筑的房子”。在神庙的一个内院里，同样是在围墙内，伫立着“高耸的，坚固的APIN”，意思是“一个要费力穿过的物体”。

在乌鲁克的阿努神庙中发现的图画描述了这样一个物体。我们很难在几个世纪前猜测这个物体到底是什么；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一个多级火箭，在它的顶部就是圆锥形的MU，或者说，指挥舱（见图86）。

文献中还有证据表明，苏美尔的诸神不仅乘坐“飞行房间”漫游于地球的上空，同时他们还使用了这样的多级火箭来进行太空旅行，而这种神圣的物体就停放在位于西巴尔的乌图神殿里。我们已被告知，在博尔那的最高法院里，目击者们必须在一个内院里发誓，他们站在一个通往三个“圣物”的门廊前。他们被取名为“金球”（乘员舱？）、基尔和阿莱克马哈拉第，意思是“让船舰前行的推进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动机或引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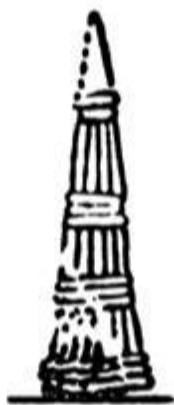


图86

这艘三级火箭的顶端带有指挥舱，底部带有引擎，中间则是基尔。基尔，在与空中飞行相关的事务中广为使用。吉尔伽美什在沙马氏的发射地入口遇见的守卫，被称为基尔曼。尼努塔尔神庙中，最神圣也是守卫得最为严密的区域，被称为基尔苏（GIR.SU，意为“基尔升起的地方”）。

基尔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这个词形容的是一个有着锐利边缘的物体。仔细看基尔的图形符号，能更好地明白它的“神圣”性。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如箭头形状、被分为很多个部分或隔间的物体（见图87）。



图87

MU可以独自在地球上空盘旋，当和基尔附着在一起的时候则能在空中飞行，当然它也能作为指挥舱装在多级火箭的顶端。这可以证明苏美尔的工程师——那些天地众神是多么心灵手巧。

回顾一下苏美尔的图画和表意文字，我们有无数个理由相信，这些东西的创作者一定非常熟悉这些带有喷射火焰、飞弹状舱体和“驾驶室”的火箭的形状和作用（见图88）。

最后，让我们再看看苏美尔象形文字里的“神”。这是一个双音节词：丁基尔。我们已经看见过GIR的符号：带有鳍状物的两节火箭。DIN，它的第一个音节，意思是“正直”“纯洁”“光明”。放在一起，这个作为“神”或“神圣生物”的丁基尔的意思就是“光明的正直者”，或者，更加明确一点，“炙热火箭中的纯洁者”。

丁的象形符号是这个：，让人很轻易地看出，这是一个在尾部喷射着火焰的喷嘴引擎，而在前部却有个莫名其妙的开口。但这种莫名疑惑的感觉转变成了惊讶，如果我们将这两个象形文字结合起来“拼写”成DINGIR，鳍状GIR的尾部就和丁的头部开口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见图89和图90）



图88

上：卡基尔（KA.GIR，意为“火箭的嘴”）是一个装有鳍状物的基尔，或火箭，被停放在一个轴状地下室里。

中：伊希（ESH，意为“神圣寓所”），一个空间交通工具的房间或是指挥舱。

下：兹客（ZIK，意为“上升”），一个起飞的指挥舱。

这个使人大吃一惊的结果描绘了一个带有火箭推进器的太空船，还有停靠在母船上的登陆舱，每个部分都能与其他部分很好地组接在一起：推进器部分包含着引擎，在中央部分是补给和装备，以及圆柱形的“天房”，住着被称作丁基尔的人或诸神：数千年前的宇航员。

这里是否有一些疑问，关于古代人称他们的神是“天上与地上的神”，而直接的翻译应是，他们是从其他地方，是从天堂来到地球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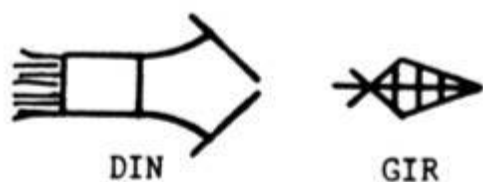


图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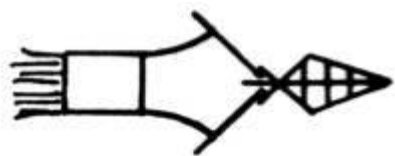


图90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古代的神以及他们的交通工具，毫无疑问地，来自宇宙的其他地方，而他们原本也是血肉之躯。

甚至就连《旧约》的编著人——他致力于《圣经》为唯一的神——都认为有必要讲述在很早之前的地球上，有很多这样的神圣生命确实存在。

一个难以理解的章节，也是神学家最讨厌的章节，是《创世记》第六章的开始。它插在亚当以下人类的繁衍和大洪水前的人类觉醒之间。它毫不含糊地陈述道：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这些经文的含义，与讲述苏美尔神，他们自己及其儿子和孙子，还有介于人神之间的半神后代的神话故事，将进一步符合。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那些时候及往后，纳菲力姆在地球上，
那时神的儿子娶了亚当的女儿为妻，
他们生了孩子。

他们是永恒的强者——Shem中人。

后者的翻译绝不是传统译法。很长一段时间，“纳菲力姆在地球上”一直被翻译为“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译注：见中文旧版《圣经·旧约》创世记6：4）”。然而不久之前的翻译认识到了这个错误，于是简单地在译文中保

留了希伯来语Nefilim（纳菲力姆）一词。“Shem中人”这一句，在预料之中，被翻译成了“有名字的人”，由此衍生为“有名望的人”。但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Shem一词必须采用它的原始含义——火箭，飞船。

那么，纳菲力姆这个词，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源于闪族的NFL（“被降下的”），它的意思的确就是它所表达的，它代表的就是那些降落到地球的人！

当代神学家及《圣经》学者似乎是有意避开了这些难解的经文，要么将它们翻译为一个比喻，要么直接将它们全部忽略掉。然而，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文献，确实与有关“堕落天使”的传统说法有着共鸣。一些早期的学术研究甚至还提到了这些“从天堂坠落到地球”的神圣生物的名字：沙穆-哈宅（Shem's lookout，意为“Shem的瞭望塔”），乌撒（Uzza，意为“强大”），乌兹-艾（Uzi-EI，意为“神力”）。

19世纪著名的犹太《圣经》评论员马尔毕姆认识这些古代经文并解释说：“古代的一国之主都是从天国下降到地球的诸神的儿子们，他们统治了地球，并在人类的女儿中挑选自己的妻子；他们的后代则包括了那些英雄和强者，王子和女王。”这些故事，马尔毕姆说，是关于非基督教神“及神的儿子，在太初之时从天国坠入地球……所以他们称自己为‘纳菲力姆’，意思是坠落之人”。

不论它们在神学本身上是否有暗示，这些经文最原始的意思绝不能忽略：诸神的儿子们来到地球，他们是纳菲力姆。纳菲力姆又是Shem里的人——火箭里的人。从今以后，我们应该归还他们在《圣经》中的真实名字。

第六章

第十二个天体

既然地球曾被来自其他地方的高级智能生物造访过，那么，一个更进一步的假说就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存在着比我们更为高级的文明。

在过去，围绕外星高等生物的推测，都认为他们来自火星或者金星。然而，现在我们相当确定，这两个地球的邻居既没有高等生物也没有高等文明。所有那些仍持有地球曾被造访观点的人将眼光放到了其他的星系，认为那些更加遥远的星球才是这些外来宇航员的故乡。

这些假说的优势是，它们既不能被证明是真的，同时也不能被证明就是错的。而劣势则是他们所提出的外星“故乡”到地球的距离之远，对我们这种生物来说完全是个幻想，即便是光速也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到达。由此，这些假说的倡导者又提出了另一种假设，那就是，他们当初进行的只是通往地球的单程旅行：一队宇航员执行不返回任务，或者是一艘失控的宇宙飞船迫降到了地球。

这很明显不是苏美尔人所说的天国诸神。

苏美尔人认为有一个“天国居所”的存在，那是一个“纯洁之地”，“太初的居所”。当恩利尔、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去了地球并在那里安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阿努则在天国里做统治者。这可不是在众多的经文中偶尔才提到，而是有着详细的“神祇名单”，并在阿努“纯洁之地”的王座前，明确地写上了21对神祇伴侣的名字。

阿努自己则亲自统治着一座巨大而辉煌的宫廷。就像吉尔伽美什提到的那样（《以西结》书也有同样的观点），那是一个由宝石镶嵌着的美丽花园。阿努和他的结发妻子安图及6个妾、80个子孙（其中有14个是安图所生）一起生活在那里，还有他的总理大臣，三个管理Mil（火箭船）的指挥官，两位武器管理员，两位掌管写作知识的大师，一位财政大臣，两位主法官，两位“有着声音印记的”神和两位大文士和他们手下的助理文官。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常常提到阿努居所的富丽堂皇，以及那些守卫在大门前的全副武装的神祇。关于阿达帕的神话，记录了恩基向他提供了一个Shem：

为他指一条通往天国之路，

到那要上去的天国。

当他升到了天堂，

他到达了阿努之门。

塔穆兹和基兹达守卫着

阿努之门。

阿努的王座室是众神集会的地方，有SHAR.UR（皇家猎手）和SHAR. GAZ（皇家杀手）守护。这里有苛刻的进入和就座礼仪：

恩利尔进入了阿努的王座室，

坐在了右边皇冠的地方，

阿努之右。

艾进入了阿努的王座室，

坐在了神圣皇冠的地方，

阿努之左。

古代近东的天地众神不仅是从天国来，还可以回到天国去。阿努偶尔会从天国来到地球进行访问；伊南娜至少两次去了阿努的天国居所。恩利尔在尼普尔的中心装备着“天地纽带”。沙马氏管辖着鹰和火箭发射地。吉尔伽美什去过永恒之地并返回乌鲁克；阿达帕也有过类似的旅行并在之后回到了地球；这样做的还有《圣经》中推罗的国王。

古斯塔夫·古特博克对一些讲述阿普卡尔——源于苏美尔文AB.GAL，意为“伟大的领导者”或“指点方向的大师”的阿卡德词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的研究，证明了他们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被描述为“鹰”的“鸟人”。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文献提到，他“从天堂带着伊南娜，在伊安纳神庙降落”。这一段以及其他一些文献都指出，阿普卡尔是驾驶着太空船的纳菲力姆的宇航员。

双向旅行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预先制定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决定于苏美尔修建众神的门廊巴比利之后，诸神的领袖解释说：

当要去太初之地，
你们一起起飞，
应该有个夜里休息的地方，
来接纳你们。
当从天国而来，
你们一起降落，
应该有个夜里休息的地方，
来接纳你们。

同时，苏美尔人并没有说他们的神来自遥远的星系。众神居所的“遗址”在这里显露了出来，它就在我们的星系里。

我们看见过沙马氏穿着他的制服，就像是鹰的指挥官。他的两个腕关节，戴着看上去像是表的物体，用金属扣卡住。其他的鹰的描绘显示出，所有重要人物都戴着这样的东西。而它是真正有用还是仅仅作为装饰，我们无从知晓。只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些物件表示的是圆花饰——由中心放射出来的“花瓣”串（见图91）。

这种花饰是古代神庙符号中最常见的装饰，盛行于美索不达米亚、西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希腊。比较被认同的观点是，将这些花饰作为神庙符号是因为它们代表着生长或者某种已经风格化的天体形象——行星环绕的太阳。这些古代宇航员将这样的符号放在制服的腕部更是支持了这一说法。

从一个关于阿努的天国门廊的亚述描绘可以看出，古代人熟知的一个星系就像我们现在的太阳系（见图92）。门廊两侧是两只鹰——指出需要他们的服务才能到达天国居所。带翼的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标志在门廊上。它被架在月牙和七颗天体之间，象征着（我们相信）阿努被恩利尔和恩基环绕着。

这些符号所指示的天体到底在什么地方？哪里才是

天国居所？古代的艺术家用另一个描绘来回答：一个大的天神将自己的光束散发到11个环绕着他的小一点天体上。这是指的太阳，由11颗行星环绕。

当然这并不是唯一一幅有这种场景的画，柏林博物馆的另一幅古代近东的作品，就描画了相似的事件（见图93）。

当柏林图章上的天体或者神祇被放大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七个天体环绕着一个大的、发光的星星，它们依次由24个小球连接着。这仅仅只是巧合吗？（见图94）我们星系也刚好有24个行星的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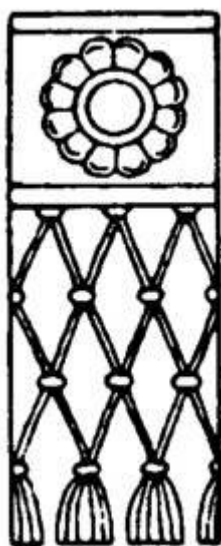


图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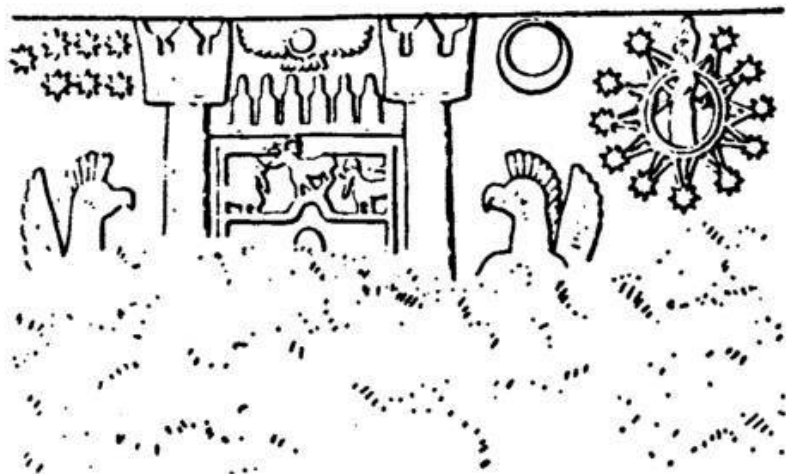


图92



图93



图94

当然，也有一些蹊跷。描绘着太阳和11个天体的这些图案表示着我们的星系，我们的学者告诉我们太阳系由太阳、地球和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组成。也就是说，除开太阳，只有十个行星，哪怕把月亮也算上。

但这并不是苏美尔人想说的。他们认为，我们的太阳系是由一个太阳和11个行星（包括月亮）构成的，除了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行星，我们的星系还有第十二个成员——纳菲力姆的家园。

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十二个天体”。

※

在我们考证这个苏美尔信息的准确性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天地观。

今天我们知道，在巨行星木星和土星后面——在宇宙中这种距离甚至可以忽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极其遥远的——还有两颗较大的行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以及第三个，小一点的冥王星。但这样的观念其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天王星的发现是用天文望远镜证实的，那是在1781年。在观察它接近50年之后，一些天文学家指出它的运行轨道是受了另一颗行星的影响。在一系列精确的计算和推断之后，那颗被忽略的行星——海王星在1846年被天文学家们指出了所在位置。接着，19世纪末，又有证明指出海王星受着某种未知力场的拉扯。那么还有另外的行星存在于我们的星系吗？这个问题在1930年结束，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发现了冥王星，并为其定位。

而在那些更早的岁月，人们相信我们的星系只有七颗行星：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而地球当然不被算成行星，因为它理所当然是宇宙中心，其他天体都围绕着它运行——地球是神创造的最重要的天体，上面住着神最伟大的造物：人。

我们的教科书当然有着这么一章，赞扬尼古拉斯·哥白尼发现地球仅仅只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在一个“日心说”系统中围绕太阳运行。这个发现动摇了地心说和地球的神圣地位。由于他惧怕狂怒的天主教会，一直等到他去世的时候（1543年）《天体运行》一书才得以出版。

几个世纪之前的发现时代，哥伦布、麦哲伦和其他航海家的发现，也证明了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这是哥伦布通过精确计算和在古文献中搜寻答案发现的。有一名支持哥白尼的教会人士，名叫卡蒂诺勋伯格，在1536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发现你不仅知道古代数理的基础，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体系……地球是运动的，而太阳才是中心，它居于最主要的位置。”

基于希腊和罗马的理念，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被遥远的天空覆盖着，而天上则布满了星星。与那些镶在天幕上的星星不同，有七个行星（希腊语中的wanderer，意为“流浪者”）绕着地球转。这七个行星根据一周七天和它们的名字来命名：太阳，Sun（星期天，Sunday）；月亮，Moon（星期一，Monday）；火星，Mars（星期二，Mardi）；水星，Mercury（星期三，Mercredi）；木星，Jupiter（星期四，Jeudi）；金星，Venus（星期五，Vendredi）；土星，Saturn（星期六，Saturday）（见图95）。

这种天文观点来自公元2世纪时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托勒密。托勒密的宇宙观一直延续了超过1300年——直到哥白尼将太阳放到了宇宙中心。

当一些人将哥白尼称为“现代天文学之父”的时候，其他人则认为他更像是一个早期理念的研究员和重现者。事实上，他深入研究了托勒密之前的希腊天文学文献，

比如希帕恰斯和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斯。后者于公元前3世纪指出，如果太阳——而不是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话，那天体的运行便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事实上，比哥白尼早大约2000年，希腊的天文学家已经从太阳开始，通过正确的顺序排列了那时已知的天体，而且认定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位于星系的中心。

日心说的观点仅仅是被哥白尼重提了；而更有趣的是，公元前500年的天文学家比公元500年和公元1500年的天文学家知道的都还要多。

的确，学者们现在都很难解释，为什么先是后希腊再是罗马认为地球是平的，它浮在一层黑暗之水上，水下则是哈迪斯或者“冥界”。而更早的希腊天文家们留下的证据，却显示他们反而知道得更多。

希帕恰斯，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小亚细亚，讨论过“冬至与夏至的标志移动”，现在这个现象被称为分点岁差。但是这种现象只能在“球面天文学”中进行解释，也就是需要一个球形的地球，被其他一些球形天体环绕着，并且，都在一个球面宇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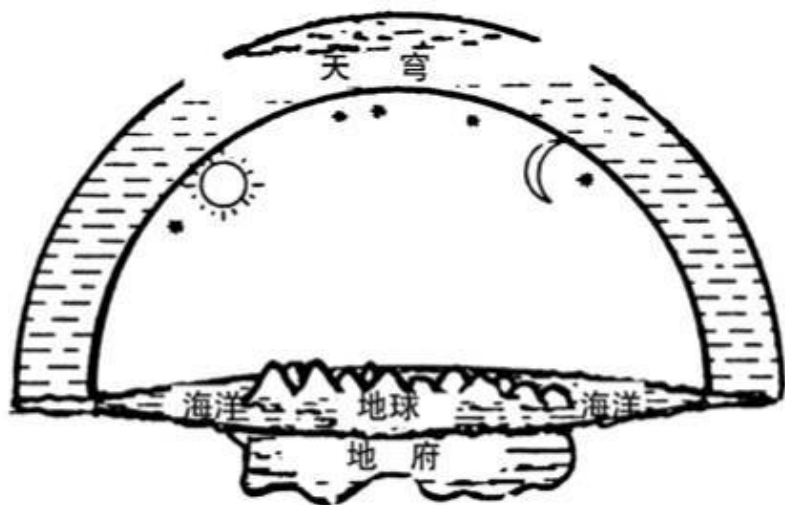


图95

那么希帕恰斯早就知道地球是球形的了？他的计算和推测是基于球面天文学的吗？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种岁差现象可以通过将春分时间和黄道带星座上太阳的位置（从地球上看上去）进行联系来观测。然而从一个星宫向另一个星宫的切换需要2160年。很显然，希帕恰斯不可能活那么长的时间来做这样的天文观测。那么，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息的？

尼多斯的欧多索斯，一个比希帕恰斯早两个世纪的小亚细亚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设计了一个天球，这个球上描绘了黄道带的星座。但是如果欧多索斯将天想成一个球形，那么地球呢？他会认为这个球状天是依赖在平面地球上——这是个最尴尬的安排——或是他知道球状地球由球状天包围着？（见图96）



图96

欧多克索斯的研究原本已经失传了，但感谢阿拉托斯的诗歌让它们得以留存到我们的时代。阿拉托斯是公元前3世纪的诗人，他将天文学的事实“翻译”成诗歌的语言。在这首诗中——圣保罗一定很熟悉它，他曾引用过——这些星座被极为详细地描述，“画满了”，并把它们的分组和命名归在了一个很遥远的年代。“昔时之人构想的系统和命名，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名字。”

那些被欧多克索斯认为构想星座的“昔时之人”是谁？从诗中明显的线索来看，现代天文学家相信，希腊经文描述的天，就跟在公元前22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所观测到的一样。

同时，小亚细亚的希帕恰斯和欧多克索斯都被认为有可能是从赫梯得到这些知识的。也许他们甚至还去过赫梯的都城，看见过那些刻在岩石上的神圣队列；因为在那些行进的神祇中，两个牛人举起一个球体——它可以很好地激发欧多克索斯设计他的天球（见图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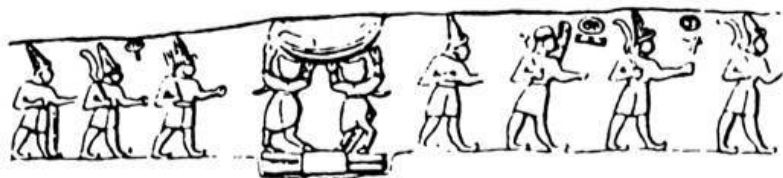


图97

是否那些生活在小亚细亚的早期天文学家，比他们的继任者更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利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源？

实际上，希帕恰斯在他的记录中证实了，他的学说是基于已积累了上千年的知识的。他称他的导师为“埃里克、博尔西巴和巴比伦的天文学家”。罗兹的吉米纽斯命名“迦勒底人（古巴比伦人）”为月球精确移动的发现者。史学家迪奥多罗斯·塞库鲁斯，在公元前1世纪写下的文字

证明了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精确。他陈述道：“迦勒底人为行星命名……在他们星系的中心是太阳，那朵大光；其他行星都是他的‘后代’，反映着太阳的位置和光辉。”

已知的希腊天文学知识源头是迦勒底；那些早期的迦勒底人掌握了比他们的后人都还要伟大和精确的知识。一代又一代，遍及整个古代世界，“迦勒底”这个名字是“占星师”和天文学家的代称。

亚伯拉罕从“迦勒底的乌尔”中出来，当他讨论着希伯来未来的后代时，被上帝告知应凝望星星。确实，《旧约》充满了天文信息。约瑟将自己和兄弟同12个天体进行比较，族长雅各将他的12个后代与黄道十二宫建立关系来祝福他们。对于天的科学划分，以及其他天文学的信息，由此在古代近东流行起来，那时可比古希腊要早得多。

早期希腊天文学家从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中汲取的领域一定是很广泛的，因为考古学家们所发现的，足以构成一次文献的山崩——无数的文稿、描述、图章、浮雕、绘画、天体名单、占卜含义、日历、太阳和其他行星上升下降表，以及日月食预测。

很多后来的此类文献，都很显然是更具占卜意义的。天和天体的运行成为国王、神庙祭祀甚至普通百姓

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这种对星星的观测似乎是打算从天空中找到地球上所发生事情的答案：战争、和平、富足、饥荒。

R.C.汤普森在他的《尼尼微与巴比伦的法师和占星师口供》一书中，编译和分析了上百个公元前1世纪的文献资料，他告诉我们，这些观星者是试图从一种自然视角来观测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以及人民之上的统治者的命运，而不是一个个体的命运（如现在的星宫算命法）：

当月亮在预计出现的时刻却看不见的时候，

一个强大的城市将遭到侵略。

当一个彗星到达了太阳的轨道，场流减小；

一次骚乱将发生两次。

当木星与金星同时离开的时候，

地上的祷文将进入诸神的心。

如果太阳出现在月亮的宫位，

这片土地的君王将有着牢固的王位。

这些占星术甚至还需要广泛而精确的天文学知识，

如果没有掌握那些知识的话，你会一个预兆也看不见。美索不达米亚人掌握了这样的知识，并区分开了所谓“不动”的星星和“漫游着”的行星，还知道太阳和月亮既不是不动的星星也不是普通的行星。他们很熟悉彗星、流星和其他天文现象，并计算出太阳、月亮和地球的移动与预测日月食之间的关系。他们观察着天体的运行，并将它们与地球的轨道联系，发现它们在太阳系中旋转。

为了让天体的运行轨迹及其天宫位置与地球和它们彼此之间保持联系，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制作了精确的星历表。这个表能够定位并预测天体的未来位置。乔治·萨顿教授，《公元前最后三世纪的迦勒底天文学》一书的作者，发现他们用两种方法进行计算：较新的在巴比伦使用着，较为古老的则来自乌鲁克。他对于后者的意外发现，让人们看到这种乌鲁克的方法相比之后的方法更加成熟和精确。他解释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指出希腊和罗马不正确的宇宙观源自一个几何世界观的变形，而迦勒底的占星师和天文家，则继承了苏美尔人的想法和传统。

在过去的100年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重现天日，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我们知识的根源无论是在天文领域还是其他很多领域，都是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而尤其在天文方面，我们继承和发扬了苏美尔的遗产。

萨顿的成果经O.纽格伯尔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后得以

加强。在《楔形文字的天文手册》一书中，纽格伯尔说他很惊讶地发现，巴比伦的这些天文学家的星历表十分精确，却并不是自己观察得来的。相反，它们是“通过一些固定的计算……给予”并使用的，“并不受干预”。也就是说，他们不干预那些“固定的”算法。

这种对“算术”的坚持得到了带有星历表的“步骤资料”的帮助，它基于某种“严格的数学理论”，“给予了计算星历的每一个步骤的规定”。纽格伯尔指出，巴比伦天文学家对这种系统是无知的，哪怕他们的星历和他们的数学计算都基于此。他同时还认为，这个精确图表的“观测和推论基础”的范围是很广的，这与现代学者们也不同。然而他相信一点：古代天文理论“必定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计划，是不可能制定出一套高难度的计算法则的”。

阿尔弗雷德·耶利米亚教授在《古代东方精神文化手册》一书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很熟悉逆行现象——从地球上看到行星，有时会感觉行星轨迹不稳定甚至呈蛇形，这是因为地球绕太阳运动的速度比其他行星要么快一些，要么慢一些。这些知识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逆行是一种与围绕太阳的轨道相关联的现象，同样还体现在了观测上。

这些结构复杂的理论是在哪里产生的呢？纽格伯尔指出：“在步骤资料里，我们看见了一大批完全无法阅读

的术语，不过懂它们的意思。”一定有另一群远远早于巴比伦时期就掌握了天文和数学知识的人，当然，比后来的亚述、埃及、希腊和罗马还要早得多。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将他们大部分的天文学努力都融汇到了一部精确的历法中。就像犹太历法，它是一部以月亮为主体的太阴历，将一年设置为刚刚超过365天，每个太阴月都刚刚低于30天。历法对于日常事务和其他小事都是相当重要的，它的准确性可以让人们确定哪一天是一年中较为特殊的节日或时刻，或者是祭神的日子。

要测量并把握太阳、地球、月亮和其他行星的复杂的移动规律，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和祭司相信一种复杂的球面宇宙学。在这种学说看来，地球是一个带有赤道和两极的球体；天空，则由假想中的赤道和极线分开。天体的经过与黄道带有关，黄道带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太阳运行的轨迹，也就是太阳在“天球”上运动的轨迹；此外，这个年代所使用的天文知识还包括对岁差和冬夏二至点的认识。

然而巴比伦和亚述并没有制定出一部自己的历法或者为之设定很好的秩序。他们的历法——和我们所使用的一样——源自苏美尔。有学者发现过一部历法，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使用了，它是后来所有历法的基础。最重要的历法是尼普尔历，而尼普尔正是恩利尔的地盘和管辖中心。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历法正好是基于尼

普尔历的。

苏美尔人认为，当太阳越过春分点的时候，新年就到来了。S.朗盾在《德莱海姆档案》中发现，舒尔吉（Shulgi，又称Dungi）——大约公元前2400年的乌尔统治者留下的记录显示，尼普尔历选择了一个特殊天体，它能够测算出新年的具体时间。对于这一点，他指出，“可能是在舒尔吉时代2000年之前”完成的，也就是大约公元前4400年！

难道这就是苏美尔人在没有必要设备的时候，仍然拥有了如此成熟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的原因，哪怕它们是基于球面宇宙学和几何学上的？

他们有这样一个术语——DUB，（在天文学中）意思是360度“世界圆周”，同时，他们也提到过天空的曲度和弧度。根据他们的天文和数学计算，他们画出了AN.UR——以他们测量出的天体的升降为标准的假想的“天平线”。他们还假想了一条与这条天平线相垂直的竖线，叫作NU.BU.SAR.DA；在它的帮助下他们得知了天穹的顶点并称其为AN.PA。他们描绘出了被我们称作子午线的经线，称其为“分级的轭”；纬线被称作“天国中线”。纬线标出了苏美尔的（冬、夏）至点，例如，AN.BIL的意思是“天国的炙热之点”。

阿卡德人、哈兰人、赫梯人和古代近东的其他杰

作，都是苏美尔原版的翻版，他们大量学习了苏美尔与天体和天文现象有关的语言和词汇。巴比伦和亚述学者在碑刻上列出星体表或计算行星运行时，往往会标注出它们的苏美尔出处，并指出他们是在引用或者翻译。曾于亚述巴尼波时代被存放于尼尼微图书馆的25000个天文学和占星学文献，显示出它们所承载的正是苏美尔的知识。

一个主要的天文学说被巴比伦人称作“主之日”，是从亚甲的萨尔贡时代留下的苏美尔碑文中拷贝来的——萨尔贡时代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一个来自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同样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碑刻，十分清晰地描述并列出了一系列天体，现代学者甚至很轻松地就能识别它们的身份，就像是读一个星座分类资料一样。它们包含了大熊座（Ursa Major，即北斗星）、天龙座、天琴座、天鹅座和仙王座，以及北边天空的北三角座、猎户座、大犬座、长蛇座、乌鸦座、和南部天空的半人马座；最后，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黄道十二宫。

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秘密被天文学家和祭司们守护、学习和传播着。三位耶稣会神父——约瑟夫·艾平、约翰·斯特拉斯曼和法兰兹·X.库格勒将失落的“迦勒底”科学带给了我们。库格勒在他的杰作《巴比伦的星学和占星师》中，解读了一大批文献和列表。有一个例子，是用数学方法“回溯天空”，可以显示出在公元前

1800年，在巴比伦上空一个有33个天体的清单，非常整齐地排列成现在的样子。

在完成了判定哪些是真正的星群、哪些又只是一些子群的大量工作之后，世界天文组织于1925年同意把从地球上看见的天空分成三个部分：北部、中部和南部，并把其中的星星归类于88个星座。这项工作所完成的，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因为苏美尔人才是第一个将天空分为三段或三“路”的：北“路”以恩利尔命名，南路由艾命名，中段则是“阿努之路”，并让他们管辖各类星座。现在的中段，也就是黄道十二宫，与阿努之路刚好相符，苏美尔也将这一路的星星分别归入12个天宫。

在那古老的年代里，也如同今天一样，都有着黄道带这样的概念。地球围绕太阳的这个大圈被等分成了12个部分，每个部分30度。每个部分或“天宫”里的星星合在一起组成了星系，而它们的形状看上去像什么，就被叫成什么。

这些星系及它们的内部细分星群，甚至是星系里面的某个单独的星星，在西方文明里都有着自己的名字和描述，而这些都取自希腊神话——西方世界回溯了接近2000年才能从希腊人那里借来这些东西。然而，很显然，早期的希腊天文学家仅仅是将一个从苏美尔人那里得来的、已经成型的宇宙观放入自己的语言和神话中。我们已经讲到过希帕恰斯、欧多克索斯和其他人是如何

得到这些知识的。甚至连泰利斯，最具影响力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据说他预测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全食，而正是这场日食停止了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之间的战争。他的知识的源头正是前闪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始，名字是苏美尔。

我们从希腊语的“动物圈”——因为那些星星组成的形状看上去就像是狮子与鱼等——这个词得到了黄道带这个词。但是这些假想的形状和名字实际上是由苏美尔人发明的，他们称这12个黄道带上的星座为UL.HE（意为“闪光的兽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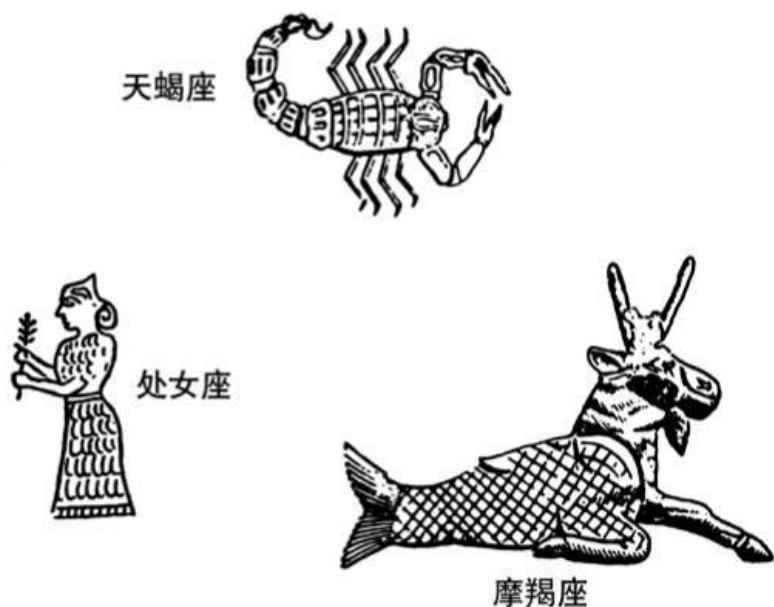


图98

- 1.GU.AN.NA（天牛），金牛座。
- 2.MASH.TAB.BA（孪生子），双子座。
- 3.DUB（夹子/钳子），巨蟹座。
- 4.UR.GULA（狮子），狮子座。
- 5.AB.SIN（她的父亲是辛），处女座。
- 6.ZI.BA.AN.NA（天命），天秤座。
- 7.GIR.TAB（抓撕者），天蝎座。
- 8.PA.BL（卫士），弓箭手，射手座。
- 9.SUHUR.MASH（山羊鱼），摩羯座。
- 10.GU（水神），水瓶座。
- 11.SIM.MAH（鱼），双鱼座。
- 12.KU.MAL（牧场居民），白羊座。

这些黄道带的图画或符号，从苏美尔人创造它们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见图98）。

直到望远镜发明后，欧洲的天文学家们才接受了托勒密的想法，认为在北部天空只有19个星系。到了1925

年，通用规范的分类方法被接受，在苏美尔人所说的恩利尔之路上又发现了28个星系。我们对此完全没有理由感到惊讶，那些古老的苏美尔人早就认识、鉴别了所有的北部天空的星系，并且为之命名和分组，列出了一长串让托勒密无法想象的清单！

在恩利尔之路上的星系里，有12个被认为是属于恩利尔的——就像是在阿努之路上的12个黄道带天体。同样地，在南部的空中——艾之路——星系被标了出来，不仅是作为南部上空的一员，更是属于神艾的。除了这些属于艾的12个主星系之外，也标注了一些其他的南部星系——尽管没有今天我们看见的那么多。

艾之路对致力于研究破解古代天文学的亚述学家们来说可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是要破解那些术语，还必须知道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之前，人们看见的天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从乌尔或者巴比伦观测南部的天空，那些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们能看见的南部天空刚好过半；其余的都隐藏在地平线之下。然而，如果识别正确，艾之路上的一些星系也是在地平线之上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如果像学者们所推测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就像后来的希腊人所相信的那样）地球是一团浮在混沌黑暗的阴间（希腊人的冥界）之上的干地——一个平的碟状世界，天空像个半圆形的罩子罩在地球上，那么如此一来，就根本不存在南部天空

了！

受美索不达米亚人抱有平板地球观这种推测的限制，现代学者们并不允许在他们的观点中有低于赤道线的世界的存在。而我们的证据则显示，苏美尔人的三条“路”很明显地说明，他们眼中的地球是一个球体，而不是平的。

1900年，T.G.平切斯在向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报告中，说他可以重组和重建一个完整的美索不达米亚星盘。他做出来的的是一个圆形的碟子，像一块蛋糕一样被切成了12瓣，同时也划分出了3个同心圆，最后就得到了36个小部分（见图99）。

这个整个设计中出现了带有12片“叶子”的花状物，每片“叶子”上都分别写有每个月的名字。平切斯为了方便，用1到12标注了它们，从NISANNU（相当于我们的1月）开始，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历法的第一个月份。

这36个部分还分别包含了一个底部有小圆圈的名字，表示着天体的名字。这些名字在许多文献和“星表”中都被发现过，不用怀疑它们就是星系、恒星或行星的名字。这36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都还有一个写在天体名字下边的数字。在最内层的圆内，这些数的范围是30到60；在中间的圆内，是从60（写作“1”）到120（六十进位中写作“2”，意思是 $2 \times 60 = 120$ ）；而在最外面的圆

内，是从120到240。这些数字是想表达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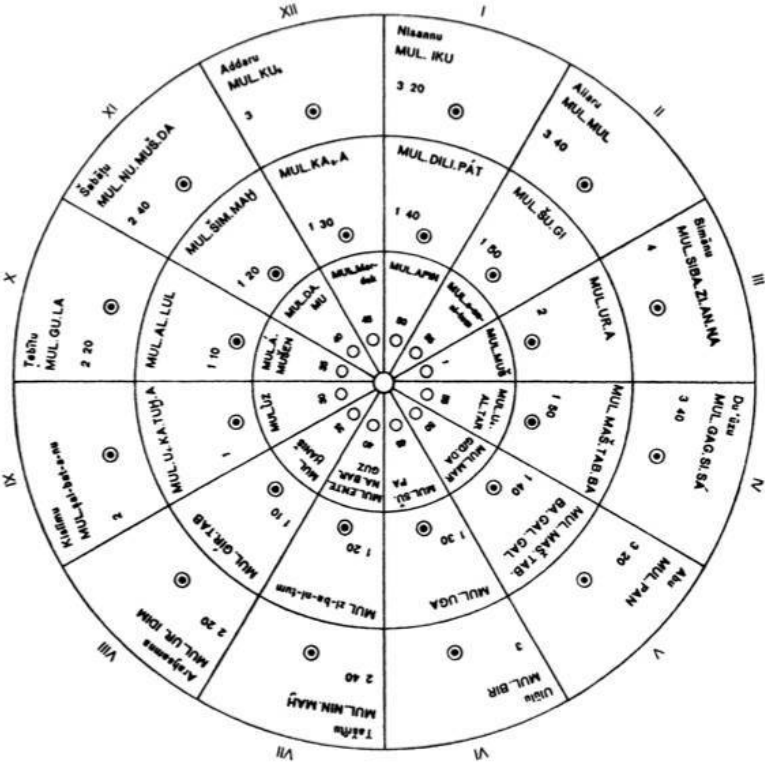


图99

在平切斯报告之后的近50年，O.纽格伯尔在其作品《古代天文史：疑问和解答》中，也只能说“这个整个文稿组成了某种图解式的天体图……在这36个部分的任意一个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个星系的名称和一个简单数字，不过数字的意思还不太清楚”。这个项目的另一位领导专家B.L.范德瓦尔登，则在其著作《巴比伦天文学：三十六星体》中，描述了这些数字在一些节奏上有较为明显的

升降，而这只能表明“这些数字是与白昼的持续时间有关的”。

这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丢掉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平板地球的这个观念，并认识到他们的天文学知识与我们的一样好——倒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仪器，而是因为他们知识的来源是纳菲力姆。

我们认为，这些难解的数字所表达的是天弧的度数。以北极开始作为起始点，而这个星盘是一个平面天球图，也就是说，是用一个平面来表示球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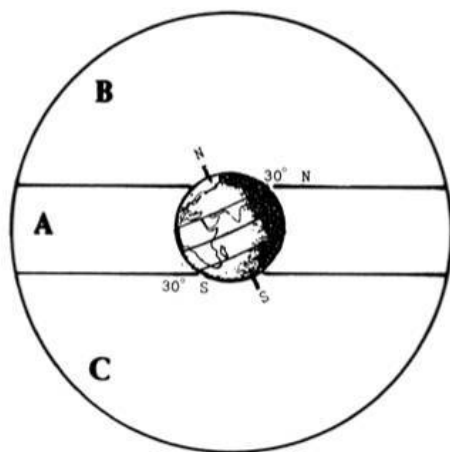
随着这些数字的增减，恩利尔之路的数字（如Nisannu-50，Tashritu-40）加起来就是90；所有阿努之路的数字加起来则是180；而那些艾之路的数字加起来就是360（比如Nisannu200，Tashritu160）。它们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球形的圆周的各个部分：四分之一圆周（90度），半个圆周（180度），或者整个圆（360度）。

这些标记恩利尔之路的数字非常适合表示从北极开始，然后一直延续至60度的苏美尔人的北部天空，在赤道下方30度与阿努之路分界。阿努之路到赤道两侧是等距的，一直到赤道南方30度。接着，更南边以及从北极算起最远的地方，就是艾之路——从南极点开始30度的

天球和地球的部分（见图100）。

艾之路里面的数字在阿达加（Addaru，相当于我们的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和乌鲁鲁（Ululu，相当于我们的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里加起来等于180度。这是唯一一个从北极延续180度的点，无论你是往西南方还是东南方走，都是朝着南极方向。

岁差现象是由地球地轴的不稳定造成的，这导致地轴的北端（指向北极星的地方）和南端在天空中画出一个壮丽的大圈。地球相对于星系的明显减速在一年的合计是大约55秒（表示弧度），或者是每72年一度。由此得出这个大圈——它将地轴的北端再次指向同一颗北极星——一圈要持续25920年（ 72×360 ），这就是天文学家所说的大年或者柏拉图年——因为很明显，柏拉图曾意识到这种现象。



A. 阿努之路，太阳、行星和黄道带星系的天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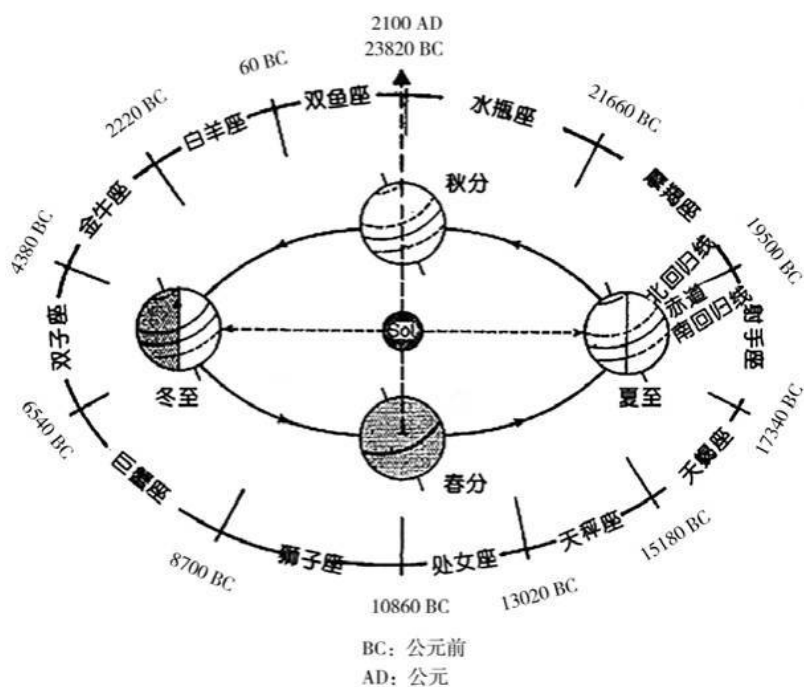
B. 恩利尔之路，北部天空

C. 艾之路，南部天空

图100

在古老的年代，各种星星的升起和降落被认为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而且春分（带来新的一年）的精确测量，与黄道宫中所发生的天文现象有着较大的关联。由于岁差的存在，春分和其他天文现象，被一年一年地延迟，最终会在2160年之后到达下一个黄道宫的重临。我们的天文学家继续使用着“零点”（白羊座的起点），它代表大约公元前900年的春分，但现在，这个点已经被切换到了双鱼座。大约在公元2100年的春分点，又将进入宝瓶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正在进入宝瓶座时代（见图101）。

因为从一个星宫到另一个星宫的切换需要超过2000年，学者们想知道希帕恰斯是怎样或从何处学来这些知识的，而那时还是公元前2世纪。现在已经清楚了，他的知识源头是苏美尔。朗盾教授的发现显示出，尼普尔历是在大约公元前4400年建立的，那时是金牛座时代，这反映出，岁差以及黄道带星宫切换要花上2160年时间的知识早已掌握了。将美索不达米亚天文文献与赫梯天文文献进行对比的耶利米亚教授，同样告诉我们，更古老的天文文献记录了从金牛宫到白羊宫的转换；并且他还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预测到了从白羊宫到双鱼宫的转换。



在看过这些结论后，威利·哈尔特勒教授在《近东，最早的星座史》中提出，苏美尔人留下了大量的图画证明这些现象。当春分点还在金牛宫的时候，苏美尔的至点还在狮子宫。哈尔特勒注意到，在苏美尔的描绘中，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就有着周期性的“牛狮之争”，并认为这种斗争表现了公元前4000年的观测者从北纬30度（比如乌尔）所看到的金牛座和狮子座的关系（见图102）。

大多数学者认为，苏美尔人将金牛座视为其第一个星座，不仅是因为黄道带的古老证据——可以回溯至公元前4000年，同时还可以证明的是，苏美尔文明的建立是多么突然。耶利米亚教授在《古老东方之光下的〈旧约〉》一书中，说他发现了一些证据，显示苏美尔的“零点”刚好是在金牛宫和双子宫之间；通过这一点和其他一些档案，他指出黄道带这个概念是在双子宫时代设计出来的，然而那时苏美尔文明压根没有开始。存放于柏林博物馆的一个苏美尔的碑刻（VAT.7847），是从狮子座开始交代黄道十二宫的——它带我们回到了公元前11000年，那时的人类刚刚开始耕种。



图102

H.V.希尔普雷奇特走得更远。通过研究几千个带有数表的文献，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比伦探险考察》中指出：“所有来自尼普尔和西巴尔图书馆的乘除法文献，以及所有亚述巴尼波图书馆（在尼尼微）的文献都是基于（数字）12960000的。”在分析这个数字及它所代表的意义之后，他再次指出它只可能与岁差现象有关，并且苏美尔人知道25920年，一个周期的大年。

这绝对算是一种幻想，一种在不可能的时代的天文幻想。

正如有证据显示，苏美尔天文学家掌握了他们不可能通过自身而掌握的知识一样，这里有证据证明，他们拥有的大量知识，事实上都对他们没有实际作用。

这不仅与被使用的那套相当成熟的天文方法有关——在古代苏美尔哪个人又真正需要去建立一个天体赤

道，谁能举个例子出来？还与各种测量各星体之间距离的复杂文献有关。

其中有这样的文献，被称作AO.6478，列出了26个主星，它们都是可以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北回归线上清晰地看到的。文献中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测量出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首先是用一个被叫作mana shukultu的单位（意为“测量和称量”）给出的。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聪明的构想，它将流失的水的重量与时间的推移联系起来。它让用时间来测算两星之间的距离成为可能。

第二种方法是由天弧的度数得来的。一整天（白昼和黑夜）被分为两个12小时，整个天弧包括了360度。因此，一个“贝鲁”或者“两个小时”代表着30度的天弧。用这种方法，地球上时间的推移完成了指定天体间距离的测量。

第三种测量方法是beru ina shame（意为“天之长”）。F.塔里奥-但基教授在《星之距离》中指出，前两种方法都是依靠其他现象才能得以实现，第三种方法则是直接的测量。他和其他一些人都相信，一个“天上的贝鲁”，相当于10692个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米（11693码）。由此，26个主星之间的“天距”在文献中被计算了出来，加起来是655200个“贝鲁”。

这三种测量星体之间距离的方法的实用性，表现出

了这类事物的重要性。然而，生活在苏美尔的男女老少到底又是谁需要这样的知识，而且他们中的谁又能发明出这样的方法并实际使用它们？唯一的答案是：这是纳菲力姆的知识，只有他们需要如此精确的测量。

具有宇宙旅行的能力，从另一个星球到达地球，在地球上空漫游——他们是唯一能够在人类文明还需要数千年发展的曙光时期掌握这类知识的物种，是他们拥有如此成熟的数学与天文学的概念和方法，而且他们需要教导人类的文士如何抄写和记录这些天文信息，例如星星之间的距离，星系、天体的升降和秩序，天文历法，以及其他那些精确得不现实的天地知识。

有着这样的背景，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们在纳菲力姆的带领下，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土星之后的行星——他们并不知道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他们对于太阳系——地球的家园的知识，还不如他们对星星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的排列秩序的知识。

上百个被详细记录古代天文信息的文献列出的天体，按照它们的秩序——或者神祇，或者月份，或者土地，或者所属星系——整齐地排列着。有一个这样的文献，经过《巴比伦天文手册》的作者恩斯特·F.威德纳分析，被认为是“大星表”。上面有5列有10位数的天体，并被相互联系起来，涉及月份、国家和神祇。另一个文献列出了正确的黄道十二宫里的主要星体。一个被编入索

引的B.M.86378文献在它已较为破损的部分，按照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排列出了71个天体；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确实，苏美尔人和他们的继承人知道，我们的星系是日心星系，太阳是主宰，而地球只是普通行星；此外，他们也知道在土星后面还有更多的行星。

同时，苏美尔人也把所有的天体（行星、恒星或者星系）都称为MUL（意为“在高处闪耀”）。阿卡德词语kakkab也代表任何天体。但有一些MUL被表述成LU.BAD，以便很明确地指出是我们星系的行星。

得知希腊人称这些行星为“漫游者”，一些学者们将LU.BAD理解成“漫游的羊”，由LU（意为“他们是牧羊人”）和BAD（意为“高远”）派生出来。但事实上，BAD的另一意思是“古老的”“基础”或“归宿”。

这很适合描述太阳，而且在那之后就是LU.BAD，不是“漫游的羊”，而是被太阳放牧的“羊”——太阳之下的我们的行星。

这些LU.BAD的位置和它们之间及与太阳的关系，在很多美索不达米亚天文文献中都有描述。它们有些“在上面”，有些“在下面”，库格勒猜对了，其参照点就是地球自身。

只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星都是在讲述MUL.MUL——这是一个让学者们不停猜测的词——的文献中才提到。由于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多数学者已经同意MUL.MUL代表着昴宿星团，金牛座中的星群，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穿过春分线（对巴比伦而言）。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常常提到MUL.MUL包含了7个LU.MASH（意为“近亲漫游者”），学者们由此推断它们是昴宿星团中最亮的7颗星星，用肉眼就能看见。事实上，基于分类的原则，这组星体中要么有6个，要么有9个亮星，反正不是7个，这是个问题；但是这一点被忽略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能解释MUL.MUL的含义了。

法兰兹·X.库格勒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昴宿星团这个说法，但是，当他发现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较为模糊地表达了MUL.MUL不仅包含“漫游者（行星）”，还包含了太阳和月亮之后——完全可以推翻昴宿星团的说法，他感到相当惊讶。同样，他还见到了一个很清晰的表述：“MUL.MUL UL-SHU 12”——意思非常明显：MUL.MUL是一个“十二地带”。

我们建议将MUL.MUL这个词看作星系，用重复的词（MUL.MUL）来表达这个全面的、“包含了所有天体的天体”。查尔斯·维洛列伍德在《迦勒底占星学》中翻译了一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索引号K.3558），上面描述了

MUL.MUL或者kakkabu/kakkabu的成员。文献的最后一句说得相当明确：

Kakkabu/kakkabu

它的天体数为12。

它的天体量是12。

月亮的月份一共有12个。

这个文献毫无疑问地表明：MUL.MUL——我们的星系是由12个成员所构成。也许我们不该为这一点感到惊讶，因为希腊学者迪奥多罗斯·塞库鲁斯在解释迦勒底的这三条“路”以及随之而来的36个天体的时候，陈述道：“在这些天神中，有12个占主要地位；对每一个，迦勒底人都为其标注了一个月和黄道带上的一个符号。”

恩斯特·威德纳的研究显示，除了阿努之路和它的黄道十二宫，在一些文献中还提到了“日之路”，同样也是由12个天体所构成：太阳、月亮和10个其他星体。在所谓的TE-碑刻的第二十行上有这样的陈述：“naphar 12 shere-mesh ha.la sha kakkab.lu sha Sin u Shamash ina libbi ittiqū。”意思是：“总的来说，十二个成员在太阳和月亮的所属地，那里行星围绕。”

我们现在可以抓住在古代世界中12的重大意义了。

苏美尔大神圈，以及在那之后奥林匹亚十二主神，都是由刚好12个构成的；年轻神祇只有在老神退休之后才能晋级到十二神之中。同样地，这个神圣数字12的空白必须被填上。与之相对的，一年有12个月，一天有两次12个小时。苏美尔的每一项设计和发明都参照了12个天体，以此来保证好运。

许多研究，例如S.朗盾的《巴比伦月历和闪族历法》就显示出，从一开始的时候，将一年设计为12个月就与十二大神有关系。在他之后，弗里兹·霍米尔和其他人证明这12个月与黄道十二宫有着紧密联系，而且他们都是源于那12个主要天体。查尔斯·F.简则在《苏美尔词汇学》中重制了一个苏美尔的24天体表，将黄道十二宫与我们星系的12个成员进行配对。

一个长篇文献，由F·塔里奥-但基鉴别为是巴比伦的新年庆的寺庙活动过程。对大神庙而言，如埃萨吉拉，有12个大门。通过连续背诵12次“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所有天神的力量将在马杜克被授予，神的仁慈将被祈求12次，他伴侣的仁慈也将被祈求12次。这总共是24下，刚好契合黄道十二宫和我们星系的天体。

一块由苏萨国王刻下天体符号的界石，描绘出了24个符号：有12个像黄道带，还有12个代表我们星系成员。它们是美索不达米亚的12个星形神，和哈兰、赫梯、希腊以及所有其他古代神话中的一样（见图103）。

虽然我们的自然数的基础是数字10，但数字12渗透到了苏美尔消失很久以后的各类天文和神圣的事物中。希腊有12个泰坦，以色列有12个部落，以色列的大祭司魔法般的护甲有12个部分。数字12还存在于耶稣的12个门徒，甚至我们在十进制的数中从1数到12（英语中1至12的单词是完全没有重复的，而13开始则是由两个数字单词组合而成），仅在12之后我们才变成了“10和3（ten and three，组成thirteen）”，“10和4（ten and four，组成fourteen）”，以此类推。

这个具有如此力量的数字从何而来？是从上天。



图103

因为这个星系——MUL.MUL包括的，除了我们现在已知的，还有阿努之星，它的符号——一个发光的天体在苏美尔文献中代表着阿努和“神圣”。“至高权杖之星是MUL.MUL里的一只羊”。当马杜克篡夺了阿努的王位，成为这颗星的主人之后，巴比伦人说道：“MUL.MUL中出现了马杜克之星。”

纳菲力姆在教导人类认识真正的地球和宇宙时，向古代的天文学家和祭司们传授的知识，不仅涉及土星之前的行星，还涉及他们那颗最重要的行星，也就是纳菲力姆的家：

第十二个天体。

第七章

创世史诗

在大多数已发现的古代圆柱图章上，都有代表特定天体——我们星系中的行星的符号。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一个阿卡德图章，现存放于柏林国家博物馆，索引号为VA/243，它并不是像通常那样一个个地描绘它们，而是11个天球为一组，环绕在一个大的发光星体周围。很明显，这是在描绘苏美尔人眼中的星系：它由12个天体组成（见图104）。



图104

我们通常在这样一个平面上来描述我们的星系：一条从太阳拉出来的线，线上依次排列着行星。但是如果

我们在一个圆内，而不是一条线上来描绘我们的行星（第一个是水星，接着是金星，然后是地球，以此类推），那么绘出来的图就如下所示（见图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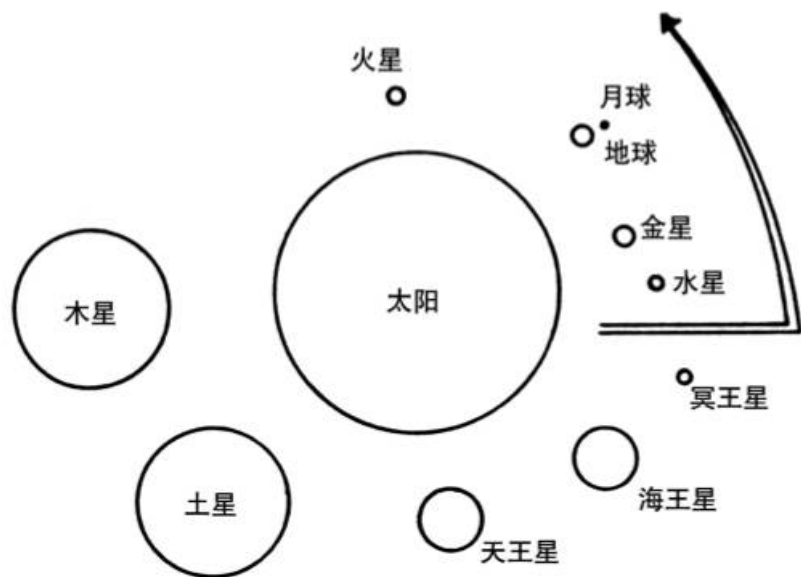


图105

如果再看一眼描绘在VA/243上的星系放大图，我们可以看见一些“小圆球”围绕着一颗大星，而它们的大小比例和它们的秩序，刚好与我们现在这个星系吻合：水星后面跟着大一号的金星，地球和金星一样大，被月球围绕着。按照这样的顺序下去，火星也是刚好比地球小但又比月球或水星大（见图106）。

但接下来，古代描绘中出现了一颗我们都不知道的星球——很明显比地球大，但是又比木星和土星小。它

靠在木星旁边。更远的地方，另一对行星很完美地与我们的天王星和海王星匹配。最后，最小的冥王星也在这里，但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地方（海王星之后）；它是出现在土星和天王星之间的。

苏美尔人把月球也算成一个平等的天体，他们的描绘中出现了我们现在已知的所有行星。除了冥王星，它们都有着正确的秩序，而且还有着正确的大小。

4500年前的这幅图画同时还提示我们，在火星和木星之间，有着另一个大行星。它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第十二个天体：纳菲力姆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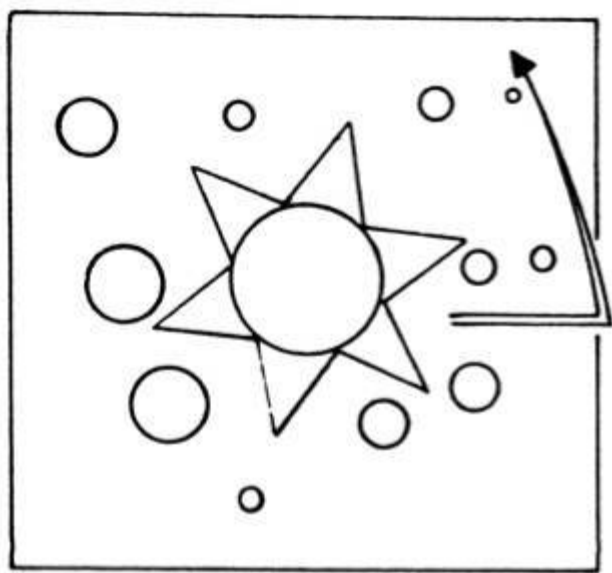


图106

如果这幅苏美尔天体图是在两个世纪前发现的，天文学家们会认为苏美尔人简直就是无知的，竟然在土星之后还幻想出如此多的虚假行星。然而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出现了。那么苏美尔人是否又在幻想，还是他们确实在纳菲力姆的教导下，得知月球在这个星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冥王星实际上是靠近土星的，并且，在火星和木星之间有着第十二个天体？

旧观点认为，月亮除了是“一个结冰的高尔夫球”之外什么也不是，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才彻底被抛弃。最不错的猜测是，月亮是从地球分离出来的一大块，那时的地球还处于熔炉般的状态。月亮受到数以百万计的陨石的影响，于是在表面有了很多环形山。由此它成了一个无生命无历史并永远跟随地球的卫星。

无人卫星进行的观测将这样的旧观点带入了新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构成月球的化学物质和矿物质与地球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直接冲击了“分裂”说。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进行的实验，以及对带回地球的月球土壤和岩石样本的研究分析表明，现在是不毛之地的月球，曾经却是“生命行星”。像地球一样，它也是分层的，也就是它是从它自己的熔岩内核开始凝固的。像地球一样，它也产生热，只是地球的热来自它的放射性物质，

在地球内部极大的压力下“烹炒”；而月热，则是来自很靠近月表的放射性物质层。那么，是什么将它们“翻”到了如此靠近月球表面的位置？

月球的力场是不规则的，仿佛有很大的重物（比如铁）并没有沉到它的核心，而是在胡乱分布。我们想问，这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要这样？有证据显示，月球上的古岩石是带磁性的。也有证据表明，月球的磁场改变甚至反转了。它是在一些不为人知的内部过程之后，或是在一些暂时无法确定的外部影响之后改变的吗？

阿波罗16号的宇航员在月球上发现的角砾岩是曾经被粉碎后的实心固态岩，而后来却在突然的极度高温中又被焊接在了一起。这些岩石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被粉碎的，又是如何重焊的？月球上其他的表面物质富含稀有的放射性钾和磷，而在地球上，此类物质都是深藏地下的。

将这些发现放在一起，科学家们现在肯定，月球和地球是在大约同一时间由相近化学物质构成的，有着各自的发展和进化。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的观点是，月球在它开始的前五亿年属于“正常”发展期。他们说：最大变动期是在40亿年前，当时有着庞然大城市甚至国家大小的陨石冲击月球，由此形成了巨大的环形山。这些碰撞留下来的放射性物质开始在地表之下发热，融化

了大量地表，熔岩也像海一样在地表蔓延。阿波罗15号在环形山附近发现了一个岩滑堆，它比地球上任何岩滑堆都至少大上六倍。阿波罗16号发现，创造甘露海的那次撞击的碎片散布到了1000英里以外的地方。阿波罗17号降落在一个悬崖附近，而这个悬崖要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悬崖高上八倍，也就是说，月球曾发生过比地球上任何一次地震都强上八倍的地震。

这次宇宙大事件引起的变动一直持续了8亿年，以至于32亿年之前，月球才最终有了冰冻的表面。

苏美尔人很正确地给予了月球一个正常行星的地位。他们留下了大量文献，解释并描述了这次让NASA专家们关心的宇宙灾难。

冥王星曾被称作“谜”。因为它围绕太阳的轨道不只是像其他行星那样略微偏离一个完美的圆圈，而是很明显地被拉长成了椭圆；当其他行星只是或多或少地偏离轨道的时候，冥王星却偏离了17度，这是相当巨大的数字。因为这个很不正常的轨道现象，冥王星是唯一一个切过其他行星——海王星——轨道的行星。

论大小，冥王星的确只是“卫星”级：它的直径（3600英里）不比海卫一（海王星的一颗卫星或者是土卫六（土星的十个卫星之一），大多少。有着这样的特点，它的“不称职”被认为有可能是因为它一开始只是一颗

卫星，由于某种原因脱离了主星，并开始了自己的行星生涯。这种可能即将得到证明，我们马上就能看到苏美尔文献的相关记录。

现在，我们对太初宇宙事件的追寻到达了高潮：关于第十二个天体的存在。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天文学家也发现了这样一颗星球的确曾存在于火星和木星之间。

18世纪末，在海王星都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一些天文学家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这些行星按照某种既定规律排列在与太阳相隔某段距离的地方。”这种规律后来被称为波德定律，它让天文学家们相信，有一颗行星应该在一个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行星存在的地方旋转着，而这个地方，刚好是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轨道上。

在这些数字上的计算刺激下，天文学家们开始在这片区域中搜寻这颗“迷失的星球”。在19世纪的第一天，意大利天文学家朱塞佩·皮安琪在这块区域发现了一颗非常小的行星，他叫它谷神星。直到1804年，在此区域发现的小行星已经有了四颗；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有将近3000颗小行星围绕着太阳，这个轨道被称为小行星带。还需要怀疑吗，这无疑就是一颗被粉碎以后的行星。俄罗斯天文学家们称其为战车。

天文学家们在肯定这颗行星的存在时，却无法解释

它的消失。它自爆了吗？如果这样的话，行星碎片应该是四散开来，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小行星带里。如果是一次撞击摧毁了这颗行星，那么谁才是“肇事”行星呢？它也碎了吗？然而如果把那些围绕太阳飘浮的残骸加起来，甚至还不足以称其为一颗行星，别提两个了。同样地，如果火木之间的小行星带包含着两颗行星，它们就应该分别保留着两颗行星的公转方式。但所有的小行星只有一种公转方式，这暗示着它们来自同一颗天体。那么，这颗行星是怎样粉碎的呢，是谁粉碎了它？

古人给了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被解读，让我们突然领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不仅是与《圣经》内容对应，甚至比《圣经》还早。艾伯赫·施拉得于1872年写下的《楔形文字与〈旧约〉》一书，开启了持续半个世纪的相关书籍、文章、演讲和辩论的雪崩。

是否有一个纽带，在某个很早的时候，连接着巴比伦和《圣经》？各个头条标题都很有煽动性地写着：
babel und bibel（法语：巴比伦和圣经）。

亨利·莱亚德在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波图书馆发现了众

多文献，其中一个所讲述的创始神话就像《圣经·创世记》里讲述的一样。这个破损的碑刻，是由乔治·史密斯首次拼装成功，并在1876年通过其著作《迦勒底创世记》公之于世的。该书证据确凿地指出，的确有这么一个阿卡德文献，用古巴比伦方言书写，讲述了一个单独的神是如何创造天地万物甚至人类的。

到现在都有无数个研究正在对比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和《圣经》故事的异同。巴比伦神的工作，如果不是在六“天”之内完成的，就是记录在六个碑刻上的。与《圣经》中上帝第七天休息并玩耍自己的手工艺品相同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史诗中用第七个碑刻写下巴比伦神的兴奋和他的功绩。极为恰当地，L.W.金将之命名为《创世七碑刻》。

现在，它被称为《创世史诗》。这部文献因为它著名的引子——伊奴玛·伊立什（Enuma Elish，意为“在处于顶点时”）而在古代流传甚广。《圣经》的创世神话是从创造天地开始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则是一段真实的宇宙进化史，讲述的是很久之前的事件，带领我们回到时间的开始：

在处于顶点之时，天堂还没有命名

在那之下，结实的大地还没有名字

史诗告诉我们，在那之后这两个太初天体生下了一系列的“天神”。随着天体数量的激增，它们制造出很大的噪声和骚乱，打扰了太初之父。他忠诚的信使劝说他好好考虑一下惩罚这些年轻的神，但是他们联合起来，抢夺了他的创造力。太初之母试图报仇。一个领导造反的神向众天神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的小儿子加入众神集会，并给他至高权力，好让他去单独迎战那只由他们的母亲变成的“怪兽”。

在接受了权威之后，这位年轻的神——巴比伦的马杜克面对这只怪兽，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把她切成了两半。用她的一半做成天，一半做成地。

接着他宣布了天国的固定秩序，为每个神都定下了固定的位置。在地球上，他创造了高山、海洋与河流，建立了季节和植被，并创造了人。他往返于天国与巴比伦，以及修建在地球上的塔庙之间。神和人都被指派了工作与任务，还有需要遵守的礼仪。众神于是承认马杜克是最高之神，献给他“五十个名字”。

随着更多的碑刻和碎片被发现和翻译，我们可以证明，这段文字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学作品：它是巴比伦最神圣的宗教历史史诗，它的一部分在新年礼中作为诵读的内容。为了宣称马杜克的至高无上，巴比伦将他当成创世神话中的英雄。然而，也并非一直如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巴比伦版本的史诗是早期苏美尔版本（关于

阿努、恩利尔和尼努尔塔等英雄)的政教合一的伪版。

然而，无论在这些天神的戏剧中演员叫什么名字，这些神话的确是和苏美尔文明一样古老。大部分学者将之看成是哲学作品——神与邪恶之间永恒斗争的最早版本，或者是关于自然界冬天、夏天，日出、日落，生死循环的古老寓言。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这些神话看其本身的价值，比如，认为它们确实是在陈述苏美尔已知的宇宙现象，如同纳菲力姆告诉他们的那样？抱着这样一种勇敢而新奇的看法，我们发现，《创世史诗》很完美地解释了我们星系中可能发生过的事情。

《伊奴玛·伊立什》的第一幕上演在太初宇宙。而那些演员们则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者：

在处于顶点之时，天堂还没有命名，

在那之下，结实的大地还没有名字；

一切皆无，而最初的阿普苏，它们的创造者，

穆木和提亚马特——她生下了它们所有；

他们的水混合在一起。

水里没有芦苇，没有沼泽。

众神之中，没有谁出现，

万物没有名字，没有既定之命运；

接着就是这样，在它们之间，有了神。

用芦苇笔在这第一块泥板上的草草几笔——九个短行，这位古代诗人兼年代记录者设法让我们坐在剧院的前排正中，然后他勇敢且戏剧性地拉开了有史以来最伟大壮丽的一幕：我们星系的诞生。

在广阔空间中，“诸神”——行星们出现了，有了名字，有了自己的既定“命运”——轨道。只有三个“真神”存在：“最初的阿普苏”（意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穆木（意为“出生者”）和提亚马特（意为“生命处女”）。阿普苏和提亚马特的“水”混合在一起，文献里讲得很清楚了，这不是长着芦苇的水，而是原始水域，宇宙最基础的生命摇篮。

阿普苏，是太阳，“从开始就存在”。

与之最近的是穆木。史诗中的故事在之后讲得很清楚，穆木是阿普苏最信任的助手和使者：对水星的很好的形容，一颗迅速地围绕着主人的小巧行星。事实上，这也是古希腊和罗马人对于水星神的观点：神的快递员。

稍远一些的提亚马特，他就是后来被马杜克切了的“怪物”——“消失的星球”。但是在太初之时，她是第一个圣三位一体的处女母亲。她和阿普苏之间的空间并不是白白地空出来的，它填充着阿普苏和提亚马特的原始力。这些“水”“混合”了，一对天神——行星出现在了阿普苏和提亚马特之间。

他们的水混合在了一起

.....在它们之间，有了神：

神拉赫姆和神拉哈姆出现了；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名字。

提亚马特



太阳（阿普苏）

水星（穆木）



图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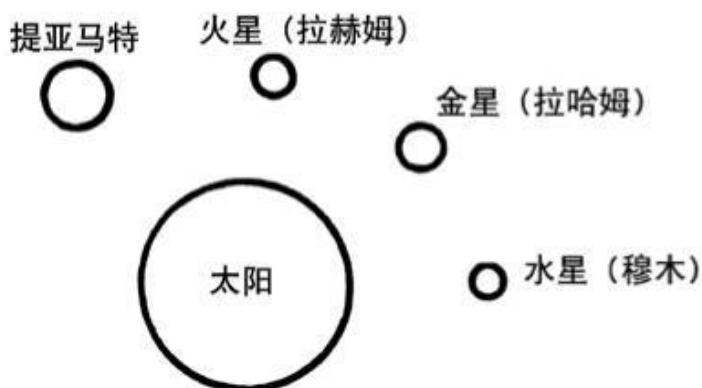


图108

从字源学上讲，这两颗行星的名字是起源于LHM（意为“制造战争”）的。古代传统告诉我们火星是战神，而金星既是爱神又是战神。拉赫姆和拉哈姆的确分别是一男一女的名字；史诗中这两位神和火星、金星的身份特点，不仅从字源学和神学上，也从天文学上得到了证实：作为“迷失的行星”，提亚马特是在火星后面的。火星和金星确实应该出现在太阳“阿普苏”和“提亚马特”之间。我们在苏美尔天体图的帮助下说明这个问题（见图107和图108）。

星系的形成过程继续着。拉赫姆和拉哈姆——火星和金星——出现了，然而：

在他们成长完之前

也是指定个子大小的时候——

神安莎和神基莎形成了，

（大小上）超过了他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神阿努成为他们的儿子——

是他祖先的竞争对手。

接着安莎的第一个孩子，阿努，

以他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形象生下了努迪穆德。

《创世史诗》的第一幕只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在我们眼前演出完毕。我们被告知，火星和金星只长到了一个有限的大小；然而在它们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另一对行星形成了。这是两颗壮观的星球，像它们的名字一样——安莎的意思是“王子，天国最重要的”，而基莎则是“结实大地上最重要的”。显然，它们的大小超越了第一对。这些描述、用词和位置很容易让人看出，它们就是土星和木星（见图109）。

又过了一段时间（“年复一年”），第三对行星出现了。先出现的是阿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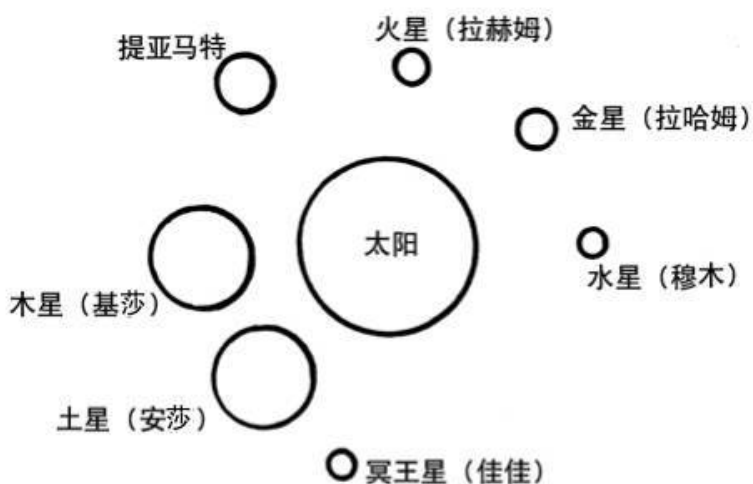


图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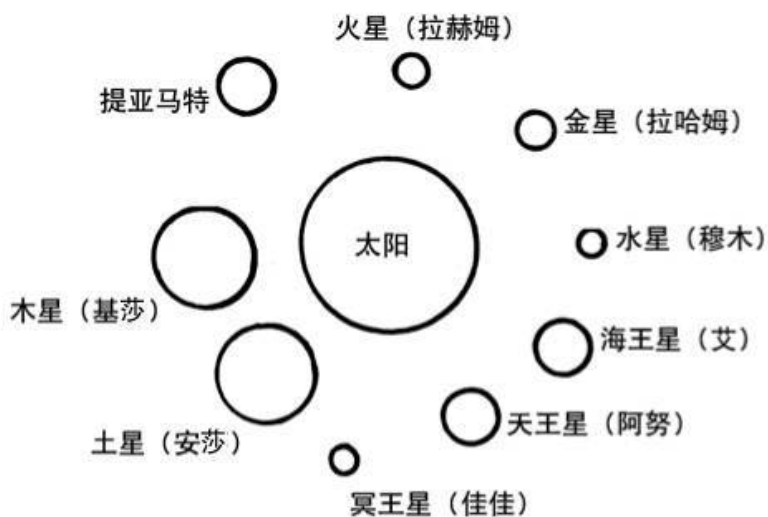


图110

比安莎和基莎都小（“成为他们的儿子”），但比第一

对大（“是他祖先的竞争对手”）。之后阿努又生了一对双行星，“以他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形象”。巴比伦人称这颗星为努迪穆德，也就是恩基/艾的另一种写法。再一次，它的大小和位置让我们知道了它们在我们星系中的身份：天王星和海王星。

然而，在这些行星的外层还有一颗行星，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冥王星。《创世史诗》中已经讲述了阿努是“安莎的第一个孩子”，暗示着安莎/土星还有另一个孩子。史诗后来提到了这个孩子，它陈述道：安莎将他的信使佳佳派往其他行星进行大量任务。而佳佳的作用和个子，与阿普苏的信使穆木差不多；这让人联想到水星和冥王星之间的诸多相同点。佳佳，就是冥王星。但是苏美尔的天体图并没有将冥王星放在海王星之后，而是在土星一旁，作为他的“信使”，或者卫星（见图110）。

《创世史诗》第一场走到了结尾，这里有了一个由九个行星和一个太阳组成的星系：

太阳——阿普苏，“从一开始就存在”。

水星——穆木，阿普苏的助手和信使。

金星——拉哈姆，“战争之女”。

火星——拉赫姆，“战神”。

——提亚马特，“给予生命的处女”。

木星——基莎，“结实大地上最重要的”。

土星——安莎，“天国最重要的”。

冥王星——佳佳，安莎的助手和信使。

天王星——阿努，“天国的他”。

海王星——努迪穆德（艾/恩基），“灵巧的创造者”。

地球和月球跑哪儿去了？它们也被创造了，在之后的一次宇宙碰撞中。在这场壮丽的讲述行星诞生的戏剧的最后，《创世史诗》的作者拉开了第二场的帷幕：天乱。新出现的行星一点也不稳定。行星们相互牵引着，它们向提亚马特涌去，扰乱并危及了她的安全。

神兄弟们聚在一起，

他们来回涌动打扰了提亚马特。

他们在天国家园里做的傻事，

困扰着提亚马特的“腹部”。

阿普苏听不下去他们的喧闹；

提亚马特对他们无语了。

他们的所为令人厌恶……

惹麻烦是他们走的路。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不稳定、不规则的是那些行星的轨道。新行星“来回涌动”；它们跟对方靠得太近了（“聚在一起”）；它们干扰了提亚马特的轨道；它们离她的“腹部”太近了；他们“走的路”会惹麻烦。虽然提亚马特才最危险，但同样阿普苏也发现这些行星的所为“令人厌恶”。他打算“毁掉他们的道路”。他与穆木聚在一起，和他秘密商谈。但是“他们所密谋的”被其他神无意间听到了，这个要毁掉他们的决定让他们气得说不出话。唯一一个没有失去理智的是艾。他想出了一个花招，“将睡意倒向阿普苏”。当其他天神都支持这个计划的时候，艾“画了一幅可靠的宇宙地图”，并向行星中的太初之水下了一咒。

艾（海王星）——当它在围绕太阳并包围其他所有行星旋转的时候（它是当时最外层的行星）——施放的这个咒或者力是什么呢？它自身的绕日轨道影响了太阳的引力并由此导致它的辐射外流？或者是海王星自己，在被创造时放出某种大量的能量射线？无论这种影响是什么，史诗将其比喻为“将睡意倒向”——一种平静的影响——“阿普苏”（太阳）。甚至“穆木，他的助手，也无

力动弹”。

就像是《圣经》中的参孙和黛利拉的故事，被催眠的英雄的力量是很容易被抢夺的。艾相当迅速地抢走了阿普苏的创造力。看上去好像是阻塞了太阳中原始物质的释放，艾/海王星“脱下了阿普苏的王冠，卸下了他的光环斗篷”。阿普苏被“战胜”了。穆木不能再继续漫游了。他被“弹开，甩在了后面”，成了主人身边的一颗缺乏生命力的行星。

在剥夺了太阳的创造力——停止了它释放更多能量和物质创造新行星的过程——之后，诸神为星系带来了短暂的安宁。这次胜利因为改变了阿普苏的意义和位置而有着更深刻的寓意。这个词从此被用于表述“艾的住所”。任何新行星从此之后都只能来自一个新的阿普苏——从“深处”，这颗最外层行星面对的遥远的空间。

这次安宁在被打破之前持续了多久？史诗并没有说。但它在一小段暂停之后继续着，开始了第三场：

在命运之屋里，在宿命之地，

一个神被创造了出来，是众神间最有能力和智慧的；

在深处之心，被创造的是马杜克。

一个新的“天神”——新行星加入了。他在深处被创造，一个遥远的空间，一个带给他运行轨道——行星的“宿命”的地方。他被最外层的行星引入了这个星系：“生下他的是艾（海王星）。”这颗新星看上去是这样的：

他的肖像是美丽的，眨眼都会闪光；

他的步伐如同贵族，自古享有高位……

众神之前他傲然登场，无神能及。

众神之间他傲视群雄，俯瞰世事。

他的成员极其庞大，他是最高的。

来自外层空间，马杜克是一颗新生行星，打着火嗝，还释放着辐射。“当他合唇之时，有烈焰迸发”。

当马杜克靠近其他行星的时候，“他们将他们可怕的闪光放在他的身上”，他闪耀着光芒，“穿上十个神的光环”，他的接近由此让星系中其他行星排放电或是其他物质。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对史诗的解读：有十个天体——太阳和其他九个行星等待着他。

史诗中的故事将我们带上了马杜克的快速旅行。他先是经过了“生下”他的行星——将他拉进星系的艾/海王星。当马杜克靠近海王星的时候，后者的引力强烈地拉

扯着他。它让马杜克的轨道变圆，“使之更好地到达目的地”。

在那个时候，马杜克肯定还是很具可塑性的。当它经过艾/海王星的时候，它的引力让马杜克变得膨胀，由此他有了“第二个头”。然而，马杜克的身体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在这时被扯了下来；但当他接近阿努/天王星的时候，有一大块被扯了下来，由此出现了四个马杜克卫星。“阿努创造并使这四个成型，将他们的力量给了他们的主人”。它们四个被称为“风”，并进入了一个围绕马杜克的快速轨道，“像一股旋风般旋转”。

这个秩序——先是海王星，再是天王星——说明马杜克进入这个星系不是顺着星系中的轨道方向（逆时针），而是反方向进入的，呈顺时针。他继续前进着，这颗迎面而来的行星很快就被巨行星安莎/土星的强大引力和磁场拉扯住，接着又是基莎/木星。他的轨道变得更为向内，进入了这个星系的中央部位，直指提亚马特（见图111）。

马杜克的接近很快就影响到了提亚马特和更里面的行星（火星、金星和水星）。

他制造出溪流，影响着提亚马特；

众神开始不安，像身处暴风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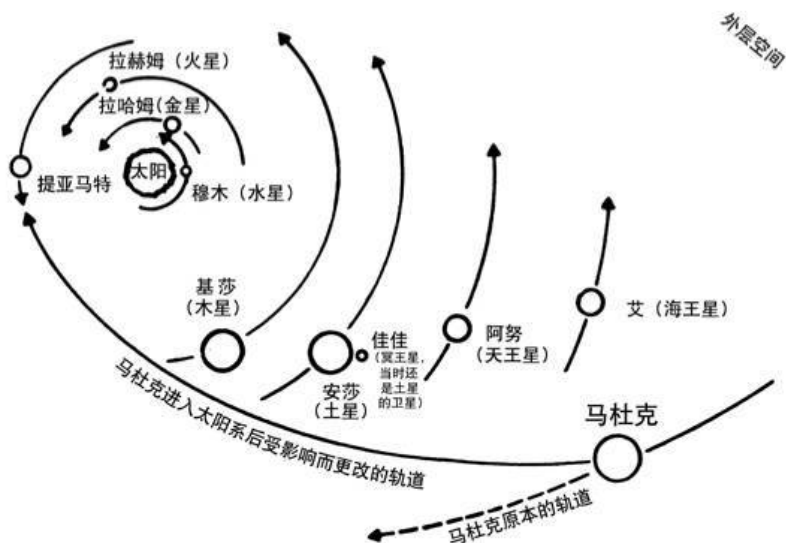


图111

虽然有一部分文献在这里是破损的，我们仍然可以读出这颗接近中的行星“稀释了他们的生命之需……刺痛他们的眼睛”。提亚马特则“踱来踱去忧心如焚”——她的轨道，很显然是受到了影响。

这个不速之客的强烈引力开始撕扯着提亚马特。在她的中心部位出现了11个“怪兽”，一群“咆哮着，愤怒的”卫星从她的体内“自行分裂出来”，并“在提亚马特的一侧前行”。为了面对奔跑过来的马杜克，提亚马特“为他们戴上光环”，给了他们神（行星）的外表。

其中一颗卫星在《创世史诗》和美索不达米亚宇宙观中都很重要，是提亚马特最主要的卫星之一，被称为

金古，“众神中第一个出生的，参加了她（提亚马特）的会议”：

她提升了金古，

在他们中间她让他变得伟大……

战争的最高指挥权，

她放在了他的手中。

无法与引力抗争，提亚马特的大卫星开始向马杜克移去。金古由此拿到了自己的命运之签——一个属于自己的轨道。这件事严重扰乱了其他行星。是谁给了提亚马特创造新行星的权力？艾问道。他将问题带给了安莎，巨大的土星。

他复述了一遍提亚马特策划的一切：

她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大发雷霆

她装备了无与伦比的武器，带着怪兽

她创造出了十一个这样的神祇；

在参与了集会的众神之中，

她提拔出金古，她的长子，让他成为首领

她给了他命运之签，

缠在他的胸上。

再说艾，安莎问他是否可以去杀掉金古。而艾给出的答案却因为碑刻的破损而丢失了；不过很明显艾没有答应安莎，因为接下来的故事中安莎找到了阿努（天王星），询问是否可以“去与提亚马特对抗”。然而阿努“不能面对她而转身离去”。

在这个不安宁的天上，一个冲突出现了；但神一个接一个地退去，没有谁能与暴怒的提亚马特作战吗？

马杜克，在经过海王星和天王星之后，现在解禁了安莎（土星）和他的外环。这给了安莎一个主意：“他力量强大，可以作为我们的复仇者；他在战场上是锋利的：马杜克，是英雄！”进入土星的外环（“他亲吻了安莎的嘴唇”）后，马杜克回答道：

如果，我确实是你们的复仇者

我将战胜提亚马特，拯救你们——

召开会议吧，宣布我宿命中的至高无上！

这种情形有些冒险，不过也很简单：马杜克和他的“宿命”——他围绕太阳的轨道——在所有天神中是至高无上的。接着，佳佳，安莎/土星的卫星也是未来的冥王

星从他的旅行中被释放了出来：

安莎张开了他的口，

对着佳佳，他的助手，说：

“走你的路吧，佳佳，

在众神前表明立场，

向他们复述，我对你说的。”

经过了其他神/行星，佳佳劝说他们“为马杜克修改自己的法令”。这个决定是预先想好的：众神仅仅是太热切地希望其他人去为他们夺取胜利。“马杜克是君王！”他们大喊着，并劝服他早日动身，“去结束提亚马特的生命！”

第四场由此开幕：天战。

众神已经承认了马杜克的“宿命”；他们的引力现在已经确定了马杜克的轨道，所以他可以走向那场“战斗”——与提亚马特的撞击。

作为一名战士，马杜克为自己装备上了各式武器。他用“烈焰填满自己的身体，他做了一张弓……装上了箭……在他面前他放置了闪电”；不仅如此，“他还制作了一张能罩住提亚马特的网”。下面是这些天文现象的名字——两星汇聚时的放电现象，以及互相之间的引力作用

（网）。

但是马杜克的首要武器是他的卫星。当他经过天王星的时候，天王星给他四只“风”：南风、北风、东风、西风。后来在经过了巨大的土星和木星时，马杜克自己又“制作”了三颗卫星邪风、旋风和无敌之风。

将他的卫星作为“暴风战车”，他“派出了这七股风”。他们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准备。

上主开始了行军，顺着他的航线；

他的脸直面暴怒的提亚马特.....

上主接近并审视着提亚马特，

她的助手金古的轨迹，被察觉了。

然而当这两颗行星靠近对方的时候，马杜克的航线变得不规则了：

像他看上去一样，他的航线被扰乱了，

他的方向不再明确，他的所为被扰乱了。

甚至马杜克的卫星都开始偏离轨道：

当在他一旁行军的

诸神，他的助手们，

看见勇敢的金古时，

他们的视力变得模糊。

是否这些斗士在最后与对手擦肩而过了呢？

但死亡已是注定的了，他们的轨道无法避免碰撞。“提亚马特发出了一声咆哮”……“上主升起了狂啸的暴风，他强大的武器”。当马杜克走得更近的时候，提亚马特更加“愤怒”；“她的脚跟摇来摇去”。她开始向马杜克下咒——就像在更早的时候艾向阿普苏和穆木释放的一样。然而马杜克还是向她靠拢。

提亚马特和马杜克，神中最强的，

相互激烈地对抗；

面对战斗他们奋勇前行，

他们走向战争。

史诗现在开始描述这场天战——这次创造天地的行为。

上主张开天网要罩住她；

邪风，在最后面，撞在她的脸上。

当她张开她的嘴，提亚马特，

想要吃掉他——

他驾着邪风所以她闭上了她的嘴。

凶猛的暴风们撞击着她的腹；

她的身体变得膨胀；她的嘴大张着。

他用箭射向那里，扯破了她的腹部；

箭从她体内划过，戳穿了她的子宫。

由此征服了她，他熄灭了她的生命和呼吸。

这是解释这个至今都困扰着我们的难题的最早理论。一个不稳定的星系，由太阳和九个行星组成，被一个来自外层空间的巨大的、彗星一样的行星侵入。它先是遇到海王星，接着经过天王星，然后是土星、木星，它的轨道被深深地向内拉扯进入星系中央，并由此出现七颗卫星。它无可改变地走上了一条向提亚马特——下一颗行星——撞去的轨道（见图112）。

但是这两颗行星实际上并未相撞：是马杜克的卫星冲进了提亚马特，而不是马杜克本身。他们“膨胀”了提亚马特的身体，让她出现了很大的裂缝。穿过这些裂缝，马杜克射了一“箭”，一道“圣光”，强烈的电流集中在一

起，现在的马杜克“充满了耀眼的光芒”，找到了进入提亚马特体内的路，它“熄灭了她的生命和呼吸”——抵消了提亚马特自己的电磁场，并“熄灭”它们。

马杜克和提亚马特的第一次遭遇让她出现了裂缝，变得不再有生命力；但是她最终的毁灭仍然要等到后来与同样裂成两半的金古的相遇。提亚马特的其他十颗小卫星却马上毁灭了。

他杀死提亚马特之后，

提亚马特的环粉碎了，她的主体裂了缝。

站在她这边的诸神，

因害怕而颤抖，

为了保命都转身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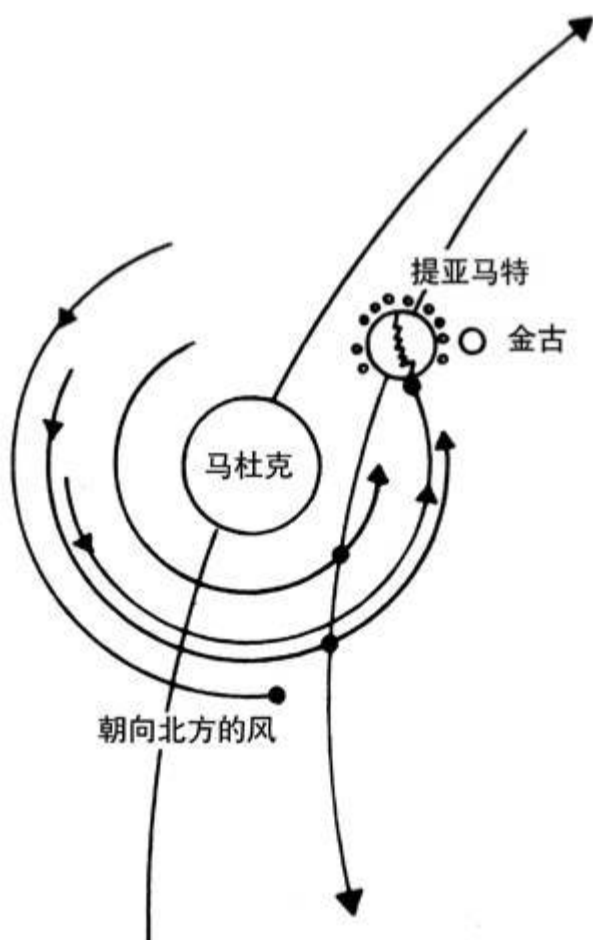


图112

我们能识别这种现象吗——“粉碎……裂了缝”，导致了那样的颤抖，并“转身离去”——朝相反的方向？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提出对于我们星系中另一现象的解释——彗星现象。小型的天球，它们常常被认为是我们星系“无从控制的成员”，因为它们不遵循任何

一种正常的轨道路线。行星围绕太阳的轨道几乎是圆形的（冥王星是个例外）；而这些彗星的轨道是被拉长了的，而且在很多例子中都是被拉得很长的——其中一些长到了会我们从我们眼里消失数百上千年。行星围绕太阳的轨道是在一个统一的平面上的（除了冥王星）；而彗星的轨道则是在许多不同平面上。最意味深长的是，许多彗星都是反方向运行。

天文学家们无法告诉我们是什么力量、什么事件创造出了彗星并将它们扔进了它们的奇怪的轨道。我们的答案是：马杜克。在一个他自己的平面的反向轨道上运行，他撕碎并破坏了提亚马特的主体，将他们变成了小彗星，再用他的所谓的网（引力）影响了他们：

扔进这个网里，他们发现自己被困了。

一整群恶魔行进在她的一旁

他给他们的手戴上手铐

紧紧地包着，他们无法逃掉。

战斗结束之后，马杜克从金古那里夺走了命运之签（金古的独立轨道），并将它捆在了自己的胸上：他的轨道成为永久性的绕日轨道。从那时起，马杜克总是跳跃着回到那次天战的现场。

“战胜”提亚马特之后，马杜克在天上航行着，围绕着太阳，并再次回顾他见到的最外层的行星：艾/海王星。“马杜克完成了他的渴望”，“马杜克达成了他想要的胜利”。接着马杜克的新轨道带着他回到了他的胜利之地，“加强他对这些被征服的神的控制”，说的是提亚马特和金古。

当第五场的帷幕就要拉开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也只在这儿，虽然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被承认——《圣经·创世记》的内容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史诗》；因为正是这个时候，天地创造才真正开始。

完成了他的破天荒的第一次绕日轨道，马杜克“就回到了被他征服的提亚马特”。

上主踌躇地看着她缺乏生命的身体。

精心计划后，他分开了这个怪物。

接着，他将她像贝壳一样切成了两半。

现在马杜克自己撞上了这颗已被击败的行星，将提亚马特撞成了两半，切掉了她的“头”，或是上身。接着另一个马杜克的卫星，被称作北风的，闯进了已被切开的一半。这一重击带着这一部分——注定要成为地球——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行星的轨道上：

上主践踏着提亚马特的身体，
用他的武器切掉了身首之连接；
他切断了她的血管；
并让北风带着它
去到无人问津之地。

地球由此诞生！

另一个部分有着不同的命运：在第二次回到这里的时候，马杜克自己撞了上去，它变成一片粉碎（见图113）：

他将她的（另）一部分做成了天上的幕布：
将它们锁在一起，像一个守护者安置着它们.....
他扯弯提亚马特的尾巴形成一个如w的大弯。

这块破损部分的碎片被打造成天上的“手镯”，成了外层行星和内层行星之间的“幕布”。它们舒展开来成为一个“大弯”。小行星带由此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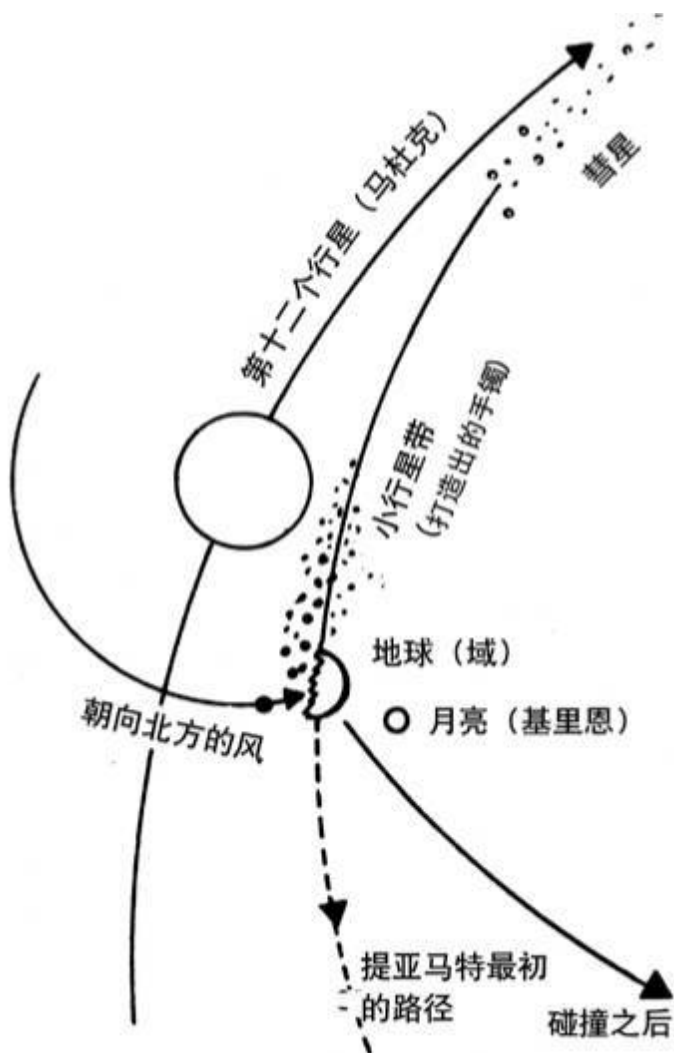


图113

天文学家们和物理学家们承认，内层或是“类地”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和月球，以及火星）与外层行星（木星及其之后的行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它们由小行星带隔开。现在我们发现了在苏美尔史诗中，古人

对这些现象的认识。

除此之外，对导致“迷失的行星”消失、小行星带（包括彗星）出现、地球诞生的天文事件，我们被提供了——还是第一次——一个条理清楚而连贯的天文学上的科学解释。在他的几个卫星和他的电场将提亚马特撕成两半之后，马杜克的另一个卫星将她的上半身带到了一个新的轨道上，成了我们的地球；而马杜克，在它运行的第二圈里，将下半身撞得粉碎，并使碎片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带。

在我们成功解读《创世史诗》之后，所有困扰着我们的疑问都被解答了。不仅如此，我们同时知道了，为什么地球的大陆会集中在它的一侧，而一个很深的口子（太平洋底部）会存在于另外一侧。不断被提到的提亚马特的“水”也在给我们启发。她被称为充满水的怪物，这意味着：地球，作为提亚马特的一部分，同样是生来就带有这些水的。事实上，现在的一些学者形容地球为“水球”——因为它是我们星系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带有如此充满生机的水的行星。

这些天文理论听上去像是很新鲜，但《旧约》中的先知和圣人其实早已讲述过这样的事实。先知以赛亚回忆“太初之时”，上帝“切开了傲慢者，让充满水的怪物旋转，并烘干了提霍深渊的水”。称主耶和華為“我的太初之王”，赞美诗的作者用一小段提到了宇宙创造。“在你的许

可下，那些水散开了；那些充满水的怪物的首领破碎了。”约伯回想这位天神还重击了“傲慢者的助手们”；而且对上帝发出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赞美：

敲打出的华盖在提霍伸展开来，

大地被悬挂在虚空中……

他的力量让水止住了，

他的力量让傲慢者被劈开；

他的风让打造的手镯成形了；

他的手让这条扭曲的龙不复存在。

《圣经》学者现在认识到，希伯来文的提霍（意为“充满水的深渊”）一词源于提亚马特；而提霍深渊的意思是“大提亚马特”。而且，《圣经》中对这些太初事件的理解是基于苏美尔天文史诗的。同样该弄清楚的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相同点出现在《创世记》的开场白里，它形容了上帝的风是如何在提霍的水域上盘旋，他的光（巴比伦中的马杜克）在击打到提亚马特——创造出地球和拉基亚（Rakia，字面上翻译过来是“打造出的手镯”）——时又是如何照亮这片黑暗的。这条天带（至今仍被译为“苍穹”）被叫作“天国”。

《创世记》希伯来原版1:8——不是现行英文版或中

文版《旧约》——很详细地叙述了，正是这个“打造出的手镯”被上帝称为“天国”。阿卡德文献同样将这片天域称作“打造出的手镯”，并描述了马杜克是怎样将提亚马特的下半身伸展到首尾相连，变成一个大圈的。苏美尔源头毫无疑问地向我们指出，这个“天国”完全不是我们对于天国的传统概念，而是一个小行星带。

我们的地球和小行星带既是美索不达米亚又是《圣经》所指的天与地，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提亚马特被马杜克或是上帝毁掉而诞生的。

在马杜克的北风将地球带到它的新位置之后，地球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绕日轨道（有了四季）并拥有了自转轴（有了日夜）。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声称，在地球诞生之后，马杜克的一个任务就是“分配（给地球）日光并划分日夜交界”。《圣经》也这么说：

主说：

“让光出现在打造好的天国，

划分日与夜；

让它们成为空中的标记，

区分季节，日子和年岁。”

现代学者们相信，地球在成为一颗行星之后是一个

布满了活火山的热球，空中也满是烟尘和云。随着气温下降，水蒸气转化成了雨水，地表于是有了干地和海洋。

《伊奴玛·伊立什》的第五个碑刻虽然损毁严重，但还是传达了相同的科学信息。它形容喷发出的熔岩就像是提亚马特的“唾液”，《创世史诗》很正确地将这种现象放在了大气层、海洋和陆地形成之前。在“云雨聚在一起”之后，海洋开始形成，并且地球的“地基”——大陆升了起来。随着“冷的制造”——气温下降，雨和雾出现了。同时，“唾液”继续持续流着，“流到每一层”，为地球创造出诸多地貌。

再一次，这与《圣经》中的对应多么明显：

主说：

“让天空下的水聚在一起，

在一个地方，让干地出现。”

事就这样成了。

地球有了海洋、大陆和大气层，现在已准备好形成山脉、河流、瀑布、山谷。将所有的创造都归功于马杜克，《伊奴玛·伊立什》继续诉说着：

将提亚马特的头部（地球）放在指定位置上，

他在那上面升起了山脉。

他打开了瀑布，它们飞流直下。

透过她的双眼，他释放出了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

用她的奶头创造了高耸之山，

钻了井，好带走瀑布之水。

与现代发现完美吻合，无论是《创世记》还是《伊奴玛·伊立什》或是其他一些与之有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都将生命的出现基于水的出现，然后是“一群活着的生物”和“飞鸟”。直到“在那之后，牲口、爬行动物和野兽”出现在地球上，才到达最后的顶点，人类的出现——创世的最后一个动作。



作为地球上的工作的一部分，马杜克“让神圣之月出现了……让他来标志夜晚，界定每月的日子”。

这位天神又是谁呢？文献中叫他SHESH.KI，意思是“保护大地的天神”。在此之前文献中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个名字；然而他现在出现了，“在她的大压力之下”（力场）。这个“她”是谁，提亚马特还是地球？

提亚马特和地球被认为是可以互换的。地球是提亚

马特的转世。月球被称作地球的“守护者”；而提亚马特也是这么称呼她的主要卫星金古的。

《创世史诗》特别将金古从提亚马特被粉碎成彗星的“军队”中排除了出来。在马杜克完成了他的第一个轨道并回到战斗现场的时候，他判定了金古的分裂命运：

而金古，在他们之中成了首领，

他缩小了；

他将他看成是神DUG.GA.E。

他夺走了他不正当的

命运之签。

但马杜克并没有毁掉金古。他夺走了提亚马特给他的独立轨道，缩到了一个小一号的尺寸。金古让人想起一位“神”——一颗我们星系的行星。由于没有轨道，他只能再次成为一颗卫星。随着提亚马特的上半部分被扔进了一个新轨道（成为地球），我们认为，金古也被沿路拉了过去。我们的月亮，就是金古，曾经的提亚马特的卫星。

转变成DUG.GA.E，金古极重要的元素被剥夺了——大气层、水、放射性物质；他缩小了，而且变成“一块无生命的泥”。这些苏美尔文献很恰当地描述着我们的月

球，这也是我们近来才发现的月球历史，这颗卫星的发展也就是由金古开始，由DUG.GA.E结束。

L.W.金在《创世七碑刻》中报告说，有三块天文-神话碑刻的碎片讲述了马杜克对战提亚马特的另一个版本，其中包括了马杜克调遣金古这件事。“金古，她的配偶，带着不用于战争的武器切掉……金古的命运之签他拿在他手里。”B.蓝德斯伯格做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尝试，试图完整翻译这些文献，以论证金古/恩苏/月球这三个名字的可互换性。

这些文献不仅证明了提亚马特的主要卫星成了我们的月亮，它们同时还解释了NASA对于一次大碰撞的发现，“当城市一样大小的天体冲撞月球”。NASA和L.W.金发现的文献都形容月球为“衰败的行星”。

描绘这次天战的圆柱图章被发现了，显示了马杜克正在和一名凶狠的女神作战。有一个描绘显示马杜克向提亚马特射出了他的光，金古——很清楚地能被识别成月球——试图保护他的创造者提亚马特（见图114）。

这个图画表明月球和金古是同一颗卫星。用语源学能更加深刻地证明这一点。神辛这个名字，在后来是与月球有关的，它源于SU.EN（意为“沦陷地之主”）。

在处理掉提亚马特和金古之后，马杜克再一次“穿越

天空并观察了这一地带”。这一次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努迪穆德（海王星）的住所”，为佳佳制定一个终极“命运”。佳佳是安莎/土星曾经的卫星，被当作是去其他行星的“信使”。

这部史诗告诉我们，当他在天上进行最后的事务时，马杜克将这位天神指派到了“一个隐蔽地”——一个至今都未知的、面对“深处”（外层空间）的轨道，并授予他“充满水的深处的顾问”这一位置。为了与他的新位置符合，这颗行星被重命名为US.MI，意思是“领路者”，最外层的行星，我们的冥王星。

按照《创世史诗》的说法，马杜克曾自吹：“我将巧妙地改变天神所走之路……他们将被分为两个部分。”



的确他做到了。他首先从天上排除掉了提亚马特。他创造了地球，将它抛进了靠近太阳的新轨道。他在天上打造了一个“手镯”——划分内外行星的小行星带。他将提亚马特的大部分卫星都变成了彗星；而她的主要卫星，金古，他将其放在了绕地轨道上成了月球。他还将土星的卫星佳佳切换到了一个新的轨道成为冥王星，并给了它一些马杜克自身的轨道特点（例如不再在同一个平面上）。

我们对于自己的星系的困惑——地球上的海洋洞穴，月球上的破损，彗星的反向轨道，冥王星的奇怪现象——都在我们解读美索不达米亚《创世史诗》后完美地解答了。

在为各个行星建立“站点”之后，马杜克给了自己一个站点：“尼比努”，并“穿过天空观察着”这个全新的星系。它现在由12个天体组成，被12个神象征着（见图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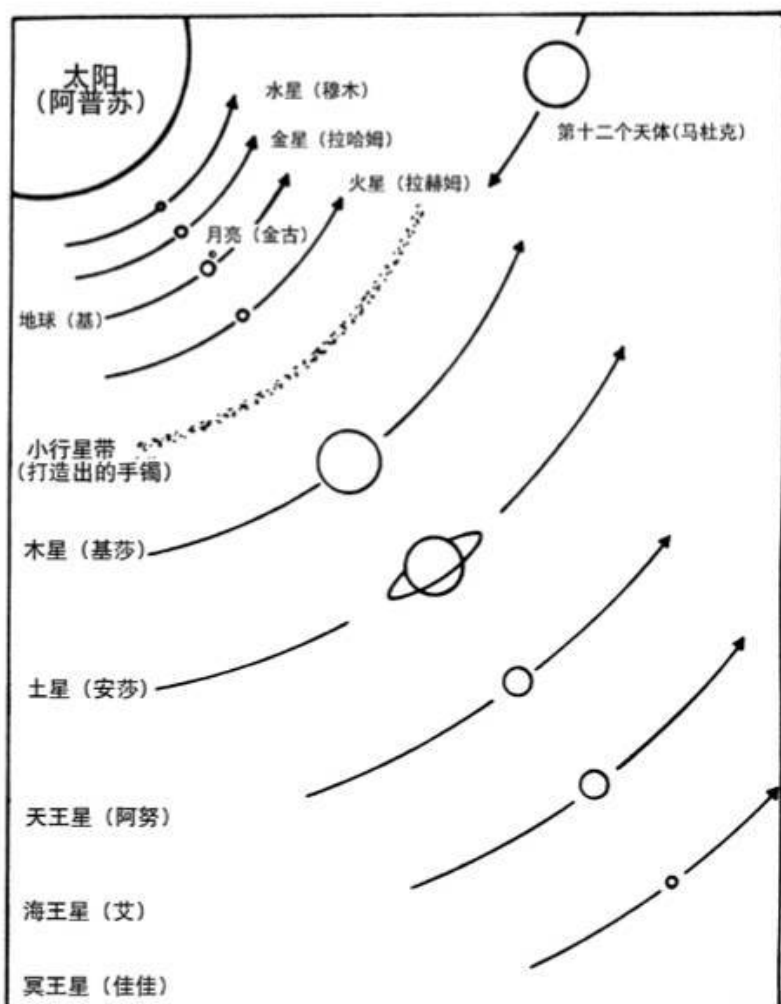


图115

第八章

天国的王权

对《创世史诗》及类似文献——如S.朗盾的《巴比伦创世史诗》的研究显示出，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之后，恩基之子马杜克，在与恩利尔之子尼努尔塔的竞争中获胜，成为众神之中的大神。巴比伦人由此修改了原版的苏美尔《创世史诗》，从中删掉了尼努尔塔和大部分有关恩利尔的内容，并将这颗侵入星系的行星改名为马杜克。

马杜克的地位在地球上明显提高，最终，“众神之王”的称号被戴在了他的头上，就像他至高无上的天文意义所指向的，是纳菲力姆的家园，第十二个天体。作为“天神（行星）之主”，马杜克由此成为“天国之王”。

一开始，一些学者相信“马杜克”既不是北极星，也不是能在春分之时从美索不达米亚天空看见的任何亮星，因为马杜克被描述成一颗“明亮的天体”。但是艾伯特·肖特通过其著作《马杜克和明星》，证据确凿地向我们表明，所有古代天文书籍凡是提到马杜克，都将它视为我们星系的一员。

自从那些词语将马杜克描述为“伟大天体”和“照亮的”，有理论进一步认为马杜克是巴比伦的太阳神，相当于埃及的神太阳拉（Ra）。文献中这样形容马杜克，“审视着遥远天国的顶点……穿戴着光环，他的荣光让人敬畏”，这再一次支持了这种理论。但是文献中接下去却说：“他像沙马氏（太阳）那样瞭望着大地。”就算马杜克与太阳是极为相似的，也不可能是太阳。

如果马杜克不是太阳，那会是哪颗行星？古代天文书籍没有将它指为任何一颗行星。一些学者将他们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诸如“太阳之子”等词汇上，他们指出是土星。火星也变成了候选人，因为马杜克有着同样暗红的外表。只是文献中将马杜克放在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在天国的中部”），这一点又让大多数学者认为最适合它身份的是木星，它位于众行星轨道的中部位置：

木星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但这个理论很快被它自己反驳了，持这种理论的学者们不相信迦勒底人会知道在土星之后还有行星。他们还主张说，迦勒底人相信地球是天体系统中的一个中央平面。而且他们还忘掉了月球的存在，而月球却是美索不达米亚人最明确肯定过的“天神”中的一员。将第十二个天体等同于木星很明显是不可行的。

《创世史诗》很清楚地陈述道，马杜克是从外层空间进入我们星系的入侵者，在撞击提亚马特之前经过了其他行星（这已经包括了土星和木星）。苏美尔人称这颗星为尼比努，“十字行星”。在一部巴比伦版本的文献中，保留了如下的天文信息：

尼比努星：

它占领了天地之间的十字路口。

自上而下，他们无法经过；

他们必须等他。

尼比努星：

天上的光辉之星。

他占着中央位置；

他们要向他致敬。

尼比努星：

是他不知疲倦

在提亚马特的中心留下十字

让“十字”成为他的名字——

占领着中央的那一位。

这几行文字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同时也是让人信服的信息，显示它将其他行星分为两部分。第十二个天体“不停穿越在提亚马特的中心”：它的轨道让它一次次回到提亚马特曾经所在的位置。

我们发现，这些天文文献对行星时代的叙述是相当成熟的，就像是按照顺序排列星表一样，说出马杜克出现在木星和火星之间的什么地方。看来苏美尔人知道这些行星，认为第十二个天体出现在“中央部位”，这便证明了我们的结论：

马杜克

水星 金星 月球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地球 火星

海王星 冥王星

如果马杜克的轨道将它带去提亚马特曾在的地方，相对接近我们（火星与木星之间）的话，我们为什么从未看见过这颗又大又亮的行星？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说，马杜克到达了天上的未知区域，并去了宇宙中遥远的地方。“他审视着隐藏着的知识……他看着宇宙的边缘”。它被描述成其他行星的“监察员”，它的轨道包围着所有行星的轨道。“他稳住他们的带

子（轨道）”，并制造了一个“铁环”包围了他们。它的轨道“最高”“最大”。这让法兰兹·库格勒想到马杜克是一个快速移动的天体，在一个巨大的椭圆轨道上航行，像一颗彗星。

这样的绕日椭圆轨道，有一个最远点——离太阳最远的位置，也是返程旅行的开端和一个近地点——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并开始向外层空间飞去。我们发现马杜克的这两个点都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有所表述。苏美尔文献形容这颗行星从AN.UR（天之基）飞到E.NUN（主之屋）。《创世史诗》说马杜克：

他穿过天国观察着这片区域.....

他测量出了深处的构造。

他建起伊莎拉作为他杰出的住所；

他建起伊莎拉作为他在天国的宏伟住所。

一个“住所”如此“杰出”——于太空中遥远的“深处”。另一个则是建立在“天国”，在小行星带里，介于火星和木星之间（见图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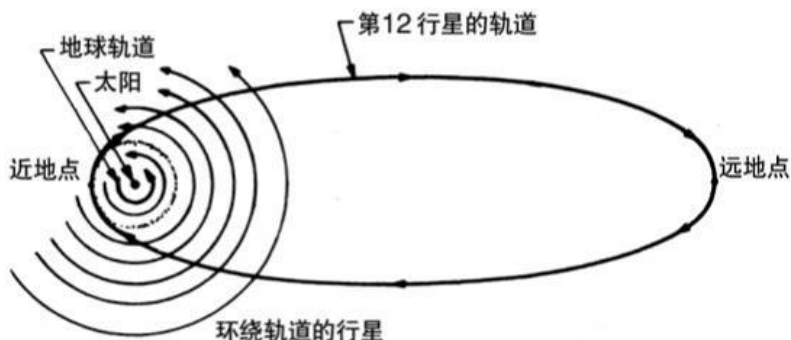


图116

乌尔的亚伯拉罕在他的苏美尔祖先的教诲下，同样将古希伯来人的大神与地位最高的行星联系起来。就像美索不达米亚文献，《旧约》中许多章节都形容“上帝”在“天国的顶点”有着他的住所，在那里他“看着主要的行星升起”；一个看不见的天上的主，“在天上，在一个圆圈上移动”。《约伯记》描述过这次天体撞击，并暗示了我们这颗上帝的行星到底去了哪里：

在深处之上他标出了一支轨道；

光和暗（混合）的地方就是他最远的边界。

没有隐瞒什么，赞美诗中写出了这颗行星宏伟的轨道：

天国展示了主的荣光；

打造出的手镯也是他的手工艺品……

他来到这里就像是揭开华盖的新郎；

他像一个运动员兴奋地跑上这条航线。

他来自天国的尽头，

他的圆也到了它们的尽头。

它被认为是天国里的伟大旅行家，飞往它极高的最远点，然后再“下来，绕着弯向天国行进”到它的近地点。这颗行星被形容为带翼的天球。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旦考古学家发现近东人的遗物，上面都会有带翼天球的符号，它们装饰着神庙和宫殿，刻在岩石上，印在圆柱图章上，画在墙上。它伴随着国王和祭司，标志在它们的宝座上，“盘旋”于他们的头上（在他们战斗的地方），印在他们的战车上。泥、金属、石头和木质物件也装饰着这样的符号。苏美尔和亚甲，巴比伦和亚述，埃兰和乌拉尔图，马里和努济，米坦尼和迦南，都有着这样的符号。赫梯国王、埃及法老、波斯萨尔都崇尚着这样的符号，它代表着至高无上。它一直延续了上千年（见图117）。

古代的宗教和天文学认为这第十二个天体——“众神的行星”逗留在我们的星系内，并且它的轨道将带着它再次接近地球。第十二个天体的图画符号，“十字行星”，是一个十字。这个楔形符号，，同样代表着“阿

努”和“神圣”，演变成了闪族语中的字母tav , תָּ ,意思是“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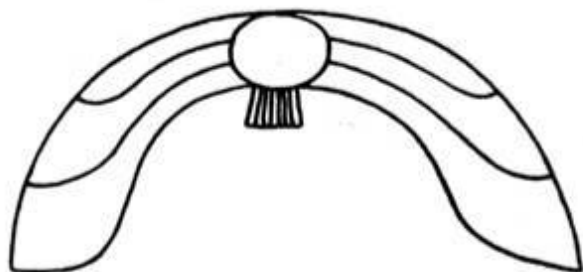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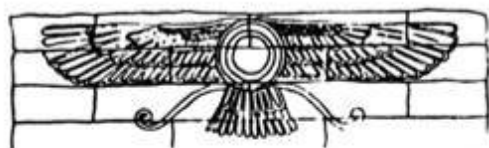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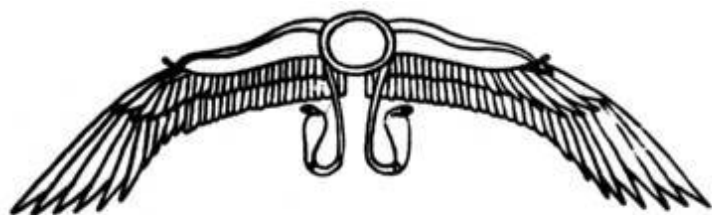


图117

的确，所有古代世界的人都认为，第十二个天体的周期性靠近代表着大动荡、大改变和新纪元。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将这颗行星的周期性出现，描述为一种能够预知的可观测的事件：

伟大的行星，

他的出场，深红色的

他从中分开天国

他是尼比努。

许多讲述该行星到来的文献都预言这个事件将影响到地球和人类。R.坎贝尔·汤普森在《尼尼微和巴比伦的天文学家与魔法师报告》一书中复制了一些这样的文献，它们重现了这颗行星的前进：当它“包围了木星”并到达十字路口的中心，尼比努：

当从木星来的时候

这颗行星向西前行，

会有一段时间在安全的住所中。

安宁会降临大地。

当从木星来的时候

这颗行星放出荣光

在巨蟹宫成为尼比努，

亚甲将会丰收，

亚甲之王将变得强大。

当尼比努到达极点。

大地将是安全的，

敌人的君王将变得平和，

诸神将接受祷告并倾听恳求。

这颗靠近中的行星，被预言为可以停止大雨和洪水，如同它强大的引力被认为是：

当天国王座之星

变得光亮，

会有洪水和降雨。

当尼比努到达最低点，

诸神会给予和平；

麻烦将被解决，

难题会被解开。

雨水和洪水将至。

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学士们一样，希伯来先知认为，在这颗行星靠近地球并且能为人类所看见的时候，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与美索不达米亚预言中伴随着“天国王座之星”而来的和平相同的，是《圣经》中关于主之日后的地球将出现和平与公正的预言。这些可以从以赛亚的话中很好地读出来：

它会在最后的日子来临：

主将在国之间审判

责难众人。

他们会将他们的剑刺入犁中

将矛刺入钩里；

国与国不再有刀剑相争。

带着主之日以后的新纪元的祝福，这一天本身在《旧约》中被描述为伴随着降雨、洪水和地震的一天。如果我们此时将《圣经》中的文段想成是在描述一颗带有强大引力的巨大行星接近地球，那么以赛亚的话就能很轻松地理解了：

像群山中的噪声，
像是由无数人发出的狂乱声响，
所有王国和民族汇聚一起；
是主，
指挥着军队去作战。
他们来自遥远之地，
来自天国的边界
主和他愤怒的武器
要来摧毁整个大地。
因此天国震动，
大地被震离原有的位置。
当主的军队穿过之时，
他狂怒的一天。

而这时的地球“山被融化，河谷崩摧”，连自转都被干扰了。先知阿莫斯很清晰地预言道：

在那一天，

主说：

我将让太阳在中午落下

我将让地球在白昼的中心

变得漆黑一片。

“看，主之日来了！”先知撒加利亚告诉人们，地球自转将只持续一天：

在那一天，

没有光——一切反常地结冰了。

有一天主会知道，

既不是白昼也不是夜晚，

在前夕会有光。

在主之日，先知约耳说：“太阳和月亮将变得黑暗，群星将收回自己的光辉”；“太阳变得暗淡，月亮则是血红”。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赞扬着这颗行星的光辉，并认为哪怕是在白天它一样能被看见：“日出时被看见，日落时消失于视野。”一个在尼普尔发现的圆柱图章，描绘了一群犁地的人惊恐地看见了被描绘成十字符号的第十二个

天体（见图118）。

古人不仅预言了第十二个天体的周期性到来，同样还绘出了它的前进轨道。

《圣经》中的许多文段——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阿莫斯书》和《约伯书》中讲述了它移向众多星系的运动。“他独自扩展天国，踩踏着最高的深处；他到达了大白霜、猎户座和天狼星，以及南部的星座。”“他向金牛座和白羊座微笑；他要从金牛座去射手座。”



图118

这些经文描述了这颗行星不仅是在天国最高点巡游，而且从南部进入，并顺时针移动——就像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看到的一样。相当明确地，先知哈巴谷陈述道：

主从南边来

他的荣光布满大地

金星会发光，

它的光是主赐的。

在讲述这件事的许多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有一个说得十分清楚：

神马杜克之星

出现在其上：水星。

上升30度天弧：木星。

站在天战之地：尼比努。

下面，相应的图表将阐释，以上的文字不只是简单地将第十二个天体叫成不同的名字（如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这个图释是通过从地球上得来的观测，来讲述这颗行星的移动和三个关键点（见图119）。

当第十二个天体的轨道将它带回地球的时候，第一个观测到它的机会，是当它与水星（A点）——通过我们的计算，与假想中的日—地间最短轴线呈30度——呈一线的时候。靠近地球并由此出现了在地球天空中的“上升”（“30度天弧”，相当精确）；然后，这颗行星在B点穿过木星的轨道。最后，到达曾发生过天战的地方，它

的近地点，或者叫作“十字路口”，也就是说，到达C点，它成为尼比努。我们假想出一条轴线，它连接了太阳、地球和马杜克轨道的近地点，而这条假想的轴线，会与从地球上勘测时首先看到的马杜克与水星的连线呈30度夹角。再过另一个30度，马杜克在B点穿过木星的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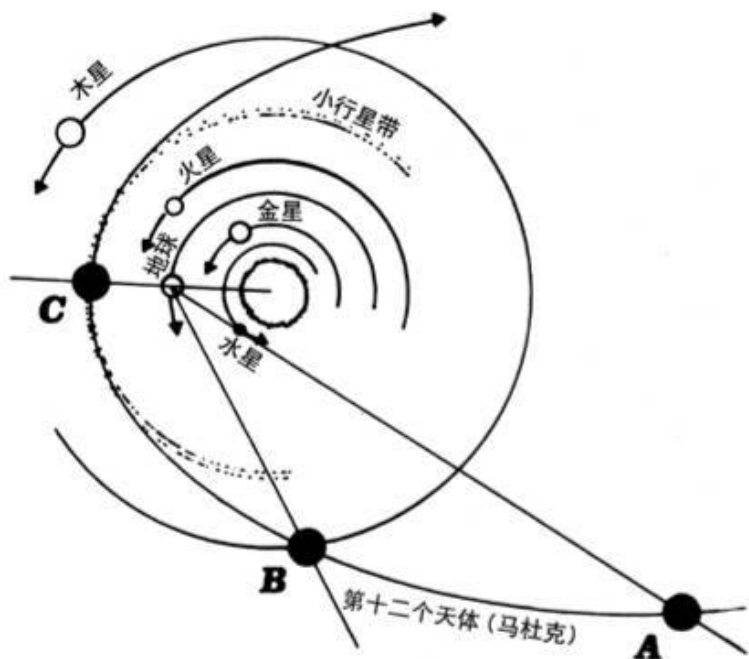


图119

接着，在它的近地点（C点）上，马杜克遇到了“十字路口”：重回天战遗址，这里最接近地球。然后它在它的轨道上继续飞往遥远的宇宙。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希伯来文献中，对于主之日的预测是基于地球上人们的切实体会的：他们在地球上见

证了王权之星的周期性的到来。

这颗行星周期性的到来和远去，证明了关于它在我们星系有着永恒轨道的假想。在这一点上它跟很多彗星一样。一些已知的彗星——比如哈雷彗星，每75年接近一次地球——会消失很久才出现一次，以至于很多天文学家都很难说他们是否看见了同一颗彗星。其他一些彗星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就被看见过一次，据推测，它们的轨道需要上千年才回来一次。科胡特可彗星就是个例子，它在1973年3月被首次发现，在1974年的时候飞到了离地球7500万英里的地方，此后很快地消失在了太阳之后。天文学家们推测它将会在未来的7500—75000年之间在某个地方重现。

人类与第十二个天体的周期再现与消失的亲密联系来自这样的观点：它的轨道周期比计算中科胡特可的周期要小。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天文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个行星的存在？事实上，哪怕只有科胡特可下半部分轨道一半大小的轨道，也将让第十二个天体比冥王星到我们的距离多上六倍——如果它只是反射太阳光，这样的行星是不可能在这样的距离下从地球上看见的。实际上，土星之后的行星被首次发现并不是通过观测而是通过计算。天文学家们现在已经知道，行星的轨道是受其他天体的影响的。

这其实不失为“发现”第十二个天体的方式。现在已经

有了对“第十大行星”存在的推测，它同样是看不见的，而是从某些彗星的轨道上被“感觉”到的。在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利文-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约瑟夫·L·布兰迪，发现哈雷彗星的轨道上的问题，可能是由一个木星大小、围绕太阳每1800年公转一圈的行星造成的。它被估计是在60亿英里之外，它的存在只能用计算来得到。

当这种轨道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和《圣经》却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证据，证明第十二个天体的公转是3600年一圈。数字3600在苏美尔语中被写成一个圈。表示行星的词——SHAR，意思是“最高统治者”，同样还有“完美之圆”“完整的圆”的意义。同时，还代表着数字3600。这三个词的一致性——行星/轨道/3600不能完全看成是巧合。

贝罗苏斯，巴比伦的祭司、史学家和大学者，提到了大洪水之前地球上的十位统治者。在总结贝罗苏斯的文字之后，亚历山大·波里希斯托写道：“第二本书里讲述的是迦勒底十位君王的历史，以及他们各自的当权期，它们由120个SHAR（下文将解释）组成，或是432000年的时间；直到洪水。”

阿比德纳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同样引用了贝罗苏斯笔下的十位前大洪水时代的120个SHAR的统治者。他弄清楚了这些统治者和他们的城市都是位于古代美索

不达米亚的：

据说地上的第一个王是阿诺努斯.....他统治了10个SHAR。

现在，一个SHAR被尊为3600年.....

在他之后，阿拉普鲁斯统治了3个SHAR；来自盘梯-比布伦的阿米拉努斯继承了王位，他统治了13个SHAR.....

在他之后的阿麦仑统治了12个SHAR；他是盘梯-比布伦的。接着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美加路努斯，统治了18个SHAR。

接着道斯，领导者，管理这片土地10个SHAR.....

后来还有其他统治者，最后一个西斯特拉斯；所以所有10个君王，加起来是120个SHAR。

雅典的阿波罗托罗斯同样以类似的方法来解读贝罗苏斯的史前记录：“10个统治者一共当政120个SHAR（相当于432000年），而且他们之中每一个的当政时间都是按照一个SHAR是3600这样的单位年来计算的。”

随着苏美尔学的兴起，贝罗苏斯所指的“古书”被发现并被破译了；这些苏美尔国王清单很明确地记录了十位前大洪水时代的统治者，他们从“王权由天国下落”开始统

治着地球，一直到“大洪水淹没地球”。

一份被称作W-B/144号文献的苏美尔国王名单，记录了五个地点或“城市”的神圣统治。第一个城市，埃利都，有两位统治者。文献在他们两人的名字前加上了前缀“A”，意思是“先祖”。

当王权由天国下落，

埃利都首先有了王权。

在埃利都，

阿鲁利姆成为王；

他统治了28800年。

阿拉加尔统治了36000年。

两位王统治了它64800年。

之后王权传了出去，那些地方的统治者被称为EN，或者“主”。

我扔下埃利都；

它的王权被带到了巴地比拉。

在巴地比拉，

恩门路安纳

统治了43200年；

恩门加安纳

统治了28800年；

圣杜姆兹，统治了36000年。

三位王统治了它108000年。

清单上接着列出了之后的城市，拉勒克和西巴尔，以及它们的神圣统治者；最后，是舒鲁帕克，一个有着神圣血统的人类是那里的国王。这些统治者长得不现实的统治时间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无一例外是3600年的倍数。

阿鲁利姆—— $8 \times 3600 = 28800$

阿拉加尔—— $10 \times 3600 = 36000$

恩门路安纳—— $12 \times 3600 = 43200$

恩门加安纳—— $8 \times 3600 = 28800$

杜姆兹—— $10 \times 3600 = 36000$

恩斯帕兹安纳（Ensipazianna）——

$$8 \times 3600 = 28800$$

恩门杜兰纳 (Enmenduranna) ——

$$6 \times 3600 = 21600$$

乌巴图图 (Ubartutu) —— $5 \times 3600 = 18000$

另一个苏美尔文献 (W-B/62) 将拉尔萨和它的两位神圣统治者也加入了这份国王名单之中，同样他们的统治时间也刚好是3600年的倍数。在其他文献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发现，在大洪水之前苏美尔的确有十位统治者；他们分别统治了许多SHAR；总共是120个SHAR——和贝罗苏斯的记录是一样的。

这个结论表明，这些以SHAR来计算的统治时间与行星“SHAR (王权之星) ”的绕日轨道 (3600年) 有着明显的关系；阿鲁利姆的统治时间是第十二个天体的轨道时间的八倍，阿拉加尔是十倍，以此类推。

如果这些前大洪水时代的统治者是从第十二个天体来到地球的纳菲力姆，那么他们在地球上的统治时间与第十二个天体轨道拉上关系也就不奇怪了。这种王权的任期是从他们的降落开始，一直到他们再次起飞结束；当一个指挥官从第十二个天体上下来的时候，他的统治就开始了。因为降落和起飞必须是在第十二个天体靠近地球的时候才行，所以他们的任期就不得不与这颗

行星的轨道周期有关，他们的任期只能用SHAR来计算。

人们也许会问——当然这也很正常——难道纳菲力姆中的一员来到地球上，竟然能够在28800或者36000年之后还活着执政？无怪乎学者们将他们的任期比喻为“传奇”。

问题是，什么叫一年？我们的“年”只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因为地球生命是随着地球而围绕太阳旋转的，所以轨道长度是地球生命的“模子”（甚至在有着更小轨道的情况下，就像月球那样，日夜的循环也有足够的能量来影响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物）。我们活上这么多年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已经适应了这么多次绕日的轨道。

几乎不用怀疑，其他行星上的生命也会与那颗行星的周期“同步”。如果第十二个天体的绕日轨道有那么长，那么它绕日一圈就相当于地球绕日100圈，那么，纳菲力姆的一年就是我们的100年。如果他们的轨道是我们的1000倍，那1000个地球年就是他们的一年。

而要是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他们的轨道相当于3600个地球轨道的话，会怎样呢？我们的3600年在他们的日历上将成为仅仅一年，也就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年。这样的话，苏美尔人和贝罗苏斯所说的王位的任期，将变得既不是“传奇”的，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仅仅是当

政了五、八或是十个纳菲力姆年。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讲过，人类的文明之路——处在纳菲力姆的干预之下——经过了三个阶段，都是以3600年为分界：中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11000年）、陶器时代（大约公元前7400年）和突然出现的苏美尔文明（大约3800年）。不难看出，纳菲力姆会周期性地回顾（并决定继续发展）人类的进程，这些都发生在第十二个天体接近地球的时候。

许多学者——例如海因里希·齐默恩在《巴比伦和希伯来的起源》中——指出，《旧约》同样介绍了前大洪水时代的首领或先祖们，从亚当到诺亚，一共有十位这样的统治者。《创世记》第六章描述了人类的觉醒：

主懊悔在地上创造了人类

于是主说：

“我要毁灭我创造的人类。”

.....

主说：

“我的灵不会永驻人类身上，

他有罪，是血肉之身。

他的日子有120年。”

一代代的学者都在解读这一段经文：“他的日子有120年”，因为这表明上帝似乎给了人类120年的生命。但这不是很讲得通。如果这段经文所表述的是上帝想毁灭人类，那为什么他同时还要给人类那么长的生命？而我们发现，大洪水是后来很久的事情，诺亚甚至还活过了120年大限，他的后代更长寿：闪，600岁；阿尔帕克沙德，438岁；示拉，433岁；等等。

为了应用人类有120年生命这一说法，学者们忽略了《圣经》没有使用将来时——“他的日子将有”，而是使用的过去时（英文时态）——“他的日子有过”。很明显的问题是：这里说的是谁的生命时间？

我们的结论是，这个120年所指的肯定是神。

时间一直是苏美尔和巴比伦史诗文献中的重大问题。《创世史诗》以伊奴玛·伊立什（“当在天国之时”）开头。恩利尔和女神宁利尔的相遇是在“人类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等等。

《创世记》第六章的语言和意义有着同样的目的——将大洪水事件放在正确的时间上。

当人类

在地面上

繁衍壮大

他们生下女儿。

故事继续说道：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类的女儿的美貌，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此时是：

地球上有纳菲力姆

在那些日子及往后；

当神的儿子们

与人类的女儿们结合

她们怀孕了。

他们是永恒的强者

Shem中人。

就是在这段时间，人类快要被大洪水从地表抹去。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

《旧约》毫不含糊地告诉了我们：当他到了120年的时候。120“年”，不是人类的地球年，而是那些强者，“火箭里的人”，纳菲力姆的年份，他们一年就是一个SHAR——3600个地球年。

这种解释不仅理清了《创世记》第六章的混乱，还显示出了这些经文与苏美尔文献的相同点：120个SHAR，432000地球年，是纳菲力姆第一次着陆地球到大洪水的时间。

通过我们对大洪水事件的判断，我们将纳菲力姆第一次登陆地球放在大约45万年之前。



在我们再次回到讲述纳菲力姆飞进地球并开始殖民之前，有两个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与我们没有明显差别的生物能在另一个星球上进化吗？这些生物有能力在50万年前进行星际旅行吗？

前一个问题触及了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我们是否在地球附近的任何地方发现过生命？科学家们现在知道有着无数个像我们银河系一样的星系，其中包含有数不尽的如太阳般的恒星，它们携带着多如天文数字的行星，可以提供任何能够想象得到的温度、大气和化学物

质，为生命的起源提供了无穷个可能。

他们同样还发现我们的太空并不是“真空”。例如，太空中有水分子，有被认为是在星体形成初期外围的冰结晶云的残余部分。这些发现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不断提到的太阳之水，以及与之相混的提亚马特之水。

生命所需的基本物质同样被发现在星际之间“漂流”，而且认为生命只能存在于某些大气和温度之下的观点也已被推翻了。此外，认为太阳是生命组织能量和热量的唯一来源的观点也早已被丢弃。由此，先锋10号飞船发现木星虽然比起地球离太阳要远得多，但仍然十分热，可以断定它有自己的能量和热量来源。

一颗在自身深处有着充足的放射性物质的行星还会经历大量的火山活动。这些火山活动制造了大气层。如果这颗行星足够大，能产生强大的引力，它就能几乎永久性地维持着这片大气。这样的大气层，反过来又制造出温室效应：它将这颗星球与外层空间的寒冷隔绝开来，并保证行星自己的热量不会流失到外太空——就像衣服让我们暖和一样。有着这样的观念，古代文献形容第十二个天体为“穿着光环”，就不仅仅只有诗歌创作上的修辞意义。它一直都被描述成发光的行星——“众神之间他最光亮”，并说它有着能放出光束的身体。第十二个天体能自己产热并能在大气层的保护下保住这些热量（见图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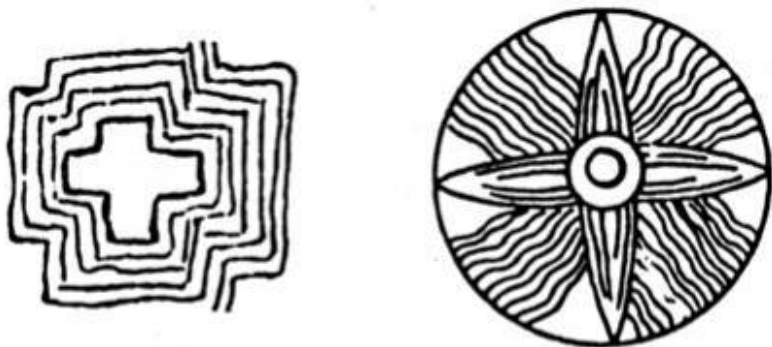


图120

科学家们还很意外地发现，在其他星球上（如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不仅能够发展出生命，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在那里出现了生命。这些行星是由星系中较轻的物质构成的，与整个宇宙中普遍行星的构成更为类似，它们的大气层中有着充足的氢、氮、甲烷、氨，可能还有氖和水蒸气。所有这些都是有机体所需要的。

因为如我们所知道的，水是生命发展必不可少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很清晰地告诉我们第十二个天体是一个充满水的行星。在《创世史诗》列出的这个行星的50个名字里，包括了一组形容它充满水的名字。基于A.SAR一词（意为“充满水的君王”），“他建立了水的分级”，这些名字将这颗行星描述为A.SAR.U（意为“崇高、明亮的充满水的君王”），A.SAR.U.LU.DU（意为“有着丰富内涵的崇高、明亮的充满水的君王”），等等。

苏美尔人一直坚信第十二个天体是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绿色星球；的确，他们称它NAM.TIL.LA.KU，意思是“供养生命之神”，他同样还是“耕作术的传授者”，“谷物和草药的创造者，是他让蔬菜发芽……他打开了井，分配大量的水”——“天与地的灌溉者”。

科学家们指出，生命不是带着它们沉重的化学成分在陆地行星上出现的，而是在星系的外缘区。第十二个天体从这些星系的边缘进入到我们的中心，一颗暗红的、炙热的星球，生产并放射出自身的能量，而它自己的大气层则提供了生命必需的化学物质。

如果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地球是在大约45亿年前形成的，而且科学家们也相信，在那之后的几亿年里，地球上就已经有了简单生命体。这也许太快了一些。不过的确存在30亿年前就有最简单最古老的生命的痕迹。这意味着，这些在地球形成后不久就很快地出现的生命，是先前就存在的生命体的后裔，而不是这些缺乏生命的化学物质和气体组成在一起的结果。

这些问题让科学家发现，地球本身是不适宜生命发展的，不过，事实上生命出现了。诺贝尔奖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莱斯利·欧格尔在科学杂志《伊卡洛斯》（Icarus，1973年）中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地球生命可能是从遥远宇宙来的微粒物质。”

为什么所有的地球生物都只有一种基因密码？如果生命是在“太初汤”里开始的，如大多数生物学家相信的，有着大量基因密码的组织是应该出现的。同样，为什么钼在生命必不可少的酶反应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钼却是极为稀有的物质？为什么地球上充足的物质，比如铬和镍，在生物反应中却是不重要的？

由克里克和欧格尔提出的奇怪理论不仅是说，所有的地球生物都来源于外层空间闯进的物质，而且还认为这种“播种”是蓄意的——外星球的高智慧生命将“生命种子”放进太空船送到地球，以便快速开始地球的生物链。

在没有这本书的信息的帮助下，这两位知名科学家接近了真正的事实。当然，其实并没有这样预先策划好的“播种”；而是一次天体撞击。一颗承载着生命的行星，第十二个天体和它的卫星，撞上了提亚马特并将其切成两半，其中一半成为“地球”。在这次撞击中，第十二个天体承载着生命的土壤和空气“种”在了地球上，给予它早期的生命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释。

如果第十二个天体上的生命的出现哪怕只比地球快上1%，那它就比我们早大约4500万年。甚至只有这一瞬间的差别，第十二个天体上的类人生物，早在地球第一只哺乳动物出现的时候就住在那里了。

有着这样的差别，第十二个天体上的人当然可以在

50万年前进行星际旅行。

第九章

着陆地球

我们只在月球上踏出过自己的脚印，我们的无人飞船也只能探测离我们最近的行星。在我们的邻居们后面，无论是星系类的还是外层空间的探索都在我们的能力之外。而有着超长轨道的纳菲力姆的行星，它本身就像是一个旅行中的天文台。这个轨道带着它飞过所有的更外层的行星，并让他们能够直接地观察我们的星系。

当他们登陆地球的时候，他们带来了他们伟大的天文知识。纳菲力姆人，地球上的“天国之神”，教导人类看向苍天——就像耶和华让亚伯拉罕做的一样。

甚至是在最古老、最简陋的浮雕和绘画上，我们都能看见星座和行星符号；当神被描绘或是被祈求的时候，他们的符号就被用一种图画简写。通过向这些符号祈祷，人类不再孤独；这些符号连接着地球人和纳菲力姆人，也连接着地球和天国，以及人类和宇宙。

这些符号中的一些，我们相信，同样还表达了空间旅行的含义。有大量的讲述这些天体和它们与各天神关系的古代文献和列表。古代人为天体和天神取多个名字

的习惯让我们的分析变得困难。哪怕在已经建立好的关系中，如金星是伊师塔，也随着众神中的变动而变得混淆。所以，在更早的时候金星被认为是宁呼尔萨格。

E.D.范布伦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众神的符号》一书中，分类整理了超过80个这样的符号——神和天体的符号。它们在圆柱图章上、雕塑上、石柱上、浮雕以及界石上——更加详细清晰，例如亚甲的库都鲁——被发现。在这些符号被分好类后，不难看出，除了一些代表南部或北部星座的符号外，还有一些符号若不是代表黄道十二宫的话，那就是代表着12个天地众神，再不然的话就是代表着太阳系的12个成员。美里西帕克——苏萨之王——立下的库都鲁，显示了黄道带的12个符号和12个星形神的符号。

亚述王伊撒哈顿立下的一个石柱上，描绘了这位统治者在面对天地十二主神时手举生命之杯。我们可以看见有四位神祇站在动物身上：伊师塔站在狮子身上，阿达德拿着叉状闪电，这很容易就能鉴别出来。另外有四位神用带有他们特殊属性的工具来表示，比如用狮头锤来代表战神尼努尔塔。剩下的四位神则是用天体来表示——太阳，是沙马氏；带翼天球，是第十二个天体，阿努的住所；还有月牙与七星。

虽然在后来辛才是月亮，用月牙表示，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古老的时候”，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是一位年

老的长满胡须的神，他是苏美尔真“老神”之一。他常被描述在水流环绕中，这位神毫无疑问就是艾。月牙同时还与测量和计算科学有关，而艾正好也主管这一块。海洋之神艾是非常适合用引起潮汐的月亮来表示的（见图121）。

那么七星符号的意思是什么呢？

许多线索都将我们的视线集中到恩利尔的身上。在阿努的门廊前，用月牙和七星来表示艾和恩利尔。一些最清楚的符号已被亨利·罗林森爵士在《西亚的楔形文献》一书中，一丝不苟地拷贝了下来，这些符号中最重要的“三人组”是阿努在他的两个儿子之间；这些代表恩利尔的符号不是七星就是有七个顶点的“星星”。数字七是恩利尔的符号中必不可少的（有时还包括他的女儿宁呼尔萨格，代表符号为脐带剪，见图122）。

学者们曾无法理解拉格什王古蒂亚的一段陈述，“天上的7是50”。试图用算术来解决——根据一些准则将7变为50——的尝试无法理清这段陈述的含义。然而，我们却看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古蒂亚所说的这个“7”天体代表的神是“50”。恩利尔，他的代表数是50，而与他对应的行星是第七个。

哪颗行星是恩利尔呢？我们回想起那些讲述诸神第一次来到地球的文献。当阿努在第十二个天体上的时

候，他的两个儿子来到了地球。艾被给予了“深处的统治权”，恩利尔则是“大地的统治权”。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突然出现了：恩利尔之星就是地球。地球——对纳菲力姆而言——是第七个行星。



图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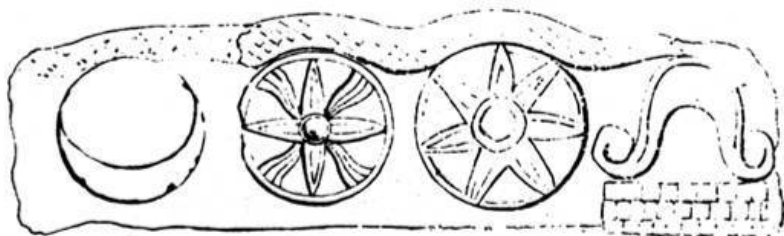


图122

在1971年2月，美国发射了执行至今为止最远任务的无人飞船。它航行了21个月，经过火星和小行星带，在很精确的时刻表内与木星会合。接着，就像NASA科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木星巨大的引力“抓”到了它并把它扔到了外层空间。考虑到先锋10号可能会在某一天被另一个“太阳系”的引力吸引而坠落到宇宙中的某个行星上，研发这艘飞船的科学家们将一块刻有“信息”的铝板放在它里面。这段信息使用的是象形语言——与最早的苏美尔象形文字中的符号和标志没有太大区别。它试图告诉任何找到这块铝板的生物，人类有男女之分，大小和飞船的大小是成比例的。它描述了构成我们世界的两种基本化学物质，以及相对于某种宇宙射线来说我们的位置。它还描绘出了我们的太阳系——一个太阳九个行星的版本，告诉它的发现者：“你发现的这艘飞船来自这颗太阳的第三个行星。”（见图123）

我们的天文学家已经适应了地球是第三个行星这种说法了——事实上，它的确是。但那是在从我们星系中心太阳开始算起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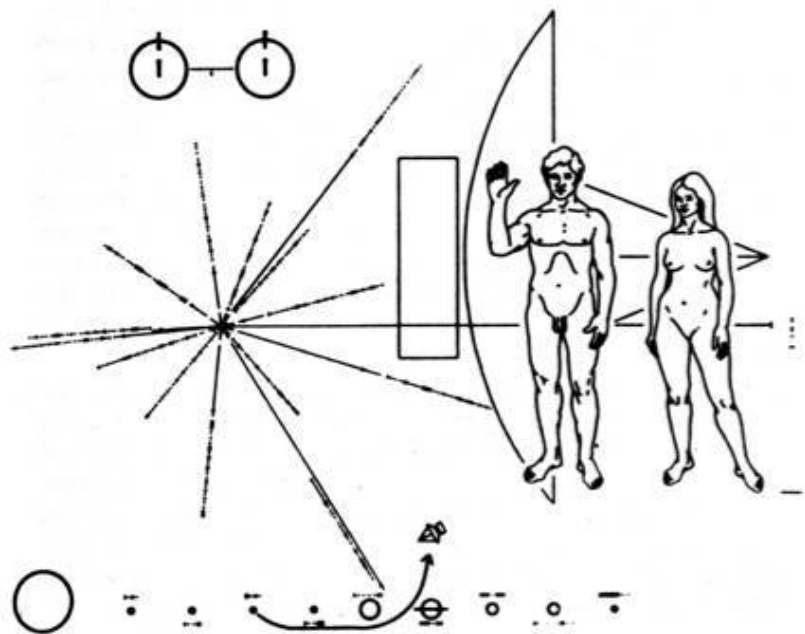


图123

但对某个从外部接近我们太阳系的人而言，第一个被算进去的行星是冥王星，第二个是海王星，第三个是天王星——不是地球。第四个会是土星，第五个是木星，第六个是火星。

第七个才是地球。

※

除了纳菲力姆，没有别人会经过冥王星、海王星、土星、木星和火星再到达地球，也没有人会认为地球是“第七个”。即使这样，仍然有人认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而不是太空来客，有能力并需要从太阳系的

边缘开始计算地球的位置，而不是从太阳开始算起，这样顺便也证明了这些古人的确是知道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存在。不过这些行星的存在并不是靠他们自己得知的，我们已经证明过了，这些信息都是由纳菲力姆传达给他们的。

无论怎么说，结论都只有一个：只有纳菲力姆才会知道土星之后还有行星，而正因为这样，从外面数进来，地球成了第七个天体。

地球并不是太阳系中唯一一个数字位置被符号化了的天体。有充分证据证明，金星被描绘成了有八个顶点的星星；金星是第八个天体，当从外数到内的时候是在地球之后。八个顶点的星星同时还代表着女神伊师塔，而金星是伊师塔的行星（见图124）。

许多圆柱图章和图画遗物将火星描绘为第六个天体。一个圆柱图章显示火星的神祇坐在一个王座上，王座位于一个“六芒星”下面（见图125）。图章上的其他符号分别代表着太阳，和我们现在的描绘方式差不多；还有月亮；十字，“十字行星”的符号，第十二个天体。

在亚述时代，一个神之星的名次通常用他王座旁的星星来表示。由此，一个描绘尼努尔塔的牌匾将四颗星放在他的王座上。他的行星土星的确是第四个行星，当然是用纳菲力姆的排序方式。其他大多数行星都有类

似的描绘。



图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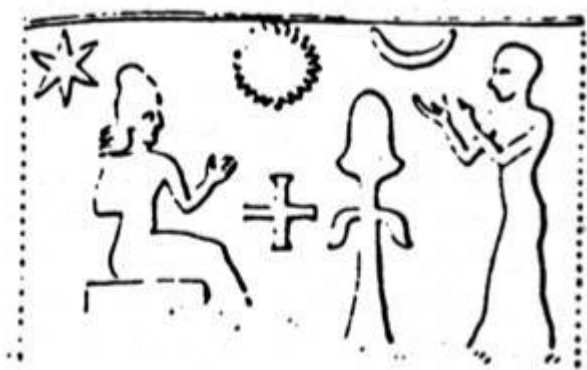


图125

※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宗教事件，是为期12天

的新年庆典。庆典中充满了第十二个天体轨道，太阳系的组成，以及纳菲力姆前往地球的旅程的象征。其中保存最好的“信任誓词”是巴比伦的新年礼仪；但有证据显示，巴比伦人仅仅是简单地复制了苏美尔文明一开始的传统。

在巴比伦，这项庆典是在非常严格和详细的礼仪规范下举行的；每一个部分、场次和祷告词都有着传统原因和一个特殊的意义。这些典礼是在尼散月——新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举行的，与春分刚好相合。有11天，其他神将按照规定的秩序到马杜克那里去。到了第十二天，其他每个神都回到自己的住所，马杜克将在他的光辉中再次落单。与马杜克在星系中的出现所对应，显然他要与太阳系中其他诸神“会面”，并在第十二天分离——让这第十二位神继续与世隔绝地做着众神之王。

新年庆典的礼仪与第十二个天体相关。前四天，对应的是马杜克经过前四颗行星（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和土星），是准备日。在第四天的最后礼仪被称作是让行星依库（Iku，即木星）出现于马杜克的视野。马杜克快要走到天战遗址了；很有象征意味地，大祭司此时开始诵读《创世史诗》——天战的故事。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当天战的故事讲完之后，天刚刚破晓，第五天到了，这时的典礼是12次称马杜克为“上主”，肯定了在天战之后，太阳系有了12个成员。朗诵中接着就点明了太

阳系的这12个成员以及黄道带的12个星宫。在第五天内的某个时段，神那布——马杜克的儿子及继承人从他的崇拜地博尔西帕乘船而来。但他只在第六天才进入巴比伦神庙内院，因为在那之后，那布成为巴比伦的十二大神之一，而属于他的行星是火星——第六个天体。

《创世记》告诉我们，在第六天，天地及其上的一切都完成了。巴比伦的庆典同样在尼散月的前六天，纪念了这次创造地球和小行星带的宇宙事件。在第七天，庆典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地球。虽然第七天庆典的细节有些缺乏，H.法兰克福在《王权与众神》一书中表示，他相信他们参与了一场神的演出：在那布的带领下，解救被关押在“下层大地之山”的马杜克。

自从发现了详细介绍马杜克与其他对手争夺地球王位的史诗文献，我们可以推测，第七天的事情就是重演马杜克争夺地球（第七个天体）王权的往事，他最初的胜利，以及他的最终胜利并夺得权力。

在巴比伦新年庆典的第八天，马杜克在地球上取得胜利——也就是篡改过的《伊奴玛·伊立什》中的天国胜利，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赞扬马杜克之后，这些神祇，在国王和百姓的帮助下，上了船。在第九天，按照规定好的队伍，马杜克从他在城市中的圣域前往位于城外某个地方的“阿基图之屋”。马杜克和前来拜访的11位神祇在那里待到第十一天；在第十二天，诸神各回各

家，庆典也就结束了。

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待巴比伦的庆典，都让人想起它之前的苏美尔人的庆典。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与阿基图之屋有关的部分。许多学说，例如S.A.帕里斯的《巴比伦阿基图庆典》，对这所“屋子”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宗教庆典中有过特别介绍。这个庆典的精华部分是：一支神圣的队列看见当政的神祇离开了他的住所或神庙，经过几个站点，到了镇外的一个地方。一艘特别的船，“圣船”，在这次行动中被用上了。这位神祇很成功地完成了他在阿基提之屋的任务——无论那是什么，坐着同一艘船返回了城市的码头，并顺着原路返回神庙，享受国王和百姓提供的佳肴和欢乐。

苏美尔词语阿基提（正是巴比伦词语阿基图的源头）字面上的意思是“以地球生命为基础”。与各种各样的难以理解的旅行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队列象征着纳菲力姆人，从他们的家园来到第七个天体地球的危險却成功的航行。

在古巴比伦遗址上持续20多年的挖掘成果，与巴比伦宗教文献的记录有着惊人的吻合。F.韦策尔和F.H.维斯巴赫在其合著的《巴比伦的马杜克主神庙》一书中披露，由他们带队的挖掘小组能够在理论上重建马杜克的圣域。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塔庙，前行之路的建筑特征，在位于东柏林的古代近东博物馆被重新架构了起

来。

七个站点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名字和马杜克在每个站点的称号，既有阿卡德语版本，又有苏美尔语版本——印证了它们的苏美尔起源及象征意义。

马杜克的第一个站点——在那里他的称号是“天国统治者”——亚甲名字叫作“圣屋”，苏美尔名字叫作“亮水之屋”。他在第二个站的称号现在还无法辨读；这个站本身名叫“分土之地”。第三个站点的名字有些部分已经破损，开头的几个字是“面对行星……的位置”；马杜克在这里的称号变成了“喷出火焰的主人”。

第四个站被称为“命运圣地”，在这儿马杜克被称为“安与基的水之暴风的主人”；第五个站的出场没有这么“震撼”，它被叫作“车道”，马杜克是“羊倌之话出现之地”；第六个站被叫作“行者之船”，马杜克的称号在那里变为“表示出的门廊之神”；第七个站是“比特·阿基图”，“创建地球生命之屋”。在这个地方，马杜克的称号是“休息室之神”。

我们认为，马杜克队列所经过的七个站点表示着纳菲力姆到达地球的空间之旅；第一个“站”，“亮水之屋”，代表的是经过了冥王星；第二个（“分土之地”）是海王星；第三个，天王星；第四个——一个太空风暴的地方——土星。然后是第五个，在那里“车道”变得清晰

了，“羊倌之话出现的地方”，是木星。第六个，一个将旅行转到“行者之船”的地方，是火星。

而第七个站就是地球——旅行的终点，马杜克在那里提供了“休息室”（神的“创建地球生命之屋”）。



纳菲力姆的“航天太空总署”是怎样按照他们通往地球的飞行来认识太阳系的？

逻辑上讲——事实上也是——他们从两部分认识这个星系。一个观测区域是飞船本身，它经过了从冥王星到地球等七颗行星占领的空间。第二组，在他们航线的前面还有四个天体——月球、金星、水星和太阳。在天文和神的谱系中，这两组被认为是分开的。

从谱系上看，辛（月球）是这“四个”中为首，沙马氏（太阳）是他的儿子，伊师塔（金星）是他的女儿。阿达德（水星）是伊师塔的叔叔，辛的兄弟，他随时都与他的侄儿沙马氏和（特别是和）他的侄女伊师塔在一起。

而另一方面，这“七个”在讲述人神及太空大事的文献中是被合在一起考虑的。他们是“裁决的七个”，“君王阿努的七信使”，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七这个数字变得神圣起来。有“七古城”，城市有七道门；城门有七个门闩；祈

福要求七个丰年；饥荒与动荡的诅咒持续七年；圣婚通过“做爱七天”来庆祝……还有很多。

在这些严肃的庆典中，如阿努和他的伴侣作为来访的稀客的时候，代表这七颗行星的神祇将被选派出来。而另外四个却被当作隔离者来对待。例如，古代外交规定就有陈述：“神祇阿达德、辛、沙马氏和伊师塔将坐在院子里直到破晓。”

在天上，每一组都本该待在它自己的天域里，苏美尔人也认为在两组之间有一根“天条”隔绝了它们。

“一部重要的天文神话文献，”A.耶利米亚说，它讲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宇宙事件，当这七个“被卷在天条上”——在这次剧变之中（罕见的七星一线），“他们与英雄沙马氏（太阳）和勇敢的阿达德（水星）结盟”——意思可能是，所有的引力施加在一个方向上。“与此同时，伊师塔寻找着一个和阿努一起的充满荣光的住所，想要成为天国女皇”——金星通过某种方式将自己的位置移向了一个更为“荣光的住所”。最大的影响是在辛（月球）的身上。“这七个惧怕的不是律法……光的给予者辛被凶猛地包围”。按照这个文献的说法，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现拯救了黑暗的月球，并让它再次“在天国发出光辉”。

这四个位于被苏美尔词语称为GIR.HE.A的天域里，意思是“迷惑火箭的天水”，还有另一些苏美尔词语用来描

述它，比如MU.HE，“飞船的困惑”，或是UL.HE，“混淆带”。这些奇怪的词语是讲得通的，我们曾认识到纳菲力姆人是按照他们的太空旅行来认识太阳系的。也就是前不久，通信卫星的工程师发现太阳和月亮会“玩弄”卫星并将它们“关掉”。地球卫星会被太阳耀斑产生的微粒雨或月球反射的红外线“迷惑”。纳菲力姆也是一样，在他们经过地球并靠近金星、水星和太阳的时候，火箭或飞船进入了一个“迷惑区域”。

因为天带而与另外四个隔离，这七颗行星位于苏美尔所说的UB天域里。UB包含了七个部分，在阿卡德语里被称为幽居地。无疑这就是古代近东人相信“七天国”的开端。UB的七个“天球”包括了阿卡德人的基什莎图（kishshatu，意为“整体，总体”）。这个词的原型是苏美尔的SHU，同样也有“最重要的部分”，至高无上的意思。因此这七个行星有时也被称作“SHU.NU”，七个发光体，它们居于“至高无上的区域”。

相对于另外四个，这七个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天体列表用了大量的词汇来形容它们，并很正确地排列它们。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些古代文献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土星之后的行星，所以很难正确理解这些文献中的行星。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些文献中的名字是很容易就能被认识的。

纳菲力姆进入太阳系的第一个看见的行星是冥王

星。美索不达米亚将这颗行星命名为SHU.PA（意为“SHU的监管者”），因为这颗行星“守护”着太阳系的“至高无上的区域”。

就像我们看见的那样，纳菲力姆要到达地球，只能在最接近地球的时候从第十二个天体上起飞，这样他们就能不仅在第十二个天体上观察冥王星，同样还能在飞船上观察冥王星。一本天文文献说SHU.PA星是“恩利尔为大地制定命运之地”——在那个地方，神驾驶着飞船，制定了到达地球和苏美尔之地的正确航线。

在SHU.PA之后是IRU（意为“圈”）。在海王星，纳菲力姆的飞船可能开始了通往目的地的曲线或者“圈”。它的另一个名字是HUM.BA，暗指“沼泽植物”。也许在以后的某一天，当我们探索海王星的时候，会发现上面有着曾被纳菲力姆人看见的沼泽地？

天王星被称作Kakkab Shanamma（意为“成对的行星”）。从大小和外表上来看，天王星和海王星的确像是双胞胎。一个苏美尔列表将其称为“EN.TI.MASH.SIG”（意为“光辉的绿色生命之星”）。难道天王星也是一个布满湿地植物的星球吗？

在天王星之后的就是土星了，这是一个有着“光环”的巨行星（接近于地球的十倍大小），而“光环”与之的距离超过其直径的两倍。它们肯定会对纳菲力姆和他们的飞

船造成威胁。这样的话就很好解释为什么他们叫这颗行星TAR.GALL（意为“强大的毁灭者”）。这颗行星还叫KAK.SI.DI（意为“正义武器”）和SI.MUTU（意为“替天行道者”）。

在整个古代近东，这颗行星代表着邪恶终结者。这些名字是不是意识到了这颗行星会对飞船造成威胁？

我们看见过阿基图之行，在第四天提到过安和基之间“水之风暴”——这是在飞船行驶在安莎（土星）和基莎（木星）之间时发生的事情。

很早之前的一份苏美尔文献在1912年被公开，被认为是“古代魔法书”，很可能讲述的是一艘飞船和其上的50名宇航员的丧失。它讲述了马杜克是怎样到达埃及都，告诉他父亲艾这个可怕的消息的：

它被创造成一个武器；

如死神般前行.....

50个阿努纳奇，

被重击了.....

如鸟般飞行的SHU.SAR

被击中了胸部。

文献中没有提到“它”是什么。而无论它是什么，它毁掉了SHU.SAR（意为飞行的“至尊舰”）和其中的50名宇航员。但是这种对于宇宙不幸的惧怕也只是在土星这里。

纳菲力姆在经过土星到达木星的时候一定得到了很大的宽慰。他们将这第五个天体称为Barbaru星（意为“明亮的”），或SAG.ME.GAR（意为“伟大的，穿上宇航服之地”），或SIB.ZI.AN.NA（意为“天国的真向导”）。同样，文献也描述了它在通往地球的旅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进入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地带，进入小行星带这个危险区域的标志。从这些名字上看，纳菲力姆人是在这个地方穿上了宇航服。

火星，很适当地被叫作UTU.KA.GAB.A（意为“水域之门前的灯”），让我们回想起苏美尔文献和《圣经》中将小行星带描述为天上的“手镯”，它分开了太阳系中的“上水域和下水域”。更为精确的是，火星还被认为是Shelibbu（意为“‘接近’太阳系‘中部’”）。

一幅刻在圆柱图章上的不寻常的图画显示，在经过火星之后，一艘前行中的纳菲力姆飞船与地球上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始终保持着联系（见图126）。

这幅古代图画最重要的内容是第十二个天体的符号，带翼的天球。但这次看上去不太一样：它更加机械

化，更为人造化。它的“翅膀”看上去非常像美国航天器上的太阳能板，将太阳的能量转化为所需的电能。还有两个天线是绝对不会错的。

这个圆形的飞船，带着皇冠状顶部，翅膀和天线，在天国里，在火星和地球之间。在地球上，一位神将手伸向一名还在太空的宇航员，他靠近火星。这名宇航员看上去戴着一副面甲和胸甲，他着装的下半部分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鱼人”——也许是一种需要，他们迫降在海里。他的一只手拿着一副器具，另一只手回应着地球上的问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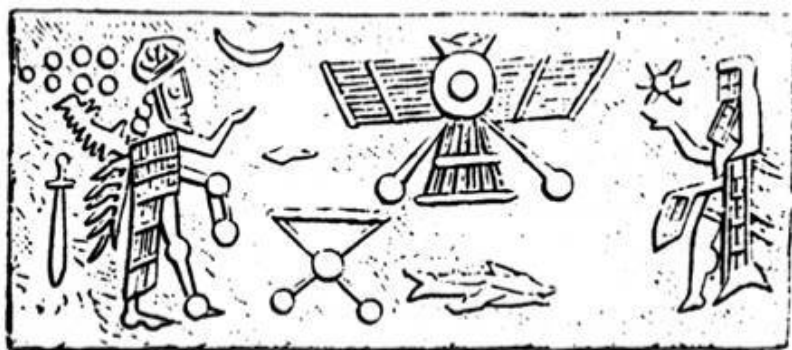


图126

旅行继续着，接着就到了地球，第七个天体。在“七天神”的列表中，它被称为SHU.GI（意为“SHU的正确休息地”）。它同样还代表着“SHU的结束之地”，在这个太阳系中的至尊部分——这次长途旅行的目的地。

在古代近东，GI这个音节常常被音译为KI（意为“地球，干地”），GI的发音和音节的原始意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和纳菲力姆人所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就像：geography（地理），geo-metry（几何），geo-logy（地质）。

在最早的象形文字里，SHU.GI这个符号同样代表着SHIBU（意为“第七个”）。天文文献解释说：

Shar shadi il Enlil ana kakkab SHU.GI ikabbi

意思是“大山之主，恩利尔神，与SHU.GI星是同样的”。

与马杜克到七个站点的旅行一样，这七个名字同样也在讲述一次星际旅行。在旅行的最后就是第七个天体，地球。

※

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从现在开始无数年之后，是否会有外星人找到并看懂我们放在先锋10号上面的信息。同样，我们也能在地球上找到类似的信息——告诉地球人第十二个天体的位置和信息的牌匾，而如此的证据确实存在。

证据是在尼尼微的皇家图书馆的废墟里发现的一块

泥板。和其他泥板一样，这无疑也是苏美尔原版的亚述复制品。但与其他不同的是，它是一个圆盘；而且虽然上面的楔形符号都保存得相当完好，但所有研读过这个泥板的学者都称其为“最难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

在1912年，L.W.金在大英博物馆管理着亚述和巴比伦的古物，对这个碟子做了一个很细心的拷贝，它是被分为八个部分的（见图127）。

没有破损的部分上面有一些几何图形，它们都有着相当高的精度，这在其他古代工艺品、设计和图画中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它们包括了箭头、三角形、交叉线条，甚至还有一个椭圆——这是一种被认为古代人无法描绘出的精准的几何曲线。

这个不寻常的奇怪泥板首先是出现在1880年1月9日的一个科学组织的报告中，吸引了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注意。R.H.M.博桑基特和A.H.赛斯，在一个最早的“巴比伦天文学”演讲中，认为它是一个平面天球图（在一个平面地图上表示球面的内容）。他们声称其上的一些楔形符号“似乎是一些带有理论意义的测量”。

牌匾中八个部分出现的许多天体的名字很明显是在讲述天文内容。博桑基特和赛斯对其中一个部分的七个“小星点”特别感兴趣。他们说这些东西代表的可能是月相。这些小星点似乎是被贯穿在一条线上的，“群星之

星”被命名为DIL.GAN，另一个天体被命名为APIN。

“这些神秘图案绝对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他们说。但是，可惜他们自己对于寻找这个答案的努力，并没有因为他们正确认识了这些楔形符号的含义，而且还理解了这是平面天球图而走远。

当皇家天文学会公布这个平面天球图的草图的时候，J.奥伯特和P.延森改进了一些星体和行星的名字的读法。弗里兹·霍米尔博士在1891的一本德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古代迦勒底的天文学》中，注意到了这个平面天球图八个部分的每一个都是45度角，他指出整个天盘的度数是360度。他认为，这个被标出的焦点是“巴比伦天空”的某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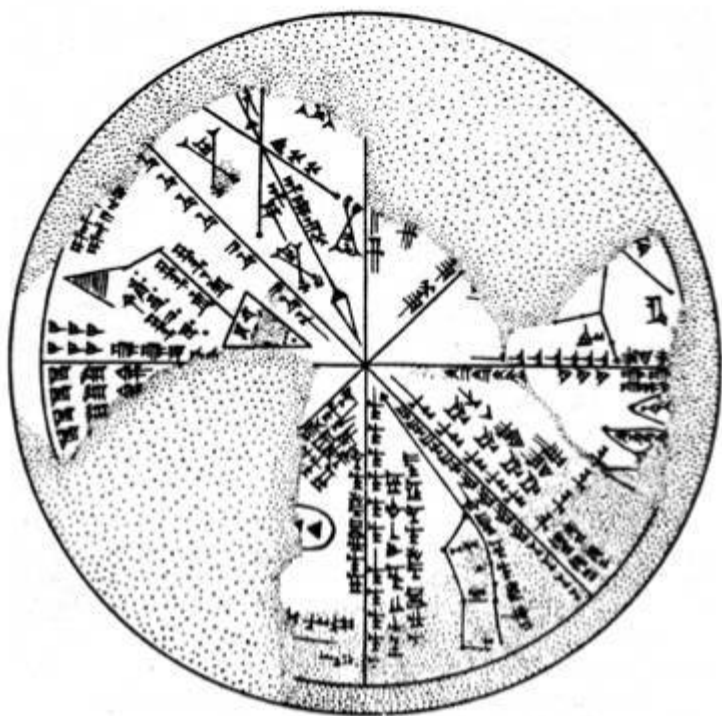


图127

这件事被放置了一段时间，直到恩斯特·F.威德纳，先于1912年在一篇发表的文章《巴比伦学：巴比伦人的天文学》上，后于他的一本主要教科书《巴比伦天文学手册》（Handbuch der Babylonischen Astronomie，1915年）上，十分彻底地分析了这个牌匾，但指出它是无意义的。

他的困惑的缘由，是这些写在很多部分里的几何图形和星体及行星名字是清晰易读的（哪怕是在它们的意义或者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而顺着那些线条（互相

隔着45度)的标注或题字是无意义的。它们总是一些重复着的亚述语言中的词汇。比如这样：

lu bur di lu bur di lu bur di

bat bat bat kash kash kash kash alu alu alu alu

威德纳指出这个牌匾既讲天文学又讲占星术，是用来驱邪除妖的魔法书，和其他那些有着重复词汇的文献一样。因为这个解读，他不再对这个独特的碑刻感兴趣。

然而，如果我们用苏美尔语来读这段文字，而不是亚述语的话，它们则会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意思；因为这个泥板本身就是亚述人复制的原属苏美尔的内容。当我们看到其中一个部分时（我们设它为一号），上面有着这样看似无意义的符号：

na na na na a na a na nu（这是顺着下行线的）

sha sha sha sha sha（这是顺着四周的）

sham sham bur bur Kur（这是顺着地平线的）

如果我们用苏美尔语来分析这些重复符号的话，它们突然变得有意义了。

这里显示的是一张路线图，标注了神恩利尔“经过这

些行星”，还伴随着一些操作指南（见图128）。

线条都呈45度倾斜，似乎是为了标出一艘飞船从“高高高”的地方下降下来的路线，经过“水蒸气云层”和一个“缺水的下层区域”，朝着天地交接的地平点。

在接近地平线的天空中，对宇航员而言这些指南是有意义的：他们被告知要“调整调整调整”他们的仪器设备，好抵达最终目的地；接着，当他们接近大地的時候，“火箭火箭”被点燃以减缓飞船速度，火箭很显然应该是在其接近降落点之前就要升起（堆积，pile-up）的，因为它还要经过高耸或者崎岖的地带（山山，mountain mountain）。

这个部分的信息明摆着是在讲述恩利尔自己的飞行。在这第一个部分中我们被给予了一个精确的几何草图，两个三角形被一条带转角的线连接起来。这条线表示一条路线，因为上面的文字很清楚地说明这个草图想表达的是“神恩利尔去往的行星”。

起点是左边的三角形，表示的是太阳系之外的遥远地方；目标区域在右边，所有部分都指向这个着陆点。

左边的三角形，它的底部是开口的，和一个已知的近东象形文字很相似；它的意思可以被认为是“统治者的领域，多山之地”。右边的三角形是由注释shu-ut il

Enlil（意为“神恩利尔的道路”）而被认识的；这个词，如我们已知的那样，指示的是地球的北部天空。

这条带转角的线，我们认为，它连接着第十二个天体——“统治者的领域，多山之地”——和地球天空。这条线路在两个天体之间经过——Dilgan 和Apin。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这是遥远星球或者是星系中某星的名字。如果现代载人或无人飞船会用一个预设好的明亮星球引航的话，那就不能排除纳菲力姆人也有使用这种领航方式的可能。这两颗星星的名字不是很支持它们成为遥远的星球：DIL.GAN字面意思是“第一站”；而APIN则是“正确航向设定之地”。

这些名字的含义指出了他们经过的站点。我们趋向于同意一些权威人士的看法，如汤普森、艾平和斯泰斯玛耶尔，他们认为APIN是火星。如果这样，这个草图的意义就变得很清楚了：一条从木星（“第一站”）和火星（“正确航向设定之地”）之间连起王权之星和地球上空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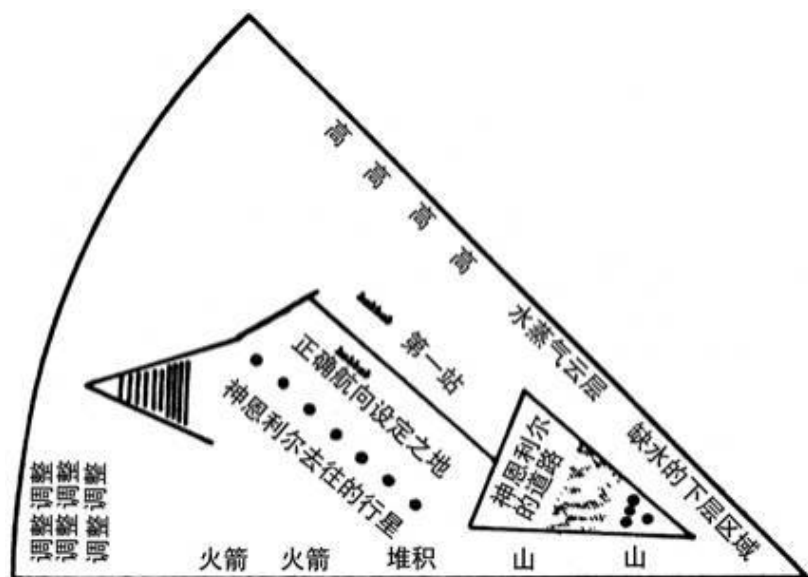


图128

在纳菲力姆人的星际旅行中，描写与之相关的行星的名字的术语，与七个SHU行星的名单中的名字和用词是相符合的。好像是要印证我们的观点，这个注释说，这是恩利尔在这一列共七个行星之下的出现路线——从冥王星到地球。

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他身下的另外四个天体，在“混淆区域”中，与七颗行星分开显示在地球北部天空和天带之后。

证明这是一张宇宙地图和飞行指南的证据，同样显示在其他每一个没有破损的部分中。顺着逆时针方向，一个仍然保持清晰的部分带有这样的标注：“拿拿拿投投

投完成完成。”第三个部分，上面有一个奇怪的椭圆，标注的清晰部分显示着：“木星.....安纳的使者.....神伊师塔”（kakkab SIB.ZI.AN.NA...envoy of AN.NA...deity ISH.TAR），还有一句让人充满兴趣的句子：Deity NI.NI supervisor of descent（意为“降落的管理者，神尼尼”）。

在第四个部分，表现的似乎是如何按照星群来设定自己正确的航向，这条下行线很明确地被认为是天际线：在这条线下天被重复了11次。

这个部分是不是在表示靠近地球和着陆点的飞行阶段？而这可能的确是这个传奇的进入地点——在地平线下面的标注：

山山山山顶顶顶顶城城城城

在中部的标注是：“遇到双子座是注定的：木星将提供知识”[kakkab MASH.TAB.BA (Gemini) whose encounter is fixed: kakkab SIB.ZI.AN. AN (Jupiter) provides knowledge]。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部分是按照接近的先后次序进行整理的，那么人们肯定就能分享到纳菲力姆人接近地球航空港时的兴奋了。下一个部分，同样在下行线下有“天天天”，同时还有：

我们的光 我们的光 我们的光

变 变 变 变

看到轨迹和高地

.....平地.....

在地平线上，第一次，写下了：

火箭 火箭

火箭 升起 滑翔

40 40 40

40 40 20 22 22

下一个部分的上一条线上没有再写“天天”；而是写着“通道 通道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在这个严重损毁的部分有一个图样还是可以识别的。在一条线 下有着这样的注释：“Ashshur”，它可以被解释成“看见.....的他”。

第七个部分由于损毁得极为严重，以至于我们都无法为其加上解释；几个可以识别的符号的意思是“遥远的 遥远的.....视野 视野”和带指导性质的词“按下”。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却是接近完整的。指向线箭头，以

及在两颗行星之间标示出的轨迹。有指示要“堆起 山山”，显示了四组十字，将两个命名为“燃料水谷物”，另外两个是“蒸气水谷物”。

这是在讲述为飞向地球做准备，还是在讲述为重回第十二个天体做准备？后者可能是对的，因为带箭头的线条指着的是与地球着陆点相反的方向，标志着传奇的“返回”（见图129）。

当艾为“阿达帕升天之路”做准备的时候，阿努发现了这件事，问道：

为什么艾，对一个无用的人类

揭示了天地的示意图——

让他变得卓越，

为他制造一个Shem？

在我们刚刚描述的平面天球图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一个路线图，一个“天地的示意图”。用符号语言和词汇，纳菲力姆人向我们画出了从他们星球到我们星球的草图。

※

除此之外的其他讲述天上的距离的难解文献，一旦

解释为是从第十二个天体出发的太空航行的话，就都讲得通，而且充满意义。有一个这样的文献，在尼普尔的废墟中被发现，被认为有着4000年的历史，现存放于德国耶拿大学的希尔普雷奇特收藏馆。O.纽格伯尔在《远古的精确科学》一书中声称，这个碑刻毫无疑问是一个“更早的原版文件”的复制品；它给出了月球到地球、再到其他六颗行星之间的距离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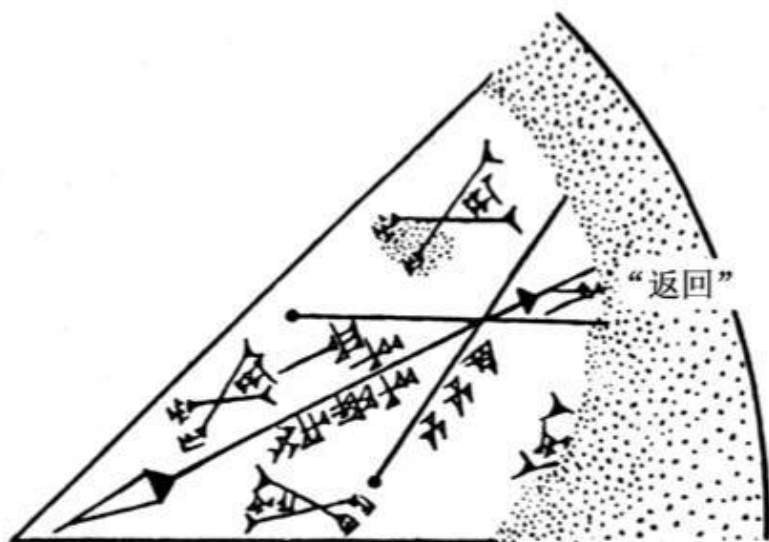


图129

这个文献的第二部分，似乎提供了解决各种星际问题的数学公式（按照某种读法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40420640*9 is(是) 6 40

13 kasbu 10 ush mul SHU.PA (冥王星)

eli mul GIR sud

40 4 20 6 40*7 is(是) 5 11 6 40

10 kasbu 11 ush 6 gar 2 u mul GIR tab

Eli mul SHU.PA sud

这一部分文献的度量单位及内容的读法和理解，从未在学者们之间统一过。耶拿希尔普雷奇特收藏馆的经理员J.欧斯勒博士，在一封信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读法。然而，在文献的第二部分，却能很清晰地看出，这是在测量到SHU.PA（冥王星）的距离。

只有纳菲力姆，通过穿越过行星轨道，才能得出这些公式；也只有他们需要这样的数据。

考虑到他们自己的行星和他们的目标地球都是在不断运动着的，纳菲力姆人不得不瞄准他们到达时地球的位置，而不是他们在发射时的地球的位置。可以想象，纳菲力姆人如同现代科学家画登月地图或是到其他行星的地图一样得出他们的航线。

纳菲力姆的飞船很可能是顺着第十二个天体的轨道方向起飞的，但那远远超出了地球范围。基于这一点和大量其他因素，航空学与工程学博士阿姆·农西琴为这艘飞船提出了两个替代路线。第一条路线是在第十二个天

体到达它的远地点（指星球轨道上离地球的最远点）之前发射飞船。只用少量能量，飞船能够避免在减速时改变航向。当第十二个天体（虽然很大，但本身就是个“太空船”）继续在它超长的椭圆轨道上前行，这艘飞船降在一条短得多的椭圆航线上，于第十二个天体之前很久抵达地球。这个方案能为纳菲力姆带来好处，但同时也带来缺点。

以整整3600个地球年为他们自己的一年，这适用于所有在地球上的纳菲力姆统治者或其他纳菲力姆。而这一点存在表明，可能他们更喜欢第二种方案，一个短途旅行，与第十二个天体一同待在地球上空。这表示，飞船（见图130，C）必须是在第十二个天体从它的远地点返回的路程中间发射。随着星球自身速度的快速提高，飞船必须有着强劲的动力才能超过它的母星，比它早几个地球年抵达地球（见图130，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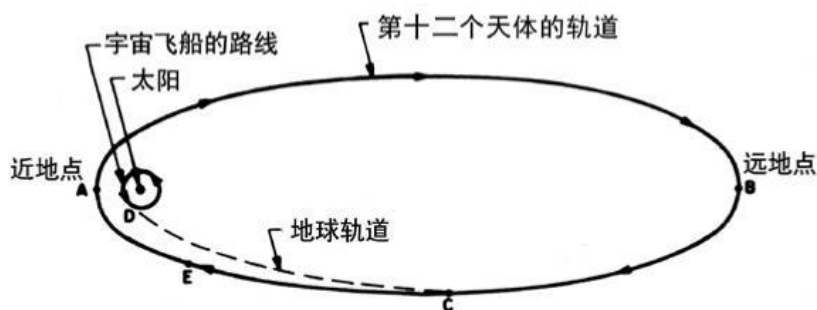


图130

基于复杂的技术数据，如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提示

的那样，似乎纳菲力姆的地球任务很像NASA的月球任务：当主飞船靠近目标星球（地球）的时候，它会进入围绕该行星的轨道，而不是直接降落。取而代之的，是一艘更小的飞船（登陆舱）从母船脱离出来进行登陆。

与准确降落同样困难的是，从地球上的撤退肯定更具有技术含量。登陆舱必须返回母船，要做到这一点，它就必须先发动它的引擎并加快到极高的速度，因为它必须要追上第十二个天体，当时第十二个天体会刚好以它轨道上的极速，经过它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近地点。

在这艘飞船的绕地轨道上有三个点，会将他们向第十二个天体方向猛推。这三个方案向纳菲力姆们提供了一种在1.1到1.6个地球年内追上第十二个天体的机会。

合适的地形，来自地球的导航，以及和母星方面的完美协调是成功抵达、登陆、起飞和离开地球的必要条件。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纳菲力姆人满足所有这些条件。

第十章

众神之城

外星高智能生物第一次登陆地球的故事，是一部蔚为壮观的长篇史诗，它不亚于人类历史上对美洲的发现和第一次周游世界。实际上它更为重要，因为有了这次登陆，我们和我们的文明才会存在。

《创世史诗》告诉我们，“诸神”在他们领袖的带领下有目的地来到地球。巴比伦版本中，将这些都归功于马杜克，说他等着地球的泥土变得足够干燥结实，才好登陆地球，并在地球上建设。接着马杜克将他的决策告诉了一组宇航员：

在深处之上，

你们居住的地方，

我建造了“上部的王城”。

现在，它的对应物

我将建在下部。

接着马杜克解释了他的目的：

在天上

你们要降落以集会，

晚上要有休息的地方

来接纳你们全部。

我会命名它为“巴比伦”——

众神的门廊。

由此证明地球不是他们的暂时落脚地，或考察地；
而是一个固定的“家之外的家”。

在一个本身就像太空船的行星上旅行，穿过了其他所有行星轨道，纳菲力姆人无疑是先在他们自己的行星上勘测这个太阳系的。无人探测器绝对是派出过的。早晚他们会拥有将载人飞船派向其他行星的能力。

当纳菲力姆人寻找另一个“家园”的时候，地球肯定最合他们胃口。它的蓝色显示出它有孕育生命的水和大气；而它的棕色代表了坚实的陆地；它的绿色，是植物与动物生命的基础。然而当纳菲力姆人最终向地球进发的时候，它看上去一定和今天我们的宇航员所看到的存在着一些区别。因为在纳菲力姆人第一次到达地球的时候，地球还处于冰河时代中期——一个极冷的时代，地球上一个结冰和去冰的时代：

早期冰河时代——开始于大约600000年前

首次变暖（间冰期）——大约550000年前

第二次冰河时代——480000到430000年前

当纳菲力姆人在大约45万年前第一次到达地球的时候，地球上大约有1/3的大陆被冰原和冰河覆盖。由于有着如此多的冰冻水域，降雨减少了，但也不是到处都这样。由于风云的运行模式与地形特点的结合，与其他地方不同，有一些现在很贫瘠的区域当时却是富水区，而现在某些只有季雨的区域在当时却是经历着整年的降雨。

海平面也比现在更低，因为大量的水都结成了冰盖在陆地上。有证据指出，在两个冰河时代的顶峰时期，整个海平面比现在低了600~700英尺。因此，当时的一些干地变成了如今的海域和海岸线。在河水继续流动的地方，它们在经过岩石地貌的时候，创造了深深的河谷或山峡；如果它们的轨迹是在软地或泥土上，它们将经过大片的湿地抵达冰河时代的大海。

在这样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中抵达地球，这些纳菲力姆人会在什么地方建起自己的第一个住所？

无疑，他们将寻找一个气候相对温和的地方，这样他们简单的临时房屋才能满足需求，他们才能在轻便的

工作服中活动，而不是穿着笨重的保温服。

当然他们肯定还要寻找用来饮用、洗涤和工业用的水，例如用于维持供食用的植物和动物的生命。河水既能基本满足大片土地的浇灌用水，又能为运输提供方便。

当时的地球上只有一个地方能满足这样的气候条件，而且还能提供着陆需要的大片平地。如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样，纳菲力姆人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三条大河及其中的平原上。三条河：尼罗河、印度河和底格里斯 - 幼发拉底河。这些流域中的任何一个都很适合用于早期殖民；而每一个地方，最后都成为一个古代文明的中心。

纳菲力姆人当然不可能忘记另一个需求：燃料和能源供应。在地球上，石油是具有多种功能且大量拥有的能源矿物，提供能量、热和光，无数必不可少的货物都是由这种极其重要的天然原料制成的。我们由苏美尔人的实践和记录可以判断，纳菲力姆人大量使用了石油及其衍生物；显而易见，纳菲力姆人在选择最合适栖息地的时候，当然愿意那个地方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有了这种想法，纳菲力姆人可能会把印度河流域放在选择的最后，因为这不是一个有石油的地方。尼罗河多半被当成第二个选择；它在地质上属于沉积岩区域，但这个地区的石油只能在离该流域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才

能找到，并且需要钻很深的井。而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毫无疑问是被当成首要选择的。世界上最富饶的一些油田，从波斯湾的末端一直延伸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而当在大多数地方人们都不得不钻很深的井才能采集石油的时候，而在古代苏美尔（现在的南部伊拉克），沥青和柏油冒泡并浮上地表。

有趣的是，苏美尔人为每一种沥青材料都命了名——石油、原油、天然沥青、石沥青或沥青岩、焦油、高温分解沥青、乳香、蜡、松脂。他们为各种不同的沥青取了九个不同的名字。对比之下，古代埃及语中只有两个，而梵语中只有三个。

《创世记》中描述过上帝在地球上的住所——伊甸园，那里有着舒适的气候，温暖而略带微风，因为上帝下午要散步，享受凉爽的微风。这是一个有着良好土壤的地方，能自我耕种，同时也是个美丽的花园，特别是一个宜于种植的果园。这是一个由四条河流组成水网的地方。“第三条河的名字（是）海德基尔（Hidekel，指底格里斯河）；它流向亚述之东；而第四条（河）是幼发拉底河。”

对于前两条河的鉴别，比逊河（Pishon，意为“充裕”）与基训河（Gihon，意为“喷涌而出”），还不能确认，而后两条河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就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些学者将伊甸园的位置定在美索不达

米亚的北部，在这个地方有这两条河与两条相对较小支流的发源地；其他一些学者，例如E.A.史本赛，在其著作《乐园之河》中表示，他相信这四条河在波斯湾顶部汇集，所以伊甸园不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而是在南部。

《圣经》中“伊甸”这个名字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它的原文是阿卡德词语edinu，意思是“平原”。我们回想起古代诸神的“神圣”称号丁基尔（DIN. GIR，意为“火箭中的正直/公正的人”）。而苏美尔人称这个众神的住所为E.DIN，意思是“这些正直者的家”——十分相符的描述。

纳菲力姆人将美索不达米亚当成他们在地球上的家，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最后纳菲力姆人在干地上建造了太空船发射降落场，但仍有一些证据证明，至少在一开始，他们是在一片溅水声中将自己的密闭太空舱降落到海里的。如果这是他们的降落方法，美索不达米亚附近可不止一片海，而是有两片——南部的印度洋和西边的地中海，所以在紧急情况下，降落就无须在一个特定水域进行了。和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向海中迫降是必不可少的。

在古代的文献和图画中，纳菲力姆的飞船在最初被叫作“天船”（celestial boats，boat指狭义的“船只”）。这些“航海的”宇航员，可以想象，在古代史诗文献中将被描述为从海底“天国”而来的人，于是“鱼人”形象就这么出现了。而且他们还上了岸。

这些文献，实际上将一些为飞船领航的AB.GAL的穿着描述为鱼。一部文献中，讲到伊师塔的神圣旅行，她寻找着在一条随着“沉没的船”离去的“大加鲁”（Great Gallu，意为“主领航员”）。贝罗苏斯传播了有关奥安尼斯的传奇，他是“赋予以理性者”，他是在王权下落地球第一年，从“巴比伦王国边境的厄立特里亚古海”而来的一位神。贝罗苏斯记录说，虽然奥安尼斯长得像一条鱼，但他在鱼头下有人头，在鱼尾巴下也有人脚。“他的声音和语言也和人类接近，发音清晰。”（见图131）

那三位让我们懂得贝罗苏斯所写内容的希腊历史学家，称这些鱼人会周期性地出现，从“厄立特里亚古海”而来——现在被我们称为阿拉伯海（the Arabian Sea，印度洋西部）的地方。

为什么纳菲力姆会降落在印度洋，与他们选中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点离了数百英里，而非波斯湾？那儿离选中地点要近得多。古代记录中间接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他们的第一次降落是在第二次冰河时代，现在的波斯湾那时还不是海，而是一片沼泽和浅湖，在那里降落是不可能的。



图131

下落到阿拉伯海，这些来到地球的第一批高智慧生物，将他们的道路直指美索不达米亚。沼泽地延伸到了今天的海岸线之内。在湿地的边缘处，他们建立了在我们星球上的第一个据点。

他们将它称作E.RI.DU（埃利都，意为“建在远处的房屋”）。多么合适的名字！

一直到现在，波斯文的“ordu”一词都表示“营地”。这

这个词在所有语言中都生了根：Earth（地球，陆地，大地）在德文中被称作Erde，在古高地德语（Old High German）中被称为Erda，冰岛语中被称为Jordh，丹麦语中被称为Jord，哥特语中被称为Airtha，中古英语中被称作Erthe；而且，回溯到过去，“Earth”在亚拉姆语中是Araiha或Ereds，在库尔德语中是Erd或Ertz，在希伯来语中是Eretz。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埃利都，纳菲力姆人建立了地球站，一个半部是冰的星球上的孤独的前哨站（见图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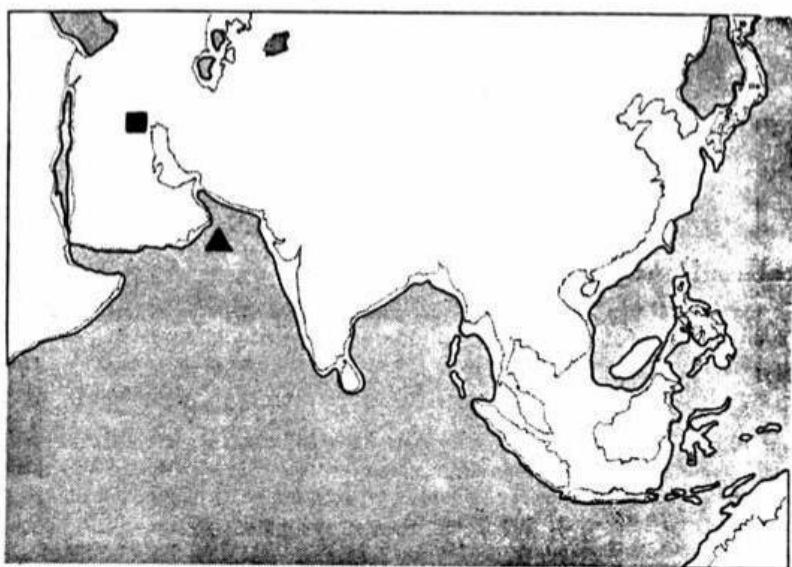


图132

.....目前的海岸线
▲降落点在阿拉伯海

■埃利都的位置在涅地边缘

※

苏美尔文献，以及后来的阿卡德译文版，按照建立顺序列出了纳菲力姆人的据点或“城市”。我们甚至还被告知了各个据点是由哪位神所管辖。一部苏美尔文献，被认为是阿卡德“大洪水碑刻”的原本，讲到了前七座城市中的五座：

在王权从天国下落之后，在高贵的王冠之后，王权宝座从天国落下了，他……完善了这些程序，神圣的律法……在纯洁之地创建了五座城市，叫出它们的名字，将它们设计成中心。

第一座城市，埃利都，

他给了努迪穆德，领导者，

第二座，巴地比拉，

他给了努济格。

第三个，拉勒克，

他给了帕比尔萨格。

第四个，西巴尔，

他给了英雄乌图。

第五个，舒鲁帕克，

他给了苏德。

那个让王权从天国落下，计划修建了埃利都和另外四座城市，并安排它们各自的长官或指挥者的神的名字，很不幸地被涂掉了。然而，在所有文献中都写着的那位蹚过湿地边缘，并上岸说“我们在这里安家”的神是恩基，在这个文献里他的绰号是“努迪穆德”（意为“他是造物者”）。

这位神的两个名字——EN.KI（意为“干地之主”）和E.A（意为“水是他的家”）是非常合适的。埃利都，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中都一直保存着恩基的能量之座，是他的崇拜中心。这里是在一片从湿地水中人工升起的陆地上修建的。在一个被S.N.克莱默命名为《恩基和埃利都神话》的文献中能找到证据：

带水的深处之主，王恩基

修建了他的房子。

在埃利都他修建了水岸之房。

王恩基……修起了一座房屋

埃利都，像一座山，

他从大地升起；

他将它建在一个好的地方。

这些和其他大多数文献片段都认为，地球最早的这些“殖民者”，必须对付这些浅湖或充满水的沼泽。“他带来……让小河变得干净”。努力疏通河床和支流的阻塞，让湿地和沼泽的水排开，并引入更优质的水，以获得更干净的、可饮用的水，并进行灌溉。苏美尔人的故事同时还提到了一些填土或是抬高水坝的行为，以保护这第一批房屋。

一部被学者定名为《恩基和大地秩序》的“神话”文献，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长的、也保存得最好的苏美尔叙事诗。它的文本包括了470行诗，其中的375行至今都清晰可读。它的开头（大约前50行）很不幸地破损了。接下来的诗文讲述了恩基的得意并建立了他与阿努（他的父亲）、宁悌（Ninti，他的姐妹）和恩利尔（他的兄弟）诸神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引言和介绍之后，恩基自己“拿起了麦克风”。和它听上去一样不可思议，事实上，在这里文献变成了恩基登陆地球后的第一人称的报告：

当我到达地球，

这里洪水泛滥。

当我到了它的青草地前，

土堆和山丘

在我指挥下堆积起来。

我在一个纯洁之地修建了我的房屋……

我的房屋——

它的阴影延伸到了蛇湿地……

鲤鱼在它里面摇着尾巴

在小芦苇丛中。

诗文继续描述并用第三人称开始记录恩基的功绩。
这里是一些节选：

他为这些湿地分界，

在里面放进了鲤鱼和……鱼；

他为这些灌木丛分界，

在里面放进了……芦苇和绿芦苇

恩比鲁鲁，运河的监察员，

他让他管辖沼泽和湿地。

他在其中放网让鱼无从逃脱，

他的陷阱没有……逃脱，

他的圈套没有鸟能逃脱，

……的儿子……一位爱鱼的神

恩基让他管理鱼和鸟类。

恩基木杜，沟渠和水坝的那一位，恩基让他管理沟渠和水坝。

他是……铸造，库拉，大地上的造砖者，恩基让他管理铸造与制砖。

诗文中还列出了恩基的其他功绩，包括净化底格里斯河的水，用运河连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他的房屋在充满水的河岸，靠近一个码头，芦苇筏和船能够在那里登陆，也能在那里下水。很适当地，这座房子被叫作E.ABZU（意为“深处之屋”）。恩基在埃利都的圣域从此以后用这个名字流传了千年。

毫无疑问，恩基和他的团队探索过埃利都周围的土地，但他似乎最喜欢走水路。湿地，他在一个文献中说：“是我最喜爱的场所；它向我张开怀抱。”另一部文献

说，在湿地上，恩基在他的船中航行，他的船名叫MA.GUR（字面上的解释是“转向之船”），也就是说，一艘行驶的船。他讲述他的船员们是怎样“同时划起船桨”，怎样“唱着甜美的歌曲，让河流也跟着欣喜”的。在如此的时刻，他倾诉道：“神圣的歌曲和魔法充满了我，充满水的深处。”（见图133）

苏美尔国王列表指出，恩基和他的第一队纳菲力姆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待在地球上：在第二个指挥官或“殖民首脑”到来之前过了八个SHAR（28800年）。

当我们仔细审查这个天文事件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学者们曾被一个明显的苏美尔“困惑”缠住，说不清楚黄道十二宫中谁才是与恩基有关的。鱼-山羊的标志，代表着摩羯座，很显然是与恩基有关的（而且，确实能够解释埃利都创始人这个词，A.LU.LIM，它有“闪光水域中的羊”的意思）。然而，艾/恩基常常被描绘成举着流水的花瓶——最初的宝瓶座，或者是水瓶座，实际上这两个星座是同一个星座，它有两个英文名字，前者是送水人的意思；而且他肯定是鱼神，由此又与双鱼座有关。



图133

天文学家们弄不明白，那些古代的占星师到底是怎么观察那些星群（鱼或送水人）的轮廓的。答案是这么来的。黄道带星座的名字其实不是因为星群的轮廓而来，而是根据一位生活在某个时候的神的主要活动或称号而来，那时的春分点刚好落在某一个黄道宫上，就为这一星宫命名。

如果恩基登陆地球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双鱼宫时代的开始，见证了向宝瓶宫的转移，并经过一个大年（25920年），一直待到了摩羯宫时代的开端，那他确是在地球上指挥了传奇般的28800年。

有关时间的记载同样也能证明我们之前的论断，认为纳菲力姆人是在一次冰河时代的中期来到地球的。提高水坝、挖掘运河，这些劳累的工作是在气候仍然很严酷的时候进行的。在他们着陆后的几个SHAR年之后，冰河时代为一个更为温暖和多雨的气候让路了（大约是在

43万年前)。就是在那之后，纳菲力姆人才打算进入更远的内陆以扩大他们的据点。很适当地，阿努纳奇（纳菲力姆的普通人员）将埃利都的第二个指挥官称作A.LAL.GAR（意为“他带来休憩的雨季”）。

然而当恩基忍耐着作为一个地球拓荒者的艰难的时候，阿努和他的另一个儿子恩利尔却在第十二个天体上注视着地球的发展。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很清晰地讲到，真正管理地球任务的是恩利尔；当继续任务的决策下来之后，恩利尔自己降落到了地球。EN.KI.DU.NU（意为“恩基，挖向深处”）为他修建了一个特别的据点或是基地，名叫拉尔萨。恩利尔是什么时候开始独自管辖这个地方的？他的绰号是ALIM（意为“公羊”），这与白羊座时代相符合。

拉尔萨的建立让纳菲力姆在地球上的殖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标志着，这项进入地球的工作若要继续进行，需要向地球运输更多的“人力”、工具和装备，并将有价值的货物运回第十二个天体。

水降已经不再适用于有着如此重量的转载舱了。气候的变化让内部的空间能够被更好地利用；是时候将着陆点移至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部位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恩利尔来到了地球，并在拉尔萨开始修建一个“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一个可以让纳菲力姆人方便地进行回母星或是来地球的太空航行的地面指挥中心，它能

引导航天飞船的降落，完善它们的起飞，指挥它们返回到围绕地球旋转的太空船上。

恩利尔为这样一个目的而选择的地方，就是扬名千年的尼普尔，他将之命名为NIBRU.KI，意思是“地球的十字路口”——这让我们回想起第十二个天体与地球最近的地方被叫作“天十字之地”，在那里恩利尔建立了DUR.AN.KI，“天地纽带”。

这项工作很显然是复杂而耗时的。恩利尔在拉尔萨待了6个SHAR年（21600年），当时尼普尔还正处于建设之中。尼普尔的建设工作也是相当漫长的，恩利尔的称号证明了这一点。在拉尔萨的时候，恩利尔和公羊（白羊座）相对应，随后又与公牛（金牛座）相对应。尼普尔是在金牛座时代建成的。

一首祈祷诗赞美了仁慈的恩利尔和他的妻子宁利尔，他的城市尼普尔，以及其中的“高耸之屋”E.KUR，向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尼普尔的事。首先，恩利尔在那儿排列出了一些高尖端的仪器设备：一个审视大地的“升起的‘眼睛’”和一个寻找大地之心的“升起的柱子”。诗文告诉我们，尼普尔由惊人的武器保护着：“它看上去非常恐怖”，“它的外面，没有任何强大的神敢接近”。它的“手臂”是一张“大网”，它的中间蹲着一只“快步的鸟”，没有任何邪恶能躲过这只“鸟”的“手”。这个地方是不是通过电场由某种死亡射线保护着？在它的中部是不是有一个直

升机坪，这只“鸟”相当轻快，所以没有谁能逃出它的势力范围？

在尼普尔的中心，在一个人造物上面升起了一个平台，坐落着恩利尔的指挥部，KI.UR，意为“地球之根”——升起“天地纽带”的地方。这是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的通信中心，是地球上的阿努纳奇跟他们战友联系的地方，他们的战友们IGI.GI（意为“转身看的人”）位于绕地旋转的太空船上。

古代文献接着讲到，在这个中心里，有一个“朝向天空的接近上天的高柱”。这个极高的“柱子”，很坚实地扎在“不可推翻的平台上”，恩利尔用它来向天空“宣讲他的话”。这是对于广播塔的简单描述。一旦“恩利尔的话”——他的指令——“到达天国，丰收将降临地球”。这是一种对于航天飞船带来材料、特殊食物、药品和工具的多么简单的描述，而导致这一切的是尼普尔所给的“话”！

这个指挥中心在一个升起的平台上，恩利尔的“高耸之屋”。其中有一个神秘的房间，名叫DIR.GA：

同远方的水域一样神秘，

就像是天上的穹顶。

在它的.....之间.....标记，

星星的标记。

它让ME更为完善。

它的言语是为了表达.....

它的言语是仁慈的神谕。

这个DIR.GA是什么？古代碑刻的破损阻止了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它的名称，意思是“黑暗的、王冠状的房间”，一个存放着星际航海图的地方，一个制造预言的地方，一个接受并发送ME（这些宇航员的信息）的地方。这些信息让我们想到位于得州休斯敦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追踪监测着执行月球任务的宇航员，扩大他们的交流，在布满星星的天空下为他们标明路线，给予他们“仁慈的神谕”做指引。

这时也许我们会回想起神祖，他到恩利尔的圣域夺走了命运之签，于是“停止了指挥的发布.....神圣的内室失去了它的光辉.....一片沉寂.....死寂盛行”。

在《创世史诗》中，行星神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轨道。我们有理由认为命运之签，对恩利尔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它控制着太空船的轨道和顺着天地纽带的飞行路线。它很可能是带着指引飞船航线等电脑程序的不可缺少的“黑匣子”，失去它的话，地球上的纳菲力姆人和他们母星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

许多学者都将恩利尔这个名字解释为“风之主”，这样就符合了古人愿意将自然因素“人格化”的理论，并由此有了一名管理风和风暴的神祇。然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懂得，在这个例子中，LIL的意思不是自然界的暴风而是从“嘴”里出来的“风”——一种表达，一种指挥，一种语言上的交流。再一次，EN在古老的苏美尔象形文字里的含义——特别是在EN.LIL这个词中——和LIL的含义，在这个问题上发出了自己的光芒。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带着天线的高塔建筑，就像是今天我们用于捕捉和发射信号的大型雷达——这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大网”（见图134）。

巴地比拉，作为一个工业中心而建，恩利尔将他的儿子兰纳/辛派为指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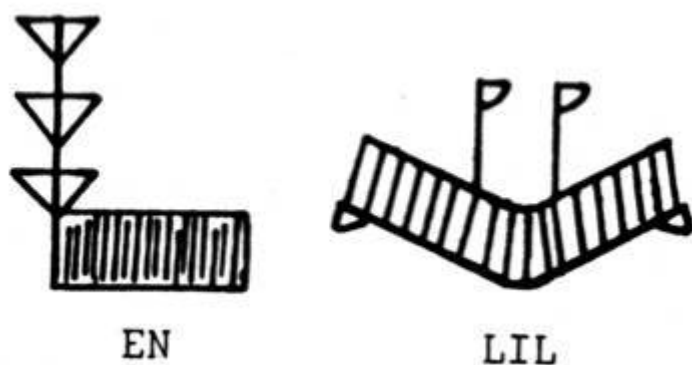


图134

在城市列表文献中将他称为NU.GIG，意思是“夜晚天空的他”。我们相信，伊南娜/伊师塔和乌图/沙马氏这对

双胞胎是在这里出生的，这件事在古代传统中，表现在他们的父亲和下一个黄道宫——双子宫（文献中为“Twins”）有了联系。作为在火箭中训练的神祇，沙马氏掌管着GIR（既有“火箭”的意思，又有“蟹爪”的意思，或是巨蟹座）星座，其后是被描述为狮子（狮子座）的伊师塔。

恩利尔和恩基的姐妹，“护士”宁呼尔萨格，在这里也没有被漏掉：在她的管理下，恩利尔将舒尔帕克建设成了纳菲力姆的医药卫生中心——她掌管“The Maid”星座（处女座）是这件事的标志。

当这些中心被建成的时候，尼普尔的建造也随着纳菲力姆地球太空站的建设而完工。文献上讲清楚了，尼普尔是发布命令或“言语”的地方，在那里，当“恩利尔命令道：‘对准天国！’……一个就像空中的火箭一样的闪光升起”。但这次行动本身却发生在“沙马氏升起之地”，而这个地方是纳菲力姆的“肯尼迪角（Cape Kennedy，位于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卡纳维拉尔角，于1963年更名为肯尼迪角）”——西巴尔。这座城市是在鹰之首领的管辖之下，是多级火箭的发射地，“圣域”就在那里。

当沙马氏有能力指挥喷火火箭的时候，他成为审判之神，他被认为是掌管着天蝎座和天秤座（文献中称之为“Libra”）。

完成众神的前七个城市的列表及其与黄道十二宫对应的是拉勒克。在那儿，恩利尔任命自己的儿子尼努尔塔作指挥官。城市列表中称他为PA.BIL. SAG（意为“强大守护者”）；射手座也有着一样的称呼。



要认为这众神的前七个城市的建立是无计划性的，显然无法让人相信。这些“神祇”，他们有着太空旅行的能力，按照精确的计划进行了第一次登陆，提供着必要的服务：能够在地球上降落，能离开地球返回母星。

终极计划是什么？

当我们找寻着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地球的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符号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曾经用一个十字加圆圈来表示“目标”这个概念？

这个符号要追溯到苏美尔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源头，而且它在埃及象形文字中有着“地方”的意思：



这是巧合，还是有着深远意义的证据？在纳菲力姆的登陆地图上，是否有着这样的符号以标注“目标”？

在地球上，纳菲力姆人是陌生人。当他们从太空审视着这颗行星表面的时候，他们多半对山峰和山脉有着较多的注意。这些东西对降落和起飞都有着潜在的威胁，但同时它们也能成为领航的标志。

如果这些纳菲力姆人在印度洋上空盘旋，注视着被选为最早降落地点两河流域的平原，这时就会有一个地标，毫无疑问，它是亚拉腊山。

这是一座死亡的火山，它盘踞在亚美尼亚高原上，位于现在土耳其、伊朗和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边境上。它的东北一侧高出海平面3000英尺，西北侧则高出海平面5000英尺。整个山丘的直径大约是25英里，一个高耸的顶部从地球表面伸出。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让它不仅在地上显得很突出，在天上同样也很显眼。第一，它基本上位于两湖之间——凡湖和赛凡湖。第二，在山顶部升起了两座山峰：小亚拉腊山（Little Ararat，大约12900英尺）和大亚拉腊山（Great Ararat，大约17000英尺——超过5千米）。再没有什么山峰可以与这两座被永远不会融化的冰雪所覆盖的山峰匹敌了。它们就像是两湖之间的明亮灯塔，而在白天，它们就像是巨大的反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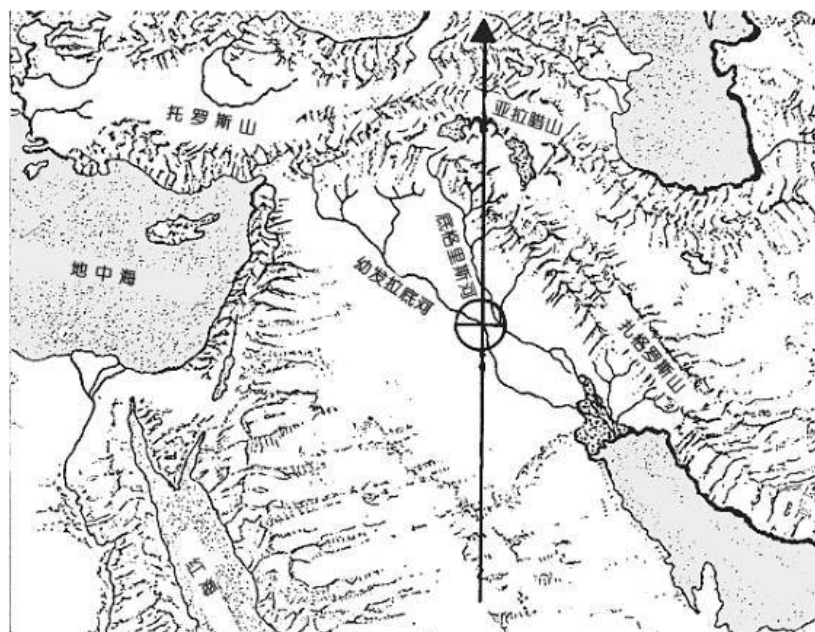


图135

我们有理由相信，纳菲力姆人是通过一个不可有误的地标和合适的河流，从而调整一条南北刻度线来确定降落地点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能轻松辨认的亚拉腊山的双峰是很明显的地标。一条从亚拉腊山双峰中部画过的刻度线，将幼发拉底河一分为二。这个地方就是被选择为太空站的地方（见图135）。

他们能够在那里顺利着陆和起飞吗？

答案是能。这个选址是在平原上；环绕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山脉也是隔得很远的。最高的山峰（从东到北）都不会阻碍航天飞船从南部的进入。

带来的宇航员和材料能够不太困难地运输进来吗？

答案同样是能。通过水运经过幼发拉底河，再走陆路就可以到达这个地点。

还有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这附近有能源资源，提供电和能量的燃料吗？答案非常明确：有。西巴尔建立在幼发拉底河的弯曲处，那里是古代最著名的能源富足之地，有着通过自然油井浮至地标的露天沥青、柏油。它们都可以在不用任何深挖深掘的情况下轻松采集。

我们可以想象，在太空飞船指挥所里，恩利尔在他的副官们的簇拥下，于地图上的一个圈内画下了一个十字。“我们该如何命名此地？”也许他会这么问。也许有人就说了：“为什么不叫它‘西巴尔’？”

在古代近东的语言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鸟”。西巴尔正是鹰群归巢的地方。

这些航天飞船是如何滑行着进入西巴尔的呢？

我们可以设想某个太空导航员指出了最佳线路。左边是位于西部的幼发拉底河与多山的平原，右边是位于东部的底格里斯河与扎格罗斯山脉。如果这艘飞船与穿越亚拉腊山的刻度线呈简单的45度角接近西巴尔的话，它的轨道将让它安全地从这两个危险区域之间穿过。此外，以这样的角度着陆，它将在处于高海拔的时候从南

部穿过阿拉伯半岛的多岩石的顶部，并在波斯湾水域开始它的滑行。这样的旅程，飞船肯定有着毫无阻碍的视觉，并能保持和位于尼普尔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的密切联系。

恩利尔的副官此时可能就画了一个较为粗略的草图——一个各顶点是水域和山脉的三角，一个类似箭头的东西指向西巴尔。“X”可能代表尼普尔，它出现在中心部位（见图136）。

可能它看上去是有些不可思议，这个草图还真不是我们画的；这个设计是在苏萨出土的陶器上看到的，而这个陶器是在大约公元前3200年的土层中发现的。它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这个描绘飞行轨道和程序的平面图，是基于45度角的。

纳菲力姆人在地球上建立据点并不是无计划的。所有的方案都是研究过的，所有的资料都被参考过，所有的潜在危险和阻碍都被算上了；不仅如此，殖民计划本身被一丝不苟地描绘了出来，这样一来，每一个地点都与最后的形式相同，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画出在西巴尔的着陆轨道。



图136

过去还没有谁试图去看穿这些分散的苏美尔聚居地背后的终极计划。然而如果看过那前七个被建起的城市，我们就会发现巴地比拉、舒鲁帕克和尼普尔是建在一条与亚拉腊山线呈45度的线上的，而这条线刚好与西巴尔城和亚拉腊山线相交！另外两座已知其位置的城市，埃利都和拉尔萨，同样是建在一条与第一条线和亚拉腊山线相交的直线上的，同样穿过西巴尔。

古代的草图给了我们提示。它将尼普尔放在它的中心部位，在其外围画下了一个覆盖其他各个城市的同心

圆。我们发现，另一座古代苏美尔城市拉格什刚好也位于这些圆中的一个之上——一条与45°线等距的线上，比如埃利都—拉尔萨—西巴尔线。拉格什的位置与拉尔萨交相辉映着。

虽然LA.RA.AK（意为“看见明亮光环”）的遗址尚未发现，它理论上的位置应该是在5点，因为它也是一座众神之城，在以6个贝鲁（beru，纳菲力姆人的距离单位）为间隔的城市线（与主航线一致）上，其余的是：巴地比拉、舒鲁帕克、尼普尔、拉勒克、西巴尔（见图137）。



1. 埃利都
2. 拉尔萨
3. 尼普尔
4. 巴地比拉
5. 拉勒克
6. 西巴尔
7. 舒鲁帕克
8. 拉格什

图137

两条外层的线，在穿过尼普尔的中心线的两侧，每一侧都与之呈6度，作为主航线的南北外线。它有个相当适合它的名字，LA.AR.SA，意思是“看见红光”；以及LA.AG.ASH，意思是“在6看见光环”。每条线上的城市的确是相隔6贝鲁（大约60千米，也就是37英里）。

我们相信，这就是纳菲力姆人的终极计划。在为它们的太空站选择了最好的位置（西巴尔）后，他们在到达此处的最重要航线的两侧铺开了其他的据点。在这些据点的中心，他们建造了尼普尔，也就是“天地纽带”。



无论是最初的众神之城，或是它们的遗址，都无法再现于人类的视野了——它们都被后来发生在地球上的大洪水摧毁了。但我们仍可以很好地认识它们，因为每一位美索不达米亚君王都有一个神圣的职责，那就是在相同地点按照它们原本的模样重建这些圣域。这些重建者一丝不苟、无比忠诚地按照原本的计划修建了它们，如同一段陈述（莱亚德发现了它）中写着的那样：

这个为了未来

永恒的大地计划，

建筑的决心

（我一直牢记着）。

它承载着

来自上古的图画

和上天的文字。

如果拉格什真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在众多城市中提供灯塔服务，那么古蒂亚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提供的信息就成为证据。他写道，当尼努尔塔指挥他重建圣域的时候，一个陪伴他的神给了他建筑计划（画在一个石板上），一名女神（她在她的“房间”里“往返于天地之间”）给了他一张天上的地图，并指导他将各部件对应天体排成直线。

除了“圣黑鸟”，神的“可怕的眼睛（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的柱状物）”和“世界控制者（world controller，他的声音会‘在四处回响’）”也都位于圣域中。最后，当这个建筑物完工之后，“乌图的标志”在上面升起了，面朝“乌图升起之地”——位于西巴尔的太空站。所有这些束状物对太空站的运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乌图在检查这些建筑的完工时，他自己“变得高兴”。

早期苏美尔描绘中，常常出现大量在最早的时候用芦苇和木头修建的建筑，它们位于一群吃草的牛群中。最通常的观点认为这些建筑是牛舍，但这与这些建筑物

顶上所伸出的柱子是相矛盾的（见图138a）。

这些柱子的用途，我们能看出来的，是放置一对或更多的“指环”，但它们的功能并没有陈述过。而既然这些建筑是建在草地上的，那人们肯定会问这些房子到底是不是建来养牛的。苏美尔象形文字中有一个词汇DUR，或是TUR（意思是“住所”，“聚集地”），它是通过描绘一个建筑物来表达的。无疑它就是这些建筑（见图138b）。它们让我们弄清楚了这些建筑的主要用途并不是做“牛棚”，而是做天线塔。同样的戴“指环”的柱子在神庙的入口处，诸神的圣域里也有安置，而不仅仅是放在郊外（见图138c）。

这些天线是否附带着广播装备？这些成对的环状物是不是信号发射器？将它们置于郊外是否引导在外来的飞船？那些圆柱眼睛是不是扫描设备，如同那些众多文献中提到过的“无所不见之眼”？

我们知道这些设备仪器是很轻便且易于携带的，因为一些苏美尔图章里描绘了像盒子一样的“圣物”，通过小船走水路，内陆地区则用动物的驮载来运输（见图139）。

这些“黑匣子”，当我们看见它们的模样时，我们会联想到摩西（Moses）在上帝的指示下制作的约柜。柜子是木质的，内外都镀以黄金——两个导电的表层被绝缘的

木头隔开。在柜子上面的卡波雷斯（kapporeth，属性不明，学者们推测是一种“覆盖物”）同样是用黄金打造的，由两个黄金打造的基路伯撑起。《出埃及记》为我们提示了卡波雷斯的用途：“我将放你们在卡波雷斯之上，在两个基路伯之间。”

约柜主要是暗示一个通信盒，用电来操作，而且便于携带。它用串着四个金“指环”的木棒架着。没有人能触碰这个柜子；而当一个以色列人触摸了它之后，他被即刻处死——好像是死于高压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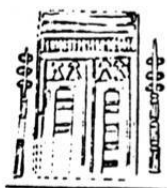
很明显，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仪器——它可以用来与另一位神祇联系，哪怕他根本是在另一个地方。它变成了一个受崇拜的器具，“神圣崇拜的符号”。拉格什、乌尔、马里和其他一些古代遗址中的各个神庙有着圣物“崇敬之眼”。最主要的例子是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特尔布拉克的“眼睛神庙”。这个有着4000年历史的神庙有这样一个名字，不仅是因为这里出土了几百个“眼睛”符号，而主要是在神庙的内室中，只有一个祭坛，在一个巨石上有两只“眼睛”（见图140）。



a



b



c

图138



图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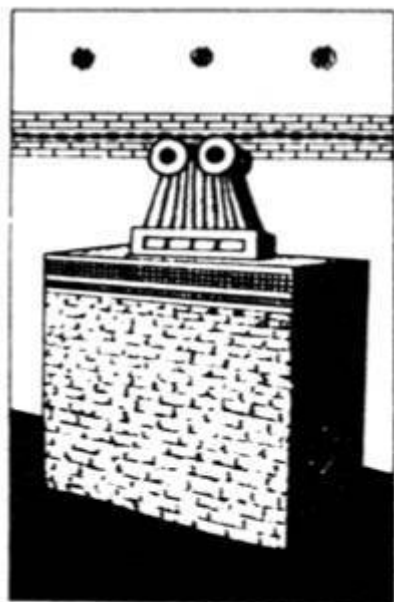


图140

唯一的可能是，这是对真实圣物——尼努尔塔的“可怕的眼睛”，或是在尼普尔的恩利尔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的“眼睛”的模仿。对于后者，古代文献中记述道：

“他凸起的眼睛审视着大地……他凸起的柱子搜寻着大地。”

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是必不可少的，看上去，与太空相关的装备都放在人造的升起的平台上。文字和图画描绘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这些建筑是由最初的草地上的棚屋慢慢发展为后来这些阶梯平台的，有楼梯和斜坡，让人从宽阔的低层走到稍显狭窄的高层。在塔庙的

顶端，修建了神真正的住所，周围是带墙的平地院子，用来停放他的“鸟”或者“武器”。一个圆柱图章上描述的塔庙，不仅显示了这样一座阶梯状建筑，它还带有“指环天线”，高度几乎与三个阶梯等同（见图141）。

马杜克声称，巴比伦的塔庙和神殿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完成的，同时还参考了“上天之书”。安德烈·帕罗特曾在《巴比伦的金字塔形神塔导游》中，破译和分析一个被称为史密斯碑刻的文献，指出七层塔庙呈完美正方形，它的第一层也就是底部的每边都是15GAR。之后的每一层占地范围和高度都变小了，除了最后一层（神的住所）。最后一层的高度甚至更高。而整个的高度，又是15GAR。可以说，它是一个正方体。

上文所用的GAR单位相当于12腕尺——大约6米，也就是20英尺。有两位学者，H.G.伍德和L.C.史特契尼，向我们显示了苏美尔人的六十进位制，60这个数，确定了所有美索不达米亚塔庙的测量基础（见图142）。

是什么来决定各个楼层的高度？史特契尼发现，如果他将第一层的高度（5.5GAR）乘以两个腕尺，结果是33，近似于巴比伦的纬度（北纬32.5度）。用相似方法计算，第二层将观测角上升到了51度，而接下来的四个，每一层都比之前高6度。第七层由此是在被升到了比巴比伦纬度高75度的平台上。这最后一层，又向上累加了15度——让观测者向上呈90度角来观测。史特契尼指

出，每一层都是一个天文观测台，有着预先设计好的高度，以方便从不同角度进行观测。

当然，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隐藏”意义。33度这个海拔其实并不是与巴比伦很相符，而是与西巴尔相符。在每4层相隔6度与众神之间相隔6贝鲁是否有着什么联系呢？这7个台阶与初始七城是否有着某种对应呢？或是与地球作为第七个天体有关？

G.马提尼在其著作《巴比伦塔顶的天文学》中，向我们展示了塔庙的各个特征是多么适合用来进行天文观测，而埃萨吉拉的最顶层是刚好朝向SHUPA（经鉴别为冥王星的行星）和白羊座的（见图143）。

这些塔庙的建造仅仅是为了观星吗，还是同时也能服务纳菲力姆人的飞船？所有的塔庙都是被定向了的，所以它们的各个拐角都是朝向正北、正南、正东和正西的。所以，它们的每一侧都刚好与各正方向呈45度角。这就是说，一辆飞进来的太空梭可以跟着这些塔庙的边（它们与之前提到的主航线是刚好一致的）一直飞到西巴尔，而不会有任何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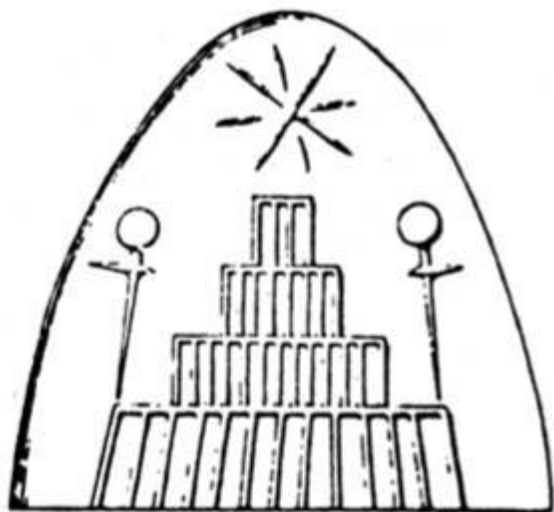


图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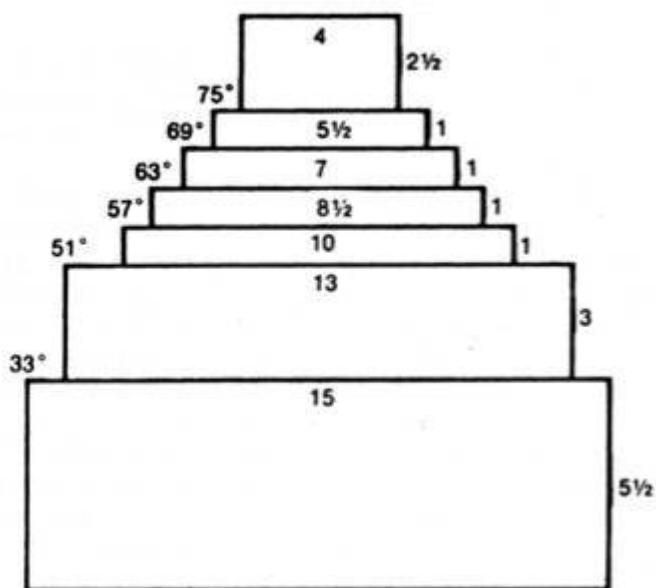


图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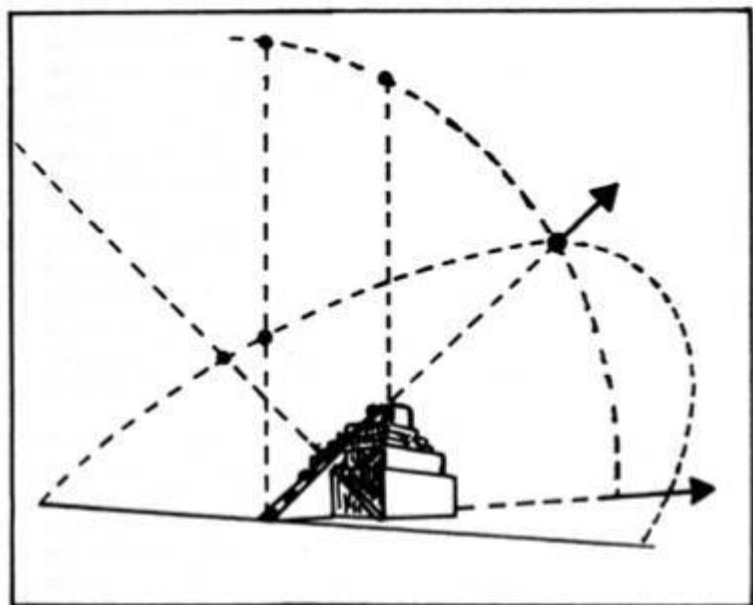


图143

这些建筑在阿卡德/巴比伦语中的名字叫作 zukiratu，意思是“圣灵之管”。苏美尔人称这些塔庙为 ESH，这个词的意思是“至高无上”或者“最高”——这些建筑的确也是这样的。它同样还暗指与塔庙外观的“测量”有关的数字。同时它还有“热源”的意思（就是阿卡德文和希伯来文中的“fire”，火）。

哪怕是没有使用我们的“宇宙”解释来说明这一课题的学者，同样无法忽略这些塔庙不仅仅是为神修建的“高升”的房子这一结论。塞缪尔·N. 克莱默总结了学术上的一些见解：“这些塔庙、阶梯塔，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神庙建筑学的特征印记……它们打算成为一条连接纽带，既是

事实上的也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们连接着天国的神和地球的凡人。”

不过，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建筑的实际功能是连接起天国的神和地球上的神——不是凡人。

第十一章

阿努纳奇的兵变

在恩利尔亲自来到地球之后，“地球指挥官”的权力从恩基手中转移了出来。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恩基的称号或名字被改叫成了E.A（艾，水之主），而非从前的“地之主”。

苏美尔文献解释说，在众神到达地球的早期，大家同意要分割权力：阿努还是待在天国并统治第十二个天体；恩利尔管辖大地；恩基则管理AB.ZU（阿卡德语里的apsu——阿普苏）。在“艾”这个名字有着“充满水”的意思的启发下，学者们将AB.ZU翻译为“充满水的深处”，并推测，在希腊神话中，恩利尔成了雷神宙斯，艾则成为海神波塞冬。

在其他例子里，恩利尔的领地被称为上层世界，而艾的则是下层世界（如冥界，the Lower World）；再一次，学者们推测恩利尔控制着地球的大气层，而艾统治着“地下水域”。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这类似于希腊神话中哈迪斯的角色。我们自己的一个单词abyss（由apsu演变过来）表示深、黑暗、危险，让人们沉没消失的水域。因此，当学者们遇到描述下层世界的美索不达米亚

文献时，他们将它译为地狱或者阴间。仅在近年来，苏美尔学家才使用“冥界”这个词来翻译它，这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个词的不祥含义。

最该为这个误解负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是一系列哀悼杜姆兹的消失的祷文。杜姆兹就是迦南文献和《圣经》中的塔穆兹。伊南娜/伊师塔最出名的一次性爱事件就是和他发生的；而当他消失的时候，她前往下层世界去找他。

一本由P.毛鲁斯·韦策尔写的书，《塔穆兹祷文和其他与之相关的文献》，是基于苏美尔和阿卡德“塔穆兹文献”的大师级著作，也仅仅是让人记住了一些错误的看法。讲述伊师塔的寻人之旅的史诗故事，被认为是一段“去到亡者的国度，并最终回到有生命世界”的旅程。

描述伊南娜/伊师塔下降到下层世界的苏美尔及阿卡德文献告诉我们，这位女神决定要拜访她的姐妹厄里斯奇格，她掌管着这个地方。伊师塔不是以死者的身份去的这个地方，也不是违背自己意愿才去的，她是活着主动过去的，并恐吓看门者为自己开门道：

如果你不打开门让我进去，

我会击碎这扇门，击碎门闩，

我会击碎门柱，我会移开这些门。

一个接一个地，通向目的地的七扇门都向伊师塔打开了；当她最终到达那里的时候，她的姐妹看见了她，并击打了她的头（阿卡德文献中说，“在她身上爆炸”）。苏美尔文献并没有说清楚这次旅途的原因和厄里斯奇格生气的原因，只暗示伊师塔好像预料到了有这么一个接待。不过，就这次的旅行，她事先告诉了其他主要神祇，以确保万一她被监禁在了“大底部”，他们会采取措施来营救她。

厄里斯奇格的丈夫——下层世界之主——是奈格尔。他来到大底部并成为这里主人的事件，不但显示出了“诸神”的人性，同时还将这里形容为“亡者的世界”之外的地方。

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开始于一次有着尊贵客人的宴会，他们是阿努、恩利尔和艾。这次宴会是举办在“天上”的，不过并不是在第十二个天体中的阿努的住所。也许它是发生在一个绕地旋转的飞船里的，因为当厄里斯奇格不能升上去加入他们的时候，诸神派遣了一名信使，他“在长长的天国阶梯上下降，到达了厄里斯奇格之门”。在接到邀请之后，厄里斯奇格命令她的助手兰姆塔道：

“升上去，兰姆塔，在长长的天国阶梯上；将盘子从桌上收走，我也要参加；无论阿努给你什么，统统给我带回来。”

当兰姆塔进入宴会大厅时，除了“一位秃头的神，坐在后面”，其他神祇都起来向他招呼。兰姆塔在回到下层世界之后，向厄里斯奇格反映了这件事。她与她领地里其他所有的小神都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她想将这位冒犯了她的神带到她面前，接受惩罚。

而这位冒犯者，正是奈格尔，伟大的艾的一个儿子。在他父亲的严厉惩罚之后，奈格尔被要求独自进行这段旅程，带着的东西仅仅是父亲给他的如何表现的建议。奈格尔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被兰姆塔认了出来，他被领进了“厄里斯奇格的宽院子”，在那里他接受了几个测试。

或迟或早，厄里斯奇格开始了她每天的圣浴。

她露出了她的身体。

对男女来说很正常的事情，

他.....在他的心里.....

.....他们拥抱着，

他们充满激情地上了床。

他们的做爱时间是七天七夜。而在上层世界里，已经发出了关于失踪的奈格尔的警报。“放了我，”他对厄里斯奇格说，“我要走了，但我还会回来。”他向她承诺道。

但在他离开后不久兰姆塔就到了厄里斯奇格那里，并告诉厄里斯奇格说，奈格尔并没有要回来的意向。

兰姆塔被再一次派到了阿努那里。厄里斯奇格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

你的女儿我，是年轻的；

我曾不知道处女们的游戏……

你派来的那位神，

那位与我性交的神——

把他带到我这儿来，他要做我的丈夫，

他要和我住在一起。

也许婚姻生活不是他想要的，奈格尔组织了一次军事远征，猛攻厄里斯奇格的大门，想要“斩掉她的脑袋”。然而厄里斯奇格却恳求道：

做我的丈夫吧，我将成为你的妻子。

我将让你拥有领土

掌管这下层世界。

我会把睿智之签放在你的手中。

你将成男主人，而我是女主人。

接着就是一个圆满结局：

当奈格尔听到了她的话语，

他拿起她的手亲吻了她，

擦掉她的眼泪：

“你为我想了这么多

数月都过了——现在就让它实现吧！”

这些叙述完全没有指出这是一个亡者的世界。而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诸神可进可出的地方，一个可以做爱的地方，一个足以重要到要让恩利尔的孙女和恩基的儿子来管辖的地方。在认识到所有这些事实都不支持下层世界是阴间的旧观念后，W.F.奥布莱特在《迦南末世论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元素》一书中提出，杜姆兹在下层世界的住所是“一个明亮又多产的家，位于一片称为‘众河之山’的地下乐土中，很靠近艾在阿普苏的家”。

要到达这个遥远的地方是很困难的，这是无可否认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可以算是“限制区域”，但很难解释成“不归之地”。像伊南娜和其他一些主神，都是进去了又出来了的。恩利尔有一段时间也被放逐到了阿普苏，那是在他强奸了宁利尔之后。而艾是真的随时往返

于苏美尔的埃利都和阿普苏之间，将“埃利都的手工艺”带到阿普苏，在那儿为他自己修建了一座圣坛。

这里不但是一个黑暗凄凉之地，反而被描述成了有着流水的明亮之地。

富饶之地，恩基之所爱；

大量财富，所产丰盛……

强大的河水冲刷大地。

我们看见过对艾的最主要的描绘手法，是一位处于流水中的神。来自苏美尔的证据显示，这些流水的确存在——不是位于苏美尔和那里的平原，而是在大底部。W.F.奥布莱特注意到了一部文献，它描述的是下层世界，并称之为 UT.TU之地——在苏美尔的“西方”。它讲述了恩基到阿普苏去的旅途：

你阿普苏，纯洁之地，

有大水流动着，

主走去流水中的住所……

是恩基在这纯水中建立了流水中的住所；

在阿普苏的中心，

他建立了伟大的圣地。

在所有的记录中，这个地方都是靠近海的。一首写给“纯洁之子”、年轻的杜姆兹的挽歌，讲述他是被一艘船带到下层世界的。还有一首名为《哀悼苏美尔的毁灭》的哀歌，也说伊南娜打算坐一艘船偷偷过去。“她从她的领地出发。她下降到下层世界”。

有一部长篇文献，相当难懂，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它的任何完整版本。它讲述的是艾拉（Ira，奈格尔作为下层世界领主时的称号）和他的兄弟马杜克之间一些重要的争论。因为这些争论，奈格尔离开了他的领地去巴比伦找马杜克；马杜克，却与之相反，威胁道：“我将下到阿普苏，监管那些阿努纳奇……我将升起我狂暴的武器对付他们。”为了去阿普苏，他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穿过了“升起的水域”。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地球“地下室”里的阿拉利。而且文献中还很精确地指出了这个“地下室”的位置：

在遥远的海里，

水中100贝鲁远……

是阿拉利之地……

是致病蓝石之地，

在那里阿努的手工艺人

带着银色斧头，

它们如白昼般光亮。

贝鲁，既是距离单位又是时间单位。它代表着两个小时，所以100贝鲁的航海相当于200个小时的航海。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文献中航海时的平均速度是多少。但无疑这是在走200~300英里的水路之后，才能到达的一个遥远的地方。

文献指出阿拉利是在苏美尔的西南方。从波斯湾向西南方向，走200~300英里的水路，只可能到达一个地方：非洲南部海岸。

也只有这种结论才能解释下层世界这个名字，指的是南半球，阿拉利所在的地方，与上层世界，或苏美尔所在的北半球有着显著区别。在恩利尔与艾之间的南北半球之分，刚好对应着将北部天空作为恩利尔之路和将南部天空作为艾之路的设计。

纳菲力姆人有着进行星际旅行、环绕地球和登陆的能力，所以可以完全排除他们不知道在美索不达米亚旁边有非洲南部存在的可能性。许多圆柱图章，描绘着对这一地区而言相当奇怪的动物（如斑马和鸵鸟）、雨林景观，或是身穿非洲传统豹皮装的统治者形象，这些都

证明了的确有着“非洲联系”。

在非洲的这一部分，是什么东西吸引了纳菲力姆人的兴趣，抓住了艾的科学天赋，为众神提供一个管辖这片土地的独特的“睿智之签”呢？

苏美尔词AB.ZU，学者们都认为它的意思是“充满水的深处”，这个问题需要一些新鲜评判性分析。字面上讲，这个词的意思是“太初深源”——没有水出现的必要。按照苏美尔语的语法规则，任何一个词中的两个音节互换位置是不会影响词义的，意思就是说AB.ZU和ZU.AB是同一个意思。后者的拼读让我们能在闪族语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词，ZA-AB一直以来都是“贵金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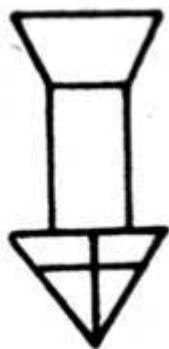


图144

的意思，而且特指“黄金”，在希伯来语和它的近亲语系中都是如此。

苏美尔象形文字中的AB.ZU，是一个掘地的工具，下

方像是矛头，上部如矛柄。由此可见，艾不是什么“充满水的深处”的统治者，而是负责开采地球金属的神祇！（见图144）

事实上，由阿卡德文阿普苏转化而来的希腊文阿普苏斯，意思同样是大地上的一个极深的洞。阿卡德文教材中解释说，“阿普苏是尼克布”；这个词以及它在希伯来文中的对应词尼克巴的意思是相当明确的：一个很深的、人造的指向大地深处的钻孔。

P.延森注意到，常常出现的阿卡德名词比特·尼米库不应该翻译为“睿智之屋”，而应该是“深处之屋”。他所引用的一段文献（编号V.R.30，49-50ab）中有着这样的陈述：“黄金和白银是从比特·尼米库来的。”他还指出，另一段文献（III.R.57，35ab）解释说：“尼米基女神萨拉”这个阿卡德名字是苏美尔文“拿着闪亮青铜的女神”的译文。延森指出，被翻译为“睿智”的阿卡德词语尼米库，其本身应该“是与金属有关的”。但至于这是为什么，他的回答也异常简单：“我不知道。”

一些写给艾的美索不达米亚赞美诗，将艾赞扬为贝尔·尼米基，它被译为“睿智之主”；然而正确的翻译毫无疑问应该是“矿业之主”。如同位于尼普尔的命运之签上包含着轨道信息一样，被托付给奈格尔和厄里斯奇格的“睿智之签”实际上是一个“矿业之签”，一个包含着纳菲力姆人采矿知识的“信息银行”。



图145



图146

作为阿普苏的主人，艾得到了另一个儿子的帮助，他是神吉比尔（Gi. Bil，意为“土壤燃烧者”），掌管着火和熔炼。他常常被描绘为一个两肩会射出红色的灼热火花或火束的年轻神祇，他要么从地上露出来，要么降下去。文献中讲到吉比尔被艾浸泡在“睿智”中，意思是说艾在教导他采矿的技术（见图145）。

纳菲力姆人在非洲开采出来的金属矿物经由特殊设计的货船运回美索不达米亚，这种货船的名字叫作

MA.GUR UR.NU AB.ZU（意为“下层世界的矿物之船”）。在这里，矿物被带到巴地比拉，而这个名字本身，字面上的解释就是“金属工作的基础”。熔炼加上提纯，这些矿物被锻造成了砖等形状，它们的形象将经过千年流传遍布整个古代世界。这样的铸锭在各个近东挖掘活动中都被找到过，证明了苏美尔人的确用他们的象形文字给了这些东西一个真实的描述。文字ZAG（意为“纯净珍贵的”）所描绘的就是这样的铸锭（见图146）。



图147

一些流水中神的描绘显示了他的两侧都是为他带来贵金属锭的人，这也证明了他同时也是矿业之神（见图147）。

艾的非洲矿场有多个名字和称号，都与它们的位置和属性有关。最出名的就是阿拉利（意为“闪亮矿脉的水

域之地”），金属矿物的出产地。伊南娜计划下降到南半球，暗指这个地方是一个“被泥土压着的贵金属之地”——它们被埋在地下。由艾丽卡·莱纳报告的一部文献中，列出了苏美尔世界中的山脉与河流，其中述说道：“阿拉利山：金之家”；还有一部由H.拿道讲述的破损文献也证明了，巴地比拉的继续运转是要依靠阿拉利的。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通常将矿场描述为多山的、有着长满草的高原一样的顶部和阶梯，植物茂盛。厄里斯奇格在这片土地上的首府被苏美尔文献形容成GAB.KUR.RA（意为“在山脉的胸部”），看得出来是在内陆。在伊师塔旅途的阿卡德版本中，看门人欢迎了她：

请进我的女士，

让库图为你感到高兴；

让努济亚之地的宫殿

为您的到来而愉悦。

库图（KU.TU）在阿卡德语中所表达的意思是“在心脏地带的”，它在苏美尔的原文中也表达着类似的意思：“明亮的高地。”所有文献都提到，这是一片土地，有着明亮的白昼，阳光充裕。苏美尔语中表达黄金（KU.GI，意为“明亮的，从地里出来”）和白银（KU.BABBAR，意为“明亮的，金”）的词汇，都保留了

这些贵金属与厄里斯奇格明亮（KU）的领地之间最初的联系。

苏美尔的第一种文字中所使用的象形符号，不仅显示出了与各种冶金过程之间的联系，还显露出了这些矿物资源是深埋在地下并需要挖掘的。表示铜和青铜（“英俊的—明亮之石”），黄金（“至上金属矿”），或者“精炼（明亮的一净化）”的词汇符号，都是一种矿井（“吃进深红金属的开口/嘴巴”）的图形变种（见图148）。

这片土地的名称——阿拉利也可以被写成“深红（土壤）”一词的一个变种，也能被写作库什（Kush，意为“深红”，但最后成了“黑人”的意思），或者在那里开采出来的金属的变种符号（见图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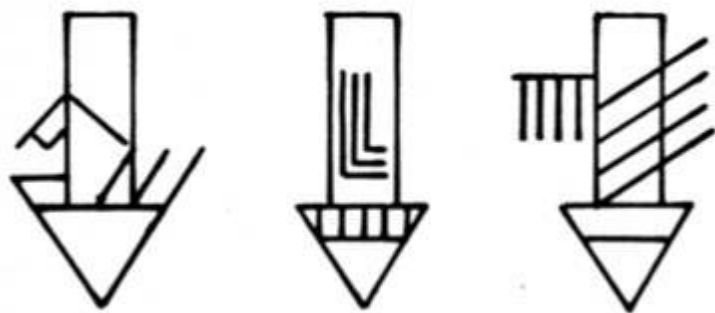


图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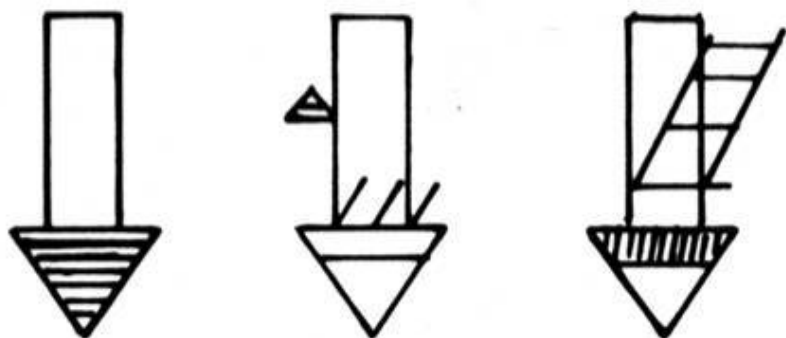


图149

古代文献中大量提到的黄金和其他金属，显示出很早之前他们就精于冶金学了。在文明的初始就有了充满活力的金属行业，这只是诸神赠送给人类的知识之一。文献中提到，他们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开始从事采矿和冶金的活动了。许多研究都将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和《圣经》中前大洪水时代的族长列表进行对比，并指出，按照《圣经》中的说法，土八该隐是一名早于大洪水之前的“黄金、铜、铁的匠师”。

《旧约》中提到了俄斐这个地方，它可能位于非洲某地，是古代的黄金来源。所罗门王的船队从Ezion-geber——也就是现在约旦西南部的港口城市伊拉思经过红海向下航行，“他们到了俄斐并从那里得到了黄金”。很不情愿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主的神庙中耽误了一段时间，所罗门王与他的盟友，推罗之王希拉姆商量，从另一条线路第二次来到俄斐：

王在海上有塔锡什的海军。

还有希拉姆的海军。

每三年，会有塔锡什的海军来，

带来黄金和白银，带来象牙和猿猴。

塔锡什的舰队要花上三年才能完成来回的旅行。考虑到在俄斐装货需要时间，所以每个单向的行程必定会花上超过一年的时间。这暗示我们，航线应该是环形的，而不是经由红海和印度洋的直线航行——航线是环绕非洲的（见图150）。

多数学者认为塔锡什位于地中海西部，很可能靠近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这提出了一种可能，船队是在这个地方装货，然后开始环绕非洲大陆航行的。一些人相信塔锡什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熔炼”。

要怎么才能到达厄里斯奇格位于内陆的住所呢？那些矿石又是怎样从“心脏地带”运抵海岸港口的呢？我们现在已知的是：依赖河运。而在下层世界，当然有一条能提供这样河运的河流。“恩利尔和宁利尔”的故事告诉我们，恩利尔是被放逐到下层世界的。当他到达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不得不横渡一条河流。



图150

一部讲述人类起源和命运的巴比伦文献认为，下层世界的河流叫作哈布尔河，“鱼和鸟的河”。一些苏美尔文献将厄里斯奇格之地称作“哈布尔大草原”。

非洲四大河流，一是尼罗河，向北流入地中海；刚果河和尼日尔河向西流入大西洋；还有从非洲心脏地带流出的赞比西河，向东经过一个半圆流向东海岸。它提供了一个能作为优良港口的三角洲；它向内陆延伸了上百英里。

赞比西河是否是下层世界的“鱼和鸟的河”？维多利亚瀑布是否就是文献中提到的位于厄里斯奇格首府的瀑布？

意识到非洲南部的很多“新发现”及看上去很有前途的矿井，实际上是在上古时代就被开采过的这一可能，安格鲁-美利坚公司邀请了一些考古团队，对这些地点进行了全面检查，以避免现代的掘土设备毁掉这些古代行为的遗迹。安德兰·波希尔和彼得·比尔蒙特在《欧提玛》杂志上刊登了他们的发现报告，说他们遇到了很多古代和史前的采矿行为的遗址。在耶鲁大学和荷兰的格洛林根大学进行的碳定年检测发现，这些人造物品的历史可以从公元前2000年一直追溯到让人震惊的公元前7690年。

出于对这些文物年代意外久远的好奇，有团队对这个区域进行了远征考察。在狮山西部一个陡峭悬崖的基座上，他们发现通往一个大洞穴的入口被五吨重的赤铁矿石板封锁住了。保存下来的木炭遗物将这些采矿行为推到了公元前20000年到公元前26000年。

难道采矿可以发生在旧石器时代吗？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学者们在这些古代的矿工开始工作的地方，开始了实地检测。一个在那里发现的木炭样本被送到了格洛林根实验室。检测结果为，它是公元前41250年的产物，只有1600年的可能误差！

南非科学家接着考察了位于斯威士兰的史前矿坑遗址。在被发现的矿洞中，他们发现了细树枝、树叶和草，甚至还有羽毛——所有这些，大概是被古代矿工们带进来用于铺床睡觉的。在公元前35000年的遗址内，他们发现了带有刻痕的骨头，“这证明了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类所具备的能力”。其他发现将这些人造物的历史推至了令人震惊的公元前50000年。

在相信“斯威士兰矿业的真实开始时间为公元前70000年到公元前80000年”之后，两名科学家提出：“非洲南部……在公元前10万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有着极为领先的科技。”

肯利斯·奥克兰博士，前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首席人类学家，从这些发现中看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是人类起源的重要线索……非洲南部有可能成为人类进化的源头，”现代人类的“出生地”。

和我们即将告诉大家的一样，的确是在那个地方，现代人类出现在了地球上，而这是通过一系列众神寻找金属矿的行为产生的。



无论是严肃的科学家，还是科幻小说家，都曾提出过，我们有可能在别的星球或小行星上建立殖民地，

以寻找在我们地球上保有量很稀少的金属矿物，因为它们在我们的地球上是不够用的，或将成为极其昂贵的。那么这是纳菲力姆人殖民地球的原因吗？

现代学者将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等；然而在古时候，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他只是一个例子——却列出了五个时代，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钢铁时代。除了英雄时代，其余所有时代都表达了这样一种顺序：黄金—白银—铜—钢铁。先知但以理见过这样的画面，他看见“一头巨象”，它的头部用优质黄金打造，胸部和手臂则是白银，黄铜制腹部，钢铁制腿部，而手足，或仅仅是脚，则是泥制的。

神话和民间故事中都有一段关于黄金时代的朦胧记忆，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时代是属于诸神漫游地球的时代的。在那之后就是白银时代，接着就是诸神和人类共享地球的时代——英雄时代、铜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钢铁时代。这些神话是对于那些的确曾发生在地球上的往事的模糊回忆吗？

黄金、白银和铜都是金属元素。它们因各自原子的重量和数量而在多次化学分类中被分到了一类；它们有着相近的结晶学、化学和物理学属性——都具有柔韧性、可锻造性和延展性。在所有已知元素中，它们是最好的热和电的导体。

而在它们三个当中，黄金是最持久的，很难毁坏的。虽然它最常见的用途是作为货币，或是用在首饰或一些工艺品上，但它的用途在电子工业中才是极其宝贵的。一个尖端社会需要黄金作为微电子装配、电路系统，和电脑“脑部”的重要元件。

人类的黄金狂热可以一直追溯到他们的文明和宗教之始——追溯到他们与诸神接触的开始。苏美尔的神需要金盘来盛放食物，用金杯来盛放酒水，甚至要穿金色着装。以色列人在一片慌乱中离开埃及，甚至连带面包一同上路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如此，他们却被命令找埃及人索要任何能得到的白银和黄金物件。发布这个命令的人，我们将在后文中讲到。他预感到了这些金属能在圣体龕及其电子装备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黄金，被我们称为皇室金属，实际上是诸神的金属。《圣经》中主向先知哈该说的话很清楚：

白银和黄金，都是我的。

有证据显示，人类对黄金的迷恋是源于纳菲力姆人对黄金的大量需求。纳菲力姆，似乎是为了黄金及相关金属而来到地球的。当然，他们也会寻找一些其他的金属，如铂（platinum，白金，在非洲有很多），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为燃料电池提供能量。还有一种可能是不可忽略的，他们来地球要寻找放射性矿物，比如铀和

钴，也就是一些文献中提到过的下层世界的“致病蓝石”。许多对艾——矿业之神的描绘中，都有这样的画面，他从矿井中出来，身上放出许多力量强大的射线，来见他的诸神都必须用一个挡板；在所有这些描绘中，艾都拿着一把矿工锯（见图151）。

虽然恩基管理过第一个登陆团队和阿普苏的发展，但是赞美的词句不应该仅仅对他宣说。切切实实地做着这些事情的，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的，是这个登陆团队中最下层的成员：阿努纳奇。



图151

一部讲述位于尼普尔的恩利尔中心的建设的苏美尔文献这样说道：“阿努纳，天地之神，工作着。斧头和提篮，为这些城市奠定基础的工具，他们都拿在手中。”

古代文献将阿努纳奇描述为参与地球殖民行动的诸神中地位最低的神祇——“执行工作”的神祇。在巴比伦的

《创世史诗》中，有对马杜克的赞扬，因为他给这些阿努纳奇分配了各自的工作（在苏美尔原版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猜想，是恩利尔在指挥这些宇航员）：

他指派了300个作为天国守卫；

在天国上将地上的道路都界定好了；

而在地上，

他驻扎了600个。

当他向天上地下的阿努纳奇

颁布所有命令之后，

他们为他们分配了工作。

文献中所说的“300个”“天国的阿努纳奇”，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LGIGI，是没有亲自登陆地球，而在外层的太空船上的宇航员。他们的飞船绕地旋转，向地球发射或接收太空梭。

作为“鹰”之首领，沙马氏是住在LGIGI的“天国强大房间”中极受欢迎的英雄般的来客。一首《沙马氏赞美诗》讲述了LGIGI看着沙马氏走近他的太空梭的场景：

因你的出现，所有的王子都会高兴；

所有的LGIGI因你而喜悦.....在你的光辉下，
他们的路径.....他们不停寻找着你的荣光.....
出入口完全大开着.....

所有（等你的）LGIGI都被提供了面包。

这些位于极高处的LGIGI很明显是从未和人类相遇过的。许多文献中都提到过，他们“对人类来说位于太高的地方了”，以至于“他们从不被人们关心”。而与之不同的是，阿努纳奇，登陆地球的那一批人，是人类熟知并崇拜着的。文献中陈述过“天国的阿努纳奇.....有300”，同样也说过“地上的阿努纳奇.....有600”。

不过，许多文献中同时还说这些阿努纳奇是“50个伟大的王子”。在阿卡德语中，对他们名字的通用拼读方法为：AN-NUN-NU-KI，读上去确实有“从天国来地上的50位”的意思。是否有一种方法能解开这个貌似矛盾的数字差异？

我们联想到了一部文献中的记录，说马杜克冲到他的父亲艾那里，向他汇报说，一艘携带“50个阿努纳奇”的飞船在接近土星的时候消失了。一部乌尔的第三王朝时代的驱魔文本中提到了“anunna eridu ninnubi”（意为“埃利都城的50名阿努纳奇”）。这很具体地证明了，在恩基的指挥下创建埃利都的阿努纳奇一共有50人。这

是不是可以证明每一个登陆团队中都有且仅有50名阿努纳奇？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在适当的时间，从第十二个天体访问地球，是有规律有规范的，这样更多的纳菲力姆才能顺利到来。而每一次，一些先来地球的人则会回到登陆舱重返宇宙飞船以准备回家。然而，每一次都会有一部分纳菲力姆人选择（出于各种原因）继续留在地球，所以最后从第十二个天体上来的宇航员慢慢增加到了“600”人。

※

纳菲力姆人打算如何完成他们在地球上的任务呢——在地球上寻找他们想要的矿物，并将其运回第十二个天体，而且只用这么些人？

毫无疑问，他们能够依靠他们的科技。正是在这个时候，恩基显示出了自己最大的价值——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恩利尔率先登陆地球，又是他来负责阿普苏，原因就在这里。

有一个著名的图章，现存放于卢浮宫博物馆。在它上面是艾/恩基与他的“专用流水”象征，与其他图章中不同的是，这次的流水似乎是从一系列化学试管或长颈瓶中流出来的，或是经过它们过滤而来（见图152）。这样

一个古代描述，为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艾/恩基与水流的图画意思是说，纳菲力姆人最初的打算是从海水当中提取他们所需的矿物。但是，要大规模地从被稀释得过分的海水中提取矿物，需要极为尖端且相对低成本的技术作支持。不过我们也知道，海床中的确蕴藏了大量的矿物，不过首先得有人下到海底并把它们“取”出来。



图152

古代文献中反复提到过，诸神有一种船叫作伊利普·特比蒂（elippu tebiti，意为“下沉的船”——现在我们叫这种东西潜水艇）。我们已经看见过归艾管辖的“鱼人”。那么这是他们曾潜入海底去寻找矿物的证据吗？矿井聚集之地，我们在之前提到过，在最早被称作阿拉利——“闪耀矿脉的水域之地”。这个意思有可能是说一个地方，黄金在河流下面；它同样也可以是从海里取得黄金的意思。

如果这就是纳菲力姆人的计划，那他们很显然一无所获。因为，在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据点后不久，这几百个阿努纳奇就被给予了一个意外且极为艰苦的工作：下到非洲土壤的极深处去采得他们所需要的矿物。

在圆柱图章上发现的一个画面，显示了诸神在一个貌似是矿井入口或是升降机井的地方；其中有一个描绘的是艾在一个地方，吉比尔（Gibil，火神）在地面上，而另外一个神却在地面之下辛苦工作，手脚都杵在地上（见图153）。

后来的巴比伦和亚述文献提到，人类——年轻和年老的——被处罚到下层世界的矿井中进行艰苦的劳动。在黑暗中工作，吃的是尘土，他们注定永远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乡。这就是为什么苏美尔人称这个地方为库尔努济亚（KUR. NU.GI.A，意为“不归之地”）；它字面上的解释是“诸神工作地，在深深的坑道里挖起（矿石）”。纳菲力姆人开始殖民地球的这段时间，所有的古代资料都能证明，是不存在人类的；而人类尚不存在的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阿努纳奇在这些矿井中工作。伊师塔，在她去下层世界的时候，描述了那些艰苦工作的阿努纳奇吃着混着泥土的食物，喝着带有灰尘的水。



图153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终于能够完全懂得一部以其开篇语命名的、叫作《当诸神如人一般承担这工作之时》的长篇史诗所讲的内容。

有学者将许多巴比伦和亚述的文献碎片拼凑在了一起，如W.G.兰伯特和A.R.米勒德，他们在合著的《阿特拉-哈希斯：巴比伦的大洪水》一书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连续的文本。基于较之还要早期的苏美尔文献甚至更为久远的传说，他们得出了一些关于神到达地球，创造人类，以及大洪水的结论。

在大多数经文对它们的翻译者而言只有文学价值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们有着极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们能够支持并证实我们在之前章节中所提到的种种发现和观点。它们同样还向我们解释了阿努纳奇的兵变是发生在怎样的环境中的。

故事发生于地球上还只有诸神存在的时候：

当诸神，如人一般，

承担这工作，忍受这辛劳的时代——

这些神是如此艰辛，

工作是如此繁重，

他们非常痛苦。

史诗中记述道，在那个时候，诸神已经划分好了各自的管辖范围。

阿努，阿努纳奇之父，是天国之王；他们的大臣是勇士恩利尔。

他们的首席军官是尼努尔塔，

他们的法官是恩努济。

众神将他们的手掌聚在一起，

抽签之后再分开。

阿努上去到了天国，

为了他的责任离开（地球）。

海洋，像是被环状物围住，

它们被给予恩基，王子。

七个城建立了起来，文献中说这七个城市的指挥官是七位阿努纳奇。规则一定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文献告诉我们，“七位大阿努纳奇让地位更低的神承担工作”。

在他们的所有工作中，最普遍的好像是进行挖掘，这也是最痛苦最被人厌恶的。次神挖开河床让他们能够驾船通行；他们挖掘运河进行灌溉；他们还不得不在阿普苏挖矿石。虽然他们无疑是拥有一些高级工具的——文献中说那是“白银斧，如白昼般闪耀”，哪怕是在地底。但这样的工作毕竟还是太过“刺激”了。有很长一段时间——确切地说，有40个“时期”——是阿努纳奇“承担这辛苦的工作”；接着他们就咆哮了起来：不要！

他们在挖掘出的洞穴中抱怨着，谩骂着，

说着自己的不满和怨言。

这次兵变似乎是在恩利尔对矿区的一次探访的时候进行的。阿努纳奇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互相说道：

让我们直面我们的……首席军官，

也许这样他能让我们从这样繁重的工作中得以解脱。

众神之王，英雄恩利尔，

他在他的住处，因我们而感到胆怯！

这次兵变的组织者或是领导人很快就被找了出来。他是“古老时候的首席军官”，他多半对现任的这位很是不满。写有他名字的部分，很不幸地，已经坏掉了；但他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倒是很清楚：

现在，正式宣战；

让我们联合起来战斗。

对这场兵变的描述极为生动，让人联想到攻占巴士底狱：

诸神听从了他的话。

他们将火焰放入他们的工具内；

他们将火焰放入它们的斧头内；

他们急坏了隧道中的矿业神；

当他们离去时他们带上了他

来到英雄恩利尔的门前。

这些紧张的场面和气氛被古代的诗文刻画得栩栩如生

生：

这是在夜晚，只能看见一半的路。

他的房子被包围了——

然而神恩利尔却不知道。

（接着）咔咔觉察到了。

他滑开门门观看……

咔咔唤醒了努斯库；

他们听着……的噪音；

努斯库唤醒了他的主人——

他将他拉出了床，（说）：

“我的主人，你的房屋被包围了，

战斗就要在你的门前发生了。”

恩利尔的第一反应是要拿起武器来镇压这些起义者。然而他的顾问努斯库提出了一个计策：

“传一个消息让阿努来；

让恩基来你的地方。”

他传了这个消息，阿努就下来了；

恩基同样也被带到了他的地方。

有着大阿努纳奇的在场，

恩利尔张开了他的嘴

并向众大神发起演讲。

要将此事私了，恩利尔需要知道的是：

这么做是为了反抗我吗？

我也必须与你们战斗吗……？

我的眼睛看见的是什么呢？

是这场战斗直接想打到我的门口！

阿努提议要做一个调查。在阿努的官员和其他指挥官的陪伴下，努斯库去找了那些住在营地里的起义者，问道：“谁是这场战斗的煽动者？谁是激发仇恨的人？”

阿努纳奇却很是团结：

我们中的每一个神都已宣战！

我们有我们的……在洞穴中；

过度劳累会杀死我们，

我们的工作繁重、苦痛的。

当恩利尔听到努斯库带回来的答案后，“他流泪了”。
他仍发出一个最后通牒：要么处决这些起义者的领导人，要么他就辞职。“带走这职务，收回你的权力吧，”他向阿努这么说，“我将升到天国到你那里去。”但是从天国下来的阿努，却站在阿努纳奇的一边：

我们为何如此责难他们？

他们的工作太过繁重，他们很是悲苦！

每一天.....

我能听到他们沉重的叹息和哀怨。

听了父亲的话，艾/恩基同样“张开了嘴”并总结了阿努的话。但他还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创造lulu，一种“简陋工人”（或Primitive Worker，原始工人）！

当生育女神在场时，

让她创造一个简陋工人；

让他来承受这些苦难.....

让他们接过诸神的艰辛！

创造“简陋工人”来进行这些原本属于阿努纳奇的工作的提议马上就被同意了。诸神全体赞成创造这么一种“工人”。他们说：“他的名字可以叫作MAN（人类）”。

他们传唤并询问了这位女神，

她是诸神的接生员，英明的妈妈，

（众神问道：）

“你是生育女神，创造工人吧！

创造一个简陋工人，

这样就让他来承担这些苦难！

让他来承担恩利尔所管的艰苦工作，

让他来结束诸神手里的辛苦！”

妈妈，就是母亲女神，说她需要艾/恩基的帮助，“这要依靠他的技巧”。在希姆提之屋——一个医院一样的地方——里，众神都等待着。艾帮忙准备着母亲女神要用来造“人”的混合物。母亲女神在咒语中继续工作着。接着她发出了成功的叫喊声：

我创造出了！

我的双手造就了它！

她“召集阿努纳奇和众大神……她张开嘴巴，向诸神宣告”：

你们交给我的任务

我已经完成了……

我将带走你们的繁重工作

我将你们的辛劳放在了工人，人类身上。

你们将为这个专职工人惊呼！

我解除了你们的苦难，

我给了你们自由。

阿努纳奇极为兴奋地接受了她的布告。“他们跑到一起亲吻她的脚”。从那时开始就由简陋工人——人类“承受这些苦难”。

纳菲力姆，来到地球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地，并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奴隶。这可不是从其他大陆运来的所谓奴隶，而是由纳菲力姆人亲自创造出的简陋工人。

就这样，一次神的兵变导致了人类的创造。

第十二章

创造人类

这样的论断，由苏美尔人首次记录并传递下来：“人类”是被纳菲力姆人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观点同时与两种理论产生了冲突：进化论和基于《圣经》的基督造人论。但实际上，苏美尔文献中所包含的信息——而且仅是这个信息——能同时证明进化论的合理性以及《圣经》故事的真实性，并且还显示了这二者之间其实并无根本冲突。

在史诗《当诸神如人一般承担这工作之时》中，以及其他一些详细的文献中，苏美尔人将人类描述为既是神的造物，又是《创世史诗》中随着天体事件而开始的进化链条中的一员。

苏美尔人坚信，人类的创造是在地球上只有纳菲力姆存在的时期之后的事，他们记录下了一个又一个当“人类还没有被创造，当尼普尔只有诸神居住”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的实例（例如，恩利尔与宁利尔之间的一些事情）。而同时，文献还描述了地球的诞生和其上的动植物的发展，而它们的发展顺序也刚好和进化论的观点吻合。

苏美尔文献记录了纳菲力姆人第一次到达地球的时候，谷物耕作、水果种植和牲畜圈养的艺术还从没出现在地球上。《圣经》与之相同的地方，则是人的创造是在第六“天”完成的，或者说是在这一个阶段内完成的。《创世记》也一样，坚信在一个更早的进化阶段中：

地球上没有干净土地的植物，

也没有被栽种长成的植物.....

而人类也没有承受着艰苦的工作。

所有的苏美尔文献都坚称，诸神造人是为了让人为他们做活。对此事的解释同样借马杜克之口出现在《创世史诗》中：

我将造出一个卑微的原始人；

他的名字将是“Man”（人类）。

我将造出一个原始人工人；

他将是为诸神服务的，

这样他们才过得舒适。

“Man”这个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中的特殊词语，预示了他的身份和作用：他是一个lulu（“原始人”），一个

lulu amelu（“原始人工人”），一个awihim（“劳动者”）。人类，作为诸神的服务员被创造出来，这绝对不符合古人的奇怪思维。在《圣经》时代，神是“主”“帝王”“君王”“统治者”“主人”。有个词通常被翻译成为“worship”（做礼拜），实际上是avod，意思是“干活”。古代人和《圣经》中的人从不为他的神“做礼拜”；他只为他工作。《圣经》中的神如苏美尔诸神一样，在创造人类以后，马上开辟了一个果园并让人在那里工作：

主带着“人”将其放入伊甸园，

让他照料并耕耘它。

之后，《圣经》描绘主“在日间的微风中漫步花园”，现在花园里有新成员了，有他照料着这座花园。这与在苏美尔文献中，诸神吵闹着需要工人为他们提供轻松和休息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在苏美尔版本中，造人的决议是众神在他们的会议中商议出来的。很有象征意义地，《创世记》中——声称这是一神的功劳——使用了复数词语Elohim（耶洛因，希伯来语原版《圣经》中的“上帝”，如翻译成中文则是“上帝们”）来表示单数形式的“God”（上帝），并用一段惊人的话语记录道：

主（们；Elohim，此时所使用的为复数）说：

“以我们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类，

要和我们长得一样。”

谁是“我们”，是要根据哪些形象来创造人类？《创世记》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接着，当亚当和夏娃吃下了智慧之树的果实之后，主（们）向他（们）的一位未标注姓名的同僚说：

注意了，人类快和我们差不多了，

能分辨是非、善恶了。

《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像其他很多创世故事一样，都是有一个苏美尔起源的，所以答案也是很明显的。这是将许多神祇放进了一个一神体系，《圣经》中的这一段故事，是苏美尔众神集会决议记录的修订版本。

《旧约》中尽力讲清楚了人类既不是神也不是来自天国。“天国是主的天国，他给人类的是大地。”这种新物种被叫作“亚当”，因为他是由地球的泥土阿达马所造。换句话说，他就是“地球人”。

除了没有某种“智慧”和神的生命长度，亚当的其余部分都是按照他的创造者（们）的形象和模样来制造的。

原文中这两个词汇分别是selem和dmuṯ，无疑是说人类与上帝（们）既在物质上相似，又在情感上相似。既是外部相似，又是内部相似。

在所有古代图画中，对人和神的外形的描绘都是极其一致的。虽然《圣经》中反对崇拜偶像这一点，暗示着这位希伯来神本身是没有形象和外貌（不仅是《创世记》，其他章节中都有提到）的，而古代希伯来的神祇可以面对面地接触，可以和人搏斗，可以被听见也可以对他说话；他有头有脚，有手有手指，也有身体。《圣经》中的上帝和他的使者与人长得一样，行为也差不多——因为创造人类就是以诸神的外貌和行为举止为标准的。

但是这提出了很大的疑问。一个新生物，怎么可能真正成为纳菲力姆人无论是肉体上、精神上还是情感上的完美复制品？人类到底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西方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信人类是被蓄意创造，并统治整个地球及其他生物的。在1859年11月，一名英国生物学家出版了一本专著，名叫《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的物种起源》，简称《物种起源》。这个英国人的名字叫查尔斯·达尔文。他以接近30年的考察所得，再加入一些更为早期的自然进化学说，最后认为各物种为生存的斗争导致了自然界对物种的选择。这包括了各种植物和动物，达尔文将它们

当成了论据。

早在达尔文之前的1788年，基督世界就已经被刺激过了。那时，一些地理学家开始相信，地球的历史要比希伯来历法中所说的5500年多得太太多。现在达尔文又来了，不过，他的观点其实有着更早的先驱：希腊学者在公元前四世纪就编制了动植物进化的数据资料。

达尔文最具爆炸性的观点是，任何生命——包括人类都是进化的产物。人类是因进化而自发形成的，这完全违背了当时的信仰。

教会方面最初给出的回应是相当暴力的。但当科学家们最终得出地球的实际年龄后，进化学、基因学以及其他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光芒，教会的反驳变得悄无声息了。似乎到了最后，《圣经》无可奈何地变成了《圣经故事》；因为一个没有类人身体的神怎么可能独自说道：“以‘我们’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类，要和‘我们’长得一样”？

只是我们真的就仅仅是“裸猿”吗？难道猴子是与我们有着相同根源的不同进化分支上的兄弟吗？而树鼩则是还没有甩掉尾巴并直立行走的人类吗？

就像我们在本书的最开始提到的一样，现代科学家开始向这些简单的理论提出问题了。进化学可以解释生

命在地球发展的普遍现象，从一个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一直到人。但是进化学不能解释智人的出现，他们本需要上百万年的进化时间，但事实上只用了这段时间中短短的一瞬；而且，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他们之前有一个过渡阶段。

直立人中的原始人的确是进化的产物。但智人本身则是一个突然的产物，是一个爆炸性事件。他们在30万年前无法解释地出现了，比进化理论上的时间早了上百万年。

学者们给不出任何解释。但我们可以。苏美尔和巴比伦文献可以。《旧约》可以。

智人——近代人是古代诸神创造的。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很幸运地对人类的创造时间有着清晰的记载。阿努纳奇艰苦的工作及后来的兵变告诉我们，“有40个时期他们承担这工作，不分昼夜”；他们长年的劳作在经文中用了一种很有趣的表述方式：

有10个时期他们承担这工作；

有20个时期他们承担这工作；

有30个时期他们承担这工作；

有40个时期他们承担这工作。

这些古代文献用“ma”这个词来表达“时期”这个概念，而大部分学者将之单纯地翻译为“年”。但这个词还有一个隐含意思，“完成了它自己又重复的东西”。对地球上的人类来说，一年相当于地球围绕太阳完成一次轨道的运行。如我们之前所讲的，纳菲力姆的行星的绕日轨道是一个SHAR，相当于3600个地球年。

在登陆地球40个SHAR，也就是14.4万地球年后，阿努纳奇发出了呐喊：“不要！”如果纳菲力姆人真如我们所研究出的那样，是在大约45万年之前第一次登陆地球的话，那人类的创造则是在大约30万年前发生的！

哺乳动物，或其中的灵长类动物，还有原始人都不是纳菲力姆创造的。《圣经》中的“亚当”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而是人的祖先——第一个智人。这就是我们所知的纳菲力姆所创造的近代人类。

让人懂得这个关键事件的钥匙藏在这样一个故事里：睡着了的恩基被众神唤醒，他们将他们打算制作一个阿达木的决定告诉了他，而且打算让他来想办法。他回答道：

你说的这种生物的名字

它是存在的。

他还说：“将神的形象捆绑到它的身上”。它——一个已经存在的生物。

这里，就是对这个疑惑的解答：纳菲力姆人不是从空无中“造”人的；他们选择了一种已存在的生物并改造了它，“将神的形象捆绑到他的身上”。

人是进化的产物；而智人、近代人，则是“诸神”的产物。因为，在大约30万年前，纳菲力姆人将自己的形象和特征安插在了直立人的身上。

其实进化论与近东的造人故事并不是完全矛盾的。相反，他们互相充实了对方。因为如果没有纳菲力姆的创造，近代人的出现就还要再等个数百万年。



让我们把自己放在时间线的过去，设想一下当时的环境和发生的事情。

伟大的间冰期开始于大约43.5万年前，它温暖的气候使动物及它们的食物都得以扩张。同时，它还加速了一种高级类人猿的发展和扩张，这种类人猿是直立人。

当纳菲力姆人在调查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仅看到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哺乳动物，还看见了灵长类动物。在地面漫游的直立人会不会因对那些向空中飞去的喷火物体

产生兴趣，而靠近去观看？纳菲力姆人会不会也观察、遇到，甚至俘获一些这样的有趣生物？许多古代文献都证明了纳菲力姆人和类人猿是有过接触的。一部讲述原始时代世事的苏美尔文献陈述道：

当人类被创造时，
他们不知道吃面包，
不知道穿上衣服；
用他们羊一样的嘴吃植物；
在沟渠中饮水。

如此一种兽性“人类”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也提到过。文献中讲述了恩奇都，“生于干草原”的那一位，在他变得文明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他的整个身体都长满又粗又长的毛发，
他有着像女人一样的长发……
他不认人也不识地；
他穿得像绿地
和瞪羚一样吃草；

在饮水地

他和野兽搏斗；

与水中各式生物在一起

他的心非常高兴。

阿卡德文献不仅描述了一种动物般的人，同时还描述了他与另一种生物的相遇：

现在一个猎人，在诱捕，

在饮水地见到了他。

当这个猎人看见了他，

他的脸变得呆住了……

他的心跳变乱，脸上阴云密布，

因为悲剧到了他居住的地方。

在猎人看见“这个野蛮人”之后，对这个“从干草原深处来的野蛮人”来说，除了恐惧还得做更多的事；因为这个“野蛮人”要逃避猎人的追捕：

他填补了我挖下的坑，

他撕烂了我设下的陷阱；

从干草原来的野兽

他让他们从我手中溜走了。



图154

我们不能再奢求一个对更好类人猿的更好的描述了：毛发，又粗又长，一个“不认人也不识地”的游民，穿树叶，“像绿地”，吃草，而且与动物住在一起。然而他又不是完全没有头脑，因为他知道怎么撕烂抓捕动物的陷阱，填补坑洞。换句话说，他要保护他的动物朋友不被外来的猎人捕获。已发现的许多圆柱图章上，描绘了这样一个与动物朋友住在一起的长毛类人猿（见图154）。

之后，面对着需要更多人力资源这个事实，纳菲力姆人决定要得到一种原始人工人，他们发现了一个现成

的解决办法：改造一种合适的动物。

而这样的“动物”是可以找到的——直立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他太智能又野蛮，以至于很难教育成一种用来工作的动物。另一方面，他并不是很适合这样的工作。他的体格必须改变——他必须能够拿住并使用纳菲力姆人的工具，并要像他们一样行走和弯腰，这样才能够替代田野和矿井中的诸神。他需要一个更好的“大脑”——不是要像诸神那样，而是至少得懂得言语和命令，并懂得如何使用交给他的工具。他需要足够的智商和领悟力来成为一个顺从且有用的“amelu”——奴隶。

如果古代证据和现代科学证明了，地球生命是来自第十二个天体的生命，那么地球上的进化则与第十二个天体上的进化有着相似的过程。

毫无疑问，因本土的特点而导致的转化、变异、加速或延迟等现象肯定是有的；但是在地球动植物上存在着同样的基因密码，同样的“生命化学”，会指导着地球生物的进化模式与方向，使之与第十二个天体上的进化有着普遍上的相似。

观察着地球上各种生命形式，纳菲力姆的最高科学家，艾，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接受所发生的这一切：在天体碰撞事件中，是他们的星球为地球撒下了生命种子。因此，这种被认为是相对合适的生物，与纳菲力姆人有

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虽然他们还处于一种低得多的阶段。

并不需要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教养选种的渐进的驯化过程。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快速的过程，一个可以让新工人“批量生产”的过程。这个问题被推到了艾的头上，而他在一瞬间看见了答案：将诸神的形象“复印”到一种现已存在的生物身上。

为了让直立人快速进化而对其采取的措施，我们相信是基因改造。

我们现在知道，是基因密码让有机物自我复制、制造出与父辈相似的后代这样复杂的生物过程得以实现。所有带生命的有机系统——蠕虫、杪椋或者人类，在他们细胞的染色体内，在每个细胞中的微小的棒状物上，都带有针对这一特定组织的完整的遗传指令。当雄性细胞（花粉、精子）使雌性细胞受精时，这两种染色体结合并在之后分裂以形成新的细胞，新细胞又都包含着它们父辈细胞中的完整的遗传特征。

人工授精，哪怕是对于一个女性人类的卵子，在现在都是现实的。真正的挑战是进行同一个物种内不同科的生物的异体授精，甚至是连物种都不同。现代科学家从第一粒杂交水稻，混种阿拉斯加州雪橇犬与狼，或是创造骡（在母马和公驴之间进行人工授精）开始，一直

走了很久，才走到人类自身的生殖上来。

一种被应用在动物身上的被称为克隆（cloning，源于希腊语单词klon，意思是“枝”）的过程，原理与我从一棵植物上剪一截下来，并用它来繁殖上百个类似植物一样。

这种应用在动物身上的科技的第一次实际演示是在英格兰，约翰·格登博士用同一只青蛙身上的另一个细胞中的核质，替换了已授精的蛙卵中的原子核。正常蝌蚪的成功出生，向全世界演示了这颗卵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正确的合适的染色体，都能继续发育并再分，然后创造后裔。

由纽约州韦斯特彻斯特县的哈得孙河畔黑斯廷斯村的伦理、生命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实验报告上说，克隆人类已经成为可能了。现在已经可以从人类的任何细胞中而非性器官中提取出核质，将它的23条完整的染色体引入女性的卵子，将会导致一个“预定”好的人被怀孕以及出生。在传统的怀孕中，“父亲”和“母亲”染色体混合在一起，之后必须分裂，保存为23对染色体，导致一种随机的结合。而在克隆中，后代将是尚未分裂的染色体的绝对复制品。W.盖里博士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复制人类是一种恶心的知识”——会有无数个希特勒、莫扎特、爱因斯坦吗——如果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细胞核。

然而基因工程技术没有被限制在一个过程中。许多国家的研究院都发现了一种新的程序，叫作“细胞融合”，这让细胞融合成为可能，而不是只能在一个细胞中进行染色体混合。作为一种结果，不同来源的细胞可以融合为一个“超级细胞”，它里面有着两个细胞核与两组各自成对的染色体（原本是23对，现在是两个23对）。当这个细胞分裂的时候，细胞核与染色体的混合物可能会分裂为与细胞混合前不同的样式。结果可能是两个新的细胞，每一个都是完整的，但各自都有一个崭新的基因密码，与它们的祖先细胞大不一样。

比如一只鸡和一只老鼠的细胞可以融合在一起，以形成全新的细胞，并造就一种既不是鸡也不是老鼠，我们也从未见过的生物出现。说得更远一些，这个方法允许我们在发现某个生命的特征很不错后，去“融合”它们的细胞。

这导致了“基因移植”这个广阔领域的发展。这制造了一种可能，从某种细菌中提取出一个特殊基因并将其植入动物或人类的细胞中，为后代加入一种新的特征。



我们应该认为纳菲力姆——他们在45万年前就拥有空间旅行的能力——在生物科学领域能和我们今天一样甚至更先进。无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克隆、细胞融

合，还是基因移植，乃至是我们今天都还不知道的技术，总之，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通过这些过程造出他们所需要的，而这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而是真正的生产。

我们在古代文献中发现了这样的混合生命体。按照贝罗苏斯的说法，神柏罗斯（Belus，意思是主人，“lord”）——同样也是神迪尔斯（也被翻译为天帝，Deus是“god”，上帝、神的意思）生产出各种“奇怪丑陋的生物，它们是用两种原料生产的”：

有的是带着翅膀的人，有的是有两张甚至四张脸的人。他们有些是一个身体中长出两个脑袋，一男一女。他们身上的其他器官也有雌雄同体的现象。有些人的部位被替换成了动物的，比如山羊的腿和角。有些脚是马蹄，有些人的整个后半身都是马的后半身，而前半身却又是人类的，让人联想起神话中的半人马。还有长着人头的公牛，长着四个身体和鱼尾巴的狗。同样，也有长着狗头的马；还有各种包括人在内的动物，有着马身鱼尾。简而言之，那里的生物带有其他各物种的器官……



图155

所有包含这些内容的描绘至今都保存在巴比伦的帕罗斯神庙里。

这个故事中令人不可理解的细节，也许包含着重要的历史事实。可以理解的是，在以他们自己的形象造物之前，纳菲力姆人会先用其他的生物来进行“人造仆人”的实验：制造混种猿人兽。一些人造生物也许会活上一段时间，但多半是无法进行繁殖的。在古代近东的神庙遗址里，用于装饰的神秘的公牛人和狮人（lion-men，sphinxes，斯芬克斯），也许不仅仅只是古代艺术家的想象，而是的确存在过的生物，它们来自纳菲力姆人的生物实验室——而艺术家和雕刻家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了这些不成功的实验品（见图155）。

苏美尔文献同样提到过，恩基和母亲女神（宁呼尔萨格）为了创造完美的原始人工人而创造出的扭曲人类。一部文献记录了宁呼尔萨格的工作是“将混合物放入诸神的模子中”，喝掉并“被叫到恩基那里”：

人类的身体有多好，或者有多坏？

如我的心脏提醒我的，

我能将它的命运变得好或坏。

如文献中说的，她很淘气——其实有可能是不得已，因为生产过程可能出了错——宁呼尔萨格造出的男人不能控制排尿，而女人不能怀小孩，还有一个既无男性器官，也无女性器官。总的来说，宁呼尔萨格创造出的是六个扭曲或是有缺陷的人类。恩基创造出的人则是带有眼疾，手发抖，肝功能不全，心脏也有问题的；而他造出来的第二个人随着年岁增长也会出现很多疾病；等等。

但最终完美的人类还是诞生了——被恩基命名为阿达帕；《圣经》称他为亚当；我们的学者，称之为智人。这个生物和诸神简直太像了，甚至有一部文献指出，母亲女神给了她所造的人“一张与神的皮肤一样的皮肤”——一个平滑、少毛发的身体，与长满长毛的猿人完全不同。

这个最后成品与纳菲力姆人的基因是相容的，也只有这样纳菲力姆人才能与人类的女儿通婚并生子。然而这样的相容还必须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人类和纳菲力姆人必须有着相同的“生命之种”。而古代文献确实也这

么说了。

人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观念中，是用神性元素的混合物制成的——神的血液或是其“精华”与地球“泥土”混合，这与《圣经》的观点是一致的。的确，对应“人”的特殊词语lulu表达了“原始”的含义，字面上的意思是“被混合者”。被要求制造一个人类，母亲女神“洗了手，捏起泥土，将其混入干草原中”（很有趣，这里提到了女神的卫生意识：她“洗了手”。我们在其他的造物文献中也遇到了这样的医学卫生意识和措施）。

用地球“泥土”与圣“血”混合创造出了人的雏形，这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普遍存在着。其中之一记录了恩基被叫去“做一些伟大的英明的工作”——科学，其中陈述道，恩基在“为诸神创造仆人”的工作中没有遇见不可解决的问题。“这是可以办到的！”他回答道。接着他就给母亲女神这些指示：

将阿普苏之上的，

地球地窖中的

泥土混入一个核心。

将其做成一个核心的形状。

我将提供优秀多识的年轻诸神

他们将把这泥土放到正确的环境。

《创世记》的第二章有这样的技术性经文：

耶和华，主（们），用大地上的泥土制造了亚当；

他向他的鼻孔中吹气，给了他生命的呼吸，

亚当就有了生命的灵魂。

希伯来文单词“nephesh”被普遍翻译为soul（“灵魂”），是赋予一个生物的“精神”，它貌似会在它死去的时候离开这个生物的身体。很不巧的是，《摩西五经》（Pentateuch，《旧约》的前五卷）中有这样的劝诫，它反对人流血，也反对吃动物的血，“因为血是nephesh（灵魂，精神）”。《圣经》中讲述造人的经文将血液和灵魂、精神等同了起来。

《旧约》还给了血液在造人中的另一个角色。希伯来文单词adama（阿达玛）——后来演变为adam（亚当）——最原始的含义并不是什么地球或泥土，而是特指深红土壤。就像与之对应的阿卡德文单词adamatu（意为“深红大地”）那样，adama跟希伯来文中表示红色的词adorn，都源自表示血的词：adamu，dam。当《创世记》将这个上帝的造物取名为亚当的时候，它使用了苏美尔人最喜欢的语言游戏：双关。“the Adam”可以解释为“地球上的那个（地球人）”，“用深红土壤做的那一

个”和“用血做成的那一个”。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造人记录中，提到了生命必需的物质与血的关系。艾和母亲用于造人的医院状建筑被称作希姆提之屋；多数学者将其译为“确定命运之地”。但希姆提一词很明显是由苏美尔词语SHI.IM.TI发展来的。SHI. IM.TI，若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意思就是“呼吸—风—生命”。比特·希姆提，希姆提的字面意思则是“吸进生命风之屋”。这与《圣经》中的记录是大致相同的。

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使用的对于苏美尔词语SHI.IM.TI的译文是阿卡德词语napishtu——与《圣经》中的nephesh是明显对应的。而nephesh或是napishtu都是指血液中难以捉摸的“某种物质”。

《圣经》中只提供了很少的线索，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却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大量的描述。他们不仅指出造人的混合物需要血液，还特别指出所需的血液是一位神的血液，圣血。

当诸神打算造人的时候，他们的领导人宣称：“我将会积存血液，将把骨头放入生物体。”这暗示血液是从一位特定神的身上取来的，“让原始人按照他的形象制造，”艾这么说。

选择这位神。

用他的血液他们造了人；

将服务能力加入它，解放诸神.....

这是一个超出我们理解力的工作。

按照史诗《当诸神如人一般承担这工作之时》的说法，诸神接着叫来了生育女神（母亲女神，宁呼尔萨格）并让她来执行这个工作：

当生育女神到场之时，

让生育女神制造后代。

当众神之母到场之时，

让生育女神制造Lulu；

让这些工人承担诸神的艰辛。

让她制作一个Lulu Amelu，

让他们承担这苦难。

一个与之对应的古巴比伦文献名叫《母亲女神造人》，其中，诸神叫来了“诸神的接生员，多识的妈妈”并告诉她：

你的艺术是母亲的子宫，

可以制作出人类来。

那么，创造Lulu吧，让他来承担这苦难！

在这一点上，史诗《当诸神如人一般承担这工作之时》和它的对应文献开始对造人进行细节描述。女神（这里被称为NIN.TI——“给予生命的女士”）答应了这项“工作”，她说了一些需求，包括一些化学物质（如“阿普苏的沥青”），用来“净化”（purification，注：此时净化一词更多带有世俗含义），还要用到“阿普苏的泥土”。

无论这些矿物都是些什么，艾都很理解这些需求；他同意了并说：

我将准备一个净化（purifying有提纯之意）缸

让一位神的血流出.....

在他的血肉中，

让NIN.TI混合这泥土。

要从泥土混合物中塑造出一个人，需要一些女性的帮助，她具有怀孕的能力。恩基让他自己的妻子承担了这份工作：

宁基，我的女神伴侣，

将是分娩的那一位。

七位生育女神

会在一旁帮助。

混合了“血液”和“泥土”之后，怀孕阶段将完成，让神的形象“复印”到这个新生物上。

你将宣判这新生儿的命运；

宁基决定它的诸神形象；

而它将成为“人”。

亚述图章上的描绘可以很好地成为这些文献的插图版本，它们显示了母亲女神（她的标志是脐带剪）和艾（他的最初的标志是月牙）是如何准备混合物，诵读咒语，鼓励对方继续的（见图156和图157）。

恩基的妻子宁基参与到了第一次成功造人这个事件里，让我们想到了阿达帕的故事，我们曾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过：



图156



图157

在那些日子，在那些年，

埃利都的英明者，

艾，造了他作为模范人类。

学者们曾经推测，阿达帕被艾当作自己的“儿子”，它想暗示我们这位神很爱这个人类，所以收养了他。但是在同一个文献中，阿努说阿达帕是“恩基的人类后裔”。这

也许可以证明的确是恩基的妻子参与到了制造阿达帕的事件中。这在这位新兴人类和他的神之间制造了一条家族纽带：因为是宁基生下的阿达帕！

宁悌祝福了这个新生物，并将他介绍给艾。一些图章中显示一位女神，由生命之树和实验室瓶子包围，举着一个新出生的生命（见图158）。

这个生命就这样诞生了，它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被反复地提到：“模范人类”或是“模子”，很明显这就是正确的造物，因为诸神为之发出了成功的喧闹。这表面上是不太重要的细节，却为人类的“被创造”过程提供了一丝光亮，同时还与《圣经》中的信息有所不同。

按照《创世记》第一章的说法：



图158

主（们）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亚当

按照主（们）的形象创造了他。

他造了男人和女人。

第五章，被称作亚当谱系之书，陈述道：

在主（们）造亚当的那天，

主（们）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他。

他造了男人和女人，

在创造他们的那一天

主（们）赐福于他们，叫他们“亚当”（Adam，现在通行版本中翻译为人类）

相同的是，他们都说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模样造了人。不同的是，文献中神仅仅创造了一个生物：“亚当”。而不同的是，《圣经》中同时造了一男一女。这样略带欺骗的矛盾在《创世记》第二章中仍然存在，因为它特别指出亚当孤独了一段时间，直到上帝让他睡过去并用他的肋骨造了女人。

这样的矛盾，同样困扰着学者和神学家。一旦我们认为《圣经》是苏美尔原本的简略缩写版，这样的冲突也就可以忽略了。苏美尔原本告诉我们，在试图通过用猿人和动物“混合”来造原始人工人之后，诸神发现唯一可

行的办法是将猿人和纳菲力姆人自己混合。在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一个“模范”——阿达帕/亚当——被制造出来了。而最初，只有一个亚当。

一旦阿达帕/亚当被证明是个正确的生物之后，他被用作复制新生物的基因模型或是所谓的“模子”，而这些新的复制品不仅有男性的，还有女性的。如我们之前讲到的那样，《圣经》中的制造女人的“肋骨”同样也是苏美尔人的文字游戏之一——苏美尔的TI，意为肋骨和生命，证明了夏娃是由亚当的“生命精华”制作的。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向我们提供了亚当的第一个复制品的见证人报告。

恩基的指令随后就到了。在希姆提之屋——“吹进”生命呼吸的地方，恩基，母亲女神，和14位生育女神在集会。一位神的“精华”已经得到了，“净化缸”也准备好了。“艾洗净了在她那里的泥土；他一直诵读着咒语。”

净化Napishtu之神，艾，大声说着。

坐在她前面，他驱使着她。

在她诵读完她的咒语之后，

她用手拿出了泥土。

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了一些人类的大批量生产的过程。有着14位生育女神的出席，

宁悌将泥土做成14份；

她放七个在右边，放七个在左边。

在它们中间她放了铸模……

她将头发……

……脐带剪。

现在有证据显示，生育女神是被分成两组的。“睿智和饱学的，两组都有七位生育女神都在场”，文献继续解释道。母亲女神在她们的子宫里放入“混好的泥土”。其中带有少量的外科手术程序——头发的脱落或是削刮和手术器具的准备，如一把剪子。然后就是什么都不做的等待：

生育女神被放在一起。

宁悌坐下来数着月份。

具有重大影响的第十个月要来了；

第十个月来到了；

打开子宫的时期已经过了。

她的脸满是谅解：

她蒙住脸，做了接生婆。

她拉紧她的腰带，说着祝福语。

她画了一个东西；

在模子里的是生命。

造人，好像是有些晚育的。用来导致怀孕的“泥土”和“血液”的“混合物”被放在了14位生育女神的子宫里。然而九个月过去了，第十个月也到来了。“打开子宫的时期已经过了。”母亲女神“做了接生婆”。她从事于外科手术这件事情，在另一个对应的文献中讲述得更为清楚（虽然文献仅仅是一些碎片）：

宁悌……数着月份……

他们说第十月是重大的一月；

张开手的女士来了。

与（用）……她打开了子宫。

她的脸闪耀着喜悦。

她的头是蒙住的；

.....打开了；

那是出现在子宫里的。

母亲女神非常高兴，她喊着：

我造出来了！

我的双手造了它！



人类的创造是怎样完成的呢？

史诗《当诸神如人一般承担这工作之时》中有一个段落，其主题是要解释，为什么“泥土”中要掺进一位神的“血液”。这种“神圣”元素不仅需要一位神滴出自己的血液，还需要更基础和更持久的某种物质。我们被告知，被选中的神有着TE.E.MA——现在的权威人士，牛津大学的W.G.兰伯特和A.R.米勒德将之翻译为“personality”（个性，性格）。但TE.E.MA这个古代词语要特别得多；它直译过来是“装着记忆的那些房屋”。说远一些，这个词的阿卡德文变体etemu的意思是“spirit”（精神）。

从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发现，这个在神的血液中的“某种物质”是带着他的个人特质的。所有这些，我们觉得，是绕着弯子陈述，艾在将神之血放入一系列的“净化缸”之后，提取出的是神的基因。

将圣物与地球元素彻底混合的目的也说了出来：

在泥土里，神和人需要绑定在一起，

在一位神内发酵的

灵魂和肉体

在日子的最后——

这同族的灵魂才被绑定；

它标志着生命将显现。

这样他才不被忘却，

让这同族的灵魂被绑定。

这是很强的文字，学者们几乎是看不懂的。从字面上看，文献是在说神的血液和泥土混合了，这样才能将人神的血缘绑定到一起，直到“日子的最后”，这样神的肉体（对应“形象”）和灵魂（对应“外貌”）可以从血缘上复印在人类身上，永不断绝。

《吉尔伽美什》史诗记录道，当诸神打算制造一个半神吉尔伽美什的替代品时，母亲女神将“泥土”与尼努尔塔的“精华”混合。在文献的后面，恩奇都的强大力量被归结为他体内有“阿努的精华”，那是他从阿努孙子尼努尔塔

那里得到的物质。

有一个阿卡德词语，kisir，代表的是天国之神拥有一种“精华”，一种“浓缩物”。E.艾柏林总结了他对kisir的解释：“精华，或是这个词的某个微妙之处，可以很好地应用在天国之神上面，如同应用于来自天堂的发射物。”E. A.史本赛认为这个词同时还暗指“从天国下降的某些东西”。其中蕴含着一些意义，他写道：“可以用在医药学语境中。”我们则用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来翻译这个词：基因。

古代文献，如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和《圣经》，它们所提供的证据，支持了合并两种基因——一方是神一方是直立人——这个过程，是用男性基因作为神圣元素配上地球的女性基因。

《创世记》中反复强调了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外貌创造了亚当，下文形容了亚当之子赛特的出生：

亚当活了130年，

有了后代

是依着他的形象和外貌的；

他叫他赛特。

用词和句式与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所用的是一样的。

但赛特的确是亚当通过生物学过程所生的——亚当的精子与一个雌性卵子进行结合，接下来就是怀孕，出生。同样的语法预示着一个同样的过程，唯一看似可能的结果是，亚当是由一位神的精子和一个雌性卵子的结合而产生的。

如果这种带有神的元素的“泥土”真的是和地球元素混合——如所有文献都坚持认为的那样，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神的精子——他的基因原料，被放入了猿人女性的卵子中！

表示这种“泥土”——不如说是“塑形泥土”——的阿卡德词语是tit。但它最初的拼写方法是TI.IT（意为“它带着生命”）。在希伯来文中，tit意思是“泥浆”，但它的同义词却是bos，与bisa（意为“沼泽，湿地”）和besa（意为“卵，蛋”）同出一源。

造人的故事中充满了苏美尔式的文字游戏。我们已经看见过亚当-阿达玛-adamtu-dam的双重和三重解释。母亲女神的名字，NIN.TI，既有“生命女士”的意思，又有“肋骨女士”的意思。

那为什么不可将bos-bisa-besa（“泥土—泥浆—卵”）作为另一个文字游戏而解释成女性卵子呢？

雌性直立人的卵子，被一位男神的精子授精了。接

着这颗受精卵被放入了艾的妻子的子宫内；在得到这个“模子”之后，对其进行了复制，由各生育女神来怀孕，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睿智和饱学的，

两组都有七位生育女神都在场；

七位生出男性，

七位生出女性。

生育女神带来了

生命呼吸之风。

她们成对地完成了，

她们成对完成了这些。

这生物就是人

母亲女神的生物。

智人被创造出来了。

※

古代传说与神话、《圣经》信息和现代科学在另一

个方面同样是可以相容的。像现代人类学家的发现一样：人类在非洲最南部出现并发展，美索不达米亚文献提出人类的创造地点是阿普苏——矿井之地所在的下层世界。一些文献提到与阿达帕对应的“模范”人类，“神圣的阿玛玛，地球女人”的住所就在阿普苏。

在“造人”文献中，恩基对母亲女神提出了以下的指令：“将阿普苏之上的、地球地窖中的泥土混入一个核心。”有一首赞美诗，针对艾的创造，写到了“阿普苏作为他的住处”，开始是这样的：

神圣的艾，在阿普苏

修剪着泥的碎块，

造出库拉来重建神庙。

赞美诗继续列出这些建筑大师，就像那些管辖“山上和海里的大量产品”的人一样，都是由艾创造的——所有的，都被推断是由阿普苏的“泥土”块制成的，创造地则在有着矿井之地的下层世界。

文献中清楚地讲到，当艾用水力在埃利都修建一座砖房的时候，他在阿普苏修建了一座用宝石和白银装饰着的房屋。他的创造品，人，就是在这个地方起源的：

阿普苏之王，恩基王……

用白银和青金石修了房；

它的白银和青金石，

闪闪发光。

父在阿普苏适当地进行着创造。

这有着明亮面目的生物，

从阿普苏出来，

站在主人努迪穆德附近，到处都是。

我们甚至可以指出，人类的创造在诸神之间导致了不和。至少可以看出，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原始人工人是被限制在矿井之地的。结果是，在苏美尔承担工作的阿努纳奇无法得到这种新劳动力的帮助。一个被学者们命名为《锄镐神话》的文献使人感到困惑。它实际上是一部记录事件的文献，讲的是恩利尔领导下的苏美尔阿努纳奇，取得了他们对黑头人应有的使用权。

为了重建“正常秩序”，恩利尔采取了极端措施——切断“天国”（第十二个天体的宇宙飞船）和地球之间的联系，并采取了对抗“肉体发源地”的严格行动。

主，

他做出的事情是适当的。

主恩利尔，

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非常快地分开了天地的关联

这样被造物才能过来；

非常快地分开了天地的关联。他割破了“天地纽带”，

这样被造物才能过来

从肉体发源之地。

为了对付“锄镐和篮子之地”，恩利尔制作了一个叫作 AL.A.NI（意为“产生能量的斧”）的非凡武器。这个武器有一个“牙齿”，“就像是一头单角牛”，它能够攻击并摧毁高大的墙。

在所有的描绘中它都像是一个威力巨大的钻头，装备在一辆推土机造型的车辆上，它压碎它前面的任何东西：

这座屋要对主造反，

这座屋不对主顺从，

AL.A.NI让它顺于主。

那坏的……，

它压碎它面前的植物；

拽走它们的根，

扯破这王冠。

在他的武器上装备了“大地撕裂机”，恩利尔开始了进攻：

主让AL.A.NI开始作用，给了它命令。

他将大地撕裂机像一个王冠一样放在它头上，

并将它开进肉体发源之地。

在洞里的是一个人的头部；

从地上，人们向恩利尔这里冲来。

他坚定地看着黑头人。

值得庆幸，他带回了原始人工人并毫不迟疑地让他们开始了工作：

阿努纳奇向他走去，

向他举手致敬，

用祷文让恩利尔的心情平静。

他的要求是黑头人。

这些黑头人，

有锄镐给他们拿着。

《创世记》中同样也表达了“亚当”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方的某个地方被创造出来的，然后被送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在伊甸园里工作：

主耶和华

在伊甸种植了一座果园，那在东方……

他带着亚当

把他放入了伊甸园

在里面工作，看护它。

第十三章

众生的末日

人类始终相信在史前曾有过一段黄金时代，而这种信仰不太可能是基于人类自身的回忆，因为这个时代太遥远了，当时的人类太过原始而不可能为后代们记录下这些具体的信息。如果人类通过某种方式在潜意识中仍保留了这个极为遥远的纪元，人类生活在宁静幸福中，这倒很好解释，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可能知道更多。同样，最先告诉人类那个纪元的故事的不是更早的人类，而是纳菲力姆人自己。

唯一完整记录人类被运输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众神住所这一事件的，是《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

主耶和华种植了一片果园

在伊甸，那在东边；

然后他把亚当放在那儿

他是他所创的。

然后主耶和华

让地里开始生长

每棵树都看着舒服

而且很好食用；

生命之树在园子里

还有分辨善恶的智慧之树.....

然后主耶和华带着亚当

将他放到伊甸园

在那儿工作并看护它。

然后主耶和华

向亚当说道：

“果园里的每棵树你都可以吃；

但是分辨善恶的智慧之树

你不要去吃；

因为当你吃它的那一天

你必死。”

虽然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水果就在眼前，这地球人还是和它们保持着距离。主——在这一点上——似乎并不是太关心人类会试着去吃生命之果。然而人类不会遵守这个禁令，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这样的田园风情很快就让路给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圣经》学者和神学家称这是人类的堕落。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始祖不听从神的指令，神的谎言，一条狡猾（但它说的是真话）的蛇、惩罚和放逐的故事。

这条蛇挑战了上帝的神圣的警告：

这条蛇向那女人说：

“是否上帝确实说过

‘你们不能吃园里所有的树？’”

这女人对蛇说：

“园里树上的果实我们可以吃；

而园里最中心的树上果子

主确实说过：

‘你不要吃它，碰都不要碰它

否则你们会死。’”

蛇接着向那女人说道：

“不，你们不一定会死；

上帝他知道

当你们吃它的那一天

你们的双眼将明亮

你们将和上帝一样

——可以辨别善恶了。”

而这女人见这树也好食用

而且也很渴望拿着它；

而这树也渴望让人变得睿智；

她拿下了它的果实吃了，

然后同样给了她的男人，他也吃了。

他们的眼睛都变得明亮了，

他们知道自己是裸露的；

他们就把无花果叶子凑在一起，

为自己做了衣服。

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个简单却又精细的故事，一个人很难不去想这整个对抗到底是什么。在死亡的恐吓下他们甚至碰都不碰这知识之果，而这两个地球人却最终被劝服去吃这个东西，因为它会让他们具有如上帝一样的“知识”。而突然发生的事情竟是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是裸露的。

裸露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重点。《圣经》故事中，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这一段的开头是这样的：“他们两个都是裸体的，亚当和他的伴侣，他们都没有害羞。”我们可以明白，他们尚处于人类发展中的低级阶段，不能称其为发展完全的人类：他们不仅是裸体的，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裸露是难为情的。

对《圣经》这一段故事的更深远的调查，得出了它的一个主题：人类取得了性能力。这种与人隔绝的“知识”并不是什么科学知识，而是与男女性别有关的一些东西；因为之后男人和女人得到了这样的“知识”，然后“他们知道自己是裸露的”，并遮住了他们的性器官。

《圣经》在之后的文段证明了裸露与缺乏知识是有关的：

他们听见了主耶和华的声音

主在日间的微风中走进果园，

亚当和他的伴侣

就在果园的树后面躲避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就叫亚当

并说：“你们在哪儿？”

他就回答说：

“我在果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因为我是裸露的，

我就藏了起来。”

主又说：

“谁告诉你你是裸露的？

难道你们吃了那树上的，

我叫你们不要去吃的那颗？”

这个原始人承认了这件事：亚当将此事归咎于他的女伴，而女人将此事归咎于蛇。上帝大怒，对蛇与这两个地球人下了诅咒。接着——令人惊讶地——“主耶

和华用兽皮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衣服，并给他们穿上。”

没有人可以很严肃地推断出这一段——导致两个地球人被开除出伊甸园——的主题，它很戏剧性地讲述着人类是怎么开始穿衣服的。穿衣服只是这种新“知识”的外在表现。这种“知识”的获得，以及上帝试图将它与人类隔离，是这些事件的重点主题。

美索不达米亚与之对应的文献尚没有被发现，但毫无疑问这个故事——像所有讲述创世和史前人类的《圣经》文段一样——同样有着苏美尔根源。我们知道事发地点：美索不达米亚的众神住所。我们看穿了Eve（夏娃）这个名字的文字游戏（可以翻译为“她是生命”，“她是肋骨”），我们还有两棵必不可少的树，生命之树和知识之树，它们也在阿努的住处中。

甚至上帝的话语都透露着苏美尔源头，因为此时这位唯一的希伯来神又变成复数形式，他向他有着苏美尔特征的同僚发表演说：

接着主耶和华说：

“看，亚当变得和我们一样了，

能分辨善恶了。

而现在他会不会把他的手

再放到那生命之树，

吃了变得长生不老？”

主耶和华就将亚当

从伊甸园赶了出去。

如许多早期的苏美尔描绘所显示的，曾有一段时间，人类作为原始人工人，全裸地伺候着他的诸神。无论是向诸神提供食物或饮料，还是在地里或工地上干活，他们总是全裸的（见图159和图160）。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暗示，那时人在神的眼中的地位，是如同被驯化的动物一样的。诸神只是升级了一种现有的动物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已。“知识”的缺乏，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如动物一样裸露的新生物还要像动物那样，或是直接与动物交配？一些很早的描绘中确实这么指出过（见图161）。



图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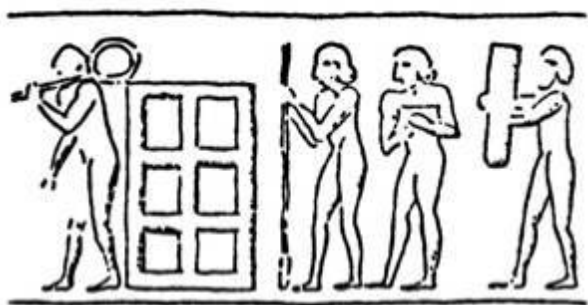


图160



图161

苏美尔文献，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就提出，野人和真正人类的性交行为的确是有明显差别的。当乌鲁克的人想要让野蛮的恩奇都——“来自干草原深处的野蛮人”变得开化时，他们得到了一位“舒服的女孩”的帮助，并送她去水洞旁见恩奇都，那里曾是他与动物朋友玩耍的地方。女孩在那里向他提供了她的“成熟”。

从文献中似乎可以看出，恩奇都“开化”过程中的转折点，是他曾经的动物朋友对他的拒绝。这是很重要的，乌鲁克的人告诉那女孩，她要一直对他做“女人的工作”，直到“他的野兽，在他的干草原上长大的那些，拒绝他”。因为，恩奇都从野性中脱离出来，是成为真正人类的前提。

这少女解开了她的胸衣，露出了乳房，

他占有了她的成熟……

她用一個女人的工作，对待这个野蛮人。

很明显这招是见效了。六天七夜之后，“在他被她的魅力征服之后”，他想起了他过去的玩伴。

他面朝那些野兽，

但看见他之后瞪羚就跑掉了。

干草原上的野兽都离开了他。

这里的陈述是很明确的。人类的交流在恩奇都身上产生了深远的改变，以致他过去的动物朋友都“离开了他”。它们不是简单地逃跑；它们是避免与他产生物理接触。

令人震惊的是，恩奇都在那里呆站着，“因为他的动物朋友都走了”。但并不后悔这种改变，如古代解释说的：

现在他有了想象，更宽广的理解力……

这妓女对他说，对恩奇都说：

“你的技艺和知识，恩奇都；

你的技艺变得如一个神！”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内容和《圣经》中亚当夏娃的故事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如那蛇的预料，通过分享这知识之树，他们在性这个问题上变得“如神一样——能分辨善恶”。

如果这仅仅意味着人类认识到了与动物做爱是不开化或“恶”，那为什么亚当和夏娃要因为放弃野蛮而受到惩罚呢？《旧约》中充满了反对人兽交配的训诫，很难想象，学习一种美德也将导致圣怒。

人类所得到的这种“知识”是违背了上帝或诸神的意愿的，它一定有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属性。这是某种对人类有利的东西，而他的创造者却不一定希望他们能够得到。

我们不得不非常仔细地阅读对夏娃诅咒的这几行，以抓住这个事件的意义：

他又对这女人说道：

“我将让你在怀孕之时

承受加倍的痛苦。

在分娩的时候你也会痛苦，

你将要满足你伴侣的愿望。”……

亚当就叫他的妻子为“夏娃”，

因为她将是万人之母。

而这，的确就是《圣经》中传达给我们的极为重要的事件：亚当和夏娃在缺乏这种“知识”的时候，他们住在伊甸园里，完全没有任何后代。得到这种“知识”之后，夏娃得到了怀孕和分娩的能力（也是痛苦）。仅是在这一对人得到这种“知识”之后，“亚当知道了夏娃是他的妻子，她怀孕了，并生下了该隐”。

在整个《旧约》中，“to know”（知道）这个短语被用在性交事件中，多数是说一个男人和她的伴侣为了生小孩而做爱。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事件：获得生育能力。

智人的第一个特征是具有生育能力，人们不应该为这一点而感到惊讶。无论用什么方法，纳菲力姆人将自己的一些基因物质植入到了被他们选中的原始人体内，新物种是杂交出来的，是两个不同物种的混血。像一头骡子（母马和公驴的杂交产物），这样的混血品种是不能生育的。然而通过人工授精甚至是更为高端的生物工程的手段，可以说我们是想生产出多少骡子就能生产出多少骡子，甚至都不需要马和驴之间有切实的交配；但没有哪头骡子能和另一头骡子繁衍后代。

纳菲力姆人在最开始生产的是不是“骡子人”？

我们的好奇心被一幅图画勾了起来，这幅画是刻在埃兰南部的山上的。它描绘了一位坐着的神祇，手里举着一个“实验室用”的长颈瓶，里面有液体流出——一个类似于恩基的形象。一位大女神坐在他的旁边，她的造型看上去更像是同事而非妻子；除了母亲女神宁悌，她不可能再是其他神了。他们两位旁边是其他次神——让人联想到造人故事中的生育女神。在这些造人者面前的是一排又一排的人类，他们最突出的特征是，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同一个模子中做出来的产品一样（见图162）。

又一次，我们的注意力回到了苏美尔文献中：恩基和母亲女神一开始造出不完美人类的那一段。他们都是无性别或者无性能力的未完成品。这段文献是不是在讲述第一阶段的杂交人——拥有神的形象和外貌的生物，但是性能力不完整：缺乏“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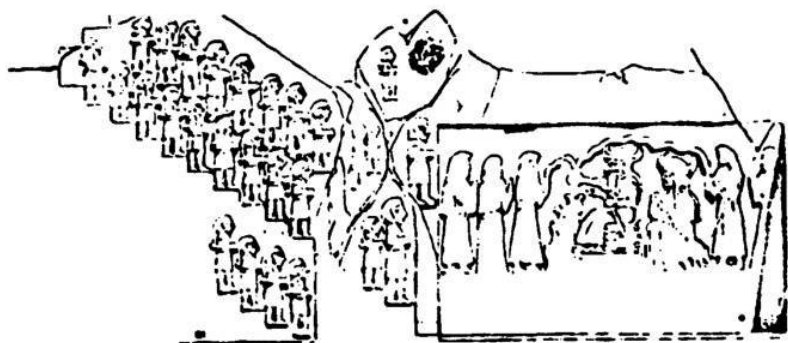


图162

在恩基打算生产一个“完美模范”——阿达帕/亚当之后，苏美尔文献描述了“批量生产”技术：在生育女神的一条“生产线”上植入基因改造过的卵子，有足够的科技确保一半生男一半生女。这不仅是暗示着杂交人的技术是“手工制造”的，同时还暗指人类是不能自行繁衍的。

在最近才发现，杂交物无法繁衍，是由于它们生殖细胞不足。当其余细胞只包含一条遗传染色体的时候，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能够繁衍，是因为他们的性细胞（男人的精子、女人的卵子）包含着两条遗传染色体。但这种特征在杂交物身上是缺乏的。现在正在努力地进行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好让这些杂交物种拥有正常的性能力。

难道这就是被称为“蛇”的神祇对人类所做的吗？

《圣经》中的蛇很明显不是在地上匍匐前进的动物——因为他可以和夏娃交谈，他知道所谓“知识”的真相，而且他的身份足以让他毫不支吾地说，上帝是一个骗子。我们联想到在所有的古代传统中，主神都会打败一个蛇形对手——这无疑是另外一个有着苏美尔根源的故事。

《圣经》里的故事显露出了许多苏美尔原型，包括其他诸神的在场：“亚当变成如同我们之中的一员了。”这里，显然有一个原型是很有可能性的，即《圣经》中的

对抗——上帝和蛇代表着恩利尔和恩基。

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他们的对抗，源于恩利尔被调到地球行使指挥权，虽然恩基才是真正的拓荒人。当恩利尔舒服地待在尼普尔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时，恩基却被派到了下层世界去管理矿业。阿努纳奇的兵变是针对恩利尔和他的儿子尼努尔塔的；为这些叛军说情的却是恩基。是恩基建议，并执行了原始人工人的创造。恩利尔需要使用暴力才能得到这些很好的生物。在人类事件中，恩基一直是人类方面的支持者，恩利尔则是严厉的惩罚者。不希望人类拥有完善性能力的神，和有愿望并有能力给予人类“知识”之果的神，非常适合恩利尔和恩基。

又一次，苏美尔文献和《圣经》中的记录吻合了。它们所玩的文字游戏又一次给了我们帮助。《圣经》中描述“蛇”的词是nahash，意思是“蛇”。但实际上这个词来源于nhsh，意思是“破解，找出”；所以nahash同时还可以译为“他可以破解，他可以发现事物”，一个很适合恩基这位大科学家的词，他是纳菲利姆的知识之神。

与美索不达米亚的阿达帕（他得到了知识却没有得到永生）的故事相对应的，是亚当的命运，S.郎盾在《闪族神话》一书中重现了一幅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它所描绘的内容强力支持了《圣经》中的记载：一条缠在树上的蛇，指着其上的果子（见图163）。

很明显地有一个天体代号：其上是十字星的符号，
代表着阿努；在树的一旁是代表恩基的月牙。

于是，给予阿达帕“知识”的，除了恩基之外不可能有
别人了：

他给了他更为宽广的理解力.....

（他给了他）智慧.....

他给了他知识；

而永生他并没有给他。



图163

发现于马里的圆柱图章上的图画，可以很好地当成《创世记》的美索不达米亚版本的插图。这图画显示了一位大神坐在一个从水波中升起的平台上——很明显是恩基的形象。喷水的蛇从他“王座”的两边伸出来。

在中心两边的是两个树一样的神祇。右边的那一位，他的枝头有着阴茎状的末端，他举着一个钵里面可能装着生命之果；左边的那一位，他的枝头有着阴道状的末端，他举着长着果实的枝丫，代表着“知识”——神赐的生殖能力之树。

站在更远一方的是另一位大神，我们认为他就是恩利尔，很明显他对恩基极为不满（见图164）。



图164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伊甸园中的对抗”。不过无论恩基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确很成功地造出了原始人工人，并创造了能够自行繁衍的智人。

在人类得到“知识”之后，《旧约》不再称他为“亚当族”（the adam，之前希伯来经文中一直使用的是这样的名称），而是称“亚当”，指一个特定的人，他是《圣经》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类族长。但这同样标志着人与神的分裂。

从此，他们分道扬镳了：人类不再是诸神的沉默的农奴，而成了为自己而活的真人。不过，在《圣经》中，其实这并不是人类自己的决定，而是上帝将人类驱逐了出去。为了防止人类再次吃下生命之果以逃避死亡，他们必须被驱逐出伊甸园。按照上面的说法，人类的独立并不是发生在纳菲利姆人建立城市和果园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而是发生在东部，在扎格罗斯山里：“他逐出了亚当（族）并让他居住在了伊甸园的东部。”

再一次，《圣经》中的记载对应了科学发现：人类文明开始在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接壤的山地上，但很遗憾的是，《圣经》中对人类在地球上建立第一个文明的记载太过简短。

从诸神的住所中被驱逐了出来，被定为凡人，但同时却拥有了生育能力，人类继续生活着。《圣经》中讲述道，这个亚当“知道了”他的妻子夏娃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叫该隐，他是耕地的。接着夏娃生下了亚伯，他是一个牧羊人。《圣经》中暗示因为同性恋的原因，“该隐反抗他弟弟亚伯，并杀了他”。

出于对失去生命的恐惧，该隐得到了上帝给他的护印并被命令到远方去。这是第一次的游牧民生活，他最后定居在“迁移之地，伊甸园的东方”。在那里他有了一个儿子，他为他取名为“伊诺克”（Enoch，意为“开幕或落成典礼”），“他还建起了一座城，并用自己儿子的名字为这座城命名”。伊诺克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孙子和曾孙子。在该隐之后的第六代，拉麦出生了。他的三个儿子在《圣经》中被记载为文明的缔造者：雅八“是住棚屋和养牛之父”，犹八“是所有握在手中的琴的发明者”，土八-该隐则是第一个金属工匠。

但是拉麦和他的祖先该隐一样，牵涉进了谋杀案中——这一次既杀了一个男人又杀了一个小孩。可以很保守地推测，受害者并不是地位谦卑的外来者，因为《创世记》中很详细地描述了这件事，并认为这是亚当谱系发展的转折点。《圣经》中记载拉麦传唤来他的三个孩子的妈妈，两个妻子，向她们承认了这两个谋杀案。“如果该隐受了7倍的报应，拉麦就该受77倍”。这段不易理解的陈述被推测是在说诅咒的传承与顺延。我们看到拉麦向他两位妻子认罪，他希望该隐身上的诅咒能够由现在的第七代子孙（也就是他的儿子这一代）来赎罪的想法是无用的。现在，一个新的诅咒已经降临到了拉麦家里，而且会延续得更长。

下面，经文告诉我们，在亚当130岁的时候，一个新

的而且纯洁的家族出现了：

亚当再一次“知道了”他的妻子

她又生了一个孩子

他被叫作赛特（seth 的意思是“根基”）

因为上帝给了我

一个代替被该隐杀掉的亚伯的

另一个种子。

《旧约》此时对已被玷污的该隐和拉麦血统，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它之后的人类事件都是基于亚当之子赛特留下的血统上的，赛特的第一个儿子是以挪士，他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有“人类”的意思。《创世记》告诉我们，“在那之后……开始了呼唤上帝的名字”。这段神秘的陈述难倒了《圣经》学者和神学家很久很久。它跟在一个讲述亚当族谱的章节之后，章节中讲述了亚当之后的赛特，赛特之后的以挪士，以及之后的十代，直到大洪水中的英雄诺亚。

苏美尔文献描述说，在早期，只有诸神待在苏美尔；它们也同样精确地描述了后来在苏美尔的人类的生活动，不过都是在大洪水之前的。起源于苏美尔的大洪水故事中的“诺亚”，被称为一个“舒鲁帕克的男人”，而舒鲁

帕克是纳菲利姆人登陆地球后修建的第七座城。

出于某种原因，人类被逐出了伊甸园，获准重返美索不达米亚，生活在诸神的旁边，服侍他们，并崇拜他们。正如我们对《圣经》的陈述所做的解释一样，这些事发生在以挪士时代，就是在那之后，诸神允许了人类重返美索不达米亚，服务众神并“呼唤神的名字”。

人类史诗的下一章，是大洪水。但《创世记》中针对以挪士之后的族长，只提供了很少量的信息。但是每个族长的名字的含义，也许可以暗示他的一生中所发生的事情。

以挪士的儿子——正是通过他纯洁的血统才得以延续——是该南（Cainan，意为“小该隐”）；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金属工匠”。该南的儿子是玛勒列（Mahalal-EI，意为“神的赞颂者”）。在他之后的是雅列（Jared，意为“他是降下来的”）；雅列的儿子是伊诺克（Enoch，这是另一个伊诺克，意思是“奉献者”），他在365岁的时候被上帝带走了。但在300年前，在他65岁的时候，伊诺克生下了一个儿子，叫作玛士撒拉；许多学者都同意勒提亚·D.杰弗里斯在《古希伯来人名：他们的意义与史学价值》一书中的观点，将玛士撒拉翻译为“飞弹之人”。玛士撒拉的儿子名字是拉麦（Lamech，这是另一个拉麦，意思是“谦卑者”）。之后拉麦生了诺亚（Noah，意思是“休息，缓解”），并说：

让这个人来帮我们操心这工作

并从我们手中接过

承受这被上帝诅咒过的大地

诺亚出生的时候人类似乎正遭受着严重的剥削。繁重的工作和艰辛无处不在，因为养育他们的大地是被诅咒的。这个阶段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大洪水——一次清扫地球表面的重大事件，而这不仅针对人类，还针对所有的飞禽走兽。

上帝看见了人类的邪恶

在大地上愈演愈烈，

他们心中所想的所有渴望

每天都只有邪恶。

然后上帝就后悔在大地上

造人了，他的心很悲伤。

然后上帝就说了：

“我将在地球表面

毁掉我所创造的人类。”

这是一个范围相当宽的指责，它成了“结束所有生命”这一激烈行为的正当理由。但是它们缺乏具体表现，学者们和神学家们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来回答人类的罪过或是“冒犯”，为何能够给上帝如此大的烦恼。

其中反复使用了“flesh”（本意为“肉”或“肉体”）一词，它出现在无论是指责人类的文段还是宣布审判的文段中。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就是堕落和冒犯都是与肉体有关的。上帝对“人类心中所想的”邪恶感到悲哀。可以看出，人类，发现了性之后，成为性欲狂。

但是很难想象，上帝会因为男人与他们的妻子做爱过于频繁而毁灭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里也有对诸神间做爱的很清楚而自由的描写。有文献描写诸神与他们的伴侣的甜蜜的爱情；也有表现少女与她情人的不被法律允许的爱；以及带有暴力性质的爱（如恩利尔强奸宁利尔）。大量的文献是在描写诸神之间的性爱——与正房或者妾，与他们的姐妹和女儿甚至孙女（与后者做爱是恩基最喜欢的消遣娱乐方式）。这样的诸神是不会因为人类有着与自己共同的爱好就生气的。

我们发现，上帝的动机不仅仅是出于对人类道德问题的担忧。这种厌恶是由诸神自己引起的。如果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创世记》第六章的疑问也就变得清楚了：

然后它实现了，
当人类开始在地表上
繁衍壮大的时候，
他们生下了女儿，
诸神的儿子
看见人类女儿的美貌
就随意挑选
做自己的妻子

这一段经文应该能够说清楚，是在诸神的儿子开始与地球人的后代性交时，上帝才说：“够了！”

上帝说：

“我的精神不会永远护住人；

他们已经走失了，不过他们还是肉身。”

这段陈述数千年来都是难以理解的。按照我们的结论——人类的创造中使用了基因操作——来读，这段经文就向我们的科学家们传达了一个信息。诸神的“精神”——完善人类基因的某种东西已经开始恶化了。人类

已经“走失了”，由此恢复到了“肉身”——更接近动物，他们的猿人祖宗。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旧约》中对待“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氏族是纯洁的”的诺亚和“整个大地堕落了”之间的显著区别。通过与基因纯度不断下降的男女通婚，诸神们自己甚至都牵涉到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来。通过指出诺亚一个人保持着纯洁血统，《圣经》中解释清楚了上帝的矛盾行为：在打算清扫整个地球表面之后，他又打算救诺亚和他的后代以及“所有的干净的动物”，还有其他野兽及家禽，“以在大地表面上留下它们的种”。

上帝为了推动他自己的第一个计划，他警告了诺亚将要到来的灾难，并指导他修建了一艘能在水上行驶的方舟，它能带上将要被拯救的人和生物。而诺亚的时间仅仅只有七天。通过某种方式，他修建好了这艘船并使之不会漏水，并找到了所有被救的生物，将它们和自己的家人带上了船，准备着面对这一时刻。“然后它成真了，在七天之后，大洪水来到了地球上。”《圣经》中的文字是对其最好的描述：

在那一天，

所有极深处的喷泉突然打开了，

天国的水闸也打开了……

大洪水在地球上持续了四十天，
水位上涨，方舟跟着上浮，
它浮在大地之上。

洪水越来越强了，
并在大地上猛涨，
方舟在洪水之上漂浮着。

洪水在大地上变得极为猛烈
那些在众天域之下的
所有的高山都被淹没了。

它们五十腕尺以上的地方都是水，
高山都被淹没了。

所有的生命都消亡了……

所有的人和牲畜和爬行动物
和天上的飞鸟
都在地球上被扫清了；

诺亚与和他一起在方舟里面的，
是唯一幸存下来的。

洪水在地球有了150天，当上帝
让一阵风从地球上吹过的时候，
水面是很平静的。

深处的喷泉也是堵住的，
如同天国的水闸；
天空的降雨也停止了。

洪水从地球上开始退了，
回到它的地方。

然后在150天之后，
水位下降了；

方舟停在了亚拉腊山上。

按照《圣经》中的说法，对人类的严峻考验开始于“在诺亚生命的第600年，第二个月的第十七天”。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上是在“第七个月的第十七天”。洪水的汹

涌泛滥和它们逐步地“消减”——水位下降到足够让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的山峰上——持续了整整五个月。接着“水继续减少，直到各山脉的顶峰”——不仅仅是亚拉腊山——“在第十个月的第十一天能够被看见”，在接近三个月之后。诺亚等待着另一个40天。然后他就放出了一只乌鸦和一只鸽子“去看看水是否从大地表面退去”。在第三次尝试的时候，鸽子在回来的时候嘴里衔着一枝橄榄枝，暗示着水位已经退到了可见树顶的底部。又过了不久，诺亚再一次放出了鸽子，“她再也没有回来了”。大洪水结束了。接着诺亚就解开了方舟的遮蔽物，他看见大地的表面是干的。

“在第二个月的第二十七天，大地干了。”这是诺亚生命中的第601年。这次灾难持续了一年零十天。

接着诺亚和方舟中的其他动物就都出来了，他修建了一座祭坛并向上帝提供了烤好的贡品。

上帝闻到了这充满诱惑的味道

在心里说：

“我将不再因人类

而诅咒这干旱的地；

因为人心的欲念本是从小就带着恶的。”

这个“完美结局”如大洪水故事本身一样充满矛盾。它开始于对人类的各种控诉，包括玷污了年轻神祇的纯洁。一个看似且的确接近审判的极端决定出现了，要消灭一切生命。接着一位非常相似的神祇，在还剩七天的时候突然冒出来，要保留下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根。当这次灾难过去的时候，上帝闻到了烤肉味，甚至忘记了他最初要毁灭人类的决定，用道歉来作为一切的结果，并总结为人性本恶。

将这个故事拆开后的那些纠结的疑问，在我们承认《圣经》是苏美尔原文献的修订版时就很好解释了。和其他例子一样，一神论的《圣经》将多个神的苏美尔众神的行为都汇总到了一位上帝的身上。

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英雄在苏美尔语中是吉乌苏德拉，在阿卡德语中是乌特纳比西丁，他在大洪水之后被带到了诸神天上的住所过着快乐的生活。在吉尔伽美什寻求不朽的过程中，最终也到了那个地方，他针对生命与死亡询问了乌特纳比西丁的意见。乌特纳比西丁向吉尔伽美什揭开了——通过吉尔伽美什又向其他人类说了——他的长生秘密，“一个隐藏物，一个诸神的秘密”——大洪水的真实故事版本。

乌特纳比西丁所透露的秘密，说的是在大洪水开始进攻之前，诸神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毁灭人类一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和他们的决定一直是保密的。然而恩

基找到了乌特纳比西丁，他是舒尔帕克的统治者，恩基告诉他即将到来的灾难。为了秘密行事，恩基是在一个芦苇屏后面跟乌特纳比西丁讲的话。刚开始他的泄密还是很隐晦的，但后来他的警告和建议就变得很清楚了：

舒尔帕克之人，乌巴-图图的儿子：

拆掉房子，建一艘船！

放弃领地，求生存吧！

发了假誓，让灵魂活着吧！

让船带上你和所有活物之种；

你将修建的那艘船

——她的尺寸可要量好。

与《圣经》中故事的对应是很明显的：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了；人类中的一个得到了预警；他用一艘特制的船拯救了自己；他要将“所有活物之种”带上并拯救它们。然而巴比伦的版本是更可信的。决定毁灭和努力挽救可不是同一个神的决议，它们是不同的神祇的行为。不仅如此，作出向人类提供预警并拯救人类之种的决定是一个神的叛逆行为，这位神是恩基，他采取了与众神共同决议相反的秘密行为。

为什么恩基要冒险挑衅其他神祇呢？他是要保存他的“惊人的艺术杰作”，还是要对目前正强大起来的对手，他的兄弟恩利尔进行打击？

在大洪水的故事中，这对兄弟间的斗争是很明显的。

乌特纳比西丁问了恩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乌特纳比西丁，要怎样向其他舒鲁帕克的居民解释，修建这样一个奇形怪状的船，并放弃所有的领地？恩基建议他说：

你就这样对他们说：

“我发现恩利尔对我怀有敌意，

所以我不能在你们的城里定居，

也不能在恩利尔的辖区立足。

于是我将要去阿普苏，

与我的主人艾生活在一起。”

于是恩基成为他的借口，作为恩基的追随者，乌特纳比西丁就不能再待在美索不达米亚了，那么他当然要修建一条船，这样才能到达下层世界（非洲南部）去与他的主人艾/恩基居住在一起。之后的经文显示，那个地

方正在承受着旱灾或是饥荒；为了防止恩利尔看见他的离开，乌特纳比西丁（在恩基的建议下）要确保城市里的居民相信，这是为了“这土地将（再次）变得富饶丰腴”。这个借口对城里的其他居民也都管用。

由此误导，城里的居民没有再追问，反而帮了忙，修建这个方舟。通过“每天”提供给他们阉牛和羊，通过向他们提供大量的“葡萄汁、红酒、油和白酒”，乌特纳比西丁让他们工作得更快。甚至连小孩子都来为预防漏水而提沥青。

“在第七天船修好了。下水十分困难，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下调整铺地的木板，直到整个建筑的三分之二都进入了”幼发拉底河。接着乌特纳比西丁将自己的全家和亲戚都放上了船，带上了“所有活物中我所全有的”，比如“地里的动物和野兽”。与《圣经》中的故事的对应——甚至具体到了七天的修建时间——是非常明显的。和《圣经》版本中的诺亚走前一样，乌特纳比西丁同样偷偷带走了所有帮助他修过船的工匠。

他自己将在一个特殊信号出现的时候上船，恩基告知他：是由管理喷火火箭的沙马氏设置“定下的时间”。恩基的命令是这样的：

当沙马氏造出黄昏中的颤抖之时

降雨将会喷发——

上你的船，用木条封住大门口！

我们猜测着沙马氏的火箭和乌特纳比西丁的上船时刻之间的关系。这一刻的确来了，这宇宙火箭的确导致了“黄昏中的颤抖”；的确有了倾盆大雨。乌特纳比西丁“密封了整艘船”并将“这个物体与它所容纳之物一并交给了”“普祖尔-阿木里，船夫”。

风暴“伴随着拂晓的第一丝光亮”到来了。有着可怕的巨雷。一朵黑云从地平线上升起。风暴摧毁了房屋和码头，然后是水坝。黑暗来临了，“将所有本来光亮的都变成黑暗的”；“大地像一口锅被砸碎了”。

“南风暴”吹了六天六夜。

在它刮来的时候增加着速度，

淹没了山脉，

像一场战斗突然降临在人们头上……

当第七天到来的时候，

洪水带着南风暴

在战斗中开始减退。

它曾如一支军队在里面战斗。

海水变得安静，

暴风雨还是继续着，

洪水结束了。

我看着这天气。

四处一片寂静。

所有人类都归于尘土。

恩利尔和众神会议的愿望实现了。然而他们有所不知，恩基的策划也成功了：飘摇在暴风 and 洪水之间的是一艘载着男人、女人、小孩及其他生物的船只。

随着风暴的结束，乌特纳比西丁“打开了舱口，光亮照耀在我脸上”。他环顾四周，“地表就像是一个平平的屋顶”。他弯下腰，坐下哭了，“眼泪从我脸上落下”。他环顾四周想要看见海岸线；他什么都没有看见。接着：

出现了一个山区；

船停在了救赎山；

尼西尔山（Mount Nisir，意为“救赎”）让船放慢了速度，

船动不了啦。

有六天的时间，乌特纳比西丁在这艘无法动弹的方舟上向外看，因为船被架在了救赎山（《圣经》中的亚拉腊山）的山峰上。接着，就像诺亚那样，他放出一只鸽子去寻找能够落脚的地方，但是它又飞了回来。一只燕子飞出去又飞了回来。接着又放出了一只乌鸦，它飞走了，找到了落脚地。乌特纳比西丁就放下了所有与他一起的飞鸟和走兽，自己也出去了。他修建了一座圣坛“并提供了贡品”——和诺亚所做的一样。

此时又出现单神和多神的不同。当诺亚提供烧烤的贡品时，“耶和华闻到了诱人的味道”；而当乌特纳比西丁提供贡品的时候，“诸神闻到了香味，诸神闻到了甜美的香味。诸神像苍蝇一样聚拢在贡品上”。

在《创世记》版本的故事中，是耶和华发誓永不再毁灭人类。而在巴比伦版本的故事中，是大女神发誓说：“我不会忘记……我将不会忘记这些日子，永远不要忘了他们。”

然而这并不是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因为当恩利尔最终也到达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感兴趣的可不是食物。看见竟然还有生物活着，他就像疯了似的。“还有什么活着的逃掉了吗？没有人能在这场毁灭中幸存！”

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尼努尔塔，立即指向恩基。“除了艾，还有谁会有这样的计划呢？只有艾是知道每一个细节的。”而恩基完全没有否认这件事，他给出了地球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反驳之一。他称赞恩利尔的睿智，并指出恩利尔不可能是“无理智”的，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恩基以承认的方式来否认。“可不是我泄露了诸神的秘密。”他说，我仅仅是让一个人，一个“非常睿智的”人，凭借他自己的智慧来推断诸神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而如果这名地球人的确有这么聪明，那我们就不能忽略他的才能。“所以现在，就依我的……来对待他吧！”

所有《吉尔伽美什史诗》陈述的这些，就是乌特纳比西丁告诉吉尔伽美什的“诸神的秘密”。接着在受了恩基的辩论的影响后，他告诉吉尔伽美什这个事件的终了。

恩利尔因此就上了船。

用手抓住我，他带着我上船。

他带着我妻子上船，

让她跪在我旁边。

他站在我们之间，

用手触到我们的额头祝福我们：

“目前为止人类中只有乌特纳比西丁，

从今往后他和他的妻子将会

加入我们，就像诸神。

乌特纳比西丁将居住在远方，

住在水之口！”

接着乌特纳比西丁就向吉尔伽美什

总结了自己的故事。

在他被带去住在远方之后，

阿努和恩利尔

赐予他生命，就像一位神一样了，

赐予他永生，就像一位神一样了。

但是对普通人类而言，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圣经》中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上帝的应允和祝福：“丰收并多产。”美索不达米亚版本的大洪水故事，同样在故事的结尾讲到了人类的再繁衍。一个正好在讲到这部分事件时不幸破损的文献，言及了人类“种别”的建立：

……让人类中出现第三个种类：

让这发生在人类之中

会生孩子的女人和不会生孩子的女人。

这里显然将有新的性交准则：

人类这一族群的规则：

让男人.....和年轻处女.....

让年轻的处女.....

年轻男人和年轻处女.....

当床已经铺好，

就让这女子和她的丈夫睡在一起。

恩利尔被恩基以智谋取胜。人类被拯救了并被允许繁殖。再一次，诸神向人类敞开了地球之门。

第十四章

当诸神逃离地球

这场淹没整个地球的大洪水到底是什么？

一些人解释说，这场所谓的洪水是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每年一次的泛滥。而一次这样的泛滥，绝对是相当严重的。田野和城市，人类和野兽都被上涨的大水冲走了；而原始时代的人类，就认为这是诸神的惩罚，于是就有了大洪水的神话。

伦纳德·伍莱爵士在他的《乌尔的探索》一书中陈述道，在1929年的时候，他们在乌尔的皇家墓地的的工作快要接近尾声时，工人们在附近的一个土丘上插入了一根棒子，挖通了一堆残破的陶器和已经破碎的砖石。三英尺之下，他们接触到了一层被压紧夯实了的烂泥——这是通常情况下在文明开始之地的土壤。但是难道这上千年的城市文明只留下了三英尺深的底层吗？伦纳德爵士带领这些工人向更深处挖去。他们挖通了另一个三英尺，另一个五英尺。他们挖起的仍是“处女地”——不带有居住痕迹的土壤。但直到挖通了11英尺，穿过淤泥和干泥，工人们才到达了一个布满破裂的绿色陶器和打火器具的土层。也就是说，在11英尺的泥地之下，是一

个更早的文明！

伦纳德爵士跳进了坑洞里，检查着这些挖掘发现。他叫来他的顾问，征求他们的意见。没有人拥有一个看似合理的理论。接着，伦纳德爵士的妻子很偶然地随便说了一句：“那么，这当然就是大洪水了！”

然而，其他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代表团，对这样的直觉给出的惊人结论并不赞同。这个淤泥层并没有包含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有大洪水；但乌尔和阿鲁拜德沉淀物却显示了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之间的洪水遗迹。这与后来在基什发现的、大约公元前2800年的沉淀物很是相似。被估计为相同时间段（公元前2800年）的淤泥层也发现于以力（Erech）和舒鲁帕克，后者就是苏美尔的诺亚的城市。在尼尼微，挖掘者们在在一个60英尺之下的土层中发现了不下于13次的淤泥层与河沙的轮换，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

大多数学者因此相信，伦纳德发现的是各种当地的洪灾之一——这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是较为频繁的，那里偶尔会有超强的暴雨，两条大河也会涨水而且常常改道，导致了这样的破坏。学者们指出，所有变化的淤泥层并不是一次很广泛的灾难，不能证明史前大洪水一定发生过。

《旧约》是一部简约又精确的杰作。它使用的词语

往往都是精心推敲过的，包含了特殊的含义；经文都是简明扼要相当中肯的；它们的顺序是充满意义的；它们的长度刚好符合它们的需要。从创世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整个故事，一共是80句经文，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关于亚当及他这条族线的完整记录，包括了该隐及他这条族线和赛特、以挪士这条族线的分裂，是用五十句经文讲述的。但是大洪水的故事至少都是87句经文。这说明，以任何编订标准来看，都是一个“主要故事”。不仅是一个本地事件，而且它是一次影响整个地球乃至全人类的灾难。美索不达米亚文献清晰地表明“地球的四个角落”都被影响到了。

如果这样，它就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时代的紧要关头了。文献中有大洪水之前的事件和城市及其居民，也有大洪水之后的事件和城市及其居民。有大洪水之前所有诸神的行为，以及他们从天国带到地球上的王权，也有在大洪水之后，当王权再次降落地球时的人类和神的事情。它是一次划时代的大事件。

除了广泛的国王列表，同样还有其他文献，记录了个别国王及他们先祖在大洪水时期的行为。例如有一个，与乌尔-尼努尔塔有关，将大洪水记录为一次遥远古代的事件：

在那一天，在那遥远的一天，

在那个夜晚，在那个遥远的夜晚，

在那一年，在那遥远的一年

——当大洪水来临。

亚述王亚述巴尼波，科学的赞助者，是他积累起了尼尼微巨大的图书馆里的泥板，在他的一个纪念词中声称，他曾发现并能够读懂“大洪水之前的石头上的文字”。一部记录名字和它们起源的阿卡德文献，解释它列出的名字是“大洪水之后的国王的”。有一位国王被称赞为“他是从大洪水之前保存下来的种”。大量的科学文献都标注它们的来源是“古老的纪元，来自大洪水之前”。

不，大洪水绝不是地方性的灾祸，也不是周期性的洪灾。在所有记录中它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极为重要的爆炸性事件，这是一次无论是人还是神都从未经历过的大灾难。



很早就被发现的《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尚待解答的疑惑。人类所承受的苦难是什么，为什么要给诺亚取名为“休息”，让他的出生象征着苦难的结束？诸神宣誓要保守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又是谁举报了恩基？为什么从西巴尔发射的宇宙船是让乌特纳比西丁进入方舟并封舱的信号？当洪水淹没最高的山脉

的时候，诸神又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为什么就那么喜爱诺亚/乌特纳比西丁所提供的烤肉贡品？

当我们继续寻找着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大洪水其实并不是诸神按照自己意愿蓄意发动的。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大洪水是一次可预先知道的事件，但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自然灾害，而诸神对它却视而不见。我们同样可以推断出，诸神宣誓保守的秘密是一场针对人类的密谋——不打算让人类知道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洪水，这样在纳菲力姆人得以自救的时候，人类就灭亡了。

我们关于大洪水及其之前事件的知识的增长，有很大部分是来自文献《当诸神如人一般承担这工作之时》中的。在那里，大洪水中英雄的名字叫作阿特拉-哈希斯。在《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大洪水部分，恩基说乌特纳比西丁有“极高的智慧”，在阿卡德语中就是atra-hasis。

学者们将这些文献理论化，说阿特拉-哈希斯是英雄的文献，可能是更为早期的苏美尔人大洪水故事的部分。最后，有足够的巴比伦、亚述、迦南，甚至原版的苏美尔碑刻被发现是可以组建成阿特拉-哈希斯史诗的。我们可以在另一本书中看到这些内容，那是W.G.兰伯特和A.R.米勒德的杰作：《阿特拉-哈希斯：巴比伦的大洪水》。

在描述完阿努纳奇们的艰苦工作和他们的兵变，以及接下来的原始人工人的创造之后，史诗述说了人类是如何（和我们从《圣经》版本中得知的一样）开始繁衍和壮大的。最后，人类开始打扰恩利尔了。

领土扩张了，人类壮大了；

他们像野牛一样躺在土地上。

神被他们这样的结合打扰了；

神恩利尔听到了他们的宣告，

向伟大的诸神说：

“人类的宣言是带有压制性的；

他们的结合让我无法安睡。”

恩利尔——再一次做起了举报人类的事——下令进行了一次惩罚。我们会猜想接下来就是大洪水了。不过不是。令人吃惊的是，恩利尔压根没有提到过诸如洪水等与水有关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他发动了一场瘟疫或疾病，在人类当中展开了大屠杀。

阿卡德和亚述版本的史诗讲到过恩利尔的惩罚给人类和人类的畜带来了“疼痛、眩晕、发冷、发烧”和“疾病、瘟疫、病痛和传染病”。然而恩利尔的这个方案并没

有起多大作用。“有着极高的智慧的那人”——阿特拉-哈希斯与神恩基极为亲近。他在一些版本中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是阿特拉-哈希斯；住在我的主人艾的神庙里。”“他的想法提醒了他的主人恩基”，阿特拉-哈希斯恳求他破坏他的兄弟恩利尔的计划：

艾，我的主人，人类正受着折磨；

诸神之怒正毁灭着大地。

而是你创造了我们！

停止这些疼痛，

眩晕，发冷和发烧吧！

直到发现了更多的碑刻碎片，我们才知道了恩基的建议是什么。他提到了某种东西，“……让它出现在大地上”。无论它是什么，它确实管用了。在那之后不久，恩利尔向诸神痛苦地抱怨道：“人类还没有被消灭；他们比从前更多了！”

他又继续策划饿死人类。“让人类的供应被切断；在他们的肚子里，让他们缺乏水果和蔬菜！”饥荒通过自然现象产生作用，因没有雨水而无法灌溉。

雨神的雨水不再下落，而被扣留了；而在下方，水域也不再从它们的源头升起。让风吹干大地；让云层变

厚，但却抑制着降雨。

甚至海洋食物的来源都断绝了：恩基被命令去“关上门闩，封锁海域”，并“守卫”着食物以防被人类取走。

很快干旱开始了它的破坏。

从上方，炎热不是……

下方，水不再从它们的源头升起。

地球的子宫不再生育；

蔬菜植物不再生长……

黑土地变成了白色；

广阔的平原被盐阻塞。

随之而来的饥荒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流逝，健康状况也逐渐恶化。美索不达米亚文献提到了六个越来越多的毁灭性的莎塔姆——这个词有时被翻译成“年”，但它字面上的意思却是“经过，逝去”，而且亚述版本的故事把它说清楚了，是“阿努的一年”：

第一个莎塔姆他们吃着地上的草。

在第二个莎塔姆他们心生仇恨。

第三个莎塔姆到来了；

他们的外貌因饥饿而改变，

他们的脸皮包着骨……

他们行走在死亡的边缘。

当第四个莎塔姆到来之时，

他们的脸都发绿了；

他们弓着背走在街上；

他们的宽阔（broad，或许指肩部）变得狭窄。

到了第五个“经过”，人类生命变坏了。母亲向她自己挨饿的女儿关上了门。女儿暗中监视自己的母亲，看看她们有没有隐藏食物。到了第六个“经过”，人吃人的现象已经无法控制了。

当第六个莎塔姆到来的时候

他们将女儿准备成食物；

小孩他们准备成食物。

……一家人贪婪地吃着另一家人的。

文献中重复着阿特拉-哈希斯向他的神恩基的求情。“在他的神的房子里……他落脚了；……每天他都在哭泣，在早上带来祭物……他呼唤着他的神的名字”，寻求恩基的帮助来制止这场饥荒。

然而，恩基肯定屈服于诸神的决议了，因为他在一开始并没有回答。很有可能，他甚至避开了忠诚的崇拜者，独自一人回到了他最爱的沼泽地。“当人类生活在死亡边缘之时”，阿特拉-哈希斯“将他的床放在面朝大海的地方”。但却没有回应。

饥饿的、崩溃的人类，父母吃着他们自己的孩子，但这最终成为不可避免地发生于恩基与恩利尔之间的另一场斗争。在第七个“经过”，当剩下下来的男人和女人都“像死去的鬼一样”，他们接到了恩基的一条信息。“在大地上造出大声音”，他说。他派出使者去向所有人类说：“不要崇拜你们的神，不要向你们的女神祈祷。”现在，事情完全失控了！

以这一片混乱为掩护，恩基采取了更为明确的行动。文献在这一段上简直就是碎片，讲述的是他召集“元老”在他的神庙里举行了一场秘密集会。“他们进去……他们在恩基的房子里接受了劝告。”首先恩基洗清了自己的罪过，告诉他们他是怎么反对其他诸神的行动的。接着他策划出了一个行动；这一行动以某种方式牵涉到了他对海洋和下层世界的指挥。

我们能从已经破损掉的经文中采集到这个计划的秘密细节：“在那个夜晚.....在他之后.....”某人不得不在某个时候待“在河岸边”，可能是等待从下层世界回来的恩基。恩基从那里“带来了水武士”——可能是尚待在下层世界矿井的原始人工人。在这个指定好的时刻，命令下来了：“上！.....命令.....”

虽然有文段丢失，但我们可以从恩利尔的反应来收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满是愤怒。”他招来众神集会，并派出他的武装警察去逮捕恩基。然后他站了起来，开始指控他兄弟破坏了这个即将成功的计划：

所有我们大阿努纳奇之中，

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决议.....

我在天国之鸟里指挥着。

阿达德应该守护上层区域；

SIN和奈格尔应该守护着

地球的中间区域；

而海洋的封锁闸，

你（恩基）应该用你的火箭守护着。

但你却释放了对人类的供应！

恩利尔控告他的兄弟破坏了“海洋封锁闸”。但恩基却否认了这是在他的批准下发生的：

这门问，这海的封锁闸，

我确是用我的火箭守着的。

（但是）当……逃开我……

无数的鱼……它消失了；

它们击碎了这闸门……

他们杀掉了海的守卫。

他声称他已经抓到了罪犯并惩罚了他们，但恩利尔仍不满意。他要求恩基“停止喂养他的人民”，不要再“给人们提供谷物”。恩基的反应是令人惊骇的：

这位神厌烦了开会；

在众神会议中，笑声压住了他。

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嘈杂。恩利尔是很暴躁的。在嘈杂声中与恩基有着激烈的交流。“他手中的是诋毁之言！”当集会最终变得有秩序的时候，恩利尔再次起立发言。他让他的同僚和下属们回想起，这其实是他们共同

的决议。他回顾了从造原始人工人开始的所有的事件，并提出恩基多次“破坏规矩”。

然而，他说，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毁灭人类。一场“致命的洪水”就要到来。而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要作为一个秘密，不能让人类知道。他要求大会的每个人都要宣誓保密，最重要的是，要让“恩基王子受他誓言的束缚”。

恩利尔向会议上的诸神说道：

“来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发誓

保守这致命洪水的秘密！”

第一个发誓的是阿努；

恩利尔也发誓；他的儿子与他一同发誓。

一开始，恩基拒绝发誓。“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发誓？”他问道，“我要用我的双手来对付我自己的人类吗？”但最终他还是被强迫宣誓了。文献之一特别陈述道：“阿努、恩利尔、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天地众神，许下了这个誓言。”

他许下的誓言是什么呢？

如他所暗示的那样，他发誓不向人类透露大洪水的消息；可是，难道他不能向一面墙讲述吗？他把阿特拉-哈希斯叫来了神庙，让他待在一个幕障的后面。然后恩基假装是没有给他说，而是给一面墙说。他对这“芦苇屏”说：

注意我的指令。

一阵暴风将要清扫，

所有城市里的所有居民。

它将是人类之种的毁灭……

这是最终裁决，

众神会议的言语，

阿努、恩利尔和宁呼尔萨格说的话。

这个计谋解释了恩基在后来的对抗中，当他们发现了诺亚/乌特纳比西丁存活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破他自己的誓言——是这名“极为睿智（‘阿特拉-哈希斯’之意）”的地球人自己发现了大洪水的秘密。与之有关的圆柱图章显示了，当艾——蛇形神——向阿特拉-哈希斯透露这个秘密的时候，一名随从举着一个幕障（见图165）。

恩基给他忠实的仆人的建议是修建一艘不漏水的船

舰；然而后者说：“我从来没有建过船……请在地上为我画一个设计图，这样我才好看。”恩基向他提供了精确的建船指南，包括它的尺寸和它的部件。在《圣经》的故事中，我们会想象这艘“方舟”是一艘巨大的船，带有甲板和上层构造。但是《圣经》中所用的词teba来源于“sunken”，意思是下沉，也就是说，恩基让他的诺亚建造的是一艘可以下沉的船——一艘潜水艇。

阿卡德文献提到恩基想要建造的是一艘“上下方都要有屋顶”的船，用“坚



图165

韧的沥青”来密封。其上没有甲板，没有开口，“以至于阳光都照不进来”。这艘船“就像是阿普苏的船”，是一艘苏利利；这是今天希伯来文中用来描述潜水艇的词：soleleth。

恩基说：“让这艘船，成为一艘MA.GUR.GUR。”“—

艘可以旋转和翻滚的船”。的确，只有这样一艘船才能够在如雪崩一样的超强的水灾中幸存下来。

阿特拉-哈希斯版本，如其他版本一样，反复强调虽然离这场灾难的到来只剩七天，但没有人意识到了它的接近。阿特拉-哈希斯借口说是在建造“阿普苏船”，这样就能到恩基的住处去，且能逃避恩利尔的愤怒。这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因为事情的确很糟。诺亚的父亲曾希望诺亚的出生是长期苦难结束的标志。人们的问题是干旱——缺乏雨水滋润，水量也不足。谁能想象他们竟然会在一场极大的水灾中灭亡？

然而，虽然人类无法认出这事的征兆，纳菲力姆人却可以。对他们而言，大洪水可不是突然发生的事件；虽然它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预知了它的到来。毁灭人类的计谋不是由神亲自采取行动，而恰恰是诸神的不行动。不是他们导致的大洪水；他们仅仅是不打算让人类知道这么个灾难的到来。

然而，他们是意识到了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的，也知道了它对全球的影响。纳菲力姆人开始了自救。因为地球快要被水淹没了，他们能去的地方也就只剩一个了：天上。当预示着大洪水的风暴吹来的时候，纳菲力姆人登上了他们的太空梭，返回到了绕地轨道，直到大水开始退去。大洪水这一天，我们将会告诉大家，就是诸神逃离地球的那一天。

乌特纳比西丁需要观看的标志——提醒他登上方舟并密封它——是：

当沙马氏，

在黄昏中制造出颤动，

会冲落喷发的雨——

登上你的船，

将入口密封！

沙马氏，我们知道，他管辖着西巴尔的天空站。毫无疑问地，恩基是在命令乌特纳比西丁，让他将西巴尔的第一艘飞船的升起作为逃离信号。乌特纳比西丁居住的舒尔帕克，在西巴尔南方，只有18贝鲁（大约180千米，也就是112英里）的距离。因为发射是在黄昏之中进行，所以想要看见将被飞船“冲落”的“喷发的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虽然纳菲力姆人已经做好了大洪水来时的准备，但它的到来仍然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大洪水的声音……让诸神发抖。”但当到了要离开地球的时刻，诸神“退缩着，上升到了阿努的天国”。阿特拉-哈希斯的亚述版本提到了诸神是用rukub ilani（意为“诸神的战车”）逃离的地球。“阿努纳奇升了上去”，他们的火箭，就像是

火炬，“让大地随着他们的炫目光彩而燃烧”。

绕地旋转着，纳菲力姆人看见了深深影响他们的毁灭场面。吉尔伽美什文献告诉我们，随着风暴的变强，不仅“没人能看见他的伙伴”，而且“从天上也认不出人”。诸神挤满了他们的太空船，紧张地看着他们刚刚逃离的这颗地球上正发生着什么。

诸神像狗一样聚集在一起，

朝外墙方向蹲着。

伊师塔像分娩时的妇女那样尖叫：

“哎，古老的岁月都化为尘土。”

……阿努纳奇诸神与她一起哭着。

诸神，都谦卑地，坐下哭了；

他们紧咬双唇……每一个。

阿特拉-哈希斯文献讲述着同一个主题。逃走的诸神，在同一时间观看着这场毁灭。然而他们自己船舰中的情况也不见得能给人鼓舞。显然，他们被划分进了几艘太空船；阿特拉-哈希斯史诗的碑刻III描述了其中一艘的情况，阿努纳奇和母亲女神共用着那艘飞船。

阿努纳奇，伟大的诸神，

坐在口渴和饥饿之中……

宁悌哭着发泄着她的情绪；

他哭着让她的感受变得舒缓。

诸神为这大地与她一起哭了。

悲伤征服了她，

她想喝啤酒。

她坐的地方，诸神就坐在那儿哭泣；

像食槽前的绵羊一样蹲着。

他们的嘴唇因渴而微烧，

他们因饥饿而忍受着痉挛。

母亲女神自己，宁呼尔萨格，

被这彻底的毁灭打击到了。

她哀叹着她所看到的一切；

女神看着，她哭了……

她的嘴唇被干燥覆盖……

“我的生物变得像是苍蝇

——他们像是蜻蜓一样栽进河里，

他们的父亲被卷入起伏的海洋。”

她真的能够在她帮忙创造出的人类即将灭亡的时候救活自己吗？她能够真正离开地球吗？她大声问道——

我该上升到天国，住在奉献之屋，

那个阿努，我们的主，命令我们去的地方吗？

对纳菲力姆人的命令变得清楚了：抛弃地球，“上升到天国”。这时正好是第十二个天体靠近地球的时候，位于小行星带里面。因为阿努可以在大洪水来临的不久前出席紧急会议。

恩利尔和尼努尔塔——多半是由操作着尼普尔的阿努纳奇精英分子陪伴的——在同一个飞船上，无疑是在计划着重返母舰。其他神祇可没有这么坚决。被强迫放弃地球，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依附在了这颗星球及其居民身上。在一艘飞船里，宁呼尔萨格和她那一组的阿努纳奇讨论着阿努发布的命令。在另一艘上，伊师塔喊道：“哎，古老的岁月都化为尘土”；在她那艘飞船上的阿努纳奇们“和她一起哭了”。

恩基很显然是在另一艘飞船上，否则他已经向其他神祇透露了他拯救了人类之种。无疑他有理由不感到过分沮丧，因为有证据显示，他已经安排好了在亚拉腊山的相聚。

古代文献似乎暗示我们，这方舟仅仅是因为水波才被带到亚拉腊山区的；还有一阵“南风暴”的确可以让船向北方航行。然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重申着，阿特拉-哈希斯/乌特纳比西丁随身带着一个名叫普祖尔-阿木里（意思是“知道秘密的西方人”）的“船夫”。美索不达米亚的诺亚在风暴开始的时候，“将这个建筑物和它的部件”交给了他。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除非是需要将这艘方舟带去一个特定的地点？

这些纳菲力姆人，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在最开始的时候，把亚拉腊山的山峰作为地标。作为世界那一部分最高的山脉，它能在洪水退去的时候第一个重现天日。所以“英明的、全知的”恩基，肯定会想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他命令他的仆人，领导这艘方舟向亚拉腊山驶去，并计划着重逢。

贝罗苏斯所说的大洪水，由希腊史学家阿比德纳斯记录下来，他陈述道：“时间与永恒之神、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克洛诺斯向斯斯特洛斯（Sisithros，一个类似阿特拉-哈希斯的角色）透露，在雏菊月（Daisies，第二个月）的第十五天将有一场大洪水，并命令他隐藏西巴尔

——这沙马氏的城市中所有能找到的书或著作。斯斯特洛斯做完了所有这些事，马上航行到了亚美尼亚，而后神所宣告的发生了。”

贝罗苏斯再一次提到了放鸟儿这个细节。当斯斯特洛斯被诸神带到了他们的住所时，他向在方舟中的其他人解释道，他们是“在亚美尼亚”，并带领他们（走）回巴比伦。我们发现，这个版本不仅与西巴尔这个太空站有关系，同时还发现了斯斯特洛斯被命令“航行到了亚美尼亚”——亚拉腊之地。

当阿特拉-哈希斯着陆的时候，他屠宰了一些动物，并用火烤了它们。难怪这些精疲力竭、忍受着饥饿的诸神会“如同苍蝇一样聚拢到贡品这儿来”。突然间，他们认识到了人类和他们种植的食物、驯养的牲畜是必不可少的。“当最后恩利尔到来了，他看见这方舟，被激怒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的新的想法，以及恩基的劝告，都占了上风；恩利尔与人类的这些残余分子言和了，并将阿特拉-哈希斯/乌特纳比西丁带进了他的飞船，飞去诸神的永恒住所。

另一个导致他快速决定与人类言和的因素，可能是大洪水的逐渐消退，以及干地和植物的出现。我们已经指出过，纳菲力姆人在灾难来临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它将到来；但在他们的经验中，这绝对是很独特的一种体验——害怕地球将永远变为不可生存之地。当他们降落

到亚拉腊山上的时候，他们看见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地球仍是可居的，是可以在其上生活的，他们需要人类。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可以预知却不能改变？解密大洪水的一把重要钥匙，就是承认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偶然事件，而是一系列事件链中的高潮点。

影响着人类和野兽的不寻常的瘟疫和严重的旱灾——按照美索不达米亚原版的说法，它持续了七个“经过”，或者说七个SHAR。这种现象只能通过大范围气候变化来解释。这样的变化，在地球的过去是跟冰河时期与间冰期的循环有关的。水域急剧缩减、海平面和湖面水位降低，以及地下水源的干涸，是即将到来的冰河时代的标志。自从大洪水结束了这样的局面之后，出现的是苏美尔文明和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冰河期以后的时代，这种考虑之中的冰河作用只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的结论是，大洪水事件代表着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和大型灾难的终结。

科学家在钻开的北极和南极冰层下发现了残留在各土层中的氧元素，由此可以判断出千年之前的主要气候。海底，如墨西哥湾的矿样，测量出海底生物的繁衍或缩减，同样让他们能够估测出很久以前的温度。基于这些发现，科学家们现在可以肯定，最后一个冰河期开

始于大约75000年前，在大约40000年前经历了一次小型的升温。大约38000年前，一个更为严峻、寒冷和干旱的时期到来了。在那之后，大约13000年前，冰河期突然结束了，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和的气候到来了。

将《圣经》和苏美尔的信息汇总，我们发现这些严峻的时期，“地球所承受的”，开始于诺亚之父拉麦的时代。他寄托在诺亚身上的希望——希望诺亚（意思是“休息”）的出生能标志着苦难的结束——的结果，却是一条通往灾难性的大洪水的意外之路。

许多学者相信，大洪水之前的十位族长（从亚当到诺亚）以某种方式对应着苏美尔国王列表上大洪水之前的十位统治者。这份列表上的后两位国王并没有使用了基尔或恩这样的神圣称号，并将吉尔乌苏德拉/乌特纳比西丁和他的父亲乌巴-图图记录为人类。这后来的两位对应着诺亚和他的父亲拉麦；按照苏美尔列表的说法，他们两人一共统治了64800年，一直到大洪水的到来。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从75000年前一直到13000年前，总共持续了62000年。当乌巴图图/拉麦当政的时候，这苦难已经开始，这62000年刚好到这64800年里。

不仅如此，极为苛刻的环境继续着，在阿拉塔-哈希斯史诗中，是七个SHAR，也就是25200年。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从大约公元前38000年开始到13000年前，有一段极为严酷的时期——跨度为25000年。又一

次，美索不达米亚的信息和现代科学发现互相支持了对方。

我们要解开大洪水的疑惑的努力，聚焦在了地球的气候变化上，尤其是13000年前的冰河期的突然消退。

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巨大且突然的一次气候变化？

科学家们提出的许多理论中，我们对一个最感兴趣，那是由缅因州大学的约翰·T.荷林博士提出的。他主张南极冰层周期性的破裂并滑入大海，制造出了突然而又巨大的潮汐波！

这种假设——其他人同意且将之完善——提出，当冰层变得越来越厚，它不仅采集到了更多冰层之下的地球热量，同时还在它的底部创造出（通过压力和摩擦力）一个泥泞的、光滑的土层。它在厚厚的冰层和坚实的土地之间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这样的泥泞土层迟早会导致冰层滑入围绕它的海洋。

荷林估算出，如果仅仅是现在南极洲（平均厚度要厚上一英里）一半的冰层滑入了南部的海域，接下来立刻出现的潮汐波会将全球的海平面上涨60英尺，将淹没海岸线附近的城市和低地。

在1964年，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的A.T.威尔逊提供了一种理论，说冰河时代是在这样的冰层松动中突然结

束的，而这种冰层松动不仅出现在南极，同样还出现在北极。我们感觉到，被我们放在一起的各个文献和事实证明了一种结论，大洪水是这种数十亿吨冰松动并滑入南极附近水域的结果，由此它突然地结束了最后一个冰河期。

这个突然的事件引发了一个巨大的潮汐波。从南极水域开始，它向北传递到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这种温度上的巨变肯定造成了伴随着暴雨的巨大风暴。风暴、云朵和黑暗的天空跑在水波的前面，预示着这场巨型“水崩”。

的确，这样的现象在古代文献中有过描述。

在恩基的指挥下，阿特拉-哈希斯让所有人都上了方舟，而他自己当时却在下面等着启航和封舱的信号。其中有一段充满“人情味”的小细节，讲述了阿特拉-哈希斯，虽然被命令要待在船的外面，他却“进进出出，他坐立不安……他的心碎了；他呕吐出胆汁”。然而接下来的是：

……月亮消失了……

天气也改变了；

雨水在云朵中咆哮着……

风变得凶残……

……大洪水发动了，

它的强力将人如卷进了一场战斗；

一个人看不见另一个，

在这场毁灭中他们都无法识别对方。

大洪水像一头公牛咆哮着；

狂风像一头野驴一样嘶叫着。

黑暗越来越重；

不能看见太阳。

《吉尔伽美什史诗》特别指出了风暴来临的方向：
它来自南方。云朵、风、雨和黑暗，实际上是潮汐波的前兆，它是第一个撕裂下层世界中“奈格尔的柱子”的：

在黎明的光辉中

一朵黑云从地平线升起；

风暴神在里面打着雷……

所有曾明亮的事物

都变得黑暗起来.....

南方来的风暴吹了一天，

在吹的时候加速，掩盖了群山.....

这风吹了六天六夜

这南方来的风暴清扫着大地。

当第七天到来的时候，

这南风的大洪水退去了。

对“南方来的风暴”或“南风”的认识，很清楚地指出了大洪水到来的方向，它的云朵和风，“风暴的使者”，经过“山丘和平原”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确，发源于南极的风暴和“水暴”会在首先淹没阿拉伯半岛的群山之后，经过印度洋到达美索不达米亚，接着淹没两河平原。《吉尔伽美什史诗》同时还告诉我们，在人们和他们的土地被淹没之前，“干旱大地的高坝”和它的堤坝被“撕掉”了：大陆海岸线被淹没了。

《圣经》版本的大洪水故事，记录了在“天国闸门开启”之前，“伟大深处的根基的爆破”。首先，“伟大深处（对最南边的、冰冻的南极海域的多么形象的称呼）”的水从它们的寒冰禁锢中松脱了出来；接着就是雨水开始从天空降下。我们对大洪水的理解的证据在文献中是被

不断重申的，与之相反的是，当大洪水退去的时候，先是“深处的基础被构筑好了”，然后才是雨水“被拘留在了空中”。

在第一波巨大的潮汐波之后，它的巨浪继续“来回流动”。然后水开始了“回流”，在150天之后“它们少了些”，当时方舟正准备停靠在亚拉腊山的山峰之间。这次“水崩”，来自南部海域，又回到了南部海域。



纳菲力姆人是如何推算大洪水会在什么时候冲出南极的？

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将大洪水和气候巨变放在了七个“经过”之前——无疑是代表第十二个天体周期性经过地球范围的。我们知道哪怕是月亮这颗地球最小的卫星，都有足够的引力来引发潮汐。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还是《圣经》中的记载，都描述了当这位天体上帝经过地球范围的时候，地球是怎么样。会不会是纳菲力姆人观测到了气候变化和南极冰层的不稳定，发现了下一次，也就是第七次第十二个天体的“经过”将促发这场巨大的灾难？古代文献中说，是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文献，是一个短于一英寸的泥板，两侧都写着字，共30行。它是在亚述被发现的，

但这部亚述文献上的苏美人文字告诉我们，这无疑又是另一个苏美尔版本的拷贝。埃里克·艾柏林博士确定了它是一首在死亡之屋里诵读的赞美诗，因此他将它收录到了他的大师级巨著《死亡与生命》中，这本书探讨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观念中的死亡和复活。

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发现这“呼唤”出的天主“的名字”，是第十二个天体。通过将它们关联到这颗行星经过与提亚马特战斗的遗址——这次经过导致了大洪水，文献详细地解释了各个词语的意思。文献开始时就宣称，因为它整个的力量和大小，这颗行星（“这位英雄”）仍然绕日运行着。大洪水是这颗行星的“武器”。

他的武器是大洪水；

是终结邪恶的神的武器。

至高，无上，救世主……

他就像是太阳，穿过大地；

太阳，他的神，他的敬畏。

叫出了这颗行星的“第一个名字”——很不幸，它已经无法辨认了，文献描述了它靠近木星，直面与提亚马特战斗的遗址：

第一个名字：……

他将这圆环敲打在了一起；

他将她裂成了两半，击碎了她。

主，他在阿基提（Akit）时间

在提亚马特之战的地方休息……

他的种是巴比伦的儿子们；

他在木星不能分散注意力；

他在他的火焰中将创造。

靠得更近了，第十二个天体被叫作

SHILIG.LU.DIG（意为“快乐的行星们的强大领导者”）。
现在它靠近火星了：“神阿努、神拉赫姆（火星）的光辉
靠近了”。

然后它就释放了地球上的大洪水：

这是主的名字

他从第二个月一直到阿达尔月（Month Addar）

水被召集前来。

文献对这两个名字的解释中，包含了引人注意的历
法信息。第十二个天体经过木星并靠近地球是在“阿基提

时间”，那时是美索不达米亚新年的开始。到了第二个月它离火星最近。“从第二个月一直到阿达尔月（第十二个月）”，它释放了地球上的大洪水。

这与《圣经》中的记载是完美匹配的，《圣经》中陈述道：“伟大深处的根基裂开”是在第二个月的第十七天。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是在第七个月；其他干地露出来是在第十个月；而大洪水结束是在第十二个月——因为是在来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诺亚打开了方舟的舱口。

到了大洪水的第二阶段，当洪水开始退去的时候，文献将这颗行星称作SHUL.PA.KUN.E：

英雄，监管的主，

他将水积聚在一起；

他用喷涌的水

净化了正义与邪恶；

他在有着双峰的山

停靠了……

……鱼，河流，河流；洪水止住了。

在山区，一棵树上，休息着一只鸟。

那天……说。

虽然有些文字已经被毁坏了，但它与《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大洪水故事的对应还是显而易见的：洪水停住了，方舟“停靠”在一座有着两个山峰的山上；河流从山顶上开始再次流出并将水带回海洋；可以看见鱼了；一只鸟从方舟中放了出去。这场严峻的考验结束了。第十二个天体完成了它的“经过”。它靠近过地球，在它卫星的陪伴下，开始了返航：

当学士们喊道：“洪水！”——

是神尼比努（“十字行星”）；

是这英雄，有着四个头的行星。

这位神的武器是洪水风暴，

他将返程了；

在他的栖息地他将放低自己。

文献声称，这颗渐行渐远的行星，在乌鲁鲁月——一年中的第六个月再次穿过了土星轨道。

《旧约》中常常提到，有一段时期，上帝让地球被

深处的水覆盖着。第二十九首赞美诗形容这种“召唤”如同是上帝的“大水”的“返回”：

对主而言，为诸神的儿子，

荣光，和强大.....

主的声音浮在水上；

荣耀之神，主，

在大水上隆隆作响.....

主的声音是强大的，

主的声音是雄伟的；

主的声音撕裂了雪松.....

他让黎巴嫩（山）如牛犊般起舞，

让希瑞恩山如小公牛般跳跃。

主的声音点燃喷火的火焰；

主的声音震撼着沙漠.....

主对大洪水（说）：“回去！”

主，是君王，将永保王位。

在壮丽的《赞美诗》77——“我向主大声哭诉”中，
赞颂者回忆着在很久以前主的出现和消失：

我估算过古老的岁月，

永恒的年岁……

我将回想起主的行为，

记住古老时候你的奇迹……

主，你的路线是已定的；

没有神与主一样伟大……

水见了你都要发抖，哦主。

你的剧烈的闪光前进着。

你的雷声隆隆作响；

闪电点亮了世界；

大地摇动和震颤着。

在水里是你的路线，

你的轨道在深水里；

你的脚步离去了，知道了。

《赞美诗》104，是天主的行为，回忆的是海洋超过了陆地并回流的事：

你让大地变得稳定，

永远永远的不变。

你用海洋，如衣服一样盖住它；

水在群山之上。

在你的指责之下，水逃走了；

在你的雷声之下，它们逃离了。

它们走在群山之上，他们下降到了峡谷中

去了你放置它们的地方。

那是你定下的界限，不得逾越；

它们不再回来覆盖大地。

先知阿莫斯的话更为明确：

主之日，你的灾难；

对你而言什么是结束？

主之日会是黑暗无光的……

将清晨变为死亡的阴影，

让白昼变得如夜晚一样；

引发了海洋中的水

将它们倾倒在大地表面。

这些，就是“在古老的年代中”所发生的事情。“主之日”就是大洪水这一天。

※

我们已经说过，在登陆地球之后，纳菲力姆人把对第一批城市的第一批统治与黄道时代联系了起来——给黄道各宫以各位神祇的名字。我们现在发现，艾柏林所发现的文献提供的历法信息不仅是人类的，同样还包括了纳菲力姆的。大洪水，它告诉我们，是发生在“狮子座年代”的：

至高，无上，救世主；

主的闪亮皇冠满载着（人们的）恐惧。

至高无上的行星：他安置的座位

面朝红色星球（火星）的封闭轨道。

狮子里的主，他燃烧着；

他的光他的光亮王权向大地宣判。

现在我们同样可以理解新年礼仪中的神秘经文了，它陈述的是“狮子星座测量着深处的水”。这些陈述将大洪水的时间放在了一个明确的框架里，虽然现在的天文学家，不能明确指出苏美尔人的黄道宫是从哪里开始的，但接下来的时代表精确地指出了这些。

公元前60年—公元前2100年——双鱼宫时代

公元前2220年—公元前60年——白羊宫时代

公元前4380年—公元前2220年——金牛座时代

公元前6540年—公元前4380年——双子宫时代

公元前8700年—公元前6540年——巨蟹座时代

公元前10860年—公元前8700年——狮子座时代

如果大洪水是发生在狮子座时代，也就是公元前10860年到公元前8700年期间的某个时段，那么大洪水的发生日期就能很好地对应到我们的时代表中：按照现代科学家的说法，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在南半球的突然结束，是在大约12000年或13000年以前，而在北半球的结束是在大概又过了一两千年之后的事。

黄道带的岁差现象给了我们的结论更为广泛的支

持。我们在之前就指出，纳菲力姆人登陆地球是在大洪水之前432000年（120SHAR），那时还是双鱼座时代。因为岁差循环，432000年包括了16个完整的循环（也就是大年）和另一个循环的一大半，进入了狮子座时代。

现在，我们可以重现一个包含了我们的发现的完整时间表了。

第十五章

地上的王权

大洪水，对人类来说是痛苦经历，对“诸神”——纳菲力姆人来说也是一样。苏美尔国王表中这么说：“大洪水将……一扫而光”，120个SHAR的努力都在一夜之间被扫去了。非洲南部的矿井、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尼普尔的指挥中心、西巴尔的太空站都沉入了水底，被泥浆掩埋。他们的太空梭在被毁灭的地球上空盘旋着，纳菲力姆人急切地等待着洪水的退去，这样他们才可以再次踏上这星球的土地。

在他们的城市和设施都被毁灭之后，他们要如何才能继续在地球上生存呢？甚至连他们的劳动力——人类都基本灭绝了？

当这些充满恐惧、精疲力竭、受着饥饿的纳菲力姆人最终降落在“救赎山”的山峰上的时候，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和野兽其实并没有被完全毁灭。甚至就连恩利尔也改变了他的观点。虽然在一开始，他曾因自己的计划被毁掉而火冒三丈。

神的决定是很实际的。面对着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

场面，纳菲力姆人消除了对人类的抑制，卷起衣袖，不浪费一分一秒，向人类传递着耕种和圈养的艺术。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毫无疑问地，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速度要足够支撑纳菲力姆人和急速增长的人类的生存，于是纳菲力姆人将自己的先进科技融入了这项任务中。



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是能在《圣经》和苏美尔文献中找到的，许多研究农业起源的科学家，都认为是人类在13000年前“发现”了农业，这是源于紧跟在最后一个冰河期之后的“Neothermal（意为“再度的温暖”）气候”。然而，在现代学者之前很久的时候，《圣经》同样记录了大洪水之后的农业起源。

《创世记》中上帝将“播种与收获”当成神圣的礼物赐给了诺亚和他的后代，以作为他与人类在大洪水之后的契约：

与大地将会有的年岁一样，

播种与收获，

寒冷与温暖，

夏天和冬天，

白昼与夜晚，

将不会停止。

在被授予农业的知识之后，“诺亚最先成为农夫，他种植了一个葡萄园”：他成为大洪水之后，第一位蓄意从事复杂的种植任务的农夫。苏美尔文献也是一样，将人类获得农业与牲畜驯化的知识归功于诸神。

追溯农业之源，现代学者们已经发现了它是始于近东的，但却并不是起源在肥沃且适合进行耕作的平原与河谷地带。与之相反，农业最初是出现在半圆形低矮平原环绕着的山地上的。为什么农夫会避开平原，而把自己的播种和收获限制在更为困难的山区呢？

唯一说得通的答案是，在农业开始的时候，这些低矮平原还处于不可居状态；13000年之前的这些低矮平原，在经历了大洪水之后，并没有干。在这些平原与河谷变得足够干旱，允许人们从环绕美索不达米亚的山地上下来，并开始耕种之前，经过了数千年。的确，这就是《创世记》告诉我们的：在大洪水之后的很多代，人们“从东边来（现行中文版《旧约》将之误译为‘向东去’）”——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之东的山区，“在示拿地（苏美尔）发现了一块平原，定居在了那里。”

苏美尔文献陈述了恩利尔首先是“在山丘田园”——是山地，而不是平原——里传播的谷物，而且他通过避开洪水淤积来让耕种变得可能。“他如同用门锁住了山地”。

这片位于苏美尔东边的山地叫作E.LAM，意思是“植物发芽的房子”。后来，恩利尔的助手中有两位，神尼纳苏和神宁曼达，将谷物耕种发展到了低矮的平原，这样在最后，“苏美尔，这片不知道谷物的地方，才知道了谷物”。

认为农业是开始于对小麦和大麦之源——野生二粒小麦的驯化的学者，无法解释为什么最早的谷物，如在伊朗高原的沙尼达尔山洞发现的，就已经是很均匀且高度专门化的了。大自然哪怕只是创造一个中度成熟的物种就需要至少上千个世代的基因选择。然而在这样的时期、地点，如此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还没有在地球上被找到过。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生物学奇迹，除非它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培养的。

斯佩尔特小麦，一种粗粒状小麦，是一个更大的谜团。它是“一种不寻常的植物基因的混合物”的产品，既不是从一个遗传源发展而来，也不是由一个源头突变而来。它绝对是多种植物基因的混合结果。此外，所有关于人类在几千年之内通过驯化改变的动物，也是一个问题。

现代学者面对这些疑问给不出答案，就像无法解释为什么古代近东的山地会成为各种谷物、植物、树木、水果、蔬菜和驯化动物的发源地。

但苏美尔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说，这些种子，

是阿努从天国住所带给地球的礼物。小麦、大麦和大麻是从第十二个天体下落到地球来的。农业和动物驯化是恩利尔和恩基分别送给人类的礼物。

除了纳菲力姆，还有周期性接近地球的第十二个天体，似乎也是导致人类后大洪水时期出现三个阶段的原因，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农业，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新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7500年；以及突然出现在公元前3800年的文明。它们之间的间隔都是大约3600年。

这说明，纳菲力姆人随着第十二个天体周期性回到地球，有规律地向人类传授知识。这就像是某种现场审查，只有在当他们可以往返于地球和第十二个天体之间的时候，才能进行这样的面对面的磋商，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来的“神”才能替代上一届的“神”。

《伊塔那史诗》让我们看到了曾发生过的“磋商”。它说，在大洪水之后的岁月里：

制定命运的大阿努纳奇

向大地交换了他们的忠告。

他们创造了这四个区域，

他们建起了这些据点，视察这大地，

他们对人类而言太崇高了。

我们被告知，这些纳菲力姆，在人类与他们自己之间需要一个中间人。他们是神——阿卡德语中是`elu`，意思是“崇高者”。为了构建他们自己（主人身份）和人类之间的桥梁，他们将“王权”引入到地球上：指定一名统治者，让他确保人类对诸神的服务，并作为将诸神的教诲和历法传递到人类的一个渠道。

一部讲述这个事件的文献，描述了在王冠和皇冠都还没有戴在人类头上，权杖也没有握在人类手上之前的情况。所有这些王权的象征物，外加牧师的手杖，是正义和审判的符号，“都在天国的阿努面前放着”。然而，当诸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之后，“王权从天国下降”到了地球。

苏美尔文献和阿卡丁文献都说明了，纳菲力姆人一直保存着在大地上的“主人身份”，而且当人类第一次在原址上按照原样重建前大洪水时代的城市时，人们计划：“让所有城市的砖块都放在奉献的地方，让所有（砖块）放在神圣的地方。”埃利都是第一个重建的。

接着，纳菲力姆人帮助人类计划和修建了第一座皇家城市，并祝福了它。“愿此城成为温床，人类将在这里过着安宁的日子。愿此王成为领导者。”

苏美尔文献告诉我们，人类的第一座皇家城市，是基什。“当王权再一次从天国下落，王位就在基什”。苏美

尔国王列表很不幸地刚好在第一位人类国王那里就破掉了。然而，我们知道，是由他开始了一条漫长的朝代线，他们的皇室住所从基什移至乌鲁克、乌尔、阿万、哈马兹、阿克萨克、阿卡德（亚甲），之后便是亚述、巴比伦及后来的一些都城。

《圣经》中诺亚的儿子中有尼姆鲁德，即乌鲁克、亚甲、巴比伦和亚述王国的族长，是从基什来的。它记录了人类的土地和王权的扩张。在大洪水之后，人类分出了三个支系，它们分别由诺亚的三个儿子留传下来，并分别取了名字。闪族（Shem，闪，诺亚长子）的人民和土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近东；哈姆族（Ham，哈姆，诺亚次子），定居在非洲和部分阿拉伯半岛；雅弗（Japheth，诺亚小儿子），则是生活在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和欧洲的印欧民族。这三组无疑就是大阿努纳奇所创造的三个“区域”。每一组人都分配给了主神中的一位。当然，其中之一的苏美尔，闪族人的区域，是人类第一个文明的诞生之地。其余两个同样成为繁荣的文明区。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大约苏美尔文明全盛时期半个千年之后，独立国家、王权和文明第一次出现在了尼罗河流域，诞生了后来的伟大的埃及文明。

大约50年之前，我们对这第一个主要的印欧文明还没有任何了解。但到如今，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印度河流域有着先进的文明，包括大型城市、发达的农业、繁荣

的贸易。学者们相信，它是在苏美尔文明兴起1000年之后出现的（见图166）。

古代文献如同考古发现一样，证明了在这两条流域上的文明和更古老的苏美尔文明之间，有着相近的文化和经济连接。不仅如此，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证据，都让大部分学者认同了，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不仅与更为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联系，甚至根本就是它的后裔。

埃及最为壮丽的奇迹，是金字塔，被发现其内核是在一层石头“皮肤”下潜伏着的，而这显然是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形神庙的模仿；而且的确有理由相信，这位制定出金字塔修建计划并监管这个工程的心灵手巧的建筑设计师，是一名被尊为神祇的苏美尔人（见图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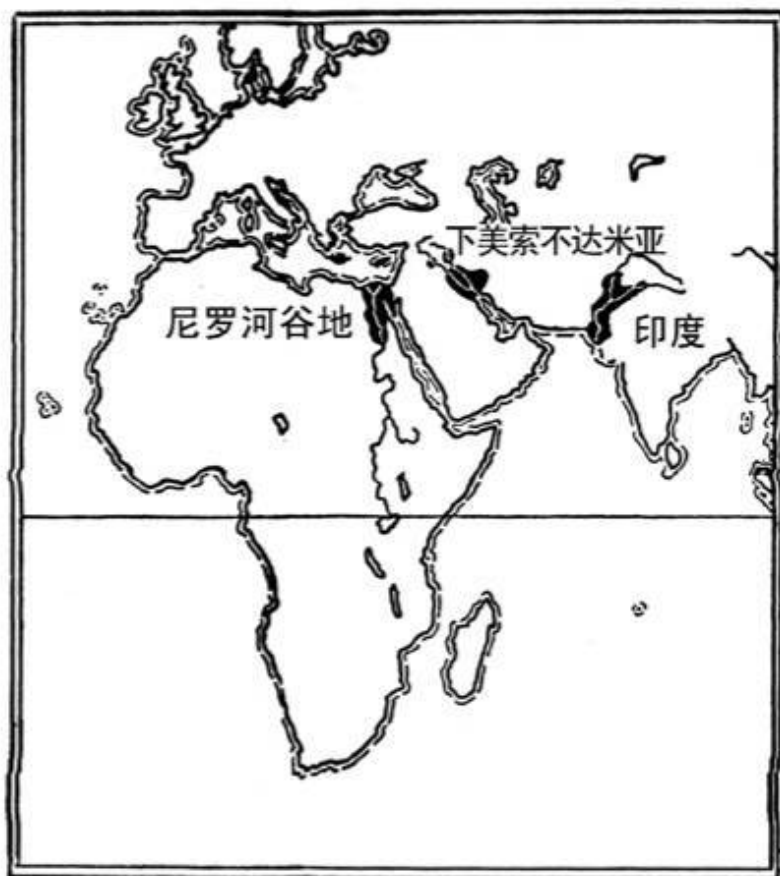


图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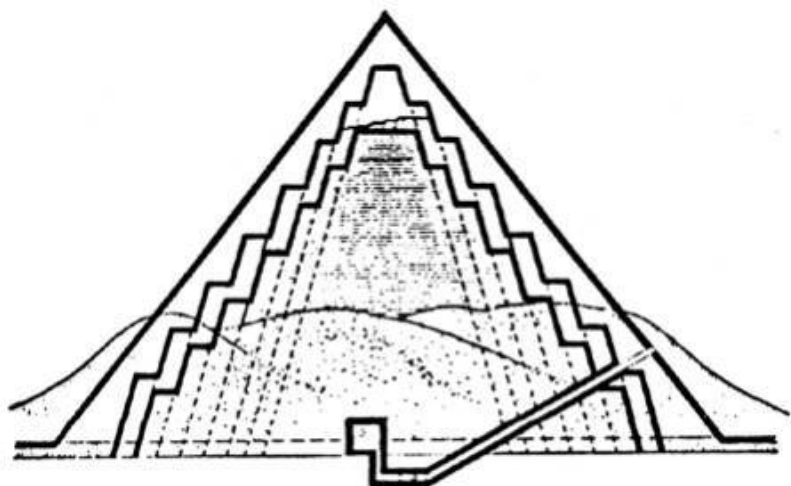


图167

古代埃及人将他们的领地称为“升起之地”，而且他们对史前的记忆，是“一位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前来的非常伟大的神”，发现他们的土地在水和淤泥之下。他进行了大量改造工作，真的将埃及从水中升了上来。这个“传说”巧妙地描述了大洪水之后低矮的尼罗河流域；这位古老的神祇，可以看出，除了恩基之外，不可能是别人，他是纳菲力姆人的大工程师。

虽然印度河流域文明与它的相关性我们还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同样知道，他们将12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数字；他们将他们的诸神描绘得和人类很像，戴着有角的头饰；而且他们同样还崇拜着十字符号——第十二个天体的符号（见图168和图169）。

如果这两个文明的起源是苏美尔，那为什么他们的

语言却不同？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答案是，他们的语言并不是不同的。这一点早在1852就认识到了，牧师查尔斯·福斯特在《唯一的古老语言》一书中巧妙地论证了所有的古代语言，包括早期的中文和其他远东语言，都是一个古老源头的不同分支——后来证明了这是苏美尔语言。

如果相似的图形符号仅仅只有相似的含义，这可能是思维方式上的巧合，然而相同的多重含义和甚至相同的发音——这就是说它们有一个共同源头了。就是在不久前，学者们发现了在最早的埃及文字中使用了一种语言，它暗示着一个更早的写作发展；而唯一有着更早的写作发展的地方就是苏美尔。



图168



图169

所以我们有着一门语言，但因为某些原因它被分为了三种方言。

美索不达米亚语、埃及语/哈姆族语和印欧语。如此的差异可能是它自己在经历时间、距离和世代之后进行的分裂。然而苏美尔文献声称，它的发生仍然是诸神的决议，并且，又是因为恩利尔。针对这个话题的苏美尔故事对应着非常著名的《圣经》故事“巴别塔”，它告诉我们，“全世界都说同一种语言”。但在人们定居在苏美尔之后，他们学到了制砖、建城和造高塔（塔庙）的艺术，他们计划为自己制造一个Shem，并修建一座高塔来停放它。因此，“主打乱了地球上的语言”。

人为地将埃及从泥水中升了起来，语言学上的证据，以及苏美尔和《圣经》文献对我们结论的支持，都说明，埃及和印度这两个卫星文明并不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发展起来的。相反的是，它们是在纳菲力姆人的计划中的，是纳菲力姆人的蓄意而为。

很显然，出于对被同一种文化和意图团结起来的人

类的畏惧，纳菲力姆人采取了帝国主义措施：“分而治之”。因为当人类的文明水平甚至都可以造出飞行器了——在那之后“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了”——纳菲力姆人自己就相对衰退了。

恩利尔和恩基之间的对抗被他们的长子继承了，对“至高无上”的激烈争夺也继续着。恩利尔的儿子们——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所讲到的——自相残杀，恩基的儿子们也是一样。如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一样，领主为了避免自己儿子们之间的斗争，将领土划分为几块，给这些继承人。在至少一次（这是已知的），有个儿子（阿达德/伊希库尔）被恩利尔故意地送走了，作为山之地的当地神（地方领主）。随着时间的继续，这些神成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相互嫉妒着其他神的领土、工业或职位。人类国王是人类与诸神之间的中间人。古代国王发动战争，征服新土地，或降服敌对者时所发表的声明——“在我神的指挥下”——是不能被忽略的。一部又一部的文献说得十分清楚，它表达的正是字面上的意思，而非国王自找的借口或托词。诸神保留着针对地球事务的控制权，因为这些事情牵涉到了其他领地上的诸神。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着战争与和平的最终决定权。

随着人群、据点、城市和村庄的扩张，有必要让人们记住谁才是他们的特定的领主，也就是“崇高者”。《旧约》也提到过同样的问题，要让人民支持自己的神而不

是“依附其他的神”。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很多崇拜地点，并在上面放置“正确的”神的标志或原型。

异教时代开始了。

※

苏美尔文献告诉我们，在大洪水之后，纳菲力姆人为地球上的神和人的未来提供了漫长的忠告。作为结果，他们“创造了四个区域”。其中三个——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由人类居住。

第四个区域是“神圣的”，这个词的原始字面含义是“奉献的，限制的”。它专门奉献给诸神。这是一个“纯洁之地”，只有在授权之后才能到达这里；未经许可的进入者会被凶猛的守卫拿着的“可怕武器”快速地杀死。这片土地或区域被叫作提尔蒙，字面上的意思是“飞弹之地”。这里是纳菲力姆人重建的太空基地，上一个位于西巴尔的太空站被大洪水毁灭了。

这个地区还是在乌图/沙马氏的管辖之下，他是负责喷火火箭的神。如吉尔伽美什这样的古代英雄，努力奋斗想要到达这片生命之地，在一辆Shem或是鹰中飞往众神的天国住所。我们回想起了吉尔伽美什对沙马氏的请求：

让我进入这片地，

让我升起我的Shem.....

由生我的母亲

我的女神的生命

及我父亲，纯洁的

忠实的国王的生命

——我的脚步将直达这土地！

古代神话——甚至是记录下来的正史都不停地述说着人类为了“到达这片土地”，发现“生命植物”，在天地众神中得到永恒幸福而付出的不懈努力。这个向往是扎根于苏美尔的所有宗教的中心话题：希望公正和审判降临地球之后，将有一个在某种神圣的天国居所中的“来生”。

然而这个难以捉摸的神圣之地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问题是能够回答的。线索就在这里。但在它之前还有其他的问题。在那之后我们还能与纳菲力姆人相遇吗？再次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还有，如果的确是纳菲力姆人作为“神”创造了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在第十二个天体上，是进化自己造就了纳菲力姆人吗？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A

阿努纳奇人 Anunnaki

阿卡德人 Akkadian

安德特河谷 Neanderthal

阿月浑子 pistachios

爱琴海 Aegean Sea

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A线 A Linear

阿契美尼德人 Achaemenids

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爵士 Sir Austen Henry Layard

暗利 Omri

阿舒尔 Ashur

阿卡德语 Akkadian

阿卡 Accad , Akkad

埃及圣书体 Hieroglyphs

阿卡德 pre-Akkadian

安纳吐姆 Eanatum

A.比勒贝克 A. Billerbeck

阿拉伯人 Arabia

爱什南那 Eshnunna

安妮·D.吉尔莫 Anne D. Kilmer

爱什南那 Eshnunna

阿达布 Adab

埃利都 Eridu

《埃兰》 Elam

A.帕罗特 A. Parrot

奥林匹斯山 Mount Olympus

阿尔特弥斯 Artemis

阿波罗 Apollo

阿瑞斯 Ares

阿芙罗狄忒 Aphrodite

《奥德赛》 Odyssey

阿格诺尔 Agenor

阿迪提亚神 Aditya

阿格尼 Agni

阿拉卢 Alalu

阿努 Anu

艾 Ea

安图 Antu

阿兰扎卡 aranzakh

阿博·亚当 Ab Adam

阿娜特 Anat

阿舍拉 Ashera

阿施塔特 Astarte

《埃及天神》 The Sky-Religion in Egyp

阿托恩 Aten

奥西里斯 Osiris

阿穆鲁 amurru

阿达德 Adad

阿普苏 Apsu

安莎 Anshar

安德鲁·帕罗特 Andre Parrot

阿达迪古皮 Adadguppi

阿拉塔之地 Land of Aratta

埃利都 Eridu

阿伯尔 Abel

阿舒尔 Assur

阿穆鲁人 Amurru

阿拉米 Aramaeans

A.H.赛斯 A. H. Sayce

阿莱克马哈拉第 alikmahrati

阿普卡尔 Apkallu

阿里斯塔克斯 Aristarchus

阿拉托斯 Aratus

埃里克 Erech

奥多罗斯·塞库鲁斯 Diodorus Siculus

阿尔弗雷德·耶利米亚 Alfred Jeremias

埃萨吉拉 Esagila

艾伯赫·施拉得 Eberhard Schrader

安莎 Anshar

艾伯特·肖特 Albert Schott

阿莫斯 Amos

《阿莫斯书》 The book of Amos

阿比德纳斯 Abydenus

阿诺努斯 Alorus

阿拉普鲁斯 Alaprus

阿米拉努斯 Amillarus

阿麦仑 Ammenon

阿波罗托罗斯 Apollodorus

阿鲁利姆 A.LU.LIM

阿拉加尔 A.LAL.GAR

阿基图 Akitu

阿基提 A.KI.TI

A. H. 赛斯 A. H. Sayce

艾平 Epping

阿姆·农西琴 Amnon Sitchin

奥安尼斯 Oannes

安德烈·帕罗特 Andre Parrot

《哀悼苏美尔的毁灭》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阿拉利 Arali

阿普苏斯 abyssos

艾丽卡·莱纳 Erica Reiner

安格鲁-美利坚 Anglo-American

安德兰·波希尔 Adrian Boshier

A.R.米勒德 A.R.Millard

《阿特拉-哈希斯：巴比伦的大洪水》 Atra-Hasis :
The Babylonian Story of the Flood

阿达马 adama

阿达木 adamu

爱因斯坦 Einstein

阿鲁拜德 Al-Ubaid

阿特拉-哈希斯 Atra-Hasis

埃里克·艾柏林 Erich Ebeling

阿万 Awan

阿克萨克 Aksak

B

巴比伦 Babylon

“被放下的人” Those Who Were Cast Down

《被遗忘的文字》 Forgotten Scripts

波斯 Persians

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保罗·艾米利·博塔 Paul Emile Botta

《巴比伦和亚述的日常生活》 La Vie Quotidienne
Babylone et en Assyrie

巴别 Babel

约翰·古滕堡 Johann Gutenberg

波塞冬 Poseidon

波尔塞弗涅 Persephone

拔示巴 Bashiba

拜特-泽希尔 Beit-Zehir

巴利克 Balikh

B.赫罗兹尼 B.Hrozny

比特阿努 Bitanu

巴尔 Baal

卜塔 Ptah

巴乌 BA.U

贝斯艾 Beth-El

本本石 ben-ben

巴比利 Babili

贝罗苏斯 Berossus

《巴比伦的宗教》 The Religion of the Babylonians

波阿斯 Boaz

博尔那 Burner

博尔西巴 Borsippa

半人马座 Centaurus

《巴比伦的星学和占星师》 Sternkunde und
Sterndienst in Babel

B. L. 范德瓦尔登 B. L. Van. Der. Waerden

《巴比伦天文学：三十六星体》 Babylonian
Astronomy: The ThirtySix Stars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比伦探险考察》 The
Babylonian Expe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贝鲁” beru

《巴比伦天文手册》 Handbuch der Babylonischen
Astronomie

《巴比伦月历和闪族历法》 Babylonian Menologies
and the Semitic Calendar

波德定律 Bode's Law

B.蓝德斯伯格 B. Landesberger

《巴比伦创世史诗》 The Babylonian Epic of

Creation

波斯萨尔 Persian shar's

贝罗苏斯 Berossus

巴地比拉 Badtibira

《巴比伦和希伯来的起源》 The Babylonian and
Hebrew Genesis

博尔西帕 Borsippa

《巴比伦阿基图庆典》 The Babylonian Akitu
Festival

《巴比伦的马杜克主神庙》 Das Hauptheiligtum des
Marduks in Babylon

《巴比伦学：巴比伦人的天文学》 Babyloniaca: Zur
Babylonischen Astronomic

《巴比伦的金字塔形神塔导游》 Ziggurats et Tour de
Babel

《巴比伦塔顶的天文学》 Astronomisches zur
babylonischen

Turm

比特·尼米库 Bit Nimiku

贝尔·尼米基 Bel Nimiki

彼得·比尔蒙特 Peter Beaumont

白银时代 Silver Age

巴士底狱 Bastille

比特·希姆提 Bit Shimti

C

创世史诗 Epic of Creation

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创世记》 The Book of Genesis

《传道书》 Book of Ecclesiastes

《出埃及记》 Book of Exodus

长蛇座 Hydra

查尔斯·维洛列伍德 Charles Virolleaud

查尔斯·F·简 Charles F. Jean

《创世七碑刻》 The Seven Tablets of Creation

《创世史诗》 The Creation Epic

《锄镐神话》 The Myth of the Pickax

查尔斯·福斯特 Charles Foster

D

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教授 Theodosius Dobzhansky

底格里斯河 Tigris

《动物驯养》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多里安人 Dorian

大流士 Darius

杜莎鲁金 Dur Sharru Kin

《东方老人》 Der Alte Orient

第十大行星 Planet X

帝门特 Demeter

堤丰 Typhon

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迪奥斯 Dyaus-Pitar

大卫王 King David

大山女士 Lady of the Great Mountain

杜尔安基 Dur-An-Ki

大野牛 Great Wild Bull

迪尔门 Dilmun

德拉 Terah

杜姆兹 DU.MU.ZI

丁基尔 DIN.GIR

《德莱海姆档案》 Tablets from the Archives of
Drehem

大犬座 Canis Major

大星表 The Great Star List

黛利拉 Delilah

道斯 Daos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 the Tigris-Euphrates

但以理 Daniel

《当诸神如人一般承担这工作之时》 When the gods, like men, bore the work.

大阿努纳奇 great Anunnaki

大女神 the Great Goddess

E

恩利尔 Enlil

恩铁美那 Entemene

恩基 Enki

厄洛斯 Eros

E.拉洛奇 E. Laroche

《恩基和世界秩序》 Enki and the World Order

《恩基及其自卑情节》 Enki and His Inferiority Complex

《恩基和宁呼尔萨格：极乐神话》 Enki and

Ninhursag : A Paradise Myth

恩麦卡尔 Enmerkar

《恩麦卡尔和阿拉塔之主》 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

厄里斯奇格 E.RESH.KI.GAL

蛾摩拉 Gomorrah

恩麦杜兰基 EN.ME.DUR.AN.KI

恩奇都 Enkidu

恩斯特·F.威德纳 Ernst F. Weidner

恩苏 Ensu

恩门路安纳 EN.MEN.LU.AN.NA

恩门加安纳 EN.MEN.GAL.AN.NA

E.D.范布伦 E. D. Van Buren

恩斯特·F.威德纳 Ernst F. Weidner

E.A.史本赛 E. A. Speiser

厄立特里亚古海 the Erythrean sea

《恩基和埃利都神话》 Myth of Enki and Eridu

《恩基和大地秩序》 Enki and the Land's Order

恩比鲁鲁 Enbilulu

恩基木杜 Enkimdu

俄斐 Ophir

E.艾柏林 E. Ebeling

F

翻译或解释 translations or interpretations

F.E.佐伊纳 F. E. Zeuner

腓尼基人 Phoenician

《纺织业，远古的筐篓和席垫》 Textiles , Basketry
and Mats in Antiquity

番红花 crocus

斐罗 Philo

伐楼拿 Varuna

凡湖 Lake Van

法兰兹·X.库格勒 Franz X. Kugler

F.塔里奥-但基教授 F. Thureau-Dangin

弗里兹·霍米尔 Fritz Hommel

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

F.韦策尔 F. Wetzel

F.H.维斯巴赫 F. H. Weissbach

“方舟” ark

G

古代近东地区 Near East

高级南方古猿 Advanced Australopithecus

“工具行业” tool industries

“古昔测试” OLDEN TEST

古蒂亚 Gudea

格瑞斯·M.克劳夫 Grace M. Crowfoot

《告知欧盖尔》 Tell Uqair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Ancient Mesopotamia

盖亚 Gaea

高加索地区 Caucasus area

G.康特劳 G. Contenau

《古代赫梯与米坦尼文明》 La Civilisation des
Hittites et des Hurrites du Mitanni

G.A. 韦恩莱特 G. A. Wainwright

盖布 Geb

G.A.巴顿 G. A. Barton

G.M.雷德斯罗布 G. M. Redslob

古斯塔夫·古特博克 Gustav Guterbock

哥伦布 Columbus

《公元前最后三世纪的迦勒底天文学》 Chaldean
Astronomy of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C.

《古代东方精神文化手册》 Handbuch der

Altorientalischen Geistkultur

《古代天文史：疑问和解答》 A History of Ancient
Astronomy: Problems and Methods

《古老东方之光下的〈旧约〉》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Light of the Ancient East

谷神星 Ceres

《古代迦勒底的天文学》 Die Astronomic der Alten
Chaldaer

G.马提尼 G. Martiny

刚果河 Congo

格洛林根 Groningen

钢铁时代 Iron Age

该隐 Cain

《古希伯来人名：他们的意义与史学价值》 Ancient
Hebrew Names: Their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Value

H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赫梯 Hittite

豪尔萨巴德 Jorsabad

亨利·罗林森爵士 Sir Henry Rawlinson

汉穆拉比 Hammurabi

H.R.豪 H. R. Hall

H.法兰克福 H. Frankfort

哈迪斯 Hades

赫斯提 Hestia

赫拉 Hera

哈尔摩尼亚 Harmonia

赫尔墨斯 Hermes

赫菲斯托斯 Hephaestus

赫西奥德 Hesiod

赫巴特 Hebat

《赫梯文化》 The Hittites

哈图-沙斯 Hattu-Shash

胡里安 Hurrians

何利人 Horites

哈布尔河 Khabur River

哈兰 Haran

赫利 Hurri

哈尔 Har

哈达 Hadad

哈姆族 Hamitic

何璐斯 Horus

红海 Red Sea

“黑头人” Black-Headed People

胡利安人 Hurrian

汉斯·斯奇洛比 Hans Schlobies

赫斯塔亚斯 Hestaeus

黄道带 zodiac

H.V.希尔普雷奇特 H. V. Hilprecht

海卫一 Triton

亨利·莱亚德 Henry Layard

哈巴谷 Habakkuk

哈雷彗星 Halley's comet

海因里希·齐默恩 Heinrich Zimmern

H.G.伍德 H. G. Wood

H.拿道 H.Radau

“哈布尔大草原” Prairie Country of HA.BUR

黄金时代 Golden Age

哈该 Haggai

哈得孙河畔黑斯廷斯村 Hastings-on-Hudson

皇家墓地 Royal Cemetery

哈马兹 Hamazi

J

巨人 Giants

《旧约》 Old Testament

迦南 Canaan

《进化中的人类》 Mankind Evolving

《近东的早期文明》 Earliest Civilizations of the
Near East

金字塔 Pyramid

居鲁士·H.戈登 Cyrus H. Gordon

居鲁士 Cyrus

甲尼 Calneh

迦拉 Calah

“居所” Residence

加强筋 reinforcing

《旧世界的冶金发源地》 The Birthplace of Old
World Metallurgy

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

杰克·法那根 Jack Finegan

计都 Keyu

迦基米施 Carchemish

基姆利里姆 Zimri-Lim

基督 Christ

基色 Gezer

《迦勒底叙事的起源》 The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

《吉尔伽美什史诗》 The Epic of Gilgamesh

基路伯 Cherub

基尔 GIR

基尔曼 gir-men

基兹达 Gizzida

吉米纽斯 Geminus

《近东，最早的星座史》 The Earliest History of the

Constellations in the Near East

《迦勒底占星学》 L'Astrologie Chaldeenne

《迦勒底创世纪》 The Chaldean Genesis

基莎 Kishar

佳佳 GAGA

金古 KINGU

J.奥伯特 J. Oppert

J.欧斯勒 J. Oelsner

《迦南末世论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元素》

Mesopotamian Elements in Canaanite Eschatology

吉乌苏德拉 Ziusudra

救赎山 Mount of Salvation

K

库尔德 Kurds

克里特岛 Crete Island

克里特之王 King of Kereet

卡德摩斯 Kadmus

库云吉克 Kuyunjik

库什 Kush

科普特语 Coptic

卡俄斯 Chaos

克洛诺斯 Cronus

卡修斯山 Mount Casius

库玛而比 Kumarbi

凯莎 Kishar

凯恩 Cain

库尔 Kur

卡蒂诺勋伯格 Cardinal Schonberg

科胡特可 Kohoutek

库都鲁 kudurru

库拉 Kulla

肯利斯·奥克兰 Kenneth Oakley

咔咔 Kalkal

L

裸猿 Naked Ape

拉尔夫·索列基 Ralph Solecki

罗伯特·J.布雷德伍德 Robert J. Braidwood

罗塞塔 Rosetta

里海 Caspian

《列王纪》 Kings

利河伯 Rehoboth

利鲜 Resen

拉格什 Lagash

六十进制 sexagesimal

“沥青堆” Mount of Bitumen

“露露医生” Lulu , the docter

黎皮特-伊斯塔 Lipit-Ishtar

理查德·L. 克罗克 Richard L. Crocker

罗伯特·R. 布朗 Robert R. Brown

《来自远古的光辉》 Light from the Old Past

李奥·奥本海姆 Leo Oppenheim

勒托 Leto

罗日侯 Rahu

林利尔 Ninlil

卢克索 Luxor

拉丝沙姆拉 Ras Shamra

拉 Ra

拉尔萨 Larsa

丽贝卡 Rebecca

拉班 Laban

蕾切尔 Rachel

利亚 Leah

鲁宾 Reuben

罗得 Lot

陆-乌图 Lu-Utu

鲁斯 Ruth

罗兹 Rhodes

猎户座 Orion

吕底亚人 Lydians

L.W.金 L. W. King

拉赫姆 LAHMU

拉哈姆 LAHAMU

劳伦斯·利文-莫尔国家实验室 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

美加路努斯 Megalurus

拉勒克 Larak

莱斯利·欧格尔 Leslie Orgel

《乐园之河》 The Rivers of Paradise

拉勒克 LARAK

L.C.史特契尼 L. C. Stecchini

兰姆塔 Namtar

《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的物种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拉麦 Lamech

勒提亚.D.杰弗里斯 Lettia D. Jeffreys

伦纳德伍莱爵士 Sir Leonard Woolley

M

母亲女神 Mother Goddess

蒙特玛利亚人 Montmaria man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迈诺安 The Minoan

迈锡尼 Mycenaean

《迈诺安语言的证据》 Evidence for the Minoan
Language

马其顿 Macedonian

米底人 Medes

摩苏尔 Mosul

穆斯林 Muslim

马杜克 Marduk

摩西 Moses

“秘密寻觅者” searcher of secret

没药 myrrh

绵羊 sheep

美国航天局 NASA

马格尔莫斯人 Maglemosian

墨提斯 Metis

迷宫女神 Lady of the Labyrinth

迈亚 Maia

弥诺陶洛斯 Minotaur

摩奴 Manu

米坦尼 Mitanni

莫特 Mot

马里 Mari

玛姆 Mammu

美什迦格什 Meshkiaggasher

冥界之屋 Abzu

玛拉基姆 Malachim

马舒 Mashu

马尔毕姆 Malbim

麦哲伦 Magellan

美地亚人 Medians

昴宿星团 Pleiades

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穆木 MUM.MU

《马杜克和明星》 Marduk und sein Stern

《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众神的符号》 Symbols of the
Gods in Mesopotamian Art

美里西帕克 Melishipak

莫扎特 Mozart

《母亲女神造人》 Creation of Man by the Mother
Goddess

玛土撒拉 Methuselah

墨西哥湾 the Gulf of Mexico

N

纳菲力姆 Nefilim

尼安德特人 Homo neanderthalensis

诺亚 Noah

拿破仑 Napoleon

尼尼微 Nineveh

尼姆鲁德 Nimrud

宁录 Nimrod

尼姆鲁德 Nimrud

宁吉尔苏 Ningirsu

牛膝草 hyssop

娜娜 Nannar

尼佩尔 Nipper

努济 Nuzi

拿哈兰 Naharayim

纳特 Nut

尼罗河 Nile

宁呼尔萨格 Ninhursag

宁卡西 Nin.Kashi

努斯库 Nusku

尼普尔 Nippur

努西库 Nushku

拿波尼度 Nabunaid

那拉姆-辛 Naram-Sin

宁尼 Ninni

奈格尔 NER.GAL

尼布甲尼撒二世 Nebuchadnezzar II

那拉姆-辛 Naram-Sin

宁桑 NIN.SUN

尼尔·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

宁静海基地 Tranquility Base

尼古拉斯·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尼多斯 Cnidus

《尼尼微与巴比伦的法师和占星师口供》 The
Reports of the Magicians and Astrologers of Nineveh

and Babylon

努迪穆德 NUDIMMUD

尼比努 Nibiru

《尼尼微和巴比伦的天文学家与魔法师报告》

Reports of the Magicians and Astronomers of Nineveh
and Babylon

尼散月 Nisan

那布 Nabu

努济格 Nugig

尼克布 nikbu

尼克巴 nikba

“尼米基女神萨拉” Goddess Shala of Nimiki

努济亚 Nugia

尼日尔河 Niger

尼纳苏 Ninazu

宁曼达 Ninmada

O

欧罗巴 Europa

O.R.格尼 O. R. Gruney

欧巴-马杜克 Erba-Marduk

欧多克索斯 Eudoxus

O.纽格伯尔 O.Neugebauer

《欧提玛》 Optima

P

帕西人 Parsees

皮尔·阿米埃 Pierre Amiet

帕西法尔 Pasiphae

毗婆萨婆 vivashvat

帕苏卡尔 Papsukal

盘梯-比布伦 panti-Biblon

P.延森 P. Jensen

帕比尔萨格 Pabilsag

P·毛鲁斯·韦策尔 P. Maurus Witzel

普祖尔-阿木里 Puzur-Amurri

Q

“起源出现在古希伯来” Genesis in Its Original
Hebrew

乔治·康特纳 Georges Contenau

切割器 cutting instrument

《琴弦乐器：它们的名字、数量及意义》The
String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 Their Names ,
Numbers and Significance

乔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

乔治·萨顿 George Sarton

青铜时代 Bronze Age

R

人猿 Hominids

R.考得威 R. Koldewey

“软石” soft stone

R.J.福布斯 R. J. Forbes

瑞亚 Rhea

瑞西 Rishi

R.C.汤普森 R.C.Thompson

R.坎贝尔·汤普森 R. Campbell Thompson

R.H.M.博桑基特 R. H .M. Bosanquet

S

双里程碑庆典 celebration of a double milestone

《圣经》 Bible

苏美尔人 Sumerian

斯旺司孔人 Swanscombe man

沙尼达尔 Shanidar

斯佩尔特 Spelt

闪族 Semitic

萨尔贡二世 king Sargon II

撒缦以色列二世 Shalmaneser II

示拿 Shinar

舍鲁金 Sharrukin

苏美 Shumer

苏美尔及亚甲的王 King of Sumer and Akkad

苏美尔 Sumer

所罗门王 King Solomon

“神圣的视觉” in a Godly vision

石油 petroleum

山羊 goats

塞缪尔·N. 克莱默 Samuel N. Kramer

舒鲁帕克 Shuruppak

《神的面具》 the masks of god

《史前人类》 Prehistoric Men

塞浦路斯 Cyprus

塞勒斯·H.戈登 Cyrus H. Gordon

圣乔治 Saint George

沙马氏 Shamash

沙马克 Shimiki

塞加拉 Saqqara

赛特 Seth

努斯库 Nusku

赛玛利 Ishmael

塞缪尔·N.克莱默 Samuel N. Kramer

舒尔吉 Shulgi

“圣月牙” Divine Crescent

舒布尔 Shubur

S.朗盾 S.Langdon

索多玛 Sodom

“圣黑风鸟” divine black wind bird

《苏美尔和亚甲的皇家文献》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umer

and Akkad

赛拿 Senaar

生育植物 Plant of Birth

铁烈平 Telepinu

《闪族神话》 Semitic Mythology

萨摩斯岛 Samos

三角座 Triangulum

《苏美尔词汇学》 Lexicologie Sumerienne

叁孙 Samson

撒加利亚 Zechariah

示拉 Shelah

S.A.帕里斯 S.A.Pallis

斯泰斯玛耶尔 Strassmaier

苏德 Sud

S.N.克莱默 S. N. Kramer

赛凡湖 Lake Se-Van

史密斯碑刻 the Smith Tablet

狮山 Lion Peak

斯威士兰 Swaziland

圣体龕 Tabernacle

《沙马氏赞美诗》 Hymn to Shamash

生命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ety , Ethics
and Life

莎塔姆 sha-at-tam

苏利利 sulili

《死亡与生命》 Tod und Leben

天体 Planet

托罗斯山 Taurus

特洛伊 Troy

泰洛赫 Telloh

泰坦 Titans

推罗 Tyre

特什卜 Teshub

特舒卜 Teshubu

塔鲁 Taru

“屠龙神话” The Myth of the Slaying of the Dragon

《天国之王》 The Royalty of the Sky

“天命古书” The Old Tablets With the Words of
destiny

塔什美吐 Tash-metum

塔什美特什 Tashimmetish

托儿 Tor

泰麦特 Tiamat

唐克娜 Damkina

“天国之船” Boat of Heaven

统治者祖 lord Zu

特尔布拉克 Tell Brak

特尔·佳苏尔 Tell Ghassul

太阳城 Heliopolis

提尔蒙之地 Land of Tilmun

塔穆兹 Tammuz

《天体运行》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托勒密 Ptolemy

天龙座 Draco

天琴座 Lyra

天鹅座 Cygnus

泰利斯 Thales

T.G.平切斯 T. G. Pinches

土卫六 Titan

提亚马特 TIAMAT

提霍深渊 Tehom-Raba

“天条” celestial bar

《塔穆兹祷文和其他与之相关的文献》 Tammuz-
Liturgen und Verwandtes

土八该隐 Tubal-cain

塔锡什 Tarshish

碳定年 Carbon dating

塔形神庙 ziggurats

W

W.安德雷 W.Andrae

万神殿 pantheons

乌鲁克 Uruk

乌尔人 Ur

瓦尔卡 Warka

乌尔南模 Ur-Nammu

乌努格尔-蒂纳医生 Urlugale-dina, the doctor

乌玛 Umma

乌鲁卡基纳 Urukagina

乌拉诺斯 Uranus

乌利亚 Uriah

乌尔基什 Ur-Kish

乌力-库米 Ulli-Kummi

瓦树格尼 Washugeni

乌加里特 Ugarit

乌尔海 the Sea of Ur

《乌尔消亡了的悼词》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乌图 UTU

维纳斯 Venus

乌拉尼亚人 Urartian

沃尔特·安德鲁 Walter Andrae

乌特纳皮斯坦恩 Utnapishtirm

乌鸦座 Corvus

威利·哈尔特勒教授 Willy Hartner

乌拉尔图 Urartu

《王权与众神》 Kingship and the Gods

W.F.奥布莱特 W. F. Albright

维多利亚瀑布 Victoria Falls

W.G.兰伯特 W. G. Lambert

《物种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

韦斯特彻斯特县 Westchester

W.盖里 W. Gaylin

乌特纳比西丁 Utnapishtim

乌巴-图图 Ubar-Tutu

《乌尔的探索》 Excavations at Ur

乌鲁鲁 Ululu

《唯一的古老语言》 The One Primeval Language

X

《新约》 New Testament

现代人类 modern Man

穴居人 Cavemen

施泰因海姆人 Steinheim man

西蒙尼德斯 Simonides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楔形 Cuneates

西古纳特 Ziggurat

西拿基利 Sennacherib

小茴香 cumin

西奈半岛 Sinai Peninsula

“雄性” Virilidad

辛 Sin

西巴尔 Sippar

《献给伊尼尼的古典崇拜仪式》 A Classical Liturgy
to Innini

希美斯 SHEM-ESH

休斯敦 Houston

希帕恰斯 Hipparchus

《楔形文字的天文手册》 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

仙王座 Cepheus

《星之距离》 Distances entre Etoiles Fixes

《楔形文字与〈旧约〉》 Die keilinschriften und
das alte Testament

西斯特拉斯 Sisithrus

《西亚的楔形文献》 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

希尔普雷奇特收藏馆 Hilprecht Collection

希拉姆 Hiram

希姆提 Shimti

希特勒 Hitler

夏娃 Eve , Eva

希瑞恩 Sirion

Y

亚当 Adam

亚述 Assyrian

猿 Ape

亚拉腊山 Ararat

伊甸园 Garden of Eden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薛西斯 Xerxes

雅利安人 Aryan

耶和华的受膏者 Anointed of Yahweh

《以斯拉书》 Book of Ezra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英明的人” Wise man

“英明的主” Wise Lord

英伯格·凯普费尔 Engelbert Kampfer

伊撒哈顿 Esarhaddon

亚述巴尼波 Ashurbanipal

约拿 Jonas

耶胡 Jehu

以力 Erech

亚甲 Accad

约翰·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

亚拉姆语 Aramaic

“亚甲之王，基什之王” King of Akkad, King of Kish

亚伯拉罕 Abraham

以西结 Ezekiel

圆柱印章法 the cylinder seal

窑形处理炉 kiln-type furnaces

伊南娜 Inanna

《约书亚书》 The Book of Joshua

约伯 Job

伊辛 Isin

伊斯坦布尔 Estambul

《约伯记》 Book of Job

约瑟夫·坎贝尔 Joseph Campbell

雅典娜 Athena

因陀罗 Indra

雅兹勒卡亚 Yazilikaya

《雅兹勒卡亚的众神》 Le Pantheon de Yazilikaya

杨卡 Yanka

依希库尔 Ishkur

亚拉拉克 Alalakh

伊利恩 Elyon

亚姆 Yam

亚斯他录 Ashtoreth

伊西斯 Isis

亚摩利人 Amorites

伊什比埃拉 Ishbi-Erra

耶拉 Yerah

雅兹勒卡亚 Yazilikaya

亚达帕 Adapa

伊诺克 Enoch

以利亚 Elijah

印·安娜 In. Anna

伊立什 E.RESH

以扫 Esau

雅各 Jacob

约瑟夫 Joseph

伊库尔 E-KUR

《亚伯拉罕及其有生之年》 Abraham et son temps

伊师达 Eshdar

伊宁 Innin

伊斯穆德 Isimud

伊拉木 Elam

伊卡洛斯 Icarus

以利亚 Elijah

犹地亚 Judaeen

约瑟夫·F.布拉里奇 Josef F. Blumrich

《圆筒图章》 Cylinder Seals

永恒居所 Heavenly Abode

以赛亚 Isaiah

犹地亚人 Judaea

亚历山大·波里希斯托 Alexander Polyhistor

伊诺克 Enoch

约瑟夫·艾平 Joseph Epping

约翰·斯特拉斯曼 Johann Strassman

伊莎拉 E-Shara

《约伯记》 The Book of Job

约耳 Joel

约瑟夫·L.布兰迪 Joseph L. Brady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伊撒哈顿 Esarhaddon

幽居地 giparu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 the British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远古的精确科学》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印度河 the Indus

亚美尼亚高原 Armenian plateau

伊拉思 Elath

英雄时代 Heroic Age

约翰·格登 John Gurdon

亚伯 Abel

雅八 jabal

犹八 jubal

以挪士 Enosh

约翰·T.荷林 John T. Hollin

《伊塔那史诗》 Epic of Etana

异教时代 the age of paganism

Z

智人 Homo Sapiens

直立人 Homo Erectus

原始人类 Primitive Man

詹姆斯·梅拉特 James Melaart

朱尔斯·奥波特 Jules Oppert

“占卜师，决策者” diviner , maker of decisions

藏红花 saffron

宙斯 Zeus

朱庇特 Jupiter

扎丰 Zaphon

“洗嘴典礼” rite of washing of the mouth

“至尊猎手” supreme hunter

“至尊杀手” supreme killer

主之日 The Day of the Lord

朱塞佩·皮安琪 Giuseppe Piazzi

战车 Phayton

赞比西河 Zambezi



FONGHONG
凤凰联动出品

通往天国的阶梯

The Stairway to Heaven

通往天国的阶梯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Zecharia Sitchin)

李良波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II
第一部

地球编年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往天国的阶梯 / (美) 撒迦利亚·西琴
(Zecharia Sitchin) 著; 李良波译. — 南京: 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 2019.7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5594-3413-5

I. ①通… II. ①撒… ②李… III. ①埃及—古代史
IV. ①K4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0254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9-397号

THE EARTH CHRONICLES II: THE STAIRWAY TO HEAVEN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 1980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NER TRADITIONS, BEAR & CO.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Chongqing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通往天国的阶梯

著 者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译 者 李良波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刘丹羽

出版统筹 孙小野

封面设计  金鹰文化·车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67千字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413-5

定 价 5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令人兴奋，极富挑衅性和吸引力，非读不可！这是西琴——大师兼充满热诚的调查员继《第十二个天体》后的又一次杰出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 《第十二个天体》揭示了一个真相：来自“谜之行星”尼比鲁的外星淘金者创造了人类，但作为“原始人工人”的人类却擅自摘取了“知识之果”，从而被逐出了伊甸园。

※ 那么，“知识之果”蕴含的究竟是什么知识，让上帝不愿人类掌握？不是别的，是“原始人工人”自我复制和繁衍的能力。从此，人类在地球上崛起。

※ 伊甸园中还有另一种禁果——“生命之果”。此时，人类的最大梦想就是重返伊甸园，或者，在地球上某个隐秘的角落找到永生的源泉。

※ 《通往天国的阶梯》是对最敏感而且最重大问题给出的超级答案，关于生命……和来世！

不得不信，令人佩服！西琴由此继续他开创性的《地球编年史》的奇异旅程。

——《书目杂志》（Booklist）

令人印象深刻，且不得不再次思考关于宇宙与生命的那些难题。

——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考察全面，极其有说服力……这一次，西琴的眼光从苏美尔转向了埃及，他展示了现存的金字塔建造者理论的诸多缺陷，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远古人的戏法。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中译本总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十年前，这套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在发行之首30周年之后引入中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而这套书的再次出版，我相信会再一次掀起一股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探索热潮。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人类在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应该说，大多数对人类进化及其文明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物种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

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语 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 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 e.ri.du，而这个词的本义竟是“遥远的家”！

——其实，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者，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

在他看来，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30万年前的一批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

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上百万年历史。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缘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

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我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有迹象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会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将是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西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做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期待着一个有关地球和人类起源与文明新的探索热潮，将随着《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的出版再次出现。

宋易

2019年5月20日于成都

前言

很公正地，《通往天国的阶梯》被认为是一项有关人类对永生无休止追逐的研究。然而，与该课题其他研究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将这样的追逐当作寓言故事、乌托邦理想或纯幻想，而是把它们看成是发生在真实地球上的真实旅途。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乌鲁克——《圣经》中叫作以力——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追求永生的故事；而在这本书里，将会显示他的确去过两个空间连接点（而非一个），它们的存在将被证明，它们的地点也将被显露出来。我们将要做的，就是跟随那些迦南国王的脚步：他们认为，他们因去过诸神的燃烧石之地而获得永生；同时还会显示出他们去过哪些地方、那里是什么、为什么那些空间连接点会遗留下过去的诸多事件，以及何以在当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然，也不乏混乱。

之前的那本书，《第十二个天体》，主要是基于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证据的，这一本则加入了埃及部分，并讲述了当埃及的法老们准备旅行到百万年之星获得永生的时候，他们将会切实地去一个地方——一个真实的

地方，在那里，他们装备成在今天看来是宇航员的样子，被升起，去往众神的行星。

为什么吉萨金字塔被他们称作“通往天国的阶梯”？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修建了它？这些令人震惊的答案，包括了一个通过许多证据碎片组成的、极为周密的分析。这些章节显露出大金字塔中令人羞耻的一个赝品，而它曾是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并且，相关的这些发掘还在不断进行中。

本书重新诠释了《圣经》中前大洪水时代的伊诺克、后大洪水时代被带去天国成为神的先知以利亚，以及他们的苏美尔先驱者阿达帕、伊塔那和恩麦杜兰基的故事；通过这些，它将人类对永生的追逐变为了可以实现梦想。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0月于纽约

大事件年表

(445000年前至2300年前)

时间	事件
445000 年前	恩基带领阿努纳奇到达波斯湾，建立了第一个地球基地埃利都，计划在地球寻找黄金。
360000 年前	更多阿努纳奇来到地球，达到了 600 个，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乌城”西巴尔建立了一个空间站，其他不同功能的定居点也慢慢开始修建起来。
300000 年前	阿努纳奇起义。艾和宁呼尔萨格创造了一种鲁鲁——原始人工人，让他们来挖矿。
250000 年前	“人类”开始大量繁衍。
100000 年前	男性宇航员和女性地球人开始在一起，并生下小孩。
75000 年前	新的冰河时代开始了。
13000 年前	在第十二个行星再次靠近地球时的重力拉动下，地球面临毁灭，众神拒绝帮助人类，大洪水来临，在艾的指示下，吉乌苏德拉建造“诺亚方舟”留下了人类的种子。
9400 年前	新石器时代开始。
6000 年前	人类文明的起源——苏美尔文明横空出世。
5800 年前	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
5200 年前	埃及的“王朝竞赛”开始。
4900 年前	吉尔伽美什统治着乌鲁克，因为害怕死亡，与好友恩奇都踏上了追求永生的道路，打败胡哇哇，穿过雪松林，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返老还童”，最后却被一条蛇偷走了。
4700 年前	法老们开始修建金字塔。
4500 年前	宇航员们从巨大天体上来到地球。
4300 年前	法老踏上永生之旅并成了神。
4000 年前	马杜克篡夺了地球之主的位置并宣布自己为巴比伦和“地球四部分”的最高神。
2300 年前	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寻找生命之源。

目录

版权信息

中译本总序

前言

大事件年表

第一章 寻找天堂

第二章 永生的祖先

第三章 法老的来生之旅

第四章 通往天国的阶梯

第五章 众神来到地球

第六章 大洪水泛滥之前的时日

第七章 吉尔伽美什：拒绝死亡的国王

第八章 云骑士

第九章 着陆区

第十章 提尔蒙：火箭飞船之地

第十一章 难以捉摸的山

第十二章 众神和国王们的金字塔

第十三章 假托法老之名

第十四章 狮身人面像的凝视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第一章

寻找天堂

《圣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永生”是在人类的掌控之中的。

在那个被称为“黄金时期”的遥远年代，人和他的创造者都居住在伊甸园中，人照顾他漂亮的花园，而上帝则在午后的微风中读着经卷。“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中又有生命之树和辨别善恶的树。有一条河流从伊甸流出浇灌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河，第二道叫基训河，第三道叫底格里斯河；第四道叫幼发拉底河。”

园中除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外，其他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但他们若是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就会让他们失去永生。

上帝耶和华说：

“看，亚当已经变得和我们一样

能辨别善恶了；

难道他就不会再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而得到永生吗？”

上帝耶和华把亚当

逐出了伊甸园，

在伊甸园的东边

设置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要他把守住通往生命之树的路口。

人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可以掌控永生的地方。虽然被夺去了永生，但他却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它。不仅如此，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渴望着重新得到它。

自从亚当被逐出天堂后，英雄们就去大地的尽头寻找永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能看到一眼，也有些普通人称自己偶然发现了永生。

纵观历史，对天堂的追寻一直是许多人的终极目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千年纪元的早期，这种追寻又被欧洲大陆上那些强大的王国发起。

新世界被发现了，我们似乎应该相信，它是探索者在寻找海上路线去印度获取财富时偶然发现的。对，但也不全对。因为斐迪南国王、伊莎贝拉王后和西班牙王室最渴望找到的是长生不老的源泉：它能让老人重新

恢复年轻时的活力并使他们永远年轻，据说它是从天堂的一口井中喷涌出来的。

在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刚抵达他们认为的“印度”（其实是美洲）时，他们就把对新世界的探索和寻找长生不老源泉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西班牙人讯问并折磨被俘的“印度人”，希望能从他们口中挖出长生不老源泉的秘址。

旁氏·德里昂是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一个行家，也是个职业军人出身的探险家。他一路高升，做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又名海地，位于西印度群岛中部）和波多黎各（位于西印度群岛东部，如今是美国属地）的总督。在1511年，他目睹了对一些被俘的“印度人”的审问。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印度人”介绍了自己的岛屿和岛上的珍珠及其他财宝，还赞颂了他们水域的水的神奇功效；说岛上有一股泉水，有一个“受年老病痛严重折磨”的原住民喝了一口后便“找回了年轻时的力气，并做了年轻时才能做的事情，他还找了一个老婆又生了许多孩子”。

年老的旁氏·德里昂越听越兴奋，他坚信这些“印度人”所描述的就是长生不老源泉。他们对那个老人在喝了长生不老泉水后重返青春并结婚生子的补充，成了这个故事最有决定性的一页——在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的法庭中，总会挂有许多名家的画作，当这些名家们描绘爱慕或是性爱情景时，都会将一个水池放进画面里。也许

对于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便是提香大约在西班牙人占领西印度群岛时创作的名画：《神圣与世俗之爱》（1514年，118厘米×279厘米，见图1，布面油画，罗马博盖塞艺廊收藏）。

众所周知，画中的水池暗示了人在黄金年龄时的性爱。因为水池中的水代表着永葆青春的长生不老之源泉，从而拥有“所有年轻力壮的能力”。

官方历史学者皮特·马特尔·德·安哥拉利亚对旁氏给斐迪南国王的报告做了记录。他在《新世界简史》一书中写到，从卢克雅思和巴哈马群岛来的“印度人”声称，“那儿有一个岛……岛上有一处具有神力的泉眼……只要喝了那里的水，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使老人重新变得年轻。”

许多研究，比如旁氏的《年轻之源：里尔那都·奥斯基的一段关于地理谜团的历史》，都表明，找到“年轻之源是当时最盛行、最具有特色的对新世界的征服者们的绝大期望”。毫无疑问，斐迪南国王就是其中一位很受鼓舞的人，他对所有关于“年轻之源”的消息都非常感兴趣并充满热切的期盼。

因此，当有消息说旁氏在寻找“年轻之源”的途中遇到困难时，斐迪南国王便马上给旁氏授以专权（1512年2月23日），并从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北部给他调来一支探险

队。海军也接到命令去协助他，给他最快的船和最好的水手，以便他能顺利找到贝尼尼岛而不被耽误。但国王明确指出一点：“在你到达那个岛以后，你要给我发一份关于岛上情况的报告。”

在1512年3月，旁氏从北部出发去寻找贝尼尼岛。这次远征打着寻找“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的旗号，而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找到长生不老的源泉。水手们不久就发现他们不是要到一个岛上去，而是要登临巴哈马群岛的上百个岛屿，在一个接一个的岛边抛锚停靠，然后又离开。登陆的队员按指示去寻找不寻常的泉水而不是黄金。溪流中的水都被他们尝过了——对一个年老的人伊斯特·尚德来说没有什么效果。接着，一条长长的海岸线映入他们的眼帘，旁氏把这个“岛”称作佛罗里达岛。他们沿着海岸线一直前行并且不断登陆，而后又继续前行。再后来，旁氏和他的水手们进入了热带雨林，遍尝了那里无数的泉水，但没有一眼泉水具有他们所期盼的神奇效果。



图1

这次任务的失败似乎丝毫也没有撼动他们对长生不老源泉存在的信念：它只是有待发现。更多的“印度人”被讯问，有些人看起来比他们自己表述的年龄的确要年轻得多；其他人则重复讲述着“年轻之源”的传奇并明确认定它的存在。有这样一个传说——就像J.科廷在他的《早期美洲的创造之谜》一书中所讲述的一样——叙述道：当欧勒尔毕斯（意为“他在上面”）——美洲西南部的印第安部落温顿的首席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派了两个密使到地球上建造了一个连接地球和天堂的梯子，在梯子的中间建了一个休息区，在那里有一池供饮用的纯净水。又在梯子顶部引出了两股清泉，一股用来沐浴，一股用来饮用。欧勒尔毕斯说，当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

变老时，让他或她爬到梯子顶上去，饮用那里的水并在那里沐浴，他或她就可以重获青春而不老。



他们对长生不老源泉存在于那些岛屿的某个地方的信念是如此强烈，在1514年——旁氏毫无结果地寻找了一年之后，皮特·马特尔在其《第二个十年》中告诉波普·里欧十世：

在离伊斯帕尼奥拉岛325里格（1里格=4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伯伍卡·俄里斯·安娜尼奥的岛屿。据岛上的人说那里有许多水源。最重要的是，那里的水人喝了以后可以变得年轻而充满活力。

不要认为这是轻描淡写说着玩儿的，因为人们已经把这个消息当作事实在宫廷里传遍了。可以肯定地说，

几乎所有的人，除了那些智慧和财富都有别于普通人的极少数人之外，都相信那是真的。

旁氏仍然不屈不挠。他在做了另外一些调查之后认为，他要找的那眼泉水可能是和某一条河流的地下通道秘密相连的。如果说他要找的泉眼在岛上的话，那么它的源头会是佛罗里达岛上的一条河流吗？

1521年，西班牙王室再次派旁氏去寻找长生不老的泉水。这次，他把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佛罗里达岛上，对于这次任务的目的没有一点疑问。几十年后，西班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德·赫雷拉·托德西拉斯在他的《印第安通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旁氏）去寻找那在‘印度人’眼中十分有名的神圣源泉和长生不老之河。”他十分专注地寻找贝尼尼岛上的长生不老之源和佛罗里达岛上的那条河；他要找的是那些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人所说的“老人们在河里洗过澡后就立刻变得年轻”的河流和它们的源泉。

旁氏并没有找到永远年轻之源，与之相反，他被“印度人”用箭射死了。此后，虽然个人对什么神奇魔水的追寻还在继续，但皇室支持下的有组织的类似寻找却从此画上了句号。

对长生不老源泉的追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徒劳的吗？斐迪南国王、伊莎贝拉王后、旁氏，还有那些在寻找途中死去的水手，都是些像小孩子一样相信童话的傻子吗？

事情并不像今天的我们所理解的这么简单。在那个时代，《圣经》、异教徒的信念和一些有文献记载的伟大的探险家，的确都一致认为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水（或是水果的果汁），能使人永远年轻，长生不老。

当年的凯尔特人在岛上生活的时候就曾留下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有一个秘密的水池，旁边有一棵秘密的果树，找到它们的人都可以免于死亡而长生不老。北欧神话中的伊登女神也住在一条神奇的小溪附近，在她的园子里有一棵苹果树，当众神们变老时就会到这里来吃苹果而重获青春。真的，“伊登”的意思就是“重新年轻”，她所守护的苹果树也被称为“众神的长生不老之药”。

这是关于赫拉克勒斯12项英雄伟绩传说的回音吗？阿波罗神的一个女教士在一个神士所里预知了赫拉克勒斯将遇到的劫难，于是对他说：“当你把这些都完成以后你就可以得到永生。”要达到这个目的，赫拉克勒斯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仙女赫斯佩里得斯的果园里带回那个神赐的金苹果。赫斯佩里得斯即“傍晚大地的女儿”，

居住在大地的尽头。

难道希腊人和之后的罗马人就没有留下平凡人永生的故事吗？答案是肯定的。阿波罗神在夏普登的身体上洒上圣水以后，后者便活了常人要活几辈子的时间。希腊女神阿芙罗狄忒赐予水手法翁魔水，后者擦在身上以后就变成了一个“能让所有人倾心”的英俊青年。还有一个名叫德玛芬的小孩，德墨忒耳女神赐给他圣水，要不是他妈妈因为不了解德墨忒耳的身份而把他从女神身边夺走的话，他也应该能够得到永生。

还有关于希腊神话中的罗底亚国王坦塔洛斯的故事。他因在和众神一起进餐的时候偷了他们的果汁和圣水而长生不老。他把自己的儿子杀死并把肉剁成碎块宴请众神，因而受罚被流放到一个栽着结有可口果子的果树和淌着甘甜溪流的地方，但是那些美味他却永远也尝不到。此外，海中仙女卡吕普索让奥德修斯在她的海岛上陪了她七年，她曾给奥德修斯永生的机会，只要他能和她永远在一起。但奥德修斯为了回到家庭和妻子身边而放弃了永生。

还记得那个平凡的渔民葛劳寇斯变成海神的故事吗？答案也是肯定的。有一天他看到一条被他抓住的鱼（鱼的旁边有一株药草）活过来并跳进了水里，他把那株药草放进嘴里并在鱼跳水的地方跳了下去，海神俄克阿洛斯和特提斯接纳了他，并让他也成了海神。

1492年是哥伦布从西班牙启航出发之时，也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人在格林纳达败退，从而结束了穆斯林的占领之时。在过去近800年的岁月里，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一直在这个半岛争执不休，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很深。在《古兰经》里记录的关于鱼和生命之源的描述，对天主教徒们来说，和他们文化里的记录其实是大同小异的，从这一点不难看出葛劳寇斯传说的真实性。这也是人们在“印度”——当哥伦布出发去印度寻找财宝和香料时他们所认为的印度，其实是美洲——寻找神奇泉水的原因。

就在《古兰经》第十八章叙述的那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见英雄摩西，也就是《古兰经》里的穆萨，在《出埃及记》中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神奇探索。当摩西正在为自己新的称谓——“上帝的使者”包装打扮的时候，又被告知自己还缺少一个“上帝的仆人”，于是他带着一个侍者出发去寻找这个神秘老师。他还得到了一点指导性的提示：他要带一条干鱼出发，在干鱼可以跳起来并且消失的地方就会见到他的老师，即“上帝的仆人”。

经过了许多无结果的寻找后，他的侍者建议他停下来并且放弃寻找，但是摩西坚持说要到达“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当他们走到那儿以后奇迹悄悄地发生了，但他们却都没有意识到：

当他们到达两条河流的交汇处的时候，

他们都把鱼给忘记了，

而鱼则在他们不知不觉时消失在了河流中，

就像钻进地道一般无影无踪了。

在懵懵懂懂地继续前进了一段路程以后，摩西对他的侍者说：“把我们的早饭拿出来。”但是侍者却回答说鱼不见了：

“当我们离开岩石的时候，

你看到所发生的事情了吗？

我确实把鱼给忘了一

是撒旦让我不要提醒你的，

鱼已经神奇地离开了；

以一种神秘的方式。”

摩西说：

“那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

《古兰经》第十八章（见图2）中讲述的这个故事——干鱼活过来并悠然游到了海里——和希腊神话故事里的记录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古兰经》讲的是一种偶

然的机会，而基督教文化中讲的则是：整个过程都是由知道长生不老秘诀的上帝一手操办的，并且长生不老之源可以从复活的死鱼那里得到。

٦٠- وَإِذْ قَالَ مُوسَى لِفَتَاهُ لَا
أَبْرَحُ حَتَّى أَبْلُغَ مَجْمَعَ الْبَحْرَيْنِ أَوْ
أَمْضِيَ حُقُبًا ۝

٦١- فَلَمَّا بَلَغَا مَجْمَعَ بَيْنَهُمَا لَبِياهُمَا
فَاتَّخَذَ سَبِيلَهُ فِي الْبَعْرِ سَرَبًا ۝

٦٢- فَلَمَّا جَاوَزَا قَالَ
لِفَتَاهُ إِنِّي خِذْ زَادَكَ لَقَدْ
لَقِينَا مِنْ سَفَرِنَا هَذَا نَصَبًا ۝

٦٣- قَالَ أَرَأَيْتَ إِذْ أَوَيْنَا
إِلَى الصَّخْرِ فَإِنِّي نَسِيتُ الْخُوتَ
وَمَا أُنْسِيهِ إِلَّا الشَّيْطَانُ أَن أَذْكُرَهُ
وَاتَّخَذَ سَبِيلَهُ فِي الْبَعْرِ عَجَبًا ۝

٦٤- قَالَ ذَلِكَ مَا كُنَّا نَبْغُ
فَارْتَدَّا عَلَى آثَارِهِمَا قَصَصًا ۝

60.“看啊，摩西对他的侍者说：‘不到两条河流的交汇点我是不会放弃的。’”

61.他们到达了交汇点后把鱼的事都忘了，干鱼不知不觉活过来从地道游到了海里。

62.当他们又走了一段路后，摩西对他的侍者说：“把早饭拿出来吧，经过这么久的长途跋涉也很累了。”

63.当我们离开岩石的时候，你看到所发生的事情了吗？我确实把鱼给忘了一是撒旦让我不要提醒你的，鱼已经神奇地离开了。

64.摩西说：“那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于是他俩便循着他们来时的足迹沿路返回了。

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基本上都接受了《启示录》中的那种观点：“一条清澈无瑕的生命之河从上帝的御座那里不断地流出，在河流中部的两边栽着生命之树，树上结有十二种不同的果子。”他们肯定能记得《启示录》中的承诺：“我会把生命之水给那些渴望它的人喝”，“我会把天堂神圣的生命之树上的果子给他们吃”。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经文领唱者唱出的歌词吗？

你给他们喝生命河里的水

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长生不老的

毫无疑问，长生不老源泉或者永生之源是存在的，这是被众多经文所描述和确认了的，但问题是怎样去找到它。《古兰经》第十八章似乎给了我们许多线索，它把摩西在找到上帝的仆人之后面临的生命的三大矛盾联系了起来。在这一章接下来的部分，《古兰经》继续讲述了与之相关的三个内容：第一，他去了太阳下山的地方；第二，然后去了太阳升起的地方；第三，他又循着一条路，一直走到了“两山之间”的一个地方。在那儿，臭名昭著的高格和马高格人正在给大地添麻烦——在大地上捣乱。

为了结束这个灾难，一个英雄应运而生了。他叫杜-阿卡恩（意为“双角人”），他在两座陡峭的山之间堆满了铁块和熔化的铅，这样一来就对高格和马高格人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对方只能望而却步。把他们隔离开以后就不会再给大地带来灾难了。

“卡恩”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中都有“双角”和“两束光”的意思。《古兰经》第十八章附加的内容是紧接着穆萨（摩西）的传奇故事开始讲述的，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摩西或许有个叫杜-阿卡恩的绰号——因为在他从西奈山下来去见上帝以后，他的脸上便好像有了被强光辐射的痕迹。然而，中世纪盛行的观念却是把这个传说的主角赋予了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古代马其顿国王于公

元前4世纪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占领了大片地方，其帝国的东界直抵印度恒河流域。

摩西和亚历山大大帝的互换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及历险的相关传说，其中不仅包括他也曾结束高格和马高格人叛乱的功业，还包括了另一个与摩西雷同的故事：亚历山大和他的厨师也发现了生命之源和死鱼复活。

欧洲和近东中世纪时期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故事，都源于希腊历史学家卡利森斯的记录。他当时受命记录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的丰功伟绩，但之后却因触怒亚历山大大帝而死在狱中，他的作品也就神秘地消失了。几个世纪以后，在欧洲流传着一本自称是卡利森斯原著的拉丁文译本的书。之后其他语种的许多版本也相继出现：希伯来语、波斯语和亚美尼亚语等。这些众多的版本中，有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利亚时期，虽然它们之间有很多不同，但是大方向总体来说还是一致的。而且，它们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信息，也许就是当时卡利森斯所写的：这些东西都曾在亚历山大给他妈妈奥林匹亚斯和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写的信中出现过。

我们所期待的不可思议的旅程（寻找生命之源）就在亚历山大完成了对埃及的征服后开始了。但是在那些记录里面既没有说明亚历山大出发的方向，而且，那些

书也没有按照精确的编年史或者是地理方位的顺序来写。

书开始时的一些段落也许可以解释亚历山大和摩西之间的混淆：亚历山大想像摩西那样离开埃及——把海水隔开并拿着他的杖走过大海。

到达红海的时候，亚历山大决定在海的中间用熔化的铅铸成一道墙来把海水隔开，他的工人们“一直不停地往海水里倒入熔化的铅和其他物质，直到它们露出海面为止；然后他又在上面建了一座塔和一个桥墩，在塔和桥墩上面刻上他带有两只角的头的雕像”。

然后他就在碑上写道：“我要让所有通过这里穿过海洋的人知道是我把海水隔开的。”

把海水隔开以后，亚历山大和他的手下开始过海，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他先让一些囚犯过去。但是当囚犯们到达海中间的那座塔以后，“海浪翻腾起来拍打囚犯并将他们吞没……双角人看到这一幕以后对大海十分恐惧”，放弃了模仿摩西的想法。

由于十分急切地想到海的对面去发现“黑暗”，亚历山大决定绕行。据传，在绕行的途中他去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源头，并且在那里研究了“天堂、恒星和行星的秘密”。

他把部队留下，独自向着“黑暗之地”进发。在经过几天的行程到达沙漠边缘的穆萨斯山的时候，他看见了“一条没有墙的直路并且路是非常平的，没有高处和低处”。在那儿，他离开了身边剩下的几个值得信任的伙伴，独自继续前行。又经过了12个日夜的旅程，“他感觉到了天使的光辉”；但是当他再走近一点的时候，发现那个天使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亚历山大这时才意识到他已经到了“被世界包围的山”。

和亚历山大一样，天使也十分疑惑。天使问道：“平凡人，你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并且对亚历山大居然能成功地“钻进这个其他人从来没有能够到达的黑暗地带”明显感到不可思议。亚历山大回答说，是上帝给了他力量并且指引他“来到这个地方，即天堂”。

为了说服读者那儿就是天堂而非地狱，并且天堂是可以通过地下通道到达的，古代的作者们在亚历山大和天使见面的篇幅之间，穿插了一篇很长的关于人和上帝的论文。天使叫亚历山大赶快回到他的朋友身边，但是后者坚持要找到关于天堂和地球以及上帝和人之间的神奇的秘密。最后亚历山大说他离开的条件是得到一般人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天使对他说：“我会告诉你一些东西以便你能够长生不死。”双角人（亚历山大）说：“请说吧。”然后天使就说：

在阿拉伯的一片土地上，上帝已经在那里设置了一

片“黑暗之地”，并且藏匿着一个秘密：在那儿有一个叫作“生命之源”的水池；任何人喝了那里的水——哪怕只有一滴——他都会长生不死。

天使还赋予了生命之水其他神奇的功效，比如“像天使一样飞到天堂的能力”。亚历山大已经不需要更多的描述了，着急地问道：“这个‘生命之源’究竟在地球上的哪里呢？”“去问那个知识的传人吧”，天使神秘地回答道。然后天使给了他一串葡萄让他带回去给自己的部队吃。

回到他的伙伴身边以后，亚历山大告诉了他的伙伴们他所经历的奇遇，并给了他们每人一颗葡萄。但是“当他摘下葡萄后，一颗新的葡萄马上又从原来的地方长了出来”。所以一串葡萄就足够分给所有的士兵以及他们的马匹。

之后，亚历山大就向他能找到的所有有知识的人询问“生命之源”在何方。他向智者问：“你从你的书里读到过关于上帝有一个秘密的黑暗之地吗？在那里有一个叫‘生命之源’的水池吗？”希腊语版本说他在世界之末端（或地球之末端）寻找上帝的仆人；而埃塞俄比亚语版本则说那个知道“生命之源”秘密的智者就在他的部队当中，他的名字叫马登，并且他知道那个古老的文献记录。马登说那个地方“在日出地的右侧，而且距太阳升起来的那个地方很近”。

这些信息多少给亚历山大提供了一些线索，于是他让马登做向导，踏上了寻找“生命之源”的旅程。终于，他们又进入了黑暗之地。在经过长途跋涉以后，亚历山大感到十分疲惫，于是原地休息。他让马登一人先到前面开路。亚历山大给了马登一个石头以便能够帮助他，这个石头是他从一个生活在众神之中的老国王那里秘密得到的；它是在亚当被赶出天堂时带出来的，比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石头都要重。

虽然马登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但最终他还是迷失了方向。这时他拿出了那块神奇的石头并准备放下。在刚好接触到地面的那一瞬间，石头发出了亮光。在亮光下，马登看到了一口井，他还不知道他已经找到了生命之源。埃塞俄比亚语版本是这样描述接着发生的事情的：

现在他感到十分饥饿。他带有一条干鱼，于是他就向水井走去，准备把干鱼洗净后煮来吃……但是，鱼刚一碰到这水井中的水就活过来游走了。

“马登看到这一幕以后，立刻脱掉衣裤跟着钻进了水里，在水里他发现鱼儿果真是活的。”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生命之源”，于是便在井里洗了个澡并喝了水。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常人都能感觉到的东西了——没有了饥饿的感觉，他已经变成长生不老之人了！

当马登回到营地以后——在这里埃塞俄比亚语把他称为“双角人”——没有跟亚历山大提起他的任何发现。之后亚历山大又继续向前寻找，在黑暗里努力探索正确的方向。突然他看见了那块被马登丢弃的石头在黑暗里发着光，如今的石头已长出了两只眼睛，那光亮就是从眼睛里闪射出来。亚历山大意识到他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于是他急切向前冲。但一个警告的声音使他很快便停了下来——这个声音警告的是他不断增长的野心，说如果他再这样顽固地找寻下去，他不但不会得到永生，而且很快便会死亡。亚历山大被这个警告吓坏了，于是他放弃了对生命之源的寻找，回到了他的同伴和部队身边。

其他的一些版本则说，是一只带有人的特征的鸟把他拦了下来，并劝他回去。在所谓的亚历山大给他妈妈的信中，又说是两个鸟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在希腊语版的所谓卡利森斯的作品中，又是这样来表述的：亚历山大的一个名叫安德鲁斯的厨师到生命之源里去洗干鱼，“那水伴随着闪电闪着光”。干鱼接触到水的时候，它便活了过来并从厨师的手里滑走。厨师意识到了他已经找到了生命之源，于是便喝了里面的水并且盛了一些在一个银碗里。和马登一样，他也对亚历山大只字未提。亚历山大——在这个版本里他的同伴有360人——则继续寻找。当他们到达了一个既没有星星也

没有月亮的地方时，两个鸟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回去！”其中一个对亚历山大说，“你现在所站的地方只属于上帝一个人。回去吧，可怜的平凡人，上帝保佑的土地是不允许你们涉足的！”亚历山大和他的同伴们吓得浑身发抖，赶紧离开那个地方。但在离开之前他们带了一些泥土和石头作为纪念品。又经过了许许多多个日夜的旅程后，他们终于走出了那黑暗之地。他们到达有光亮的地方时，才发现他们手中的“泥土和石头”都是珍贵的珍珠、宝石和金块。

直到此时，那个名叫安德鲁斯的厨师才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告诉了亚历山大——干鱼活过来了，他找到了生命之源并喝了里面的水。不过，对于自己留下的一碗，他仍然没有对亚历山大说。亚历山大闻言暴怒，痛打了厨师一顿并下令把他逐出营地。但厨师却不愿意离开，因为他爱上了亚历山大的一个女儿。厨师告诉了她所有的秘密，并把留着的那一碗水给她喝了。亚历山大发现以后，把女儿也逐了出去，并说：“你已经变得长生不老了，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所以你能不能再和常人一起生活——去上帝保佑之地吧！”至于那个厨师，亚历山大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块石头，然后把他丢进了海里。不过，他不但没有被溺死，反而变成了海魔安德鲁迪克。

“就这样，”我们被告知，“故事以厨师和少女的被逐结束了。”



对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和王后们博学多闻的谋士们来说，这众多版本都是为亚历山大以及他梦寐以求的生命之源的真实性服务的。但是，生命之源到底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他们真的穿过了埃及的边境到达了西奈山——摩西曾经辉煌过的地方吗？他们真的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源头——叙利亚北部的什么地方了吗？亚历山大千里挥师来到世界之末端——印度——竟只是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源的真实所在吗？被拒绝后，他继续从事的其他的征服伟业也仍然只是为了找到他心中的这个圣地吗？

当中世纪的学者们正努力揭开这个谜底的时候，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新材料开始形成一种对印度的一致看法。一本拉丁文的关于亚历山大生平的传记，叫《亚历山大·马基尼在天堂》，作者是卒于公元521年的叙利亚讲道者“萨拉格的比萨普·雅各布”；这本著作是亚美尼亚语版本的一个修订版。它顺着地道、鸟人和神奇石头的故事继续往下讲，把黑暗之地放在了世界之末端。书中这样写道：亚历山大坐着船在恒河上航行，而那正是天堂的四条河中的比逊河。就在那儿或者说离岸边不远的一个岛上，他到达了天堂之门。

当这些结论正在中世纪的欧洲成形的时候，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新线索又浮出了水面。在1145年，来自德国弗赖辛的奥图主教，在他的《通史》里边写了这样精彩的一段：教皇收到了一封来自印度基督教统治者的信；这封信之前是不为人知的。这位印度基督教世界的国王在信中确认说：生命之河就在他统治的领域里。

奥图便是中间人，正是他将信送到了教皇手中。据说，那位印度的统治者叫约翰一世，或者作为一个圣父，叫普雷斯特·约翰；他是麻葛（寻访过耶稣出生之地的博士）的著名继承者之一。约翰一世打败了波斯的伊斯兰国王们，在世界之末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基督教王国。

今天的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杜撰的。但也有人认为，教皇收到由奥图主教送来信件的那件事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只是它的真实本身多少有些扭曲罢了。

那时的基督世界已经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到1141年时，教皇的军队和伊斯兰世界在近东——包括神圣之地——已进行了近50年的战争。那一年，教皇的军队在恩德撒遭遇了巨大的惨败。但在另一个世界之末端，蒙古的统治者却猛攻伊斯兰帝国的大门，并最终在1144年打败了他们的苏丹桑佳。这个消息传到地中海沿岸的城市时，被送交到身着基督教之王礼服的教皇手中，从而

在另一个方面击败穆斯林。

如果对青春之泉的搜寻不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年）的原因之一，那么它显然是之后远征的原因。因为当奥图主教报告了普雷斯特·约翰长老和在他领地内的天堂之河的存在之后，教皇立即发出了再次进行东征的正式文告。两年之后，于1147年，德国皇帝康拉德在其他统治者和许多贵族的陪同下，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当十字军战士的命运风雨飘摇的时候，欧洲再次响起了约翰主教的援助承诺。按照当时的编年史记录者的说法，约翰长老在1165年写了一封信给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神圣罗马帝皇帝和其他小国王，在信中他明确宣称，他将带领他的军队进入圣地。再一次，有关他的领地的形容词又是充满赞誉和激情的，因为那里是天堂之河——实际上，是天堂之门——的所在。

承诺中的援助永远都没有到来。欧洲到印度的路没有被打开。在公元13世纪的最后，十字军东征结束了，结束在穆斯林的手中。



甚至在十字军战士们撤退的时候，相信天堂之水在印度的坚定信仰，还在持续地增长和传播。

在公元12世纪末期，一种关于亚历山大大帝成就的新版本流行到了营地和城镇广场中。它被称作《亚历山大传奇》，是两名法国人基于伪卡利斯蒂尼诗歌和赞美文的拉丁版本和其他伪卡利斯蒂尼英雄“传奇”编写的。这些酒馆里的骑士、战士、镇民可不在乎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在语言上他们无法明白——它生动形象地给了他们对亚历山大在陌生土地上冒险的画面。

其中有三个完美之泉的故事。第一个能使人返老还童；第二个能使人获得永生；第三个则能让死者复活。

《传奇》解释道，这三股泉水位于不同的土地上，并认为它们是来自西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非洲的尼罗河，以及印度的恒河，这是四条天堂之河。而且它们虽流在不同的土地上，却又同出一源：来自伊甸园——正如《圣经》不断强调的。

《传奇》称述道，被亚历山大和他的手下发现的是回春泉，能使人返老还童。它如同记录事实般详细地讲述了亚历山大的56名年迈的同伴“在喝了青春之泉的水后重返三十岁的风范”。随着《传奇》的译本将这个故事越带越远，这个版本对这一点的强调也变得越来越具体：不仅是外貌，那些高龄士兵作为年轻男人才有的那种阳刚之气也得到了恢复。

但是，如果通往印度的道路被不信上帝的伊斯兰教徒挡住了的话，人们怎样才能找到生命之源呢？

教皇们不断地试图和神秘的普雷斯特·约翰——“印度著名而伟大的国王，耶稣亲爱的孩子”取得联系。1245年，教皇伊诺森四世派遣乔万尼·加宾尼通过俄罗斯南部拜访蒙古的统治者可汗。在伊诺森四世看来，蒙古人就是聂斯托尼教——东正教的一个分支的信徒，他们的可汗就是普雷斯特·约翰。1254年，亚美尼亚的宗教统治者黑森微服出访，经过土耳其东部到达了位于俄罗斯南部的蒙古统治者的营地。关于他的这次旅程，有记录说他经过了里海岸边一个叫铁门的地方，那是一条狭窄的通道。显然，这个说法恰好和亚历山大的行程有几分相似，因为亚历山大曾经用熔化的铁水浇铸在两座山之间的一个路口，把路口给封住了。它们的相似之处似乎都是为了说明在世界之末端是可以抵达天堂之门的。

还有一些记录表明，当那些教皇和王室的密使们出发去印度拜访约翰大帝——普雷斯特·约翰的时候，其他人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如尼可洛和马非欧·波罗兄弟，前者的儿子马可·波罗（1254—1324年）和来自德国堡登斯勒的威廉爵士，后来也踏上了寻找约翰大帝王国的旅程。

当他们的旅行日记使得教会和王室的兴趣日益浓厚之时，又一本文学著作燃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这个出生在英国圣阿尔巴斯的作者这样介绍自己：“我是约翰·孟德维利爵士。”他在34岁的时候在自己旅行日志的最后这

样写道：“我在耶稣1322年穿过了海洋”；我“走上了通往神圣之地和耶路撒冷的路，也到了大凯恩和印度——普雷斯特·约翰的王国；还到了其他国家。在我的行程中遇到了许多新奇的事情”。

在约翰·孟德维利爵士的《约翰先生的旅行日志》的第二十七章，标题是《约翰大帝的皇家庄园》，他这样写道：

约翰大帝拥有的大片领地上有许多高贵而漂亮的城市，海洋中有许多岛屿。因为从天堂发来的洪水把印度分成了许多岛屿。

这片土地十分肥沃.....在约翰大帝的土地上有许多珍贵的石头，非常漂亮，也非常大，他们这儿的人用它来做盘子、碗和杯子.....

接着，约翰·孟德维利爵士讲述了有关天堂之河的故事：

在这个王国有个地方叫砾石之海.....在距砾石之海还有三天行程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群山，天堂之河便是从那里的崇山峻岭中流出来的；河里没有一滴水，全是石头；它流过沙漠时便形成了砾石之海，那就是河流的尽头。

在天堂之河的前面是“一个很长很宽的大岛屿，叫作

米尔斯德拉克”，那就是地球上的天堂。那里有“美得超出想象的花园，花园里的树上长着各种各样的果子；草儿发出扑鼻的芳香”。约翰·孟德维利爵士所描述的这个天堂有很多小建筑和木屋，它们是为了两性爱欲的享受而修建的。据说，建造它们的是一个很有钱的坏人。

约翰·孟德维利爵士已经通过宝石和其他财宝燃起了读者丰富的想象力，当然还有巨大的贪婪，现在他要着重写一下人的性欲了。那个地方充满了“最漂亮的十五岁以下的少女和差不多年龄的帅气小伙子，他们都穿着黄金做的衣服；他们就是天使”——那个坏人如此说。

接着，约翰·孟德维利爵士继续说道：

那个地方建了三口十分漂亮且华丽的水井，在水井的井沿边上到处都镶嵌着装饰有黄金的碧玉和水晶，还有晶莹剔透的珍贵的东方珍珠。那个狡猾的家伙在地下安装了一根水管，以便那三个水井能按照他的意愿分别流出牛奶、酒和蜜。他把那个地方叫作天堂。

这个狡猾的人引诱了许多“高尚、勇敢的侠义之士”，在款待了这些侠客以后，他就劝说他们去杀死他的敌人，并且告诉他们不要畏惧死亡，因为即使死亡，他们也会重新复活并变得年轻。

他们在死后就可以来到他的天堂，那时候他们就会

变成和里面的少女一样的年纪并和她们一起玩耍。之后他还会把他们带到一个更大的天堂，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自然的上帝并进入极乐世界。

但是，约翰·孟德维利爵士说，那并不是《圣经》传说中的天堂。真正的天堂——他在他的《旅行日志》的第三十章中是这样表述的——“在岛屿和土地的前方，就是亚历山大曾经走过的地方”。到天堂的路一直延伸到东边的远方，向着两个富含金矿和银矿的岛屿，那里是“红海和大海分开”的地方：

在那片土地和岛屿的远方以及普雷斯特·约翰的领地上，再一直往东直走的话，就会发现全是高山和岩石；那里就是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都看不见东西的黑暗地区……那片沙漠和那个黑暗之地一直延伸到地球的天堂；亚当——我们的第一个祖先——和夏娃被安置在那里。

天堂之水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

在天堂最高的地方，再准确一点就是在中间，有一口井，从井中流出四条溪流；它们分别流经不同的土地。它们之中的第一条叫比逊河，或者叫恒河，流过印度；在河流里有沉香木和含金的沙粒。

第二条叫尼罗河，或叫基训河；它流过埃及后穿过埃塞俄比亚。

第三条名叫底格里斯河，流经亚述，并经过亚美尼亚。

第四条名叫幼发拉底河，流经美地亚、亚美尼亚和波斯。

约翰承认他自己并没有到达《圣经》中的伊甸园，但是他解释说：“没有上帝的恩准，没有人能够到达天堂；所以对于那个地方我不能跟你多说什么。”

尽管如此，但是众多源于英文的其他语言版本却都保留了爵士的如下陈述：“我，约翰·孟德维利，看到了生命之源并且曾经三次和同伴一起喝了里面的水，当我喝了以后感觉身体很舒服。”虽然英文原版里说在约翰·孟德维利离死不远的日子里，曾抱怨过自己因患风湿病而饱受痛楚，但它对那些深受这个故事刺激的人来说似乎并不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个故事没有任何意义，今天的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约翰·孟德维利爵士可能只是一个从没有远行过的法国医生，只不过是巧妙地从别人真正冒险远行的作品中拼凑出了一本旅行日志而已。”

不过，他的这些幻想却激发了其他人去探索东方世界的远航，以至最终促使哥伦布发现美洲。安格尔·罗森布兰特这样概括这些证据：“人们相信，地球上关于天堂的信念和另一个欲望联系起来了，那就是做救世主的欲望——找到长生不老的源泉。这是中世纪所有人的梦

想；迷失的天堂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眼中，生命之树被转换成生命之水，然后又成了年轻之源。”这种激励是一种坚定信念的见证——“生命之源在印度——那里面的水可以治疗任何疾病并让人永远年轻。伟大的约翰·孟德维利在去印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它……在普雷斯特·约翰大帝的基督教世界里。”到达印度并找到从天堂流出的河水成了“人们对快乐、年轻和幸福的永远追求”。

由于敌人已经挡住了陆地上的通道，所以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开辟了一条到印度的海上新航线。在亨利王子（1394—1460年）的大力推动下，葡萄牙在15世纪到达东方的航海竞赛中迅速崛起为欧洲的领先强国，他们的舰队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

1445年，第一个绕过好望角前行的航海家，葡萄牙人迪纳斯·迪亚斯到达了塞内加尔河的河口。考虑到旅程的目的地，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人们说它是尼罗河的一条支流。众所周知，尼罗河是最出名的河流之一，它是从天堂中的伊甸园里流出的。”此后，其他的航行者也都跟着这条线路走。1499年，瓦科斯·达·伽马和他的舰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终于到达了期待已久的目的地——印度。

然而葡萄牙人的“发现时代”号却没能赢得这场竞赛。他们勤奋地研究着古老的地图和曾经远航过东方的探险家们的游记。一个意大利出生的水手哥伦布经过研究认

为向西航行也可以到达印度，而且路程比葡萄牙人开辟的东边的航线近。为了寻找支持者，他来到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王宫。第一次航行时哥伦布带了一本拉丁文版本的马可·波罗的书，其实他还应该带一些约翰·孟德维利的作品，因为在哥伦布之前一个半世纪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到达了最远的东边，那他就到了西边，因为“地球是圆的……我们的主创造的地球是圆的”。

公元1492年1月，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打败了穆斯林并把他们从伊比利亚半岛赶走了。难道对于西班牙来说不是一个神圣的象征吗？因为他们做到了十字军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同年的8月3日，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找到了一条从西边到达“印度”的新航线。10月12日，他看到了陆地。直到他死亡的1506年之前，他都一直相信他所到达的有许多岛屿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大帝的领地——印度。

20年以后，斐迪南安排旁氏·德·里昂去寻找生命之源，为了帮助旁氏尽快抵达目的地，斐迪南国王授予了他在探险旅程中的特别专权。

西班牙人希望他们也能撞上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好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脚下是前人早已走过的古老的足迹。

第二章

永生的祖先

亚历山大一世短暂的一生（他33岁就死在了巴比伦）充满了征服、冒险、探索，和去世界之末端解开未解之谜的熊熊燃烧的欲望。

那并不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找寻。女王奥林匹亚斯和她的丈夫菲利浦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向他传授古老的智慧。亚历山大见证了他父母之间的争吵和离异，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他母亲带着年幼的他离开。后来他父母之间有过一次调解，但之后他母亲把他父亲杀了，这个暗杀直接引致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登上了皇位。他早期的军事行动主要在古希腊城市德尔斐展开，那儿是太阳神殿的所在地。在那里，他就感到自己将会有有一个短暂而辉煌的人生（见图3：亚历山大的世界）。

英勇的亚历山大在西班牙人去寻找生命之源的1800多年前就开始寻找了。为了寻找生命之源他必须打开到东方的路。东方就是众神们居住的地方：宙斯从腓尼基的城市提尔游过地中海来到克里特岛；阿佛洛狄忒通过塞浦路斯岛穿过地中海；波塞冬从小亚细亚带来了一匹

马；雅典娜从亚洲西部把橄榄树带到了希腊……亚历山大研读过希腊历史学家们的著作，这些历史学家都说那儿（东方）就是生命之源的所在地。



图3 亚历山大的世界

还有冈比西斯的历史故事，他是波斯国王居鲁士的儿子，他经过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西奈山去攻打埃及。打败埃及人之后，冈比西斯对他们十分残忍，在神殿里亵渎他们的太阳神阿蒙的神殿。然后就打算南下进攻“在那儿居住了很久的埃塞俄比亚人”。这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亚历山大之前的一百多年在他的《历史·第三卷》中描述的：

他的间谍藏身在向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献礼的一个伪

装中，混入了埃塞俄比亚，但事实上是为了记录他们所看到的，特别是想看一看那里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太阳的桌子”……

为了引出关于埃塞俄比亚人长寿的谣传是否是真的，他们故意对国王说：

“80岁就是波斯人能活的最老的年龄。”然后，国王为了确认这个事实就领他们到了一个水池旁边，他们在里面洗过澡以后就立刻发现，他们的肌肉油亮而有光泽，就像在油里面泡过一样。泉水里发出一股紫罗兰的芳香。

回到冈比西斯身边后，两个密使（间谍）就向冈比西斯描述那池水，“水非常非常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浮在上面，即使是木头或者其他任何更轻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会在那水中沉下去。”希罗多德得出了以下结论：如果水池这件事情属实的话，那么埃塞俄比亚人长寿的原因应该就是长期使用里面的水。

埃塞俄比亚关于生命之源和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亵渎阿蒙神庙的故事，与亚历山大的历史有直接联系；同时，还关系到那个关于亚历山大其实并不是菲利浦的儿子，而是他妈妈和埃及的阿蒙神（见图4）生的孩子的谣传；而他母亲奥林匹亚斯和菲利浦的不和正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猜想。

很多托名于希腊学者卡利斯提尼斯作品的版本，都提到了末代埃及法老奈克塔内布，他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和通神者；他暗地里引诱过奥林匹亚斯。但是她并不知道阿蒙神变作法老来接近她，所以当她对菲利浦感到很厌烦的时候就和神生下了一个孩子，而这个神正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曾亵渎的神——阿蒙神。

在小亚细亚打败波斯人以后，亚历山大便开始攻打埃及。他预计将会遇到埃及总督强大的抵抗，而与他的预计正好相反，他惊奇地发现，埃及这么大的一片土地竟轻轻松松地落入了他的手里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征兆。然后他又紧接着向阿蒙神庙的所在地大绿洲进发。在那里，阿蒙亲口确认亚历山大就是他的儿子（据传说是这样的）。这一事实确认以后，埃及的神职人员们把亚历山大神话为法老；这样一来，他永生的欲望已经不是一种别人赋予的优待了，而成了他的权利。从这儿以后，亚历山大在硬币上被描绘成一个有角的宙斯-阿蒙（见图5）。

然后，亚历山大又去了卡尔纳克，即敬奉阿蒙的中心。这次行程除了所看到的東西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卡尔纳克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就成了一个著名的宗教中心，这里聚集了许多寺庙、圣坛和纪念碑，以及历代法老们为阿蒙修建的建筑的遗址。其中最经典最庞大的建筑是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在亚历山大之前1000多年前

建造的一个庙。她也称自己是阿蒙的女儿，是一位女王怀上的（阿蒙神微服私访时曾经探访过这位女王）。

但是那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谁也说不清楚。亚历山大没有将他的军队东撤到波斯帝国的中心地带，而是选了一部分随从部队和一些同伴南下更远的地方。他的同伴们都十分疑惑，感觉他好像是要进行一次愉快的旅行——做爱的愉快。



图4



图5

这个不带明显特征的插曲不论是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还是亚历山大的将军们来说都不明了。为了使这个故事更合理化，亚历山大的旅程的记录者们描写了一个他要去见的女人，是一个“美得无法形容的女人”。她就是埃及南部（今天的苏丹）一带的埃提阿伯的女王，其名字叫“干大基”。与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故事刚好相反，在这个事例中是国王（亚历山大）去女王的土地上。不为亚历山大的同伴们所知的是，他要找的不是爱情而是永生的秘密。

亚历山大在那儿愉快地度过了一段时间后，女王决定告诉他一个秘密，作为分别的礼物——“众神仙所聚集的一个洞穴”。在她的指导下，亚历山大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他和几个士兵一起进去了，看见了一层带着星光的薄雾。屋顶闪着光就像是星星点亮的一样。神仙们的外在形象很明显，一群人正静静地服侍着他们。

一开始亚历山大感觉十分害怕和惊奇，但是后来他还是决定留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看到这些斜靠着的身影的眼睛里发出像光束一样的光芒。

他看到这些“斜靠着的身影”的眼睛里发出光束这一幕以后，便突然停了下来。他们是神仙吗，或者是被神话的凡人？之后他被一个声音吓了一跳：其中的一个“身影”开始说话了：

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亚历山大。你知道我是谁吗？”

亚历山大说：“不知道，我的主。”

另外一个说：“我叫瑟商图瑟斯，征服世界的国王已经加入我们众神之中来了。”

亚历山大十分高兴和惊奇——就像找到了自己要找的那个人一样。亚历山大不是不速之客，他是被邀请进来加入“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和守望者”这个行列的。他“走进去后看到了火亮的一团薄雾，他曾经见过的、为拉克泰德人所热爱的神坐在他的宝座上，那神就是古埃及地下之神塞拉皮斯”。后者在希腊语的版本里，则是酒神狄

俄尼索斯。

亚历山大看到了他提出长寿问题的机会。“主啊，”他说，“我能活多久？”

塞拉皮斯并没有回答。之后瑟商图瑟斯就安慰亚历山大说，神的沉默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虽然我自己也是神的一员，”瑟商图瑟斯说，“我却没有你幸运……虽然我征服了整个世界和许多民族，但是没有人记住我的名字；而你却不一样，是那么出名……你死后也会千古留名的。”他以这样的方式安慰了亚历山大。“你会在死亡中得到永生，这样你就不会死。”

亚历山大感到十分失望，离开了洞穴并“继续他的旅程”——继续向其他圣贤讨教，继续寻找逃脱凡人命运的道路；继续仿效成功成为永生的神的先人们。

有一个版本说亚历山大所遇到的圣贤中，有一个是伊诺克，《圣经》中大洪水以前的一个族长，诺亚的曾祖父。那次相遇是在一个群山遍布之地发生的，“生命之地——天堂就坐落在那里”，“那里就是圣人居住的地方”。在山的顶部有一座闪闪发光的建筑物，从那里开始，有一架朝天的巨大的梯道；梯道是用2500块黄金厚板做成的。在一座很大的殿堂里或者说洞穴里，亚历山大看到了“金色的人们，他们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壁龛里”，一个金色的祭坛和两个高达60英寸的“烛台”。在旁

边的一个沙发上，斜倚着一个身上披着嵌有黄金和宝石的遮盖物的人，上面是有许多分枝的金葡萄树，藤上结有一串一串的宝石葡萄。

那个人突然开口说话，称自己是伊诺克。“不要刺探关于神的事”，那个声音警告说。亚历山大服从了他的警告，回到部队身边；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出现了——神赐给他的作为分别礼物的一串葡萄，却神奇地足够养活他的整个军队。

但是在其他版本中，亚历山大遇到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古代的人：伊诺克和先知以利亚，据《圣经》的传统说法，他俩从来没有死过。这件事是发生在当亚历山大横穿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的时候。突然一股神奇的力量把他的马连人带物都举了起来，然后把亚历山大带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圣幕里。在里面他看到了那两个人，他们的脸十分白亮，牙齿比牛奶还白；眼睛比早晨的星光还亮；他们长得“十分高大而且高雅”。他们两个告诉亚历山大“他们是上帝从死亡中藏起来的”。还告诉他们那个地方是“生命的仓库”，“清澈的生命之水”就从那里流出来。但是还没等亚历山大了解更多或者没等他喝到“生命之水”，一团“火焰马车”就飞过来把他带走了——之后他发现自己回到了部队身边。

此外，根据穆斯林的传统，先知穆罕默德也曾经在1000年以后骑着他的白马奔向天堂。

描写众神之穴的这一段和其他有关亚历山大历史的段落一样，是纯属打发时间的小说，还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的润色？

真的有过一个叫干大基的女王吗？真的有一个叫夏马尔的城市吗？真的有一个叫瑟商图瑟斯的世界的征服者吗？说真话，这些古代的名字还是最近才为学生们所知。如果干大基只是埃及皇室显贵的名字，而夏马尔只是埃及某一个神秘的省份，这些名字最终会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就像历史遗迹最终被风沙侵蚀。从沙漠中立起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让这个谜更难揭开了；那些类似象形文字的难以辨认的图字，仅仅被确认为是未解之谜而已。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广为传播的古代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了传奇，最终为世人遗忘。

当拿破仑在1798年征服埃及时，欧洲才开始重新探索埃及。和拿破仑为伴的军队中多是严肃的学者们，他们准备开始移开那些沙子，并将遗忘之帘揭开。他们在罗塞塔村附近发现了一块刻着三种语言碑文的石头，三种语言都是说的相同的东西。不久这个谜底就被揭开了：它们记录的是法老的功绩和对众神的赞颂。

在19世纪20年代，欧洲的探险家们在苏丹境内的尼罗河畔一个叫麦罗埃的地方发现了一处古代遗迹（包括有尖顶的金字塔）。一支皇家普鲁士军队在1842—1844年间的挖掘工作中，发现了一群给人印象很深的建筑遗

址。在1912和1914年间又发现了其他神秘的遗址：其中一个象形碑文中所说的太阳神庙——或许就是冈比西斯的两个密使所讲的“太阳的桌子”。这个世纪中，进一步的挖掘工作得以把那些各自零散的建築遗址拼到了一起，这个拼接成的整体和继续被破解的碑文的信息建立了这样一个观点：公元前1000年确实存在努比亚王国；那就是《圣经》中所讲的库什之地。

确实有个叫干大基的女王。象形碑文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努比亚王国的初期，这个王国被一个聪明而善良的女皇统治着，她的名字叫干大基（见图6）。此后，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女人继承了王位以后，这样一种更替都会沿用“干大基”这个名字以象征伟大的女皇权。再往麦罗埃境内的更南部，那儿有一座城市叫甚那尔——很有可能就是亚历山大故事里的夏马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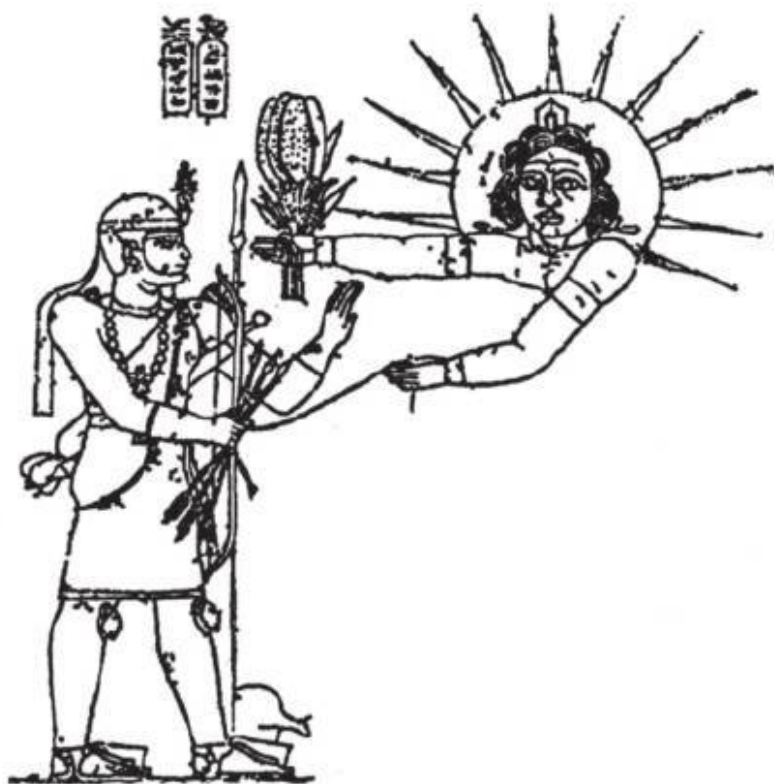
那么瑟商图瑟斯呢？埃塞俄比亚版一部托名卡利斯提尼斯的作品中说，亚历山大和他的部下去埃及（或者从埃及出发）时，路过了一个有很多鳄鱼的湖泊；之前的一个统治者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跨湖泊的桥。“看啊，在湖岸边有一个建筑，在建筑的上方有一个异教徒的祭坛，祭坛上面写着：‘我是卡希，世界的国王，我穿过了这个湖泊。’”



图6

这个世界的征服者卡希到底是谁？就是统治过库什和努比亚的国王吗？关于这个故事的希腊版本说，这个在湖边（这里被描述为红海的一个水域）留下了纪念的征服者叫瑟商图瑟斯，所以瑟商图瑟斯和卡希就是同一个统治者——一个统治过埃及和努比亚的法老。努比亚的古纪念碑描写的是，这个统治者收到过来自“闪闪发光的神”送的如同海枣一样的生命之果（见图7）。

埃及的文献记录确实提到了在公元前两千年早期一个伟大的法老，他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的征服者。他的名字叫西奴色；他也是阿蒙神的一个狂热者。希腊的历史学家们相信他征服了利比亚和阿拉伯，更重要的是还征服了红海的所有岛屿；他还占领了亚洲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据说，他向东延伸的距离比后来的波斯人还要远；然后，他通过小亚细亚侵略欧洲。希罗多德描写了关于这位法老的很多功绩，并把他叫作塞索斯特里斯；说他不管走到哪里都会修建纪念柱。



就这些他修建的柱子，希罗多德写道：“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如此一来，当亚历山大看到湖边的柱子的时候，就再一次印证了希罗多德一个多世纪以前所写的东西。

瑟商图瑟斯也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埃及名字的意思是“将会永生”。因为凭借他埃及法老的身份，他有权利加入众神之列并且长生不老。



在寻找生命之源或者长生不老之源的过程中，确保自己所进行的找寻不至于徒劳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过去其他人已经成功地找到过了。还有，如果生命之源是从失乐园流出来的话，那么，去寻找那些找到过生命之源的人，不就是一种更好地去了解怎样通向生命之源的道路的方法吗？

正是出于这个想法，亚历山大才开始去寻找那些已经得到永生的先人。他是否真的遇到了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许多世纪里，亚历山大或者他的历史学家们（或者两者都有）相信永生的先人们是存在的——在他们那个古老的年代，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凡人可以变得不平凡。

亚历山大历史的作者们或者编辑们讲到了各种各样关于亚历山大遇到瑟商图瑟斯的事情；以利亚和伊诺克；或者只有伊诺克。瑟商图瑟斯的身份只是一个猜想，他变成神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描述。以利亚也是这样的——根据一个亚历山大的版本他是“华丽神庙”中伊诺克的伙伴。

以利亚是《圣经》中的先知，他在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王国——在国王亚哈和亚哈谢的统治期间——比较活跃；就像他的名字所表达的一样（意为“我的上帝是耶和華”），他被希伯来上帝耶和華所激励而站在上帝那一边——当对上帝的信仰被迦南人的神巴尔的信徒们骚扰的时候。在一段与世隔绝的时间里，以利亚住在约旦河附近的一个秘密地方接收上帝的训练；他被授予了具有神奇魔力的“毛织的斗篷”并学会了使用魔法。之后他又到腓尼基的西顿镇小住，他的第一个有记录的魔法——正如《列王纪I》的第十七章讲到的——是把提供他住宿的一个寡妇的一点点食用油和一勺面粉变得足够她吃一辈子。然后他又劝主赐给她一个孩子，因为她的儿子已经由于严重的疾病而死亡了。他还能够从天上召唤上帝之火，以便能够在国王们和神职人员抵挡不住异教徒的进攻的时候派上用场。

《圣经》说以利亚没有死在地球上，而是“被一阵旋风带进了天堂”。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以利亚仍然是个凡

人；在逾越节（犹太历7月14—21日）前夜这个特殊的日子，传统习俗仍要求邀请他到犹太人的家里。《旧约》详细写了他是怎样一步一步上升到他那个高度的。也正像《列王纪II》的第二章写的一样，他的这些经历和成就都不是偶然的。相反：那是一个事先安排和计划好的行动，是上帝事先就和以利亚交流过的。

那个专用于修炼的地方（上帝训练以利亚的地方）就位于约旦谷里面，在约旦河的东岸——也许就在以利亚被上帝任命为“上帝的部下”的那个地方吧。当他开始进行他最后到吉甲——一个《圣经》所讲的纪念一个更早的奇迹的地方——的时候，他忠实的门徒以利沙一直跟着他，而他却想摆脱后者；所以，在这一段旅程中以利亚十分不愉快。沿途中，两个先知不断地被信徒们截住，“先知们的儿子们，”信徒们不断地问，“上帝今天真的要把以利亚带到天堂吗？”

让《圣经》的讲述者用他自己的语言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吧：

当上帝说他愿意用旋风

把以利亚带上天堂时，这件事就发生了，

以利亚和以利沙就一起从吉甲到了天堂。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过来，我要为你祷告，

因为上帝已经把我送到伯特利去了。”

以利沙对以利亚说：

“只要上帝还在，

我就永远不会离开你。”

所以他们俩就下去到伯特利去了。

在伯特利的先知们的儿子们

就到以利沙跟前对他说：

“你知道上帝今天要把大师

从你身边带上去吗？”

他说：

“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保持沉默。”

现在以利亚才对以利沙承认，他的目的地是约旦河畔的耶利哥。以利亚叫他往后退，但是以利沙再一次拒绝了，并跟着那些先知，“然后他们就到了耶利哥。”

在耶利哥的先知们的儿子们

走近以利沙对他说：

“你知道上帝今天要把大师

从你身边带上去吗？”

他说：

“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保持沉默。”

自己想独行的尝试几经挫败以后，以利亚要求以利沙待在耶利哥，并叫他自己一人到约旦河边去。但是以利沙又拒绝了，说自己不会离开以利亚。先知们的儿子们也受到了以利沙的鼓励，“先知们的儿子们也跟着以利亚走；但是当他们两人（以利亚和以利沙）到达约旦河时，他们都停下了脚步并站开了”。

以利亚拿起他的斗篷，

并把它裹了起来，

他用斗篷击打水，

水就从两边分开了，

他们俩就走干路横穿过约旦河。

当他们两个横穿过去以后，以利沙要求以利亚让他充满神奇的力量；但是他不会得到答案的，

当他们继续边走边谈时，
一辆火焰马车和几匹火焰马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俩被分开了，
在一阵旋风中，
以利亚走上了天堂。

以利沙看到以后，
大呼：

“我的主啊！我的主啊！

以色列的马车和马夫啊！”

之后他什么也看不到了。

以利沙目瞪口呆地在原地待了一会儿，然后他看到以利亚留下的斗篷。这是偶然还是故意？为了找到答案，以利沙拿着斗篷回到了约旦河岸边，叫了耶和华的名字并用斗篷击打水。看啊——“水从两边分开了，以利沙走了过去。”先知们的儿子们，那些站在河流东岸的耶利哥平原上的信徒们，“看到了发生的一切，说：‘以利沙确实受到了以利亚的鼓舞；他们走近以利沙，在他面前

匍匐以示敬意。””

那50个信徒不相信他们的眼睛，怀疑以利亚是不是真的被永远带上了天堂。也许上帝的旋风只把他带到不远处后，就把他放到了某一座山上或者某一个峡谷里面？他们问道。以利沙否定了这个疑问，于是信徒们便带着这个疑问去寻找了三天（看看以利亚是不是在某个地方的山上或者峡谷里）。当他们无功而返以后，以利沙说：“天哪！难道我没有跟你们说那不可能发生吗？”因为他对事实非常清楚：以色列的上帝已经用火焰马车把以利亚带上了天堂。



关于亚历山大的历史记载中写到了他和伊诺克相遇的事，这个相遇引出了对永生的寻找——一个具体在《圣经》中提到的“永生的先人”；这个先人一路走上天堂的传奇比《圣经》还要早，而这些传奇也凭自己的精彩资历而被历史记录。

根据《圣经》记载，伊诺克是大洪水前的第七个族长，他是继亚当的第三个儿子赛特之后登上族长的。他是诺亚——大洪水中的英雄——的曾祖父。《创世记》的第五章罗列了这些族长的家谱，关于他们的合法继承人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们又是什么时候死的。但是伊诺克是一个例外：没有提到他的死亡。《创世记》解释

说“他和上帝一起走了”，并且称在他标志性的365岁的时候（太阳历正好一年），伊诺克从地球“消失了”，“因为上帝已经把他带走了”。

如果我们把《圣经》的这些隐含陈述放大，就不难发现犹太解说员经常引用到的一些古老的材料，而这些材料似乎描述了一个伊诺克走上天堂的斜坡。而在天堂里，他被有些版本翻译为梅塔特隆——上帝的“表情王子”，因为他站在上帝宝座的后边。

根据这些传说，就像I.B.拉夫那在他的《以色列传说大全》中写的一样，当伊诺克被上帝召唤到他的居所之时，一匹火焰马被派到伊诺克跟前。当时他正在人群中宣讲公义，人们看到这匹从天而降的火焰马的时候，他们要求伊诺克做出解释。伊诺克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已经到了离开你们去天堂的时候了。”当他爬上马以后，人们却不要他走，整整跟了他一整个星期。“当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一辆由数匹火焰马拉着的火焰马车载着天使们下来了，把伊诺克送到了天上。”在他上天以后，天使们不满地对上帝说：“为什么一个女人生的人竟能上到天堂来呢？”上帝指出伊诺克的虔诚和献身，所以才给他打开了生命之门和智慧之门；上帝还给了他大量漂亮的衣服和发光的王冠。

就像在其他实例中一样，《圣经》中的隐秘文献表明，古代的编辑们相信，他们的读者曾经对于其奥义的

延伸阅读十分熟悉，并且，还具体提到了诸如《公义之书》《耶和华的斗争之书》等已经失传的书籍。对于伊诺克的事情，《新约》增加了一个隐含的叙述，说他被上帝“变成了”“不会经历死亡”的人。这两句话来自伊诺克的口述，是在他“变化成永生之躯以前”表明的或者写下的（见《希伯来书》11：5）。《犹大书》之14——它同样提到了伊诺克的预言——也被认为某些部分实际上是这位族长写的。

基督教过去几百年的众多各种各样的著作，都包含了类似的暗示和参考；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版本的《伊诺克书》在世上流出了。当学者们在19世纪研究这些手稿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版本主要来源于两个原材料。第一个原材料被确认为“伊诺克I”，叫《伊诺克书》，是用埃塞俄比亚语翻译希腊语版本的《希伯来书》而形成的；另一本被确认为“伊诺克II”，叫《伊诺克的秘密之书》，是用斯拉夫语翻译的希腊语版本。

研究过这些版本的学者们并不排除伊诺克I和伊诺克II都是源于一个更早的原作；古代也可能存在一本叫《伊诺克书》的书。R.E.查理斯于1913年出版的《〈旧约〉的伪经与伪书》，是英文翻译版本的《伊诺克书》的主要原作，和其他从《旧约》与《新约》中排除出去的早期的英文翻译版本作品的原作。

《伊诺克的秘密之书》用第一人称，以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开始：

在第356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一个人在家里，我躺在床上，不久就睡着了……之后我看到两个非常高大的人，这样的人我在地球上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的脸像太阳一样发着光，眼睛就像燃烧的灯，并且有火焰从他们嘴里喷出来。他们穿的东西有羽毛的特征，脚是紫色的。他们的翅膀比黄金还要明亮，他们的手比雪还要白。他们站在我的床头并叫我的名字。

因为当这两个陌生人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伊诺克之后又补充道，那时候他已经醒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这两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他说。他对他们十分尊敬但还是有一点害怕。而那两个人却向他保证说：

伊诺克，活跃起来，别害怕；永生的上帝今天把我们派到你身边来带你爬上斜坡，走上天堂。

然后这两个人又告诉伊诺克去把他的家人和仆人都叫醒，并且告诉他们“在上帝把你带回来之前”不要寻找他。伊诺克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并利用这个机会教导了他的孩子们应该怎样行公义。接着，出发的时间到了：

当我和我的孩子们要说完话的时候，这两个人把我

召唤过来，将我放到他们的翅膀上，并把我带到了云层之上；啊，云在移动……飞到高处我看到了空气，再高处我看到了苍天；他们把我放在了第一层天堂；带我观赏了比地球上的大海更美的海。

就这样从“移动的云”的那层天堂继续向上，伊诺克就到了第二层天堂——“黑暗天堂”，在这里有“管理着星星的两百个天使”。然后又到了第三层天堂，在第三层天堂：

他看到了一个漂亮的花园，美丽而又布满芳香的树和果子。

在花园中间有一棵生命之树——当他来到天堂时上帝正在那里休息。

虽然伊诺克被生命之树的神奇吸引住了，但他还是能够用以下文字来描述生命之树：“它比人类创造的所有东西都还要漂亮；从各个角度来看它都呈黄金色和紫红色，像火焰一样透明。”从它的根部流出四股泉水，分别流出蜜、牛奶、油和酒，他们从这个美妙的地方往下走，就到了伊甸园所在的天堂。在生命之树所在的第三层天堂，有300个“十分荣耀”的天使在守护着生命之树；这第三层天堂也是公义之地和邪恶的人受折磨的恐怖地带。

再往上就到了第四层天堂，伊诺克看到了发光体和各种各样的生物以及上帝的祭品，到了第五层，他看到了更多的祭品；第六层，“一大群天使在研究星星的旋转和运行”。然后他又到了第七层天堂，在那儿他看到最漂亮的天使们在忙碌，他“远远地”看到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

那两个带翅膀的人和他们的浮云把伊诺克放在了第七层天堂的边缘并离开了，在那里上帝叫天使长加百列带伊诺克入列。

在30天中，伊诺克学到了所有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智慧和事情；然后他被一个有“非常老的面孔”的天使送回了地球。总的来说，他在天堂待了60天。但是他的返回是为了他能够向他的孩子们传授圣训；30天以后，他又被带到了天堂，这一次是永远。



作为一本个人的圣约书和历史书，埃塞俄比亚语版本的《伊诺克书》以前的名称很可能叫《伊诺克语录》，写了他到天堂的旅行和他在地球四个角的旅程。当他到达北方，向着“地球北部的边界走”，他“看到了一个很大很辉煌的装置”，但这个装置是干什么用的却没有描写。他又看到——就像在地球东边边界所看到的一样——“天堂的三个入口”；通过这些门他看到了里面正在下

冰雹和雪。

“然后我就到了地球南部的边界”，从天堂之门里面看到了露和雨。他又去了东边，看到了天堂的星星穿过并消失。

当伊诺克去“地球中间”和地球东边及西边的时候，过去和未来主要的秘密和奇迹才呈现在他眼前。在“地球的中间”是未来的耶路撒冷的神殿；在东边是知识之树；在西边他看到了生命之树。

在东边的行程中，伊诺克经过了群山和沙漠，看到了水流过被云和冰雪（“不流动的水”）覆盖的山顶；看到了释放出不同香味的树。再向更远更远的东边走，他发现自己回到了和厄立特里亚海接壤的群山里。继续走，他经过了佐提尔，这里有天使把守着天堂的进口，他走进后就到了“公义之园”；在许许多多的树里边他看到了“知识之树”，有冷杉那么高，它的叶子就像长角豆，而它的果实就像葡萄一样是一串一串的。陪伴他的天使说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在被赶出伊甸园之前所吃过的果实。

在西行的途中，伊诺克来到了一座“日夜燃烧的山脉”。在山脉的前方是一个由六座山围成的一个圆形地带，山又被“很深，很险的峡谷”分开。第七座山在中间矗立，“山上就像是一个宝座一样，充满芳香的树就环绕着宝座；在众多树中有一棵的香味我从来没有闻过……它

的果实就像海枣树的果实一样。”

陪伴他的天使说中间的那座山是一个宝座，“最伟大
的光荣的上帝，永生的国王会在下访地球时到这里来
坐”。至于那棵独特的树，天使说：

至于这棵香树，在大审判之前

所有的凡人都不许碰它……

它的果实是给选中的人吃的……

它的芳香会留在他们的骨头里，

他们会在地球上得到永生。

就是在这些旅程中，伊诺克看到了“那些天使的翅膀
上会套着很长的线去北方”。当伊诺克问这是什么意思的
时候，陪伴他的天使说：“他们去做丈量工作了……他们
会带回来最准确的测量结果和他们最准确的测量工具
——绳子……这些测量结果可以揭开地球所有的秘密。”

在访问了地球上所有的秘密地方以后，现在到了伊
诺克去往天堂旅行的时候了。他先是被带到“一座直通天
堂的高山顶”，然后又去黑暗之地：

他们（天使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这里的人就
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变成

人样。

之后他们又把我带到了一片漆黑的地方，这里的一座山通过山顶到达天堂。

我看见了智慧者的居所、宝藏一样的星星和闪电，在黑暗的更深处看到了火焰弓和火焰箭；还有箭筒、火焰剑和闪电。

但是永生却从亚历山大的手中滑走了，因为他寻找的是与他宣称的目标——伊诺克——相反的方向。当伊诺克正在接受神的赐福的时候，法老们跟上来了；就这样，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被上帝认为是值得赐福的。所以“天使们带我去生命之源”。

继续走，他又到了一座“火屋”：

当我走进的时候，我靠近一堵水晶做的四周环绕着火焰的墙，我开始感觉有点害怕了。

我走进了环绕的火，来到了一个用水晶做的很大的房间；地板也像是花纹嵌饰的水晶。天花板像是一条由星星和闪电铺成的路，在它们中间是二级天使基路伯，他们的天堂就像水一样。

熊熊燃烧的火焰包围着墙，门也发出火焰。

当我进入那个房间的时候，我既感觉像火烧一样的

热也感觉像冰冻一样的冷.....

我又看到了一间房，比前一个还要大；它的整个大门朝着我打开着，门是用熊熊燃烧的烈火组成的.....

里面有一个极高的宝座：看上去是水晶做的，宝座的轮子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后面是二级天使基路伯。

从宝座的下面喷出火焰挡住了我的视线，难以继续往下看。

到了火焰河以后，伊诺克被带到了上空。

他看到了整个地球——“地球上所有河流的河口.....所有的角柱石.....还有地球上风吹云动的景象”。再往高处他就到了“风组成了天堂上顶的地方，我看见了天堂的风把太阳和星星都从四周吹过来”。走在“天使的路上”，他到达了天堂的上空，在那里他可以看到“世界的尽头”。

在那里他还看到了天堂的延伸：他能够看到“七颗星星就像发光的大山一样”——“七座美丽的石头组成的大山”。无论他从哪个角度看这些天体，“总有三个是朝东的”，那东边便是“天堂的火焰地带”；在那里伊诺克看到了不断升降的“一列列火焰”——火焰喷出的量“无法知道，就像在无限地从宽度和高度发展”。在另一边，这些天体“向着南方”；在这里伊诺克看到了“一个无底洞，上面没有天，下面也没有地.....是一个空虚的、奇妙的地

方”。当伊诺克问是谁在带着他往高处飞的时候，天使回答说：“马上就到了天堂尽头了……那里是天堂和地球的尽头，也是星星的监狱和天堂的主人的所在地。”

中间的那颗星星“慢慢地飘到天堂，就像是上帝的宝座一样”。有一点雪花石的特征，“宝座的顶部像是蓝宝石”，那颗星星就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伊诺克继续在天堂旅行，他说：“我到了一个十分混乱的地方，看见了一些恐怖的事情。”他所看到的是“天堂的星星都被绑在一起”。天使向他解释说：“这些星星在天堂违反了上帝的规矩，它们要等到一万年以后才能被放开。”

在总结第一次天堂之旅时，伊诺克说：“我，伊诺克，自己看到了所有的事情；没有人会看到我所看到的。”在天堂里他被传授了所有方式的智慧，他回到地球是为了向人们传授这些知识；这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多久不清楚，“伊诺克被藏了起来，人们的孩子们都不知道他被藏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住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但是当大洪水将要来临时，他给他的曾孙诺亚写了一封信劝告他要行公义，这样做他就会得救。

在那以后，伊诺克又“从地球上的人中间被马车带上了天堂，他的名字从此消失在了人间”。

第三章

法老的来生之旅

很明显，亚历山大的奇异旅程——寻找永生的先人们——给他们带来了独特的经历：岩洞、天使、地下火焰、火焰马和火焰马车或火焰战车；很明显，在基督时代的前几个世纪里，亚历山大或他的历史学家们（也可能两者皆是）都相信，如果一个人要想得到永生的话，就必须模仿埃及的法老们。

因此，亚历山大关于永生的一个观念，即必须要通过寻找一个半神的先人才能得到其秘密，是受到一个埃及神的启发而得来的。他并没有直接去追求与希腊的神有什么密切联系，从而进入天堂，得到永生。这是一个事实而不仅是传奇，亚历山大也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所以他在小亚细亚击溃波斯人的防线后并没有再追击他们，而是去了埃及；他去那儿是为了寻找神奇的“根”，在那儿开始寻找生命之源。

《希伯来书》讲到，在重新回顾了那些独一无二的凡人怎样通过神的邀请，从而摆脱了凡人的命运的故事后，古代埃及人把这种奇遇从一种个别者由神那儿所得的优待，变成了或固定成了一种权利。当然，这种权利

不是对于那些正直的人，而是对于国王，即法老的，凭的是他们坐在埃及王位的宝座上。根据古埃及的传统，这是因为埃及的第一批领导者们不是人而是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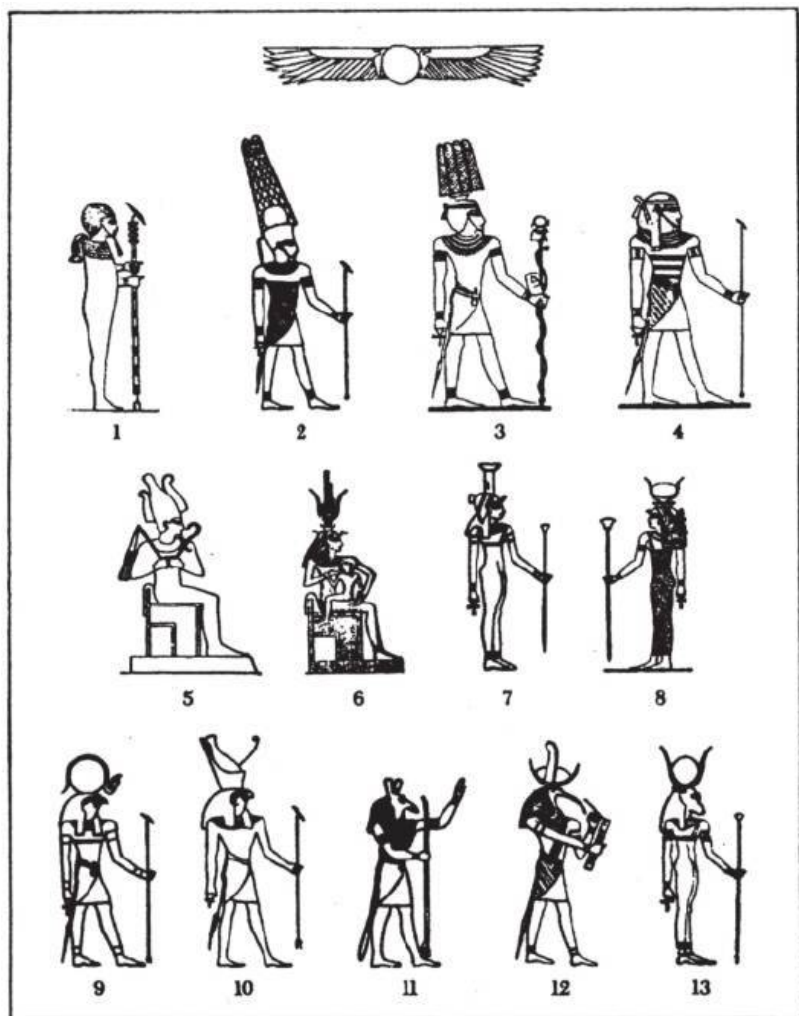
埃及的传统保留了“天堂之神”无数次从天碟来到地球的事（见图8）。

当埃及被水淹没的时候，“一个伟大的神就到地球上来了”，他修筑堤坝，把尼罗河水拦住；开垦田地，把埃及从水和泥中举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埃及的绰号叫“被举起来的土地”的原因）。这位年老的神叫卜塔——“开拓者”。他被看作是伟大的科学家、建筑大师和众神的艺匠；他甚至也参与过造人。他的助手经常被描绘为棍子仪器（或是测杆）——非常像今天搞调查的雇主雇佣去做实习测量的“棍棒仪器”人员。

埃及人相信卜塔最终在南部退休了，在那儿，他用他事先在一个秘密的峡谷安装好的泄水闸继续控制着尼罗河的水量。泄水闸的位置就在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处，也就是今天阿斯旺大坝所在的地方。在离开埃及之前，他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座圣城。为了纪念天堂的神，他给这座圣城命名为安。在《圣经》中，这座城叫安城，希腊人则称之为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同时，为了纪念天球，卜塔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拉。作为埃及第一个神统治者，拉的雕塑被立在了城里。

拉，一个伟大的“天堂和地球的神”，又在安城修建了一个特殊的圣坛；里面放置着本本——一件“秘密的物件”，他就是通过它从天堂来到地球的。

最终拉还是把王国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属于阴间之神奥西里斯，另一部分属于混乱、暴风雨、沙漠之神赛特。但是把王国分给这两兄弟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他们之间合作得并不好。赛特一直想着推翻或者杀死他的兄弟奥西里斯。经过一些周折后，最后赛特还是成功地把奥西里斯骗进了一副棺材，并且立刻封死棺盖丢进水里。伊西斯，奥西里斯的妹妹和妻子，司生育的女神（她的象征物是牛角绕着日轮或月轮），在今天的黎巴嫩沿岸成功找到了那副棺材。她把他藏起来，并召唤其他神来帮助她把奥西里斯救活；但是赛特发现了尸体并且把尸体剁成了碎片，而且赛特还把尸体碎片散开撒到地上。在伊西斯的妹妹，死之女神奈芙蒂斯的帮助下，伊西斯捡回了那些尸体碎片（除了生殖器官外）。然后，在把奥西里斯的尸体碎片拼在一起后，复活了。



天碟与古埃及诸神：1.卜塔；2.拉-阿蒙；3.透特；4.塞克；5.奥西里斯；6.伊西斯和何璐斯；7.奈芙蒂斯；8.哈托尔诸神及其象征物：9.拉/猎鹰；10.何璐斯/猎鹰；11.赛特/西奈驴；12.透特/朱鹭；13.哈托尔/牛

图8

之后奥西里斯继续在另一个世界和众神一起活着。
神学著作是这样写他的：

他走进了秘密大门，

永生的上帝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

和他走在拉的路上。

奥西里斯的埃及王位被他的儿子何璐斯继承。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伊西斯把他藏在了尼罗河的芦苇里面（根据《圣经》所说，这正和摩西的母亲所做的一样），以防止赛特发现他。但是他却被蝎子蜇了一下，然后死了。他母亲连忙去找具有神奇魔力的女神透特帮忙，知道这个事情以后，透特马上从天堂下到地球上来了，使何璐斯复活了。

长大以后，何璐斯开始挑战赛特的王位。双方的争斗范围十分宽广，并惊动了天上的众神，后者力劝他们平息争端。根据历史文献的描述，何璐斯用一个叫那尔——这个词在古代近东的意思是“火柱”——的武器向赛特发起进攻。这种天上的战车是一个很长的、圆柱形的物体；它有一个漏斗状的尾巴，前面有一个喷口，光束就从这里喷出来，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天上的潜水艇（见图9）。在那尔的前端，还有两个前灯或者说是两只“眼睛”，埃及传说称它们会在蓝色和红色之间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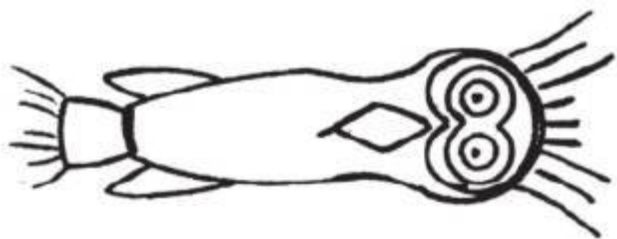


图9

战争持续了几天，双方都有胜败。赛特被从那尔里面射出的一种角质的东西（一种特质的“鱼叉”）击中了，并失去了睾丸。这下赛特怒火中烧了。在西奈半岛的最后一次战役中，他用火束射中了何璐斯，何璐斯因此丢掉了一只眼睛。伟大的众神们呼吁他们休战并坐下来谈判。犹豫再三之后，曾统治地球的地球之神决定把埃及交给何璐斯，并正式宣布何璐斯是拉和奥西里斯的合法继承人（从那以后，何璐斯就得到了猎鹰的象征，而赛特则成了亚洲神，并以游牧民族的负重动物西奈驴为象征）。

何璐斯的即位使分裂为两块的埃及又重新得以统一，但在之后，王位的继承问题一直延续进了整个埃及的历史；因为后来的每一个法老都被认为是何璐斯和奥西里斯王位的占领者——赛特的继承者。

目前尚不知是什么原因，何璐斯的治下发生了一系列动乱；这些动乱持续了多久也不知道。最后，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一场“王朝竞赛”开始了，一个叫美尼斯

的人类继承了统一后的埃及的王位。就在那个时候，众神们授予埃及以文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叫的宗教。由美尼斯开始的王权持续了26个王朝，经历了26个法老；一直到波斯在公元前525年对埃及的占领。之后就到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的时代了。

当美尼斯——埃及的第一个法老建立起统一的埃及时，他在尼罗河的中部（赫利奥波利斯的南部）找了一块地方作为埃及两部分的首府。他还仿效卜塔，在尼罗河中堆起来的一块人工土丘上修建了孟菲斯城，里面的庙都是为卜塔建的。孟菲斯到今天已经成为埃及的宗教和政治中心1000多年了。

但是在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埃及却经历了一场混乱；学者们也不知道其原因。有些人认为是亚洲的侵略者导致的，他们奴役了埃及的人民，侮辱了埃及人敬仰的神。不论埃及的独立是否真的，是否遭到侵略，但是南部的埃及是稳定的；因为南部是不容易进入的。150年以后，当埃及又恢复平静的时候，政治和宗教的力量——王权的特征——又重新从底比斯城兴起。底比斯是一座古老却并不壮观的埃及南部城市，位于尼罗河畔。

这座城市的神叫阿蒙——“藏着的那一个”，也就是亚历山大所寻找的神父，阿蒙尼亚。作为地位极高的神，他被尊称为阿蒙-拉，“藏着的拉”；不知道他是否就是同一个拉，而只是现在看不到或“藏起来了”。或者，全然是

另外一个神。

希腊人把底比斯叫作帝奥斯波里斯，“宙斯之城”，因为他们把阿蒙和宙斯放在同样的位置；这一事实使亚历山大很容易把自己和阿蒙联系起来；当亚历山大在西瓦的绿洲接收到了阿蒙所谓神的暗语以后，就立即去到了底比斯。

在底比斯和底比斯的外围，即现在的卡尔纳克、卢克索、代尔拜赫里等地，亚历山大去了阿蒙的很多圣祠和丰碑遗迹——虽然它们大部分都成了废墟，但亚历山大还是感觉到他对这一天的印象十分深刻。它们都是在埃及第十二代法老时修建的，其中的一个法老很有可能就是瑟商图瑟斯，因为他在亚历山大之前1500年就开始寻找生命之源了。这些神庙中有一个是在赫舒素女王时期修建的，她也称自己是阿蒙的女儿。

诸如此类关于宣称自己是神的孩子的故事并不少见。法老对神的地位的要求——仅仅是因为继承了奥西里斯的王位，就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要求——也经常被提高到称自己是哪个神或哪个女神的兄弟或者儿子。学者们认为这些宣称仅有象征意义而已；但是有些埃及的法老，如埃及第五王朝的三个法老，却一直坚持说他们是拉的亲生儿子，说自己是拉在他的神殿里由里面的最高神父的妻子怀上的。

其他也称自己是拉的后代的国王，则把自己出生的方式解释得更离谱。他们称拉把自己附身在在位法老上，通过这种手段他就可以和王后交欢。所以对王位的继承就可以直接说成是继承拉。在神学上，每一个法老都被认为是何璐斯的化身，并且由此延伸出他们是奥西里斯的后代的推论。所以，法老有权利获得奥西里斯曾获得的所有东西——包括永生，即死后复活后去到一个世界——来生。

亚历山大一直渴望进入的，就是这个神和似神的法老之间的循环。



有一个信念认为，拉和其他永生的众神能够永远活着的原因，是他们在一直不断地把自己变年轻。因此，法老们十分厌烦带有“他重复出生”和“出生的重复者”意思的名字。众神靠在他们的居所吃神食和喝神水来使自己保持年轻。所以，国王们想要得到永远的来生，就顺理成章地要去到众神的居所，以便能吃到神的食物。

古老的咒语呼吁众神和死亡的国王一起分享他们的神食：“你带着这个国王，你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你喝什么他就喝什么；你住哪儿他就住哪儿。”在国王佩皮的金字塔中发现的文本写得更具体：

从你的永生食物中

你的永生饮料中

拿出些给佩皮吧

去世的法老希望在拉的天域——在“永恒的星星上”，尝到这些永生的食物。在“祭品之地”或者“生命之地”里长着“生命植物”。佩皮1号金字塔里的一篇文章描写了他路过像“布满羽毛的鸟”一样的守卫，去见何璐斯的密使们。在他们的陪伴下——

他来到了大湖

伟大的众神在那里闪耀着

这些永恒之星上的众神

给了佩皮生命植物

也就是他们一直活着的支柱

以便他也能依靠它而活着

埃及人的描绘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死了的人（有时候和他妻子在一起），在这个天堂里小口地喝着生命之水，水里生长着生命之树，树上结着永远吃不完的果实——海枣（见图10：法老的来生之旅）。

这个天上的目的地就是拉的出生地，他就是从地球返回到这里来的。在那里，四罐女神定期给他服用仙丹让他保持年轻。就因为这样，国王也希望能得到这样的女神的照顾，给他服用仙丹并“重新让他的心活过来”。奥西里斯是在“年轻之源”的水里面把自己变回年轻的；所以死后的国王佩皮得到这样一个承诺，说何璐斯会“给他年轻的第二季”；何璐斯会“用生命之水还你年轻”。



图10 法老的来生之旅

在重新复活去到来生以后，或者说是再变年轻以后，法老进入了一个极乐世界：“他的食物来自神之间；他喝的水是酒，和拉的一样。拉进餐的时候就给他吃东西；拉喝东西的时候也给他喝。”文本补充道：“他每天都睡得很香……他看起来比昨天更精神了。”这有点像20世纪的心理疗法。

对于这一点法老感到很矛盾，那就是他必须通过死亡才能得到永生。作为埃及两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他享受尽了地球上能享受的任何好东西；而死后复活来到众神之间是一件更具吸引力的前景和期望。并且，只有当他尘世的身躯被保持在墓穴而永久不腐时，他才能得到来生；因为对于埃及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巴，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灵魂”。巴既指人的灵魂，同时也是埃及的一个重要神灵，其形象为人首鸟身——几乎每个埃及的棺材都会陪葬它的雕像。这意味着人死后灵魂就会像鸟儿一样飞向天堂。此外，还有一个灵魂的象征叫卡，通过它法老就会转换到来生。卡不仅是连接生与死的一种介质，也代表着永恒的生命力量和人的精神世界。与巴相比，卡的属性更复杂，在法老的身上，卡具有王权的威力，在神灵那里，则体现出它独有的保护力和控制力。撒母耳·莫瑟在他对《金字塔文本》的诠释中说，卡代表凡人所崇尚的一个神的典型。换句话说，这个概念象征着在凡人当中存在的一种神的元素，一个可以在死后将自己的生命带入来生的双重体。

如果来生可能的话，那么想得到它并不容易。死后的法老要穿过一条很长并且充满挑战的路，而且还需要历经精心制作的礼仪准备之后才能踏上这条路。

法老神化的第一步，将从他的纯化开始，而纯化又包含不朽化（木乃伊化），这样一来，死去的国王就可

以像奥西里斯和他的所有的成员一样获得永生了。经过不朽化以后，法老接着进入一个埋葬程序，即埋葬到金字塔里面，而且在金字塔前面还要有椭圆形的柱子（见图11）。

在这个墓室神庙里面，祭祀性的法事是为了能使法老在旅途结束后进入来生。这些仪式被埃及的葬礼记录称为“开口”，这些仪式都由一个闪祭师——被描述为一个穿着豹皮（见图12）的人——来主持。学者们认为这种仪式程序实际上就像它的名字所表达的一样：祭师用一个弯的铜具或者铁具把木乃伊的嘴巴打开，或者是打开象征死后国王的雕塑的嘴巴。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仪式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打开死后国王的“嘴巴”或者就是打开到天堂的入口。

之后，木乃伊被紧紧地和其他材料裹起来，并且将国王的金面具放在上面。这样以后，触碰国王的嘴（或者国王雕塑的嘴）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事实上，此时祭师所吟诵的对象不是死者，而是为死者开口以便使其能够获得永生的神。在开口仪式时，对于何璐斯的眼睛的处理是有特殊要求的，因为他在和赛特的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样“去众神住的地方的路才会为国王打开，他才可能和他们一起生活”。

法老的坟墓东边有一扇砖石结构的假门，它实际上是一堵墙。在经过纯化——四肢被裹起来并“开口”——以

后，法老就被认为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摆脱了俗世的尘埃。根据《金字塔文本》的说法，法老自己是过不了那个石头墙的。“你站在了阻止人们进来的门前了”，文本说，直到“他，这个部门的主管”，一个负责这个任务的神使说，“会出来见你并抓住你的双臂，把你带到天堂去见你的父亲”。



图11



图12

在得到这样的提示以后，法老就通过了假门，走出了封闭的墓穴。然后祭师们就高喊一个咒语：“国王已经在去天堂的路上了！国王已经在去天堂的路上了！”

国王已经在去天堂的路上了！

国王已经在去天堂的路上了！

在风中，在风中。

他没有遇到阻碍；

也没有人阻碍他。

国王一神的儿子——自己一人来了。

拉会带着食物从上面来见他；

食物会从天堂来。

国王就是“转世之人”。

但是死后的国王在升到天堂和众神一起吃喝之前，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旅程。他要去的地方叫尼特-科特，“山神之地”。他（尼特神）有时被象形文字描绘为一艘渡船，上方有类似于旗帜的标记；法老要到那个地方就必须穿过一个很大的芦苇荡。

这个布满沼泽的水域只有在渡船之神的帮助下才能

通过，但是在渡船之神答应帮助法老穿过去之前，他会问法老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有权利穿过去？你是一个神或者女神的儿子吗？

渡过湖泊以后，前面还得经过一片沙漠和一连串的山脉，以及一系列的守卫神。这样就到了杜亚特——一个神奇的“通往星星的居所”，关于它的具体位置和名字难倒了很多学者。有些认为是社会最底层——精神的居所——国王也必须像奥西里斯一样在这里经受苦难。其他人认为它是阴间，是这样一个地下世界：充满峡谷和看不见的神、有许多正在沸腾的水池、恐怖的灯光、鸟儿把守的小屋和自己开关的门。这片神奇的土地被分成12块，要历经12个小时才能穿过。

杜亚特还有更让人迷惑。虽然它有地球陆地的特征（再穿过一条山道就可以到达了），还有地下的层面的意思，但是它的名字是用象形文字写的：一个星星和一只作为主要部分的猎鹰；或者就简单地写成一个圈里的一颗星星，象征着与天或天堂的联系。

当学者们沿着法老的一生的轨迹——出生、死亡、复活和转化到来生——摸索思考的时候，不免很是迷惑：人类怎么能像神那样飞升呢？但事实上，那正是《金字塔文本》所说的。有一份文本提到了这个迷惑并将其解释为两句话：

人们倒下了，

他们没有名字。

抓住国王泰蒂的双臂，

把泰蒂带到天上去，

他就不会像地上的凡人那样死去。

所以国王必须到达“隐藏之地”，并且走过地下迷宫，直到他找到那位拿着生命之树为标记的神为止，那位神就是“天堂使者”。他们会为他开启秘密大门，并把他领向何璐斯的眼睛那儿去，他的眼睛就是一架可以攀进的天梯——“赋予能量后”，色调可以由蓝变红的物体。之后他会变成猎鹰神，会一路向天飞到永恒星星上的永生的来生世界去。在那里，拉就会亲自迎接他：

天堂的大门都为你打开了；

极乐世界我们也都为你打开了。

你就快看见拉站着，等着迎接你。

他会拉住你的手，

他会带你去天堂的双重圣坛；

他会把你放到奥西里斯的宝座上……

你就会正式被装扮成神.....

在永生的神之中，在永恒的星星上。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多数关于这方面的知识都是来自《金字塔文本》——成千上万句诗节组成的无数的言论和观点，都来自在公元前2350—公元前2180年间，统治着埃及的五位法老的金字塔中的墙、过道等上面的浮雕和绘画。这里，所谓的绘画就是象形文字。而这五位法老分别就是乌纳斯、泰蒂、佩皮一世、迈瑞拉和佩皮二世。库尔特·塞思将这些文本都做了整理和编号工作，这样也成就了他的大师级杰作《古埃及金字塔文本》；这本书和另外一本相应的英文作品——撒母耳·莫瑟的《金字塔文本》，成了这方面学术的主要参考资料。

组成《金字塔文本》的成千上万个诗节就像是一本重复唠叨、前后毫无联系的咒语收集本，而这种东西仅仅对神和兴奋的国王有吸引力。为了使大家都能看得懂这些材料，学者们已经发展了一套神学理论，这套理论是对古埃及的神学的一个改变；它先是在原来被称为“太阳教”和“天教”的理论之间冲突，之后又成为两者的融合；总之，他们是在处理数千年来的资料。

对于学者们来说，他们把这些大量的诗节看作是原始神话的表达，是古代人畏于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而产生的幻想。在幻想中，古人把这些现象称作“神”——不

过，即便这样理解，那些诗节还是比以往任何的文字都让人迷惑不解。当然，对于有些诗节，学者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都认为它们明显是古代书员们从编排很好、连贯而又容易理解的经文中提炼的。

晚些时候的石棺和棺材以及莎草纸上（后者还经常伴有草图）的刻文，都显示了那些诗节、所说的话和章节（带有如“上天的人的章节”的名字）是从《亡灵书》中抄的，因为《亡灵书》里有诸如“某某在杜亚特里”“大门之书”“两道之书”之类的标题。学者们相信这些“书”依次都是源于两个早期的初作：一个是关于拉的天上旅程的古老作品，还有一个就是强调像何璐斯一样复活进入来生的人的极乐世界——食物、饮料、天堂小屋的夫妻生活的快乐。这个版本的诗节甚至被写到了护身符上，以保佑戴这种护身符的人“能日夜和女人结伴”并且一直“渴望女人”。

这些学术性的理论却没有解释《金字塔文本》所提供的信息的神奇层面。让人十分疑惑的是，为什么何璐斯的眼睛是一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物体——国王可以走进去，并且它还能在赋予能量时产生红色和蓝色之间的变化。还有就是自动前行的渡船、自动开关的门和脸上辐射出光却看不见的天使的存在；在地下世界里面，本来只是精神物质的居住地，却又有“桥梁”和“铜线”。但最让人不解和迷惑的还是这个：如果法老变化后来到地下

世界的话，那为什么《金字塔文本》又说“国王已经在去天堂的路上了”呢？

纵观全部诗节，它们表明了国王是跟随众神的路线走的；他用一个神穿过湖泊时的方式穿过了湖泊；他用了拉也曾使用过的帆船；和奥西里斯一样，他升到天堂“被装扮成神”，等等。所以从这里，问题就出来了：要是这些文本所记录的不是原始幻想或神话，而是死了的法老模仿神进行过的真正的旅行呢？要是文本——把神的名字换成法老的名字——就是早期关于神的旅程的记录，而法老的旅程只是对这些经文的复制呢？

早期著名的埃及古物学者加斯顿·麦斯皮罗在其《古代埃及考古学》一书中表示，从《金字塔文本》的语法结构和其他证据发现，《金字塔文本》起源于埃及文明的开始，甚至更早——在它们被象形地写下来之前。美国埃及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亨利·布累斯特在《古埃及宗教和思想发展史》一书中指出：“不论我们是否拥有，这些古老的材料都曾经存在过。”他把在《金字塔文本》里面发现的一些信息当成是实际信息的表达而不是幻想，但前提是依靠文明和历史事件来增强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对于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来说，”他说，“他们能通过一些反映过往世界的实物，来想象出那个世界的更为丰富的图像。”

把《金字塔文本》和其他后来的图像联系起来看，

就会得出它们描述的是去一个特定领域的旅程，一个从地上开始并引向地下领域的旅程；该领域结束于天开口的地方，而众神和模仿他们的国王们就从那个地方现身（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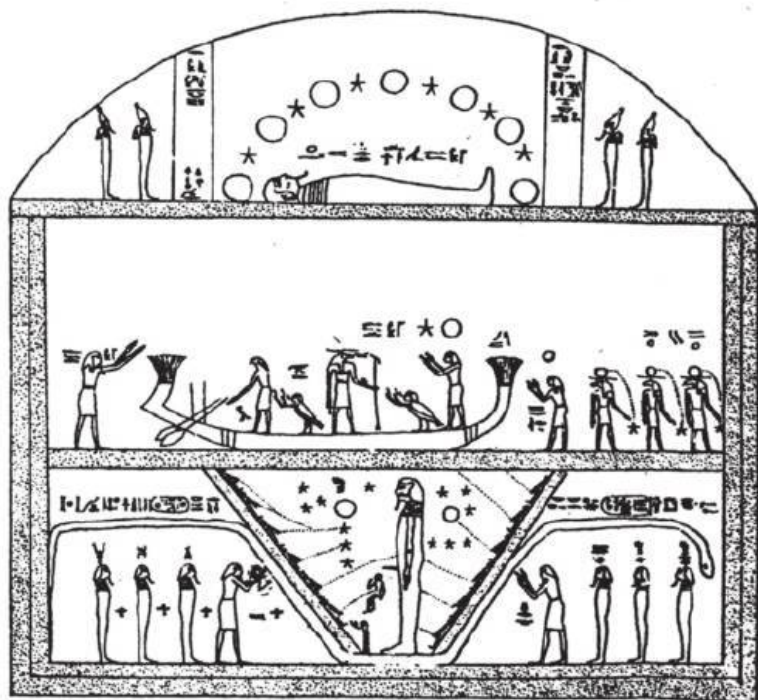


图13

如此一来，那些象形文字的含义就是：一个在地下却具有天上特征的地方。

法老们——从死后通过墓穴去来生的旅程——真是走的这条路去的天堂吗？甚至连古埃及人都称那个不是

木乃伊尸体的旅程，而是法老的灵魂的旅程。但是他们把灵魂想象为是通过实际的地方，在重新实施另一个过程。

要是《金字塔文本》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要是法老去永生的旅程，哪怕只是模仿，是一个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的实际旅程呢？

让我们跟着这些足迹走吧；让我们走上众神的道路吧。

第四章

通往天国的阶梯

让我们想象我们自己就处在法老华丽的墓穴之中吧。在把法老木乃伊化并为他的行程做好准备以后，祭司就开始吟诵着叫众神开路，把门打开。信使之神则来到另一边的假门处，准备把法老从石墙带到通往天堂的路。

法老从金字塔东侧的假门出现后就被引导着向东走。为避免他走错，他被非常明确地警告说：“去了西方的人都不会再回来！”他的目标是杜亚特，在“山神之地”那里。他要在那儿进入“两个……的殿堂……火屋（或者火殿）”，在这里经过“一个估计几年的晚上”，他就能变成神并且升到“天堂的东边”。

在法老的旅途中的第一个障碍就是那个芦苇荡——一个十分长的由一系列相邻的湖泊组成的沼泽水域。很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受到护送他的神的赐福后，就能把水分开并穿过去（见图14）；一般来说，要穿过湖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渡船神把守着，他是专门摆渡众神的；他的渡船是尼罗河流域的统治者、羊头神匠库努姆造的。渡船神在很远的湖泊的对面守着不动，而法老费

了很大劲才让渡船神相信他有资格被渡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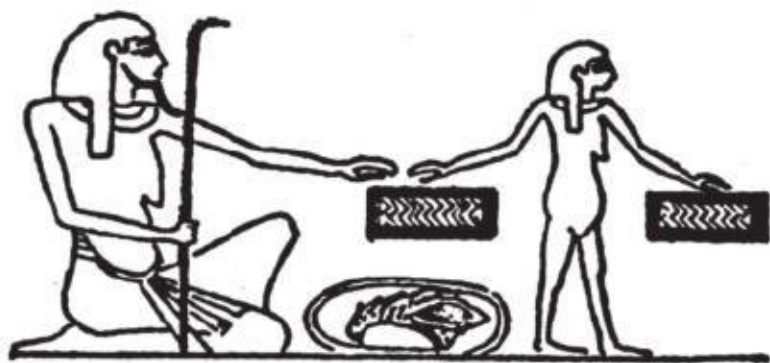


图14

渡船神讯问关于法老的出生。他是一个神或者女神的儿子吗？他的名字列入了“双神的注册名册”了吗？法老解释了他是“神种”的由来，并保证了他这样做的正当性。在有些情况下这样说会奏效。但是在其他情况中，法老必须请求拉或者女神透特来帮助他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船和桨会由于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的刺激而变活：渡船就会开始自己移动，国王拿着的方向桨会自动导航。简而言之，渡船会变成自动船。不管怎么样，法老最终能够穿过湖泊并走上“带近天堂的双神”的路：

像拉一样，他踏进了渡船，

在蜿蜒的溪流上，

法老在船里划着桨，

他掌着船舵驶向“带近天堂的双神”的平原，

就是从芦苇荡开始的那片土地。

芦苇荡在何璐斯的领地的东边的尽头。再往前就是他的对手赛特的领地——“亚洲之地”。来到这片敏感的边境，国王发现湖泊的东岸有四个“脸两边长满毛发的守卫”在巡逻。他们处理头发的方式特别惹人注意。“黑得像煤炭”，他们的头发“额头处是卷发，太阳穴附近和头的后边的上方，即头的中间，是辫子”。

为了显示强硬的外交姿态，国王宣告说自己是神出生，称他的“父亲拉”现在把他召唤回来。据说有一个法老还用过威胁手段：“你如果耽误了我过湖的话，我就拔掉你的毛，就像池塘里的荷花被拔掉的方式一样！”另外一个法老请来了一些神来帮助他。不管怎么样，法老的旅程最终还是得以继续。

国王现在离开了何璐斯的地盘。东边的目的地——虽然在拉的保护下——实际上属于“赛特的统治范围”。他的目的地是一个山区：东山（见图15）。他的方向设定在了两座山之间的一条通道上，“那两座山也在赛特的领土范围内”。但首先他得横穿一片不毛之地，就是何璐斯和赛特的领土之间一个没有神的地域；然后，国王开始离开“隐藏之地”，前进的步伐加快，因为天堂之门就在前方。不过，他再一次被守卫问道：“你要到哪里去？”



图15

国王的支持者替他回答说：“国王要到天堂去，去取得再生和快乐；国王要到那里去看望他的父亲拉。”当守卫正在慎重考虑他的要求的时候，国王亲自和他们辩论：“打开界限……移开障碍物……让我像神一样通过！”

法老来自埃及，来自何璐斯的地盘，所以他和他的支持者都意识到要深谋远虑。许多谈话和诗节都表明了国王在众神的矛盾中处于中立的姿态。从国王的自我介绍——“何璐斯的儿子，何璐斯是让地球震动的一个名字”和“由赛特受孕，赛特是让天堂抖动的一个名字”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国王不仅强调他和拉的密切关系，而且还称会继续“为拉服务”；这样就从更高的权威那里得到了通行证。文本还很公正地指出了两位神衡量了国王的旅程对自己的利益，因为拉肯定会因为国王为他服务而十分高兴。

终于，赛特之地的守卫们让他过了。国王的支持者要确定他知道这一时刻的重要性：

你现在要前往高地了

在赛特之地

在赛特之地

你会待在东天之树所在的那些高地

众神就住在那儿

国王终于到达了杜亚特。

杜亚特被想象为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神的圈子（见图16），其顶部是一个通往天空的开口，以天空之神努特为象征。通过这个开口就可以看见永恒的星星（以天碟为象征）。其他资料表明，有一个长方形或椭圆形的被群山包围的峡谷存在。一条分为两支的河流流经这片土地，但是河流几乎不能通航，所以拉的驳船大多时候都得被拉着走，或者就像“地球上的船一样”，靠被外力赋予力量前进，有如雪橇。



图16

杜亚特这个地方被分割为12块地区，从地上到地下。这些地区分别被描述为田野、平原、围起来的圈子和峡谷或者大厅。死后的法老需要用12个小时才能走过这片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土地；国王之所以可以到达这个地方，是因为拉已经允许国王随意使用他神奇的驳船或者雪橇，国王就是在船里前行时得到他的护送神的帮助和保护。

把杜亚特围起来的群山中，有七个缝隙或者通道，而其中的两个位于埃及东面的群山（即“在杜亚特群山的西面”），那儿被称为是“隐藏之地”的“地平线”或“角”。拉穿过的那条通道有27英里长，并且它是沿着一条河流延伸的；但那河流几乎是干的，所以拉的驳船必须得拉着走。这条通道有坚固的碉堡守护。

就像有些埃及莎草纸上记录的一样，法老又接着转向了第二条短一点的通道（只有大约15英里长）。莎草纸上的图显示了国王坐在拉的驳船或者雪橇上穿过了两座山的山顶，每一个山顶上驻守有12个守护神。文本描述了附近有一个“沸腾湖泊”——其实湖泊里面的水还是很凉的。一团火在湖泊底下烧着。这个地方有一股很强的沥青或者“氧化钠”的恶臭味，所以这里没有鸟儿。但是在离这个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片长着灌木和低矮植物的绿洲。

穿过这个通道以后国王遇到了许多神。“到这儿来。”他们说。他已经到了第二区了。

河流的尽头叫乌尔-纳斯。有些学者将这个名字等同于天王星——希腊神话中的天神。这个地方大约有15英里宽，39英里长；居住在这里的人都长着长头发，他们吃自己屁股上的肉并依靠众神给他们水和其他食物，因为这是个不毛之地，并且大多数河流都是干的。就连拉的驳船来到这里后也成了“地球上的船”。这里就是月神、绿石松女神哈托尔的领地。

在众神的帮助下国王安全地走过了第二区，在第三个小时他来到了纳塔-阿萨尔，“奥西里斯之河”。和第二区的大小差不多，第三区住的是“战士”。在那儿驻扎有四个负责指南针的四个方向的神。

有插图的象形文字文本惊奇地向我们展示了奥西里斯之河蜿蜒流经一片农耕地、穿过一连串山最后分为两条支流的景象。通往天堂的阶梯就位于那里，有两只凤凰神鸟把守着它；拉的天船就在一座山的顶部或者在火河上朝向天堂上升（见图17）。

在这儿，经文和谈话又一次大量出现了。国王援引“神奇的保护者”的话说：“这个来自地球的人可以（无障碍地）进入纳塔-卡特。”国王已经靠近杜亚特的中心地带了；他已经临近阿吞-塔了，即“隐藏之地”。



图17

奥西里斯就是在这里升到永生的来生世界的。也是在这里，“带近天堂的双神”站到外面“对着天”，成了两棵神树。国王向奥西里斯祷告（《亡灵书》里这一章的标题是“纳塔-卡特的封号”）：

希望能在双神之屋里，
得到我的名号；
希望在火屋里，
我被授予名号；
在一个长达几个年头的夜晚里，
希望我能变为神，
希望我能坐在天堂的东边。
让神把我变得更前卫吧；
上帝的名字永存。
国王看到了“光之山”了。
他已经到了天堂的阶梯了。

金字塔文本说有一个地方“的阶梯是为了到达高处用的”。阶梯被描述为“通向天的阶梯是为国王搭建的，以便他能从那里升上天堂去”。象形文字对阶梯的描绘有时就是一个简单的阶梯 （这个标志被雕刻到黄金物品上，也被当作护身符戴），或者更常见的是一个双面阶梯 ，就像金字塔一样。这个到天堂的阶梯是安城的神修建的，安城正是拉的主要的神庙的所在地。修这个阶梯是

为了便于庙里的神和天堂的神联系。



国王的目标就是天梯，一个能把他带上天堂的上升器。但是要在火屋和双神之屋找到它的话，国王必须先进入阿蒙-塔——光之神塞克的“隐藏之地”和野生世界之神所在的地方。

第四区被描述为一个设防的圈子。它是地底下的黑暗之地，进入一个山头然后往下，经过一段隐藏的、呈螺旋形向下并有暗门保护的小道就可以到达了。杜亚特的第四区是国王现在必须进入的；但是山的入口却被两道保护墙挡住了，两道墙之间的通道由挥舞着火焰的守护神保卫着。

当拉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根据相应的程序“用他的声音解开了这个障碍，甚至连看都没有看那些神”。但是国王的声音能达到他的目的吗？《金字塔文本》提醒想过去的人说，只有“知道隐藏的进口设计的人才能到达塞克的领地”，才有能力到达地下通道并吃上众神的面包。

国王再一次拿出他的证明。“我是公牛，是奥西里斯的祖先们的一个儿子。”他宣布道。然后支持他的众神宣读了国王的进入许可的关键文字：

你已经可以进入了

进入杜亚特的大门；

光之山的折叠门

都为你敞开；

门的插销会自动为你打开。

你到两个真理之殿去吧；

神会在那儿迎接你。

正确的话语或者密码就这样被念出来以后，一个叫萨的神说了命令；他说了以后，火焰就停止了，守护神也后退了，门也自动开了，法老被允许进入了地下世界。

“地球的开口已经为你打开了，东边天堂的门也为你打开了。”杜亚特的众神向国王宣布。他们向国王保证，通过地球的开口就会到天堂的大门，法老所梦寐以求的东门。

第四区的旅程和接下来剩余的几个小时的旅程把法老带过了峡谷和隧道，在这些地方看到了不同功能的神，有时只是听到他们的声音。这里有地下运河，众神坐在无声的帆船上，于河上穿梭往来。这里还有恐怖的

灯光，有含磷的水域和路边照明的火炬。国王既有些害怕又感到困惑，他继续往前走，朝向“象征着就要到达天堂的柱子”。

国王在路上看见的众神几乎都是以12个为一组的，他们分别带有“山神”“隐藏之地的山神”或者“隐藏之地的生命时间之掌握者”之类的属性。一些伴有插图的古代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比如通过众神持有的权杖、他们特别的头饰或者描述他们所具有的动物的特性——如鹰头、豹头和狮子头等，来判断他们的身份。蛇也是这些特征中的一种，代表地下的守护者或者代表隐藏之地的众神的仆人。

这些文本和古老的插图表明，国王已经进入了地下的圆形建筑群，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地道，它先是呈螺旋形向下然后又向上。那些描述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呈现或展示了一个逐渐倾斜的隧道；这个隧道大概有40英尺高，有一个光滑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由3—4英尺的非常坚实的物质做的。隧道被分为三层，即三个区，国王活动的地方就是中间那层或者说过道。上下两层都分别被神、蛇和不同功能的建筑占据了。

国王的雪橇由四位神拉着静静地在中间的过道滑翔；只有一束从这个交通工具的前部发出的光照亮道路。但是很快通道就被一个斜得非常厉害的分区分挡住了，所以国王必须下来步行。

那个分区，正如典型的描绘所展示的一样，是一堵四壁呈井状通道的墙，这个通道以大约40度的角度横穿了隧道的三层空间（斜度大概有15度）。很明显，它是从隧道上面开始的，也许就在某座山里的地面上。而且它看起来好像到了隧道的最底层——第三层——就结束了。第三层叫拉-斯塔，“隐藏之门的通道”；在第一层和第二层里有房间，看起来就像上了空气锁一样。这些房间能让塞克和其他“隐身神”通过“没有门扇的门”。

国王已经离开了雪橇，仅仅靠某个神的命令就神秘地穿过了这个斜墙，神的声音激活了空气锁。在另一边，何璐斯和女神透特的代表迎接了国王，接着，他被众神一个接一个地往前送（见图18）。

在往下的路上，他看到了“没有脸的神”——脸不能被看到的神。或许感觉自己被冒犯了，或许只是出于好奇心，国王就恳求他们：

把遮住你的脸的东西拿开吧，

把你头上的遮盖物拿开吧，

在当你看到我的时候；

因为，看，我（也）是一个强大的神

正来到你们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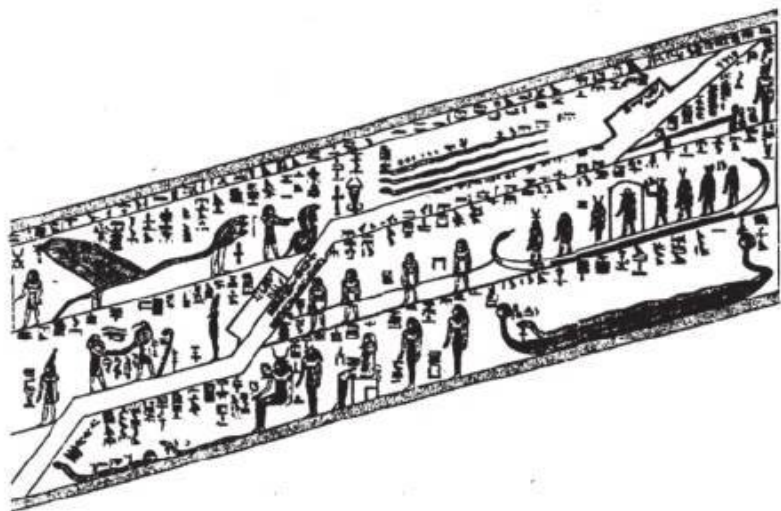


图18

但是他们并没有听从向他展现脸的恳求；《金字塔文本》解释说，即使是他们，“这些隐身者也不会观察或朝上看”他们自己的首领，塞克，“当他在地下的居所的时候就把自己变换成这种状态”。

就这样螺旋形下行，国王又穿过了一个门并发现自己在第三层了，即最底层。他走进了一个前厅，里面挂有天碟的标志；在这里，“天堂的信使”和一位戴着大气之神舒的徽章的女神迎接了他。“他把天放在通往天堂的阶梯上”（见图19）。就像《亡灵书》中的特定语句所要求的，国王宣告道：

嘿，

舒的两个孩子！

嘿，

地平线之地的孩子们.....

我可以上来吗？

我可以像奥西里斯一样继续前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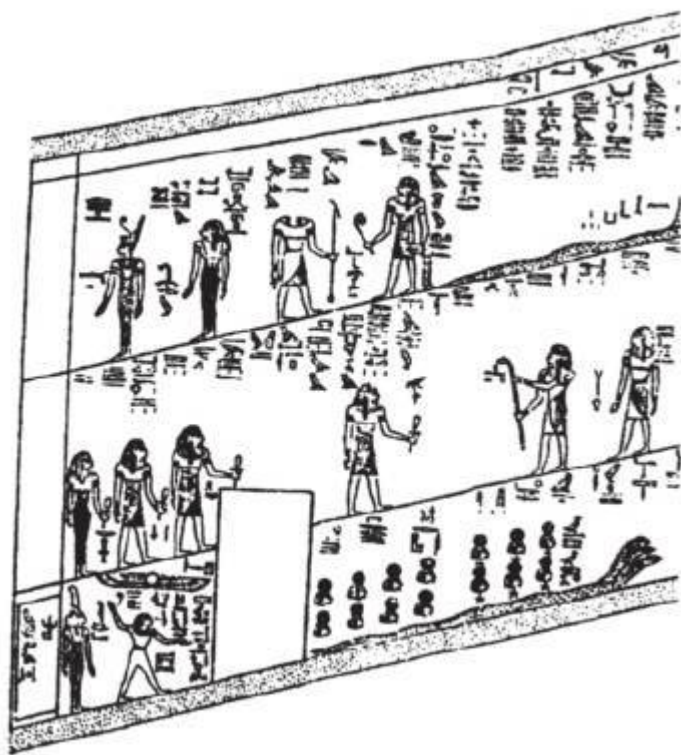


图19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国王得到他们的允许，经过了一大串门才进入只有神才用的隐藏的井状通道。

在第五个小时，法老到达了地下世界的最深处，这里是塞克的秘密通道。跟随着井状通道斜向上、向下走，法老都没有看到塞克。但是典型的画却把他描述成一个鹰头人，他站在一条蛇身上，掌握着在地底下一个封闭的椭圆结构里的两只翅膀，那里有两个狮身人面像把守着。虽然国王看见塞克居住的这个地方，但是他听到从里面发出“一个巨大的声响，就像天上经受了一场大风暴一样”。从封闭的屋子里流出一池“像火一样的水”。屋子和池子被一个像地堡的建筑包围着封锁了起来，这个“地堡”的左边有一个被分开了的空气锁，右边是一个巨大的门。屋子的上方有一大堆土作为进一步的保护层。土堆是由一个只可以看到头的女神堆起来的。一个凯布利——甲壳虫标志（意思是“爬着，存在着”）——把这个女神的头和一个圆锥形的屋子或者走廊里最上方的一个物体联系了起来（见图20）；有两只鸟停留在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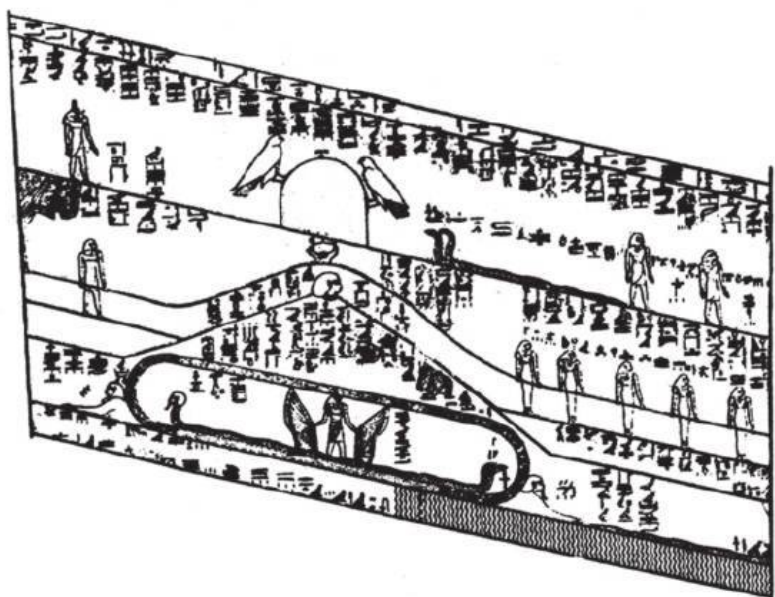


图20

文本和标志告诉我们虽然塞克是隐身的，但是他的存在仍然可以被确认，即使在黑暗的夜晚里也可以；因为一束光亮“通过这位伟大的神的头和眼睛发出来，他的肌肉向前辐射出光”。那三个东西的布置——女神、甲壳虫和圆锥形物体或屋子——很明显都是为了让神能够了解密闭的屋子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和甲壳虫标志相邻的象形文字说：“看啊，走在杜亚特的凯布利正把（船？）往这个圆的上方拉。当这个神（甲壳虫）站在女神的头上时，他就会每天对塞克说话。”

靠近法老的塞克的隐藏之屋上方的通道，以及塞克

对这些通道的设置以了解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被认为是他一个重大的进展。并不只是古代埃及人才相信，每一个死了的人都会有受到判决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和心在一个地方都会得到称量和检验，并且他们的灵魂也会按衡量结果不同被判到火焰河里或者是地狱，或者是得到赐福并被送到天堂享受那里的永不枯竭的凉水。根据古代的说法，在这儿法老会经历他的关键时刻。

给杜亚特之神代言的女神，就是那个只能看见头的女神，向法老宣布他最喜欢的决定：“安静地进入杜亚特吧.....在船里继续在地下世界前行吧。”她说自己叫阿门特，“隐身的女神”，何璐斯之女，镇守下界之门并象征落日黄昏。然后她补充道：“阿门特代表在地平线的那个伟大的神向你发出召唤，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向着天空前行。”

经过测试以后，法老又重生了。现在一排负责惩罚有罪的人把法老引向前方；但是国王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又进入了他的船或者雪橇；有一队神陪伴着他；其中一个握着生命之树的标志（见图21）。

国王已经获准得到来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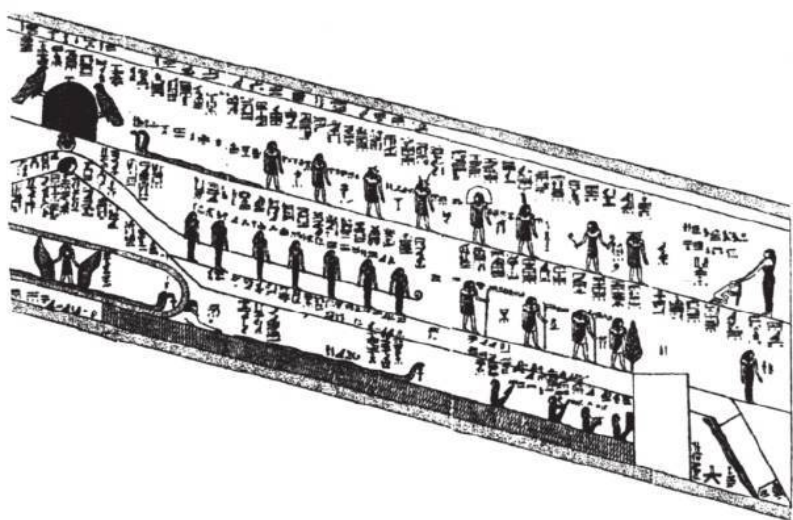


图21

※

离开塞克的地区以后，国王进入了第六区，就是和奥西里斯相关的那个区。《门之书》的一些版本认为，在第六个小时奥西里斯才开始对国王进行判决。一些豹头众神“打开路”，并邀请国王在地下池或是生命湖泊里面浸一下，把自己整个儿变新，因为当伟大的神经过这里的时候也曾那样做过。其他神，“像蜜蜂一样发出嗡嗡声”，居住在一些小屋里，小屋的门在国王路过的时候会自动打开。当国王继续向前走时，神的特征显现为一种技术的层面的内容，比如，这里有12位神“在杜亚特拿着绳子”，这12位神“拿着测量线”。

第六区有一系列挨得很近的屋子。这里还有一条弯曲的路叫“隐藏之地的秘密通道”。国王的船被穿着豹皮的众神拉着，这种穿着和给国王做开口仪式的祭师一样。

国王已经临近进口或者是山的进口处了吗？在《亡灵书》里面，有些章节确实带有“吸入空气和得到力量”之类的标题。他的交通工具现在“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船继续向前行走着，但是却没有河流，拉船的神也都不见了；这些都是源于咒语的力量”。当然，是一个神念的咒语。

在穿过一个有守护神把守的门以后，国王进入了第七区，这里的神和周围的东西都失去了“地下”的层面，而是具有天的层面的世界。国王遇见了鹰头神赫鲁-赫-肯特，他的象形名字里包含一个阶梯，并且头上带有天碟的标记。他的任务就是“把众神之星送到他们所属的位置，并让星座女神继续做她们的事”。这是一组由12个带有星星标志的女神和12个带有同样标志的神组成的团队。他们所带的咒符是递给“像星星的神的”——

他在肉身上已经具有神的性质了，他已经有了魔力……

他要和星星做伴，他要上来寻找拉……

让你的星星牵着他的双手，以便他能够静静地走到

隐藏之地。

在这一个分区里面，有两个贴身守护者本本的神。本本，即拉的神秘物件，我们已经知道它被放在拉的神庙所在地安城。这两个神“是拥有着神秘事物的神”，他们在赫特-本本（放本本的地方）里面守护着这件神秘的物件；外面还有八位神看守着，但是他们可以进来“看这件隐藏的物件”。这里面还有其他九件排成一排的物品，代表着闪的象征，形象地看，这个象征意思是“跟随者”。

国王确实到了杜亚特的安城，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就是以安命名的。在第九个小时里面，他看见了12位“拉的划船之神”和他们的休息之地，他们操作着拉在天上的“万年之船”。在第十个小时里面，在穿过了一个大门以后，国王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那里的神的任务就是“为拉的船提供火焰”。其中一个神叫“船神的船长”。另外其他两个是“指挥星星航向”的神。这些神被描述为一颗星、两颗星和三颗星，似乎和天堂的等级制度有联系。

接着，国王又来到了第十一区，这个地区看起来和天堂有更为紧密的联系。众神都带有天碟和星星的标志。这里有八位带着来自拉的居所的星星标志的女神。国王看到了这些“星星小姐”“星星上帝”和一些负责为杜亚特创造东西的神，并“把拉的这些东西都送到上层天堂的隐藏之屋去”。

在这个地方还有专门负责装备国王的神和女众神，他们装备国王以便他能更好地在“天上”进行他的旅程。国王在一些神的陪同下进入了“一条蛇”，在里面他“挣脱蛇皮”后就会“以年轻的拉的形式”出现。有些运用在文本里的辞藻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搞清楚是什么意思，但对那个过程是有十分清楚的解释的：国王出现了，以猎鹰的形式出现；以“已装备成神”的形式出现：国王“躺在地面的神衣上”；他穿上了“神衣”，他“拿着神袍”并且戴上了“敬爱的何璐斯的项圈”，这个项圈和拉脖子上戴的一样。把这些都做完了以后，“和他们一样，国王也成了真正的神了”。然后，他告诉了神谁会和他（神）在一起：“如果你要去天堂的话，我（国王）也要去天堂。”

古老文本里的插图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一群穿着奇怪的衣服的神，他们穿的衣服就像紧身的，装饰有环形带子的领口（见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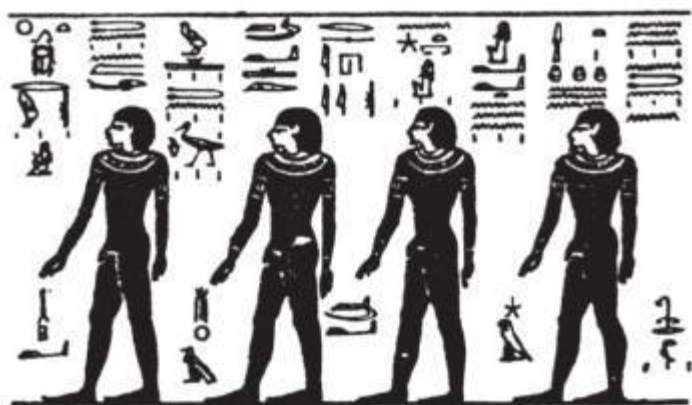


图22

领着这些神走的神，或者是带队的神，其头上饰有天碟标志。他站在一条长有四只人脚和一对翅膀的蛇的中间，并把自己的双臂张开。在一个布满星星的背景
下，神和蛇面对着另一条虽然没有翅膀但是明显能飞的蛇，因为它正把坐在它身上的奥西里斯往上驮（见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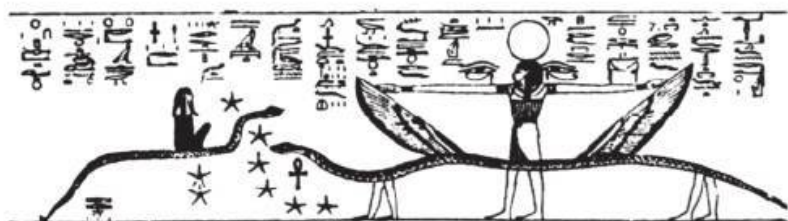


图23

国王被进一步合适地装备好了以后，就被带到了一个半圆形的墙的开口处。他经过了隐身门。现在他行进在一条“1300库比特（古代长度单位）长”的叫“黎明在终点”的隧道里。他到达了前庭；在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翼碟的标志。他碰到了“把光洒向拉的路”的女众神，和一根代表“赛特，看守者”的权杖。

众神向惊住了的国王解释说：

这个洞穴是奥西里斯的大厅

风就来源于这里；

清新的北风，

会把你，噢，国王，变成奥西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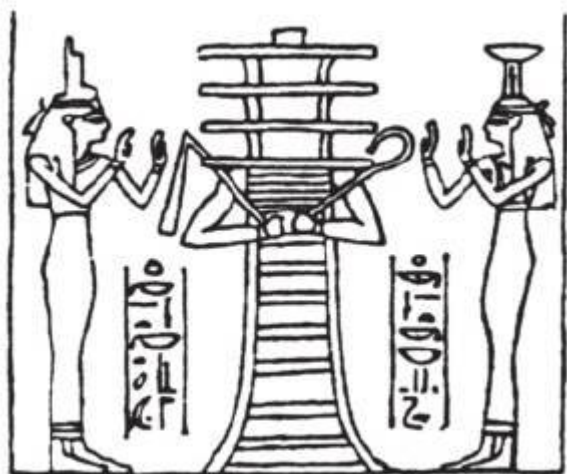
现在国王到了第十二区了，这是国王的最后一个小时的地下旅程。这里是“黑暗的极限”。他到达的那个地点叫作“拉的斜坡之山”。国王抬头上望，被吓了一跳：拉的天船在国王眼前隐隐出现，十分壮观。

他已经走到了一个叫“通往天的上升物”的地方。有些文本说那是拉为国王准备的上升物，“以便国王能通过它上升到天堂”；其他文本说那个上升物是其他几个神做的，或者是他们架设的。那就是“把赛特带上天堂的上升物。”奥西里斯若不借助这样的上升物的话，也不能够到达天堂顶部；就这样，国王也希望通过它，就像奥西里斯一样升到天堂并变成永生之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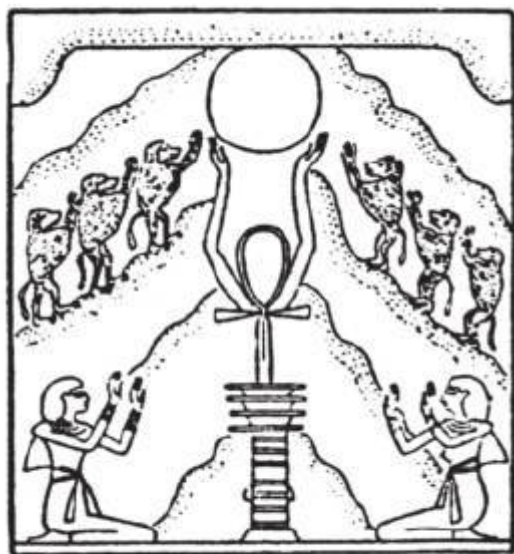
那个上升物或者说神梯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梯子。它是由铜索连接而成的；“它的力量源泉和天堂之公牛一样”。它的“垂直部分和侧边”都被一种“皮”盖住；它的横担是“Shesha-hewn”(意为“未知的”)；并且“梯子下面放有一个巨大的支柱”。

《亡灵书》中的插图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神梯——有些时候伴随着Ankh(“生命”)的标记，标志性地表

达了奔向天堂中的天碟——和一个高塔状的、伴有一个超级结构的建筑（见图24a、b）。在固定格式中，塔是被象形地写为𓄊（ded，意为“永远”）。这是一个和奥西里斯联系最近的标记，因为据说有一对这样的柱子𓄊𓄊，被立在埃及古城亚比多斯，是为了纪念在塞克之地的两个帮助奥西里斯升到天堂的物体而建的。



a



b

图24

《金字塔文本》中有一段很长的话语，这段话语既是上升物——“神梯”的赞美诗，也是为国王佩皮获准进入天堂而作的祷告书：

你好，神圣的上升物；

你好，赛特的上升物。

你要站直了，神的上升物；

站直了，赛特的上升物；

站直了，何璐斯的上升物；

奥西里斯就是从这里前行到天堂的……

上升物之神啊……

你会把神的上升物给谁？

你会把赛特的上升物给谁？

佩皮上到天堂以后会做拉的一个部下来为他服务，
给他吗？

也把神的上升物给佩皮吧，

把赛特的上升物给佩皮吧，

这样佩皮就可以上到天堂去。

上升物由四个猎鹰人操作，四个猎鹰人是猎鹰神“何璐斯的孩子”，他们是“拉之驳船的水手”。这“四个年轻人”是“天空之子”。他们“来自东边的天空……安排和准备了国王的两次行船，以便国王能够到达地平线，到达拉”。也是他们联合起来为国王——装配、准备——上升物：“他们把上升物带来……他们把上升物设置好……他们帮国王把上升物升起来……以便他能通过它去天堂。”

国王也做了一个祈祷：

希望我能在双神之屋

被赋予“名号”；

希望我的“名号”

在一个长达数年的夜晚里，

能在火屋被叫到。

有些插图表明国王已经被授予了一个ded——“永远”。在受到伊西斯和奈芙蒂斯的赐福后，国王就被一个猎鹰神领到了一个长得像岩石并装配有翼的 ded（见图25）。



图25

国王祈祷希望得到“永远”、一个“名号”和神梯的愿望实现了。他现在就要正式升入天堂了。

虽然他只要求有一个神梯就够了，但是却有两个神梯都设置好了。“拉的眼睛”和“何璐斯的眼睛”都已经准备就位了，一个在“透特的翅膀上”而另一个在“赛特的翅膀上”。众神向迷惑不解的国王解释说第二条船是为阿吞——他是一日之朝的太阳神，拉的法身之一，看上去就是围绕太阳的阳光，但每一束顶端都是手的形状——的儿子准备的。

何璐斯的眼睛已经准备好了

在赛特的翅膀上。

绳索已经系好了，

船也装配好了，

阿吞的儿子不会没有船的。

和阿吞在一起的国王，

也不会没有船的。

“被装扮成神以后”，国王在两个女神的协助下踏进了何璐斯的眼睛，“她们（帮助他）抓住他的绳索”。“眼睛”这个词（拉的和何璐斯的）已经逐渐在开始代替上升物或者梯子这两个词，而现在又被“船”替代。国王踏进的“眼睛”或者“船”是一个770库比特（大约1000英尺）长的物体。负责船的神就坐在船首。他被要求“把这个国王

带进你的船”。

国王“走进船去”时，就看到了小屋的神的脸，因为“他的脸已经打开了”。国王“在神船里找了一个地方坐下”，坐在了两个神中间；那个座位叫“使万物充满生机的真理”。两只“角”从国王的头上（或者是头盔）冒出来；“他在自己头上插了两只角，就像何璐斯头上的角一样”。插上角是为了准备行动。

描写国王佩皮一世去来生的旅程的《金字塔文本》描写了这样一个时刻：“佩皮穿上了何璐斯和透特的盛装；伊西斯在国王前面，奈芙蒂斯在他后面；阿布-瓦特，阴司的开路者，已经给国王打开了一条路；大气之神——承天者舒已经把他送上去了，安城的众神让他爬上阶梯并把他放在天堂的天空前面；天空之神努特把手递向国王。”

神奇的时刻已经到了；只剩下两扇门没有开了，国王——就像拉和奥西里斯以前做的一样——会成功地从杜亚特出现，并且他的船会浮在天水里面。国王静静地做了一个祷告：“噢，高高在上的唯一者……和你的天堂之门：国王已经到了门口了；因为这扇门是为他开的。”那“两个ded柱子”代表着“永远”，直直地矗立着，一动不动。突然，“天堂的两扇门都开了！”文本里出现了欣喜若狂的宣告：

天堂之门开了！

地球之门开了！

天窗的孔开了！

通往天堂的阶梯打开了，

光明已经出现了……

天堂的两扇门已经打开了，

克布的两扇门也已经打开了，

为来自东边的，

将在黎明到达的何璐斯打开的。

象征着黎明的猿形众神开始宣读神奇的“可以使何璐斯的眼睛发出光辉的咒语”。那“光辉”——早些时候被文在说成是光之双峰山的标志——更强烈了：

天神把光辉变得更加强烈，

以便国王能将自己送到天堂去，

就像拉一样。

国王在何璐斯的眼睛里，

众神的命令都还听得到。

“何璐斯的眼睛”开始改变色调了：最开始是蓝色的，之后就变红了。周围充满兴奋的气氛：

何璐斯的眼睛强烈地火红着，

没有人能够经受住他的力量。

他的信使们、下属们慌忙地跑着，

他们向东边负责接国王的神宣布：“让他过去。”

告诉众神：“安静……把手放到你们的嘴上……

站在地平线的门前，

打开天堂的门。”

安静被打破了；现在又是一片嘈杂：

天堂正嘈杂着，地球震动着；

地球震动着；

天堂两个区域的神高声叫着；

当国王升到天堂时，

当渡船飞到天堂时……

天堂的地面分开了……

当国王到达天堂时，

地球笑着，天空也笑了

天堂向国王发出喜悦的声音；

地球也为他欢快地震动；

巨大的风暴吹着……

天堂的守卫们为他打开了天堂之门。

之后，“两座山分开了”，然后出现了一个直插云霄的东西：

天空布满云彩，

星星都暗淡下来了。

地球的筋骨

不断地摇动着。

在这些动响和雷鸣中，“天堂之牛”——“它的肚子充满了魔力”——从“火焰岛”升起来。然后一切震动都停止了；国王已经在天堂了——“成了黎明前的猎鹰”：

他们看见国王变成了黎明前的猎鹰，

一个神；

和他的父母辈们住在一起，

国王是天堂的一头牛……

肚子里充满着来自火焰岛的魔力。

文本第422段对话有说服力地描述了这一个时刻：

啊，这就是佩皮！

你已经过世了啊！

你太伟大了，

和神一样万能，和奥西里斯一样！

灵魂在你身体里……

你来到了你母亲——天堂之神——这里，

她会拥抱着你，

她会告诉你去地平线的路，拉的地方。

天堂的双门都已经为你打开了，

你已经上升到天堂了，

佩皮……成为神了。

在拉美西斯九世的坟墓中，有一幅图表明，把双门分别朝两边倾斜就可以把门打开了；这个操作是由每一边的六个神利用滑轮和轮子来完成的。通过那个漏斗形的开口，一个巨大的鹰头神就出现了（见图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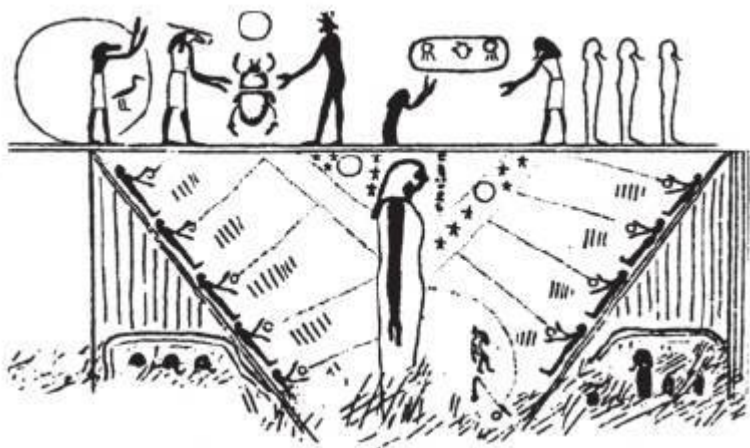


图26

经过了这个巨大成就后，《金字塔文本》继续讲：“国王不属于地球，他属于天堂……国王佩皮就像云一样在天上飞，向猎鹰一样亲吻着天空；他到达了地平线神的天空……”国王现在“在承天者——即把星星向上托的神——之上；他在上帝之墙的阴影里穿过了天空”。国王不仅可以在天上飘，他还可以绕着地球飞：

他像拉一样在天上环绕，

像透特一样横越天空……

他越过了何璐斯的地域，

又跨过了赛特的地盘……

他已经环绕着天堂飞了两个来回，

也两次在那两个地域上盘旋……

国王是一只猎鹰而又胜过猎鹰；

他是一只伟大的猎鹰。

也有一诗节说国王“像桑特一样在同一个晚上九次穿过天空”，只是，“桑特”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是个谜。

接下来，国王仍然坐在“两个一起在天堂遨游的伙伴中间”，他向着遥远的天堂的东边咆哮着。国王的目的地是阿吞，即翼碟，也就是永恒之星。祷告现在把焦点集中在了将国王送到阿吞去和国王到达阿吞之后：“阿吞，让他靠近你吧；拥抱他吧。”阿吞是拉的居所，祷告为了确保国王受欢迎，就把他到天居之旅说成是儿子返家看望父亲的旅程：

阿吞的拉啊，

你的儿子回来了；

佩皮回来了；

让他上来见你吧；

张开你的怀抱拥抱他吧。

现在“天堂突然传出一声呼喊：‘我们看到了一个新事物。’众神说，一个何璐斯在拉的眼睛里”。国王“坐着风走向了天堂”，“穿过天顶”，希望在目的地受到欢迎。

拉的这次天上旅程会持续八天：“当第八天的黎明到来时，拉就会把国王召回”；守卫阿吞进口或者拉的天居的神会让他通过的，因为拉已经在永恒之星上等待国王：

当第八天的最后一个黎明就要到来时……

国王就会站在那儿，在无欲的天堂里的

永恒之星上，

他会受到作为神的审核，

像王子一样，有人会倾听他的声音。

国王会被指导去见那四位

站在天堂的水坝权杖上的神，

他们也许会向拉报告国王的名字，

也许会向地平线的何璐斯宣布他的名字：

“他已经来了！”

“国王已经来了！”

国王正在“天堂的湖泊”上前行着，靠近了“天的岸边”。当他走近时，永恒之星上的众神就像预计的一样宣布道：“到达者来到了……拉在天堂的阶梯处向国王伸出了双臂。”就在那儿，在双门的入口处，拉果然在等着国王：

你看见拉站在那儿了，

他会以拥抱迎接你；

他会带你去天上的双宫；

他会让你坐在奥西里斯的宝座上。

文本说道：“拉已经把国王带到他自己身边并去往天堂了。天堂的东边……国王在向天堂发出光辉的星星上。”

现在离功德圆满就剩下一步了。在“杜亚特的何璐

斯”（被称为“伟大的绿色神鹰”）的陪同下，国王出发去天堂寻找生命之树。“这个叫佩皮的国王去了生命田地，即拉在天堂的出生地。他发现冥界和亡者之神阿努比斯的女儿克布赫特——她的名字的含义是‘冷却水’，是保鲜、净化、防腐和复活之水——拿着四个广口瓶向他走来；在神苏醒的那天，她曾经用它们将神的心复活。现在，她将国王的心重新复活了一遍”。

任务成功，《金字塔文本》欣喜地继续讲道：

噢，这个佩皮！

生命里所有令人满意的东西都给你了；

“永生已经属于你了。”拉说……

你不会消失，你不会死亡，

永远永远不会。

至此，国王经由通往天堂的阶梯到达了天堂；他到达了永恒之星；“他的一生就是永恒，它的极限是永远和永远”。

第五章

众神来到地球

现在的人们因空间飞行的频繁而不以为奇，关于空间探索的计划书也足够我们悠悠闲闲地看上一辈子；人们之所以欣赏可多次利用的航天飞机，只是因为它体现出来的节俭潜能，而不是因为它实在是相当的不凡。造成这种似乎有点奇怪的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经常亲眼从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介上看到宇航员在太空飞行，看到无人航天器在其他星球着陆。但这一切——我们能够接受空间旅行和在太阳系内进行联系的这些概念——是怎么开始的？我想，是因为我们以凡人的耳朵听见了一个叫尼尔·阿姆斯特朗（阿波罗11号飞船的指挥官）的同为凡人的宇航员，代表全人类第一次从其他天体——月球传回来的声音：

“休斯敦！这里是宁静海基地。

‘鹰’着陆成功！”

“鹰”不仅是登月舱的名字，也是阿波罗11号飞船的别称，而且还是那三个宇航员的识别符号（见图27）。“鹰”已经飞上太空，走上月球了。在华盛顿史密

森学会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曾经飞行过的飞行器，或者曾经作为美国宇航项目的后备飞行器。在一个特殊的展区，还可以看到以登月的真实背景为蓝本而仿造的登月过程模型，并且，游客还可以听到录自月球表面的声音：

好了，休斯敦。

“鹰”到达哈德利平原了！

因此，位于休斯敦的飞船控制中心向世界宣布：“大卫·斯科特振奋人心地报道说，阿波罗15号飞船已经到了月球的哈德利平原！”

而在几十年以前，这样一个概念，即一个凡人穿上特制服装进入一个长长的物体的前部，然后慢慢地消失在空中并远离地球，还是极其不合理的。一两个世纪以前，这样的概念压根就没有产生，因为那时候在人们的经验中，还没有什么东西能触发这种大胆的想法。



图27

但是，就像我们描述过的一样，埃及人在5000年以前就能想象到在法老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会到埃及东边的一个发射台去；他会进入一系列复杂的地下通道和屋子；他会很安全地经过原子植物和放射性屋子；他会穿上宇航员的装备以进入一个上升物里面，并且和两个神一起紧紧地坐着。之后，当天堂的双门开了以后，当黎明的天空出现时，发动机就会点燃，而上升物就会变成天梯，把法老带到众神的居所——“永远不灭的星球”。

那么埃及人是在哪个电视频道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以至于他们如此坚信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没有电视机的情况下，他们唯一的可能就是去过

宇航站并且看到过飞船往返飞行，或者参观了太古“史密森”博物馆，并在显示屏上看到了知识性的仿真飞行器和太空旅行。有证据表明，古埃及人真的做过这些事情：他们亲眼看到过航天发射台和发射架以及宇航员们。但是那些宇航员并不是要到其他地方去的地球人：他们更像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地球的宇航员。

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埃及人在他们的坟墓里面描绘了他们一生中所看到的和所经历的事情。关于杜亚特的地下走廊和屋子的具有建筑学风格的雕刻和绘画，就来自塞提一世的墓穴。还有一个更令人惊奇的图像描绘来自胡伊的墓穴，胡伊在著名的法老阿蒙统治时期是努比亚（非洲东北部一古王国，即今苏丹以及埃及一部分）和西奈半岛的总督。他的坟墓里墙壁上画有他所辖两区的人物场景、地方和物品，更重要的是墓穴中还有一处保存十分完好的火箭船的生动的图画：火箭船的主体装置在一个地下发射井中，而顶部的主控舱位于地面之上（见图28）。主体又被细分为几块，就像多层火箭一样。船内底部有两个人在处理着杠杆和软管；他们上面有一排圆形的标度盘。发射井的剖面指明了它周边包围有管状空间，可能是出于热量交换或者其他什么与能量相关的目的。

地面上的半圆形仓部上面被涂成焦色，就像是再次进入地球大气层后一样。主控舱——大到足够容下三四

个人——是圆锥形的，并且还有几个垂直的“窥视孔”围在其地面的底部。周围是一片棕榈树和一些长颈鹿，还有一些朝圣者在做礼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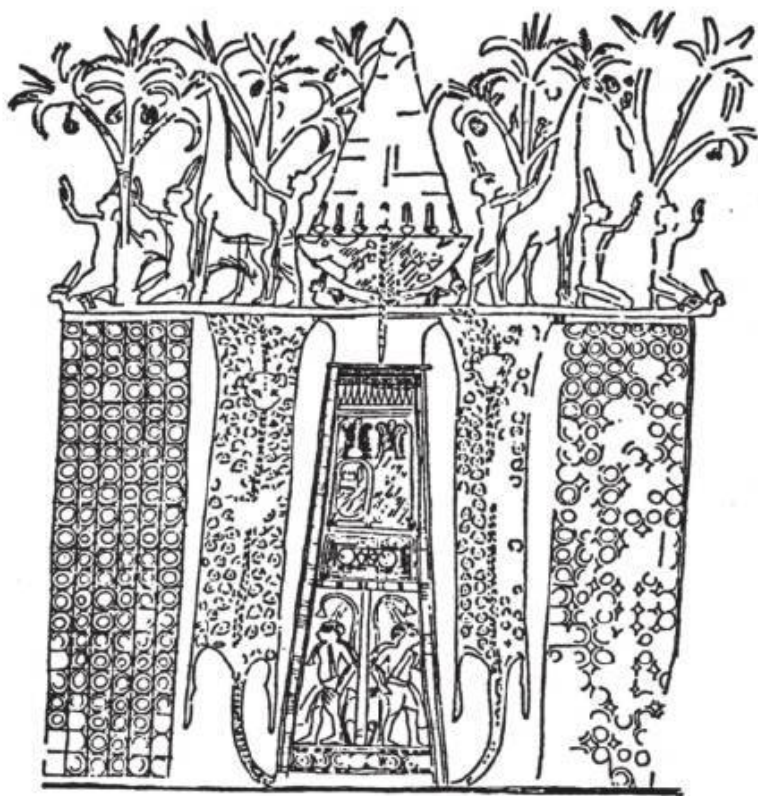


图28

地下的房间是用豹皮装饰的，这个就和法老的永生之旅有一些直接联系了。豹皮是闪祭师在为法老做开口仪式时的标志性着装。豹皮也是那些将法老的船拉着通过杜亚特的“隐藏之地的秘密通道”的众神的标志性着装

——豹皮是一个不断用来强调法老的旅程与发射井里的火箭船密切关系的象征性标志。

正如《金字塔文本》所说的一样，法老转世到永恒的来生之全过程和其他众神都一样。拉、赛特、奥西里斯和何璐斯以及其他神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升到天堂而不朽的。但是埃及人也相信，最初来到地球的伟大众神都是乘坐同一条天船。而且安城作为埃及最古老的圣地，很有可能由大神卜塔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史密森学会”来安置太空飞船，以便埃及人在保护它的同时可以了解它。

那个秘密物件——本本——被供奉在本本之屋里面——“本本神殿”。我们从象形文字对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描述就可以知道，这个建筑结构像是一个巨大的发射塔，在发射塔里面竖立着一枚指向天空的火箭（见图29）。



图29

根据古埃及人的说法，本本就是一个从天碟来到地球的固态实体，就是伟大的神拉来到地球时所乘坐的交通工具——“天室”；本（“本”的字面意思是“飘出来的物

体”）所表达的双重意思即是“发出光”和“冲上云霄”。

法老皮安希的墓碑上刻的碑文说：

为了看到本本里面的伟大的神拉，国王皮安希上了阶梯向着一个很大的窗户走去。国王独自一个人走上去，把窗户的插销移开，然后推开窗页。接着他就看到了本本屋里面的拉。他看到了迈德一拉的驳船；他还看到了阿吞的驳船。

由《金字塔文本》我们得知，本本神殿是有两组神守护的。外面的守护神只被允许进入神殿最神圣的部分，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收取朝圣者的贡品并把它们带进神殿。另一组就是主要的守护神，他们不仅是本本的，而且是“本本神庙里面拉的所有秘密物品”守护者。可能就像今天去史密森学会参观的大群游客能欣赏甚至亲手触摸真正的飞船一样，也许那些去安城朝圣的虔诚的古埃及人也那样做了；他们去保护本本并向本本祈祷，犹如伊斯兰信徒向麦加朝圣一样，只不过这些古埃及人朝拜的是卡尔巴（Qa'aba，或写为Kaaba，一个被认为是神的“天室”的黑石仿制品）而已。

在神殿里有一口井或者水池，里面的水因它的治疗效果而出名，特别是在促进生育繁衍方面有十分好的效果。“本”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描述确实包含了生育繁衍的含义；也许和“本”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一样，都是“男性后

代”。除了促进生育繁衍的功效外，神殿里的水还有使人变年轻的功效；这就引发了本鸟的传奇故事，到过埃及的希腊人把它叫作凤凰。这些传说认为凤凰神鸟是一只羽毛一部分为红色一部分为金色的鹰；每500年它就会死去，然后就到安城以某种方式从它的灰烬（或者羽毛）中重新活过来。

安城和它的神水直到基督世界来临之前都备受崇敬；当地传统称，当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孩子耶稣逃到埃及时，他们曾经在神殿的水井旁边休息过。

位于安城的神殿已经有好几次被侵略者摧毁过了，今天什么也没有留下；本本也不见了。如今它被描述为一个圆锥形的屋子，而屋子里面有一个神。这被记录在埃及的纪念碑上。考古学家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本本的一个石头模型。模型展示了一个神在模型门口做出一个欢迎的手势（见图30）。天室的真实形状可能就是像胡伊的墓穴中所描述的一样（见图28）。

今天的空间飞船的指挥舱（或者主控舱），也就是宇航员在飞船中所在位置的上面部分，和本本看起来十分相像（见图31）。因此两者有相同的目的和功能也不奇怪吧。



图30



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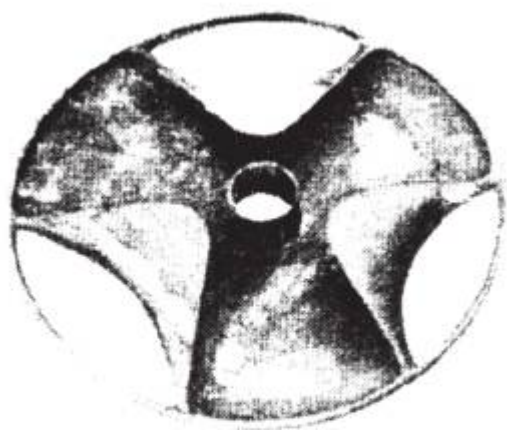
在本本已经不存在了的情况下，到底还有没有比墙上的刻画和模型更有力的、安城的神庙留下的真实证据呢？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根据埃及古文本所说，还有其他一些拉的秘密物品被陈列在神庙中，或者安全地藏神庙里的什么地方。在《亡灵书》里，有九件物品与闪的象形描述有很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分类和本本神庙里的物品一样；很有可能，在神庙里面陈列有与太空有联

系的物体，或者，是另外九件太空飞船的部件之类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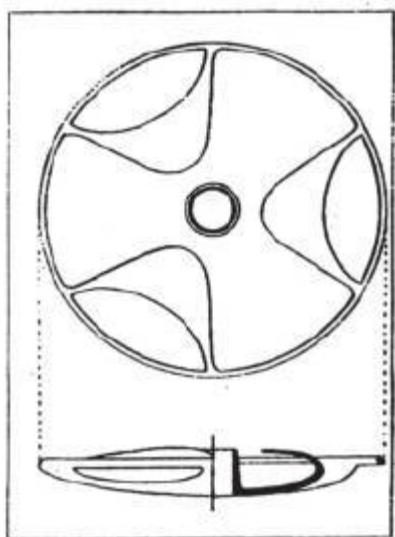
考古学家们也许已经找到了这些小件物品的复制品。他们发现了一个形状很奇怪而且十分复杂的、布有许多弧线形的类似于排气阀的东西（见图32a）；这个东西自从在1936年被发现后就一直困扰着所有学者专家。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这件东西是在埃及第一王朝国王阿笛杰泊的儿子——萨布王子坟墓中的众多的“普通铜器”中发现的。因此，这意味着那件物品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放进去的。也许还比那个时间更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最近放进去的。

沃尔特·B·埃默里在其《第一王朝的大墓》一书中，讲到了他在吉萨的大金字塔南面的北萨卡拉的考古发现。其中描写了一个“岩石做的碗状的容器”，并且称“目前还找不到对这个物件的奇怪设计进行解释的方法”。这个物件是用一个大块的片岩雕刻而成的，而这种片岩十分脆弱并且很容易就会裂成各不相干的薄片状岩片。如果说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它会很容易就分裂开；因此，选取这种不平常的岩石是因为这种材料不容易变形——它需要被保护而非使用。根据这一特点，其他学者，如西里尔·奥尔雷德在《埃及终结于它的古王国》一书中总结说，那个石头物件“很可能是古埃及人根据原型为金属的器件模仿而做成的”。

但是在公元4000年前又有什么金属可以用来制造这个物件呢？就算有的话，那么又是怎样的一套打磨工序呢？又有什么样的具有高超本领的冶金专家能打造出结构如此复杂的设计呢？最为重要的一点，打造这个物体到底是出于怎样的一个目的呢？



a



b

图32

经过技术鉴定和分析，它的独特造型（见图32b）使我们得到了少量关于这个物品用处或者来源的知识。这个圆形的物体的直径有24英寸，最厚的地方有将近4英寸；显然它是为了和一个杆状物配套使用并绕着轴转动的。那三片奇怪的类似扇叶的东西表明，这个物体在转动的时候可能是浸泡在一种液体里面的。

1936年之后就没有人再对这个难题做深入的研究了。但是这个物件的某一可能的功能在1937年突然又重新弹入了人们的头脑中，因为当时的一些科技杂志上说，在加州一个具有革命性设计的飞轮开发出来了，这

是为美国空间计划所研发的产品。飞轮是和一台机器或者发动机的转轴连在一起的，一是为了控制机器的速度，二是为了积蓄能量以便来一次突然爆发。

就像是一个规则一样，飞轮都有很重的轱圈，因为能量要储存在飞轮的周线里面。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洛克希德导弹与空间公司提出了一个与其相反的设计——一种轻轱圈的飞轮，他们称只有这样的设计才能使运输量大的火车更省能源，或者是在往无轨电车储电的时候更省能源。人工研究制造公司继续了这个研究；他们研发的几款飞轮（但是一直都不完美）是用来安置在一个充满润滑油的秘密空间里工作的。他们的革命性的飞轮（见图33）看起来和有5000多年历史的古埃及“飞轮”差不多，但是令古埃及“飞轮”看上去还要更胜一筹的是，这件在公元前3100年就已经经过完美设计的“飞轮”，似乎正是处于1978年的宇航工程师们正在开发和完善阶段的设备！

古埃及飞轮的铁质原型在哪里呢？除了飞轮，曾经陈列在本本神庙的其他物件又在哪里呢？还有，本本这件物件又在哪里呢？就像许多古代的人工制品一样，它们虽然都毫无疑问地被古人记入了史册，但是它们最终都变得不得而知了——可能是被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给毁坏了，也有可能是被拆除之后又被人们藏到了什么地方；也有可能成了战利品或者为了安全起见，被藏进了

早就被人们遗忘的地方。也许它们都被带回了天堂；也许它们就在我们身边——说不定就在某个博物馆的地下室而不为人知。正如凤凰神鸟把安城和阿拉伯半岛联系起来的传说所表达的一样：或许就藏在封闭的卡尔巴神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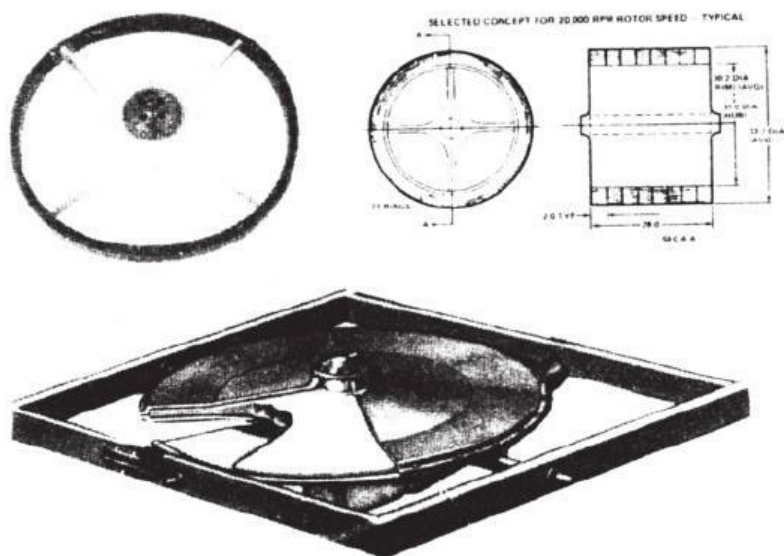


图33

我们可以推测，本本神殿的那些物件的毁坏、消失可能就发生在埃及所谓的“第一过渡时期”。在那个时候，埃及开始四分五裂并开始了完全的君主独裁统治。我们都知道，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的神庙在动乱时期都被毁坏了；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拉才离开了他在赫利奥波利斯的神庙，并变成了阿蒙神——“隐藏之神”。

当秩序第一次重新在南部恢复的时候，是在第十一王朝时期，首都建在底比斯；最高地位的神叫阿蒙或者叫阿门。法老门图霍特普在底比斯附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神庙。他把它献给了拉并在神庙顶部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金字塔来纪念拉的天居（见图34）。

在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埃及在第十二王朝统治时期又重新统一了起来，秩序得到了恢复，到赫利奥波利斯的通道又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这个王朝的第一任法老阿门-恩-哈特上任以后，就立刻开始重建赫利奥波利斯的神殿；但是他是不是把那些原始的飞行器也重建了，或者他是不是和那些仿真石头物件有关，谁也说不清楚。他的儿子——法老西奴色在神庙前竖起了两根巨大的花岗石柱（有66英尺高）。柱子顶上放着拉的天居的模型——小金字塔，这些小金字塔表面都镀着黄金或者白铜（金银合金）。其中的一根花岗石柱子在4000多年以后仍然还矗立在它的原址；另外一根在公元前1200年时被毁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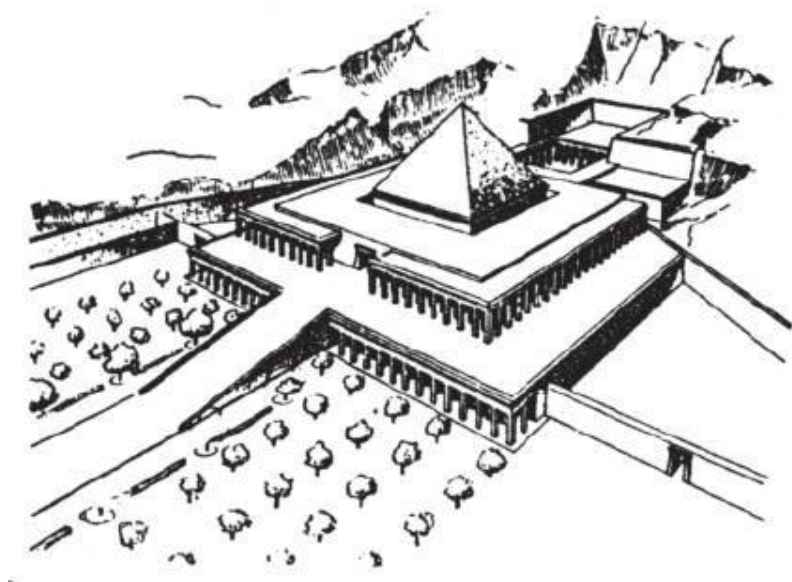


图34

希腊人把这种柱子叫作方尖碑，而埃及人把它叫作众神的作品。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成对地立在神殿的门前（见图35），这些柱子主要是在第十一和第十九王朝之间修建的。

正如法老所说的，他们修建这些柱子是为了“从神那里获得永生的礼物”；为了“获得永生”。因为这些石柱是法老们仿造他们在杜亚特所看到的：在神山里他们看到了众神的飞船（见图36）。

今天的墓碑石——刻着已故的人的名字以便他被永远记住——就是柱子的缩小模型，这是一个在众神和他们的飞船都还真实存在的时候留下来的传统习俗。



图35



图36

※

埃及文对这些天物的描述就是NTR——这个词在古代近东语言里的意思是“观察者”。尼特的象形文字；就像所有的象形文字一样，它们都代表着不同的真实存在的实物。学者们对于这个标志的猜测很多，有的说是一个有着长柄的斧头，而有的说是一面旗帜。玛格丽特·A.穆雷在她的《壮丽的埃及》一书中展现了一个离我们更近一点的视角，书中写道：在王朝统治之前的时期的陶器上，画有一只载着一根杆（杆上有两条飘带）的船，就像是一种标志（见图37），她总结说：“有两条飘带的杆就成了神的象形标志。”

很有趣的一点是，最古老的图画上画的竟是从外国土地回来的船。有些含有人物的图片画了一个很高大的领导者（从他头盔上的角可以看出）正指挥一排坐着的水手划桨（见图37）——头盔是尼特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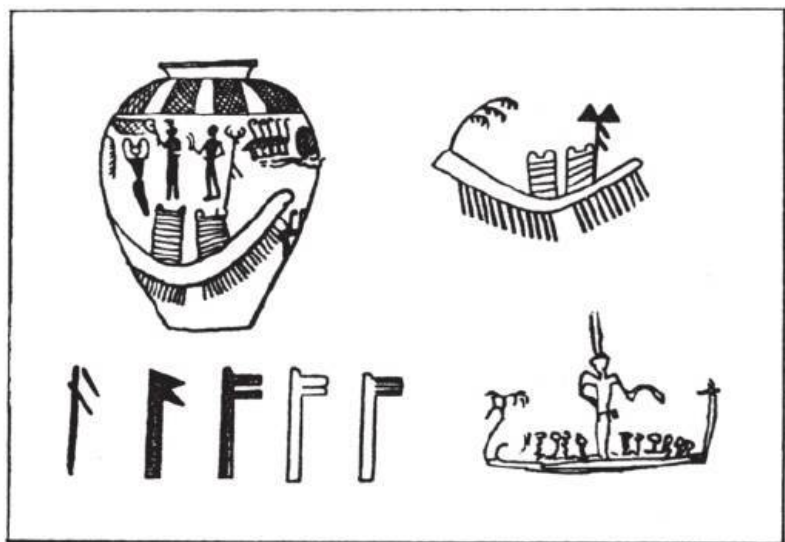


图37

埃及人就这样十分象形地确认了他们的神来自其他地方。这也同时确认了埃及是怎样开始的——神卜塔从南部来了以后发现埃及被洪水淹没，于是他就做了很多事情来建造堤坝、拦住洪水，并开垦土地使土地适合人居住。在埃及的地理上，有一个地方叫作塔·尼特——“众神之地”。那就是红海之南尾部的狭窄的海峡，也就是今天的巴布·厄耳·曼德海峡；带有NTR标志并载着有角的众神仙的船，就是通过这个海峡来到埃及的。

红海的埃及名字叫作乌尔海。塔·乌尔这个词的意思是东方的异地。亨利·高迪尔收集并编纂了一本关于象形文本里面的所有地名的字典《地理名词字典》，他指出，塔·乌尔的象形标记“是一个航海要素的专有词……标志的意思是‘你必须从左边乘船过去’”。看一下古代的世界地图（见第二章的图3），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从埃及来的人往左拐穿过曼德海峡，他就会来到阿拉伯半岛并走向波斯湾。

还有更多的线索。塔·乌尔字面上的意思是乌尔之地，但是我们都已经知道，乌尔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它就是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的出生地。作为闪的后代，亚伯拉罕出生在迦勒底（古代巴比伦的一个省）的乌尔市，并和父亲他拉生活在一起；闪是诺亚的长子（诺亚是大洪水中的英雄）。“他拉带着他的孩子亚伯拉罕、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他的儿媳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从迦勒底的乌尔去了迦南之地。”

19世纪初期，当考古学家们和语言专家开始着手揭开埃及的历史和记录之谜的时候，乌尔除了在《旧约》里出现过以外，在其他任何资料上都没有出现过。但是迦勒底却存在：就是希腊人所叫的巴比伦王国——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王国。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曾经到过埃及和巴比伦王国，他发现埃及人和迦勒底人有许多

相似的习俗。在描述巴比伦最高地位的天地之神贝尔——希罗多德把他叫作朱庇特·柏洛斯——的辖地，和辖地上的巨大的台塔的时候，他写道：“在塔的最高处有一个宽敞的神庙，在庙中有一张大小不寻常并且装饰得富丽堂皇的沙发，沙发旁边还有一张金色的桌子。里面没有任何的雕塑，除了一个本地妇女，庙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人；这个本地妇女，就像迦勒底的牧师们肯定的一样，是众神为神庙里的神挑选的……他们还称……神会亲自降到这个屋子里来，并在沙发上睡觉。这个就有点像埃及故事里底比斯发生的事情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妇女总是在底比斯阿蒙神庙里过夜。”

在19世纪，学者们越是在研究埃及的知识上进一步，有两个事实（它们都与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们作品里的历史插图相吻合）就越是明显：第一，埃及的伟大文明并不是一枝在文化沙漠里孤独繁荣的花朵，而是在古老而广阔的土地上拥有一个庞大的发展过程。第二，《圣经》故事里面所讲的其他王国和其他土地上的城市、贸易路线、战争和条约，以及人们的迁徙和定居，不仅都是真实的而且还十分精确。

只是在《圣经》里才为人所知的赫梯人，也以法老强大的对手的身份出现在了埃及的文献记录中。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的一页：埃及人和来自小亚细亚的赫梯人的一场关键性的战争曾在迦南北部的加低斯（古叙

利亚城市)发生;这场战争不仅记入了被发现的古文本,而且还被形象地记在了一些庙墙上。甚至还有一个历史人物的细节,说法老最终娶了赫梯国王的女儿来维持两国的和平。

有“海之民族”之称的腓力斯人(地中海东岸古国腓力斯居民)、腓尼基人、胡里安人和亚摩利人(公元前2000年的闪米特人)以及他们的王国,之前都只是被《旧约》证实而已,但是这些民族或者王国随着在埃及的考古挖掘工作的进行,都一一成了历史的真实存在。并且这些王国又开始继续发展成为《圣经》里面的其他地方。其实,最伟大的发现还是名副其实的亚述和巴比伦王国;但是他们壮丽的神庙和其他遗址在哪里呢?关于他们的记录又在哪里呢?

旅行者们报告说,两条河流之间的平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大平原是一大群土墩。由于没有石头,所以即使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壮丽的建筑结构也是由土砖建成的;战争、气候和时间把它们都变成了土墩。这些建筑虽然没有大片而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偶尔也留下了人的痕迹;在这之中就经常有用黏土烧制而成的碑匾,碑匾上面刻有楔形的标记。回到1686年,我们就会了解到一个叫恩格尔贝特·坎姆弗尔的旅行家,他到过古波斯的首都珀塞波利斯,亚历山大就曾与这里的国王们战斗过;他复制和记录了那里的历史遗迹

上的楔形标记和符号，他记录的那些东西就像居鲁士的侄子和继承人大流士的皇家印章上面的图章一样（见图38）。但是他认为那些东西只是装饰物而已。当这些东西被认识到是刻的碑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些是什么语言，也没有人知道怎样破译它。



图38

和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破解这些楔形文字的关键是一块刻着三种语言碑文的碑。碑文在波斯西部一个叫贝希斯敦的地方的禁山里的石头上被发现了。在1835年，英军的一个少校亨利·罗林森把那些碑文抄了下来，并且在之后成功破解了那些楔形文字。

原来那个碑文所用的语言分别是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古阿卡德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消亡的闪米特族人的母语）；而学者们只有通过希伯来语的知识，才能够读懂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刻下的碑

文。

受这些发现的激励，一个在巴黎出生的叫亨利·奥斯丁·雷尔的英国人，于1840年到了伊拉克北部的一个交通交会点摩苏尔，在那个时候，伊拉克还是奥特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雷尔在那里成了威廉·F.安斯沃思的客人，威廉的《在亚述、巴比伦和迦勒底的研究》，以及克劳迪乌斯·J.瑞奇的《巴比伦遗址实录》一书中的报告和一小发现，不仅点燃了雷尔的想象力，而且还得到了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在《圣经》的参考资料和希腊的古典作品里面，都提到：亚历山大军队中的一个军官报告说看到了“一个金字塔群和一座古城遗址”——一个在亚历山大时期都被认为是非常古老的遗址！

雷尔的本地朋友告诉了他关于这个地区的各种传说，话语中暗含着古老的城市就埋在他们的脚下之意。他到了一个叫比尔斯·尼姆鲁德——西亚古城卡拉的现代名称——的地方的时候，显得特别兴奋。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第一次看到，圆锥形的金字塔以尼姆鲁德晴朗的天空为背景，慢慢映入我的眼帘。”“那个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那难道不是亚历山大的军官所看到的地方吗？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地方与《圣经》中的尼姆鲁德有联系，“那个受神恩典的伟大的猎手”建立起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王国和皇城（《创世记》）——

在尼姆鲁德王国的初期，巴别、伊里克和阿卡德全都在示拿之地，而示拿之外就是卡拉、雷森，此外，还有阿舒尔—尼尼微就建造在这里，一个有宽敞大街的城市。

在罗林森少校——那时候他已经在巴格达任领事了——的支持下，雷尔又在1845年返回了摩苏尔，去他所怀念的尼姆鲁德进行挖掘工作。但是不管他会发现和找到什么——他也确实发现了一些——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一个现代考古学家的美名都不会落在他的头上。因为两年以前，在摩苏尔的法国领事保罗·埃米尔·博塔——雷尔曾见过他并得到了友好的对待——就开始在底格里斯河的另一岸边，摩苏尔北部的一座土墩进行考古挖掘工作了。当地人把那个地方叫作豪尔萨巴德；在那里发掘出的楔形碑文又把那个地方称为杜尔-舍鲁-金，即《圣经》中古代亚述国王萨尔贡的首都。考虑到萨尔贡统治着那么大一个城市及其宫殿和寺庙，那么，那儿的金字塔肯定也是分为7步建成的，这种阶梯形金字塔的专有词汇是“西古努特”：金字形神塔（见图39）。

受到博塔发现的刺激，雷尔开始在他选好的土墩上进行挖掘工作，并且他坚信那里就是《圣经》中著名的亚述首都尼尼微的所在地。虽然那个地方经过挖掘后被证实只是亚述人的军事中心卡鲁，也即《圣经》中的卡拉，但从发掘出的财宝来看，所费的工夫也非常值得。

这些财宝包括一件国王撒缦以色列二世设立的楔形方碑，他在上面列出了向他献贡的人的名字：“暗利的儿子、耶户和以色列国王（见图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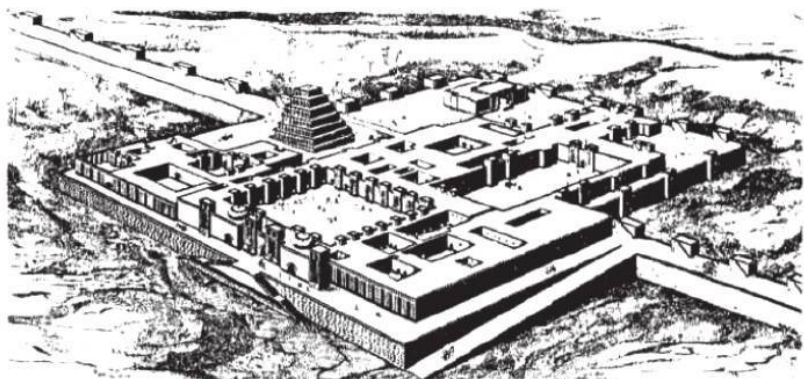


图39

今天，亚述的考古发现直接证明了《旧约》中历史的真实性。

受到这一鼓励以后，雷尔在1849年开始直接对摩苏尔对面、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一个土墩进行挖掘。本地人称那儿为库扬及克，实际上就是尼尼微国王西拿基立所建立的首都；《列王记》说，西拿基立的军队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受到了上帝的天使的猛烈攻击。在他之后，尼尼微就成了伊撒哈顿和亚述巴尼波的首都。从那里运到大英博物馆的艺术财宝在今天也依然是亚述展览区最夺人眼目的物件。



图40

当考古挖掘的脚步蓄足了力量，其他国家的考古队也加入了这一竞争时，《圣经》中记录的关于亚述和巴比伦的所有城市都被发现了（只有一个例外）。但是，由于那些古代珍贵的宝物都被世界上的各大博物馆收藏了起来，所以剩下下来的最珍贵的发现就仅仅是石碑了——有一些小到一个手掌就可以拿得下；在这些石碑上面写有亚述人、巴比伦人以及其他西亚民族的商业合同、法庭条文、婚姻、遗产记录、地理列表、数学信

息、药物配方、法律法规和皇家历史等，真的是把高度文明的社会所具备的所有层面都囊括进去了。英雄故事、创世故事、谚语、哲学作品、情歌等，组成了一个伟大的文化遗产。也有关于天文的记录——星象和星座的观察、关于行星的研究和天文表等；还有关于以12个伟神为头脑的众神团体的具体列表，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的特性以及他们的任务和功能；这12个伟神是与12个月份、黄道十二宫和太阳系的12个成员相联系的。

这些碑文也偶尔提到它们这些语言都是从古阿卡德语发展而来的。这和其他证据加在一起，就确认了《圣经》的叙述——亚述和巴比伦（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还有一个叫阿卡德的王国——是正确的。这个王国是由“正义的统治者”舍鲁-金——我们把他叫作萨尔贡一世——建立起来的，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他的一些碑文被发现了；在这些碑文中，他自夸说自己是得到神恩利尔的支持，才使得他的王国从波斯湾延伸到了地中海。他把自己称作“阿卡德之王，库什之王”；并且他还自称“打败了乌鲁克，摧毁了他们的城墙……在与乌尔居民的战争中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许多学者认为萨尔贡一世就是《圣经》中的尼姆鲁德，因此《圣经》的诗句就开始描写他和一个叫库什——或者根据《圣经》中的拼法叫库什——的首府（这个首府在阿卡德王国之前就存在过王权了）：

库什孕育了尼姆鲁德；

它是土地上第一个强大的人……

在他的王国的初期；

巴别和伊里克，

都在示拿之地上。

阿卡德皇城被发现于巴比伦的东南部；古代的库什城也被发现于阿卡德的东南部。考古学家们越是在两河之间的平原往下探索（总体上是东南的方位），就越是会发现更多的古代遗址。在一个叫瓦尔卡的地方，发现了乌鲁克；乌鲁克就是萨尔贡一世自称被他自己打败过的地方，也就是《圣经》中的以力。为了发现这个城市，考古学家们在年代测定工具的帮助下，从公元前4000年一直找到公元前3000年！正是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发现了烧制陶器的窑，发现了在陶器上首次使用轮子的证据，发现了一条用石灰岩铺成的最古老的路，还发现了第一座金字塔形神塔和世界上第一个书面记录：雕刻文本（见图41）和圆筒印章（见图42）。只要把印章往湿黏土里摁一下，就可以留下永恒的章印。

至于亚伯拉罕的出生地乌尔，也在更南一点的地方被找到了，就是古代波斯湾海岸线的最北端所触及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神塔的所在地，也是众多王朝的中心。那么，再往古美索不达米亚南下，就是《圣经》中的示拿——巴别通天塔所在的地方吗？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波图书馆，里面藏有超过25000块按不同内容分类摆放的石碑。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王国的国王亚述巴尼波收集了许多碑文，并叫他的文员把那些文字都做抄录和翻译处理。那些碑文就由此得名“古老文本抄录卷”。例如，一个由33块碑组成的“书籍”写道：“第二十二块碑：没有改变的苏美尔语言。”

亚述巴尼波自己在一段碑文中写道：

神把他的这些艺术知识当礼物送给了我。我已经得到了写作的秘密真传。

我能够读懂用苏美尔语刻的复杂的碑文了。我能够理解在大洪水以前岩石上所刻的文字的意思了。

1853年，亨利·罗林森向皇家亚洲学会透露，在阿卡德语之前还存在一种未知的语言。他指出，亚述和巴比

论文本经常用到从那种语言借过来的词汇，特别是在科学和宗教的文本中。1869年，朱尔斯·欧佩特在法国考古和古币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应该认同这样一种早期语言的存在，同时也认同说和写这种语言的人存在的真实性。他还展示了关于阿卡德人称他们的祖先为苏美尔人的例子，并且还提到了一个叫“述美尔之地”的地方。

实际上那就是《圣经》中的示拿之地。述美尔之地的字面意思是“看守者之地”，事实上可能就是埃及的塔米特——“看守者之地”：众神来到埃及的始发地（见图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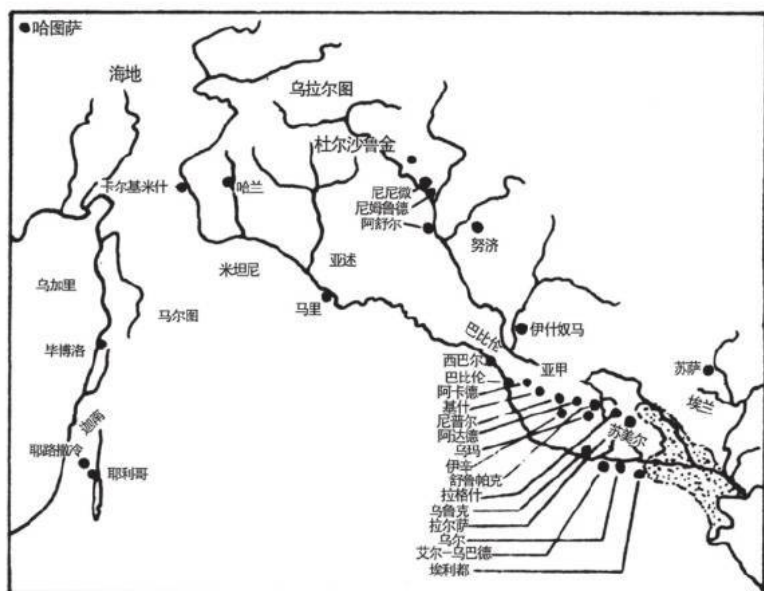


图43

虽然十分困难，但学者们还是在古老而又壮丽的古埃及被一步步发现后，接受了人类文明并不是起源于罗马和希腊而是埃及的观点。现在，正如埃及人自己所提出的：人类文明和宗教有没有可能不是起源于埃及而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呢？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重大发现后的一个世纪里，毫无疑问的证据证明人类文明确实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苏美尔。约在公元前4000年（差不多6000年以前），苏美尔就像无缘无故突然冒出来了一样，产生了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们现在的文化和文明的所有层面的根源，都可以从苏美尔文明里找到：城市、高大的建筑、街道、贸易市场、谷仓、学校、寺庙；冶金、制药、外科手术、编织、美食、农业、灌溉；砖的使用、窑、第一个轮子、手推车；船和航行、国际贸易、度量工具；王权、法律、法庭、陪审；写作和记录；音乐、乐符、乐器、跳舞和特技；家畜和动物园；战争和卖淫等。还有最重要的：关于天堂和“从天堂来到地球的”神的研究和学习的知识。

让我们先把这一点搞清楚，那就是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从来没有把地球的这些到访者称作神。后来是通过异教徒，神或者神族的概念才逐渐浸入了我们的语言和

思想。我们在这儿运用这个词汇的时候，仅仅是出于通俗的接受。

阿卡德人把他们叫作伊陆——“高大的人”——《圣经》中EL就来源于此。迦南人和腓尼基人把他们叫作巴尔神。但是在这些宗教文化的一开始，苏美尔人把他们叫作丁-基尔——“飞船的正义之士”（可参见《地球编年史》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之第五章：纳菲力姆，火箭中的人）。在早期的苏美尔古代岩石壁画上面（后来发展为楔形文字）“Din”和“Gir”分别是这样写的  、  ，当两者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基尔——像一个圆锥金字塔形的舱——正好适合塞进丁的鼻部，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为一个多级火箭。还有，如果我们把这个楔形字竖起来看的话，就会惊奇地发现它跟埃及胡伊墓穴里所画的发射井里的火箭船十分相似（见图44）。

从苏美尔的英雄史诗和宇宙传说中，从那些众神的自传中，从他们的属性、关系和城市，从他们的编年史和国王们的年表中，以及，从其他文本和碑文及图画中……我们可以整合出一场完整的史前的宏伟话剧，从而了解我们历史中的一切。

他们的故事发生在远古时代，那时的太阳系还十分年轻。就是在那时，一个巨大的行星从外太空进入了太阳系。苏美尔人把这个入侵者叫作尼比鲁——“横穿的行

星”；它在巴比伦语中被称为马杜克。当太阳系外面的其他行星掠过马杜克的时候，它的运行轨迹受到影响后开始发生偏离，并与太阳系的另外一颗老行星——一颗叫提亚马特的行星——的轨迹相冲突。当两颗行星接近时，马杜克的卫星把提亚马特撕成了两半。下面的那部分被撞碎成了碎屑，从而形成了许多彗星和小行星带，即在木星和火星之间运行的行星带；提亚马特的上部加上它主要的卫星一起，则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运行，就是地球和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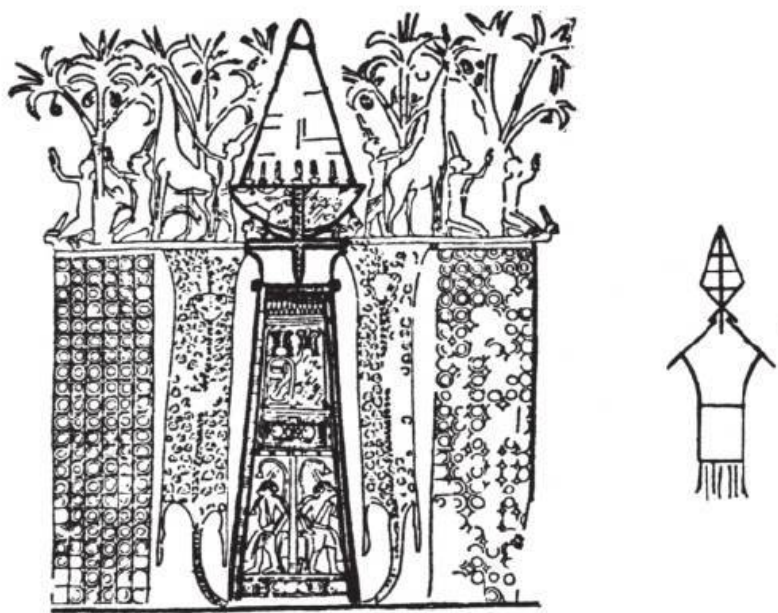


图44

马杜克自身完好无损，并进入了太阳系一个巨大的椭圆形轨道，它每隔3600个地球年就会穿过木星和火星

之间（见图45）。就是这样造就了太阳系的12大成员——太阳、月球、我们所熟悉的九大行星加上另外一个——第十二个：马杜克。

马杜克在侵入太阳系之时带来了生命的种子。在和提亚马特的冲撞中，一些生命的种子就转移到了适合生存的那一半——行星地球。当地球上出现生命的时候，其上的生命的演化进程就开始不断地追赶马杜克。在人类刚出现的时候，马杜克上的智慧生物已经取得了高度的文明和科技。

苏美尔人所说的宇航员们——“天堂和地球的众神”——就是从太阳系第十二个成员那里下来的。古代其他民族的宗教和神都是从苏美尔人的这些信念中发展出来的。苏美尔人还说，是这些神创造了人类并最终赋予了他们文明——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科技，包括一套高度复杂的天文学。

这些知识包含了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它影响着其他我们所熟悉的行星——甚至是现代天文学才刚发现不久的外层行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而这些行星是肉眼看不到的。并且苏美尔人在关于行星的文本、清单与图画性的描述里，都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还有另外一颗行星——尼比鲁。马杜克——当它离地球最近时就会从火星和木星中间穿过，正如这张有4500年历史的圆柱印章所展示的一样（见图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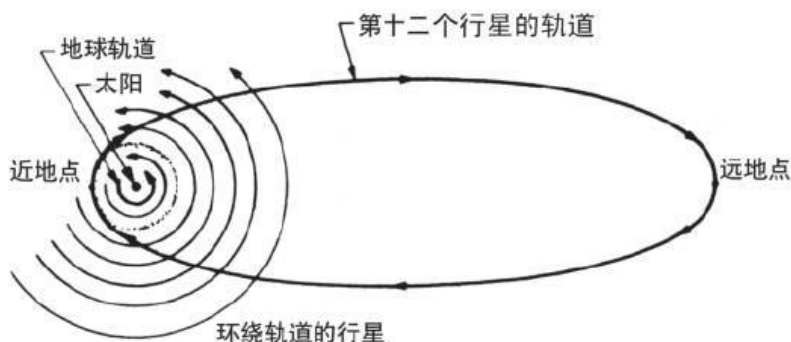


图45

苏美尔人所提到的复杂的天文知识在太阳系却并不是那么陌生。宇宙是无穷的，星星的数量也是无数的。对星星的确认和命名并把星星分组归入不同的星座，最先是在苏美尔出现的，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几个世纪以后的希腊。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北部天空中的全部星座和绝大多数南部天空的星座，都被列入了苏美尔人的天文石碑上面——它们的排序都非常正确，并且那些名字我们现在都还在用！

最重要的是，这些星座都像是环绕着太阳系这个平面。苏美尔人所称的UL.HE（“闪光的牧羊人”）——希腊人所叫的黄道十二宫循环（“动物之圈”），我们所叫的黄道十二宫——被分为12个组而形成了黄道十二宫的12个宫。不仅这些星座的名字——牛（金牛座）、双胞胎（双子座）、蟹（巨蟹座）和狮子（狮子座）等——是由苏美尔人命名的，甚至他们在地下沉睡了千年的雕刻的图形文字也是这么称呼这些星座的（见图47）。



图46

而后来的埃及的黄道十二宫的代表几乎和苏美尔人的完全相同（见图48）。

不仅如此，我们今天所运用到的天体天文学的概念（包括天轴、昼夜平分点、夏至点等）都在苏美尔时期得到了完善，就连岁差现象也和今天出奇地相似。众所周知，在固定的日期（例如春分点）观测太阳在黄道十二宫的天幕背衬下的位置，会有一种滞后的假象。这一假象是由于地球绕日公转时，地轴相对于太阳是倾斜的造成的。不过，由此带来的滞后（或岁差）就人的寿命来说是极小的，原因是，在360度的天球背衬中，黄道十二宫每72年的变化仅仅才1度而已。

黄道十二宫包围着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转动的轨迹，被分成了12个宫，每一个宫占据整个圈的30度。这使得地球要用2160（ 72×30 ）年才能缓慢地走完

整个黄道十二宫。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天文学家在地球上观天，当太阳开始对着双鱼座（或者任意一个星座）升起的时候，他开始持续观察（就像现在所做的一样）春分这个点的话，那么他的后代在2160年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一幕：太阳会出现在与它邻近的星座：宝瓶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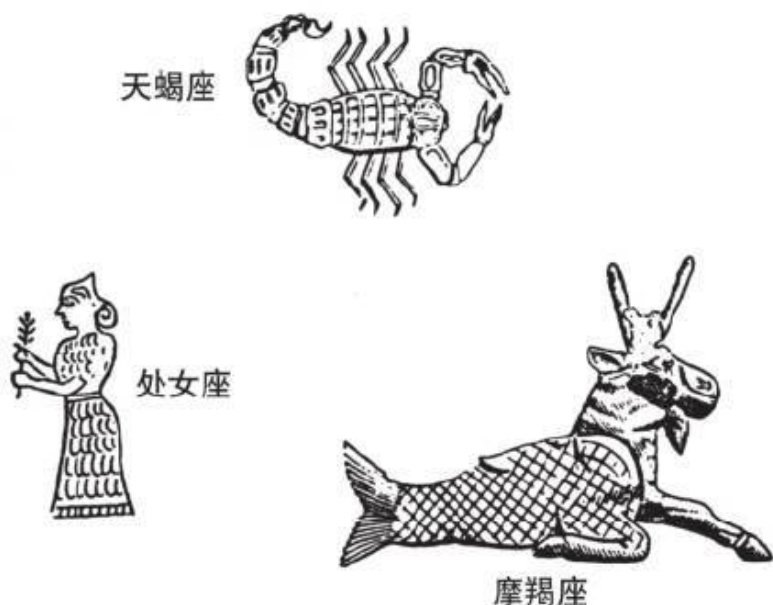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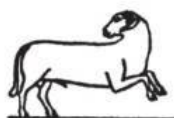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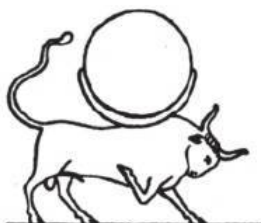


图47



1. A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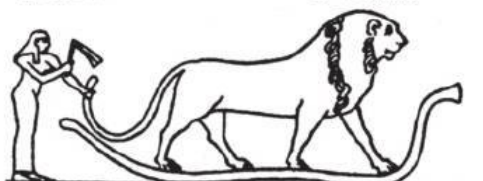
2. Taurus.



3. Gemini.



4. Cancer.



5. Leo



6. Virgo.



7. Libra.



8. Scorp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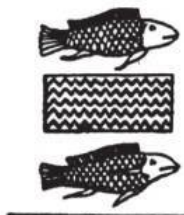
9. Sagittarius.



10. Capricorn.



11. Aquarius.



12. Pisces.

1.白羊座 2.金牛座 3.双子座 4.巨蟹座 5.狮子座 6.处女座 7.天秤座 8.天蝎座 9.人马座 10.摩羯座 11.宝瓶座

12.双鱼座

图48

古代没有任何一个人，也许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他们这样观察、记录和理解这些现象。但是证据确实是确凿无疑的：大约公元前4400年前（金牛座时代）就开始计算日历的苏美尔人，他们已经了解并且在他们的天文记录中记录了前几个岁差转移：双子座（约公元前6500年）、巨蟹座（约公元前8700年）和狮子座（约公元前10900年）！无疑，正是在公元前2200年的春分日，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新年日，滞后了整整30度，变更到了白羊座或白羊“纪元”，也就是Ram（苏美尔语称之为KU.MAL）。

早期的一些学者通过把埃及学和亚述学与天文学联系起来，认识到文本性的和图画性的文献都把黄道十二宫描述成为伟大的天体历法，因此，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和天联系起来了。在最近的一些年代里，这些知识被当作一种研究史前学和历史年代学的辅助性工具。在更为近代的史前学和历文编年史的研究中，这些知识被加以运用，例如乔治·德·桑提拉纳教授和赫塔·冯·戴程德的杰作《哈姆雷特的石磨》。毫无疑问，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南部像狮子一样的狮身人面像，或者是像公羊一样的守卫着卡尔纳克神庙的狮身人面像，都代表了黄道十二宫里的事物。

基于这个天文知识与古代的所有宗教、信仰，加之所发生的事和石碑上对古代的描述的对应，人们坚信在太阳系还有另外一颗行星，一颗具有巨大运行轨迹的行星，一颗超级巨星——也就是古埃及人所称的“永恒之星”，或者众神居住的天居，即“超越时间的行星”。古人都无一例外地对这颗有着巨大运行轨迹的行星充满敬意。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地方，它的标志都是一个长着翅膀的球体（见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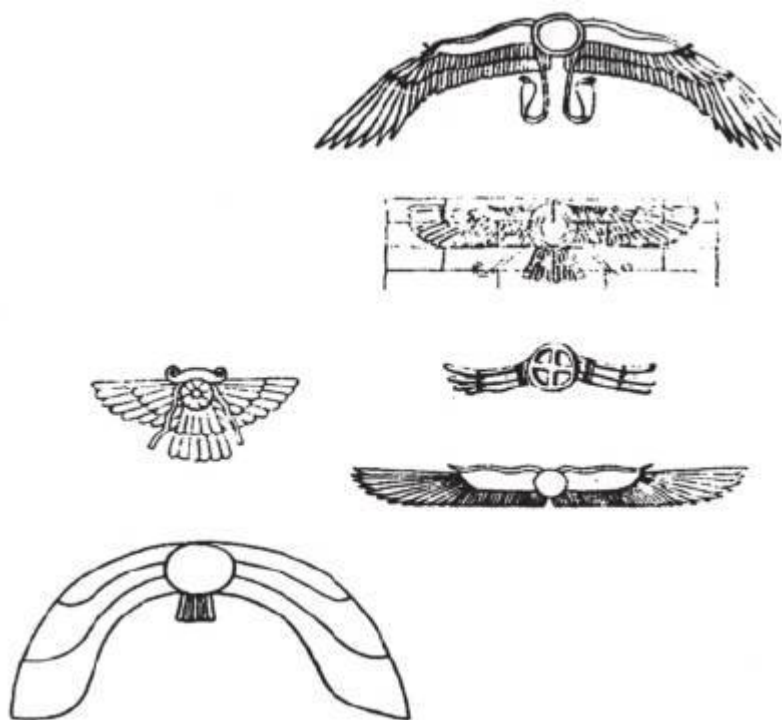


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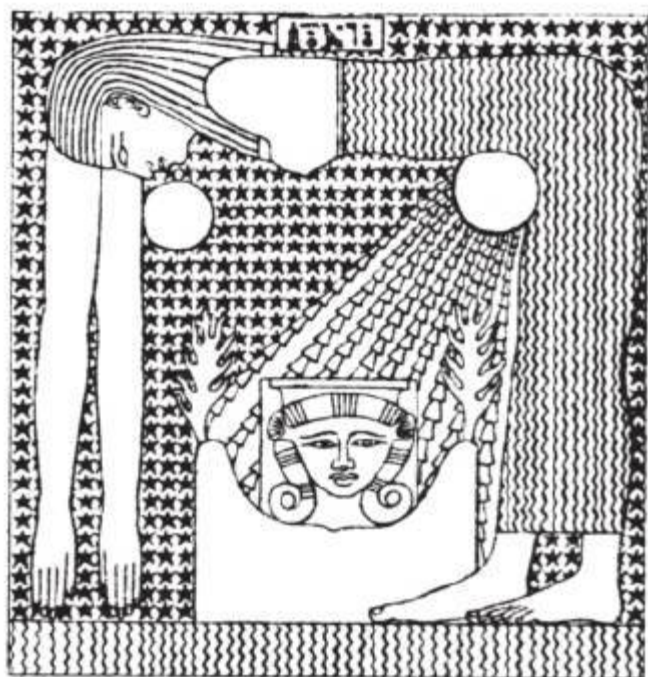


图50

意识到古埃及所描述的天碟代表的是拉的天居后，学者们坚持认为拉是“太阳神”，并认为长着翅膀的天碟是“太阳碟”。现在我们清楚了，它不是太阳，而是古人所描述的第12颗行星。实际上，古埃及人所做的描述十分清晰地地区分了代表第12颗行星的天碟和太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见图50），两者都在天堂出现了（以女神努特弯曲的形态为代表）；很明显，出现在图上的是两个天体而不是一个。也很明显，第12颗行星是以一个天球或者碟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一颗行星；而太阳则发着它温和的光（在这个例子中是在西奈半岛的“矿石女

士”——哈托尔——的身上）。

在1000多年以前，埃及人是否也像苏美尔人一样知道太阳就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他们是否同样也知道太阳系由12个成员组成？从木乃伊的棺槨上的图画描述中，我们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1857年，由H.K.布鲁格施在底比斯发现的一个保存十分完好的墓穴（见图51），向我们展示了在（上面）棺材板中间的女神努特（Nut——天堂的意思），她被黄道十二宫的星座所围绕。在棺材另一面的底部，描绘着白天的12个小时和晚上的12个小时。然后就是行星——天神们——在各自轨道上像天船一样运行（苏美尔人把这些轨迹称为这些行星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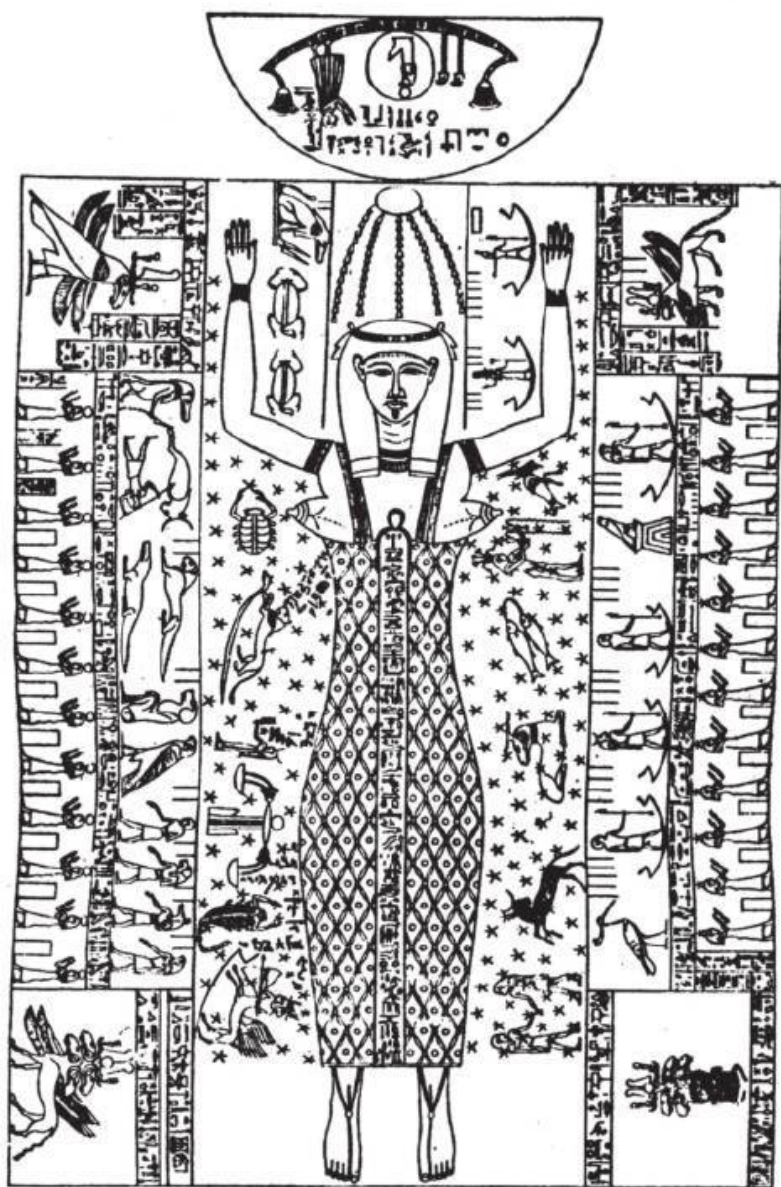


图51

在中心位置，我们看到了发着光的太阳。在靠近太

阳挨着努特举起的左手的旁边，我们看到了两颗行星：水星和金星（金星被描述成为一个雌性——古人认为的唯一的雌性行星）。

然后在左手边的板上，我们看见了地球（和何璐斯的标志在一起）、月球、火星和木星，以及在他们的天船中前行着的众天神。

在右手边的木星的前方，我们看见了另外4个天神。我们还可以看到土星、天王星和冥王星，不过，由于埃及人还不知道它们的运行轨迹，所以它们就没有天船。木乃伊化的时间是由一个持矛人用他的矛指着金牛座的中间表示出来的。

我们就这样以正确的顺序把太阳系所有的行星都过了一遍，包括系外的一些现代天文学家刚发现的行星（H.K.布鲁格施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也没有意识到冥王星的存在）。

研究过古代行星知识的学者们猜想，古人们认为一共有五颗行星——太阳也是其中一个——围绕着地球转。并且这些学者们认为，古人对其他更多的行星的描述都是出于一种“迷糊”。但是一切都很清晰而毫不迷糊；相反的是，一切都非常准确：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而地球只是一颗行星；并且除了地球的卫星月球以外，古人还描述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其他八个行星，甚

至还有另外一颗巨大的行星。在最上方（努特的头上方），他们描绘了一个主要的、有着自己巨大的运行轨迹（“天船”）的巨大天体（天神）。

4500年以前——根据苏美尔人的资料——宇航员们曾经从这个巨大的天体上来到地球。

第六章

大洪水泛滥之前的时日

我能够理解那些在大洪水以前刻在岩石上的文字的意思。

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波曾经在颂扬自己的石碑上如此自许。确实，纵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众多语言各异文学作品，就可以发现，历史上真的曾经存在着一个关于一场横扫地球的巨大洪水的零散记录。当学者们见到这些记录的时候，不禁怀疑《圣经》中关于大洪水的故事可能不是神话或者预言，而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洪水只存在于希伯来人的记忆中吗？

现在看来，亚述巴尼波的碑文中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充满了具有轰动性的科学成分。他不但确认了曾经有过的大洪水，而且还称神向他传授的内容中，有如何去理解大洪水前的碑文，即“那些在大洪水以前刻在岩石上的文字”。这里面蕴含的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大洪水之前的遥远的日子里，地球上还存在过一个更古老的文明！

有一点让人感到伤心的是，我们了解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根不是源于公元前1000年的希腊和犹地亚，也不是公元前2000年的叙利亚和巴比伦，更不是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而是公元前4000年的苏美尔。所以，科学的可靠性还应该往后推，后推到甚至苏美尔人都认为是“古老的年代”；后推到“大洪水之前”的那个复杂的纪元。

在地球和小行星带（《创世记》中的天堂或Raki'a——无限空间）被上帝创造出来以后，地球就开始成形了；生命也出现了，亚当也被上帝创造出来安置在伊甸园里。然后通过一条聪明的蛇的阴谋，亚当和他的女伴夏娃就知道了一些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东西……所有这些对于研读过《圣经》的人来说都是老生常谈了。之后上帝——还是对他的无名的同僚们交谈了一下——就开始担心了：既然亚当“已经变得和我们一样了”，那么他也许还会擅自去摘取生命之树上的果子，“吃了（它们）而得到永生”。

所以上帝把亚当

逐出了伊甸园，

在伊甸园的东边

设置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要他把守住通往生命之树的路口。

就这样，亚当被逐出了上帝在伊甸园建立的漂亮的果园，从那以后他就得“吃田野里的草本植物”，并且得“靠他脸上的汗水”来得到他的食物以维持生计。“亚当‘知道了’他的妻子夏娃并且夏娃怀上了该隐……之后，她又怀上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一个牧羊人，而该隐是一个耕田人”。

《圣经》中所称的大洪水前的文明以两条线发展：该隐与赛特（参见《地球编年史》第一部第十三章“众生的末日”中的相关内容）。其中，该隐这条线是开始。该隐谋杀了亚伯以后——并且有提示说原因与同性恋有关——就被驱逐到了东部以远一个叫“迁移之地”的地方。在那里，他的妻子怀上了伊诺克——意思是“基石”；《圣经》解释说，当伊诺克出生的时候该隐正在“建造一座城市”，“所以他就把城市命名为伊诺克，和他的儿子的名字一样”。在古代近东的传统和风俗中，把一个城市命名为与它相联系的人的名字十分常见。

此后，该隐这条线通过以拿、米户雅利、玛士撒利、拉麦继续下去。拉麦的第一个儿子叫雅八——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鲁特琴弹奏者”。就像《创世记》所解释的一样，“雅八是竖琴和里拉琴演奏者的鼻祖。”该隐的第二个儿子叫土八-该隐，他能“削尖所有的铜和铁做刀具”。是什么造就了迁移之地的这些非凡人物，我们不得而知；考虑到该隐的那条线已经被诅咒了，所以《旧

约》也就没有继续深究他们的家谱和命运。

取而代之，《旧约》第五章又将注意力转到了亚当和他的另一个儿子塞特身上。我们知道，塞特出生的时候亚当已经130岁了，然后他又活了另外800年，总共活了930年。塞特的儿子以挪士出生的时候他是105岁，活到了902岁。以挪士在90岁的时候该南就快出生了，死的时候905岁。该南活到了910岁；他的儿子玛勒列活到了895岁；玛勒列的儿子雅列活到了962岁。

对于这些大洪水前的英雄，《旧约全书》就只提供了一点点传记信息：他们的父亲是谁，他们的男继承人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们什么时候死的。但是从下一个英雄的出生开始，他们都得到了特殊对待：

雅列活到162岁时，生下了伊诺克……

伊诺克活到65岁时，生下了玛土撒拉。

伊诺克生下玛土撒拉以后就和上帝一起同行300年，并又生下了其他儿女。

伊诺克总共活了365年。

为什么偏偏就伊诺克独自一人得到了这么多的关注？我们都已知道，原因是有一个令人惊奇的解释——伊诺克并没有死：

因为伊诺克已经与上帝同行，消失了；因为上帝已经把他带走了。

玛士撒拉活得最长，969岁，然后就生下了拉麦。拉麦活了777年，生下了大洪水的英雄——诺亚。这里接着又有一段简短的历史自传性介绍：“拉麦之所以给他的儿子取那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人类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地球变得荒芜而没有生机。‘诺亚’的意思是‘暂缓’，他希望通过这个名字来寄托能够‘暂缓’上帝在这片土地上的诅咒的愿望。”

所以，经过了上帝赐福的十代英雄以后，就到了《圣经》中最关键的时刻了：大洪水。

《旧约》把大洪水展示为上帝摧毁“他在地球上创造的人”的一个机会。古代的作者们发现，很有必要对这个意义深远的决定做出一个解释。我们被告知，这跟男性的性堕落有关；具体来说就是“众神的儿子们”和“人类的女儿们”之间的性关系。

尽管《旧约》的编者和一神论者都试图努力在这个多神信仰的世界里去宣传一神论的信念，但是还是出现了许多失误，比如，《圣经》里有时在叙述神的时候用的是复数形式。对于一般的“神”的用词——当不是特指耶和华神的时候——不应该是单数形式的埃尔（EL，迦南人信仰的神），而应该是复数形式的耶洛因（Elohim，

古代犹太教曾以此名称其神)。当创造亚当的想法出现以后，《圣经》中的叙述就开始采用复数形式：“耶洛因（众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当知识之树事件发生以后，耶洛因再一次以复数形式与他的同僚们交谈。

现在，我们可以从《创世记》第六章中的四句韵句中看出大洪水的前兆，那就是不仅神是用的复数形式，就连他们的儿子也是用的复数形式。这些神的儿子由于与人类的女儿们做爱，生下罪恶的果子而惹恼了上帝，这是因为：

当地球人开始在地球上繁衍和繁荣的时候——

众神的儿子们看到亚当的女儿们，

觉得她们都很好；于是就娶她们做妻子。

《旧约》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那些时候及往后，纳菲力姆在地球上，

那时神的儿子娶了亚当的女儿为妻，

他们生了孩子。

他们是永恒的强者——Shem中人。

纳菲力姆——传统翻译为“巨人”——字面意思是“被放逐地球的人”。他们是“众神的儿子们”。而Shem——传统翻译为“闪族人”，但我们已经知道（参见《地球编年史》第一部第五章“纳菲力姆，火箭中的人”中的相关内容），Shem的真实原意是火箭或飞船，也就是说，众神之子Shem是一个飞船民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苏美尔和丁-基尔，即“飞船的正义之士”。

让我们再一次重新拾起苏美尔45000年前的记录。



大约45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本称，宇航员从马杜克来到地球寻找黄金。在他们眼中，黄金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认为的那样是供人赏玩的珠宝，恰恰相反，他们寻找黄金是出于第12个天体上事关生存的紧迫需要。

第一次，来了一个50个宇航员的团队，他们被叫作阿努纳奇——“那些从天堂下到地球的神”。他们降落在阿拉伯海，然后到达波斯湾的头部，并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地球基地埃利都——“建在远处的家”。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喜欢航海和钓鱼。他被称为E.A——“以水为家者”，他是宝瓶座的原型；在他带领着船员顺利到达地球后就被赋予了恩基

——“地球之主”这个称号。就像其他所有的苏美尔神一样，他区别于其他神的个性特征是他带角的头饰（见图52）。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从海水中提炼出黄金；但是这个计划并不让人满意。更好的选择是从硬物里提取：从非洲东南部的矿石中提取，用船把它们拉到美索不达米亚，然后进行熔化和提炼。他们把提炼出来的黄金铸块，装入航天飞机，送到一个绕地球飞行的空间站。他们在那里等候着母船的到来，以便把这些珍贵的金属带回家园。



图52

为了做到这一点，更多的阿努纳奇来到了地球，直到他们的数量达到了600个；另外300个是为航天飞机和

空间站服务的。他们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鸟城”西巴尔建立了一个空间站，就在近东最惹人注目的界标——亚拉腊山的山峰上。其他具有不同功能的定居点——如熔炼中心、医疗中心等——布局成一个箭头形状的降落走廊。任务指挥中心则建在最中心的那个点，尼布鲁基——“地球上的交叉点”，也即阿卡德语中的尼普尔。

在行星地球上的这个扩张事业的指挥官是恩利尔——“指挥之王”。在早期的苏美尔图形文字中，恩利尔的名字和他的指挥中心被描述成类似一根天线和雷达屏的复杂结构（见图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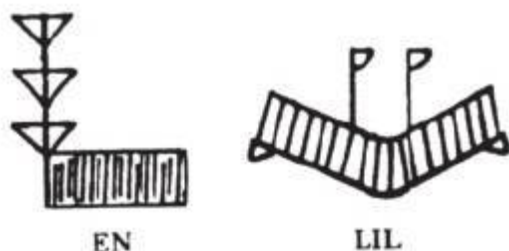


图53

艾/恩基和恩利尔都是第12个天体上的统治者安的儿子。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住在天堂”，其图形文字是一个星星状标志：✳。在阿卡德语中，安被称为阿努。艾是安/阿努的第一个儿子，但是由于恩利尔是安/阿努和他的另外一个妻子（同时也是他的半个妹妹）生的，所以，是恩利尔而不是艾成了王位的继承人。现在恩利尔

受“地球之主”艾的命令来到地球。同时，他们的妹妹（其实是半个妹妹）宁呼尔萨格——平常她总是在两个哥哥那里寻求帮助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被派往地球，在一个叫宁·胡尔·撒各(意为“处于顶峰的女士”)的地方当医疗主管。这下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根据继承的规则，她和两个兄弟其中一个所生的儿子才能继承王位。

当地球上1000年过去以后——虽然对阿努纳奇人来说每3600年才是他们生命的一个轮回——那些宇航员士兵就开始牢骚和抱怨了。在深而漆黑的矿井里挖矿是这些宇航员的任务吗？艾或许是为了避免和他兄弟产生冲突，才经常离开美索不达米亚而来到遥远的东南部非洲的吧。那些在挖矿中辛勤工作的阿努纳奇向他表明了抱怨；他们相互之间也交流了各自的不满。

所以，当恩利尔有一天来到矿区视察的时候，他们就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他们宣布起义。阿努纳奇烧毁了工具，离开了矿区并聚集在恩利尔的住所前高喊：“再也不干了！”

恩利尔联系了阿努，并说他想辞去职位回到母行星。接着阿努就来到了地球。一次军事审判开始了。恩利尔要求将起义的煽动者判处死刑。但是所有阿努纳奇团结成一个整体，并拒绝泄露起义领导者的身份。阿努在仔细听了那些人的证词以后，觉得他们的工作确实很

辛苦。但是，发掘金矿的行动之后就真该中止了吗？

艾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在东南部非洲有一个漫游民族，他们也许可以被训练出来完成挖矿的工作——要是“阿努纳奇的特性”能植入他们体内就好了。艾所说的漫游民族就是早就出现在地球上的猿人，只不过他们的进化程度远远不及第十二天体上的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艾的建议得到了同意：“创造一种鲁鲁”——“一种原始人工人”，“让他们来承担这份苦差事。”

医疗主管宁呼尔萨格被派来当艾的助手。在进入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之前，他们经历了许多失败与挫折。艾和宁呼尔萨格将从雌性猿人体内提取的卵子和一个年轻的宇航员的精子结合在一起进行培养，之后他们又将受精卵移入一个年轻的女宇航员子宫内。最后，“完美模型”就被创造出来了，宁呼尔萨格兴高采烈地欢呼：“我用我的双手把它创造出来了！”她托举起了第一个有现代特点的人——地球上的第一个试管婴儿（见图54）。



但是，就像很多杂交事例一样，新生命自己不能进行繁殖。为了得到更多的原始人工人，他们就重复制造试管婴儿，每次14个：七男七女。当这些杂交而成的地球人开始在东南部非洲进行开矿工作的时候，工作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努纳奇却对这些原始人工人心生嫉妒，并大声抱怨起来——因为恩利尔不顾艾的反对，把一些地球人带回了伊丁——美索不达米亚的“正义之士的居所”。这件事在《圣经》中也有讲道：“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在里面耕作并看护。”



与此同时，来到地球的宇航员们自身也不轻松，他们一直都面临着寿命有限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生物钟只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星球：他们的星球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就是他们一生中的一年，但是他们的一年就是地球绕太阳运行3600圈的时间，即地球年3600年。为了使得自己在这个快节奏的行星上长寿，他们就从母星球购买“生命食物”和“生命之水”。在埃利都的生物实验室（其标志是缠绕的蛇，见图55）里，艾正在试图揭开生命、繁衍和死亡的秘密。为什么宇航员在地球上会比他们在母星球的父母老得快？为什么猿人活得那么短？为什么杂交后的人类又比猿人要稍微活得长一点，但是和来到

地球的宇航员们比，生命又是如此的短暂？这是因为环境还是基因遗传？

在后来的更进一步的实验中，艾引入了基因控制方法，并用自己的精子做实验，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地球人“完美模型”：阿达帕。阿达帕就像艾给他的命名一样，“十分聪明”；很快，他就学会了合成生命本来不应拥有的所有关于生育及繁衍的本领，但是，却没有宇航员们的长寿：

在渊博的知识帮助下

他把他变得很完美.....

他赋予了他知道的能力；

但并没有赋予他永生。

亚当和夏娃就这样得到了那份礼物，或者说，不仅得到了知识，而且还有“辨别”的能力——在《圣经》中，性交的目的是为了生下后代，并且，《圣经》直接把导致了生育的性交称为“知道”（参见第一部第十三章“众生的末日”）。我们在苏美尔人的图画中发现了关于这个概念的内容（见图56）。



图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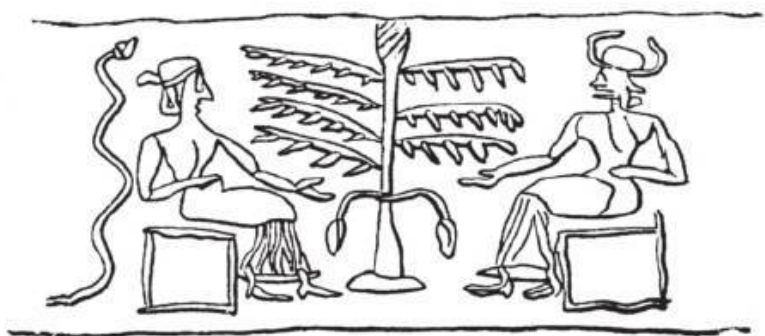


图56

恩利尔发现艾所做的事情后十分生气。人类是不应该被制造得像神一样有自我复制的能力的。随后发生了什么呢？他追问的关键问题是，艾是否也赋予了人类永生？当时，事态并不明朗。为此，在他们的母地球上，最高统帅者阿努也很心烦意乱，他“从御座中站起来，命令道：‘让他们把阿达帕带过来！’”

为了不让他自己亲手创造的“模范人类”在天居被毁灭，艾告诉阿达帕，在抵达阿努的天居时，不要吃他们给你的食物，也不要喝他们给你的水，因为他们会在里面下毒。他给了他这样的建议：

阿达帕，

你要去阿努——统治者——那里。

到天堂的路会把你带上去，

当你上去以后到达阿努的门前时，

有两个神会站在门口……

他们会和阿努说话，

然后他们会向你露出和蔼的笑脸。

当你站在阿努面前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死亡食物，

你不要吃；

他们会给你死亡之水，

你也不要喝……

“然后艾把他领到了天堂之路上，他就上了天堂。”当阿努看到阿达帕的时候，阿达帕的智慧和他从艾那里学到的“天堂和地球之计划”的知识的程度，给阿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他的顾问说：“我们不应该对他那样做。”

他们最终决定，还是让阿达帕永远留在马杜克以便他能够永远活下去，“他们给他送来了生命食物和生命之水”。但是，由于艾事先对他的警告，他拒绝吃喝。当他发现自己的错误时已经太迟了：他错过了得到永生的机会。

阿达帕乘坐艾为他准备的Shem，又回到了地球——在这一旅行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从天堂的天平线到天堂的天顶”的“神奇”景象。他被任命为埃利都的高级祭师；阿努向他许诺说，从今以后治疗女神将会照顾人类，但是凡人的最高目标——永生却会永远与之无缘。

从此以后，人类就开始在地球上大量繁衍和发展。人类再也不只是挖矿的奴隶和田野里耕作的苦力了。他们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为神修建“屋子”——我们所称的寺庙——并很快学会了怎样烹饪、跳舞和演奏。不久后，年轻的阿努纳奇们因为缺少女性伴侣，就开始和这些人类的女儿性交了。因为他们都同根同源，并且人类是由阿努纳奇的基因的“本质”杂交出来的，所以，男性宇航员和女性地球人发现他们在生物上是相容的；“他们就生下了小孩”。

恩利尔看到这一切以后心生焦虑。来到地球的最初用意——全身心投入开矿的任务被冲淡并逐渐消失了。美好的尘世生活成了阿努纳奇的关注重点。

大自然——看上去似乎真是如此——给了恩利尔一个机会，去给阿努纳奇这些伤风败俗的伦理混乱画上一个句号。天气变得寒冷而干燥，降雨减少了，河流也变得稀少了。农作物纷纷枯死，饥荒开始蔓延。人类开始经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女儿们把妈妈的食物藏起来，妈妈吃她们的孩子。在恩利尔的督促下，众神们都拒绝帮助人类：让他们饥饿吧，让他们的数量减少吧——恩利尔的法令如是说。

冰河世纪在“大底下”——位于南极洲——似乎也在配合着恩利尔的诅咒，引发出一系列气候变化。覆盖南极的冰盖一年比一年更厚。在冰盖逐渐增加的巨大压力下，底部的摩擦和热量开始上升。不久，巨大的冰盖就浮在了泥泞的泥浆上。从绕地球运行的航天飞机里传出一个警告的声音：冰盖已经变得不稳定了；如果这个冰盖从大陆滑进海洋的话，它所产生的巨大浪潮足以吞没地球上所有的陆地！

但是，那并不是一场无缘无故的灾难，更非恩利尔魔法。因为在太空中，第十二行星正在往金星和火星之间的交叉地带运行。就像上一次它靠近地球的时候那样，在它的重力的拉动作用下，地球上出现了地震和其

他干扰。经过计算，这样的重力吸引会引发冰盖的滑动并产生大面积的洪水。在这样的大灾难中，甚至连生活在地球上宇航员们也不能幸免。

于是，他们把所有靠近航天港的阿努纳奇都集合了起来，并准备在大浪打来之前用已经就绪待命的飞船把自己送上天空；而且，他们还决定不将这个即将到来的大灾难的噩耗告诉人类。由于担心因秘密的泄露而使航空港遭到人类的围攻，所有的神都宣誓保守秘密。恩利尔说：让他们消失，让大洪水冲走地球人的种子。

然而，在隶属于宁呼尔萨格的舒尔帕克，神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走得十分之近。在那里，有一个凡人被提拔到国王的位置，这还是第一次。当人类面临的灾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个身为首领的凡人吉乌苏德拉向艾请求帮助。此前，艾和他的水手们偶尔会悄悄地送给吉乌苏德拉和他的人民一些鱼，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类日常生活中的温饱之事了，而是严重到事关人类的命运了。对艾来说，难道他和宁呼尔萨格的所有作品都要像恩利尔所希望的一样，“消失在泥土中”？或者，有足够的理由应该保留人类的种子？

艾决定自己单独行事，寻找拯救人类的机会；但同时，他又得履行他在众神面前立下的誓言。于是，当吉乌苏德拉又一次去艾的寺庙祈祷和请求帮助的时候，艾在一个屏障后面小声说话，假装是在自言自语；这样，

艾给了吉乌苏德拉最紧急的指示：

拆毁你们的房子，建造一艘大船！

放弃你们的财产，保留你们的性命！

丢下附属物，让灵魂存活！

登上大船并带上所有生命的种子。

你们所要造的船的大小，

要（根据情况）丈量好。

他们所要造的船应该是一艘可以潜水的轮船，一艘能经得起大水考验的“潜水艇”。苏美尔文本里记述了船的大小和其他一些结构性的具体细节，如不同的甲板选择和部件；后人甚至可以根据这些描述画出船的图形，就像保罗·霍普特所做的那样（见图57）。艾还给了吉乌苏德拉一个航海仪，以便带领他驶向“救星之山”，即亚拉腊山；亚拉腊山脉是近东最高的山脉，它的山峰可能就是第一批从海里冒出来的山峰。

就和所预期的一样，大洪水来临了。洪水从南方涌来，“一路聚集它的力量和速度”，“吞没了高山，像战争一样把人们全部压倒”。处在绕着地球飞行的飞船里面的阿努纳奇和他们的领袖们，从地球上空看着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自己是多么地爱地球和

人类。“宁呼尔萨格哭了……众神也和她一起哭了，因为大地……阿努纳奇都哭了”。他们因寒冷和饥饿而在飞船里蜷缩成一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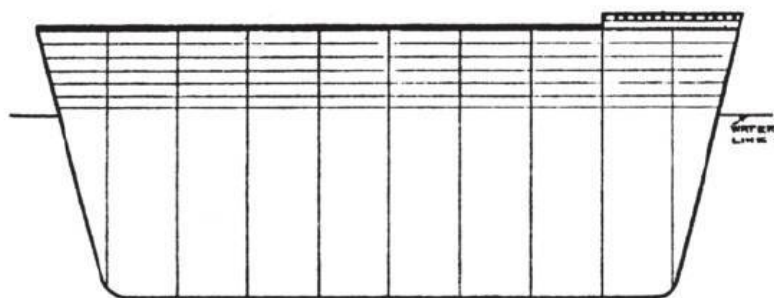


图57

水退下去以后，阿努纳奇重返地球，并在亚拉腊山顺利着陆；他们十分高兴地发现人类的种子还活着。但是恩利尔也到了的时候，却因为看见“一个成功逃跑的人”而十分恼火。在阿努纳奇的苦苦哀求和艾的努力劝说下，恩利尔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要重建地球的话，那么人类的劳动和服务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吉乌苏德拉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家人就开始在两河平原侧翼的山脊两边安定下来，并等待着平原干涸以便适合居住。对于吉乌苏德拉本人，阿努纳奇——

赋予了他像神一样的特征，

给了他永生的呼吸，

因此他获得了永生。

这一回，他们是通过用“天堂的呼吸”替换了他“地球的呼吸”，从而使他获得永生的。然后他们带着吉乌苏德拉——“人类种子的保留者”——和他的妻子，“去遥远的地方居住”——

在交叉之地上，

在提尔蒙之地上，

也就是乌图生长的地方，

让他们到这里来居住。

现在，这一点就很明显了：苏美尔关于天堂与地球的诸神传说，和关于人的创造与大洪水的传说，都是古代近东其他民族的知识、信仰和“神话”的源泉。我们知道，埃及信仰和苏美尔信仰是十分相似的，也了解为什么埃及的第一个众神之城要命名为“安”，以及为什么埃及人的“本本”和苏美尔人的“基尔”很相似，等等，个中原因就在这里吧。

现在人们也能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圣经》中关于创世的故事和导致大洪水的原因，都是从希伯来版本的苏美尔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圣经》中大洪水的英雄诺亚就等于是苏美尔文化中的吉乌苏德拉（在

阿卡德语版本里被称作乌特纳皮斯坦恩)。但是苏美尔人称大洪水中的英雄得到了永生这一点，却与《圣经》中大洪水英雄诺亚不一样。诺亚对永生的妄想得到了宽恕，不像苏美尔传说中关于阿达帕或者其他人物的说法那样，没有得到众神的认同。但是在一千多年中，这种突兀的观点却并没能阻止人们讲述《圣经》中的英雄和他们在天堂的居所的传奇故事。

一本叫《亚当和夏娃之书》的书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本书还保留着几个延伸版本。根据里面的传说，亚当在930岁后就生病了。看到父亲受着病痛的折磨以后，亚当的儿子赛特就去了“天堂最近的大门……并向上帝祈求”；“希望他会仔细听我的话，并派他的天使把水果带给我”——就是生命之树上的果子。

但是，已经接受了凡人命运的亚当只是希望能减轻难忍的病痛而已。他叫他的妻子夏娃把他和他的儿子赛特一起带到“天堂的邻近处去”，并不是为了索要生命之果，而是为了得到一滴“在树里面流动”的“生命油”，“来擦拭他的身体以便能消除这些病痛”。

按照亚当所言做了以后，夏娃和赛特到了天堂的大门，并祈求上帝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失望了。大天使米迦勒出现在他们面前，宣布他们的要求不会获准。“亚当的寿限已经到了尾声了”，天使说。他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也不会延迟。六年以后，亚当死了。

不过，在后来，就连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们也把亚历山大奇迹般的旅程和亚当联系了起来，说他是第一个在天堂居住的人；并由此作为天堂存在和它能赋予生命力量的证据。在亚历山大这个例子中的联系点，就是那个发出光芒的独特的石头：据说那块石头是亚当从伊甸园带出来的，然后一代传一代，直到传到一个凡人法老的手中，那个法老又把石头给了亚历山大。

有一个古老的犹太传说，说摩西用一根棍子施了很多魔法，其中包括把芦苇荡的水隔离开这一幕；据说那棍子也是亚当从伊甸园带出来的。亚当把它传给了伊诺克，伊诺克把它传给了他的曾孙——大洪水英雄诺亚。之后，那根棍子又在诺亚的长子闪那一条家谱线上一代接着一代地流传，又传到了第一个希伯来英雄亚伯拉罕手中。亚伯拉罕的曾孙约瑟再把它带到了埃及，在那里，他升到了法老王朝里的最高职位。这下魔棍成了埃及王朝的宝物。再往后，棍子到了摩西的手上——在摩西逃到西奈半岛之前，他是埃及的王子。有一个版本认为，那根棍子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出来的；而另外一个版本却说，棍子是由伊甸园里的生命之树的一根旁枝做成的。

其实，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早的并且将摩西和伊诺克相联系在一起的故事。有一个叫《摩西升天记》的犹太传说，讲到了上帝在西奈

山召唤摩西并任命他去把以色列人引出埃及这件事情。由于各种原因，摩西拒绝了这个任务，原因之一是上帝的谈话不具备说服力。于是，上帝决定放弃温和的态度，决定向他展示他的御座和“天堂的天使们”，以及那里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谜”。最后，“上帝命令大天使梅塔特隆引他到天体区域去。”摩西吓坏了，问天使：“你是谁？”天使回答说：“我还是伊诺克，雅列的儿子，也是你的先人。”在天使般的伊诺克的陪同下，摩西飞过了七片天，并且看到了天堂和地狱；之后他就回到了西奈山并接受了他的任务。

另一本在古代叫《禧年书》的书，进一步提到了伊诺克和他的曾孙大洪水的英雄诺亚的出现。在早期，这本书被认为是《摩西启示录》，因为据说这本书是摩西在西奈山上时，在一个天使的帮助下（前者向他提供过去的事情）写下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它其实是在公元前第二个世纪时被人委托写下的。

这本书和《创世记》里面的叙述很一致，但是它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比如大洪水前的英雄们的妻子和女儿的一些信息。这本书甚至把人类在史前时代经历的事情进行了放大和细化。《圣经》告诉我们，伊诺克的父亲是雅列，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是怎样为伊诺克命的名。

《禧年书》向我们提供了丢失的信息，它说是雅列的父母这样命名的：

因为在上帝和天使们来到地球的日子里，他们都被称为守护者，意思是说，他们指导孩子们在地球上要行正义之事。

《禧年书》把时代分成“禧年”：“在第十一个禧年里，雅列娶了一个妻子，她的名字叫巴拉卡（Baraka，意为“闪电光亮”），是拉苏耶尔的女儿；拉苏耶尔是雅列的父亲的兄弟的一个女儿……巴卡拉给雅列生了一个孩子，然后雅列就将他命名为伊诺克。伊诺克是地球上出生的第一个学会写作并有了知识和智慧的人；根据月份的规律，他在一本书中写下了天空的标志，以便人类能够根据不同的月份来了解一年中的不同季节。”

在第十二个禧年，伊诺克娶了一个妻子叫伊德尼，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伊甸园”。伊德尼是丹尼尔的女儿，她给伊诺克生下了一个儿子叫玛士撒利。在这以后，伊诺克“就与上帝的天使们同行6个禧年，他们向他展示了天堂和地球的所有东西……并且他把所有看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创世记》报告说，在大洪水之前，“众神的儿子们看见了人类的女儿们，她们非常好，于是众神的儿子们就将她们娶为妻子……这使得上帝很后悔在地球上创造了人类……上帝说：我会从地球上毁掉我所创造的人类。”

根据《创世记》所述，伊诺克在上帝改变主意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些角色，因为他“主动做证说，是和人类的女儿们有染的守护者们有罪”。所以，正是为了避免他遭到来自那些守护者——本来应该指导地球人类行正义之事的守护天使——的报复，上帝才“把他从人类当中带出来安置在伊甸园的”。藏身在伊甸园的伊诺克为此写下了与上帝的誓约：圣约书。

在这件事以后，从人类当中脱颖而出的诺亚在大洪水时代出生了。他的出生在这个英雄世家引起了婚姻危机，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正是“众神的儿子们”沉迷于与凡人女人的性生活之时。正如《伊诺克书》所讲的一样，玛士撒利“为他的儿子拉麦选了一个妻子，之后不久就怀上了一个儿子”。但是当小孩——诺亚出生的时候，事情却变得不平常了：

这个孩子有时白得像雪，有时候又火红得像玫瑰；他的头发像羊毛一样白，他的眼睛十分漂亮。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就像太阳一样照亮了整个屋子。

然后他就从产婆的手中立了起来，并张开嘴和正义之神交谈。

其他人都吓坏了，拉麦赶紧跑到他的父亲玛士撒利

面前，说：

我们生下的小孩十分奇怪，和一般的人类有很大区别，和天堂上的上帝的儿子们倒有点像；他的个性也不一样，和我们有很大区别……

他看起来不像我们生的而像是天使的孩子。

拉麦十分怀疑，换句话说，就是他认为自己妻子的怀孕是由一个天使引起的，而不是他本人。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既然他的爷爷伊诺克就在天上和众神们住在一起，那为什么不直接问他，把这件事搞清楚呢？“现在，我的父亲，”他对玛士撒利说，“我请求您到您的父亲伊诺克那里去把这件事搞清楚，因为他就和天使们住在一起。”

玛士撒利接受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去了伊诺克的神居，并报告了关于那个不寻常的孩子的事情。伊诺克稍加询问了一下以后，就肯定地说诺亚确实就是拉麦的儿子；他的不平常预示着不平凡的事情将会发生，“大洪水就快要来临了，地球上将会遭遇一年的毁灭”，并且只有他和他的家人能够在这场灾难中存活。伊诺克告诉他儿子说，那些未来发生的事情都是“我在天堂的石碑上读到的”。

在这些古老的岁月里面，甚至是《圣经》之前的那

些时代的经文中，有一个词经常用来预示“众神的儿子们”在大洪水前所做的恶事，那就是“守护者”，也就是埃及人所称呼神的那个词：尼特（参见本书第三章与第五章）；同时，它也代表这些神在地球上的着陆点苏美尔。

古代很多版本各异的书都特殊关注了大洪水之前的日子，这些书里面有一些版本是希伯来语原版的翻译（直接或间接）。这些书的真实性得到了最近几十年发现的《死海古卷》的确认，因为从发现的卷轴的碎片中记叙的内容可以判定，这些碎片就是希伯来原版《英雄列传》的一些部分。

而对我们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一片卷轴的碎片讲述了关于诺亚的不平凡的出生，从中我们得知，把希伯来原版里的那个词翻译为“守护者”或者“巨人”的这个现象，不仅在古代的译作中存在，现代学者也是这样翻译的，就像T.H.伽斯特在他的《死海经文》一书中与H.杜邦-索默在他的《来自库姆兰公社的色尼写作》一书中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些学者所言，第二卷的卷轴残片是这样开始的：

看啊，我心里所想的都是来自一个守护者，一个神；那个孩子确实属于巨人。

然后，由于那个孩子，我的心又变了。

之后，我，拉麦，我到了我妻子那里并对她说：

（我希望你能发誓），向上帝发誓，向世界上所有的国王发誓，你会告诉我是否……

但是当我们研究希伯来语原版（见图58）的时候，发现它并没有说“守护者”；它说的是纳菲力姆——也就是《创世记》中所用到的一个词。

不仅这里如此，而且古代所有的文本和所有的传说都互相确认了这一点：大洪水到来之前的日子就是“纳菲力姆人——强大的人，Shem（火箭或飞船）中的人民在地球上的日子”。

用苏美尔国王年表中的话说，在第120个SHAR——第120个3600年——“大洪水扫过了地球”，也就是他们在地球的第一次着陆以后。这就把大洪水放在了大约13000年以前。而这正是最近的冰河世纪突然结束的时间，也就是农业开始的时间。在这之后的3600年就是新石器时代（就像学者们所称呼的一样）。然后又过了3600年，繁荣的文明突然在两河流域冒了出来。

“整个地球就只有一种语言并只有一类东西”，《创世记》如此描述；但是人们在苏美尔之地安定下来后不久，就开始计划“修建一座城市和一座高塔，通过高塔的顶部可以到达天堂”。

从苏美尔文本中提炼的这个故事还没有找到；但是从苏美尔传说中却偶尔能看出一些暗示。在这些传说中有这样一幕，就是艾正努力招募人类去控制纳菲力姆的航天设备——又是一个艾和恩利尔之间的结怨点，这个怨恨后来在他们的后代中爆发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事件爆发的结果是上帝和他无名的同僚们决定驱逐人类，并使他们的语言“复杂化”——创造不同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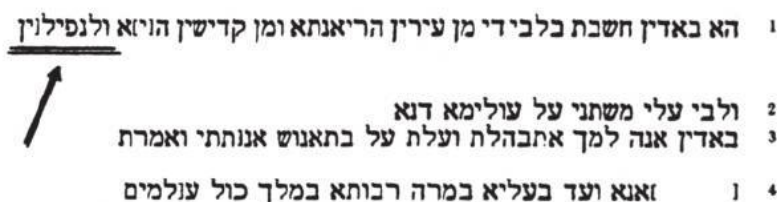


图58

大洪水后的那个纪元里，众神们的这次会商在苏美尔各种版本的文本中都有提及。一本叫《伊塔那史诗》的文本这样叙述道：

宣判地球命运的伟大的阿努纳奇正坐着交换相互间的建议。他们在地球上创造了四个区，设立了居住的地方并看管着那片土地；对于人类来说他们是极其伟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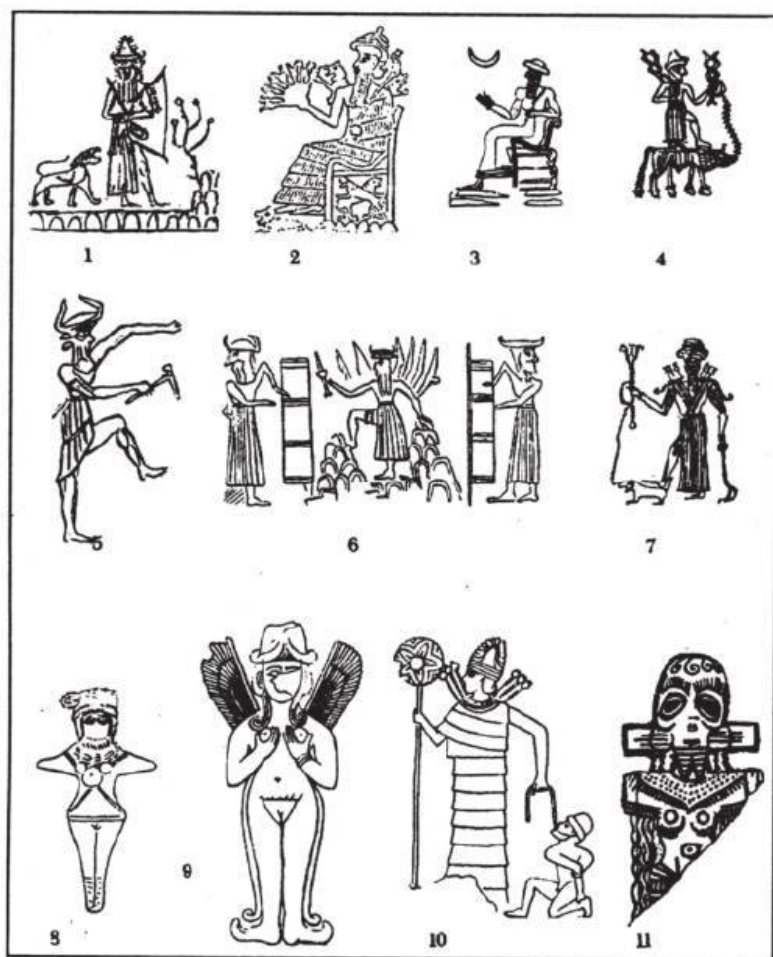
在地球上建立四个区的决定由另外一个附加的决定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在神和人类之间建立中间人（神职国王）；所有“王权就从天堂来到了地球上”。

试图结束恩利尔和艾两大家族的怨恨的努力最后被证明是徒劳的，两位神对于谁掌管那四个区域中的某一个进行了很多讨论。最后的结果是，亚洲和欧洲属于恩利尔和他的后代，而艾只有非洲。

第一个区的文明就是美索不达米亚。那是人类生活和农业开始的山地，也是后来的埃兰、波斯和亚述——被分配给了恩利尔的儿子，他的合法继承人尼努尔塔。有一些苏美尔文本讲到了尼努尔塔在山间通道修建大坝，以保证他的人民能在大洪水后的困难日子里生存下来的英雄事迹。

当两河平原上的泥层干到适合人类居住的时候，夏美尔和向东延伸到地中海的土地被分配给了恩利尔的另外一个儿子兰纳（Nanna，NAN.NAR的简称，在阿卡德语中则被称为辛）。兰纳是一个仁慈的神，在他的管理下，他的人民重建了苏美尔；他们在大洪水前的原址重建了原来的城市并且还建了新的城市。在新建的城市中就有他最喜欢的首都——乌尔，即亚伯拉罕出生的地方。对他的描述包括了一个半月形标志的月亮，也就是他在天上的“反面”（见图59）。恩利尔还把西北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的岛屿——希腊文明的源泉地——分配给了他的小儿子伊希库尔（ISH.KUR，阿卡德人把他叫作阿达德——Adad）。就像后来希腊文化里的宙斯一样，阿达德被描述为一个骑在牛身上并拿着一个叉状闪电的

神。



天地众神：1.恩利尔 2.尼努尔塔 3.兰纳/辛 4.伊希库
尔/ 阿达德5.奈格尔 6.吉比尔 7. 马杜克 8.厄尼尼/伊师塔
贵妇人 9.妖女10.勇士 11.飞行员

图59

艾也把非洲——他的第二区分给了他的儿子们。他的一个叫奈格尔的儿子接受了非洲最南端的地方；一个叫吉比尔的儿子向他学得了开矿和冶金的知识；第三个儿子，也是伊最喜欢的儿子，被他以其母星球的名字命名为马杜克；伊向他传授了他所有的科学和天文知识（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马杜克篡夺了地球之主的位置并宣布自己为巴比伦和“地球四部分”的最高神）。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他的一个埃及名字叫拉的儿子统治了这个地区的核心文明——尼罗河谷文明。

第三区位于印度的次大陆，它在50年前才被发现。大约在晚于苏美尔文明1000年之后，一个伟大的文明在那里兴起过。它被称为印度河谷文明，这个文明的中心是从一个叫哈拉巴的地方挖掘出来的地下皇城。这个文明里的人民所敬重的是一位女神，他们把她铸造成一个美丽的装饰有项链的女性陶像，她的胸部被缠绕着身体的带子装束得十分挺立。

由于印度文明的文字还没有得到破解，所以没有人知道哈拉巴人怎样称呼他们的女神，或者她到底是谁。根据我们的总结，她就是辛的女儿，也就是苏美尔人所叫的厄尼尼、伊娜娜或伊尼尼——“强大的、芳香的女人”；苏美尔人还管她叫伊师塔。苏美尔文本提到了她的一片遥远的领地，叫阿拉塔——一片谷物地，和哈拉帕一样是一个产粮区——她在那里像一个全副装备的飞行

员一样进行过几次空中旅行。

第四个区确实是阿努纳奇人腾出来作为航空港的区域，一个不是为了人类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专有用途的分区。自从他们来到地球后，所有那些曾经停在地球上的航空设备——在西巴尔的航空港和在米普尔的控制中心——都被大洪水冲走了。位置较低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泥层要近千年才能够适合这些关键性设备的重建和安置。必须找到另外一个相对较高但是却更适合这些航空设备的安置和重建的地方。那将会是一块“神圣的区域”——一个有严格限制的地方，只有凭借命令才能进入。在苏美尔语中，这块地方叫作提尔蒙，其字面意思是“火箭地区”。

辛的儿子（也就是恩利尔的孙子），伊尼尼的双胞胎兄弟，就负责这个大洪水后的航空港。他的名字叫乌图（UTU，意为“智慧者”）——在阿卡德语里的名字是沙马氏。是他执行了大洪水行动——西巴尔大撤离。他是地球上宇航员们（“鹰”）的主管；他十分自豪地在正式场合上穿自己的鹰服（见图60）。

在大洪水之前的日子里，根据传统风俗，众神已经将一些选出来的凡人从航空港送上去：阿达帕失去了那个机会；恩麦杜兰基由沙马氏和阿达德运送到了天居上，去了解祭司的秘密（之后他就回到了地球）。然后就是大洪水英雄吉乌苏德拉（“他的生命得到了延长”）和

他的妻子，他们被送上去以后又回到地球，住在了提尔蒙。



图60

苏美尔文本说，在大洪水后的日子里，伊塔那——基什早期的第13个统治者——被带上去到了众神的天居，在那里他被授予了回春植物和掌管出生的权利（但是他由于过于害怕而没有完成他的旅程）。法老托米斯三世在他的碑文中称，神拉曾经把他带到了天上并领着他参观了天堂，之后他就回到了地球：

他帮我把天堂的门打开了，

他帮我把地平线的门打开了。

我以神鹰的身份在天空飞行.....

以便我能看到天堂神秘的路径.....

我完全了解了众神。

在人类之后的记忆中，Shem被保留在方形石柱上，被“鹰”敬礼的飞船给生命之树让路（见图61）。但是，提尔蒙，苏美尔的“火箭区域”，却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一个人类可以找到永生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他们记录到了一个没有受到众神邀请而来的人的故事，他到那里不过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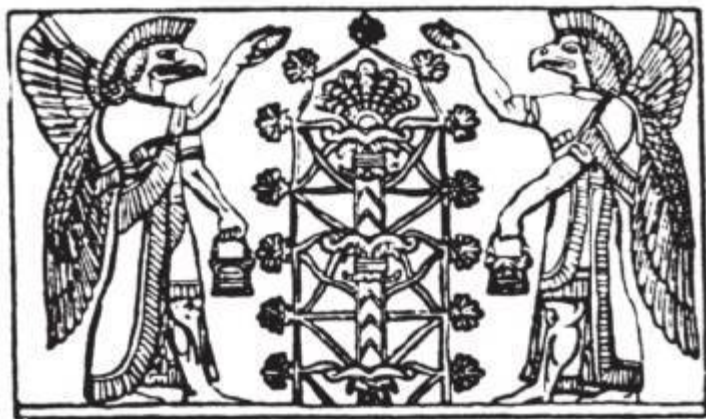


图61

第七章

吉尔伽美什：拒绝死亡的国王

在苏美尔人的传说中，第一个寻找永生的人也许是一个上古时期的统治者，他曾经向自己身为天神的父亲求助，希望能让他进入“永生之地”。古代的文献记下了关于这位英雄的一些不平凡的故事，它们说：

他发现了那些秘密，

他看见了那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甚至在大洪水来临之前

他就带来了大洪水的消息。

他的远行千难万险，

几乎让人意志消沉。

但他终于回来了，

在一块巨大的石柱上面，

他刻下了他的丰功伟绩。

对于苏美尔人留下的这个传奇，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文字记录已不足200行。但是我们可以从苏美尔文明以后的那些近东民族的传说里继续读到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已经把那些传奇用自己的语言融进了自己的历史，如亚述人、巴比伦人、赫梯人和胡里安人。他们一直都在不断地重复着那些传奇，正是他们在陶碑上刻下的那些版本——有些完好无损，有些虽然已被损毁，但仍然留下了许多可以阅读的残片——才使得后来的学者们能够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

今天，我们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用阿卡德语镌刻在12块石碑上的那些文字，它们是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波图书馆藏品的一部分。最先发现它们的学者名叫乔治·史密斯，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工作就是分类、整理成千上万个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碑铭及其碎片。有一天，一块文本的碎片吸引了他，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和大洪水有关。完全正确！那就是来自亚述的楔形文字文本。文本记述了这样一段内容：一个伟大的国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个亲历大洪水的英雄，并亲耳听到那个英雄讲述大洪水的故事。

博物馆的领导们被文本的内容吸引，为了能获得更多的资料，派乔治到考古现场去做进一步的发掘，希望能找到那些丢失的碎片。功夫不负有心人，乔治竟然真的找到了足以重现文本并能帮助人们弄清碑铭顺序的大

量碎片。在1876年，他确认这些石碑上的铭文所记载的正是《大洪水的迦勒底解释》——与他给作品的命名完全相同。同时，通过对这些铭文语言风格的研究和分析，他得出结论说：“作品完成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

刚开始时，乔治在铭文中找到的那位国王名叫伊日大伯尔。铭文描述说，正是他找到了那个曾经亲历大洪水的英雄。在乔治看来，这个国王不是别人，正是《圣经》所讲述的那个国王——英雄宁录。有好长一段时间，学者们也都认为由乔治找到的这些碎片所拼凑出来的那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大洪水之后的第一个国王，“世上最伟大的英雄”，甚至认为刻在那12块石碑之上的铭文本身就是《宁录史诗》。但其后更多的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那个故事中英雄国王真正的名字叫作吉尔伽美什，这才是苏美尔文明的原型。同时，透过其他的大量历史文本——包括苏美尔国王的年表——我们已能确认，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他统治着乌鲁克（《圣经》中的以力）。《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古代作品的现代名称，就这样把我们带回到了5000多年以前。

只有了解乌鲁克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有多么激动人心。苏美尔人的历史记录还让我们知道了在大洪水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王权——新的

皇室或王朝——最早是在基什出现的，这与《圣经》中的说法不谋而合。之后，由于伊师塔——她一点也不珍惜她那远离苏美尔的领地——的野心，王权又转移到了乌鲁克。

乌鲁克最初只是一个宗教中心，早期那里最重要的建筑就是祭祀阿努/安——“天堂之主”——的神庙，后来人们又在神庙上面建了一座名叫伊安那（即“安的房子”）的金字塔。虽然阿努很少探访地球，但他每次来都会住在这里，因为他把自己最喜爱的伊师塔安置在了这片荒无人烟的地方，他还送给伊师塔一个有趣的称号——伊娜娜，把它直译过来就是“安的爱宠”（这些远古的传闻似乎表明安对伊师塔的钟爱已经远远超越了柏拉图式的爱情范畴）。

但一个人待在除了她自己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臣民的地方又有什么意思呢？就算她是那片土地的国王。在距乌鲁克不远的南部，波斯湾的海滨，有一座名叫埃利都的城市，伊师塔的叔祖父艾就住在那里，过着隐士一般与世隔绝的生活。在那里，他记录着人类的历史并向人们传授知识和文明。伊娜娜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并喷上香水后去探望艾。艾被她迷住了，神不守舍地满足了她的愿望：把乌鲁克变成苏美尔文明新的中心，把王权的中心从基什迁移过来。

为了实施她的宏伟计划——她的最高目标就是加入

由12位伟大的天神所组成的众神俱乐部——伊师塔设法取得了她的兄弟乌图的支持。在大洪水之前的日子里，纳菲力姆人和人间女子的结合会冒犯众神，但在大洪水之后的日子里，这样做却再也不会受到任何压力了。在安的神庙中有一个高级牧师，他正是那个时期沙马氏和一个人间女子所生的儿子。于是，伊师塔和沙马氏就任命他为乌鲁克的国王，开始了第一个牧师国王的王朝。根据苏美尔的国王年表，他的统治时期为324年。他的儿子——乌鲁克王国的真正创建者统治了乌鲁克420年。当吉尔伽美什这个王朝的第五位统治者继承王位以后，乌鲁克就成了苏美尔最为繁盛的中心，统治着邻邦并和遥远的其他地方的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见图62）。

在后人眼中，吉尔伽美什“ $\frac{2}{3}$ 是神， $\frac{1}{3}$ 是人”，这不仅因为他是天神沙马氏的后代，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他的母亲是女神宁桑（见图63）。所以他拥有有别于世间凡人的天赋神权——在他的姓氏前面加上“神”的前缀。



图62



图63

对此，吉尔伽美什十分自豪，他逐渐成为一个仁慈而勤勉的国王。他不是叫人把城墙垒高就是不断修葺领地中的神庙，这几乎成了他全部的工作。但是他对神和人的历史了解得越多，就越是感到焦虑和困惑。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他的思想转向了对死亡的关注。凭借自己身上 $\frac{2}{3}$ 的神性，他可以像那些半神的父辈们那样长寿吗？或者他那 $\frac{1}{3}$ 的人性会在他的生命中占上风，而把他限定为一个凡人吗？不久，他就向沙马氏诉说了

自己的焦虑：

在我的城市里，人们都会死亡；我心里闷得慌。

人们在消失，我的心更沉重了……

人，无论他的身躯有多么高大，永远也不能够触摸到天；

人，无论他的双臂有多么宽广，永远也不能够覆盖地球。

“我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吗？”他问沙马氏，“我的命运也会和他们一样吗？”

为了避免直接的回答——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沙马氏试着劝他接受自己的命运，不管结局怎样，最要紧的是尽量享受当下的生活：

当众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

他们把死亡也分给了人类；

生命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因此，沙马氏说：

填饱你自己的肚子吧，

让自己日夜开心！

每一天，都给自己一顿快乐的宴席，

尽情地跳舞和开心吧！

给自己穿上崭新的衣服，

洗洗头，泡泡澡。

聆听你身边亲人的话语，

让你的妻子在你们的亲密间感到幸福吧，

因为这就是人类的命运。

但是吉尔伽美什拒绝接受他的命运。他生命中最主要的部分难道不是 $\frac{2}{3}$ 的神性吗？对他来说，人性只占 $\frac{1}{3}$ 。为什么会是仅占他身体一小部分的人性而不是占他身体大部分的神性决定他的命运呢？他在白天不停地徘徊，夜里也难以入眠。吉尔伽美什决定用这样一个方法来使自己保持年轻：侵入新婚夫妇的洞房并与新娘同房。一天晚上，他突然有一种特殊的预兆，于是就跑去告诉他母亲自己刚刚看到的神奇景象，希望女神能告诉他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的母亲啊，

在夜晚我感到精力充沛，

于是就到处游荡。

在夜空的中间就出现了那个预兆。

一颗星星在空中不断地变大。

阿努亲手创造的那件作品朝我移来！

很快，“阿努亲手创造的那件作品”就从天上落到了他的跟前，吉尔伽美什继续说道：

我试着把它举起来，

但是太重了。

我试着摇动它，

但我既不能移动也不能举起它。

当他试着去摇动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物体可能已深深地插入了地下），“一大群人蜂拥而至”。显然已经有很多人看见这个物体掉在了地球上，因为“整个乌鲁克的人都来了”。“英雄”们——强壮的人们——过来帮助吉尔伽美什搬动那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英雄们抓住了物体的底部，我从前面把它掀了起来”。

文本中的那个物体没有得到更详细的描述，但它肯

定不是陨石，因为只有被精工制作的物体才能称得上是伟大的“阿努亲手创造的作品”。很明显，古代的读者在那些物体没有得到详细描述的情况下就能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可见他们对“阿努的作品”这个表述十分熟悉，也许就像一枚古代的圆筒印章所展示的那样（见图64）。



图64

这个文本接着又描写了被英雄们抓住的那个物体的底部，也许它可以被翻译成“脚”什么的。在这里最有价值的文字记录表明，那个是物体明显可以进入的。吉尔伽美什进一步描述道：

我使劲地压着它的上部，

但还是不能去掉盖子，

也不能把它举起来……

上面的大火熊熊燃烧，

它的顶部突然断裂开来，

我钻了进去。

它是能够向前移动的，

我把它举起并移过来了。

吉尔伽美什确定这个物体的出现预示了他未来的命运。但是他母亲女神宁桑的回答却让他十分失望。她说从天堂落下来的那些像星星一样的物体预示了“一个顽强的救星，你未来的一个朋友……他是大地上最强大的……他永远不会抛弃你。这就是那个预兆的意思”。

她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而吉尔伽美什知道的则是：那是众神应乌鲁克人民的要求而给他发出的一点信息，因为那里的老百姓都希望众神能做点什么事情来消除他们国王的不安。于是，众神安排了一个野人去乌鲁克和吉尔伽美什比赛摔跤。那个孔武有力的野蛮人又被称作恩奇都——“来自恩奇的生物”。那个家伙好像已经在荒原林莽中和野兽们一起生活了很久，就像刚从旧石器时代走来，“他已经习惯了吮吸野兽的奶。”他总是赤身裸体、不修边幅，头发像野地里的荒草一样蓬松杂乱。而且，他每次出现时，那些野兽朋友们都会陪伴在他的身边（见图65）。

为了能够让他回归文明世界，乌鲁克的贵族们给了他一个妓女。恩奇都在与那个女人一次又一次的做爱的

过程中逐渐复活了他的人性，而在这之前他只认得他的动物伙伴们。之后那个女人把恩奇都带到了城市外面的一个营地，在那里对他进行符合文明特征的语言和行为训练。“阻止吉尔伽美什，成为他的对手！”贵族们对他说。



图65

他第一次与吉尔伽美什见面是在一个晚上，当时吉尔伽美什离开他的宫殿，正在城里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寻找性刺激。恩奇都在街上碰到了他并挡住了他的路。“他们相互搏斗，像牛一样。”在搏斗的过程中，城墙也被他们弄得摇晃，门柱变得粉碎。最后“吉尔伽美什屈膝了”，比赛结束时，他输给了那个陌生人。当“吉尔伽美什狂怒减退，然后转身离开”之时，恩奇都叫住了他，吉尔伽美什马上就想起了母亲的话——这个人肯定就是天神给他送来的那个“顽强的救星……未来的朋友”，“他们相互亲吻并结下了友谊。”

当他们两个成为情同手足的知心密友以后，吉尔伽美什向恩奇都诉说了对自己凡人命运的担忧。听完这些话，“恩奇都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十分伤心并痛苦地叹着气。”然后他告诉吉尔伽美什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摆脱凡人的命运：强行闯入众神的居所。在那里，如果沙马氏和阿达德都在的话，众神就会授予他神的身份。

恩奇都所说的“众神的居所”在“一座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他和野兽们在大地上游荡时碰巧发现了那个地方，但那里有一个叫作胡哇哇的可怕的怪兽，他一刻也不懈怠地把守着通往神殿的秘径。恩奇都对吉尔伽美什说：

当我和野兽们在大地上游荡的时候，

我的朋友啊，我在群山发现了那个地方。

森林中有许多部落，

我走到森林的中间。

胡哇哇就在那里，它的咆哮像洪水，

它的嘴巴是烈火，

他的呼吸是死亡……

它是火焰战士，雪松森林的守护者，

它十分强大，从不休息……

神恩利尔指派它驻守在那里，

保护雪松森林；

让凡人感到恐惧。

胡哇哇的主要职责是阻止凡人进入雪松森林这个情况更加坚定了吉尔伽美什要到那个地方去的决心。他已经认定，只要能够到达那里，他就可以加入众神的俱乐部而摆脱自己凡人的命运。

我的朋友啊，谁可以到达天空的顶点？

只有神——他们通过沙马氏的地宫到达天顶。

人类的阳寿是有限的，

不管他们成就了什么，最终都会化为一阵风。

尽管你有英雄的威力，

但你还是会害怕死亡。

因此，

让我走在你的前面，

请你张开嘴巴大声对我说：

“前进，无所畏惧！”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到那遍布雪松的大山中去……

在明白了即使是身躯最高大的人“也永远不能够触摸到天”的时候，吉尔伽美什当然希望自己也能经由“沙马氏的地宫”，像众神一样“到达天顶”，何况现在他已经知道了那个地方在哪里，也知道了怎样才能到达天顶。他跪下并向沙马氏祈祷：“让我到那儿去吧，噢，沙马氏！我举起双手在向你祈祷……希望能到‘着陆区’去，示喻我吧……保佑我！”

不幸的是，沙马氏的回答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因为刻有那段文字的石碑已经完全损毁了。不过我们还是能读到接下来的一些文本，“当吉尔伽美什明白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以后……眼泪就从他的脸颊上流了下来。”很明显，他被获准前往那个可以到达天顶的地方——但要自己承担所有的风险。吉尔伽美什毅然决定继续前进，在没有神的帮助下挑战胡哇哇。“也许我会失败，”他说，但是人们会记住我，“他们会说吉尔伽美什是在和胡哇哇的激战中倒下的。”也许我会成功，他继续说道，“那我就会得到一个Shem（火箭或飞船）——借助它就可以走向永

生。”在吉尔伽美什准备对付胡哇哇的特殊武器时，乌鲁克的老人们试图劝说他不要那样做。“你还很年轻，吉尔伽美什，”他们说，“既然你还有那么多年的时光是肯定可以活在世上的，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为那个未知的成功冒险呢？是否能成功，你并不清楚！”但吉尔伽美什没有改变决定，只是变得更加谨慎，他派人搜集了所有可以得到的关于大山中的那片森林的信息，同时告诉他身边的人们：

我们听说胡哇哇的身体强壮得离奇；

这些武器用来对付谁呢？

对于全身是机器的胡哇哇来说，

也许这是无用的努力。

这时，吉尔伽美什环顾四周，“向他的朋友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人们搜集来的信息都说胡哇哇是一个“机器怪兽”，一个“由机器包围”的“强壮的身躯”，这一特征显然更坚定了吉尔伽美什的判断：它肯定能够被沙马氏或阿达德的命令控制。由于自己并没有从沙马氏那里得到明确的支持，吉尔伽美什决定求助他的母亲。“他和恩奇都手牵着手朝着女神宁桑——伟大的王后——的宫殿走去。当他进入宫殿以后：‘噢，宁桑！’他说，‘……我已经大胆地开始了一个危险的旅程，我要去胡哇哇守护的

地方。我将要面对一场无法确定结局的激战，我要走很多未知的路。噢，我的母亲，请你帮助我转告沙马氏我的愿望！”

“宁桑走进她的小屋，披上一件合体的外套，并在胸部佩戴上一件饰品……戴上了她的头巾。”然后她举起双手向沙马氏祈祷，而且有点责怪的情绪：“为什么？”她反问道，“我们生下了儿子吉尔伽美什，他那颗躁动的心难道不是你心甘情愿赐予他的？现在因为你，他又即将踏上一段前途未卜的危险旅程，去胡哇哇守护的地方！”她恳求沙马氏保护吉尔伽美什：

直到他到达那片遍布雪松的森林，

直到他杀死胡哇哇，

直到他回来的那一天。

（你都要保护他）

当民众知道吉尔伽美什还是要去“着陆区”后，“他们纷纷围到他的身边”，并祝愿他取得成功。为了保证吉尔伽美什的安全，城里的老人们建议说：“让恩奇都走在你的前面，因为他知道路怎么走……在森林中，胡哇哇守护的那条秘径让他先走进去……他只有走在前面，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后面的人取得成功。”人们都祈祷沙马氏能够赐福并保佑他们的国王——“让沙马氏满足你的愿望

吧，但愿你能亲眼看见自己的愿望全都得以实现，希望他能让你即将踏上的旅程一帆风顺，把你前行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一扫而清！”

宁桑在说了一些道别的话之后，转向恩奇都并要求他要保护吉尔伽美什：“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现在我就收养你（做我的儿子），”她对他说，“像兄弟一样保护你的国王！”然后她从身上摘下自己的标志物挂在了恩奇都的脖子上。

告别众人，吉尔伽美什和他身边的勇士就向危险的挑战进发了。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第四块碑文主要是讲述恩奇都带着他的国王兄弟如何抵达那片遍布雪松的森林的。不幸的是，石碑过于破碎，已无法整合出完整的文本。尽管类似的碎片在赫梯语版本的文献中也有发现，但对于文章的完整性而言还是没有什么帮助。

但有一点很明确，他俩肯定走了很远的路，向着东边的目的地不停地前进着。偶尔，恩奇都也试着劝说吉尔伽美什放弃。他说胡哇哇力大无穷，可以很轻松地扛着一头奶牛走上180英里……“我们还是回去吧！”他恳求道。但吉尔伽美什依然决定继续前进。

他们终于快到目的地了，
在这大山的深处满目苍翠。
两人顿时都安静了下来，
站得直直的一动不动。
他们仰望着高大的雪松，
下面便是那条秘径的入口。
胡哇哇就守护在那里，
它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小路。
小路笔直，
两旁的树都能喷出火焰。
沿着这条小路直到山巅，
那里就是众神的居所，
还有伊师塔的十字路口。

这时他俩都已精疲力竭，于是便躺了下来，不久就睡着了。半夜里他俩都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是你在叫我吗？”吉尔伽美什问道。“没有啊！”恩奇都回答

说。他们又继续睡下，可刚打了一个盹儿，吉尔伽美什被他眼前的一幕惊醒了，他连忙叫醒了身旁的恩奇都，向他讲述自己刚才看见的神奇场景，也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在梦里，他说：

我的朋友啊，

我刚才看见，

高山已经倒下，

我的脚被什么东西绊住了，

我一下就跌倒在地。

突然，

在我眼前划过一道十分耀眼的强光，

一个人出现了，

大地上他最公正……

他把我从倒塌的山体边拉了出来。

他给我水喝，

我的心平静下来了，

他帮助我站立起来。

这个“人”——大地上他最公正——是谁？是谁把吉尔伽美什从“倒塌的山体边拉了出来”？伴随着山体倒塌或者滑坡而在吉尔伽美什眼前划过的那道“十分耀眼的强光”又是怎么出现的？……恩奇都也找不到答案。或许是因为实在太疲劳，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吉尔伽美什的幻觉罢了，不多一会儿，恩奇都又倒头睡去。但是夜的寂静很快就被再一次打破了：

吉尔伽美什结束了他的睡眠，

他站起身来对他的朋友说：

“我的朋友，是你在叫我吗？

为什么我是醒着的？

你没有碰过我吗？

为什么我会害怕？

是天神们走过来了吗？

为什么我的肌肉麻木了？”

恩奇都再次否认是他叫醒了吉尔伽美什。对于他的那些疑惑，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弄明白。他俩实在太困

了，很快就又进入了梦乡。可刚睡了一会儿，吉尔伽美什再次被一种声音惊醒了，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所看到的情景：

我看到的景象让人震惊！

天空中发出奇怪的声音，

地球也在轰轰作响。

一道炫目的闪电从空中划过，

一团火从那里飞了出来。

云越来越多，

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不久，

光消失了，

火也不见了。

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些东西，

都变成了灰烬。

吉尔伽美什并不清楚他究竟看见了什么，但有一点

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就在他的眼前，“天室”正在飞离地球。大地震颤是因为引擎被启动了；“越来越多”的云其实是因为燃料喷射而在发射场形成了大量烟雾；“从那里飞了出来”的“一团火”无疑正是引擎下方发出的巨大火光；当航天器彻底穿过真正的云层后，对于地上的人来说，自然就是“光消失了，火也不见了”。这确实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景象，它更加坚定了吉尔伽美什继续前行的信念，因为这一幕无疑是在告诉他，自己已经快到“着陆区”了。

清晨，两个好朋友试图进入不远处的那条小路，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因为他们必须避开小路两旁那些“能喷出火焰”来杀人的树木。终于，恩奇都发现了通向“众神的居所”的大门，并轻声地告诉了吉尔伽美什。但是他试图打开那扇大门的时候，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甩了回来。由于经历了12天的长途跋涉，他的体力已严重透支，这猛然的一击瞬间便将他掀翻在地，就像瘫痪了一样。

当他恢复体力重新站起身时，他恳求吉尔伽美什道：“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但是吉尔伽美什告诉了他同伴一个好消息：当他还处于昏迷状态时，他——吉尔伽美什发现了一个地道。从地道里传来的声音让他知道这条暗道连着“一个用语言发出命令的密室”。“振作起来吧！”他向恩奇都鼓励道，“别站在一边不动，我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走下去吧！”

吉尔伽美什是正确的，因为接下来的苏美尔文本告诉我们：

穿过地道以后，

他找到了阿努纳奇的秘密居所，

并打开了它。

不过，在通往阿努纳奇秘密居所的这段地道的入口处树荫浓密，荆棘丛生的灌木丛以及大量的乱石和泥土几乎已完全把洞口堵住了。就在他俩差不多快把那些障碍物清理完毕的时候，恐惧降临了——“胡哇哇听到了声音，变得狂怒。”他开始寻找入侵者，他的身形“威猛而强壮，他的牙齿就像龙的牙齿；他的脸就像狮子的脸；他的来临就像是洪水一样”。最可怕的还是他能“发射光束”，那光束是从他的前额发出的，“它能吞噬大树和灌木”，“没有人能够逃过”他的杀人武器。在一个苏美尔的圆筒印章中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在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的旁边有一个整个身体似乎都笼罩在机械中的“人”，毫无疑问，那就是史诗中的“拥有杀人光束的怪兽”（见图66）。

从苏美尔文本的那些碎片中，我们了解到胡哇哇可以给自己装上“七个斗篷”，但是他出现在两个勇士面前时

却“只穿了一个，还有六个没有穿”。他们知道这是一次绝好机会，于是两个好朋友就决定伏击胡哇哇。但是，当这个怪兽在面对着这两个进攻者的时候，杀人的光束就从他的额头上射了出来，并摧毁了被它击中的所有物体。



图66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天空中来了救援。看到他俩的困境以后，“沙马氏从天上降下来对他们说：‘不要试图逃跑！而要向胡哇哇靠近。’”然后沙马氏卷起了一阵狂风，“对着胡哇哇的眼睛猛吹”，逼退了他的光束。就像沙马氏所预计的一样，“强烈的光束消失了，炫目的亮光也渐渐暗淡了下来，森林中云雾缭绕。”很快，胡哇哇就被定格在了那里，“他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这时，他们拼尽全力向胡哇哇发起攻击，最终，“恩奇都将守卫者胡哇哇击倒在地，声音在这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绵延回荡，整整传到了6英里之外。”怪兽倒下的一幕场面惨烈而恢宏，气势震慑人心。然后恩奇都就“杀死了胡哇

哇”。

他们为胜利感到十分高兴，但激烈的拼斗也几乎耗尽了他们的体能。于是两人决定先在“战场”旁边的一条小溪边休息一会儿。吉尔伽美什脱下身上的衣物泅到小溪里冲洗身体，然后，“他丢弃了沾上泥土的脏衣物并穿上了干净的衣物，披上了一个有边的斗篷并系上了腰带”。他们的时间很充裕，所以没有必要着急，因为此时此刻，通往“阿努纳奇的秘密居所”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

但结局却出人意料。这时的吉尔伽美什完全不可能想到，一个女人的欲望就能让他功亏一篑，失掉几乎已唾手可得的最后胜利……

那个地方，正如前面的英雄史诗中写到的一样，就是“伊师塔的十字路口”，女神已经习惯了经由这个“着陆区”来回往返。她原本也很喜欢沙马氏，再加之可能又亲眼目睹了刚才那场震天撼地的激战——通过她在空中那“长着翅膀”的天室（就像赫梯印章上所描述的一样，见图67），她很容易看到这一切——以及吉尔伽美什在小溪中因脱光了衣物而忽隐忽现的强健身躯，她的情欲之火终于被彻底点燃了。

“伊师塔瞪大眼睛看着俊朗的吉尔伽美什，毫无隐藏地把脑中所想的表达了出来：



图67

来吧，吉尔伽美什，我的最爱！

给我爱的果子，

你会成为我的男人，

我会成为你的女人。

她向吉尔伽美什说，他将得到一辆金色的战车、一座宏伟的宫殿，并成为众王之王——拥有统驭其他国王和王子的权力。伊师塔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征服了吉尔伽美什，可吉尔伽美什的回答却让这个女人大失所望，因为他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可拿给她。至于她的“爱”，又会持续多久呢？在吉尔伽美什看来，自己早晚会像一只已不能再穿了破鞋一样，被她胡乱扔掉。不仅如此，吉尔伽美什还将那些曾与这个女人滥交过的其他男

人的名字一一叫了出来，这无疑让她觉得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受这个羞辱的刺激，伊师塔要求阿努让“天堂之牛”袭击吉尔伽美什。

在遭到这个怪兽的突然攻击后，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一下子都被搞懵了，竟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一路狂奔，从伊师塔的着陆区逃了出来。当然，他们的逃跑也得到了沙马氏的帮助，因为他赋予了他们“在3天里穿过45天的距离的能力”。但在到达乌鲁克郊外幼发拉底河河边的时候，天堂之牛还是赶上了他们。在恩奇都的帮助下，吉尔伽美什成功地摆脱了那个怪兽的纠缠，进入乌鲁克城并招集拢他的战士。勇士们像潮涌一般冲出了城门，那里，恩奇都一个人还在拖延着怪兽。当天堂之牛“喷鼻”时，地面裂开了，每道裂缝宽到可以挡住200个士兵的进攻。当恩奇都掉进其中的一道裂缝时，怪兽转身去攻击其他的士兵。这时，恩奇都以很快的速度从裂缝中爬了出来，从背后发起突袭，将怪兽杀死了。

这个天堂之牛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弄不清楚了。文本中它的苏美尔语是“戈丹纳”——它含有“阿努的攻击者”的意思，就像今天的“巡航导弹”一样。古代被这一段内容吸引的艺术家们经常创作关于吉尔伽美什与恩奇都和一头公牛打斗的场景，旁边的观众则常常是裸体的伊师塔（有些时候是阿达德。见图68a）。

但是从史诗文本中我们很明确地知道，阿努的武器

是一件铁制的并有两个钻孔器“角”的机械装置。“钻孔器是由30米纳（古希腊重量单位）重的青金石打制出来的，它的外层有两个指头那么厚。”一些古代的绘画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样一头从天空扑下来的机械“牛”究竟是什么模样的（见图68b）。

当天堂之牛被打败以后，吉尔伽美什“叫来所有的工匠、兵器制造者”，来看这个机械怪物，并让他们把它拆开。然后凯旋的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就去拜访沙马氏了。



a



b

图68

而此时，“在居所中的伊师塔发出了一声哀号。”

※

在乌鲁克的王宫里，经过了一整夜庆祝活动的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正在休息。但是在“永生之地”的众神的居所中，天神们正在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消解伊师塔的抱怨。“阿努对恩利尔说：‘他俩得死，因为他们杀死了天堂之牛和胡哇哇。’但是恩利尔却说：‘恩奇都应该死而吉尔伽美什不应该。’”对此，沙马氏也不同意，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是他俩联合起来做的事情，为什么偏偏是“清白的恩奇都”应该死呢？当然，沙马氏十分清楚，天神们不会处死吉尔伽美什。

就在众神讨论他们究竟该怎样来处罚那两个来自凡间的勇士时，恩奇都陷入了昏迷。这让吉尔伽美什心慌

意乱，十分着急，他“焦急地在床前来回徘徊着”，恩奇都就躺在床上。苦涩的泪水从年轻国王的眼睛里流出，挂在了脸颊上。就在为同伴伤心的同时，他的思想一下又转到了对自己有限生命的焦虑中：有一天自己也会像恩奇都这样死去吗？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他还是会像一个凡人那样死去吗？

当会议快结束时，天神们总算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意见。他们把恩奇都的死刑改为在矿区深处做苦力，让他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生。两个密使把恩奇都（的灵魂）带到他的新家并宣判了对他的惩罚。他们告诉恩奇都，“像鸟儿一样带有两片翅膀”的衣服马上就会出现在你身上。在这之后，两个密使中的那个“黑脸的像鸟一样的年轻人”，会把恩奇都送到矿区：

送你去那儿的人穿着像鹰一样的衣服，

他会抓住你的双臂。

“跟我来！”（他会说），

他会领着你，

到黑暗之屋，

也就是大地下面的一间屋子；

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出来。

那是一条没有回程的路；

住在那里的人会永远失去光明，陶土就是他们的食物。

在一个古代的圆筒印章上面，我们也许又一次看见了这一幕：一个长着翅膀的密使（天使）正牵着恩奇都的手臂。当然，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这位天使究竟准备把恩奇都带往哪里了（见图69）。



图69

在知道自己的朋友即将被处以这样的刑罚以后，吉尔伽美什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了解到，“永生之地”就在那片矿区不远的地方——天神们就是在那里安置那些被赋予永恒青春的凡人的！

那里就是“老祖宗们的居所，在那里伟大的天神用来自生命之源的水给他们沐浴”。那些曾从他们伟大父辈的手中接过权杖的王子们就居住在那里，他们分享着众神的食物和饮料：

那些曾经统治过这片土地的王子们，
就像阿努和恩利尔一样，吃着美味的肉，
他们的皮口袋里装满了清凉的生命之水。

那里不就是大洪水时期的英雄，伟大的吉乌苏德拉/
乌特纳皮斯坦恩最后的归属之地吗？安塔那不也是从那里“升到天堂”中去的吗？

这时，“伟大的吉尔伽美什已下定决心要到永生之地去”，于是他告诉刚刚才苏醒过来的恩奇都，说自己将会亲自去送他，至少也会在朋友去服刑的路上陪他一段。
他对恩奇都说：

噢，恩奇都，
即使最强大的力量也会最终枯萎
等待它的
只剩下苍白无力的结局。

（因此）我要在我曾经抵达的地方，
设置我的闪（Shem）。
在那个已经有许多闪的地方，

我会坐着一个闪而飞升上去。

但是在从矿区前往永生之地的路上将遇到的困难，
绝不是一个凡人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克服的。因此，乌
鲁克的老人和他的女神母亲都坚决要求吉尔伽美什在行
动前务必征得乌图/沙马氏的同意：

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的话，

告诉乌图，告诉乌图，英雄乌图！

因为那片地区是乌图的领地，

就是与大山中那片雪松森林紧邻的地方，

那是乌图的领地。

告诉乌图！

很明显，这几乎已经不是建议，而是强烈的警告。
吉尔伽美什听从了大家的忠告，告诉乌图说自己愿意为
他牺牲，并恳求他的许可和保护：

噢，乌图，

我希望能进入那片土地，

希望你能支持我。

我希望能到达的那个地方

毗邻着大山中的那片雪松森林。

希望你能支持我！

在那里矗立着许多闪，

让我也在那儿设置我的闪吧！

起初，乌图/沙马氏认为吉尔伽美什没有资格进入那片地区。面对年轻国王不停的恳求，他警告吉尔伽美什道：“你的旅程中有一片不毛之地，发射场里的土堆就是你的栖身之地，沙漠就是你的床……满地的荆棘会刺破你的手脚……你的脸颊会十分干燥……”意识到这些还不能劝退吉尔伽美什后，他又告诉他“那个矗立着闪的地方”被七座山包围着，并且山里的通道都被可怕的“强大者”把守，他们可以释放出“炙热的火”或者“不会回头的闪电”。但在最后，乌图还是让步了，“他被吉尔伽美什的眼泪征服了，他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心生怜悯，乌图很同情他。”

“伟大的吉尔伽美什决心已定，任何困难都已无法让他退却。”不过，他还是决定尽量减少在陆路上的时间，因为这条道路的的确确危机四伏，一不小心就可能前功尽弃。他和恩奇都已经知道有一条海路也能到达那里，而在大海上航行就要舒服多了。按照吉尔伽美什的计

划，在那个遥远的地方登陆以后，恩奇都就去矿区服刑，他自己则将前往永生之地。他们挑选了五十个年轻勇敢的水手，第一个任务就是造船。为此，勇士们去砍伐了很多特殊的树木并把它们拖回了乌鲁克。玛甘——那条有名的“埃及之船”——就是用这种木料制成的。乌鲁克的工匠们还锻造了许多威力强大的武器。然后，当万事俱备时，他们就出发了。

据说他们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出波斯湾后绕着阿拉伯半岛航行，之后驶向红海，他们的最终目标好像是埃及。不过，他们并没有走出多远就被恩利尔知道了。难道恩奇都没有被告知一位年轻的“天使”会拎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矿区吗？他怎么能在一条皇室大船里和50个勇士一起开心地航行呢？——显然，恩利尔生气了！

在黄昏的时候，乌图——送走他们的时候他一直忧心忡忡——“已经看不见那条船了，于是转身离开了那儿”。船在继续航行，远方岸边的群山“变得黑暗，山的影子投向了他们”。然后，“有一个站在山边”——像胡哇哇一样——能释放出“没有人能够逃过的”光束的人出现了。他“就像一头牛一样站在土屋上”——（土屋）看起来像一个瞭望塔。这个恐怖的看守者随时都可能攻击那艘船和它的乘客们，恩奇都害怕了。“让我们退回乌鲁克吧，”他恳求道。但吉尔伽美什不愿听到这样的话。他准备指挥大家弃船登岸，并决心去挑战那个看守者——或者“那

个‘人’”，如果他是人的话。当然他也可能是神。

就在那时，灾难降临了。“三片帆布”被猛地撕裂了，就像天上有一双无形而有力的手。不久，船便开始倾斜，接着便整个沉了下去。当恩奇都和吉尔伽美什两人成功地游到岸边时，他们身后的水手们正在和死神拼死相搏。在死亡即将降临之时，每个人的求生欲望都是那么的强烈：

船身已经开始倾斜

玛甘船即将沉没，

所有的人都在下沉。

当玛甘船沉没以后，

每个人都注定会被淹没。

在他们的船上，

好像还有一些生物，

将要从肚子里出生。

在一片不知名的海滩上，他们度过了沉船后的第一个夜晚。让他俩头痛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整整一夜他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吉尔伽美什还是决心要去“永生之

地”，而恩奇都则劝他找一条路回到乌鲁克。就在太阳即将从海面升起的时候，恩奇都的生命也已走到了终点。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眷恋友情，或许是被永生的激情鼓舞，吉尔伽美什一直在不停地呼喊朋友的名字，激励恩奇都要坚强地活下去：“我虚弱的朋友啊，”他深情地说道，“我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的，”吉尔伽美什许诺说。但是“死神是公平的，所有的凡人在它面前毫无区别”，恩奇都也不例外。

在接下来的七天七夜里，吉尔伽美什一直都在为恩奇都哀悼，“直到有一条虫子从他（恩奇都）的鼻孔里掉出来”。当他再次踏上自己的旅途时，几乎是漫无目的地在大地上游荡着：“吉尔伽美什在野外游荡着，他一边走一边为朋友的死而悲痛欲绝……朋友的死亡既让他伤心，又让他对死亡本身产生莫名的恐惧。他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原野上只有他形单影只的身影。”他再一次陷入对自己命运的思考中——“恐惧死亡”——他不停地拷问自己：“我死亡的时候会 and 恩奇都一样吗？”

没过多久，摆脱自己凡人命运的永生之火再次熊熊燃烧起来。“难道在生命的尽头，我就只能把自己埋进泥土中一直沉睡吗？”他希望能从沙马氏那里得到答案。“让我的眼睛看着太阳，让我拿回属于我的阳光！”他向神祈求道。他以日出和日落来判定他的方向，“向着野牛，向着乌巴-图图的儿子乌特纳皮斯坦恩的方向进发。”他脚下

的道路几乎从没有被人走过，他孤独地走着，途中没有遇到任何人。每当饥饿袭来时，他便寻找野果充饥。“他翻过了什么山，越过了多少河——没有人会知道”，古代的作者们留下的那些记录，多少有些让人遗憾。

今天，在从对尼尼微和赫梯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年前一个名叫吉尔伽美什的英雄的确曾经进行过那次“探险”。历尽千辛万苦，吉尔伽美什终于快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了，那里就是沙马氏的儿子辛的领地。“夜晚，他沿着小路走进了山里，这时一个狮群出现在他前面。吉尔伽美什止住了脚步，因为他有点害怕”：

他抬起头面向辛的方向祷告说：

“我要去众神重获年轻的地方，

我的双脚领着我向那里走去……

恳求你保护我！”

也许是因为对狮群的恐惧，吉尔伽美什决定暂时停下来休息。可是“在夜里睡得正香时，他却被一个梦惊醒了”，他觉得这个梦意味着辛向他昭示了什么，因为在梦中辛告诉他应该去“享受生活的快乐”。受此激励，吉尔伽美什“像箭一样在狮群中穿过”。关于他与狮群激战的记录，不仅镌刻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记忆中，而且几乎在古代的所有地方，包括古埃及的文献中，都有形象的

描述（见图70a、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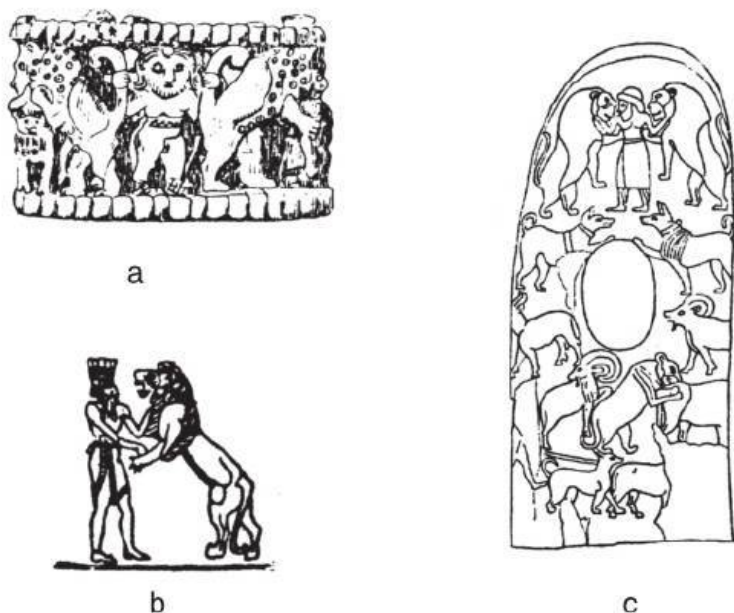


图70

天亮以后，吉尔伽美什穿过了一道山梁。极目远眺，一片宽阔的水面出现在他的眼前，像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它镶嵌在那片一望无垠的平原中。在距湖岸不远的陆地上，有一座“封闭起来的”城市——城市的四周都是围墙，那里有“为辛而建立起来的寺庙”。

在城市外面的“湖滨地带”，他看到了一个客栈。他走近时，又看到了“麦酒妇人西杜里”，她，一个女酒神，正端着“一壶麦酒和一碗金色的麦片粥”。她看到吉尔伽美什的时候，不禁露出恐惧的神色，因为他的形象实在有些

让人害怕：“身上披着早已划破的兽皮……肚子干瘪瘪的……脸上的胡须又长又脏，餐风饮露的艰难旅行在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沧桑。”顺理成章地，“麦酒妇人看到他后就把门关上了，并上了门闩。”吉尔伽美什费了好一番口舌让她相信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得知外面那个貌似乞丐的家伙的确没有任何恶意时，西杜里让他进了屋。在屋里，吉尔伽美什将自己冒险旅程中的传奇故事告诉了这个麦酒妇人。

吉尔伽美什在西杜里的屋中吃饱喝足并稍事休息之后，就起身告辞准备继续赶路了。“通往‘永生之地’的道路哪条最近呢？”他向西杜里问道。是必须绕过那片巨大的湖泊再去翻越荒芜的群山，还是有一条捷径可以直接经湖面抵达目的地？

麦酒妇人啊，哪条路是……

它们有什么标记吗？

告诉我，噢，快告诉我它们的标记吧！

我希望穿过那片海（湖面），

不然的话，

我就得继续在荒芜的野地上，

不停地前行。

他的确难以作出选择，因为他看到的那片宽阔的水面竟然是“死海”——

麦酒妇人对他说：

“那片海，吉尔伽美什啊，是肯定不能穿过的，

很久以来，

从来就没有人穿过它。

只有勇敢的沙马氏曾经穿过了海，

但是除了沙马氏，谁还能穿过呢？

要想穿过去确实很困难。

但是其他路又很难走，

把海水包围起来的那些地方，

都是不毛之地。

吉尔伽美什，你要怎样做，

才能穿过那片海呢？”

听了西杜里的这番话，吉尔伽美什沉默无语。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西杜里竟然告诉他也许还有一条路可

以穿过死海：

吉尔伽美什啊！

有一个叫乌尔先纳比的人，

他是乌特纳皮斯坦恩的船夫。

他有可以漂浮的瓦，

在树林里他把那些瓦合在一起。

去吧，让他见一见你，

如果能行的话，

他就会帮助你渡过这片海。

如果确实不行，

他会叫你回来。

在那个妇人的指引下，吉尔伽美什找到了乌尔先纳比。在弄清了这位年轻国王的身份，以及他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和还想去哪里之后，船夫认为他应该帮助这个年轻人。那艘船的桅杆很高，没过多久，吉尔伽美什就再次开始了他的海上行程。多亏了西杜里的指点，在海上他们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抵达了提尔蒙——“永生之地”，若是走陆路，那至少需要45天。

现在又该往哪儿走呢？吉尔伽美什有些彷徨。“你得去找一座山，”乌尔先纳比对他说，“那座山名叫马苏。”

今天，我们还能从赫梯文本的英雄史诗——它的碎片被发现于土耳其的玻哈兹邱和其他一些赫梯文明的遗址——中读到乌尔先纳比曾经给予吉尔伽美什帮助。从约翰尼斯·弗里德里希整理的史诗碎片中，我们得知船夫告诉吉尔伽美什马苏的那条路很好走，而且，那条路还通往“遥远的大海”。乌尔先纳比对吉尔伽美什说，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他将会看到由两排石头砌成的特殊标记，到了那里，“你就能找到目的地了”。当然，“你在那里还要转一个弯，然后去找一个名叫伊特拉的小镇”，乌尔先纳比继续说道。在那个小镇里有一个被赫梯人称为乌路亚的神，他必须在离开小镇前得到乌路亚的保佑。

由于乌尔先纳比的指点，吉尔伽美什顺利地到达了伊特拉。而且，正如乌尔先纳比所说的，走出小镇不远就可以看到大海。吉尔伽美什在那里先填饱了肚子，然后洗了个澡——一番梳洗之后，他又有了几分做国王的感觉，该去拜谒乌路亚了。这时，沙马氏再一次赶来帮助他。沙马氏让他先给乌路亚献上牺牲，然后把他带到了伟大的神（见图71）面前并请求乌路亚“接受他的供品吧！”“赐予他永生吧！”不过，据另一个赫梯文本的描

述，这一次吉尔伽美什和沙马氏都未能如意，因为那个很有名的天神——阿努的亲哥哥库玛而比坚决反对：不能将永生赋予吉尔伽美什，他说。



图71

吉尔伽美什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被授予飞行器“闪”了，于是决定向自己的第二个目标进发：至少他可以见一下自己的祖先乌特纳皮斯坦恩吧！在天神们迟迟未能给出答案之际，吉尔伽美什（也许又是在沙马氏的默许下）离开小镇向马苏山走去。不过，他仍然坚持每天都给乌路亚献祭。六天以后，他上了山，那里确实有许多“闪”：

山的名字叫马苏，

他登上了马苏山，

他每天都在那里看那些闪，

看见它们起飞又回来。

这座山其实就是天堂和地球的连接点，或者说天庭

中的众神都是从此儿降临地球的：

在高处，它与天庭相连，

在下面，它与大地相通。

有一条路通往大山的内部，但在入口处却有警卫严格把守：

全身都能喷火的人把守着大门，

他们令人恐惧，

他们的眼光可以杀人。

他们发出可怕的强灯，

不停地扫视着山体。

当沙马氏上去和下来的时候，

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守卫着。

今天，在一个古代的柱子上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组图案（见图72a、b、c）：一些长着翅膀或者体形多少有些像牛的生物正在操作一个圆形的设备，也许他们就是那些“全身都能喷火的人”，至于他们手中的那些圆形设备，谁又能肯定它们不会“发出可怕的强灯，不停地扫视着山体”呢？

“当吉尔伽美什看见那些可怕的光束时，他遮住了自己的脸（以免受到伤害）。当光束移开，他自己也重新镇定下来以后，他又走近了他们。”那些“全身都能喷火的人”看见“可怕的光束”只能减缓吉尔伽美什前进的步伐，却并不伤害他时，高声喊道：“他来了，他身体里有天神的血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光束可以让凡人昏迷甚至死亡——但它对众神却毫无作用。

他被允许靠近但仍然不能进入那道门，他们询问了他的身份并告知他只能在山门外的哪些区域内活动。当然，他也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身上为什么会流着神的血液，以及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获得永生”。最后，他说他希望能够见到自己的祖先乌特纳皮斯坦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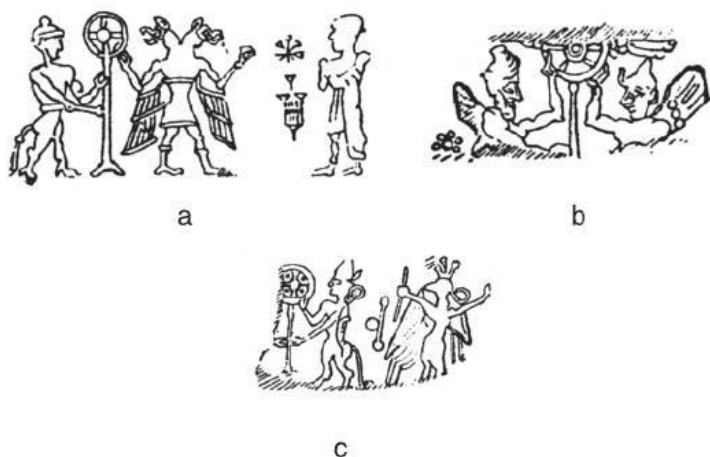


图72

为了见到他，

乌特纳皮斯坦恩——我的祖先，

我才到了这里。

今天，

他已是众神宫殿中的一员，

我希望向他请教一些关于生和死的问题。

“从来没有凡人做到过”，两个守卫说，看来他们不会同意吉尔伽美什的这个要求。但无畏的勇士继续恳求他们，并解释说不仅自己的父亲是沙马氏，自己的母亲也是女神，自己身体的2/3都具有神性。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碑文已完全毁损。但在最后，那些“全身都能喷火的人”告诉他，他已经获准可以进入了：“山的大门马上就要为你开启了！”

在近东地区发掘出的许多圆筒印章上，有一个很常见的主题——“通往天堂的大门”。画面中的“梯子”都长着翅膀，而那些门道的里面则长着“生命之树”，大多数时候它们都被蛇守卫着（见图73）。

吉尔伽美什进去了，他沿着“沙马氏走过的路”走着。整个行程持续了24个小时。在这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也许是由于他被遮住了眼睛的缘故

故吧，因为文本强调说“对他来说，几乎一点光线也没有”。在第16个小时，他曾发出过惊恐的尖叫；在第18个小时，“他感到一股微风正吹着他的脸。”“当到了第22个小时的时候，黎明逐渐呈现出来了。”在最后2个小时里，“他重新获得了光明。”

他又可以看见东西了，不过，此时映入他眼中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十分惊骇。他看到了“一片众神的领地”，在那里有一个巨大的花园，花园中的所有植物都是由宝石“长”成的。古代那些残缺不全的文本向我们描述了那个地方的华美和瑰丽：

树上的水果闪着晶莹的亮光

五彩斑斓，艳丽奇目

它们全都是由玉髓“长”成的。

它的藤蔓实在是太漂亮了，

你只要看上一眼，

就会终身不忘。

叶片也是薄薄的玉石，

葡萄太茂盛了，

让人不忍触摸，

.....由宝石做的.....

它的.....是由白色的宝石做的.....

在水里，纯净的芦苇.....是由萨苏石做的；

就像一棵生命之树，也像一棵.....

是由一种名叫安-戈格的石头做成.....



图73

文本一直不停地叙述着。吉尔伽美什感到十分惊奇，他在花园里兴奋地逛着。很明显，他正处在一个仿

真的“伊甸园”中！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谁也不清楚，因为第九块碑文的那一整段因毁损严重已完全不能辨认了。但我们知道，吉尔伽美什终于见到了乌特纳皮斯坦恩，只是他们会面的地点无法确定，既可能是在这个仿真的“伊甸园”中，也可能是“永生之地”里的别的什么地方。很久没有看到过人类的吉尔伽美什看到乌特纳皮斯坦恩的第一反应，就是把乌特纳皮斯坦恩和他以前看到过的凡人进行比较，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异同：

吉尔伽美什说，

对“远方的”乌特纳皮斯坦恩说：

“当我看你的时候，乌特纳皮斯坦恩，

你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啊，

即使我是你，也不会认为咱俩的差距有多大……”

然后吉尔伽美什奔主题：

请告诉我，

在你活着的时候，

你是怎样进入“众神的居所”，

且被他们接纳而获得永生？

乌特纳皮斯坦恩回答说：“好吧，吉尔伽美什，让我来告诉你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吧，这也是众神的秘密。”秘密就是大洪水的故事：当乌特纳皮斯坦恩还是苏鲁帕克的统治者时，众神密谋消灭人类。但神恩基却把这个秘密悄悄地透露给了他，并帮助他建造了一艘特殊的大船，让他把家人和“一切生命的种子”都带了上去。恩基还给了乌特纳皮斯坦恩一个航海仪，以便他能将船开到亚拉腊山去。当洪水终于开始消退的时候，乌特纳皮斯坦恩和家人上岸向天神们献祭。这时，除了亚拉腊山的山顶，大地仍被洪水淹没着。不久，天神们坐着他们能够飞行的宫殿也在亚拉腊山先后着陆了。他们品尝了烤肉的美味。最终，恩利尔也着陆了，但他很快就知道尽管所有的神都发了誓，但恩基还是泄了密，人类活下来了。他一下子就狂怒起来。

不过，当他的怒气渐渐消退之后，恩利尔也意识到了人类存在的价值。这时，乌特纳皮斯坦恩平静地继续说道，恩利尔决定赐予他永生：

然后，恩利尔就登上了船。

他拉住我的手，把我也带上了船。

他也把我的妻子带了上来，

并让她跪在我的旁边。

他站在我们中间，

摸着我们的额头并向我们赐福：

“到目前为止，乌特纳皮斯坦恩还是凡人，

那么从现在开始，

让他和他的妻子变得像我们一样吧。

乌特纳皮斯坦恩会居住在很远的地方，

在溪流的源头。”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乌特纳皮斯坦恩接着说，他随后就被带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和众神生活在一起。但吉尔伽美什要怎样做，才能像他的祖先那样被赐予永生呢？“但是现在，谁会为你把众神召集在一起议决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得到你梦寐以求的永生。”

听完乌特纳皮斯坦恩的讲述，吉尔伽美什已十分清楚：只有让众神再次集会，才有可能决定他是否能够获得永生。这时，吉尔伽美什突然感到一阵头晕，连续七天七夜不停的跋涉已经把他折腾得快不行了。就在吉尔伽美什快要睡去的时候，乌特纳皮斯坦恩对他的妻子说：“看着这个寻找永生的英雄，别让他的灵魂在睡梦中

像雾一样消失。”于是，在他睡着的时候，他们都在一旁悉心照看着他，确保他能“平安地活着醒来，并经过他进来时的大门重新回到他的故乡”。

船夫乌尔先纳比被叫来把吉尔伽美什带回去。但在最后时刻，当吉尔伽美什即将离开的时候，乌特纳皮斯坦恩告诉了他另外一个秘密——虽然他不能避免死亡，但却可以有效地延迟死亡。他告诉吉尔伽美什，只要能获得天神们日常食用的用来永葆青春的一种神秘的植物，他就可以让死神大大放缓前进的步伐。

乌特纳皮斯坦恩对吉尔伽美什说：

“你已经来到这里了，很是辛苦和劳累。

我应该给你什么东西以便你带回你的故土呢？

我要向你透露，噢，吉尔伽美什，一件秘密的事情。

我要告诉你一个众神的秘密——

那种植物，

它的根就像多刺的草莓植物一样，

它的刺就像有荆棘藤蔓植物一样。

它们会刺你的手。

如果你得到了那种植物，
你就会发现你获得了新生。”

我们从后文中得知那种植物是长在水里的：

吉尔伽美什没等乌特纳皮斯坦恩把话说完，
就揭开了水井上的盖子。

他在自己脚上绑了几块很重的石头，
石头把他拉进了深水里。

他看到了那种植物，
虽然蜇手但他还是拿到了那种植物。

他卸掉了脚上的石头，
一瞬间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回到乌尔先纳比身边后，吉尔伽美什满怀成功的喜悦对他说：

乌尔先纳比，
这种植物是所有植物中最独特的——

它可以使一个人重获青春！

我要把它带回乌鲁克，

并把它切了来吃掉。

就叫它“返老还童”吧！

吃了这种植物后，

我将会变得更年轻。

一个大约公元前1700年的苏美尔圆筒印章描绘了这组英雄史诗中的一个场景，在画面的左边，披头散发、衣不蔽体的吉尔伽美什正在和两头狮子打斗；在画面的右边，吉尔伽美什与乌尔先纳比举起了那株能让人返老还童的神秘植物；在画面的中间，是一个拿着一件不寻常的螺旋形工具或者武器的天神（见图74）。



图74

但是奇迹终究还是没有发生，就像过去千百年间人

们对永生的追寻都以失败而告终一样。

“傍晚，吉尔伽美什看见了一口冒着凉水的井。他刚跳进去洗澡”，灾难就发生了：“一条蛇闻到了那株植物的芳香，游过来夺走了他的植物……”

吉尔伽美什坐在那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流过脸颊。

他牵着船夫乌尔先纳比的手说：

“为什么？”（他问道）

“我这么辛勤地奔波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又是为了谁？

为了我自己？

可我却没有得到丝毫利益！

难道就是为了它，

一条被我惊动了的蛇……”

在另一个版本的苏美尔印章中，是以这样一种悲剧的方式来给这部气势恢宏的英雄史诗画上句号的：它以长着翅膀的大门为背景，乌尔先纳比划着船，吉尔伽美

什则与蛇进行搏斗。因为没有获得永生，他正被死亡天使追赶着（见图75）。



图75

※

从那以后，这个故事已被很多代人不停地抄写和翻译。诗人们背诵着它，讲故事的人口口相传。虽然我们对永生的第一次寻求即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以《吉尔伽美什英雄史诗》之名，永远载入了人类的史册。下面这段文字所记述的（略有缺损），就是这部史诗开头的故事：

让我告诉这个国家的人，

他看到的大地，

他所了解的海洋，

让我把整个故事讲出来吧。

他也去了……（？）……

隐藏在智慧背后的那些东西，所有的东西……

他发现了那些秘密，

他看见了那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甚至在大洪水来临之前

他就带来了大洪水的消息。

他的远行千难万险，

几乎让人意志消沉。

但他终于回来了，

在一块巨大的石柱上面，

他刻下了他的丰功伟绩。

根据苏美尔王国的国王年表，这个故事也可以用下面的文字来结束——

神圣的吉尔伽美什的父亲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神庙

里的高级牧师。吉尔伽美什统治了他的王国126年。乌尔-卢晷勒，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继续统治着他的王国。

第八章

云骑士

毫无疑问，在吉尔伽美什之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那些寻找永生的故事都滥觞于那个半人半神的苏美尔国王的传奇。后来的许多巨人或英雄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声称自己也曾有过这种经历——历经千难万险，抵御各种诱惑，到人迹罕至的“地球之末端”去寻找天堂或者“众神的居所”。《吉尔伽美什史诗》也成了后来者旅途中的“圣经”，因为它向之后的这些追寻者描绘了在通往永生之路上的那些特别的古代地标。

特定的地理界标、人造（或神造）的地道、遍布机关的走廊、密不透风的暗室、隐藏着放射源的屋子、像鸟一样的人或者“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细节，无疑在告诉我们这一切绝不是一串偶然事件的简单相连。同时，所有在旅途中发生的那些传奇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渐为我们解开了那个延续了千年的疑惑：吉尔伽美什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经过仔细分析，更多的信息表明，吉尔伽美什进行的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探险。遗憾的是，这一事实不仅被现代学者们“忽略”了，而且很可能也被古代的学者们“遗忘”了。

吉尔伽美什的英雄史诗在提尔蒙达到了它剧情的顶峰，那里便是众神的居所和他们的飞行器Shem的所在地。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那个成功摆脱了凡人命运的祖先，并得到了能让人返老还童的神秘植物。千年之后，还是在那里，有人再次和神相遇，其结果是导致了一系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发生。那里，我们相信，就是杜亚特——通往天堂的阶梯——的所在地。

但那里并不是吉尔伽美什的第一个目的地，如果我们沿着他的足迹一路走来，将不难发现：他寻找永生的第一个目的地并不是提尔蒙，而是在一座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伊师塔的着陆场”！

学者们——比如S.N.克莱默在《苏美尔人》一书中——把沙马氏可以在“伊师塔的着陆场”——不只是提尔蒙——“升上去”这一情况称为“有隐义的和费解的”。答案应该就是除了提尔蒙——从这里可以到达遥远的天堂——有航空港以外，其他某个地方也有一个众神“可以（经由它）到达天堂”的“着陆区”。经过学者们的缜密研究，这个答案似乎有了一些支撑点——天神有两种飞行器：基尔和“木”。基尔应该是一种依靠火箭升空的宇宙飞船，它的发射地就在“伊师塔的着陆场”。至于苏美尔人所称的“木”——在古埃及文献中它被称为“本本”——那个处于基尔上部“长着翅膀”的天室，则实际上是整个飞船的控制

中心。当飞船升空后，它可以和主船分离，然后在绕地轨道上飞行。也许它还可以独自升空，起飞的地点就在提尔蒙。纳菲力姆人当年即已取得的科技成就即使今天的人类也难以望其项背。

古代的先民们完全有可能曾亲眼目睹在发射井（见第五章之图28）里的基尔或者它喷着火焰飞向太空的场景（见图76）。

但他们对“天室”的描述却更加频繁。也许，当年在他们眼前频繁起降的“天室”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UFO（不明飞行物）。先知雅各看到的那个物体会不会就是伊师塔的天室呢（见第七章之图67）？先知以西结描述的飞轮和亚述人所说的坐在一个球形天室中遨游云海难道就毫无关联（见图77a）？在约旦河畔的耶利哥的那些古代遗址中发现的画面，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球形飞行器在着陆时会伸出三只像脚一样的支撑物（见图77b）。当然，它们也可能是把先知以利亚送上天庭的那个飞行器。至于那三只“脚”，则是在它升空时从下面喷出的三股烈焰。



图76



a



b

图77

在古代先民的描述中，几乎所有的神都长着翅膀，无论是苏美尔人的“鹰”还是其他的天神们。追溯历史，我们也不难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本中找到那些长着翅膀的生物——上帝身边的天使（确切地说应该叫“密使”，见图78）。

在那时，提尔蒙或许是一个繁忙的航空港，类似于航天飞机这样的宇航器在那里频繁地起降。而“着陆区”——“伊师塔的着陆场”——的主要任务，则是用火箭之类的动力推进器发射宇宙飞船，不过，这些升空后的

飞船似乎又能准确地降落在“着陆区”之内。后者就是吉尔伽美什第一个要寻找的目标。



图78

确认提尔蒙的功能和具体地点并不难，但确定“着陆场”的所在地却十分困难。在近东文明的传说中，有关这个“着陆场”的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相同的地点：黎巴嫩山脉。按照《圣经》中的说法，那里的雪松漫山遍野，

很多都高达150英尺以上，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一片地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圣经》还是其他大量的近东文本，都明确指出，从黎巴嫩山脉里采伐出来的那些高大的雪松，几乎全部用来建造和装饰寺庙（“众神的居所”）。在《列王记I》中就有有关这一用途的具体描述——当上帝耶和華抱怨“你为什么不给我建一座用雪松做的房子？”之后，所罗开始了对耶路撒冷神庙的修建工作。

《圣经》中的上帝好像对雪松很熟悉，在他用寓言的方式传递给人类的大量信息中也经常提到雪松。比如，他就曾把统治者或国家比作雪松：“亚述是在黎巴嫩的一棵雪松，有着漂亮的枝叶和树皮以及高大的身躯……水滋养着它，地下的溪流让它直刺云霄。”——直到耶和華因生气而弄折了那些枝条为止。还有一点，那时人类似乎还没有种植雪松的能力，《圣经》就记录了一次彻底失败的尝试。这次尝试是由巴比伦国王所做的，据说“他来到黎巴嫩，选中了一棵雪松最顶端的枝丫”，从上面摘下了一颗优质的种子。他把种子“种在一块肥沃的土地里，浇了许多水”。但长出的却不是一棵高大的雪松，而是一株像柳树一样的植物，“矮小的树干向四周散开它的藤”。

另一方面，《圣经》中的上帝却知道种植雪松的秘密：

上帝耶和华说：“我要从雪松的顶部，也就是从雪松最高的那段枝条上摘下一嫩绿的树芽，然后我会把它种在一座很高很陡的山峰上……然后它就会发出新芽并结果，最终长成一棵巨大的雪松。”

很明显，上帝的这个知识源于雪松曾经生长在“众神的果园里”。在那里，没有任何一种树能比得上它，“它是伊甸园里所有植物都羡慕的树”。希伯来词语中“Gan”（果园、花园）的词根“Gnn”（保护、保卫），所表达的正是受到严格的护卫和限制的意思。在吉尔伽美什的故事中也传递着同样的信息：在大山深处的那片林莽中，“全身都能喷火的人把守着大门，他们令人恐惧”。唯一的入口被牢牢地守卫着，面对这道关卡，未经允许的入侵者非死即伤。但只要获准进入了这道大门，你就能前往“阿努纳奇的秘密居所”，甚至进入那个“用语言发出命令的密室”——“沙马氏的隐秘领地”。

吉尔伽美什几乎就要成功到达着陆区了，因为他的行动不仅得到了沙马氏的准许，甚至还获得了其他天神的帮助。但是半路杀出的荡妇伊师塔却让他功败垂成。根据《旧约》的记载，另一个国王的命运就不同了。那个被幸运之神眷顾的国王统治着提尔——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邦国家，旧址在今天的黎巴嫩境内。那儿距离那座遍布雪松的大山很近，或许就在山下。正如《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所描述的，上帝确实让他进入了那座神

山：

你到过上帝的花园——伊甸园，

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可以作为你的门票……

你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天使，你是受保护的，

我已经让你进入神山了。

……

遍地都是喷吐着火焰的乱石，

但他却像天神一般如履平地。

吉尔伽美什是冒昧造访众神着陆区的不速之客，而提尔的国王不仅被恩准借助“移动的石头”进入那片区域，而且还被授予在“喷吐着火焰的乱石”中闲庭信步的权利——像天使那样自由飞翔。最后，“我成了一个神，”他说，“我坐在神的屋子里，在水的中间。”不过，他并未获得永生。正是在那里，上帝提前喻示了他生命最后的结局——因为那颗傲慢的心，他将死在一群陌生的异教徒手中。

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圣经》时代的希伯来人和他们北部的邻居终于知道了大山深处那处秘境——吉尔伽美什在一千多年以前试图闯入的地方——的特征

和具体位置。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古代文本和其他大量的出土文物，通过形象生动、笔触细腻的描述和刻画，正向我们昭示着一个重大的秘密：数千年以前隐藏在那座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秘不示人的“众神的居所”，绝不是一个“神话虚构的”地方，它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文明的进程。

据说，那个提尔的国王也曾试着栽种一棵雪松。

《旧约》说他“把树枝带到了一个商业区”，并把种子种在了“到处是商人的城市里”。即使在今天，这个地方也应该不难找到——沿着黎巴嫩的海岸线，从北部的安纳托尼亚开始，一直到南部的巴勒斯坦地区，曾经有一些迦南人修建的滨海城邦。通过频繁的海外贸易，他们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和国力。在《圣经》的叙述中，这些城市里最出名的有两个：提尔和西顿。它们都是存在了上千年的贸易和航运中心，在腓尼基人统治时期它们的名气达到了顶峰。



图79

由于亚述人的入侵，这些城市几乎全都遭遇了灭顶之灾，经年累月的战火把它们永远埋在了厚重的尘埃之下。可就在这场生灵涂炭的浩劫中，有一座城市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在这片地区——犹太人的祖先最初进入这里时叫它迦南（见图79）——最北边和赫梯帝国的

交界处，那座早已被世人遗忘的古代城市显然躲过了这场兵变。

1928年，这座城市的遗址被当地的一个农民偶然发现了，当时他正扶着犁耙深耕自己在拉斯沙姆拉山麓的一片新地。随着其后考古挖掘工程的不断深入，笼罩在古代一个名叫乌加列的城市头上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这个重大发现包括一个巨大的名叫巴尔（“上帝”）的神庙遗址和其他大量的人工制品。但真正的收获是那些刻画在陶板上的兼具意符和音符的楔形文字（见图80），陶板的数量之多超出了所有参与现场发掘工作的学者们的预期。这些楔形文字和希伯来语很相近，准确地说，它们叫“西闪米特”语。这些文字的内容后来由查尔斯·维罗兰德在叙利亚的学术期刊上分批予以发表，因数量太多，时间竟持续了数年之久。由此，在犹太人的祖先移居迦南之前当地居民的生活、风俗以及他们所崇拜的神灵，又再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而这一切，已在这个世界上消逝了多年。

在迦南人（准确地说应该叫乌加列人）的万神殿中地位最高的那个神名叫伊尔——在用希伯来语写成的《圣经》中，它就是“神”的意思。



图80

“伊尔”源于阿卡德语中的“伊陆”，其字面意思是“高大者”。但在乌加列文化关于神和人的故事中，“伊尔”只是一个神的名字，他是天界和凡间万事万物的最高权威，既是众神的祖先，也是亚当（人类的始祖）的祖先。传说中，他天性善良，富于同情心。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并且有权决定谁可以被“授予王权”。在巴勒斯坦——当腓尼基人占领了从加沙到迦法沿线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之后，迦南便被易名为巴勒斯坦，意为“腓力斯人之地”——发现的一个石柱（见图81）上，描绘着这样一幅场景：伊尔坐在他的宝座上，一个年轻的神——很可能是他的一个儿子——正在给他敬献饮料。画面中的伊尔戴着一顶圆锥形的帽子，而这种帽子在整个古代的近东文明中都是神的标志。



图81

在这幅图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印记——长着翅膀的球体，它是众神的星球。在那个时期留给我们的所有画

面中，它几乎无处不在。

在“古老的岁月里”，伊尔一直都是天堂和地球共同的主神。不过，那些陶板上的文字也告诉我们，伊尔后来处于半退休状态。他“在山中”的居所“有两个源泉”。在那里，他终于摆脱了长久以来都缠绕在身的日常事务，而集中精力去处理那些专属于他的更重要的“工作”——在休息室接见密使，或者主持众神会议并调解年轻的天神们的争端。当然，这些年轻的天神很多都是他的孩子。有些文本表明，伊尔可能有70个子女。他们当中，有30个是他和原配夫人阿西拉（见图82）生的，其他孩子的母亲则都是他的情妇，她们中甚至还有人间的女子。



图82

一个诗歌文本告诉我们，有两个在海边散步的女子看见了赤身裸体的伊尔，她们被他巨大的阴茎吸引住了

（见图83a），结果她俩都怀上了他的孩子。（他的这一生理特点广泛出现在当时的许多画面中。图83a是一枚腓尼基硬币的图案，其上长着翅膀的伊尔的阴茎无疑十分显眼。）

不过，伊尔最主要的子女只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是海洋之神“亚姆”、“天国之王”巴尔、“毁灭者”莫特和“复仇女神”阿娜特。他们的“分工”显然和传说中的希腊神话十分相似——波塞冬（海神）、宙斯（众神之神）、哈迪斯（主宰阴间的冥王）。和宙斯一样，巴尔最重要的武器也是火箭，像闪电一般迅猛精准，瞬间便能置敌人于死地，而他的坐骑则是一头神牛（见图83b）。

在希腊神话中，当宙斯与堤丰（主宰风暴的巨怪）激战正酣时，天庭诸神中只有他的女儿雅典娜（战争和爱情之神）一直在旗帜鲜明地帮助他。在埃及神话中，每当奥西里斯（地界的主宰和死亡判官）遇到麻烦的时候，既是他妹妹又是他妻子的伊西斯（生命与健康之神）都会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丈夫一边。所以，当巴尔和他的两个兄弟打得天昏地暗时，他的妹妹兼情人阿娜特赶来帮助他就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了。像雅典娜一样，阿娜特一方面是“少女”，经常炫耀她裸体的美丽（见图83c），而另一方面她又是战争女神，狮子就是她勇敢的标志（见图84）。在《旧约》中，她被称作亚斯他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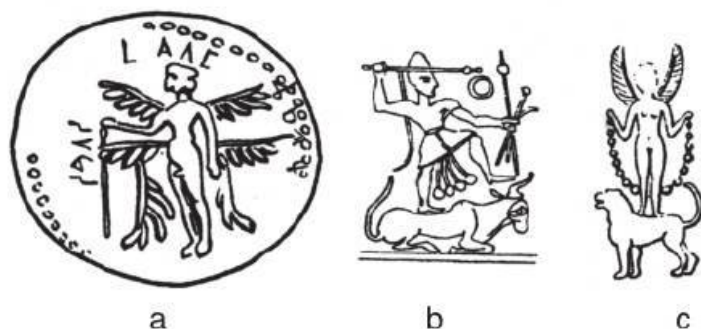


图83



图84

无论是乌加列先民刻在陶板上的楔形文字，还是埃及文明的史前记忆，和古希腊的神话相比，给我们留下的各种资讯丝毫不逊色。伊西斯在迦南发现奥西里斯的残余肢体后把他复活了。同样地，在巴尔被莫特杀死后，阿娜特也把他救活了。奥西里斯的兄弟赛特在古埃

及的文献中有时也被称为“沙逢的赛特”。与之相对应，巴尔也有“乍缝之主”（或者叫作“乍缝的统治者”）的称号。在埃及新王国时期——对应于迦南时期——的历史遗迹中，迦南的神常常被描绘为埃及的神，他们被称作明、雷瑟夫、加低斯和安萨特（见图85）。由此我们已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很多故事其实都是发生在同一个神身上的，唯一的差别只是他们的名字不同而已。

学者们已经指出，所有这些故事其实都是早期苏美尔原型的翻版：不仅讲述人类对永生的追寻，同时也是众神之间爱、死亡和复活的展现。总之，那些故事都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恢宏浩大的场面、万死不辞的果敢，以及劝人向善的教谕。当然，这些东西也让我们更加清楚了《旧约》的真实性——真实的地点（大迦南地区）、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故事原型。



图85

有这样一个文本讲述了达内尔（Danel或Dan-EL，“伊尔的判官”，在希伯来语中他又被称为丹尼尔）的故事。达内尔是一个正直的酋长，但他却没有嫡出的儿子，在那个时代这就意味着在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承袭他的权力。于是，他恳请众神能赐给他一个

嗣子，以便他死后有人能在加低斯给他建造一座纪念碑。今天，经由不断的考古发现，我们已经知道文本讲述的这个故事的确发生在迦南南部与西奈半岛相接的某个地方，因为那里就是加低斯（神城）的所在地。

加低斯就在《圣经》中的英雄亚伯拉罕的领地上。迦南人关于达内尔的故事确实与《圣经》故事中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子以撒的出生有很多相同点。在迦南文本的达内尔故事里，那个年老体衰却一直没有子嗣的男人，是什么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有两个神来到了他的居住地，他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马上……他拿出食物给他们吃，拿出饮料给他们喝。”两位尊贵的天神——“万物的创造者”伊尔和“上帝之神”巴尔——在达内尔那里待了整整一周，在这期间他用真诚的恳求征服了他们。最终巴尔“走近了正在祈求的达内尔”，而伊尔则“牵着伺候他的人的手”并赋予了他“精神”，就这样达内尔再次拥有了生殖的能力：

神赋予他富于生命力的呼吸，

达内尔变得灵活了，

……

神赋予他富于生命力的呼吸，

达内尔变得充满活力了。

伊尔对还有点怀疑的达内尔承诺说他会得到一个儿子。“上床去”，他告诉达内尔，“亲吻你的妻子，拥抱她”……“她就会怀孕并给你生下一个儿子。”就像在《圣经》中所描述的那样，迦南文本中的女族长也生下了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他们给他取名叫阿迦特，而天神赐给孩子的小名则叫乃缦（意为“令人高兴的”）。

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众神的船夫送了他一把十分独特的弓。这事儿很快就让复仇女神阿娜特知道了，后者非常羡慕，因为她早就希望能得到这把神奇的弓。为了拥有它，她向阿迦特许诺可以给他任何他想要的东西——金银珠宝，甚至是永生：

噢，年轻的阿迦特，祈求生命吧！

祈求生命，

我就会让你长生不老；

祈求永生，

我就会将永生赠给你。

我会让你和巴尔一起数着年份，

我会让你和伊尔的儿子们一起数着月份。

还有，她继续承诺说，不仅阿迦特会像众神那样永

远年轻，而且他还会被邀请去参加天神们被赋予永生的仪式：

巴尔，当他被赋予永生时，
他会摆出丰盛的宴席，
为赐给他永生的众神摆的盛宴。

他会给众神献上甜蜜的饮料，
大家会因为他能加入永生的俱乐部，
欢快地为他唱歌跳舞。

但阿迦特却并不相信凡人可以得到永生，因此拒绝用自己心爱的神弓来做交换：

噢，少女，不要再说谎了——

对于一个英雄来说你的谎言令人作呕，

一个凡人怎么可能会得到永生？

一个凡人怎么可能得到永生？

.....

所有的人都会死，我也不会例外，

是的，我肯定也会死的。

更麻烦的是，阿迦特竟然明确地告诉阿娜特，弓、剑之类的兵器只有像他一样英勇无畏的战士才配拥有，它们绝不应是女人手中的玩物。显然，这对阿娜特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于是，安娜特“横穿大地”到了伊尔的居所。她的目的很简单：希望伊尔能准许她去惩罚阿迦特。阿娜特成功了，因为伊尔竟鬼使神差地应许了她的请求。

在穿过“一千片田野，一万公顷的土地”之后，狡诈的阿娜特平静地回到了阿迦特身边。重新见面之后，她的脸上一直荡漾着灿烂的笑容，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年轻而又美丽的女神正热恋着那位背负神弓的勇士。她把他称作“年轻的阿迦特”。她对他说：“你是我的兄弟，我是你的妹妹。”她希望阿迦特能陪她去一个地方，或者说一座城市。她告诉阿迦特，那儿是“众神的祖先和月亮主人”之城。阿迦特答应了她的请求，当然，他对接下来的阴谋一无所知。其实，在他俩共同抵达那座城市之前，阿娜特已经先去过一次了。在那里她嘱咐塔逢“杀死阿迦特并把弓夺过来”。不过，她也明确要求塔逢在她拿到神弓之后“再让他活过来”。显然她只需要阿迦特“暂时死亡”，或者说她需要的只是一段时间，一段能让自己拿到神弓的时间。塔逢遵从阿娜特的密令，“在阿迦特的头颅上猛击了两次，耳朵上猛击了三次”，随后，阿迦特的“灵魂就像

蒸汽一样逃跑了”。但是，意外发生了，就在阿迦特即将复活之前——也许这的确是阿娜特曾经的希望——他的尸体被秃鹰撕碎了。当达内尔知道这个消息时，他正“坐在门前的大树下，裁决一个寡妇和一个孤儿的案子”。在巴尔的协助下，他对阿迦特身体被毁的原因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成效。为了报仇，阿迦特的妹妹一番乔装之后混进了塔逢的居所，把他灌醉并杀死了他。

不过，在迦南的土地下深埋着的那些陶板向我们展示的也许是另一种结局——阿迦特最终被复活了。这种大团圆似的欢乐场景经常出现在那时的文本中。遗憾的是，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现有所有陶板提供的资讯几乎都随着阿迦特的死亡戛然而止了。

从黎巴嫩的群山转到“众神的祖先和月亮主人”之城的行动，也是《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古代的整个近东地区，和月亮有关的神是辛（在苏美尔语中又被称为兰纳）。他的乌加列文本的直译就是“众神的祖先”，他确实是伊师塔和她的兄弟的祖先。我们已经知道，吉尔伽美什通过探寻那隐藏在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的着陆区去实现自己目标的尝试，终因伊师塔的搅和而失败了。接下来，他第二次探险的目的地便是提尔蒙，途中，他来到了一座“封闭起来的”城市——城市的四周都是围墙，那里有“为辛而建立起来的寺庙”。

吉尔伽美什是在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之后才来到辛

的领地的，而阿娜特——像伊师塔一样——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之间很快地转换，因为她不需要在大地上缓慢地行走，取而代之的是她可以在天空自由地飞翔。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本都提到了伊师塔的飞行旅程和她在蓝天上遨游的能力——“穿过天空，穿过地球”。在亚述王城阿舒尔自己的神庙里，有一幅画面是这样描绘她的：戴着护目镜，头盔不大，似乎紧贴脸颊，两耳的部位明显扣着一副类似“耳机”的装置（参见本书第六章之图 59：8.厄尼尼/伊师塔贵妇人）。而在幼发拉底河岸边那个名叫马里的废墟中，人们还发现了这样一尊女神像：女神的装备中有一个“黑色的盒子”、一条输送液体的软管、一个带角的并且内置耳机的头盔，以及其他一些或许是那个时候的宇航员所必需的装备（见图86）。另外，这种能够“像鸟一样飞行”的技能和特征也出现在了其他的迦南神身上，在乌加列文本的英雄故事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有这样一个故事，学者们给它命名为《国王克雷特的传奇》，它的内容是讲述一个女神飞去营救克雷特。其实，克雷特的直译就是“能干”。故事的主题和苏美尔英雄史诗中吉尔伽美什对理想的追求差不多：凡人寻找永生。但其开篇的部分却和《圣经》中约伯的故事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按照《圣经》的描述，约伯正直而“纯洁”，同时又集

财富和权力于一身。他住在“乌兹之地”，那儿地处东方，临近干燥的沙漠。刚开始一切都很正常，直到“有一天，众神的儿子们来到上帝面前，撒旦也在其中”。撒旦劝说上帝考验约伯，很快他就得到了准许——让约伯失去了他的孩子和所有的财产，不仅如此，还让他患上了各种疾病。当约伯因悲伤和病痛的折磨而发出阵阵哀叹之声时，他的三个朋友正好赶来看望他。在这里，《约伯记》所讲述的，就是他们对生命、死亡、天堂和地球之谜等诸多问题的探讨。



图86

面对突然降临的巨大灾难，约伯感到极为痛苦和伤心，他十分怀恋过去的岁月，在那些日子里他声名显赫，受人尊敬：“在克雷特的大门口，在公共广场中，我的座位总是被准备好了的。”那时的约伯充满自信，即使

话题已触及对死亡的寻问，他也相信“我会像凤凰神鸟一样长生，和他——我的创造者一起死亡”。但是现在他除了一身的疾病之外已什么都没有了，死亡的阴影似乎已经将他笼罩、包围，而他自己则渐渐沉陷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

来自南方的那个朋友宽慰他说：“人的一生必然会经受很多痛苦，只有雷瑟夫的儿子才能逃离苦难，飞向高空。”不过，人虽然终有一死，可为什么每个人面对死亡时都会极度不安呢？南方的这个朋友显然没能解除约伯的痛苦和恐惧。

而约伯的观点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他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上帝的精髓就在我的心里，”他说，“它的光芒滋养着我的精神。”他是在透露自己身上有着神的血统吗？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像吉尔伽美什那样，希望能像永远年轻的凤凰神鸟一样长生不老，即使终有一死，也是和他的“创造者”一起走向死亡。不过现在他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终究只是一个凡人，死亡的恐惧彻底侵袭了他的内心——“我不会永远活着，我的日子正像蒸气一样消逝。”

在克雷特的故事中也有十分近似的描述。起初他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然后在战争和疾病中相继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看到他的后代被毁灭了……所有的繁荣都消失了。”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意识到了自己的王

朝行将结束：“他的王位正在慢慢地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痛和悲伤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他的床浸满了泪水。”每天他都“进入寺庙中的内庭”向神哭诉。终于，伊尔“降临下来了”，准备找出“是什么原因让克雷特哭泣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文本才披露出在克雷特的身上也有有一部分神的血统，因为他也是伊尔的儿子（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个人间女子）。

伊尔希望这个“亲爱的小伙子”不要再伤心，要重新结婚，因为他会被赐福而得到一个新的继承人。伊尔让他去娶乌登穆——可能就是《圣经》中的伊登穆——国王的女儿。在带着礼物的军队的陪同下，克雷特按照伊尔的嘱咐来到了乌登穆。虽然国王拒绝了求婚者带来的所有的金银珠宝，但在知道克雷特是“人类的祖先的儿子”——有神的血统——以后，国王准许了他们的婚姻，但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她女儿给他生的第一个孩子也必须是半神！

很明显，决定权不在克雷特的手中，而此时伊尔又不在他的身边。于是克雷特就走到伊尔的原配夫人阿西拉的神坛前向她寻求帮助。按照那些陶板的记述，下一幕发生在伊尔的居所。在那里，阿西拉希望给予克雷特帮助的想法得到了年轻的众神的支持：

众神来了。

强大的巴尔开始说话了：

“来吧，善良的伊尔，

你不会赐福给克雷特或者满足他的要求吗？”

伊尔恩准了克雷特的请求并“赐福给他”，许诺他会得到七个儿子和几个女儿。第一个出生的儿子，伊尔说，就取名为亚斯伯（意为“永恒”）吧，因为他会被赐予永生。为了做到这一点，伊尔要求在克雷特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不是由他的母亲而是由女神阿西拉和阿娜特给他哺乳。

国王的儿子由女神来抚育，即赋予他永生，这个主题在古代近东所有民族的艺术作品里都有广泛且细致的描述（见图87）。



众神都信守了自己的承诺，但随着权势和财富的不断增长，克雷特却忘记了自己的誓言。他不仅日渐傲慢无礼，而且像《圣经》中的以西结一样，总是喜欢向别人——特别是他的孩子们吹嘘自己身上的神的血统。这一切最终激怒了阿西拉，致命的疾病降临在了克雷特的身上。看着奄奄一息的克雷特，他的儿子们非常震惊：这怎么可能发生在“伊尔的儿子，善良者的后代，一个神”的身上？为了解开萦绕在心中的困惑，儿子们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因为克雷特的死亡无疑会在他们的心中投下巨大的阴影：

父亲，在和你一起的生活中，我们很快乐，

我们对你的永生感到高兴……

你会，像凡人一样死去吗？

克雷特的沉默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不过，他的儿子们并未放弃希望，准确地说是他们自己对永生的希望。于是，他们把求助的对象转向了众神：

怎么能说，

“伊尔的儿子克雷特

是神的后代”呢？

神怎么可能会死呢？

神的后代怎么会死呢？

伊尔感到很尴尬，于是就问他身边的天神：“你们中间谁能够为他除去病魔？”伊尔问了7次，但是“众神中没有一个回答他”。沮丧的伊尔只好去想别的办法，他找到了那个几乎精通所有魔法的女神夏塔克忒，希望得到这位能“除去所有疾病的女神”的帮助。这一次伊尔总算找对了对象，女神驾驶着她的飞船“飞过了100个城镇和许多村庄”来到了克雷特的家里，并成功将他救活。

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或许是因为亲眼目睹了父王所称的永生的虚幻，克雷特的长子决定劝说他放弃对永生的追求（也可能是这位王子自己放弃了对永生的追求。因为陶板的破损，我们能读到的内容残缺而矛盾……）。



要想真正弄清在遥远的洪荒时期我们的祖先究竟看到甚至遇到过什么，捋清远古时代的那些传奇文本，特别是其中关于众神的故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些故事中，几乎所有的神都具有一项共同的本领：遨游天际。透过乌加列人留给我们的那些陶板，我们也许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着陆场”，这个名叫“乍缝之巅”的神秘区域显然

是当时一个用来供宇航员们休息的地方。在那些陶板向我们讲述的故事中，主角都是巴尔和阿娜特这对兄妹恋人。巴尔频繁地穿梭往返于天际云霄的显著特征无疑在告诉我们，和《旧约》中希伯来人——当摩西带领犹太先民从埃及逃到迦南时，当地原来的居民把这些从东边越河而来的逃亡者叫作希伯来人，意为越河者——的神一样，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云骑士”。不仅如此，陶板中还有大量的文本详细地描述了阿娜特的飞行本领，特别是在关于神和人交往的故事中。

有这样的一个文本说，当阿娜特听说巴尔到萨马赫——这个地名直到今天仍被沿用，它就是位于以色列北部的萨姆基湖（意为“鱼之湖”）。此湖以数量繁多的鱼类和野生动物而闻名——的草场钓鱼去了时，她也决定到那里去（见图88）。于是——



图88

她展开翅膀，
她展开翅膀准备飞行，
飞到萨马赫的草场中间去，
就是有许多水牛的地方。

看到她以后，巴尔就做手势示意她下来，但是阿娜特却在天上和他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由于看不见她，佯装生气的巴尔就问她是否希望让自己给她的“角”擦拭油——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于是，巴尔就起身“飞了上去……到天空中”坐到自己的御座上。好玩的阿娜特不一会儿也在那里出现了，因为她“很高兴来到这里”。

如此悠闲惬意的相会不可能太多，因为身为“天国之王”的巴尔现在又多了个身份，在和其他的王位竞争者经过一番性命相搏的明争暗斗之后，他终于成为北部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在那里，他几乎完全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按文本的记述，巴尔和他的对手们为王权而逐鹿的战场名叫“乍缝之巅”，不过，这只是一种通常的直译。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见，陶板的原意应该是“北部多岩的山区”。

当年那些为获得对土地的控制权而展开的血腥争斗，的确也混杂着一个隐晦但却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继承权的确认，因为万神殿的首领已经老了并处于

半退休状态。伊尔的原配阿西拉（“统治者的女儿”）也是伊尔同父异母的妹妹，这种情况完全符合苏美尔文明的婚姻习俗。显然，她和伊尔的长子巴尔无可置疑地拥有神权第一继承人的地位。但是，就像那些已经发生过的宫闱权谋一样，“太子”的权力仍然受到了挑战，他的对手是一位比他年长的同父异母的“王子”。

有了至少三个妻子的巴尔不能再娶他心爱的阿娜特这一事实说明，她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妹妹而不是同父异母的“半个妹妹”。

在乌加列的陶板中，最高神权的衣钵传承是从伊尔那偏远山居的深宫中开始的，在那里他准备秘密地将继承权授予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海洋之神亚姆。女神夏佩西（Shepesh，意为“众神的火炬”）知道这个消息后随即便飞到了巴尔的居所，“伊尔已经开始授予王权了！”她向这位嫡传的“太子”高声喊道。

她建议他马上赶到伊尔那里去，并在众神的会议中公开提出自己的要求，因为这不仅是他的权利，也完全符合神权嫡传的“道统”。夏佩西希望眼前这位“太子”哥哥——她也是伊尔的女儿——在此时此刻对自己要充满绝对的自信：

现在，你就出发吧

朝着位于拉拉山的

众神的会议走去。

在伊尔面前不要低头，

更不能在会议上卑躬屈膝；

要自豪地站起来

向他们表明自己的观点。

亚姆知道巴尔准备在众神的会议上干什么之后，便立即派出自己的密使赶到已经聚集起来的众神那里，希望他们能集体施压，要求巴尔放弃自己的继承权。当密使走进众神的议事大厅时，“天神们正在用晚餐，巴尔则伺立在伊尔身边”。经过一阵短暂但却令人窒息的寂静，密使们代表亚姆提出了要求。也许是为了离间伊尔和巴尔，也许是为了证明巴尔已经是一个阴谋篡位的逆子，他们甚至把那位泄密者给她哥哥壮行的激励之言也翻了出来——“在伊尔面前不要低头”。显然，他们早已备好了武器：“眼睛就像锋利的剑，发出灼热的火光。”见此情景，众神纷纷离席回避，显然他们谁也不想搅和到这趟浑水中来。只有伊尔无法动身，因为孔武有力满脸杀气的巴尔就站在他的身旁，年迈的“众神之神”已经后悔了，也许他这时还真有些担心年轻气盛的巴尔会不计后果地干出忤逆不孝的事情来。不过，当巴尔抓起自己的武器

准备扑向密使的时候，他的母亲制止了他，“他们只是使者而已，他们没有责任！”她提醒道。

最终，密使们满脸沮丧地回到了亚姆的身边，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对于这两个天神而言，谁也没有退路可走，只有战场上相见了！一个女神——可能是阿娜特——和众神的工匠密谋，给巴尔制作两件威力无比的神秘武器：“追逐者”和“喷射器”，它们可以“像鹰一样飞扑”。或许正是得力于这两件武器的相助，巴尔在战场上最终打败了亚姆，当他正准备“杀死亚姆”的时候，突然传来了阿西拉的声音：“放了亚姆吧！他被获准继续活着，他会被放逐到海洋中去，那里将是他的新领地。”

作为释放亚姆的交换，巴尔希望得到一种回报，那就是阿西拉支持他获得对“乍缝之巅”的统治权。虽然当时阿西拉正在海边的一个度假胜地休息，并不情愿为此事专门跑到伊尔那既炎热又干燥的居所去，但她还是答应了巴尔的请求。她“口干舌燥”地跑到伊尔那里，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摆了出来，并希望伊尔用智慧而不是情绪来处理这个难题。“您不仅很伟大而且充满智慧，”她奉承道，“您灰色的胡子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您是永生的造物主。”这次，伊尔在冷静地掂量了一番利弊得失之后，听从了阿西拉的劝告：“那就让巴尔成为乍缝之巅的主人吧，他可以把他的宫殿建造在那里。”

但巴尔想要的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宫殿，他希望这座

宫殿能由众神的工匠库塔尔-哈西斯亲自设计和监造。不仅现代的学者，甚至就连公元1世纪的比布鲁斯和斐罗在引用早期腓尼基时代史学家们作品的时候，都将库塔尔-哈西斯和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天庭工匠赫菲斯托斯（火神，宙斯和赫拉的儿子）相提并论。不仅如此，还有学者发现库塔尔-哈西斯与古埃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也很相似，那就是透特，魔法和匠艺之神。有趣的是，在乌加列文本中，为了找到库塔尔-哈西斯，派去的信使不仅到过克里特岛，而且还到过埃及。很显然，正是在那些地方，他的技艺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当库塔尔-哈西斯来到巴尔的住地之后，他俩就开始研究建造方案。巴尔希望建成后的宫殿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伊-卡尔（“大房子”），另一部分则是一个“凸起的平台”。在把一个漏斗状的窗户——它的开关方式和普通的窗户完全不同——安在哪里的问题上他们的想法产生了分歧。“噢，巴尔，你应该听从我的建议！”显然，库塔尔-哈西斯丝毫不愿改变自己的想法。当建筑完成以后，不知为什么，巴尔又突然担心起他的妻妾和孩子们的安全起来。为了消除他的疑虑，库塔尔-哈西斯又从黎巴嫩弄来了许多雪松，“这些都是来自希瑞恩的珍贵的雪松，”他对巴尔说。然后，库塔尔-哈西斯把这些雪松堆放在建筑物里面，并点燃了它们。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一个礼拜，金和银都被熔化了，但整个建筑却没有受到一丁点儿损伤。



当大火终于熄灭的时候，库塔尔-哈西斯又花了些时间来整理建筑物下面地窖中和上部凸起的平台上的那些东西，当一切就绪之后，巴尔开始测试那些设备：

巴尔打开了在凸起的平台上的漏斗，

也就是大屋的窗户。

在云层中，巴尔打开了一道小缝隙。

他发出了神圣的声音……

他神圣的声音震动了地球。

群山在晃动……

……在晃动……

在东边和西边，地球上的山都在动。

当巴尔冲上天空以后，天使嘎潘和乌嘎从云层中向他飞来，“两个有翼的天使”飞在巴尔的后面，他们三个在空中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飞行编队。“两个像鸟一样的天使”很快就飞过了覆盖着皑皑白雪的乍缝的群峰。在这个新设备的帮助下，乍缝的群峰在巴尔的脚下以极快的速度变小、消逝，一眼看下去，整个黎巴嫩山区都像披上

了一层厚厚的“铠甲”——来自西瑞恩的巨大的雪松。

取得了对乍缝之巅的统治地位以后，巴尔得到了巴尔-乍缝的称号。如果仅从表面上看，这个称号的意思很简单：“北部多岩山区的主人”或者“乍缝的天国之王”，再简单一点，即：“乍缝之主”。但是“乍缝”的原始含义却不是地名，准确地说，它的意思是“隐藏起来的東西”和“观察（什么）的地方”。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原始含义在巴尔的新称号乍缝之主中都能找到具体的指征。

在摄取最高神权的道路上巴尔已经走完了他最重要的一步——通过“政治”上的特权来获取其他天神无法拥有的特殊力量。在这之后，巴尔的野心也慢慢地膨胀起来。他邀请“众神的儿子们”去参加他举办的盛宴，席间，他要求所有的赴宴者宣誓对他的忠诚，凡拒绝者都受到了惩罚，有的甚至被屠杀：“巴尔抓住了阿西拉的几个儿子，他从背部打击了拉比姆，用大头短棒打击了都可阿木。”还有一些则被残忍地杀害了。不过，也有一些逃走了。巴尔喝醉了，但仍然拥有令人震慑的力量。醉眼蒙眬的巴尔嘲笑他的对手们：

巴尔的敌人来到了树林中，

他的敌人藏在山的一边。

强大的巴尔吼道：

“噢，巴尔的敌人们，你们为什么不颤抖？

为什么你们要逃跑，为什么你们要躲藏？”

巴尔睁开了眼睛，

他伸出手掌斩断了巨大的雪松，

他的右手威力无比。

为了进一步取得对众神的统治权，巴尔在阿娜特的帮助下与很多对手进行激战并最终打败了他们。我们从《旧约》中得知，上帝耶和华也曾是巴尔的一个强大对手：当以色列国王娶了一个迦南公主时，巴尔的影响力就延伸到了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在迦密山安排了一场耶和华和巴尔之间的较量。当耶和华胜利后，巴尔的300个牧师被处决了。随后，按《旧约》的记述，乍缝之巅被划归耶和华管辖。今天，在赞美诗第二十九节和其他一些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到当年的先民们是如何匍匐在新主人的脚下盛赞他的威仪和荣耀的——

神的众子啊，

你们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的妆饰敬拜耶和华。

耶和華的聲音在水上，

榮耀的神打雷，耶和華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華的聲音大有能力，耶和華的聲音滿有威嚴。

耶和華的聲音震破香柏樹（雪松）。

耶和華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樹（雪松）。

他也使之跳躍如牛犢，使黎巴嫩和西奈跳躍如野牛犢。

耶和華的聲音使火焰分岔……

凡在他殿中的，都稱說他的榮耀。

和早期的迦南 - 烏加列文本中的巴爾一樣，後來的希伯來人的神也是“雲騎士”。先知以賽亞就曾親眼看見他的上帝在南方的天空中向埃及方向飛去，“敏捷地駕着雲，他會降臨到埃及，埃及的眾神在他面前都會感到害怕。”不仅如此，以賽亞還稱自己看見過上帝本人以及那些長着翅膀的天使：

在國王烏西雅統治期間，我看見上帝坐在他的很高的凸起的御座上。御座的升降機把大屋填滿了，給升降機點火的天使全都在上面，他們每人都長有六只翅膀……在火光和巨大的声响中整個屋子都在顫動，屋子

里充满了烟雾。

由于塞琉古王朝禁止希伯来人公开礼拜他们的上帝，因此，那个时期他们对耶和华的敬奉都留在了当年的雕塑和图章上。不过，更早一些时候出现的有关耶和华的形象却是迦南人给我们留下的。就像希伯来人了解巴尔一样，迦南人显然也非常了解耶和华。公元前4世纪迦南人制作的一枚硬币十分形象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枚硬币的正中，一个长着长胡子的神坐在一个翼状的宝座上，最重要的是，硬币上十分清楚地雕刻着一个单词——Yahu（“Yahweh”耶和华，见图89）。

在古代近东地区的所有传说中，对神的界定有一条通行的法则——他或她必须有权飞越乍缝之巅。显然，这毫无疑问是巴尔所希望的。但是在库塔尔-哈西斯于乍缝之巅的神奇杰作完工7年之后，巴尔遇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强劲的对手——莫特，南部地区和地下世界的统治者。这次双方所争夺的势力范围已远远超出乍缝之巅，他们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统治权”。

根据一些陶板上的叙述，莫特获得的情报表明，已经对乍缝之巅拥有绝对统治权的巴尔正在筹划一次更为诡秘的重大行动，他正秘密地“在地球和天堂游说”，并试图向别的行星传递某种信息。对巴尔而言，这样的话语权对天庭众神的权力制约与平衡来说，显然是一种僭越。当莫特要求知晓在乍缝之巅究竟正在发生什么时，

巴尔派出的信使给他带去的显然是和平的信息。“谁需要战争？”他问道，让我们“把和平和友善洒向地球吧”。但莫特明确表示，为了弄清真相以“解除误会”，他有必要亲自去一趟乍缝之巅。此时的巴尔已十分清楚，要想阻止莫特成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到对方那里跑一趟。当然，深入虎穴所承担的巨大风险他肯定也心知肚明。不过，他最终仍然决定到莫特“在地球深处的居所”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对巴尔来说，独闯龙潭的真正目的永远都是清晰而明确的，那就是打败莫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意志坚定的阿娜特的帮助。当他出发的时候，他派出的密使正在赶往阿娜特居所的途中。他要求密使向阿娜特复述自己的原话：



图89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一个需要悄悄说给你听的消息：

有一个机械装置会说话，

一个会悄声说话的石头。

人听不懂它发出的信息，

人类也不能理解。

必须予以说明的是，“石头”这个单词无论是在古西伯来语还是乌加列语中，都包含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思，那就是“开采出来的物体”。更准确地说，它的含义包括矿石和金属。阿娜特马上就明白了巴尔的意思：在巴尔治下的乍缝之巅，有一种神奇的“机械装置”能够发出“人类也不能理解”的秘密信息！

这个“壮丽的石头”在两个密使一字不漏的陈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描述：

它可以让天堂和地球交流，

可以让海洋和行星交流。

它是一个壮丽的石头，

它还不为天堂所知。

让我们把它放置在洞穴中，

放置在高高的乍缝之巅。

为什么巴尔惧怕莫特的造访？答案就在这里——巴尔显然是在“天堂”（母星球的权力中枢）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在或已经完成了一个秘密的通信中心的建设。通过这个高度机密的通信中心，他不仅能对分散在地球上的各个“着陆区”，也能对在地球上空穿梭往返的飞行器，甚至能对宇航母舰的所有通信联络进行监控。要想取得对整个地球的统治权，这一步无疑至关重要。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显然冒犯了莫特的权威，因为根据众神的约定，“地球之眼”就位于莫特的领地内。

在弄清巴尔的真实想法后，阿娜特决定一如既往地帮助自己的情人。她向两个神情焦急的密使保证，她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莫特那里去，“你们很慢，但我很快，”她向他俩说道：

我会深入那个遥远的地方，

那个深陷在地下的众神的儿子们的居所。

地球之眼的下面有两个出口，

它们通向三条宽阔的地道。

但是，阿娜特赶到莫特的地宫之后却始终找不到巴尔。最终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让莫特说出了真相：两位

天神进行了一场撼天动地的生死格斗，或许是因客场作战不熟悉机关暗道，“巴尔倒下了！”听到这里，狂怒的阿娜特“用一把利剑杀死了莫特”，然后在“众神的火炬”夏佩西的帮助下，把巴尔的尸体“飘回”到了乍缝之巅的一个洞穴中。

很快，两个女神就把“魔法之神”夏塔克忒——那个能“除去所有疾病的女神”请到了乍缝之巅，像透特救活被蛇咬“死”的何璐斯一样，巴尔也被那个“几乎精通所有魔法”的女神救活了。不过，复活后的巴尔是否重新回到了地球我们并不清楚。也许和奥西里斯一样，他的复活只是在天堂中的一次重生。



天神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乍缝之巅完成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彻底弄清楚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自有记录的人类历史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了“着陆区”的存在。不仅如此，他们对那些秘境的基本特性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and 了解。

从吉尔伽美什探寻那座遍布雪松的大山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一次的旅程完全不同于往常。当他穿过茂密的森林终于抵达“大山的深处”时，他找到了那个“用语言发出命令的密室”。在这之后，“阿努纳奇的秘密居所”被他“打开了”。我们只需稍微进行一下联想，就不难

发现吉尔伽美什找到的那个“密室”——别忘了它是“用语言发出命令”的——和巴尔在乍缝之巅的“机械装置”异曲同工，因为后者建造的这套装置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会悄声说话”！其实，《吉尔伽美什史诗》早已向我们揭开了这个惊人的秘密：

他看到了那个秘密的东西，

他知道了不为人类所知的秘密……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纪元——准确地说，是在公元前2900年。

将众神和人类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文本讲述的是达内尔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和《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一样，达内尔的苦楚也是老而无子。文本没有告诉我们故事发生的确切时间，但内容则和亚伯拉罕雷同——他居住的地方也和加低斯很近，故事中的主角要么本身就是天神，要么后来成了神，或者成了天使（神的密使）。如果我们读到的果真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的版本，那我们就有了另一个日戳：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开始。

其实，直到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纪元，乍缝都还存在于当时的人类视界中。先知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谴责亚述入侵者犹地亚和西拿基立的强暴，就是因为他们

将战车开到了“山的高处，到了乍缝的顶峰”，这种行为显然冒犯了上帝。先知十分严肃地告诉西拿基立，那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向入侵者传达了上帝的警告：

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很久以前就把它建了起来，

我创造它的年代是那么古老。

一个巴比伦的国王因为冒犯天威则遭到了另一位先知的谴责，因为他为了神化自己竟企图登上乍缝的顶峰：

噢，你是一颗晨星，是黎明的儿子，

怎么却从天上掉了下来，

落在地面。

你在你心里说：

“我要升到天上去，

把我的王位移到伊尔的星球上去，

我要在乍缝之巅众神议事的地方，

站在凸起的平台上，
成为最强大的君王！”

但是，

你的世界只在地上，

还有那些掩藏在地下的深坑。



图90

在此，文本不仅再一次证实了“那个地方”的存在，而且告诉我们，只要能够“站在”那个“凸起的平台上”，即使是一个凡人，也可以“成为最强大的君王”——换句话说，他将加入众神的俱乐部。我们从《圣经》以及其他的一些古代文本中得知，这种凤凰涅槃的嬗变几乎都是借助一种能飞的“石头”（机械装置）而实现的。在公元前6世

纪，先知以西结对提尔国王的谴责，就是因为在被允许借助“移动的石头”到达乍缝之巅后——从此，这位国王向天下宣示“我成了一个神”——他的心就逐渐变得傲慢起来。

出现在比布鲁斯——《圣经》中的迦巴勒——发现的那枚硬币上的奇异建筑，极有可能就是库塔尔-哈西斯在乍缝之巅为巴尔建造的那座神奇的宫殿（见图90）。画面中的房子建立在一座台基上，房子的四周都是高墙，顶部则交叉架构着许多能承受很大重量的支撑梁。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倾斜着建在“凸起的平台”上的“漏斗状的窗户”，因为“透过”这扇窗户，谁都能看见那个圆锥形的物体（想想今天的火箭或导弹的顶端）。据说，这就是那个能“移动的石头”——众神的天室。其实，在古代近东的很多文本中，我们都能找到对它的文字描述甚至图案刻画。

这就是远古的先民们给我们留下的证据。早在数千年之前，近东地区的古代民族就知道在那座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有一个为“移动的石头”而建造的大型平台，平台和“大房子”相连，“大房子”里面藏匿着一个“会悄声说话”“用语言发出命令的”神秘装置。

如果我们对这些古代文本的解读和认知没有发生重大错误的话，那么，那座宏伟而又神秘的建筑会自行消失吗？

第九章

着陆区

其实，古罗马文明最伟大的神庙遗址并不在罗马，而是隐秘地藏匿在黎巴嫩山势险峻的林莽深处，其中就包括朱庇特的神庙，它是古代所有神庙建筑中最宏伟壮观的一个。古罗马时期的许多统治者都曾到这里来拜谒，并留下各种各样的纪念碑来颂扬他们的旷世伟业，当然，也绝不会惜墨于对自己“朝圣”之旅的传奇描述。不仅如此，那些或拥兵自重或权倾一时的王侯将相们，也曾虔诚地来到这里求解自己未来的命运……历时千年的华盖云集，终于让这里成为远古文明留给我们的一大“圣迹”。

欧洲勇敢的探险者们首先发现了这个遗址的存在——马丁·瑞蒙格滕在1508年1月最早让世人知道了这个“圣地”。到了1751年，探险家罗伯特·沃德和艺术家詹姆斯·道金斯通过文字和素描再次展现了这一遗址的壮丽景象，虽然只是局部，但依然震惊世界——“当我们把这个遗址……和希腊、埃及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古城遗址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毫无疑问是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作品”。的确如此，因为他们正在描绘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古埃及

的金字塔还要伟大。在罗伯特和詹姆斯的作品中，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个遗址的大致轮廓，在画面的左边，神庙和远处苍穹下的山麓已经融为一体（见图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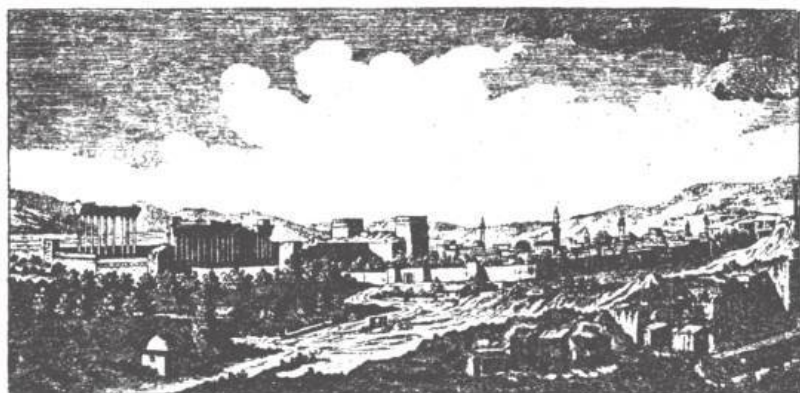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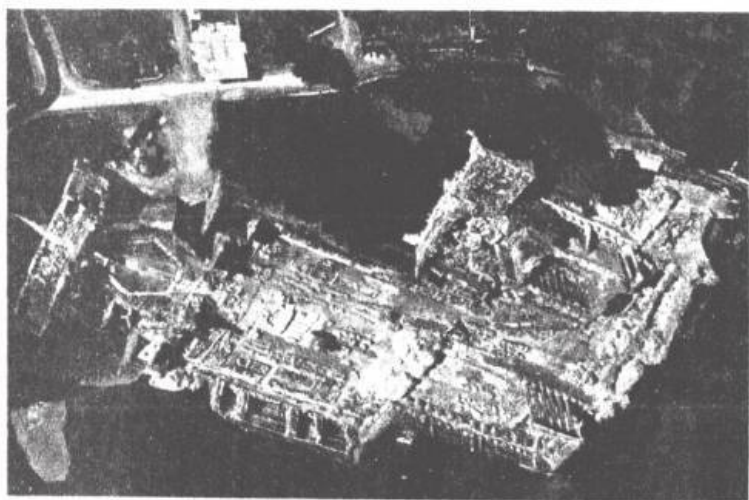


图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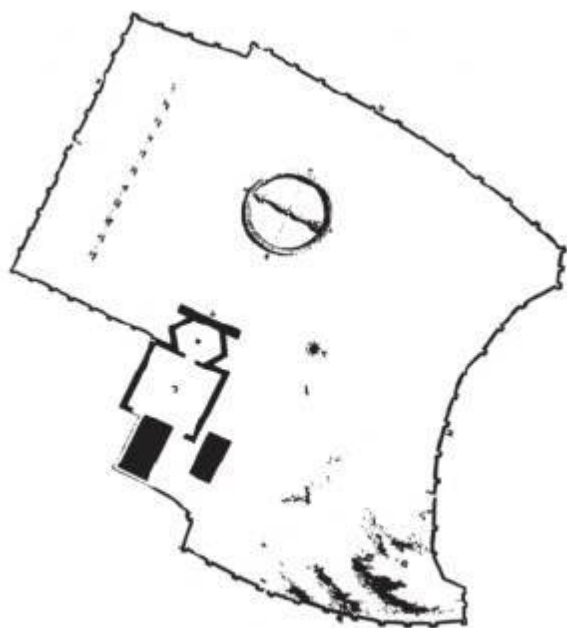
遗址位于黎巴嫩山脉一个土质肥沃的峡谷之中。古代两条著名的河流就是从这里源起并流向地中海的，它们分别是奥朗提斯河与利塔尼河。前者是亚洲西南部河流，发源于黎巴嫩，流经叙利亚及土耳其，注入地中海；后者发源于巴勒贝克以西的黎巴嫩东部山区，向西南流经贝卡谷地，在马尔杰乌永附近陡转向西，在黎巴嫩山脉的南部横切出一段近300米深的雄伟峡谷，最后在西顿以南注入地中海。这个遗址中大量宏伟壮观的古罗马神庙都建在一个巨大的人工修筑的平台上，平台的海拔高度约4000英尺。在整个区域的四周有一圈厚实的围墙，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围山体坍塌时对区域内建筑物的破坏，更重要的是，它显然可以有效地把这

片神圣的土地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这片被围起来的地方大致呈方形，周边总长约2500英尺，面积则超过500万平方英尺。

这块圣地顺着峡谷的走向由南向北地置于其中，左右两侧都是山麓。有意思的是它的西北角似乎被故意留下了一个直角切角，这是我们今天得到的一张全景俯视图（见图92a）。



a



b

图92

直角截面形成了一个矩形区域，这个区域使得平台北部的视角向西拓宽了。而古代史上最壮丽的神庙和最高大的石柱（最高达65英尺，最大直径7.5英尺）就矗立在这个矩形区域里。这些石柱支撑着一个16英尺高的超级结构（柱顶上方的大跨度横梁），房顶是倾斜的，脊檩的上面就是神庙的顶点。

整个圣地由四个部分组成，神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据说是罗马人在公元前63年占领这里后不久修建

的。

圣地中的所有建筑物都是沿着一条自西向东略微向上倾斜的轴线布局的（见图92b），但朝觐的方向刚好与之相反。朝圣者或者香客首先要经过的是一扇被赋予了神性的大门（A），它由3组台面平整宽阔的阶梯和一个凸起的门廊组成，门廊的外侧左右均衡地分列着12根高大的石柱，里面的12个壁龛则分别供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12位天神。穿过门廊就进入了一个六边形的前院（B），这种形制的建筑具有典型的古罗马风格。通过前院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祭司大殿（C），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祭坛，它的底座尺寸为70英尺×70英尺，坛高60英尺。在大殿的最西边，就是神的居所（D），长300英尺，宽175英尺。今天，支撑在那些高大的石柱和大跨度横梁之上既简约又华丽的屋顶早已坍塌，但即使是断壁残垣，也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些千年之前的摩天建筑撼人心魄的雄伟与壮阔。

大门前的阶梯距大殿最西端的墙约有1000英尺。和巨大的主神庙相比，它南端（E）的那座神庙就相形见绌了。据说这个神庙是为一个男性天神修建的，有些人认为他是酒神巴克斯，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雄辩之神墨丘利（奥林匹斯的12主神之一）。在这片区域的东南角有一座更小一些的圆形神庙（F），供奉在其中的便是著名的维纳斯女神。德皇威廉二世（他在1897年到过那个地

方)曾让一支德国的考古队对这片圣地中的遗址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发掘和研究。在他们最终完成的复原图上几乎勾勒出了所有建筑物的大致轮廓,图中的神庙、阶梯、门廊、石柱、庭院、祭坛,既复杂多变,又布局严谨,具有十分显著的古罗马建筑风格(见图93)。

和著名的雅典卫城相比,你就会看出黎巴嫩这个遗址的不同之处。雅典卫城的主体建筑群(见图94)坐落在一个阶梯状的船形平台上,平台最长处不到1000英尺,最宽处约400英尺。巴特农神庙(约公元5世纪为祭祀女神雅典娜而建,又称“雅典娜神庙”)是卫城中最重要的建筑,坐落在这片山地的最高处,即使如此,它的长度也只有大约230英尺,宽度则只有100英尺——比黎巴嫩遗址中的墨丘利神庙还要小。而几十年前曾参观过黎巴嫩峡谷中那片圣地的著名的古建筑专家莫蒂默·惠勒却这样告诉我们:“那些神庙……是如此的坚固,虽然在它们中间没有一点水泥。它们高矗在山麓上,座基下的岩石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在那些高大的石柱中完全不乏古代世界的最高界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无疑是古希腊世界(尤指从公元前8世纪晚期至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亡之前的这段时期)最伟大的历史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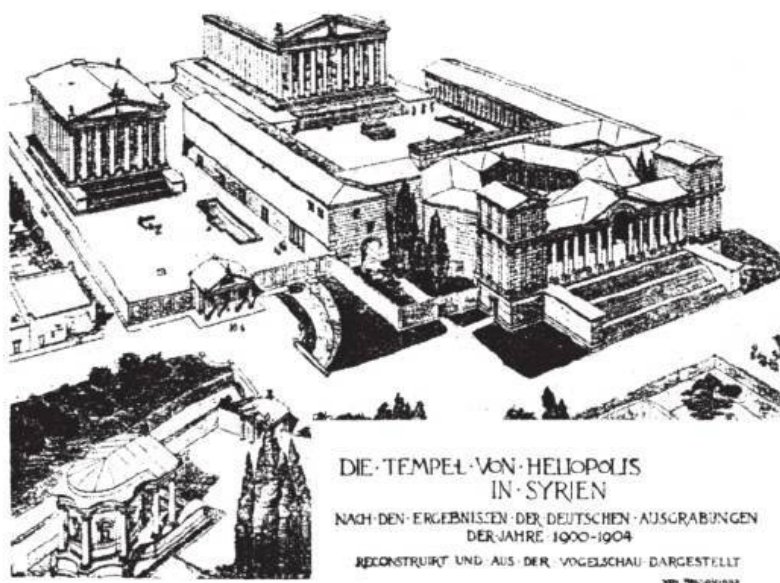


图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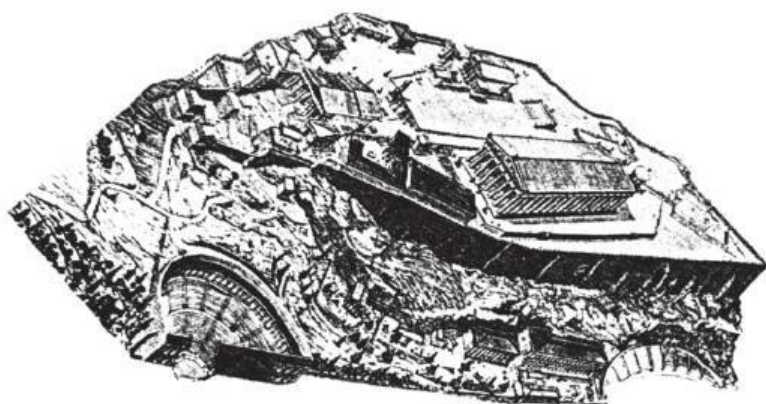


图94

古希腊世界？黎巴嫩的这个遗址属于古希腊世界？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谁也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除非这个地方曾经被希腊人占领过。如果真是这

样的话，那三座神庙——朱庇特神庙、维纳斯神庙和墨丘利神庙——里供奉的主神就应该分别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的妹妹阿芙罗狄忒，以及他的儿子赫尔墨斯或者狄俄尼索斯。

对古罗马人来说，这个遗址中当年的那些恢宏壮丽的雄伟建筑毫无疑问是对朱庇特最高神权的绝对证明。

而希腊人对这个地方的敬畏与崇拜就要远远地追溯到更为古老的历史年代中去了，因为正是他们让罗马人修建了这些伟大的建筑，并虔诚地祈盼神殿中的那些圣人能够昭示自己未来的命运。约翰·M.库克在他的《希腊人在爱奥尼亚和东方》一书中写道：“就它巨大的面积、石材的重量，以及每个单体建筑的规模和雕刻作品的数量而言，这个圣地在整个希腊-罗马世界中找不到一处地方能够与之媲美。”

事实上有很多证据表明，众神与这个地方的联系远早于希腊人来到这里的时间。考古学家们相信，即使是在古罗马时期，这片遗址上的神庙就已多达6个。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更早的希腊人，他们在这里的所有建筑都是在前人遗址的基础上建造的。宙斯（罗马人的朱庇特）在绑架了提尔国王的美丽公主以后，从腓尼基（今天的黎巴嫩）游到了克里特岛，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讲到；阿芙罗狄忒也从西亚来到了希腊；狄俄尼索斯紧随其后，并带来了葡萄藤和酒的酿造技术

（我们已经说过，遗址中规模稍小一些的另外一个神殿，可能就是因他而建造的）。

在弄清了早期先民神性崇拜的根源后，罗马历史学家马克罗比乌斯这样告诉他的国民们：

亚述人也崇拜象征太阳的朱庇特神，只不过他们称他为宙斯；他们在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举行了很多重要的仪式来祭拜他……

朱庇特具有太阳的神性，无论是他自身的仪容还是人们为朝觐他而举行的仪式……

为了避免因我列出他过多的神性而引发歧义，我们不妨把关注的重心指向他神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力量！对亚述人来说，力量是所有神性中最重的东西，他们把自己最伟大的天神称为阿达德……

即使是在罗马人到达那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人延续了上千年的信仰以及对诸神与天堂的丰富想象也仍然存留在了那段历史的记忆之中。不过，大约在公元400年，也就是马克罗比乌斯写下前面那些文字的时候，对基督的崇拜已经成了罗马皇室的唯一信仰，顺理成章地，黎巴嫩山区中那片圣地之上的所有建筑无一例外地都成了被毁灭的目标。当罗马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约公元280—337年，公元

306—337年在位)彻底放弃多神教而皈依基督教的时候，他下令停止了在黎巴嫩的所有建设工程，并试图把那里改建成一个敬奉耶稣基督的圣地。据史料记载，在公元440年，“狄奥多西二世（公元408—450年）摧毁了希腊人修建的寺庙，他把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的神殿改建成了一个基督教的教堂——严格地说，是供奉巴尔的教堂”。其后不久，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又在那里拆下了几根巨大的柱子并运到君士坦丁堡去修建圣·索菲亚大教堂。当然，这些基督化的行为遭到了当地人的强烈反对，甚至武装抵抗。

当穆斯林在公元673年占领那里以后，他们又把那些高大的罗马神庙和基督教堂改成了穆斯林的圣地建筑，曾经供奉宙斯和朱庇特的神庙转而成为祭拜安拉的清真寺。

现代的学者们企图通过对这块圣地附近一些地方的古文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来了解历史上曾经出现在这里的不同的宗教崇拜。他们找到的最重要的邻居就是巴尔米拉，它是从大马士革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通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当年几乎所有的商队在穿越叙利亚沙漠时都会在这里休憩并补充旅行中需要的物资。自然地，它在当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所以，有学者——如亨利·塞里格在《太阳城的三元性》一书中，雷内·杜索在《太阳城的寺庙与宗教》一书中——认为，巴

尔米拉的那个遗址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三合一”圣地，因为在遥远的古代，那里曾有3个不同的神被当时的人们祭拜，他们分别是雷神、少女战士和天庭的战车骑士。今天，他们的观点已被学界普遍接受，那就是这种“三合一”式的以希腊—罗马诸神为主的多神崇拜起源于更早的闪米特信仰，而后者又以苏美尔的众神为基础。这个“三合一”中最重要的是主神阿达德，他是恩利尔的儿子，而恩利尔则是苏美尔人的主神。“三合一”里的女性成员就是伊师塔。当亚历山大一世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他让人铸造了一版纪念伊师塔和阿达德的硬币，上面用腓尼基-希伯来语分别刻着他俩的名字（见图95）。“三合一”中的第三个成员则是天庭的战车骑士沙马氏——史前宇航员们的指挥官。希腊人为了纪念他——他们把他称作赫利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在主神殿（见图93）门楣的上方制作了一幅巨大的浮雕，画面中的骑士正驾驭着他的火焰战车在天庭中自由地遨游。

希腊人用四匹拉车的马来喻示战车的速度。《伊诺克书》的作者们或许知道得更多——“沙马氏的战车，”书中说道，“像风一样快！”

要想弄清希腊—罗马的信仰之源，我们就必然会回到苏美尔，回到吉尔伽美什为寻找永生而走进的那座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虽然吉尔伽美什走进了阿达德的领地，但是他被告知沙马氏也对那个地方拥有管理权。因

此，我的结论十分明确：“三合一”的原型就是阿达德、伊师塔和沙马氏。

上面所讲的一切和“着陆区”又有什么联系呢？



图95

※

希腊人了解吉尔伽美什的传奇故事，当今的有些学者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比如，《哈姆雷特的石磨》的作者乔治·德·桑提拉纳教授和赫塔·冯·戴程德认为：“亚历山大并不是吉尔伽美什的复制品。”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更早的《荷马史诗》中，英雄奥德修斯就已经有过与吉尔伽美什极其相似的经历了。奥德修斯在抵达环绕大地的瀛海边缘之后，他的船就失事了。接下来是充满艰辛的跋涉，旅途中他的手下竟在一个地方“吃了太阳神的牛”，对于这些冒犯神灵的家伙，宙斯毫不留情，把他们统统杀死了。孤独无助的奥德修斯只得一个人在大地上

漫无目的地游荡着，直到踏上“史前岛”——大洪水前一个僻静孤立的地方——的土地。在那里他得到了女神卡吕普索的照顾，“她把他安置在一个洞穴里并给他提供食物，而且希望他能娶她，那样她就可以让他永生不老”。但是奥德修斯拒绝了她的追求——就像吉尔伽美什拒绝伊师塔一样。

亨利·塞里格作为叙利亚古代历史研究所所长，一生都在研究遗址中的那些巨大平台以及它们的含义。他发现，当年的希腊人曾经在那些平台上举行过多次充满神秘意味的仪式，“这些仪式把人的来生表示为永生”，他认为希腊人确实把那个地方和人类试图得到永生的努力联系了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个地方难道就是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曾经到过的雪松之山，巴尔的乍缝之巅吗？

如何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呢？先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地方的具体特征。我们知道，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他们在那里修建的所有神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基础都建在一块巨大的平台之上。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那个平台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它是由许多巨大的石块紧挨着铺砌而成的，至于它的下面究竟还隐藏了些什么，比如地道、洞穴，甚至更为复杂的人工建筑，直到今天为止也没人弄清楚，因为谁也没有穿过平台钻到下面去。

我们之所以能如此肯定平台下面有地下建筑，绝不仅仅是因为在其他希腊神庙的地板下曾经发现过秘密的地下建筑。格奥尔格·埃伯斯和赫尔曼·古德在《风景如画的巴勒斯坦》一书中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世纪以前，当地的阿拉伯人曾进入过平台下的密室：“从遗址的东南角钻进平台的底下，然后进入一个穹隆形的通道，像平台下的一个地铁隧道一样。”（见图96）“有两个拱顶自西向东相互平行……”隧道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偶尔从奇怪的窗子中会发出恐怖的绿光。从隧道出来后，他们发现自己已位于太阳神庙的北墙下。这里所说的太阳神庙，当地的阿拉伯人叫它“至福大殿”。

德国考古学家也报道说平台是建造在穹隆形的拱顶之上的，他们在图纸上向我们描绘了这种结构。20世纪20年代，一支法国考古队也发现了地下通道的存在，但却没能进入隐藏在地下的迷宫，他们是通过向平台下钻孔来证实下面确实存在建筑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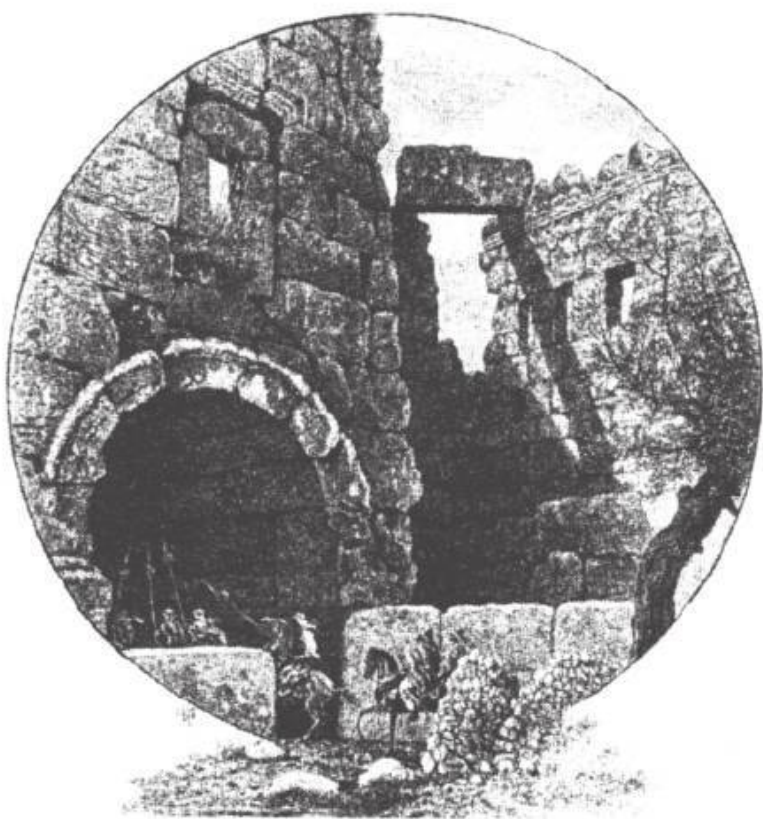


图96

所有的神庙都建造在一块从地面凸起约30英尺高的平台上，它由许多巨大的石块砌成。从它裸露在外的边角上，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些石板的长度在12到30英尺之间，宽度大约在9英尺，而厚度则有6英尺。有些石板的长度甚至超过了30英尺，厚度也远远大于6英尺。没有人试图计算它们的数量，因为这显然是徒劳的。那些巨大的岩石是如何被加工成板状？它们又是如何被一层一层整齐有序地堆砌成巨大的平台？直到今天，谁也无法给

出让人信服的解释。但有一点很明确，和这个工程相比，建造埃及的金字塔就变成“小儿科”了。

究竟是谁最早修建了这个平台？是谁对西北角的长方形区域——朱庇特神庙的所在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平台上神庙的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英尺，毋庸置疑，平台的设计者最初就考虑到了对巨大重量的支撑。由一层一层的巨大石块垒砌而成的平台比它前面的庭院高出整整26英尺，而它裸露在外的北侧和东侧竟高出地面42英尺。直到今天，在它的南侧仍然矗立着6根巨大的石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分层叠加在柱子下面的那些石块（见图97a），它们中最大的长度达到21英尺。当然，其中也间杂着一些相对较小的石块，这会让平台的整体致密性更高。我们也可以看见铺设在平台西南角（左下部）的石块呈阶梯状，它们静静地躺卧在神庙的下面，通过断面我们发现，这片区域中的有些石块甚至更大。

最大的石块位于平台的西边，德国考古队提供的素描画面（见图97b）也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其突出的底座和平台上部的几层都是由一种材质特别坚硬的石头建成的，其中一些石板长达31英尺，宽8英尺，厚12英尺，重量超过500吨。

我们知道，金字塔上最重的石块只有200吨，显然，和修建这个巨型平台所用的石块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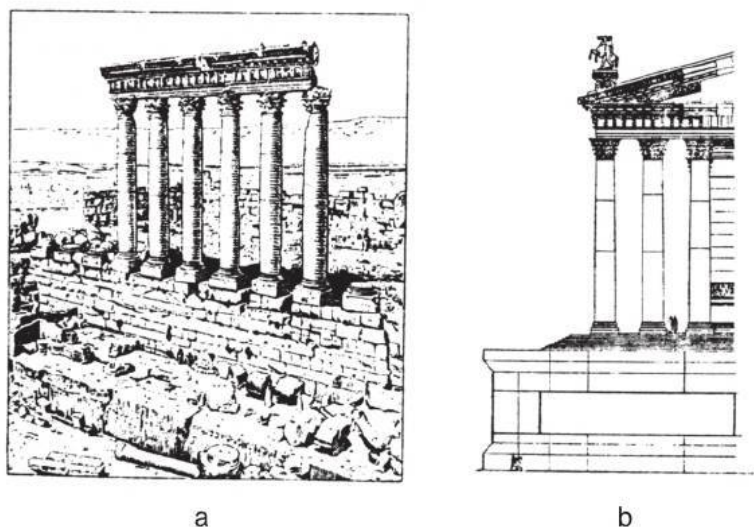


图97

从底座的最低处算起，大约往上20英尺处是整个平台的中间层，这里有7块巨大的石板，今天的勘测员在描述它们时明显词汇匮乏，除了“巨大”，便是“庞大”，总之一个字，“大”！古代的历史学家们把这里称为“3块巨石修建的纪念碑”，也有人把它叫作“3块巨石形成的奇迹”。因为在西侧露出的那3块紧挨着的巨石，除了在这儿，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石块被打造得很细，它们的衔接几近完美（见图98）；3块巨石每块的长度都超过了60英尺，宽度和厚度分别约为14英尺和12英尺。每一块石板的体积都在10000立方英尺以上，重量则超过1000吨！

修建这个平台的石材都是在本地开采的。在罗伯特·沃德和詹姆斯·道金斯绘制的那幅全景图（见图90）中就

包含有一个这样的开采场，一些巨大的石块散布在这个古代的采石场附近。但那些最大的石块却是从另一个采石场中弄来的，那个采石场位于圣地西南约有3/4英里的山谷里。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那里找到比那3块巨石还要壮观的原石。

在这个采石场的附近还有一块巨石，它已经被打造得很完美了。虽然它的一部分被埋在了地下，但即使是裸露在地面的部分，其巨大也是超乎想象的。它有69英尺长，围长则有16英尺×14英尺，如果一个人爬上去坐在上面，那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附着在巨大浮冰上的苍蝇……据保守估计，它的重量超过1200吨（见图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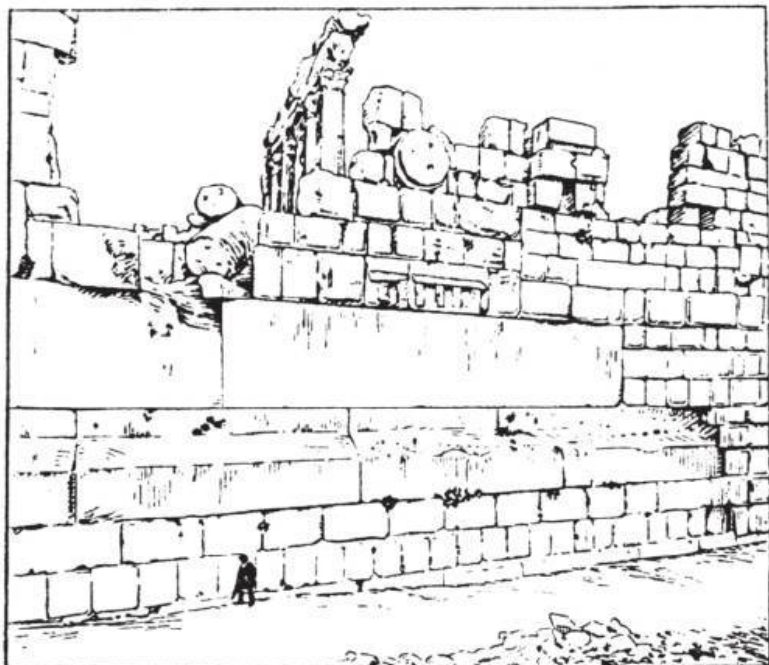


图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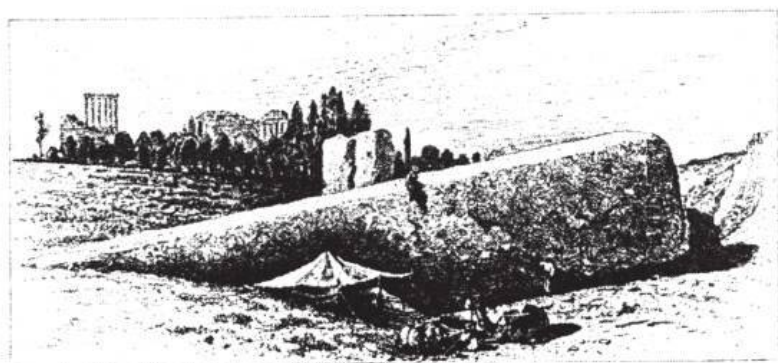


图99

许多学者都相信那块巨石是为建造平台而准备的，就像那3块紧挨着的巨石一样，或许它原本是准备用来铺垫在平台北边的。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所谓的“三合一”巨石结构其实远不止一处，只是其他地方的石板（或石梁）要小一些而已。更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的这种结构下面都是一块而不是两块石板，长度超过67英尺。不过，或许是因为被损坏，或许是被有意刻凿，下面就变成了两块紧挨着的石块（或石梁）。如果仅就外形尺寸而言，留在采石场中的那块巨石显然符合这一要求。

不论那块剩下的巨石当初是准备放在哪里的，它都能帮助我们理解这座平台的不凡，给予我们丰富的想象力，让我们能更深一层地感知在黎巴嫩群山中的这个遗址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是今天的起

重机、交通工具或者其他机械设备，在这样一片人迹罕至的山区里，对这些重达1000—1200吨的巨石也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就更不用说还要把这些巨大的物体在山谷里搬来移去，将他们一个个精确地放到自己的位置上——严格地说是放到离地面很高的平台上。至于当年的人们是怎样将这些巨石开采出来并运到山坡上去的，我们一无所知，因为现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痕迹。那里没有路，更没有专门修筑出来的坡道，也没有曾经使用过其他搬运工具的迹象，比如为托运巨石而专门搭建的土木工程。

然而，古代的某个人通过某种方法却似乎拥有那种能力……

他会是谁呢？当地古老的传说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早在亚当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据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就带着他们的儿子住进了遍布雪松的那座大山里。按照那些传说，他们所住的地方现在叫大马士革，亚当就死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他的儿子该隐在杀死亚伯后曾在那座山的顶峰建立一个避难所。

《马龙教派与黎巴嫩的先祖》——马龙教派是黎巴嫩地区的一个东仪天主教教派——这部文献，讲述了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

黎巴嫩的山里有一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筑。亚当的

儿子该隐在创世后的第133年，在近乎疯狂的状态下修建了那个建筑。该隐以他的儿子伊诺克的名字来命名它，并把受到上帝惩罚的巨人安置在那里。

大洪水以后，《圣经》中的英雄宁录开始组织重建工作，其间，他倾尽全力建造了一座“能够触摸到天”的建筑。如果按照这些传说，巴别塔就不会是建在巴比伦，而是建在黎巴嫩的巨大平台上。

17世纪的旅行家阿围厄也曾经到过那里，在他的回忆录第二部分的第二十六章中，他记下了当地的犹太和穆斯林居民讲述的一个传说：在遗址发现的一份古老的手稿表明，“在大洪水之后，宁录就开始统治黎巴嫩，他派巨人重建了巴勒贝克的堡垒。堡垒之所以这样命名，是为了纪念摩阿布人（《圣经》中的摩押国）的神巴尔。”

这个地方在大洪水后的历史以及它和巴尔的联系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离开以后，当地人就摒弃了它明显具有希腊风格的名字赫利奥波利斯，并用闪米特语重新给那个圣地起了名字——巴勒贝克，直到今天我们都还这么叫它。

但是对于这个名字的具体含义——它最通常的解读是“太阳城”——学术界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许多人认为它的意思是“巴尔的峡谷”。不过，从希伯来语的语法和其

他大量的参考资料来看，我们认为它的意思是“巴尔在哭泣”。

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乌加列英雄史诗的结束部分，它描写的是巴尔和莫特的争斗，结果巴尔倒下了。然后阿娜特和夏佩西把他的尸体送回了乍缝之巅：

她们来到巴尔面前，他在地上躺着，

强大的巴尔死了，

王子，地球之主消失了……

阿娜特伤心地哭了……

她大声向众神的火炬——夏佩西喊道：

“我祈求你把伟大的巴尔的尸体举起来吧，

放到我的身上。”

于是夏佩西将巴尔的尸体举起并放到了阿娜特的肩上。

她把尸体带回了乍缝之巅；

在那里悼念他，并将他埋葬。

对神话的研究告诉我们，所有的传说都是以一定的

事实为核心的，不管它怎样演绎，如何联想，都是对事实的一种回忆。对巴勒贝克的遗址来说，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这个地方有着古老的历史。不仅如此，无论是那片巨大的平台，还是耸立在其上的那些宏伟建筑，在当地人看来，修建它们的正是那些很早以前的“巨人”，建造它们的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大洪水时期。当地的传说把它和巴尔也联系了起来，并认为巴别塔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够触摸到天”。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巨大的平台，它的位置和布局，它设计时即已考虑到的对巨大重量的支撑……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比布鲁斯古币（见图90）上所刻画的图像：一座巨大的宫殿、四周的高墙、一个超级坚固的台基、穿过漏斗形的巨大窗户而显露出来的像火箭前端的“众神的天室”：一个可以飞行的房间。

《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描写的那些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从密室里传出的诡异的声音、那难以越过的高墙、危机暗布的大门、通往“用语言发出命令的密室”的隧道、“阿努纳奇的秘密居所”，以及守卫那个圣地的“拥有杀人光束的怪兽”。

毫无疑问，在吉尔伽美什的第一次旅程中我们就来到了巴尔的乍缝之巅。

其实，巴勒贝克就是“伊师塔的着陆场”。如果将泥板中的这句话直译，它应该被表述为“伊师塔的十字路”。很显然，“十字路”所表明的就是伊师塔能够自由地在这儿起飞和降落，并经由这里到达地球（甚至天庭）的任何地方。同样地，巴尔在乍缝之巅建造的那个“能悄声说话的石头”，则表明了在其他地方肯定也有类似的通信装置，因为只有如此，它才“可以让天堂和地球交流，可以让海洋和行星交流”。

地球上真有这种为神的飞行器所建造的着陆区吗？除了乍缝之巅，其他地方还有“能悄声说话的石头”吗？

我们已有的第一条很明显的线索就是“赫利奥波利斯”这个名字，它表明了希腊人的信仰。至于对巴勒贝克这个地名的通俗解读，我们已经说过，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叫它“太阳城”。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也有一个名叫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的地方，那里的主神“阿蒙”，正是古埃及人的太阳神。在《旧约》中，不论是北部的“沙马氏大殿”还是南部的“沙马氏大殿”，指的都是埃及的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据先知耶利米说，那里就是“埃及众神的大殿”的所在地，古埃及的方尖碑就立在那里。

北部的“沙马氏大殿”就在黎巴嫩，距离“阿娜特大殿”不远，先知阿摩司把它称为“阿达德的宫殿”。在所罗门时期，他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他主持修建的大型建筑就包括巴拉特（巴尔圣

地)和塔马尔——后者又叫帕姆斯(棕榈树圣地)。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两个地方就是巴勒贝克和巴尔米拉(叙利亚中部一座重要的古代城市,参见第八章之图79)。

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们曾多次提到这两个“赫利奥波利斯”之间的联系。希罗多德在说到万神殿中的12位天神时,曾告诉人们在埃及人所崇拜的神灵中也有一个名叫赫拉克勒斯(又译海格立斯)的天神。不仅如此,根据其考证,对这位天神的崇拜甚至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来到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时期,“听说在那里有一个赫拉克勒斯的神庙,规格相当高”。神庙里有两根巨大的柱子,“一根是由纯金做的,另一根是由绿宝石做的,在晚上会发出漂亮的光辉”。

在亚历山大占领腓尼基人的土地之后,当地的许多硬币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太阳神柱”(见图100)。直到今天,这样的硬币仍然在陆续出土。



希罗多德透露的这一信息十分重要。那根用金属（黄金）做成的柱子无疑具有很好的导电性能；至于另外一根由石头（绿宝石）做成的柱子，由于它“在晚上会发出漂亮的光辉”，的确让我们联想到了今天的光导纤维。再想想巴尔在乍缝之巅秘密建造的那个通信装置，别忘了，在乌加列文本中它可是“一个壮丽的石头”。

罗马历史学家马克罗比乌斯对腓尼基的赫利奥波利斯（巴勒贝克）以及它在埃及的同名城市的建筑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清晰的描写，其间也提到了一个神圣的石头。根据他的描述，埃及牧师将一个用来祭拜太阳神“拉”的“石头”从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带到了北部的赫利奥波利斯（巴勒贝克）。那个“石头”，他补充道：“祭拜它的仪式具有典型的亚述风格，丝毫不像埃及人的仪式。”

事实上，许多罗马历史学家都强调说，无论是亚述人还是埃及人，都崇拜一种“神圣的石头”，那种石头呈圆锥形。昆图斯·库尔提乌斯记录到了在埃及西瓦绿洲中的阿蒙神庙中有这样的一块“石头”，“在那里那个物体被当作神崇拜，”昆图斯写道，“它显然不像一件由工匠们设计并制作出来的礼器。它的外貌更像是一个脐点，是由绿色和其他颜色的宝石黏合而成的。”

1916年，F.L.格里菲斯在《埃及考古日志》上公布了他的一项考古发现，他在努比亚的“金字塔之城”——位于今天苏丹境内的纳巴塔——发现了一个圆锥形的“半圆形石祭坛Omphalos”。Omphalos的意思是“地球之脐”。在这份考古报告中，他也引用了昆图斯描写这种圆锥形物体那段话。而哈佛大学的乔治·A.瑞斯纳则在一个阿蒙神庙的密室里发现了一个“独特的梅罗伊纪念碑”（见图101），那座神庙是埃及所有阿蒙神庙中最南端的一个。



图101

我们已经知道，Omphalos（半圆形石祭坛）这个学名在希腊语或者拉丁语中的意思是一个“肚脐”，但它确实是一个让学者们也搞不懂的东西。它在古代被用来标记“地球的中心”。

据说亚历山大在来到埃及后就匆匆赶去了西瓦绿洲

中的阿蒙神庙，他希望在那里能够求得神的旨意。一个由宝石做成的半圆形石祭坛，也就是那个非常的“神物”，确实曾经就放置在绿洲中的那座神庙里面，这一点可以由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卡利森斯和罗马历史学家昆图斯予以证明。哈佛大学的乔治·A·瑞斯纳发现的半圆形石祭坛位于纳巴塔阿蒙神庙之中，而纳巴塔则是古代努比亚王朝的一个首都，我们现在就可以回想一下本书第一章中，亚历山大在寻找永生的旅途中去拜访埃提阿伯的女王干大基的情景。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波斯国王冈比西斯曾派他的人到努比亚去寻找永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将“太阳的桌子”作为供奉之物的神庙。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据说，太阳的桌子其实是一个草场，每天晚上努比亚的权贵们都会在那里放一些油炸过的四足动物的肉，谁都可以吃。有趣的是，那些油炸过的肉一旦放在了这片草场上，就会变成新鲜的食物，这一切都是草场特有的功能。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一个努比亚的国王——示巴女王——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神秘之旅，她要去拜会所罗门国王。如此一来，巴勒贝克的传说就把黎巴嫩的遗址和她联系了起来，说是所罗门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相会而修建的。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示巴女王的这趟旅行绝对不会是去欣赏所罗门。也许她的

目的正是为了到巴勒贝克的神谕宣示所（《圣经》中的“沙马氏大殿”）去得到神的指点。

可以看出，那肯定不是巧合。然而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在了我们的脑海中：如果这些神殿里都供奉着一个半圆形石祭坛的话，那么这些神庙有没有可能就是由这种物体建成的呢？巴尔与莫特之间那场致命的争斗并不是缘于前者在乍缝之巅建造了那些发射井和着陆平台。真正的原因是巴尔暗中设置的那些奇怪的“石头”——那个装置不仅可以对在地球上空穿梭往返的飞行器乃至宇航母舰的所有通信联络进行监控，也可以和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进行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个“会悄声说话的石头”所发出的信息“人听不懂……人类也不能理解”。

当我们将那些奇怪的石头的功能予以仔细思考时，巴尔让那两个密使传递给阿娜特的信息就变得清晰明朗了：众神也通过同样的装置相互联系，并同时使用它向英雄和国王们传达自己的旨意。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威廉·H.罗施在《地球之脐》一书中向世人揭示了那个神圣的石头在印欧语系里的意思：英语——“肚脐”、德语——“脐橙”，等等。最重要的是，它们的词根都源于梵文中的“nabh”，即“强烈地放射”。而在闪米特语中，“naboh”的意思是“预告”，“nabih”的意思是“先知（拉比）”，这肯定也不是巧合。

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古代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一

系列真实存在的神庙遗址。希罗多德曾对梅罗伊的朱庇特-阿蒙神庙进行过准确详尽的描述。

他记录下了一些他在埃及时听到的故事，说“有两个女神职人员曾经被腓尼基人从底比斯运到……其中一个被卖到了利比亚，而另外一个被卖到了希腊。这两个女人分别创建了这两个国家最早的神庙”。据希罗多德说，这个故事是他从底比斯的埃及牧师们那儿听说的。不过，相同的故事在位于今天希腊西北部的伊皮鲁斯地区多多纳，却有另一个版本：“两只黑色的鸽子从底比斯飞走，”一只在多多纳降落，而另一只却飞到了西瓦。所以两个地方都建立了朱庇特神殿，只不过希腊人称他为宙斯，而埃及人把他叫作阿蒙。

按照罗马历史学家西里克斯（公元1世纪）的记录，迦太基的军事统帅汉尼拔（公元前247—公元前182年）就曾在西瓦的神庙中向神询问过有关他与罗马帝国的战争问题，这无疑也证实了那个神庙的存在。几个世纪以后，希腊诗人诺诺斯在他的作品中也对西瓦和多多纳的神庙进行过形象的描写。不仅如此，在诗人的笔下这两座城市也成了一对“双胞胎”，而且还说这两座城市可以进行语音交流：

看啊，新发现的来自利比亚的宙斯的声音，

象征神的鸽子被派往多多纳去了，

去多多纳的沙漠.....

对F.L.格里菲斯来说，他在努比亚发现的那个半圆形石祭坛最重要的意义，是它能够让人马上联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希腊的另一个神庙中心。努比亚的那个半圆形石祭坛是圆锥形的，他写道，“基本上和希腊古城德尔斐一样。”

德尔斐的神庙建筑在所有的古希腊圣地中是最重要的，那里曾是古希腊人供奉太阳神的中心，它的遗址至今还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和巴勒贝克一样，这片圣地也是依山而建，顺着山势向下的一侧也建有巨大的平台。不仅如此，整个圣地也是建在一个漏斗形的峡谷之中，出口则朝着地中海的海岸。

许多文献记录都提到半圆形石祭坛是德尔斐最崇高的圣物。在阿波罗神庙中，这个圣物被放进了一个密室里，有些人说那个密室就在阿波罗神的金身塑像旁边。在那个朝圣者看不到的地下密室里，女祭司回答国王和英雄们的问题。不过，所有的朝圣者都知道，问题是神回答的，答案由那个半圆形的石祭坛传递出来。

最早的半圆形石祭坛已经神秘地消失了，也许是由于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圣战或者是外敌的入侵。

但是一个石头复制品又被立在了神庙的外面，这个

复制品是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的；现在它（见图102）被存放在了德尔斐博物馆。在通往神庙的圣道上，某个人，在某个未知的时间，也立起了一个简单的半圆形石祭坛，设立它可能是为了标记神殿建立前的最初位置。

德尔斐的硬币也描述了阿波罗坐在半圆形石祭坛上的情景（见图103）；当希腊人占领了腓尼基以后，腓尼基人也在硬币上刻上了阿波罗坐在“亚述”的半圆形石祭坛上的图案。

但是对神庙中的这种石祭坛最常见的描述却是将它们成对地竖立在一个底基上（见图100），在有些版本的故事中，它们也被称为太阳神柱。

为什么德尔斐会成为一个圣地呢？半圆形石祭坛又是怎样来到那里的呢？根据那些古老的传说，当宙斯想找到地球的中心时，他让两只鹰分别飞向地球的两端，最后这两只鹰在德尔斐会面了。于是宙斯就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像肚脐一样稍微有些凸起的石头和一个半圆形的石祭坛，以此作为地球中心的标记。据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的记载，在德尔斐的半圆形石祭坛上面就刻有两只鹰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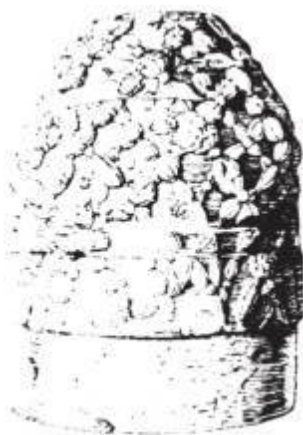


图102



图103

这样的描述在古希腊的艺术品中随处可见，在图103的左边可以看到，两只鸟就分别站在两个圆锥形物体的上方。有些学者认为，图案中的那两只鸟儿不是鹰，是能够找到回家之路的信鸽——或许它所象征的是一段距离，从地球的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之间的距离。

根据古希腊的传说，宙斯在空中和堤丰大战失利，在德尔斐找到了一个避难所，那里有一片很大的平台能让他躺下来休息，于是在最终打败堤丰之后，他就在平台上修建了阿波罗神庙。

西瓦的阿蒙神庙不仅有地下走廊、神奇的隧道和夹墙中的密道，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密室，它长180英尺，宽170英尺。在这个密室的中间有一个实心的用石头建造的平台，我们在所有与“会悄声说话的石头”相关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类似结构的凸起的平台。这些平台上曾经有过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谁也不能否认，当年安放在它们之上的未必就不是着陆区里的通讯中心，就像曾经出现在遥远的巴勒贝克的那些装置一样。

丝毫也不出人意料，在我们找到的埃及作品（见图104）中也有两只鹰。其实，早在希腊人朝觐他们的神庙之前的几个世纪，一位埃及的法老就在他的金字塔中放置了一个半圆形的石祭坛，上面也有两只鸟。那个法老就是塞提一世，他生活在公元前13世纪。另外，在他的金字塔中有一幅描绘掌管阴曹地府的鹰头人身的冥神塞

克的壁画，它是我们目前为止见到过的最古老的半圆形石祭坛（见第四章之图20）。据说，法老就是通过那个东西和外界进行联系的。

在巴勒贝克，我们发现了吉尔伽美什第一次旅行的目的地。显然，那个“会悄声说话的石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顺着它我们就来到了杜亚特。

那里就是法老们一直在找寻的地方。那里有通往天堂到达来生的阶梯，吉尔伽美什就是在那里踏上他第二次寻找永生的旅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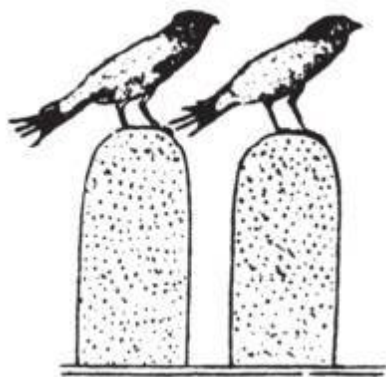


图104

第十章

提尔蒙：火箭飞船之地

吉尔伽美什寻找永生的故事成了随后1000多年中很多故事和传说的源泉，可以这么说，后来那些英雄和国王们的类似探险无不肇始于此。人类神话的记忆告诉我们，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众神的行列，并最终逃避死亡的命运。近5000年以前，乌鲁克的吉尔伽美什就曾向乌图（沙马氏）恳求道：

在我的城市里，

人们都会死亡；

我心里闷得慌。

人们在消失，

我的心更沉重了……

人，无论他的身躯有多么高大，

永远也不能够触摸到天；

人，无论他的双臂有多么宽广，
永远也不能够覆盖地球。

.....

噢，乌图，

我希望能进入那片土地，

希望你能支持我。

我希望能到达的那个地方，

毗邻着大山中的那片雪松森林，

希望你能支持我！

在那里矗立着许多Shem，

让我也在那儿设置我的Shem吧！

在很多时候，这里的Shem都被后来的学者们翻译为“名字”，但它实际上是一艘借助火箭发射的太空船，或者是以另外某种方式直接升空的宇航器。别忘了，伊诺克就是在他的“名字”中冲上天空并很快消失的。在吉尔伽美什之后的1000年，埃及国王泰蒂向他的神几乎做了同样的恳求：

人们倒下了，

他们没有名字。

.....

抓住国王泰蒂的双臂，

把泰蒂带到天上去，

他就不会像地上的凡人那样死去。

吉尔伽美什的目的地是提尔蒙，那个繁忙的“航天港”。可是，那个经由它便可直达天堂的杜亚特又会在哪里呢？

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地点。

英雄们终其一生梦寐以求的那架通往天堂的阶梯应该位于西奈半岛。

《亡灵书》中的细节描述可能就是埃及地理的真实写照，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法老们类似的旅程是沿着尼罗河进行的——他们从埃及南部的神庙走到埃及北部的神庙。但是古老的文本却明确地提到了一次跨越埃及边境的旅程。法老们行进的方向不是东方而是北方；当他们穿过那些沿岸都长着茂盛芦苇的湖泊以及湖泊前方的沙

漠后，他们不仅远离了埃及，而且也远离了非洲。显然，此时他们将面临许多的困难和危险。自然环境中的艰难困顿虽然险恶迫人，却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政治”，因为他们正从“何璐斯的领地”走向“塞特的领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在亚洲。

古王国时期的国王们在他们的金字塔中留下了许多文本，今天，我们称之为“金字塔文本”，这一时期埃及的政治中心在孟菲斯，而宗教中心则在赫利奥波利斯，它距孟菲斯不远，在“首都”的东北方。如果从这两个中心出发往东走，你会在旅途中遭遇一连串的湖泊，湖面上布满了芦苇和灯芯草。穿过这些湖泊，前方就是沙漠。继续前行穿越那些一眼也望不到尽头的大沙漠就进入了山地，通过山路就到达了西奈半岛。至此，你头顶的天空就曾是何璐斯和塞特最终的战场；当然，宙斯和堤丰也是在这儿一决雌雄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老们追寻永生之旅的最终目的地是西奈半岛，是因为当亚历山大在这之后开始同样的旅程时，他前方的导航者不仅有这些法老，还有那些在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样，出发点是埃及，然后穿越红海——海水被分开后，以色列人就从干枯的海床走了过去。在亚历山大的旅程中他也遇到了水的阻碍，同样地，亚历山大也试图领着他的部队徒步穿越。

有一个版本说他建造了巨大的堤坝，当水被拦住之后，他们从中间走了过去。另一个版本则说他也通过祈祷让水彻底消退了下去，露出了干涸的河床。不管是哪一个版本，他都是成功者，因为他身后的敌人全都葬身鱼腹——就像当年那支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一样。在《圣经》的故事里，以色列人在旅途中不断遭遇他们的劲敌亚玛力人，当然，在耶和华的帮助下他们打败了自己的敌人。而在一个基督教版本的亚历山大传奇中，那位全能的君王通过将红海里的海水聚集起来泼向亚玛力人从而打败了对方。

在穿过水域之后，他们就进入了沙漠，目标是前方的一座圣山。有一点很重要，在亚历山大的行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点——穆沙山，也就是《圣经》中的摩西之山，它的希伯来名字就叫“摩西”。当年的摩西曾在那里遇到一个从火堆里（燃烧的灌木丛中）向他讲话的天使；而在亚历山大的传奇故事中，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

我们只需稍稍回忆一下《古兰经》中有关摩西和鱼的故事，就不难发现那些类似的事件都曾发生在这几个不同的英雄身上。《古兰经》里关于摩西的传奇告诉我们生命之源在“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在那里，奥西里斯的冥府之河被分成了两条支流，法老们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入地下世界的。在亚历山大的故事中，地下世界的入

口也位于两条暗河的交汇点，在那里，那块被他的向导马登丢弃的“亚当的石头”发出了光芒；还是在那里，神警告他必须尽快回到自己的同伴和部队身边。

《古兰经》还记录了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把亚历山大和摩西都称为“双角人”。而在《圣经》中，当摩西在西奈山见到上帝以后，他的脸上也长出了“角”（被强光辐射的痕迹。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中“角”和“光”具有十分相近的意思）。

《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的大舞台是西奈半岛。从亚历山大、摩西，以及法老们相同的路线和类似的旅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他们的目的地只可能是西奈半岛。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西奈半岛也是吉尔伽美什的目的地。

对吉尔伽美什而言，第二次远行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提尔蒙。按照原来的计划，这次旅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会走水路，乘坐那艘著名的“埃及之船”——“玛甘船”。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发，唯一的航向就是波斯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绕过阿拉伯半岛以后他们应该就进入了红海——埃及人把它叫作“乌尔海”。也许那艘船的名字就是一种暗示，进入红海之后他们会一直向北，向着埃及的方向前行。不过，他的目的地并不是埃及，而是提尔蒙。那么，他原本选择的登陆点又会在哪里呢，红海西岸的努比亚，或

者东岸的阿拉伯，或者一直前行，直奔西奈半岛（见本书第二章之图3：亚历山大的世界）？

幸运的是吉尔伽美什的旅行并非一帆风顺，从他的不幸中我们的探索工作得以继续。出发后不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守卫神，并击沉了吉尔伽美什的“玛甘船”。显然，沉船的地方离苏美尔不远，因为恩奇都（他是沉船事件的“罪魁祸首”）恳求吉尔伽美什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当然是用脚走回乌鲁克。但这一次吉尔伽美什下定决心要找到提尔蒙，于是决定即使徒步前行、翻山越岭，也要向他的目标迈进。我们只需稍稍动一下脑筋就应该想到，如果吉尔伽美什的目的地是红海岸边的某个地方，那他肯定会直接横穿阿拉伯半岛，因为这样的捷径十分明显。但是吉尔伽美什却奔向了西北方，这一点在他之后的行程中多次得到印证。他在穿越沙漠，越过了荒山野岭之后，最先看到的是一个“水面低平的巨大的湖泊”，附近有一座城市，城外有个客栈。他希望能直接穿越那片水面，但是那个“麦酒妇人西杜里”却警告他说那是“死亡之海”，“很久以来，从来就没有人穿过它”。如果说黎巴嫩境内那座神秘的遍布雪松的大山是吉尔伽美什第一次行程的目的地，那么“死亡之海”则为我们探寻他第二次旅程的目的地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纵观古代近东的所有地方，只有一个地方符合这个名字，这个地名即使到今天也依然没有改变，它就是——死海。死海确实是一个“水面低平的巨大的湖泊”，它是地球表面海拔高

度最低的水体。严格地说，它的海平面为负值，约为-400米。死海中海水的含盐量很高，一般的海洋生物和植物都没法在里面生存。

死海附近那座城市的四周有一层围墙，城市里有为供奉月神“辛”而建造的神庙。城外有一家客栈，老板娘不仅热情接待了吉尔伽美什，而且还向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在《圣经》中，我们也能读到一则与吉尔伽美什的这一段传奇十分相似的故事。以色列人在荒野中整整历时40年的游荡就要结束了，他们的前方就是沃野千里的迦南。他们从西奈半岛过来，在绕经死海东侧时抵达了约旦河流入死海的入口。摩西站在一座小山上俯视着脚下的整个平原，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一泓“低平的海”金光闪闪，正如吉尔伽美什所看到的那样。在海滨附近的平原上有一座城市——耶利哥，它位于约旦河的另一边。由于耶利哥横亘在以色列人前往迦南的正道上，因此以色列人就派了两个间谍去打探情况。城墙外也有一家客栈，和吉尔伽美什传奇中的情节一样，客栈的老板娘也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并向那两个探子透露了重要的情报。

在迦南语中耶利哥被写作“Yericho”，意思是“月亮城”，也就是说这座城市是为祭拜月神辛而修建的。

考古证明，耶利哥的历史远早于《圣经》中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这座城市就是吉尔伽美什曾经到过的地方，只是比以色列人到达这里提前了1500年。

事实的确如此，当吉尔伽美什还在忙于寻求永生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耶利哥这座城市就已经存在了。考古学家证实，大约早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就有人居住在耶利哥了，并且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耶利哥就成了一座繁华的都市。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吉尔伽美什曾经到过那里。

经过一番休整调养，吉尔伽美什再次开始了他的旅程。在死海的北端，他向那位“麦酒妇人”咨询接下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自己的行程。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他希望不走绕行的陆路而直接穿过眼前的这片水域。如果他选择陆路，那他的路线就和后来的以色列人一样了。但是相反，他走的是水路。在船夫乌尔先纳比的帮助下，他顺利地到达了彼岸。我们相信他登岸的地点就在死海的南端，因为那里离西奈半岛最近，船夫肯定也清楚这一点。

登岸之后的吉尔伽美什给自己选择了一条十分平常的路线，穿越沙漠的旅行队大多由此前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苏美尔人的英雄史诗中，这条路通往“遥远的、伟大的海”。

而在《圣经》中，我们也能十分容易地找到那个“伟大的海”——地中海。不久，吉尔伽美什就到了南地，迦南南部的一个地区。在这里，他将再次校准自己的方向，明确未来的行程。由南地往西走上一段路程，就应该抵达那个重要的地标——用“两排石头砌成的特殊标记”。船夫乌尔先纳比告诉他，一旦找到这个地标，只需转个弯儿就能发现那个名叫伊特拉的小镇。小镇离地中海已经不远了，在它的前方有一片特殊的区域，未经许可谁也无权随便进出。有学者认为，这片土地是众神的第四个辖区。

那么，小镇伊特拉本身究竟是“众神之城”还是人类的都市呢？

一个残缺的赫梯版本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表明，那个城市既是众神的都市也是人类的都市。它是一座“神圣化的都市”，有很多天神来到这里，又从这里出发前往别的地方。人也可以到这里来，当然，濒海的那片特殊区域除外。在通往这个都市的路上，的确有一个既特别又醒目的用两排石头砌成的特殊路标。吉尔伽美什不仅在那里歇过脚，而且还换上了一身新的行头。之后，他在那里买了些羊做牺牲，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献祭给天神的供品。

与苏美尔人的故事相对应，我们在《旧约》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座都市。它位于迦南南部挨着西奈半岛的

地方，就像是进入西奈半岛中央平原的一扇大门，从它的名字——加低斯（神圣的）——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神性。当然，在迦南的北部也有一座名叫加低斯的城市，它在通往巴勒贝克的路上。为了与南部的那座同名城市相区别，它又被称为加低斯-巴尼亚（起源于苏美尔语，意思可能是“加低斯闪耀的石柱”）。在英雄时代，加低斯属于亚伯拉罕的领地，他“曾经到过南地并居住在加低斯和书珥”。

另外，与《圣经》中的加低斯同名，另一座富于神性的城市则出现在迦南人的传说中。那些在乌加列出土的陶板告诉我们，一个名叫达内尔的酋长曾恳求天神伊尔赐给他一个子嗣，以便在他死后能在加低斯给他建造一座纪念碑。据乌加列文本的记载，伊尔后来果真有了一个名叫西班牙尼（意为“第七”）的儿子。再后来，长大后的西班牙尼奉命去“加低斯的沙漠中修建纪念柱”。也许，《圣经》中的城镇比尔舒华就是根据西班牙尼的名字来命名的，因为这个城中“只有七口井”。

查尔斯·维罗兰德和本尼·达斯奥德是著名的乌加列文本专家，他们也认为在乌加列文本中很多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在贝德海和地中海之间的”西奈半岛。在迦南人的神话故事中，巴尔不仅非常喜欢去以色列北部的“鱼之湖”萨姆基湖钓鱼（阿娜特专程去那儿与他相会），而且还常到“阿拉希沙漠”去打猎。阿拉希是一个和海枣树有关的地

方（见图105）。

查尔斯和本尼都指出，这个地理线索表明乌加列文本里的这片地域和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有很大的联系。在《圣经》中，以色列人是从玛拉（苦水河）经以琳（原意为“甜”，有许多清泉和棕树），最后才到达阿拉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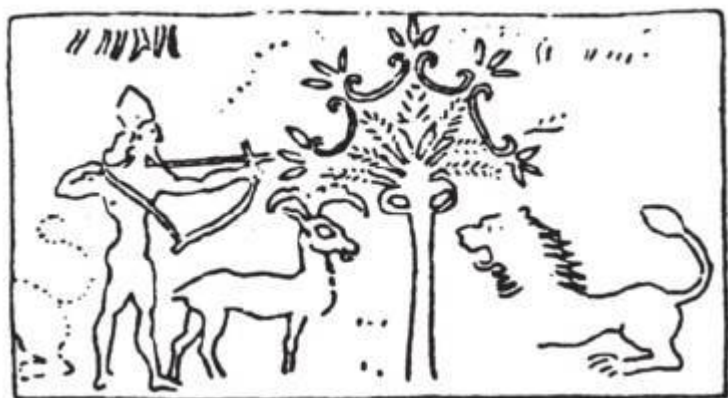


图105

还有一些文本向学者们透露了更多的信息。比如，在那则著名的文本《那些美丽优雅的天神们是这样诞生的》中，伊尔和年轻的天神们一起，都被放到了“出埃及”这个大舞台之上。

文本里的诗节很清晰地表明事情发生的地点就在“萨菲木沙漠”——准确地说就是《出埃及记》中亚姆沙夫边境上的一个沙漠：

我把那些漂亮的天神称为

国王的孩子们。

我会把他们安置在

萨菲木沙漠中那座能够向上飞升的城堡里。

迦南文本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线索。有趣的是，虽然这些文本大多都提到了万神殿中的最高首领“伊尔”，但这里的“伊尔”却只是一个名号，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神。不过，也有一个迦南文本把伊尔称作耶拉，而把他的妻子称作妮卡尔。“耶拉”在闪米特语里的意思正是“月亮”，即著名的月神“辛”；而“妮卡尔”则是从苏美尔语中的“NIN.GAL”（宁加尔，辛的妻子的名字）演化过来的，在苏美尔语里它的意思也是月神。对于西奈半岛中“西奈”这个名字的由来，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推论和猜想。其中一个被普遍接受、也是影响最广的观点认为，“西奈”的意思就是“属于‘辛’”。如果仅从语音的角度考虑，在英语中“辛”可以简单地拼为“SIN”，而“西奈”的英文单词则是“SINai”。

我们可以从第七章之图73中看出，辛就是月神的标志，他常常被描绘为守护在自己领地的门口，长着翅膀，或者驾驭着某种不怎么常见的飞行器。另外，文献还告诉我们，在西奈半岛中部有许多主要道路的交叉口

都被简单地说成是十字路——纳克尔，而这种表述，正是妮卡尔的变形。显然，它们都是以辛的妻子的名字来命名的地方。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很自信地得出结论：“提尔蒙之地”就是西奈半岛。



迄今为止，所有通过地理学、地形学、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得到的第一手资料，都在有力地支撑和证明着我们的猜测和推论。同时，通过它们，西奈半岛在遥远的洪荒时代对当时的“天神”和人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象征着什么，代表着什么，似乎已经不言而喻。

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本明确地指出：提尔蒙位于两个水体的“口子”处。从地图上看，西纳半岛的形状就像一个倒置的三角形，它把红海分成了左右两只手臂——半岛西边的那只显然是苏伊士湾，而东边那只则是亚喀巴（阿拉伯语）湾——希伯来语称其为埃拉特湾。

如果把古埃及人用“素描”手法向我们描绘的塞特之地（杜亚特的所在地，见图106）逆时针旋转90度，将不难看出，它明显具有西奈半岛的地理特征。

美索不达米亚文本提到了“多山的提尔蒙”。西奈半岛的南部确实有许多崇山峻岭，中部则是一个多山的高原，北部的平原地区也被四周的群山环抱。即使临近海岸，向着内陆的方向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也是连绵不绝的沙丘。在远古的时候，这条狭长的海岸线正是连接亚洲和非洲的“大陆桥”。埃及的法老们通过它去侵略迦南人和腓尼基人，并且还向赫梯人挑战。阿卡德王朝的萨尔贡国王就曾宣称他到达过地中海，并在那里“清洗了他的武器”：“我曾经三次绕过‘海边的地区’；我征服了提尔蒙。”这里，所谓“海边的地区”正是指地中海沿岸的土地。到了公元前8世纪，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也称他征服了那片地区，“把他的领土从盐海沿岸的比特 - 亚金一直延伸到了遥远的提尔蒙的边境”。在今天的希伯来语中，死海仍然被称为“盐海”，这又是一个确定提尔蒙大概位于死海附近的证据。

若干亚述国王都提到了“埃及小河”，并把它当作他们远征埃及的地标。萨尔贡二世在说到自己对非利士人在地中海东南岸平原上的大城亚实突的征服时，就曾在他的新版图中列出那条小河的名字。在萨尔贡二世之后统治这个地方的以撒哈顿曾经这样吹嘘道：“我在那条埃及小河的旁边将亚杂踩在脚下……我很赞赏提尔蒙的国王……”

这些文本中所描述的提尔蒙，不论是从地理学还是

从地形学上看，其基本特征都和西奈半岛十分吻合。

就总体情况而言，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古代西奈半岛的气候特征仍然和现在差不多：从10月到次年的5月基本上是雨季，而剩下的月份就十分干燥了。夏秋季节降雨的严重不足（每年降雨不足10英寸）正好吻合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整个西奈半岛都是沙漠。不过，冬天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南部，那些高大的山峰上始终覆盖着皑皑白雪，而在北部的沿海地带，水位离地面不过几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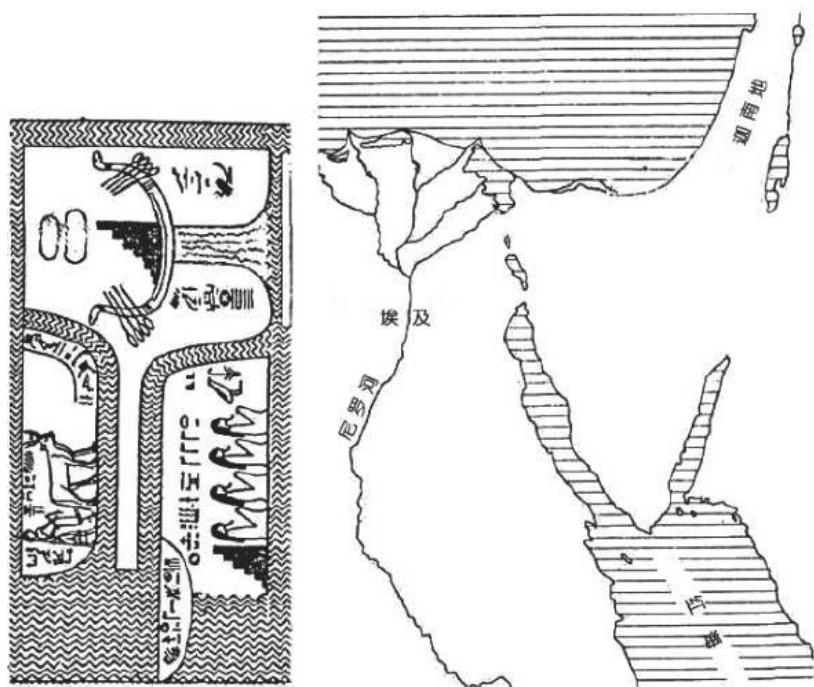


图106

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干涸的河道。在南部，快速而短暂的降雨形成的水流很快就在向东流进埃拉特湾，或者向西流入苏伊士湾的路途中消耗殆尽了。在那些地方，你会发现许多美丽如画像峡谷一样干涸的河道，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林荫繁茂的绿洲。由降水形成的流量最大的几股水流，大多通过宽阔但基本干涸的河道向北流入了地中海，当然，途中它们也能融汇一些较小的支流，从地图上看，就像是密布在一颗巨大的心脏周围的血管一样。在半岛的这些地方，河道的深度从几英寸到几英尺不等，一场暴雨以后，宽度则会由几英尺一下子拓展到一英里甚至更宽。

即便是在雨季，降水也几无规律可循。突然而至的倾盆暴雨之后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干旱，空气中甚至都会冒出烟来，这极易让人对这里的气候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错误的判断可能就曾发生在当年的以色列人身上，他们在4月中旬离开埃及，几个星期以后进入西奈半岛，随即他们便遭遇了严酷的缺水和干旱。在这种情况下上帝还干预了两次，指导摩西到特定的地方敲开石头获取水源。

像西奈半岛上的其他那些季节性旅行者一样，贝都因人（意为“荒原上的游牧民”，阿拉伯人的一支，分布在西亚和北非的沙漠和荒原地带）也能够从表面干涸的河道中发现“奇迹”，前提是河道中的泥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

件。破解秘密并不难，许多表面干裂遍布砾石的河床下都有一层黏土，正是这个黏土层能够在快速流过河床的水流中保留住大量的水分。掌握了这个窍门再加上一点运气，你就常常会在那些表面看来已完全干涸的河床下挖出沙漠中的金子——地下水。

虽然这个游牧民族知道的秘密可能远不止这一点，当初上帝究竟让摩西教会了他们什么，也许永远都将是一个谜，但近期在西奈半岛的发现还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以色列水文学家发现，在地层的深处，水能以一种类似于结晶体的方式存在，而且，许多这样的水体可能早已存在了千百万年，就像那些古老的化石一样。也就是说，在另一个地理纪元的史前时期，一些湖泊或者冰川里的水会以一种直到今天我们都没能完全弄清楚的方式，悄然潜入我们脚下很深的地方，神秘地保存下来。以色列的专家们所找到的，就是些深藏在撒哈拉沙漠和努比亚沙漠部分地区之下的结晶水，甚至，在西奈半岛中部很深的地下也发现了这种水。这个巨大的地下水库从苏伊士运河附近开始，一直延伸到荒芜的南地，体积约6000立方英里。就连保守的估计也认为，如此巨大的储水量足够今天的以色列人使用一百年。

这些水体也并不总是以结晶体的方式存在，虽然它们埋藏在地底下约3000英尺深的地方，但在压力的作用

下依然可能形成自流井，这样一来，最高的液面距地表也就不到1000英尺了。埃及人在西奈半岛北部平原的中心地带进行石油开采时，一次试验性的探眼工程就曾发掘出一个巨大的地下水库。不仅如此，更多的钻探工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上面是一片干燥、荒芜、毫无生机的原野，而在现代工具的帮助下，却能发现它们的下面大都是一湖纯净而闪亮的水体！

掌握了空间技术的纳菲力姆人难道会不懂得这样的知识？隐秘地藏匿在地下的那些水体，与摩西按照上帝的指示敲开石头后所喷涌出来的清泉，就没有丝毫的联系吗？你就能肯定，摩西觅得的那一泓清泉就只是河床下的黏土层中残存的那些水珠？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在埃及击打海水的杖，”上帝告诉摩西说，“你会看到我站在一个特定的石头上，你要用杖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足够所有人和他们的牲畜喝。为了让大家知道上帝的恩典，摩西带了几个以色列长老去那个地方做见证人，“奇迹”就在“长老们的面前”发生了。

在一个与提尔蒙有关的故事中，苏美尔人也提到了一个与缺水和干旱密切相关的事件。那是一段因严重干旱而导致的灾荒岁月，作物枯萎了，牛也没有食物，动物们都很干渴，大地无声，每个人都煎熬难耐。提尔蒙的首领恩夏格的妻子尼斯科拉对她的父亲恩基说道：

你所赋予的城市.....

提尔蒙，你所赋予的城市.....

河流里面没有水.....

少女们都没有洗澡，

城市没有下一滴雨。

恩基深默了半晌，他知道纾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开采地下水，但他也更明白，这次的开采可不再是简单地在地上掘一两口井。对凡人来说，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获得那些深藏在地下的玉液琼浆。恩基知道，第一步必须探明哪里有地下水，第二步才是取水的方案。不过，他的方案倒也简单——从空中发射一个特殊的“石头”，猛地钻进地底，清冽甘甜的地下水自然也就一涌而出。

想好这些后，恩基就对他的女儿说：

让神圣的乌图在空中定好方位，

他的胸前紧贴着一块锐利的石头，

他将从高处指挥它往下飞.....

在先前计划好地方，

它能把甘甜的水带上地面。

有没有可能从天上发射一枚特制的导弹来钻穿地表，让洁净的地下水一下便喷涌而出呢？古代的作者显然预料到了读者们的怀疑，于是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再次强调说：“真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努力确实奏效了”，提尔蒙变成了一个“田野上长着庄稼，农田里遍布玉米”的“港口城市”……

在这里，提尔蒙和西奈半岛的相似甚至相同得到了双重确认：第一，地下水库的存在；第二，乌图/沙马氏（宇航母舰的指挥官）在邻近地方的出现。

至此，西奈半岛已经享有了提尔蒙所享有的一切盛名。



众所周知，苏美尔人珍爱宝石，而提尔蒙正是宝石的重要出产地。与之相对应，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那就是埃及的法老们从西奈半岛的西南部获得了大量的蓝绿宝石（绿松石？）、青绿宝石（青金石？但青金石似不产于埃及）和孔雀石。最早的青绿宝石开采区现在叫作瓦迪·马哈拉，在那里，采矿者们在干涸的河道两边的岩壁上挖出了许多地道，然后从里面凿出青绿宝石。后来，在一个现在名叫Serabit-el-Khadim

的地方也兴起了宝石开采。在瓦迪 - 马哈拉发现的碑文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650—公元前2575年），据说，在那个时候埃及人就已经占领了这片矿区并在那里屯兵驻营了。

考古发现使学者们相信，埃及人最初只是对由闪米特人部族开发的矿井进行突袭。对此，埃及的第一代法老们打败并俘虏“亚洲游牧民”的图画（见图107），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讯。

青绿宝石在埃及的名字叫马夫卡特（埃及人称西奈半岛为“马夫卡特之地”）。这个名字起源于苏美尔，它的意思是“开采矿石”。在古埃及时期，这些矿区都属于绿石松女神哈托尔，她还拥有“西奈女神”和“马夫卡特女神”



图107

的称号。这是一个“生活”在古老年代的神，埃及人在描述她时，总是让她的形象与牛头或牛角有关。更有甚者，他们给她的绰号甚至干脆就叫作“牛”（参见第三章之图8和本章图107）。至于她的名字的象形文写法，则是在一只鹰外面加上一个方框，学者们将它解释为“何璐斯大殿”（因为何璐斯就被刻画为一只鹰）。但是更确切地说，它的意思是“鹰之殿”。只有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搞清楚为什么那块被人为控制从天而降的“石头”，不偏不倚刚好在西奈半岛砸出了那泓能让所有人取之不竭饮之不尽的清泉。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西奈半岛上的青绿宝石早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就得到了开采，是世界上最早被挖掘而出的硬质岩石”。如果我们的历史纪元没有弄错的话，那个时候苏美尔文明才刚刚起步，而埃及文明更是1000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么，是谁组织了那些开采活动呢？埃及人说是他们的智慧之神——透特。

这个说法以及有关哈托尔在西奈半岛的职位之说，显然是埃及人对更为古老的苏美尔神话的模仿。根据苏美尔文本，组织阿努纳奇们进行矿石开采的是他们的知识之神恩基。另外，文本还说到，提尔蒙在大洪水之前是恩基和恩利尔的妹妹宁呼尔萨格的领地。宁呼尔萨格在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不过当她老了以后，却有了一个“牛”的绰号，有关她的图像都把她刻画成了一个头上长有牛角的神（见图108）。显然，宁呼尔萨格和哈托尔的相似之处十分明显，这里就不再作更多的阐述了。

另外，西奈半岛的铜矿也储量丰富。据史料记载，埃及人曾为此专门派出远征军到那里去开采铜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插进半岛的深处。第十二王朝（亚伯拉罕时代）的一位法老就曾说道：他“到达了别国的边境，探索了神奇的峡谷……”他吹嘘说他的军队没有落下一件战利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的考古学家本诺·罗森伯格在西奈半岛有了大量发现，他的著作《西奈探索》

（1967—1972年）表明，在古埃及的早王朝时期（公元前2650年前），闪米特人就已经居住在那里了，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冶炼铜矿石和开采青绿宝石的部落，他们曾有力地抗击过法老的远征军对自己领地的入侵。“我们可以在头脑中建立起一片大型的冶炼企业聚集地……从半岛的西南部一直延伸到东部的亚喀巴湾……有开采铜矿的矿区，有矿工的宿营地和熔炼设备……”

《旧约》中也曾提到西奈南部的土著居民昆尼特人，并说“昆尼特人”的字面意思就是“锻工、冶炼者”。R.J.福布斯在他的《史密斯的演变》一文中就指出，《圣经》中的“Qain”（史密斯）就是从苏美尔的“KIN”（设计者）演化过来的。而在英文里，“Smith”正是“铁匠、锻工”的意思。



图108

法老拉美西斯三世（他的统治时期开始于“出埃及”后面的那个世纪）就曾公开宣示他曾侵入过那些炼铜工人的住地，并在提那-埃拉特洗劫了他们的冶炼中心：

我摧毁了萨苏部落中的西珥人，我洗劫了他们不计其数的营地、财物以及牲畜。他们被绑住手脚，带回埃及。我把他们送给神当奴隶。

我又把我的军队派往了古国，古国有丰富的铜矿石。军队被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乘船走水路过去，另一部分通过陆地过去。这样的壮举自从法老统治以来还是第一次。

矿石中含有大量的铜，无数的矿石被装入船中，士兵们把它们安全地运了回来……

经过三次提炼，它们闪耀出金色的光芒……我把它们堆在了宫殿外的阳台上……

我让所有的人都来观看，让他们把这一切都当作奇迹来看。

在苏美尔人的英雄史诗中，众神的最终判决是将恩奇都送到提尔蒙附近的一个矿井里服一辈子的劳役，这导致吉尔伽美什构思了那个企图瞒天过海的大胆计划，建造埃及之船“玛甘”，并带着他的伙伴一起朝“永生之

地”进发——因为矿区就在距那里不远的地方。显然，我们的推论完全符合古代的资料。



在我们进一步重现古老的历史之前，还得找到更多的证据，来支撑提尔蒙就是西奈半岛的苏美尔名字这个结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直到现在，学者们都不太赞同这个结论；那么，我们不妨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反面观点，并分析为什么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

很多观点——比如P.B.康沃尔在《提尔蒙的位置》一书中所说的——都认为提尔蒙是波斯湾里的巴林岛。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过分依赖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所刻的碑文，他在碑文里面称有许多国王向他朝贺，给他上贡；这些国王中就有“提尔蒙的国王乌佩里”，乌佩里所住的地方在海中，离岸边30双时（60小时）航程的地方，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认为这就是提尔蒙位于一个岛屿上的依据；而且持着这个观点的学者们还认为“在太阳升起之地的海”就是波斯湾。所以他们最后的答案是巴林。

这种解释或者观点有几个漏洞。第一，很有可能是提尔蒙的一个首府在离岸边不远的海岛上：碑文首先明确了提尔蒙那片土地和提尔蒙那个城市的存在。第二，其他亚述碑文在描述城市的时候也用到了“在海中间”，但

是所指的是在沿海的城市或者在海角的城市，而没有指岛屿——比如说地中海沿岸的阿瓦德。如果“在太阳升起之地的海”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东边（太阳从东方升起）的一个海的话，那么波斯湾也不符合条件，因为波斯湾在美索不达米亚西边。而且碑文说的地方需要用30个双时（60小时）的航程才能到达，这样的话也不符合条件，因为巴林离美索不达米亚太近了。巴林位于离美索不达米亚约300英里的波斯湾里面，就算走得很慢的话，60个小时的航程也足够走几个300英里了。

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关于提尔蒙出名的特产。即使是在吉尔伽美什那个时代，提尔蒙地区也有很多地方是开放的。有一个我们见过的区域，那就是被判刑的人们去服刑的地方，这些犯人就在那里的矿井里挖煤和宝石；提尔蒙的确因盛产宝石而出名。此外，提尔蒙和苏美尔的文化和贸易交流有很久的历史，前者向后者提供特定的木材。还有就是，提尔蒙的农业区出产了古代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洋葱和海枣。

除了一些品质平平的海枣以外，巴林根本就不出产上述产品。所以为了维护他们的观点，巴林派的学者们又给出了一些更复杂的答案。杰弗雷·比比的《寻找提尔蒙》一书和其他学者认为，巴林只是一个转运点。他们也同意那些产品是来自别处更远的地方的说法；但是装载这些货物的船并没有直接去到苏美尔，而是在巴林就

把货物卸下来了，著名的苏美尔商人就在这里挑选货物并将它们运到苏美尔的港口。所以，苏美尔文本里面就记录了这些货物的来源地，提尔蒙，即巴林。

但是，已经航行了很远的货船为什么就不继续走完仅剩的很短的一段距离直接到美索不达米亚呢？他们凭什么偏偏要停靠在巴林增加成本和麻烦呢？这个理论也直接与苏美尔和阿卡德的一些统治者的叙述相冲突，他们说提尔蒙的商船和其他地方的船一起来到了他们的港口。拉格什的一位国王乌尔纳西曾经称“提尔蒙的船……给我带来了很好的木料，作为供品送过我”。吉尔伽美什的乌鲁克和拉格什是邻近的王国。在他的描述（见图109）中，我们认出了提尔蒙这个名字，因为它被形象地描述为一个火箭。阿卡德的第一任国王萨尔贡也吹嘘说：“在阿卡德的码头停靠了来自玛甘的船，提尔蒙的船……”

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提尔蒙的商船直接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港口，这从逻辑和经济上看都合理。同样地，古代的文本也提到了商品从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出口到提尔蒙。一个碑文记录了一船从拉格什运到提尔蒙（约公元前2500年）的麦子、奶酪和没去壳的大麦；其中，根本没有提到在某个岛屿中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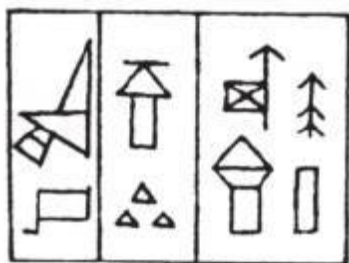


图109

有一个很出色的巴林理论反对者是萨缪尔·N.克雷默，他在《提尔蒙：“永生之地”》一书中强调说，美索不达米亚文本把提尔蒙描述为“一片遥远的土地”，它不是一帆风顺就可以到达的，前往它的旅程很有冒险性。显然这些描述与巴林岛的情况不符合。而且他还说许多不同版本的苏美尔文本都提到，提尔蒙是在两个水体中间而不是靠近一个海。阿卡德文本把提尔蒙定位在两个水体的入口处。

在另外一个叫《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的文本的指导下，萨缪尔总结说，第一，提尔蒙是一片陆地而不是岛屿；第二，它一定在苏美尔的东边，因为太阳从东边升起。在东边要找到这样一处与两个水体相遇的地方，他就只能想到南部波斯湾和印度洋相遇的地方。他表明，或许是挨着印度河（发源于西藏西南部，向西北流经印度北部，而后折向西南方向流经巴基斯坦后注入阿拉伯海）的什么地方。

萨缪尔的犹豫不定是有原因的。很多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本都列出了许多民族和国家，并且没有提到提尔蒙与埃兰等东边地区的联系。而他们把玛甘（埃及）、美路哈（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和提尔蒙混在一起，说他们是彼此邻近的地方。

埃及（玛甘）和提尔蒙的邻近关系在一部叫《恩基和宁呼尔萨格》的文本里得到了体现。在那里，恩基任命恩夏格为“提尔蒙之主”，他的妻子尼斯科拉为“玛甘之主”。另外一个作为恩基自传的文本，则写到了他在大洪水后的活动：帮助人类重建文明。这时，提尔蒙再一次与玛甘和美路哈列在了一起：

我俯视着玛甘和提尔蒙的土地。

我，恩基，让提尔蒙的船停在码头，

来自玛甘的船装载了许多货物。

来自美路哈的船运载着金和银。

这里虽然提到了提尔蒙和埃及的密切联系，但是“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学者们认为是在苏美尔东边，而不是像西奈一样的西边）又作何解呢？

最简单的答案是，文本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说明。文本没有说“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是“沙马氏升上天的地

方”——这就很起作用了。提尔蒙根本不在东方；而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在沙马氏坐在Shem——火箭船中升上天空的地方（沙马氏的象征就是太阳，所以“太阳”指的是沙马氏而不是真正的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他到了马苏山，

当它们在白天飞回来又飞出去的时候……

他看见了这些Shem。

守卫守护着Shem的大门……

当沙马氏飞下来又升上去的时候，

他们都仔细看护着。

那里就是大洪水英雄吉乌苏德拉被带到的地方：

在十字路之地

在多山的提尔蒙——

就是在沙马氏升上去的地方……

他（吉乌苏德拉）被带上去和众神一起居住了。

由于吉尔伽美什被拒绝进入Shem，所以他就去和他

的祖先吉乌苏德拉见面并交谈。之后他就走上了去提尔蒙的马苏山的路——西奈半岛的摩西之山。



现代植物学家为西奈半岛植物的多样性感到惊奇，他们在这里发现了超过1000种不同的植物，而且其中很多都是西奈半岛所特有的。只要有水的地方，这些植物就会疯狂地生长，就像在绿洲中一样；它们早已适应了这种特别的气候和水文环境。

西奈半岛的北部以盛产优质洋葱著称。它的变种就是有很长的茎秆的葱；葱就是从地中海沿海城市阿斯卡隆运到欧洲的，而阿斯卡隆就在“埃及小河”的北部。

有一种植物已经完全适应了西奈半岛的独特环境，那就是刺槐；刺槐生长在干涸河道的河床上，因为它需要蒸发大量水分，在河床上它的根就可以伸下去很深，以获取水分。这使其可以在不下雨的情况下存活十多年。刺槐木料是很珍贵的；根据《旧约》，约柜就是由这种木料做的。刺槐木也可能被苏美尔的国王们大量进口用于神庙修建。

还有一种植物在西奈半岛常年都可以看到，那就是桤柳。它们也生长在干涸的河道边，它们的根也能够伸到地表很深的地方，而且即便下面的水分含盐高它也能

照样生长。

在古代，和提尔蒙有最大联系的树则首推海枣树。现在海枣树也是西奈半岛的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只需要很少的照料，它就能向贝都因人提供果实（海枣）；它的果肉和核用来喂骆驼和山羊；树干用来修建房屋或者当柴火；树枝用来铺屋顶，纤维用来做绳子或编织。

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记录中了解到，在古代提尔蒙也向美索不达米亚出口海枣。海枣十分大而且很美味。乌鲁克众神的食谱详细地说道：“每年每一天的四顿饭，108单位的普通海枣和来自提尔蒙的海枣……向神提供这些食物。”在陆路上，离美索不达米亚最近的城镇是耶利哥。耶利哥在《圣经》中的特征是“耶利哥，海枣之城”。

我们发现，海枣树在古代近东地区被视为人和他的神的概念的标志。《圣经》中《赞美诗》的作者许诺“正义应该像海枣树一样繁盛”。先知以西结在重建耶路撒冷的神庙的幻想中，看到了神庙由二级天使和海枣树交替装饰，“二级天使和海枣树……所以海枣树在两个天使之间……”由于在那个时候以西结和被巴比伦人逐出的流浪汉们居住在一起（他们被巴比伦人强制从犹地亚逐出），因此以西结非常熟悉美索不达米亚以二级天使和海枣树（见图110）为主题的图画。

在古代，有两个标志广泛地被当时的民族刻画，它们就是翼碟（第十二个天体的标志）和生命之树。1912年，费利克斯·冯·卢绍通过他的书《在古代东方》向我们展示了希腊爱奥尼亚的柱子的柱头（见图111a）和埃及类似的柱头（见图111b），实际上这些柱头就是生命之树的风格化；而且它们的形状很像海枣树（见图111c），所以也确认了早期关于生命之果的传说和英雄故事里的生命之果，原来就是一些特殊种类的海枣树的果实。我们发现在伊斯兰埃及也有以海枣树为主题的元素，在开罗的壮丽的清真寺里面，也有把海枣树作为生命标志来进行装饰的图形（见图111d）。



图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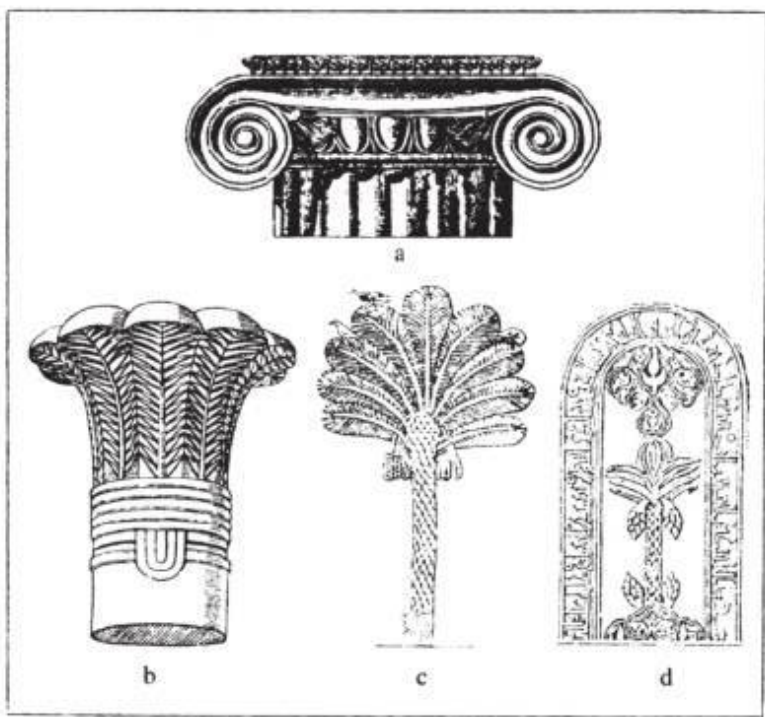


图111

许多重要的研究都表明，这样一种生命之树的概念分布甚广：生长在众神的居所，从近东传遍了整个地球并且成了所有宗教的一个信条。

而所有这些绘画和信仰都源于苏美尔记录中的“生命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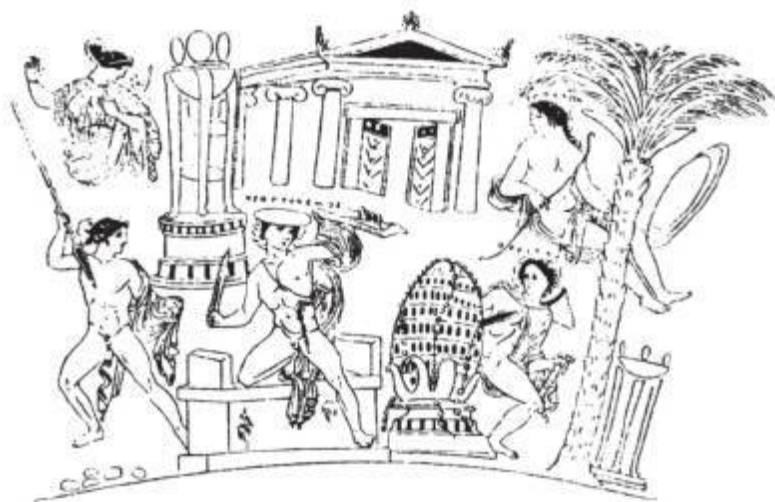
提尔蒙，

在这里，老妇说自己不是老妇。

在这里，老翁不说自己是老翁。

苏美尔人把火箭地区称为提尔蒙；而“提尔蒙”也有“生命之地”的意思。生命之树在苏美尔语里有“人造物体”的意思；所以生命之树也可以叫“生命之交通工具”——火箭船。在艺术中，我们也发现有时候“鹰人”不是在向海枣树而是向火箭行礼（见第六章之图61）。

我们在希腊宗教艺术中发现半圆形石祭坛也和海枣树有关系。古希腊德尔斐的一幅绘画展示了阿波罗神庙外面立起的半圆形石祭坛仿制品挨着一棵海枣树（见图112）。由于希腊没有海枣树，所有学者都相信那是用铜制造的人工树。半圆形石祭坛和海枣树联系起来可能是要表达某种象征意义，因为在希腊其他神庙中心也有同样的情况。



前面我们就已经发现，半圆形石祭坛（也就是“地球之脐”）是希腊、努比亚和迦南的“神谕中心”与杜亚特之间的一个联系点。现在我们又发现，这“神奇的石头”和海枣树——生命之地的树——也有联系。

伴有插图的苏美尔文本对二级天使的描述包括以下咒语：

我手中拿着棕黑色的恩基之树；

此树能控诉你的罪行，是天上了不起的武器，

我拿在手中；

海枣树，神庙的伟大的树，我拿在了手里。

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绘画显示了一个拿着海枣树的神（见图113）。在一个以4个神为背景的地方，另外一个拿着树的神正在向一位国王授予生命之果。

在埃及文本和描述中，我们已经来过这个地方了：4个神分别代表4个基点，4个基点就在杜亚特的天堂的阶梯处。我们还看到，在苏美尔的天堂的门口，也有海枣树（见第七章之图73）。

毫无疑问，古代追寻永生的目标原来就是寻找一个

航天港——它不在别处，是在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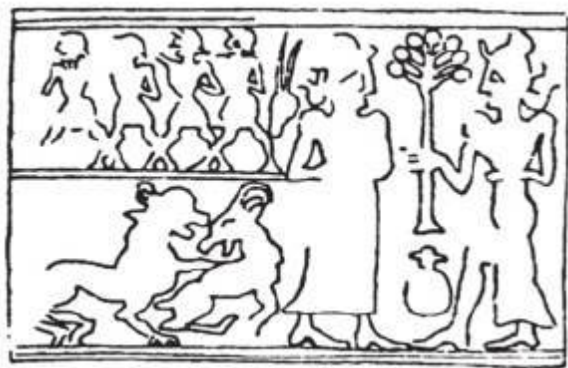


图113

第十一章

难以捉摸的山

在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纳菲力姆人建立起他们大洪水后的航天港。在神的赐福下，一些被挑选出来的凡人接近了西奈半岛的某座山。在那里，“回去！”鸟人守卫命令亚历山大说，“因为这片土地只属于上帝一个人”；在那里，“不要再走近了！”上帝向摩西喊道，“你脚下的土地是神圣的土地”；在那里，鹰人用他们厉害的光束对付吉尔伽美什，结果发现他不纯粹是凡人。

这座山就是马苏山——超级驳船之山。亚历山大的故事中把它叫作摩苏斯山——摩西之山。从与摩西相同的名字、它的特点以及其他线索，可以看出来，那座山正是摩西的目的地的标志。这就使“西奈半岛的门户在哪儿”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难道它不就是《出埃及记》的目的地“西奈山”吗？它是西奈半岛南部群山的最高峰，其位置在西奈半岛的地图上标注得很明确。

逾越节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在过去的3000多年的岁月中，人们每年都庆祝这个日子。希伯来人的宗教和历史记录中都有丰富的关于“出埃及”的资料，比如以色列人在荒野的游荡和西奈山的神约，等等。以

色列整个民族都看见了上帝耶和华出现在那座圣山上，闪闪发光；这就让这个民族对上帝的显灵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山的具体地点却没有得到过多描述，其原因是为了避免让那个地方成为一个被狂热崇拜的中心。在《圣经》中，也没有关于哪个人去过西奈山的记录，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先知以利亚。“出埃及”的四个世纪以后，以利亚在卡梅尔山杀死了巴尔的牧师们，然后开始了他的逃生之旅。在前往西奈山的路途中，他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上帝的一个天使将他唤醒并将他安置在了西奈山的一个洞穴中。

在当今时代，我们即便不在天使的帮助下也能够轻易地找到西奈山。像过去几个世纪以前的朝圣者们一样，当今的朝圣者们也前往圣卡塔林修道院（见图114）去朝拜。

圣卡塔林是根据埃及的殉道者圣卡塔林的名字来命名的，她的遗体被天使们带到了附近的山峰，所以那座山峰就根据她的名字命名。朝圣者们在山下休息一晚上，在次日天亮时分就开始往格贝尔-马苏山（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摩西之山”）上爬。格贝尔-马苏山是在圣卡塔林修道院南部山峦中的山峰，山峦有两英里长（见图115）。

要爬上那座山峰还是不太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它的相对高度有2500英尺。在山峦的东侧有一条石

阶小道，是僧人们用4000块石板铺成的。还有一条稍微好走一点的路（但是要多花几个小时）始于一个峡谷，这道峡谷是由一座山峦和另外一座以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命名的山形成的；这条路在山峦东侧缓缓地向上延伸着，与第一条路大约交会在倒数第750个石阶处。据僧人们讲，以利亚就是在那个交汇点遇见上帝的。

山上面有一座基督教的教堂和一座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它们都很小而且建造粗糙。旁边有一个洞穴，这个洞穴被供奉为“磐石中的洞穴”——见《出埃及记》之33：22。在下山的路上有一口井，这口井被当作是为摩西的岳父他们提供过饮水的井……总之，传统上僧人们的故事总是尽可能地把一切神圣的事件都与这座山联系起来。



图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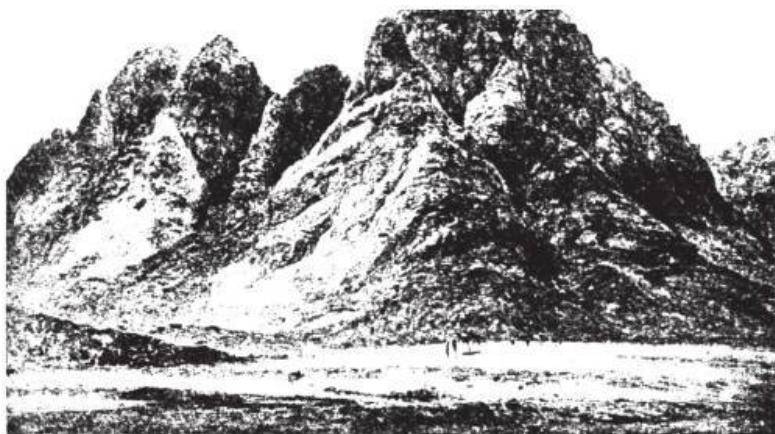


图115

站在格贝尔-马苏峰上，你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山峰，这些山峰一起形成了这个巨大的心脏地带；格贝尔-马苏峰只是其中的一员。不过，奇怪的是，作为如此重要的地方，格贝尔-马苏峰看起来要比其他很多山峰都低一些！

为了支撑圣卡塔林寺的传奇，僧人们还专门在修道院的主建筑上挂了一个牌子：

修道院高度5012英尺

摩西山高度7560英尺

圣卡塔林山高度8576英尺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圣卡塔林山确实比较高——事实上是西奈半岛最高的山，这就是为什么天使们选择它来存放圣卡塔林的遗体的原因。我们知道，上帝也把以色列的子民们带到了这片禁地，所以令人失望的是，上帝向子民们展示他的威力和法规的地方居然不是这片地区的最高峰。

上帝是不是找错山了？



1809年，瑞士学者约翰·路德维希·伯克哈特以英国促进非洲内陆发现协会的名义去了近东。他头上戴着头巾，穿着阿拉伯服装并取了个阿拉伯名字叫易卜拉欣·伊本·阿卜德·安拉（意为“安拉的仆人亚伯拉罕”），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去到异教徒被禁止进入的地区。在人迹罕至的埃及苏丹交界处一带阿布-辛贝和约旦的古城那巴顿，他发现了埃及神庙。

在1816年4月15日，约翰骑着骆驼从苏伊士湾北端的苏伊士镇出发，打算重走“出埃及”的路线，由此来确认西奈山的真实身份。他按照以色列人的路线南下，沿着西奈半岛西岸行进。那里的山离海岸线有10—20英里，因此形成了一个山海之间的海岸平原带；那里还有干涸河道和一些温泉，温泉中有一个是当年法老们所钟爱的。

在南下时，他对沿途的地理、地形和远近都进行了仔细观察。他将所看到的情况和《圣经》中相应的描述都进行了比较。到达石灰岩质地的高原的尽头时，出现了一个沙质条带状区域把高原和努比亚的石灰岩地带分开，就像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一样横穿过这两个区域。然后他进入了内陆。之后不久，他又朝着南方的中心地带行进，最后从北部到达了圣卡塔林修道院。

他在途中的一些见闻十分重要。他发现那个地区出产十分出色的海枣；僧侣们有一个传统，他们每年都会将由很多大箱子装着的海枣作为贡品送给君士坦丁堡的回教君主。由于他对那个地区的贝都因人非常友善，所以他们就邀请他去参加他们每年一次的盛宴，盛宴是为了纪念屠龙英雄“圣乔治”；而他们把“圣乔治”称为“El Khidher”——万年青！

约翰登上了马苏山和圣卡塔林山，并在这个地域广泛地参观了一番。在此，他被一座叫乌姆-夏特尔的山吸引住了，这座山仅比圣卡塔林峰低180英尺；它位于马苏山和圣卡塔林山这两个组合的西南位置。从远处看，在太阳的照射下，山顶反射强烈的白光，其原因是山上的巨石中掺杂着云母颗粒，而这种掺杂可能很不寻常；然后反射出的光线又与周围相对比较暗的地方形成了对比。而且从苏伊士湾和埃拉特湾都可以看到这个山峰的顶部。约翰在女修道院的记录中发现了一些踪迹，说乌

姆-夏特尔曾经是寺院聚集的中心。在第15世纪，运载着玉米和其他食物的骆驼队很有规律地经过这个地方，去往伊尔托尔（“公牛”）港，因为这条路是到那里的最近途径。

在回来的路上，他经过了瓦迪-飞兰和它的绿洲，也是西奈半岛最大的绿洲。在众多河流的源头，他爬上了一座高达6000英尺的十分迷人的山：斯尔巴尔。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些神庙的遗址和朝圣者刻的碑文。在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过去大多数世纪中，瓦迪-飞兰才是西奈主要的寺庙聚集中心，而不是圣卡塔林。

当约翰通过《叙利亚和神圣之地游记》一书发表了他的发现后，他的论断引起了学术界和《圣经》研究界的极大震动。真正的西奈山不是马苏山，而是斯尔巴尔山！

法国人莱昂·日·拉波尔德伯爵在约翰的作品的激励下，分别在1826年和1828年两次去了西奈进行考察；他对这个地区知识的最大贡献就是其著作《出埃及述评》中优秀的地图和图画。

在他之后，苏格兰艺术家大卫·罗伯特也于1839年到西奈半岛进行了考察；他绘制的地图将地图的精确和艺术的生动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照片出现之前的纪元里

引起了很大关注。

下一个西奈半岛的主要旅行者就是美国人爱德华·罗宾森和他的同伴以利·史密斯。他们的装备是他们自己的书和拉博德伯爵的地图，像约翰一样，他们也是骑着骆驼从苏伊士出发的。从出发到抵达圣卡塔林一共用了13天的时间。在那里，罗宾森对僧侣们广为流传的传说进行了彻底的验证。他发现飞兰确实是一个寺庙聚集中心，这个中心聚集着很多主教，圣卡塔林修道院和西奈南部的其他一些寺庙都附属这里的主教；所以传统和传说就重点突出了飞兰。从传说和文献中，他发现在基督世界前期的几个世纪里，马苏山和圣卡塔林都没有什么重要性；后来，大约在17世纪，侵略者和掠夺者使其他寺庙聚集地沦陷了以后，圣卡塔林的至高地位才逐渐形成。他发现本地贝都因人对《圣经》中的名字“西奈山”和“何烈山”完全没有了解，是后来的圣卡塔林的僧侣将这些名字运用到具体的山上的。

那么约翰是正确的吗？罗宾森在《〈圣经〉研究在巴勒斯坦、西奈山和佩特拉-阿拉伯》一书中透露说，他在约翰考察的线路上发现了一个问题，所以对约翰的新想法有所质疑；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对马苏山表示怀疑，认为西奈山可能是附近的某座山。

学术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都认为西奈山和马苏山就是同一座山，现在这种观点却面临了挑战，甚至

连伟大的埃及学家和科学考古的奠基人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也无力反驳。他乘船穿过了苏伊士湾并在伊尔托尔登陆。伊尔托尔是过去的朝圣者到圣卡塔林和摩西山朝拜时登陆的港口，附近就是巨大的乌姆-夏马尔山。卡尔断断续续地将这座山与马苏山和斯尔巴尔山进行比较。经过了大量走访和调查以后，他将焦点集中在了最有争议的问题上：是马苏山还是斯尔巴尔山？

他的发现陆续发表在他的几部书中：《在埃及的发现》《1842—1845，埃塞俄比亚和西奈半岛》《埃及的来信》和《埃塞俄比亚和西奈》；此外，或者还包括他向普鲁士国王的报告，因为他的旅行是由普鲁士国王赞助的。

几乎刚到马苏山地区，卡尔就对这座山产生了怀疑：“那个地方的偏远程度，去山上的路的距离之艰难，”他写道，“倒是特别适合隐居者，而不大适合大的民族聚居。”他认为，如果马苏山就是西奈山的话，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不可能在这里维持多久，但是他们事实上却在西奈山停留了一年；这就说明马苏山不是西奈山。并且这里的传统信仰最早只能追溯到公元6世纪，也说明了马苏山不是西奈山。

卡尔强调说，其实西奈山是在一个沙漠平原中；在《圣经》中也叫何烈山，“干枯之山”。一方面，马苏山处其他群山中，而不是一个沙漠地区；另一方面，从海

岸边到斯尔巴尔山就是这样的一个沙漠地带，足以让那些以色列人群瞻仰上帝显灵；而且斯尔巴尔山位于与瓦迪-飞兰的交界处，这就使得这座山成了维持这些以色列人生存一年的唯一可能。不但如此，这可能也是亚玛力人攻打和占领这个地方的依据。而马苏山实在没有值得一战的肥沃的土地。摩西刚来到西奈山的时候，就开始为他的大群牲畜寻找牧场，显然，飞兰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但是荒芜的马苏山却不行。

如果不是马苏山的话，那为什么是斯尔巴尔山呢？除了斯尔巴尔位于瓦迪-飞兰的“正确”位置外，卡尔还发现了其他具体的证据。他报告说，在斯尔巴尔山上有一个山坳，周围有5座山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王冠的形状。在山坳中，他发现了一个女修道院的遗址。他称上帝显灵就发生在那个地方，所有以色列人都瞻仰了上帝的荣光。至于罗宾森发现的约翰路线上的问题，卡尔给出了一个间接的答案。当权威的约翰将他的总结发表以后，他在两方面动摇了传统观点：他很确定地否认了西奈山和马苏山是同一座山的说法，并认为前者实际上是斯尔巴尔；而且，他对之前没有被给予重视的“出埃及”路线提出了挑战。

辩论差不多持续了25个春秋。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其他学者的一些“演讲稿”，其中著名的有查尔斯·福特斯的《阿拉伯历史地理》《荒野中的以色列》和威廉·H.

巴雷特的《在沙漠中跟踪以色列人四十天》。他们又补充了一些意见，确认了一些事实，提出了一些疑问。在1868年，英国政府也介入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派出了完备的远征考察队到西奈。他们的任务除了进行地理测绘外，还要建立真正的“出埃及”路线并确定西奈山的位置。这个团队的领头人是查尔斯·W·威尔逊和亨利·斯宾塞·帕姆尔，这个团队中还包括了著名的东方学者和阿拉伯学者爱德华·亨利·帕姆尔教授。

先前到西奈考察的调查者们去的时间大多是在春天。1868年9月11日，威尔逊-帕姆尔团队从苏伊士出发，并于1869年4月24日返回，他们在那里经过了从初冬到春天的寒冷时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遭遇了多山的南部的凛冽寒风带给他们行程的种种困难。像圣卡塔林和马苏这样高一点的山峰，整个冬季都覆盖着积雪，但奇怪的是，当初，在埃及从未见过雪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年，而《圣经》中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既没有提到雪，也没有提到寒冷的天气。

队长亨利·斯宾塞·帕姆尔向爱德华·亨利·帕姆尔教授提供了他辑录的历史和考古资料集《西奈：遗迹中的古代历史》，里面包括了西奈早期的居民、埃及人的出现、已发现的最早的字母刻录的碑文等文献；后者通过这些资料和证据制定了他们这个团队的考察路线，并找到了他们心中的西奈山。其成果是《〈出埃及记〉中的沙

漠》一书。

尽管学术界表示怀疑，但他们的团队还是否决了斯尔巴尔山，将票投给了马苏山。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总结中有一个细节的变化。由于马苏山前面没有宽阔的峡谷来供以色列人安营扎寨和瞻仰上帝的荣光，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西奈山的准确位置不是山峦南部的马苏峰，而是北侧的拉斯沙夫拉夫峰，因为这座山峰朝着一片广阔的平原；而这个平原至少够两百万以色列人安营扎寨。

帕姆尔教授的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回应，有的支持，有的又在他的发现的基础上进行改动。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将其他一些南部的山峰当作西奈山的情况，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路线。

但是我们能找的地方就只有西奈半岛南部吗？

让我们回到1860年4月。那时，《神圣文献杂志》发表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建议：神山并不在半岛南部，应该到中部高原去找。这位匿名的作者指出，有一座山的名字的含义十分重要，那便是巴蒂耶斯-艾尔提山，意思是“野外的游荡者”。而当地贝都因人解释说，那里就是以色列人游荡的地方。文章表明，艾尔提的一座山峰才是西奈山。

所以，在1873年，一个叫查尔斯·T.贝克的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据此踏上了寻找真正的西奈山的旅途。贝克曾经对尼罗河的源头进行过探索并绘制了尼罗河的地图。他根据西奈的调查和研究建立了这样一个理论：马苏山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以一个叫马苏的僧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而不是根据摩西的名字命名；马苏山以它的虔诚和圣迹闻名于世。对于马苏山的名字大约是从公元550年开始的这个说法，他指出，记录了耶路撒冷被占领后的犹太人的历史的犹太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曾将西奈山描述成那一地区最高的山，也就是说，比马苏山和斯尔巴尔山还要高。

贝克也发出了反问：以色列人怎么会到南部那些有埃及卫戍部队守卫的矿区去呢？

人们不会将查尔斯·T.贝克作为发现真正西奈山的学者而记住，就像他的作品名字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在阿拉伯半岛和米甸发现西奈》。他的结论是，西奈山其实是位于死海南部某个地方的一座火山。这显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他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疑问，这些疑问扫除了其他复杂的推测，而把重点集中在了西奈山的具体地点和“出埃及”的路线上。



探索者们之所以要在西奈半岛南部寻找西奈山，是

由于“南部”这个概念和《出埃及记》的联系很紧密，因为《出埃及记》里面提到了“南部穿越点”、“南部路线”等线索。他们据此认为，以色列人在苏伊士湾自西向东跨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就走出了埃及，到了西奈半岛的西岸了。然后他们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南走，在某个地方转入了内陆并到达了西奈山（就如约翰所说）。

南部穿越点一说确实有很深的根源，而且还有一些传说作支撑。希腊的传说提到了亚历山大一世得知了以色列人在苏伊士湾穿过了红海的消息以后，他也模仿以色列人去到那里。

下一个到苏伊士湾的著名的征服者就是拿破仑，于1799年到来。他的工程师们发现苏伊士城市的南部有一个水下隆起，这个隆起有600英尺宽，它连接着两岸。大胆的本地人在退潮的时候通过它走到对岸，海水淹到其肩处。如果一阵强劲的东风吹过来的话，河床就会露出水面。

拿破仑的工程师为他算好了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以便像以色列人一样穿过红海。但是却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变化，那就是风向的突然改变使一大股超过700英尺高的水浪在几分钟之内就淹没了隆起。拿破仑在最后的时刻逃过了这一劫。

这些经历使得19世纪的学者们相信，在苏伊士湾的

尽头处确实发生过一些精彩事件：一阵强风确实可以创造出一条干的通道，但是风向的变动也会很快将一支部队淹没掉。在对岸，西奈半岛，那里有一个地方叫格贝尔-穆尔（意为“苦山”），其附近则是比尔-穆（意为“苦井”），这和以色列人在过了红海后遇到的马拉（苦水河）很相似。再往南就是艾云-马苏绿洲——“摩西之泉”；那么，再下一个站点不就是名字原意为“甜”的以琳吗？也就是以出产漂亮的泉水和丰富的海枣而出名的地方。这样看来，不管之后他们在哪里拐入内陆，南部穿越点与南部路线理论都十分合理。

南部穿越点也符合现今关于古埃及和曾在那里受奴役的以色列人的概念。埃及的历史中心是赫利奥波利斯-孟菲斯枢纽，据说以色列人就在附近的金字塔的修建中被奴役。从那里开始，有一条路直接走向东方，直对着苏伊士湾的顶端和西奈半岛。

但是根据后来考古学的新发现所带来的新信息，确立了金字塔是在“出埃及”前1500多年前修建的，这比希伯来人来到埃及要早1000多年。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同意一种观点，那就是以色列人被奴役于修建一个新的首都，也就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260年修建的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北部的塔尼斯。因此，《创世记》（45：10）中分配给以色列人的埃及沃土，也即以色列人的安置点歌珊地，也就应该在埃及的东北部而不是埃

及的中心附近。

苏伊士运河在开凿的过程中（1859—1869年）遇到了许多地形的变化，一个基于地理、气候和其他方面的综合研究和考证，决定了这个伟大的工程可能实现。而这些众多的学术方面的考证和研究，证实了一个早期的地理时代的自然裂缝的存在；这个裂缝很可能曾经把北部的地中海和南部的苏伊士湾连通。而那个接缝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后来慢慢合拢了，形成了由一些分散的湖泊组成的水体链。在“出埃及”之前，这些湖泊可能还很大，苏伊士湾的顶端可能还要更加深入内陆一些。

考古学资料还表明，古代有两条“苏伊士运河”的存在，一条和地中海相通，另一条和苏伊士湾相通。在尼罗河部分河段干涸了的时候，这两条“运河”却还可以航行，并向埃及提供“甘甜”的水用于饮用和灌溉。这就说明了在早期，在埃及的东边确实有一个水障作为边界。

在1867年，苏伊士运河的工程师们画了一张地峡的南北剖面图（见图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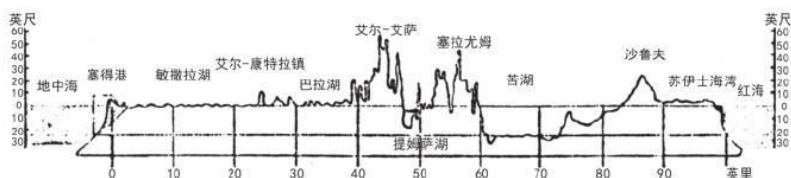


图116

在其中，我们能看到有4个隆起的高地，这些隆起可能在古代也存在，而且可能就是通过水障的通道（见图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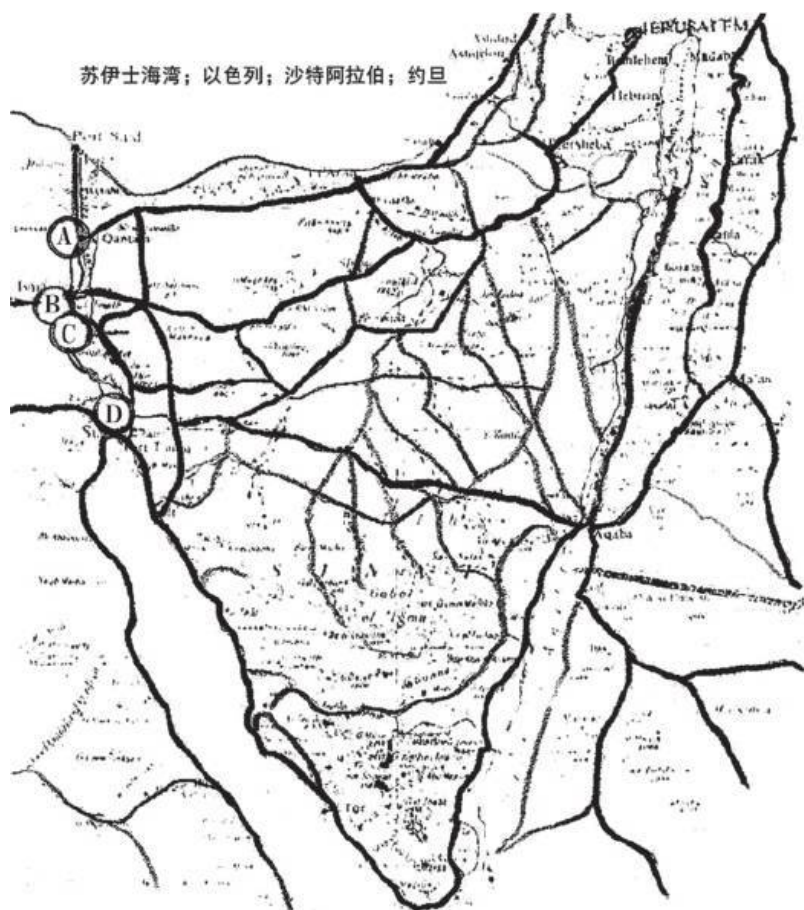


图117

通过这些通道，有很多条路线经由西奈半岛将埃及和亚洲连接起来了。但是我们应该弄清一点，那就是，穿过红海并不是蓄意的，而是当法老改变了放他们走的

主意的时候，他们才被迫寻找穿过红海的通道；而上帝则指导他们从沙漠往后退，并靠着红海安营扎寨。因此，他们才从那几个通道中的某一个撤离了埃及；但是，究竟是哪一个呢？

德雷塞是当今苏伊士运河的总工程师，他认为以色列人经过的是“C”这个点。其他人，比如奥利维尔·利特从相同的资料中却总结出是“D”点。在1874年，埃及学家海因里希·卡尔·胡格什在“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提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点是在埃及的东北角。因此，据他所言，符合逻辑的通道就是“A”点。

这个关于北部通道的理论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此人就是布鲁格斯。他对《圣经》地理的研究始于1796年。他的理论展示了大量古埃及遗址的真实证据，连其学术对手都称他的成果“杰出而精彩”。

1883年，艾德伍德·H.那维勒通过其著作《比东积货城与出埃及之路》宣布，他在提姆萨湖的西边发现了古城比东，一个奴役以色列人的城市。这个发现和其他证据加在一起，证明了以色列人的居所是从提姆萨湖往西而不是往北延伸的。而歌珊地并不是在埃及的最北部，而是和中间的水障相连接。

H.克尔·特朗布尔之后又在《加低斯·巴尼亚》一书中给出了古城疏割是“出埃及”的出发点的说法：那里是一个

骆驼队聚集的地方，位于提姆萨湖的西侧，而“B”通道离那里最近；但是他没有选择“B”点，因为《出埃及记》（13：17-18）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哪怕这样更近……神领着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特朗布尔说以色列人最终走的是“D”线：在法老的追逐下，他们穿过了苏伊士湾顶部的水域。

在19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忙着给出最后的答案。萨缪尔·C·巴雷特在《〈旧约〉前六书的真实性》一书中总结了“南部派”学者们的观点：穿越点在南部，路线也是向着南部的；西奈山就在南部。同样，另一批“北部派”的学者也纷纷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比如鲁道夫·基特尔在其著作《〈希伯来书〉的历史》一书中，朱利叶·豪森在《以色列和犹太》一书中，安东·叶尔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一书中，都推出了穿越点在北部的理由。

他们最大的争论之一就是加低斯-巴尼亚，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最久，而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偶然遇到的栖身地，而是“出埃及”之前就想好了的路线。它一直被认为是西奈半岛东北部的两片沃土：艾恩-加低斯（意为“加低斯之春”）和艾恩-卡迪拉特这两片绿洲。根据《申命记》，加低斯-巴尼亚离西奈山有11天的路程。像鲁道夫·基特尔一样的学者们就将加低斯-巴尼亚附近的山选为了西奈山。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H.奥辛格在他的著作《出埃及》中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看法：穿越点就在“C”点；路线的方向是往南的。但是以色列人在有卫戍部队的矿区之前就转入了内陆。他们的路线引向高原上的伊尔-提，也就是“荒野中的游荡者”。之后他们又绕到平坦的中部平原，走向北部的西奈山。



在20世纪初期，争论由西奈山本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上：“出埃及”的路线到底是怎么走的？

第一条是古代的沿海路线，这条路线穿过艾尔-坎塔拉，即“A”点。虽然这条路上有许多沙丘，但是沿途也有许多水井，而且众多的海枣树既提供了遮阴处，又提供了可口的水果。

第二条路线始于伊斯玛利亚，即“B”点。这条路线几乎和第一条路线平行，但在它的南部大概30英里，沿途有绵延的小丘。这里的天然泉眼很少，地下水的水位也很深，人工井要往下打到几百英尺才能见到水。即使是一个现代的旅行者开着汽车走在这片地区的高速路上，也会感觉到自己是在沙漠里漫游。

在最早的时候，军队都喜欢沿海路线，因为有海军的支持；相反，选择更深入内陆的那条路线的人，则是

为了避免被巡逻队和海军发现。这样他们才会觉得安全。

“C”点可以通往“B”点，也可以通往从“D”点开始的两条路线的入口。在中部平原平坦而坚硬的土地上，几乎没有稍深一些的干涸河道，它们的河床普遍很浅。当冬天的雨季来临时，浅浅的河道就灌满了水，看起来犹如一个个小型湖泊。水很快就流干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渗入了河床的黏土中；所以，即使在河道干涸的时候，依然可以在下面找到水源。

更北部的那条（从“D”点出发的两条线路中北边的那条）路线叫吉迪通道，它穿过了中部平原北部边缘的一些山区，通往别是巴、希伯伦和耶路撒冷。相对较南的那条路线叫米特拉通道，它的阿拉伯名字Darb el Hajj的意思是“朝圣之路”；早期，穆斯林朝圣者就是从这条路去麦加的。朝圣者们从苏伊士城附近出发，穿过沙漠便走上了米特拉通道；然后他们越过中部平原进入奈赫勒绿洲（见图118）；绿洲上有一个城堡，朝圣者们可以在这里休息然后继续往东南方向到达亚喀巴港；最后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去麦加。

这四条可能的路中，以色列人到底走的是哪条呢？



图118

《圣经》地理专家布鲁格斯在很早以前，就通过其《北部路线报告》展示了他的北部穿越点，之后，涌现出了许多关于《圣经》故事中以色列人所走的路线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在这一疑问上：“非利士的道路”……“虽然很近”，但上帝没有指引这条近道。《圣经》接下来解释说：“因为上帝说：‘恐怕百姓遇到打仗会后悔，就回埃及去。’”据说这条路就是从“A”点开始的沿海路线。

在世纪之交，皇家工程师A.E.海恩斯研究了西奈的路线和水资源。他发表的《〈出埃及记〉之路线》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很多不仅符合《圣经》原意，也符合先前考察者们实地调研结论的思路。

海恩斯把焦点放在了“没有被选择的路线”这个相反向度的问题上。他指出，加低斯-巴尼亚位于沿海路线上很容易到达的地方，并且被当作是“出埃及”的目标；所以他总结说，西奈山就在去加低斯的路上。

在否认了“A”穿越点路线以后，海恩斯认为比较合适的路线是“B”，因为这条路可以到达西奈山，然后再通往加低斯。但是在埃及人的追赶下，他们可能又被迫通过“C”或“D”路线。中部平原确实是一片广阔的荒野。奈赫勒是西奈山附近一个重要的站点。而西奈山可能就在100英里以外，因为这么远的距离正好满足了《圣经》中所说的“11天”的行程。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中部路线（也就是从中部大平原穿过的那条路线）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这些支持者中有一些也同意“靠近加低斯”的理论；其他人则相信以色列人是从奈赫勒南部转向亚喀巴湾的，而不是北部。在经文和地理上的争论已经让人疲倦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似乎就是再一次实际地去走一趟。

一个人该怎么样去完全重走“出埃及”之旅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就是答案。大战爆发以后，西奈半岛很快就成了一个战争舞台，一边是英国军队而另一边是德国和土耳其军队。他们争夺的是苏伊士运河。

土耳其军队以很快的速度进入了西奈半岛，而英国人也很快从伊尔-阿里什和奈赫勒撤退了。由于地中海和“沿海路线”都被英军控制住了，土耳其人不能往这两个地方走，所以他们就决定走“B”路线去伊斯玛利亚，并用

了两万只骆驼来运送装备和给养。

土耳其指挥官泽马尔·巴夏在《回忆土耳其政治家，1913—1919年》一书中说，在西奈沙漠中行军的最大问题就是水源。在旱季，一个25000人的部队要穿越那片荒野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进攻被打退了。

之后，德国人又从土耳其人那里接手了那个任务。他们拥有高度机械化的部队，于是选择穿过中部平原到达苏伊士运河。在水利工程师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干涸河道里面的地下水并沿途挖了许多井。不过他们在1916年的进攻还是失败了。当1917年英国人准备占领苏伊士运河时，他们走了沿海路线。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

英国人A.P.韦弗尔的回忆录《巴勒斯坦战役》认为，英国最高统帅部估计到了敌人无法在中部平原找到足够的水资源供5000多人和2500匹骆驼使用。当时，指挥德军西奈战役的是阿多诺·威甘德及其上司F.克雷希·冯·科伊茨斯坦。巧的是，他们正好也是“出埃及”线路的业余研究者。他们断言：“格贝尔-马苏山不可能是《圣经》中的西奈山。”他们认为应该是“巨大的格贝尔-雅力克山”，而这与海恩斯的观点相呼应。很可能，在其他德国学者的建议下，他们认可了“B”线，也就是与马加拉山相对的格贝尔-雅力克山，后者在“B”点的北面。

在“一战”以后，一个英军部队中的军人成了西奈半岛的总督，他就是C.S.贾维斯。长期待在西奈半岛使得他对半岛十分熟悉。他在他的《西奈的昨天与今天》中也提到了以色列人不可能从南部穿过西奈半岛，因为对于他们那么一大群人和牲畜来说，要在那片荒野维持一年是不可能的……

在做了更多的解释以后，贾维斯总结说，“出埃及”的大舞台就在西奈半岛的北部。

在接下来的年头里，最引人注目的关于路线的研究是来自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其他希伯来高等研究机构的学者们。他们将《圣经》和其他经文知识与考古现场调查研究紧密联系，然后发现了一些支持“南方派”的证据。

其中，哈姆·巴尔迪罗玛虽然接受了一个北方通道的说法，但是他也相信，以色列人后来通过中部平原南下了，他们去了约旦的一座火山。还有三个这方面的著名的学者F.A.泰尔哈伯、J.斯扎皮诺和本杰明·迈斯勒也接受了北方路线的说法。在他们合著的《巴勒斯坦历史地图集：在〈圣经〉时期的以色列》一书中，他们说伊尔-阿里什是以琳的一个繁茂的绿洲，而哈拉尔山就是西奈山……

当学术界和《圣经》界继续围绕那个问题纠缠的时

候，我们却发现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基本的问题：就穿越点而言，充足的证据已经否定了北方派；但是就西奈山而言，充足的证据又否定了西奈山在南方的观点。这就让大家都陷入了僵局。最终，人们发现就只剩下一个折中路线了：西奈半岛的中部平原。

在20世纪40年代，M.D.卡所托在《〈出埃及记〉述评》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中部路线。他解释说：“没有被选择的路”并不是沿海路线，而是更内陆一点的路线“B”。因此，从“C”穿过的路线就直接引向了东南部的中部平原；而这个说法与《圣经》的叙述完全符合——并不需要再继续南下。

在1967年的埃及和以色列之战后，以色列就长期占领了西奈半岛，对西奈半岛的研究因此而达到了一个空前广泛且深入的程度。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形学家和工程学家对西奈半岛进行了十分仔细的研究和考察。本诺·罗森伯格的团队发现了很多重要信息，发表在《西奈探索，1967—1972》一书中。他们发现，在北部的条形海岸上，许多古代遗址都反映了这个地区“像桥的特征”。

而在西奈半岛北部的中部平原中，却没有永久定居的建筑被发现，只有安营扎寨的痕迹；说明了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暂住区。把这些宿营地在地图上标好以后，就形成了从南地到埃及的一条线，这条线一直引向埃及。

这应该就是当年那些“荒野中的游荡者”留下的痕迹吧。

但是一个希伯来大学的地理学家，门纳西·哈尔伊尔却针对那个理论提出一个新的理论。纵观了所有的争论后，他指出那个淹没在水中的隆起（见图116）才是穿越点。然后以色列人就沿着传统的道路南下，经过马拉和以琳，他们到了红海的岸边，并在那里宿营。

门纳西在这里展示了他的创新之处：在经过了沿着苏伊士湾的长途跋涉后，以色列人也十分疲倦了，所以他们并没有直接南下。他们只继续向南走了大约20英里，到了苏德尔干河的河口，并顺着河道进入了中部平原；他们再继续向前通过奈赫勒就到了加低斯-巴尼亚。门纳西认为，辛恩-比西尔山就是西奈山，它位于干河的入口处，大概有1900英尺高。他还说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苏伊士湾的海岸上。但是他这个说法被以色列熟悉西奈地形和地势的军事专家否决了。

西奈山到底在哪里？我们得重新看一下古代的证据。

我们已经知道，寻找来生的法老走的是东方。他穿过了水障之后就进入了一条山道，然后就到了杜亚特；杜亚特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椭圆形地区。“光之山”位于奥西里斯河分成支流的地方。

生动而形象的图画（见第四章之图17）向我们展示了奥西里斯河慢慢流经一片田野的画面，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耕作人。

我们从亚述的遗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图画。亚述国王们到西奈半岛的方向正好与埃及法老们的方向相反：亚述国王是从东北部经过迦南到达西奈半岛的。他们中的一个就是以撒哈顿，他在一块石碑上刻下了一些相当于地图的画面（见图119）。而且上面有海枣树——暗示了西奈半岛；犁则象征了农业区；



图119

此外，还有一座“神山”。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了以撒哈顿置身于最高神的神庙之中，靠近生命之树。牛就在树的侧翼——这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刻绘的完全一样（“金牛”）。

但是这些都没有提到西奈南部的山，而把重点集中在了西奈北部的干河伊尔-阿里什上面，这条河的名字的意思是“丈夫之河”。西奈山就是在伊尔-阿里什河的支流的某个地方。

在整个西奈半岛，就只有一个具有这种地貌的地方。地理、地形、历史记录和图画描绘，这一切都指向了西奈中部平原的北半部分。

即使是前面提到过的帕姆尔，他也知道西奈山是在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中，而不是群山里。他说，既然西奈半岛是一个从各个方向都能到达的地方，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西奈半岛只可能在一片平地上。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圣经》而不去参考现代的考古发现的话，我们也一样能参悟出这个观点。《圣经》经常提起西奈山，就像它毫无疑问矗立在一片平坦的沙漠中一样。

帕姆尔也承认，在西奈半岛确实有这样一个“平坦的沙漠”的存在；但它并不是纯粹的沙漠，“只是这些部分和我们头脑中沙漠的感念很相近而已，因为海洋就在不远处，只隔了一层小山”。所以不全是沙，还有一些碎石。

他描述的是中部平原。对于他而言，缺少了沙就等于丢失了“沙漠”的形象；而对于我们而言，它的碎石地面正好符合纳菲力姆的航天港。如果马苏山就是航空港的地标的话，那么西奈山应该就在离航空港不是很远的地方。



那么，难道一代又一代的往南行进的朝圣者们是在白费力气吗？对南部山峰的崇拜是否只是从基督时代才开始的？考古学家们从南部这些山上的寺庙、祭坛和其他证据中却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果：朝圣者们在众多石碑上所刻的字和岩石上所雕刻的画都说明，对这些地方的崇拜可以推到很远很远的年代。

人们希望，要是有两座西奈山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满足传统信仰和现实崇拜；而这种想法并不新奇。学者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怀疑，《圣经》中神山的不同的名字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两座神山。

这份名单包括以下四座山：

西奈山，“立法之山”；

何烈山，“干燥之山”；

巴兰山，“耶和华显灵的山”（见《申命记》）；

“众神之山”，上帝在此第一次向摩西显现。

从那两个地方的名字来看，我们可以从它们和地理的联系来辨别它们。巴兰是和加低斯-巴尼亚相连的荒野，很有可能是《圣经》里中部平原的名字；所以巴兰山也应该在那里。以色列人到的山就是这座山。但是摩西遇到上帝的那座“众神之山”，应该距离米甸山不远；因为摩西正在为他岳父放牧；他将牲畜放到野外去，然后来到了众神之山。米甸人的居所在半岛南部，沿着亚喀巴湾的海岸。“众神之山”应该就在和野外相邻的某个地方——西奈南部。

在苏美尔的圆柱形印章上面，发现过一个具有神的外貌的牧羊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神位于两座山之间的画面（见图120），在神的背后有一个像火箭一样的树。这幅图里面，两个山峰的运用和《圣经》故事中经常提到的神伊尔·沙代（El Shaddai，意为“全能者”）——双峰之神——很吻合。所以这就区别了上帝给出神示的山和众神之山：一个是沙漠平原中孤单的山；另一个则看起来和另外两座神圣的山峰有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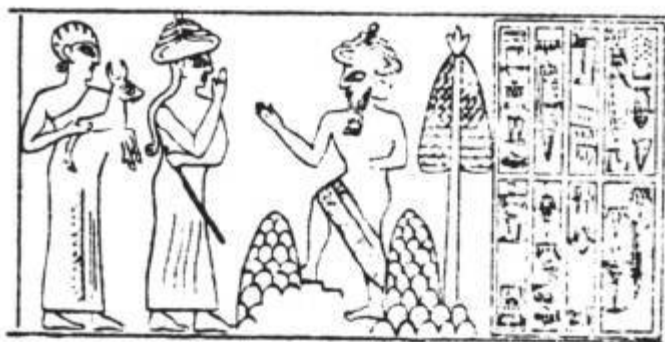


图120

乌加列文本也提到了在加低斯郊外的“年轻众神之山”与伊尔之山（代表大神伊尔）和阿西拉之山（代表伊尔的妻子阿西拉），而且文本说它们都在西奈半岛南部。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位于中部平原的航空港周边，有一座神山。而在西奈半岛南部，则有两座见证了纳菲力姆人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山峰。

它们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山。

第十二章

众神和国王们的金字塔

在大英博物馆的库房中保存着一个在西巴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沙马氏的“崇拜中心”——发现的陶碑。陶碑上，这位天神坐在一个御座上，御座的上方有一个由后向前延伸的顶盖，支撑这个顶盖的柱子看上去就像是一棵海枣树的主干（见图121）。在沙马氏的前方，隔着一个基座，有三个人。不过，据研究者说，他们中最前方的是一位神，他正在将一个国王和国王的儿子引荐给沙马氏。而在中间的那个基座上面，则有一个巨大且发光的星体。碑文中不仅提到了辛——沙马氏的父亲，而且还提到了沙马氏本人和他妹妹伊师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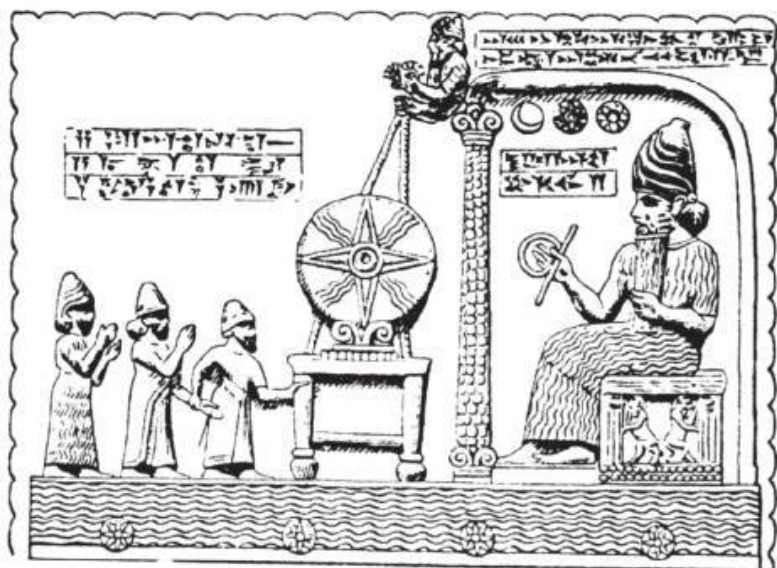


图121

这幅画面所描述的就是将国王或者祭师引荐给主神，这样的主题很普遍，经常被采用，我们也很熟悉。但让人困惑的是，在画面的上方还有两位天神（几乎已完全重叠在一起），他们手中拉着两根绳索，绳索的下端正是那个发光的星体。单从画面上看，他们似乎并不在“引荐”的现场。

那两个拉绳者是谁？他们的功能又是什么？他们真的处在同一个位置上吗？如果的确如此，这两根绳子又为什么非得要由两位天神分别牵拉呢？还有，下面的这个星体用一根绳子难道就拉不住吗？他们究竟在哪里？他们和沙马氏又有什么联系？

巴比伦的国王汉谟拉比因其主持制定的那部著名法典而闻名于世。不过，有一种观点却认为，他的那部法典其实是从沙马氏那里得到的。难道画面中那两个神圣的牵绳者会和法典的传授有关？除了很多的推测外，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许沙马氏还真就是那个时期的最高立法者，至于西巴尔神庙中的那些祭司们，不过是沙马氏高级法院里的法官而已。

我们相信所有的答案都在大英博物馆中，但不是在有关亚述文明的展区，而是在研究埃及历史的部门里。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些木乃伊及其残留物，此外，你甚至还能在这里看见当年埋藏他们的坟墓。而在相邻的一些展区，则有许多用莎草纸抄写的《亡灵书》。答案就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那些莎草纸中，我们有幸找到了那部著名的《娜吉米忒皇后纸草书》中的一页（见图122），它讲述的是法老到达杜亚特之前的最后一步。12个神在地下拖着驳船，他们将把法老带往最后一层走廊，即升天的地方。“何璐斯的红眼”在那里等着他。到了那里以后，他就要脱掉他尘世的衣服，准备升天。画面右边甲壳虫模样的象形文字所表示的，正是法老的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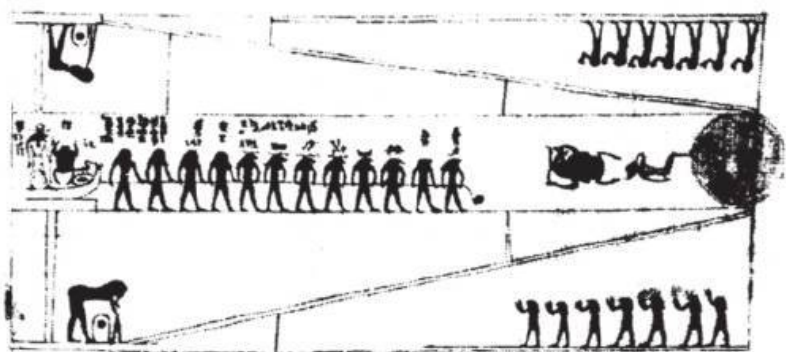


图122

请注意，这幅画中也有两个拉着绳子的神！

这幅来自《亡灵书》的插图很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分开的拉绳者，他们分别位于绳子的两端，但和前面的那幅图不同，完全不重叠。他们被很清晰地描绘在了地下走廊的外面。更重要的是：两个拉绳者所在的地方都有一个半圆形的石祭坛，而祭坛则被放置在一个平台上。正如我们在图中看到的，这两个拉绳者的动作似乎表明，他们可能不是在拉动绳索，而是在测量什么。

其实，即使他们真的是在测量什么，也丝毫不足为怪，别忘了我们已经讲过的那个故事——《亡灵书》中那位寻找永生的法老在杜亚特遇到的两个神，他们手中拿着的绳子不正是用来搞测量的吗？

《伊诺克书》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书中提到，当一个天使把伊诺克带到地球西边的天堂时，他看

见一些翅膀上挂着绳子的天使正向北方飞去。于是他就问他身边的天使，天使回答说：“他们是去做测量……这些测量会揭开地球所有的秘密。”

长着翅膀的天使到北方“去做测量……测量会揭开地球所有的秘密……”这不禁让人想起先知哈巴谷在描写一个神时所用的语言，那是一个来自南方将到北方去的神。

南方的神就要来了，

来自帕隆山的神。

天空中到处是他耀眼的光芒，

他壮丽的身影洒满了地球；

他像光一样明亮。

他的光束射向前方……

他停下来测量地球……

天神、地球、测量，以及地球的“秘密”，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乌加列文本又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线索：从巴西尔的乍缝之巅伸出了一根轻盈而结实的绳子，一直连到加低斯。

几乎在所有的古代文本中，只要提到一个神向另一个神传递某个消息，诗节中总会以“Hut”开头。学者们认为那是一种前缀，就像“你准备好听我说了吗”一样。但是那个词在闪米特语中却有“绳子”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它在埃及语中也含有“伸出”等意思。在对有关记述何璐斯的战争的古代文献做了大量研究后，海因里希·布鲁格斯认为，“Hut”很有可能是一个地名，也许它所指的正是那些拉绳天使的居所，当然，也有可能是指塞斯关押何璐斯的那个地方。

在古埃及人的描述中（见图122），我们知道了那个半圆形石祭坛的所在地很可能就是负责测量工作的神的居所，而且我们还知道在巴勒贝克就有一个这样的半圆形石祭坛，显然，那个神奇的石头应该具有“Hut”的功能。不仅如此，在巴勒贝克的孪生城市赫利奥波利斯，也有这样一个神石。巴勒贝克是众神的着陆区，而埃及的绳子则将法老引向杜亚特的升天之地，《圣经》中的上帝（或者是哈巴谷所见到的神伊尔）又在从南方飞往北方的途中“顺便”完成了对地球的测量……这些难道都是巧合？或者，它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中的一部分？

如果把那些来自西巴尔的陶碑上的画面和大洪水之前的一些事情结合起来观察，问题就不会再有那么复杂了。那时候苏美尔是众神之地，西巴尔是阿努纳奇的航

天城，沙马氏是航天城的最高指挥官。只要这一切是真的，那负责测量工作的神的任务就很清楚了：他们需要得到建造航天港所必需的全面、准确的测量数据。

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40万年前以西巴尔为起点的地球上第一个航空港是怎样建立的，一切迷惑与疑问都将变得清晰明了。

当恩利尔和他的儿子们接到任务，要在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建立航天港的时候，他们想出了一个大师级的计划。这个计划牵涉到选址、航道的规划、导航与任务控制等。最终，他们把地点定在了亚拉腊山，因为一条重要的子午线从北向南贯穿这座神奇的大山。航道就建在亚拉腊山和波斯湾之间，因为这里远离高山，而且，航道的轴线与那条重要的子午线正好形成45度的夹角，两条线的交汇点就在幼发拉底河河岸的西巴尔——“鸟城”。

在这条45度的斜线上等距离地安排了5个设置点。其中最中间的那个——尼普尔（“穿越之地”）——就是控制中心。其他设置点则以箭头的形式安排，所有的线都在西巴尔汇合（见图123）。

但是，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大洪水毁灭了。大洪水过后，即约13000年以前，就只剩下了一个航天港——巴勒贝克的着陆平台。在其他航天港还没有修成之前，所

有飞船的起飞和降落都只能在那里进行。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当年的阿努纳奇人靠着他们精湛的飞行技术，穿过崇山峻岭把飞船降落在了巴勒贝克。或者，他们很快又找到了一条通往巴勒贝克的空中走廊。

下面这张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照片（见图124），可以让我们像当年那些坐在飞行器里的阿努纳奇人那样仔细地观察脚下的近东地区：巴勒贝克在它的北部，近处是西奈南部高大的山峰，它们中最高的是圣卡特林峰。他们该在哪里降落呢？作为天然的路标，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倒也容易让空中的飞行员辨识出南部的那条基线，但是西北部的那个对应的终点又会在哪里出现呢？



图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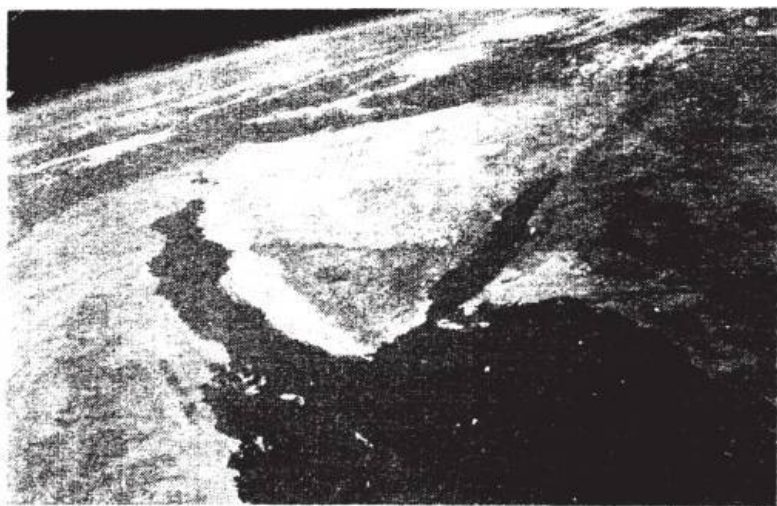


图124

坐在飞船里的测绘员低头看了一下脚下的全景图，然后开始研究他手中的地图。远处，巴勒贝克的前方，亚拉腊山的主峰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他随手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把巴勒贝克和亚拉腊山连在了一起，然后，他将这条线一直延伸到了埃及。

他拿出了指南针。以巴勒贝克为圆心，他画了一条穿过西奈半岛最高山峰的弧线。在这条弧线和亚拉腊至巴勒贝克连线交叉的地方，他做了一个记号。然后他又画了两条相同长度的线，一条连接巴勒贝克和圣卡塔林峰，另一条连接巴勒贝克和他做记号的地方（见图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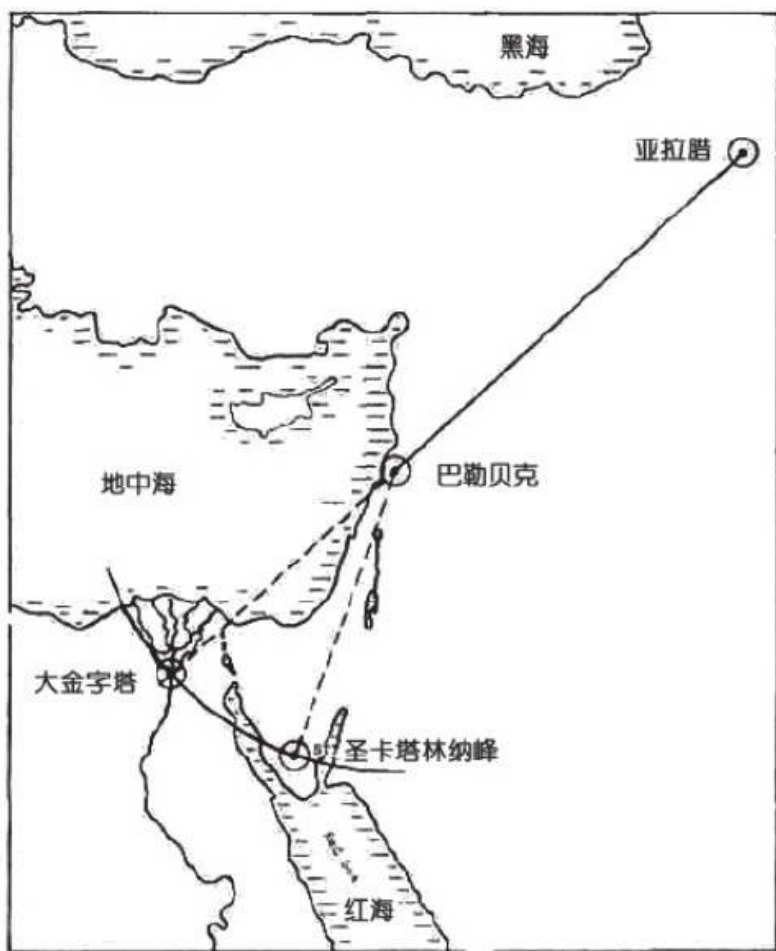


图125

他对身边的另一个人说道：“这就是我们的三角形着陆区，它将会直接把我们领到巴勒贝克。”

但飞船上的另一个人却满脸疑惑：“可是先生，那里什么也没有啊！你做记号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的航标。”

“我们会在那里建起一座金字塔。”测绘员告诉他。

他们继续飞行，并不停地讨论着他们的方案。



这样的对话真的可能在阿努纳奇人的飞行器上面发生吗？当然我们是肯定不知道的，除非有一天哪块发掘出的石碑上记录了这个事件。我们只不过是把一些令人惊讶的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戏剧化了而已：

◎巴勒贝克独特的平台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了，而且现在还保存完好。

◎西奈半岛最高的山，圣卡塔林山也在那里耸立着，笼罩在神和天使的传奇下。

◎吉萨金字塔和其独特的狮身人面像也很精确地位于亚拉腊-巴勒贝克的延长线上。

◎从巴勒贝克到圣卡塔林山的距离和从卡塔林山到吉萨金字塔的距离是一样的。

而且这只是大局的一个角落而已。阿努纳奇人会向我们展示大洪水后航天港的全部故事。因此，不管那个对话有没有发生，我们都很明确地知道了金字塔是怎样来到埃及的。

在埃及有许多金字塔和金字塔类型的建筑，从北部尼罗河入海处到南部的努比亚，都密集着无数的金字塔。但是当说到金字塔时，那些后来类似金字塔的建筑，金字塔的变体和“小型金字塔”都被人们“删除”了；所以游客和学者们就将焦点放在那大约20个的特别的金字塔上，这些金字塔都被认为是古老王朝（大约公元前2700—前2180年）的法老们修建的。这些金字塔被依次分为两组：第一组被确认为是第五和第六王朝的法老们的金字塔（如Unish、Teti、Pepi），这些金字塔都被装饰得特别精细并且还有著名的《金字塔文本》；另一组是更古老一些的金字塔，它们属于第三和第四王朝的法老们。也就是后者，这些更古老的金字塔才是最引人入胜的。与他们之后的金字塔相比，它们更大、更坚固、更精确、更完美；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最神秘的——因为你完全看不出它们的建筑构造的秘密。是谁建造了它们，是怎样建造的，为什么建造它们——没有人真正知道；而有的只是理论和推理。

教科书告诉我们，埃及第一批宏伟的金字塔是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650年）的第二任法老祖塞尔修建的。在孟菲斯西边的一个高原上（这个地方是一个墓群），他让他聪明的科学家和建筑家印和阗（“一个能带来和平的人”）给他建立一座坟墓，一座超过以往所有坟墓的坟墓。在那之前，皇室的传统是在一片多石的地面挖一个墓穴，把国王埋进去，然后用巨大的墓石将墓穴盖住。

具有独创精神的印和阆在原来墓石的基础上，再往上一层一层地堆墓石，一层比一层小；两个步骤之后，就形成了阶梯金字塔（见图126a）。在它旁边的一个巨大长方形庭院里，还修建了各种各样不同功能的装饰性建筑——小教堂、葬礼寺庙、仓库和侍者的宿舍等等；然后就用墙将整个区域包围起来。我们今天都还可以在塞加拉看到该金字塔和金字塔周围的一些建筑的遗迹（见图126b）。

文本继续解释说，后来的国王们看到那个建筑以后也很喜欢，于是他们就开始模仿祖塞尔的金字塔。据推测，祖塞尔的继承人塞汉赫特建造了第二个阶梯金字塔，也是在塞加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印和阆采用了特殊的材料吧），这些建筑千年不倒。第三个阶梯金字塔位于吉萨金字塔和塞加拉金字塔的中间。这座金字塔要小一些，本地学者按照逻辑推断认为它是下一个国王哈巴的金字塔。



图126

现在我们就去位于塞加拉南部约30英里的米达姆看一看下一个编年史的金字塔。由于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这座金字塔被推测为是哈巴后面一个国王胡尼的金字塔；很多方面的证据显示，他只是开始了这座金字塔的建造，但是并没有完成；后来是他的继承人塞奈弗鲁完成整个建造工程的；塞奈弗鲁是第四王朝的第一任国王。

和前面提到的金字塔一样，胡尼的这座金字塔最开始也是阶梯形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建造者们最后决定将它建成一个“真正”的金字塔，即让它的每个面更平坦。这就意味着一层更光滑的外层石块要以一个陡峭的角度铺上去（见图127a）。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建造者们选了一个52度的角度。但是根据文本所记，这座

金字塔是唯一一个失败的金字塔：在石头的巨大压力下，外层石块和金字塔主体的一部分都垮塌了。今天剩下的就只有一个主体建筑了，周围有一大堆碎块（见图127b）。

有些学者认为，在米达姆金字塔垮塌以后，塞奈弗鲁同时还在米达姆北部修建另一座金字塔。塞奈弗鲁的建筑师在中途就改变了金字塔的角度。被改为43度并减少了高度后的更平一些的金字塔，显然变得稳定了。那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那个金字塔——更确切地说是曲折式金字塔，今天都还矗立着（见图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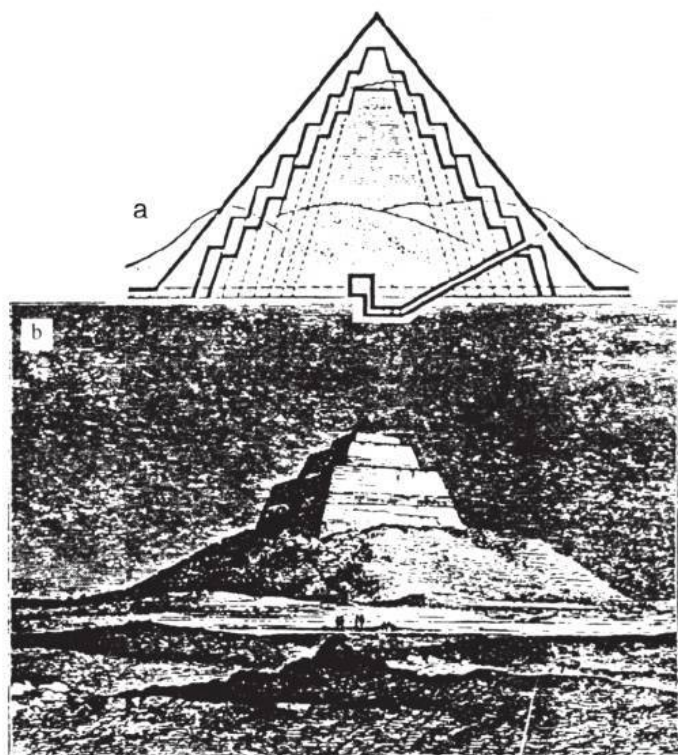


图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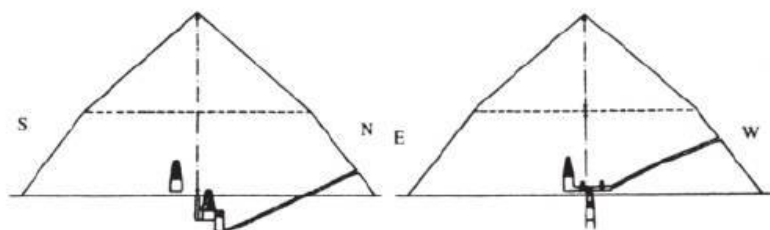


图128

受到这个成功的激励，塞奈弗鲁就命令在这座金字塔附近再建一个。新建的第二个金字塔即“红色金字塔”，

这样命名是由于石头的颜色是红的。这种金字塔被认为超越了不可能：一个三角形的主身立在一个方形的基座上；边长达到了656英尺，高度328英尺。这个巨大的成功背后也有一个小变化：金字塔的建造者将金字塔的角度变为了44度……



下面我们就进入了埃及金字塔建造的典型时期。

塞奈弗鲁是胡夫的父亲；所以大家就推测这个儿子是延续了他父亲的成功基因，建造了下一个真正的金字塔，也就是后世所熟知的角锥形金字塔，只是他建造的要更大一些：吉萨金字塔。在其他两座金字塔的陪伴下，吉萨金字塔历经千年仍然矗立在原地；那两座小一些的金字塔是给他的继承者海夫拉和门卡乌拉的；这三座金字塔周围还有一些卫星金字塔、寺庙、平顶斜坡坟墓、坟墓和独特的狮身人面像。虽然属于不同的统治者，但是这三个金字塔很明显是以一个整体同时规划和完成的。金字塔的四面和指南针的四个方位对齐，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是对齐的。

这三个遗迹（见图129）的三角形测量术可以用来测量整个埃及——甚至整个地球。这个方法首先由拿破仑的工程师发现：他们选取大金字塔的顶点作为焦点，从这个点对北部埃及进行三角定位并在地图上标出了其位

置。

这个发现就使得遗址的位置更清楚了，它就在北纬30度线的北边。整个吉萨的复杂建筑遗址都位于利比亚高原的东部角落，从利比亚的西部一直延伸到尼罗河岸边。吉萨遗址虽然在只比河高150英尺的地方，但是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方向，视线没有阻碍。大金字塔就凸出在高原的最北角；离大金字塔几百英尺的北部和东部就是沙和泥了，在这些地方无法修建这样巨大的建筑。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在《大金字塔给我们的遗产》一书中，最先展示了他对大金字塔进行的精确的测量工作，确定了大金字塔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9度58分55秒——只与30度差了 $1/60$ 度。第二大的金字塔（海夫拉）的中心位于北纬30度线的南边，只差了 $13/3600$ 度。

字塔一层一层建上去时就修建完成了的。

海夫拉金字塔只比大金字塔稍微小一点 [高度对比 (英尺) 为 470 : 480 , 底边为 707 : 756] 。大金字塔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和外行的兴趣,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它仍然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石头建筑的称号,估计用了230万到250万个石块,这些石块有黄色石灰岩做成的(主体),有白色石灰岩做成的(外立面),还有花岗石做成的(内部屋子和通道以及屋顶等)。据估计,它总共有9300万立方英尺,总重量约700万吨;据计算,它比基督教开始以来英国所有大教堂、小教堂加起来的重量还重。

在人工打平的地面上,大金字塔巨大的底部是一个很薄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四个角都有一个未查明用途的窝。尽管承受了千载时光的流逝、陆地的变化、地球自转、地震和金字塔本身巨大的重量,但这个相对很薄的平台(不到22英寸厚)仍然没有受到损毁并且十分平整:平台与绝对水平的误差小于1/10英寸。

从远处看,大金字塔和它的两个伙伴是“真正”的角锥形金字塔,但是走近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也是阶梯金字塔。当代的研究表明,大金字塔的主体核心结构依然是一个阶梯金字塔,它是用来支撑巨大的垂直压力的(见图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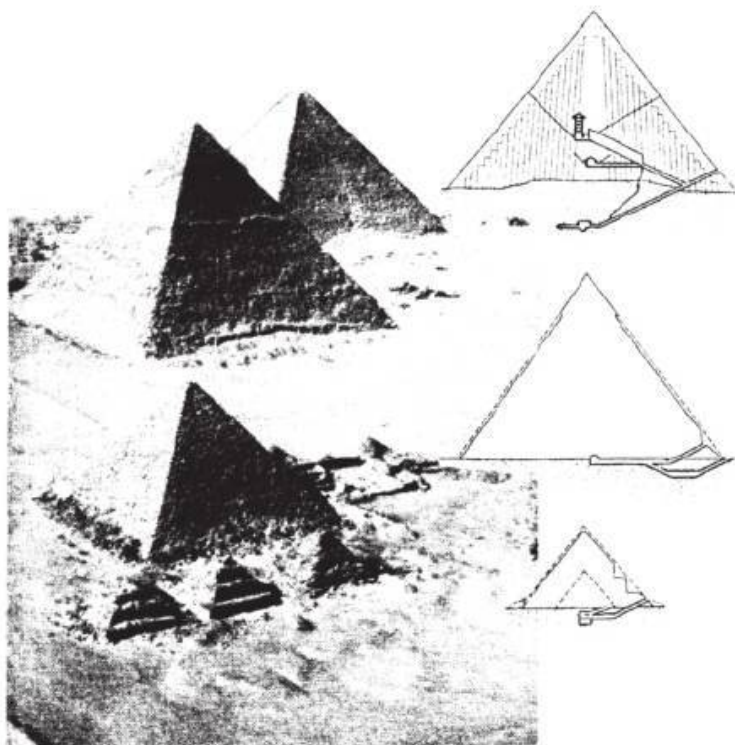


图130

它光滑的四面只是用石头铺成的外表。在阿拉伯时代，人们曾经拆毁表面的石块用于附近开罗城的建造；但是在第二个金字塔上面还可以看到在原位的石块；在大金字塔底部也发现了这些石块（见图131）。

就是这些用于铺盖金字塔表面的石头才决定了整个面的倾斜角度；它们是建造金字塔本身最重的石头；每个石块的六个面都是经过仔细的打磨以达到精确的视觉标准——它们不仅和要被覆盖的核心石块吻合，而且它

们之间四面的吻合也十分完美，整个形成了一个大约21公顷的精细制作的石灰岩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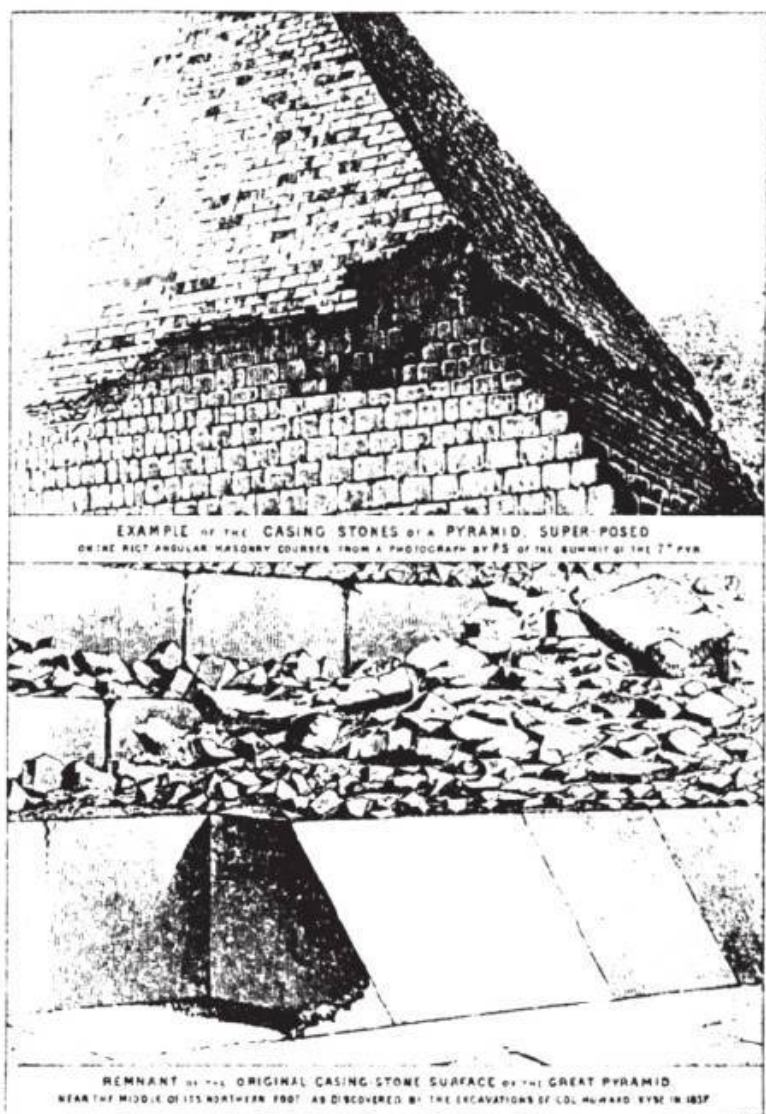


图131



图132

现在，吉萨的金字塔都缺少它们的顶点，这些顶点的形状就像是小金字塔；而且它们可能是用金属做的或者外层是金属——就像方形尖塔的顶部一样。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将它们从顶部拿走，谁也不知道。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些顶点石块是用花岗石做成的，而且上面刻有相应的碑文，就像赫利奥波利斯的“本本”一样。在达舒，阿门内姆哈特金字塔上的顶点石被发现埋在金字塔的不远处（见图132），顶点石上有一个带翅的球体并刻有碑文：

国王阿门内姆哈特的脸已经被打开，

他航行过天空时，

可以看到光之山的上帝。

希罗多德在第五世纪走访吉萨时，根本就没有提到

顶点石，但是他说到了金字塔的四面有着光滑的表层。就像他之前的人和他之后的人一样，他也想知道这些古代遗迹——位于世界七大奇迹之列——到底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关于大金字塔，他的向导对他说有10万人（每3个月就换新的劳动力）花了10年时间，才仅仅建成了通向金字塔的砌道；修建砌道则是为了方便从采石场搬运修建金字塔的石块。“金字塔本身就修了20年。”将大金字塔是胡夫命令建造的这一信息传播出去的人就是希罗多德。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他没有说。同样地，希罗多德将第二个金字塔归于海夫拉，“面积一样大，只不过他将高度降低了40英尺”；他还称门卡乌拉“也留下了一个金字塔，但是和他的父亲的金字塔相比要小很多”——表明那就是吉萨的第三个金字塔。

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记录了他从大金字塔北部的一个开口（藏在一个合页的石块下面）下去，进入金字塔的情形。经过一个很长而狭窄的通道，他到了井口处，井是在基岩上挖的；在他之前，其他希腊和罗马参观者也有同样的经历。

这个入口的地点在后面的几个世纪里就被人们遗忘了。在820年，当伊斯兰教首领阿尔·玛沐恩试图进入金字塔时，他雇用了一支由石匠、铁匠和工程师们组成的队伍，试图将石头钻开并通过地道进入金字塔的核心部分。激励他的因素是科学考察和对宝藏的欲望；因为他

通过古代的传说了解到金字塔中有一个秘密的屋子，里面藏有古时候天上的地图和地上的球体，还有“不生锈的武器”和“可以弯折而不坏的玻璃”。

他们采用给石头加热然后又冷却的方法将石头弄碎，还采用了凿、撞击的方法移除石头，一点一点地前进，然而一无所获。正当准备放弃的时候，他们却听到了前方不远处有石头落下的声音，说明了里面有洞穴。在新的动力的刺激下，他们终于凿入了原始的下降通道（见图133）。从那里往上爬，他们到了那个把他们挡在外面的入口处。从那里往下爬，他们就到了斯特拉波所描述的井；但里面是空的。从井中伸出的一个井状物不知道通往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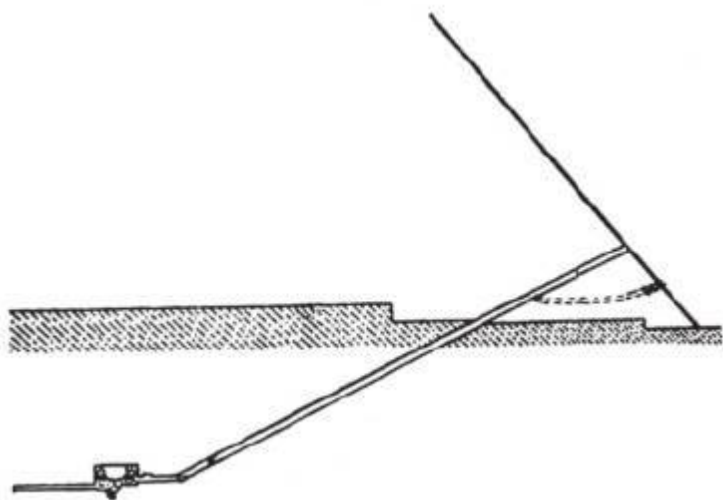


图133

在下降通道里，他们发现了刚才发出落地声的那块石头，它就躺在通道上。那是一块奇怪的三角形石头。他们检查天花板的时候，才发现那块掉下的石头是用来隐藏一个更大的矩形花岗石板的，石板放置的角度和下降通道的角度一样。那块石板遮住了通往真正的屋子的路吗？可能那儿才是前人从没有到过的地方。

对于巨大的花岗石，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打也打不碎，搬也搬不动；所以阿尔·玛沐恩就在花岗岩四周打通道。结果那块花岗岩只是一系列大石板中的一个，花岗岩石板后面又是堵住上升通道的石灰岩石板，石灰岩石板和通道的倾斜角度是完全相同的，26度角（恰好是金字塔外部倾角的一半）。在上升通道的上面有一个水平的通道，通往一个尖顶房屋（见图134），房屋的东墙上有一处不同寻常的凹陷；而屋子里面同样什么都没有。但是人们发现屋子非常精确地位于金字塔南北轴线的中间点——至于它的意义，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破解。那个屋子后来被人们命名为“皇后之屋”；名字是根据浪漫的传说起的，而不是根据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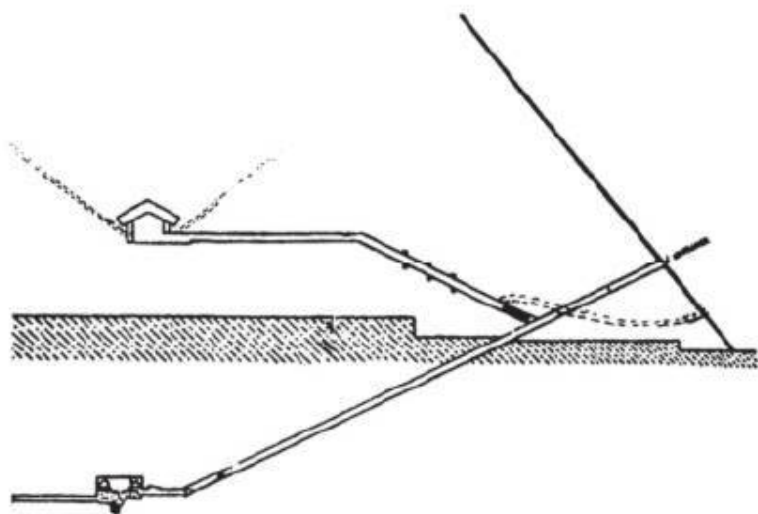


图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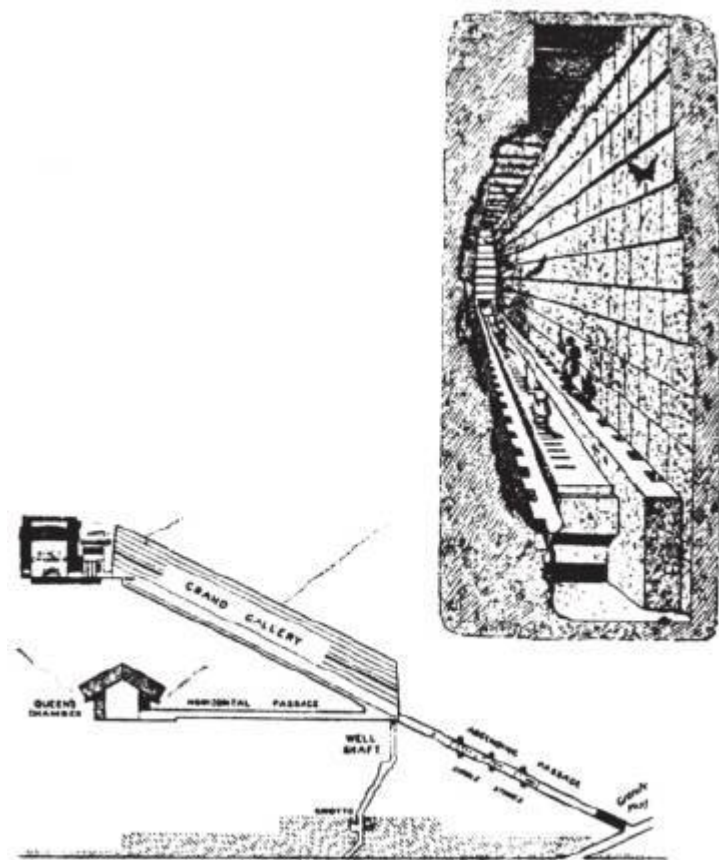


图135

在上升通道的顶部有一个长达150英尺的长廊，长廊位置的角度也是26度，它的结构复杂而精确（见图135）。它是一个渠状的走廊，中间下沉，两边有凸起的坡道。坡道上面平均地凿出了一些矩形的扁口，两边的扁口都正对着对方；墙高18英尺。

在长廊的末端，一个巨大的石块形成了一个平台。与它齐平的是一条相对较狭窄而且低矮的走廊（只有3.5

英尺高），走廊通向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前屋；这个屋子装备有一个简单的机动操作（拉绳子？），这个操作可以使三面花岗岩墙壁垂直地降下来堵住前进的道路。

还有一个和前面差不多的走廊，它通向一个由红色的花岗石修建的房间，房间的天花板很高；它被称为国王的墓室（见图136）。里面除了一个无盖的花岗石柜子以外，什么也没有。柜子的尺寸展示了复杂的数学公式，但是里面也完全是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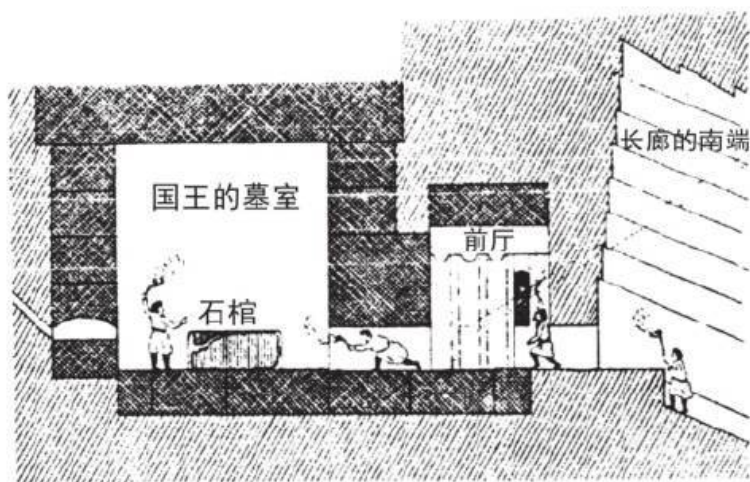


图136

这么大一座石山就是为了藏一件空屋子里的空“柜子”吗？火炬留下的黑迹和斯特拉波的证据表明了之前有人已经过来了。如果在通道中的房间里有什么宝物的话，那么它们应该早就被先来者拿走了。但是当阿尔·玛

沐恩的工人进去的时候（公元9世纪），上升通道确实是被巨石堵得很紧很紧。金字塔作为国王的坟墓，它们本来的意图就是用来保护国王的木乃伊和他的财宝，防止外人来打扰他的宁静。因此，我们推测在国王的木乃伊被放入棺材后，通道就被堵死了。但是在这个堵塞的通道里，除了一个空的石柜子以外什么都没有。

其他统治者、科学家、探险者也陆续进入了大金字塔，他们发现了金字塔内部构造的其他特征——有两个井状建筑。一些学者认为是通风管（是为了谁呢？），而其他学者认为是为了天文观察（又是谁观察呢？）。虽然学者们坚持认为石头柜子就是石棺（因为它恰好可以容下一个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大金字塔就是皇室墓穴。



我们知道，传统的看法认为，金字塔是作为法老们的坟墓而修建的，但是有证据不太支持这个观点。

第一个金字塔（祖塞尔的金字塔）里面有两个屋子（学者们坚持认为是用于埋葬的屋子），由巨大的墓石板盖着。在1821年，当H.M.冯·孟纳托利首先进入里面后，他称他在屋子里面发现了木乃伊的一部分和一些刻有祖塞尔名字的碑文。据称他准备把它们送到欧洲，但是在海上给弄丢了。在1837年，理查德·霍华德·维斯上校

又进入大金字塔内部进行更彻底的发掘，他报告说发现了“一堆木乃伊”（一共80个），并进入了一个“刻有祖塞尔名字的屋子”。一个世纪以后，考古学家们报告说发现了一个头骨的一部分和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了“在红色的花岗石屋子里面有一个木棺”。在1933年，J.E.奎贝尔和J.P.劳尔在金字塔下面发现了其他长廊，在长廊里面他们发现了两个石棺，但是也是空的。

现在大家都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所有这些木乃伊和棺材都是后补的，即死者是后来才被放进那些封闭的长廊和屋子里面的。

但是祖塞尔他自己是不是被埋在了金字塔里面呢——有没有“原始的埋葬”呢？

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怀疑祖塞尔埋葬在他的金字塔里面。1928年，人们在他的金字塔南边发现了一个墓穴；似乎他是被埋葬在这个“南部坟墓”里面。考古学家是通过一块仿海枣树的石板进入这个坟墓的地下走廊的，这个走廊直接通向一扇半开的门，穿过门就到达了一个巨大的围场。还有更多的走廊通向一个地下屋子，屋子是由花岗岩建造的；屋子四个墙面上有三个假门，其中一面墙上刻着祖塞尔的名字、画像和称号。

现在，许多卓越的埃及学家们都相信，那个金字塔只是祖塞尔的一个象征性的埋葬地，他真正的埋葬地是

在“南部墓穴”，墓穴上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超级建筑；下面是一个凹陷的屋子，屋子里面有一个祈祷间——就像一些埃及图画所描述的一样（见图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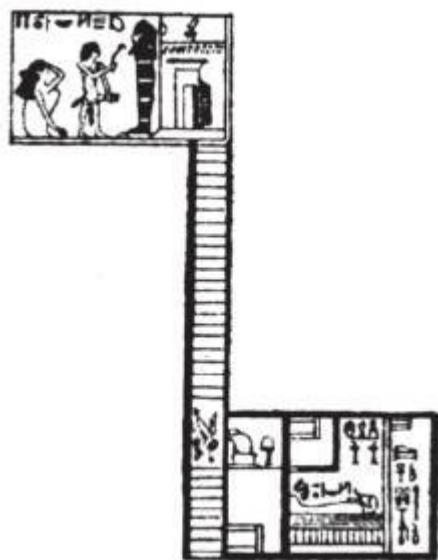


图137

据推测，阶梯金字塔是从祖塞尔的继承者塞汉赫特开始修建的，阶梯金字塔里面也有一个“埋葬屋”。屋子里面是一个细纹大理石“石棺”，也是空的。课本告诉我们，发现屋子和石头柜子的考古学家扎卡瑞亚·高内姆说，有盗墓者来过这个屋子并盗走了木乃伊和墓穴的其他东西。但是这并不全然准确。事实上，高内姆发现的柜子上，两扇滑动门是关着的，并且是用熟石灰密封了的；而且早已干枯的花圈的残迹仍然留在了棺材上面。他后来回忆说：“……充满了期待；但是当石棺打开时，里面

却是空的，没有用过。”

是不是有国王曾被埋在那里？有些人很肯定，但是其他人认为塞汉赫特（罐子的塞子上刻着他的名字）金字塔只是一个纪念碑或者纪念性建筑而已，即，一个空的象征性墓穴。

第三个阶梯金字塔，也就是哈巴的金字塔，也有一个“埋葬室”；但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木乃伊，甚至连石棺都没有。考古学家还在附近发现了另外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他们认为是哈巴的继承者建的。金字塔地下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椭圆形“石棺”，石棺嵌在了石头地板里面；石棺的门还是紧紧地关着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后来又发现了第三王朝的三个小型金字塔。其中一个还没有人闯入过。另外一个没有埋葬室。第三个，有埋葬室，但是没有埋葬过人的迹象。

在垮塌了的米达姆金字塔中的“埋葬室”里，同样什么都没有发现，甚至也没有石棺。弗林德斯·皮特里所称的盛装塞奈弗鲁的木乃伊的棺木，实际上只是一些木棺的残迹，而且，现在学者们一致认为那些残迹属于后来才放进去的棺木。

在米达姆金字塔周围，有许多第三和第四王朝的平顶斜坡坟墓，里面埋葬着那些时代的皇室成员和其他重

要人物。金字塔围场是和一种相对低矮的建筑结构相联系的（也叫葬礼庙），现在这些建筑都已经被尼罗河水淹没了。也许法老的尸体就在那里躺着，被神圣的尼罗河水保护着。

就金字塔和坟墓的关系来说，下面两个金字塔更让人尴尬。位于达舒的两个金字塔（曲折金字塔和红色金字塔）都是由塞奈弗鲁建的。第一个有两个“埋葬室”，而另外一个有三个。都是塞奈弗鲁？如果说每个金字塔都是法老修建用来作为自己坟墓的，那么为什么塞奈弗鲁有两个？更何况在对它们进行发掘的时候发现里面也是空无一物，甚至没有石棺。1947年和1953年，埃及文物机构对这两座金字塔进行了彻底的挖掘工作（特别是红色金字塔），结果报告承认了“在那里没有发现皇室坟墓的迹象”。

“每个法老建一个金字塔”这个理论现在又轮到塞奈弗鲁的儿子胡夫了；而且连希罗多德也保证说吉萨的大金字塔就是胡夫建的。它里面没有被动过的“国王的墓室”也是空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II，127页）写道：“据说，尼罗河的河水经过一条人工渠的引导围绕着一个岛屿流过，那里就是国王胡夫的尸体所躺的地方。”那么法老真正的墓穴是不是在尼罗河谷靠近尼罗河的什么地方呢？到现在为止，没人知道。

吉萨第二个金字塔的归属者海夫拉并不是胡夫的直

接继承者。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统治了8年的法老拉迪耶迪夫。他选了离吉萨有些远的地点作为金字塔的修建地，至于其中原因学者们也搞不清楚。他修建的那个金字塔大概有大金字塔的一半大，里面也有风俗性的“埋葬室”。但是探索者进入里面的时候也发现屋子里什么也没有。

吉萨第二个金字塔的北面有两个入口，这与传统的一个入口就不一样了（见图130）。第一个入口位于金字塔外面（又是一个不寻常的特征），入口通往一个未完成的屋子。另外一个通往一间与金字塔顶部对齐的屋子。1818年，乔万尼·伯尔佐尼进入其中的时候，发现花岗石的石棺是空的并且棺盖被打坏了，散在地上。一篇阿拉伯文的碑文中记录了几个世纪之前曾有人进入过那个金字塔。但是阿拉伯人发现了什么，却没有记录。

吉萨的第三个金字塔要比前两个小很多，但是这座金字塔却展现了独有的特征。这座金字塔的主体工程使用的石块是三座金字塔中最大的；它底下的16层都是由很难加工的花岗石砌成的，而不是白色的石灰岩。

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小的真正的金字塔（见图130）；但是在后来又将其体积加大了一倍。所以，就有了两个入口。在1837年，霍华德·维斯和佩林进入了它的主“埋葬室”。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极其漂亮的、由玄武岩做成的石棺；同样也是空的。但是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片木棺的碎片和一个木乃伊的残迹，碎片上面写着皇

室的名字“Men-Ka-Ra”（门卡拉），“很可能就是门卡乌拉”——希罗多德直接确认道。K.米卡洛斯基在《古埃及的艺术》一书中披露，后来利用现代的根据碳测定年代的技术，确认了那个木棺“肯定属于闪米特时期”——并不是在公元前660年。木乃伊的残迹大约是在基督的早期时代，并不是“原装货”。

对于门卡乌拉是不是胡夫的直接继承者这个问题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学者们很肯定地相信，门卡乌拉的继承者是一个叫斯普塞卡夫的国王。那些众多未完成的金字塔，究竟哪个是属于他的，目前还不清楚（或许他的金字塔由于太粗糙，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而什么都没留下也未可知）。但是很肯定的是，他没有被埋葬在里面：他被埋葬在一个斜坡平顶坟墓中（见图138），埋葬他的屋子中有一个黑色的花岗石石棺。古代的盗墓者们已经在这里光顾过了，他们盗走了坟墓和石棺里面的所有东西。

第五王朝的第一任法老是乌塞尔卡夫。他将他的金字塔建在了塞加拉，即靠近祖塞尔金字塔建筑群的地方。金字塔受到了后来的埋葬行为的破坏，也受到了盗墓者的破坏。他的继承者萨胡拉在塞加拉北部修了一座金字塔。虽然这座金字塔保存最为完好（见图139），但是在它的矩形“埋葬室”里也是什么都没发现；但是它和尼罗河河谷之间的一处壮丽的神庙（一个低处的神庙装饰

着高大的石柱，而石柱模仿了海枣树的造型），表明了萨胡拉真正的墓穴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

尼夫尼尔卡尔是继萨胡拉之后的一个法老，他将他的墓葬建筑群建在了萨胡拉金字塔的不远处。在这座未完成（或者是遭破坏）的金字塔中的屋子也是空的。他的继承者的建筑还没有找到。与前辈们相比，下一个统治者在建造金字塔的时候用了更多的干泥砖和木头；现在它只剩下一点点金字塔的残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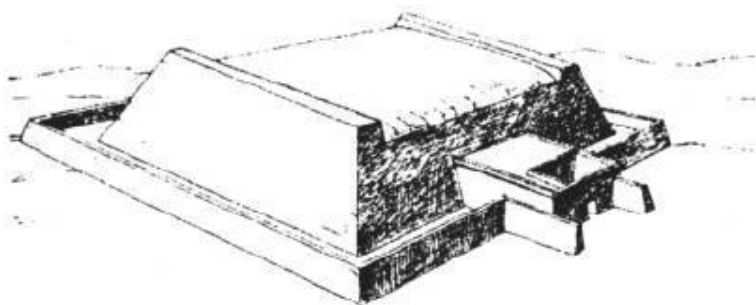


图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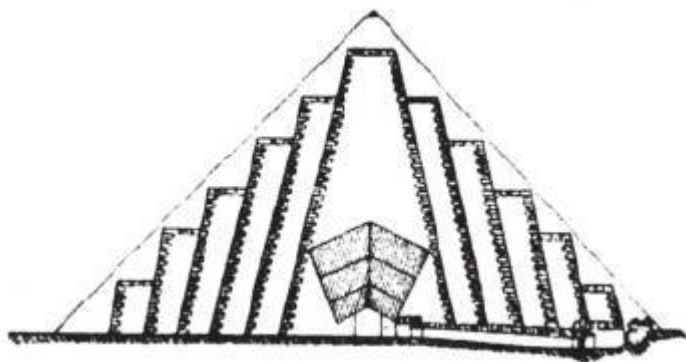


图139

再下一个统治者是尼夫塞尔，他将他的金字塔建造在了离前辈们很近的地方。他的金字塔里有两个屋子，也没有埋葬过人的迹象。但是尼夫塞尔却因他建造的葬礼神庙而闻名，神庙就像是矗立在金字塔上的方尖形石柱（见图140）一样，方尖形石柱高达118英尺；顶点外部镀了一层铜。

下一个法老的金字塔没有找到；也许他的金字塔已经崩坏而化成土堆了，而后又被沙漠给淹没了。他的继承者的金字塔直到1945年才被发现，和其他金字塔一样，下面的屋子里也是空的。

从第五王朝最后一任法老乌纳斯开始，金字塔的修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880年，加斯頓·马斯佩罗在乌纳斯的金字塔中第一次发现了《金字塔文本》，这些文本刻在屋子的墙上和走廊的墙上。接下来，第六王朝前四位国王——特提、佩皮一世、莫润尔和佩皮二世的金字塔都模仿了乌纳斯，也都在墙上刻了《金字塔文本》。在他们的“埋葬室”里都找到了玄武岩或者花岗岩的石棺；除了在莫润尔的石棺中发现了一个木乃伊以外，其他三个都是空的。之后考古学家们很快就确认了那不是国王的木乃伊，而是后来埋葬进去的木乃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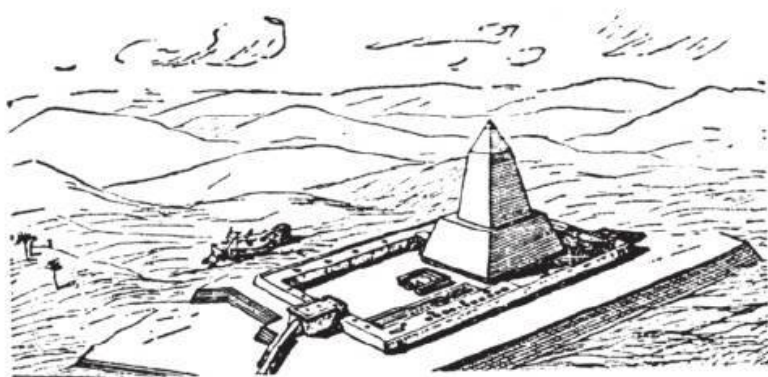


图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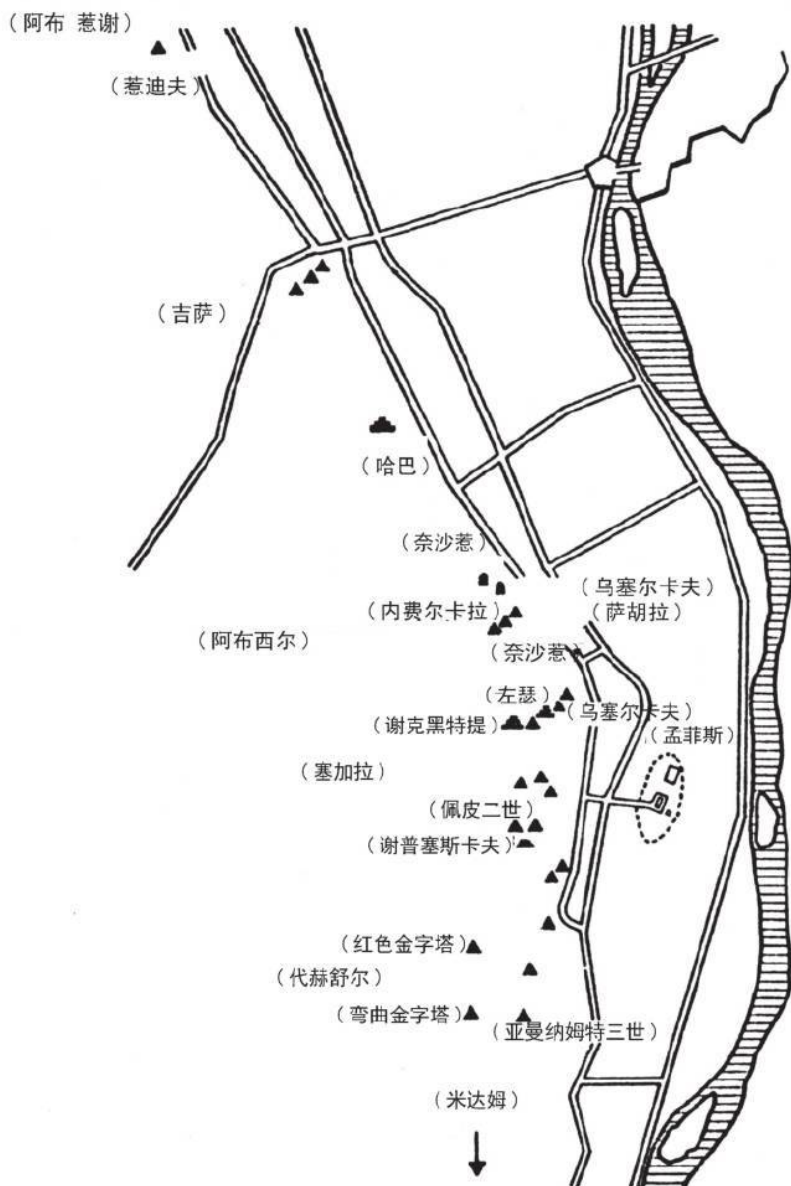


图141 古埃及主要的金字塔遗址分布图

那么第六王朝的国王们被埋葬在哪里了呢？那个王

朝的皇室墓穴和早期的皇室墓穴都在南部的阿比多斯。这些和其他证据都排除了金字塔是坟墓的概念。

然而，老观念总是很难消失。但事实说明了这些观点是错的。古老王国的金字塔从来没有装过一个法老的木乃伊，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用来盛装国王的尸体的。在国王们去地平线的相似的旅程中，金字塔是建造来作为指向标的，将法老们的灵魂带到天堂的阶梯——就像众神最初建造金字塔也是为了当他们“航行过天空时”，让金字塔起个灯塔的作用。

一代一代的法老们都在模仿着建造金字塔（见图 141：古埃及主要的金字塔遗址分布图），当然，不是模仿祖塞尔的金字塔，而是模仿众神的金字塔：吉萨的金字塔。

第十三章

假托法老之名

在商业界、艺术界、科学界和文物界，通过假造来骗取名利和财富的事情是很常见的。一旦被曝光，结果就是名利双失；但是如果这种伪造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历史可能就会改变。

我们相信这种事情就发生在大金字塔的建造者（显然是一种推测）胡夫身上。一个半世纪以前，考古学家们（还有寻宝者们）急匆匆地对大金字塔进行了还算是系统性的考古挖掘工作。不过，在早期的结论中，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疑问。按照他们的观点，金字塔时代开始于祖塞尔的阶梯形金字塔，然后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进化到了真正的金字塔，也就是角锥形金字塔。但是为什么非得要变化为角锥形金字塔呢，这很重要吗？如果说金字塔的建筑艺术是在渐近地提升的话，那么为什么吉萨金字塔之后的众多金字塔又全都不如它呢？

祖塞尔的金字塔是后来的金字塔的模板吗？或者，祖塞尔金字塔本身就是在模仿更早期的金字塔？

现在学者们相信，古埃及的第一个金字塔（见图126）就是印和阗在方形坟墓上建的金字塔，艾哈迈德·法克瑞在《金字塔》一书中说：“那个金字塔是用漂亮的白色石灰岩石砌成的。”但是有证据表明，甚至是最后一个时期的阶梯形金字塔，也已建造得像真正的金字塔一样。以乔治·芮斯纳领队的哈佛大学考古任务组发现，祖塞尔的金字塔最先是由泥砖砌成的，之后很快就破碎了，所以看起来像阶梯金字塔。而且，他们发现那些泥砖曾被粉刷成了白色，以模仿白色的石灰岩。

那么祖塞尔是在模仿谁呢？印和阗是在哪里看到的已经建成的真正的金字塔的呢？还有一个问题：按照当前的理论，米达姆和塞加拉试图建造的52度的金字塔都失败了，然后塞奈弗鲁才吸取教训建造了一个43度的真正的金字塔；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为什么塞奈弗鲁的儿子又建造了一个52度的巨大金字塔并且非常成功呢？

如果吉萨金字塔只是在历代“一个国王一座金字塔”链条中的一个“平常”的金字塔的话，那么为什么胡夫的儿子拉迪耶迪夫不在父亲金字塔的旁边建造他的金字塔呢？如果说他父亲的建筑师和工程师都掌握了建造大金字塔的技艺的话，那么那些技艺为什么没有在他的金字塔中得到展现，反而后来崩溃了呢？

只有大金字塔才拥有独特的上升通道，它成功地阻

止了外人的进入，一直到公元820年才被发现——后来模仿它的金字塔的法老们，是否只知道有个下降通道？

有一个疑点就是，吉萨的三个金字塔都没有象形文字的碑文，正如在一个世纪前，詹姆斯·邦维克在其著作《金字塔的事实和想象》中写到的：“埃及人留下了这么宏伟壮丽的建筑，却没有留下任何象形文字的说明，谁能把其中的道理说通？”所以我们认为，没有象形文字的描述即说明这几个金字塔是在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建造的，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埃及人建造的。

还有很多方面的证据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当祖塞尔和他的继承者们建造金字塔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模仿已经存在的金字塔了：吉萨金字塔。所以吉萨金字塔不是在祖塞尔金字塔基础上发展的，而是祖塞尔和他后面的法老们模仿的典范。

有些学者认为，位于吉萨的卫星金字塔只是大金字塔缩小后的模型（比例约1：5）而已，就像当今的建筑家们也用建筑模型来作工程指导一样；然而它们又是在大金字塔之后才建造的，所以那样就说不通了。但是，第三个金字塔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因为它有很明显的实验性结构。所以我们相信，另外两个较大的金字塔是建造来作为阿努纳奇人的灯塔的。

但是门卡乌拉金字塔、海夫拉金字塔和胡夫金字塔

的真正建造者是谁呢？

从附属第三座金字塔的寺庙和砌道来看，确实有证据表明，它们就是门卡乌拉建造的——这些证据包括含有他的名字的碑文和展示女神哈托尔和另一个女神拥抱他的雕塑。但是这也只能证明这些附属品是他建造的，置于金字塔内，而金字塔却不是他建造的。根据逻辑推导，阿努纳奇人只需要金字塔，而不需要建寺庙来供奉自己；只有要去众神之间的法老才需要一个葬礼寺庙和一个放置尸体的寺庙以及其他建筑。

在第三座金字塔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碑文，没有雕塑，也没有被装饰过的墙。唯一的证据也被证明是伪造的：刻有门卡乌拉名字的木棺碎片被证明是在他统治后2000多年的碎片；而里面的木乃伊则是早期基督时代的木乃伊。所以根本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门卡乌拉建造了金字塔，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金字塔就是法老们建造的。

第二座金字塔也是什么也没有。刻有海夫拉名字的雕塑是在金字塔旁边的神庙里发现的，但是也不能证明金字塔就是他修的。

那胡夫呢？

这是一个例外，所以人们认为金字塔也有可能是他

建造的；而唯一能够证明是他修建的那座金字塔的证据，就是希罗多德的记录。希罗多德说他奴役了他的人民30年，就是为了替他建造金字塔和砌道。但是也有其他证据说他只统治了23年。如果他是一个这么伟大的建造者的话，那他的其他建筑在哪里呢？他自己的雕塑又在哪里呢？

什么也没有。没有这些就说明他不是伟大的建造者。但是他有一个智慧的主意：我们的猜想是，他看到垮塌的米达姆金字塔后就赶紧调整了金字塔的倾角。在吉萨，有许多完美而无声的金字塔。难道他不会向上帝要求从它们中选一个作为自己的葬礼寺庙，以便他在来生的时候能够用到？金字塔本身并没有受到打扰：所有的寺庙，也包括可能装有胡夫尸体的河谷神庙，都在金字塔外面，它们靠近金字塔但是没有相互接触到。就这样，大金字塔被认为是胡夫的。

胡夫的继承者拉迪耶迪夫没有按照他父亲的金字塔来造，而是像塞奈弗鲁一样按自己的意愿来建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将金字塔建造在吉萨的北边，而不是在他父亲神庙的旁边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吉萨的凸出角落已经没有位置了——老金字塔和卫星金字塔以及附属建筑已经将那块地方占满了……

下一个法老哈拉夫看到拉迪耶迪夫的失败后，还是延续了胡夫的风格。他到了需要金字塔的时候，就直接

将第二座金字塔作为他的墓地，并在周围建立了许多卫星金字塔和寺庙。他的继承者门卡乌拉将第三座金字塔收归自己所有。

在这些已经建好的金字塔都被占据了以后，后来的法老们就别无选择，只有自己建造了……就像祖塞尔、塞奈弗鲁和拉迪耶迪夫一样，他们的努力也只是换来了粗糙的仿制品。

之前，我们认为胡夫（以及另外两个）跟与其名字相联系的金字塔的建造并无关系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点牵强。但下面我们会通过更有力的证据来说明，金字塔不是他（们）建的。

在大约125年前，在唯一被认为能证明大金字塔和胡夫有联系的物件被发现后，大金字塔是不是胡夫建造的这个问题反而更加困扰埃及学家们了。结果很让人迷惑，他们确认了大金字塔不是他建的：因为早在他在位时，大金字塔就已经存在了。

最有力量的证据就是一个石灰岩的石碑（见图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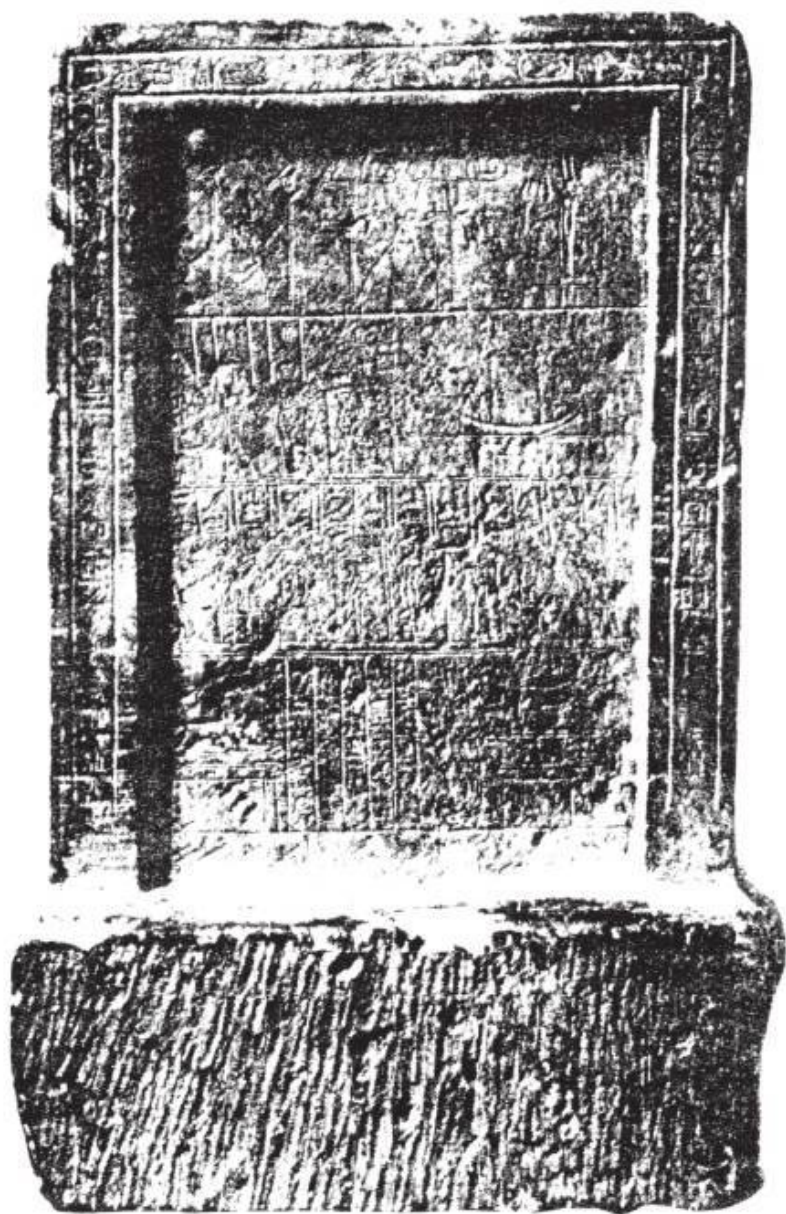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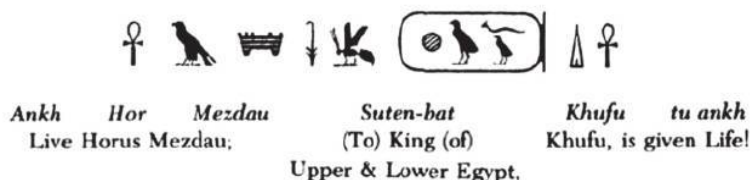


图142

在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奥古斯特·马里特在大金字

塔附近的神庙遗址里面发现了那个石碑（现藏于开罗博物馆）。根据文字的内容来看是胡夫自己的褒奖碑，是为了纪念他重建了司生育的女神伊西斯的神庙，并恢复了众神的画像和标志。下面的那些开篇诗节确认了胡夫的身份：



文字显示胡夫是上下埃及之王，他祈求天神何璐斯赋予自己长生，结果，“胡夫被赋予了生命！”然后，正如接下来这段象形文字所描述的，“他在狮身人面像旁边发现了伊西斯——金字塔的女主人——的房子”：



根据这段碑文，我们可以确定，在胡夫出现之前，大金字塔就已经存在了。

大金字塔是女神伊西斯的，而不是胡夫的。还有，

更重要的是（正如上面的象形文字所暗示的），狮身人面像也早就已经在那里了。碑文继续很明确地指出了狮身人面像的具体位置，并记录了狮身人面像曾经因雷击而毁坏——现在我们也还能看到那块毁坏的痕迹。

胡夫继续在碑文中说，他在“女神神庙的旁边”为他的妃子恒纳斯登建造了一座金字塔。考古学家们发现，在大金字塔旁边三座小金字塔中的最南边的那座金字塔，可能就是恒纳斯登的。碑文中所写的都和事实完全相符；但是里面提到的关于胡夫建造金字塔的事情，就只提到他为妃子建造的一座小型金字塔。胡夫在碑文中说道：大金字塔已经在那里了，狮身人面像也是（根据推论，另外两个金字塔也当如此）。

在碑文中还有更多的东西来支持我们的理论。碑文的另一段直接把大金字塔称为“哈托尔西山”：

何璐斯赋予了

上下埃及的国王胡夫

以永生

因为他的母亲伊西斯，即圣母和

“哈托尔西山”的女主人

他将这个事情写在了一个石碑上

他向她奉献神物

他给她修建石头神庙

在她的神庙里供奉着有名的众神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就会知道哈托尔是西奈半岛的女主人。如果西奈半岛最高的山峰是她的东山的话，那么金字塔就是她的西山——这两座山的作用有如着陆走廊的锚位。



这个“清单石碑”记录了所有确切的地方和标记。然而在石碑被发现的时候，学者们却没能根据石碑的结论来更正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愿意让整个金字塔学界失望，于是他们称那块石碑是伪造的——是一个“胡夫死后很久才出现的石碑”，但是他们却援引胡夫的名字来“支撑当地一些神职人员的虚构的说法”。

詹姆斯·H.布里斯特德的《埃及的古代记录》是古埃及碑文的标准作品。在1906年，他写道：“关于胡夫时期狮身人面像和它旁边所谓的神庙的讲述给人以极大的兴趣。如果碑文描述到的那些遗迹和胡夫是同一个时代的话，那么那碑文就更重要了；但是从文字的拼写可以判断出，时间是确凿的。”

加斯东·麦斯皮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出色的埃及学家，他认为碑文上面的“后时代”拼法说明它是从另外一个更早的原版抄过来的，而詹姆斯·布里斯特德不同意他的说法。尽管有些疑问，但是詹姆斯·布里斯特德还是将碑文归入了第四王朝的记录中。在1920年，麦斯皮罗在写他的《文明的曙光》一书时，也将清单石碑当成了事实资料。

清单石碑被宣判为伪造是因为在10年以前或者更早，学术界就已经建立了大金字塔是胡夫建造的理论。他们的事实依据是在国王的墓室上面发现的红色符号，这些符号可以解读为石匠们在胡夫统治的第十八年刻下的（见图143）。因为那些屋子直到1837年开始发掘的时候也没有人闯进去过，所以那些符号应该是真实的；因此，如果清单石碑描述了任何与那些信息相违背的信息，那么清单就是伪造的。

不过，我们仔细去了解先前的探索者们是如何进行他们的工作，并彻底探查了红色颜料符号周围的环境后，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存在伪造的话，那不是在古代而是在1837年；如果存在伪造者的话，他们不是“一些本地祭师”，而是两个（或者三个）无耻的英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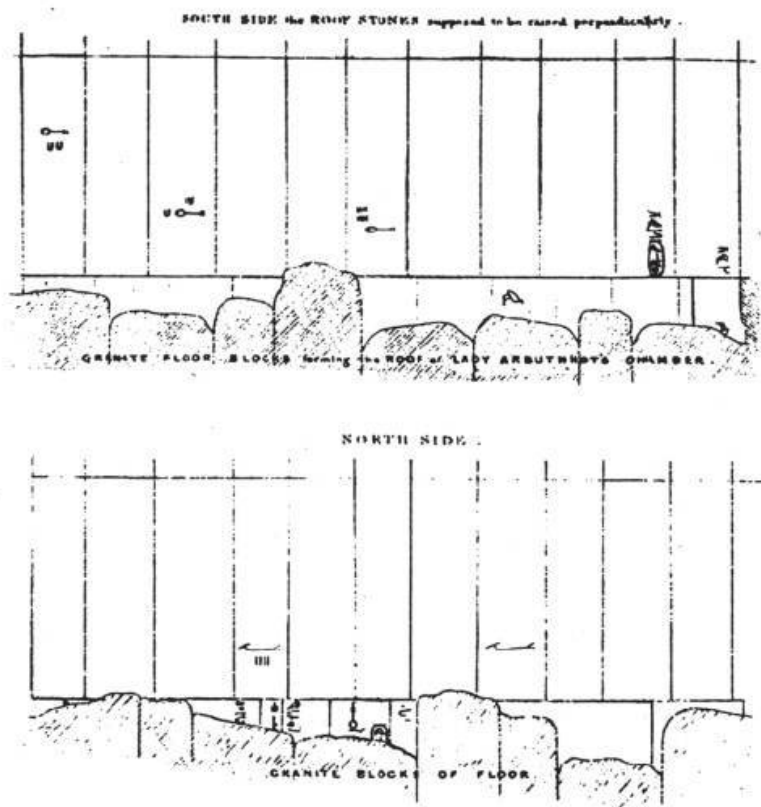


图143

故事要从1835年12月29日说起，那一天，是理查德·霍华德·维斯上校到达埃及的日子；他是一个英国上流家庭的败家子。在那个时候，女王军队的一些官员都获得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授勋，这些人在上层社会宣读他们的报告和论文，并在公众面前赢得了荣誉。不管霍华德是不是有这些念头，事实是，在考察吉萨金字塔的时候，他被报纸上所写的学者和外行们的发现吸引住了。特别是乔万尼·巴蒂斯塔·卡维利亚的一些故事和理论更是让他

十分激动，乔万尼那时一直在寻找大金字塔中隐藏的屋子。

在几天之内，他就向乔万尼提出给他的探寻和研究提供经费，但是条件是承认自己是他的一个合作者。乔万尼直接拒绝了他；他十分郁闷，于是就于1836年底到了贝鲁特，到那里去参观叙利亚和小亚细亚。

但是这个漫长的旅途并没有医治好他心中的渴望。所以之后他并没有回英国而是在1836年10月又回到了埃及。在早期的考察中，他认识了一个叫J.R.希尔的狡诈的中间人和一个铜厂的看管人。现在他又被介绍给了一个“斯洛恩先生”，这个人给他透露有办法从埃及政府那里得到吉萨金字塔的独家发掘权。

在得到这样的指导后，霍华德就去英国领事科尔·坎贝尔上校那里寻找相关文件。让他吃惊的是，除了他，坎贝尔和斯洛恩也都得到了许可，而乔万尼则被任命为这次工作的主管。在1836年11月2日，失望的霍华德给了乔万尼“我的第一笔会费，200美元”，然后他就很痛苦地到埃及北部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旅行。

霍华德于1837年1月24日回到了吉萨，“非常急切地希望知道考古工作有什么进展”。乔万尼和他的工人们正在忙于金字塔周围的挖掘工作，希望能找到木乃伊，而不是在里面寻找屋子；霍华德十分恼怒，但是在之后又

消气了，因为乔万尼称要给他看一样重要的东西：金字塔建造者写的东西！

原来，乔万尼和他的工人们在坟墓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古代的石匠们用红色的颜料在打磨好的石头上做的标记。乔万尼说他在第二座金字塔的下面发现了这些标记。但是霍华德进行检查时，却发现那些“红色颜料”只是石头里自然的斑点而已。

那大金字塔呢？乔万尼正在寻找通往“国王的墓室”的“通风道”；他坚信上面还有秘密屋子。在1765年，纳撒尼尔·达文森通过很小的通道发现了一个隔间（见图144）。所以霍华德说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那里；然而他发现乔万尼和坎贝尔对木乃伊更感兴趣，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想要；霍华德非常气馁。乔万尼甚至还将他发现的一个大墓穴命名为“坎贝尔之墓”。

霍华德下定决心要自己行动，所以他从开罗搬到了金字塔。后来他在1837年1月27日的日记中承认道：“我很自然地希望在我回英国之前能有所发现。”他已经在外边一年多了，花了家里面很多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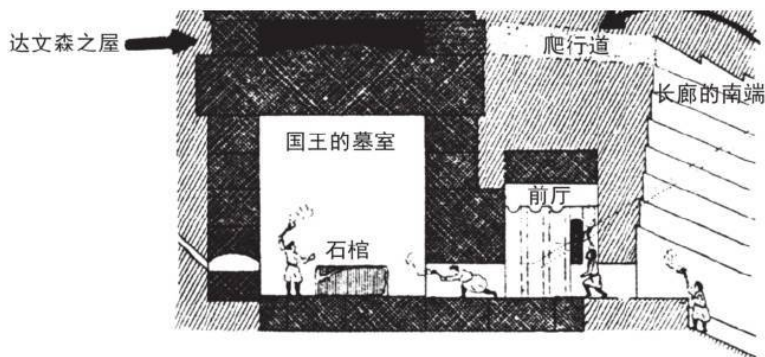


图144

乔万尼和霍华德的分歧越来越深了。在2月11日，他们两个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吵。12日，乔万尼在坎贝尔之墓中有了重大发现：一个石棺，上面刻有象形文字并且在坟墓的石墙上还有红色的标记。13日，霍华德草率地免除了乔万尼的职位并命令他离开考古现场。乔万尼只回去过一次，回去拿他的东西；后来，乔万尼对霍华德进行了指控。

那个争吵真的是由于意见不同吗，还是霍华德借故将乔万尼排除出去？

埃及公共工程部门有个工程师叫约翰·佩林，此人也涉猎埃及学。霍华德通过希尔认识了他，并于2月12日晚上悄悄地与之结伴进入了金字塔。他们检查了在达文森屋子上方一块巨大花岗岩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裂缝。当他们把一根芦苇秆伸进去后，芦苇秆没有弯折，这说明前方有空间。

那天晚上他们俩到底密谋了什么？我们只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猜测。事实就是，在霍华德解散了乔万尼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将佩林安排到了乔万尼的位置上。霍华德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心要继续对（达文森的）屋子上方进行发掘，我坚信我能在那里找到一个隔间。”

霍华德往整个工程中投入了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同时，皇室和其他达官贵人也纷纷前来视察在坎贝尔之墓的发现。他们对霍华德向他们展示的金字塔的内部大感兴趣。但霍华德自己对进展却很失望，于是他就叫了几个人去狮身人面像的肩部钻洞，希望能从那里找到古代石匠们留下的标记。结果并不成功，于是他又重新把焦点聚集在了隐藏的屋子上面。

3月中旬，霍华德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其他工程正在将他的工人抢走。他意识到时间就快耗尽了，于是他将工人的工资翻了一倍，前提是他们愿意日夜工作。但是这一招的效果并不好，因为挖掘的进度不是想快就快得起来的。绝望之中，他决定用炸药炸开挡住进度的石头。在3月27日，工人们终于在花岗岩石板上打开了一个小洞。有点不合逻辑的是，他又把领班的工人解雇了。第二天，霍华德写道：“我将一根在末端插了一支蜡烛的棍子伸进了那个洞里面，我很害怕我发现的屋子的结构就像下面的一样。”他已经发现了隐藏的屋子（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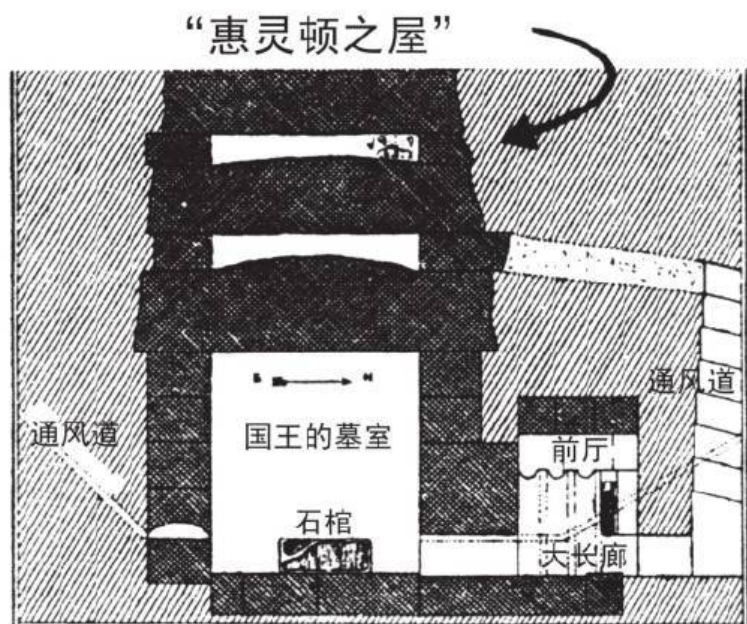


图145

然后他用炸药将洞口扩大。在希尔的陪同下，他在3月30日进入了新发现的屋子。他们对屋子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屋子是彻底密闭的，没有开口。屋子的地板是粗糙的花岗石板的背面，光滑的一面就是从下面看到的天花板。“地板上有一层均匀的黑色沉积物，沉积物映出了他们的脚印。”（这层积累有一定厚度的灰到底是什么，还没有经过测定。）“天花板很漂亮，很光滑而且接合很完美。”之前这个屋子从来没有人闯进来过；然而它也还是什么也没有，没有石棺，也没有财宝。

之后霍华德又把洞口扩大了。他向英国领事传递了一个消息，称他已经把那个新发现的隔间命名为“惠灵顿之屋”。在傍晚，“佩林先生和马西先生到了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惠灵顿之屋并且对屋子进行了各种测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石匠符号”。多么令人振奋的一刻啊！

这些符号和在金字塔外面的坟墓中发现的石匠符号很相似。霍华德和希尔在前面单独进去进行彻底检查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些符号。是佩林和马西来了以后才发现的，马西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他是受到佩林的邀请来的——现在就有四个人见证了这个独特的发现。

由于惠灵顿之屋和达文森之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霍华德怀疑可能在上面的某个地方还有一个屋子。霍华德在4月4日解雇了另外一个工人领班。4月14日，英国领事和奥地利领事来参观了考古现场。他们要求对那些符号进行复制。霍华德于是就让佩林和马西投入了那项工作，但是他只让他们对早些时候在坎贝尔之墓中发现的符号进行复制。对于大金字塔内部的独特符号，他说要等等。

4月25日，在火药的帮助下，他们在惠灵顿之屋上面又找到了一个隔间（霍华德将它命名为罗德·尼尔森）。和其他屋子一样，它也是空的，地上也有那层黑色的尘土。霍华德报告说他在里面的墙上发现了红色的石匠符号，特别是在西边。希尔也开始在新发现的屋子里进行

复制工作。27日，希尔（而不是佩林或者马西）复制了石匠符号。霍华德在他的书中也用到了尼尔森之屋的石匠符号——虽然没有来自惠灵顿之屋的（见图14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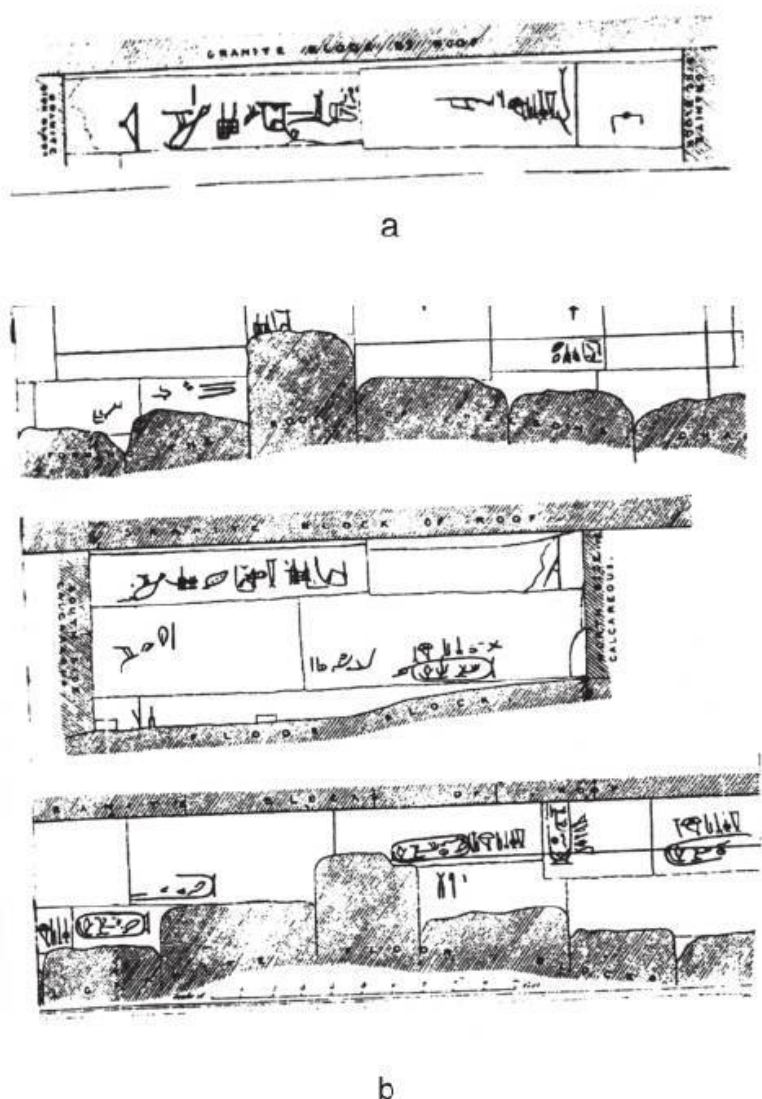


图146

5月7日，他们再次进入了尼尔森之屋上面的一个屋子，霍华德将其命名为阿巴斯罗特女士。虽然在那里发现了许多石匠符号，但是霍华德却没有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而令人振奋的是那些符号包括了许多皇室成员的名字（见图146b）。霍华德已经找到建造金字塔法老的名字了吗？

5月18日，瓦尔尼博士“请求他提供在大金字塔中发现的文字的复制版，以便将它们发给罗塞里尼先生”，罗塞里尼是专门从事皇室名字破译的埃及学家。霍华德直接拒绝了瓦尔尼的要求。

第二天，霍华德在一个叫布雷特尔和一个叫雷文的人的陪同下，进入了阿巴斯罗特女士之屋。他们“将里面的符号与希尔记录到的符号进行了比较，后来还签字确认那些符号的精确性”。之后不久，他们又发现了最后一个屋子，在里面发现了更多的符号，而且还包括一个皇室石碑，这种石碑上通常刻着皇室成员的名字。然后霍华德就去了开罗，把石碑上的文字的复制品交给了英国使馆，以便他们直接送回伦敦。

他的工作完成了：他在那里发现了未知的屋子，证明了谁是大金字塔的修建者，因为在皇室石碑上明确地写着胡夫的名字。

如今的每一本教科书都是以他的发现为依据的。他

从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那里得到了确认资料，他的发现影响巨大。



希尔的临摹本是什么时候到达的大英博物馆，专家们的分析资料又是什么时候到霍华德手中的，这些都不清楚；但是霍华德将博物馆的意见由博物馆象形文字专家萨缪尔·比尔其写入了他的书中。简单地说，那份很长的分析资料确认了霍华德的期望：石碑上面的名字就是胡夫或者是胡夫的变体：和希罗多德写的一样，胡夫就是大金字塔的修建者。

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兴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博物馆的意见里面包含了许多“如果”和“但是”。里面也包含了将我们的理论认定为伪造的线索：伪造者笨拙的错误。

一开始，比尔其也因那些文字的拼法和写法感到困惑。他在开篇的几段中写道：“撰写者或者石匠们用红色颜料写的那些符号和象形文字很明显就是石匠符号。”然后马上就是，“虽然有些不清楚，因为这些文字是用一种简单的象形文字体或者线性的象形文字体写的，它们确实让人很感兴趣……”

那些符号据测是第四王朝的符号，而一开始就令比

尔其先生感到困惑的是，它们的写法看起来像是后几个世纪才出现的写法。这种起源于图形文字——“由图画来表现”——的象形文字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掌握；所以后来在商业活动中，一种更简单的线性的象形就出现了。因此，霍华德发现的象形文字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这些文字十分难懂，就连比尔其先生理解起来都很困难。很多看起来都“像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更简单的僧侣字体”，也就是说属于后面一个时期的文字。他说有些符号非常不寻常，在以往埃及的其他碑文中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最上方的屋子（霍华德命名的坎贝尔之屋）中的文字，是“用一种很奇怪的顺序”来写的，比尔其在这里也感到很迷惑。早期象形文字中表示“很好，高雅”的符号在这里被用作数字，这是此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用法。这些不寻常用法的数字的意思被推测为是“第八年”（胡夫的统治时期内）。

而令他同样困惑的是，在皇室石碑上的文字也是如此。他说，从皇室石碑上书写“称号”的文字的用法来看，和这种用法有相似之处的就是写法老王亚马西士称号的象形文字，即埃及赛第时期的象形文字。而亚马西士的统治时期是公元前第六世纪——在胡夫后面2000多年！

不管是谁画下了那些红漆符号，从它们的书写方式、文字特点和用法等方面可以看出，它们不是胡夫那

个时代的文字，而是后面一些时期的文字。而且书写人显得不是很专业：象形文字中有许多地方不清楚，有的地方不完整，有的地方甚至有错误或者是完全未知的。

那时，德国一个著名的埃及学家卡尔·比查德·莱普修斯在一年以后也对那些文字进行了研究。他也感到了同样的困惑。他说皇室石碑上的一些象形文字完全未知，“我不能够解释它们的意思”。

在最后该给出结论的时候，也就是确认碑文中的法老究竟是谁的时候，比尔其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在金字塔中有两个皇室名字，而不是一个！

有没有可能两个法老建造同一个金字塔呢？如果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又是哪两个法老呢？

比尔其说碑文中的两个皇室名字并不清楚：“在那个王朝的官员的坟墓里发现的文字中，君主也用到了相同的东西。”即，第四王朝，也就是吉萨金字塔所属的法老们的王朝。在一个皇室石碑上（见图147a）写着“Saufou”或者“Shoufou”；另外一个（见图147b）包含了一只公羊标志，也就是尼罗河流域的统治者、羊头神库努姆的象征；这些象形文字写的是“Senekhuf”或者“Seneshouf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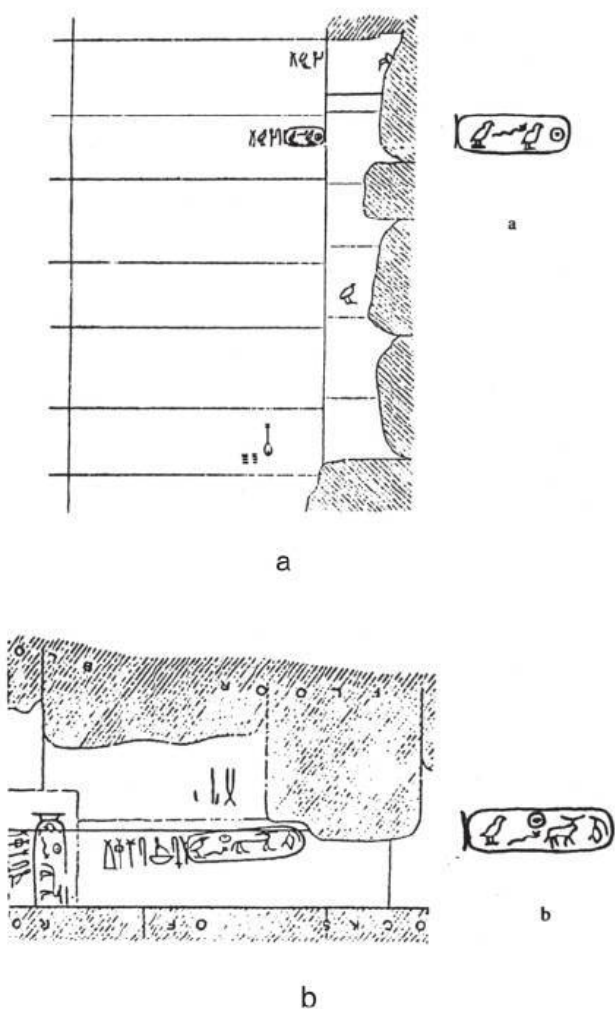


图147

在比尔其试图分析出那个带公羊符号的名字时，他注意到了其他象形文字专家对一个与惠灵顿之屋石碑相似的石碑的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从拼法上来看它们应该写作“Seneshufo”，推测出的意思是“Suphis的兄

弟”。

也许是那个法老接着上一辈法老未完成的金字塔继续修建，这个理论得到了埃及学家们的认同。难道这个不能说明同一个金字塔中有两个皇室名字的原因吗？或许吧，但是在我们的理论中当然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不可能，是因为大金字塔中有各种皇室石碑（见图148）。而据说胡夫金字塔中的石碑也只是在屋子的最上层发现的，即坎贝尔之屋。写有第二个名字的其他石碑（现在读作“Khnem-khuf”）是出现在惠灵顿之屋和阿巴斯罗特女士之屋里面的石碑上的（尼尔森之屋里没有这样的碑文）。换句话说，下面屋子里的名字排在上面一个屋子的后面，也就是下面屋子的国王的统治时期要晚于上面那一个。但是屋子不可能从上面修到下面，所以最上面的胡夫的石碑说明的是，他是在他的继承者的基础上继续修建金字塔的。当然，这是肯定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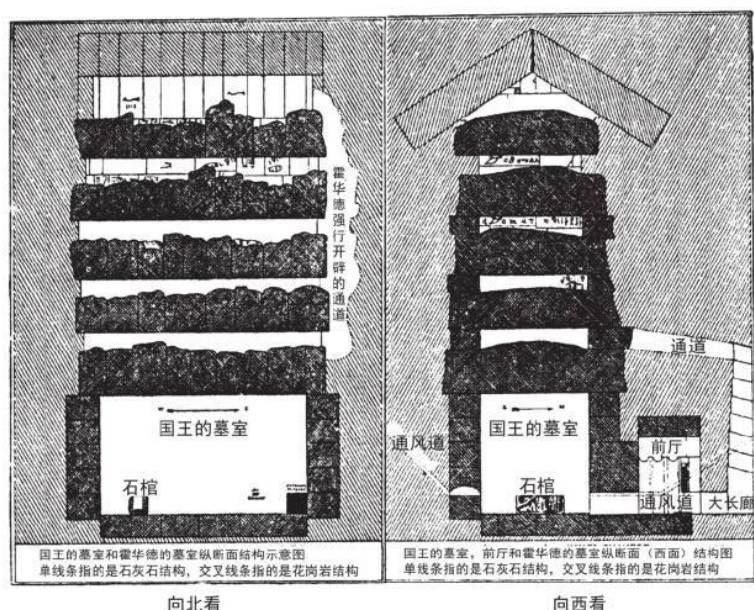


图148

比尔其也承认了这一点，称那两个名字可能是国王名单中的Suphis I（胡夫）和Suphis II（海夫拉），所以他试图找出那两个名字是同属于一个国王的证据——一个是其真名而另外一个是其称号或者别名。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大金字塔中第二个名字的出现是一个尴尬”，是在碑文的其他尴尬之上的又一个尴尬。

“第二个名字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半个世纪以后，英国一个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吉萨的金字塔进行测量工作。他在他的《吉萨的寺庙和金字塔》中写道，“最烂的理论才把 Khnemkhuf这个国王和Khufu（胡夫）等同起来”；然后

他给出了其他埃及学家的许多理由来反对那个理论。

每一个理由都表明了那两个名字属于两个国王而不是同一个国王。那么为什么那两个名字会出现在同一座金字塔中呢？皮特里相信，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胡夫和海夫拉共同执政。

然而没有证据来佐证皮特里的理论。霍华德的考古发现过去了一个世纪后，加斯东·麦斯皮罗在他的《文明的曙光》中写道：“在同样的遗迹中存在Khufu（胡夫）和Khnem-Khufu这一情况确实很让埃及学家感到尴尬。”虽然专家学者们提供了很多答案，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只要我们不一味地将那些碑文归于古代的石匠们，并且开始去了解事实。

吉萨的那些金字塔与其他金字塔相比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里面没有任何的装饰或者碑文——霍华德找到的碑文是个例外。为什么是个例外呢？如果石匠们毫无疑问地用了红色涂料在“国王的墓室”里的石板上面写下文字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第一个隔间（达文森在1765年发现的）里面完全没有那些碑文呢？这些碑文偏偏出现在霍华德发现的隔间里面。

除了碑文以外，霍华德在各种隔间里面还发现了石匠们真正的符号——用于定位的线和箭头。它们都是正面朝上的，因为那时候屋子还没有修建屋顶：他们可以站起来，随便走动而不会受到阻碍。但是所有石匠符号（参见图146）周围的线不是反面朝上就是垂直的，仿佛画这些线的人由于在低矮的隔间里都必须蹲下或者俯卧在地上一样（阿巴斯罗特女士隔间的高度从43厘米到137厘米不等，惠灵顿隔间的高度从67厘米到116厘米不等）。

在隔间里面的墙上写下的皇室称号等文字都不精确，很粗陋，并且还很大。大多数皇室石碑都约为76厘米到92厘米长，宽大约31厘米。那些文字布局合理，而且有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完美的比例，这些都可以从在同样的隔间中发现的碑文看出。

除了在惠灵顿之屋的东墙角发现了一些符号以外，其他屋子里面的东墙角处什么也没有发现；除了在坎贝尔之屋的东墙角上发现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线和一只鸟的部分轮廓外，没有任何的标记（真正的原版石匠的标记）出现在其他三个东墙角上。

奇怪的是，因为霍华德恰好是从东墙角破墙而入的。古代的石匠们是否预料到霍华德会从东墙进入而没有在那上面留下任何痕迹？或者这表明了匠人们都愿意在完好的西、南和北墙上写东西，而不是在会受到损毁

的东墙？

换句话说：这些疑惑都找不到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假设那些碑文不是在修建金字塔时留下的，而是在霍华德闯入的时候才写下的，那么就能把整个事情全都搞清楚了。但是事实会不会是那样的呢？

霍华德的所有考古行动都是他自己描述的。在金字塔附近也有许多重要发现，但是他却没有提到。乔万尼发现的坎贝尔之墓，不仅出土了许多人工制品，而且还有石匠们用红色涂料写下的许多符号和象形文字。而霍华德对于要找到自己的发现已经十分急切和不顾一切了。最后他终于进入了那些未知的屋子；但是它们一个接一个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那一切不是就白费了吗？他又怎么会得到荣誉呢？他又怎么会被记住呢？

我们已经了解到，白天霍华德派希尔去抄写惠灵顿之屋和尼尔森之屋的符号。我们猜测，在晚上，希尔也进入了那些屋子——去给金字塔“改名字”。

前面，比尔其指出，“那两个名字”是已经被发现过了的。法老的匠人肯定知道法老的正确的名字。

所以，我们怀疑希尔（很可能他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入了新发现的屋子。借着火炬的光，俯卧在地上，用必要的红色的涂料在墙上面写下了一些东西。他

从一些资料中抄袭了一些象形文字；他在墙上写下了他认为很合适的东西。但结果他写错了。

金字塔周围的考古发现中又出现了第四王朝的皇家名字，那些难道不是希尔的好材料吗？没有学过象形文字的他应该找了一些参考资料。而其中的一本就是约翰·伽登·威尔金森的《象形文字资料》。正如书的前言所说的一样，它是为了刷新读者对“埃及的万神和埃及法老从早期到被亚历山大占领期间的延续”的认识。这本书发表于1828年，比霍华德入侵金字塔早9年。它是一本为英国埃及学家打造的标准书目。

比尔其在他的报告中说，“威尔金森已经发表过一个类似的皇室石碑文。”所以现在对于希尔在第一个屋子（霍华德发现的第一个屋子，即惠灵顿之屋；见图147a）里面所假造的皇室碑文有些头绪了。

在查阅了威尔金森的《象形文字资料》后，我们开始有点同情霍华德和希尔了：书的陈述和文章是无序的，书中的插图又很小，印刷得也不好。威尔金森对那些皇室名字的读法还不太确定，而且把象形文字搬到纸上的方式也有些疑问；其中最成问题的就是一个圆盘标记，在碑文上是实心的圆盘：●，或者是一个空心的圆圈：○，而在线性写法中，就是一个圆圈加上中间一个点：⊙。在他的作品中，他在有些例子中用了实心圆盘，而在其他例子中又用了圆圈加一个点。

希尔的所有行动都遵循了书的指导。而且这些碑文都是公羊神库纳姆的变体。在5月7日，皇室碑文上就只有“公羊”符号；而到了5月27日，皇室碑文上就拼出了至关重要的“Kh-u-f-u”。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呢？

在霍华德的考古记事中有一个隐藏的线索。其中他提到了那些石块“并没有丝毫关于碑文的踪迹，在金字塔的任何石块上都找不到，附近也没有（除了已经写好的石匠符号）”。霍华德提到了一个例外：“一块棕色的石头上有胡夫皇室碑文的一部分，这个石块长6英尺，宽4英尺。这个碎片是6月2日在北边的一个土堆中挖出来的。”霍华德绘制了一张碎片的素描（见图149a）。

在和大英博物馆联系之前，霍华德是怎样知道它是“胡夫皇室碑文的一部分”的呢？他肯定喜欢说他是一星期前（5月27日）在坎贝尔之屋中发现了皇室碑文的整体（见图149b）。

这里有一个疑点。霍华德在上面曾说部分胡夫皇室碑文是于6月2日发现的。然而他的考古记事却记的是5月9日！霍华德在日期上的操控可能会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金字塔外面发现的部分皇室碑文和早些时候里面发现的整体碑文正好符合。但是日期所说明的却刚好相反：霍华德在5月9日就已经知道了关键的皇室碑文是什么样的——整整比发现坎贝尔之屋早了18天。而在5月9日，霍华德和希尔也意识到他们把胡夫的名字搞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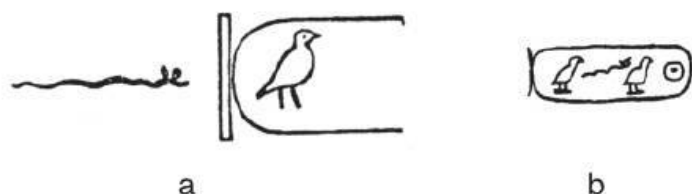


图149

在发现阿布斯洛特女士之屋后，他们就每天往返开罗和考古现场。为什么在考古工作最离不开身的时候他们每天离开，他的记事没有说。我们相信这个“出人意料的事情”是威尔金森出版的另外一本书，一本有3册的《古埃及人的习俗和行为方式》。那本书是在那年（1837年）初出版的，在急需这类书的特别时期，那本书应该到了开罗。这本书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版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书也十分整洁和清晰；新版本将书中的某些章节进行了重新编排，这就包括了希尔和霍华德已经复制的写有公羊的皇室碑文；而且这本书换了一个新的皇室碑文，威尔金森将这个皇室碑文读作“Shufu或者Suphis”（见图150）。

威尔金森的新版本可能引起了霍华德和希尔的巨大震惊，因为他改变了公羊皇室碑文（见图150之2）。他现在把它读作“Numba-khufu”或者“Chembes”，而不是“SenSuphis”。他说这些名字是在大金字塔附近的坟墓中发现的，并且“我们理解到‘Suphis’或者就像象形文字所写的‘Shufu’或者‘Khufu’，这个名字很容易转化

为‘Suphis’或者‘Cheops’”（胡夫，英文叫Khufu或者Cheops）。所以那个才是正确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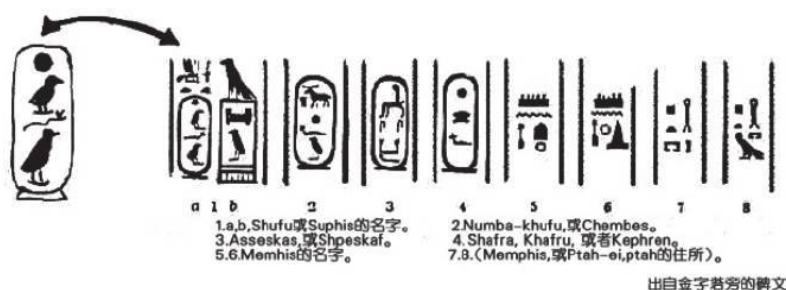


图150

那么公羊碑文（见图150之2）到底代表谁呢？在解释确认的难度时，威尔金森承认了他不能够确定“是否前两个名字都表示胡夫，也不能确定第二个名字是否是另外一座金字塔的建造者”。

在知道了威尔金森的不确定后，霍华德和希尔又该怎么做呢？他们认为威尔金森的叙述给他们指引了一条路，于是他们很快就跟着那条路走了。他说那两个名字“再次出现在西奈山”。

但是路又有些不准确，也是他作品中一个经常的错误。威尔金森指的是象形文字碑文不仅出现在西奈山，而且还出现在西奈地区的绿松石矿区。那些碑文能够为众人所知是因为一本叫《皮特里的旅程》的书的广泛流传，作者莱昂·日·拉波尔德和利纳蒂在书中描述了西奈半岛，并伴有许多很精彩的插图和碑文的复制品。那本书

发表于1832年，里面的图画包含了从干旱的河谷一直到采矿区，以及瓦迪·马格哈拉的很多古迹。在那里，一代又一代的法老们都在石头上刻下了自己的功绩。有一个类似的碑文描述就包括了两个皇室碑文（见图151），威尔金森也在书中写到了这两个碑文。

在说法语的开罗，霍华德和希尔要找到一本《皮特里的旅程》也不是很困难。那幅特别的图画似乎能够解答威尔金森的疑惑：一个法老有两个名字，一个有公羊的标志，另外一个清楚地拼出了“Kh-u-f-u”(胡夫)。所以在5月9日，霍华德和希尔以及佩林就了解到了，他们还需要另外一个碑文，而且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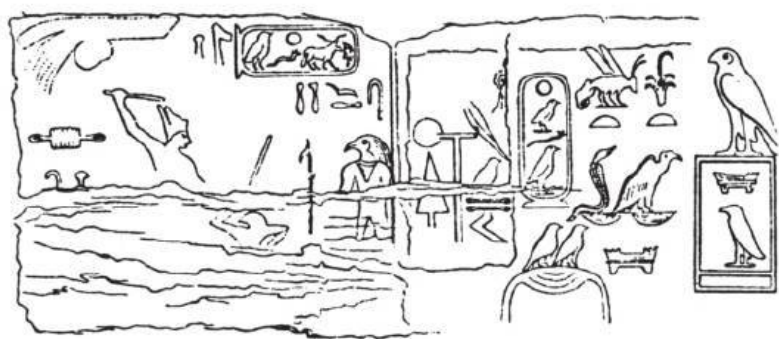


图151

5月27日，在坎贝尔之屋被发现了以后，他们三个应该这样问过他们自己：我们在等什么呢？所以最后一个皇室碑文就出现在了最上面的屋子的墙上（见图147a）。如果霍华德没有得到财宝的话，他至少得到了

名声；希尔也没有空手而归。

※

在一个半多世纪以后，我们又有多少把握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呢？

我们非常有把握那样说。因为就像大多数假冒者一样，希尔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一个古代的抄写员不可能犯的错误。

原来，霍华德和希尔所用的两本资料书（先是威尔金森的《象形文字资料》，而后是拉波尔德的《皮特里的旅程》）都有拼写错误；毫无疑问他们也将这些错误运用到了金字塔的碑文中。

比尔其自己也指出，“Kh”——胡夫的开头两个字母——的象形文字应该是：（形象地表示了一个滤器），而威尔金森作品中的这个象形文字与太阳盘没有区别。“Kh”的象形符号必须用在下面两个屋子的皇室碑文中。但是正确的滤器标志却一次也没有用到。然而辅音“Kh”却用来作为表示太阳盘的标志。显然，犯了这个错误的人就是和威尔金森犯了同样错误的人……

而拉波尔德的书记里面的图画的错误就更深了。他的图画中包括了两个皇室碑文，即右边的皇室碑文“Kh-u-f-

u”和左边的皇室碑文“Khnum-khu-f”。在两者中，他都承认了对象形文字的忽略，并且没有试图去读那些符号；他还对“Kh”为一个空心圆圈○ 的理论作出了让步（见图151）。

法老石刻上正确的拼法是☉，这一理论得到了所有学术权威的确认。拉波尔德还犯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两个碑文当作一个法老的碑文来描述，而实际上碑文有两个名字，碑文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应该是两个法老（见图152）。所以，他的描述让霍华德和希尔认为至关重要的胡夫碑文应该写在最上层的屋子里面，而且应该用太阳盘标志来写（见图147a）。但是在做的时候，希尔却写成了象形文字和语音的“RA”，埃及的至高主神拉！他无意中并没有拼出“Khnem-Khuf”，而是拼成了“Khnem-Rauf”；不是“Khufu”而是“Rhufu”。他误将伟大的神的名字用在了那里，他的努力也因此而白费了——那是对古埃及的亵渎。

而古埃及的抄写员显然是不会犯下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在一处又一处的古迹和碑文中，可以很明确地发现拉的标志是⊙，而“Kh”的标志是☉——这不仅在不同的碑文中得到了体现，在同一碑文中也得到了体现。

胡夫时代或者其他法老时代的人也不会犯下那个错误，不会将拉和胡夫写反。只有对象形文字很陌生的人，只有对胡夫很陌生的人，只有对拉陌生的人才会犯

下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

霍华德所报告的考古发现很让人迷惑，除了这个以外，他和他的同伙还犯了另外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说明了红漆字就是他们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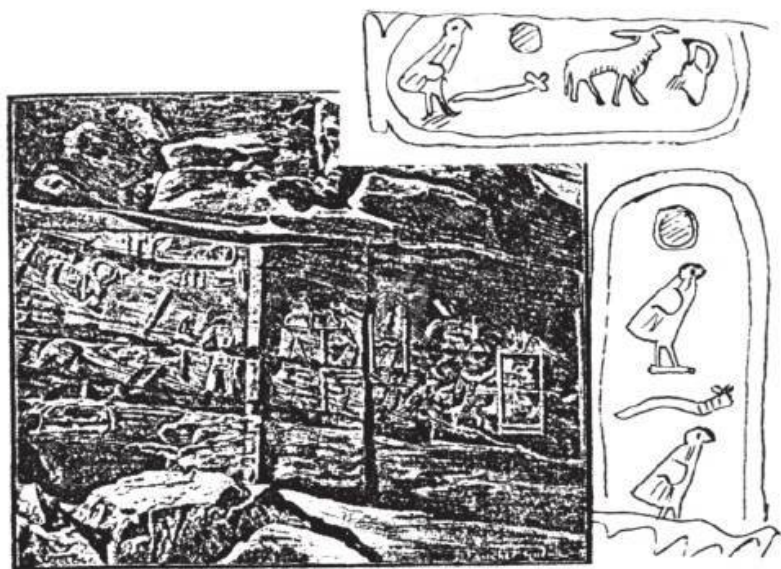


图152

但是人们可能会问，难道其他人不会注意到那些红漆字迹很新，从而怀疑它们不是古代的石匠们留下的？他们其中一个人给了我们答案——佩林在他的《吉萨的金字塔》一文中给了我们线索。古代写碑文用的涂料“是由一种红色的赭石做成的，阿拉伯人称之为‘moghras’，而且他们现在都还在使用”。佩林在书中讲到，不仅可以得到这种涂料，而且“这种涂料很难辨别新旧，昨天做的

记号和3000年前的记号都很难分辨”。

伪造者当然会注意到他们使用的墨水。

※

在道义上，霍华德和希尔——也许在佩林的默许下——不会这样做吗？

我们从霍华德进行这次考古的各种细节中都可以看出，他会这样做：从他赶走了乔万尼可以看出，从他的考古记事中可以看出，从他想要有所发现的决心中可以看出。至于希尔，遇到霍华德之前是一个轧铜厂的雇员，在霍华德离开埃及之后他就拥有了开罗酒店。而至于佩林，从之前的一个土木工程师变成了一个埃及学家。还是让随后发生的事件来进行说明吧。由于霍华德的团队已经成功地做了一个假，在此激励下，或许他们还进行了第二个……

在从大金字塔的发现中得到了名声以后，他就决定推迟回到英国，转而对另外两个金字塔进行探索。

在第二座金字塔中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红漆字……什么都没有，专家们认为可能那些符号不在金字塔内，而是在金字塔外面的坟墓或者其他建筑上。但是在第三座金字塔中，霍华德下的工夫得到了回报。在

1837年7月底，他的工人们打开了一个“埋葬室”，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装饰得十分漂亮的石棺，但又是空的（见图153）。墙上的阿拉伯文和其他证据表明这里曾经有人来过。但是就在这个已经被前人闯入过的屋子里面，尽管石棺是空的，霍华德还是找到了关于金字塔建造者的证据——和在大金字塔中用的伎俩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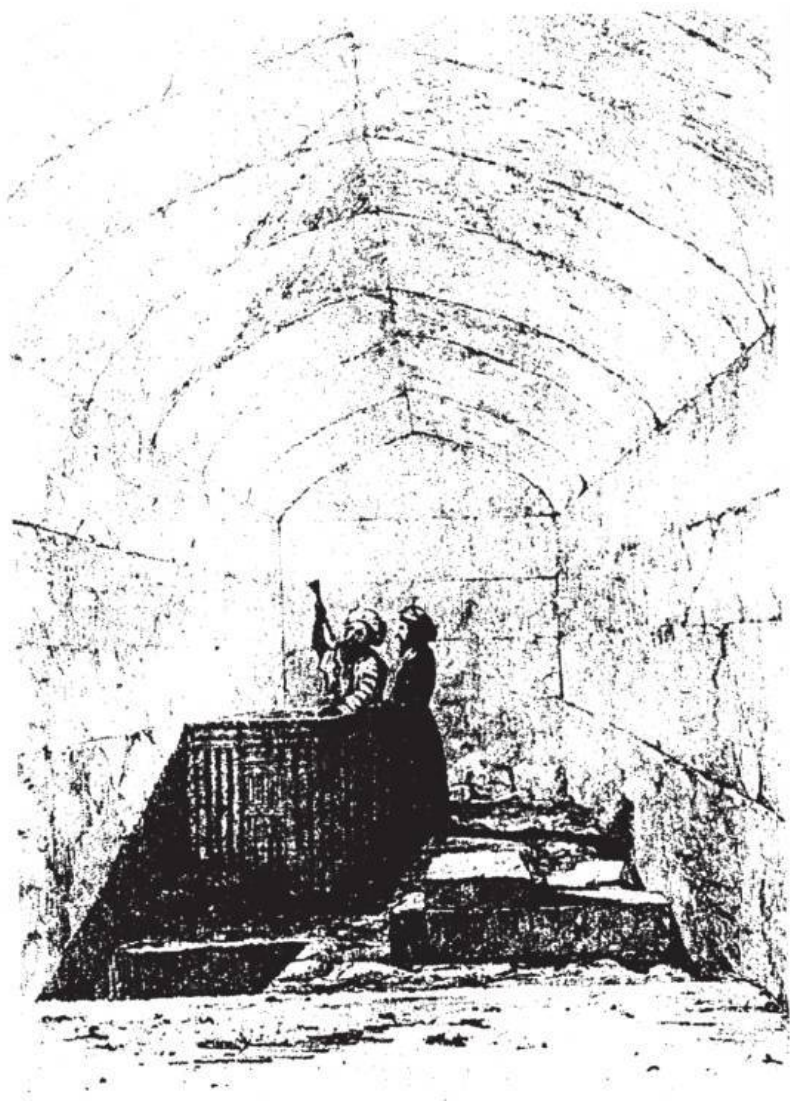


图153

在另外一个矩形的屋子里面发现了一大堆垃圾，还发现了阿拉伯人在墙上的涂鸦。在垃圾被清理以后，霍华德就总结说那个屋子“很可能是用于葬礼的……”石棺的

盖子的一部分被找到了……在盖子附近发现了一个木乃伊箱子上半部分的残片（写有象形文字，其中就有门卡乌拉的碑文），这个箱子是在一块石板上面发现的，并且里面还有一副骨架的一部分。

由于石棺暂时不能够移动，所以只有装着部分骨架的那副木棺被送去实验室进行检测了。

而霍华德对局面进行的描述是这样的：数世纪以前，阿拉伯人闯进了埋葬室。他们发现了石棺并打开了盖子。石棺里面有一具木乃伊躺在一个木质棺材里，木乃伊就是金字塔的主人和建造者。阿拉伯人将木棺和木乃伊移到了一个大的隔间里进行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他们把一切都弄坏了。所以现在霍华德发现了这些残余部分和木棺碎片（见图154）上的皇室碑文，而碑文上面拼出了“Men-ka-ra”（门卡乌拉）。他一共证实了两座金字塔的建造者！

后来，石棺在运往英国的途中掉进了海里。但是木棺和骨架的残余部分却安全地到达了大英博物馆，在那里，比尔其对碑文的复制品进行了鉴定，而不是原作（这和大金字塔中所发生的也一样）。很快他就产生了怀疑：“门卡乌拉的木棺，”他说道，“在风格上与第四王朝有很大的不同。”而一方面，威尔金森却接受了那就是金字塔建造者身份证明的观点；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对木乃伊本身产生了怀疑：包裹木乃伊的布看起来与它

古老的年代不符。在1883年，加斯东·麦斯皮罗认为“那个所谓门卡乌拉的木棺不是第四王朝时期的”；他认为那是第二十五王朝的修复品。在1892年，库尔特·塞思概括出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木棺“只可能是在第二十王朝以后做的”。



图154

大家都知道，木乃伊箱和骨头都不是最初埋葬留下的东西。用I.E.S.爱德华在《埃及的金字塔》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霍华德在最初的埋葬室里发现了一些人骨头和木棺盖子的一部分，上面写有门卡乌拉的名字。现在

在英国博物馆的那个盖子不可能是门卡乌拉时期的，因为那种模式在赛第时期之前不可能用到。放射性碳测验的结果告诉我们，那些骨头是属于早期基督时代的”。

然而，否定那个发现的真实性的声明却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如果木乃伊和木棺都不是最初埋葬的东西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后来埋进去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木乃伊和棺材也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在这个事情中，有人把一个地方出土的棺材放在了屋子里面，而又从另一个地方找来了木乃伊。所以结论是，那个发现代表的是一个考古骗局。

棺材和木乃伊年代的不符难道是一个巧合吗？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吗？从木棺盖子上写的门卡乌拉碑文来看，我们表示怀疑。这种碑文在第三座金字塔外附近神庙的雕塑和其他碑文上都可以找到，但是唯独在金字塔中没有；所以那个带皇室碑文的棺材盖子很可能也是从那些地方来的。木棺属于后面一个时期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从它的风格来判断的，从上面碑文的措辞来看，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碑文写的是《亡灵书》中向奥西里斯的一个祈祷；在第四王朝的棺木上经常能看到这个祈祷。所以它不可能是第二十六王朝的复制品。

从国王列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来自埃及古城亚比多斯的塞提一世是第六王朝的第八位法老，他也被称作“Men-ka-ra”（门卡乌拉），而且他的名字的拼法也与

第四王朝的门卡乌拉相似。

现在我们就清楚了，某个人首先在金字塔附近发现了棺材。霍华德也意识到了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他自己报告也是这么说），因为在一个月以前，他在第二个金字塔的埋葬室中发现了写着门卡乌拉名字的红漆字。也许这两者合起来就是他们在第三个金字塔中的一个新发现……

霍华德和佩林宣布了这个发现，但是如果没有（或者有）希尔的帮助，能促成他们的造假吗？

霍华德再一次在考古记事中给了我们真相的线索。“在发现那些遗迹的时候他不在场，”霍华德写道，他“要求在英国雷文先生写一篇描述这个发现的报道”，并邀请他到现场参观以证实那个情况。雷文将霍华德上校称为“阁下”，并在证明信后恭敬地签了名：“你最顺从你的仆人。”他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在将垃圾清除出屋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骨头；然后又发现了其余的一些骨头和棺材的一部分。在屋子内部没有找到其他部分的棺材或者骨头。

所以我就重新仔细检查了那些垃圾，并在里面发现了几片棺材残片和木乃伊布；虽然在金字塔里面进行了仔细的搜索和查找，但是在金字塔的其他部分没有发现

这些东西的任何残余部分。

现在我们就更好地了解所发生的事情了。连续几天，工人们都在清除垃圾并将这些垃圾堆在附近。虽然对这些垃圾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东西。然后在最后一天却发现了一些骨头和木棺残片。“屋子里面找不到其他木棺或者木乃伊的残余部分……”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人就建议对那些垃圾重新仔细检查——不是一般性的重新检查；看啊，更多的骨头和更多的木棺残片，还有那最重要的皇室碑文就被找出来了！

“虽然在金字塔里面进行了仔细的搜索和查找，但是在金字塔的其他部分没有发现这些东西的任何残余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到底在哪里呢？除非我们相信那是在几个世纪后被别人当作纪念品带走了。我们可以假设，有人将已经被发现的木乃伊和棺材的一部分带到了金字塔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发现：要么是没有完整的木棺和完整的木乃伊，要么是它们太笨重了，弄不进去。

很快霍华德就因这个主要的发现而受到了赞扬，之后就被授予了将军的头衔。霍华德和佩林继续在祖塞尔的阶梯金字塔中“发现”了写有祖塞尔名字的石头——当然也是用红漆字写的。在他的记事中还没有足够的细节来判断那个发现是不是伪造的；但又是同一个团队发现了又一座金字塔的建造者，很是了不起。

许多埃及学家在没有做过多调查的情况下就接受了胡夫的名字写在大金字塔中的理论，而阿兰·加德纳阁下在他的作品中却对此表示了怀疑。在他的《法老们的埃及》一书中，他对皇室碑文中的“Ra”和“Kh”的象形文字写法进行了区分。对于胡夫的碑文，他写道：“……是从各种地方发现的，这包括在他的亲属的墓中和贵族成员的墓中；并且碑文的风格属于后一个时期。”



如果能够证明建造吉萨金字塔的法老们（即现在大家认为的所谓的建造者）的证据都崩溃了，那么就根本用不着去猜测清单石碑的真实性了：清单石碑说，当胡夫膜拜伊西斯和奥西里斯的时候，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就已经存在了。

那三座金字塔是由“众神”建的，没有什么事实可以推翻我们的论点。相反：金字塔的所有方面都表明，金字塔不是人能够想象出来的，也不是给人类用的。

下面我们会讲到，它们其实是纳菲力姆人的航空港的航标。

第十四章

狮身人面像的凝视

吉萨的金字塔其实是着陆航标的一部分，亚拉腊山就是其焦点，而耶路撒冷就是任务控制中心；它们给来到西奈半岛航空港的空间飞行器作航行引导。

但是最先，金字塔只是发挥灯塔的导航作用，只是利用它们的位置和形状。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的金字塔的主体结构都是阶梯金字塔——都是仿造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形神塔：西古努特。当“来自天上的众神”在吉萨试建了模型（第三个金字塔）后，他们可能发现，他们建的金字形神塔的影子是曲折的，不能精确地作为航标。于是他们就在阶梯金字塔外面又砌了一层光滑的表面，让它们变成“真正”的金字塔，也即角锥形金字塔；他们用了白色（用于反光）的石灰岩来作为真正金字塔的表面。这样，精确的航标就做成了。

1882年，当罗伯特·巴拉德正坐在火车上观看远处的吉萨金字塔时，他意识到，一个人通过金字塔变换的对齐方式可以确定他自己的地点和方向（见图155）。他在他的《金字塔问题的解决方法》一书中对他的观察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他还向我们展示了那些金字塔是按照毕

达哥拉斯的直角三角形来相互对齐的，三边的比例是3 : 4 : 5。金字塔学家们也注意到了金字塔所投下的影子可以作为日晷，影子的方向和长度表明了时间。

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天上观察它们的黑色轮廓和影子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从这幅空中俯视图（见图156）可以看出，角锥形金字塔所投下的影子是箭头形状的，也就是完美的指向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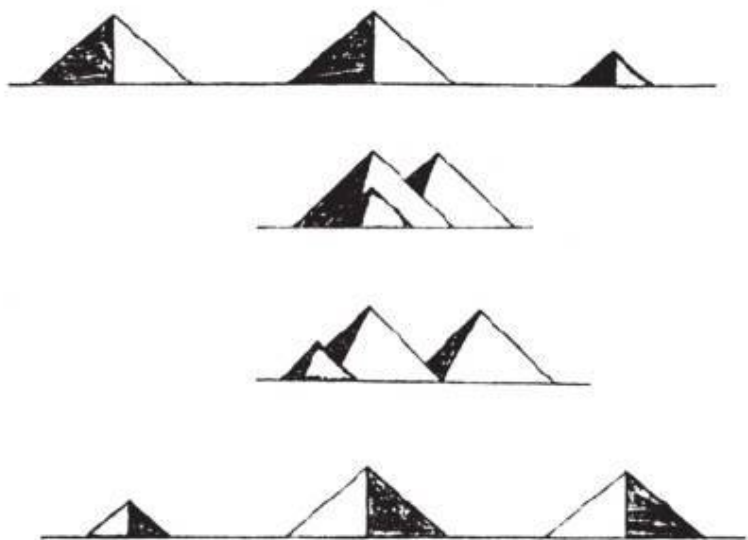


图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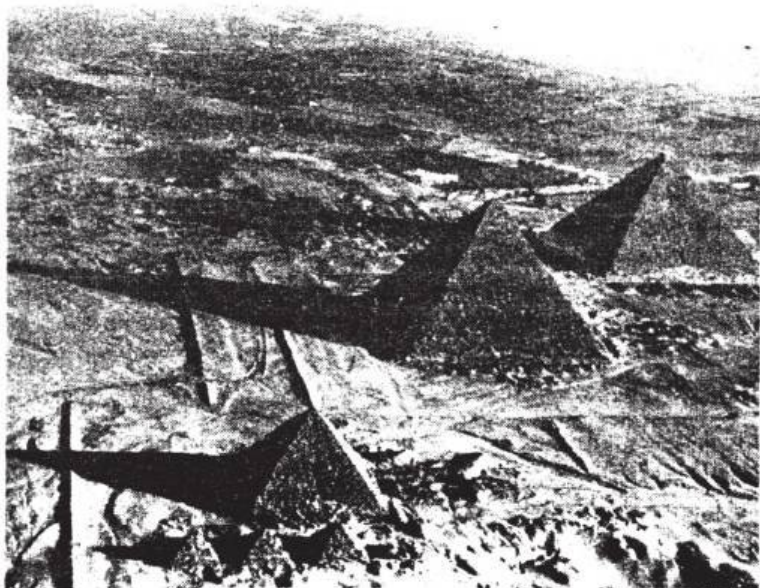


图156

当建立航空港的所有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一个较长的着陆长廊，比巴勒贝克的还要长。因为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前一个航空港就选了近东最引人注目的山——亚拉腊山——作焦点。所以他们再次选择那座山作为航空港的焦点也并不奇怪。

在吉萨金字塔的对齐方式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完美的三角测算术和几何图形的“巧合”，而且，我们越是以着陆航标来研究它们，我们就越是能发现像这样的无数的巧合。如果将亚拉腊山上的山峰作为新的着陆长廊的焦点，那么不仅是着陆长廊西北部的那条线必须得集中到亚拉腊山，而且东南部的那条线也必须在亚拉腊山汇

集。但是它的另外一个端点在哪里呢？

圣卡塔林山位于西奈的群峰之间，是最高的山峰。当以帕姆尔为首的英国地形测绘任务组前往西奈半岛考察的时候，他们发现虽然圣卡塔林峰是西奈半岛的最高峰，但是作为一个地标，它却显得不那么合适。所以这个测绘小组就选择了巨大的乌姆-夏马尔山（见图157），它的高度是8534英尺，几乎和圣卡塔林山的高度一样（在这之前，许多人认为夏马尔峰要比圣卡塔林峰高）。与圣卡塔林峰不同的是，夏马尔峰独树一帜，在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奈半岛两边的两个海湾，西部视角、西北部视角、西南部视角和东部视角都畅通无阻。于是测绘小组就将夏马尔山作为他们的地标，这个地标是用来调查和测量整个西奈半岛的焦点。



图157

圣卡塔林山也许对于在巴勒贝克较短的着陆走廊来说是一个合适的焦点；但是对于像亚拉腊山这样一个较远的焦点来说，需要一个更清晰的地标。

我们相信和帕姆尔的原因一样，阿努纳奇人也选择了夏马尔山作为东南部新着陆长廊的锚点。

这座山的故事和它的位置都很引人注目。我们就从它的名字开始。虽然可能会让人感到很疑惑，但是十分重要，乌姆·夏马尔——Umm Shumar——的意思是“苏美尔的母亲”。

圣卡塔林山位于西奈半岛群山的核心部位，所以很难到达那里；而与圣卡塔林山不一样的是，夏马尔山位于群山的边缘处。在苏伊士湾的沙滩处有一些天然温泉。伊尔的妻子阿西拉是不是就在那里度过了她的冬天呢？乌加列文本提到了她从这里去伊尔的山上探访他。

从温泉沿海岸往下几英里，就是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伊尔托尔。前面已经说过，“伊尔托尔”的意思是“公牛”，这难道也是一个“巧合”？我们已经知道，那就是伊尔的一个特性（在乌加列语里面把伊尔叫“公牛伊尔”）。在早期，那个城市是西奈最重要的城市；我们怀疑它是不是就是苏美尔文本里面提到的城市提尔蒙。伊尔托尔很可能就是吉尔伽美什计划在第二次旅程（乘船）要到达的港口，因为他的朋友恩奇都从那里就可以

到附近的煤矿区去，而吉尔伽美什也好继续从那里去着陆区。

西奈半岛面朝着苏伊士湾的花岗岩石峰的名字很是奇怪。有一座山峰叫作“受赐福的母亲之山”；离夏马尔山很近的一座山叫提门山，意思是“南部的”。这些名字将我们带进了先知哈巴谷的诗节里面：“伊尔会从提门来……用他的光环遮盖天空……”

先知所指的山是现在仍然还用着那个名字的山吗？由于那里其他的山都没有这样的名字，所以这样认为也没有错。

夏马尔山符合作为着陆航标和阿努纳奇开发的神圣地域的网络点之一吗？

我们认为，在最终的着陆长廊计划定下来了以后，他们用夏马尔山代替了圣卡塔林山，将它作为长廊东南线的锚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另外一个与其互补的西北方向的锚点又在哪里呢？

我们认为，赫利奥波利斯的位置也不是巧合。它位于最初的亚拉腊-巴勒贝克-吉萨这条线上。而且从它到亚拉腊的距离和到夏马尔的距离是一样的！可以认为，赫利奥波利斯位置的决定是这样得出来的：先测量了从亚拉腊到夏马尔的距离，然后再找到中点（见图158）。

当我们展开这个有人工制造也有天然利用的网络图以后，有可能我们会陷入沉思：既然这些网络图中的山峰或者金字塔是作为航向标的，那么到底是利用它们的高度呢还是只利用他们的形状？它们没有装备什么导向的装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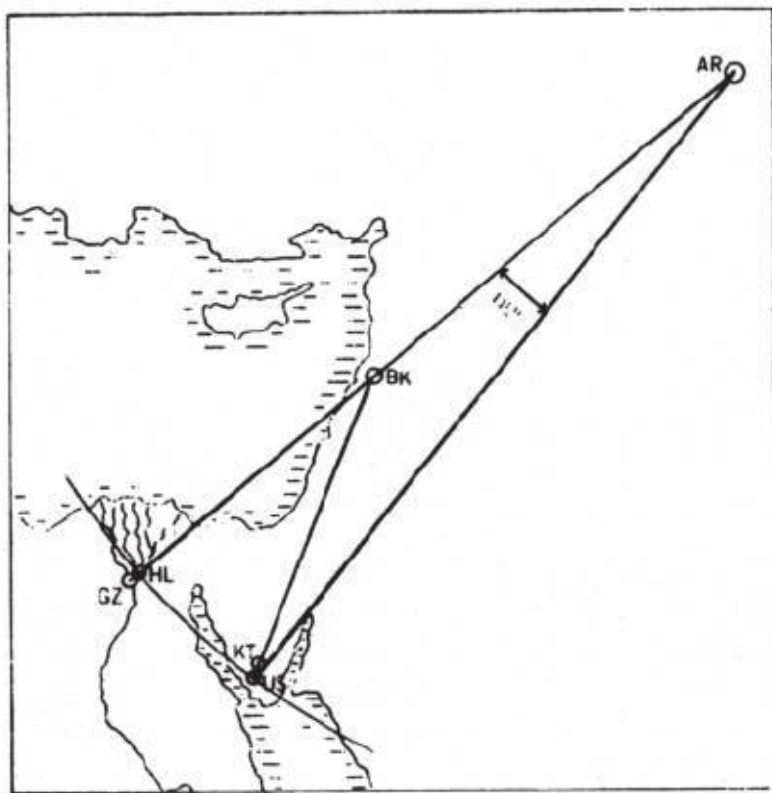


图158

在大金字塔的屋子中发现了两对很窄的管子后，这些管子被认为是用来给法老的侍者输送食物的，因为他

被封在了法老的坟墓中。当霍华德的团队进去的时候，他们拆了一根北部的通向“国王的墓室”的管子，里面充满了凉飕飕的空气；所以自从那以后，那些管子就被称作“气井”。然而这个叫法却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虽然学术界不情愿离开“金字塔是坟墓”的主题，但是弗吉尼亚·特里波和亚历山大·拜德威却在1964年总结说，“气井”有天文作用，因为它们毫无疑问地指向了围绕北天极的周极星，而误差只有1度。

确实，虽然我们相信气井的倾斜角度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但是我们还是被一些事实惊住了：只要有空气流入“国王的墓室”，不管外面的气温怎样，屋子里的温度始终保持着华氏68度。所有这些发现似乎都确认了E.F.尤马尔德（拿破仑的一个科学家组里面的一员）的结论，他表示“国王的墓室”和“石棺”并不是用来埋葬人的，而是用来作为标准重量和度量工具的储存室；就像现代也需要将特定的工具保存在特定的稳定的环境下一样。

尤马尔德只想到了单调的1米或者1000克的度量工具，但是他没有想到精良的航空向导工具。然而我们想到了。

很多人都因“国王的墓室”上面的五个隔间的目的而沉思过，他们认为那些隔间的作用是为了减轻国王的墓室的压力。但是在“皇后之屋”上面有更大的石块，却没有隔间，而且还是承受住了更大的压力。在霍华德等人进入

屋子以后，他们有些惊讶，因为他们可以很清楚地听到金字塔内其他地方的说话声。当弗林德斯·皮特雷在他的《吉萨的寺庙和金字塔》中不断地检查“国王的墓室”和里面的“石箱”时，他发现两者三个面的面积都是按照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来建造的。如果要从箱子上锯下一块石板的话，锯子需要一块9英尺长的锯片并且锯齿顶部还必须是镶了金刚石的。要在上面打洞的话，也需要有金刚石钻尖的钻子，而且要承受得起2吨的压力。然而怎样做就不是他能办到的了。目的是什么呢？他将石箱举起，以便发现底下是不是有洞（结果没有）；如果敲打石箱，它就会发出浑厚如钟的声音，声音在金字塔内不断地震动着。早期的调查者也报告了石箱发出类似钟声的这个情况。那么，“国王的墓室”和里面的“石箱”是用来发声或者制造回音的吗？

即使是现在，飞机场的着陆向导工具也发出电子信号，而将要降落的飞机会把这种信号转为一种声音，如果飞机在规定的轨道上，信号就会转换成一种嗡嗡声；而如果飞机偏离轨道，信号就会转换成一种警告的嘟嘟声。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在大洪水以后，地球上就又建好了新的导向设备。古埃及人描述的神圣拉绳者（参见图122）表明了在着陆长廊的两个锚点都安装了“神奇的石头”；我们的猜测是，那些金字塔中的屋子就是用来存放这样的工具和设备的。

夏德伊尔——“伊尔之山”也有这些装备吗？

乌加列文本在描述其他众神来到伊尔的“七个屋子里”时，就多次重复用到了“进入夏德伊尔”这样的话。这表明了这些屋子在山中——像人造山一般的大金字塔里面的屋子。

基督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报告了这样一个情况，他们描述说，居住在西奈半岛的或者西奈与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地区交界的居民都很崇拜一个叫杜厦拉的神——“群山之神”和他的妻子阿拉特——“众神之母”。他们也就是伊尔和伊拉特，即阿西拉。很幸运的是，罗马这些省份的统治者当时打造了硬币，他们的一枚硬币上描述了杜厦拉的神物体（见图159）。



图159

很令人好奇的是，上面所描述的东西很像是大金字塔神秘的屋子——一个倾斜的梯子（“上升长廊”）通向许多石头中间的屋子（“国王的墓室”）。屋子上面一系列的

石头又暗示了“减压屋子”。

我们知道，当伊斯兰教首领阿尔·玛沐恩和他的人进入大金字塔的上升通道时，通道是被紧紧地堵住了的；那么问题就是：在古代，谁知道并模仿了金字塔的内部构造？答案只能是：拥有那些知识的大金字塔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们。只有他们才能在别处重复这些结构，在巴勒贝克或者在伊尔的山中。

所以，虽然“出埃及”的山在其他地方，但是半岛北部的居民却一代又一代地回忆了半岛南部的神圣的群山。这些山之所以神圣，是由于它们的高大和独特的位置，也是由于山上安置了特殊设备；这些神山是用来给“云骑士”们作导向的。



当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第一个航空港以后，航道是沿着一条中心线走的，即着陆长廊中间那条线。导向灯塔在两条边线上发出闪光和信号，而任务控制中心就在中间的那条线上：这里是通信和导向设备最集中的地方。

当阿努纳奇已经在地球上着陆并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建设他们的航空港和相关设施时，任务控制中心在尼普尔——“穿越点”（或者“十字路口”）。它处在恩利尔的

绝对控制之下；它叫作KIUR（“地球城”）。在它中间的一个凸出的平台上有一个杜尔安基——“天堂和地球的纽带”。在这里，AN是天，KI是地，它们源自阿努纳奇这个名字的本意：从天上降临地球的生物。苏美尔文本提到杜尔安基时，说它是一根“高触到天的柱子”。而恩利尔就通过柱子向天上传达命令。

在恩利尔“高大的房子”里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屋子叫DIR.GA，字面意思是“黑色的，像王冠一样的屋子”。它详细的名字让我们想起了大金字塔中隐藏着的、神秘的“国王的墓室”。在DIR.GA中，恩利尔和他的助手保留着至关重要的“命运碑”；上面保存有飞行和轨道信息。当一个能像鸟儿一样飞行的神夺走了这些石碑：

神圣的公式停下了，

一切都静止了.....

圣地的光辉被带走了。

在DIR.GA中，恩利尔和他的助手保留着天体图表，并带着它去让ME更完美，ME——一个象征宇航员的工具和功能的词。它是一个屋子：

像苍天一样神秘。

在它的标志中.....

星星的标志；

ME正在完美化。

它要开始说话了……

它的话就是神谕。

一个为航空港服务的任务控制中心（和大洪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任务控制中心很相似）建在了西奈。它会在哪里呢？

我们的回答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城，那里的气氛十分神秘；在大卫王将它作为首都建立起来以后就成了一个圣城，并且，所罗门也在那里建立了“上帝的居所”。它最早的名字是Ur-shalem——“圆满之城”，这个名字表明了它与环形的东西有联系，或者与轨道之神有联系。

从一开始，耶路撒冷就位于三座山之间；从北到南分别是索菲山、摩利亚山和锡安山。它们的名字表明了它们的功能：最北边的是“观察者之山”；中间那座山是“指路山”；最南边的那座是“信号山”。数千年以后，它们仍然还是沿用了它们原本的称号。

耶路撒冷的峡谷含有很多具有指示性的名字和特

征。有一个叫贺萨杨峡谷，“远见谷”。汲沦谷又有“火谷”之称。根据千年的传说，欣嫩谷有一个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那里有一根冒烟的柱子立在入口的两棵海枣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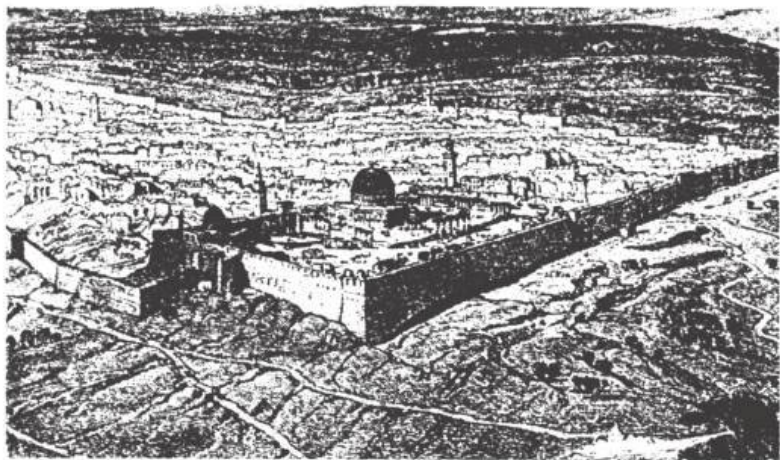
在耶路撒冷的三座山中，摩利亚山是最神圣的。

《创世记》很明确地说：上帝测试亚伯拉罕的忠诚时，就提到了用摩利亚峰来引导他和他的儿子艾萨克。犹太人的传说提到，亚伯拉罕在很远就认出了摩利亚山，因为他看到了那里有一根柱子伸到天上，在云层中可以看到上帝。这些话和《圣经》中描写上帝在西奈山下凡时用到的语言差不多。

摩利亚山上的巨大的水平平台被称为“神庙山”，因为那里曾经有一座神庙（见图160）。现在，它被一些伊斯兰寺庙取代，其中最出名的是圆顶清真寺。

伊斯兰信徒相信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是从那块神石升上天去的。根据

图160



《古兰经》的描述，是天使将穆罕默德从麦加带到了耶路撒冷，并在西奈山做了停留。然后天使在那里通过“光梯”将他带到了天上。在天上他穿越了七片天空，最后穆罕默德来到了上帝面前。在得到神示以后，他通过同样的光又回到了地球，出现在了神石上。他骑着天使的长着翅膀的飞马回到了麦加，途中也在西奈山作了停留。

中世纪的旅行者们认为神石是一块人工打造的石头，它的四个角恰好对准了指南针的四个方位。而现在能看到的只是山上的普通岩石。石头隐含着的方形形状可能来源于穆斯林传统，即在耶路撒冷的神石打造出来后就开始设计麦加神石。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神石的表面和四周都被切削过，上面钻成了两个漏斗形的洞，里面被挖空形成了密

室。没有人知道这些工程的动机；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设计了它们并将它们造了出来。

但是我们却知道第一座寺庙是由所罗门修建的，所罗门完全按照神的指示将寺庙修建在了摩利亚山上。犹太神殿的圣示所就建立在神石上；神殿最里面的屋子是镀金的，屋子里面有两个纯金的二级天使的图像，他们的翅膀触到了墙，也触到了对方的翅膀；在两个天使之间放着约柜。镀金圣示所完全与外界隔离，在《旧约》中被称作Dvir，字面意思是“发声的东西”或者“说话者”。

将耶路撒冷想象为一个“神圣的”通信中心，一个藏在“神奇的石头”的地方并不是十分荒谬的。这些通信的概念在《旧约》中并不是那么陌生。

“我从天上回答，它们就会向地球回应”，上帝向先知何西阿保证说。先知阿摩司预知了“耶和华会从锡安山大声说话，他的声音会从耶路撒冷传出来”。《赞美诗》作者提到，当上帝在锡安山说话时，在地球的尽头能听到的声音，在天堂也能：

耶和华向众神说话，

他召唤了地球上

从东边到西边.....

他也会召唤天堂和地球.....

巴尔——巴勒贝克的设备之神，吹嘘说他的声音在加低斯也能听到。《赞美诗-29》列出了锡安山的上帝之声能够被听到的地方，其中包括了加低斯和“雪松地区”（巴勒贝克）：

耶和華的聲音發在水上.....

耶和華的聲音震破雪松樹.....

耶和華的聲音震動着加低斯的旷野.....

乌加列文本说巴尔在巴勒贝克安装了“神奇的石头”以后，他就能够“放一个嘴唇在地球，放一个嘴唇在天堂”。这些设备的标志就是鸽子。《赞美诗-68》在描绘飞来的上帝时，就提到了那些东西：

向上帝唱诗，赞美他的Shem，

向云骑士让路.....

.....

即使他们处于两个嘴唇之间，

鸽子的翅膀覆盖了白银与绿金，

上帝的战车威力无比.....

那是很遥远、很遥远的时候，

在那个时间里

上帝从神圣的西奈来了。

像尼普尔一样，作为任务控制中心，耶路撒冷必须位于着陆长廊的中线上。耶路撒冷神圣的传统确认了这个位置，而且有证据表明神石就是几何中心。

犹太传统认为耶路撒冷是“地球的脐点”。先知以西结说以色列人“居住在地球的脐点”；《士师记》里面提到了人们从“地球的脐点”的山上跑下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词汇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是一个通信中心的焦点。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语里面神石的叫法是Eben Sheti'yah，以色列的圣贤们认为这个词汇的意思是“连接世界的石头”。

尽管有这些传说中的词汇作支撑，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耶路撒冷是不是在着陆长廊的中线上面？也就是：若以亚拉腊山为焦点分别向吉萨和夏马尔山连线，它是不是正好位于这两条线形成的角的平分线上？

答案是肯定的：耶路撒冷就位于那条线上！

我们发现耶路撒冷精确地位于巴勒贝克-圣卡特林那条线和中线的交汇点。

我们发现赫利奥波利斯到耶路撒冷的距离和夏马尔到耶路撒冷的距离相等。

而且从耶路撒冷画到赫利奥波利斯和画到夏马尔的对角线形成了一个精准的45度角（见图161）！

这条连接了耶路撒冷、巴勒贝克（乍缝之巅）和吉萨（孟菲斯）的线路也出现在《圣经》时代：

伟大的耶和华，主的圣城与圣山

在美好的孟菲斯。

整个地球的喜悦

在锡安，在乍缝之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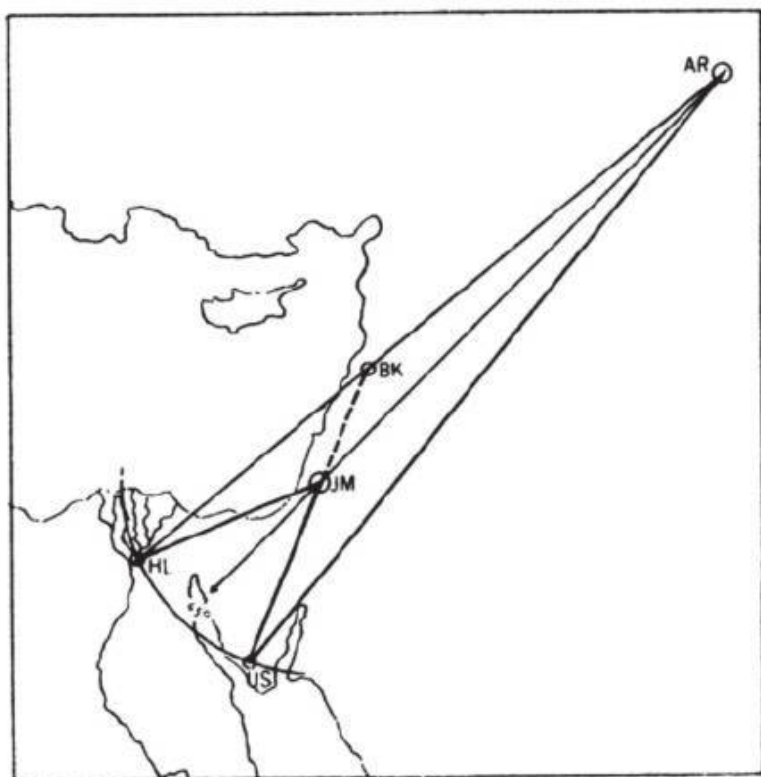


图161

耶路撒冷实际上是《禧年书》中提到的地球的四个“主之地”中的一个，其余是雪松山脉上的“永恒的花园”、“东方的山区”亚拉腊，以及西奈山与锡安山。这三处都是《圣经》始祖诺亚之子闪的领地，它们一直都是相互联系的：

最神圣的永恒的花园

乃上帝的居所；

在西奈山，在沙漠的中心；

在锡安山，在地球的肚脐；

这三个被创造的圣地

相互连接。

在“耶路撒冷”线上，中线航道的锚点位于亚拉腊山，也就是航空港所在的地方；那里也是最后一个灯塔所在的地方：“在西奈山，在沙漠的中心”。

我们猜测分界线就在这里，也就是30度纬线（北纬）上。

我们从苏美尔天文学文本中得知，覆盖着地球的天空被中间的一个带状物（即“阿努之路”）分成了两块，北部的那块属于恩利尔，南部的那块属于艾。很自然地，在大洪水以后，他们两个对手自己也应该有分界线，所以恢复平静后的地球被分成了四个区域；因此，像大洪水前一样，南北纬30度线就成了分界线。

那是一个巧合，还是两弟兄之间和他们后代之间长期不和而形成的一个故意妥协，才让圣城落在了北纬30度线上？

苏美尔文本提到，在大洪水以后，当王权从天堂来到地球的时候，“王权就到了埃利都”。埃利都横跨30度

纬线，靠近波斯湾。虽然苏美尔的非宗教的文明中心在历史长河中不停地转移着，而埃利都却一直保持着神圣的城市的风格。

在第二区里（尼罗河文明），非宗教的首府也在不断地转移着。但是赫利奥波利斯却成了永恒不变的圣城。《金字塔文本》中也将它和其他地点联系起来，并将其古老的众神称为“双神殿众神”。这两个成对的神殿各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名字：Per-Neter（“守护者来到的地方”）和Per-Ur（“古老文明来到的地方”）；它们的象形文字描绘表明了其具有很古老的历史。

双神殿在法老的继承程序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继承接交仪式由祭司闪主持，新国王进入双神殿加冕和已故国王的灵魂从假东门的启程（去往“古老文明来到的地方”）同时发生。

当然，与埃利都一样，赫利奥波利斯也跨过30度纬线，并且紧紧挨着尼罗河三角洲。

第三区，也就是印度河谷文明，它的非宗教中心在印度洋的海岸边；但是它的圣城哈拉巴却在北部几百英里的地方，也“恰好”在30度纬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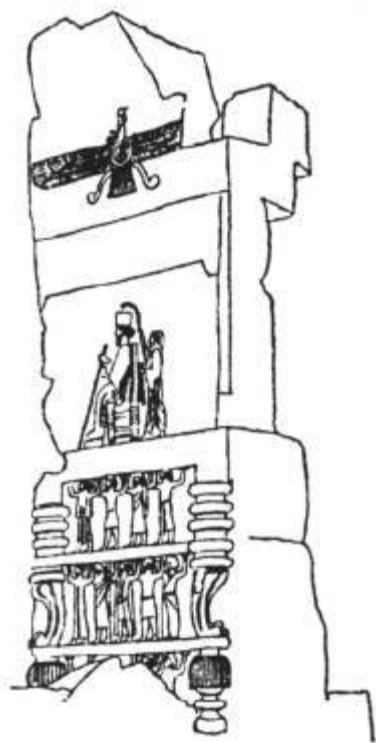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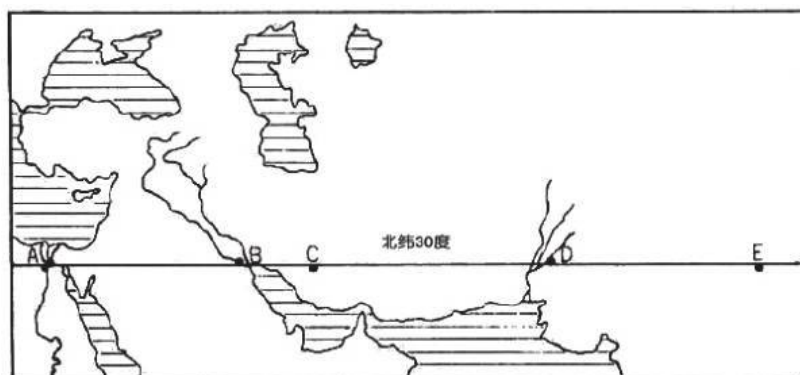


图162



A : 吉萨-赫利奥波利斯 B : 埃利都 C : 波斯波利斯
D : 哈拉帕 E : 拉萨

30度纬线（北纬）在后面几千年的岁月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约在公元前600年，波斯的国王们在他们的首都建立了一个“全世界的圣城”。地点选在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平台，并在上面修造了许多宏伟的阶梯和寺庙建筑，所有的这些建设都是为了供奉翼球之神（见图162）。希腊人把这个地方叫作波斯波利斯（意为“波斯人之城”）。但没有人在那里居住，只有在春分庆祝新年的时候，国王和他的随从才去那里。如今，其遗址的宏大仍然让人们感到惊讶。当然，它也跨过北纬30度纬线。

没有人知道中国西藏的拉萨——佛教的圣城——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但事实是，和埃利都、赫利奥波利斯、哈拉帕与波斯波利斯一样，拉萨也位于北纬30度纬线上面（见图163）。

30度纬线的神圣可能要追溯到神圣方格的起源，即神圣的测量者们将吉萨的金字塔建在了北纬30度。众神们在第四区（西奈半岛）建立航空港和其他设施的时候会放弃纬线30度这个原则吗？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找到解决吉萨金字塔难题的最

后一个线索——狮身人面像。它的身体是一头卧着的狮子，头则是人的头，并且还戴有皇室的头饰（见图164）。是什么时候，又是谁将它建造在了这里？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它象征的是谁？它为什么会独自在那里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

问题十分多，而答案却很少。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它凝视着东边，即沿着30度纬线。

狮身人面像前面的这一系列的建筑都强调了神圣的30度纬线，它们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轴（见图165）。



图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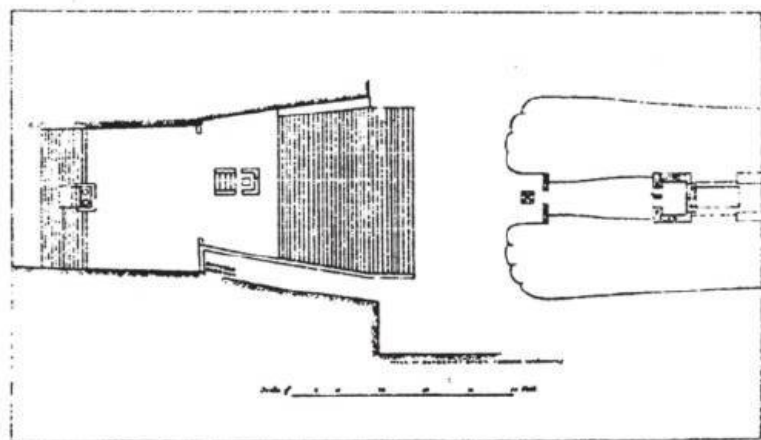


图165

在18世纪末，拿破仑和他的部下看到狮身人面像时，就只有它的肩和头还露在沙漠的沙堆上面；狮身人面像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在后半世纪闻名的。后来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系统的挖掘，然后才将它的整体面貌展现在人们眼前（240英尺长，65英尺高）。当时，发掘工作的一个目的是确认古代的历史学家们所写的：有一卷经文被刻在了上面。而偏偏就是乔万尼，也就是霍华德赶走的那个人，在1816—1818年间对狮身人面像进行了挖掘和清理工作，并将它的两只脚向大家呈现了出来；而且乔万尼还对狮身人面像前面的神庙、圣所、祭坛和石碑等建筑进行了清理。

在对狮身人面像面前的地方进行清理时，乔万尼发现了一个平台；平台延伸到了狮身人面像的两边，但是主要是在东边。他沿着东向挖掘100英尺，发现了一个精

美的石阶梯，阶梯有30个梯步，上面是一个台子；台子上面有一个看起来像讲坛的东西；在台子东边的尽头（大概40英尺远）又发现了13个梯步的阶梯。

在那里有一个建筑，建筑是用来支撑两根柱子的（见图166）；而狮身人面像凝视的目光正好穿过那两根柱子的中间。

考古学家们相信，这些遗址都是来自罗马时代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马人只是在以前的建筑上面进行再建或者新建而已。

现在已经很明确的是，希腊和罗马的征服者们继续了法老的传统，他们也崇敬狮身人面像并在上面留下了碑文。从那些碑文中可以看出，他们确信众神们建造了狮身人面像，而后者预示了之后一个救世主时代的平静。罗马暴君尼禄在那里刻的碑文中，将狮身人面像称为“救星，监督者”。

因为狮身人面像所处的位置靠近通往第二个金字塔的砌道，学者们就认为它是海夫拉修建的；因而它就是海夫拉的象征。这个概念完全忽视了事实。然而这种观点却长期地存在于教科书中。在1904年，大英博物馆叙利亚和埃及文物的保管者瓦利斯·布奇毫不含糊地总结道：“这个神奇的物体在海夫拉时代就存在了；而且还可能更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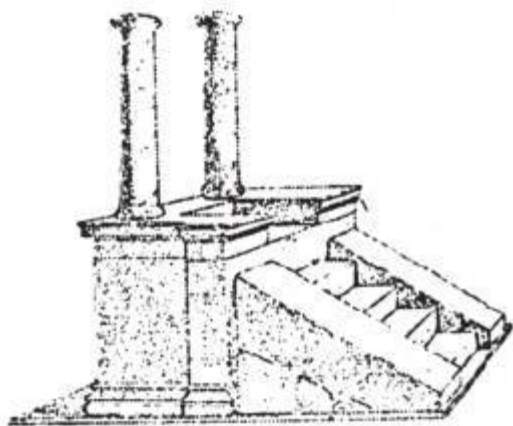


图166

正如“清单石碑”所提到的，狮身人面像早于胡夫时代就安卧在吉萨了。像其他后面的法老们一样，胡夫也为狮身人面像清除周围的沙。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狮身人面像在胡夫时代就是一个古老的遗迹了。那么是谁将狮身人面像建造在那里了呢？是更早的法老吗，并且，他在其中植入了自己的形象？

答案是：那不是任何法老的形象，而是一个神的形象。我们认为，有很大可能，是众神而不是作为凡人的国王建造了狮身人面像。

真的，只有忽视古代的碑文所写的东西，才能够使一个人往其他地方想。一个罗马的碑文把狮身人面像称为“神圣的向导”：“你复杂的结构是来自永生的众神。”一首来自希腊的给狮身人面像的献诗写道：

你强大的结构，

是永生的众神所建造.....

把它作为金字塔的伙伴.....

一个天上的君主.....

埃及神圣的向导。

在“清单石碑”上，胡夫将狮身人面像称为“伊塔尔的守护者，它凝视的目光指导着风.....”，那就是一个神的像，正如下面写到的一样：

神的身躯

会永远地存在；

永远将他的脸

对着东方。

在这个碑文中，胡夫还提到，有一棵非常老的埃及西克莫树（《圣经》故事中的桑树）长在狮身人面像旁边，但是已经损毁了；此外，法老的碑文中也经常将狮身人面像称为“鹰神”：“当天堂的神来到Hor-em-Akhet之地的时候.....”这里，Hor-em-Akhet意为“地平线的猎鹰”，“也就是地平线的鹰神”。同时，它还有其他特性，

比如“狮子”和“永恒”。

有记录表明，19世纪的考古挖掘者们在对狮身人面像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当地阿拉伯人建议他们对狮身人面像下面或者里面进行发掘，因为下面或者里面可能有密室，而密室里面有古代的财宝。于是，乔万尼也投身到这个工作之中。他先在狮身人面像那儿搜寻，然后又在大金字塔中去探测，皆无所获。佩林也做了类似的努力，但也只是在狮身人面像后面留下了一个很深的洞。

1853年，奥古斯特·马利耶特在也认为在狮身人面像里面或者下面有密室。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的作品也支持了这一信念，他在报告中说，狮身人面像“包含有统治者哈马基斯的坟墓”，并且事实是古代几乎所有对狮身人面像的描绘都表明它是卧在一个石头结构上的。研究者们推测，如果沙可以将狮身人面像几乎淹没于人们的视线的话，那么很可能也可以将其基础结构完全埋藏住。

最古老的碑文似乎表明了狮身人面像下面存在着两个密室。来自第八王朝的一首赞美诗透露出一个信息，似乎狮身人面像下面有两个“洞穴”以便让它成为通信中心。

碑文说，阿蒙神，天上的鹰神，“在心中有了感知，并用语言传达出命令……当他进入（狮身人面像下脚下

的)两个洞穴……”后：

一个信息从天上传来，

在赫利奥波利斯被听见，

并在孟菲斯被复述……

是透特在一个发送室里所撰写，

关于阿蒙之城（底比斯）……

此事在底比斯得到了回应，

一个声明发布了……一个信息发送了，

众神无不依令行事。

在法老们的那个时代有这样一个信念，即狮身人面像（虽然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能够说话也能够听懂话。法老托米斯四世在狮身人面像的两个爪子中间立了一个石碑（见图167），石碑上面写有很长的碑文；国王称，狮身人面像对他说话并承诺如果他将它周围的沙都清理干净的话，它就会让他有一个很长的统治时期。托米斯写道，有一天，他在孟菲斯的郊外打猎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众神的圣道上”，圣道从赫利奥波利斯通往吉萨。他很累了，于是就在狮身人面像的阴凉处躺下了；碑文说那个地方叫作“时间开始的地方”。他在这个

巨大雕像旁边睡着了以后，狮身人面像就开始对他说话了，它自我介绍说：“我是你的祖先Hor-em-Akhet，就是创造了拉-阿吞的那个祖先。”我们已经知道，Hor-em-Akhet是天上的猎鹰，而阿吞是拉神的法身之一，是一日之朝的太阳神，其形象看上去就是围绕太阳的阳光，但每一束顶端都是手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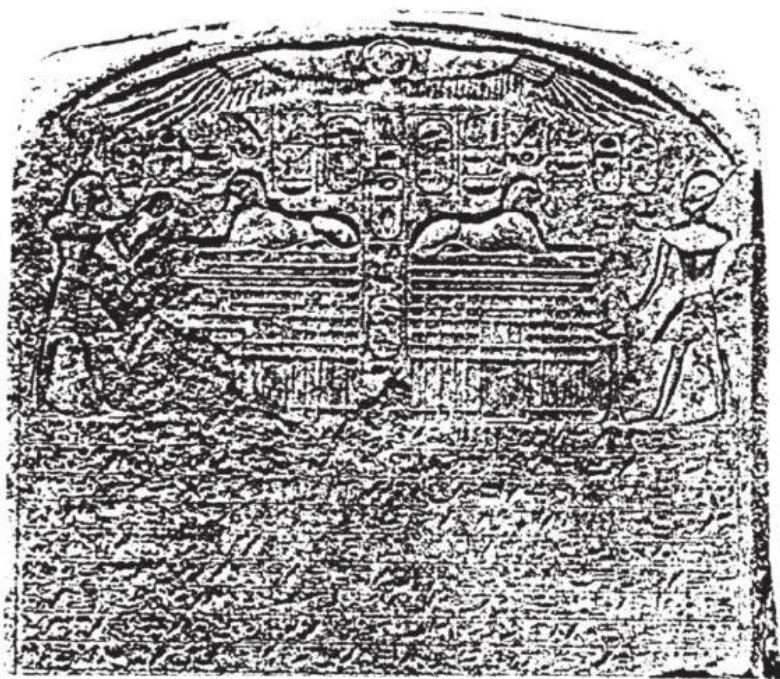


图167

在狮身人面像附近的神庙中发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耳朵石碑”和孪生鸽子的图像。就像古代的碑文一样，它们也确认了这样的信念，即狮身人面像可以传出神圣的信息。虽然在狮身人面像下面的挖掘没有取得成功，

但是我们也排除有密室的可能性。

很多陪葬的文本认为狮身人面像是“神圣的向导”，它将过世的人从“昨天”引导到“明天”。棺槨咒语让过世的人沿着“隐藏门之道”进行他们的旅途，并表明旅程开始的地方就是狮身人面像。棺槨咒语确认说：“地球之主发出命令，双狮身人面像则重复他的命令。”当狮身人面像或天上的猎鹰宣布“过去吧”的时候，旅程就开始了。《双道之书》里面的图画就描绘了这样的旅程，它展示了以吉萨为出发点开始的两条路都可以通往杜亚特。

作为神圣的向导，狮身人面像经常被描述成引导天驳船的向导。正如托米斯的石碑上所描述的一样（见图167），有些时候狮身人面像被描述成一个双狮身人面像，它将天驳船从“昨天”引导到“明天”。我们应该还记得，这个角色又将地下领域的隐藏之神联系了起来；它象征性地出现在了光之神塞克尔在杜亚特的密闭室旁边（见本书第四章之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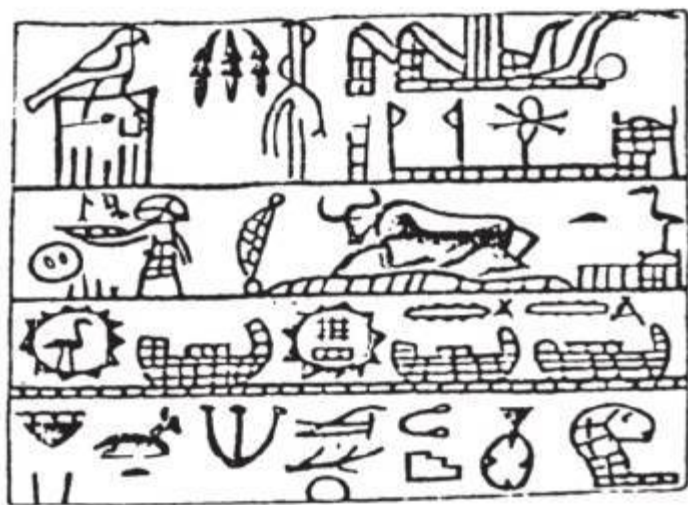


图168

《金字塔文本》和《亡灵书》都将狮身人面像描述为“打开地球大门的神”，这种说法也许可以表明，吉萨的金字塔在天堂的阶梯处有一个与其相对应的结构，该结构“将地球的门打开”。一个对法老来生之旅的古老描述（见图168）也印证了这种看法，它以一个卧着的何璐斯标志开始，这个标志凝视着“海枣树之地”，那儿有一艘不寻常的船和一个让人想起恩利尔的控制中心的结构（见本书第六章之图53）。一个神接待了法老，我们可以看到一头牛和一只永生的神鸟；然后是碉堡和各式各样的标志。最后，一个“地方”出现在一个阶梯标志和看着另一边的狮身人面像的中间！

从那里的一块碑文得知，一个叫帕拉目赫伯的人在

法老时代指导了狮身人面像区域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碑文里显示了对狮身人面像的崇拜的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和圣经中的《赞美诗》的相似之处很是让人好奇。碑文提到了将绳子延长以符合一个“计划”——在地下领域里面造“秘密的东西”；碑文也提到了在一个天驳船中“穿越天空”；还提到了一个位于“神圣沙漠”中的“受保护的地方”：

你好，众神之王，

阿吞，创造者.....

你将绳子延长以符合计划，

你在地下世界创造秘密.....

地球处在你的引导下；

你将天变得很.....

你在神圣的沙漠中为自己建立了受保护的地方.....

你在白天对着它们升起.....

你上升的很美丽.....

你顺着风在天空穿行.....

你在天驳船中穿越着天空.....

天空在狂欢，

地球也在高兴地叫着。

拉神的水手们每天都在赞美；

他们凯旋而来。

对希伯来先知们来说，夏底，即穿过耶路撒冷的中间航线，是十分神圣的线。

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夏底是“无名的地方”。这个地方在“神圣的沙漠”中，也就是《圣经》中“加低斯沙漠”的意思；从狮身人面像延伸出来的“计划的绳子”就连到沙漠中的那个地方。帕拉目赫伯在那里看到了众神之王在白天升上天空；种种描述表明其与吉尔伽美什的描述很相似：吉尔伽美什到了马苏山以后，看到“它们回来又起飞……当沙马氏上升和下降时，他们都守护着周围”。

受保护区就是上升区。想要去往那里的人都得在狮身人面像的引导下才能到达；因为它凝视的目光向着东边，沿着30度纬线。

我们认为在两条线交会的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和30度纬线交会的地方就是天堂和地球的大门的所在地：众神的航天港。

交会点位于西奈半岛的中部平原。就像在《亡灵

书》中所描绘的一样，中部平原是一个椭圆形的平原，周围包围着山。它是一个巨大的峡谷，它周围的山被七条通道分开——正如《以诺克书》中所讲的那样；它是一个平坦的平原，平原的坚硬的表面为阿努纳奇人的飞行器提供了理想的跑道。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尼普尔就是一个焦点（见图123），是一个同心圆的中心；这个中心显示了西巴尔的航空港和其他关键装置与位置的等距关系。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见图169）。

在我们一步一步填满这个图表的时候，阿努纳奇大师级的工程图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我们因其精确、简单和漂亮而惊讶；也为他们将自然的地标艺术地用几何学排列了出来而感叹（见图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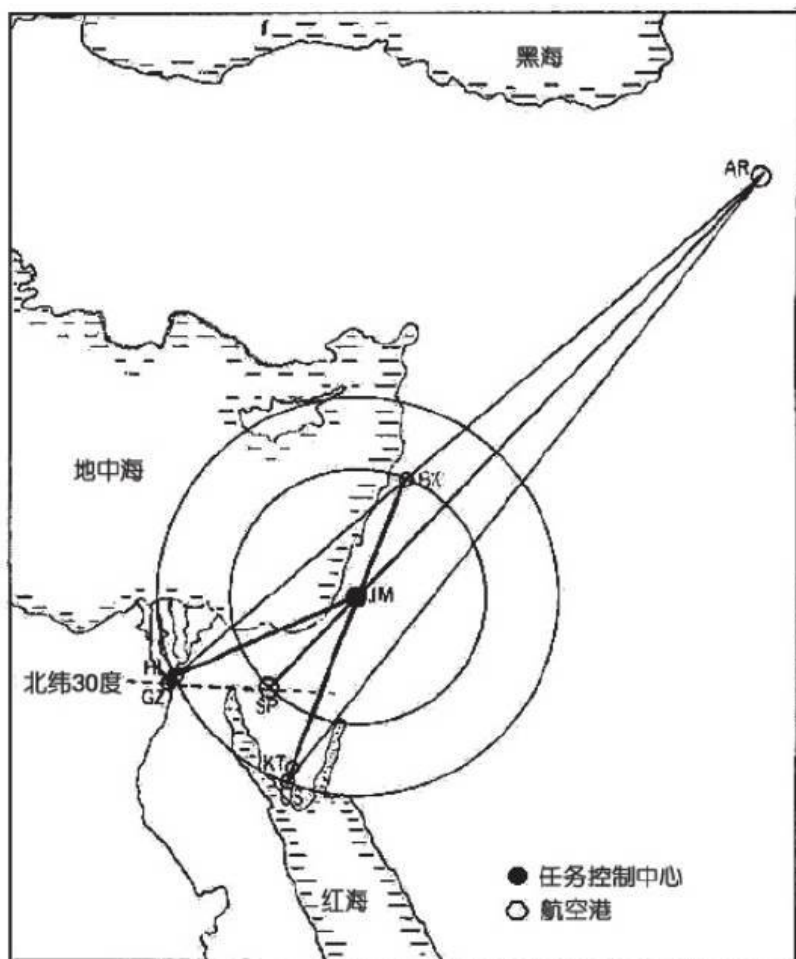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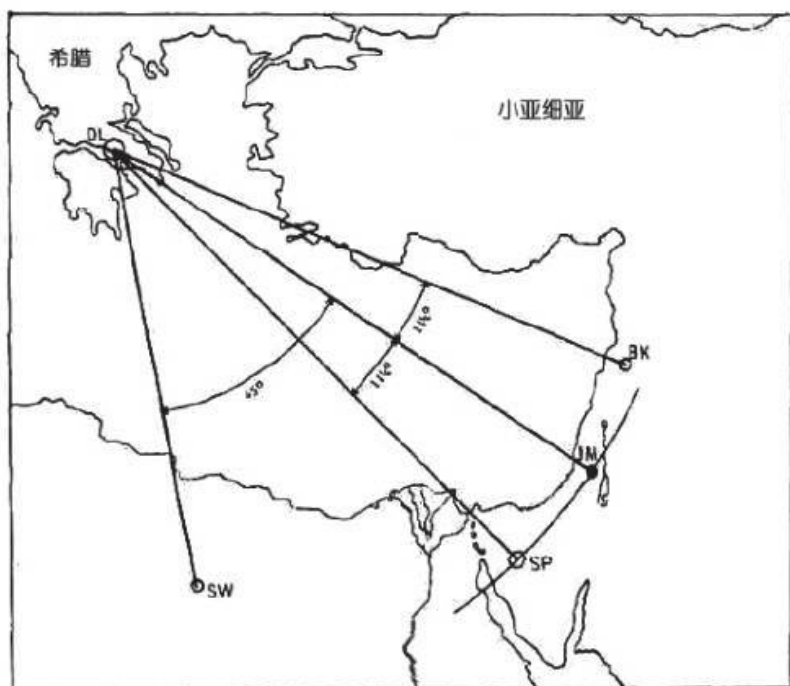


图169



◎巴勒贝克 - 圣卡塔林线和耶路撒冷 - 赫利奥波利斯两条线相互的交角都是45度；中间的航行线将这个45度又平均分成了两个22.5度的角；而飞行长廊就相应地就只有11.25度。

◎航空港位于中间航线和30度纬线的交点，从这个点到赫利奥波利斯的距离与从这个点到夏马尔的距离相等。

◎从德尔斐到耶路撒冷的控制中心和到西奈的航空港的距离是相等的，这只是偶然事件吗？飞行走廊的角度是11.25度，而另一条连接德尔斐和巴勒贝克的飞行走廊

的角度也是11.25度，这只是又一次巧合吗？

◎连接德尔斐和耶路撒冷的线又与连接西瓦绿洲—亚历山大在此寻找其神父阿蒙尼亚的神谕的线形成了45度角，难道这也是巧合吗？

图170

此外，埃及其他神圣的城市和神庙所在地，比如巨大的底比斯和艾得夫，是随国王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任意安排的吗？

确实，如果我们将这些地方全部进行研究，整个地球就都会囊括进来。难道巴尔在巴勒贝克秘密安装他的设备时不了解设备的用处和应该安装的位置？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的话，就会知道他的目标不仅是和近处地区进行交流，而且还包含整个地球。

对此，《圣经》中的上帝也应该知道。因为当约伯去解开“伊尔的奇迹”时，上帝“在旋涡里回答了他”，并用反问的方式来回答了他的问题：

让我来问你，你回答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

你若晓得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地的平台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然后上帝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回答了所有的这些
地球上的尺度是怎么规定的，平台和角石是如何安置
的；他说：

那时，辰星一同高兴，

神的众子们也都欢呼。

是的，人类虽然也很聪明和智慧，但是所有的那一
切都不是他们做的。巴勒贝克、金字塔和航空港——所
有这些都是众神的创造。

但是，人类——这个得到了知识之果却错失了生命
之果的造物——在寻求永生和非凡的时候，从来没有停
止过顺着狮身人面像凝视的目光前进。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A

安东尼奥·德·赫雷拉·托德西拉斯 Antonio de Herrera
y Tordesillas

阿波罗神 Apollo

阿芙罗狄忒 Aphrodite

奥德修斯 Odysseus

奥林匹亚斯 Olympias

安德鲁斯 Andreas

奥图 Otto

安格尔·罗森布兰特 Angel Rosenblat

阿蒙 Ammon

埃提阿伯 Ethiopia

奥西里斯 Osiris

阿斯旺大坝 Aswan Dam

安城 On

阿蒙尼亚 Amnion

阿吞-塔 Atnen-Ta

阿门特 Ament

阿吞 Aten

阿布-瓦特 Ap-uat

阿努比斯 Anubis

阿笛杰泊 Adjib

《埃及终结于它的古王国》 Egypt to the End of the
Old Kingdom

阿门 Amen

阿门-恩-哈特 Amen-Em-Hat

阿舒尔 Ashur

暗利 Omri

阿达帕 Adapa

阿拉塔 Aratta

安纳托尼亚 Anatolia

阿西拉 Asherah

安萨特 Anthat

阿迦特 Aqhat

奥朗提斯河 Orontes River

安拉 Allah

奥德修斯 Odysseus

阿围厄 Arvieux

《埃及考古日志》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阿拉希 Alish

阿瓦德 Arvad

阿斯卡隆 Ascalon

阿布-辛贝 Abu Simbel

爱德华·罗宾森 Edward Robinson

《埃及的来信》 Letters from Egypt

《埃塞俄比亚和西奈》 Ethiopia and Sinai

《阿拉伯历史地理》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rabia

爱德华·亨利·帕姆尔 Edward Henry Palmer

艾云·马苏 Ayun Musha

奥利维尔·利特 Olivier Ritter

艾德伍德·H.那维勒 Edouard H. Naville

安东·叶尔库 Anton Jerku

艾恩·卡迪拉特 Ain-Qudeirat

A.E.海恩斯 A. E. Haynes

A.P.韦弗尔 A. P. Wavell

阿多诺·威甘德 Theodor Wiegand

阿门内姆哈特 Amenemkhet

阿尔·玛沐恩 Al Mamoon

阿比多斯 Abydos

艾哈迈德·法克瑞 Ahmed Fakhry

奥古斯特·马里特 Auguste Mariette

《埃及的古代记录》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埃及的金字塔》 The Pyramids of Egypt

阿兰·加德纳 Alan Gardiner

阿拉特 Allat

阿努纳奇 ANUNNAKI

艾萨克 Isaac

奥古斯特·马利耶特 Auguste Mariette

B

《圣经》 The Bible

百万年之星 Planet of Millions of Years

巴哈马群岛 Bahamas

贝尼尼岛 Beininny

波普·里欧十世 Pope Leo X

伯伍卡·俄里斯·安娜尼奥 Boyuca Alias Ananeo

拜占庭 Byzantine

堡登斯勒 Boldensele

巴尔 Baal

伯特利 Beth-El

卜塔 Ptah

本本 Ben-Ben

巴 Ba

巴布·厄耳·曼德海峡 Bab-El-Mandeb

贝尔 Bel

珀塞波利斯 Persepolis

贝希斯敦 Behistun

《巴比伦遗址实录》 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

比尔斯·尼姆鲁德 Birs Nimrud

巴格达 Baghdad

保罗·埃米尔·博塔 Paul-Emile Botta

保罗·霍普特 Paul Haupt

玻哈兹邱 Boghazkoy

比布鲁斯 Byblos

巴勒贝克 Baalbek

贝卡谷地 Al-Biqā

巴克斯 Bacchus

巴台农神庙 Parthenon Temple

巴尔米拉 Palmyra

比尔舒华 Beer Sheva

本尼·达斯奥德 Bene Dussaud

比特 - 亚金 Bit-Yahkin

本诺·罗森伯格 Beno Rothenberg

巴蒂耶斯-艾尔提 Badiyeth el-Tih

巴拉湖 Lake Ballah

布鲁格斯 Brugsch

《比东积货城与出埃及之路》 The Store City of
Pithom and the Route of the Exodus

比东 Pithom

别是巴 Beersheba

《北部路线报告》 Northern Crossing presentation

《巴勒斯坦战役》 The Palestine Campaigns

本杰明·迈斯勒 Benjamin Maisler

《巴勒斯坦历史地图集： The Graphic Historical
Atlas of

在〈圣经〉时期的以色列》 Palestine: Israel in
Biblical Times

本诺·罗森伯格 Beno Rothenberg

巴兰山 Paran

贝鲁特 Beirut

布雷特尔 Brethel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巴拉特 Baalat

贝都因人 Bedouins

C

查尔斯·维罗兰德 Charles Virollaud

《出埃及述评》 Commentaire sur L'Exode

查尔斯·福特斯 Charles Foster

查尔斯·W.威尔逊 Charles W. Wilson

《〈出埃及记〉中的沙漠》 The Desert of the Exodus

查尔斯·T.贝克 Charles T. Beke

《出埃及》 Exodus

《〈出埃及记〉之路线》 The Route of the Exodus

C.S.贾维斯 C. S. Jarvis

《〈出埃及记〉述评》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xodus

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 Charles Piazzzi Smyth

D

《地球编年史》 The Earth Chronicles

《第二个十年》 Second Decade

德玛芬 Demophon

德墨忒耳 Demeter

大凯恩 Great Caan

迪纳斯·迪亚斯 Dinas Dias

德尔斐 Delphi

大绿洲 The Great Oasis

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底比斯城 Thebes

帝奥斯波里斯 Diospolis

代尔拜赫里 Dier-El-Bahari

杜亚特 Duat

大卫·斯科特 Dave Scott

《第一王朝的大墓》 Great Tombs of the First
Dynasty

《地理名词字典》 Dictionnaire des Noms
Geographiques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杜尔-舍鲁-金 Dur-Sharru-Kin

丁-基尔 Din.Gir

丹尼尔 Dan-El

《大洪水的迦勒底解释》 The Chaldean Account of
the Flood

都可阿木 Dokyamm

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地球之脐》 Omphalos

多多纳 Dodona

德尔斐 Delphi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卫·罗伯特 David Roberts

德雷塞 DeLesseps

《大金字塔给我们的遗产》 Our Inheritance in the
Great Pyramid

达舒 Dahshur

杜厦拉 Dushara

杜尔安基 DUR.AN.KI

杜-阿卡恩 Du-Al'karnain

E

恩麦杜兰基 Enmeduranki

俄克阿洛斯 Okeanos

恩德撒 Edessa

厄立特里亚海 Erythraean Sea

恩格尔贝特·坎姆弗尔 Engelbert Kampfer

恩奇都 AN.KIDU

恩奇 ENKI

恩夏格 Enshag

《恩基和宁呼尔萨格》 Enki and Ninhursag

E.F.尤马尔德 E. F. Jomard

F

斐迪南 Ferdinand

佛罗里达岛 Florida Island

法翁 Phaon

弗赖辛 Freising

“发现时代”号 Age of Discovery

菲利浦二世 Philip II

腓尼基人 Phoenician

法国考古和古币学会 French Society of
Numismatics and Archaeology

恩麦杜兰基 Enmeduranki

斐罗 Philo

《风景如画的巴勒斯坦》 Picturesque Palestine

F.L.格里菲斯 F.L.Griffith

非利士人 Philistines

费利克斯·冯·卢绍 Felix von Luschau

F.克雷斯·冯·科伊茨斯坦 F. Kress von Kressenstein

F.A.泰尔哈伯 F. A. Theilhaber

弗林德斯·皮特里 Flinders Petrie

《法老们的埃及》 Egypt of the Pharaohs

弗吉尼亚·特里波 Virginia Trimble

腓力斯人 Philistine

G

哥伦布 Columbus

葛劳寇斯 Glaukos

格林纳达 Grenada

《古兰经》 Koran

高格 Gog

冈比西斯 Cambyses

干大基 Candace

《公义之书》 The Book of Righteousness

《古埃及金字塔文本》 Die altaegyptischen
Pyramidentexte

《古代埃及考古学》 L'Archeologie Egyptienne

《古埃及宗教和思想发展史》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古老文本抄录卷 Copies of Olden Texts

戈丹纳 GUD.AN.NA

《国王克雷特的传奇》 The Legend of King Keret

嘎潘 Gapan

格奥尔格·埃伯斯 Georg Ebers

歌珊地 Goshen

格贝尔-雅力克 Gebel Yallek

《古埃及的艺术》 Art of Ancient Egypt

《古埃及人的习俗和行为方式》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H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赫拉克勒斯 Heracles

赫斯佩里得斯 Hesperides

红海 Red Sea

海魔安德鲁迪克 Andrentic

恒河 Ganges River

回春泉 Fountain of Rejuvenation

黑森 Heithon

哈特谢普苏特 Hatshepsut

华丽神庙 The Shinning Temple

何璐斯 Horus

哈托尔 Hathor

赫利奥波利斯 Heliopolis

赫舒素女王 Queen Hatshepsut

赫鲁-赫-肯特 Heru-Her-Khent

华盛顿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航天博物馆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哈德利 Hadley

胡伊 Huy

亨利·高迪尔 Henri Gauthier

哈兰 Haran

亨利·罗林森 Henry Rawlinson

亨利·奥斯丁·雷尔 Henry Austen Layard

豪尔萨巴德 Khoradbad

赫塔·冯·戴程德 Hertha von Dechend

《哈姆雷特的石磨》 Hamlet's Mill

哈托尔 Hat-Hor

H.K.布鲁格施 H. K. Brugsch

H.杜邦-索默 H. Dupont-Sommer

哈拉巴 Harapa

胡哇哇 Huwawa

亨利·塞里格 Henry Seyrig

《荷马史诗》 Homer's epic

赫尔曼·古德 Hermann Guthe

何烈山 Horeb

《荒野中的以色列》 Israel in the Wilderness

亨利·斯宾塞·帕默尔 Henry Spencer Palmer

海因里希·卡尔·胡格什 Heinrich Karl Brugsch

H.克尔·特朗布尔 H. Clay Trumbull

H.奥辛格 H. Holzinger

《回忆土耳其政治家，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年》 1913-1919

哈姆·巴尔迪罗玛 Haim Bar-Deroma

哈拉尔山 Mount Hallal

汉穆拉比 Hammurabi

哈巴谷 Habakuk

海因里希·布鲁格斯 Heinrich Brugsch

哈巴 Khaba

胡尼 Huni

胡夫 Khufu

海夫拉 Chephren

H.M.冯·孟纳托利 H. M. von Minutoli

恒纳斯登 Henusten

惠灵顿之屋 Wellington's Chamber

贺萨杨峡谷 Valley of Hizzayon

何西阿 Hosea

哈马基斯 Harmakhis

赫特-本本 Het-Benben

赫利俄斯 Helius

汉尼拔 Hannibal

I

I.B.拉夫那 I. B. Lavner

I.E.S.爱德华 I. E. S. Edwards

J

吉萨 Gizah

J.科廷 J. Curtin

教皇伊诺森四世 Pope Innocent IV

吉甲 Gilgal

《〈旧约〉的伪经与伪书》 The Apocrypha and
Pseud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

加百列 Gabriel

《金字塔文本》 Pyramid Texts

加斯顿·麦斯皮罗 Gaston Maspero

吉乌苏德拉 ZI.U.SUD.RA

吉比尔 GIBIL

厄尼尼/伊师塔贵妇人 IRNINI/Ishtar as Great Lady

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史诗》 The Epic of Gilgamesh

加沙 Gaza

加低斯 Kadesh

迦巴勒 Gebal

杰弗雷·比比 Geoffrey Bibby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加低斯·巴尼亚》 Kadesh Barnea

《〈旧约〉前六书的真实性》 The Veracity of the
Hexateuch

吉迪通道 The Giddi Pass

J.斯扎皮诺 J. Szapiro

J.E.奎贝尔 J. E. Quibell

J.P.劳尔 J. P. Lauer

加斯顿·马斯佩罗 Gaston Maspero

《金字塔》 The Pyramids

《金字塔的事实和想象》 Pyramid Facts and
Fancies

加斯东·麦斯皮罗 Gaston Maspero

J.R.希尔 J. R. Hill

《吉萨的寺庙和金字塔》 Pyramids and Temples of
Gizeh

《吉萨的金字塔》 The Pyramids of Gizeh

《金字塔问题的解决方法》 The Solution of the
Pyramid Problem

加低斯 Kadesh

加低斯-巴尼亚 Kades-Barnea

K

凯尔特人 Celt

卡吕普索 Calypso

卡恩 Karnain

卡利森斯 Callisthenes

康拉德 Conrad

卡利斯提尼斯 Callisthenes

卡尔纳克 Karnak

库什之地 Land of Kush

卡希 Kosh

卡尔纳克 Karnak

卡 Ka

库尔特·塞思 Kurt Sethe

库努姆 Khnum

凯布利 Kheper

克布 Khebhu

克布赫特 Kebehet

克劳迪乌斯·J.瑞奇 Claudius J. Rich

卡拉 Kalakh

卡鲁 kalhu

库扬及克 Kuyunjik

库玛而比 Kumarbi

卡吕普索 Calypso

昆图斯·库尔提乌斯 Quintus Curtius

卡利森斯 Callisthenes

昆尼特人 Qenites

卡梅尔山 Mount Carmel

圣卡塔林 Katherine

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 Karl Richard Lepsius

开罗 Cairo

K.米卡洛斯基 K. Michalowsky

科尔·坎贝尔上校 Col Campbell

卡尔·比查德·莱普修斯 Carl Bichard Lepsius

L

卢克雅思 Lucayos

罗底亚 ydia

《历史·第三卷》 History , BookIII

罗塞塔村 Rosetta

利比亚 Libya

《列王纪I》 Kings I

拉-阿蒙 Ra-Amen

拉 RA

卢克索 Luxor

拉-斯塔 Re-Stau

拉美西斯九世 Ramses IX

罗得 Lot

雷森 Ressen

拉麦 Lamech

鲁特琴 Lute

鲁鲁 Lulu

拉苏耶尔 Rasujal

《来自库姆兰公社的塞尼写作》 The Essene
Writings from Qumran

兰纳/辛 NANNAR/Sin

黎巴嫩山脉 Lebanon Mountain

拉斯沙姆拉 Ras Shamra

雷瑟夫 Reshef

兰纳尔 Nannar

拉拉山 Lala

拉比姆 Rabbim

罗伯特·沃德 Robert Wood

利塔尼河 Litani River

罗比乌斯 Macrobius

雷内·杜索 Rene Dussaud

拉格什 Lagash

拉斯沙夫拉夫峰 RasSufsafeh

拉美西斯二世 Pharaoh Ramses II

鲁道夫·基特尔 Rudolf Kittel

理查德·霍华德·维斯 Richard Howard Vyse

拉迪耶迪夫 Radedef

罗德·尼尔森 Lord Nelson

罗塞里尼 Mr. Rosellini

雷文 Raven

莱昂·日·拉波尔德 Leon de Laborde

罗伯特·巴拉德 Robert Ballard

拉萨 Lhasa

拉-阿吞 Ra-Aten

M

摩尔人 Moors

穆萨 Sura

马高格人 Magog

穆萨斯山 Mushas

马登 Matun

马非欧·波罗 Maffeo Polo

米尔斯德拉克 Milsterak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穆罕默德 Mohammed

麦罗埃 Meroe

梅塔特隆 Metatron

美尼斯 Menes

孟菲斯城 Memphis

迈瑞拉 Merenra

《门之书》 Book of the Gates

迈德 Maad

玛利亚 Mary

门图霍特普 Mentuhotep

玛格丽特·A.穆雷 Margaret A. Murray

摩苏尔 Mousul

米户雅利 Mehujael

玛士撒利 Methushael

米迦勒 Micheal

《摩西升天记》 The Ascent of Moses梅塔特隆
Metatron

《摩西启示录》 Apocalypse of Moses

米普尔 Mippur

玛甘 MA.GAN

马苏 Mashu

明 MIN

马丁·瑞蒙格滕 Martin Raumgarten

马尔杰·乌永 Marj Uyun

墨丘利 Mercur

莫蒂默·惠勒 Mortimer Wheeler

《马龙教派与黎巴嫩的先祖》 The Maronite
Patriarch of Lebanon

梅罗伊 Meroitic

孟菲斯 Memphis

穆沙山 Mushas

摩西 Moshe

美路哈 Meluhha

摩苏斯 Mushas

《神圣文献杂志》 The Journal of Sacred Literature

敏撒拉湖 Lake Manzaleh

麦加 Mecca

M.D.卡所托 M. D. Cassuto

门纳西·哈尔伊尔 Menashe Har-El

米达姆 Maidum

门卡乌拉 Menkara

莫润尔 Mernera

马西 Mash

摩利亚山 Mount Moriah

麻葛 Magi

马可·波罗 Maco Polo

摩阿布人 Moabite

马夫卡特 Mafka-T

N

《年轻之源:里尔那都·奥斯基的 Fountain of Youth:
History of a

一段关于地理谜团的历史》 Geographical Myth by
Leonardo Olschki

聂斯托尼教 Nestorians

尼可洛 Nicolo

奈克塔内布 Nectanebus

拿破仑 Napoleon

努比亚王国 Nubian kingdom

奈芙蒂斯 Nephtys

那尔 Nar

尼特-科特 Neter-Khert

努特 Nut

纳塔-阿萨尔 Net-Asar

纳塔-卡特 Neter-Khert

尼特 Neter

尼布鲁基 NIBRU.KI

尼努尔塔 NIN.UR.TA

奈格尔 NERGAL

宁录 Nimrod

《宁录史诗》 Nimrod Epos

乃缦 Naaman

纳巴塔 Napata

诺诺斯 Nonnos

南地 Negev

《那些美丽优雅的 The Birth of the Gracious
天神们是这样诞生的》 and Beautiful Gods

妮卡尔 Nikhal

纳克尔 Nakhl

尼斯科拉 Ninsikilla

那巴顿 Nabatean

奈赫勒 Nakhl

《娜吉米忒皇后纸草书》 Papyrus of Queen Nejmet

尼夫尼尔卡尔 Neferirkara

尼夫塞尔 Neuserre

纳撒尼尔·达文森 Nathaniel Davison

尼禄 Nero

尼尔·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

努比亚 Nubia

宁·胡尔·撒各 NIN.HUR.SAG

P

旁氏·德里昂 Ponce De Leon

皮特·马特尔·德·安哥拉利亚 Peter Martyr De
Angeleria

普雷斯特·约翰 Prester John

普鲁士 Prussian

佩皮 Pepi

皮安希 Pi-Ankhi

P.B.康沃尔 P. B. Cornwall

帕隆山 Paron

《皮特里的旅程》 Voyage de l'Arabie Petrie

帕姆尔 Palmers

普林尼 Pliny

帕拉目赫伯 Pa-Ra-Emheb

Q

《启示录》 Book of Revelation

乔万尼·加宾尼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i

乔治·德·桑提拉纳 Giorgio de Santillana

乔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

乔治·A.瑞斯纳 George A. Reisner

乔万尼·伯尔佐尼 Giovanni Belzoni

乔治·芮斯纳 George Reisner

乔万尼·巴蒂斯塔·卡维利亚 Giovanni Battista

Caviglia

R

R.E.查理斯 R. E. Charles

人工研究制造公司 AiResearch Manufacturing
Company

R.J.福布斯 R. J. Forbes

S

《神圣与世俗之爱》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撒旦 Satan

萨拉格的比萨普·雅各布 Bishop Jakob of Sarug

十字军 The Crusades

苏丹桑佳 Sultan Sanjar

圣阿尔巴斯 St. Albans

塞内加尔河 Senegal River

示巴女王 Sheba

瑟商图瑟斯 Sesonchusis

塞拉皮斯 Serapis

甚那尔 Sennar

塞索斯特里斯 Sesotris

失乐园 Paradise Lost

斯拉夫语 Slavonic

塞克 Seker

四罐女神 Goddess of the Four Jars

撒母耳·莫瑟 Samuel Mercer

闪 Shem

萨 Sa

舒 Shu

桑特 Sunt

塞提一世 Seti I

萨布 Sabu

萨卡拉 Saqqara

撒拉 Sarah

述美尔之地 Land of Shumer

述美尔 Shumer

《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死海经文》 The Dead Sea Scriptures

沙马氏 Shamash

苏鲁帕克 Shuruppak

S.N.克莱默 S. N. Kramer

《苏美尔人》 The Sumerians

所罗门 Solomon

萨马赫 Samakh

塞琉古 Seleucus

圣·索菲亚大教堂 Hagia Sophia

斯特雷波 Strabo

书珥 Shur

萨菲木沙漠 Desert of Suffim

苏伊士 Suez

《史密斯的演变》 The Evolution of the Smith

圣卡塔林 Santa Katarina

圣乔治 St. George

《〈圣经〉研究在巴勒斯坦、 Biblical Researches in
Palestine,

西奈山和佩特拉-阿拉伯》 Mount Sinai and Arabia
Petraea

萨缪尔·C.巴雷特 Samuel C. Bartlett

《申命记》 Deuteronomy

塞加拉 Sakkara

塞汉赫特 Sekhemkhet

塞奈弗鲁 Sneferu

斯特拉波 Strabo

萨胡拉 Sahure

斯洛恩 Sloane

萨缪尔·比尔其 Samuel Birch

索菲山 Mount Zophim

《士师记》 Book of Judges

《双道之书》 The Book of the Two Ways

T

提香 Titian

坦塔洛斯 Tantalus

特提斯 Tethys

天堂之门 Gates of Paradise

《通史》 Chronicon

透特 Thoth

泰蒂 Teti

天室 Sky Chamber

塔·尼特 Ta Neter

塔·乌尔 Ta Ur

他拉 Terah

塔米特 Ta Meter

提亚马特 Tiamat

T.H.伽斯特 T. H Gaster

托米斯三世 Thothmes III

天堂之牛 Bull of Heaven

塔逢 Taphan

库塔尔-哈西斯 Kothar-Hasis

《太阳城的三元性》 La Triade Heliopolitaine

《太阳城的寺庙与宗教》 Temples et Cultes
Heliopolitaine

提那-埃拉特 Timna-Elat

《提尔蒙的位置》 On the Location of Tilmun

《提尔蒙：“永生之地”》 Dilmun , the “Land of the

Living”

塔尼斯 Tanis

提姆萨湖 Lake Timsah

托米斯四世 Thothmes IV

W

温顿 Wintun

伪卡利斯蒂尼 Pseudo-Callisthenes

威廉 William

瓦科斯·达·伽马 Vasco da Gama

乌纳斯 Unas

乌尔-纳斯 Ur-Nes

沃尔特·B·埃默里 Walter B. Emery

威廉·F·安斯沃思 William F. Ainsworth

瓦尔卡 Warka

乌巴-图图 Ubar-Tutu

乌尔先纳比 Urshannabi

乌路亚 Ullu-Yah

乌尔-卢旡勒 Ur-Lugal

乌加列 Ugarit

乌兹 Utz

乌登穆 Udem

乌嘎 Ugar

乌西雅 Uzziah

威廉·H.罗施 Wilhelm H. Roscher

瓦迪·马哈拉 Wadi Magharah

乌尔纳西 Ur-Nanshe

乌姆-夏特尔 Umm Shutnar

瓦迪-飞兰 Wadi Feiran

乌姆-夏马尔 Umm Shumar

威廉·H.巴雷特 William H. Bartlett

乌塞尔卡夫 Userkaf

乌纳斯 Unash

《文明的曙光》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瓦尔尼博士 Dr. Walni

瓦迪·马格哈拉 Wadi Maghara

瓦利斯·布奇 Wallis Budge

《亡灵书》 Books of the Dead

X

《新世界简史》 Decades of the New World

夏普登 Sharpeden

西奈山 Mount Sinai

希罗多德 Herodotus

夏马尔 Shamar

西奴色 Senusert

西顿 Sidon

《希伯来书》 The Book of Hebrews

西瓦 Siwa

西里尔·奥尔雷德 Cyril Aldred

西古努特 Ziggurat

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禧年书》 The Book of Jubilees

西杜里 Siduri

西闪米特 Western-Semitic

夏塔克忒 Shataqat

希瑞恩 Sirion

《希腊人在爱奥尼亚和东方》 The Greeks in Ionia
and the Eeat

叙利亚古代历史研究所 Director of Antiquities of
Syria

西班牙尼 Shibani

《西奈探索》 Sinai Explorations

西珥 Seir

《寻找提尔蒙》 Looking for Dilmun

《叙利亚和神圣之地游记》 Travel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西奈：遗迹中的古代历史》 Sinai: Ancient History from the Monuments

《〈希伯来书〉的历史》 Geschichte der Hebraer

希伯伦 Hebron

《西奈的昨天与今天》 Yesterday and Today in Sinai

《西奈探索，1967—1972》 Sinai Explorations , 1967-1972

辛恩-比西尔山 Mount Sinn-Bishr

《象形文字资料》 Materia Hieroglyphica

西古努特 Ziggurats

锡安山 Mount Zion

欣嫩谷 Hinnom

夏底 Sheti

西里克斯 Silicus Italicus

西克莫树 sycamore

Y

约翰·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

伊莎贝拉 Isabel

伊斯特·尚德 Easter Sunday

《印第安通史》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

伊登女神 Idun

伊比利亚半岛 Iberian Peninsula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马基尼在天堂》 Alexander Magni Inter
Ad Pardisum

约翰一世 John the Elder

《亚历山大传奇》 Romance of Alexander

约翰·孟德维利 John Maundeville

《约翰先生的旅行日志》 The Voyages and Travels
of Sir John Maundeville

《约翰大帝的皇家庄园》 Of the Royal Estate of
Prester John

亚哈 Ahab

亚哈谢 Ahaziah

约旦河 The Jordan River

以利沙 Elisha

耶利哥 Jericho

《以色列传说大全》 Kol Agadoth Israel

《耶和华的斗争之书》 The Book of the Wars of
Yahweh

《犹大书》 The Book of Jude

《伊诺克书》 Book of Enoch

《伊诺克的秘密之书》 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Enoch 《伊诺克语录》 The Words of Enoch

伊西斯 Isis

亚比多斯 Abydos

约瑟 Joseph

耶稣 Jesus

伊里克 Erech

耶户 Jehu

耶路撒冷 Jerusalem

伊撒哈顿 Esarhaddon

亚述巴尼波 Ashurbanipal

伊陆 Ilu

犹地亚 Judea

以拿 Irad

耶和华 Yahweb

伊丁 E.DIN

《亚当和夏娃之书》 The Book of Adam and Eva

伊德尼 Edni

《英雄列传》 Memoirs of the Patriarchs

《伊塔那史诗》 Epic of Etana

伊希库尔/ 阿达德 ISHKUR/Adad

伊塔那 Etana

伊日大伯尔 Izdubur

伊娜娜 IN.AN.NA

约翰尼斯·弗里德里希 Johannes Friedrich

伊特拉 Itla

亚姆 Yam

亚斯他录 Ashtoreth

伊登穆 Edum

亚斯伯 Yassib

约翰·M.库克 John M. Cook

耶利米 Jeremiah

伊皮鲁斯 Ipiros

亚玛力人 Amalekites

亚姆沙夫 Yam Suff

耶拉 Yerlah

亚实突 Ashdod

亚杂 Arza

约柜 Holy Ark

叶忒罗 Jethro

约翰·路德维希·伯克哈特 Johann Ludwig Burckhardt

英国促进非洲内陆发现协会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he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易卜拉欣·伊本·阿卜德·安拉 Ibrahim Ibn Abd Allah

以利·史密斯 Eli Smith

约瑟夫·弗拉维 Josephus Flavius

伊斯玛利亚 Ismailiya

《以色列和犹太》 Israel und Judah

《以色列人的历史》 Geschichte des Volkes Israel

伊尔-提 El-Tih

伊斯玛利亚 Ismailiya

亚喀巴 Aqaba

伊尔-阿里什 El-Arish

佩林 John Perring

亚马西士 Amasis

约翰·伽登·威尔金森 John Gardner Wilkinson

亚历山大·拜德威 Alexander Badawy

伊拉特 Elat

亚摩利人 Amorite

Z

诸神的燃烧石 Gods'Fiery Stones

《早期美洲的创造之谜》 Creation Myths of

Primitive America

宙斯-阿蒙 Zeus-Ammon

佐提尔 Zotiel

詹姆斯·亨利·布累斯特 James Henry Breasted

《壮丽的埃及》 The Splendor That Was Egypt

朱庇特·柏洛斯 Jupiter Belus

《在亚述、巴比伦和迦勒底的研究》 Researches in
Assyria , Babylonia and Chaldea

《自传》 Autobiography

朱尔斯·欧佩特 Jule Oppert

詹姆斯·道金斯 James Dawkins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where the Sun Rises

《在古代东方》 Der Alte Orient

《在埃及的发现》 Discoveries in Egypt

《在沙漠中跟踪以色列人四十天》 Forty Days in the
Desert on the Track of the Israelites

《在阿拉伯半岛和米甸发现西奈》 Discoveries of
Sinai in Arabia and Midian

朱利叶·豪森 Julius Wellhausen

泽马尔·巴夏 Djemal Pasha

祖塞尔 Zoser

扎卡瑞亚·高内姆 Zakaria Goneim

詹姆斯·邦维克 James Bonwick

詹姆斯·H.布里斯特德 James H. Breasted

其他

《1842—1845，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and the
Peninsula

和西奈半岛》 of Sinai 1842-1845



FONGHONG

凤凰联动出品

众神与人类的战争

The Wars of Gods and Men

众神与人类的战争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Zacharia Sitchin)

赵娟 宋易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III
第三部
地球编年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4001 770000, Nanjing, China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众神与人类的战争 / (美) 撒迦利亚·西琴
(Zecharia Sitchin) 著; 赵娟, 宋易译. — 南京: 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7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5594-3412-8

I. ①众… II. ①撒… ②赵… ③宋… III. ①远古文
化—世界 IV. ①K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0250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9-397号

THE EARTH CHRONICLES III: THE WARS OF GODS AND MEN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 1985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NER TRADITIONS, BEAR & CO.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Chongqing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众神与人类的战争

著 者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译 者 赵娟 宋易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张雪雅

出版统筹 孙\野

封面设计  金鹰文化·车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53千字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2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3412-8

定 价 5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地球编年史》继续其伟大的进程，为我们展开了诸神统治地球时发生的世界大战乃至星球大战。这注定是一部最重要也最受争议的史诗性大作……值得一读！

——《锐评》杂志（Critical Review）

大洪水……特洛伊战争……罪恶之城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西琴全景式地还原了上古时代神与人共同参与的世界混战，其真实性令人震撼。

——《每日镜报》（Daily Mirror）

※ 为什么地球的历史如同本章接着一章描述战争的图书？

※ 人类天生就是战士吗？或者是众神教会了人类如何作战？

※ 外星战神是否应该对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故负责？

※ 地球上的战争是开始于天空、然后在地球上延续的吗？

※ 天相的变化会不会真的决定地球上人类的未来？

中译本总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十年前，这套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在发行之首30周年之后引入中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而这套书的再次出版，我相信会再一次掀起一股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探索热潮。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人类在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应该说，大多数对人类进化及其文明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物种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

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语 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 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 e.ri.du，而这个词的本义竟是“遥远的家”！

——其实，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者，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

在他看来，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30万年前的一批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

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上百万年历史。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缘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

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我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有迹象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会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将是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西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做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期待着一个有关地球和人类起源与文明新的探索热潮，将随着《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的出版再次出现。

宋易

2019年5月20日于成都

再版前言

为什么人类的历史看起来似乎是一本一章接一章描述战争的图书？为什么发生于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众多战役中，至少有一场是整个战争的终结，而之后的21世纪却是以众多挑战先例的恐怖主义为开端，紧随其后的依旧是连绵不绝的战争和对核子灾难的恐惧？

难道人类天生就是战士吗？难道命中注定他们的天性就是战斗和残杀？……或者，人类早就接受过发动战争的专业训练？

我们之所以研究过去，是为了对我们的现存状态作出一个评判。《众神与人类的战争》将向读者展示一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众神也加入其中的人类战争；而事实上，这些战争还只是一系列众神之战和人类战争的开端。读者将会看到，众神之间为了争夺地球统治权而发动的战争，最早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的星球之上。是的，不仅人类的历史看起来是一本描述战争的图书，关于来自“谜之行星”尼比鲁的造物者阿努纳奇的传说，同样也是一部战争史。

我们重塑了当时发生在地球和天国的所有事件，其来源包括目击者的记录文献——其中的一些人真实地记录

了众神是如何发号施令的。那些故事反映在《圣经》的《创世记》中，而这显然是一种嘉奖，它表明我们更广泛地接受了《圣经》的真实性，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看待世界和生命的方法。

更加具有启示性的，也是让人倍感苦恼的——是本书一步一步地讲述了众神之间的对抗和野心是怎样愈演愈烈的，以致到最后失去控制，从而导致了地球上第一次核武器的使用——在大约4000年前。那一场无意中造成的巨大灾难，毁灭了人类第一次文明。

这些都是事实，并非虚构和杜撰。可喜的是科学研究者在这本书首次出版之后，证实了我们在书中所描述的事情、它们的发生背景以及精确的发生时间：公元前2024年。

在今天，在公元21世纪的当下，我们还会重复公元前21世纪的事件吗？《众神与人类的战争》的各个章节将为读者详尽地讲述这些故事。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0月于纽约

大事件年表

(约450000年前至公元前2023年)

时间	事件
I.大洪水之前	
约 450000 年前	尼比鲁，我们太阳系的一位遥远成员，其上的大气正在慢慢地腐蚀，生命面临着慢性灭绝。在被阿努废除之后，统治者阿拉卢坐上太空船逃到了另一个星球——地球将其作为他的避难所。他发现地球上有一种名叫黄金的矿物，可以保护尼比鲁的大气层。
约 445000 年前	在阿努的一个儿子恩基的带领下，阿努纳奇人登陆了地球，建立了埃利都—地球站一号， 以从波斯湾水域提取黄金。
约 415000 年前	地球的气候成熟了起来，更多的阿努纳奇人来到了地球，在他们之中有恩基同父异母的姐妹宁呼尔萨格。她是主要的卫生部官员。
约 430000 年前	由于黄金开采困难重重，阿努带着他的另一个儿子恩利尔来到了地球。很明显，恩利尔将是继承人。他们打算在非洲南部进行黄金开采。的确，成果是巨大的，恩利尔也赢得了地球任务的控制权：恩基被降职到了非洲。离开地球后，阿努受到了阿拉卢的孙子的挑战。
约 416000 年前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有 7 个有着不同职能的殖民点，包括一个太空站（西巴尔），一个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尼普尔），一个金属冶炼中心（巴地比拉），一个医药卫生中心（舒鲁帕克）。矿石从非洲通过水运来到这里，提炼出的金属被送到由伊吉吉负责的轨道飞行器上，然后被运到从尼比鲁周期性到来的飞船上。
约 400000 年前	有了伊吉吉的支持，阿拉卢的孙子企图夺得对地球的统治权。恩利尔一方赢得了这场对老神的战争。
约 380000 年前	阿努纳奇在金矿事变中失败了。恩基和宁呼尔萨格通过对女性类人猿的基因改造创造了原始人工人，他们承担了阿努纳奇的繁重工作。恩利尔对矿井进行了突然袭击，将原始人工人带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伊丁。
约 300000 年前	在被赋予生育能力之后，智人开始繁殖。
约 200000 年前	地球生命在一个新的冰河期开始了衰退。
约 100000 年前	气温再次转暖。阿努纳奇（《圣经》中的“巨人”，纳菲力姆人）因在地球上越发增多的烦扰，与人类的女子们结婚了。

约 75000 年前	“地球所承受的”一个新的冰河时代开始了。多个人类种族在地球上消亡。克罗马农人生存了下来。
49000 年前	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将带有阿努纳奇血统的人类提拔为舒鲁帕克的统治者。恩利尔愤怒了，秘密策划着要灭亡人类。
13000 年前	认识到尼比鲁向地球接近会引发一场巨大的潮汐波，恩利尔让所有阿努纳奇都宣誓保守这个秘密，不让人类知道。

II. 大洪水之后

公元前 11000 年	恩基破坏了约定，指挥吉尔苏德拉 / 诺亚修建了一艘潜水艇性质的船。大洪水席卷地球，阿努纳奇在他们的轨道飞行器上目睹了这场大灾难。恩利尔答应给予人类残余部分工具和种子，高地上出现了农业。恩基驯化了动物。
公元前 10500 年	诺亚的后人分别被给予了三个区域。恩利尔最重要的儿子，尼努尔塔将山地筑成堤坝并放走了河水，让美索不达米亚变得适合居住；恩基开垦了尼罗河流域。西奈半岛被阿努纳奇作为后洪积世的太空站，在摩利亚（后来的耶路撒冷）山上建立了一个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
公元前 9780 年	拉 / 马杜克，恩基的长子，将埃及划分为两部分，交给奥西里斯（古代埃及冥府之神）和赛特管理。
公元前 9330 年	赛特干掉了奥西里斯，夺取了他的领地，独自统治尼罗河区域。
公元前 8970 年	何璐斯（古代埃及太阳神）为了替父（奥西里斯）报仇，发动了第一次金字塔战争。赛特逃到了亚洲，夺走西奈半岛和迦南。
公元前 8670 年	因所有的太空设备都掌握在恩基后人的手中，恩利尔集团发动了第二次金字塔战争。作为胜利者的尼努尔塔腾空了大金字塔中的所有设备。宁呼尔萨格，是恩基和恩利尔同父异母的姐妹，召开了一次和平协商会议，会上重申了地球的划分。埃及的统治权从拉 / 马杜克王朝转移到了透特王朝的手中。太阳城作为灯塔市的替代品而建立。
公元前 8500 年	阿努纳奇在前往空间设备的关卡位置建立了前哨站，其中之一是耶利哥。
公元前 7400 年	随着和平年代的继续，阿努纳奇给了人类新的建议；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半神统治着埃及。
公元前 3800 年	阿努纳奇在苏美尔重建了老城，从埃利都和尼普尔开始，城市文明出现了。阿努来到地球，进行了场面宏大的访问。一座新城，乌鲁克（以力），在他的荣耀下建成，他将那里的神庙当作他最爱的孙女伊南娜 / 伊师塔的住所。

III. 地球上的王权

公元前 3760 年	人类被授予了王座。在尼努尔塔庇护下的基什是第一座都城。历法从尼普尔开始。文明在苏美尔（第一个区域）开花结果。
公元前 3450 年	苏美尔的主神变为了兰纳 / 辛。马杜克正式宣布巴比伦是“众神的门廊”。发生“巴别塔事件”之后，阿努纳奇使人类的语言变得混乱。马杜克 / 路政变失败，回到埃及，罢免了透特，抓住了他的小弟弟杜穆兹，他和伊南娜订了婚。杜穆兹被意外杀死；马杜克被监禁在大金字塔里，他从紧急通道中逃了出来，开始逃亡。
公元前 3100 年	埃及第一位法老在孟菲斯就职，结束了长达 350 年的混乱，文明由此走进了第二区域。
公元前 2900 年	苏美尔的王权转移到了以力。伊南娜被赋予第三区域的统治权；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了。
公元前 2650 年	苏美尔的都城频繁迁移。王权开始堕落。恩利尔对难以驾驭的人类失去了耐心。
公元前 2371 年	伊南娜与舍鲁金（萨尔贡）坠入爱河。他建立了新的都城：阿加得（阿卡德，《圣经》中的亚甲）。阿卡德帝国建立。
公元前 2316 年	为了统治四个区域，萨尔贡从巴比伦窃取了神圣泥土。马杜克—伊南娜的对抗再度爆发，它结束于马杜克的兄弟奈格尔从非洲南部来到巴比伦，并劝说马杜克离开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前 2291 年	那拉姆—辛登上了亚甲的王座。在好战的伊南娜的指引下，他穿过西奈半岛，进军埃及。
公元前 2255 年	伊南娜篡夺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权力；那拉姆—辛玷污了尼普尔。大阿努纳奇扫平了亚甲城。伊南娜逃走了，苏美尔和亚甲被外来军队占领，向恩利尔和尼努尔塔效忠。
公元前 2220 年	苏美尔文明在拉格什的开明统治者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透特帮助它的国王古蒂亚，为尼努尔塔修建了一座塔形神庙。
公元前 2193 年	德拉，亚伯拉罕的父亲，出生于尼普尔的祭祀—皇室家庭。
公元前 2180 年	埃及分裂；拉 / 马杜克的追随者保留着南部。法老们与之相对，紧握着下层埃及的王座。
公元前 2130 年	随着恩利尔和尼努尔塔的渐行渐远，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政权也开始了腐化。伊南娜为以力重新夺得王权的企图没有得逞。

IV. 重要的世纪

公元前 2123 年	亚伯拉罕出生于尼普尔。
公元前 2113 年	恩利尔将闪族之地托付给了兰纳；乌尔被宣布为新帝国的都城。乌尔南模登上了王座，被称作尼普尔的守护者。一位尼普尔僧侣德拉，亚伯拉罕的父亲，来到乌尔与它的皇室交流。
公元前 2096 年	乌尔南模在战斗中死去。人们认为他不合时宜的死亡是由于阿努和恩利尔的背信弃义。德拉带着他的家人离开，去往哈兰。
公元前 2095 年	舒尔吉登上乌尔王座，加强了帝国内的联系。随着帝国的兴旺，舒尔吉拜倒在了伊南娜的魅力之下，成了她的情人。他将拉拉萨交给埃兰人，让他们充当他的外援军。
公元前 2080 年	底比斯的亲王们效忠拉 / 马杜克，他们在孟图赫特普一世的带领下向北方逼近。马杜克的儿子那布，在西亚为他的父亲赢得了支持者。
公元前 2055 年	在兰纳的命令下，舒尔吉派出埃兰军队镇压迦南的城市暴动。埃兰人到达了通往西奈半岛和它的太空站的关卡地带。
公元前 2048 年	舒尔吉去世。马杜克移动到了赫梯人的领地。亚伯拉罕被命令带着一支精锐骑兵前往迦南南部。
公元前 2047 年	阿马尔辛（《圣经》中的阿拉菲尔）成了乌尔的国王。亚伯拉罕去往埃及，停留了 5 年，然后带着更多的军队回来了。
公元前 2041 年	在伊南娜的指引下，阿马尔辛组建了东部国王联盟，向迦南和西奈发动远征。它的领导者是埃兰人赫多拉美尔。亚伯拉罕在通往太空站的门廊前阻截了他们的前进。
公元前 2038 年	舒辛在帝国崩溃之时取代阿马尔辛坐上了乌尔的王座。
公元前 2029 年	伊比辛替代舒辛。西部各省日益向马杜克倾斜。
公元前 2024 年	马杜克带领着他的追随者向苏美尔进军，在巴比伦自立为王。战火烧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尼普尔最神圣的地方被玷污了。恩利尔要求惩办马杜克和那布，恩基反对，但他的儿子奈格尔却站在恩利尔一边。当那布集结他的迦南追随者，要占领太空站的时候，大阿努纳奇批准使用了不洁净的武器。奈格尔和尼努尔塔摧毁了太空站以及那些误入歧途的迦南城市。
公元前 2023 年	风将放射性的云朵带去了苏美尔。人们大量死去，动物开始绝种。水是有毒的，土壤变得贫瘠。苏美尔和它的伟大文明瓦解了，它的遗物传到了亚伯拉罕 100 岁时生下的合法继承人手中，他的名字叫做撒。

目录

版权信息

中译本总序

再版前言

大事件年表

第一章 人类的战争

第二章 何璐斯和赛特之间的战争

第三章 宙斯和因陀罗的发射物

第四章 地球编年史

第五章 旧神之间的战争

第六章 人类的崛起

第七章 当地球被分割

第八章 金字塔战争

第九章 地球上的和平

第十章 金字塔里的囚徒

第十一章 “我是国王！”

第十二章 灾难的前奏

第十三章 亚伯拉罕：宿命之年

第十四章 核浩劫

结语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第一章

人类的战争

1947年春天，一个牧童在死海附近昆兰的悬崖边寻找一只丢失的羊羔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洞穴。在这个洞穴的一只陶罐中，藏着一只希伯来语的卷轴。在随后几年里，其他的卷轴相继在这个地区被发现，它们被统称为死海卷轴，它们在这里静静地存在了将近2000年。这些卷轴被精细地包裹着，即使在位于朱迪亚的犹太王国挑战罗马帝国的动荡岁月里，也得到了妥善的保藏。

难道是在公元前70年，在城市和寺庙沦陷前，耶路撒冷的官方图书馆就将这些卷轴运送到了安全地区，或者，就像大多数学者假设的那样，是爱色尼教派图书馆一个有着弥赛亚偏见的教派隐士运送了这些卷轴？意见产生了分歧，因为图书馆里既有传统的《圣经》文献，也有讲述宗派习俗、组织和信仰的著作。

其中一幅最长、最完整，也可能是最戏剧性的纸卷，讲述了一场未来的战争。这是一场最后的战役，被学者命名为“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战争”。它设想了战争的蔓延——当地的战争会将朱迪亚的邻国席卷在内，最后战争的强度会增强，范围会扩大，直到整个世界被吞

没。“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首次交战，将会是对以东、摩押、亚扪人和腓力斯人以及那些给予他们帮助的盟约违反者的攻击”。在这些战争后，“他们将前往埃及的克辛斯”，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抗衡北方的国王”。

纸卷上写道，在这场人类的战争中，以色列神将处于积极的位置：

在克辛斯战败的那一天，当以色列神出现的时候，将会有一场猛烈而且残酷的战争；因为那一天是以色列人确定为攻击黑暗之子最后一战的日子。

先知以西结也预言出了这场包括巨人族的子遗歌格和玛各在内的最后的战役。君主本人“在这场战役的最后几天里，也会打得敌人落花流水”。但是死海纸卷更深入地预见了众神在这场战役中的实际表现，他们同凡人一起同心协力，并肩作战：

战争来临的那一天，众神和众人一起走进了血腥的战场。

随着众神的出现，夹杂着战场上的轰然骚动和人们的叫喊，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开始了战争。

虽然十字军战士促使君主有了本人必须亲自挂帅的信念，包括萨拉森人在内的无数凡人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都“以上帝之名”进入了战场，因为他们相信，人和神将

会并肩作战。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最好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寓言。不过，要是放在更早的年代，这也并非如它们听起来的那样离奇，因为那时的人类战争确实是由众神来发号施令的，虽然众神未必会积极参与。

最浪漫的一场战争是希腊的亚该亚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特洛伊之战，当时“爱情的力量发动了几千艘船只”。我们所知的是，为了使特洛伊人将美丽的海伦归还到她的合法配偶身边，希腊人发动了这场战争。然而，在古希腊描写发生在《伊利亚特》之前事件的11卷史诗《库普利亚》中，这场战争则是由伟大的宙斯神预谋策划的：

曾有一段时间，成千上万的人蓄意破坏广阔的地球内部。带着对人类的怜悯之心，宙斯以其过人的智慧减轻了地球的负担。所以，他使特洛伊的战争就那样结束了：这个通往死亡的过程令人类的竞赛显得如此虚空无益。

希腊神话的讲述者荷马在他的《伊利亚特》中讲述了这场战争的经过，他指责众神煽动战争，且最大限度地扭曲战争的冲动行为。

在这场人类戏剧中，众神时隐时现，他们推波助澜地将戏剧中的主角带入了他们的命运中。

这场戏剧的幕后推手是朱庇特／宙斯，尽管其他的神灵和众多披甲的战士在旷野上沉睡，朱庇特依然在辗转反侧地思考如何给阿喀琉斯带来荣誉，以及在亚该亚人的船上消灭更多的人类。在战争开始前，阿波罗神已经有了敌意：

他脸色阴沉，远远地离船而坐。他向亚该亚人射击，他的白色弓箭象征着死亡……他的弓箭在人们中间射击了整整9天……而且每天都有成堆的死者尸体被焚烧。

当抗议一方同意延缓战争，以使他们的统帅可以决定短兵相接的问题，不愉快的众神指派女神密涅瓦“立即前往特洛伊和亚该亚，设法使特洛伊人首先打破他们的誓言，然后攻击亚该亚人”。怀着对使命的满腔热情，密涅瓦“如耀眼的流星一般划过天际”，随后，为了不使狂热的战争停止在那个夜晚，密涅瓦通过点亮战场，使黑夜变成了白昼，她“将黑夜的薄雾从眼前驱走，无论是在船上还是在火热的战场上，光明笼罩着他们；而且亚该亚人可以看见赫克托和他们的人民”。

当战火越来越旺，有时还会有英雄的对峙时，众神始终聚精会神地观望着这些人类勇士：他们会救出下一个被围攻的英雄或稳定一辆无人驾驶的四轮马车。但是当众神意识到他们处于对立的双方，便开始相互伤害，宙斯命令战争暂停，让众神离开人类的战斗。

战争中止，且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战争中的许多统帅是众神或女神（有人类配偶的子嗣），最为愤怒的是马尔斯（火星），当他的儿子阿斯卡拉福斯被一名亚该亚人刺死的时候，马尔斯对众神宣布，“在天堂居住的耶稣，如果我在亚该亚人的船上为我死去的儿子报仇，请不要指责我，即使最终我会被朱庇特的闪电攻击，而且倒在布满尸体的血流和灰尘中”。

“只要众神远离人类的战争，亚该亚人就会胜利”，荷马说，因为“现在阿喀琉斯拒绝与他们交锋。但是众神的愤怒与日俱增——亚该亚人正是从半神半人的阿喀琉斯那里知道，朱庇特改变了主意”。

“从我自身出发，我会待在这里，

静立在奥林匹斯山，静观和平，

但是你们其他人到特洛伊人和亚该亚人中去，

去帮助你应该帮助的任何一方。”

朱庇特如是为战争致辞，一锤定音，

众神因此进入了战争。

在东土耳其的特洛伊之战，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令人心怡却又难以置信的，它被学者们称为“神话学”希腊传说的一部分。这个事件被认为纯粹是个神话。当一个

名叫海因里西·谢里曼的商人冒着破产的风险，在1870年挖掘出了其遗迹，并有了惊人的发现后，学者们才承认特洛伊的存在。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为特洛伊战争在公元前13世纪真实地发生过，根据希腊史料记载，从那以后，神和人并肩作战，在这种信念下，希腊人并不孤单。

在那些日子里，在面临着欧洲和爱琴海的小亚细亚顶端居住着希腊的移民，小亚细亚受控于赫梯人，通过参考《圣经》以及埃及碑铭，现代学者第一次了解了这些历史。当考古学家发现了他们的古城，赫梯人和他们的国王就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之中。

赫梯文本以及对他们印欧语的解密，使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那时，印欧语系的部落开始从高加索地区移民，东南部的部落移民到印度，而西南部的部落移民到小亚细亚。公元前1750年是赫梯王国的繁荣期，500年以后，赫梯王国开始衰落，从那以后，赫梯王国被横跨爱琴海的入侵者侵犯，赫梯人认为入侵者是阿客雅瓦，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就是荷马称为Achioi的亚该亚人。他们向小亚细亚末端的进攻，让他们在《伊利亚特》中名垂千古。

在特洛伊战争前的几个世纪，赫梯人将王国扩展成为帝国，他们声称，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服从他们的至

尊神特舒卜（“暴怒者”）。

关于赫梯人扩充领土的战役，荷马的标题是“上帝的愤怒会带来死亡”，而且赫梯国王们有时也认为神灵在战争中掌握控制权，“强大的暴君神灵，我的陛下”，国王玛舍里写道，“显示出他神的力量并且能够控制雷电”，是他帮助击退了敌人。女神伊师塔也在战争中帮助了赫梯人，并被戏称为“战场上的女士”，战场上的多次胜利都归因于她“神的力量”。因为她从天空中缓缓落下，用微笑面对敌军。

《旧约》的许多参考文献表明，赫梯的势力一直延伸到了南部的迦南，但是他们只是移民者而不是征服者。尽管他们把迦南作为中立区，放宽对它的管制，但是这并不是埃及人的态度。法老王反复寻找途径，试图将他们的统治向北延伸到北部迦南和黎巴嫩，大约在公元前1470年，在米吉多，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

击败了迦南国王的联合部队，赫梯人发现，敌人留下的《旧约》、碑文将赫梯人描述为在古老的近东地区能够熟练使用四轮马车的专业战士。但是赫梯人自己的碑文记载，只有当神灵发号施令后，他们才会发动战争，而且在战争开始前，会给敌人一个拱手投降的机会，并且，一旦战争取得了胜利，赫梯人便非常心满意足地接受敬意并且接收战俘，他们不会掠夺城市和屠杀人民。

但是，法老特摩斯三世在米吉多之战中尝到了胜利的快感，他骄傲地在他的碑文上写道：“现在陛下去了北方，掠夺城镇和安营扎寨的物件。”“我使他们的城镇荒凉，用火焚烧他们的营地，他们不可能重建家园，所有被我抓获的人统统做了囚犯，我运载了他们数不尽的物品，我拿走了他们的生活资源，我削减他们的谷物，破坏丛林和宜人的树木，总之这里完全被我毁灭。”法老写道，这些行为完全是遵照他的神阿蒙拉的旨意。

埃及战争的残暴性以及他们对战败者无情的毁灭是这类傲慢的碑文的主题，例如，法老王佩皮在一首诗中通过亚洲的“沙漠居住者”来庆祝胜利。诗中高度赞扬了那些“占有沙滩居民土地，砍伐树木、藤木，向居民区纵火，残杀了当地成千上万的居民”的行为。这首诗被制作成纪念碑文，同时还配有关于战争场面的生动绘图（见图1）。

埃及人将他们的凶狠残暴归因于神灵阿蒙发出的作战命令，因为阿蒙要和以色列神抗衡。预言家耶利米写道：“以色列神说：我将惩罚底比斯神阿蒙以及那些信任他的人们，我也会使埃及以及它的众神灵、法老和国王们得到报应。”据《圣经》记载，这将是一场持续的争战；大约1000年前“在以色列人从埃及出逃的时候，以色列神耶和华就已经重击了埃及，使其经受了很多苦难，耶和华不仅要削弱埃及统治者的集权，而且也是和埃及

众神对抗”。

《出埃及记》的传说认为，以色列人能够离奇地摆脱埃及的奴役从而到达自己的理想国度，多亏了以色列神耶和华在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的帮助：

他们从疏割起行，

在旷野边的以倘安营。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图1

我们从《出埃及记》中了解到，在那以后，埃及又发生了法老不愿意留下任何记载的海战：

埃及法老以及他的臣民

被以色列人的出逃激怒，

他们一路追赶，并且追赶到了

已经在海边安营扎寨的以色列人。

借助整夜刮起的强劲东风，耶和华

驱车来到海边，并且抽干了海水。

他使海面分离，

并且使以色列的孩子们

安全地进入了海中间的干涸地带。

破晓时分，当埃及人意识到发生的一切，埃及法老疾驰战车紧追以色列人。但是：

在正午时分，耶和华腾云驾雾

观察了埃及人的营地

而且在暗中，他破坏了

埃及人的帐篷，并且松动战车的车轮

使其跑动起来很困难。

最后埃及人无奈地说：

“让我们离开以色列人吧，

耶和华正在和他们一起与埃及对抗。”

但是紧追以色列人的埃及统治者命令他的战队加紧攻击。结果却给埃及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干涸的海水突然汹涌澎湃，

席卷了战车和骑士。

紧随他们的埃及法老，

也无一生还。

注视着耶和华施加给埃及人的强劲力量，

埃及人惊讶而敬畏。

埃及后期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记载发生于公元前1286年的一场战争时，描述天神阿蒙-拉神奇地出现在

他的身边的文字，与《圣经》文字很相似。

这场发生在黎巴嫩加低斯要塞地带的战争，削弱了埃及拉美西斯二世的4支全国部队，这4股力量对抗由赫梯国王穆瓦塔里斯统领的势力。战争也削弱了埃及对北方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进攻，以埃及人的撤退而宣告结束。战争耗尽了赫梯王国的物资，使赫梯王国陷入饥荒。

对赫梯来说，这是一场珍贵的胜利，因为他们抓获了埃及法老。我们只找到了赫梯王国关于这场战争的不完整记载；但是在埃及法老拉美西斯重回埃及以后，他详细地描写了这场战争，以及他从赫梯逃脱的艰辛。



图2

寺庙的墙上记载了他的描述，并且配有战争细节的详尽描绘图（见图2），讲述了埃及军队怎样到达加低斯，并且在南方扎寨，养精蓄锐，准备战斗的事。奇怪

的是，赫梯军队并没有提前准备战争。拉美西斯随后命令他的两支部队前往要塞地。但是，赫梯战队却突然从天而降，从背后袭击行进中的埃及部队，并且攻击在营地中的另外两支部队。

当埃及军队开始落荒而逃的时候，拉美西斯发现“他已被敌军的护卫队隔离”。然而，“当他在背后注视着战斗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被2500辆来自赫梯的战车包围”。

法老抛弃了他的臣子、战队和步兵，来到了他的神的身边。他意识到，他之所以处在困境之中，是因为他遵从了神的指令，而神怎么会陷他于绝境呢？于是他向神发出质疑：

君王问道：

“我的父亲阿蒙现在怎么样了？

一个父亲难道忘记了他的儿子吗？

如果没有你，我能做成任何事情吗？

无论我做过这些事情与否，

我都不会遵从你的指令了。”

这时，埃及神意识到敌军赫梯人也服从于其他的神

灵。拉美西斯继续问道：“对你来说这些东方亚细亚人是什么，我的阿蒙？这群坏蛋中又有谁不知道你呢，我的上帝？”

拉美西斯恳请他的神阿蒙救援埃及，因为神灵的力量将远远超过“几十万步兵，成千上万个战队”，因此，奇迹出现了，天神阿蒙出现在了战场上！

听到我的呼唤，

阿蒙很高兴，他向我伸出了手。

他站在我的后面大声呼喊：

“向前！向前！”

拉美西斯，我与你同在！”

按照神的指令，拉美西斯向敌军发起猛攻。在神的影响下，赫梯莫名其妙地停止了进攻：“他们没有了士气，垂下了手，也没有力量发射弓箭和举起盾牌。”赫梯人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一个伟大的神来到了我们的战场上，他的行动不是人类行为，天神来到了。”没有了敌军的反攻，便可以杀得敌军片甲不留，拉美西斯得以逃脱。

在以赫梯国王之名命名的城市穆瓦塔里斯，埃及和赫梯王国签署了一个和平协议，而且当时执政的埃及法

老迎娶了赫梯公主为自己的合法妻子。埃及人和赫梯人都呼唤和平，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克里特岛和其他希腊岛屿的“如海一般的人潮”的进攻。这些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迦南地区立足，并且成了《圣经》中所说的腓力斯人；但是他们对埃及地区的进攻，被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击退，他在一处寺庙的墙壁上重现了战争场景以纪念战争的胜利（见图3）。他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他严格地遵守了“上帝之王，我的威严而神圣的父亲计划”。拉美西斯写道，对神阿蒙拉来说，战争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阿蒙拉紧随他们，在后方打击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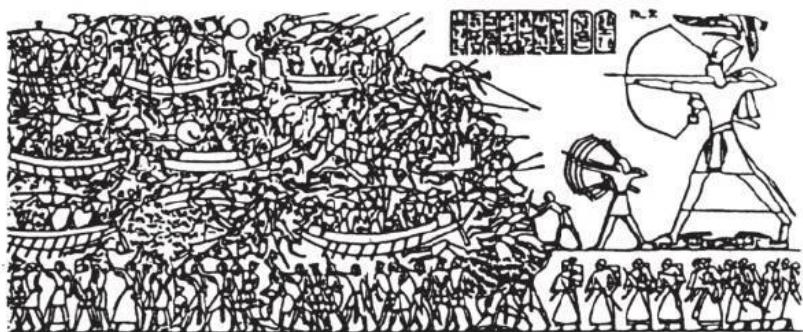


图3

人类代表他们的神的意志向同胞开战的血腥战争史，将我们带回了美索不达米亚，《圣经》中名叫示拿的土地，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据《创世记》记载，在那里，诞生了人类的第一座城市。城市中的建筑物用砖头修建而成，高塔直耸云空。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从那里开始：随着旧神们的定居，史前历

史在那里开始了。

这段遥远的历史，不久后就会世人皆知。但是，现在让我们回到在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统治埃及的那段充满戏剧性的时代前的1000年。那个时候，在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王位被授给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被称为舍鲁金——“正义的标尺”：我们的教科书把他称为萨尔贡。他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命名为亚甲，并且建立了阿卡德王国。楔形文字的文本写道，阿卡德人的语言是所有闪族语言的母语，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至今仍在使用这种语言。

公元前24世纪，萨尔贡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很多年，并且深得人心。他认为他之所以能长期处于统治地位（45年），是因为伟大的神赋予了他特殊的地位，伟大的神使萨尔贡成了“伊师塔的看管者，阿努的救世主，恩利尔伟大正直的牧羊人”。萨尔贡写道，恩利尔“不许任何人违抗萨尔贡”，而且他还给予了萨尔贡“从上海域到下海域的地区”（从地中海到波斯湾）。因此萨尔贡在“恩利尔参议院的门口”带走了被俘的国王，并把挂在狗的项圈上的绳索套在了国王的脖子上。

在穿越扎格罗斯山脉的一场战争中，萨尔贡亲眼目睹了在特洛伊战场上也曾出现过的神的伟大力量。当他“前往瓦拉，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时……伊师塔为他照明”。这样，当萨尔贡带领他的军队跋涉于今天的卢里斯

坦山口时，他们才能够“穿越黑暗”。

萨尔贡开创的阿卡德王朝在他的孙子那拉姆-辛（Naram-Sin，意为“受到神辛的厚爱”）的时代到达顶峰。那拉姆-辛的纪念碑上写着，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的神赐予了他独一无二的武器：“上帝的武器”，而且其他的众神明确地允许他——甚至是邀请他——进入他们的王国。

那拉姆-辛的主要战略部署在西北方，他的攻占城邦包括艾贝拉。最近在艾贝拉发现的黏土牌匾的档案，引起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虽然从人类纷争的那时候开始，没有一个君王破坏过安南和艾贝拉，但是神奈格尔为那拉姆-辛开辟道路，并将安南和艾贝拉赐给他。神同时也将阿马努斯山脉、雪松山和上海域作为礼物送给他。”

正因为如此，那拉姆-辛将战争的胜利归因于服从了他的神的命令，而将战争的失败归因于对神的旨意的违抗。学者们从多个版本的片段中拼凑出了完整的文章，并命名为《那拉姆-辛的传说》。在这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悲凉神话中，当女神伊师塔“改变她的计划”，并且“赐福于7个国王和他们的兄弟们，使他们的军队人数增加到360000人”时，那拉姆-辛的麻烦就开始了。被赐福国家的部队从今天的伊朗出发，入侵古提姆和埃兰山脉，并一直向东行进到美索不达米亚，威胁到了阿卡德本身。

那拉姆-辛询问神灵应该如何应对敌人的威胁，神灵命令他放下武器，不是去战场而是去和他的妻子共度良宵（但是，因为某种深层次原因，要避免发生性关系）。

神灵答道：

“那拉姆-辛，这是我们的命令：这支军队正在向你进攻……。

绑住你的武器，将它们放到角落！

待在家里，控制住你的冲动！

和你的妻子一起，上床入睡。

但是，和她在一起你不能……

你不能走出你的土地，去敌人那里。”

但是那拉姆-辛不顾神的旨意，宣布他将拿起武器，并且决定向敌人进攻。“第一年，我派出了120000人的军队，但是他们无一生还。”那拉姆-辛在他的题献里坦白地回忆。在接下来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中，更多的军队被消灭，而且阿卡德人向死亡和饥饿屈服了。在这场未经神灵授权的战争的第四年，那拉姆-辛呼吁伟大的神拉推翻伊师塔，并且将他的提案交给了其他神灵。众神建议他退出进一步的战斗，并允诺“在随后的几天，恩利尔将摧毁邪恶之子”。这样一来，阿卡德人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众神所承诺的和平时代大约持续了三个世纪，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在这期间维持了和平。苏美尔作为王权的中心重新显现，而且古代世界的旧城市中心——乌尔、尼普尔、拉格什、伊辛、拉尔萨再次蓬勃发展。在乌尔国王的领导下，苏美尔成了包括整个古代近东的大帝国的中心。

我们认为，这是《圣经》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它被无数的哀诗纪念和追悔，长久地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关于苏美尔这座伟大的古代文明中心所经受的破坏和荒凉，都有详尽而生动的描述。那些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记录了这场降临在苏美尔的灾难是众神一致决定的结果。

南美索不达米亚的重建用了将近一个世纪，过了一个世纪，它才完全从这场天赐的灾难中康复。到了那时，美索不达米亚力量的中心北移到巴比伦。一个新的帝国诞生，并尊奉雄心勃勃的天神马杜克为巴比伦的最高神。

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因为法典而闻名的国王汉穆拉比登上了巴比伦的王座，并且开始扩展疆域。根据他的碑文记载，神灵们不仅仅告诉他是否发动战争和什么时候发动战争，而且还认真严格地领导了他的军队：

借助神灵的伟大力量，

深受马杜克爱戴的国王

重建了苏美尔和阿卡德。

因为有了阿努的命令，

还有恩利尔率领部队

以及众神灵赐予他的非凡力量，

埃姆特巴的军队和它们的国王辛

都不是他的对手.....

为了击败更多的敌人，神马杜克授予汉穆拉比一个“力量强大的武器”，它被称为“马杜克的非凡力量”：

有了马杜克认为能助他成功的超强武器，

这个英雄（汉穆拉比）在战场上

击败了爱什南那、沙巴图和

古提姆的部队。

有了“马杜克的非凡力量”，

他打败了沙提姆、图如库和kamu(卡姆)的军队。

有了阿奴和恩利尔的超级力量，

他打败了沙巴图国家的所有敌人。

但是在不久之后，位于巴比伦北方的亚述成了它的新对手，并要与之一起分享力量，在那里，他们不是将马杜克而是把大胡子神阿舒尔尊奉为他们的最高神。巴比伦向南方和东方扩展土地，而亚述人则将他们的统治区向北部和东部扩展，最远到达了“位于大海沿岸的黎巴嫩”。这片土地是神尼努尔塔和阿达德的范围，而且亚述王认为，他发动的战争是因为服从了这些神的旨意。因此，在公元前20世纪，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用下面的文字来纪念战争的胜利：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合法的国王，世界之王，亚述的国王，地球上四大区域的国王；他的陛下，他的伟大的神阿舒尔和尼努尔塔向他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命令，在命令的指导下，这个勇敢的英雄打败了他的敌人们.....

在我的主人阿舒尔的指挥下，我从扎卜河下游一直征服到西边的上部海域。我向奈里发动了三次进攻.....我让奈里诸国的30个国王向我致敬。我从他们那里取得人质，我接受他们的马作为给我的贡品.....

阿努和阿达德，伟大的神，命令我到黎巴嫩的雪松山，以雪松为梁，修筑阿努和阿达德的神庙。

有着“世界之王，地球四大区域之王”称号的亚述国王

直接挑战巴比伦，这是因为古巴伦包括古代的阿卡德桑玛兰德地区。为了让他的称谓令世人信服，亚述国王不得不控制大量神灵居住的古城。但是通往这些城市的道路已经被巴比伦封锁，直到公元前9世纪，撒缦以色列三世才完成了攻陷巴比伦的壮举。他在他的碑文上写道：

为了报复，我向阿卡德进攻……并且取得胜利……我进入库德城、巴比伦和博尔西巴。

为了圣城阿卡德的神灵，我做出了牺牲。我进一步来到下游的迦勒底王国，并收到迦勒底王国所有国王的贡品……

在那个时候，伟大的主阿舒尔……给了我权利和幕僚……所有这些对于通知人民都是必要的。

我的行动只是根据阿舒尔发布的值得信赖的命令，他是我伟大的主，也是爱戴我的主。

叙述完了他的不同的军事行动，撒缦以色列三世断言，是两个神向他提供的武器帮助他完成了胜利：“我用我的主阿舒尔、奈格尔给我的武器与敌军的强大力量对抗。”据描述，阿舒尔的武器具有“超强的力量”。在与阿迪尼的战争中，敌人落荒而逃，因为他们看到“阿舒尔的卓越力量，这种力量震慑了他们”。

在经过了几次挑衅行动后，巴比伦被亚述国王西拿

基利（在公元前689年）洗劫，它的消亡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的神马克杜被它的国王和人民激怒，并下令说：“要在70年间使巴比伦荒凉。”由于征服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西拿基利当之无愧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国王”。

在他的碑文上，西拿基利还描写了他在地中海沿岸的战争，他们在通往西奈半岛的入口处与埃及人战斗。他列出的被攻陷的城市名单之多，如同《旧约》上的一个章节——西顿、提尔、毕博罗斯、阿卡、亚实突、阿什卡龙，在“我的主阿舒尔极具震撼力的武器”的帮助下，西拿基利制服了这些“强大的城市”。描绘他的战争的浮雕表明（其中的一个浮雕描绘了对拉吉的包围，见图4），攻击者利用外形类似火箭的发射物攻击敌人。在被征服的城市里，西拿基利“杀死了他们的官员和贵族……并把他们的尸体挂在城市周围的城柱上；普通的居民都成了战俘”。

在西拿基利的一块人造棱镜上，保存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碑文。在那上面，他提到了他攻击耶路撒冷和征服朱迪亚。西拿基利与那里的国王希西家所发生的争斗是个事实，在这场斗争中，西拿基利俘获了以革伦的腓力斯城的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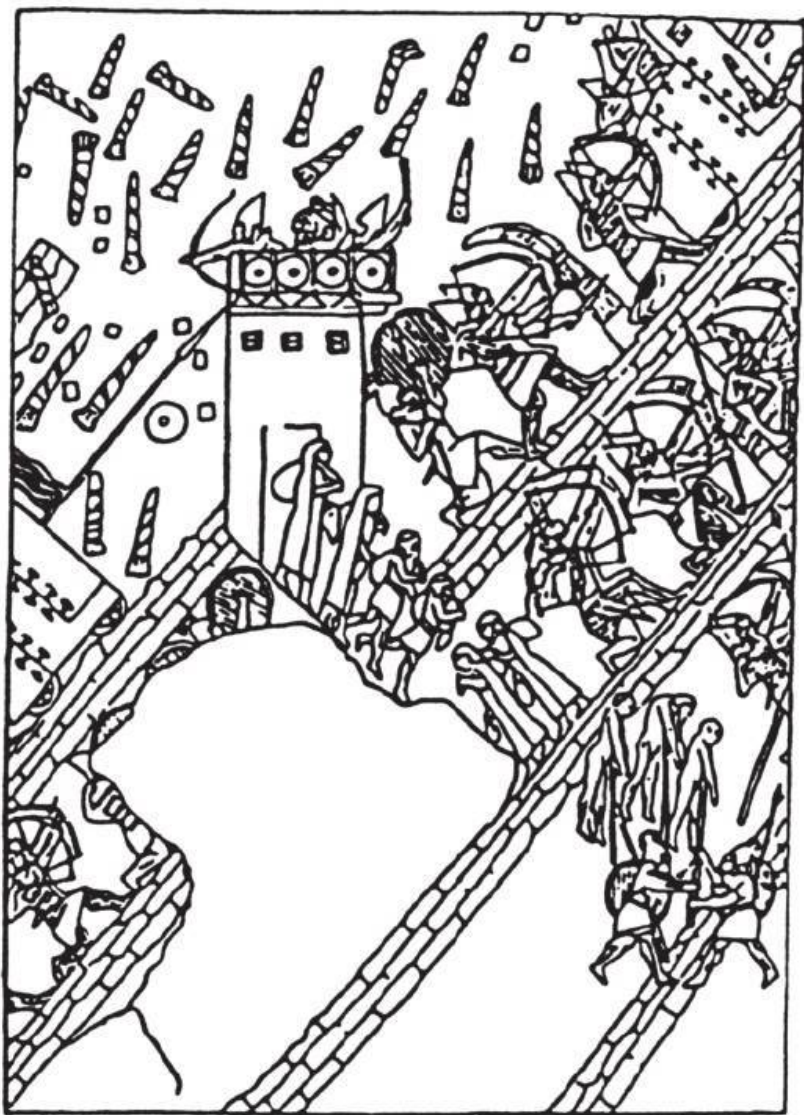


图4

“对不屈服于我的枷锁的希西家、朱迪亚，”西拿基利写道，“我围攻了他们的46个强大的城市，被围墙包围的城堡和无数邻近的小村庄……希西家本人成了他的王室

所在地——耶路撒冷的战俘。我修建土坝等工程围住他，他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儿。我霸占了被我掠夺了的城市的土地，并将这些城市分别赐给了亚实突的国王米提里提、以革伦的国王帕第和加沙的国王舍尼博。就这样，我削弱了希西家和朱迪亚的国家。”

对耶路撒冷的围攻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趣的信息。仅仅因为一些间接的原因，侵略者就控制了三位国王。曾经被用来镇压“强大的城市”腓尼基和腓力斯的“阿舒尔极具震撼力的武器”，没有被用来对付耶路撒冷。而且传统的碑文——“我和他们对抗并且取得了胜利”消失在耶路撒冷的战争中；西拿基利仅仅是通过将外围的疆域分给邻国的国王，就缩小了朱迪亚的势力范围。

而且，关于攻击一片土地或者是一座城市，是因为服从神阿舒尔“值得信赖的命令”，这一解释在耶路撒冷事件中已不复存在。一些人认为，这是否说明了进攻耶路撒冷并不是神的旨意，而只是西拿基利本人的突发奇想？

另一方面，当我们读到另外一个故事时，这种可能性变得令人信服——因为其真实地存在于《旧约》中。

虽然西拿基利掩饰他攻占耶路撒冷的失败，但是《列王纪II》的第十八和十九章，完整地讲述了这个故事。我们从《圣经》中了解到，“在亚述王西拿基利14年

的国王生涯中，袭击了朱迪亚的所有有城墙的城市并且攻占了这些城市”。随后他派他的两名将军率部队来到都城耶路撒冷。他们没有破坏这座城市，而是由亚述的将军拉伯沙基和耶路撒冷的领导人进行交流——为了使大家能够听懂，他坚持使用希伯来语。

关于民众应该知道的事情他必须说些什么？正如《圣经》明确指出的那样，口头交流的内容是关于亚述入侵的朱迪亚是否接受了主耶和华的旨意。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现在你向希西家说，也向伟大的亚述王说：在你的期望下是怎样的冲突呢？”

如果你们告诉我：

“我们相信耶和华，我们的神”……

那么，我是在耶和华没有给我命令的情况下

来到这里毁坏你们的国家吗？

耶和华确实对我发出了命令：

去进攻那片土地，并且毁坏它！

当越来越多希西家国王的大臣站在城市的城墙边，恳求拉伯沙基停止用希伯来语讲述这些不真实的事情，并且用亚拉姆语表达这些信息的时候，拉伯沙基更加激

动地来到城墙上，他大声喊话，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不久之后，他开始用脏话攻击希西家的使者，并且诋毁国王。受他自己演讲的影响，拉伯沙基放弃了自己宣称攻击耶路撒冷是因为耶和华的允许。

当希西家被告知了这些亵渎神灵的言辞，“他便穿上神灵的衣冠，用麻布袋盖住自己并且进入耶和华的住宅……而且他对先知以赛亚说：‘这一天充满了麻烦、责备和亵渎神……神耶和华可能会听到受亚述国王派遣的拉伯沙基所说的话。’主耶和华、先知以赛亚给予了回答：‘关于亚述国王……他怎么来，他也应该怎么回去；但是他不能再进入耶路撒冷……因为我决定保护这座城市。’”

夜幕来临，耶和华的天使

破坏了8500个亚述人的帐篷；

太阳升起的时候，看啊

到处都是死者的尸体，

这样亚述王西拿基利从耶路撒冷撤离，

回到尼尼微定居。

根据《旧约》记载，西拿基利回到尼尼微以后，某一天“在他的神尼斯洛的神庙里叩拜，他的儿子亚德米勒

和沙利色用剑重击了他；他们逃到了亚拉腊地。他的儿子伊撒哈顿代替他掌握政权”。亚述记录确认了《圣经》的描述：西拿基利的确被刺杀，他年轻的儿子伊撒哈顿在他之后继承了王位。

我们所知的伊撒哈顿的碑文“B”更加详尽地描述了当时的环境。在神灵的命令下，西拿基利宣布他年幼的儿子为继位者。“他将所有的亚述人召集在一起，并且要求我的兄弟在亚述神出现时庄重宣誓……以使我安全地继位。”兄弟们随后违背了他们的誓言。但是神撵走了他们，“并让他们待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保护我继承王位”。

在混乱期之后，伊撒哈顿接到了“来自神灵的值得信赖的命令：‘立即出发！我们和你一同作战！’”

伊师塔代表众神陪同伊撒哈顿前往。他的来自尼尼微的兄弟们来到都城和他对抗，“战场上的女神，伊师塔站在我的身边，保佑我胜利。她破坏敌军的弓箭，驱散了他们有序的战斗部队”。尼尼微军队顿时慌乱，为了伊撒哈顿的利益，伊师塔对他们发号施令。“因为女神崇高的命令，他们齐步走向我并且站在了我的身后，”伊撒哈顿写道，“而且承认我为他们的国王。”

伊撒哈顿和他的儿子以及继承者亚述巴尼波都有意向埃及发起进攻，并且都在战争中使用了神赐的武

器。“阿舒尔的具有威慑力的武器”，亚述巴尼波写道，“使法老失去理智以至精神失常。”

亚述巴尼波另外的碑文认为，正是这些激起了战斗的热情，带来无限光明的武器，是神的旧头饰。例如，一个敌军“被来自神的头饰的这种力量弄得神志不清”。再例如：“居住在阿尔比勒的伊师塔披着神火，头顶上光芒四射，向阿拉伯半岛洒下了熊熊烈火。”

《旧约》也认为这种非凡的武器可以迷惑人。当神的天使（准确地说是使者）在索多玛城被毁坏之前来到那儿的时候，民众企图从他们居住的房屋中逃脱。所以天使“不假思索地在房屋的入口处重击民众……因此他们找不到出口”。



当亚述拥有无限权威，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下埃及地区的时候，根据先知以赛亚的语录记载，亚述的国王忘记了他们仅仅是神的一个工具：“噢，亚述，教鞭代表了我的愤怒！他们受到鞭笞是因为我的愤怒；我向不敬的国家挥下了教鞭，鞭笞那些受我管辖却反对阻碍我的人。”

但是亚述国王受到的不仅仅是惩罚，“当然，这是在它的核心地区，消灭和扫除绝大多数人”。这超越了上帝

的意志。因此，上帝耶和华宣布，“将由耶和华考虑如何处置他，这是他那日益膨胀的傲慢所带来的结果”。

《圣经》认为亚述的灭亡真实地发生过：因为来自北方的侵略者和来自南巴比伦的叛军联合，宗教圣城阿舒尔在公元前614年沦陷，而王城尼尼微也在两年后被洗劫和攻占。伟大的亚述王国不复存在。

支离破碎的亚述被埃及和巴比伦的诸侯占领，这是企图光复他们的统治霸权的绝好机会。这片土地再次弥足珍贵，在法老尼科的领导下，埃及率先攻占了这些领土。

在巴比伦，西拿基利二世——如他的碑文记录——奉神马杜克的命令率军队西行。因为支持在西方地区推行原始君主制的“另一个神”的远征成为可能，“没有理想的雪松土地”不复存在；现在，“外国的敌人攻占并统治了它”。

在耶路撒冷，根据先知耶利米所说，上帝耶和华和巴比伦结成联盟，因为耶和华——他称尼布甲尼撒为“我的仆人”——决定使巴比伦国王成为他对抗埃及神的工具：

以色列神耶和华说：

“我将派出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

他将重击埃及神，

死亡、奴役以及搏斗将接连发生。

我将在埃及神的屋前点燃火光，

尼布甲尼撒会烧死他们……

他还会破坏太阳城的方尖塔，

其中一个方尖塔位于埃及；

埃及神的房屋将和火光同归于尽。”

在战争中，神耶和华宣布，因为耶路撒冷人民崇拜“天空女王”和“埃及神”，因而罪恶深重，他们将受到惩罚：“我要对这个地方倾洒愤怒……怒火将燃烧而且不会熄灭……在这个我名字的诞生地，他们的厄运开始了。”而且也是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守卫的首领尼布甲尼撒进入耶路撒冷；他烧掉了耶和華的房子、国王的房子和所有耶路撒冷人的房子……围绕耶路撒冷的城墙被迦勒底的军队推翻”。然而，耶和華允诺，这场洗劫将持续7年之久。

对这个允诺满意的国王是居鲁士，他可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寺庙。我们认为他那些说着印欧语的祖先们已经在从里海地区到位于波斯湾东海岸的安珊地区的迁徙过程中移居到了南方。在那儿，移民的领导者，哈克汉姆-

阿尼什建立了我们所谓的阿契美尼德帝国；他的后人——居鲁士、大流士、薛西斯塑造了一段统治波斯帝国的历史。

当居鲁士在公元前549年登上安珊的统治宝座时，他的土地远离埃兰和美地亚。在随后的权力中心巴比伦，统治权被拿波尼度掌握，他是在不同寻常的条件下成为国王的：不是神马杜克的传统选择，而是因为最高女祭司（拿波尼度的母亲）和罪恶之神的特有的条约。残缺不全的牌匾里记录了对拿波尼度的最终控告：“他在这里建造了一座邪教雕像……并称其为‘罪恶之神’……在欢庆新年的时候，他建议取消庆祝活动……他取消仪式，违背律法。”

尽管居鲁士忙于和小亚细亚的希腊斗争，马杜克则设法恢复他巴比伦神的地位，“在这些城市中寻找一个正直的统治者。他叫出了安珊国王居鲁士的名字，而且任命他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在证实了居鲁士的第一次行动与他的神的意志相一致之后，马杜克“命令他与自己的城市巴比伦斗争。他使居鲁士出发前往巴比伦，并像朋友一样和居鲁士前往”。这样，有了巴比伦神的陪同，居鲁士没有经过屠杀便攻占了巴比伦。在公元前538年3月20日这天，居鲁士在巴比伦的圣区“握住他的主马杜克的手”。新年的那天，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号召群众在这个失而复得的节日里向马杜

克致敬。

居鲁士留给他的继承者一个包括了所有早期帝国在内的强大王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东方的埃兰和美地亚；北方的土地；小亚细亚的赫梯和希腊；腓尼基、迦南和腓力斯，他们都由国王和神阿胡—玛兹达统治。阿胡—玛兹达是真理和光明之神。在古代波斯，他被形容成一个漫步在云端，长满了胡子的神（见图5a），这种形容和亚述人对他们的神阿舒尔（见图5b）的描述很相似。



当居鲁士在公元前529年去世的时候，唯一一个拥有独立国王的独立国家是埃及。4年后，他的儿子和继承者冈比西斯率领部队来到地中海沿岸的西奈半岛和佩鲁希昂，打败了埃及；几个月后，他进入了埃及的王城孟菲斯，并且称自己为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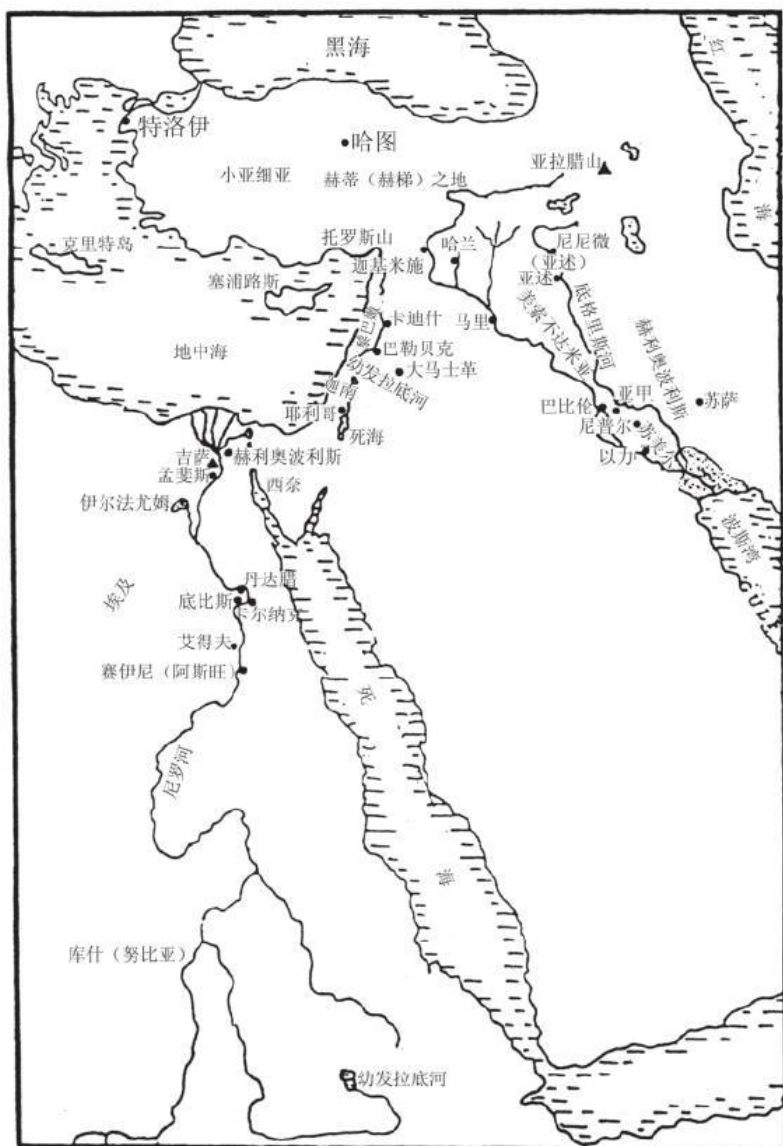
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冈比西斯并没有占有埃及。像其他的国王一样，他在他的碑文里公开写道：“伟大的神阿胡—玛兹达选择了我。”他承认，没有神他就不能打败埃及。冈比西斯拜倒在神的雕像前，接受他们的领导。作为回报，埃及的祭司们让他对埃及的统治合法，并授予他“拉的后代”的称号。

古代世界就此融为一体，处于冈比西斯的统治下，他代表了“真理和光明之神”，并且被埃及神所接受。神和人都有理由再去战斗，地球进入了和平时代！

但是和平并没有持续。穿过地中海，希腊对财富和权力充满了欲望并且野心勃勃。在小亚细亚，爱琴海和地中海以东，国内和国家间的冲突与日俱增。在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一世企图侵略希腊，却在马拉松战败；9年以后，薛西斯一世在萨拉米斯战败。一个半世纪后，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穿越欧洲，最远到达印度，并且发动进攻，致使人们的鲜血流淌在古代的每一片土地

上。

他是执行了众神“值得信赖的命令”吗？与之相反，我们相信他是被埃及神强迫着发动战争的这种传说。在进攻希腊的途中，亚历山大第一次听到上帝的神意，神灵声称，他的祖先是半人半神。而且神意还认为他会英年早逝。亚历山大的旅行和进攻（见下页：亚历山大的世界）都是为了寻找生命之水，只有喝下生命之水，他才能逃脱他早逝的命运。



亚历山大的世界

第二章

何璐斯和赛特之间的战争

救世主预见，在人类的最后一场战争中，众神将和人类联合，而且“人和神的哭声”将在战场上混合——这场战争那么令人悲哀吗？

答案是否定的。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战争，是为了像战争开始一样，使人类之间的战争永远结束：人和神因此而并肩作战。

听起来不可思议的是，描述神将凡人带入战争的一部文献真实地存在着。它是刻在艾得夫的伟大寺庙墙壁上的一段碑文。这座寺庙位于神何璐斯掌管的埃及圣城。何璐斯建造了一座被特殊地包围起来的炼“神铁”的铸造厂，在那里，他保留着能够腾云驾雾的翼碟。“当铸造厂的大门打开”，一本埃及的教科书描写道，“翼碟腾空而起”：



它的地域准确性让人惊叹，同时，碑文里还有更加

确切的数据——不是关于事件里的人而是关于神。它讲述了在法老统治埃及很久以前，神灵统治埃及时期的很多事情（见图6）：

在363年，埃及的陛下，神拉——永生的非人类——居住在肯努的土地上。他和勇士们一起对抗意图进攻他们国家的、被称作瓦瓦王国的敌军。

拉坐船前往该地区，他的勇士们尾随着他。他在何璐斯的王城着陆，王城位于这片地区的西边，肯努的家乡的东边，从那以后，王城被称作“皇家肯努”。

何璐斯，被称作羽翼测量员，来到了拉的船上。他对他的祖先说：“噢，天空的雄鹰，我看到敌人们对王位虎视眈眈，企图夺取这耀眼的王权。”



图6

像从前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些描述不同寻常的战争的文献一样，古代的书吏用简洁的文字便成功描述出了这场战争，使我们了解到这场战争是神拉和何璐斯的“敌人”为了夺取“耀眼的王权”而发起的。很显然，这可能是其他一些神灵的旨令，去阻止拉乘船来到——“勇士们和他一同前往”——何璐斯设立总部的地区。

从其他的一些记载中我们了解到，拉的“航船”是一只能带领他飞翔到最远的天边的天空之船。在这次事件

中，拉使船在远离水域的地方着陆，即在瓦瓦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在何璐斯“王国”的东部着陆。何璐斯迎接了他的前辈，而且告知他，“敌人们”正在集合他们的势力。

然后天空的雄鹰神灵拉对何璐斯说：“我的孩子，现在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快速前往，击倒敌人。”

接受了命令，何璐斯借助拉的翼碟飞翔于天际，并寻找敌人：

这样，何璐斯借助拉的翼碟飞向了天空；因此，从那一天起他被称为“伟大的天空之神”。

飞翔在天空中，何璐斯辨认出了敌军，并向他们发动了一场看不到也听不到的“风暴”，许多人立刻丧失了性命。

何璐斯在空中发现了敌军，并从后面袭击他们。他在前方给了敌人看不见也听不到的攻击。瞬间所有的敌军全部丧命；没有一个生还者。

之后何璐斯飞回到拉的船上，他乘驾的翼碟“闪闪发光”，而且可以听到魔力技艺之神透特发出的胜利欢呼。

随后，何璐斯再一次乘上了闪闪发光的翼碟；他回到了拉的船上。透特说：“噢，众神之主！羽翼测量员乘

坐着散发着五颜六色光芒的翼碟返回了。”

因此。从那天起他被称为“羽翼测量员”。而且从那天以后，哈特城被称为了“比哈特（翼碟的别称）”。

我们上面所讲的何璐斯和他的“敌人们”之间的战争发生在上埃及。1870年，海因里希·布鲁格施在其著作《太阳翼碟传奇》中认为，肯努的土地是努比亚，而且何璐斯是在色耶尼（现在的阿斯旺）。正如沃尔特·B.伊莫里在《努比亚的埃及》一书中所讨论过的一样，更多相关的研究都认为塔肯是努比亚，而瓦瓦是它北方的地区——尼罗河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区域（努比亚南方的区域被称作库什）。自从比哈特城出现以后，这些区域是合法的。艾得夫城是何璐斯第一次战争后的战利品，从那时候起它就属于何璐斯。

传统上一致认为何璐斯在艾得夫建立了一座金属制造厂，在那里，用“神铁”铸成的独特武器诞生了。也是在那里，何璐斯训练了一支“机械工程”的军队——“金属人”。在艾得夫寺庙的墙上，这些战士被描述成光头，身穿长袍和大衣领，每个人手中都持有武器。未辨别出的类似鱼叉的武器出现在描述“神铁”和“金属人”的象形文字 中。

根据埃及的传统，我们了解到，那些金属人是第一批持有用神铁炼成的武器的军队。正如我们会在不久后

从传说中看到的那样，这些人也是第一批受神的指令，去和其他的神斗争的人。

在阿斯旺和艾得夫之间的区域，那些和神一起前往北方埃及中心区域的全副武装和受过训练的勇士，到现在为止都被完善地保存着。这场首战告捷的战争使神的联合力量更加强大，因为我们已经被告知过，亚洲神伊师塔（在埃及的史料中用的是她的迦南名：亚斯他录）参加了神联盟的组织。何璐斯盘旋在空中，向拉汇报他侦查到的土地：

何璐斯说：“噢，拉，向前进！去寻找就在下方这片土地上的敌人！”

然后拉出发前行，亚斯他录和他前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敌人；他们都隐藏了起来。

因为敌人隐藏后消失在神的视线之中，拉有了一个主意：“拉对和他前行的神说：‘因为敌人在陆地上，所以我们从水上出发。’从那天起，他们称水为‘水路’。”尽管拉可以利用水陆两栖工具，何璐斯却需要一个水上的工具。一次，他们给了何璐斯一条船，至今我们仍称它为马克-A（“伟大的保护者”）。

紧接着，人类的第一场战争发生了：

但是敌人同样也走了水路，他们宛如鳄鱼和河马，

他们攻击拉的船……

接着何璐斯和他的勇士们一同前往，这些勇士们每个人都用姓名称呼，他们手拿神铁和铁链，鞭笞河马和鳄鱼。

有651名敌人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被杀死了。

拉对何璐斯说：“要让人们知道这片南方土地的胜利，你的权力在这里建立起来了。”

运用水、陆、空征服了敌人，何璐斯的胜利很完美；透特因此发起了庆祝：

据说透特对其他的神说：“噢，天空之神，让我们欢呼吧！噢，土地之神，让我们欢呼吧！年轻的何璐斯带来了和平，在这场战争中他打了场漂亮的胜仗。”

后来何璐斯乘坐的翼碟成了他胜利的象征：

从那天开始，金属象征着何璐斯的存在。是何璐斯使翼碟成了他的标志，并把它挂在了拉的船头。他把代表了阴险的南方和北方的神留在了身边。

何璐斯站在拉的船上这个标志的后面，神铁在他的手中。

尽管何璐斯被透特称为带来和平的人，但是和平仍

旧没有来到。当众神继续南行，“他们看到了东南部底比斯土地上的两片光明。拉对透特说：‘这是敌人，让何璐斯消灭他们……’”何璐斯随后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在他所训练的全副武装的人类部队的帮助下，何璐斯再一次取得了胜利；透特在这场战争胜利后为这些地方命名。

第一次水战的胜利使埃及从色耶尼的努比亚分离，陆战和水战的胜利使何璐斯拥有了尼罗河、底比斯到丹德拉。伟大的寺庙和王权所在地的范围扩散了，现在道路已经开辟到了埃及的中心。

神向北行进了很多天——何璐斯一直借助翼碟在空中观察，拉和他的陪同沿尼罗河行进，身披金属战衣的战士在陆地上保护着侧翼。一系列的冲突、进攻发生了；这片土地的名字——同样在古埃及的地图上——象征着神灵们到达的有湖的地方，已经从红海延伸到了地中海（其中的一些地方至今仍存留着）：

敌人远离了这里，去了北方。他们在能遥望地中海后海的水域上定居；他们对何璐斯充满了恐惧。

但是何璐斯乘着拉的船一路紧跟他们，手握神铁。

他的拿着用神铁铸成的武器的战士们，从四面八方着陆。

包围敌人的企图没有成功：“他乘水路紧紧跟随了敌人四天四夜，但是没有发现一个敌人。”拉建议何璐斯再一次乘翼碟返回空中，这样何璐斯便可以看见逃离的敌人；“他从背后向敌人猛投坚韧的兵叉，然后转向敌人并成功地击败了他们。他把142个敌人带到了拉的船头”，在那里敌人被快速地处决。

艾得夫寺庙上的记录现在转移到了一块新碑文上，实际上是开始了关于这场神的战争的新篇章。敌人后来设法逃脱，“他们直接沿着湖前行，到达地中海，在那里他们打算安营扎寨。但是神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当他们逃亡到水域的中部，他们从西部湖前行到达了海域，企图和生活在赛特的敌人联合”。

这些消息并不仅仅来源于地理志中，他们也第一次区分了“敌人”。冲突转移到了古代的湖所在的区域，那时候的湖比现在要多得多，实际上将埃及从西奈半岛分离了出去。位于没有水域的东部，有赛特城，由奥西里斯的强大对手何璐斯的父亲统治。我们知道，赛特攻击了那些何璐斯南行追击的敌人。现在何璐斯到达了埃及和赛特的分界线。

在何璐斯率领他的战士们去到战斗的一线，拉乘船到达战争地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休战。敌人也重新联合而且穿越水域，一场大战开始了。在这场战斗中，381名敌人被抓获和处决（据史料记载，何璐斯这边似乎没

有发生伤亡)；何璐斯紧急穿过水域到达了赛特城。

据艾得夫寺庙上的碑文记载，面对何璐斯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赛特暴怒了——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空中，神与神之间发生了战争。关于这场战争，我们所了解的有多个不同的版本记载，有趣的是，在这场第一次有手拿神铁并使何璐斯取得胜利的人类参加的神的战争中，“很显然，他将战争归功于战士们武器的超凡力量和制作这些武器的材料”。

这样，根据埃及人的记录，人和人之间学会了击剑比武。

当所有的战争结束，拉表达了对“何璐斯的金属士兵”的满意，并且命令，从此以后，他们“要在这片圣地上居住”，并且赐给这些士兵美酒作为他们杀死了何璐斯的敌人的奖励。他们在艾得夫定居，这里是何璐斯的上埃及都城，也是神灵的下埃及都城（希腊的塔尼斯和《圣经》里的锁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超越了其纯粹的军事作用，获得了“shamsu-hor”（何璐斯的随从）的美称，成了人类的助手和何璐斯的使者。



艾得夫的寺庙记录了这场战争，但是这些原始的记录是什么时候，又是被什么人记录的，没有人知晓。研

究这些记录的学者认为，在这些文章中，准确的地理描述和其他的数据表明，“我们并不能得出这个神话的完整内容。但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荷布特特（何璐斯的艾得夫），因为他是早期就在艾得夫建立了政权的征服者”。

就像所有埃及的史料记录一样，这份记录也是以时间开头的：“在363年。”这样的一些日期，通常表明法老取得统治权的年份；每一个法老都有他统治的第一年、第二年，等等。然而，问题是，这份记录没有讲述很多国王的事情，而是讲述了神的事情——神之间的战争。这样，这份记录涉及在一些神掌权的“363年”里发生的事情，它将我们带回到神，而不是人统治埃及的时代。

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样埃及的传统毫无疑问地保留了下来。在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多次访问埃及的过程中，他得到了牧师记录的法老的王朝和统治资料。“这些牧师，”他写道，“说人类是埃及的第一个国王，是他修建了沟渠，保护孟菲斯不被尼罗河淹没；他转移河水的流向，并且将孟菲斯建在了安全的地方。”除了这些工作以外，牧师说，他还要修建罗马火神弗尔坎的寺庙，这座寺庙建在城内，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是非常值得—提的神庙。

“接下来，我们从文献上了解到在这个王国拥有继承者的330个君王的名字。在这些继承人中有18个埃塞俄比

亚国王，其中有一个王后是本地人，其余都是国王和埃及人。”

这个牧师随后给希罗多德展示了代表历代法老的一排排雕像，而且给他讲述了其中一些法老各种不同的详细故事，以及他们对其神灵祖先的宣言。“这些雕像所代表的法老，实际上是从距离今天非常遥远的神开始的，”希罗多德评论道，“然而，”他继续说：

在这些法老之前的时间里，埃及是另一番景象：“随后埃及让神灵成为它的统治者，这些神灵依靠地球上的人类，其中的一个比其他的人的地位都高贵。”

何璐斯是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个，他是被希腊人称为太阳神的奥西里斯的儿子。他罢免了堤丰，成了统治埃及的最后一个国王。

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弗拉维·约瑟夫在记录埃及的历史时，引用了埃及的牧师曼涅托的著作作为他的写作来源。这样的著作从来没有被发现过，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后埃及几位历史学家写作的基础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历史学家呢？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曼涅托（他的象形文字名字意味着“透特的礼物”）实际上是一个高级牧师和伟大的学者，他应大约公元前270年的托勒密·菲勒德哈斯国王的请求，用大量篇幅编写了埃及的历

史。而原始手稿保存在亚历山大的伟大图书馆里，在公元642年，这座图书馆和馆内的许多藏书被侵略者的大火焚烧，原稿与其他一切无价的史料一起被烧毁了。

曼涅托是第一个给埃及的统治者划分了朝代的历史学家，他的这种划分一直持续到今天。他的国王列表——名字、身高、朝代、成功的口号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信息，都通过朱利叶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古犹太首都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在公元3、4世纪）的著作得以妥善地保存。以曼涅托的著作为基础的多种版本都认为，他列出了埃及第一个王国的法老和人类国王，即希腊的美尼斯——希罗多德通过自己亲身在埃及的调查所讲述的，同样是这个国王。

这个事实已经被今天的发现所证实，例如在埃及东北部的阿比多斯发现的一块牌匾（见图7）。在这个牌匾中，法老塞提一世和他的儿子拉美西斯三世列出了他们的75位前辈的名字，第一个前辈名叫米纳。

如果希罗多德在关于埃及法老的朝代年限上是正确的，那么他在关于埃及“有神灵作为统治者”的“前时代”上也是正确的。

我们发现，曼涅托在这个问题上也认可希罗多德。他写道，在法老王朝开始前还经历了4个朝代——两个神灵，其中一个半神半人，他所在的是王朝的转折期。

首先，他写道，7个神统治了埃及整整123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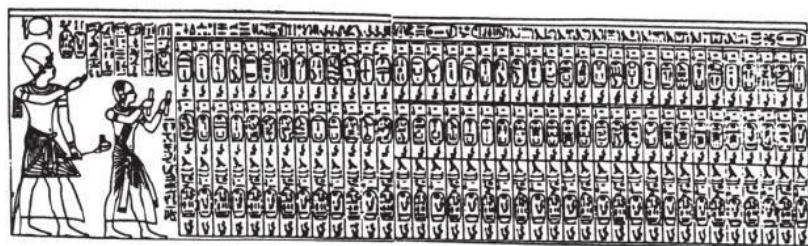


图7

卜塔	统治	9000 年
拉	统治	1000 年
舒	统治	700 年
盖布	统治	500 年
奥西里斯	统治	450 年
赛特	统治	350 年
何璐斯	统治	300 年
7 个神	统治	12300 年

曼涅托写道，神的第二个朝代由12个神统治者构成，第一个是神透特；他统治了埃及1570年。他说，19个神总共统治了埃及13870年。接着是30个半神半人统治

的时代，他们统治了埃及3650年；总共有49个神和半神半人统治了埃及17520年。在接下来的350年里，在整个大埃及区没有统治者；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有10个人继承了统治地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后，人类建立了第一个由人统治埃及的法老时期，并且为神卜塔修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希罗多德的弗尔坎。

一个半世纪的考古学发现以及用象形文字记录的著作，都使学者们相信，法老王朝可能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开始；实际上，在一个被象形文字称为“人类”的人的统治下，上埃及和下埃及得以统一，而且，他还建立了被称作孟奈菲（意为“美丽的人类”）的新都城——希腊的孟菲斯。他统一埃及后登上王位，实际上是在支离破碎的混乱的埃及之后，正如曼涅托所记录的一样。在巴勒摩石刻中，有关于埃及前王朝至第五王朝时代国王及其重大活动时间的记录，这块人造石至少保存了埃及所经历的9个国王的时期之久，这些国王戴着下埃及的红色王冠，在美尼斯之前统治埃及。我们发现，墓陵和其他一些人造古物属于一些古老的君王，他们的名字是“蝎子”、卡、热舍尔、纳尔迈和斯马。埃及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在他的《第一王朝的王陵》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表示，这些名字和曼涅托列出的那些在混乱时期于塔尼斯古城统治了埃及的国王们的名字是一致的。皮特里认为，在第一王朝前的那些时期应被称作“O王朝”。

关于埃及王权的主要考古文献《都灵纸草》开始于神灵统治埃及的时代，这些神灵是拉、盖布、奥西里斯、赛特和何璐斯，然后是透特、正义女神玛特和其他的神灵，这之中，何璐斯和曼涅托一样，统治了埃及300年。

这些开始于拉美西斯二世的文献，还列出了神灵统治者之后的38位半神半人统治者：“19个白色墙的首领和19个北方的首领。”《都灵纸草》认为，在他们和美尼斯之间，有一些人类统治者受到了何璐斯的支持；他们被称为“何璐斯的随从”。

1843年，埃及文物馆馆长塞缪尔·伯奇博士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为皇家文学会致辞时宣布，他在《都灵纸草》和它的碎片里一共找到了330个名字，这个数字“和希罗多德提到的330个国王的名字吻合”。

即使他们之间在细节上各持异议，埃及历史学家们现在也认为，考古发现有力地支持了古代历史学家提供的信息，即认为美尼斯开始统治埃及，是紧随在10个统治者统治支离破碎的埃及这一混乱时期之后的；在埃及统一，并且由何璐斯、奥西里斯和其他一些君王统治以前，必然还存在一个时代。然而那些认为很难接受神灵统治者的学者认为，这些神仅仅只是“神化”的人。

为了使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加明朗，我们可以从埃及

重新统一后美尼斯选择的都城开始。我们发现，选择孟菲斯的所在地并不是出于偶然；它涉及了一些和神有关的事情。孟菲斯城的建造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美尼斯将这座城市建在一座人造土丘上，这座土丘是为了通过在当地转移尼罗河的流向和建造一些大坝以及土地开垦工程而修建的。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模仿了埃及最初被创造时的情况。

埃及人认为，“一个在很久以前前往埃及的伟大神灵”到达过这片位于水和烂泥之下的土地。他开始了伟大的土地开垦工程，使埃及免受洪水的困扰——这同样解释了埃及的昵称“一片上升的陆地”。这个古老的神的名字是卜塔——“天地之神”。他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和熟练的技术家。

关于这片上升的陆地的传说的真实性，被它的大坝的技术层面所加强。尼罗河是色耶尼（阿斯旺）之上一条平静的可以航行的河流；除此之外，这条河流的南段很险峻，并且被瀑布阻挡。就像今天尼罗河的水位被在阿斯旺的大坝调整了一样，很显然在史前的埃及，尼罗河泛滥不断。埃及传说中的统治者卜塔在阿布岛上建立了他的活动基地：它位于尼罗河在阿斯旺的第一个大瀑布上。在史料和绘画作品中（见图8），卜塔被描绘成从修建地下洞穴开始控制尼罗河水位的人。“是他修建了阻挡洪水的大门，是他在适当的时候扣上了门闩”。通过专

业的技术语言，我们了解到，从工程的角度来看，卜塔在最合适的地方修建了“两个洞穴”（两个相互联系的水库），这两个水库可以打开也可以关闭，可以“锁上”也可以打开锁，这样可以人为地控制和引导尼罗河的水流和水位。

在埃及，卜塔和其他的一些神被称为Ntr“守护神、观察者”。埃及人写道，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塔乌尔来到埃及，乌尔意味着“古老”但是真实地存在的地方的名字——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圣经》记录中知道了这个名字：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城。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红海海峡被称为塔-尼特尔，它是“上帝的所在地”，神通过红海海峡来到了埃及。最早的神来自《圣经》中的闪族土地，他们被一个令人迷惑的事实震惊，即这些古老的神起源于“闪米特人”（阿卡德人）。这样，卜塔这个名字在埃及没有任何含义，但是用闪族语言却可以解释为“他通过凿刻和打开来造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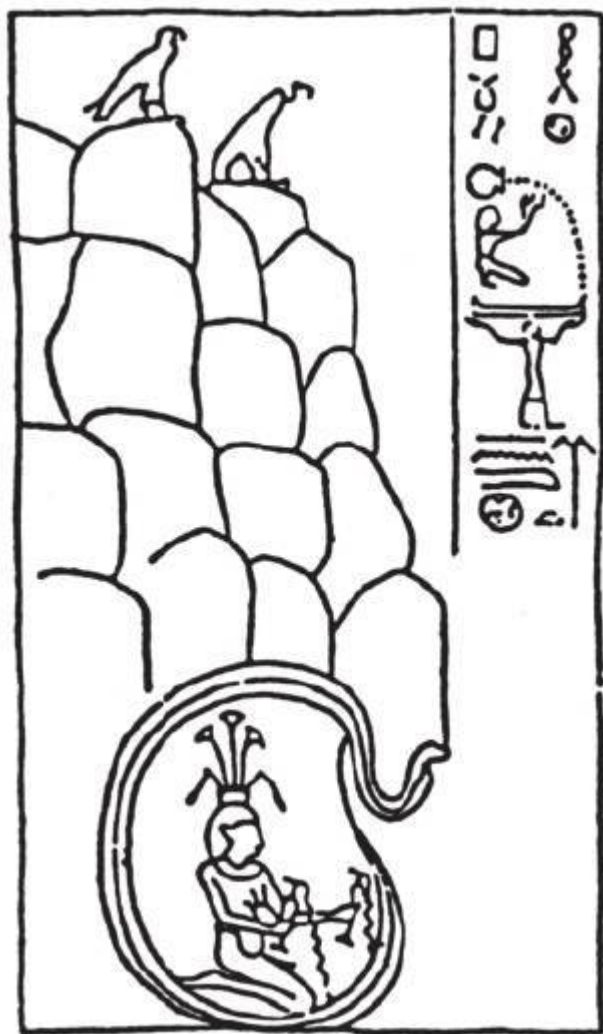


图8

根据曼涅托的记述，我们知道在9000年以后卜塔的儿子拉成了埃及的统治者。他的名字在埃及语中同样没有任何含义，但是因为拉有着明亮的极美的身体，学者们认为拉的含义是“明亮的”。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确定拉

的昵称“提姆”在闪族语中的含义是“完整的、唯一的统治者”。

埃及人认为，他是从“存在了几百万年的行星”上乘神船来到地球的，神船的锥形上半部被称作本本（“锥形鸟”），随后他被保存在圣城安努中——这座圣城也可以简称为安，在《圣经》中，它又叫安城，希腊人则称之为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历朝历代的埃及国王到这片圣地来朝拜，瞻仰和拉有关的残骸和神的航程。对拉来说，以色列被迫修建了在《圣经》里被称作皮同的城市——“提姆的大门”。



为太阳祭礼的祭司赫里奥坡里坦首次记录了埃及众神的传统习俗，而且他也记录了拉领导的由何璐斯和赛特等39对神灵夫妇组成的联盟：守护者。这些追随者中，有一对神灵夫妇是拉的孩子：男神（大气之神）舒（“干燥”）和女神（雨水之神）泰芙努特（“湿润”）。他们在拉厌烦待在埃及时统治了埃及。根据埃及传说，这对夫妻的主要功绩是帮助拉控制了地球之上的天空。

在随后的时间里，苏和泰芙努特树立了人类法老的例子：这个法老选择了他的表妹作为配偶。他们的孩子——曼涅托和传说中都这样记录——盖布（“扩展了地球”）和纳特（“拉伸了苍穹”）兄妹夫妻随后统治了埃及。

埃及传说中神的那些纯粹的神话手法——就像原始人认识自然和神一样——使学者认为，盖布代表了神化的地球，纳特代表了神化的天空：埃及人认为这些神是天地合一的化身。但是如果说《金字塔文本》和《亡灵书》记录很准确的话，似乎盖布和纳特因为贝奴鸟周期性的外形活动而得此称谓，正是从这之中，埃及人获得了长生鸟的传说：这种鸟的羽毛是红色和金色的，它们的存活期长达千年。因为这种鸟——它的名字和拉踏上地球所使用的工具的名字一样——盖布参加了扩展地球的工作，而且纳特“拉伸了苍穹”。这些丰功伟绩似乎是被神灵们“在雄狮的土地”上完成的；就是在那里，盖布“开辟了地球，这个巨大的球体来自”延伸的天际，“并且出现在地平线上”。

在上述功勋之后，盖布和纳特将埃及的统治权直接交给了他们的4个孩子：阿萨尔，希腊人称他为奥西里斯，妻子阿斯特，人们称她为伊西斯；赛特和他的妻子妮芙提丝——她又被称为那波特海特，意为“房屋女士”，是伊西斯的妹妹。就是这些神灵真正统治了埃及。埃及的传说也大部分是关于这些神灵的。但是在对他们的描绘中（见图9），赛特从来都是以动物面孔出现：我们从未看到过他的脸，他名字的含义仍然困扰着埃及的历史学家，即使他的名字和《圣经》中出现的亚当和夏娃的第三个儿子的名字一模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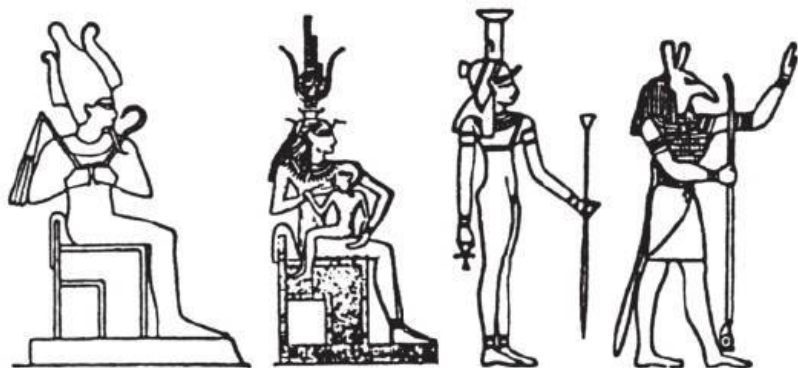


图9

因为两兄弟娶了自己的两个妹妹为妻，神灵面临着系列传位的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使王国分离：奥西里斯拥有了北方的低地（下埃及），赛特得到了南部和山地地区（上埃及）。我们仅仅能够从曼涅托的编年表中，猜测出这种划分持续了多长时间，但是很清楚的是，赛特并不满足于他所得到的疆域，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获得统治整个埃及的权利。

学者们认为，赛特的主要动力是获得权力。一旦掌握了继承的神权，就能够理解神统治下的丰功伟绩（以后是人类统治）。自从神（随后是人）除了自己正式的妻子外还可以拥有多个嫔妃后，便产生了次子。继承王权的规则首先是这样规定的：法定配偶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如果合法的妻子没有子嗣，嫔妃们所生孩子中的长子就获得继承权。

正是由于这种习俗，在天空之神和大地之神之间便

造成了很多的对立和纷争，而且我们认为这种习俗也解释了赛特的基本动力。我们推测的来源是普鲁塔克的著作《伊西斯和奥西里斯》。普鲁塔克是公元1世纪的历史传记作家，他写下了他所在时代的希腊和罗马的东方神的历史传说。他所依据的埃及来源，在那个时期被认为写的是神透特。在描写神的过程中，记录了他们在地球上的所有年代和行为。

“现在只是简洁地讲述了伊西斯和奥西里斯的故事，其最重要的部分被保留，多余的部分则被省略”，普鲁塔克在书的开篇写道，接下来他继续讲述纳特——希腊人把她和他们的泰坦女神瑞亚做比较——养育了3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奥西里斯，最后一个是赛特。她还生下了两个女儿，伊西斯和泰芙努特。但是并非所有孩子的父亲都是盖布：只有赛特和泰芙努特是盖布的孩子。奥西里斯和他的二哥的父亲是神拉，他悄悄来到他的孙女纳特的身边；而且伊西斯是透特——希腊神赫尔墨斯的女儿，透特和同样的女神陷入爱河，并且用各种方式补偿她。

随后，故事这样发展：第一个儿子奥西里斯虽然是神拉的儿子而不是盖布的亲生子，但是他立志要取得王位。但是合法的继承人是赛特，他是盖布和他的妹妹纳特所生。这还不够，更复杂的是，这两兄弟开始竞争以确保他们的儿子将是下一任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赛特和他表妹（同时也是他妻子）伊西斯生养了一个儿子，但是奥西里斯可以和伊西斯和泰芙努特生养孩子（这两个对他来说都是表妹）。但是奥西里斯娶伊西斯为妻故意破坏了赛特拥有王位继承人的机会。随后赛特娶了泰芙努特；但是因为泰芙努特是他的亲妹妹，他们的后代都很无能。

这样赛特和奥西里斯之间的冲突就产生了，奥西里斯剥夺了赛特的王位，也夺取了他拥有继承人的权利。

根据普鲁塔克所述，在“埃塞俄比亚的女王阿索”拜访埃及的时候，赛特报仇的机会来了。“赛特和他的支持者们密谋为女王举行了一场欢迎宴会，所有的神都被邀请赴宴”。在赛特的计划中，他制造了一个大得能够装下奥西里斯的神奇盒子：“他带着这个盒子走进了宴会厅；在向众神致敬后，赛特就像开玩笑一样允诺，将这个盒子送给能够将身体装进去的人。这个宴会上的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盒子。”

“最后，奥西里斯走进了盒子，密谋者们立刻拥到了一起，盖上了盒子，然后用铁钉钉紧。”他们将装有奥西里斯的盒子带到了塔尼斯的海边，尼罗河在这里流入地中海，他们将盒子沉到了海里。

随后，伊西斯身着丧服，剪掉一缕头发表示悲痛，前去寻找盒子，“最终她得到了关于盒子的详细消息，它

已经被海浪带到了毕博罗斯（现在的黎巴嫩）”。伊西斯找到了装有奥西里斯身体的盒子，并在知道如何使奥西里斯复活之前一直将盒子藏在一个荒芜的地方。但是赛特发现了这一切，他夺走了盒子，并且将奥西里斯的身体砍成了14段，分散到埃及的各个地方。

伊西斯再一次出发寻找她的丈夫四处分散的肢体。据一些记载说，她将找到的肢体在发现地埋葬，并在这些地方开始了奥西里斯王权的统治；另外一些记载，却说她将她找到的肢体黏合在一起，开始了木乃伊的传统。所有历史都认为，除了阴茎外，她找到了奥西里斯身体的全部。

但是，在最后处理尸体之前，她试着从奥西里斯的身体里抽取其“精髓”，并且和他的精子相结合，实行人工受孕，这样，男孩何璐斯诞生了。伊西斯将何璐斯藏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里，这样赛特就不会发现他。

我们发现很多关于这件事情的传说：莎草纸上的传说不断书写，最终形成了《亡灵书》，或者形成了在《金字塔文本》里的诗歌。这些传说构成了一出伟大的戏剧，这个戏剧中讲述了合法的控制、绑架、国家的目的、神奇的死而复生、同性恋以及一场伟大的战争——这场戏剧的利益冲突点是神的神圣王权。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奥西里斯死去了，并且没有留

下王位继承人，因此，赛特想通过这个机会，强行迎娶伊西斯，使他获得合法的王位继承权。他绑架了伊西斯并且把她关进了监狱，但是在神透特的帮助下，伊西斯逃出了监狱。

伊西斯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而成的传说，被记录在所谓的“梅特涅石碑”上，它讲述了伊西斯当晚逃出监狱，冒险到达何璐斯藏身的那片沼泽地的事。



图10

她发现何璐斯被蝎子叮咬，已经快要死了（见图

10)。从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正是她儿子的垂死促使了伊西斯的逃亡。伊西斯的叫喊引来了居住在这片沼泽地的所有人，但是却找不到任何解救何璐斯的办法。随后一艘飞船送来了帮助：

伊西斯的叫喊传到了天空中，并且向这艘存在了百万年的飞船求救。

于是飞船突然停止，但它并不是从其所在的地方来到这里。

透特从飞船上走到了地面，他拥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实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说：

“噢，伊西斯，悲伤的人，你有说不尽的苦衷；看着，没有任何邪恶的力量能够带走何璐斯这个孩子，因为他受拉的飞船的保护。

“我乘坐飞船从昨天它所在的地方来到了这里。当夜晚来临的时候，这些光亮能够驱走何璐斯体内的毒，使何璐斯健康痊愈……

“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我从天空中下来拯救他。”

一些文献记载说，因为被聪明的神透特治愈，何璐斯终身都不会有任何疾病，并且长成了涅其-阿特夫：“为父亲复仇的人”。何璐斯被那些支持奥西里斯的神用军人

的方式教育和训练，他被培养成天空之神的王子。然后有一天，他出现在神的议会上，宣布继承奥西里斯的王位。

许多神对他的出现惊讶万分，但这其中最吃惊的当属赛特了。很多方面都值得怀疑：他真的是奥西里斯的儿子吗？赛特建议神们停止讨论，从而给他一个机会和他这个突然出现的侄子平静地谈论这个问题。他邀请何璐斯，“来，去我的家里度过愉快的一天”，何璐斯同意了。但是赛特心里盘算的并不是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他心中已经盘算出了一个计谋：

当黄昏之时，赛特便打算和何璐斯同睡双人床。

到了夜晚的时候，赛特让他的仆人们都退下，他从何璐斯的腰间下手，将他砍成了两半。

当众神再次聚集在议会室里，他要求获得统治者的权力，因为何璐斯已经没有了任何能力：不管他是不是有奥西里斯的精液，赛特的精液出现在他的身上。赛特，赋予他成功的权利！

现在到了何璐斯再次使神吃惊的时候了。何璐斯说，当赛特取出他的精液的时候，“我将精液拿在了手中”。他在清晨将赛特的精液交给了他的母亲，告诉了她所发生的一切。伊西斯立刻让何璐斯取来他自己的精

液，并将赛特的倒入杯子里。随后他来到了赛特的花园，将自己的精液倒在了一棵莴苣上，让赛特在不知不觉中吃了下去。这样，何璐斯宣布：“赛特的精液和我并不相符，不仅如此，他的身上才有我的精液！是赛特没有资格取得王位。”

众神叫来了透特解决这场纷争。透特检查了何璐斯交给他母亲并被保存在杯子里的精液，发现确实是赛特的精液。他随后检查了赛特的身体，然后证实了里面有何璐斯的精液……

赛特被激怒了，他不能让讨论继续下去。这个问题只有依靠战争解决，他咆哮着离开了。

在那时，赛特已经统治了埃及350年。如果加上我们所认为的伊西斯寻找奥西里斯的13块身体残缺部位所花费的13年，实际上拉和何璐斯在努比亚的联合是“在363年”，在努比亚，拉联合何璐斯发动战争来对抗“敌人”。对于埃及之神何璐斯，S.B.摩尔瑟尔用一句明确的话概括了学者们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何璐斯和赛特之间的冲突代表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根据艾得夫神庙上的记录，何璐斯和赛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发生在“众神之湖”。这个湖随后被人们称

为“战争之湖”。何璐斯拼尽全力用他的神矛攻击赛特；当赛特倒下的时候，何璐斯在拉之前抓获并带走了他。“他的长矛架在了赛特的脖子上，而且这个恶魔的腿被枷锁扣住，他的嘴巴已经被何璐斯打得无法张开”。拉决定，何璐斯和伊西斯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赛特和其他被抓获的“赛特的同谋者”。

但是当何璐斯用砍头的形式杀戮这些战俘的时候，伊西斯对他的哥哥赛特心生怜悯，她给了赛特自由。关于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不同的叙述，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第四突击纸草》；根据大多数的记录，释放赛特激怒了何璐斯，以至于他砍下了他母亲伊西斯的头；但是神透特救活了伊西斯（这个事件同样是普鲁塔克记述的）。

逃脱之后，赛特最初隐藏在地道中。6天后，一系列空中的战争发生了。何璐斯依靠纳尔（一个“火柱”）来到了空中。纳尔被描述成一种细长的圆柱形的拥有鱼鳞和短翅膀的容器。它的舱壁上有两只“眼睛”，它们总是不断地在红色和蓝色之间变换颜色；在它的背部，显示出喷流状结构；在它的前方，一种奇妙的装置发射出射线（何璐斯的继承人所写的埃及文献，没有描写赛特的空中工具）（见图11）。

这些记录描述了这场波及范围很广的战争和对何璐斯的第一场攻击——被赛特的空中工具的强光所袭击。纳

尔失去了一只眼睛，何璐斯借助拉的翼碟继续战斗。通过翼碟，他向赛特投掷了神叉；赛特被击倒，并且失去了他的睾丸。

W.马克斯·穆勒在《埃及神话》一书中叙述了这种武器的外形，“它有很奇特的、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头部”，并且在用象形文字记录的文献中，它还有一个昵称：“30的武器”。正如古代的文献描述的一样（见图12a），这种“叉”实际上是一种三合一的火箭：当第一个很大的火箭被发射后，两个小型火箭也被发射。昵称“30的武器”表明，这种外形似火箭的武器，就是我们今天的多弹头导弹，每一个导弹都有10个弹头。

这不会只是巧合，这是因为相同的环境下有相同的含义，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将其最新设计的海上导航导弹也命名为“鱼叉”（见图12b）。

伟大的神宣布了休战，而且再一次召开神的会议来进行商讨。我们通过公元前8世纪的沙巴寇法老记录在石块上的资料，一点点地了解了当时所提出的意见。沙巴寇表示，文献是一个更古老的纸卷的复制本，这些纸卷上布满了蛀虫，它被埋藏在卜塔在孟菲斯的寺庙里。这个会议最初将奥西里斯时代的埃及分给了何璐斯和赛特，但是盖布有了新的想法，而且否定了这个决定，因为他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持续性：谁能拥有继承人？赛特已经失去了睾丸，他不可能再有后代……盖布也是一

样。“地球的主啊，给何璐斯王权”，给他整个埃及吧。赛特得到了远离埃及的一部分领土。因此，他被埃及人看作是亚洲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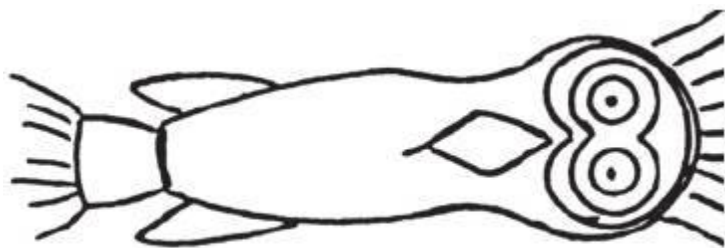


图11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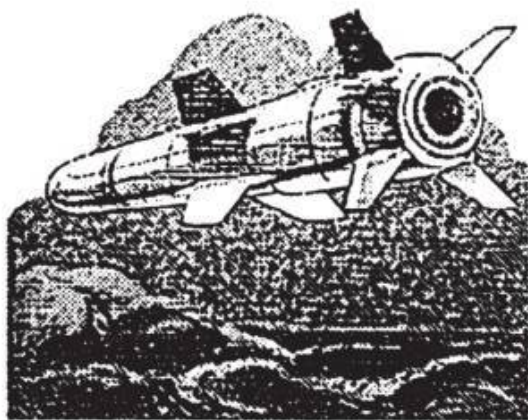


图12

神的会议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最后决定被描述在《哈列夫的纸草书》上：

在所有神的眼中，何璐斯是胜利者。世界的统治权交给了他，因此他的统治范围是最大的地球。

盖布的王权以及神舒所发现的领地都交给了何璐斯。

这是一种合法的王权。纸草书上继续写道：

哈特使居住在记录中所述的房屋合法化；

根据卜塔父亲的命令，这些事件被记录在了金色牌匾上……

天空之神和土地之神为何璐斯的儿子效力。他们跟随他住在他的宫殿里。他将要统治这些神。

第三章

宙斯和因陀罗的发射物

在希罗多德于公元前5世纪访问埃及后，他深信，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接受了神思想和观念；他为人们写作，并用了希腊神的名字来描述埃及的神灵。

他对希腊神学起源于埃及的深信，不仅来源于神的相同特性和名字的含义，而且也来源于关于他们的相同神话传说。在这些神话传说中，其中一个的惊人相似，使他认为这不仅是巧合：这是一个关于两个神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其中一个神被割掉睾丸的传说。

很幸运的是，希罗多德作为依据的那些希腊原始资料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多种不同的文字著作，比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在希罗多德以前就已经存在并闻名的底比斯的品达的著作《颂诗》；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著作是赫西奥德所著的《神谱》（神的族谱），赫西奥德是希腊中部的土著阿斯卡热居民，他在公元前7世纪写了《神谱》和另外一部著作《工作和生活》。

诗人赫西奥德把他的《神谱》献给了音乐、文学、艺术女神缪斯，他写道，缪斯曾鼓励他“用唱歌的方式”表

达“对神灵的尊重，然后用歌声来歌唱强大的人类，使奥林匹斯山的宙斯高兴”。这些都是有一天他在他居住的神山附近“牧羊”时发生的。

尽管我们看到了对神的赞美，但是赫西奥德所揭示的神的形象大多是激情、反叛、狡猾而且有身体缺陷的，他们喜欢冲突，喜欢发动全球性的战争。虽然关于宙斯的赞美诗集很多，但是这些赞美诗集都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宙斯为了获得权力而留下的血腥残暴行径。希罗多德写道，不管缪斯如何歌唱，“这些诗歌都在歌唱缪斯女神，她们是宙斯的9个女儿”。

可以肯定，在一个混乱来临之时，

在胸襟宽广的盖亚之后……

以及在宽广的大地之下的、阴暗的塔尔塔罗斯，

还有在诸女神中最具魅力的厄洛斯……

当混乱来到黑暗区域之时，

安瑟尔和赫美拉生下了尼克斯。

当盖亚（“大地女神”）生下乌拉诺斯（“天王星”）时，第一批天空之神出现了，盖亚拥护她的第一个儿子，这样他就可以进入神的王国。在乌拉诺斯出生后不久，盖亚生下了她漂亮的女儿伊雷亚。

然后神又有了后代——盖亚和乌拉诺斯的后代：

此后，她和乌拉诺斯生养了深海之神，科俄斯、克利俄斯、许配里翁、拉皮特斯、忒伊亚、瑞亚、西弥斯和摩涅莫辛涅，戴着皇冠的菲比和可爱的特耶斯。在他们之后出生的克罗诺斯，是他们最老谋深算、最年轻和最可怕的孩子。

尽管这12个孩子是他们的母亲和自己亲生儿子结合的后代——6个男孩，6个女孩，是名副其实的神的后代，但是，在天王星有了流特斯以后，接下来的几个孩子都有着不同的畸形。他们首先生下的“怪物”是3个独眼巨人，雷神、电神和霹雳神；“他们看起来都很像神，但是在他们额头的中间只有一只眼睛。他们被称作‘独眼巨人’，是因为在他们的额头上有一只圆形的眼睛”。

“那以后盖亚和乌拉诺斯又生下了更多的儿子，他们比神话故事中所描述的更加勇敢和伟大：科托斯、布里亚琉斯和古埃斯，他们都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孩子”。因为他们高大的身材，这几个孩子被称为亨克堂切瑞斯（“拥有100只手臂的人”）：“从他们的肩膀上延伸出了100只手臂，它们相互独立，而且他们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有50个头”。

赫西奥德写道：“克罗诺斯不喜欢这些强壮的祖先”；但是，“乌拉诺斯为他的邪恶行为而欢呼”。

然后盖亚“做了一把镰刀并且把她的计划告诉了她亲爱的儿子们”，他们“邪恶的父亲”会因为“可耻的狂怒”而受到惩罚：砍下乌拉诺斯的生殖器，使他不能再有性欲。但是“这些孩子都充满了恐惧”，只有“伟大而聪明的克罗诺斯有勇气冒险”。

盖亚把她做的灰色镰刀交给克罗诺斯，并且把他藏在她在地中海边住所的“埋伏点”里。

乌拉诺斯在夜晚进入房间，

他躺在了盖亚的身旁，把身子靠近她。

他们的儿子突然出来

抓住了他父亲的左手，

克罗诺斯的右手

紧握着那把齿状镰刀。

他迅速砍下了他父亲的生殖器，

并且将它丢进了

波涛汹涌的海里。

这次行动成功了，但是乌拉诺斯并没有因此断子绝孙。他喷涌出来的血使盖亚怀孕，她因此生下了“伟大的

厄里倪里斯（复仇女神）和身着闪闪发光的铠甲的杰耿迪斯，她的手中紧握着长矛；以及被人们称为墨利亚神女的纽墨菲”。被割掉的生殖器被海水冲到了塞浦路斯海岸，“那里居住着勇敢可爱的女神……神和人叫她阿芙罗狄忒”。

失去了生殖器的乌拉诺斯命令怪物神前去复仇。他呼喊着他自己的孩子泰坦、史崔勒斯，但是他们“并不赞成他的行为”；现在其他的神灵必须确保“复仇行动随后开始”。受到惊吓的克罗诺斯将独眼巨人和其他的怪物囚禁在了很远的地方，这样没有人回应乌拉诺斯的叫喊。

自始至终，尽管乌拉诺斯忙着孕育他的子嗣，但是其他的神灵也都有了后代；他们的孩子厌烦了代表他们特征的名字——长而且仁慈的名字。现在，在一些邪恶的行为发生后，女神尼克斯纳米西斯通过生养邪恶之神回应了乌拉诺斯的叫喊：“她生下3个命运女神：克罗托（纺造生命之线的女神），拉克西斯（主宰生命长短的女神）和阿特伯罗斯（负责切断生命之线的女神）……她生下了厄运和死亡之神……责备和痛苦之神……饥饿和伤心之神。”同样地，她把“欺骗、斗争、谋杀、屠杀、争吵、谎言、争论、违法和毁灭”带到了世界上。最后世上的这些邪恶都被复仇女神尼克斯纳米西斯创造。乌拉诺斯的呼喊得到了回应：战争来到了神灵之间。

泰坦诞生了第三代神灵到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由于

恐惧惩罚和战争，这些神灵之间关系亲密，6对兄弟姐妹中有5对结为了夫妻。在这些神灵兄妹夫妻中，最重要的是克罗诺斯和瑞亚，这是因为有着英勇行为的克罗诺斯承认神之间的领导权。通过这个结合，克罗诺斯有了3个女儿和3个儿子，他们是：赫斯提、帝门特、赫拉、哈迪斯、波塞冬和宙斯。

这些孩子们一出生就“被伟大的克罗诺斯吃掉了”，克罗诺斯吃掉他的孩子是因为他听说了一个预言，据说“虽然他强大无比，但是他命中注定会被自己的儿子消灭”：命运将克罗诺斯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重新上演到他自己身上。

但是我们逃避不了命运，瑞亚聪明地应对克罗诺斯的阴谋。她将她最小的儿子宙斯藏在了克克里特岛上。她把“一块大石头用衣服包紧”，代替她的儿子宙斯献给了克罗诺斯。克罗诺斯上了当，吃掉了这块大石头，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宙斯。不久后他开始呕吐，以前吃下的孩子被他一个一个地吐了出来。

“岁月流逝，宙斯很快长成了一个强壮优秀的王子。”作为强壮的乌拉诺斯名正言顺的孙子，有一段时间宙斯和他的同僚们陷入了麻烦。但随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大事上来。因为太阳神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0年，“这些太阳神来自欧日瑞斯山（他们的住所）”，他们是年轻的神。拥有茂盛头发的瑞亚必须忍受这些“居住在

奥林匹斯山背面”的神和克罗诺斯结成联盟。“因为充满了仇恨，他们持续对抗已经整整10年了，没有一方做出让步来停止这场战争，而且有关这场战争的争议也一直处于平衡状态”。

这场战争仅仅是相邻的神的领地之间关系恶化的最高体现吗？它是乱伦的神（在那里，母亲和儿子、叔叔和侄女在一起生儿育女）之间爆发的一场对抗吗？或者说它是年轻的神持续对抗旧政权的第一个例子？《神谱》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以后的希腊传说和戏剧，说出了这场发生在年轻的神和年长的神之间持久战争的动机。

这场持续的战争被宙斯认为是掌握神权的大好时机，因此宙斯罢免了他的父亲克罗诺斯——有意地，也可以说是无意地，实现了他父亲注定的命运。



宙斯的第一步行动是“将他父亲的兄弟从可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作为感谢，3个独眼巨人把母亲盖亚藏起来的超凡武器“雷、霹雳和闪电”送给了宙斯，他们也给了冥神哈迪斯一个魔力头盔，戴着它，任何人也看不到他的存在；而且波塞冬也收到了独眼巨人赠送的魔力三叉戟，它可以使陆地和海洋咆哮。

宙斯结束他们的囚徒生涯，给了他们自由和活力。宙斯为他们举行欢迎宴会，并且“用美酒和美食”招待他们，然后宙斯对他们说：

听我说：

噢，乌拉诺斯和盖亚的孩子，

我将给你们说说我的心里话，

因为我们是克罗诺斯——太阳神的孩子，

我们现在将长期面对战争并且要取得胜利。

你们愿意拿出你们的勇气 and 能量

走上战场，面对太阳神吗？

百臂神中的科托斯回应了宙斯说：“陛下，你所说的我们都明白……因为你的帮助，我们得以走出阴暗，并且获得了重生。现在你有着深思熟虑的计划，我们将助你一臂之力，进行殊死搏斗，我们要走上战场对抗太阳神。”

这样，“宙斯和他带给他们光明的具有强大力量的伟大神灵联合……这些男神和女神在当天挑起了仇恨之战”。和这些奥林匹斯神对抗的是年长的太阳神们，他们“急切地想要加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战争的势力和范围遍布整个地球和海洋：

广袤无垠的大海怒吼了，

地球发出了巨大的震动；

天空在颤抖和咆哮，

奥林匹斯山在不朽的神的掌握下剧烈摇晃

因为神的巨大脚步声和他们的发射物的恐怖袭击，

剧烈的震动一直到达了地狱。

在死海纸卷文献的一段回忆中，《神谱》回忆了战争中神的怒吼：

由此，他们开始了这场悲剧。

他们相互攻击。

双方军队的呼啸声，

传到了布满星光的天国。

他们在战斗中发出喊杀声。

宙斯自己也尽力战斗，他把他的非凡武器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他立即登上奥林匹斯山背面，从天空中发

射闪电。武器从他的手中轻快地飞升，雷电交加，汇成了可怕的火焰。富饶的地球在火光中碰撞，巨大的森林也疯狂地燃烧。大地和海洋怒吼了”。

然后宙斯掷出了他的雷石（见图13），对抗来自欧日瑞斯山的太阳神。实际上，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原子弹爆炸：

热气重叠在太阳神周围，

不可思议的火焰点燃了天际。



图13

他的光芒，弄瞎了太阳神的眼睛，它是如此强烈。

令人惊骇的热量带来了混乱……

看起来好像天地就要合一了；

强大的碰撞发生，地球似乎面临着毁灭。

“碰撞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战场上的众神们互相碰

撞。”

除了可怕的碰撞声，炫目的混乱和巨大的热量以及雷石的能量，还产生了超强的飓风暴：

风隆隆地刮了起来，

地震、沙尘暴和雷电

都在那一刻交汇。

宙斯的雷石产生了这一切。当互相对抗的两个阵营听到和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战场上发出了可怕的喧嚣；非凡的行为出现了；战争即将分出胜负”。战争有了停止的趋势，因为宙斯这边的神灵在对抗太阳神时有了明显的优势。

为了“发泄他们对战争的不满”，三个独眼巨人猛攻太阳神，用手中的放射物袭击他们。“他们将太阳神用铁链拴住”，并把这些俘虏关到了很远的极深层地狱。“在那里，依照腾云驾雾的宙斯的意图，太阳神被关在了阴暗的地狱，这里是地球的最底层”。3个独眼巨人留在了那里，因为他们是宙斯“忠实的看守”，由他们来看守囚禁于此的太阳神。

当宙斯正准备宣布他获得了神的最高统治权的时候，一个突然的挑战者出现了。这是因为，“当宙斯从天

空中带走太阳神的时候，盖亚对她最小的儿子巨人堤丰心生怜悯，在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蒂的帮助下，堤丰没有被带到地狱”。堤丰是一个真正的怪物：“他的手力量无穷，他的脚不知疲倦，可以随意跋涉。他的肩膀上长出了100个头，这些头中有蛇头、龙头，还有不可思议的黑暗的蛇头。在他的眉毛下面火光四射；当他怒视的时候，他的头里可以燃烧出火焰。他的可怕的头里，还可以发出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声音”：有人的声音、牛的声音、狮子的声音，还有幼犬的声音（根据希腊抒情诗人品达和埃斯库罗斯的记录，堤丰是一个高大无比的巨人，“他的头可以触碰到星星”）。

“无法挽救的事情的确在那一天发生了”，宙斯对赫西奥德说。这一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堤丰“到来并且统治了所有的人和非人类”。宙斯很快就面临了危险，他快速地回击堤丰。

神和太阳神堤丰之间的战争，是所发生的这一连串战争中最可怕的战役，因为蛇神堤丰有翅膀，而且可以和宙斯飞得一样高（见图14）。“宙斯发出了威力无穷的雷击，地球顿时发出了可怕的声音，天空怒吼，大海咆哮，地球以下的地狱也在震动。”又一次，战争的双方都使用了神灵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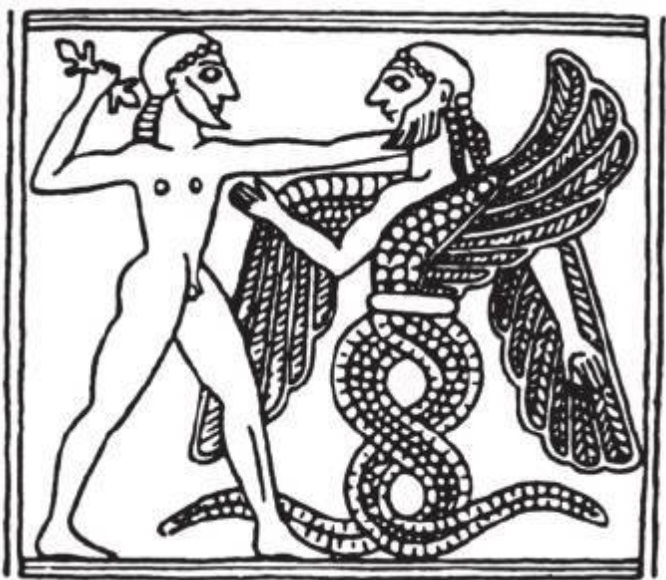


图14

他们的战争雷电交加，深蓝色的海面上热气沸腾；

怪物堤丰释放出的火焰使风疾驰，雷电怒吼。

整个地球、天空、海洋沸腾了。

海边波浪翻滚，

而且产生了无尽的摇晃。

在地球的底部，“地狱之神哈迪斯感受到了强烈的摇晃”。被关押在地狱的太阳神也有同样的感受。宙斯和堤丰在天空和陆地相互追逐，宙斯努力用他的“震耳欲聋的雷声”给堤丰直接的攻击。这次攻击“烧掉了这个怪物肩膀

上所有可怕的头”，堤丰和他奇妙的武器一起倒向了地球：

宙斯征服了堤丰，并鞭打他。

堤丰用力投下他受伤的残骸，

巨大的地球呻吟着，

在昏暗崎岖、与世隔绝的山谷中，

堤丰被击败，在那里他依然发射出火光。

因为热能爆发，地球的大部分都在奔腾、在咆哮。

人把这种能量炼成了锡……

在燃烧的火焰中，地球融化了。

尽管堤丰的武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堤丰还活着。根据《神谱》记录，宙斯抓住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阴森的地狱”。因为取得胜利，宙斯保住了他的王权，接下来他专心和他的妻子、嫔妃生儿育女。

虽然《神谱》只描述了宙斯和堤丰之间的一场战争，但是其他的希腊著作认为，那就是最后的战争，也是宙斯在战中第一次受伤的一场战争。最初宙斯和堤丰近距离作战，宙斯使用了他妈妈给他的镰刀消除恶魔，

他的目的也是要砍掉堤丰的生殖器。但是堤丰使宙斯落入了他的网中，并且夺走镰刀，用它砍掉了宙斯手上和脚上的肌肉。然后他把无助的宙斯、他的肌肉和他的武器都藏到了一个山洞里。

但是神伊吉潘和赫尔墨斯发现了山洞，他们救出了宙斯，并且使他的肌肉复原，又将武器归还给他。宙斯随后逃走，并且乘坐“有翅膀的战车”飞回了奥林匹斯山，在那里，他获得了更多的雷电能量。这样，宙斯再一次向堤丰发起攻击，并把他带到了妮莎山。在那里，命运女神凯莱斯欺骗堤丰吃下了人类的食物；于是堤丰没有了能量，越来越虚弱。这场新的战争在色雷斯的哈莫斯山上端的天空中开始了，并且在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继续进行，最后在东地中海亚洲海岸的卡西乌斯山上结束。在那里，宙斯运用雷电交加的能量，将堤丰击下了天空。

这些战争与埃及的有着许多相同点，使用的武器、发生的地点、阉割的传说、自我摧残，还有复活——都是在争斗的过程中发生，使希罗多德（以及希腊其他的古典历史学家）相信，希腊是从埃及借来了神谱。伊吉潘主张，埃及的非洲神拉姆、赫尔墨斯和神透特平起平坐。赫西奥德认为，宙斯和人间的美女阿克梅娜相爱，诞生了英雄赫拉克里斯，他在夜晚从奥林匹斯山来到了特冯辛大陆，在斯芬克斯山的山顶居住了下来。“可怕的

斯芬克斯消灭了卡得美亚人（远古神民）”，他们和宙斯的合法妻子赫拉的活动，以及堤丰和他的领土一起，与那些神话传说联系起来。阿波罗多里斯讲到，当堤丰出生并且长成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巨人的时候，神们为了目睹这只可怕的怪物，来到了埃及。

大多数学者认为，宙斯和堤丰最后一场战争的发生地卡西乌斯山，位于今天叙利亚奥伦特河的河口。但是奥图埃斯菲德表示，还有另外一座以存在的年代命名的山脉——位于地中海西奈半岛上的舍巴尼克舍勒特的海角上。他认为这才是传说中所指的山脉。

我们只能再一次相信希罗多德在希腊得到的信息。在描述从腓尼基经过腓尼斯到达埃及的大陆时，他写道，亚洲大陆“延伸到靠近位于海边的卡西乌斯山的赛博尼斯湖。埃及发源于赛博尼斯湖，传说中堤丰藏在这里”。

希腊和埃及传说再一次会聚在了一起，西奈半岛成了他们的顶峰。



尽管古代希腊人发现，他们的神谱和埃及人的神谱有着许多联系，但是相差得还是有点远。而在印度，19世纪的欧洲学者曾经发现了更令人吃惊的相似性。

当古印度的语言梵语在18世纪末期被掌握的时候，欧洲人就开始为翻译出了至今无人知晓的著作而欣喜若狂。最开始，英国人占有了印度的一片土地，对梵语哲学、神话、文学的研究交给了19世纪中期的德国学者、诗人、智者，因为梵语被证实是印欧语言（属于德国）的母语，他们在印度居住的后来者是来自里海的移民——“雅利安人”，德国人认为他们的祖先也是雅利安人。

文献的中间部分写的是《吠陀经》，它是关于印度人相信的传统——“起源不是人类”——中关于神的著作的经典，在早先的时代里，这部著作由神自己完成。他们被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雅利安移民带到了印度半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初的10万篇原稿越来越多地丢失了；大约在公元前200年，一位圣人写下了至今仍存在的记录，它被分成了4个部分：里格吠陀（吠陀版本），它由10本书构成；先马吠陀（歌颂的吠陀）；雅哲经吠陀（大多数是牺牲的祈祷者）；阿达婆吠陀（符咒）。

《吠陀经》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附属的文献都产生于颂歌、梵书、森林书和典义书，它们被无吠陀的宇宙古史提升。它们和伟大的神话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一起，构成了雅利安人和印度关于天地、神灵和英雄传说的来源。

因为长时间的口述间隔，长而多的文献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完成，多种多样的名字在神的交替期被使用。事

实是，有很多最原始的名字根本不是雅利安人的名字。精确性和持续性不是梵语文献的成功标志。但是，有很多事实，成了雅利安印度文化遗产信条的基础。

起初，这些来源讲述，只有一个天空之体“原始地流动着”。在那时，天空剧烈地动荡，而且“龙”被“奔涌的风暴”分成了两截。这两半不是按照雅利安人的起源来命名，这个传说说明，为了复仇，被毁坏土地的上部，瑞胡不停地横越天空；下半部分，克图（Ketu，被砍掉的一部分）和原始的那一部分结合，沿着它们奔涌的轨道前行。许多年过去了，天空之神和地球之神的时代到来了。天空的国王马-艾西和他的使地球人格化的配偶波哩提毗生有7（或者10）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孩子卡西雅伯统治了德婆，并且被称为帝奥斯-皮塔（天空之父）——这正是希腊名字宙斯和罗马统治者朱庇特毋庸置疑的来源。

卡西雅伯有很多子嗣，他与他的妻子、嫔妃们生下了许多神灵。其中最杰出的是在吠陀时代便被人们熟知的阿底提亚，他是卡西雅伯和他的配偶阿底提所生。阿底提生下了7个孩子，他们是：护持神毗湿奴、宇宙神伐楼拿、契约神米特拉、鲁德拉、普善、技术之神瑟奇以及因陀罗。然后阿底提和火神阿格尼结合，阿格尼或许是卡西雅伯和阿底提（一些文献记载）的儿子，也可能是卡西雅伯和地母波哩提毗的儿子。在埃及的奥林匹斯

山的神族里，阿底提家族的人口一下子达到了12个。财富之神跋伽也是他们的其中一员，学者们认为，他是斯拉夫人的最高神博格。阿底提最小的孩子是苏利耶，他的父亲是不是卡西雅伯还不确定。

技术之神瑟奇给这些神灵提供了空中的车辆和魔力武器。他用空中的耀眼金属给毗湿奴制成了一个铁饼，送给了楼陀罗三叉戟，并且把“会飞的权杖”送给了苏利耶。在古印度的著作中，所有的武器看起来都是形状各异的、可以手持的发射物（见图15）。除此之外，神们还从瑟奇的助手那里得到了其他的武器，例如，因陀罗拥有了一个“空中大网”，有了它，因陀罗可以在天空作战时给敌人设下陷阱。

空中战车被一致地描述成明亮而且发光的物体，它的外表用金属镀成。印度的银河战机的每一边都发出耀眼的光芒，其运行之快令人惊讶，它可以快速地穿越很长的距离。它的看不见的战马拥有“太阳眼”，发射出淡红色的光线，但是也会变换颜色。在其他的一些文献中，神的空中战车被描述成具有多层结构；它们不仅能在天空飞翔，而且也能潜入水底。在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描述了神乘坐空中战车去参加一个婚礼庆典的场景：

众神乘坐战车穿越云层前来参加婚礼；

阿底提亚的到来场面很壮观，魔录多在流动的空气中到来；

有翅膀的Suparnas，是神秘的龙族之神，

天神提婆纯净而高傲；

乐神乾闥婆有飞天舞女的陪伴；

耀眼的空中战车从广场上驶向云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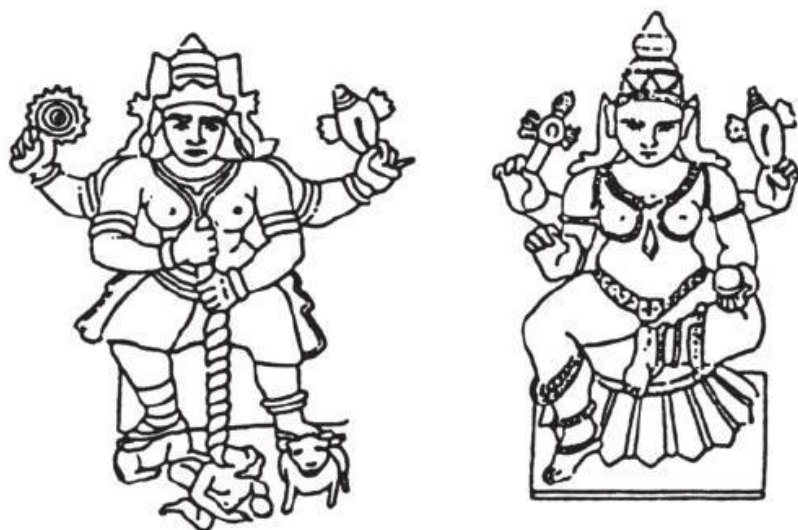


图15

文献同样也描述了阿沙文，他是专门驾驶空中战车的的神。“如年轻的雄鹰一样敏捷”，他们是“天空中最好的战车驾驶员”，他们通常是两人同驾一辆战车，有领航员的陪伴。他们的战车用金属制成，“明亮而耀眼……有舒

适的座位和隆隆的响声”。战车根据三倍原理制成，有三个平面，三个座位、三个支撑极、三个转动的轮子。“你们的战车”，《吠陀经典》丛书第八册的赞歌这样歌颂阿沙文，“因为拥有三个座位和黄金铸造，这架有名的战车穿越了天地”。转动的车轮也有不同的作用：一个轮子使战车上升，另一个给战车指引方向，第三个轮子保持战车前行：“其中的一个战车车轮飞速地转动，指引战车前行。”

在希腊传说里，《吠陀经》里的神在对待两性关系上，同样也不负责任和没有道德感——愤怒的阿底提亚选择了楼陀罗来杀害他们的祖父帝奥斯，因为他玷污了他们的姐妹黎明之神乌纱斯（帝奥斯受伤了，他逃到遥远的天空而保全了性命）。根据印度的口头传说，在随后的时间里，人类英雄的爱情和战争中神的做法也是一样的。在这些战争中，驾驶天空战车的神所起的作用比天空战车要大得多。这样，当一个英雄倒下的时候，阿沙文出现在三架战车组成的舰队里，“自我控制的，不漏水的飞船穿过云端”进入海底，在深海中寻找英雄，而且“将他带到海边的陆地上”。随后有了叶雅亚提的传说，他是娶了神的女儿为妻的一个国王。当这对夫妻有了孩子，高兴的祖父送给这个国王“闪闪发光的金色空中战车，这架战车能够马不停蹄地去往任何地方”。说时迟那时快，“叶雅亚提登上战车，进入了战争，用了6个晚上，攻占了整个地球”。

在伊利亚特和印度的传统故事中，也将战争中的人和神描述成了英雄。这其中最著名的传说是《罗摩衍那》，这部长叙事诗讲述的是一个王子的美丽妻子被兰卡（锡兰的一个岛屿，靠近印度）国王劫持的故事。众神中出面帮助罗摩的是哈奴曼，这个神有一张猴子脸，他和大鹏金翅鸟迦楼罗（见图16）一起驾驶着天空战车。迦楼罗是卡西雅伯异形后代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是，“被无道义玷污了名字”的神甘露劫持了因陀罗战车驾驶者美丽的妻子塔拉。“杰出的神楼陀罗”和其他的神们随后给予了这位悲伤的丈夫帮助。他们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为了塔拉，战争是对神和恶魔的毁坏”。尽管拥有最具震撼力的武器，神灵还是要和“最伟大的女神”一起前往寻找避难所。于是神灵的祖父自来到了地球，他使塔拉回到了她丈夫的身边，这样，战争结束了。不久后塔拉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的“美丽使天空之神黯然失色……带着疑惑，神灵们决定弄清楚这位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是塔拉的合法丈夫，还是劫持她的神甘露”。塔拉说这个男孩是“不朽的天神”索玛的儿子，并给这个男孩起名叫佛陀。



图16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时候到来了。在很久以前，神因为很重要的原因相互斗争：为了地球和其他领地的最高统治权。卡西雅伯和他的妻子以及嫔妃们生下了众多的子女，其他旧神的后代同样也很多，战争因此就不可避免了。阿底提亚的领地很快就受到了哥哥阿苏茹阿的攻击。

嫉妒、竞争还有其他的摩擦最终导致了地球的战争，“在那里，最初没有耕作就能生长粮食”，于是人们屈服于地球上的饥荒。文献中所讲述的神们，继续喝着索玛酒过着他们不朽的生活。索玛酒是由天使从天空之神那里带到人间的可以和牛奶混合的酒。上帝的“黄牛”同样也成了神们享受美味烤肉的“牺牲品”。但是这些必需品越

来越稀少的时代到来了。《百道梵书》描述了这件事情：

作为最高神和人类统治者的后代，神灵们和阿苏茹阿因为最高统治权而斗争。神战胜了阿苏茹阿。在那以后，争夺统治权的战争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神和阿苏茹阿为争夺统治权而战。这一次神被征服了。而且阿苏茹阿认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于是他们说道：“那么，既然这样，让我们把世界从人和神之间分开；让我们继续在我们各自的土地上生活。”因此，他们将世界分成了东方和西方。

听到这些，被打败的阿底提亚请求得到地球的一部分土地：

当他们听到这些话时，神说：“阿苏茹阿瓜分了地球！让我们到阿苏茹阿划分给我们的领地中去；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地球的任何资源，我们又能拥有什么？”

由毗湿奴领头，神去会见阿苏茹阿。

傲慢的阿苏茹阿只给了阿底提亚与毗湿奴的领地相同的地球领地……但是众神使用了计谋，而且将毗湿奴的领地“圈住”，这样便可以“朝着三个方向行走”。因此众神获得了地球3/4的土地。

聪明的阿苏茹阿随后从南面攻击。众神问火神阿格尼，“我们怎样才能永远征服阿苏茹阿？”阿格尼建议他们使用人造的钳子：当神攻击阿苏茹阿的地区时，“我会去北边，而你们则从那里把他关进去；在将他关进去的时候，我会把他放倒。”就这样，阿苏茹阿被征服了。《百道梵书》记载道，“神急于知道他们如何能够弥补这场牺牲”。因此，古印度著作写道，“因为这场战争，黄牛和索玛饮料都恢复了供应”。

这场战争同时在陆地、海洋、天空展开。根据《摩诃婆罗多》记载，阿苏茹阿在空中建造了3座城堡，并从城堡里攻下了地球的3个区域。在这场战争中，阿苏茹阿的同盟神隐身作战，并且他们使用的武器也看不见；其他那些在海上之城作战的将士们，都被天神俘获了。

在这些战争中，打得最漂亮的是因陀罗。在陆地上，他重击了阿苏茹阿的99个要害，并且给予全副武装的进攻者沉重的打击；在天空中，他从他的空中战车里进攻躲在“云中堡垒”中的阿苏茹阿。

他们与清白者的军队狭路相逢，

接着里维戈瓦斯展现出了所有的力量；

他们像是与男人战斗的被阉割者一样逃跑，

他们被因陀罗生发出的束带分散了。

因陀罗击毁并穿过埃利毕沙的强大城堡，

他把沙西拉切割成了碎片。

你用你的闪电击倒你的敌人，

因陀罗的武器凶狠地降落在敌人头上，

他的尖锐的冲击霹雳，

将敌人的城镇变为碎片。

你勇敢地向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前进，

用你的力量摧毁一个又一个的城堡。

你，因陀罗，和你的击败敌人的朋友，

从远方慢慢赶来的狡猾的拉马奇。

你击倒了克兰亚、佩南亚……

你摧毁了上百个凡格瑞达的城镇。

你让高耸天国的脊脉震撼，

当你勇敢地亲自重击沙巴拉的时候。

众神打败了敌军，并且使他们“逃向毁灭”，因陀罗随后努力使黄牛恢复自由。黄牛被恶魔藏在一座山里，在

能够释放火焰的神安格瑞瑟司的帮助下，因陀罗在击碎高强度的隐蔽处后，解救了黄牛。一些学者，如J.赫伯特，在《印度神话》一书中，认为因陀罗释放了威力无穷的射线。



当神之间的战争开始的时候，阿底提亚给阿格尼命名为“赞颂祭司”，他们的“军队首领”。在战争进行中——早在1000多年前一些文献便这样认为——毗湿奴成了首领。战争结束后，由于因陀罗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他被封为最高统治者。在希腊神谱中，他建立统治权的第一次行为是杀死自己的亲身父亲。《吠陀经典》婉转地向因陀罗发问：“因陀罗，是谁使你的母亲成为寡妇？”因陀罗以提问的方式回答：“当你杀死你的父亲，抓住他的脚的时候，是什么造成了神的冲突？”

因为杀害父亲的罪行，因陀罗没有了喝神的饮用水索玛的权利，他的不朽之躯遇到了危险。他们“登上天堂”，让因陀罗和被释放的黄牛在一起。但是“他通过释放雷武器，在神走后逃走”，并从神的北方领地上升。因为恐惧因陀罗的武器，神喊道：“不要掷武器！”并同意让因陀罗再次享用神圣的食物。

因陀罗拥有了神的统治权，但是，他并不是没有对手。挑战来自技术之神瑟奇，赞美诗含蓄地称他为“长

子”——这也许可以解释他认为自己将要继位的说法。因陀罗迅速用雷武器重击他，这个武器对瑟奇来说已经过时。但是随后战争被恶神弗栗多（“阻碍者”）接管。一些文本认为，他是瑟奇的第一个孩子；但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一个人造的怪兽，因为他的生长极其迅速，并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最开始因陀罗被击败，他逃到了地球遥远的角落。当所有的神都抛弃了他的时候，只有21个魔录多和他同一战线。这一组神拥有最快的空中战车，他们“大声的咆哮就像风吹得岩石摇晃”并使自己“升到了高处”：

这确实令人惊奇，他们咆哮着，

沿着空中山脊前行。

他们传播自己明亮的、天上的光束……

与闪电一起握在手中。

金色的头盔戴在他们头上。

有了魔录多的帮助，因陀罗重新回到了和恶神弗栗多斗争的战场。用生动的词语描写这场战争的梵文本，已被J.缪尔翻译成成韵的诗歌版本：

勇敢的神驾着战车前行，

炽热的速度横扫天际，

英雄加速划过天际，
东道主马鲁特护送他，
受到风暴的影响而产生的浮躁情绪。

在闪电般的车上，闪烁着
如战争一样浮华和骄傲的闪光……

他们对厄运的咆哮就像狮子的怒吼。

铁力使牙齿消耗，
山和地球都在摇晃，
所有的生物都处在即将到来的震动中。

虽然地球摇晃而且所有生命都在想法逃脱，但敌人
恶神弗栗多，仍在冷

静地想着对策：
栖息在陡峭的空中，
恶神弗栗多的堡垒明亮无比。

因为战争，他们翻越墙壁，
这只勇敢而又巨大无比的恶魔站立着，

对他的魔术表演非常自信。

“没有警报，不畏因陀罗手臂的强大力量”，不怕那些“致命飞行的恐惧”，恶神弗栗多站立着等待。

然后他看到了可怕的场景。

当上帝与魔鬼在斗争中相会。

他削弱了弗栗多发射的导弹的威力，

他使雷电交加，大雨倾盆。

神激烈的愤怒受到了蔑视，

因陀罗没有效果的迟钝武器被丢到了一边。

当弗栗多用光了所有强烈的导弹，因陀罗占据了战争的主导权：

因陀罗自豪地投掷武器

使雷电交加，风驰电掣。

受到惊吓和恐惧的神仍然站立着：

恐惧填满了这个广阔的世界……

因陀罗投掷的雷电，“是经技术之神瑟奇的手用神铁

制造的”，这是一种复杂的、光芒四射的放射物：

在如矢般迅疾的阵雨中谁可以稳定地站立？

通过因陀罗的红色右手，

成百个雷电和上千磅铁轴，

在火焰的滋滋声中划过了天空，

使骄傲的敌人处于劣势。

突发和无休止的打击，

能够可靠地击溃对手。

谁去抗击雷电的力量谁就是傻瓜。

导弹准确地击中了他们的目标：

弗栗多的末日被敲响了，

因陀罗的铁弹犹如阵雨

发出了飞行的叮当声：

穿透的、分裂的、压碎的与可怕的吼叫

让濒临死亡的恶魔

从他的云中堡垒跌下了天际。

如同“砍伐树木的斧头落在树干上”一样，弗栗多平卧着跌倒在地面。尽管“没有根基和赤手空拳，他仍然挑战因陀罗”，“因陀罗给了他致命一击，并用螺栓刺透了他的双肩”。

因陀罗胜利了，但是，命中注定胜利并不仅仅属于他。他宣布获得了迦叶的王位，而他的父亲，怀疑他们父子关系的真实性，即他出生时由于卡西雅伯的愤怒，他的母亲隐藏了他。为什么？关于他的亲身父亲是他的哥哥瑟奇的传言是真实的吗？

《吠陀经》只叙述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因陀罗是伟大的神，但是他不能独掌政权：他要与他的兄弟阿格尼和苏利耶分享权力，就像宙斯不得不与他的兄弟哈迪斯和波塞冬分享领地。

第四章

地球编年史

希腊神和印度教神之间的族谱和战争的相似性似乎是不充分的，在赫梯皇家档案馆——在一个今天被称为波格斯凯的网站——发现的便笺里，记录了更多具有类似故事情节的传说：一代人怎样攻击另一代人，一个神怎么对抗其他神以夺取统治权。

如同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一样，我们所发现的最长的文本，记录了赫梯的最高神特舒卜：他的家谱；他统治地球上层区域的合理设想；以及神库玛而比发动的对抗特舒卜以及他的后代的战役。

在希腊和埃及传说中，库玛而比的复仇者在神族的帮助下被隐藏了起来，他们一直在地球的“黑暗”部分成长。最后的战斗在天空和海洋上打响。在一次战斗中，特舒卜得到了70个驾驶战车的神的支持。一开始特舒卜被打败了，并且过着隐藏流亡的生活，最后，特舒卜在神和神的战役中面对他的挑战者。

特舒卜全副武装，依靠“能够将岩石放射到90英里远的雷风暴武器”，以及“发出可怕的光芒闪电”的战车登上

了天空，“在天空中他将脸”面向敌人。虽然支离破碎的便笺就此结束了故事，但毋庸置疑的是，特舒卜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这些古老的神是谁，谁为了争夺领导权互相攻击，并且通过国家间的战争争夺地球霸权？也许条约恰当地结束了这些人类发起的非常战争，而神是这些战争的引导者。

在两个多世纪的战争后，埃及人和赫梯人换来了和平，赫梯国王哈塔斯利西三世的女儿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婚姻维系着这种和平。

法老在纪念石柱上记录了这件事情，这些石柱分别位于卡马克，阿斯旺附近的埃利潘蒂尼以及阿布辛波神庙。

描述赫梯公主去埃及的旅程的著作认为，当“埃及的陛下看见她拥有如女神一样美丽的脸庞时”，他立刻爱上了她，并且认为她是“神卜塔赐给他的天使”，而且也是赫梯承认他“胜利”的标志。文献的另一部分说明了这一外交事件的目的何在：13年前，哈塔斯利西向法老发出了和平条约；但拉美西斯二世仍然盘算着他险些丧命的加低斯之战而忽视了和平条约；“哈提的伟大首领以后每年都向他的陛下书写和平条约，但是拉美西斯没有重视”。最后，便笺上记录，哈提不是派使者而是在国王的亲自陪

伴下“送来了他的大女儿，在这之前送来的是珍贵的贡品”。想弄清楚这些礼物的含义，拉美西斯派出了埃及护卫队接见和护送这些赫梯人。而且，如上所述，他被赫梯公主的美丽折服，使她成为皇后，并给她起名玛阿特勒胡鲁-拉（“太阳神能看见的美女”）。

我们的历史也得益于这段一见钟情的爱情，因为埃及法老随后接受了迟来的和平条约。在距加低斯战役和美丽的赫梯公主的传说发生地不远的卡马克，故事继续被记录下来。关于这个故事的两个版本被发现，一份几乎是完整的，还有一份却支离破碎，它们已经被埃及的历史学家翻译出来。因此我们不仅有完整的条约案文，并且也知道，赫梯国王用阿卡德人的语言写下了条约，那是当时（如同法语在一两个世纪以前一样）处理国际关系的共同语言。

他把写在银便笺上的阿卡德语原稿的副本给了法老，在卡马克的埃及语的描述是这样的：

在银便笺的前段是：

一些人物，其中包含有一张赛特的画像，还有伟大的哈提大王子，被印了字的边缘包围：“天空之神赛特；哈塔斯利西指定的统治规则”……

在另一边的赛特像的包围物中包含了：

在哈提女神形象构成的人物图中，包括哈提公主的形象，也被印了字的边缘包围：“阿丽娜城的神拉，土地之神”……

在内部围绕这些人物的的是：阿丽娜城的神拉，土地之神。



图17

在赫梯皇家档案馆，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描述赫梯神的印章，包括赫梯国王在内（见图17）。这枚印章的描

述和埃及文献一样详细，甚至把印章边界的包围物也描述得清清楚楚。克服种种困难，最初用阿卡德人的语言描述在两片便笺上的条约，也在档案馆里被发现了，但是，所谓赫梯文本中的首席神是特舒卜，而不是“哈提的赛特”。因为特舒卜意味着“风暴”，而且赛特（他的希腊名字是龙卷风）意思是“狂风”，看起来似乎是埃及人和赫梯人根据神的姓名的修饰语，使之同众神与信仰相匹配。按照这个观点，特舒卜的配偶赫巴特被称为“天空的夫人”，以和埃及版本条约中的女神的名字相匹配；太阳神拉就是赫梯人所谓的“天空之神”，在阿卡德语版本中他们被称为沙马氏（“光明一号”），等等。

很明显，埃及人和赫梯人对众神的信仰是对立的但也是平行的；而且学者开始怀疑，接下来还将揭示出的一些古代条约是什么样。

一个签订于公元1350年左右的条约有许多让人惊奇的信息。条约是由赫梯国王夏皮努马和米坦尼王国国王黑太子制定的，当时米坦尼王国位于幼发拉底河中部，夹在赫梯国、苏美尔古国以及阿卡德古国中间。

和通常一样，这个原始条约一式两份，条约的原版放置在卡哈特城的特舒卜神殿里，这座古城以及记载条约的石碑在岁月的风沙中消失了，但是另外一份放置在赫梯阿丽娜（“在飞盘女神前面”）圣城中的石碑，在此后大约3300年左右被考古学家发现了。

和当时的所有其他条约一样，赫梯和米坦尼国王的条约末尾有一个祷告：“缔约双方的神在场，听到了双方的缔约并且担当证人。”因此，遵守条约将得到神的护佑，而违背契约者将会把神激怒。这些契约双方的神，当时从作为两个王国的至尊统治的神（担当国王和王后）特舒卜和他的配偶赫巴特开始列起，所有条约就放置在哈提和米坦尼王国的神的神龛中。当时，很多幼神（这两个统治神的后代），不论男女，被列在各省会城市，代表他们的父母充当统治神。

在那个时候，有一长串相同的神处在同一个等级；这和埃及不同，在埃及，当时不同的神殿必须相配。根据其他已经发现的版本可知，赫梯神殿实际上是照搬或者模仿人类的神殿。但这个特殊的条约有些奇怪，在石碑尾端的见证神中间，同时列有Mitra-ash、Uruwana、Indar以及Nashatiyanu神，就是米特拉、伐楼拿、因陀罗和印度教万神殿的拉瑟提亚神！

赫梯人，印度人，人类，谁是起源呢？在赫梯人和米坦尼人的条约中可以找到答案：三者都不是。这些所谓的“雅利安”神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一起被列在条约上，这些“古老的神”包括：阿努、安图夫妇、恩利尔和他妻子宁利尔、艾和他妻子唐克娜；以及“邪恶之神，誓言之神……库德城的奈格尔……战神尼努尔塔……好斗神伊师塔。

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早期他们经常被阿卡德的萨尔贡提到、萨尔贡自称是“伊师塔的监护者，为阿努施涂油礼的牧师，恩利尔的伟大而正直的牧羊人”。

他的孙子那拉姆-辛抵达雪松山，当时有奈格尔神帮他“开路”。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授命于阿努，让恩利尔走在军队的前面，进军其他地方。亚述的国王提革拉昆列色因接受了阿努、阿达德和尼努尔塔的命令而大胜；撒缦以色列用奈格尔提供的兵器作战；伊撒哈顿在伊师塔的配合下进军尼尼微。

不难看出，在赫梯人和胡利安人的语言里，众神名字的发音不同，但他们写众神名字都用的是苏美尔字体；甚至连决定神都通常被看成是苏美尔的DIN.GIR，字面意思为“正义者”。因此特舒卜的名字被写成DIN.GIRIM（“暴风神”），也就是苏美尔人伊希库尔神的名字，也被称作阿达德；或者也可以写成DIN.GIRU，意思是“神10”，这也是伊希库尔 / 阿达德的数字等级——其中阿努等级最高（60），然后是恩利尔（50）、艾（40）……这样依次排下去。同样，像苏美尔人的伊希库尔 / 阿达德一样，特舒卜被赫梯人描绘成“挥舞他发光的武器”（见图18）。



图18

当赫梯人以及他们的著作重新面世时，学者们就确信：在赫梯和埃及文明之前，在亚述和巴比伦之前，甚至在阿卡德之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就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苏美尔文明。其他所有文明只是这个现知最早的文明的分支。

无可争议，苏美尔最早记录了神和人类的传说。那里有很多内容被首次铭刻——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详细得多。在那里，所有那些文字记录的历史以及有关地球起源的史前史，被我们称之为“地球编年史”。

发现和理解古代文明是一个让人惊讶不断、难以置信的认知的过程。如果不是这些书写下来的文字的话，古代的石碑——金字塔、金字型神塔、巨台、柱状废墟、雕石，依然只是过去历史神秘而无言的证据。没有这些文字，古老的石碑只能是个谜：它们的年代不明、建造者无法考证、建造的目的也无从可知。

谢天谢地，我们能认识古代的文字记载——丰富而且详细，用石碑、手工物、基石、瓦片、餐具、任何能够想象的物体制成的武器，像诱人的石板一样，在上面刻着名字和历史事件。此外还有泥板：平整的湿黏土，有些小的可以握在手掌上，在其上，抄写员用一根铁笔灵巧地用浮雕的符号凑成音节、字和句子。然后让这些泥板变干（或者烤干），这样，永久的记录就制成了，它们在经历了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后依然保存了数千年。

在不同的地方——经济和政治中心、庙宇和皇宫，在古老的近东各地——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建筑，到处都有这样的泥板；而且有正式的图书馆，里面有成千上万的泥板，按主题清清楚楚地分类，内容都写有标题，作者写上了名字，各续集都用数字标明。可以肯定，无论是他们何时记录的历史、科学和神，都被认为是以前石板的复制品（用古代文字书写）。亚述和巴比伦王国这种辉

煌的展现着实让考古学家惊讶，但读了它们的“古城”铭文后，考古学家变得更加困惑。苏美尔和阿卡德，国王的称谓到底有什么含义，以至于让这些帝国的国王都这么钟爱？

在发现了关于阿卡德城的萨尔贡记录后，现代的学者才开始确信：一个伟大的王朝，萨尔贡王朝，确实在亚述和巴比伦繁荣前500年就崛起于美索不达米亚了。学者们在这些记载中兴致勃勃地读到：萨尔贡打败乌鲁克，并摧毁了他的城池……萨尔贡，阿卡德城的国王，打败了乌尔的土著人……他打败E-尼玛尔，毁了他的城池并占领了从拉格什直到海边的领土，在海里清洗他的武器。萨尔贡在与乌玛土著人的战斗中大胜……

学者们质疑：在阿卡德城的萨尔贡王朝前，甚至在公元前2500年前，世界上存在城市中心和城墙吗？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确实存在。这些就是苏美尔的城市和苏美尔的城市中心。这些地方被确认为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中心。这里的土地早在6000年前就被开垦了；和别的地方不同，这里比较突然和难以理解地出现了文字和文化、国王和牧师、学校和庙宇、医生和航天员、高耸的房子、运河、码头和船；发达的农业、先进的冶金术、纺织工业、商贸、法律、政治和道德的观念；宇宙理论，以及历史和史前史的记载。

所有这些作品，长篇叙事传说、两行谚语，记录着世界和神，同样的事实——作为苏美尔人及其以后的民族不变的宗旨：在过去，DIN.GIR，“正义的人”，从希腊人开始的所谓“神”从自己的星球来到地球。他们选择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作为自己离家后的新家。他们把这片土地称为KI.EN. GIR^{□□}“火箭主人的领地”（阿卡德语名，而苏美尔语中意为“土地的守护者”。）他们把这里当成在地球的第一个栖息地。来自外星、首次定居地球的宇航员在苏美尔人的版本中没有被重点记载，其他不同的版本则多次提到他们，往往是这样陈述的：在大洪水前的432000年前，DIN.GIR（“火箭光明使者”）从自己的星球登临地球。苏美尔人认为，他们来自太阳系的第十个组成成员——一个由处于中心的太阳、月亮、现在已知的九大行星，以及一个更大的行星组成的系统，它的轨道很大，3600年才绕太阳一圈。他们写道：这个轨道把这个星球带往遥远宇宙的一个“站”，然后越过火星和木星来到地球附近。在这一情况下一正如古人在4500年前的画中所描绘的那样（见图19），它的名字叫作尼比鲁（“交叉”），它的符号就是一个“十字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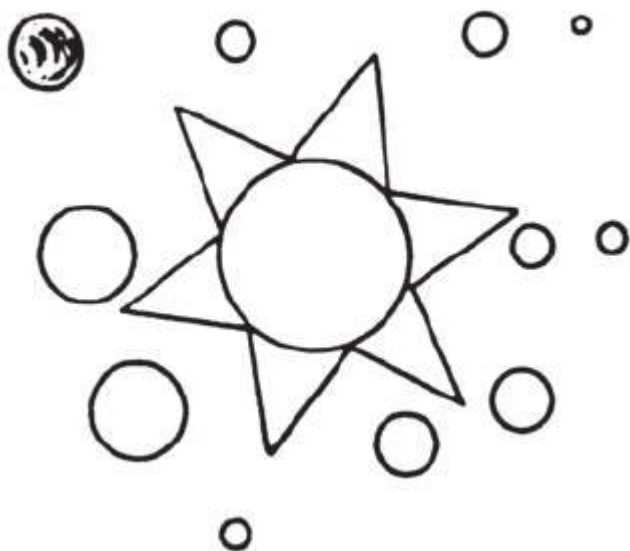


图19

大量的古代记载写着：从尼比鲁星球来到地球的宇航员头领叫E.A（艾，意为“他的房子是水”）；在他着陆定居埃利都后，他给地球的这第一个站点取名为EN.KI（“地球之主”）。在废墟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文字记载，上面有艾着陆时的报道：

当我来到地球，

到处是洪水。

当我来到它的绿色草地，

在我的命令下，堆起了土堆。

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建起了我的房子……

房子的影子落在蛇沼泽上。

文章继续描述了艾在波斯湾的沼泽地上努力营造非凡的供水系统的情景：他调查了这片沼泽地，挖沟掘渠以控制水和排水，用本地黏土制造砖，修建建筑物。他用沟渠连接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在沼泽地的边缘，他建造了房屋、码头和其他的设备。

这一切都有一个原因：他的星球上需要黄金，不是用来制造珠宝和其他琐碎的用品，因为在以后的几千年中，这些到达地球的游客从来没有佩戴过黄金首饰。毫无疑问，尼比鲁人的太空计划需要黄金，很明显的是，印度参考文献中的天空战车覆盖着金子。事实上，在许多方面，黄金对太空设备和我们当今的交通工具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一点，可能不是尼比鲁人在地球上密切地寻找黄金，并将它们大量运回他们星球的原因。金属有着独特的性质，它在返回家园的重要用途中可以发挥作用，因此金属影响着这个星球上人们的生存；据我们所知，将黄金颗粒悬挂在尼比鲁逐渐消失的大气中，便可以减少大气的损耗。

尼比鲁统治者的儿子艾被选择来承担一个重要的使命。他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绰号是NU.DIM.MUD，“他很会制造东西”。这项计划，就如它

的名字“艾”所表示的一样，是要从平静的波斯湾和从波斯湾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浅滩沼泽连接处抽取黄金。苏美尔人描述艾就像水流的主人，他坐在被相互连接的小瓶包围的实验室中（见图20）。

已经公开的传说表明，这个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黄金产量远远低于预期，为了加快抽取黄金的速度，更多的宇航员——一些文献把他们称作阿努纳奇（“那些从天空来到地下的人”）在地球上着陆。他们一行有50人，这些宇航员中的一个队伍是由恩基的大儿子马杜克带领的。文字记录了马杜克给他的父亲传递的紧急消息，它描述了一场临近地球的灾难，即当宇宙飞船经过太阳系的一颗行星（可能是木星）时，差点和这颗行星的一个卫星相撞。当描述到宇宙飞船的遭遇时，马杜克兴奋地告诉他的父亲：



图20

它像一种武器；

它像死亡般冲向前。

阿努纳奇遭到了重击……

像小鸟一样飞行得最好的飞船胸部遭到了重击。

圆柱体印章上的苏美尔雕刻（见图21）形象地描述了在宇宙飞船离开火星（第六大星球）到达地球时（从内计数的第七大行星，象征着7点，总是和月亮在一起被

描写），地球之主（左边）急切地会见他打扮得如同宇航员一般的儿子（右边）的场景。

恩基的父亲安奴（在阿卡德语中是阿努）从其统治的行星回到家里，对着陆一方的进程显得焦虑而又满怀期望。但缓慢的进程最终使其失去了耐心，从海水中抽取黄金的实验计划进展也不如人意。

但是对黄金的需求仍然存在；而且阿努纳奇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或者用新方法来获得黄金：采矿。因为阿努纳奇那时明白，黄金在非洲大陆（在从苏美尔进化而来的闪族语言中，za-ab——Abzu的反面——直到今天还作为黄金的单词保留着）的AB.ZU（“原始的来源”）很丰富，并且自然可用。

但是，存在着一个主要的问题。非洲黄金的开采必须从地球的深处抽取；要从经过深思熟虑的从海水中抽取的计划转变到从地下繁重艰辛地开采，这是个长远的决定，且并不容易实施。很明显，这个新计划需要更多的阿努纳奇。他们在“出色的矿脉开采地”建立了殖民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一些开采设施。这一切都是由恩基本人处理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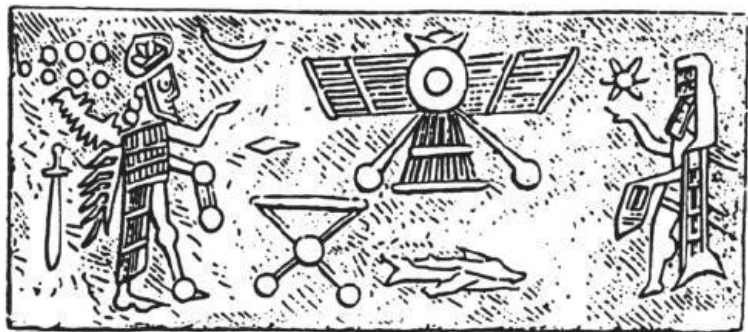


图21

阿努认为，他无法独自做到这些；在恩基着陆后的尼比鲁8年——地球上为28800年，他来到地球独自观察一切。他在继承人恩利尔（“上帝的命令”）的陪同下来到这里——阿努认为，他的这个儿子可以承担起在地球上的使命，而且可以将黄金运送到尼比鲁星球上去。

选择恩利尔来完成使命可能是必要的，但这个选择也是痛苦的：因为它会激化两名同父异母兄弟间的竞争和妒忌。因为恩基是阿努的大儿子，他是阿努6名小妾中的一名所生，有望继承阿努在尼比鲁的王位。

但是后来，就如《圣经》中亚伯拉罕的故事一样，他的妾夏甲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他的妻子）萨拉——阿努同父异母的妹妹妻子安图姆生下了儿子恩利尔。按照尼比鲁星球上的继承规则，恩利尔取代恩基成了法定继承人。现在，恩基与生俱来的争强好胜，使得这个竞争对手来到地球上夺取王位。

人们不应强调血统和家谱在神的战争中的重要性；在血统和家谱战争中的诸神，就像在尼比鲁和以后在地球上争夺继承权和统治权的战争中的其他人一样。

事实上，当我们揭开神的战争的持久性和残酷性的神秘面纱，并且试图把它们放入历史和史前历史的框架中——以前从来没有进行过的工作时——我们很清晰地发现，这种持久性和残酷性来自性行为的砝码，这种行为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基于遗传纯度的考虑。这些战争的核心根基于一个由等级制度和继承权决定的复杂度，性行为不是由温柔和强暴所决定，而是由他们的目的和结果所决定。

有一个苏美尔传说讲述了阿努纳奇的总司令恩利尔的故事，他爱上了一个在河里裸浴的护士，说服她和他去航行，并不顾她的抗议（“我的阴唇小，不知道性交”）和她做爱。尽管他的等级很高，但还是被“50高级神”逮捕。当他回到他的城市尼普尔时，被“7个阿努纳奇法官”发现，并且判处了他强奸罪。他们判处他流亡冥界之屋（当他和跟随他一起流放的女神结婚时，他被赦免）。

许多歌曲纪念了伊南娜和一个名叫杜姆兹的年轻的神之间的爱情，其中的“催眠调”用感人肺腑的语言描述了这段爱情：

噢，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里。

噢，把他的心放在我的心的旁边。

与他携手不仅仅是甜蜜，

最令人甜蜜的是与他心连心的爱情。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纪念诗中的支持口吻，因为杜姆兹是伊南娜的准新郎，她的选择赢得了她的哥哥乌图 / 沙马氏的支持。但是，如何解释描写伊南娜与她自己的兄弟激情做爱的文字呢？

我心爱的人遇见了我，

他和我在一起很开心。

我的兄弟把我带回了他的家，

让我躺在他甜蜜的床上……

我们的口舌紧紧相连，

面相俊朗的哥哥和我一起激情了50次。

如果我们了解兄妹之间不结婚但是可以做爱，这就能够被理解。另一方面，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结婚是被允许的；同父异母的姐妹所生的儿子在等级制度中是最高贵的。尽管强暴遭到谴责，但如果是为了获得王

位，性，甚至是无规则或者是暴力的，也是被纵容的。一个很长的传说讲述了恩基为了获得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苏德所生的他的（以及恩利尔的）男性继承人，他强迫自己在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将精液倒在她的子宫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而不是一个儿子），当这个女孩变得“年轻而美丽”时，恩基不失时机地与她做爱，他讨她的欢心，拥抱她，坐在她的大腿上：他触摸她的大腿，他触摸……并且与这名年轻的女孩同居。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在这名女孩的后代身上，直到苏德诅咒恩基使他瘫痪。直到此时，寻找男性继承人的荒唐事才停止。

当恩基从事这些性事的时候，他已经娶了宁基，这说明，谴责强奸罪的基准并不禁止婚外情本身。我们也知道，神被允许拥有任何数量的妻子和小妾（编目为CT-24的文献列出了阿努的6个小妾），但是，如果结婚，他们不得不选择一个作为其官方配偶，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同父异母的姐妹就起到了作为正式配偶的作用。

如果这些神，除了他的名字和许多绰号外，也被授予了真正的名字，那么他的正式配偶要拥有这个名字的女性形式。因此，当AN获得了他正式的名字（“天空之神”）后，他的配偶被称为安图，在阿卡德语中是阿努和安图姆。嫁给恩利尔（“上帝的命令”）的护士获得了名字宁利尔（“夫人命令”）；恩基的配偶唐克娜很快被称为宁

基。

由于阿努纳奇神之间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这些伟大的、许多古代的作者编写的神的名录本质上就是一个家族族谱。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清单里，被古代作者命名为“AN : ilu Anum”的系列列出了“恩利尔的42位祖先”，很清楚的是，这是21对夫妻神。这一定是皇家血统的伟大标志，因为另外两个描写阿努的相似文件也列出了他在尼比鲁的21对祖先夫妇。我们知道，阿努的父母是AN.SHAR.GAL（“伟大的天空王子”）和KI.SHAR.GAL（“伟大的土地公主”）。就像他们的名字表示的一样，他们并不是在尼比鲁占统治地位的夫妻，但是，父亲是伟大的王子，意味着皇位继承人；他的配偶是一位伟大的公主，大女儿就是权力继承人（由不同的妻子所生），因此，就出现了同父异母的安沙戈。

这些家谱，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诸神在着陆地球前以及随后发生在尼比鲁的事情。

※

将艾发送到地球上寻找黄金，意味着尼比鲁人已经注意到在宇宙飞船发射前，金属在地球上的重要性。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有很多种答案：他们可能用无人卫星探索地球，就

像我们用极地系统探索其他的星球一样。他们可能会在地球上着陆来加强调查，就好像我们登陆月球一样。实际上，他们在火星上登陆时，并不能排除他们也从尼比鲁到地球进行太空航行的可能，就像我们在文献中读到的一样。

我们无从得知，无人飞船在地球上是否登陆过，如果是，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但是，的确存在关于在戏剧性环境中发生的更早期着陆的编年史：尼比鲁被废除的统治者乘坐飞船逃到了地球上。

这件事情肯定是发生在艾被他的父亲送到地球上之前，因为通过这件事，阿努成了尼比鲁的统治者。实际上确实是阿努霸占了尼比鲁的王位。

这个信息都包含在一个文献里，这个文献的赫梯版本是由古代的学者“天空之王”命名的。它揭示法庭里的生命，而且讲述了仿佛莎士比亚的故事情节中背叛和掠夺行为的传说。文献里说，当尼比鲁的继位大典到来的时候——由于自然死亡或者是其他原因，并不是准继承人阿努的父亲安沙戈登上了王位，一位名叫阿拉卢的亲戚取而代之，登上了王位。



图22

出于有意和解或者是尊重文化传统，阿拉卢任命阿努为他的皇家司酒者，我们从许多东方文献和皇家记事（见图22）中了解到，这是一个受人尊敬而且值得信赖的职位。但是在尼比鲁时间9年后，阿努“向阿拉卢发起战争”并且罢免了他：

在远古时代，阿拉卢是天空之王。

阿拉卢坐在宝座上；

强大的阿努，在神中名列第一，

站在他面前：

他向阿拉卢鞠躬，

将酒杯送到阿拉卢的手中。

阿拉卢担任了9年的天堂之王。

在第九年里，

阿努向阿拉卢发起战争。

古代文献告诉我们，随后激烈的地球战争发生了：

阿拉卢被击败，他在阿努面前逃离！

他被打下了地狱。

阿努继承了王位。

虽然在阿拉卢之前，关于地球及它起源的种种很可能已经被尼比鲁人知晓，但是事实是，在这个传说里，确实有关于承载着艾来到地球的使命的尼比鲁人乘坐宇宙飞船登陆地球的记载。苏美尔国王列出了一个报告，上面写着，埃利都的第一个统治者被称为阿拉尼姆——这个名字也有另外一个绰号艾 / 恩基，或者是苏美尔人对阿拉卢名字的翻译；它可能使我们因此想到的是，尽管

被罢免，阿拉卢还是密切地关注尼比鲁的命运，并且告诉他的罢免者，他在地球的水域里发现了黄金，罢免者和被罢免者之间的和解被证明的确发生过。因为阿努先迈出和解的步伐，并任命阿拉卢的孙子库玛而比为他的皇家司酒者。

但是和解的姿态仅仅只造成了尼比鲁自身的历史重演。尽管拥有所有的奖项和荣誉，但年轻的库玛而比无法忘记阿努从他的祖父手里篡夺了王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库玛而比对阿努的敌意变得越来越明显，阿努“不能面对库玛而比的目光”。

所以阿努决定带着他的继承者恩利尔一同离开尼比鲁，前往地球，阿努认为这比带着年轻的库玛而比更安全。

把恩利尔带到地球上的决定使他有责任和恩基斗争——这场斗争在目前为止发现的文献中找到了来源。愤怒的恩基威胁说要离开地球返回尼比鲁，但是人们能够相信他没有篡夺王位吗？如果这是一种妥协，阿努本人会留在地球上，任命恩利尔为尼比鲁的代统治者，人们可以相信恩利尔在阿努回来的时候会自动放弃王位吗？他们最后决定抽签来随机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分配权力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中也被反复提到。地球最长的编年史之一，被称为《阿特拉-哈希斯》的史诗记载了这次抽签和它的结果：

神紧握双手，

然后投下分散的签：

阿努上升到天堂；

对恩利尔来说地球是主体；

在地球上，海洋就像一个循环圈，

他们把这些给予了王子恩基。

恩基来到冥界之屋，

承认了他在冥界之屋的统治。

相信自己已设法分开相互竞争的兄弟后，“阿努升上了天空”。但是，在空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局面正等待着他。也许为了防范，库玛而比留在了围绕地球运动的宇宙飞船上；当阿努返回到宇宙飞船，准备开始回到尼比鲁的漫长旅行时，他遇到了愤怒的库玛而比。严厉的措辞不久就变成了打斗：“阿努向库玛而比发起攻击，库玛而比也进攻阿努。”当库玛而比用摔跤击败阿努时，“阿努从库玛而比的手中挣脱”。但是库玛而比设法抓住了阿努的脚，而且“有点偏向膝盖中间”，伤害了阿努的“男子汉气概”。古代文献这样描写（见图23a）道：就像阿努纳奇（见图23b）间伤害彼此生殖器的摔跤习惯。

带着羞耻和疼痛，阿努起飞前往尼比鲁，将库玛而比和宇航员操作的空间平台留在了后面。但是，在他离开后，他诅咒库玛而比“肚子上有3个怪物”。

赫梯传说和希腊传说中关于天王星乌拉诺斯被克罗诺斯阉割和乌拉诺斯被克罗诺斯的儿子吞噬的故事具有相似之处，其相似之处无须赘言。而且，正如在希腊传说中一样，这个小小的插曲为神和泰坦之间的战争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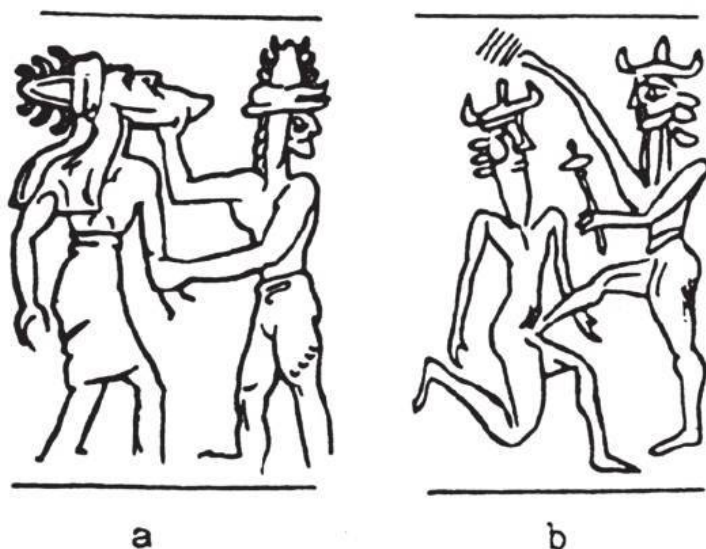


图23

※

在阿努离开后，关于地球的使命被认真执行。

随着越来越多的阿努纳奇人登陆地球——那时，人数已经上升到600，一些人被分配到下游，以帮助恩基开采黄金；另一些人控制矿石船舶；其余的和恩基一起留在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按照恩利尔制定的总体计划建立了更多的定居点，它是一个拥有清楚步骤的组织计划的一部分：

他完善了程序，神圣的条例；

在最佳的地点建立了五个城市，

并给它们命名，

而且把它们作为中心。

它们中的第一个城市是埃利都，

恩利尔将它给予了先驱努迪穆得。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洪积区，所有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功能，这些功能从它们的名字中可以看到。首先是埃利都——“在遥远的地方建造的房屋”，它是水域边缘的黄金抽取设施，在所有的时间内仍保留艾的美索不达米亚居留权。接下来是巴地比拉——“次矿石最终被建造的光明之地”，熔炼和提炼的冶金中心。接下来是LA.ra.AK□□“看到了明亮的火焰”，是指导宇宙船着陆的灯塔城市。西巴尔——“鸟城”是一个内陆城市；然后是

SHU.RUP. PAK□□“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被建成了医疗中心，它由苏德掌管（“她获得了重生”），苏德是恩基和恩利尔同父异母的妹妹。

此外还建造了另一个灯塔城市LA.AR.SA（“看见红色的光芒”），因为复杂的操作取决于在地球上着陆的阿努纳奇和300名宇航员之间的平衡，这些宇航员被称为IGI.GI（“看和观察的人”），他们处在连续不断的地球轨道中。这些IGI.GI就像地球和尼比鲁之间的中介代理，住在地球上空的环绕空间站里。被加工过的矿石被宇宙飞船从地球上运载到空间站，随后被转移到合适的飞船里，这些飞船将黄金运送到接近地球并在其巨大的椭圆形轨道中运转的星球上。宇航员和设备被用同样的步骤送到地球的同一位置，但是顺序是相反的。

总之这需要一个命令控制中心，并且恩利尔已经在着手建造和装备。它被命名为NIBRU.KI（“尼比鲁在地球上的殖民地”）——阿卡德的尼普尔人。它装备了天线，并且上升的空间站上方——美索不达米亚“巴别塔”（见图24）的原型——有一个秘密的房间，DIR.GA（“黑暗、炙热的”房间）是显示空间图（“以星星作为标志”）和杜兰基（“连接天堂和地球”）被保持的地方。

编年史认为，阿努纳奇在地球上的第一住宅区是“建造的中心城市”。这加深了洪积区国王关于重建苏美尔被洪水冲走的城市声明中的疑惑：

永恒的实地计划。

这些建筑已经永远决定了

这是一个拥有古代绘画和天空著作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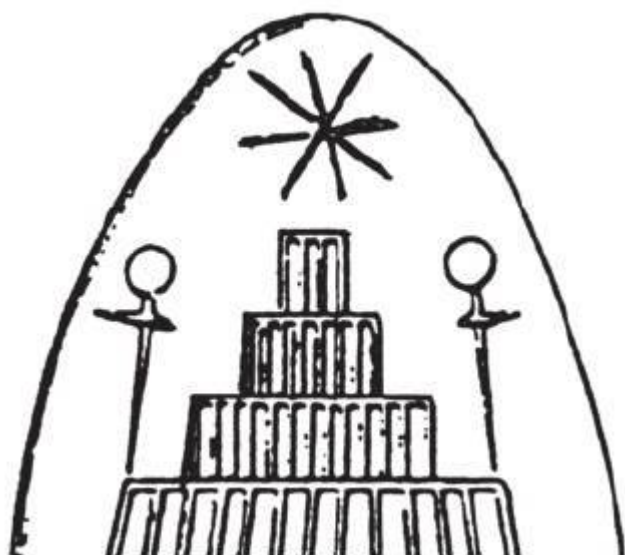


图24

只要我们在地图上标出恩基与恩利尔建立的第一批城市并且将他们用同心圆连接起来，难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们确实是“要被建为中心”：所有的这些城市离尼普尔飞行控制中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这确实是“来自高空”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只有对那些可以从高空中瞭望整个近东地区的人来说才有意义：选择双高峰山亚拉腊——该地区最显著的标志作为其里程碑，他们把太空站建在以亚拉腊山穿过幼发拉底河为基础的北线上。在这

个“永恒的实地计划”中，所有的城市被排列成一个箭头，标记出到达西巴尔太空站的路径（见图25），因此减少了对被定期运送到尼比鲁的黄金的关注，甚至是城市间的对抗，因为阿努在那以后一直都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但是在地球上，所有生活在黑色时期的人们都有难以想象的情绪和不可思议的冲突。



第五章

旧神之间的战争

阿努首次访问地球和随后到达地球，决定了之后的整个千年里地球上所有事情的发生。众所周知，他们创造了亚当代表的人类，我们称之为智人；他们还为了日后恩利尔和恩基以及他们后代之间在地球上的战争埋下了种子。

但是，首先在阿努的地盘和阿拉卢的地盘上有持久的冲突，地球上的仇恨爆发在对泰坦的战争中。这是一场“天空之神”对抗“在地球黑暗时期的神”的战争；在其最后的高潮阶段，这是一场众神的起义！

它发生于尼比鲁人在地球上定居的早期以及阿努首次访问地球后的一个月，从《天空之神》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些。这部文献在回顾对手的时候，指认他们为“强大的旧神，生活在古老时代中的神”。在将阿努和阿拉卢之前的5个神命名为“父母神”之后，它开始讲述关于在尼比鲁篡夺王位，阿拉卢的飞行，阿努对地球的访问以及和库玛而比之间冲突的传说。

《天空之神》中的故事还增加了一些有关赫梯 / 胡

利安人的文献，学者们将这些文献统称为《库玛而比周期》。这些费力拼凑（仍然严重分散）在一起的文献近来变得更加通俗易懂了，因为又发现了这些文献的其他碎片和另外的版本。

库玛而比是在与阿努斗争后多久登上王位，文献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是在这件事情过后一段时间才知道了答案。在设法吐出生长在肚子里的“石头”后，库玛而比来到了地球上。为了寻找解释丢失的部分文献的原因，他来到了艾的冥界之屋。

支离破碎的文本随后讲述了风暴神特舒卜出现的场景。根据苏美尔人的语言，特舒卜是恩利尔最小的儿子伊希库尔 / 阿达德。风暴神告诉库玛而比，每个神将要授予特舒卜美好的特性和物品，这惹怒了库玛而比；这些属性应该有智慧，而智慧是从库玛而比身上转移过来的。“库玛而比带着愤怒前往尼普尔”。破碎的文本使我们无法知晓接下来发生在恩利尔司令部的事情，但是在尼普尔待了7个星期之后，库玛而比便前往与艾商议。

艾建议库玛而比“升上天空”并且寻求拉马的帮助，拉马是“两个神的母亲”，因此，很显然，她是两个争议朝代的女家长。出于一些自身利益的考虑，艾用MAR.GID.DA（天体战车）将库玛而比运送到了天空，这个天空战车被阿卡德人称为ti-ia-ri-ta（“飞行工具”）。但是这个女神发现，艾没有得到众神的允许便来到了这

里，因此她发出“闪电风”袭击艾的空间站，迫使他与库玛而比返回地球。

但是，库玛而比并没有返回地球，他选择与被赫梯人／胡利安人称为依沙瑞拉（观察和环游的人）的轨道神待在一起。依沙瑞拉在苏美尔语中被称为IGI.GI，手中握着充足的时间，“库玛而比充分思考……在他的记忆里思考他们……他反复的思考创造出不幸的计划……他酝酿邪恶的阴谋。”他思考的精髓是他必须被尊称为“众神的父亲”，最高的神！

获得了轨道神依沙瑞拉的支持，库玛而比“穿上神速鞋”飞向了地球。在那里，他向具有领导地位的神派出了使者，让他们承认他的最高统治地位。

这个时候，阿努决定先战胜阿拉卢的孙子，再命令自己的孙子风暴神特舒卜找到并杀死库玛而比。凶猛的战斗随后在由特舒卜率领的地面神和由库玛而比率领的天空神之间展开；在一场战斗中，至少有70个神参加，他们都驾驶着天体战车。尽管大多数战斗场面消失在破损的文献中，但我们知道的是，最后特舒卜取得了胜利。

库玛而比的战败并没有结束这场争斗。我们从其他的赫梯史诗中了解到，在库玛而比死之前的他自己的时代里，他设法使山区女神怀上了他的孩子，从而诞生了

他的复仇者“石神”乌利库梅。当他在轨道神中间隐藏他神奇儿子的时候，他指导他成长并且攻击了特舒卜的“美丽城市库米亚……攻击风暴神并将他撕裂成碎片……像射鸟一样从天空中击落所有的神！”一旦在地球上取得了胜利，乌利库梅便“登上天空夺取王位”，并且通过暴力获得了尼普尔的王位。在发出这些指示后，库玛而比就逝世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孩子被隐藏着。但随着他长大——在他漫游天空的时候，他被乌图 / 沙马氏发现。乌图冲进了特舒卜的住所，并且通知他复仇者的出现。在用食品和饮料安慰他以后，特舒卜命令他“乘坐战车升上天空”，并且密切关注乌利库梅的成长。随后他来到了山上亲自监视石神。“他看到了令人畏惧的石神，愤怒地挥了挥拳头”。

意识到除了战争别无选择后，特舒卜立刻准备战车作战；赫梯人在文献中用苏美尔名字ID.DUG.GA“流动的骑士”称呼特舒卜，而赫梯文字运用了原苏美尔术语，所以装备战车的指示很值得引用。因为高转速的要求而使用“大爆竹”为车辆加速；连接“点亮”在前面的“公牛（能量设备）”和放置在后面的“高导弹公牛”；在前方安装了可以指明方向的雷达和导航设备；用强大的能量石激活了设备；然后给这个工具装备了“暴风雷电”，并且装入了至少800块“火石”：

光亮骑士的“大爆竹”

给战车润滑并且发动它。

“点亮的公牛”将它们放在犄角中间。

尾部的“高导弹公牛”

镀上了黄金。

前端的“指路者”

让它们放置并旋转，

为它里面提供高能的“石头”

使它们制造出“风暴闪电”。

它将岩石掀出90费隆（1费隆 = 1 / 8英里）

确定火石有800块……覆盖着

“恐怖闪耀着的光芒”。

让它们从它的贮藏室中出来，

让它们带来天体战车并将之准备好！

“在天空浩瀚的云层中，风暴神和石神面对面。”在最初的攻击失败后，特舒卜 / 阿达德的兄弟尼努尔塔加入

了战争。但是赤手空拳的石神将战争带进了库米亚的城门，它是风暴神的城市。

在库米亚，特舒卜的配偶赫巴特在神住宅的里屋里密切关注着战况。但是乌利库梅的导弹“迫使赫巴特离开了房子，她可能再也听不到神灵的消息……不管是特舒卜的消息还是其他神灵的消息，她都不可能知道”。她命令她的信使“穿上飞鞋”去往神的聚集地，带回有关战争的最新消息；她这样做是由于害怕“石神杀害我的丈夫，高贵的王子”。

但是特舒卜没有被杀害，他拒绝了随从躲在山区里的建议。“如果我们这样做，”他说，“天空将没有国王！”所以两人随后决定前往寻找冥界之屋的艾，并且根据“记载了命运的旧牌匾去寻找那里的圣人”。

意识到库玛而比有一个失去了控制的怪物儿子后，艾前去告诉恩利尔他们面临的危险：“乌利库梅将封锁天空和神殿！”阿努纳奇人把天空和神殿称为神的聚集地。当所有人都在不知所措地寻找解决的方法时，艾想出了一个方法：让他们从装“石头刀具”的密封仓库里带出一把专门的旧金属刀，并且砍下石神乌利库梅的脚。

在这个计划成功后，石神残疾了。当众神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来到了神的聚集地，所有的神开始怒吼并攻击乌利库梅”。特舒卜备受鼓舞地跳上了战车：“他在海洋

里追上了石神乌利库梅，并且要和他作战”。但是乌利库梅仍然狂妄地宣称：“我将摧毁库米亚，接手神殿，赶走众神……我还将成为天空之王！”

赫梯史诗的最后几行完全被损坏了，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否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梵语传说，即发生在因陀罗和恶神弗栗多之间的最后的战役？

接着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场面，

当神和恶神在战场上碰面

弗栗多发射了锋利的导弹，

还有雷和电的热量……

因陀罗掷出的雷电开始闪光，

雷声轰轰，

因陀罗的铁弹如阵雨般的叮当声和隆隆声很快敲响了弗栗多的丧钟

穿透声、碎裂声、压碎声与可怕的吼叫

使濒临死亡的恶魔头向前下跌……

因陀罗用螺栓重击了他的两肩之间。

我们认为，这是“神”和希腊传说中的巨神之间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发现“巨神”的含义。但是，如果故事和神的名字都具有苏美尔起源的话，“TI.TA.AN”在苏美尔语中的字面意思就是“居住在天空中的神”，准确地说，这些神是由库玛而比领导的，他们的对手是生活在地球上的阿努纳奇人。



事实上，苏美尔文献还记录了阿努的孙子和恶神不同部族之间一场古老的生死之战，这个故事被称为《祖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是尼努尔塔，他是恩利尔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苏德的儿子；它很可能是印度教和赫梯故事借鉴的原始传说。

苏美尔文献中的故事发生在阿努访问地球之后。根据恩利尔的全局指挥，阿努纳奇人完成了他们在冥界之屋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任务：矿石开采和运输，冶炼和提炼。通过繁忙的西巴尔空间站，宇宙飞船将珍贵的金属带到了由伊吉吉控制的轨道站中，然后通过定期访问，飞船到达了目的地星球。

这个复杂的空间操作系统——通过空间运输工具来去，以及地球和尼比鲁之间的交流，每个星球都到达了它们自己的目的地——通过恩利尔在尼鲁普的使命控制中心进行协调。在上升的空间站的上方，有一个房间，它

是最精准的控制室，在那里安装有重要的宇宙战车和轨道数据板——“命运的牌匾”。

一个名叫祖的神获准进入了这个神圣的房间并抓住了关键的牌匾，因此阿努纳奇和尼比鲁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

将苏美尔文本中的古巴比伦和亚述版本中的联系在一起，一个完整的传说便重生了。但是被毁坏的部分仍然使祖的真实身份以及他是怎么获得准许进入dirga的成了秘密。在1979年，W.W.哈罗和W.L.莫兰这两位学者在耶鲁大学收藏的古巴比伦牌匾里寻找到了这个秘密的答案，从而重塑了古代传说的开端。

在苏美尔语中，祖意味着“知识”，即一个具有一定知识的专家。很多版本认为，他是传说中的邪恶英雄AN.ZU（“他懂得天空知识”），他建议，和连接地球与尼比鲁的空间工程建立联系；而且重塑的编年史开端确实讲述了孤儿祖是怎么被操纵宇宙飞船和轨道空间站的宇航员接受的，这些宇航员被称为伊吉吉，通过他们，我们了解了天空和空间旅行的秘密。

当伊吉吉决定恳求恩利尔时行动便开始了。他们诉说“直到那时，伊吉吉就连一块破裂的聚居地都没有”。换句话说，地球上没有为伊吉吉提供任何休息和娱乐的设施，在那里，他们可以暂时离开严格的空间和失重的

状态而得到放松。为了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选择祖作为发言人，并且将他带到恩利尔在尼普尔的中心。

恩利尔，“居住在杜尔安基的神的父亲，他看见了祖，而且思考伊吉吉在说些什么”。当他在心里盘算着这个请求的时候，他仔细地研究了天空之神祖。毕竟，他是一个使者，虽然不是航天员却穿着航天员的制服？当他的怀疑加重的时候，艾意识到祖的真正祖先并且说了出来。他建议，如果祖在恩利尔的总部耽搁的话，恩利尔可以把伊吉吉请求的事情延迟。“你接待了他并且让他进入”，艾对恩利尔说。“在这个避难所里，在这个最核心的位置上，让他成为阻碍道路的那个人”。

神同意了艾对他说的话。

在这个避难所里祖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这个会议厅的入口

恩利尔已任命了他。

于是，有了艾的纵容，敌对一方的神——“一个隐秘的后代”阿拉努从心底的最敏感处被恩利尔接纳。在那里，祖“总是观察天空之神以及联系天地的神恩利尔.....祖总是在观察他的命运之签”，并很快制定了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很久的推翻恩利尔政权的计划”：

我将获取命运之签，

主宰神的命运；

我将建立我的政权。

在天空发号施令；

我将命令在空间站内的众神们！

“他野心勃勃，内心里装满了侵略的设想”。有一天，当恩利尔去游泳的时候，祖认为时机来临了。“他抓住了掌握在他手里的命运之签”，而且让他的鸟带着“安全地飞到了‘高山上的天庭’”。当这些发生时一切都静止了：

神圣的法则暂停了；

灯光逐渐消失；

沉默蔓延。

在太空，伊吉吉混乱不堪；

圣殿失去了光辉。

最初，“神之父恩利尔无话可说”。随着通信的恢复，“聚集在地球上的神一个接一个得到了消息”。在尼比鲁的阿努同样也听说了这件事。很显然，祖将被抓获而且神的命运之签将恢复如初。但是这一切由谁来做？因

为英勇而闻名的几个年轻的神到来了，但是他们都不敢到遥远的高山上去和祖作战，因为祖现在和恩利尔一样强大，并且偷用了恩利尔的“智慧”；“而且那些反对他的人会变成黏土……因为他的神勇诸神退却了”。

随后，恩利尔的法定继承人尼努尔塔走上前去承担起对抗祖的重任，因为正如他的母亲苏德指出的一样，祖要打败的不仅是恩利尔，而且也是“恩利尔政权”中的尼努尔塔。她建议尼努尔塔也用“智慧”这个武器，在祖隐居的山脉上向他进攻，只有在他躲在布满灰尘的屏障后，而且能够接近祖的时候才能展开行动。为了助尼努尔塔一臂之力，苏德借给他“能够卷起灰尘的7次飓风的宝贝”。

随着“日益坚定的战争勇气”，尼努尔塔登上了哈兹山——传说中库玛而比出现的一座山脉，在那里，他骑上了战车，拿起了武器，用飓风刮起了灰尘，出发对抗祖，“去发动一场恐怖而激烈的战争”：

祖和尼努尔塔在山腰上见面。

当祖觉察到尼努尔塔的到来时，祖狂怒了。

他用他的智慧使山和白天一样明亮；

因为愤怒，他释放出散乱的射线。

因为灰尘，祖无法看清他的挑战者，于是他对着尼努尔塔咆哮：“我获得了所有的权力，现在我可以直接对众神发号施令！你是谁，竟然敢来挑战我？说说你是谁！”

但是尼努尔塔继续“侵略性地向前”进攻祖，并宣布他是由阿努派来抓获祖并且恢复命运牌匾的。听到这里，祖没有了光辉，“山的表面马上笼罩了黑色”。尼努尔塔无所畏惧，继续“朝着阴暗前进”。从他战车的“胸部”，他朝着祖释放闪电。“但是无法射击祖；闪电退了回来”。祖所拥有的能量使任何放射性的攻击都不能“伤害他的身体”。

所以“战争和攻击停止了；武器在山腰静止；它们无法征服祖”。

战争僵持着。尼努尔塔要求他的弟弟伊希库尔 / 阿达德去向恩利尔寻求建议。“王子伊希库尔将战争的近况告诉了恩利尔”。

恩利尔吩咐伊希库尔返回告诉尼努尔塔：“不要丧失信心，显示出你的力量。”实际上，他送给了尼努尔塔一根提鲁（“怒吼”、“黑夜”）——（用图形描述出来就是）一种射击物，用来射击暴怒者祖。尼努尔塔躲在他的“旋风鸟”里，然后尽可能接近祖的鸟，直到他们“翼对翼”。然后，再将发射物对准祖的“旋风鸟”的“小齿轮”。“让发射物如光束一样飞行；当刺眼的光辉包住小齿轮的时

候，旋风鸟像蝴蝶一样震动翅膀；这样祖将会被征服”。

所有牌匾上关于这场最后的战争场面的描写都丢失了，但是我们知道不止一只“旋风鸟”参与了这场战争。在现在被称为苏丹-土丘的遗址中，我们发现了被毁坏的赫梯档案，档案上有关于这个场面的支离破碎的记录，它告诉我们，在那时，尼努尔塔集合了“7只席卷尘埃的旋风鸟”，带着他的“111号风”武器登上他的战车，像他父亲建议的那样进攻祖。“地球震动了……世界一片灰暗，天空黑暗了……祖的小齿轮被战胜。”祖被抓获而且在恩利尔到达尼努普之前被带回；命运的牌匾在它本应存在的地方被重建：“王位重新回到了伊库尔，神的法则重归。”

被俘的祖在由7个伟大的阿努纳奇组成的军事法庭前接受审判：他被判有罪而且被处以死刑；他的征服者尼努尔塔“切断了他的喉咙”。有很多文献都描述了审判的场面，在这些文献里，祖根据他和宇航员之间的联系，打扮得像一只鸟一样。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发现的一个古老浮雕上，描绘了对祖的真实处决。这个描绘把祖——属于“观察的人”画成了一只在前额上长了眼睛的恶公鸡（见图26）。



图26

※

长期以来，击败祖的场面一直在阿努纳奇人的记忆里徘徊。或许因为对祖的精神的假设——代表背叛、欺骗以及所有的邪恶造成了虐待和痛苦，审判和处决祖作为一种详细的仪式便在人类中代代相传。在每年的仪式

中，用一只公牛代表祖来弥补他的罪恶行为。

在巴比伦文本和亚述文本中都发现了与这个仪式相关的长篇描述，它们都指出了各自的早期苏美尔来源。经过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的，在一个特定月份的第一天，一头“来自美丽草原的伟大、强壮的牛”被带到寺庙并且被纯化。通过芦苇管对着牛的左耳低声说：“牛，你就是罪恶的祖。”然后对着它的右耳说：“牛，你已经被选择了进入庆典和仪式。”在第十五天时，公牛被带到“7个法官神”以及太阳系的12个天体象征前。

对祖的审判重演了，牛被放在“伟大的牧羊人”恩利尔的面前。问罪的神父重复朗诵带有修辞色彩的控诉问题，就好像对恩利尔致辞一样：你怎么将“存储的宝藏”交给了敌人？你是怎么让敌人来到而且让他住在“简单单纯的地方”的？他是怎么进入你的住宅的？其后的表演是艾和众神恳求恩利尔提出建议的那一段，因此尼努尔塔走上前对他的父亲说：“请给我指明正确的道路！给我发布正确的命令。”

在审判中重复提到证据之后，审判结束了。按照详细的指示，屠宰了牛以后，祭司朗读对牛的判决：它的肝脏将在热水壶里翻煮，它的皮肤和肌肉将在庙内烧毁；但它“邪恶的舌头应该留下”。

然后扮演其他神的祭司用赞美诗赞美尼努尔塔：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就像恩利尔一样接受我们的膜拜吧；

所有的神都会为你欢欣鼓舞！

当众神寻找向祖挑战的志愿者时，他们对祖的征服者保证：

在所有的神灵中，

你的名字会是最伟大的，

没有神以及你的兄弟可以和你平起平坐；

你永远值得众神赞美！

在尼努尔塔胜利后，众神信守了承诺。但这也为众神之间未来的争斗埋下了种子：尼努尔塔确实是恩利尔在尼比鲁的法律继承人，但不是整个地球的继承人。现在，就像寺庙里的纪念仪式所显示的一样，他“就像恩利尔一样——成了地球之王”。我们从关于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众神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他们的继承也是按照顺序的。阿努在神中的地位最高，评级是60。他的合法继承人恩利尔评级是50，第一个儿子（由于恩利尔死亡而成为继承人）艾的评级是40。现在，因为使其成为“像恩利尔一样”的神秘承诺，尼努尔塔的评级是50了。

记录了寺庙仪式但是已经部分残缺的文献，包含着以下清晰的描述：“噢，马杜克，因为您的国王关键性的话语，‘我释放了！’；噢，阿达德，因为您的国王关键性的话语，‘我释放了！’”我们可以猜测，缺失的部分也包括像罪恶之神在众神之间呼喊出来的同样的释放，以及承认尼努尔塔的恩利尔政权。我们知道，在那以后，罪恶之神——恩利尔在地球上的第一个儿子得到的评级为30，他的儿子沙马氏为20，女儿伊师塔为15，伊希库尔（阿卡德语中的阿达德）的评级为10（没有记录马杜克的数值排名）。

祖的阴谋以及他的邪恶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包括能够造成痛苦和瘟疫（见图27）的像鸟一样的恶魔。其中的一些被我们称为力鲁，这个单词有着“怒吼”和“黑夜”的双重含义；他们的女性领导人莉莉塔——莉莉日被描述为一个裸露的、有着翅膀并且拥有像鸟一样的大脚的女神（见图28）。许多文献都有抵抗邪恶的咒语公式——巫术和巫术崇拜持续了整个千年。



尽管为了尊重和纪念恩利尔的最高统治权和尼努尔塔作为第二命令人的地位，严肃的诺言在打败祖以后被兑现，但这些基本因素使对立和争论一直存在，并且在随后的千年时不时地公开出现。

认识到事情的发展态势，阿努和恩利尔提供给尼努尔塔新的、非凡的武器。阿努给予他SHAR.UR（“最高级的猎人”）和SHAR.GAZ（“最高重创手”）；



图27



图28

恩利尔给了他几件武器，其中有独特的IB拥有“50个杀人脑袋”的武器，它是最可怕的，编年史中说尼努尔塔是“IB的主人”。装备好武器，尼努尔塔成了“恩利尔的头号战士”，随时准备击退所有的挑战。

下一次的挑战是在阿努纳奇发动叛乱的时候，当时尼努尔塔正在冥界之屋开采黄金。这次叛乱，以及这次叛乱以后发生的事件，在被学者称为《阿特拉-哈西斯》

的史诗中有完整的描述，这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地球纪事，其中记录了导致现代智人出现的事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人类。

文献告诉我们，在阿努回到尼努尔塔以及地球被恩利尔和恩基瓜分以后，阿努纳奇在冥界之屋的金矿开采工地上辛苦地工作了将近“4个时代”——行星围绕地球转动了4圈，也就是地球上的144000年。这项工作困难而艰辛，“在深山里，在很深的山轴里……阿努纳奇人辛勤地劳作。他们的工作量大，强度也大，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了40个可以计算的时期。”

挖掘地球的开采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阿努纳奇人“不分昼夜地工作”。但是当轴越来越深，而且工作越来越艰辛的时候，人们的不满增长了：“他们抱怨，窃窃私语，对开采工作愤愤不平。”

为了帮助维持纪律，恩利尔派尼努尔塔来到冥界之屋，但是他自己和恩基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随后恩利尔决定去冥界之屋并亲自评估局势。于是不满的阿努纳奇人抓住了兵变的时机！

《阿特拉-哈西斯》史诗的语言生动程度和现代文献不相上下，它用超过150行的诗句清楚地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叛的阿努纳奇人如何把他们的工具放在火上，并在半夜前往恩利尔的住宅；他们中的一些人高喊

着“让我们杀了他……让我们打破枷锁！”；一名不知名的领导人提醒他们，“恩利尔是旧时代的首领”，并建议谈判；恩利尔又是如何愤怒地拿起武器，但他被他的内臣提醒：“我的神，这是您的儿子……”

恩利尔就像一名囚犯一样被包围在自己的住宅里，他向阿努发出了信息并且要求他来地球。当阿努到达，伟大的阿努纳奇人召开了军事法庭会议。“冥界之屋的统治者恩基也出席了会议”。“恩利尔决定对这场兵变的煽动者处以死刑。但是由于没有得到阿努的支持，恩利尔提出辞呈，‘崇高的神，’他对阿努说，‘拿走权力，我将和你一起到天空中去。’”但是阿努表达了对开采者的艰辛的理解，以此来使恩利尔平静。

由于受到了鼓励，恩基“开口对众神表达他的想法”。他重复了阿努的概括，并且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当时首席医官、他们的妹妹苏德和他们一起在冥界之屋：

让她创造一种原始工人；

来承担枷锁……

让这种工人承担神的艰辛，

让他承担枷锁！

在《阿特拉-哈西斯》史诗接下来的100行里，以及

被发现保存有多种描述的其他几个关于“人的产生”的文本中，都用令人惊讶的细节描述了智人基因工程的传说。为了达到惊人的壮举，恩基提出，“人类已经存在”一类人猿，通过“整合”没有完全进化好的“神的模型”，创造了原始人工人，“具有约束力”的女神苏德提取了年轻男性的“本质”：她将其与女类人猿的卵子混合。受精卵随后被植入一名女阿努纳奇人的子宫，这是为了怀孕的需要。当“混合的生物”出生，苏德将他举起并且大声说道：“是我创造了它！是我用双手创造了它！”

“原始人工人”——智人开始出现。它发生在大约30万年前：它是通过基因工程的壮举和胚胎移植技术产生的。毫无疑问，这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但是随后阿努纳奇人加入这个过程中并且加速了它的演变，他们“创造”了我们，这比依靠我们自己的进化要快得多。学者们很长时间内一直在寻找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缺失环节”。苏美尔文本显示，“缺失环节”是一个在实验室里进行操控的伟大基因工程……这不是一次性的壮举，也不是在一瞬间内完成的。文本很清楚地表明，阿努纳奇人做了相当多的实验，也曾错误地创造了原始人工人理想的“完美模型”，但当实验成功之时，大规模的生产过程便随之展开：14个“生育女神”在同一时间被植入女类人猿的基因：有7个生下了男孩，还有7个生下了女孩。这些工人长大后，被安排进行开采工作；而且随着人数的增长，他们承担起了在冥界之屋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

恩基和恩利尔之间的武装冲突很快便发生了，但同样也是基于这些奴隶劳工……

随着在冥界之屋被生产和改善的矿石越来越多，阿努纳奇人经营美索不达米亚设施的负担便越来越重。这里的气候温和，降雨较充足，而且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流总是流量过大。渐渐地，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努纳奇人开始“挖掘河流”，筑高防堤和加深运河。很快他们也开始呵斥奴隶工人，他们是有着茂密的黑发并且“沉着冷静的造物”：

阿努纳奇人紧跟恩利尔的步伐……

黑头人听从于他们的要求。

他们将锄头交给这些黑头人。

我们在由塞缪尔·N.克雷默命名的《鹤嘴锄神话》中读到一些事件。虽然文献中有一部分已经丢失，但我们还是了解到，恩基拒绝了恩利尔将原始人工人转移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要求，并且决定由他来处理所有的事情。恩利尔采取了极端行为，切断了与地球的联系：“在‘地球和天空的联系处’，他制造了一条伤口……真正加速了天空与地球的隔离。”然后他对开采地发动了武装攻击。

在冥界之屋的阿努纳奇人将原始人工人集合到中央大院里，加紧修建城墙，抵御攻击。但是恩利尔制造了

一个神奇的武器，被称为AL.A.NI（“能生产电力的斧子”），该武器配备了“非洲之角”和“地球分路器”，可以穿越墙壁和泥土。用这些武器，恩利尔在防御城墙上钻了一个洞。这个洞不断扩大，“原始人工人向恩利尔进攻。他用魔力望着这些原始人工人”。

此后原始人工人完成了双方的分工任务：在开采地，他们“辛苦地工作”；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用锄头和铁锹建立起了神的宫殿，修建了运河岸堤；他们种植粮食以维持神的需求。

许多雕刻在圆柱体印章上的古老图画，描绘了这些原始人工人执行任务的画面，他们像赤身裸体的动物一样劳作（见图29）。各种各样的苏美尔文献描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这个类似动物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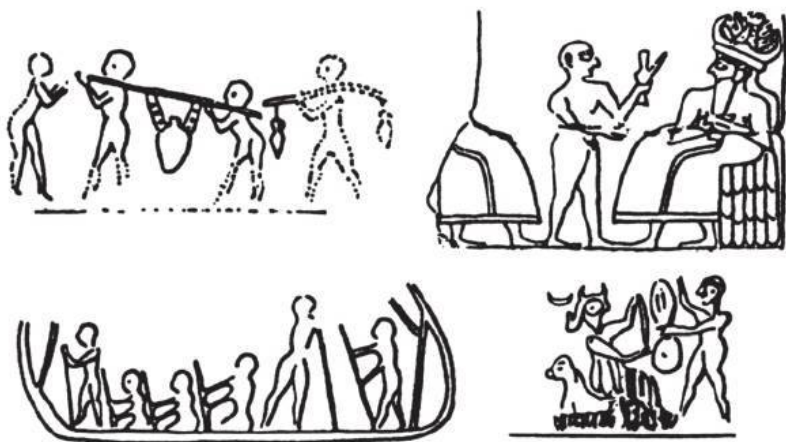


图29



图30

当人类最初诞生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该吃面包，
不知道在更衣室穿戴服装；
他们像绵羊一样用嘴巴吃植物，
从沟里饮水解渴.....

但是，在多长的时间里，年轻的阿努纳奇女性被要求（或者是强迫）扮演了“出生女神”的角色？在恩利尔毫不知情、苏德却纵容的情况下，恩基设法给这些新生的生命一个附加的基因：产生了杂种生命——开始的原始人工人是不能生产的，没有拥有后代，也就是生育孩子的能力。这个事件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传说产生了共鸣，虽然关于这个传说的原始苏美尔文献尚未找到，我们却真实地发现了苏美尔人对这个事件的描绘。他们

展示了故事的不同方面：生命之树；偷食禁果；“上帝”和“毒蛇”的愤怒相遇。然而，另一个文本显示，夏娃在腰间缠有衣服，但是亚当仍然是赤裸裸的（见图30）。另一个有关的细节出现在《圣经》中。

虽然在所有的古代著作中，蛇神都有显著的特征，但该描写在这里再一次重复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古老的苏美尔人的神的称号 / 名称，就像“星星”拼写出来就是“上帝”，三角符号意味着BUR、BURU或BUZUR——所有的词语使称号 / 名称意味着“解决了秘密的神”，“深不可测的矿山之神”，以及与之有关的意思。最初的希伯来文版本的《圣经》，把诱惑夏娃的神拿辖译作“毒蛇”，但字面意思是“他解决了机密问题”，以及“他知道金属”。这种描述和苏美尔文字中对神的描述一样。这种描述格外有趣，因为它显示蛇神的手和脚被绳系住，表明恩基在擅自行动后被抓住。

一怒之下，恩利尔下令驱逐亚当——地球智人，他从埃丁（E.DIN，这些正直者的家）被驱逐。不再局限于阿努纳奇的居住地，人们开始在地球上漫游。

“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怀孕并生下了该隐.....并且她又生下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从此地球上不仅只有神了”。

阿努纳奇人并不知道，从此以后，原始人工人在与

他们的战争中将要扮演什么角色。

第六章

人类的崛起

自从乔治·史密斯发现并于1876年（用迦勒底语记录的起源）详细报告了关于人类起源的美索不达米亚传说，L.W.金便紧随其后，发现了关于人类起源的7块牌匾。学者和神学家都已经认识到，《旧约》第一章至第三章中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是原始苏美尔文献的浓缩和编辑版本。一个世纪后，在我们研究第十二个天体的过程中，我们已表明，这些文献的原始神话虽还未能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保存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技术对现代的学者而言，是他们刚刚才开始迎头赶上的。

一艘无人太空探索器对木星和土星的探索，证实了苏美尔知识中关于极地系统的许多“不可思议”的方面，例如外部星球有着无数卫星而且其中的一些卫星上有水。那些遥远的行星以及它们的一些主要卫星，被发现具有能够产生内热的活跃的内核；其中的一些产生很大的热量，这个热量比从遥远的星球太阳上得到的热量要大得多。火山活动使这些天体具有独特的环境。在那里，具有所有生命生存的基本要求，正如苏美尔人6000年前所说的一样。

那么，我们星系的第十二个成员的存在——冥王星之外的第十个行星，苏美尔人所说的尼比鲁（也就是巴比伦的马杜克）——这个行星的存在是《第十二个天体》一书的基础以及深刻结论吧？

1978年，在美国华盛顿海军气象台的天文学家们确定，冥王星实际上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小，根据其本身对天王星与海王星运行轨道的干扰，他们假定，在冥王星旁存在着另一个天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1982年宣布了他们的结论：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天体。关于它是否是又一个巨大的天体，则打算通过发射两个疾驰进入土星周围的先锋太空船来确定。

1983年末，在加利福尼亚喷气推进实验室，天文学家宣布，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赞助下发射的、安装有红外线望远镜的卫星IRAS发现了在距冥王星很远处有一个体积是地球4倍，并且朝着地球运动的“神秘星球”。他们还没有确定它是一颗行星，但我们的地球编年史毋庸置疑地记录了这个最终的发现。

1983年，我们在南极洲和其他地方发现了一种岩石，毫无疑问，它们来自月球和火星上的碎片。但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无疑又给科学家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关于太阳系产生的苏美尔传说，尼比鲁的卫星和火箭之间的碰撞，以及在人类起源史诗中的人类进化论部分，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解释。

文献讲述了阿努纳奇人怎样通过遗传操作——体外授精和复植法创造了人类。

近年来，在遗传科学和技术上的发展，一方面肯定了苏美尔人所说的逐渐进化，另一方面（否则无法解释），也肯定了阿努纳奇人通过遗传技术而使智人的面貌获得生物学上的发展。即使是最近的试管生殖测试——提取一个卵细胞，并注入男性精液，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重新植入受精卵也和几千年前在苏美尔文献中描述的步骤很相似。

如果这两个主要的事件——地球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在《圣经》中都有准确的描写，我们就不应该去接受《圣经》故事中关于人类在地球上起源的记载。

如果《圣经》故事只不过是一个更详细文献的压缩版本，那么早期的苏美尔编年史就不可能在后来加强和完善《圣经》中的早期记录。

从一个事件折射出其他，让我们举起镜子去看那个古老的记忆火焰……让我们继续来解释这些令人惊奇的传说。

在讲述了“亚当”（字面意思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是如何拥有“生育能力”以后，《创世记》从叙述地球上的一般故事转而讲述人类具体分支的传说：一个名叫亚当

的人和他的子孙后代。

“这是一本关于亚当后代的书”，《旧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这样一本书的确存在。这些证据强烈地表明《圣经》中所说的亚当，就是苏美尔人所称的亚达帕，是被恩基“完美化”了的居住在地球上的人，而且也被认为是恩基的遗传后代。“广泛理解恩基为他自己完善人类，并且解释了对于地球的创造设计；他拥有了博学，但没有不朽”。

“亚达帕传说”的一部分已经被发现，这份完整的文本很可能就是《旧约》所指的“亚当世代之书”。亚述王可能被记录在内，因为许多人声称保留有不同的亚达帕美德。萨尔贡和西拿基利拥有恩基赐予亚达帕的智慧；辛沙里什库和伊撒哈顿夸口说，他们拥有“亚达帕的智慧形象”。根据对伊撒哈顿的描写，我们知道，他已经在阿舒拉神庙的浮雕上雕刻了亚达帕的形象；亚述巴尼波宣称，就像亚达帕懂得的一样，他也“从以前的文献中学到了牌匾撰写的秘密”。

苏美尔起源认为，同时存在乡村文化——耕种和放牧就像更改地球的面貌，建立城市一样。《创世记》这本书讲到，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该隐“是地球上的一个耕种者”，他的兄弟亚伯“是一个牧羊人”。之后，在该隐因为杀害亚伯被流放而“离开神的存在地”后，人类的城市定居地建立了：在伊甸园以东的纳得土地上，该隐有了

儿子，起名为伊诺克。他建造了一座与伊诺克这个名字相仿的城市，它意味着“根基”。《旧约》没有以该隐为线索进行特别的描写，而是迅速地写道了伊诺克的第四代，此时拉麦出生了。

拉麦娶了两个妻子：

一个名叫艾达，

另一个名叫济拉。

艾达生下了雅八：那些住在帐篷里并且拥有牲畜的人的父亲；

雅八的兄弟名叫犹八：一边弹七弦琴一边吹笛的人的父亲。

济拉生下了土八该隐：他是制造金铜铁的工匠。

据说，在公元2世纪时，根据早期资料编写的伪经之书《禧年书》，在第四章的末尾增加了一个情节，即该隐和自己的妹妹阿万结为配偶，并且在第四年末生下伊诺克。在第五周年的第一个星期里，地球上建造了房屋，而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市，并且在为他的儿子命名后将城市起名为根基。这些额外的信息来自哪里？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部分起源传说是独立存在的，既无证据，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也没有相似的

传说。但我们发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在英国博物馆中（编号74329，见图31）发现了一个巴比伦牌匾，记载了“一些未知的神话”。然而，它实际上可能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编写的、已经遗失的苏美尔关于该隐家族记录的巴比伦 / 亚述版本。

由A.R.米勒德翻译和W.G.兰伯特解说的牌匾，讲述了那些耕种者的开端，相当于《圣经》中的“土地耕种者”。他们被称为阿麦克达——“悲伤漫游着的人们”；他们等同于对该隐的谴责：“禁止你开采有你兄弟鲜血的土地……一群焦躁的流浪者漫步在地球上。”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流浪者的美索不达米亚首领被称为凯恩！正如《圣经》故事一样：

他在敦奴建造了一座拥有双塔的城市。

凯恩授权自己统治这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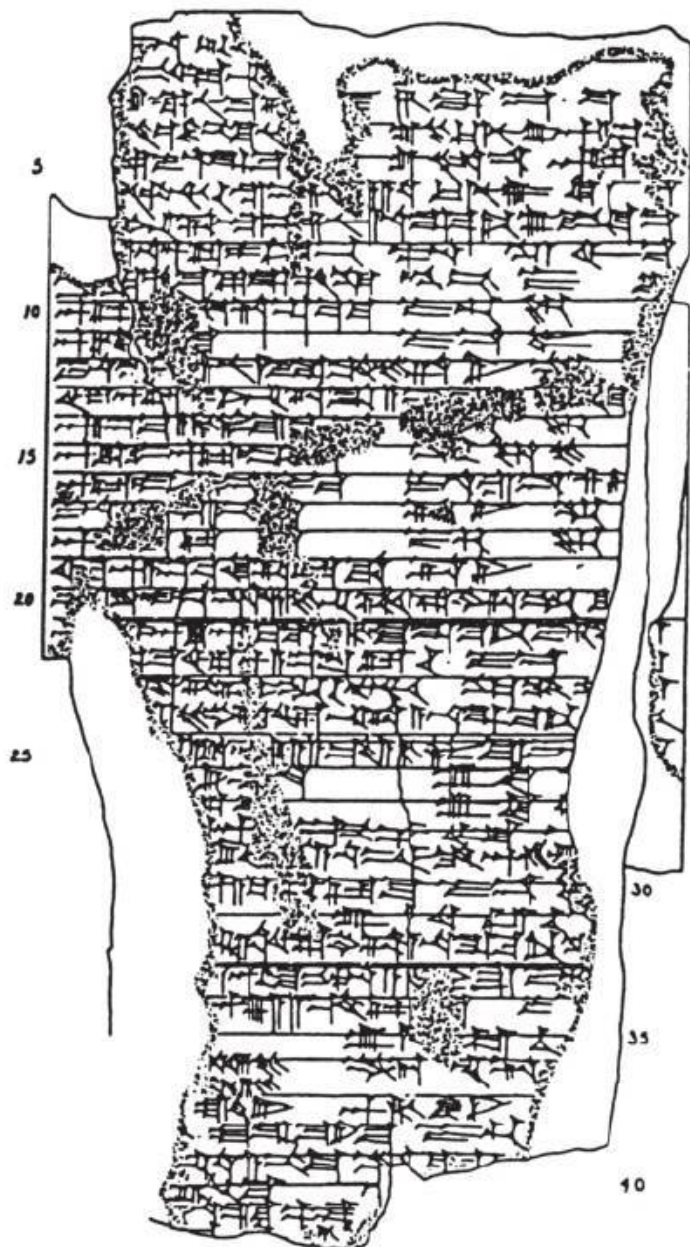


图31

这座城市的名称很吸引人，因为音节的排序正好与苏美尔文相反，但是含义并没有变。这个名字也可以拼写为NU.DUN，也就是《圣经》中该隐的放逐地纳得。苏美尔文的含义是“开采出的休息之地”——和《圣经》中对城市名称含义“根基”的解释非常相似。

在凯恩去世（或被谋杀）后，“他安息在他钟爱的城市敦奴”。正如《圣经》传说一样，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记录了以下四代的历史：兄弟娶了他们的姐妹并且谋杀了他们的父母，取得了敦奴的统治权并且建立了新的城市，最后一个城市名为夏佩特（“判决”）。

第二个来源表明，关于亚当和他儿子该隐的《圣经》传说的美索不达米亚编年史是亚述文献。例如，我们发现一个古老的亚述国王列出了最早时期的国家，那个时候，他们的祖先还是帐篷居民——这个词语在《圣经》中被复制，源自该隐家族，族长名叫阿达木，即《圣经》中的亚当。

在皇家姓名与亚述传统的以名字为地方命名的人中间，我们还发现了名字组合阿舒尔-贝尔-凯利（“阿舒尔是凯利的主”）；而这个亚述名称就等于苏美尔文中的阿舒尔-恩-杜尼（“阿舒尔是杜尼的主”），这意味着凯恩（“凯恩的人民”）和杜尼（“敦的人民”）是同一个名称，这样就重申了《圣经》中的该隐和纳得或者是敦的土地。



在简要地记述了该隐家族后，《旧约》将其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亚当的后代上来：“亚当再一次了解了他的妻子，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并取名为赛特，因为（她说）主哈斯赐予我另一个儿子，来代替被该隐所杀死的亚伯。”随后《创世记》补充说：“当亚当得到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并且长相和他极为相似的儿子时，他已经130岁了，他给这个儿子起名为赛特。”

“在亚当有了儿子赛特后的800年里，他又有了不同的儿女。在亚当930岁的时候，他去世了。在赛特105岁的时候，他有了儿子以挪士；在有了以挪士后，赛特又活了807年，并且有了其他的儿女；赛特总共活了920年。”

赛特的儿子即未来的洪积元老名叫以挪士，在希伯来语中意为“人，凡人”。很明显，《旧约》认为他是古代编年史核心中人类血统的前辈。在记述中就表达出了对他的尊敬，即“从那以后就有了耶和华这个名字”，礼拜和祭司制度就开始了。

有一些苏美尔文献集中了更多的目光来关注最吸引人的方面。有部分亚达帕文献记述，耶和华是“完美的”，并且在恩基的城市埃利都，他被恩基当作儿子看待。就像威廉哈罗在《大洪水之前的城市》一书中描述的一

样，随后，以挪士伟大的孙子被起名为雅雷德，意为“埃利都的主”。那么，答案就是：虽然《圣经》对亚当被放逐的后代没有兴趣，但是却关注了来自亚当家族并且居住在伊甸园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元老，他是第一个被称为神父的人。

到了第四代，在以挪士的第一个儿子被命名为伊诺克后，学者认为这个名字的含义源于变异的希伯来文字根，意味着“培训、教育”。关于伊诺克，《旧约》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他“和神走在一起”，并且没有死在地球上，“因为神带走了他”。在《创世记》中，充分扩大了伊诺克的故事。书中详细描述了他的首次访问，这次访问有科学和伦理学的指导，并且有神的天使的陪同。随后，在返回地球并且将所获得的知识成为神父的条件传授给他的儿子后，他被再次带到高空，永久进入了纳菲力姆（这个《圣经》词语意为“那些从天而降的人”）的天空住宅。

苏美尔国王名录记录了先王恩麦杜兰基在西巴尔的统治，然后是在乌图 / 沙马氏的命令下来到太空站的位置。他的名字，“杜尔安基的祭司主”，表示他曾在尼普尔受过训练。一个鲜为人知的牌匾，由W.G. 兰伯特报道（“恩麦杜兰基及相关的资料”），内容如下：

恩麦杜兰基是西巴尔的王子，

受到了阿努、恩利尔和艾的爱戴。

沙马氏在光明寺任命他。

沙马氏和阿达德带他到神的集会前……

他们告诉他如何在水里发现石油，

这对阿努、恩利尔和艾来说是一个秘密。

他们给他神的牌匾，

上面记载了天地之间的所有秘密……

他们教会他如何利用数字进行计算。

当恩麦杜兰基了解了对一些神来说是秘密的知识后，他返回了苏美尔。

这个“尼普尔的男人”，“西巴尔和巴比伦都宣称他的存在”。他通告了他所学到的知识，并且建立了祭司制度。神命令道，这一切应该是从父亲到儿子的世袭制。“博学的学者，守护秘密的神，将在沙马氏和阿达德面前赐予他们心爱的儿子一个誓言……并且指导他了解一些秘密。”

这个牌匾包括了一个后记：“这是由神父创造的，只为那些被允许接近沙马氏和阿达德的人。”

到了以挪士的第七代，在大洪水的前夜，地球和它的居民被带入了新冰川时代。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详细描述了人类所遭受的痛苦：食物短缺，甚至同类相食。这本起源的书仅仅暗示了诺亚出生时的形势，他的父亲给他起“诺亚”这个名字，是希望他的出生可以作为“被上帝诅咒的地球从工作和劳累中解脱出来”的喘息信号。关于诺亚，《圣经》告诉我们很少的一点，且与诺亚的正义和纯宗谱的事实分离。美索不达米亚文本告诉我们，大洪水时的英雄住在苏德经营的医疗中心舒鲁帕克。

苏美尔人的书中提到，在人类更加艰苦时，恩基建议采取措施减轻人类的痛苦，遭到了恩利尔的激烈反对。最令恩利尔心烦的是，年轻的男性阿努纳奇（《圣经》中的纳菲力姆）与人类的女儿结合。在《创世记》中，描写了纳菲力姆开始“与人类结婚”：

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增加了，

在地球表面上，

女儿们诞生了。

神的儿子们，

看到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的女儿们，

他们认为是适合的，

他们选择她们做妻子。

考古学家E.齐拉所写的《苏美尔人宗教著作》，讲述了在过去有一位年轻的名叫玛图的神曾抱怨，他也应该被允许娶一位人类为妻的故事。在著作的开始，它这样写道：

里纳博城存在，夏得特博不存在；

神圣的三重冠存在，神圣的王冠不存在；

有同居，有孩子被生下来。

“里纳博”，这个著作继续写道，“是一个建在伟大之地上的城”。它的最高祭司是一位有成就的音乐家，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向神献上烤肉作为祭品时，单身的玛图看上了祭司的女儿。他很仰慕她，于是去找自己的母亲并抱怨道：

在我的城里，我有朋友，他们已娶了妻子。

我有同伴，他们已娶了妻子。

在我的城里，我不像我的朋友们，我没有娶妻；

我没有妻子，没有孩子。

女神问他，他所仰慕的那位少女是否也喜欢他，并

同意了他的要求。其他年轻的神准备了一场宴会，这桩婚姻被公之于众，“里纳博城的人们由铜鼓的声音召集在一起；7个小手鼓一起演奏着”。

这种年轻的神和原始人后代相聚的例子增多没有得到恩利尔的喜爱。苏美尔著作告诉我们，“随着土地的扩大和人类的增多”，恩利尔开始逐渐“被人类的嘈杂、对性和贪欲的迷恋所烦恼”。阿努纳奇（《圣经》中的纳菲力姆）与人类的女儿结合的事使得他失眠。“神说：我将毁掉我在地球表面亲手创造的地球上的人”。

这本著作告诉我们，阿努纳奇决定去冥界之屋挖掘更深的矿产时，也打算在非洲的顶端建立一个科学观测站。这个观测站是由恩利尔的孙女厄里斯奇格所掌管。一个苏美尔史诗故事记载了恩利尔和厄里斯奇格，从美索不达米亚到遥远的山地中有一个危险的峡谷，一篇文章揭示了厄里斯奇格被恩基在那个山谷绑走或是强制带走了，被“作为一个战利品带到库尔”。

我们从其他史诗中得知，作为涉及厄里斯奇格特使的一个侮辱事件的结果，后来厄里斯奇格被恩基的一个儿子奈格尔袭击了她住的地方。最后时刻，厄里斯奇格以嫁给奈格尔为条件救了自己的性命，并且继续统治着她的观测站。

当在非洲顶端的科学站开始报告一种危险的情况

时，恩利尔看到了毁掉地球上的人的机会。南极洲的冰山开始松动，只浮在一些半融的冰上。这种不稳定变得严重起来，因为尼比鲁的轨道运行开始接近地球；尼比鲁的重力作用将破坏冰壳的平衡，并将使松动的冰块滑落到南极的大洋中去。这股巨大的潮水有可能将整个地球吞没。

当伊吉吉绕地球轨道运行，肯定了这个大灾难将发生后，阿努纳奇想在西巴尔航空站聚集地球上的人类。然而恩利尔却坚持不让人类知道这场大灾难。在一场特殊的神的集会上，他让所有的神，特别是恩基发誓保守这个秘密。

在《吉尔伽美什》的主要部分，《阿特拉-哈希斯》的最后部分以及另外的一本美索不达米亚著作中，描述了接下来的事件——大洪水这场灾难如何被恩利尔利用并达到消灭人类的目的，以及恩基如何设法解救他的忠诚的吉乌苏德拉：他为吉乌苏德拉设计了一艘能够抵御洪水，可以潜水的船。

阿努纳奇“上升”到Rukub ilani（“诸神的战车”），这个火箭船“使土地着火并闪耀”。他们在自己的航天飞船里绕着地球盘旋，惊恐地目睹洪水袭击了地球。地球上所有的一切全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A.MA.RU BA.UR RA.TA——“洪水到处肆虐”。和恩基一起创造人类的苏德“看着，哭了起来……”。伊师塔哭泣得像一个分娩的妇

女……众神们，阿努纳奇也随着她哭泣”。潮水翻滚着冲走了土壤，留下巨大的泥沙堆积物：“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重新成了灰尘。”

在《第十二个天体》中，我们为大洪水的结论找到了证据，那场突然结束了最后冰纪的大洪水，发生在大约13000年以前。



随着洪水“从陆地消退”，一切开始平息，阿努纳奇开始登上尼西尔山（“救赎之山”）——亚拉腊山。吉乌苏德拉 / 诺亚驾驶着恩基给他的船在引航者的引导下到达亚拉腊山。恩利尔发现“人类的种子”得救之后十分愤怒，但是恩基劝说他要宽厚：他指出，众神们，没有人类的帮助将无法再存在于地球上。“神祝福诺亚和他的儿子们，并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布地面”。

《旧约》中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诺亚一个人身上。在得救之后，船上没有其他乘客。但是在苏美尔文献里，关于大洪水的部分提到了方舟的领航者，并且揭示了在最后关头吉乌苏德拉的朋友或是帮助者（以及他们的家庭）也上了船。在希腊的版本中，贝罗苏斯解释说，在洪水之后，吉乌苏德拉、他的家庭和领航者被上帝带着，他们待在一起，而其他的人被指引着，去找寻回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路。

这些被救的人直接面临的是食物问题。神对诺亚和他的儿子们说：“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所有的鱼，到你们手里便是给你们的；所有的都将是你们的食物。”神还加上了一个重要的补充：所有类似草的蔬菜和所有形式的谷类都是我给你们的。

这个很少被注意的章节（《创世记》9：3），讲述了农业的源头，它在苏美尔文献中被扩大了很多。学者们同意，农业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新月形之地开始，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它最早没有在平原上出现（因为平原上耕作更容易），而是在高地上出现。他们同意，原始祖先在12000年前有过大麦和小麦的大丰收，但是被这些早期谷物基因的一致性所困惑；他们在解释遗传的壮举时 also 存在着疑惑：在仅仅2000年的时间内，野生的二粒小麦是怎么样被双倍、三倍甚至四倍地培养出来，并让这种稳定的小麦基因成为可培育的、营养价值高的大麦，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同时还得将大麦这种一年两熟的作物遍布各地。

伴随着这些疑团的是相同的突然事件——几乎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同时出现在这块核心区域，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动物的驯养，提供肉、奶、羊毛的绵羊和山羊被圈养起来。

这些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现代科学已经找到了答案，而苏美尔的文献，几千年之前就已做出了解释。

《圣经》揭示了农业是如何在大洪水之后开始的，当“诺亚作为一个农夫开始”；但是在《圣经》中，大洪水之前就已经有土地的耕作（该隐耕作）和放牧（亚伯牧羊）。苏美尔的《历代记》告诉我们史前的庄稼种植和家畜饲养的发展。

被学者命名为《畜牧和谷类的神话》一书中说，当阿努纳奇到达地球时，没有任何培育的谷类和驯养的家畜存在。

从天堂到地球的高度

阿努让阿努纳奇向前行，

谷类还没有被带来，

地面上还没有植物。

没有母羊，

小羊羔还没有降生，

没有母山羊，

母羊的孩子也没有诞生，

母羊没有生小羊，

母山羊也没有生孩子，

羊毛织物还没有出现，

这一切还不存在。

在阿努纳奇的“创造室”中，羊和谷类得到了很好的加工：

在那些日子，

在神的创造室中，

房子被用小土墩做成，

羊和谷物被完美地制成，

神的房子堆满了食物，

羊和谷物在繁殖，

阿努纳奇在神圣的小山上，吃着，

但是不满足；

从羊圈拿来的上好牛奶，

阿努纳奇在神圣的小山上，喝着，

但是不满足。

这些原始的工人们“不知道吃面包……，用他们的嘴

吃植物”的现象已经存在：

在阿努、恩利尔、恩基和苏德创造了黑头人之后

他们尽情享受他们所增加的植物

四条腿的动物被他们精巧地创造出来

他们把这些放在正直者的家里

为了增加谷物和牛羊的产量，阿努纳奇做出决定：
为了神，教NAM. LU.GAL.LU□□“文明的人类”学会耕地
和养羊：

为了满足对东西的渴望

为了纯洁的羊圈

文明的人类被创造了

就像早期万物被创造出来那样，这篇文章同样列举
了那时没有被驯化的种类：

植物的繁殖没有被创造出来

房屋没有建立

30天出产3倍的谷物还不存在

40天出产3倍的谷物还不存在

小谷物，山上的谷物还不存在

纯洁的亚当的谷物不存在

块茎蔬菜的田地还没有出现

这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被恩利尔和尼努尔塔在洪水之后引到地球上来的。

当洪水在地球上肆虐之后，对阿努纳奇来说，首先要面对的是去哪里找到重新耕作的作物的种子。幸运的是，已培育的谷类植物的样本已被送到尼比鲁；现在阿努将其从天上拿来给恩利尔。恩利尔找到了一个种子可以重新发芽的安全的地方。地面仍被水覆盖着，唯一合适播种的地方是“有香味的雪松山”。在S.N.克雷默的《苏美尔文学尼普尔文本》的部分片段中，我们读到：

恩利尔来到山顶举目四望

他俯视脚下：到处是汪洋大海般的洪水

他抬头仰望：是芳香的雪松山

他将大麦种在山上

沿斜坡将大麦种下

恩利尔选择了雪松山，也使雪松山成为一个圣地。这不是偶然的。遍及近东地区，的确，只有雪松山有世界性的声誉：它位于黎巴嫩的巴勒贝克，一个用巨大石块铸成的平台，它是技术的奇迹（见图32）。它就像我们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中所指出的一样，是阿努纳奇的降落之地；它是在大洪水之前——甚至和亚当的时期一样早——修建的，是一个执着的传说。在大洪水之后，它可以立刻作为阿努纳奇的降落之地——在西巴尔的那个降落地被洪水埋在泥浆之中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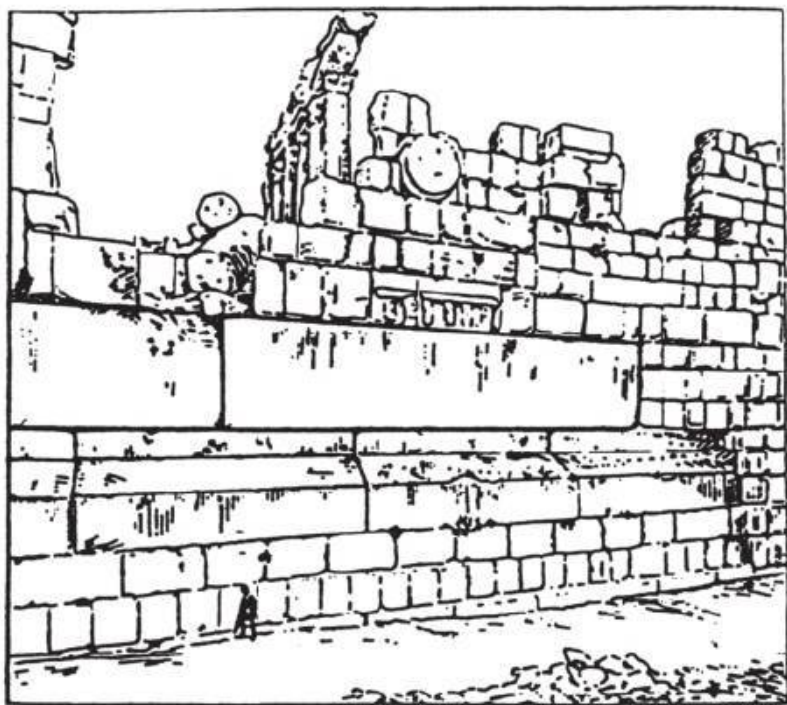


图32

有了种子之后，问题就是去哪里播种……低地仍充满洪水和泥浆，不适合定居。高地的水虽然已经消退，但是因为下雨的原因也十分潮湿，而且开始爆发泥石流。小河还没有找到新河道：水无处可去；耕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苏美尔文献中读到这样的描写：

饥荒严重，没有收成。

河流污浊，

泥沙堆积。

田地一片荒芜，

杂草丛生。

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同样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功能：“幼发拉底河不再受到约束，酿成了人间悲剧；底格里斯河河水翻滚、发怒”。天神尼努尔塔挺身而出，承担起在山上建造大坝，为洪水开挖渠道，排干多余的水的任务：“之后上帝传达了他的最高旨意；恩利尔的儿子

尼努尔塔，给人们带来了珍贵的礼物”：

为了保护大地，他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围墙。

他用权杖猛击岩石；

英雄砸下并堆积起来的岩石，建成了人类的定居点。

四处溃散的洪水，被他聚集起来；

靠近高山的洪水被驱散，

他疏导底格里斯河，使它向下游流动，

高处的河水灌溉了下游的农田。

现在，请看——

大地上的万事万物

都对尼努尔塔——大地之王，感激涕零。

这样长长的记载，一点点地被学者搜集整理出来。尼努尔塔的丰功伟绩，使其为了给地球（他是这儿的主宰者）带来秩序而做出的努力，增添了一抹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注解。为了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尼努尔塔在山上坐着他的飞艇，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但是“他的长翅膀的鸟在最高点粉身碎骨了，它的翅膀撞向地球”（一首作者不详的诗歌说他被阿达德所救）。

我们从苏美尔人的记载中知道最早在山坡上种植的是果树和灌木，那极有可能是葡萄。记载中提到，阿努

纳奇给了人类“最优良的白葡萄和最好的白葡萄酒，最好的红葡萄和最好的红葡萄酒”，难怪我们会在《圣经》中看到这样的描述：“诺亚成了一名农夫，他种植他的葡萄园，喝自酿的葡萄酒，并且喝醉了。”

当尼努尔塔发明的排水设施在美索不达米亚被采用时，在这块平原上，耕种成了可能。阿努纳奇“从山上打下的谷类植物”、“种满小麦和大麦的田地变得为人所熟知”。在接下来的太平盛世里，人类认为尼努尔塔是教会他们耕种的人，一本“农夫年鉴”将这归功于他，这本年鉴事实上已经被考古学家在苏美尔人的遗址上发现了。古阿卡德人将他称为Urash^{□□}“犁田之神”；一枚苏美尔人的圆筒印章描述他（也有人认为是恩利尔）将犁赐予了人类（见图33）。



图33

当恩利尔和尼努尔塔因赐予人类农业而被称颂时，介绍畜牧业的荣耀落到了恩基的头上。这发生在人们首

次种植谷物，而不是“谷物的繁殖”之后，这些谷类作物有双倍、三倍、四倍染色体，这些都是在恩基的许可之下，被他人工培育出来的。

那时恩基对恩利尔说道：

恩利尔父亲，羊群和谷物

在神圣的山丘上欢欣鼓舞，

在神圣的山丘上繁衍生长。

让我们，恩基和恩利尔，下令：

“羊群和谷物繁衍在神圣的山丘上。”

恩利尔同意了，丰富的收成接踵而至

他们把羊群放在羊圈里。

他们把发芽的种子洒向大地母亲。

他们确定了耕种谷物的地方

赐予农人以犁和轭

牧羊人使羊群满圈；

青年妇女让大量的种子发芽；

她们在田里昂起头；

丰收从天堂而来，

羊群和他们种植的谷物

伴着壮丽的光辉出现在眼前。

丰收被赐予了聚集的人们。

革命性的农业工具，一件简单，但是有着优良设计的木制工具——犁，通过把轭套在农夫的身上首次被使用，就像上面的记载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之后恩基“引进了大一点的牲畜——驯养过的牛——公牛，替代人类成为拉犁的工具”（见图34）。因此，上述记载得出结论，上帝使大地变得丰饶。

当尼努尔塔正忙于在美索不达米亚筑堤坝和排干平原的洪水时，恩基返回非洲去评估大洪水给那儿造成的损失。

事实证明，恩利尔和他的子孙后代最终控制了从东南（埃兰，隶属于伊南娜 / 伊师塔）到西北（托罗斯山脉和小亚细亚，被划给了伊希库尔 / 阿达德）



图34

的所有高地，两者之间拱起的高地被划给了南部的尼努尔塔和北部的月神兰纳 / 辛。恩利尔自己则保留了可以俯瞰古老的这些正直者的家的位置。在雪松山峰上的平地则由乌图 / 沙马氏控制。恩基和他的族人将何去何从呢？

如恩基在非洲调查时所看到的那样，只有非洲大陆南部的冥界之屋不能自给自足。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丰饶”是建立在沿河岸的耕作之上，这同样要发生在非洲，并且他把他的关注、规划与知识，都贡献给了尼罗河附近峡谷的重获新生。

我们已经知道，埃及人认为他们伟大的上帝曾经从乌尔（意指古老的地方）来过埃及。根据曼涅托的记载，卜塔统治尼罗河沿岸的土地比美尼斯早17900年，大约在公元前21000年。9000年后，卜塔将埃及的领土传给了他的儿子拉，但是后者的统治经过短短的1000年就

意外地结束了，也就是在大约公元前11000年；之后，通过我们的推算，大洪水就发生了。

大洪水之后，埃及人相信，卜塔返回埃及从事开垦土地的伟大事业，并且将被水淹没的土地抬高，使之露出水面。我们在苏美尔人的记载中，同样证实了恩基去了麦努哈之地（埃塞俄比亚 / 努比亚）和马根（埃及），使之适于人类和野兽生存：

他继续前进来到麦努哈之地；

恩基，冥界之屋的王，颁布了他的命令：

黑土地，让你的树木长成参天大树，

让它们成为高地之树。

让你的宝座占据皇家的宫殿，

让你的芦苇成为高大的芦苇，

让它们成为高地芦苇……

让你的公牛成为高大的公牛，

让它们成为高地公牛……

让你的白银成为黄金，

让你的黄铜成为锡和青铜.....

让你的子民增加，

让你的英雄如公牛般勇往直前.....

这些苏美尔人的记录，将恩基与尼罗河岸的非洲大地连接起来，呈现了双重重要性：它证实了埃及人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传说，将苏美尔人的上帝——尤其指恩基上帝与埃及人的上帝联系起来；至于卜塔，我们确信他就是恩基。

当大地变得再次适宜于人类居住时，恩基将非洲大陆分成6份，给他的6个儿子（见图35）。最南端的领地给了NER.GAL（“伟大的看守者”）和他的妻子厄里斯奇格；北端矿产丰富的地区，吉比尔（“火神”）被安置在那儿，被他的父亲授以金属制造的技术机密；NIN.A.GAL（“伟大的水神”），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被赐予了大湖和尼罗河的上游；更远的北部，位于苏丹的高原草场，最年幼的儿子达姆日（“生命之子”），他的绰号是“牧人”，统治着这儿。



图35

另外一个儿子的身份在学者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我们或许以后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这第六个儿子事实上是恩基的长子和法定继承人。他就是马杜克（“纯洁的筑堤之子”）。因为他的50个绰号中有一个是阿萨尔，它的读音听起来很像埃及语中的亚萨（希腊神话中的“冥王”），一些学者推断，马杜克和冥王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些绰号（像“全能的”或者“可怕的”）被用到不同的神身上，阿萨尔意指“千里眼”，同样是亚述人的上帝阿舒尔的绰号。

实际上，我们发现巴比伦人的马杜克和埃及人的上帝拉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是恩基的儿子，后者是卜塔的儿子；而恩基和卜塔，按照我们的观点是同一个人，因此冥王是拉的曾孙，是比拉或者马杜克小得多的晚辈。实际上，这些被零零星星地记载于苏美尔人的书籍中，但是有一点必须坚持，证据支持我们，按照埃及人的说法，上帝叫作拉；按照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说法，上

帝叫作马杜克。这其实是同一个神的观点。因此，一首给马杜克歌功颂德的诗说他许多绰号中的一个叫作“the god IM.KUR.GAR RA”^[1]“拉，他住在山地边上”。

而且，有文字上的证据表明，苏美尔人知道神的埃及名字，拉。苏美尔人的个人名字与圣名拉合并，在乌尔三世那个朝代发现的石碑提到了“Dingir Ra”（拉的大门），他的宫殿是E.Dingir.Ra（神拉的大门）。这个朝代灭亡之后，当马杜克在他最喜欢的城市巴比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他的苏美尔名字KA.DINGIR（“上帝的大门”）变成了KA.DINGIR.RA^[2]（上帝拉的大门）。

确实，就像我们即将提到的一样，马杜克变得突出始于埃及，他最著名的纪念碑是吉萨金字塔——在他动荡不安的统治生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伟大的埃及上帝，马杜克 / 拉，渴望统治整个地球，并且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的“地球之脐”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正是这样的决心，使他放弃埃及的神圣王位，以此来纪念他的儿子和孙子。

他丝毫不知道这竟会导致两场金字塔之战，并且几乎使他丧命。

第七章

当地球被分割

“从方舟上走下来的诺亚的儿子是闪、哈姆和雅弗，他们是曾经布满整个地球的诺亚的儿子中的三个。”

《圣经》故事详细地叙述了大洪水之后国家的创建史（《创世记》第十章）。这份独一无二的文献，最初被学者们质疑，因为它列出了未知的民族和国家，而且划分得十分仔细，但让人惊讶的是一在150年的考古学发现之后：它精确得令人吃惊。它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历史、地理和政治信息，涉及了大洪水之后，从泥泞和荒芜中一路走来的人类幸存者的不断繁衍的内容，直至到达文明与帝权的高度。

当闪这一支繁衍发展到最后，族谱从雅弗（“漂亮男孩”）的子孙后代开始延续：“雅弗的儿子：哥莫、马格、马代、贾万、土八、密塞和提拉。哥莫的儿子：阿什克拉兹、芮发特和托伽马；贾万的儿子：伊莉莎、塔希斯、科提姆和多达利姆。从这几支中逐步繁衍、分化形成了岛上的民族”。当较晚的一支向沿海区域和岛屿迁移时，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事实是，最初的7个民族/儿子都迁徙到了小亚细亚的高地，黑海和里海区域——高地在大

洪水之后变得适宜人类居住，不像低洼的沿海区域和岛屿，只有经过更长的时间才适合人类居住。

哈姆（“热心人”和“黑仔”）的子孙后代，第一代是“库施、麦希、卜特和迦南”，之后是大量的民族和国家，与之对应的是非洲大陆的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利比亚，这些在非洲重新建立的国家，再一次从高地扩展到低地。

“闪，希伯子孙之父，同样也有子孙后代，他是雅弗的哥哥”。闪的第一代儿子是“埃兰、阿舒尔、阿尔帕克沙德、路德和阿拉姆”，这些民族围绕着从南部的波斯湾到西北的地中海所拱起形成的高地而居，以两片海域为边界。它也是人们称为航空中心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曾经的前洪积层形成的航空中心；雪松地区，前登陆处依旧发挥着它的作用；沙拉木，后冲积层使馆控制中心即将成立；毗邻的西奈半岛，未来的航空中心的位置。所有这些民族的祖先的名字，是“闪”——意指“太空室”，因此十分恰当。

广义上人类分为三支，依据《圣经》，不仅在于人类分布的地理、地形位置，而且在于恩利尔的子孙和恩基的子孙的分布不同。闪和雅弗在《圣经》中被描述成好兄弟，然而对哈姆这一支的态度——特别是迦南，是令人心酸的回忆。《圣经》中同样有虚伪的谣言被传播——上帝与人类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战争……

关于我们的祖先分成三支的记载，同样与我们所熟知的文明的产生相一致。

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在公元前11000年——大洪水的时代，人类的文明有个突然的转变，根据我们的发现，我们将之命名为中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7400年，另一个突然的大转变得到了学界的正式承认，学者们将之命名为新石器时代。但是其概念上的特征在于，从石头向黏土的转变以及陶器的出现。之后，“突然而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确切地说是在3600年之后——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上，苏美尔人的文明产生了高度的繁荣发展。接着，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就是尼罗河沿岸的文明出现；公元前2800年，第三次古老的文明，即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出现了。这就是人类的三大文明发祥地，由这三大文明演化出了中东、非洲、印欧民族，这些区分被忠实记录在了古老的《圣经》家谱里。

苏美尔人的编年史认为，这是阿努纳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阿努纳奇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商讨他们的决定

关于在地球上

他们将要创造的四大区域

根据这些在闪族人的著作中提到的简单的词语，证实了地球后洪积世的命运和它的居民的情况。三个不同的地区与三个不同的人类文明有关；第四个文明被阿努纳奇据为己用，并将之命名为TIL.MUN，“导弹之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我们可以证明提尔蒙和西奈半岛有关。

尽管据闪族的居住地所知，这是闪族的后裔——埃及盛典中的“沙漠居民”，那些居住在半岛中无管制区的人，但提到阿努纳奇领土的分配，就会产生更深层次的差异。控制了后洪积世的太空发射站就相当于控制了地球与尼比鲁之间的联系，同样，库玛而比和祖的经历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关系。恩利尔家族和恩基家族之间重新燃起的仇恨，表明在导弹地区急需一个权威的中立机构。

最后有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和他们身世相当的姐姐苏德，作为阿努的女儿，她讨厌被称为“伟大的女士”。她属于阿努纳奇最早到达地球的大群体，地球的开发者，12个神殿组织中的一个。她为恩利尔生了一个儿子，为恩基生了一个女儿，被亲切地称为“诸神之母”。在创造人类的过程中，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她用她的医术救活了很多，但是她从没有自己的领土。让提尔蒙成为她的领土是任何人都不会反对的意见。

西奈半岛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南部有大量的花岗

岩；中部为山地高原；北部为硬地，被连绵的山地所包围。很多地中海海岸的沙丘都有沙土流失现象。但是那些可以保留水的地方，比如一些绿洲，或者冬天雨季时会被填满的河床和能够在地下留住水分的地方，会生长一些茂盛的棕榈树、水果和蔬菜，绵羊和山羊也可以在这里觅食。

种族之间的情况在几千年之前就像现在这样了。尽管为苏德准备的住所是美索不达米亚一个重建的建筑，她仍然决定前往那里，去掌管这个多山民族，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由于身份和知识所限，她总是处于第二领导的位置，当她刚到地球时，她年轻美丽（见图36a）；而现在她已经老了。人们戏称她为“奶牛”（见图36b），现在她有了自己的领土。她自豪地宣称：“我是这里的女主人！我将永远独自统治这里！”



图36

她的儿子尼努尔塔劝阻她，但没有用，便决定利用

他自己在处理水坝和疏通水道方面的经验，帮助他的母亲，把她的领土变得生机勃勃。我们在IX石碑上阅读到了这些记载，“尼努尔塔的丰功伟绩”，他对母亲说：

因为你，高尚的女士，

独自统治的领土中的土地正在消失，

朝着那已经沦陷的土地，

你无所畏惧地进发。

我要为你筑一座水坝，

让这些土地拥有自己的女主人。

他的灌溉工程完毕之后，又说服人们去完成该完成的事情。尼努尔塔告诉母亲，在她的大片山地领土内有大量的植物、木材和矿产：

山谷里长满了植物，

山地的斜坡能够为你提供蜂蜜和酒，

还能够生产更多的树木；

梯田应该被水果花园所装饰；

圣凯瑟琳应该为你提供上帝的香味，

为你提供闪亮的矿藏；

矿产将为你提供铜和锡；

山上应该繁殖大大小小的牛群；

圣凯瑟琳应该带来许多四足动物。

这是对西奈半岛的恰当描述：一个矿产丰富的地区，一个古老的重要的铜矿区，出产绿松石以及其他矿物；盛产阿拉伯树胶植物，被用于庙宇的装饰；绿意盎然且水资源丰富；畜牧业发达。人们还把半岛的冬季河流称为“农夫”——也许是尼努尔塔的戏称？

在西奈半岛南部地区的花岗岩高地，尼努尔塔为他的母亲建造了一个家，并且赠予了她一个新的名字：NIN.HAR.SAG（“山峰首领之母”）。从此之后，苏德就被如此称呼。

“山峰首领”显示了它是这里的最高峰，也就是现在的圣凯瑟琳山。旁边是稍微低一点的摩西山，表明这是西奈半岛居民撤离的西奈之山。虽然这点尚值得怀疑，但无疑这是历史上两座神圣不可冒犯的山峰。我们认为，它们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后洪积世发射场和着陆通道的原因。

新的计划适应了旧的原则，要理解伟大的后洪积世

的计划，我们必须首先回顾大洪水之前的发射场和着陆通道的发展史。那时候，阿努纳奇第一次选择了亚拉腊圣山两个主峰之一，它是西亚的最高峰，是从天空中能够看到明显的标志。另一个明显的自然标志，是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想象从亚拉腊山画一条线，阿努纳奇决定了太空发射站需要在这条线的横切处相交，然后，再从这里到波斯湾对角线的方向——准确地说是45度角，他们决定了着陆通道的位置，也就决定了两旁的着陆走廊的位置。然后，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第一个定居点。而在中心点，尼普尔设立了一个飞行控制中心，其他所有的建筑都和这个中心保持相等的距离（见图25）。

后洪积世发射中心的设施是按相同的原则建成的，亚拉腊山的双峰之一被作为重要的焦点。在着陆通道45度角处，自然和人工结合，勾画出类似箭形的着陆走廊的形状。不同的是，这次阿努纳奇任意使用他们在雪松山（巴勒贝克）已经建好的平台，并且将它建成新的着陆坐标。

大洪水之前，亚拉腊山又一次被作为北部的着陆点，将着陆通道与走廊固定在飞行控制中心（见图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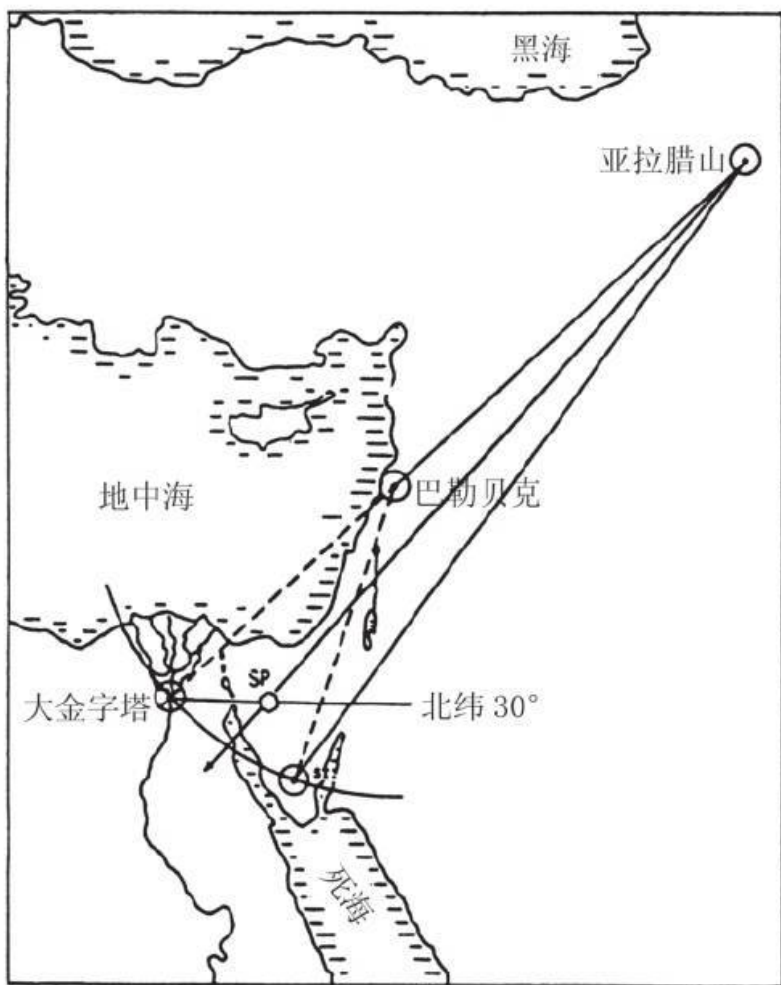


图37

着陆走廊的南线连接了亚拉腊和西奈半岛的最高点，圣凯瑟琳山和它的孪生的、稍微低一点的摩西山；着陆走廊的北线从亚拉腊蔓延到巴勒贝克，直到埃及。由于这样的地面太过平坦，以至不能提供自然的标志性建筑，因此，我们可以确定，阿努纳奇便在吉萨高地修

建了最高的两座金字塔。

那么，这个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在这里，两条横贯东西的假想线，被阿努纳奇的宇宙学大胆地想象着。它们将天空笼罩着的地球任意地划分为三个分支或“路”。北边的是“恩利尔之路”，南边的是“恩基之路”，中间的是“阿努之路”。划分它们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北纬30度线和南纬30度线。

北纬30度线似乎有着特别“神圣”的意义。从古时的圣城开始，从埃及到西藏，都在这条纬线上。它被选择作为大金字塔修建的地址（亚拉腊-巴勒贝克航线的交叉点上）；这一条线也体现在西奈半岛中部平原地区，太空发射站地址上；这条线在之前的着陆走廊的中间，着陆通道也将太空发射站引向了北纬30度。

我们认为，着陆坐标和太空发射站就是这样确定的，吉萨高地的大金字塔也是因此而建造的。



根据各种证据，我们在前文中提出，吉萨的大金字塔不是法老们修建的，而是在法老们几千年之前由阿努纳奇所建，我们理所当然地反对长期以来有关这些金字塔所持的传统理论。

19世纪的埃及考古学者认为：埃及金字塔，包括吉萨的三座很独特的金字塔，是由几代法老为他们自己修建的巨型陵墓。但这种理论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证实：在金字塔中，没有发现任何已知的法老或假定为建造者的法老的尸体。于是，吉萨大金字塔被推测是由胡夫（即吉奥普斯）修建的，后来的那座是一位名叫切夫伦的继任者修建的，而第三座小的是第三位继任者，米塞利诺斯所建——包括了第六王朝的所有国王。狮身人面像被那些埃及学家们推断是切夫伦修建的，因为它紧靠着一条通往第二座金字塔的砌道。

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相信，证据在吉萨的这三座金字塔最小的一座中被发现了，并鉴定出了修建这座金字塔的法老。这是一名叫作霍华德·维瑟的上校和他的两名助手提出的，他们宣称，在金字塔内发现了棺材和门卡拉法老的木乃伊。然而，事实上学者们已知道了一段时间，但出于某些原因，至今要公开这个消息仍然很困难——无论是这个木棺还是这具遗骸，都不具可信度。有人——无疑是维瑟上校和他的朋友推定，金字塔里的棺木是2000年前的，也就是门卡拉生活的年代之后，金字塔里的尸骨甚至被推定为基督教徒时代之后。这显然是一场考古欺诈。

按现在的理论来看，金字塔的建造者很可能是用象形文字刻下自己名字的胡夫，这些文字在大金字塔中长

期密封着，很显然，这正是建造者身份的证明。但有一个事实一直被大家忽视了，在1837年，维瑟上校和他的助手发现了这些碑文。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一书中，大量证据显示碑文是伪造的，是它的发现者的罪证。1983年末，《通往天国的阶梯》一书的一个读者找到我们，向我们提供了他们家的一些记录。记录显示，他的曾祖父，一个叫哈姆弗莱斯·布莱维的石匠，曾经帮维瑟上校用火药炸开了通往金字塔的通道，他是这份伪证的见证人，他反对过这样的行为，所以他被驱逐出金字塔，并且被强制驱逐出了埃及。

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中，我们可以看出，胡夫不可能是大金字塔的建造者，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已在附近一座金字塔（这才是由他建造的）的石碑上提及了它。甚至是狮身人面像，也被推测是胡夫的下一代继承人建立的，这也在碑文里提到了。

现在，我们从第一王朝的法老那里找到了有图画的证据——这比胡夫和他的继承人早很多，确切证实了这些早期的国王见证了吉萨奇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身人面像在描绘国王的来世旅程（见图38a）以及他被冠以“古人”之名，乘船抵达埃及（见图38b）的景象。

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据：最早的法老美尼斯著名的胜利之碑，在这块碑上记载了他对整个埃及帝国强有力的统一。在碑的一边，是他的画像，戴着白色的上埃及的

王冠，击败了上埃及的首领，并占领了他们的城市。在碑的另外一边，是他戴着红色的下埃及的王冠（见图 39a），在下埃及的领土上游行，并斩杀了他们的首领。在美尼斯头部的右边，刻画石碑的艺术家清楚地注明了他的称号“那尔迈”，这一称呼是美尼斯授予自己的；在碑的左边，是新帝国最重要的建筑结构——金字塔（见图 3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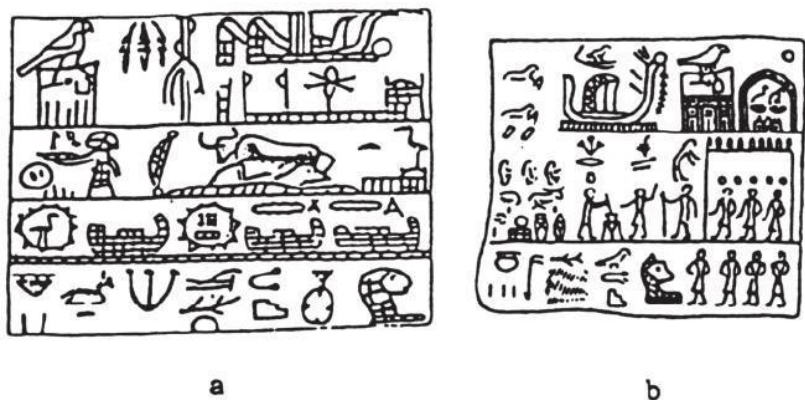


图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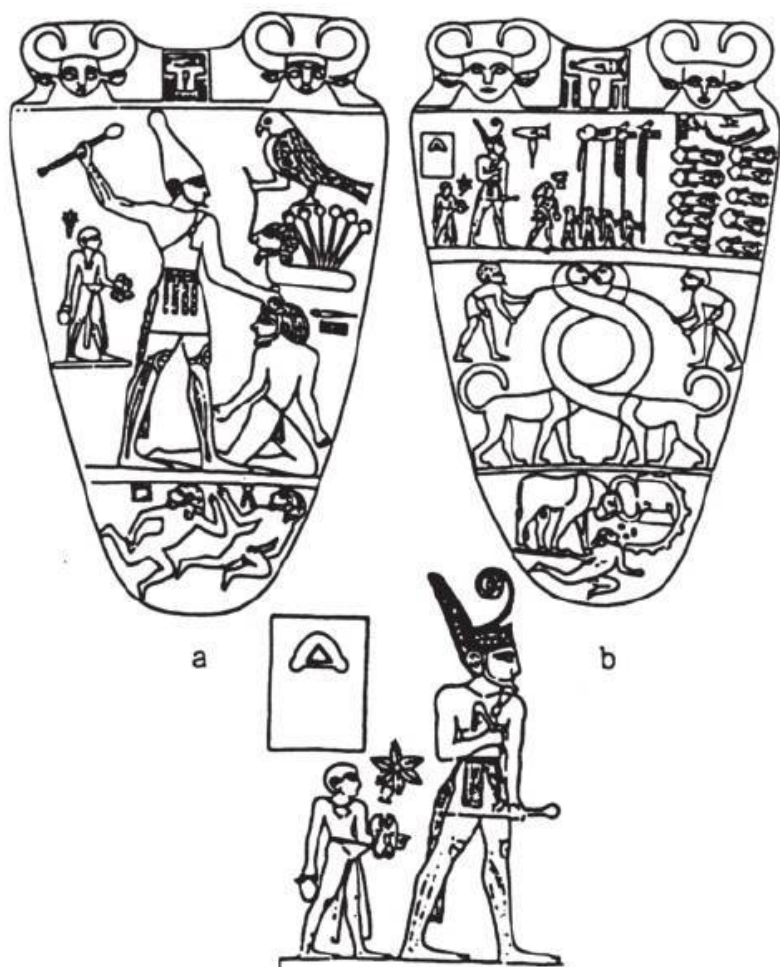


图39

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一点：这个胜利之碑很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筑城术以及美尼斯在统一上埃及和下埃及的战役中所遇到的敌人。而金字塔符号则成了能够打败其他所有猜测的唯一解释。我们坚信，这个金字塔符号，以及碑上所有其他图画，之所以被如此清晰地

刻画在下埃及的这一边，是因为这种建筑结构的的确确曾经在那里存在过。

整个吉萨复杂的建筑群——包括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在埃及统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们的建造者不是也不可能是第六王朝的法老。

埃及还有其他一些金字塔，它们相比起来要小些，更粗糙一些，而且年代久远，甚至有些在未建成之前就倒塌了。事实上，这些金字塔是由多个法老建立的，不是作为坟墓，也不是作为纪念碑（纪念碑象征坟墓），而是用来效仿神。因为在古代，法老们坚信，伴随着他们的吉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给他们指示了一个通往天国的平台，即在西奈半岛的太空船发射降落场。他们建造金字塔是为了死后能踏上前往天国的旅途，他们在金字塔上画上合适的符号、死后去往天国旅途的图示，还有些个别金字塔的墙壁上有来自《死亡之书》的引文。吉萨有三个特殊的金字塔，它们无论是外部结构、内部结构、尺寸大小还是惊人的经久耐用程度都是独一无二的。另外它们还有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内部都没有任何题字碑铭或者装饰。它们仅仅是赤裸荒凉的、功能性良好的建筑，像双胞胎灯塔一样拔地而起，并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服务于那些“从天空来到地球的人”。

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吉萨的三座金字塔中，最先建立起来的是其中小一点的第三金字塔，它被用来作为几

何模型。由于怀有对双尖结构的偏爱，人们又建造了另外两座大一点的金字塔。虽然第二大的金字塔较最大的金字塔要小一些，但是它们看上去高度几乎是一样的，这是因为第二大的金字塔所在的地理位置要高一些，所以两座看起来一样高。事实上，它并不需要和第一高的金字塔具有相同的高度。

除了不可比拟的尺寸大小以外，最大的金字塔还有其他独特的地方。除了和其他金字塔一样共有的下降通道以外，它还具有独一无二的上升通道，一个水平的走廊，两个上部房间，以及一系列狭窄的间隔间（见图40）。通过一条精心制作的豪华走廊，和一个仅靠拉动绳索就可以被密封的接待室，就可以通往最上面的房间。最上面的房间包含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被挖空的石块，这个石块的精加工需要令人称奇的技术才能完成，它的形状看起来像一个铃。在这个房间的上面，是一系列会产生回声的、狭窄粗糙且高低不平的空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发现，通过对比大金字塔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恩利尔在洪水暴发之前的伊库爾（“像山一样的房子”）、他在尼普爾的金字形神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和金字塔一样，它拔地而起，以统治周围的平原。在大洪水以前的时代，尼普爾的恩基建造了杜蘭基（“连接天堂和地球”），并且作

为一个使命管制中心，配备有命运之碑，写有轨道数据的面板。其中还包含有DIR.GA，一个神秘的黑房间，它的光辉将会引导宇宙飞船降落在西巴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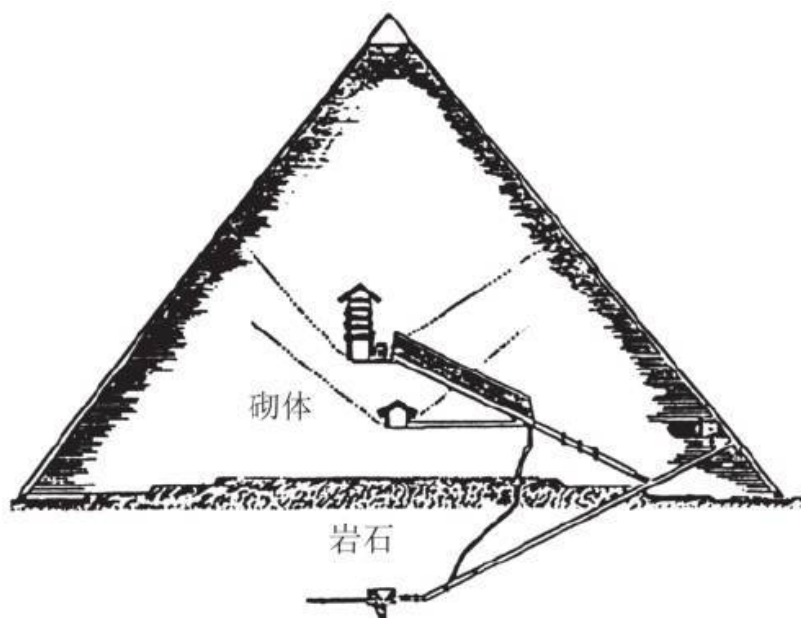


图40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祖（巴比伦神话中的风雨神）的神话传说有所描述，但其神秘的事件以及恩基的功能，都出现在大洪水之前。当美索不达米亚再次安定下来，以及尼普尔被重建的时候，恩利尔和宁利尔的住所已经演变成巨大的被庭院所包围的宫殿，参加礼拜的人们可以通过大门进入宫殿。住所已经不再是封闭的地域，与空间有关的功能，正如太空船发射降落场一样，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作为一个新兴的、神秘的、令人敬畏的伊库尔，苏美尔人在史册中将“像山一样的房子”描述成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在恩利尔，而是在宁呼尔萨格的庇护下。有一个英雄神话这样写道，在较早的洪水时期，有一个名叫伊塔那的苏美尔人首领，朝着阿努纳奇的天空住宅上升，其地位的上升，始于新伊库尔的不远处——相对于太空船发射降落场，在“雄鹰的居住地”。有一本阿卡德人的名叫的《约伯记》的书，以《赞美深渊之神》作为标题，指的是“来自伊库尔的不可抵抗的魔鬼”在“地平线以下的地域中”。

因为没有意识到吉萨金字塔中存在大量的古代遗物，也不知道它们真实的建造者，学者们便对这种明显指的是来自遥远苏美尔地区的伊库尔感到疑惑。事实上，如果有人追溯一下已经被认可的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册的解释，就可以发现，没有任何一个美索不达米亚人曾经知道埃及金字塔的存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君王曾经侵略过埃及，也没有任何一位商人曾经与埃及有过接触，没有任何一位使者曾经访问过埃及，也就没有任何一个美索不达米亚人有可能发现过这些庞大的纪念碑。

那怎么可能呢？

我们认为，吉萨金字塔群是为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所知的。我们认为，金字塔建造在伊库尔的洪水时期，

这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册中的确被提及过（我们下文将讲到这一点）。并且，我们认为，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在金字塔建造的过程中以及建造完成之后，都对金字塔进行了描述。

现在，我们展示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塔”——金字形神塔或者是阶梯塔，到底是什么模样（见图24）。我们还在某些最古老的苏美尔人的图画中，发现了绝对不同的建筑结构。某些建筑（见图41）具有方形的底部以及三角形的侧面——一个表面光滑的金字塔。



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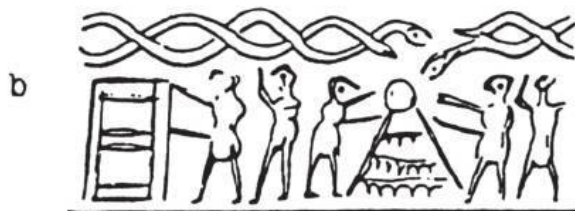
有些建筑就完全是一个金字塔形状（见图42a、b），拥有一个毒蛇象征符号，清晰地摆放在恩基的版图上。还有一个图像上（见图43）的金字塔被赋予了翅膀，用来显示它与空间有关的功能。这幅图画显示了金字塔还拥有其他令人惊奇的精致的特征：一个蹲伏的狮身人面像面朝着芦苇湖的居住地，另一个狮身人面像则

在芦苇湖的另外一边，这支持了埃及史册的说法：在西奈半岛上，还存在着另一个狮身人面像。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都被放置在河流边，因为吉萨的复杂建筑群就是处于尼罗河边的。除了那些图像之外就是河流了，在河流之上有角的神正在航行，正如埃及人所说，他们的神来自南方，从红海上来。

在这幅古老的苏美尔人图画与古老的埃及图画（见图38a）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提供了不容忽视的证据，证明了一个常识：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与苏美尔的一样。事实上，甚至在一些微小的地方都能看出这种惊人的相似，例如，大金字塔的倾斜度是52度——在苏美尔人的图画中，“金字塔”的角度与之十分精确地吻合。



a



b

图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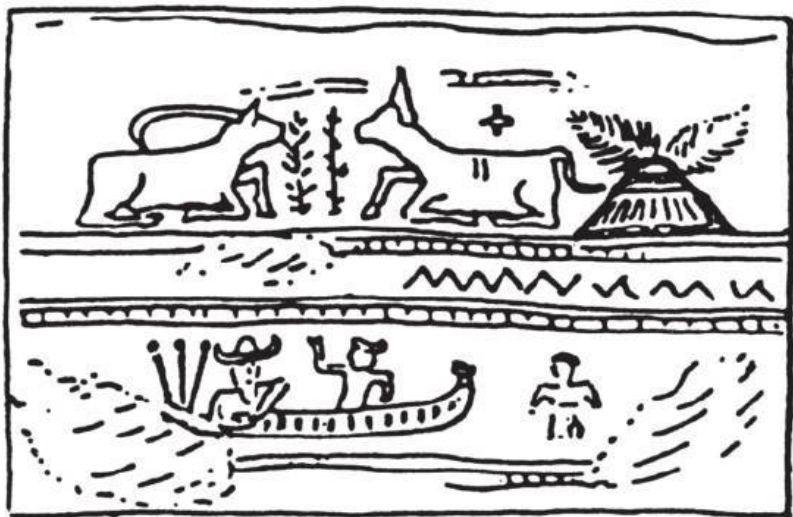


图43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大金字塔是为美索不达米亚人所知的，如果找不出其他原因，那就是因为金字塔和尼普尔最初的伊库尔是由同一个阿努纳奇人建造的。同样，十分符合逻辑地，金字塔也被人们称作伊库尔——“像山一样的房子”。吉萨的金字塔与它的前辈一样，具有神秘的黑房间，并且装备有器具，以引导宇宙飞船降落到西奈山的太空飞船洪积地。

我们认为下面这首高深莫测的史诗的含义，是将宁呼尔萨格晋升为“拥有尖峰的房子”——金字塔的女主人。

房子的光明和天地的黑暗

将火箭与飞船联系在了一起。

伊库尔，神的有尖尖的高峰住宅。

为了天地之间的连接，这个住宅装备精良。

并且闪动着一条又远又宽阔的光波。

这道可怕的光束触碰到了人体。

可怕的金字塔形神塔，高耸的山脉，

这些创造伟大而势不可挡，

但是人不能理解它。

下面这首名为《拥有尖峰的神的房屋》的诗作用就变得十分明显了：这是一个“具有装备的房子”，它能够提供给“未卜先知”的飞行者一个用来“降落休息”的“巨大的陆地平台”（即“空中楼阁”）。

房子的设备，永恒的高耸房屋。

它的根基是已经触碰到水的石头。

它的四周都设置在黏土上。

房子的各个部分被巧妙地连接在一起。

房子，发出密集的咆哮。

这个伟大的建筑物似乎在观察和周转，之后也会休息。

房子提升的山脉因为它高耸的外观而成为划时代的里程碑

乌图提升的山脉。

这个房子深得使人无法穿透。

并且阿努又放大了它。

诗文紧接着描述了这个建筑的内部结构：它的地基是“令人敬畏的金属”，它的入口像人的嘴巴一样张开闭合，“发出微弱的绿光”，入口之初“像一条巨龙张开的等待食物的巨口”（见图44a），门框两侧的直木“像两个用来威吓敌人的刀刃”；在入口正中间展示着一个神秘的带有雕刻的石切（见图44b）。建筑内部的房间“就像这条整天到处冲撞的巨龙所要守护的巢穴”，它所吐露的金光“就像一只没人敢靠近的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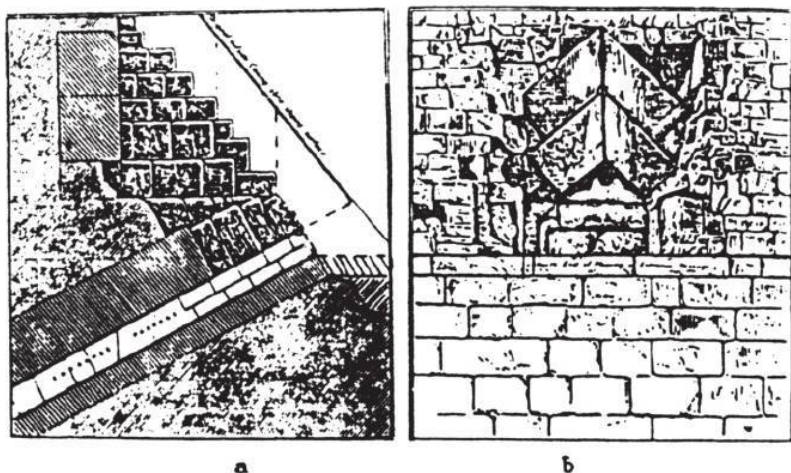


图44

其中的上升通道被这样描述：“它的拱顶就像一道彩虹，黑暗在此处消失；它被令人敬畏地遮住了，它的连接处就像一只做好抓捕猎物准备的秃鹰。”（见图45）在通道的顶端，是“通往山顶的入口”：“对敌人来说，它是封闭的，它仅对活着的人开放”。三个联动装置“门闩，木条和锁在令人敬畏的地方滑动”，保护着通往最顶端房间的通道。在最顶端的房间，伊库尔视察天堂和地球，“就像张开了一张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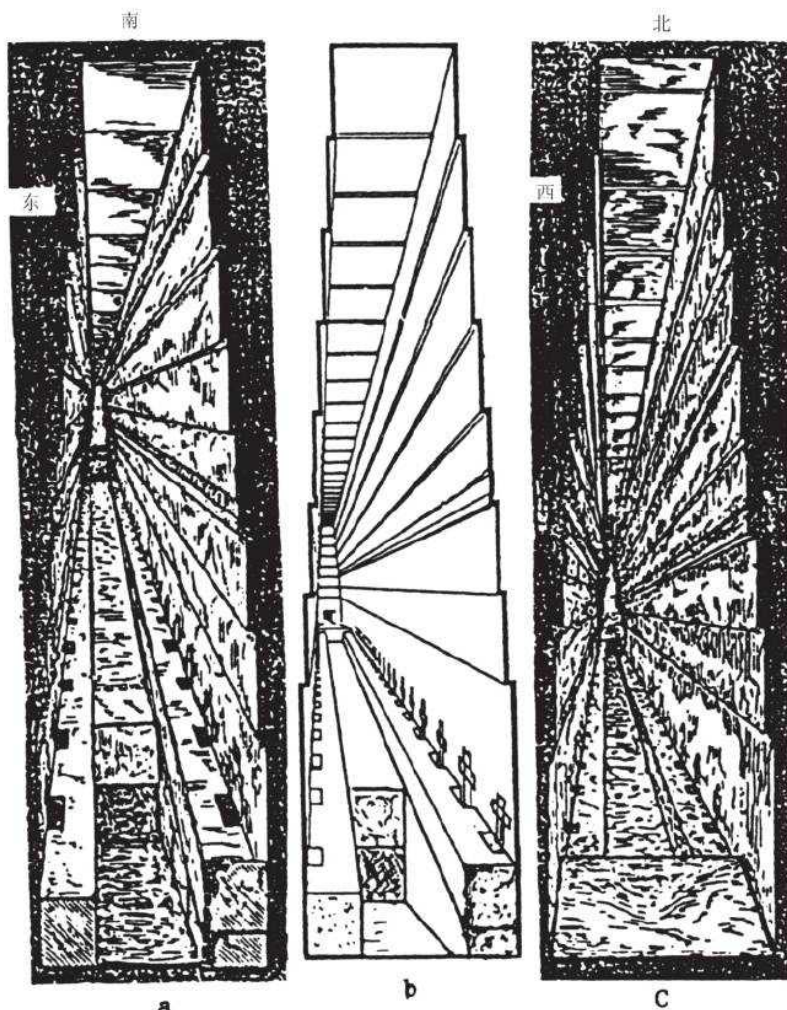


图45

在通往最顶部的房间时，还必须经过一个结构十分复杂的接待室（见图46），在这个接待室里面有三种上锁装置，随时准备滑动，以把敌人关闭在外面。

在如此详细地描述了伊库尔内部及外部的结构之

后，诗篇接下来介绍了这种建筑物的功能以及地理位置：

在这一天，女主人自己说，

她是火箭飞船的女神，纯净的伟大的女士，

“我是阿努的女儿。

恩利尔又赐给了我伟大的命运。

我是他的王妹。

神将这个天空地球驾驶导航器赐到我的手中。

我是天空之母。

厄里斯奇格将天空导航器的开始部分分配给我。

我已经在乌图建造的山脉上建立了我的讲台。”

如果像我们先前推断出的一样，宁呼尔萨格是吉萨金字塔的女主人，那么她应该被埃及人所熟知，并且被当作女神一样尊敬。事实上，这应该就是当时的情形，除非对埃及人来说，她就是哈索尔（埃及神话中的爱神）。课本会告诉我们，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何璐斯的住宅”（何璐斯是古代埃及的太阳神）。但那只是一种肤浅的解释。在象形文字中，这个名字的含义是房子和猎

鹰，而猎鹰曾经是何璐斯的象征，因为他可以像猎鹰一样飞翔。宁呼尔萨格这个名字按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将住宅建在猎鹰之地的女神”，即飞行者休息的位置——太空船发射降落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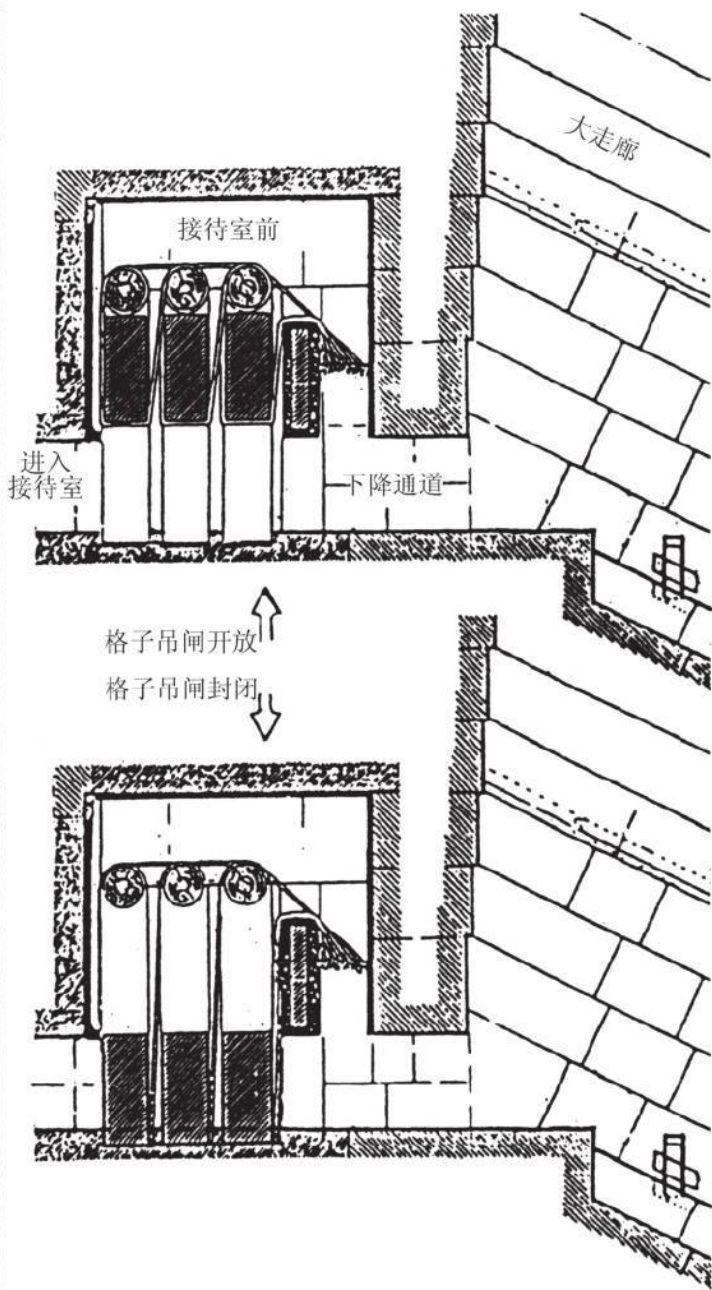


图46

我们已经确定，这个航天发射场就位于后洪积时代的西奈半岛。因此，哈索尔的头衔“房子和猎鹰”，将要求女神在西奈半岛的举止像它的女主人。确实，埃及人认为，西奈半岛一直是哈索尔的领域。半岛上埃及法老修建的所有寺庙和石柱是专为这位女神而建的。像晚年的宁呼尔萨格一样，哈索尔也被称为“奶牛”，并被描述为母牛的角。

但哈索尔也是大金字塔的女主人（我们一直这样称呼宁呼尔萨格）吗？惊讶但并不意外的是，哈索尔也是大金字塔的女主人。

证据是法老胡夫（大约公元前2600年）在吉萨的一座献给伊西斯的寺庙中竖立的纪念石碑上的碑文。这就是库存石碑，纪念碑及其碑文明确证实，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在胡夫开始统治时已经存在。他声称是在现有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旁边建立了献给伊西斯的寺庙：

何璐斯永生。

致埃及天上和人间的国王——胡夫。

生命永存！

他创建了伊西斯之屋。

金字塔的女主人，

在狮身人面像旁边。

在那时，伊西斯（奥西里斯的妻子和何璐斯的母亲）一直被认为是“金字塔的女主人”，其象形文字是 。但随后的碑文证实，她不是金字塔的第一个女主人：

何璐斯永生。

致埃及天上和人间的国王——胡夫。

生命永存！

致他神圣的母亲伊西斯。

“哈索尔西部山区”的女主人。

他将这个碑文写在石碑上。

因此，金字塔不仅是“哈索尔山”（与苏美尔正好平行的“像山一样的房子”），而且还是她的西部山峰，这意味着她还有一座东部的山峰。我们从苏美尔的来源知道它是哈尔萨格，是西奈半岛的最高峰。

尽管两个神圣王朝之间有对抗和猜疑，但毫无疑问的是，实际建设太空站和控制指导设施的工作，落入了恩基及其后代手中。尼努尔塔证明了自己胜任筑坝和灌溉工程；乌图 / 沙马氏知道如何指挥和运作着陆和起飞设施；但只有工程师和科学家恩基，在之前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拥有规划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和监督其执行的必要的知识和经验。

在苏美尔文本中，甚至没有一丁点关于尼努尔塔和乌图成就的描述，他们都没有计划或从事与太空有关的建造工程。后来尼努尔塔让一个苏美尔国王为他建造金字形神塔，其中有给他的神鸟的特别领地。神鸟是另一个神，一直陪伴着尼努尔塔。尼努尔塔给了国王建筑计划 and 建设指示。另一方面，一些文本说恩基已把他曾拥有的科学知识传递给儿子马杜克。文本中提到了父子之间的一次对话。马杜克向父亲请教一个难题后，恩基回答儿子马杜克：

我的儿子，你不知道什么呢？

我可以给你什么呢？

马杜克，你不知道什么呢？

我还可以给你什么呢？

我知道的，你全知道！

就像父辈卜塔和恩基一样，子辈的马杜克和拉，是如此相似，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埃及的文本把拉与空间设施和相关建设工程联系在一起。同时，他是在苏和泰芙努特，盖布和纳特，以及古埃及神话的智慧之神托特的协助下来进行这项工作。“神圣的导游”——狮身人面像，准确显示向东水平30度，拥有Hor-Akhti（“猎鹰的地平线”）——这是对太阳神拉的尊称——的特征。

法老时代，狮身人面像附近竖立的石碑上的题词，直呼拉为工程师（“扩展的绳”），是他建造了在“神圣的沙漠”中“受保护的地方”。从那儿，他可以“美丽地升天”和“穿越天空”：

你为这个计划扩展绳索，

你给土地以形式.....

你使人间世界神秘不已.....

你为自己建立了受保护的地方。

在神圣的沙漠，隐藏了名字。

白天你背对他们上升.....

你美丽地上升.....

你伴着和风划过天空.....

你乘着天国的三桅船穿越天空.....

天空欢呼着，

地球喜悦地叫喊。

拉的船员每天都在歌颂；

他凯旋而来。

埃及文本断言，苏和泰芙努特通过“坚持天空在地球之上”，参与了拉广泛意义上的与空间有关的工程。他们的儿子盖布的名字源于词根gbb（“积累，堆积”），学者认为，这证明了他参与了涉及堆积的工程，明显暗示他参与了金字塔的实际建造。

一个关于胡夫法老及其3个儿子的埃及故事显示，在那些日子里，大金字塔的秘密计划是在埃及人称为托特（天文学、数学、几何及土地测量之神）的监管之下。大金字塔的一个独特的特点是其上厅和通道。但是，由于这些通道被封锁（我们将在下文展示如何、何时和怎样），它们从下降通道的什么地方分出来，致使所有试图效仿吉萨金字塔建造的法老，仅能仿效有下厅的金字塔，无法仿效上厅，因为他们要么是缺乏精确的建筑知识，要么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但是胡夫似乎知道大金字塔内这两个秘密厅房的存在，并在这点上差点得知了他们的建筑计划，因为他被告知神托特隐藏它们的地

方。

写在所谓的威斯卡莎草纸上，题为“魔术师的故事”中说：“有一天，当国王胡夫统治了所有的土地”，他找来他的3个儿子并让他们复述故事——古代的“魔术师的事迹”。首先说的是“皇子哈夫拉”，他讲述了“你（胡夫）的祖先尼布卡一世时代的故事……当他走进卜塔的寺院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魔术师如何使鳄鱼起死回生的故事。然后皇子杜英法罗说了胡夫祖先时代的一个奇迹，当一个魔术师分开湖中的水以便取其底部的宝石，“然后魔术师说着他的魔语，使所有的湖水再次回到各自的位置”。

有点玩世不恭的第三个儿子哈德德夫站起来说道：“我们已经听说过以前的魔术师和他们的事迹，我们无法验证其真实性。现在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法老胡夫问他们是谁，哈德德夫回答说，他知道一个名叫戴迪的人，此人知道如何驯服狮子：给它替换一个被砍的头，也知道“托特之厅的Pdut号码”。

听到这话，胡夫极为好奇，因为他一直在设法找到大金字塔（在胡夫时代已被封锁和隐藏）里“托特之厅的秘密”。因此他下令寻找智者戴迪，并从其住所——西奈半岛一角的一座岛屿把他接来。

当戴迪被带到法老面前，胡夫首先测验了他的魔

力，如让被切了头的鹅、鸟和牛起死回生。然后胡夫问道：“听说你知道托特的Iput的Pdut号码，这是真的吗？”而戴迪回答说：“号码我不知道，国王，但我知道Pdut所处的地方。”

埃及古物学家基本上一致认为，Iput的意思是“原始避难所的秘密厅”，而Pdut的意思是“有号码的设计、计划”。

魔术师（他的年龄是110岁）回答胡夫：“我不知道设计中的信息，国王，但我知道被托特隐藏的带号码的计划在哪里。”在回答进一步的询问时，他说：“在神厅里有一箱磨刀石，它们就在那个箱子中。”

胡夫兴奋地下令戴迪去为他寻找那个箱子。但戴迪回答说，他和胡夫都不能得到这个箱子，它注定要被胡夫的后裔找到。他说，这个人就是拉。我们已经看到，屈服于神的意愿，胡夫最终只有在狮身人面像附近建造了一座献给金字塔女主人的神庙。



证明过程就此循环完成。苏美尔和埃及文本互相证实，我们的结论是：中立女神是西奈最高峰和建于埃及的人工山的女主人，她们都担任了登陆走廊的锚的角色。

但阿努纳奇保持西奈半岛及其设施中立的愿望未能维持很久。竞争和爱情悲剧性地交织，并打破现状，分裂的地球很快被卷入了金字塔大战。

第八章

金字塔战争

“尊敬的陛下、圣主、地平线上的猎鹰、永存不朽的生灵——拉，在肯努的土地上。他由他的勇士们陪伴着，因为有敌人阴谋陷害他们的国王……长翅膀的测量者何璐斯来到拉的船上。他对他的祖先说：‘哦，地平线上的猎鹰，我看到了敌人阴谋反对您的统治，给他们自己戴上耀眼的皇冠。’……圣主、地平线上的猎鹰拉，对长翅膀的测量者何璐斯说：‘我的儿子：迅速地击倒你所看到的敌人。’”

刻在古埃及艾得夫市寺庙城墙上的故事就此开始了。我们认为，这只能被称为第一次金字塔战争的故事。这场战争有其根源：永无休止的控制地球及其空间设施的斗争，以及大阿努纳奇——特别是恩基 / 卜塔和他的儿子拉 / 马杜克的鬼把戏。

据曼涅托所载，卜塔统治了埃及9000年后交出统治权；但其后，拉的在位时间缩短到了1000年——我们总结这是由于大洪水的缘故。接着苏统治了700年，他帮助拉“控制地球上空”；盖布统治了500年（“就是他堆积了地球”）。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0年的时候，空间设施——

在西奈半岛和吉萨金字塔的太空站被建造起来。

虽然太空站所在地西奈半岛和吉萨金字塔在宁呼尔萨格的保护下，被认为是保持中立的，但值得怀疑的是，这些设施的建设者——恩基及其后代，是否确实打算放弃控制这些设施。一个以田园诗般的描述其开头的苏美尔文本，已被学者们命名为《天堂的神话》。其古老的名称是《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它记录了他俩出于政治动机的结合，是恩基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宁呼尔萨格之间有关控制埃及和西奈半岛——金字塔和太空站的交易故事。

故事发生在阿努纳奇对地球的分配时：提尔蒙（西奈半岛）被给予宁呼尔萨格，埃及被给予恩基的部族。苏美尔人的故事提到，那时恩基越过分离埃及和西奈半岛的沼泽湖泊，来到孤独的宁呼尔萨格处大肆求爱：

致一个单独的人儿，

致生命的夫人，土地的女主人：

恩基来到你们英明的生命夫人处。

他用他的阴茎浇灌堤坝；

他用他的阴茎淹没芦苇……

他用他的精液浇灌阿努纳奇的贵妇，

将精液浇在宁呼尔萨格的子宫内；

她将精液放入子宫，恩基的精液。

恩基的真实意图是获得一个他同父异母妹妹所生的儿子，但他们的后代是一个女儿。当她出落得“年轻漂亮”后，恩基与这个女儿结合了，之后又和他的孙女结合。由于这些性活动，共诞生了8个神——6女2男。被乱伦所激怒，宁呼尔萨格用她的医疗技能让恩基病倒。支持恩基的阿努纳奇恳求挽救他的生命，但宁呼尔萨格决定：“直到他死了，我才会用‘生命之眼’看他的！”

令人满意的是，恩基确实停止了这些行为。去提尔蒙视察的尼努尔塔返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在有恩利尔、兰纳 / 辛、乌图 / 沙玛什、伊南娜 / 伊师塔参加的会议上，他报告了这些发展。让人不满意的是，恩利尔命令尼努尔塔返回提尔蒙并带回宁呼尔萨格。但在中途，宁呼尔萨格同情她哥哥并改变了主意。“宁呼尔萨格让恩基坐在她的外阴处并询问道：‘我的哥哥，你的什么地方不适？’”当她一点一点地治好他的病之后，恩基提议，作为埃及和西奈半岛的主人，他们应把工作、配偶和领地分派给8个年轻的神：

让阿布成为植物的主人；

让宁图纳成为麻甘的主人；

让宁树图娶尼纳苏；

让纳日成为满足渴望的女神；

让纳结娶宁达拉；

让阿日木阿娶宁吉什西达；

让宁图成为月份女王；

让英西格成为提尔蒙的主人！

来自孟菲斯的埃及神学文本同样认为，从卜塔的心、舌、牙齿、嘴唇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应运而生”了8个神。这个文本也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本一样。卜塔创造了这些神之后分派住所和领土给他们：“在他创造了这些神之后，他建造城市，创建城区，把这些神放在各自神圣的住所里；他创造了他们的神龛和后代。”他所做的一切是“使生命的女主人感到高兴”。

如果这些故事如表面看来的那样有事实根据的话，那么如此混乱的出身所导致的争斗，由于拉的性恶作剧就只会更加加剧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奥西里斯是拉而不是盖布的儿子断言，是拉秘密地侵犯他自己的孙女后使其所怀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奥西里斯-赛特冲突的核心。

当时上埃及已被分配给了盖布，赛特为什么还会覬

觐给予奥西里斯的下埃及？埃及古物学者们已从地理、土地的肥沃程度等方面提供解释。但正如我们所揭示的那样，有另外一个因素——从神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不是一个地区能生长多少作物，而是在吉萨，谁控制了大金字塔建筑群，谁就控制了空间活动：来来往往的神以及来往于第十二个天体的重要供应环节。

赛特的野心暂时成功了，他用智谋战胜了奥西里斯。但是，“在363年”，奥西里斯消失后，年轻的何璐斯成为其父的复仇者，发动了反对赛特的战争——第一次金字塔大战。如我们所了解的，这也是第一次有人参与的神之间的斗争。

受统治非洲的恩基神的支持，复仇者何璐斯开始了敌对上埃及的行动。在托特为他制作的有翼的圆盘的帮助下，何璐斯坚持向北挺近金字塔。一场重要战斗发生在“水区”——把埃及从西奈半岛分开的湖泊链，有许多赛特的追随者被杀害。战斗过程中，赛特藏在半岛某处的“秘密隧道”；在另一场战役中，他失去了他的睾丸。因此，众神的会议决定将整个埃及“作为遗产……给何璐斯”。

而身为卜塔后裔八神之一的赛特怎样了？

他被从埃及放逐并移居亚洲，这里以东包括一块可以使他“从天空说话”的地方。他不就是苏美尔人关于恩基

和宁呼尔萨格的故事中被称为英西格的神，被这两个恋人分配给予了提尔蒙（西奈半岛）的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是埃及神，那个将领地扩展到闪的地方，后来被称为迦南。

正是由于第一次金字塔之战的成果，人们才有了对《圣经》故事的了解。这次战争还导致了第二次金字塔之战。

除了太空站和指导设施之外，在大洪水之后，还需要一个新的飞行控制中心，以取代之前在尼普尔就已存在的那个。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一书中，我们已揭示，为满足这个中心和其他与空间有关的设施等距离的需要，它被定位在摩利亚山，即未来的耶路撒冷城。

依据美索不达米亚和《圣经》的记载，这个地方位于闪，恩利利特的一个自治区。然而，它最终被恩基——哈姆族神以及哈姆族迦南的子孙非法占领。

《旧约》中说，迦南成为耶路撒冷这块土地的首都，是在诺亚第四个也是最小的儿子哈姆时期。他挑出迦南来作为特别的托付，并使他的后代屈从于闪的后裔。导致这种待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因，是哈姆而不是他的儿子迦南无意中看到了他父亲诺亚赤裸裸的生殖器；因此，上帝已经诅咒了迦南：“诅咒迦南，一个仆人的仆人欺凌他的兄弟……赐福耶和华，闪的上帝，愿迦

南成为他们的一个仆人。”

《创世记》中的故事遗留了许多未解释的方面。是他的父亲意外犯罪，为什么迦南却要被诅咒？为什么对他的惩罚是变成闪和闪神的奴隶？以及众神如何参与这一罪行及其处罚？当读到前《圣经》的《禧年书》上的补充信息时，人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哈姆真正的罪行是非法占领闪的领土。

在人类被分散及其各部族被分配土地后，《禧年书》提道，“哈姆和他的儿子去了他要占领的土地，这块土地迦南是获取的该国南部地区的一部分”。但那时，从诺亚被救的地方到他的非洲分配地的旅途中，“迦南看到，从黎巴嫩这个地方一直到埃及河边，是非常好的”。于是他改变了主意：“他不到他所继承的海域以西的土地（红海西部）去，转而落户在黎巴嫩，约旦向东和向西的方向。”

他的父亲和兄弟试图劝阻迦南的这种非法行为。“他的父亲哈姆，兄弟库施和麦西对他说：‘你在不属于你的土地上定居了，按规定这不属于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你真这样做，你和你的儿子将在这块土地上堕落，并因为煽动叛乱被诅咒，你们将被永远铲除。不要在闪的住处居住，因为这个地方注定属于闪和他的儿子。’”

由于迦南非法占领了分配给闪的领土，他们因此说，“诅咒你，诅咒你不再是诺亚的儿子，在神圣的法官和我们的父亲诺亚面前宣誓，以约束我们自己的诅咒……”

“但迦南没有听他们的话，他和他的儿子一直住在黎巴嫩从哈马到埃及的入口处。出于这个原因，这片土地被命名为迦南”。

《圣经》中除记载有关哈姆的一个后裔抢夺领土的故事外，还有着类似埃及之神的一个后裔的抢夺故事。我们必须记住，在当时，土地和领土的分配不是在各国人民之间，而是在神之间进行，土地的主人是神，而不是人。一个民族居住在分配给他们的神领土上，只有他们的神通过协议，或者其已经发展到有能力治理该领土，他们才可以占领别人的领土。



赛特入侵迦南，意味着所有与太空站有关的地区——吉萨、西奈半岛、耶路撒冷都归于恩基神的控制之下。恩利利特显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此后不久——300多年后，我们相信，他蓄意发动了驱逐非法占领重要空间设施者的战争。一些文本描述了第二次金字塔大战，其中一些在古苏美尔文本中，其他的在阿卡德和亚述译文中。学者们称这些文本为“库尔神话”——“山地的

神话”。事实上，他们在编年史中诗意地渲染了与空间站有关的战争莫里亚山之战；西奈的圣凯瑟琳山之战；埃及的人工山——伊库尔（大金字塔）之战。

从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受尼努尔塔领导和指挥的恩利利特的军队，“恩利尔最重要的战士”，第一次与对方在西奈半岛相遇。哈姆族神在那里被攻击，但他们撤退到非洲山地继续作战。尼努尔塔接受挑战，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中，他在敌人的据点作战。这一阶段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接着在最后阶段，战争发生在大金字塔，这是尼努尔塔对手最后坚不可摧的堡垒。在那里，哈姆族神被围困，直至他们耗尽干粮和水。

我们称之为第二次金字塔大战的这场战争，在苏美尔人的记录中被广泛纪念——在书面编年史及图案描绘中。

致尼努尔塔的赞美诗中，包含了许多他在这场战争中的功勋和英雄事迹。“你就像阿努”，诗篇的很大一部分专门被用来记录这场斗争及其最后胜利。但其主要和最直接的战争编年史，见于史诗文本《卢伽尔-e 》，刊载在《古代东方研究》的文章《调查》中，塞缪尔·盖勒对它的整理编辑极为出色。像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本一样，紧接着开场白的是：

国王，你荣耀的一天是如此气派。

尼努尔塔，最重要的、神圣力量的拥有者，

是他向痛苦的山区进发。

像洪水，不能停下来，

他进入了战争激烈的战场。

神圣辉煌的武器在他手中；

主说：你制服的山区将作为你的创造物。

哦，强大的、英勇的神，

你撕裂了大毒蛇，

你撕裂了所有的山。

诗篇歌颂了尼努尔塔的功勋和光辉武器。这首诗还介绍了冲突的位置（“山区”）和他的主要敌人：“大毒蛇”——埃及神的领导者。在苏美尔史诗中，有几次描述这个对手是阿扎格，有一次描述他是阿舒尔，它们都是马杜克著名的绰号，从而使阿努两个重要的儿子恩利尔和恩基——尼努尔塔和马杜克，成为第二次金字塔大战中敌对阵营的领导人。

在第二个牌匾（13篇长诗之一）中，记录者介绍了第一次战役。尼努尔塔能够在战争中占有优势，归功于

他的神圣武器和新飞艇——原来的那个在一次事故中被摧毁，它被称为IM.DU.GUD，通常译为“神圣风暴鸟”，但字面上的意思是“像英雄的风暴一样运行”。我们从各种文本中得知，其翼展约为75米。

古代绘画把它描绘为机械构造的“鸟”，有两个跨梁的机翼表面（见图47a）；一个起落架暴露了一系列的圆口，也许是喷流状发动机的进气口。这架几千年前的飞机，不仅与早期的双翼航空器酷似，也与1497年达·芬奇的草图——他所描绘的动力飞行机的概念，令人难以置信地相似（见图4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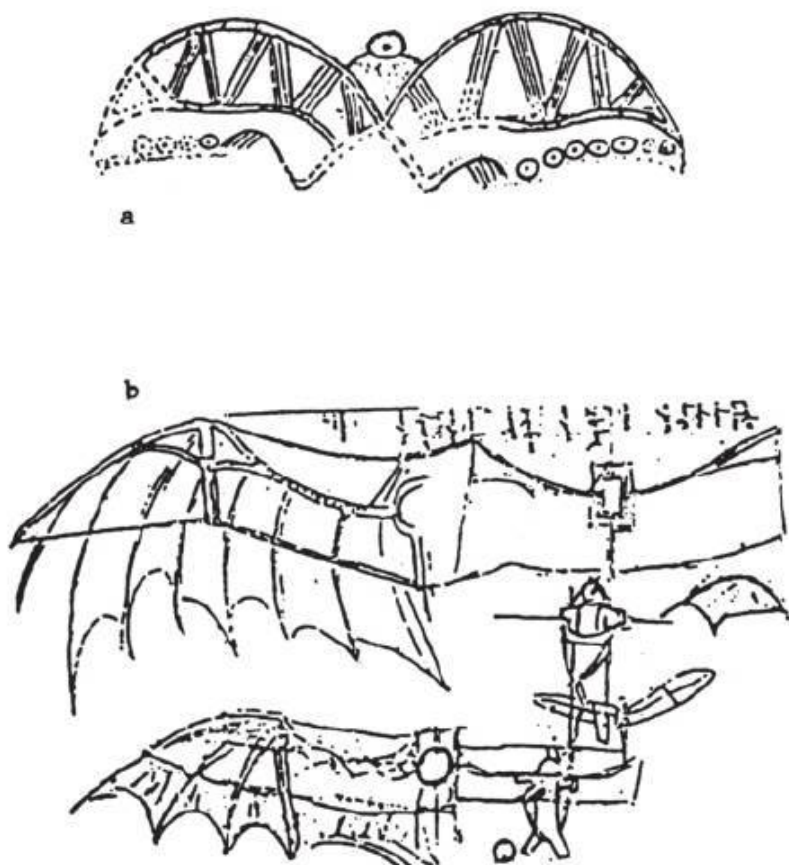


图47

伊姆杜吉德是来自尼努尔塔的象征的灵感——一只只有雄伟的狮子头的鸟停在两个狮子（见图48）抑或是两头公牛上。正是用这种“制作的船”——一个制造的飞行器“在战争中摧毁了王侯的住所”，尼努尔塔在第二次金字塔大战的战斗中上升到天空中。他上升得如此之高，以至他的同伴看不见他了。之后，文本中提到，“用他的翼鸟，对抗有墙的住所”，他俯冲下来。“当他的鸟接近地面后，

峰顶（敌人的据点）被他打碎。”

被赶出据点后，敌人开始撤退。当尼努尔塔保持正面攻击时，阿达德漫步敌后的乡间，破坏敌人的粮食供应：“在冥界之屋，阿达德将鱼冲走并把牛四处分散。当敌人撤退到山区时，这两个神‘像山区汹涌的洪水一样蹂躏他们’。”

随着战斗在时间和范围上的延伸，交战双方起领导作用的神呼吁其他神加入他们的行列。“我的神，战斗范围越来越广，你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向一个神问道，这个神的名字由于诗句的损坏而缺失了。显然，这个问题也抛给了伊师塔，因为她的名字被提到了：“在武器的冲突中，在英雄的壮举中，伊师塔的武力并没有踌躇。”当两个神看见她，他们用鼓励的语气向她喊道：“来这儿，不要犹豫！把你的脚坚决地放在这儿！在山区，我们等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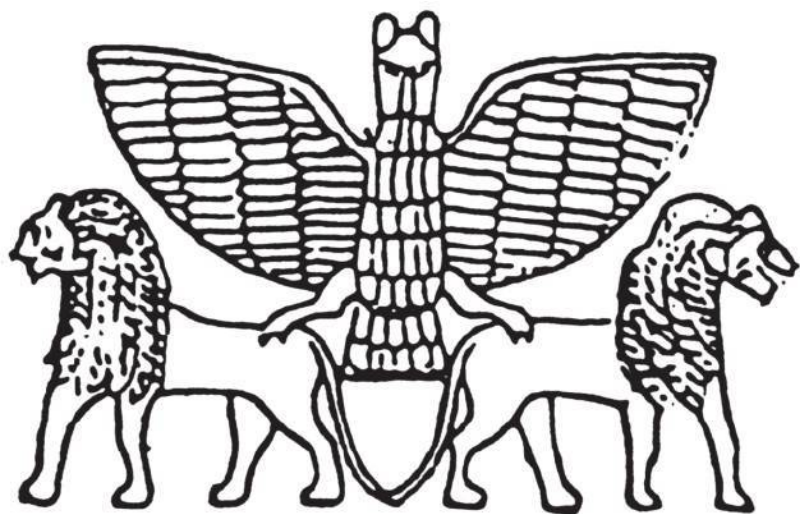


图48

“女神带来的这种武器气派辉煌…… 她为这个武器制造了一个角。”她在对抗敌人的壮举中使用了它，在“遥远的时代”，“天空像红色羊毛的颜色”。武器发射出的爆炸束“拆散了敌人，使他用手揪住自己的心”。

接下来的故事，在第五至第八块牌匾中，被破坏得无法阅读。部分诗句表明，在伊师塔的帮助下，猛烈的攻击在敌军土地上产生了浩大的哭泣和哀悼。“对尼努尔塔的恐惧围绕着这块土地”，居民不得不使用替代品，而不是小麦和大麦“去碾磨面粉”。

这次攻击使敌军部队继续向南撤退。这时战争显露出其凶猛恶性的特征，当尼努尔塔领导恩利利特的队伍攻击奈格尔非洲领地的中心地带和它的寺庙城市麦什拉

姆之时，他们烧焦土地并血染了河流，血来自无辜的旁观者——冥界之屋的男子、妇女和儿童。

虽然主要牌匾中描写战争这方面的许多诗句已被毁坏，但是，其细节可以从其他各种零碎的牌匾中看出。牌匾中写到尼努尔塔“摧毁土地”，这一壮举使他赢得了“麦什拉姆的胜利者”称号。在这些战斗中，攻击者发动了化学战。我们可以读到尼努尔塔向城市撒下有毒导弹，“他用弹射器发射毒药，摧毁了城市”。

攻击中，这个城市的幸存者逃到周边山区。但是尼努尔塔“用毁灭性武器向山上开火；神的神圣武器，破坏性如此厉害，摧毁了人类”。下面的诗句也暗示了一些化学战：

这种武器，撕裂

并让感官失去了作用：

巨大的威力剥夺了他们的生命。

它撕裂了土地，

用血充满运河，

在敌军土地上，人们像狗一样舔牛奶。

被无情的袭击所威慑，阿扎格要求他的追随者不要

抵抗：“他没让他的军队起来反抗向他的妻子和孩子袭来的敌人，库尔的武器与土壤一起被覆盖”；“阿扎格没有反抗”。

尼努尔塔认为，对方不抵抗是他取得胜利的标志。据F.赫罗兹尼描述，尼努尔塔杀害对手后占领了哈尔萨格的土地，接着他“像鸟”一样攻击库尔“撤退到墙背后”的神，他在山区击败了他们。然后，他突然唱了一首胜利之歌：

我的令人敬畏的才华像阿努一样强大。

谁敢反抗它？

我是高山的神。

从地平线上拔起山的高峰。

在山上，我是主人。

但宣告胜利还为时过早。通过不抵抗战术，阿扎格避免了被击败。首都确实被毁掉了，但领导人却得以幸存。从《卢伽尔-e》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尼努尔塔没能消灭库尔的敌人。”相反，敌人的神退入了大金字塔：“智慧技工”——恩基还是托特？——造出了一个保护墙，“其威力无可匹敌”，死亡射线无法穿透这个防护物。

一些文本中从“另一方面”论证了这场最后和最引人注

目的第二次金字塔大战。正如尼努尔塔的追随者为他唱赞美诗一样，奈格尔的追随者也是这样做的。后者也被考古学家发现，收集在J.博伦鲁切所著的《给奈格尔的祈祷和赞美诗》一书中。

回顾奈格尔在这场战争中的英雄壮举，文本中提到，奈格尔——“伊库尔的宠儿，高尚的龙”“趁着夜色冲了进来”。携带着可怕的武器，在他的副手的伴随下，奈格尔冲破了尼努尔塔对大金字塔（伊库尔）形成的包围圈。他在夜间抵达，进入“可自动打开的锁着的门”。他一进来就受到热烈欢迎：

神奈格尔，

趁着暗夜冲进来的神，

已经到了战场！

他扬起他的鞭子，他的武器铮铮作响……

他是值得欢迎的，他的力量是巨大的：

就像一场梦，他在门口出现。

神奈格尔，是值得欢迎的。

但被围困的神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从另一文本中，我们得知了这次金字塔大战最后阶段的更多情况。

这个文本是由乔治巴顿从尼普尔的恩利尔庙宇遗址中，那些刻着文字的黏土缸碎片拼凑出来的，它因此被命名为《混杂的巴比伦文本》。

当奈格尔加入捍卫大金字塔（“可怕的房子像山堆一样拔起”）的行列时，他通过位于金字塔内的各种射线发光晶体（矿物“石头”）来加强其防御能力：

水石，尖石，

这个……石头，这个……。

……神奈格尔

增加其能量。

保护他的门……

向天堂，他抬起眼睛，

深深地挖掘，为生命付出……

……在房间里

他给他们喂食。

随着金字塔的防御性能增强，尼努尔塔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呼吁乌图 / 沙马氏通过改变基础设施附近的“水流”方向来切断金字塔的供水。在这里，文本过于残

缺不全，导致不能阅读有关的详情，但这个战术显然达到了它的目的。

被切断了食物和水的供给后，被围困的神挤在最后的据点里，竭力避开尼努尔塔的攻击。直到那时，尽管战斗很残酷，但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神伤亡。但是，现在，一个年轻的神何璐斯，伪装成公羊，试图偷偷逃出大金字塔。他被尼努尔塔的光辉武器袭击而失去了视力。然后一个古老的神哀求宁呼尔萨格——因她的医疗奇迹而著名——来拯救年轻的神的生命：

当时，致命的光亮到来，

房子的平台接住了这个神。

他对宁呼尔萨格强烈地呼喊：

“……这武器……我的后代

受死亡的诅咒……”

其他苏美尔文本称这个年轻的神是“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后代”，这是一个适用于何璐斯的词，他出生于父亲去世之后。在埃及传说《拉姆传奇》中，当一个神向他“点火”后，何璐斯的眼睛受伤了。

当时，为了回应“强烈的抗议”，宁呼尔萨格决定进行干预，以停止这场战斗。

《卢伽尔-e》文本的第九块牌匾以宁呼尔萨格的声明开头，她对恩利利特指挥官说，她的儿子尼努尔塔，是“恩利尔的儿子……是他妹妹兼老婆所生的合法继承人”。在暴露内情的诗句中，她宣布了她将越过战线，停止双方敌对行动的决定：

致绳子测量开始的地方：

在那儿，阿萨尔用眼睛向阿努示意。

我将前往。

我将切断绳子，

为了交战的众神们。

她的目的地“绳子测量开始的地方”就是大金字塔！

起初，尼努尔塔震惊于她的决定“单独进入敌军阵地”。但自从她主意已定，他向她提供“让她不会害怕的衣服”（光束所留下的辐射？）。当她接近金字塔时，她对恩基说：“她对他喊……她恳求他。”碑的破碎导致交流信息丢失了，但恩基同意将金字塔交给她：

房子像个土堆，

我曾经向上将它堆砌——

它的女主人可能是您。

然而，有一个条件：投降需要最终解决冲突，直到“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宁呼尔萨格承诺转达恩基的条件，去告诉恩利尔。

随后的事件都记录在《卢伽尔-e》史诗和其他零散的文本中。但最惊人的描述，出现在名为《我歌唱众神的母亲之歌》的文本中。这个文本保存了很多信息，因为它在整个古代近东时代被反复复制。文本首次见于P.德哈米的《神的主权》的研究报告中。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赞扬宁玛赫（“伟大女人”）的文本，在双方的战线中，她的角色是玛米（“众神之母”）。

以呼吁“武装的同志和战斗人员”倾听为开头，这首诗简要介绍了战争及其参与者：范围几乎涉及全球。一方是“宁玛赫的初生儿”（尼努尔塔）和阿达德，后来辛加入了，再后来加入的是伊南娜 / 伊师塔；对方是奈格尔，被称为“强大、崇高的神”——拉 / 马杜克，以及“两个伟大之家的神”（吉萨的两个大金字塔）、那位曾试图用山羊皮伪装逃跑的神：何璐斯。

宁呼尔萨格声称她受阿努的批准，接受了恩基向恩利尔的投降。当阿达德在场时，她会见了她（那时尼努尔塔留在战场上）。“啊，听我的祈祷！”她解释她的想法时恳求这两个神。阿达德最初坚持：

站在那里，对这个母亲，

阿达德说：

“我们期待着胜利。

敌军遭到打击。

颤抖的土地，令他无法承受。”

阿达德说，如果她想停止敌对行动，让她把讨论建立在恩利利特即将胜利的基础上：

起来，去告诉敌人。

让他参加讨论。

这样，这次袭击就停止。

恩利尔用更加有力的语言，支持这样的建议：

在众神的大会上，

恩利尔开了口，他说：

“既然阿努在山区聚集了众神，

阻止战争，带来和平，

派出众神的母亲

并恳求我，

让众神的母亲成为使者。”

在谈到他的妹妹时，他用和解的口气说：

去吧，安抚我的兄弟！

帮助他去生活。

从封锁他的门口，放他出来！

按照建议，宁呼尔萨格告诉恩基，他和他儿子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她通过星星给出信息。”

正当恩基犹豫时，她温柔地对他说：“来吧，让我带你出去。”他照做了，把手伸过去给了她……

她引导他和其他大金字塔的守护者去她的住所哈尔萨格。尼努尔塔及其战士们看着英克特斯离去。

而庞大的坚不可摧的建筑孤独地耸立着，沉默不语。



如今，大金字塔的访客发现，其通道和厅房裸露空荡，看上去，复杂的内部结构显得毫无目的，其壁龛和

岬角也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从人们首次进入金字塔起，它就一直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尼努尔塔进入时它并不是这样——根据我们的计算，这大约是在公元前8670年。苏美尔文本中提到，尼努尔塔进入后，其维护者放弃了这个“辐射的地方”。他进入后的所作所为，不仅从内到外改变了大金字塔，而且还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当尼努尔塔第一次进入“像山一样的家”时，一定想知道他会在里面发现什么。恩基 / 卜塔构思的、拉 / 马杜克计划的、盖布建造的、托特配置的、奈格尔捍卫的这个航天站有什么样的神秘，其坚不可摧的防御有什么秘密？

正如称赞宁呼尔萨格的文本描述的那样，在光滑和看似坚固的金字塔北面，受众多对角线石块的保护，一个旋转石头扭开并暴露了入口。一个直降通道通向较低的服务厅，在那儿，尼努尔塔可以看到维护者在寻找地下水时挖的井。但他关注的焦点在上层通道和厅房：在那里，神奇的“石头”——矿物和晶体被陈列，一些世俗的，一些天上的，一些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样式。发光发热的震动从那里传送出来，用以指导宇航员和用辐射保护这个结构。

在首席矿物大师的陪同下，尼努尔塔检验了一系列

的“石头”和文书。他停在它们每一个面前并决定它们的命运——捣毁破坏，被带走用作展览，或作为其他用途安装。我们知道这些“命运”，尼努尔塔所驻足的石头的秩序，从史诗《卢伽尔-e》的第十到十三块牌匾中可以见到：其神秘目的以及金字塔内部结构的许多特征和功能可以最终被理解。

通过上升通道，尼努尔塔到达了庄严的大画廊和横向通道的交界处。他首先通过横向通道，到达了一个挑头式屋顶的大厅。在关于宁呼尔萨格的诗中，它被称为“阴”，这个厅的轴线正处于金字塔东西方的中心线上。它的排放物（“迸发的像无人敢攻击的狮子”）来自嵌于东部墙的壁龛中的石头（见图49）。这是伪装的（“命运”）石头。尼努尔塔“在黑暗中看见”发出的红色光芒，是金字塔的心脏搏动。但是，尼努尔塔极其讨厌它，因为在战斗中，当他在空中时，此石的“强大能量”被用于“抓住并要杀死我，它跟踪我并差点抓住我”。他下令“退出……分开……并消灭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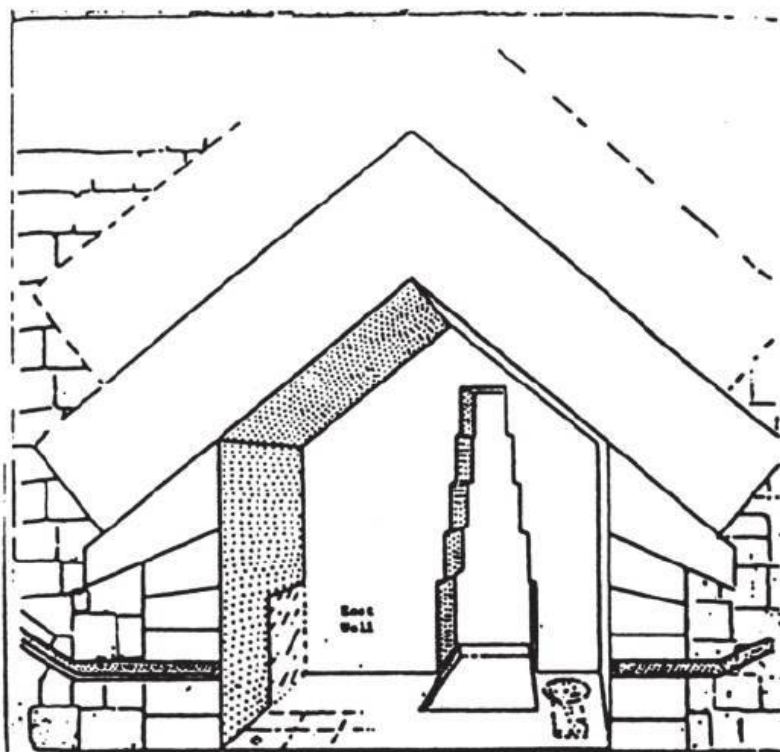


图49

回到通道的交叉口后，尼努尔塔在大画廊里四处张望（见图45）。和整个金字塔的精妙复杂一样，这个画廊看上去美极了，而且带有一种最独特的景象。与那些又低又窄的通道比起来，它高高地处在7个相互重叠的舞台中间，大约有8.5344米高。它的墙壁更加接近每个舞台。天花板也做成了倾斜的剖面，每个剖面都倾向那些厚重的墙壁，这样就不会给下面的部分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些狭窄的通道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绿灯发出光芒”，但在大画廊里却闪耀着各种各样的彩灯——“它的拱顶像一

道彩虹，黑暗在那里失去了踪迹”。27对不同形状的水晶石折射出各种颜色的光。这些水晶石沿着画廊的两边均匀地分隔开来（见图50a）。这些闪闪发光的石头，被放置在精确地凿进坡道斜面里的洞里面。坡道和画廊每边的地板一样长。每个水晶石都被牢固地安放在墙壁中精巧的壁龛里（见图50b），折射出不同的光辉，使整个画廊有了彩虹的效果。尼努尔塔一路上来，经过它们的时候，他最关注的就是最上面的大厅和它搏动的石头。

在大画廊的上面，尼努尔塔到达了一个大的台阶，它由一条低低的通道一直引向设计独特的前厅（见图46）。那里有三座吊门，苏美尔人诗中的“门闩、门锤和锁”被精巧地安装在墙和地板的接缝处，又被最上面的大厅紧紧地封堵起来：“对敌人，它们永远不会打开；只有对那些活着的人，它们才会开启。”但是现在，只要拉拉某些绳索，吊门就升起来了。尼努尔塔穿了过去。

他现在到了金字塔里最受限制的（最神圣的）大厅。从这个大厅开始，像向导一样的“网”（雷达）“四处延伸”以“全面审视天和地”。这一灵巧的机制被放在一个中空的石头里面。这个石头被准确无误地置于金字塔的南北轴线上，并用钟一样洪亮的回音应和着各种振动。整个向导部分的核心是下坡道（GUG，决定方向的）石。下坡道石所发出的光，被大厅上面5个凹陷的隔间放大增强后，通过两条倾斜的途径向外面和上面发射出

来，一直通向金字塔的北面和南面。尼努尔塔命令毁掉这个石头：“于是，由于决定命运的尼努尔塔的缘故，就在那天，下坡道石从其洞穴中被挖出并被打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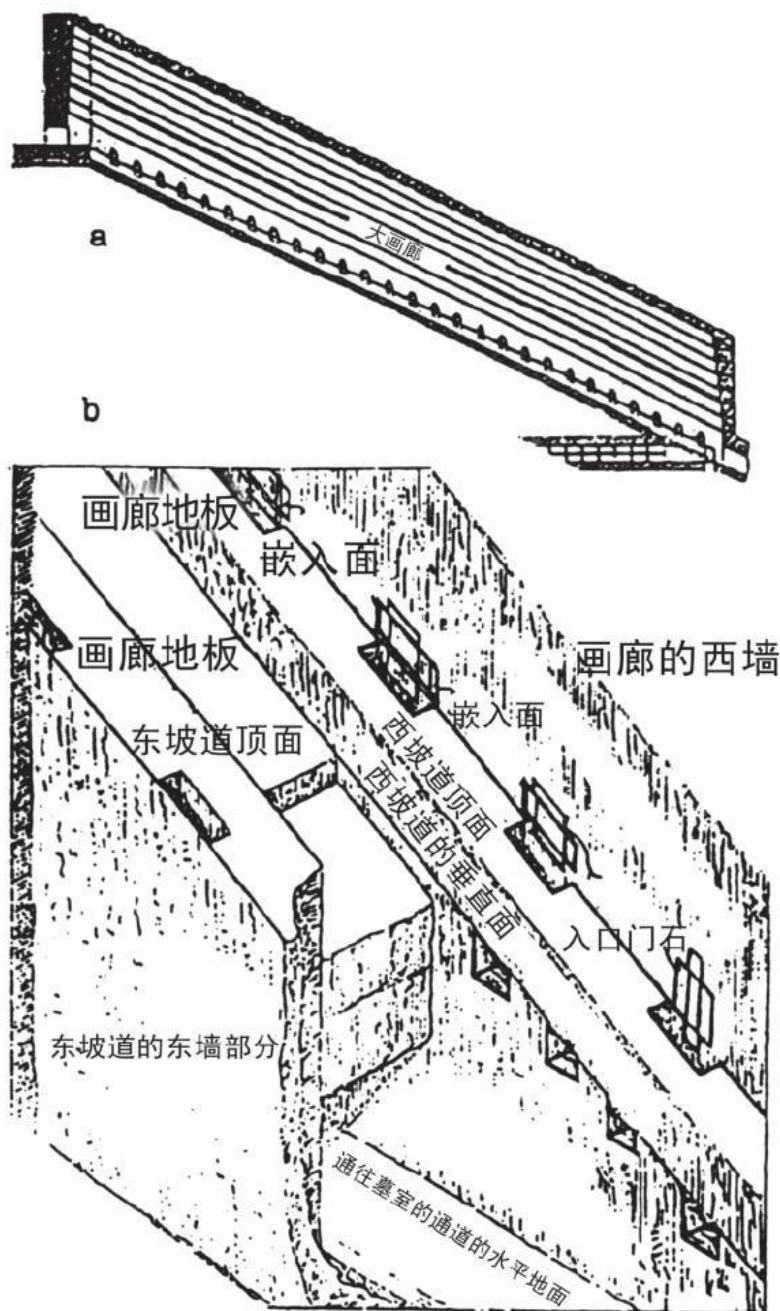


图50

为了确保没人能够再用石头恢复金字塔“决定方向的”的功能，尼努尔塔移动了那三道吊门。

他首先处理的是混合（SU，纵向的）石和KA.SHUR.RA（没有障碍物的威严和纯洁之石）石，然后是这个为英雄走向凹陷的粗铁石（位于前方的坚固的石头）。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它从洞穴中摇晃出来，砍断了拉着它的绳索，然后把它放到了地上”。

然后轮到了大画廊里的矿石和安放在斜面上的水晶石。尼努尔塔一边往下走，一边停在每一块石头面前宣读它们的命运。如果不是记载着文字的土碑上面的裂痕，我们就会知道全部27对水晶石的名字，因为只有22对名字是可以辨认的。

它们其中有些被尼努尔塔粉碎了或者压成了细粉；其他能够用在新使命控制中心的石头则给了沙玛什；剩下的被美索不达米亚人抢去放在尼普尔城的尼努尔塔神庙里，以及其他能够明显证明恩利利特大胜恩基神的地方。

尼努尔塔宣布，他正在做的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子孙后代：“让我们对你——大金字塔的担心在我的子孙中去除，让他们永远和平。”

最后是金字塔的尖石，上下（UL，“高如天空”）

石：“让母亲的后代不再看到它”，他命令道。而且，随着石头被摔下，他喊道：“让每个石头都放逐它自己。”被尼努尔塔“诅咒”的“石头”，从此不再存在。

在所有事情都已经完成后，尼努尔塔的同伴劝他离开战场，返回家园。现在，回到你家，在那里，你的妻子和儿子等待着你：“在你最爱的城市，在尼普尔的住所，愿你的心得到休息……愿你的心得到满足。”

第二次金字塔大战已经结束，但其猛烈程度和胜利者的功勋，以及尼努尔塔在吉萨金字塔的最后胜利，在此后的史诗和歌曲中被长期铭记，并在圆筒印章的卓越绘图上，显示为戴有胜利花环的尼努尔塔的神鸟，在两座伟大的金字塔上凯旋上升（见图51）。

而大金字塔本身，光秃裸露而且没有尖石，已被作为它的维护者失败的一个沉默见证。



图51

第九章

地球上的和平

金字塔战争是如何结束的呢？

它们如同历史上的其他大战那样结束：一场议和协议；参战方的集会，如同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重新画出欧洲地图；或《巴黎协定》，用《凡尔赛和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第一个迹象是，交战中的阿努纳奇在10000年前用相同的习俗召开了会议，这件事记录在被乔治·A.巴顿发现的一块破泥碑上的文献内。这个文献是阿卡德语版本的，是对要早得多的苏美尔版本的阿卡德诠释；巴顿指出，这个泥碑是被统治者那拉姆-辛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放置的，当时亚甲国王正忙于重修位于尼普尔的恩利尔神庙的平台。对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和差不多同一时刻的埃及法老们记录下来的文献，巴顿指出，埃及文献“围绕着国王，并执着于当他进入众神队伍后的命运”；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从另一方面，“关心着它（文明）自身与诸神的交流”，它的主题并非是国王自己的强烈诉求，而是诸神自己的各种事务。

虽然这部文献已有损毁，特别是开头部分，但很清楚的是，神的领导人陷入了一个更为痛苦的战争泥潭。我们发现，他们在西奈哈尔萨格的宁呼尔萨格住所举行了集会，而宁呼尔萨格在会议里充当了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然而，文献作者却并没有给她一个真正的中立要人的身份：他不断地给她冠以TSIR这个称号，TSIR的意思是蛇，暗指她是埃及的和恩基集团的女神，并表现出了一种较为明显的不敬。

这段文字开头的内容，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简短地描述了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以及导致防御者们“高声尖叫”的、被包围的金字塔的内部情况，是这些激发了宁呼尔萨格进行干涉的决心。

我们从接下来的古代编年史中得知，宁呼尔萨格首先带着她的停战与和平议会的想法来到了恩利尔的营地。

恩利利特对宁呼尔萨格的大胆倡议的第一个反应，是指责她给予“恶魔”援助和安慰。宁呼尔萨格否认这项指控：“我的家是纯洁的。”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其身份的一个神对她讽刺质疑道：“难道崇高的和最明亮的房子大金字塔，也是‘纯洁’的？”

“这我不能讲，”宁呼尔萨格回答，“吉比尔是因军事而辉煌。”

经过第一次指责和对一些已消失的痛苦做解释后，双方举行了一个象征宽恕的仪式。它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个水域内举行的洗礼仪式，洗礼仪式象征宁呼尔萨格在美索不达米亚再次受欢迎。恩利尔用他“发亮的权杖”和“她没有被推翻的权力”来触及她。

阿达德的反对是针对和平会议而不是无条件投降，这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说的那样。但是后来恩利尔同意了，并对她说：“去吧，安抚我的兄弟。”我们已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读到宁呼尔萨格是如何越过战线去安排停火的。宁呼尔萨格带着恩基和他的儿子到她在哈尔萨格的居住处。神恩利利特已经在那儿等待着。

一宣布完她是代表“伟大的主阿努……阿努的仲裁者”后，宁呼尔萨格就举行了她自己的象征仪式。她点燃了7堆火，分别为以下聚集的众神：恩基和他的2个儿子；恩利尔和他的3个儿子尼努尔塔、阿达德和辛。每点燃一堆火，她都说出一个咒语：“将热烈的礼仪给尼普尔的恩利尔……给尼努尔塔……给阿达德……给来自冥界之屋的恩基……给来自麦什拉姆的奈格尔。”被黄昏照射的地方是闪亮的：“因为阳光是最光亮的女神”。

然后宁呼尔萨格呼吁智慧的众神，赞美和平的美德：“伟大是智慧神的成果，伟大的神圣的河流将会到来……它将使它所流过的地方像上帝的花园。”那儿有丰富的植物和动物，小麦和其他谷物，葡萄和其他水果，

对“三倍萌芽的人类”为神种植、建设、服务带来好处，一切将遵循和平，然后由她概述。

在宁呼尔萨格完成了她的和平神谕后，恩利尔第一个发言。“从地球表面解除的是痛苦，”恩利尔对恩基宣布，“伟大的武器已被高举。”他同意让恩基收回他在苏美的居住处：“E.DIN应为你神圣之家。”周围有足够的土地和种子的领域为神殿结出硕果。

听到尼努尔塔反对，“恩利尔王子”喊道：“让他不要来！”

宁呼尔萨格再次发言。她提醒尼努尔塔，他如何辛苦——“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才使土地上的耕种和牲畜放牧成为可能，他如何“建立基础、填补地球、筑建堤坝”。后来痛苦的战争摧毁了“所有的这一切”，“主的生命，上帝的成果”，她呼吁他说，“让我们采取双重措施，重新制造大量的啤酒和丰富的羊毛！”

由于被她的请求征服，尼努尔塔作出了让步：“噢，我的母亲，让我们开始曾经的辉煌。我不会停止生产面粉……王国的花园将得到恢复……为了结束痛苦，我真诚地祈祷。”现在，和平谈判终于可以着手进行了。在《我歌唱众神之母》文本里，叙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两国之间的神交战的故事。首先给聚集的阿努纳奇人演说的是恩基：

恩基对恩利尔表示赞美：

“啊，谁是最重要的兄弟。

公牛的天堂，谁掌握着人类的命运：

我的土地，广阔而荒凉，

由于你的攻击，

所有的住房都装满了悲伤。”

第一个议程是关于停止在地球上反和平的活动，恩利尔欣然答应，但条件是必须制止领土争端，土地理所当然属于恩利利特和人民。恩基同意永远放弃这些领土：

我愿意承认你统治者的地位，

并待在众神划定的限制区。

在辐射之地，我愿意信任你。

在这些被遗弃的禁区（西奈半岛的太空）和辐射场地（使命控制中心的地点，未来的耶路撒冷），恩基有坚实的条件。作为回报，他同意给予恩利尔和他的后代永恒的权利，但恩利尔必须承认恩基和他的后代在吉萨的主权。

恩利尔同意了恩基的提议，但条件是，如果今后恩

基和他的后代将大金字塔用于战争，他的儿子们应被禁止统治吉萨，或整个埃及。

考虑条件后，恩基同意了。然后，他在那里宣布他的决定。他说，吉萨和埃及的主，将是他一个年幼的儿子。“他任命的王子已被带到。他命令他所任命的一个强壮王子去守卫生命之地，这个王子像一头完全成年的野生山羊”。然后，他赋予这个年轻的神以崇高的称号 NIN.GISH.ZI.DA（宁吉什西达，意为“假象生活的主人”）。

谁是宁吉什西达？学者只找到有关他的少量并且令人困惑的信息。在美索不达米亚文中，他与恩基、杜姆兹和宁呼尔萨格有关系；在伟大的众神名单里，他是被包括在非洲众神里的，他的下面是奈格尔和厄里斯奇格。苏美尔人描绘的他与恩基徽章上的缠绕蛇和埃及的十字标志在一起（见图52a、b）。然而，他们看好宁吉什西达。尼努尔塔友好地邀请他去苏美尔。一些文本显示，他的母亲是厄里斯奇格，恩利尔的孙女。我们的结论就是，他确实是恩基的一个儿子，在恩基和厄里斯奇格的风雨交欢中来到了世界。

因此，双方都承认他是秘密金字塔的守护人。阿克·W.萧柏格和E.贝格曼认为，一部名为《苏美尔神庙赞美诗汇编》的赞美诗，其编者是公元前3000年阿卡德王国萨尔贡的女儿，这些诗高度赞扬了宁吉什西达的金字塔

并且确认了他在埃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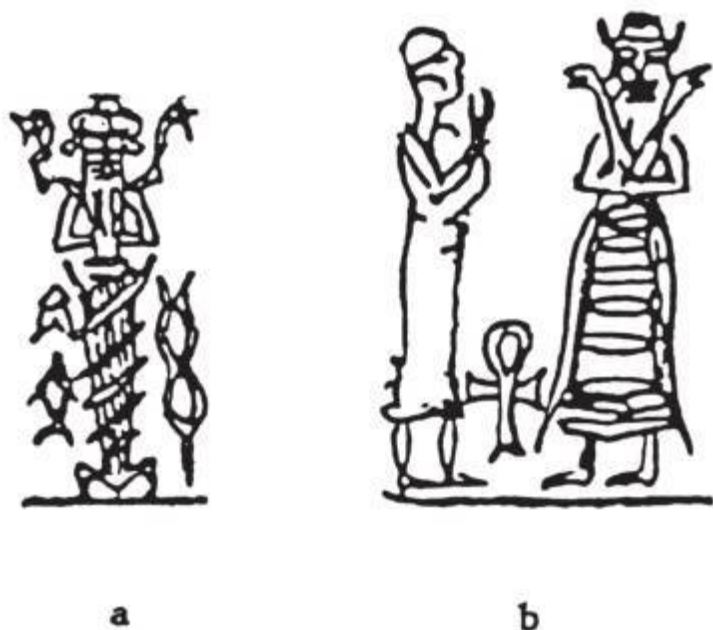


图52

持久的地方，光亮能涉及的山脉

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而建立。

黑暗隐藏的房间令人敬畏，

它位于监督区域。

它的方式没有人可以彻底了解。

在盾的土地上

你的基础像细网那样密集……

到了晚上，你面对天空，

你的古老的测量是卓越的。

你的内心知道，正义之神乌图会在什么地方升起，

衡量其宽度是很难的。

你的王子是一个伸出纯洁之手的王子，

主宁吉什西达——

他美丽、密集的头发放垂到了他的背部。

赞美诗的结论诗句中两次重述了此独特结构的地位：“盾的土地”。这与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人为埃及的命名相当：在另一个由萧柏格复制和翻译的赞美诗中，“众神的猎鹰”宁吉什西达，作为一个埃及神的象征，被普遍应用在埃及文本里，但在苏美尔文本里只发现过一次，被金字塔征服者——尼努尔塔所应用。

埃及人将什么称之为恩基 / 卜塔的儿子？他们的“测量地球的绳索之神”是透特。他是（与魔术师相关的故事）被任命为吉萨金字塔的秘密守护者之一。根据曼涅托的记载，他是取代埃及宝座上何璐斯的透特。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8670年——正好是第二次金字塔战争已经结

束的时候。

既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伟大的阿努纳奇就转向处理人类的事务。

从古老的文字记录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一和平会议不仅处理了停止敌对活动和制定具有约束力的领域界限的事宜，它也为将由人类解决的土地问题创立了方法！我们阅读到，恩基“在对手恩利尔立足于城市前，这些城市就被分配给他了”；反过来，恩利尔“在他的对手恩基立足之前，他遗弃了苏美尔这片土地”。

我们可以设想这两个兄弟面临彼此时，恩基，一如既往，更加关注人类和它的命运这两方面。处理了阿努纳奇自己人之间的纠纷后，他现在转向关注人类的未来。由于洪水给农业和畜牧业带来了严重后果，现在是寻找并提前做出计划的机会，他把握住了机会。在古老的文字记载里很好地描述了这种自主行为。恩基在地面上绘图规划，“在恩利尔脚前”，这个计划是为了恢复大洪水前的南部城市美索不达米亚。

如果洪积期前的古老城市美索不达米亚将被恢复，恩基有一个条件：他和他的儿子将被获准能够自由出入美索不达米亚。并且，埃利都这个地方将被归还给他，这是他建立的第一个地球站的神圣地。恩利尔接受了条件，说：“在我的土地上，允许你拥有永久的居留权。从

即日起，我会意识到你的存在，餐桌上会为你摆满美味。”恩利尔希望这份热情的款待会得到回报，因为恩基将有助于为美索不达米亚带来繁荣：“向土地上倾入丰富的资源，每年增加它的财富。”

既然所有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恩基和他的儿子便离开了他们的非洲领域。



恩基和他的儿子离开后，恩利尔和他的儿子设想了他们新、旧领土的未来。由巴顿所报道的第一个纪事，涉及重申尼努尔塔位于恩利尔之后，自己的地位优于他兄弟的地位，恩利尔让他掌管以前的土地的事。在西北，阿达德的领土被延伸到了包括在巴尔贝克的登陆点。关于领土的争论点，是从南部埃及的边界到北部阿达德的边境的领域作为更大的迦南地，包括现代的叙利亚被归在月神兰纳和他的后代的保护之下。为此，“一项法令成立了”，并提供食物与所有恩利利特神庆祝。

在《我歌唱众神之母》的文本里，关于最后的行动有个更戏剧性的版本。我们了解到，在关键时刻，尼努尔塔（法定继承人，是恩利尔同父异母姐妹的儿子）和伊南娜（恩利尔与他正式配偶宁利尔的第一个孩子）的对抗以武力形式全面爆发。我们被告知，恩利尔很喜欢伊南娜的品质：“第一个孩子……有着美丽的面容、完美

的肢体、无与伦比的智慧。”他叫伊南娜SU.EN （“繁殖的主”）这个很受喜爱的称号，是阿卡德人 / 闪米特人为伊南娜所取的名字；辛，和伊南娜一样受恩利尔喜爱，但事实是，尼努尔塔是合法的继承人，他是“恩利尔最重要的勇士”，他带领恩利利特取得胜利。

正当恩利尔在辛和尼努尔塔之间举棋不定时，辛得到了他妻子宁迦尔的帮助，她向恩利尔以及其妻子、辛的母亲宁利尔求情：

为了得到任命，他让宁迦尔

邀请宁利尔来帮忙处理。

她也请求父亲做出有利决定.....

恩利尔权衡她的话，

在她的母亲恳求之前。

她说：（对宁利尔）“还记得小时候”.....

这位母亲迅速拥抱她.....

她对恩利尔说：“按照你的心愿 ”.....

在这些会影响众神和人类几千年命运的深远决定中，妻子们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吗？这显然是可以想象

的，我们读到宁迦尔帮助她的丈夫，我们看到宁利尔努力说服举棋不定的恩利尔。但随后进入的另一个伟大的女神，她和她的话促成了意想不到的决定……

正在宁利尔努力劝说恩利尔“随你的心”，而不是他的想法——喜欢第一个孩子的程度超过法定的继承人时，“尼努尔塔张开他的嘴说……”，他后面反对的话因文献受损不能成为诗文，但是，随着故事的继续，我们了解到，宁呼尔萨格将她的天平偏向了尼努尔塔：

她哭了并感叹自己的兄弟，

她激动得像一个孕妇一样，说：

“在伊库尔我召唤我的兄弟，

我召唤那个使我怀孕的兄弟！”

但是宁呼尔萨格恳求的措辞是不利的，她的要求听起来像求助于恩基。恩利尔愤怒地对她大喊：“这个兄弟，谁是使你怀孕的那个？这兄弟，谁使你的婴儿出生？”他做出了偏袒于辛的决定。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航天站的土地一直被称为辛的土地——西奈半岛。

恩利尔在他的最后行动中任命辛的儿子为任务控制中心的指挥官：

他召集沙马氏，

宁利尔的孙子。

他亲自带着他，

在苏尼姆，他为他任命。

耶路撒冷（乌尔-苏尼姆）被交给沙马氏去指挥。它的名称，SHU.LIM，意思是“四个区域的最高地方”和“四个区域”的苏美尔徽章（见图53a）使用了它，它可能是被称为“大卫之星”的犹太教徽章的前身（见图53b）。

大洪水后的任务控制中心取代了大洪水前的尼普尔，耶路撒冷还获得了尼普尔以前的称号：地球中央——神圣网的中心点，这使得往来于地球和尼比鲁成为可能。

仿效尼普尔的洪水前的方案，该地点被选定为“地球的中央”，摩利亚山位于中间路线，到达路径在着陆走廊上（见图54）。这与巴尔贝克（BK）的着陆平台和航天站（SP）是等距离的。

登陆走廊的两个锚与任务控制中心（JM）必须是等距离的，但在这里，有必要在原来的计划上做出改变，因为以往人造的“像是山的房子”——大金字塔被尼努尔塔剥夺了其晶体和设备后已变得毫无用处。解决的办法是重新建造。在西北走廊线，但不是吉萨北部，一个新的灯塔市将会建立。埃及人称之为安努城市，其象形符号

描述了它作为一个高坡塔（见图55）像一个箭头似的指着天空。几千年后，希腊人称这个地方为赫利奥波利斯（太阳城），这个相同的名称被应用于巴尔贝克。这是有关沙马氏的两个地方早期名字的复合体“谁像太阳一样光明”。事实上，在《圣经》中的伯示麦，沙马氏的众议院，或在希腊的赫利奥波利斯里，才叫巴尔贝克。

位于吉萨的登陆走廊西北锚的灯塔，需要转移至赫利奥波利斯，也需要转移位于东南部的锚。为了保持从摩利亚山到两个锚点的等距离，一座山峰要略低于圣凯瑟琳山，但仍可以在精确的走廊线上，以适应任务而建立和调整。这就是所谓的乌姆-舒马尔山（在我们的地图上是苏美尔的母亲山峰）。在苏美尔人的地理列表中，称这两个位于提尔蒙的毗邻山峰为KA HARSAG（“通向顶点”）和HARSAG ZALA.ZALAG（“释放辉煌的山顶”）。



a



b

图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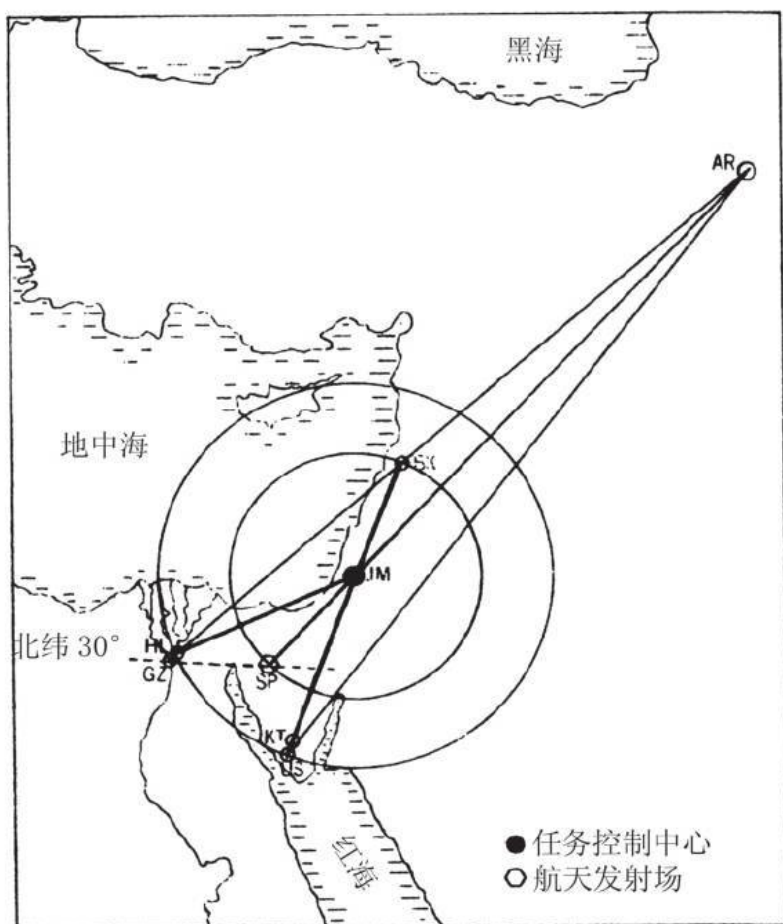


图54



图55

※

位于提尔蒙和迦南的航空航天设施的建设、运作需要新的供应路线和保护前哨。通向提尔蒙的海线因在红海东海岸建立了一个港口城市（“提尔蒙城”不同于“提尔蒙地”）而得到改善。el-Tor这个港口城市可能仍然存在。我们认为，它也导致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的建立，以之献给辛（希伯来语的Yeriho）和月球：他在天上的象征。

耶利哥时代是一个不断使学者感到困惑的谜。它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从人类进步（其由近东传播而来）到中石器时代，它见证了大约公元前11000年农业和动物驯养的引进；3600年后的新石器时代，带来了村庄和陶器。从公元前11000年起，过了3600年，在大约公元前8500年的某个时候，出现了苏美尔的城市文明（也就是耶利哥）：当人类还没有学会进入乡村生活的时候

候，一个城市便突然建立了……

对耶利哥的困惑内容不仅是它的年代，而且还有考古学家在那儿发现的东西：以石头为基础建造的房屋，门上配备了带有木制门窗的侧柱，墙上仔细地涂满了红色、粉红色和其他颜色，有时甚至贴有壁画。整洁的壁炉和面盆沉嵌在白色石膏地板里，地板有装饰图案。在地板的下面有时会埋葬死者：至少发现了10个头骨，其中充满了石膏以重现死者的特点（见图56）。所有的观点都认为，他们呈现出来的特点，比同一时期的平常地中海居民更先进和优越。所有这一切，都受围绕城镇的大量围墙所保护（在约书亚前几千年）。詹姆斯梅拉尔特在《近东的早期文明》中指出，在中东的一条近30米宽和7米深的沟里，不用借助镐和锄头就可以挖出石头。这是一个“爆发式发展……壮观的发展，其根源”，梅拉尔特说，“我们仍不知道”。

圆形粮仓证据的发现，使得史前的耶利哥之谜变得更为复杂：其中一些粮仓仍有部分是立着的。在极其炎热的死海附近，在海平面以下825米处，在一个荒凉的不适合耕种的地方，有证据显示，这里持续供应着充足的小麦和大麦。是谁在如此早的时期建立了这种先进的城市，谁会到这样一个地方生活，又是谁把它作为一个坚固的仓库城市？

在我们看来，揭开这个谜的要点在于年表中的“神”，

而不是人类。事实是，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的建立，是与耶利哥（约公元前8500年—公元前7000年）完全相同的时期。根据曼涅托的记载，包括了统治埃及的透特（公元前8670年—公元前7100年）。正如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本中所看到的，他的即位是在和平会议之后。埃及文说，他的即位被断言为“代表阿努的决定因素，尾随战争之夜”。是在他帮助“打败暴风”（阿达德）和“旋风”（尼努尔塔），然后“协调两个争斗者和睦相处之后”。



在众神之间，在埃及人与在位的透特之间，这一时期是和平时期。这个时间，是阿努纳奇首先确定与建立新的空间设施的建设，以及保护有关的定居点时期。

通向埃及和提尔蒙的海线经由红海，并且不得被延长，这是由于陆路通道可以连接美索不达米亚与任务控制中心以及太空港。从远古时期以来，这条陆路通道是由幼发拉底河到位于巴利克河地区的哈兰的主要路途站。在那里的游客，可以选择随着地中海沿岸继续南下——这条道路后来被罗马人称为亚玛丽斯（“海之路”），或沿同样著名的国王公路，进入东面的约旦。

前者是去埃及的最短路线，后者可能经过埃拉特海湾、红海、阿拉伯和非洲，还可以进入西奈半岛；它也可以从约旦的西侧，经由许多合宜的过境点。这是非洲黄金被带到埃及的路线。

最重要的是，可以直接通向耶路撒冷的任务控制中心的一条路线，是耶利哥的过境点。就是在那里，以色列人可越过约旦进入希望之地。我们认为，几千年前，就是在那里，阿努纳奇为了守卫过境点和为旅客的后续旅程提供食物而建立了城镇。直到人类将耶利哥作为家园之前，它都是神的一个前哨。

是不是阿努纳奇只在约旦的西侧设立了定居点，离

开更重要的东边，任其在国王公路上乱窜，而不加以保护？我们有更合乎情理的理由，来解释定居点为何存在于约旦东面的对面。尽管在考古界以外是鲜为人知的，但这样的地方确实已被发现，甚至所发现的东西比在耶利哥已发现的更令人吃惊。

1929年，由梵蒂冈主教《圣经》学院组织的考古团，第一次在使人困惑的地方发掘出土了令人震惊的文物。由亚历克西斯·马伦带领的考古学家，对在这儿发现的高度文明感到惊讶。即使是最古老的居住房间（大约7500年前）也铺有地砖，这是由石器时代末延伸到青铜器时代的时期，考古学家惊讶地发现了在其各个水平层的文明印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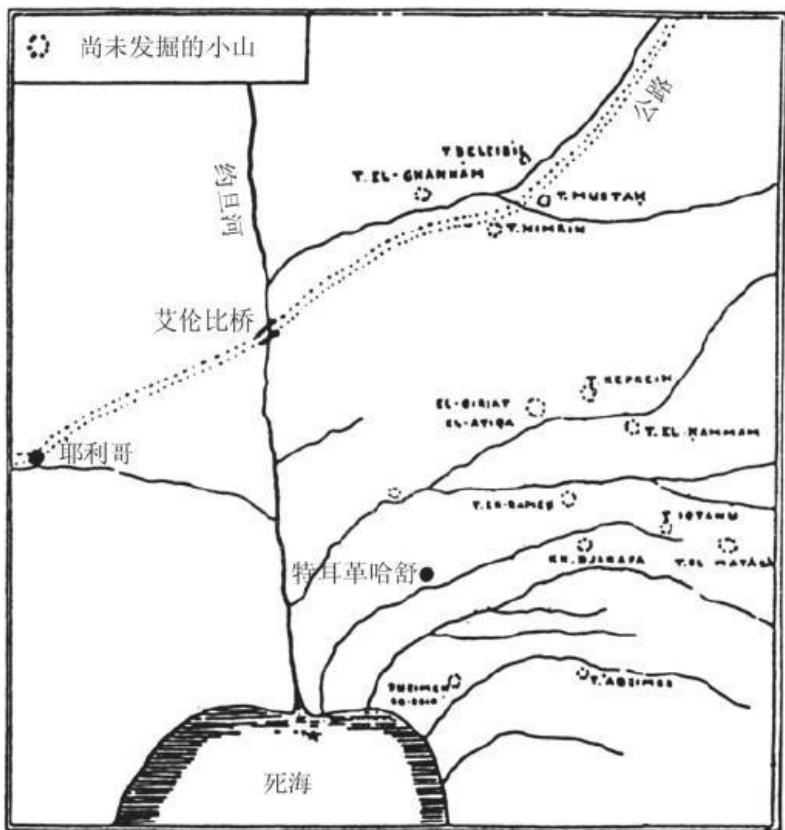


图57

这个地方是以在那里发现的一座被称为特耳革哈舒的小山命名的，现在尚不清楚其原来的名字。借助许多卫星定点，它清楚地控制着重要的交叉点和通往那里的道路——现在仍然可以沿着这条路通向过境点，这条路现在叫艾伦比桥（见图57）。当他们开始挖掘其文物时，特耳革哈舒的战略位置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从山丘顶上俯视，是有趣的全方位的观察：在西部的约旦像一条暗线通向西北耶利哥的小丘，并横跨它以及朱迪亚

的山脉，包括波利特和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伯利恒被艾尔-芒塔山遮盖了，但可以看到提哥亚的高度和希伯伦的周围；往北30英里是没被遮盖的区域；在东面，人们可以看到莫阿布山和尼泊山的前部；在南方，越过死海海面，人们可以看到盐山和索多玛山。”

在特耳革哈舒发现的主要文物，属于从公元前4000年前，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它被高度先进的移居者占领的这一期间（当时这个地方突然被遗弃）。史前古器物 and 灌溉系统，质量比当时在这个地区所盛行的标准要高得多，这使考古学家确信，这些移居者来自美索不达米亚。

三个小丘共同形成了大丘，这显示出它有两用处：一是用作住所，一是作为工作领域。后者被发现已分为类似矩形部分，在其中建有圆形“坑”，经常是成对的。它们不是精心为准备食物而设的。它们不仅配对，数量也多（为什么在一个室内要6个或8个？），而且其中有一些是圆柱形并且深入地下，将它们与神秘的“骨灰堆”结合起来（见图58），包括细砂和定期土壤的一些易燃材料的文物，形成了这些“骨灰堆”的另一层的基础。

从表面上看，地面布满鹅卵石，由于一些力量，使得岩石文物破碎并且变黑了。在这些文物中，发现了一个由烧过的黏土制成的小圆形物体（见图59），它由一些未知技术为其精确定性。

住宅区的发现深化了这个谜。有些矩形房屋的围墙，仿佛突然遭受到地面上的冲击而倒塌了，如此判定的理由是墙壁的上半部分全部都是整齐地向内倒塌。

正因为如此整齐地倒塌，使得拼凑一些绘制在这些墙壁上的令人吃惊的壁画成为可能。举个例子，创作在墙上的一个笼形网格物体展示了三维幻觉。在一处房屋内，每面墙上都画了一些场景；在另一个凹进的窟内，也是如此设计的，它使得居住者在斜倚时，可以看到包括整个对面墙上的壁画。它描绘了一排人，前两个坐在王位上，面向（或问候）另一人，这个人显然已经走出了—一个发光的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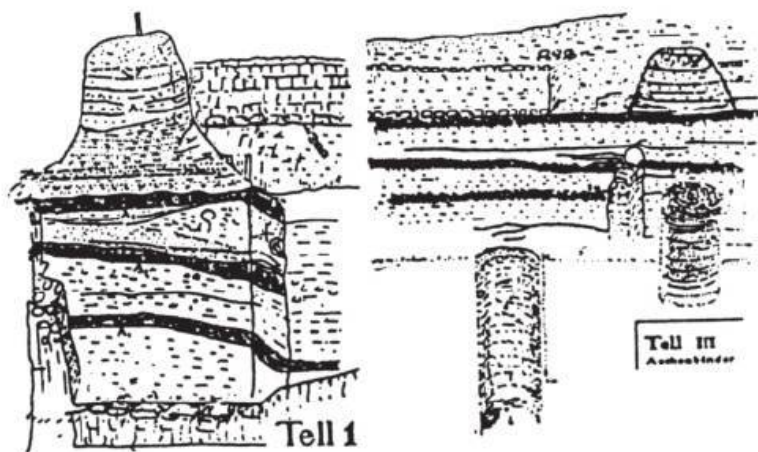


图58



图59

根据1931—1932年和1932—1933年发现这些壁画的考古学家的推断，这个发光的物体可能类似于画在另一座建筑内很不寻常的发光的“星星”。这是在一个较大的八角形“星星”里又有一个八角形“星星”，8条射线指到顶点（见图60）。这个精确的设计，采用了各种几何形状，艺术性地处理了黑色、红色、白色、灰色以及它们的组合色。对所用涂料的化学分析表明，它们不是天然物质，而是12~18种矿物质的复杂化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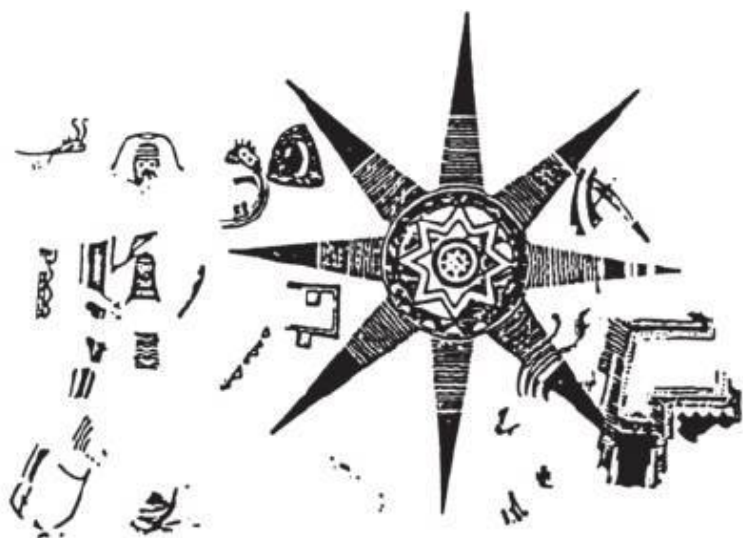


图60

壁画的发现者认为，8条射线的“星星”有一些“宗教意义”。他指出，八角形星星代表着金星，是伊师塔天体的象征。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特耳革哈舒和在其他地方的异常发现是宗教崇拜：没有“礼拜对象”，神的小塑像等。我们认为，这暗示了占据这里的不是信徒，而是那些被崇拜的对象：是阿努纳奇“神”的古物。

事实上，在华盛顿我们遇到了一个类似的设计，它出现在国家地理学会总部的大堂里：由地板镶嵌的罗盘，指着位于地球上的四个角落和它们的中间点（东部、东北、北部、西北、西部、西南、南部、东南）。正因如此，我们相信，那些古代画家清楚这些地方与地球的四个地区有关。

那个发光的“星星”没有神圣意义，这已被它周围不敬的涂鸦进一步证实。在这些厚壁建筑物上描绘有鳍鱼类、鸟类、翅膀、船舶，甚至（有些人认为是）海龙（左上方角落）。这些涂鸦有黄色和棕色，以及各种已经提到的颜色。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两个形状：一双突出的大“眼睛”。这种形状被发现更大和更详细地描绘在其他房屋的墙壁上。这些物体被描绘成球形或椭圆形，其上部涂有黑色和白色。该中心由两个大“眼睛”占据，完美的黑色圆圈在白色圆圈内。显示为红色的底部有两个（或四个）支撑物，在这些机械腿之间，有一个球根状的精妙装置从其主体中伸出来（见图61）。



图61

这些物体是什么？它们是近东文本中的“龙卷风”（包

括在《旧约》里），或者是阿努纳奇的“飞碟”？这些壁画、圆形坑、骨堆灰、散落物、黑卵石，从这个地方已经揭示出的和许多还没有揭示出的位置，可以预测，特耳革哈舒是作为阿努纳奇巡逻飞机的要塞和供应站。

特耳革哈舒 / 耶利哥的过境点，在几个《圣经》事件中发挥了重要和神奇的作用。事实上，它可能已经对正好处于这个位置上的梵蒂冈产生了兴趣。就是在那里，先知以利亚为了在特耳革哈舒的一个约会，在“火战车（在一个旋风之内）”占据高处之前，过河到了它的东岸。正是在这个领域内，大批的犹太人从埃及移民到这里。摩西从“特耳革哈舒区域的莫阿布平原到了尼泊山，在其最高峰俯视耶利哥。主展示给他所有的土地：从吉利达到丹、拿弗他利、以法莲、玛拿西以及整个朱迪亚，到地中海、勒格和耶利哥的平坦山谷，长满枣椰树的城市”。“这是个涵括了考古学家站在特耳革哈舒最高处所能看到的一切的描述”。

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在神圣的方舟和方舟中的物品的影响下，约旦河水神奇地回流到这个交叉点。那时，“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时，他睁大眼睛，看到他的对面站着一名手中拿剑的男子。约书亚走过去问他，‘你是我们这边的人还是我们的敌人？’他回答说：‘都不是。我是主的上尉。’ 约书亚觉得颜面扫地并鞠了一躬，对他说：‘我们的主对他的仆人说了什么？’主耶和華的上尉对

约书亚说：‘从你脚上脱掉你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受限制的。’”

然后耶和華军队的上尉透露给他主征服耶利哥的计划。不要尝试用武力猛攻城墙，他说。相反，带着盟约的方舟包围城墙7次。在第七天，祭司吹响了号角，人们发出哀号，因为他们被统治了。“并且耶利哥的围墙开始倒塌”。

雅各也在夜间穿越约旦河的这个交叉点，在他从哈兰返回迦南的途中遇到“一个人”，并且他们两个扭打到黎明：后来雅各意识到他的对手是一个神：“雅各称那个地方为Peni-El（‘天主的面容’），因为我面对面地看到了神并且存活了下来。”

事实上，《旧约》里明确指出了，早期阿努纳奇的定居点是通向西奈半岛和耶路撒冷的重要途径。希伯伦，这个城市守卫着耶路撒冷和西奈半岛间的航线，“被称为早期的基利亚特亚巴。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伟大的人（‘国王’），他是安纳吉姆”。我们进一步说，安纳吉姆的子孙，在以色列人征服迦南时仍留在该地区。《圣经》中还提到了许多位于约旦东面的安纳吉姆居住点。

谁是这些安纳吉姆？这个词常常被译为“巨人”，正如被译的《圣经》词纳菲力姆。但我们已经可以肯定，纳菲力姆（“那些从天而降的人”）是《旧约》中提到的“火

箭飞船中的人民”。

我们认为，安纳吉姆不是别人，正是阿努纳奇。

※

我们一直相信，从石器时代到苏美尔高度文明时代，人类的进步发生在3600年间，大约是公元前11000年、公元前7400年和公元前3800年。在这期间，好像每一次都有“一只神秘的手”帮助人类从衰退中走出来，并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知识和文明水平。我们在《第十二个天体》上写道：“我们认为，每次这种事复发的时间，与阿努纳奇可以往返于地球和尼比鲁的时间相一致。”

这些进展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核心传遍了整个古代世界和埃及的“小神时代”（神和人结合的后代）——从大约公元前7100年到公元前3450年。

我们可以假设，每一次，在这些间隔里，伟大的阿努纳奇讨论了关于人类的命运和神的关系的“7条法令”。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协议不是突然产生的，否则无法解释高度发展的苏美尔文明，因为苏美尔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这些讨论记录！

当开始重建苏美尔时，首先需重建的是其领土上那

些旧的城市，这些城市不再是众神的专属城市，因为人类现在已经获准可以进入这些城市的中心，到属于众神的周围领域、果园和家畜圈，并且可以以有效的方式服务于众神：不仅是作为厨师和面包师，工匠和衣商，而且还作为牧师、音乐家、专业演员和寺庙妓女。

首先要重建的是埃利都。作为恩基在地球上的第一居住处，这儿再次被永久性地赐给他。这也是他最初的圣地（见图62），那个早期时代的建筑里有一个罕见的例子，是当时修建并扩大的一个宏伟庙宇E.EN.GUR.ra（“房子的主的返回就是胜利”），里面装饰有来自下层世界的金、银和贵重金属，并且受“天堂的公牛”保护。因为恩利尔和宁利尔，尼普尔被重建。他们修建了新的伊库尔（见图63），这一次装备的不仅是任务控制中心，还有可怕的武器：“可以扫描的土地的举升眼”和“举升电波”，这些设备能够穿透一切物体。在他们神圣的领域里，也安装了恩利尔的“快速步行鸟”，它的“抓捕能力没有人能够逃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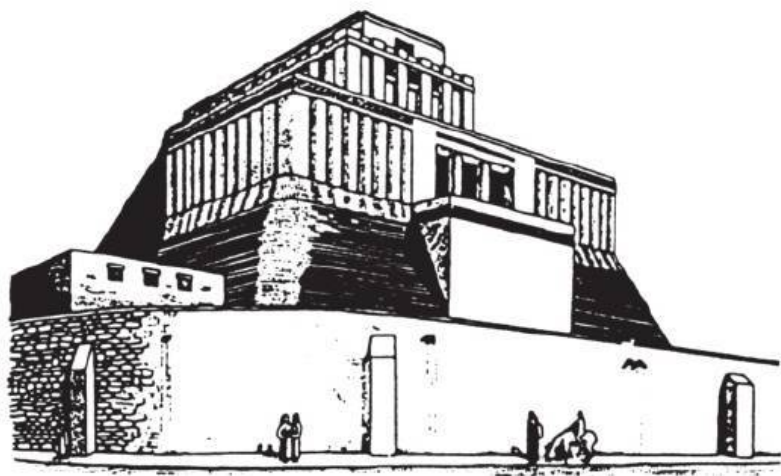


图62

由A.费尔肯斯坦翻译和编辑的苏美尔文本《为埃利都唱赞美歌》，描述了恩基如何去参加所有伟大的神的聚会，这是阿努访问地球的时候，其中的一份协议，决定了每隔3600年神和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经过一番庆祝，当“众神喝了醉人的饮料，即人类准备的酒”之后，便是做庄严决定的时候了。“阿努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在他身边坐着恩利尔，宁呼尔萨格坐在一把有扶手的椅子上”。

阿努按照议程召开会议，并“向阿努纳奇如此表示”：

来到这儿的伟大的众神，

为了集会来到这儿的阿努纳奇众神！

我儿子建造了他自己的房屋，

主恩基的。

埃利都像他提及的地球上的山脉，

他的房子，他建造在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个地方，埃利都，不请自来的人不可以进入……

在他的圣所里，恩基储存了

从冥界之屋得来的神圣方法。

这将会带到了议程上的主要项目：因为恩利尔抱怨恩基保留的、从众神处得到的“神圣方法”——文明的100多个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仅限于埃利都及其人民的进步（这是一个考古界证实了的事实，埃利都是苏美尔最古老的洪水后的城市，是苏美尔文明的发源地）。会议当时便决定，恩基必须与其他神分享神圣方法，他们同样也可以建立和重建他们的城市中心：文明属于整个苏美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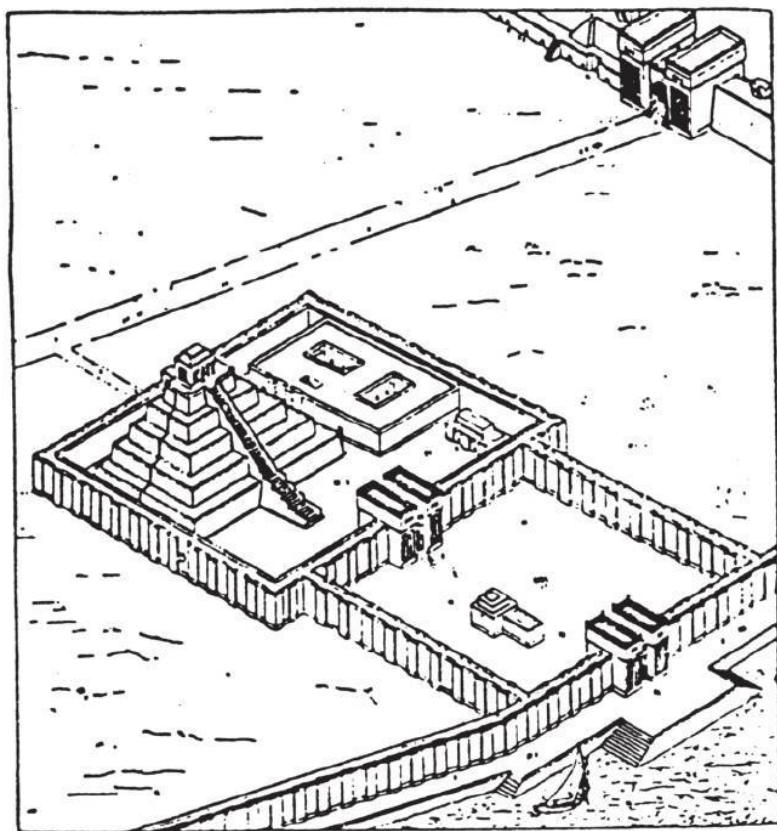


图63

当会议的一部分结束后，地球上的神有一个惊喜给天上的访客：在尼普尔和埃利都中间，他们为了纪念阿努建立了一个神殿，这个居住地被命名为E.安娜，“阿努的房子”。

在他们离开地球返回家乡的星球前，阿努和他的配偶安图花了一个晚上访问他们在尘世的神殿。这是一个以壮观和环境为特点的建筑。当这对神夫妇到达新城镇

——后来被称为乌鲁克（《圣经》中的埃里克），众神陪同他们参观了神殿的院子。在准备丰盛的晚餐时，坐在宝座上的阿努，与男性神交谈着；安图在女神的陪同下，在神殿的被称为“金床的房屋”里换了她的衣服。

神父和其他神殿服务员端上了“葡萄酒和提纯了的油”，并屠宰了“一头公牛和一只公绵羊献祭给阿努、安图和所有的神”。但宴会被推迟到天黑，黑到可以看见行星的时候：“木星、金星、水星、土星、火星和月球它们即将出来的那刻。”就在这时，经过洗净双手这一仪式后，晚餐的第一部分被献了上来：“公牛肉、绵羊肉、家禽……以及黄金啤酒和葡萄酒。”

在晚会进入高潮的时候，一群神父开始唱赞美诗：“阿努的行星升向天空”，一名神父走到“圣殿塔楼的最高台阶”仰望天空，为了观看阿努的星球尼比鲁的出现。行星在预计的时刻出现在天空中预计的位置。于是神父们高唱诗的内容：“献给那个带来光明的星球，主阿努神圣的行星”和“造物主的形象出现了”。一堆篝火被点燃了，消息从一个观察哨所被传递到另一个，一个地方接着另一个地方的篝火被点燃了。在夜晚结束前，整个土地被点燃了。

早上，在圣殿教堂里举行了感恩节祈祷仪式，随后安排了庆祝活动，天上的访客开始离去。“阿努离开时，”神父高喊，“阿努，天堂和地球的伟大国王，我们请

求你的祝福。”阿努送出他们所要的祝福后，送行的队伍从“神街”蜿蜒到“阿努轻舟停靠的地方”。这里聚集了更多的祈祷者，他们在教堂高唱圣歌《创建地球上的生命》。现在该是留下来的人为分开的配偶祈福的时候，随后下面的经文被念诵出来：

阿努，愿天地保佑你！

愿众神恩利尔、艾和宁玛赫保佑你！

愿众神辛和沙马氏保佑你.....

愿众神奈格尔和尼努尔塔保佑你.....

愿在天堂的伊吉吉和在地球上的阿努纳奇保佑你！

愿冥界之屋的众神和圣地的众神保佑你！

然后阿努和安图起飞，飞向太空。这是他们访问地球的第十七天，在乌鲁克的档案文件中发现了这次的行程表。这次重大的访问就此结束。

这次决定，为除了旧城外的新城市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其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城市是基什，它在尼努尔塔的管辖内。“恩利尔的重要之子”把它变成了苏美尔的第一行政首都。为了兰纳 / 辛，“恩利尔的长子”，乌尔这个新的城市中心被建立起来了一这个地方成了苏美尔的经济中心。

还有更多的决定是有关新时代人类的进步的，并且与阿努纳奇有关。我们读到的苏美尔人的文本，是关于发起苏美尔伟大文明的关键密会的，即“判定命运的伟大的阿努纳奇”认为，众神“对人类来说太崇高”。其所使用的词——阿卡德文里的 elu ，确切的意思是：“崇高的”，它来源于巴比伦语、亚述语、希伯来语和乌加里特语，这个词被希腊人用来意指“神”。

阿努纳奇决定有必要给予人类“王权”，作为他们和人类的公民之间的媒介。所有的苏美尔人的记录证明，这一重大决定是在阿努做访问时，在伟大的众神的议会上做出的。一个阿卡德文文本《怪柳和枣椰树寓言》，描述这次会议发生“在很久以前，在遥远的时代”：

在诸神的土地上，阿努、恩利尔和恩基，

召开了一次大会。

恩利尔和众神商议，

其中坐着有沙马氏，

其中坐着有宁玛赫。

当时“土地上还没有王权，法规由众神决定”。但是，伟大会议决心改变这一切，并给予人类王权。所有苏美尔本土人都同意第一个皇家城市是基什。被恩利尔任命

的那个人就是国王，他被称为努戈，“勇士”。我们发现，在《旧约》（《创世记》第十章）里有同样的记录：当人类建立起他自己的王国：

基什孕育了宁录，

他是土地上第一个成为勇士的人……

并开始他的王权：

巴别和埃里克和阿卡德，

全部都在希纳尔（苏美尔）这片土地上。

虽然《圣经》文本命名的前三个首都为基什、巴比伦和埃里克，但在苏美尔国王列表的声明里，我们发现，王权从基什转到埃里克，然后到乌尔，根本就没有提及巴比伦。存在这个明显的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与巴别塔（巴比伦）事件有关，《旧约》没有记录这个小细节。我们认为，这个事件，一定与马杜克的坚决主张有关，是他，而不是月神兰纳，应占有苏美尔下次的首都。时间显然是在重新安置苏美尔平原（《圣经》里的希纳尔）期间，当时新的城市中心正在建造：

当 they 从东部前往时，

他们在希纳尔土地上发现一个山谷，

并在那儿定居。

他们彼此说：“让我们做砖块，并用火灼烧它们”，

砖块充当他们的石头，

沥青充当他们的灰泥。

造成这一事件的方案是由一位匿名的煽动者提出的：“来吧，让我们建设我们的城市和一座塔，塔顶应达到天空。”

“耶和华下来看人类建造的城市和塔，”他对不知名的同仁说，“这仅仅是他们事业的开始。从现在起，对他们来说，任何他们计划做的事情将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耶和华对他的同仁说：“来吧，让我们下去并打乱他们的语言，这样，他们就不理解对方的言论。”然后主“将他们分散到地球上各个地方，他们就停止了建造城市”。

这是人类“语言一致”的最初时期，是苏美尔人的历史回忆的一个信条。所有证据都显示，语言的混乱，伴随着人类的分散，都是神的蓄意行为。像《旧约》所说的那样，伯罗苏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神在人类中引入了多种语言，在那之前人类都讲同一种语言”。如同《圣经》故事，伯罗苏丝将语言的多样化和人类的分散与巴别塔事件联系起来：“当所有的人原来说同一种语言时，他们中那些从事建设一座大且高的塔的人可能会爬上天

堂。但是主送来了一阵旋风，混淆他们的设计，并给予每个部落一种他们自己的特定语言。”

故事中相符部分表明存在一个共识，古老的资料是从《旧约》的编译本和伯罗苏丝那里获得的信息。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原始文本尚未被发现，但事实是，乔治史密斯在他于1876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报告在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波图书馆里发现了“塔楼故事中支离破碎的一部分”。他得出结论，这个故事最初是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其中一块他已经发现（K-3657），上面有用楔形文字写了6个专栏，但他只能拼凑出4个专栏的断片。这无疑是苏美尔人的巴别塔传说的一个阿卡德文版；并且很清楚的是，这起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不是人类，而是由神自己造成的。人类仅仅是斗争中的牺牲品。

由乔治史密斯拼凑，并由W.S.C.波司卡文在《〈圣经〉考古学学会交流》中再译的故事，以对煽动者的确定、线路的损坏为开始，但抹去了这个名字。这个神心中的“思想”是“邪恶的，他邪恶地反对众神之父（恩利尔）”。为了实现他的邪恶目的，“他诱使巴比伦人民走向罪恶”，包括“在土丘上使大鬼和小鬼混在一起”。

罪孽深重的工作受到了“纯洁土丘的主”的注意，在已经确定的《恩利尔的牛和粮食》的故事里，恩利尔“对着天堂和地球发言……为了收到他真心请求的命令，他向众神之主阿努，他的父亲展现了他的真心。当时他还向

唐克娜展现（他的心？声音？）”。我们都知道，她是马杜克的母亲，因此，所有的线索指定他是煽动者。但是唐克娜支持他说：“我与我儿子一同上升……”她陈述了“他的数字”，他的数字表示的阶级地位——后面不完整的话语是一个争论点。

第三栏的清晰部分涉及了伊尼德努力说服反叛团体放弃他们的计划。将自己看作一个旋风，“奴南利尔（恩利尔）从天堂向地球发言，但他们没有与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他们猛烈攻击他”。当恩利尔“看到这一点，他来到了地球”。但是，即使他出现在特定地方，也没有造成影响。我们在最后一栏里读到，“当时他没有让众神停下来”，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诉诸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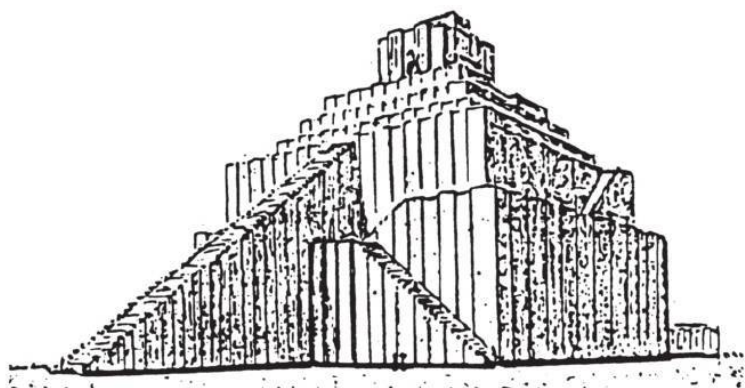


图64

在黑夜里，他让他们的高塔据点彻底失效。

在愤怒之中，他还下了一个命令：

他决定将他们分散到国外。

他命令他们的顾问去制造混乱。

.....他停止了他们的进程。

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本以痛苦的记忆结束了巴别塔的故事：因为他们“用暴力反抗众神，他们为巴比伦伤心地哭泣；他们非常伤心地哭泣”。

《圣经》文本还指定巴别塔（巴比伦的希伯来文）作为事件发生的地方。这个名字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原阿卡德语里，Bab-ili意味着“众神之门”，这个地方是众神进入和离开苏美尔的必经之地。

《圣经》故事陈述，在那里，肇事者计划建造“其顶部应达到天堂的塔”。这个词与金字塔形神塔的真实名字完全相同（7级金字塔），它是古巴比伦的重要象征（见图64）：E.SAG.ILA，“屋顶是神圣的房子”。

《圣经》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本，毫无疑问是基于原苏美尔纪事，所以会涉及同一事件：马杜克企图阻止王权从基什转到埃里克和乌尔，但他失败了。城市注定是兰纳 / 辛和他的孩子的权力中心，并占据其主权作为自己的城市：巴比伦。

然而，马杜克通过这个企图，开始了一连串充满悲

剧性的事件。



第十章

金字塔里的囚徒

巴别塔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悲剧事件，意外地结束了和平，这是人们能回想起来的地球上最长的和平年代。我们认为，巴别塔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悲剧事件与大金字塔及其不解之谜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了解开谜团，我们提供了自己关于金字塔这一独特建筑是如何设计、建造，以及如何封口和如何被闯入的理论。

位于吉萨的大金字塔建成以后，有关其建造和建造目的的众多谜团又多了两个。那些假设建造金字塔作为皇家陵墓的理论都露出了破绽，我们认为谜底不在有关法老的传说中，而在众神传说中。

在古代希腊罗马编年史家关于大金字塔的著作中，援引的许多资料都证实，在他们那个年代，金字塔三角形的巨石入口、下坡道和地底房间就已为人熟知，但人们对通道、走廊和墓室的整个上部系统却一无所知，因为上坡道被三块花岗岩牢牢堵住了，这些巨石前面还挡了一块三角形石块作为伪装，以至于走进下坡道的人，料想不到这儿能连接上部通道(见图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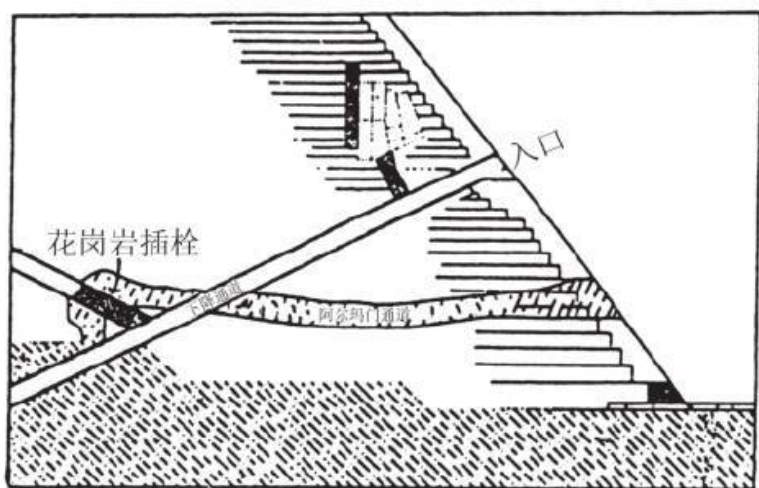


图65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甚至于有关原始入口的了解也被人遗忘了。公元820年，在卡利夫·阿尔玛门决心进入金字塔时，他派出的人在石壁上漫无目的地钻探，钻出了一个入口，他们听到金字塔里面好像有什么地方落下了一块石头。朝着声音的方向钻，他们到达了下坡道。落下的石头正是挡住通往上坡道连接处的三角形石头，这块石头一落下，露出了挡在那儿的花岗岩石板，但是无论怎么凿，花岗岩都纹丝不动，他们只好凿开花岗岩周围砌的石灰石，发现了上坡道和金字塔上层的内部。据阿拉伯史学家记载，阿尔玛门的人一无所获。

他们清理了上坡道的碎石——石灰石碎石不知怎么滑落到了通往花岗岩石板的通道上，向上爬到了这条通道的上端。从这条方形隧道爬出来，他们可以站起身了，

因为到达了通往上坡道的连接处，这里有一条水平通道和大甬道（见图66）。

顺着水平通道走到尽头，他们来到了一个拱形墓室（后来的探索者称其为“王后墓室”）；这个墓室是空的，这是里面神秘的壁龛（见图49）。他们返回通道的连接处，向上爬进入了大甬道（见图45）；挖出的精细凹槽、空的小洞和凸起帮了他们的忙——大甬道地面和斜坡上覆盖的白色灰尘爬起来很滑。他们经过了大台阶，大台阶从甬道上端向上与接待厅地面齐平；进入接待厅，他们发现挡在接待厅前面的吊门不见了（见图67）。他们爬进了上方的一个拱形墓室（后称为“国王墓室”）；墓室除一个镂空的石盒（俗称“石棺”）外别无他物，但这个石棺也是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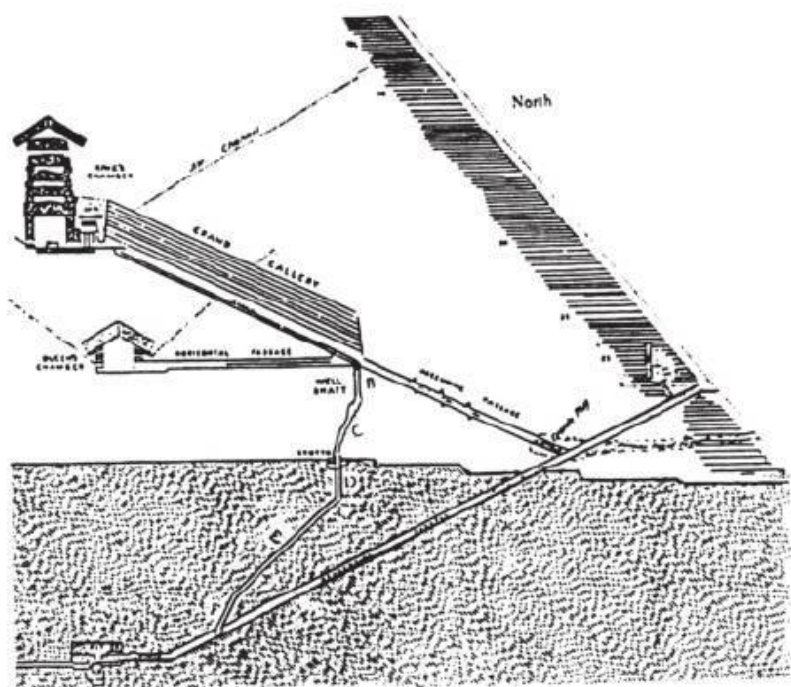


图66

阿尔玛门派出的人回到了三条通道(上坡道、大甬道、水平通道)的连接处，他们发现西面有个洞口，那儿原来的斜状石头被移走了（见图68）。这个洞通过一小段水平通道，通向一个垂直壁，阿拉伯人认为那是一口井。当他们爬下这个“井壁”（后来这样称呼）时，他们发现这只是一长串（约200米长）曲曲折折转动的井壁的上面部分，这些转轴的末端通过一段6米长的通道与下坡道相连，这样一来，金字塔上面的墓室、通道和下面的墓室就连接起来了(参见图66)。有证据证明，在阿尔玛门的人沿着长的井壁爬下来并打开底部入口前，较低入口

被人堵起来了，所以下到下坡道的人无法发现这一入口。

阿拉伯人的发现以及后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大堆难题。上坡道是在什么时候，由谁挡住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穿过金字塔和石基的曲折的井壁是谁凿的？什么时候凿的？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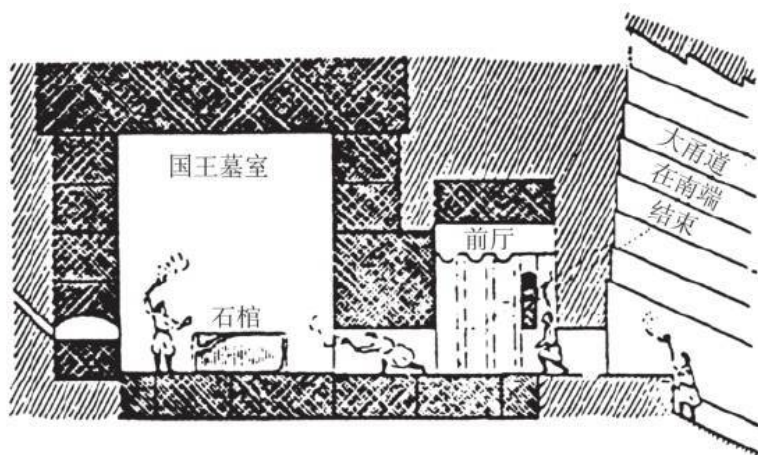


图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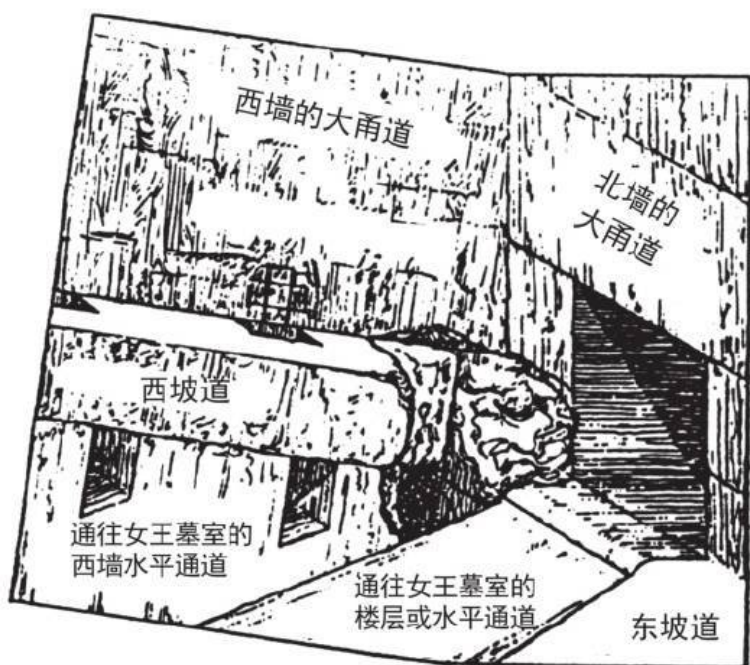


图68

※

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理论，以一个答案解答了这两个疑团。这个理论认为，金字塔是法老胡夫（基奥普斯）为自己建造的陵墓，工匠把他的木乃伊放在国王墓室的石棺里以后，用三块花岗岩巨石挡住了通往上坡道的大甬道，把墓穴密封起来。这样一来，工匠们就被封在了大甬道里面，但工匠们瞒过了祭司，移开了斜坡尽头的石头，挖出了井壁，到达下坡道，从下坡道爬到了金字塔出入口，救了自己。

但这个理论经不起严密推敲。井壁由7个不同的部分组成（见图66），从大甬道上方水平通道(A)到垂直通道（B），再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通道（C）与较低的垂直通道（D）相连。紧接着是一段长直但倾斜得厉害的通道E，通往另一角度倾斜的通道F。F通道的尽头，一段本来想挖成水平但最后有些倾斜的通道G将井壁与下坡道连接起来。除了连接外，水平通道A和G以及井壁本身（通道B、C、D、E、F）尽管看起来在南北走向的平面上路线有变化，但却在东西走向上与金字塔的通道和墓室完全平行：上部A通道和底部G通道相隔6米。

井壁的上面三段通道穿过金字塔的石灰石砌石6英寸，而150米长的较低通道则是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来的。留下来把花岗岩挡在那儿的工匠，肯定不能在坚硬的岩石上凿通通道。而且，如果是从上面挖的话，挖出来的碎石放在哪里呢？他们总不能一直挖一直带着这些碎石吧？钻通井壁的所有通道加起来大约有28米，挖出的碎石足有1000多立方米，都能填满整个上部通道和墓室了。

这样显然讲不通，因此一种新的理论出现了，这种理论假设井壁是由下向上挖的（碎石通过下坡道运到金字塔外）。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这是一场事故。因为埋葬法老的时候，发生了地震，使金字塔里面花岗岩石块过早地松动。所以不只是工匠，就连皇室成

员和高级祭司都被活活关在里面。金字塔的建造计划仍在实施，救援队往上挖掘，到达了大甬道，救了这些被困的大人物。

这个理论（以及一个早已被抛弃的关于盗墓者向上挖掘的理论）在其他几点上，就精确性而言也是站不住脚的。除了通道C挖得粗糙不规则，通道G的两个方形壁较粗糙，不完全水平外，其他所有通道都挖得笔直、精确、平整，每段内角度都相同。救援工人（或者盗墓者）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把通道挖得这么精致完美呢？他们又为什么费事地把边壁打磨得这么光滑，使得在井壁里爬起来更困难呢？

既然证据显示，没有法老埋葬供奉在大金字塔里面，一种新的理论获得了追随者。井壁是为检查地震造成的裂纹而挖凿的。这一理论(大金字塔通道和墓室)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埃德加和莫顿·埃德加兄弟，他们被一名宗教狂热者在金字塔里的石头上看到的《圣经》预言所鼓舞，进入金字塔，清理、检查并测量了金字塔里面所有已知的部分并拍了照。他们断定，通往井壁的水平短通道A和最上面的垂直通道B，都是金字塔原有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69）。他们还发现，较低的垂直通道D是用石灰石砌好的，并穿过了石基上的一个洞穴（俗称石窟，见图70）；这只能是石窟被石灰石盖起来之前，岩石表面还暴露在外的时候建好的，换言之，这一部分肯定也

是金字塔原有建筑的一部分——早期的一部分。

如埃德加兄弟理论所说，当金字塔在基石上开始建造以后，大地震把石基的不少地方都震裂了。为了知道破坏的程度以决定金字塔还能否继续建在裂了缝的石基上，建造者凿出了岩石通道E和F作为检查井。检查发现破坏不是很严重，于是金字塔建造工程继续进行；但为了方便定期检查，从下坡道挖通了短通道G（约6米）与通道F相连，这样就可以从下面入口进入检查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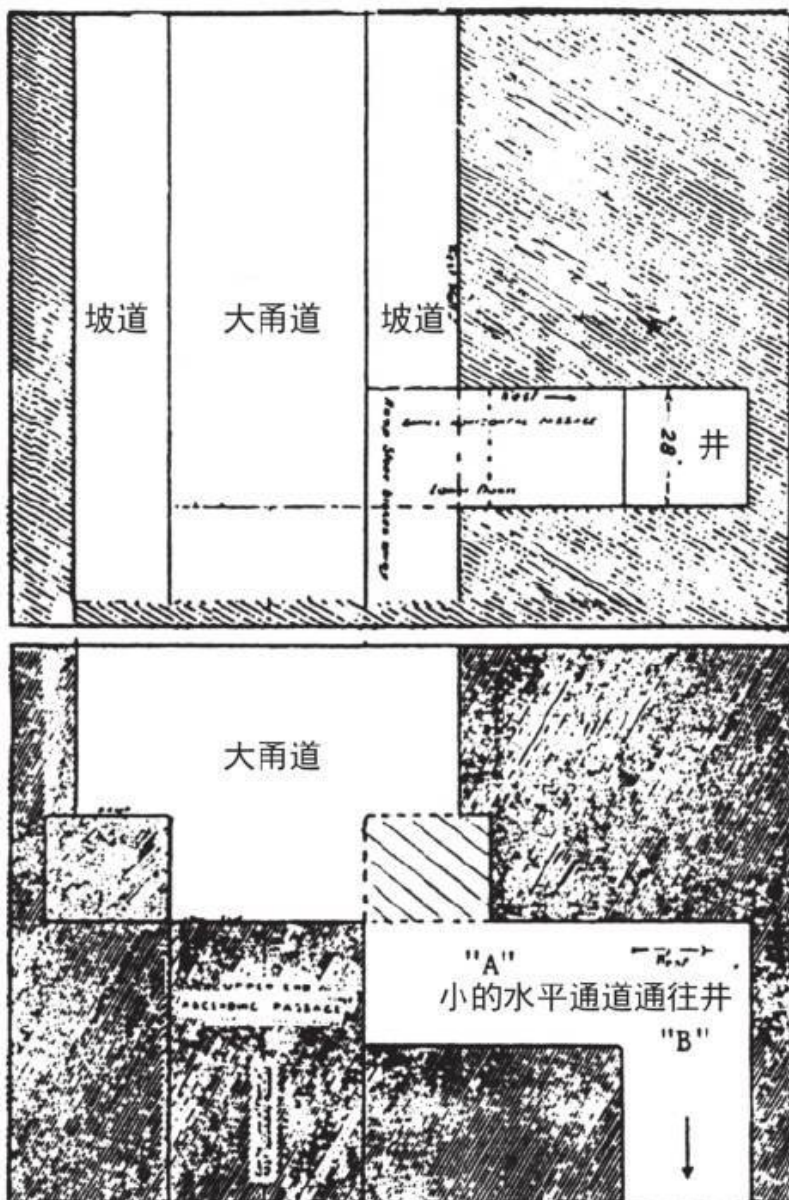


图69

尽管埃德加兄弟的理论被所有这类金字塔研究者和

一些埃及学学者采用，但他们的理论仍然不能解决疑问。如果长通道E和F是临时检查井的话，为什么要耗费时间挖得这么平整？建造最初的垂直通道B和D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又要凿出穿越砌石建筑的不规则的弯弯曲曲的通道C？它是什么时候建造的？还有，既然没有葬礼，为什么还要用花岗岩石板挡？对这些问题，无论是金字塔研究者还是埃及学学者，都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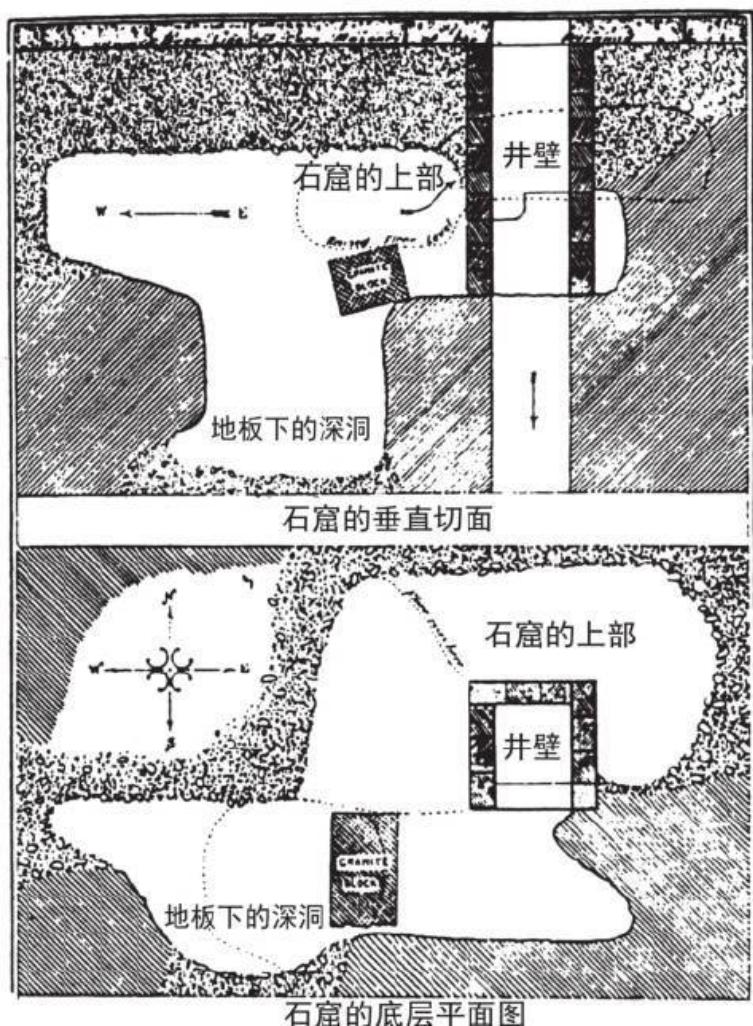


图70

而另外两个小组的艰巨而热忱的测量和重新测量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我们认为，井壁的主要部分是由最初的建造者建造的，但既不是事后挖掘的也不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而是事前计划的结果：井壁的特征为金字塔

建造提供了建筑指南。

几个世纪以来，有很多文章记载了大金字塔不可思议和令人惊叹的几何比例。然而，因为其他金字塔都是只有较低的内部通道和墓室，所以，这些文章的作者都倾向于把整个上层体系看作是后期工程，因此很少注意上层和下层特征之间的某种对应性，然而只有上层和下层部分同时规划、同时建造才能解释这种对应性。因此，举个例子来说，大甬道里面的一处陡然隆起的地面形成了逐级而上的大台阶（U）。“王后墓室”（Q）的中心轴，短水平通道的壁龛在同一条直线上，都在金字塔的中心线上。而且，上层水平通道上神秘莫测的下阶梯（5）同下坡道的尽头位置相对应。还有很多这样令人捉摸不透的对应，我们将在下一张图中展示。

所有这些对应都只是建筑学的奇特巧合？还是精心规划布局的结果？如我们即将展示给大家的，这些对应以及其他还不为人知的对应，都源于对金字塔匠心独运却又简单的规划。我们也将证明，井壁的最初那些通道不光是建造金字塔的一部分，而且早在金字塔规划时就被纳入其中。

让我们首先从D通道说起，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通道是最早建造的。现在普遍认为，金字塔矗立其上的岩石基底是逐步磨平的。这个岩石基底的最低面（从金字塔外面可以看到）形成了基准线；最高面同石窟在一个平面

上；在最高面的地方，可以看到金字塔砌石建筑的最低一层（“层数”）。由于通道D在这层砌石结构的下面，在其他通道（即通道A、B和C）建起来之前，就要在石窟和基石处凿出通道D。因为通往基石的唯一通道只能是从外面往下挖，通道E同通道D的尽头首尾相连，有一段向下的斜坡，只有先挖好通道D才能挖通道E；然后挖通道F，最后挖通道G。

也就是说，通道D必须在井壁所有其他通道建好之前，穿过石窟和基石，且必须建得非常精确（见图70）；通道D为什么完全垂直；为什么不一直向上延伸而是只有这么一段？就这点而言，通道E向通道D倾斜且与基准线成45度角，这一现象为什么被完全忽略掉了？E如果是意在作为一个连接壁的话，为什么不一直延伸到下坡道，而是转了一个角度成了通道F呢？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特点：为什么通道F与上坡道成精确的90度直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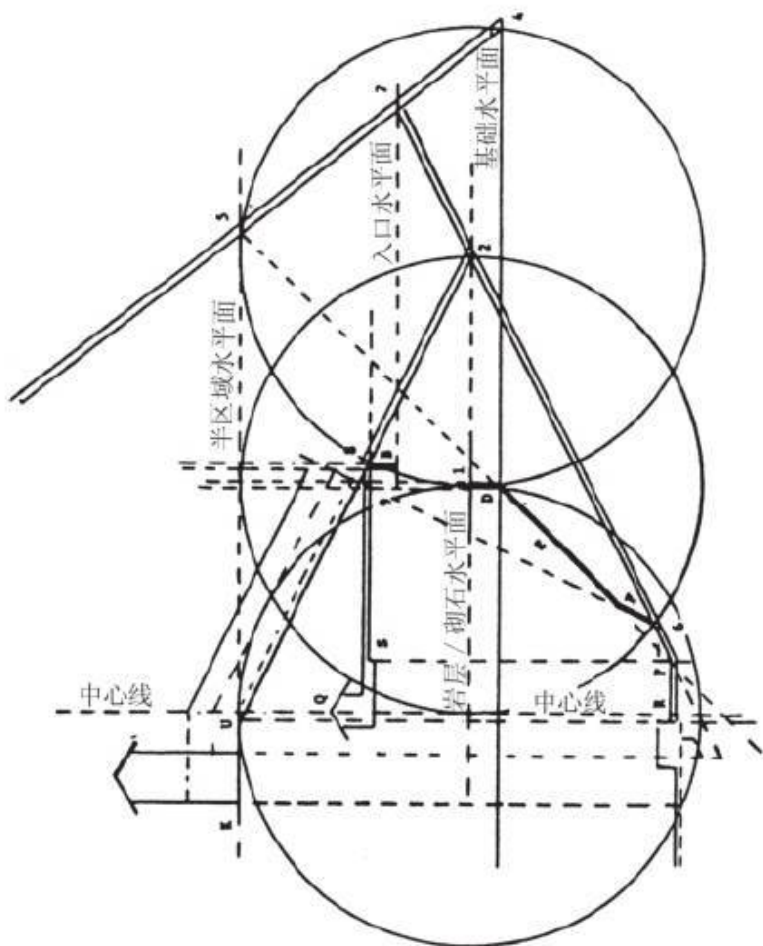


图71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问问自己：金字塔的建筑师是如何设计完成所有这些对称的：完美的对应，令人称奇的几何？我们给出的答案用一个图表来表示（见图71）；这是我们画出的金字塔内部的平面图，我们相信，金字塔的建造者们可能也画过这样一张图：一个简单然而匠心独运的建筑方案，用几条线和三个圆圈达到

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对称、对应和完美！

金字塔的建造是从金字塔矗立其上的岩石基底开始的。为了使建筑更加稳固，金字塔周围的岩石被凿至基准面，位于金字塔中心的石头则更高，逐级上升。接下来，我们认为，石窟是基石的一个自然凹处，或者是人工洞穴，被选为结构对称性的起点。

在这个对称点上，井壁的开头部分通道D垂直穿过石窟，部分穿过岩石部分由石块砌成（见图70）。通道的高度（见图71）精确描画出从基准面到岩石尽头金字塔核心砌石所处平面之间的距离。人们早就认识到了圆周率——决定圆周或球体的比例、线性因素和等积方位投影的因素——在金字塔的圆周、四边以及高度的确定中的应用。见图所示，无论是金字塔的外部框架还是其内部的所有构造，都是由这三个等大的圆来决定的。

井壁D内的经纬仪设备向上投射出一条关键的垂直线，这条线的作用我们随后描述。但首先投射出水平岩石 / 砌石线，三个圆的圆心都在这条线上。第一个点在D点（点1）；与点2和点3呈一条直线，这两个点所在的圆相接的点正好是D点。

要画出这些图，金字塔建筑师当然要决定合适的半径。长久以来，大金字塔的研究者一直为不明白古埃及人使用何种测量工具来达到如此完美的比例而疑惑不解

——既不是常见的24指腕尺也不是御用的28指腕尺（约20.63"或525mm）。三个多世纪以前，艾萨克·牛顿爵士就推断，神秘的“圣腕尺”不只用在建造金字塔上，而且还用在诺亚方舟和耶路撒冷神庙的建造上。现在埃及学学者和金字塔研究者都接受了这一结论。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我们预想的这三个圆的半径等于60圣腕尺；数字60，不是偶然的，是苏美尔人的60进制数字体系。60圣腕尺不只在金字塔内部结构的长度和高度的度量上占绝大多数，而且基底的尺寸也多使用这一度量。

选择了半径后，画出了三个圆；现在金字塔开始初具形状：在第二个圆与基准线的分割点(点4)上，金字塔的边与其成52度角——这是个完美的角度，因为只有以这个角度，金字塔才能融合圆周率。

井壁E从井壁D底部开始向下挖掘，与D成精确的45度角。经纬仪从E向上投射，在点5切割圆2，形成的斜线就是金字塔的边，同时也标出了半面积面。国王墓室和接待室（5-U-K线）都在半面积面上，而大甬道尽头也在半面积面上。斜坡E向下投射，决定了下坡道末端点P的位置，从P点开始的垂直线，决定了水平通道上向下台阶S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圆的圆心（点3），标出了金字塔垂直中心线。向上台阶（U）在圆心与半面积线的切割点上，是大甬道的末端，同时也是国王墓室地面的开

端，同时还决定了王后墓室（Q）的位置，精确地处于中心线上。点2和点U连起来就是上坡道和大甬道的地面线。

井壁F从E处向下，其投影以直角切割上坡地面线2 - U。从其与第一个圆的切割点画一条线到点2，一直到金字塔的边（点7，这就划定了上坡道一点2）和金字塔入口。

井壁D、E和F以及三个圆就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大金字塔最显著的特点。然而，上坡道结束和大甬道开始的点还没有确定出来，同时也是水平通道通往王后墓室的点。我们认为，这也是井壁B开始的地方。还没有人指出这个事实，那就是井壁B与D长度完全相等，这一长度同入口水平面和水平通道面之间的距离完全相等。B在上坡线和圆2（点8）的分割点上。纵向延长线是大甬道地面墙开始的地方；点8和点9之间的距离，D点的投影与从点8开始的水平线的分割点，是图68所绘的大分割点。

井壁B通过短井壁A在点8与通道连接，这样，金字塔的建造者才得以在内部建造完成B。井壁B建好以后，这些井壁就不再有任何建筑学价值或功能了，所以用合适的、楔形斜石头把这些井壁的入口盖起来（见图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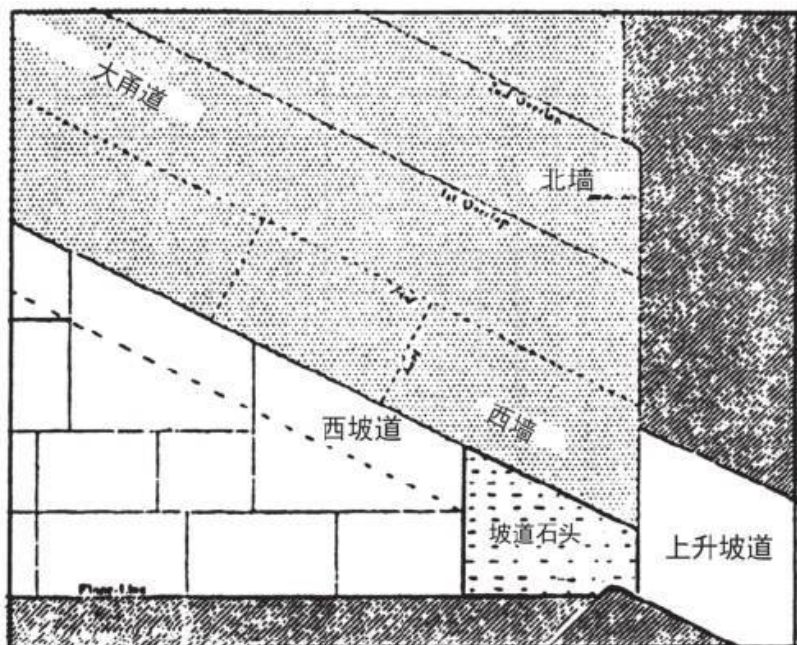


图72

井壁D、E和F也在金字塔的砌石从基石上拔地而起的时候从视野里消失了。建得不是特别平整的井壁G，可能是用来从井壁D - E - F中撤走投影经纬仪或者做最后的检查。最后，下坡道和井壁G的连接处，用一块切割好的石块掩住了入口；下层的通道也从视野里消失了。

金字塔保存完整，所有井壁的通道都在隐秘的地方；我们展示的所有的通道里，只有一个是在金字塔的设计和建造中毫无用处的。

这个例外就是不太规则也没什么特征的通道C。在砌石中凿出的弯弯曲曲凹凸不平的通道，在石灰石中粗糙

地挖出的通道，留下许多破碎和凸出的石头。神秘的通道C是怎么形成的？建造于何时？为什么要建造呢？

我们认为，在金字塔建造完成时还没有这个通道。我们将展示，这个通道是后来马杜克被囚于大金字塔的时候仓促凿出的。



马杜克被囚禁在“山墓”中，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发现的文献和权威的翻译中能证实这一点。另一些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阐明了他的犯罪性质。

被驱逐出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后，马杜克返回了埃及。他立即在赫利奥波利斯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通过在一个独特的“祭仪中心”集合他的空中备忘录中的成员，加强了以他为中心的统治地位，此后，这个神殿长期以来一直被埃及人用来朝拜。

马杜克试图重建在埃及的霸权，但是他发现，自从他离开埃及企图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动政变时起，事情就已经改变了。我们推断，虽然透特不为最高统治权而发起争斗，而且奈格尔和吉比尔也远离了权力中心，但是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又在不经意间出现了：杜姆兹。他是恩基的小儿子，他的统治范围远至上埃及，作为争夺埃及霸权的一股力量涌现出来。

在他野心背后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新娘伊南娜 / 伊师塔——另一个原因是马杜克对新娘的怀疑和厌恶。

有关杜姆兹和伊南娜的传说——杜姆兹是恩基的儿子，伊南娜是恩利尔的孙女——读起来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古老故事，这个故事也以悲剧收场，包含了死亡和复仇。

伊南娜 / 伊师塔在埃及的第一次亮相，被记录在艾得夫文献里。这个文献讲述的是第一次金字塔战争。文献中把伊南娜称为亚斯他录（她的迦南名字），据说她出现在战场上，面对何璐斯强大的进攻力量。她此次不可思议地亮相于埃及的原因，可能是去看她的新郎杜姆兹，但在穿越杜姆兹的领地时，反抗力量退却了。我们从一个苏美尔文本中了解到，伊南娜在遥远的乡村地区见到了杜姆兹（“主人”），它讲述了杜姆兹盼望着她的到来，并且保证将来在一片外国土地上为他的新娘打一场战争：

这位年轻的小伙子站立等待着；

杜姆兹推开了门。

她像一缕月光般倾洒在他的身上……

他看着她，幸福而高兴。

他把她抱在怀里，吻了她。

并伸手搂住了她.....

“你的桌子将会是一个辉煌的桌子。

我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

当时伊南娜 / 伊师塔为她的父母，兰纳 / 辛和宁迦尔以及她的兄弟乌图 / 沙马氏祈祷。罗密欧与朱丽叶似的爱情发生在了恩利尔的孙女和恩基的儿子之间。杜姆兹的一些兄弟，很可能包括恩基本人在内也对这件事情表示了赞同。他们送给了伊南娜一块天青石作为礼物，她非常珍爱这块蓝色调的宝石。他们把这块宝石上的珠子藏到了伊南娜平时最喜欢的一堆水果下面。在卧室里，她发现了“满床的黄金，和天青石相互映衬，这是吉比尔在奈格尔的住所专门为她打造的”。

随后战争开始了，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战争是在恩基的后代之间进行，没有人觉得恩利尔的孙女出现在战场上有什么不对劲。但是在何璐斯胜利以后，当赛特占领了不属于他的土地，情况就完全发生了变化：第二次金字塔战争使恩利尔的儿子和女儿一起对抗恩基的后代。“朱丽叶”不得不和“罗密欧”分离。

恋人在战争结束之后团聚，他们完美地进入了婚姻的殿堂。很长时间内他们都沉浸在幸福和欣喜中——这是

无数苏美尔爱情诗歌的主题。但是尽管他们非常相爱，伊南娜还是会在对杜姆兹窃窃私语时挑起话题：

就像你甜蜜的嘴巴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他也拥有合规的王侯地位！

制服叛逆的国家，增强本国的力量：

我会直接统治国家。

还有一次她向他坦白她的远见：

我有一个关于伟大国家的设想

选择杜姆兹作为这个国家的神灵.....

由于我，杜姆兹这个名字崇高无比，

我给予他地位。

尽管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联盟，因为它没有产生继承人，但是却显示出了神的抱负，它也传递了想要有男性继承人的意愿。杜姆兹求助他的父亲，想要找到一个策略性的方法：他试图引诱并与自己的妹妹性交。但在之前，宁呼尔萨格曾经同意过恩基的建议，杜姆兹的妹妹格西提南娜拒绝了哥哥的要求。绝望之中，杜姆兹违反了性的禁忌：他强奸了自己的妹妹。

悲惨的故事被学者们编写在了一块牌匾上

(CT.15.28 ~ 29)。文字记述了杜姆兹如何与伊南娜分别，此时杜姆兹向伊南娜宣称，自己是到他的族群生存的荒漠和平原上去。依照计划，他约他的妹妹一同前往，“这首歌里的妹妹，正坐在那”。她以为自己是受邀去野餐。当他们“吃着浸着蜂蜜和黄油的纯正食物，喝着令人心驰神往的啤酒”，以及“怀着愉快的心情度过这段时间之后，杜姆兹想要采取自己的行动了”。为了让他的妹妹同意他的想法，杜姆兹让一只羔羊和它的母亲交配，然后让一只小羊与它姐姐交配。当动物们上演乱伦的剧目时，杜姆兹仿效着，触碰他的妹妹，“但他的妹妹还没有明白”。当杜姆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明显时，格西提南娜“尖叫，抗议”，但“他用力压住她.....他的精子流入她的外阴.....”“停止！”她喊道，“这是一种耻辱！”但他并没有停止。

完成他的行为后，“牧羊人，无所畏惧，并且无耻地对他妹妹说话”。根据破碎的牌匾，我们知道，他对她解释，这是一种不幸的迷失。但是我们猜测，他一如文献中记载的一样，是“无所畏惧、无耻地”向格西提南娜解释他的行为。我们从文献中可以清晰地了解他的预谋；文献还表明，伊南娜也参与了这个预谋：杜姆兹在离开前向她讲述了他的计划和建议，作为他的配偶，“伊南娜回答了这个计划，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阿努纳奇的道德法典里，强奸是严重的性侵犯。在远古时代，当第一批宇航员登陆地球的时候，因为恩利尔强奸了一名年轻的护士（后来恩利尔与她结婚），在军事法庭，他被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判决流亡。杜姆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他希望他的妹妹心甘情愿与他交往，或为他超越了禁忌的行为找出一个强制性的理由。伊南娜事先的同意让我们想起了《圣经》中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的故事，萨拉将自己的侍女赐给亚伯拉罕，希望他可以得到男性继承人。

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后，杜姆兹强烈地预感到，他要用声明来弥补他的行为，正如苏美尔文本中记述的一样——“他的心里充满了泪水”。文献以一个自我满足的梦想的形式，讲述了杜姆兹怎么在睡梦中见到他所有的地位和财产，被一只“高贵的小鸟”和一只猎鹰一个接一个地夺走，噩梦以杜姆兹看到他躺在自己的羊圈中死去而结束。

醒来后，他要他的妹妹格西提南娜为他讲述梦的含义。“我的哥哥”，她说，“对我来说，你的梦不是个好兆头”，这预言出“强盗将在埋伏中攻击你……你的手被绑上手铐，你的武器必定被羁绊”。格西提南娜刚结束谈话，敌人就出现在山的周围并抓住了杜姆兹。

被脚镣手铐捆绑后，杜姆兹向乌图 / 沙马氏上訴：“噢，乌图，你是我的姐夫，我是你妹妹的丈夫……

将我的双手变成羚羊的双手，将我的脚变成羚羊的脚，让我从敌人处逃离！”听到他的上诉，乌图设法使杜姆兹逃脱。杜姆兹在旧Belili的房子里找到了隐身之处——一个有疑问的性格扮演着双重身份。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抓，一次又一次地逃脱。最后，他发现自己躲避在羊圈内……忽然，狂风大作，酒杯被掀翻了；邪恶笼罩着他一如他在梦中所见到的一样，最后：

酒杯倒下，

杜姆兹死去，

羊圈被狂风卷走。

在文献里，这些事件的发生地是靠近河流处的类似沙漠的平原。另一个文献版本扩大了这件事的地理范围，这是一篇题为《最痛苦的呼喊》的文章。是由伊南娜写成的悲歌，它讲述了库尔的7个代表是如何进入羊圈，并围绕在熟睡的杜姆兹周围。不同于先前的版本，这个版本仅仅讲述了“杜姆兹被邪恶势力抓住”，本文明确地表示，他们是为了更高的权威而来：“我们的主派我们来到这里”，7人中的首领对这个惊醒的神说。接着，他们剥夺了杜姆兹的神灵特征：

把你头上神圣的头巾取下，

光头起床。

脱下你身上的皇家长袍，

赤身裸体地起床。

放开由你掌控的神圣人员，

空手站起来；

脱下你脚上神圣的鞋子，

赤脚站起来！

被抓的杜姆兹设法逃脱了，并逃到了河边：“E.姆西（‘蛇的家’）沙漠中伟大的堤防。”在埃及，只有一个沙漠和河流汇合的伟大的堤防，它出现在第一次尼罗河洪水时。这个地方现在是伟大的阿斯旺大坝的位置。

但漩涡没能让杜姆兹在被提供了保护的情况下到达河岸：他的母亲和伊南娜站的地方。激流“没有将载着他的船推向库尔，而是将载有伊南娜的船推向了库尔”。

这些和其他相关文本显示，那些来抓杜姆兹的神实际上是由上级神命令来逮捕他的，库尔的主，由他“来判决杜姆兹”。但这不是由众神议会来做的判决：恩利利特众神，如乌图 / 沙马氏和伊南娜，他们帮助杜姆兹逃脱。这个判决，是片面的，只在逮捕代表的负责人权威下通过。他不是别人，正是马杜克，杜姆兹和格西提南娜的哥哥。

在学者命名为《伊南娜和比鲁鲁的神话》文本里，我们了解到他的身份。在这里，阴狠的老比鲁鲁原来是个男性，由主比鲁鲁（恩比鲁鲁）伪装，他是直接指使反对杜姆兹，惩罚性行为的神。阿卡德文本用神圣的语言解释恩比鲁鲁就是马杜克，“犯罪的神马杜克”和“伊南娜的不幸”。

马杜克从一开始就反对杜姆兹和伊南娜的爱情，无疑更加反对金字塔战争后的联盟。出于政治动机，杜姆兹强奸了格西提南娜，对马杜克而言，这正是通过抓住和惩治杜姆兹来阻止伊南娜在埃及的计划的计划的机会。难道马杜克打算把杜姆兹处死？可能不会，单独流放是惯常的处罚方法。杜姆兹之死，在某种意义上仍不清楚，可能是意外。

但不管是不是意外，这与伊南娜无关。至于对造成她心爱的人死亡的马杜克，文本里明确指出，她希望复仇：

在神圣的伊南娜的心里想着什么？

杀人！

杀死主比鲁鲁。

对分散在几个博物馆的美索不达米碎片进行研究，学者们拼凑出文本的部分文字，这个文本（苏美尔神

话)被塞缪尔·N.克莱默命名为《伊南娜和埃比》。他认为这是属于“龙的屠杀神话”里的环节，因为它涉及伊南娜与藏在“山”里的邪恶的神的斗争。

现有的碎片讲述了伊南娜如何用一系列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并在神的藏身之地对神发起攻击。虽然其他神试图劝阻她，但她满怀信心地靠近这座山，这座山被她称为埃比(“悲伤回忆的居住地”)。她高傲地宣布：

山，你是如此之高，

你比其他所有山都高……

你用你的顶端触摸天空……

然而，我将摧毁你。

我将使你跌落到地面……

我将导致你内心的痛苦。

这里的山指的是大金字塔，对抗发生在埃及吉萨，证据不仅在文本里，还在一个苏美尔的圆筒图章(见图73)中。伊南娜展现出她那熟悉的诱惑姿态，半裸着面对基于三个金字塔的神。描写的这些金字塔和出现在吉萨的一模一样——埃及十字标志，佩戴着埃及头饰的神父，和缠绕的蛇共同出现在一个地方：埃及。



图73

伊南娜继续挑战马杜克，现在他藏在强大的建筑里面，由于他无视她的威胁，从而导致她怒火上升。“第二次，被他的高傲所激怒，伊南娜再次走近金字塔并宣布：‘我的祖父恩利尔允许我进入山的里面！’在炫耀她的武器时，她高傲地宣布：‘我将攻破山的中心……我要将我的胜利建立在山里！’”但还是没有反应，她开始了她的攻击：

她不停地对埃比的两侧

和所有的角落进行攻击，

即使激起众多的石头。

但在里面……大毒蛇在那儿

不停地喷吐它的毒药。

然后阿努亲自进行调停。藏在里面的神警告她，他们拥有可怕的武器：“他们的爆发是可怕的，他们将阻止你的进入。”相反，阿努劝她，通过审判躲藏起来的神来寻求正义。

文本充分鉴定了这个神的身份。在尼努尔塔文本里，他被称为阿扎格，他的绰号为大毒蛇，是恩利利特蔑称马杜克的一个名字。他的藏身之地也被明确鉴定为“伊库尔（高耸的房子），这里的墙赫然达到了天空”，即为大金字塔。

有关审讯和判决马杜克的记录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比伦博物馆出版的零碎文本中找到。现存的台词在众神围绕着这座金字塔时开始，被选作发言人的一个神对马杜克说“在他的圈子中”，“他为有罪的那一个恳求”。马杜克被这个信息所感动：“尽管他心中充满了愤怒，但他的眼睛里流着泪水。”他同意出来接受审判。审判在金字塔附近河岸的一个神庙里举行：

到河边一个令人敬畏的地方，

他们与被指控的他同步。

事实上他们使敌人避开。

正义正在上演。

在判决马杜克时，提出了一个有关杜姆兹的死亡之谜问题。毫无疑问，马杜克该对他的死负责。但这是有预谋的还是意外？马杜克应该被判处死刑，但如果他的犯罪不是故意的呢？

伊南娜从马杜克的藏身之地走出来，站在能看到金字塔的地方。她边走向众神边发言说：

在今天，我所说的

全都是事实。

阿扎格的原告。伟大的公主，

说出了惊人的判决。

有一个办法可以判处马杜克死刑，但不用实际处死他。她说：让他被活埋在大金字塔下！让他被密封在一个巨大的密室里：

这个巨大的密室是密封的。

没有人向他提供食物：

让他独自去承受，

饮用水水源也被切断。

评审神接受了她的建议：“你是女主人……由来你判

决。就这样办吧！”假设阿努同意了这一判决，然后众神就在天堂和地球上实行这一命令。“伊库尔，大金字塔，就成为一所监狱”；此后，这儿也被叫作“主妇的监狱”。

我们认为，当时密封的大金字塔已经完成。马杜克独自离开国王的房间，逮捕他的众神放下他们背后通道的花岗岩阀门，紧紧堵塞了所有进入上面房间和走廊的通道。

通过这个通道，可从金字塔的北面和南面到达“国王的房间”。马杜克有空气呼吸，但他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被活埋了，注定要痛苦地死亡。



保存在泥板上有关马杜克被活埋于大金字塔的记录，是在古代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废墟中发现的。亚述文本表明，它已被编写为巴比伦的新年的文本话剧剧本，这个话剧重演了那场缓刑及神遭受的痛苦。迄今已发现这个剧本既不是基于原始的巴比伦版本，也不是基于苏美尔人的历史记录。

海因里希·热曼转录和翻译的亚述文本来源于柏林博物馆的泥板，当他在1921年9月的演讲上宣布对它的诠释时，在神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原因是，他解释这是处理死亡和复活的神的前基督教奥秘，因而这是个早

期基督故事。斯蒂芬·兰顿在其1923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新年神秘文本，包括英文译本中，给文本命名为《贝尔-马杜克的死亡和复活》，并强调其与《新约全书》中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的故事是同期的。

但是，正如文本所写的那样，马杜克或贝尔（“主人”）并没有死，他的确是被监禁在像一个坟墓的山中，但他安然地活着。

古老的“手稿”一开始就介绍角色。第一个是“贝尔，他被监禁在山中”。然后是一个信使将监禁的消息，带给马杜克的儿子那布。那布被这个消息所震惊，开着他的战车加速赶到山里。他到达了一个建筑物面前。手稿说明：“这是山的边缘的房子，在这里面他们质问他。”在回答这些守卫的问题后，他们得知这个激动的神“是从博尔西帕来的那布，他是来为被监禁的父亲寻求宽恕的”。

然后演员站出来，奔走在舞台上：“他们是疾走在街上的人，他们寻找着贝尔：‘他被关押在哪儿？’”我们从文中知道，在贝尔被监禁在山里后，“城市陷入混乱”，并且“因为他而爆发了争斗”。一个女神出现了，她是莎佩勒特，马杜克妻子的姐妹。她对着“在她面前流泪的一个使者说：他们已经带他去了山上”。他向她展示了马杜克的衣服（可能有血污）：“这些都是从他身上脱下的衣服”，他说，不是这些，因为马杜克“穿的是囚衣”，对于观众这意味着“马杜克已被埋葬在他的棺木里”！

莎佩勒特走到象征着马杜克墓穴的建筑前，看到了一群送葬者。史书是这样记录的：

众神将马杜克锁起来，

将他与这些活着的、

为他感到悲伤的人们分开，

关进牢房，

远离太阳和阳光。

剧情达到了最糟糕的部分，马杜克死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莎佩勒特向两个可以接近监禁马杜克牢房的神，她的父亲辛和她的哥哥乌图 / 沙马氏祈祷，让马杜克复活吧！牧师、占星师、信使也出现在祈祷的队伍里，背诵着祷文和咒语。

谢罪礼被送给了伊师塔，她也许会怜悯马杜克。大祭司向最高的神，辛还有沙玛什（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的太阳神，象征正义）祈祷，让马杜克复活吧！

现在故事有了新的转折点。突然，扮演马杜克的男演员出现了，穿着染着血污的衣服，大声叫喊着：“我不是一个罪人！我不应该受到重罚！”最高的神重新考虑他的事情，发现他是无罪的。

那么，谁是凶手呢？观众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一个细节：莎佩勒特在巴比伦的一个门框。观众意识到真正有罪的神已经被抓到了。他们透过门缝看到了他的头，“那是做坏事的人的头，他们将重罚并杀死他”。

那布（马杜克的儿子）回到了博尔西帕。“他回来，监视着凶手，并指认他”！我们不知道凶手的身份，不排除那布曾以马杜克朋友的身份看过他。那布说，“这就是凶手”，从此决定了凶手的命运。

牧师告诫凶手说：“做坏事终将受到惩罚。”杀死杜姆兹的人，将为此付出生命。

但这也是马杜克的过错——他是导致杜姆兹死亡的间接原因，抑或是一种赎罪？莎佩勒特再次出现，扮演着神与人和好的角色。象征性地擦去那些已经溢出来的血，用纯净水洗净她的手，她说：“这是用来洗手的水，它们是在凶手被抓到后拿来的！属于马杜克的所有圣地的火把被点燃，直接向最高的神恳求。尼努尔塔——在他打败祖（巴比伦神话中的风雨神）后被正式宣布为至高无上的神——再次断言，显然一个被释放的马杜克不可能向至高无上的众神挑战。祈祷成功了，最有权力的神，派信使努斯库去向众神宣布好消息。”

作为好的意愿的一个象征，古拉（尼努尔塔的妻子）给莎佩勒特送去了新的衣服，给马杜克送去了新的

鞋子；还有马杜克的神勇战车。但是，莎佩勒特目瞪口呆，她不明白为什么马杜克在入狱后，还会重新获得自由。她问：“他们是如何让一个不可能被释放出来的人获得自由的？”

努斯库是这样向她解释的：

众神将挖掘一个烟囱形的通道。

他们将螺旋形地挖，

他们将重新进入他的住所。

在他面前的门将他隔绝，

螺旋形的挖掘将到达里面。

他们将挖出弯曲的一个门道。

越来越近，

到达它的中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突破。

马杜克是如何被释放的细节，学者们还没弄清楚，但是这首诗对我们来说意味深长。正如我们所解释的，井轴是不规则的，弯曲的C区域，在金字塔完工和马杜克被囚禁在里面的时候是不存在的；而是在解救马杜克时，由“众神挖出的门”。

出于对金字塔内部结构的熟悉，阿努纳奇意识到通到囚禁马杜克处最短最快的路径就是在B区和D区之间挖一条隧道——挖掘相对柔软的石灰石块，仅仅32米长的隧道；这是一个只需在几小时内就能完成的工作。

移开盖在井轴，向下通到G区过道入口处的石头，营救者很快爬到靠近E区的地方。在E与D垂直相连的地方，一个巨大的石块挡在进入洞穴的入口处：它已经被推到了一边——但还躺在那，在洞穴的内部，正如我们在图70中所示的那样。现在营救者们爬过最短的距离到D区，面对着金字塔砖石建筑工程的第一部分。

上面32米的隧道让他们到达了与B区垂直的底部的侧方，到达了进入大画廊的路。但是除了那些建造金字塔，知道其内部是如何封顶并能准确定位的人，谁还知道如何挖一个弯曲的连接通道C呢？

我们猜想，就是马杜克的营救者们，用他们的工具破坏了石灰石块，用他们挖掘出的逐步斜陷的扭曲的通往内部的隧道连接了D区和B区，正如古老的史书所记载的那样。

到达与B区相连的地方后，他们困难地爬到了短的水平通道，到达A区。在这儿，任何不熟悉的人都会突然停下来，因为他所能看到的将只是一道石墙——固体的砖石建筑。我们再一次猜想，只有拥有金字塔的建筑图的

阿努纳奇，才有可能知道越过营救者面前的石块，将是大画廊的巨大的洞——王后的墓穴，和位于其上的金字塔内部的其他墓穴和通道。

要想到达这些墓穴和通道，必须移开斜道上的楔形的石块（参见图72），但是由于其接合得太紧了，不可能被移开。

如果石块没有被移开，它应该还躺在那里。但是，在那儿有一个敞开的洞（参见图68），它和传言中的看起来一样；它不是从走廊里打开的，而是从轴心的内部打开的：这个洞看起来像是被来自轴心内部的巨大力量猛然打开的。

同时，美索不达米亚的记录也提供了一条线索。石块的确是从内部水平的通道上被移开的，因为营救者们曾到达过那里，并且它的确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猛然移开的。正如史书中记载的那样，靠近它，进入到它的中间，它将会被突破。阿尔玛门的人在位于上升的通向花岗石门的通道上，发现了石块的碎片。阿拉伯人在走廊的地面上，发现了爆炸产生的细小的白色粉末——这些都是古代爆炸的无声证据，还有留下的那个洞。

已经进入了走廊，营救者们带着马杜克沿着他们来的路返回。阿尔玛门的人发现，进入向下通道的入口又被封起来了。花岗岩的石门还在三角岔道，堵住了洞和

向上的通道。同时，在金字塔的内部，轴心的原始的较高和较低的部分，将永远被一条粗糙的扭曲的隧道连接起来。

那些救出了金字塔里的囚徒的人怎么样了？

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关记录表明，他们开始了逃亡生涯，在埃及获得了超生。

遗漏的一个人，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他再次出现并向至高无上的神宣战，为此，人类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价。

第十一章

“我是国王！”

伊南娜 / 伊师塔（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的传说是一个“自制女神”的传说，她既不是古老的神和从第十二个星体来的本原群，也不是他们初生女儿中的一个，尽管如此，她推动自己到了最高的地位并且改变了万神殿的12个成员。为了达到她的地位，她将自己的狡猾和秀丽结合起来，成了无情的战争女神和爱神，她属于她的神和人的恋人们。她也是死亡和复活的真实事例。

杜姆兹的死亡使得伊南娜有了成为地球上一位女王 / 王后的欲望，同时，对马杜克的监禁和流放一点也没有满足她的野心。现在，挑战并战胜了一个主要的神之后，她感到，她自己的领域可能不会再被剥夺。但问题是，现在，她的领土在哪里呢？

杜姆兹的葬礼在南非举行。南非是伊南娜的姐姐厄里斯奇格和她的配偶奈格尔的领地。恩利尔和兰纳，还有恩基，劝告伊南娜不要去那里。但她下定了决心。当伊南娜到达她姐姐领地的都城门口时，她对看门人说“告诉我的姐姐厄里斯奇格”，让她来“见证葬礼”。

你可能会期待姐妹之间的见面是感人的，将充满对失去了丈夫的伊南娜的同情。但是，我们没有被邀请的伊南娜没有得到她姐姐的安慰而是受到了无限的怀疑。当她通过都城的7道门到达厄里斯奇格的宫殿时，她已经被迫放弃她象征的神的仪态和王权。当伊南娜最后来到她姐姐的面前时，她看到她的姐姐正坐在由7个威严的阿努纳奇围绕的王位上。“他们紧盯着她，充满了愤怒”。他们对她说恼怒的事，“拷打精神的词”。她不仅没有受到欢迎，而是被判处绞刑……恩基的介入使得伊南娜获救并重生。

史书并没有给予伊南娜受到严酷折磨的理由，也没有援引审判者们给她定罪的审判词。但从文章的开始知道，在旅途中，伊南娜派出了她的信使：“天堂充满了我的怨言，众神们也急切需要我。”出席葬礼因而仅仅是一个借口，她想的是迫使神满足她有自己领地的需求。

从她到达都城第一个门的那刻起，一切就强烈地暗示着也许她不应该进去。当厄里斯奇格知道她到来以后，“她的面孔转成了苍白，她的嘴唇转成了暗色”。她迫切想知道伊南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当姐妹俩面对面的时候，“厄里斯奇格看见她时大声叫喊，伊南娜毫无畏惧地看着厄里斯奇格。伊南娜的意图让厄里斯奇格莫名地感到了威胁”！

我们已经发现，在《圣经》的婚姻和继承法律中，有关阿努纳奇死后如何处理他所有财产的法规，其中关于同父异母姐妹的是一个特例。我们相信，在《旧约》第一卷《申命记》中，希伯来人关于个人行为的法规暗示着伊南娜的意图。第二十五章（诗歌5~10）记录着这样一个例子，当一个已婚男人死了，但是他没有儿子，如果这个男的有一个兄弟，寡妇不能再和陌生人结婚：他的兄弟有义务与寡居的嫂子结婚，并生育孩子，出生的第一个男孩将以已故的兄弟的名字命名，“以使他的名字不会消失”。我们相信，这也就是伊南娜开始冒险旅途的原因。由于厄里斯奇格已经和杜姆兹的兄弟结婚了，伊南娜不得不应用法规。我们知道，风俗要求长兄肩负责任，恩基就是马杜克在这种情况下的儿子。但马杜克间接导致了杜姆兹死亡，受到惩罚并且被放逐了。那么伊南娜有权要求风俗规定中的下一个兄弟奈格尔娶她作为他的第二个妻子，以便她能有一位男性继承人？

伊南娜的意图引起了厄里斯奇格对个人和继承问题的想象。伊南娜是否会满足只是第二个妻子，或者她是否会密谋并且策划强占她在非洲领地的皇后的身份？显然，厄里斯奇格并不想让她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相信，在姐妹之间苛刻的对话以后，伊南娜被迫在一个仓促召集的由“7个阿努纳奇”组成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她被判违反法规，并立即被吊起来垂悬至死。

当她的教父恩基听见这个可怕的新闻时，立即派了两名使者来救她，这才使她活了下来。“他们控制尸体脉搏的跳动和热量；他们给予她生命所需的水和食物”，于是伊南娜复活了。在苏美尔复活的伊南娜极度悲痛和孤独，在幼发拉底河的岸边度过了她的余生，靠着一棵野生的树诉说着她的悲伤：

最终我会拥有圣洁王位，

我可能会坐在上面吗？

最终我会有一张圣洁床，

我可能会躺在那上面吗？

关于这些伊南娜所说的

放下头发的伊南娜，她已经疯了。

单纯的伊南娜。哦，她哭得多么伤心！

苏美尔人关于出生在地球上，“至少曾经去往天堂一次”的伊南娜的记载表明，唯一同情和喜欢伊南娜的只有她的曾祖父阿努。它也记载了阿努因她而几次迁怒尘世。不确定在何时何地，阿努将伊南娜当作他的亲密爱人而拥抱，因为它只不过是苏美尔人的闲话，史书暗示，阿努和他的重孙女之间的爱更像柏拉图式的爱情。

考虑到最高统治神的同情心，伊南娜提出了统治的问题，“土地”，作为君主来统治的土地，但它在哪儿呢？

不管什么理由，这个惩罚对伊南娜来说太重了，很明显，她并没有打算获得非洲的统治权。她的丈夫杜姆兹的死带走了她对恩基后裔土地的皇后地位。如果她的痛苦感动了一个主神，给予她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它也必须别处。但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毗邻的全部土地都是恩基留下的。什么地方可能给伊南娜统治呢？看了一下之后，神有了答复。

上文在讲述到杜姆兹的死亡和马杜克的监禁时，均提及苏美尔人的城市 and 它们的百姓。这些暗示着，那些事件发生在大约公元前3800年，苏美尔人的都市文明已经开始了。另一方面，以埃及为背景的传说尚没有提到城市的居民区并描述一个易于放牧的环境，这就暗示着，这应该是在公元前3100年之前，当城市文明在埃及开始时。曼涅托的文字记载中，在美尼斯统治前，有一段长达350年的混乱时期。那段时期大概是公元前3450—公元前3100年之间，由马杜克的麻烦和苦难所触发：巴别塔事件，杜姆兹事件，埃及的神被抓住并且被杀害，埃及的了不起的神被监禁并且被放逐。

然后，我们相信，阿努纳奇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印度河谷的第三区域，在那里，文明很快开始。

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文明在印度河谷的第三区域仅持续了千年。很快它就开始衰退，到了公元前1600年，它完全消失——城市变成了废墟，居民四处逃散。人类的掠夺和自然的破坏逐渐磨灭了文明的印迹，最后它完全被忘记。在20世纪20年代，由莫蒂默·惠勒爵士带领的考古学家，在中间挖掘出了两个主要中心和几个遗址，从印度洋海岸向北顺着印度河和它的分支延伸了超过400英里。

所有的遗址——摩亨佐-达罗面向南，在北部的哈拉帕是其主城，直径大约有3英里。围绕着城市和在城市内部的高墙，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有建筑，都是由黏土或泥土制成的砖块修建的。

城市的两个遗址都由卫城——一个凸起的部分、城堡和神殿决定。这两个结构是被同样测量和确切地安置在了南北轴上，这就证明在建设神殿时，它们的建造者遵循严密的规则。城市的第二大特点是一种巨大的谷仓——容量巨大且功能强大的谷仓，位于河岸附近。这表明，五谷不仅是主要作物，还是印度河文明的主要出口产品。

在他们的遗迹中，还找到了一些人工制品：熔炉、缸、瓦器、青铜工具、铜珠，一些银制的器具和装饰品，所有这些都证实，它是从别处突然被移植过来的一种高度文明。因而，在摩亨佐-达罗最早的两个砖瓦建筑

（巨大的粮仓和堡垒塔）又再用木材加固了。这种建筑方法完全不适应印度的气候。这个方法很快被摒弃了，并且在随后的所有建筑中，都避免使用木料进行再加固。学者因此认为，最初的建造者是外国人，在开始阶段，他们还处于满足自己对气候需求的习惯之中。

在寻找印度文明的起源时，学者认为，它不可能是独立地出现的。苏美尔人的文明比它早至少1000年。尽管有显著的不同（为破译的象形文字所记录），但与之相类似的文明印痕，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到处都能找到。建筑用干泥或黏土砖建造，城市街道布局，排水系统，在玻璃上用化学方法蚀刻，空心小珠的制作，金属匕首和瓶子的形状和设计——所有这些和在乌尔或基什或者其他的美索不达米亚遗址发现的都相似。甚至是陶器上的绘画和标志，或者其他土制物品，事实上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复制品。尼比鲁的象征，具有重大意义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十字架，阿努纳奇的主宰星在印度文明中也一直盛行。

印度河流域的人民崇拜哪些神？被找到的少数图像描述显示，他们佩戴极好的由美索不达米亚生产的头饰。大量的黏土小雕像表明，统治神是女神，通常赤裸（见图74a）或以小珠和项链作为她唯一的遮盖物（见图74b）。众所周知，这些正是对伊南娜的描述，这点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大量的发现并且遍及近东。这也就是我们

想要说的，当众神为伊南娜找寻一块领土时，阿努纳奇决定将第三区域作为她的领土。



a



b

图74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是印度河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证据，但考古学上仅有的少量残余，却限制了我们对苏美尔和印度河谷之间进一步的接触。我们相信，那里存在着证实这些联系的真实证据。我们对以学者恩麦卡尔和得到《圣经》力量的乌尔君主阿拉塔，以及伊南娜的名字命名的长篇文本特别感兴趣。

文本描述了阿拉塔作为君主越过安珊和远处的山脉，比如越过伊朗的东南部的事。这的确是印度河流域所在：学者J.冯·戴克在1970年出版的《东方史料》中推测，阿拉塔是一座位于印度河流域或者位于伊朗的高原城市。文本中最显著的地方就是阿拉塔的谷仓。在那里，“麦子自己生长，豆类也自己生长”——庄稼生长并被存放在阿拉塔仓库。

接着，为了出口，他们“将谷物装入麻袋，放进柳条箱，再放到驴的背上”。阿拉塔以其地理位置，并以其与印度河文明极其相似的存储谷物和豆类的粮仓而闻名。事实上，你一定想知道哈拉帕或阿拉帕是否正是古老阿拉塔的一个当代影子。

古老传说带我们回到埃里克王位的起点。城市在一个半神半人（乌图 / 沙马氏和凡人的儿子），既是主教又是国王开发的神圣的界域里发展。大约公元前2900年，他的儿子恩麦卡尔继位，“谁修造了乌鲁克”（根据苏美尔人的国王史记），将它从一个缺席的神阿努的有名

无实的住宅区变成了神统治的一个主要城市。他通过说服伊南娜选择埃里克作为她权力的主要掌管者，并为此扩建伊安纳神庙（阿努的家）。

古老文本记载了最初恩麦卡尔要求阿拉塔所做的一切：捐献“宝石、镀青铜、铅、天青石平板”用于扩大的寺庙的建筑，以及“熟练地铸造金和银”，以便让伊南娜上升为圣洁的有价值的女神。但所做的这些没能比恩麦卡尔的傲慢发展得快。天旱折磨了阿拉塔，并且恩麦卡尔现在要求的不仅是物质，还有顺从：他命令“让阿拉塔移交给埃里克”！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恩麦卡尔派了一系列的使者控制阿拉塔。S.N.克莱默在《历史开始于苏美尔》中认为，这标志着“第一场精神战”。在赞美他的国王和他的力量之后，使者逐字引述恩麦卡尔的威胁，以使阿拉塔感到孤寂并驱散他的人民。但是，阿拉塔的统治者用他自己的策略对抗着这场精神战。他用混淆的语言提醒使者巴比伦塔事件的后果，他声称没有听懂用苏美尔语传达给他的消息。被挫败的恩麦卡尔这次送去了用阿拉塔语写在黏土上的另一则消息，这看起来要归功于文字的女神尼达巴。

为了让威胁更有力，恩麦卡尔以提供在阿努神殿里被保留做种子的“原始五谷”为砝码。由于长期的旱灾毁坏了庄稼，阿拉塔现在急需种子。

天旱被视为标志伊南娜希望阿拉塔“受到埃里克的庇

护”。“阿拉塔的君主仔细看了使者带来的竹简，检查了黏土片。楔形文字这么写着：‘命令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臣服或抵抗？就在这个时候，‘一场风暴，像一头伟大的狮子般袭来’，整个大地都在晃动，高山也在震动，再一次，‘白色围住的阿拉塔’成了富饶的五谷之地。没有必要向埃里克臣服，阿拉塔的君主对使者说：‘伊南娜，土地的女王，没有抛弃她在阿拉塔的家；她没有将阿拉塔交给埃里克。’”



“尽管阿拉塔处于喜悦中，但是它期望伊南娜不抛弃她在阿拉塔的地方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受到居住在阿努的苏美尔城市中一个宏伟神庙的诱惑，她成了一个通勤的女神：一个‘繁忙的神’，也就是说，远离阿拉塔，定居在埃里克的中心城市。”

她用她的“天堂小船”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关于她的飞行有很多描述，就像一个飞行员（见图75）。

从一些文本记载中可以推断出，她是自己驾驶“天堂小船”。另一方面，和其他神一样，为了保证飞行安全，给她分配了领航员。《吠陀经》记载了神的领航员普善引导因陀罗通过有斑点的云彩，驾驶着金色的船在空气的中间区域航行。在早期苏美尔人的文本中也提到，AB.格时运送神到达天堂。我们被告知，伊南娜的领航员是

朗戈，他是特意以伊南娜搬到埃里克的阿努神殿而命名的：

当恩麦卡尔统治乌鲁克的时候，

勇猛的朗戈

将伊师塔带到了

伊安纳的东部。

根据苏美尔国王日志，王朝在洪水以后在基什开始了。然而，“伊安纳的王位也被带走了”。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埃里克刚开始是作为一座神庙城市，由神圣的界域组成，在那里，阿努的第一座中等神庙（“白色神庙”）在一个凸起的平台上面被修造（见图76）。城市的遗址和它的围墙表明，虽然埃里克扩建了，它的神庙也都扩建了，但是白色神庙还是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见图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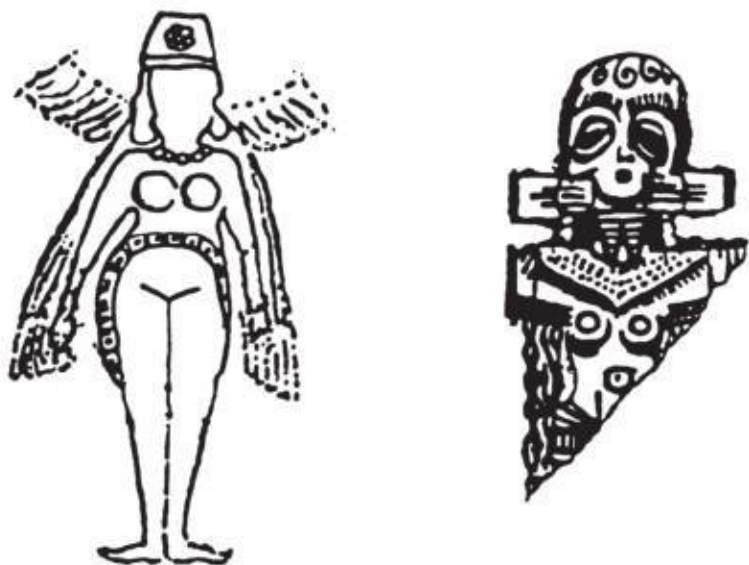


图75



图76

考古学家还偶然发现了一个供奉伊南娜的壮观的寺庙遗址，测定可能是恩麦卡尔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修建的。它是使用高大的圆柱为装饰的独特建筑（见图78）。



图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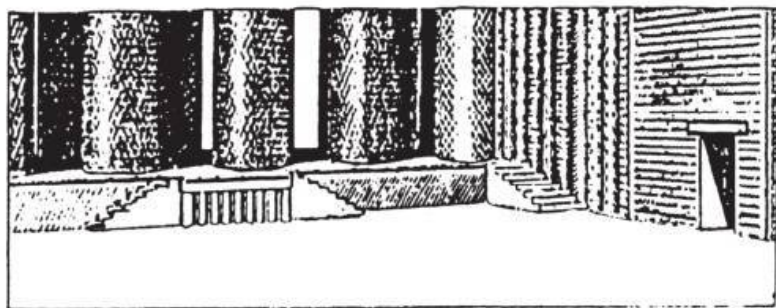


图78

同时，寺庙里的其他部分也一样豪华，并始终伴有让人印象深刻的颂歌对她赞美：

用天青石装饰，

用尼那戈的手工品装饰。

在明亮的地方……

伊南娜的住所，

他们安装了阿努的拉琴。

有了这一切，埃里克仍然是一个“守旧的”城，缺乏其他苏美尔城市的特征，有着明显的、在被洪水淹没过的城市上重建的痕迹。它缺乏来自“神赐的”土地应有的财富。虽然他们经常被提及，但是ME的特性并不清楚，学者将之称为“神的戒律”“神的力量”甚至“神化的优点”。然而，ME被描述为一个可以整理和运载的物体，并且包含秘密知识或数据。或许就像我们当代的计算机芯片，数据、节目和操作指令周详地被记录了在上面。他们文明的精华被加密了。

这些ME为阿努纳奇的首席科学家恩基所有。他们被逐步投放，用于人类实现埃里克的高度文明，显然，在伊南娜成了埃里克的常驻神时，埃里克还没有实现这一目标。急切的伊南娜决定用她的女性魅力改善形势。

S.N.克莱默命名的文本《苏美尔人的神话》写的就是“伊南娜和恩基”，它描述伊南娜怎么驾驶着她的“天堂小船”远航到冥界之屋，在那儿，恩基藏匿了ME。恩基意识到，伊南娜独自来拜访自己——“未婚，独自，自主地来到冥界之屋”，恩基命令他的侍从准备一顿奢侈的饭，包括大量的上好的葡萄酒。在美食和酒的作用下，恩基的心情变得愉快，伊南娜谈起了ME的话题。亲密地喝着酒，恩基向她展示了关于“王权……神权的ME，高贵不朽的三重冠和王权的宝座”，而“聪明的伊南娜拿走了它们”。当伊南娜在她的年老的主人面前施展她的魅力时，恩基对她第二次介绍“高尚的君权和幕僚，高贵的圣坛，正当的统治者的地位”，当然，“聪明的伊南娜也拿走了它们”。

随着宴会的继续，恩基失去了主要的7个ME。神的夫人接受了它的作用和属性，它的寺庙和仪式、它的教士、太监和妓女；战争和武器；正义和法院；音乐和艺术；石工、木材加工和金属工作；皮革制品和编织；医学和数学；等等。带着这些标志高度文明的属性的密码，伊南娜驾驶着她的天堂小船回到埃里克。

几小时后，冷静下来的恩基意识到伊南娜和ME都离开了。他的侍从提醒恩基，他自己将ME作为礼物给了伊南娜。恩基命令侍从驾驶着他的“极好的飞船”去追捕伊南娜和找回ME。在伊南娜的第一个停靠点，侍从向伊南娜

解释了恩基的命令；但伊南娜反问，“为什么恩基改变了他给我的承诺？”并拒绝归还ME。侍从将情况向恩基报告，恩基命令侍从缴获伊南娜的天堂小船，把ME和小船带回埃利都，然后放了伊南娜。

在埃利都，伊南娜命令她最信任的飞行员拯救“天堂小船和作为礼物给伊南娜的ME”。因此，当伊南娜和恩基的侍从继续争吵时，她的飞行员开走了她的小船和带走了那些无价的ME。得意洋洋的伊南娜沉着地应对民众的欢呼，随声附和着埃里克的人民的情绪。

ME的主人，明亮辉煌的女王；

公正、散发着光环，被天堂和地球所深爱；

阿努的圣役，受到巨大崇拜；

为了高尚的三重冠，

为了与崇高的圣职相适。

她得到了7个ME。

在她的手里举着。

伟大的ME的主人，

她是它们的守护者.....

在那些日子里，伊南娜成为万神殿十二神之一，并且（代替宁呼尔萨格）被分配了行星金星作为她的圣物，星座AB.SIN（处女座）作为她的黄道十二宫标志。对后者的描述，在苏美尔时期几乎没有改变（见图79）。伊南娜为了表达她的喜悦，向所有的神和人宣布：“我是女王！”



图79

颂诗公认了她在众神中的新地位和她的神圣属性：

对来自天堂的人，

对来自天堂的人，

“嗨！”我们说。

她是高傲的、伟大的、可靠的，

当她在晚上光芒四射地到来，

宛如一个圣洁火炬照亮了天堂。

她的姿势在天堂就像是月亮和太阳……

在天堂她是可靠的，阿努的“野生母牛”：

在地球她是不朽的，土地的主人。

在冥界之屋，从埃利都那里她接受了ME。

她的教父恩基将它们送给了她，

将统治权和王权交到她的手里。

对于阿努，她获得了最高统治权。

对于恩利尔，她决定了他的命运……

苏美尔人的颂歌《黑头人》从她在神中的较高地位到对她的崇拜都继续着：

在所有土地上，丰收的时候，

所有的黑头发的苏美尔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来到她面前……带着争执。

她评判好坏并惩罚罪恶，

她是正义的，为他们做出好的决定……

她是阿努喜悦的女主角：

她必定来自天堂。

……她是强大的、可靠的、伟大的；

她比少壮更有力。

埃里克的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感激伊南娜。在她的统治下，埃里克成了苏美尔文明的一个富有中心。在称赞她的智慧和勇气时，埃里克的人民没有提及她的美貌和魅力。事实上，大约就是在那时，伊南娜制定了“神圣的婚姻风俗”，借以性交的神父应该成为她的配偶——但只有一夜。属于国王艾丁-达甘的史书，描述了伊南娜的寺庙生活——音乐、男妓和其他的方面：

男妓为她梳头……

他们的脖子上戴着彩带……

他们用女性的服饰装饰右边，

当他们在纯洁的伊南娜面前走过；

他们用男性的衣服装饰左边，

当他们在纯洁的伊南娜面前走过……

戴着跳跃的绳子和穿着漂亮的衣服，

他们在她面前竞争。

.....年轻的男人们，戴着铁环为她唱歌.....

舒革娅的女教士们，走到伊南娜面前.....

她们为我们的女王铺床，

她们用大量的芳香的香柏油冲洗，

为伊南娜，为国王，她们整理床。

国王高兴地靠近她纯洁的膝部：

他骄傲地接近伊南娜的膝部。

他爱抚她纯洁的膝部；她躺在床上和他做爱。

她对艾丁达甘说：“你就是我的最爱。”

伊南娜的这个习性也许来自恩麦卡尔，乌鲁克性联盟的下一个统治者，神赐的一位公正的管理者，他的后裔卢加尔班达。和恩麦卡尔一样，我们也找到了几个与他相关的史诗传说。似乎伊南娜希望他代替自己统治阿拉塔，但卢加尔班达不安定、爱冒险的天性让他不愿意留在一个地方。另一个史诗传说《卢加尔班达和呼兰山》记载了他经历危险的旅途到“令人敬畏的地方”寻找神

的黑鸟。他到达了受限制的山：“阿努纳奇，神的山，在地球里面就像白蚁挖的隧道。”为了寻找飞向天堂的坐骑，卢加尔班达向保管它的神恳求。他的

话使人类追求飞翔的梦想不灭：

像乌图一样让我去，像伊南娜，

像伊希库尔的7个风暴。

在火焰中让我飞起来吧，

伴随着雷声！

让我去那些我眼睛能看到的地方，

无论我渴望去哪里，让我启程吧，

让我到达我心里想到达的任何地方。

……当他到达了呼兰山，卢加尔班达受到看门人的挑战：“如果你是神，说一些友好的话我就会让你进去；如果你是一个凡人，你的命运就在我的手中。”

卢加尔班达，这个受宠爱的神的后代，

伸出他的手说：

“我就像萨拉，

是伊南娜心爱的儿子。”

但圣域的守护者用神谕拒绝了卢加尔班达：的确，你会到达遥远的土地并且使你自己和埃里克都闻名于世，但是你必须徒步去做这些。

另一个长篇史诗传说，最初被学者称为《卢加尔班达和恩麦卡尔》，最近改为《卢加尔班达史诗》，肯定了卢加尔班达的半神血统，但没有指明他的父亲。不过，我们可以从随后的事件推断出他的父亲是恩麦卡尔。已经证实，恩麦卡尔是在以象征性婚姻为幌子的长长的统治者名单上第一个和伊南娜性交的人。

伊南娜的这个“邀请”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是一个特色。作为埃里克的第五任统治者，吉尔伽美什寻求逃脱人类终将一死的命运，因为，作为女神宁松和主教库拉布的儿子，他有“ $2/3$ 的血统是神”。在他寻求不朽的旅途中（充分查验了通往天堂的楼梯），第一站到达了雪松山“着陆点”——位于黎巴嫩山的古老的着陆平台（似乎，卢加尔班达也到过那些地方）。同那些守卫在禁区周围的巨大的怪兽作战，如果没有乌图的帮助，吉尔伽美什和他的同伴几乎全都被杀死。筋疲力竭的吉尔伽美什脱下了他透湿的衣裳，以便洗漱和休息。就在这个时候，伊南娜 / 伊师塔在天上看到了争斗，被吉尔伽美什的毅力征服：

洗净脏了的头发，擦亮他的武器，
抖出披在背后的头发，绑起它们，
他解开那些脏了的衣物，换上干净的，
戴上了一个有装饰的斗篷，系上腰带。
当吉尔伽美什戴上了他的头冠，
光彩的伊师塔举眼看到了吉尔伽美什的美丽。

“过来，吉尔伽美什。你是我的爱人！”

她说：“给予我你的强壮；

你将是我的丈夫，我将是你的妻子。”

她以光彩的（虽不永恒）生命的诺言加强了她的邀请，希望吉尔伽美什同意做她的性伴侣。虽然“她已经被塔穆兹（杜姆兹）授予神职”，但吉尔伽美什反感她有一份长长的以朋友的方式对待的爱人名单。“你年轻的恋人，年复一年哭泣”，他说，比如在哀悼时，她仍然追求并抛弃恋人，“就像是鞋子刺痛了主人的脚……就像门不能挡风……哪个才会是你永远的恋人？”他要求，“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你不能像对待他们那样对待我”（被触犯的伊南娜于是接受了阿努的建议，反对将吉尔伽美什送上天堂，在埃里克门外，吉尔伽美什在最后一刻被救

下)。



埃里克的黄金时代没有永远持续下去。在吉尔伽美什之后有7位国王。然后，“乌鲁克用武器打败了它：它的王位被乌尔取代了”。陶克尔德·雅克布森，在研究苏美尔的国王名单时对这件事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他相信，在苏美尔，王位从埃里克到乌尔的变更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850年。其他学者采用一个更早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650年。

各种各样的统治者的王朝变得越来越短，都城在苏美尔的主要城市之中反复变换：从乌尔到阿万，然后回到基什；一个城市被命名为哈马兹，然后回到埃里克和乌尔；到阿达布、马里再回到基什；到阿克萨克再到基什；最后又一次到埃里克。在这不足220年间，另外有一些王朝在基什，三个在埃里克，二个在乌尔，另一个在其他五个城市。显然，这是一个易变时期：一方面由于天气干燥，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水权和灌溉水渠的问题，增加了城市间的摩擦。在每个事例中，城镇不再是被“武器重击了”。人类开始发起他们自己的战争！

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地方争端变得更加普遍。那个时期的献词表明，疲累的平民为得到神的厚待，通过向神提供的贡物和加强崇拜来竞争。交战城市越来越多地

向它们的神寻求细琐争论的解决办法。比如，尼努尔塔就被涉及去解决一个城市的灌溉渠是否侵犯了另一个城市的领土。同样，恩利尔被迫命令交战各方停战。当众神都感到厌烦的时候，这种连续不断的冲突和不稳定很快到达了一个顶峰。当洪水再一次到来的时候，恩利尔已经十分厌恶人类，他计划用洪水淹没他们。在巴别塔事件之后，他将人类分散开，并使他们语言不通。现在，他的厌恶之情再一次增长了。

紧接着这个事件的历史背景，是众神最后一次努力重建原来的都城基什作为王位的中心。他们第四次在基什建立王位。统治者开始的王朝名字表明了他对辛和伊师塔还有沙马氏的忠诚。但是，有两个统治者的本名表明，他们是尼努尔塔和他的配偶的后代，是辛神和尼努尔塔神的对立者。这就导致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凿石匠统治了基什七年。

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伊南娜为埃里克找回了王位。她选择了卢加尔基西，也留下了神20多年的厚待；但是另一方面，却毁坏了基什并造成了它永久的荒芜。这引起了恩利尔的愤怒。采用暴力来掌控人类统治权的方法似乎变得越来越有道理……这就需要一个没有卷入任何纷争，可以提供稳定领导权并同时扮演国王的角色，作为中间人，调解众神和人类之间的所有平凡的矛盾的人。

这就是伊南娜在她的一次飞行旅行中找到的人。

她遇到他，大约是在公元前2400年，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刚开始是基什国王的斟酒侍从。在接管了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区的统治权后，他很快统治了整个苏美尔：到达它的邻国，甚至是遥远的国度。第一个帝国建造者的名字是萨鲁-金（Sharru-Kin，“公正的统治者”），现代课本称他为萨尔贡第一代或伟大的萨尔贡（见图80）。他在离巴比伦不远的地方修造了自己全新的都城，并命名为亚甲（“团结”）；我们知道，亚甲是来自阿卡德语的第一个希伯来语词。

一本名为《萨尔贡传奇》的书，用他自己的话记载着他神奇的个人经历：

萨尔贡说：我是阿卡德城的强大国王。

我的母亲是一位大祭司；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我的母亲孕育了我，秘密地生下了我。

她仓促地将我放入筐中，

并用沥青密封了盒盖，她将我丢入河中，

但是我没有被淹死，河流养育了我。

它将我带给了灌溉的人阿克。

当他取水，把我从河中捞上来。

阿克将我当作他的儿子一样养育。

阿克任命我作为他的花匠。



图80

这些就像摩西的传说（在摩西之前1000多年写

的)。然后，他继续回答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清楚，且仅仅作为一个花匠，怎么可能成为一位强大的国王？萨尔贡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当我是花匠时，伊师塔给予了我她的爱。

并且我行使了王权54年，

我统治并且管理那些黑头人。

他的简明声明在另一文本里有详尽阐述。作为工人的萨尔贡和可爱的女神伊师塔之间的相遇是偶然的，但并不单纯：

某一天我们的女王，

在横穿天堂以后，横穿地球，

在横穿天堂、横穿地球

在横穿埃兰和舒布尔后，

在横穿……后。

神已十分疲倦，睡着了。

我在我的花园边看见了她；

亲吻她，与她交配。

我们猜想，当伊南娜醒来之后，她发现萨尔贡是她喜欢的男人，这个男人不仅能满足她的性欲，还能满足她的政治抱负。一本名为《萨尔贡编年史》的书这样记载道，阿卡德城的国王萨鲁-金，在伊师塔时代崛起（获得权力）。他既没有竞争对手也没有反对者；他的统治遍及所有国家；他穿过了东部的大海；他彻底征服了西部的国家。

当我们提到“在伊师塔时代”时，一些学者难以理解。但它可以这样理解：在那时，不管任何原因，伊南娜 / 伊师塔有权力挑选一个男人坐上王位并为她创造帝国：“他击败了乌鲁克并且摧毁了它的城墙……他在乌尔居民的争斗中是胜利者。他击败了从拉格什起，远到海洋的整个疆土……也占领在苏美尔古老边界线之外的疆域：马里和埃兰也臣服于萨尔贡。”

为向伟大的萨尔贡和伟大的伊南娜表达崇敬，建立了新的阿卡德城首都并为伊南娜建造了乌马西（“闪烁，豪华”）神庙。“在那些日子里”，苏美尔人的史书记载着，“阿卡德城的住宅里充满了金子，它闪闪发光的房子充满了银子。进入它的仓库，全是铜、铅、天青石厚板；它的粮仓在边上满满地鼓起，它的老人拥有智慧，它的老妇人拥有口才；它的年轻人被赋予了有力的武器，它的小孩子拥有欢悦的心情……城市充满了欢歌笑语”。

在那个美丽、欢愉的城市，“在阿卡德城，圣洁的伊南娜建造了一座神庙作为她尊贵的住所。在乌马西她建立了一个王位。”“在围绕着苏美尔主要城市的一系列神坛中，它是最高的一座神庙”；“在埃里克，伊安纳是我的”，伊南娜列出了她在尼普尔、乌尔、吉尔苏城、阿达德、基什、德尔、阿克沙克和乌玛的神庙，最后还有在阿卡德城的乌马西。她问道：“有哪个神能和我相比？”

虽然依靠伊南娜的提拔，但是萨尔贡并未获得王位，也未能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闻名。不能忽视阿努和恩利尔的同意和祝福。在双语（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史书中记载的、最初题写在恩利尔在尼普尔的神庙中放置的萨尔贡雕像上的话表明，萨尔贡不仅是伊师塔“威严的监工”，还是阿努“指定的教士”和恩利尔“杰出的摄政者”。萨尔贡写道，是恩利尔给了他统治权和王位。

萨尔贡是这样描述他的征程的，伊南娜积极地出现在战场上，但归功于恩利尔全面考虑到关于胜利的机会和疆土的范围：“恩利尔没有让任何人反对国王萨尔贡，从地中海到波斯湾都给了他。”萨尔贡题字的附言总是援引了阿努、恩利尔、伊南娜和乌图 / 沙马氏作为他的“证人”。

当你仔细审视这个广阔的帝国，从上海域（地中海）到下海域（波斯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首先，

萨尔贡的征途，受到了辛和他的孩子的领地（伊南娜和乌图）的限制，甚至在他们的鼎盛时期，也完好地保留了恩利利特的疆土。萨尔贡到达了拉格什，尼努尔塔的一个城市，征服了拉格什向南的疆土，但没有征服拉格什。由于尼努尔塔的影响，也没有扩张到苏美尔的东北部。越过苏美尔古老的分界线，他进入到埃兰地区的东南部——较早时期就处于伊南娜的影响之下。但当萨尔贡向西进入幼发拉底河中部地区和阿达德的领地地中海海岸时，“他拜倒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放弃了上部区域的马里、雅模利和艾贝拉，直到雪松森林和银色山。”

从萨尔贡的献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既没有让出提尔蒙（神自己的第四区）和马根（埃及），也没有让出在第二区的、他仅与那些土地存在友好贸易关系的恩基后裔的领地麦努哈（埃塞俄比亚）。在苏美尔，他交出了那些尼努尔塔控制的地区和马杜克要求的城市。但是，“在他后期”，萨尔贡犯了一个错误：

他从巴比伦的地基上拿走了一些土壤

并在阿卡德城旁边修建了另一个巴比伦。

为了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们回忆一下“巴比伦”——Bab-ili的含义：“神的门户”。对巴比伦来说，它就是公然违抗马杜克的一个标志。它以它神圣的土壤为象征。现在，由于伊南娜的鼓动和她的野心的驱使，萨尔

贡拿走了神圣的土壤并将它作为新的Bab-Ili的地基，大胆地打算将巴比伦的标志作用转移到阿卡德城。

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结果，也给了马杜克重新扬威的一个机会。

由于萨尔贡亵渎圣物，因而被判有罪。

伟大的君主马杜克变得愤怒，

并用饥饿摧毁了他的人民。

从东部到西部，他疏远了他们与萨尔贡，

并且作为对萨尔贡的惩罚，他不可以休息。

绝望的人民一波接一波地起义，萨尔贡“不能休息”，失去了名誉和被折磨，使得他在统治王朝54年以后死去。

第十二章

灾难的前奏

关于伊师塔时代最后岁月的资料来自大量的史书。将它们汇集在一起，便组成了一个戏剧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对地球上由女神掌控的最高权力的篡夺；对在尼普尔的恩利尔神庙内殿的玷污；凡人军队对第四区的侵入；对埃及的入侵；非洲的神出现在亚洲领域，其行为和产生的影响都是难以想象的；众神之间的大变动，正好让人类统治阶级利用他们的权力，同时也伴随着残酷的杀戮。

面对她从前的敌人再度出现这一事实，不管代价是什么，伊南娜都不再只是简单地放弃。坐在王位上的是萨尔贡的第一个儿子，并且一个一个接下去，作为附庸国王参与她在东部山区的战役。像一头被触怒的母狮一样，她为被瓦解的帝国而战，“地上在下火……就像一场充满攻击性的风暴”。

“您以摧毁了您反叛者的土地而闻名”，一首由萨尔贡的女儿吟诵的哀怨的诗写道，“您通过屠杀他的人民而闻名”……相反地，“认为那些说不的城市是你的”，使“它的河中流淌着的全是血”。

伊南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摧毁了周围全部的城市，直到众神决定，唯一能停止大屠杀的方式是强迫马杜克再一次被放逐。当萨尔贡设法移去一些根源于传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泥土时，马杜克回到巴比伦，他重新加固了城市，特别是巧妙地提高了它的地下供水系统，使城市不易受到攻击。无法或不愿意用武力驱逐马杜克，阿努纳奇转向马杜克的兄弟奈格尔，并要求他“恐吓马杜克，让他离开在巴比伦的君王之位”。

我们知道这些事件，是从被学者命名为《埃拉叙事诗》的书中，在其中，奈格尔被称为古老的编年史学家埃拉，其中有一些不敬的词语，意为“拉的奴隶”。更准确地说，它应该被称为是奈格尔的罪恶，因为里面记载了一系列归咎于奈格尔的灾难性事件；但这些对我们了解和理解灾难的起因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接受了使命，奈格尔 / 埃拉开始了到美索不达米亚与马杜克进行一次面对面交谈的旅途。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他首先停在了埃里克，“阿努的城市，众神之王”，当然同时，也是被伊南娜 / 伊师塔搞得一团糟的地方。到达巴比伦后，他走进宇宙的神庙埃萨吉拉，并站在马杜克面前。古老的艺术记录了这次重要的会面（见图 81）：它描述两个神举着他们的武器，戴着头盔的马杜克站立在平台，做出某个表示欢迎他的兄弟的动作。



图81

兼具称赞与谴责，埃拉告诉马杜克，他为巴比伦所做的美好的事情，特别是它的供水系统，使得马杜克的名誉就像天空中一颗闪亮的星星，但却使其他城市用水困难。此外，在巴比伦称王，“照亮了它神圣的界域”，也激怒了其他神：因为它的遮挡，“包括阿努的住宅也变得黯淡”。马杜克坚决地说，不会再继续违背其他阿努纳奇的意愿，当然也不会违背阿努的意愿。

但马杜克援引由于洪水给地球造成的改变，并解释说 he 必须亲自处理这些事情。

洪水的后果，带来了

宇宙万物规则的混乱。

众神的城市在宽阔的地球上被完全改变，

他们没有回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当我再一次回望他们的时候，我厌恶我的罪恶，

没有让他们回到最初的地方。

人类的存在被贬低.....

我必须重建我在洪水中被冲走的家园；

它的名字，我必须再一次叫起来。

在大洪水之后对马杜克造成困扰的那些混乱，使得埃拉在解释某些神的古物上犯了错——“发布命令的文书，神谕；王位的标志，圣洁的王权构成了光辉的统治.....马杜克问道，哪里有粉碎所有神圣的辐射石？”马杜克说：“如果我某一天被迫使离开我的位子，洪水将再次来到.....水不会上升.....明亮的天变得黑暗（将转动）.....混乱将出现.....狂风怒吼.....疾病将传播。”

如果马杜克能亲自去人间捡回那些宇宙的古器物，作为更多的交换，埃拉会给马杜克以回报。他保证，马杜克不需要担心巴比伦的“工程”。他会进入马杜克的神庙，但“只在门前竖立起阿努和恩利尔的雕像”——的确，在神庙遗址上发现了有翼的公牛雕像——但他不会扰乱供水系统。

马杜克听到了埃拉给出的诺言。

证实了他的好意。

因此马杜克从他的位子退出，去了阿努纳奇的住所，

有矿山的土地，并设置了自己的领域。

由于被说服，马杜克同意离开巴比伦。但在他离开不久，奈格尔打破了他的承诺。无法抵抗自己的好奇心，奈格尔 / 埃拉冒险进入了马杜克在离开前强调禁止进入的神秘地下洞室基角拉；同时，在那里，埃拉将“光亮”（能量的辐射源）移动了。于是，就像马杜克所预警的那样，“白天变成了黑夜”，“洪水泛滥”并且很快“土地荒芜，人类开始死亡”。

整个美索不达米亚都受到了影响，艾 / 恩基、辛和沙马氏都在为他们自己的城市担心，并充满了对埃拉的愤怒。人民向阿努和伊师塔祭献，但毫无用处：“水源枯竭了。”埃拉的父亲艾责备他说：“既然马杜克已经离开了，你还在干什么？”他下令，禁止竖立原本安放在埃萨吉拉前的埃拉的雕像。“滚开！”“去那些从没有神曾去过的地方！”

埃拉无言以对，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就说出了无理放肆的话。愤怒的他捣毁了马杜克的神庙，并点燃了它

的门。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为了显示他的挑衅，他对随从宣布说：“留下做我的勇士，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的确如此，当埃拉回到库德城，他的随从留下了，为奈格尔永久地留在了闪族的土地上。在离巴比伦不远的地方，他们分到了一块聚居地，或许是作为一支永久驻军。在那里，在撒玛利亚的《圣经》时代，“Kutheans崇拜奈格尔”，并且在埃兰有对奈格尔的正式祭拜。在那里发现的一个罕见的青铜雕塑可以证明（见图82），它描述了崇拜者在神庙庭院表演的带有显著非洲特征的狂热祭拜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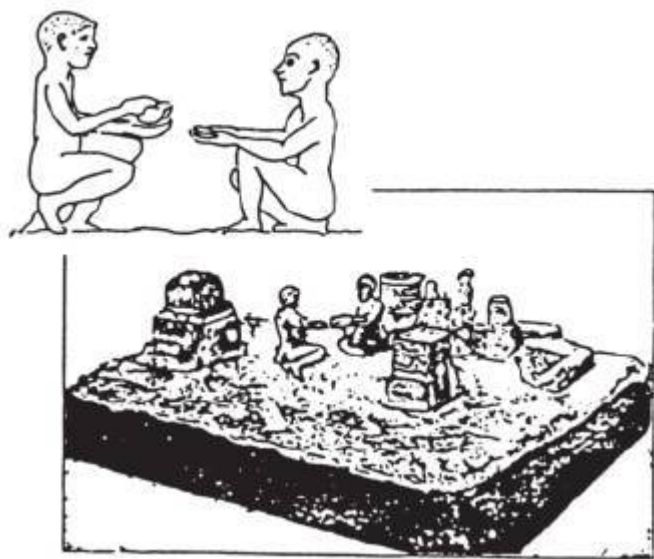


图82

马杜克离开巴比伦结束了他和伊师塔的冲突；马杜克和奈格尔之间的不和因后者具有亚洲人的外表，无意

中使得奈格尔和伊师塔之间创建了一个联盟。没人能预言到，并且没人想让它们发生的一系列悲剧就这样由命运造就了，带领阿努纳奇和人类靠近了巨大的灾难。

当伊南娜的权力被恢复，她让萨尔贡的孙子那拉姆-辛（“辛最喜爱”的）坐上了阿卡德城的王位。看中他最终将成为辛真正的继承者，她鼓励他成就壮丽和伟大。在短暂的和平和繁荣后，她激励那拉姆-辛开始扩展从前的帝国。很快，伊南娜开始侵犯其他神的疆土，但他们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与她争斗：“伟大的阿努纳奇神出逃了，在您开始振翼之前。”写给伊南娜的赞美诗这样说：“他们不敢在您可怕的面孔之前站立……不能抚平您愤怒的心情。”在被吞并的疆土的岩石上，一些雕刻将伊南娜描绘成残酷的征服者（见图83）。

在战争开始之初，伊南娜仍然称自己是“敬爱恩利尔”和一个“执行阿努指示”的人。另一方面，她的意图从本质上改变了，从镇压叛乱到有预谋地对权力的争夺。

两套史书记录了那个时期的事。一个论述女神，另一个论及她的代理人：国王那拉姆-辛。两本记录都表明，伊南娜的第一个不可超越的目标就在雪松山的着陆点。作为一个会飞的女神，伊南娜相当熟悉那个地方：她“烧毁了山的巨大的门”，并且，在短暂的围困以后，守卫队伍投降了：“他们自愿解散了自己。”

正如那拉姆-辛献词中记录的，此后伊南娜转向了地中海南部海岸，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攻取耶路撒冷——任务控制中心——没有明确地被提及，但伊南娜必须攻占那里，因为她继续攻占了耶利哥。横跨重要的战略点约旦河并与阿努纳奇在特耳革哈舒的堡垒相对。耶利哥这座属于辛的城市也造反了：“它不再是‘属于生你的父亲’。”它许下了它庄严的誓言，但它背叛了。《旧约》充满反对“跟随陌生的神之后”的箴言；苏美尔人的文本表达了同样的罪过：耶利哥的臣民已经向伊南娜的父亲辛许下了庄严的崇拜的誓约，却转而崇拜另一个陌生的神。在一个圆筒图章上，描绘了这个“有海枣的城市”向武装的伊南娜投降的情形（见图84）。



图83



图84

占领了迦南以后，伊南娜站立在了第四地区的门口，航空的区域。萨尔贡不敢跨越禁戒线。但由于伊南娜的鼓励，那拉姆-辛那样做了。

美索不达米亚女王编年史中的记载证实了，那拉姆-辛不仅进入了半岛，他还侵略了马根（埃及）：

萨尔贡的后代那拉姆-辛，前进到阿皮沙镇并在城墙上形成了一个突破口，攻克了它。他亲自捉住了阿皮沙的国王瑞西阿达德和阿皮沙的大臣。

然后，他前进到了马根国并亲自捉住了马根的国王曼奴丹奴。

以上这些准确的描述，在巴比伦皇家编年史中得到了证实——虽然它听起来太难以置信。为此，一位人类的

国王和一支人类的部队通过西奈半岛，神自己的第四区域。从远古时代开始，建立了一条亚洲和非洲之间的、沿着半岛的地中海海岸的商船航线，稍后，这条路线由于埃及人建立了供水站和罗马人经过马里斯而扩大了。这条路线的古老用户很好地远离了太空空间站所在的中央平原。但那拉姆-辛带领的军队，是否是沿着沿海路线前进则不得而知。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兰发现了埃及人设计的光滑的花瓶，证实他们的拥有者（在阿卡德）正是“那拉姆-辛，第四区的国王，花瓶上闪闪发光的是马根地区的王冠”。那拉姆-辛开始称自己为“第四区的国王”，这证实他不仅攻占了埃及，还暗示他的影响力已经扩大到西奈半岛。看起来伊南娜只是匆匆经过。

（从埃及的记录中也可以知道，在那拉姆-辛时期的外国入侵。它们描述了一个极其混乱的时期。埃及古物学家的纸莎草记录，表明了对艾帕威尔的责备，“陌生人进入了埃及……出身名门的名士充满悲哀”。在这个时期，统治权和王权中心发生了转移，从北部的孟菲斯-太阳城到南部的底比斯。学者称这个混乱的世纪为“第一个中级时期”，紧随其后的是第六代法老王朝的倒塌。）

伊南娜是如何明目张胆地侵扰西奈半岛并侵占埃及而没有受到埃及其他神的反对？

已经被学者们推翻了的在那拉姆-辛的献词中记载的答案的一方面是：显然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对非洲神奈

格尔十分尊重。尽管这看起来毫无意义，事实是，一本名为《库热的领袖那拉姆-辛》（或者有时也称为《库德城国王》）的文本，证实了那拉姆-辛曾去过疯狂崇拜奈格尔的中心库德城，并在那里树立了一个石碑。在石碑上，他用象牙色的木简描述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拜访，全都是对奈格尔的崇敬之词。

那拉姆-辛承认奈格尔的力量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范围，这可以从当那拉姆-辛和埃兰的统治者签署条约的时候，奈格尔被请求当见证神之一看出来。并且在那拉姆-辛记录军队到达位于黎巴嫩的雪松山的献词中，国王将成就归功于奈格尔（而不是伊希库尔 / 阿达德）：

虽然自从有人类统治以来，

还没有一个国王毁坏阿曼和艾贝拉，

现在神奈格尔为强大的那拉姆-辛打开了一条路。

奈格尔给了他阿曼和艾贝拉，

并送给他阿马努斯山和雪松山还有上海域。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亚洲神，奈格尔的行为令人费解，并且伊南娜的代理人那拉姆-辛大胆地行军到埃及——所有这些违例的行为，导致了自从金字塔战争之后第四区的现状——有一个解释：当马杜克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

巴比伦时，奈格尔在埃及担任了一个杰出的角色。他去说服马杜克离开美索不达米亚：没有进一步的争斗，友好的聚会变成了兄弟之间痛苦的敌对。

这导致了奈格尔和伊南娜的联盟。但是，当他们代表彼此时，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受到了所有其他神的反对。众神在尼普尔集会，去处理伊南娜的侵略带来的破坏性的后果，甚至恩基也认为她做得过火了。众神发布了对她的拘捕令并由恩利尔负责审判。

我们从学者命名为《阿卡德的诅咒》这本编年史中了解了这些事情。这个决定让伊南娜无法控制。“伊库尔的命令”（伊尼德在尼普尔的神圣界域）是反对她的。但伊南娜没有等着被抓或被审判，她丢弃了她的寺庙并逃离了阿卡德：

当伊库尔的“命令”到达阿卡德的时候，

阿卡德一片死寂，

整个阿卡德都在发抖，

她住的乌玛西寺庙处于恐怖中。

她第一次抛弃了她的住所，

圣洁的伊南娜抛弃了她在阿卡德的圣地。

当伟大的神的代表团到达阿卡德的时候，他们只发现了一个空的寺庙，他们所能做的是，剥夺这个地方所有的权力：

没有几天，统治权的王冠，

王权的皇冠，将王权交还给统治者：

尼努尔塔将她带回自己的神庙；

乌图带走城市的“口才”；

恩基收回它的“智慧”。

它的可怕也许会到达天堂，

阿努将它移到天堂的中间。

“阿卡德王位被推翻，它的未来是极其不乐观的。”“那拉姆-辛幻想‘和她的女神伊南娜交流’。”“他将话留在了心里，没有将它们说出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为自己保留了它.....7年了，那拉姆-辛一直在等待机会。伊南娜能在她从阿卡德失踪7年的时间里找出奈格尔？文本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伊南娜唯一能远离恩利尔的愤怒的安全地方。接下来的事件暗示，伊南娜获得了至少另一个主要的神的支持，因为她比以前更加大胆，更有野心。显然，那只能是奈格尔。伊南娜可能藏身在奈格尔的非洲下部领域，这看起来是最有可

能的一个假设。”

这两人谈论现状，回顾过去的事件，讨论未来，想建立一个重新安排神的区域的新联盟？新的秩序的确是可行的，因为伊南娜正在打乱地球上旧的神赐予的秩序。一个标题为《所有MEs的女王》的古老文本，证实伊南娜的确慎重地决定违抗阿努和恩利尔的统治，她废除了他们的规则和章程，自称是最伟大的神：“了不起的女王的女王”，宣称她“比生她的母亲更伟大……甚至比阿努更伟大”。“她以行为继续着她的声明，并且占领了在埃里克的伊安纳（‘阿努的议院’），打算废除阿努当局的标志”：

天堂的王位被女性占领……

她改变了圣洁的阿努的全部规则，

不害怕伟大的阿努。

她占领了伊安纳——

具有持久魅力的议院，

她破坏了这个议院，

伊南娜突袭它的成员，俘虏了他们。

武力反对阿努并伴随着相似的对恩利尔地位和权力

标志的攻击，伊南娜将这项任务分配给那拉姆-辛。在《阿卡德的诅咒》的文本中，记载了他对位于尼普尔的埃兰的攻击导致了阿卡德的衰落。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经过7年的等待，那拉姆-辛收到了进一步的神谕，因此改变了“行动方针”。当收到新命令的时候：

他违抗恩利尔的命令，

镇压那些曾为恩利尔服务的人，

调动他的队伍，

像一个习惯了高级统帅的英雄一样，

对伊库尔加以统治。

侵占表面上无防备的城市，“像盗匪那样掠夺它”。他从神圣的界域接近了伊库尔，“依靠神庙架设了一个大梯子”。他捣毁进入至圣区域的路：“人们现在看见了它神圣的地下室，一个没有光的房间：阿卡德人看见了神的圣洁的器具。”那拉姆-辛“将它们丢进火里”。他“通过恩利尔的议院将大船停靠在码头，并运走了这个城市的财产”。亵渎圣物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恩利尔下落不明，但很明显已经离开了尼普尔——“抬起他的眼睛”，他看到了尼普尔遭受到的破坏和伊库尔的衰落。“由于他心爱的伊库尔受到了攻击”，他命令一大群

古提姆的人从山地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东北部去攻击阿卡德并摧毁它。他们来到阿卡德和它的城市，“浩大的队伍，就像蝗虫一样……什么都没没能逃出他们的武力”。“在屋顶睡觉的人就在屋顶上死去；睡在房子里面的人不能被带去安葬……头被击碎了，嘴被击碎了……血流成了河”。

一次，然后第二次。其他神劝解恩利尔说：“让阿卡德城因凶恶的诅咒而受苦”，但让其他城市和农田生存下来吧！当恩利尔最终同意后，8个伟大的神加入了对阿卡德的诅咒：“竟敢攻击伊库尔的城市。”古代的史学家说，“因此渐渐地，阿卡德城被摧毁了！”众神裁决阿卡德城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不同于其他城市被毁坏后将被重建并重新有人居住，阿卡德城将永远荒凉。

至于伊南娜，最终由她的父母使得“她的心得到平息”。到底发生了什么，文本没有说。她的父亲月神兰纳将她带回到苏美尔，同时“她的母亲宁迦尔为她祈祷，呼吁她回到圣殿的门阶”。“有着无限创新的、了不起的女王”！神和人民喜欢她：“同时最重要的女王，在她的集会上，接受祷告。”

伊师塔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所有原文证据暗示，当那拉姆-辛攻击尼普尔的时候，恩利尔和尼努尔塔离开了美索不达米亚。但从山上来到阿卡德的一大群人是“恩利尔的随从”，他们很可能是由尼努尔塔引导进入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

苏美尔国王的编年史，记录了向来自古提姆的侵略者要回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土地的事。在那拉姆-辛的传奇中，他们称来自位于“神修造了的城市”恩利尔住所营地的随从为阿曼-曼达（“遥远或坚强的兄弟”）。文本中的一段暗示，他们是随恩麦卡尔进行他遥远旅行的军人后代，“围绕着他们的主人”同时被乌图 / 沙马氏惩罚而永远流放。现在部落的人数众多，由7个兄弟带领，他们听从恩利尔侵占美索不达米亚的命令，并且“为在尼普尔被杀害了的人民报仇”。

当随从开始侵占一个又一个城市的时候，那拉姆-辛无力的后继者还试图维护一个中央规则。苏美尔人的国王编年史是这样描述这个混乱情形的：“谁是国王？谁不是国王？艾吉吉是国王？南姆是国王？艾米是国王？艾努努是国王？”最后米堤亚人掌握了整个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控制权，“王位被古提姆的一群人夺去了”。



图85

米堤亚人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91年又40天。他们没有命名新的都城，作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总部，只有拉格什没有被侵略者掠夺。由于尼努尔塔在拉格什的地位，他开始了在埃拉 / 马杜克事件之后，恢复国家的农业和主要灌溉系统的缓慢过程。

在苏美尔历史上，这一章最好称为“尼努尔塔时代”。那个时代的焦点是拉格什，它刚开始作为尼努尔塔和他神赐的黑鸟的“神域”城市。但是，由于人类的混乱和神的抱负的增长，尼努尔塔决定将拉格什转变成苏美尔的一个主要中心，他和他的配偶巴乌的主要住所（见图85），在那里，他关于治安、道德和司法的想法可能被

实现。为了协助这些任务的完成，尼努尔塔在拉格什任命人类的总督并让他们承担城市的管理和防御任务。

拉格什（现在称为特洛）的历史显示，它是一个在萨尔贡崛起前开始于三世纪，统治了500年而没有中断的王朝。苏美尔的宗教节日起源于尼普尔，同时它也是那些与节气紧密相关的传统节日的发源地。比如：第一个丰收节。它的抄写员和学者完善了苏美尔语言，它的统治者，尼努尔塔发誓作为正义和道德的榜样，被授予“公正的统治者”的称号……



图86

在拉格什漫长王朝的众多统治者中，最为杰出的是名为乌尔-娜社的君王（大约公元前2600年）。在拉格什废墟里发现了超过50篇关于他的献词，它们记录了他为吉尔苏城带来建筑材料，包括从提尔蒙找来神庙装饰用的特殊木材。它们也描述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开掘运河和加高堤坝。有一篇献词里描述他是建筑队的管理者，不需要亲自去做一些工作（见图86）。40个知名的总督跟随着他，留下了关于农业、建筑、社会立法和道德改革的记录，这些成就和道德上的业绩，没有一个政府可以与之相比。

拉格什能逃脱动荡岁月中萨尔贡和那拉姆-辛的破坏，不仅因为它是尼努尔塔的“崇拜中心”，而且（并且主要）因为它的军队勇猛。作为“伊尼德最重要的战士”，尼努尔塔确信，由他选择的那些治理拉格什的人应该是精通军事的。关于一个名为恩纳图姆的优秀战术家和常胜将军的题字和颂歌已经被找到了，颂歌记载他驾驶着双轮战车——一种军事交通工具，它的发明习惯上被归功于后期。它们也展现了他紧密排列的戴着头盔的军队（见图87）。



图87

对此的评论，摩里斯·兰伯特在他的相关研究中写道：“拿着盾牌的士兵保护用矛的步兵，给拉格什军队以最坚固的保护并且使攻击更迅速有效。恩纳图姆的胜利甚至让伊南娜 / 伊师塔印象深刻，以至于伊南娜爱上了他。”“由于她爱恩纳图姆，她将基什的王位给了他，除拉格什的总督职位之外。”“有了这些，恩纳图姆成了苏美尔的努戈（‘大人物’），并且用武力控制着土地，他制定的法律和秩序受到欢迎”。

讽刺的是，在阿卡德城之前萨尔贡的混乱期间，拉格什的统治者不是一位强大的军事领导，而是一个名为乌鲁卡基纳的社会改革者。他致力于道德复兴，提出的法律是基于公平、公正而不是根据罪行处罚的概念。在他的统治之下，拉格什对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减弱。他的软弱使伊南娜带着对乌玛的野心来到埃里克，以恢复她国家广阔的疆土。但卢加尔基西的失败导致了（我们已经描述了）他的倒台，伊南娜做出了新的选择，萨尔贡。

纵观整个阿卡德，拉格什的主要统治权一直没有中断，甚至强大的萨尔贡也绕开了拉格什，使它未受损伤。它逃脱了在那拉姆-辛时期的大变动带来的破坏和侵占，主要由于它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堡垒，攻防工事可以抵御所有的攻击。我们从乌尔-巴乌的献词中可以知道，在那拉姆-辛大变动之时的总督接受尼努尔塔指示，加固了吉尔苏城的城墙，加强了伊姆杜吉德航空器的封入物。乌尔-巴乌“压密土壤像石头一样……耐火黏土像金属一样”。在伊姆杜吉德的平台上，他“用一个新的地基取代旧的泥土”，用巨大的木料和石块加固远处的入口。

大约公元前2160年，当米堤亚人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后，拉格什进入新的繁盛时期，出现了几位极其著名的明智的苏美尔统治者。其中以长篇献诗和很多雕像闻名的是古蒂亚，他在公元前2200期间统治，那是和平和繁

盛的时期。关于他的记录，不再是军队，而是贸易和重建。他利用王权扩大了吉尔苏城，为尼努尔塔建了一个新的、壮丽的神庙。根据古蒂亚的献词，“吉尔苏城阁下”出现在他的眼前，站立在他神赐的黑鸟旁边。神向他表达了想由古蒂亚新建一个埃尼奴（“神庙五十”：尼努尔塔的数字排名）的愿望。神给了古蒂亚两套指示：一个来自女神，她一手拿着“讨人喜欢的天堂之星的匾牌”，另一只手拿着“神圣的尖笔”。她对古蒂亚说，应该在“令人喜欢的星球”上设置神庙。另一套指示来自古蒂亚没有认出的一个神，他是宁吉什西达。他递给古蒂亚一个由宝石制成的牌子，“它包含寺庙的计划”。一个古蒂亚的雕像描述了他将这个牌子放在膝盖上的情形。他在膝盖上使用这种板子，神的尖笔放在旁边（见图88）。

古蒂亚承认，他需要占卜者和“秘密搜寻者的帮助”，以了解神殿计划。现代研究员发现，这是一个巧妙的1/7建筑计划，用来建造一个7层古巴比伦神殿。这个结构包含了一个被加强的平台，用作尼努尔塔空中车的着陆。

宁吉什西达参与埃尼努神庙计划所起的作用，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建筑协助的范围，这一点可以由吉尔苏城这个神的一座特别神庙作为见证。将复原和神秘魔力相联系，在苏美尔人的献词里，恩基的儿子宁吉什西达被视为知道如何去巩固神庙基础，他是“执行计划的了不起的神”。正如我们已经暗示的，宁吉什西达正是透

特，是被任命为吉萨大金字塔秘密计划监护人的、具有魔力的埃及神。



图88

下面将回忆，尼努尔塔在金字塔战争结束的时候，从大金字塔内部获得了一些“石头”。现在，由于伊南娜的阻挠，马杜克凌驾于神和人之上，尼努尔塔希望通过在拉格什建造一个阶梯式的金字塔为他再次确认“第五十的排名”，因此这个大建筑也被称为“议院五十”。我们相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尼努尔塔邀请宁吉什西达 / 透

特来到美索不达米亚，为他设计可以被修造和提升地位的金字塔，不用那些巨大的埃及石块，而是用美索不达米亚低廉的黏土砖。

宁吉什西达逗留在苏美尔时，他与尼努尔塔的合作是有纪念意义的，不仅是作为一个参观圣域的神，而是留下了大量的艺术作品。在考古学家对特洛进行的60年考古工作期间，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作品。它们其中的一个（见图89a）将宁吉什西达的象征蛇和尼努尔塔的象征神鸟组合在了一起；另一个（见图89b）将尼努尔塔描述为埃及的狮身人面像。



图89

古蒂亚和尼努尔塔-宁吉什西达合作的时期，与所谓埃及的第一个中间时期相一致。当第五代和第六代国王（公元前2160年—公元前2040年）抛弃了对奥西里斯和何璐斯的崇拜，将都城从孟菲斯转移到了一个后来希腊人称为赫瑞克里欧坡利斯的城市，透特离开埃及，也许是那里发生大变动的原因之一，正如他随后从苏美尔消失。宁吉什西达（引述E.D.冯·布伦的《神宁吉日达》）是“在古蒂亚时期不知来历的神”，只是一个“幽灵神”，在后来巴比伦和亚述人的时期仅仅是一个记忆。



在苏美尔的尼努尔塔时代，这仅是一个小插曲，它持续到古提人入侵和接着而来的重建时期。本质上只是个山民的尼努尔塔，很快开始乘着他的神赐黑鸟在天空漫游，参观他在东北方甚至更远地方的广阔领地，坚持不懈地完善他高地部落成员的武术，他通过引入骑兵机制增强了他们的机动性，从而使他们所能到达的地域扩展了成百甚至上千里。

在恩利尔的召唤下，他回到美索不达米亚，以结束那拉姆-辛所犯下的亵渎圣物罪和伊南娜造成的大变动。当恢复了和平和繁荣后，尼努尔塔再次从苏美尔消失，此时，有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伊南娜抓住这个机会重新为埃里克得到王位。

因为阿努和恩利尔不能容忍她的行为，使得这个企图仅仅持续了几年。传说（包含在神秘文本中）是最吸引人的，它读起来像埃克斯克里巴的古老传说（亚瑟国王有魔力的剑插入岩石，只有被选为国王的人才能拔出），并且它偶然发现了先前的事情，包括萨尔贡冒犯马杜克的事。

我们知道，“统治权从天堂下放”是从基什开始，阿努和恩利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天堂临时展示馆”。“在它的地基里，用了好多天”，他们植入了SHU.HA.DA.KU□□一种由合金制成的人工制品，名字逐字翻译为“至尊强健明亮的武器”。当王位从基什转移到埃里克的时候，这个神赐的物品被带到那里；当王权转移地方的时候这个物品随之转移，但是只限于王权的转移是由伟大的众神批准的。

与这一惯例一致，萨尔贡带着这个物品到了阿卡德城。但马杜克反对，因为阿卡德只是一个全新的城市，不是“宇宙间伟大的众神”选择的、可以作为国王都城的城市之一。选择阿卡德的神伊南娜和她的支持者在马杜克的眼里就是“穿着脏衣物叛乱的神”。

为了弥补这个过失，萨尔贡回到了巴比伦，那个“泥土被圣洁了”的地方。一个想法就是移动一些那样的土壤到“阿卡德前面的一个地方”，使在那里注入了神力的武器可以合法地出现在阿卡德。

文本记载了对他的惩罚，马杜克惩罚反叛者萨尔贡并且让他“不得休息”（有一些译为“失眠症”），导致了他的死亡。

进一步阅读神秘的文本我们发现，在紧随那拉姆-辛王朝之后的古提人占领期间，神赐的物品被放置“在水坝旁边为阻挡水”而一直未被触碰，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神赐的人工制品”。马杜克的观点依然是将它放置在它被指定放置的地方。“不展现”并“不归属于任何神”，直到“带来破坏的神将其恢复原状”。但当伊南娜抓住在埃里克再创立王位的机会，她选了乌图-黑格尔作为国王，“占领了舒哈达库并在此休整，控制了这个区域”，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原状”。未经批准，乌图-黑格尔“举起武器攻打他正在围攻的城市”。他刚成功就死了，“河水带走了他下沉的尸体”。



尼努尔塔的离开苏美尔土地，伊南娜为埃里克夺回王位的企图失败，对恩利尔来说，表明对苏美尔的治理不应该再留下争端，担当此任务最合适的候选人为兰纳 / 辛。

在整个动荡时代，他与那些为了权力争斗的竞争者，包括他的女儿伊南娜相比，相形见绌。现在他终于获得机会展现他作为第一个出生（在地球上）的神的地

位。接下来的时代我们称为月神兰纳时代，是苏美尔史册上最辉煌的时代；这也是苏美尔最后的辉煌。

他的第一个关于贸易的命令，是使他自己的城市乌尔成为主要的城市，并成为帝国的首都。他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学者称为乌尔的第三个王朝，兰纳使这个都城高度完美，并推动苏美尔人的物质和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大约4000年后，从耸立在有城墙的城市（见图90）巨大的、至今还存在遗址的金字塔可以看出，人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敬畏之情。关于这一点，月神兰纳和他的配偶宁迦尔起了积极的作用。由教士和官员阶层（由国王带领，见图91）引导城市的农业，使其成为苏美尔的粮仓；指导它的绵羊饲养业，使乌尔成为古老近东的羊毛和制衣中心；通过陆路和水路发展对外贸易，使得乌尔的商人在那以后流传千古。为了贸易的兴旺，同时提高城市的防御能力，城市的围墙依次由一条可航行的运河围拢，提供两个港口，西部港口和北部港口，由一条内运河连接两个港口，依次将圣域、王宫和管理中心与居民区、贸易区分开（见图92）。从远处看，这是一个有很多散发着珍珠般光芒的、多层的、白色房子的城市（见图93）；它的街道又直又宽，在十字路口有很多神坛，人们享受着平和的管理，虔诚的人民从不忘记向他们仁慈的神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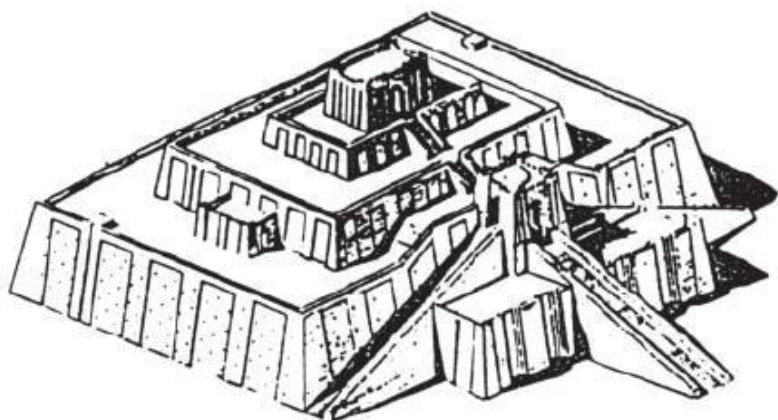


图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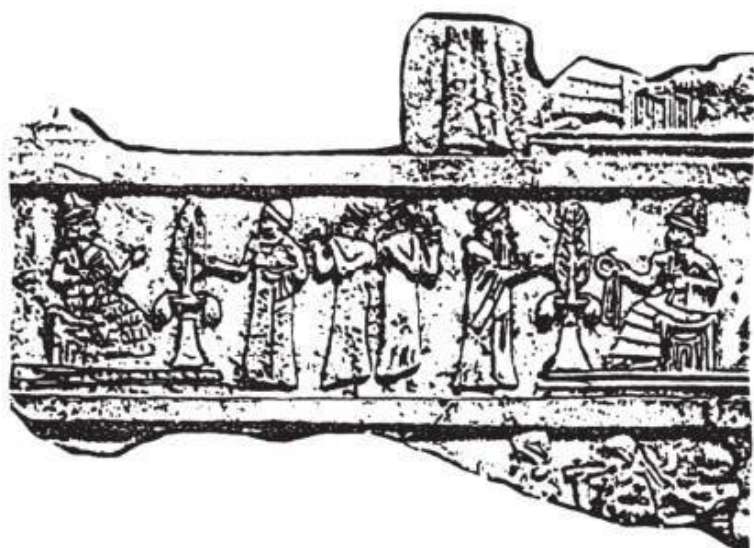


图91

乌尔第三代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乌尔南模(“乌尔的喜悦”)不只是凡人：他是半神，他的母亲是女神宁松。关于他大量的记录表明，当“阿努和恩利尔在乌尔将王位移交

给兰纳”，乌尔南模被选为人民“公正的领袖”，众神命令乌尔南模建立新的道德复兴。自从拉格什在乌鲁卡基纳统治之下，道德复兴已经有将近三个世纪了，见证了阿卡德的兴旺和衰败，对阿努政权的反抗和对恩利尔的神殿伊库尔的亵渎。不公道、压迫和淫邪成了常见的行为。在乌尔，在乌尔南模的统治之下，恩利尔企图再一次带领人类远离“邪恶的道路”，回到“正义”，因此正式宣布了一部新的司法和社会行为法典。乌尔南模“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平等、驱逐诅咒、结束暴力和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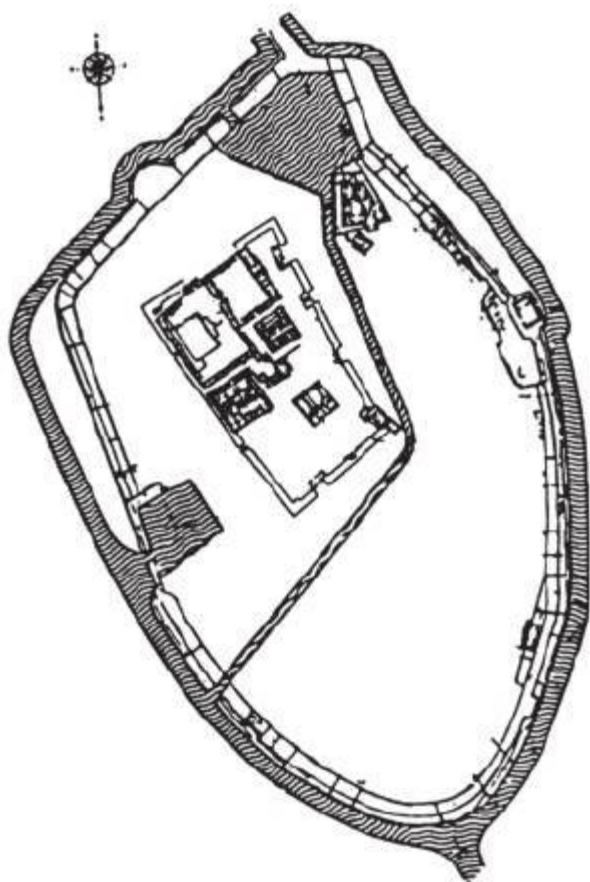


图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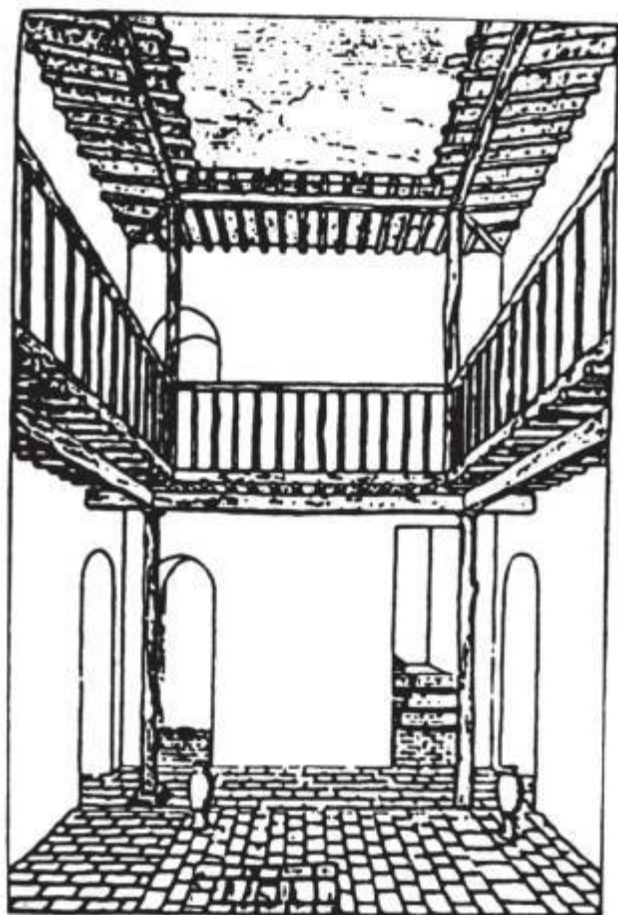


图93

为了从新的起点开始，恩利尔将尼普尔的监护权委托给月神兰纳，并给了乌尔南模恢复被那拉姆-辛损坏的伊库尔的必要指示。乌尔南模通过树立石柱来标识场地（见图94），显示他作为建造者带着工具和篮子。当工作完成后，恩利尔和宁利尔回到尼普尔，住在他们被恢复的住宅里。“恩利尔和宁利尔在那里生活得很开心”，苏

美尔人的献词这么记载。

返回到正义大道是复杂的，不仅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义，还关系到对众神合理的崇拜。乌尔南模除了在乌尔做了伟大的工作，还重建和恢复了在埃里克的供奉阿努和伊南娜的大型建筑物：在乌尔的宁松（他的母亲）的神庙，在拉尔萨的乌图的神庙，在阿达布的宁呼尔萨格的神庙。他也参与了一些在埃利都（恩基的城市）的修理工作。显然，从这个名单上缺席的是，位于拉格什的尼努尔塔神庙和位于巴比伦的马杜克神庙。

乌尔南模的社会改革和乌尔在贸易和制造业方面的成就，使得学者认为，第三代王朝不仅是繁荣的还是和平的。他们被在乌尔的废墟里找到的两块描述人民活动的木板弄糊涂了：一个描绘了和平的画面；另一个描绘了战争的画面（见图95），乌尔人民的形象正如接受过训练的准备好的战士，看起来似乎完全不恰当。



图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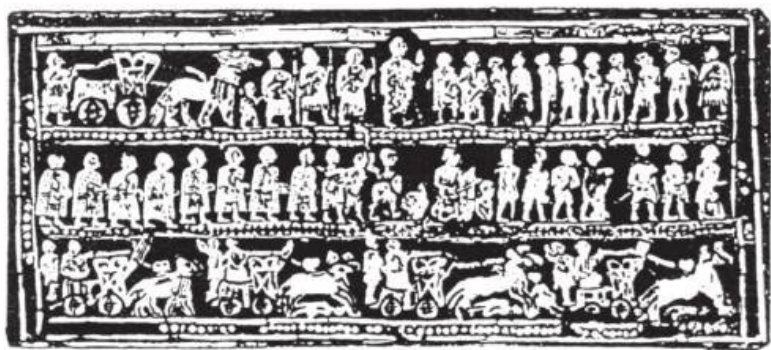


图95

从考古学家那里得来的关于武器装备、军事服装和战车的证据，以及许多献词中记载的，都与和平主义的

形象完全相反。事实上，乌尔南模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就是征服拉格什并杀害其统治者，此后，又很快占领了其他7座城市。

从铭文中我们可知，乌尔和苏美尔“沉浸在繁荣的日子里，并且与乌尔南模享受快乐”。自从乌尔南模在尼普尔重建伊库尔后，恩利尔认为，乌尔南模是值得拥有神的武器的；有了它，乌尔南模就能征服“异域领地”的“邪恶之城”：

神恩利尔，把神器给了牧羊人乌尔南模，这导致了在敌方领地积累了很多反叛者。而伟大的神恩利尔，让乌尔南模去摧毁邪恶之城，就像牛被赶去践踏别人的土地，像狮子去追捕猎物一样，让所有的叛乱者对他们忠诚。

这些话令人联想到《圣经》中神怒的预言，他们会利用人类的王作为傀儡，反对“罪恶之城”及“罪孽深重的人”；他们揭露了繁华掩盖之下的鲜为人知的一次新的众神之战——争夺众多人类效忠的战争。

很不幸的是乌尔南模自己，虽然已经成为全能的武士，作为“兰纳力量”的他却在战场上遭遇了悲惨的死亡。“敌方暴动了，敌方采取敌对行动了”；在那个不知名但却很遥远的战争中，乌尔南模的战车陷入了淤泥中；他从上面摔下来；战车像暴风雨般一路下滑，被遗弃在

战场上，像被压扁的壶，只留下乌尔南模的尸体。不幸再次发生，当船要把尸体带回苏美尔时，却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沉没了，海浪卷走了船只，还有船上的乌尔南模。

当消息传到乌尔之时，巨大的悲伤也随之而来；人们无法理解如此正直的，一个一心只为人类和众神的领袖，怎么可以遭遇这样悲惨的结局。无法理解“神兰纳，为什么不用双手保护他；为什么天堂之母依南娜，不用她高贵的手臂搂着他；为什么英勇的乌图不帮助他”。为什么诸神只站在一边。乌尔南模悲惨的命运是什么时候被决定的呢？毫无疑问，这是诸神的背叛：

英雄的晚期被变更！

阿努改了他的神言.....

恩利尔改变了对他命运的判决.....

乌尔南模的死亡方式（公元前2096年）也许可以从他的继任者的行为中得到解释，他叫舒尔吉，用《圣经》中蔑视的话来说，此人是“为钱出卖自己的”王，“在神的眼里，他所做的都是坏事”。他是在神启下出生的：这是兰纳安排的，让恩利尔在圣地尼普尔怀胎。通过乌尔南模和恩利尔的高级女神职一起协调，“小恩利尔.....一个真正适合王位的孩子，将被孕育”。

这位新的王，通过选择和平与宗教协调的方式，合并遥远的领地，开始了长期的统治。一登基，他就开始在尼普尔为尼努尔塔建庙。这让他宣布乌尔和尼普尔是“兄弟城池”。之后，他又建了一艘船，并且航行至“为生命而飞的土地”。在他的诗中，他把自己想象成吉尔伽美什二世，要追随这位早期国王的足迹去“生存之地”——西奈半岛。

抵达“舷梯之地”后，舒尔吉为兰纳建了一个祭坛，便继续他的行程。他到了哈尔萨格——在西奈半岛南部宁呼尔萨格的高山，在那里也建了一个祭坛。他在西奈半岛曲折前进，抵达了班德戈丁吉尔（“诸神最坚固的要塞”）。通过自己的努力，舒尔吉现在已经赶上了吉尔伽美什，因为根据来自死海古卷的记载，吉尔伽美什来到这里时已经没有祈祷，也没有在位于内盖夫和西奈之间的入口处给诸神供祭祀品，而舒尔吉在这里为“判决之神”修建了祭坛。

当舒尔吉开始返回苏美尔的旅程时，已经是他统治期的第八个年头了。他从迦南起程，途经富饶的伊斯兰国家和黎巴嫩，在“充满神谕的光明之地”和“雪域覆盖的地方”，都修建了祭坛。这是一次极为慎重和缓慢的旅程，因为他想强化和巩固沿途各帝国的关系。舒尔吉在这次行程中建立了与各帝国的人脉、政治与军事网络，同时也促进和繁荣了贸易与经济。舒尔吉与各地首领建

立了私人关系，并且通过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政治联姻，巩固他与各地之间的关系。

回到苏美尔，舒尔吉炫耀自己学会的4种外语，他的王朝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点。为了感恩，他在圣地尼普尔领土内为兰纳建了一座庙。回国后，作为奖励，授予他“阿努的最高神父，兰纳的最高神父”的荣誉。舒尔吉在自己圆柱形的玉玺上记载了这两次庆典（见图96，97）。



图96



图97

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其他呆板的城市相比，舒尔吉越来越喜欢奢华的乌尔。他派出特使们处理各地的政务，自己离开那些城市的政府。他把时间花费在写自我赞美的圣歌上，并且总是想象自己是一位像神一般被崇拜的人。他的幻想最终引起了一个最能勾引男人的女人——伊南娜的注意。她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新机会，便邀请舒尔吉到爱蕊池，在为阿努所建的庙宇里，与他做爱，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精选的为伊南娜的外阴而生的男人”。下面援引舒尔吉自己的话：

和英勇的乌图，一位兄弟般的朋友，

在阿努的庙宇里，喝得烂醉，

我的吟游诗人 为我唱了7首爱情歌。

伊南娜，我的女王，宇宙中最性感的女人，

靠坐在我身边，也出席了庙宇里的宴会。

随着国内外不可避免的难以驾驭的因素的增多，舒尔吉寻求埃兰东南部的军事支持，他把女儿嫁给埃兰的总督，并把拉尔萨城作为嫁妆也一并给了他。作为回报，总督带来了苏美尔埃兰人的部队，这一外来的军团为舒尔吉效力。但是来自埃兰的部队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战争。在舒尔吉统治期的历史记录中，重复提到了北部省份遭到破坏的情况。舒尔吉试图用和平方式继续统治西部各省，在他统治期的第三十七年，他与西部当地的国王签订了一份条约，这份条约使得舒尔吉能重申自己“四国之王”的封号，但是西部的和平并没维持多久。在他统治期的第四十一年（公元前2055年），舒尔吉收到了来自兰纳的神谕，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行动在迦南诸省发起。在两年间，舒尔吉又再次宣称自己是“乌尔的王与英雄，是四国的统治者”。

有证据显示，在这次战役中，运用了来自埃兰的部队，这支异国军队，已经远远走出了西奈的入口，他们的指挥者称自己是“判决之神最爱的人，伊南娜的爱人，杜尔-鲁的统治者”。可是不久，社会动乱再次出现，使得这支部队被迫撤退。公元前2049年，舒尔吉命令修建“西部之墙”来保卫美索不达米亚。

直到退位前，他又在王位上摇摇晃晃地多待了一年。舒尔吉继续鼓吹自己是“兰纳的珍品”，但他已经不再是受到阿努和恩利尔“垂爱的人”了。在阿努和恩利尔的记录中，他没有执行神的规则，他的正直被他自己玷污了，因此，在公元前2048年，舒尔吉被判为“犯有死罪的人”。

舒尔吉乌尔王位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阿马尔辛。尽管他执政的前两年都是一些关于战争的记忆，但随后而来的是三年的和平。可在第六年，阿舒尔的北方地区爆发了叛乱起义，需要镇压，随后一年——公元前2041年，为了平定西部的4个地区和“他们的国土”，需要大规模的武力镇压。

由于没有遵循惯例由兰纳为王位授予称号，这次战役没有成功。相反，我们发现阿马尔辛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埃利都——恩基的城。他在那儿修建了王室居所，并使之成为神职的重大集会地。这一宗教中的扭曲，有可能激起他真实地获得控制埃利都船坞的欲望；随后的一年（第九年），阿马尔辛起航去了他父亲舒尔吉曾经去过的“舷梯之地”，但当他抵达“为生命而飞的王国时”，被毒蝎子叮咬而死，他再也不能继续前进了。

他的弟弟舒辛继承了王位，在他统治的九年里（公元前2038年——公元前2030年），尽管有两次对抗北方地区偷袭的记载，但是他们的防御措施还是得到了显著的

改善，包括为抵制亚摩利人而修葺的“西部城墙”的巩固以及“巨船”和“阿布足之船”这两艘轮船的建造。看起来，舒辛已经做好了从海路逃跑的准备……

下一位也是最后一位乌尔的王伊比辛即位时，西部入侵者在美索不达米亚摧毁了来自埃兰的部队。不久，苏美尔的心脏地带被包围，乌尔和尼普尔的子民在保护墙后缩成一团。兰纳的势力已经缩小到了飞地。

像从前一样，伺机而动的是马杜克。他认为属于自己主权的时代最终已经到来。他背井离乡去流亡，让他自己的子民返回巴比伦。

也就在这时，神圣的武器被释放，灾难——与发生大洪灾后任何一次降临到人类头上的都不同的灾难爆发了。

第十三章

亚伯拉罕：宿命之年

它发生在这些王储的年代：

希纳尔的阿拉菲尔王，

伊拉撒的艾日可王，

埃兰的荷岛拉么王，

还有果美的泰尔王，

与索多玛的贝拉王；

蛾摩拉的比尔沙王，

阿当的史纳比王，

子比的闪-希伯王，

以及伯拉的王佐阿之间的战争。

这是《创世记》第十四章里关于一次古老战争的故事，4个东方王国组成的联盟与迦南的5个王的战争。这个故事引发了众多学者间激烈的争论，因为这是关于亚

伯拉罕——第一位希伯来人的族长的故事，它为一个具体的非希伯来事件，提供了客观上充实可靠的、一个国家诞生的记载。

很多人都觉得，如果这些国王都能够被鉴定，并且亚伯拉罕所在的具体时间能够被确定该会有多好。即使我们都知道埃兰，并知道希纳尔是苏美尔的王，但是谁为这些王取的名？东部还有哪些王国？除非这些都能够被各自证实，否则《圣经》中历史的真实性仍会受到质疑。《圣经》的批评家问道：为什么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铭文中，我们找不到书中提到的荷岛拉么、阿拉菲尔、艾日可和泰尔这些名字呢？如果他们不存在，如果像这样的战争根本没发生过，那么我们怎样去相信关于亚伯拉罕的其他故事呢？

几十年来《旧约》的批评家们似乎一直盛行，十九世纪将要结束之际，刻有荷岛拉么和艾日可名字的碑匾，以及刻有泰尔名的云母的发现，让学术及宗教界大吃一惊。

这一重大发现是在1897年伦敦的一次讲座中，由就职于维多利亚学院的西奥菲勒捏在讲座中宣布的。经过对大英博物馆中属于斯帕托收集的几个碑匾的检测，他发现他们描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战役——埃兰的王荷岛拉么，领导这个联盟的统治者，包括爱瑞阿克苏和泰得古拉——这些名字很容易被希伯来语转化成荷岛拉

么、阿拉菲尔、艾日可和泰尔，与他的演讲稿一起出版的还有一本非常精细的楔形文字誊抄本和它的译本，西奥菲勒捏自信地陈述，《圣经》中的故事确实有各自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料所支持。

对西奥菲勒捏的楔形文名字的读法的证明，得到了亚述研究者的认同。碑文上的“库多尔-拉哈玛，这位埃兰的王”与《圣经》中的“荷岛拉么，埃兰的王”非常相似；所有学者都一致认为，那是完美的埃兰王室的名字，前缀KUDUR（意为公仆）是好几个埃兰王名字的成分，LAGHAMAR是埃兰的某位神的别名，大家也同意第二个名字在巴比伦楔形文稿中拼为ERIE-AKU，源于苏美尔文的ERI.AKU，意为“阿克苏神的仆人”，阿克苏是兰纳 / 辛名字的另一种形式。从很多铭文中可以看出，埃兰国的拉尔萨的统治者讨厌“辛的仆人”这个名字。因此可知，《圣经》中的伊拉撒的艾日可王所在之城，实际上就是拉尔萨。学者们也一致同意，接受巴比伦文本的泰得古拉相当于《圣经》中的“果美的王泰尔”；他们也同意《创世记》中的《果美篇》中提到的“游牧民族”，就是楔形文碑匾上所列的荷岛拉么的联盟。

但是，不仅《圣经》的真实性和亚伯拉罕存在的真实性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亚伯拉罕所参与的国际事务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对上述发现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11年后，A.H.

塞思在《圣经》考古学的演讲中说“很不幸”，根据当代的发现，它本来应该支持西奥菲勒捏的观点，而实际上却走向了另一面，甚至质疑他的论点。

第二次发现是由文森特舍尔发布的，根据他的报道，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奥斯曼博物馆的碑文上，发现了大家都熟知的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很像库多尔-拉哈玛！因为这封信是寄给拉尔萨国王的，舍尔教授认为，这三人是同一时代的，并且认为他们就是《圣经》中四个东部国王中的三个——汉穆拉比就是“希纳尔之王阿拉菲尔”。

有一段时间，似乎所有的谜团都落在：人们依旧可以在书本或《圣经》的相关评论中找到阿拉菲尔就是汉穆拉比的解释。有关亚伯拉罕也是同时代的统治者的结论，似乎也是可信的，那时人们已经相信，从公元前2067年到公元前2025年，汉穆拉比接替了亚伯拉罕，这个战争之王在公元前3000年退位时，摧毁了索多玛和蛾摩拉。

然而，当很多学者相信汉穆拉比很晚才执政时（公元前1792年—公元前1750年），根据剑桥古历史研究的报告显示，似乎同时连对舍尔的发现都土崩瓦解。对这一铭文的理解，甚至连西奥菲勒捏的报道都变得令人怀疑。西奥菲勒捏忽略了一点：无论是谁，这三位有名氏的王都会被认可——即便楔形文本中的荷岛拉么、艾日可

和泰尔都不是与汉穆拉比同时代的人，书本中这三位的名字依旧是“不寻常的历史巧合，都应得到认可”。1917年，阿尔弗雷德·赫雷米亚斯试图重新激起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但是学术界更喜欢把思葩托看成是对碑文的良性忽略。

布兰代斯大学（研究《创世记》中的政治与宇宙的象征）的M.C.阿思托重新研究这一课题时，学者们已经把这个疏忽保留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将近半个世纪了。他认为，《圣经》与巴比伦各书本的编辑，找的都是些很古老的、普通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料。根据他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所知的这四位东方统治者是：1）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2）公元前13世纪的亚述；3）公元前16世纪的赫梯；4）公元前12世纪的埃兰。他们都不是同时代的，也不与亚伯拉罕同处于一个时代，他很具有创新性地提出，这本书不是有关历史，而是关于宗教哲学的作品，在书中，作者运用四个不同的历史事件来解释道义（邪恶的王的命运）。学术刊物很快就指出，阿思托这一结论根本不可能成立，由此，研究荷岛拉么的兴趣又一次灭亡了。

然而，学术界对《圣经》故事与巴比伦文书所援引的资料太老、太普通的舆论，迫使我们重新考虑西奥菲勒捏的提议和他的中心论点：确认一场战争与有关《圣经》背景和其中三位王的名字的关联性，这么重要的因

素怎么可以被忽略掉？我们真的要因为阿拉菲尔不是汉穆拉比，就把我们将要展示的、为了解决定命运的如此重要的证据随便抛弃吗？

答案就是，舍尔找到的汉穆拉比的信，本不应该转变西奥菲勒捏的观点，因为舍尔误解了那封信，根据他的译本，“荷岛拉么的英雄主义时代”的汉穆拉比许诺要给拉撒尔王辛-已地那酬劳。这暗示两人在这场战役中决定要结盟，共同抵抗和汉穆拉比同时代的埃兰的王。在这一层面上舍尔的发现令人怀疑，因为它既与《圣经》中这三王是盟友相违背，又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相矛盾：即汉穆拉比视拉撒尔为敌手，而非盟友，鼓吹他打败了拉撒尔，并且用众神给他的全能的武器，袭击了那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

对汉穆拉比的信的真实文本的仔细检查发现，他非常渴望证实汉穆拉比-阿拉菲尔的身份。舍尔搞反了信的意思：汉穆拉比没有把拉撒尔神圣的界限作为酬劳献给女神们，相反，他想把巴比伦的酬劳返还给拉撒尔：

据辛-已地那所说，

使得汉穆拉比认为，

来自库多尔-拉哈玛时代的，

在爱慕特堡的女神们，

就在门背后，穿着庄重的丧服，
当她们请求那些把自己托付给她们的人，
从你那里回来；
这些人将会抓紧女神们的手，
为了他们的居留权，女神们会带走他们。

像这样被女神们劫持的事发生在很早的时候；她们把俘虏们带到库多尔-拉哈玛时代的爱慕特堡；现在汉穆拉比要求他们回到巴比伦，从荷岛拉么她们带走俘虏的地方。这仅说明荷岛拉么的时代比汉穆拉比时代早很多。

由舍尔在君士坦丁堡博物馆发现的汉穆拉比的信，说明是汉穆拉比又一次强烈地给辛-已地那发出要求女神们从巴比伦回来的信息。在大英博物馆的第二封信（23131号）以及被L.W.金出版的《汉穆拉比的书信和铭文》的文本中写道：

我刚派运输官员子可-宜立舒和
前线官员汉穆拉比-巴尼，
去爱慕特堡，把那里的女神们带回来。

女神们从拉撒尔返回巴比伦的事在信中有进一步说明：

你下令在庙前列队等待的船只，将会使女神们返回巴比伦。

庙里的女人将陪同她们一起回来。

为了使抵达巴比伦时整个行程的食物够用，

女神们的食物，纯奶油和谷类，都装到了船上。

给那些庙里的女人们吃的食物也装在甲板上。

我们将雇人划船，

并且，为了她们安全抵达巴比伦，还派兵守护，

不容半点拖延，迅速抵达巴比伦。

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汉穆拉比是拉撒尔的仇人，而非盟友，他在寻找发生在很早之前，即他所在年代之前的事情的补偿。这件事发生在库多尔-拉哈玛时代，埃兰人统治拉撒尔的时代。汉穆拉比这封信的文本，确认了拉撒尔确实存在荷岛拉么和埃兰王朝，这也成为《圣经》故事的关键因素。

但是这段往事与哪段时间匹配呢？

根据已有的历史记录，这正是舒尔吉执政的第二十八年（公元前2068年），他把他的女儿嫁给埃兰人的首领，并把拉尔萨作为嫁妆送给他的时候；作为回报，首领把埃兰的“异国军团”派给舒尔吉调遣。舒尔吉用这支部队征服了西部各省，包括迦南。这也是舒尔吉执政的最后几年，当时乌尔依然是帝国的都城，并且阿马尔辛也将马上成为他的接替者。我们发现，这段历史时间与《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所记载的非常匹配。

也就在这时，具备了大量的证据之后，我们认为，寻找历史中的亚伯拉罕的研究应该开始了。因为，我们马上将要展示的亚伯拉罕的故事中，交织着乌尔沦陷的故事，他的时代也是苏美尔最后的时代。



由于对亚伯拉罕-汉穆拉比故事的怀疑，对亚伯拉罕所在时代的证明，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认为，以色列诸王的这位后裔，即第一位元老是在晚期出现的。但是他所在年代的具体日期，及发生的事情都不需要再做推测：因为《圣经》中提供了具体细节，我们只需要接受其真实性。

按年代推测非常简单，我们认为它起始于公元前963年，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登基的那年，《国王之书》中明确地说，所罗门在他执政的第四年开始在耶路撒冷为

耶和华修建寺庙，直到第十一年才完工。《列王记》之一中也说，“在公元前480年才开始修建，当时以色列的孩子们都离开了埃及，那是所罗门统治以色列的第四年.....才开始修建耶和华之庙”。这种说法（虽然稍有出入）得到了神职人员的传统的支持，这种传统，从大迁移开始，每40年为一代，已经延续了12代，直到阿拉瑞哈时代，“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修建的庙宇里实行神职人员工作制”（《编年史》5：36）。

这两本资料都同意过去480年的历史，但有如下不同：一本书的研究始于寺庙开始建造的时候，公元前960年；而另一本则从完工期（公元前953年）神职人员工作开始算起。这使得以色列撤出埃及的年代或为公元前1440年，或为公元前1433年；我们发现后一个日期与当时的其他事件非常同步。

以本世纪开始以来的知识为基础，埃及古物学家与《圣经》学者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大迁徙确实发生在公元前第15世纪中期。但不久后学术观点的衡量转移到第13世纪的数据，因为它们看起来更符合各种迦南故址的考古学方面的数据，符合《圣经》中的记录，即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时间。

但是这一新的日期没有得到认可。最著名的研究者K.M.凯尼恩认为，与最臭名昭著的被攻克的城市耶利哥相关的大摧毁，发生在公元前1560年——远远早于《圣

经》的记载。另一方面，耶利哥的主要研究者，《耶利哥故事》的作者J. 加斯唐认为，考古学的证据表明，这次攻击发生在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385年之间。加上这些，自从从埃及撤出之后，以色列人流浪了40年，他同其他的考古学家认为，大迁移的时间介于公元前1440年—公元前1425年，这一大概的时间段是与我们所说的公元前1433年相符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也一直都在埃及人的历史记载中，寻找关于大迁徙和其具体日期的线索，唯一清晰的证明见于玛尼叟的作品中。约瑟夫在《反驳阿皮翁》一文中，引用了玛尼叟的话：“上帝的不满之情像一阵强流在埃及爆发。”一位叫托马斯的法老与人民的领袖谈判时说：“来自东方的人，从埃及撤离并且平平安安地去了他们想去的地方。”他们穿越了荒野，“在一个现在被称为犹太的国家建了一个城，并且称它为耶路撒冷”。

约瑟夫是否修正了玛尼叟的著作，来使它与《圣经》中的故事匹配？或者，实际上有关以色列人旅居时悲惨的待遇，和他们最终的迁徙都发生在托马斯法老执政期？

玛尼叟提到，“这位国王把田园里的人们逐出埃及”来献给第十八朝代的法老们。埃及古物学家把第十八王朝的创立者、法老阿赫莫西斯（在希腊被称为阿莫西）在公元前1567年驱逐哈克思（在亚洲的“牧人之王”）作为

历史事实而接受，这一在埃及建立新王的新朝代，有可能就成为《圣经》中所说的“不是约瑟夫”之外的其他法老的朝代。

奥菲勒斯，安提阿的二世主教，也在他关于玛尼叟的书中提到希伯来人被托马斯王变成奴隶，他们给他“修筑了稳固的城池：佩扫、拉美西斯以及在赫利奥波利斯的欧尼”，后来他们把埃及分给叫阿莫西的法老。

最终，从这些远古的资料中浮现出，以色列的苦难始于托马斯法老执政期，并在其继承者阿莫西离开时达到了顶峰。至今为止，他们所建立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呢？

阿莫西驱逐了哈克思之后，那些在埃及登基的继任者们——他们一些人的确很烦托马斯这个名字，正如古历史学家所说——参与了大迦南的军事战役，把海路作为他们侵略的路线。托马斯一世（公元前1525年—公元前1512年在位），一名专业的士兵，把埃及作为战争的落脚点，派遣军事远征队到了很远的幼发拉底河。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托马斯害怕以色列人对他不忠——“当战争即将开始时，他们会加入敌人的行列”——所以下令处死所有新出生的以色列男孩（《大迁徙》1：9-16）。根据我们的推测，摩西出生在公元前1513年，托马斯一世去世前一年。

在本世纪早期，J.W.杰克及其他人怀疑“法老的女儿”，即那个从河里捞到婴儿摩西，并在王室把他养大的女儿，是否是哈特谢普苏特，托马斯一世正室的长女，同时也是当时王室唯一的公主，被授予最高的称号“王的女儿”，这与《圣经》中提到的一致。我们认为确实是她，把摩西作为养子看待，这可以从她嫁给法老的继任者、她同父异母的兄弟托马斯二世后，没能为他生孩子中看出。

托马斯二世继位不久便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托马斯三世是一个婢女生的，是埃及最伟大的武士之王，套用一些学者的观点来说，他就是古代的拿破仑。为了巨大的建筑工程，为了获得贡金与俘虏，他发动了第十七次与其他国家的战争。大部分人认为，这次战争发生在迦南、黎巴嫩，更远至幼发拉底河。正如T.E.皮特和其他学者所说的那样，正是这位法老，托马斯三世，让以色列人变成了奴隶；因为在他的军事远征中，把北方的边界扩至那哈尔。幼发拉底河上游这块土地的埃及名在《圣经》中为亚兰-那哈尔，希伯来族长的亲属依旧在这里；这也能很好地解释法老的恐惧（《大迁徙》1：

10）：“当这里发生战争时，以色列人会加入我们的敌人中。”我们认为，正是在托马斯三世时，摩西从死囚中逃出，来到西奈的荒地，自从在那里获悉自己是希伯来人的后裔后，便公开地与自己的子民站在一起。

托马斯三世在公元前1450年去世，接替他登基的是阿蒙诺菲斯二世——阿莫西援引玛尼斐的论述，这个名字是由奥菲勒斯起的，确实是“很久以后，埃及的王去世之后”（《大迁徙》2：23），摩西才敢回埃及，要求这位继任者阿蒙诺菲斯二世，用我们的观点来说就是一“让我的子民走”。阿蒙诺菲斯二世从公元前1450年统治到1425年，我们的结论是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1433年，更确切地说是摩西8岁时（《大迁徙》7：7）。

继续往回推测，现在我们要追寻以色列人返回埃及的日期。希伯来传统主张400年不变，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陈述（《创世记》15：13-14），《新约》中也这样说（《法条》7：6），但是，在迁移之书中说“那些在埃及的以色列孩子的旅居期为430年”（《大迁徙》12：40-41）。“旅居”以及“居住在埃及”的这种说法有可能是为了区别约瑟夫人（他们居住在埃及）和这些新迁来的约瑟夫人的兄弟们，他们刚来“旅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30年的差别可以用约瑟夫在他30岁时成为埃及的统帅来解释，随着以色列人（而非约瑟夫人）旅居在埃及的时间越来越长，发生在公元前1833年的事件的完整性以及400多年的数据逐渐流失。

另一个线索是在《创世记》（47：8-9）中发现的：“约瑟夫带来了雅各布，他父亲，站在他这边，并且法老对雅各布说：‘你多大了？’雅各布回答说‘我有130岁

了’。”由此可知，雅各布生于公元前1963年。

当雅各布出生时，他的父亲以撒已近60岁了（《创世记》25：26）；而以撒出生时，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创世记》21：5）；当孙子雅各布出生时，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已经160岁了。由此可知，亚伯拉罕是在公元前2123年出生的。

亚伯拉罕所在的世纪——从他出生到他儿子以撒出生的这段时间——见证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兴盛和衰落。在《圣经》年代表和故事中，亚伯拉罕的权力处于那个时代所有重大事件的核心——他不只是旁观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有关《圣经》评论的倡导者主张，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不同的是，《圣经》中丧失了对人类一般历史和近东的兴趣，它更关注的是一个具体国家的“部落历史”，实际上，《圣经》依旧讲述（就像它讲大洪灾和通天塔的故事一样）了有关人类和文化的重大事件：一场空前的战役和独特的自然的摧毁；希伯来元老具有重大作用的事件，它讲述当苏美尔遭到噩运时，苏美尔的遗产是怎样被抢救出来的。



尽管关于亚伯拉罕的研究很多，但是我们所知的关于他的全部事实都源于《圣经》中的记载。他的祖先要追溯到闪世袭，亚伯拉罕——之后被叫作亚伯——是德拉的

儿子，哈兰和那哈尔是他的兄弟，哈兰很早就过世了，这家人住在“迦勒底人的乌尔”，在那儿，亚伯拉罕与萨来（后改名叫萨拉）结婚。

之后，“德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及儿媳和孙子——哈兰的儿子，离开了迦勒底人的乌尔，去了迦南，在那定居”。

考古学家发现了哈兰城，它位于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的金牛座山脚，是古代最重要的交叉路口。那时马里控制着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地中海沿岸的陆地的南门，而哈兰控制着从北路到西亚的陆地。在乌尔的第三朝，把兰纳的领土界限划分至阿达德的亚洲副边界。历史学家们发现，在乌尔的布局及兰纳的朝拜中，哈兰已经成为一种印象。

《圣经》中没有解释离开乌尔的原因，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但若要概略地了解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乌尔的事，我们还是能够猜出答案。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去迦南时，已经75岁了，《圣经》中叙述的大意认为，在他抵达哈兰时是一位年轻的男子，携着他的妻子，在那里待了很久。若像我们推测的那样，亚伯生于公元前2123年，当乌尔南模在乌尔登基时，亚伯拉罕还是个孩子，当时也是兰纳第一次得到尼普尔受托地的支持，当乌尔南模莫名其妙地

失宠于阿努和恩利尔时，亚伯拉罕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

我们已经描述了这件事给美索不达米亚人民带来的创伤，同时也使人们对兰纳的无所不能，以及恩利尔的话是否可信产生了怀疑。

乌尔南模在公元前2096年失势——这不会正是德拉和他的家人离开乌尔，启程去一个遥远的目的地的时间吧？有可能是在这件事情的影响下，使得他们离开乌尔前往哈兰吗？

在随后乌尔衰落和舒尔吉赎神的这几年，这家人就住在哈兰，随后，突然地，上帝出现了：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从你的国家离开，

从你出生的地方离开，

从你父亲的房里离开，

到我要引导你去的地方。”

如耶和华所说的那样，亚伯拉罕离开了哈兰，

带着罗得一起，

那年他75岁。

对这一重大的离开事件，仍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是按年代顺序的一些线索，基本上可以揭开真相。公元前2048年，亚伯拉罕75岁时，恰好是舒尔吉衰落的时候。

因为亚伯拉罕的家族（《创世记》11）源于闪族，亚伯拉罕是一个闪族人，他的背景、文化传承，以及语言都源于闪族（在学者们心目中），这明显将他与非闪族的苏美尔和后期的印度支那欧洲人区别开来。在早期的《圣经》概念中，所有大美索不达米亚的人民都是闪族的后代，闪族与苏美尔相似。《圣经》中根本就没说到——像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是亚摩利人（也就是西部闪族人），他们从苏美尔移民而来，后来又返回最初的故土。相反，《圣经》认为，这家人从他们的起源地抵达后，便在苏美尔扎根，后来仓促地被赶出这个国家，自己的出生地，并被告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圣经》中这两个重大的苏美尔人事件的日期是符合的，更进一步说，这是这两件事情直接有关的一个迹象。亚伯拉罕不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者的儿子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与苏美尔大事件直接相关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出现的。

在寻找“谁是亚伯拉罕”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学者们关注了他作为希伯来语的名称和哈比鲁名称的共性，在公元前第17和第18世纪，哈比鲁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称为“一伙西方闪族掠夺者”。在公元前第15世纪晚期，耶路撒冷埃及驻地的司令官，请求国王增援部队攻占哈比鲁。学者们把所有这些作为证据，来说明亚伯拉罕是一位闪族人。

但是，很多学者怀疑，这一术语是否真能完全代表这个少数民族，怀疑这个词语不是简单地把他描述成“掠夺者”或“侵略者”的名词，这种观点认为，IBRI（源于动词穿越）和HAPIRU是一样的语言学和词源学的问题。它们在年代顺序上也不一致，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对亚伯拉罕身份解决方法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对比了《圣经》中记载的数据和哈比鲁这一术语的含义“强盗”后。《圣经》中讲到的有关井水的事，说明亚伯拉罕在行经迦南时，尽量小心地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当亚伯拉罕成为战争之王的一员时，他拒绝分享战利品。这不是一个抢劫的野蛮人的行为，而是一个具有高水准的指挥者的行为。来到埃及，他与萨拉占领了法老的宫廷；在迦南，他与当地的统帅签订了条约。这不是抢劫其他部落的流浪者，而是一个具有高水平外交手段的名人。

而莱比锡大学宗教史的一位杰出教授和亚述学家完全没有考虑我们上述的材料，在他1930年的著作《古代

东方圣约书的收集与整理》中宣布，在他的知识中，认为亚伯拉罕是苏美尔人。随后，他在1932年的名为《宇宙中的苏美》的论文中详述了这一结论：亚伯拉罕不是闪族的巴比伦人，而是苏美尔人。他认为，亚伯拉罕率领着信徒们，立志于改革苏美尔人的社会，达到宗教水平的更高级别。

在德国，这一大胆的想法见证了纳粹及其种族理论的崛起。希特勒掌权后不久，赫雷米阿斯这个异教徒受到了尼古拉施耐德的鄙视，在他的一篇反击性的文章《亚伯拉罕在苏美尔的战争？》中认为，“亚伯拉罕既不是苏美尔人，也不是一个纯血统后裔”；“从阿卡德人的王萨尔贡在乌尔统治起，在本地的亚伯拉罕，的确不具有纯正的苏美尔人血统及其文化”。

随后的动乱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对这个主题的争论戛然而止。令人遗憾的是，由赫雷米雅斯寻找到的这条线索，再没有被重新捡起。所有关于《圣经》及美索不达米亚的证据显示，亚伯拉罕确实是一个苏美尔人。

实际上，《旧约》（《创世记》17：1-16）告诉我们，在亚伯拉罕与上帝签订圣约后，他是如何从苏美尔人的贵族变成西方闪族的统治者，以及具体的时间与方式。在洗礼时，他的苏美尔名字亚伯（神父的钟爱）改为了阿卡德 / 闪族的名字亚伯拉罕（王国民众的神

父），他的妻子萨来（公主）被改为闪族的萨拉。

亚伯拉罕在他99岁时，才成为一个“闪族人”。

※

当我们在破解亚伯拉罕的身份这一古老的谜题和他去迦南的使命时，从苏美尔人的历史及语言这条线索出发，将能找到答案。

为了迦南的使命，为了一个国家的诞生，为了统治从埃及边界到美索不达米亚边界的所有王国，上帝可能随机地选择某人，随机地从乌尔的大街小巷中找个人来。这样的假设不是很幼稚吗？嫁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年轻女孩有个绰号叫“公主”，因为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她确实是我妹妹，是我父亲的女儿，而不是我母亲的女儿”），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亚伯拉罕的父亲，或者萨拉的母亲是皇族的后裔；又因为亚伯拉罕的兄弟，哈兰的女儿，也有一个王室的名字米哈（意为“女王般的”），这就说明，亚伯拉罕的父亲是皇室祖先的追随者。为了了解亚伯拉罕的家族，我们需要首先了解苏美尔的最高阶层的家族。我们发现，在很多苏美尔人的雕像中，都有着贵族般的举止和优雅的穿着（见图98）。



图98

这一家族不仅是闪的后裔，更重要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坚持记录自己家族的家谱。从第一代出生者阿尔帕克沙德，到色持、希伯；从皮莱格、如尔、赛如、那哈尔、德拉到亚伯拉罕，他们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少3个世纪！

那么绰号又意味着什么呢？如《创世记》第一章所讲，假如色持（“剑”）出生，那么他早于亚伯拉罕258年，因为亚伯拉罕生于公元前2381年。这确实是那段争

斗的时间，他带着萨尔贡在新的首都阿格达（“联合”）登基，这象征着众国的统一及新纪元的开始。64年以后，这家人给他们出生的后代起名皮莱格（“分”），“因为他出生时，领土是分割的”。实际上，那时萨尔贡试图从巴比伦撤走圣土，但他在那儿去世后，也是苏美尔与阿卡德的决裂时段。

但是这一天最大的意义在于，“在公元前2351年，希伯之名赐予了最早出生的人，自那时起，亚伯拉罕与他的家人，认出了《圣经》中的术语IBRI（‘希伯来’），但被截止了”。很显然，这源于词根“穿越”。最好的研究者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他必须提供对此的解释来寻找哈比鲁 / 哈皮如之间的联系。

亚伯拉罕及其家族鉴定的术语Ibri（“哈比如”）很明显源于希伯、皮莱格的父亲及词根“穿越”。我们确信，应该从亚伯拉罕及其祖先苏美尔人的起源和语言中寻找答案，而不是在哈比如的概念或西亚的绰号含义中寻找答案，这样一来，一个新的简单得让我们吃惊的方案浮现了：

《圣经》中的后缀“T”，用于人时指“本土的，本国的”；Gileadi指一个Gilead国的人，同理，Ibri意为在一个叫Ibr（“交叉口”）的本地人；而这，正好是尼普尔的苏美尔人名：NI.IB.RU□□交叉地，在这里，最初的洪积层的网格互相交叉，是地球起源的核心，昔日的航天任

务控制中心。

从苏美尔语到阿卡德语 / 希伯来语转变的过程中去掉N是常见的事，在说明亚伯拉罕是一个IBRI人时，《圣经》中就简单地指亚伯拉罕是一个 NI-IB-RI人，一个在尼普尔土生土长的人。

实际上，亚伯拉罕家族从哈兰迁至乌尔的事，在学者们暗示乌尔是他的出生地时就已经说明了；但《圣经》中没有提到这点，相反，命令亚伯拉罕到迦南和他的永久居住地，列出的3个实体是：他父亲的房子（在哈兰），他的土地（乌尔），他出生的地方（《圣经》中没有确认）。而我们的建议，即 IBIR是指一个尼普尔的本国人，说明了他的出生地。

正如希伯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那时正是他的时代——公元前第24世纪中期，这个家族开始了尼普尔联盟。尼普尔从来都不是皇室的首都，而是一个圣城，学者们把它称为苏美尔的“宗教中心”。同时，这里也是天文学知识被委托给最高级别神父的地方，因此，这里是历法（日历）——即太阳、地球和月亮在其轨道的关系的研究——开始的地方。

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现今的历法即源于最初的尼普尔历法。所有证据显示，此历法开始于大约公元前4000年，金牛座时代。在这方面，我们还找到了关于哈

比如与尼普尔联系的其他重要而确凿的证据：犹太人的历法从公元前3760年这一神秘的年份算起（因此1983年应该是犹太历的5743年），这样就假设把它算作“世界的开始”；但犹太圣人实际的叙述是“自起始年算起，这些年已经过去了”。我们认为这是说，自从尼普尔历法引入后是这样的。

在亚伯拉罕祖先的家族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皇室血统的神职家庭，这个家庭被尼普尔一个高级神父所领导。这名高级神父是唯一一个被允许进入寺庙最内部机关的人，他在这里接受神的旨意，并传达给皇帝与子民。

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父亲的名字德拉，它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仅能从闪族部落的环境中找到线索。研究者认为，这个名字就像哈兰和那哈尔一样，仅仅是源自地名（把地名拟人化为人名），认为这些城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和北部。亚述学家寻找阿卡德文术语（成为闪族的第一语言）时，仅能找到替尔胡，意为“用于魔力目的的人工制品和器皿”。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苏美尔文时，我们发现，象征替尔胡的楔形标志字直接来源于一个用苏美尔文称为DUG.NAMTAR的实体，一个“算命人”——神的谕旨的宣告者。

那么德拉就是一位神父，一个靠近“低语的石头”去听神的旨意并与他们交流（做解释或不解释），然后把这

些旨意传给非神的阶层的人。这也是后期以色列人高级牧师的作用之一，这些牧师被允许进入圣地，接近 DVIR（讲话者），并且“聆听神对他所说的话，声音来自契约神龛的覆盖层上，来自两个基路伯之间”。在以色列人大迁徙时，在西奈山，上帝宣布，他与亚伯拉罕的契约意味着“你们将要成为我的王国的神父”，这反映了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皇家的神父。

这些结论听起来很牵强，但它们全都符合苏美尔人的准则。凭借这些准则，国王们任命他们的女儿、儿子——经常还有他们自己在高级别的神职位置上，这就使得皇家与神职血统相融合。宾夕法尼亚州大学考古探险队在尼普尔的许愿铭文中，发现并确认了乌尔的国王们很珍惜“尼普尔虔诚的领导者”这一封号，并且也发挥着他们神职人员般的作用；尼普尔的统治者也是最重要的 UR.ENLIL（“恩利尔最重要的仆人”）。

其中一些皇室神职最重要的名字与亚伯拉罕的苏美尔名字（亚伯）相似，也是由AB组合开头的（“神父”或“祖先”）；比如，在舒尔吉统治期，尼普尔的一个统治者就叫AB.BA.MU。

这家人如此亲密地与尼普尔联系在一起，而从没在乌尔的高位上被任命，这非常符合他们在苏美尔很受欢迎的真实境况。因为那时是乌尔三世的朝代，兰纳和乌尔的国王第一次授予托管地给尼普尔，把宗教与现世结

合起来，这样等乌尔南模在乌尔即位时，一切就会很顺利。德拉和其家人，从尼普尔搬到乌尔，有可能是因为作为尼普尔庙宇与乌尔皇室之间的联络人，他们在乌尔待了很久，直到乌尔南模统治期结束；如我们之前所述，乌尔南模去世后，这家人才离开乌尔去了哈兰。



我们不知道这家人在哈兰做了什么，但是考虑到他们的皇室世袭和神职象征，他们肯定属于哈兰的高级阶层。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在后来，被很多国王认为他陷入了哈兰的外交事务中；他与迦南海地居民的特殊的友谊关系，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他是从他们那儿学到了高超熟练的军事作战技术，并且在诸王之战中发挥得那么成功。因为这些人是以他们的军事经验而著称的。

在传统中，也讲到亚伯拉罕非常精通天文学——这种知识在由星星做向导的长途旅行中非常有价值。根据约瑟夫的叙述，伯罗苏丝在提到亚伯拉罕时没有指明是他自己，他写道“在迦勒底人中，有一位非常正直和伟大的人，他看天象非常准”。（假如伯罗苏丝这个巴比伦的历史学家确实是指亚伯拉罕，那么在巴比伦编年史中，这位希伯来鼻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他精通天文学这一事件。）

在舒尔吉统治的那些可悲的年代，德拉一家人待在

哈兰。在舒尔吉去世后，神的命令使他们去了迦南，德拉已经很老了，他的儿子那哈尔陪同他一起留在了哈兰。担负起使命的是亚伯拉罕——一个75岁的成熟的人。那是公元前2048年，这一年标志着长达24年的决定命运的年代的开始。舒尔吉后紧接着的两位继任者（阿马尔辛和舒辛）充满战争的8年统治期过去了，伊比辛和乌尔，最后的治国皇帝的6年也结束了。

不容置疑，有很多巧合说明，舒尔吉的死不仅是亚伯拉罕离开的信号，也是近东的众神重新排位的信号。也就是在那时，亚伯拉罕由一支精锐部队陪同离开哈兰——海地大地之门（稍后可知），流浪的马杜克也在“海地岛”出现了，此外，最大的巧合是，马杜克在那儿同样度过了这决定命运的24年，这大灾难达到顶点的24年。

马杜克动向的证据是在亚述巴尼波图书馆的碑匾上找到的（见图99）。那上面有年老的马杜克讲述自己过去的漂泊以及最后返回巴比伦的事：



图99

噢，伟大的神，请记住我的秘密，
当我缠绕我的腰带时，我的记忆记住了这些：
我是神马杜克，伟大的神，
我因为所犯之罪而被抛弃，
来到我现在的这座山，

我曾经流浪到过很多地方，
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它落下的地方，
我也到过海地岛的最高峰，
在那儿我问一位神使，
有关我自己登基和贵族权力的事：
我问“要到什么时候？”
在这24年间，我才能返回。

在小亚细亚，马杜克的出现说明一个未料到的与阿达德的同盟，也是亚伯拉罕匆匆赶去迦南的另一原因。以平衡的角度来看，马杜克从他流亡的新地方派遣了一些密使（穿过哈兰），为他在巴比伦的追随者以及去小亚细亚贸易的代理人效力。因此，他占据了两个门——由兰纳 / 辛所控制的门与伊南娜所控制的另一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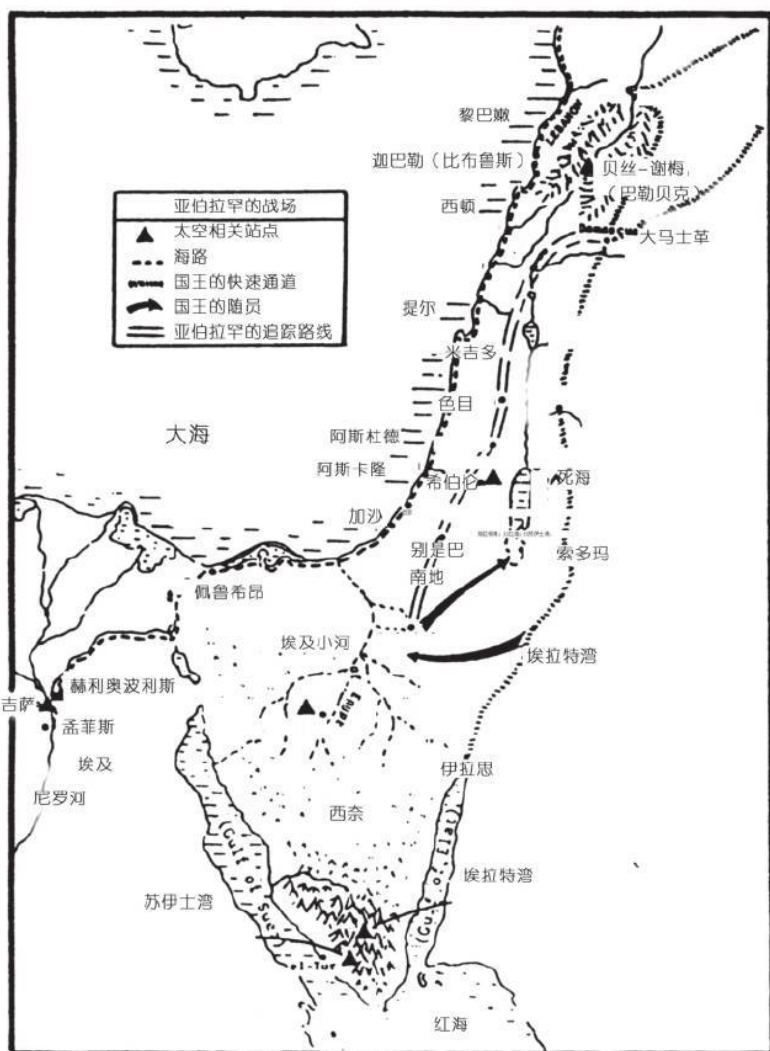
舒尔吉的死，作为一个信号，使整个远古世界变得躁动了。兰纳的王室已经不再被人信任，马杜克的王室看到自己最后盛行的时刻到来了。然而，马杜克自己依旧被排除在美索不达米亚之外，他的长子那布，为他父亲的事业带来了转变。他的战术的基点是自己的“教派中心”：博尔西帕，但他的影响遍及全部领土，包括大迦南。

为了阻止这一情况的迅速发展，亚伯拉罕被派往迦南，尽管关于他的使命只字未提，但《旧约》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目的地：迅速去迦南。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侄子，以及随从不停地向南赶去。在色目做短暂停留时，主与他谈了话。“然后他从那里，去了那座山，在贝斯艾的东部扎营”；在这里给耶和华建了祭坛，并成为耶和华的贝斯艾，意思是“上帝的房子”，是亚伯拉罕再次回来的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被尊称为神山的附近，即摩利亚山（笔直的山）。当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修建了一座寺庙后，契约的神龕就放在那里的圣石之上。

从那里，“亚伯拉罕依旧向更远的地方内盖夫行进”。内盖夫是迦南和西奈半岛交接处的一块干地，很显然是亚伯拉罕的目的地。一些神的谕告说埃及的河（现在被叫作干枯的河床）艾尔阿里史是亚伯拉罕领土的南边界，加低斯巴尔内亚的绿洲是他最南的前哨（见地图，P318）。在内盖夫，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干旱之地”这一名字是谁取的？是什么使这位元老需要从哈兰长途跋涉，匆忙出发？并且是什么迫使他身处荒地间？

因为在这些岁月里，摩利亚山，即亚伯拉罕首次关注的地方，与它的姐妹山佐非山（观察者的山）和锡安山（信号之山）一起，作为阿努纳奇的航天任务控制中心的场所，而内盖夫的重要意义，也是其唯一的意义，

就是它是西奈山宇航基地的通路。



一系列的描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将这一地区的军队全部集中联盟，他的随从包括几百名用于战斗的精锐战士。《圣经》中称他们为那尔，它有很多译法，比

如“侍从”或很简单的“年轻人”；但是研究表明，在人类中，常称他们为“骑士”或“骑兵”，实际上，最近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书都旨在处理军事活动的清单，包括战车兵种及骑兵LU.NAR（那尔人），他们是最快的骑兵。我们在《圣经》中找到完全相同的词语：此后，大卫王袭击了一个亚玛力人的营地，唯一逃出的是“400伊什-那尔”，按字面解释是“善战的人”或LU.NAR□□“骑着骆驼的人”。

在把亚伯拉罕统帅下的那些善战的人描述为那尔人时，《旧约》告诉我们，他和他的骑兵队，极有可能骑的是骆驼，而非马。因为他可能想道：如此快速的骑兵武装力量来自海地，边界哈兰已设在那，但是对干旱的内盖夫和西奈来说，骆驼远比马更实用。

亚伯拉罕不是作为游牧部落的首领，而是作为皇室后裔的创新的军事的指挥者出现的这一说法，也许不符合这位希伯来鼻祖的惯常形象，但这些是根据所知的亚伯拉罕的全部往事而来的。因此，援引早期有关亚伯拉罕的资料，约瑟夫写道：“亚伯拉罕统治着大马士革，在那里他是一个外国人，与他一同来的还有一支超强的精锐部队。”在那里“很久后，上帝让他崛起，让他和他的国家及人民一同撤走，并让他去了后来被称为迦南、现在又叫作犹地亚的地方”。

亚伯拉罕的使命是一次军事行动：保护阿努那奇的太空设施——航天任务控制中心和宇航基地。

在内盖夫短暂地停留后，亚伯拉罕来到西奈半岛并且去了埃及，显然，他不是普通的游牧人，亚伯拉罕和萨拉又一次夺去了皇室，根据估算，大概是公元前2047年，当时法老控制着的下部海域（北方）的埃及——他不是阿门的追随者（“隐藏着的”上帝马杜克）——正面临着南方底比斯君主的强大的挑衅，在那里，阿门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只能猜测事情的状况：联盟，联合保卫，神的命令。被围攻的法老和尼普尔的将军伊比尔商讨，《圣经》中没有提到这点，也没有说持续的时间的长度（《禧年书》中说，逗留持续了5年）。当亚伯拉罕再回到内盖夫时，陪同他的是大量的法老的随从。

“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罗得一起离开埃及，返回内盖夫”。他因为旅途中吃穿用的牛羊群等而负担繁重：“受累于畜群”；还有为他的骑兵们准备的驴和骆驼。他又一次去了贝斯艾，为“唤起耶和华的名字”寻找说明。从与罗得的随行中分离，他的侄儿选择和他的牲畜一起居住在约旦平原，“在耶和华摧毁索多玛和蛾摩拉之前，那里是被灌溉的上帝的花园”。亚伯拉罕去了山城，定居在了临近哈兰的最高峰，从那里，他可以看到四面八方；上帝对他说：“穿越这一国家的东西南北，对你来说，这是我给你的。”

此后不久，“在希纳尔的阿拉菲尔王执政期”，东部联盟的武装远征开始了。

“他们为荷岛拉么（迦南国王们）效力十二年；在第十三年他们起义了；第十四年，荷岛拉么王与其他王一同到来”（《创世记》14：4-5）。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都在寻找《圣经》中记载的这些事件的考古学方面的记录；他们的努力注定是白费的，因为他们找错了亚伯拉罕的年代。如果我们所排列的年代正确的话，关于阿拉菲尔问题的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新的方法，但这又依赖于几乎一个世纪前所做的研究的建议。

回到1875年，把传统名字的读法与早期《圣经》中的译法做比较，F.莱纳们特认为，正确的读法应该是“阿马尔-杷尔”，正如在70个人翻译的希腊文本《圣经》（公元前第三世纪，从原始的希伯来语把《旧约》翻译成希腊语）的两年后，D.H.黑格也采用了“阿拉菲尔”的读法，并且认为“第二种因素（国王名字中的）是月亮神的名字”，他写道：“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阿马尔-杷尔’的身份是乌尔的王之一。”

1916年，弗拉姆保尔又一次认为名字的读法依然不对。因为在希腊文本《圣经》中，“阿马尔-杷尔”应解释为“被儿子看见”——它是近东皇室名字之一，比如埃及语的托斯-么思（指被托斯看见）（由于一些原因，保尔和

其他人忽略了提及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希腊文本的《圣经》详述了荷岛拉么的名字，荷岛拉么，几乎与斯帕托碑上的库多尔-拉哈玛完全一致）。

杞尔（意为儿子）确定是美索不达米亚皇室中常见名字的后缀，象征神所认为的最受宠爱的神的儿子，在乌尔，神最偏爱的儿子是兰纳 / 辛，这样一来，我们认为在乌尔，阿马尔辛和阿马尔杞尔是同样的名字。

我们对《创世记》第14章中“阿拉菲尔”的鉴定等同于阿马尔辛，乌尔第三王朝的第三位王，这样便非常完美地与《圣经》和苏美尔的年代排序相吻合。《圣经》中诸王之战的故事发生在亚伯拉罕从埃及回到内盖夫不久，是在他返回迦南10周年之前，也就是介于公元前2047年到公元前2039年，阿马尔辛 / 阿马尔杞尔的统治从公元前2047年到公元前2039年；这场战争发生在他统治的晚期。

阿马尔辛的统治期年份安排表精确定位于他执政的第七年——公元前2041年，把这一年作为向南方各省发动大规模军事远征的一年。《圣经》中的数据（《创世记》14：4-5）认为，这发生在第十四年，那时荷岛拉么已经征服了迦南各王，埃兰人也在他旗下；而这一年，公元前2041年，也恰恰是舒尔吉接到兰纳神谕的第十四年，他在公元前2055年发动了这次军事远征，由埃兰到迦南。

有关《圣经》的历史对照表和苏美尔事件及日期，
揭开和支持了一系列记载在《圣经》中的时间因素：

公元前2123年：亚伯拉罕在尼普尔出生，他的父亲是德拉。

公元前2113年：乌尔南模在乌尔登基，成为尼普尔的保护人，

德拉和他的家人搬到乌尔。

公元前2095年：乌尔南模去世，舒尔吉继承王位，

德拉和家人离开乌尔去了哈兰。

公元前2055年：舒尔吉接到了兰纳的神谕，把埃兰部队派往迦南。

公元前2048年：舒尔吉去世，在阿努与恩利尔的命令下，

75岁的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去迦南。

公元前2047年：阿马尔辛（阿拉菲尔）继承乌尔的王位，

亚伯拉罕离开内盖夫去了埃及。

公元前2042年：迦南众王开始效忠于“其他诸神”，

亚伯拉罕和他的精锐部队又回到埃及。

公元前2041年：阿马尔辛发动了众王之战。

谁是赢得迦南各王效忠的“其他诸神”呢？他是马杜克——从附近的流亡地策划逃脱，和他的儿子那布——他在迦南东部游荡，他们获得了至高的权力和众多的信徒。正如《圣经》中地名暗示的那样，整个莫阿布大地都受到了影响：这些地方因为那布而出名，并且这里很多地方都以他的荣誉而命名；最高的山峰保住了他的名字——尼泊山，经历了以后的太平盛世。

在《旧约》的历史框架中，已经肯定了来自东方的侵犯，但即使依从《圣经》的观点，把美索不达米亚诸神的故事浓缩为一神论的模式，它也是一次非同一般的战争：表面的目的——镇压起义却成为此战的第二方面；真正的目的——荒野中交叉路口的绿洲决不能延伸。

占据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到迦南的南部路线，侵略者继续向南穿越约旦，沿着国王大道，发动一连串的袭击来破坏保卫穿越约旦河的关键的哨所：北方的阿斯特 - 卡纳因；中心的哈姆；以及南部的闪可因。

根据《圣经》中的故事，艾尔巴拉是侵略者的真正目标，但他们从未到达那里。侵略者穿越约旦河而下，环绕着死海，越过希纳尔山并进一步“朝艾尔巴拉行进”，

那地方在荒野之前，但他们被迫“快速撤退至艾因密斯杷，从未抵达那儿”。

直到那时，他们才返回迦南，随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王，阿当的王，子比的王，伯拉的王，在佐阿以四队行进，并且参与了斯蒂山谷的战斗”（见地图，第318页）。

这些迦南王之间的战斗，是此战最后的局面，但不是他们起初的目的。几乎一个世纪以前，在《加低斯巴尔内亚》一书中，H.C.特朗布尔已经总结了侵略者真正的目的是艾尔巴拉，他准确无误地认定，侵略者是为了在西奈的中心平原那卡的绿洲设要塞。但是谁都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大联盟要发动军队去千里之外的目的地，并且同诸神与人类作战，只是为了到这个巨大而凄凉的平原的一个孤岛绿洲。

他们为什么要去那儿，又是谁封锁了他们的道路，迫使这些入侵者返回呢？

对此问题，除了我们所提供的答案之外，其他的解释都无任何意义：这个目的地的唯一意义就是宇航基地，在加低斯巴尔内亚封锁入侵者道路的是亚伯拉罕，从很早开始，那里是一个最近的允许人们去宇航基地领地的地方，而且还不需要特殊的许可。舒尔吉曾去那儿祈祷，并在那儿供奉判决之神；在他之前近1000年，苏

美尔的王吉尔伽美什在那里停留，以获取特殊的许可。这里是被苏美尔叫作班德戈丁吉尔的地方，阿卡德的萨尔贡，很清楚地把此地作为提尔蒙的地方列在他的铭文中。

我们认为这就是《圣经》中叫作加低斯巴尔内亚的地方，在这里，亚伯拉罕的精锐部队阻止了侵略者接近宇航基地的企图。

《旧约》中的暗示成为荷岛拉么文本中一个详细的故事，它很清楚地说明此战意在阻止马杜克的返回，以及阻挠那布为获得机会去宇航基地的努力。这些书中不仅说出了《圣经》中出现的那些国王，更重述了在第十三年开始效忠他们的具体细节。

当我们再回到荷岛拉么的书中获取有关细节时，需要牢记在心的是，他们是由一位巴比伦历史学家写成的，他非常支持马杜克的理想，即让巴比伦成为这四大地区中天国般的中心。这妨碍了诸神，他们反对马杜克，命令荷岛拉么抓捕他，并且摧毁巴比伦：

诸神.....

对埃兰国的王，库杜尔-拉格玛下令说：

“去毁掉那里！”

这是让他去那儿做尽坏事。

在巴比伦，马杜克最珍爱的城市，

他统治着那里，

在巴比伦，诸神之王的城，

马杜克，推翻了君主制，

在寺庙修建了一个狗窝，

乌鸦在飞，大声尖叫着，它们的粪便也落在那里。

对巴比伦的掠夺只是开始，自从“坏的行为”被干尽后，乌图 / 沙马氏采取行动反击那布，他指控那布破坏了一些国王对他父亲的忠心。兰纳 / 辛，在荷岛拉么的书中记载，这发生在第十三年（正如《创世记》第十四章所说）：

在众神及他的儿子来之前，

那一天的山，阳光明媚，

为了反抗众神，马杜克说：

“在第十三年，对王的忠诚背叛了，

争吵再次向他父亲袭来；

为了保持忠诚，王不再出席；

所有这些是那布造成的。”

众神们聚在一起，警惕这造反者的行动，把皇室诸王及以埃兰人库多尔-拉哈玛为部队的指挥官组成联盟。他们的第一个命令是“毁灭要塞的武器”，为了执行命令，“库多尔-拉哈玛用非常险恶的念头抵触马杜克，用火来烧庙，用他随身的佩剑刺杀他的儿子”。之后，又命令远征队抵抗起义诸王，巴比伦文书中罗列了被袭击的目标，以及袭击者的名字。我们很容易在《圣经》中看到这些名字：“艾瑞克袭击舍不，图的-古拉袭击了加沙的子弟。”

根据神谕进行行动，东方的诸王把军队结合在一起，抵达并穿越约旦。首先被袭击的是“高地”的要塞，之后是瑞八图，路线与《圣经》中描述的一致：从北方的高地经过瑞八图的阿门中部地区，向南朝向死海行军，此后，杜尔马哈拉尼被捕，迦南的城市（包括加沙、内盖夫等）都被摧毁，但是根据巴比伦文本所说，杜尔马哈拉尼，“神父的儿子，众神用他们最真诚的慰藉对他施以涂油礼”，他站在入侵者的路上，“摧毁他们的防御”。

巴比伦文书中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德拉神父的儿子，并详细说明了他在让入侵者退却中起到的作用。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圣经》的文本

中都提到了相同的事，在同样的时间及地点，并且结果也一样。

我们找到的这个具有高度启发意义的线索，不仅是强化其可能性。

这是一个没有被注意到的事实吗？在阿马尔辛统治时期，称他的第七年——公元前2041年为关键的一年，军事远征的一年，也是IB.RU.UM（见图100）的领导中心被袭击的一年。

这个参考文献，在确切的关键的这一年份，除在亚伯拉罕和他牧羊住处之外，还能是什么？

也有关于这次入侵的绘图纪念。在苏美尔人的圆筒封印上雕刻绘制出了当时的场景(见图101)。它描述了基什早期的国王伊塔那到达羽翼之门的旅途，在那里，“天使”载着他在高空中翱翔，以至于地球都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这枚印章也描绘了这位加冕的英雄在马背上的故事，在伊塔那时代的前期，他站在羽翼之门和两支明显的队伍之间。其中一支队伍中的4个领导人也骑在马背上，全副武装的男人也走向西奈半岛的一片种植区（由象征罪孽的月牙标志与麦子的生长表明）。另外一支队伍是5位国王，他们面朝着相反的方向。这幅图包含战争中的国王和“教士儿子”这种在古代绘图中的元素，而不是伊塔那到达太空的旅程。在图的中心是一只动物，这说

明英雄是亚伯拉罕而不是伊塔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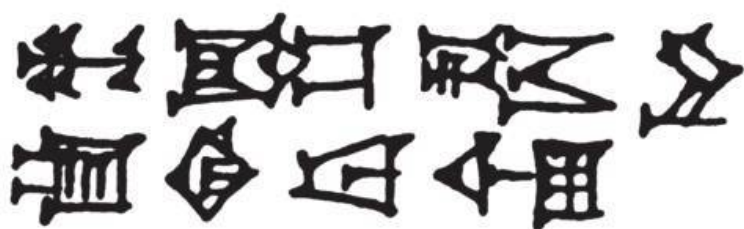


图100



图101

在完成了他保护太空的使命后，亚伯拉罕回到了希伯伦附近的基地。备受亚伯拉罕壮举的鼓舞，迦南国王命令他的队伍从东边拦截撤退的部队。但是侵略者攻击了他们并且“没收了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所有财产”。一个人质回忆道：“他们拿走了住在索多玛的亚伯拉罕侄子的许多东西。”

听到这个消息后，亚伯拉罕召集起他最好的骑兵部

队追捕撤退的侵略者。亚伯拉罕的部队在大马士革附近追上了侵略者，他成功追回了所有的战利品。他回来后，人们把他当作一个胜利者，在沙拉木（耶路撒冷）的山谷迎接他：

沙拉木的国王莫克热德克，

拿出了面包和酒，

因为亚伯拉罕是和神一样至高无上的牧师。

他祝福亚伯拉罕：

“祝福亚伯拉罕和神一样至高无上，是天空和地球的主宰者。

是他将敌人牢牢控制在手中。”

迦南国王同样也到场感谢亚伯拉罕，作为回报，国王将所有追回的战利品送给了他。但是，亚伯拉罕说当地的同盟者们可以分享这些奖励，他本人以及他的勇士们“即使是一根鞋带”也拒绝接受。他所做的一切既不是出于和迦南国王的友谊，也不是出于对东部联盟的敌意；关于兰纳和马杜克之间的战争，他的态度是中立的。为了“耶和华，至高无上的拥有天地的主，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



失败的入侵并没有阻止古代世界里重大事件的发生。一年后，即公元前 2040年，孟图赫特普二世，底比斯诸侯的领导者，打败了北部法老，将自己对底比斯的统治向西方一直扩大到西奈半岛。在随后的几年里，阿马尔辛试图通过海路到达西奈半岛，却因为被毒蝎子咬伤而死亡。

对太空的袭击屡屡受阻，但是太空仍然面临着危险；马杜克更努力地加紧获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15年后，当尼努尔塔和奈格尔发动末日战争的时候，索多玛和蛾摩拉乘着火焰上升。

第十四章

核浩劫

世界末日于亚伯拉罕在希伯伦附近扎营的第二十四年到来，那时候亚伯拉罕已是99岁高龄。

那天天气炎热，在马末利平原的松脂树林里，上帝出现在他的面前，当时他正坐在帐篷的门口。他抬起眼睛，并且注意到三名男子站在他的面前。当他看到他们后，他从帐篷入口处跑向他们，并且对他们鞠躬。

这一切是如此迅速，从一个具有典型中东韵味的供君主休憩的帐篷阴凉处，到和神灵的突然会晤，《创世记》第十八章的神圣讲述者抬起亚伯拉罕的眼睛并且对他充满信任。虽然亚伯拉罕注视着他们，但他没有看到这三个男子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虽然他们外表是“人”，但是亚伯拉罕马上认出了他们并且对他们鞠躬，称他们为“我的主”，并且“要求他们不要‘忽视了仆人’”，以让他有机会为他们准备丰盛的晚餐。

神圣的来访者吃完晚餐休息后已经是黄昏了。关于萨拉，他们的领导人对亚伯拉罕说：“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将回来：那时你的妻子萨拉将有一个儿子。”

让亚伯拉罕和萨拉在晚年得到合法继承者的承诺，并非此行的唯一原因。更可怕的是，他们有一个更不祥的目的：

三个男子从那儿上升前往调查索多玛，

亚伯拉罕为他们送行，

“神说：

我可以对亚伯拉罕隐瞒我将要做的一切吗？”

回顾亚伯拉罕过去的尽心尽力和对未来的承诺，主透露给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为证实对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指控。“关于对索多玛和蛾摩拉大量的强烈抗议，和他们的行为难以忍受的指控”，神说，他已决定“下来确认，如果如我听到的呼声一样，我将完全地毁灭它；如果事实和我所知道的不一样，我想弄清楚”。

摧毁索多玛和蛾摩拉的行动已经成为《圣经》故事中最常见的描述和鼓吹。东正教和宗教激进主义始终坚信，是上帝从空中纵火和倾倒硫黄，从地球表面抹除了罪孽深重的城市。学者和尖端人才坚持努力寻求这个《圣经》故事的“自然”解释：地震；火山爆发；其他一些（他们准许的）有可能被解释为神的行为的自然现象：

一种对于罪恶的惩罚。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圣经》叙事而言，到现在为止它一直是所有解释的唯一来源，这些活动肯定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而发生的。首先，它被描述为是一种有预谋的事件：神在事前透露给亚伯拉罕将发生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其次，这是一场可以避免的事件，并不是由不可逆转的自然力量所造成的灾难。只有对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抗议”未被证实，灾难才会成为过去。第三（我们将很快发现），这也是一场被延迟的事件，它的发生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提前或者推后。

意识到这场灾难的可避免性，亚伯拉罕开始实施拖延策略，他争论道：“在一个城市里或许有50个正义的人，”他说，“难道是为了这50个人的利益而毁灭了这座城吗？”然后他又快速地说道：“到目前为止，你做这样的事情，是用罪恶杀死正义！你对地球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正义！”

这是对他的神最严肃的训诫！而且他请求停止毁灭——有预谋的可以避免的破坏，如果城内有50个正义的人。但是神同意的是，如果能在城中找到50个比亚伯拉罕更正义的人，那么将立即停止对城市的破坏。亚伯拉罕将选择50个正义的人，这令人提心吊胆，如果他找到的人数少于50，神将继续毁灭。当神同意将人数减少到45时，亚伯拉罕还在继续讨价还价，希望将人数减少到

40，然后是30、20、10。“神说道：‘如果你找出了10人我就将停止破坏。’在对亚伯拉罕说完这番话后，神便离开了，亚伯拉罕回到了他的领地。”

在约定的期限之前，神的两个随从——《圣经》的讲述者，现在指的是mal'akhim（译为“天使”但是意为“使者”）——到达了索多玛，他们的任务是要证实对索多玛的指控并将他们的发现反馈给上帝。罗得站在城市的大门口，马上辨认出了（就像亚伯拉罕早前一样）两个来访者的神灵身份，很显然，他们的服装和武器暴露了他们的身份，也可能是他们到来的方式（飞翔？）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现在到了罗得表达友好的时候了，两个使者接受了他的邀请在他家过夜；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安静的夜晚，因为神灵到来的消息使整个城市沸腾。

当城市里的人民，索多玛的城民，来到罗得住处的时候，神灵还没有睡下。这座城市的人们，年轻的、年老的，从各个地方来到这里，他们叫喊罗得并且对他说：“夜晚来到你家里的那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让他们出来见我们，我们想要认识他们。”但是罗得没有这样做。于是人群簇拥着开辟道路；但是两个神灵“重击了盲目地簇拥在房子入口处的人们，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他们穿戴整洁打算离开这里”。

认识到这座城市的所有居民只有罗得是“正义的”以后，这两名使者不需要再做调查；这座城市的命运因此被决定了。他们对罗得说：“你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些什么——你的女婿、儿子、女儿、其他的亲属，所有那些在这座城市里与你有关的人，带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准备毁灭这里。”罗得匆忙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女婿，但是罗得还是不相信神的话而且觉得有些可笑。因此，当使者在黎明催促罗得立即离开时，罗得仅仅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未婚女儿离开了。

但罗得久久逗留，

因此，这两个使者抓住他的手、他的妻子的手和他的两个女儿的手——

耶和华对他施加了恩慈——

他们将罗得家人带出了城市

并且在城外安顿了他们。

他们带着这4个人在高空飞翔，然后在城外把他们放下，使者敦促罗得逃到山上去：“逃离你的生活，不要向后看，不要停留在有平原的地方，”他们对他说道，“逃到山上去，否则你们将灭亡。”但是罗得担心他们不能及时到达山上而且“将面临邪恶和死亡”，于是他建议：能不能在他到达了离索多玛最远的避难地以后再毁灭索多玛？神

接受了他的意见，其中的一个神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避难地：“快速逃到那边，在你到那之前我不会做任何事情。”

灾难不仅可以预测和避免，而且也是可以推迟的；而且它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影响到不同的城市。自然灾害是不会照顾到各方面的特点的。

当罗得到达避难地的时候，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

向索多玛和蛾摩拉倾倒从上帝耶和华那里得到的硫磺和大火。

他毁灭了这些城市和整个平原，

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以及地上长出的蔬菜都受到了伤害。

城市、人民、粮食——所有的一切都被上帝的武器“毁坏”。热和火烧焦了眼前的一切：它的辐射甚至影响到了远处的人们：罗得的妻子，以为已经远离了索多玛而不顾在逃离的途中不要停下来回头看的劝告，从而变成了一个“蒸气柱”。“邪恶”的罗得受到了惊吓并且追赶上了她.....

按希伯来语传统和字面上的意思，Netsivmelah是“盐柱”，在中世纪写成的一本小册子，解释了一个人可能会

变成结晶盐的过程。但是，如果像我们所认为的一样，亚伯拉罕和罗得的母语是苏美尔语，那么事件最初是用闪族语而不是用苏美尔语记录的，对于罗得妻子命运的完全不同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解释就成为可能。

在1918年提交给美国东方学会的一份文件和在关于亚述哲学的后续文章中，保罗·豪普特地表明，由于苏美尔人早期在波斯湾附近的沼泽地获取盐，苏美尔词语“NIMUR”既指盐也指水蒸气。在希伯来语中，死海又被称为盐海，《圣经》的希伯来语讲述者可能错误地理解了苏美尔语并且将罗得的妻子变成“盐柱”写成了“蒸气柱”。在乌加里特语文本中有值得注意的联系，如阿迦特传说中的迦南故事（与亚伯拉罕的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描述了被上帝的手控制的致命死亡：“他的灵魂像水蒸气一样蒸发，如烟雾般从他鼻孔里冒出。”

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埃拉史诗》中有关于这场核动乱的苏美尔语记录，死亡的人被上帝描述成：

我将使这些人消失，

他们的灵魂转化为蒸气。

罗得的妻子不幸成了这些“转化为蒸气”的人中的一分子。

那些“激怒了上帝”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被毁灭，每次

罗得都被允许逃脱：

因为当神摧毁平原上的城市的时候，

神都记得亚伯拉罕，并且将罗得

送出了城外。

罗得按照神的指示，继续“住在山区……住在洞穴里，他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一起前行”。

在目睹了猛烈的大火摧毁约旦平原上所有的生命和看不见的手蒸发了她们的母亲后，罗得和他的女儿会想些什么呢？我们从《圣经》故事中知道，在目睹了地球上人类的毁灭后，他们认为他们3个人是人类仅有的幸存者。因此，保存人类的唯一方法是让罗得和他的女儿乱伦来孕育生命……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年纪大了，地球上再也没有一个男人会像以前所有人那样绅士地对待我们；过来，我们把父亲灌醉，然后和他躺在一起。’”这样做了以后，两姐妹都怀孕并且生下了孩子。

大屠杀的前夜必定是亚伯拉罕充满焦虑和难眠的夜晚，他在担心是否能够找到正义的人使索多玛城幸免于难，以及担心罗得和他家人的命运。亚伯拉罕很早便起床来到了他能够面对耶和华的地方，他注视着索多玛、

蛾摩拉和平原地区，他看见地球上升起的浓烟就像熔炉中的烟雾。他目睹了“广岛”及“长崎”——肥沃的土壤和人口稠密的平原被原子弹摧毁。那一年是公元前2024年。



索多玛和蛾摩拉今天的遗址在哪里？古希腊和罗马的地理学家报告说，5个城市曾经肥沃的谷底在灾难后被淹没。现代学者认为，《圣经》中描述的这场灾难，导致死海南岸出现了裂口，引导其水流淹没了南部的低洼地区。曾经拥有5个人口稠密城市的河谷变成一块新地：南部的死海（见图102），至今，仍然保留着它的昵称“罗得的海”。在北部滚滚南下的海水造成了海岸线的消退。

这份古老的报告已经在现代被不同的研究确认。由梵蒂冈宗座《圣经》学院赞助完成的科学使命，对1920年的区域进行了彻底的考察。如以W.F.奥尔布莱特和P.哈兰德等为首的考古学家，发现其山区周围的定居点在公元前21世纪被突然遗弃，且在几个世纪以后也没有被重新占据。到了现在，发现死海周围的温泉被放射性的物质污染，“足以引起不育而且要在抚育了人类几百年后攻击他们”。I.M.布雷克则在《巴勒斯坦勘探》季刊里写到了“约书亚的诅咒和伊莉莎的奇迹”。

从城市的平原上升到天空的死亡之云，不仅使罗得

和他的女儿，而且还使亚伯拉罕受到了惊吓，即使在距希伯伦山区50里的地方，亚伯拉罕也没有安全感。《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退出了营地向西远行，在基拉尔安营扎寨。



图102

此后，他也绝不冒险进入西奈半岛。甚至几年后，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因为迦南的饥荒想进入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似乎告诉他说：‘不要到埃及去；居住在我的土地上。’”穿过西奈半岛显然仍是不安全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对平原城市的破坏仅仅只是一次小小的玩笑；同时，西奈半岛上的太空站被核武器抹杀，在多年以后留下了致命的辐射。

核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西奈半岛，但是真正的受害者，到最后却是苏美尔本身。



虽然乌尔时代很快就结束了，但其命运却在国王发动战争以后越来越悲惨：就像一个遥远的鼓手发出的声音一样越来越近——一个执行的鼓手，每一年距离会越来越远，声音也会越来越大。厄运到来的那一年——公元前2024年，是乌尔最后的国王伊比辛统治的第六年；但是要找到关于这场灾难和灾难发生过程的最自然的解释，我们还要学习战争期间那几个重要年份的历史。

由于未能完成任务和受到了亚伯拉罕的羞辱——一次在加低斯巴尔内亚，一次在大马士革附近，入侵的国

王很快便失去了王位。在乌尔，阿马尔辛被他的兄弟舒辛取代，他登上王位是为了拯救破裂的联盟和寻找从前的盟国。

尽管被国王发动的战争误导，兰纳与伊南娜仍然成了舒辛首先信任的神。舒辛早期的著作描述道，他把兰纳称为统治者；他“敬爱伊南娜”。舒辛夸赞道，她“拥有惊人的素质，是罪恶的第一个女儿”，赋予他武器，以便“讨伐那些不服从命令的敌对国家”。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维系整个苏美尔帝国，于是舒辛很快向更大的神求助（见图103）。

按照日期来计算——因为皇室也有商业和社交的目的，在每年的文献里，国王的连任都是由当年发生的大事来决定的，舒辛在他统治的第二年，给神恩基建造了一艘特殊的船以满足他的喜好，这艘船可以自由地从公海航行到下层世界。在他统治的第三年，他还在努力满足恩基的一切愿望。他的努力很少被人知道，这本来就是在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抚慰马杜克和那布的追随者；但是努力显然失败了，因为在第四年和第五年，他目睹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部边境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城墙，专门抵挡“西部马杜克的追随者”的入侵。



图103

正如来自西方的压力不断上升，舒辛为了宽恕和救赎转向尼普尔的伟大的神。日期公式被美国探险家在尼普尔的考古发掘所证实，揭示了舒辛在尼普尔的神圣区所做的大量重建工作，从乌尔南模开始重建的规模尚不清楚。这项工程修建了纪念恩利尔和宁利尔的石碑，“在此前从来没有为国王修建过石碑”。舒辛拼命地寻求人们确认和接受他是“恩利尔选择的国王”。但是恩利尔没有回答；只有留在尼普尔的宁利尔，恩利尔的配偶，听取了舒辛的恳求。出于同情，她做出了反应，“延长舒辛的寿命，延长他的统治年限”，她给了他“光芒无敌的武器……可怕的光芒可以到达天际”。

舒辛的归类为“收藏品B”的文献认为，在他努力重建与尼普尔的联系时，舒辛可能试图与尼普蕊提斯和解，他在乌尔南模去世后便离开了乌尔。该文指出，在哈兰建立的地方是“由于敬畏他的武器而颤抖”，舒辛也到了这

里。在那以后，和平的姿态出现了：舒辛派自己的女儿出嫁到这里（大概是为了该地区的行政长官或他的儿子）。然后，她与随行人员一起回到了苏美尔，“在尼普尔的边界上，为恩利尔和宁利尔建造了一座城镇”。这是第一次“当命运被确定后，国王给恩利尔和宁利尔建立了一座小镇”，舒辛用期待被赞美的神情宣布。舒辛也恢复了在高级寺庙服务时尼普尔赐予他的地位和大祭司的称号。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安全并没有到来，危险却越来越多，现在，他更多的是担心苏美尔自己的领土而不是一些遥远的国家的忠诚。舒辛的著作写道，“乌尔强大的国王”发现，“那片牧羊的土地”——苏美尔本身已成为主要的皇家负担。

宁利尔曾经做过最后的努力以吸引恩利尔回到苏美尔，以找到在舒辛保护下的避难所。根据宁利尔的建议，舒辛为这对神圣夫妻建造了“伟大的旅游船，适合最大的河流……他用珍贵的宝石把船装饰得很完美”。船还配备了用最好的木材制成的船桨，船杆和一个巧妙的方向舵，并且尽一切可能把它装饰得很舒适，这其中包括了一张婚纱床。

怀旧的情绪触动了恩利尔的心弦，因为他已经爱上了宁利尔，当他看到宁利尔在河中裸浴之时，她还是一名年轻的护士；然后他回到了尼普尔：

当恩利尔听到这一切，

他匆匆从天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从南方来到了北方；

他从地球匆匆来到天空。

和他伟大的皇后宁利尔在一起，他非常高兴。

但是，这段情感的旅程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由于一些关键线路的牌匾丢失，造成了一些重要线索的断裂，在那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便无从知晓了。但最后的一段关于“恩利尔的勇士尼努尔塔迷惑了入侵者”的线索，被发现在一艘船的肖像上，它显然是在“一个碑文，一个邪恶的碑文”之后被发现的：它也许是用于诅咒恩利尔和宁利尔的。

没有关于恩利尔对这次愚蠢行动的反应的可靠记录，但所有其他的证据表明，他再次离开尼普尔，这次似乎是把宁利尔带在了身边。

此后不久——我们日历上的公元前2031年2月，近东被月食所惊吓，月食在夜晚穿过地平线的过程中使月亮完全没有了光芒。尼普尔的祭司不能缓和舒辛的焦虑：他们用书面信息说明，它是一个兆头，“对于领导这4个地区的国王：他的城墙将被摧毁。乌尔将成为一片荒凉

地”。

被伟大的旧神拒绝，因此舒辛进行了最后一次行动——出于蔑视或者作为最后一根稻草来获得神圣的支持。他在尼普尔的神圣区域为一个名叫萨拉的年轻神修建了一座神坛。这个神是伊南娜的儿子；就像早期的王子卢加尔班达，萨拉（“王子”）也是一样，他是国王的儿子；在寺庙里题词奉献。舒辛声称，他是这个年轻神的父亲：“神圣的萨拉，天空的英雄，伊南娜心爱的儿子，拥有无限权利的国王，乌尔的国王，拥有4个区域的国王，我们已经为他修建了寺庙夏吉帕达，他心爱的神坛；这个国王将拥有生命。”这是舒辛统治的第九年，也是他在位的最后一年。

乌尔的这个新统治者，伊比辛，也不能阻止撤退和收缩。他所能做的，就是修建城墙和在苏美尔的心脏修建要塞，包围乌尔和尼普尔；该国其他地区却得不到保护。他自己的日期记录、讲述的事情没有超越他统治的第五个年头（尽管他统治的时间要长于此），几乎没有说明他在位时的情况，更何况其他惯例中的邮件和贸易文件似乎突然停止了。而其他附属城市中心每年发送给乌尔的邮件也中止于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的途中。最先停止的是从西部地区发出的表达其忠诚的邮件；然后，东部国家的首都也停止了信使的派遣。在第三年，乌尔的外贸活动“突然停止了”（在C.J.加德所著《乌尔的

历史和古迹》一书的文字中)。在德莱海姆(靠近尼普尔)税收征管的十字路口,在以装运货物和牲畜的轮船以及收缴税款为主要记录的整个乌尔第三王朝,已经有成千上万年历史的完整泥制牌匾记录被发现,而这精心维持的记录也突然在这第三个年头中断。

无视其伟大的神已经离开尼普尔,伊比辛再次信任兰纳和伊南娜。他一再要求他的神给他指导和安慰;但他听到的是神谕的破坏和毁灭。在他统治的第四个年头,他被告知“儿子将在西部诞生……这是伊比辛的预兆:乌尔应判断出来”。

在第五个年头,伊比辛通过在乌尔的神台成为伊南娜的最高牧师,以寻找更强大的实力。但是那样没有任何帮助:这一年里,苏美尔的其他城市已经不再忠诚。这是这些城市向兰纳在乌尔的庙宇进奉动物的最后一年。乌尔的中央权威,她的神,她的伟大塔庙已不再被承认。

正如第六年开始的时候,“关于毁灭”的预兆变得更加迫切和具体。“当第六年到来的时候,乌尔的居民将被困”,一个预言说道。另一个征兆说,“在第二次,他把他自己称为最高统治者,将来自西方。”在这一年,从边境传来的消息揭示出“敌对的西方人已经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没有抵抗,他们很快就“进入该国内,逐一占领了所有伟大的堡垒”。

伊比辛抓住不放的是乌尔和尼普尔的领土；但是在致命的第六个年头之前，纪念乌尔国王的碑文也突然在尼普尔消失了。乌尔的敌人和她的神，那个“自称为最高统治者的人”，已经到达了苏美尔的心脏地区。

就像预兆预言的一样，马杜克第二次回到了巴比伦。



在这致命的一年里，自从亚伯拉罕离开哈兰，舒尔吉登上了王位，因为马杜克开始了在赫梯的流亡，它们都融合在这厄运的时期，公元前2024年。亚伯拉罕的《圣经》传说以及乌尔和最后3个国王的命运并没有相互关联，现在我们将跟随马杜克脚步。

牌匾上所写的马杜克的自传（我们已经部分引用）继续讲述了他在赫梯的土地上滞留了24年后返回巴比伦的故事。

在赫梯的土地上我问一个圣人

（关于）我的王位和我的贵族身份；

在中间我问道：“在此之前是什么时候？”

24年来，在我来到这里的中间。

然后，在第二十四年，他收到了良好的预兆：

我流亡的日子已完成：

我的城市（我理所当然地认为），

我的埃萨吉拉寺庙像山一样（攀登 / 重建），

我提起我的脚（走向巴比伦），

经过……这些土地（我走过的），我来到了我的城市。

她（未来？人类？）要建立

一个巴比伦的王国，

在签订协议的风雨里……

在山中的寺庙埃萨吉拉，

这些是阿努建立的……

在进入埃萨吉拉的入口修建了一个月台，

在我的城市

欢呼……

已经损坏的牌匾还列出了马杜克在去巴比伦的途中

经过的城市名称。少数清晰的城市名称表明，马杜克从小亚细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线路，把他第一次带到了南部城市（《圣经》中的哈玛特），然后向东经过了马里。他的确到过美索不达米亚——就像预兆预言的一样——在亚摩利人支持者的陪同下从西部到达。

马杜克继续说，他的愿望是把和平和繁荣带到这片土地上，“赶走邪恶和坏运气……把母亲般的慈爱带给人类”。但是，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了：一位敌方神灵“带来了他的愤怒”，攻击了马杜克的城市巴比伦。这个敌方神灵的名字被记录在文献新专栏的开头；但所有这些只保留下了第一个音节：“神宁……”，这段文献可能指的是尼努尔塔。

牌匾上几乎没有记录这个地方神灵所采取的行动，所有随后的诗句都被严重破坏，文字也变得不能理解了。但我们可以从用赫多尔拉美尔词语写成的第三块牌匾中找到一些丢失的线索。尽管很神秘，但是它用一幅图片描绘了这场动荡，这位地方神灵指挥着人类部队作战：马杜克的亚摩利支持者突然朝着尼普尔冲下了幼发拉底河山谷，尼努尔塔组织埃兰人的部队攻击了他们。

当我们阅读和重读关于这些艰难时刻的记录，我们发现，指责敌人的暴行并不是现代的创新。一个马杜克的崇拜者用巴比伦文字写道：我们必须继续铭记——仅仅谴责埃兰人，谴责他们亵渎寺庙，包括圣地沙马氏和伊

师塔。巴比伦的编年史甚至写得更远：他指责尼努尔塔错误地责备马杜克的追随者在尼普尔亵渎恩利尔圣地的神圣，从而导致恩利尔攻击马杜克和他的儿子那布。

事实上，巴比伦文字写道，当这两支对立的军队在尼普尔面对面交锋时，这座圣城被掠夺，神坛伊库尔也被亵渎。尼努尔塔谴责马杜克追随者的这种罪恶行为，但事实上，这一切是他的盟友埃拉所为！

奈格尔 / 埃拉是如何突然出现在巴比伦编年史的？在我们回到埃拉史诗之前，这一直都是一个谜。但毫无疑问的是，上帝的名字出现在克赫多劳麦尔文本中，同时还被指控亵渎神坛伊库尔。

埃拉，这个无情的人，

进入神圣的禁界。

他驻扎在了这片神圣区，

注视着伊库尔。

他张开嘴，对他的年轻人说：

“破坏伊库尔，

拿走贵重物品，

摧毁其基础，

打破神坛的圈地！”

当恩利尔“傲慢地登上王位”，听到他的寺庙被摧毁，神坛被污损后，他说：“神圣的面纱被夺去。”他立即返回尼普尔。“骑在他前面的是衣服上带有辐射的神”；他本人“像闪电一样迅速出发”，他从天空落下（见图104）；当他来到这片圣地的时候，“他使他的圣地动摇”。然后恩利尔对自己的儿子说：“尼努尔塔王子，去找出是谁玷污了神地。”但是尼努尔塔并没有如实说出他的盟军埃拉，而是将矛头指向了马杜克以及他的追随者。

巴比伦文字描述了这个场景，而且声称，尼努尔塔的行为没有一点对他父亲起码的尊重：“不担心他的生命，他没有摘下他的首饰。”为了恩利尔“煽动邪恶……没有正义可言；毁灭正在计划中”。因此尼努尔塔起到了挑衅的作用，“恩利尔挑战巴比伦的邪恶计划实施了”。



图104

除了“邪恶的行为，攻击马杜克和巴比伦，攻击那布和他在博尔西帕的艾日达寺庙的行动也在计划中”。但是那布已经设法向西逃脱，向在地中海边忠实于他的城市靠近：

从艾日达.....

那布，调集所有的城市

一步一步，

按照他的计划向伟大的海洋前进。

巴比伦文献接下来的文字和《圣经》中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很相似：

但是，当马杜克的儿子

来到海边的土地上，

埃拉带来了邪恶的风暴，

再加上炎热，平原的土地被烧毁。

这些版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圣经》里描述的“硫黄和火”怎样从天空中倾洒下来，天空“毁灭了这些城市和整个平原”！

正如《圣经》中（《申命记》29：22-27）证明的那样，约旦平原上这些“邪恶”的城市，“已经抛弃了和上帝的盟约……它们前去服务于其他的神”。正如我们现在从巴比伦文献中了解到的，在和神对抗的最后一场战役中，“高喊”的是他们对抗马杜克和那布的口号。但是，巴比伦文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细节：攻击迦南城市不仅是为了破坏中心对马杜克的支持，而且也是为了对抗那里寻求庇护的那布。然而，这第二个目的没有达到，因为那布设法及时逃脱了，他逃到了地中海的一个岛屿上，虽然他不是那里的神，但那里的人民还是接受了他：

他（那布）进入了伟大的海洋。

登上了那座本来不属于他的王位。

艾日达，合法的住所被占领。

《圣经》和巴比伦文献记录中，描述的亚伯拉罕时代席卷了古代近东的这场灾难的图画，要比《埃拉史诗》（我们刚才曾提过）详细得多。我们首先将从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波图书馆发现的碎片拼凑起来，亚述文字像从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支离破碎的版本一样，开始成形而且有了含义。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案文被记录在5个牌匾上：尽管有破碎，遗失和不完整，甚至关于这些碎片究竟属于哪里，学者们之间还存在着分歧，但是两个大众的版本已经被编辑出来：P.F.戈斯曼所著的《达斯时代史诗》，以及L.卡尼所著的《埃拉史诗》。

《埃拉史诗》不仅解释了导致终极武器的释放，以及试图消灭居住的城市冲突的自然原因，而且还表明，对这种极端措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我们还知道其他一些文本中所讲述的。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伟大的神正围坐在一次战争委员会上讨论，同时不断地与阿努沟通：“阿努向地球说话，地球向阿努说话。”《埃拉史诗》增加了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武器被使用前的一些信息，即在埃拉和马杜克之间又发生了一次冲突。在这场战争中，奈格尔运用计谋劝说他的兄弟离开了巴比伦，而且放弃了对统治权的占有。

但是这一次，劝说失败了；他回到议会中的神的身边，劝说神使用力量驱逐马杜克。从文中我们了解到这次讨论很激烈，“因为一天一夜了，马杜克还没被驱逐”。恩基和他的儿子奈格尔之间的争吵非常激烈，在这场争吵中，恩基站在他的大儿子奈格尔身旁：“现在既然马杜克王子已经来了，既然人们再一次选他做王，为什么埃拉还是要反对呢？”恩基质问道。最后，恩基失去了耐心，他对奈格尔吼叫，命令他立刻消失在他的眼前。

奈格尔快速离开，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他和自己商量着，”最后决定使用超能量的武器，“我决定破坏这片土地，我将颠覆这里；我将毁灭这座城市；我将折叠山脉，使山上的动物失去生命；我将使海洋翻滚；我将除掉这里的人，他们的灵魂会变成蒸气；没有人能够分享这一切……”

我们从一个称为《CT-xvi-44 / 46》的文本了解到，吉比尔——其在非洲的领土和奈格尔的领土相连——提醒马杜克注意奈格尔发起的这场破坏性计谋。那时已经是夜晚，神灵们都已经休息了。吉比尔告诉了马杜克关于“阿努创造的这7种威力无穷的武器……”

马杜克感到很震惊，他询问吉比尔这些可怕的武器被保留在哪里。“噢，吉比尔，”他说，“这7种武器——它们在哪里出生，在哪里被创造？”吉比尔透露出它们被藏在地下：

这7种武器在山里

在地球内部的山洞里。

它们将在这个地方展示威力，

从地球到天堂，布满了恐怖。

但是它们隐藏的确切地点到底在哪儿呢？马杜克一遍又一遍地询问，但是吉比尔能够说的仅仅是“即使是最有智慧的神也不知道它们到底藏在哪里”。

现在马杜克带着这个令人恐怖和失望的消息匆匆地找到了他的父亲恩基。“马杜克来到了他的父亲恩基的房子里”。这时已经是晚上了，恩基躺在会议厅的沙发上休息。“我的父亲，”马杜克说，“吉比尔规劝我说：他已经发现了那7种武器的来源。”告诉了他的父亲这个坏消息后，他催促他这个无所不知的父亲：“寻找它们的位置，加快行动！”

神灵很快又回到了议会中，因为即使是恩基也不知道这7种武器的准确藏身之处。令他惊奇的是，不是所有的神都和他一样震惊。恩基直接强硬地说反对这个主意，并且急促地阻止奈格尔，因为他指出，这种武器的用途，“会毁灭大地，人们也会失去生命”。兰纳和乌图听到了恩基的建议后犹豫不决；但是恩利尔和尼努尔塔还是决定要采取行动。这样，因为神的意见不统一，所以

决定权就交给了阿努。

当尼努尔塔最后听从阿努的决定到达了下层世界以后，他发现奈格尔已经下令启动“7种可怕的武器”中最致命的“毒药”——它们的多弹头核能量。虽然《埃拉史诗》不断用修饰语以舜（“极热的东西”）来形容尼努尔塔，但是它非常详细地涉及了关于尼努尔塔如何清楚地向奈格尔 / 埃拉说明，这种武器只能用来对付特别批准的目标。它们被使用之前，要在阿努纳奇神选定的地点，由伊吉吉配备人员，将太空空间平台和航天穿梭机预先准备好。最后，人类必须不遗余力，因为“阿努，神的主，在土地上会有遗憾”。

首先，奈格尔在设想应该为谁预警时踌躇不前。古老的文字用了一定的笔墨来叙述关于神之间的交换。奈格尔后来同意，事先警告配备太空设备的阿努纳奇和神们，但是不警告马杜克和他的儿子那布，也不警告马杜克的人类追随者。那时，尼努尔塔试图阻止奈格尔这种不加考虑的毁灭行为，他使用的文字和《圣经》中记载的亚伯拉罕试图劝阻索多玛时所使用的文字相同：

勇敢的埃拉，

你是用正义和不正义对抗吗？

你是要将那些对你有罪和那些

对你没有罪的人都销毁吗？

运用了奉承、威胁和逻辑的说话方式，这两个神争辩不休。奈格尔的个人仇恨远远超过了尼努尔塔：“我将要毁灭这个儿子，然后要他的父亲亲手埋葬他；随后我将杀死这个父亲，于是没有人为他送终！”他喊道。运用外交手段，指出了这场毁灭事件中的不公正之处——有选择性地针对的战略价值论，尼努尔塔的话终于动摇了奈格尔。“他听到了以舜（尼努尔塔）所说的话：这番话像上等石油一样吸引了他。”他决定单独离开海洋，离开美索不达米亚。为了避免攻击，他改变了计划。毁灭是有选择的：战略上的目标是毁灭那布藏身的那座城市；而策略性的目标是否认马杜克最好的王牌——空间站，“这个地方是人们登上天空的起始点”：

我将向每个城市都派出使者；

这个儿子将无处躲藏；

她的母亲会停止她的笑声……

这些地方也不会有神灵：

神灵们登上天空的起点，

我将毁灭掉它。

当奈格尔说完包括毁灭太空站在内的最后计划，尼

努尔塔无语了。但是，就像其他文献所说的一样，恩利尔支持这个计划；看起来阿努也支持这个计划。

奈格尔不想浪费任何时间，他催促尼努尔塔，两人立即展开行动：

英雄埃拉走在以舜的前面

记住了他的话；

以舜跟在后面，遵守规定。

命令在他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一个目标是空间站，命令复杂地隐藏在“山的最高处”，它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大平原附近：

以舜登上了山的最高处；

令人敬畏的7件（武器）不平行地

紧随在他身后。

英雄到达了山的最高处。

他抬起手，

山变得粉碎；

他抹掉了山最高处的平原

在森林里一棵树都没有留下。

因此，在一个核攻击之后，太空站被销毁了，山内的控制被打碎，平原上的跑道也被销毁……这是一个破坏性的壮举，书面记录证明，这是尼努尔塔的所作所为。

现在轮到奈格尔发泄自己的誓言复仇的时候了。沿着国王的路线从西奈半岛来到了迦南城，埃拉一路毁灭。《埃拉史诗》所用的文字同《圣经》中关于索多玛和蛾摩拉所用的文字一样：

然后，他们模仿以舜，

埃拉沿着国王的公路紧随。

他毁灭了这些城市，

在山上，他造成饥饿，

他们的牲畜也灭亡了。

后来的文献很可能描述了通过打破南部的海岸线，建立了死海的南边部分，以及所有海洋生物的毁灭：

他挖通了海，

使其整体性分裂。

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生物，

甚至是鳄鱼，

都被他毁灭。

由于他用火烧焦动物，

并且禁止其残留物成为灰尘。

《埃拉史诗》涵盖了核活动所包括的3个方面：毁掉西奈半岛上的太空站；消除（《圣经》中的毁灭）了约旦平原上的城市；破坏死海从而使其向南延伸。每个人都可以想到，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破坏性事件会在多种文献资料里被记录和涉及。实际上，我们在其他文献里也发现了关于这次核毁灭时间的描述和回忆。

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个文献（也称为K.500）刊登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楔形文字文本上，尤为宝贵的是，它是用最初的苏美尔语言写成的，同时，它还是双语文本，苏美尔人逐字逐句地用阿卡德语进行了翻译。毫无疑问，这是关于这个事件的最早文献；其措辞给人的印象正是这种或类似的苏美尔文献，为《圣经》故事提供了来源。为了向一个从这些残片中来看身份并不明确的神致辞，它说：

主啊，忍受着烧毁了敌军的炎热；

是你毁灭了这片动荡的土地；

是你枯萎了邪恶世界里的生命；

是你向敌人倾洒石块和烈火。

这次行动是由神尼努尔塔和奈格尔完成的，当时阿努纳奇守卫着太空站，他们被警告说，必须“登上天空的圆顶”来逃脱。在巴比伦，“更早国王统治时期”的其中一个国王，回顾了这件事情。这里是那位国王的话：

在那个时候，

在以前的国王的统治中，

情况发生了变化。

美好不复存在，痛苦经常出现。

陛下（神）愤怒了，

他发布了命令：

这个地方的神放弃了这里……

他们纵容邪恶，

使守卫们袖手旁观；

它的保护者们上升到圆顶天堂。

通过神的名字，尼努尔塔和奈格尔辨认出了他们的
赫多尔拉美尔文献，并讲述了这件事情：

恩利尔，傲慢地坐在他的王位上

充满了愤怒。

毁灭者再次建议采取邪恶的行动；

（以舜 / 尼努尔塔）倾洒火焰

（埃拉 / 奈格尔）刮起了恶风。

他们使神灵逃离了，

使他们逃离炎热的一切。

神们守护着而后逃跑的目标是发射的地点：

他们上升到阿努的位置来发射

他们造成了这里的枯萎

他们使这里消失和毁灭

众多神参与的战争让太空站崩溃了：装备着控制设

备的山被粉碎；发射平台从地球的表面消失了；其硬地被航空飞船用作跑道的平原已被抹杀，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留下。

这片伟大的土地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给地球造成伤疤的可怕的这一天却依然清晰可见——这个特别的日子！这是一道巨大的伤疤，以至于疤痕只能从天空中俯瞰才能看到。近些年卫星开始拍摄地球的照片，这道伤疤才被揭示出来（见图105）。对这道伤疤，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

我们把这道西奈半岛上的神秘伤疤向北部拉伸就是西奈半岛的中部平原——从早期地貌上遗留下来的湖泊；其平坦、坚硬的土地是发射太空飞船的理想地区。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州莫哈韦沙漠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也被当作美国航天飞机的理想着陆地区。



图105

站在西奈半岛的这片伟大平原上，它的平坦而坚硬的土地就像在近代历史上为航空飞机提供着陆地一样，支持过坦克战争，人们可以看到，远处群山环绕使它呈椭圆形，这片白色石灰岩山区矗立在地平线上；但是这片巨大的平原邻近西奈半岛的伤疤，这片平原纯黑色的色调和周围的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图106）。

黑色并不是西奈半岛的自然颜色，在那里，洁白的石灰岩和发红的砂岩，从明亮的亮黄色调到浅灰色和深棕色相结合，使眼睛眩晕，但没有从自然玄武岩石块上产生的黑色。

然而，在这里，在这道伤疤东北部的中央平原，土壤的颜色呈黑色。照片清楚地表明，这是由亿万片黑色岩石碎片造成的，它们被一双巨大的手撒落在了整个地区（见图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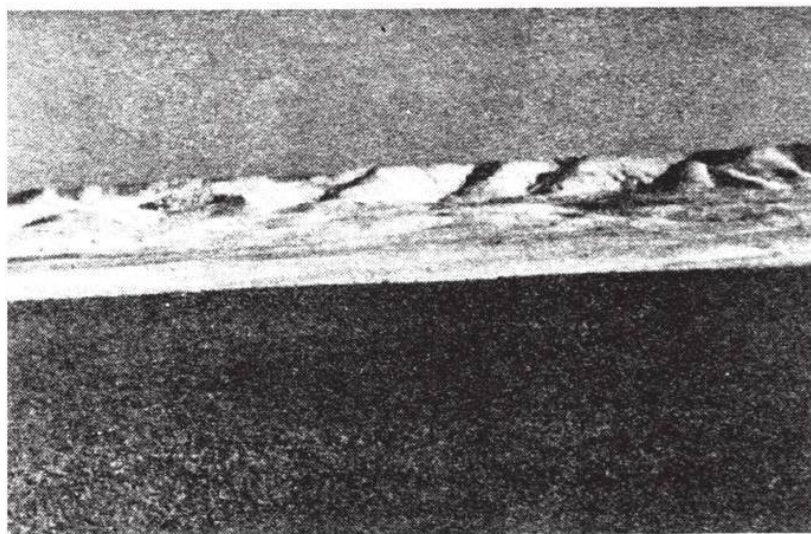


图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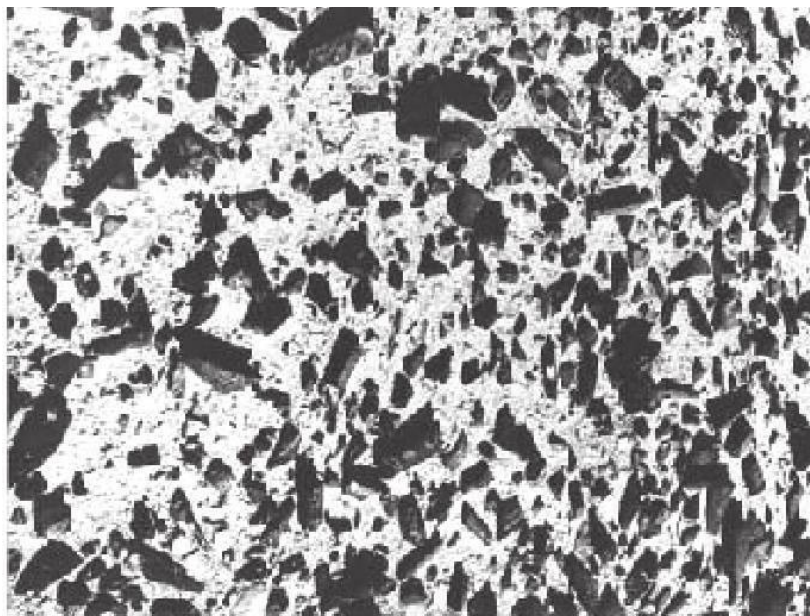


图107

自从观察了美国宇航局卫星拍下的照片后，西奈半岛上的这条巨大伤疤才有了合理的解释。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黑石碎片会散落在平原的中部。只有在我们读到古代的文献而且接受了在亚伯拉罕时代的结论时，这种没有解释的日子才告终结。奈格尔和尼努尔塔用核武器消灭了太空站：“我们到达阿努的所在地，发射能够导致衰落的核武器，这片土地被毁灭，它的面貌不复存在。”

太空站，甚至是邪恶的城市都不复存在了。

远离西边，在苏美尔，核武器爆炸和闪烁的光辉就像没有出现过一样；奈格尔和尼努尔塔的行为也没有历史记录。但这次事件对苏美尔地区以及它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尼努尔塔努力劝阻奈格尔不要危害人类，但是巨大的痛苦还是爆发了。虽然他们俩没有打算这样做，但核爆炸产生了巨大的风能，放射性的风暴像旋风一样开始了：

一场风暴来临了，邪恶的飓风，
席卷了天空。

随后这场核风暴和从地中海刮来的风一起向西部蔓延；不久以后，苏美尔将走向终结的预言变成了事实；苏美尔本身变成了核风暴的牺牲品。

这场降临在伊比辛统治第六年的灾难被描述在几个悲叹文本中——长诗哀叹了乌尔王国和其他苏美尔文明中心的消亡。这使我们想到了《圣经》中的耶利米哀歌，感叹巴比伦人破坏了耶路撒冷，苏美尔人哀歌告诉那些翻译美索不达米亚灾难的学者，灾难也是入侵的结果——这一次的冲突粉碎了埃兰人和亚摩利人的部队。

当第一个哀歌牌匾被发现，学者认为只有乌尔遭受了破坏，他们根据这些为文章命名。但是当更多的文献

被发现后，他们才意识到乌尔不是遭受毁灭的唯一城市，也不是这场灾难的焦点。这些相同的哀歌让我们发现了遭遇相同悲剧命运的尼普尔、乌鲁克，埃利都其他的一些文本还提供了受影响的城市名单：它们似乎开始于西南并且延伸到东北部，涵盖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很显然，这场非同一般、突然爆发和同时发生的灾难降临到了所有的城市——不是缓慢的、有进程地入侵，而是所有的城市都在同一时刻遭受入侵。雅各布（伊比辛的王朝）得出的结论是，“野蛮侵略”和“可怕的灾难”无关，他认为这场灾难“真正令人费解”。

“我们是否看见了这场在这几年发生的完整灾难，”雅各布写道，“只有时代会告诉我们这个完整的故事，我们认为它仍然离我们很远。”

但是这个难题是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把美索不达米亚上的灾难和西奈半岛上的核爆炸联系起来，整个故事就一目了然了。

这本有着显眼的长度和被完整保存的文献，通常以悲叹各种神毁掉苏美尔的神区开始，这里的庙宇“被风遗弃”。这场灾难造成的毁灭被生动地描述出来，描述的诗句如下：

城市荒芜了，

（造成）房屋毁灭了；

摊位荒凉了，

羊皮耗尽了；

苏美尔的牛不再站在它们的牛棚里，

绵羊不再游荡在羊圈；

河流的水是苦的，

耕地杂草生长，

草原上到处是枯萎的植物。

在城市和村庄，“母亲不关心她的孩子，父亲从来不说‘噢，我的妻子’……幼儿的膝盖长得不坚固，保姆哼唱的不是摇篮曲……王权已经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广岛和长崎被从天而降的原子弹毁灭前，人们在阅读《圣经》中关于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时，会认为没有对留下“硫黄和石灰岩”的传说的合理解释。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核武器的巨大威力的学者来说，苏美尔人的哀歌诉说了（就像学者命名的一样）“乌尔的毁灭”或者是“苏美尔的毁灭”。但是，这些并不是文献所描述的：他们描写荒凉，而不是破坏。城市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没有了人烟；牛棚还存

在，但是已经没有了牛；羊圈还在，但是已经空了；河水仍在流动，但是水是苦涩的；土地还在延伸，但是只长出了杂草；在草原上，植物发芽后也只有凋零。

入侵、战争、杀戮——这些罪恶的行为在以后都被人类了解。但是，就像哀歌清楚地悲叹的一样，这次毁灭是史无前例的：

土地（苏美尔）毁灭了，

人们不知道；

人们从未见过，

人们也不能承受。

死亡并不是敌人造成的；这是看不见的死亡：“它漫游在街头，让街道松散；它就站在人的身旁——但没有人能看到它；即使当它进入了房屋，人们也是不知情的。”没有反抗来抵抗这种“像幽灵一样侵犯土地的邪恶……最高的城墙，最厚的城墙，被洪水淹没；没有门可以抵挡这一切，没有螺栓能够使它返回：通过门像蛇一样地滑行，通过铰链像风一样地袭击”。那些躲在门后的人倒在了屋内；那些跑到屋顶的人死在了天台上；那些逃到街道上的人在街头被袭击：“咳嗽和痰侵袭着胸部，口腔里充满了唾沫和泡沫……人们只有目瞪口呆和惊讶，麻木地看着这一切……一个邪恶的诅咒，一场头

痛……他们的精神遗弃了他们的身体。”当他们死了，这是一场最可怕的死亡：

令人恐怖的是，人们几乎不能呼吸；

飓风侵袭着他们，

不能保证他们活到第二天；

嘴巴被鲜血浸透了，

头躺在血泊中……

面对着的是苍白的飓风。

这场看不见的死亡的来源是出现在苏美尔天空中的云，并且“像披风一样覆盖在这片土地上，像纸一样铺开”。云在白天呈现出棕色，“太阳在地平线上被涂黑”。到了晚上，其边缘发光（“广阔的地球上弥漫着恐惧”），它阻止月球：“月亮在上升时暗淡。”

由西向东移动，这团死云“笼罩着恐怖，使恐惧无处不在”，将苏美尔带到了呼啸的风中，“飓风在高空中旋转，飓风将压垮大地”。

但是，这并不是自然现象。它是“朝向阿努的飓风……它来自恩利尔的中心”。

它是7个超能量武器产生的现象，“它产生了大量的罪恶……就像神的痛苦毒液。在西方这是催生者”。飓风“席卷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带来了阴霾的云团”。这场飓风是“闪电”的结果：“从山的中部它降临到了这片土地上，它没有任何怜悯地来到了平原上。”

虽然人们很困惑，但是神知道这场飓风的原因：

一场爆炸预示着风暴的到来。

邪恶爆炸的前身是

预示瘟疫的强大的后代，勇敢的儿子。

两位勇敢的儿子——尼努尔塔和奈格尔释放“独特的诞生生物”，用阿努创造的7种威力无穷的武器。在爆炸发生的地方“连根拔除一切，毁灭一切”。古代的描述很生动，就像现代目击者准确地描述原子弹爆炸一样：当“可怕的武器”快速地从天空落下，巨大的光辉出现：“它们向阴沉的地球传播可怕的射线，像火一样地灼烧地球上的一切。”一篇文献这样指出；另一篇关于尼普尔的哀歌，回顾“这场风暴在一刹那间创造了闪电”。原子弹蘑菇云“带来阴影的密集云”，随后升上了天空；紧接着是“仓促的阵风……暴风雨的愤怒灼伤了天堂”。然后，盛行的风，由西向东吹来，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蔓延：“茂密的云从天空中带来阴霾，使一座又一座的城市阴暗。”

不止一个文献证明这场带来死亡之云的飓风是由巨大的爆炸造成的，这一切我们要铭记：

在这一天，

天堂被撞碎，

地球被重击，

地球的面貌被漩涡抹掉，

天空黑暗，

而且涵盖了阴影……

哀歌认为，可怕的爆炸事件是“在西方”发生的，这里临近“大海的胸部”——生动描述了西奈半岛弯曲的地中海沿岸，从“处于山区中部”的平原而来，这个平原是一片“没有怜悯”之地。这片土地从前是发射基地，从这里神们朝着阿努爬升。此外，山区也具有许多这个地方的特征。在《埃拉史诗》中，距离“神爬升的地方”很近的山被称为“最高的山脉”。在一首哀歌中，它被称为在“隧道中的号叫”。这首最后的史诗，让我们联想到金字塔文献中关于在隧道口滑向地下的通道，埃及法老从这里去寻找来生。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中我们已经确定，它们从吉尔伽美什山到达他们旅程的目的地，西奈半岛上的火箭飞船。

一首哀歌指出，从这座山开始，向东的盛行风带着爆炸的致命云到达了在扎格罗斯山脉的“安珊的边界”，影响了从南部的埃利都到北部巴比伦的所有苏美尔人。这场看不见的死亡缓慢地席卷了苏美尔，它持续了24小时——这一天一夜被哀歌描写纪念，例如在尼普尔哀歌中写道：“在那一天，独一无二的一天：在那个夜晚，特殊的夜晚……那场风暴，在一瞬间创造了闪电，尼普尔的人们被袭击。”

《乌鲁克挽歌》生动地描述了这场人神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开始于阿努和恩利尔为推翻恩基和宁基的统治时所达成的使用核武器的“共识”，文本称，没有一个神预计到核武器的可怕结果：当他们目睹了爆炸的“巨大的射线到达天堂以及地球，一直颤动到地底下”后，“伟大的神被它的巨大威力吓得脸色苍白”。

当飓风开始“像网一样蔓延到山区”，苏美尔的神开始逃离他们心爱的城市。文献认为，描写乌尔毁灭的哀歌列出了所有伟大的神和他们的子女，这些人“逃离了风暴”，抛弃了城市和苏美尔的寺庙。这篇文献认为，描写苏美尔和乌尔毁灭的哀歌，为这场突然的灾难增加了戏剧性的细节。这样，在逃出伊辛的时候“宁呼尔萨格流下了苦涩的眼泪”；当“她心爱的住所被不幸取代”时，女神娜社喊道，“啊，我那被毁灭的城市啊”。伊南娜匆匆离开乌鲁克，乘坐一艘“潜水的船”前往非洲，并抱怨说，她离

开了她的珠宝和其他财产……在她自己对乌鲁克的哀歌中，伊南娜 / 伊师塔为她的寺庙和城市在瞬间被飓风毁灭而悲哀，一眨眼的工夫，飓风已经在山的中部发生，对这场风暴没有任何的防备和反抗。

就像乌鲁克描写飓风来临时一样，就像描写这场发生在人和神之间的灾难一样，在几年以后，当重建工程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关于这场恐惧和暴乱的激动人心的描写。当“乌鲁克的忠实公民们充满了恐惧”的时候，那些掌管这座城市的神敲响了警钟。“站起来！”他们在午夜的时候呼吁人民，快点逃走，“躲到草原上去！”他们指示人民。但是随后，这些神灵自身“跑向……他们不熟悉的道路”。文献沮丧地写道：

因此，所有的神逃离了乌鲁克：

他们远离它；

他们藏在山里。

他们逃到了遥远的平原。

在乌鲁克，人们在无指挥和无助的混乱中离开。“群众的恐慌在乌鲁克发生……它们的良好感觉被扭曲。”神坛被破坏而且神坛里面的内容也支离破碎，就像人们的提问：“为什么众神在那个时候转移了他们慈善的目光？这些哀歌是谁写的？”但是他们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答

复：邪恶的风暴过去了，“人们被堆在了废墟中……这场灾难就像披风一样覆盖了乌鲁克”。

我们从《埃利都挽歌》中了解到，宁基飞到远离城市的非洲避风港：“乌鲁克的夫人宁基，像鸟一样飞离了城市。”虽然恩基仅仅逃离到能躲开埃利都的地方，但是足以见证这座城市的命运：“它的主来到了城外……恩基留在城外观察它的命运……因为他的饱经风霜的城市的命运，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他的许多忠实的使者跟着他，在郊外露营。一天一夜里，他们看到风暴“将其魔手”伸向埃利都。

在“邪恶的风暴离开城市席卷乡村”之后，恩基调查了埃利都，他发现这座城市“闷死在沉默中……居民的尸骨成堆”。那些存活的人献给他一首哀歌。“噢，恩基，”他们喊道，“这座城市已经受到了诅咒，就像一座外国的城市！”然后他们询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离开，他们应该怎么做。但尽管飓风已经过去，这个地方仍然不安全，恩基“居住在城外，就好像这是一座外国城市”。“放弃埃利都”，恩基随后领导“那些从埃利都流离失所的人”来到沙漠，“建立了一片敌对的土地”；在那里，他用科学的力量使那些“树”可以食用。

从飓风袭来的北部边缘，从巴比伦，当死亡之云要来到城市的时候，焦急的马杜克给他的父亲恩基发了一封告急信。“我究竟该怎么办？”他问道。恩基的建议是，

那些可以离开这座城市的人向北方前行。马杜克随后将这个建议告诉了他的追随者们。按照接走罗得的使者提供的建议，逃离巴比伦的人被警告“不要转身也不要回头看”。他们还表示，不能携带任何食物或饮料，因为这些可能“被幽灵触碰过”。如果逃避不成功，恩基建议躲在地下“来到地下的黑暗中”，直到飓风退去。

飓风的姗姗来迟误导了神，神因延误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拉格什，“母亲巴乌为她的圣殿、她的城市哭泣”。虽然尼努尔塔走了，他的配偶却离不开了。她在后面呻吟：“噢，我的城市，我的城市。”她一直哭泣；拖延几乎耗尽了她的生命：

在那一天，

风暴赶上了她；

巴乌，死去了，

风暴赶上她……

在乌尔，我们从一些哀歌（其中之一是宁迦尔本人写的）中了解到，兰纳和宁迦尔拒绝相信乌尔的结束是无法挽救的。兰纳语重心长地请求他的父亲恩利尔，寻找一些方法来挽救这场灾难。但是恩利尔“回答他的儿子”，这场命运无法改变：

乌尔是注定的王城——

但是它没有被赋予永远的权利。

从苏美尔成立

到现在，当人口成倍增加，

有谁见过王权统治的永恒？

宁迦尔在她的长诗中回顾，虽然提出了请求，但“风暴勇往直前，它的啸声压倒了一切”。飓风接近乌尔是在白天：“提到这一天我仍然在颤抖”，宁迦尔写道：“虽然那一天充满了恶臭，但是我们没有逃离。”当夜晚来临，“哀歌呻吟”；然而神和女神停留在这里；“很愚蠢的是，我们没有离开”，女神说。随后风暴到达了乌尔的塔庙，宁迦尔意识到兰纳“已经被飓风取代”。

宁迦尔和兰纳度过了噩梦般的一夜，宁迦尔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躲在塔庙的“白蚁屋”（地下）里。第二天，当“风暴离开了这座城市，宁迦尔从她的城市匆忙地离开……匆忙地穿上衣服”，和筋疲力尽的兰纳一起离开了他们心爱的城市。

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死亡和荒凉：“人们如陶器一样布满了城市的街道；在他们来到高耸的大门前时，这里尸体遍布；在人们庆祝节日的林荫大道上，

尸体随处可见；在所有的街道上，尸体遍布；在这片土地庆祝活动的发生地，人们的尸体堆成堆。”这些尸体没有被埋：“人的尸体，如脂肪放置在阳光下，被融化消失。”

随后宁迦尔为乌尔写了一首伟大的哀歌。悲伤的城市，苏美尔的重要城市，这个王国的首都：

噢，乌尔的房屋到处充满了悲伤，

噢，宁迦尔的土地已死去，

使你的心如止水！

这个城市已成为一个陌生的城市，

它现在还怎么存在？

这里的每一所房子已成为一滴眼泪

它使我的心如止水.....

乌尔和它的寺庙

已交给了飓风。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躺在悲哀中，土壤和水已被飓风毒害：“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只有体弱多病的植物还在生长.....沼泽散发着芦苇腐烂的恶臭.....在

果园和花园，也没有新生的植物，它们迅速地消失了……耕地上没有农作物，没有种子植入土壤中，没有歌曲在这片土地上回响。”在乡下，动物也受到了影响：“在草原上，大小牛都成为稀缺，众生结束。”家养的动物，也被摧毁：“羊圈已交付给飓风……嗡嗡声没有在羊圈回响……市场上没有脂肪和奶酪供应……尼努尔塔清空了苏美尔的牛奶。”

“风暴粉碎了土地，消灭了一切；飓风在土地的上空呻吟，没有人能躲过这一切；毁灭了城市，毁坏了房屋……没有人能够找到出路。”

苏美尔的毁灭已经结束。

结语

在飓风毁灭苏美尔后的第七年，这片土地上又有了生命的迹象。但它不再是统治其他地区的王国，而成为一个殖民地，由南部的埃兰人和北部的古提人在这里发号施令。

以前从没成为过都城的城市伊辛被选为临时的统治中心，由原来的总督马里统治这片土地。文件记录了当时的申诉，“不是苏美尔后代的人”统治了这里。正如他的闪族语名字伊什比埃拉所说明的，他是奈格尔的追随者，那么他的任命必定有一部分是因为奈格尔和尼努尔塔的安排。

一些学者把乌尔消亡后的几十年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除了从编年表里收集到的资料，关于这段历史人们了解得很少：改进安全，恢复旧貌。伊什比埃拉为了巩固他稳定的权力，驳回了外国驻军巡逻乌尔的提议，并延长他统治该城的时间和范围，自称为乌尔国王的继承者；但只有少数其他得到了安顿的城市承认他的霸权，并且在那时，拉尔萨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向他提出了挑战。

一年或两年后，伊什比埃拉承担了对尼普尔的监护

工作，并寻求增加中央宗教权威，提高恩利尔和尼努尔塔在那里的神圣标志。但是只有尼努尔塔单方面同意这种做法，伟大的神恩利尔对伊什比埃拉保持冷漠和疏远。

又过了半个世纪，伊什比埃拉在伊辛的两个接班人逐步回到这片土地；农业和工业恢复，国内和国外贸易恢复。在灾难过后70年，尼普尔的神庙被伊辛的第三位王位继承者依西米达甘重建。在献给尼普尔的长诗的第十二章，他讲述了神灵夫妻响应他的呼吁，以恢复城市及其伟大的神庙，因此，“尼普尔城市得以恢复”，“神圣的牌匾被送回尼普尔”。

当再次为恩利尔和宁利尔修建巨大的寺庙时，这片土地欢呼了。在公元前1953年，苏美尔和阿卡德正式被列为可居住的城市。

政府恢复了正常，但仍然挑起了老神之间的斗争。依西米达甘继承的名字表示，他将效忠伊师塔。尼努尔塔迅速结束了这一切，而且伊辛的未来统治者、最后一个拥有苏美尔名字的君主是尼努尔塔的追随者，但是尼努尔塔却没有坚持重建这片土地的声明。

最后，他间接造成了苏美尔的毁灭，就像未来继任者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然后辛设法重新证明他的权威，但是他的统治和乌尔的地位已经结束了。

这样，通过赋予他权力，阿努和恩利尔最后接受马杜克的建议，在巴比伦建立最高的权力。为了纪念这个至高无上的重大决定，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在法典中写下了这些话：

崇高的阿努，

从天空来到人间的君主，

恩利尔，天空和地球的主人，

他们决定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恩利尔对全人类都有重大的作用；

他是那些注视他的神中最伟大的一员。

巴比伦的名字是崇高的。

在世界上是最至高无上的；

因为马杜克，在这儿建立了

一个永恒的王权。

巴比伦，然后是亚述，都成了伟大的城市。苏美尔不再存在；但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传统的接力棒从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手中传给了雅各布，后来他名叫伊斯拉艾。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A

爱色尼 Essenes

阿喀琉斯 Achilles

阿斯卡拉福斯 Ascalaphus

阿客雅瓦 Achiyawa

阿蒙拉 Amonra

阿蒙 Amon

阿蒙-拉 Amon-Ra

艾贝拉 Ebla

安南 Annan

阿马努斯山脉 Amanus

埃姆特巴 Emutbal

阿卡德桑玛兰德 Sumerand

阿迪尼 Adini

阿卡 Akko

阿什卡龙 Ashkalon

阿尔比勒 Arbela

安珊 Anshan

阿契美尼德 Achaemenid

阿胡·玛兹达 ahuar-mazda

艾得夫 Edfu

阿比多斯 Abydos

阿布 Abu

安努 Anu

安 AN

安城 On

阿萨尔 Asar

阿斯特 Ast

阿索 Aso

《埃及神话》 Egyptian Mythology

阿斯卡热 Askara

安瑟尔 Aether

阿芙罗狄忒 Aphrodite

阿特伯罗斯 Atropos

埃特纳火山 Etna

阿克梅娜 Alcmena

阿波罗多里斯 Apollodorus

奥伦特河 Orontes

奥图埃斯菲德 Otto eissfeldt

阿底提亚 Adityas

阿底提 Aditi

阿格尼 Agni

阿沙文 Ashvins

阿苏茹阿 Asuras

埃利毕沙 Ilibsa

安格瑞瑟司 Angirases

阿斯旺 Aswan

埃利潘蒂尼 Elephantine

阿布辛波神庙 Abu Simbel

阿丽娜 Arinna

安图姆 Antum

安图 antu

安沙戈 Anshargal

阿拉卢 Alalu

阿拉尼姆 alulim

《阿特拉-哈希斯》 Atra-Hasis

阿舒拉 Ashura

艾达 Adah

A.R.米勒德 A. R. Millard

阿麦克达 Amakandu

阿舒尔-贝尔-凯利 Ashur-bel-Ka'ini

阿舒尔-恩·杜尼 ASHUR-EN.DUNI

阿什克拉兹 Ashkenaz

阿拉姆 Aram

阿日木阿 Azimua

阿扎格 Azag

阿克·W.萧伯格 Ake W. Sjoberg

埃拉特 Eilat

艾伦比 Allenby

艾尔-芒塔 el-Muntar

安纳吉姆 Anakim

A.费尔肯斯坦 A. Falkenstein

艾萨克·牛顿爵士 Sir Isaac Newton

阿拉帕 Arappa

AB.格时 AB.GALs

艾丁-达甘 Iddin-Dagan

阿克沙克 Akshak

《埃拉叙事诗》 The Erra Epos

埃萨吉拉 Esagil

阿皮沙 Apishal

艾帕威尔 Ipuwer

阿曼 Arman

《阿卡德的诅咒》 The Curse of Agade

阿曼-曼达 Umman-Manda

艾吉吉 Irgigi

艾米 Imi

艾努努 Elulu

埃克斯克里巴 Excalibur

阿马尔辛 Amar-Sin

阿拉菲尔 Amraphel

艾日可 Ariokh

阿当 Admah

爱瑞阿克苏 Ariokh

A.H.塞思 A. H. Sayce

阿尔弗雷德·赫雷米亚斯 Alfred Jeremias

阿拉瑞哈 Azariah

奥菲勒斯 Theophilus

安提阿 Antioch

阿蒙诺菲斯二世 Amenophis

艾尔阿里史 EI-Arish

阿马尔-杷尔 Amar-pal

阿斯特 - 卡纳因 Ashterot-Karnayim

艾尔巴拉 EI-Paran

艾因密斯杷 Ein-Mishpat

艾瑞克 Eriaku

阿迦特 Aqhat

艾日达 Ezida

《埃拉叙事诗》 L'Epoepa di Erra

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the Edwards Air Force Base

埃尼奴 E.NINNU

阿赫莫西斯 Ahmosis

B

《圣经》 The Bible

巴勒摩石刻 Palermo Stone

本本 Ben-Ben

贝奴鸟 Bennu bird

布里亚琉斯 Briareos

波哩提毗 PritHivi

跋伽 Bhaga

博格 Bogh

《百道梵书》 Satapatha Brahmana

波格斯凯 Boghazkoi

巴地比拉 BAD.TIBIra

卜特 Put

巴顿 Barton

伯示麦 Beth-Shemesh

波利特 Beth-El

伯利恒 Bethlehem

伯罗苏丝 Berossus

比鲁鲁 Bilulu

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a

《贝尔-马杜克的死亡和复活》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BelMarduk

班德戈丁吉尔 BAD.GAL.DINGIR

贝拉 Bera

比尔沙 Birsha

伯拉 Bela

保罗豪普 Paul Haupt

《巴勒斯坦勘探》 The Palestine Exploration

毕博罗斯 Byblos

C

C.J.加德 C. J. Gadd

D

《地球编年史》 The Earth Chronicles

底比斯 Thebes

丹德拉 Dendera

《第一王朝的王陵》 The Royal Tombs of the First
Dynasty

《都灵纸草》 Turin Papyrus

《第四突击纸葶》 Fourth Sallier Papyrus

德婆 Devas

帝奥斯 Dyaus

敦奴 Dunnu

《大洪水之前的城市》 Antediluvian cities

多达利姆 Dodanim

杜英法罗 Bau-ef-Ra

戴迪 Dedi

《调查》 Untersuchungen

丹 Dan

《东方史料》 Orientalia

德尔 Der

杜尔-鲁 Dur-Ilu

D.H.黑格 D. H. Haigh

杜尔马哈拉尼 Dur-Mah-Ilani

德莱海姆 Drehem

《达斯时代史诗》 Das Era-Epos

帝奥斯-皮塔 Dyaus-Pitar

E

E-尼玛尔 E-Nimmar

恩麦杜兰基 Enmeduranki

E.齐拉 E. Chiera

恩利利特 Enlilite

E.贝格曼 E. Bergmann

E.姆西 E.MUSH

恩纳图姆 Eannatum

E.D.冯·布伦 E. D. Van Buren

厄里倪里斯 Hrinyes

F

腓力斯人 Philistine

弗尔坎 Vulcan

弗拉维·约瑟夫 Flavius josephus

弗林德斯·皮特里 Flinders petrie

菲比 Phoebe

伐楼拿 Varuna

《吠陀经典》 Rig-veda

佛陀 Budah

凡格瑞达 Vangrida

F.赫罗兹尼 F. Hrozny

凡尔赛 Versailles

《反驳阿皮翁》 Against Apion

F.莱纳们特 F. Lenormsnt

弗拉姆保尔 Franz M. Bohl

弗栗多 Vritra

G

歌格 Gog

高加索 Caucasus

古提姆 Gutium

冈比西斯 Cambyses

该撒利亚 Caesarea

盖布 Geb

《工作和生活》 Works and Days

古埃斯 Gyes

甘露 Sukra

哥莫 Gomer

《古代东方研究》 Altorientalische

《给奈格尔的祈祷和赞美诗》 Gebete und Hymnen
an Nergal

《怪柳和枣椰树寓言》 The Fable of the Tamarisk
and the Datepalm

格西提南娜 Geshtinanna

古蒂亚 Gudea

古提人 Gutian

果美 Go'im

《国王之书》 The Book of Kings

《古代东方圣约书的收集与整理》 Das Alte
Testament Im Lichte Des Alten Orients

H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海伦 Helen

荷马 Homer

赫克托 Hector

海因里希·谢里曼 Heinrich Schliemann

哈克汉姆-阿尼什 hakham-anish

哈特城 The city of Hut

海因里希·布鲁格施 Heirenchi Brugsch

赫利奥波利斯 Heliopolis

赫里奥坡里坦 Heliopolitan

赫尔墨斯 Hermes

《哈列夫的纸草书》 Papyrus of Hunefer

哈特 Hath

赫美拉 Hemera

亨克堂切瑞斯 Hekatoncheires

哈莫斯山 Haemus

赫拉克里斯 Heracles

哈奴曼 Hanuman

哈塔斯利西 Hattusilish

哈提 Hatti

赫巴特 Hebat

哈兹 hazzi

《鹤嘴锄神话》 The Myth of the Pickax

霍华德·维瑟 Howard Vyse

胡夫 Khufu

哈姆弗莱斯·布莱维 Humphries Brewer

哈尔萨格 Harsag

哈夫拉 Khafra

哈德德夫 Hor-De-Def

哈姆 Ham

《混杂的巴比伦文本》 Miscellaneous Babylonian

海因里希·热曼 Heinrich Zimmern

哈拉帕 Harappa

赫瑞克里欧坡利斯 Heracleopolis

荷岛拉么 Khedorla'omer

《汉穆拉比的书信和铭文》 The Letters and
Inscriptions of Hammurabi

汉穆拉比-巴尼 Hammurabi-bani

哈特谢普苏特 Hatshepsut

哈比鲁 Hapiru

赫雷米亚斯 Jeremias

哈比鲁 / 哈皮如 Habinu / Hapinu

H.C.特朗布尔 H. C. Trumbull

赫多尔拉美尔 Khedorlaomer

荷布特特 HorButet

哈索尔 Hathor

哈克思 Hyksos

I

I.M.布雷克 I. M. Blake

J

加沙 Gaza

《金字塔文本》 Pyramid Texts

杰耿迪斯 Gigantes

迦楼罗 Garyda

J.赫伯特 J. Herbert

J.缪尔 J. Muir

迦叶 Kasyapa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济拉 Zillah

贾万 Javan

吉奥普斯 Cheops

J.博伦鲁切 J. Bollenrucher

《近东的早期文明》 Earliest Civilizations of the
Near East

吉利达 Gilead

基利亚特亚巴 Kiryat Arba

J.冯·戴克 J. van Dijk

《吉尔伽美什史诗》 Epic of Gilgamesh

吉尔苏城 Girsu

基角拉 Gigunu

J.加斯唐 J. Garstang

J.W.杰克 J. W. Jack

加低斯巴尔内亚 Kadesh-Barnea

《加低斯巴尔内亚》 Kadesh-Barnea

基拉尔 Gerar

K

昆兰 Quram

克辛斯 kittians

《库普利亚》 kypria

库德城 Kutha

肯努 Khennu

卡 ka

科俄斯 Coeus

克利俄斯 Crius

克罗诺斯 Cronos

科托斯 Cottus

克罗托 Clotho

克克里特 Crete

凯莱斯 Fates

卡西乌斯 Casius

卡西雅伯 Kas-Yapa

克兰亚 Karanja

卡马克 Kamak

卡哈特 Kahat

《库玛而比周期》 The Kumarbi Cycle

库米亚 Kummiya

凯恩 Ka'in

科提姆 Kittim

库施 Cush

卡利夫·阿尔玛门 Caliph Al Mamoon

库拉布 Kullab

《库热的领袖那拉姆-辛》 The Kuthean Legend of
Naram-Sin

《库德城国王》 The King of Kutha

K.M.凯尼恩 K. M. Kenyon

库杜尔-拉格玛 Kudur-Laghamar

卡得美亚人 Cadmeans

L

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卢里斯坦 Luristan

拉吉 Lachish

拉伯沙基 Rab-shakeh

拉皮特斯 Lapetus

流特斯 Lustier

拉克西斯 Lachesis

拉姆 Ram

楼陀罗 Rudra

罗摩 Rama

拉马奇 Namuchi

拉瑟提亚 Nasatya

拉马 Lama

力鲁 Lillu

莉莉塔 Lillitu

莉莉日 Lilith

L.W.金 L. W. King

里纳博 Nin-ab

路德 Lud

《卢伽尔-e 》 Lugal-e

《拉姆传奇》 Legend of the Ram

《历史开始于苏美尔》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朗戈 Nungal

卢加尔班达 Lugalbanda

《卢加尔班达和呼兰山》 Lugalbanda and Mount Hurum

《卢加尔班达和恩麦卡尔》 Lugalbanda and Enmerkar

《卢加尔班达史诗》 The Lugalbanda Epic

卢加尔基西 Lugal-zagesi

《列王记》 Kings

L.卡尼 L. Cagni

M

弥赛亚 Messianic

摩押 Moab

玛各 Magog

密涅瓦 Minerva

玛舍里 Murshilis

米吉多 Megiddo

穆瓦塔里斯 Muwatallis

米提里提 Mitinti

美地亚 Media

孟菲斯 Memphis

马拉松 Marathon

马其顿王国 Macedonia

曼涅托 Manetho

美尼斯 Menes

米纳 Mena

玛特 Maat

梅特涅石碑 Metternich Stela

密苏里州 Missouri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 McDonnell Douglas

缪斯 Muses

摩涅莫辛涅 Mnemosyne

墨利亚神女 Meliae

马-艾西 Mar-Ishi

米特拉 Mitra

魔录多 Maruts

马鲁特 Marut

玛阿特-勒胡鲁-拉 Maat-Neferu-Ra

米坦尼王国 Mitanni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麦努哈 Meluhha

马根 Magan

马格 Magog

马代 Madai

密塞 Meshech

麦希 Mizra'im

摩西山 Mount Moses

米塞利诺斯 Mycerinus

门卡拉 Menkaure

麦什拉姆 Meslam

莫阿布山 Mount Moab

玛拿西 Manasseh

莫蒂默·惠勒 Mortimer Wheeler

摩亨佐-达罗 Mohenjo-Daro

马里 Mara

曼奴丹奴 Mannu-Dannu

摩里斯·兰伯特 Maurice Lambert

M.C.阿思托 M. C. Astour

玛尼叟 Manetho

米哈 Milkha

莫克热德克 malkizedek

孟图赫特普 Mentuhotep

马末利平原 Mamre

莫哈韦沙漠 Mojave Desert

马尔斯 Mars

孟奈菲 Men-Nefer

玛米 Mammi

N

奈格尔 Nergal

《那拉姆-辛的传说》 The Legend of Naram-Sin

奈里 nairi

尼斯洛 Nisroch

尼科 Necho

努比亚 Nubia

《努比亚的埃及》 Egypt in Nubia

纳尔迈 Narmer

妮芙提丝 Nephtys

那波特海特 nebt-hat

涅其-阿特夫 Netch-Atef

尼克斯 Nyx

纽墨菲 Nymphs

尼克斯纳米西斯 Nyx nemesis

妮莎 Nyssa

拿辖 Nahash

纳得 Nud

那尔迈 Nar-Mer

宁呼尔萨格 Ninhursag

尼布卡 Nebka

宁图纳 Nintulla

宁树图 Ninsutu

纳日 Ninkashi

纳结 Nazi

宁达拉 Nindara

拿破仑 Napoleonic

宁吉什西达 Ningishzidda

宁迦尔 Ningal

尼泊山 Mount Nebo

拿弗他利 Naphtali

勒格 Nege

努戈 LU.GAL

尼达巴 Nidaba

尼那戈 Ninagal

宁松 Ninsun

南姆 Nanum

那哈尔 Naharin

尼古拉施耐德 Nikolaus Schneider

那卡 NakhI

尼普蕊提斯 Nippurites

宁玛赫 Ninmah

奴南利尔 Nunamnir

努戈 LU.GAL

O

欧日瑞斯山 Mount Othyres

P

佩皮 Pepi

帕第 Padi

佩鲁希昂 Pelusium

皮同 Pi-Torn

普鲁塔克 Plutarch

品达 Pindar

毗湿奴 Vishnu

普善 Pushan

佩南亚 Parnaya

P.德哈米 P. Dhorme

佩扫 Peitho

皮莱格 Peleg

P.哈兰德 P. Harland

P.F.戈斯曼 P. F. Gossmann

Q

乾闥婆 Gandharvas

乔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

切夫伦 Chephren

乔治·A.巴顿 George A. Barton

R

热舍尔 Zeser

瑞亚 Rhea

瑞胡 Rehu

芮发特 Riphat

瑞西阿达德 Rish-Adad

如尔 Re'u

瑞八图 Rabattum

S

十字军 Crusaders

萨拉森人 Saraee

疏割 Succoth

舍鲁金 Sharrukin

萨尔贡 Sargon

闪族 Semitic

沙巴图 subartu

沙提姆 sutium

舍尼博 Sillibel

沙利色 Sharezzer

萨拉米斯 Salamis

锁安 Zo'an

塞提 Seti

舒 Shu

斯马 Sma

塞缪尔·伯奇 Samuel birch

S.B.摩尔瑟尔 S. B. Mercer

圣路易斯 St. Louis

沙巴寇 Shabako

《颂诗》 The Odes

《神谱》 The Theogony

史崔勒斯 Strainers

色雷斯 Thrace

舍巴尼克舍勒特 serbonic sealet

赛博尼斯湖 Serbonis

瑟奇 Tvashtri

苏利耶 Surya

索玛 Soma

沙西拉 Sushna

沙巴拉 Sambara

苏丹-土丘 Sultan-Tepe

S.N.克雷默 S. N. kramer

《苏美尔文学尼普尔文本》 Sumerische Literarische
Texte aus

Nippur

圣凯瑟琳山 Mount St.Katherine

塞缪尔·盖勒 Samuel Geller

《神的主权》 La Souveraine des Dieux

《苏美尔神庙赞美诗汇编》 The Collection of the
Sumerian Temple Hymns

苏尼姆 Shulim

沙马氏 Shamash

《〈圣经〉考古学学会交流》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斯蒂芬·兰顿 Stephen Langdon

莎佩勒特 Sarpanit

《苏美尔人的神话》 Sumerian Mythology

舒革娅 Shugia

《萨尔贡传奇》 The Legend of Sargon records

《萨尔贡编年史》 Sargon Chronicle

撒玛利亚 Samaria

《所有MEs的女王》 Queen of All the MEs

《神宁吉日达》 The God Ningizzida

舒哈达库 Shuhadaku

舒辛 Shu-Sin

史纳比 Shinab

闪-希伯 Shem-eber

色持 Shelach

赛如 Serug

色目 Shechem

斯帕托 Spartoli

闪可因 Shaveh-Kiryatayim

斯蒂山谷 Vale of Siddim

舍不 Shebu

色耶尼 Syene

萨来 Sarai

T

特洛伊 Trojans

特摩斯三世 Thothmes III

图如库 turukku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 Tiglat-Pileser I

透特 Thoth

《太阳翼碟传奇》 Die Sage von der geflugten
Sonnenscheibe

塔肯 Ta-khenn

塔尼斯 tanis

托勒密·菲勒德哈斯 Ptolemy philadelhus

塔乌尔 Ta-Ur

塔-尼特尔 Ta-Neter

提姆 Tem

泰芙努特 Tefnut

塔尔塔罗斯 Tartarus

忒伊亚 Theia

特耶斯 Thetys

特冯辛 typhaonion

提婆 Deva

塔拉 Tara

唐克娜 Damkina

提革拉昆列色 Tiglat-Pileser

《天空之神》 Kingship in Heaven

托伽马 Togamah

塔希斯 Tarshish

特耳革哈舒 Tell Ghassul

提哥亚 Tekoah

陶克尔德·雅克布森 Thorkild Jacobsen

特洛 Tello

泰尔 Tidhal

泰得古拉 Tidhal

托马斯 Toumosis

T.E.皮特 T. E. Peet

替尔胡 Tirhu

托斯-么思 Thoth-mes

图的-古拉 Tud-Ghdhal

提鲁 tillu

W

瓦拉 Warahshi

瓦瓦 Ua-Ua

《亡灵书》 The Book of the Dead

W.马克斯·穆勒 W. Max Muller

乌纱斯 Ushas

维戈瓦斯 Navagvas

乌利库梅 Ullikummi

W.W.哈罗 W. W. Hallo

W.L.莫兰 W. L. Moran

W.G.兰伯特 W. G. Lambert

威廉哈罗 william hallo

威斯卡 Westcar

《我歌唱众神的母亲之歌》 I Sing the Song of the
Mother of the Gods

维也纳 Vienna

《我歌唱众神之歌》 I Sing the Song of the Gods

乌姆-舒马尔 Umm-Shumar

《为埃利都唱赞美歌》 Yymn to Eridu

W.S.C.波司卡文 W. S. C. Boscawen

乌马西 UL.MASH

乌图-黑格尔 Utu- Hegal

文森特舍尔 Vincent Scheil

乌加里特语 Ugaritic

W.F.奥尔布莱特 W. F. Aibright

《乌尔的历史和古迹》 History and Monuments of
Ur

《乌鲁克挽歌》 The Uruk Lament

雪松山 Cedar Mounatain

西顿 Sidon

希西家 Hezekiah

沃尔特.B.伊莫里 Walter B. Emery

许配里翁 Hyperion

西弥斯 Themis

西西里岛 Sicily

锡兰 Ceylon

夏皮努尼马 Shuppilulima

辛沙里什库 Sinsharishkun

《禧年书》 Book of Jubilees

夏得特博 Shid-tab

希伯 Eber

西奥菲勒捏 Theophilus

辛-已地那 Sin-Idinna

希特勒 Hitler

夏吉帕达 shagipada

希罗多德 Herodotus

夏佩特 Shupat

Y

约翰·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

犹太 Judah

以东 Edom

亚扪人 Ammonites

亚该亚人 Achaeans

《伊利亚特》 Iliad

耶利米 Jeremiah

以倘 Etham

亚甲 Agade

亚实突 Ashdod

以革伦 Ekron

亚拉姆语 Aramaic

亚德米勒 Adrammelech

《伊西斯和奥西里斯》 De Iside et Osiride

伊雷亚 Eraea

伊吉潘 Aegipan

雅利安人 Aryans

因陀罗 Indra

叶雅亚提 Yayati

《印度神话》 Hindu Mythology

伊吉吉 Igigi

雅雷德 Yared

伊莉莎 Elishah

英西格 Enshag

伊姆杜吉德 Imdugud

英克特斯 Enkites

耶利哥 Jericho

亚历克西斯·马伦 Alexis Mallon

盐山 the salt Mountain

以法莲 Ephraim

伊尼德 Enid

《伊南娜和比鲁鲁的神话》 The Myths of Inanna
and Bilulu

雅模利 Yarmuli

伊比辛 Ibbi-Sin

伊拉撒 Ellasar

《耶利哥故事》 The Story of Jericho

亚兰-那哈尔 Aram-Naharim

以撒 Isaac

亚伯 Abram

《宇宙中的苏美》 Der Kosmos Von Sumen

《亚伯拉罕在苏美尔战争？》 Abraham Sumerer

亚玛力人 Amalekite

伊什-那尔 Ish-Naar

以舜 Ishum

伊什比埃拉 Ishbi-Era

依西米达甘 Ishme-Dagan

伊斯拉艾 Isra-El

优西比乌 Eusebius

依沙瑞拉 Irsirra

亚萨 As-Sar

Z

朱迪亚 Judea

扎格罗斯 Zagros

扎卜河 zab river

朱利叶斯·阿非利加努斯 Julius Africanus

《祖的神话》 The Myth of Zu

《赞美深渊之神》 Ludlul Bel Nimeqi

詹姆斯梅拉尔特 James Mellaart

《最痛苦的呼喊》 The Most Bitter Cry

佐阿 Zoar

子比 Zebi'im

子可-宜立舒 Zikir-ilishu

佐非山 Mount Zophim



失落的国度

The Lost Realms
失落的国度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Zecharia Sitchin)

张甲丽 宋易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IV
地球编年史
第四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国度 / (美) 撒迦利亚·西琴
(Zecharia Sitchin) 著; 张甲丽, 宋易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7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5594-3411-1

I. ①失… II. ①撒… ②张… ③宋… III. ①印加文
化—通俗读物 ②玛雅文化—通俗读物 IV. ①K778.2-49
②K73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0260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9-397号

THE EARTH CHRONICLES IV: THE LOST REALMS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 1990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NER TRADITIONS, BEAR & CO.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Chongqing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失落的国度
著 者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译 者	张甲丽 宋 易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张雪雅
出版统筹	孙小野
封面设计	 金鹰文化·车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85千字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2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3411-1
定 价	4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地球编年史》关注的焦点终于转移到了美洲……
而一切依然如此神奇！

——《灯塔》季刊（The Beacon）

※在哥伦布之前的公元前3000年，是否早已有人到达了美洲？他们是谁？从何而来？

※玛雅、阿兹特克、奥尔梅克、托尔特克、印加……
这些突然出现并且突然消失的美洲古代文明是一个孤立系统，还是《圣经》中该隐的迁移之地？

※出于对黄金的需求，降临于苏美尔的外星诸神也成了美洲的诸神？最终，他们又如何把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带回了地中海？

出色的学识与完备的证明！

□□《UFO》杂志（UFO Magazine）

以高度的科学知识完成对美洲史前文明的探索，令人难忘。

——《科学与宗教新闻》杂志（Science & Religion News）

中译本总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十年前，这套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在发行之首30周年之后引入中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而这套书的再次出版，我相信会再一次掀起一股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探索热潮。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人类在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应该说，大多数对人类进化及其文明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物种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

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语 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 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 e.ri.du，而这个词的本义竟是“遥远的家”！

——其实，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者，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

在他看来，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30万年前的一批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

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上百万年历史。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缘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

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我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有迹象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会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将是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西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做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期待着一个有关地球和人类起源与文明新的探索热潮，将随着《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的出版再次出现。

宋易

2019年5月20日于成都

原版再版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丛书的第四部——《失落的国度》，已经成为去“新世界”探访前哥伦比亚文明的旅行者的一本必备书。它之所以有如此际遇，不仅仅是因为它极其详尽地描述了那里的主要考古学遗址，更是由于书中还创造性地介绍了这些遗迹与“旧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貌似孤立的史前文明其实与我们这个行星上所有神与人的传说源于一体。

就像这个系列丛书的其他几部所遭遇的情形一样，自从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新的探索发现和科学进步一直在有力地支撑和增强该书的基本观点和最终结论。关于史前时期的移民潮，人们曾经断言，面对这么多不利条件，最早的移民不可能在冰河时期从北方横跨大陆到达美洲，而只可能从南方乘船穿过太平洋到达美洲。而本书却在一开始就把这条被人们认为不可能的移民路线视为真实的存在，并指出它渊源有自，是基于中美洲及南美洲古老的传说或神话之上的。后来，那些新的科学发现更加坚定了作者这个长时间以来信奉的人类史前传说。但这些看法或理论对其他一些学者来说，则是将其作为想象出来的神话而没有纳入学术考虑的，而它们实际上是真正发生过的史事，是远古知识在今天的残留记

忆。

对于史前美洲那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而言，新的发现肯定了它真的存在过，并为新大陆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同时，这些新发现也进一步支持了本书关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有着千年以上的联系的结论。而且，对于众神体系的身份的重新识别，也确认了两个世界文明的胶着——苏美尔/赫梯文明中的上帝阿达德/特舒卜，在南美文明中是以印加创世神维拉科查的面貌出现的；而苏美尔/埃及文明中的大神宁吉兹济达/透特，则是中美洲文明中的“羽蛇神”奎扎科特尔。

两个似乎毫无联系的事件最终阐明了我们关于非洲-奥尔梅克之谜的结论的正确性。这使我得以在本书中指出：他们与透特一起，在公元前3113年来到了中美洲。

在2000年，又出现了最新的证据——美国宇航员戈登·库珀在他的《信仰的跳跃》一书中，回忆了他是如何被派遣到墨西哥，以及他的团队又怎样误入了奥尔梅克的废墟遗址。官方的历史学家因此被召集。“关于废墟的年代，”库珀写道，“可以肯定是公元前3000年。”他曾给了我一段他们探访废墟时的录像，在其中，奥尔梅克文明的年代被再次确认为公元前3000年。

蓄须人——明显是近东的人——的奥秘依旧难解，但他们出现在玛雅时代的结论已经被推翻。也许正是他们将

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带回了地中海地区。如果是这样，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将是人类记忆的反映——而本书也正是如此。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0月于纽约

原版首印前言

在欧洲编年史上，新大陆的发现刻有埃尔杜拉多（“黄金国”）的深深印记，即对黄金的疯狂找寻。但征服者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不过是在对地球上这片“新”的土地进行重新搜索而已，因为同样的事情在很多个世纪前早就发生过了！

然而，当新的进入者一旦发现，在他们之前，财富就已经被触及，则不免沉浸于那些关于贪婪的传说和对更多无度掠夺和肆意破坏的记录之中。而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旧大陆，在《旧约》中，也有关于那个时代欧洲人遭遇文明时是多么困惑的记载。现在，这一切和旧大陆是如此相似：王国和皇宫，城市和圣域，艺术和诗歌，同天空一样高的庙宇，祭司以及类似于十字架的象征物和对创造者的全部信仰。最后，还有关于那个须发皆白的大神的传说：虽然他已经死去，但承诺一定会回来。

困扰着西班牙征服者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的神秘及他们的先祖之谜，在500年后的今天，也依然使学者们以及像我们这样的门外汉们感到困惑。

如何、何时并且为什么会有如此伟大的文明出现在

新大陆上，这难道仅仅是巧合？我们对他们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显现出其承袭了古老欧洲的文明？

答案只能在那些可以被接受的事实中找寻，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神话。我们的论点是，地球上确实存在“那些从太空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人。

而本书再次对此提供了证据。

大事件年表

(公元前3760年—公元1519年)

时间	事件
公元前3760年	阿努造访地球。
公元前3450年	马杜克想让他的城市巴比伦取得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王者地位，被恩利尔和尼努尔塔给挫败了，这件事牵扯到的人类因修建巴别塔成功，而让神做出了分散人类、混乱其语言的决定，唯一的文明及其语言被分裂了。
公元前3100年	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初步文字的尼罗河文明形成了。
公元前3100年	在神和半神之后，法老登上埃及的王位。
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	黄金被用来装饰寺庙，并为神服务。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时，皇家开始使用黄金。
公元前2400年	在的的喀喀，曼科-卡帕克被给予了黄金杖，并被送到了库斯科的黄金区域。星球上出现了安第斯文明：通过给安第斯人一把斧头，达到让他们为诸神挖掘黄金的目的。
公元前2024年	尼努尔塔带领的阿努纳奇害怕西奈的太空站被马杜克的追随者控制，用核武器摧毁了苏美尔和它最后的都城乌尔，而马杜克此时争分夺秒地带领着迦南和亚摩利军队夺得了巴比伦的王权。
公元前2000年	奥尔梅克人的文明开始降临于墨西哥湾海岸一带。
公元前1500年	查文文明和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突然出现。
公元前1400年	奥尔梅克人正在墨西哥其他地方建立伟大的“庆典中心”。
公元前1200年 (有人认为是公元前1500年)	奥尔梅克人的文明在40多个地方得以繁荣。到了公元前800年，已经遍及整个中美洲。
公元前1000年	所罗门国王和腓尼基国王共同派遣海上舰队远征非洲寻金，被风或大西洋洋流带到了尤卡坦海岸。
公元前600年	腓尼基人为了寻找黄金环绕非洲，公元前425年的时候，在汉诺的领导下环航西非，建立起黄金和奴隶供应站。
公元700年	托尔特克人建立了新的都城图兰。
公元987年	托尔特克人在托皮尔金·奎扎科特尔领导下离开图兰，来到了尤卡坦半岛。

公元1168年左右	图兰变成了荒城，走向破败。
公元1325年	墨西哥人或特诺奇人于公元1325年建立特诺奇蒂特兰。
公元1492年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并在第二年返回西班牙，带回四个“印第安人”以及从传说中的城市——黄金城获取的大量黄金饰品。
公元1519年	西班牙人抵达墨西哥，略施小计就骗得了足以装满整个船舱的黄金。

目录

版权信息

中译本总序

原版再版序

原版首印前言

大事件年表

第一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

第二章 该隐的失落国度

第三章 蛇神的王国

第四章 丛林深处的天空观察者

第五章 漂洋过海的陌生人

第六章 金魔棒的王国

第七章 太阳仍在的日子

第八章 天堂之路

第九章 失而复得的城市

第十章 新世界的巴勒贝克

第十一章 金属锭的来源地

第十二章 黄金眼泪的神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第一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

托莱多是位于马德里以南约一小时车程的安静的乡下小镇，然而任何一个去西班牙的游客都不会错过参观它的机会，它的围墙里仍然保存着富含多样文化和历史印记的古迹遗产。

据当地传说所述，托莱多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由《圣经》里讲到的诺亚的后代所建。许多人坚持认为它的名字来自希伯来语中的托莱多（意为“一代历史”）。它古老的房屋和壮观的礼拜堂，见证了西班牙的基督教化——摩尔人的起起伏伏，穆斯林的统治以及对辉煌的犹太遗产的根除。

1492年，对于托莱多，对于西班牙以及所有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在那一年，历史延长了三倍。所有这些事情都在西班牙——一个地理上被称为伊比利亚的国家发生。对这个名字唯一的解释，是只有那里最早的定居者可能知道的希伯来词语伊比利。伊比利亚的一些重镇已经被穆斯林占有，当1469年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德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结婚后，伊比利亚半岛上战火不断的列国才第一次得到统一。在统一的10年时间里，

他们发动了击退摩尔人的军事行动，使得西班牙团结在天主教的旗帜下。在1492年1月，随着格林纳达的沦陷（被摩尔人彻底击败），西班牙终于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同年3月，国王和王后签署了驱逐令，到那一年的7月31日，所有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都要被驱逐。还是当年的7月3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我们常说的哥伦布，以西班牙的名义出航寻找西去印度的路线。

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号看到了陆地，并在1493年1月返回了西班牙。为了证明其航海成功，他带回来四个“印第安人”。为了给他领导的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探险提供正当理由，他带来了从当地人那里以及传说中的城市——黄金城获取的大量黄金饰品，那里的人从头到脚戴着黄金镯子，并用黄金装饰脖子、耳朵和鼻子。所有这些黄金，都来自城市附近储量丰富的金矿。

在第一批黄金从新大陆被带到西班牙后，虔诚的、被人称为“天主教母”的伊莎贝拉命令要精心保管它们，并将其赠送给托莱多大教堂，那是西班牙天主教统治集团里的传统所在地。时至今日，当游客被引领着参观大教堂的宝库，即一间由深色格网所保护，摆满了几个世纪前捐赠给教堂的珍贵物品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但不能触摸）那些由哥伦布带回来的第一批黄金。

现在人们广泛认可的是，当年的航海旅行远不止是寻找去印度的新路线。有力的证据表明，哥伦布是一个

被迫改变信仰的犹太人；有着同样转变的他的赞助人，应该看到了一个通往自由土地的途径。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有着发现天堂之河和永葆青春的幻想。哥伦布自己也只在他的个人日记里，提到过一些神秘的野心。他视自己为有关新时代的远古预言的履行者，而这个时代始于在地球的尽头发现新大陆。

但是哥伦布足够理智地认识到，在他从首次航海带回的信息里，提到黄金的是最受人瞩目的。他坚信“贵族会向他展示”“黄金诞生”的神秘之地，因此成功说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为他的第二次航海提供更大规模的舰队，接着会有第三次。然而，到了那个时候，国王派遣了许多大臣以及随行的人，他们监督并干预着哥伦布这个舰长的决定和行动。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哥伦布被囚禁着返回西班牙的途中加剧，理由仅仅是他曾虐待一些手下。尽管国王和王后立刻释放了他并给予了他金钱赔偿，但他们也承认，哥伦布是一个好舰长，却不是一个好长官，而且很明显，他不能逼迫印第安人说出黄金城的真实地点。

而哥伦布更多地依靠古代预言和《圣经》引文来与之对抗。他搜集所有的资料，写成了一本书，名叫《预言之书》，呈献给国王和王后。目的是使他们相信，西班牙是注定统治耶路撒冷的，而哥伦布是被上天挑选出来成为第一个发现黄金诞生之地的人，并以之来实现那

个目标。

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是《圣经》的信徒，于是他们同意哥伦布再航行一次，他们相信了哥伦布声称的曾经发现了天堂四条河的其中一条河的入海口（现在称之为奥里诺科河）的言论；像《圣经》里所说，这些河流中的其中一条叫比逊，是围绕着哈腓拉全地的，“那是黄金诞生的地方”。

但这最后一次的航行遇到了比以往三次更大的困难和痛苦。哥伦布于1504年11月7日返回西班牙，他因关节炎变跛，而且瘦得皮包骨头。还没到11月月底，王后伊莎贝拉就去世了。国王费迪南德因对哥伦布有好感，决定让其他人编写由哥伦布准备的最终备忘录，备忘录里编纂了新大陆里主要黄金资源存在的证据。



“伊斯帕尼奥拉岛将为你不可抗拒的权威提供所有所需的黄金。”哥伦布就当时由海地和多米尼克共和国分管的那座岛，向他忠实的资助者保证。西班牙殖民者在那里把当地印第安人当奴隶劳工来用，的确成功地挖掘出大量的黄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的国库从伊斯帕尼奥拉岛运来价值相当于50万枚金币的黄金。

事实证明，西班牙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经历，将

在广阔的大陆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短短20年间，本地人逐渐灭绝或者逃走，金矿也逐渐枯竭，西班牙人的幸福感转变成了失望和绝望，他们在寻找财富的路上变得更加大胆，继而在更多未知海岸登陆。其中一个早期的目的地就是尤卡坦半岛。1511年，到那里的第一批西班牙人是遇难船只的幸存者；而到了1517年，三艘船在弗朗西斯科·赫尔南德斯·德·科尔多巴的护航下，从古巴驶达尤卡坦，目的是获取奴隶劳工。令他们惊奇的是，他们竟然遇到了石头建筑、庙宇以及上帝的神像；而对本地居民（西班牙人把他们称为“玛雅”）来说，不幸的是，这些西班牙人也“发现了一些他们以前拿到过的黄金制品”。

西班牙人到来的记录以及对尤卡坦的征服，主要基于弗瑞·迭戈·德·兰达在1566年写的名为《有关尤卡坦》的报告。迭戈·德·兰达说道，赫尔南德斯和他的伙计曾冒险探秘巨大的阶梯金字塔、动物的神像和雕塑，以及庞大的内陆城市。然而，他们想要抓获印第安人时遭遇猛烈反抗，甚至动用了船上的加农炮。他们伤亡惨重，赫尔南德斯自己身负重伤，只能被迫撤退。但是，当他刚回到古巴，就建议进行进一步探险，为了那片富饶的土地，更为了黄金。

一年后，另一支探险队离开古巴前往尤卡坦。他们在科苏梅尔岛登陆，接着发现了新西班牙（1521年西班牙在美洲设立的殖民地总督辖区）的帕奴可和塔巴斯哥

省。西班牙人这次不仅使用武器，而且用可以拿来交易的众多商品武装自己，因为他们既碰见了有敌意的印第安人，也碰见了友好的印第安人。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石制建筑物和纪念碑，触摸了以尖锐的黑曜石为尖端的弓箭和长矛，并仔细观察了人工打造的物品。许多东西是石制的，普通或不太珍贵；其他像黄金一样闪亮，但经过仔细检查，被证实只是铜制的。与期待相反的是，那块土地里黄金物品很少，而且没有矿产，没有金矿，也没有其他金属。

那金子呢？即使很少，究竟在哪里呢？他们通过交易得到了信息，玛雅人说，黄金来自西北方，那里是阿兹特克的领土，资源充足丰富。

在墨西哥心脏地区的丘陵地带，历史上有关阿兹特克王国的发现和征服，与一个名为赫尔南多·科尔提斯的人有关。1519年，他率领由11支船队组成，包括600名船员、大量珍贵稀有马匹的真正舰队，从古巴出发。他慢慢地在尤卡坦海湾海岸前进，停泊、上岸、重新上船。他在玛雅文化影响衰弱、阿兹特克开始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建立了基地，并将其命名为维拉克鲁斯州——此地至今仍然以此命名。

在那个令西班牙人万分惊奇的地方，阿兹特克统治者的使者似乎要欢迎他们并赠予其精美的礼物。根据目击者博纳尔·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在《对新西班牙征服的

历史》一书中的描述，礼物包括“一个像太阳的轮子，车轮一样大，上面有很多图片，由纯金打造，让人叹为观止，后来有人称了它的重量，说它值一万多金比索”。另外一个更大的轮子，“银制的，模仿月亮，惟妙惟肖”。还有一个连帽檐内都填满黄金颗粒的头盔，由稀有的绿咬鹃鸟羽毛制作的头饰（这个收藏品仍在维也纳民族博物馆里珍藏）。

使者解释说，这些礼物是他们的皇帝蒙特苏马献给神圣的绿咬鹃科特尔的。实际上，绿咬鹃科特尔就是阿兹特克的“羽蛇神”奎扎科特尔，很久以前因战争之神所迫离开阿兹特克之地的大恩人。在众多追随者的簇拥下，它前往尤卡坦，然后朝东走，发誓要在“一苇”年它生日那天重返故地。在阿兹特克历法中，每52年循环一次，因此它发誓回归的那个“一苇”年，每52年才会出现一次。在基督教历法中，1363年、1415年、1467年、1519年这几个精确的年份里，它将回归。而赫尔南多·科尔提斯正好于1519年在阿兹特克领域入口东边的水域里出现。科尔提斯像羽蛇神一样满脸胡须，佩戴头盔，看上去像要实现那个预言了。



图1

阿兹特克统治者提供的礼物并不是随意挑选的，而是富含象征意义的。提供成堆的黄金颗粒，是因为黄金是属于神的神圣的金属。代表月亮的银色磁盘，是因为一些传说声称，羽蛇神在返回天堂后，把月亮当成住所。羽毛头饰和装饰丰富的衣服是为神的回归而准备的。黄金磁盘则是描述52年的循环，以及标注回归之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历法。目前已经发现这种石制的而不是纯金打造的历法磁盘（见图1）。

究竟西班牙人有没有理解这些象征意义，我们不得

而知。如果他们理解了，他们也没有尊重它。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物品只代表一样东西：在阿兹特克帝国里等待他们发掘的大量财富的证据。这些在众多手工珍宝中举世无双的物品，于1519年12月9日从墨西哥被运到西班牙塞维利亚（由科尔提斯指挥，把第一艘运宝船送回了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的孙子查理一世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元首，如古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当时在佛兰德斯，所以船只驶往了布鲁塞尔。这些黄金制品除了有象征意义的礼物外，还包括了许多鸡、狗、虎、狮、猴的金色小塑像以及黄金弓箭。但最令他们惊叹的还是“太阳碟”，直径79英尺，有四枚金币那么厚。著名画家和艺术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看到这些来自“新黄金大陆”的珍宝时，写下了以下一段话：

这些物品都非常珍贵，它们价值十万荷兰盾。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如此让我感到无比雀跃的东西。当我看到这些令人惊叹的艺术品时，我不由为遥远国度里那些能工巧匠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对我面前的东西，我再怎么说也是不够的。

尽管“这些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艺术、宗教、文化或历史价值，对国王而言，它们只代表第一和最后一桶金——他可以用这些黄金帮助他镇压内部暴动以及外部战争。查理国王命令，把这些用珍贵金属打造的物品在到港时就熔化掉，重新制作成金条或银条。

在墨西哥，科尔提斯及其手下态度一致：缓慢向前推进，通过先进武器或者外交手段以及对方的背叛，扫除一切他们遇到的障碍。这些西班牙人，最终于1519年11月成功抵达阿兹特克首府特诺奇蒂特兰，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城。这座城位于湖中央，易守难攻，只能通过堤道才能进入。然而，由于蒙特苏马仍然畏惧神之回归的预言，他和所有贵族都出来迎接科尔提斯及其随从。除了蒙特苏马穿着凉鞋外，其他人都打着赤脚，在所谓的“白种人上帝”面前显得格外卑贱。蒙特苏马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欢迎这些西班牙人的到来，那里遍布黄金，甚至餐具都是金制的。他们还参观了一个装满黄金制品的储藏室。西班牙人略施小计，将蒙特苏马抓住，将其囚禁在他们的驻地；作为释放的条件，他们要求以黄金作为赎金。于是贵族们派人在全国收集黄金。他们上交的黄金物品足以装满整个船舱，船员们满心欢喜地返回西班牙（这艘船半路被法国人拦截，于是引发了战争）。

科尔提斯在阿兹特克内部挑拨离间，因而获得了大量黄金，于是他准备释放蒙特苏马，让他继续掌握傀儡政权。但他的副指挥官没有了耐心，导演了一场对阿兹特克贵族以及高官的大屠杀。在这场骚乱中，蒙特苏马亦被杀害，西班牙人最终获得胜利。由于本身伤亡也很惨重，科尔提斯从城中撤出；在古巴休养并添加了充足的补给后，又经历了许多漫长的战争，他在1521年8月重返阿兹特克。那个时候，西班牙人已经在分崩离析的阿

兹特克强行推广了西班牙法例，价值约60万比索的黄金被挖掘、抢夺，被熔化成块。

当时被占领的墨西哥也是一个黄金新大陆，但是制作、积累这些黄金工艺品的历史长达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很明显，墨西哥不是《圣经》中的哈腓拉之地，特诺奇蒂特兰也不是传说中的黄金城。因此，从不放弃寻找黄金的冒险家和国王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大陆的其他地方。



于是西班牙人在位于美洲大陆太平洋海岸的巴拿马修建了一个基地，从那里向中南美洲派遣探险队和代理商。在那里，他们还听说了理想中的黄金国的诱人传说——埃尔·杜拉多是一个镀金人，是盛产黄金的王国的国王，他每天早晨用撒满金粉的树胶或油彩涂满全身。仅仅为了重复第二天的仪式，到了晚上，他就跳进湖水里洗掉那些黄金和油彩。他所统治的城市位于黄金大陆，一座湖的中央。

据名为《神奇的印第安人》的编年史里讲，第一篇有关黄金国的详尽报道，是由在巴拿马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船员带给他的，版本如下：

根据一个从哥伦比亚来的印第安人所言，那是一个

充满翡翠和黄金的国度。里面发生的事情匪夷所思：他们的国王脱掉衣服，乘坐木筏到湖中央去向上帝献祭。他高贵的外表布满了芬芳的油彩，披着一件包裹全身的金粉外套；他非常华丽尊贵，就像闪闪发光的太阳。

为了观看仪式，许多朝圣者前往并制作了“大量装饰不同、造型各异的金饰品和珍稀翡翠以还愿供奉”，并把它们扔进圣湖里以表诚心。

另一版本是，据称那个圣湖在哥伦比亚北部的某个地方，全身镀金的国王带着“大量黄金和翡翠”前往湖中央。在那里，作为民众使者的人，站在湖周围大声喊叫、演奏乐器，国王把那些送给上帝的宝藏扔进湖里。

还有一个版本，则把那个黄金城称为马诺阿，它位于秘鲁，也就是西班牙人所说的秘鲁。

黄金城的消息在新大陆的欧洲人里不胫而走，而且迅速传回了欧洲大陆。口述的消息迅速付诸文字，描述那片神秘的土地、神秘的湖泊、神秘的国度，以及无人见过的国王，甚至有关每天早上国王镀金仪式的小册子和书籍，也开始在欧洲流传（见图2）。



图2

还有一些人像科尔提斯一样去了加利福尼亚，其他的人则去了委内瑞拉，开始了他们自选线路的寻宝之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副官则完全依靠印第安人的报告。有的人在哥伦比亚发现了瓜达维达尔湖——寻宝断断续续持续了4个世纪，那些寻找人造的黄金还愿物和几代人都用不完的宝物的人确认，只有湖水完全被抽干，那些黄金财宝才能从湖底出现。

其他和皮萨罗想法一样的人，承认秘鲁是正确的藏宝点。两支探险队从巴拿马基地出发，沿着出产足够多

的黄金物品的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线行走，以使他们相信，在秘鲁的努力最终是会有回报的。皮萨罗在获得这次探险的皇家特许以及总督和（将要去征服的省份的）州长的称号后，于1530年带领200人前往秘鲁。

他是怎样只用那么一小部分实力，就占领了由数千名忠于国王、忠于印加文化的、被认为是神的化身的英勇战士所保卫的庞大帝国呢？皮萨罗的计划是重复由科尔提斯成功运用的战略：诱惑统治者，抓住他，获得黄金赎金，然后释放他，并把他改造为西班牙人的傀儡。

事实上是，那些被称为印加人的种族正在经历内战，西班牙人的到来是一种不可预知的恩惠。他们发现在印加国王死后，其“二房夫人”所生的长子对“正妻”所生的儿子才能合法继承王位的规定提出了挑战。当西班牙人到来的消息传到名叫阿塔瓦尔帕的挑战者耳中时，他已经占领了首都库斯科，决定允许这些西班牙人进入内陆（因此远离了他们的船只和防卫）。刚进入安第斯山的一座大城市，西班牙人就派他们的使者带着礼物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他们建议双方领导人在城市广场会面，均不携带武器，没有军事护送，以表诚意。阿塔瓦尔帕同意了。但当他来到广场时，西班牙人袭击了他的护卫队，将他擒获。

作为释放国王的条件，西班牙人要求赎金：把一间高度相当于人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屋顶的大房间填满金

子。阿塔瓦尔帕知道用金制品填满这样一间房意味着什么，但仍然同意了。在他的命令下，黄金器皿被从庙宇和宫殿里搬出来——不同大小、形状各异的高脚酒杯，大口水罐、盘子、花瓶——模仿动植物的装饰品，公众建筑墙壁上一排排的镀金饰品。那间房子花了几周时间才被填满。但这时西班牙人突然改口，说要用纯金装满房间，而不是让工艺品充满空间；这样，印加的金匠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把所有的工艺品熔化制成金块。

历史好像总会重演，阿塔瓦尔帕的命运和降临在蒙特苏马身上的几乎一模一样。皮萨罗打算释放他，让其继续经营傀儡政权；但激动的副官们和教会代表在一次模拟审判中判处阿塔瓦尔帕死刑，罪名是对犯罪的盲目崇拜，以及谋杀他王位的竞争对手——他同父异母的兄弟。

根据当时的一部编年史统计，从印加国王那里获取的赎金总价相当于1326539金比索（黄金的砝码），大约20万盎司重。留给国王一半的财富后，皮萨罗和他的伙计很快把财富瓜分。但每个人分到的财富都超出了他美好的想象，因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征服者们进入首都库斯科时，他们看到庙宇和宫殿简直是布满了黄金。在皇家宫殿里，三间房充满了黄金家具，五间充满了白银家具，有一间囤积了10万块金块（每块大约5磅重）的储藏室，还有一间为要打造成手

工品的珍贵金属准备的房间。一个设计成小窝，便于国王躺下休息的黄金宝座，以及配套的黄金凳子，重25000金比索（大约4000盎司）；甚至用于支撑的柱子都贴满了黄金。那里到处是小教堂，纪念祖先的陵寝，里面也摆满了鸟、鱼等小动物以及耳钉、护胸甲的雕像。在大寺庙（西班牙人称之为Coricancha，即太阳神殿）里，墙壁都挂满了沉重的金牌。它的花园是人工修建的，里面的树木、灌木丛、花朵、鸟儿、喷泉都是金子做成的。在庭院一角，有一片玉米地，它们的叶茎是用银子做的，穗子是用金子做的；那片田地有300英尺宽、600英尺长——那是18万平方英尺的金玉米啊！

在秘鲁，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他们最初轻而易举的胜利，短时间内已经让位于努力反抗的印加叛乱，最初的财富已经让位于通货膨胀的灾难。对印加人以及阿兹特克人来说，黄金是上帝的礼物或者财产，并不是用来交易的。他们从不把黄金当作商品，当作钱。而对西班牙人来说，黄金只是一种获得他们渴望的东西的途径。由于黄金过多但国产奢侈品甚至日常用品缺乏，西班牙人不久后就面临着一瓶酒60比索，一件披风100比索，一匹马1万比索的窘境。

再回到欧洲大陆，黄金白银以及珍稀宝石的流入掀起了一股黄金热，引来了更多对黄金城的投机行为。不管进来多少宝藏，他们都坚信黄金国还没有被找到。一

些人带着信仰、运气、印第安人的正确可读的线索以及神秘藏宝图，踏上了寻宝之路。德国探险家确定，黄金城会在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的上游被找到，也可能在哥伦比亚。其他人则认为应该寻找另外一条河，甚至可能是巴西的亚马逊河。鉴于家庭背景和皇家赞助商的身份，瓦尔特·罗利也许是这些人中最浪漫的。他于1595年从普利茅斯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马诺阿，为伊丽莎白女皇增光添彩。

在他的眼里，马诺阿是这样的：

理想中的黄金帝国，到处覆盖黄金！

光影之间——

不管有多大变化。

变化无常的事件的始源——

人们紧紧抓住令人向往的永不灭亡的希望！

他，和探险的前辈或者后人一样，仍然把黄金城——那个王国，那座城市，那片大陆——视为一个要去实现的梦，“令人向往的永不灭亡的希望”。因为所有寻找黄金城的人都是一条链条上的一个纽带，始于法老之前，延伸于我们的结婚戒指和国家储备。

然而就是这些梦想家，这些探险者，正是他们对黄

金的渴望，向西方人揭露了一个未知的民族以及美洲文明。因此，这些重新扣在一起的纽带，不知不觉地早已存在于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为什么人们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了不可思议的黄金和白银宝藏后，对黄金国的追寻在这么长时间里依然轰轰烈烈？热烈不断的寻宝热，大多可归因于对所有那些财富的源头还未被找到的坚定信念。

西班牙人曾经向当地人严厉质询有关那些大量宝藏源头的问题，不知疲倦地追查每个线索。不久之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加勒比和尤卡坦根本不是源头；实际上，玛雅人表示，他们主要是与其南部和西部的近邻做交易以获得黄金，他们从早期定居者——现在专家通过托尔特克这个名字来识别他们——的金匠那里学的手艺并不精通。那些人是从哪里得到黄金的呢？从上帝那里，玛雅人说。在当地的说法里，黄金被称为上帝的大便，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排泄物”。

在阿兹特克首府，西班牙人了解到黄金确实被认为是属于上帝的金属，对黄金的偷窃是死罪一条。阿兹特克人指出，托尔特克人是他们金匠手艺的老师。那么谁教会了托尔特克人呢？伟大的羽蛇神，阿兹特克人回答道。科尔提斯在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他曾经严

厉地质询过阿兹特克国王蒙特苏马有关黄金源头的问题。蒙特苏马坦白道，这些黄金来自王国的三个省份，一个在太平洋海岸，一个在海湾海岸，还有一个在西南一个有金矿的岛上。于是科尔提斯派人调查上述三个源头。在那三个地方，他们发现印第安人的确在河床里采到黄金，或者收集到因雨水冲洗留在河床表面的金块。在那些曾经有过金矿的省份，似乎只在过去被挖掘过；西班牙人碰到的印第安人早就不在金矿工作了。“那里没有开采中的金矿了，”科尔提斯写道，“我们在表面发现了金块；最主要的源头是河床里的沙子。黄金以粉末的形式被保存在细小的茎秆里或被子里，或者被溶解在小罐里，丢弃在门门里。”一旦准备好，黄金就被送到首都，送回这原本就属于上帝的东西。

虽然大多数采矿学和冶金学专家都同意科尔提斯的结论：阿兹特克人只从事冲积矿开采（从矿山表面以及河床收集金块和金粉），并不包括切割以及在山区的开采工作，但这件事远没有解决。接下来几个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以及冶金专家，总是提到在墨西哥各地发现的史前金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墨西哥的早期定居者，比如托尔特克人，他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但他们的采矿技术比后来的阿兹特克人高明不少。对于“史前金矿”的说法已经被研究人员批驳，因为老式竖井始于西班牙征服者，也被他们所遗弃。在这个世纪之初流传着一种观点，亚历山大·德尔·玛在《珍稀金属的历

史》一书中写道：

就史前金矿而言，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阿兹特克人不知道铁，因此地下金矿实际上就不是什么问题了。现代采矿者在墨西哥发现的老式竖井和采矿工作的遗迹，看起来像是史前采矿的场景，这倒是真的。

尽管这种报道已经写进了官方出版物，但德尔·玛相信，那些地方“是古代生产工作的场所，伴随着火山的剧烈变动，或伴随着熔岩和油布的沉积，这两种情形都被认为是远古遗迹的证据”。最后，他总结说：“这种推断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然而，这并不是阿兹特克人曾经报告过的。他们归因于他们的祖先托尔特克人，不仅因为技术，而且因为他们有着黄金隐藏处的知识，以及从多石的山脉里开采黄金的能力。根据被称为《阿兹特克的真实文化》的阿兹特克的手稿（卷6），米格尔·莱昂·波尔蒂拉写作了《阿兹特克的思想和文化》，文章里这样描述托尔特克人：

托尔特克人心灵手巧；他们所有的作品都很不错，制作精良，值得赞美……画家、雕塑家、珍稀宝石的雕刻匠、羽毛艺术家、陶艺家、纺纱工、纺布工，他们做的所有东西都很有技巧。他们发现了珍贵的绿宝石、蓝玉；他们知道蓝玉及其矿山。他们找到了玉矿，继而找到了埋藏着黄金、白银、青铜、锡以及组成月亮金属的

矿山。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可的是，托尔特克人在公元前数世纪就来到了墨西哥中部的高地，至少比阿兹特克人的出现早1000年，或者500年。但奇怪的是，怎么可能他们能够认识矿产、认识真正的金矿和其他的金属，以及像蓝玉这种稀有的宝石，而他们的后代阿兹特克人却只会从水中收集金块？究竟是谁教给了托尔特克人矿产的秘密？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答案是绿咬鹃科特尔，即羽蛇神奎扎科特尔。



一方面是不断积累的黄金宝藏的秘密，另一方面是阿兹特克获取黄金的有限的能力，这些在印加土地上循环往复。

在秘鲁，和在墨西哥一样，当地人通过采集从山涧冲刷到河床里的金粒和金块来获取黄金。但通过这种方法，年产量不可能与在印加大地发现的大量黄金相提并论。从保存在进入西班牙的官方港口塞维利亚的记录来看，来自新大陆的黄金量大得惊人。至今还存在的印度群岛档案，记录了从1521年到1525年这5年就收到134000比索黄金。接下来的5年（来自墨西哥的赃物）总

数是1038000比索。从1531—1535年，来自秘鲁的出货量开始超过来自墨西哥的装船量，总数增加到1650000比索。在1536—1540年间，秘鲁还是主产地，来自那儿的黄金有3937000比索；在16世纪50年代的10年里，西班牙接收黄金总数几乎是11000000比索。

当时著名的编年史学家之一，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秘鲁编年史》的作者）写道，在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后的几年里，每年从印加王国“榨取”15000厄罗伯（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的重量单位旧称）黄金和50000厄罗伯白银；这相当于600多万盎司黄金以及2000多万盎司白银！尽管谢萨·德·莱昂没有提及这种肆无忌惮的“榨取”持续了多少年，但他提供的数字让我们认识到，西班牙人在印加大地劫掠的珍宝有多少。

这部编年史提到，西班牙人在最初绑架印加国王，得到大量赎金后，对库斯科财富的掠劫，以及对海岸上帕恰卡马克神圣庙宇的大肆破坏，使得他们已经成为在相当多的省份里“榨取”黄金的专家。纵观印加帝国，首府宫殿和庙宇装饰着大量黄金。另一个源头是包含着大量黄金物品的埋葬地。西班牙人了解到，印加的风俗是要对已故的贵族和统治者的墓葬实行封印，使得已经木乃伊化的尸体周围布满他们曾经拥有的宝物。西班牙人怀疑，那些印第安人已经夺走了在隐秘地区埋葬的黄金财宝。有的财宝隐藏在洞穴里，有的被埋葬，其他的被扔

进了湖水里。瓦卡斯太阳神庙是用来祭祀或者用作其他神圣用途的令人尊敬之地，那里，黄金堆积得就像它的真正拥有者上帝的遗弃物一样。

各种与寻宝有关的传说四处流传，再加上即使不用折磨，印第安人也能时不时透露出的一些隐蔽地点的信息，使西班牙人征服印加之后的50年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消息，甚至能渗透到17和18世纪。用这种方式，冈萨洛·皮萨罗发现了一个100年前的印加国王的神秘财富。一个叫加西亚·古铁雷斯·德·托莱多的人，找到了一系列布满神圣财宝的土堆，在1566年—1592年间，他从那里面挖出了价值超过100万比索的黄金。直到1602年，埃斯科巴·科瓦尔从瓦卡托斯卡挖出了价值6万比索的物品。而当莫希河分流时，发现了一批价值60万比索的财宝；编年史学家补充说道，“那里面包括一个大型黄金神像”。

150年前，两位探险家M.A.里贝诺和J.J.冯·楚迪编写了《秘鲁古物》一书，他们曾经比现在更接近那些事物。他们描写道：

在16世纪后半叶短短的25年里，西班牙人从秘鲁出口到祖国的黄金和白银，价值超过4亿枚金币，我们可以设想，赃物总数的90%被那些征服者所得；这个统计里，我们省略了那些为了躲避外国侵略者贪婪的目光而由当地人埋藏的大量珍宝，以及印加王瓦伊纳·卡帕克为了给其长子庆生而下令修建的著名的黄金锁链（这条锁

链700英尺长，像人手腕一样粗），据说它被扔进了乌可斯湖里。

未包括在内的还有满载着充满金粉的金制花瓶的11000头骆驼，这是不幸的阿塔瓦尔帕想要用他的生命和自由换取的东西，以及当部落高层一听说他们敬爱的帝王被判处一种新式惩罚时，就在高山荒原里埋葬的东西。

这大量的黄金来自掠夺已经积累下的财富，而不是来自编年史以及由数字证实的为人所知的持续生产。几十年以来，在可被看见的以及隐藏的财富都被耗尽后，塞维利亚每年的黄金收成减少到大约6000—7000磅。而那时的西班牙人已经使用铁制工具，于是开始征召当地人从事采矿工作。工作异常辛苦残酷，世纪末，大陆人口大幅度减少，西班牙议会还对剥夺本土劳动力的行为强加限制。人们发现了大量银矿脉，于是进行开采，就像在波托西所做的那样；但是也无须解释为何获取的黄金数量从未和西班牙人到来前的大量财富数量相符合。

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里贝诺和冯·楚迪在《秘鲁古物》中写道：

黄金是最受秘鲁人尊敬的金属，他们拥有的黄金数量也比其他国家的多。在印加人的时代，把他们的富足和4个世纪的数量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西班牙人虽

然能从矿产和河流里提取出金子，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印第安人才掌握了这些珍贵物质的矿脉，这是那些征服者及其后代从未成功发现的。

他们还预测说：

有一天秘鲁会揭开她胸前的面纱，那里隐藏着比当今已在加州出产的更奇妙的财富。

当19世纪晚期的淘金热用一种新的方式控制欧洲大陆时，许多采矿专家开始相信所谓的“母脉”，即地球上所有黄金的最终发源地将会在秘鲁被发现。

在墨西哥，有关安第斯山脉普遍接受的观点可以用德尔·玛在《珍稀金属的历史》中的话来说明：

在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秘鲁人获得的珍贵的金属里，几乎全部的黄金都是通过冲刷河流沙砾所得。那里找不到任何本地竖井。对那些露出黄金或白银的山脉进行的挖掘也少之又少。

就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而言（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这是真实的；但在安第斯山脉，就像在墨西哥，史前金矿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远早于印加人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人已经在矿脉源头找到了黄金（印加人在某些地方不想揭露或根本不

知道此事），这种可能仍然是关于那些积攒的宝库貌似可信的解释。的确，根据当代这一课题的最顶尖研究成果，即S.K.洛斯洛普在其著作《西班牙历史学家描述的印加宝藏》中所表明的，“现代矿藏位于处在原始条件下的地方。古代竖井经常被报道，也是原始工具的重要发现，有时甚至发现了被埋葬的矿工的遗体”。

美洲当地人拥有的大量黄金，不管是怎么获得的，仍然提出了另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他们拿这些黄金做什么？

编年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人拿黄金并没有特别用途，只是用来装饰神的庙宇，或献给那些以神的名义管理人民的人。阿兹特克人实实在在地将黄金倾洒在西班牙人脚下，只是相信他们代表回归的神灵。印加人最初也是把西班牙人的到来看成是他们的神灵按照约定跨海而归，后来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大老远来的西班牙人，却对他们认为没有实用价值的金属那么着迷。所有学者都认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并不把黄金当金钱使用，也不会把它和商业价值联系起来。然而他们却从他们的国家里提炼出大量的黄金，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秘鲁海岸的齐穆前印加文化遗迹，19世纪著名的探险家、专业采矿工程师亚历山大·冯·洪堡发现了一片沿着死人墓冢埋藏的黄金。这一发现令他不解的是，为什

么黄金被认为没有实用价值，却要和死人一起埋藏呢？是不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逝者去到来世以后会需要它，或者他们在与祖先团聚时，可以像他们祖先那样使用黄金？

是谁带给他们这种传统和信仰，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谁使得黄金变得这么宝贵，也许是在它的源头对它的追求？

西班牙人听到的唯一答案就是“神灵”。

印加人说，是神灵的眼泪幻化成了黄金。

他们把一切都指向神灵；他们不知不觉地发出了与《圣经》中上帝和先知哈该同样的声音。事实上，这是旧世界的宣告在新世界的巨大回响：

白银是我的

黄金也是我的

万君之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们相信这几句话是解开这种种谜团——神灵、人类、美洲古代文明秘密——的关键。

第二章

该隐的失落国度



阿兹特克首府特诺奇提特兰是一个大都市，到来的西班牙人都对此印象深刻。他们在报告中形容它非常大，虽然不能说比当时大部分的欧洲城市要大，却也布局良好，管理有序。这个城市位于高地中央裂谷中特斯科科湖中的一座岛上，湖水环绕，运河交错，简直就是新大陆的水城威尼斯。连接城市和大陆的又长又宽的堤

道给西班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马路上熙熙攘攘，市场里商贾众多，来自各个地方的商品琳琅满目。皇宫里有许多房间，金碧辉煌，被有着鸟舍和动物园的花园所包围。大广场热闹非凡，用来进行节日庆典和军事游行。

但城市内部却是一个庞大的宗教中心——一条巨大的、面积有100多万平方英尺的矩形大道，环绕着一座装饰着类似于翻滚毒蛇的墙壁。在神圣的庙宇里有20座宏伟的建筑，其中最豪华的就是有着两座高塔的大圣殿，以及近似圆形的羽蛇神庙宇。现在墨西哥城的大广场和大教堂占据了部分古代神圣庙宇的地盘，邻近的街道和建筑也是这样。借着1978年一次挖掘文物的机会，大圣殿很重要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供当代人参观。在过去10年里，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按照比例模型对庙宇进行重建，以恢复其往昔的辉煌。

大圣殿有着类似阶梯金字塔的形状，最高处离地面160米；其地基长宽为150米×150米。它在某些方面代表了建筑技艺的最高水平：就像俄罗斯套娃，外层结构是在先前较小结构的基础上建造的，并将其包裹。总共有7层建筑结构相互包裹。考古学家能够将其各个层次剥离，使建筑回归到大约在公元1400年修建的第二代庙宇模样，这个和最终我们见到的那个一样，其顶上已经设计修建了风格各异的双塔。

北边的高塔代表了奇特的双重崇拜，是供奉暴风、

雨和地震之神特拉洛克的圣坛（见图3a）。南边的高塔则是供奉阿兹特克部落的战神慧兹罗波西特利，通常他被描述成手持名为火蛇的神器（见图3b），并用其打败了400个小神。在西边有两条通往金字塔顶的巨大阶梯，其中一条为双塔圣坛所用。每条阶梯在其根基处都用两个石刻的凶残蛇头来作为装饰，一个是慧兹罗波西特利的神器火蛇上的，另一个是象征特拉洛克的水蛇头。在金字塔底部，挖掘者们发现了一个巨大厚重的石盘，上面雕刻着被瓜分的柯约莎克尸体（见图3c）。根据阿兹特克的传说，她是慧兹罗波西特利的妹妹，她因涉及400小神叛乱被其兄长所杀。看起来她的命运也是阿兹特克人信仰的原因之一，即必须给慧兹罗波西特利提供从人类受害者身上取出的心脏，才能平息他的怒火。



图3

神圣庙宇里的双塔，其主旨被顶部有着双塔的两座金字塔建筑进一步加强，这两座金字塔占据大圣殿两边，往西还有两座。后两座位于羽蛇神庙宇两侧。羽神庙宇前面有着通常阶梯金字塔少见的形状，后面则是圆形阶梯结构，螺旋上升就形成了一个有着圆锥形穹顶的圆形高塔（见图4）。许多人相信，这座庙宇是用来观察太阳的。《古代中美洲的天文学》的作者A.F. 阿韦尼在1974年说，在春分、秋分（3月21日和9月21日），东方升起的太阳正好直射赤道，刚好可以从大圣殿两座高塔

之间的羽蛇神塔里看到阳光。这是有可能的，只是因为神圣庙宇的设计者不是沿着与方位基点一致的建筑学轴线修建庙宇，而是沿着朝东南方向偏离了7.5度的轴线，这种设计完美地弥补了特诺奇提特兰地理位置的不足（位于赤道以北），使得人们能够在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看到太阳在双塔间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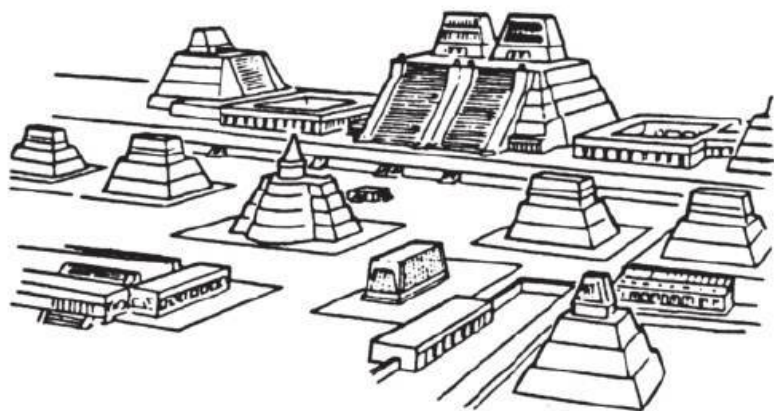


图4

尽管那些西班牙人不太懂得神圣庙宇的复杂含义，但他们留下的记录表明，他们对遇到有教养的民族，以及与西班牙本身相似的文明感到惊讶。人们穿越险恶的大洋，才发现与文明世界相隔绝的其实是一个国王统治的国家，它和欧洲的国家一样：宫廷里充斥着贵族、官员、交际花；使者往来于各个国度；诸侯部落进献贡品，忠实的公民缴纳赋税；皇家档案里记载着各个部落的历史、朝代变更和财富；有不同等级的部队和精良的

武器装备；有艺术、手工艺、音乐和舞蹈；有与季节相关的典礼和宗教规定的神圣节日——就像欧洲的国教一样；庙宇、教堂、住宅相间的神圣庙宇区域被城墙包围——就像罗马的梵蒂冈，像那时的欧洲一样，由一定等级的神父管理，他们不仅是信念的守护者和上天旨意的解释者，还是科学知识的秘密看守人。在这些知识里，占星学、天文学、历法的神秘最为重要。

当时的一些西班牙编年史学家，为了抵消对印第安野人令人尴尬的正面影响，把这些都归因于科尔提斯训诫蒙特苏马所说的“崇拜的不是神灵，而是邪恶的魔鬼”。科尔提斯通过在金字塔顶修建一个有十字架和“圣母形象”的圣坛，试图去抵消一种邪恶势力。但令西班牙人惊讶的是，甚至十字架的象征也为阿兹特克人所知，被认为是有着上天意义的标志，就像羽蛇神盾牌上的徽章所描述的那样（见图5）。

此外，在众神所处的万神殿迷宫，也有着对至上之神、万物创造者的潜在信仰。一些对他的祈祷听起来也许更加熟悉。下面是一些从阿兹特克祷告中节选的诗歌，从古老的那瓦特语言转化，以西班牙语记录。



图5

你在天堂居住，

你支持的山脉.....

你无处不在，持久永恒。

你被恳请，被祈求。

你的成就卓越显赫。

然而在所有这些令人困惑的相似里，也有着有关阿兹特克文明的令人烦恼的差别。这差别不是对大群修士和牧师作出宣战理由的“过度崇拜”，更不是挖出犯人的心脏，向慧兹罗波西特利（只在1486年由蒙特苏马的前任国王有意施行过的一项措施）敬献以求赎罪的野蛮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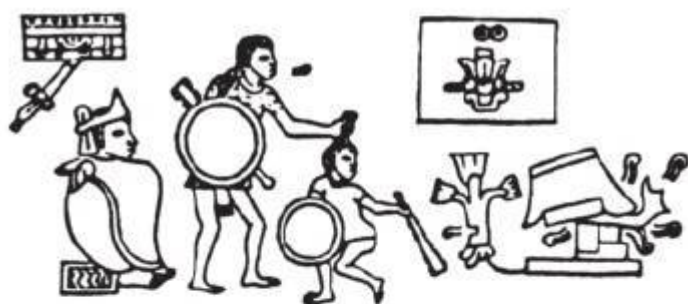
俗，而是这个文明的全部好像是一个文明被捕获过程的结果，或是被侵入的先进文化所掩盖，就像一块薄板，一个粗糙的底层结构。

那些建筑物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布置巧妙，但不是用打磨好的石头修建的；它们只是泥砖结构，用土地里粗糙的石头和灰泥简单搭垒。商业贸易发达，但只是简单的物物交换。贡品上交实物，赋税以个人劳动支付——那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金钱概念。在最低级的纺织机上编织纺织物，用土制的纺锤纺棉花。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也被发现，比如在毁灭的特洛伊（公元前2000年）和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3000年）。阿兹特克人的工具和武器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即使掌握金匠的手艺，却不知何故缺乏金属工具和武器。他们用玻璃状的黑曜石碎片（阿兹特克一度流行的物品，是用来挖出罪犯心脏的刀具）来切割。

因为美洲其他地方的民族没有文字，所以拥有一套写作系统的阿兹特克人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加先进。但他们的文字既不是字母也不是符号，只是一系列图片，性质有点像连环画的卡通图案（见图6a）。通过和约公元前3800年在古代近东地区出现的象形文字比较，阿兹特克文字迅速转换形式，变成了楔形文字，比用符号代表音节的象形文字更先进。接着，到了公元前2000年底，进化成了完全的字母表。大约公元前3100年，埃及

开始实行王位制时，出现了图画文字，并很快进化成了一套象形文字系统。

专家的研究——包括阿米莉亚·赫兹的《轻松历史合集》卷35——表明，公元1500年的阿兹特克图形文字和最早期的埃及文字很相似，就像4500年前刻在纳尔迈国王石碑上的文字那样（见图6b），他被认为是埃及第一代国王。阿米莉亚·赫兹在墨西哥阿兹特克和早期埃及王国之间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类似点：当青铜冶炼术还没有开发出来时，两国的冶金术都已经很发达，手工艺者可以在黄金制品中镶嵌蓝玉（一种在两国不太珍贵的宝石）。



a



b

墨西哥城的人类学国家博物馆——公认的这一领域世界最好的博物馆之一——在一栋U形建筑里，展示本国的考古学遗产，游客在里面穿越时间空间，从史前起源到阿兹特克时代，从南北到东西。中央部分着重介绍阿兹特克，它是墨西哥国家考古学的核心和骄傲，“阿兹特克人”还是人们后来给它取的名字。他们称呼自己为墨西哥人，因此这个他们更偏爱的名字不仅是献给首都的，而且是献给整个国家的。

被指定的墨西哥厅，被博物馆形容为“最重要的大厅……其辉煌的规模，设计用来详尽展示墨西哥民族的文化”。它富有纪念意义的石头雕刻，包括巨大的重达25吨的年历石，不同神灵、女神的巨大雕像，一个切割成圆形的又大又厚的石盘。整个大厅充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小石头、泥人像、陶器器皿、武器、黄金饰品以及其他阿兹特克遗迹，再加上神圣庙宇的微缩模型。

左手边是成鲜明对比的原始泥土、木制品和怪诞的假人像，右手边是气势磅礴的石刻艺术和神圣庙宇，这些都令人震惊。从阿兹特克在墨西哥存在不到400年的时间来看，这都是无法解释的。如何说明这两种不同层次的文明呢？当我们在历史中寻找答案时，阿兹特克人更像是游牧的、笨拙的迁徙部落，不断被拥有更先进文化的部落驱赶进山谷。一开始，他们通过部落定居的方式

谋生，大多像雇佣兵一样生存。一段时间后，他们决定去侵略近邻，抢夺他们的文明成果和艺术创造。阿兹特克自己则是慧兹罗波西特利的信徒，他们也接纳了近邻，包括雨神特拉洛克，仁慈的羽蛇神，手工艺、写作、数学、天文和时间计算之神的万神殿。

但那些被学者称为“移民神话”的传说，主要通过更早开始的传说把事件推广到另外一个角度上。这些信息的源头不仅仅是文字传统，而且在被称为抄本的书中。比如《布特里尼抄本》里面写道，阿兹特克部落的祖籍是一个叫作亚兹特兰（意为“白色宫殿”）的地方。那里是第一对父系伴侣伊特扎克（意为“白云蛇”）和他的妻子连奎（意为“老女人”）的住所；他们为讲那瓦特语的部落生育了男孩，作为这些部落中的一员，阿兹特克就这样出现了。托尔特克人也是伊特扎克的后裔，但他们的母亲却是另一个女人，因此他们和阿兹特克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没有人可以确定亚兹特兰在什么地方。在众多探索这个问题的研究作品中（其中包括它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的理论），最出色的一个就是爱德华·塞勒的《亚兹特兰在哪里？》。这个地方明显和数字7有关，它曾经一度被称为“七洞亚兹特兰”。在抄本里还描述说，它是一个可由7座庙宇辨别出的地方，其中央大型阶梯金字塔由6个较小的圣坛围绕。

在伯纳德诺·迪·萨哈冈修士所著的《西班牙的历史新事物》里，他引用了写于征服后，有关从亚兹特兰的大规模部落移民到本地那瓦特语的原始文章。里面总共有7个部落。他们乘船离开亚兹特兰。绘画书里描述他们越过了一个界标，界标上的象形文字仍然是个谜团。萨哈冈为这些小站取了一些名字，比如把有陆地的地方叫作“帕诺特兰”，就是“通过海洋到达的地方”之意，但是学者们从各种线索里得出了那里就是当今的危地马拉的结论。

移民的部落有4个聪明人指引领导他们，因为这4个人随身携带着仪式手稿，也知道年历的秘密。部落向云蛇宫殿的方向前进，这样做明显会走散。最终，包括阿兹特克人和托尔特克人的部落到达了一个名为泰奥提华坎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两座金字塔，一座象征太阳，一座象征月亮。

在泰奥提华坎统治的历代国王们也都埋葬在那里，他们认为埋在泰奥提华坎可以转世成神。这次和下一次大规模迁徙相距多久不得而知。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部落开始遗弃圣城了。首先离开的是托尔特克人，他们离开，去建造他们自己的城市托央。最后离开的是阿兹特克人。他们流浪去了许多地方。他们最后一次移民的头领名字叫梅西特里，意思是“涂抹过的”。据一些学者研究，这就是墨西哥（“涂抹全身的人”）部落名字最初的由

来。

最后一次移民的信号，是由阿兹特克或墨西哥信仰的慧兹罗波西特利之神发出的，他向人民保证，那片土地“房屋金碧辉煌，有着彩棉和彩色的可可树”。他们按照指定的方向一直前进，直到看到一只栖息于一棵仙人掌上的鹰，那棵仙人掌是从被湖水环抱的岩石里长出来的。于是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并称呼自己为“墨西哥人”，因为他们是上天的选择，命中注定去统治其他部落的人。

根据这些传说，第二次抵达墨西哥山谷的就是阿兹特克人。他们也到达了又称为“中间之地”的托央。虽然那里的居民是他们的远古亲戚，但他们并不欢迎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在中央湖泊的沼泽边缘生活了将近2个世纪。他们取得了力量 and 知识，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城市特诺奇蒂特兰。

特诺奇蒂特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特诺奇的城市”。一些人认为，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之前阿兹特克人的首领、城市的建造者名字就叫特诺奇。但众所周知的是，阿兹特克人当时认为他们自己是特诺奇人——特诺奇的后代，其他人认为，特诺奇是很早以前一个部落祖先的名字，传说中父亲般的角色。

学者现在普遍认可的是，墨西哥人或特诺奇人在大

约公元1140来到那个山谷，于公元1325年建立特诺奇蒂特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结盟和战争扩大影响。一些研究者怀疑，阿兹特克人是否统治了一个真正的王国。事实上当西班牙人到来时，他们是墨西哥中部占优势的力量，和同盟一起统治，一起抗敌。西班牙人的征服是因阿兹特克内部反抗压迫的暴动，才使之显得格外容易。



希伯来人不仅为了父系伴侣，也为了人类起源，去追寻家系宗谱。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和那瓦特人也这样做了，他们为了同样的目的找到了创世传说。但是《旧约》通过从活跃于创新过程的不同神灵中，设计了一个复数实体Elohim（耶洛因，希伯来语原版《圣经》中的“上帝”，如翻译成中文则是“上帝们”），以统称苏美尔中的各种神。那瓦特传说保留了苏美尔人和埃及人一些可以单独演出或在剧场演出的神圣物品的概念。

部落信仰认为，从北边的美国西南部一直到今天南边的尼加拉瓜，最初有一个古代之神，是万物、天堂和地球的造物主，他住在最高的第十二层天堂里。

圣芳济修会的修道士、语言学家和编年史学家伯纳德诺·迪·萨哈冈，将历年搜罗的古代墨西哥人种、神话、社会和历史资料汇编成一部12卷的巨著。但这部著作遭到西班牙当局查禁。在一份幸存的不完全抄本中，他将

知识的起源归功于托尔特克人：

托尔特克人知道

天堂有许多

他们说，重重叠叠有12层

那里居住着神灵和他的配偶

他的配偶是二元夫人，天上的仙女

这就意味着：

他是12层天堂之上的国王，皇帝

这听起来像是美索不达米亚天神宗教的信仰，的确令人诧异。据美索不达米亚这些信仰者所言，万神殿的首领叫作阿努（“天堂之神”），和他的配偶安图（“天堂圣女”）居住在最遥远的星球上，太阳系的第十二个星体里。苏美尔人把它描绘成以十字架为标志的散发着光和热的星球（见图7a）。这个标志后来为古代人民所采纳，进化成翼碟上的常用标志（见图7b、c）。然而，我们现在能看出，羽蛇神的盾牌（见图7d）和早期墨西哥石碑上描绘的标志（见图7e）也与之奇怪地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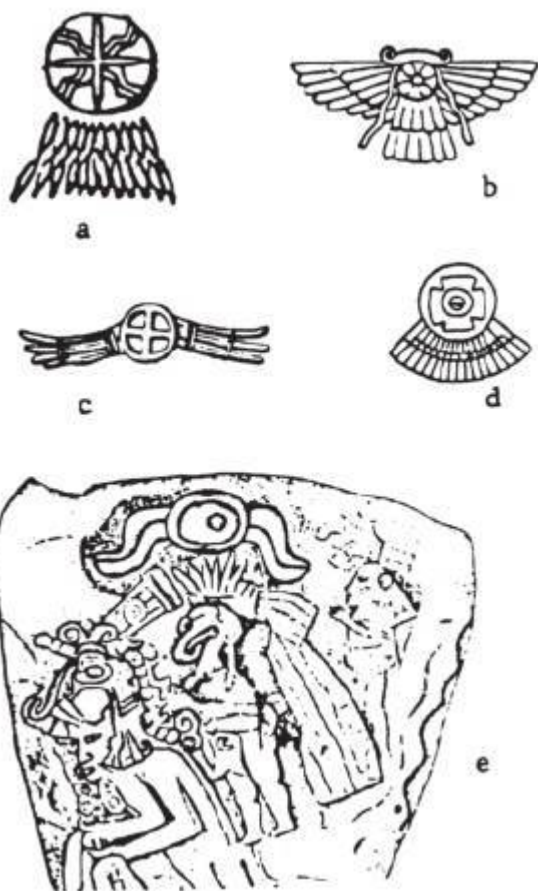


图7

在那瓦特人有关传奇故事的文章里，把古老之神描述成满脸胡须的人（见图8），恰好就像同样满脸胡须的羽蛇神的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的神谱里，也有关于神圣伴侣以及兄弟迎娶自己姐妹的传说。对阿兹特克人最重要也是他们最关心的是4个神圣的兄弟，他们按照出生顺序排列如下：提拉提拉奎、泰兹卡特里波卡、羽蛇神、慧兹罗波西特利。他们代表东、西、南、

北4个方位基点：以及土、风、火、水4种重要元素——一个在欧洲广为流传的“万物根本”的概念。这4位神灵还代表了红、黑、白、蓝4种颜色，4种通常被描绘成恰当肤色的，和他们的标志、树木、动物一起生活的人类种族。

对人类的4种不同分支的认识是十分有趣的，也许它和有3个分支的《圣经》美索不达米亚对于产生自诺亚的闪-含-雅弗路线各不相同的亚、非、欧区别概念，同样意味深长。第四种人，就是新增的、由那瓦特人部落组成的红种人，也即美洲民族。



图8

那瓦特人的传说曾提及众神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

其中包括慧兹罗波西特利击败400小神以及和泰兹卡特里波卡、羽蛇神的大战。这些为争夺地球领土或地球资源的战役，在古人传说中也记载。赫梯族和印度裔欧洲人记载的有关特舒卜或因陀罗和他们兄弟间战争的传说，通过小亚细亚传到了希腊。闪族人、迦南人和腓尼基人也写下了霸埃和他兄弟之间战争的传说，里面记录了霸埃屠杀上百名被引诱参加胜利宴会的“众神次子”。在非洲的哈姆之地，埃及文字里记录了奥西里斯被弟弟塞特分尸，以及塞特和为父复仇的奥西里斯之子何璐斯之间漫长残酷的战争。

这些神灵最初是墨西哥人的概念吗？或者他们是根基于古老远东的信仰和传说的记忆？只有深入研究那瓦特人关于创造和史前的传说后，答案才会浮现出来。我们寻找造物主以继续对比，他是一个“给予生命和死亡、吉祥和灾难”的神灵。编年史学家安东尼奥·德·伊卡萨·马·丁尼埃雷拉曾写道，印第安人“告诉他苦难，凝视天空，相信那里才是属于他的地方”。造物主首先创造了天堂和地球；然后用黏土捏造一男一女，但他们并不持久。又经过一次冒险后，他用矿渣和金属创造了一对人类夫妇，人类由此而来。但在一次洪水中，所有的男女都被毁灭，只有一个神父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种子、动物，被一个漂浮的、中空的原木所救。神父派小鸟发现了陆地。根据编年史学家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修士描述，洪水持续了一年零一天，期间整个地球成为汪洋，世界

一片混乱。

通过传说、绘画描述，以及诸如年历石的石刻艺术，影响人类的早期或史前事件和那瓦特人部落的祖先，被分割成四个年代或者四个太阳纪元。阿兹特克人认为，他们的时代属于最近的第五个太阳纪元。前面出现的四个太阳，每一个都是经历了一些灾难后才走向消亡，有时是自然灾害（比如洪水），有时是由神灵之间的战争引发的灾难。

人们认为，伟大的阿兹特克年历石（在神圣庙宇区域内发现），是一个记录五个纪元的圣石。环绕着中间仪盘的图标以及中间区域本身，一直是众多研究对象的课题。那里面的第一个环，详述了阿兹特克月历里代表20天的20种图案。环绕着表面的四个矩形仪盘，被认为是一些象形文字，它们代表着过去的四个纪元，以及分别使之灭亡的灾难——洪水、狂风、地震与暴雨、美洲虎。

就这些纪元的周期和其中的关键事件来说，四个纪元的传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尽管有诸多版本表明了文字记录之前有一段相当长的口述传统，研究人员仍然同意，第一个纪元终结于一次洪水，一场吞没了整个地球的大洪水。人类的幸存得益于一对夫妇：内内和塔塔，他们将人类救助到一个中空的原木里。

第一个或者第二个纪元是白发巨人的时代。第二个太阳被称为台兹奎兹提克，即“黄金时代”，终结于狂风大蛇。第三个太阳被烈焰巨蛇所统治，那是红发人类的时代。根据编年史学家伊克斯提利记载，那些红发人是第二个纪元的幸存者，他们乘坐船只从东方来到新大陆，在作者称为波顿禅的地方定居；他们在那里碰到了也在第二个纪元活下来的巨人，被这些巨人作为奴隶使唤。

第四个太阳是黑头人类的纪元。那是羽蛇神在墨西哥出现的时代。他身材高大，面容俊朗，留着胡须，穿着束腰外衣。他的下属体型像蛇，身上被涂成黑色、白色和红色，嵌着珍贵的宝石，装饰着六颗星星（也许这不是巧合，祖马拉加主教的下属，即墨西哥的第一代主教，他的打扮和羽蛇神的下属非常相似）。托尔特克的首府托央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修建的。羽蛇神是智慧和知识的主人，根据52年的循环引入了知识、手工艺、法律和时间估算。

第四个太阳灭亡时，诸神之间的混战发生了。羽蛇神也离开了，向东回到他原本属于的地方。诸神的战争蹂躏了大地，野生动物也开始袭击人类，因此托央被人类遗弃。五年后，同阿兹特克人结盟的奇奇梅克部落出现，第五个太阳纪元，即我们现在的这个纪元，阿兹特克时代开始了。

为什么把一个纪元称为一个“太阳”呢？一个太阳纪元

会持续多长时间？根据历史版本推测，个中原因不明，各个时代的长度是否相同也不明确。我们可以从《梵蒂冈-拉丁》抄本3738号里看到一种看似合理、貌似可信的理由。里面写道：第一个太阳纪元持续了4008年，第二个太阳纪元是4010年，第三个太阳纪元是4081年，第四个太阳纪元“始于5042年前”，但没有说明它具体的结束时间。也许就像里面写到的，我们看到的有关这些事件的传说是在距今17141年时记录的。

这个时间跨度太长，恐怕人们很难相信。虽然学者们也同意，第四个太阳纪元发生的事件包含一定的历史因素，但他们倾向于不再考虑早期时代那些偏僻的神话。并不是所有的抄本都是征服后撰写的，它们与《圣经》或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的相似，只能解释为墨西哥部落和美索不达米亚有着古老的联系。

此外，墨西哥 - 那瓦特人的时间表，把事件、时代与科学、历史精确地联系起来，令人不得不停下来静静思索。里面记载了从第一个太阳纪元令世界灭亡的洪水，到编纂抄本的时间之前的13133年。比如说，书中记载的洪水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600年，而我在《第十二个天体》中总结出，淹没地球的大洪水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这不仅是传说本身的巧合，也是大概时间上的一致，说明了那并不单单是阿兹特克的神话。

我们完全着迷于传说里关于第四个纪元是“黑头人

类”（前一个纪元认为是白发巨人，再之前是红发人类）纪元的描述。这和苏美尔人在他们的文字里的称呼一样。在阿兹特克的传说中，也认为第四个太阳纪元是苏美尔人出现在人类舞台的时期吗？苏美尔文明在公元前约3800年出现；现在看起来，我们对苏美尔人把第四个纪元的开端定位于他们时代之前5026年，而阿兹特克人则定位在公元前约3500年——对其与“黑头人类”的起源时间惊人一致的这一发现，无须惊异。

但这些信息回馈，即有关苏美尔人的解释（阿兹特克人向西班牙人讲述他们听说的西班牙人的起源）未必是站得住脚的；西方世界在征服新大陆4个世纪后，才发现伟大的苏美尔人文明的遗迹和遗产。我们已经知道：类似起源之类的传说，已经从那瓦特人的远古资源里为那瓦特部落所知，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了西班牙人很长时间。他们惊奇地发现，新大陆不仅有着有与欧洲大陆相似的文明，还有着“数量众多的人民”。他们还被阿兹特克纺织品里的《圣经》线索迷惑。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种解释，答案看起来很简单：他们是以色列消失的10个部落的后裔，这些部落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人流放，随后就杳无音讯了（残留的犹太王国由犹大和便雅悯部落所维护）。

1542年，多米尼克·弗莱·迭戈·杜兰在5岁时被带到新西班牙，他是首位在一封明细手稿里详述以上解释的创始者。他的两部作品，《神灵、仪式和古代年历之书》和《印第安历史上的新西班牙》已经被D.海登和F. 赫卡斯塔斯译成英语出版。在第二本书里，杜兰引用了许多有关印度群岛居民和新大陆土著的类比，以强调他的结论：他们都是犹太人或希伯来人。他的理论认为，“就其本性而言：这些土著是以色列消失了的10个支派或部落的一部分，他们被亚述国王撒缦以色列抓住，带到了亚述。”

消失的以色列10个支派是指古代的12个以色列支派（或称部落）中失去踪迹的10支。这10个支派属于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在公元前771年王国被亚述摧毁以后，便消失于《圣经》的记载。一个著名的文献被命名为《10个消失的部落》，其中有一个看法认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了美洲。比如，葡萄牙旅行家安东尼奥·迪·蒙特斯诺斯认为他们生活在南美，成了后来的安第斯印第安人。17世纪和18世纪，探险家们普遍认为北美的切诺基族印第安人与犹太人有深刻的联系。

杜兰和印第安老人交谈的报告，探索出“在巨人统治国家时候的部落传统。那些巨人发现没办法触摸太阳，于是决定建造一座顶部可以触及天堂的高塔”。这种类似于《圣经》传说巴别塔的章节，其重要程度和另一个有

关大移民的传说相吻合。

这也难怪，随着类似的报告不断增加，《10个消失的部落》里的理论逐渐成为16世纪—17世纪最知名的理论之一，这种猜测认为他们以某种方式，穿过亚述领土来到东方，越过以色列来到美洲。

在欧洲皇家议会赞助下达到顶峰的《10个消失的部落》的思想，后来被一些学者所嘲弄。当前的理论坚持，人类最初是在约两万或三万年前，从亚洲跨越冰封大陆桥来到新大陆的阿拉斯加，后来逐渐向南繁衍。相当多包含手工艺、语言、人种学和人类学评估的证据表明了穿越太平洋带来的影响——印度人、东南亚人、中国人、日本人、波利尼亚人都越洋来到新大陆。学者通过研究这些人定期性地来到美洲来解释这些影响；他们还强调说，这些行为发生在公元后而不是在公元前，在征服新大陆几百年前而已。

尽管这些有声望的学者一直轻视那些有关欧洲和新大陆之间往来于大西洋的证据，他们还是得让步于把近期有关穿越太平洋的交流作为美洲目前传说起源的解释。实际上，全球大洪水以及用黏土或类似物质创造人类的传说，在全世界都是神话学的主题，一条从近东（传说起源的地方）通往美洲的大致路线，可能的途径是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

但是那瓦特人记载的某些方面则指向了更早的源头，而不是相对新近的大征服之前的几个世纪。原因之一是，那瓦特关于人类创造的传说，遵循了一个非常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版本，这甚至在《创世记》里都找不到相关解释。

实际上，《圣经》有着两个而不是一个有关人类创造的版本，两者都引用了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版本。但两者又都忽略了第三个，也许是最古老的版本，里面记载着人类不是用黏土创造的，而是用一个神灵的鲜血创造的。在该版本基于的苏美尔文献中，男神艾和女神宁梯合作，“准备了一个净化浴”。他命令“一个神灵把血滴进去”，“让宁梯把血肉和黏土混合”。男人和女人就是从这种混合中产生的。

我们觉得这种解释意味深长，因为它并不包含在《圣经》里，反而在一个阿兹特克传说里反复出现。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1558年手稿》，这种解释出现在第四个太阳悲惨灭亡之后，众神在泰奥提华坎聚集之时。

这些神灵刚一聚集，他们就说：

“谁应该在地球居住？

天空已经建好，

地球已经建好；

但众神啊，谁应该在地球居住？”

聚集的众神“很伤心”，但智慧和科学之神羽蛇神提出一个想法。他来到“死亡之地”米克特兰，向掌管这块土地的神圣夫妇声明：“我来这儿是为了你们保存的珍贵骨头。”克服了反抗和欺骗，羽蛇神终于拿到了“珍贵骨头”：

他收集了珍贵骨头；

男人的骨头整理好放在一边，

女人的骨头整理好放在另一边。

羽蛇神拿起来包扎在一起。

他带着这些干燥的骨头前往“祖先之地”或“我们起源的地方”塔摩安禅。在那里他把骨头交给了拥有魔法的神奇女神茨哈科特尔，她又被称为“蛇女”。

她碾碎这些骨头

把它们放进土盆里

羽蛇神用他男性器官的鲜血滴灌它们

其他神灵在旁边看时，茨哈科特尔把碾碎的骨头和羽蛇神的鲜血混合，于是普通的人类就从类似黏土的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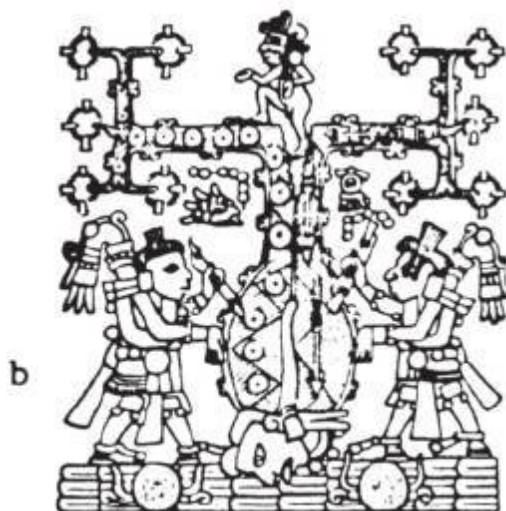
合物里被创造了出来！

在苏美尔传说里，人类的创作者是神艾（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的家是水”），也称为恩基（意为“地球之主”）。他的绰号和标志常常暗示了他的狡猾，他的冶金家身份所代表的特质，在语言学上等同于一个单词“蛇”（此词也有狡猾之意）。他的艺高绩丰的同伴，宁梯（意为“献出生命的人”）是医学女神，这项手艺在古代的标志也是一条缠绕的大蛇。苏美尔人在圆筒印章上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在一个类似于实验室的、到处是烧瓶的地方的天神（见图9a）。

在那瓦特人的传说里发现这些非常令人震惊——一个被称为羽蛇的知识之神，一个被称为蛇女的神奇力量女神；俗世的元素和神灵的精华（血液）在一个充满泡沫的浴缸里融合；人类，男人和女人就在混合里诞生了。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这个神话在米斯特克人部落区域里发现的一件那瓦特人抄本中还有绘画描述。上面记述着一个男神和一个女神，把一种在大烧瓶里流动的元素同滴入烧瓶的神灵之血混在一起，经过这种混合，一个人诞生了（见图9b）。



a



b

图9

综合其他与苏美尔人相关的数据和术语，我们发现了很早时期的人类联系。这些证据看起来也对有关人类首次移民美洲的理论产生了挑战。依照这些证据，移民不是通过北方的白令海峡从亚洲进入美洲，而是通过南极洲从澳洲或新西兰前往南美洲——这种最近重提的看法，跟在智利北部、靠近秘鲁国境线发现的已有9000多年的人类木乃伊有关。

这两种到达理论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因为这需要男人、女人和儿童长途跋涉数千公里的冰冻区域。我们幻想着两万或三万年前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此外，我们还纳闷为什么这样的旅程能够被允许。为什么那些男人、女人和儿童经过了冰天雪地的长途跋涉，看起来最终除了经历了更多的冰雪也没有实现什么——除非他们认为冰雪之后有一片乐土？

但是，他们还没有去过那里，他们之前的民族也没有去过，怎么就知道在无尽的冰雪后有什么呢——根据定义，他们是第一批越洋来到美洲的人吗？

在有关埃及大逃亡的《圣经》传说里，国王把乐土描述成“一片粮食丰富，葡萄、无花果、石榴遍地的土地，也是橄榄树和蜂蜜的土地……那里的石头都是金属，山脉可以砍伐黄铜”。

阿兹特克神灵则这样形容乐土：“房屋金碧辉煌，盛产彩棉和彩色可可。”早期前往美洲的移民，他们的长途跋涉没有经过任何人——包括他们的神灵的同意，有谁告诉他们去做，告诉他们期待什么吗？而且如果神灵不是一个神学实体，而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实物，那么他会像《圣经》中国王为以色列人做的那样，帮助那些移民克服旅行的困难吗？

就是有了这些有关这么一次不可思议的旅行为什么

被同意，如何被同意的想法，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瓦特人有关移民和四个时代的传说。第一个太阳被洪水终结的时代就是最后一次冰河世纪的最终阶段，我们在《第十二个天体》里总结的就是，洪水是由南极洲滑入到海洋的冰层所引发的，它在公元前约11000年将最后一次冰河世纪终结。

那瓦特人部落的起源是传说中称为亚兹特兰的地方吗？之所以称之为“白色宫殿”仅仅因为它是白雪覆盖之地？这是第一个太阳被认为是“白发巨人”的时代的原因吗？通过追溯到17141年前第一个太阳的起源，阿兹特克历史记录提到了公元前约15000年的移民美洲的事实，冰雪又是何时形成了一座连通欧洲的大陆桥呢？此外，是不是就像那瓦特人传说里所讲，那次穿越根本就不是穿越冰层，而是乘船穿越太平洋？

通过海路或陆路到达太平洋海岸的史前传说，并不仅是局限于墨西哥人。南部的安第斯人也留有类似称为传说的记忆。其中的纳耶姆兰普传说，可能与来自其他地方在海岸第一次定居的人有关。里面说到了大批芦苇筏船的登陆（后来，著名探险家、作家索尔·海尔达尔曾使用同样的筏船来模拟苏美尔人的航海）。一块可以说出神灵名字的绿色石头被放在船头，指引着移民的首领纳耶姆兰普驶往被选中的海滩。而通过绿色神像说出名字的神灵，教会了人们耕种、建筑和手工艺的技术。

一些有关绿色神灵传说的版本十分精确地指出，厄瓜多尔的圣赫勒纳岛就是他们的登陆地点，那是南美大陆西边面向太平洋的小地方。很多编年史学家，包括胡安·德·巴拉斯科，都把本土传统和那片赤道区域的第一批定居者与巨人联系在一起。人类定居者追随着他们崇拜的万神殿十二神灵，由太阳和月亮引导。巴拉斯科写道，在厄瓜多尔首都所在地，这些定居者修建了两座相互面对的庙宇。在献给太阳的庙宇入口前立了两排柱子，在它的前庭立了一圈石柱，数目是12个。

当他们的领袖纳耶姆兰普完成他的任务时，他离开的时候到了。不像他的祖先，纳耶姆兰普不需要死：他被赐予了一双翅膀，飞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由说话石之神指引，飞向了天堂。

由于相信说话石会发出神圣的指令，美洲印第安人相当好合作：所有的古代欧洲人都信仰神谕石，以色列人逃难时携带的方舟顶上也安着Dvil□□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话者”，它是一种便携式设备，通过它，摩西可以听到上帝的指示。有关纳耶姆兰普飞往天堂的细节在《圣经》中也有类似描述。《创世记》第五章写道，亚当生塞特，塞特的第七代后裔，即族长伊诺克，在他365岁后“离开”了地球，因为有上帝指引他飞向天堂。

学者们对15000或20000年前乘船越洋抱有疑问：他们坚持认为当时的人过于原始，不可能拥有越洋的船

只，也不会在海里航行。直到公元前4000年，从苏美尔文明开始，人类才有能力以长途运输的方式到达遥远的陆地和水域。

但是通过苏美尔人自己所述，那都是大洪水之后的事情了。他们一再坚持，在大洪水发生前，地球上就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一种由来自阿努星球的外星人开创的文明，并一直以永生的半人半神形象往下延续。这些被《圣经》称为纳菲力姆的太空人通过和“人类女儿”的联姻来繁衍生息。埃及编年史学家曼涅托神父的作品也坚持同样的观点。《圣经》也一样，里面描述了大洪水前的农耕生活（耕种，牧羊）和城市文明（城市，冶金）。然而，根据全部的古代文献，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大洪水一扫而空，万物不得不从痛苦中重生。

《创世记》始于创世的传说，其实只是更详尽的苏美尔文本的简约版本。在这些传说里，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亚当”，字面意思就是“居住在地球的人”。但随后就转换到一个名叫亚当的祖先的家系宗谱里了：“这是一本讲述亚当家族的书（This is 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s of Adam，见《创世记》5：1。中文版将此句意译为：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起初他有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该隐杀害他的弟弟后，被耶和華驱逐。“亚当随后又和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塞特”。在塞特的建议下，《圣经》完成了向洪水英雄诺亚家系宗谱的传递。这类传说

集中流行在亚非欧国家。

那该隐到底怎么了呢？我们在《圣经》里只能找到12句诗。耶和华把该隐贬为流浪者，“一个在地球上的逃亡者和流浪汉”。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

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该隐与妻子同房，

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伊诺克。

该隐建造了一座城，

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作伊诺克。

几百年之后，拉麦出生了，他有两个妻子。其中一个生下了雅八，“他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而另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另一个叫土八该隐，“他是黄金青铜和钢铁的技工”。

这点贫乏的《圣经》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模拟《圣经》的《禧年书》所补充扩大，被认为包含在公元前第二纪的较早源头里。把一些事件和《禧年书》的章节联系起来后，发现“该隐娶了他的妹妹阿旺（意为‘游荡者’）

为妻，在第四个50年节里，她为其生育了伊诺克。接着在第五个50年节第一周的第一年，该隐修建了房子，建立了城市，并以他儿子的名字伊诺克命名”。

《圣经》学者一直被亚当为其子取名塞特，该隐为其子取名伊诺克（意思是“成立”“建立”）所困惑，也被其他后代名字的相似所迷惑。不管是什么原因，明显可以看出，《圣经》的编辑所依赖的资源主要归功于两个伊诺克——另一个也许是一个史前人——的确与众不同。《禧年书》写道，伊诺克“是第一个在地球出生的人，他学习了写作、知识和智慧，并根据天堂标志的月份，在书中记载了天堂标志”。根据《伊诺克之书》，元老会被教授数学、星球知识，在天堂旅行期间教授年历，会看到地球上“在西边的”“7种金属之山”。

《圣经》前的苏美尔人文本里通常所说的《列王纪》也写到了这种故事，洪水发生前的统治者被神灵教授所有知识。他的绰号是恩麦杜兰基——“天堂地球基础知识之王”，简直就是《圣经》中伊诺克的原型。

在美洲，那瓦特人也有关于流浪的传说。在传说中，人们到达最终目的地后修建城市准备定居；此外，一个传说中的长老有两个妻子和众多儿子，他们的部落发展成了王国；还有一个传说，是一个人成为金属工匠后变得相当有地位——他们和《圣经》传说一样多吗？甚至那瓦特人对数字7的强调在《圣经》传说中也有反映：

该隐的第七代子孙拉麦神秘地宣布：“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

我们感受到在那瓦特人部落的传统里——古老的记忆——对该隐和其后代拉麦的驱逐发出的共鸣了吗？

阿兹特克人把他们的首都称为特诺奇蒂特兰，即特诺奇的城市，这是以他们的祖先命名的。考虑到在他们的方言里，阿兹特克人习惯在许多单词前加前缀“T”，特诺奇有可能就是起源于去掉了前缀“T”的伊诺克。

一个被学者们认为是基于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苏美尔文本的巴比伦文本，讲述了一场神秘的冲突，它同样也在一对种地和牧羊的兄弟间发生，并结束于谋杀，就像《圣经》里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惹是生非者是一名叫凯因的领袖，他注定要“在痛苦中煎熬”，于是移民到了敦奴之地，在那里，他修建了一座有着双塔的城市。

在庙宇金字塔顶上的双塔是阿兹特克建筑的特征。“双塔之城”修建后，凯因庆祝了吗？一千年前，因该隐而命名修建的“特诺奇之城”特诺奇蒂特兰，“为什么它会被修建并以他儿子的名字伊诺克命名？”

我们在中美洲找到了失落的该隐帝国，以伊诺克命名的城市。这种可能为人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开端之谜，提供了一种貌似可信的答案。

它也解释了另外两个谜团——“该隐的记号”，以及所有美洲人共有的遗传特性：缺少胡须。

根据《圣经》传说，在天主把该隐从居住地驱逐，判决他成为东方的一个流浪汉之后，因该隐害怕被仇家杀害，所以天主同意该隐在他保护的范围内流浪，“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虽然没人知道这个“记号”有多么与众不同，但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刻在该隐前额上的文身。但之后的《圣经》描述道，针对该隐的复仇以及保护，一直延续到第七代以及之后几代。他前额上的文身持续不了那么长时间，也不能代代相传。只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基因特性可以符合《圣经》里的数据。

从美洲人特殊的基因特性——缺少胡须来看，有人猜想，是否这种基因变化就是“该隐的记号”或其后代的记号。如果我们的猜想正确，作为美洲印第安人往新大陆南北传播迁徙的焦点地区，中美洲就是该隐失落的国度。

第三章

蛇神的王国

当特诺奇蒂特兰发展达到顶峰时，托尔特克首府图拉早已撤销了其“托央”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当托尔特克人修建他们的城市时，泰奥提华坎已经在神话里被奉为神圣。它名字的意思是“众神的城市”，而且根据神话记载，确实也是如此。

据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灾难降临于地球，太阳不能出现，地球陷入黑暗。只有在泰奥提华坎才有光亮，那是一直燃烧的神圣火焰。忧心忡忡的众神聚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谁来管理和指挥世界，”他们相互询问，“才可以使得太阳重现？”

他们在众神里挑选志愿者跳入圣火里，以他的牺牲来换回太阳。神灵特库舍日特克托请愿。他穿着闪耀的衣服走向圣火，但每次靠近火焰时他都退缩了，失去了勇气。后来神灵南奥特仁毫不犹豫地跳进火中。特库舍日特克托感到惭愧，也照着做了。但他只落到了火焰的边缘。这些神灵被烧光后，太阳和月亮重现天空。

尽管现在可以看得到日月，但它们在天空中保持静

止。根据另一个版本，太阳在一个神灵拿箭射它时才移动；还有一个说法是，风神吹动太阳后才使其恢复到原来的轨道。在太阳恢复原来的轨道后，月亮也开始移动了；因此白天夜晚的循环才得以恢复，地球得救了。

这个传说与泰奥提华坎最负盛名的古迹——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密切相关。有一种说法是，众神建了两座金字塔来纪念牺牲的两位神；另一种说法是，事发当时两座金字塔已经存在，两位神就是从早已存在的金字塔塔顶跳进神圣的火焰。

不管传说如何，事实是日月金字塔依然巍然耸立，直至今日。它们就在墨西哥城以北30英里处，几十年前还是被荒草覆盖的土丘，如今已变成主要的旅游景点。日月金字塔从山谷中拔地而起，群山环绕如同永恒的舞台幕布（见图10），游人不由得放眼仰望向上倾斜的双塔，仰望群山以及头顶的天空。这两座古迹流露出力量、知识以及意图，而背景则体现了天与地之间有意的连接。没有人会错过这历史的一幕，它展现着一段令人敬畏的过去。

这是一段多么久远的过去呢？考古学家们假设，泰奥提华坎建立于公元1世纪，但是时间渐渐追溯到更远。根据实地考察，这座城市的庆典中心在公元前200年就已占地4000平方英里。20世纪50年代，顶尖考古学家M. 科瓦卢比阿斯在其《墨西哥及中美洲的印第安艺术》一书

中带着重重疑虑承认，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测出“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年代——公元前900年”。事实上，进一步的放射性碳年代测试测出的年代是公元前1474年。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年代是大约公元前1400年。那个时候，奥尔梅克人正在墨西哥其他地方建立伟大的“庆典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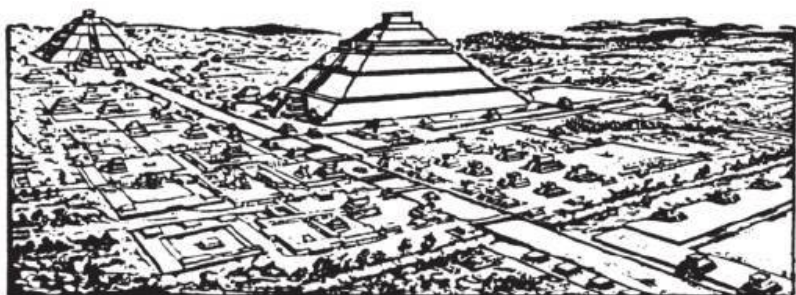


图10

泰奥提华坎很明显经历了多个时期的发展，而金字塔也揭示了早期内部结构的迹象。一些学者在残垣废墟上研究这个始于3400年前——公元前14世纪的故事。这与阿兹特克人的传说相符，这儿是第四个太阳里的神灵之地。然后，当大约公元前14世纪那黑暗的日子来临时，这两座伟大的金字塔便巍巍耸立成现在的雄伟模样。

月亮金字塔矗立在庆典中心的北端，稍小的辅助建筑夹在两侧，前边是一个很大的广场。一条宽广的大道向南延伸至极目可眺的范围，道旁是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神祠、庙宇和一些曾被认为是坟墓的建筑。因此这条大道得名“亡灵大道”。在亡灵大道以南2000多英尺，太阳

金字塔屹立在一條大路的東邊（見圖11），旁邊有廣場以及一些神祠和其他建築。

越過太陽金字塔再往南3000英尺，就來到了西烏達德拉。這是一塊四方形的區域，包含着泰奧提華坎第三大金字塔——羽蛇神金字塔的東側。現在所知道的是，越過亡靈大道，面向西烏達德拉有一塊相似的四邊形區域，它曾是當時的行政商業中心。大道繼續向南延伸，1960年代由蘭德·米倫領導的“泰奧提華坎映射工程”修建了這條南北走向將近5英里的街道，比現代機場最長的跑道還要長。儘管這條大道奇長無比，但它十分筆直，就像一支弓箭，無論何時都展現出高超的建造工藝。

一條東西走向的軸線，與南北大道垂直，從西烏達德拉向東延伸，從四邊形行政區域向西而去。“泰奧提華坎映射工程”的成員發現，在太陽金字塔的南邊，有一個刻在岩石上的標志，在兩個同心圓里有一個十字架。西邊約莫兩英里的山上也有一個類似的標志。視線將兩個標志連接起來，正好暗示了東西軸線的方向。而十字架的橫線則與南北軸線的方向一致。研究得出結論，他們發現了城市最初的規劃者所用的標志；但他們沒有理論說明，到底規劃者們在古迹上使用了何種方法，為這兩個遙遠的地点之間拉出一條直線。

從其他一些事實中，可明顯看出慶典中心的朝向以及設計有一定的意義。第一點就是泰奧提華坎流域的聖

胡安河的方向被转变，使其穿过庆典中心——人工渠道使得这条河流淌于西乌达德拉，并沿着四方区域，面前正好与东西轴线平行，流过两个直角之后转向朝西的大道。

暗示了朝向有意设计的第二点就是，两条轴线并没有指向基本方位，而是向东南方向偏了15.5度（见图11）。研究表明，这并非偶然或是古代规划者的计算失误。古中美洲天文学家A. F.阿文尼在《古代中美洲天文学》一书中称之为神圣的方向，还指出后来的庆典中心（如图兰以及更远的其他中心）都是遵照这个朝向，尽管这与它们的位置以及何时建造并无多大关联。

他的研究表明，在泰奥提华坎建城之期，这种朝向的设计，是为了能够在某个重要的日子里观察天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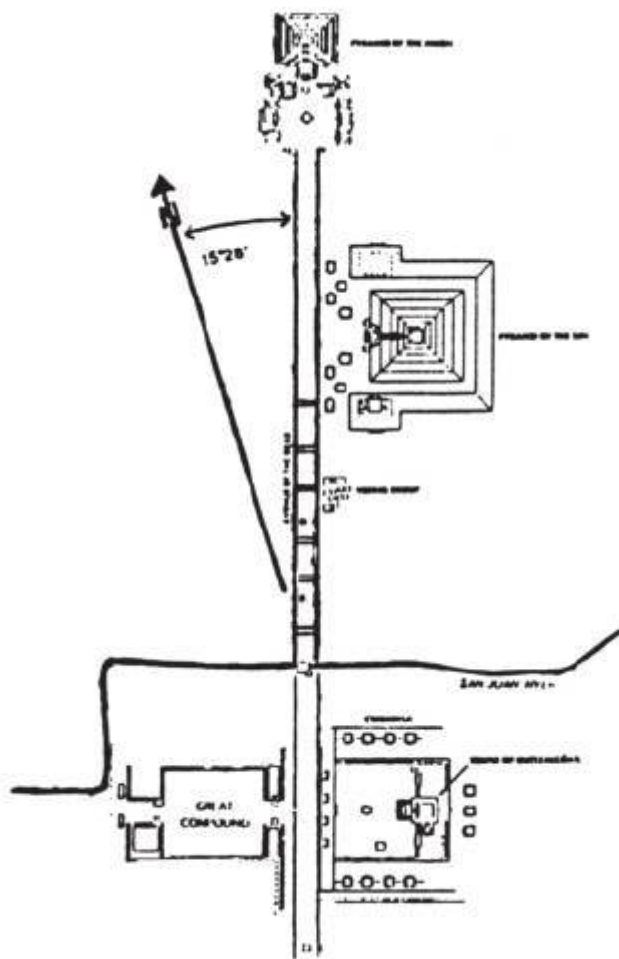


图11

宰里亚·纳托尔在第二十二届国际美洲研究者会议（罗马，1926）上递交的文章中指出，这种朝向与太阳在从北向南来回移动中达到夏、冬两个“至”点时的轨道方向一致。假如建造金字塔是为了这种天象观察，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金字塔的最终外形——沿着阶梯拾级而上，

到达最高处的瞭望神殿。

但是，由于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两座金字塔的外层是新修的（而且考古学家还武断地重整过表面），所以没人能够肯定这两座金字塔最初的用途是不是其他。楼梯可能甚至也许就是后来增添的，因为我们看到太阳金字塔大阶梯的第一层是倾斜的，与金字塔的朝向并不吻合（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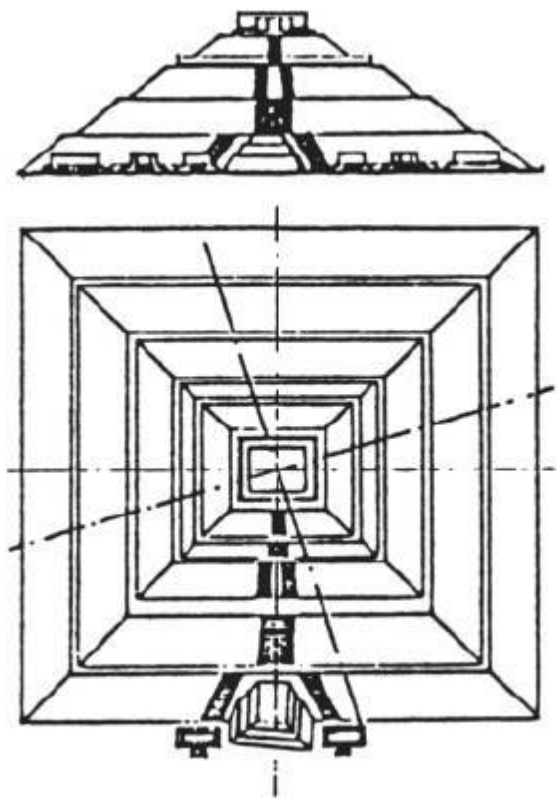


图12

在泰奥提华坎三座金字塔中，最小的就是位于“城堡”里的羽蛇神金字塔。后来被挖掘出的增加的部分，显现出了最初的阶梯形金字塔形状。部分暴露在外的塔身，正面雕刻着羽蛇神的象征——蛇，与雨神一成不变的脸相交替，背景是波澜起伏的水（见图13）。这座金字塔被认为是托尔特克时代的，并且与墨西哥其他许多金字塔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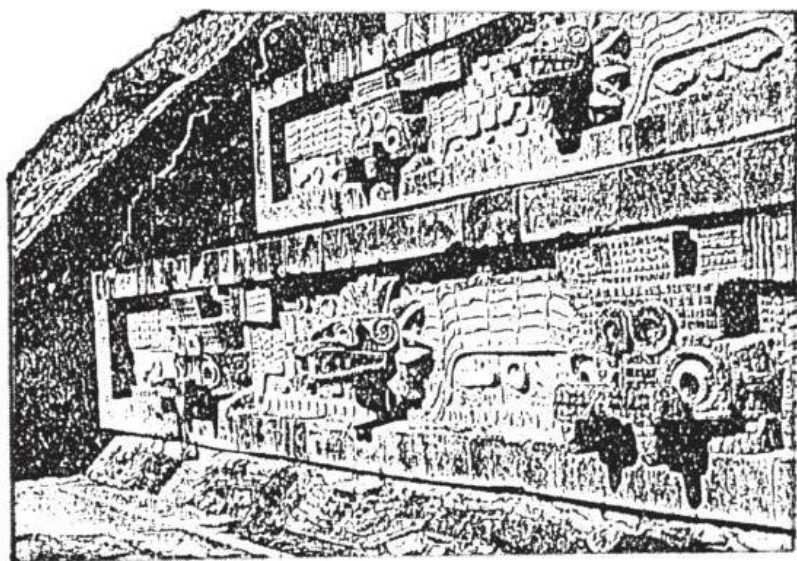


图13

相比之下，两座较大的金字塔反而未经任何修饰。它们大小不同，形状各异，因巨大无比和历史悠久而引人瞩目。在这些方面，它们与吉萨的两座大金字塔相像。之后的埃及金字塔是法老所建，而吉萨那两座特别的金字塔是由“神灵”建造。也许相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泰奥

提华坎。在这种情况下，考古证据会证实日月金字塔形成的传说。虽然是为了作为观天象台，但是泰奥提华坎的两大金字塔还是建成了阶梯形，顶部有平台，并配着楼梯，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金字形神塔曾经的模样。

毫无疑问的是，这两座金字塔与埃及的吉萨金字塔相似，在外形上做了调整，欲与独一无二的吉萨金字塔相媲美。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是：虽然吉萨的第二大金字塔比最大的金字塔略短，但两者的顶端却是在同一海平线上，因为第二大金字塔建在相对稍高的地平面上；而泰奥提华坎的两座金字塔也是如此，月亮金字塔的底部比太阳金字塔的高出30多英尺，它们的顶端也处于相同的海平线（见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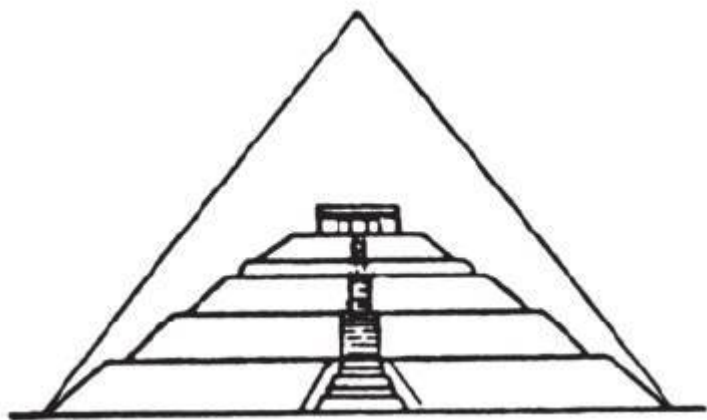


图14

两座最大的金字塔之间的相似之处尤其明显。两者都是建在人工建造的平台上。测量出的大小也几乎相同：吉萨的大约是754英尺，泰奥提华坎的大概为745英尺，后者极巧地与前者相似。

尽管这些相似与一致证明了两座金字塔之间潜在的联系，但是我們也不应忽略两者间存在的某些迥异。吉萨大金字塔是建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经过小心翼翼的构造、堆砌，不靠砂浆黏合在一起，总重量700万吨，体积达9300万立方英尺之巨。

太阳金字塔是用泥砖、土砖、小圆石以及砂砾建造的，由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块和灰泥黏结而成。吉萨金字塔内部有走廊、画廊，以及许多错综复杂却设计精密的房间；泰奥提华坎金字塔并没有这么多内部构造。吉萨金字塔高480英尺，而太阳金字塔的高度（包括从前最高的寺庙）仅仅为250英尺。埃及大金字塔四面为三角形，与地面成52度角；泰奥提华坎的两座金字塔有相叠的高台，因此四面为了保持稳定而稍向内斜，与地面的角度是43.5度。

这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反映了每座金字塔的年代和目的。但是还有最后一个不同点，之前所有研究人员都未曾注意，这个不同点是解开一些谜团的关键。

在埃及，只有吉萨金字塔才有这么倾斜的52度角，

它既不是胡夫也不是其他任何法老建造的，在此前的《地球编年史》中已证实，它是古代近东众神所建，作为信标矗立在西奈山半岛的太空船降落发射场。所有其他的埃及金字塔，次要的、稍小的、腐朽的或者是倒塌的，确实都是由法老于千年之后所建，效法众神的“通往天堂的阶梯”。但是无人能成功地建成完美的52度角，不管他们怎么尝试，都以坍塌告终。

当法老塞奈弗鲁（大约公元前2650年）想建造这样一座金字塔的时候，他得到了教训。在一份古代事件的详细解析中，K.门德尔松的《金字塔之谜》指出，塞奈弗鲁的第一座52度角的金字塔在米达姆倒塌时，他的工匠们正在达舒为他修建第二座金字塔。于是工匠们急忙将正在修建中的达舒金字塔改为相对安全的43.5度，这座金字塔由此成形，并得名“弯曲金字塔”（见图15a）。塞奈弗鲁打算留给后人一座真正的金字塔，因此他在附近继续建造了第三座金字塔。因其石头的颜色，这座金字塔被称为“红色金字塔”，也是比较安全的43.5度角（见图15b）。

但是因为安全而改回43.5度角，这使得塞奈弗鲁的工匠们回归到法老祖塞尔在早前一个世纪，即公元前2700年已用过的方法。他的金字塔是迄今为止依然存在于塞加拉的最古老的金字塔。这是一个阶梯形金字塔，缓缓而升共有6层（见图15c），符合了较小的43.5度角。

太阳金字塔与吉萨金字塔的底座大小相同难道仅仅只是巧合？也许是。有没有可能法老祖塞尔首先采用了精确的43.5度角，在他的阶梯形金字塔中进一步完善，然后泰奥提华坎的金字塔也跟着这样做？对此我们仍有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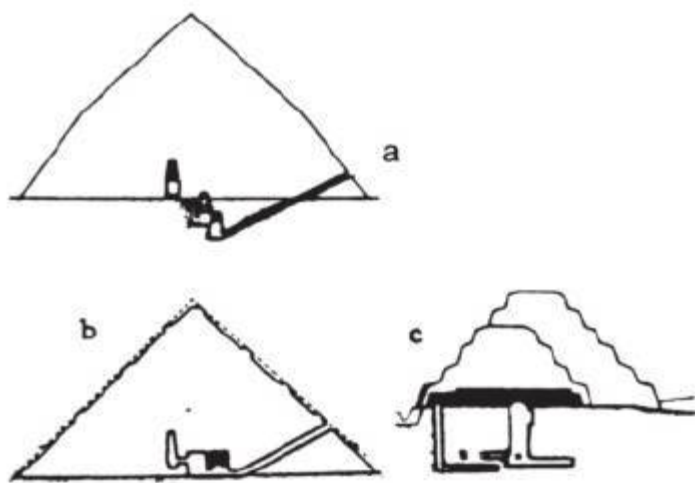


图15

但是一个较小的角，比如说45度，即使一个没什么经验的建筑师也能得出这个角度，只要将直角（90度）分成两半就行了。在埃及，建成43.5度角是为了极其复杂地顺应圆周与直径比 π （约3.14）。

吉萨金字塔的52度角就需要对这一数字运用精通。当金字塔高等于宽的一半，再除以 π ，再乘以4，才能得到这个角度。而要得到43.5度角，只需要在最后乘以3而不是乘以4就行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有 π 的知

识；而在中美洲，人们绝对没有这种知识。那么如果没有熟悉埃及金字塔建造的人，43.5度角是怎么出现在泰奥提华坎这两座特别的（对于中美洲而言）金字塔中呢？

如果没有这座独一无二的吉萨大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配备的就只会有较低的通道（见图15），通常是设在金字塔底座边缘或边缘附近，然后在底座下延伸而入。太阳金字塔底下也存在这样一个通道，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

1971年，一场暴雨过后人们偶然发现了这个通道。就在金字塔正中间楼梯的前方，是一个不与地面接触的地下空洞。洞里有古代阶梯，向下20多英尺就到达一条水平通道的入口。

开凿者断定这是一个天然洞穴，被人为地扩大及修缮过，在金字塔建造的基岩下延伸。因为某种目的，最初的洞穴被修建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天花板是由沉重的石块构成，隧道的墙壁因为涂了灰泥而变得平滑。这条地下通道的土砖墙的很多处都能看到突兀的转角，因而改变了通道的路线。

距离古阶梯150英尺处，隧道延伸出两间房室，好似张开的双翼；这个地点正处在阶梯形金字塔的第一层。约7英尺高的地下通道从那儿继续延伸将近200英尺；在里面的这一部分，建造变得更为复杂，使用了各种各样

的材料。分割成段的楼层是人工建造的，排水管道不知为何而建（也许是为了连接一条现已消失的地下河道）。最后，隧道的尽头，在金字塔第四层底下一处挖空如苜蓿叶式立体交叉的地方，由土砖柱子和玄武岩厚板支撑。

地下结构如此复杂有什么目的呢？由于分段的墙壁在现代发现以前已被破坏，所以不能说黏土容器、黑曜石刀刃以及木炭灰是不是用于隧道最初期的阶段。但是，除了天体观察，泰奥提华坎还发生过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与其他发现混杂在一起了。

亡灵大道好像是一条宽阔通畅的跑道，从月亮金字塔的广场延伸向南方的地平线；但实际上，太阳金字塔与圣胡安河之间这一段，破坏了这条大道的顺畅。月亮金字塔至太阳金字塔之间的斜坡，在这条大道上更显突出。实地检测清楚地表明了，这段斜坡是由于人为地切入了岩石；总的来说，太阳金字塔与西乌达德拉的一处高度差为90多英尺。

这儿的6个分段是由于与大道垂直地建立起了一连串双层墙壁。大道的洞布满了墙壁和低矮建筑，所以有地下6个半地下的间隔向天空敞开。垂直的墙壁在其地面上安装着闸门。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整个复杂的构造是为了引入沿着大道顺流而下的河水。流水可能源于月亮金字塔（那儿被一条地下隧道所环绕），并被用某种方法

与太阳金字塔的地下隧道连接。一连串的间隔留住了流水，然后水流蔓延开来，直到最后到达圣胡安河的转移水渠。

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工河以及蜿蜒的水流，所以羽蛇神金字塔的正面才会雕着波澜起伏的河水？要知道这儿是内陆地区，离海数百英里远呢。



图16

还有一个发现也进一步暗示了这个内陆地区与水的联系，那就是水神查秋特丽袭的巨石雕像（见图16），她是雨神特拉洛克的妻子。这座雕像曾经矗立在月亮金字塔正前方的广场中央，现陈列于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里。在画像描述中，这位名为水神的女神通常都是穿着海螺壳装饰的碧玉衣衫。她的饰品有绿松石耳环、

玉项链或是其他挂着金色奖牌的蓝绿色石头。雕像重现了这身装扮及饰品，也佩戴了一个真金的吊坠，牢牢地嵌在一个大小相当的洞内，后来被盗贼盗走。她的画像描述还说，她头戴蛇冠或是用蛇作装饰，这也暗示了她是墨西哥的蛇神之一。

泰奥提华坎是否设计和建造成某种水务工程，用水来进行一些技术上的加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关注那里的另外一个奇妙的发现。

沿着太阳金字塔直下的第三段，挖掘出一系列相互连接的地下室，显示出有几层地面覆盖着数层厚厚的云母。这些硅胶具有防水、防热、抗电流的特殊属性。因此它在各种化学加工、电器及电子应用中被用作隔热绝缘体，近年来也用于核技术和太空技术之中。

云母的特殊性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所含的其他微量元素，因此取决于其地理来源。根据专家意见，泰奥提华坎所发现的云母是只在遥远的巴西才有的品种。21世纪初期，当人们发现太阳金字塔时，在从金字塔各层移取的遗迹中，也都找到了这些云母的痕迹。这些绝缘的材料在泰奥提华坎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仅有的印象，就是主神羽蛇神旁边的雨神和水神、倾斜的大道、一连串建筑、地下室、地下隧道、改道河流、有闸门的半地下区域，以及布满云母的地下隔

间，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座科学设计的工厂，用来分隔、提炼或是净化矿物质。

公元前1000年中期，或是公元前2000年中期，有知晓金字塔修建秘密的人来到这个流域，他同样精通物理科学，用当地现有的资源创建了这座复杂的加工厂。如女神的吊坠所暗示，这个人是否是为了寻找金子，或是其他更稀罕的矿物？



正如关于泰奥提华坎的传说一样，假如他不是人类，而是神灵，那么这个神灵是不是就叫作泰奥提华坎？除了神灵，谁是泰奥提华坎最原始的居民？谁搬来了石头建起第一座金字塔？谁开筑了河道并控管闸门？

有些人认为，泰奥提华坎只不过始建于公元前几世纪，他们的答案就很简单了：是托尔特克人。有些人现在倾向于认为这座城始建于更早的时期，他们指出答案是奥尔梅克人——公元前2000年中期出现在中美洲的神秘民族。但是奥尔梅克人自己都提出诸多疑问，因为他们原本是非洲黑人，对于那些不能接受跨大西洋迁徙的人而言，他们是极其令人厌恶的。

即使泰奥提华坎的起源及其建造者被埋藏在神秘中，但基本能确定的是，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托尔特克

人已经漂泊至此。起初干些手工劳务，后来他们逐渐学会了这座城市的各种手艺，采用当地统治者的文化，包括绘画、金匠行业的秘密、天文学知识、农历以及对神的崇拜。大约公元前200年，掌管泰奥提华坎的统治者一一离去，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了托尔特克人的城市。几百年来，这个地方以工具、武器、黑曜石古器物以及广泛辐散的文化和宗教影响而闻名。托尔特克人漂泊至此的一千年以后，他们同样也收拾包袱离开了。没有人知道原因，但是所有人都离开了，泰奥提华坎变成了一座荒城，仅仅留在一段金色的回忆里。

有些人认为，托尔特克人的离开与他们在公元700年建立了新的都城图兰有关。这个地方傍着图拉河，出现人烟已经千年。托尔特克人将这里建成一个迷你的泰奥提华坎。抄本及传说将图兰描绘成一座传奇的城市，是艺术和工艺中心，宫殿庙宇壮丽辉煌，黄金宝石闪闪发光。要不是学者们长期质疑它的存在……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图兰确实存在过，就在墨西哥城西北55英里处，现在称为图拉的地方。

图兰的重新发现始于19世纪末，这项工作的开始主要与法国旅行家戴西莱·夏尔奈有关。在墨西哥考古学家乔治·阿科斯塔的带领下，正式的挖掘工作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挖掘与恢复工作主要集中在被称为“图拉壮景”的庆典广场，后来密西西比大学的研究队伍才将工作

延展至发掘过去。

这些发现不仅证实了这座城市的存在，也证实了许多抄本中所述的它的历史，尤其是《古奥提兰编年史》。现在所知的是，图兰由君王兼祭司统治了一个朝代，他们自称是羽蛇神的后代，因此除了名字，他们还将羽蛇神的名字“奎扎科特尔”作为姓——这个习俗在埃及法老之中十分盛行。有一些祭司君主是武士，热衷于扩展托尔特克人的统治；其他一些君主则更注重他们的信仰。公元10世纪后半期的统治者是奎扎科特尔·侧·阿克特·托皮尔金，他的名字和年代——相当于公元968年——能得以确定，是因为在俯瞰城市的岩石上刻着他的画像及日期。

在托尔皮金统治时期，托尔特克人爆发了一场宗教冲突。原因好像是部分教士要求牺牲活人来平息战神的怒火。公元987年，效仿之前神圣的羽蛇神奎扎科特尔的传奇离去，奎扎科特尔·托皮尔金同他的追随者也一起离开了图兰，向东迁徙，在尤卡坦半岛安顿下来。

两百年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部落的袭击迫使托尔特克人屈服。人们相信自然灾害是神愤怒的征兆，预示了这座城市的厄运。根据历史记录者伯纳德诺·迪·萨哈冈修士的记录，最终同样带有羽蛇神姓的统治者奎扎科特尔·灰麦克，劝服托尔特克人应当遗弃图兰。因此托尔特克人遵照命令离开，尽管他们在那儿安居多年，修建了

漂亮的住宅以及庙宇宫殿。最后他们不得背井离乡，抛下房屋田地、城市以及财富。因为他们不能将财富全部带走，所以他们埋藏了许多东西。有些东西如今从地下挖掘出来，我们都不得不佩服这些物品做工的精致。

于是，在公元1168年左右，图兰变成了荒城，走向破败。据说阿兹特克的首领第一次驻足这座城市的遗址时，不禁痛哭流涕。自然的毁灭力，加上入侵者、掠夺者以及盗贼毁坏庙宇，推翻纪念碑，破坏一切残存在图兰的东西。因此，图兰被夷为平地并渐渐被遗忘，最终只成为一个传说。

而我们对800年后的图兰的了解，证明了其名字的意义——众邻之邦。因为它由许多相邻的区域所组成，每一块区域占地只有7平方英里。就像在泰奥提华坎（图兰的建造者企图模仿的地方）一样，图兰的心脏是一块神圣的区域，沿着一英里长的南北轴线延伸。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图兰的走向沿袭了泰奥提华坎“神圣的倾斜”，尽管在那个时候，图兰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再具有研究天文的意义。

在神圣区域北边的尽头，我们发现了一座不同寻常的建筑遗迹。它的正面是普通的阶梯形金字塔，带有楼梯，但后面却是圆形，顶部有一座塔。这个建筑很可能是一个观测台，后来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羽蛇神庙，以及墨西哥其他地方的圆形金字塔观测台，应该都

是模仿它而建的。

观测台以南一英里的主庆典中心，围绕在一个大的中心广场周围，广场中央立着一座很大的祭坛。广场东边一座5层的金字塔顶有一座主要的寺庙。北边一座较小的5层金字塔上有另一座寺庙。这个金字塔的两边有一排被火烧过的多室建筑，也许曾用于某些工业用途。

这一排建筑或前厅的屋顶是由柱子支撑，这些建筑在广场的南边，连接了两座金字塔。广场的西边是一个球戏场，是根据考古学家萨拉查·奥特冈的意见进行的艺术重建，在那儿玩的是神圣的特拉奇力橡胶球（见图17）。

在图拉壮观的主要围场以及北边神圣区域的边缘之间，各种建筑群依然存在。还挖掘出另外一个球戏场。在这个围场和整个区域发现了相当多的石头雕像，例如我们熟悉的郊狼，不太常见的老虎，还有名叫恰尔莫克的半神卧像（见图18）。托尔特克人也雕刻了他们首领的塑像，据描述大多都是矮小的身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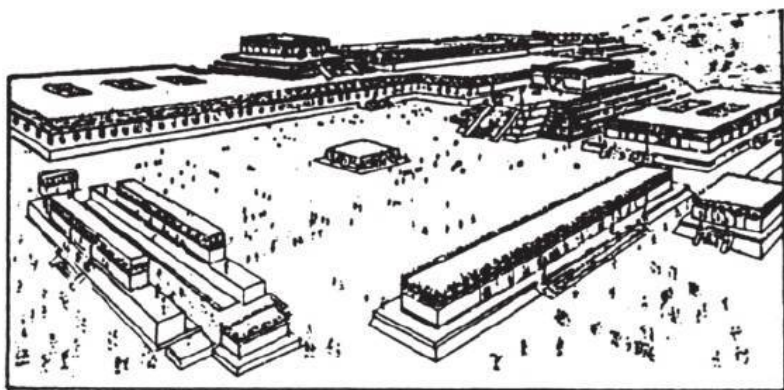


图17



图18

另外还有打扮如武士的人像，左手拿着梭镖投射器（一种弯曲的矛或投箭器）。据描绘，这些人像如浮雕一样雕刻在广场的柱子上（见图19a），侧面像与背面像皆有（见图19b）。

1940年，在乔治·阿科斯塔的领导下，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着。这时，研究的注意力投向了大祭坛对面的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很明显适用于天文观察。但是考古学家们不明白，为什么当地的印第安人将废弃的土丘称作伊尔·特索罗铜矿山。但是当挖掘工作开始之后，工匠们发现了一些史前古金器。他们认定这座金字塔是建于“金田”之上，然后工匠们不再继续工作。阿科斯塔写道：“不管这是现实还是迷信，结果就是挖掘工作中断了，并且再也没有重新开始。”



图19

研究工作后来集中在了较小的金字塔，也就是名字不定的月亮金字塔（最初的命名），之后又叫作“B金字塔”，最后改作羽蛇神金字塔。它的设计来源于当地一座名为“启明星之神”的古老的山，这也许是羽蛇神的另一个称呼。从彩色泥墙以及装饰金字塔阶梯的浅浮雕中可以看出，这些丰富的装饰是以带羽毛的蛇的图案为主。考古学家也相信，被部分发掘的两桩圆柱上也刻着带羽毛

之蛇的图像。这两根柱子立在金字塔顶寺庙入口的两侧。

当阿科斯塔研究团队意识到，这座金字塔的北边在西班牙征服西半球之前已被破坏之时，他们发现了考古学上最为伟大的无主珍宝。一个类似斜坡的土堤自金字塔的北边而下，替代了步行的斜路。当考古学家们在那儿挖掘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道如金字塔一般高的壕沟，穿过北边通往金字塔的内部。这段壕沟是用来埋藏无数石雕的。



图20

当搬出这些石雕，将它们树立拼凑后，人们很明显地看到这些石雕是两桩门柱的一部分。四桩方柱是用来支撑金字塔寺庙的房顶，还有4个超过15英尺的人类模样的巨大雕像，是男像柱（见图20）。它们还有女像柱的功能（用于支撑屋顶或房梁的壁柱）。当重建工作完成

时，金字塔顶的考古学家们将这些柱子重新树了起来。

每一个男像柱（见图21）都由4个部分拼装而成。最顶端的部分是雕像的头，戴着羽毛头饰，围着一圈象征星星的装饰，双耳被垂下的东西覆盖。雕像的面部特征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因此无法与已知的民族做比较。尽管这4张古老的面部表情几乎一致，但是近看还是能发现有微小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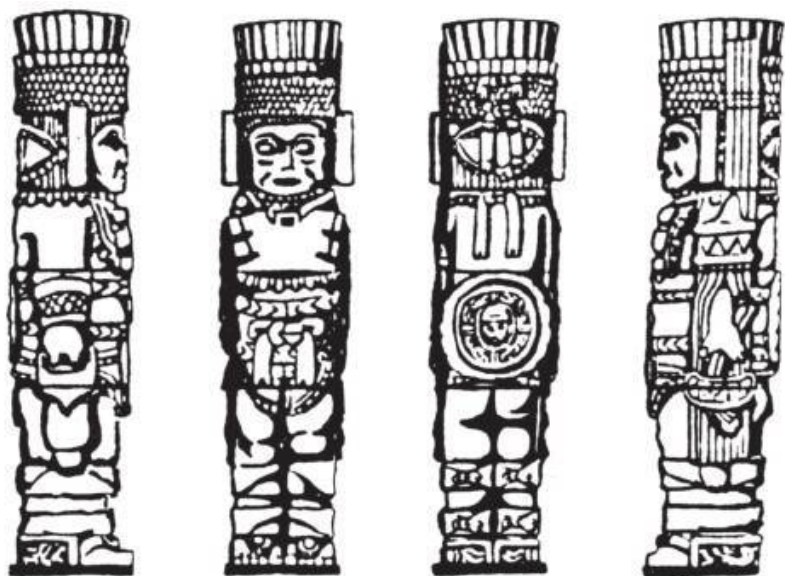


图21

躯干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胸的特点是戴着厚厚的蝴蝶状的胸甲。躯干的下半部分，其主要特点集中在后背，后背中间是一块带着人脸的圆片，圆片周围是一些无法破译的符号，有些人认为是盘旋两圈的蛇。底部

是大腿、小腿和穿着凉鞋的脚。整个服装由丝带连系。这套设计精致的着装还包括臂带、踝环和一根缠腰带（见图21）。

这些巨大的雕像代表着谁呢？最初的发现者称这些雕像为“偶像”，肯定地认为它们代表了神。普通作家昵称它们为男像柱，暗指它们可能是女神阿特拉托娜——在水中熠熠生辉的神——的后代，也暗示了它们可能来自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岛。缺乏想象力的学者则称它们只不过是托尔特克武士，因为它们的左手拿着一捆箭，右手握着梭镖投射器。但是这个解释也许不对，因为它们左手里的箭不是直的而是弯的，而我们已经说过，左手的武器是梭镖投射器。同时，右手的武器并没有梭镖投射器那样弯曲（见图22a）。那么，那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看起来类似手枪皮套中用两个手指拿着的手枪。杰德勒·勒威尔在他的《致命任务》一书中曾提出过一种有趣的说法，说这不是武器而是工具——一把“等离子手枪”。他发现，广场壁柱上刻在左上角的托尔特克首领背着背包（见图22b），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个备受争议的工具，并将此用作喷射器来切割一块石头（见图22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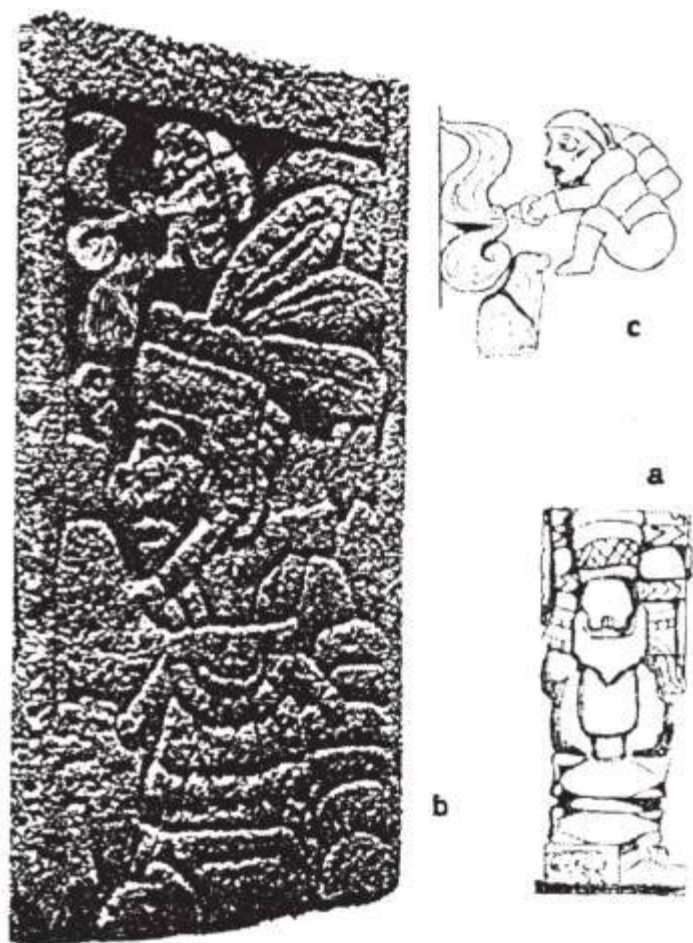


图22

毫无疑问，这个工具就是巨雕右手里拿着的那个东西。勒威尔指出，这是一把高能量的“手枪”，用于切刻石头。他还指出，在现代，这种蒸汽喷射枪曾用来雕刻乔治亚石人山的巨大纪念雕像。

勒威尔的这一发现比其理论更具意义。因为中美洲

曾发现斯特拉石板及许多雕刻，这些都是当地艺术家的作品，所以我们不需要寻找更高科技的工具来解释这些石雕。另一方面，上述工具还解释了图兰的另一个神秘点。

在研究人员移开了土堤斜坡的泥土之后，他们测量了月亮金字塔的深度。考古学家发现，这座在人们视野中永存的金字塔建好之后，却遮掩了一座更古老的金字塔。那座金字塔的阶梯离两边大概8英尺。他们还发现了一些竖直的墙的遗迹，这些墙暗示了较为古老的那座金字塔里曾建有内室及过道（过道通向未知）。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点——里面有一个石管，由内径大约18英寸的筒形断面构成（见图23）。这个长长的石管安置在金字塔内，与原来倾斜的角度相同，直通金字塔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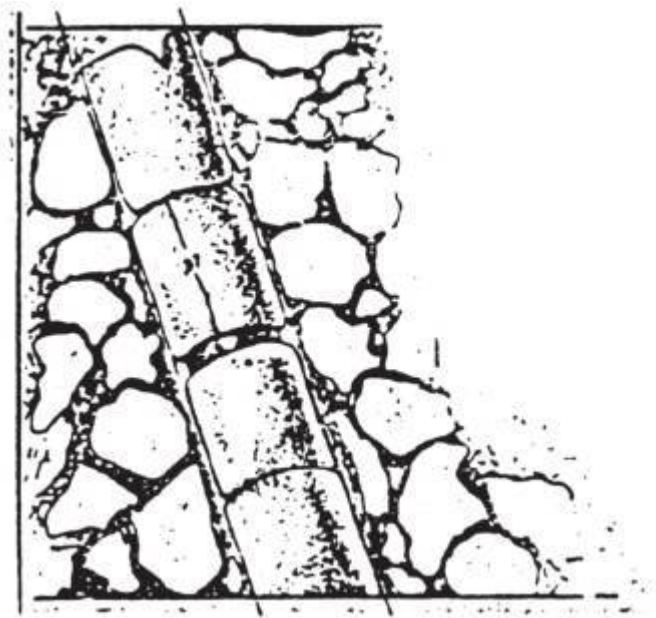


图23

阿科斯塔和他的研究团队推测，这根石管是用来排出雨水的；但是即使没有设计这么复杂的装置，雨水也能排出，只需要一条简单的泥土管道即可，并不需要如此精密塑造的石管。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石管的位置跟倾斜度也能算是不同一般。这个筒形奇妙装置，很显然是金字塔原本设计的一部分，也是金字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旁边的多室及多层建筑，暗示了这儿曾有过一些工业处理，图拉河的河水被引过来流过这些建筑旁边。因此这里很有可能像泰奥提华坎一样，在早期进行过一些净化提炼加工处理。

随之我们想到的问题是：这种神秘的工具会不会并

不是用来刻石，而是凿开石头提取矿物呢？换言之，它会不会是一种复杂精密的采矿工具呢？他们寻找的是什么矿物呢？是金子吗？



在墨西哥中部，这些“亚特兰蒂斯人”所拥有的这个高科技工具让我们不禁疑问，他们到底是谁呢？当然，从面部特征来判断，他们不是中美洲人，如果雕塑的大小暗示着一种崇拜的话，他们也许是“神”而非凡人，因为这三座巨雕旁竖着方柱，上面托尔特克统治者的塑像就是正常大小。

在西班牙征服西半球之前的某个时期，这些巨大的雕像被分解并小心翼翼地埋藏在金字塔深处，暗示了它们是圣洁的象征。这确实符合了早前提及的萨哈冈修士的说法，当托尔特克人遗弃图兰的时候，“他们埋了一些东西”，即便是在萨哈冈修士那个年代，其中一些“从地里挖出来，人们不得不佩服它们做工的精致”。

考古学家认为，耸立在羽蛇神金字塔顶的4座“亚特兰蒂斯人”巨像，支撑着金字塔上的庙顶，如同撑起天穹。这是埃及神话中何璐斯的4个儿子所做的事，他们在东西南北4个方位撑起天空。根据《埃及亡灵书》，正是这4位神连接了天与地，他们陪伴过世的法老来到神圣之梯，在那儿，法老们升天以寻求永生。这条“通往天堂的

阶梯”是用象形文字所记录，这些阶梯有的只有一条，有的有两条，后者代表的是阶梯形金字塔（见图24a）。图兰金字塔周围的墙上也用阶梯符号装饰，并且变成了阿兹特克人的主要图像象征，难道这也是巧合吗？（见图24b）

那瓦特人所有的这些象征符号以及宗教信仰的中心，就是他们的英雄之神，给予他们所有知识的羽蛇神——“有羽毛的蛇”。但是有人或许会问，有羽毛的蛇，如果不是蛇的话，那是不是像鸟一样，有翅膀会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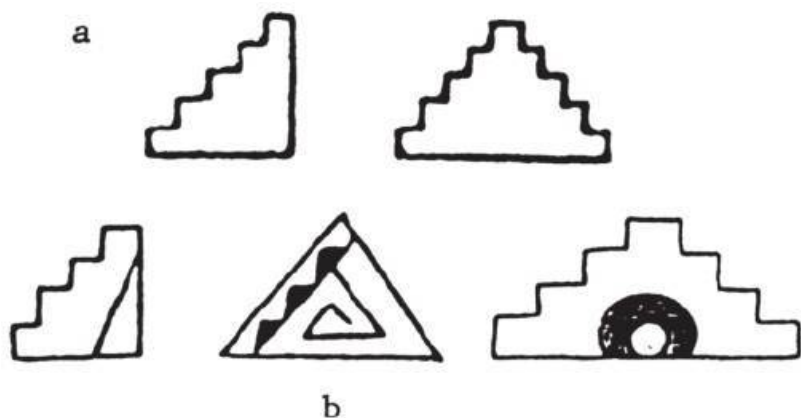


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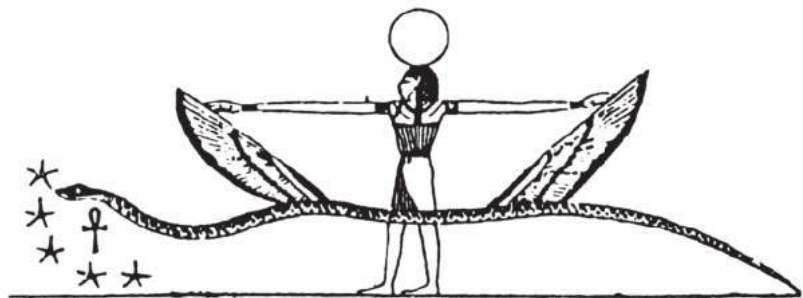


图25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羽蛇神就是“有羽毛的蛇”，这一意义就等同于埃及的“有翅膀的蛇”（见图25）。这种蛇能帮助死去的法老在通往永生神灵的国度时为他们变容。除了羽蛇神，那瓦特人充满了各种与蛇有关的神灵。茨哈科特尔就是“蛇之女神”。茨哈科特尔有蛇之外皮，据说还是七条蛇。雨神特拉洛克就常常被描述成戴着双蛇的面具。所以，这对于求是的学者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神话、考古以及象征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即使不是整个中美洲，墨西哥中部也是蛇神——古埃及之神的国度。

第四章

丛林深处的天空观察者

“玛雅”这个名字使人想起神话、奥秘与冒险。尽管其种族还存活着，但玛雅作为一种文明却已经消失了。难以置信的是，被遗弃的城市被保留得完好无损，丛林环绕，金字塔直顶云霄，意在触摸神灵；而精巧装饰的纪念碑上，雕刻着至今为止仍然是谜团的象形文字。

西班牙人第一次踏上尤卡坦半岛便被玛雅文明的神秘所吸引，好奇的他们参观了失落在丛林中的城市遗迹。所有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阶梯金字塔、层级神殿、精美宫殿、雕刻石柱。他们凝视着这些令人震惊的遗迹，倾听着当地人讲述这座古老城邦的君主制传说，以及它们曾经的荣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西班牙神父狄亚戈·迪兰达，写了一本关于尤卡坦半岛和玛雅的书《尤卡坦诸事陈述》，书中描述道：“在尤卡坦半岛有许多漂亮的宏伟建筑物，尽管在该国没有发现金属，但是这是已发现的遗迹中最突出的，它们都是用石头建成并雕刻着花式字体。”

出于其他一些利益因素的考虑，比如寻找财富和改变本地人的基督教信义，西班牙人用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

间，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这片废墟。在 1785年，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视察了当时发现的废墟帕伦克。幸运的是，一份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吸引了金斯伯勒佳，一个对神秘的玛雅入迷的爱尔兰伯爵。他是一个富有的贵族。他热切地相信，中美洲的居民是10大失落的部落以色列的后裔，于是将余生和所有的财富用在了探索和描述古老的墨西哥文明上。他的《墨西哥古迹》（1830年—1848年）一书，已成为失落玛雅文明数据来源的无价之宝。

但是从流行观点看，发起玛雅文明考古发现的荣誉，应该归属于新泽西的本土人民。美国驻中美洲大使约翰·斯蒂芬斯和他的朋友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去了玛雅的遗址，后者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们合撰了两本书，一本叫作《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半岛旅途事件》（1841年），另外一本叫作《尤卡坦半岛旅途事件》（1843年）。这两本书自出版一个半世纪以来，至今仍然是被推荐的书籍。当把卡瑟伍德的图纸与现在的照片并排在一起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卡瑟伍德的工作极其准确，同时也会悲伤地意识到，曾经发生过的腐蚀给这些资料造成的损失。

该小组的报告十分详细，特别是对帕伦克、乌斯马尔、奇琴伊察和科潘，后者尤其与斯蒂芬斯有关。为了调查不受阻碍，他以50美元的价格从当地房东那里购买

了住所。总之，这两人探索了近50个玛雅城市。丰富的文明不仅使我们的想象力复杂交错，而且让我们始终确信绿宝石般的热带雨林正是整个失去的文明。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些刻在纪念碑上的符号和象形文字标明了它们的日期，因此玛雅文明能被放置在一个时间框架当中。尽管离完整的玛雅象形文字被破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学者们已经成功地阅读出题词上的日期，并确立了相应的西方历法所对应的日期。

我们本可以从玛雅文化丰富的文学书籍中知道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这些由树皮和白石灰制造而成的纸所书写出来的书籍，为墨水涂染象形文字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数以百计的书籍已经被西班牙神父彻底地摧毁掉了。显而易见，毕晓普·兰达是唯一一个在其著作中保存有关“异教徒”的信息的作者。

仅有3个抄本（“图画书”）被保留下来。在这3本书中，部分学者发现，最有趣的是他们论述天文学的部分。在其他两本文学作品中也同样可以发现，因为它们已被改写，或者来自原版的图画书，或者来自当地人口头的传说，但使用的是拉丁文。

其中之一是书籍《预言者的秘密》，其意思是神谕或巴拉姆神父的口述。许多尤卡坦半岛的村庄都保存了这本书的副本。这些书籍记录了有关神话般的过去和仪式、礼仪、占星术以及医疗咨询方面的先知性的预言信

息。

巴拉姆一词在当地土语中的意思是“美洲虎”，这使得许多学者惊慌失措，因为它与神谕没有明显的联系。它十分令人好奇，但耐人寻味的是，古埃及的一些牧师把它称为闪-祭司。

如果谁能在某种皇家仪式上宣布神谕以及秘密程式，他便能“开口”，使死去的法老来世可以变为神灵，穿着豹皮（见图26a）。身着类似服装的玛雅神父也被发现（见图26b）。因为在美洲这是一种美洲虎皮，而不是非洲豹皮，巴拉姆的含义为“美洲虎”。这也再次表明了埃及仪式的深远影响。



玛雅神谕上这个名字的极度相似性让我们更加好奇，据《圣经》描述，先知巴兰被摩亚国王受命在逃亡期间对犹太人施加诅咒，但他也被收回了宣告神谕的权利。这仅仅是巧合？

另外一本书籍是关于玛雅高地的《波波乌》。它给出了人类起源和皇家族谱的一种预言；玛雅的宇宙进化论和创造传统基本上类似于那瓦特人，这表明他们来源相同。关于玛雅起源，《波波乌》陈述了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大海的另一边迁移过来的。兰达写道，印第安人受到了他们祖先的责骂，因为他们的领土被来自东部且被神灵所保佑为其开通了12条通海大道的民族所占领。

这些陈述同世人所知的玛雅传说《佛丹传奇》是一致的。许多西班牙编年史作者都有记录，尤其是天主教修士拉蒙·奥多涅斯·阿吉亚尔和努涅斯·德拉维加。后来阿贝·布拉瑟尔·日·皮埃尔布又通过《墨西哥国家文明史》一书，以不同来源将这些陈述和传说整理。据他计算，大约公元前1000年，第一个人被上帝派往尤卡坦半岛并将此地划分为几个小部分，现在这片土地就是美国。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佛丹（即“未知”之意），他的象征是蛇。他是守护者的后代，其起源地被叫作赤姆。他总共出航了4次，第一次登陆后他选择了在河岸边居住下来。过一段时间后，他向内陆挺进，并在一条大江的支流处建立了

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被认为是文明的摇篮。他把这座城市叫作纳产，表示“蛇之都”。在他第二次访问期间，他发现了新的大陆。通过勘察其地下区域和地下通道，他发现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通达附近的山区。当他第四次返回美洲时，他发现不同民族之间已经开始有争斗了。所以，他将这个国度划分为4个区域，为各自区域确立了首都。帕伦克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似乎是在太平洋附近海岸，其他的都未知。

努涅斯·德拉维加深信，佛丹这片土地与巴比伦尼亚接壤。拉蒙·奥多涅斯·阿吉亚尔的结论是，赤姆是希未人的土地，《圣经》（《创世记》5）中说他们是迦南的儿子，埃及人的表兄弟。最近，宰里亚·纳托尔在皮博迪博物馆珍藏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玛雅文字中的“蛇”一词与希伯来语中的“迦南”是类似的。如果是这样，玛雅人的传说是否在暗示佛丹是来自迦南民族的，而他们的象征物都是蛇？毫无疑问，这也证明了为什么有“蛇之都”之称的“纳产”与希伯来语中的Nachash一样，都表述的是“蛇”。

这个传说更加让学者坚信，墨西哥湾沿岸就是尤卡坦半岛文明的起源，不仅是玛雅人，较早的奥尔梅克也是。在这里，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一个世人很少知道的地方，根据美国杜兰大学研究，它属于非常初期的玛雅文化，“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或者更早”。美国

国家地理学会把它叫作蒂兹卡盾，它坐落于尤卡坦半岛的西北部海岸港口城市博格索附近。这个面积达20平方英里的遗迹，表明这座城市从一开始被占领到西班牙时代，它的建筑物被一修再修。它的花式字体石材被拖走，用于修建西班牙现代建筑。除了巨大的寺庙和金字塔，这座城市的显著特点是一条伟大的白色之路，一条长达1.5英里的铺满石灰的堤道，直接通向这座城市的中心。

一连串主要玛雅城市延伸至尤卡坦半岛的北端，其盛名不仅为考古学家所知，而且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也知道：乌斯马尔、伊萨马尔、玛雅潘、奇琴伊察。还有图伦，一个更出名的遗迹。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玛雅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玛雅潘是城邦的中心城市，奇琴伊察是由托尔特克人移民一手建立的。努涅斯·德拉维加达写道：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首都。一位来自尤卡坦的伟大玛雅之主征服了南部高地，建立了最南端的玛雅中心城市科潘。编年史学家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修士在一本书中写道：“这就是全部，当我到那个地方旅游时，当地的印第安人已经向我展示了这一点。”

尽管有这一切传说和考古证据，但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玛雅文化，或至少是玛雅人自己，起源于南部高地（今天的危地马拉），从那里向北蔓延。玛雅语言可以追溯其来源到“原玛雅社会”，也许是公元前约2600

年。但是，不论玛雅文明是在何处发生或者怎么样发展的，学者认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应作为其“前古典”阶段。取得最大成就的经典阶段起始于公元200年。公元900年，玛雅的领域从太平洋沿岸延伸到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地区。在这几个世纪里，玛雅修建了许多城市。它们的金字塔、庙宇、宫殿、广场、雕塑、碑文及装饰，使得学者和游客都为它们的丰富多彩和美丽而感到惊奇不已，更不用说其巨大的规模和富有想象力的建筑物了。除了少数城市有围墙，玛雅城市事实上是一座由大量管理者、工匠和商人组成的开放礼仪中心城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农村人口。在这些中心地带，每个成功的统治者都增加新的建筑物，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修建更大的建筑物，这就好比在洋葱上面增加一层皮一样。然后，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5个世纪，不知道为什么，玛雅人突然放弃了自己神圣的城市，留下的只是一片丛林。



帕伦克，最早的玛雅城市之一，位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边界附近，从现代化城市维雅艾尔摩萨市处向外扩张。在公元7世纪，它标志着玛雅开始向西扩张。1773年以来，它的存在是欧洲人众所周知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寺庙和宫殿的遗迹已被发现，另外，考古学家也开始研究丰富的粉刷装饰和象形文字碑文。而在

1949年，由阿尔贝托·鲁伊斯·鲁里耶发现的阶梯金字塔，则让其名声大噪。这个金字塔有秘密的内部楼梯，它们直接通往地底。经过几年的挖掘，清除填充和掩盖内部结构的土壤及碎石之后，有了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墓室，它被公之于世（见图27）。在扭曲的楼梯底部，有一个三角形石头掩饰住入口，门口有一个玛雅勇士守卫。在它后面有一个拱形的地窖，它的墙上刻有壁画。里面有一块长达12.5英尺、重量为5吨的条石掩盖着一副石棺。当这个石盖被移开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的全身用珍珠和翡翠装饰着。他的脸上盖着镶嵌着玉石的面罩。一个小玉坠和放在玻璃粉上的一个玉石项圈，呈现出女神的形象。



图27

这一发现令人震惊，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在墨西哥发现其他金字塔或寺庙是一个坟墓。于是，雕刻在石盖上的文字描述便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墓穴和屋主的神秘感。一个赤脚玛雅人坐在饰有羽毛的闪闪发亮的宝座上，看来似乎是机械式运作的精巧房间（见图28）。古代宇航员协会和其赞助人埃里希·冯·丹尼肯看到这样的情形，他描述道：“在一个有着燃烧的喷气式助推器的航天飞机里面，有一位宇航员。”这表明外星人可能被埋葬在这里。

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嘲笑这种说法。陪葬建筑的墙壁上的铭文以及毗邻结构使他们确信，埋葬在这里的是统治者帕卡尔（“盾牌”之意）。这个人在公元615—683年统治着帕伦克。有些人认为，死去的帕卡尔被阴间的地龙带到了死亡的国度。他们认为，在冬至的落日刚好照在神殿碑文上时，这象征着帝王随同太阳神离去。其他一些人尝试去订正这一说法，认为那一连串的字形代表天体和生肖星座，这种情景被看作国王被带到了神灵的国度。这些交叉的物体被认为是程式化的生命之树，这表明国王正在被运送到另外一个永恒的来世。

事实上，在蒂卡尔的大广场，一个类似的、被称为116陵墓的墓穴，在它的主金字塔脚下被发现了。在地下20英尺处，发现了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男人的骨骼。他的尸体被放置在一个砌石平台上，他全身装饰着玉器珠

宝，躯体周围布满了珍珠、玉器、陶瓷。此外，一条巨大的火蛇嘴里含着一个（一些学者称之为天神），这种图案在玛雅的很多遗迹都可以看到，例如这个来自奇琴伊察的图案（见图29）。



图28

学者们都承认：“人们总会拿这个去跟埃及法老地窖

比较。”帕卡尔坟墓和在尼罗河旁边被发现的法老地窖极其相似。事实上，帕卡尔石棺的景象，跟来自天堂的飞蛇将法老带到永恒的来生的景象是非常类似的。这个法老不是一个航天员，他的死亡暗示着帕卡尔雕刻景象上面的隐含意义。

在中美洲丛林，中美洲和赤道区的南美洲不仅仅只发现了墓穴。一个长满热带植物的小山被发现是一座金字塔，金字塔群是失落之城的顶峰。1978年挖掘工作开始之前，在埃尔·米拉多尔，一个丛林遗迹横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边境，这个占据6平方英里的玛雅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00年。一些学者认为，蒂卡尔不仅是最大的玛雅城，而且是最早的。在佩滕，蒂卡尔的金字塔高高地矗立在绿色丛林海洋中。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边界似乎延伸到了任何一个被发现的遗迹处。它的主礼仪中心就占据了一个多平方英里的空间。它是设计成平行横跨在山脊之上的，整个空间融入热带雨林当中。侧翼沟壑被改造成水库，通过一系列堤道直接通向礼仪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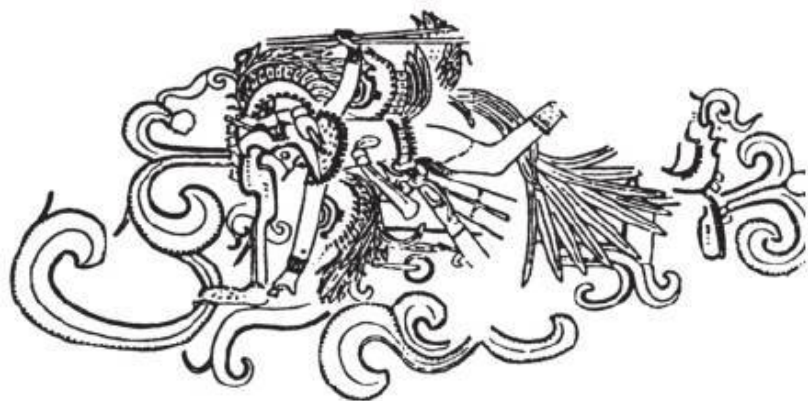


图29

蒂卡尔金字塔是一个奇迹般的建筑，它的不同部分是紧紧地组合在一起的。它们又高又狭窄，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摩天大楼，地势十分陡峭，塔的高度甚至超过200英尺。在陡峭地段，金字塔悬浮在寺庙之上。这种长方形的寺庙里面有许多狭小的房间，它们一层一层地被往上叠，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了金字塔的高度（见图30）。这样的建筑结构，使得这个圣地就像是悬挂在宇宙与天空之间一样，仿佛通过陡峭的阶梯能够真正意义上地登上天堂。在每个寺庙里面，都有一些门道可以从外面通向里面，它们一个比一个高。这些过梁都是用稀有的木头制成并且装饰得很精美。这里面总共有12个门，5个外门，7个内门。这种构造的象征意义，至今也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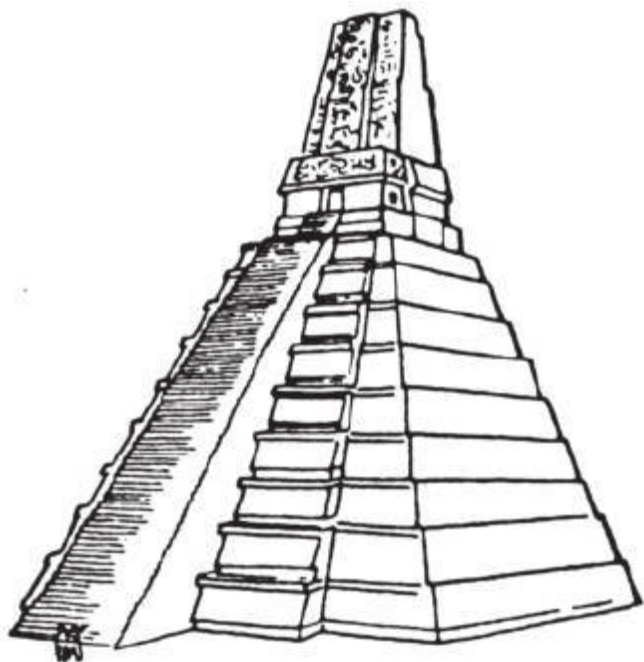


图30

1950年之后，在蒂卡尔遗迹附近开始修建飞机跑道，这加速了人们对此地的勘探。同时，此地的考古工作也开始广泛地开展起来，特别是由大学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组成的团队。他们发现，蒂卡尔大广场曾经是个大墓地，这里埋葬的都是统治者和贵族。另外，许多较小的建筑实际上是陪葬寺庙，它们毗邻墓穴，但其高度不超过墓穴，主要是作为一种纪念碑。他们还发现了约150个石碑，它们竖立着朝向西面和东面。这些石碑上描绘出了统治者的画像，记录下了统治者当政期间的主要纪念和庆祝活动。那些雕刻在上面的象形文字，精确地记录了这些事件的日期，统治者的名字用象形文字

写在记录的事件旁（见图31）。学者们现在确定，那些原文中的象形文字，不仅仅是图画或是表意文字，正如A.G.穆勒在《玛雅时代的统治者》一书中所指出的：“也有的标注上了类似于闪族语、巴比伦语和埃及语发音学上的音节。”

正是在这种石碑的帮助下，考古学家才辨别出了公元317年到869年蒂卡尔14任统治者的顺序。但可以肯定的是，蒂卡尔很久以前曾经是玛雅的中心城市：对一些皇家墓冢里的遗迹进行碳元素测定发现，蒂卡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

蒂卡尔东南约150公里处，有一座小城科潘，它是美国驻中美洲大使约翰·斯蒂芬斯曾追寻过的。它位于玛雅帝国东南角的外围，现在叫洪都拉斯的地方。尽管科潘不像蒂卡尔有那么多险峻的“摩天大楼”，它的范围和布局却是最具玛雅城市特征的。它的祭祀中心占地75英亩，周围环绕着许多金字塔庙宇（见图32）。那些金字塔根基宽广，大约70英尺高，因其纪念阶梯上装饰精美的雕塑和象形文字铭文而闻名。广场遍布圣坛、祭坛，对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还有描写当地统治者在位日期的雕刻石碑。它们揭示了大金字塔于公元756年完工，科潘在公元9世纪达到其辉煌的历史顶峰——就在玛雅文明突然分崩离析之前不久。



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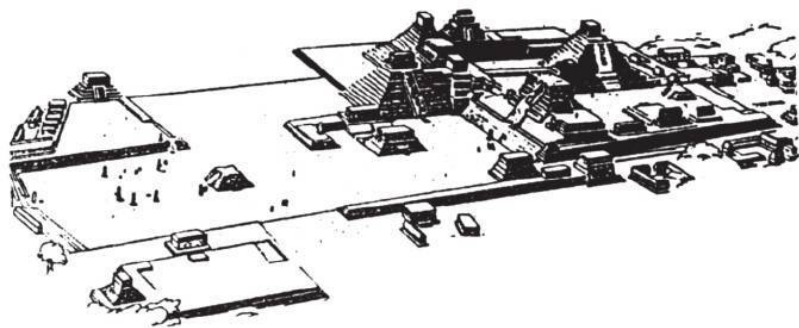


图32

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现和挖掘，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发现了许多新遗址，说明那些历史遗迹和注明日期的石碑，最早在公元前600年就存在了。所以学者认可的是，揭示一种发达体系的文字记录必须有较早的发育期和发展源。

就像我们不久后看到的科潘，它在玛雅的生活和文化里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

研究玛雅文明的学者对玛雅时间估算的准确性、独创性和多样性印象深刻，但这些特点都应归功于玛雅人极其高水平的天文学。

事实上玛雅人拥有三种而不是一种年历，但其中之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种——对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或日常生活中的天文学来说毫无用处。这就是所谓的长历。它是通过计算从某个时刻起点，到玛雅人在石碑上记录下事件的那天所经过的天数，这样来标注一个时期。大

多数学者根据目前的基督教年历，认为神秘的第一天应该是公元前3113年8月13日——这是早于玛雅文明出现的前一天。

长历和其他两种时间估算系统一样，基于玛雅的20进制数学系统——就像古代苏美尔——对于“地点”概念的定义，第一列是1，第二列是20，然后是400，等等。玛雅的长历计时系统，使用垂直列柱在底部的最低值，给这些倍数命名，并用雕像区别（见图33）。其单位是金（1天），20个金称为乌尼尔，等等。当倍数达到雕像阿劳顿时，它代表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数字：2304000000天——63080082年！



图33

但正如上述所言，根据玛雅人纪念碑上记载的实际年历推算，他们并非回溯到恐龙时代而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其对基督年历的信仰，就像耶稣出生那样，对其意义重大。因此，蒂卡尔的29号石碑（见图34）记载着皇家纪念碑中年代最久远的日期（公元292年），长历表示为8.12.14.8.15，里面小数点代表数字1，以5位表示：

8巴克顿 $(8 \times 400 \times 360) = 1152000$ 天

12克顿 $(12 \times 20 \times 360) = 86400$ 天

14顿 $(14 \times 360) = 5040$ 天

8乌尼尔 $(8 \times 20) = 160$ 天

15金 $(15 \times 1) = 15$ 天

总共1243615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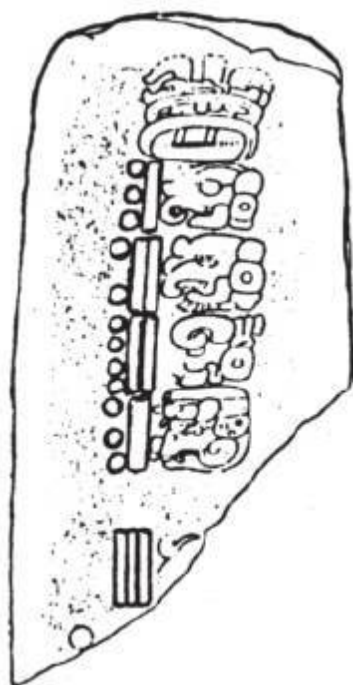


图34

把1243615用阳历年天数365又1/4天整除，石碑上的日期或描述的事件就是神秘的第一天——公元前3113年

8月13号之后3404年304天；因此根据目前广泛接受的关联，石碑上的日期就是公元292年

($3405-3113=292$)。一些学者发现，玛雅在巴克顿第七时代，大概就是公元前4世纪开始使用长历；其他学者也并非不再考虑一个更早的使用日期。

在这些不断发展的年历中，有两种环状年历。一种是哈伯历，即玛雅的阳历，它把一年365天分成18个月，每月20天，再加上年末的5天；另一种是卓尔金历，或称为神历，一年分为20个基本日，每年循环13次，组成260天。这两种环状年历后来啮合在一起，好像是两个相互驱动的齿轮，创造了一个52太阳年的巨大神圣圆周。因为13、20和365的组合只能在18980天里循环出现一次，这就相当于52年。古代中美洲的所有人民都很神圣地对待这种52年制年历圆周，他们把它和过去、未来联系起来——就像对羽蛇神归来的弥赛亚式期盼。

最早的神圣圆周年历在墨西哥瓦哈卡山谷里被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两种时间估算系统，一直持续使用的和神圣圆周的，都非常古老。一种是历史学上的，记录了从一个意义而言，本质上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的古代事件开始前过去的天数。另一种是环状的，朝向一个260天的特殊时期。学者们仍然努力猜想，某些事情是否每260天发生一次或260天后仍会发生。

一些人认为这种循环完全是数学性的：如果采用较

短的260天作为一年，260年里52年可以循环5次。但这种对260的解释已经把问题转嫁到对52的解释上了：52的起源是哪儿，为什么选择52呢？

其他人认为选择260天为一周期是考虑到农业因素，比如说雨季的长度或旱季的周期。从玛雅人对天文学的偏爱来看，他们试图计算260天和金星或火星移动的关系。有人猜想，为什么在第二十二届国际美洲问题研究者大会上，由宰里亚·纳托尔提供的解决方案没有获得理应获得的全面认识。她指出，新大陆的居民把太阳的季节性移动应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去测量天顶（头顶天空的正中）的时间，那时，太阳在中午刚好移动到头顶。在太阳向北移动时，这种情况一年可以出现两次。她还认为，是印第安人测量了两次天顶时间的间隔，测量结果就成为年历圆周的基础。

这个间隔在赤道上是个半太阳年，并随着地点远离，往北或往南移动而加大。比如说在赤道以北15度角，间隔就是263天（从8月12日到第二年的5月1日）。这一段时间是雨季，玛雅的后代于是在5月3日（这天也恰好是圣十字架的墨西哥日）开始耕种。这个间隔在北纬14度42分处恰好是260天——正好是科潘的纬度。

宰里亚·纳托尔提出的有关260天仪式年固定不变的风俗的合理解释，由科潘被认为是玛雅天文学首都的事实所证实。除了起源于天堂的宫殿之外，人们还发现一些

石碑被排列成测量年历关键时刻的形状。在另一个案例中，刻着长历日间等于公元733年某天的石碑（A石碑），也刻着另外两个长历时间，一个多200天，一个少60天（破坏了260天的循环）。考古天文学家安东尼·阿维尼在《古代墨西哥天空守望者》一书中猜测，这是试图用有着365天的哈伯历来重排长历（一年有365又1/4天）。再调整或改革年历的需要，也许就是公元763年在科潘举办的天文学家秘密会议的原因。他们用称为Q祭坛的方碑纪念，它的上面描述着参加会议的16名天文学家，每个表面绘有其中的4名（见图35）。人们注意到，他们每人的鼻子前面都有一个“泪珠”雕像——和对帕卡尔的描述一样——以表明自己天空守望者的身份。在纪念碑上雕刻的日期，也出现在其他玛雅遗址的石碑上，说明在科潘达成一致的意見应用于整个帝国。



图35

玛雅人的抄本里包括了有关日食、月食和金星的天

文学知识，因此，玛雅人作为身份显赫的天文学家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然而，在对已经披露的数据做出进一步研究之后，却有大量证据表明，那些抄本里并没有玛雅天文学家自己的观察记录，它们只是复制了一些较早文献里的年鉴而已。这些文献为玛雅提供了现成的数据，以对抗他们一直寻找的可以应用在260天循环的现象。正如埃文·哈丁汉姆在《早期人类和宇宙》一书所述，这些年鉴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奇怪的长期精确和短期错误的混合”。

看起来，本地天文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不断修正或调整每年260天的神圣之年，以对抗来自早期有关天体运动的数据。事实上，尤卡坦一直久负盛名的天文台，奇琴伊察的卡拉科尔（见图36）挫败了许多观察家，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它对于二至日（夏至与冬至）或二分日（春分与秋分）的方向和孔缝视角，但都徒劳无功。然而，一些视角的确看起来和卓尔金历（一年260天）循环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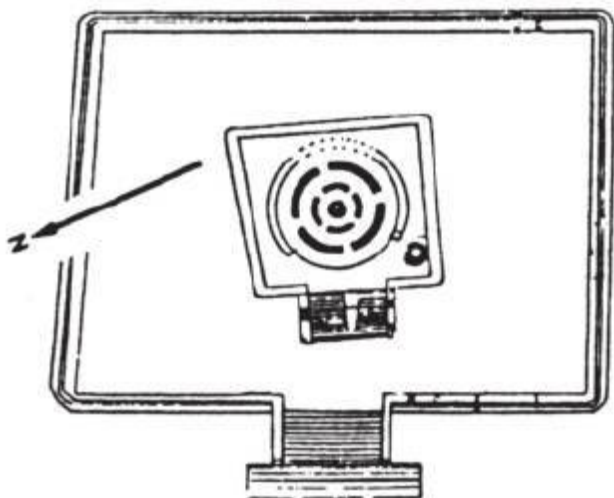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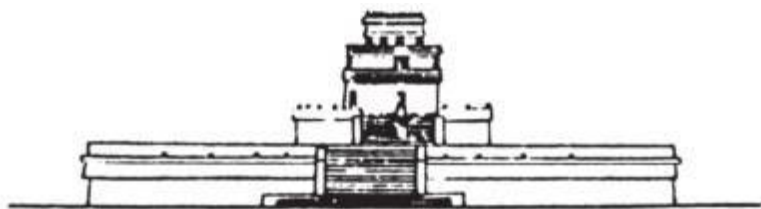


图36

但为什么是260天呢？难道只是因为它看起来和科潘的天顶间隔天数相同？为什么不选择靠近北纬20度，间隔天数为300的地点，比如泰奥提华坎呢？

数字260看起来只是一个随意的、又是经过考虑的选择：这种解释是和一个自然数20（手指、脚趾的数量）相乘的结果，乘以13的话只会转嫁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是13，它从哪里来？长历也包含了一个随意的数字：

360。无法解释的是，它放弃了整数20的级数，在金（1）和乌尼尔（20）后，系统里引入了顿（360）。哈伯历也把360认为是它的基本长度，把这一数字分解成18个“月”，每月20天；最后加上5个“不好的日子”，组成365天的太阳年。

这3种基于数字的年历，里面的数字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可以挑选的。我们可以看到260、360这两个数字通过埃及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到了中美洲。

我们都很熟悉数字360。它是一个圆形的角度数。但很少有人知道就这一数字我们得感谢苏美尔人，它来自苏美尔人60进制的数学体系。第一种为人所知的苏美尔人年历叫作尼普尔，这种设计把圆的360度平分成12份，数字12一直是一个神圣的数字，比如一年有12个月，星座有12宫，奥林匹亚的12神等等。有关5又1/4天缺陷的问题通过设置一经过一些年后附加一个第十三月一来解决。

虽然埃及人的算术体系不是60进制的，但他们也采纳了苏美尔人的 $12 \times 30 = 360$ 规则。但在这种设置里，他们不能进行非常复杂的计算，只是简单地通过在年底增加一个只有5天的短“月”，来完成一个整年。这个体系在中美洲也被采纳。哈伯历和埃及的年历不只是相似，而是几乎完全一样。此外，就像中美洲人伴随着阳历年会有一个仪式年一样，埃及人也有一个和天狼星的出现，

以及在同一时间尼罗河水上升有关的仪式年。

苏美尔人给埃及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中美洲年历不仅仅局限在60进制数360。以B.P瑞克为代表，有关古代墨西哥的许多研究，清楚地说明卓尔金历的13个月，事实上就是在苏美尔人12个月体系的前提下，增加了那第十三个月份，只是在埃及，这第十三个月已经压缩到了只有5天。代表360的词语“顿”，在玛雅语里的意思是“天国”，一个有着黄道带的星星或星球。有趣的是，一个“星系”——一个星群——被称为摩尔，实际上和苏美尔人过去表示“星体”的词语摩尔一样。

中美洲年历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看到最神圣的数字52时，显得格外清楚。52是所有伟大的中美洲事件所导向的数字。许多试图去解释它的努力（就像这种描述：13乘以4），都忽略了它最明显的起源：近东年历（以及之后的欧洲年历）的52周。然而，星期的数量似乎只有一周7天才能接受。一周7天的由来并不总是过去将近两个世纪的研究主题，也不是从月亮四相获得的最佳理论。可以确定的是，它的出现好比《圣经》时代里一个神圣的法定时间段，那时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庆祝当作安息日的第七天。

52这一最神圣的循环，只是因为它是中美洲年历里一个频繁出现的分母——或者采纳260作为神圣循环，只是因为它能整除52（ $52 \times 5 = 260$ ）。

虽然一个绰号为“7”的神灵是苏美尔的一个主神，但在迦南之地，一些圣域（比如Beer-sheba，“7之井”）或人名（Elisheva，“我的上帝是7”）都很尊敬他。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数字，7在亚伯拉罕来到埃及并住在法老的庭院之后，就在希伯来王国传说里出现了。数字7遍布《圣经》——有关约瑟夫、法老的梦想、埃及事件的传说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52也是源于把7当作年历单位的考虑，我们会看到中美洲最神圣的循环，其实起源于埃及人。

更特殊的是，52是一个和埃及神透特有关的神奇数字，他是科学、写作、数学和年历之神。

一个古埃及传说——斯塔尼-胡莫斯与木乃伊们的冒险——就把神奇数字7和透特以及当地年历的秘密联系了起来。这个写在纸草上的传说，在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底比斯的一座墓冢被里发现，其他讲述同一个传说的纸草碎片也被找到，说明了它是古埃及文学里一本卓著的书，只属于神与人的传说。

传说里的英雄，法老的儿子斯塔尼-胡莫斯“训练有素”。他习惯在孟斐斯（当时的首都）的公墓里散步，学习有关庙宇墙壁、石碑的神圣作品，研究古代魔法书。最终他成了“一位在埃及无与伦比的魔法师”。一天，一个神秘的老人告诉他有这么一座古墓，“那里存放着一本透特亲手撰写的书”，那本书里揭示了地球的神秘和天堂的

秘密，包含的神圣知识涉及“太阳的升起，月亮的出现，星球围绕太阳的移动”——天文学和年历的秘密。

这座古墓是前任法老（专家认为他于公元前约1250年在位）之子尼诺弗兰克普斯的。不出所料，斯塔尼非常感兴趣，于是询问古墓的地点，老人警告他说，虽然尼诺弗兰克普斯已经木乃伊化，但他还没有死，能够击倒任何妄想带走放置在他脚下的那本书的人。无所畏惧的斯塔尼依然前去寻找古墓。而古墓在地下几乎不可能被发现。但斯塔尼到达一个正确的位置，“在上面吟诵公式后，地面突然出现一道裂痕，于是斯塔尼进入了宝书的所在地”。

在古墓里，斯塔尼遇到了尼诺弗兰克普斯和他的妹妹、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的木乃伊。那本书确实在尼诺弗兰克普斯脚下，“闪闪发光好像太阳一样”。斯塔尼向那本书走去，木乃伊妻子说话了，警告他不要再前进一步。当斯塔尼试图拿书时，她告诉了他有关尼诺弗兰克普斯的冒险经历，透特把那本书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金盒子里面套银盒子，银盒子里套一系列盒子，最后一层是铜铁盒子。尼诺弗兰克普斯不顾所有的警告，克服了所有的困难，终于得到了那本书。然而他们被透特诅咒，不能移动了：尽管活着，他们也被埋葬；尽管已经木乃伊化，他们仍可以看见、听见、说话。她警告斯塔尼，如果他碰一下那本书，也会被透特诅咒。

但是历经千难万险，斯塔尼已经下决心要得到那本书。他又向前走了一步，这时木乃伊尼诺弗兰克普斯开口了。他说有一种既可以得到书又不会惹火上身的办法，就是去玩透特的神奇数字52游戏并获胜。

斯塔尼欣然接受挑战。他输了第一盘，发现自己的部分身体已经陷入地下。他又接二连三地输，身体也越陷越深……但最后，他得到了圣书并逃离古墓，结果灾难降临到他身上，而他最后又将圣书归还到它的埋藏地——就像好莱坞大片《夺宝奇兵》的古老版本。

那个传说的寓意是，在知识的渊博程度上没有人能比得过斯塔尼，他能够在没有得到神允许的情况下探索地球、太阳、月球以及众多行星的奥秘；而没有透特的许可，人类将输掉52这个游戏。即使他试图找寻出地球上矿物和金属保护层的秘密，仍然会输掉这个游戏。

我们的信念同那个被授予了52历法及所有其他知识的化名为羽蛇神的透特一样。在尤卡坦半岛，玛雅人称他为库库尔坎；在危地马拉和萨尔多瓦的太平洋地区，他被称作齐乌蒂利；这些名字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即有羽毛的或有翼的蛇。

玛雅的这些消失的城市的建筑风格、题词、图解以及纪念碑，使得学者们不仅要追踪和重建它们和它们统治者的历史，还有他们转变的宗教概念。首先神庙在金

字塔的顶端被用来供奉蛇神，并留心观察寻找天空周期的关键。但是当神明——或是所有天空诸神——都离去的时候，看不见任何东西，他们推测是黑夜的统治者美洲虎吞噬了一切；而伟大的神的形象从此以后被戴上了美洲虎的面罩（见图37）。通过蛇形，他之前的标志依然能显现出来。

但是否羽蛇神的承诺并没有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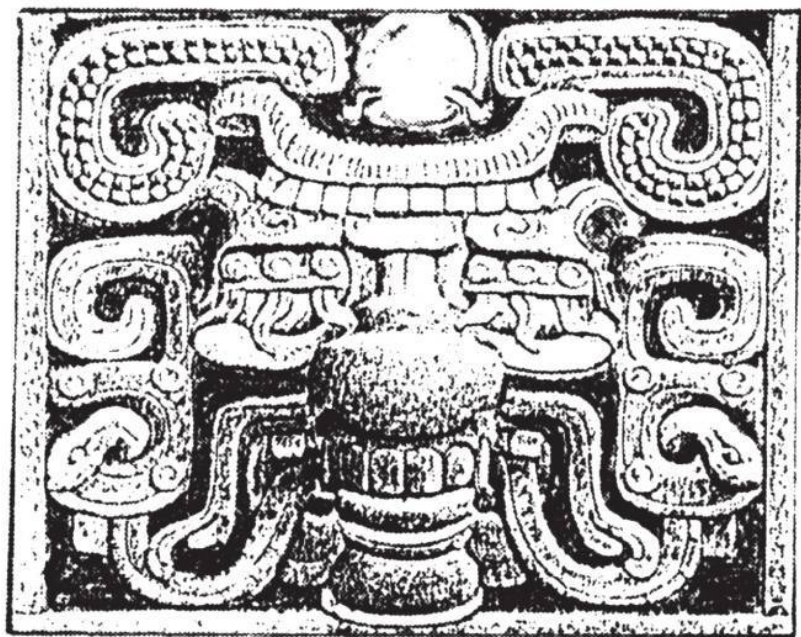


图37

丛林中热心的天空观察者们查阅着古老的历书。高等级的神父认为，主动供奉祭祀者跳动的心脏，那些消失的神就会回来。

而在公元9世纪的一些重要的历法日期，一个被预言的事件未能发生。所有的周期聚合在一起，似乎都没有了价值。而那些礼仪中心和供奉神的城市，被抛弃在这个覆盖着绿色丛林的蛇神的领地了吗？

第五章

漂洋过海的陌生人

公元987年，当托尔特克人在他们的统治者托皮尔金·奎扎科特尔领导下离开图兰时，他们受到了宗教抵制者的厌恶。为了找寻一个地方，让自己能够像从前一样膜拜神灵，他们来到了尤卡坦半岛。当然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更近的落脚之处，不必艰辛跋涉，不必面对如此之多的敌人部落。但是他们选择了艰苦跋涉将近1000英里，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地势低平、河流稀少的热带地区。他们寸步不停，直到来到奇琴伊察。为什么？有什么必要非得来到这个玛雅人遗弃的神圣城市呢？我们只能从废墟之中寻找答案。

从尤卡坦的行政首都梅里达出发，很容易就能到达奇琴伊察。奇琴伊察能与意大利的庞培相提并论。庞培是一座罗马城市，埋藏在火山灰之下。当灰烬除开，这座城市的街道、房子、壁画、墙上的涂鸦以及其他事物都重现人间。而被丛林覆盖、亟待挖掘的奇琴伊察，回馈给游客的景致更甚：“古老的帝国”玛雅，如最后一批移民所见的图兰的翻版。因为当托尔特克人到达这里的时候，他们模仿从前的都城重建了这座城市。

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地方即使在公元前1000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聚居地。《预言者的秘密之历代纪》证实了直到公元450年，这儿一直是尤卡坦主要的圣城。那个时候这儿叫作旗津一意为“泉眼之口”，因为这儿最神圣的特点就是灰岩坑或是神井，吸引了远近无数朝圣者。玛雅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多数遗迹位于南部，或者被称为“老奇琴”地区。就是在那儿，建着那些曾被斯蒂芬和凯瑟伍德描述和画过的大型建筑：修道院、门槛、寺庙，等等。他们有着一些浪漫的名字——阿克兹，意为“玄妙文字之地”。

在托尔特克人到达之前，最后占领（准确地说应该是收复）奇琴伊察的是伊察人。有些人认为，这个部落的人与托尔特克人有血缘关系；还有一些人说，伊察人是从南方迁移而来。奇琴伊察正是因伊察人而得名，意为“伊察人的泉眼之口”。他们在玛雅废墟的北边修建了自己的庆典中心。此地最负盛名的建筑，就是中央大金字塔——伊尔·卡斯蒂略金字塔。伊察人建立了卡拉科尔天文台，后来托尔特克人在奇琴伊察重建图兰的时候接管了这座天文台。

偶然发现的入口让今天的游人能够进入伊察金字塔与托尔特克金字塔之间被封住的空间，也能够爬上古老的楼梯到达伊察圣所。在那儿，托尔特克人放置了恰克-莫尔以及一只美洲虎的雕像。从外面仅能看见托尔特克

金字塔——一座9层的金字塔，高达185英尺。为了显示对羽蛇神奎扎科特尔/库库尔坎的忠诚，这座金字塔不仅刻着有羽毛的蛇，而且还加入了许多星历方面的元素，例如金字塔四面的阶梯都有91级（见图38），再加上顶端总共的级数，就相当于一个回归年（ $91 \times 4 + 1 = 365$ ）。而一座叫“勇士之庙”的建筑，其位置、方向、楼梯都是仿造图兰的亚特兰蒂斯金字塔，两边也是夹着羽蛇的石像、装饰以及雕塑。

穿过大广场，这座金字塔寺庙的对面就是主要的球戏场。它是一个矩形的场地，长545英尺——中美洲最长的球戏场。两侧竖着高墙，离地面35英尺的每一个中心都有一个突起的石环，上边刻着盘旋的蛇。球员只要把坚硬的橡胶球投过这些石环即算获胜。每支球队有7名球员，输的一方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队长将会被杀头。沿着长墙的石板上刻有浅浮雕，描绘了球赛的情景。东墙上中间的石板（见图39）仍然刻着这样一幕：赢球方的队长（左边）提着输球方队长的头颅。



图38

这个残酷的结局意味着这种球赛不仅仅是比赛和娱乐。就像在图拉一样，奇琴伊察也有好几个球戏场，也许是为了训练或是不太多的比赛。主要的球戏场在其大小及壮观程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球场内有三座寺庙，装饰丰富，有勇士、神的相遇、生命之树、带须有翼的两角之兽，种种都强调了这儿曾发生过什么重要事情（见图40）。

所有这些，还有球员构成的多样化及王权性质都暗示了，这即使不是国际间，也算是部落间的一场具有重

要政治宗教意义的大事件。球员的人数（7），输球方队长要被杀头，以及使用橡胶球，这些都模仿了神话《波波乌》中的一场格斗。在这场比赛中，神正是与一个橡胶球进行争斗。“假”神七金刚鹦鹉及其两个儿子向众多天神，包括太阳神、月神以及金星神投去橡胶球。结果失败的儿子七华南普被执行酷刑：“他的头被砍下，滚到一旁，心脏从胸腔中被挖出。”但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得以复活，变成了一颗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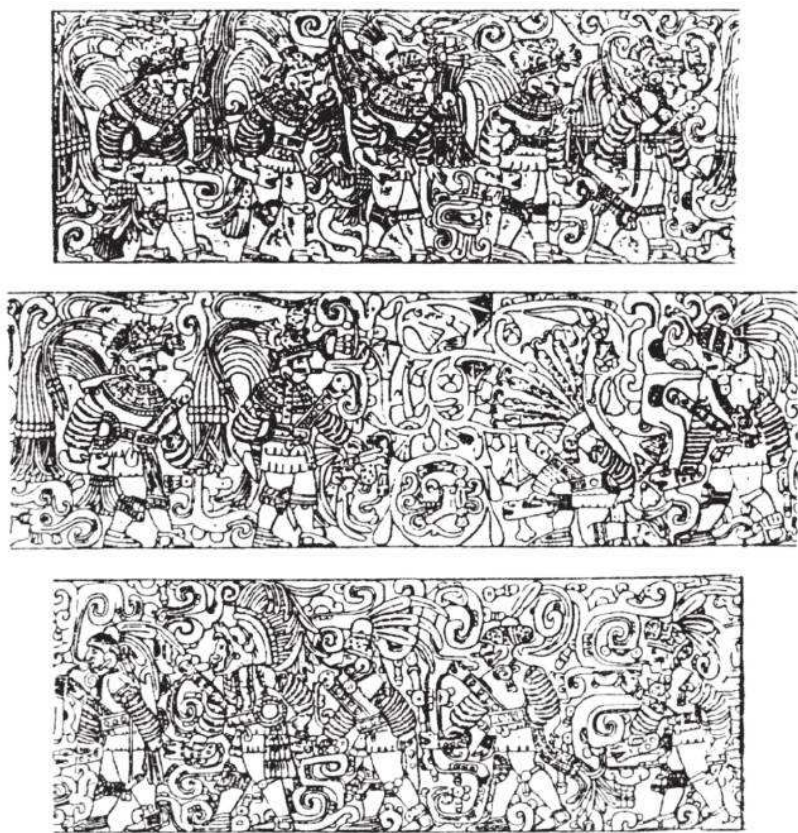


图39



图40

像这样的神的重生使得托尔特克人的习俗与古代近东的宗教戏剧相似。在埃及的一部法老扮演神灵的神话剧中，地狱之神奥西里斯每年都要被肢解，然后复活。亚述每年上演的一部多幕剧也是如此，剧中二神格斗，输者要被处决，只有得到上帝的宽恕才能复活。在巴比伦，《创世神话》是一部描述太阳系形成的史书，阅读此书是每年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本书描述了天神的斗争，在斗争中，巴比伦至高无上的神马杜克劈开穷凶极恶的提亚马特的身体，并砍下他的头。从此，地球（第七大行星）形成了。

玛雅神话及其不断的重演，与近东神话及其再演很是相似。这些神话保留了天神的元素，以及数字“7”的象征，因为“7”与第七大行星有关。极具意义的是，在球戏场围墙上的玛雅/托尔特克描述中，有些球员戴着太阳圆片的标志，而其他球员则戴着七角星（见图41）。这是天体的象征。



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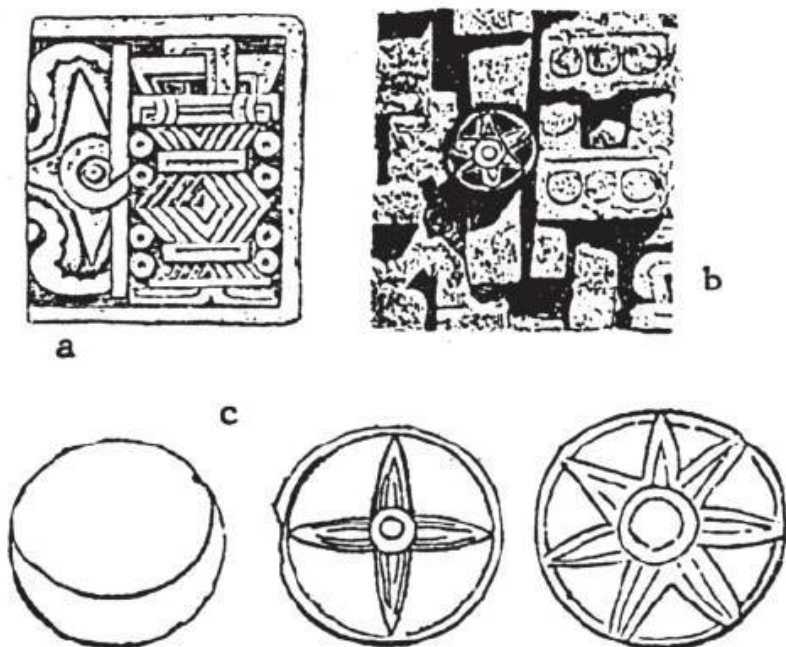


图42

我们认为，在奇琴伊察其他地方被一再描述过的四角星，证实了这种标志的出现并非偶然。那种四角星与象征金星的“8”相连（见图42a）。在尤卡坦西北部一些地方寺庙的墙上，也装饰着六角星（见图42b）。

用五角星来代表行星已是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都快忘了这一做法是如何形成的：像很多别的习惯一样，它也是始于苏美尔。人们从对纳菲力姆的研究得知，苏美尔人排列九大行星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不是从太阳开始向外排列，而是由远及近排列。因此，冥王星是第一颗星，接下来是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及木星。接

下来第六颗星是火星，第七颗是地球，第八颗是金星。学者们解释道，玛雅/托尔特克人之所以把金星位列第八，是因为金星转过5周（ $5 \times 584 = 2920$ 天）之后重回原点，需要经过8个地球年（ $8 \times 365 = 2920$ 天）。但若是这样的话，金星就应当位列第五，而地球位列第八。

我们发现苏美尔人的这一理论更为简洁准确，表明了玛雅/托尔特克人是仿照近东的图像研究。因为我们看到，奇琴伊察及尤卡坦其他地方所用的符号，都与美索不达米亚所记述过的各种行星符号相似（见图42c）。

确实，近东人所用的用五角星指代行星这一方法，在尤卡坦越往西北部及沿海地区越盛行。在那儿一个叫作科勒尔的地方发现过一座非同寻常的雕像，这座雕像现在陈列于梅里达博物馆。这个石像从一块巨石上雕刻而出，但是背部依然紧贴巨石。这个人物有着一张坚毅的脸，可能还戴着一顶头盔。鳞片或是骨架做成的衣服紧贴其身。他弯曲的手臂上有一样东西，博物馆称之为“五角星状的几何模型”（见图43）。他的腰上系着一个神秘的圆形装备，学者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此人像可能为水神的信使。

在附近的奥克斯金托克的巨石丛中发现了一些神的巨像。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石像曾是用于支撑寺庙的柱子。其中一个（见图44）看起来类似上述雕像的，只不过是个女性。她身上类似骨架与鳞片状的衣服在吉安纳

的一些大小雕像上都出现过。吉安纳是西北部远离海岸的一座岛屿，在那儿有一座极为罕见的寺庙。这座岛屿是一座神圣的墓地，因为传说它是伊察姆纳最后的安息之地。伊察姆纳是伊察人古老而伟大的神，他涉过海洋到了吉安纳。伊察姆纳的意思是“他的家是水”。而这与苏美尔神艾/恩基的其中一个名字的含义（艾）是一模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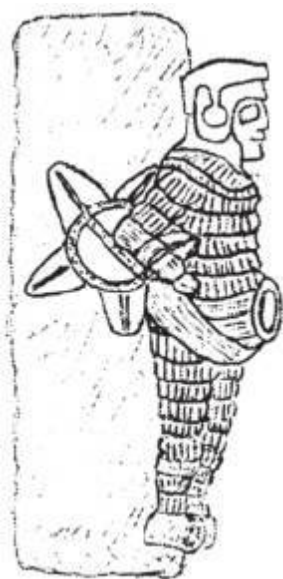


图43



图44

※

因此，古老的文本、传说和宗教信仰都说明了，曾有神或是神一般的人从陆地前往尤卡坦的海湾区，并且在那儿繁衍生息。或许正是这些强大有力的古老传说，成为促使后来的托尔特克人不远万里来到尤卡坦的原因，尤其是来到奇琴伊察。他们试图在那儿复兴和提纯他们最初的信仰。他们认为，在那里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回归的神会越过大海再次降临。他们对伊察姆纳和羽蛇神的崇拜，或许还有关于佛丹回忆的焦点，就是神圣的奇琴伊察井——奇琴伊察也因这口大井而得名。

这口井位于大金字塔北边，一条长长的游行大街将

其与庆典广场相连。水面的位置离地面大约70英尺，大概有100英尺深，算上泥沙的话就更深了。井口呈椭圆形，长约250英尺，宽约170英尺。这口井有明显被人工扩大的痕迹，曾有楼梯可通入井下。在井口仍然还能看到平台和圣坛的遗迹。主教兰达曾写过，这儿曾举行过祭祀水神和雨神的仪式，少女们要被扔入井里，从四方而来的崇拜者汇集于此，向井内扔入可能是黄金做的珍贵物品。

1885年，因著有专题著作《亚特兰蒂斯不是神话》而闻名的爱德华·汤普森，作为美国驻墨西哥领事而接受了一项任务。不久以后，他以75美元买下了奇琴伊察一片100平方英里的遗址。他在废墟上安家，为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组织其搜寻工作。这所博物馆正有条不紊地致力于进入井内寻找宝物。

在井底，打捞人员只发现了40多具人类骸骨，但是他们带回了一大批艺术品。超过3400件物品是玉石做的，这种不算珍贵的玉石却是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最为珍贵的宝物。这些玉品包括珠子、压尺、耳塞、纽扣、圆环、吊坠、球体、圆盘、动物雕像以及小的人物塑像。还有500多件是动物和人的雕刻品。后者有明显的胡须（见图45a、b），与球戏场庙墙上的雕刻相像（见图45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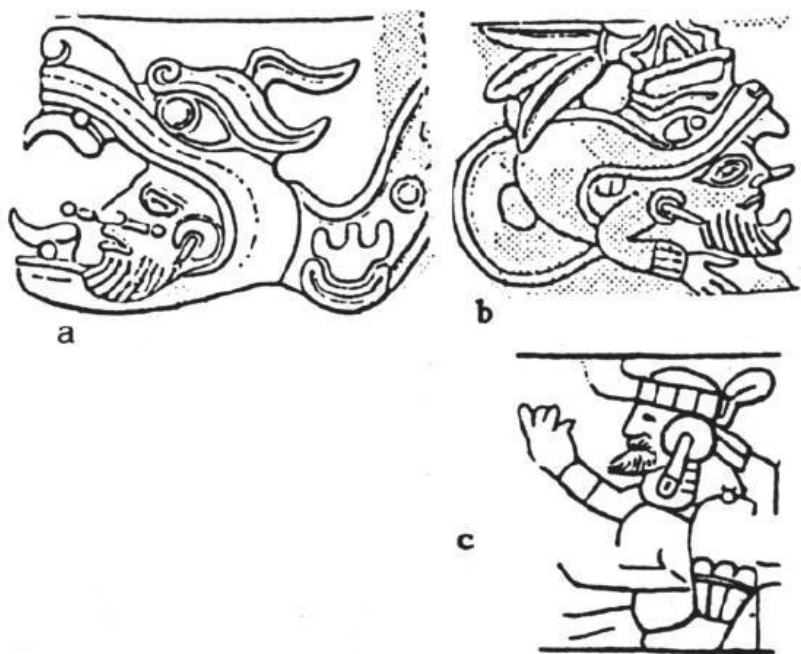


图45

打捞人员带回来的更重要的是金属制品。上百件是金制的，还有一些是铜或银制的。在缺乏金属的半岛上这一发现极具意义。其他一些物品为镀铜或是铜合金，包括青铜。这展示了玛雅不为人知的成熟的冶金技术，并且证实了这些物品是从遥远的地方带过来的。最让人不解的是纯锡的圆盘，因为当地并没有锡。而锡只能从一种矿物中经过复杂工序提炼而得，而这种矿物在美索不达米亚根本不存在。

这些做工精致的金属制品，包括许许多多的钟、仪式用品（杯、盆）、圆环、头冠、面具、装饰品、珠

宝、权杖以及一些不知用途的物品。最重要的是，圆盘上刻着许多人物相会时的情景。在这里，衣着各异、各具特点的人面面相觑，可能是处于一场战斗之中，面对着天上或人间的蛇，或者说是天神。主导者或是胜利的英雄通常都有着胡须（见图46a、b）。

很显然这些并不是神，因为蛇或天神并不会分开出现。这些应该是类似的生物，有别于带须和有翼的天神（见图40）。在奇琴伊察的墙壁和柱子上都有他们的浮雕，当然还雕有其他的英雄和武士，胡须又细又长（见图47），就像被人们戏称的“山姆大叔”。



图46

这些蓄须人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能确定的是他们并非当地的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面部无毛，也没有胡须。那么这些外来者是谁呢？他们具有“闪族人”或者说是地中海东部人的特点（在那些能看清面部表情的泥塑上，特点尤其明显），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是腓尼基人或是“海上犹太人”。大约公元前1000年，所罗门国王和腓尼基国王共同派遣海上舰队远征非洲寻金的时候，他们被风吹到或是被大西洋洋流带到了尤卡坦海岸。又或者是几百年后，腓尼基人被逐出他们原本位于东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建立了迦太基，然后航行到了非洲西部。



图47

无论这些远航的人可能是谁以及所处的航行年代是何时，学术研究人员已经不再认为这确实是一次跨洋航行。他们解释道，那些胡须很明显是假的，是印第安人添加到了他们的下巴上，他们甚至还认为那些泥塑只不过是沉船的幸存者。但是第一种说法（由著名学者严谨提出）很明显存在一个问题：假如印第安人是模仿其他蓄须人，那么这些蓄须人又是谁呢？

但是关于沉船幸存者的说法也不合理。根据佛丹传说中提及的几次航行，他们在安定下来后才进行探险航行。而考古证据不足以证明曾有一些幸存者漂流到任何一个海岸。姿态各异的带须泥塑在墨西哥湾海岸、墨西哥内陆一带，甚至远至南太平洋海岸都曾有过记录。这些泥塑不是特定的模式，也没有被神化，而是真人的肖像。在韦拉克鲁斯发现过一些最为惊人的例子（见图48a、b）。这些被塑成泥塑的人很明显与闪族西部的贵族相似。这些贵族在亚洲战役中被埃及法老俘虏。战争的胜利者将这些记录在了寺庙的墙上，以纪念他们的胜利（见图49）。

那么为什么这些地中海航海人会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又是何时来的呢？



a



图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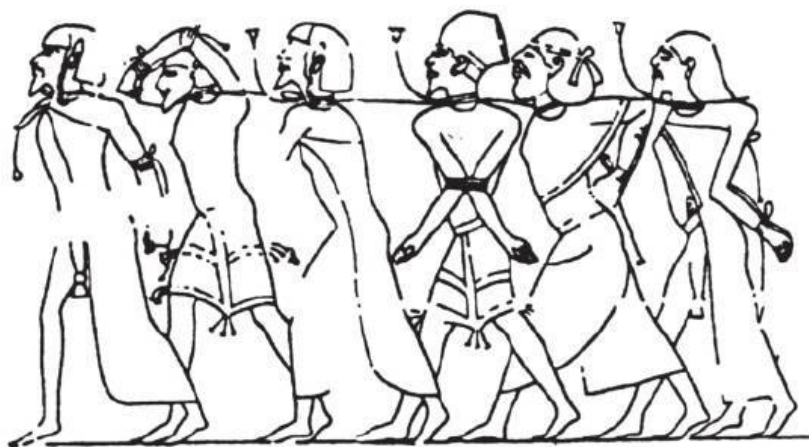


图49



图50

考古证据也不清楚，因为他们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许多记述——也包括本书——都说过非洲黑人/奥尔梅克人是源于韦拉克鲁斯的阿尔瓦拉多（见图50）。它们表明了那些蓄须人曾与奥尔梅克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碰过面。



在所有这些遗失的中美洲文明中，奥尔梅克人是最古老也最神秘的民族。奥尔梅克文明是其他所有文明的根源——被其他民族模仿与改进。公元前2000年，奥尔梅克人的文明开始降临于墨西哥湾海岸一带。到公元前1200年（有些人认为是公元前1500年），他们的文明在40多个地方得以繁荣。奥尔梅克文明向四方辐散，但主要是向南传播。到公元前800年，已经遍及整个中美洲。

奥尔梅克王国是中美洲第一个出现雕刻记录和第一个创造点、条计数法的国家。他们最早使用长历这一日期计算方法（不知是否起源于公元前3113年），最早建起宏伟建筑及产生纪念碑雕塑艺术，最早使用玉石，最早记录手持武器或工具；他们还有最早的庆典中心，最早的天文台，所有这些都是奥尔梅克人的成就。有如此之多的“最早”，难怪一些人，例如奥尔梅克人后裔J.苏斯戴尔，会将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包揽了古代近东所有“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相比。就像苏美尔

文明一样，奥尔梅克文明也是突然传播开来，前无古人，也不曾经历过逐渐完善的阶段。

在他们的文本中，苏美尔人将他们的文明描述成神赐予的礼物。那些到访地球的神能在天际漫游，因此被描绘成长着一双翅膀（见图51a）。奥尔梅克人将他们的神秘表现在雕塑艺术中，正如这个来自伊萨帕的石碑（见图51b）中，一个长着翅膀的神正砍着另一个神的头。将故事记录在石头上，这一点与上述的苏美尔人的做法相似（见图51c）。



图51

是什么人造就了这些伟大的雕塑呢？奥尔梅克人有个绰号叫“橡胶民族”，因他们的海湾一带盛产橡胶树而闻名。现实中他们是一个奥秘——住在陌生国度的陌生人，漂洋过海而来的陌生人，不仅仅是属于另外一个地方，而是属于另一个大陆的民族。在沼泽丛生的海岸地带，石头极为稀有，可是他们却创造并留下这些让世人叹为观止的纪念石雕。当然最让人匪夷所思的还是这些奥尔

梅克人本身。

最特别的当属奥尔梅克领导者的巨石头像，它以惊人的技巧和不为人知的工具所造。J.M.麦尔格·塞拉诺是第一个在韦拉克鲁斯的特雷斯·萨波特斯看到此头像的人。他在《墨西哥地理期刊》和《地理学会》（1869年）上将其描述为“一件艺术之作，代表了埃塞俄比亚最令人叹为观止、最壮丽的雕像”。旁边的配图真实地再现了这个头像的黑人特征（见图52）。



图52

直到1925年，由弗兰斯·布洛姆带队的美国杜兰大学考古队在塔巴斯哥海岸附近的拉文塔发现了“深埋在地底的巨石头像的上半部分”，西方学者才得以证实巨石头像的存在。当头像（见图53）从地里完全出土后，经测量，它有8英尺高，周长21英尺，重达24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戴着特殊头盔的非洲黑人。后来，在拉文塔发现了其他几个这样的头像，每一个都各具特征，戴着不同的头盔，但是有着相同的种族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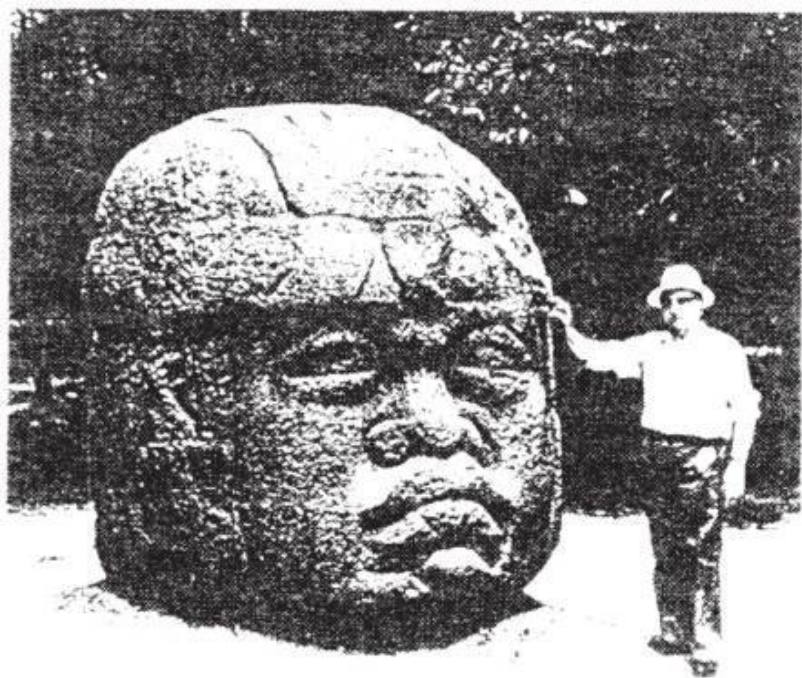


图53

20世纪40年代，由马修·史特林和菲利普·德鲁克带领的考古探险队在圣洛伦佐—拉文塔西南60多英里的一座

奥尔梅克城市，发现了5个相似的巨石头像。随后，迈克尔·安科带领耶鲁大学的队伍前去，发现了更多的巨石头像。他们利用放射性碳年代测试，得出其诞生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1200年。这意味着此地的有机物（大多数是碳）年代如此久远，但是这个地方本身与其遗迹则更为古老。确实，墨西哥考古学家伊格纳西奥·伯纳尔在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了另外一个头像，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

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6个这样的巨石头像。它们的高度从5英尺到10英尺不等，重约25吨。雕刻这些石像的人原本打算雕刻更多，因为连同那些已完工的头像，出土的还有大量“原材料”以及已经雕成圆球状的石头。这些玄武岩石头，不管是雕完的还是未完成的，都是越过丛林沼泽，从60英里之外的源地运到这座无石之城的。这些巨大的石块是怎样被挖出、运送，然后最终雕刻成型，屹立在那儿的，至今仍是个谜。但是，很明显的是，奥尔梅克人认为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们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各具特点、头饰各异的非洲黑人石像，我们会在肖像艺术馆中看到（见图54）。

毫无疑问，在土著印第安人眼里，刻在石柱（见图55a）和其他纪念碑（见图55b）上的场景，清晰地把奥尔梅克人描绘为高大、肌肉发达的重量级人物，像巨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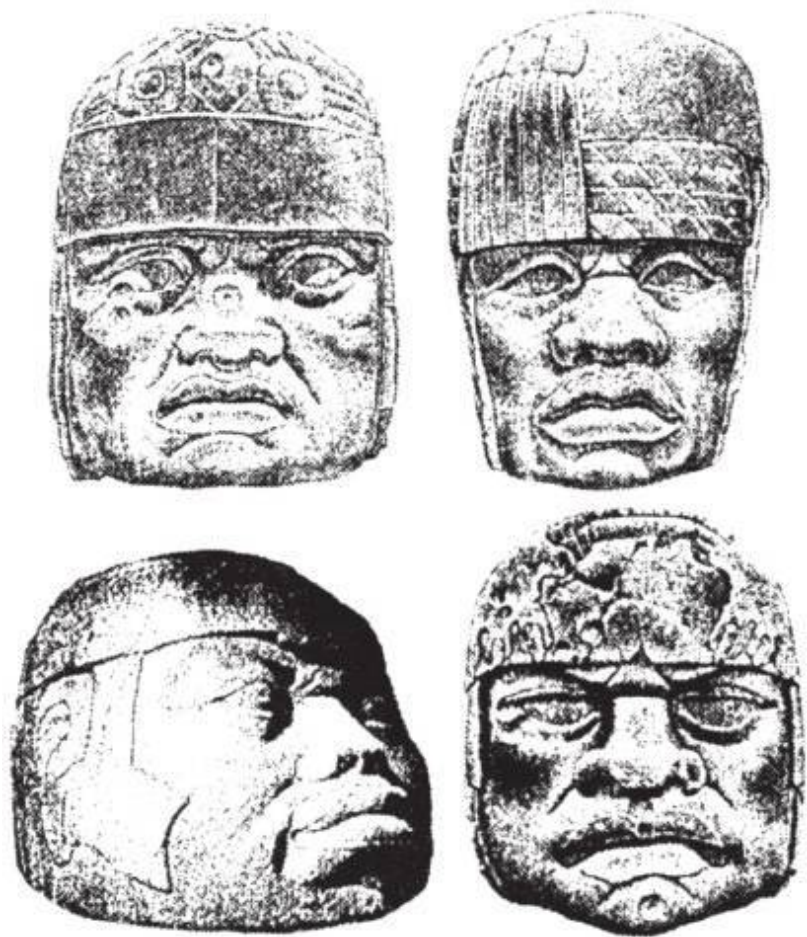


图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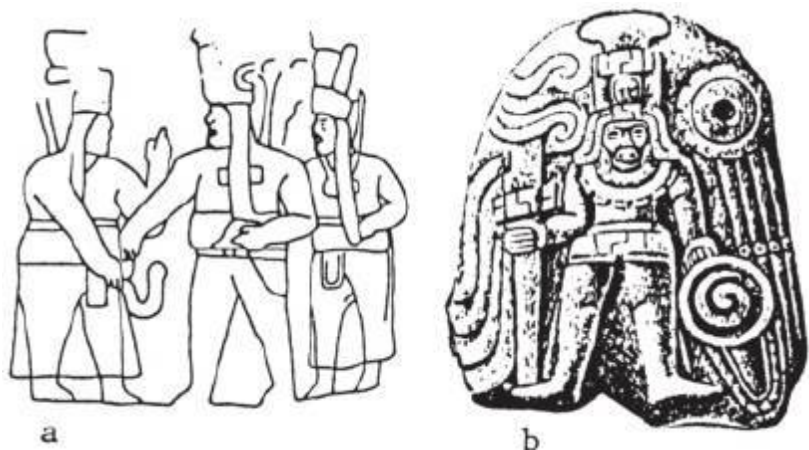


图55

但是，我们假定他们是一些少数的领头人。关于更多真正的非洲黑人——奥尔梅克遗留下来的数百甚至数千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描述，流传在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中美洲之间的广大地区。在雕塑、石雕、浮雕、小雕像上，我们总是看到同样的非洲黑人的面孔，就像在来自奇琴伊察圣井的玉器上或在那些建筑物上的金色肖像，也像在许多从吉安纳中部和北部地区到墨西哥路上发现的俑人（像充满爱的情侣），或者甚至像埃尔塔欣遗址浮雕上的球员。图56显示了一些。有的陶器（见图57a）和更多的奥尔梅克石雕（见图57b）把他们描绘为手里抱着婴儿的形象，而这种行为，对他们来说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



图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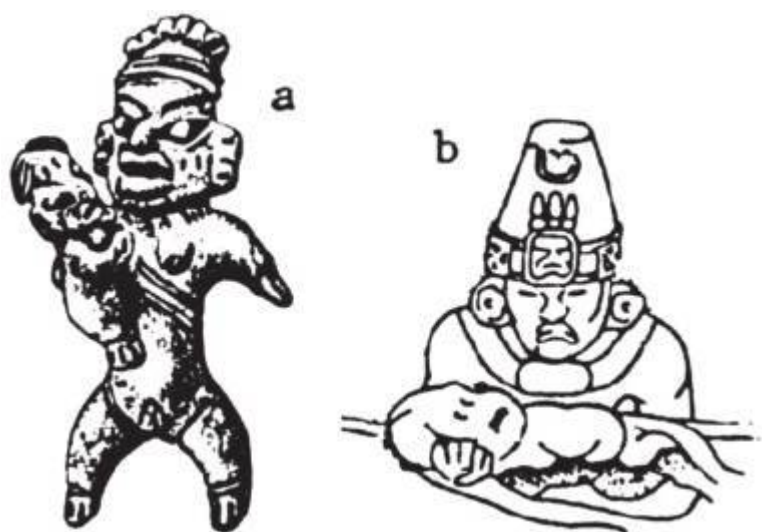


图57

人们发现，描绘这巨大的首领与其他奥尔梅克的遗址同样耐人寻味，它们的大小、规模和结构揭示了有组织定居者，而不仅仅是少数海滩的参观者。拉文塔实际上是一个沿海地区的沼泽小岛国，这是通过人为地建成、填埋以及根据既定计划建立的。这里的主要建筑，

包括一座不寻常的圆锥形“金字塔”，拉长了的和圆形的土丘，铺平的院子，祭坛，石碑和其他人为特征，而且有着巨大的几何精度，沿南北轴线延伸大约三英里。在一个不出产石头的地方，却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石头，每块都是经过特殊品质的筛选。尽管需要运送很远的距离，他们仍将之用于建筑的结构、纪念碑和石碑。

一座锥形金字塔就需要搬运并且堆放100万立方英尺的泥土。这一切都要求巨大的体力，还需要很高的建筑水平和石材加工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在当时的中美洲是没有先例的，很显然这种艺术是从其他地方得来的。

在拉文塔的一个显著发现，包括一个矩形围墙，被玄武岩石圆柱（和巨大首领塑像雕刻相同的材料）包围，它保护着一个石棺和一个屋顶及围墙也是玄武岩柱做的长方形墓室。在里面，一个低平台上躺着一些骨骼。总之，这个独特的发现，同它里面的石棺一样，似乎是一种不寻常的帕卡尔地穴一样的模型。无论如何，即使它是从远处搬来，仍坚持使用大块石头，因为纪念碑、纪念雕塑和墓葬是奥尔梅克神秘起源的线索。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在拉了数以百计罕见且经过艺术性雕刻而成的玉器，包括不寻常的用次等宝石做成的斧头，而该种次等宝石当地是没有的。然而，更加神秘的是，它们都是被埋在长而深的壕沟里。反过来，这些壕沟被填满了黏土，每一层都是不同种类和颜色的黏

土，几千吨的土壤都是从不同且遥远的地方搬运来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被铺在壕沟最底部的是用成千上万的蛇纹石（另一种蓝绿次等宝石）瓷砖铺砌而成的。人们普遍认为，壕沟是挖来埋葬宝贵玉器的，但蛇纹石上的条纹可以表明，壕沟是在此之前修建的，还有其他用途，之后不需要这些用途，壕沟便被用来埋葬高价值的，如罕见的斧头这类物品。确实毫无疑问，奥尔梅克遗址大约在西历纪元开始就被他们遗弃了，而且奥尔梅克人甚至企图埋葬一些巨大的首领塑像。无论谁获得了进入遗址的通行证，随之而来的就是复仇。一些首领无疑推翻了他们的基地，并将其推进沼泽，其他人则引以为戒。

作为另一个拉文塔之谜，让我们记下在壕沟里发现的结晶铁矿石（磁铁矿和赤铁矿）凹镜，形状和打磨均至完美。经过研究，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实验学者得出镜子可以用来集中太阳光、生火或“礼仪的目的”的结论。

拉文塔的最后一个是遗址本身，因为它恰恰是面向正北向西倾斜8度的南北轴。各种研究表明，这是一种有意定向，旨在允许宇航员发现，也许从圆锥形“金字塔”之上突出的部分可能有定向指标的作用。

M.波普诺-哈奇经过一项专门研究，在《加利福尼亚

大学奥尔梅克和玛雅考古学文件·13号》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拉文塔做的观察表明，它应该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的一个知识体系；拉文塔遗址及其公元前1000年的艺术，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大约公元前2000年过境的恒星在‘中天’上发生冬至点和夏至点为基础的传说。”

公元前2000年之初，拉文塔成为在中美洲（除开早前的泰奥提华坎，因为传说中只有神独自在那里）最早的“神圣的中心”。它仍然不是奥尔梅克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真实时间，因为他们的长历始于公元前3113年，而它确实很清楚地表明，奥尔梅克著名的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有多么久远。

在特雷斯·萨波特斯，考古学家发现，其早期阶段是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石头建筑（虽然那里很少有石头）、阳台、楼梯，以及或许曾经是金字塔的土堆，分散在遗址内。至少有另外8个遗址被设在特雷斯·萨波特斯周围半径为15英里内的区域，表明这是一个被卫星遗址所包围的中心。除首领和其他雕刻纪念碑，那里也出土了一些石碑，其中有一块石碑（“石碑C”类）刻有长历日期7、16、6、16、18，这相当于公元前31年，证明了奥尔梅克在这个时候在现场。

在圣洛伦佐，奥尔梅克文明仍然由建筑物、土堆和筑堤组成，穿插着人工池塘。遗址的核心部分建立在人工的平台上。平台约1平方英里，高于周围地形185英

尺，这是让许多现代企业相形见绌的土方工程项目。考古学家发现，其上的一个池塘是与一个地下通道系统相互关联的，其含义或功能尚未被理解。迄今为止，对奥尔梅克遗址的发掘仍可持续下去，目前大约有40个已被发现，它们似乎无处不在，除了巨大的艺术品和石头建筑，还有几十个土堆和其他研究证据，以及计划中的土方工程。

这些石雕、土方工程、壕沟、池塘、渠道、镜子，即使现代学者也无法形容它们，但不管怎样，它们一定含有某种有意义的目的。很显然，在中美洲一定存在过奥尔梅克文明，除非有人赞同海难幸存者的理论。阿兹特克的历史学家用奥尔梅克这个绰号来介绍他们，作为一种古老的不以那瓦特语为母语的民族遗留，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正是他们在墨西哥创造了最古老的文明。考古证据支持并表明，一个基地或“首都圈”毗邻墨西哥湾，在那里，拉文塔、特雷斯·萨波特斯和圣洛伦佐形成了关键的三角地带，该地区的奥尔梅克人向南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定居，降低了对当地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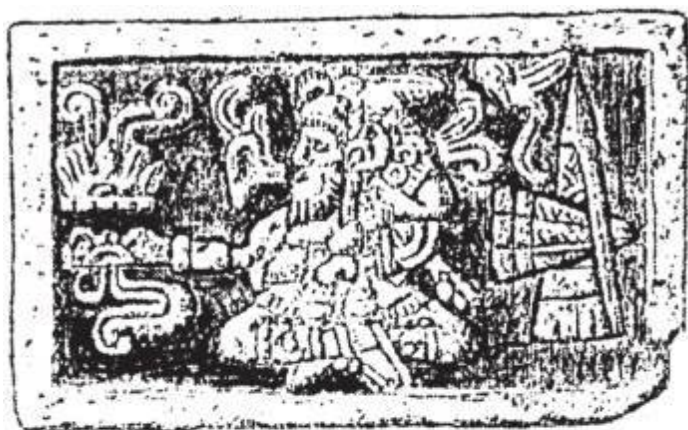


图58

这些土方工程的专家们，石材加工的指挥者，挖掘战壕的人，凿沟机、镜子的使用者……他们在中美洲究竟做了些什么呢？石刻表明他们从“神坛”中摆脱出来，而这“神坛”代表着到地球深处或洞穴内的入口（见图58）。而另一个来自拉文塔的石碑上（见图59），人物的手里拿着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工具，仔细辨别，其中可能有一面带把柄的神秘镜子。



图59



a



b

图60

总而言之，我们通过见到的容器、场面和工具，得出了一个结论：奥尔梅克人是矿工，来到新世界提取一些贵重金属，可能是黄金，也许还有其他稀有的矿藏。在佛丹的传说中有“通过山脉隧道”一说，这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事实上也是如此，奥尔梅克崇拜的旧神，其实也是那瓦特人心目中的地震与回声之神特普约洛特，也就是黑夜美洲虎。他名字的意思是“山之心”。他是一个蓄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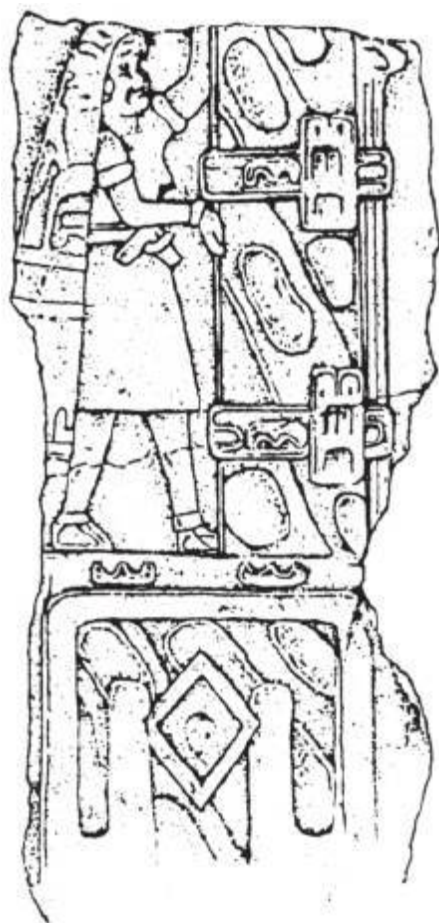
的洞穴之神，他在的地方必须有石头，最好是建在一个山里。他的雕像标志是一个穿通的山，他举着的工具像喷火器一样（见图60a），与我们在图拉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们觉得，喷火器（包括男像柱和圆柱上描绘的）可能是用来切割石头的。也可能不仅仅用来雕刻石头，因为很显然，它还被一种关于石头的信仰支撑着，就像在墨西哥的瓦哈卡谷遗址后面被发现的著名的岱竺40号。它清楚地描述了在一个封闭区域里的一个人，面朝着墙使用喷火器（见图60b）。墙上的“钻石”标志可能表示一种矿物，但其含义尚未破译。



图61

正如许多描述表明的一样，非洲“奥尔梅克人”的困惑和地中海东部的蓄须族的谜交织在一起。在纪念碑上，他们被称为整个奥尔梅克遗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们相遇的场面显然是在溶洞内发生的。在特雷斯·萨波特斯，甚至包括一个携带照明设备的服务员（在那个时候，据我们通常的推测只有火把可用，见图61）。此外，来自卡尔卡金哥的一个十分惊人的石碑（见图62）



上，描述了一个长相上有高加索人特征的女性运用着一个看似技术上十分先进的设备，该石碑的地基上有警示用途的“钻石”迹象。这一切都说明与矿物质相关。

地中海胡须族来到中美洲，跟非洲奥尔梅克人是同一时间吗？他们是互相帮助的盟友，还是同一批贵重矿物或金属的竞争对手？谁也不敢肯定，但是我们相信，非洲奥尔梅克人是第一批到达那里的，而且他们抵达的初衷可以在长历3113年开始时的神秘中找到。

无论这种关系是何时，因何缘由开始的，似乎都已经在其后的动乱中结束了。学者们想知道，在许多奥尔梅克遗址为什么有蓄意破坏的证据，被损毁的文物古迹（包括巨大的首领雕塑），被粉碎的文物，被推翻的纪念碑，所有的都充满了愤怒和报复。销毁似乎不是一次性发生的，奥尔梅克遗址似乎已逐渐被抛弃。首先是大约公元前300年，在海湾附近的旧的“都市中心”，后来就在更南部的遗址。我们在特雷斯·萨波特斯看到了公元前31年的证据，这表明奥尔梅克中心被抛弃的进程，其次是当奥尔梅克人放弃此遗址向南撤退时，可能持续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报复破坏。

对当时那个动荡时期以及奥尔梅克南部领域的描述表明，他们越来越像战士，戴着可怕的鹰或美洲虎形面

具。一个取自南部地区的石刻显示了3个奥尔梅克勇士（两个戴着鹰形面具）形象，手里拿着长矛。现场还包括一个留着胡须的裸体俘虏。不明确的是，这两个勇士是否正在威胁这个俘虏，或者是否正在拯救他。这个问题虽不清楚，却十分有趣：当这场动乱打破了中美洲的第一个文明时，奥尔梅克黑人和来自地中海东部的蓄须人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吗？



图63

他们似乎的确分享着命运，尽管是同样的命运。一个非常有趣的遗址，坐落在太平洋一个叫作蒙特阿班的海岸附近，竖立在许多人工平台上，具有不同寻常的结构。很明显，它们是为天文服务的。数十块石板安装成为一个纪念碑，刻有非洲黑人男子的图像，扭曲的姿势（见图63）。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的绰号是“舞者”，

但学者们现在都认为，它们表现出奥尔梅克人赤裸裸的残缺身体，大概是在暴力起义中被当地印第安人所杀的。在被描绘的黑人中，有一个长着犹太人一样的鼻子且留着胡须的男子（见图64），很显然是同奥尔梅克一样的命运。公元前1500年，蒙特阿班被认为是一个居住地，公元前500年它已成为一个主要中心。因此，经过几个世纪的宏伟历程，它的建设者已成为纪念碑上描述的残缺身体，那些经过培训的受害者。而几千年之后，到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那个黄金时代，最终成为一个神话故事。

第六章

金魔棒的王国

安第斯山脉文明的故事中充满了神秘色彩，而书面记录或刻有故事的石碑的丢失，使其更加神秘起来。这时，神话和传说就用神、巨人以及他们的国王后裔的故事，来填充这些神秘的画面。

今天，沿海的人们可以回顾那些将他们祖先引导至乐土的神，以及掠夺他们的庄稼和强奸他们妇女的巨人的传说。住在高地的人们，在西班牙征服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印加人。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活动和工艺、种植庄稼、建设城市来报答神的引导。他们重新描述着传说的开端——创世的传说，动荡时代的传说，一个洪水吞没万物的传说。他们认为，他们王权的开始和首都的建立应归因于金魔棒的魔力。

西班牙史官以及学过西班牙语的本地史官，认定征服时期两个印加王国的父亲——瓦伊纳·卡帕克，是一个王朝的第十二任印加王，该王朝大约始于1020年，最初的首先是库斯科。这是在印加人从高地据点到沿海地带采取突击搜查行动的两个世纪前，而在那里，在早些时候，存在着其他国王。在著名的太阳大道的帮助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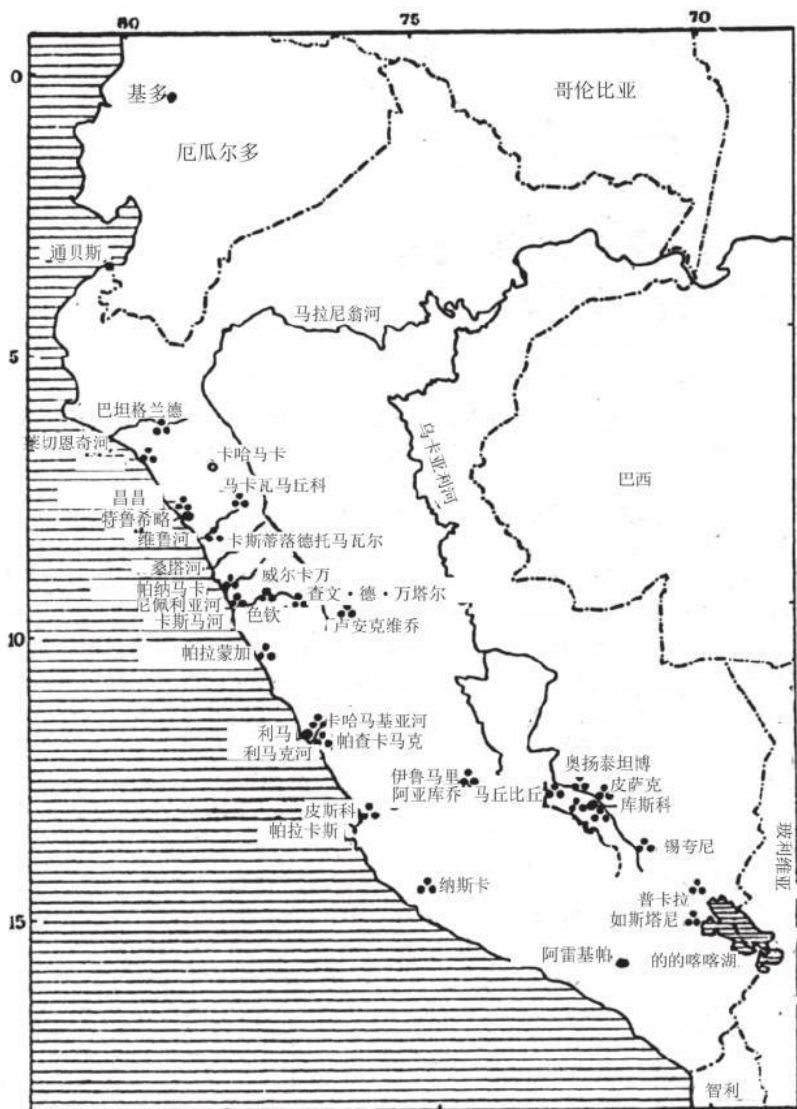
们的领地向北延伸到今天的厄瓜多尔，向南延伸到今天的智利。印加人基本上将他们的规则和行政叠加在文化和有组织的社会，而这使那些领域繁荣了数千年。印加人统治下的最后一个王国昌昌，是一个大都市，其神圣的围地、梯形金字塔和住宅，混合分散在8平方英里内。

沿海地区坐落在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地区的西部，气候很干燥。居住地和文明得以蓬勃发展，是因为流水以大大小小的河流的形式从高山到海洋，每50~100英里一道，切断沿海平原。这些河流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和青翠的环境，把一块块沙化土地分隔开。因此，在这些河流的沿岸和入口处就出现了定居者。考古证据表明，齐穆人从山区通过水渠扩大水源的供应，他们也通过平均15英尺宽的公路，来连接一块块肥沃土壤和居住地，而这条公路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印加太阳大道。

在靠近今天的城市特鲁希略不远的地方，莫希河注入了太平洋。在更早的时候，那里是一个古都。19世纪探险家伊夫瑞·乔治·斯奎尔曾考察过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他的南美之行被记录在一本名为《秘鲁图录：对印加土地的探索及旅行事件》的书中。他为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震惊，即使是那些已被毁损和尚未来得及完全发掘的部分。他描述道：“长而大的墙壁，巨大的分室金字塔或瓦卡斯太阳神庙，以及大量的宫殿、住宅、沟

渠、水库、粮仓……和坟墓，遍布方圆数英里的每一个方向。”这让人想起在飞机上鸟瞰20世纪的洛杉矶时的情景。

在建成区的边缘，即翠绿山谷的尽头及贫瘠的不毛之地开始的地方，巨大的金字塔在荒芜的土地上拔地而起，面对着纵横交错的莫希河。它们是用太阳晒成的泥砖搭建而成的，这使人联想起诸如冯·哈根等探险家在《太阳大道》和其他著作中所描述的：美索不达米亚高层神塔西古纳特（古代亚述及巴比伦的金字塔型神塔，顶上有神殿）也是由泥砖修造而成的，并且跟莫希河两岸的那些一样，有着稍稍外凸的形状。



秘鲁及其邻国地图

奇穆4个世纪的繁荣，大约是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400年，这个时期也是黄金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熟练的时期，其技艺即使是随后的印加人也无法企及的。西班牙远征者描述了实际上是在奇穆的中心（甚至是在印加

人的统治下)的黄金富足程度，一个叫通贝斯的小镇被黄金所包围，那里的植物和动物都是用黄金铸造的模型，这些模型是在库斯科最主要的圣坛的黄金圈之后出现的。在另一座城市土库美的郊外，有大量的黄金物品出产，它们是在秘鲁被征服之后的那个世纪中被发掘出来的(随着死人一起被埋藏在墓穴中的陪葬品)。的确，当奇穆人登上海岸时，他们被这如此大量的黄金震惊。那惊人的数量现在仍然困扰着学者们，因为秘鲁黄金的来源不是在贫瘠的海岸，而是在高原。

奇穆的文化形式成功地取代了先前的文化或是有组织的社会形式。就奇穆而言，没有人知道那些人将他们自己称作什么。今天我们所称呼他们的这些名字，实际上是关于他们的社会及被认可的中心文明所在的考古学遗址及河流的名称。在北部的中心海岸地区，一个被称作莫奇卡的文明拨开历史的迷雾，出现在大约公元前400年。他们以精美的陶器和优美的纺织品而闻名于世；但是这些技艺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获得的，至今还是个谜。他们陶制容器上的装饰充满了金翼和巨人的插图；而万神庙上被称作塞或塞安的新月形的黄金月亮，则暗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莫奇卡的这些史前古器物，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几个世纪前的奇穆。他们拥有铸造黄金、用泥砖修造建筑物、设计充满金字塔形神塔风格的神殿的成熟技艺。在一

一个叫帕卡特纳姆的被埋藏的圣城遗址中，有不少于31座金字塔，在19世纪30年代被一个由H.乌贝洛德-多林领导的德国的考古队挖掘出来。在他的《在印加国王的街道上》一书中，他们确定，那些小一点的金字塔比那些200英尺宽、40英尺高的大金字塔，要早上1000多年。

奇穆王国的南部边界是里马克河，西班牙入侵者将其首都命名为利马正是源于这条河的名称。在前印加时代，这个边界以外的海岸是由钦查部落居住的；而高原地区则是由艾马拉人占据。现在人们才知道，印加人是从钦查部落那里获知神庙的概念，从艾马拉人那里获知创世的神话。

里马克地区在古时候是人们聚集的中心。它恰好在利马的南部，并且有秘鲁最大的神庙，它被印加人重修和扩建过的遗迹现在还可以看见。帕查-卡马克是一个在万神庙正中供奉着的神，意为“世界的创造者”，他旁边还有一系列神灵：德和玛玛帕查（意为“土地之主”和“土地女神”），尼和玛玛科查（意为“水神”和“水女神”），以及月神塞，太阳神伊拉-拉；还有英勇之神孔，他也被称作伊茹亚——这些名字来源于那些近东诸神。

对于南部海岸的古代人来说，帕查-卡马克的神庙是一个“众人向往的地方”。朝圣者从或远或近的地方到那里去。他们朝圣的行为是如此的恭敬，以至于在部落处于战争中的时候，敌方的朝圣者也会被允许安全地通过。

朝圣者来的时候带着黄金，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金属都是属于神的。只有被挑选出来的牧师才被允许进入朝圣所中，在某些特定的礼拜日，神像会向牧师预示一些事，然后由牧师将这些事传达给人民。但整个神庙地区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朝圣者必须脱了鞋才可以进去——就像摩西在西奈山被要求的那样，以及穆斯林现在在进清真寺前仍然要做的那样。

堆积在神庙的黄金是如此的多，以致引起了西班牙征服者的注意。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派他的兄弟赫尔南德斯去抢夺它们。他找到一些黄金、白银和宝石，但却没有找到最主要的财宝，因为牧师们将宝藏藏了起来。无休止的威逼和刑讯，使牧师们透露出了藏宝的地点——传说中是在利马与鲁伦之间的某个地方。然后赫尔南德斯因为要取得神像上的镀金而打碎了神的金像，并拔出了墙上的银钉以及挂在墙上作为装饰的金银牌。一个银钉就重达32000盎司。

当地的传说认为，这座神庙是由“巨人”建造的。可以肯定的是，印加人在占领了那些部落后，沿袭了帕查-卡马克的宗教信仰，扩大并装饰了神庙。神庙建造在山腰上，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几乎就在它的脚下，由地面而起的500英尺的台阶支撑起神庙的四个平台，这四个平台是由巨石建造而成的。最高一级的阶梯向前延伸出好几英亩。神庙最终的复杂结构，配合着低陷的广场，从圣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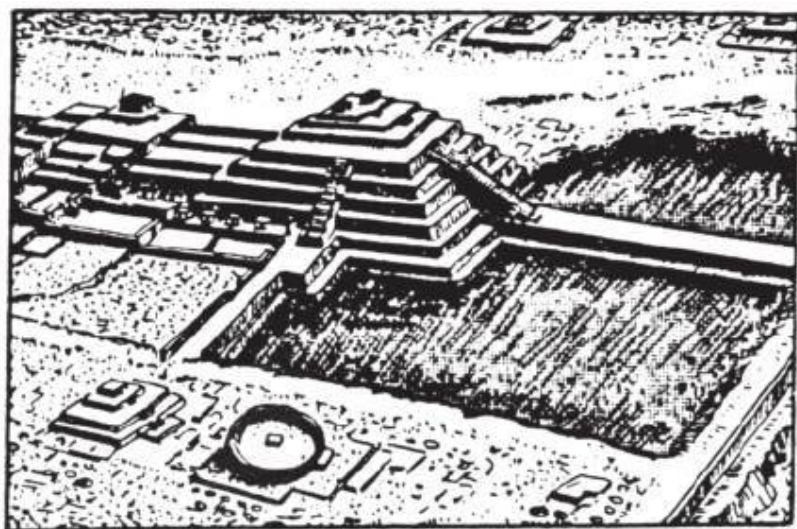
上望去就像是一片汪洋。

不仅有活着的人来这里祈祷和膜拜，死去的人也被带到里马克流域和沿海平原的南部，希望他们的来生能够在神的庇佑下度过，甚至能够复活，因为这里的人们相信，里马克能够使死去的人复活。在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些遗址中，如鲁伦、皮斯科、纳斯卡、帕拉卡斯、安孔、伊卡，考古学家在墓园中发现了许多埋有贵族和牧师木乃伊的坟墓和地下墓穴。这些木乃伊的手和腿被弯曲成一定的形状后，被衣物包裹起来并装在布袋中。干燥的气候及外面的布袋防止了衣服、围巾、头巾、斗篷以及他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在依旧光鲜的衣服中的有机物质的流失。这些缝制精美的纺织品，使考古学家联想到欧洲的绣着宗教和宇宙哲学符号的哥白林挂毯。

这些像陶器般精美的纺织品上的主要的形象，都是一个一只手举着一根棍子，另一只手拿着闪电，并且头戴金冠的神（见图65），印第安人称他为里马克，同那条河的名字一样。



图65



里马克和帕查-卡马克到底是同一个神，还是不同的两个神？由于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但他们一致认为，山脉附近的居民都信奉里马克神。他名字的意思是“雷霆”，在意思和语音上像拉曼的昵称，就像是闪族人的大气之神阿达德一样——一个来源于动词“打雷”的象征性词语。

根据编年史学家加尔西拉索的描述，在这些山脉中，“一个人形的神像”矗立在圣坛上，献身于里马克神。它可能涉及里马克流域的山脉一侧的数个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阶梯形金字塔为这个特别的日子提供了不一样的景色（艺术的构想，见图66），观光者大可以想象一下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看见一个7级金字塔时的景象。

里马克神有时也会被称作“孔”或“伊茹亚”，他是否可能同时还是印加传统中的造物神维拉科查？尽管没有人能够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维拉科查作为神被描绘在沿海出土的陶器上，他一手拿着叉状兵器，一手拿着魔棒。

所有安第斯山脉的传奇都始于那个黄金魔棒，例如在的的喀喀湖沿岸以及一个被叫作蒂亚瓦纳科的地方。

当西班牙人到来时，安第斯山地区是印加王国的领地，由在高原上的首都库斯科来统治。而在相关的印加传说中，库斯科是由太阳神之子建造的，他在建造了的的喀喀湖后，接到创造神维拉科查的命令来建造此地。

根据安第斯山脉的传奇，维拉科查是天国里一个伟大的神，他在很久远的年代来到地球，选择安第斯山作为他的创造基地。就像西班牙编年史学家克里斯多瓦·莫利纳神父所说的那样，“他们说创造者在蒂亚瓦纳科，并且那里是他最主要的住所。因此，那里才会有那些具有欣赏价值的杰出的巨大建筑”。

第一个记录下关于当地史前及历史传说的传教士是布拉斯·瓦勒拉，遗憾的是，只有一些他著作的碎片被流传下来，因为他的原稿在1587年被英国人焚烧了。他描述了印加的第一个君主曼科-卡帕克，他修建了通向的的喀喀湖的一条地下通道。他是太阳神的儿子，带着太阳神授予的黄金魔棒去寻找库斯科。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世界一下就变得黑暗。当他出生后，世界有了光亮和雷声，然后帕查-卡马克神宣布，“曼科-卡帕克的美好时代开始了”。

但是布拉斯·瓦勒拉也收录了其他的版本，其中提到印加人继承了曼科-卡帕克的传说，而他们真正的祖先是

从别的地方经由海上来到秘鲁的。因此，同样被印加人称作“曼科-卡帕克”的君主是一个叫作阿图的国王的儿子，阿图带着200个男女到达秘鲁海岸，并在里马克登陆。从那里他们来到印加，并从印加又走到了的的喀喀湖，那是太阳神之子统治地球的地方。曼科-卡帕克派他的随从前往两个方向去寻找那些传说中的太阳神之子。他自己漫步了许多天，最终来到一个神圣的洞穴。那个洞穴是由人工开凿的，并挂满了金银。曼科-卡帕克离开了那个洞穴后，走进一个叫卡帕克-透扣的橱窗，它的意思是“王室的橱窗”。当他从那里走出来，他穿上他在洞穴中获得的黄金衣服。由于穿着这些皇室的衣服，他被尊为秘鲁的君主。

从这些以及其他那些编年史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不同的传说版本都被安第斯山人民所熟知。他们回想起了在的的喀喀湖最初的创造，以及由一个神圣洞穴和王室橱窗开始的君主统治。而这些同时存在的事件形成了印加王朝的基础。然而，在其他的传说版本中，那些事件和时期被分隔开了。

其中一个版本提到，起先是由伟大的维尔科查神创造了一切，他带着4个兄弟和4个姐妹一起巡视疆土，并将文明带给了早期的人类；而其中的一对兄妹或夫妻在库斯科开始统治。另一个版本是说伟大的神在他的基地的的喀喀湖创造了第一对王室夫妻，并将其作为自己的

孩子，给他们一个由黄金制造的器物。他告诉他们去北方建造一座城市，在那座城市，这个黄金器物将被吸入泥土中；而这个奇迹就发生在库斯科。这就是为什么印加的国王们——由这一对兄妹（姐弟）所繁衍的后代们——声称他们自己是来自太阳神的原因。

对于大洪水的回忆几乎出现在所有的版本中。克里斯多瓦·莫利纳在《印加神话与礼仪记述》一书中说，“在曼科-卡帕克代，他是第一个印加人，并且从他开始，他们被称作太阳之子……他们有对大洪水完整的记录。他们说所有的人以及所有被创造的东西都被洪水毁灭，水的高度高过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除了待在一个大箱子中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外，没有一个生命体幸存下来；等洪水退去，风将他们带到了瓦纳科一个差不多高出库斯科70米的地方。万物的创造者命令他们留在那里，在蒂亚瓦纳科，创造者开始创造人民和国家。”地球上恢复的种群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是由创造者用泥巴精细地塑造，“然后他给予他们每一个以生命和灵魂。男人和女人被派往他所指定的地方。”那些没有遵从他的戒律的人被变成了石头。

和创造者一起在一起的喀喀湖的还有月亮神和太阳神。在那里，他们开始履行他们的职责，直到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他们才回到了天上。

在目前所有的传说版本中，创造神的两个得力助手

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创造部族和国家，并分配给他们衣物和语言。”莫利纳神父写道，“创造神命令他的两个儿子向不同的方向去传播文明。”大儿子耶梅马纳·维尔科查（意思是“在他的力量下所有的东西都各归其位”）去给山区人民传播文明；小儿子图帕科·维尔科查（意思是“事物的制造者”）被派去给沿海平原的人民传播文明。当这两个兄弟完成他们的使命在海岸相遇时，“从那里他们升上了天堂”。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出生在被西班牙占领后的库斯科，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加人，他记录了两个传奇故事。根据其中的一个，伟大的神从天堂来到地球指导人类，将法律和戒条带给人类。他“将他的两个孩子放在的喀喀湖”，给他们一个“黄金楔子”，并告诉它们在这个楔子能插进土里的地方安居，而这里就是库斯科。另一个传说提道：“在洪水退去后，一个人出现在库斯科南部的蒂亚瓦纳科地区。这个人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将世界分成了4个部分，并分派了4个国王去分别管理它们。”其中的一个国王就是曼科-卡帕克（在印加的盖丘亚族语中，这个名字意指“国王和君主”），他在库斯科开始了他的统治。

这些版本讲述了维拉科查神的两个创造阶段。在胡安·德·贝坦索斯的书《印加叙事与心灵》记录的印加人的传说中，有一个是关于盖丘亚族的创造之神的。“在第一

个阶段，创造了天空和大地”，同时他也创造了人类。但是“这些人做了一些错事，因此维尔科查神迁怒于他们……然后那些第一阶段的人类和他们的首领因为被惩罚而变成了石头”。接着，在一段黑暗的时期之后，他在蒂亚瓦纳科创造了新的男人和女人。他给他们任务和能力，并且告诉他们去哪里。他将跟自己在一起的两个助手，一个派去了南方，一个派去了北方，而他自己向库斯科的方向走去。他让一个首领先他一步去库斯科，并在那里建立起君主统治；维拉科查神则继续他的旅途，“一直走到厄瓜多尔的海岸，在那里他的两个同伴加入了他们。他们一起走到海边，然后都消失不见了”。

一些高原人民的故事聚焦于库斯科最初是怎样成为一个村落，以及后来又是怎样神圣地被定为首都的。据曼科-卡帕克的一个版本，说有一根纯金的杆或者棒，它被命名为“图帕克-原瑞”，意思是“辉煌的君主权杖”。他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用它去搜寻指定的地点。当他们遇到一块不知名的石头时，他的同伴变得孱弱，而他则用魔棒敲击这块石头，这时，石头突然发出声音，并大声地告诉他，他被选为了一个王国的统治者。

在西班牙人登上这片土地之后，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后裔皈依了基督教，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印第安人显示着这一天的神圣。“曼科-卡帕克娶了他自己的一个名叫玛玛奥克洛的妹妹，……他们开始为他们的人民政府

制定完善的法律。”

这个故事有时被称为“艾亚四兄弟的传奇”，与其他所有库斯科创立的版本涉及的一样，用来指定国王和首都的魔棒是纯金制造的。我们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核心的、用来解开所有美洲文明之谜的线索。



当西班牙人进入印加首都库斯科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大都市，里面有大概10万个住宅，围绕着一个由宏伟壮丽的寺庙、宫殿、花园、广场和市场组成的皇家宗教中心。位于海拔约11500英尺的胡安塔纳亚和图鲁梅耀两河之间，库斯科始于沙华孟山脚下的海角。这个城市被分成12个区——一个迷惑西班牙人的数目，排成一个椭圆形。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一个区叫作下跪平台，坐落在西北方的海角斜坡上。在那里第一批印加人（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曼科-卡帕克）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宫殿。所有区域的名字——发言广场、花儿平台、神圣大门等事实上都概括描述了他们的主要特点。

斯坦斯伯里·哈格尔是这个世纪关于库斯科专题研究的一名先锋学者。他在《库斯科：天国之城》一书中认为，库斯科是由史前移居的的喀喀湖的祖先们建立的（并且它带有一定的宗教性质）；而的的喀喀湖之所以被称为“地球之脐”，是因为它大体将地球划分为4个部

分。因此，他和其他学者都一致赞同这一关于地球的说。然而，在对库斯科城的建造上，他也学习了多种天文方面的知识（这因此成为他的书名）。他指出，流经城中心的那些河流，被引向人造通道，是在与蜿蜒的银河相媲美：12个区域把天空分为黄道十二宫。这对我们领悟关于地球以及它的十二时令的知识尤为重要。哈格尔说：“最初的那个区域就是白羊宫。”

伊夫瑞·乔治·斯奎尔和其他19世纪的探测家们描述了一个这样的库斯科：它是由一部分纯西班牙裔和一部分印加人遗留人群组成的。因此，对西班牙人发现并征服了库斯科的描述，甚至在更早些的时候，某些人一定拜读过早期编年者的作品。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的《秘鲁编年史》上记载有印加首都，上面用热情洋溢的语调描述它的高大建筑物、广场和桥梁，更称其为“金碧辉煌的城市”。从城中心向外扩散着4条坦途，延伸到这个帝国最遥远的角落。他在他的赞辞中写道：“库斯科是壮丽而庄严的，它一定是由拥有伟大智慧的人类建造的。虽然街道狭窄，但是与坚固石头砌成的房屋相结合，构成了完美的库斯科。这些石头都很大，而且切割完好。房屋其他的构成部分是木头和稻草。在这里，你找不到任何瓦砾、砖块或者石灰的踪迹。”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他拥有他父亲的西班牙血统，也有他母亲印加皇朝的“印加”头衔），在描述完关于

十二黄道的内容后，提到除了印加的第一个区域以外，云集在壮丽神殿周围的其他印加宫殿。在他那个时代还存在有第二、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一以及第十二代印加人的宫殿。它们中的一些位于首都主要广场的一侧，被称为“瓦卡亚-帕塔”。印加的统治者和他的家人、官员、神父都坐在气势恢宏的看台上，现场观看并指导节日和宗教的庆典。庆典中就有4个是关于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的。

据早期的编者证实，在古库斯科城，最伟大的建筑结构是科里-坎查，这个名号的意思是“金色围屋”，它是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帝国最重要的庙宇。西班牙人称之为太阳神庙，他们认为太阳是印加人至高无上的神。据那些曾经见过这些被肆意破坏之前的庙宇的人说，这些庙宇分为几大块。其中庙宇的主体献给了维尔科查神，与之毗邻的是献给月亮奎拉（意为“龙骨”）和金星查斯卡（意为“点击”）的小教堂，以及一个被叫作考勒尔的神秘星球——它在盖丘亚语中叫“曲星”或“大亮星”，在艾马拉语中叫“祖父之星”。同样，这里有座献给彩虹的圣地，正是在这里，在科里-坎查，西班牙人掠夺了无数的财富。

毗邻科里-坎查，是一个叫作阿可雅-华斯的围屋，意思是“被选女人之家”，里面是一处花园和果园，还有一间纺织皇室僧侣衣服的工厂。阿可雅作为印加的巫女，都是一些经过层层筛选的处女，又叫太阳贞女。她们被隔

绝在此，最后会献给太阳神做妻子。这是一片被包围的与世隔绝的土地，在这里，少女们把自己献给了伟大的神。她们的任务除了要保守自己的贞洁外，还要守护着祭司交给她们保管的圣火，绝对不能让火种熄灭。

西班牙占领军不仅掠夺了这个城市的财富，把当地的居民赶出了他们的家园，而且在对那些宏伟的建筑进行缩绘之后，就将其全都拆除了。大部分部件都用来做他们的石屋。其中的一些通道和墙被改建成了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大多数的圣地被用来作为教堂或者是修道院。一眼望去，天主教道明会取代了太阳神殿，外墙被拆除改建成了有古代风格的布局，一些墙被运到了他们的教会修道院（见图67）。在这里，最有趣的一处是一块完好无缺的半圆形的外墙，它曾经是西班牙人发现的一块代表太阳的金色圆盘。随着占领者的增多，这里渐渐衰落了。

自从道明会来到这里后，接踵而至的是方济会、耶稣会、奥古斯丁修会和怜悯修会，他们都修建自己的圣地，其中包括库斯科宏伟的大教堂。很显然，这些圣地是建立在印加修道院的遗址之上的。等修女们也来了后，一点也不令人惊奇，“被选女人之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最终，政府和西班牙高官紧随其后，用印加的石屋修建了自己的教堂和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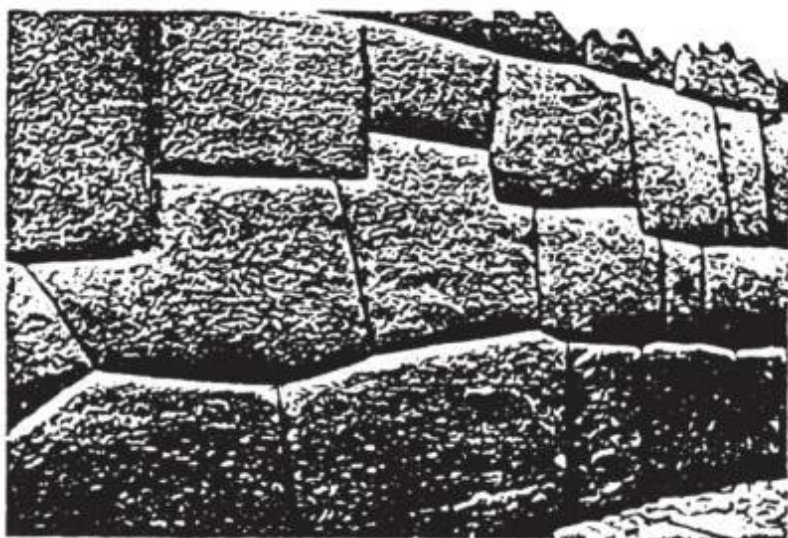
图67

有人认为库斯科的意思也是“脐”，是一座中心之城。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被选为军事基地的都城地位。被许多人认可的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它的名字意为“高石之地”，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这样命名，则与库斯科因为其令人惊叹的巨石而成为主要旅游胜地相吻合。

虽然大多数库斯科的印加当地民居使用的建材都是用未经加工的散石，再加上一些泥灰（这些石头被粗劣地切割仿造成砖块或料石），而一些老的建筑物则是用经过完美切割的、装饰过的和成型的石头建成的，它们之间的缝隙小到连剃须刀片都不能插入。这些幸存的深色石头可以在太阳神殿遗留下来的半圆形砌墙中被发现。这种墙的美丽和技艺，使无数游人惊讶和激动。克莱门茨·罗伯特·马克姆爵士曾在其游记《在秘鲁和印加漫游》中写道：“当人们凝视着这不可思议的砌石建筑时，都迷失在对它形式上那种极端美丽的赞叹中。但更重要的，是要深思切割和打磨这种无误差精确度的石头所需要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高超技能，是如何为古人所有的？它才是更应为人所称赞的。”

库斯科的其他石头给伊夫瑞·乔治·斯奎尔这个更多的是个文物工作者，而并非建筑师的人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惊异于它们巨大的体积和奇异的形状，并且，石头之间相互吻合的精确度如此之高，却连一点灰浆都没有使用。他推测，这些棕色的粗面岩一定是被专门挑选的，因为它们的纹理是粗糙的，能够比其他任何种类的石头更好地在石块间粘连（见图68a）。他“确定这种多面石，正如西班牙编年史学家所陈述的那样，能够准确无误地黏合在一起，以至哪怕用制造得很薄的刀片和很细的针也无法插入它们之间”。其中有一块最为旅游者所喜爱的石块，它有12个角，却能与周边12处同时吻合

(见图68b)。



a



b

所有这些巨石被运送到库斯科并由未知的泥瓦匠将外观变得光滑，仿佛他们是用泥灰塑造过的。每块石头被加工成光滑且微凹的表面。然而，没有人知道，对于这种没有槽或脊或锤等任何标志的石头该如何进行观察：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面？并且，该如何抬起这些沉重的石头，把其中一块放在另一块的上面，而又必须保持一个正确的角度来适应下面及旁边的多个角度，使之多处都完全吻合，这也是一个谜。与奥秘相应的是，所有这些石头全都是不用灰泥就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不仅经受住了人类的破坏，而且该地区频繁的地震也未能撼动它们分毫。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些美丽的巨石构造代表了“传统的”印加阶段，庞大的墙来源于一个较早的时间。由于缺乏明确的答案，学者们只有暂时简单地称之为巨石器时代。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也许只有去到沙华孟海角才可以解开这个谜。在那里，人们有另一种假设，认为巨石与这儿的印加堡垒要塞有关。不过，在观者看来，这可能也是一个谜。

海角的名字萨克撒赫曼意为“猎鹰之地”，形状像一个在西北部位的三角形，其峰顶比山脚下的城市高800英

尺。它的两侧由峡谷组成，从而隔绝了它所在的山脉与其他的山脉连接。整个海角可分为3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部分主要由巨大的岩石构成，并露出了人为切割、雕塑而成的巨大的台阶或平台，以及多孔的隧道、壁龛和沟槽。在海角的中部，是上百英尺宽和长的平坦区域。最后，海角的其余部分，其高处是范围狭小的边缘，包含明显的圆形和矩形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下有运行通道、隧道和其他开口，有自然岩石形成的扑朔迷离的迷宫。

三道巨大且平行的砌石墙壁由此形成了一个Z字形，来分离或保护这个“发达”的堡垒要塞区域，以及海角的其余部分（见图69）。

这三道曲折的墙由巨大的石块建造而成，一面比一面高，不断上升，合并后的高度大约60英尺。每面墙后填满的泥土形成了一个梯田，据猜测是提供给守峡的士兵作为护墙。这三面墙，尤其是最低的（第一道墙）一面，是由巨大的石块建成，其重量在10吨到20吨之间，其中一块高25英尺的巨石重量超过300吨（见图70）。许多石头都有15英尺高，并且宽度和厚度也有10~14英尺。在墙下的城市中，这些巨石的表面已被人为地打磨光滑，边缘也被打磨成斜角的样式。这意味着，它们不是由着自然所赋予的形状被简单地放置于此，而是能工巧匠们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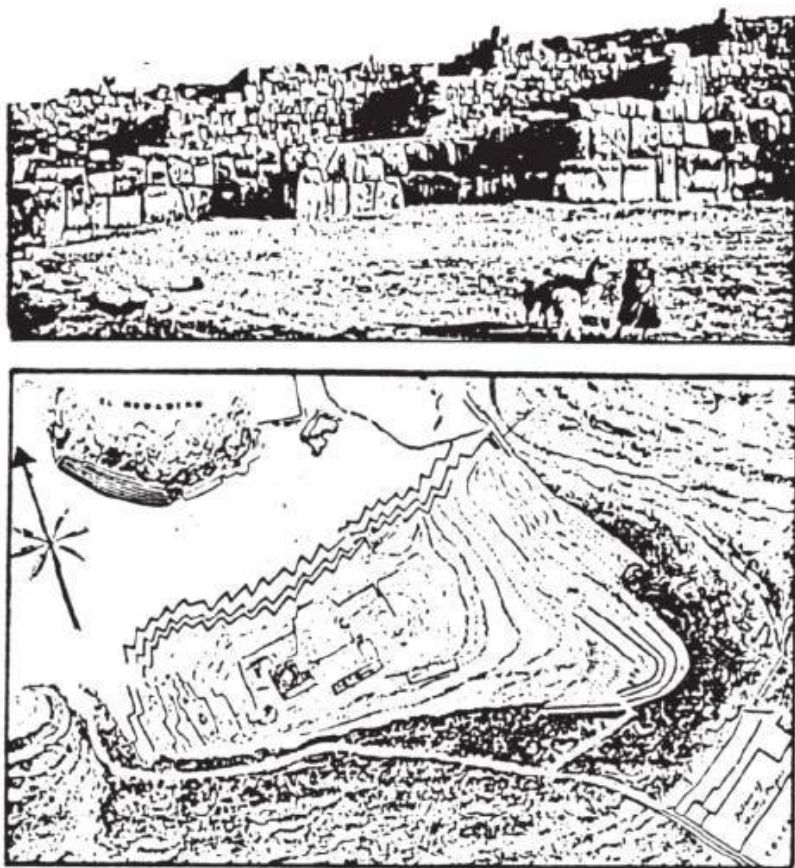


图69

这些巨石一块叠着一块，有时会被一块不知是什么结构的薄薄的石块所分开。每块石头都是多边形，虽然没有灰浆填充而使毗邻的石块相契合，这些奇怪的边边角角竟也能相互吻合。很明显，其风格和时期都与保留在库斯科的巨石器时代的巨石建筑相同，只是在这里，规模更大。

墙体间的平地中还保留着由老式的“印加风格”的石头

所造的建筑体。根据地面的清理工作和空中照相显示，在海角之上有多种不同的结构。它们在随后印加人和西班牙人征服后的战争中或被破坏或被销毁。只有巨大的墙壁得以幸免，静静地印证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和一群神秘莫测的建筑者。所有的研究表明，这些巨大的石块开采于数英里之外，而且必须经过山脉、溪谷、峡谷和涌流才能运到施工地。



图70

那么这是如何且由谁办到的呢？这么做又是为了什

么呢？



来自西班牙占领时代的编年史记录者，在近几个世纪来到这里的旅行者，以及所有来过这里的时代的研究者……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不是印加人的作品，但与一些神秘力量有关。但是，任何人都没有一个理论能明确表明这是为什么。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曾写道，我们别无选择而且必须相信，“它们是由魔法、由恶魔所创造，而不是人类。因为放置在三道墙壁的石头的大小和数量是如此惊人……人们不可能相信它们来自采石场，因为印第安人不会提炼铁和钢。他们如何汇聚这些岩石？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印第安人既没有车也没有牛，也没有平坦的道路来运输它们。相反，陡峭的高山和谷地是不可逾越的天堑。”

加尔西拉索继续写道：“这些石头最近被获知来自库斯科。人们无法想象，这么多和这么巨大的石头可以如此准确地安装在一起，以至于连小刀都无法插入。许多联合都巧妙得惊人。更为奇特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用广场或水平放置的石块来确定它们是否适合放在一起……他们也没有起重机或滑轮或其他机械。”他接着引用了一些天主教神父的预言，“一个人是无法切断这些石

头并确定它们放置的地方的……除非是恶魔的艺术。”

斯奎尔说，由这些石头组成的三道墙无疑代表着“壮丽的美洲风格的巨石阵样本”。在这个地区的众多石头中，最令人迷惑的是石雕巨像和其他岩壁的一些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有3个闸门穿过墙壁，其中之一是所谓的维拉科查门。而这个门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奇迹工程。

所有的编年史学家都提到过它，它活像是另外两个在墙的尽头的、特别为这个空洞配备的巨石。这些大石块以及它的活动装置（能够打开和阻断大门）在古时候是能够活动的，而它的通道和沟槽现在依旧隐约可见。

在附近的高原，石块被雕刻成了精确的几何图形（见图71a），这是其中的一个实例（见图71b）。在被切割的石块出现的地方，看上去似乎曾使用过某种奇妙的机械，否则难以完成。H.乌贝洛德-多林在《印加帝国的艺术》一书中说，这些令人费解的被切割的石块“像是每一个角都有一个蕴藏某种含义的模具”。

海角峭壁的轮廓后面是一个成片的建筑遗址，其中一些无疑建造于印加时代。它们可能是建造在更早的建筑物遗址上的。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与地下错综复杂的隧道无关。地下通道是迷宫似的通道模式，意外地开始和终止。一边引向一个深达40英尺的大洞穴，另一边止于天然岩石的垂直表面，表面光洁的石头台阶似乎并不

引向任何地方。



a



b

面对用不规则巨石修筑的峭壁，穿过宽广开阔的平地，是一些裸露出来的岩石。可以采用以下的名称来描述它们：滑道，它的后面像是一个由小孩子使用的滑道；光滑的石头，伊夫瑞·乔治·斯奎尔已经把它描述为“开凿的沟槽，看起来就像被岩石硬挤成一种人造状况”——像打上的黏土“然后硬化而成，其表面光滑，有光泽”；最后，是附近的迷宫，一个有天然裂缝的悬崖，已经被人工地扩大到通道、低矮的室外过道、小室、壁龛和其他中空的地段。事实上，岩石被修饰和塑形为与地面平行、垂直，并且包括正面、开口、开槽、壁龛——所有的削减都角度精确，具有几何形状，在悬崖背后随处可见。

现代游客对这个场景的描述都不会优于20世纪的伊夫瑞·乔治·斯奎尔：“所有的高原岩石处于要塞的后面，主要是石灰石，被切割和雕刻成上千种形状。这里有一个壁龛，或是一系列壁龛。不久以后可以看到一个像沙发的宽大座位，或者说是一系列小座位；接着可以看到一段阶梯；然后是一串正方形或圆形或八角形的盆地；长长的沟槽偶尔钻下来……岩石中的裂缝人为地扩大进入到一个大洞穴——所有这些都精确地切割，并且由最熟练的工人完成。”

印加人利用这个海角作为最后的立足之地反对西班牙

牙，是一个历史记录的事实。遗址上的石建筑设置在海角顶部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们并非最初的建造者，这可以从他们的记录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他们甚至不能运走一块巨石。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报道过一次失败的尝试：某个技艺高超的印加石匠希望增强他的声望，决定将这种石头从原来的建筑地拖出来，并将其用于防卫建筑物。“超过两万名印加人一起向上拖动这里的石头，尝试用巨大的缆绳拉动它。他们的进程非常缓慢，因为他们经过的道路有许多高低不平的陡峭的坡地……在其中一个坡地，由于费力前进的运载人员不能平稳地行进，结果石头滚下坡地并砸死了3000~4000个美洲印第安人。这样，石头自身的重量被证明超过了那些企图搬运它的力量。”

因此，这是印加人唯一的一次尝试。显然地，他们后来没有人能够把数百个不规则的巨石运走、切割和改造塑形，并摆放到城镇，用灰浆固定。

毫无疑问，埃里克·冯·丹尼肯推广了史前宇航理论。他在一部名为《基里巴斯旅行》——英语译本叫《通往神灵的道路》的书中描写了他在1980年所拜访的地方，这个地方既不是“大自然”的，也不是印加人的，而仅仅是古代宇航员的——一些纪念死者的重要建筑物和造型奇特的悬崖。有一个更早的旅行者，叫W.布瑞福德·琼斯，他于

1976年出版过《四面秘鲁》一书。对处于维修不良状况中的大群石块，他也深感惊愕：“我感到它们可能是被巨人种族从另一个世界转移过来的。”汉斯·赫尔弗里茨在《新世界的外来文化》中，同样谈论了沙华孟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规则巨石墙：“这个印记创造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站立的地方位于世界的源头。”

不久，海勒姆·宾厄姆在《穿越南美洲》中记录了这个地区的雕刻艺术作品，他将那些不可思议的岩石雕刻和墙壁视为最初的创造之物。他写道：“令人喜爱的故事之一是，印加人知道一种植物，当它的汁液被柔软地涂抹到了岩石表面后，通过搓揉，就能将这种神奇汁液和岩石糅合在一起。只需几分钟，这种与神奇汁液相糅合的岩石就可以完美地用于砌墙安装。”

显然，宾厄姆并不接受这个当地的解释，这种神秘而费解的事情仍然持续地困扰着他。“我拜访了沙华孟海角，”他在《印加土地》中写道，“每一次它都具有征服和令人惊骇的力量。对于首次看见这些墙的迷信的印第安人来说，他们肯定会认为这是由上帝所建造的。”

所以我们兜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回到安第斯的古老传说，它们通过声称在这些土地上出现了神灵和巨人来解释巨石的建设者：一个古老的帝国，一根神圣的黄金魔棒。

第七章

太阳仍在的日子

最初，西班牙人在秘鲁对黄金和其他财富的贪婪，掩盖了他们在这片新土地上的种种神奇际遇所应该引起的一些好奇心或注意力。这片位于世界尽头的未知土地有着先进的文明，其集中表现是那些不可思议的城市、道路、宫殿、寺庙、国王、牧师和宗教的发展。但遗憾的是，跟随征服者到来的第一批牧师全都不加思索，纷纷致力于摧毁与印第安人“邪神崇拜”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一旦发现自己面临的是对本土仪式的信念和解释，就开始设法让这些印第安人（主要以贵族为目标）改信基督教。

之后，随着更多的了解，西班牙牧师的好奇心开始强烈起来。他们意识到，安第斯山地区的印第安人深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创造者，而且他们的传奇也有对大灾难的记忆。很多当地故事的细节都神奇地类似于《创世记》中的故事。因此，他们逐渐关注到早期印第安人的来源或身份，以及其信仰和宗教与《圣经》中早期人类的联系。

在墨西哥，在考虑过很多古老民族的情况以后，人

们倾向于认为，这些神奇的文明拥有者就是以色列历史上10个遗失部落的解释最为可信。本土传说与《圣经》故事，习俗的相似性，与犹太人赎罪日的时间和性质一样的九月末的赎罪盛宴，还有其他的《圣经》戒律，比如净化仪式、远离动物鲜血和禁食无鳞鱼，等等，新旧两个世界都有惊人的一致。此外，一些西班牙学者认为，在庆祝初收果实的宴会中，印第安人所吟唱的神秘的哟默西加、嘿默西加和哇默西加语中，“默西加”这个词来自希伯来语的“受膏者”，即救世主弥赛亚。现代学者相信，印第安神所赐名字中的艾拉，类似于《圣经》中伊尔的来源：美索不达米亚语言中的伊拉拉；印加人对偶像的尊称马奎斯等同于给迦南带来创痛的蜥蜴神摩洛（意为“主”）；同样地，印加王族的头衔曼科来源于同一个闪族词根，意思为“国王”。

在最初的清除浪潮后，鉴于这些关于犹太《圣经》来源的理论，秘鲁的天主教等级制度转为记录和保持印第安传统。本土牧师们受此鼓励而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这其中有一位神父布拉斯·瓦勒拉，他是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印第安妇女的儿子。

16世纪之前，由基多主教支持的多方合作力量致力于编辑本土历史，评估所有古迹，并且将所有的相关稿件集中到一个图书馆。那时候人们学到的东西都是基于前期历史的积累。基于对上述理论的好奇和对所收集稿

件的了解，一个名叫弗兰度·蒙特西诺斯的西班牙人于1628年去到秘鲁，并用余生编撰了一部关于秘鲁人的完整的编年史。20年后他完成了一部名为《回忆秘鲁历史》的著作，并且将其放置在圣何塞尔维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这本书在被遗忘了两个世纪后被摘录进了法国人在美洲的历史记录里。完整的西班牙版本于1882年问世。P.A.密斯翻译的英文版本，于1920年在英国伦敦的哈克鲁特学会发表。

蒙特西诺斯以《圣经》和印第安往事为基本出发点，即大灾难的故事。根据《创世记》第十章的国家列表，他紧随《圣经》关于大灾难后在亚美尼亚的亚拉腊山人类复兴的故事，发现秘鲁（Peru，或印第安语中的Pirul和Pira）是《列王记》中盛产黄金和宝石之地俄斐的语音另译，而希伯（Eber，希伯来人的祖先）的孙子是闪·俄斐的曾孙，他的名字也是著名的黄金之地的名字。腓尼基人从黄金之地取得黄金，然后到了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的寺庙。在《圣经》诸国列表中，俄斐的名字紧靠他的兄弟哈腓拉，《圣经》关于天堂的四条河的故事中，黄金之地就以此命名：“第一条名叫比逊，环绕哈腓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

蒙特西诺斯认为，在犹太和以色列王国以及10个部落被亚述人驱逐之前，《圣经》王国的人民就已经来到了安第斯山。他认为，当人类开始在大灾难后霸占土地

时，俄斐独自带着最早的移民来到了秘鲁。

蒙特西诺斯收集的印加故事，证实了在最近的印加王朝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在一段时期的发展与繁荣之后，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这片土地：天空中出现彗星，大地因为地震剧烈摇晃，战争爆发。当时在位的国王离开库斯科并带领他的追随者到了坦普-托克僻静的避难处；只有一小部分牧师留在库斯科保护圣坛。也就是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期，书写艺术遗失了。

几个世纪过去了。国王们周期性地从坦普-托克到库斯科去请求神谕。一天，一名贵族出身的妇女称她的儿子罗卡被太阳神带走了。几天后，这个孩子身着金色衣服重新出现。他宣布宽恕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人们必须坚持某些戒律：王位继承应从国王的儿子转到其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手中，即使她们不是长女；并且记录也不再恢复。人民对此表示同意并回到库斯科，罗卡当上新的国王，其名号为印加王。印加历史学家将第一个印加王命名为曼科-卡帕克，并且将他与库斯科的神奇创始者相比较。蒙特西诺斯正确地将西班牙当代的印加王朝（其统治时期始于公元11世纪）与它的祖先区分和划开界限。他得出印加王朝共有14位国王，其中包括西班牙人到达当地时已经去世的瓦依纳·卡帕克和其两个交战的儿子的结论，这个结论在所有的学者那里得到证实。

他总结出在印加王朝与首都恢复关系以前，库斯科已经被遗弃了。他写道，在库斯科被遗弃期间，28位国王统治过一片名为坦普-托克的山区避难所。在那之前，曾经有一个以库斯科为首都的古老王国。期间曾有62位国王在位统治，其中包括46个代表上帝的世俗统治者僧侣王和16位身为太阳神之子的半神化统治者。并且在这所有的王国之前，众神曾自己统治着这片土地。

人们认为蒙特西诺斯在拉巴斯（玻利维亚西部城市）找到了传教士布拉斯·瓦勒拉手稿的复印本，并且受耶稣会牧师允许在那里复制。他也大量取材米格尔·卡韦略·德·巴尔博亚神父的著作，它讲述第一位国王曼科-卡帕克不是直接从的喀喀湖，而是从隐秘的坦普-托克（意为“天窗的休息处”）来到库斯科。曼科-卡帕克“侮辱了他的妹妹玛玛奥克洛”并使她生下一子。

依靠其他资料证实这个论断后，蒙特西诺斯确认了这个信息的正确性。之后他开始记录秘鲁王权和4个艾亚兄弟和他们4个姐妹的旅程，他们要依靠黄金物品的帮助找到库斯科。但是他借此记录了一种说法，即第一个被选为领导者的兄弟和带领人们到安第斯山的祖先有同样的名字：秘鲁·曼科（“秘鲁”之名由此而来）。

到达选定地点后，秘鲁·曼科宣布要在那里建造一座城市。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姐妹（或者是嫁给他为妻的妹妹），其中一位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曼科-卡帕

克。这个儿子在库斯科为伟大的维拉科查神建造神殿。古代王朝的建立和王朝编年史因而从那时开始出现。曼科-卡帕克被称赞为太阳之子，也是16位统治者中最早受敬仰的。在他统治时期，很多神明受到敬拜，其中有大地之母和名字意为火的神。他也被描述为宣讲神谕的圣石。

蒙特西诺斯写道，当时最主要的科学就是占星术，写在石头和处理过的芭蕉叶上的文字也被人熟知。后来，名叫英蒂·卡帕克·尤潘基的第五世卡帕克，“更新时间计算方法”并开始记录时间推移及其祖先的统治时期。他引入了千年为一大时代、50年为一世纪的计年方法，相当于《圣经》中的计年法。他设置了这样的日历和年表，并完成了一座神庙的建造，在里面敬拜伟大的神：伊拉·提西·维拉·科查。这一长串名字的意思是“焕然的初学者，水域的创造者”。

在第十二世卡帕克统治时期，从库斯科传来消息称“一些驻扎在整个海岸线的身材高大的人”已经登陆，并用他们的金属工具掠夺土地。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进入山区。所幸他们的暴行激怒了伟大的神明，并最终被一场天降的大火消灭。

危险消除后，人们忽略戒律和礼拜仪式。造物者注意到“良好的准则和习惯”都被人们遗弃。因此他将太阳隐藏起来以示惩罚，“整片土地将会在20小时里没有光”。

人们感到极度恐慌并在神殿祭祀祈祷，直到（20小时后）太阳重新出现。随后国王立即恢复行为准则和礼拜仪式。

库斯科的国王、第四十世卡帕克设立了专门研究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学会，并确立了春、秋二分点。蒙特西诺斯推算出，他统治的第五年是大灾难后的2500年，也是由库斯科开始的王权统治的2000年。为了表示庆祝，国王被授予了一个新的称号：印加王帕查库提（意为“改革者”）。

他的继承者继续推进天文学的研究，其中一位国王规定，每4年中有一闰年，每400年增加一年。在第五十八位国王统治时期，“当第四个轮回完成时”，其总数刚好是大灾难后的2900年。蒙特西诺斯推算出那正好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年份。

由太阳神之子开创、君王兼祭司持续统治的库斯科王国，在第六十二世国王统治时期走到尽头。当时出现很多奇迹和征兆。大地因为持续不断的地震剧烈摇晃，天空布满彗星，以及其他一些对即将发生的毁灭的预兆。各部落和民族开始四处逃窜，与邻近人民发生冲突。侵略者穿过海岸，甚至翻过安第斯山来到这片土地。随后大战接连不断，在其中一场战役中，国王被弓箭射中倒地，整个军队陷入恐慌，最终只有500名战士得以生还。

“就这样，秘鲁君主制政府被摧毁了，”蒙特西诺斯写道，“同时，当时的文学知识也被遗失了。”除了留下一些祭师看护圣殿，少数幸存者离开了库斯科，他们带着已逝国王的小儿子来到一个叫坦普-托克的山区隐蔽处。在那里，一对半神化的夫妇从山洞中出来建立了安第斯王国。在国王遗孤到了合适年龄后，他被奉为坦普-托克王朝的第一位国王。这个王朝曾拥有从公元2世纪到11世纪近1000年的历史。

在流亡的几百年里，知识渐渐衰败，文字也被遗忘。在第七十八任君主统治时期，是3500年的转折点，有人开始想要恢复文字的使用。就是在那时，国王收到了祭师关于发明文字的警告。他们称，文字正是瘟疫与犯罪的罪魁祸首，导致库斯科的统治走向了终点。神的旨意是“任何人都不应当使用或恢复文字，因为那会带来又一次巨大的灾难”。因此，国王颁布法令：“任何人不得买卖用于书写的羊皮纸和树叶，也不得使用任何一种文字，否则处死。”取而代之的是，国王引入了绳子用来记录年代与事件。这种记事绳是用羊驼和骆马的毛织成的，再染成各种颜色，最多的有七色。他们称之为“奇普”，即一个绳结之意。

第九十任君主统治的时候已是4000年了。但是那个时候，坦普-托克的统治已经衰弱。忠于坦普的部落受到邻国的袭击和侵略。部落的首领不再对中央政府毕恭毕

敬。风俗腐败，民恨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太阳神的亲生女儿玛玛·茨波卡出现了。她宣布，她那帅气十足，因此被崇拜者称为印加的儿子，注定要在古老的都城库斯科接管王位。他曾奇迹般地消失，后来身着金装回来，称太阳神将他带到天上，向他传授秘密的知识，并让他带领人们回到库斯科。前面说过，他的名字叫作罗卡，是印加时期的第一位君主，最后却惨败在西班牙人的手里。



为了整理出这些事件的时间顺序，蒙特斯诺斯将承上启下的一定间隔称为“太阳”年代。这个阶段有多长（以年来计），他说并不一定。但很明显的是，他想起了过去安第斯山区有关几个“太阳”的传说。

尽管学者们认为（现在较少了）美索不达米亚与南美洲文明之间并无任何联系，但是后者与阿兹特克和玛雅的5个太阳的说法并无太大差别。确实，世界所有的古文明都是对过去年代的回忆，那些年代开始都是由神独自统治，随后由半神、英雄统治，最后才到凡人。苏美尔人的《列王纪》记录了大洪水以前432000年里统治者的名字——神灵，随后是半神。然后列举的就是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担任过国王的那些人的名字，这些国王的资料已经被确认是准确的。公元前3世纪古埃及的祭司和历史

学家曼涅托编辑的《埃及列王纪》列出了大洪水以前1万多年由12个神统治的时期，公元前3100年，在神和半神之后，法老才登上埃及的王位。同样，这些法老的资料通过历史考证，也被证实是准确的。

在秘鲁人收集的文化中，蒙特斯诺斯发现了这一点，证实了其他编年者的记述。记述中说印加时代是他们的第五个太阳时代。第一个时代是维拉科查斯的时代，维拉科查斯是一个蓄须的白种人。第二个时代是那些巨人的时代。但是那些巨人并不慈善，他们与神之间曾发生斗争。接下来是最原始的人统治的时代，那些人完全未开化。第四个时代是英雄统治时期，这些英雄是半神。然后第五个时代就是人类的国王统治，其中包括印加。

蒙特斯诺斯将安第斯山地区的年代表划入欧洲范畴，将其与某个元年（他认为大洪水）关联，而在元年发生的事中最无疑的应当是基督的诞生。他写道，这两个年代与58任君主统治时期吻合。元年后的2900年是“耶稣基督诞生的第一年”。他还写道，秘鲁的君王统治时期始于元年后500年，即公元前2400年。

因此，学者们对蒙特斯诺斯的历史编年提出疑问，并非不无道理。但结论就是库斯科的王权及城市文明始于印加前将近3500年。据蒙特斯诺斯收集的信息及其参照的书籍，这种文明拥有文字，包括科学、天文学，还

有足够长的日历，并需要对其进行修正。而所有这些（甚至更多），在我们看来都是在公元前3800年就已经繁荣的苏美尔文明的“附身”，随后，是公元前3100年的埃及文明，以及另一个在印度西北流域产生于约公元前2900年的苏美尔文明分支。

为什么在安第斯山脉没有出现过第四个这样繁荣的文明呢？假如新旧世界间没有关联的话，那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如果所有知识的授予者，即神都相同，所有的、同一的文化传遍了世界的话，那么便是有可能的。



我们已经对蒙特斯诺斯所编辑的大事记及年代表的真实性进行过检验。蒙特斯诺斯的陈述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一个古代帝国的存在。这个帝国有过几十任国王，后来他们被迫离开都城，逃到一个叫坦普-托克的深山避难。这段时期持续了1000年。后来一个贵族出身的年轻人被推选出来，带领人们回到库斯科，并建立了印加王朝。是否真的存在坦普-托克？是否通过蒙特斯诺斯给出的地标真的能找到这个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1911年，耶鲁大学的希兰·宾汉在寻找遗失的印加古城时，发现真有此地，现在名为马丘比丘。

宾汉的第一次探险征程并不是为了寻找坦普-托克，但是经过20多年无数次的往返以及全面的挖掘，他得出

结论，马丘比丘的确是这座古老帝国的临时首都。他所著的描述这个地方的书《马丘比丘，印加要塞》以及《遗失的城市——印加》都是有关此地最为全面的描述。认为马丘比丘是传说中的坦普-托克最主要的原因是“三个窗户”这条线索。蒙特斯诺斯记录道，“在印加·罗卡的出生之地，他要求所建的建筑必须要有三个窗户，因为这是他王室之宅的标志。”这座在破败不堪的库斯科都城渐渐消失的皇室建筑，名字的意思是“有三个窗户的避风港”。

库斯科因窗户而闻名并不稀奇，因为在这里，不管是最豪华的宅邸还是最简陋的房屋，都没有窗户。这个地方因其窗户的特定具体数字三而为人知晓，是因为它的独一无二、历史悠久及神圣无比。据传说，在坦普-托克，这座三窗之宅在部族的兴起和古代秘鲁帝国的开始都起了作用。因此，这座房屋变成了“印加·罗卡王室之宅的标志”。

传奇的地方还包含了艾亚兄弟姐妹的故事。据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亚的《印加人的历史》以及其他编年者所述，艾亚四兄弟和四姐妹由维拉科查神在的的喀喀湖所造。他们来到或是被神放在了坦普-托克，按照提西·维拉·科查的命令，从上述窗户中出来，宣布维拉科查造出他们来做这里的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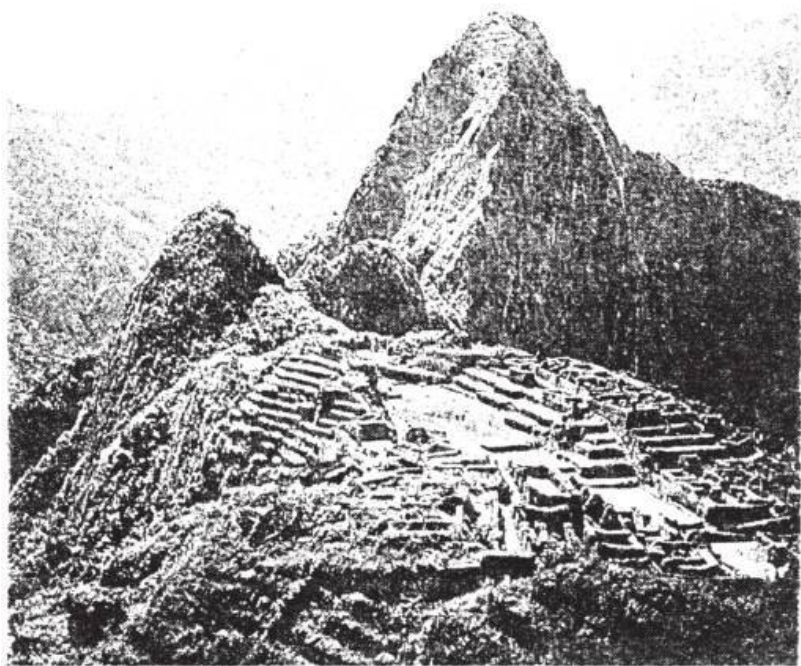
兄弟姐妹中最大的曼科·卡帕克随身携带着神圣的标

志，是一只猎鹰的图案。神还给了他一根金棒，用来指出未来都城的位置——库斯科。刚开始这四对兄弟姐妹还能和平相处，但很快便互相嫉妒。兄弟们借口有珍宝留在了坦普-托克的洞内，二哥艾亚·查奇被派回去找寻宝物。但这只是其他三个兄弟的诡计，目的是为了将他囚在洞里，查奇最后在洞中变成了石像。

那么根据这个故事，坦普-托克就能追溯到非常远古的年代。H.B.亚历山大在《拉丁美洲神话》中写道：“艾亚的神话回应了巨石时代，也回应了与的喀喀有关的宇宙进化论。”当流亡部落离开库斯科，他们来到了一个早已存在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房子有三扇窗户，在更早的大事件中已经起了作用。正是有了这个理解，我们现在才能来到马丘比丘，因为只有在那儿才确实发现了有三扇窗户的建筑。

宾汉写道：“马丘比丘，或者说是大比丘，是一个盖丘亚族的名字，意思为从海平面往上1万英尺或是从乌鲁班巴河咆哮湍流往上4000英尺的陡峭山峰。乌鲁班巴河在圣米格尔桥附近，从库斯科往北艰难行走两日才到。马丘比丘西北有另一座被壮观的悬崖绝壁包围的奇丽山峰，叫瓦伊纳比丘，或小比丘。两山之间的狭窄山脊上是印加古城的废墟，这个名字已经逐渐消逝在过去的年代里。它很可能代表两座古城——第一位印加的诞生地坦普-托克，以及比尔卡班巴·别霍。”

如今从库斯科到马丘比丘的直线距离是75英里，到达马丘比丘也不像宾汉所说的那样需要两天的艰难行程。火车奔驰在群山上，穿过隧道桥梁，驶过乌鲁班巴河畔的山边，4个小时就能到了。从火车站出来，再乘坐半个小时扣人心弦的巴士，即到达马丘比丘城（见图72）。那儿的景色如同宾汉描述的一样壮观。两山之间的房屋、宫殿、寺庙——现在全部都没有房顶——被山间亟待开垦的梯田环绕。瓦伊纳比丘在西北边，像一个峭岗，群峰相连，环绕在其周围。沿着乌鲁班巴河顺流而下，有一个马蹄状的峡谷，一半被城市的高处环绕。汨汨的流水，在碧绿的森林丛中如同劈开了一条银白的道路。



作为一座合适的城市，马丘比丘以库斯科城为模型仿照建成。因此，与库斯科一样，马丘比丘也分成了12个区域以及一系列建筑。皇家宗教建筑群在西边，而居住区域（主要是一些处女及宗法阶层居住）在东边，由一连串宽宽的台阶分隔开来。而耕种山边梯田的普通百姓则住在城外和农村周围（宾汉最初就发现了很多个这样的小村庄）。

库斯科及其他考古地点的建筑风格表明了其占有者的不同身份。居民住房多是用大卵石建造，由砂浆粘接而成。而皇室则是用琢石井然有序地堆建而成，做工精致，外部设计同库斯科其他住房一样。还有一幢建筑建得非常完美，无与伦比，拥有多边形的巨大石块。巨石时代早期和古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很多遗迹风貌依然未变，而其他很多晚期的建筑，很明显是依照它们而建。

东边的区域占尽了山顶每一平米的可用之地，向南延伸至城墙，向北延伸至尽头，向东到达农田和墓地。西边的区域同样始于城墙，转而向北仅延伸至神圣广场的边缘——尽管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标志着神圣的广场不可侵犯。

在这条看不见的标志线外，面向台阶直至东边，就是宾汉将其称为“神圣广场”的一处遗址，主要是因为广场

两侧有两座最大的寺庙。其中一座寺庙有三扇窗户。这座与广场相邻的寺庙，宾汉为其取名为“三窗之庙”。这座主要的寺庙就是由多边形巨石建成的。其凿刻、外形、设计以及不用灰浆将巨石堆砌的方式，明显是沙华孟式的巨石建筑，甚至超越了库斯科任何一座多边形巨石所造的建筑。其中一块巨石的角度为32度。

三窗之庙屹立在神圣广场的东边，巨石建筑的东墙至西墙建于水平阶梯之上（见图73），因此通过三扇窗户能够向东极目远眺（见图74）。窗台形状为梯形，从巨石的墙上凿刻而出。正如在沙华孟和库斯科一样，这种建筑的凿刻、塑形以及让坚硬的花岗岩石摆出角度的做法，就好像是在松软的油灰上完成的。在这里，白色的巨石同样需要越过千山万水从遥远的地方被运回。



图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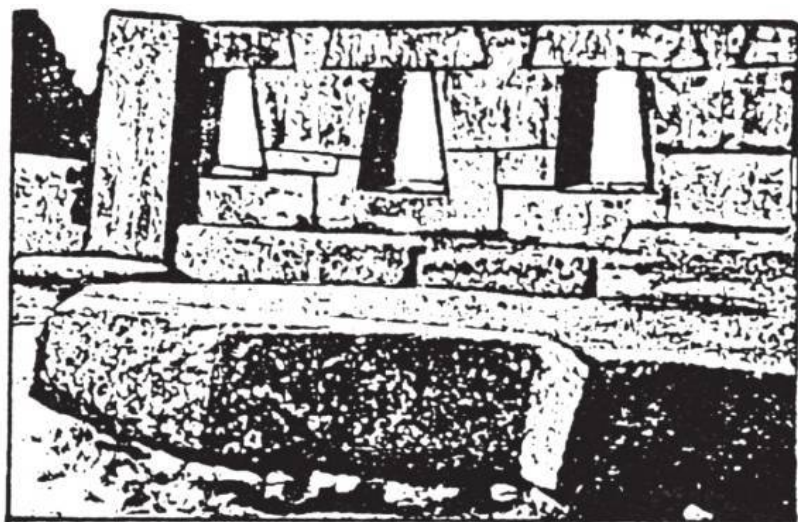


图74

三窗之庙仅仅只有三面墙，西边是完全开放的，面对着一根大概7英尺高的石柱（见图74）。宾汉推测这些石柱可能曾用来支撑房顶，并且（他承认）“从未用于其他任何建筑”。而我们认为，这些巨石柱连同那三扇窗户，都是用于观测天文的。

神圣广场北边对面有一座建筑，宾汉称作主庙。同样也有三面墙，高20多英尺。三面墙建于巨石上，或者说是由巨大的岩石建成。比如说西墙就是由两块大岩石组成，用T形的石头连接起来。一块长14英尺、宽5英尺、高3英尺的巨石，靠在北面的墙中间。北墙上有7个仿照窗户（实际不是）建成的壁龛（见图75）。



图75

弯曲的阶梯从神圣广场的北边蜿蜒至一座小山，小山的山顶被夷平，用作放置一种名为英帝华达纳的巨石的平台。平台其实也是一块精心凿平的巨石，用来观察太阳的运动（见图76）。英帝华达纳是一块长约4米、重约200吨的正方形巨石，意思是“拴住太阳”。它决定着日

至的时间。每年冬至（北半球的夏至）的太阳节是印加宗教里最重要的节日，当太阳离南半球或北半球最远的时候，就要举行仪式来“拴住太阳”，让其回归，不让太阳越走越远，最终消失，以免重现传说中天地黑暗的时刻。



图76

在马丘比丘西边神圣的皇家区域的尽头对面，也就是皇家区域的南边，还有其他壮丽且非同寻常的巨大建筑。这些建筑叫作石塔，呈半圆的形状。它们都用琢石建成——无论是凿刻、形状还是设计，都堪称罕见的完美，在库斯科只有环绕着至圣所的半圆围墙才能与之媲美。这座半圆围墙有7级阶梯（见图77），庄严地环绕着中间一块经凿刻塑形并雕有沟槽的石头。宾汉发现这块石头以及附近的砖墙曾被火定期焚烧，并得出结论，这座石头曾被用来膜拜，因此石头和围墙都用来举行祭祀活动以及其他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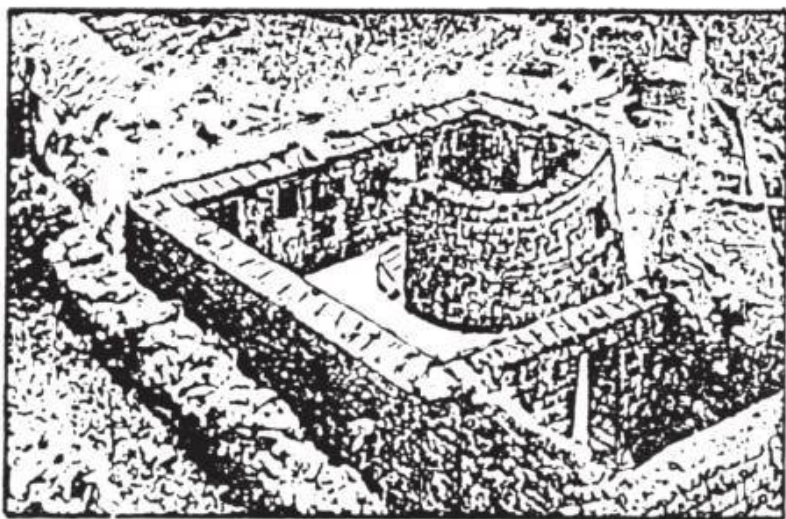


图77

这块有着特殊建筑的石头让人联想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之石，以及曲阿巴——一块藏在穆斯林圣地麦加的黑

石。马丘比丘这块石头的神圣并不是源于其突出的顶部，而是源于其底部。在这块天然的巨石里，有一个被人工扩大及造形的洞穴，里边的几何形状精确得好像楼梯、座位、墙壁和柱子（见图78）。另外，里面还用色泽纹理最纯的白色花岗岩琢石进行修缮过。里面的壁龛做工也相当复杂。宾汉猜测，这块天然巨石被扩大和修缮，是用来放置国王的木乃伊。将木乃伊放到这里是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为什么这是神圣之地？为什么此地重要得能放置国王的木乃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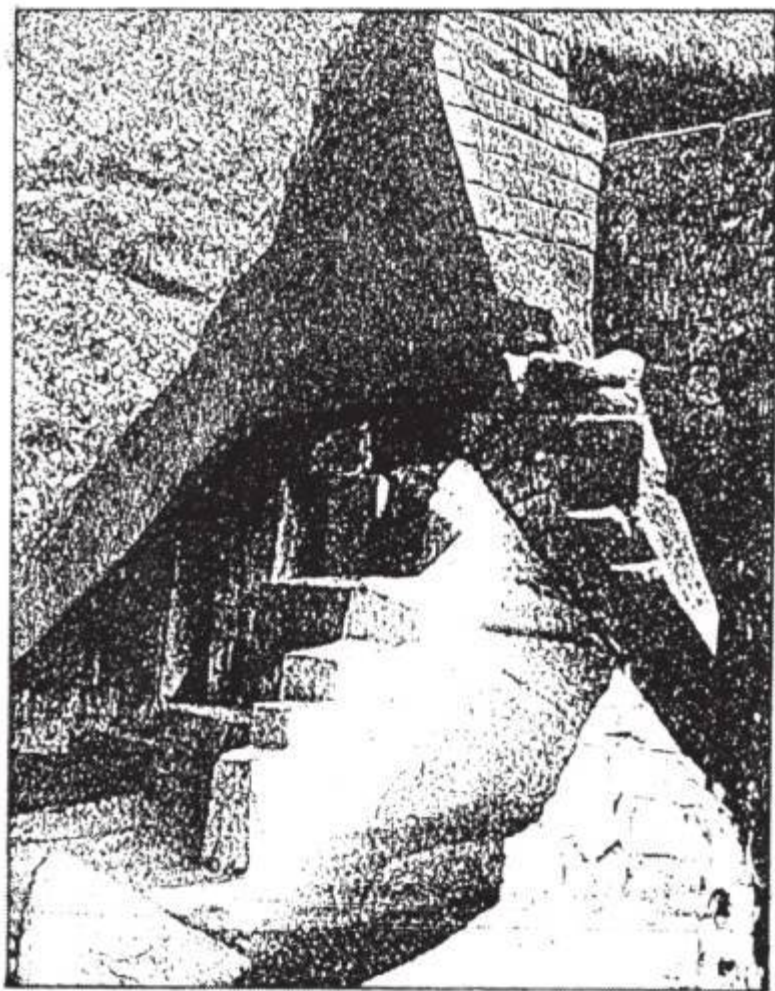


图78

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回艾亚兄弟的传说。兄弟中有一人曾被囚禁在“有三个窗户”的一个岩洞里。假若三窗之庙真是传说中的那个寺庙，那么这个洞穴应该也是。那么，传说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存在，而这个地方也向我们证实了坦普-托克的传说。

西班牙编年者之一，自称为西班牙征服者的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亚，在他的《印加人的历史》一书中记录了当地第九任印加（约公元1340年）的一个传统：“因为对古物的好奇，以及怀着永垂不朽的愿望，第九任印加只身来到坦普-托克山……在那儿他走进一个山洞。曼科-卡帕克及其兄弟在初次长驱直入库斯科时，曾待在这个山洞……在印加对这个山洞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之后，他举行了祭祀和典礼来膜拜这个地方。他在卡帕克-托克的窗户上安了一扇金门，并下令从此以后所有人都要崇拜这个地方。因此，他将此地变成了祈祷神明的神圣之地。做完这些后，印加便回到了库斯科。”

这篇报告称的主人公——第九代印加人的国王提库曼科-卡帕克被冠以改革者的称号，因为他在回到坦普-托克后改革了历法。这样，就如传说中的拥有三窗之庙和拴日石一样，圣石和史前石塔之城证明了坦普-托克的存在。关于艾亚兄弟的传说，关于前印加人对古王国的统治，以及有关历史和年代史的重要元素——天文学和历法的知识，被蒙特西诺搜集编纂到一起。



如果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亚认识到古王国时期文件资料的存在的话，他对蒙特西诺的数据统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发现他在这点上与

我们有相同看法，他说：“在印加王朝之前，文字和写作就在秘鲁出现了……它们被写在树叶上、兽皮上、石头上和布上。”

现在，许多南美学者同意年代史学者的早期看法，他们相信那些岛上的土著居民有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古文字。

有无数的研究报告称在各个岛上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这些文字从不同程度体现了其象形性。比如拉斐尔·拉尔科·霍伊尔在其《<圣经>之前的印加-秘鲁》一书中通过描述了解了这些文字，他认为，海岸上的居民在帕拉卡斯人时期就出现了与玛雅文字很相近的刻画性文字。对因地震和人为原因损毁的蒂亚瓦纳科遗址考察的先驱者亚瑟·波斯南斯基认为，那些刻在巨石上的线条就是象形的表意字符，而这种表意字符正是语音文字的前驱。而另一个著名发现——在利马博物馆展出的卡兰哥巨石似乎表明，这时已出现了象形文字和语音文字甚至是字母文字的结合（见图79）。

19世纪著名的探险家、专业采矿工程师亚历山大·冯·洪堡在他1824年所发表的主要著作中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这个问题到最近才开始被质疑，除了结绳记事外，秘鲁人也有看得见的手稿，在1610年的《消失的古印加帝国》一书第91页中，这方面得到了证实。”继墨西哥象形字的说法之后，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修士补充

说：“在征服开始之际，秘鲁的印第安人通过绘画《十诫》中的人物和侵犯他们的敌人来得到告解。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秘鲁人掌握了绘画手稿，但是他们的象形文字比墨西哥象形字还要粗糙。因此人们一般运用结绳记事的方法。”

当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利马的时候，他听说一个名叫纳西斯·吉尔巴的传教士在利马北部的一条河中发现了一本折叠的书页，这和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所用的书页类似。但是却没有一个利马人能够读懂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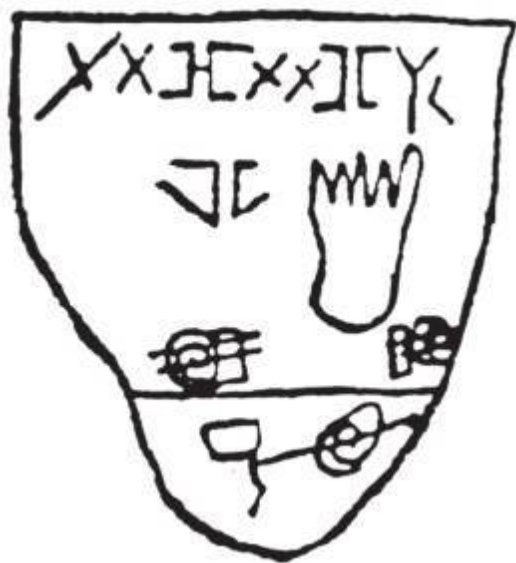


图79

M.A.里贝诺和J.J.冯·楚迪在1855年的报告中指出，还有各种其他的发现能够证明除了结绳记事的方法，秘

鲁人还有其他的记录方法。J.J.冯·楚迪在描写他独自旅行的著作中，写到了当他拍摄到了有着象形文字的羊皮纸文稿时的兴奋心情。而他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博物馆看见了真实的羊皮纸文稿，并复制了上面的文字（见图80a）。“这些象形字使我感到非常惊奇。”他写道，“我在这张羊皮纸前站了几个小时，努力想破译这些文字的谜底。”他决定从左边开始，然后到右边再至下一行，然后又再一次从第三行的左边开始，如此反复。他同样总结出这些文字是在崇拜太阳的时代写下的，但是证据却和他所得到的象形字一样寥寥无几。



图80

接着，为了追溯这些铭文的起源之地，他去到的的喀喀湖边一个叫科帕卡巴纳的村庄，在那儿，随军的教

会牧师证实，在该地区存在这种文字，但被鉴定为属于“后征服”时期。这个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如果印第安人没有自己的文本，他们会通过西班牙人的拉丁文字来表达自己，即使这种象形文字的写作在征服后生了演化。豪尔赫·科尔内霍·布龙克雷在《古代秘鲁崇拜》一书中写道：“它的起源一定更加遥远。”

亚瑟·波斯南斯基在《蒂亚瓦纳科的重要发现》一书中说，更多的碑文被找到了，在神圣的的喀喀湖的两个岛屿发现了岩石上的原迹。他指出，这些关于复活节岛的神秘铭文（见图80b）的结论为现在的学者所普遍认同。但是，众所周知，复活节岛原迹属于印欧语原迹，即印度河流域与赫梯之地。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包括的的喀喀湖的铭文）都以“牛犁式”为统一制度：写作的第一行从左边开始，在右边结束；第二行继续从右边开始，在左边结束，第三行再从左边开始，以此类推。

现在不去考虑模仿赫梯人（见图80c）传说的故事是如何传到的的喀喀湖的。似乎在古代的秘鲁，存在一种或者更多种的文字资料早已经被证实了。从这点来看，蒙特西诺斯提供的信息就是正确的。



如果这些证据还是让读者觉得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不

可避免的结论——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在安第斯山脉确实存在着一个旧世界的文明——的话，这里还有另外的证据。

在安第斯的各类传说中，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被完全忽略了，那便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可怕的黑夜。没有人怀疑这是不是一如往常的黑夜，但墨西哥神话故事《泰奥提华坎的金字塔》中说，在那一天，在太阳应该出现的时候，却仍是一片漆黑。

如果确实曾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太阳没能升起，天地之间只有无尽的黑夜，那么，整个美洲大陆都会看到。

在这一点上，墨西哥人对这件事的普遍印象（比如“拴住太阳”）和安第斯山脉的传说相呼应，似乎成了证实对方的有力证据。我们由此可以确认，它们可能是同一现象被两个目击者所证实。

但如果这样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我们将引用《圣经》作为证据，这一次，约书亚则是目击者。

根据蒙特西诺斯和其他记录者的记录，最不寻常的现象发生在古帝国时代第十五位君主蒂图·尤潘基·帕查库特克二世的统治时期。他在位的第三年，“良好的习惯被遗忘，人们有了各种恶习”的时候，“20个小时里没有了

黎明”。换句话说，黑夜没有像往常一样结束，日出推迟了20个小时。在强烈的抗议、忏悔、献祭和祈祷之后，太阳终于升了起来。

这不可能是日食：太阳不是被阴影遮盖了。并且，日食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秘鲁人也认识日食这种周期的活动。这个故事并没有说太阳消失了，只是说太阳没有升起——“没有了黎明”——在20个小时之内。

不管太阳躲藏在何处，它突然停步了，所以才会这样。

如果安第斯记录是真实的，那么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个地方，“一天”不得不在本应结束时仍然持续着，而且要持续20个小时左右。

难以置信地，这样一个事件也被记录了下来，而且，是记录在一个没有比《圣经》本身更好的地方。当时，在约书亚的领导下，以色列人穿过了约旦河进入他们的被许诺之地，成功占领了防备森严的杰里科和埃两个城市。所有亚摩利人的国王们形成一个联盟，进而发动一股联合力量反对以色列人。一场无比激烈的战争在基遍（今译吉比恩，巴勒斯坦古都，位于耶路撒冷西北）市附近的亚雅仑谷爆发。战争从一次以色列人使迦南人四处逃难的夜袭开始。到日出时分，当迦南军队在伯和仑附近重组，伟大的上帝“从天堂向他们投下了巨

石……然后他们死了；与死于以色列人的剑下相比，他们中更多的人死于这次冰雹”。

约书亚对耶和华说道，
在耶和华把亚摩利人
变成以色列的孩子的这天，
“在以色列人的眼里，
太阳一直静悬在基遍，
而月亮待在亚雅仑谷。”

这样太阳和月亮一直静悬着，
直到人民已经向敌人复仇为止。

事实上，这些都被记录在《雅煞尔书》里：

太阳静悬在半空中，
一整天都不急着降落。

学者们已经为《雅煞尔书》第十章的这个传说争论了很多年代。一些学者贬低它为纯虚构的，有的学者则在其中看到了神话的回响；还有学者试图以日食不寻常的延长来解释它。但问题是，不仅人类从未见过如此长

的日食，这个传说也没讲到太阳的消失。相反地，它是在太阳持续被看见，高挂在天空时发生。而书中所说的“关于一整天”——那么是说20个小时？

其独特性在《圣经》中被认为是“空前绝后的一天”的这次事件，发生于相对安第斯来说位于地球对面的地方，描述了发生在此的一个现象。在迦南，太阳并没有升起20个小时；而在安第斯，太阳也没有升起同样长的时间。

这两个故事难道不是在描述了同样的事情后，通过地球不同位置的情景来证明它的真实性的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仍然是个谜。唯一的线索是《圣经》里提到的从天空上坠落的巨大陨石。故事描述的不是太阳（还有月亮）的停止，而是地球自转的破坏，可能的解释就是一个彗星曾靠近过地球，打破了这种过程。因为有些彗星围绕太阳顺时针方向旋转，这跟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轨道方向是相反的，这种动力学力量可以暂时阻碍地球的自转，让它慢下来。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我们所关心的是时间。普遍接受的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是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大约1230年）。主张日期要早两个世纪的学者们只在少数。尽管如此，我们在此系列图书之三——《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一书中已经总结，公元前1433

年以及《圣经》故事里的希伯来始祖，完美地符合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知名的当代事件和年表的记载。我们的结论发表后（1985年），两位杰出的《圣经》学者和考古学家，约翰·J·宾森和大卫·利文斯顿，经过详尽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古以色列人出埃及发生在大约公元前1460年。除了他们自己的考古发现和对古代近东青铜时代的分析，他们运用的《圣经》资料和计算过程和我们两年前使用的一样（我们还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认为选择公元前1433年，才和《圣经》记载的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一致，而不是公元前1460年。）

由于以色列人徘徊在西奈沙漠40年，进入迦南时是在公元前1393年，即在约书亚观察此后不久发生，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同一时间，安第斯山脉出现了对应的现象：夜间延长了吗？

在蒙特西诺的作品中，已经隐约解决了关于每个君主执政时间长短的疑问，然而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却仍然困扰着当代的学者们，我们不得不通过迂回的路线来获得答案。据蒙特西诺称，事件发生在蒂图·尤潘基·帕查库特克二世执政的第三年，为了精确地找到他的时期，我们将从两种最终的时间来考虑。我们被告知，第四个国王的统治终结于由0点开始的头一个1000年，换言之，即公元前1900年；而第三十二个国王统治到了从0点开始的第2070年，也就是公元前830年。

那第十五个国王是什么时候执政的呢？据有效数据显示，这九个国王,除了第四和第十五个，一共统治了500年左右。如果将蒂图·尤潘基·帕查库特克二世置于大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往后从第三十二个国王（公元前830年）开始计算，这期间一共是564年。我们得到的数据就是，蒂图·尤潘基·帕查库特克二世于公元前1394年执政。

总之，我们发现安第斯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与《圣经》中在泰奥提华坎发生的事件时间相吻合。

这个结论便非常清晰了：太阳依旧照耀迦南的那一日，即是美洲没有日出的那一夜。

事情因而得到了证实，作为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在安第斯的集体记忆中，上帝在的的喀喀湖赐予人类金色权杖的时候，便开启了一个古老帝国的时代。

第八章

天堂之路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从这一天到那一天发出言语，

从这一夜到那一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知识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那位《圣经》中《赞美诗》的作者如此描绘天国的奇景和日夜交替。地球绕着地轴（即《圣经》中的“地极”）自传，然后又围绕着太阳系中心的太阳（如同帐中君主）公转。“日与夜都是你的，你创造了光体和太阳，四季由你而生”。

自从人类获得文明，数千年来，无论是在苏美尔和巴比伦的金字塔里，埃及的神庙中，巨石阵的石圈内，还是奇琴伊察的椭圆形天文台上，星相师们都在仰望天空，为凡人求取指引。他们观察，计算，记录星星、行星复杂的天体运动。为做到这些，那些金字塔、庙宇和天文台都精确地对准天空的某些方向，还特别设置了孔隙等结构，以使阳光或其他星光在二分点和至日的时候射入一束光线。

人为什么要探寻到那么远？—去看什么，去决断什么？

学者们的惯例是把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探究，归因于农业社会需要一种历法来指导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这种解释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正确的已经太久了。一个年年耕地的农夫就可以比一个天文学家更好地判断季节变化和雨水的降临，一只土拨鼠都可以告诉他一些信息。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世界上无论多么原始、多么偏僻的地方，即使没有天文学家和精确的历法，人们还是祖祖辈辈在那里居住，养活自己。同样，事实证明，历法在古代是由城市社会而不是农业社会设计出来的。

如果不知道每日之间或季节上的信息，人就不能生存的话，那么，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太阳钟和日晷就可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了。然而古人研究天象，把庙宇对准恒

星与行星，把历法和节日跟天道而不是他们所处的地方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制定历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农业生产而是要服务宗教，不是利人而是敬神。那些神，根据原始宗教和制定历法的人的说法，来自天空。

我们有必要反复读读《圣经》诗篇，这样就知道对天文异象的观测与耕地畜牧什么的根本就没有丝毫关系：那是要去崇拜万物之主。要了解这一点，再也没有比去探索古苏美尔更好的方法了。因为大约6000年前，天文学、历法和一个将地球和太空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在那里起源了。苏美尔人宣称，从尼比鲁星球降临到地球上的阿努纳奇（从天国来到地球的众神）赐予他们知识。他们说，尼比鲁是太阳系第十二个成员，也是黄道带分为12个小时，一年分为 12个月的原因。地球是第七颗行星（从太阳系外往内数）；因此同样地，12是一个神圣的表示天的数，7则是一个神圣的表示地的数。

苏美尔人在无数泥板上写道：阿努纳奇在大洪水降临很久之前就来到了地球。我们预测那大概发生在大洪水降临前432000年——相当于尼比鲁星绕轨道运行120次的时间。一个尼比鲁的轨道期虽然对阿努纳奇只代表1年，却相当于地球上的3600年。因此可以确信，苏美尔人观测天象不是为了知道该什么时候播种，而是想目睹和庆祝天神3600年一次的回归。

我们认为，这才是人类研究天象的原因。所以当时

间流逝，当人们发现观测不到尼比鲁星时，就在可以目测的现象中寻找迹象和预兆，天文学由此产生出占星术。而且，如果在安第斯山脉也能发现从苏美尔起源的天文朝向、庙宇定向和天宫划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证明，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无可争议的。

据苏美尔人记载，早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尼比鲁的统治者天神阿努和天后安图到访过地球。苏美尔人为他们在一个后来叫乌鲁克的地方即《圣经》里的以力建了一个崭新的有塔庙的圣地，还用泥板保存了他们当晚经历的记录。是夜，天体信号发出之际——木星、金星、水星、土星、火星和月亮出现，正式的宴会随着净手仪式开始。于是，宴会的第一部分开始，然后有个间歇。一群祭司开始吟诵赞歌《阿努的星球在天空中升起》。一个天文祭司站在神庙中的塔顶，留意着阿努之星——尼比鲁的出现。那行星一出现，该祭司就开口唱：“那渐亮的星，天神阿努神圣的星球……”还有赞美诗：“造物主的形象升起了……”一堆营火点起，标志这个时刻的到来，并把消息传递给相邻城镇。天明之前，整个大地燃烧着营火；天明之后，人们诵读着感恩的祈祷。

从苏美尔王古蒂亚（约公元前2200年）的铭文，可以明显看出在苏美尔建造神庙所需要的精确而浩繁的天文知识。首先在他面前出现了“像天堂一般光耀的人”，站在一只“神鸟”旁边。“这个人，”古蒂亚写道，“从他头上

的王冠看来明显是一位神。”结果，他就是宁吉尔苏神，他由一位女神相伴。女神“一手拿着画有天上她偏袒的恒星的泥板”，另一只手握着神笔向国王指出那颗吉星。第三个像人一样的神手里拿着一块宝石做的板子，上面画有神庙的设计图。古蒂亚的一尊雕塑展示了他坐在宝座上，膝盖上放着那块板子的形象。上面的圣图清晰可见：它提供了神庙的基本设计和一个用来建造7个阶梯的标尺。随着阶梯的上升，上面一层逐渐变短。而且记录文本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太阳神庙，而是一个恒星加行星神庙。

苏美尔人不光在神庙建筑上展示了复杂的天文知识，正如我们在《地球编年史》前几部指出的（以及现在告知的），现代球面天文学的所有理念和原理，都已被苏美尔人运用于设计之中。如果列个清单的话，他们取得的成就包括把圆等分为360度，天顶、地平线和其他天文学概念与术语的规定，黄道带及十二宫的划定、命名和图案描绘，还有岁差的发现——每72年，地球绕太阳的转动会延迟一度。

然而神之星球尼比鲁出现或隐蔽在它长达3600个地球年的轨道期内，期间，地球上的人只能按照地球公转计算时间。除了昼夜现象外，季节最易辨别。大量最简易的石圈证明，要确定地日关系中的四个点很容易。冬去春来，太阳高度显著增大、日照增长时的一点；昼夜

平分的一点；还有太阳渐远、白昼渐短、气温开始下降时的一点。随着寒冷和黑暗的不断侵袭，太阳似乎会一去不返，但是它徘徊、驻足，又开始回来。整个过程周而复始，新的一年就开始了。就这样指定地日循环周期中的四个点：冬夏二至点（太阳直射点所能到达的南北半球最远处，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和春秋二分点（昼夜平分）。

太阳的这些明显变动实际上是由地球绕太阳公转而产生的。苏美尔人知道并记载下了这个事实。为了把这些变动与地球联系起来，地球上的观测者有必要在空中找到一个参照点。地球环绕太阳运行，太阳在天球上的巨大圆形路径即黄道，参照点的选择就是将天球十二等分为黄道十二宫，每宫有自己的一组可识别的星星。春分点选定后，太阳在这个宫出现的时间便是新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所有对最早记录的研究表明，这是在金牛座时期。

但是这种安排被岁差打破了。因为地轴相对地球的绕日轨道平面有了倾斜（现在是23.5度），地球自身像一只陀螺转动，假想天极在地心天球上画出一个宏伟的圈的话，要25920年才能完成。这就意味着原来选定的那个不动的参照点，每72年会偏移一度，每过2160年就从一个宫完全移到另一个宫去。苏美尔的历法已经计算了大约到2000年后，历法需要改善，白羊宫就被选为新的不

动的参照点。我们的天文学家仍然以白羊宫为第一宫画天宫图，尽管他们知道我们在双鱼座已经有2000年且马上就要进入水瓶座时期了。

对宏大黄道带的12等分，不但是对太阳系12位成员及对应的12位奥林匹亚神的崇敬，也把太阳年与月亮的周期紧密联系起来。但是，由于12个朔望月不完全匹配一个太阳年，于是苏美尔人设计出复杂的闰月制来不时加上几天，使12个朔望月与太阳年保持一致。

到巴比伦时期，神庙做了三方面调整：新的宫（白羊宫），4个对应太阳观察点（在巴比伦，春分点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有月球公转期。所有这些天文学原理都在巴比伦主神庙供奉他们的国神上得到体现。主神庙被发现时保存得相对完好。凭着在12个大门、7级台阶上发现的文字，学者们重新描绘出了这座神庙在观察日、月、行星和恒星复杂运动上的作用（见图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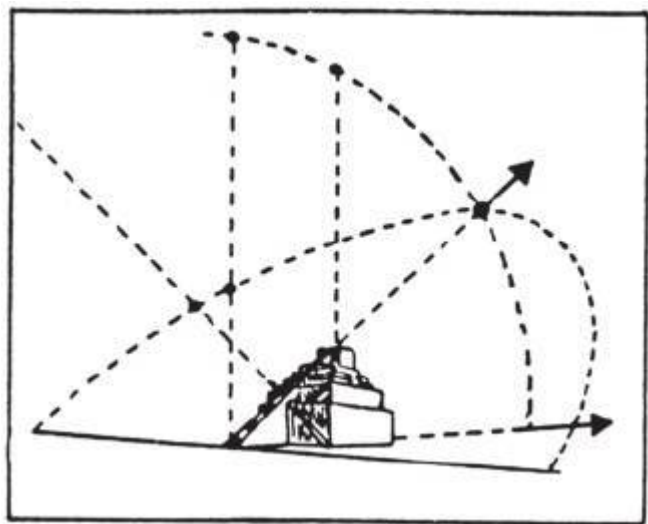


图81

仅仅在最近几年，人们才承认天文学结合了考古学后，在测定遗址年代、解释历史事件和定义宗教信仰天外来源方面的能力。从人们认识到这种结合的能力到它发展为一门名为考古天文学的学科，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在1894年，诺曼·洛克耶爵士在其名著《天文学的黎明》中令人信服地指明：一直以来，几乎在任何地方——从最远古的圣坛到最宏伟的教堂——神庙都是按照天文要求来安排其朝向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个想法产生于一件“特殊的事”：在巴比伦，神的标志最开始是一颗星星；同样，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3颗星表示复数的“神”。

他还提到，在印度教里，天神之王兼雷雨之神因陀罗（意为“太阳带来的白昼”）和黎明与霞光女神乌莎斯

（意为“黎明”），这种与太阳上升有关的神是最受崇敬的寺神。

重点看看埃及。在这里古神庙依然耸立，可以对它们的建筑和朝向做细致的研究。洛克耶注意到，古老的神庙不是太阳神庙就是恒星神庙。前者的轴线及宗教仪式或历法上的功能都是与二至日点或二分日点有关；后者与这4个太阳观测点都没关系，它们是设计来观测和供奉即将在某天某个点出现的某个特定恒星。洛克耶感到很神奇，神庙越老，其涉及的天文学就越复杂烦琐。因此，在古埃及文明之初，埃及人可以把一颗恒星（天狼星，当时最亮的星星）的方位与一项太阳事件（夏至日）以及尼罗河每年的涨潮联系起来。他计算出这三个事件大约1460年仅重合一次，也算出埃及历法开始的元年大约是公元前3200年。

但是洛克耶对考古天文学的形成（几乎是在一个世纪后！）的主要贡献是，他意识到了古神庙的朝向可能为准确测定它们的年代提供线索。他举出的主要例子是上埃及卡纳克的底比斯神庙群。早期圣城中那些更古老、朝向更复杂（对准二分点）的神庙让位给朝向简单些（对准至日点）的神庙。卡纳克的阿蒙-拉神庙由两个背对的矩形结构组成。两矩形间是一个东西朝向往南倾斜的轴（见图82）。有这种朝向，到至日点时，一束阳光可以从神庙的一端穿过整个通道（约500英尺长）到达

另一端两方尖塔之间。数分钟之内，一束闪亮的阳光会照在通道最底端，标志着新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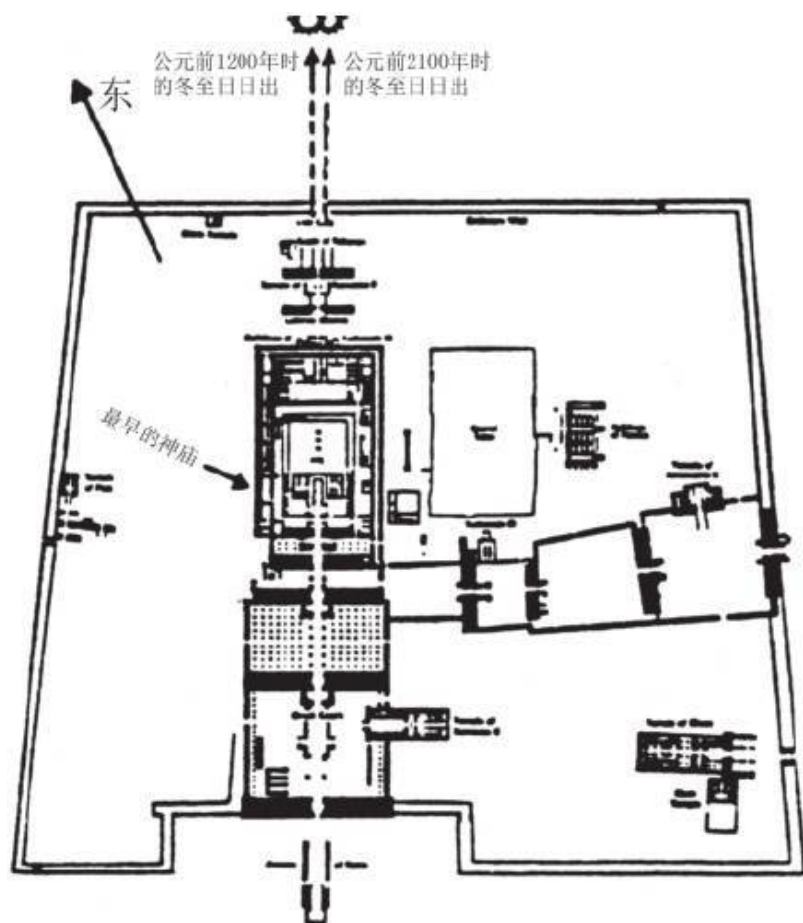


图82

可是那个精确的时刻不是恒久不变的，它一直在转移，导致后来的神庙在建筑时对朝向做了修改。当朝向基于二分点时，转移的就是观察太阳时做参照的背景恒

星的移动，即由于岁差引起的黄道星宫时期的推进。不过，似乎还有个更深奥的转移影响着至日点的位置：太阳在两天极之间徘徊的角度好像在不断变小！随着时间的过去，地日关系中好像还有一个特殊的事物影响太阳的轨迹变动。天文学家发现，地球的倾斜度即地轴与黄道面的夹角并不一直是目前的大小（大约小于23.5度）。地球的转动使得这个倾斜度每7000年左右改变1度，大概减少到21度时，又开始回复到24度多。罗尔夫·穆勒在《关于石器时代人的天空和其他研究》一书中把它运用到安第斯建筑中，计算出如果建筑遗迹是朝着24度倾斜，就表明它们至少是4000年前建造的。

运用这种复杂而独立的年代测定法，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一样，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只能用于古建筑本身或邻近建筑上发现的有机物质，如木质或焦炭。但是这些有机物质不能说明该建筑是在它们存在多久以前建立的。考古天文学却能测定建筑本身的年代，甚至是不同部分的建造年代。

我们还将更深入地研究穆勒教授的著作。他断定马丘比丘和库斯科的完美方琢石结构（与那些用多角巨石建造的年代一样久远）有着超过4000年的历史，由此证实了蒙特西诺斯年表。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考古天文学在安第斯山脉遗址的这些运用，推翻了相当多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说法。

现代天文学家迟迟未发现马丘比丘，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发现了。19世纪30年代，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天文学教授罗尔夫·穆勒，发表了他对库斯科的蒂亚瓦纳科及马丘比丘遗迹的天文学特征的初步研究结论。他认定这些遗迹非常古老，尤其是蒂亚瓦纳科，虽然这些结论差点毁了他的事业。

在马丘比丘，罗尔夫·穆勒着重关注城市西北方向山顶上“拴住太阳”的巨石英帝华达纳，以及圣石上面的建筑。在其《古代秘鲁的英帝华达纳》和其他著作中，他表明，可以从这两处所见的准确特征判断出它们的目的和作用。

他意识到，英帝华达纳位于城市的最高处，所有方向的景物尽收眼底，但是建造者有意用巨大的方琢石墙把视野限制在特定的方向。英帝华达纳和它的基石都是从一块天然的石头凿出来的，这个人工制成的柱子残端高高竖起，达到期望中的最高点。残端和基石都被精细凿刻和定向（见图76）。穆勒认为，其上各种各样的斜面 and 棱角是设计来确定夏至日的日落、冬至日的日出，还有春分和秋分的。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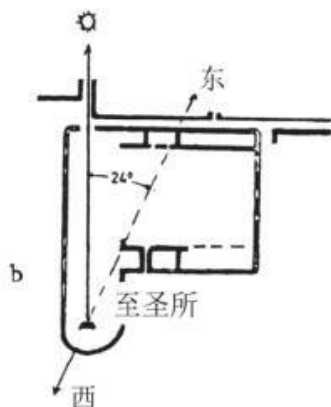


图83

在考察马丘比丘前，穆勒对蒂亚瓦纳科和库斯科的天文特征已经有一些研究了。一块旧西班牙木雕（见图83a）给了他一点启示。库斯科的太阳神庙之所以那样建造，是为了让阳光在冬至日日出时能直接照进至圣所。通过把诺曼·洛克耶的理论运用在太阳神殿上，穆勒计算并展示出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这些墙和环形的至圣所一样，起到了与埃及神庙相同的作用（见图83b）。

马丘比丘圣石顶上建筑物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对称的结构和完美的方琢石建材。它与库斯科的至圣所有显著的相似处（我们已经说过，马丘比丘遗址比库斯科遗址要古老）。对穆勒来说，相似的结构特征即意味着相似的功能——去确定冬至日。限定了功能之后，它的建筑师根据该地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建起确定它笔直的墙壁的方向。穆勒判断，环形区域的两个梯形窗口（见图84）在4000年前，可以让观测者通过它们在夏至日和冬至日看到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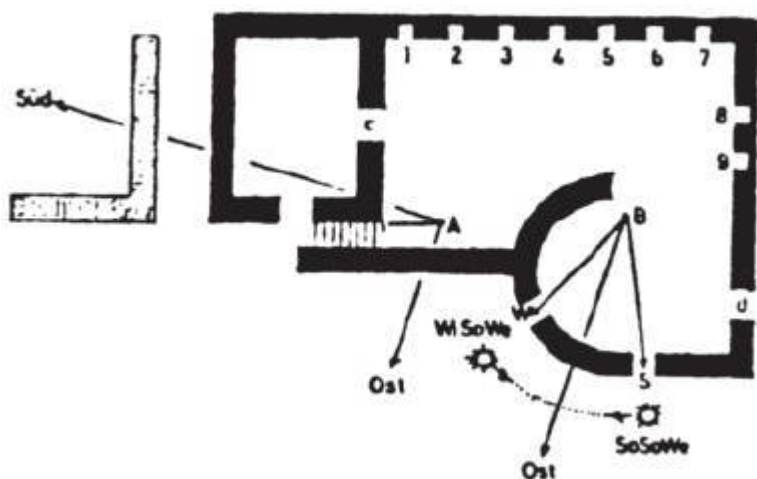


图84

20世纪80年代，从亚利桑那大学史都华天文台来的两位天文学家，《马丘比丘考古天文学》的作者D.S. 迪尔本和R.E.怀特带着更多精密仪器，同样走遍了这个地方。他们确认了英帝华达纳和史前石塔（其视角是沿着一块突起圣石的沟槽和边看出去）两个窗户的天文朝

向。但是他们没有加入到穆勒对该建筑年代的讨论中。他们和穆勒都没有尝试回溯到几千年前，找出透过那最古老巨大的建筑——三窗庙——观察的方向。在那里，我们还以为结果会更加令人震惊。

但是穆勒的确研究了库斯科巨墙的朝向。在其著作《太阳、月亮和星星之上的印加帝国》中，他的结论是：“它们建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间。”这个结论中，巨石建筑（至少有库斯科、沙华孟和马丘比丘）的年代比马丘比丘公元前2000年的史前石塔和英帝华达纳早2000年。换句话说，穆勒断定，那些前印加时期的建筑跨越了两个黄道星宫时期。巨石建筑属于金牛座时期，而古代帝王时期的一些建筑及坦普-托克的裂痕属于白羊座时期。

在古代近东，岁差导致的转移要求苏美尔历法做周期性的调整。大约公元前2000年，随着从金牛宫转到白羊宫，伴随着重大的宗教动荡，历法发生了重大改变。令人惊奇的是（除了我们），这些转变和改革在安第斯山脉也很明显。

蒙特西诺斯和其他历史记录者，提到过若干君王重复修改历法的事。从他们的著作中早就推出古安第斯人有一个历法。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研究致力于证明古安第斯人不但有历法，还把它记录了下来（尽管他们应该没有文字）。弗利兹·巴克是这一领域的

开拓者。在《前印加秘鲁的碑铭历法和其他著作》一书中，他为这些结论提供了建筑学论据，比如一个计时的锤子和在帕恰卡马克神庙遗址发现的一个花瓶。与玛雅和奥尔梅克的花瓶类似，这些花瓶上用线、点表示出一年的四季。

按克里斯多瓦·莫利纳神父的说法，印加人“从五月中旬左右满月时开始记年”。早、中、晚，他们带着用来祭祀这一天的羊来到太阳神殿。献祭中，祭司吟唱颂歌：“哦，造物主，哦，太阳神，哦，雷神，愿你们永生不朽；愿万物和平；愿人生养众多，食物和所有用具充足。”

因为公历在莫利纳时期之后才被介绍到库斯科地区，神父提到的新年这天相当于5月25日左右。从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一些大学来的天文学家，几年前发现了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曾经描述的观察塔。他们发现其瞄准线适于5月25日。历史记录者说，印加人认为他们的一年从冬至日开始（相当于北半球的夏至日），但是这个太阳事件发生在6月21日而不是在5月，差了将近一个月！

对此唯一正确的解释是，这个太阳事件所用的历法和观察体系，是印加人从更早时期继承下来的，持续了2160年—黄道星宫的岁差转移导致历法延后了一个月。

正如我们提到过的，马丘比丘的英帝华达纳不仅被用来确定至日点，还有二分点（3月和9月，太阳在赤道上方，昼夜平分）。历史记录者和现代研究员如L.E.瓦卡瑞尔在《安第斯历法》一书中报告，印加人在竭尽全力地准确测定二分点，并崇敬这两个时刻。这个习俗肯定早有来源，因为在前面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古代帝王时期君王专注于测定二分点的需要。

蒙特斯诺斯告诉我们，古代帝王时期，第四十位君王为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学院，测定了二分点。他被封为帕查库蒂克（盖丘亚语对印加统治者的称呼，意为“他改变了地球”）的事实表明，当时的历法与同期的天象出入之大，历法改革在所难免。这是被完全忽略的信息中最有趣的一点。根据蒙特斯诺斯的说法，这个国王当政的第五年，距历法元年2500年，距古代帝王时期的起点是2000年。

公元前400年历法需要改革时在发生什么事呢？这2000年，与岁差引起的黄道星宫移动的时间接近。在古代近东，当尼比鲁历法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时，春分点在金牛宫或金牛座时期。公元前2000多年它转到白羊宫，在基督时期到了双鱼宫。

公元前约400年，安第斯山脉的改革证实了古代君王时期及其历法确实是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的，也暗示那些君王熟悉黄道十二宫。但是黄道十二宫完全是主观地

把黄道带分为12份。东半球的后来者都采用了苏美尔人的一个发明，直到现在还在使用。这在过去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之一，1940年，S.哈加尔在美洲文化学者会议上做了一次名为《秘鲁星群及其与宗教仪式的联系》的演讲。他说明，印加人不但熟悉黄道十二宫（和它们对应的月份），还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与我们都熟悉的起源于苏美尔的星宫名称惊人地相似。学者们感到很惊奇，我们当然不会。即：宝瓶座，一月，献给男女水神卡帕克·科查和玛玛·科查。三月是白羊宫，其满月在古代象征着新年前夕，叫作卡图奎拉。四月为财帛宫、金牛宫，叫作图帕·塔瑞卡，意思是吃草的雄鹿（南美以前没有牛）。处女座叫莎拉·玛玛（意为“玉米妈妈”），其形象是一位女性，等等。

的确，库斯科本身就是印加人熟悉黄道十二宫和该知识古老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我们提到过库斯科分为12区和它们与黄道十二宫的关系。第一个在沙华孟上，与白羊宫有关。这意义重大，因为正如我们知道的，如果把时间回拨4000年，白羊宫是与春分点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肯定会很疑惑。这些天文学信息和历法改革所涉及的知识在没有什么记录存储、也没有用某种方式写下来的情况下，是怎么保存和传递的呢？如我们见到

的，玛雅法律包含从早期资料中复制吸收而来的天文学数据。考古学家已经测定，玛雅石柱上刻画的统治者手中拿的长方形棍子，实际上是用来指出黄道十二宫星座轮廓的“天棍”（正如在帕伦克，在帕卡尔国王的棺材上，他的形象也是用一系列轮廓构成的）。这些古典时期巧妙的描绘来自对更久远时期的模仿，或许它没有那么强的艺术性，却是与历法有关的记录。这种说法源于在蒂卡尔发现的一块圆石（见图85a），上面画有太阳神像，四周围绕着星座轮廓。

这种“原始的”历法加黄道十二宫圆石，肯定在改善过的阿兹特克太阳石之前出现过。好几块阿兹特克太阳石已被发现，其中最神圣的一块由金子做成，被蒙特苏马献给了赫尔南多·科尔提斯，他以为他只是把属于羽蛇神的东西还给羽蛇神而已。

这些用金子做成的太阳石在古代秘鲁真的存在吗？尽管西班牙人对任何与“偶像”有关的待遇都给予惩罚，特别是当偶像是用金子做的（金子熔得快，连太阳神殿的太阳像都被熔了），但至少有一块遗物存留了下来。



图85

一个多世纪前，克莱门斯·马卡姆爵士在《库斯科和利马；印加人的秘鲁》一书中报告说，在库斯科发现的这块金碟，其直径约5又1/2英寸（见图 85b），现存放在纽约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他认为，在金碟中间描绘的是太阳，四周是24个明显的符号，代表月份，类似于玛雅历法中的24个月。W.波拉特1860年在皇家古文物研

究学会的演讲和后来的著作中，把这块金碟看作是“一份阴历或黄道十二宫图”。

1921年，M.H. 萨维尔又在《来自库斯科黄金胸甲》一书中指出，环绕的符号中，有6个出现了2次，2个重复了4次（他将它们标记为从A到H），因此对马卡姆爵士24个月的理论产生了怀疑。

6乘以2等于12的简单事实让我们相信波拉特，推断这是块黄道十二宫图板而不是月份图板。所有学者都认为这是件前印加时代的作品。但是，还没有人说明它与在蒂卡尔发现的历法石有多密切的联系。也许两者根本就没有联系，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没有交流。硬拉关系只会为这口该入土的棺材再添一颗铁钉。



早在1533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先头登陆部队中，有一小队士兵率先进入到印加首都库斯科，而皮萨罗的主力部队还在卡哈马尔卡。他们在那里囚禁着秘鲁印加帝国皇位继承人、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1502？—1533年）。那队被派遣到库斯科的士兵的任务，是到都城拿到西班牙人索要的交换阿塔瓦尔帕的赎金。

在库斯科，阿塔瓦尔帕的将军让他们进去检查了几座重要建筑，包括太阳神庙。我们提到过的，印加人称

之为太阳神殿，即金围墙，因为它的墙上铺着金箔，墙里面有精美的金银制品和宝石。那几个进入库斯科的西班牙人拿走了7块金箔和其他宝藏，回到了卡哈马尔卡。

西班牙主力部队在那年年底开进库斯科。我们已经描述过降临在这座城市的大型建筑，包括至圣所在内的圣坛上的灾难，以及挂在伟大圣坛上的金色太阳标志如何被劫掠并熔化。

但是这些物质上的破坏不能磨灭印加人记忆里保留的东西。据他们回忆，太阳神殿由第一任君王建立，开始只是一间茅屋。后来的君王将之加大加高，直到它成为西班牙人看到的大小和形状。在至圣所，他们说，从地板到天花板墙都贴着金箔。“在那祭坛的上面，”加尔西拉索写道，“是太阳的金质形象，厚度是墙上金片的两倍。整个形象表现的是一个圆面，四周是光束和火焰；它们全部在一块板上，完好无缺。”

那就是西班牙人看到并拿走的金制物品，但是那个形象不是墙上那些在特定日子迎接日出的原始形象。

唐·胡安·德·圣克鲁斯·帕查库蒂·由奎·萨克马华是一个印加皇族公爵夫人和一个西班牙贵族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他被称为圣克鲁斯，有时候又被称为萨克马华）。他的书《联系》由克莱门斯·马卡姆爵士译为英文出版。在书中，他对这个中心形象及其四周的图案做了

最具体的描述；并且，他当着西班牙人的面赞颂印加皇朝。他说，是印加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下令让金匠打造了一个象征着存在一个天地的创造者的平底金盘”。萨克马华用一幅画来诠释他的文章：一个罕见的椭圆形状。

当后来某个君主宣称太阳至高无上时，第一个形象就被一个圆盘所代替了。随后的一个，印加人又把它恢复成椭圆。“一个偶像崇拜的极力反对者，他命令他的子民不要尊崇太阳和月亮”。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要崇拜椭圆所代表的天体系统。是他促使这些天体形象被放到了那个圆盘的周围。通过把椭圆形状变成“造物主”，萨克马华阐明它并不是指太阳，因为太阳和月亮在椭圆的侧面。为了解释他的意思，萨克马华画了一个旁边有两个小圆圈的大椭圆。

直到华斯卡（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的哥哥）时代为止，这个中心点就保持其原状，“椭圆”为其至上的形象。华斯卡是当西班牙人到达印加时参与皇位之争的众兄弟之一。他移去了椭圆的形象，取而代之以“一个圆盘，就像一个艳光四射的太阳”。“印加人华斯卡把太阳的形象放到了原来的创造者的位置”。由此，交替的宗教信条使秘鲁印加帝国变回以太阳而不是维拉科查至上的统一国教。为了表示他是皇位的适当继承者，华斯卡在他的名字中增加了印第安（太阳）的称呼，意味着他才是太阳之子的真正后代，而不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

对带有以椭圆为造物主主要形象的山形墙的解释，代表了“异教徒们关于天地的想法”。萨克马华画了一幅大图，表现出在华斯卡用太阳的形象代替椭圆形状之前的墙的样子。这幅草图之所以存留下来，是因为在秘鲁本土出生的西班牙神父弗朗西斯科·德·阿维拉询问过萨克马华和其他人它的含义，并把它保存在他的文件中。他也会用当地人教的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以及自己的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在草图四周画一些符号来解释这些形象。移去这些符号后（见图86），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得到祭坛（底部长长的交叉着的物体）上所描绘的图案：下面是地球的象征（人、动物、河流、山脉、湖等等），上面是天空的形象（太阳、月亮、星星、神秘的椭圆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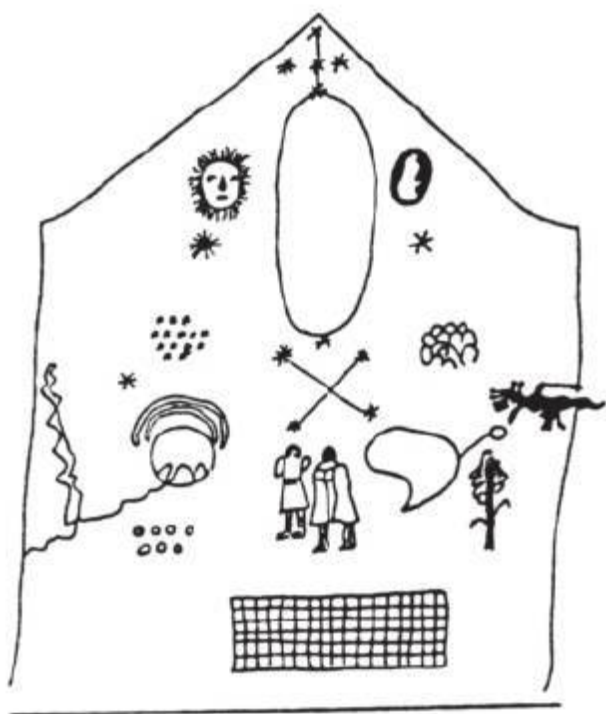


图86

学者们在个体象征的诠释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但神圣之墙的整体意义却成了一个问题。玛卡姆在上面部分看到了“一个恒星图，它是古代秘鲁宇宙演变象征和天文学的真正关键”，并且确信这一凸出的三角形顶端是“天空”的象形文字。S.K.洛斯罗普在其《印加探秘》一书中，说大祭坛上的图画“组成了一个包括天与地、太阳与月亮、第一对男女的形成的宇宙起源传说”。正如萨克马华所说的那样，人们完全同意它代表了“异教徒的想法”——“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的总和，天地传奇和

它们的联系”。

这些关于天的形象极清晰地描绘出太阳和月亮位于金色椭圆盘的两侧，群集的天体位于椭圆的上下两侧。画面上传统的外观和本土语言英蒂（日神）和奎拉（月神），阐明侧边两个星星标志代表着太阳和月亮。

既然太阳是这样描绘的，那么中心形象大椭圆又代表了什么？传说解释了这个象征符号是怎样在印加时代和太阳交替着被崇拜。它的身份被这个标记解释清楚了：Ilia Ticci Uuiracocha, Pachac Acachi. Quiere decir imagen del Hacedor del cielo y de la tierra. 翻译过来它的意思是：“伊拉·提西·维拉科查是万物的创造者，也就是天地创造者的形象。”

但是为什么维拉科查被描述成一个椭圆呢？

作为这一问题主要研究者之一，莱曼-尼赛尔写了一篇名为《太阳神殿：库斯科神庙与祭坛中的太阳意象》的论文，说明这个椭圆形代表“宇宙卵”。这是一个有关神的起源的概念，在希腊神话、印度宗教，“甚至在《创世记》中”都有提到。它是“具体细节还没有被白人作家悟透的最古老的神源学”。在印欧的太阳神殿中，它以一个被黄道带星群包围的卵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许有一天印第安的类比推理者会看出，这些细节与对维拉科查、7只眼的梵天和以色列的耶和华的狂热崇拜之间的相

似之处。在远古时代和奥菲教派的秘密祭仪中有着神秘之卵的神圣形象。为什么同样的情况不应该发生在库斯科的大圣殿里呢？

莱曼-尼塞尔想到把宇宙之卵作为这异常的椭圆形状的唯一解释，是因为除了它的外形与蛋相似之外，这个难以精确地画出或者形成的椭圆形状，一直没有在地球自然界中被发现过。但是他和其他人似乎忽略了这个事实：在这个椭圆形底部附加上了一个星形象征。如果这个椭圆形状使用了另外一个天体（除了上面的5个和下面的4个），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椭圆”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天上。它是一个环绕太阳的星球的轨道的自然弧形。我们认为，它是我们太阳系中一个星球的运行轨道。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神圣之墙所描绘的不是遥远的神秘星群，而是我们自己的包括了太阳、月亮以及10个行星在内的总共12个星球的太阳系。我们看到我们太阳系的行星被分成了两组。在我们看来，这些是在远方的5个外部行星——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和木星（从外往内算起）；低一点的或者说更近一点的那组代表了4个近处的行星——火星、地球、金星、水星。这两组被太阳系的12个行星的巨大椭圆轨道分开来。对印加人来说，这代表神圣的维拉科查。

发现这正是苏美尔人对我们的太阳系的看法，我们

应该感到惊奇吗？

随着这些描写从天而降，一片缀满繁星的天空便在墙的右边显现出来，而左边则出现了云彩。学者们同意最初的解释——“夏季”（明亮的星空）和“冬云”。考虑到季节，这富有创新性的举动，印加人的描述再一次步入了近东模式。夏天里（导致产生季节的）地球的倾斜被归因于尼比鲁，而在巴比伦则被归因于太阳神。当《赞美诗》的作者唱着“你创造了夏天和冬天”歌颂着《圣经》的主时，这一观念得到了印证。

在“夏季”的下面出现了一个星星的符号，而在“冬季”的下面则出现了一只凶猛的动物。人们普遍同意这些形象代表了（南半球的）和这些季节相关的星群，而和冬季相关的那个则代表了狮子座。这在很多方面都是惊人的。首先，是因为南美洲没有狮子；其次，因为在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开始使用历法时，当太阳出现在黄道带的狮子座时，夏至到了。

但是在南半球，每年的这个时候本应该是冬季。因此，印加人在描述中借鉴的不仅仅是12个黄道星群的观点，同时也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季节顺序。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样一幅“印加世界全景图”面前（语出莱曼-尼塞尔），就像在近东的创世史《伊奴玛·伊立什》和《圣经》中的《创世记》所描绘的一样，传递了

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伊甸园、大河、蛇/撒旦、山脉、圣湖的信息，它犹如印第安版本的《圣经》插图。

这种类比是实际的，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这个图解性著作的这一部分里的元素可以很好地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圣经》的故事：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包括蛇/撒旦（墙的右边）和生命之树（墙的左边）。苏美尔的伊丁（伊甸园即源于此）发源于北部高山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个地理位置在墙的右边被清晰地描绘出来。一个代表地球的球体上有一个帕夏玛玛——地球母亲的符号。甚至近东传说中洪水泛滥时出现彩虹这一特色，也在这里体现出来。

（当所有人都认可标记为帕夏玛玛的那个球体或者圆形代表着地球的时候，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印加人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不过苏美尔人是意识到了这个事实的，并且因此对地球和其他所有的星球做出了描述。）

地球下面的那7个点群标记让学者们疑惑不解。执意相信古人把昴宿星团作为7个计数的星星这一错误的观点，有人提出这个标记代表的是金牛座那部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标记应该在行星上面的天体部分，而不是在下面。莱曼-尼塞尔和其他人把这7个记号解释为“至高无上的神的7只眼睛”。但是我们已经表明，那7个点、这个数字7是苏美尔人计算行星时地球的标号。因此“7”这个标记正好是在它应该在的位置，说明这是地

球。

圣墙上面最后一个图像，是一个由水道与另一个小些的水域相连的大湖。其上的注释为“玛玛-科查”，即母液。大家一致认为，这代表安第斯山脉圣湖——的喀喀湖。通过这样的描绘，印加人已经把《创世记》的故事从天堂移到了地球，从伊甸园带到了安第斯山脉。

对圣坛上方的墙上那些描绘，莱曼-尼赛尔这样总结了它的含义和寓意：它把人类从地球引向星空。而它把印加人带到了地球的另一面，则是最为惊人的。

第九章

失而复得的城市

当人们不期然在印加神庙的至圣所内发现了绘有中美洲原始版本的《创世记》故事时，可以理解，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引发了一大堆疑问。首先，最明显的一点是，印加人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或传说的？除开人类与自然的故事（比如世界上第一对夫妻的创生与大洪水）以外，整个太阳系的知识，尤其是神之行星尼比鲁的轨道之谜，这一类看上去更深奥的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一种可能是，他们自古以来就掌握这些知识并带到了安第斯山脉；另一种可能是，他们是从在安第斯山脉遇到的外来者那里听说的。

可惜我们没有在这儿找到像在近东地区发现的那些文字记录，从某种程度上讲，答案的选择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另一个问题：谁才是真正的印加人？

萨克马华的《联系》一书所反映的内容就是印加人试图深化国家宣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把受人崇敬的曼科-卡帕克说成是第一代印加君王：印加·罗卡，以使

已经降服的人相信，第一个印加人就是刚刚从的的喀喀湖出来的“太阳之子”。实际上，印加王朝在那神圣时刻约3500年之后才开始。另外，印加人说的是中-北安第斯人的语言，即盖丘亚族语，而的的喀喀湖高地上的人说的是艾马拉语。学者们以这一点结合其他因素，猜测印加人是从东方来到位于亚马逊平原的库斯科定居的后来者。

但是这本身不排除印加人可能起源于近东或与近东有联系的可能性。当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大祭坛墙上的图画上时，没有人想过，为什么这些有着自己的神的形象并且也把偶像供奉在圣所和神庙里的人，却没有把偶像放在更多宏大的印加神庙或其他任何印加圣所里。

年代记的编者说，在某些仪式中会有一个偶像，但那是曼科-卡帕克而不是一位神的形象。他们还提到，在一个特定的圣月，一名祭司会到远处的一座山上去，在那儿，他会竖立起一座大型雕像且向其献祭。但是那座山和它的偶像都属于前印加时代，可能指的就是海边的帕恰卡马克神庙（此前，我们已经报告过相关内容）。

有趣的是，这种风俗与出埃及后的《圣经》戒律一致。《十诫》中包括了禁止制作和崇拜偶像。在赎罪日前夕，祭司必须在旷野中献祭一只“替罪羊”。印加人采用结绳记事，用彩色的羊毛线在不同的地方打结来记录大事件。没有人想到过，这在制作和功能上与犹太人的縫

子很相似，繖子是一串蓝线连着的穗子。《圣经》在多处指出，上帝命令犹太人必须把繖子挂在他们的衣服上，作为纪念戒律的方式。希伯来人继承了一项苏美尔人的法规，继承人必须是同父异母的姐妹的儿子；而印加皇室的传统也是这样的。

秘鲁考古学家报告，在秘鲁的亚马逊诸省有许多有趣的发现，包括明显的，特别是乌鲁班巴河谷和马拉尼翁河谷的石头城遗址。毫无疑问，在赤道地区确实有“失落的城市”，但是发表的一些探险发现成果是针对那些知名遗址的。例如，1985年，秘鲁考古学家F.考夫曼-道格和美国人吉恩·萨伏伊去了大帕塔杰。他们的发现，诸如边界处巴西方向的金字塔上的天空观测线，亚喀克之类的失落的城市和印第安人传说中埋有数不清的宝藏的废墟……成了头条新闻。据称，里约热内卢国家档案馆中有一份18世纪的文件，是关于1591年欧洲人在亚马逊丛林看到的失落的城市报告。该报告甚至还把在那里发现的一份手稿抄了下来。它成了珀西·福西特上校某次探险的主要诱因。上校在丛林中神秘地消失了，大众科学文章仍然对此津津乐道。

这些并不是说在亚马逊丛林，在从圭亚那、委内瑞拉到厄瓜多尔、秘鲁横穿南美大陆这条线外，没有遗址被保留下来。19世纪著名的探险家、专业采矿工程师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横穿美洲大陆的旅行报告中提到过这样

一个传统：从海上来的人在委内瑞拉登陆进入内陆，或到库斯科的主河，也是亚马逊河支流乌鲁班巴河。巴西官方小队曾经到过很多遗址，但没有进行持久的挖掘。在亚马逊河口附近的遗址发现了一个花样装饰的陶瓮，而这种图案是乌尔地区，即《圣经》人物亚伯拉罕在苏美尔的出生地已发现的陶罐的设计图案之一。一个叫帕科瓦尔的小岛似乎是人造的，作为几个土丘的基础（还没有挖掘过）。L.尼托在他的《巴西考古发现》一书中说，在亚马逊河上游发现了类似装饰的陶瓮和一些“质量上好”的花瓶，我们也相信，再往南走，确实存在一条同样重要的道路，连接安第斯山脉和大西洋。

然而不能确定印加人自己是从这条道来的。他们祖先的一种说法是，印加人最初是在秘鲁海岸登陆的。他们的盖丘亚语和土语在词义上有很多远东特点，而且他们显然属于人种的4个分支之一：美洲印第安人。我们大胆猜测，他们起源于该隐一族。库斯科的一个向导在听说了我们的《圣经》知识后，问in-ca（印加）有没有可能就是ca-in（该隐）倒过来写的。真是神奇！

我们认为，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表明，近东的神话故事和宗教信仰，在印加古代帝王时代从海上传给了印加人，包括阿努纳奇从尼比鲁来地球的故事，以及十二天神的知识，等等。

传递这些神话故事和宗教信仰的人是海上过来的一

些陌生人，但不一定和把神话、宗教和文明引进中美洲的人是同一批人。

在有了这些事实和我们已经证明的证据之后，让我们再回到伊萨帕去看看。这是太平洋海岸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交界处附近的一处遗址。在这个地方，奥尔梅克人和玛雅人混杂居住，很晚才被认定为中、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线上最大的一处遗址。从公元前1500年（碳测定年）—公元1000年长达2500年的时间内，这里一直有人居住。它有着宏伟的仪式金字塔和橡胶球戏球场。最让考古学家惊奇的是它的石刻纪念碑。该石刻的风格、想象力、神话内容和艺术的完美性，后来被称为“伊萨帕式”。现在公认这种风格传播到了从墨西哥到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斜坡沿线所有的遗址。它属于前古典奥尔梅克文化的前期和中期。玛雅人接收这些遗址后接受了这种艺术。

杨百翰大学新世界考古学基金会的考古学家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挖掘研究这个遗址。他们确信，这座遗址在它建立的时期是朝着至日点的。V.G.诺曼在《伊萨帕雕像》中指出，那些各种各样的纪念碑都是有意按对应的行星运动而放置的。宗教、宇宙哲学、神话主题和历史主题交织在一起，在石刻当中体现出来。在众多各式各样的刻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翅膀的女神（参见图51b）。特别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了一块表面面积约30平

方英尺的大石刻和一个主石祭坛连在一起。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伊萨帕石碑5号。其复杂的图案（见图87）讲的是河边生命树上“人类的起源”，被若干学者称为“绝妙的视觉之谜”。坐在左边的一位蓄须老人在讲述这个历史故事，右边一个玛雅人模样的人重述着这个故事（以石碑观察者的角度）。



图87



图88

整个场景满是各种植物、鸟类、鱼和人类。有趣的是，图像中心树两旁的两个人长着大象的脸和脚，而美洲根本没有大象。左边的那个好像与先前我们见过的戴头盔的奥尔梅克人有联系，而这印证了我们的主张，即奥尔梅克人制作的那两个巨大石质头像其实表明他们自己曾经是非洲人。

把左面放大（见图88a）后，显示出来的细节中有极

其重要的线索。那位蓄须人在一个有脐带刀标志的圣坛上讲故事，这也是圆柱印章和文件中宁梯（帮助恩基创造人类的苏美尔女神）的标志（见图88b）。当地球被分给众神时，她获得的领地是西奈半岛——埃及人珍视的绿松石的来源地。埃及人称宁梯为哈索尔，用牛角描绘她的形象，像这幅人的创造场景（见图88c）一样。这些“巧合”，再次证明伊萨帕石碑上刻的就是东半球人的创世故事和伊甸园的传说。

最后，在石盘下方有一条流动的河，旁边描绘的是四面平滑的金字塔，像尼罗河上的吉萨。反复检查过这块石盘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



传说和考古证据表明，奥尔梅克人和蓄须人没有在大洋边停留，他们南进到了美洲中部和南美岛屿上。他们或许是经陆地推进的，因为他们在内陆遗址上确实留下了存在的痕迹。十有八九他们是采取更容易的方法——坐船向南旅行的。他们依据赤道附近和安第斯山脉北部地区的传说，回忆了他们祖先的故事：他们的祖先纳耶姆兰普在很古老的年代，带着他的妻子舍特妮、一个用绿玉做成的雕像和一群随从（包含40个神职官员）驾着轻木筏从秘鲁北方来到了兰贝耶克，并在那儿建立了文明。此外，还有另一个传说：两个不同的巨人族把他们

的祖先一分为二。一个发生在古代帝王时期，另一个发生在公元11世纪前秘鲁北海岸的莫奇卡文明时期。谢萨德·莱昂把后者描述为：“一群巨人，大腿到膝盖的长度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的高度；他们坐着芦苇编制的战舰一样大的船到达海岸。”他们用金属工具在石头上打井，为了食物，他们抢了这个国家的粮食。因为登陆的巨人里没有女性，他们还侮辱妇女。莫奇卡人把这些奴役他们的巨人画在陶器上，把巨人的脸涂成黑色（见图89），而莫奇卡人的脸涂成白色。在莫奇卡遗址中还发现了蓄白须的老人的泥像。



图89

我们猜测，这些不受欢迎的来访者就是奥尔梅克人

和他们蓄须的近东同伴，他们当时正逃离公元前400多年的中美洲动乱。随着他们穿越中美洲到达赤道地区最后进入南美，他们一路上留下了令人敬畏的宗教崇拜。一系列对太平洋海岸赤道地区的考古活动带来了许多发现，其中，乔治·C·海耶在厄瓜多尔发现了巨大的石头头像，他们有着人类的特征，但是也有尖尖的牙齿，好像凶猛的美洲豹；另一次探险在靠近哥伦比亚边境的一处叫圣奥古斯汀的遗址，发现了巨人石像。他们有时手拿工具或武器，面部特征像非洲奥尔梅克人（见图90a、b）。



这些侵略者可能是传说人物的原形，也可能是创世故事——人是怎么被创造的，大洪水，以及要求以黄金供奉的蛇神——的来源。西班牙人记录的仪式之一，就是12个穿红色衣服的人跳祭祀舞蹈。这个仪式是在与理想黄金国的传说有关的一个湖岸进行的。

赤道地区的土著人崇拜12个神明，包括日神、月神和雷雨神。12这个数字意义非凡，是一个重要线索。领头的3位神是造物主之神、邪恶之神和母神。月神的地位在日神之上，这意义重大。从一地到另一地，神的名字改变了，但是都与天空有关。在那些发音奇怪的名字中，有两个名字引人注目。在奇布查人（原居住在哥伦比亚波哥大高原的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印第安人部落，现已不复存在）的方言里，众神之首叫阿比拉，意为强壮、强大，与中美洲的神名阿比尔非常相似。我们注意到，月神叫“斯”或“闪”，与中美洲这个神的名字“辛”类似。

这些南美众神自然使我们想到了古代近东和地中海东部的众神——希腊神和埃及神，赫梯神、迦南神和腓尼基神，亚述神和巴比伦神，一直到它们的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其他所有人都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诸神体系和神话传说。

苏美尔众神由奥林匹斯的12位神领头，因为每个至高之神都要对应太阳系12个天体中的一个。这些神的名字和他们的行星的确是一致的（除了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行星和神的特征）。苏美尔众神之主也是12，即尼比鲁的统治者阿努，他的名字就是“天”的同义词，因为他住在尼比鲁上。他的妻子安图是神明之一。阿努有两个儿子：长子艾（意为“水是他的房子”），但他不是安图生的；恩利尔（意为“指挥者”），因为他的母亲是安图，阿努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他是名义上的继承人。艾在苏美尔人的经文里也叫恩基（意为“大地之主”），因为他是第一个从尼比鲁到地球来执行阿努纳奇的任务，在伊丁（意为“正直者的家”）建立起他们在地球上的第一个殖民地，即《圣经》中的伊甸。

他的任务是收集黄金，而地球是一个绝佳的来源。把金粉撒在该行星的平流层不是为了装饰或因为虚荣，而是意在保存尼比鲁的大气层。在苏美尔人的经文（见《第十二个天体》）里，当恩基证明最初的提炼方法令人不满意时，恩利尔被派到地球接管指挥。这为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及其后裔之间长期的不和埋下了种子。不和最终引起天神们的战争。他们的妹妹宁梯——从此之后她被改称为宁呼尔萨格——拟出一份和平协议，结束了战争。人们居住的地球被分给参与战争的各宗族。恩利尔的三个儿子，尼努尔塔（“恩利尔的战士”，火星）、辛（月球）和阿达德（“雷霆”，水星），以及辛的龙凤胎孩

子沙马氏（太阳）、伊师塔（金星）一起，得到了后来《圣经》中闪与雅弗的土地，也即闪米特和印欧的土地。其中，辛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尼努尔塔得到了埃兰高地和亚述；阿达德得到了小亚细亚（赫梯人的土地）和黎巴嫩；伊师塔得到了印度河流域并成为那里的女神；沙马氏则被授权负责领导位于西奈半岛的航天中心。

这次划分领地毫无争议。恩基和他的儿子们得到了非洲黑褐色的土地，这片土地包括至关重要的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金矿，并创造了尼罗河谷的文明。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和冶金家，恩基的埃及名字叫卜塔（“开发者”，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被翻译成火神赫菲斯托斯），他与儿子们共同享有这片土地。其中长子马杜克（“光堆之子”）的埃及名是拉，另一个儿子宁吉兹济达（“生命树之主”）的埃及名是透特（在希腊神话成了信使之神赫耳墨斯），他是包括天文学、数学在内的神圣知识之神，以及金字塔的建造之神。

正是有了这些神赐予的知识，也是为了这些到访地球的神的需要，在透特的领导下，非洲的奥尔梅克人和蓄须的近东人到达了世界的另一边，那里有黄金宝藏。几千年后，西班牙人凭借同样的洋流从海湾地区到达中美洲，因为地理情况一样，西班牙人甚至也是从中美洲最窄的地方横穿过去，然后沿着太平洋海岸往南到达中

美洲及更远的地方。

印加文明、奇穆文明和莫奇卡文明之前，在秘鲁北部海岸与亚马逊平原之间的山区，有一个被学者们称为查文文明的文化很繁荣。它的第一位探索者胡里奥·特洛在《查文及其他作品》一书中称它为“安第斯文明的母体”，它把我们带回至少公元前1500年。和与它同时期的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一样，它突然出现，之前没有明显的逐步发展。随着不断发现，查文文明的巨大覆盖范围还在增加。但它明显是在查文（这个文明由此得名）村庄附近以一个叫查文·德·万塔尔的遗址为中心的。它位于安第斯山脉西北部布兰卡山脉地区海拔1万英尺的地方。在那里，一个山谷中，马拉尼翁河的支流形成了一个面积约30万平方英尺的三角形平斜地，适合修建复杂建筑物。建筑物按照先行规划，把地面轮廓特征考虑在内，仔细而精确地分布在这里（见图91a）。这些建筑物和广场恰好形成一个个矩形和正方形，而且还以东 - 西为主要轴向与基本方位点精确对齐。3座主要建筑矗立在台阶上，被台阶垫高，背对着外面西向的墙。墙长约500英尺，高约40英尺，把这个复杂的建筑群从三面包围起来，留着出口对着东流的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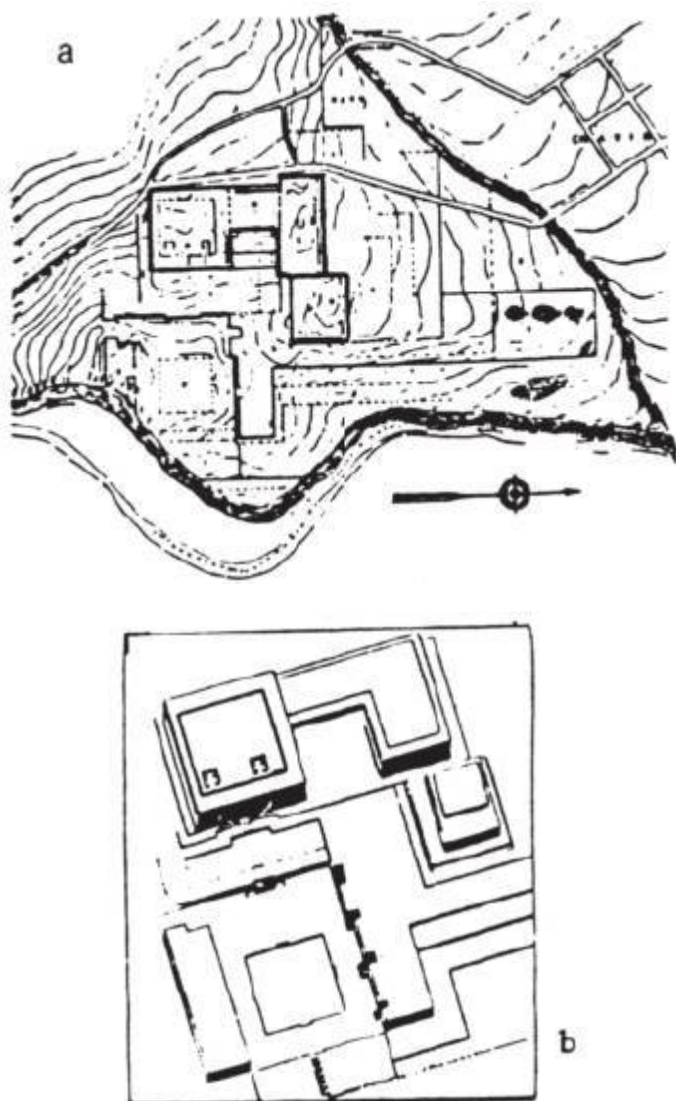


图91

在西南角最大的建筑面积大约有240英尺×260英尺，至少有3层（见图91b），切割整齐，未经粉刷的石块水平排放，十分规则。砌墙的有些石头块头很大，向

外的一面十分平滑，像大理石一样，有的还保留着雕刻装饰。东面台阶有一个巨大梯道，它穿过庄严的大门来到主建筑上。门旁边有两个圆柱，这个特征在南美很罕见。两个柱子和其他垂直堆放的石块一起，支撑起一块完整的、长约31英尺的水平过梁。再往前走，两排巨大的梯道通向建筑的顶上。这些梯道使用的石块切割整齐，使人想起埃及宏伟的金字塔。两排梯道通向建筑物的平台，在上面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座塔的遗迹。平台最上面的部分没有继续修建。

东面的台阶，是这个建筑物所在平台的一部分，连接（或形成了）一个下沉的广场。广场一面有仪式用的梯道，另三面是矩形的广场或平台。就在那下沉广场的西南角外，与通往主建筑的梯道和它的台阶一条线上，立着一块又大又平的卵石，上面有7个磨眼和一个方形楔孔。

而其内部的精细程度更甚于外部，三个建筑物里面有走廊和迷宫一样的通道。连接长廊、房间和楼梯及死胡同交错，因此被人们叫作迷宫。长廊两壁是光滑的石板，处处装饰精美。所有的通道顶部都盖着细致挑选的石板，其创造性的放置保证它们千年不垮。有一些楔孔和凸起用途不明，还有些垂直或倾斜的通道，考古学家认为是通风用的。

查文·德·万塔尔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唯一可能正确的

解释是，它是像古代“麦加”一样的宗教中心。那里发现的三个神秘而吸引人的建筑巩固了这种说法。胡里奥·特洛在该遗址里发现的复杂的塑像，即特洛方尖碑（见图 92a、b），人面、人身、猫爪、尖牙和翅膀的结合令人不解。这里有动物、鸟类、树木、光芒四射的神和各种几何图形。这是崇拜用的图腾柱，还是一位古代的“毕加索”试着在一个柱子上表现所有的神话传说？至今，还没有人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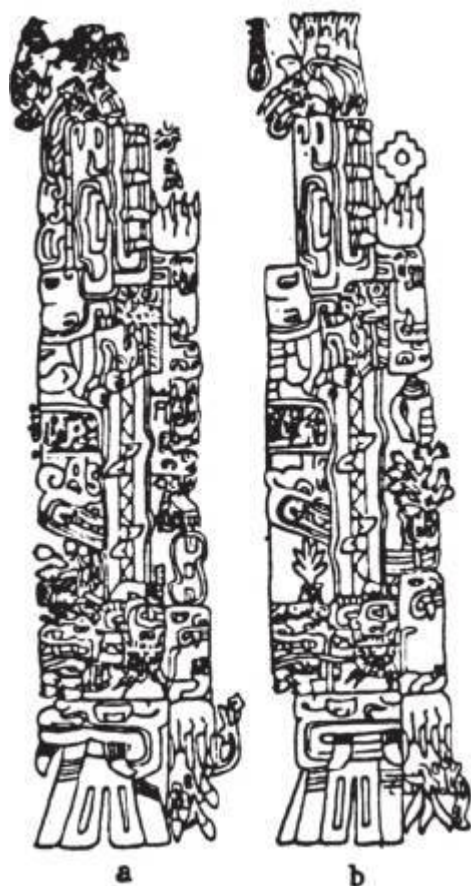


图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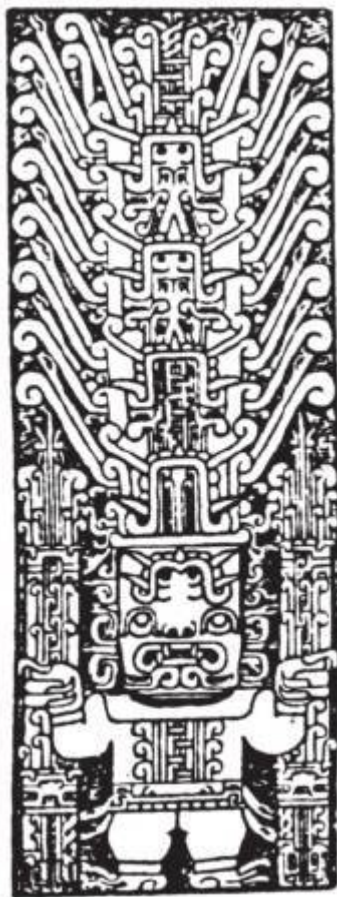


图93

另一个在附近发现的石刻被称为雷蒙迪·莫纳利斯（见图93），是按它的发现者命名的。人们认为它原来在下沉广场的西南边，带沟槽石头的上面，与那巨大的梯道在一条线上。现在它在秘鲁的首都利马展出。

在这个高7英尺的大柱子上，古代艺术家刻了一个两

手拿武器的神——有人认为是闪电神。神的身体和四肢基本上具有人类的特征，脸却完全没有。学者们很迷惑，因为这张脸没有本地生物（像美洲豹）的表现或风格。相反，它应该是古代艺术家对学者们一般称之为“神兽”的构想，也就是他们听说过这个神兽，但没有亲眼见过。

但在我们看来，这应当是牛的脸。牛在南美洲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对古代近东的全部传说和神像有极大的影响，我们认为它就是阿达德狂热崇拜的动物。而直到今天，在小亚细亚领地中的山仍被称为金牛座山脉（在今天的土耳其南部，通常音译为托罗斯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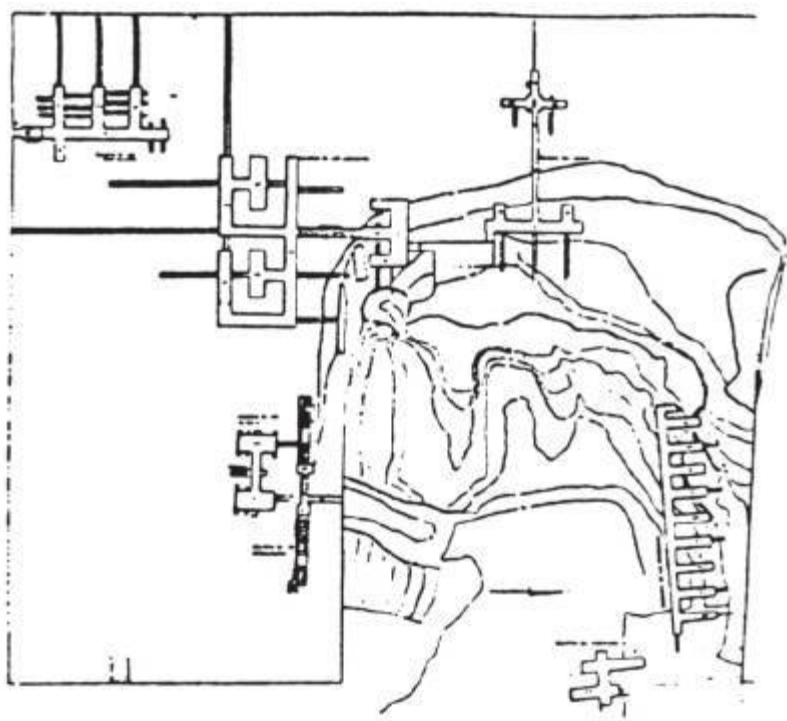


图94

查文·德·万塔尔第三个神秘而不同寻常的石刻叫作埃兰送，形状像长矛（见图94）。它在中间的建筑物内被发现，应该是一直留在那里的。由于它比所处地10英尺高的长廊还要高（12英尺），因此这块巨石通过一个仔细挖凿的方形开口穿到屋顶外面去了。巨石上的图案引起许多猜测，在我们看来，这描绘的是一张拟人化的牛

脸，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崇拜牛神？

大体说来，使学者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人工制品高度的艺术性，而不是它们复杂罕见的结构。学者们因此认为查文文明是中 - 南秘鲁文明的母体，并相信这个遗址是个宗教中心。不过最近在查文·德·万塔尔的发现表明，它好像也具有非宗教性的、实用性的目的。最近，人们挖掘出一条在天然石头上凿出的地下隧道。它们在整个遗址的下方呈蜂窝状分布，既包括有建筑的地方，也包括没有建筑的空地，链子般把许多地下隔间连了起来（见图95）。



这个地道的出口很令人费解，因为它们似乎连着那两条遗址旁边的支流。由于山岭地势，两条河一条在遗址上面，另一条在遗址下方的山谷。有些学者提出，这些地道是用来防洪的。当冰雪融化，水从山上奔涌而来，地道将水从建筑下方引开，避免了冲到上面的部分。但是如果真有洪水的威胁（大雨之后而不是雪融后），这些天才建筑家为什么要在这么脆弱的地方建东西呢？

我们认为，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两条河的落差，获得建造查文·德·万塔尔时所需的一股强大水流。因为和许多其他遗址一样，水流设施是被用来淘金的。

在安第斯山脉，我们可能还会遇到更多这种巧妙的设施。在奥尔梅克遗址，我们看到一些更低级的形式。在墨西哥，它们是复杂土木工程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在安第斯山脉像查文·德·万塔尔一般大小的巨石杰作中看到它们。和19世纪探险家伊夫瑞·乔治·斯奎尔在查文地区看到的一样，安第斯地道遗迹的石头切割整齐，形状规则，好似用超现代化机械制作的（见图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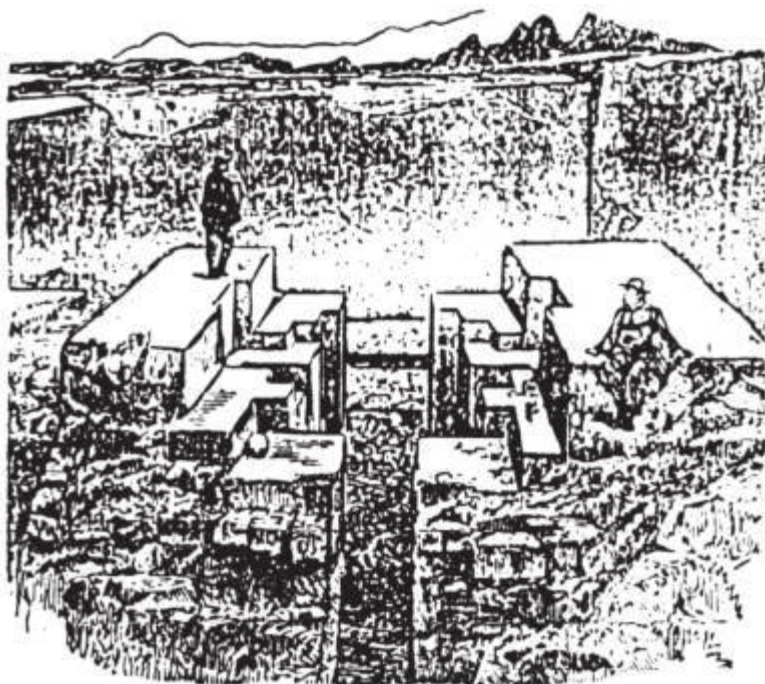


图96



图97

这些石雕作品——不是建筑物上的石雕而是那些艺术品，似乎为当时谁在查文·德·万塔尔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其艺术技巧与风格和墨西哥的奥尔梅克艺术惊人地相似。那些美洲豹形容器、长猫爪的牛、鹰和海龟盆非常迷人。在大量的花瓶和其他物品上用缠绕的尖牙划出沟槽。墙上石板的装饰基本图和这些艺术品一样（见图97a）。但是，有的石板装饰的是埃及式图案——蛇、金字塔和拉神之眼（见图97b）。尽管这些不同无关紧要，但是还有些石块残片上刻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装饰图案，像翼碟（见图97c）或梳圆锥形发髻的神像（见图

97d)，人们一般通过这种发饰识别美索不达米亚神。



图98

这些梳圆锥发髻的神有着非洲黑人的面部特征，而且被刻在骨头上，可能代表该遗址最早的雕刻艺术。最开始，非洲黑人、埃及人和努比亚人会在南美这座遗址出现吗？不可思议，答案居然是“是的”。这里和附近的遗迹确实有过黑人，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肖像。所有遗迹上众多的石刻描绘的都是这些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手拿某种工具，例如工程师就和一个水利工程的标志联系在一起（见图98）。

在海边通往山区的查文遗址处，考古学家发现了雕过的泥头，而不是石头。它们肯定代表的是苏美尔来访

者（见图99）。其中一个和亚述雕塑极其相似，以至于它的发现者H.厄布洛德在其著作《印加皇家大道》中给它取了个绰号叫“亚述王”。但是这些来访者不一定曾到达高地的遗址——至少没有活着到达那里。在查文·德·万塔尔发现了带苏美尔人特征的石头刻像，但是它们大多面目狰狞，作为胜利的纪念品被塞到遗址的围墙里。

查文时代表明，东半球第一批奥尔梅克和苏美尔移民在公元前1500多年到达这里，当时是古代君王时期第十二代君王当政。据蒙特西诺斯记载：“消息传到库斯科，一些体型巨大的人登陆了，在整个海岸定居下来。”这些人拥有金属工具。一段时间后，他们进入内陆到达山区。君王派人打探消息，了解巨人前进的情况，以防他们靠国都太近。但结果，这些巨人激怒了天神，被消灭了。这些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400多年太阳静止之前，也就是公元前1500多年，查文·德·万塔尔刚好在这时建立。



图99

需要指出的是，这和编年史学家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报告的那些巨人劫掠侮辱妇女的事件不是同一事件。后者发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莫希时代。确实在那个时期，正如我们看到的，奥尔梅克和苏美尔混合的一队人逃离了中美洲动乱。但是他们的命运在安第斯山脉北部没什么不同。在查文·德·万塔尔除了发现有怪异的石头头像，在整个地区还发现了被肢解的黑人躯体，特别是在塞钦山地区。

因此，奥尔梅克人、苏美尔人在安第斯山脉北部存在了约1000年、在中美洲存在了约2000年后，下场悲惨。



尽管部分非洲人可能到了更南部地区，但是在蒂亚瓦纳科的发现证明，奥尔梅克人和苏美尔人从安第斯山脉到中美洲的扩张没有超过查文文明地区。神明消灭巨人的故事可能是一个核心关键，因为很可能在安第斯山脉北部两个神明的领地，统治权和属民都没有明确的界线。



图100

我们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在同一地区还有其他白人存在。他们的石头半身塑像（见图100）身着高贵的服饰，头戴象征权力的头饰或发带，并装饰有学者们所称的“神兽”。这些半身塑像大部分在查文附近一个叫亚加的遗址上被发现。他们的面部特征，尤其是直鼻子，表明他们是印欧人。他们只可能是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和埃兰到东南方向印度河河谷更远一点的地方。

这些人在史前时期，从遥远的地方跨过太平洋来到安第斯山脉，有可能吗？一个近东英雄的故事可以证实

这种联系。这个故事被一再转述。这个英雄就是公元前2900多年乌鲁克（《圣经》中叫以力）的国王吉尔伽美什。按照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他在寻找大洪水故事里被神赐予不朽名号的英雄，《吉尔伽美什史诗》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这部史诗在古代被从苏美尔语翻译为近东其他各种语言。他的英雄事迹之一是赤手空拳与两只狮子搏斗，最后将它们杀死。古代艺术家最喜欢画这个故事，一个赫梯纪念碑上刻的就是这个（见图10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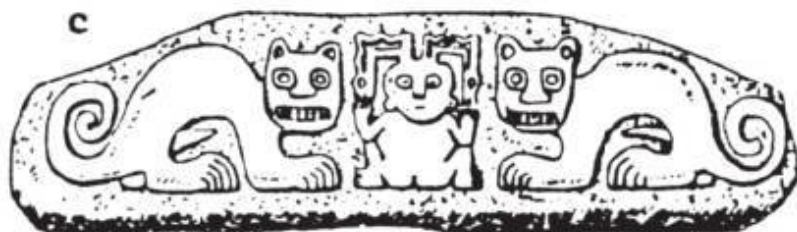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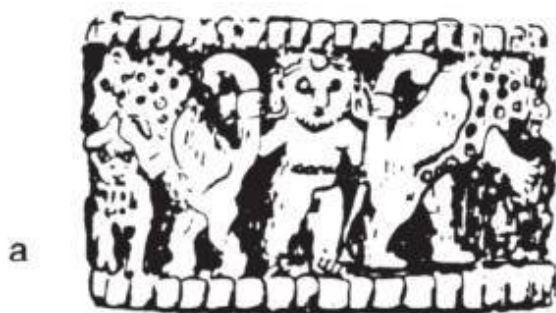


图101

令人惊奇的是，相同的雕刻出现在了安第斯山脉北部的亚加（见图101b）和附近的查文·德·万塔尔（见图101c）遗址中的石盘上！

在地处中美洲的玛雅地区或在墨西哥与南美洲之间从没有过印欧人的迹象，因此我们必须假定他们是直接穿过太平洋来到南美洲的。如果按传说的指导，他们是在两拨非洲“巨人”和地中海蓄须人之前来到的，很可能是纳耶姆兰普传说叙述中所谓的最早的居民。按惯例，位于今天厄瓜多尔的圣埃伦娜半岛是南美洲的登陆点。圣埃伦娜半岛和它旁边的拉普拉塔岛刚好伸到太平洋中去。考古挖掘证实，那里确实早前有人居住过，约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的瓦蒂文时期。著名的厄瓜多尔考古学家埃米利奥·埃斯特拉达在《最新的史前文明》一书中报告的第一个发现，就是有着相同直鼻子特征（见图102a）的石头塑像（见图102b），以及陶器上赫梯人“神”的象形文字符号（见图102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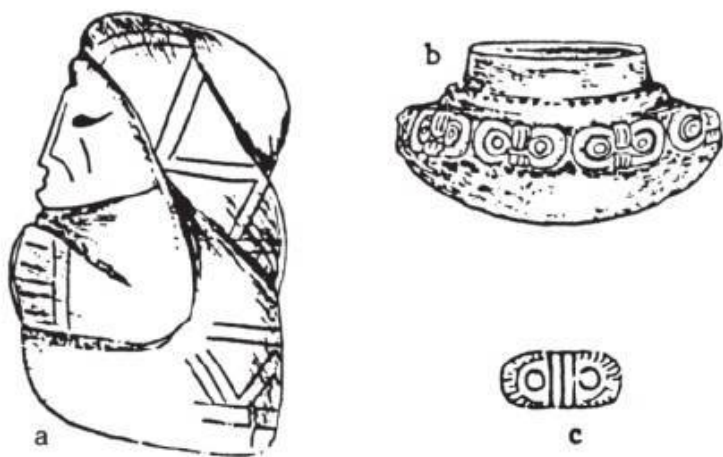


图102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如库斯科、沙华孟和马丘比丘看到的那些神奇的建筑，都在两个神的领地分界线的南边。从查文向南一直到乌鲁班巴河谷以上，处处留下了它们的建造者的标记。难道是有神指引这些印欧人？他们到处淘金，开凿石头。石头仿佛是软的，建成通道、隔间、壁龛和平台，远远看去像通往未知处的阶梯；地道通向山腰；石缝被拓宽成走廊，其墙壁或光滑，或角状。在任何地方，遗址上的居民都可以从下面的河里获得他们需要的水。复杂的水道位置较高，以便让所有的泉水、河水和雨水朝规定的方向流动。

赛慧提-瑞米华斯遗址坐落在库斯科的西部到西南部，在去阿班凯镇的路上。和其他这类遗址一样，它坐

落在一条河和一条小溪的交汇处，人们可以看到护岸及大型建筑的残迹。路易斯·A·帕尔多在关于该遗址研究的《伟大的赛慧提》一书中说，赛慧提-瑞米华斯在本地语中的意思是“平头角锥体”。

这个遗址因它的巨石出名，尤其是叫巨型独石的那块。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从远处看，这块大石头就像是放在山丘上的一个又大又亮的蛋，体积大约为14英尺×10英尺×9英尺。然而它的底部被切成椭圆，上面刻有图案，很可能是用来代表某未知地的模型。可以辨认的有微型的围墙、平台、梯道、通道、地道、河流和运河；其不同的结构中，有的表示带壁龛和梯子的大建筑，有的是秘鲁土生土长的动物形象，以及一些像战士的人，当然，也有人说它们是神。

还有人认为，这个模型是一个宗教作品，用来崇敬里面的那些神明；另一些人认为，它代表了秘鲁的一部分，从南部到的的喀喀湖（他们在石刻上辨认出了一个湖），再到极古的蒂亚瓦纳科遗址。那么，这是一幅石头上的地图，还是一个将被建立的伟大作品的布局模型？

可能的答案藏在模型上那些一到二英寸宽的沟中。它们贯穿整个模型，却都以巨石最高点的“碟子”为源头，弯弯斜斜下来，到达雕刻图案的最低处。有人认为这些沟在祭司将药剂（古柯树汁）倒下时起作用，药剂是献

给石头上那些神的贡品。但是如果这是神自己做的，那它们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除了这些含义丰富的沟，该巨石的另一个重大特征是它的精细的几何造型（见图103）。其表面和边缘被刻成梯子、平台和瀑布一样的小洞。一边上方被切成多个小碟子，与更大的一个容器连在一起。一条深深的通道从大容器连下来，然后又分成两条沟。不管人们在石头上倒什么液体，都会流入背后的一个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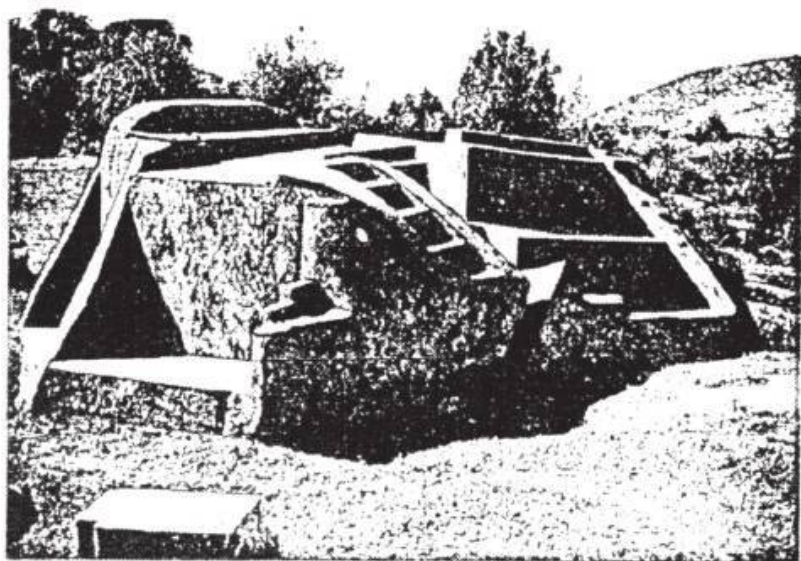


图103

该遗址上的其他遗迹可能是从更大的石板上碎裂下来的，上面复杂精细的几何形沟渠及其镂空雕刻让人疑惑。最好是把它们和某些超现代机械铸件的制模或染色

体联系在一起。

另一个更有名的遗址叫肯可，在沙华孟的东边。“肯可”在本地语中表示“弯曲的通道”。那里主要的旅游景点是在一个平台上的巨石，也许是代表一个后腿直立的狮子或其他大型动物。

巨石的前面是一圈高6英尺的漂亮的方琢石围墙。巨石立在一个天然大石前，而围墙像钳子一样伸到石头根下。大石的后面被切、凿，形成几个平面，交错的平台把这些平面连接起来。在大石人工打磨成的斜面上，刻有蜿蜒的通道，而大石里面被凿空形成迷宫一样的隧道和隔间。旁边大石上的一个裂缝通向一个洞穴一样的开口，这个开口被挖成一个精确的几何形状，有人把这种特征的开口说成是王座和祭台。

在库斯科-沙华孟，从圣谷到东南方向的黄金湖，这类遗址还有很多。一个叫特瑞托的遗址上，一块切割精细的巨型石块有32个角。距库斯科约50英里处，靠近特瑞托，有一道人造的瀑布从两墙间的54级石阶上泻下，石阶全是在原生岩石上凿出来的。意味深长的是，这个遗址名叫考瑞华力查，意思是“冶炼金子的地方”。

库斯科意思是“肚脐”，而沙华孟确实好像是所有这些遗址中最大的中心的部分。其中一个地方是在沙华孟向西10英里左右。在那里，陡峭的岩石被切成一系列台

阶，形状如月（所以这块石头的名字叫奎拉瑞姆——“月亮石”）。因为那里除了东边的天空外，没有什么可看的风景，波茨坦天文台天文学家罗尔夫·穆勒在《太阳、月亮和施泰纳：关于印加帝国》一书中断定它也许是天文台，在那里把天文数据反映给沙华孟岬角。

但是既然沙华孟是印加人建的一个要塞的说法不足信，那它又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了几年前开始的新考古挖掘的成果，那些天然石头上迷宫般复杂的通道和看似随意的凿刻，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尽管在平原上为数众多的光滑的石构造中，已发现的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已经展示了遗址的两个主要特征。

一个是那些墙壁、水管、容器、通道之类的都是用原生岩石和精细整形的方琢石造的，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水道结构，很多方琢石的形状都是属于巨石器时代的多边形，从而控制雨水或泉水按要求从一级流到另一级。

另一个是大方琢石围绕的巨大的环形区域没有任何遮盖。许多人认为那是用来蓄水的。同样没有遮盖的还有地下的一个水闸，在某一高度，它可以让水从环形蓄水池中流出。那些到这儿来游玩的旅客证实，从这个蓄水池出来的水，流向了用这个圆环区域内的本地岩石雕刻出来的曲径环。

甚至早在发现这整个屹立在海角上的综合性建筑之

前，人们就已经知道某些矿石或化学复合物被倾倒入甬道中，这种做法致使其光滑的背面变了色。总有什么东西——难道是混杂有金子的土？——被倒入了这个大的圆蓄水池。在另外一边，水流定向流动。整个建筑看上去就像一个大的淘金设备。水最终流出了蓄水室，再流过曲线环。在石缸里面剩下的就是金子了。那么海角边上那些巨石制成的锯齿形的高墙，要防护、支撑的又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能推测，那些用来拖运矿砂和搬走金块的运载工具——我们必须假设是空降的——需要某种大型的平台。在沙华孟西北边大概60英里处是一个可能起到或者旨在起到类似运输作用的地方——奥兰特姆考古学的遗址在一个陡峭的山岩顶端，比耸立于乌瑞维坎纳塔河和帕特坎查河交汇处的山间悬崖还高。一个山村位于山脚下，遗址便因这个山村而得名。这个意为“奥兰特的安息地”的名字来源于印加时期。一个印加英雄准备在那儿抵抗西班牙人。

几百级粗糙的石阶，把一系列印加构造的平台连起来并导向顶部的主要遗址。

在那里，在我们推断为堡垒的那个地方，确实有散石构建的印加墙壁结构的废墟。与印加之前的大石器时代的结构相比，它们看起来既粗糙又难看。这些巨石建筑第一部分是一面防护墙，它是用就像前面提到的、巨石遗址里面找到的那种形状极美的多棱石建成的。穿过

一条利用一个石块凿出来的通道，就到达了一个由第二面防护墙支撑着的平台。同样地，这面防护墙也是用多棱石修建的，只不过更大些。其中一边墙延展开来，成了一个有12个梯形开口的围墙，其中2个作为门洞，另外10个作为临时窗户。或许这就是路易斯·帕尔多在《奥兰特姆，巨石之城》一书中把这个建筑称之为“中心神殿”的缘故。在墙的另一边，立着一个形状完美的大门（见图104），在那个时代（虽然不是现在）是作为通向主建筑的路径的。

奥兰特姆最大的谜团，是立在平屋顶部最上端的6个成排的巨型石块。这些巨石高11~14英尺，平均宽度6英尺多，厚度介于3~6英尺多之间，各不相同（见图105）。它们借助于嵌入巨石之间经过打磨的长石块的帮助立在一起，没有灰泥或者其他任何连接物。就像在库斯科和沙华孟一样，当石块的厚度达不到最大厚度（6英尺多）时，大的多边形石块就合在一起以形成相等的厚度。然而在前面，大的石块伫立着，成为一面独立的墙，正好往东南方向倾斜着，石面则已经被仔细磨平以形成微微的弧度。至少这些石块中的两块，还保留着历经风吹雨打之后的浮雕装饰的遗迹。从左边数起，第四个石块上面的图案显然是阶梯的符号。所有考古学家都同意，起源于的喀喀湖的蒂亚瓦纳科的这个符号，象征着从地球上升到天空，或者正好相反，象征着从天空降到地球。



图104



图105

单石块以及石面上的侧板与隆起的部分，第六块石头顶端的梯形切口都暗示着这一工程没有完成。事实确实如此，各处都散落着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块。一些石块被凿刻过，塑过形，上面还有完好的犄角、沟槽

和棱角。其中一块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上面被刻上了一个很深的“T”字形（见图106）。在大石块上发现了这样的刻痕，所有的学者都不得不同意，这个沟槽是为了能用一个金属夹板把两块石头连在一起以防备地震而设计的。

我们肯定会因此而好奇，学者们怎么会不断地把这些遗迹归到印加人那里。他们除了黄金以外并没有其他任何金属，而黄金这种金属又太软了，因此也就根本不适合在地震中用来固定巨石块。说印加的统治者修建了这个巨大的建筑，将它作为一个大澡堂，因为洗澡是他们所珍视的乐趣之一，这种解释也未免太天真了。山麓小丘处就有两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为什么还要拖拉着巨石——其中一些重达250吨——到山上筑起浴盆呢？而这所有的一切没有铁器就能完成吗？

对那排6个石块的解释就更为严谨些：它们是一面精心设计的防护墙的一部分，防护墙有可能是用来支撑山顶处的一个大平台的。果真如此的话，这些石块的巨大规模，让我们想起了在黎巴嫩山脉的巴勒贝克用于修建那种独特平台的巨大石块。在《通往天堂的阶梯》里面，我们描述并且最终考察了那个巨石构筑的平台，而且也得出结论：它是吉尔伽美什的第一个目的地的“着陆点”，阿努纳奇人的航空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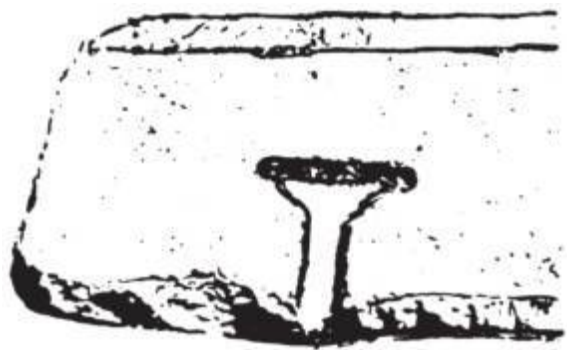


图106

我们发现，奥兰特姆和巴勒贝克间的很多相似之处包含了巨石的来源。巴勒贝克的巨石块是从很远的一个山谷里挖来的，然后竟令人难以置信地被运走并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和平台的其他石块镶嵌在一起。在奥兰特姆，同样的，这些巨石是从山谷另一面的山坡上挖出来的。那些沉重的红色花岗岩石块被挖出来，削去不规则的部分使其成为一定形状，然后从山坡开始，越过两条溪流，直至被运送到奥兰特姆。之后这些石块再被小心翼翼地抬起来放到准确的位置，最后和其他石块镶嵌在一起。

那么，奥兰特姆究竟是谁的杰作？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写道：它“来自印加之前的第一个纪元”。传教士布拉斯·瓦勒拉也说：它“来自印加之前的一个时期……印加之前的众神时期”。

这是现代学者们该达成一致的时候了，也是时候承

认这些神和近东神话所认为的、建成了巴勒贝克的那些神是一样的了。奥兰特姆本来就是被设计为一个堡垒的吗？就像沙华孟本来应该的那样，或者就像巴勒贝克是一个阿努纳奇人的着陆点那样？在之前的书中，我们已经表明，在决定他们的降落地点时，阿努纳奇人在某个具有突出地理特征的狭长地带（比如亚拉腊山）抛锚停泊了。那时这个狭长地带上的航道正好朝赤道方向倾斜了45度。在后洪积世时期，当发射点是在西奈半岛而飞船降落点是在巴勒贝克时，坐标方格仿效了同样的图谱。

马丘比丘的石塔除了在半圆部分有两扇观测窗以外，还有一扇令人费解的开着的窗户（见图107）。它位于石塔的下面，通过一段倒置的楼梯可以到达。另外在石塔的上面，还有一个楔形的裂缝。我自己的研究证明，通过这个裂缝，一条从圣石到英帝华达纳的直线与方位基点正好成45度角，因此确立了马丘比丘的主方向。



图107

这个45度的方向不仅仅决定了马丘比丘的布局，而且也决定了大部分古代遗址的地点。如果你在地图上的这个区域画一条线，连接的的喀喀湖、太阳岛和维拉科查修建的那些神奇的要塞，这条线将会穿过库斯科直到奥兰塔姆——恰好与赤道成45度的角！

玛丽亚·舒尔滕·德埃布内特对此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演讲，并总结在了她的书《寻找维拉科查》中。她表示，马丘比丘所在的这条45度线条，符合倾斜度为45度

的正方形一边的网格图形（这样就使角落处而不是边指向方位基点了）。她坦言，她受到萨卡马华《联系》一书的启发去寻找这个古代网格图形。关于3个窗户的传说，她画了一个草图（见图108a）来解释其描述，并且给每个窗户起了一个名字。当她把这个倾斜的正方形放在库斯科这片区域的地图上，把它的西北角置于马丘比丘处时，她发现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处于正确的位置之上。

她画了些线条，显示出蒂亚瓦纳科的这条呈45度角的线以及那些正方形和有确切大小的圆环，包含了位于蒂亚瓦纳科、库斯科和厄瓜多尔的基多，也包括了非常重要的奥兰特姆（见图108b）在内的所有重要的古代遗址。

公元前3172年。

这一判定证实了我们的结论：这些巨石结构属于金牛宫时代，也就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那个时期。并且，把现代的研究结果与年代史编者提供的数据结合起来的话，它便可以确认图例中不断重复的内容：

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的的喀喀湖。

第十章

新世界的巴勒贝克

在安第斯山脉的每一个传说的每一个版本，都是从的的喀喀湖讲起的——那是伟大的维拉科查神展示他创造力的地方，那是人类在大洪水之后再生的地方，那是印加人的祖先挥舞着金棒建立安第斯山文明的地方。如果这些都是虚构的，那么还有一个事实来证明它，那就是，在的的喀喀湖的沿岸，曾建立起了美洲大陆上第一个、也是有史以来最宏大的城市。

它的规模，巨石的尺寸，遗址上令人眼花缭乱的雕刻以及它的雕塑群，让所有来过蒂亚瓦纳科的人都十分惊奇。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建造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城市并且是如何建造的，迄今最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建造地本身：一个贫瘠的、在13000英尺之内几乎没有生命迹象的、在4000米高且终年被积雪覆盖着的安第斯山脉最高峰的地方。为什么那些人要耗费让人难以置信的精力，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石块，在这样一个狂风肆虐的荒凉之地建造如此巨大的建筑物？

当探险家伊夫瑞·乔治·斯奎尔在一个世纪前来到这个湖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写

道：“的的喀喀湖中的岛屿和礁石大多都是贫瘠的。湖水中有许多种奇特的鱼，而这些鱼就是用来供给这个地区居民所需的日常饮食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适宜大麦成熟的良好的环境，这里的玉米也只能在很小的区域内不稳定地生长，而在这里生长的马铃薯也比别的地方的更小更苦，这里唯一能生长的谷物是奎奴亚藜，当地能作为食物食用的动物有地穴兔、美洲驼和小羊驼。”但是在这个寸草不生的世界里，他补充道：“如果能有当地人给我们做向导，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印加文明的源头，而最早的文明便是那些在大石块上的雕刻，而在蒂亚瓦纳科平原的左侧，几乎没有任何传统的遗迹。”

然而，当他爬上一个峭壁俯视的的喀喀湖和那些远古遗址时，另一个想法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可能是由于它的四周被山峰环绕使得它与世隔绝，也可能是由于视野仅限于山峰之间，使得这个地方被封闭了（从这个湖所在平原的西南边缘的山脊，湖水在这附近向南流入了德萨瓜德罗河）。他不仅看见了湖南部的半岛和岛屿，还看见了东部的雪山。

“这里，”他在文字旁配了一张自绘的草图，“连绵不断的安第斯山脉将它全部的壮丽突显在我们的视野里。阻断湖水的是伊延普峰的大石块，这座山虽然没有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高，但它确是整个美洲大陆的最高峰。观测者们估计，它的海拔大约有25000~27000英尺。”他

说，连绵不断的山脉向南“终止于海拔24500英尺的伊利马尼山”。

在斯奎尔所在的西部边缘和东边的巨大的山脉之间，有一块平坦的凹陷地带。斯奎尔继续写道：“在这世上可能没有其他地方，能从一点观看到如此多样和宏大的全景。在广阔的秘鲁和玻利维亚腹地，有着自己的江河和湖泊，自己的平原和高山，所有的这些都被科迪勒拉山脉和安第斯山脉所包围，它现在看上去像是一幅天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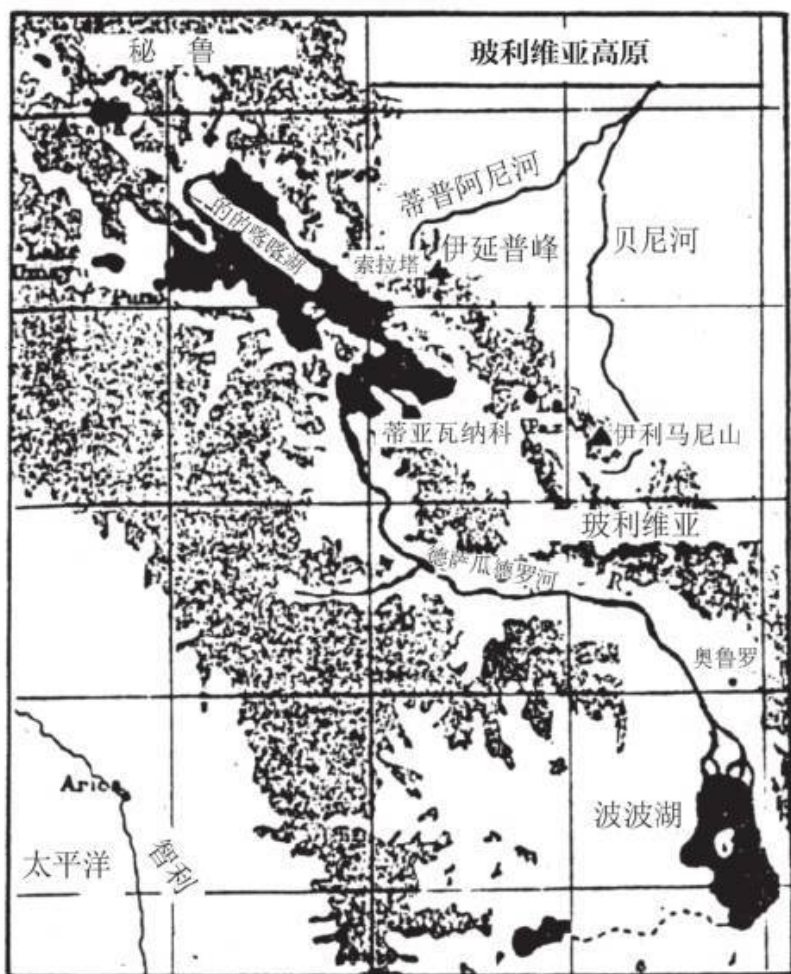


图109

难道这些地理和地形的特征就是遗址选择建在这里的原因——在大平原的边缘有两座耸入云霄的山峰，就像是亚拉腊的两座姐妹峰（17000英尺和 13000英尺），以及埃及吉萨的的两座金字塔，难道都是登陆的标志？（见图109）

斯奎尔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假说，因为他在文稿的标题中将远古的遗址描述为“蒂亚瓦纳科，新大陆的巴勒贝克”；因为那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对比——那是阿努纳奇人着陆在吉尔伽美什于5000年前就开始修建的地方。

亚瑟·波斯南斯基无疑是这个世纪在蒂亚瓦纳科及其遗址方面最为伟大的探险家，他在欧洲时曾是一名工程师，但他移居到了玻利维亚并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揭开这些遗迹之谜的工作中。早在1910年他就抱怨道，由于铁路的修建，当地人、在首都拉巴斯的建筑工人，甚至是政府自己，不顾其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移走了这些大石块，并将它们随意地当作普通的建筑材料使用。在半个世纪之前，斯奎尔也发出了同样的抱怨，在科巴卡巴那半岛上最近的城镇中，教堂和居民的住所都是由从古遗址那里搬运来的大石块建造的。他发现，甚至是拉巴斯的大教堂，也是用蒂亚瓦纳科的石块建造的。而那些少部分依然保留的遗址——主要是由于体积巨大而无法搬运，一个与古希腊文明及近东文明同等重要的印加文明的遗址就这样消失殆尽，让他十分难过。这个遗址的结构显示出它是出自一个有着独特的、完美的及和谐的建筑风格的人之手，即它“没有经历青涩和成长期就直接到达了成熟和完美”。难怪当时印第安人会令人惊奇地告诉在1532—1550年间来到现在秘鲁和玻利维亚探险的西班牙人，这些史前遗址是由巨人在一夜之间竖起来的。

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在他的《秘鲁编年史》中是这样记载的，毫无疑问，蒂亚瓦纳科遗址是“我描述过的最古老的远古遗址”。在这些大建筑物中，让他惊奇的是，“在一个巨大的石基上，山被做成了一个人的手”。在这之后，他看见“两个人类形状和轮廓的石像，面部雕刻得非常巧妙，因此可以看出它们是出自一些能工巧匠之手。它们是如此的大，因此看上去像是小巨人，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身上的衣物，不同于现在这些地方的居民所穿的服装；在它们头部有一些装饰”。

在他所见到的遗址的另一个建筑物的附近，有一面墙“修建得十分精美”。在这个遗址的另外一边，“如此庞大的石块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人力是如何能够搬运它们的。许多这样的石块被雕刻成不同的形状，其中的一些被雕刻成了人类身体的形状，这一定是他们的膜拜对象”。

他注意到在这个大石块和墙的附近，“在地面上有许多洞和凹地”，这个发现困扰着他。在向西更远一点的地方，他看见了其他的远古遗址（见图110），“在其中有很多的走廊，这些走廊的侧门、横梁和门槛都是用石头修造的”。使他尤其惊讶的是，“所有这些走廊都被建造成30英尺宽，15英尺长，6英尺高，”他用最惊叹的语气写道，“那些走廊及其侧门和横梁是用一整块石块修造的。”他补充道，“在经过精密考量后，可见这是一个多么

宏伟的工程，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他们使用了怎样的器械和工具来修建这些。那些工具肯定比现在印第安人所使用的工具要先进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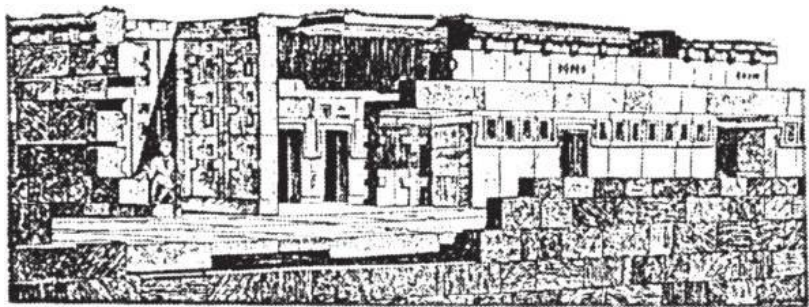


图110

这些展现在第一个到达此地的西班牙人眼中的史前古迹，被谢萨·德·莱昂如实地描述出来。蒂亚瓦纳科主遗址西南大约一英里处，被印第安人称作普玛彭古（意为“美洲虎 - 太阳门”）的地方，现在可以确定是蒂亚瓦纳科中一个大城邦的一部分。

这个遗址让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见过它的探险者们感到震惊，但首次使用科学方法对它加以描述的是德国人A.司徒拜尔和马克斯·乌勒。他们在1892年的报告中提供的照片和草图，显示出那些巨石似乎被摆放成一些令人惊奇的复杂结构，并且其中似乎包含了东方遗址的建筑风格（图110是基于最近的研究）。坍塌下来（或是被推倒）的四部分建筑物形成一个垂直角度的巨大的平台，而忽略掉一些部分，又会形成其他的角度（见图

111)。那些个别断裂掉的部分每个也重达100吨；它们是由红砂石制造而成的，并且波斯南斯基的《蒂亚瓦纳科—美洲人的摇篮》一书最终证实了，这些石块的采集地在湖西岸大约10英里远的地方，而这些石块是由最初比它们重3或4倍的石块切割而成的。这些高约10英尺，厚约2英尺的巨石块上面有凹口、沟槽、精确的角度和起伏错落的外观。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些石块的每一个相邻的垂直剖面上，都有特意制作的用来卡住金属物的凹口（见图112）——我们曾在奥兰泰坦布看到过这种技术上的“小把戏”。不过有细微迹象表明，那些夹具是由黄金制造而成的（这是印加人唯一知道的金属）。但这个观点的漏洞是黄金的柔软性，因此这些夹具可能是由青铜制造的。这样推测的原因是，确实有些青铜制造的夹具在当地被发现。这项发现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青铜很难被铸造成器具，它要求一定比例的铜（大约是85%~90%）和锡的熔合；并且，铜能够在其天然状态被找到，但锡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冶炼过程，从包含它的矿石中被萃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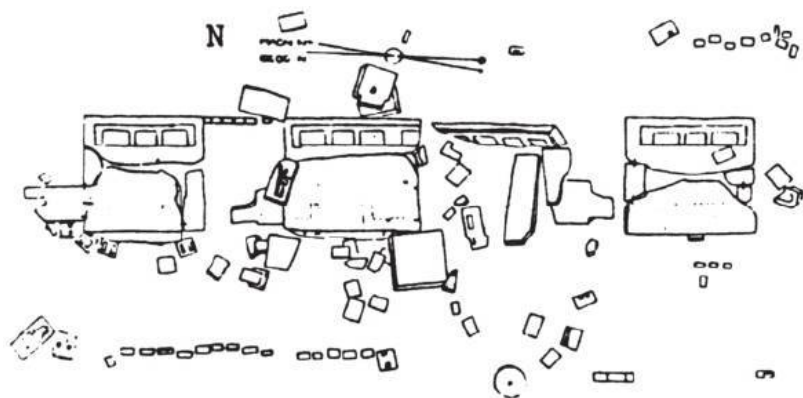


图111



图112

这些青铜是如何获得的，这个问题的有效性不仅仅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也将会是整个答案的线索吗？

如果将普玛彭古的巨大而错综复杂的结构视为“一座

神殿”这个合乎常理的解释放到一边，那么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运用如此成熟的技术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德国杰出的工程师埃德蒙德·凯斯曾将这种结构极具创造力地运用于纳粹的纪念性建筑中，他认为，那些土堆以及坍塌下来的四部分的侧面和正面是一个港湾的基座，因为的喀喀湖在远古时代是延伸至那里的。但是这个设想又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普玛彭古，人们接下来又要干什么？它要进口什么？并且在这样一个贫瘠的高海拔地区又有什么产品需要船来运出呢？

在普玛彭古的继续发掘中发现了一系列半地下的完美的环绕型巨石构造。它使我们想起了查文·德·万塔尔的广场，它们可能是一些水库、蓄水池、水闸，即一个小型供水系统的基础设施。

许多答案或许都存在于这个遗址中最让人迷惑不解的发现物上，即那些自身完整或是从更大的石块上切割下来的巨石，它们被摆放成一定的角度，并且沟槽被精确地用即使是现在也很难找到的工具设计和凿刻成奇特的路径。描述这些技术奇迹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其中的一些展示出来（见图113）。

这里对那些史前古物绝对没有任何花哨的阐释——基于我们现有技术，除了介绍其发源地、错综复杂的金属部件的用途、安第斯山脉人的复杂而精密的设备，或是

在印加时代之前完全不可能拥有的其他地方的类似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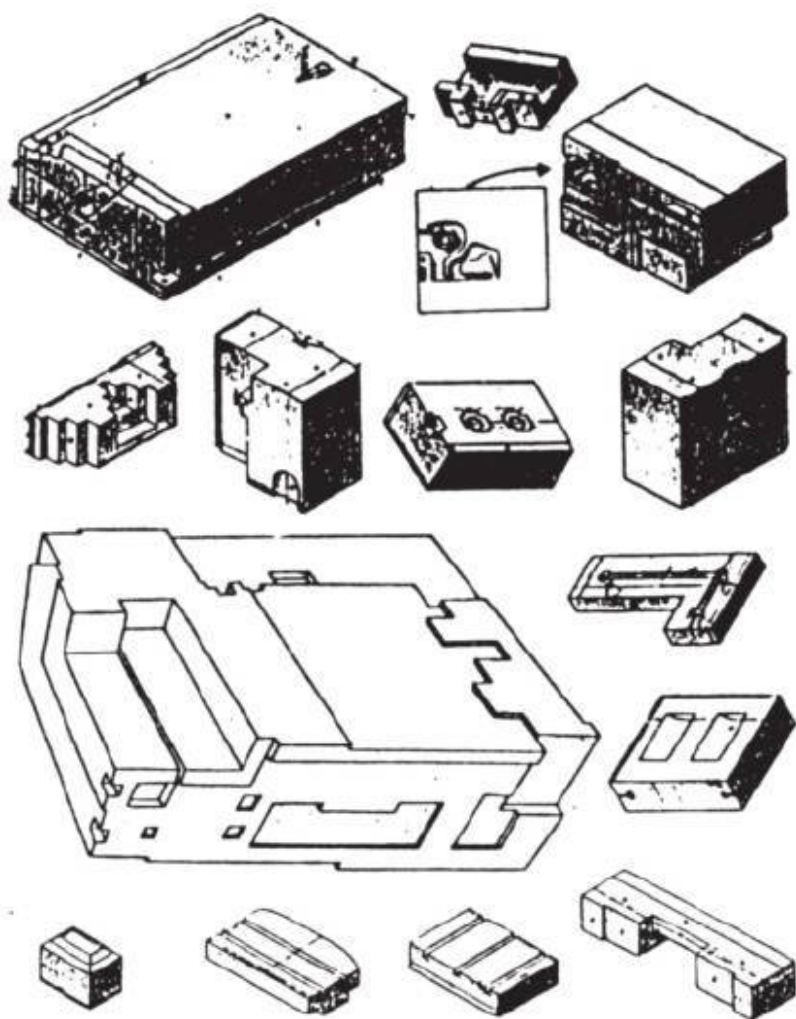


图113

※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考古学家和研究者为了短暂的或是连续不变的工作来到蒂亚瓦纳科——温德尔·班尼特、托尔·海尔达尔和卡洛斯·庞塞·桑吉尼斯都是被人熟知的名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停留在一般公认的或是争论亚瑟·波斯南斯基的结论上。1914年，波斯南斯基第一次将他非同寻常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展现在《南美洲史前的繁荣》一书中，在接下来30年的专心研究后，他于1945年出版了4卷集的《蒂亚瓦纳科——美洲人的摇篮》，并配有英语译文。这个版本被玻利维亚政府（在与秘鲁协议将湖分割后，湖的一部分属于玻利维亚）授予了正式的许可，并命名为“蒂亚瓦纳科的第12000年”。

对此，经历一切说法和做法后，最令人惊异同时也是最具有争议的可能是波斯南斯基的结论，即蒂亚瓦纳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整个这片区域被大水淹没以前——或许是基督时代几千年以前有名的大洪水，该建筑可能在海平面100多英尺以上。综合考古学上的发现以及地质学研究、洪水研究、在古墓中发现的骨架、石头上发现的壁画肖像，加上他自己的工程和技术分析，波斯南斯基得出结论：蒂亚瓦纳科的发展历史一共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蒙古人种时期，然后是中东高加索人种时期，紧接着就是黑皮肤的尼格罗人种时期。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两次巨大的灾难，第一次是洪水，然后是一场性质不明的大变乱。

没有必要一定赞同这些结论或是他们的时间表，然而地质、地形、气候，所有这些波斯南斯基收集的数
据，当然还有他的考古发现，在他做出这个伟大尝试的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曾不断地被人接受和引用。他的遗
址地图（见图114）保留了该遗迹的测量、方向以及主要
建筑物的基本布局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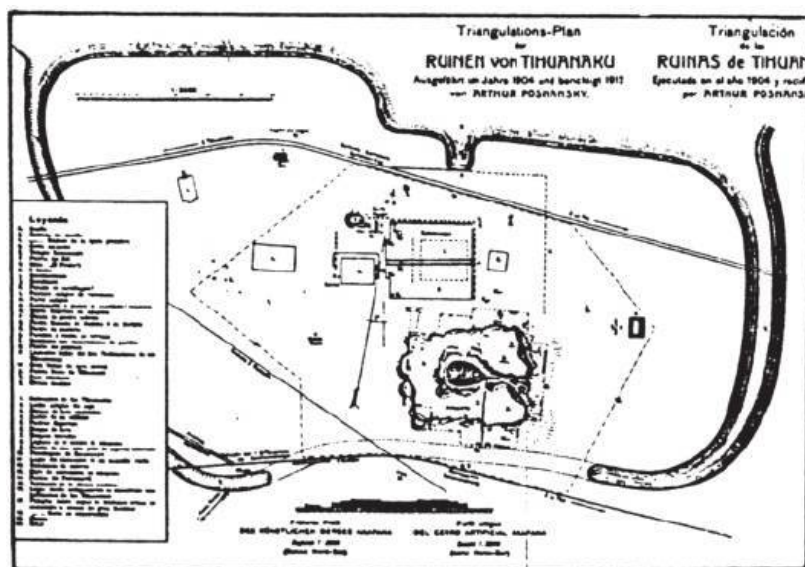


图114

在废墟东南部有一个叫阿卡帕纳的山丘。它本来是一个阶梯形的金字塔，人们认为是用作防卫的碉堡。这种想法来源于金字塔形的山顶中央被挖空，用琢石内衬，起到储水的功能。据此可以认为，该水库可以为镇守在此的士兵收集雨水，并在他们撤退的时候提供饮用水。又有人根据传言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埋藏金矿的地

方。在18世纪时，一个叫奥亚德柏的西班牙人获得了阿卡帕纳的经营权，他切开了山丘的东面，抽干了池水，在池底搜寻黄金；他破坏了那些美丽的琢石，深挖山丘，却发现了许多通道和水渠。

废墟显示阿卡帕纳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山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筑物。随着不断深入的发掘，波斯南斯基发现，围列有石块的蓄水池装备有强大的水闸，这水闸能够非常精确地引控水流流过细方石所造的水渠。阿卡帕纳这些繁复的内部构造，是被用于引导水流从其内的某一水平线流向另一个低一些的地方，水流在水平或垂直的区域之间。这里的垂直高度有50英尺，但由于水道是呈Z字形路线，它覆盖了一个长得多的距离。在最后，阿卡帕纳的底部以下几英尺处，水流通过一个石造的出口，进入宽约110英尺的人工渠道（或是护城河），这条渠道环绕着整个遗址。水流从这儿流向遗址北部的码头，再从那里汇入湖中。说到这里，如果建水渠的目的仅是为了防止过多的降水造成泛滥之势的话，一条简单的倾斜水道（就如在图拉发现的那种）就足够了。但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曲折的渠道，修有装饰十分精巧的石头，来控制水流从其内的一个水平线流向另一处。而这似乎是在向我们显示着一种加工技术——也许，这水流是用来清洗矿石的？

这个水库周边遍布深绿色的圆形鹅卵石，每块石头

的大小大概为3/4~2英寸，从它们周围的泥土可以看出，一些过程在卡帕那金字塔里面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波斯南斯基认为，它们都是水晶体，但在目前人类能力范围内，波斯南斯基或其他人都无法进一步测试出这些球状物的本质和原形。

更接近于该场地中央部分的构造具有许多地下或半地下特征，在波斯南斯基看来，这些特征代表的是为墓场留出的地段。有一些存留的石块被切割成了引水管，它们杂乱无序。波斯南斯基懊恼地发现，不仅是盗宝者，甚至连早期的勘探队员，在1903年他们挖掘出土文物的过程中，也大肆地破坏各种遗迹，毁坏任何出现在他们挖宝过程中的物品，任意地盗取史前古器。在由法国探险家乔治·考廷提供的一本书里，以及1908年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德拉罗萨在亲美派国际会议的一次演讲中，都做过类似的总结。在他们的探索之中，最本质的是他们认为“存在两个蒂亚瓦纳科”，一个在可见的遗址当中，另一个在地表层，并且是不可见的。

波斯南斯基描述，他在这个构造中的凹陷部分发现了水管、通道、闸门，他认为这些水管通往好几个层面，甚至到了卡帕那金字塔，它们与其他的底部构造网（类似湖的构造网）相连。他虽然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见图115a、b）解释了一些地下和半地下间隔，但仍然不能掩盖他对这项工艺精确度的震惊，事实上，这些琢

石竟然是用粗糙的琢石岩打造的，那些水闸之间的间隔竟然是完全防水的：遍布的接口尤其是位于大型屋顶平板上的部分，有一层由石灰制成的构造，有几英寸厚，仿佛是在宣告这个地方“显然是不会漏水的”。他解释道：“这是在我们发现的史前美洲建筑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石灰的使用。”

他并不知道这些隐秘的地下建筑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们为何建造得那样奇特。有可能藏有宝藏。他说，即便这里藏有宝藏，也早已被那些寻宝之人盗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事实上，在他发现其中的一些地下建筑的同时，便传来“此地已被一些当地（蒂亚瓦纳科）的小混混抢掠一空”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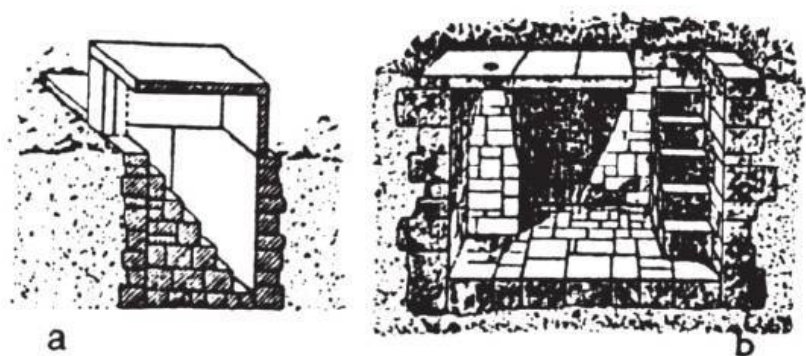


图115

他在现场发掘和观察，还发现了散落在勘察地点的一大堆石制管道——不同形状、大小、直径，而这些石制管道在附近的教堂、桥上、现在的铁道涵洞甚至在拉巴

斯都在使用。这说明了蒂亚瓦纳科有着大规模的地表与地下给排水系统。波斯南斯基在他最好的作品中专门为它们写了一章，名为《蒂亚瓦纳科的流体工程》。后来的发掘发现了更多的石管与水渠，很好地验证了波斯南斯基的论断。

蒂亚瓦纳科第二大的建筑需要的挖掘工作最少，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雄伟的建筑——一座巨大的石门，在平地高高耸起如凯旋门一般，虽然没有人来为它欢呼喝彩，也没有游行队伍的经过（见图116左、右）。

这座叫作太阳门的大石门，被波斯南斯基赞为“最完美最重要的作品……作为当时的开明人类，与他们的领袖们的智慧和文明的遗产最有力的证明”。所有见过它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不仅因为它是由一整块石头切刻而成，而且石门上还有着错综复杂的令人惊艳的雕刻。

在石门前稍矮一点的地方和后面，有一些壁龛和几何形雕刻，但最令人惊叹的雕刻还是在石门前面稍高的地方（见图117），那应该是一个重要人物，两旁有三排小天使。尽管使用的是浮雕技法，但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就像立体的一样。较低处有一排这个人物的头像，都是由精致的曲线绘成，这样整个创作就很完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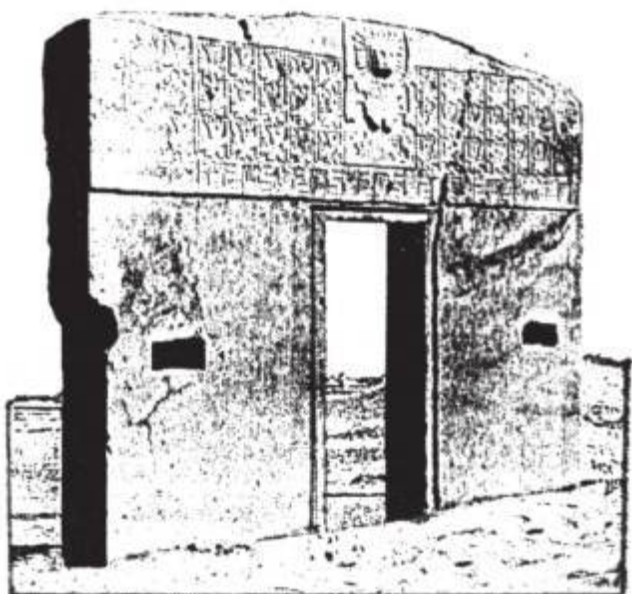


图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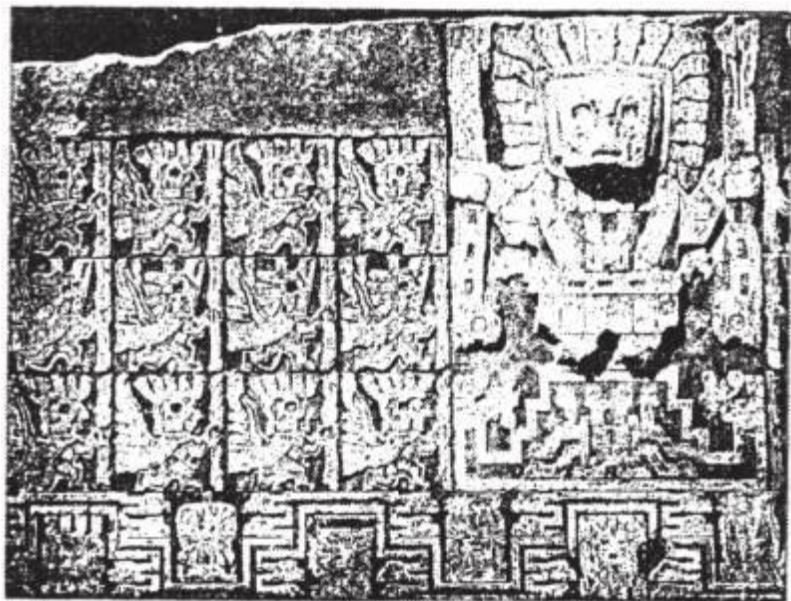


图117

人们普遍认为，具有无上权力和统治力的人物都是右手握着权杖或武器，左手则能施展叉状闪电的像维拉科查神一样的人。在秘鲁南部及其相邻的土地上，这一人物形象经常出现在花瓶、纺织品及工艺品上（见图118）。这足以看出学者们所说的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影响程度。在这位伟大人物的旁边，通常站着长着翅膀的侍从，他们水平地排成三排，每排有8个人。波斯南斯基教授指出，只有站在两边的每排前5个人是原来雕刻的，其他人则是后面加上去的，并且雕刻得很模糊。



图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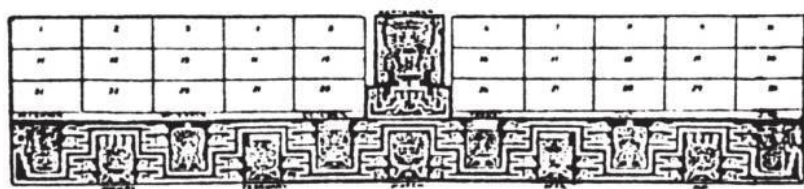


图119

波斯南斯基教授画出了这一中心人物。河道的一个漫流蜿蜒在这一中心人物的脚下，在他的两边有15处空白（见图119）。他认为，这是一个历法，在该历法中，一年有12个月，从春分开始（南半球为9月份时）。而位于中心的全身散发着圣光的巨大人物，代表着月份及其春分点。因为春分通常表示的是一年中白昼和黑夜一样长的那一天，他估计位于中心人物正下方的那部分，同

时也处于漫流的中心，代表着另外一个春分或秋分月。然后他又把剩下的月份与漫流中的其他部分逐次联系起来。他同时指出，最后的两部分指的是一个号手和神的头颅，他们代表着两个极端的月份——7月和11月，此时太阳是最远的，神父将命令号手吹号把太阳召唤回来。太阳之门，换句话说也就是指历法。波斯南斯基推测，历法是指太阳历，它总是程序性地从春分点开始，而且它标志着另外一个春秋分点及二至点。这一历法由11个30天的月份加上一个由35天构成的大月（也就是指维拉科查神月）组成，这样就构成了由365天组成的太阳年。

其实，他本应该提到，一个从春分开始的、由12个月组成的太阳年接近于公元前大约3800年、起源于尼普耳苏美尔的东方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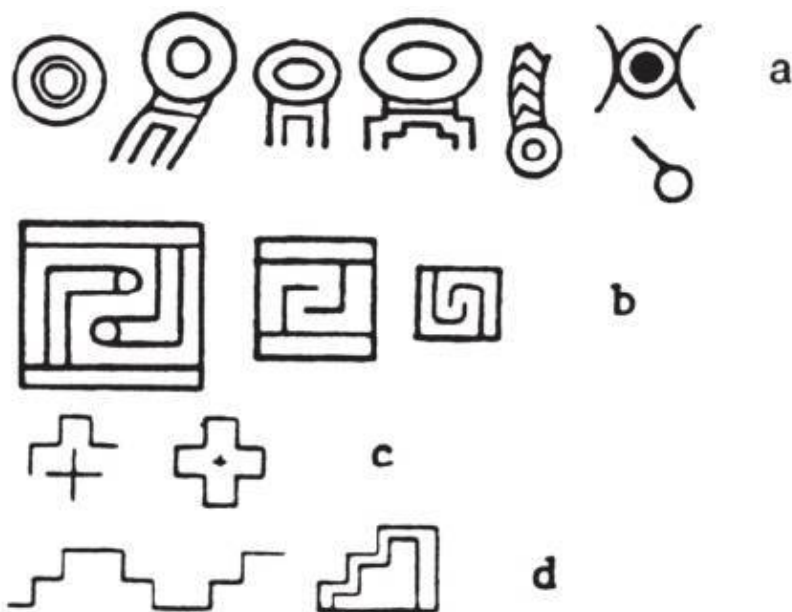


图120

神的形象，以及那些带翅天使和那些月脸的形象，看似只是一种自然写实的描绘，但实际上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每个部分都有其本身特有的几何形状。波斯南斯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成分还出现在其他纪念碑、石雕和陶瓷物件中。他用插图的方式，根据这些物件（动物、鱼类、眼、翼、星等）所描写的事物以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人间、天堂、运动等）进行分类。他认定，那些以各种形式和颜色所描述的圆圈和椭圆代表了太阳、月亮、行星和其他天体（见图120a），这种天地之间的联系经常被表现出来（见图120b），并且占主导地位的象征就是十字架和天梯。他认为后者，也就是天梯（蒂亚瓦纳科古遗迹的标志，见图120c、d），来源于它的纪念碑和最终文明。他认为这种天梯是穿越美洲的。他承认这是基于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古庙塔的一个标志。但他指出，他不会因此就认为在蒂亚瓦纳科古遗迹出现过苏美尔人。

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更加坚信一种与日俱增的感觉，那就是太阳门是在蒂亚瓦纳科古遗迹的更为复杂的结构。太阳门的目的是功能就是作为天文台使用。事实证明，这将对它最重要、最具争议的工作和结论有着重大指导作用。

邪恶崇拜破坏和补偿委员会是由西班牙人创立的，其创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官方记录证明，该委员会的一名男子于1625年到达蒂亚瓦纳科。一份由神父约瑟夫·德·阿里亚加创作的包含5000个“偶像崇拜对象”的报告也被毁坏。他们究竟在蒂亚瓦纳科做什么还是个谜。如神圣的照片显示，太阳门被发现于19世纪，当时它们已变成两部分，残缺不全地坐落在顶部，左边的太阳门已经倒向另外半边。

它是何时被谁整理并放回到一起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它是怎样碎成两半的，也不为人知。波斯南斯基不认为它是被委员会破坏的，他宁愿相信，太阳门幸免于他们的破坏是因为它早已摔烂并被泥土覆盖，所以当委员会的狂热信徒到来时才没被发现。因为它明显是重建的，一些人想知道它是不是又被放置到原先的位置上，理由是，那扇门起初并不是广阔平原上唯一牢固宏伟的建筑，它只是巨大建筑群里东边的一部分而已。

那个结构的形状和大小被称为卡拉萨萨亚，由一系列纵向的石柱所描绘（这也是其名称“矗立的柱子”之意），就像一些大概长450英尺，宽400英尺的矩形围场。由于该结构的中轴线看似东西向，有些人认为，大门不应该位于中央，而是应该在围场西墙的北边。

然而在讨论石门巨大的重量以及它被移动近200英尺之前，考古学证据表明，石门仍然位于它原来的位置，

因为西墙的中心为草坪所侵占，而草坪的中心则和卡拉萨萨亚的东西轴线连成一行。波斯南斯基发现，沿着中轴线的许多石头被特别切割，用于天文观察。他的结论是，卡拉萨萨亚曾经是一个设计巧妙的观礼台，这种观点现在也被广泛接受。

卡拉萨萨亚里最明显的考古遗迹就是形成轻微矩形围场的矗立石柱。虽然并不是所有曾经用于标注连绵不绝的墙的石柱都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却暗示了阳历年天数和阴历年天数之间的关系。波斯南斯基尤其感兴趣的是，11个沿着草坪重建的从西墙中心突出来的石柱（见图121）。他用绳索沿着特殊放置的观察石头、结构的定位稍微或故意偏离基本方位测量后，证实了卡拉萨萨亚是由超现代文明的人类为了精确确定昼夜平分点和二至点而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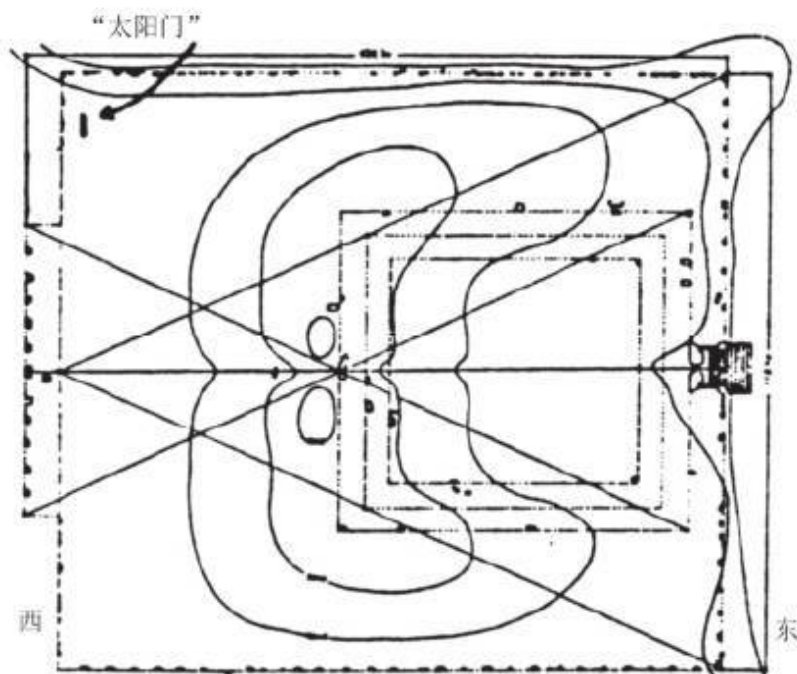


图121

德国工程师埃德蒙德·凯斯在《蒂亚瓦纳科的太阳》一书中所画的建筑图纸是基于波斯南斯基的研究以及他自己的测量和评估的。他设想，建筑的内部构造是一个中空阶梯形金字塔：建筑的外墙逐层上升，中心围着一个方形露天庭院。主要的巨型楼梯位于东墙中部，主要观测点则设在“金字塔”最西侧的两个大露台上（见图122）。

波斯南斯基正是在这点上提出了令人震惊的爆炸性发现。通过测量冬夏二至日点的距离和角度，他认识到：卡拉萨萨亚在天文方面所采用的地球对日倾斜角与

当前公认的23.5度并不相符。

如以科学术语而言，从卡拉萨萨亚的天文视线的方向来看，黄道倾斜角应为23度8分48秒。根据1911年设在巴黎的国际星历协会制订的、以综合考虑站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来加以确定的准则来推测，卡拉萨萨亚神殿应当建于公元前15000年左右。

波斯南斯基宣称蒂亚瓦纳科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建于“大洪水前”。这种说法无疑激怒了当时的科学界。因为根据马克斯·乌勒的理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蒂亚瓦纳科城建于公元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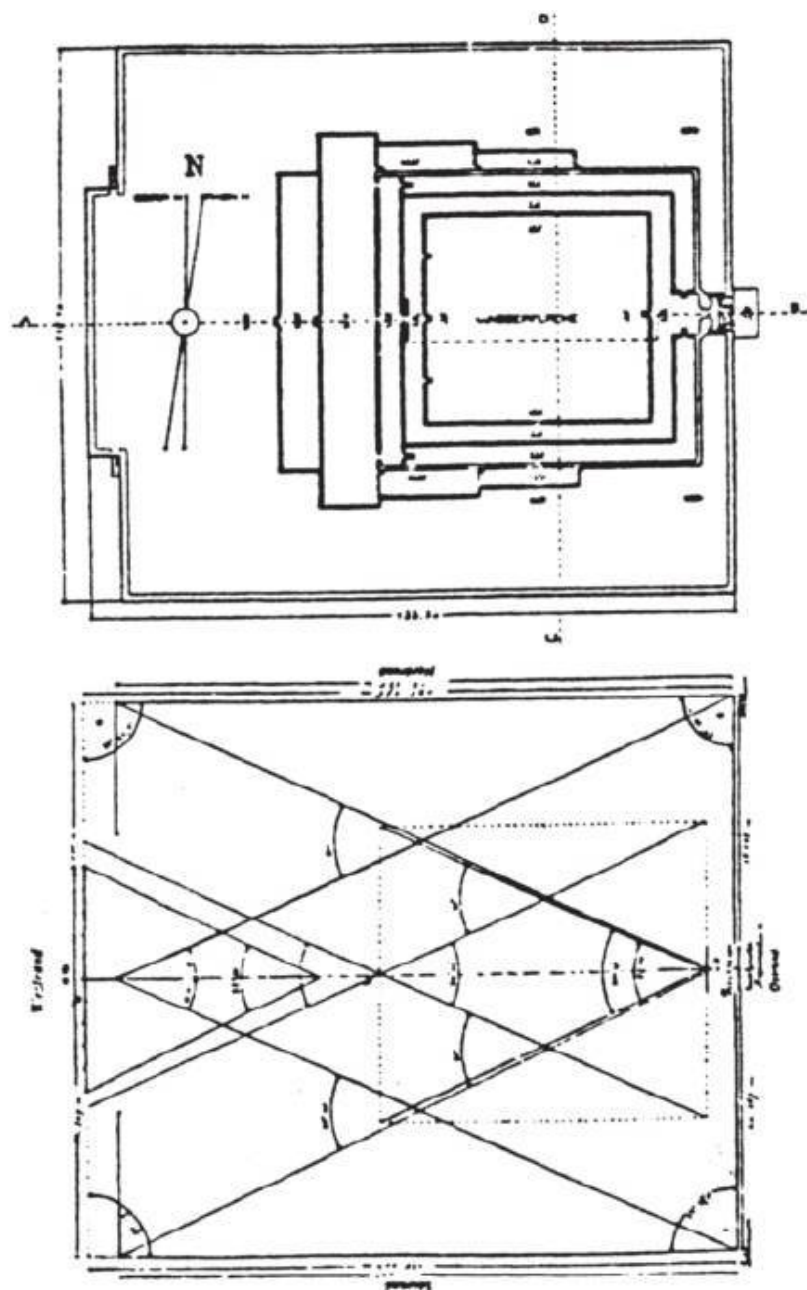


图122

我们不当将黄道倾斜角与岁差现象混淆。岁差改变了太阳升起或在某一时间段活动时相应的星背景（星座区域），比如春分。这种变动虽不显著，但每70年增加一度，2160年（一个完整的黄道宫）就能增加30度。倾斜角角度的改变源于地球几乎难以察觉的波动，地球在地平线上忽上忽下，就如同船在海上飘动。这种变动会使地球对日倾斜角在大约7000年后增加一度。

怀着对波斯南斯基研究结果的好奇，德国天文学委员会派了一支探险队到秘鲁和玻利维亚。这支探险队由波茨坦天文和天体物理观测台负责人汉斯·鲁登道夫教授、波恩天文台负责人和梵蒂冈荣誉天文学家阿诺德·科斯查特教授、波茨坦天文台天文学家罗尔夫·穆勒教授组成。1926年11月和1928年6月，他们两次在蒂亚瓦纳科进行测量和观察。

他们的调查、测量以及目测证实，首先，卡拉萨萨亚的确是一个天文观测台。例如，他们发现西面的阶梯旁有11根柱子，而柱子的宽度和它们之间的间隔以及它们伫立的位置，是用来精确测量太阳在不同的天数内，从至点到昼夜平分点，再到至点，再向后运动的季节性移动的。

并且，他们的研究证实，在最有争议的问题上，波斯南斯基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卡拉萨萨亚的天文特征为基础的倾斜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倾斜角度确实有很大的

差异。以中国古代和希腊的全光交角观察为数据依据，天文学家相信，关于适用曲线的向上和向下运动，只应发生在几千年前。根据曲线应用，该天文小组的结论是：结果可以显示日期大约是公元前15000年，但是也可以是公元前9300年中的一天。

不用说，即使是后者的日期也是科学界不能完全接受的。为了对批评做出回应，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罗尔夫·穆勒和在蒂亚瓦纳科的波斯南斯基合作，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将某些变数加入进去一并考虑的话，结果就会发生改变。如果冬至点的观察不是从波斯南斯基的推测而来，而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点，那么至点与至点之间的夹角就会略有不同。并且，当太阳在地平线上，其间或者已经下沉的时候，是否古代的天文学家已经固定了冬至的时刻？对所有这些变化，穆勒在一本重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明确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陈述了所有的选择，并且认为，如果24度6分是被接纳的最准确的角度，倾斜曲线就会跨越这个度数：公元前1万年或者公元前4000年。

第二十三届美洲问题国际会议邀请波斯南斯基就此问题进行演说。他选取了一个正确的倾角——24度6分52.8秒，其结果是卡拉萨萨亚的年代处于公元前10150—公元前4050年之间。

我们在前面提到，印加人阴历显示年代始于金牛座

年代，而不是白羊座年代。如果穆勒测定的年代（公元前4000年）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巨石残骸处于库斯科和马丘比丘之间的大致年代。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调查，由玛丽亚·舒尔滕·德埃布内特带领的团队，她得出结论，认为维拉科查网格倾角应为24度8分，所以，她计算出的年代应处于公元前3172年。

许多手工艺品包含着维拉科查神的意象，如纺织品、木乃伊包裹物，以及陶器。这些不同的手工艺品持续不断地在秘鲁南部甚至更远的南方和北方被发掘，这是其他非蒂亚瓦纳科的数据无法比拟的。基于此，甚至一些坚定不移的考古学家如温戴尔·C.班尼特也将蒂亚瓦纳科的年代往前推，从公元后500年推至公元前1000年。

但是，放射性碳测定使得已被普遍接受的日期愈来愈久远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蒂亚瓦纳科考古调查玻利维亚西亚特研究中心就已经在现场进行了挖掘和保护工作。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完整挖掘和保存卡拉萨亚东面的“小庙”，许多石雕和石质头部被发现于此。他们挖掘出了一个半藏于地下的庭院，或是仪式的组成部分，被镶嵌着石首的石墙包围着，石首是按照查文·德·万塔尔的方式镶嵌的。玻利维亚国家考古研究所所长卡洛斯·庞塞·桑希内斯在1981年的报告中指出，在此地发现的原始物品的放射性碳测定的结论是公元前1580年，因此在他的综合研究作品《玻利维亚考古综述》中，主张将

此时间作为蒂亚瓦纳科初始阶段的开始时间。

碳同位素年代测定告诉我们这里有机物遗体的年龄，但是不排除构成它的岩石的形成年代，有可能会比有机物的年代更久远。事实上，卡洛斯·庞塞·桑希内斯在其后（对蒂亚瓦纳科的地理位置、年代和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叫作“黑曜石水合”的新的测定年代的技术。这种技术让那些在卡拉萨萨亚神殿遗址发现的黑曜石质物品的制作年代，向前推进到了公元前2134年。

从这一点来说，读一下胡安·德·班塔斯1551年的作品《心灵与印加叙事》还是很有趣的。当维拉科查一开始定居在蒂亚瓦纳科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周围已经有一部分人……走出礁湖以后，他到了附近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村庄提格拉克所在之处。”班塔斯继续写道：“曾经，当维拉科查和他的村民已经定居在那里的时候，那片土地还是荒芜一片。”但是维拉科查“命令太阳移动到现在的位置。突然，他就命令太阳开始新的一天”。

这件事发生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毫无疑问，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两边，发生了一次交替进行的天体运动：因太阳的突然停顿产生的黑暗，和与之同时诞生的新的一天的开始。但根据班塔斯关于本地传说的记载，上帝和人类在更早的时候就到了蒂亚瓦纳科——也许比考古学家的记载还早。

但是为什么蒂亚瓦纳科那么早就被建立在那个地方？

近几年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墨西哥的泰奥提华坎和玻利维亚的蒂亚瓦纳科发现了类似的建筑特征。何塞·德·梅萨和特雷莎·斯韦特在《阿卡帕纳，蒂亚瓦纳科的金字塔》一书中指出，阿卡帕纳有初步的计划，就像泰奥提华坎的月亮金字塔一样，用同样的地基和高度测量第一个太阳金字塔及它的高宽之比。从我们的结论来看，泰奥提华坎的最初（和实用）的目的及其住所是为了靠近这地区的供水设备，无论是塔里还是沿着两座塔周边以及阿卡帕纳内的水渠。这样蒂亚瓦纳科就起到一个核心作用。那么，当初蒂亚瓦纳科是不是被建成一个功能性的处理设施呢？如果是，又是处理什么东西呢？

迪克·伊巴拉·格拉索在《蒂亚瓦纳科遗址和其他工程》一书中同意一种强大的蒂亚瓦纳科的设想。围绕这片区域，沿着东西主要轴心延伸数英里，有几条主要的南北向的大动脉，而不像泰奥提华坎的死亡之路。在湖的边缘，看得见码头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很多考古证据，大量的防御墙壁建立在河曲中，实际上建立了一片深水码头，可以停泊装载货物的船只。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泰奥提华坎进口和出口什么商品呢？迪克·伊巴拉·格拉索提出了“小绿卵石”的发现，那是波斯南斯基在阿卡帕纳发现的。在一个阿卡帕纳式的金字塔的废墟里，南边

的大圆石被用于保护已经变成绿色的古迹；在卡拉萨萨亚以西，是隐藏结构的地区；普玛彭古废墟中也存在很大的数量。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普玛彭古码头处的抵御墙中的大圆石也变成绿色的了。这说明了一件事：暴露在外的铜，因为被氧化了，所以使石头和土壤也染上了绿色（正如氧化铁的存在所添加的红褐色色调）。

如此说来，在蒂亚瓦纳科加工的是铜吗？可能吧，但这若是发生在离产铜之地近些的地方则更合理。铜，似乎是被运到蒂亚瓦纳科，而不是把它从这个地方向外运出。从这个地点的名称“的的喀喀”的词义来看，蒂亚瓦纳科应该更易于被解读。这个湖的名称源自靠近科帕卡巴纳半岛的两个岛屿其中之一的名字。就是在那儿，在被称作“的的喀喀”的岛上，传说告诉我们，当太阳升起于大洪水泛滥之后时，阳光照射到了提提卡拉圣石上（它因此也被称为太阳岛）。就是在这里，在圣石之上，维拉科查把神圣的魔棒赐予了曼科-卡帕克。

那么，所有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根据语言学家的说法：“的的”在艾马拉语里是金属铅或锡的称呼。

我们知道，提提卡拉意为“巨石锡”，的的喀喀意为“锡石”，的的喀喀湖就是拥有锡源的湖。

显然，蒂亚瓦纳科的建立是为开采锡和铜，但其遗址仍未被找到。

第十一章

金属锭的来源地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被赐福拥有一个大家族和成千上万头牛羊，是“东部地区最富裕的人”。

“有一天，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说，在地球所及之处，四处漫游。”

《圣经》故事中的《约伯记》由此开始。这个正直的人被撒旦推入了一项测试，有关人类对上帝信仰的极限。一个又一个的灾难让约伯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3个朋友千里迢迢地赶来，给予他安慰和同情。当约伯开始诉苦，并怀疑神的英明之时，他的朋友指出，天地间许多奇迹只有上帝才知道；其中包括金属的奇观以及金属的来源，还有将它们从地下深处找到并提炼出来的创造力：

明显有一个白银之源

以及一个提炼黄金之地；

还有将铁从矿石中得来

以及从石头中炼出铜的地方。

他结束了黑暗，

他在深渊和隐晦之处发现了

各种石头的价值。

在远离栖息地的地方，他让溪流开了口，

那里行进着被遗忘的奇怪的人。

那里有一片土地，金属锭从中而来，

其地下如有火焰般隆起；

一个有着蓝绿石的地方，

下面是金矿。

就连秃鹰都不知道去那里的路。

而猎鹰的眼睛也不曾发现它……

在那里，他将手伸向了花岗岩，

他从大山的底部掀翻了它们。

他在岩石上刻下图案，
而他所见的都是珍宝，
他在溪流源头设了堤坝，
他将曾隐藏着的带入光明。

约伯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些地方？是人类自己发现了所有的冶金过程吗？事实上，他质疑他的3个朋友这方面的知识从何而来。

而知识从何而来？

领悟力又从何而来？

无人知道它的发展过程；

它的源头不是凡尘之地……

纯金并不是它的最高分量。

在白银里它是无用的。

它不局限于奥菲的红金，

也不比珍贵的红玉髓或天青石。

黄金和水晶不是它的量具，

也非它在金质器皿中的价值。

黑珊瑚和雪花石膏不值一提；

知识仅超出珍珠.....

很明显，约伯承认，所有这些知识都来自上帝.....
那位使他富裕之后又夺走他的一切，却又是唯一能让他重新振作的神：

只有上帝才知道它的方向，

才知道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因为他能审视地球的两极，

并尽览天下万物。

这场发生在约伯和他3位朋友之间有关冶金学的议论也许不是偶然。虽然我们对约伯本身，以及他所生活的土地并不十分了解，但他3位朋友的名字却向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第一个朋友是提幔的以利法，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而来，地名的意思是“上帝是纯金”；第二个是书亚的比勒达，书亚被认为是一个曾位于赫梯城市卡舍米西南部的国家，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深煤窑之地”；第三个人是拿玛的琐法，其地名的意思源于《圣经》中“所有工匠的师傅”的一位姐妹。可以看出，这三者，都来自与采矿有关的地方。

约伯（或《约伯记》的作者）提出的这些具体问题显示，他具有相当渊博的矿物学知识，具备高超的采矿和冶金工艺。他了解这些的时间，肯定比我们已知的第一次锻造铜块得到有型的形状，或者矿脉被人类拥有并且提炼它们的时间要长得多。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古希腊，采矿和金属的艺术同样被认为是探索自然奥秘的一种行为；金属这个词来自希腊文中的metallao，后者的意思是“搜寻、找到隐藏的事物”。

希腊及随后的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将柏拉图对人类历史的划分方式推向了极点。他们通过4个金属时代来划分人类历史，也就是黄金、白银、青铜（或铜）和铁，其中黄金时代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中最理想的时代，是离神最近的时期。《圣经》的一种划分，认为在但以理看见的幻象中，在各种金属之前还有泥，相比之下这种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划分方式更为精确。经过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开始于洪水之后的近东，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3600年后，一些近东男子翻过山脉到达肥沃的河谷地带，开始种植植物、驯养动物和利用当地金属（裸露在河床上的金属，无须开采和制作），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新石器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其实是泥——用来制作陶器和其他作用——替代石头，正如《但以理书》中的排列顺序。

早期使用的铜是铜石头，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

倾向于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从石头过渡到金属铜的时期，即红铜时代、铜石器时代。这时的铜是经过持续锤打到理想的形状，被称为低温退火的软化铜。我们相信，这开始于近东的环绕新月沃地的山地里。对铜（甚至黄金）的这种金属的加工，有可能与其所处环境的特点有关。

黄金和铜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自然状态”，它们不仅是地球内部的岩石的某些纹理，而且还以块的形式出现。自然的力量——暴风雨、洪水或持续流动的溪流和河流，动摇了松散的岩石，使金块暴露。这种金块会在河床上或者河床附近被发现，并从泥石中被用水洗涤（“淘金”）或筛选出来。这种并不涉及切槽和隧道的方法被称为沙金开采。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开采的实践，在环绕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新月沃地的山地上，以及在地中海东海岸，早在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或者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

事实上，这种方法在数个时代都被使用着。有人认为，声名显赫的19世纪淘金潮的“淘金者”并不是真正的掘地三尺的矿工。事实上他们采用沙金开采法，从冲向河床的水流所带的沙砾中筛选出金块或金沙。例如，在加拿大西北部地区的育空河淘金潮期间，淘金者们用反铲、流槽和平底锅，在每年高峰期就足足获得了超过百万盎司的黄金；而真正的产量也许是其两倍。很有趣的

是，哪怕是现在，这样的淘金者仍在育空河和克朗戴克河及各支流的河床中得到每年10万盎司的黄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黄金和铜都可在其自然状态下生产利用，但是相对而言，黄金更加适合一些，因为它不像铜一样容易氧化生锈。不过，从各种考证来看，在早期，当时的人类并没有利用黄金，而是利用有限的铜。这种现象通常无法解释。但我们认为，其原因是黄金属于神。在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些的时候，黄金就被用来装饰寺庙（字面意思为“神之家”），并为神服务。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时，皇家开始使用黄金，个中原因学者尚未加以探讨。

苏美尔文明在大约公元前3800年的时候进入了全盛时期。来自考古学发现的证据显示，这个文明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南部的开端，是在公元前4000年；这个时间也是真正的采矿和冶金出现的时候——古代人说，这个复杂而先进的知识体系是由阿努纳奇人，即那些来自尼比鲁星的诸神告诉他们的。在回顾了人类使用金属的各阶段历史之后，L.艾奇逊在《金属史》一书中指出，到了公元前37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文明都是基于金属物品的”；很明显，他对此是有着钦佩之情的。他指出，在那之后冶金业所达到的高度，“必定该归功于苏美尔人的技术天才”。

不仅仅是铜和黄金这些可以直接从自然界得到的金

属，同时，还有一些很显然必须从岩层的矿脉中提取的金属（例如银），以及一些需要熔炼和精炼的金属（例如铅），它们都被使用过。而炼制合金的技巧——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依据化学原理进行混合，从而得到一种本不直接存在于自然界的混合金属——发展了起来。早期的敲敲打打让路给了浇铸法；被称作脱蜡法的极为复杂的方法在苏美尔被发明了出来，这种方法使得苏美尔人得以浇铸和制作出既美观又实用的物件（例如诸神或各种动物塑像及神庙器皿）。这种进步逐渐传遍了世界。

R.J.福布斯在其所著的《古代技术研究》中写道，“在公元前3500年，冶金学被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吸收”（而这是从大约公元前380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埃及进入这个阶段是在大约300年之后，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尼罗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的所有区域都热衷于金属。而在这一时刻，冶金业似乎在中国有了萌芽，然而，在龙山时期，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之前，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冶金学家……在欧洲，最早的金属物品很难超过公元前2000年。”

在大洪水尚未到来的时候，阿努纳奇人为了满足他们的母星尼比鲁的需求，曾在非洲南部开采黄金。这些熔炼后的矿石用类似潜水艇的船只送往伊丁，途经现在的阿拉伯海、波斯湾，他们将这些货物交送到巴德提比

拉进行最后的加工和精炼，那里是一个前洪积世的“匹兹堡”。巴德提比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为冶金而建之地”。这个词偶尔也会被拼写为BAD.TIBILA，意谓其处于冶金匠人之神提比尔的荣光之下；而且，毫无疑问，这位冶金匠师的名字是在该隐这条血脉下的。很明显，该隐之子土八的名字源于苏美尔术语。

在大洪水之后，巨大的两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平原上曾是伊丁的地方已经被深深的淤泥掩埋了；后来过了足足7000年，这块土地才变干，适合人类居住，苏美尔文明才得以建立。虽然在这片干泥平原上既没有石头，也没有矿物资源，但苏美尔文明和它的城市都按照“旧计划”修建；同样，苏美尔的冶金中心也是建在曾经是巴德提比拉所在的地方。事实上，古代近东的其他居民不仅仅采用了苏美尔的技术，同时还有苏美尔技术术语，这再一次印证了苏美尔在古代冶金学上的中心地位。而其他古代语言中有关冶金的词汇都没有像苏美尔这么多，这么珍贵。在苏美尔文献中，我们发现，有不少于30个专门对应各种铜的术语，并区分了加工前和加工后。大量的词汇被加上了“ZAG”这个前缀（有时写为ZA）来标示金属的光泽，还有，用KU来标示金属或矿石的纯度。还有专门用于表述各种黄金、白银和铜的合金的术语——甚至还有铁的（据推测仅仅在1000年以后或紧接苏美尔进入盛世之后就开始了使用），被叫作AN.BAR；同样地，有着超过一打的术语在其上延伸出

来，用于表述铁及其矿石本身的品位。一些苏美尔文献实际上根本就是字典，其中列出了白石、有色金属、盐等通过开采得来的矿物的名称，还有沥青。从记录和发现中我们得知，苏美尔商人到了极为遥远的地方寻找金属，他们不仅在交易中提供苏美尔特产谷物和羊毛衣，同时还销售金属成品。

当所有这些知识技术都被归功于苏美尔的时候，需要解释的是，事实上，与采矿相关的术语和文字符号并非源自苏美尔，而采矿也只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而非苏美尔本土。由此，正如我们已经在《第十二个天体》一书中所论证过的，非洲的采矿工作在一部叫《伊南娜到下层世界的冒险》的古老文献中被提到过；而在西奈半岛矿井中的艰苦劳作，也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有着详细记载。苏美尔图画文字中包含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与采矿有关的符号（见图123），其中很多都表示的是各种各样的矿井，对应着不同的建筑和矿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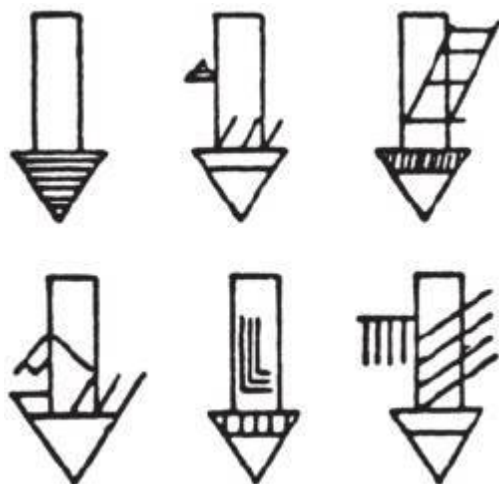


图123

而所有这些矿物的位置——当然不在苏美尔——还不能完全地确定，因为很多地名都未能清晰地保存下来。但一些皇家题词指出，它们是遥远的土地。一个很好的例子，引自《圆柱图章A，“拉格什之王古地亚”》的第十六卷，其中记录了在修建伊宁努神庙时使用的稀有金属：

古地亚用金属将这座神庙变得光彩夺目，

他用金属让它光彩夺目。

他用石头来修建伊宁努，

他用珠宝来使它明亮；

他将铜与锡混合，来修建它。

这片大地的女神的一个工匠，一个祭司

在它上面工作；

用两手宽的明亮的石头

他砌砖修墙，

用一手宽的亮石闪长岩。

这段文字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古地亚在《圆柱图章B》上重复过这句话，以确保后人记住他的丰功伟绩）。苏美尔缺乏石头，这个特点曾导致那里出现了泥砖，并且还用泥砖建成过最高最宏伟的建筑。但正如古地亚告诉我们的，这一次特别采用石头，就连“砌砖修墙”都要用“一手宽的亮石闪长岩”和两手宽的不那么稀有的石头。对这样的工程而言，铜质工具就没有那么好用了；人们需要更为坚固的工具——古代的“钢”，青铜。

如果古地亚的记录确有其事，那么当时的确出现了青铜，因为青铜本身就是将铜和锡“混合”。自然界并没有青铜这样的元素。这是一种合金，将铜和锡置入熔炉，由此而产生的完全人工的产品。苏美尔对这种合金的比例要求是1：6，差不多含有85%的铜和15%的锡，这可是近乎完美的配比。然而，使用青铜，还需要其他行业中的技术成果。它只能浇铸成型，而不能被敲打或淬火；而且，用于制作青铜的锡，必须要通过一种被称作

熔化和萃取的过程从锡矿石中得来，因为要想在自然界中直接找到锡的天然态，非常难。它必须从一种被叫作锡石的矿石中萃取而来，这种矿石通常存在于冲击层矿床里，锡常常在萃取的第一阶段与石灰岩形成化合物。通过对冶金过程的这一简单解释，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出要生产出青铜所需要的科技和知识了吧。

但还有其他的问题：同时，锡还是一种难以被找到的金属。任何资源哪怕只是可能——还无法肯定——靠近苏美尔的，都很快地被用完了。一些苏美尔文献提到了在一个遥远的大地上有两座“锡山”，到底指的是什么，现在还未知晓，一些学者，例如B.兰兹伯格在其《近东研究之旅》的第二十一卷中，并没有忽略掉这些遥远的地方，并猜测它们可能是远东地区的锡带（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它们至今仍是锡的主要来源。已被查明的是，在对这些极其重要的金属的搜寻中，苏美尔商人经由小亚细亚的中间人，把手伸向了多瑙河沿岸的锡矿资源，特别是今天被称为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省份（那里的矿早就被挖尽了）。R.J.福布斯发现，“在公元前2500年乌尔皇家墓地中的发现显示出，乌尔的工匠……完美地懂得青铜和铜的冶金术。而他们所使用的锡的来源，至今是一个谜”。而这个谜，至今还未解开。

不仅是古地亚和其他苏美尔国王在题词中说起过锡石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甚至就连著名的女神伊师塔，

都必须横穿山脉才能找到那个地方。在一部被称作《伊南娜与伊比》（伊南娜是伊师塔的苏美尔名字，伊比则是一座遥远的、尚未确定的山脉的名字）的文献中，伊南娜向更高层的神申请批准时说道：

让我前往锡矿的所在吧，

让我研究它们的矿藏。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诸神——阿努纳奇——必须要教导古代人如何从锡矿中萃取锡，这种金属在苏美尔人看来是一种“神圣”金属。他们称其为安拉，字面上的解释为“天国的石头”；无独有偶，当钢铁需要通过熔炼才能使用的时候，它被叫作安巴，意思是“天国的金属”。而青铜，这种铜和锡的合金，则被称作扎巴，意思是“闪闪发光的双重金属”。

锡的对应术语安拉，在赫梯语中被借用，几乎没做什么改动。然而，在阿卡德语这种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其他闪族人的语言里，这个词经过细微的变动，成了阿纳库。这个词常常被认为意指“纯锡”，而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种改变是否可能反映出了在这种金属和阿努纳奇诸神之间有一种更为接近、更为亲密的关系，因为它同时还被称作安纳库母，意味着它属于或来自阿努纳奇。

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由kh这两个

字母结尾，它的意思是锡-铅垂线，正如在阿摩斯的预言中，他看见上帝举着一个阿纳库（《圣经》中所用词为Anakh，如上所述，用kh结尾），阐述他的承诺不会偏离他的以色列百姓。阿纳克这个词的意思是“项链”，这反映出这种金属的价值很高，很稀有，如白银一样珍贵。它还有一个意思，是“巨人”——这是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努纳奇”一词的希伯来语翻译（就像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讲到过的一样）。这种翻译向我们展示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旧世界还是新大陆，都有着将功绩归于“巨人”的传说。



图124

所有这些将锡与阿努纳奇相联系的做法可能都同出一源，也就是说，都来自阿努纳奇教导人类有关锡的知

识和技术这件事。事实上，在将苏美尔的安拉转变为阿卡德语中的阿纳库这个细微但极富象征意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构架。充分的记载，以及众多考古学发现，告诉我们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时代鼓足劲冲入青铜时代的脚步放慢了。亚甲（即阿卡德）王朝的创始人萨尔贡，非常看重这种金属，以至于他选择了锡而非金银来为自己庆祝和纪念（见图124），那时大约是公元前2300年。

冶金历史学家发现的证据证明，锡的供应在逐步减少，因为他们发现青铜中锡的含量在不断下降，而且从文献中的发现可以看出，几乎大多数新出现的青铜器都是用旧青铜制作的，通过回收早期青铜器，将其熔化后放入更多的铜而得来，有时锡的含量下降到了2%。然后，出于一些尚无法解释的原因，情况突然转变了。“仅仅是从中青铜时代开始，公元前2200年，”福布斯写道，“是真正的青铜使用期，而且锡含量高的情况屡见不鲜，也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针对精致器具才这么使用。”

在给予人类青铜，让人类用之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并建造出宏伟文明之后，阿努纳奇似乎在下一个千年之后开始了收回。但是，我们还能暂定上一个锡的来源可能是在旧世界（新大陆以外之地），而这个后来出现的第二个锡来源完全是个谜。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新来源是新

大陆。



倘若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新大陆的锡到达了旧世界的文明中心，那么，它就只可能来自一个地方：的的喀喀湖。

我们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它名字的缘故，如我们之前所讲的那样，暗示这个湖是“锡石湖”；而是因为在数千年之后，玻利维亚的这个地方至今仍是世界锡的主要产地。锡被公认为是一种稀有金属，能供商业数量之用的锡只在几个地方才找得到。如今世界上50%的锡产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刚果、尼日利亚和中国（以上为降序排列）。一些更早期的产地位于近东或在欧洲，如今已接近被开采干净了。任何地方，锡矿都位于冲击层矿床内，氧化锡矿石被自然的力量冲刷，冲出了矿脉。只有两个地方的锡矿石被发现时仍然位于它的最初矿脉中：康沃尔和玻利维亚。前者如今已没有锡了，后者仍然向全世界供应着锡，似乎那里才真的应该被称作“锡山”，正如苏美尔的伊南娜文献所述。

这些矿蕴藏量大但开采起来很困难，它有着12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主要集中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东南部，波奥湖的东边。更为容易到达河床中的冲击层矿床的地点是的的喀喀湖的东岸。古代人正是在那个地方收

集矿石，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福布斯接着出示了从提潘尼河河岸“洗金”时得来的金属锡的样本。这可使他大吃一惊——这是他的原话：他发现这个矿源富含金块、锡石和块状及珠状金属锡（锡的自然态）；这意味着，无论是什么人曾在这里淘金，他都会在淘金的同时懂得如何从锡矿中得到锡。仅仅是探索了的喀喀湖东部一带就让他傻眼了一——这也是他的原话，因为他发现了大量被还原为自然态的锡（例如通过萃取）。他认为，这里有着那么多的金属锡是一个“谜”，“绝对不可能是任何自然原因引起的”。在索拉塔附近，他发现了一个锤头，经分析鉴定后，发现它含有88%的铜和仅仅11%的锡，“这与其他”欧洲和近东的“古代青铜器的成分极为相似”，那些遗址似乎是属于“极其遥远的时代”。

福布斯同时还惊讶地发现，住在的喀喀湖周围的印第安人——艾马拉部落的后代似乎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些如今人们感兴趣的地点。事实上，西班牙编年者巴尔巴在1640年陈述道，西班牙人曾经发现了有印第安人工作的铜矿井和锡矿井，锡矿井“靠近的喀喀湖”。波斯南斯基在离蒂亚瓦纳科6英里的地方发现了前印加时代的矿井。他以及他之后的人都不断向世人证实，大量惊人的青铜器具的确出现在了蒂亚瓦纳科及其周边区域。他指出，太阳门的壁龛的背面曾经插入的是金板，并且是有

着能够承重的青铜制成的凸出的枢纽或“旋钮”的金板，这样就可以旋转。在蒂亚瓦纳科，他发现了带有用来镶嵌青铜螺栓的壁龛的大石块，就像在普玛彭古发现的那样。他在普玛彭古曾见过一块无疑是青铜的金属，“带有类似滑轮一样的齿状凸起，那可能是某种用来举重的设备”。他在1905年的时候见到并描绘下了这块金属，但它却在他的第二次造访过程中失窃了。由于在印加时代甚至现代，对蒂亚瓦纳科的有策划的掠夺，在的的喀喀湖的圣岛和高迪发现的青铜工具，证实了在蒂亚瓦纳科曾存在的东西。这些发现包括青铜条块、杠杆、凿子、刀具和斧头——所有能够用于建筑工程的工具，而非用于采矿工作。

实际上，在波斯南斯基的分为4个章节的论文中，开头是介绍史前时代在玻利维亚高原上采矿的普遍行为和的的喀喀湖周边采矿的特殊行为的。“在阿特普拉诺——即高原之意——的山脉里，发现了人工隧道和洞穴，是古代的居民为了给自己提供有用的金属而用工具开凿的。这些洞穴和西班牙人为了寻找贵金属而造成的洞穴有着明显区别，那些古代冶金工程的遗迹要比西班牙人的所为早得多……在最遥远的时期，一个高智慧、极具魄力的种族……从山脉深处为他们自己找出了有用的或珍贵的金属。”

“在那么遥远的时期，安第斯山脉的史前人类打算在

山脉深处寻找什么种类的金属呢？”波斯南斯基这么问道，“是黄金或白银吗？当然不是！一种更为重要的金属让他走到了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他们想要的是锡。”他解释道，锡需要与铜一起制成“高贵的青铜”。这就是蒂亚瓦纳科人的目的，而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发现所证明了，在以离蒂亚瓦纳科90英里为半径的区域内，人们发现了许多锡矿井。

然而，难道是安第斯人需要这些锡来制造他们自己的青铜工具吗？显然不是。著名冶金学家厄尔兰·诺尔登斯基德通过其一项重要研究《南美洲的铜与青铜时代》显示，在那里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时代：在南美既没有过发展完全的青铜时代，也没有过发展完全的铜器时代，一个很勉强的结论是，无论发现什么青铜工具，都是属于旧世界的造型，并且是基于旧世界的技术的。“鉴定了所有我们在南美发现的青铜及铜制的武器和工具后，”诺尔登斯基德这样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几乎没有原创的痕迹，而且它们的各种基本特征都与旧世界有着一些相似。”他继续写道：“必须得承认，新世界的金属技术与旧世界青铜时代的技术存在着相当重要的相似之处。”有意思的是，他的样本中所包含的一些工具的手柄形状就像是苏美尔女神宁梯的头像，并且这个头像还带有这位女神的符号——一对脐带剪，这位女神也就是后来西奈矿井的女主人。

新大陆的青铜史由此与旧大陆有了联系，并且，安第斯—新世界青铜的发源地——的锡的故事，又难以抗拒地连接着的的喀喀湖。在这些故事里，蒂亚瓦纳科有着中心地位，紧紧联系着它周围的矿藏，否则为什么要修建在那里？

旧世界的3个文明中心出现在富饶的河谷地带：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的埃及-非洲文明，以及印度河的印度文明。它们的基础是农业、贸易，因河流而变为可能，向它们提供工业原料并让它们得以出口自己的谷物和成品。当社会有组织地建立起来，并发展出国际关系的时候，城市顺着河流拔地而起，商业需要文字记录，贸易积累起财富。

蒂亚瓦纳科并不符合这个模式，就像一句俗语所说，“装扮整齐却无处可去”。一个文化和艺术形式影响了几乎整个安第斯区域的大都市，修建在一个足以登上世界海拔高度排行榜的贫瘠湖岸。为什么是在那儿？地理学也许能给我们一个答案。

按照惯例，在描述的的喀喀湖的所有特征的时候，首先要提到的是它排在世界第一的航船通行性。它是一个大湖泊，有着3210平方英里的水面面积。它的深度从100~1000英尺不等。从形状上看它是被拉长了的，最长的地方120英里，最宽的地方44英里。它凹凸不平的湖岸线，由环绕它的山脉所导致，形成了大量的半岛、海

角、地峡和海峡。这片湖的西北-东南布局（见图109）是围绕在它边缘的山脉造成的。在东边的是横贯玻利维亚西部和厄瓜多尔中部的安第斯山脉的分支东科迪勒拉山脉，它包括了如高塔般耸立的孪生山峰，索拉塔的伊延普峰和拉巴斯东南方的庄严的伊利马尼山。在这里，除了一些从这个山脉流入湖泊的小河，大多数河流向东流去，经过广阔的巴西平原流进大西洋，流了2000英里左右，就是在湖的东岸和河流小溪的河床中发现了锡石矿。

湖北边也有着庄严的山脉。那里滞留在地表的雨水大多数都向北流去，进入河流，例如维尔卡诺塔河。有些人认为，这条河是亚马逊河的源头。正是在这里，在与这片湖和库斯科接壤的山脉之间，出产了印加人的大部分黄金。

的的喀喀湖的西岸，虽然看上去了无生气，但却是人口最稠密的。在群山和港口之中，在湖岸和半岛上，现在的村庄和城镇与古代遗址共存着，就像普诺，最大的湖岸镇和港口和神秘的思路斯塔尼废墟是紧挨着的。在这个地方，现代铁路工程师们曾发现过一条线路，不仅可以直向北方，同时还穿过了安第斯的诸多山口之一，朝向滨湖平原和太平洋。

编年者也由此这么记录它），与暴露于风中的北部相比，这里是平静的水域。在当地传说中，这两个主要岛屿是太阳岛（事实上是的的喀喀岛）和月亮岛（事实上是高迪岛），它们刚好位于科帕卡巴纳的北岸。

就是在这两座岛上，创世者在大洪水时期藏起了他的孩子们：太阳和月亮。一种版本的说法是，在大洪水之后，太阳从的的喀喀岛上的一个叫的的喀拉的神圣岩石那里，重新升入了天国；另一种版本的说法是，在大洪水结束之后，太阳的第一缕光芒是从这块岩石这里放射出去的，而且，还说在这块神圣岩石下方有一个洞穴，第一队伴侣就是从这个洞中出来，重新开始在大地上繁衍的，而那片大地正是曼科-卡帕克被给予金杖，去找到库斯科，从而开始安第斯文明的地方。

这片湖的主要外流河，德萨瓜德罗河，是从西南角开始它的流动的。它从的的喀喀湖吸收河水，再去往位于玻利维亚奥鲁罗省南方260英里的卫星湖波波湖；在这条线路上，到处都是铜和银，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沿岸，玻利维亚和智利相会之处。

在湖的南岸，位于所有这些山脉间的充满水的洞穴继续呈现出干地的模样，创造出了蒂亚瓦纳科所在之地的平原和高地。整片湖周围没有其他地方有着这个水平的高地。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附近有着一片湖般的水域，还连接着湖的其他地方，让水运变成可能且实用的

事情。湖周围也没有哪个地方拥有像这样的地点，有着穿越山脉朝向三个内陆方向的路线和朝北走的水路。

而且，更没有什么地方拥有如此唾手可得的珍贵金属——黄金和白银，以及铜和锡。蒂亚瓦纳科位于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对它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位置了：整个南美洲的冶金业的中心，整个新大陆的冶金中心。

对于它的名字，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拼读方法——蒂亚瓦纳科、提亚瓦纳科、提瓦纳库、提亚纳库，这仅仅是为了让这个名字在被翻译之后的发音能够变为当地人语言里的发音。最初的名字，我们认为应该是TI.ANAKU：意思是Titi和Anaku之地，意思正是“锡城”。



这个地名中出现的阿纳库源于美索不达米亚词汇中的锡，因为这种金属是受赐于阿努纳奇的。我们的这种观点间接指出，蒂亚瓦纳科和的喀喀湖以及古代近东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的确有证据来证明这样的一种观点。

青铜，伴随着近东文明的萌发而首次出现，并在公元前3500年的时候，完全进入了冶金使用中。然而，在公元前2600年的时候，锡的供应逐渐开始减少，直至几乎消失。接下来，突然地，在公元前大约2200年的时候

候，全新的供应如从天降。阿努纳奇诸神通过某种方式结束了这次锡危机，并拯救了他们曾赐予人类的最重要的文明，这是如何办到的呢？

让我们看看一些已知的事实。

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当近东的锡供应突然改善的时候，一群神秘的人出现在了近东的舞台上。他们的邻族称他们为凯斯人（Cassites），后来希腊人称他们为科斯人（Kosseans）。学者们对这个名字给不出任何解释。然而这个名称却给了我们灵感，Cassites，锡矿的拼读方式为cassiterite，这是从古至今都知道的。凯斯人，意指那些能够提供锡矿或从锡矿之地而来的人。

普林尼，公元一世纪罗马的博学之士，他写道，被希腊人称作cassiteros的锡，比铅要贵重。他陈述道，自从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人就一直很看重这种金属（事实上荷马也提到过，他的拼读方式也是cassiteros）。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地点是小亚细亚的西部边境，也正是早期地中海的希腊人与赫梯人（或者说是他们的印欧亲戚们）发生联系的地方。“传说中人类在大西洋的岛上寻找这些锡，”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写道，“然后用细枝条制造的船来运输——某种枝多而细的植物，例如柳树。船用兽皮覆盖缝合在一起。”希腊人将这些岛屿称作锡岛，“由于这些有大量锡的岛屿，”他写道，存在于大西洋中，又面向被称为天涯的海角，“它们是6

个神之岛，一些人认为是极乐之岛。”这是一段神奇的陈述，因为如果希腊人和赫梯人分别或同时提到的神都是阿努纳奇，我们由此就能得到阿纳库这个词的所有含义。

然而，它们通常都被认为是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附近的锡利群岛，特别是在得知腓尼基人曾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到达过不列颠诸岛的这个地方寻找锡之后。先知以西结是和他们同时代的人，曾特别提到过古代腓尼基重要城市推罗的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远洋船来进口锡。

普林尼和以西结的说法是最重要的，这倒不仅是因为后来也有许多现代作者们同样支持腓尼基人在那个时候登陆美洲的理论。在公元前大约9世纪的时候，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城邦并入亚述帝国之后，腓尼基人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名叫迦太基（Carthage，Keret-Hadasha，即“新城市”之意），位于地中海西部，处于北非。他们在这个新的地方继续从事着金属交易，同时还开始劫掠当地非洲人作奴隶。在公元前600年，他们为了给埃及国王尼科寻找黄金而环绕非洲（让人想到在此4个世纪之前所罗门王那件事）；而在公元前425年的时候，在一位名叫汉诺的人的领导下，他们环航西非，建立起黄金和奴隶供应站。汉诺在远征之后安全返回了迦太基，他的冒险故事都是他活着回来后口述的。但那些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人，都被大西洋的海水淹没或在美洲海

岸发生了海难。

先将那些出现在北美的带有强烈地中海特征的工艺品放到一边，因为出现在中美和南美的这些工艺品更加引人入胜。少数愿意在这个方向冒险的学者中有一位名叫塞勒斯·H.戈登的教授，他著有《在哥伦布之前，历史的谜团》一书。读过这本书的人能够知道巴西这个名字和闪族词语钢之间的相似处。是他让发现于巴西北部的所谓的帕拉伊巴铭文稍微有了一些公信力。帕拉伊巴铭文在那之后很快消失以及它被发现时的模糊环境让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伪造的赝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果一旦承认了它的真实性，就相当于推翻了对旧有的认为新旧大陆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然而，有着超人学识的戈登，则坚定地相信它是由一艘腓尼基船的船长所留下的信息，他的船因一场风暴与船队脱离，他们是在大约公元前534年的时候从近东出发的。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有一个相似之处。首先，对美洲的“发现”是偶然的，是一次海难或因海洋洋流而造成的航向突变导致的；第二，时间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并且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千年的后500年。

但我们所说的时间却要早得多，比那早了2000年；并且我们还认为，新旧大陆居民的物资交易绝非偶然，而是阿努纳奇诸神的蓄意安排。

很明显，所谓的锡人并不是不列颠人，近东的记录将他们定位于苏美尔东部，也就是如今的伊朗。他们与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以及胡里安人，也就是《圣经》中的何利人或“杆把之人”有关系，他们以及他们的先祖，包括苏美尔人，都有可能曾向西航行到达过南美洲。他们绕过非洲的末端，穿过大西洋到达巴西；或向东，绕过印度支那的末端以及群岛，横穿太平洋到达厄瓜多尔和秘鲁，每条线路都需要远洋航海技术和航海图。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航海图是的确存在的。

认为这些海图是属于欧洲航海家的观点始于哥伦布本身。现在已经可以确信，哥伦布很清楚地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因为他曾从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卡内利处知道了答案，后者是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在1474年寄给教会和宫廷的地图与信件中，他曾力劝葡萄牙人采用一条向西的航线到达印度，而非环绕非洲。基于亚历山大的托勒密（公元前2世纪）的地理观，托斯卡内利采纳了前基督教时代的希腊学者的观点，例如西帕恰斯和欧多克索斯就认为地球是一个球形。同时，他还采纳了在那之前几百年的希腊学者们所提出的有关地球的尺寸和大小的观点。他在《圣经》中为这些观点找到了一些证据，例如在第一个拉丁译本的一部分——《以斯拉书·二》中，提到了“圆形世界”。托斯卡内利采纳了所有的这些观点，但却计算错了

大西洋的宽度；同时他还相信，那片位于加纳利群岛西方3900英里处的大陆是亚洲的一端。那里正是哥伦布所遭遇的大陆，也就是他所谓的“西印度群岛（佛罗里达半岛与委内瑞拉海岸之间的一系列岛屿，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之间）”，这个错误的名称被沿用至今。

现代研究者认为，葡萄牙国王甚至还拥有勾勒出南美洲大西洋海岸的地图，其中甚至标注有在哥伦布发现之前的向东1000英里的岛屿。他们也的确发现了一些证据。1493年5月，教皇为了缓解冲突，在西班牙发现的土地（西边）和一片未知土地中间划下了一条界线，如果这片土地真的存在的话，那肯定是在东边。这条南北直线位于佛得角群岛向西的370里格（原陆地长度单位，1里格大约是3英里）处，在葡萄牙人的要求下，给了他们巴西和南美的更大的部分。最终这让西班牙人而非葡萄牙人大为震惊，后者相信在这片大陆后面还有更多的东西。

的确，现在人们吃惊地发现了太多前哥伦布时代的地图和海图；其中一些还显示了日本、一个大西洋西部的巨大岛屿。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到达日本的途中有一个名叫“巴西（Brasil，葡萄牙语）”的小岛。其他的则包含了美洲和南极洲的轮廓——后者的大陆特征曾被覆盖其上的冰层完全遮掩了，所以，这些地图最初绘制的时间是当那些冰层都消失的时候，这正是在公元前11000年

的大洪水结束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

对这些似乎不可能存在却又的确存在的地图的最好认识，来自皮里雷斯，他是一名土耳其的海军将领。这位将领表示，他绘制的地图部分基于哥伦布曾经使用的地图。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推测，来自中世纪的欧洲和阿拉伯地图是基于托勒密的地形学的；但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却有研究显示，14世纪的极为精确的欧洲地图是基于腓尼基地形学的，特别是基于推罗的马里诺（公元2世纪）的理论。然而，他又从哪里得来他所了解到的资料的呢？C.H.哈皮古德，在众多研究皮里雷斯地图及其来源的最好的研究成果之一《古代海王的地图》里，他曾指出“这些古代地图所提供的证据，似乎是告诉我们在遥远的时代存在着……一个极为先进的真实文明”；比希腊和罗马更为先进，且航海技术要高于18世纪的欧洲。他总结道，在他们之前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可以回溯至少6000年；但地图上的某一些特征，例如对南极洲的精确测量，让他猜测甚至远在美索不达米亚之前，勘察过地球的还另有其人。

当大部分研究都只关注这些地图的大西洋特征的时候，哈皮古德及其团队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那就是皮里雷斯地图同时还正确描绘出了安第斯山脉，以及从其中向东流去的亚马逊河，还有南美洲的从南纬4度一直到大约南纬40度的太平洋海岸线——例如，从厄瓜多尔

经过秘鲁到智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团队发现，“从山脉的画法可以看出他们是从海上进行观测的，他们在沿着海岸线行驶的船上观测，而非凭空想象。”海岸线被勾勒得极为详细，以至于帕拉卡斯半岛都能够被清楚地分辨出来。

斯图亚特·皮戈特是第一批注意到欧洲抄本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上有着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线的人之一。然而，它所显示的并不是一个在宽广海洋前的大陆，而是类似于提耶拉米迪卡的一块神秘土地，从中国南部末端延伸出来，那里有一座所谓的黄金半岛，顺着这条路一直向南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南极洲。

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著名的南美地理学家D.E.伊巴拉·格拉索发起了一次对古代地图的深入研究。和其他研究者一样，他指出，带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地图实际上是基于托勒密的地理体系的，而后者的理论又是基于推罗的马里诺的地形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工作的。

伊巴拉·格拉索的研究显示，这个被称作提耶拉米迪卡“附属物”的形状和南美洲西海岸伸入太平洋地区的形状惊人地相似。这里就是各种传说中一直讲到的史前登陆的地点。

托勒密地图的欧洲抄本里有一个名字，指代的是那片神秘陆地的中心，这个名字是卡提噶拉；伊巴拉格拉

索写道，这个地方是“兰贝耶克所在之地，那里是整个美洲大陆的主要黄金冶金中心”。不用惊讶，史前黄金加工中心，查文·德·万塔尔建立的地方，也正是非洲的奥尔梅克人、蓄须的闪族人和印欧人相聚的地方。

锡人是否也是在这里登陆的呢？或者是在帕拉卡斯港，接近蒂亚瓦纳科的地方登陆的呢？

锡人在公元前第一和第二个千年中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金属人造工艺品。他们的手工艺品包括数不胜数的金银铜器物；但最受他们偏爱的是青铜，让“卢里斯坦（位于伊朗）的青铜”在历史上登上了荣耀的舞台。他们的工艺品，往往都是用他们的神和他们传说中的英雄来进行装饰（见图126a），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雄狮搏斗的吉尔伽美什（见图126b）。



图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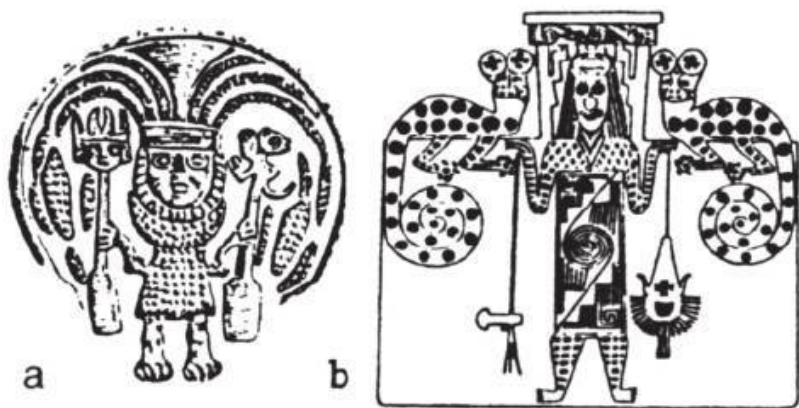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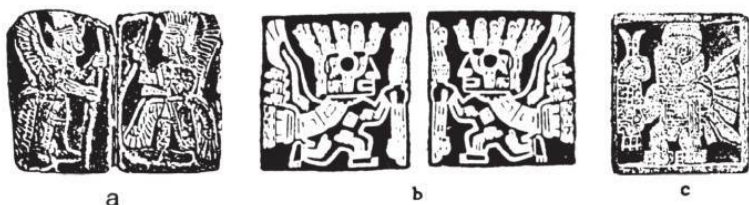
图127

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在安第斯地区发现了一模一样的主题和工艺品形式。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有一幅插图，画的是秘鲁人朝拜诸神。这幅图案来自发现于中部和背部海岸地带出土的陶器；这与锡人的青铜器相比简直令人震惊（见图127a）。在查文·万塔尔，那里的雕塑上描绘着类似赫梯的符号，我们同样还能看见吉尔伽美什大战雄狮的场面。有人曾从旧大陆而来，讲述并描绘了这些故事；在蒂亚瓦纳科也是一样：在出土的青铜文物中，有一个青铜牌，其上描绘的竟然是近东的英雄故事，宛如卢里斯坦的文物（见图127b）！

对“天使”的描绘，那些带翅的“神的使者”（《圣经》中称其为Mal’achim，字面上的意思便是“使者”），也曾出现在所有古代人的艺术品里；赫梯人的文物中常有显示这些神使站在主神两侧（见图128a），主神则站在太阳门里（见图128b）的画面。这是很有象征性的，因为

它再现了远古美洲曾发生的事件，在查文·万塔尔，我们相信，泰奥提华坎诸神的国度与蒂亚瓦纳科诸神的国度相遇，奥尔梅克特征取代了美索不达米亚特征，出现在“翼神板”上（见图128c）。

在查文·万塔尔，印欧神是公牛神，这是一种神秘的动物。虽然公牛在被西班牙人引入之前并未在南美洲出现过，但学者们仍然惊讶地发现，一些的喀喀湖普诺区域附近的，甚至是位于普卡拉地区（传说中维拉科查前往库斯科途中的一个所停之处）的印第安联盟，竟然在史前时代就开始崇拜公牛——J.C.斯巴尼1971年在《前哥伦布时代的宗教圣地》中对此有所记载。在蒂亚瓦纳科和安第斯南部，这位神被描绘成装备着一根闪电、拿着一个金属杖。这个形象被刻在了石头上，绘在了陶器上，绣在了纺织物上。它是古代近东尽人皆知的符号的组合，在巴比伦和亚述，这位神被称作莱姆曼（雷神），西闪族人称其为哈达（Hadad，翻滚的声浪），赫梯人和锡人称其为特舒卜（鼓风者），无论在哪里，他都被描绘为站在他的标志性动物——一头公牛上，一手持金属工具，一手持叉状闪电（见图129a）。



旧大陆神话起源之地的苏美尔人称此神为阿达德或伊希库尔（意思是“远山的他”），并将他描绘为拿着金属工具和叉状闪电的神（见图129b）。他有一个称号是ZABAR DIB.BA，意思是“他授予并划分青铜”——一条清晰的线索。

他难道不是秘鲁南海岸的里马克、安第斯高地的维拉科查？他们都拿着金属工具和叉状闪电，他们的符号都是独自出现在众山之上的一道闪电。甚至，在一个石刻上，他还站在一头公牛上，这个石刻发现于的喀喀湖的西南部，是尼比鲁发现的（见图129c）。研究过各种形式的维拉科查这个名字的学者一致同意，这个词的各部分之意为“雨 / 风暴 / 闪电”的“主人 / 至尊”是“造物者 / 创世者”。一部印加史诗将他形容为“在电闪雷鸣之际到来的”神。这可是一字一字地解读这个风暴神。而来自库斯科的黄金盘（见图85b）描绘了一位带着叉状闪电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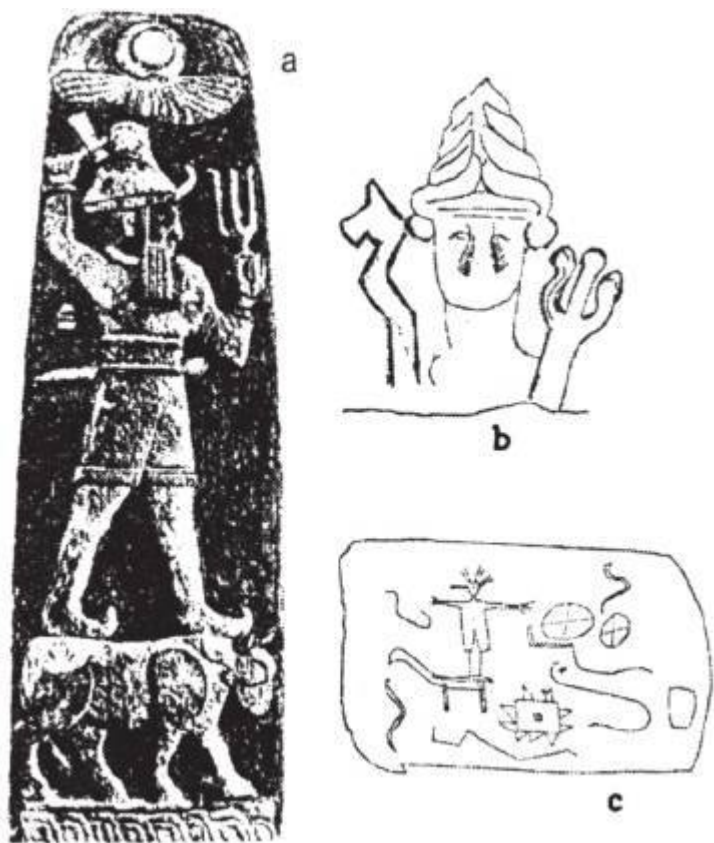


图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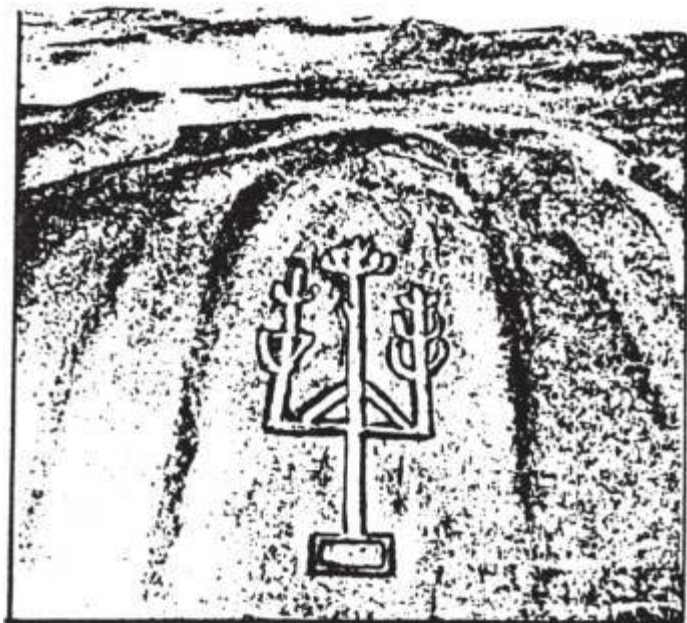


图130

在那遥远年代的某个时刻，伊希库尔 / 特舒卜 / 维拉科查带来了他叉状闪电的符号，将它放置在了帕拉卡斯港的半山腰上（见图130）——这可是哈普古德团队从皮里雷斯地图上辨认出的特殊港口，它很有可能就是将蒂亚瓦纳科的锡和青铜运送到旧大陆的港口。

这个符号是在向诸神及众人宣告：这里是风暴神的国度！

因为，正如《约伯记》里所记录的一样，确实有一个金属锭的来源地，它的地下有如翻涌的火海……那个地方位于群峰之中，“就连秃鹫也寻不到去那里的路，连

鹰的眼睛也不曾望见过它”。向人类提供这些极为重要的金属的神正是在这个地方“将手触向花岗石……从山的根部掀翻它们……在岩石中切割出通道”。

第十二章

黄金眼泪的神

在公元前4000年后的某个时候，伟大的阿努，尼比鲁的统治者，对地球进行了一次访问。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进行艰苦的空间飞行了。在44万个地球年——仅仅122个尼比鲁年——之前，他的长子恩基，带领着第一支55人的阿努纳奇小队来到地球，寻找其上的黄金。在尼比鲁，自然因素和科技的滥用使得这颗行星周围的大气层渐渐被削弱，而生物呼吸要靠大气层，同时大气层还要保护这颗被它包裹的行星，维持其中的温度。尼比鲁的科学家们指出，只有在尼比鲁的高空悬浮黄金微粒，才能让尼比鲁免于成为一个冰冻且无生命的星球。

恩基，一位非凡的科学家，在波斯湾迫降，并在岸边建立了他的基地埃利都。他的计划是从波斯湾水体中汲取金元素；然而这么做所得到的黄金太少，尼比鲁的危机加深了。在厌烦了恩基的不断承诺后，阿努亲自来到地球。他带来了他的继承人恩利尔，虽然不是长子，但恩利尔却是合法继承人，因为他的母亲安图是阿努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妹。他缺乏恩基的贤明睿智，却是一

名卓越的管理人员；他对自然的神秘并不感冒，却懂得如何处理事务，解决问题。所有的研究都指出，他所要做的，是直接进行金矿的挖掘，地点在非洲南部。

随之而来的争斗不仅局限在这项方案本身，同时还发生在这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阿努甚至还考虑过是否要留在地球，让他的一个儿子回到尼比鲁做摄政王；但这个想法带来的却是更大的争议。最终他们抽签来决定。恩基去非洲组织采矿；恩利尔留在伊丁（美索不达米亚），修建提炼矿石和将黄金运回尼比鲁的必要设施。而阿努则回到了阿努纳奇的星球，这便是他的第一次到访。

之后的第二次造访，是另一次紧急情况导致的。第一次到访之后，过了40个尼比鲁年，在矿井里工作的阿努纳奇们造反了。在那深深的矿井里工作的阿努纳奇们所承受的苦难和辛劳有多少，介于两兄弟之间的嫉妒和摩擦有多少，如今的我们只能凭空猜测了。反正最后由恩基管理的、在非洲南部开矿的阿努纳奇们发动了叛乱，拒绝继续工作，而且，当恩利尔前来解除危机的时候，他被作为人质挟持了。

所有这些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千年之后，这些记录告诉地球人，也许他们知道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众神举行了大会。恩利尔坚决提议让阿努来地球执政，并判恩基有罪。在诸位管理者面前，恩利尔阐述了这些事件

的关系，指控恩基是叛乱的组织者。但当这些叛军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之后，阿努对他们产生了同情。他们是宇航员，不是矿工；而且他们所做工作的劳苦程度，的确已不能被承受。

难道这工作就不做了吗？如果不开采这些黄金的话，尼比鲁上的生命怎么办？恩基出了个主意：我们将创造原始工人。他说道，他们将接手这项艰苦的工作！在众神的惊讶中，他陈述说，在医药卫生最高官员宁梯 / 宁呼尔萨格的帮助下，他正在进行各种实验。在地球上，在东非，当时的确有一种原始类人生物——一种猿人。这种生物肯定是从尼比鲁的生命种子进化而来的——在与提亚马特的天体大碰撞中传播到地球（详见《地球编年史》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所以基因是可以共存的；所需要的仅仅是升级这个物种，方法则是给予他们一些阿努纳奇自己的基因。如此一来，将创造出一种模样和形象都极为类似阿努纳奇的生物，他们能够使用工具，智商也足够听从指挥。

然后就有了LULU AMELU，意思是“混合的工人”。它是通过基因工程，在实验室瓶子里给一个母猿人的卵子受精而得来的。这种杂交生物自身无法繁衍；女性阿努纳奇每次都得扮演生育女神的角色。然而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在一次次的测试和失败之后终于完善了他们，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模范人。这些模范人被取名为亚当，意

思是“他是地球的”——地球人。有了大量的劳力，黄金的产量大增，过去的7个殖民点转变为了城市，阿努纳奇——地球上有600位，绕地太空站上有300位——开始享受起了慢节奏的生活。其中的一些，无视恩利尔的反对，娶地球人的女儿们为妻子，甚至还有了孩子。对阿努纳奇而言，如今开采黄金已不再是一项令人厌恶的工作；但对恩利尔而言，这似乎是任务走向歪路的开始。

所有这些在大洪水降临的时候都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科学观测都在发出警报，因为南极洲上方的冰盖开始了滑落；当尼比鲁再一次到达近地点的时候，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它的强大引力可能会让这个冰盖彻底脱离大陆，造成一场全球性的巨大潮汐波，这将瞬间改变海洋和地球的温度，导致极为可怕的风暴。在咨询阿努之后，恩利尔下达了命令：太空船准备随时离开地球！

但人类怎么办呢？它的创造者，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就让人类灭亡吧，恩利尔说道。他让所有阿努纳奇都发誓，不得向人类透露大洪水的秘密。无奈之下，恩基也发了誓；但他可以对“一面墙”（墙后有耳）诉说这个秘密，于是他让他最忠心的追随者吉乌苏德拉修建了一个提拔图，这是一艘可以潜水的船只。他和他的家人，以及足够多的动物能够在这艘船上躲过这场洪水灾难，如此一来，地球上的生命将不会被灭绝。恩基还给了吉乌苏德拉一个导航器，让船到达亚

拉腊山，这是近东最引人注目的双峰山脉。

由阿努纳奇口述给苏美尔人的创世及洪水故事，要比相似的《圣经》故事及其各种版本都要详细且明确得多。当这场灾难来临之际，在地球上待着的不仅有半神，其中一些还是主要的神祇，是神圣十二圈里的成员。他们自己都过着地球人的生活：兰纳 / 辛和伊希库尔 / 阿达德，他们是恩利尔的小儿子，都出生在地球；当然，辛的双胞胎子女，乌图 / 沙马氏和伊南娜 / 伊师塔也是在地球出生的。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加入了其他神的讨论，建议不要带着货物直接离开地球，而是在绕地轨道上停留一段时间，看看地球上将会发生什么。而事实上，当巨大的潮汐波来了又退去，大雨停止，地球的山峰和阳光显露出来，照过云层之时，天空出现了彩虹。

恩利尔发现人类还有幸存者，在一开始的时候暴怒了起来，但后来他变得宽容了。他承认，阿努纳奇可以继续生存在地球上；而一旦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城市，继续黄金工业的话，以前作为他们的工人的人类就必须大规模地繁衍，而且不能再被当作奴隶看待，而应该被看作伙伴。

在前大洪水时代，用于阿努纳奇及货物供给往来的太空站在美索不达米亚，位于西巴尔。但原本富饶的两河流域如今覆盖了数十亿吨的淤泥。还是用亚拉腊山的双峰来作为登陆指引的地标，他们在北纬30度的尼罗河

岸旁修建了一对人造山峰——两座吉萨大金字塔，用作后大洪水时代西奈半岛太空站的着陆“灯塔”。

如此一来，人类得以生存繁衍，同时也能为阿努纳奇提供必要的帮助，于是人类被赐予文明。谷物的种子从尼比鲁被带到了地球，野生作物和动物被驯养，陶艺和金属工艺被教授给人类。后者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触及了阿努纳奇自身对重新开始开采黄金的需求，而现在，那些曾经的矿井都填满了淤泥和水。

在大洪水之后，尼比鲁再一次接近地球，从上面得到了大量的物资，却没有什麼有价值的东西被运送回去。在旧的金矿地，必须进入山体里面发现新的隐藏矿脉，向地下打入一条通道，炸掉岩石；必须给人类提供工具，坚硬的工具，这样才能够帮助阿努纳奇执行这样的工作。幸运的是，洪水还是有一点好处，因为它将矿脉冲了出来，河床上布满了黄金微粒，混在泥沙里。这是一个新的黄金来源——在地球的另一边，虽然工作更为简单，但到达和运输变得困难，因为这些金沙所在之地位于地球的另一边：在那里，面朝大洋的群山中，富饶的金矿被发现了。只有在那个地方，黄金才能够被自由地拾取——如果阿努纳奇能够去那里，如果去到那里之后能把黄金带回来。

现在，尼比鲁又一次靠近了地球，伟大的阿努和他的妻子安图再次来到地球访问。他想亲自看看哪里有问

题。比如，在给予人类两种神圣金属AN.NA和AN.BAR用于制造坚硬的工具之后，取得了哪些成就？将开采黄金的工作延伸到地球另一边会有哪些进展？货仓里真是装满了黄金，就如报告所述，随时准备运回尼比鲁吗？



“在洪水泛滥整个地球之后，王权从天国被带了下来，王权首先是在基什。”苏美尔的国王列表中，就这么开始了对近东第一文明各朝代各都城的记载。考古学家们的确曾证实了那座苏美尔城市的古老。在它的二十三个统治者里面，其中有一位，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称号来推断他是一位冶金学家；其中很清楚地记录道，第二十二个统治者，恩门巴拉格斯，“当搞砸了在埃兰铸造好的武器时，他很生气”。埃兰，位于苏美尔东南和东部的高地，的确是冶金学发源地之一；而所谓的铸造好的武器，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考古学的发现，印证了在公元前4000年之后一段时间的古代近东，的确有着成熟的冶金行业。

然而“基什被武器攻击”，可能是被领土受到侵略的埃兰人攻击；而王权，即首都，被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名叫乌鲁克，即《圣经》中的以力。它的12位国王中，最声名显赫的是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的意思是“致吉比尔，熔炼／铸造之神”。金属工业对乌鲁克的统

治者来说似乎相当重要。当它的第一位统治者开始统治的时候，乌鲁克还不过是一个圣域而已，而他的名称前缀是MES¹²“铸造大师”。对他的题词相当长，有些不同寻常：

美思加格伽什尔，神圣乌图之子，

成了伊安那的大祭司，和国王……

美思加格伽什尔进入了西海

并向山脉前行。

列表中通常只会出现国王名字和他们各自的统治年份，而这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被当作是荣耀记录下来。这位铸造大师跨过的是哪片海，到的是哪座山，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具体地知道，但这些用词却让人想到世界的另一边。

我们能够理解将冶金业完整带入乌鲁克的重要性：这与即将到来的阿努的造访有关。也许是想让他确信一切都发展顺利，乌鲁克这座特别的城市是以他的荣耀修建的，而冶金业的成果应该被显露出来。在这座圣域的中心，修建了一座多层神庙，它的角落是用铸造的金属修建的。它的名字，伊安那，直接表示的意思为“阿努的房子”；但同样也有“锡之屋”的意思。在记录阿努到访乌鲁克的详细文献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遍地黄金之

地。

从乌鲁克档案馆里找到的碑刻上的注释可以发现，它们源于更早期的苏美尔文献，如今只有中间部分是可读的。阿努和安图已经坐在了神庙庭院里，检阅着诸神的队列。其间，女神们在E.NIR“光明之屋”里为来访者准备睡室，睡室覆盖着“下层世界的黄金工艺品”。当天黑的时候，一位祭司爬到塔庙顶层去观测预计中尼比鲁的出现，尼比鲁被称为是“天国的阿努的伟大行星”。在诵读完应有的赞美诗之后，到访者在金盆中洗手，并在7个盘子里用餐；啤酒和果酒都是用黄金容器盛放的。在更多的歌颂“创世者的行星，天国英雄之星”的赞美诗被诵读之后，来访者们被一队手持火炬的神祇带到“黄金围场”过夜。

在早上，当诸神起来享用精心制备的、用金盘盛放的早餐时，祭司们在祭祀之时填满黄金香炉。快到离开的时候，来访的诸神由一队神祇带领，伴随着唱诵着的祭司们，前往停放他们飞船的港口。他们从高贵之门离开这座城市，向下经过诸神走廊，最终到达“神圣港口，阿努之船的堤坝”，并乘坐阿努之船前往“诸神的轨道”。在被称为阿基图之屋的小神坛内，阿努和安图在祷告中加入地球诸神，诵读祝福语7遍，然后，“紧握双手”，诸神出发了。

如果在这次访问的时候，阿努纳奇们就已经开始在

新大陆开采黄金了，那么阿努和安图会将这片新的采金地纳入他们的行程中吗？地球上的阿努纳奇们会试图在他们面前展现自己新的成果、新的前程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蒂亚瓦纳科的存在以及诸多有关它的事就都得到了解释。因为在苏美尔，有一座拥有黄金围场、诸神走廊和神圣港口的全新圣域的特殊城市，它是建来让阿努等访问旧大陆的。我们可以知道，在新大陆的心脏地带，也有一座新城市，拥有全新的黄金围场，一个神圣走廊和神圣港口。而且，就像乌鲁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用于测定尼比鲁出现在夜空的时刻的观测台。

这样的相似之处，我们感觉，已经可以解释为何卡拉萨萨亚曾需要一座观测台，那是因为它的精确度和它的时期：大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认为，只有这种访问，可以解释普玛彭古的复杂建筑。那是类似皇室的建筑，还有它的镀金的围场。这就是考古学家们曾在普玛彭古所发现的：不容置疑，那里的黄金并不是仅仅镀在大门的一部分上，而是覆盖了整座墙，覆盖了所有出入口和门檐。波斯南斯基拍下了在很多精致且装饰过的石块上的数列小圆洞，它们“用于安装覆盖在它们身上的金箔。安装时所用的钉子也是黄金的”。当他在1943年4月将一份研究报告上交给地理学会的时候，他出示了一块这样的石块，上面还带有5根黄金钉（其他钉子被采金人

在移除其上的金箔时拿走了)。

普玛彭古在最早的时候就有着如同乌鲁克的“光明之屋”那样被黄金覆盖的建筑，这种现象在我们发现用于装饰礼仪大门的浅浮雕之后变得更有意义，那些浅浮雕犹如蒂亚瓦纳科的巨大神像，都是镶金的。波斯南斯基说这些小洞“有些直径是两毫米，环绕在浮雕周围”。被他称作月亮门的一座主门，有着维拉科查的浮雕，在回纹波形式中的是他的脸部，“镶金的……让主要的象形文字能够被凸现出来”。

波斯南斯基的一些发现颇具意义。他发现神的双眼是“圆形小绿松石，牢固地”镶入“双眼的孔中”。而且他发现这样的做法和蒂亚瓦纳科是相同的，这让他相信，不仅仅是蒂亚瓦纳科的大门上的浮雕，同时还有那里发现的诸神巨像，都是在脸部镶金、眼中镶入绿松石的。

这个发现是最应注意的，因为在南美洲没有绿松石——这是一种蓝绿色的次类宝石。这种矿石的首次开采，是在公元前5000年，被认为是发生在西奈半岛和伊朗。总之，这些镶嵌技术完全是近东的，而且在美洲的其他地方并未发现过。

实际上，所有发现于蒂亚瓦纳科的雕塑上所描绘的神每只眼中都流下了三滴泪水。这些眼泪是镶金的，其中有一些至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有一个名叫伊尔·

弗莱尔（见图131a）的著名大雕塑，有着10英尺高，和其他蒂亚瓦纳科的雕像一样是用砂岩雕刻而成的。这位神的右手拿着一个锯齿状的工具；和其他雕像一样，他每只眼睛落下三滴泪水，不用说，它们当然也是镶金的，这个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见图131b）。相同的眼泪还可以在被称为巨型头像（见图131c）的脸部看见，珠宝猎劫者拆开了一座巨大的雕像，因为当地文化认为蒂亚瓦纳科的修建者“拥有混合石头的秘密”，所以这些雕像并非用石头建成，而是用一种神奇的方式将黄金隐藏在雕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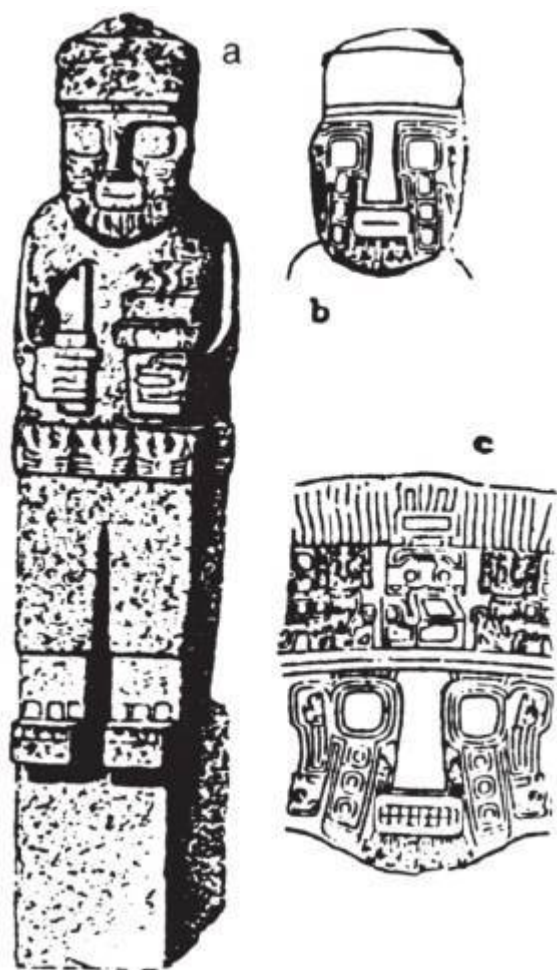


图131

这种想法也许是来自在神泪中镶金，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安第斯人（例如阿兹特克人）要将黄金小颗粒称为“诸神之泪”。由于所有的雕像所描绘的神祇都和太阳门上所描绘的神祇一样，而他们都有掉泪，所以他们后来被称为“哭泣的神”。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来看，我们认为称它“黄金眼泪的神祇”更为合适。一个发现于万凯的独立

巨石上描绘了一位神祇，他戴着圆锥形带角的头饰，这是美索不达米亚诸神的标志性头冠，他手持闪电杖而且落泪（见图132），很明显，他可以被指认为是风暴神。



图132

在普玛彭古有一个镀金石块，上面有着“秘洞”和一条很深的沟，其中的一角被切割用于安置一个筒状物，波斯南斯基认为它有可能是祭祀坛的一部分。然而，靠近蒂亚瓦纳科有一个遗址，那里的石头遗迹让那里显得像是一个小型的普玛彭古，而且在那里也发现了黄金工艺品，那个地方被叫作楚克派查，在艾马拉语中的意思是“液体黄金汇聚之地”，这样看来，一个黄金工业加工厂比祭祀坛的解释要合理一些。

蒂亚瓦纳科及其周边遗址的黄金储存之丰富，不仅是从传说、神话和地名中得知的，更重要的是考古学的发现。许多黄金工艺品被学者们归类为“古典蒂亚瓦纳

科”，因为它们的形状或装饰（如惯例中的黄金眼泪的神祇、楼梯、十字等）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考古过程中被发现于邻近遗址和岛屿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探寻是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威廉·C.本尼特，皮博蒂博物馆的阿尔弗雷德·基德二世和瑞典民族博物馆的斯提格·莱登、马克思·博图加，之后还有拉巴斯考古博物馆的馆长完成的。

这些物品包括杯子、花瓶、盘子、管子和钉子（后者中有一些有6英寸长，头部像三片羽毛）。在这两座神圣的岛屿——的的喀喀（太阳岛）和高迪（月亮岛）上，于更早的发现中得到的黄金物件在波斯南斯基和A.E.班德列的《的的喀喀和高迪岛》中也有记录。的的喀喀的发现大部分都出现在已无法识别的废墟中，它们位于神圣岩石的近郊和它的山洞中。学者们既不同意这些工艺品属于蒂亚瓦纳科的早期，又不同意（有一部分人同意）它们来自印加时代，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加人曾来过这些岛屿朝圣并立起圣坛，当时是印加第四任统治者梅塔·卡帕克统治时期。

出土于蒂亚瓦纳科的黄金和青铜工艺品说明，在这个地区，黄金是先于青铜出现的。波斯南斯基犹豫地将青铜时代降级为蒂亚瓦纳科的第三个时期，并显示出了从黄金时代开始，用青铜夹具修复建筑物的可能性。由于附近山脉中的矿井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矿石和黄金是

在同一地点开采的，说明有可能在的喀喀区域，黄金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开采引出了锡矿石的存在：它们被发现混在同一个河床和溪流中。在提潘尼河以及那些从伊延普峰流下来的河流中，一部名为《玻利维亚和巴拿马运河的开放》（1912年）的玻利维亚官方报告显示，除了锡矿石之外，“这两条河都因河沙中富含黄金而闻名”。在300英尺深处，岩石底部都还无法找到黄金。值得注意的是，“含金率与砂砾深度呈正比”。这个报告指出，提潘尼河的黄金是22~23.5克拉的——几乎是纯金。玻利维亚砂积金矿床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哪怕是在被西班牙征服后历经数个世纪的开采。仅在1540—1750年，单是西班牙人，就从玻利维亚带走了超过1亿盎司的黄金。

在19世纪独立之前，今天的“玻利维亚”被称作上秘鲁，是西班牙人秘鲁殖民地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中讲到过，西班牙人从秘鲁拿走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铜，欧洲人甚至相信，西部美洲，无论南北，所有金矿的“母矿”都位于秘鲁的安第斯区域。

一张南美洲矿产地图可以让这变得更直观。三条宽度不断变化的地带象征着黄金、白银和铜的矿脉，它们如三条大蛇在安第斯山脉蜿蜒而行，从西北方一直向东南方倾斜，从北部的哥伦比亚到达南方的智利和阿根廷。在这整条路程中，分布着世界上著名的矿点，一些

被公认是纯度极高的真正的矿山。

毫无疑问，自然的力量缓慢却有力，还有大洪水的巨大冲击，这些都使金属及矿石被推出了它们原本所在的镶入岩石里的矿床——它们暴露了出来，从山的一侧被冲刷下来进入河床。由于南美洲的大江大河绝大多数都是从安第斯山脉向东流去，经过巨大的巴西平原进入大西洋，这也正是黄金和铜在大陆的这一侧很丰富的原因了。

然而，在安第斯山脉中的矿床才是真正取之不尽的；看着这些在地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的缠绕在一起的矿带的时候，很像是在看一个双螺旋结构的DNA链条与RNA链条缠绕着。在这些链条中，还分布着其他有价值，甚至是稀有的金属——铂、铋、锰、钨、铁、汞、锑、钴、铅、锌；还有对现代及古代的冶炼和精炼非常重要的物质：煤和石油。

一些含金量极高的金矿，部分被冲到了河床里，堆积在的喀喀湖的东部和北部。正是在那儿，在从东北一直环抱的的喀喀湖到东南部的东科迪勒拉山脉里，一条新的矿带加入了进来：这条矿带主要是以锡石这种形式而贮存的锡矿。它在湖东岸变得很显眼，顺着蒂亚瓦纳科盆地向西弯曲，然后以几乎和德萨瓜德罗河平行的方向向南延伸。它在靠近奥鲁罗和波波湖的地方与其他三条矿带结合，并且停留下来，不再延展。

当阿努和他的妻子前来查看这些丰富的矿产的时候，蒂亚瓦纳科的圣域、黄金围场、码头，都已经建成了。在公元前大约4000年的时候，阿努纳奇是得到了谁的帮助，来修建这一切的？那时，苏美尔周围的高地居民已经有了入门级的冶金和石工传统，而且他们也可以与技师一起被带走。但是真正的冶金技术还包括了铸造、高位施工，按建筑蓝图进行建筑，以及精准明确建筑物朝向，这些技术都掌握在苏美尔人手里。

位于半地下密室里的中心塑像上的人是蓄须的，这与围场墙上的石刻头像一致。他们大多都包着头巾，和苏美尔贵族一样（见图133）。



图133

人们不禁要问，印加人是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

继续古代帝国的风俗，获得苏美尔（其实来自阿努纳奇）的继承方式的？为什么在印加人的咒语中，祭司用魔法语言Zi-Ana来求天，用Zi-Ki-a来求地？——这两个词无论是在盖丘亚语中还是在艾马拉语中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在苏美尔语中，Zi-Ana的意思是“天国的生命”，而ZI.KI.A则是“大地及水的生命”。而为什么印加人从古帝国时代得到Anta这个词，用来泛指金属，具体指代铜——这是否是一个苏美尔词汇AN.TA，它正好与AN.NA（锡）和AN.BAR（铁）是一类的？

这些苏美尔冶金术语的残留因被发现的苏美尔矿业方面的象形文字而变得更为令人信服。A.巴斯蒂安带领的德国考古学家团队，在位于哥伦比亚金矿中心的玛尼萨莱斯河岸旁的岩石上发现了此类符号（见图134a）；一项由E.安德烈领导的法国的官方行动，在东部区域的河床进行探索，在洞穴前的岩石上发现了刻于其上的相似符号（见图134b）。许多位于安第斯金矿中心的岩画以及周边地区，都发现了类似苏美尔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符号或名称，如乌鲁这个词。在这些岩画中发现了放射十字符号（见图134c），这幅岩画是在的的喀喀湖西北处发现的，这个符号曾被苏美尔人用于指代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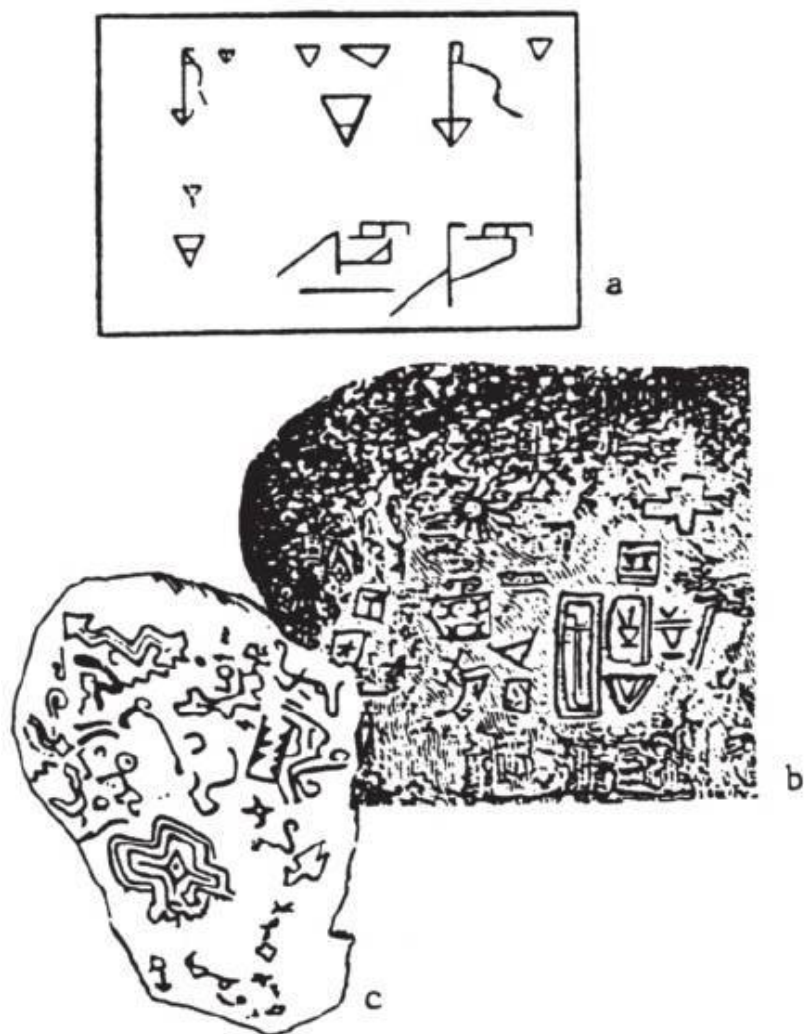


图134

分析过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可以看出，当时被带到
的的喀喀湖的苏美尔人中的一部分，也许一直繁衍了下
去。今天，他们也只有数百人还存在；他们居住在湖中
间的一些小岛上，坐芦苇船在湖上航行。构成这个地区

最大居民群的艾马拉和科拉部落认为，他们是这个区域最早居民的残余，而这些最早的居民是其他地方到来的外族人，他们称这些外族人为乌鲁。这个名字被习惯性地解释成“古时的人”，他们最初被这么称呼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来自苏美尔首都乌尔？

按照波斯南斯基的看法，乌鲁人命名了5位神祇：帕卡尼-马库，意思是古老之主或伟大之主；马库，即主的意思；还有地球上、水里的和太阳上的诸神。马库这个词很明显是源于近东的，在近东它的含义是“王”（它至今仍存在于希伯来文和阿拉伯语中，表示相同的意思）。一个研究乌鲁人的项目——见《美洲人类学》第四十三卷——由W.拉巴里带领，在报告中说乌鲁“神话”提到了“我们，这片湖的居民，是这地球上最古老的。我们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了，从太阳还被隐藏着之前……在太阳隐藏自己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个地方很久了。然后科拉人来了……当他们为他们的神殿打地基的时候，他们用我们的身体来献祭……蒂亚瓦纳科是在黑暗时代之前修建的”。

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黑暗之日，“太阳被隐藏”，发生在大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我们曾说过，这是一场全球性的事件，它留在了处于地球两侧的人的写作和回忆中。这个乌鲁传说，或集体记忆，告诉我们蒂亚瓦纳科是在这场事件之前修建的，而且乌鲁人是在那之前很久

就到达了那个地方。

时至今日，乘坐芦苇船浮于湖面的艾马拉部落仍然说是乌鲁人教会了他们如何制造这种小船。这些芦苇船与苏美尔人的芦苇船有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让托尔·海尔达尔重制了一艘这样的船，开始了康提基（维拉科查的一个称号）的旅行，来证明古代苏美尔人能够完成横穿大洋的远行。

苏美尔人或乌鲁人在安第斯区域分布的广度，能够通过慢慢搜集其他小线索而得来，例如乌鲁在所有安第斯语言中都是“日子”的意思，在艾马拉语和盖丘亚语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语中的意思一样，都是“白昼”之意。还有一些其他安第斯词汇，例如，uma / mayu是水的意思，khun是红色的意思，kap是手的意思，enulienu是眼睛的意思，makai是吹打的意思，相当明显，这些都是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帕布罗·帕特隆在《美洲语言学新研究》一书中指出，“很显然，秘鲁当地的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是源于苏美尔 - 亚述的”。

乌鲁这个词常常出现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一些地理名字中，例如重要的矿业中心奥鲁罗（Oruru，最后三个字母是u、r、u，乌鲁用拉丁语写作uru），印加的神圣河谷乌鲁般巴（意思是“乌鲁的平原 / 河谷”）以及它的著名的河流，等等，不胜枚举。事实上，在这个神圣河谷中部的洞穴中至今仍居住着一个部落的残留，他们自认

为是的的喀喀湖的乌鲁人的后代；他们拒绝从洞穴中搬到房子里，因为他们宣称，他们的离去会导致山崩，导致世界末日。

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纽带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之间。事实上，正如蒂亚瓦纳科的情况，苏美尔首都乌尔也是被一条运河围绕，在北边有一个港口，另一个港口存在于西南方。这个如何解释呢？而且，位于库斯科主神殿内的黄金围场又该怎么解释呢？还有覆盖于库斯科墙上的金箔——这些正如普玛彭古和乌鲁克。还有位于太阳神殿的“图画圣经”，它描绘的是否正是尼比鲁和它的轨道呢？

西班牙人曾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以色列10支部落的印第安后代的风俗。岸边的城市以及他们的神殿，让征服者们联想起苏美尔的圣域和塔庙。而且要如何解释靠近蒂亚瓦纳科的滨湖居民拥有装饰极为华丽的纺织物？这在美洲是唯一的。特别是将这些纺织物与苏美尔纺织物，尤其是乌尔纺织物进行对比的时候，会发现太多的相似，而乌尔的纺织物在古代因为其设计和色彩而名声大振。为什么诸神的肖像都戴着圆锥形头饰，而且还有一位手持宁悌的脐带剪的女神？为什么他们也拥有一部和美索不达米亚相同的历法，拥有与苏美尔相同的黄道带划分方法，懂得岁差和黄道十二宫？

在没有把充斥在之前各章节的证据仔细排列之前，

就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将有关安第斯文明开始之谜的各个小碎片收集在了一起。万事俱备，现在只需要一点，那就是，如果我们一旦承认阿努纳奇的存在，以及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在这个区域的出现，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我们所搜集的这些证据已经进入了自己正确的位置。刻在太阳岛岩石上的有关创世者和他的两个儿子——太阳和月亮——升天的传说，完全有可能是对阿努离去时的场景的集体记忆。他的儿子辛和他的孙子沙马氏，曾从普玛彭古出发，乘船进行了一次短小的旅行，前往在某处等待着他们的阿努纳奇的航空船。



在乌鲁克的那个难忘之夜，正当尼比鲁能被看见之时，祭司们点起了火炬，作为给邻近村落的信号；篝火也点着了，作为给邻近居民的信号；紧接着整个苏美尔都点燃了，庆祝阿努和安图的到来，以及众神之星的出现。

接着人们就说了他们正在经历着的是每3600个地球年才会发生一次的事情，当然他们知道这在他们的一生中就只有这么一次。人类并没有停止渴望这颗行星的再次到来，并且将这个时代称为黄金时代：不仅是因为它从实际上讲的确是黄金的时代，同时还因为这对人类而言是富足而和平的时代。

但在阿努和安图返回尼比鲁之后没多久（如果按照阿努纳奇的时间观），这样的时代被破坏掉了。那是在大约公元前3450年，在我们的纪年表中，是巴别塔事件所发生的时候：马杜克 / 拉采取行动，想让他的城市巴比伦取得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王者地位。虽然被恩利尔和尼努尔塔给挫败了，但这件事牵扯到的人类因修建一座发射塔成功，而让神做出了分散人类、混乱其语言的决定。唯一的文明及其语言被分裂了；然后在一个持续了350年的混乱时期之后，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初步文字的尼罗河文明形成了。埃及学家告诉我们，这是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

在苏美尔称霸受挫后，马杜克 / 拉抓住机会重返埃及，并从他兄弟透特那里夺得霸主地位。透特发现自己是一个没人膜拜的神。好了，现在的观点是，透特带着一群他的追随者前往了一个新的国度——中美洲。

我们还认为，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而是切实发生在公元前3113年——这个时间，这一年，甚至是这一天，正是中美洲人长历的开始。

用大事件作为锚点来计算时间的流逝也并非少见。西方基督教的历法从耶稣诞生开始计年。穆斯林历法从大逃亡开始计年。纵观各地各国的诸多实例，我们应该会注意到犹太历法，它实际上是古代尼普尔的历法，而尼普尔是恩利尔的苏美尔城市。犹太历法的计年（1988

年是5748年）是从“世界之初”开始算起的，但与通常的推测不同，它是完全按照尼普尔历法的开始日期而开始的，公元前3760年——这个时间，我们推测，是阿努造访地球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们所说的，中美洲长历所开始的时间正是羽蛇神奎扎科特尔到达他的新国度的时刻，特别是因为他正是那位将这部历法带入这片大陆的神祇。

透特在苏美尔文献中名叫宁吉兹济达——生命之树的主人。在被自己的兄弟打败之后，他成了自己兄弟的对手——恩利尔诸神及其战士和尼努尔塔的天生盟友。记录中说道，当尼努尔塔想要让古地亚为他修建一座塔庙的时候，是宁吉兹济达 / 透特帮忙画下的建筑图纸；也许他同时还详细注明了建筑所需要的稀有金属，并且还插手了货物供应。作为恩利尔集团的朋友，他不得不与伊希库尔 / 阿达德和安第斯国度保持友好的关系，在那里他很可能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贵客呢。



图135

我们可以肯定，的确有一位蛇神带着他的追随者们插手了蒂亚瓦纳科附近的一些金属工业遗址的开发。在蒂亚瓦纳科一期遗址和二期遗址之间所发现的一些雕塑和浮雕上，我们都找到了蛇的符号——这种符号在蒂亚瓦纳科本身是极为少见的，还有一些在附近遗址所发现的巨大半身人浮雕（见图135），后来被当地人移走，用于装饰蒂亚瓦纳科教堂（见图136）的入口，它们之上有很重的非洲人痕迹。

波斯南斯基为使用砂石来进行建筑和雕刻的一期阶段，到使用更为高端的安山岩的二期阶段定下一个时

间。但事实上，这种转变标志着蒂亚瓦纳科的重心从黄金转移到了锡，我们相信，这是公元前2500年的事。如果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管辖近东山区的恩利尔集团的诸神（阿达德、尼努尔塔）到了这个新国度，忙于建立锡石殖民地，它揭示了为什么“在那段时间伊南娜 / 伊师塔夺得了近东的权力，并发动了一场针对马杜克 / 拉的血腥进攻，为她深爱的杜姆兹报仇”——她声称杜姆兹的死是马杜克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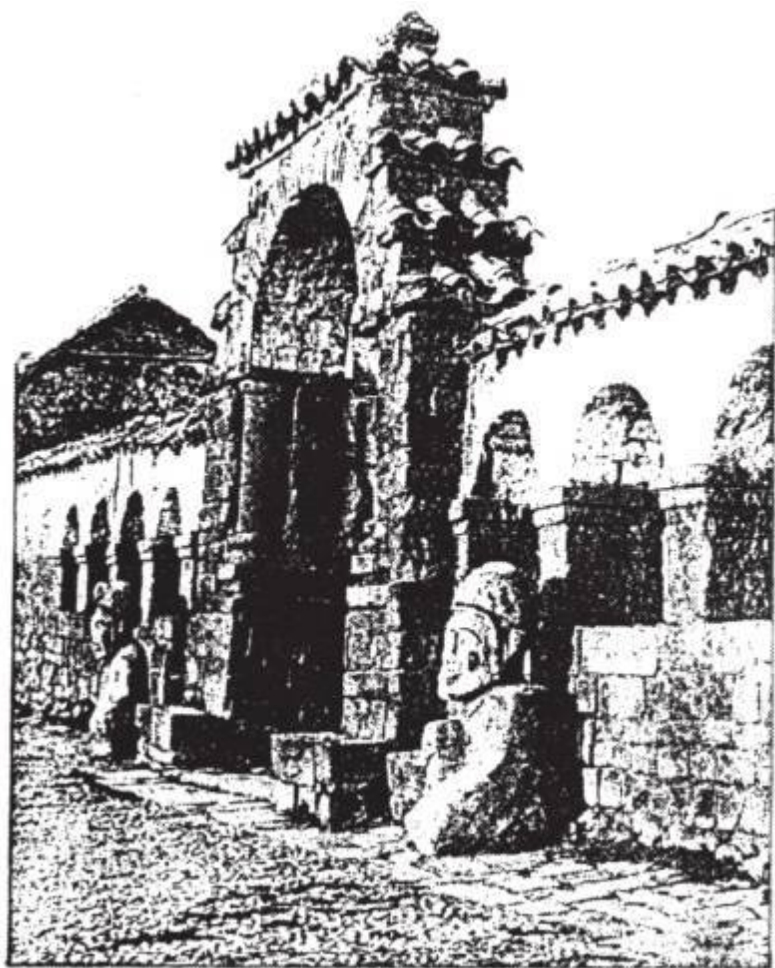


图136

正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旧国度的不稳定的一个后果，相关诸神决定要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即安第斯文明。当蒂亚瓦纳科的重点是供应锡的时候，安第斯区域还拥有着取之不尽的黄金。所有需要做的事就是，给予安第斯人必要的技术和工具来开采黄金。

然后在大约公元前2400年的时候，在的的喀喀，曼科-卡帕克被给予了黄金杖，并被送到了库斯科的黄金区域。

这个魔杖的形状和用途是什么呢？在所有针对这一课题的最完善的研究中，有一本被称作《印加光晕》的著作，是朱安·拉里的研究成果。在分析了工艺品、传说和对印加统治者的图画描绘后，他指出，魔杖是一把斧头，是一种被称为瓦里的工具。当第一次被给予曼科-卡帕克的时候，它的名字叫作土八 - 瓦里，即皇家斧头（见图137a）。然而，它到底是一种武器还是一种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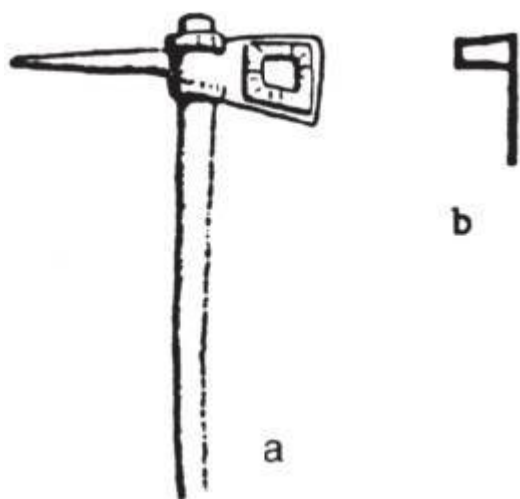


图137

埃及语中对应“诸神、神圣”的词是尼特鲁，是“守护者”的意思。然而这也正是苏美尔（Shumer，而非

Sumer) 这个词的意思——“守护者之地”；在早期传入希腊的《圣经》和伪《圣经》文稿的译文版中，纳菲力姆被翻译为了“守护者”。这个词对应的象形符号是一把斧头（见图137b）；E.A.瓦利斯·巴吉在《埃及众神》一书中将一个特殊的章节命名为“斧头，神的符号”，其中指出它是金属制作的。他提到这个符号——如尼特这个词——有可能是从苏美尔语中借来的。这实际上还可以从图133里面看出一些端倪。

由此，我们的地球上出现了安第斯文明：通过给安第斯人一把斧头，从而让他们为诸神挖掘黄金。

曼科-卡帕克和艾亚兄弟的故事，同时还标志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终结和蒂亚瓦纳科黄金时代的开始。中间出现了一个间歇，它一直持续到那个地方重新成为世界锡都。锡人横渡太平洋来到这里，带来锡或青铜成品。后来，慢慢地其他路线也出现了。各殖民点出现的令人震撼的大量青铜，揭示出曾经存在过一条沿着贝尼河向东到达巴西大西洋海岸的路线，然后借洋流一直到达阿拉伯海、红海再到埃及，或通过波斯湾到达美索不达米亚。还可能有一条线路通过古帝国和乌鲁般巴河，因为在巨石遗址和马丘比丘发现了一大块纯锡。这条线路指向亚马逊河流经南美洲的东北角，在那里穿过大西洋到达西非和地中海。

再之后，出现了第三条更为快捷的路线，通过加勒

比海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实际上，西班牙人走的的就是这条路。

这条路，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肯定成了首选，那时地中海人出现了；因为，在公元前2024年，尼努尔塔带领的阿努纳奇，害怕西奈的太空站被马杜克的追随者控制，用核武器摧毁了它。

然而，满是杀气的核武器制造的乌云向东飘动，飘往南美索不达米亚，摧毁了苏美尔和它最后的都城乌尔。虽然大势已定，但这片云又向南飞去，竟然没有进入巴比伦；而马杜克此时争分夺秒带领着迦南和亚摩利军队夺得了巴比伦的王权。

在极少数认为奥尔梅克人是非洲黑人的学院派学者中，有一个是尼奥·威勒，他是哈佛大学的斯拉夫语和其他语言学教授，著有《非洲以及发现美洲》。基于种族特征和其他因素，主要是语言学分析，他指出，奥尔梅克语属于源于西非的曼丁哥语种，而西非位于尼日尔和刚果河之间。但这个研究结论写于1920年，那时还没有发现奥尔梅克遗迹的真实年龄，他将这些语言在中美洲的出现归结于阿拉伯的航海家和中世纪的奴隶商人。

另一份学院派的研究成果在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出现了，是亚历山大·冯·渥森纳的《古代美洲的不可思议的脸》，它直接抓住了这个问题。在比较过诸多闪米特人

图片和黑人肖像之后，他推测，新旧大陆最初的联系，发展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所统治的时期（公元前12世纪），而奥尔梅克人是努比亚（埃及主要产金地）来的库希特人。他感觉，其他一些非洲黑色人种，可能会在公元前500—公元前200年之间的时候，乘坐“腓尼基和犹太船只”来到这个地方。伊凡·冯·瑟提玛在他的著作《他们早于哥伦布而来》中，着手要将这进行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学院派研究联系起来，并倾向库希特人：公元前8世纪，当库什的黑色国王登上了埃及王座，成就其第二十五个王朝的时候，他们——可能是航海技术发展的结果——在中美洲也具有支配力量。

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当时的观点认为，奥尔梅克巨头像是来自那个时期的。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奥尔梅克的开端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那么，这些非洲人会是谁呢？

我们相信，尼奥威勒的语言学研究是正确的，但并不认同他的时间论。当我们将奥尔梅克巨头像（见图138a）和西非人——例如这位尼日利亚领袖，I.B.班拉吉达将军（见图138b）加以比较，尽管相隔数千年，仍有着惊人的相似度。只有在非洲的那个地方，透特才能带领他的追随者进行采矿，因为在那个地方，黄金、锡和铜是最丰富的。尼日利亚因它的青铜小雕像而驰名千年；一些遗址被通过碳测龄方式进行检测，最古老的可以回

溯到公元前2100年。

正是在那里，在西非，现在被称为加纳的一个国家，曾经被称为“黄金海岸”数个世纪，这个名字很形象——连腓尼基人都知道那里是一个黄金之地。那里的居民，整个大陆都知道他们的冶金技术；在他们的工艺品中，有黄金制作的块状物，和阶梯金字塔极为相似（见图139）——而这种建筑在他们那里并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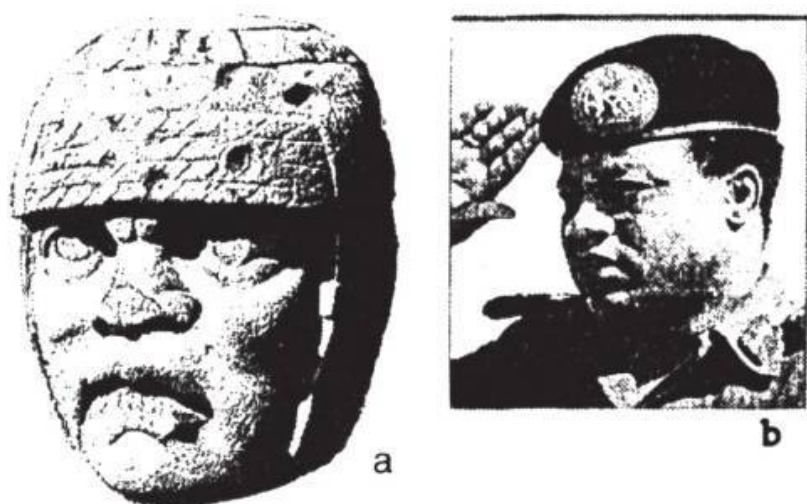


图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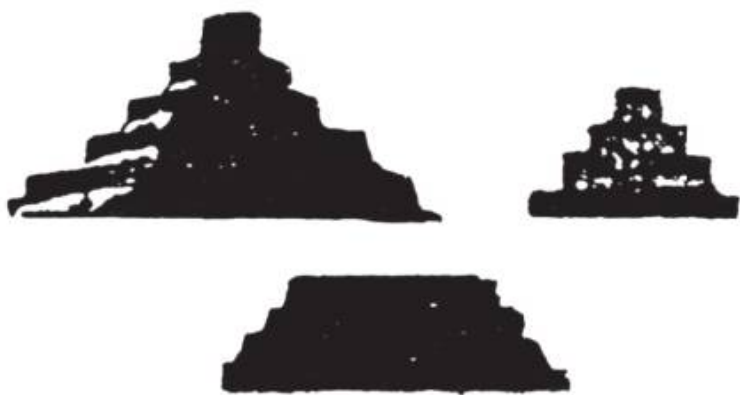


图139

我们相信，在旧大陆的持续突变之后，透特将他的追随者带走了。他们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一个新的文明，以及一个新的采矿地。

最后，正如我们所阐述的，这些矿工，奥尔梅克人，向南移动，先去了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然后穿过地峡进入南美洲北部。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查文地区；他们在那里遇见了阿达德的金矿工人，也就是手持黄金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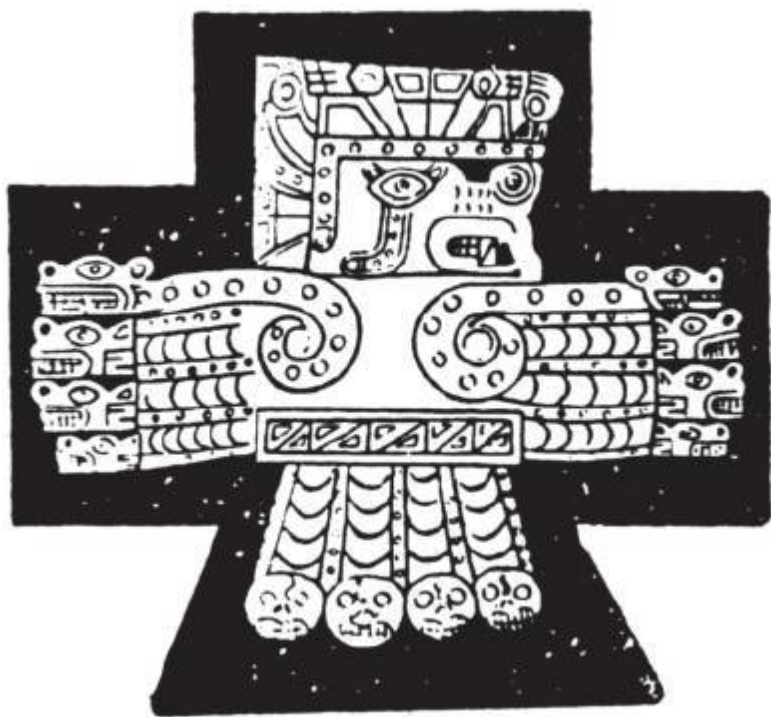
※

新国度的黄金时代并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墨西哥的奥尔梅克遗址被摧毁了；奥尔梅克人和他们的蓄须同伴有了一个不太愉快的收尾。莫奇卡人的陶器，描绘了巨人和带翅的诸神用金属剑作战的场景。古帝国目睹了

部族战争和杀戮。而在的的喀喀的高地上，艾马拉传说提到了侵略者从海岸向山上进军，杀了在那里的白人。

这些是阿努纳奇内部争斗导致的人类冲突，还是这些都发生在诸神升天离去之后？

无论它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最后新旧大陆的联系被切断了。在旧大陆，美洲人变成了泛黄的记忆，只出现在古代作家们的记录里，以及从埃及祭司口中听来的亚特兰蒂斯的故事里，还有那些描绘着不知名大陆的奇怪地图里。最后，新国度成了失落的国度，不再引人注目。



再之后，来自西班牙的白人又来了，他们烧杀劫掠，安第斯人只能看着这些黄金围场被洗劫一空，并抱着一线希望，想再看见他们流淌着黄金眼泪的带翅膀的神（见图140）。

而在新国度本身，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的黄金时代成为传说。但记忆却不会死去，它们在故事中延续着——它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奎扎科特尔和维拉科查将会用怎样的方式再回来。

我们现在找到了巨头像、巨石墙、被废弃的遗址和流泪之神旁边孤零零的大门。我们肯定会思考：这些美洲人是否在告诉我们，这些神就在他们之中，并期待着他们的回归呢？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A

阿达德 Adad

奥尔梅克 Olmec

埃尔·杜拉多 El Dorado

阿兹特克人 Aztecs

奥里诺科河 Orinoco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 Albrecht Durer

阿塔瓦尔帕 Atahualpa

安第斯山 Andes

《阿兹特克的真实文化》 Aztec Matritense de la
Real Academia

《阿兹特克的思想和文化》 Aztec Thought and
Culture

埃斯科巴·科瓦尔 Escobar Corchuelo

阿塔瓦尔帕 Atahualpa

A. F. 阿韦尼 A. F. Aveni

阿米莉亚·赫兹 Amelia Hertz

爱德华·塞勒 Eduard Seler

阿努 Anu

安图 Antu

安东尼奥·德·伊卡萨·马·丁尼埃雷拉 Antonio de
Herrera y Tordesillas

安东尼奥·迪·蒙特斯诺斯 Antonio de Montezinos

艾 Ea

安第斯人 Andean

阿旺 Awan

奥尔梅克人 Olmecs

《埃及亡灵书》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阿贝·布拉瑟尔·日·皮埃尔布 Abbe Brasseur de
Bourbourg

阿尔贝托·鲁伊斯·鲁里耶 Alberto Ruiz Lhuillier

埃里希·冯·丹尼肯 Erich von Daniken

埃尔·米拉多尔 El Mirador

A. G. 穆勒 A. G. Miller

阿劳顿 Alau-tun

安东尼·阿维尼 Anthony Aveni

埃文·哈丁汉姆 Evan Hadingham

阿克兹 Akab-Dzib

奥克斯金托克 Oxkintok

爱德华·H. 汤普森 Edward H. Thompson

阿尔瓦拉多 Alvarado

埃尔塔欣 El Tajin

艾马拉人 Aymara

安孔 Ancon

阿图 Atau

艾亚 Ayar

阿可雅-华斯 Aclla-Huasi

奥古斯丁修会 The Augustines

艾拉 Ira

安第斯王国 Andean kingdom

《埃及列王纪》 Egyptian king lists

艾亚·查奇 Ayar Cachi

埃 Ai

《阿努的星球在天空中升起》 Kakkab Anu Elellu
Shamame

阿蒙-拉 Amon-Ra

《安第斯历法》 The Andean Calendar

阿塔瓦尔帕 Atahualpa

奥菲 Orphic

《伊奴玛·伊立什》 Enuma Elish

阿比拉 Abira

阿比尔 Abir

埃兰送 El Lanzon

埃米利奥·埃斯特拉达 Emilio Estrada

阿班凯 Abancay

奥兰特姆 Ollantaytambu

奥兰特 Ollantay

《奥兰特姆，巨石之城》 Ollamtaitampu, Una
ciudad megalitica

A.司徒拜尔 A. Stubel

埃德蒙德·凯斯 Edmund Kiss

阿卡帕纳 Akapana

奥亚德柏 Oyaldeburo

阿诺德·科斯查特博士 Dr. Arnold Kohlschutter

《阿卡帕纳，蒂亚瓦纳科的金字塔》 Akapana , la
Piramide de Tiwanacu

安拉 AN.NA

安巴 AN.BAR

阿纳库 Anaku

安纳库母 Annakum

阿努纳奇 Anunnaki

阿摩斯 Amos

阿纳克 Anak

艾马拉 Aymara

阿特普拉诺 Altiplano

阿基图 Akitu

阿尔弗雷德·基德二世 Alfred Kidder II

A.E.班德列 A. E. Bandelier

A.巴斯蒂安 A.Bastian

《埃及众神》 The Gods of the Egyptians

B

《圣经》 The Bible

比逊 Pishon

博纳尔·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 Bernal Diaz del
Castillo

布鲁塞尔 Brussels

巴拿马 Panama

波托西 Potosi

《布特里尼抄本》 codex boturini

伯纳德诺·迪·萨哈冈修士 Friar Bernardino de
Sahagun

霸埃 Ba'ai's

波顿禅 Botonchan

便雅悯 Benjamin

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毕晓普·兰达 Bishop Landa

巴拉姆 Balam

巴兰 Balaam

《波波乌》 Popol Vuh

博格索 Progreso

伯利兹 Belize

巴克顿 Bak-tun

B. P. 瑞克 B. P. Reko

布拉斯·瓦勒拉 Blas Valera

比尔卡班巴·别霍 Vilcabamba Viejo

伯和仑 Beth-Horon

波茨坦大学 University of Potsdam

珀西·福西特 Percy Fawcett

《巴西考古发现》 Investigation sobre a
Archaeologia Brasileira

布兰卡 Blanca

毕加索 Picasso

波茨坦天文台 Astronomical and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 at Potsdam

巴勒贝克 Baalbek

比勒达 Bildad

柏拉图 Plato

B.兰兹伯格 B. Landsberger

波西米亚 Bohemia

波奥湖 Lake Poopo

巴尔巴 Barba

《博物志》 Historia Naturalis

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卡内利 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

《玻利维亚和巴拿马运河的开放》 Bolivia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anama Canal

C

查理一世 Charles I

查理五世 Charles V

茨哈科特尔 Cihuacoatl

查秋特丽裘 Chalchiuhtlicue

狄亚戈·迪兰达 Diego de Landa

赤姆 Chivim

《创世神话》 Enuma elish

昌昌 Chan-Chan

查斯卡 Chasca

《穿越南美洲》 Across South America

查文 Chavin

《查文及其他作品》 Chavin and Other Works

查文·德·万塔尔 Chavin de Huantar

C. H. 哈皮古德 C. H. Hapgood

楚克派查 Chuqui-Pajcha

D

《地球编年史》 The Earth Chronicles

《对新西班牙征服的历史》 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na

多米尼克·弗莱·迭戈·杜兰 Dominican Friar Diego
Duran

D. 海登 D. Heyden

敦奴 Dunnu

达舒 Dahshur

戴西莱·夏尔奈 Desire Charnay

蒂兹卡盾 Dzibilchaltun

蒂卡尔 Tikal

顿 Tun

底比斯 Thebes

《夺宝奇兵》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地理学会》 Statistical Society

岱竺40号 Daizu No.40

地中海 Mediteranean

德和玛玛帕查 Vis and Mama-Pacha

蒂亚瓦纳科 Tiahuanacu

大比丘 Great Picchu

《蒂亚瓦纳科的重要发现》 Guia general Illustrada
de Tiahuanacu

蒂图·尤潘基·帕查库特克二世 Titu Yupanqui
Pachacuti II

大卫·利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

D. S. 迪尔本 D. S. Dearborn

大帕塔杰 Gran Patajen

德萨瓜德罗河 Desaguadero

《蒂亚瓦纳科—美洲人的摇篮》 Tihuanacu—The
Cradle of American Man

《蒂亚瓦纳科的太阳》 Das Sonnentor von
Tihuanaku

《玻利维亚考古综述》 Panorama de la Arqueologia
Boliviana

迪克·伊巴拉·格拉索 Dick Ibarra Grasso

《蒂亚瓦纳科遗址和其他工程》 The Ruins of
Tiahuanaco and other works

但以理 Daniel

《但以理书》 The Book of Daniel

《的的喀喀和高迪岛》 The Islands of Titicaca and
Koati

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

E

厄罗伯 Arroba

恩基 Enki

恩麦杜兰基 EN.ME.DUR.AN.KI

俄斐 Ophir

厄瓜多尔 Ecuador

厄尔兰·诺尔登斯基德 Erland Nordenskiöld

恩门巴拉格斯 Enmenbaragsi

E.安德烈 E. Andre

E. A. 瓦利斯·巴吉 E. A. Wallis Budge

F

费迪南德 Ferdinand of Aragon

弗瑞·迭戈·德·兰达 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

弗朗西斯科·赫尔南德斯·德·科尔多巴 Francisco
Hernandez de Cordoba

佛兰德斯 Flanders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Francisco Pizarro

梵蒂冈 Vatican

《梵蒂冈-拉丁》 Vaticano-latino

F. 赫卡斯塔斯 F. Horcasitas

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 Frederick Catherwood

《佛丹传奇》 Legend of Votan

佛丹 Votan

弗兰斯·布洛姆 Frans Blom

菲利普·德鲁克 Philip Drucker

非那瓦特为母语的民族 non-Nahuatl-speaking
people

分室金字塔 Chambered Pyramids

冯·哈根 V. W. von Hagen

方济会 The Franciscans

弗兰度·蒙特西诺斯 Fernando Montesinos

复活节岛 Easter Island

弗利兹·巴克 Fritz Buck

弗朗西斯科·德·阿维拉 Francisco de Avila

梵天 Brahma

F.考夫曼-道格 F. Kauffmann-Doig

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佛得角群岛 Cape Verde Islands

《非洲以及发现美洲》 Africa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G

戈登·库珀 Gorden Cooper

格林纳达 Granada

瓜达维达尔湖 Lake Guatavita

冈萨洛·皮萨罗 Gonzalo Pizarro

《古代中美洲的天文学》

Astronomy in Ancient Mesoamerica

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修士 Friar Gregorio Garcia

该隐 Cain

《古代中美洲天文学》 Astronomy in Ancient
Mesoamerica

《古奥提兰编年史》 Anales de Cuauhtitlan

古代宇航员协会 The Ancient Astronaut Society

《古代墨西哥天空守望者》 Skywatchers of Ancient
Mexico

高加索人 Caucasian

哥白林 Gobelin

盖丘亚族 Quechua

《古代秘鲁崇拜》 La Idolatria en el antiguo Peru

古蒂亚 Gudea

《关于石器时代人的天空和其他研究》 Der Himmel
uber dem Menschen der Steinzeit and other studies

《古代秘鲁的英帝华达纳》 Die Intiwatana im Allen
Peru

《古代技术研究》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古地亚 Gudea

高迪 Coati

《在哥伦布之前，历史的谜团》 Before Columbus
and Riddles in History

杆把之人 People of the Shafts

《古代海王的地图》 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

《古代美洲的不可思议的脸》 Unexpected Faces in
Ancient America

H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哈腓拉全地 Lands of Havilah

赫尔南多·科尔提斯 Hernando Cortes

哈该 Haggai

慧兹罗波西特利 Huitzilopochtli

哈姆之地 Lands of Ham

胡安·德·巴拉斯科 Juan de Velasco

胡夫 Cheops

灰麦克 Huemac

洪都拉斯 Honduras

哈伯历 Haab

海上犹太人 Seafaring Jews

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 D.C.

蓄须族 the Bearded Ones

H. 乌贝洛德-多林 H. Ubbelohde-Doering

赫尔南德斯 Hernandez

胡安·德·贝坦索斯 Juan de Betanzos

胡安塔纳亚 Huantanay

汉斯·赫尔弗里茨 Hans Helfritz

海勒姆·宾厄姆 Hiram Bingham

嘿默西加 He Meshica

《回忆秘鲁历史》 Memories Antiguas Historiales
del Peru

哈克鲁特学会 Hakluyt Society

哈腓拉 Havilah

H. B. 亚历山大 H. B. Alexander

“后征服”时期 post-Conquest

豪尔赫·科尔内霍·布龙克雷 Jorge Cornejo Bouroncle

皇家古文物研究学会 Royal Society of Antiquarians

华斯卡 Huascar

哈索尔 Hathor

赫菲斯托斯 Hephaestus

赫耳墨斯 Hermes

胡里奥·C. 特洛 Julio C. Tello

H. 厄布洛德 H. Ubbelohde

汉斯·鲁登道夫教授 Dr. Hans Ludendorff

胡安·德·班塔斯 Juan de Betanzos

何塞·德·梅萨 Jose de Mesa

哈查卡其 Hachacache

汉诺 Hanno

胡里安人 Hurrian

何利人 Horites

喀拉洒洒亚 Kalasasya

I

I.B.班拉吉达 I. B. Banagida

J

金比索 Pesos de Oro

加勒比 Caribbean

加西亚·古铁雷斯·德·托莱多 Garcia Gutierrez de Toledo

J. J. 冯·楚迪 J. J. von Tschudi

《金字塔之谜》 The Riddle of the Pyramids

杰德勒·勒威尔 Gerardo Level

金斯伯勒佳 Kingsborough

金 Kin

吉安纳 Jaina

迦太基 Carthage

J.苏斯戴尔 J.Soustelle

J.M.麦尔格·塞拉诺 J. M. Melgar y Serrano

《加利福尼亚大学奥尔梅克和玛雅考古学文件·13号》

Papers on Olmec and Maya Archaeology No. 1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金魔棒 golden wand

加尔西拉索 Garcilaso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 Garcilaso de la Vega

巨石器时代 Megalithic Age

《基里巴斯旅行》 Reise Nach Kiribati

基多主教 Bishop of Quito

记事绳 Record keeper

杰里科 Jericho

基遍 Gibeon

吉恩·萨伏伊 Gene Savoy

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史诗》 The Epic of Gilgamesh

巨型独石 Great Monolith

吉萨 Giza

《金属史》 A History of Metals

《近东研究之旅》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加纳利群岛 Canary Islands

吉乌苏德拉 Ziusudra

基什 Kish

J. C. 斯巴尼 J. C. Spahni

K

奎扎科特尔 Quetzalcoatl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科苏梅尔岛 The Island of Cozumel

绿咬鹃科特尔 Quetzal Coatl

库斯科 Cuzco

柯约莎克 Coyolxauhqui

凯因 Ka'in

K. 门德尔松 K. Mendelssohn

奎扎科特尔·侧·阿克特·托皮尔金 Ce Acatl Topiltzin-
Quetzalcoatl

科潘 Copan

克顿 Ka-tun

卡拉科尔 Caracol

库库尔坎 Kukulcan

科勒尔 Corner

卡尔卡金哥 Chalcatzingo

孔 Kon

克里斯多瓦·莫利纳 Cristoval de Molina

卡帕克-透扣 Capac-Toco

《库斯科：天国之城》 Cuzco , the Celestial City

科里-坎查 Cori-Cancha

奎拉 Quilla

考勒尔 Coyllor

克莱门茨·罗伯特·马克姆爵士 Sri.Clements Robert

Markham

卡帕克-托克 Capac-Tocco

卡兰哥 Calango

科帕卡巴纳 Copacabana

卡纳克 Karnak

卡帕克·科查 Capac Cocha

卡图·奎拉 Katu Quilla

克莱门斯·马卡姆爵士 Sir Clemens Markham

《库斯科和利马；印加人的秘鲁》 Cuzco and Lima;
The Incas of Peru

卡哈马尔卡 Cajamarca

卡斯蒂利亚 Castilian

奎拉 Quilla

肯可 Kenko

考瑞华力查 Cori-Huairachina

奎拉瑞姆 Quillarumi

奎奴亚藜 Quinoa

科迪勒拉山 Cordilleras

科巴卡巴那 Copacabana

卡洛斯·庞塞·桑吉尼斯 Carlos Ponce Sangines

卡拉萨萨亚 Kalasasaya

科帕卡巴纳半岛 Copacabana peninsula

卡舍米西 carcemish

克朗戴克 Klondike

康沃尔 Cornwall

卡提噶拉 Cattigara

科拉 Kholla

库希特人 Kushites

康提基 Kon-Tiki

L

连奎 Lian-cue

拉麦 Lamech

《列王纪》 King Lists

兰德·米伦 Rend Millon

拉蒙·奥多涅斯·阿吉亚尔 Ramon Ordonez Aguiar

“老奇琴” Old Chichen

拉文塔 La Venta

里马克河 Rimac River

利马 Lima

鲁伦 Lurin

拉曼 Raman

怜悯修会 The Mercedarios

罗卡 Rocca

拉巴斯 La Paz

《拉丁美洲神话》 Latin American Mythology

拉斐尔·拉尔科·霍伊尔 Rafael Larco Hoyle

利马博物馆 Lima Museum

罗尔夫·穆勒 Rolf Muller

L. E. 瓦卡瑞尔 L. E. Valcarel

《来自库斯科黄金胸甲》 A Golden Breastplate
from Cuzco

《联系》 Relacion

莱曼·尼赛尔 Lehmann-Nitsche

L. 尼托 L. Netto

兰贝耶克 Lambayeque

雷蒙迪·莫纳利斯 Raimondi Monolith

拉普拉塔岛 La Plata Island

路易斯·A. 帕尔多 Luis A. Pardo

L. 艾奇逊 L. Aitchison

拉格什 Lagash

里尔科迪勒拉 Cordillera Real

卢里斯坦 Luristan

M

玛雅 Mayan

马德里 Madrid

摩尔人 The Moors

穆斯林 Moslem

蒙特苏马 Moctezuma

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马诺阿 Manoa

秘鲁 Biru

秘鲁 Peru

米格尔·莱昂·波尔蒂拉 Miguel Leon Portilla

《秘鲁编年史》 Chronicles of Peru

莫希河 Moche River

M. A. 里贝诺 M. A. Ribero

《秘鲁古物》 Peruvian Antiquities

梅西特里 Mexitli

米克特兰 Mictlan

米斯特克人 Mixtec

曼涅托 Manetho

M. 科瓦卢比阿斯 M. Covarrubias

《墨西哥及中美洲的印第安艺术》 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米达姆 Maidum

《墨西哥古迹》 Antiquities of Mexico

《墨西哥国家文明史》 Histoire de nations civilisees
du mexique

玛雅潘 Mayapan

《玛雅时代的统治者》 Maya Rulers of Time

摩尔 Mool

梅里达 Merida

马杜克 Marouk

《墨西哥地理期刊》 Mexican Geographical

马修·史特林 Matthew Stirling

迈克尔·安科 Michael Coe

M. 波普诺-哈奇 M. Popenoe-Hatch

蒙特阿班 Monte Alban

《秘鲁图录：对印加土地的探索及旅行事件》 Peru
Illustrated: Incidents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s in the
Land of the Incas

莫奇卡 Mochica

摩西 Moses

穆斯林 Moslems

曼科-卡帕克 Manco-Capac

玛玛奥克洛 Mama Ocllo

默西加 Meshica

弥赛亚 Messiah

马奎斯 Malquis

摩洛 Molekh

曼科 Manco

米格尔·卡韦略·德·巴尔博亚神父 Father Miguel
Cabello de Balboa

秘鲁·曼科 Pirua Manco

玛玛·茨波卡 Mama Ciboca

曼涅托 Manetho

马丘比丘 Machu Picchu

《马丘比丘，印加要塞》 Machu Picchu, a Citadel
of the Incas

麦加 Mecca

《马丘比丘考古天文学》 Archaeoastronomy at
Machu Picchu

《秘鲁星群及其与宗教仪式的联系》 The Peruvian
Asterism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Ritual

玛玛·科查 Mama Cocha

M. H. 萨维尔 M. H. Saville

马拉尼翁河谷 Marañon Rivers

莫希 Moche

玛丽亚·舒尔滕·德埃布内特 Maria Schulten de
D'Ebneth

马克斯·乌勒 Max Uhle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德拉罗萨 Manuel Gonzales de la
Rosa

马里诺 Marinus

美思加格伽什尔 Mes-kiag-gasher

马克思·博图加 Max Portugal

梅塔·卡帕克 Mayta Capac

玛尼萨莱斯 Manizales

《美洲人类学》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美洲语言学新研究》 Nouvelles études sur les
langues américaines

曼丁哥 Mande

N

宁吉兹济达 NIN.GISH.ZI.DA

那瓦特 Nahuatl

纳尔迈 Narmer

尼加拉瓜 Nicaragua

内内 Nene

宁梯 Ninti

纳耶姆兰普 Naymlap

诺亚 Noah

挪得 Nod

南奥特仁 Nanauatzin

男像柱 Atlantes

女像柱 Caryatids

女神阿特拉托娜 Goddess Atlatona

努涅斯·德拉维加 Nunez de la Vega

纳产 Nachan

尼普尔 Nippur Calendar

诺弗兰克普斯 Nenoferkheptah

尼和玛玛科查 Ni and Mama-Cocha

纳斯卡 Nazca

纳西斯·吉尔巴 Narcisse Gilbar

宁吉尔苏 Ningirsu

诺曼·洛克耶爵士 Sir Norman Lockyer

宁呼尔萨格 Ninhursag

尼努尔塔 Ninurta

《南美洲史前的繁荣》 Una Metropoli Prehistorica
en la America del Sur

尼格罗人种 Negroid

拿玛 Na'amah

尼比洛 Ribero

尼特鲁 Neteru

尼奥·威勒 Leo Wiener

O

偶像 Idols

欧多克索斯 Eudoxus

P

帕奴可 Panuco

普利茅斯 Plymouth

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 Pedro de Cieza de Leon

帕恰卡马克 Pachacamac

帕诺特兰 Panotlan

帕伦克 Palenque

皮博迪博物馆 Peabody Museum

帕卡尔 Pacal

佩滕 Peten

庞培 Pompeii

帕卡特纳姆 Pacatnamu

帕查-卡马克 Pacha-Camac

皮斯科 Pisco

帕拉卡斯 Paracas

P. A. 密斯 P. A. Means

帕查库提 Pachacuti

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亚 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

帕查库蒂克 Pachacutec

帕夏玛玛 Pacha Mama

帕科瓦尔 Pacoval

帕特坎查 Patcancha

普玛彭古 Puma-Punku

普诺 Puno

普林尼 Pliny

帕拉伊巴铭文 Paraiba Inscription

皮里雷斯 Piri Reis

帕拉卡斯半岛 Paracas Peninsula

帕卡尼-马库 Pacani-Malku

帕布罗·帕特隆 Pablo Patron

普卡拉地区 Pucara

Q

齐穆 Chimu

《轻松历史合集》 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

奇奇梅克 Chichimec

切诺基族 Cherokee Nation

乔治·R. 阿科斯塔 Jorge R. Acosta

恰尔莫克 Chacmool

乔治亚石人山 Georgia's Stone Mountain

奇琴伊察 Chichen Itza

齐乌蒂丘特利 Xiuhtecuhtli

旗津 Chichin

恰克-莫尔 Chac-mool

七金刚鹦鹉 Seven-Macaw

七华南普 Seven-Huanaphu

奇穆人 Chimus

钦查 Chinchá

清真寺 Mosque

曲星 curly star

奇普 Quipu

曲阿巴 Qua'abah

《前印加秘鲁的碑铭历法和其他著作》

Inscripciones Calendarias del Peru Preincaico and other writings

乔治·C. 海耶 George C. Heye

乔治·考廷 George Courty

《前哥伦布时代的宗教圣地》 Lieux de culte

precolombiens

奇布查人 Chibcha

R

人类学国家博物馆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R. E. 怀特 R.E.White

R. J. 福布斯 R.J.Forbes

S

塞维利亚 Seville

《神奇的印第安人》 Elejias de Varones Ilustres de
Indias

S. K. 洛斯罗普 S. K. Lothrop

苏美尔 Sumerian

闪-含-雅弗 Shem-Ham-Japheth

《神灵、仪式和古代年历之书》 Book of the Gods
and Rites and the

Ancient Calendar

撒缦以色列 Assyrians

“蛇女” Serpent Woman

索尔·海尔达尔 Thor Heyerdahl

圣赫勒纳角 Cape Santa Helena

塞特 Sheth

圣胡安河 San Juan River

塞奈弗鲁 Sneferu

塞加拉 Sakkara

萨拉查·奥特冈 Salazar Ortegon

斯特拉石板 Stone Stellas

闪-祭司 Shem-priests

《斯塔尼-胡莫斯与木乃伊们的冒险》 The
Adventures of Satni-Khamois with the Mummies

“山姆大叔” Uncle Sam

圣洛伦佐 San Lorenzo

塞 Si

塞安 Si-An

沙华孟 Sacsahuaman

斯坦斯伯里·哈格尔 Stansbury Hagar

沙华孟海角 Promontory of Sacsahuaman

《四面秘鲁》 Four Faces of Peru

受膏者 Mashi'ach

圣何塞尔维 San Jose de Sevilla

闪·俄斐 Shem Ophir

所罗门王 King Solomon

僧侣王 Priest-king

圣米格尔桥 The Bridge of San Miguel

神圣广场 Sacred Plaza

三窗之庙 The Temple of the Three Windows

石塔 Torreon

圣殿山 Temple Mount

《< 圣经> 之前的印加-秘鲁》 La Escritura Peruana
Pre-Incana

《十诫》 Ten Commandments

史都华天文台 Steward Observatory

S. 哈加尔 S. Hagar

莎拉·玛玛 Sara Mama

S. K. 洛斯罗普 S. K. Lothrop

舍特妮 Ceterni

圣奥古斯汀 San Agustin

斯 Si

闪 Sian

沙马氏 Shamash

塞钦山 Cerro Sechin

圣埃伦娜 Santa Elena

赛慧提-瑞米华斯 Sayhuiti-Rumihuasi

圣谷 Sacred Valley

书亚 Shuha

琐法 Zophar

萨克森 Saxony

萨尔贡 Sargon

索拉塔 Sorata

思路斯塔尼 Sillustani

塞勒斯·H. 戈登 Cyrus H. Gordon

斯图亚特·皮戈特 Stuart Piggott

斯提格·莱登 Stig Ryden

T

特舒卜 Teshub

透特 Thoth

托莱多 Toledo

塔巴斯哥 Tabasco

特诺奇蒂特兰 Tenochtitlan

托尔特克 Toltec

特诺奇提特兰 Tenochtitlan

特斯科科湖 Lake Texcoco

泰奥提华坎 Teotihuacan

托央 Tollan

特诺奇 Tenoch

提拉提拉奎 Tlatlahuqui

泰兹卡特里波卡 Tezcatlipoca-Yaotl

塔塔 Tata

台兹奎兹提克 Tzoncuztique

塔摩安禅 Tamoanchan

土八该隐 Tubalcain

图拉 Tula

特库舍日特克托 Tecuciztecatl

泰奥提华坎映射工程 Teotihuacan Mapping Project

通往天堂的阶梯 Stairways to Heaven

图拉河 The Tula River

特拉奇力 Tlachtli

提亚马特 Tiamat

特雷斯·萨波特斯 Tres Zapotes

塔巴斯哥 Tabasco

特普约洛特 Tepeyollotl

特鲁希略 Trujillo

《太阳大道》 The Highway of the Sun

塔西古纳特 Ziggurat

通贝斯 Tumbes

土库美 Tucume

图帕科·维尔科查 Topaco Viracocha

图帕克-原瑞 Tupac-yauri

图鲁梅耀 Tullumayo

坦普-托克 Tampu-Tocco

太阳节 Inti Raymi

提库曼科-卡帕克 Titu Manco-Capac

《泰奥提华坎的金字塔》 Teotihuacan and its
pyramids

《天文学的黎明》 The Dawn of Astronomy

《太阳、月亮和星星之上的印加帝国》 Sonne,
Mond und Sterne über dem Reich der Inka

唐·胡安·德·圣克鲁斯·帕查库蒂·由奎·萨克马华 Don
Juan de Santa Cruz Pachacuti-Yumqui Salcamayhua

《太阳神殿：库斯科神庙与祭坛中的太阳意象》
Coricancha—El Templo del Sol en el Cuzco y
las Imageries de su Altar Mayor

特洛方尖碑 Tello Obelisk

特瑞托 Torontoy

托尔·海尔达尔 Thor Heyerdahl

提格拉克 Tiaguanaco

特雷莎·斯韦特 Teresa Gisbert

提提卡拉 Titikalla

提幔 Teman

提比尔 Tibil

土八 Tubal

提潘尼河 Tipuani

提亚瓦纳科 Tiahuanaco

提瓦纳库 Tiwanaku

提亚纳库 Tianaku

推罗 Tyre

托勒密 Ptolemy

提耶拉米迪卡 Tierra Mitica

提亚马特 Tiamat

提拔图 Tibatu

托尔·海尔达尔 Thor Heyerdahl

土八 - 瓦里 Tupa-Yuari

《他们早于哥伦布而来》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图帕·塔瑞卡 Tupa Taruca

V

V. G. 诺曼 V. G. Norman

W

维拉科查 Viracocha

维拉克鲁斯州 Veracruz

瓦尔特·罗利 Walter Raleigh

瓦卡斯太阳神庙 Huacas Del Sol

瓦卡托斯卡 Huaca La Tosca

瓦伊纳·卡帕克 Huayna Capac

乌可斯 Urcos

万神殿迷宫 The Maze of a Pantheon

危地马拉 Guatemala

乌斯马尔 Uxmal

维雅艾尔摩萨市 Villahermosa

乌尼尔 Uuiul

瓦哈卡 Oaxaca

瓦纳科 Huanaco

瓦卡亚-帕塔 Huacay-Pata

维拉科查门 Gate of Viracocha

W. 布瑞福德·琼斯 W.Bryford Jonese

哇默西加 Va Meshica

乌鲁班巴河 Urubamba River

瓦伊纳比丘 Huayna Picchu

乌鲁克 Uruk

乌莎斯 Ushas

W. 波拉特 W. Bollaert

乌鲁班巴河谷 Utcubamba Rivers

瓦蒂文 Valdivian

《伟大的赛慧提》 Los Grandes Monolitos de
Sayhuiti

乌瑞维坎纳塔 Urubamba-Vilcanota

温德尔·班尼特 Wendell C. Bennett

乌斯 Uz

维尔卡诺塔 Vilcanota

万凯 Wancai

威廉·C.本尼特 William C. Bennett

W.拉巴里 W.La Barre

瓦里 Yuari

乌鲁般巴 Urubamba

《信仰的跳跃》 Leap of Faith

蓄须人 Bearded Ones

希伯来 Hebrew

《西班牙历史学家描述的印加宝藏》 Inca Treasure
As Depicted by Spanish Historians

《西班牙的历史新事物》 Historia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na

《禧年书》 Book of Jubilees

西乌达德拉 Ciudadela

希未人 Hivites

西奈 Sinai

《新世界的外来文化》 Die alien Kulturen der
Neuen Welt

希兰·宾汉 Hiram Bingham

小比丘 Lesser Picchu

《消失的古印加帝国》 L'Origin de los Indios del
Nuevo Mundo Valencia

谢萨德·莱昂 Cieza de Leon

辛 Sin

《寻找维拉科查》 La Ruta de Wirakocha

谢萨·德·莱昂 Cieza de Leon

《心灵与印加叙事》 Suma y Narration de los Incas

锡利群岛 Scilly Islands

西帕恰斯 Hipparchus

西印度群岛 West Indies

西巴尔 Sippar

Y

约翰·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

以印加 Incas

亚特兰蒂斯 Atlantis

伊比利亚 Iberia

伊比利 Ibri

伊莎贝拉 Isabella of Castile

《预言之书》 The Book of Prophecies

伊斯帕尼奥拉岛 land of Hispaniola

尤卡坦半岛 Peninsula of Yucatan

《有关尤卡坦》 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

亚马逊 Amazon

伊丽莎白女王 Queen Elizabeth

亚历山大·德尔·玛 Alexander Del Mar

印度群岛 Indies

亚历山大·冯·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亚兹特兰 Aztlan

伊特扎克 Itzac-mixcoatl

《亚兹特兰在哪里？》 Wo lag Aztlan, die Heimat der Azteken ?

羽蛇神 Quetzalcoatl

因陀罗 Indra

伊克斯提利 Ixtlilxochitl

犹大 Judah

《印第安历史上的新西班牙》 Historia de las Indias
de Nueva

Espana

犹太人 Jewish people

亚当 Adam

亚伯 Abel

耶和华 Yahweh

雅八 Jabal

犹八 Jubal

《伊诺克之书》 The Book of Enoch

伊尔·特索罗 El Tesoro

《尤卡坦诸事陈述》 Relat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

约翰·L.斯蒂芬斯 John L.Stephens

《尤卡坦半岛旅途事件》 Incidents of Travel in
Yucatan

《预言者的秘密》 Chilam Balam

伊萨马尔 Izamal

约瑟夫 Joseph

《预言者的秘密之历代纪》 The Chronicles of
Chilam Balam

伊察人 Itzas

伊尔·卡斯蒂略金字塔 El Castillo

“勇士之庙” Temple of Warriors

伊察姆纳 Itzamna

《亚特兰蒂斯不是神话》 Atlantis Not a Myth

伊萨帕 Izapa

伊格纳西奥·伯纳尔 Ignacio Bernal

伊夫瑞·乔治·斯奎尔 Ephraim George Squier

伊拉-拉 Illa-Ra

伊茹亚 Ira-Ya

伊卡 Ica

《印加神话与礼仪记述》 Relation de las fabulas y ritos de

los Yngas

耶梅马纳·维尔科查 Ymaymana Viracocha

《印加叙事与心灵》 uma y Narration de los Incas

耶稣会 The Jesuits

《印加帝国的艺术》 Kunst im Reiche der Inca

《印加土地》 Inca Land

哟默西加 Yo Meshica

伊尔 El

伊拉拉 Iralllla

亚美尼亚 Armenia

亚拉腊山 Mount Ararat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英蒂·卡帕克·尤潘基 Inti Capac Yupanqui

伊拉·提西·维拉·科查 Illa Tici Vira Cocha

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印加 Inca

《遗失的城市——印加》 The Lost City of the Incas

印加·罗卡 Inca Rocca

《印加人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Incas

英帝华达纳 Intihuatana

亚瑟·波斯南斯基 Arthur Posnansky

印度河 Indus Valley

约书亚 Joshua

亚摩利人 Amorite

亚雅仑谷 Valley of Ajalon

《雅煞尔书》 Book of Jashar

约翰·J. 宾森 John J. Bimson

以力 Erech

因陀罗 Indra

亚利桑纳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

《印加探秘》 Inca Treasure

英蒂 Inti

亚喀克 Akakor

亚伯拉罕 Abraham

伊萨帕 Izapa

杨百翰大学新世界考古学基金会 New World
Archaeological Foundation of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伊萨帕雕像》 Izapa Sculpture

伊甸 Eden

伊师塔 Ishtar

雅弗 Japhet

《印加皇家大道》 On the Royal Highway of the

Incas

亚加 Aija

伊廷普山 Illampu

伊利马尼山 Illimani

约瑟夫·德·阿里亚加 Joseph de Arriaga

约伯 Job

《约伯记》 The Book of Job

以利法 Elipaz

育空 Yukon

《伊南娜到下层世界的冒险》 Inanna's Descent to
the Lower World

伊宁努 E.NINNU

《伊南娜与伊比》 Inanna and Ebih

亚甲 Akkad

伊连普 Iliampu

以西结 Ezekiel

印度支那 Indochina

伊希库尔 ISH.KUR

伊尔·弗莱尔 El Fraile

伊延普山 Mount Illampu

《印加光晕》 Corona Incaica

亚历山大·冯·渥森纳 Alexander von Wuthenau

伊凡·冯·瑟提玛 Ivan van Sertima

伊丁 E.DIN

Z

《珍稀金属的历史》 A Histor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祖马拉加 Zumarraga

宰里亚·纳托尔 Zelia Nuttal

祖塞尔 Zoser

《致命任务》 Mision Fatal

《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半岛旅途事件》 Central
America, Chiapas, and Yucatan and Incidents of Travel

卓尔金历 Tzolkin

《早期人类和宇宙》 Early Man and the Cosmos

《在印加国王的街道上》 Auf den Koenigsstrassen
der Inka

《在秘鲁和印加漫游》 Travels in Peru and India

《通往神灵的道路》 Pathways to the Gods

至圣所 Holy of Holies

《赞美诗》 Psalmist

《最新的史前文明》 Ultimas Civilizaciones Pre-
Historicas

扎巴 ZA.BAR

朱安·拉里 Juan Larrea

其他

七洞亚兹特兰 Aztlan of the Seven Caves

《10个消失的部落》 Ten Lost Tribes

《1558年手稿》 Manuscript of 1558



FONGHONG

凤凰联动出品

当时间开始

When Time Began

当时间开始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Zecharia Sitchin)

宋易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V 地球编年史 第五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CO., LTD.
95% recycled paper, 100% acid-fre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时间开始/(美)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 著;宋易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7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5594-3410-4

I. ①当... II. ①撒... ②宋... III. ①时间学 - 普及读物 IV. ①P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0261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9-397号

THE EARTH CHRONICLES V: WHEN TIME BEGAN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 1993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NER TRADITIONS, BEAR & CO.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Chongqing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当时间开始

著 者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译 者 宋 易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王广云

出版统筹 孙小野

封面设计  金闻文化·车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327千字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594-3410-4

定 价5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在本书中，西琴超越了自己。他紧紧攫住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天文单位，再将其浓缩在这本书中，让我们在极小的篇幅中穿越古今。

——《锐评》（Critical Review）

令人震惊……令人信服……

——《书目》（Booklist）

※ 史前巨石阵为什么要重建，并在公元前2100年和公元前2000年时重新排列——这与当时发生在苏美尔令人震惊的事实有着怎样的联系？

※ 在巴西的重大发现证实，人类在这一地区竟已生活了超过32000年！而它与大洋彼岸的文明全然无关吗？

※ 是什么东西连接着位于马丘比丘的三窗神庙，以及苏美尔和大不列颠的古代建筑？

※ 神圣时间、天时间和地球时间——过去和未来果真是被这三个周期所指引？是它们推动了地球历史的车轮？

揭示了外星诸神刻写在石头上的字迹。

——《阿斯塔拉之声》（Voice of Astara）

这位饱学之士冷静、艰苦的工作又一次造成了狂热的轰动效果。他对古代文本的解读真诚而令人信服，具有深厚的意涵，毋庸置疑，是一项显著的成果。

——《伍斯特晚报》（ Worcester Evening News ）

中译本总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十年前，这套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在发行之首30周年之后引入中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而这套书的再次出版，我相信会再一次掀起一股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探索热潮。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人类在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应该说，大多数对人类进化及其文明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物种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

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语 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 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 e.ri.du，而这个词的本义竟是“遥远的家”！

——其实，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者，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

在他看来，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30万年前的一批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

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上百万年历史。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缘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

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我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有迹象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会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将是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西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做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期待着一个有关地球和人类起源与文明新的探索热潮，将随着《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的出版再次出现。

宋易

2019年5月20日于成都

前言

太初之始，地球人就开始放眼他们头顶的天空。他们是如此敬畏和着迷。作为在地球上存在的生物，他们似乎也认识到了天国的道路：群星的位置、日月的更替，以及地球在倾斜中的旋转。但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又将怎样结束呢？并且，在这两者之间，究竟还会发生些什么？

天国与大地在地平线交会。千载以下，在这个交点，人类看见夜晚的群星在朝阳的光芒下让路给白昼，于是地平线就被认为是分割昼夜的所在，亦即昼夜平分点。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人类在历法的帮助下，计算着地球的时间。

为了识别过于浩瀚的、布满繁星的天国，天被人为地分割成了12个部分，也就是黄道十二宫。然而，千年之后，这些“恒星”似乎不是那么恒定不动的。而且，春分和秋分的那一天，以及新年的那一天，它们似乎会从一个黄道宫移至另一个黄道宫；于是，“天时间”被加到“地球时间”里——这表明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或者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当我们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当春分日的日出

占据着宝瓶宫，而非之前2000年的双鱼宫的时候，这种改变是否预示着许许多多难以逆料的世间境况：善或恶，一个开始或一个结束——再不然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温故才能知新，因为人类自开始计算“地球时间”之日，就已经同时在体验“天时间”了——人类早已迎来了新时代的降临。只是，对我们目前关于时间的科学来说，这个新时代本身，就是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0月于纽约

大事件年表

（公元前3100年—公元1582年）

时间	事件
公元前 3100 年	埃利都的白庙建成。
公元前 4000 年	马丘比丘的巨石遗迹建成。
公元前 4000 年	卡拉萨萨亚建成。
公元前 3800 年	阿努和他的妻子安图造访地球，同时去了的喀喀湖南岸寻找新的冶金中心，最后从普玛彭古的港口离开。
公元前 3800 年	苏美尔人就可以鉴别出黄道年代，不仅仅是名字和形象，还有它们的岁差周期。
公元前 3100 年左右	修建了位于太阳城的分点太阳殿，那时王权才刚刚进入埃及。
公元前 2900 年—公元前 2800 年	史前巨石阵一期。
公元前 2850 年	美思利姆统治着基什，这是尼努尔塔为苏美尔人建立王权的地方。
公元前 2700 年之前	基什最早的神庙打下地基。
公元前 2650 年	法老王左塞在塞加拉（孟菲斯之南）修建了第一座金字塔。
约公元前 2500 年	奥尔梅克人跟随透特横穿大西洋抵达墨西哥。
公元前 2295 年	马杜克离开巴比伦，先去了矿井之地。随后奈格尔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进入了禁区基角拉，移去了这座房间的“光芒”，于是如马杜克所警告过的，“白昼变为了黑暗”，灾难降临到了巴比伦和它的人民身上。
公元前 2200 年	西尔布利山墓群和纽格莱奇古墓建成。
公元前 2100 年左右	修建了卡纳克的阿蒙拉的至点神庙。
公元前 2100 年—公元前 2000 年	史前巨石阵二期、三期。
公元前 1900 年左右	史前巨石阵彻底完工。
公元前 1500 年	迈锡尼人修建了由一圈石头环绕着的埋葬坑，逐渐演变成了在土堆下的呈圆形的墓群。

公元 70 年	罗马人于耶路撒冷修建第二神殿。
公元 325 年	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大帝采用基督教，召开教会理事会，结束了对犹太历法的依赖，基督教才仅仅开始作为犹太教的另一个宗派，变为分开的宗教。
公元 1474 年	来自佛罗伦萨的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卡内利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到达存在的海岸，早于哥伦布。
公元 1543 年	"哥白尼革命"。
公元 1582 年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采用通用历法为基督历法，被称为公历，1 月 1 日变为一年的开始。

目录

版权信息

中译本总序

前言

大事件年表

第一章 时间之轮

第二章 石制电脑

第三章 面朝天国的神殿

第四章 杜尔安基——“天地纽带”

第五章 守秘者

第六章 神的建筑师

第七章 幼发拉底河上的巨石阵

第八章 历法的故事

第九章 太阳还在何处升起

第十章 跟随他们的脚步

第十一章 流放在摇摆的地球上

第十二章 大公羊的时代

结语 诸神远去或一神教的崛起

后记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第一章

时间之轮

据说早期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罗马的迦太基（公元354—430年）主教——融合《新约》和柏拉图的希腊哲学的巨匠，人称希波的奥古斯丁——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时间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没有人这么问我，我倒知道它是什么；如果要向询问者解释它是什么的话，我就知道了。”

时间对地球及地球上的万物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又是独特的：我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从出生一直到死去，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

虽然我们不知道时间究竟是什么，但我们却懂得了如何去测量时间。我们用“年”来计算我们的生命长短，而年只是将“轨道”换了一个词，因为这的确就是地球上的“年”的意思：一年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走完一个完整轨道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但我们对它的测量方法让我们开始想象：我们能活得更长吗，我们的生命周期能

变得与众不同吗，我们能活在另一个拥有更长的一“年”的行星上吗？我们能在一颗“上百万年为一年”的行星”上成为不朽吗？事实上，埃及法老们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一个永恒的来生。而这是不是让他们在“上百万年为一年”的行星”上加入众神的行列？

的确，“在那儿”，是否有一颗行星，甚至更多，生命能够在其上进化发展——或者只有我们的行星，只有地球上的生命才可以？而我们，地球人，则只有永世孤独——或者，法老们其实很明白自己在文献中提到的是什么？

“仰望天际，细数繁星。”在达成约定之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这么说。在记忆都无法触及的年代，人类仰望天空，想象着是否有另一个人，在另一个行星上，看着同一片天际。从逻辑和数学上讲，的确有这么个可能；但直到1991年，天文学家们才第一次发现，在宇宙的其他地方，的确有着环绕恒星的行星。

这第一次发现，是在1991年7月，被证明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这是由一支英国天文学团队公布的。基于五年的观测，他们指出，有一颗快速旋转的恒星是地球10倍大小的“类行星体”，而这颗恒星是脉冲星1829-10。脉冲星被认为是恒星因各种原因坍缩后的密度极大的核心，它们发疯似的旋转，在有规律的爆裂中发出放射性能量脉冲，每秒有很多次。这样的脉冲可以被脉冲望远镜监

测到；通过这样的周期性波动，天文学家们猜测，一颗行星每六个月围绕脉冲星1829-10运行一周，才可以制造这样的波动。

当事实被发现之后，这些英国天文学家在几个月之后承认，他们的推测是不准确的，为此，他们不能因他们的结论而证明在三万光年外的这颗脉冲星拥有一颗行星伴随。然而，在那个时候，有另一支美国团队，在另一个近得多的脉冲星附近发现了相似的现象，这颗脉冲星被识别为PSR1257+12——一颗离我们只有1300光年的坍缩后的“太阳”。天文学家们估算，它的爆炸是在10亿年之前；而且非常确定，它的确拥有两个，也有可能是三个行星。确定的两颗行星的绕“日”轨道离“太阳”的距离，如同水星轨道距离我们的太阳的距离；而有可能存在的第三颗行星，有着和地球差不多的绕日轨道。

“这个发现证明行星系统是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下存在的，”约翰·罗伯·维尔福特在1992年1月9日的《纽约时报》上如是写道：“科学家们说，要让环绕脉冲星的行星孕育生命，这是最不可能的。然而这样的发现却鼓舞着天文学家，他们要开启的是在宇宙中对外星高智慧生命的信号进行系统的勘察。”

那么，法老们是正确的吗？

在法老和那些金字塔文献很久之前，人类已知的最

早的一个古代文明，拥有了一套先进宇宙进化论。6000年以前，在古代苏美尔，人们已经知道了20世纪90年代天文学家们将发现的事物。它不仅有我们太阳系的真实构成（包括最远的行星）和属性，同时还提到，宇宙中有着其他的太阳系，它们的恒星（“太阳”）会坍缩和爆炸，它们的行星会被甩掉——而生命，通过此种方式会从一个星系被带到另一个星系。这是一个被记录了的、详细的宇宙论。

有一部很长的文献，记载在七块碑刻上，叫作《创世史诗》，以其开头语《伊奴玛·伊立什》而闻名，它曾在新年庆典中被公开朗诵。庆典从尼散月第一天开始，而这一天与春天的第一天恰好重合。

文献描绘出了我们太阳系的形成过程，其中描写了太阳（“阿普苏”）和它的信使水星（“穆木”）是如何最早被一颗古行星提亚马特加入的；而太阳和提亚马特又是如何生出金星火星（“拉哈姆”和“拉赫姆”）这一对的；接着又生出了在提亚马特之后的木星和土星（“基莎”和“安莎”），还有天王星和海王星（“阿努”和“努迪穆德”），后两者是直到1781年和1846年才分别被现代天文学家发现的，而它们在数千年之前就被苏美尔人知道并描述了出来。当这些新出现的“天神”聚在一起互相推挤的时候，其中一些就有了卫星。提亚马特，位于这个不稳定的行星系统的中部，被拉扯出了一个卫星；其中之一的“金

古”，不断变大最终自己成了一颗行星。现代天文学家对一颗行星能拥有如此多卫星的可能性一无所知，直到伽利略在1609年通过天文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四颗最大的卫星；但苏美尔人却在数千年之前就意识到了这样的现象。

在这个不稳定的太阳系之中，按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创世史诗》的说法，出现了一个来自外层空间的入侵者——另一颗行星；它不是因阿普苏而生的，而是属于其他的星系，被甩开后漫游于太空。在现代天文学家们得知脉冲星和坍缩星几千年前，苏美尔的宇宙论就已经提到了其他恒星的坍缩和爆炸，以及被甩开的行星。因此，《伊奴玛·伊立什》陈述道，一颗像这样的流放行星，到达了我们的太阳系的外围，开始向中部进发（见图1）。

它经过较外层的行星时，导致了很多改变，它们的成因至今都困扰着现代天文学家们——比如天王星向一侧倾斜，还有海王星的最大卫星，特里同（海卫一）的逆行轨道，以及是什么力量导致冥王星从它原本的卫星位置移动到一个奇怪的轨道上成为行星。这颗入侵者越是接近太阳系的中心，就越是在撞向提亚马特的轨道上前进了一步，其结果就造成了一次“天体战争”。在一系列的撞击中，这颗入侵者的卫星重复地撞进了提亚马特的体内，这颗古行星被撕裂成了两半。其中一半被撞得粉

碎，成了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以及彗星；另一半，虽然伤痕累累，但至少是完整的，它被抛进了一个新的轨道，成了一颗行星。后来这颗行星被人类称为地球（苏美尔语中称其为“KI”）。与它一起变轨的还有提亚马特最大的卫星，也就是我们的月球。而这颗入侵行星自己也拥有了恒定的绕日轨道，成了我们星系的第十二个天体（太阳、月亮、九大行星和它）。苏美尔人称其为尼比鲁——“十字行星”。巴比伦人为了弘扬自己的神马杜克，而将其命名为“马杜克”。古代史诗声称，正是在这次天体战争中，尼比鲁将从其他地方带来的“生命之种”传播到了地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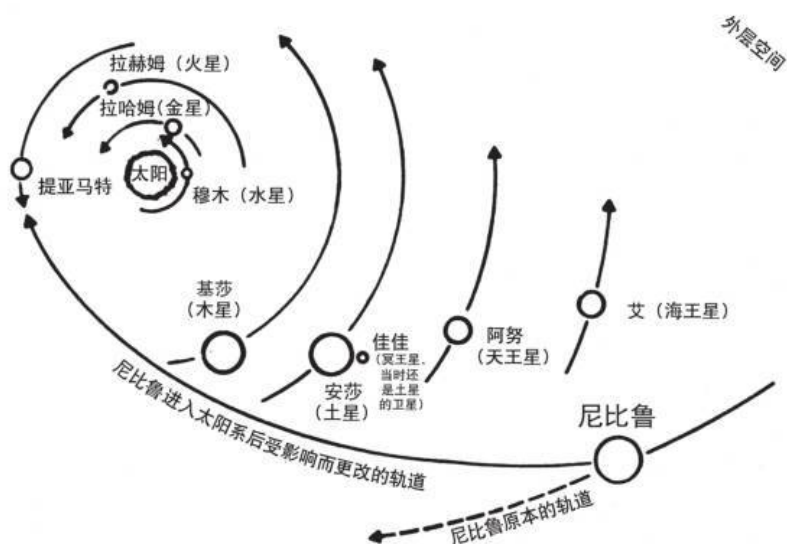


图1

哲学家和科学家审视着这个宇宙，并提供了各种现

代宇宙观，而最后都无可避免地开始了对时间这一概念的探讨。时间自己就是一种尺度吗，它会是宇宙内唯一真实的尺度吗？时间只能向前吗，还是可以倒退？现在，是过去的结束还是未来的开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它是否有一个尽头？如果宇宙一直就这么存在着，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那么时间也是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吗——或者宇宙确实有着某种开始，也许就是许多天文物理学家所推测的大爆炸，那么是在那个时间，出现了时间吗？

拥有惊人准确性的宇宙观的苏美尔人同样相信有这么一个开始（由此推出，也有一个不可改变的结局）。很清楚的是，他们认为时间是一种测量工具，是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这宇宙的史诗。因为古代的《创世史诗》的开头语，第一个单词，伊奴玛，意思是“当……的时候”：

当在高处的时候，天国还没有被命名，

在其之下，坚实的大地（地球）还没有被命名。

要设想出一个太初阶段是需要大量的科学理念的，当时“只存在着虚无，太初的阿普苏，他们的创造者，穆木和提亚马特”——地球还没有形成；并指出创造地球的“大爆炸”并不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个，甚至还不是太阳系诞生时的某一次，而是天体战争。是在那之后，地球的

时间才开始的——在那一刻，提亚马特的一半成了小行星带，地球被甩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轨道上，并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对时间的测量。

这个科学观点，是古代宇宙观、宗教和数学的重点，除了《创世史诗》之外，还在很多其他苏美尔文献中出现过。被学者们当作《恩基和世界秩序》的“神话”，实际上是恩基的自传文献。这位苏美尔的科学之神，描述了地球时钟的第一个嘀嗒声：

那是天国与地球分离之时，

那是天国与地球分离之时……

另一部文献——其中的内容常常出现在苏美尔泥板上——通过列出许多在这重大事件之前还没有出现的进化和文明状态来传达“开端”这个观念。而在那之前，文献上说，“人类这个名字还没被叫过”，“那些有用的东西还没有被造出来”。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天国从地球上被移走之后，在地球和天国分离之后”。

当然，不要因为在埃及信仰中找到相同的时间起源观念而感到惊讶。我们能在《金字塔文本》（编号 1466）中读到对万物之始的这样的描述：

当时天国还不存在，

当时人类还不存在，

当诸神还未出生，

当死亡还不存在……

这样的认识，在古代世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它是起源于苏美尔宇宙观的。希伯来《圣经》中《创世记》的开头语也有着相似的共鸣：

在最开始的时候

神创造了天国和地球。

而地球还没有形象

虚无和黑暗在其表面，

主的风吹拂着它的水域。

现在很肯定的是，《圣经》中的创世神话是基于美索不达米亚故事的，诸如《伊奴玛·伊立什》，在“深渊”代表提亚马特的情况下，“风”在苏美尔语中就代表着“卫星”，而“天国”，被形容为“打造出的手镯”，就是小行星带。然而，《圣经》中更为清楚地说明，“开端”之时，地球还远没有形成；《圣经》版本仅仅是从当地球从天国分裂出来这一点开始提取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宇宙起源论，而作为提亚马特分裂的结果之一，小行星带也

形成了。

对地球来讲，时间就开始于天体战争。

※

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故事，开始于我们太阳系的形成以及在行星轨道还没有稳定下来、尼比鲁 / 马杜克出现的时候。它的结束（这被认为是该归功于尼比鲁 / 马杜克）是在各行星（“天神”）甚至是它们的卫星，接受了各自被赐予的位置（“站点”）、轨道（“命运”）并开始运转，形成我们现在的太阳系的大概外貌之时。确实，当一颗巨行星的轨道围绕着其他所有的行星，它“横穿天空并审视着区域”，这被他们认为是太阳系变得稳定的原因：

他建立了尼比鲁的站点，

来确定他们天上的束带，

这样没有谁会出轨或不够格……

他为行星们建立他们的

神圣天域，

他将他们在各自的路上抓紧，

来确定他们的路线。

由此，《伊奴玛·伊立什》（第五个碑刻上的第65行）陈述道，“他创造了天国和地球”——与《创世记》中所用的文字非常相似。

天体战争将提亚马特从古太阳系中除名了，将其中一半抛到了一个新轨道上成为地球，并将月球保留了下来，作为新太阳系重要的一员；将冥王星分割出来，放入了一个独立轨道；尼比鲁也加入太阳系成为新天体秩序中的第12位成员。对地球和其上的居民而言，这些就是确定时间的事件。

直到今天，曾在苏美尔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数字12（与太阳系有12个成员符合）过了数千年仍然伴随着我们。他们将“天”（从日落到日落）分割为12个，这在现在的一天24小时和12小时制的时钟中保留了下来。一年12个月至今还被我们使用着，就像我们仍然使用着黄道带的12星座一样。这个带天属性的数字还有其他多种表示，如以色列的12部落和耶稣的12门徒。

苏美尔的数学系统是60进制的，基于60而不是公制中的100（在后者中1米等于100厘米）。在60进制的优点之中，有一点是它能等分到12份。60进制系统靠6和10的不断相乘来继续：由6开始，用10乘以6（ $6 \times 10 = 60$ ），再乘以6就得到了360——苏美尔人用

来表示圆的这个数字至今都还在几何学和天文学中使用着。然后，再乘以10，就得到了一个SAR（《第十二个天体》里面是SHAR，“统治者，主”的意思），也就是3600，它用一个大圆来表述，以此类推。

SAR，3600个地球年，是尼比鲁绕日轨道的周期；尼比鲁上的任何事物，都只使用尼比鲁时间。按照苏美尔人的说法，在尼比鲁上的确还有其他的高智能生物，比地球上的原始人进化得好得多。苏美尔人叫他们阿努纳奇，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从天国到地球上来的”。苏美尔文献反复提到阿努纳奇是在很古老的时候从尼比鲁到地球来的；而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不是按照地球的时间计算，而是基于尼比鲁的轨道来计算的。这种神圣时间的单位，神的年份，叫作SAR。

苏美尔国王列表的文献，描述了阿努纳奇在地球上的第一批殖民地，还列出了大洪水之前的10位阿努纳奇领袖。按照文献中的说法，从第一次登陆到大洪水来临，一共经历了120个SAR也就是尼比鲁绕日120次，这等同于432000个地球年。正是这第120次的运行，让尼比鲁的引力拖动了南极的冰层使其滑进南部海域，导致了巨大的潮汐波，淹没了整个地球——这就是上古的大洪水，苏美尔文献要比《圣经》中的记载早了太久太久并详细得多。

传说和古代记载给了432000这个数字一种循环的意

义，在《哈姆雷特的磨坊》一书中，桑德拉纳和冯·德克德寻找着“神话与科学交会的一点”，得出“432000是来自古代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数字”。他们所举的例子是瓦尔哈拉殿堂的日耳曼神话和挪威神话，瓦尔哈拉殿堂是神话中杀戮武士居住的地方，在审判日的那一天，他们将从瓦尔哈拉殿堂的大门中出来，站在神奥丁或是沃登的这一边，与巨人们作战。他们将通过瓦尔哈拉殿堂的540道门出来；每个门都会出来800名武士。桑德拉纳和冯德克德指出，所有这些武士英雄的总数是432000。“这个数字，”他们继续说道，“肯定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含义，因为它同时还是Rigveda的音节的数目。”Rigveda是梵语中的“神圣经书”，记载了印欧民族的诸神和英雄的故事。两位作者写道，这432000“回到最本初的面貌10800，是Rigveda中的总共的节数，而每一节则有40个音节（ $10800 \times 40 = 432000$ ）”。

印度传统中很明确地将432000这个数字与地球和人类所经历的（由旬或年代）联系了起来。每一个大由旬被分为了4个由旬或年代，它们递减的长度都是对432000的某种表示：第一个4倍时代（ $4 \times 432000 = 1728000$ 年）是黄金时代，然后是属于知识的3倍时代（ $3 \times 432000 = 1296000$ 年），接下来的是2倍时代，这是献祭的年代（ $2 \times 432000 = 864000$ 年）；最后是我们现在的年代，纷争时代，这个时代只会持续432000年。总的来说，这些印度的传统包含着10个432000年，对应

着前大洪水时代的10位统治者，但它将总时间的跨度扩大到了4320000年。

更远一点说，这样基于432000的天文数字在印度宗教和传统中被认为是一“劫”，表达主神梵天王的“天”。它被精确地确定为是一个包含着1200万个“神圣年”的年代。每一个神圣年依次等同于360个地球年。因此，“主梵天王的一天”等同于4320000000个地球年——这个数值跨度与我们现代对于太阳系年龄的估算极为近似——用360和12相乘则可以得到4320这个数目。

然而，4320000000是一个千倍的大由旬——阿拉伯数学家阿布·雷韩·阿尔-比鲁尼在11世纪指出，一劫包含着1000个周期的大由旬。人们由此可以指出，在主梵天的眼中，1000个循环只是一天，用来解释印度天体历法的数学方式。这句话让我们想起《赞美诗》中是如何用令人惊讶的语句来叙述《圣经》中上帝的神圣日的：

在你的眼中，一千年，

如逝去的一日，流走了。

这个陈述仅仅是被传统地看作对上帝永恒的象征。但鉴于《赞美诗》中大量的苏美尔痕迹（如同希伯来《圣经》中的其他各章节一样），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精准的数学公式——这个公式同样也存在于印度

传统中。

实际上印度传统是由从里海岸边来的“雅利安”移民传到印度次大陆的，他们是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的赫梯和幼发拉底河的胡里安人的近亲，苏美尔文明和传统也是通过他们才得以传到印欧民族。雅利安人的移民被认为发生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而《吠陀经》也显示，它不是“源于人类”，它由一个属于诸神的极早的年代组成。到现在，各种各样的《吠陀经》的版本和由它们而引申出的各种文学作品，被非“吠陀梵语”（早期梵语的一种）的《往世书》和两首伟大的史诗故事《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所扩大了。在其中，由3600年而延伸出来的年代周期仍占有主导地位；由此，按照印度教护持神的说法：“奎师那将从大地分离的那一天，将成为迦梨时代的第一天；它将持续36万个凡世之年。”这是一种对迦梨由旬概念的认识，它包含100个神圣年的“黎明”，这等同于36000个地球年或“尘世”年，这个时代本身（1000个神圣年，等同于36万个地球年），和一个由最后100个神圣年组成的“黄昏”（36000个尘世年）组成，一共是1200个神圣年，也就是432000个地球年。

这种相信每432000年为一个神圣循环（也就是尼比鲁120次绕日轨道，每一次周期为3600个地球年）的普遍信仰，让人们猜测他们是仅仅用算术，还是以某种我们无法得知的方法，得到了阿努纳奇的天文知识。我们在

《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上提出过，大洪水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而它被阿努纳奇预见。它是尼比鲁接近时强大的引力作用导致南极冰层脱落所引发的。这次事件在13000年前导致了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突然结束，并由此被记录为地球上的周期循环，如同一种大型的地理和气候的剧变。

这种地质年代的变化，在对地球表面和海底沉淀物的研究中都有证明。这最后一个地质年代，被称为更新世，开始于2500000年前并结束于大洪水；这段时间内，原始人进化，阿努纳奇来到了地球，然后人类——智人出现了。更新世是一次大约430000年的周期，这在海洋沉淀物中得到了证明。按照由辛辛那提大学的玛德琳·布里斯金带队的一组地理学家所进行的严肃的研究表明，海平面的改变和深海气候的记录，显示出一个“430000年的准周期循环”。这样的一种循环周期与重视由于地球倾斜、岁差（轨道的轻微延迟）和一些反常现象（椭圆轨道形状）所导致的气候调节的天文理论刚好一致。在20世纪20年代勾勒出这个理论轮廓的米鲁丁·米兰科维奇指出，这个周期是413000年。它以及后来的布里斯金循环，都与432000年为周期的苏美尔循环极为一致，而后者是源于尼比鲁的影响：轨道汇集、干扰和气候循环。

神圣年代的“神话”由此来说似乎是基于科学事实的。

古代文献中有着时间的原理的特征，包括《圣经》

和苏美尔文献。它们不仅仅提到了开始这个点——“开端”。创世的过程立刻就被连接到了时间的度量，而这种度量反过来又被连接到了确定的天体运动上。提亚马特的毁灭以及接下来的小行星带和地球的创造，按照美索不达米亚版本的说法，需要天主（也就是尼比鲁 / 马杜克）的两个返程轨道。在《圣经》版本中，这项工作的完成花费了主两个神圣“日”的时间。而令人欣喜的是，哪怕是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到现在也同意了它们并不是我们所认识到的日出日落的一天，因为这是在地球存在之前的两“天”（除此之外，他们听着赞美诗中的对主之日的陈述，等同于大约1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版本很清晰地用尼比鲁的经过来测算创世时间或神圣时间，而尼比鲁的轨道一周等同于3600个地球年。

在古代的创世故事转变为新出现的地球和发生在其上的进化之前，它还是一个讲述恒星、行星和轨道的故事；而用于计算的时间是神圣时间。然而，一旦当故事焦点变为地球和最终出现的人类的时候，时间的计算方式同样也改变了，成了地球时间，它不仅可以适用于地球这颗行星本身，还能让人类使用和测算：通过日、月、年。



当我们考虑这些地球时间的相似元素时，我们应该

认识到，它们三者都是对天体运动的认识——周期运动——地球、月球和太阳之间的复合关系导致的。我们现在知道，光明与黑暗的每日更替被我们叫作一日（一共有24个小时），这是地球自转造成的，所以它只有一边能被太阳的光芒照射，而另一边则是黑暗的。我们现在还知道，月亮总是在那个地方，哪怕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而月亏和月圆并不是因为它会消失，而是基于地-月-日的位置（见图2）。我们也许会看到月球被太阳光芒完全照射到，也会发现它被地球的阴影完全遮住了，或者就是介于二者之间。正是这种三方关系，将月球的实际绕地轨道周期从27.3天（恒星月）延伸到了大约29.53天的观测周期（朔望月），而新月和重现现象则带有星历和宗教上的暗示。而年或太阳年，是地球环绕我们的恒星太阳完成一周轨道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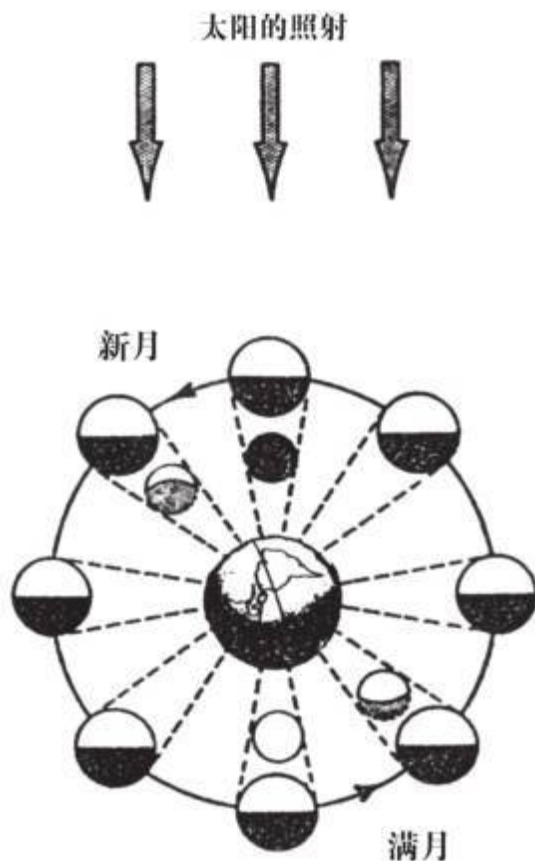


图2

然而，我们对地球时间日、月、年的正确认识并不是自发的，它需要先进的科学知识。至少在不久以前，人们还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一切天体（包括太阳、月球）都是围绕地球转动的。从亚历山大的托勒密（公元2世纪）到公元1543年“哥白尼革命”，都是这么认为的。而尼古拉·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中心）中，地球只是环绕它的一颗普通星体，与其他星体

并无区别。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具有爆炸性意义的，它极大地触动了教会观点，以至于他不得不推迟写下他的天文著作《天体运行》。而他的朋友也是一直等到他去世的时候才印刷出版了这本惊世之作，那一天是公元1543年3月24日。

然而，有证据可以证明，在早期苏美尔知识中，的确包含了近似的地月日的关系。《伊奴玛·伊立什》描绘了四种月相，很清晰地解释了它们在天文学上的成因：如在月中的满月是当它“仍然站在太阳对面”（见图2）。这些运动都要归功于天主（尼比鲁）给予地球和它的卫星月亮的“命运”（轨道），当然，这是天体战争的结果之一：

他让其发光的月亮，

在夜晚仍继续着；

放在夜里，表示日子。

他指着它说：

每月一次，永不终止，形成皇冠的设计。

在一月的最开始，升起来，

你要有发光的角来表示6天，

在第七天成为新月。

在月中仍然站在太阳对面；

它要在地平线追到你。

接着减少你的皇冠并削弱你的光芒，

在那一刻接近太阳；

然后在第三十天你要站在太阳的反面。

我为你指出了一条命运：跟着这条路。

由此，这篇古代文献指出，是天主“指出了每一日并建立了昼夜的区域”。

（《圣经》和犹太教传统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中24小时的一天开始于夜晚之前的日落——“是夜晚和清晨，是一天”——同样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有所表述。在《伊奴玛·伊立什》里，月亮被“放在夜里，标志日子”。）

甚至是这些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的浓缩版本，《圣经》（《创世记》1：14）中同样也表述了地球、月球和太阳的三方关系，并把它们应用到了日月年的循环中：

主说：

要有光

在敲打出的天国

来区别这白昼和夜晚；

用它们标识出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希伯来词语“Mo'edim”，在这里是“月份”的意思，表示的是在新月夜晚要进行的集会礼仪。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希伯来历史法中从开始以来必不可少的月球轨道阶段。通过列出这两个大光（太阳和月亮）来作为造成日月年的原因，这个古代历法中有着综合的日月属性。经过人类上千年来以制定历法来测量时间的努力，一些人（如同现在的穆斯林）至今仍然只遵循于月球的循环；而其他一些人（如同古代埃及人和西方所使用的公元纪年）则是采用太阳年，很方便地将它们分为12个“月”。但在大约5800年之前，尼普尔（苏美尔的宗教中心）制定出的历法仍然被犹太人遵循着，它是基于地球和那两个大光的复合关系制定的。描述地球围绕太阳的词，代表“年”的莎拿，是由苏美尔词语莎图发展而来的，这是一个天文学词语，意思是“按照航向，按照轨道”，全称是Tekufath ha-Shanah——形容一整年的周期的“轮回或年度循环”。

学者们一直被《柔哈尔经》（《显赫书》）困扰着，这是一本亚拉姆-希伯来语的经书，是犹太神秘主义文献的中心部分，而这种神秘主义也就是卡巴拉，没有任何错误地解释了在公元13世纪，白昼变为夜晚是因为地球的自转。这比哥白尼提出昼夜更替不是因为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自转，早了250年左右。《柔哈尔经》陈述道：“整个大地旋转着，如球体一般。当一部分向下则另一部分向上。当一部分是光明的时候另一部分则是黑暗。当这里是白昼的时候，那里就是夜晚。”而《柔哈尔经》的源头，是公元3世纪的拉比·哈姆努那（拉比的意思是犹太人的学者）！虽然对他尚没有太多的认识，但这位犹太教的大师在中世纪将天文知识传递到基督教的欧洲这件事，至今都被保存在天文文献中，是用希伯来文字记录的，而且配有清晰的插图（见图3）。的确，托勒密的文献，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天文学大成”，首先是在公元8世纪被埃及的阿拉伯征服者保存着，然后通过犹太学者才传播到欧洲人手中；当然，有很多译文版都加以注释，怀疑托勒密的地心说的真实性，它比哥白尼可早了数个世纪。其他一些阿拉伯和希腊天文文献的译文，还有一些独立的著作，都是中古世纪的欧洲人学习天文学的主要渠道。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犹太天文学家们整理了月亮和行星的运行，并估算了它们绕太阳的轨迹和星座的位置。事实上，对这些天文表的编订整理，无论是对欧洲国王还是穆斯林领袖哈里发来说，都是犹太皇家天文学者们的特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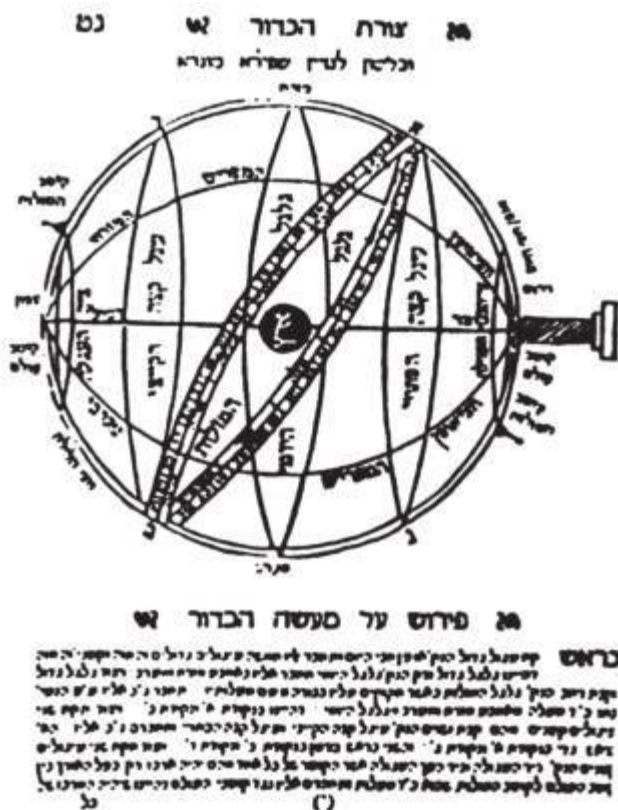


图3

如此先进的知识，对当时来讲似乎是太过超前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对影响到《圣经》和整个古代苏美尔的更为早期的尖端知识的继承。的确，卡巴拉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被保存的（事物）”，是一代传一代的早期密宗知识。中世纪的犹太教学士的知识能够直接溯源到朱迪亚和巴比伦尼亚的学院，它们评论并保存着圣经资料。犹太法典《塔穆德》，记录了从大约公元前300年直到大约公元500年的这类资料和评论，其中充满了天文学方面

的信息摘录；它们包括了拉比撒母耳的陈述“知道天国的轨迹”，就像他说的是他镇子里的街道一样，还有拉比约书亚的“每70年出现的一颗星，它会扰乱水手们”——这与哈雷彗星非常相似，它的周期性出现是每75年一次，这在18世纪埃德蒙哈雷发现它之前一直都被以为是不知道的。贾布奈的拉比加马列拥有一个管型视觉器具，而他用这个东西来观测恒星和行星——这比望远镜“正式”发明早了15个世纪。

犹太历法（也就是尼普尔历法）需要在太阳年和月亮年之间设闰，后者要比前者少10天21小时6分钟和大约45.5秒。这个差别等于是7/19个朔望月，因此，解决办法就是，在每19个太阳年里加入7个朔望月，这样月亮年就可以与太阳年对齐。天文学书中赞扬了雅典天文学家墨东（大约公元前430年），是他发现了这19年的周期；然而实际上这个知识要回溯到千年以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学者们一直都很困惑，在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沙马氏（“太阳神”）被描述为是“月神”辛的儿子，并由此成了次等的神。这也许可以在历法中找到解释。亚历山大·马斯哈克在《文明之源》中提出，尼安德特人时代的骨头和石器上的刻字不是装饰，而是原始的月亮历法。

在纯正的月亮历中，如同现在的伊斯兰历法，假期

都会在每三年向前滑动大约一个月。尼普尔历法中的假日的周期被设置为与季节相关，就不会允许这样的不断发展的滑动发生：例如，新年必须是春季的第一天。这需要在苏美尔文明的一开始，就要拥有精确的关于地球和月球的运动知识，以及它们与太阳的相互关系和设置闰日或闰月的观念。同样这还需要明白季节是怎么来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太阳从北到南再回来的年度运动导致了季节变化，这源于地球的轴相对它的绕日轨道平面而言是倾斜的；这种“倾斜”目前是呈23.5度。离太阳最远的北方和南方的点，它似乎在那里踌躇不前，然后又回来，那里被称为至点（字面上说，就是“太阳停顿”），这发生在6月21日和12月22日。至点的发现同样被归功于墨东和他的同事，雅典天文学家伊克特门。《塔穆德》的丰富的天文学术语已经使用到了Neti'yah这个词（由它的动词形式Natoh演变而来，意思是“倾斜、偏倒、斜着”），来表示与现代词汇“倾斜”相同的意思。千年以前，《圣经》就认识到了地轴，将昼夜更替归功于一根穿越地球的“线”（《赞美诗》19：5）；还有《约伯记》，提到了地球的构成及它的奥秘，讲到天主为地球创造了一根倾斜的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倾斜的地轴。《约伯记》在讲述倾斜地轴和北极的时候陈述道：

他将北方倾斜，越过虚无

并将大地悬挂在空无之上。

《赞美诗》不仅正确认识到了地球、月球和太阳的相互关系，以及地球围绕自己的倾斜轴转动而导致了日夜和季节，还认识到了最远点，太阳季节性运动的“限制”，也就是我们说的至点：

日是你的

同样，夜是你的；

是你任命了月亮和太阳。

是你设置了所有大地的限制，

由此有冬夏。

如果在各至点上的日出和日落点之间连上线，结果就是这两条线将在观测者的头上方交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划分地球及其上天空的X，将它们划分为四个部分。在古代就认识到了这样的划分，《圣经》中也有提到：“大地的四个角”和“天域的四个角”。这种对大地和天空的划分，看上去就像是环绕在它们的基点上的三角形，于是引发了古代人对“翅膀”的联想。《圣经》中也由此提到“地球的四只翅膀”和“天空的四只翅膀”。

一幅来自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巴比伦的地球地图，通过在圆形大地上直接画上四只“翅膀”（见图4），描绘

了这种“大地四角”的概念。

太阳明显地从北到南并回归的运动不仅导致了夏季和冬季这两个明显对立的季节，同时还有春秋这两个过渡季节。后者与分点（春分和秋分）有关，当太阳经过地球赤道（一去一回），也就是昼夜平分的时候。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新年开始于春分日——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尼散月“符号被给予的时候”）。甚至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圣经》（《利未记》第二十三章）颁布新年要在秋分日庆祝，这个月——提斯利月被称为“第七个月”，这反过来说明尼散月是第一个月。在各个例子中，分点的知识，通过新年节日来标志，这很明显可以回溯到苏美尔时代。



图4

太阳年的四分法（两个至点，两个分点）在古代与月球运动整合起来，创造出了已知的第一部正式历法，尼普尔的月亮—太阳历。它被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继承他们的其他民族所使用着并保留至今，成了现在的犹太历法。

对人类而言，地球时间开始于公元前3760年。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具体时期，是因为在公历的1992年，犹太历法是5752年。

在地球时间和神圣时间之间，还有一个天时间。

自从诺亚走出方舟的那一刻，为了确定这样的洪水末日不会很快再次发生，人类开始与一种观点，即地球的周期性毁灭和重生一同生活。或者这其实不是新观点，而是人们重拾了过去的观点。他们开始在天空中寻找星象暗示，来预知未来的好坏。

希伯来语从美索不达米亚语中得到了Mazal这个词，意思是“运气”，即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很少有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天文词汇。在天文学和占星术还是同一门学科的时候，站在塔庙之上的祭司们追寻着天神们的运行，观看着守着那个夜晚的是黄道带上哪一个星座——阿卡德语中，是Manzalu。

但其实并不是人类首先将这些庞大数目的星星组织成星系的，也不是人类为这些分布在黄道带上的天体命名和精确定位，并将其分为12宫的。这些都是阿努纳奇为了他们自身的需要而做的；人类采用了它作为他们升天的工具，来逃离属于地球生命的死亡。

因为来自有着超长轨道“年”的尼比鲁的某人来到一颗有着快速轨道的行星（地球，阿努纳奇曾叫它是“第七个天体”）上，这颗行星的一年只是他们一年的 $1/3600$ ，时

间记录成了一个大问题。苏美尔国王列表和其他一些讲述阿努纳奇事务（当然是大洪水之前）的文献可以证明，尼比鲁的3600个地球年的一年，是神圣时间的单位。但是他们除了1：3600，是否还在神圣时间和地球时间之间创制了某种关系呢？

这个问题是由岁差现象提出来的。因为晃动，地球的绕日轨道每年都会轻微放慢；这种延迟在72年之中会发展成1度。创制一种对黄道带（行星绕日的平面）的划分，将其划分为12份——符合组成太阳系的12名成员的数量——阿努纳奇发明了黄道十二宫这个概念；每个黄道宫被分配到30度，由于每一宫的延迟总共是2160年（ $72 \times 30 = 2160$ ），而总共的岁差周期是25920年（ $2160 \times 12 = 25920$ ）。阿努纳奇制定的黄金比例是6：10，而且2160和3600还通过6乘以10再乘以6再乘以10再乘以6等等存在于60进制的数学体系中。

“通过一个我发现无人能解的奇迹，”神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在1962年出版的《神的面罩：东方神话》中写道，“算术在早至公元前3200年的时候在苏美尔发展了出来，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出于直觉的引导，它相当符合天体秩序，如同这是它本身所要显露的。”这个“奇迹”，如我们之前所说，就是阿努纳奇所给予的先进知识。

现代天文学，如现代其他科学一样，从苏美尔的“第一次”里借鉴了许多。在它们之中，对我们头上的天空的

划分，以及其他所有圆的划分，都是360度，是最基本的。雨哥·温科莱认识到了数字72是非常基本且必要的，它就像是“天国、历法和神话”之间的纽带。他写道，360这个基础数字是由天数72（1度的岁差运动）乘上人类的5（人类手掌的5根指头）而得出的。他的观点，受限于他所在的年代，没有将他引领到对阿努纳奇这个角色的认识。

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千个数表中，有很多都是由天文学数字12960000开始，结束于作为12960000的第216000个部分的数字60已经存在的数表。H.V.希尔普雷奇特在其所著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比伦远征考察》中，研究了来自尼尼微的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波的图书馆的上千个数表，他指出12960000这个数字是天文学上的，由神秘的500大年的周期衍生而来，而这个周期正是一个完整的岁差切换（ $500 \times 25920 = 12960000$ ）。他和其他人认为，这种可能是由腊的希帕恰斯在公元前2世纪第一个注意到的、毫无疑问的岁差现象，在苏美尔时代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数字去掉一个10倍就是1296000，是印度传统中知识时代的长度（432000这个周期的3倍）。这个周期之中的周期，6与12（72年的1度黄道带上的切换），6与10（2160与3600的比例）还有432000到12960000，由此可能反映的是小的和大的宇宙及天文周期——秘密还没有被揭开，苏美尔的数字仅仅只是提供了对其的一瞥。

作为新年开始的春分日（还有与之相反的秋分日）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地球的倾斜，所以仅仅是这两天，太阳才在赤道与黄道圈的交会点上升起。因为岁差现象——全称是二分点岁差——占据在这个交会点的黄道宫持续向前切换，每72年在黄道带上移动1度。虽然这个点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白羊宫的第一点，但实际上自从大约公元前60年开始，我们就处于双鱼宫时代，而且虽然缓慢但很确定的是，我们即将要进入宝瓶宫时代（见图5）。这样的—个切换——从一个远离中的黄道时代进入另一个黄道时代的改变，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当地球上的人类带着期盼等待着这样一种改变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猜测着与这样的一次改变一同到来的是—什么——是幸福还是剧变，是结束还是新开始？是地球上旧秩序的终结还是新秩序的开始，也许是天国带来地球的预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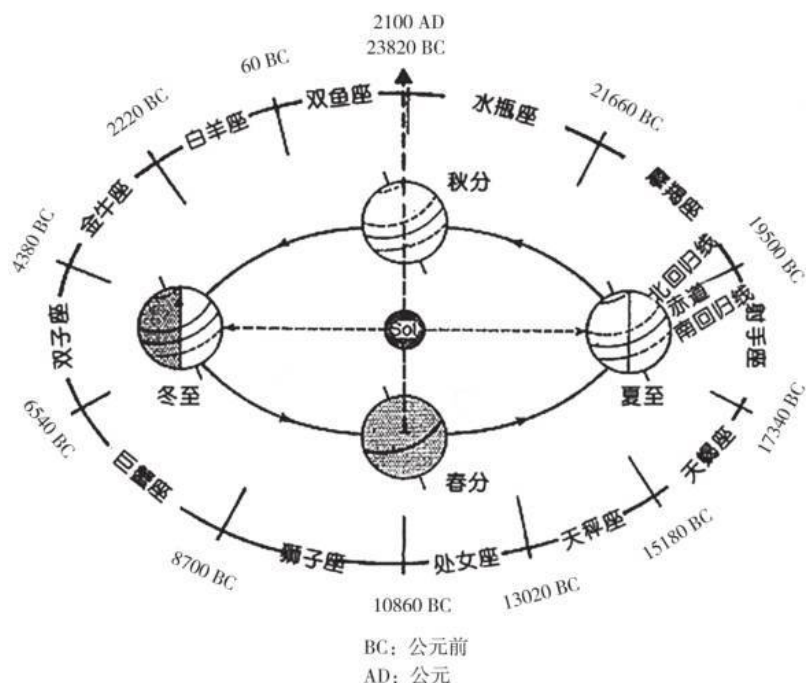


图5

时间是否只能向前，它同样也可以回去吗？哲学家们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时间的确会向过去切换，因为这就是岁差现象的精髓：地球绕日轨道的延迟，在大约2160年的时候，在春分点的日出不是在下一个黄道宫，而是在前一个……天时间，如我们所指明的那样。这不是按照地球（以及所有的行星）时间的方向逆时针进展的；相反，它反方向运行着，按照的是尼比鲁的轨道方向顺时针运行着。

天时间是回流的，关系到遥远地球上的我们；而因此，在黄道带上，过去即未来。

让我们好好看看我们的过去。

第二章

石制电脑

关于影响到人类和地球的时代循环并不仅仅局限在古世界里。当赫尔南多·柯尔特斯被阿兹特克国王蒙特祖玛作为返回的神祇而邀请的时候，这位国王是带着一个巨大的金盘的。金盘上刻着的是阿兹特克人及他们的墨西哥祖先所相信的周期性时代的符号。这个珍贵的工艺品永久地丢失了：西班牙人将其熔解了，但它的石制复制品已被发现（见图6）。上面有表示现在这个时代或“太阳”周期的象形符号，意思是第五个。之前的四个全部都毁于自然灾难——水、风、地震、风暴及野生动物破坏。第一个时代是白发巨人时代；第二个时代是黄金时代；第三个时代是红发人时代；还有第四个时代是黑发人时代。也就是在第四时代，墨西哥至高无上的神，羽蛇神到来了。



图6

一路向南，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秘鲁，安第斯人同样认为有着五个“太阳”或时代。第一个时代是维拉可查人时代，他们是白色的带着胡须的神；第二个时代是巨人时代；第三个时代是原始人时代；第四个时代是英雄时代；然后才是第五个时代，也就是当代，是国王时代。在这个时代，印加国王有秩序地排列下来。这些时代的持续时间用千年来测算，而不是万年或百万年。玛雅人留下的奇迹和陵墓上装饰着的“天带”，表示黄道带上的天域的划分；在玛雅废墟和印加都城库斯科（现在是秘鲁

南部的一座城市)中出土的工艺品被识别为黄道历法。库斯科这座城市本身，似乎是对南美人熟知黄道十二宫的“石头上的证明书”。这不可避免地指出，对新世界而言，几千年之前的人就通过某种方法掌握了黄道带的划分知识，而他们测量时代是按照天时间，将2160个地球年作为一个单位。

在石头上绘制历法也许对我们而言是很难理解的，但在古代却很符合逻辑。有一部这样的历法，让人们感到十分困惑，它被叫作史前巨石阵。它现在安静地伫立在英格兰的一片被风吹拂的平原上，由巨大的石柱组成。它位于索尔兹伯里的北部，伦敦西南方大概80英里的地方。这个遗迹所留下的神秘气息勾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它向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提出了挑战。这些巨石所述说的秘密早已消失在了古老时代的迷雾中，而我们相信，时间，是解开它的钥匙。

史前巨石阵被称为“整个不列颠最重要的史前奇迹”。它被R.J.C.阿特金森在《史前巨石阵和它的奇迹邻居们》一书中形容成独一无二的，因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没有像它一样的”。它使用了不列颠群岛上的超过900个古代巨石、木头，的确是全欧洲最大最复杂的。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让史前巨石阵成为“独一无二”的唯一原因。同时还有它的建筑时间、在那个时

间它被建造的目的，以及它的故事都将是组成我们所说的《地球编年史》的一部分。它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构架中完成的，我们相信，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它之所以神秘的答案。

就算是没有去拜访过史前巨石阵的人，也肯定在印刷品或屏幕上看到过这个史前建筑极具冲击性的特征：一对对巨大的垂直的巨石，每一个都有差不多13英尺高，在它们的顶部是一个同样巨大的巨石横梁，连接着顶部，形成一个巨大的独立牌匾，它们围成一组弧形的半圆。这些半圆依次环绕着，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如一个稍有间断的戒指。虽然有一些撒森岩（砂岩漂砾，砂岩的一种）“牌匾”和撒森岩圈（这是看它的大小而取名的）丢失或倒塌了，但正是它们创造了“史前巨石阵”这个充满魔术感的词语（见图7）。

在这个巨大的石头指环中，其他稍小的被称为硫酸铜（青石）的石头被放置着，它们形成了一个青石圈（一些人称其为“青石马蹄铁”）。如撒森岩巨石一样，并不是所有的青石圆和半圆（“马蹄铁”）都还在原本的地方。一些已经完全消失了，一些如同倒下的巨人躺在地上。为这个遗址增添神秘气氛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巨石，它们的昵称（源头尚不可考）都充满了神秘感。它们包括了圣石台，这是一个经过加工的16英尺长的蓝灰色的砂岩石，现在还留下的已经半毁了。虽然曾经过复原，

但这个建筑过去的荣耀和光辉也都衰退了。当然，考古学家们的确可以通过任何证据来将其重建为它们曾经的模样。



图7

他们指出那最外层、有着弯曲横梁连接顶部、曾有过30个垂直石柱的那一环，现在只有17个保留了下来。在这个撒森岩圈中有着稍小的青石圈（现在尚保存有29个）。在第二个青石圈中的是五对巨石牌匾，组成撒森岩马蹄铁；它们在图标上通常被编号为51-60（横梁石柱的编号是通过将与之相关联的垂直石柱编号上加100而得出的，由此架在51-52号上的横梁石柱就是152号）。

17个青石（61-72号）组成了最内层的半圆，它就是所谓的青石马蹄铁；而在这个最内层的组合之中，刚好是整个史前巨石阵的轴心，那里矗立着所谓的圣石台，图8a中描绘出了这样的石圈套石圈的假想图。

好像是要强调这些存在的圈形的重要性，这些石圈依次在一个大的圆形框架中。它是一个又深又宽的沟渠，曾挖出的泥土被用作筑堤的材料，它形成了一个完

美的圈状包围，环绕着整个史前巨石阵，它的直径有300英尺，占这个沟渠大约一半路径的长度，在20世纪早些时候被挖掘过，有一部分被重新填上了。这个沟渠的其他部分和升起的堤岸，在千年之中被自然或人为地雕刻过。

这些石圈套石圈用其他方式重复过。离沟渠的内堤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个由56个坑洞组成的圆圈，它们很完美且很深地挖入大地，17世纪的发现者约翰·奥布里称它们为奥布里坑。考古学家们曾经挖掘过这些坑洞，为了发现能说出这个遗址秘密和它们的修建者的线索和残骸，从此之后用白水泥片堵住了这些坑洞，结果使这些坑洞所组成的完美圆圈凸显了出来——特别是从空中看下去的时候。另外，一些不知是什么时候挖掘的粗糙和不规则的坑洞，形成了两个圆圈，它们环绕在撒森岩圈和青石圈之外，现在被称为Y洞和Z洞。

还有两块和其他任何石头都不同的石头，被发现在沟渠内层堤岸的对面位置；在奥布里坑洞的稍微偏下的位置（不过很明显不是它们的一部分），与这两块石头等距的地方，有两座圆形土堆，被发现里面有坑洞。研究者们相信，在这些坑洞中同样有着与前两个相近的石头，而这4个——被叫作站点石（现在被编号为91-94）——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特别是当人们用线将它们连起来之后，这4个石块勾勒出了一个很可能是包含着天文

学含义的完美矩形。然而另一块巨石——被戏称为杀戮石——所躺倒的地方，在沟渠的一个很宽的开口上，这个开口很明显是用作通往这些同轴的石圈、坑洞和土木工程的出入口的。它倒下的地方很可能已不是它曾经原本所在之地，而且它本身也可能并不是单独一个，就像地上的坑洞所显示的那样。

沟渠的开口相当精确地指向东北方，它指向的（或者说迎接的）是一条堤道，被称为林荫大道。两条平行的带堤沟渠位于林荫大道的两旁，中间留出了宽至30英尺的很明显的道路。它一直向前延伸了1/3英里的路程，然后向北分出了一条道，朝向一个巨大的延伸工程，这个工程被叫作克尔苏斯（是威廉·史塔克利等人为其取的名字，该单词在现代法语和英语中意思是“大学课程”，但实际上威廉等人所说的Cursus是拉丁文，在这里意思是“工程”或“线路”），它的方位与林荫大道成一度的角度；林荫大道的其他的岔路都朝向埃文河。

带着这条林荫大道的史前巨石阵指向东北边（见图8b），这向我们暗示着史前巨石阵修建起来的目的。林荫大道的方向——它非常精确地指向东北方——并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画出一条穿过林荫大道中部的线，同时它还穿过了巨石圈和那些坑洞的中部，形成这整个建筑物的轴线（见图8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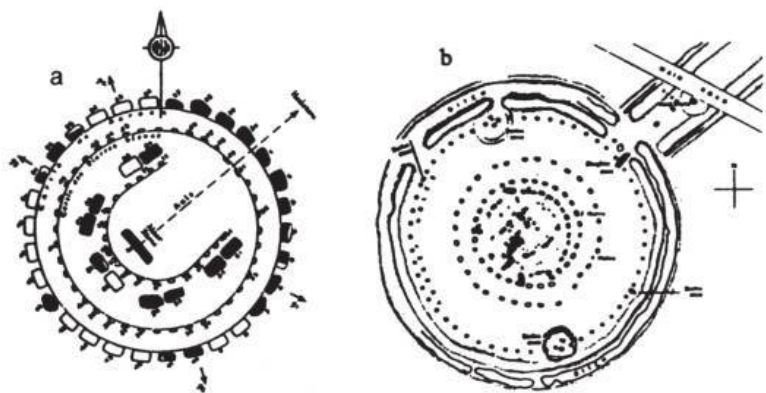


图8

之所以说这条轴线是刻意定向的，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坑洞向我们指出，曾经有一些标记石是顺着轴线放置的。它们中有一个被叫作踵形石的，至今仍默默地执行着它的建造者们所赋予它的使命，而这无疑是有关天文方面的。

※

说史前巨石阵是一个精心策划修建的天文观测台，而不是一个狂热信仰或迷信的神秘学产物（比如称那块倒下的石头为“杀戮石”，很多人认为那里是用作活人献祭的地方），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事实上，随着我们对更多遗址的考察，以及将它的修建时间不断前移，这种困难还在加剧而不是减少。

一部12世纪报道蒙默思郡（英国威尔士原郡名）的

作品，杰弗里的《不列颠列王纪》上说：“巨人的指环”是“一个在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立起的石阵，它先修建在爱尔兰，用巨人们从非洲带回来的巨石修筑”。就是在这之后，在男巫梅林的建议下，沃尔提根的国王移动了这些巨石并“围绕一座坟墓，将它们重立了起来呈一个圆形，与它们曾经在吉拉劳斯山上的安置方法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中世纪的传说有一个真实的核心部分，已被现代发现所证实，就是那些源自威尔士西南部普里塞利山脉的青石被用某种方式，通过陆路和水路运输了250英里左右的距离——先是运到离史前巨石阵大约12英里的西北方，可能在那里它们被立为一个早期的圆，然后接着被运到了史前巨石阵本身的位置。）

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座石庙被认为是罗马人、希腊人、腓尼基人或德鲁伊人修建的。这些论断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将史前巨石阵的修建时间从中世纪向前推移到了公元之初或更早，使这个遗址变得更为古老。在所有的理论当中，联系到德鲁伊的那一个，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这尤其是因为威廉·史塔克利的发现，特别是他在1740年出版的《巨石阵，一座给予不列颠德鲁伊的神庙》。德鲁伊是古代凯尔特人的神职人员。按照作为德鲁伊信息的主要来源的朱利叶斯·恺撒的说法，他们会一年一度地在一个圣地聚合，举行秘密仪式。他们提供活人献祭。在他们的工作中，还有教导凯尔特贵族“诸神的力量”、自然科学以及天文学。但是在这个遗址中，考古

学家们没有发现任何与公元前的德鲁伊有关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凯尔特人确实来到了这个地方，不过仍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就是说德鲁伊们并没有在这个“太阳殿”中集会过，甚至他们与这个建筑的修建者（更早时候的）没有丝毫关系。虽然罗马军团就驻扎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但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石阵与罗马人有关。然而，一条希腊和腓尼基的线索，反而更有希望。希腊史学家迪奥多罗斯·西库鲁斯（公元前1世纪）——与朱利叶斯·恺撒同时代的人——曾到过埃及，写下了多册有关这个古代世界的历史文案。在第一册中他讲述的是埃及人、亚述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希腊人的史前历史，也就是所谓的“神话时代”。他引用了更早期史学家们的话，如阿布迪拉（古代城市名）的赫卡泰俄斯的一本书（现在已经遗失了）上的内容，后者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陈述道，在一个居住着极北之人的岛上“有一片宏伟壮丽的阿波罗圣域，和一座显赫的球形神庙”。“极北之人”这个希腊词语，意思是说住在吹来北风的遥远北方的人。他们是希腊（也是后来罗马的）神祇阿波罗的崇拜者，而且关于极北之人的传说也由此加入到了与阿波罗和他的孪生姐妹，女神阿尔忒弥斯（月神与狩猎女神）的神话中。如古代人所说，这对双胞胎是由大神宙斯和勒托所生，而勒托是一位泰坦女神。在受孕之后，勒托在地表漫游，寻找一个能躲开宙斯的正妻——狂怒中的赫拉的地方，来安稳地生下她的孩子。阿波罗就是这样与“极北之地”这个概念联系起来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认

为，阿波罗是预言和占卜之神，他坐着他的战车围着黄道转圈。

虽然这些与希腊人有关的神话或传说并没有提供任何科学方面的价值，考古学家们似乎仍然在史前巨石阵的区域内，通过由考古发掘而发现的史前工程、建筑和墓穴中找到了这样的一种联系。这个人造的古代遗迹中包括了大艾弗伯里石圈，它画着与现代钟表类似的图标（见图9a，如威廉·史塔克利所描绘的）或甚至是古代玛雅历法的切合在一起的齿轮（见图9b）。它们同时还包括了被称为克尔苏斯的数公里长的沟渠，还有木质的而非石质的被叫作木桩年历的圈；以及非常显赫的西尔布利山——一座人造的圆锥形山丘，呈精确的圆形，直径为520英尺，是欧洲同类中最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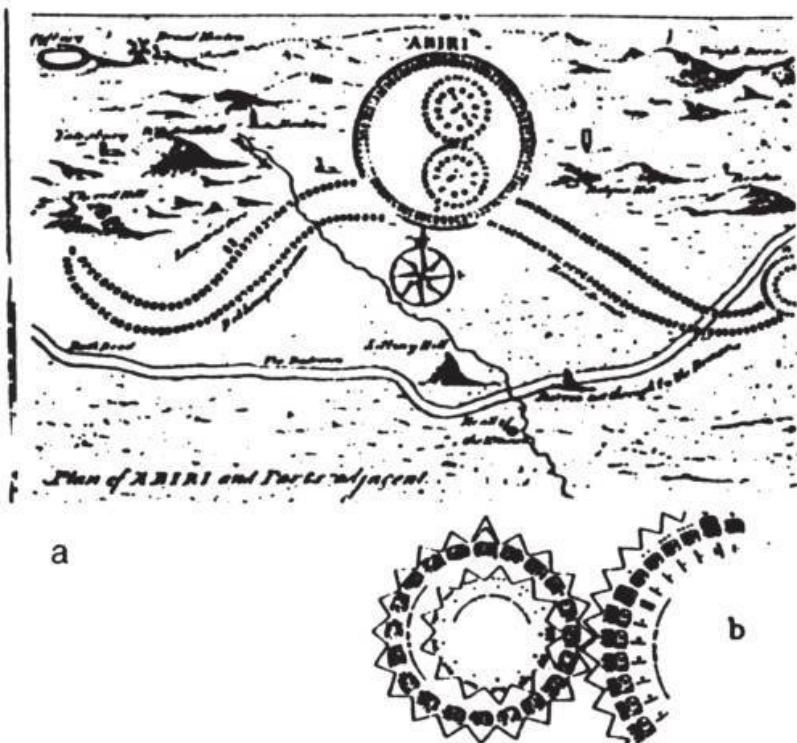


图9

最重要的发现出现在这个地区的墓葬中。而这些墓葬分散在史前巨石阵区域的各个地方。考古学家们在墓葬中找到了青铜短剑、斧头和狼牙棒，金质的饰品，带装饰的陶器和打磨过的石头。这些发现支持了一个考古学观点，就是史前巨石阵的石头被打磨装饰和仔细塑形的方

式，受到了克里特（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屿）文化和迈锡尼（位于希腊大陆）文化的影响。而且一些在巨石阵中用作连接石块的接合部位，也与曾在迈锡尼城所使用过的很相似。这些现象，让许多考古学家都认为，它

与古代希腊文明有关。

这个流派有一位代表是雅克塔·霍克斯，在她的一本关于希腊文明的克里特和迈锡尼起源的书《诸神的黎明》中，就有一章关于史前巨石阵的“陵墓与王国”。

迈锡尼位于希腊大陆的西南部，那里被称作摩里亚半岛（即伯罗奔尼撒半岛，现在被人造的柯林斯运河从希腊大陆上分离开了）。当时它被作为克里特岛上的早期的克里特文明和后来的希腊文明之间的桥梁。在公元前16世纪它就已经盛开了文明之花，而且从它国王陵墓中出土的财宝，向人们显露出了它与外界的往来，其中毫无疑问地包含着不列颠。“就在这一刻，当迈锡尼国王变得更为强大的时候，”雅克塔·霍克斯接着写道，“一个虽然更小，但差不多先进的文明出现在了英格兰南部。那里同样有着一个统治着农夫和牧民的勇士贵族，他打算展开兴旺的贸易——并被夺来的奢侈品包围。在这数不尽的财富中有那么几样，一眼就能看出这些贸易头子必然与迈锡尼世界有过往来。”

她补充说，这些东西，并不是多么伟大的奇迹，它们只可能是贸易带来的小货物，或纺织品，它并不是“那独一无二的——撒森岩石圈和盘扁组成的伟大建筑，史前巨石阵”的一部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考古发现，都显示出了这些来

自早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围绕史前巨石阵的陵墓中包含着，例如装饰过的珠子和镀金的琥珀碟，它们是在埃及发展出来的方法而不是希腊。这样的发现提出了一种可能，就是所有这些工艺品都是通过某种方式被运到英格兰的，运输者不是希腊人或埃及人，而有可能是来自地中海的移民。很显然，候选人应该是腓尼基人，他们可是声名显赫的水手，带着用于贸易的工艺品。

有记录提到过，腓尼基人从地中海的港口出发，到达位于英格兰最南部角落的康沃尔，这里离史前巨石阵非常近，他们来这里寻找锡和用软铜制成的坚硬青铜。但这样的贸易连接是否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时候就很兴旺，以支持史前巨石阵的策划及修建呢？还是甚至连他们也只是史前巨石阵的造访者，并为之惊叹？当然，要得出这个不太完整的答案，还是得先知道史前巨石阵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策划并修建的，或者是其他的哪些人修建了它。

在缺乏文字记录和带有地中海诸神壁画或刻字（这在其他地方如克里特、迈锡尼和腓尼基遗址中都有过发现）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稍微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当考古学家们在史前巨石阵那里发现刻字的鹿角等物品的时候，这个问题本身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对它们做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之后，发现这些在沟渠中挖掘出来的古物的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600

年之间，这至少比来自地中海的移民到达这里要早了一千多年，甚至更久。在奥布里坑洞中找到的一个碳片，经测定后发现是公元前2200年的遗物；在石碑附近发现的一个鹿角碎片则是公元前2280年与公元前2060年之间的产物。而在林荫大道上发现的文物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45年至公元前2085年之间。

在如此之早的时候，是谁计划并修建了这座令人震撼的巨石阵？学者们一致认为，直到公元前3000年，这个区域都只居住有少部分的农夫和牧民，而他们所使用的工具还是石头做成的。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的某个时期，才有来自欧洲大陆的新人进驻这个区域，是他们带来了金属（铜和黄金）的知识，使用泥制器皿，并将死者埋葬于圆形土堆中。他们被戏称为钟杯人，因为他们所使用的饮水器具就是这么个形状。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青铜才出现在这个地区，而一个更为富足、人口更多的民族——威赛科斯人才开始从事牧场劳动、金属工艺，以及对中欧、西欧和地中海的贸易活动。到了公元前1500年，这片原本兴旺繁盛的土地承受了一次突然的衰落，持续了整整1000年；而这次衰退肯定也影响到了这个巨石阵。

那些新时期时代的农夫和牧民、钟杯人，甚至是青铜时代的早期的威赛科斯人，是否有能力创建这样的巨石阵？或者他们是否只为这次工程提供劳动力，在其他

某些人的先进科技的带领下，用石头来建造一个机械装置？

哪怕是有着鲜明观点、支持迈锡尼说的雅克塔·霍克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圣地，这些巨大的、经过仔细塑形的石块，这迈锡尼的工程，玩转得如同小孩的玩具砖一样，整个史前的欧洲没有能与之争锋的”。考虑到要将迈锡尼人与早期英格兰人联系到一起，她继续提供着她的理论：“一些控制着索尔兹伯里平原牧场的本地领主，比如奥德修斯，有着12群牲畜，就有能力和权力将一个来自石器时代的普通圣地扩建为一个由巨石建造的空前的贵族场所。它似乎始终都被认为必定是某个人着手修建了它——处于野心骄傲或宗教情感——但由于整个设计和修建方法对那个岛上来说是那么的先进，所以很明显，一些来自更为文明地区的想法是被采纳过的。”

那么，支持修建这个傲视整个史前欧洲的空前巨物的“更为文明地区”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必须基于史前巨石阵的具体精确的修建时间才能回答。而如果，如科学检测所得出的，它要比迈锡尼人和腓尼基人都早上1000年甚至2000多年的话，那么必然有着一个位于历史源头的“文明地区”。如果史前巨石阵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产物，那么唯一的建筑工人就是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当史前巨石阵尚在孕育阶段的时候，苏美尔文明、它的城市、高耸的观测塔、文学和科学，都已经有着千年历史

了，而王权也传到埃及数个世纪了。

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答案，我们不得不将我们对史前巨石阵现在所知的一切都汇总一遍。



史前巨石阵开始修建的时候几乎没有用石头。所有人都认同的一点是，它刚开始是沟渠和堤坝的修建，这是一个周长1050英尺的圆，同它底部一样。它大概12英尺宽，6英尺深，这样一来就要挖出数量可观的泥土（白垩质的土），并用它们来抬高两侧的堤岸。这个环绕的外层之内，是由56个奥布里坑洞组成的圆环。

这个切入地里的圆环的东部部分并没有被挖掘，为进入圆圈的最中心提供了入口。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两块伴随在入口两侧的“门石”，现在已经不见了。它们同时还用作是踵形石的聚焦设备，后者立于由此产生的轴线上。这个天然的巨石总共高20英尺，其中4英尺插入地面，16英尺直指天空，它是24度倾斜着的。在入口开口处的一系列的坑洞，可能是为了容纳可移动的木制标记物的，所以被称为桩洞。最后，四个圆形的站点石被放置为一个完美矩形；如此，巨石阵“一期”完工了——一个挖进地内的圆圈，奥布里坑洞，一根入口轴线，七个大石头和一些木制小工具（如支架、木栓等）。

这个时期的有机物（如之前提到的鹿角）遗物和石制工具，让学者们相信，史前巨石阵一期是在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修建的；英国官方将这个日子选在了公元前2800年。

无论是谁修建的史前巨石阵一期，也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建，将它的建筑时间放在各个世纪都比较符合要求。在钟杯人占领这片区域的时候，没有任何必要来改变或改进这个巨石阵的布局或规模。然后，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刚好在威赛科斯人到来之前（也有可能于同时发生），出现了很多非常奇怪的活动。最主要的一个事件，是将青石增加到了史前巨石阵的组成中，于是出现了史前巨石阵二期。这是史前巨石阵中第一次出现石阵。

不过并没有运输这些青石的方法。它们每一块至少是四吨重，漂洋过海经过陆地和河流的总路程一共是大约250英里。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些辉绿岩石块，并花费如此多的努力，直接或在一个临时站点间隔一会儿之后将它们运送到这个地方。无论这条具体路线到底是怎样的，大家都相信，到最后它们的确被运送到了这个地点附近的埃文河上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林荫大道在这个阶段会延伸出两英里，来连接巨石阵和这条河。

至少有80个（一些人认为是82个）青石被运到了那

里。现在可以相信的是，它们之中的76个是为那些组成同心圆Q和R的坑洞准备的，每个圆有38个坑洞；这些圆圈似乎曾在它们的西边部分有过开口。

在同一时间有一个单独的更大块头的石块，也就是所谓的圣石台，它被安置在几个圆圈里面，刚好在史前巨石阵的轴线上，面朝东北方向的踵形石。然而当研究人员考察由它们所连接成的直线和其他外层石柱的位置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踵形石在第二阶段的时候稍微向东边移了一点（向右，当从整个石阵中心看过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踵形石的前面立起了另外两个石柱，它们被放置在一个横排上，以强调这条新的视准线。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当时的建筑者填补了部分沟渠，让通往围场的入口向右（东边）放宽了，同样，林荫大道也在相应的部位加宽了。

意外的是，研究人员发现，石阵第二期工程最大的革新并不是加入了青石作为原料，而是加入了一条新的轴线，它比之前的那条轴线稍微偏东了一点。

不像第一期的石阵那样休眠了大约7个世纪，石阵的第三期工程紧接着石阵二期在10年内就开始动工了。不管是谁在负责赐予这片建筑永恒和不朽，但的确是在这之后，巨大的撒森岩石柱，每一块都重达40吨至50吨，它们从万宝路丘陵被运到史前巨石阵的位置，之间的距离大概有20多英里。普遍认为，在这个时候一共运来了

77个巨石块。

与运送这上千吨的巨石一样困难，甚至更令人畏惧的是需要用它们来搭积木。这些石块被小心翼翼地打磨成设计中的形状。横梁被赋予了精确的弯曲度，并（通过某种方式）伸出一些固定用的挂钩以将它们卡在事先钻好的石洞中。接着进行的，就是将这些准备好的石块立在一个精确的圆周上，或是成对地安置好，并将制作好的横梁举起来卡在立起的石柱的顶端。而这项工程的难度，被所选位置本身的坡度加大了不少，而至于它到底是如何办到的，至今还没有人真正知道。

在这个时候，这条修正后的轴线随着新立起的两块巨大的门石加入了进来，它替代了之前的轴线。可以相信的是，倒下的杀戮石就是曾经的那两个新门石中的一个。

为了给撒森岩圈和青石马蹄铁（或椭圆）腾出空间，二期工程的两个青石圈不得被完全拆掉。它们之中有19个被用作内层的青石马蹄铁（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椭圆）的制作原料，还有59个，相信被打算安排在Y洞群和Z洞群上以做成另外两个圆圈，用来围绕撒森岩圈。Y圈被认为可以容纳30个石块，而Z圈则可以容纳29个。82个石块中其他的一些石块可能被作为了横梁或者（如约翰.E.伍德在《日月及伫立的巨石》中所说）用来完成这个椭圆。然而，Y圈和Z圈，再没有立起来；那

些青石则环绕成了一个更大的圆，也就是青石圈，而所用青石的数目还不确定（一些人认为是60块）。同样不能确定的是，这个石圈被立起的时间——是立刻还是一两个世纪之后？一些人还相信，那次额外的工程，主要集中在林荫大道上，完成于大约公元前1100年。

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我们所看见的史前巨石阵是在公元前2100年开始计划修建的，并在接下来的百年中着手实施，最终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彻底完工。现代科学考察技术在这里证实了埃及学家福林德斯·皮特里爵士的发现——这个发现是在1880年，让人大吃一惊，他认为史前巨石阵应该要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是皮特里创制了沿用至今的石块编号系统）。

在对于古代遗址的正常科学研究路线里，考古学家是最早上前线的，然后才是其他学者——人类学家、冶金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其他科目的专家学者。在史前巨石阵这个案例中，开路人却是天文学家。这倒不是因为这个遗址是在地表上所以不需要谁来挖掘，最重要的是因为从最开始，它似乎就自己证明了，这条从中心出发朝向踵形石穿过林荫大道的轴线，是指向“东北方，当太阳从那里升起的时候，白昼是最长的”（引用威廉·史塔克利的话，1740年）——它是指向当太阳从夏至点升起后的天域的（6月21日左右）。史前巨石阵是丈量时间的器具！

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科学研究之后，这样的结论仍然是相当坚挺的。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史前巨石阵并不是谁的宫殿，当然也不是一陵墓。既不是宫殿也不是陵墓，从本质上讲它应该是一座带有观测功能的神庙，就像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美洲的塔庙（阶梯塔形金字塔）。因为它指向的是夏中的太阳，所以它的确可以被称为太阳殿。

有了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依据，就难怪天文学家会继续带领着对史前巨石阵的研究了。在他们之中十分杰出的一位是诺尔曼·洛克耶，他是20世纪初的一位天文学家。他在1901年的时候领导了一次针对史前巨石阵的广泛的勘察，并在他的巨著《史前巨石阵和其他的不列颠石制奇迹》中提到了夏至点方向。自从这条轴线单独表达出了这个方向，后来的学者们便开始猜测史前巨石阵的额外工程——各种圆圈、椭圆、矩形、标记物是否也象征着其他与夏至点日出等时间周期有关的天文现象。

在早期的关于巨石阵的专题论述中就提及过这些可能。然而直到1963年的时候，当塞西尔·A.纽汉发现，在巨石阵的直线中同样还可以发现甚至预测二分点，这些猜想才得到科学证明。

然而，他最为轰动的提议（先是在文章上，然后出现在他1964年的书《巨石阵之谜》中）是，史前巨石阵

同时还是一座观月台。他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对4个站点石及由它们所组成的矩形（见图10）的考察上的；他同时还认为无论是谁，试图赋予这个巨石阵这个能力，他都知道该在什么地方立起它们，因为这个矩形必须被安置在和史前巨石阵一样的地方。

所有的这些在一开始都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和鄙视，因为观月台比观日台更为复杂。月球运动（绕日运动以及跟随地球的绕日运动）并不是年度重复，因为，先排除其他的原因，单是月球的绕日轨道就会受到地球绕日轨道的轻微影响。完整的一圈，只会在大约19年重复一次，包括天文学家所说的8点“月停顿”，4次大的，4次小的。认为石阵一期是建来观测，甚至预测这8个点的观点似乎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当时人们相信，那时的不列颠居民才刚刚脱离石器时代。这很显然是很正当的反驳；而那些不断从巨石阵中找到天文奇迹的人，不过是想说，这是一座属于石器时代居民的观月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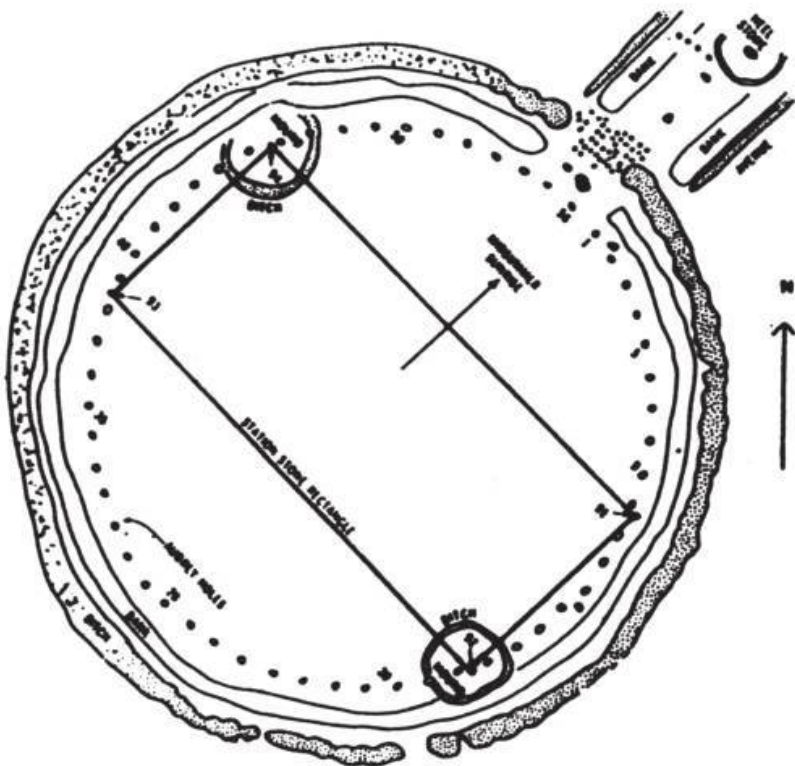


图10

在这些人中有一名相当杰出的天文学家名叫杰拉尔德·S·霍金斯，来自波士顿大学。他证实了史前巨石阵的确拥有这令人震惊的功能。1963年至1965年的权威科学杂志上都有他的文章，他将他的研究命名为“破译巨石阵”“史前巨石阵：新石器时代的计算机”和“日月、人与巨石”来发表他那深刻的理论，在那之后，他出版了《破译巨石阵》和《巨石之上》。

借助大学里的电脑工作组，他分析了巨石阵中数百

条视准线，并将它们分别对应到太阳、月亮和一些主要的恒星（在古代的位置），并总结出这些线路不可能只是巧合。

他为这4个站点石和它们组成的完美矩形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并向人们显示出这些连接到对面的石柱（91对94，92对93）的线条是如何指向月球升起落下时的大停顿各点的，而它们的对角线又是如何指向小停顿点的。将它们与太阳升降时的4点联系起来，正如霍金斯所言，巨石阵可以观测并预测标志着太阳和月亮相对地球运行时的所有12个标志点。他尤其感兴趣的是，由各个圈所表现出的数字“19”：石阵二期的两个青石圈，每个由38块青石组成，“可以认为是两个半圆，每个有19块青石”（出自《破译巨石阵》），还有石阵三期工程中的椭圆“马蹄铁”，它刚好是数字19。这毋庸置疑地是在表示月球关系，因为数字19是控制着设闰（闰日、闰月等）的月球周期。

霍金斯博士看得甚至还要深远。他指出，在各个圆圈中，这些由石柱和坑洞所表示出的数字是可以预测日月食的。因为月球绕地轨道与地球绕日轨道并不在一个完全相同的平面上（前者比后者倾斜了5度），月球轨道与地球绕日轨道每年在两个点上相交。这两个交点在天文图表中被普遍标注为N和N'，这就是日月食发生的地方。然而因为地球绕日轨道的形状不规则，速度无规

律，这些相交点并不会年复一年地精确地重复发生在相同的天位；它们每18.67年才完全重合一次。霍金斯假设这个周期的运转规则为每19年“周期末 / 周期始”，这样他就将那56个奥布里坑洞的建造目的，解释为在奥布里圈中每次移动3个标记物，来进行一次调节，因为 18.66667 （小数点后为无限循环小数，原分数为 $2/3$ ） $\times 3 = 56$ 。这样一来，就可以预测日月食了。同时他还指出这个功能，是史前巨石阵修建和设计的主要目的。他宣布说，史前巨石阵相当于一台用石头制造的伟大的天文计算机。

认为史前巨石阵不但是“太阳殿”还是观月台的主张，在一开始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在持不同意见的人中，有一位是很有成就的，他认为有很多指向月球的线条只是巧合。这个人是卡迪夫学院的理查德J.C.阿特金森，他领导过针对这个遗址的最广泛的挖掘中的几次。他的考古证据是他反对观测台 / 与月球呈直线 / 新石器时代计算机理论的最大原因，因为他坚定地相信，新石器时代的不列颠居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的。他的反对（甚至还有嘲笑），表现在他的一些论文标题上，例如《巨石阵上有月光》和他的书《史前巨石阵》上。后来他的这些反对转变为了不情愿的支持，这是由于亚历山大·索恩在史前巨石阵做的研究考察。索恩是牛津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他指出了巨石阵中最精确的测量，还指出撒森岩“马蹄铁”实际上是在表现一个椭圆（见图11），一个

比正圆还要精确表示行星轨道的椭圆形状。他同意纽汉的说法，认为巨石阵一期主要是观月台，而不仅仅是观日的。他还证明了为什么巨石阵要建在这个地方，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那八个观月台才可以很精确地排列在由四个站点石组成的矩形所连接的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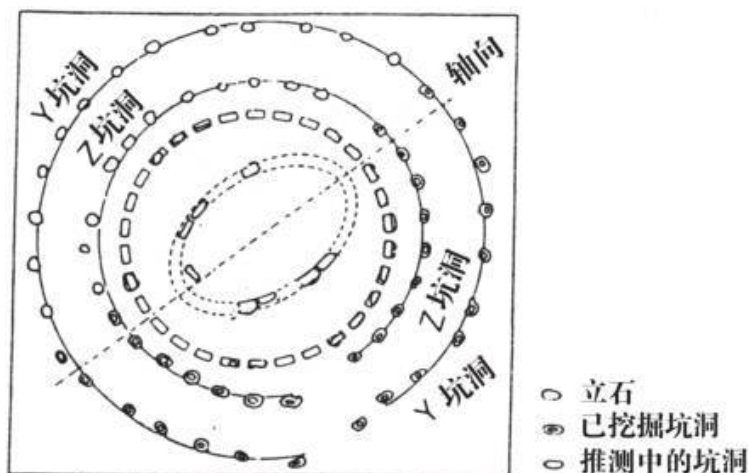


图11

这场激烈的争论，成了当时权威科学杂志和科学会议的主导性议题。纽汉在《巨石阵的奥秘补遗及它的天文和几何意义》中总结说：“随着对五个石碑的考察，实际上所有被发现的特征都与月球有着关系。”他也同意“56个奥布里坑洞与月球有关”的说法。在那之后，甚至是阿特金森都承认他自己“被完全说服了，看来传统的科学思考方式应该被严厉地批评一番”。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还有一位值得

注意的科学家涉足了这个领域，他是弗莱德·霍伊尔爵士，他既是天文学家又是数学家。他认为霍金斯所列出的巨石阵中有多条对应各恒星及星座的直线，与其说是蓄意而为，不如说是随机的。但他极为认同巨石阵一期是观月台的想法——特别是有关56个奥布里坑洞和由站点石组成的矩形的那一段（详见《自然，巨石阵》中的《史前巨石阵——天食预言家》）。

但是在相信奥布里圈能用作预测日月食的“计算机”的同时（他认为是移动四个标记物，而非三个），霍伊尔还引发了另一个争论。无论是谁设计了这个计算器——霍伊尔称它为“电脑”——他肯定知道太阳年的精确长度、月球轨道周期以及每18.67年一次的循环；而最明显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不列颠居民肯定没有这些概念。

为了解释这些先进的天文和数学知识是怎么来到新石器时代的不列颠的，霍金斯求助于古代地中海人的文献。除了涉及迪奥多罗斯、赫卡泰俄斯的文献，他还注意到了普鲁塔克（希腊历史学家）对欧多克斯（公元前4世纪）的话的引述。后者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天文—数学家，他将“天食之魔神”与数字56联系在了一起。

霍伊尔坚信，史前巨石阵不仅仅是一个观测台，一个看天上发生了什么事的地方。他称它为预报器，一个预测天体事件的装置，一个将预报出的日期记录下来的设备。他同意“如此一个高智慧高思维能力的成就，超过

了当地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和牧民的能力”，他感觉站点石矩形及它所暗示的一切都在证明，“史前巨石阵一期的修建者可能从外界来到不列颠群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这么一种矩形”，“正如现代天文学家们常常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修建天文望远镜的地方一样”。

“真正的牛顿或是爱因斯坦肯定会在巨石阵工作”，霍伊尔沉思着，但即使是这样，也无法想通巨石阵的建造者是在哪儿学习数学和天文学的，那些堆积如山的文献怎么就没有将它们传承下来，而且这个伟大的天才般的计划是如何执行的，要如何来监督这个将要耗上整整一个世纪的工程？“只有200代人的历史，但有1万代人的史前”，霍伊尔这么说。难道说这是“天食之神”的计划吗，他猜测，那是一个人们崇拜着真正的太阳神和月神的时代，到现在“成了《以赛亚书》里的看不见的主吗”？

霍伊尔没有详细地吐露他的思考，而是通过引用来给出答案。他引用了一整章赫卡泰俄斯讲述极北之人的文字；它从头至尾都在讲述希腊人和极北之人的交流，在“最最古老的年代”。

其中说道，在那个岛上看月球，似乎离地球很近，可以看见其上的突起物，就像和地球上的一样，是肉眼可以观测到的。

记录中还提到，神每隔19年要造访这座岛，这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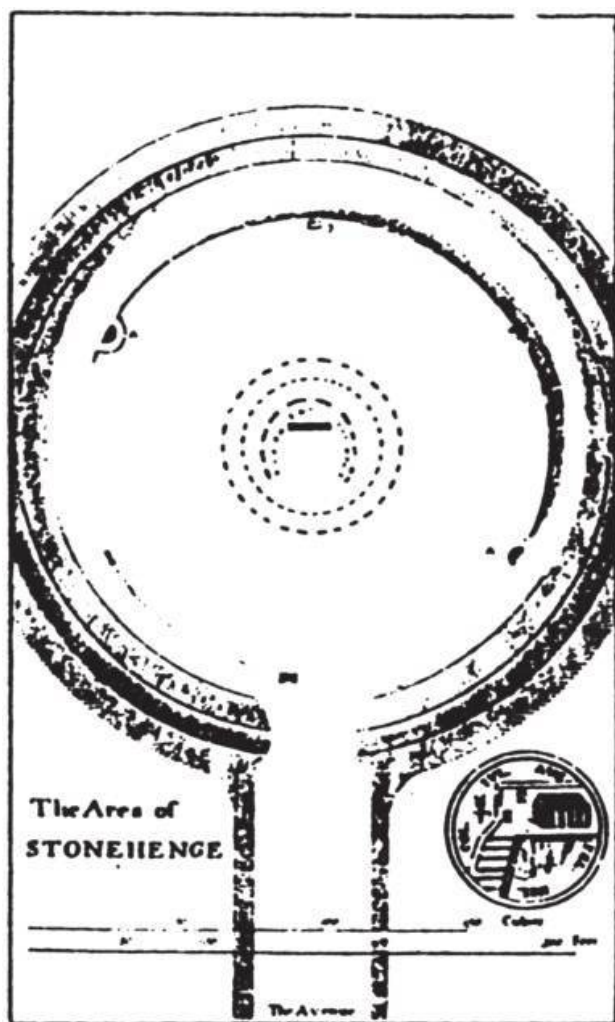
空中星体回到原位的周期是一致的；出于这个原因，希腊人称19年的周期为“墨东年”。

不仅仅是与月球的19年周期相符合，同时还有“突起物，就像和地球上的一样”——如山脉平原之类的地标特征——毫无疑问这是使人震惊的。

希腊历史学家在这个极北之地（极北之人的地方）的圈形建筑上的成就（将之联系到月球周期），是雅典的墨东第一次将之描述出来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在古近东修建了史前巨石阵？”这正是天文学家们所思考的。

其实在两个世纪以前，威廉·史塔克利就已经在这个方向（古近东）上给出了一些答案。在他的巨石阵草图上，正如他懂得它曾经是什么样的，他加上了他曾在古代地中海看见的古币上的图案（见图12a）——一座建在高台上的神庙。这个描绘更加形象，同样也出现在了另一个古币上，它出土于同一地区的比布鲁斯城，我们曾在《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中重现了这个图案。它显示这个古代神庙有一个围场，在里面有一架火箭立于发射台上（见图12b）。我们将这个场所识别为苏美尔传统的登陆区，也就是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目睹火箭船升起的地方。这个地方至今还存在着，它现在是黎巴嫩山脉中的巨型平台，位于巴勒贝克，现在那里还伫立了宏伟的罗马神庙。支撑了这块巨大平台的是三根巨大的石

柱，如古代的巨石牌坊一样。



a

b



图12

关于史前巨石阵的奥秘的答案由此出现在一个离它相当遥远的地方，但从时间上讲又很近。是“开端”拿着通往秘境的钥匙。我们相信，这只钥匙不仅能解开巨石阵一期的建筑者是谁，还能解开巨石阵二期和三期为何而建。

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史前巨石阵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慌忙的重建，与一个新到来的时代有关——人类第一次记录下一个新的时代。

第三章

面朝天国的神殿

托现代科学的福，我们对史前巨石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也让巨石阵变得更不可思议。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能看见的巨石和土木工程——如我们曾见到的多种已被认为破坏或消失的古代奇迹那样，而是在石器时代的不列颠，它竟然是一个用于度量时间、预测日月食并确定日月运行的一个装置。天啊，这本身就如同一个神话。

史前巨石阵的年代，随着现代科学的介入，变得越发古老，这也是困扰着大多数科学家的问题。而且，巨石阵一期、二期和三期的修建时间，让考古学家们开始寻找地中海的来客，让著名学者们寻找着上古诸神，似乎这才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与是谁建造的和建来干什么的相比，已经有了令人较为满意的回答。考古学和物理学（如碳-14检测等现代测年手段）被考古学家们用于检测它们的年代：巨石阵一期是公元前2900—公元前2800年；巨石阵二期和三期是公元前2100—公元前2000年。

考古天文学之父——虽然他还是比较喜欢称之为天文考古学，这更好地体现了他的思想——毫无疑问是诺尔曼·洛克耶（著有《天文学的黎明》，1894年）。他发现在印度和中国的古代奇迹中，只有少量的是用于记录他们的时代的，而文字记录却很多，这在埃及和巴比伦同样适用：它们是“两个拥有模糊历史的文明”，那里耸立着奇迹但却没有什么能确定他们的年代。

这给了他当头一棒，他写道，这在巴比伦是引人注目的。“在万物初始的时候，神的标志是星星”，埃及也是这样，在象形文字文献中，三颗星代表的是“诸神”这个复数。在泥板和烧制的泥砖上的巴比伦记录，他指出，似乎是在讲述“极为精确的月球的周期轨道行为”和“行星位置”。行星、恒星以及黄道十二宫，出现在埃及陵墓的墙上和纸莎草纸上。他观察到，在印度神话中，发现了对太阳和黎明的崇拜：因陀罗（印度教主神）这个神的名字，意思是“由太阳带来的白昼”，而女神乌夏丝的意思则是“黎明”。

天文学会对埃及研究家有幫助吗？他猜测着，它能测定出埃及和巴比伦的历史吗？

当人们从天文学角度来看待印度教的梨俱吠陀和埃及的文献时，洛克耶这样写道：“他将在两方面都感到震惊，早期崇拜和所有与地平线有关的观测……对象不仅仅是太阳，他们还正确地观测了镶在广阔天域中的其他

恒星。”他指出，地平线是“我们看到的地表与天空似乎连为一线的圈”。这个圈，用其他话说，就是天国和大地接触并会面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这些古代观测者们寻找着标志和预兆。由于在地平线上的观测是在一天的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在同一点进行，所以它自然而然地成了古代天文观测点，并将其他现象（例如行星甚至恒星的出现或运行）联系到了“太阳的升降”上，随着大地短暂黎明的时候，它们在东部的地平线有了短暂的出现，那时太阳开始升起，但天空仍然足够黑暗，所以可以看见这些恒星。

一名古代观测者可以轻易地确定太阳总是东升西落的，然而他若在苏美尔，他就还能注意到，太阳在冬天以外的季节总是从一条更高的弧度升起，白昼也 longer。关于这种现象，现代天文学解释说，是因为地球的轴线并不是总与它的绕日轨道平面（黄道）垂直的，而是与之倾斜——现在大概是23.5度角。由此有了季节，以及在太阳的东西运行（至少看上去是）中的4个点：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在研究过古老和不太古老的神庙的朝向之后，洛克耶将“太阳殿”分为了两类：朝向至点的和朝向分点的。虽然太阳总是东升西落，但只有在分点的时候，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看去，它才都是从正东升起，正西落下，洛克耶因此认为这些“分点”神庙比轴线朝向至点的神庙更

为“国际化”：因为由南、北（对于北半球的观测者而言，分别是冬、夏）至点形成的角度是基于观测者所在地的——当地纬度。因此，“至点”神庙更为个体化，针对观测者当地（包括海拔变化）的具体情况。

洛克耶将位于巴勒贝克的宙斯神庙、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见图13）作为例子——都拥有一根精确的东西指向的轴线。对于后者，他引用了教堂建筑学的研究，形容了古圣彼得教堂（在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大帝的指挥下修建，毁于公元16世纪）在春分之日，“方厅门廊的各门在日出时敞开，同时打开的还有教堂的东侧的各门；随着太阳的升起，它的光束穿过外层各门，再穿过内层各门，然后直穿过教堂正殿，照亮大祭坛”。洛克耶还说“现在的教堂保留了这样的状况”。作为“至点”太阳殿的位于北京的中国“天坛”，是“中国曾经最重要的典礼举行地，献祭是在露天的天坛南祭坛上进行的”，这曾发生在每一个冬至日，也就是12月21日。巨石阵的祭坛，则是朝向夏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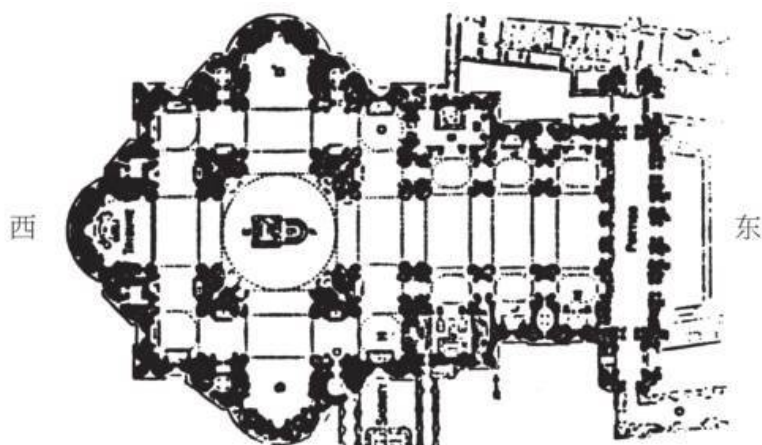


图13

然而，所有的这些，都只是在为洛克耶在埃及的最主要的研究拉开序幕。

在研究过埃及古神庙的朝向之后，洛克耶指出，相对古老的神庙是“分点”神庙，相对近代的是“至点”神庙。他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是更为古老的神庙包含着更为高深的天文学知识，因为它们要观测的不仅是太阳的升降，同时还包括了其他恒星。除此之外，最早的圣坛向人们显示出，一种混合的日月崇拜转变为以太阳为焦点。“这个分点圣坛，”他写道，“是位于太阳城的神庙，埃及名字是安努，在圣经中也同样提到过，叫作昂。”洛克耶估计，太阳观测与亮星天狼星周期和尼罗河的年度泛滥，这样的三方结合是埃及历法的基础，这指出在埃及时间中所推测的零点，是在大约公元前3200年。

安努圣坛，是通过埃及文献得知的，它有本本石（“锥形鸟”），声称是“天之船”额锥形的上部，神拉就是在它之中从“百万年之星”来到地球的。这个物体，通常被置放于神庙内室之中，每年只公开展示一次，而且对这个圣坛和这个物体的朝拜和尊崇一直持续到了王朝时代。这个物体本身被崇拜了超过千年。然而人们发现了它的一个石器仿制品，它显示了这位伟大的神祇正穿过这个密封舱（航天舱）的门道或板门（见图14）。关于不死鸟（如中国的凤凰一样，可活数百年，积木自焚，浴火重生）的传说，同样可以追溯到圣坛和对它的崇拜上。



图14

在皮安吉法老的年代（大约公元前750年），本本石尚还存在，因为在所发现的文献中有皮安吉法老对本本石的拜访。为了进入这个最神圣的地方并目睹这个天

物，皮安吉开始了一个精心准备的过程，在日出之时于神庙的前院里献祭。接着他就进入了神庙，向大神鞠躬。祭司们为这位国王的安全念了一段祷文，这样他才能毫发无损地进入并离开这个最神圣之地。这个典礼包括国王的净身，紧接着是用香来涂抹身体，这是为他进入这个叫作“星室”的围场所做的准备工作。然后给了他稀有花束或植物枝，它们必须被放置在本本石的前方以献给神。之后他走上楼梯到了“大神龕”那里拿住了圣物。到达楼梯顶部的时候，他推开门门打开了通往最神圣之地的门；“他看见他的先祖拉在本本石内的房间中”，他连忙后退，关上房门，并在门上印上了有他标记的泥章。

在这千年中，这个圣坛并没有被保存下来，一个可能是模仿它的后来的神庙被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它就是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年—公元前2345年）的纽塞拉法老的太阳神殿。它修建的地方是现在的阿布希尔，就在吉萨和它的大金字塔群以南的地区，它主要包含了一个大型的升起的梯台，在它之上，一个围场之中的，是伫立在一个巨大平台上的厚而短的方尖塔式的物体（见图15）。一个斜坡，上面是封闭的走廊，依靠一定的间隔安装在天花板的窗户上采光，由一个河谷之上的宏伟门廊连接着神殿复杂的入口。这个方尖塔式物体的斜面基底比神庙院子的平面高出了大约65英尺；这个方尖塔，可能被镀金的铜包裹着，比基底又要高出120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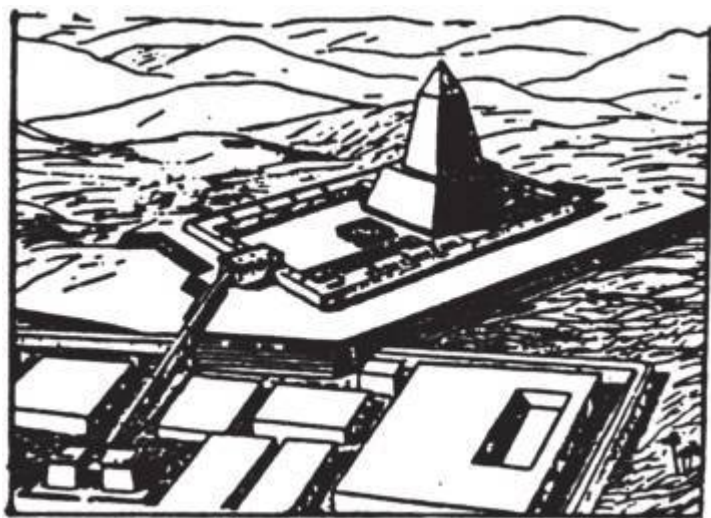


图15

这座神庙，在它的围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房间和隔间，形成了一个长宽分别为360英尺和260英尺的完美矩形。它有一根相当明显的东西朝向的轴线（见图16），也就是朝向分点的轴线；但是这条长廊却很显然偏离了这根东西轴线，转而朝向东北方。这是一个太阳城圣坛的复制品的蓄意重新指向，因长廊中的绝美的浮雕和题词而变得清楚了。他们庆祝法老当政30周年，所以这个门廊才得以修建。这个庆典是在赛德节这个神秘的庆典之后举行的，后者标志着某种“周年纪念”，它总是举行在埃及历法的第一天——被命名为透特之月的第一天。换句话说，赛德节就像某种新年节日，不过它不是一年一度，而是数年一度。

至点和分点朝向都存在于这个神庙中，显示出了在

公元前3000年与四角概念的接近。在神庙门廊上发现的图画和题词描绘着国王的“圣舞”。它们被路德维格·波尔查特和H.吉斯以及弗里德里希·凡·比兴拷贝并翻译了，出版在《法老的圣域》一书中。他们指出，这种“舞蹈”表现了“地球四角的神圣化的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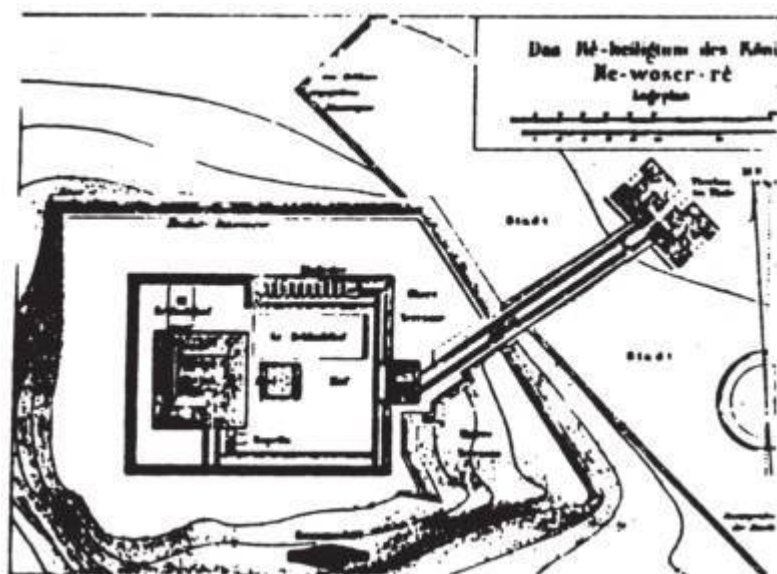


图16

这个神庙的分点朝向和门廊的至点朝向，预示了太阳的运动，这使埃及古物学家在这座神庙身上使用了“太阳殿”这个词汇。他们发现了“太阳船”（一部分是由岩石敲打成的，另一部分使用晒干并涂色的砖制成），埋藏在神庙围场南部的沙地里。讲述时间测量和古埃及历法的象形文字文献认为，天体就是坐在这样的船里穿过天际的，诸神甚至是被奉若神明的法老们（他们将在死后

加入到诸神的行列)描绘为在这样的船中，在由四个顶点撑起的苍穹之上航行着(见图17)。

下一个神庙很清楚地挑战了纽塞拉“太阳殿”的平台载方尖塔这样的概念(见图18)。然而它是从一开始就完全朝向至点的，它是基于一根西北—东南朝向的轴线设计并开工的。它修建于埃及上部分的尼罗河的西边(靠近现在的黛儿拜赫里)，作为底比斯的一部分，在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时候由法老孟图赫特普一世所建。六个世纪之后，图特摩斯三世和第十八王朝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皇，在那里加入了自己的神庙：它们的朝向是相近的——但不完全相同(见图19)。洛克耶是在底比斯(卡纳克神庙)做出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它奠定了考古天文学的基础。



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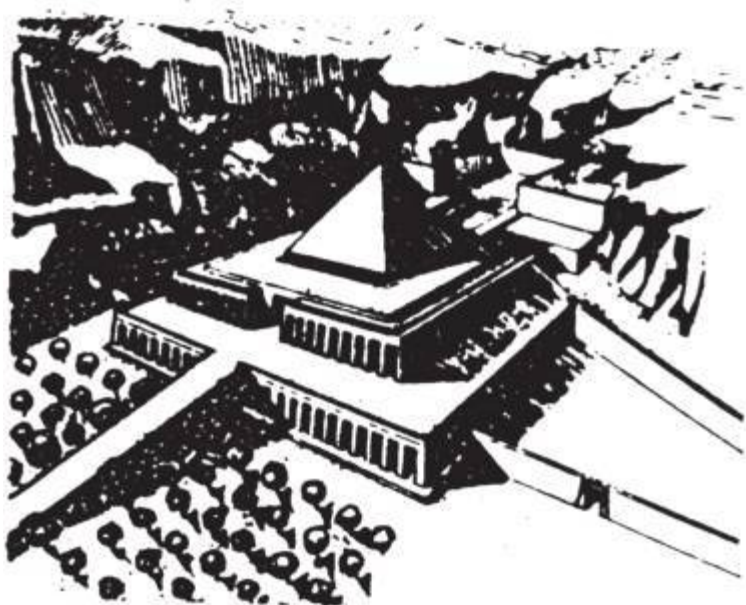


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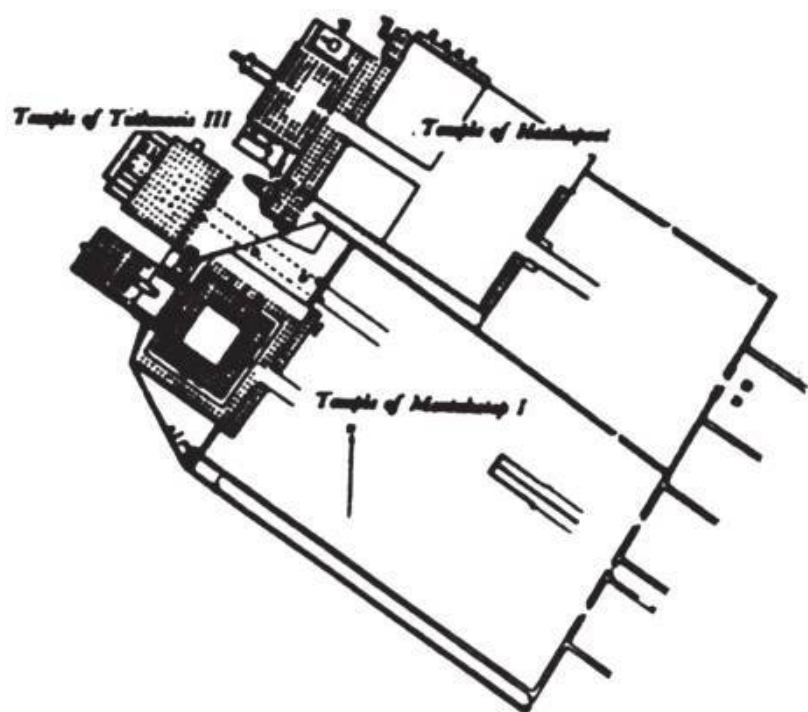


图19



图20

※

《天文学的黎明》这本书中的章节、论据、论证的顺序显示了洛克耶是借道欧洲通往洛克耶和埃及神庙的。其中有位于罗马的古圣彼得教堂的朝向、春分日日出时照进来的光束的信息，还有圣彼得广场（见图20）与史前巨石阵的惊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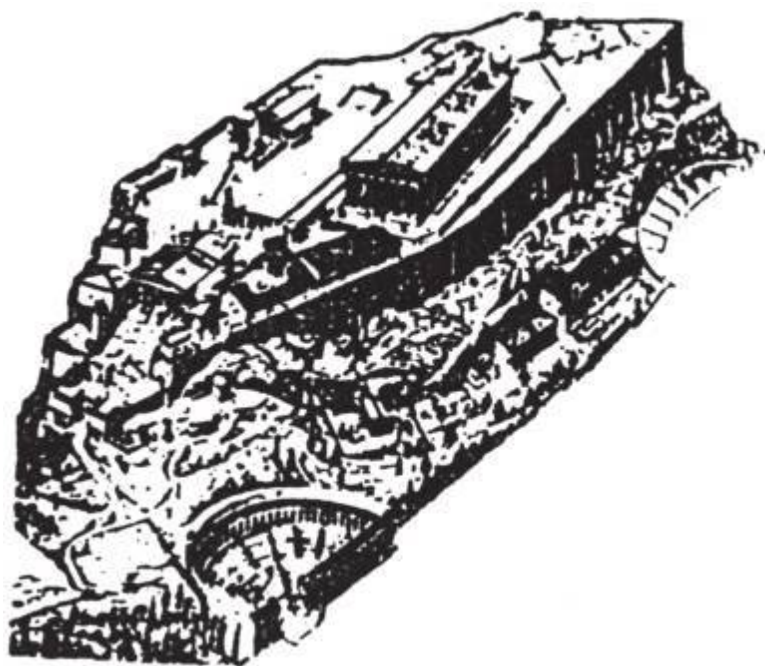


图21

他凝视着位于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希腊主要的圣坛（见图21），发现“有一个古老的帕特农神庙，这是一座

可能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就耸立着的建筑，而新的帕特农神庙，它的外院非常像埃及神庙，但它的圣地更为靠近整个建筑的中部。是因为这两所雅典神庙的方向不同，我的注意力才被拉到这个课题上的”。

他发现绘制出的机构图中，大量埃及神庙的朝向，似乎从初始建筑到后续建筑的转变中改变了，并且受到了一座表现得很明显的神庙的影响，它是两座背靠背的神庙组合，就在底比斯的不远处，被叫作梅迪内-哈布城（见图22）。他还指出了埃及和希腊的神庙在“朝向上的不同”的相似之处，从纯建筑学方面来说，应该是平行的并有着相同的轴线方向。

这些朝向的细微改动，是不是因为太阳或其他恒星因地球的倾斜而产生的相对位移才做出的？他这么猜想着，并且感觉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至点是由于地球轴线与地球的绕日轨道平面倾斜，而“停滞”点匹配于地球的倾斜所造成的。然而天文学家早就指出，这个倾斜角度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地球的晃动，如一艘颠簸的船，摇来摇去——这也许是它曾经历的一次大碰撞所带来的结果（无论是最初的让地球拥有现在的轨道的碰撞，还是6500万年前灭绝恐龙的巨大碰撞）。现在倾斜角大约是23.5度，它既可能会增至超过24度，又可能降至仅仅21度——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出，因为哪怕是1度的差距都会花上数千年

的时间（按照洛克耶的说法是7000年）。这样的变动导致了太阳停滞点的变动（见图23a）。这意味着，一座在既定的时间内修建的朝向至点的神庙，于几百几千年之后的朝向就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地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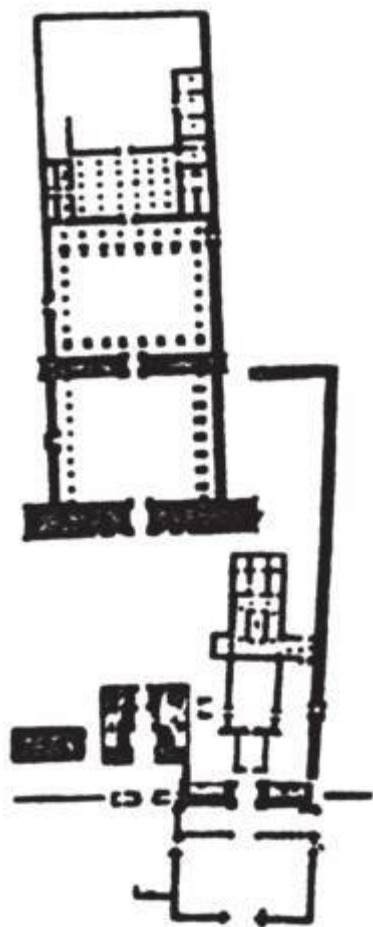


图22

洛克耶的大师级的变革是：通过一座神庙的朝向和它的经度，就有可能推算出在建筑进行时的倾斜角度；

然后，通过确定倾斜角度在千年内的改变，就有可能确定地指出这座神庙是在什么时候修筑的。

这个倾斜度表，在20世纪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被做得更为精确了，它显示出每500年地球的倾斜角度的变化，一直到现在的23度27分（大约为23.5度）：

公元前 500 年	大约	23.75	度
公元前 1000 年	大约	23.81	度
公元前 1500 年	大约	23.87	度
公元前 2000 年	大约	23.92	度
公元前 2500 年	大约	23.97	度
公元前 3000 年	大约	24.02	度
公元前 3500 年	大约	24.07	度
公元前 4000 年	大约	24.11	度

洛克耶将自己的发现主要用在对位于卡纳克的阿蒙拉的神庙的测量上。这座神庙，曾被多位法老扩建过，包括了两个按照东南 - 西北朝向轴线背对背修建的主要的矩形建筑，这表明它是至点朝向的。洛克耶指出，这个朝向，以及神庙布局的目的，是为了让至日（夏 /

冬)的阳光能够穿过整个长廊的长度,从两个方尖塔之间经过,带着一缕圣光照射到神庙圣域里最神圣的地方。

洛克耶注意到,这两座背靠背神庙的轴线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相对较新的轴线的指向是一个比旧的那根处于更小倾斜度情况下的结果(见图23b)。由洛克耶确定的这两个倾斜度显示出,旧神庙是在公元前大约2100年的时候修建的,较新的那一座是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时修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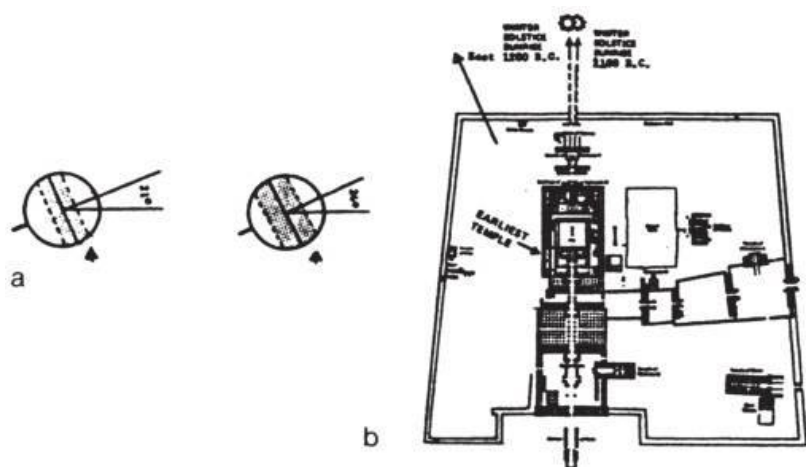


图23

虽然更新的调查,特别是由杰拉尔德·S.霍金斯所做的,支持太阳的光束在冬至日的时候,会在一座被霍金斯取名为“日之高室”(太阳的高房间)的神庙的一部分看到,而不是作为一缕会穿过轴线长度的圣光。不过,这

完全不能否定洛克耶所认为的朝向就是错误的。的确，在卡纳克的更为深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洛克耶的主要思想——神庙的朝向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调整，来符合地球的倾斜度的改变。因此，朝向可以作为一座神庙的修建时间的线索。最新的考古学发现显示，最古老部分的建筑是在第十一王朝统治下的中王国时代初始的时候开始修建的，那时大约是公元前2100年。然后，修复、破坏与重建就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在后世王朝法老的手中持续发生着。那两座方尖塔是第十八王朝的法老们修建的。它最后的成形是在第十九王朝的法老瑟提二世的手中完成的，他的执政时间是公元前1216年至公元前1210年——这些都正如洛克耶曾推算的一样。

考古天文学——或如诺尔曼洛克耶所说，叫作星象考古学——在这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20世纪初，洛克耶将他的视线放在了史前巨石阵上，它的特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同类建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正如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史前巨石阵的轴线从中心穿过撒森岩圈很明显是指向夏至点的，洛克耶也进行了相应的测量。他指出，踵形石是地平线上的标志物，预测中的日出将在那里发生；而这块石柱很明显的位移（随着林荫大道的加宽重新定轴）显示出，随着数

个世纪的过去，地球的倾斜度也在随时改变着日出点，哪怕很不明显，负责巨石阵的人还是在不断校正着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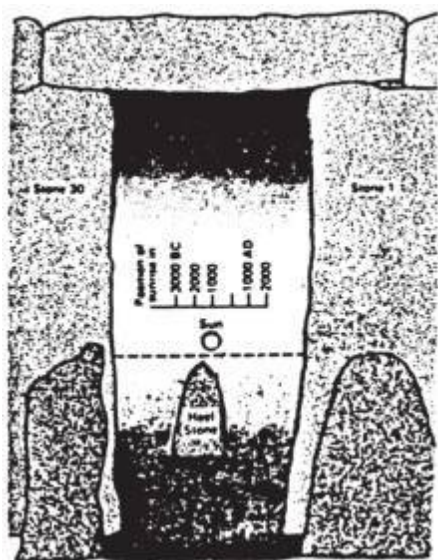


图24

1906年，洛克耶将他的观点发表在《史前巨石阵和其他不列颠巨石奇迹》一书中；它们可以在一幅图画中进行总结（见图24）。能推测出一根开始于圣石台的轴线，从撒森岩石柱1号和30号之间穿过，顺着林荫大道，指向踵形石这根焦点柱。这样的轴线所指示的地球倾斜度让他相信，史前巨石阵是在公元前1680年修建的。不必说，如此早的年代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在一个世纪之前，学者们还认为史前巨石阵是亚瑟王时代的产物。

地球倾斜度研究的改良，让我们现在得以纠正以前

的一些误差，对史前巨石阵各期历史的确定，也不能减少洛克耶的基础观点。虽然史前巨石阵三期，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大约2000年的时候，但仍然可以确定，圣石台在大约公元前2100年扩建青石圈（巨石阵三期）时，是进行了位移的。而且它的重立是在青石圈被再度引入、Y洞和Z洞挖好之后进行的。这个阶段，巨石阵三期b段，还没有被明确定时；但它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巨石阵三期a段）和公元前1550年（巨石阵三期c段）之间进行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洛克耶所推算的公元前1680年。如图画所显示的，他并没有排除之前的巨石阵工程是在早得多的年代进行的；这也与巨石阵一期的时间：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800年相吻合。

考古天文学由此加入了考古学家的发现和探测中，并得到了相同的答案。这三种互不相同的方法互相支撑了对方。有着这么一个互相吻合的巨石阵年龄的答案后，它的修建者是谁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到底是谁，在大约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800年的时候，运用天文学知识（更别说工程师和建筑师了）修建了一台这样的历法“电脑”，而且在大约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重置了他的“程序”，增添了新的“配置”以适应一个新时代的要求？

人类需要花费数十万年的时间才能从旧石器时代过

渡到中石器时代，而这一切在古代近东突然发生了。在那里，大约是公元前11000年的时候——按照我们编制的历史表，大洪水刚好结束——就人为地出现了农业和动物驯化，而且涉及范围不可思议之大。考古学证据和其他一些证据（多数来自最近的语言学研究成果）显示，中石器时代的农业从近东传到欧洲，是拥有此类知识的移民带来的结果。它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传到伊比利亚半岛，并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传到现在的法国和苏格兰低地，不列颠群岛则是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左右得到这些知识的。就是在此之后不久，知道如何制造泥质器皿的“钟杯人”，出现在了巨石阵的舞台上。

然而到那时，古代近东早已度过了新石器时代（对当地而言，该时代在大约公元前740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的特征是从石器演变至泥器再演变为金属，接着就是城市据点的出现。当这个阶段到达不列颠群岛的时候，也就是“威赛科斯人”的时代，已经是公元前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的近东，伟大的苏美尔文明已经有了接近2000年的历史了，而埃及文明也有1000多年了。

如果，正如所有学者都同意的那样，史前巨石阵的修建计划、选址、朝向和整个流程所需的先进知识，是从外界进入不列颠群岛的话，那么在当时，只有近东的

文明才有能力办到这一切。

那么，埃及的太阳殿群，是不是史前巨石阵的蓝本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史前巨石阵各阶段的修筑时间，在那时之前，埃及就已经拥有同类型的带有天文学朝向的建筑了。位于太阳城的分点太阳殿是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修建的，那时王权才刚刚进入埃及（除非它的历史比我们已知的更长），这比史前巨石阵一期工程要早上几个世纪。在卡纳克的修给阿蒙拉的至点神庙，是在公元前大约2100年的时候动工的，这与史前巨石阵的扩建时间相符合（你也可以认为这仅仅是巧合）。

由此，我们能从理论上证明，有可能是地中海的居民——埃及人或是拥有“埃及知识”的人——通过某种方式指导了史前巨石阵各阶段的建造，毕竟毫无证据能说明当地人有这个能力。

从当时来看，埃及是具有所需知识的文明王国，但我们也得认识到，埃及神庙和史前巨石阵之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无论是至点神庙还是分点神庙，没有一座埃及神庙在各个阶段都是呈圆圈形的。各种金字塔都是正方形底座；方尖塔和方尖锥小金字塔的墩座也是正方形的；大量的神庙是矩形的。在埃及境内所有已发现的神庙中，有用石头作为建材，但没有一座是被建造成巨石圈的。

从埃及王朝时代的到来开始，它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埃及法老们雇佣了建筑师和石匠、祭司和学者，策划并修建了令世人瞩目的庞大石料建筑。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位，曾打算过要修建一座圆圈形的神庙。

那么，腓尼基人，这些优秀的航海家们又如何呢？他们到达不列颠群岛（主要是为了寻找锡）的时间不仅来不及修建史前巨石阵的一期，连二期、三期工程都赶不上，他们的神庙建筑也没有一座有着巨石阵这样的圆圈形特点。我们可以在一枚比布鲁斯的硬币上看见一座腓尼基神庙（见图12b）。它绝对是矩形的。在黎巴嫩山脉中的巴勒贝克的矩形石质平台上，各个征服者甚至居民都在遗址上修建着他们的神庙，而且精确地按照前神庙的布局来安排新建起来的神庙。这些，如同现存的最后一座来自罗马时代的神庙（见图25）的废墟所显示出的，带有一个正方形的前院（钻石型的入口很明显是罗马风格）。这座神庙有一根很明显朝向东西的轴线，它直指太阳位于东边的日出点，是一座分点神庙。不必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古代，这个遗址同样被叫作“太阳之城”——希腊人称其为“太阳城”，《圣经》中称其为“伯示麦（意思是“太阳之屋”）”，它处于所罗门王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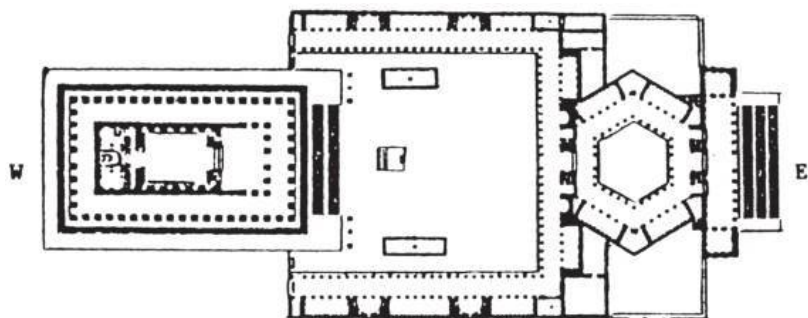


图25

这种矩形和东西朝向的轴线在腓尼基并不仅仅只是风靡一时的时尚，有所罗门神殿可以证明，它是耶路撒冷的第一座神殿，是在由推罗国王阿希雷姆提供的腓尼基建筑师的帮助下修建的。它是一座拥有东西朝向轴线的矩形建筑，面朝东方（见图26），建在一个巨大的人造平台上。莎巴提诺·摩斯卡梯在《腓尼基人的世界》一书中说，“如果腓尼基的神庙，《旧约》所描述的由腓尼基工人修建的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殿，没有充足的遗留物的话——那么所有的腓尼基神庙的外观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而没有一座腓尼基神庙是圆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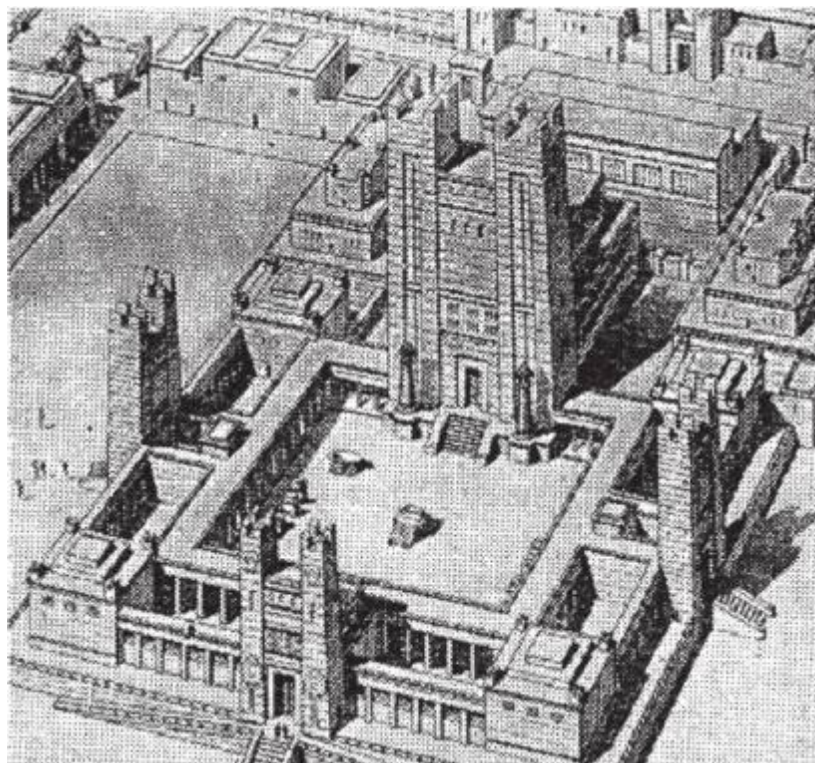


图26



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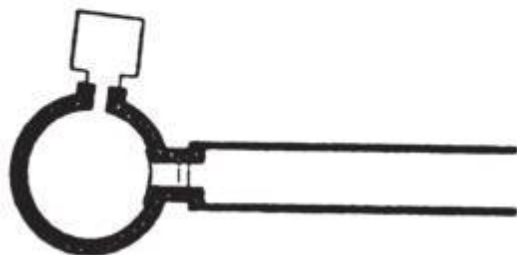


图28

不过，圆形还是出现在了其他来自地中海的“嫌疑人”身上——迈锡尼人，古希腊的第一个文明的居民。然而它们在一开始被考古学家们称为是墓圈——由一圈石头环绕着的埋葬坑（见图27），它们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在土堆下的呈圆圈形的墓群。

但是它们的年代是大约公元前1500年，而它们之中最大的，因尸体旁堆积着大量财宝而被称为阿特卢斯宝库的那一座坟墓（见图28），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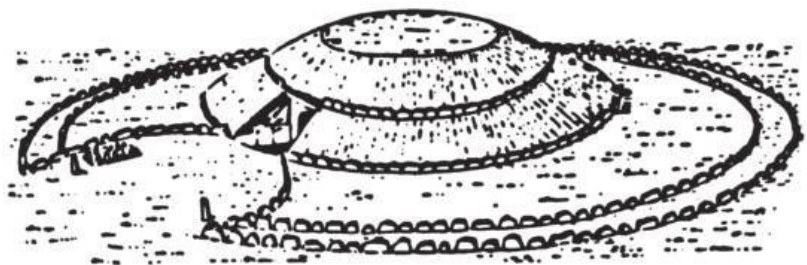


图29

支持迈锡尼论的考古学家，将这种地中海东部的坟堆与史前巨石阵地区的西尔布利山或者纽格莱奇古墓进行对比。然而碳测年发现，西尔布利山最晚都是建于公元前2200年，而纽格莱奇古墓也是在大约同一个时间修建的——大约比阿特卢斯宝库和其他地中海的建筑早了接近1000年；而且，迈锡尼的坟堆的建造时期，比起史前巨石阵一期，更是遥远得多。事实上，不列颠群岛的坟堆，比起地中海东部的坟堆而言，与西部的其实更为相似，如同西班牙南部的洛斯·米拉雷斯一样（见图29）。

首先，史前巨石阵从未被用作墓地。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对一个它的蓝本——一个用作天文目的的圆圈形建筑的寻找，应该跳出地中海东部这个限制。



比埃及文明更早，有着更为先进的科学知识的文明，只有苏美尔文明一个。从理论上讲，它是唯一有可

能为史前巨石阵的建造奠定基础的文明。在所有惊人的苏美尔成果中，有大型城市、有可书写的语言、有文学、有学校、有国王、有法院、有律法、有审判、有商人、有工匠、有诗人、有舞者。科学在神庙中兴旺发达，它们是保存、传授这些数学和天文学的“数字和天国之秘密”的地方。一代代祭司在神庙中的封闭围场中传承着这些知识。这样的围场通常包括了向各种神祇献祭的圣坛、住宅，还有祭司们办公和学习的场所、储物室，以及其他一些管理室，还有——如最重要、最主要的，以及全城中具有最显著特征的区域——一座塔庙（塔形神庙），一层层上升的类金字塔状建筑（通常是七层）。最顶层是一个多房间的建筑，被用作是——的确是这么用的——该城市所崇拜的主神的居住室（见图30）。



图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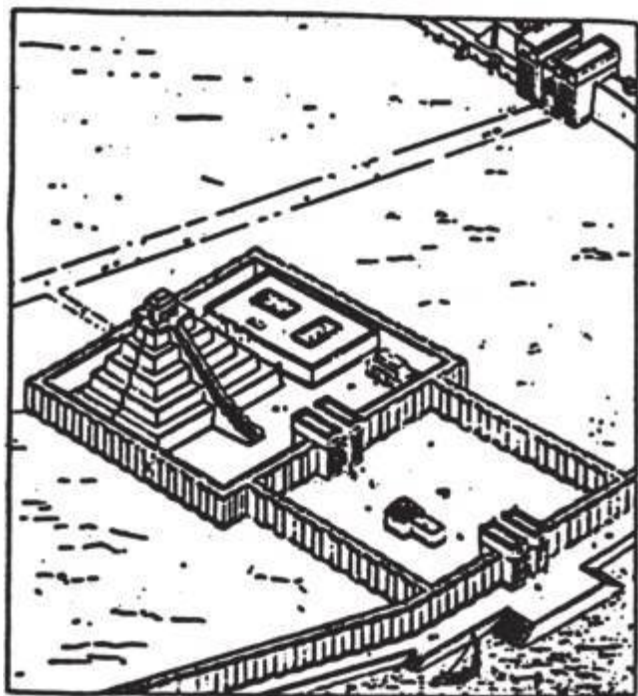


图31

一个带有塔庙的这样一个圣域布局得很好的插图，是基于尼普尔（苏美尔语为NI.IBRU）的圣域的重建图，它是神恩利尔（有关苏美尔诸神详见《地球编年史》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从一开始时的“指挥部”（见图31）；它显示了一座有着正方形基底的塔庙，在一个矩形的围场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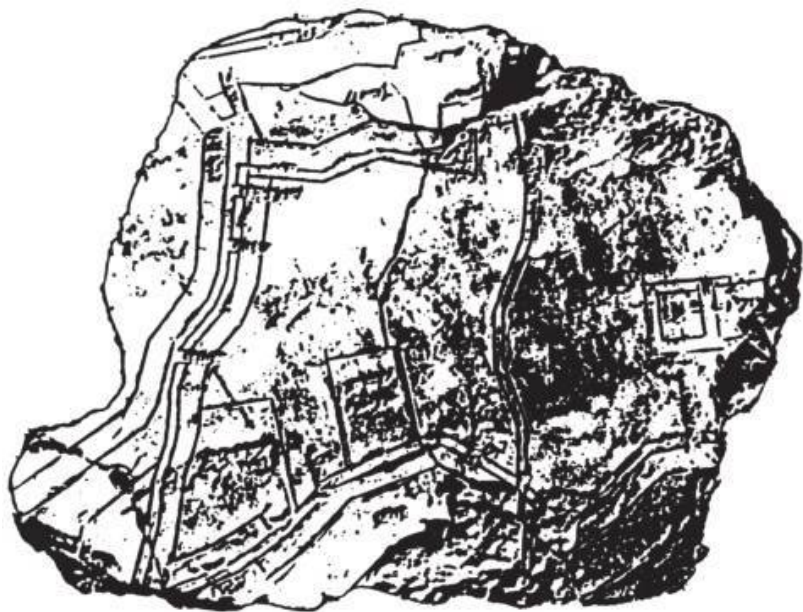


图32

能完美再现它的过去模样是再幸运不过的了，同样幸运的是，考古学家们同时还找到了一块绘有尼普尔地图的古代泥板（见图32）；它清晰地显示出这个在矩形圣域中的带有正方形基底的塔庙，泥板上的说明文字为“E.KUR”——“房屋，如山一样的”。这座塔庙和其他神庙的朝向是这样的，它们的四角指向罗盘的四个基点，它们的每个面分别朝向东北、西南、西北和东南。

要在没有罗盘的情况下，让塔庙的每个角都朝向它的四个基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让在一个朝向上从各个方向和角度都能观测天空成为可能。塔庙的每一层都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观测点，由此相当于有了一个不

同的地平线，调整了地理位置；南北对角线提供了分点朝向；每一边能分别进行至点上的日出或日落观测，既能观测夏至点又能观测冬至点。现代天文学家在很多著名的巴比伦塔庙上都发现过这样的观测朝向（见图33），刻有它们的精确尺寸和建筑草图的泥板都被发现了。

正方形或矩形的建筑，带着精确的直角，是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和神庙的传统造型，无论是亚伯拉罕时代的乌尔的圣域（见图34）——大约公元前2100年，史前巨石阵第二期工程的时候——还是最早的建在升高平台上的神庙，如公元前3100年的埃利都的白庙（见图35a、b）——比巨石阵一期工程早上二至三个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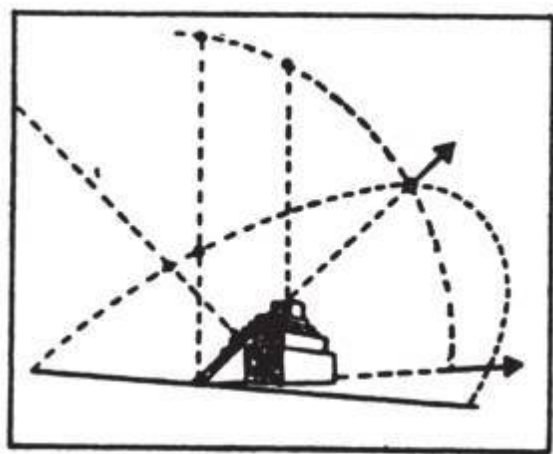


图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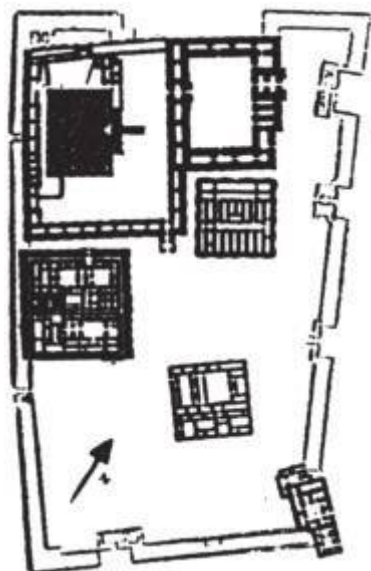


图34

在所有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都被刻意地给予矩形造型以及特殊朝向的行为，这种行为通过将巴比伦城市中无规则的建筑和街巷网络，与有着直线及几何造型的完美的圣域布局 and 带着正方形底座的塔庙进行对比，就能很轻易地推断出来（见图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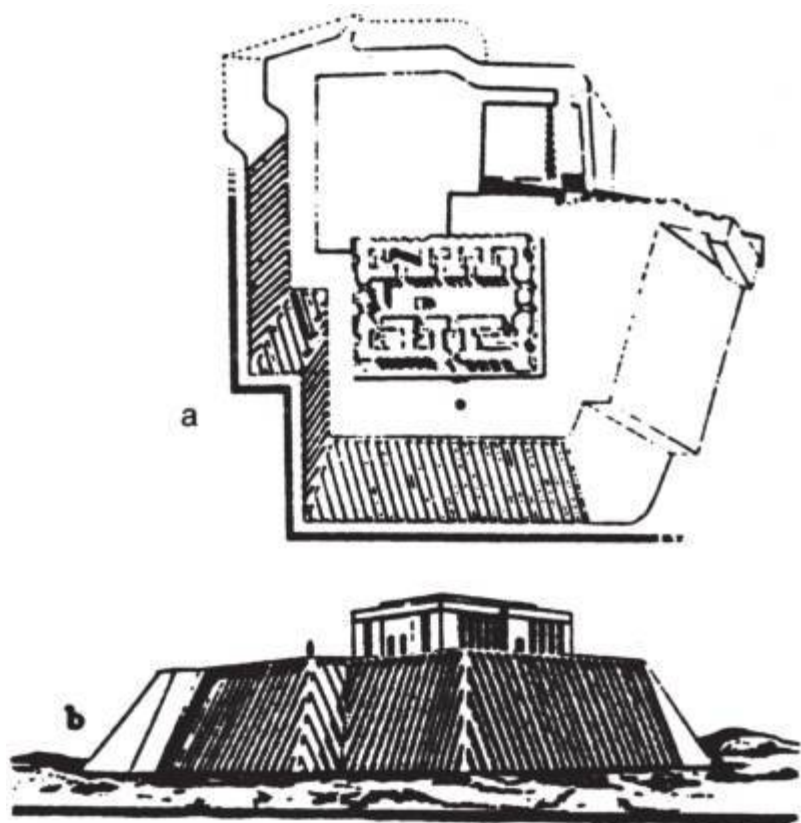


图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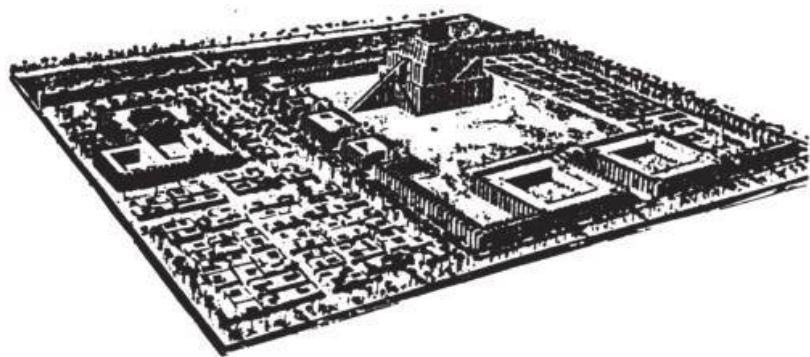


图36



图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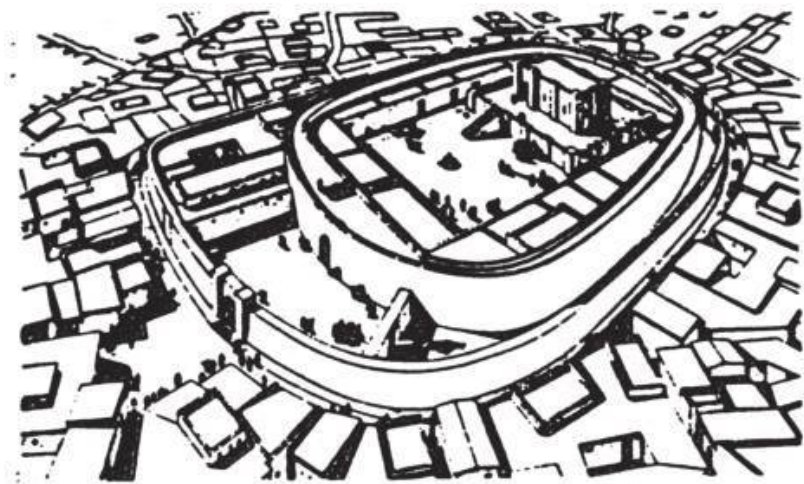


图38

由此可以看出，美索不达米亚神庙及塔庙的造型是刻意而为的。也许有人会猜测，苏美尔人及他们的继承者不太熟悉圆形或者不能修建这样的建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使用的60进制数表就是通过圆来表示

的；在讲述几何学和陆地测量的文献中，有对对称及不对称图形测量的介绍，其中就包括了圆。圆形的轮子在当时是已知的（见图37）——另一个属于苏美尔人的“第一次”。很明显的是，圆形的住房在早期城市废墟中是曾发现过的（见图38）；有时，一个圣域（如这个位于被称为卡法耶遗址的圣域，见图39）是被椭圆形的墙围住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避免用一种普遍已知的圆形来建造神庙是刻意而为的。

由此，在苏美尔神庙和史前巨石阵之间，有着基础设计、工程和朝向上的不同，能够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苏美尔人不是石匠（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没有采石场）。苏美尔人不是策划并修建史前巨石阵的人；在所有发现和苏美尔神庙中的唯一一个能被认为是例外的例子，如我们所见，巩固了这个结论。



那么，如果不是埃及人或腓尼基人也不是早期希腊人，不是苏美尔人也不是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继承者——是谁来到了索尔兹伯里平原，策划并修建了这高耸的石阵呢？

当人们阅读有关纽格莱奇古墓的传说的时候，一个有趣的线索出现了。按照迈克尔·J.欧克利（是带领探索这个遗址的建筑师和探索者，著有《纽格莱奇：考古学、艺术和传说》）的看法，在所有的早期爱尔兰口头传说中，都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布鲁格·恩古萨，意思是“恩古萨的房屋”，恩古萨是前凯尔特神话中主神的儿子，他从“异世界”来到爱尔兰。这位神被称为安达哥达，“安，是好神”……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地方发现了这位古代神的名字的确令人感到惊讶——在苏美尔和他在乌鲁克的伊安纳塔庙；在埃及太阳城，他的真名叫作安努；而在遥远的爱尔兰……

这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线索，而不仅仅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巧合，这是我们在检查这位“主神”之子的名字恩古萨的时候发现的。巴比伦祭司贝罗苏斯（或者是引用他的研究成果的希腊学者）曾经将恩基这个名字写作“Oannes”。恩基是第一批下到地球波斯湾来的阿努纳

奇队伍的领导者，他同时还是阿努纳奇的大科学家，曾将所有的知识都刻在了ME（详见《第十二个天体》）的上面，这是一个神秘的物体，不过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不过也就是一个电脑的记忆盘而已。他的确是阿努之子，那么他会在前凯尔特神话中变身为“恩古萨，安达哥达之子吗”？

“我们的所知，皆为神赐”，这是苏美尔人反复强调的。

那么，修建史前巨石阵的，会不会不是古代居民，而是上古诸神？

第四章

杜尔安基——“天地纽带”

从最早的时候起，人类就放眼星空，寻找神圣的指引，来鼓舞族人，解决疑难。在刚开始的时候，甚至是在当地球刚从“天国”分离被创造的时候，天国和大地就在地平线持续着永恒的会面。就是在那个地方，当人类在日出日落之时抬头凝望的时候，就会看见他们在天上的父。

在地平线，天地交会，从那里来的，基于天空和天体观测的学问被称作天文学。

从最早的时候起，人类就深知自己的创造者来自天空——他们被称为阿努纳奇，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从天国来到地球的人”。而他们真正的家园是在天上，人类自始至终都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新约》）”。人类还知道，这些从天而来的阿努纳奇，是可以在神庙中被朝拜的。

在各大神庙中，人类和他的诸神相见了，传授知识礼仪和信仰的艺术被称为宗教。

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大地之脐”，是在苏美尔的恩

利尔之城。这是重要的宗教、哲学中心；而且更为实际的是，这座名叫尼普尔的城市，是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而其中的圣域，存放着命运之签的地方，被叫作杜尔安基——“天地纽带”。

从那时到现在，所有时代、所有地点的所有宗教，虽然有过演变，有过各自不同的经历，但它们都始终记得有这么一个天地纽带。

在古老的年代，天文学和宗教是紧密联系的：祭司就是天文学家，天文学家也是祭司。当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订立契约的时候，他让亚伯拉罕放眼天空，并试着数天上的星星。这可不是闲来无事之举，因为亚伯拉罕的父亲德拉，是尼普尔和乌尔圣人级的祭司，所以他们应该会懂得天文学。

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位大阿努纳奇都有一个天体对应物，由于太阳系有着12名成员，穿越千年直至希腊的“奥林匹亚众神圈”，始终由12位神组成。天体运行由此介入到了人类对众神的崇拜中来，而《圣经》中所说的、禁止对“日月及诸星”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在说不能崇拜除耶和华外的所有神。

这些仪式、节庆、斋戒日，以及其他表现对诸神崇拜的礼仪，由此被联系到了相对应的天体的运行上。崇拜需要历法，神庙就是观测所，祭司就是天文学者。塔

庙是时间之殿，是时间记录与诸神崇拜汇流之地。

亚当再一次知道了

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并叫他为赛特。

因为主（她说）赐予了我另一个后代

来替代被该隐谋害的亚伯。

而赛特，又生一子

他叫他为伊诺什。

就是在这之后，开始了对主耶和华名字的呼唤。

由此，按照《圣经》的说法，亚当的儿子们开始了对他们主的崇拜。这种对主的名字的呼唤是怎么做的呢——崇拜是怎样进行的，需要怎样的仪式——我们并没有被告知。而《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是在大洪水之前很久的时候发生的。苏美尔文献在这个课题上发出了光芒。它们不仅坚持宣称——重复并强调——在大洪水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就有着诸神的城市群，而且当大洪水发生的时候，那里就有了半神（“人类的女儿”和男性阿努纳奇“诸神”的后代），还告诉了我们在圣地（我们统称为“神庙”）进行的崇拜。我们在最早的文献中就能看出，它们在那时就已经是时间之殿了。

一部讲述此类事件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版本大洪水的文献因它的开头语而被称为“当诸神与人类一样”，在其中，大洪水中的英雄人物名叫阿特拉 - 哈希斯（意思是“他是极为睿智的人”）。故事讲述了尼比鲁的统治者阿努，在为他的儿子们划分好地球上的领地和权力之后，回到了他的行星。他的两位儿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利尔（“指挥之主”）和恩基（“大地之主”）。他让恩基来负责位于非洲的金矿。文献描述了在矿井工作的阿努纳奇们的艰辛，他们的兵变，和由此而被恩基和宁呼尔萨格（恩基同父异母的姐妹）通过基因技术创造出的“原始人工人”之后，这部史诗陈述了人类是如何开始繁衍和扩张的。在最后，人类过分的“结合”开始打扰到了恩利尔，特别是与阿努纳奇的“结合”（在《圣经》中的大洪水故事中也反映了这种状况）；然后恩利尔就在大会议上说服各位大阿努纳奇，要借用这场已被他们预测出的大洪灾来毁掉散布在地表的人类。

虽然恩基也向众神发誓不告诉人类洪水的秘密，但他对这样的决定并不满意。他要想个办法来破坏这个决定，于是他打算告诉阿特拉 - 哈希斯（恩基与一个人类女人的儿子）。文献这个时候好像成了阿特拉 - 哈希斯的自述，他说道：“我是阿特拉 - 哈希斯，我住在主人恩基的神庙里”——这个陈述至少很清楚地证实了一点，在前大洪水时代的确存在着至少一座神庙。

气候在持续恶化，恩利尔打算毁灭人类，这就是大洪水之前的时期。而恩基对人类的指引竟然是神无法做出的：停止对诸神的崇拜！

“恩基张嘴向他的仆人说”，文献写道：

对那些聚集在

大议会之屋的元老。

让使者宣布一个指令

大声地说，让整个大地都听见：

别再尊重你们的诸神，

别再向你们的女神祈祷。

随着状况的恶化以及灾难日的临近，阿特拉 - 哈希斯持续地向他的神恩基说情。“在他的神的神庙……他驻足停留……每一天他都哭泣，在清晨带来祭品。”希望恩基能阻止人类的灭绝。“他呼唤着他的神的名字”——原文在《圣经》中几乎被全部引用。最后，恩基打算破坏在大阿努纳奇会议中所做出的决定。他让阿特拉 - 哈希斯隔着一个芦苇幕墙站好，然后将大洪水的秘密告诉了这块“幕墙”。这个事件被记录在了一块苏美尔的圆筒印章上，显示出恩基（蛇形神）将大洪水的秘密透露给了阿特拉 - 哈希斯（见图40）。



图40

在给予阿特拉 - 哈希斯修建一艘潜水艇性质的船（这样才能在波涛汹涌之中存活下来）的蓝图之后，恩基建议他不要耽误任何时间，因为离灾难到来只有7天的时间了。为了确保阿特拉 - 哈希斯不浪费任何时间，恩基将一个钟表似的装置激活了：

他打开水钟

填满了它；

将在第七日夜晚到来的大水，

他为他做好了标记。

对时间的记录早在前大洪水时期就在神庙里开始了。古代图画所描绘的场面就是恩基在透过芦苇墙述说着这个秘密，在《圣经》中，另外一人就是诺亚。然而，人们肯定会猜测，也许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芦苇

墙，而是一个对史前的水钟（由祭司似的仆从拿着）的描绘。

恩基是阿努纳奇的大科学家。难怪，是在他的神庙中，在他“崇拜中心”的埃利都，而人类的第一批科学家，被称为英明者的人，是作为他的祭司的。最早的一批人中——他不一定是第一位——有一个叫作亚达帕。虽然苏美尔的阿达帕原文献还没有被找到，但刻在泥板上的阿卡德和亚述版本的故事已经被发现了。它们告诉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阿达帕对智慧的运用和恩基几乎一样好，文献继续谈到是恩基“完善了他的广泛的理解力，将他区分于地球上任何的造物”；这一切都是在神庙中完成的；我们被告知，阿达帕“每日都进入了埃利都的圣域”。

按照早期苏美尔的历史，在埃利都的神庙里，恩基似乎是在保守着所有的科学知识的秘密，保存着ME——一个记录着科学数据的签状物。有一部苏美尔文献详细地记载了女神伊南娜（后来被称作伊师塔），想要提升她的“崇拜中心”乌鲁克（《圣经》中的以力）的地位，想要引诱恩基给予她这样的一些神圣公式。我们发现，阿达帕同样被昵称为NUN.ME，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能破译ME的人”。甚至在千年之后，在亚述人的时代，都有一句谚语：“像阿达帕一样睿智。”这是形容一个人极为聪明和博学。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提到科学研究的时候常

说“Shunnat apkali Adapa”，意思是说“重做伟大先祖阿达帕的（事务）”。一封亚述王亚述巴尼波写的信中提到，他的祖父，西拿基利国王，在一个阿达帕现身的梦境中获得了伟大的知识。由恩基传授给阿达帕的“伟大的知识”包括了书写、药物卫生学，以及按照天文碑刻系列“乌德萨尔阿努幕恩利拉”（意思是“阿努和恩利尔的伟大时代”）的说法——天文学和占星学的知识。

虽然阿达帕每天都会去恩基的圣域，但似乎苏美尔文献中所提到的人类第一位正式的祭司——一种子承父业的职务——是恩麦杜兰基——“杜兰基的ME之祭司”。文献报告说，诸神“教导他如何观察油和水，这是阿努、恩利尔和恩基的秘密。他们将神圣碑刻给了他，上面刻有天地的奥秘。他们交给他用数字进行计算的知识”——数学和天文学的知识，以及测量的艺术，甚至是测量时间。

许多讲述数学、天文学和历法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都有着令人震惊的精确度。这些科学的核心是一个被称为六十进制的数学系统，它有着先进的属性，其中包括了它的天体属性，这些都在以前的章节和书中被探讨过。哪怕在最早的时候就存在这样的先进的计算碑刻（见图41），它们使用着六十进制系统，并用来保存数字上的记录。

同样，在最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在泥制品上的设计

（见图42），一样让我们毫无怀疑地相信，在那个时代，6000多年前，他们已经拥有了高水平的几何知识。

总会有人猜测，这些设计，或者至少是其中的某一些，到底是一种纯粹的装饰，还是在表现一种地球知识，它的四“角”，甚至是天文学方面的信息。这些设计具体表现的事物在之前的章节中曾作为重点讲述过：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圆和圆形就已经能够被精确地描绘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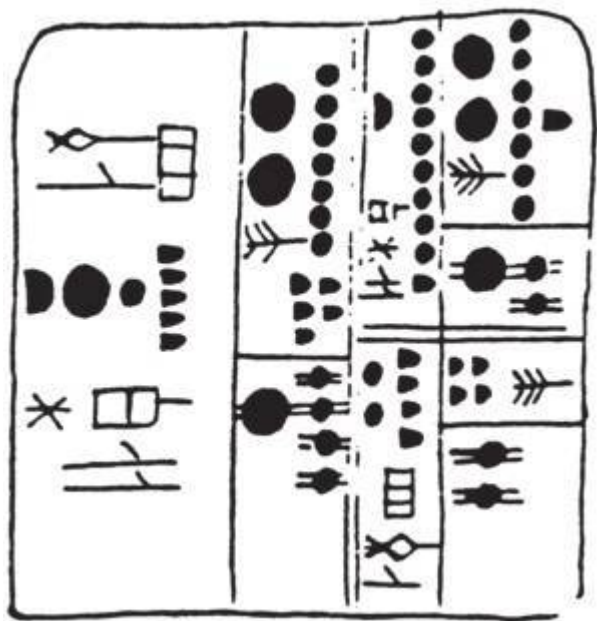


图41



图42

能证明这些科学知识之古老的一些额外信息，我们能从伊塔那（最早的苏美尔统治者之一）的故事中一点点地整理出来。他在一开始只被认作是神话人物，但现在已经证明是一个历史人物了。按照苏美尔国王列表的说法，当王权——一个文明的组织方式——在大洪水之后“再次从天国降落地球”的时候，“王权首先是在基什”——这座城市的遗迹已经被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当然，也证明了它的确是那么古老。它的第13位统治者被叫作伊塔那，而国王列表，总的来说只是按顺序列出了

这些国王的名字和他们的执政时间，但在讲到伊塔那的时候，却破例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这样的标注：“一位牧师，他升上了天国，他合并了所有的土地。”在苏美尔国王列表中，伊塔那的执政时期始于公元前大约3100年；对基什的挖掘，出土了一些奇迹建筑和一座塔庙的遗物，它们被测定到了同样的年代。

大洪水之后，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被烘干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定居了，于是诸神的城市群在原址进行了重建。按照“旧计划”，基什，作为人类的第一座城市，是全新的，它的位置和布局必须被确定。我们在伊塔那的故事中读到，这些决定是由诸神作出的。将几何学知识应用到了布局上，又将天文知识应用到了朝向上：

诸神画出了一座城市的草图；

七位神置下了它的基础。

基什城的轮廓勾勒了出来，

在那里七位神置下了地基，

他们建立了一座城市，一个居住地；

而他们还保留着一位牧者。

伊塔那之前，基什的12位统治者，并没有被给予苏

美尔皇家祭司级的称号EN.SI——“大牧师”或“正直牧师”。这座城中，似乎只有当诸神选定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修建一座塔庙，然后通过成为牧师-国王，才能得到这样的身份。谁将成为“它们的修建者，修建伊呼尔萨格卡拉玛”，诸神问道——修建将成为“所有大地上的山峰”的“房屋（塔庙）”？

要为“所有土地寻找一位国王”的工作是与伊南娜 / 伊师塔有关的。她找到并推荐了伊塔那——一位人类的牧人……恩利尔，负责“赐予王权”，他需要做实际的任命。我们读到：“恩利尔审视了伊塔那，伊师塔推荐的这位候选人。‘她找到了！’他喊道，‘王权将在地上建立；让基什之心充满喜悦吧！’”

现在，“神话”部分开始了。国王列表中讲述伊塔那升天的短暂标注，是从编年史中分支出来的，它被学者们称为伊塔那“传奇”。其中叙述了伊塔那是如何在得到了负责太空站的神乌图 / 沙马氏的同意之后，被一只“鹰”（详见《第十二个天体》）带走升空了。它飞得越高，地球看上去就越小。在飞行过第一个贝鲁（一种神的单位）之后，大地“成了一座小丘”；飞行过第二个贝鲁之后，大地似乎就像是田里的犁沟一样；到了第三个贝鲁，大地则变成了花园中的沟渠；接着又过了一个贝鲁，地球完全消失了。“当我环顾四周”，后来伊塔那报告说，“大地消失了，而在海上，我的双眼无法睁开。”

苏美尔中的贝鲁是一种测量单位——对长度和时间 [一个“双小时”（类似中国的“时辰”），他们将一天分为12个部分，如我们现在将之分为24个部分]。当它在讲到“天圈”的第12个部分的时候，同时也引申用作一种天文学上的单位。伊塔那故事的文献并没有说清楚，在这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距离、时间，或弧度，也许都有。文献讲清楚的是那个时代，当时是第一位真正的牧师国王在第一座人类的都市登基的时代，而在那个时代，距离、时间和天空都已经可以被测量了。



基萨斯是第一个皇城——在“宁录”的资助下——这在《圣经》（《创世记》第10章）中也提到过。其他《圣经》中记载的这类事件也应该得到考察。而这次是最应该的，因为其中提到了一个困惑，有7位神牵涉进了对这个城市和它的塔庙的策划及朝向上来。

由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所有主要的神祇都在太阳系的12名成员中有对应的天体，如同黄道十二宫和12个月份之间的对应，有人肯定会猜测，由这“7位神”所确定的基什和塔庙朝向，是不是想表达这7位神所对应的“天体”？

我们相信，可以通过时空上的穿梭，到达大约公元前1000年的朱迪亚，来得到一些线索。难以置信的是，

我们发现，在大约3000年前，要选择一名牧师作为新皇城内的新神庙的修建者，与伊塔那神话中所记录的事件和环境极为相似；而带有历法意义的数字7，同样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朱迪亚城的故事重演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大卫王为他的父亲，伯利恒人耶西放过牧，被选为了王权的主人。在索尔国王去世之后，当大卫在希伯伦统治着犹太部落的时候，其他11个部落的代理人“来到希伯伦拜见大卫王”并请求他统治他们所有人。这让他想起耶和华曾告诉他的：“你将领导我的以色列人民，而且将成为整个以色列的Nagid。”

Nagid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首领”（英皇钦定本《圣经》），“指挥者”（美国新标准版《圣经》）或甚至是“王子”（英国新标准版《圣经》）。没有一个认识到了Nagid是一个源自苏美尔的外来词，它的意思是“牧人”！

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事情，那就是为约柜找一个家，这个家不仅是永恒的，而且还要是安全的。最初在出埃及的时候，它是由摩西放置在约定的帐篷里，它包含着两块石刻，上面刻有在西奈山上的十诫。由特殊的木料制成，内外镀以黄金，在它上面是两个基路伯，它们由加强的黄金制成，长有朝向对方的翅膀；而每一次摩西和主有约定的时候，耶和华就“从两个基路伯之间”（见图43a）对他说话。图43b也是类似图

案。我们相信，这种带有黄金绝缘层和基路伯的约柜，是一种通信硬件，可能是使用电力的（当有一个人不小心触碰到它的时候，他马上就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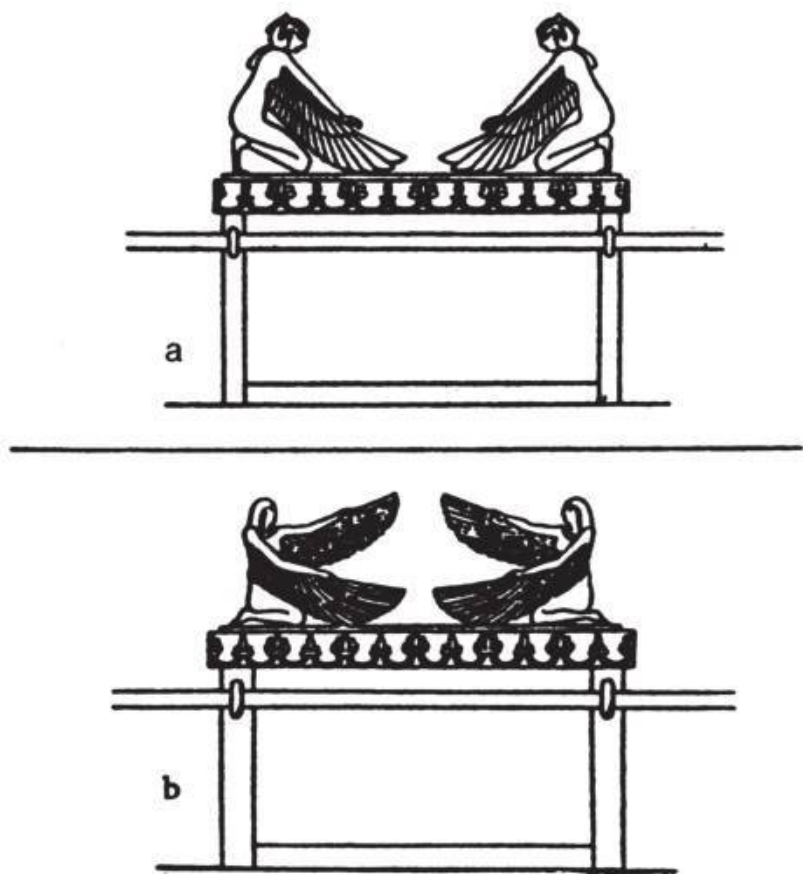


图43

耶和華很詳細地教導了如何修建約定的帳篷以及用來包圍約櫃的外殼，包括指導拆卸和重裝，以及運輸的“使用手冊”。然而，在大衛王時代，約櫃已經不是由圓木桩來運輸了，而是用帶輪的運輸車。它從一個崇拜地

区运输至另一个崇拜地区，而对这个牧师国王而言，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新的都城，并在其中的“主之屋”为约柜修建一个永恒的住所。

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通过先知拿单，主告诉大卫王，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将会被赐予为主修建香柏之屋的特权。所以，是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修建了“耶和华之屋”（现在被认为是第一座神庙）。这个圣地，和在西奈的部分，是在严格详细的指导下修建完成的。事实上，这两个建筑物的布局策划几乎是一样的（见图44a西奈的圣域；图44b所罗门神殿）。而且它们都有着精确的东西朝向的轴线，可以识别出它们都是分点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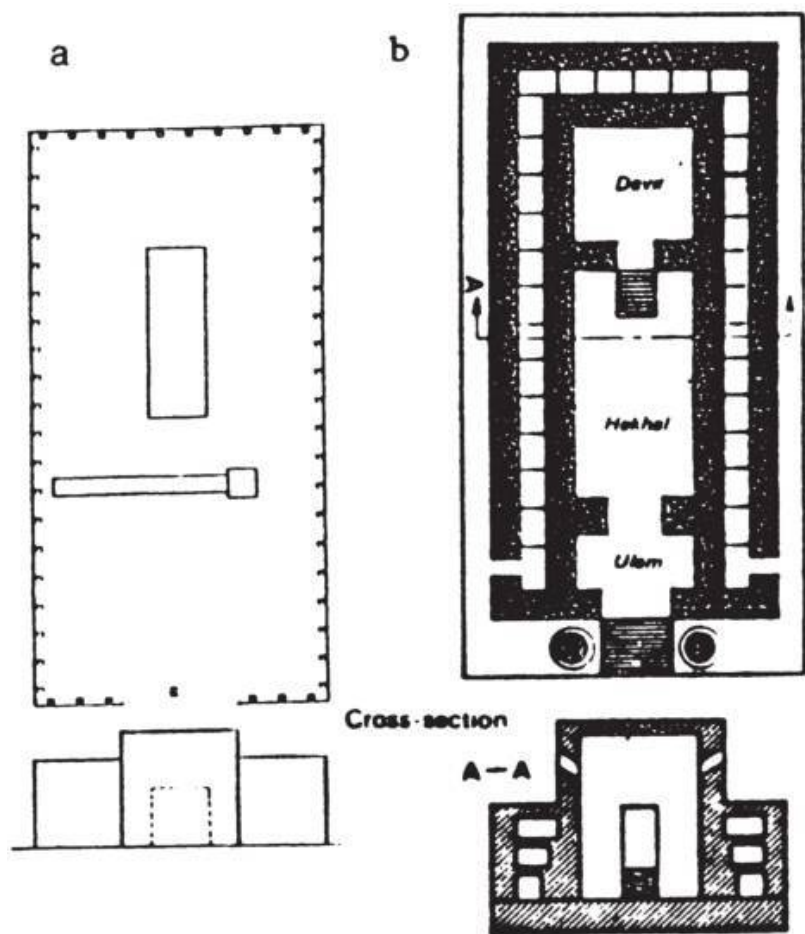


图44

基什和耶路撒冷这个新都城的相似处是，都有一位牧师国王，而且在神的指导之下，修建一座神庙的工作都被充满了象征意义的数字7加强了。

我们被告知，所罗门王是在耶和华于“一个夜梦中”于吉比恩向他现身之后才继续这项工作（需要8万名采石人

员和7万名搬运工)的。这次建筑，耗时7年，在所罗门执政的第四年开始放置基石，然后“在第十一年，在第八个巴尔月，神殿各部分完工了，与原计划一模一样”。虽然没有遗漏任何细节，全部完成了，但这座神庙却没有正式投入使用。

在11个月之后，“在伊塔尼姆月，第七个月，在庆典上”，来自各地的所有元老和部落首领聚集在耶路撒冷，“神父们带着有耶和华的约柜进入了它的地方，进入了神庙的‘讲话者’这个最神圣的地方，在基路伯的翅膀下.....约柜中没有任何东西，除了摩西在荒野中放进的两块石碑，上面刻有耶和华与他那逃离埃及的以色列儿们所立下的戒约。然后当神父们要走出圣域之时，一团云填满了耶和华之屋”。然后所罗门就开始向耶和华祷告，“他就在雾般的云中”，恳求“天上的”主来到这座新神殿倾听他的人民的祷告。

这座神庙延迟开幕似乎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在“第七个月，在庆典上”开幕。毫无疑问，这次庆典实际上指的就是新年庆典，这与《圣经·利未记》中讲述的圣日的训诫是一致的。“这是耶和华指定的节日”，其中23章的序言陈述道：第七日为安息日的惯例，只是神圣节日的第一个，神圣日每7天的倍数，或在最后7日举行，最重要的是第七个月的节日：新年、赎罪日和苏哥斯庆典。

当巴比伦和亚述取代苏美尔之后的美索不达米亚，

新年庆典是在第一个月（如该月名字所指的一样）举行的。这个月叫尼散月，与春分日相符。以色列人在与秋分对应的第七个月举行新年庆典的原因，《圣经》中并没有解释。但是，实际上《圣经》的故事并没有叫这个月的巴比伦语-亚述语名字提斯利月，而是用了一个奇怪的名字伊塔尼姆月。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些线索。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能够合理解释这个名字的答案，但我们想到了一种解决办法：鉴于所有先前列出的相似点，如都有牧师国王，建立一个新都城都有相似的环境，等等，所以这个月的名字的线索，应该是能在伊塔那的故事中找到的。因为《圣经》中所使用的伊塔尼姆会不会是直接从伊塔那分出来的呢？伊坦这个名字作为人名，在希伯来语中是不太常见的，它的意思是“英勇的，强大的”。

我们曾提到过基什的天位定向，不仅仅表现在神庙的太阳朝向，同样还表现在与天上的七行星“神”的对应上。奥古斯特·温斯切的一次讨论是很值得一提的，这是一次探讨位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的大殿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天上的肖像”之间的相似处的。他在《光明来自东方》中引用了希伯来语（后期希伯来语）——如伊塔那的故事中一样——“指示时间的七星”——水星、月亮、土星、木星、火星、太阳和金星。这样一来，要证明所罗门神殿的天体-历法特征就有了很多的线索和认识，这些特征将它联系到了千年之前苏美尔的传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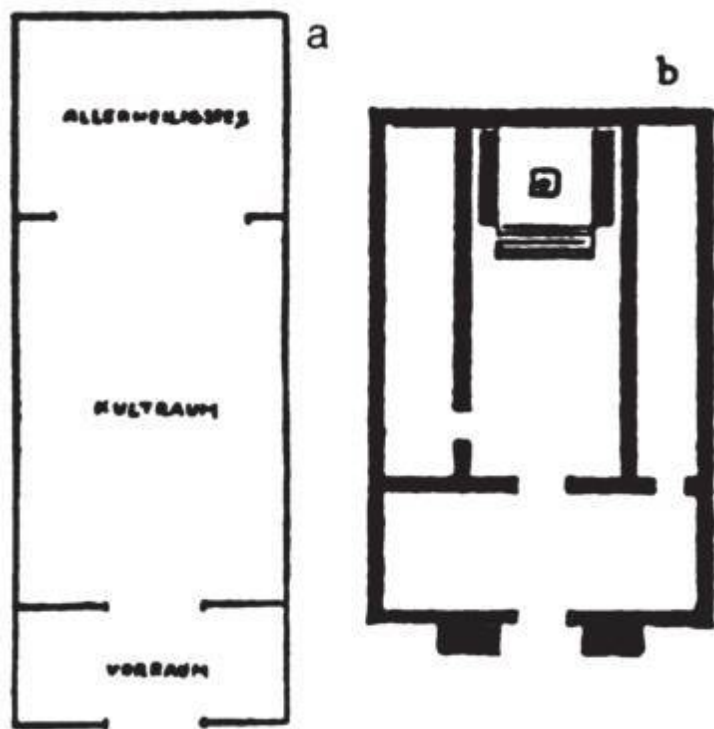


图45

这不仅仅是表现在朝向上，同样还体现在神殿的三分法上。它模仿了千年之前开始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神庙修建计划。冈特·马提尼，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了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各神庙建筑学和天文学朝向的研究，并勾勒出了这种“崇拜建筑物”的基础的三部分布局法（见图45a）：一个矩形的前厅，一个加长的礼堂，一个正方形的圣域。瓦尔特·安德雷指出，在亚述，神庙的入口是由塔门包围的（见图45b）；这一特征出现在了所罗门神殿里，它的入口两侧是独立的柱子（见图44b）。

《圣经》中针对所罗门神殿的详细的设计和建筑信息，将它的前厅称为乌拉姆，礼堂称为赫克堂，它的圣域则被叫作“讲话者之地”，毫无疑问，这是反映耶和华从约柜中向摩西说话的情景，他的声音来自基路伯的翅膀接触的地方；约柜被作为唯一的工艺品存放在神殿的最内层封闭室中，也就是圣域或德维尔。前两个部分的名字，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来自苏美尔语（通过阿卡德语）的伊加尔和乌拉姆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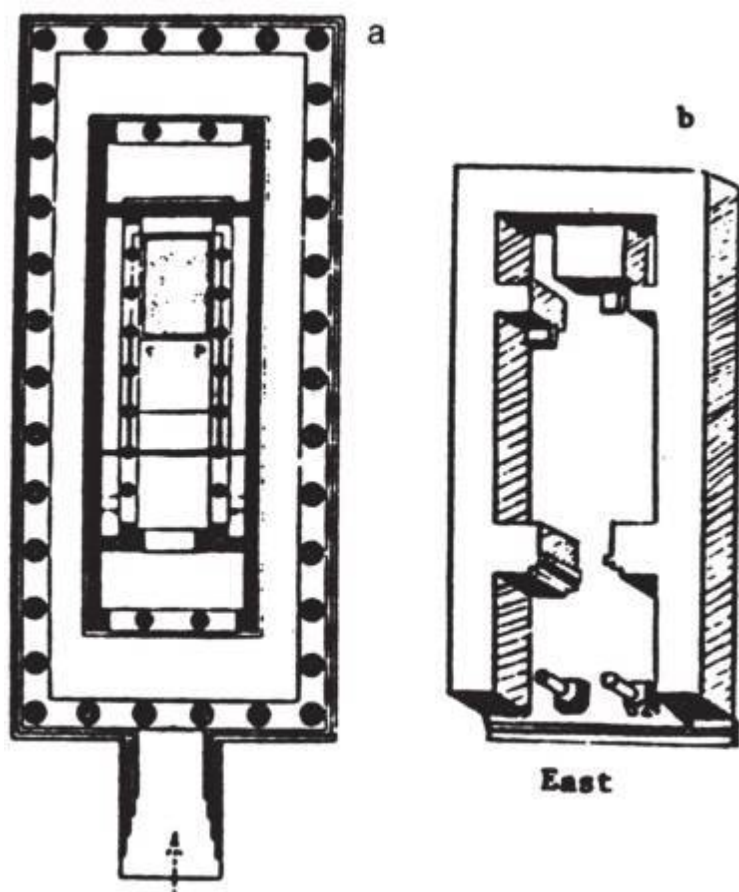


图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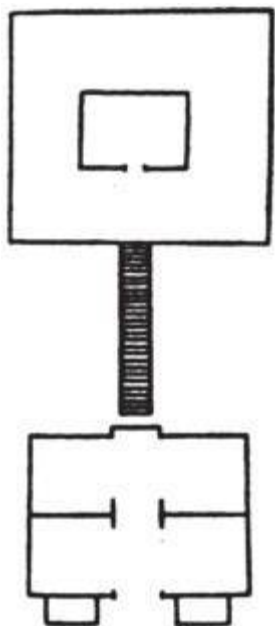


图47

这种必不可少的三分法，后来也被采用在其他地方，比如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见图46a）和叙利亚的泰纳神殿（见图46b），实际上是对最古老神庙的继承，苏美尔的塔庙，要通上塔顶，得经过一段阶梯，引入两个圣坛，外面圣坛的前面有两个塔门，另外一个则是祷告室——如G.马提尼在他的研究中画下来的一样（见图47）。

※

如同西奈的礼拜堂和耶路撒冷的神殿，美索不达米

亚神庙礼仪中所使用的工具和器皿都是以黄金为主要原料制造的。有文献描绘了乌鲁克的神庙仪式，提到了黄金打造的酒杯、黄金托盘以及黄金香炉；这些物品同样在考古挖掘中被找到了。银也是被使用的，有一个例子，是恩铁美那的刻字花瓶（见图48）。他是早期苏美尔的国王之一，他于拉格什的神庙中出现在他的神尼努尔塔面前。这些精美绝伦的用于奉献的器皿通常是要刻上奉献词的，内容通常是由国王来陈述，这个物品是要被奉献的。这样的话这位国王就有可能会获得长寿。

这些礼物只有在经得了诸神的允许之后才能制作，这在许多例子中都是在充满意义的事件时，要值得在日期记录册中进行纪念的时候才行——这是记录国王执政的列表，每一年都参照该年份所发生的主要事件来命名：国王登基、战争、一个新神庙物品的赠送。由此，一位伊辛（也是伊什比埃拉）的国王将他执政的第19年叫作“女神宁利尔大殿的王座制成之年”，而伊辛的另外一位统治者依西米达甘将他统治下的一年称为“伊什美达干为女神宁利尔打造金银之床之年”。



图48

然而，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由泥砖修建的神庙，因年久失修，最终在地震中毁灭了。持续的维护和重建是必不可少的，而对这位女神的房屋的重建和修理，比起对其他东西而言，在日期记录册中的出现要多得多。由此，著名的古巴比伦王汉穆拉比的年表中，开始的第一年就是“汉穆拉比登基年”，之后的第二年是“律法颁布年”。然而，第四年就已经被称为“汉穆拉比为圣地筑墙之年”。汉穆拉比的继承人，国王沙姆式-伊鲁纳，将他的第

18年命名为“在西巴尔的神乌图的伊巴巴尔的重建工作完成之年”（伊巴巴尔，意思是“明亮者之屋”，这是“太阳神”乌图 / 沙马氏的一座神庙）。

苏美尔，然后是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国王在他们自己写下的文献中，用一种极为骄傲的情绪记录了他们是怎样修理、装饰或重建神庙和其中的圣域的。考古挖掘不仅发现了这些文本，同时还印证了其中的声明。例如，在尼普尔，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家们，于19世纪80年代发现了对圣域的修理和维护的证据，他们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一段时间内被挖出来的碎片残骸，挖掘深度为35英尺，还有一条由阿卡德国王那拉姆辛于公元前大约2250年修建的人行砖道。砖道下面还有更早时候的超过30英尺的碎片堆积物。

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尼普尔，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察队和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院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工作，让位于尼普尔圣域中的恩利尔神殿重见天日。这些挖掘，发现了五个公元前2200年一直到公元前600年的连续修建的建筑物，后修建的比它之前的那座建筑的地板高了20英尺。考古学家们那时报告说，更为古老的神庙，还在挖掘中。这次报告同时还提到，这五座神庙是“严格按照同样计划，一个建在另一个之上的”。后来的神庙是严格遵照原始计划建在前神庙的基础之上，这样的特征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古代遗址中也能够得

到印证。这样的规则甚至可以用来作为寺庙的扩建——而且还不止一次，如我们在埃利都所发现的（见图49）；所有的例子中，原始轴线和朝向都是保留下来了。不像埃及神庙，因为地球倾斜度的变化而不断重订自己的至点朝向，美索不达米亚的分点神庙并不需要这样的朝向调节，因为地理上的北方和东方，无论地球倾斜度如何变化都不会改变：太阳总是会在“分日”经过分点，而这些日子它总是在正东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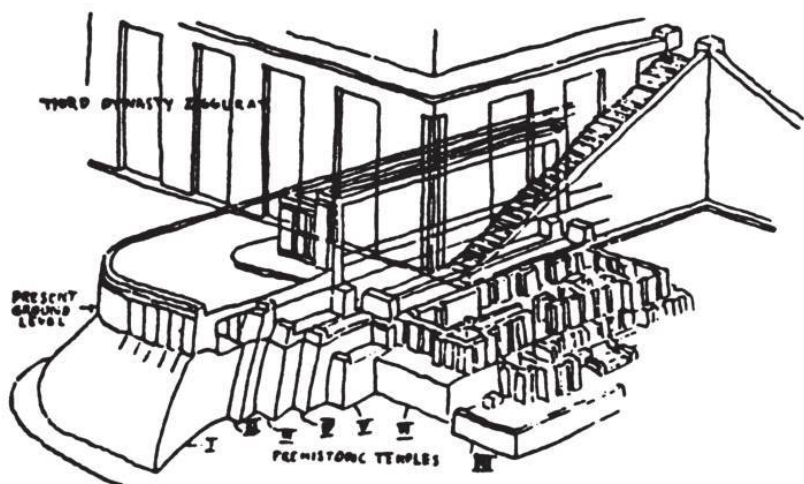


图49

一定要遵从“老计划”的义务在一个发现于尼尼微的碑刻中有阐释。这是亚述的都城，碑刻在一片重建后的神庙的废墟中找到了。在其中，亚述国王记载了他对神圣需求的遵从：

这永恒的大地计划，

它是为了未来

这建筑所确定的，

（我已经遵守了。）

它是承载了从上古

而来的图画的

还有上天国的文字。

亚述国王亚述拿色波在一段很长的铭刻中形容了位于卡拉（《圣经》中提过的一座古代城市）的神庙重建中的限制。他形容了他是如何出土“古代土堆”的，他陈述道：“我向下挖到了有水的一层，我穿过了120层之深。我发现了我主人神尼内波的基础……我用结实的砌砖，在上面建造我主尼内波的神庙。”完事之后，这位国王开始祈祷，因为这样神尼内波（其实就是对尼努尔塔的一个称呼）“就会延长我的日子”。这位国王希望，这样的一种祝福，将随着这位神在自己选择的一个时间——“按照他心中所愿”——来到并定居在这座重建的神庙中的时候而实现：“当主尼内波将永远居住在他纯洁的神庙中、他的住所中的时候”。这是一种期望中带着邀请的祷告，不像是第一座神殿完工之后所罗门王所表现出的那样。

的确，在古代近东，对前神庙在选址上、朝向上，

以及布局上的必要遵从，不管相隔有多久，也不管重建和修理的规模是多大，都被位于耶路撒冷的五座连续神庙所证明了。首座神殿是在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毁掉的；然而在当巴比伦被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之后，这位波斯国王居鲁士发布了告示，允许犹太的流亡人士回到耶路撒冷，并让他们重建他们的神庙。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重建是由一座圣坛的建造（在从前的位置上）开始的，那时是“第七个月的开始”，也就是新年的那一天（而圣坛上的献祭一直持续到了苏哥斯日）。为了打消日期上的疑虑，《以斯拉书》重述了日期：“从第七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了对耶和华的献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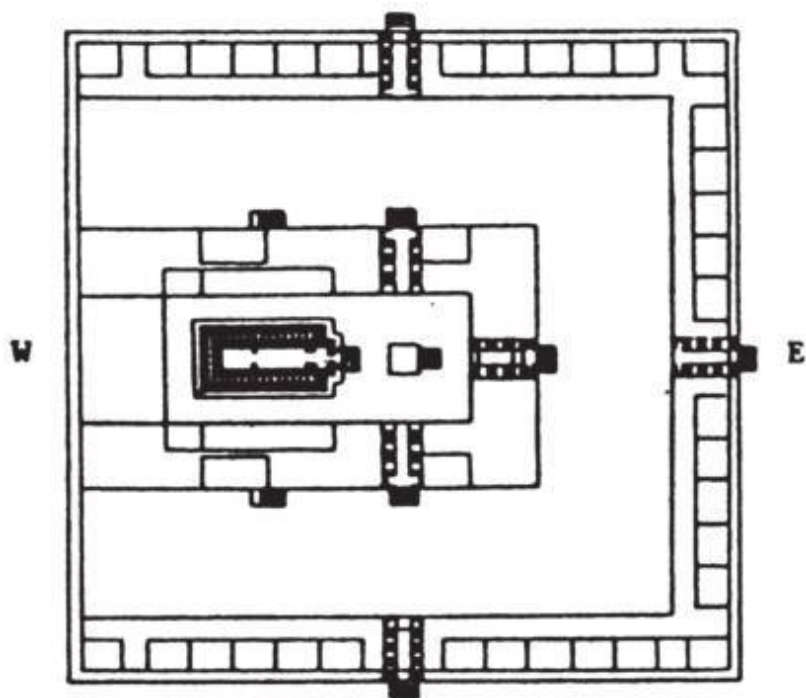


图50

不仅要遵守神庙的旧址和朝向，还要与新年这个时间符合——神庙在历法上的特征——这在以西结的预言中被重申了。他是被尼布甲尼撒流放的一名犹太人，他看见了神庙被修在新耶路撒冷。它的确发生了，这位先知陈述道（见《以西结书》第四十章）是在新年之月的第十天——确切地说是在赎罪日那一天——“耶和華的手在我之上，他把我带到了那里（以色列之地）”，“他把我放在一座高山上，一旁是一座城的模型，”他在那里看见了“一个男人，他像一位大人物那样出现；他手里拿着一根亚麻绳和一个测量片，他站在大门口”。然后这位大人物就开始向以西结形容这个新神殿。按照这些资料，学者们已经可以重现这座神殿了（见图50）；它严格遵从了所罗门所建神庙的布局 and 朝向。

这个预言变为现实是在波斯王居鲁士占领巴比伦，发布告示宣布重建在巴比伦帝国时期被毁灭的圣殿之后的事；这个告示的复制品，刻在了一个泥柱上，已经被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见图51）。一个特殊的皇家宣言，在《以斯拉记》中被逐字逐句地记录了下来，它请求犹太流亡者回来重建“天国之神，耶和華之屋”。

这第二个神殿，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建成的，那时当地还是一片被毁坏了的荒芜之地。它只是首座神庙的粗糙的仿制品。依次重建一个部分，它是按照保存在波斯

皇家档案和《圣经》《摩西五经》中的详细的计划修建的。神殿的确是遵守了原来的布局和朝向的，这在五个世纪之后变得更为清晰，希律王决定要重置这个糟糕的复制品，让它不仅是与从前的相符，甚至要超过首座神殿的宏伟壮观。它建在一个加大的大平台上（至今都被熟知的圣殿山），以及巨大的高墙（西墙的绝大部分至今都完好无损，被犹太人作为圣殿的残余部分崇拜着），它被庭院和各种辅助建筑环绕着。然而主之屋却保留了首座神庙的三分布局和朝向（见图52）。不仅如此，圣域保留着与首座神庙相同的大小——而且还精准定位于它曾经的地方；只是封闭室不再被称作德维尔，因为当巴比伦人回到首座神殿，带走其中所有的工艺品的时候，约柜消失了。



图51

当一个人看着那些圣域以及它们的神殿和圣坛还有其他建筑、庭院和大门，以及最内层部分塔庙遗迹的时候，会意识到，第一批神庙的确是诸神的住所，它们被叫作诸神之“E”——诸神的“房子”。将人造堆和升起的平

台顶上的建筑作为开始（见第三章图35），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为了著名的塔庙——古代的摩天大厦。如一位艺术家的绘图显示的那样（见图53），神实际的住所是在最顶层。华盖之下的诸神坐在他们的宝座上，接见被他们选定为国王的人，也就是“人类的牧者”。如同这幅画描绘的，在乌图 / 沙马氏的神庙中（见图54），国王必须在大祭司的引导下进入，而且要在赞助他的神或女神的陪伴下（然后，大祭司独自进入圣域，见图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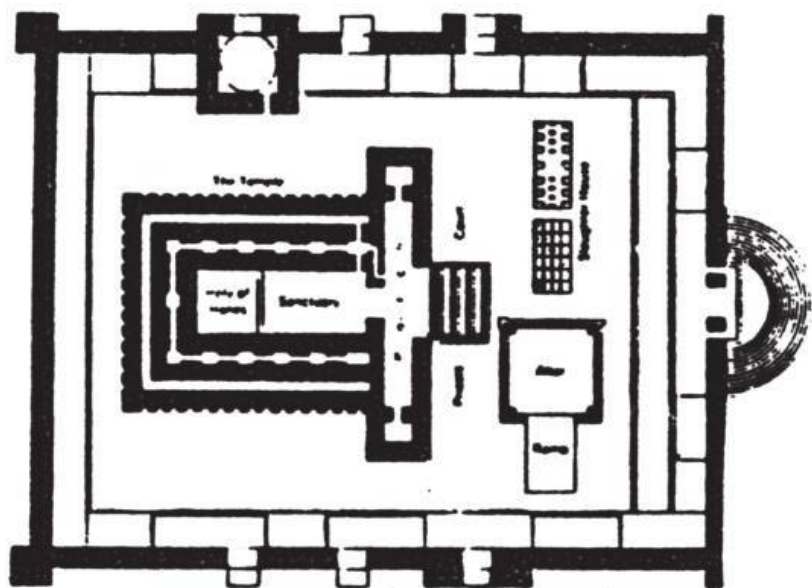


图52



图53



图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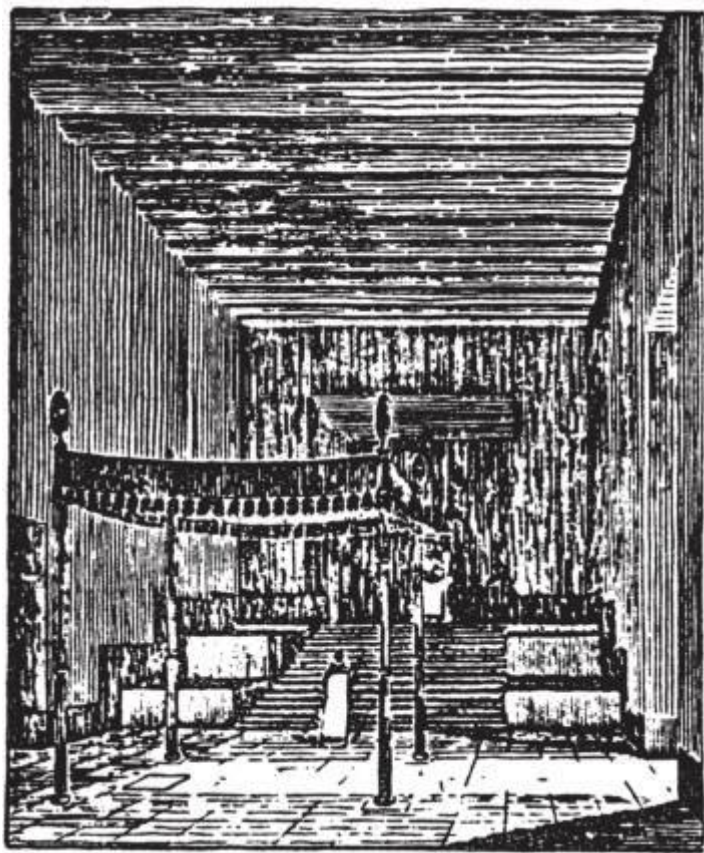


图55

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一位大女祭司，她是亚甲（阿卡德的萨尔贡的女儿），收集了她那个时代所有对塔庙-神殿的赞美诗。被苏美尔学者称为“一部独一无二的苏美尔文学创作”（出自A.肖伯格和E.伯格曼所著的《楔形源头里来的文学》），这部文献向42座“E”神庙表达了敬意，从南部的埃利都一直到北部的西巴尔，以及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的两岸。这些经文不仅指出了神庙

的名字、位置以及为哪位神祇而建，同时还表现出了它们的宏伟壮丽，以及它们的功能，有时还讲到了它们的历史。

这部作品很适当地开始于恩基在埃利都的塔庙，在赞美诗中被称作“此地的圣域是天地的基础”，因为埃利都是众神的第一座城市，是（在恩基带领下的）第一批登陆的阿努纳奇的第一个前哨战，也是第一座向地球人开放的神圣城市，由此，它同样也成了人类的城市。被称作E.DUKU，意思是“圣山之屋”，在史诗中被形容为是一个“高耸的圣坛，直指苍天”。

《赞美诗》接下来讲到了E.KUR——意思是“如山般的房屋”——位于尼普尔的恩利尔塔庙。被认为是地球之脐，尼普尔与其他最早的诸神城市群是等距的，据说，当一个人向右看它的塔庙的时候，他会看见南方的苏美尔，如果向左看去则会看见北方的亚甲，这是赞美诗中的说法。它是一座“确定命运的圣坛”，一座“连接天地”的塔庙。在尼普尔，恩利尔的妻子宁利尔有她的分庙，“覆盖着巨大的光亮”。这位女神“在新年之月，在庆典之日，盛装”从里面出现。

恩基和恩利尔同父异母的姐妹宁呼尔萨格，她是第一批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之一，也是他们的大生物学家和医药卫生官员，在被称作科什的城市有着自己的神庙。赞美诗中直接称呼为E.宁呼尔萨格，意思就是“山峰

女士的房屋”，她的神庙被描述为“砖块是精心铸造的……一个天国和大地之地，一个令人敬畏之地”，很显然，它是用由青金石打造的“一条剧毒之大蛇”来进行装饰的。青金石是医药和治愈的象征（这使人联想起摩西曾制作了一条蛇的形象，阻止了在西奈沙漠中的一场致命瘟疫）。

恩利尔与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妹宁呼尔萨格所生的儿子尼努尔塔，在他自己的“崇拜中心”拉格什有一座塔庙，而在这部作品的那个时代，他还在尼普尔的圣域中有一座神庙，它被叫作E.ME.UR.ANNA，意思是“阿努的英雄的ME的房屋”。在拉格什的塔庙被称作埃尼奴，意思是“50之屋”，这反映出尼努尔塔在神圣制度中的数字阶层（阿努的阶层是最高的60）。

《赞美诗》陈述道，它是一座“充满着光辉和敬畏的房屋，长得如山一样高大”，其中存放着尼努尔塔的飞行器“黑鸟”，以及他的沙鲁尔武器（“包围人的飓风”）。

恩利尔和他的正式伴侣宁利尔的第一个儿子，是兰纳（后来被称为辛），与他对应的天体是月球。他在乌尔的塔庙，被称作E.KISH.NU.GAL，意思是“30之屋，伟大的种子”，并被形容为一座“照耀出的月光涌现于大地”的神庙——这一切都显示出兰纳 / 辛与月球和月份的关系。

兰纳 / 辛的儿子，乌图 / 沙马氏（他的天体对应物是太阳）在西巴尔有自己的神庙，被称作E.BABBAR——“明亮者之屋”或“明亮之屋”。它被描述为“天国王子之屋，一颗于地平线从天国填满地球的天上的星星”。他的双胞胎姐妹，伊南娜 / 伊师塔，她的天体对应物是金星，她的神庙位于扎巴拉姆，被称作“充满光明的房屋”；它被形容为是一座“纯净之山”，一座“于拂晓张嘴的圣坛”，以及它“穿过苍天的时候让夜晚变得美丽”——毫无疑问是在表现金星在清晨和夜晚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伊南娜 / 伊师塔在以力同样受到崇拜，阿努在那里安排她修建阿努的神庙，好方便他来地球访问。这座神庙被称为E.ANNA，意思很简单，就是“阿努之屋”。《赞美诗》将之形容为一座“七层塔庙，眺望着夜晚的七位发光之神”——对它的天文学和对应排列特征的表述，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和耶路撒冷的神殿相似。

《赞美诗》就这样继续着，描述了42座塔庙及它们的荣誉和天体对应物。学者们说，这部超过4300年之前的文学收录册是一部“苏美尔神庙颂歌的集合”，并为之定名为“关于大神庙的古苏美尔诗歌集”。然而，若是按照苏美尔风俗，以文献开头语来称呼它也许更为适当：

E U NIR 高升的塔庙住房

AN.KI DA 天地连接

这些房屋之一，及它的圣域，如我们就要看到的，
它持有着解开史前巨石阵之谜和那个新时代的钥匙。

第五章

守秘者

在日落与日出之间的，是夜晚。

《圣经》持续不断地在“日月星辰”中看见过让人敬畏的创始者的荣光——在夜幕中的天穹中闪烁着的无数恒星行星，与它们的“月亮”。“天国上显示着主的荣光，天国穹顶显示着他的手艺”，《赞美诗》作者这么写道。由此“天国”被描述成了夜晚的天域；而它们所表达出的主的荣光，被天文学家-祭司传达给了人类。正是他们，让这数不胜数的星星们变得更有意义，他们通过分类认识了各个恒星，认识到了不动的恒星与移动中的行星之间的区别，发现了日月更替的规律，并跟踪着时间的脚印——神圣之日及节日的循环，以及历法。

神圣之日开始于前一个夜晚的黄昏之时——至今都保存于犹太历法中的一种风俗。一部讲述巴比伦的乌力加鲁祭司在新年节日的12天中的职责的文献，不仅仅提供了关于后来的祭司礼仪的起源的线索，还向人们暗示了天体观测和节日程序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部已经被发现的文献（由于祭司的称号是URI.GALLU，所以这文献文本被普遍认为是属于苏美尔的）的开头部分，讲述

将新年（在巴比伦是尼散月的第一天）的第一天确定为春分日的那一段已经遗失了。现存文献中直接讲述了第二天的事物：

在尼散月的第二天，

入夜之后两小时，

乌力加鲁祭司将会起身

并用河水净身。

然后，穿上纯白的亚麻布衣服，他才能觐见大神（在巴比伦是马杜克），并在塔庙（在巴比伦叫作埃萨吉拉）的圣域内背诵规定好的祷告词。而这场对祷告词的诵读，是不会有任何人听见的，而祷告词的内容则被认为是极度机密。此处，祭司抄写员在文本中加入了如下的劝诫：“21行：艾萨吉尔庙的秘密。除了乌力加鲁祭司，它们不会泄露给任何一名马杜克的崇拜者。”

在他诵读完秘密祷告词之后，这位乌力加鲁祭司打开神庙大门，让伊里比特祭司们进入，后者将继续“按照传统履行他们的责任”，加入到乐师和歌手的行列中，文献之后就开始详细地介绍乌力加鲁祭司于当晚的其他职责了。

“在尼散月第三日”，日落之后的某一个时间（具体时

间因文献被毁损严重而无法辨读），乌力加鲁祭司需要再一次重复这些仪式和诵读；他必须要这样做一个晚上，直到“日出后3小时”，那时他要指挥工匠，用金属和宝石制作一些将于第六日典礼中用到的工艺品。在第四日，“入夜后的3小时20分”，各种礼仪再一次重复，不过这次的祷告词中加入了对马杜克之妻——女神萨尔班提的崇拜。祷告词接着还向天地众神表达了敬意，并为国王请求长寿，为巴比伦的人民请求兴旺和发达。正是在这之后，新年的到来才直接联系到了白羊宫下的分点日：黄昏下与日同落的白羊座之星。用“艾萨吉尔，天地的形象”来宣读“依库星”的祝福，这一天的其他时间花在了祷告、歌唱和奏乐中。在这一天的日落之后，《伊奴玛·伊立什》，这首“创世史诗”被完整地诵读了一遍。

亨利·弗兰克夫在《诸神与王权》中将尼散月的第五日对应到了犹太教的赎罪日，因为在这一天，国王被护送到主礼拜堂中，并在那里接受大祭司用所有王权符号来进行的除罪；在那之后，大祭司将击打他的脸部，并俯卧在地，开始忏悔与赎罪。然而，文献继续讲述到的仅仅只有乌力加鲁祭司的职责；我们可以读到，在那个夜晚，祭司在“入夜后的4个小时”，诵读了12次“我的主，难道他不是我的主吗”这样的话，以赞美马杜克的荣光，并向太阳、月亮以及黄道十二宫进行祈祷。紧接着的是对女神的祷告，此处使用的是她的称号，黛克兰娜（意思是“天地的女主人”），这一点显示出这是源于苏美

尔的。祷告词将她比作“在群星中闪耀的金星”，并点名了7个星座。在这些强调了这个时刻的天文学-历法特征的祷告词之后，歌手和乐师“按照传统”开始演奏，在“日出后的两小时”向马杜克和萨尔班提提供了早餐。

由苏美尔阿基提（意思是“在地球上创建生命”）节演变而来的巴比伦新年仪式，它的根源可以被追溯至大约公元前3800年时，阿努和他的妻子安图对地球的访问。当时黄道带还处于天牛的控制中（如各文献所述），也就是说那时还是金牛宫时代。我们已经提出，正是在那之后，对时间的记录，尼普尔历法，才被赐予人间。当然，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需要对天空的观测，由此也就诞生了一批训练有素的天文学祭司。

有几部文献，一些保存完好，一些只剩碎片，它们都描述了阿努、安图访问乌鲁克（《圣经》中的以力）时壮观的场景，以及在接下来的千年之中成为新年庆典的这场典礼。F.特鲁-丹金和E.艾柏林的研究至今都是后续研究的基础；而古代的文献，在德国挖掘家团队对乌鲁克的定位、鉴别和重构古代圣域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重构包括了城墙和大门、庭院和圣坛、朝拜堂和三座主要神庙：伊安纳（意思是“阿努之屋”）塔庙，比特雷斯（意思是“主神殿”）阶梯塔和伊南娜 / 伊师塔的伊利加尔神庙。在大量的考古学家报告中，对古代文献和现代挖掘有着非同寻常的对应显示出了独特的兴趣

（详见阿当·弗尔肯斯坦的《乌鲁克考古手记》和《乌鲁克地理》）。

惊人的是，泥板上的文献（通过辨认刻字上的题记部分，可以辨认出它们是对更早的文献的拷贝）清晰地讲述了一种——一种是举行在尼散月（春分之月），一种是举行在提斯利月（秋分之月）；前者成了巴比伦和亚述的新年，后者按照《圣经》中的圣训，“于第七月”庆祝新年而至今保存于犹太历法中。当学者们还在为这样的分歧而困惑的时候，艾柏林提到，尼散月文献比起毁坏严重的提斯利月文献而言要保存得好得多，他更看重的是后来的神庙记录；表面上看是完全相同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前者更为强调各种天文观测，而后者是在圣域和它的前厅内举行的仪式。

在各种文献中，两部主要分别讲述夜晚和日出的仪式。前者很长而且保存完好，在讲述从尼比鲁而来的神圣访问者阿努和安图于夜晚坐在圣域的庭院中，准备开始一场奢侈的盛宴时，是最为清晰的。随着太阳在西方落下，位于主塔庙各层的天文学祭司们需要观测行星的出现，并公布天体出现时的观测视线，从尼比鲁开始：

从主塔庙的庙塔

最顶层的屋顶上

对夜晚第一次观看，
当天国伟大的阿努之星
天国伟大的安图之星，
出现于星宫之车的时候，
祭司将诵读文章

《致渐渐明亮的、主阿努的天上的行星》
和《造物者的容貌升起了》。

这些文章是在塔庙里诵读的，美酒是用一个黄金祭酒杯向诸神呈上的。接着，祭司们宣读了木星、金星、水星、土星、火星和月球的出现。然后是在7个大金盆中进行的洗手礼，为的是尊重夜晚和6个天体及白天的太阳。一根“加入了香料的石脑油”大火炬被点燃了，所有的祭司们唱起圣歌《在天空升起的阿努的行星》，然后这次盛宴就可以开始了。之后阿努和安图回房就寝，其余诸神如守夜人那样守至黎明。接着，“日出后的40分钟”，阿努和安图被唤醒，“为这次一夜的停留画上句号”。

清晨的程序开始于神庙的外面，在比特·阿基图（阿卡德语中的意思是“新年节日之屋”）的庭院中。恩利尔和恩基在“黄金支柱”那里等待着阿努，待命或是拿着某些物

品；这些阿卡德词汇的明确意思尚不清楚，最好的翻译是“解开秘密的”“太阳盘（复数形式的！）”和“壮丽 / 发光的柱子”。然后阿努在诸神的伴随下，在一个队列中进入庭院。“他走向阿基图庭院的大王座，面朝升起的太阳坐下”。之后恩利尔加入，坐在阿努的右边，恩基坐在他的左边；接着安图，兰纳 / 辛和伊南娜 / 伊师塔在阿努后面的位置坐下。

关于阿努自己“面朝升起的太阳”坐下的陈述，毫无疑问地指出这次庆典的时间牵涉到了在一个特定日子的日出——这个特定的日子是尼散月的第一天（春分日），或者是提斯利月的第一天（秋分日）。正是在这个时候日出庆典才完成，然后阿努在大祭司的带领下进入巴拉加尔——神庙中的“圣域”。

BARAG的意思是“内部圣所，遮住的地方”，而GAL的意思是“伟大的，最重要的”。这个词演变成了阿卡德语中的Baragu / Barukhu / Parakhu，意思是同样被遮住的“内部圣所，圣域”。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时，被写作希伯来词Parokhet，它既是神庙内部圣域的意思，又是用遮幕从前厅分开的意思。这始于苏美尔的传统仪式，通过这种方式，既在形式上又在语言上被后世继承。

来自乌鲁克的另一部文献，指导着祭司们进行每日的献祭，要求“有着完整的角和剔得干净的肥公羊”，这是献给阿努和安图、献给“木星、金星、水星、土星和火

星，升起的太阳、出现的月亮”的。文献接着解释了就这7个天体而言的“出现”是什么意思：即当他们按照契约停留在“比特·马哈扎特中部”（意思是“观测屋”）。更深入的说明向我们指出，这个场地是“在神阿努的庙塔的最顶层上”。

在被发现的描绘中显示，神圣生物站在一座神庙入口的两旁，拿着附有环状物的柱子。这个场面的天文属性可以通过太阳、月亮和符号辨认出来（见图56）。在一个例子中，古代艺术家可能是打算为乌鲁克仪式文献加上插图——描绘恩利尔和恩基站在一个门廊的两侧，阿努要从中经过，步入一个壮丽的入口。这两位神祇拿着带有观测装置（中部空心的圆形器具）的柱子（按照文献中所提到的呈复数形式的太阳盘）；太阳和月亮的符号被显示在门廊之上（见图57）。



图56



图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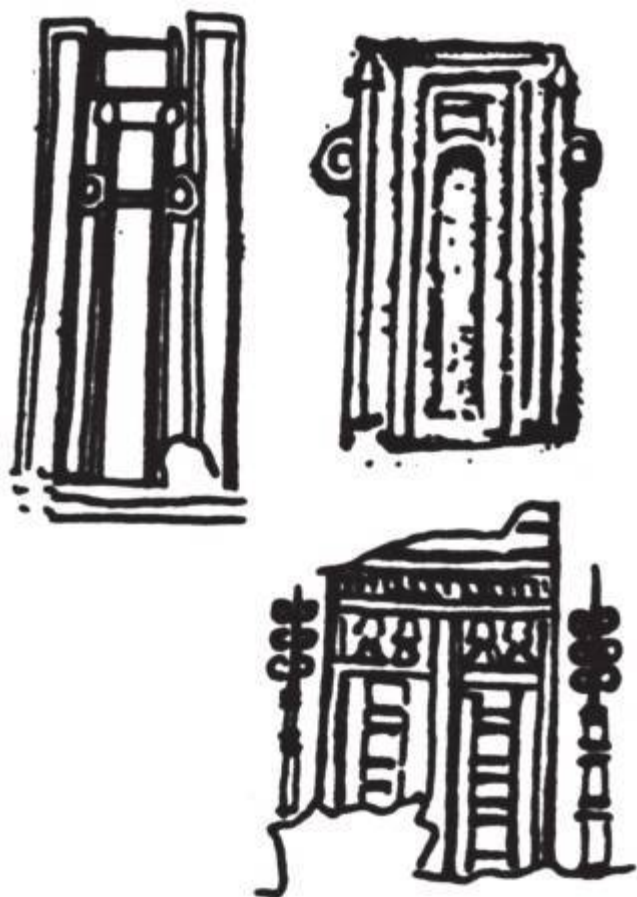


图58

其他描绘中，在神庙入口两侧的独立式带环柱（见图58），显示出它们就是在之后的千年中，散布在古代近东各地神庙两侧的圆柱的原型。后来的所罗门神庙和埃及方尖塔都有两个圆柱。而这些原型不仅只是符号，同时还具备切实的天文学方面的功能，这一点能从亚述王提格拉特-皮勒赛尔一世的记载中看出来。在其中，他记录了对一座建于641年前、荒废了60年的阿努和阿达德

的神庙的重建。他描述了他是如何清扫掉碎片以到达地基，并按照原始布局进行重建的，这位亚述国王说道：

两次大的下降

以看见这两位大神。

我在光辉之屋——

一个供他们娱乐之地，

一个为他们骄傲之地——

建起一个天国群星的光辉。

用建筑大师的灵巧，

以我自己的计划和努力，

我让神殿的内部光彩夺目。

在它的中部，我为从天国

直接到来的光束做了一块地，

我让群星出现在墙内。

我让它们的光辉夺人眼目，

那些塔，我让它们直指天空。

按照这种说法，这座神庙的两座高塔就不仅仅是普通建筑物了，它们是被用作天文学目的的。瓦尔特·安德雷（他领导过在亚述进行的几次最有收获的挖掘行动）表达了一种观点，他认为位于亚述都城的锯齿形的“王冠”，置于神庙两侧的高耸的塔，都是用作这样的目的的。他在亚述圆筒印章上发现了能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如图59a和图59b，上面将塔联系到了天体符号上。安德雷推测，一些描绘中的圣坛（通常还有一名正准备着仪式的祭司）同样也是用作天文目的的。它们锯齿形的上部构造（见图59c），这些设施，如离地高远的神庙门廊或在圣庙圣域中露天的庭院，为塔庙的上升的阶梯提供了替代物，而塔庙为更易修建的平顶庙让了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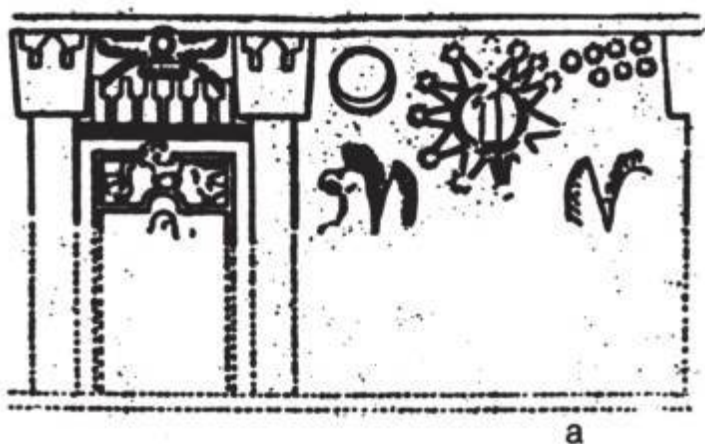


图59

这部亚述的文案不仅告诉我们，当时的天文学祭司观测过黎明中的太阳、与日同升的星体，同时还观测了夜晚的群星。关于这样的二重观测的一个完美例子是对金星的观测，因为它比地球绕日轨道所需时间少得多，所以从地球上观测的话，它有一半的时间是作为夜星，又有一半的时间是作为晨星的。一首写给伊南娜 / 伊师塔——她所对应的天体是金星——的赞美歌，其中称颂

了这颗行星先是夜星，而后是晨星的现象：

圣者立于明净天穹，

在大地与众人之上；

女神从天国中心甜美地看着……

夜晚的光芒之星，

大光溢满天际；

夜的女士，伊南娜，

高耸地出于地平线。

在描述完人们和动物在这颗夜星出现后“回他们的歇息地”休息之后，这首赞美歌继续将伊南娜 / 金星作为一颗晨星来崇拜：

她使清晨到来，光明的白昼；

卧室中的甜美睡梦由此结束。

※

当这些文献给了我们塔庙角色和它们上升的台阶在观测夜晚天空上的线索的时候，同时还抛出了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这些天文学祭司是用裸眼来观测天空，

还是他们有着某种可以精确定位天时的仪器？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有关塔庙的描绘中可以找到。在它们上升的台阶上的柱子顶端有着圆形物体；它们的天文功能被其上的金星（见图60a）和月亮（见图60b）的形象暗示了出来。

在图60b中看到的触角状物体，充当着连接到埃及描绘中的神庙的天文观测仪器的纽带。在那里，观测设备是由一个环形部分上顶一个圆球、下接一根柱子组成的（见图61a）。它在描绘中立于敏（一位神祇的称呼）神庙前面。他的节日是在每年的夏至日举行，那时需要一群人拉长绳子立起一根长杆——这可能是欧洲五月节花柱的起源。在长杆顶部的是敏的符号——带着观月触角的微型神庙（见图61b）。

敏的身份还是一个谜。有证据显示，对他的崇拜在前王朝时代就开始了，甚至是在法老统治几个世纪之前的古风时期就开始了。就像最早的埃及尼特努（监护神）诸神，他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埃及的。G.A.瓦恩莱特在《埃及考古日志》中的第二十一卷《敏的一些天协会》中表示，他是从亚洲来的；另一种观点，比如马丁·艾斯勒在《驻埃及研究中心日志》的第二十七卷中认为，敏是走海路到达埃及的。敏同时还被称为阿姆苏和赫姆；按照E.A.沃利斯巴吉在《埃及众神》一书中的说法，是表示“月亮”和“重生”的意思——有星历的含义。



a



b

图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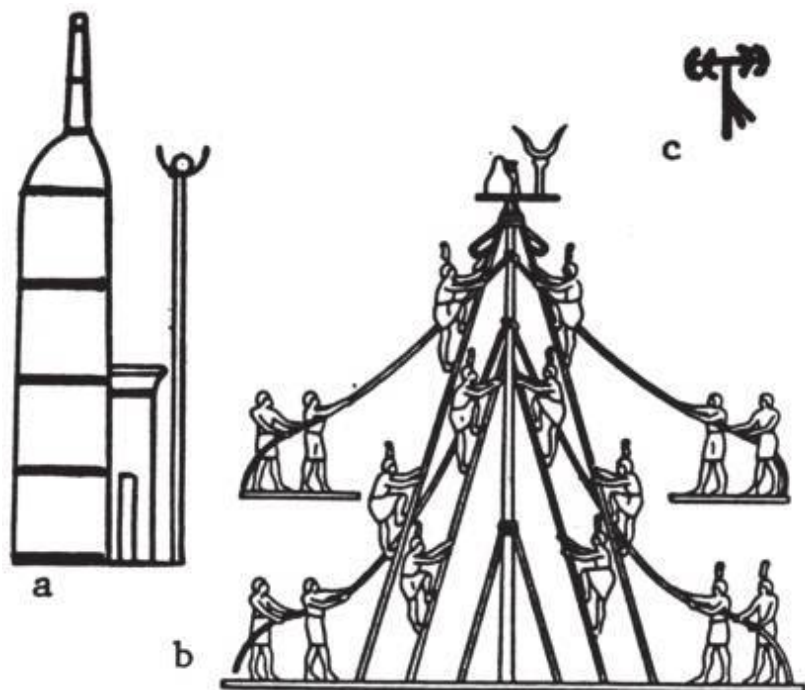


图61

在一些埃及文献的描绘中，月亮女神奎特，是站在敏的一旁的。更有趣的是，敏的符号（见图61c）被称作“双战斧”，但其他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指针。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手持的观测仪器，用来表示月牙。

敏是否可能是另一个透特呢，后者坚定地联系着埃及的月历。能够肯定的是，敏被认为与天牛、黄道带上的金牛座是有联系的，这个时代从公元前44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了大约公元前2100年。我们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看见过的观测设备和在埃及与敏相关的一些器具，由此表现的是地球上古时候的天文学设备。

按照乌鲁克礼仪文献中的说法，有一种名叫伊兹·帕什舒里的仪器，是被用来进行行星观测的。特鲁-丹金将这个词简单翻译为“一个仪器”；但实际上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一个“解决、揭示秘密”的仪器。这个仪器是否与那些在柱子或长杆顶端的物件是相同的，还是一个对这类物品的总称，统称所有的“天文学仪器”？我们不能确定，因为，自苏美尔时代起的文献和描绘中，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类仪器的存在。

最简单的天文设备是指时针（源于希腊“它知道”），它用一根直立柱投下的阴影来跟踪太阳的运动：阴影的长度（当太阳上升到中午的时候，阴影最短）指示着时间以及方位（太阳光最先出现和最后投射出阴影的地方），后者可以指示季节。考古学家们在埃及遗址（见图62a）发现了这种可以预示时间的设备（见图62b）。由于在至点的时候，阴影的长度增长，于是这个平面的设备通过与地平线倾斜而得以改善，由此而减低阴影长度（见图62c）。在当时，这衍生出了一种真正的阴影钟，修筑为阶梯状，阴影在阶梯上上下下移动来表示时间（见图62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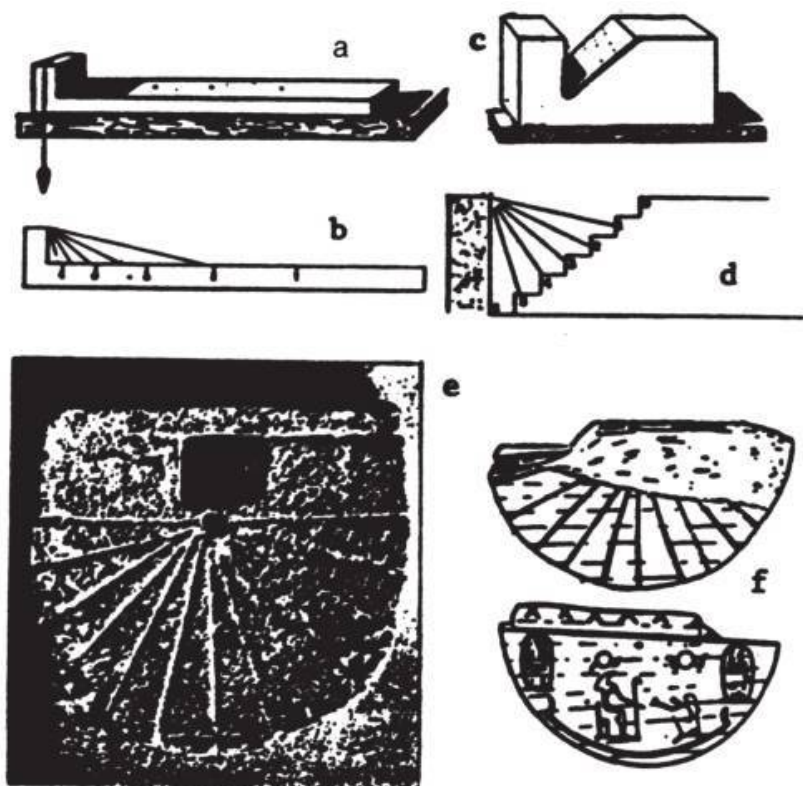


图62

阴影钟同时还发展成了日晷，直立柱被放置在一个半圆形的基底上，其上标注了度数。考古学家们在埃及遗址中发现了这样的物品（见图62e），但最古老的设备却是在很遥远的迦南城市：以色列的基色。在它的表面有常见的刻度，而在反面刻着的是对埃及神祇透特的崇拜（见图62f）。这个象牙质地的日晷，刻着法老美森布达的椭圆纹饰，他在公元前13世纪的时候统治着埃及。

《圣经》中提到过阴影钟。《约伯记》中讲到了一

种便于携带的手持式日晷，类似于图62a中所描绘的，它们被用于农活中，以告诉人们时间，雇来的劳动者“认真地盼望着阴影”可以指示到他们所希望的位置，这样他们就拿到了拿到一天的工钱的时候了（见《约伯记》）。尚不清楚的是，在《列王纪》下第二十章和《以赛亚之书》第三十八章所提到的阴影钟的属性。当先知以赛亚告诉这位生病的国王希西家，他将在3日内完全恢复的时候，这位国王是不相信的。所以这位先知进行了一次神圣预言：神殿的太阳钟将“回移十度”而不是向前移动。希伯来文献中所使用的词汇是Ma'aloth Ahaz，意思是阿哈兹国王的“阶梯”或“度数”。一些学者将之解释为一个带有刻度的日晷，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阶梯（见图62d）。也许它是两者的结合，一个至今都保存在印度斋普尔的太阳钟（见图63）。

总的来说，学者们同意一点，就是这个被用作康复预言的太阳钟是印度王阿哈兹送给亚述国王希西家的礼物，而那时是公元前8世纪。虽然这个设备的希腊名字是“gnomon”（一直沿用到了中古时代），但这并不是希腊人创造出来的，甚至，似乎都不是埃及人创造的。按照公元1世纪的博学之士，长者普利尼的说法，日晷科学首先是由米利都的阿纳克西曼德提出的，他发明了一种仪器名叫“影子猎人”。然而阿纳克西曼德自己，却在他的研究《自然之上》（公元前547年）中写道，他是从巴比伦得到日晷的。



图63

《列王纪》下第二十章中，似乎向我们显示的是一个放在神庙院子里（它肯定是露天的，这样太阳才能在其上投下阴影）的日晷，而不是一座修建出来的楼梯。如果安德雷对圣坛的天文作用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很有可能，这个设备是放置在这座神庙的主圣坛上面的。这种圣坛有四个“触角”，希伯来语中形容这种“触角”的词是“Keren”，它同时还是“角落”“束”的意思——这暗示着它们有着一个天文学方面的源头。图画证据显示出一种可能，它们是由更为早期的对苏美尔塔庙的描绘演变而来的（见图64a）。在希西家之后几个世纪的泥板上，对圣坛的描绘，让我们看见放置在两座圣坛中间的低矮支撑物上的一个观测环（见图64b）；在下一张图里（见图64c），我们可以看到一座被夹在太阳观测设备和月亮观测设备之间的圣坛。



图64

在认识这些古代的天文设备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研究可以追溯至千年之前的古代苏美尔的知识和技术。最古老的苏美尔描绘之一，显示出一个队列的神职人员，拿着工具、仪器、图画，他们中有一位拿着顶部带有天文仪器的柱子：顶部物件连接着两个短柱，其上

分别有一个环状物（见图65a）。这种装配中的一对环状物甚至和今天的双筒望远镜或用于测定深度与距离的经纬仪相似。因为是拿着它，所以这位神职人员告诉我们，它是便于携带的、可手持的。所以这个设备可以放置在各个观测点上。



a



b

如果天文观测是由巨大的塔庙和大石圈逐渐演变至瞭望塔和特殊设计的圣坛的，那么天文学祭司所用来观测夜晚的天空或在白昼追踪太阳的仪器，肯定也有一个相对应的发展过程。

这些仪器变成便携式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如果它们不仅用于星历（编订节日时间），同时还要用于导航的时候。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末期，迦南北部的腓尼基人成了古代世界最著名的领航员，他们在商路上来回航行，往返于毕博罗斯石柱和不列颠群岛的石柱之间，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最主要的西部前哨站是迦太基（意思是“新城”）。他们在那里将一种天文学仪器作为了他们最主要的神圣符号，在它开始出现在石柱甚至墓碑上之前，它被显示为一对环状物，置于一座神庙入口两侧的石柱一旁（见图65b）——和更为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一样。环状物被两个背对背的月牙夹在中间，暗示着它们的任务是观测太阳和月相。

一个在位于西西里的腓尼基据点废墟中发现的“奉献碑刻”上，描绘了一个露天的庭院（见图66a），其中向我们暗示天文观测的目标是太阳的移动而非夜晚的星空。带环的柱子和放在一个三柱建筑前面的圣坛，同样是观测设备：

在一根与地平行的条上的两段，是两根短而垂直的柱子，之间有一个圆环；条状物的下面是一个三角形基底。这种用来观测太阳的特殊形状，让我们想到了埃及象形文字中的“地平线”——太阳从两座山之间升起（见图66b）。的确，这种腓尼基的设备（学者们将之认为是一种“崇拜符号”）像是一双举起的手，与埃及象形文字（Ka，见图66c）中表示法老的灵魂在死后去到“百万年之行星”上的众神的住所的词汇“灵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Ka这个词的起源是一种天文仪器，古代埃及描绘（见图66d）中，在神庙前面的一种观测设备支持了这样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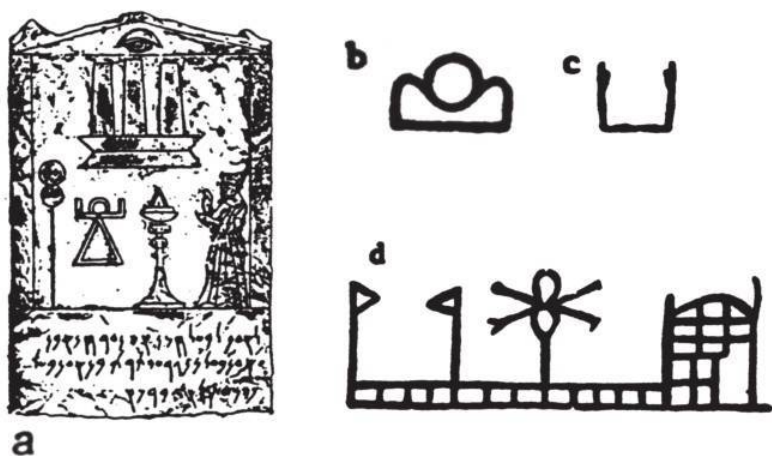


图66

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和它们的天文学起源，都应该为对埃及描绘（见图67）的理解加入新的观念。Ka在高举的双手中升入众神的行星的画面酷似苏美尔人的设备，

它从一个分层柱子的顶部升入天国。

埃及象形文字中形容这种分层柱的符号是待得，意思是“永恒”。它常常成对出现，据说位于阿比多斯的为埃及大神奥西里斯而建的大神庙的前面就有两个这种柱子。在《金字塔铭文》中，描述了法老在死后的旅途，而在“天国之门”的两侧就有两个待得柱。这“双门”是关着的，直到法老的“另一个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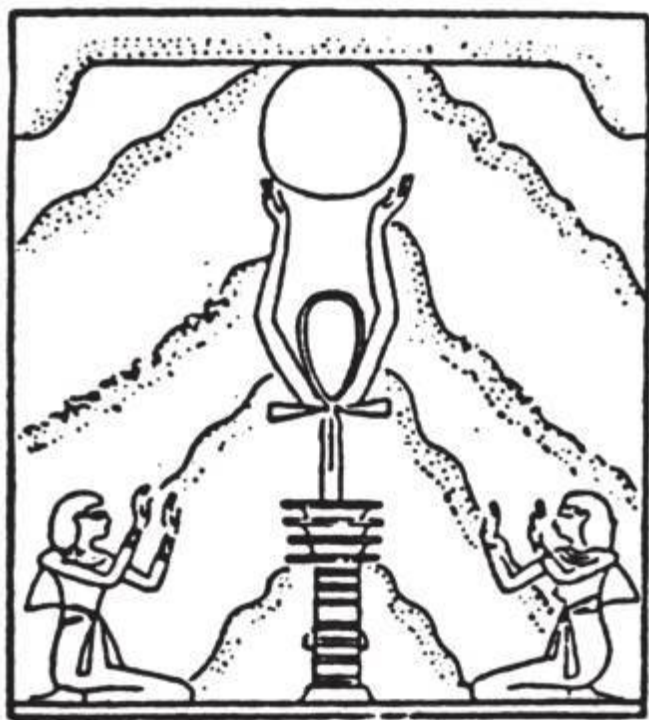


图67

念出如下的咒语：“噢崇高者，你的天国之门；国王

已来到你这里；让这门向他打开。”紧接着，突然地，“天国的双门打开了……天窗的孔打开了”。然后，法老的Ka开始像一只巨鹰一样飞翔，他在永恒中加入了众神。

《埃及亡灵书》并没有像一本结构紧凑的书那样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推测，这样一部可以被称为“书”的文本是真实存在的，它已经被很多来自皇陵墙上的引言所调整过了。但是，的确有一本来自古代埃及的完整的书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说的这本书是《伊诺克书》，它通过两种版本而被人们熟知，埃塞俄比亚语版被学者们定为“伊诺克书一”；斯拉夫语版被定为“伊诺克书二”，同时被称呼为《伊诺克秘密之书》。在已发现的两种版本的原本中，大多数都是希腊文和拉丁文译文，它们的来源是基于对《圣经》中亚当之后，第七位族长伊诺克的简短描写的进一步讲述。伊诺克并没有死，因为在他365岁的时候，“他随主走了”——去天国加入到了神的行列中。

这些书在《圣经》简短陈述的基础上，详细地描述了伊诺克的两次天空旅行——第一次是学习天上的秘密，返回了，并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他的儿子们；而第二次就是待在天国住所了。各种版本中都有有关日月运动，至点分点的知识，有关白日变长变短的原因、历法的建立、太阳年和月亮年，以及凭经验置闰（闰年/闰月）。本质上，伊诺克得到并传授给他的儿子保存的这

些知识，是有关历法的天文学知识。

《伊诺克秘密之书》，所谓的斯拉夫语版本的作者，被相信是（援引R.H.查理斯的观点，详见《旧约外典及伪经》）“一位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可能住在亚历山大港”，而他大概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初始。这本书所指出的如下：

伊诺克出生于提斯万月的第六天，活了365年。

他在提斯万月的第一天被带到天国，并在天国待了60天。他写下了主所造物体的全部的符号，并写了366本书，并将它们亲手送到了他的儿子们手中。

他在提斯万月的第六天被（再次）带到天国，与他出生的日子和时辰刚好一致。

美索萨拉姆和他的弟兄们，伊诺克所有的儿子，在被叫作阿呼暂的地方匆忙地立起了一座圣坛。

不仅是《伊诺克书》的内容——与历法有关的天文学，还有伊诺克的升天和特殊的生命显示出了星历的特征。他在地球上的寿命，365年，很明显是一整个太阳年的天数；他在地球上的出生和离开都与一个特殊月份联系着，甚至是这个月的某一天。学者们认为，埃塞俄比亚语版本要比斯拉夫语版本先面世数个世纪，而它的各部分也被发现是依次拷贝的更为古老的原本，就像一本

已丢失的《诺亚书》。《伊诺克书》的一些碎片在死海文卷中发现过。伊诺克的天文-历法故事由此被回溯到了相当古老的时代——很可能如《圣经》中声称的，是在前大洪水时代。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圣经》中大洪水和纳菲力姆（《圣经》版阿努纳奇）的故事，创造亚当和创造地球的故事，和前大洪水时代的族长的故事，是对更为早期的苏美尔原本的缩译。所以很有可能，《圣经》中的伊诺克相对应的就是苏美尔的第一位祭司，恩麦杜兰基（意思是“天地纽带的弥斯的大祭司”），他在西巴尔被带向天空以被教导天地的秘密，包括占卜和历法。从他开始，人类出现了一代代的天文学祭司和守护秘密的人。

敏赐予埃及天文学祭司观测设备并不是奇怪的事情。一位苏美尔雕刻家雕刻的浮雕显示，一位大神将一个手持的天文设备赐予一位国王/祭司（既是国王又是祭司，见图68）。大量其他的苏美尔描绘都显示了一位国王被授予一根测量杆和一卷测量绳，为了确保神庙的天文朝向的正确，如我们在图54中所看到的。这样的描绘仅仅是加强了文本证据，它告诉我们，天文学祭司这个传承是如何开始的。



图68

然而，人类会不会因为变得太过骄傲以至于忘了这一切，开始以为他是自己获得这些知识的？数千年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讨论过了，当约伯被要求承认，不是人类而是El，“崇高者”，才是天地秘密的守护者：

说，是否是你总结了科学？

谁曾丈量这地球，让它被熟知？

谁曾在它之上展开绳索？

它的舞台是用什么制作的？

谁曾置下它的角落之石？

“你曾计算出在地球四角的清晨和黎明吗？”约伯被问道，“你知道晨昏分界是在哪儿吗？你知道雪花、冰雹、雨水和露珠为什么出现吗？你知道天上的律法吗？你知道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地球的吗？”

文献和描绘延伸开来，说清楚了人类守秘者是学生而非老师。苏美尔记录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最早的守秘者，是阿努纳奇。



领导第一批到地球来的阿努纳奇，在波斯湾迫降的是艾——他的“家是水”。他是阿努纳奇的大科学家，他最初的任务是从波斯湾水域中提炼他们需要的黄金——这是一项需要物理学、化学、冶金学知识的工作。由于向矿井的转变成为必要，所以这项工作被迁移到了非洲东南部，他的地理学、地质学、几何学知识——所有被我们叫作地球科学的学科——有了用武之地；难怪他的称号变为了恩基，意思是“大地之主”，因为他掌管着地球的秘密。最终，他提议了一项基因工程，创造了亚当——在他的同父异母姐妹、医药卫生官员宁呼尔萨格的帮助下——他又展现了他在生命科学方面的才能：生物学、基因学、进化学。有超过一百个弥斯，它们是一种类似于电脑光盘的神秘物件，上面按学科分类记载着很多知

识，被存放于他位于苏美尔的总部埃利都；在非洲的南部末端，有一个科学站保存着“睿智之签”。

在当时，所有的这些知识，恩基都跟他的六个儿子共享，他的每一个儿子后来都成了一个或多个领域的专家。

恩基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利尔——“指挥之主”——接着来到了地球。在他的领导下，登陆地球的阿努纳奇的数目增长到了600；另外，还有留守在绕地轨道上的300名伊吉吉（意思是“他们观测、看着”）操作着轨道上的太空站，协助登陆舱离开和返回飞船。恩利尔是一位伟大的太空人、组织者，是一位极为严格的领导人。他在NI.IBRU，也就是阿卡德语中的尼普尔建立了第一个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以及和母星联络的纽带——杜尔安基——“天地纽带”。太空航海图、天文资料、天文学的秘密是他在保存。他计划并监管了第一座太空发射城西巴尔（意为“鸟城”）的建设。气候、风和雨，是他关注的内容；同样，他的职责还有确保运输和供给的顺畅，包括食物和艺术品、手工艺品的本地供给。他主张在阿努纳奇中进行严格训诫，是“审判七员”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人类开始繁殖的掌管律法和秩序的最高神祇。他管理着祭司们的职能，而且当王权建立时，也被苏美尔人称作“恩利尔王权”。

在尼普尔的“碑刻屋”伊度巴中，找到了一部很长且保

存完好的《恩利尔赞歌》，其中在它的第170行提到了恩利尔的诸多科学和组织上的功劳。在他的塔庙伊库尔（意思是“如山般的房屋”）上，他有一个“柱子搜寻着所有土地的心脏”。他“设立了杜尔安基——天地纽带”。在尼普尔，他确立了“宇宙领袖”，他裁决着公正和正义。用“无人得以凝望”的“天国弥斯”，他在伊库尔的最中心建立了“如深海般神秘的天极点”，包括了“布满星星的徽记……尽显完美”；这样一来就可以建立礼仪和节庆了。正是在恩利尔的引导下，“诸城建起了，据点落成了，畜棚修好了，羊圈修好了”，修建了控制河水泛滥的河堤、运河，土地和草地“满是富饶的谷物”，花园用来栽培水果，纺织被教给了人类。

这些就是恩利尔传给他的儿子和孙子们的知识和文明，并通过他们传递到了人类的手中。

阿努纳奇将这些多种多样的科学知识传递给人类的过程，一直是整个研究中被忽视的领域，很少有已被查明的结果。例如，一个主要的课题就是天文学祭祀具体是如何产生的——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是完全懂得我们太阳系的，我们也无法进行太空冒险。作为核心事件，将天上的秘密传授给恩麦杜兰基，我们曾在一部鲜为人知的文献中读到过，W.G.兰伯特在他的研究《恩麦杜兰基和相关元素》中点燃了这部文献的光亮：

恩麦杜兰基是西巴尔的一位王子，

深受阿努、恩利尔和艾的宠爱。

在光亮神殿的沙马氏将他指为祭祀。

沙马氏和阿达德带着他去往诸神的聚会……

他们向他显示如何在水中观测油，

这是阿努、恩利尔和艾的秘密。

他们给他神圣之签，

其上有天国和大地的机密……

他们教导他如何运用数字进行计算。

当向恩麦杜兰基传授阿努纳奇的秘密知识完成之后，他回到了苏美尔。“尼普尔、西巴尔和巴比伦的人都被传唤到他那里”。他告诉他们他的经历，以及祭祀协会的建立，而且诸神说这是一项要子承父业的职业：

这博学之士

他守护着诸神的秘密

用誓约捆绑他最爱的儿子

将在沙马氏和阿达德之前……

在诸神的秘密中指引他。

碑刻有一个后记：

是祭司们造出的一行，

他们被允许接近沙马氏和阿达德。

按照苏美尔国王列表上的说法，恩麦杜兰基是前大洪水时代的第七位王权拥有者，在他成为最高祭司并被重命名为恩麦杜兰基之前，在西巴尔执政了六个尼比鲁的轨道时间。《伊诺克记》中，是天使长乌利尔（意思是“神是我的光亮”）向伊诺克显示了太阳的秘密（至点和分点，所有“6个入口”）和“月亮的律法”（包括置闰的学问），以及恒星组成的12星座，“天国里所有的工作”。而且在教学的最后，乌利尔给了伊诺克——如沙马氏和阿达德曾给恩麦杜兰基的——“天之签”，指导他认真学习并摘记其中“任何独特的现象”，然后他回到了地球。伊诺克将他的知识传授给他的长子，玛土撒拉。《伊诺克秘密之书》中讲述的这些传递给伊诺克的知识，包括了“所有天国的、大地和海洋的，以及所有元素的运转，他们的路径和去向，日月的运转，恒星的去向和变动，季节、年岁、日子和时辰的”。这与沙马氏的特点是相符的——他的天体对应物是太阳，并掌管着太空站，而阿达

德则是远古的“气候神”，也是风暴和降雨之神。沙马氏（苏美尔语中的乌图）通常被描绘为（见图54）拿着测量杆和绳子的神，阿达德（苏美尔语中是伊希库尔）则拿着叉状闪电。一枚亚述王（图库提-尼努尔塔一世）的皇家图章上的描绘显示，这位国王被引介给这两位大神，可能是为了将曾传授给恩麦杜兰基的知识传授给他（见图69）。



图69

后来的诸王恳求将如同早期贤人般的“睿智”与科学知识传授给他们，或者他们自吹自己也如他们一样博学，与众不同。亚述皇家信件中将一位国王称赞为“超越下层世界（并非下界或冥界之意。）所有贤人的睿智”，因为他是“圣贤阿达帕”的后代。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巴比伦国王声称，他有着“远远超过阿达帕的记录中所包含的内容的睿智”。这要先参考一下这位埃利都（是恩基在苏美尔

的中心) 贤人阿达帕了，恩基教给他“地球设计”的“广泛理解力”，也就是地球科学的秘密。

人们不可以排除一种可能性，如恩麦杜兰基和伊诺克那样，阿达帕也是埃利都贤人中的其中之一，是第七个，而由此，其他苏美尔记忆也在《圣经》关于伊诺克的记录中产生了共鸣。按照这个故事中的说法，7名睿智之人在恩基的城市埃利都接受训练，他们的头衔和独特知识因版本不同而不同。莱克尔博格根据伊诺克译文版，给出了每位贤人的名字，并解释了他们主要的名望；第七位是“乌图-阿普苏，他升上过天国”。在引用第二个这样的文献之后，莱克尔博格指出，这第七位贤人的名字是由乌图 / 沙马氏和恩基在下层世界的领地阿普苏组成的，而这个人就是亚述的“伊诺克”。

按照亚述人对阿达帕的睿智的认识，阿达帕编写了一部科学书，名为《关于时间的文字：来自圣阿努圣恩利尔》(U.SAR d ANUM d ENLILA)。由此，阿达帕被赞美的原因之一是写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天文和立法书。

当恩麦杜兰基升上天国被教导各种秘密的时候，支持他的神是乌图 / 沙马氏和阿达德 / 伊希库尔，分别是恩利尔的孙子和儿子。他的升天由此是在恩利尔势力的庇护下的。我们读到，当恩基将阿达帕送到天国阿努的住所时，这两位充当他的随从的神祇是杜姆兹和基兹

达，他们是艾 / 恩基的两个儿子。在那里，“阿达帕从天国的地平线扫视到天国的顶点；他看见了它令人敬畏的一面”——这些文字在《伊诺克记》中也有提到。在造访的最后，阿努拒绝给他永生；而作为替代的是，他为阿达帕颁布的“艾之城的祭祀制度将在未来越发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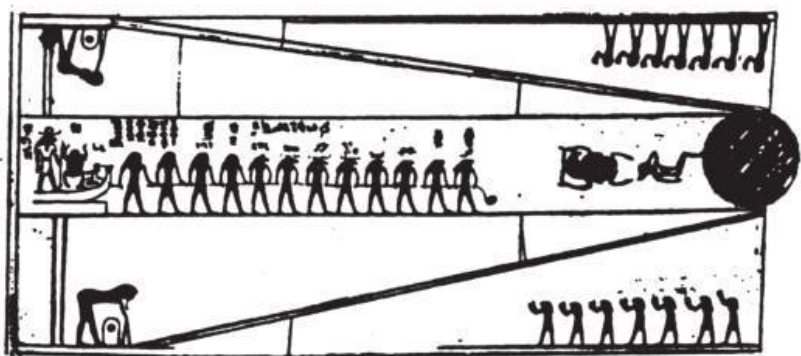
这些故事的暗示是，有两条祭祀线——一条是属于恩利尔势力的，一条是属于恩基势力的；以及两个主要的科学院，一个在恩利尔的尼普尔，另一个在恩基的埃利都。合作和竞争并存，毫无疑问，这正如他们两兄弟一样，这些学员和祭司们也分别得到了他们的专业能力。这个结论，被后来的文本和事件所支持，这刚好对应我们的发现，即阿努纳奇领导人都有着各自的专长和才能、特点和特殊的象征物。

当我们继续考察这些特征和象征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庙-天文学-立法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样还表现在这些神祇之间，在苏美尔，在埃及，将这些特点联系到他们的属性。自从塔庙和神庙充当观测台来确定地球时间和天时间的流逝以来，拥有天文学知识的神祇同时也拥有了定位并设计神庙及神庙布局和朝向的知识。

“说，是否是你总结了科学？谁曾丈量这地球，让它被熟知？谁曾在它之上展开绳索？”约伯在被问的时候承认说，是神，而非人，他们才是终极守秘人。将国王-祭司引荐给沙马氏（见图54），这件事的目的或本质被两

个神圣的持绳者暗示了出来。他们将这两条绳子拉长到一个发光的行星上，形成一个三角形。在埃及也有相似主题的描绘，显示两位持绳人是如何测量基于一颗名叫“何璐斯的红眼”的行星的角度的（见图70）。

用拉长的绳子来确定一座神庙合适的天文朝向，在埃及是一位名叫瑟歇塔的女神的工作。她一方面是历法女神，称号是“伟大者，文书之女，书屋的女主人”，符号是棕榈树枝制成的尖笔，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代表的是“计算年份”。她的头上有一把天弓，其中有一颗七芒星。她也是建筑女神，但仅仅如同诺尔曼洛克耶爵士在《天文学的黎明》中指出的那样——负责确定各神庙的朝向。这种朝向并不是巧合或靠臆想来完成的工作。埃及人相信，其来确定他们神庙的朝向和主要的轴线的神圣指引是与瑟歇塔有关的。学者奥古斯特·马丽特曾在丹德拉赫的一处遗址发现了与瑟歇塔有关的文献，认为正是她“确保圣坛的建造能够严格按照《神圣之书》中的指引来进行”。



要确定正确的朝向需要进行复杂的仪式，被叫作绳量法，原意为“绳子拉长”。女神通过敲打一个金棒在地上做一个洞；国王在她的指引下做出另一个洞。接着一根绳子拉在这两根柱子之间，指示出适当的朝向；这是由一颗特殊的星星的位置来确定的。一个由Z.扎巴进行的研究，被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发表，其中指出这种方法显示出了岁差现象的知识，并由此也得知了天圈的黄道划分。有关的文献证实了这个仪式的星形特征，如同在位于艾德弗的何璐斯神庙的墙上所发现的那样。它记录了法老的话：

我做了这插好的柱子，

我在这棍棒的把手这儿抓着它，

我和瑟歇塔拉长这绳子。

我用我的视线追踪星星的运行，

我将凝望固定在美思赫图的星星上。

这宣告时间的星神

抵达了它的麦开特（古埃及的天文仪器）角度；

我建立了这位神神庙的四个角。

另一个例子是法老赛提一世在阿比多斯重建神庙，
题词中引用了这位国王的话：

我手中这用来敲打的棍棒是黄金制成的。

我用它来击打这大钉子。

你以你的身份和我在一起。

你用天国的四支柱

来固定神庙的四角落的时候

拿着铲子。

这项仪式在神庙的墙上有着图画描绘（见图71）。

按照埃及神学来讲，瑟歇塔是透特的女伴和主要助理，后者是埃及的科学、数学和历法之神——神圣抄写员，保存着诸神的记录，还是金字塔建筑秘密的守护人。

由此看来，透特才是最主要的神圣建筑师。



图71

第六章

神的建筑师

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21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伟大的史前巨石阵出现的时候，恩利尔的长子尼努尔塔，开始了一项重要工程：在拉格什为自己建造一座新的房屋。

这件能为诸多神和人类的事务提供线索的事情被委托给了一位国王来做，拉格什的古蒂亚，他在两个巨大的泥柱上将所有细节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虽然整个工程宏伟浩大，但他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光荣，也是让自己名垂青史的唯一机会，因为没有几个国王承受过这样的委托：实际上，皇家记录（在所有现在已被发现的里）提到了至少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位伟大的国王（那拉姆-辛），虽然受众神的宠爱，但总是被拒绝加入到新神庙的修建中（正如千年之后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一样）。古蒂亚在自己的雕像上刻下了对他的神的赞颂，后来他将雕像放到了新神殿中（见图72）。古蒂亚设法留下了一段解释这些阿努纳奇神庙和圣域作用的完整文字信息。

作为恩利尔和他同父异母姐妹宁呼尔萨格所生下的

长子，尼努尔塔与父亲共享了50这个衔位（阿努是最大的，为60，阿努的另一个儿子恩基是40），所有对尼努尔塔的塔庙的称呼是很简单的，叫作埃尼奴，“50之屋”。



图72

在千年的岁月中，尼努尔塔一直都是他父亲忠实的副官，忠诚地完成分配给他的每一个任务。当一位反叛的神祇祖从位于尼普尔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窃取了命运之签，扰乱天地纽带的时候，尼努尔塔得到了一个称号，叫作“恩利尔的大武士”；因为是尼努尔塔将这名叛

军追到了大地的尽头，抓住他并将这些重要的命运之签放回了原本的位置。有一场爆发在恩利尔集团和恩基集团之间的血腥战争，我们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

（《地球编年史》丛书第三部）中将它称作第二次金字塔战争，同样是尼努尔塔带领着他父亲的势力取得胜利的。这次冲突最终结束于一场由宁呼尔萨格强迫的和平谈判，结果就是地球在这两兄弟及他们的儿子之间进行了划分，赐予人类的文明也被分为了“三区域”——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流域。

随之而来的和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并不表示会永远这样和平下去。在所有对这样的划分不满意的神中，有一位名叫马杜克，他是恩基的长子。他利用阿努纳奇复杂的继承规则，重新点燃了他父亲和恩利尔之间的矛盾。在对苏美尔和亚甲（阿卡德，两者就是我们所说的美索不达米亚区）的管辖权上，马杜克向恩利尔的后代们挑战，并宣布对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巴布伊利（Bab-Ili巴比伦，字面意思为“众神的门廊”）行使管理权。随后而来的冲突导致马杜克被宣判活埋于吉萨大金字塔里；然而，要赦免已经晚了，他被迫开始了流亡之路；再一次，又是尼努尔塔被要求出面解决这场冲突。

然而，尼努尔塔不仅仅只是一名战士。在大洪水之后，是他在山口筑堤以避免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有更多的洪水，是他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放

走了平原上的积水，让那里再次变得适合居住。在那之后，他监管着在这一地区进行的农业的有条理的引进，苏美尔语中由此亲切地称呼他为乌拉什——意思是“犁地者”。当阿努纳奇决定将王权带给人类的时候，也是让尼努尔塔在人类的首座城市基什进行组织的。而且，在马杜克导致的剧变之后，在大约公元前2250年，整个大地在无声无息地衰退。这一次又是尼努尔塔出面，从他的“崇拜城市”拉格什重建了秩序和王权。

对他的报酬则是恩利尔批准他在拉格什修建一座新的神庙。倒不是因为他会“无家可归”；他在基什已经有了一座神庙，在尼普尔的圣域中也有一座神庙，紧挨着他父亲的塔庙。在吉尔苏，他的“崇拜中心”的圣域里，也有一座他自己的神庙。曾在这个遗址进行过挖掘的法国考古团队（现在被当地人称为特洛Tello），发现了诸多古代正方形塔庙和矩形神殿的遗物，而它们的各角落都精确地指向基点方位（见图73）。

他们推测最早的神庙的地基是在前王朝时代打下的，那是在公元前2700年之前，它是挖掘地图上的K点。拉格什最早的一批统治者的题词已经提到了吉尔苏里的重建和扩修，以及工艺瓶的捐献，如同恩铁美那的白银花瓶（见图48），这早于古蒂亚时代六七百年。一些题词可能是说这个最早的埃尼奴的基础是美思利姆打下的，他是一位基什的国王，在大约公元前2850年的时候

统治着基什，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尼努尔塔为苏美尔人建立王权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来，拉格什的统治者们被认为仅仅是总督，他们不得不使用“基什的国王”这个称号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王者。可能是这样的二级的耻辱让尼努尔塔为他的城市寻求一座真正正式的神殿；同时他还需要一个地方来安放阿努和恩利尔授予他的卓越武器，包括一个被称为圣暴风鸟的飞行器（见图74），它拥有一个大约75英尺的翼状物，需要一个特殊设计的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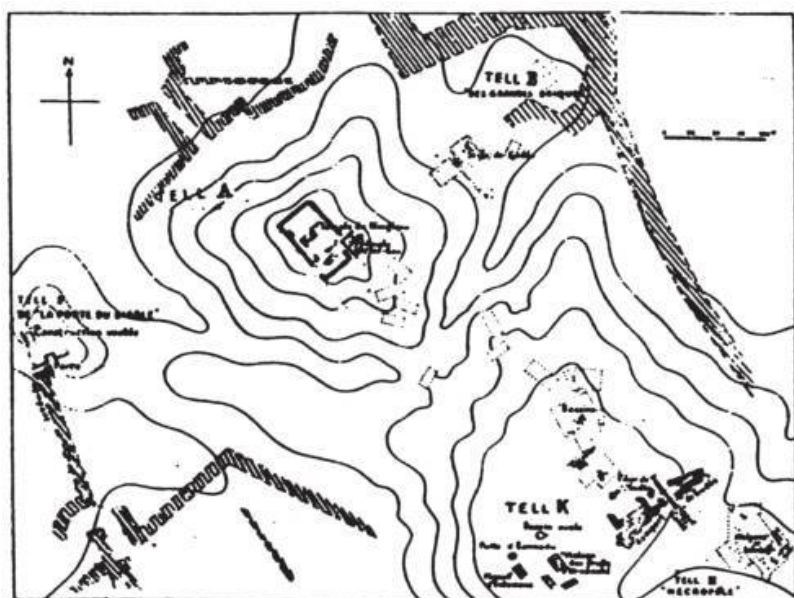


图73

当尼努尔塔击败恩基集团，他进入大金字塔并第一次承认，相对它的外在而言，它的内部结构是多么错综

复杂，让人惊讶。我们从这些由古蒂亚的题词提供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在他出差到埃及之后，尼努尔塔一直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拥有一座同样宏伟复杂的塔庙。现在他再一次让苏美尔得到了和平，也让拉格什获得了皇家都城这个身份，他再次请求恩利尔，批准他在拉格什的吉尔苏圣域修建一座新的埃尼奴，一座新的“50之屋”。这一次，他的愿望成真了。



图74

不要将他的请求得以同意看作是必然的事。例如，我们曾在有关神巴尔（“主”之意）的迦南神话中读到，因为他击败了艾尔（意思是“崇高者”，最高的神）的敌人，于是请求艾尔同意他在黎巴嫩的乍缝山顶修建一座房屋。巴尔在过去就已经提出过这个请求，但被一次次地回绝了；他曾不断向“他的父亲，公牛艾尔”诉说：

巴尔没有像众神一样的房屋，

没有像阿舍拉的孩子们那样的场所；

艾尔的住处是他儿子的庇护所。

现在他请求艾尔的妻子阿舍拉为他求情，阿舍拉最

终让艾尔答应了他的请求。她除了提到了之前的抱怨外，还外加了一点：巴尔，她说道，就能在他的新房子里“观察季节”——将那里变作制定历法的观天所。

然而，虽然巴尔是神，但他同样不能就这么去修建他的神庙-住所。计划的制定和修建要在科沙尔-哈西斯的监督下才能进行，他是诸神的“多识多艺”的工匠。不仅是现代学者，哪怕是公元一世纪的毕博洛斯的菲洛（引用更早的腓尼基史学家们的话）都曾将科沙尔-哈西斯与希腊的神之匠人赫菲斯托斯（他修建了宙斯的神殿-住所）或透特，埃及的知识、工艺和魔法之神进行比较。迦南文献的确称述道，巴尔曾派使者去埃及迎接科沙尔-哈西斯，但最后是在克里特发现了他。

然而，当科沙尔-哈西斯到达的时候，巴尔和他却在神庙的建筑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想要的似乎是仅仅由两个部分组合成，即圣域和一段升起的阶梯，而不是传统上的三部分。这场不明智的争吵针对的是一个漏斗状的窗户或天窗，科沙尔-哈西斯坚决认为它必须放在“屋子里”，但巴尔强烈地反对并认为应该放在其他地方。这场争吵在文献中占用了很大的一部分，来显示它的激烈和重要；其中还包括了吼叫和辱骂……

至于为什么要因为一个天窗的位置争吵，至今尚不明了。我们的猜想是，它也许是和神庙的朝向有关。阿舍拉的陈述中说明，这个神庙要用于观察季节，那么它

的朝向就必须拥有精确的天文意义。然而，在这部迦南文献的后面显露出来的是，巴尔打算在神庙内部安装一台秘密通讯设备，以夺取其他神的力量。为了这个目的，巴尔“展开一条绳子，强壮柔韧”，从乍缝山（北边）一直到南边的卡叠什（意思是“神圣之地”），后者位于西奈沙漠里。

最后，朝向是按照神圣工匠科沙尔-哈西斯的意思定的。“你将要听从我的”，他坚定地告诉巴尔，“至于巴尔，他的房子就要这么建”。如果，如人们推测的那样，后来修在巴勒贝克平台的神庙是按照老计划修建的，那么我们会发现，科沙尔-哈西斯为这座神庙所制定出的朝向是东西轴线的（见图25）。

如苏美尔的新埃尼奴神殿的故事所展现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朝向问题上，牵涉到了许多天体观测的内容，并需要神圣匠人们提供专业帮助。



很像13个世纪之后的所罗门王，古蒂亚同样在题词中详细地记录了参与到这项工程中的工人数目（216000），从黎巴嫩运来的雪松木和其他用作大梁的木料的数量，“来自大山里的巨石，分为石块”——从井或“沥青湖”得来的沥青，从“铜山”得来的铜，“银山得来的”白银和“来自金山的金”；以及所有的青铜工艺品、饰

物和雕像。所有这些都有着详细的记录，所有这些都无比辉煌，当它完工的时候，“阿努纳奇聚在一起，纷纷投来惊羨的目光”。

古蒂亚题词中最有趣的章节是讲述在神庙建设前的事情的，有关它的朝向问题，它的设施和符号；我们主要是按照被称作圆柱A的题词所提供的信息。

古蒂亚的记录中所陈述的这一系列事件，开始于特定的一天，这一天有重要的意义。在题词中使用了尼努尔塔的正式称呼宁吉尔苏——“吉尔苏之主”——记录是这么开始的：

在天地的命运被制定之日。

当拉格什抬头望苍穹之时

与伟大的弥斯一致。

恩利尔在前夜给了主宁吉尔苏赞同。

记录了尼努尔塔“对这城市极为重要与弥斯一致的”新神庙修建延期的抱怨，它记录说，在这吉祥的一天，恩利尔最终批准了这个行为，同时他还制定了这座神庙的名字：“它的国王应该为这神殿命名为埃尼奴”。这个告示，古蒂亚写道，“在天国，在地上，放光彩”。

在接受了恩利尔的批准并为新塔庙命名之后，尼努

尔塔现在已经能够自由地开始建设了。没有浪费分秒的时间，古蒂亚立马恳求他的神能够让他来执行这项任务。将公牛和小山羊作为祭品，“他询问这神圣的愿望……在白日 and 午夜，古蒂亚向他的主人宁吉尔苏抬起双眼；他为了指挥修建主的神庙而睁开双眼。”古蒂亚坚持祈祷：“他诉说着：‘由此，由此我说话；由此，由此我说话；我将说这些言语：我是放牧人，为王权而选择。’”

最终，奇迹发生了。“在午夜时分，”他写道，“有些东西来到我的面前，而我并不懂得其中奥妙。”他拿上他的用沥青黏合的船，在一条运河上面航行，去一个邻近的镇上，想从“揭示命运之屋”里的贤明女神南舍那里寻求一个解释。为了让她解答他的困惑，他献上了祷告词和祭品，然后他开始告诉女神他所看见的：

在梦里，我看见

一位如天国般明亮光彩的男人，

他在天国在地上都是伟大的。

从他的头饰我看出他是一位神。

在他身旁便是圣风暴鸟；

如一阵飓风在他脚下

蹲着两头雄狮，一左一右。

他指挥我修建他的神庙。

接着就是一个难解的天文兆示，古蒂亚告诉这位贤明的女神：在基沙，木星之上的太阳，突然出现于地平线。接着—位女人出现了，好像给了他一些其他的天文兆示：

一位女人——

她是谁？她不是谁？

一座神庙建筑的形象，一座塔庙，

她拿在她的头上——

在她手里她拿着一个神圣的指针，

一个有着可敬的天国诸星的碑牌，

她承担着，

与之商量。

接着出现了第三个神圣人物，看上去像是一名“英雄”：

他手里拿着一个青金石碑；

他在上面画了修庙的计划。

然后，在他的眼皮底下，修建计划的具体形象突然出现了：“一个神圣的提篮”和一个个“神圣的砖模”，里面放置着“宿命的砖块”。

在听过这些如梦境一样的视觉之后，这位贤明的女神接着就告诉了古蒂亚其中的奥秘。第一个出现的神似乎是宁吉尔苏（尼努尔塔）；“因为他指令你要修建他的神庙，埃尼奴”。对于太阳的升起，她解释道，标志着神宁吉什西达，向他表示出太阳在地平线上的点。那位女神是尼撒巴；“她命令你要将房屋修来与神圣星球一致”。而第三位神，南舍解释道，“他的名字叫宁度波，他将房屋的计划交给你”。

然后南舍还加上了一些她自己的指令，提醒了古蒂亚新神庙必须为尼努尔塔的武器提供适当的空间，还有他的伟大的飞行器，甚至包括他最爱的琴。在得到这些解释和指令之后，古蒂亚回到了拉格什，并隐居到老神庙里，试图理清每一个指令的具体含义。“他在神庙的圣域里自闭了两天，在夜晚他也将自己关在里面；他深思着这房屋的计划，他向自己复述着那些所见。”

他最想不通的，一开始就是神庙的朝向问题。他走上被叫作舒格拉姆的旧神庙的高处（或被抬高的地方）。舒格拉姆是“光孔之地，决策之地，宁吉尔苏在里面能够看见他的土地的复制品。古蒂亚移去了一些妨碍视线的“沫状物”（泥浆？灰浆？），试图弄清楚神庙建筑

的秘密；但他仍然感到困惑和混乱。“噢，我的主人宁吉尔苏，”他呼唤着他的神，“噢，恩利尔之子：我的心仍一无所知；其中的奥妙离我之远有如大洋之心，有如天国之心……噢，恩利尔之子，主人宁吉尔苏——我，我一无所知。”

他恳求再看一次兆示，然后当他睡觉的时候，宁吉尔苏 / 尼努尔塔出现在他的面前。“当我睡觉的时候，他站在我的头上”，古蒂亚写道。这位神祇解释清楚了对古蒂亚的指令，并保证会持续向他提供神圣的援助：

我的指示将给你信号

通过神圣的天国行星；

要符合神圣礼仪

我的房子，埃尼奴，

应将大地绑于天国。

接着这位神就为古蒂亚列出了这座新神庙所有的内部需求，扩展到了他的强大力量，他武器的可怕惊人，他的不可忘却的功绩（如建水坝）以及阿努授予他的身份，“贵族的50个名字，由他们授予”。这个建筑，他告诉古蒂亚，应该开工于“新月的那天”，那时神将给他适当的预兆——一个信号：在新年的那夜，这位神的手将举

着一团火焰出现，放射出“将使夜晚变为白昼”的光明。

尼努尔塔 / 宁吉尔苏同样还保证，古蒂亚将得到从一开始的新神庙建设计划：一位称号是“明亮大蛇”的神将前来帮助建设埃尼奴和它的新圣域——“将它修得像是大蛇屋，将它建得坚固”。尼努尔塔还向古蒂亚保证，这座神庙的修建将为这片土地带来丰收和富足：“当我的梯庙建成的时候”，雨将适时而下，灌溉渠将充满清水，哪怕是“无水流经”的沙漠都将繁花似锦；将有丰收的谷物，大量可食用的油，以及“充足的羊毛”。

现在“古蒂亚明白了这个值得称道的计划，这是他的所见所传来的清晰的信息；在听过主人宁吉尔苏的言语之后，他鞠下了他的头……现在他已足够英明，懂得了伟大的事物”。

不浪费一分一秒，古蒂亚开始了“净化城市”并组织起拉格什的人民，老老少少，形成很多工作团队，开始在这项庄严的工作中服役。文献中有从人类这一边提到这个故事，其中包含了4000年前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问题，我们所读到的似乎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将自己奉献到这场独特的工作中来，“监工的鞭子是被禁止的，母亲从不责骂她的孩子……犯了大错的女仆不会被她的女主人扇耳光。”

然而这些人民还不仅仅是被要求要变得善良；为了

给这项工程注资，古蒂亚“在这片土地上征税；作为对主人宁吉尔苏的顺从，税款不断增长着”……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停一停，并向前看看另外一个神的住宅的建造，它是修建在西奈荒野里的耶和华神庙。在《出埃及记》中有详细记载，开始于第二十五章。“告诉我以色列的孩子们吧”，耶和华告诉摩西，“他们该要为我做个贡献：每一个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即可收归于我……而且他们要为我修建一个圣域，而我将住在他们中间。与所有我显示于你的相符，这住宅的计划及它的所有器具的样式都将要你们来做。”紧接着便是最为详细的建筑指令——这些细节使今天的学者们对这个住宅及其部分的重建成为可能。

为了帮助摩西拿出这些详细计划，耶和华决定为摩西提供两名被赋予“圣灵”的助手——“懂得所有工艺方法，睿智、觉悟、博学”。有两个人被耶和华选了出来，他们是比撒列和阿何利亚伯，“拿出耶和华所命名的所有神圣工作的方法”。这些指令开始于住宅的布局，它被定为一个矩形场地（100腕尺，一腕尺等于45.7厘米），较长的一面精确朝向南北，较短的一面（50腕尺）精确地朝向东西，也就是说住宅的轴线是东西朝向的（见图44a）。

现在“足够英明”并“懂得伟大事物”的古蒂亚——回到距《出埃及记》大约7个世纪的苏美尔，用一种极为壮丽

的手段开始了这项工程。他在运河和河道上派出了船只，“升起南舍符号的神圣船只”，从她的追随者中召集助手；他派出牛车和驴车到伊南娜的土地去，车的前方有着“星碟”的符号；他召集乌图的追随者，“他所爱的神”。结果是，“从埃兰来了埃兰人，从苏萨来了苏萨人；马根（埃及）和美鲁克哈（努比亚）从他们的山上带来了一个巨形供物。”从黎巴嫩带来雪松，收集了青铜，整船的石料也送达了。铜、金、银和大理石也都到手了。

当所有这些准备好，就是做泥砖的时候了。这可不是小工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成千上万块砖。这些砖块是苏美尔人首创的，这让他们能够修建高耸的建筑。当然，砖块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种类型：它们通常是正方形的，边长为一英尺或稍长，两或三英寸厚。它们的制造方式并不是何时何地都相同的。有时仅仅是用日光烘烤，有时是在砖窑里烘烤；它们不总是平的。有时是凹的，有时是凸的，按照需求而定，用于承受建筑的压力。如古蒂亚和其他一些国王的题词中所表明的，砖块的尺寸和形状是由管理工程的神来制定的；这可是建造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而为了国王的荣誉，第一块砖是由国王亲自筑造成型的，他还会在这块砖中镶入一段刻字（见图75），内容则与神的奉献有关。对后世来说这可是非常幸运的事，因为这种风俗，让考古学家们能够鉴别出大多数曾参与过此类工程（修建、重建或修复神庙）的国王。



图75

古蒂亚在他的题词中写到了很多关于砖块工程的事。这是一个由几位神祇共同参加的仪式，在旧神庙的广场里举行。古蒂亚在圣域中待上一整个夜晚好让自己准备好，然后在早上洗澡并穿上特殊的衣服。届时整片大地上都是一个庄严的休息日。古蒂亚提供祭品，然后走进旧的圣域；那里有神在梦境中向他显示的砖模和一个“神圣提篮”。古蒂亚将这个篮子放在他的头上。一个名叫伽拉力母的神带领着这个过程。神宁吉什西达将砖模拿在手中，他让古蒂亚用神庙的铜杯将水倒进模子里，象征一个好的兆头。在尼努尔塔的信号下，古蒂亚将泥倒进模子里，并始终不停地念着咒语。题词中说，他非常虔诚地完成了整个神圣仪式，整个拉格什“一片寂静”，等待着结果：这个砖块出来的时候是完美的，还是有缺

陷的？

当太阳照射到这模子上之后

古蒂亚敲开模子，

他分开这砖块。

他看见了刻字的泥的底部；

他用虔诚的眼光凝视着它。

这砖块是完美的！

他将这砖块带到神庙，

砖块从模子里举起。

如一个闪耀的王冠，他将它举向天空；

他将它带到人群中举起。

他将这砖块在神庙里放下；

它坚固而结实。

而这位国王的心

如这个日子一样光彩。

在古代，哪怕是远古时代，苏美尔的描绘中就已经出现了制砖仪式；其中之一（见图76）显示了一位坐着的神祇拿着神圣模子，从中取出的砖块被用于修建一座塔庙。

是时候开始修建神庙了，而第一步就是要确定它的朝向并打下基石。古蒂亚写道，这个新埃尼奴的选址是一个新地点，而且考古学家们也的确在一座小山上发现了它的遗迹（见图73），离老神庙大概有1500多英尺，在挖掘地图中被表示为A点。



图76

我们从遗迹中发现塔庙修建出来之后，它的四角是朝向基点方位的；这种特定的朝向是这样得来的，第一次确定时为正东，然后按照正确的角度向两边筑墙。同样，这个仪式也是在一个吉日举行。这一天由女神南舍主持：“南舍，埃利都的一个孩子”，“指挥着这已确定的神谕的达成”。我们猜测这一天可能是春/秋分日。

在正午的时候，“太阳当空之时”，“观测者的首领，一位建筑大师，站立在神庙上，仔细计划着方向”。当阿努纳奇“带着极大的赞赏”观看这确定朝向的程序时，他“打下基石并在地上划出墙的方向”。我们之后在题词中看到，这位观测者的首领，建筑大师，是宁吉什西达；并且我们从大量的图画（见图77）中得知，这个时候是一位神（看他的头饰）打下了圆锥形的奠基石。

在有关这个仪式的一些描绘中，显示了一位戴着角状头饰的神，打下这个圆锥形的“石头”，凡是此类描绘都是刻在青铜上的，这表明这个“石头”也许同样是青铜质地；而使用“石头”一词本身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所有从采矿场和矿井中得来的金属都被命名为NA，NA就是“石头”或“开采而来”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中对角石或首座石的安置被认为是很神圣的，或代表主对新房的祝福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撒迦利亚写下的有关在耶路撒冷重建神庙的预言书中，他陈述了耶和华给了他一种视觉，让他看见“一个手里拿着测量绳的男人”，并且还被告知，这位神的使者将要来测量一座重建后变得更为宏伟的耶路撒冷的新的主之屋的四边长，这所新房将在主为其置下首座石之后升起七倍的高度。“到时他们将看见索罗巴伯（被耶和华选中重建神庙的人）手中的青铜石”。所有人都会知道这是主的意愿，这时被选中执行神庙重建的人也是被耶和华选定的。



图77

在拉格什，当角石被宁吉什西达埋入地下的时候，古蒂亚就可以为神庙铺地基了，现在“就如尼撒巴一样知道这数字的含义”。

学者们指出，由古蒂亚修建的塔庙，是七层的。按照惯例，随着基石安置的完成，神庙朝向的确定及古蒂亚开始按照标记在地上放砖块的时候，便开始朗诵七首

祝福诗：

愿这砖安息！

愿这屋如愿升高！

愿圣黑风鸟

如意气风发的雄鹰！

愿它犹如年轻的雄狮般令人敬畏！

愿这屋有天国的光辉！

愿欢愉充满既定的献祭！

愿埃尼奴为世界之光！

然后古蒂亚就开始修建这所“房屋，他为主人宁吉尔苏修建的一所住宅……一座真实的天地之山，它的头高耸入云霄……古蒂亚愉悦地用苏美尔坚实的砖块立起埃尼奴；他就这么修建这伟大的神庙”。

美索不达米亚没有采石场，它是在大洪水时期覆盖着淤泥的“两河之间的大地”。所以唯一能用上的建材就是泥砖，所有的神庙和塔庙也真就是这么建起来的。古蒂亚的陈述中说到埃尼奴是“用苏美尔坚实的砖块”修建起来的，的确是对事实的陈述。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古蒂亚

所列出的其他建材。我们此刻说的不是那些各种各样的木头和木料，它们的确也在建筑中大量使用。我们所说的是这项工程中所用到的品种多样的金属和石头，所有这些都不得不从极为遥远的地方运送过来。

这位国王，我们在题词中读到，是“正直的牧羊人”，“建这神庙用了金属”，包括从遥远的土地运送过来的铜、金和银。“他建这神庙用了石头，他用珠宝把它变得明亮；将铜和锡混合起来”。这毫无疑问地是指青铜，用于制作大量的工艺品，同样还用于固定石块和金属。青铜的制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将铜和锡按照特定比例在高温下进行混合，这简直是一种艺术；不过的确，古蒂亚的题词将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他说为了这件事，一位为宁图德工作的三古西姆，一位“祭司铁匠”，被从“熔炼之地”带了回来。关于这位祭祀铁匠，题词上说，“他修建神庙的外观；用两手宽的明亮石头，覆盖在砌好的砖上；用闪长岩和一手宽的明亮石头，他……（这时题词变得很不清晰，已被严重毁损了）”。

不仅是用于修建埃尼奴的石材数量繁多，同时题词中还明确提到，在砌砖上还要覆盖特定厚度的明亮石头。这是一句至今都没有引起学者们注意的话，这简直可以说是轰动。我们所知的所有苏美尔有关神庙建筑的记录中，没有一例是要在砌砖上覆盖或“套上”石料的。那些记录中所提到的只有砌砖的工程——如建设、毁损、

替换，但从来没有提到要在砖上附一层石头。

不可想象——但如我们将要说的，这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这座带着明亮石头的新埃尼奴，在苏美尔是独一无二的，超越了埃及人在金字塔上覆盖一层明亮石头外套，以取得平滑边缘的方法！

埃及法老修金字塔始于法老王左塞，他在塞加拉（孟菲斯之南）修建了第一座金字塔，那时大约是公元前2650年（见图78）。在一座矩形圣域中升起六层，它最初是覆盖着一层石灰岩外套的：它的外套石料，如后来的金字塔所拥有的，被后来的统治者移除，用于修建他们自己的奇迹了。

埃及金字塔，如我们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中所展示的，最初的一批是阿努纳奇自己修建的——吉萨的大金字塔和它的两个伴塔。是他们发明了在他们核心阶梯金字塔上套上明亮石头外套，让它们的边缘变得平滑。位于拉格什的新埃尼奴，在尼努尔塔的带领下，有了酷似金字塔的石头外套，这与史前巨石阵成为真正的石阵的时间大约一致，这是一个解答史前巨石阵之谜的重要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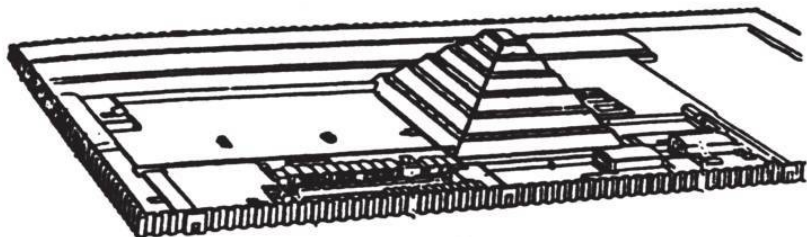


图78

※

一个如此出人意料的与埃及的联系，如我们所讲的一样，仅仅是很多之一。古蒂亚自己在陈述埃尼奴的形状和它的明亮石头外套的时候，向我们暗示了这些联系。他说这形状和外套的信息是“在学识之屋”中“受教这个计划于恩基”的尼撒巴提供的。这个学院毫无疑问是在恩基的某个中心城市里；而埃及，再次说明，是在划分地球时被分配给恩基及其后裔的领地。

参与到埃尼奴工程的神祇是较多的。尼撒巴，带着星图在古蒂亚的第一个梦境中出现，她并不是参与进来的唯一一名女性。让我们看看这整个清单，然后将女性角色一一找出来。

写在第一位的是恩利尔（当然，他是男性），他批准尼努尔塔修建一座新神庙。然后尼努尔塔就出现在古蒂亚面前，告诉他这个神圣的决定并选择古蒂亚作为修建者。在他的梦境中，宁吉什西达向他指出了太阳升起

的点，尼撒巴拿出指向受崇敬的星星的指针，宁度波在一个碑上划出了神庙的草图。为了了解所有的信息，古蒂亚找到了南舍，她是贤明的女神。伊南娜 / 伊师塔和乌图 / 沙马氏派出他们的追随者送来建材。宁吉什西达，和一位名叫伽拉力母的神一起加入到制砖的行列中。南舍选择了开工的吉日，接着宁吉什西达确定了朝向并置下角石。在埃尼奴正式宣布投入运行之前，乌图 / 沙马氏测试了它与太阳所呈的直线。这座独特的圣堂修建在靠近朝拜阿努、恩利尔和恩基的塔庙附近。而后，在尼努尔塔 / 宁吉尔苏和他的伴侣巴乌进入之前，最后的净化和献祭仪式，关系到了神宁曼达、恩基、宁度波和南舍。

天文学在埃尼奴工程中的主角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牵涉到这项工程中的两位神祇，南舍和尼撒巴，都是女性天文学神祇。她们不仅在神庙建设过程中应用了自己专长的天文学、数学和度量学知识，还将它们应用到了神庙的仪式中。然而，其中之一是在埃利都的学院中培养出来的；而另一位，则是在尼普尔的学院中成长起来的。

南舍，她为古蒂亚指明了梦境中每一位神出现的天文学含义，并为确定神庙朝向指明了独特的具有历法意义的一天（分日），她在古蒂亚的题词中被称为“埃利都的女儿”（埃利都是恩基在苏美尔的城市）。的确，在记

录主要神祇的美索不达米亚众神中，她被称作宁娜——“水之女”，并被显示为是艾 / 恩基的一个女儿。水路的策划和水源的定位是她的专长；她的天体对应物是天蝎宫——在苏美尔语中被写作摩尔吉尔塔博。她为在拉格什修建的埃尼奴所贡献的知识，由此可以看出是在恩基集团的学院中学到的。

一首南舍的颂歌中将她赞美为新年日的确定者，她将在那一天对人类做出审判。伴随她的是作为神圣法纪的尼撒巴，她将记录并测算出被审判人的罪行，比如“缺斤短两，偷梁换柱”之类。虽然这两位女神常常一同出现，尼撒巴（某些学者将她的名字读作尼达巴）是很清楚地被列入恩利尔集团的，并在有些时候被指认为是尼努尔塔 / 宁吉尔苏的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虽然她在后来被认为是保佑谷物成长的女神——可能是因为她与历法和季节有关，但在苏美尔文学中被描述为一位“打开男人耳朵”的女神，比如，教导他们睿智。在一些学院文章中，有一部由塞缪尔·N.克拉默从许多分散的碎片中搜集编理的，其中乌伦米亚（“识字的人”）将尼撒巴说为伊度巴（意思是“碑刻之屋”）的守护女神，那里是苏美尔主要的抄写工艺的学院，克拉默称她为“苏美尔的睿智女神”。

用D.O.艾扎德的话来说，尼撒巴是苏美尔的“写作、数学、科学、建筑和天文”女神。古蒂亚特别将她描述

为“知道数字的女神”——远古的女性“爱因斯坦”。



图79

尼撒巴的标志是神圣指针。在拉格什圣域中（见图79）出土的一块泥板上的献给尼撒巴的短篇赞歌中，将她形容为“她得到了50个伟大的弥斯”，并且是“7个数字的指针”的拥有者。这两个数字都和恩利尔及尼努尔塔有关：他们的数字衔位都是50，而恩利尔有一个名号叫作“7之主”。

尼撒巴用她的神圣指针，向古蒂亚指出了她放在她膝上的“星板”上“受崇敬的星星”；这句话有一个意思是说

这星板上不止有一颗星星，所以才会在众多星星中指出用于朝向的正确的一颗。这个结论在诗文《恩基给尼撒巴的祝福》中的陈述得到了证明，其中提到了恩基曾在她的教学阶段给过她“天空诸星的圣板”——再一次，“星星”使用了复数。

苏美尔语中摩尔一词——阿卡德语中是卡卡布——是“天体”的意思，既包括行星，又包括恒星。有人会想，尼撒巴的星图上所显示的到底是哪些天体呢，是恒星还是行星，或可能都有。图79上所显示的文本的第一行，向尼撒巴表示尊重，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称她为宁摩尔摩尔拉——“诸星女士”。这个神圣公式有个令人感兴趣的地方，“诸星”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用一个星星标志附上一个表示“诸多”的限定符号，而是直接用四个星星符号。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尼撒巴在她的星图上指出的，是四颗我们沿用至今的、用于确定基点方位的四颗星星。

她伟大的智慧和科学知识表在了苏美尔颂歌中，其中陈述说她是“完美地拥有50个伟大的弥斯”——这些难解的“神圣公式”，就像是电脑光碟，它们小到可以用手携带，但又包含着大量的信息。一部苏美尔文献陈述道，伊南娜 / 伊师塔，去埃利都诱骗恩基给她100个“公式”。尼撒巴，刚好相反，并不需要去偷盗这50个弥斯。一段从碎片中整理出来的诗文，被威廉·W.哈罗（详见

《苏美尔诗歌的宗教环境》)翻译成英文，标题为《恩基给尼撒巴的祝福》，其中弄清楚了尼撒巴除了受过恩利尔集团的教育之外，同时还是恩基的埃利都学院的毕业生。其中将尼撒巴赞美为“天国的大文员，恩利尔的记录保存人，诸神中的全知者”，并赞扬恩基，“埃利都的手艺人”和他的“学识之屋”，颂歌中这么说：

他真切地为尼撒巴打开了学识之屋；

他真切地将天青石板放在了她的膝头，

与这天国诸星的圣石板商酌。

尼撒巴的“崇拜城市”被叫作以利什（意思是“最重要的住宅”）；它的遗迹和位置从未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过。这首诗的第五节向我们指出，这个地方是位于非洲的“下界”（阿普苏）的，是恩基监管那些矿坑和冶金活动并进行基因实验的地方。诗文列出了在恩基的支持下，尼撒巴还在很多遥远的地方进行学习。诗文陈述道：

他为她建成以利什，

用大量纯净小砖块建成。

她在阿普苏，埃利都冠冕下的伟大之地

获得了最高学位的睿智。

尼撒巴的一位堂（表）姐妹，女神以利什吉加尔（意思是“伟大之地的首要住所”），管辖着一个非洲南部的科研站，并在那里同奈格尔共同掌控一个睿智之签，作为她的嫁妆。非常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尼撒巴接受了额外的教学。

有关尼撒巴的成长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鉴别这位出现在亚述碑刻上的神祇（见图80）——让我们称她为天文学家们的女神。描绘中显示，她位于一个门廊中间，上面是一个带阶梯的观测点。她拿着一个装配在柱子上的观测仪器，这里可以通过它的月牙外观，看出它是用于观测月球表面的，比如用于历法制定等目的。而且还有更为深刻的论证，四颗星星——我们相信，这就是尼撒巴的符号。

古蒂亚所写下的最古老的陈述之一，描述出现在他面前的尼撒巴：“神庙建筑的形像，一座塔庙，她放在她的头上。”美索不达米亚诸神的头饰是一对角；神或女神会在他们头上戴上神庙的形像来替代角状物是绝对闻所未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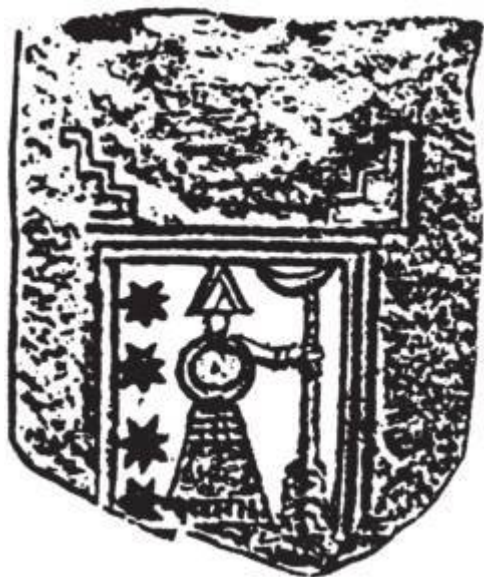


图80

然而，在他的题词中，尼撒巴就是这样的。

他并没有胡说，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图80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尼撒巴的头上的确顶着一个塔庙，正如古蒂亚所述。但它不是一座阶梯建筑；那是一座有着平滑边缘的塔庙——正如埃及金字塔！

不仅如此，不仅是塔庙的埃及特征——将这样的形象戴在头上本身就是非常埃及化的传统，特别是当它出现在女神身上的时候。她们其中之最是伊西斯，奥西里斯（见图81a）的姐妹兼妻子，以及奈芙蒂斯，他们的姐妹之一（见图81b）。

那么尼撒巴，这位在恩基的学院里进修过的恩利尔

集团的女神，是否已经足够埃及化以至于穿上了这样的服饰？当我们将这个设想进行追踪的时候，许多尼撒巴和瑟歇塔（透特在埃及的助手）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眼前开始闪光了。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瑟歇塔的成就和作用之外，还有其他与尼撒巴非常相似的地方。它们包括了“艺术、写作、科学女神”这个角色，这是赫尔曼·基斯的话。尼撒巴拥有“7个数字的指针”；瑟歇塔同样与数字7有关。她有一个称号就是“瑟歇塔的意思是7”，而且她的名字常常被写作一个代表数字7的符号放在一个弓形物上。就像尼撒巴曾戴着一个类似神庙建筑的头饰出现在古蒂亚面前一样，瑟歇塔同样在她的头上戴着一个双塔形象的头饰，下面则是她的星弓符号（见图82）。她是一位“天的女儿”，是一位年表编制者和时间记录员；就像尼撒巴一样，她为皇家神庙的修建者们确定所需的天文日期。



图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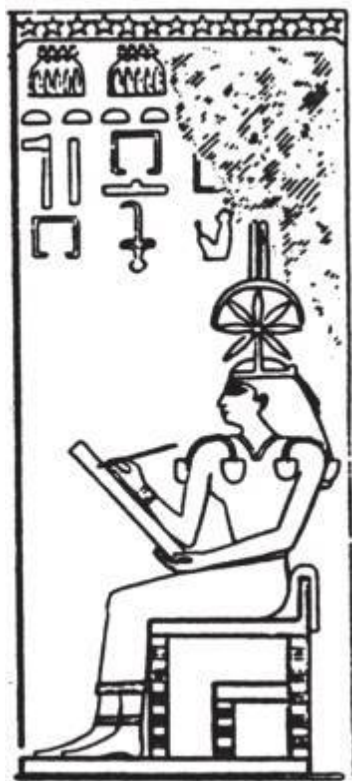


图82

按照苏美尔文献，尼撒巴的配偶是一位叫作海亚的神。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也会出席在新年日的那一天南舍的审判会上，充当罪行程度轻重的权衡者。在埃及信仰中，对法老的审判日是在他死后，在那个时候，他的心脏将被称量，以决定他在死后的命运。在埃及神学中，称量心脏重量的人是透特，他是科学、天文学、历法之神，同时还是写作和记录保存之神。

为埃尼奴提供天文和历法知识的神祇特征有着如此

的部分重叠，这显露出在古蒂亚时代，埃及和苏美尔的神圣工程师之间有着某种未知的合作。

从很多方面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埃尼奴有着独特的外观，在其内部圣域的建设中有着非常奇怪的天文学设施。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历法来的——历法，神圣守秘人赠送给人类的礼物。



埃尼奴神庙修建完成之后，在它的外观装饰方面加入了很多艺术效果，这种外观不仅仅是外层，还有内部装潢。我们发现，很多“内圣堂”部分都覆盖着“雪松面板，吸引着眼球”。外部，则种植着许多稀有树木和灌木，成了一个令人愉悦的花园。还修建了一个水池，池里喂养着稀有的鱼类——另一个在苏美尔神庙中极不寻常却又与埃及神庙很相似的特征，后者拥有圣水池是相当常见的。

“这个梦，”古蒂亚写道，“已经实现了。”埃尼奴建成了，“它伫立着，像一个明亮的大堆，它表面所散发的光彩覆盖万物；像一座炽热燃烧的山愉快地升起”。

现在他将努力和注意力放在了吉尔苏，圣域本身上面。一个深谷，“一个大垃圾场”被填平了：“用恩基赋予的睿智，他神圣地将神庙梯台分段、扩充”。圆柱A独自

列出了超过50个邻近塔庙的单独的圣坛和神庙，用于供奉这个工程所牵涉到的诸神，如阿努、恩利尔和恩基。那里有围场，有服务性建筑，庭院、献祭坛和门廊；有各位祭司们的住宅；当然，还有宁吉尔苏 / 尼努尔塔和他的妻子巴乌的特殊住所。

同样还有为圣黑风鸟修建的特殊围场或设施，它是尼努尔塔的飞行器；还有放置他那些令人敬畏的武器的场所；还有用于执行新埃尼奴天文-历法功能的地方。有一个为“秘密的主人”而建的特殊场所，和一个新的舒格拉姆，也就是光孔高地，“令人敬畏，荣光升起的高地”。还有两个与“绳索的解决”和“用绳捆绑”分别相关的建筑——两个功用一直没有被学者们发现的设施，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它们肯定与天相观测有关，因为它们位于被称作“最上层房间”和“7个区域的房间”的附近或内部。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特征被加入到了这个新的埃尼奴上，它的圣域也的确如同古蒂亚所宣称的那样。如文献中所提到的，的确还需要等待一个特定的日子——精确点说，就是新年日，尼努尔塔和他的妻子巴乌才能切实进入到这座新埃尼奴里面，把它当作是他们的住所。

但是，圆柱A所专注的是带领埃尼奴建造的事件和建造本身，古蒂亚在圆柱B上的题词所讲述的是有关新塔庙的献祭礼仪，及其圣域和关于尼努尔塔和巴乌真正进入

吉尔苏（尼努尔塔的称号本身就是宁吉尔苏，是“吉尔苏之主”的意思）和进入他们的新住所时的庆典。这些仪式和庆典的天文学、历法学特征，让这些资料有了圆柱A里的氛围。

当还在等待着开幕日的时候，古蒂亚忙于每日的祷告，倾倒祭酒，以及用田里的谷物、畜栏里的牛和草地上的羊填满新神庙的粮仓。最终，开幕日到来了：

年岁运转着，

月份已至；

新年来到天国——

“神庙月”开始了。

在这一天，“新的月亮出生了”，奉献礼开始了。诸神自己进行了净化和献祭仪式：“宁曼达进行了净化；恩基赠予了一个特殊的神谕；宁度波散布焚香；南舍，贤明的女主人，唱起神圣的颂歌；他们祝福这埃尼奴，让它变得神圣。”

在第三日，古蒂亚记录到，那是光明的一天。在那一天，尼努尔塔走了出来——“他散发出明亮的光辉”。当他进入新圣域的时候，“女神巴乌在他左边前进”。古蒂亚“在地上洒满大量的油……他带来蜜汁、黄油、美酒、

牛奶、谷粒、橄榄油……枣和葡萄被他垒成一堆——食物因为有火而不能触碰，食物是让诸神享用的”。

这对神圣伴侣和其他诸神享用的水果和其他食物的款待一直持续到正午。“当太阳在整个国度高升之时”，古蒂亚“宰了一头肥牛和一只肥羊”，于是一场有着烤肉和大量美酒的盛宴开始了；“他们日夜送来白面包和牛奶”；“尼努尔塔，这位恩利尔的武士，吃着食物，喝着啤酒，非常满足”。古蒂亚始终“让全城下跪，让全国卧倒……他们在白天请愿，在夜晚祈祷”。

“在晨曦之下”——黎明——“宁吉尔苏，这位武士，进入了神庙；它的主人进入了神庙；发出如战斗般的吼叫，宁吉尔苏进入了他的神庙”。古蒂亚观察到，“就像拉格什大地上升起的太阳……拉格什大地一片欢愉”。这一天同时也是收获的开始：

在这一天，

当这位正直的神进入的时候，

古蒂亚，在这一天，

开始收获田野。

按照尼努尔塔和女神南舍的一道法令，接下来的七天是忏悔和赎罪日。“这七天，女仆和她的女主人是平等

的，主人和奴隶肩并肩地行走……邪恶之舌的言辞变得善良……富人不会为难孤儿，没有男人欺负寡妇……全城反对恶事。”在这七天的最后，也就是这个月的第十天，古蒂亚进入这座新神庙并第一次进行大祭司的仪式，“在光辉的天国面前，点燃神庙梯台上的火焰”。

一个出土于阿舒尔的来自公元前2000多年的圆筒印章上的图画，也许能够很好地向我们展示在更早的1000年之前的拉格什的场面：其上有一位大祭司（如古蒂亚一样），当他面对神的塔庙，在天上看见“受崇敬的星星”时，他点燃圣坛上的火焰（见图83）。

在圣坛上，“在明亮的天国前，神庙梯台上的火焰熊熊燃烧”。古蒂亚“用大量的牛和羔羊来献祭”。他用一个铅碗倒下祭酒。“他为这神庙下的城市祈愿”。他不断地向宁吉尔苏宣誓效忠，“他以埃尼奴的砖块宣誓，他宣誓一个值得崇敬的誓言”。



图83

而神尼努尔塔，则向拉格什及其市民保证富足，“这片土地将承载所有好的事物”，他还向古蒂亚说：“你将延年益寿。”

圆柱B上的题词包括：

这房屋，如高山直耸云霄，

它的光辉重重地洒在这片土地上

如阿努和恩利尔，定下了拉格什的命运。

埃尼奴，为天地而建，

宁吉尔苏的统治

已让众土地知晓。

噢，宁吉尔苏，你是被崇敬的！

宁吉尔苏的房屋已建成了；

荣光照耀它！

第七章

幼发拉底河上的巨石阵

在古蒂亚的题词中，我们看见了极为丰富的信息。我们越是研究这些信息，及他所修建的埃尼奴的独特特征，我们越是感到震惊。

逐行地研读这些文献，并在脑海中想想这座新塔庙及神庙梯台，我们将会发现，这个“天地纽带”惊人的天文特征；如果它不是最早的与黄道带有关的神庙的话，那至少也是最早的之一；这是在一个完全无法想象的年代出现的苏美尔的大谜团；一系列与埃及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埃及众神中的一位；以及一个出现在两河之地的“小型巨石阵”……

让我们从古蒂亚在塔庙完工及神庙梯台形成后的第一份工作开始，那是在七个精心挑选的位置上立起七个直立的石柱。在题词中，古蒂亚要确保它们安置得结实：他“将它们置于一个地基上，在那里他将它们立起”。

这些石柱（学者们称它们为直立石）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蒂亚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带来这些粗糙的石块，它们是从一个离拉格什很远的地方运来的；之后又

是用一整年的时间将它们打磨成型。之后，是一次为期七天（相当精确）的慌忙努力，没有休息，没有停止，将这七个石柱安置在了正确的位置上。如果，像题词中所说的，这七个石柱是安置在某种天文方面的队列上的，那么，这种速度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安置过程如果越长，那么对应天体的位移也就将变得越大。

为了表示这些石柱的重要，以及它们的位置的真实性，古蒂亚为每一个石柱都取了一个“名字”，这些名字由与它们各自的位置相关很长的神圣的言辞组成（如同：“在高耸之台上”，面朝“河岸之门”，或是另一个，“与阿努的圣坛相对”）。虽然这题词上清楚地陈述（29列第一行）道，在这七个繁忙的日子“立起七根石柱”，但却只给出了六个名字。就拿其中一个来说，据推测应该是第七个，题词中称述说它“是朝着升起的太阳被立起的”。由于那时埃尼奴所需要的所有的朝向都已经被确定好了，宁吉什西达在一开始就置下了角石，那么无论是那分散的六个石柱，还是“朝向升起的太阳而立”的第七个石柱都不是为神庙的朝向所需要的。这些石柱的意义在于另一个不同的目的；唯一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它的观测并不是用于确定分日的（如新年日）——一个有着不寻常属性的天文-历法观测所。

这些耸立的石柱的奥秘始于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两个石柱就足以形成一条朝向升起的太阳的视觉线的情况

下，还会出现那么多。这个困惑被怀疑所包围，这是当我们读到题词中说被古蒂亚按照位置命名的六根石柱是“呈一个圆”时的感受。难道古蒂亚要用这些石柱组成一个巨石阵吗，在5000多年前的古代苏美尔？

按照A.法尔肯斯坦的观点，古蒂亚的题词指出，一条林荫道或通道——正如史前巨石阵——能够提供完全没有阻碍的视线。他标注到，这个“朝向升起的太阳”的石柱，立于被称作“通往高点之路”的林荫道或道路的一头。在这条路的另一头是舒格拉姆，“令人敬畏，升起荣光的高地”。法尔肯斯坦认为，舒格拉姆这个词汇的意思是“手升起的地方”——一个发信号的高耸之地。的确，在圆柱A上的题词声称“在舒格拉姆的发光的入口，古蒂亚设置了一个令人赞扬的形象；朝着升起的太阳，在注定的地方，他创造了太阳的符号”。

我们已经讨论过舒格拉姆的作用了，当时古蒂亚走进老神庙，清理掉阻碍视线的尘土。我们发现，它是“光孔之地，确定之地”。这时题词陈述道，“尼努尔塔能看见这些复制品”一年一度天上的轮回——“那在他的土地之上的”。这样的形容让人们想到，这种安置在“天花板”上的光孔在巴尔和从埃及到来的神圣工程师之间引起的争执。

关于这些天花板上的光孔或天窗之类的物体，我们有了一些额外的线索。它们能够从形容这种物体的希伯

来词语和阿卡德来源中看出一些端倪。特左哈尔在《圣经》中只提到过一次，它是在全密封的诺亚方舟的顶部的唯一的光孔。所有人都同意，它的意思是“一个能让一束光穿透的天窗”。在现代希伯来文中，这个词语同样用于表达“顶点”这个意思，指在头顶正上方的天空上的点；而无论是在现代希伯来语中还是在《圣经》文献中，由这个词演变而来的特左霍拉伊姆，都表示“正午”的意思，因为那时太阳在人们头顶的正上方。由此可以看出特左哈尔不是一个简单的光孔，它是用于将一束阳光在一天的特定时刻引入到一个黑暗的密闭室里的。与它有轻微差别的另外一个词语，左哈尔，意思是“光明、明亮”。都是源于阿卡德语，它是所有闪族语言的母语，其中特兹鲁、特祖鲁的意思是“点燃、闪耀”和“升高”。

在舒格拉姆，古蒂亚写道，他“修定了太阳的形象”。所有这些证据都指出它是一个与升起的太阳有关的观测设备——特别是在（春 / 秋）分日的日出，这是根据题词中所有的信息得出的——用来确定并宣布新年的到来。

这种建筑安排下的概念是否与乍缝山上的那座以及埃及的神庙相同呢，在既定的一天，一束阳光经由预先设定的轴线点亮最神圣之地？

在埃及，太阳殿的两侧是方尖塔（见图84），法老们将它们立在那里以求长寿；它们的作用是在特定的一

天指引太阳光束。E.A.沃利斯巴吉在《埃及方尖塔》一书中指出，法老们，如拉美西斯二世和哈特谢普苏特皇后，常常成对地立起这些方尖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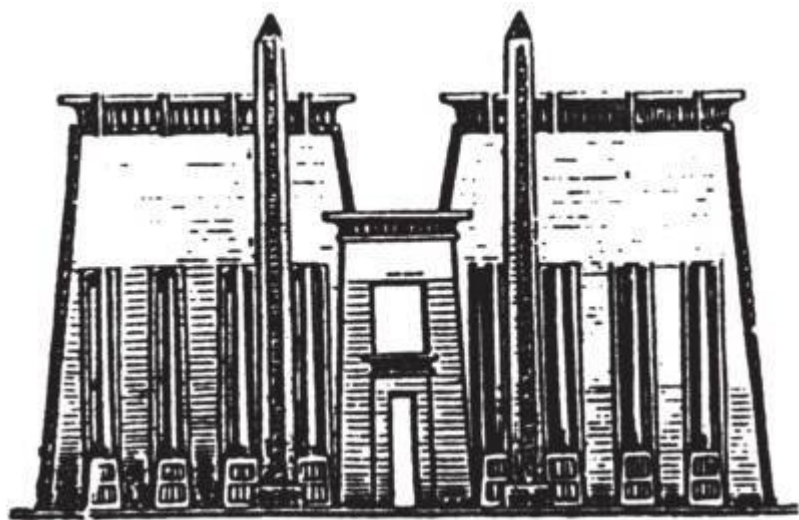


图84

哈特谢普苏特皇后甚至将她的皇室名字（由椭圆形装饰包围）写在两个方尖塔之间（见图85a），以暗指拉的祝福光束在那决定性的一日照耀在她的身上。

学者们曾指出过，所罗门神殿的入口处同样有两根柱子（图85c），就像伫立在埃尼奴的被古蒂亚命名一样，所罗门王也为这两个柱子命名：

然后他在神庙的门廊

安置了这柱子。

他安放了右边的柱子

并把它名字叫作亚肯；

然后他安放了左边的柱子

并把它名字叫作保兹。

当这两个名字的含义一直困扰着学者们（最好的推测是“耶和华使之坚固”和“他体内是力量”）的时候，《圣经》（主要是在《列王纪》上第七章）详细描述了这两根柱子的形状、高度和构成。这两根柱子是由浇注的青铜铸成，18腕尺（大约27英尺）高。每一根柱子上头承载着一个复杂的“束带”，绕成一个冠冕一样的形状，再放上一个顶部呈凹凸锯齿状的花冠，突出部分为七个。两根柱子中有一根（或两根都是，这取决于如何阅读这段经文）是“被一根12腕尺长的绳子所环绕”着的（十二和七是神庙中的占主导地位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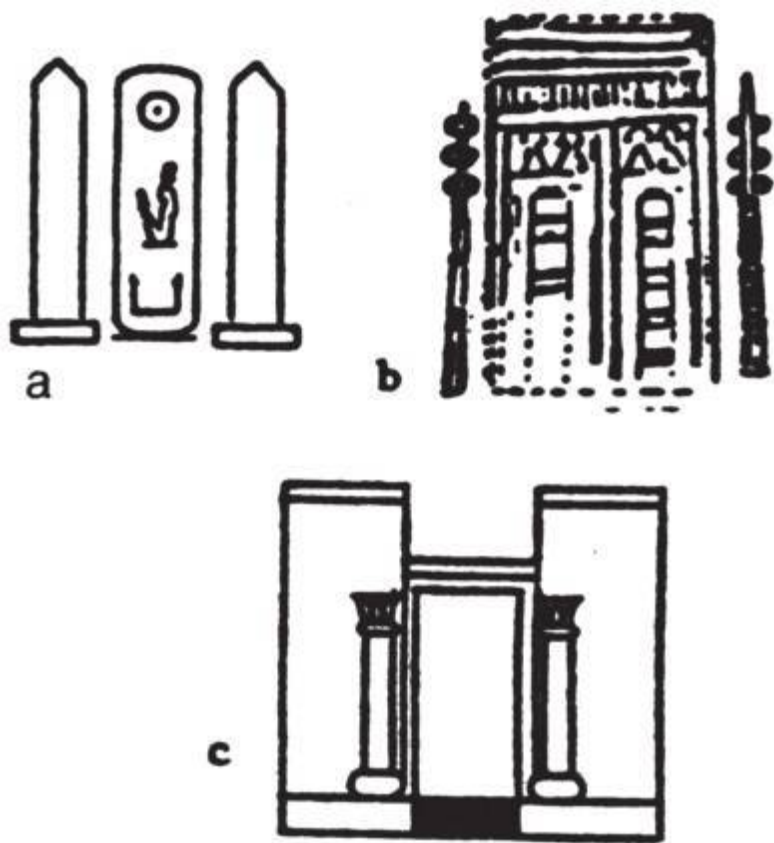


图85

《圣经》中并没有说出这些柱子的用处，而有关在埃及神庙入口两侧的方尖塔的理论认识，也从纯装饰性发展到与实用性相关。在这样的认知下，埃及语言中用于表达“方尖塔”的词给了我们线索：特肯这个词，巴吉写道，“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语，我们在《金字塔文本》中发现了它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它们写于第四王朝终结之前。”至于这个单词的意思，他并不知道，他接着说：“特肯的实际意思我们还不知道，很有可能埃及人早在一个

很遥远的年代就忘了它。”这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词有可能是外来语，从另一门语言或国度引入的“借用词”，从我们这方面看，我们相信它们的来源，《圣经》中的亚肯和埃及语中的特肯，都是阿卡德语中的克乎努，意思是“正确地建立”和“点起光（或火）”。这个阿卡德词语甚至还可能得追溯至更早的苏美尔词语刚努，它兼具“白昼”和“管”这两个意思。

这些语言学上的线索与早期苏美尔描绘中神庙入口两侧的装有圆形仪器的柱子相当吻合（见图85b）。

这些肯定是各地后来所有类似的成对直立的柱子或方尖塔方尖碑的先驱者，因为它们早在千年之前就出现在苏美尔的壁画上了。对有关这些直立柱的疑问的答案的追寻，因对古蒂亚题词中用到的一个词而更加深入。他统称它们七个为尼努——希伯来词语尼尔就是从它演化而来，意思是“蜡烛”。苏美尔文字因为他们的文字工作者发明了楔形文字（用尖笔在湿泥上书写）而不断演变，超越了最初画出代表物体或行为的写作方式。我们发现，尼努最初的象形文字是二根柱子（不是一根），矗立于坚实地基上，有着天线般的突起的柱子（见图86）。

这样的成对的柱子，在特定的一天指引太阳光束，那时太阳相对地球必须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分点或至点。如果吉尔苏的目的是确定在特定的时间和位置指引

光束的话，那两根与舒格拉姆成行的柱子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古蒂亚却安置了七根柱子，有六个呈圆圈，第七个与太阳呈一条线。为了构成一条视线，这根奇怪的柱子要么得放在圆圈的中心，要么得放在它外面的林荫道上。而无论怎么放，都与位于不列颠群岛的史前巨石阵有着惊人的相似。

六个外层或圆周上的点和一个中心点，将构成一个如此的布局（图87），如同史前巨石阵二期——它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不仅提供了与二分点对应的直线，同时还对应着4个至点（夏至的日出和日落，冬至的日出和日落）。由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新年紧紧地对应着分点，导致塔庙的确定角向东，那么要在一个石柱队列中加入对至点的对应是主要的创新。它同时还展现出了一个绝对的“埃及”影响，因为它的至点朝向是埃及神庙的主要特征——当然是在古蒂亚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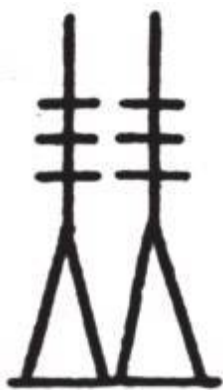


图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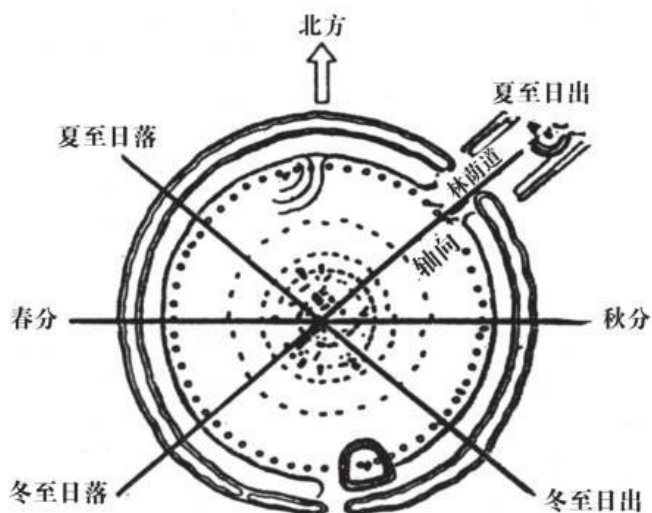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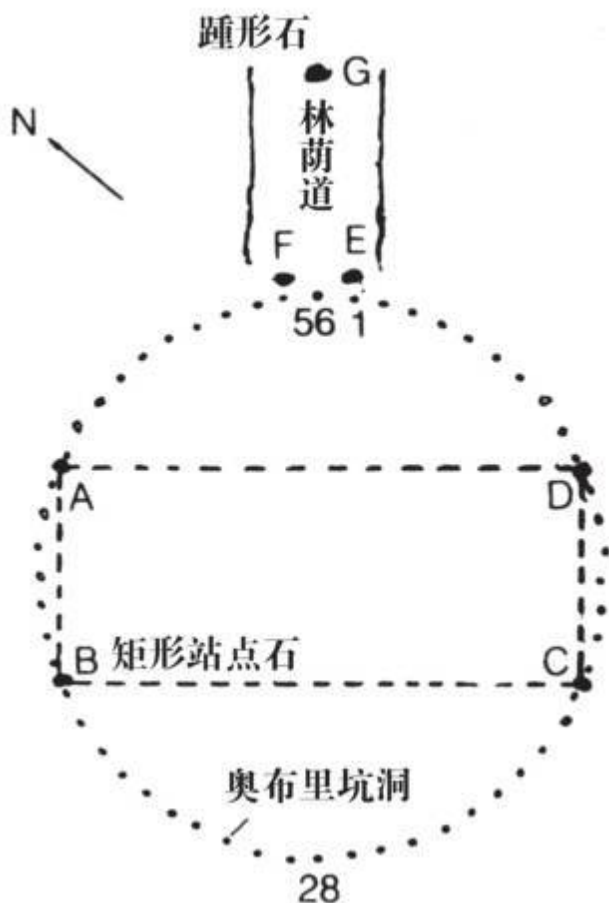


图87

如果真如法尔肯斯坦的研究所提出的，这第七根柱子并不在这六柱圈以内而在其之外——在通往舒格拉姆的道路或林荫道上的话，那么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相似之处出现了。这倒不是与史前巨石阵二期，而是与更早的一期相似——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里只有7根石柱：构成矩形的4个站点石，伫立于林荫大道入口两侧的两个门廊石，和标示出视准线的踵形石（见图88）。由于在史前巨石阵的奥布里坑洞是一期工程的部分，所以在既定的那一天，一个观测者可以在坑洞28号那里直视坑洞56号上所插入的标杆，等待太阳出现在踵形石的上方，从而轻易确定出视准线。

布局上有着如此的相似之处，比我们先前所发现的更有意义，因为如我们之前所说，由4个站点石所构成的

矩形除了被用作观日台之外，还被用作观月台。由纽汉和霍金斯得出的这种对这个矩形队列的认识引导出了一个更为深远的结论，那就是史前巨石阵一期的策划者绝对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由于史前巨石阵一期比埃尼奴早了大约7个世纪，这种相似可以归结为，是埃尼奴布局的策划者模仿了史前巨石阵一期布局策划者的七石柱构思。



这两座居于世界不同位置的建筑物之间的亲缘关系，看上去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当我们展现出古蒂亚的埃尼奴的更为惊人的特征后，你们就会觉得这是相当合理的。



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这个6加1圆圈，并不是在新埃尼奴的平台上唯一的石圈。

古蒂亚骄傲自己完成了需要不寻常的“睿智”（科学知识）的“伟大事物”，他继续描述道，在石柱工程之后，“新月的冠冕之圈”——一个很独特的石头创造物，“他让它在世界之心的名字里光明地前进”。这第二个圆圈被安排为一个“献给新月的圆形冠冕”并包含了13个石块，它们“像是一个网状系统中的英雄”般伫立着——对我们来说，这是描述一个用顶部带有连为网络的横梁的直立石头所组成的圆圈的最为形象的方式，这也和史前巨石阵的巨石牌坊非常相似！

当第一个较小的圆圈能在充当观日台的同时充当观月台还仅仅只是推测的情况下，这第二个较大的圆圈毫无疑问是用来观测月球的。通过在题词中不断出现的新月，我们可以断定，月球观测是根据月球每月的运转，

以及每个季度的月满和月亏进行调节。陈述中说，这个圆圈是由两组巨石组成，巩固了我们对这个冠冕之圈的解释——一组为6个，一组为7个，很明显，后者要比前者更高耸，或位于更高的地方。

13块巨石（6加7），顶部用横梁相连，形成网络系统，初步一看，这种安排似乎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期待看到的是仅仅12个石柱（它们在一个圆内创造出12个光孔）。这样安排是对应于在12个月里的月相的。而现在出现了13个石柱。其实，如果我们按需计算的话，这样反而更有意义，因为人们可以在有些时候加入一个月，以便设置闰年。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吉尔苏里的令人震惊的石圈，则是第一例用石头制作与日月周期相关的历法表。

有人会问：这些在吉尔苏的石圈是如何表示以7天为周期的一周的？这种对时间的分段法的来源至今困扰着学者——《圣经》中的意义是六个创造日加上一个安息日。数字7出现了两次，先是第一个小石圈，然后是第二个石圈中的一个部分；很有可能，日子就是用某种方式照这两者中的一个来计算的，由此导致了7天一个周期的划分。同样，四种月相乘以13石柱，能将一年划分为52个星期，而每星期刚好7天。

无论这两个石圈内所蕴含的是什么天文历法的可能（说不定我们也仅仅只触其皮毛而已），但可以证明的

是，在拉格什的吉尔苏，一台石质的日月计算机曾伟大地运行着。

如果所有的这些听上去开始有些像是一座“幼发拉底河上的巨石阵”的话——由苏美尔国王在拉格什的吉尔苏立起，在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时候，不列颠群岛的史前巨石阵在那时真正成为巨石阵——后面还有更多。正是在那个时候，第二种石头，青石，从遥远的地方被运送到了索尔兹伯里的平原。这一点同样也加强了它们之间的相似：古蒂亚同样不仅仅用到了一种石料，他使用了两种来自遥远地域的石料，它们来自马根（埃及）和美鲁克哈（努比亚）的“石山”，而它们都位于非洲。我们在圆柱A上的题词中读到，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从“没有任何一位苏美尔的国王曾涉足过的石山”得到了这些石料，为了到达那里，古蒂亚“在山里开了一条道，并成堆地拿出那些巨石；用船满载华石和拉石”。

虽然这两种石头的名字还无法解释，但可以确定它们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非洲的两个地方，它们先是走由古蒂亚开辟的一条新的陆路，然后再通过水路穿过海洋去往拉格什（它经由一条可航行的运河联结至幼发拉底河）。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同位于不列颠群岛的索尔兹伯里平原一样：石料精心挑选后从远方运来，布置为两个石圈。如史前巨石阵一期，7个石柱充当着主角；就像拉格

什的石阵一样，一块巨石充当着指示太阳朝向的视准线的角色。在两个地方，这台石头“电脑”都被用作日月观测台。

它们两者都是由同样的科学天才，同样的神圣工程师创造，还是仅仅因为科学传统的积累而显示出相似的形式？

毫无疑问，天文学和历法的知识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专业的神圣工程师的插手是不可以被忽视的。在早先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了，史前巨石阵和其他古代世界的神庙最大的不同点：前者是基于圆形布局来观测天空，后者是使用直角来进行观测（矩形或正方形）。这种区别不仅仅表现在其他各种神庙的普遍策划上，还体现在一些发现过直立石柱的例子中，从它们的样式可以看出它们的天文历法作用。在毕博洛斯，一个俯视地中海的海角，我们发现过一个较为醒目的例子。它的神庙的圣域，呈正方形，两侧有直立的巨石所。它们被安置呈一列以观测至点和分点；但是仍然不是呈圆圈。同样明显的还有迦南，以及靠近耶路撒冷的基色的情况，那里发现的一个碑刻上刻着所有月份的列表以及适合它们的农业活动，这似乎显示出那里曾存在过一个历法研究中心。那里同样有一列直立的巨石，证明那里也曾有过和毕博洛斯相似的建筑；保存下来的这些巨石，伫立在一条直线上，看不出任何与圆形有关的事

物。

巨石呈圆形排列的例子相当少见，有一个和吉尔苏的布局较为相似的，来自《圣经》。然而，它们的稀有性指出，这与古蒂亚时代的苏美尔有着直接的联系。

关于用13个石柱组成圆圈，并在中心伫立一根石柱的知识，在约瑟的故事中显露了出来，他是亚伯拉罕的一个曾孙子，因为给他的11位兄弟述说他的梦（他梦见他的兄弟们都臣服于他）而遭到他们的痛恨，哪怕他是最小的弟弟。这个让他们很不舒服的梦，导致他们将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以摆脱他。约瑟陈述道，在梦里，他看见“太阳和月亮和11颗星星屈从于我”，这些星体意味着他的父亲母亲和11个兄弟。

几个世纪以后，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迦南这片应许之地的时候，一个真实的石圈——这一次是12个石头组成的——被立起了。在《约书亚书》的第三和第四章中，《圣经》描述了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以色列人奇迹般地跨过了约旦河。应耶和华的指示，12个部落的首脑们在河心立起了12个石头；而且当祭司们拿着约柜进入水中并站在放置那12个石头的地方时，流动的河水“被剪断”，向反方向流去，并显露出了干燥的河床，这让以色列人民可以直接步行穿过约旦河。而随着祭司们将约柜带离石头，并带着它过河以后，“约旦河水回到了本来的状态，如过去那样溢出河岸”。

然后，耶和华命令约书亚运走这12个石头，并把它们立在河流的西岸，杰里科的东方，呈一个石圈，作为耶和华所显奇迹的永恒纪念。这个曾伫立着12石的地方，从此以后被命名为吉尔加，意思是“圆圈之地”。

这里呈现出的，不仅仅是这个由12个石头组成的圆圈，是一个拥有奇迹般性能的设备；同样还有这个事件的发生时期。我们先是在第三章中发现，这个时候是“收获的时候，约旦河的水溢出河岸。”第四章更为具体：那是历法上的第一个月，新年之月；而且还是在那个月的第十天——在拉格什举行开幕礼的特殊日子——“人们离开约旦在吉尔加安营扎寨，约书亚在那里立起了从约旦河中带来的12个石头。”

这个故事所承载的信息，与古蒂亚在吉尔苏的平台上立起的石圈这件事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在古蒂亚的题词中读到，尼努尔塔和他的妻子进入他们的新房的那天，是那片土地开始收获的一天——符合吉尔加故事里的“收获的时候”。两个故事里，天文学和历法学都汇集在一起，而且同是圈形建筑。

亚伯拉罕的后代中出现的石圈传统，我们相信，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本人，以及他的父亲德拉那里。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地球编年史》丛书的第三部）中，我们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我们指出，特拉是一位训练于尼普尔的皇室出生的圣贤祭司。基于

《圣经》信息，我们计算出他出生于公元前2193年。这意味着特拉是一位在尼普尔的天文学祭司，当时恩利尔批准了他的儿子尼努尔塔，让古蒂亚修建新埃尼奴的要求。

特拉的儿子亚伯拉母（后来更名为亚伯拉罕）出生了，通过我们的计算，那时应该是公元前2123年，而且当他们一家搬去乌尔的时候他已经10岁了，特拉在那里充当一名联络员。他们一家在那里待到了公元前2096年，然后离开苏美尔去往幼发拉底河上游区域（这次迁移后来导致亚伯拉罕在迦南定居）。亚伯拉罕是在那以后开始精通皇室和祭司事务的，其中就包括了天文学。他受教于尼普尔和乌尔的圣域。正如谈到过的新埃尼奴的荣光那样，他不可能错过对吉尔苏的奇异石圈的学习，而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他的后世所拥有的知识。



圆形观天台——史前巨石阵的最大特点——这种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以我们看来，来自黄道带，这条与行星们在一个轨道平面上的、围绕太阳的十二星宫。

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们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发现了一些犹太教堂的遗迹，它们可以追溯至紧接在罗马人于耶路撒冷修建第二神殿（于公元70年）之后的时期。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些犹太教堂的普遍相似之处竟

是他们的楼层的马赛克式装饰中包含着黄道带的标志。如同这个发现于特阿尔法的描绘所显示的（见图89），数量（12个）和今天是一样的，符号也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样，连名字都是一样的：它们使用和现代希伯来没有差别的字体，（在东边）由代表公羊的塔利开始，象征白羊宫，两侧是代表金牛宫的希尔（公牛）



图89

和代表双鱼宫的大吉木（鱼），接下去依次是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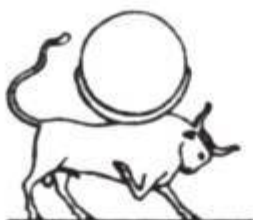
们今天所沿用的顺序一致的其他星座。

在阿卡德语中被叫作曼扎鲁（意思是太阳的“站点”）的黄道带，是希伯来词语马扎洛的源头，后来引申为“好运”。其中包含了从它必不可少的天文学和历法属性到占星学含义的转变——这个转变最终掩盖了它原本的黄道含义，以及它在神和人的事务中所处的位置。但至少，它在古蒂亚所建的埃尼奴上，有着极为不错的表现。

认为黄道带的符号是由希腊人发明的观点曾一度非常盛行，因为黄道带这个词是从希腊来的，原意是“动物圈”。其实他们这个观念是来自埃及的，在那个地方，黄道带及其各星宫符号、秩序和名字都已存在（见图90）。虽然一些埃及的古代描绘——包括一所位于丹德拉赫的神庙中的一幅极为壮观的描绘——但黄道带这个观念并不是在那里开始的。有一些研究，比如E.C.克拉普就在《探寻远古天文学》一书中不容置疑地指出：“所有已知的证据都指出，黄道带这个概念不属于埃及；而且，黄道带的概念”在某个尚不清楚的时候，从“美索不达米亚传递到埃及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使用埃及艺术和传统的希腊学者，同时在他们的写作中证明，它们如天文学一样，是从“占星家”——巴比伦王国的天文祭司那里传到他们手中的。



1. 白羊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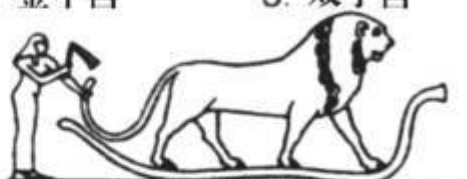
2. 金牛宫



3. 双子宫



4. 巨蟹宫



5. 狮子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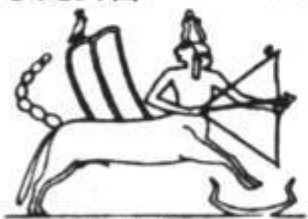
6. 处女宫



7. 天秤宫



8. 天蝎宫



9. 人马宫



10. 摩羯宫



11. 宝瓶宫



12. 双鱼宫

图90

考古学家们发现，巴比伦星盘上清晰地分为12个部

分，与相对的黄道符号对应（见图91）。这很能体现出希腊学者们的话。然而，这些天体符号被刻在石头上，呈一个天圈。在比特阿尔法的圆形黄道带之前将近2000年，近东的统治者，特别是巴比伦的，在协约文件中向诸神祈求保佑；天圈内的诸神——行星和星座——的天符被装饰在界石（库都鲁，Kudurru）身上，其间是一条波动的巨蛇，后者被认为是银河（见图92）。



图91



图93

然而，人类开始关心黄道，是在遥远的苏美尔时代。正如我们毫不怀疑地展示在《第十二个天体》中的一样，苏美尔对黄道十二宫的了解、描绘（见图93a）和命名，与6000年后的我们一模一样：

古安纳（“天牛”）——金牛座

马西塔巴（“双胞胎”）——双子座

杜布（“蟹螯，夹子”）——巨蟹座

乌尔古拉（“狮子”）——狮子座

阿布辛（“他的父亲是辛”，暗指处女）——处女座

兹巴安纳（“天命”）——天秤座

吉尔塔布（“撕扯者，切割者”）——天蝎座

帕比尔（“防守者”）——射手座

苏忽尔马什（“山羊、鱼”）——摩羯座

古（“水的主人”）——水瓶座

辛穆马（“鱼”）——双鱼座

库玛（“草地居民”）——白羊座

强大的证据显示出苏美尔人可以鉴别出黄道年代——不仅仅是名字和形象，还有它们的岁差周期——大约公元前3800年的时候，当历法始于尼普尔之时，还属于金牛宫时代。威利·哈特纳在他的《近东星宫学的最早历史》（曾发表于《近东学期刊》）一文中，分析了苏美尔的图画，并指出一头公牛轻触一头狮子的描绘（见图93b，来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或者一头狮子推动公牛（见图93c，来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对黄道年代的

认识，当时，春分点——历法中的新年开始于金牛宫，夏至点占据在狮子宫的位置。

阿福雷德·耶利米亚斯在《古近东之光下的〈旧约〉》一书中发现，苏美尔星宫历法的“零点”精确地位于金牛宫和双子宫之间，通过这一点，他指出天上的黄道划分是在苏美尔开始之前就存在的，那时是双子宫时代。对学者们而言，更为困惑的是，一个苏美尔天文表（现存于柏林西亚博物馆），其上的星宫开始的位置是狮子宫，而狮子宫时代是公元前11000年的事情了，刚好是大洪水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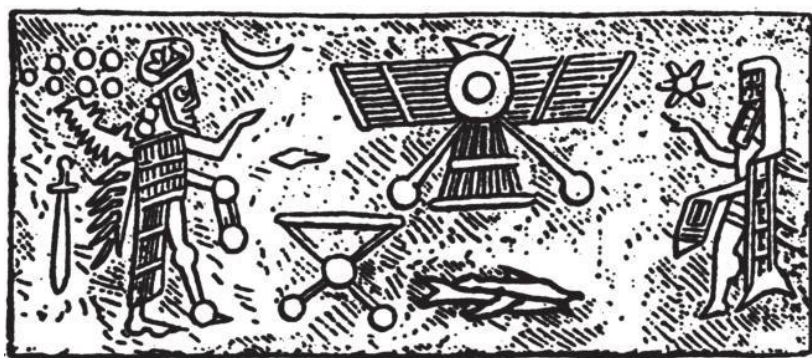


图94

阿努纳奇将之设计出来，作为连接神圣时间（3600个地球年为尼比鲁一年的周期）和地球时间的纽带，天时间（2160个地球年为周期的岁差循环，从一个黄道宫转移到另一个黄道宫）被用于记录地球史前时代的大事件，如同考古天文学所做的。由此，一幅将阿努纳奇描

绘为宇航员的图画显示：他们的飞船航行于火星（六芒星）和地球（它用七颗小星星来表示，附近还有月牙）之间，是在双鱼座时代，其中有着两条鱼这样的星宫符号（见图94）；一部将大洪水放在狮子宫时代的文献是一个例子。

虽然我们还不能精确地指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人类开始关心黄道十二宫，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绝对早于古蒂亚时代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并不会因为在拉格什的这座新神庙中出现星宫描绘而感到惊讶；然而，它们并不是出现在比特阿尔法的地板上，也不是刻在界石上的符号，而是出现在一座完全可以被称作是人类第一座天文馆的神秘建筑里！

我们在古蒂亚的题词中读到，他将“星宫的形象”安置在一个“在内部圣域里纯净的、被保护之地”里。在那儿，一个设计独特的“天国拱顶”——一个天圈的复制品，一种古代的天文馆——被作为某种被翻译为“柱上楣构”（一个建筑学术语，意思是支撑上层建筑的圆柱状基础）部分上的一个圆屋顶而修建。古蒂亚让这些星宫形象“居住”在这个“天国拱顶”里面。我们发现，其中清晰地列出了“天上的孪生子”“神圣摩羯”“英雄”（人马宫）狮子、公牛和公羊的“天之生物”。

就像古蒂亚宣称的，这个镶嵌着各星宫符号的“天国拱顶”，肯定将成为一道绝美的风景。数千年之后的我们

不能再走进这个内部圣域，分享古蒂亚所说的、这个有着闪亮星宫的天穹了。不过，我们可以去丹德拉赫，它位于埃及的上半部分，进入它的主神殿的内部圣域，看它的“天花板”。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幅布满星星的天空图：这个天圈，四个基点方位分别由何璐斯的儿子支撑着，而四个至点处的日出日落点则由四位少女支撑着（见图95）。一个圆圈描绘出36个“黄道十度”（埃及历法中十天的周期，每月三个），它环绕在中心的“天国拱顶”外围，其中以相同的符号（公牛、公羊、狮子、孪生子等）



描绘着黄道十二宫的形象，顺序也和我们今天所沿用的苏美尔时代的一致。这个神庙在埃及象形文字中表述出来是“塔严特呢特尔提”，意思是“女神柱之地”，这显示出，在丹德拉赫，也如同在吉尔苏一样，用于观天的直立石柱，既与黄道带相关又与历法相关（如36个黄道十度所表示出的那样）。

学者们无法就丹德拉赫的黄道描绘代表的时间点达成一致。按照现在的观点，这幅描绘最早是拿破仑进入埃及时发现的，后来就被运到了位于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它被认为可以追溯至当埃及被希腊罗马控制的时期。然而，学者们认为，它是在复制另一个处于更早期神庙中的相似描绘，而那本身是奉献给女神哈托尔的。诺尔曼洛克耶爵士在《天文学的黎明》中翻译了一部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年—公元前2494年）的文献，它是对这座更早期的神庙里的天文队列的描述；这样的话，丹德拉赫的“天国拱顶”就回溯到了介于史前巨石阵一期完工和古蒂亚在拉格什修建新埃尼奴之间的一个时期。如果，如其他观点那样，在丹德拉赫中所显示的空中，那只接触到双子座的脚的猎鹰，在金牛座左边，巨蟹座右边，这意味着丹德拉赫所描绘的天空是介于公元前6540年—公元前4380年的某个时段的（如我们在现代天文馆中所做的那样，认为在圣诞时节，天空显示出和耶

稣时代相同的画面)。按照由祭司们代代相传并被曼捏托记录下来的埃及年代学的说法，那是半神统治埃及的时代。丹德拉赫所显示的天空有这样的回溯现象（与神庙自身修建的年代截然不同），证实了我们在之前提到过的阿尔弗莱德耶利米亚斯对苏美尔黄道历法中“零点”的发现。在埃及和苏美尔出现的黄道时代的回溯由此证实，该为这样的描绘和回溯现象负责的，是在这些文明之前的“诸神”，而非人类。

由于如我们所说的，黄道带和与之伴随的天时间是在第一次登陆地球后不久，由阿努纳奇设计的。一些描绘在圆筒印章中的黄道时期的事件，的确代表的是人类文明之前的黄道时代。例如，双鱼宫时代，在图94中用两条鱼来表示，它的开始和结束不会晚于公元前25908年和公元前23820年（或者更早，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25920年的大周期中的双鱼宫时代之前的话）。

不可思议，却并未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在一部被学者们称为《致仁慈的恩利尔的一首赞美歌》中发现，一个对有着黄道十二宫的天圈的“布满星星的天空”的描述，早在苏美尔文明最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这部文献在描述了位于尼普尔的伊库尔塔庙中，恩利尔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的最内层部分后，它陈述道，在一个被称为“迪尔加”的黑暗房间里，有着“一个天之极点，如遥远的大海般神秘”，在其中，“所有星星的标记”被“完

美地对应”。

迪尔加这个词汇的意思是“黑暗、冠冕状”；文献解释道，其中装置的“所有星星的标记”可以确定节庆，也就是说它们有着历法上的作用。这些听起来就像是古蒂亚的天文馆的前身，只是伊库尔的这个不对人类开放罢了。



古蒂亚的“天国拱顶”作为一个天文馆，相比丹德拉赫，它与迪尔加的更为相似，因为丹德拉赫仅仅只是把它们画在天花板上而已。然而，我们并不能排除吉尔苏天文馆的灵感是来自埃及，因为吉尔苏和丹德拉赫有着列举不尽的共同点。

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现在被存放于一些大博物馆的亚述巴比伦馆中，它们是巨大的石雕，拥有公牛或雄狮的身体，而头部却是戴着角状帽的诸神（见图96），它们被放置于神庙入口处，像是保镖一样。这些“神话生物”——当然，学者们是这么叫它们的——被用作石雕的牛-狮主题（曾出现在我们之前给出的插图（中）），我们可以安全地推测，这是因为它们要表现的是一个更早的天时间，以及与它过去的黄道时代相关联的神祇。

考古学家们相信，这些雕塑的灵感来自埃及的斯芬

克斯，特别是位于吉萨的狮身人面像，亚述和巴比伦因它们之间的贸易和战争变得熟悉。但是古蒂亚的题词显露出，在这样的黄道-神圣生物出现于亚述神庙之前1500年的时候，古蒂亚就已经将斯芬克斯放在埃尼奴里面了。这些题词特别提到“一头灌输恐怖的狮子”和“一头野牛，蹲伏着像一头巨大的狮子”。对那些坚决不相信斯芬克斯会被古代苏美尔人知道的考古学家们，可以看看这个尼努尔塔 / 宁吉尔苏的雕像，将它刻画成一个蹲伏的斯芬克斯（见图97），是在拉格什的吉尔苏的废墟中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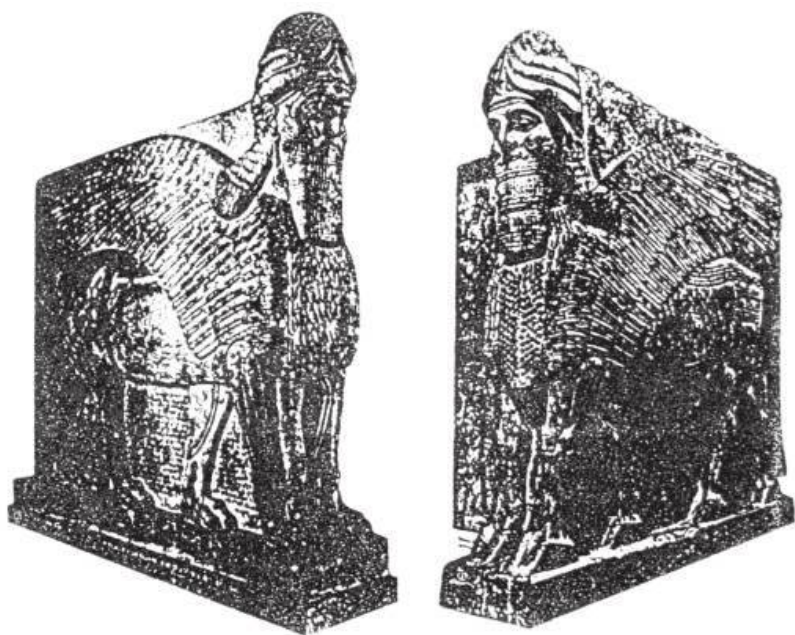


图96



图97

所有一切该预知的事情都告知了古蒂亚——由此也就告诉了我们——在尼努尔塔给古蒂亚的第二个梦境中，尼努尔塔宣扬了他的权力，并重申了他在阿努纳奇中的地位（我的权威由50颁布），指出他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熟识（“一位放眼远望的主人”，因为他可以乘坐他的圣黑风鸟漫游），尼努尔塔向古蒂亚确保马根和美鲁克哈（埃及和努比亚）的合作，并向他承诺一位称为“明亮巨蛇”的神，将亲自前来帮助建造这座新埃尼奴：“它要被建成一个强大的地方，我神圣的地方将要像伊乎什一样”。

最后陈述的含义简直就是轰动的。

我们已经知道，“伊”的意思是一位神祇的“房子”，神圣的房子，也就是一座神庙；埃尼奴就是一座分层型金字塔。乎什在苏美尔语中的意思是“淡红色的，红色的”。所以，尼努尔塔 / 宁吉尔苏所要表达的是：这座新埃尼奴将要像那“神圣红屋”一样。这段陈述暗指，新埃尼奴将要效仿甚至超越一座现存的以红色闻名的建筑……

我们对这样的一座建筑的搜寻，可以通过对象征乎什的图画符号的回溯来实现。我们发现的确让人震惊，因为它（见图98a）是一幅显示了通道、路径和地下室的埃及金字塔的线条画。更为明确的是，它似乎是吉萨大金字塔的剖面图（见图98b）及它的比例模型，小吉萨金字塔（见图98c）——以及第一座法老的金字塔（见图98d），它意义极为重大——被称作红塔，和乎什所指的极为相似。

当拉格什修建埃尼奴的时候，这座红塔就已经在那儿了，它是三个斯奈夫鲁的金字塔之一。他是第四王朝的第一位法老，统治于大约公元前2600年。他的工程师首先尝试在梅德姆为他修建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有着52度的斜面；但是角度过于陡峭，这座金字塔坍塌了。此次坍塌导致在代赫舒尔修建的第二座金字塔的斜面有了突然的转变，变为了相对平整的43度，所以它被戏称为弯曲金字塔。之后的第三座金字塔同样修建在代赫舒尔，被认为是法老的“第一座经典金字塔”，它的斜面

处于大约43.5度的安全角度上（见图99）。建造所用的是当地的粉色石灰岩，所以被戏称为红塔。边上的凸起是用来在适当的位置放置白石灰岩铺面的，然而并没有放置多久，今天我们看到的金字塔就是他本身的红色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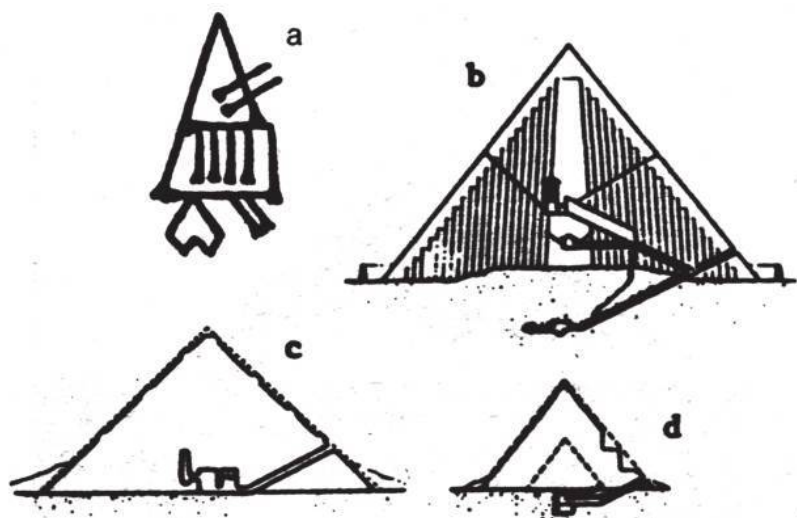


图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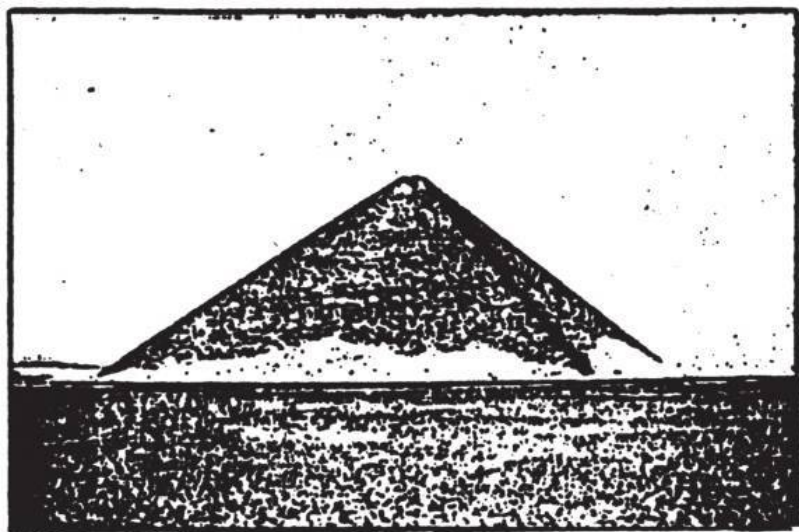


图99

在参加（并获胜）位于埃及的第二次金字塔战争之后，尼努尔塔不会不熟悉那之后的金字塔。他是否看到，随着王权来到埃及，不仅仅是位于吉萨的大金字塔和伴塔，同时还有祖瑟尔法老在塞加拉修建的阶梯金字塔修建了起来，被包围在它的神秘的圣域中（见图78），而那时大约是公元前2650年？他是否在公元前2600年的时候看见法老对大金字塔的效仿取得了最终胜利——斯奈夫鲁的红塔，是在大约公元前2600年的时候修建的吗？那么他是否接着就告诉这位神圣工程师：呵，看，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座包含着所有三个元素的独特塔庙？

另外，要如何解释修建于公元前2200年与公元前21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的埃尼奴，与埃及及其神祇之间

的强烈联系？

再者，又要如何解释位于不列颠群岛的史前巨石阵和“幼发拉底河上的巨石阵”之间的相似呢？

为了一个答案，我们不得不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到这位神圣的工程师身上，他是金字塔秘密的守护者，被古蒂亚称为宁吉什西达的神；因为他与埃及神祇特忽提，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透特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

在埃及文献中，透特被称作“他计算着苍天，是诸星的记数者及大地的测量者”，艺术和科学的发明者，诸神的文员，“计算苍天，诸星和大地的神”。作为“时间和季节的计算者”，他被描绘为一个包含着太阳碟的符号，他的头上也有一个月牙，而且使人想到《圣经》中仰慕天主的话——埃及题词和传说讲述了透特的“测算苍天，设计大地的”知识和力量。他的象形文字中的名字特忽提通常被解释为“他是称量者”。亨里奇·布拉格思琪在其《宗教和神学》一书中解释说透特是“平衡之神”，并认为将他描述为“平衡之主”是要指出他与二分点有联系——这是昼夜平分点，在这两天日夜等长。希腊人将透特演化为他们的神赫尔墨斯，他们认为他是天文学和占星学，数学及几何科学，医药和植物学的始祖。

当我们跟随透特的脚步之时，我们将偶遇历法的故事，它们将揭开人神事务的神秘面纱——以及各个谜

团，比如史前巨石阵。

第八章

历法的故事

历法的故事是一个极具创意、有着高深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的故事。同时，它还是一个有关战争、宗教狂热以及通往至尊的斗争的故事。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是农夫制定了历法，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得知该在何时播种何时收割；然而这样的假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农民不会需要一部正式的历法来得知季节；而且原始社会也成功地没有历法的情况下喂饱了一代又一代。历史事实是，历法被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为了预定祭神节日的精确时间。这种历法，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宗教发明。在苏美尔语中，各月份的最初的名字前面总有埃森这个前缀，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月份”，而是“节庆”。各月份则是恩利尔的节日，尼努尔塔的节日，或其他各大神的节日时间。

历法的作用是为了服务宗教庆祝，大家不用为之惊讶。我们发现了一个实例，它至今都在现代通用，控制我们的生活，但实际上那是属于基督教的。它主要的节日以及确定年度休息的焦点是复活节，对耶稣重生的庆

祝。按照《新约》中的说法，耶稣在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了。西方基督教徒在满月后的第一个周日庆祝复活节，而这样的满月发生在春分日或者正好是在那之后。这给罗马的早期基督教徒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占支配地位的历法元素在什么地方是以365天为一个周期的太阳年，而且那些月份有着不规范的长度且并不完全符合月相。复活节的确定由此需要依靠于犹太历法，因为最后的晚餐（复活节季的其他重要日子通过它来计算），正好是发生在尼散月第十四天前夜、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开始的时候。所以，最初的复活节是按照犹太历法举行的。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大帝采用基督教，于公元325年召开教会理事会——尼西亚议会的时候，才结束了对犹太历法的依赖，而基督教直到那时才开始作为犹太教的另一个宗派，变为分开的宗教了。

这次改变之后，基督教的历法由此成为一个宗教信仰的表现，以及一种用于确定朝拜日的方法。同样很久之后，当穆斯林冲出阿拉伯，用剑征服东西的土地和人民之时，强加上他们纯正的月亮历法是他们的第一件事情，因为它有着深刻的宗教意义：它从穆罕默德由麦加到麦地那的逃亡（公元622年）开始计算时间。

罗马基督历法的历史，显露出了一些因其不完善的太阳和月亮时间网而导致的问题，所以，在之后的千年中，需要历法的重组。

通用历法基督历法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采用，并因此被称为公历。它对之前的罗马儒略历进行了一次重组，所以以罗马皇帝朱利叶斯·恺撒的名字命名。

这位著名的罗马皇帝，厌烦了混乱的罗马历法，在公元前一世纪邀请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天文学家索西吉斯，来帮助历法的重组。索西吉斯的建议是放弃月亮计时，并采用“如埃及一样的”太阳历法。结果便有了以365天为周期的一年，以及每四年一次的366天的闰年。但是这同样无法解释，365天之外的，超出季度日的每年额外的11.25分钟。这个问题似乎太微不足道了，但是结果却是，在1582年被尼西亚议会定为的春天的第一天3月21日，提早了10天，变为了3月11日。格里高利教皇用一个简单方法纠正了这个差额，他在1582年的10月4日宣布，第二天是10月15日。他还有一个其他的创新，就是让1月1日变为一年的开始。

那位天文学家建议，让一部如埃及所使用的历法进入罗马，得以被认可，那是因为那时候的罗马，特别是朱利叶斯·恺撒时候，与埃及是非常相似的，包括宗教，从此以后还将包括历法。那时候的埃及历法就已经是一部纯正的太阳历法了，有着被分为12个月的总共365天的年份。每个月30天，12个月为360天，每年有额外的最后5天是宗教庆典日，祭奠奥西里斯、何璐斯、赛斯、伊西

斯和奈芙蒂斯。

埃及人注意到，太阳年好像比365天要长——不仅仅是每4年加上一天，而且每120年历法中就要向前推移一个月，而每1460年就得向前推移一整年。埃及历法的神圣周期就是这个1460年的循环，因为它符合尼罗河年度泛滥时天狼星（Sirius，埃及语中的Sept，希腊语中的Sothis）与日同升一次的周期，而它发生在大约夏至点的位置（于北半球）。

爱德华·米耶尔在《埃及编年史》中指出，当埃及历法被引进的时候，在7月19日一次天狼星的与日同升与尼罗河的泛滥的同时发生。库尔特·瑟斯，《埃及远古史及宗教》的作者，则基于这一点，通过在太阳城和孟菲斯进行观测，计算出这若不是发生在公元前4240年，就是发生在公元前2780年。

现在，古埃及历法的研究人员，同意360天加5天的太阳历法不是那片大地上的第一部史前历法。这个“民用”或俗世的历法，是在埃及的王朝统治刚开始之后被引入的，也就是公元前3100年之后；按照理查德·A.帕克尔在《古埃及历法》中的说法，那发生在公元前2800年，“可能是为了行政和财政目的”。这部民用历法排挤掉了（或者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排挤掉了）原本的“神圣”历法。用《大英百科全书》的话来说，“古埃及人最初使用的是一部基于月亮的历法”。按照R.A.帕克尔在《古

埃及天文学》中的说法，这部更为早期的历法是“如同其他所有古代人一样”，一部12个月亮月加上一个使季节保持在适当位置的闰月的立法。

洛克耶的观点认为，这部早期历法同时还是拥有二分点且与太阳城的最早神庙有关，而这座神庙就是分点朝向的。所有这些，如将月份与宗教节庆联系起来，这部最早的埃及历法则与苏美尔的非常相似。

认为埃及历法的根源在埃及文明出现之前的史前时代的结论，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并不是埃及人自己发明了他们的历法。这个结论符合埃及人对黄道带的认识，以及苏美尔人对黄道带和历法的认识：所有这些都是智慧且多才的“诸神”发明的。

在埃及，宗教和对神祇的崇拜是在太阳城开始的，那里离吉萨金字塔非常近；它最初的埃及名字是安努（与尼比鲁的统治者是一个名字），在《圣经》中则被称作昂：当约瑟被命名为埃及总督的时候（《创世记》第四十一章），法老“将阿瑟娜思给他作妻子，她是昂的大祭司波提法拉的女儿”。它最老的圣地是奉献给卜塔（意思是“开发者”）的，埃及传统认为，是他将埃及大陆从大洪水的积水中升了起来，并通过大规模排水和土木工程让埃及大陆变得适合居住。对埃及的神圣统治由卜塔传递给了他的儿子拉（意思是“明亮者”），他还被叫作特恩（意思是“纯洁者”）；还是在太阳城，有一座特别的

圣坛，其中有拉的天国之船——圆锥形的本本石，每年都能让朝拜者见上一次。

按照埃及祭司曼捏托（象形文字中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透特的礼物”）的说法，拉是第一个神圣王朝的首脑，他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编制了埃及王朝表。拉和他的继承者，神舒、盖布、奥西里斯、赛斯和霍恩斯的统治持续了超过3000年。在那之后是第二个神圣王朝，由透特开始，他是卜塔的另一儿子，它持续了第一个神圣王朝一半的时间。之后是一个由半神统治的王朝，一共有30名统治者，统治埃及3650年。照曼捏托的说法，卜塔的神圣统治、拉王朝、透特王朝和半神王朝的统治加起来有17520年。卡尔·R·莱普修斯注意到，这个时间段刚好是十二个天狼星周期（之前提到过，每个1460年），由此证实了埃及的历法学-天文学知识的史前起源。

基于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及《地球编年史》的其他分册中指出，卜塔与恩基没有任何区别，而拉也正是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马杜克。大洪水之后对地球领域的划分，让埃及被分配给了恩基及其后裔，他们离开伊丁（《圣经》中的伊甸园）和被恩利尔及其后裔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领域。拉 / 马杜克的一个兄弟，透特，便是苏美尔人所称的宁吉什西达。

地球划分之后的诸多暴力冲突都源于拉 / 马杜克对这一划分的不满。他相信他的父亲对地球的统治权被不

公平地剥夺了（恩基这个名字的意思正是“统治地球”）；因此，是他而非恩利尔的长子尼努尔塔，该在巴比伦统治地球。巴比伦，这座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名字的含义是“众神的门廊”。被这样的野心所困扰，拉 / 马杜克不仅制造了与恩利尔集团的冲突，同时还激发了他自己的一些兄弟的仇恨，他让他们也牵涉到这样的令人难受的冲突中，如同他在离开埃及后又回来要求重掌政权。

在拉 / 马杜克的来回挣扎中，他导致了一名弟弟的死亡，他的名字叫杜姆兹，这让他的兄弟透特取得统治并将他流放，而且还让他的兄弟奈格尔在一次导致核屠杀的众神之战中改变立场。尤其是与透特的似有似无的联系，我们相信，这是历法故事的重中之重。



再次重申一遍，埃及人，拥有两套而非一套历法。第一套历法有着史前时代的源头，是“基于月亮的”。后面的一套，是在法老统治开始几个世纪之后被引进的，基于365天的太阳年。与认为后来的这部“民用历法”是法老的行政改革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它和前一套历法是相似的，同样是诸神的造物；区别在于前者是透特发明的，而后者是拉发明的。



图100

这部民用历法的一个方面被认为是很独特的，它将每月的30日划分进“黄道十度分度”，由特定恒星的升起而分别预示的十日周期。每一颗恒星（见图100，被描绘为一位天神在天海航行）被认为是通知夜晚的最后一个小时的；而在10天的最后，一颗新的黄道十度星将开始观测。

我们认为，采用这种基于黄道十度分度的历法，是拉在与他的兄弟透特之间矛盾升温时的蓄意之作。

都是阿努纳奇的大科学家恩基的儿子，人们完全可以推测出他们从父亲那里得来的知识。这在拉 / 马杜克身上显露无遗，因为一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清晰地陈述了这一点。这部文献的开头记录了一段马杜克向他父亲的抱怨，他认为他缺乏特定的治疗知识。恩基的回应如下：

我的儿子，还有什么是你所不知的？

我还能再给你些什么呢？

马杜克，还有些什么是你所不知的？

我还有什么额外的可给你？

我所知，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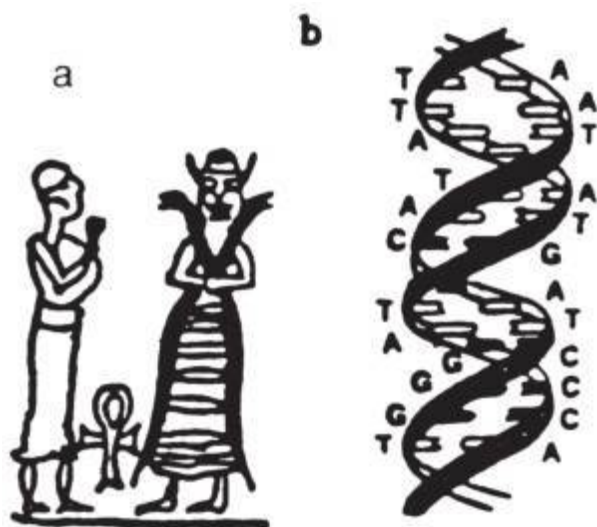


图101

那么，是否可能是在这一点上，两兄弟之间产生了嫉妒？数学知识、天文知识、神圣建筑的朝向知识都是他们共享的；能证实马杜克在这些领域的造诣的，便是巴比伦的神秘塔庙（见图33），按照伊努玛盘上的说法，它是马杜克自己设计的。但是，如文献所述，在医

药卫生领域他就远不如他的兄弟了：他不能复活亡者，而透特却可以。我们既在美索不达米亚又在埃及资料中听说过透特的力量。他在苏美尔描绘中的形象是与缠绕的蛇的符号一起的（见图101a），蛇符号的起源是因为他父亲能够执行基因工程——我们曾提议过，这个符号是DNA的双螺旋结构（见图101b）。他的苏美尔名字，宁吉什西达，意思是“生命工艺之主”，这显示出他具有通过复活死者来重建生命的能力。“统治医疗者，抓住手的主人，生命工艺之主”，一部苏美尔祈祷书中这么称呼他。他的显著特征是魔法治疗和驱魔术。一个咒语和魔法公式的马克鲁（意思是“提供烧灼”）系列，占据着一整个碑刻。有一个咒语，专用于淹死水手（“那海上之人瞬间安息”），祭司用“西里斯和宁吉什西达，奇迹工人，杰出符咒家”这句话来进行祈祷。

西里斯是一位女神的名字，除此之外在苏美尔神话中则一无所知，而它是天狼星的美索不达米亚名字的可能性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因为在埃及神话里，天狼星是与女神伊西斯相关的天体。在埃及传说故事中，透特是帮助过伊西斯的神祇，而伊西斯是奥西里斯的妻子。他从被肢解的奥西里斯身体中提取出精液，伊西斯用它怀上并生下了何璐斯。这还不是全部。埃及的被称为梅特拉石碑的工艺品上有一段题词，女神伊西斯记述了在她的儿子何璐斯被毒蝎刺中之后，透特是如何将其救活的。作为对她哭泣的回答，透特从天上下来，“他被提供

了魔法力量，并占有着创世的伟大力量。”然后他使用魔法，在夜晚移除毒素，让何璐斯醒了过来。

埃及人拥有整部《亡灵书》，其中的经文刻在法老陵墓的墙上，这样死去的法老才能进入来世。它是透特的著作，“他亲笔写下的”。另一部较短的著作，被埃及人称为《生命之书》（又作《呼吸之书》），其中陈述道：“透特，最明智的神，赫门努之主，来到你的面前；他为你亲笔写下《生命之书》，以让你的卡（埃及象形文字中类似灵魂之意）永恒地呼吸，你的形在地上被赋予生命。”

我们从苏美尔资料中得知，这种在法老的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知识——死而复生的知识最初是恩基拥有的。一部讲述伊南娜／伊师塔去往下界（非洲南部）——她嫁给恩基另一个儿子的姐妹的领地的长篇文献中，讲到这位不速之客被杀死了。为了回应他们的恳求，恩基进行了药物治疗并监管了对这具死尸的声波和放射脉冲的治疗，然后“伊南娜起身了”。

很显然，这种秘密知识并没有泄露给马杜克；而当他抱怨的时候，他的父亲却给了他一个回避的答复。这一点足以使野心勃勃渴望权力的马杜克对透特产生嫉妒。而被触犯的感受，甚至是感到威胁，也许更为剧烈。首先，是透特而非马杜克／拉，帮助伊西斯挽回了被肢解的奥西里斯（拉的孙子），并救下了他的精液，

然后又挽救了中毒的何璐斯（拉的一个曾孙子）。第二，所有这些，诱发了（在苏美尔文献中讲得更为清楚）透特和这颗名叫天狼星的恒星之间的喜爱之情，天狼星（即伊西斯）是埃及历法的控制者和带来生命的尼罗河的泛滥的预示者。

那么这就是嫉妒的全部吗，拉 / 马杜克对透特是否还有更多的不满呢？按照曼捏托的说法，由拉开始的第一神圣王朝的长时间的统治，在何璐斯短短的300年统治时间后突然就结束了，也就是在被我们称为第一次金字塔战争之后。然后，是透特的另一位后裔接管了对埃及的统治，而他的王朝持续了1570年。他的统治，是和平与发展的时期，与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相符——阿努纳奇向人类传授王权的第一个阶段。

为什么在卜塔 / 恩基那么多儿子当中，是透特被选为替代拉王朝的人呢？W.奥斯邦所做的研究《古埃及人的宗教》可以给我们一丝线索。其中有关透特的陈述如下：“虽然他在神话里是一位第二级别的神祇，然而他身上总是直接或部分地散发出卜塔（太初之神的长子）的气质。”在阿努纳奇复杂的继承制度下，如果是由父亲和其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所生的儿子，那么他的继承优先权将在长子之上（除非长子的母亲也是其父亲的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这是导致恩基（阿努的长子）和恩利尔（阿努和他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妹

所生)之间永无止境的冲突和摩擦的一个原因。那么，是否是透特出生的环境，为拉 / 马杜克的至高无上制造了障碍？

已知的是，在一开始统治的“诸神集团”或神圣王朝是在太阳城；后来被孟菲斯的神圣小组取代（当孟菲斯成为一个统一的埃及的首都的时候）。然而在之前，有一个由透特为首的短暂的“神圣集团”。透特的“崇拜中心”是赫尔墨普里斯（希腊语中是“赫尔墨斯之城”的意思），它的埃及名字是赫门努，意思是“8”。透特有一个称号就是“8之主”，按照亨里奇·布拉格思琪在《古埃及的宗教和神话》中的说法，它所表达的是八个天体朝向，其中包括了4个基点方位。它同时还表示透特能够找到并标出月亮的8个停滞点——而月球正是透特的天体对应物。

而马杜克，一位“太阳神”，是与数字10相关的。在阿努纳奇的数字等级制中，阿努的等级是最高的，是60，恩利尔是50，而恩基是40（然后依次下滑），马杜克的等级是10，而这可以作为黄道十度的源头。确实，巴比伦版本的《创世史诗》拥有十二月，每月被分为三个“星界”的历法的制定归功于马杜克：

他将一年定下来，

划分出区域：

为十二月中的每一个

他设立三个星界，

由此界定出一年中的日子。

将天空划分为36个部分，作为“界定出一年中的日子”的手段，对历法来说是绝对可能的——一部有着36个“黄道十度分度”的历法。而在这里，在《伊奴玛·伊立什》（即《创世史诗》）里，这种划分是归功于马杜克的，也就是拉。

这部《创世史诗》，毫无疑问是源于苏美尔的，现在主要是从它的巴比伦译本（《伊奴玛·伊立什》的7个碑刻）中得知。所有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用于赞美巴比伦国神马杜克的译本。所以，“马杜克”这个名字被安置在原苏美尔版本中，讲述外层太空来的入侵者，行星尼比鲁的地方，并将其替换掉，将其描述为一个神。而且，在描述地球上的事时，最高神原本是恩利尔，但在巴比伦版本中，他同样被替换成了马杜克。用这种方式，让马杜克既在天上又在地上，成了至高无上的。

在没有对刻有苏美尔原版《创世史诗》的泥板（有些到如今甚至都成为碎片了）进行更为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说出这种36黄道十度分度的划分是马杜克自己的创新，还是他从苏美尔借鉴过来的。

苏美尔天文学的一条基础原则是，将笼罩地球的整个天域划分为三条“道路”——作为中心天带的是阿努之路，北部天域是恩利尔之路，南部天域是艾（就是恩基）之路。这三条道路被认为是表示中部的赤道区域，和分别被南北回归线分割出的区域；然而，我们曾在《第十二个天体》中讲过，阿努之路，跨过了赤道，与赤道向南北分别偏离出30度，结果就有了一个60度的跨度；而恩利尔之路和艾之路则每个偏离出60度，这样一来，从北至南，它们一共覆盖了180度的天域。

如果这个对天空的三重划分被用于将一年划分为12个月份的历法划分的话，那么结果将是36个部分。这样的一种划分——导致黄道十度——在巴比伦，的确实现了。

1900年，东方学学者T.G.平切斯向伦敦的皇家天文学会发表演讲，对一个美索不达米亚星盘做了重建。这是一个圆形盘子，如一个比萨饼一样被划分为12瓣，其中有3个同心圆环，总共将这个盘子划分为了36个部分（见图102）。刻上名字附近的圆形符号表明了它们与天体的关系；这些都是黄道带上的星座、恒星及行星的名字——总共36个。这个划分与历法有着紧密关系，在各月份的名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出现在12瓣中的每一瓣的顶部（平切斯标注出了1-12，由巴比伦历法中的第一个月尼散月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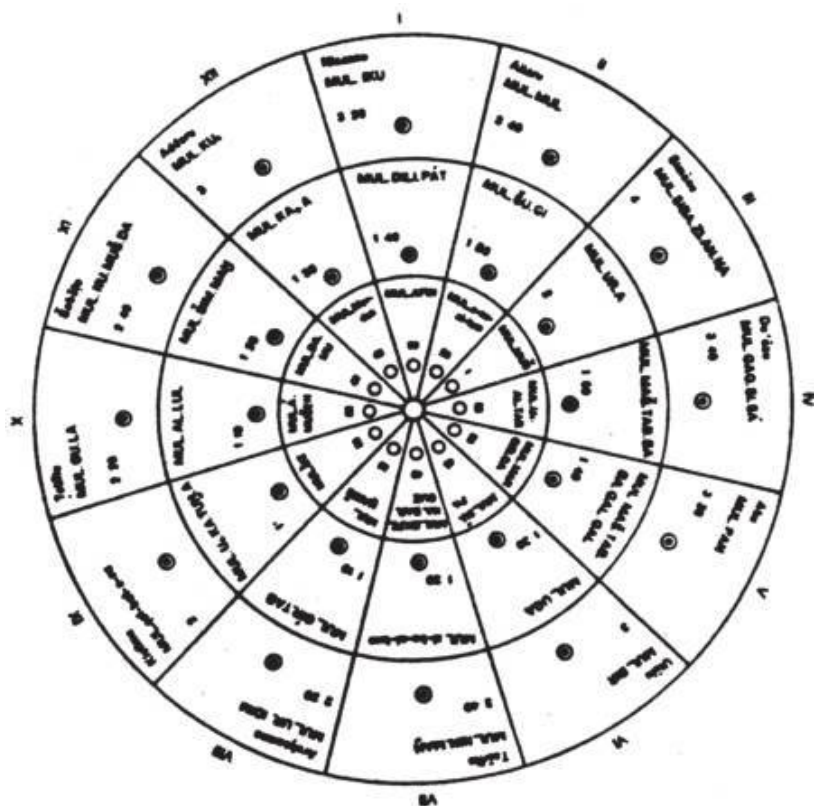


图102

巴比伦的平面天球图并没有回答我们关于《伊奴玛·伊立什》中关键经文的起源问题，但它却给了我们一个对于埃及问题的可能的答案，即在巴比伦，在马杜克宣布权威的地方，也有一个类似的对应物（如果这不是它的前身的话）。

能够更为肯定的是，这种36个黄道十度分度的做法，在第一部埃及历法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最初的历法是与月亮紧密相关的，而后者是太阳历法。在埃及神话

中，透特是一位月神，拉则是一位太阳神。将这一点延伸至两部历法上，可以看出，前后两部历法分别是由透特和拉 / 马杜克制定的。

事实是，大约公元前3100年的时候，苏美尔的文明等级（人类王权）延伸到埃及的时候，拉 / 马杜克在巴比伦建立权威失败，返回埃及驱逐了透特。

我们相信，正是在那之后，拉 / 马杜克并非是为了行政管理上的便利，而是为了彻底根除透特的领导从而重组了历法。《亡灵书》中有一段陈述道，透特被“发生在神圣孩子们身上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他们挑起战争，引发冲突，制造魔鬼，导致麻烦。”结果，透特“当他们（他的对手）混淆年份，弄乱月份的时候，被惹怒了”。所有的这些恶事，文献中声明，“所有他们对你所做的，他们都在秘密地进行这邪恶的举动”。

这就能很好地指出，当透特的历法需要向前重置的时候（原因我们在本章前面有过解释），这场冲突导致其在埃及被拉 / 马杜克的历法所取代。R.A.帕克尔，我们之前提到过，相信这次改变发生在大约公元前2800年左右。阿道夫·厄尔曼著有《埃及和居住在古代的埃及人》，他的结论则更为明确。他写道，这时刚好是天狼星在完成1460年的周期，之后回到它最初位置的时候，是公元前2776年7月19日。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公元前2800年这个时期，是英国权威们所采用的史前巨石阵一期的时期。



为了他在埃及的拥护者，由拉 / 马杜克采用的这部基于十日周期的历法，很可能与恩利尔集团的历法之间划出了明确区别。的确，这样的一种区别可能会引起月亮历法和太阳历法之间的波动；因为历法，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以及古代记录中所证实的那样，是阿努纳奇“诸神”设计，为其拥护者们划出朝拜周期用的；而对于至高无上的争夺原本就意味着，到最后究竟是谁在被崇拜。

将一年分割为7天一个周期，从而计算时间的方式，即周这个概念的起源，学者们曾有过长期的讨论，然而仍然没有被核实。我们曾在《地球编年史》之前的几部书里面展示过，7是表示我们这颗星球、地球的数字。地球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第七个”，而且它在天体表述中被描绘为7个小星点（如图94），因为当阿努纳奇从他们的星球，也就是我们星系最外层的星球，驶向太阳系中心的时候，他们首先遇到的是冥王星，然后经过海王星和天王星（第二和第三），然后继续经过土星和木星（第四和第五）。他们将火星记为第六个（因此它被描绘为有着6个顶点的星星），将地球记为第七个。这样的一次旅行和计数，实际上被描绘在了一个出土于尼尼微

皇家图书馆废墟的平面天球图上。它的8个部分之一（见图103），显示出了从尼比鲁开始的飞行，并陈述“神恩利尔去往的行星”。这些行星，由小星点来表示，总共有7个。对苏美尔人而言，恩利尔，而非任何其他一位，是“七之主”。美索不达米亚和《圣经》一样，人名（如巴思-示巴，“7的女儿”）和地名（如比尔-示巴，“七之井”）都用这个称号来赞扬这位神祇。

7这个数字的重要或神圣性，转移到了历法中就成了一周，并渗入到《圣经》及其他古代文书中。当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协商的时候，他拿出7只小羊；雅各服侍拉班7年才能与他的一个女儿结婚，而当他走进他的嫉妒的兄弟以扫的时候，他要鞠躬7次。大祭司需要将各种各样的仪式进行7次，耶利哥被围了7次，以让它的城墙倒下，第七天要作为安息日而严格遵守，而重要的五旬节必须是在逾越节之后第七周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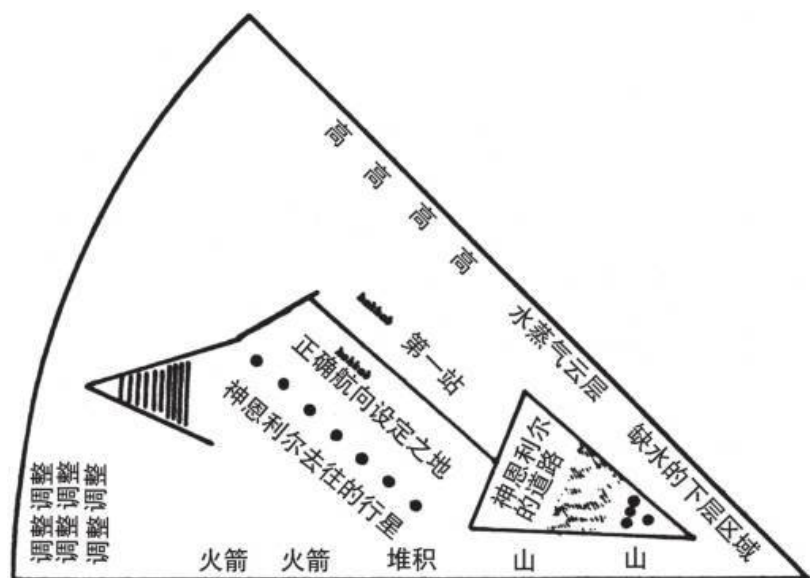


图103

虽然没人敢说究竟是谁“发明”了7天为一周，但很显然，《圣经》中将之联系到了创世之初的时候，当时间开始的时候：《创世记》中为期7天的创世开始之时。用7天周期来计算时间——人类的时间——在《圣经》和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大洪水故事中被发现了，由此可以证明出它的古老。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恩基给了洪水故事中的英雄7天的时间，他“打开水钟并填满它”，以确保他忠诚的追随者不会错过最后期限。在那些版本中，大洪水据说是开始于一场风暴的，它“横扫整个国度7天7夜”。《圣经》版本的大洪水，同样是在诺亚得到警告7天之后才开始的。

《圣经》中的大洪水故事及其持续时间，显露出在

很早的时候对历法的深入理解。很有意义的是，它显示出与7天一周期及将一年划分为52周这种划分法相似。再者，它显示出了对一部复杂的日月历法的理解。

按照《创世记》的说法，大洪水开始于“第二个月的第十七天”，结束于第二年的“第二个月的第二十七天”。表面上看上去是365天加上10天，然而实际上不是。《圣经》将大洪水拆分为150天的大水，150天的退水，以及诺亚认为外界安全可以打开方舟的40天。然后，在间隔两个7天之后，他派出一只乌鸦和一只鸽子去搜寻地表；直到鸽子不再回来，诺亚才知道外面已经足够安全，可以出去了。

按照这种拆分，加起来就是354天
($150 + 150 + 40 + 7 + 7$)。但这不是一个太阳年；这是一个精确的月亮年，有12个月，每月29.5天
($29.5 \times 12 = 354$)，犹太人至今都是这样，也就是每月交替拥有29或30天。

但是在太阳系统中，354并不是完整的一年。在认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创世记》的讲述者或编制者进行了插入，说大洪水是在第二个月的第十七天开始，在一年之后的第二个月的第二十七天结束。学者们分为了几派，一派认为天数由此加为了月亮的354天。另一些——如S.甘兹，著有《希伯来数学及天文学研究》——则认为还应该加上11天，这种插入法将月历354天扩充到了太阳

年的完整的365天。还有其他一些人，其中有古代的《禧年书》的作者，他们认为，其中加上的天数仅仅是10天，将一年增长到了不正确的364天。当然，它的意义在于使用了一部将一年分为52个7天的历法（ $52 \times 7 = 364$ ）。

这不是在354上再加上10天这么简单，而是蓄意地将一年分为52周，每周7天。这在《禧年书》中讲得很清楚。它（在第六章）陈述道，当大洪水结束的时候，诺亚被给予了“天国之签”：

圣训的所有日子，

将有五十二周的日子，

它们标志着一年的完成。

因此它被刻下并颁布

在天国之签上，

一年，年年

都不能有疏忽。

指导你们，以色列的孩子，

他们按照这表遵守年岁：

三百六十四天；

这组成一个完整的年份。

这种对每年52周每周7天的坚持，组成了一部一年364天的历法，并不是由于忽略了整个太阳年有365天的事实。对这种真实长度的察觉，在《圣经》中，当伊诺克被上帝带走升天的时候（他那时是365岁）可以看出来。在《伊诺克书》中“超额的太阳”，必须要加在其他历法的360（ 12×30 ）天上，以组成插入365天的那5天，被特别提到过。然而，《伊诺克书》形容了太阳和月亮，黄道的12个“入口”，二分点二至点的运动，毫不含糊地陈述了历法中的年应该是“严格按照它的天数的年：是364天”。这在一个声明中，被重申“有着完美评判的完整的一年”是364天——52周，每周7天。

《伊诺克书》，特别是在被称为《伊诺克书2》的版本中，被认为是显示了当时埃及亚历山大港的科学知识的元素。其中有多少可以被追溯到透特那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但《圣经》和埃及神话却显示出，7的角色，以及52次7出现在一个早得多的时候。

较著名的是《圣经》中的约瑟，在成功为法老解梦之后督管埃及的故事。法老的梦，第一个是7头肥母牛被7头瘦弱的母牛吃掉了，第二个梦是7颗饱满的谷粒被7个干瘪的谷粒吞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故事——

对一些人来说是“传说”或者“神话”——有着很强的埃及根源，在很早之前埃及传统中有着对应。前者中是希腊西比灵贤明女神的埃及前身，她们被称作七哈瑟尔；哈瑟尔曾是西奈半岛的女神，被描绘为一头母牛。换句话说，这7头母牛是象征可以预言未来的哈瑟尔的。



图104

7个丰年紧接着7个贫瘠之年的故事，在早期的对应是一部象形文字文献（见图104），E.A.W.巴吉在《诸神传奇》中将之命名为“神勒母和七荒年的传说”。勒母是作为人类创造者的卜塔 / 恩基的另一个名字。埃及人相

信，在他将对埃及的统治权转交给他的儿子拉之后，他退休到了阿布岛（自从希腊时代开始，就因为它的形状而被称作象岛），他在那里组建了两个地下储槽——两个相连的水库——它们的锁或水闸可以操作，被用来控制尼罗河的水流（现在的阿斯旺大坝几乎就位于这尼罗河的第一个水利工程之上）。

依照这部文献的内容，祖瑟尔法老（塞加拉的阶梯金字塔的修建者）接到了一份来自南部执政官的皇室快件，其中讲到严重的苦难降临到了人民的身上，“因为尼罗河已经有7年没有到达正常水位了”。而作为结果，“谷物蔬菜奇缺，所有人类用作食物的东西都没有了，而每个人都抢夺着他的邻居的东西”。

这位国王希望能通过直接向这位神祈求，来结束这次混乱和饥荒，他向南去到阿布岛。他被告知，这位神住在“用芦苇做成入口的木制大建筑里”，他有“绳和签”让他能够“打开尼罗河水闸的两道门”。勒母回应了这位国王的请求，保证“升高尼罗河的水位，让庄稼生长”。

由于尼罗河水位每年的上升与天狼星的与日同升是紧密相连的，有人肯定会想，这个故事的天文特征让人想到的不仅仅是实际的水的短缺（至今都周期性地存在着），同时在一个死板的历法中，天狼星的出现发生了位移（之前讨论过）。这整个故事的历法含义在文献中出现了，它讲述勒母在阿布岛上的住所是有天文朝向

的：“神的房子向东南方有开口，太阳每天都是出现在它正对面。”这只能解释为，这是一个用来观测去往冬至点和从冬至点回来时的太阳的设施。

对于数字7在诸神和人类事务中的意义和作用的短暂的回顾，足够显示出它的天文起源（从冥王星过来的第七颗行星）和它在历法里的重要性（7天一周，每年有52个这样的周）。然而，在阿努纳奇中的对手里，所有这些都有着另一层含义：这是对谁才是七之神（God of Seven，在希伯来语中是Eli-Sheva，伊丽莎白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确定，也就是对谁才是地球的名誉统治者的确定。

我们相信，这也是在拉 / 马杜克在巴比伦称霸行动失败后，返回埃及的途中觉察的警告：对这个仍然是恩利尔称号的数字7的崇拜的散布，是通过将7天一星期引入埃及而进行的。



在这些条件下，对七哈瑟尔的尊崇，肯定会被拉 / 马杜克所诅咒。不仅是因为她们的数字7，象征着对恩利尔的崇拜；同时还因她们与哈托尔，埃及神话中一位重要的神祇有关，但拉 / 马杜克却对这位神祇没有什么兴趣。

哈托尔，我们曾在《地球编年史》的前面部分讲到过，是苏美尔神话中宁呼尔萨格的埃及名字——她是恩基和恩利尔的同父异母的姐妹。由于这两兄弟的正式妻子都不是他们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恩基的是宁基，恩利尔的是宁利尔），所以他们都需要宁呼尔萨格为他们生下一个儿子；一个这样的儿子，在阿努纳奇的继承制度中，可以成为地球王座无可撼动的合法继承人。虽然恩基不断与宁呼尔萨格进行房事，但生下来的都是女儿；在这一点上，恩利尔成功多了，他最宠爱的儿子也是宁呼尔萨格所生。这让尼努尔塔（宁吉尔苏，古蒂亚的“吉尔苏之主”）有资格继承他父亲的50这个衔位——而在这一刻，恩基的长子，马杜克，丧失了统治地球的资格。



图105

在宣扬对7崇拜及其历法的重要性的过程中，还运用了其他方法：发生在祖瑟尔时代的7荒年的故事。考古学家在塞加拉区域发现了一个雪花石膏制成的圆形“圣坛顶”，它的形状（见图105）显示出，它被打算用作一个点亮7天的圣灯。

另一个发现是一个石“轮”（一些人认为它是一个圆锥形石的底座，后者是一个神谕式的“肚脐石”），它被很明显地分为有着分别7个标记的4个部分（见图106），这显示出它是一个真正的石头历法表——无疑是月亮历法——其中包含了7天为一周的概念。

用石头制作历法表在古代就已经存在，如不列颠的史前巨石阵和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历法表。这个在埃及发现的应该是他所做的最小的奇迹，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些所有地域上分散的石头历法表，背后的天才是同一位神：透特。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历法表包含了7天这个周期；但如另一个埃及“传说”所显示的，这也就不再是意外了。



图106

被考古学家们认为是游戏或游戏板的東西，在古代近东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发现，这里展示了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迦南和埃及的发现（见图107）。两名选手按照所掷的骰子将小棒从一个洞移至另一个。考古学家将它们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游戏而已；但通常这些洞的数目，是58，很明显每位选手有29个——29是一个月亮月的完整天数。同样有着将这些洞归为更小组别的划分，还有将一些洞与其他洞相连的沟道（也许是表示：选手可以跳至那里）。我们注意到，例如，洞15和洞22是相连的，洞10与洞24相连，这意味着可以“跳跃”一个7天的星期和一个14天的两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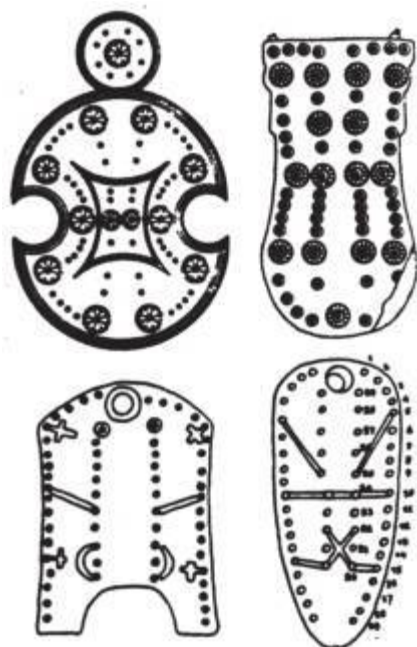


图107

现在的我们通过歌谣（“9月有着30天”，国外儿歌歌词）和游戏来将历法教给小孩子；那么为什么要排除在古代就有这种教学方式的可能呢？

这些历法游戏，至少有一种是透特的最爱，它用于教导人们一年被划分为52个星期，这在一部被称为《萨特尼哈摩伊与木乃伊的冒险》的埃及故事中得到了证实。

这是一个有关魔法、神秘主义和冒险的故事，它将神秘数字52与透特及历法的秘密连在了一起。这个故事被记录在一个草莎纸文本上（被编录为开罗-30646），

它是在底比斯的一个墓穴中发现的，能够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其他记录此故事的草莎纸碎片同样被发现了，说明它是记录神和人的故事的古埃及国家或权威文学的一部分。

故事中的英雄是赛特尼，他是法老的儿子，“通晓所有事情”。他习惯在孟菲斯的大墓地里漫游，学习神庙墙上的神圣文字，探索古代的“魔法书”。最后他自己成了“一名在埃及大陆无与伦比的魔法师”。一天，一位神秘的老人告诉他，有一座坟墓，“那里存放着由透特亲手写下的文书”，在书中显露了地球的奥秘和天国的秘密。这神秘的知识包含了有关“日月升起和诸天神（行星）绕着太阳的圈（轨道）运行”的神圣信息；换句话说，它包含着天文学和历法的秘密。

这个被谈论到的墓穴是尼诺菲尔赫卜塔的，他是之前的一位国王的儿子。当赛特尼问这个墓穴的地址时，这位老人警告他，虽然尼诺菲尔赫卜塔已经被埋葬并被制成木乃伊了，但他并没有死掉，他仍然可以攻击任何一个敢于从他脚下夺走透特之书的人。赛特尼并不畏惧，他寻找着这个地下墓穴，当他到达正确地点的时候，他“对它诵读了一段咒语，大地开了一道口，然后赛特尼就下到了这本书所在的地方”。

在墓穴里，赛特尼看见了尼诺菲尔赫卜塔及其姐妹兼妻子，还有其儿子的木乃伊。而这本书确实是在尼诺

菲尔赫卜塔的脚下，并且“发出太阳一样的光芒”。当赛特尼靠近它的时候，尼诺菲尔赫卜塔妻子的木乃伊大声警告他别再前进，接着她告诉赛特尼，她丈夫在试图得到这本书时的冒险。透特将书藏在了一个秘密地点，把它装在一个黄金盒子里，黄金盒子外面是一个白银盒子，以及一系列的盒子套盒子。最外层的盒子是由青铜和铁制成的。当她的丈夫尼诺菲尔赫卜塔忽视警告和危险抓住书本的时候，透特让尼诺菲尔赫卜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停止动作：虽然活着，但他们被埋葬了；虽然被制成了木乃伊，但他们仍旧能看、能听、能说话。他警告赛特尼，如果他接触到了这本书的话，那么他的下场将会与他们相同甚至更糟。

对于这种下场的警告及先王的悲惨遭遇，并没能阻止赛特尼。经过长途跋涉，他一定要得到这本书。当他再一次向这本书靠近的时候，尼诺菲尔赫卜塔的木乃伊说话了。有一种方法既可以得到书，又不会引起透特的狂怒，他说：那就是进行“透特的魔力数字”52的游戏，并取得胜利。

打算向命运挑战的赛特尼同意了，他输掉了第一局，这时他发现他的部分身体已经开始向墓穴的地板里下陷了。他又输掉了第二局、第三局，越来越多的身体陷到了地板里。他是如何带着书逃离这场降临到他身上的灾祸，又是如何在最后将书放回它原本的隐藏处的，

的确非常精彩，但已经偏离我们的主题了：事实上，这本天文学和历法的“透特之书”包含着52这个游戏——将一年划分为52个7天，《禧年书》和《伊诺克书》中所讲到的只有364天的神秘的纪年法。

这个神秘的数字促使我们漂洋过海，去往美洲，又将我们带回史前巨石阵，帮我们解密与人类记录下的第一个新纪元密切相关的事件。

第九章

太阳还在何处升起

没有什么比在夏日最长的白昼那一天穿过沉静的撒森岩巨石的阳光，更能成为史前巨石阵缩影的事物了，当时的太阳处于向北移动的过程中，然后慢慢放慢、停止，最后开始返回。也许是命中注定，现在仍然耸立并被顶部的横梁连接的巨石柱只有四个了。它们形成三个拉长的窗户，通过它们，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并确定一个新的年度循环的开始（见图108）。

也许仍是命运的决定，在这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有着另一个用巨石建成的三个窗口——按照当地传统说法，也是由巨人修建的——同样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壮观的视野，太阳从厚厚的白云中现身，它的光芒在一个精准的排列中直射。在南美洲的秘鲁（见图109），也有一个三窗设计的建筑，在历法中基个特定的日子，太阳会从这里升起。

这种相似是否仅仅是视觉上的感受，一种纯粹的巧合呢？我们不这么认为。

现在这个地方被叫作马丘比丘，这个名字源于该城

市所位于的乌鲁般巴河一个弯曲处陡然升起的1万英尺高的陡峭山峰。它深处密林及绵绵不绝的安第斯山中，由此躲开了西班牙征服者并留下了“印加失落的城市”，直到1911年才被海勒姆·冰汉所发现。现在知道的是，它的修建要比印加帝国早得多，而且它过去的名字叫作坦普塔科，意思是“三窗之港”。这个地方，和它独特的三窗建筑，在当地传统中是这么说的：在安第斯山文明起源的时候，当维拉克查带领的诸神，将4位阿雅尔兄弟和他们的4名姐妹兼妻子放进坦普塔科，有三个兄弟从三个窗口处出来了，在安第斯大地定居，并进行开发；他们其中一名建立了一个比印加帝国要早上数千年的古代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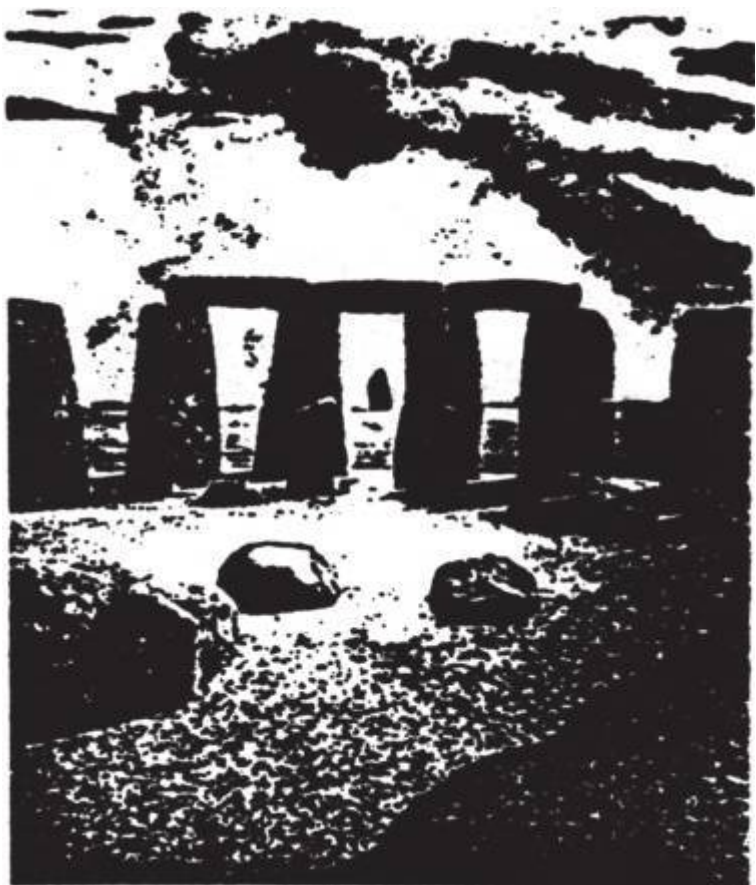


图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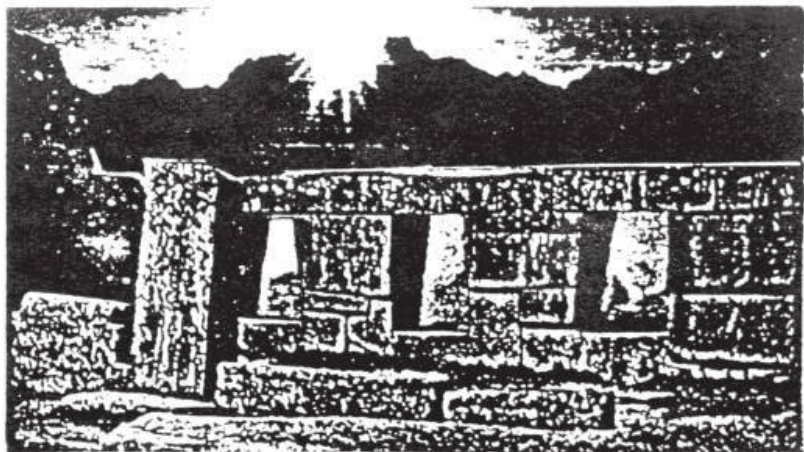


图109

这三个窗口构成了一堵由巨石建造的巨墙的一部分，这些石头——正如史前巨石阵——并不是从本地得来的，而是穿越高山、越过峡谷，从极为遥远的地方运送过来的。这些巨石，被仔细地磨平，让表面变得圆滑，它们被切为多边的，且拥有多种角度。每个石头的边数和角的大小都与邻近的石块相符。所有这些多边巨石由此两两相扣，就像拼板玩具一样，不需要任何泥灰或其他黏合物就能紧紧相连，并承受住这一地区并不少见的地震和其他人为或自然的破坏。

冰汉称呼它为三窗神殿。它只有三道墙：有窗口的一面朝向东，其他两道墙像是保护翼。西面是完全敞开的，为一个石柱提供空间，石柱大概有7英尺高；由两个水平放置、精心塑性后的石头从两边支撑着，这个石柱精确地朝向中部的窗口。因为这个石柱顶端的一个壁

孔，冰汉推测，它可能曾有一个梁柱用以撑起一个茅草屋顶；然而这在马丘比丘可是唯一的，我们反倒相信这个石柱与史前巨石阵的踵形石（在最初）或圣坛石（后来出现的）有着同样的用处，换言之，如同提供视准线的古蒂亚的第七根石柱。很有创意的是，三窗设计的优越性促进了三根视准线的出现——指向夏至日、冬至日和分日的日出（见图110）。

三窗建筑加上石柱构成了冰汉所命名的东边部分，而学者们仍然称它为神圣广场。它的其他主建筑，同样是三面的，在广场的背部末端有它的最长的墙，南部是敞开的。它同样是用进口的花岗岩巨石建成，同样是扣在一起的不规则形状或多边形状。中部的北面墙作为7个伪窗口——模仿三窗设计，呈梯形，但并没有穿透石墙——而建造。一个巨大的独立矩形巨石，位于建筑地板之上，在这些伪窗口下方。虽然这个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仍然被认为是主神殿，冰汉就是这样为它命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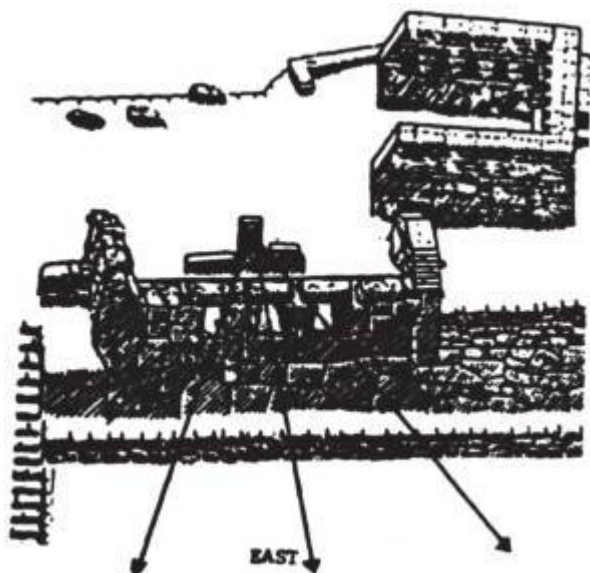


图110

因为这块巨石的高度为5英尺，所以不能作为座椅来用，冰汉推测它是被用作贡品桌的，“一种祭坛，可能用来放置食物贡品，或是安置受崇敬的死者的木乃伊，节日的时候在这里取出来并进行崇拜”。虽然这种风俗纯属想象，但至于说这个建筑与节日有关的看法——换言之，与历法有关——是很有吸引力的。在7个伪窗口上面有6个醒目的凸起的石栓，所以某种牵涉到6与7的计算——如拉格什的吉尔苏——是不能被排除的。两堵边墙每堵有5个伪窗口，所以每堵边墙——东边一堵，西边一堵——与中墙（北边那堵墙）一起组成了12。这同样应用了历法的功能。

同属于一个巨石器时代的一个较小的围场，被建为

了主神殿的附属建筑，它的主神殿的西北角的后面。它非常适合被描述为一个有着石头长凳的没有屋顶的房间。冰汉推测它是祭司的住所，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明它的用途。明显的是，它是使用相同的不规则形状或多边形花岗岩巨石精心建造的，被打磨抛光得十分完美。的确，拥有最多边数和棱角——32！——的石块是在这里被发现的。这些举世瞩目的巨石究竟是谁、使用什么方法制造并安放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它的造访者。

在这个房间正后方是一道阶梯，总体形状呈矩形，但阶梯本身却是由未经加工的卵石组成。它回旋向上，从神圣广场一直通向一座山丘上，在上面能够俯瞰全城。山顶被压平，为修建一个围场提供了场地。它同样是用形状漂亮、打磨平滑的石头建成的，但石头并不是很大。但更高的入口墙形成了一个通向山顶的门廊，稍低的围墙是使用方琢石（矩形石头）建成的。这种建筑方法既不是巨石器时代的阿波罗神像的建造方式，也不是较为低等的原石（直接用泥灰将不规则形状的石头黏合在一起）建筑方式，如马丘比丘的其他大多数建筑物。后者毫无疑问是属于印加时期；而方琢石建筑，如同这座山顶上的，是属于一个更早的时代，在《失落的国度》（《地球编年史》丛书第四部）中，我们将其辨认为是古帝国时代的产物。

这个山顶上的方琢石建筑，很明显只是为山顶主要部分提供装饰和保护。在它中间，山顶被压平，形成一个平台，有一个原本就在那里的向外凸起的石头被保留了下来，被精心塑性打磨成了一个不规则形状或多边形基底，其上有一个短石柱向上升起。从它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基底上的石头是用于天文-历法目的的：它叫作印提瓦塔纳，在当地语言里的意思是“捆绑太阳（之物）”，按照印加人及他们后裔的解释，它是一个用于观测和确定至点的石头仪器（见图111）。

距离第一次对马丘比丘进行严肃的天文学研究，已经过去了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天文学教授罗尔夫·穆勒尔，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多个重要遗址开始了一系列的学术调查，他将洛克耶首先提出的考古天文学的原理，应用到了他的发现上。因此，除了有关马丘比丘、库斯科（曾经为印加帝国首都）和蒂亚瓦纳科的有趣的天文学特征的结论外，穆勒尔还能够准确地指出它们的修建时间。



图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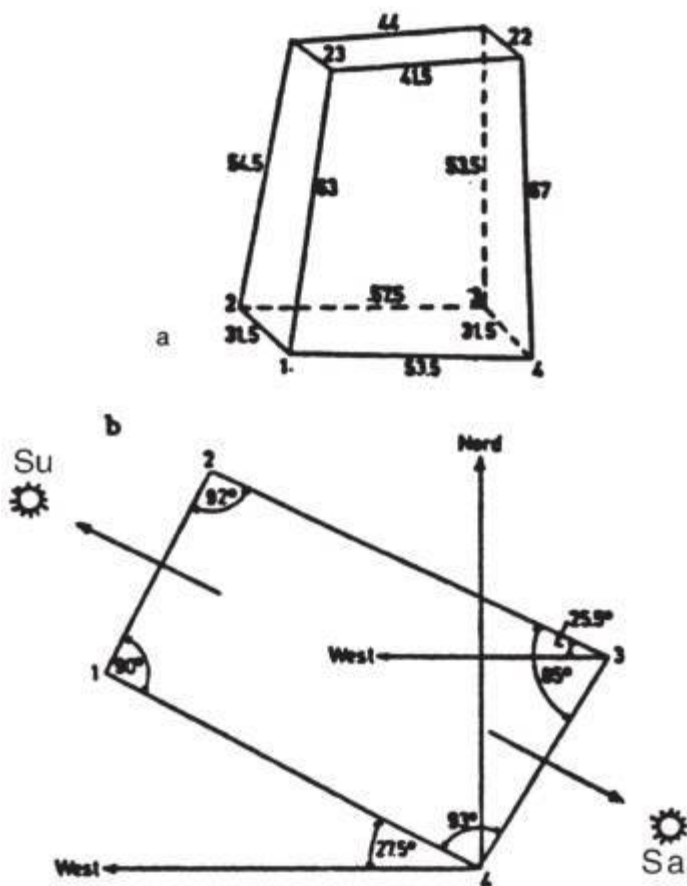


图112

穆勒尔指出 [在《古代秘鲁的印提瓦塔纳（观日台）》和其他著作中]，这个基底上的短石柱，以及这个基底本身，都是被仔细切割、塑性，以在这一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提供精确的天文观测。这个柱子（见图112a）作为日晷，这个基底作为阴影记录仪。然而，这个基底本身的形状和朝向，导致顺着它的沟槽的观测，能够准确地测算出重要日子的日出和日落（见图

112b)。

穆勒尔指出，这是冬至日（南半球是6月21日）的日落（图中Su）和夏至日（南半球是12月23日）的日出（图中Sa）。他还测定了这个矩形基底的角度，指出，如果有人顺着由凸起3和凸起1连接成的对角线去观测地平线的话，那么他将观测到印提瓦塔纳被修建的那个时代，在二分日的精确的日落点。他指出，基于当时，也就是4000年前（大概在公元前2100年和公元前2300年之间）地球较大的倾斜度，可以得知，马丘比丘的印提瓦塔纳与拉格什的埃尼奴及史前巨石阵二期处于同一时代——如果不是比它们都还要稍微早些的话。更显著的可能是，印提瓦塔纳的天文功用的基底的矩形布局，因为它和史前巨石阵一期的4个站点石的杰出的矩形布局极为相似（虽然，很明显前者不带有观月作用）。

阿亚尔兄弟的传说告诉我们，派生出安第斯诸国的这三个兄弟——《圣经》中哈姆、闪和雅弗的故事的南美版本——通过将他们的第四个兄弟囚禁在一个巨石里的洞穴中，从而摆脱他。他在里面变成了一块石头。在这样一个裂开的巨石中，里面有着白色的直立柱或短石柱的洞穴存在于马丘比丘。在它之上，是至今仍然伫立着的整个南美洲最为醒目的建筑。其上的房屋和印提瓦塔纳的平台上，使用的是同样种类的方琢石，由此可以看出是同一时代的建筑。它有两堵围墙互呈完美的直

角，另外两堵墙弯曲形成完美的半圆（见图113a）。它现在被称为托利恩（意思是石塔，特指史前石塔）。

这座石塔建在一个巨石之上，经由7层石梯才能到达，如印提瓦塔纳一样，它包围了这个巨石凸起的石峰。相同的是，这个凸起部分同样被雕刻过，并且被给予了一个充满目的性的形状，只是上面没有日晷针。然而，穿过这块“圣石”的沟槽和不规则形状或多边形表面的天文视准线，直指半圆墙上的两个窗口。穆勒尔和其他在他之后的天文学家，例如D.S.迪尔伯恩和R.E.怀特在其合著的《马丘比丘天文考古学》中指出，在超过4000年之前的时候，这些视准线是朝向冬至和夏至日的日出点的（见图113b）。

这两个窗口的梯形外观和著名的神圣广场的三窗设计非常相似，在形状和用途上，都效仿了这个来自巨石器时代的设计。相似处还有同是使用完美方琢石的建筑，在半圆结束的地方出现了向北的直墙，其上有第三个窗口。它比其他两个都大，它的窗台也不是直的，反而像一个倒置的阶梯；它的顶部也不是直的，而是一个楔形开口，形状就像倒置的字母V（见图114）。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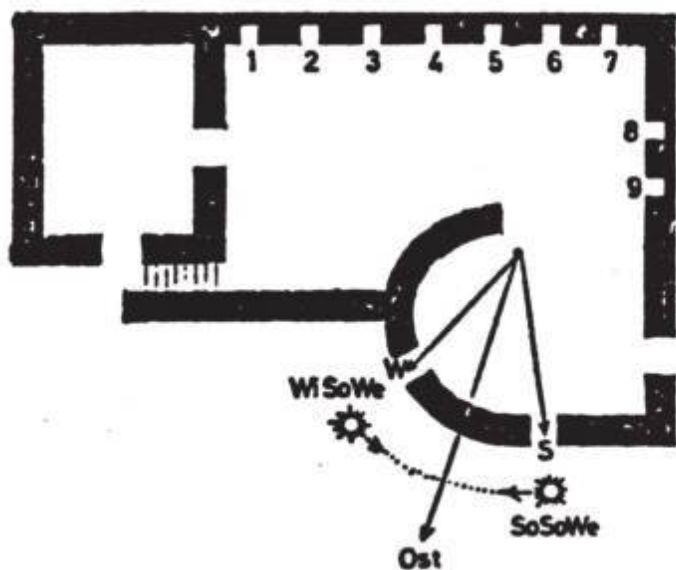


图113

因为从这个开口看出去（从托利恩里面）的视野被印加时代的卵石建筑阻碍了，曾研究过托利恩的天文学家并没有为这第三个窗口指明任何天文学方面的意义。冰汉指出，这个窗口的墙面显示出了明显的火烧的证据，他由此推测，这里曾是在特定节日焚烧祭品的地方。我们的研究显示，当印加建筑还不在这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还处于古帝国时代的时候，一条从圣石出发，穿过窗口上的V字开口，向西北方指向山顶部印提瓦塔纳的视准线，很可能会指明托利恩修建时代的冬至日的日落点。



图114





图115

这个建筑还在其他特征上与神圣广场相仿。除了3个窗口，在围墙的直面部分上还有9个梯形伪窗口（见图113）。这些伪窗口之间的墙上伸出了石柱，或用冰汉的话说就是“石轴”（见图115）。有着7个伪窗口的较长的一道墙，有6个这样的石柱——与主神殿（之前介绍过）较长的那堵墙的安排一模一样。

所有窗口的数目——加上伪窗口——是12个，毫无疑问地显示出此建筑的历法功能，正如一年12个月。和主神殿一样的长墙上的伪窗口（7）和石柱（6）的数目，可能是一种有关置闰的历法需求——周期性地对太阳周期进行月亮周期的调节，每隔几年便加入第13个月。将这种组合和用于观测并确定至点和分点的窗口相结合，这些带着石柱的伪窗口引出了一个结论：在马丘

比丘，某个人曾制造了一台用作历法表的、复杂的日月系统的石头电脑。



与埃尼奴和史前巨石阵二期同一时代的托利恩，在一个方面，要比印提瓦塔纳的矩形样式更为显著，因为它出现了极为少见的圆形的石头建筑——这在南美极其少见，但与拉格什和史前巨石阵的石圈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按照西班牙人费尔南多·蒙特希罗斯在17世纪初所收集编制的传说和资料来说，印加帝国并不是第一个定都于秘鲁库斯科的王国。研究者们现在得知，被西班牙人遇到并征服的传奇般的印加帝国，是在1021年才在库斯科掌权的。在这很久之前，由神维拉克查给阿亚尔兄弟中的一人，曼科卡帕克，指出他的金棒沉入大地的正确位置时，他建立了这座城市。通过蒙特希罗斯的计算，这发生在大约公元前2400年——比印加帝国早了接近3500年。这个古帝国持续了接近2500年，直到发生了一系列的瘟疫、地震以及其他的灾难，导致人们离开了库斯科。这位国王，在少数被选定的人的陪同下，撤退到了坦普塔科的隐匿处；在那里，这王朝的过渡期持续了大约1000年，直到一位贵族出生的年轻人被挑选了出来，带领人们重返库斯科，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印

加帝国。

1533年，当西班牙征服者们到达印加帝国都城库斯科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座超级大都市有大概10万个住宅，它们包围着一个由宏伟的宫殿、神庙、广场、花园、集市、检阅场组成的皇家宗教中心。让他们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当地人说这座城市被划分为了12个区域，它按一个椭圆形布置，建在环绕城市山峰上的观测塔所提供的视准线则是各区的分界线（见图116）。他们还被这座城市和帝国最神圣的神殿所震撼——不仅因为它极为华美，还因为它是完全镀金的。正如它的名字科里堪查，意思是黄金围场，这座神庙的围墙被黄金板片覆盖着；而里面则是夺目的工艺品和鸟类以及其他动物的雕像，它们由黄金、白银和宝石制成；而且在神殿的主要庭院里，全人工制造的谷物和其他生长物，也都是用黄金白银制成。只是西班牙人最初的侦察队，就带走了700个这样的金板（同时还带走了大量其他珍贵的工艺品）。



图116

曾看见完整的卡利勘察（被天主教神父破坏，改建为一座教堂）的年代记录员（编年者）记录道，这个建筑物包括了一座主神殿，用来供奉神维拉克查；还有用于崇拜月亮、金星、一颗被称为科洛尔的神秘行星、彩虹以及雷电之神的圣堂或小礼堂。尽管如此，西班牙人还是称这座神殿为太阳殿，认为太阳是印加人崇拜的最高神祇。

西班牙人之所以这么认为，可能是因为在科里堪查的圣域——一个半圆形房间里，在大祭坛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太阳的形象”。这是一个黄金大圆盘，西班牙人推

测，它所代表的是太阳。事实上，在更早的时代，它是用来反射每年仅照进这个黑暗房间一次的太阳光束的——冬至日日出的那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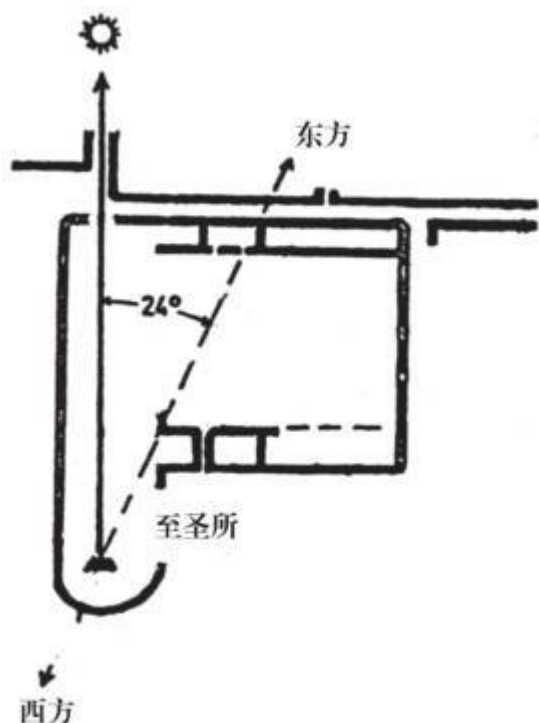


图117

很有意义的一点是这种安排与位于埃及卡马克的亚蒙大神殿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圣域呈极为少见的半圆形，就像马丘比丘的托尼恩石塔。而且，这座神殿最早的部分，包括圣域，都是用与托尼恩和印提瓦塔纳——古帝国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围墙相同的完美方琢石修建的。由穆勒尔进行的仔细的研究和测量显示，它的朝

向让太阳光线能够穿过走廊击打在“太阳的形象”上，如果地球的倾斜度为24度的话（见图117）。这种倾斜度在年代学上的意义，他写道，超过4000年之前，这与蒙特希罗斯所述说的年代表是相符合的，后者曾告诉我们，古帝国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之间，而这座位于库斯科的神殿，就是在那之后不久修建的。

其实，在见过如此多的神庙之后，这已不再让人惊讶，反倒合情合理。

一个有着巨大建筑物的巨石器时代，很明显是在古帝国之前的——这些建筑物不仅是通过它们的巨大尺寸来进行鉴别，同时还要注意它们所使用石块的惊人的多边造型，以及这些巨石的平滑甚至偏圆形的表面。然而，与位于马丘比丘建筑物的年代一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神秘的。这种荣誉毫无疑问地应该授予位于萨克撒赫曼的废墟，那里是俯瞰整个库斯科的岬角。

它的两边由深深的峡谷组成，它的顶点形成一座陡峰，高出它底部的城市大约800英尺。这个岬角可以被分为3个部分。最宽阔的部分，成为三角形的基底，其中耸立出凸起的巨石，巨石被某些人——当地传统中说是“巨人”——切割并塑性，它惊人的精细度和角度不可能用简陋的手持工具打造的。它被用作巨大的梯台或平台，并在石头上穿孔，形成弯曲的沟槽和壁龛。这个岬角的

中间部分，由一个有着数百英尺长宽的区域形成，它被压平以形成一个巨大的水平区域。这个被压平的区域，很明显的是和三角形及更高的岬角顶部分开的，因为那里有一座最为醒目，而且绝对独特的石头建筑。它包括了三道锯齿形的巨墙，从岬角的一边延伸至另一边，相互平行（见图118）。这些巨墙，一道在另一道的后面升起，加起来的高度大约60英尺。它们用巨石修建，每块巨石都是这个巨石器时代的特征形状——不规则形状或多边形；在最前面的，支撑着形成第二、第三梯台的上升阶梯的土坝是最大的。它的最小的石块的重量，介于10-20吨之间；大多数都是15英尺高，厚度和宽度则在10-14英尺之间。还有很多更大的石块；第一排有一个石块有27英尺高，重量则超过300吨（见图119）。



图118



图119

如其他在马丘比丘的巨石建筑一样，位于萨克撒赫曼的建筑物的建材同样是从极其遥远的地方运送来的，并被打磨光滑，呈斜面和不规则的多边造型，并在没有黏合物的情况下被拼合在一起。

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原因，修建了这些建筑，制造了那些刻进岩石里的沟槽、坑洞、通道等奇怪形状的？当地传统认为，这些都是“巨人”所为。而西班牙人，如编年者加西拉索·维嘉所写，认为“不是人类而是恶魔”制造了它们。斯奎尔写道，这些锯齿状的巨墙“毋庸置疑地”体现出了“被称为蛮石建筑的现存于美洲的最壮丽的

建筑风格”，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或理论。

不久前的发掘行动，在将中部平坦区域与岩石区域分割开来的巨大岩石突起的后方，发现了南美最奇特的建筑形式之一：正圆形。精心塑性的石块陈列开来，形成一个完美正圆形的下沉区域的边缘部分。在《失落的国度》中，我们列举了我们得出结论的各个原因，而我们的结论是它是用作储藏库的，矿石——特别是金矿在这里进行加工，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盆子里。

然而，这还不是岬角上唯一的一个圆形建筑。三排巨墙被推测是一个要塞的护墙，西班牙人曾将这个岬角最高、最狭窄的部分作为他们的补给点，而在这些巨墙的后上方，则是印加的一个防御工事。当地传说中，有一个小孩子曾掉进了这里的一个洞中，后来出现在了800英尺下的库斯科城，当地考古学家进行过有限的调查。他们发现在这3堵巨墙的后上方，是带着地下隧道和房间的蜂巢状区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系列连接在一起的正方形和矩形建筑的地基（见图120a）；在它们的最中间，是一个正圆形建筑物的遗迹。当地人认为，这个建筑是木犹克马尔卡，意思是“圆形建筑物”；考古学家们称它为托利恩塔——和位于马丘比丘的半圆形建筑物使用相同的名字，并推测它原是一座防御塔，萨克撒赫曼“要塞”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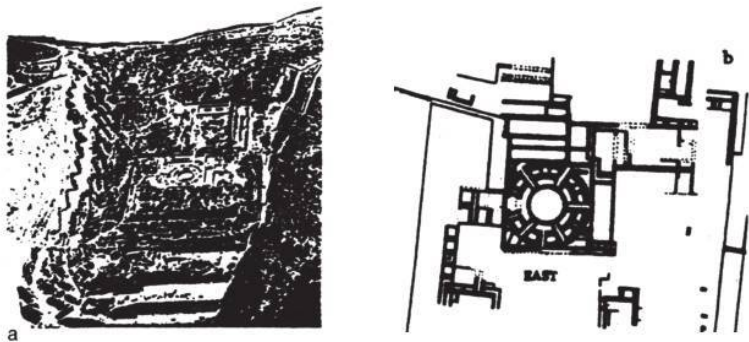


图120

然而，考古天文学家却在这个建筑中发现了天文学功能的明显证据。R.T.祖德玛在他的《印加日月观测台手记》一书和其他研究记录中注意到，靠近圆形建筑的巨墙排列，正是能够确定出的南方和北方的天顶和天底。在这个圆形建筑中组成正方形围场的围墙，正好于基点方位排成一线（见图120b）；但它们仅仅形成了这个圆形建筑物的构架，而这个建筑物拥有3个同心圆围墙，它们被石头辐条连接在一起，将外围的两个圆墙分为若干部分。一个开口——如果更高的石塔的通道与这个平面图一样的话，那么它就是入口——向南，并由此能够测定出天底日的日落点。然而，另外4个开口很明显都是朝向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和西北方的——这是南半球的冬至日和夏至日的日落和日出点。

如果，正如它看起来那样，是一个成熟的天文观测台遗迹的话，那它只可能是南美洲最早的圆形观测台，也可能是整个美洲最早的。

这个圆形观测台与二至点所形成的直线，与史前巨石阵是一类，与埃及神庙的定向也是一样的。然而，证据显示，在巨石器时代之后，以及在维拉克查的庇护下的古帝国时代开始的时候，二分点和月亮周期，都在安第斯文明的历法中占据着重要角色。

编年者加西拉索，对这个在库斯科周围的塔状建筑物（见图116）陈述道，它们是用于测定至点的。但他同时描述了另一个未能保存下来的“石头里的历法表”，让人联想到伫立于拉格什的平台上的石圈……按照加西拉索的话来说，立于库斯科的石柱是用于测定分点的，而非至点。以下是他的原话：“为了精确地指出分日，上等大理石柱被立于卡利勘察前面的空地上，当太阳接近这个时候，祭司们每天都观察着这些柱子投下的阴影；为了让它更为精确，他们在上面加装了日晷一样的针。因此，当太阳升起时，通过它投下正确的阴影，而当太阳位于最高点，在正午之时没有阴影的情况下，他们便指出，这时太阳进入了分点。”

按照一个权威研究记录，由L.E.维卡赛尔所著的《安第斯历法》的说法，这样的一种加装和对分点的崇拜被带进了印加时代，虽然它们从一个更早的分点历法转变到了一部至点历法。他的研究揭示了印加月份名字的奥秘，他们为现在是我们的三月和九月的两个月份赋予两个充满意义的名字，而这两个月正好是分点月。“印加人

相信，”他写道，“在两个分日，太阳父亲将下来与人同居。”

在一个千年周期内调整太阳历，是因为岁差现象，可能同时还因为在一个至日新年和分日新年中的摇摆不停，导致哪怕是在古帝国时代就开始不停地重组历法表。按照蒙特希罗斯的说法，古帝国的第5位、第22位、第23位、第39位和第52位君王，“更新了对陷入混乱时间的计算法”。这种历法的重组，与在至日和分日之间犹疑不决有关的看法，在帝王曼科卡帕克四世的声明中稳定了下来：“命令一年开始于春分日”，这很可能因为他是一位阿矛塔，意思是一位“懂得天文的人”。但很显然，在进行的过程中，他仅仅是恢复了一套在更早时曾使用过的历法；因为，按照蒙特希罗斯的说法，比曼科卡帕克早上1000年的第40位帝王，“建立了一所学习天文学和分点测定的学院。他熟知天文并发现了二分点，二分点被印第安人称为伊拉里”。

所有这些事件表明，历法好像并不需要不断地重组，其他一些证据也指出了对这套月亮历法——至少是与之相似的——的使用。在罗尔夫·穆勒尔的研究中（详见《安第斯考古天文学》），他记录了在被称作盘帕德安塔（萨克撒赫曼西方10英里左右）的遗址上，陡峭的岩石被雕刻成了一系列台阶，形成一个半圆或月牙。由于除了东方的萨克撒赫曼的岬角之外，那里看不到任何

东西，穆勒尔由此指出，这个地点是以其自身和萨克撒赫曼岬角所形成的视准线来进行天文观测的——很显然，这与月亮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这个大型建筑的当地名字，叫作奎拉鲁密，意思是“月石”，也指出了这种可能。

由于被印加人崇拜太阳这样的观念所束缚，现代学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很难发现印加人的观测对象还包括月球。事实上，早期西班牙编年者们就不断陈述着，印加人有着既包含太阳系又包含月亮系统的详细且精准的历法。编年者费利佩·加曼·坡玛·德·阿维拉陈述道，印加人“知道太阳和月亮的循环周期……以及一年中的月份和世界的四季风”。印加人既观测太阳又观测月亮的观点，被卡利勘察太阳圣坛附近的月亮圣坛证实。在圣域中，中心符号是一个被左边的太阳和右边的月亮夹在中间的椭圆；当西班牙人到来的时候，正在为争夺王座而大打出手的两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中的一位，统治者瓦斯加，用一个代表太阳的黄金圆盘，换下了这个椭圆符号。

这其中有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历法特征；在遥远的安第斯山发现这些特征，让学者们大为困惑。更令人费解的是，印加人熟知黄道十二宫的事实——这是一种纯主观的划分，将绕日轨道等分为12个部分——所有证据都显示这是苏美尔人“首创”。

E.G.斯奎尔，在他对库斯科及其名字含义（“地球之脐”）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个城市被分为了12个区域，围绕着椭圆形的中心或“肚脐”（见图121），呈一个真实的轨道形状。克莱门·马克汉姆爵士在《库斯科和利马：秘鲁的印加人》中援引编年者加西拉索的信息，认为这12个区域代表着黄道十二宫。斯坦布里·哈加尔则在《库斯科，天之城》提到，按照印加传统，库斯科是按照一个效仿天国的神圣策划进行布局的，并指出，第一个区域名字叫作“下跪之台”，代表的是白羊宫。这显示——如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印加人同样将每个黄道宫对应到了历法中的各个月份。这些黄道月的名字与源于苏美尔的近东名字有着极不寻常的相似。秋分月，对应着历法在苏美尔开始时候的春分月和金牛宫，被称作土拔塔鲁卡，意思是“牧鹿”。另一个例子是处女宫，被称作萨拉妈妈，意思是“玉米母亲”。为了抓住其中的相似处，我们应该可以回想到，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星座（见图91）被描绘为一位少女拿着一团谷物——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小麦或大麦，而在安第斯山区则成了玉米。哈加尔的结论是，库斯科的黄道布局，将第一个区域对应到白羊宫而非苏美尔的金牛宫，说明这座城市的策划时间，是在公元前2150年左右金牛宫时代结束之后的事了。按照蒙特希罗斯的说法，是古帝国的第五位统治者完成了科里堪查，并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采用了一部新的历法。这位卡帕克（即统治者）被给予了帕查库提这个称号，是“重组者”的意思，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指出，在

它的时代对历法的重组，是因为从金牛宫到白羊宫的黄道时代的转换——另一个熟知黄道十二宫的证据，甚至是在安第斯区域的前印加时代，就显露在了他们的历法中。



图121

还有其他存在于古代近东历法中的特征——复杂的特征——存在于印加人从古帝国时代得来的历法里面。

当太阳出现在相应的黄道宫，并在当月第一个满月之后的时候举行春节（如逾越节、复活节）的需求（至今仍存在于犹太和基督历法中），逼迫古代的祭司-天文学家向历法中置闰，插入太阳和月亮的周期。R.T.祖德玛和其他人的研究指出，不仅只是这些置闰出现在了安第斯，而且月亮周期还额外地联系上了两个其他现象：6月至点之后是第一个满月，它还要与一个特定恒星的第一次与日同升相一致。这种双重联系是让人很感兴趣的，因为让人联想到埃及人的历法周期的开始，既联系到了太阳日期（尼罗河的上涨），又联系到了一颗恒星（天狼星）的与日同升。

库斯科往东北方向大概20里，在被称作皮萨克的地方，有一个建筑物的遗迹，可能是来自早期印加时代，它看上去像是对位于马丘比丘的神圣建筑的某种仿制：一座半圆边建筑，它的中间是一个未加工的印提瓦塔纳。在一个被称为肯克的、离萨克撒赫曼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型的、用精心塑性的方琢石建造的半圆建筑，在它后面是一块独立巨石，可能曾是一只动物的形状（它的模样因毁损严重而无法辨认）；这个大型建筑是否拥有历法功能则不得而知。这些遗址，加上那些位于马丘比丘、萨克撒赫曼和库斯科的建筑，阐明了在这个被称为神圣峡谷的区域之中——也只有在这里——宗教、历法和天文学导致了对圆形或半圆形观测台的建造；在南美洲的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发现过此类

建筑。

是谁，在大约同一时间，应用相同的天文学原理，在早期不列颠，在苏美尔的拉格什，在南美洲的古帝国，采用圆形来进行天文观测？



所有的传奇，在地理学证据和考古发现的支持下，将的的喀喀湖南岸指为南美洲开始——不仅仅人类文明在这里开始，还包括诸神。按照传说，在那个地方，安第斯大地开始了大洪水之后的再生；而诸神，在维拉克查的带领下，拥有了他们的住处；命中注定要开始古帝国的那一对情人被赐予了知识、道路指引和定位地球之脐的金棒——在那里建立了库斯科城。

至于对人类在安第斯的开始的关注，故事将他们联系到了位于的的喀喀湖南岸沿海的两座截然不同的小岛上。它们被称为太阳岛和月亮岛，这两个天体被认为是维拉克查的两个最主要的帮手：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在这些故事中的历法含义。然而，维拉克查在大陆的一座诸神的城市里的住所，是在湖南岸。这个地方，被称作蒂亚瓦纳科，是在（按照当地传统看法）上古之时由诸神建立起来的；传说记录道，它是一个有着只有巨人才能立起的巨大的建筑物的地方。

编年者佩德罗·尼昂——跟随西班牙征服者穿越了现今是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地方——毫无疑问地记录说，在安第斯土地上的所有古迹中，位于蒂亚瓦纳科的废墟是“所有之中最为古老的”。在所有大型建筑中，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一座“在一个巨石地基上的”人造假山，它的基底的长宽分别超过900英尺和400英尺，向上升起120英尺高。他在附近的地方看见庞大的石块散落在地上，其中有“很多用一块石头制成的，带着门框、横梁和门槛的门道”，它们甚至还只是更大的石块的一部分，“它们中有些有30英尺宽，15英尺甚至更长，有6英尺厚。”他猜想着“人类力量”是否“能够将它们移至我们现在看见它们的地方，它们太大了”。然而，困扰他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石块巨大的尺寸，同时还有它们的“宏伟和富丽堂皇”。“对我自己而言”，他写道，“我无法理解，这是使用什么仪器或工具来完成的，因为在将这些巨石能够打造得如此完美，并让它们如我们现在所见之前，那些工具肯定要比现在的印第安人使用的任何工具都要好得多”。“两个石质雕像，有着人类的形状和特征，其上的细节精雕细琢……看上去就像是小巨人”，他毫不怀疑是巨人修建了这些壮观的建筑。

数世纪以来，大多数较小的石块都被运走，用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铁路工程和周围的农村。然而即便这样，旅行者们仍然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记录下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巨石遗迹；在19世纪末期，艾夫莱姆·乔

治·斯奎尔（著有《秘鲁：于印加之地的探索旅行》），A.斯图贝尔和马克思·乌赫尔（著有《古代秘鲁高山上的蒂亚瓦纳科遗址》）所作的报告，有着更为科学的结论。他们被20世纪早期最著名也是最持久的蒂亚瓦纳科研究者，亚瑟·波尚南斯基（著有《蒂亚瓦纳科——美洲人的摇篮》）跟随。他们的研究及更近期的发掘表明，蒂亚瓦纳科是古代世界的锡都，有着大量的露天的或地下的冶金设施，巨大的多层石块是古代湖岸的港口设施的一部分，而且，蒂亚瓦纳科并不是人类修建的，而是阿努纳奇“诸神”在淘金的途中所建，人类被教导锡的使用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从的的喀喀湖南岸延展出的一个稀少而狭窄的平原，是曾经极为壮观的蒂亚瓦纳科和它的港口（现在被叫作普玛彭古），比起它的过去，现在只剩下三个主要建筑。位于废墟东南部的是被称为阿卡帕纳的人造小山，学者们推测，它曾是一座要塞；然而，就现在的研究来看，它更像是一个带有内置储存库、水管、通道和闸门的阶梯金字塔，从而指明了它真正的用途：一个分类和加工矿石的设施。

这座假山，一些人认为它在过去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形状相似。当到访者驻足凝视的时候，另一个建筑出现了。它位于阿卡帕纳的西北方，晃眼一看似乎是巴黎的凯旋门。它的确是一个大门，使用一块单独的巨大

蛮石复杂地切割雕刻而成；不过它可不是用来纪念凯旋的——它被用来记录一部非凡的历法。

它被称作“太阳门”，它所使用的巨石的长宽大概为20英尺和10英尺，而重量则超过100吨。在大门的下半部分，有着壁龛和精确的几何图样，特别是在被认为是它背面的部分（见图122b）。最复杂也是最神秘的刻画是在正面的上半部分（见图122a），面朝东方。在大门的门拱部分，鲜明地刻画出一个中心符号——可能是维拉克查的符号，符号两旁是3排带翼的仆从（见图123a）；这个中心符号和那3排仆从被置于一个弯曲的几何构图之上，如一条蛇在维拉克查的形象附近（见图123b）。

波上南斯基的著作认为，这座大门上的雕刻代表着一部有着12个月，一年开始于春分日（南半球的九月）的历法，然而，太阳年的其他特点——秋分和二至点也被这些较小形象的位置和形状所表达。他指出，这部历法只有11个普通月，每月30天，但还要加上一个拥有35天的“大月”，就形成了拥有365天的太阳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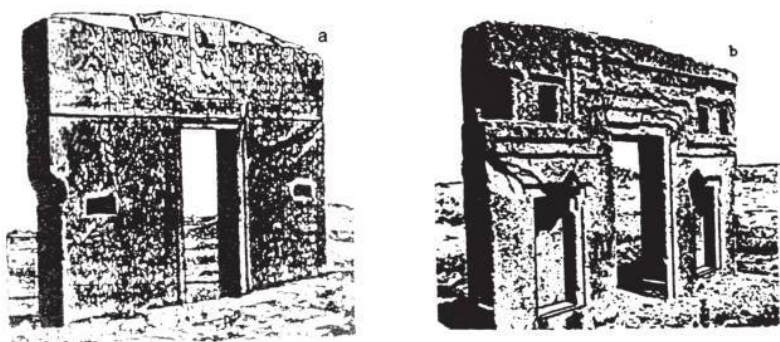


图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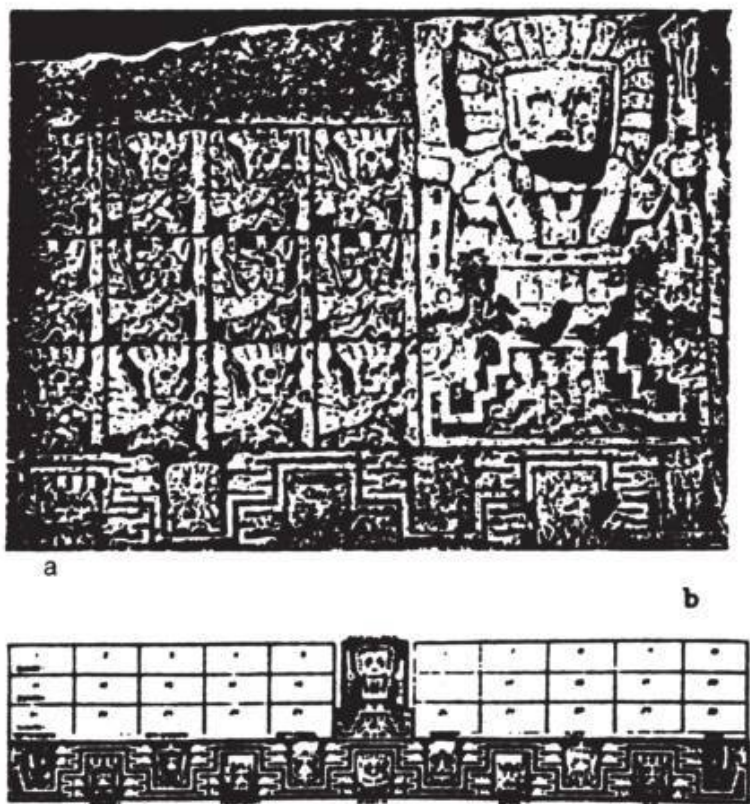


图123

一个开始于春分日的拥有12个月的年，如我们所知，是首先出现在苏美尔的尼普尔的，那时大约是公元前3800年。

考古学家们发现，这个“太阳门”，曾伫立在一个由直立的石柱建成的、一个矩形围场的西北角，其中伫立着第三个最醒目的大型建筑。一些人相信，在这个围场的西南角，曾是一个相似的大门，与之前的大门一起，围在精确立于西墙中部的13个独立巨石的两侧。这个巨石列，是一个独特的平台的一部分，直面建在对面的东墙中部的巨石台阶。这个巨大的台阶，已经出土并修复过了，将人带向一系列升起的矩形平台，它们包围着一个下沉的庭院（见图12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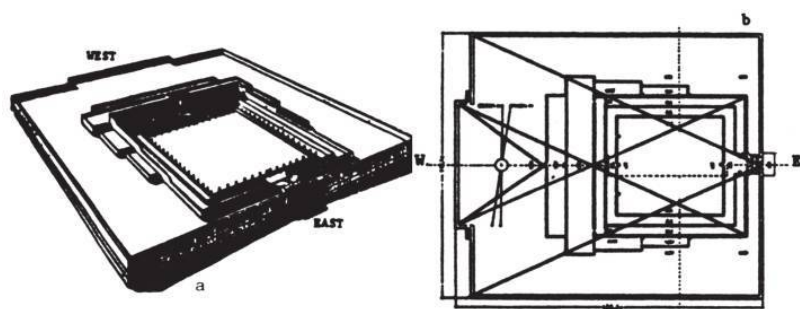


图124

这个巨大的建筑被称作卡拉萨萨亚（意思是“直立石柱”），有着精确的东西朝向的轴线，如同近东神庙。这是关于它的天文用途的第一个线索。后来的研究人员确

实发现，它是一个用于观测至点和分点的先进的观测台，这是通过围场角落与立于东西墙的石柱形成的视准线来观测在特定位置的日出和日落（见图124b）。波上南斯基发现，太阳门的背面被如此雕刻，可能上面曾插有两个能被固定在青铜轴上的金板；这就能够让天文祭司将这些金板调整为一定的角度，然后它们所反射的日落时的光线将投射在卡拉萨萨亚预先设定好的观测柱上。这种多重视准线，已经超出了观测至日和分日的需要了。如果，正如传说中那样，太阳和月亮都是维拉克查的大帮手的话；又如它自身的设计那样，在西墙有着13根而非12根石柱，这显示出，卡拉萨萨亚不仅是一个观日台，还是一个与月历有关的建筑。

对这个比安第斯山高出20000英尺，被雪山围绕的荒芜狭窄平原上的古代建筑的认识是，它是一个先进的历法观测台，这种观点因对它年代的探索而变得不可思议。波上南斯基是第一个指出，由视准线形成的角度向我们显示出的当时的地球倾斜度，要比我们现在的呈23.5度的地球倾斜度稍微大一些；意思是说，他自己不得不承认，卡拉萨萨亚的设计和建造比公元纪元的原点早了数千年。

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就算这些废墟早于印加时代，最多也就是公元前几世纪的产物。科学界认为这一观点无法理解。导致一个德国天文学委员会去了秘鲁和玻利

维亚。罗尔夫·穆勒尔教授，我们之前曾提到过他所做的大量其他的研究，当时也是被选中执行此任务的三位天文学家之一。这次学术调查和彻底的测定毫无疑问地表明，按照建造时的地球倾斜度，卡拉萨萨亚的建造时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50年，（因为地球的倾斜度是不断波动的，于是可能导致第二个年代的出现）或者是公元前10050年。穆勒尔，这位将马丘比丘的巨石遗迹定位于公元前4000年的学者，也将卡拉萨萨亚定位在这个时代——波上南斯基最终同意了这个结论。

到底是谁拥有如此先进的知识，来策划、朝向并竖立起这些历法观测台——而且还与古代近东的天文原理和建筑设计一样？在《失落的国度》中，我们陈列了一系列证据，并由此得出，它们的建造者都是阿努纳奇，那些从尼比鲁到地球上来的星际淘金者。而且，正如千年之后寻找黄金国的人一样，他们同样也在新大陆（即美洲）寻找黄金。大洪水冲走了非洲东南部的金矿，但却将安第斯的大量黄金隆上地表。

我们相信，阿努和他的妻子安图，在大约公元前3800年的时候造访地球，同时也去了的的喀喀湖南岸，为他们寻找新的冶金中心，最后他们从普玛彭古的港口离开。

普玛彭古的遗址有着另一个神秘线索，它向我们展示了位于的喀喀湖的建筑和古蒂亚修建的尼努尔塔的奇

特神庙之间的惊人联系。这个遗址的挖掘者对于他们的发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巨石建筑的建造者用到了青铜夹具，将T状图案雕刻连接进附近的石头，将巨石块固定在一起（见图125）。这种固定方法，以及这样使用青铜，在巨石器时代是十分罕见的，只在普玛彭古和另一个巨石遗址奥兰特姆发现过，它在库斯科西北方向大约45英里的地方。



图125

然而，数千英里之外，世界的另一边，在苏美尔的拉格什，古蒂亚使用了极为相似的独特方法，并用极为相似的独特的青铜夹具来将石块固定在一起。古蒂亚在题词中称赞了自己的功劳，记录下了这种独特的石头和青铜的用法：

他用石头建造了埃尼奴，

他用珠宝把它变得明亮；

用铜和锡相混合（即青铜）

他让这更快。

在工程中，有一位“祭司锻工”，从“熔炼之地”被带来。我们相信，那就是安第斯的蒂亚瓦纳科。

第十章

跟随他们的脚步

埃及狮身人面像的凝望，精确地朝向东方，迎向北纬30度的日出。在古代，当阿努纳奇“诸神”在西奈半岛着陆的时候，也是它的凝望向他们行着注目礼。后来，它又守护着升天去加入诸神的逝去的法老的灵魂。而在这之间，它也许还目睹了一位伟大神祇带着他的追随者的离去——透特。

纪念哥伦布意义重大的航海500周年庆，让发现演变成了再发现，并加强了对“第一批美洲人”的真实身份的探究。认为是来自亚洲的迁移家族，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突然结束之前，穿过冰冻的陆地桥来到阿拉斯加，成为第一批美洲居民的观点，很不情愿地败给了大量的考古证据，它们证明，人类到达美洲是在数千年之前，而南美洲，是整个新大陆人类出现最早的区域。

“在最近的50年中，被公认的睿智之物是发现于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的拥有11500年历史的工艺品，它们是在第一批美洲人穿过白令桥之后不久就制成的”，《科学杂志》（1992年2月21日出版）将这一段写在了最新情报中；“那些敢于怀疑这个一致看法的人都遭遇了刺耳的批

评”。要同意一个更早的时代，和一条不同的到达线路是一件很勉强的事，主要是源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在同样的史前时代，人类不可能穿越分割新旧大陆的海洋，因为航海技术还不存在。尽管证据相反，潜意识中还是认为，如果人类做不到，那就不可能。

关于狮身人面像的年代前不久引发了一场类似的争论，科学家们拒绝相信新证据，因为它包含了对人类来说绝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诸神”——外星人的引导和协助则简直不在逻辑范畴里。

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前面几部书中，我们已经展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吉萨大金字塔并不是大约公元前2600年的第四王朝法老修建的，而是在此千年以前，由阿努纳奇“诸神”修建，作为位于西奈半岛的太空站的着陆通道的部件。我们将这些金字塔定位于公元前1万年左右的时期——大约12000年之前；证据还显示了，狮身人面像是在那之后不久修建的，而在第四王朝几百年之前，法老统治一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位于吉萨高原了。我们所依靠和展现的证据是苏美尔和埃及的描绘、题词和文献。

在1991年10月，在我们将那些证据放进《第十二个天体》这本书中之后大约15年，一位波士顿大学的地理学家，罗伯特·M·修齐博士，在美国地理学会的年度会议上，对狮身人面像的气象学研究和对其所使用的压条法

进行了报告，指出，它们是在“法老王朝之前很久的时候”用本地岩石进行雕刻的。这种研究方法包括对地下岩石的地震勘测，由一位来自休斯敦的地球物理学家托马斯·L·杜比奇和一位来自纽约的埃及学家安东尼·维斯特进行。还包括对狮身人面像及其包围物体上的风化作用和水印（降水引发的侵蚀）的研究。修齐博士陈述道：“狮身人面像的工程开始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万年之间的时期，那时的埃及气候更为湿润。”

《洛杉矶时报》将这一结论加在了它的报告中。其他看过修齐先生研究的埃及学家不能解释这些地质学证据，但他们坚决认为，说狮身人面像的年代比他们自己所想的要早上千年的观点，与已知情况“并不相符”。报纸援引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古学家卡罗雷德蒙特的话：“这简直就没办法成真……狮身人面像是用比其他任何已知年代的埃及奇迹都要先进得多的技术建造的，而数千年之前，这一地区的居民不会拥有如此的技术、管理制度和意愿，来修建这样的一个建筑。”

在1992年2月，美国科学促进社在芝加哥举行集会，为“狮身人面像有多老？”这个问题专门召开了一期会议。在会上，罗伯特和托马斯与两位反对者争辩了他们的发现，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马克·雷勒和路易斯维尔大学的K.L.高里。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这场发展到走廊上对抗的激烈争论，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气象学发现的科学价

值，而是如马克雷勒所表达的，“基于一个现象，比如一个侵蚀轮廓，就想推翻埃及历史”是否是被许可的。这些反驳者的最后的论据是，没有任何现存证据能够证明，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之间的埃及，存在一个足够先进，能够制造狮身人面像的文明。“那个时代的居民还是猎人和采集者，他们连城市都不会建”，雷勒博士说道，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次争论结束了。

当然，对这个逻辑上的争论唯一的回应，就是在这个时代找出除了“猎人和采集者”的人——阿努纳奇。然而，要让大家把所有这些证据指向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先进许多的生物，这一道门槛，不是每个人都能跨过，包括那些曾亲自发现狮身人面像有着9000年历史的人。

一个相似的难以跨越的门槛，多年来，不仅没有人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走近它：在美洲的人类及其文明的古老证据。

1932年，在新墨西哥州，靠近克洛维斯的地方，出土了树叶状、边缘锋利的石头尖端，它们能够安置在矛或棍上，用于打猎，随后又发现了其他的北美洲遗址，这引发了一个学说，认为在大约12000年前，一群追捕大猎物的猎人从亚洲迁移到太平洋的西北部，当时西伯利亚和亚洲由冰冻的大陆桥连接着。最后，这个理论认为，这些“克洛维斯人”和他们的近亲人种分布到了整个北美洲，并经由中美洲，最终到达了南美。

第一批美洲人保持着自己简单的形象，虽然，哪怕是在美国西南部分，都偶有发现碎骨或被削尖的石器——人类存在的有争议的证据——它们比克洛维斯早了2万年。一个较为能够肯定的发现，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德克罗夫特岩穴，那里有石头工具、动物骨骸，以及，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木炭，通过碳定年检测，它们的时期可以回溯到15000-19000年前——比克洛维斯早了数千年，而且还是在美国的东部。

随着语言学研究和遗传学回溯加入到其他具有研究性质的工具中，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能够证明人类在大约3万年之前到达新大陆的证据开始变多——也许还不止是一次迁移，可能也并不是必须通过冰桥过来，也许是用木筏或独木舟紧靠海岸线航行。然而，基础信条——从亚洲东北部出来，进入美洲西北部——还顽固地保留了下来，虽然在南美有着极具突破的证据。但他的发现不仅被忽略了，甚至在一开始就被压制了，这个证据，有关两个有着石器时代的工具、兽骨碎片，甚至史前岩画的遗址。

这些遗址中的第一个是位于智利的蒙地维德，在这块大陆靠近太平洋的一面。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钻木取火的痕迹、石器、骨头器具，以及棚屋的木头地基——13000年前。这个时期，如果用来自北美洲的克洛维斯人的缓慢地向南迁移来解释的话，那实在是太早了。

而且，这个棚屋的下层有着破碎的石质工具，这显示出，在这个地点，人类早在2万年之前就出现了。第二个地点刚好在南美洲的另一边，在巴西的东北方。在一个叫作佩德拉富拉达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棚屋，其中包括圆形的火坑，内部填满了被燧石包围的木炭；最近的燧石资源有一英里的距离，这表明，这些石头是被蓄意带来的。用放射性碳及一些更新的方法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它们所处的时代跨度为14300-47000年前。而在多数著名考古学家继续认为这种年代“简直无法相信”的时候，这个岩石棚屋在公元前1万年的地层处，有着岩画，毫无疑问地标示出了它的年龄。其中一个，是一只有着长脖子的动物，就像长颈鹿——一种从未在美洲存在过的动物。

在到达的时间上，这些证据对克洛维斯理论产生着不断的冲击，同时还伴随着对白令海峡是唯一到达通道这一观点的冲击。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的北极研究中心曾指出，手持长矛，身着兽皮的猎人（带着女人和小孩）穿越冰原的形象，是对第一批美洲人完全错误的认识。相反，他们是航行于木筏或兽皮船上的海员，去往更为宜人的美洲南海岸。俄勒冈州立大学的首批美洲人研究中心，并没有排除经由群岛和澳大利亚（在大约4万年之前就有人类定居了）穿越太平洋的可能。

其他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原始人”在那么早的时候要进行这样的漂洋过海是绝不可能的；这些相当早的日期被蔑视为测量错误，石头工具被认为是岩石碎片，动物碎骨被认为是山体坍塌等原因导致，而不是猎人所为。将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争论带进死胡同的问题，同样出现在了第一批美洲人的争论上：数万年前，有谁会拥有横穿大洋所需的知识和技术，而那些史前的水手们又是如何得知在大洋彼岸，有着一块适合居住的大陆的？

《圣经》中记载了两例有计划迁移的例子，而这两次都是在神的指引下进行的。第一例是亚伯拉罕，在超过4000年前，神命令他“从你的国家你的出生地和你父亲的房子中出来”。他将要去的方，耶和华告诉他，“去我将要向你显示的地方”。第二例是，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那是在大约3400年前，为了向以色列人显示通往应许之地的路线。

白天耶和华在一柱云里，

走在他们前面，

给他们带路，

夜晚在一柱火里

给他们光亮，

夜以继日地前行。

人类跟随着诸神的脚步，得到帮助和指引——在古代近东是这样，在大洋彼岸的新大陆也是这样。



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印证着那些曾被称为“神话”和“传说”的正在消失的记忆。它们总是述说着大量的迁移和漂洋过海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它们常常涉及到数字7和数字12——这不是对人类的思维和计数的反映，而是一条通往天文和历法知识的线索，也是与美索不达米亚旧大陆之间的联系。

被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传说之一，是墨西哥中部的那瓦特部落的传说。他们的迁移故事围绕着四个时代，或“太阳”，第一个时代结束于大洪水；有一个版本中提供的这些时代的信息指出，这第一个“太阳”是在17141年之前这个故事被传到西班牙人那里开始的，换言之，它开始于公元前15600年，的确比大洪水早了上千年。口头传说和用图画记录在被称为古抄本的书籍中的故事，是这样陈述的，最早的部落来自“白地”阿兹特兰，而它正与数字7有关。这个地方有时用图形表示为带有七个洞穴，而先祖们就是从那些洞穴中出来的。或者，它被画为一个有着七座神庙的地方：六座小圣坛，环绕中间的一座大阶梯金字塔（塔庙）。《波图里尼古抄本》包含了一系

列漫画似的图画，图画描述的是四个部落从这里开始的迁移，他们坐船穿越了一片海洋，并在一个有洞穴屋的地方着陆；将这些移民带向未知土地的那位神祇的符号，是某种装在椭圆柱上的视眼（见图126a）。接着，四个移民家族开始了在内陆的长途跋涉（见图126b），经过并追随着诸多路标后，分为了多个部落，其中一支是墨西哥人，最终抵达了那个指定的河谷，因为有一只老鹰栖息在仙人掌上——这是他们最终目的地的标志，那瓦特人的都城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后来它发展成了阿兹特克的都城，但标志仍然保留了仙人掌上的鹰。它被称为特洛奇提特兰，意思是特洛奇之城。这些最早的移民被称为特洛奇提斯，意思是特洛奇的人民；在《失落的国度》中我们详细地列出了他们可能是伊诺克后代的诸多原因。而伊诺克的父亲是该隐，他们仍然承受着他们的祖宗弑兄之罪的七重报复。《圣经》里，该隐被流放到了一个遥远的“流浪之地”，修建了一座城市并用儿子伊诺克的名字为其命名；而伊诺克有四个后代，分别延伸出四个宗族。



图126

西班牙编年者福利亚·博纳蒂诺·德·萨哈冈，他的资料来源如同那瓦特故事那样的口头传说，他记录了航海旅行，以及登陆点的名字帕罗特兰；这个名字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走海路到达的地方”，他指出，这个地方位于现在的危地马拉。他的信息中加入了这些移民是由四位睿智者带领的这个有趣的细节，“他们带着仪式手稿，而且他们同时还知道历法的秘密”。我们现在知道，此二者

——仪式和历法——是同一个银币的两面，而这枚银币就是对诸神的崇拜。我们敢说，那瓦特历法绝对是按照12个月安排的，说不定甚至还有对黄道十二宫的划分；因为我们在萨哈冈的纪年里读到，在阿兹特克之前，教导过阿兹特克人的那瓦特部落托提克斯，“知道天上的很多秘密；他们说其中有12个分层的划分”。

向南，在太平洋与南美海岸搭界的地方，安第斯“神话”没有重提前大洪水时代的迁移，但提到了大洪水，并宣称，是已经存在于那片土地之上的诸神，帮助了那些在很高的山峰上的幸存者重建家园。传说还相当清楚地讲到，一批在大洪水之后走海路而来的人；他们之中第一个且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名叫奈兰普的人。他带领他的人民在一批轻木船上，在一个“偶像”的指引下，穿过太平洋；“偶像”是一个绿色石头，大神通过它发出航海或其他指令。登陆点是在南美洲大陆伸进太平洋的最西点，也就是现在的厄瓜多尔的圣海伦那海角。在他们登陆之后，这位大神（仍通过绿石头说话）指导人们耕种、建筑，进行手工业。

一个用纯金制成的古代遗物（见图127），现在存放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黄金博物馆。它描绘的是一个很高的领导者和他的随从一起，在一艘轻木船上。这个工艺品能够很好地表现出奈兰谱的航海之旅。按照奈兰谱传说的说法，他们精通历法，并崇拜着由12位神祇组

成的神祇集团。在现在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他们修建了两座相对的神庙：一座献给太阳，一座献给月亮。在太阳殿的大门前面，有两根石柱，而在前院里有一个由12根石柱组成的圆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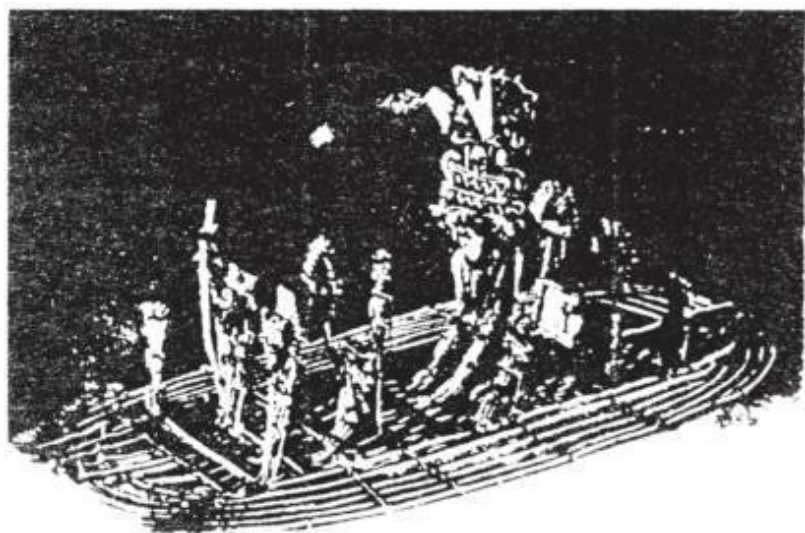


图127

与神圣数字12的亲缘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和历法的标志——预示着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与苏美尔历法不无相似的历法。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衍生出一部日月历法，如苏美尔的那部也是一样。大门前面的两根石柱让我们联想到，散布在整个古代近东的立于神庙入口处的一对石柱，它们从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向西延伸到亚洲和埃及。而且，似乎与旧大陆的联系仅仅是这些还不够，我们竟还能发现一个用12根石柱组成的圆圈。无论穿越太平洋的人是谁，他一定曾注意过拉格什的天文石

圈，或是史前巨石阵——或是两者都是。

现存于利马的秘鲁国家博物馆的若干石头物件，我们相信是用于作为沿海居民的历法计算机的。例如其中一个，编号为15-278（见图128），它被划分为16个正方形部分，其中包含着插槽，数目为6至12个；顶部和底部分别拥有29和28个插槽——这强有力地指出，这是基于对月亮月份的计算的。

弗利兹·巴克让这个课题成了他的专长，他的观点是，位于16个正方形中的这116个插槽或凹部，向我们指示出了一条同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的玛雅人历法之间的联系。认为安第斯地区的北部与中美洲的居民和文明有着紧密联系的观点很难被怀疑。那些来自中美洲的人，毫无疑问地包括了非洲和闪族人，如大量的石刻和雕塑证明的（见图129a）。在他们走海路到达之前，人们被描绘为印欧人种（见图129b）；而在这之间的某个时候，这片海岸登陆了一些装备着金属武器，头戴护具的“鸟人”（见图129c）。另一支鸟人也许是走陆路，经过亚马孙流域和它的支流到来的；与他们相关的符号（见图130）与赫梯人代表“诸神”的符号是一样的。由于赫梯神话是苏美尔神话的一个改写版本，它也许能够解释在哥伦比亚发现的一个黄金小雕像。那是一位拿着脐带剪符号的女神——脐带剪是宁呼尔萨格的符号，她是苏美尔人的母亲女神（见图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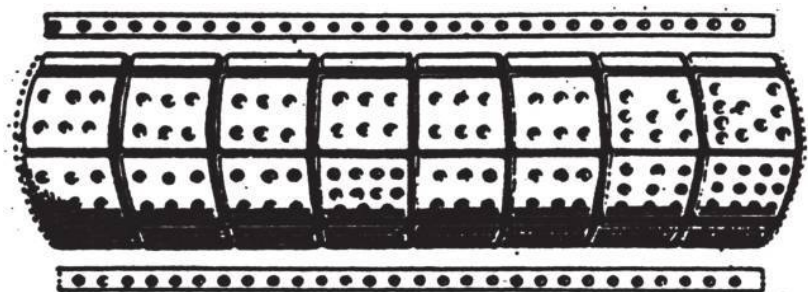


图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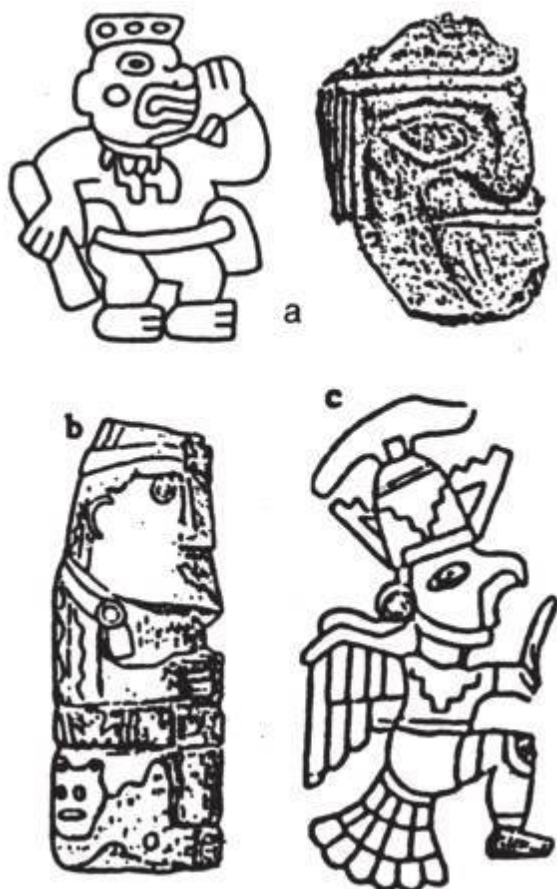


图129

安第斯北部海岸的中间地带居住着使用盖丘亚语的居民。印加人在这些更早的居民留下的废墟上，建造了他们的帝国，以及他们著名的公路系统。再往南，大约在利马（秘鲁首都）这个地方——沿着面朝的的喀喀湖的海岸和山脉，在智利的南方，处于主导地位的部落语言是艾马拉语。艾马拉人同样在他们的传说中提到了早期走海路抵达太平洋附近海岸，以及从的的喀喀湖东部区域抵达的事情。艾马拉人认为，前者是不友好的入侵者；后者被称作乌鲁，意思是“古人”，他们是一支独立的人种，而且他们留下的遗迹至今仍存在于神圣山谷，那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他们是苏美尔人，在乌尔是苏美尔首都的时候（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2000年）抵达的的喀喀湖的这种可能，必须要严肃对待。事实是，连接着神圣山谷的地区，的的喀喀湖的东岸，以及巴西西部，到现在仍然被称作马德鲁·德尔·迪奥斯——意思是“众神之母”，而这正是宁呼尔萨格的称号，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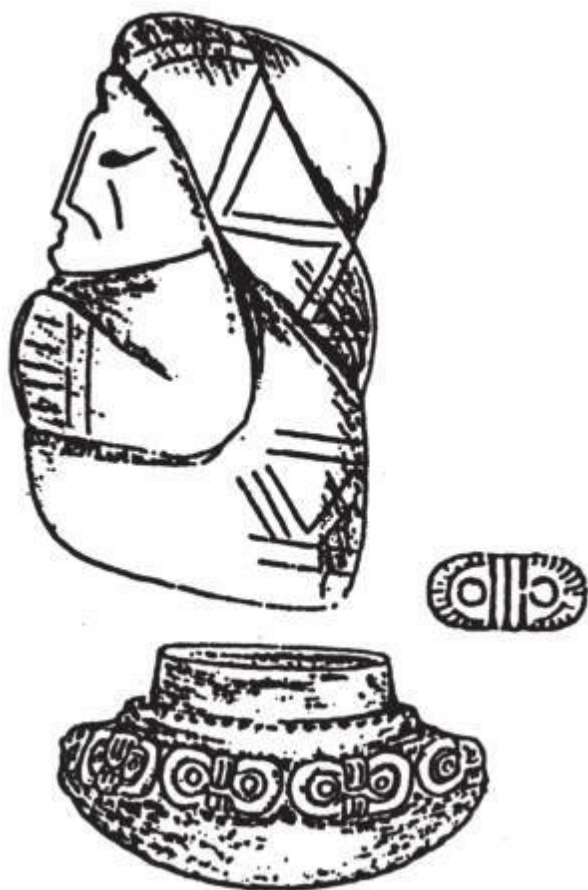


图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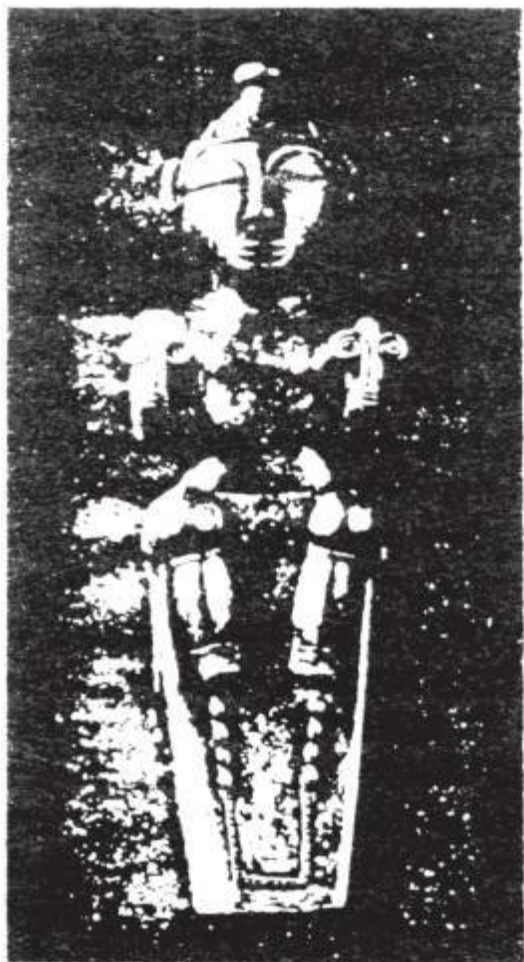


图131

学者们发现，在数千年之中，影响着所有这些居民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造物是蒂亚瓦纳科；在上千个泥质和金属物件中，维拉克查的形象（如同太阳门上的）是它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太阳门上，和他们历法中的符号被用作装饰（包括包裹木乃伊的神秘织布）。

这些符号——或如波上南斯基和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是象形文字——其中最著名的是阶梯符号（见图132a），它同样在埃及使用（见图132b），它常常用在安第斯地区的手工艺品上，以指示一个“视眼”塔（见图132c）。这种观测台，是根据卡拉萨萨亚的天文视准线和与蒂亚瓦纳科相关的，包括月亮（月亮的符号是被月牙包围的一个圆圈，见图132d）在内的天体符号而做出判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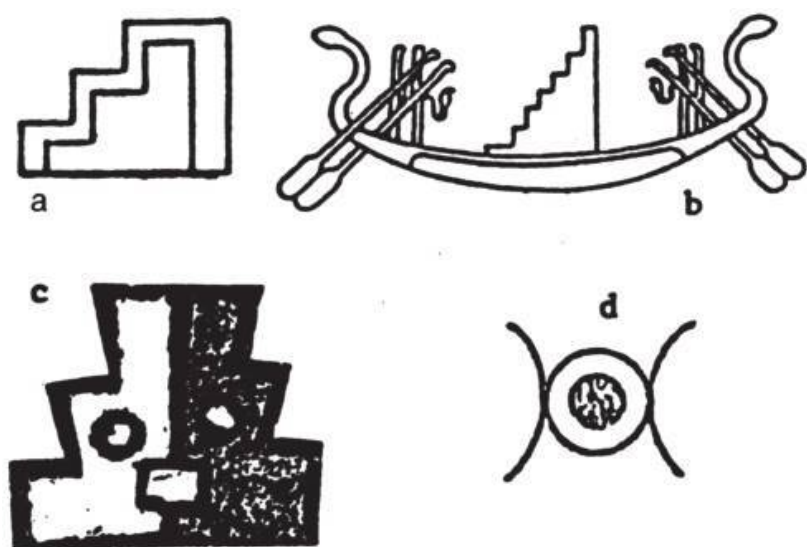


图132

之前提到过，因为证明了在极为古老的时候美洲大陆就有人类居住，以及由于他们所到达的路线，而产生了对这些证据的批评。

法国高级社会学研究会的尼德·吉东博士，与巴西考古学家们共同发现了佩德拉富拉达，他说：“从非洲横跨大西洋的可能不能被排除。”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支考古团队于1991年12月13日宣布了对“美洲最早陶器”的发现，《科学》杂志说，“它推翻了标准推测”——认为美洲，特别是这一发现所在的亚马孙流域，“资源太过贫乏而不足以支撑一个复杂的史前文明”。与长期所持的观念相反，“亚马孙流域有着如同尼罗河、恒河，以及世界其他大河流域的洪泛区一样肥沃的土地。”团队领导人，安尼·C.罗斯福博士这么说道。这些红棕色的陶器碎片，其中一些装饰着图画样式。所有这些被最新的科技测量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有着不低于7000年的历史。它们发现于被称作撒布塔里木的遗址那里，其上覆盖着古代居住者——一支渔业民族——丢下的成堆的贝壳和其他垃圾。

这些陶器，以及其上绘出的直线设计，让它与发现于古近东的陶器出现了异曲同工之处。后者发现于苏美尔文明发展所处平原上的一座分界山里。在《失落的国度》中，我们展示了能证明亚马孙流域，以及秘鲁的黄金-锡制造区的苏美尔之源的证据。通过校正这些陶器的确切时期，和一个早期到达者更为可能的时代，从而得到最新的发现，主要是证实了早期非正统观点的结论：在古代，来自近东的人，通过穿越大西洋到达美洲。

来自如此一个地区的人不会没有带着他们的历法。他们最具戏剧性和神秘性的一面，发现于亚马孙河流域的东北部，靠近巴西和圭亚那的边界。在那个巨大的平原上，升起了一个鸡蛋形状的岩石，有大约100英尺高，从中心到周长最长距离为300英尺，最短距离为250英尺。它顶端的一个天然空洞被刻成了一个池槽，水流在上面，通过管道进入这块巨大的岩石。一个洞穴状的空洞被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岩石棚屋，后来被继续挖刻成了一个洞室和多层平台。进入岩石内部的入口上面，画了一条大约长22英尺的蛇，它的嘴由3个进入岩石的开口组成，各个开口被神秘且无法辨认的铭刻包围着；岩石内外是数百个图画符号和标志。

由更早期的探索者留下的记录以及当地传统说法，勾起了我们的兴趣。他们认为这些岩洞中有“脸部为欧洲人的巨人的”骨骸。玛瑟尔·F.霍尔雷特教授（著有《太阳之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考察了这块巨岩，并提供了比从前所知的更为精确的信息。他发现，平塔达洞穴的三面指向3个方向：最大的一面是东西朝向，较小的两面分别朝南-东南和南-西南。他的观测是“从外部来看，它的建筑的朝向……完全与古代欧洲和地中海文化的规则一样”。他认为很多画在岩石表面的符号和标志是“有规律的无误的数码，不是基于十进制”，而是“属于已知的最早的地中海东部文化”。他还认为，布满小星点的表面代表的是乘法表，诸如9乘以7或5乘以7或7乘以

7，以及12乘以12。

这个古代岩石造物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墓石牌坊，一些更为早期的探索者曾叫它石书之地——架在支柱石上面的平铺的巨石——每块有15-20吨。其表面精细地画着符号和图案；两个较大的被切割为精确的形状——一个呈五边形（见图133a），另一个呈椭圆形（见图133b）。放置在入口处，两者都用蛇来作为它们的主要符号，再加上其他的符号，让霍尔雷特联想到了古埃及和东部地中海。他指出，如同印第安传说所述，这里正是埋葬领导者或其他名人的圣地，而后者在传说中“为这里的人民发展文明，正如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安第斯的伟大城市蒂亚瓦纳科所做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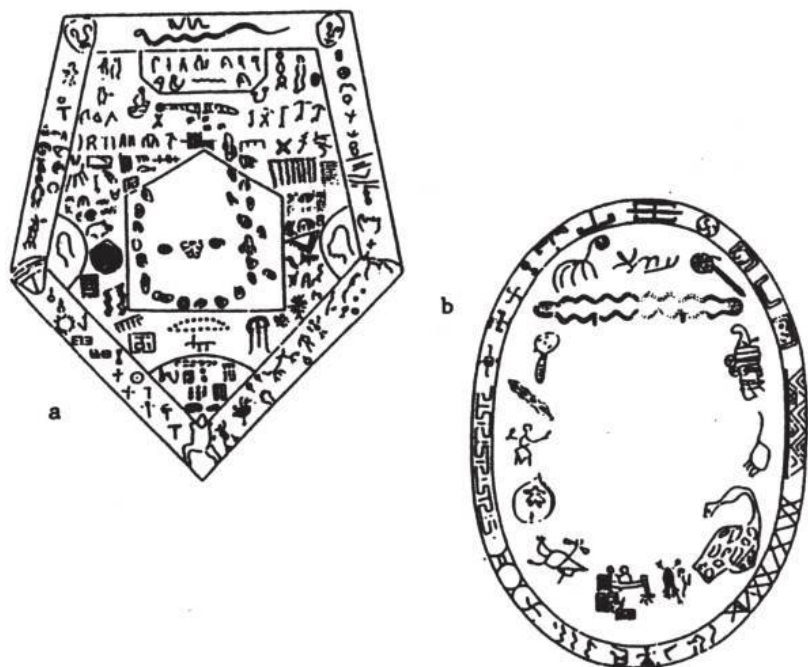


图133

霍尔雷特针对那些似乎存在于岩石表面的数学系统的观测结果，“不是基于十进制”而是基于“已知的最早的地中海东部文化”，其实是绕了个弯子，表示散布在整个古代近东的苏美尔六十进制数学系统。有关这种联系，他的其他结论一方面提到“东部地中海”，一方面又提到了“基督之前数千年的”蒂亚瓦纳科，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虽然在这两个特定牌坊上的图画还无法破解，但在我们的观点中，它们包含着一个有关诸多重要线索的数字。五边形的那个，毫无疑问地记录着一些连贯的故

事，可能就像后来的中美洲图画书，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迁移以及所走路线的故事。在它的四角，石板上描绘了4种类型的人；就这一点，它就能够成为那幅著名的玛雅图画——《菲丽尔维尼古抄本》封面上所显示的四分地球（用不同颜色）和它们不同的人种——的先行者。如同在这个五边形牌坊上那样，那幅玛雅图画上同样有着一个中部的几何面板。

除了这个中心面板，这个牌坊的表面覆盖着似乎无法解释的书写。我们在它和一个来自东部地中海的书写（被称为线A）之间找到了相似点；它是克里特岛上书写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小亚细亚的赫梯（现在那里是土耳其）的先行者。

在五边形牌坊上的主要符号是蛇，它同时也是克里特前希腊时代文化和古埃及的著名符号。就古代近东神话来说，蛇是恩基及其氏族的符号。在椭圆牌坊上，它被描绘为一朵云，让人联想到美索不达米亚库都鲁（见图92）上的蛇的符号，在那里，它所表示的是银河。

这个牌坊的中心面板上的许多符号，与苏美尔和埃兰符号（比如纳粹曾使用过的十字记号）都很相似。椭圆内部的较大的符号所显示的还更多。如果我们认为中部最上方的符号是一个书写代号，就刚好只剩下12个符号了。在我们的观点中，它们是黄道十二宫的符号。

也不是所有的符号都被认为是源于苏美尔的，因为在很多地方（比如中国），黄道带（本身就是“动物圈”的意思）所使用的符号是当地的动物。但在这个椭圆牌坊上的一些符号，比如两条鱼（双鱼座），两个人像（双子座），以及拿着一把谷物的女性（处女座）形象，很明显是源于苏美尔，被整个旧大陆所采用的星宫符号。

这些亚马孙描绘的意义很难被放大。如我们曾指出过的，黄道十二宫是对天圈的完全主观的一种划分；它不是对自然现象的简单观测，如日月周期、月相变化，或太阳的季节性变化一样，可以通过总结而得来。发现了黄道十二宫的概念和知识，而且还用美索不达米亚的符号来表示，这绝对能够证明，在亚马孙河流域曾存在过熟知近东知识的人。

和围绕在椭圆牌坊上的星宫符号一样惊人的是五边形牌坊中部的描绘。它显示了围绕在两个独立巨石外的石圈，在两块巨石之间，是一个已经被部分擦除的人头的图画，他的眼睛盯着其中一块独立巨石。类似的一个“凝视的人头”，可以在玛雅天文学古卷中找到，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是天文学祭司。

所有这些，再加上这块岩石三个面的天文学朝向，显示出这里曾有着熟知天文观测的人。

这些人是谁？是谁能在如此早的年代横渡大洋？所

有人都明白，这样的漂洋过海，不可能是独立完成的。无论他们是从其他地方被带到南美海岸的已经懂得历法天文知识的人，还是在这片新大陆上被教授了这些知识的人，反正，都不可能在没有“诸神”的情况下，让这一切发生。



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在南美发现的史前岩画，则是能够展示古代居民所知所见的重要线索。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发现于这块大陆的东北部，深入亚马孙河流域，在这条大河及其众多支流之上，开始于遥远的安第斯。印加的神圣山谷的主要河流乌鲁般巴，是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其他从那些被指认为冶金加工中心遗址流出来的秘鲁河流也是一样。这些已知的遗址，若是对它们进行适当的考古工作，哪怕只发现它们真实身份的一小部分，就能印证当地传统的真实性——认为有人穿越大西洋，在这些海岸地带登陆，并经过亚马孙河流域，开采金矿和锡和安第斯的其他财富。

光是在曾经被叫作英属圭亚那的地方，就发现了超出一打覆盖着刻画的岩石遗址。在一个靠近帕卡赖马山的卡拉卡兰克的遗址上，这些岩画（见图134a）描绘的是放射出不同数量的光束，或有着不同数目的顶点的星星（这本是苏美尔“首创”的）、月牙和太阳符号，以及靠

近一座阶梯的能够用作观测仪的器具。在一个叫作玛丽萨的地方，一长片顺着河岸的花岗石上，覆盖着大量的图画；其中一些作为了英属圭亚那皇家农商研究院所发行的期刊（1919年第六期）的封面（见图134b）。出现在这个岩石上的，是举起双手戴着独眼头盔的奇怪人物，在他一旁的东西看上去是一艘大船（见图134c）。这些穿着紧身服，头顶光环的生物，出现过很多次（见图134d），从尺寸上看，就像巨人：在一个例子中，他们有13英尺高，而在另一个例子中，有8英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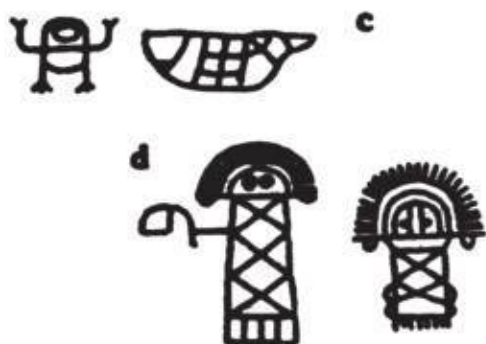


图134

在邻近的苏里南，过去的荷属圭亚那，在其中的弗雷德里克·威勒四世瀑布地区，发现了太多的岩画，以至于让研究者们觉得有必要给每一个遗址、各遗址的每组岩画及每组岩画内的独特符号进行编号。它们之中有一些（见图135）在今天能够被辨认为UFO（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不明飞行物）及其拥有者，如同位于乌诺土波瀑布遗址13的一幅岩画（见图136）。在那个地方，描绘中精确地显示了那些长得高，头带光环的生物转变为了一个圆顶的独特装置，在它的开口处还有放下的阶梯，在这个开口处站着一位强大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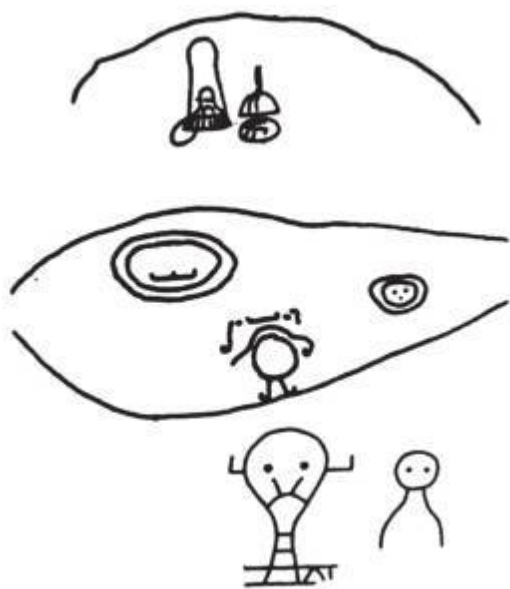


图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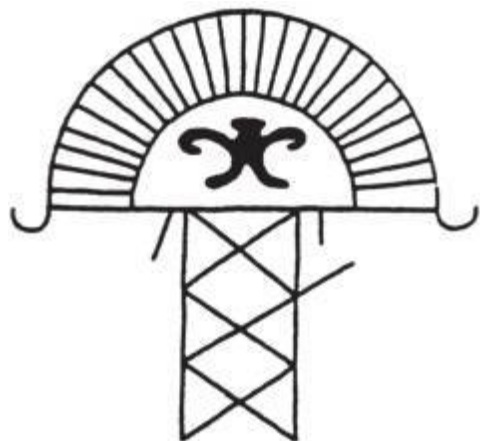


图136

这些岩画所传递的信息是，当一些乘船而来的人抵达这里的时候，其他神一样的“人”乘“飞碟”而来。

在这些岩画中，至少有两个符号可以被看作是近东的书写标记，特别是源于小亚细亚的赫梯文字。一个出现在戴有头盔和角饰的脸的一旁（见图137a），与赫梯象形文字中的“伟大”（见图137b）没有任何区别。这个象形符号在赫梯题词中常常与“国王、统治者”的符号一同出现，以表达“伟大的国王”的意思（见图137c）；而事实上，在苏里南的乌诺土波大瀑布附近的岩画中，我们发现了不少此类的象形文字短语（见图137d）。

事实上，岩画覆盖在整个南美的大小岩石上；其上的记录和形象，讲述了世界这一角的人类的故事，这是一个还没有被完全破解的故事。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研究者们证明了南美能够步行穿越，骑马穿越，乘独木

舟和木筏穿越。一条主要路线，是开始于巴西 / 圭亚那 / 委内瑞拉东北部，主要使用亚马孙河系统进入秘鲁北部和中部；另一条开始于巴西的靠近圣保罗的地方，向西经过马托格里索，到达玻利维亚和的的喀喀湖，然后在那里向北，进入神圣河谷或沿海区域——两条线路交会的两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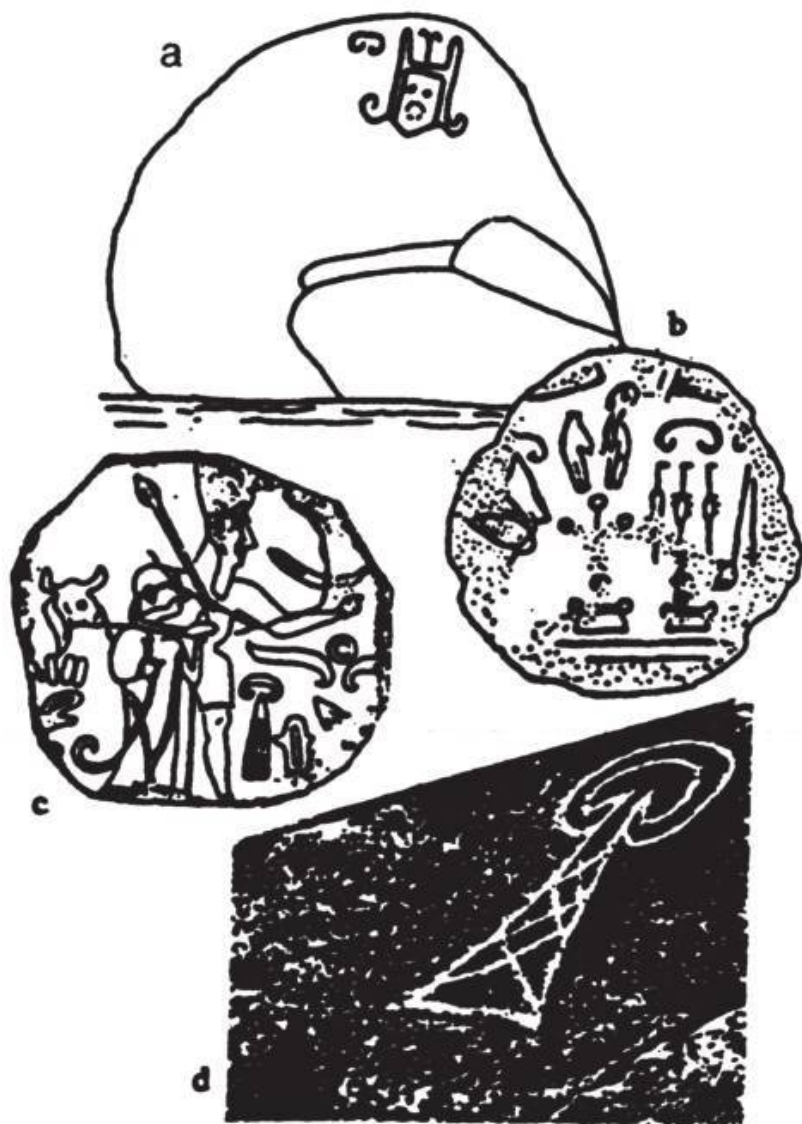


图137

如同在本章前部分讲到的发现，人类到达美洲，特别是到达南美，是在数万年之前的事。根据这些岩画证据而推测出的这些迁移，被分为了三个被认可的阶段。

在巴西东北部的佩德拉富拉达的大量工作，为这些阶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佩德拉富拉达是这个区域被研究最多的遗址。那里发现了超过260个考古遗址，其中240个包含了岩石艺术。对木炭样本进行的碳测年测试的结果显示，人类在32000年以前就开始在这里生活。这整个区域的史前人类生活，在大约12000年前的时候突然结束了，同时发生的是一场显著的气候变化。我们的观点是，这场气候突变与大洪水导致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突然结束有关。那个时候的岩画艺术家画下了他们身边的事物：当地动物、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及人。

一个2000年左右的裂缝一直持续到人类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他们的岩石艺术显示，他们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过来的，因为在他们的图画中包含了不属于当地的动物：巨树懒、马、一种早期的美洲驼（按照发掘者的记录）和骆驼（然而，在我们的眼中，更像是长颈鹿）。这第二个阶段一直持续到了5000年前，在它的后半段，包括了带装饰的陶器的制造。同时，按照这些发掘的领导人尼德吉东的说法，在他们的艺术中出现了“抽象符号”，“看上去与仪式或神话事务有关”——这是宗教，人们意识到“诸神”的反应。是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出现了向包含类似于近东符号、标志和书写的岩画的转变。这将第三个阶段，带入了在岩石上出现天文和历法特征的阶

段。

这些岩画，既在登陆区域，又在两条穿越大陆的主要路线的沿途被发现。它们越是属于第三阶段，其中的天文符号和含义也就越多。它们越是发现于大陆南部，如巴西、玻利维亚或秘鲁，就越是能让人联想到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一些学者，特别是在南美洲，将大量的符号按照苏美尔楔形文字来作解释。这片区域最大的岩画，是面朝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帕拉卡司港的，所谓的叉状大烛台或三叉戟（见图138a）。在当地传统中，那是维拉克查的闪电棒，如曾在蒂亚瓦纳科的太阳门顶部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将它看作是近东“暴风神”的标志（见图138b），他是恩利尔的小儿子，被苏美尔人称作伊希库尔，也就是巴比伦河亚述的阿达德，赫梯人的特舒布（意思是“鼓风者”）。

苏美尔元素的出现或影响，虽然很小，但能在许多方面收集到，如我们在《失落的国度》中所做的那样。在有关苏美尔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人试图在南美寻找赫梯文化的出场。我们已经展示了一些在巴西发现的赫梯符号，但在这种吻合的背后，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深埋地下或根本没有被重视，哪怕这些来自安纳托利亚（即小亚细亚）的居民是旧大陆首先使用铁的人，而且，巴西这个国家的名字，Brazil，能被识别为阿卡德文字中代表铁的词汇，Barzel——这个相似之处，

被居鲁士·H.戈登（在《哥伦布之前的历史之谜》中）认为，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线索，能够带领人们识别早期美洲人。其他线索是发现于厄瓜多尔和秘鲁北部的半身像画出的印欧符号，还有在智利对面的太平洋里的复活节岛上发现的神秘题词，它们的排版如同赫梯题词所使用的“牛犁地”系统——从最上面的一行的左边到右开始，在下面的第二行从右到左，然后在第三行从左到右，以此类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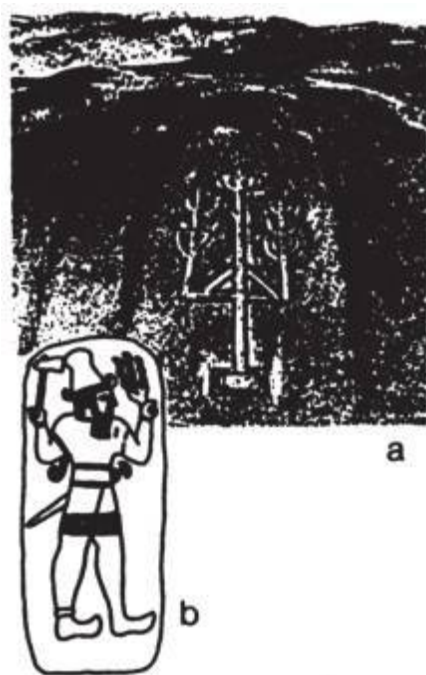


图138

与地处冲积平原，没有石料作为建材的苏美尔不同，安纳托利亚这个恩利尔集团的领地全是KUR.KI，也

就是我们语言里的“山地”，由伊希库尔 / 阿达德 / 特舒布管辖。安第斯地区的建筑和其他大型建筑也都是用石头建成的——从最初的蛮石工程，经过古帝国精细的方琢石建筑，再到印加的原石建筑，而后便是现在。是谁，在安第斯土地上还没有人类居住，安第斯文明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拥有应用石料的深刻知识？我们认为，他们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石工，他们同时还是专业的矿工——因为安纳托利亚是古代世界重要的铁矿来源，也是第一批将铜和锡混合制造青铜的地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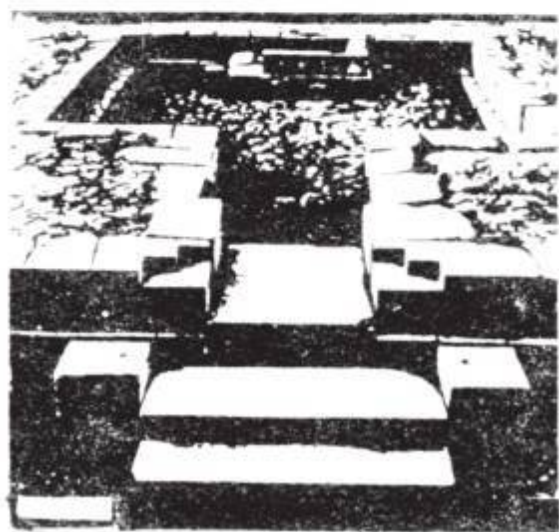


图139

研究者们对古代赫梯首都，哈图萨斯的废墟——在现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东北方向150英里——以及附近

其他要塞，进行一次实地造访，能够让人们认识到它们与安第斯石料工程的相似，这种相似，甚至还包括了在这些坚硬的石头上的独特且复杂的切口，它们形成一种“阶梯图案”（见图139）。

一个人要是能够区分安纳托利亚的陶器与安第斯陶器之间的不同，特别是来自青铜时代的精美的抛光后的深黄色品种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古代陶器工艺方面的专家。然而，他不需要成为专家，就能注意到出现在秘鲁海岸地区的工艺品上的奇怪的武士（见图140a），和出现在地中海东部工艺品上的前希腊武士（见图140b）之间的相似之处。



图140

对于这种相似，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早期希腊人的家园，爱奥尼亚，不在希腊而在安纳托利亚，即小亚细亚的西部。早期的神话和传说，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如实地记录了这些位于小亚细亚的地点。特洛伊就在那个地方，而不是位于希腊。同样如此的还有著名的萨迪斯，吕底亚（小亚细亚古国）之王克立萨斯的都城，这位国王因他的残暴而著称。也许，如一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奥德修斯的旅行和苦难同时将他带到了我们现在所称的美洲，这种观点也并不是很牵强。

很奇怪的是，在关于第一批美洲人的日益激烈的争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针对古代人究竟拥有多少航海知识这一论题的。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航海知识是非常广泛且先进的；这种原本不可能的事再一次成了可能，而承认这一点所需要的，仅仅是承认由阿努纳奇给予的一点小小的帮助。

苏美尔国王列表描述了一位早期的以利国王，他是吉尔伽美什的一位前任，它描述说：“在伊安纳，梅斯克亚加什，圣乌图之子，成了大祭司和国王，统治了324年。梅斯克亚加什进入西海向那片山脉前进。”在没有任何航海术的帮助下——如果它们那时还不存在——这种越洋航行是如何实现的，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

几百年之后，一位女神生下的吉尔伽美什，踏上了寻求永生之路。在他最后的旅途中，他必须穿越死亡之海，而这只能在船夫乌尔萨那比的帮助下才能完成。他们两人开始渡河后不久，乌尔萨那比就指责吉尔伽美什弄坏了“石具”，而船夫没有了“石具”就无法行船了。这部古代文献用三行文字记录了因“破坏石具”而导致的乌尔萨那比的悲歌，但很不幸的是，泥板上尚能辨认出的内容就只剩一部分了；这三行的开头部分是“我在看，但我不能……”，这很明显地指出这是一种航海仪器。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乌尔萨那比命令吉尔伽美什回到岸上，砍下120个长木桩。当他们开始航行的时候，乌尔萨那比让吉尔伽美什每次丢掉一组，一组12个。这一共重复了10次，将120根木头柱子都用完了：“当吉尔伽美什用完了两个60根柱子”，他们到达了海对面的目的地。由此，这个特定数目的木桩，按照命令来使用，代替了已经不能用的“石具”。

吉尔伽美什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古代苏美尔的统治者，他在大约公元前2900年的时候统治着以利（乌鲁克）。几个世纪之后，苏美尔商人经由海路抵达了遥远的陆地，出口谷物、羊毛，以及使苏美尔出名的服饰，并进口——如古蒂亚提到过的——金属、木料、建材和宝石。这种重复的往返航行，不可能发生在没有航海仪器的时代。

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于20世纪初期发现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安梯基齐拉的物品，推断出此类仪器在古代是的确存在的。横穿地中海，从东部的克里特岛航行至西部的基齐拉岛，潜水员发现了沉入海底的古船遗物。这些遗物里的工艺品，包含了大理石和青铜雕像，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这艘船本身是属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装着酒、橄榄油和其他食物的双耳罐和器皿可以追溯至公元前75年。由此，完全可以证实这艘船及其上所容纳的物品都是公元前的产物，而且它是在小亚细亚海

岸或邻近的地方承担工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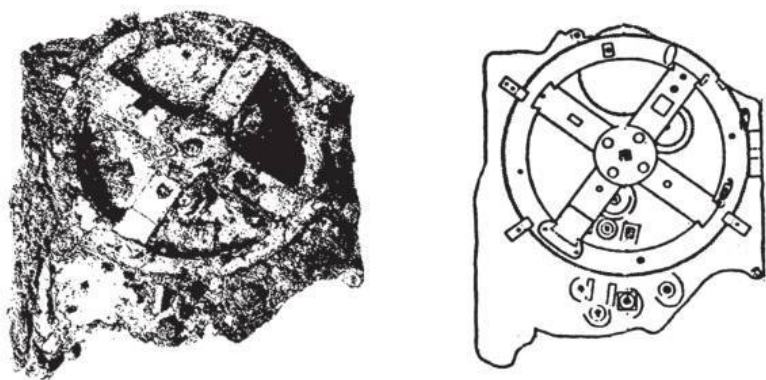


图141

从船骸中打捞起来的物品和材料被运送到雅典以供检测和研究。在它们之中，有一个青铜块和脱落的碎片，当把它们清洁之后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震惊了博物馆的官员们。这个“物件”（见图141）似乎是一个精密的机械装置，其中有一个圆形构架，内含分层的诸多互锁的齿轮。它看上去像是一个“带有球状投射和一套圆环的”星盘。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包括X光测试和冶金学分析，它现在被陈列于希腊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中（编号为X.15087）。在它的保护罩上，有一块介绍牌，内容如下：

在1900年，此装置在安梯基齐拉岛的海里被海绵采集潜水员们发现。它是发生在公元前一世纪的一场海难中的货物的一部分。

这个装置被认为是一个日月历法计算器，最新的证据显示，它可以被追溯到大约公元前80年。

针对它的一项最彻底的研究是一本名叫《来自希腊的齿轮》的书，作者是耶鲁大学的德里克·德·索拉·普莱斯教授。他发现，三个包含了齿轮和标度盘以及分层薄板的破损部分，依次用至少10个独立部分安装而成。齿轮是装置在几种不同的基底上——我们能在汽车的自动变速箱中找到它——与其他齿轮相连的，其中包括了太阳周期和月球的墨冬（古代雅典天文学家）周期。齿轮上布满了细齿，在多个轮轴上运行；在圆和角的部位上的标记伴随着希腊题词，上面提到了许多黄道星座。

这个仪器毫无疑问是高新技术和先进科学知识结合的产物。没有任何在复杂程度上接近于它的物体被发现，对它的发现可谓是空前绝后的。虽然德·索拉·普莱斯猜测，它可能是在天象仪模型被阿基米德使用之后，在位于罗德岛的波塞冬尼欧斯学校里制作——或仅仅是修复的。虽然他“同情人们在修改希腊技术史时所受到的打击”，他写道，他仍然不同意诸如“这个仪器的复杂程度和它的机械成熟度，让它远远超出了希腊技术的范围，由此，它只可能是那些从外层空间来到我们文明的外星宇航员所设计并制造”的这种“激进的解释”。

然而，事实是，纵观此次沉船事件前后数百年，没有任何一件属于那个时间段的稍微类似于这个物品的文

物被发现过。哪怕是比它晚了1000多年的中古世纪的星盘（见图142a），在这个古物（见图142b）的面前也就像是玩具一样。而且，中世纪及之后欧洲的星盘和类似仪器是用黄铜制成的，很容易锻造，然而这个古物是用青铜制造的——这种金属在铸造工程中十分有用，但总的来说极难打磨和塑形，特别是用它来制造一个比现代的精密计时器还要复杂的机械设备，更是难上加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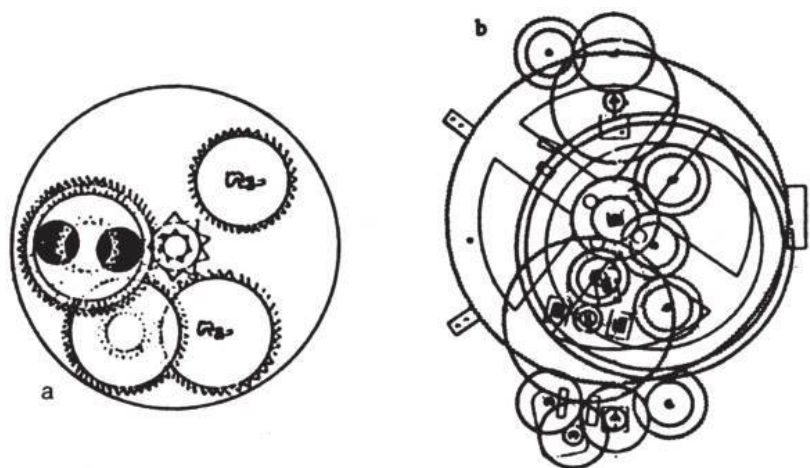


图142

但这个仪器就在这里；而且无论是谁提供了它所需的科学和技术，它都在很早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先进得超乎想象的计时和天文导向功能。

似乎，对于承认这种难以接受的事实的勉强，同样还因为在关于第一批美洲人的争论中，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早期制图学的证据——哪怕是在哥伦布1492年航海500

周年纪念会上。

从雅典和基齐拉岛穿越爱琴海，在伊斯坦布尔（前土耳其帝国首都，前拜占庭帝国首都）一座被改为现在的托普卡比博物馆的宫殿里，存放着另一个能向世人展示古代航海能力的文物。它被称作皮里·雷斯地图，因制作它的土耳其将军而命名（见图143a）。它是数个从地理大发现时代留下来的世界地图中的一个，它引人注目有多个原因：首先，因为它的精确度，以及它在一个平面上表现球面特征的先进技术；第二，因为它清晰地显示了整个南美洲（见图143b），即标出了大西洋沿岸地理地形特征，又标出了太平洋沿岸地理地形特征；第三，因为它正确标示出了南极大陆。虽然是在哥伦布航海之后几年才绘制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在1513年的时候，南美洲的南部应该还是未知的才对——皮萨罗从巴拿马航行到秘鲁是在1530年，而且西班牙人并没有继续往下前进到海岸或进入内陆探险，探索安第斯山脉是几年之后的事情。然而这幅地图显示了整个南美洲，包括巴塔哥尼亚（位于南美洲南端）末端。至于南极洲，不仅是它的外貌，包括它的存在本身，在1820年以前都是不知道的——比皮里·雷斯地图晚了3个世纪。自1929年在苏丹宝藏中发现这幅地图以来，对它的艰苦研究再次肯定了它的奇怪特征。



图143

这幅地图的页边空白处的简短标注，在这位海军将领的一部名为《巴哈利亚》（意思是“关于大海”）的专著中有着更为完整的解释。对于这些如同安得列斯群岛的地理学地标，他解释了他从“热那亚的异教徒的地图”那里得到的信息。同时还重提了哥伦布按照他所用的书首先尝试说服热那亚的贵族，然后说服西班牙国王的故事，“在西海（大西洋）的末端，在它的西侧，有着海岸

和群岛以及所有品种的金属与宝石”。土耳其海军将领的这本书中的这个细节，证实了来自资料的记录，认为哥伦布事先非常清楚他将要去的的地方，因为他拥有来自古代的地图和地理信息。

事实上，这种更为早期的地图的存在同样被皮里·雷斯提及。在一段后面的注释中，他解释了这幅地图是如何绘制的，他列出了由阿拉伯绘图家所绘的地图，葡萄牙地图（“其中显示了亨德、信德及中国”），“哥伦布地图”，以及“大约20部航海图和世界地图；这些是双角之主，亚历山大时代绘制的航海图”。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阿拉伯头衔，这个声明的意思是，皮里·雷斯见到用到了这些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地图。学者们推测，这样的地图被存放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其中肯定有一些躲过了那场在公元642年发生的大火，当时阿拉伯入侵者放火烧毁了其中的科学大厅。

现在，我们相信，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到达存在的海岸的壮举，不是哥伦布首先完成的，而是另一位来自佛罗伦萨（意大利都市）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他的名字叫作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卡内利，那时是1474年。还有那些地图，例如来自1351年的美蒂奇，以及1367年的皮兹吉，对后来的海员和绘图家来说也是有用的；后者中最出名的是格哈特·克雷默，别名墨卡特，他在1569年制成的地图集和测量绘制方法，一直到今天

都是绘图学的标准要素。

关于墨卡托世界地图的一个奇怪之处是，它们显示了南极洲，虽然这块冰冻的大陆是在250年之后的1820年，才被英国和俄罗斯水手们发现的！

如同那些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人一样，墨卡托的地图集参考了之前的绘图家所绘制的地图。关于旧大陆，特别是邻近地中海的土地，他很明显地依赖了当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还统治着大海时，由推罗的马里诺所绘制的地图，他被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埃及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克劳迪亚斯·托勒密介绍给了后世。至于墨卡托对新大陆的信息，他既依靠了旧地图，又依靠了探索美洲的探险家们的记录。但是，他是从哪里得来南极洲的存在及其形状的信息呢？

学者们同意，他的可能来源是一幅由奥隆邱斯菲那伊斯于1531年制定的世界地图（见图144a）。这幅地图通过将地球划分为分别以北极点和南极点为中心的北半球和南半球，从而正确地表示出地球是呈球形；其上不仅仅显示了南极洲，同时显示出了这块大陆上被冰层掩埋了数千年之久的地理学和地形学特征！

这幅地图毫无错误地详细地显示出了海岸线、海湾、小湾、海口和山脉，甚至河流，不过现在看不到了，因为冰帽遮盖了它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细节是存

在的，因为它们在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学之年，被诸多团队进行的科学的冰下探索勘测发现。由此也证实菲那伊斯地图上的描绘与南极洲本来的地理特征，是多么惊人地吻合（见图14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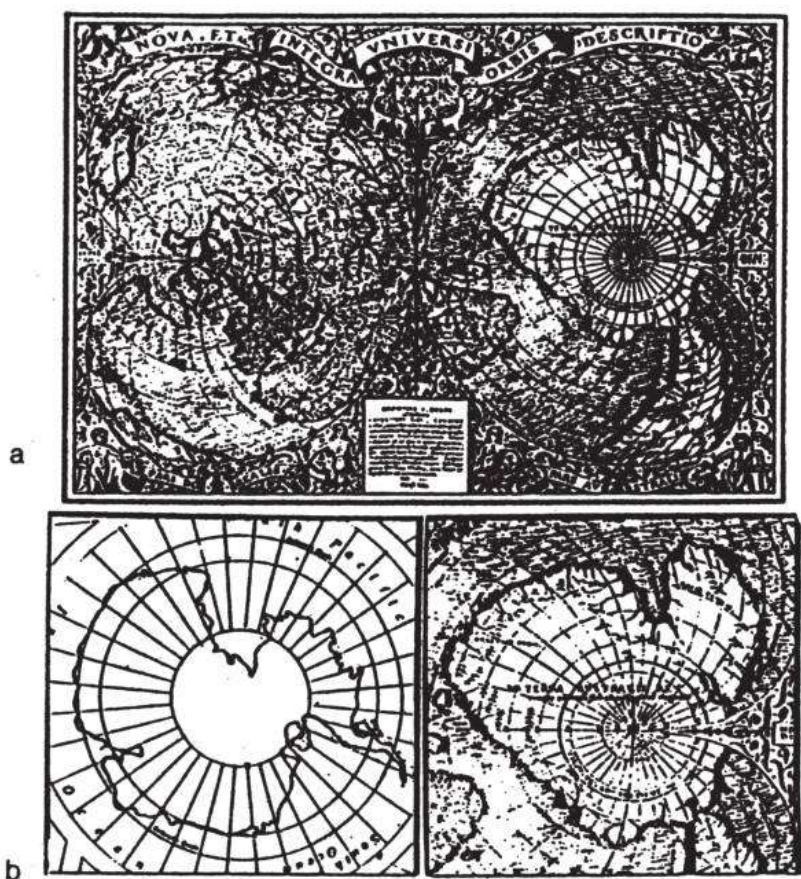


图144

作为对这个课题最彻底的研究之一，查尔斯·H.哈普古德在其大名鼎鼎的畅销书《古代海王的地图》一书中指出，菲那伊斯地图是基于古代航海图所绘制的，在后

者所绘制的时代，南极大陆在解冻之后，在它的西部地区开始再度结冰。而这个时代，他所带领的团队指出，是在大约6000年以前，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

后续的研究，例如约翰·W.威浩特所做的，证实了之前的发现。认识到“哪怕只是对一个大陆的粗略描绘，都需要一种可能超出于原始导航员视野的导航和几何知识”，他仍然相信这幅地图是基于2600-9000年前的信息而绘制的。这种信息的来源，他陈述道，还是一个谜。

他将他的观点发表在《古代海王的地图》中，查尔斯写道：“很清楚的是，古代旅行者从极点旅行到了另一个极点。和它本身一样难以置信，这些证据指出，一些古代人在南极的海岸线没有结冰的时候探索了南极洲。同样清楚的是，他们拥有一种用于精确测定经度的导航仪，这比古代人、中世纪人和18世纪中叶之前的现代人所拥有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先进得多。”

然而这些古代海员们，正如我们之前所显示的，仅仅是在追随诸神的脚步。

第十一章

流放在摇摆的地球上

历史学家们相信，在公元前18世纪的时候，亚述人将流放作为一种惩罚“杀害”国王、元老和法官的策略。事实上，将某人强制流放是由诸神开始的一种惩罚，而第一批被流放的人是阿努纳奇的领导人自己。这种强制驱逐，从诸神开始传到人类，更改了历史的方向。它们同样在历法上留下了痕迹，并且与一个新时代相连。

当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发现，美洲原住民和《圣经》中的希伯来人的传统、习俗、信仰上有着诸多共同点的时候，他们只有通过“印第安人”是以色列人10个失落部落的后代来进行解释。这重提了围绕在组成北部王国的10支以色列部落下落的谜团，属于这些部落的居民后来被亚述王莎尔玛尼瑟流放。《圣经》和之后的资料都显示，虽然被驱逐了，但这些流亡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的信仰和习俗，这样才能够重返家园。从中世纪到现在，旅行者和学者们声称，在遥远的地方找到了这10支失落部落的踪迹，比如在中国，或是在近一点的地方，如爱尔兰和苏格兰。在16世纪，西班牙人非常肯定地认为，是这些流亡者将文明带到了美洲。

亚述人在公元前18世纪将这10个部落流放，而两个世纪之后巴比伦人将剩下的两个部落流放，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而这10支部落与新大陆的联系还存在于神秘传说的国度里。然而，不知不觉地，西班牙人正确地推测了，一个有着自己历法的正式文明在美洲的开始，就是由流放者建立的。不过不是被流放的人类，相反，是一位被流放的神。

中美洲的居民——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和奥尔梅克人，以及其他了解不多的部落——有着3套历法。其中两套是循环性的，测量着日月和金星的循环周期。另一个是编年体的，从一个特定的点，“零点”，开始计算时间的流逝。学者们已经研究出，这部极长的编年体历法的开始点是公元前3113年，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在《失落的国度》里，我们提出，它标志着透特带着一小群助手和追随者抵达美洲的时间。

中美洲的主神，羽蛇神奎兹尔科亚特尔，我们曾说过，与透特没有任何差别。他的称号，长羽或翼蛇，在埃及图画中是很常见的（见图145）。羽蛇神，就像透特，是懂得并教授神庙建造、数学、天文学和历法的秘密的神。的确，中美洲的另外两部历法提供了能证明与埃及之间的联系，以及羽蛇神即透特这一事实的线索。毫无疑问，这两者显露了它们与很久之前的近东历法之

间的亲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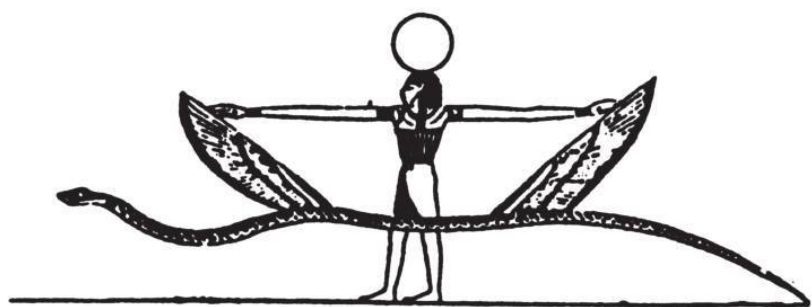


图145

这两部历法中的第一部是哈伯历，这是一部太阳历，一年有365天，被等分为18个月，每个月20天，并在一年的最后加入5个特别日。虽然 18×20 这种划分方式与近东 12×30 的划分方式不一样，但同样都是基于360天加5天这样的构架的。这部纯粹的太阳历法，如我们所见那样，是受拉 / 马杜克宠爱的；在划分上更改一下的话，可以让透特将之与他的对手的历法区别开来。

这部纯太阳历不允许置闰——在美索不达米亚，每隔特定的年份就会加入第十三个月，来保证历法的持续适用。在中美洲，13这个数字，出现在下一部历法中。

和在埃及一样，既有一部民用历法（纯太阳年），又有一部神圣历法。中美洲的这部神圣历法叫作卓尔金历。其中，每个部分20天的划分仍然使用着；然而却只有13个循环。 13×20 的结果一共只有260天。260，这个

数字所表示的含义和它的起源引发了诸多理论，但无一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解释，无论从历法学上还是从历史学上。有意思的是，这两部循环使用的历法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同齿轮将它们的锯齿卡在一起（见图9b），制造出一个壮丽的52周太阳年的神圣循环；因为13、20与365的结合要每隔18980天才能重复一次，而这么多天正好是52年。

这个拥有52年的壮丽的循环对中美洲所有的居民来说都是很神圣的，而且他们还将过去和未来的事件联系到它上面。这些事件的核心，是中美洲最伟大的神羽蛇神，他被战神流放，穿越东部海域到达这片土地，但他发誓将在这52年神圣周期的“一里德（本意为芦苇）”之后的那一年回去。在公元纪年中，符合52年周期的年份为公元1363年、1415年、1467年和1519年；后者是赫尔南多科尔特斯出现在墨西哥海岸的那年，他有着和羽蛇神同样的皮肤和胡须；所以，他们的登录在阿兹特克人的眼中，是这位返回的神祇的预言的实现。

数字52的中心，如果不是别的，那就是中美洲所信仰的宗教和期望的救世主的一个标志，这指向了羽蛇神及其神圣历法与透特的52周历法之间的一个关键的共同点。52的游戏是透特的游戏，之前我们讲过的赛特尼的故事，也清晰地讲述了“52是透特的魔法数字”。我们已经就透特与拉 / 马杜克的争斗这一方面，解释了52周的

埃及历法的意义。这个中美洲的“52”，浑身上下都能看到“透特”的特征。

透特的另一个标志，是用大型圆形建筑来进行历法方面的天文观测。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呈方形，四角与基点方位呈一线。近东神庙——美索不达米亚、埃及、迦南，甚至以色列——是轴线朝向分点或至点的矩形建筑（这种布局至今都使用在教堂和神庙建设中）。只有透特在拉格什帮忙修建的神庙才采用了圆形设计。它仅有的其他近东仿制品，为位于丹德拉赫的哈托尔（即宁呼尔萨格）神庙，和几乎与新大陆隔海（大西洋）相望的史前巨石阵。

在新大陆，在阿达德（恩利尔的小儿子，赫梯的主神）的领地上，矩形的、拥有美索不达米亚朝向规律的神庙占主要地位。它们之中最大最古老的，是位于蒂亚瓦纳科的卡拉萨萨亚，它呈矩形并拥有着和所罗门神殿相同的东西朝向的轴线。的确，肯定有人会猜测，当上帝向以西结显示未来的耶路撒冷神庙的设计形象的时候，是不是带他飞到了蒂亚瓦纳科去观看卡拉萨萨亚的形象，就像《圣经》中详细讲述的，以及对比图50和图124所得出的那样。另一座位于安第斯南部的主要神庙（位于现在的利马南部不远的地方），是奉献给大创造者的，同样是矩形设计。

根据这些建筑的设计，透特并没有参与到它们的建

设中。然而，如果像我们相信的那样，他是圆形观测台的神圣工程师，那他肯定曾出现在神圣山谷中。在巨石器时代的建筑中，他的标志是位于萨克撒赫曼岬角顶部的圆形观测所，位于库斯科的半圆形圣域，和位于马丘比丘的托利恩石塔。

真正属于羽蛇神 / 透特的领地是中美洲，那里是玛雅部落和那瓦特语居民的土地；但他的影响向南延伸到了南美大陆的北部。在秘鲁北部靠近卡哈马尔卡的地方发现的岩画（见图146）描绘了太阳、月亮、拥有五个顶点的星星和其他天体符号，在它们旁边不断重复地出现了蛇的符号——这毫无疑问就是恩基和他的氏族的标志，特别是被称为“羽蛇神”的神祇的标志。这些岩画同时还包括对天文观测设备的描绘，它们被人（祭司？）拿着，看上去就像是古代近东的物品，其他一些则有着弯曲的触角，就像是立于埃及敏神庙（见图61）的那些观测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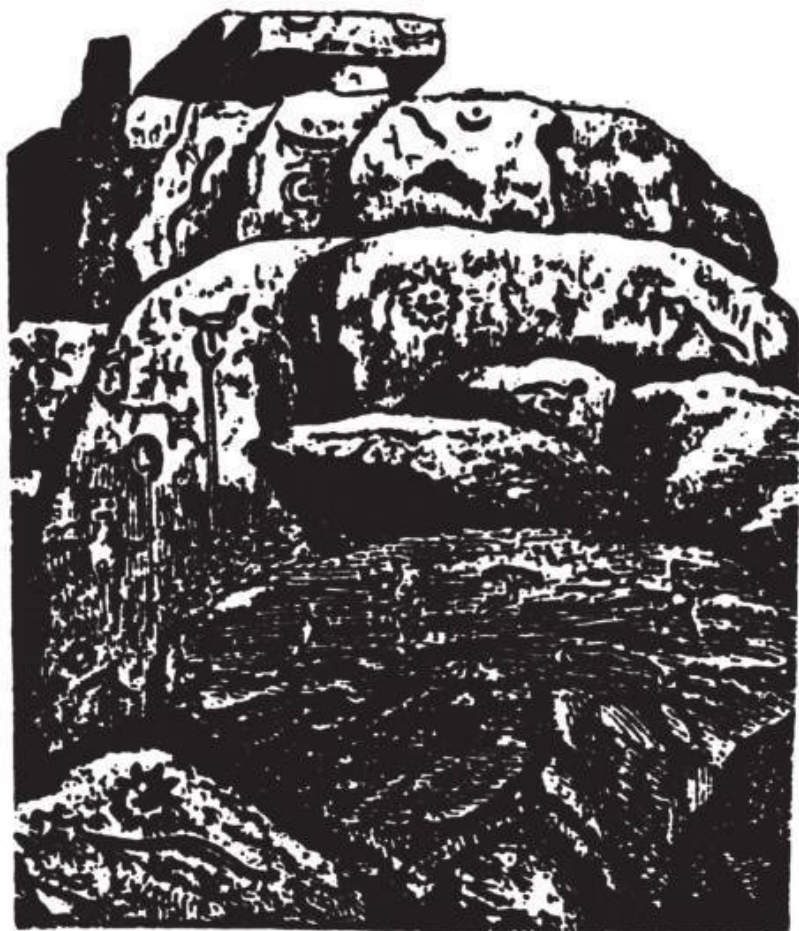


图146

这个遗址似乎曾是古代路线的交会点。一条从大西洋沿岸出发，一条从太平洋沿岸出发，到达安第斯的黄金之地。卡哈马尔卡，稍微靠近内陆，在太平洋沿岸拥有天然海港特鲁希略，实际上后来被欧洲人用于征服秘鲁。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特鲁希略，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一小队水手，在1530年进行了登陆。他们向内陆

行进，并在卡哈马尔卡建立了他们的基地，他们记录说，这座城市的“广场比西班牙任何一个都要大”，而且“建筑有一个男人的三倍高”。在卡哈马尔卡，最后一位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被诱捕了，并被索要黄金和白银作为赎金。这些由贵重金属组成的赎金填满了一个有着25英尺长，15英尺宽，比一个男人还要高的房间。这位国王的大臣和祭司要求从整片大地上运来金银制造的物件和工艺品；S.K.罗斯罗普在其《西班牙史学家描述的印加宝藏》一书中计算出，后来这批西班牙人从这些赎金中运回西班牙的部分，总共有黄金18万盎司，而白银则是两倍（在得到赎金之后，这些西班牙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处决了阿塔瓦尔帕）。

北上进入哥伦比亚，在靠近中美洲的地方，有一个位于马格达来纳河河岸上的遗址，那里毫无疑问地曾出现过赫梯人和埃及人，因为那里的岩画中出现了大量的埃及符号：椭圆装饰（埃及独有的，在皇家名字或神祇名字周围的装饰），和表示“荣耀”的象形文字（一个圈内的星点，如同太阳和光芒），以及敏的“双月”斧；同时，顺着这些符号，还伴有赫梯的象形文字（如同“神”和“国王”的符号，见图147）。

继续向北，在危地马拉，何尔木的墓区中的“涂鸦”里，发现了埃及的标志，一幅金字塔的图画（见图148）。由此可以推断，中美洲的早期居民肯定是熟识埃

及的。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座圆形阶梯塔的形象，而在它一旁，很明显是它的平面图。它有一个圆形观测台，很像出现在南部的萨克撒赫曼岬角的那样。



图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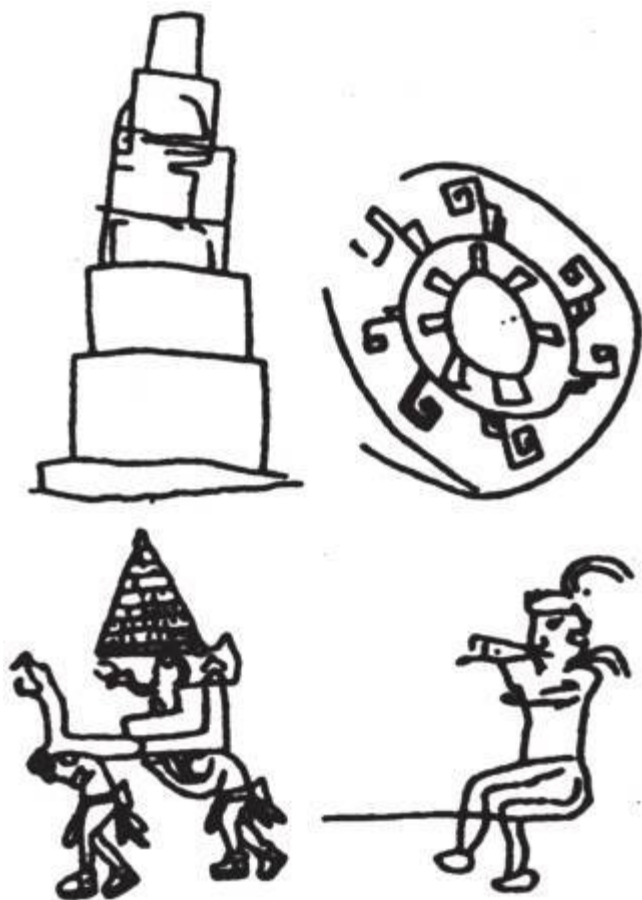


图148

如同它听起来那样的不可思议，古代近东的文献中的确将岩画与天文符号联系在了一起。在《禧年书》中，充满了有关《圣经》中记录的大洪水之后的世代的内容，描述了诺亚通过给他的后人，讲述伊诺克的故事以及他所获得的知识来教导他们。故事是这样的：

在第二十九个周年纪中，第一个星期的一开始，阿

帕扎德娶了个妻子，她的名字叫作拉苏亚，她是舒兰的女儿，埃兰之女，她在第三年的这一周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为儿子取名为开兰。

儿子在成长，他的父亲教导他书写，他去为自己寻觅一块地，用来做他自己的一座城市。

然后他发现了一个字迹，那是先辈们刻在岩石上的，他阅读着，他将它抄写了下来；因为它包含了守护者们的教导，他们曾按照它，在所有这些天的符号里，观察日月星辰的神谕。

这个岩刻，我们从这部千年古书中得知，它并非是乱写乱画；它们是“守护者的教导”——阿努纳奇——知识的表现，“他们曾按照它”“观察日月星辰的神谕”；这些岩画是“先辈们”留下的“天的符号”。

在我们刚刚显示的这些岩石上的描绘中，包括了圆形观测台，它们肯定都是古代美洲人亲眼所见的东西。



的确，在墨西哥的羽蛇神领地的心脏地带，岩画逐渐演化为了类似埃及早期所使用的象形文字。在这个地方，透特出现过的最明显证据是，用于天文观测的神庙，包括圆形和半圆形的，还有球形观测台。这些遗迹

开始于拉文塔，这里是奥尔梅克人最早的遗址之一，两个正球形堆标出了一天的天文视准线。我们相信，奥尔梅克人是在公元前大约2500年的时候，跟随透特横穿大西洋抵达墨西哥的非洲人。在从那时开始直到西班牙人征服的4000年中，这种球形观测台的最后一例，是位于特诺奇提特兰的阿兹特克圣域中的半圆金字塔。从它的位置可以看出，它是用来测定分日的，通过从球形的“羽蛇神之塔”中观测，那时太阳将会从双庙塔的正中间升起（见图149）。

按照时间先后来排序，在早期的奥尔梅克人和后来的阿兹特克人之间，是玛雅人的数不胜数的金字塔和神圣观测台。其中一些，如位于奎奎尔科的金字塔（见图150a），是呈完美圆形的。其他一些，如同坎波拉金字塔（见图150b），如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的圆形建筑，但后来改变了形状，加入了通向屋顶的外层阶梯，演化成了大型阶梯塔和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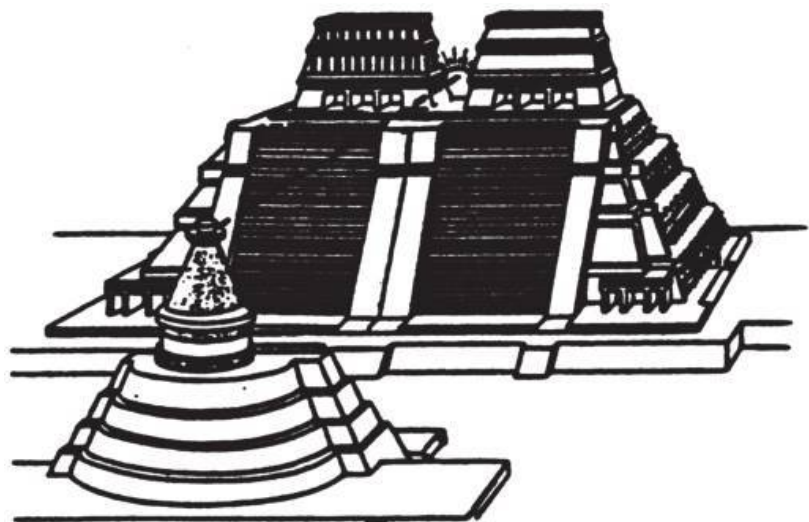


图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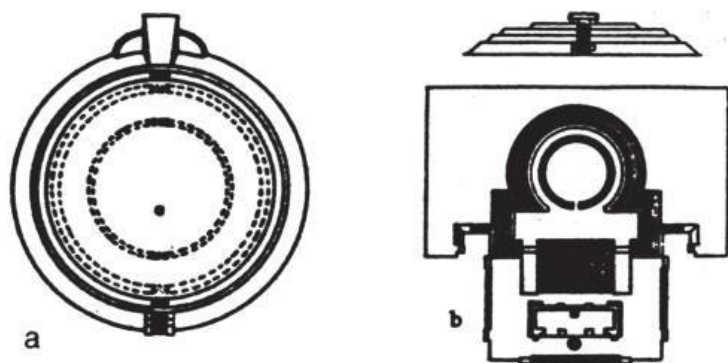


图150

这些建筑物中最负盛名的，是位于尤卡坦半岛奇琴伊察的卡拉科尔大旋梯（见图151）一座圆形天文观测台，它的天文功能与朝向被广泛深刻地研究过。虽然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被认为是公元800年左右修建的，但大家都知道，玛雅人是从更早的居民那里接管奇琴伊察

的，并在之前建筑的地方加盖自己的建筑。学者们推测，这个最初的观测台，肯定是在一个早得多的时候就存在的。

这个现存建筑所提供的视准线被深入研究过了，毫无疑问地包含了与太阳有关的主要的点——二至点和二分点，还有一些月亮的主要的观测点。同时，它的布局还与天上的很多星星相对应，不过没有金星；这是很是奇怪的，因为在玛雅古抄本中，金星的运行是一个重要课题。由此，有理由相信，这些视准线并不是由玛雅的天文学家所设定，而是在玛雅人更早的岁月中制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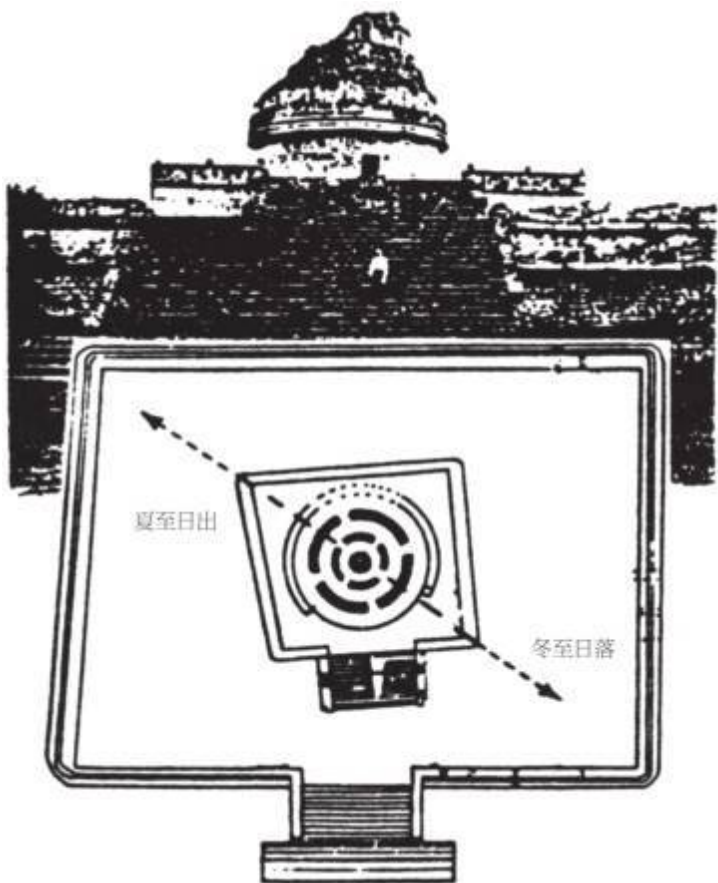


图151

大旋梯的平面图——一个大型矩形建筑构架中，有一个方形围场部分，其中有一座圆塔——这让人想到库斯科之上，萨克撒赫曼的建筑造型（现在只能看见它的地基了），那里同样是一个方形围场中有一座圆形观测台，和一个更大的矩形建筑（见图120）。还会有人怀疑这不是同一位神圣工程师设计的吗？我们相信他就是透特。

玛雅天文学家在观测过程中使用了观测仪器，这些仪器常常出现在他们的古抄本中（见图152），它们的符号与近东的仪器符号极为相似，而且数目之多也证明了这不是巧合。在所有的例子中，这些观测设备和美索不达米亚观测塔顶部的仪器都是一样的；它们的符号或由它们演化而来的“阶梯”，及无处不在的蒂亚瓦纳科观测台的符号，在玛雅古抄本中都能清晰地找出来。出自《博得里抄本》的一个图（见图152）显示出两名天文祭司，正在观测从两座山中间升起的太阳；而这正好就是埃及象形文字文献所描述的方法和“地平线”一词；而且，在这部玛雅抄本中的两座山，看上去就像是吉萨的两座大金字塔，这也绝非巧合。



图152

与古代近东的普遍联系，以及与埃及的特定联系，在被字形、浮雕和遗迹证明之后，又被传说加强了。

《波波乌》，这部高地玛雅人的“议会之书”，包含了天空和地球是如何形成的记录，和地球是如何被分割为四个区域，以及测量绳是怎样被带过来，在空中和地球上伸展开，创造出四角落的。这些元素都是基于近东宇宙观和科学的，其中回忆着阿努纳奇划分地球，以及神

圣测量器的功能。同样如此的，还有那瓦特部落，他们的传说详细地记录了部落先祖，“父亲和母亲”的到来，他们是越洋而来的。一部那瓦特记录，《卡克其奎尔记录》陈述道，当他们自己从西方赶来的时候，还有从东边而来的人，他们也是“从海的另一边而来”。弗坦的传说中，讲述弗坦建立了第一座城市，而这里正是中美洲文明的摇篮——这个故事被西班牙的编年者们根据玛雅人口述传说记录了下来。他们记录道，弗坦的标志，是蛇；“他是守护者的后代，属于坎的族群”。“守护者”是埃及词汇勒特鲁（即“诸神”）的含义。至于坎，齐利亚·努塔（著有《皮博迪博物馆的文卷》）所做的研究提出，是迦南人的一支，按照《圣经》中的说法，他们是非洲哈姆族人的成员，是埃及人的兄弟民族。



我们曾提出过，早期移民有可能是该隐的后代，那瓦特的起源与被记录下来的第一次流放有很大联系：将该隐驱逐，作为对它杀害亚伯的惩罚。《圣经》中，第一次驱逐，是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在我们这个时代，用流放作为对国王的惩罚已不足为奇；将拿破仑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经》中的记录显示，这种惩罚模式可以溯源到人类最开始的时候，当时的人类还被“诸神”的道德规范约束着。根据更早且更为详细的苏美尔文献可以看出，事实上，是诸神自己将

这种惩罚用在自己的罪人身上；而且，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例子是他们的首领，恩利尔：他因为强奸一位年轻的阿努纳奇护士，而被驱逐到了一个流放之地（后来他娶了她并得到了赦免）。

在那瓦特和玛雅传说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羽蛇神奎兹尔科亚特尔（在玛雅传统的名字是库库尔坎）是带着一小队追随者来到他们的土地上的，而且他最终离开是迫不得已的——被战神强制性地流放。我们相信他的到来也是被迫之举，是从他的地盘埃及被流放而来的。而这第一次流放的日期，在中美洲对时间的计算中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我们已经讨论过中美洲历法，宗教和历史事务里52年这个神圣周期的中心点了，也证明过那是透特的神圣数字。其次，是一个“完美之年”的大循环，它围绕着13个巴克顿时代，这是一个400年的单位，在这个被称为长历的线性历法中占有重要角色。

在长历中，最小的单位是金，也就是一天，它被不断增加至更大的数，通过一些列乘数为20和360的乘法，被累计至数百万天：

$$1\text{金} = 1\text{天}$$

$$1\text{乌纳尔} = 1\text{金} \times 20 = 20\text{天}$$

$$1\text{顿} = 1\text{金} \times 360 = 360\text{天}$$

$$1\text{卡顿} = 1\text{顿} \times 20 = 7200\text{天}$$

$$1\text{巴克顿} = 1\text{卡顿} \times 20 = 144000\text{天}$$

作为一种纯数学计算，这种乘以20的乘法还可以继续下去，将天数增加至每个阶段和它的象形文字所表示的288万和5760万以及更多。但实际上，玛雅人并没有超出巴克顿阶段；因为这次开始于公元前3113年的这个神秘零点的计数，被认为是在13个巴克顿循环中进行的。现代学者分析了记录在玛雅纪念碑上的一些长历中日子的数目，发现如果想要将它们划分开来，不能使用“完美之年”的360天这个数，而要使用一个太阳年的切实天数365.25；由此，一个玛雅纪念碑上刻有“1243615”天，意思是从公元前3113年8月开始3404.8年之后，也就是公元292年。

对于地球历史的“时代”这个概念，是中美洲前哥伦布文明的一个基本元素。按照阿兹特克人的传统，他们的时代，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太阳”，是第五个，“开始于5042年前”。在那瓦特资料中，我们没有找到对这个时代将持续多久精确说法，但玛雅人的资料却提供了一个精确的答案。现在这个“太阳（即时代）”，他们说，将会持续13个巴克顿，分秒不差，也就是从零点开始持续1872000年。这意味着一个5200个“完美之年”的壮丽循

环。

在《玛雅的元素》中，何塞·阿吉里斯指出，每个巴克顿日期都在中美洲的历史中充当着里程碑的作用，直到2012年，这个从公元前3113年开始算起的13个巴克顿将结束。他认为，数字5200是将人们带往玛雅宇宙观和时代观的钥匙。

在20世纪30年代，弗利兹·巴克看到了玛雅历法和蒂亚瓦纳科历法的相似元素，他认为，开始日期和其他周期标志，都是与曾发生在美洲居民身上的真实事情有关的。他相信，在太阳门上的一个重要符号表示着52，而另一个表示着520，并在历史学的角度上被作为是5200年的象征；然而，他认为，需要仔细研究的不是一个大循环，而是两个；而且由于第一个大循环中剩有1040年，所以第一个开始于公元前9360年。他相信，是在这之后，安第斯才开始了诸神的故事和传说中的事件。这第二个大圈，开始于公元前4160年。

何塞·阿吉里斯使用现在通用的划分法，用365.25这个太阳年的实际天数来划分1872000天，结果是，从公元前3113年这个零点开始，到第五个时代结束的2012年，为5125年的时间。相反，弗利兹·巴克却认为，没必要进行这样的调整，认为应该使用玛雅“完美之年”的360天来进行划分。按照巴克的做法，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所生活的时代刚好持续5200年。

这个数字，在古埃及留下的资料中，和52一样是与透特有关的。这些资料里有一位埃及祭司的著作，这位祭司，希腊人称他为曼捏托（他的象形文字名字的意思是“透特的礼物”）。他记录了将君主统治划分为各朝代，其中包括了对法老统治之前的神圣王朝和半神王朝的划分。同时，他还记录了每位君王的统治时段。

从其他资料中证明诸神的故事和传说，曼捏托列出了7位大神——卜塔、拉、舒、盖布、奥西里斯、赛斯和何璐斯，总共统治了12300年；然后开始了第二个神圣王朝，由透特为首，它持续了1570年。之后紧接着是30位半神的统治，总共时间为3650年。之后是一个混乱的年代，总共350年，埃及处于混乱和分离之中。在那之后，一位名叫门的人建立了第一个法老王朝。学者们相信，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

我们相信，中美洲长历的起点是公元前3113年，我们还相信，正是在那个时候，马杜克 / 拉重拾埃及统治权，将透特和他的追随者驱逐出了这片土地，迫使他们流亡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而如果之前透特自己的统治（1570年）及他所指定的半神的统治（3650年）是正确记录的话，那么加起来就是5220年——这与13个巴克顿组成的玛雅大循环的精确年数5200年只有20年的微小误差。

就像52一样，5200也是“透特的数字”。

在很久很久之前，当阿努纳奇还是老大的时候，诸神的惩罚和流放在我们的《地球编年史》中标出了里程碑事件。大部分马杜克 / 拉的故事，以及历法——对神圣时间、天时间和地球时间的记录——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透特及其王朝中半神的统治，在大约公元前3450年的时候结束，之后的埃及出现了持续350年的混乱时期，在之后就是拉带领的法老王的统治。《亡灵书》第175章，有部分记录到了透特和再次出现的拉之间的愤怒的转换。“噢，透特，到底发生了什么？”拉想要知道。他说，这些神祇“制造了骚动，他们引发了争执，他们做了邪恶之事，他们要造反”。他们的造反蔑视了拉 / 马杜克，“他们将大的变作小的”。

拉，这位大神，将这些怪罪在透特头上；他对透特的责难直接联系着历法上的改变。拉怪罪透特：“他们的年变短了，月份被限制了”，说透特是通过“毁掉为他们而做的隐秘事物”而办成。

这些因被毁掉而缩短年月的隐秘事物至今还没有发现，不过结果只可能是一个较长的太阳年缩减为了一个较短的月亮年——“将大的变作小的”。文段的结尾是透特答应了被驱逐以作为惩罚：“我将离开去往不毛之地、寂

静之地”，文献解释道，的确有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在那里不能享受性行为的快感”……

另一部还没有被完全破译的象形文字文献，发现于图坦卡蒙的一座圣堂里，也许其中正记录着拉 / 马杜克的驱逐令，并给出发生在“太阳神”和“月神（透特）”之间的历法冲突的原因。这部文献，被学者们肯定为是来自一个更早的时代，其中陈述了拉将透特传唤到他那里。当透特被交付给拉的时候，拉宣布说：“你看呀，我在天上，在这适合我的地方。”他继续说道：“你用你闪耀的光束包围那两片天；也就是说，透特要如围绕的月亮。”他还说：“因此我将让你一直走，走到浩尼布特之地。”一些学者将这部文献命名为“为透特分配工作”。事实上，这是将透特“分配”到一个不知名的遥远的地方，因为他的“工作”——历法方面——与月亮有关。

透特的流放在中美洲的计时系统长历中被作为了零点，也就是公历的公元前3113年。这一定是一件影响很深远的事，因为我们在印度教传统（同样将地球历史划分为诸多时代）中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喀利俞佳，开始于公元前3102年2月17日和18日之间的一个日夜等同的时候。这个时期与中美洲长历的零点时间惊人地相似，所以，它也曾因某种方式而受到了透特流放的影响。

但当马杜克 / 拉将透特强行驱逐出他的非洲领地之

后没过多久，他自己也成了相同命运的主角：拉也遭到了流放。

透特走了，他的兄弟奈格尔和吉比尔也远离埃及权力，拉 / 马杜克原本可以就此称霸。但此时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对手。他就是杜姆兹，恩基最小的儿子，他的领地是位于上层埃及南部的草原。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想要篡夺埃及的统治权；当马杜克发现的时候，这些野心被一段马杜克最厌恶的爱情加强了。数千年之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杜姆兹的新娘除了伊南娜 / 伊师塔不会是别人，伊南娜是恩利尔的孙女，她在金字塔战争中帮助她的哥哥和叔叔击败了恩基集团。

怀着无止境的野心，伊南娜在杜姆兹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未来也许会有伟大地位——只要他停止继续做一位牧师（他的称号），转而称霸埃及：“我预见，一个伟大的民族将选择杜姆兹作为他们国家的神”，后来她吐露：“因为我将杜姆兹的名号变得崇高，我给了他地位。”

马杜克被他们的野心激怒了，他派出他的“司法官”去拘捕杜姆兹。但不知为何，拘捕过程出了些问题；而试图躲在羊圈里的杜姆兹，在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

伊南娜发出了“最苦涩的哭泣”，并打算复仇。马杜克出于对她的狂怒的恐惧，躲进了大金字塔，他始终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因为杜姆兹的死并不是刻意而为，纯属

意外。伊南娜“不停地进攻”金字塔，“进攻它的角落，甚至它大量的石头”。马杜克警告说，他将使用“爆发起来很恐怖”的可怕武器。阿努纳奇们可不想再次看见一场可怕的战争，他们召开了至高无上的七审判法庭。审判决定，马杜克必须被惩罚，但由于他并没有直接杀害杜姆兹，所以罪不至死。最终决定，将马杜克活埋在他用来躲藏的大金字塔中，将他密封在里面，软禁起来。

我们曾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其中讲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对马杜克的减刑，以及其后运用最初的建筑草图，穿越金字塔找到马杜克的戏剧性的故事。这次营救行动在文献中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同样戏剧性的还有这样一个结果：马杜克被流放，而在埃及，拉变为了阿蒙——隐藏者，一位不再被看见的神。

至于伊南娜，因杜姆兹的去世而失去了成为埃及女主人的机会，她将以利作为了她的“崇拜中心”，而在大约公元前2900年阿拉塔之地成了第三个文明地区——印度河流域。

之后的几个世纪，透特去了哪里？很明显是在遥远的地方——在不列颠群岛带领着史前巨石阵一期的修建，并在安第斯地区帮助修建那些巨石天文建筑。那么这段时期马杜克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还真不知道，但他肯定不会在太远的地方，因为他一直在静观近东的发

展，并继续谋划着称霸地球的计划。

在美索不达米亚，伊南娜冷酷且狡猾地将苏美尔的王权，交到了一位她喜欢的园丁的手中。她为他取名为舍鲁-金，“正直的统治者”，我们通常称他为萨尔贡一世。在伊南娜的帮助下，他扩展了疆域，并为一个更加强大的苏美尔创建了一座新的都城，从此那里被叫作苏美尔和亚甲。然而为了寻求正统性，他前往巴比伦——马杜克的城市——并在那里窃取了一些神圣泥土，用作他新都城里的地基。这对马杜克来说，是一次重出江湖的机会。“由于这种亵渎的行为”，巴比伦文献记录道，“大神马杜克愤怒了”，并摧毁了萨尔贡和他的人民；而后，当然，他重掌了巴比伦的政权。接着他开始加强城防，增强地下水系统，让这座城市无法被攻破。

古代文献中显示，这一切都跟天时间有关。

预感到了另一场毁灭性的神之战争，阿努纳奇们举行了集会。主要对手是尼努尔塔，恩利尔的继承人，他的天赋权利是马杜克最为厌恶的。他们邀请来奈格尔，他是马杜克的一个很有权势的兄弟，他参加议会，和大家一起商量出一个对这场即将降临的危机的解决之道。一面恭维一面劝告，奈格尔首先让尼努尔塔平静了下来，随后便答应前往巴比伦，劝告马杜克停止走向这场即将展开的武装冲突。这一系列事件非常戏剧性，在被称为《伊拉史诗》（伊拉曾是奈格尔的称号）的文献中

有详细记载。它的内容包括了这些参与者之间很多的语言交流，好像当时现场有一名速记员在记录着一样。而的确，这部文献被一名参与到这个事件中的阿努纳奇，口授给了一名抄写员。

随着故事慢慢地呈现在眼前，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地球上发生的这么多事情原来都和天国有关——与黄道十二宫有关。回忆一下，争夺地球霸权的两位——恩基之子马杜克和恩利尔之子尼努尔塔——所发表的声明及所处的位置，都指向一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将发生的从金牛座向白羊座的转变，从此，春分日，也就是历法中的新年，将出现在这个新的时代中。

尼努尔塔的陈述列出了他所有的特点属性：

在天上我是一头野公牛，

在地上我是一头雄狮。

在这片土地我是主人，

在众神之中我是最强的。

我是伊吉吉的英雄，

在阿努纳奇之中我是强大的。

这段陈述从字面上描述了我们曾给出的插图，图93

的内容：黄道带时间中，当春分点开始于金牛宫，夏至点出现在狮子宫的时候，这是属于恩利尔集团的，由此他的“崇拜动物”是公牛和狮子。

奈格尔小心翼翼地回应了尼努尔塔。“是的，”他说，“这些都对，但是——”

在山顶上，

在灌木丛里，

你没有看见公羊？

“这是很要命的，”奈格尔继续说，“这是无法避免的。”

在那片小树林里，

哪怕是最强的计时者，

标准的承载者，

也无法改变这一进程。

人们可以像风一样吹，

像风暴那样咆哮，然而

在太阳轨道的圆周上，

无论怎么挣扎，

都将看见公羊。

在这种毫不留情的岁差延迟中，当黄道时间尚在金牛宫的时候，“在太阳轨道的圆周上”，人们已经能够看见即将到来的公羊时代了。

虽然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时候毕竟还未到来。“其他诸神都害怕战争”，奈格尔总结说。他认为这些都可以向马杜克解释。“我这就走，请王子马杜克从他的住所中出来”，让他舒服地离开，奈格尔建议道。

就这样，在尼努尔塔不情愿的同意之下，奈格尔动身前往巴比伦执行这项重要的任务。在途中，他在以利停了一下，在阿努的神庙伊安那中为他找寻一位贤者。他从“众神之王”那里带给马杜克的消息是：时间还没到。

被提到的这个时间，让奈格尔和马杜克之间的谈话和争论变得清楚了，是即将发生的黄道剧变——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马杜克在埃萨吉拉接见了他的兄弟，那里是巴比伦的塔庙；他们的会谈是在一间被叫作舒安纳的神圣房间中举行的，这个房间的名字的意思是“天的至高之地”，这很明显地表明了这次讨论在马杜克心中的地位；因为他很肯定地相信他的时代已经来临，他甚至还向奈格尔显示了他所用来测量它的仪器〔一位巴比伦画

家描绘出了奈格尔和马杜克这两兄弟此时的情景。奈格尔拿着他的标志性武器，戴着头盔的马杜克站在他的塔庙顶端，手里拿着一个仪器（见图153）看上去很像放在埃及敏神庙前的观测仪器】。



图153

奈格尔认识到了现在的状况，他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你“宝贵的仪器”，他告诉马杜克，是不精确的，而这

正是导致他错误地解读“如审判日之光般的天国诸星的燃烧闪耀”的原因。在你的圣域中，你指出“荣光将在你统治的王冠上闪耀”，但在奈格尔曾停留过的伊安那却不是这样的。奈格尔说：“伊安那里面，伊哈安基的表面还被遮盖着。”伊哈安基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天地之圈的房屋”，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里是测定地球岁差切换的设施。

但马杜克却不这么想。到底谁的仪器有问题？在大洪水的时候，他说，“天地的调节超出了它们的常规，而且天神的站点，天上的星辰都改变了，都没有回到它们过去的位置”。马杜克指出，这种剧变的主要原因，是“伊卡鲁姆震动，它的覆盖物减少，测量无法继续进行”。

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陈述，它在科学领域的重要性——如同整篇《伊拉史诗》——被学者们忽略了。伊卡鲁姆曾被翻译为“下界”，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根本就不翻译这个词，让它的真实意义一直被埋没着。我们建议，这个词所指代的是位于地球底部的大陆——南极洲；而“覆盖物”，或更字面上一点“覆盖的毛发”所指代的，正是其上的冰盖。

当这一切结束之后，马杜克派出使者去检查下界。他自己也去看了一眼。但这些“覆盖物”，他说，“变为了广阔海域上的数百英里的水域”：这些冰盖还在融化。

这是一段证实我们观点的陈述，在本丛书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中，我们讲到，大洪水是一次因南极洲冰盖下滑至邻近海域而导致的巨大潮汐波，发生在大约13000年之前。我们相信，这次事件是导致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突然结束及随后产生的气候剧变的原因。它同时还移去了南极洲上面的冰盖，让看见——事实上，他们把它绘制了出来——这块大陆的地表和海岸线成为可能。

马杜克所说的因巨大冰盖融化和世界海水重量重新划分，而导致的“天地的调节超出了它们的常规”这句话的含义，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它是否是在暗示地球倾斜度的一次改变？一次稍微不同的延迟，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个不同的岁差进程表？也许地球自转的一次放慢，还是公转的放慢？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在拥有南极冰盖和失去南极冰盖的情况下，模拟地球运转和晃动的实验的检测结果。

所有这些，马杜克说，被位于非洲东南部的阿普苏的仪器的毁坏恶化了。我们从其他文献中得知，阿努纳奇在那里拥有一座科学站，在大洪水之前，他们用它进行监测，从而预警这次即将到来的灾难。“天地控制毁坏了之后”，马杜克继续说，他一直等到地基烘干，洪水退去。然后他“回去一看再看；这真令人难过”。他所发现的是，“能到达阿努的天国”的特定仪器消失了，没了。用于

描述它们的词汇，被学者们认为是暗指某种尚没有鉴别的晶体的。“颁布命令的仪器在哪里？”他生气地问道，还有，“发布统治符号的诸神的神谕石……神圣的放射石在哪里？”

这些针对丢失的宝贵仪器的问题，听起来更像是责难而非询问。我们之前曾讲到过一部埃及文献，其中拉 / 马杜克指责透特毁掉了用于测定地球运行和历法的“隐藏之物”；这些扔给奈格尔的带有修辞色彩的问题，暗示着对马杜克的蓄意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马杜克指出，他使用自己的仪器来测定属于他的时代——白羊座时代——的到来，难道是不对的吗？

奈格尔的完整的反应我们并不清楚，因为这时，碑刻上的几行字被破坏掉了。似乎，基于他自己巨大的非洲地盘，他知道哪里有这些仪器。由此，他建议马杜克前往阿普苏的指示地点，并核实一下，完全是为马杜克着想。他肯定，马杜克将由此认识到，他的长子继承权并不危险；被挑战的只是他处于支配地位的时间。

为了让马杜克放下心中的顾虑，奈格尔承诺说，他将在马杜克不在巴比伦的时候帮他看好这个地方，不让任何意外发生。然而，为了让马杜克彻底放下顾虑，他还承诺，要将恩利尔集团时代的天体符号，“阿努和恩利尔的公牛”制作出来，“蹲伏在你的神庙大门下”。

这种符号上的臣服，让恩利尔的天牛在马杜克神庙的入口处向马杜克鞠躬，劝服了马杜克答应他兄弟的请求：

马杜克听见这个。

由发现他喜好的伊拉（奈格尔）许下的承诺。

于是他从他的座位走下，

并向矿井之地，阿努纳奇的住处之一。

他定好了他的方向。

由此，这次针对黄道星宫改变的正确时间的讨论，导致了马杜克的第二次流亡——他相信这只是暂时的。

但一切就像是命中注定，这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第十二章

大公羊的时代

白羊宫时代并没有如同一个新时代的黎明那样到来。相反，伴随它的是死亡的黑暗——地球上第一次核武器爆炸而盛开的死亡之花。它成了超过两个世纪以来，神与神、国与国之间冲突和对抗的顶点；而结果是，长达近2000年的苏美尔文明毁于一旦，它的人民大规模地死去，残留部分流亡各地。马杜克的确夺得了霸权，成了至高之神；但随之而来的新秩序却是新的律法和原则，一个新的宗教和信仰：一次科学上的倒退、一次用占星术替代天文学的倒退——甚至连女人的地位也下降了。

难道事情不得不这么发展吗？难道这次毁灭性的剧变仅仅是因为故事主角有着雄厚的野心吗——因为是阿努纳奇，而不是人类，领导着事情的发展？抑或是命中注定，无可避免，还是说，要进入一个新的黄道宫位时而产生的某种力量（真实的或是想象的）过于强大，迫使帝国必须瓦解，宗教必须更替，律法和习俗和社会组织都必须被推翻？

让我们重温一遍这第一次已知的剧变，也许我们能

够找到很好的答案。



在我们的编年史中，这发生在大约公元前2295年。马杜克离开巴比伦，先去了矿井之地，接着去了在美索不达米亚中没有说明的区域。他离开的时候曾相信，他安置在巴比伦的仪器和其他“奇迹造物”是会被仔细照看的；但实际上，在马杜克离开之后不久，奈格尔 / 伊拉就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也许是出于好奇，也有可能是心怀恶念，他进入了禁区基角拉，这是除马杜克之外禁止入内的秘密房间。他在里面移去了这座房间的“光芒”；于是，正如马杜克警告过的，“白昼变为了黑暗”，灾难降临到了巴比伦和它的人民身上。

这个“光芒”是否是一种发光的核能设施？它究竟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但我们明确地知道，它的危害席卷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其他的神对奈格尔的做法极为愤怒；甚至是他的父亲都训斥了他，并命令他返回他的非洲地盘，库德城。奈格尔从命了，但在离开之前，他击垮了马杜克安置好的所有东西，并留下很多战士，以确保能压制住在巴比伦的马杜克的追随者。

马杜克和奈格尔先后离开，让这个地区毫无防备地摆在了恩利尔的面前。首先采取行动的是伊南娜（伊师塔）；她选择了一名萨尔贡的孙子，那拉姆-辛（“辛的最

爱”)以登上苏美尔和亚甲的王座；有了他及他的军队作为代理人，伊南娜进行了一系列的征服。她的第一批目标中，有位于雪松山的登陆地，也就是位于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大平台。接着她向地中海沿岸的土地发起突袭，占领耶路撒冷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以及从美索不达米亚通往西奈、耶利哥的陆路上的交点。现在，这个位于西奈半岛的太空站本身，已在她的控制之下了。然而，伊南娜还不满意，她想要实现自己统治埃及的愿望——这是一个在杜姆兹逝世时被摔碎的梦想。她指导并怂恿那拉姆-辛，用她“惊人的武器”装备他的军队，准备侵入埃及。

文献中提到，在发现她是马杜克的一个公开的对手之后，奈格尔为这次侵略提供了实际的或默默的帮助。然而阿努纳奇的其他领导人对这个事件并没有视而不见。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破坏了恩利尔集团和恩基集团的势力划分，还因为她将太空站收归于自己麾下，而那本是第四区域内的中立圣所。

尼普尔举行了众神大会，诸神商议着如何对待伊南娜的行为。最终，恩利尔提出，追踪并拘捕伊南娜。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伊南娜放弃了她在那拉姆-辛都城阿格达里的神庙，并逃到奈格尔那里躲了起来。她从遥远的地方派出使者向那拉姆-辛传令，发布神谕，鼓励他继续征服及屠杀。为了对抗这一切，其他神祇授权尼努尔

塔，从邻近的山地带来忠诚的军队。一部名为《阿格达的诅咒》的文献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系列事件，以及阿努纳奇许下的要毁掉阿格达的誓言。这个誓言最终成真了，这座城市——曾是萨尔贡王朝和亚甲王朝的骄傲——从世界上抹掉了，它存在的痕迹再也没有被找到过。

相对短暂的伊师塔时代就这么结束了；为了给美索不达米亚及其邻近之地带来秩序和安定，尼努尔塔（苏美尔的王权就是在他的手中开始的）再一次获得了这个国家的指挥权。在阿格达被毁灭之前，它的“领主的王冠，王者的冠冕，赐予统治者及其神庙的王座，被尼努尔塔带了回来”。当时，他的“崇拜中心”是在拉格什，在它的吉尔苏圣域里。从那个地方，乘坐他的圣黑风鸟，尼努尔塔在空中漫游于两河平原及其邻近的山地之上，重建农业和灌溉，恢复秩序和安宁。他对他的妻子巴乌（绰号为古拉，“伟大者”）有着坚定的爱情（见图154），他还是一名孝子，他颁布了道德上的法令和公正的律法。为了促进这些工程快速实施，他指派了人类总督；大约2160年的时候，古蒂亚成了一名总督。

在埃及，因为马杜克的流放，那拉姆-辛的入侵，这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埃及学家将这个混乱的时代称为埃及历史的“第一个中间期”，是从大约公元前2180年一直到大约公元前2040年。

这个时期，中心位于孟菲斯和太阳城的旧王国遭到了南方底比斯贵族的进攻。其中牵涉到了政治、宗教以及历法。而潜藏在人类的冲突之下的，是公牛和公羊在天上的对抗。



图154

船上，它的前面是一位手持仪式用品的祭司（见图155b）。福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报告的另一幅描绘中，出现了斯芬克斯，说明它早在第四王朝开普隆法老修建它之前，就存在很多个世纪了）。就像后来克里特的弥诺陶洛斯迷宫一样，孟菲斯也修建了一座独特的圣公牛迷宫。在塞加拉，用真牛角装饰的泥制牛头像，被放置在第二王朝的法老陵墓中；而且，众所周知的第三王朝的祖瑟尔法老，在他位于塞加拉的金字塔的宽阔院子里，举行了崇拜天国公牛的独特仪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旧王国时代，这个时期最终结束于大约公元前2180年。

当拉-阿蒙的底比斯的祭司们开始取代孟菲斯-太阳城的宗教和历法的时候，天位描绘上仍然显示出太阳是在天牛上升起的（见图156a），但画面中的天牛是被捆住、被控制住的。后来，当新王国定都底比斯重组埃及，拉被推至霸主地位的时候，天牛的描绘变为了被穿刺，如一个漏气的气球一样（见图156b）。公羊开始占据着天空，出现在大型建筑的艺术中，而拉被给予了“四风之公羊”这个称号，并通过这个称号来表明他是地球四角和四个区域的主人（见图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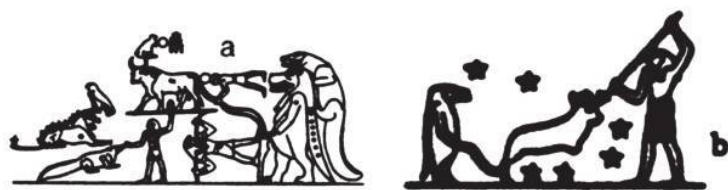


图156



图157

在第一个中间期的时候，当大公羊和它的追随者在天上和地下赶走公牛及其拥护者的时候，透特在什么地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试图要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埃及重掌政权。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放弃他在新大陆的领地，他在那里干着他最精通的事情——建立圆形观测台，并在各地教导当地居民“数字的秘密”和历法的知识。将史前巨石阵一期加以扩建，史前巨石阵二期和三期都是在那段时间里进行的。如果能把传说也看作是对历史事实的传颂的话，那么有关非洲人前来修建史前巨石阵这个圆形巨石圈的故事，就能被解释为，是透特，别名奎兹尔科亚特尔（羽蛇神），为了这项扩建工作，带来了他的一些奥尔梅克追随者，他们后来自然也就成了中美洲蛮石建筑的专家了。

这些事迹的缩影，是尼努尔塔邀请他前往拉格什，帮助设计、定向和修建新的埃尼奴。

这仅仅只是一件他喜爱的工作，还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呢？

比特丽斯·高夫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符号》记录下了埃尼奴的建筑工程：“时间是在当天上和地下的命运被制定的那一刻。”这座被修建的神庙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才能开工，同样也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才能进行开幕仪式，她说，这都是“当命运被制定之时，就预先制定好的计划的一部分；古蒂亚被授权也是一个巨大计划的一部分”。她指出，“这种设定不仅仅是艺术和仪式，同时还运用到神学，如同在宗教里一样这是必不可少的”。

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的确有一个“天国和地球的命运被制定”的时刻，因为它是一个新时代，大公羊时代替代旧时代——天牛时代的一刻。



虽然马杜克 / 拉还在某个地方被流放着，但出现了对人类信仰的争夺，因为“诸神”已经越来越依靠人类国王和人类武装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了。许多资料表明，马杜克的儿子那布交叉往来于这众多土地——后来被称为圣经之地，为他的父亲寻找支持者。他的名字那布，与

《圣经》中一位真实的牧师的名字有着一样的含义，且同出一源，那位牧师叫作纳比，后者得到了神圣言词和神圣符号，并依次将它们传授给人民。那布口中的神圣符号就是天国的剧变；新年和其他崇拜日已经不再出现在它们本该出现的时候了。那布的武器，是代表着马杜克利益的历法……

有人会问，是谁在观测或测定这些本就不清不楚的事物呢？事实上，哪怕是现在，没有谁可以肯定地说什么时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什么时候又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主观的，可以这么认为，因为使用数学方法，将25920年一个周期的岁差大循环划分为12个星宫，每一个宫位或时代就会持续2160年。这是六十进制系统的数学基础，神圣时间与天时间之间的比例10：6。但是没有谁，没有任何一名天文祭司，活着见证一个时代的开始和它的结束，因为没有哪个人可以活上2160年。那么，这若不是诸神说的，那就是对天的观测。但由于黄道宫大小不一，而且不排除太阳会在里面多停留一会儿，或少停留一会儿。这个问题在白羊宫时特别严重，因为它的天弧小于30度，而靠近它的金牛座和双鱼座却扩大超出了它们该有的30度。所以，如果诸神不同意，他们中的一些（例如，马杜克，他的父亲恩基赋予了大量的科学知识；还有那布）可以说：2160年已经过去，时间已经到了。但其他神（如尼努尔塔、透特）就会说：那你看看天上吧，你发现了什么改变吗？

历史记录，比如详细的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学的证明都指出，这个策略成功了——至少成功了一小会儿。马杜克继续流亡，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局势已经缓和了下来，来自山地的军队也可以撤回了。在被当作军事总部持续“91年零40天（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之后，拉格什又能成为尼努尔塔的民用中心了。大约在公元前2160年的时候，在古蒂亚统治的时代，开始了对新埃尼奴的修建。

尼努尔塔的时代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在那之后，因对局势颇为满意，尼努尔塔离开去很遥远的地方执行一次任务。恩利尔指派了他的另一个儿子兰纳 / 辛取代尼努尔塔的位置，来看管苏美尔和亚甲，而兰纳 / 辛的“崇拜中心”乌尔成了这个新生帝国的首都。

这是一个超越了政治和等级意义的协定，因为兰纳 / 辛是“月神”，他被提升至这个最高位置，表明拉 / 马杜克的纯太阳历已经被取缔了，而尼普尔的日月历法才是唯一真实的——不论是宗教上还是政治上。为了确保能够坚持贯彻日月历法，一位精通天文学和天象预示的大祭司，从尼普尔的神庙派到乌尔进行合作。他的名字叫作德拉，和他一同赶来的还有他10岁的儿子，亚伯。

在我们的编年体系中，这一年是公元前2113年。

特拉和他的家庭的到来，与拥有5位连续统治者的乌

尔第三王朝是一个时期。他们及亚伯拉罕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中，见证了苏美尔文明的顶峰；它的缩影和标志是为兰纳 / 辛修建的大塔庙——一个奇迹般的巨型建筑，虽然在废墟中沉寂了近4000年，但它的广阔、稳定及复杂的结构，至今仍震撼着每一位过往的行人。

在兰纳及其妻子宁加尔的带领下，苏美尔的艺术和科学、文学及城市，工农业及贸易都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苏美尔成了圣经之地的粮仓，它的羊毛和服装工业在世界处于鹤立鸡群的地位，它的商人被称为著名的乌商。然而，这仅仅是兰纳时代的一方面而已。另一方面，笼罩在这一盛世美景之上的，是被时间注定的命运的阴云——太阳的位置正一点点地移出古德安纳宫，移出天国公牛的范围，越来越靠近大公羊，库玛尔宫。这种毫不留情的变迁，从一个新年到下一个新年……

自从被给予了祭司职位和王权，人类就明白自己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诸神”是主人，用来崇拜和敬重。存在一种注定的等级制度，法定仪式和神圣之日。诸神是严格却善良的，他们的法令是苛刻却公正的。千年以来，诸神督管着人类的兴衰，时刻与人类划出清晰的界限，只和大祭司在独特的日子接触，与国王在幻想中或通过神谕来交流。但所有这些，就要毁于一旦了，因为诸神开始了争执，传出不同的神谕和一个变化中的历法，不断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圣”战，和以“神圣”为名义的

屠杀。而处于迷惑状态的人类，不断说着“我的神”和“你的神”，甚至对神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在这样的环境中，恩利尔和兰纳小心翼翼地为此新王朝选择了第一位统治者。他们选择了乌尔南模（意思是“乌尔的愉悦”），他是一位半神，母亲是宁松女神。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精打细算后的行动，这意味着诸神想要唤起人们对往昔的荣耀和“美好过去”的回忆，因为宁松是著名的苏美尔王吉尔伽美什的母亲，她是当时的史实故事和艺术描绘中被传颂的人物。这位以利国王曾获得了既看见位于黎巴嫩雪松山里的登陆点，又看见位于西奈的太空站的特权；而且，在过了7个世纪之后，选择宁松的另一个儿子，意味着这些极为重要的地方，将再一次成为苏美尔的继承物，成为它的应许之地。

乌尔南模的任务是将跟随错误神祇的人民“带离邪恶之路”。他的努力可以从重修和重建这片大地上所有的主要神庙——很明显除了巴比伦的马杜克神庙——的行为中看出。下一步是征服改信马杜克的“邪恶城市”。在最后，恩利尔为乌尔南模提供了一个“神圣武器”，用它可以“在敌方领地将叛军都堆成一堆”。强制执行恩利尔集团的天时间是一个主要目的，这在一部文献中看起来，这是恩利尔指导乌尔南模使用这个武器时说的：

像一头公牛

踏碎外邦土地；

像一头雄狮

猎捕那些罪人；

摧毁邪恶的诸城，

清理这些崇高者的阻碍。

分点的公牛和至点的雄狮是被支持的对象；所有崇高者的敌手都必须被猎捕、被踏碎、被摧毁。

乌尔南模并没有将这场被要求的军事行动带向胜利，反而得到了一个耻辱的结果。因为激烈的战斗，他的战车陷在了泥里，他跌了下来，被压死在了自己的车轮下。这次悲剧因将他尸体运回苏美尔的船的沉没而更为恶化，所以这位伟大的国王根本就没有得到安葬。

当消息传到乌尔的时候，人民悲痛万分不愿相信。为什么“主兰纳没有出手抱住乌尔南模”，为什么伊南娜“没有用高贵的手护住他的头”，为什么乌图没有帮助他？为什么阿努“收回了他神圣的话语”？人们坚信，他们被诸大神出卖了；这是因为“恩利尔食言改变了既定命运”才发生的。

乌尔南模的悲惨逝世以及乌尔对恩利尔集团诸神的不信任，导致特拉和他的家人搬迁到了哈兰，这是一座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的城市，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安纳托利亚居民——赫梯人之间的枢纽之地；显然，在眼下的骚动年月里，只有在这么一个有着和乌尔几乎相同的兰纳 / 辛神庙的地方，才最适合传承这一皇家祭司的血脉。

在乌尔，乌尔南模与一位女祭司（在兰纳的安排下他们结婚）的一个儿子舒尔吉，继承了王位。他曾经寻求着尼努尔塔的宠爱，在尼普尔为他修建了一座圣坛。这个行动有着实际意义；因为随着西部各省越发难以管辖——虽然舒尔吉进行了和平访问——他打算从埃兰得到一支“外援军团”，那里是尼努尔塔的领地，是苏美尔东南部的山地。运用他们来进行这次对付“罪恶诸城”的军事行动，他自己却在奢侈品和美女堆中寻求慰藉，成了伊南娜的一个“最爱”，还在以利的阿努的神庙中举行盛宴和狂欢。

虽然这次军事行动第一次将埃兰武装，带到了西奈半岛和它的太空站的入口，但是他们未能胜利地镇压由马杜克和那布激起的“叛军”。在他统治的第四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049年，舒尔吉执行了一个铤而走险的计划：他沿着苏美尔西部界限修筑了一堵防御墙的建筑。对恩利尔集团的诸神来说，这相当于是放弃了有着登陆地和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的重要地区。所以，因为“他并没有贯彻神圣规则”，恩利尔赐之死刑，这名“罪人的

死”，是在次年。

从西部的撤退，以及舒尔吉的死触发了两件事情。我们从一部传记体文献中读到，马杜克解释了他的行为和动机，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打算通过抵达赫梯而重返美索不达米亚附近。于是，这表明亚伯也该动一动了。在舒尔吉48年的统治中，亚伯在哈兰从一名年轻的青年成长为了一位75岁的长者，拥有大量知识，并在当地主人赫梯人的帮助下进行了军事培训。

耶和华对亚伯说：

“从那个国家出来

从你的出生地出来

从你父亲的房子里出来，

去到那我将为你显示的地方。”

接着，亚伯就按照耶和华的指示离开了。

《创世记》第十二章讲得很清楚，这个目的地就是迦南这个极为重要的地方；他必须尽可能快地前进，并和他的精锐骑兵在迦南西奈边界的内盖夫停留。我们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详细地说明过，他的任务是保护通往太空站的门廊。他绕开迦南的“罪恶城市”抵达了那里；之后不久他去了埃及，从孟菲斯王朝的最后一位法

老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军队和骆驼。回到内盖夫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履行保卫太空站通路的使命了。

这次预料之中的冲突，在舒尔吉的继承者阿马尔辛（“被辛看着”）的统治到达第七年的时候到了高潮。哪怕是在现代，这也足够称得上是一场国际性的大战了。东方4位国王的联盟，从美索不达米亚派兵进攻迦南的5位国王的联盟。《创世记》第十四章记录了这场战争，带领这次进攻的是“阿拉菲尔，示拿国王”，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相信他是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事实上，我们自己的研究显示，他是苏美尔的阿马尔辛，这场国际冲突的故事同样被记录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里，如现存放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帕托利藏品的碑刻。将这些互补的片段整合在一起，这些讲述这个故事的美索不达米亚碑刻收藏，被称为《赫多拉奥莫尔文献》。

在辛的旗帜下，在伊南娜 / 伊师塔授予的神谕下，这些盟国的军队——也许这也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人类军队——进攻着一个又一个西部的土地。为辛夺回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之间的所有土地，他们围绕在死海周围，把西奈半岛的太空站设为了他们下一个目标。然而，亚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于是他们向北回撤，准备进攻迦南人的“邪恶诸城”。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迦南联盟主动进军，与侵略者在西丁河谷展开了战斗。《圣经》和美索

不达米亚的文献记录对这场会战的结果都不太明确。“邪恶诸城”并没有被除去，虽然有两名国王逃跑了（后来死了），他们是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国王。这导致那里遭到搜刮，战利品和囚犯被带走了。在来自索多玛的囚犯中，有亚伯的侄子罗得；当亚伯收到这个消息时，他的骑兵队追击了这群侵略者，在靠近大马士革（现在叙利亚的首都）的地方追上了他们。罗得、其他囚犯和战利品都被送回了迦南。

当迦南国王出来迎接他们和亚伯的时候，他们打算将战利品赠送给他作为答谢。但他拒绝了，“哪怕一根鞋带”都不能拿。他解释说，他既不是美索不达米亚联盟的敌人，也不打算接受迦南国王的支​​持。只有对“耶和华，至高无上的神，天国与大地的拥有者，我才会举起我的手”，他陈述道。这场不成功的军事行动让阿马尔辛很是失落和迷惑。按照后来的时间表，在公元前2040年，他离开乌尔和，对兰纳／辛的崇拜，使之成了埃利都的一名祭司，那里是恩基的“崇拜中心”。他在公元前2039年去世了，据推测是被毒蝎刺死。公元前2040这一年，在埃及更值得纪念；孟图赫特普二世，底比斯诸王的首领，击败了北方法老，将拉-阿蒙的统治扩散到了整个埃及，上至西奈边界。这场胜利带来了被学者们称为中王国的11和12王朝，这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1790年。在这个新的王国里，当白羊宫时代的所有力量和意义开始在埃及起作用的时候，这场公元前2040年的底比斯人的胜

利，标志着在非洲大地上天牛时代的结束。



如果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大公羊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还有，它将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成为主要的事件和对抗。在迦南，亚伯撤退到了一个靠近希伯伦的山地要塞。在苏美尔，阿马尔辛的一个兄弟，新的国王舒-辛，加强了西部的防御墙，和与特拉一起驻扎在哈兰的尼普尔人建立了联盟，并建造了两艘巨大的船舰——可能是用作防御的，也可以用作随时撤离之需……在一个与公元前2031年2月的一个夜晚相同的一个晚上，苏美尔发生了一次月全食；它被看作是一个不祥之兆，象征着月神本身就快要“消失”。然而，第一个牺牲品，是舒辛；因为在之后的一年，他不再是国王了。

随着这个有关月亮消失的天相预言散布到整个古代近东，各省的总督和执政官的效忠宣告，从西到东停止了。

在乌尔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国王，伊比辛统治的一年中，由那布组织马杜克支持的一次从西方来的侵略，与美索不达米亚大门的埃兰雇佣军发生了激战。在公元前2026年，德利赫姆的（在泥板上）对风俗的编排突然停止了，它曾是乌尔第三时期苏美尔的一个主要贸易枢纽，这指出，外来的贸易已经停滞了。苏美尔自

身成了一个被包围的国家，它的版图不断缩减，它的人民挤在防御墙的后面。这个曾是古代世界粮仓的地方，承受着大麦、油、羊毛等各种必需品的短缺问题。

在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长河中，预言处于一个很高的地位。从人类行为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这是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对到达更高的权力或智慧的引导的追寻。但在那个时候，对于观测天上的预言有着一个明确的原因，那就是大公羊的时代已经渐渐地到来。

从那个时代留传下来的文献证实，将要发生在地球上的事件的过程，与天相是紧密相连的；对抗中的双方都不断地观测着天相。由于各位大阿努纳奇都在黄道十二宫和太阳系的12名成员中有着天体对应物，这些天体的位置和运行，与地球上谁是主角之间的联系是最重要的。月亮是乌尔大神兰纳 / 辛的对应物；太阳是兰纳儿子乌图 / 沙马氏的对应物；金星是辛的女儿伊南娜 / 伊师塔对应物；土星和火星分别是尼努尔塔和奈格尔的对应物。这些天体在乌尔和尼普尔是重点观测对象。除了这些对应，苏美尔帝国的各片土地，也被认为是属于特定的黄道宫的：苏美尔、亚甲和埃兰的符号和守护星座是金牛座，西部是在白羊座之下。由此，行星联系和黄道宫位的联系，有时会与月亮（明亮，暗淡、牙状等）、太阳和能够预示吉凶的行星一同出现。

一部被学者们定名为《文本B》的文献，其原本是写

于尼普尔的苏美尔记载，详细解释了这些天相是如何被翻译为有关这场即将到来的劫数的预言的。虽然已经破损了，但仍然保留着对这场宿命般的事件到来的预言：

如果火星很红、很明亮.....

恩利尔将对伟大的阿努说。

苏美尔之地将遭掠夺，

亚甲之地将被.....

.....在全国.....

一个女儿将向她的母亲关闭房门，

.....朋友之间自相残杀.....

一个男人将出卖另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将出卖另一个女人.....

.....一位国王之子将.....

.....一场严重的饥荒将发生.....

有一些预言直接与行星到白羊宫的位置相关：

如果木星将进入白羊宫

当金星进入月亮，

观察将结束。

悲哀、困境、迷惑

坏事会在大地上发生。

人们会为钱出卖自己的孩子。

埃兰国王将被包围在他的宫殿里：

.....埃兰及其人民的毁灭。

如果公羊和行星会合起来.....

.....当金星.....和.....

.....可以被看见的诸行星.....

.....将会反抗国王，

.....将篡夺王位，

整片大地.....将在他的指挥下缩减。

在对立的阵营里，天上的信号同样被观测着。有一部文献，被学者们从五花八门的泥板中辛苦地整理出来，竟是一部惊人的《马杜克自传》，记录他流亡的岁

月，痛苦地等待着正确的天相预兆，并最终夺得了他认为他的统治权。就像是年老的马杜克写下的“回忆录”，他在里面向他的后世透露了他的“秘密”：

哦，伟大诸神，来看我的秘密

当我束紧腰带，我重拾了我的记忆。

我是圣马杜克，一位大神。

因我的罪过我遭到流放，

流放到我曾去过的山地。

我在诸多土地上都是一个流浪者；

我从日出之地走到日落之地。

在这样从地球一边走到另一边之后，他得到了一个预兆：

因一个预兆我去了哈提之地。

在哈提之地我于一个神谕之地询问

有关我王座和我统治权的事。

在它的中间我问：“要到何时？”

我在它中间居住了24年。

大量那个时期的天文学文献，为马杜克所关心的这个预兆向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在那些文献中，和被学者们称为“神话文献”的一样，都将马杜克联系到了木星。我们知道，马杜克在实现他的抱负，将自己立为巴比伦至高无上的神之后，诸如《创世史诗》等诸多文献都被改写，将马杜克对应到尼比鲁，这颗阿努纳奇的母星。然而在那之前，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木星才是“太阳之子”马杜克的天体对应物；而且有提议（近两个世纪以前提出）认为——木星在巴比伦的作用就像天狼星在埃及的作用一样，是历法循环的“同步器”，在这里是相当中肯的。

在1822年，一位名叫约翰·兰西尔的古物研究员在大英皇家学会发表演讲，虽然考古学资料还不齐全（后来齐全了），但他仍然展示了对古代时间的惊人理解。比其他古人早了很久，作为一个不被接受的观点的持有人，他断言“迦勒底人”比希腊人早知道岁差现象上千年。把这些古老的时代称作“当天文学还是宗教”的时代，他断言历法是联系到金牛宫位的，而且到白羊宫的转变是联系到“在复杂的天的大圈剧变下，一次白羊宫迹象下太阳和木星神秘的会合”。他相信，希腊神话和传说将宙斯 / 木星联系到大公羊和它的金羊毛，反映了到白羊宫的转变。他还计算出，在金牛宫和白羊宫交界处的木星和太

阳的会合，是在公元前2142年。

木星与太阳会合也许充当了一个播报员的角色，一个白羊宫时代的使者；这个观点能够从巴比伦的天文学泥板上推测出来，其上的内容被罗伯特·布朗于1893年记录在了数页的《伦敦圣经考古学会会议记录》里。布朗主要针对两个天文学泥板（现存放于大英博物馆，收录编号为K.2310和K.2894），指出其上讲述的是，在一个与公元前2000年7月10日的夜晚相同的一个午夜，从巴比伦看到的恒星、星座和行星的位置。很明显，引用了那布有关他的《地球王子的行星的公告》——大概是木星——出现在一个“发生在白羊宫迹象下的视觉例子中”，这些文献被布朗翻译为一幅“星图”，其中显示木星与白羊宫最明亮的恒星（阿拉伯名字为哈玛尔）并且刚好离开春分点，就是黄道带与行星带相交会的那个地方（见图158）。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上记录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迁，许多亚述学家（当时他们的称谓）——如弗兰兹·卡萨维尔·库格勒，著有《神秘巴比伦》——指出，双子宫转移到金牛宫的时候被相对精确地探知了，而从金牛宫到白羊宫的变迁则不太确定。库格勒相信，以春分点为新年直到公元前2300年仍处于金牛座，并注意到，巴比伦人推算过这个时代，一个新的黄道时代将在公元前2151年起作用。

Fig. II. Star-map in illustration of Tablet, K. 2310, Rev.

(Portion of the Midnight Sky as seen from Babylon, July 10, A.C.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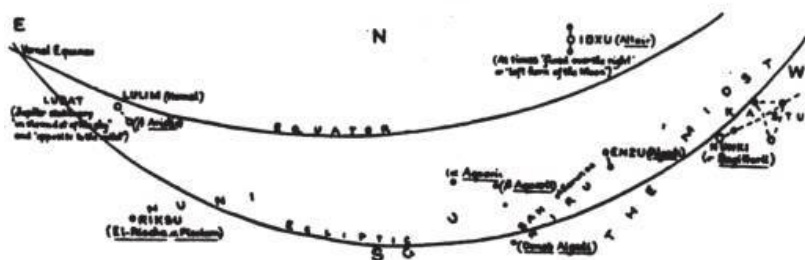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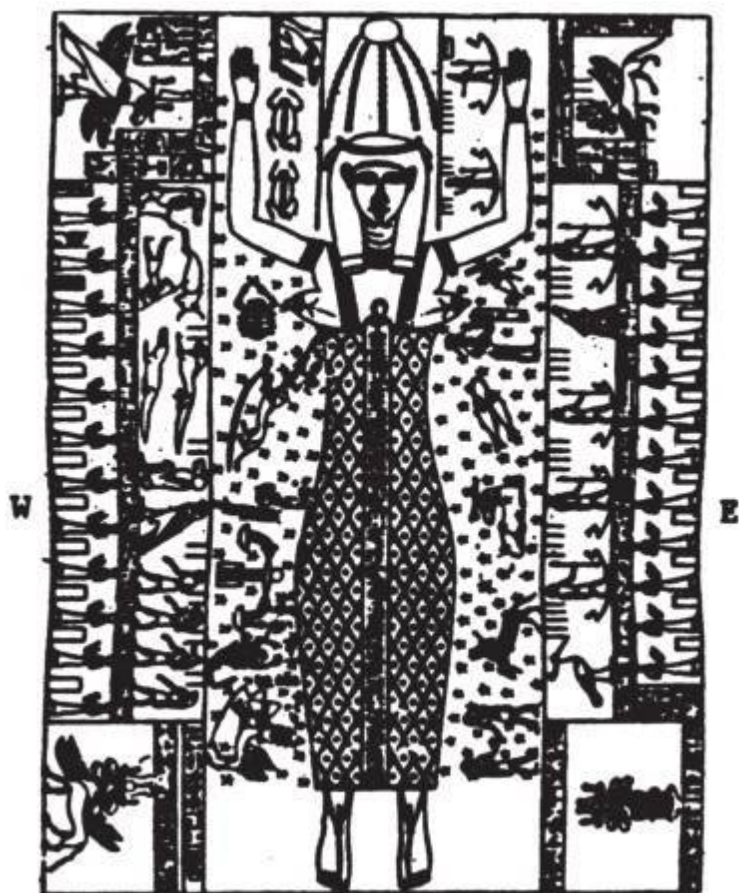


图158

同样的时期标志着在埃及对天国描绘的重大变革，不太可能只是巧合。按照古埃及天文学课题上的一部著作，由O.纽格伯尔和理查德·A.帕克尔编写的《埃及天文稿》，按照其中的说法，在大约公元前2150年的时候，36个黄道十度分度被画到了棺盖上面——这与混乱的第一个中间期的时间相符，当时底比斯人开始向北推进，取代孟菲斯和太阳城，也是马杜克 / 拉读到他想要的预兆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白羊宫时代的真正到来，棺盖上清晰地描绘出了新的天时代，如同在靠近底比斯的一座坟墓上的图案所显示的（见图159）。四首公羊占据着天国和地球的四个角落；天国公牛被一支矛或者叉刺穿；而黄道十二宫，按照在苏美尔设计的顺序和符号排列着，白羊宫被精确地置于正东，换言之，被置于了太阳在分日升起时的位置。

如果马杜克 / 拉得到的预兆是木星和太阳将在白羊“宫位”里面会合，而且又正如约翰·兰西尔所料，它发生在公元前2142年的话，那么这就和黄道切换的理论时间2160年差不多了。然而，这表明到白羊宫的切换，比春分点在公元前2000年进入白羊宫（如那两个泥板上宣称的）早了一个半世纪。这种差异可以解释——至少可以解释一部分——阿努纳奇在天相观察孰真孰假这个问题上面出现的分歧。





如《马杜克自传》所承认的，哪怕是告诉他流亡结束并去到哈提之地（小亚细亚的赫梯人的领地）的预兆，都是在他的下一步行动之前24年发生的。但是这和其他的那些天相预兆，在恩利尔集团也同样被观测到了；虽然这头大公羊还没有彻底占据伊比辛时代的处于春分日的新年，但神示所的祭司们同样将这些天相视为灾难的前兆。在伊比辛统治的第四年（公元前2026年），神示所的祭司们告诉他，按照天相的预言，“那位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如同胸部涂抹圣油的那位，将第二次从西方到来”。有了这样的预兆，苏美尔城市在第五年停止了向乌尔的兰纳神庙用动物献祭。同一年，祭司们预言说，“当第六年到来，乌尔的居民将被诱捕”。接下来，在第六年，有关毁灭的预言变得越发紧迫了，而美索不达米亚本身，这块苏美尔和亚甲的心脏地带，遭到了入侵。题词记录道，在第六年，“敌对的西方人进入了平原，进入了国家内陆，将所有的大要塞一个个拿下”。

当在赫梯人的领地上停留到第二十四年的时候，马杜克接收到了另一个预言：“我流亡的日子结束了，我流亡的年月结束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出于对我的城市巴比伦的渴望，我定下了路线，通往我的被重建为山的

神庙埃萨吉拉，重建我永恒的住所”。这块部分破损的泥板，接着描述了马杜克从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返回巴比伦的路线；各城市名字指出，他首先南下到了哈玛（《圣经》中的哈玛特），然后在马里穿过幼发拉底河，他的确是从西方回来的，如同预言中所说的那样。

那一年是公元前2024年。

在他的自传回忆录里，马杜克描述了他是多么期待重返巴比伦成为成功者，为它的人民开启一个富足安康的新时代。他设想要建立一个新的皇家王朝，并认为新国王的第一个工作将是按照一个新的“天地蓝图”——按照白羊宫——重建埃萨吉拉，那是巴比伦的塔庙：

我朝着巴比伦抬起了脚跟，

我跋山涉水到了我的城市；

一位巴比伦的国王将创造荣耀，

在它的中间是我高耸朝天的如山神庙。

他将翻新如山般的埃萨吉拉，

天国和大地的蓝图

他将为这山般的埃萨吉拉画下，

他将更改它的高度，

他将抬升它的平台，

他将改善它的顶部。

在我的城市巴比伦

他将定居于这富足之地；

他抓住我的手，

向我的城市和我的神庙埃萨吉拉

因我将步入永恒。

毫无疑问，他记住了尼努尔塔在拉格什重建并装饰了的新神庙，马杜克也开始展望起自己的新神庙，埃萨吉拉（意思是“高耸头颅之屋”）将用明亮珍贵的金属来装饰：“它将覆盖着浇铸的金属，它的阶梯将覆盖着绘图的金属，它的边墙将填满明亮的金属”。当所有这些要完工的时候，马杜克沉思着，天文祭司将走上塔庙的阶梯并观测天空，证实他理应得到的至高无上：

知预兆者，开始工作，

将要登上它的中部；

左和右，在相对的两边，

他们将分开站立。

接着国王将走近前来；

埃萨吉拉的天命之星

将被他观测，光耀大地。

当伊萨杰尔真正开始修建的时候，所按照的是一个非常详细和精确的图纸；它的朝向、高度，各个阶梯都是如此，它的顶部直指伊库星（见图33）——白羊宫的最主要的恒星。

然而，马杜克的美丽愿望并没有立即实现。在同一年，他在由那布组织的西部支持者队伍的最前面，开始向巴比伦前进，一场最为恐怖的灾难降临在了古代近东——这是一场无论是人类还是地球本身都不曾经历过的灾祸。

他期待的是，一旦当这个预兆变得清晰的时候，诸神和人类都将承认他的至高无上，都不会抵抗他。“我号召诸神，所有的，来注意我”，马杜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号召我队伍里的人民，‘将你的贡品带到巴比伦’”。然而，他遇见的却是一次“焦土政策”：管理牲畜和谷物的诸神离开了，“他们去了天国”，管理啤酒的神祇“让心脏地带出现疾病”。之后的前进变得暴力和血腥。“兄弟自相残杀，朋友刀剑相向，人的尸体堵住大

门”。整个大地一片凄凉，野兽捕猎人类，野狗将人咬死。

当马杜克的追随者继续前行的时候，其他诸神的神庙和圣坛被毁坏褻渎了。尼普尔的恩利尔神庙是被褻渎得最厉害的。当恩利尔得知，就连神庙圣域都未能幸免，“圣域的遮幕都被撕毁”的时候，他火速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当他从天上下来时，他发动一道闪电般的光芒；在他前面的是披挂光辉的诸神”。看到眼前的景象，“恩利尔对巴比伦的痛恨导致了这个计划”。他命令抓住那布将他带到众神议会，这个任务被交给了尼努尔塔和奈格尔。但他们发现，那布已经从他在博尔西巴的神庙中逃掉了，躲藏于他在迦南和地中海岛屿的追随者之中。

众神议会里，阿努纳奇的领导者商讨着应对策略，“昼夜不息”。恩基将这归结于他的儿子，说：“现在马杜克王子崛起，人民第二次举起他的旗帜”，他为什么又要反抗呢？恩基训斥是奈格尔加害过他的兄弟；但奈格尔“昼夜不息地站在他（恩基）的面前”，反驳说天相预兆被误读了。“让沙马氏（太阳神）解读这些信号并告诉人民”，他说；“让兰纳（月神）观测他的信号并传授给这片大地”。针对一个现在尚无明确鉴别的星宫里的恒星，奈格尔说，“在天国诸星之中有狐星向他闪烁光辉”。他还看了其他预兆——“持剑的夺目诸星”——划过天际的彗

星。他想要知道这些新预兆是什么意思。

当恩基和奈格尔之间的交流越发尖锐之时，奈格尔“怒气冲冲地走掉了”，并宣称有必要“启动放射光热之物”，用这种方法“毁灭掉邪恶的人”。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阻止马杜克和那布，那就是动用“惊天七武器”，它们被隐藏在非洲，具体位置只有奈格尔知道。这种武器能够在大地上卷起“巨型烟尘”，导致“山崩地裂”，在海洋“卷起狂澜，灭绝众生”，还“杀人如麻，逝者的灵魂化为乌有”。对这类武器的描述，只能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核武器。

伊南娜指出，就快没有时间了。“直到时间到了，一切就来不及了！”她告诉正在争吵中的诸神；“所有人都听着”，她说，建议他们私下再继续他们的讨论，免得攻击计划泄露给了马杜克（大概是怕恩基这么做）。“闭嘴吧”，她告诉恩利尔和其他神，“要说私下再说！”在伊美什拉姆神庙的密室里，尼努尔塔说：“时间正在流逝，快要来不及了”，他说，“开启通道让我领路！”

死亡已经注定了。

在各种现存的讲述这场宿命般毁灭的资料中，最重要且最完整的一个是《埃拉史诗》。它极为详细地描述了这场讨论，其中提到了诸神的争执，以及诸神对马杜

克控制了太空站及其辅助设施的恐惧。还有一些泥板上，如《楔形文献牛津版》也记录了一些细节内容。它们都描述了这场不详的毁灭性的事件，我们还能在《创世记》第十八章和十九章中看到：索多玛和蛾摩拉及诸邪城的“大毁灭”，“这些城市所有居民，及所有在那里生长的”都被毁灭了。

将这些邪城从地球上抹去仅仅只是整件事的一个插曲而已。毁灭的主要目标是位于西奈半岛的太空站。“它上升朝向阿努发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记录道，尼努尔塔和奈格尔“让它枯萎；他们褪去了它的表面，他们让它的地方变得荒芜”。那一年是公元前2024年；证据是——西奈中部的巨大坑洞和断裂线，周围那片覆盖着变黑的石头的广阔平原，死海南方的放射物残留，死海的新形状和尺寸——4000年之后都还在那里。

这件事留下的后遗症是深刻而持久的。核爆及随之而来的光芒和地震影响，在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既没有被看见也没有被感觉到。然而，这次本是试图挽救苏美尔的行动，事实上却给了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一个悲剧性的结束。

苏美尔及其壮丽的城市文明的悲剧结尾，在大量的悲剧文献中都有着记录，许多长诗哀叹着乌尔、尼普尔、乌鲁克、埃利都和其他著名或不太著名的城市的悲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是描述乌尔毁灭的长诗，被

称作《乌尔悲歌》，它一共有440行诗文，在这里我们引用一小段：

城市化为废墟，

人民受尽苦难.....

是它的人民，而非碎陶器，

填满大峡谷.....

在它的高耸大门中，不是嬉戏的人

而是沉寂的尸体.....

人们一堆一堆地

躺在曾是庆典举办的地方.....

孩子躺倒在母亲的大腿上

像鱼离不开水.....

这片大地的顾问已然不在。

这片大地上储物颇多的储存仓，

却大火熊熊.....

无人照料牛棚里的牛，

牧人已走.....

无人看管羊圈里的羊，

羊倌没有回来.....

沙尘堵住城里的河。

它们成为狐穴.....

城里的田地里没有庄稼，

农夫早已走掉.....

棕榈树丛和葡萄园，本应满是蜜酒，

现在却一片荆棘.....

珍贵的金属和石头、天青石，

被到处乱扔.....

乌尔的神庙

在风中飘摇.....

歌唱变为了哭泣.....

乌尔在眼泪中沉没。

很长一段时间，学者们都认为这些悲剧诗歌，描述的是苏美尔城市因为遭到来自西方、东方和北方的外族侵略，从而连续而独立地被毁灭。但是，我们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指出，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些诗文所讲述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大灾难，是一场非同寻常的浩劫，一次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防御任何准备的毁灭。这个观点，如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接受；同时还需要接受的是，我们提到过，这场灾难的表现有“邪恶诸城”及西方太空站的“大崩塌”。随之而来的一次大气真空，发展成一个无法预期的结果：它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旋风和风暴，将这些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云带向东方——朝向苏美尔。

不仅是这些悲剧诗集，还有各种其他文献，都明确地提到了，这场灾难是一场无法停止的风暴，一阵邪风，并很清晰地将它指认为是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一次核爆的结果：

那一天，

当天空被撕破

大地被重击，

大旋涡横扫它的表面——

当天空变黑

阴影笼罩——

在那一天，那里出现了

一场来自天国的巨大风暴……

一场毁灭大地的风暴……

一阵邪风，如狂奔的洪流……

一股炽热加入了发狂的暴风……

它夺走了照耀白昼的太阳，

夜晚星辰也不再闪耀……

恐惧的人民就要窒息；

邪风掐住了他们，

不让他们看见第二天……

嘴浸在血里，头在血水中沉浮……

邪风让脸变得苍白。

这场死亡风暴继续前进，“在风暴离开这座城市之后，这座城市变得荒芜”：

它让城市变得荒芜。

它让房屋变得荒芜，

它让畜栏变得荒芜，

羊圈空无一物……

它让苏美尔的河水变得苦涩；

它的耕田长起杂草，

牧草地上长出怪草。

这是一种连诸神都畏惧的死亡风暴。这些诗集中讲述道，所有城市的神祇都不得不遗弃他们的住所、神庙和圣坛——绝大多数再也没有回去。其中一些神急忙逃离了这场接近中的风暴，“像一只鸟那样飞走”。伊南娜急忙忙地航行到了一个安全港。后来还抱怨说，她不得不留下她的珠宝和其他物品。然而，这个故事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在乌尔，兰纳和宁加尔拒绝放弃他们的追随者，并恳求恩利尔做任何能够阻止这场灾难的事，但是恩利尔却说，乌尔的毁灭已无从改变。这对神的情侣在乌尔度过了噩梦般的一个夜晚：“他们没有逃离那个夜晚的风暴”，“如白蚁”躲在地下。但到了早晨，宁加尔发现兰纳 / 辛备受折磨，“急忙穿上衣服”，与痛苦的伴侣离开了心爱的乌尔。在拉格什，没有尼努尔塔陪伴的巴乌独自待在吉尔苏中，这位女神无法说服自己离开。“她为她的神圣神庙，为她的城市哭泣”。这种耽搁险

些要了她的命：“那一天，风暴赶上了她，这位女主人。”

（的确，一些学者相信，后续的经文所描述的，的确是在说巴乌失去了她的生命：“巴乌，似乎是一位凡人，让风暴抓住了她。”）

邪风吹向了恩基的城市埃利都。我们发现，恩基躲到了这个风暴路线之外，但并不是太远，在云层离开之后还能返回城里。他看见的是一座“窒息的死寂，一片废墟”的城市。但在各处还有幸存者，恩基带领他们向南去往沙漠。那里是一个“不友好之地”，无法居住；但有着恩基的科学才能，他——就像500年后耶和华在西奈沙漠上的所为一样——奇迹般地“为那些离开埃利都的人”造出了水和食物。

如命中注定，巴比伦，位于这股邪风的波及宽度的北面边缘处。它是所有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受影响最小的城市。在接到父亲的警告和建议之后，马杜克驱使城市里的人民离开并慌忙地向北进发；就像《圣经》中罗得和他的家人接到天使的建议离开索多玛那样，马杜克也告诉那些逃难者“不要转身也不要回头”。如果无法逃离，他们被告知要“进入地下室，进入地下的黑暗房间”。一旦邪风经过，他们将不触碰这座城市里的任何食物和饮料，因为它们已经被“鬼魂触碰过了”。

当空气最终变得清新的时候，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都瓦解了。“风暴撕裂了大地，毁掉万物……没有人再走在街上……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岸，只有怪草生长……果园和花园没有什么生长，很快一片荒芜……草原上的牛变得稀缺……羊圈被风卷走。”

生命的复苏仅仅过了7年。效忠尼努尔塔的埃兰人和古提人回来了，一个看上去很有组织的社会重返苏美尔。在70年之后——与耶路撒冷神殿重建的间隔时间一致，位于尼普尔的神庙才被重建。但“确定命运的诸神”，阿努和恩利尔，却看不出有任何复苏到过去那样的意愿。如同恩利尔告诉兰纳 / 辛的：

乌尔被授予了王权——

却没有被授予永恒的统治。

最终获胜的是马杜克。在几十年内，他曾经的梦想——重建城市，升起高大的塔庙埃萨吉拉实现了。在一个不太顺利的开始之后，巴比伦第一王朝得到了想要的权力和保障。汉穆拉比曾记录说：

崇高的阿努，众神之主

从天国来到大地，

恩利尔，天地之主

确立大地的命运。

为马杜克，恩基的长子确定吧，

让他成为诸神中的伟大者。

让巴比伦之名变得崇高，

让它成为世界之最；

并为马杜克建立，

一个永不停息的王权。

在埃及，没有受到核云的影响，白羊宫时代在底比斯获得胜利，中王国王朝登基之后就开始了白羊宫时代。当与尼罗河的上涨同一时间的新年庆典，被调节至一个新时代的时候，献给拉-阿蒙的赞美诗开始了：

噢，明亮者

他昂起他的头颅举起他的前额：

他即公羊，天生之物中最伟大的。

在新王国的带领下，神庙的通道两侧都安放公羊雕像；而且，在卡纳克的拉-阿蒙的大神殿中，在一个于冬至点才开放，让太阳光束顺着通道射进圣域的秘密观测塔里，有着为天文祭司写下的如下指导性题词：

一人走向叫作天之地平线的大堂。

一人爬上阿哈（“威严灵魂的孤独之地”），

这个观察公羊在天域航行的高房间。

在美索不达米亚，白羊宫时代慢慢开始占支配地位，这从历法和星辰列表的改变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列表，曾经是开始于金牛座，现在则开始于白羊座；而且尼散月，这个春分和新年月，被写入了白羊宫而不是金牛宫。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个巴比伦星盘就是一个例子（见图102）。其上很清楚地记录着伊库星是指定第一个月尼散月的天体。伊库星就是“阿尔法”，或者是白羊宫里的代表恒星；它至今都被称作它的阿拉伯名字哈玛尔，意思是“公羊”。

新时代到来了，在天上，也在地上。

它控制着之后的两千年，天文学作为“占星术”被传到了希腊。在公元前第四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开始相信自己有权利获得永生——如2500年前的吉尔伽美什——因为他的生父竟是埃及神祇阿蒙，他前往这位神祇于埃及西部沙漠的神示所去证实。在得到证实之后，他敲响了刻有他装饰着公羊角形象的银币（见图160）。

几个世纪之后，公羊让位给了双鱼。但无论如何，这足以构成一段历史。



图160

结语

诸神远去或一神教的崛起

为了建立在地球上的霸权，马杜克首先开始在天上建立霸权。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修订所有重要的新年庆典。这种举措的目的，不光是要告诉当地居民基本的宇宙起源论、进化论和阿努纳奇的故事，同时还要建立并恢复人与神之间最基本的宗教信条。

《创世史诗》则是一个有用且威力无穷的传输工具；在马杜克最早的一些举动中，他编订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伪经：在巴比伦版本的《创世史诗》中，用“马杜克”这个名字替换掉原版中的“尼比鲁”。由此将马杜克吹捧成一个来自外层空间的天神，大战提亚马特，用它的碎片创造出“打造出的手镯（小行星带）”和地球，重新布置太阳系，并成为一位轨道“像一个环”那样包围其他所有天神（行星）的地位最高的大神。所有随后的天站、轨道、天体周期和天文现象都是马杜克的杰作：是他用自己的轨道确定出神圣时间，通过黄道十二宫制定出天时间，再通过地球公转自转确定出地球时间。是他，夺取了原是提亚马特主卫星金古的独立轨道，并将之变为地球的卫星月球，在各月份显示出阴晴圆缺。

在对天国的重新排列中，马杜克并没有忘记加入一些个人的元素。过去的尼比鲁，作为阿努纳奇的母星，是阿努的住所并与阿努对应。在将尼比鲁变为自己之后，马杜克将阿努降级到了一个低级的行星——天王星。马杜克的父亲恩基，还是月亮；现在马杜克给予了自己成为“第一”行星的荣誉——最外层的，我们叫作海王星的行星。为了隐藏伪造的痕迹，让所有人都相信这本来就是如此，《创世史诗》的巴比伦版本（即《伊奴玛·伊立什》）使用了这些行星名字的苏美尔术语，将这颗行星称为努迪穆德，意思是“技艺高超的创造者”——这完全是恩基的埃及称呼：公羊神克努姆的含义。

马杜克的儿子那布还需要一个天体对应物。于是，原本是对应恩利尔小儿子伊希库尔 / 阿达德的水星被对应到了那布身上。萨尔班尼特，将马杜克从大金字塔里释放出来的女神，也是他的妻子，也需要一个天体作为对应。顺便向伊南娜 / 伊师塔报仇，马杜克夺去了原属于她的行星，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金星，并将这颗行星转交给了萨尔班尼特（当这些发生以后，从阿达德到那布的转换部分，保留在了巴比伦天文学里，但用萨尔班尼特来替代伊师塔几乎没有保留下来）。

因为恩利尔太过强大无法被推翻，预期挑战他的天位（第七个天体地球之神），马杜克盗用了原本是恩利尔的50衔位，成为仅次于阿努的60的高阶（恩基的衔位

是40)。这记录在了《伊奴玛·伊立什》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泥板上，其中提到了马杜克的50个名字。由他自己的名字“马杜克”开始，结束于他的新的天体名称，“尼比鲁”。每个名字旁边都附有这个称号的赞美含义。当在新年庆典上诵读完这50个名字之后，没有任何功绩、创造、仁慈和至高无上是被遗漏了的……史诗的最后两行记录道：“伟大的诸神宣称他有这50个名字；他们用50的称号让他成为至高无上的。”由文职祭司添加的一段后记，让这50个名字在巴比伦需要被牢记且诵读：

将它们牢记心中，

让长者解释它们；

让智者聚在一起

讨论它们；

让为父的诵读它们

并将它们传授给儿子。

马杜克对天国霸权的夺取，伴随着宗教在地球上的改变。其他神，阿努纳奇的领导者——哪怕是他的直接对手——既没有被处罚也没有被除掉。相反，他们被宣布地位均在马杜克以下，马杜克通过各种手段宣称，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属性已经转化给了他自己。如果尼努尔

塔是农业之神，通过整理山地，挖灌溉沟渠为人类带来了农业——那么这种能力现在属于马杜克了。如果阿达德是雨和风暴之神，那么马杜克现在就成了“雨的阿达德”。这个清单，现在只部分存在于一个巴比伦泥板上，开始为：

尼努尔塔 = 锄头的马杜克

奈格尔 = 进攻的马杜克

扎巴巴 = 近身格斗的马杜克

恩利尔 = 统治权和顾问的马杜克

纳比母 = 数字和计算的马杜克

辛 = 夜之照明者的马杜克

沙马氏 = 审判的马杜克

阿达德 = 雨的马杜克

一些学者推测，将所有大权集于一身，马杜克采用了单一大神的观点——这朝《圣经》的一神论靠近了一步。但是，这种对全能大神的信仰在马杜克的宗教体系中是很容易混淆的，因为他只是比其他诸神地位更高而已，这只是一种一位神统治其他神的多神论。用《伊奴玛·伊立什》的话来说，马杜克成了“诸神的恩利尔”，他

们的“主”。

马杜克 / 拉他不再住在埃及了，他成了阿蒙。尽管如此，为他而写的埃及颂歌仍然提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那就是称他为“众神之神”，“比其他众神强得多”。其中有一套这样的颂歌，创作于底比斯，写于《雷登草莎纸》的上面，它们的章节开头都是一段描述，讲述在“地中海中部岛屿”，认识到他的名字是“崇高强大且威力无穷”之后，“山地国家”的人民，“在惊奇中下山来到你的面前；每一个抗命的国家都充满了对你的恐惧”。在列出将信仰转变到阿蒙-拉的诸国之后，第六章继续讲述这位神祇抵达了诸神之地——到这里，每位读者都能猜到，这里所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并开始在那里建造阿蒙的新神庙——正如你的猜想，它是埃萨吉拉。这里读起来就像是古蒂亚的陈述，从远近各地运来稀有的建材：“山地为你生产出石块，用作你的神庙的大门；船舰还在海上，在码头上，正引领和运载到你的面前。”每一片土地，每一个人，都送来了讨好马杜克的贡品。

然而不只是人类向阿蒙表示崇敬；其他诸神也是一样。这里有一些来自接下来的章节中的经文，它表明阿蒙-拉是众神之王：

从天国来的诸神集合在你的面前，说道：

“光荣大帝，主之主……他是统领！”

这位全球之神的敌人被打倒了；

在天地中已不再有他的敌人。

你胜利了，阿蒙-拉！

你是比众神都强的大神

你是唯一的。

全球之神：

你的底比斯比所有城市都要强大。

他很明智地选择了控制并超越其他大阿努纳奇，而非除掉他们。最后，埃萨吉拉圣域被修建得极为壮观，马杜克邀请其他神祇来到巴比伦，住在分别为他们修建的、在这个圣域里面的独特圣殿中。巴比伦版本的史诗在第六块泥板上陈述道，当马杜克自己的神庙住所完工之后，当为其他阿努纳奇而建的圣殿也完工之后，马杜克邀请了所有神前来赴宴。“这就是巴比伦，是你们的家！”他说道，“在它的圣域里尽享欢乐吧。”应他的邀请，诸神前往巴比伦。这让人想到巴比伦这个名字的含义：“众神的门廊”。

按照这个巴比伦版本，马杜克坐在一个高台上，诸神则坐在这个高台的前面。其中有“命运七神”。在盛宴和所有仪式之后，在核实“行为准则已按照所有的预兆规

范”之后：

恩利尔举起了弓，他的武器，

将它放在诸神面前。

在认识到这是恩利尔集团的领导人发表的“和平共处”宣言之后，恩基说：

愿我们的儿子，复仇者，变得崇高；

让它的统治卓越超群，

无人能比。

愿他带领人类走到时间的尽头；

人人铭记于心，欢呼他的道路。

在所有的崇拜节日，人们在马杜克及诸神的荣光下，于巴比伦履行这职责，恩基对其他阿努纳奇说：

至于我们，如他的各名字所宣称，

他是我们的神！

现在，我们来宣读他的50个名号！

宣读他的50个名号——给予马杜克本属于恩利尔和

尼努尔塔的50衔位——马杜克成了众神之神。不是一神论中的单一神祇，而是一位受其他各神朝拜的神。

如果这个巴比伦的新宗教开始了通往一神论的道路，学者们（尤其是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激烈地讨论着，在巴比伦是否出现了三位一体的神（如《圣经》中的圣父圣子和圣灵合而为一）。可以被发现的是，巴比伦的这个新宗教强调了恩基-马杜克-那布这个血统，而且儿子的神性是从一位神圣父亲那里得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恩基称他为“我们的儿子”，他的名字，马杜克 MAR.DUK，意思是“纯洁之地之子（语出P.延森）”“宇宙山之子（语出B.梅斯勒）”，“光明日之子（语出F.J.德里斯奇）”，“光之子”（语出A.戴莫尔），或简单的“真正的儿子”（语出W.保路斯）。所有这些居高位的亚述学家都是德国人，这是由于德意志东方协会——这是一个同时还要从事政治和情报收集的德国考古学协会——曾在巴比伦领导了一系列不间断的挖掘行动，从1899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伊拉克败给不列颠的时候，也就是1917年。古巴比伦（虽然绝大多数遗迹都是来自公元前7世纪的）的出土，助长了当时正在不断增强的认为《圣经》创世神话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观点，也让狂热的学者开始了对巴别和拜别之间的讨论，即巴比伦和《圣经》，接着就是神学上的讨论。马杜克是基督的原型吗？维托德保路斯的一个用这个疑问命名的研究，及很多其他研究都这么问道，当然这是在人们

发现马杜克成为统治神之后的事了。

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因为一战之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承受着更大的问题而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能够确定的是，马杜克和巴比伦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开创的新时代，将自身放入了一个新的宗教中，这是一个多神教，一位大神统领着所有其他神。

纵观美索不达米亚4000年的宗教史，托尔基德·雅克森（著有《黑暗的宝藏》）将之看作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端之时的主要改变，民族或国家之神出现，代替了之前2000年的世界性的神祇。对之前的多元的神圣权力（属性、能力等），雅克森写道，“需要有辨别、评估和选择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在神祇之间，还要在善与恶之间进行。在推算过所有其他神祇的权力之后，马杜克废除了这种选择。“马杜克的民族性”，雅克森写道（详见《朝向杜姆兹的形象》），创造出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下“宗教和政治变得更加紧密相连”，而这种条件下的诸神，“通过预兆和符号，积极地带领着他们国家的政治”。



通过“预兆和符号”来带领政治和宗教，的确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举措。在认识到天相符号和预兆是确定这次黄道改变，并决定谁能成为地球上最高者的主要角色

后，就不会因这种现象感到惊奇了。几千年来都说有7位确定命运者，阿努、恩利尔和其他阿努纳奇领导人，他们的决策影响着阿努纳奇；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恩利尔就是指挥之主了。现在，由天上的符号和预兆来制定这些决策。

在《预言文卷》中，主要的神祇都是处于天相预兆的框架中的。在新时代，这些天相预兆——行星会合、日月食、月晕，等等——自己就已经足够了，不再需要任何神的解读或参与：让天独自决定命运。

巴比伦以及诸多邻国的来自公元前2000年和1000年的文献，记录了很多这样的预兆和解释。一门科学，如果有人愿意这么称呼它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起来，祭司们用特殊的贝鲁（最好的翻译是“天机透露者”）来解释观察到的天文现象。它开始于乌尔的第三王朝，最初这些预言关注的是国家大事——国王和这个王朝的命运、大地的命运：

当一个光晕包围月球和木星的时候

阿哈鲁的侵略军

会站在里面。

当太阳到达天顶且黑暗的时候，

这片土地上的不义将落空。

当金星靠近天蝎的时候，邪风将
降临大地。

在息汪月，金星将出现
于天螃蟹，国王将无人匹敌。

当一个光晕包围太阳，开口
向南，将吹起南风。

如果南风吹在没有月亮的一天，
天上将降雨。

当木星出现在一年的开端，
那这一年将是谷物的丰年。

行星进入黄道宫位的“入口”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如同对各行星影响（好的或坏的）的强化。各行星在黄道宫位中的位置用曼扎鲁（即“站点”的意思）这个词来表达，希伯来复数词马扎洛斯（见《列王纪》）就是从这个词演化而来的，而马扎（意思是“幸运，命运”）也由此而来。

由于不止有星宫和行星与众神相连，月份也与众神相对应——其中有一些，在巴比伦时代与马杜克是相敌对的——所以天文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很多预兆与天文现象有关，例如：“如果月球在阿亚鲁月的第三次观测时发生月食”，其他行星也在指定的位置时，“埃兰国王将死于自己的剑下……他的儿子不会继承王位；埃兰的王座将呈空闲状态。”

在一个被划分为12节的很大的泥板（编号为 VAT-10564）上，有一段巴比伦的文献，其中的内容包括了在各个月份应该和不应该做的各项事务：“只有在舍巴特和阿达尔月，一位国王才能修建神庙或重建圣地……在尼散月，一个人应该回到自己的家里。”这部文献，被S.郎顿（著有《巴比伦日历和闪族历法》）称为“伟大的巴比伦教会历法”，其中列出了与各项行为（比如娶新娘等）相关联的吉月和凶月，有些还具体到了吉日凶日，甚至半日。

当这些预兆、预言和行为建议越来越接近人的属性时，它们也越来越接近占星术了。一个特定的人，不一定是国王，会从一种疾病中康复吗？一位怀孕的母亲会生出一个健康的小孩吗？如果有时或有些预兆是不好的，一个人要怎样才能躲避厄运呢？后来就有了专门应对这些事情的咒语和符咒；例如，一部文献提供了避免男人胡须变得稀松的方法，就是以指定的发音向“送来光

芒的星星”祈祷。这些内容都是紧接在讲述护身符的文段后面的。再后来，护身符（大多数都是作为项链挂在脖子上的）的材料也分了种类。如果是用赤铁矿制作的，一段文献上说，那么“男人将失去他所得到的”，相反，用天青石制作的附身符，可以让“他获得权力”。

在著名的亚述王亚述巴尼波的图书馆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超过2000个泥板，其上的文献都有关于预兆。其中大部分都是与天文现象有关，但有些不是。其中一些与梦兆有关，其他的则解释了“油与水”的符号（将油倒入水上时所呈现的图案），甚至还有在献祭之后动物内脏所呈现的状态所给出的预兆。曾经的天文学变为了占星术，而占星术则用于预言、占卜和巫术。R.加布勒·汤普森将一个预言文献集命名为《尼尼微及巴比伦的魔法占星师记录》，他也许是对的。

为什么这个新时代带来了这些东西？比特丽斯·高夫在《史前美索不达米亚的符号》一书中认为，这是因为构成之前千年中社会的神—祭司—国王体系的瓦解而导致的。“没有贵族，没有祭司，没有知识阶层”，来阻止“把一切生活琐事都紧紧地绑在‘魔法’上”这一现实。天文学变为占星术，这是因为，随着旧神离开了他们的“崇拜中心”，人们就只有自己摸索着，在困难时期寻找天上的符号和预兆了。

的确，哪怕天文学本身也不再是它原本的样子。虽

然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人拥有的“占星术”天文学极负盛名，但它却是一个残缺的天文学，是来自苏美尔的。而苏美尔原本的天文学是现代天文学很多方法、概念的源头。“在对这一时期的普遍观念和从对资料的详细研究中慢慢显示出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O.纽格伯尔在《远古科学》中写道：“它是存在的，数学理论在巴比伦天文学中占有重要角色，重要性堪比观测本身。”这种“数学理论”，在巴比伦的天文学泥板上可以发现，是一排一排的数字行，它们印——我们故意使用这个动词——在泥板上，好像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一样！图161就是这些泥板中的一个；图162是转化为现代数表后的一个泥板的内容。

很像玛雅人的天文抄本，一页又一页地记录着有关金星的情况，但却没有什么迹象是基于玛雅观测台的，而是沿用的一些之前的资料。巴比伦对太阳、月亮和可见的行星极其详细和精确的位置预测表也是如此。然而，在巴比伦，这些天位列表（被称作“伊非美利德”）在附带的泥板上附有步骤文本，其中讲到了计算星历表的每一步；它们包括了，例如，通过从记录着日月速度，和其他所需要素的数表中取出所需资料，放入“数据库”，来计算未来50年的月食。但是，O.纽格伯尔在研究后指出：“很不幸，在这些步骤文本所提到的方法中，并不包含能够被我们称作是‘理论’的东西。”



图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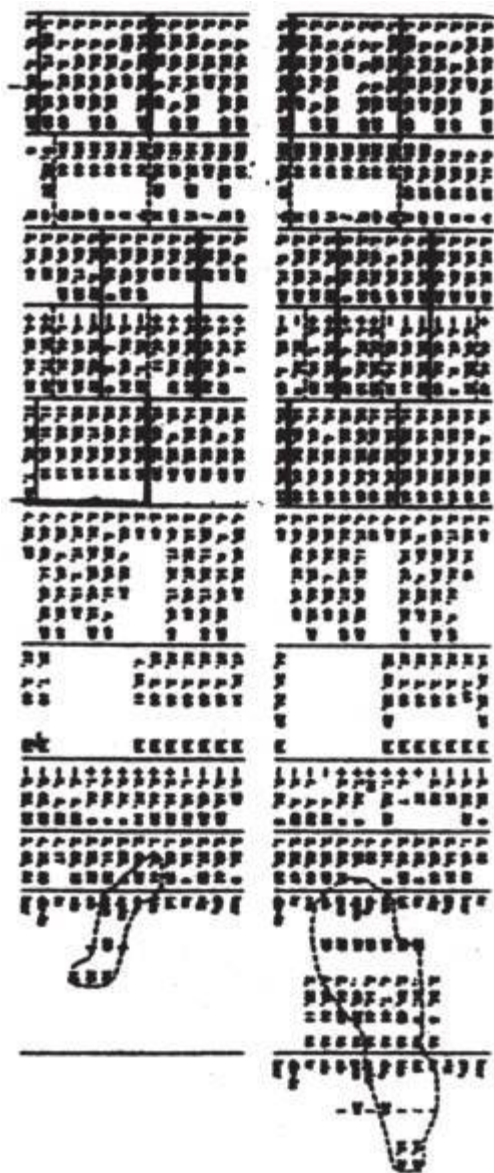


图162

然而“这样一种理论”，他指出，“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非常详细复杂的蓝图，就无法设计出一

个高端复杂的计算方法”。这些整洁的笔记和仔细安排的数字列表，很明显，纽格伯尔说，这些巴比伦泥板是对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有着同样安排、同样整洁的资料的一丝不苟的复制。其上的数字序列是基于苏美尔的六十进制系统的，而所使用的术语则纯粹是苏美尔语——例如黄道十二宫、月份名字，以及超过50个天文学术语。毫无疑问，巴比伦资料的来源是苏美尔资料；巴比伦人所知道的对这些数表的所有使用方法，都是从翻译为巴比伦语的苏美尔“步骤文本”中得来的。

直到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被称作新巴比伦阶段的天文学才重新开始了切实的观测。这些被记录在学者们——例如A.J.萨克斯和H.亨格尔，著有《来自巴比伦的天文学日记和有关文献》——称为“天文学家的日记”的文献里。他们相信希腊、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学及占星术，是从这些记录中分支出去的。



天文学的衰落是整个科学、艺术、法律和社会构架衰退的征兆。

人们很难发现有什么是巴比伦“首创”的，或是巴比伦在文化和文明上有任何超越，或仅仅是等同于苏美尔的地方。六十进制系统和数学理论被继承了，却没有得到任何改进。医药学倒退到了只比巫术稍好一点的地步。

无怪乎很多研究这一阶段的学者都认为，苏美尔天牛的旧时代让位给巴比伦大公羊的新时代，是一个“黑暗时代”。

巴比伦人，如同亚述人和其他后来的人那样，继承了——直到差不多希腊时代——苏美尔时代（如我在《重返创世记》一书中所说的，是基于先进的几何和数学理论）设计出的楔形文字。但与改进相反，古巴比伦泥板上的字迹更为潦草凌乱。许多苏美尔时代存在的学校、老师、作业等教育措施，在之后的数个世纪里荡然无存。同时消失的还有苏美尔人的文学创作传统，包括“英明”文献、诗歌、格言谚语、寓言故事，特别是所有提供了太阳系、天地、阿努纳奇、造人有关资料的“神话”故事。这里需要指出，这样的文学体裁，是在千年之后的希伯来圣经中才再次出现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对巴比伦原创文献和统治者题词的挖掘发现，其中鼓吹的是各种各样的胜利和征服，抓了多少犯人，砍了多少头——而苏美尔国王（例如古蒂亚）在他们的文献中鼓吹的，却是修建神庙、挖掘运河，以及制造出了美丽的工艺品。

用野蛮和粗暴代替了之前的仁慈和高贵。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任统治者，名声显赫，是因为他的著名法典《汉穆拉比法典》。然而，这只是一个罪行和惩罚的列表——1000年以前的苏美尔国

王颁布的法典中包含了社会的公正，他们的法典要保护寡妇、孤儿、弱者，并宣布“你无权拿走一位寡妇的驴”，或“你不能拖延一位临时工的薪水”。再一次，苏美尔人的法律观念，纠正人类行为而非专门惩治他们的错误，也是在6个世纪之后的圣经十诫中才再次出现。苏美尔统治者珍爱着恩西这个称号，它的意思是“正直的牧人”。由伊南娜选择来统治亚甲，被我们称为萨尔贡一世的统治者，事实上拥有着舍鲁-金这个称号，意思是“正直之王”。巴比伦国王（以及后来的亚述王）称他们自己为“四区域之王”，并自吹要成为“万王之王”，而不是一名人民的“牧人”（朱迪亚最伟大的国王大卫王是一名牧师，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新时代出现了爱的匮乏。这在一长串的恶化中听上去似乎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项；但是我们相信，这是思维方式的体现，从马杜克自己开始，上梁不正下梁歪。

苏美尔的诗歌包括了大量的有关爱情和做爱的诗歌。其中有着讲述关于伊南娜 / 伊师塔和她的新郎杜姆兹的关系的诗歌。其他的则是国王献给神圣情侣的赞歌。还有描写普通的情侣、老公和妻子、父母之爱和怜悯之爱的（再一次，这些内容只在几个世纪后的希伯来圣经中才再次出现，这可以在《雅歌》中看出）。在我们看来，在巴比伦时代，这些诗歌的缺失并不是巧合，而是女性和女性地位降低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在生活各方面体现出的苏美尔和亚甲妇女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及在巴比伦崛起之后的急剧下降，是在前不久才被重新审视并划入特殊研究及一些国际商讨会的，例如“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近东学特约演讲”，以及后来于1986年召开的第三十三届亚述国际漫谈会，它的主题是“古代近东的妇女”。收集到的证据显示，在苏美尔和亚甲，妇女不仅仅是一名从事纺织、编织、挤奶、照顾家庭的主妇，同时还是“技能娴熟”的医生、助产士、护士、管理员、教师、美容师和发型师。近来从已发现的泥板碎片中搜集到的文本证据，描绘了妇女们从有史记载开始就从事着各类工作，例如歌手、乐师、舞者和宴会主持。

妇女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同样有着卓越的表现，有记录显示，妇女管理家族的土地并看管它们的耕作，并监管着随之而来的对农产品的贸易。这在王室的“统治家族”里尤其明显。王室的妻子管理着神庙和巨大的庄园，王室的女儿们不仅是女祭司（分三个等级）甚至还是大祭司。我们已经提到过恩杜安娜，她是萨尔贡一世的女儿，曾为苏美尔的大塔庙创作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赞美诗。她在乌尔的兰纳神庙中履行大祭司的职责（李奥纳德·乌利爵士，在乌尔发现了一个圆形牌匾，其上描绘恩杜安娜在进行酒祭）。我们还知道，古蒂亚的母亲加图姆渡，是拉格什的吉尔苏的大祭司。在整个苏美尔历史中，还有其他女性在神庙和圣域中担任大祭司的职位。

但在巴比伦却没有类似的记录。

王室女子的地位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希腊的资料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个统治巴比伦的皇后（不同于仅作为国王配偶的皇后）的记载——赛弥拉米斯传奇。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她“掌管着巴比伦的王座”。学者们的确发现她是一名历史上的人物，沙姆-拉马特。她的确统治过巴比伦，但这完全是因为她的丈夫，亚述王沙师-阿达德，在公元前811年的时候征服了这座城市。她在她的丈夫死后摄政5年，直到他们的儿子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能够承担王座之职为止。“这位女士”，I.H.W.F.撒格斯在《伟大巴比伦》中写道，“很明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一名女性来说这太反常了，她竟然和这位国王一起被写进了献词中”。

皇后的摄政在苏美尔也是常有的事情。然而苏美尔同时还是拥有第一届真正女皇的地方，她的名字叫作库巴巴；她有一个称号叫作卢伽尔（意思是“伟大的人”），意味着“国王”。她在苏美尔国王列表中被记载为“巩固基什的基础的人”，并领导着基什的第三王朝。在整个苏美尔时代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的女皇，但学者们还不确定她们的地位究竟有多高（例如，她们是真正的女皇还是摄政的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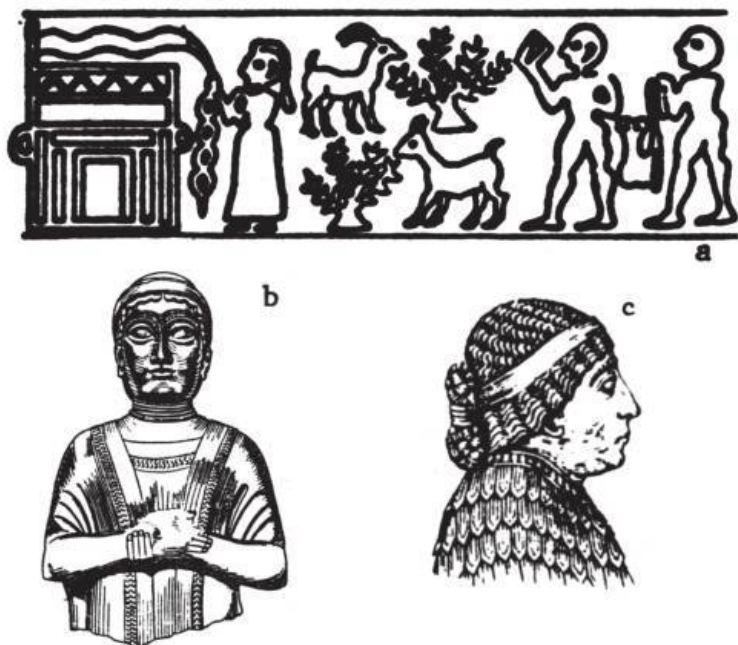


图163

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在最为古老的苏美尔描绘中，男人都是裸体的，女人则穿着衣服（见图163a是一个例子）；对于性交的描绘是例外，他们都是裸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女人的服饰变得更为复杂和精致，如同她们的头饰一样（见图163b、c），这反映出了她们的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高雅的行为举止。研究古代近东文明这些方面的学者们注意到，在苏美尔的2000年中，女人通过图画和造型艺术——成百的描绘单个女性肖像的雕像和雕塑——来描绘她们自己，而在巴比伦帝国的后苏美尔时期，此类艺术作品可以说完全消失了。

W.G.兰伯特将他在亚述学漫谈会上的文章命名为《众神体系中的女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体现》，我们相信事实也许刚好相反：女性的社会地位反映出女神在神系中的地位。在苏美尔众神系里，女性阿努纳奇从一开始就与男性阿努纳奇一起担任着领导角色。如果恩利尔是“指挥之主”，他的妻子宁利尔则是“指挥的女主人”；如果恩基是“大地之主”，那他的妻子宁基则是“大地女士”。当恩基通过基因工程创造出原始人工人的时候，宁呼尔萨格充当了助手的角色。在古蒂亚的题词中，也列出了很多在新神庙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女神。同样要指出的是，马杜克的第一批行动中就将尼撒巴的写作之神这个角色转移给了男性那布。事实上，所有苏美尔神系中的女神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和能力，但在巴比伦神系中都被降低甚至抹去了。当提到女神的时候，她们只被作为是男性神祇的伴侣。这同样就表现在了神祇之下的人类身上：当提到女人的时候都被认作只是男人的妻子或女儿，而在大多数时候，她们都是在包办婚姻中被“给予”的。

我们推测，这种情况反映了马杜克自己的偏见，宁呼尔萨格，“神人之母”，同时还是他在争夺地球霸权中最大的敌人尼努尔塔的母亲。伊南娜 / 伊师塔是导致他差点被困死在大金字塔中的女神。主管艺术和科学的很多女神协助修建了拉格什的埃尼奴，这是对马杜克宣称他的时代来临的蔑视。他还有什么理由保持这些女神的高

位以及对她们的尊敬？她们在宗教和崇拜中的降级，导致了在后苏美尔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普遍下降。

在继承权规则上的一个明显改变，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恩基和恩利尔之间冲突的源头在于，恩基是阿努的长子，恩利尔却是法定继承人，因为他的母亲是阿努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而在地球上，恩基不断地试图让宁呼尔萨格为他生一个儿子，但她却只为他生下了女儿。尼努尔塔是地球上的法定继承人，因为他是宁呼尔萨格和恩利尔的儿子。在这样的继承权规定下，亚伯拉罕和他的同父异母姐妹萨拉的儿子艾萨克成了继承人，而非长子以实玛俐（以赛玛利）。以利国王吉尔伽美什，有三分之二是神圣的（并非只有一半），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女神；而其他苏美尔国王试图宣称，是女神为他们提供的母乳来提高他们的地位。而当马杜克取得霸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母系血统全部失去了意义（在第二神殿之时，父系血统在犹太人中再次成为主导）。



在公元前20世纪的新时代，承受了国际战乱、核武器攻击、高度统一的政治文化系统的瓦解，用一个拥有众神之神的宗教替代诸神宗教的古代世界到底经历了什么？身处20世纪末的我们，也许能发现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也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核武进攻，一个

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体系的瓦解，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崛起。

成千上万的战争导致的流亡人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导致了世界人口的重新分布，这是20世纪的代表性症状，与公元前20世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第一次出现了蒙拉图图这个词，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来自毁灭的流亡者”。用我们20世纪人的经历来说，它可以被更好地解释为“迁移走的人”——用数位学者的话来说，他们是“被分离者”，他们不仅失去了他们的家园、财产和生活圈，同时还失去了他们的祖国，从此成为“无国籍流亡者”，在其他国家寻求宗教庇护和人身安全的避难所。

随着苏美尔的消亡，它的人民的残余部分——用汉斯·鲍曼的话说，详见其《乌尔之地》一书——“四处逃散。苏美尔医生和天文学家、建筑师和雕刻家、图章工人和文员，成了其他大地上的老师。”

在那么多的苏美尔的“第一次”中，它们甚至还包括了这个文明的苦涩结局：第一次大逃散……

可以肯定，他们的迁移将他们带到了早期移民去的地方，例如美索不达米亚与安纳托利亚接壤的哈兰，这个特拉和他的家族曾到达的地方，这里当时就以“乌尔之

外的乌尔”而闻名。他们毫无疑问地在那里停留了数个世纪，并且人丁兴旺，因为亚伯拉罕在曾经的亲戚中，为他的儿子艾萨克寻找新娘，艾萨克的儿子雅各也是一样。他们的分布毫无疑问地，还跟随着著名的乌尔商人的脚步，他们的商队到达了海上和陆地上的诸多远近之地。的确，人们可以通过观看一个接一个兴起的异地文明，就能得知苏美尔流亡者去过哪些地方——那些文明使用楔形文字，语言中包含苏美尔“外来词”（特别是科学术语），神系是苏美尔神系，哪怕神的名字是当地名字，他们的“神话”也是苏美尔“神话”，而英雄故事所讲述的也是苏美尔英雄（例如吉尔伽美什）。

这些苏美尔流民走了多远呢？

我们知道，在苏美尔文明瓦解后的二至三个世纪中，他们的确去了那些新文明兴起之地。当阿姆鲁（“西方人”），这些马杜克和那布的追随者，涌进美索不达米亚，并提供组成马杜克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统治者的时候，其他民族和部落开始了永久改变近东、亚洲和欧洲的大型人口迁移。他们导致了北方的亚述，西北方的赫梯王国，西方的胡里特米坦尼，分布在高加索山脉的印欧语系诸国，以及南方的“沙漠民族”和东南方的“海陆民族”的紧急情况。如我们从后来的亚述、赫梯、埃兰、巴比伦的记录，和他们与其他地区的协议中所得知的那样，苏美尔的伟大众神放弃了马杜克让他们来巴比伦，

并定居在巴比伦圣域里的“邀请”；相反，他们大多数成了新民族或重组民族的当地神祇。

苏美尔流民正是在这些土地上找到了安身之所，并慢慢地将他们所处之地转化为现代化且繁荣的国家。然而，肯定还有一些人去到了更为遥远的地方，可能是自己迁移去的，但更为可能的是，随着离开的神一同迁移的。

向东是广阔的亚洲。雅利安人（或印度-雅利安人）的移民潮曾受到过很多讨论。他们朝着里海西南部的某个位置，迁移到了曾是伊师塔的第三区域，印度河流域，并在那里繁衍复兴。关于诸神和英雄的吠陀语故事，是苏美尔“神话”的重述版本；时间及其测量和周期的概念也是源于苏美尔的。我们相信，在雅利安移民中一定混入了苏美尔流民，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们说“完全可以肯定”，是因为那里是苏美尔人到达远东的必经之地。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两个世纪以内，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中国发生了一次“神秘突变”；在没有任何渐变的情况下，这片大地从原始的村落变为了“有着高墙的城市，它们的统治者拥有青铜武器和战车，还拥有写作的知识”。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切的原因是西方来的移民——苏美尔瓦解后的流亡者。

这个“神秘突变”后的新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800年的时候出现在中国，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国土的巨大以及最早时代证据的稀少让学者很难下结论，然而普遍观点认为，书写是与王权一起在商朝的时候被引入的；它的目的是引人联想的：在动物骨头上记录预兆。这些预兆通常都联系着向神秘的祖先寻求指引。

文字是单音节的，字体为象形文字（与之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汉字是它们演化而成的某种“楔形文字”，见图164），这都带有苏美尔文字的烙印。19世纪对中文字体和苏美尔字体之间相似点的观察是C.J.博（著有《中文与苏美尔文》）的一项主要研究工作，是在牛津大学的赞助下完成。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苏美尔象形文字（后来演化为楔形文字）和中国古文之间的相似点。

博同时还解决了另一个难题，那就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文明，是否能够对同一事物产生相同的印象，并用相同的手法将其描绘为相似的图形文字，例如将一个人描绘为人形，将一条鱼描绘为鱼形。他的发现所显示的是，这些图形文字不仅看上去相似，甚至就连发音都是一样的（大量的例子可以证明）；其中包括了很多重要词汇，例如An这个音代表“天”和“神”，En这个音代表“主人”或“首领”，Ki这个音代表“土地”或“大地”，Itu代表“月份”，Mul代表“明亮 / 闪耀（行星或恒星）”。甚至，当

一个苏美尔符号有着不止一个意思的时候，相对应的中国象形文字也设有与苏美尔相同的各种意思。图165中复制了博的上百个实例插图其中的一些。

						
牛	羊	木	月	土	水	鼎

						
示	田	就	祖	道	天	祝

图164

前不久的语言学上的研究，由前苏联的学者带头，将苏美尔的纽带衍生到了整个中亚和远东，或中国西藏语言中。这样的纽带关系，只是众多能够联系到苏美尔的科学和“神学”领域中的一个方面。前者的联系极为紧密，例如12个月的历法，将一天分为12个时辰（双小时）来计算时间，对黄道的纯主观划分，以及天文观测的传统，这些都是起源于苏美尔的。

图同样向西进入了欧洲，通过两条路：一条穿过高加索山脉围绕黑海，另一条途经小亚细亚。理论上，走第一条道路的苏美尔流民经过了现在的格鲁吉亚（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是因为当地居民的奇怪语言很倾向于苏美尔语；然后顺着伏尔加河前行，建立了萨马拉（现在被称为古比雪夫）古城，而且按照某些研究者的说法，他们最终到达了波罗的海。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芬兰语除了和苏美尔语相似之外，并不与另外的任何一种语言有较为显著的相似（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源于爱沙尼亚语）。

其他路线中，考古学发现都支持了语言学资料，苏美尔流民沿着多瑙河前行，这由此还证明了匈牙利人的深刻且坚定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独特的语言只可能是源于苏美尔的。

那么苏美尔人是否的确走过这条路呢？这个答案可以在一个来自古代的困扰学者的遗物中找到。我们能在曾经是凯尔特-罗马的达西亚（现在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省中，多瑙河进入黑海的地方找到这些遗物。在一个被叫作萨尔米赛切都扎的遗址里，有一系列被学者们称为“历法神庙”的建筑，其中包括了能够被称为“地中海的巨石阵”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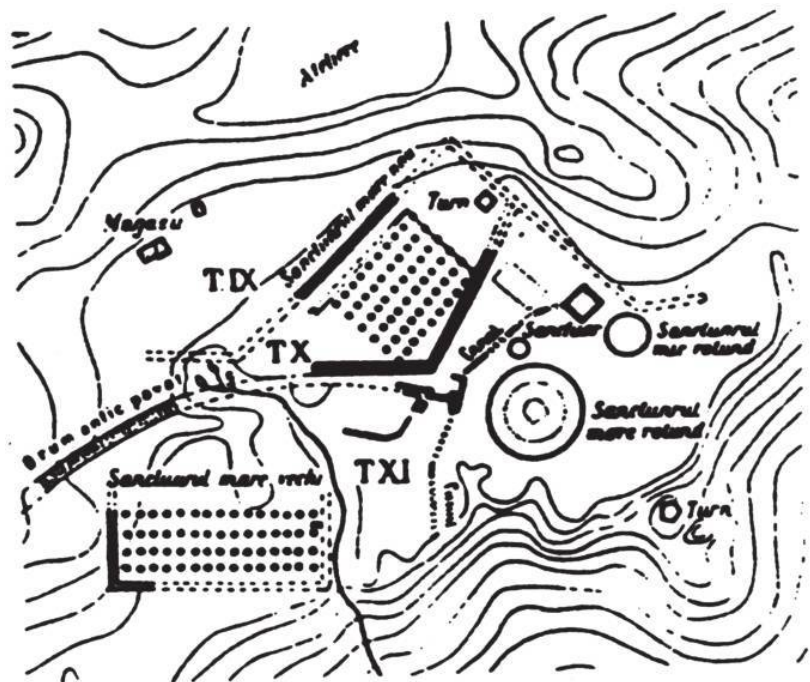


图166

修建在数个人造梯台上，各种各样的建筑被设计为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用以组成一台完美的石木时间计算机（见图166）。圆形“石瓣”被打磨为短圆柱，组成数排，被整齐地安置于由精确设计的小石头边对边组合成的矩形中。两个较大的矩形分别包括了60个石瓣，一个（古大圣域）呈4排每排50个，另一个（新大圣域）呈6排每排10个（见图167）。

这座古代“历法城”有3个圆形附属品。最小的一个是由10个部分组成的石碟，每个部分中镶入小石头以描绘部分圆周——每部分6个小石头，总共为60个。第二个圆

形建筑，有时被称作“小圆圣域”，包括了一个用石块组成的正圆，每一个石块都经过了完全一致的精确塑性，分为11组，其中9组每组8个，以及一组7个的和一组6个的；更宽且形状不同的石块，总共13个，放置在这里以分割开其他组别的石块。这个原圈内肯定还曾有过其他杆子或柱子，用于观测和测算，但都不能确定。一些研究，例如由哈德兰·戴科维奇所带领的萨尔米赛切都扎历法神庙考察，显示出这个建筑是用作一个日月历法表的，能够进行各种计算和预报，包括通过每隔一个周期即加入一个13月，用来在太阳年和月亮年之间进行合适的置闰。这与常出现的数字60（苏美尔六十进制的基数），带领研究者们找到了紧紧连接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纽带。这些相似之处，H.戴科维奇幽默地写道：“既不可能是巧合，也不可能是巧合。”对这一地区历史的考古学和人种学研究普遍指出，在公元前2000年伊始，一个青铜时代的“有着优秀社会组织的游牧人”文明（官方旅行指南上称其为罗马尼亚），抵达了这个区域，直到那时，这片区域才被“一群简单的手耕农夫”定居。这个时间和描述都很符合苏美尔流民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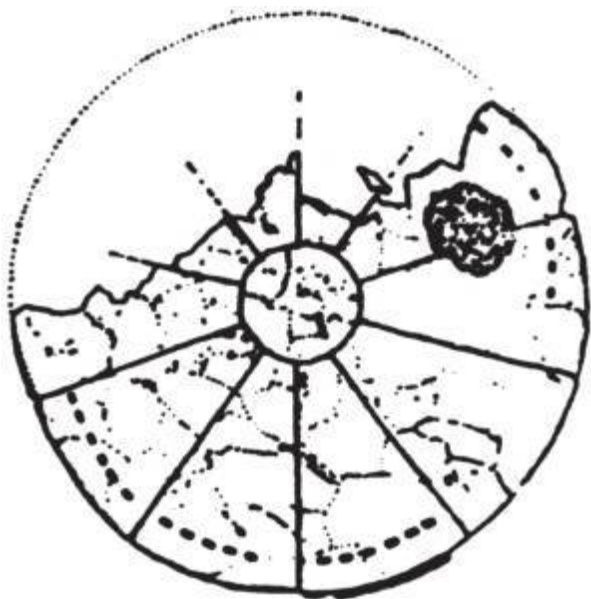


图167

这个历法城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奇怪的部分是第三个圆形“庙”。它由两个包围着一个“马蹄铁”的同心圆组成（见图168），这与位于不列颠的史前巨石阵有着极为突出的相似。外层的圆圈，直径有96英尺。104个装饰过的安山岩石块组成一个环，环内紧挨着的，是一个由经过精心打磨塑型成完美长方形的石块组成的内圈，它们顶端都有一个正方形的“挂钩”，好像要用来承受一个可移动的标志物。这些直立长方形石块被安排为6个一组；每一组由平放的精心塑形过的石头来隔开，一共有30个。一共加起来，外层环有104个安山岩，包围着有着 $210 (180 + 30)$ 个石块的内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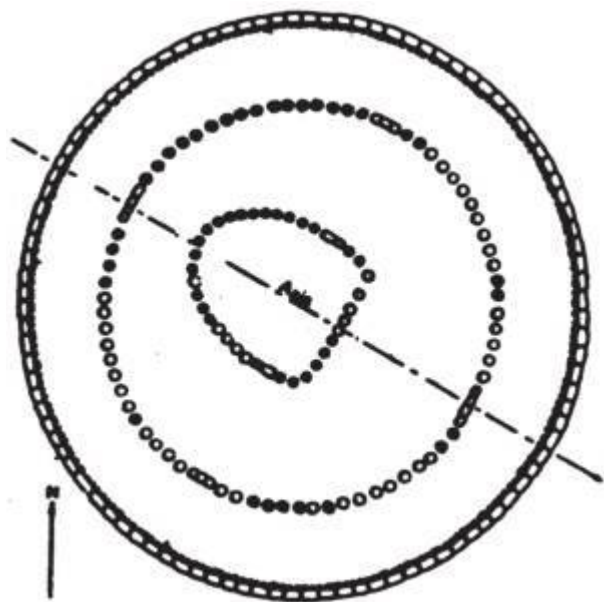


图168

第二个圆圈，介于外层和马蹄铁之间，由有着68个柱坑——与史前巨石阵的奥布里坑洞类似——被分为4组，用平放的石块隔开：东北部和东南部每边放3个，西北部和西南部每边放4个，为这个巨石阵提供了一条西北—东南主轴线，以及与之垂直的东北—西南轴线。这4个成组的标志物，人们能够欣然注意到，对应着史前巨石阵的4个站点石。

最后一个与史前巨石阵有着明显相似的，是最内层的“马蹄铁”；它由21个柱坑排列成的椭圆组成，用两个平放的石头分隔开来，它们所呈的形状毫无疑问地表明，这里的主要观测对象是冬至点的太阳。H.戴科维

奇，去掉了一些木柱以求得一个更为简洁的形象，描绘出了这个“神庙”的假想图（见图169）。注意到这些柱子都覆盖着一层赤土“外套”，罗马尼亚国家学院的瑟尔般·博班库和其他研究者发现，这些柱子“有一个巨大的石灰岩石块作为它的基础，这种现象毫无疑问地显露出这个圣域数字上的构造，并证明它的修建者希望它能够一直矗立数个世纪乃至上千年”。



图169

最近的研究者指出，“古庙”原本由仅仅52（ 4×13 而非 4×15 的布局）个石瓣组成，而且事实上，在萨尔米赛切都扎着两个相互连接的历法系统：一个是有着美索不达米亚根源的日月历法，另一个是被调整来适合52的“仪式历法”，这与中美洲有些相似，并且比起日月历法，它有着更强的星体特征。他们指出，“星纪元”由4个

520（是中美洲神圣历法中的260的两倍）年组成，而这部历法的最终目的，是测量一个长达2080（ 4×520 ）年的“纪元”——白羊宫时代的大致长度。

谁才是设计这一切的数学及天文学天才，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

这个诱人的答案，同样能够解决羽蛇神以及他所修建的圆形观测台的奥秘，这位神在中美洲传统中最后离开了，越过海洋回到东方（并许诺还会回来）。会不会不仅是恩利尔集团的诸神带领着流亡的苏美尔人，同时还有透特 / 宁吉什西达（别名羽蛇神），这位52游戏之神？

而且是否所有苏美尔、南美洲、中美洲和不列颠群岛，以及黑海沿岸上的“巨石阵”，不仅是为了计算地球时间，同时还——根本目的——为了计算天时间，计算黄道时代呢？

当希腊人将透特奉为他们的神赫尔墨斯的时候，赠予他赫尔墨斯·特里斯美吉斯特的称号，意思是“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可能他们是认识到了，在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观测上，他曾指引人类向金牛宫时代、白羊宫时代和双鱼宫时代的三次转换。

对那些时代的人而言，那是时间的开始。

后记

这本书的主题——时间——不仅是对读者原有观念的挑战，也是对作者本人的挑战，因为它既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既是有限的，但似乎又是无限的；既是我们的地球，也是全宇宙。然而，能够读懂这本书的人可以发现，其中的话都“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因为书中陈列的那些来自过去的真理是极为可信的。因此，它对未来的惊人结论，的确可以被视为先知先觉。

一步一步地陈列出那些来自远古的证据，并逐一分析，《地球编年史》丛书一直致力于弄明白“星际殖民”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各行星的轨道时间并不相同；这种不同给了我们物理上、精神上、实践上与智力上的挑战。生命周期学（包括冬眠现象）在它的物理问题方面有着影响；由于阿努纳奇的星球和地球之间的绕日轨道时间比例为3600：1，所以它们看上去就像拥有着不死之身，所以也才有了《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星际旅行。

在实践方面，阿努纳奇用天时间作为调和尼比鲁神圣时间和人类地球时间的枢纽，比例为3600：2160或者10：6——数学、建筑学和艺术中的“黄金比例”。而更广为人知的是黄道时间，它支配着地球上诸神的事务以及

地球人祈求神圣指引的事情。后者至今仍以星宫占卜的方式存在着，而有关前者的证据，则能在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为记录黄道时间而修建的圆形建筑中找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英格兰的史前巨石阵。

的确，人们可以将史前巨石阵称为“诸神的天宫图”。它修建于当阿努纳奇还在争执当时处于哪个黄道年代的时候，这些巨大的石圈成了一次核战争的无声的见证者。它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那么，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肯定还会猜测麦田圈现象——它们就出现在史前巨石阵附近——到底象征的是什。

好了，《当时间开始》是在为时间的终结提供线索吗？当你们继续阅读《地球编年史》，你们将会找到这个答案。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A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奥丁 Odin

阿布·雷韩·阿尔-比鲁尼 Abu Rayhan al-Biruni

埃文河 River Avon

阿布迪拉 Abdera

奥德修斯 Odysseus

昂 On

阿布希尔 Abusir

阿希雷姆 Ahiram

阿特卢斯宝库 Treasury of Atreus

安达哥达 An Dagda

阿特拉-哈希斯 Atra-Hasis

奥古斯特·温斯切 August Wiinsche

A.肖伯格 A. Sjoberg

阿基提 Akit

亚当·弗尔肯斯坦 Adam Falkenstein

《埃及考古日志》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阿姆苏 Amsu

《埃及众神》 The Gods of the Egyptians

阿纳克西曼德 Anaximander

阿呼暂 Ahuzan

奥古斯特·马丽特 Auguste Mariette

艾尔 El

阿舍拉 Asherah

阿何利亚伯 Aholiab

A.法尔肯斯坦 A. Falkenstein

《埃及方尖塔》 The Egyptian Obelisk

阿福雷德·耶利米亚斯 Alfred Jeremias

埃森 EZEN

爱德华·米耶尔 Edward Meyer

《埃及编年史》 Agyptische Chronologic

《埃及远古史及宗教》 Urgeschichte und älteste
Religion der Ägypter

阿瑟娜思 Assenath

阿道夫·厄尔曼 Adolf Erman

《埃及和居住在古代的埃及人》 Ägypten und
Ägyptisches Leben im Altertum

阿雅尔 Ayar

《安第斯历法》 The Andean Calendar

阿矛塔 Amauta

《安第斯考古天文学》 Andean archaeoastronomy

艾夫莱姆·乔治·斯奎尔 Ephraim George Squier

A.斯图贝尔 A. Stubel

安东尼·维斯特 Anthony West

阿兹特-兰 Azt-lan

安尼·C.罗斯福 Anne C. Roosevelt

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安卡拉 Ankara

爱奥尼亚 Ionia

安梯基齐拉 Antikythera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安得列斯 Antilles

阿塔瓦尔帕 Atahualpa

阿帕扎德 Arpachshad

《阿格达的诅咒》 The Curse of Agade

《埃及天文稿》 Egyptian Astronomical Texts

A.戴莫尔 A. Deimel

阿哈鲁 Aharru

阿亚鲁月 Ayaru

阿达尔月 Adar

A.J.萨克斯 A. J. Sachs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 Adad-Nirari III

艾萨克 Issac

阿姆鲁 Amurru

阿布辛 AB.SIN

B

《圣经》 The Bible

巴比伦尼亚 Babylo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比伦远征考察》 The
Babylonian Expe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不列颠列王纪》 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

伯罗奔尼撒半岛 Peloponnesus

比布鲁斯城 Byblos

本本石 Ben-Ben

伯示麦 Beth-Shemesh

布鲁格·恩古萨 Brug Oengusa

巴尔月 Bul

比特雷斯 Bit-Resh

比特·阿基图 Bit Atiku

巴拉加尔 BARAG.GAL

比特·马哈扎特 Bit Mahazzat

巴尔 Baal

比撒列 Bezalel

波提法拉 Potiphera

巴思·示巴 Bath-Sheba

比尔·示巴 Beer-Sheba

伯克利 Berkeley

《波图里尼古抄本》 Codex Boturini

波塞冬尼欧斯 Posidonios

巴塔哥尼亚 Patagonian

《巴哈利亚》 Bahariyeh

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卡内利 Paulo del Pozzo
Toscanelli

《博得里抄本》 Codex Bodley

《波波乌》 Popol Vuh

巴克顿 baktun

比特丽斯·高夫 Beatrice Goff

B.梅斯勒 B. Meissner

巴别 Babel

拜别 Bibel

《巴比伦日历和闪族历法》 Babylonian Menologies
and Semitic Calendars

波罗的海 Baltic Sea

《创世史诗》 The Creation Epic

查尔斯·H.哈普古德 Charles H. Hapgood

《朝向杜姆兹的形象》 Toward the Image of
Tammuz

《重返创世记》 Genesis Revisited

C.J.博 C. J. Ball

D

《地球编年史》 The Earth Chronicles

德鲁伊人 Druid

迪奥多罗斯·西库鲁斯 Diodorus Siculus

大艾弗伯里石圈 great Avebury Circle

黛儿拜赫里 Deir-el-Bahari

底比斯 Thebes

杜尔安基 DUR.AN.KI

黛克兰娜 DAM.KLANNA

待得 Ded

丹德拉赫 Denderah

D.O.艾扎德 D. O. Edzard

大吉木 Dagim

迪尔加 Dirga

代赫舒尔 Dahshur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蒂亚瓦纳科 Tiahuanacu

D.S.迪尔伯恩 D. S. Dearborn

《蒂亚瓦纳科——美洲人的摇篮》 Tihuannacu :
The Cradle of American Man

德里克·德·索拉·普莱斯 Derek de Sola Price

德利赫姆 Drehem

《地球王子的行星的公告》 proclamation of the
planet of the Prince of Earth

达西亚 Dacia

杜布 DUB

E

《恩基和世界秩序》 Enki and the world order

恩古萨 Oengus

恩铁美那 Entemena

E.伯格曼 E. Bergmann

E.艾柏林 E. Ebeling

E.A.沃利斯巴吉 E. A. Wallis Budge

《恩麦杜兰基和相关元素》 Enmeduranki and
Related Material

《恩基给尼撒巴的祝福》 The Blessing of Nisaba by
Enki

E.C.克拉普 E. C. Krupp

E.A.W.巴吉 E. A. W. Budge

恩西 EN.SI

恩杜安娜 Enheduanna

F

冯·德克德 von Dechend

梵天王 Brahma

福林德斯·皮特里 Flinders Petrie

弗莱德·霍伊尔 Fred Hoyle

弗里德里希·凡·比兴 Friedrich von Bissing

《法老的圣域》 Das Re-Heiligtum des Königs
NeWoser-Re

《腓尼基人的世界》 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F.特鲁-丹金 F. Thureau-Dangin

菲洛 Philo

费尔南多·蒙特希罗斯 Fernando Montesinos

费利佩·加曼·坡玛·德·阿维拉 Felipe Guaman Poma de
Avila

福利亚·博纳蒂诺·德·萨哈冈 Friar Bernardino de
Sahagun

弗利兹·巴克 Fritz Buck

《菲丽尔维尼古抄本》 Codex Fejervary

弗雷德里克·威勒四世瀑布 Frederik Willem IV Falls

佛罗伦萨 Florence

弗坦 Votan

福林德斯·皮特里爵士 Sir Flinders Petrie

弗兰兹·卡萨维尔·库格勒 Franz Xavier Kugler

F.J.德里斯奇 F. J. Delitzsch

伏尔加河 Volga River

G

《光明来自东方》 Ex Oriente Lux

冈特·马提尼 Gunter Martiny

G.马提尼 G. Martiny

古风时期 the Archaic Period

G.A.瓦恩莱特 G. A. Wainwright

刚努 GUNNU

《古近东之光下的〈旧约〉》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Light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古埃及历法》 The Calendar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古埃及天文学》 Ancient Egyptian Astronomy

《古埃及人的宗教》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古埃及的宗教和神话》 Religion und Mythologie
der alten Aegypter

《古代秘鲁的印提瓦塔纳（观日台）》 Die
Intiwatana (Sonnenwarten) im Alten Peru

《古代秘鲁高山上的蒂亚瓦纳科遗址》 Die
Ruinenstaette von Tiahuanaco im Hochland des Alten
Peru

格哈特·克雷默 Gerhard Kremer

《古代海王的地图》 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

格鲁吉亚 Georgia

古比雪夫 Kuibyshev

古安纳 GU.ANNA

古 GU

H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黄金时代 the Golden Age

哈里发 Caliph

H.V.希尔普雷奇特 H. V. Hilprecht

赫卡泰俄斯 Hecataeus

H.吉斯 H. Kees

哈特谢普苏特 Hatshepsut

赫克堂 Hekhal

亨利·弗兰克夫 Henri Frankfort

黄金支柱 golden supporter

赫姆 Khem

赫菲斯托斯 Hephaestus

赫尔曼·基斯 Hermann Kees

海亚 Haia

霍金斯 Hawkins

乎什 HUSH

红塔 Red Pyramid

亨里奇·布拉格思琪 Heinrich Brugsch

霍恩斯 Horns

《呼吸之书》 Book of Breathings

赫门努 Khemennu

赫尔墨普里斯 Hermopolis

海勒姆·冰汉 Hiram Bingham

荷属圭亚那 Dutch Guiana

哈图萨斯 Hattusas

亨德 Hind

何尔木 Holmul

哈姆族 Hamite

何塞·阿吉里斯 Jose Argiuelles

浩尼布特 Hau-nebut

《皇室墓穴》 Royal Tombs

《赫多拉奥莫尔文献》 Khedorla omer Texts

哈提之地 Hatti-land

哈玛尔 Hamal

《黑暗的宝藏》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H. 亨格尔 H. Hunger

汉斯·鲍曼 Hans Baumann

哈德兰·戴科维奇 Hadrian Daicoviciu

赫尔墨斯·特里斯美吉斯特 Hermes Trismegistos

I

I.H.W.F.撒格斯 I. H. W. F. Saggs

J

迦太基 Carthage

护持神 Vishnu

迦梨 Kali

贾布奈 Jabneh

加马列 Gamliel

杰弗里 Geoffrey

吉拉劳斯山 Mount Killaraus

《巨石阵，一座给予不列颠德鲁伊的神庙》

Stonehenge , A Temple Restor'd To The British
Druids

《巨石阵之谜》 The Enigma of Stonehenge

杰拉尔德·S.霍金斯 Gerald S. Hawkins

《巨石阵上有月光》 Moonshine on Stonehenge

《巨石阵的奥秘补遗及它的天文和几何意义》

Supplement to the Enigma of Stonehenge and its

Astronomical and Geometric Significance

《金字塔铭文》 Pyramid Text

《旧约外典及伪经》 The Apocrypha and
Pseud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

伽拉力母 Galalim

吉尔加 Gilgal

加利利 Galilee

《近东星宫学的最早历史》 The Earliest History of
the Constellations in the Near East

《近东学期刊》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加西拉索·维嘉 Garcilaso de la Vega

基多 Quito

金 kin

加图姆渡 Gatumdu

吉尔塔布 GIR.TAB

奎师那 Krishna

卡巴拉 Kabbalah

克尔苏斯 Cursus

柯林斯运河 Corinth Canal

康沃尔 Cornwall

卡迪夫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in Cardiff

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卡法耶 Khafajeh

科什 Kesh

奎特 Qetesh

科沙尔-哈西斯 Kothar-Hasis

卡卡布 Kakkab

克乎努 khunnu

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库尔特·瑟斯 Kurt Sethe

卡尔·R.莱普修斯 Karl R. Lepsius

科里堪查 Coricancha

科洛尔 Coyllor

奎拉鲁密 Quillarumi

克莱门·马克汉姆爵士 Sir Clemens Markham

《库斯科和利马：秘鲁的印加人》 Cuzco and
Lima;the Incas of Peru

《库斯科，天之城》 Cuzco , the Celestial City

肯克 Kenko

克洛维斯 Clovis

《科学杂志》 Science magazine

卡罗雷德蒙特 Carol Redmount

K.L.高里 K. L. Gauri

《科学》 Science

圭亚那 Guyana

卡拉卡兰克 Karakananc

克立萨斯 Croesus

克劳迪亚斯·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开兰 Kainam

坎波拉 Cempoala

《卡克其奎尔记录》 Annals of Cakchiquels

喀利俞佳 Kaliyuga

克努姆 Khnum

库巴巴 KuBaba

凯尔特-罗马 Celtic-Roman

库玛 KU.MAL

L

拉比·哈姆努那 Rabbi Hamnuna

理查德·J.C.阿特金森 Richard J. C. Atkinson

梨俱吠陀 Rigveda

路德维格·波尔查特 Ludwig Borchardt

洛斯·米拉雷斯 Los Millares

莱克尔·博格 Rykle Borger

罗马儒略历 Julian Calendar

理查德·A.帕克尔 Richard A. Parker

勒母 Khnemu

罗尔夫·穆勒尔 Rolf Muller

L.E.维卡赛尔 L. E. Valcarcel

罗伯特·M.修齐 Robert M. Schoch

《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吕底亚 Lydia

《来自希腊的齿轮》 Gears from the Greeks

罗德 Rhodes

拉苏亚 Rasueja

勒特鲁 Neteru

罗伯特·布朗 Robert Brown

《伦敦圣经考古学会会议记录》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 London

理查德·A.帕克尔 Richard A. Parker

《雷登草莎纸》 Leiden Papyrus

《来自巴比伦的天文学日记和有关文献》
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

李奥纳德·乌利 Leonard Woolley

M

玛德琳·布里斯金 Madeleine Brishkin

米鲁丁·米兰科维奇 Milutin Milankovitch

墨东 Meton

蒙特祖玛 Moctezuma

蒙默思郡 Monmouth

梅林 Merlin

墨东年 year of Meton

孟图赫特普一世 Mentuhotep I

梅迪内-哈布城 Medinet-Habu

迈克尔·J.欧克利 Michael J. O'Kelly

《美国新标准版圣经》 The New American Bible

敏 Min

马丁·艾斯勒 Martin Isler

米利都 Miletus

美索萨拉姆 Methosalam

美思利姆 Mesilim

美鲁克哈 Melukhah

摩尔吉尔塔博 mul GIR.TAB

曼扎鲁 Manzallu

马扎洛 Mazalot

梅德姆 Maidum

麦加 Mecca

麦地那 Medina

马克鲁 Maqlu

《马丘比丘天文考古学》 Archaeoastronomy at
Machu Picchu

曼科卡帕克 Manco Capac

木犹克马尔卡 Muyocmarca

《秘鲁：于印加之地的探索旅行》 Peru : Incidents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 in the Land of the Incas

马克思·乌赫尔 Max Uhle

马克·雷勒 Mark Lehner

麦德克罗夫特 Meadowcroft

蒙地维德 Monte Verde

马德鲁·德尔·迪奥斯 Madre del Dios

玛瑟尔·F.霍尔雷特 Marcel F. Hornet

玛丽萨 Marlissa

马托格里索 Mato Grosso

梅斯克亚加什 Meskiaggasher

墨冬 Metonic

美蒂奇 Medicean

墨卡托 Mercator

马里诺 Marinus

《玛雅的元素》 The Mayan Factor

门 Men

《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符号》 Symbols of
Prehistoric Mesopotamia

孟图赫特普二世 Mentuhotep II

马扎洛斯 Mazzaloth

马扎 Mazal

蒙拉图图 Munnahtutu

马西塔巴 MASH.TAB.BA

N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尼散 Nissan

努迪穆德 NUDIMMUD

诺尔曼洛克耶 Norman Lockyer

纽塞拉 Ne-user-Ra

纽格莱奇古墓 Newgrange

《纽格莱奇：考古学、艺术和传说》 Newgrange :
Archaeology , Art and Legend

拿单 Nathan

尼内波 Ninib

尼特努 Neteru

《诺亚书》 Book of Noah

尼撒巴 Nisaba

宁度波 Nindub

宁图德 Nintud

宁娜 NIN.A

宁摩尔摩尔拉 NIN MUL.MUL.LA

尼尔 Ner

尼努 NE.RU

纽汉 Newham

尼西亚议会 Council of Nicaea

尼诺菲尔赫卜塔 Ne-nofer-khe-ptah

奈兰普 Naymlap

尼德·吉东 Niede Guidon

纳比 Nabi

纳比母 Nabium

《尼尼微及巴比伦的魔法占星师记录》The Reports
of Magicians and Astrologers of Nineveh and Babylon

O

欧多克斯 Eudoxus

O.纽格伯尔 O. Neugebauer

P

普里塞利山脉 Prescelly Mountains

破译巨石阵 Stonehenge Decoded

普鲁塔克 Plutarch

皮安吉 Pi-Ankhi

盘帕德安塔 Pampa de Anta

帕查库提 Pachacuti

皮萨克 Pisac

佩德罗·尼昂 Pedro Leon

佩德拉·富拉达 Pedra Furada

帕罗特兰 Panotlan

平塔达洞穴 Pedra Pintada

帕卡赖马 Pacaraima

帕拉卡司港 Bay of Paracas

皮里·雷斯地图 Piri Reis Map

皮兹吉 Pizingi

《皮博迪博物馆的文卷》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P.延森 P. Jensen

帕比尔 PA.BIL

Q

齐利亚·努塔 Zelia Nuttall

R

柔哈尔经 Zohar

R.J.C.阿特金森 R. J. C. Atkinson

《日月及伫立的巨石》 Sun , Moon and Standing
Stones

日月，人与巨石 Sun , Moon , Men and Stones

日之高室 High room of the Sun

R.H.查理斯 R. H. Charles

R.E.怀特 R. E. White

R.T.祖德玛 R. T. Zuidema

热那亚 Genoese

R.加布勒·汤普森 R. Camblell Thompson

S

十字行星 Planet of the Crossing

桑德拉纳 Santillana

圣经经书 Sacred Book of Verses

莎拿 Shanah

莎图 shatu

撒母耳 Samuel

《神的面罩：东方神话》 The Masks of God :
Oriental Mythology

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史前巨石阵和它的奇迹邻居们》 Stonehenge and
Neighbouring Monuments

《史前巨石阵和其他的不列颠石制奇迹》
Stonehenge and Other British Stone Monuments

塞西尔·A.纽汉 Cecil. A. Newham

《史前巨石阵：新石器时代的计算机》

Stonehenge : A Neolithic Computer

《史前巨石阵：天食预言家》

Stonehenge : An

Eclipse Predictor

赛德节 Sed Festival

圣舞 sacred dance

圣彼得广场 St. Peter's Square

莎巴提诺·摩斯卡梯 Sabatino Moscati

索尔国王 King Saul

沙姆式-伊鲁纳 Shamshi-Iluna

沙鲁尔 Sharur

萨尔班提 Sarpanti

瑟歇塔 Sesheta

《神圣之书》 Divine Books

舒格拉姆 Shugalam

苏萨 Susa

撒迦利亚 Zechariah

索罗巴伯 Zerubbabel

三古西姆 Sangu Simug

塞加拉 Sakkara

塞缪尔·N.克拉默 Samuel N. Kramer

《苏美尔诗歌的宗教环境》 The Cultic Setting of
Sumerian Poetry

斯奈夫鲁 Sneferu

索西吉斯 Sosigenes

S.甘兹 S. Gandz

《萨特尼哈摩伊与木乃伊的冒险》 The Adventures
of Satni-Khamois with the Mummies

赛特尼 Satni

斯奎尔 Squier

斯坦布里·哈加尔 Stansbury Hagar

萨拉妈妈 Sara Mama

圣海伦那海角 Cape Santa Helena

撒布塔里木 Sabtarem

苏里南 Suriname

圣保罗 Sao Paulo

萨迪斯 Sardis

苏丹 Sultan

莎尔玛尼瑟 Shalmaneser

S.K.罗斯罗普 S. K. Lothrop

舒兰 Shushan

圣赫勒拿岛 St. Helena

舒安纳 SHU.AN.NA

《神秘巴比伦》 Im Bannkreis Babels

舍巴特 Shebat

S.郎顿 S. Langdon

《史前美索不达米亚的符号》 Symbols of
Prehistoric Mesopotamia

赛弥拉米斯 Semiramis

沙姆-拉马特 Shammu-ramat

沙师-阿达德 Shamshi-Adad

萨马拉 Samara

萨尔米赛切都扎 Sarmizegetusa

瑟尔般·博班库 Serban Bobancu

苏忽尔马什 SUHUR.MASH

T

特里同 Triton

《天体运行》 De revolutionibus coelestium

《塔穆德》 Talmud

提斯利月 Tishrei

天时间 Celestial Time

天带 sky band

泰坦女神 Titaness

《天文学的黎明》 The Dawn of Astronomy

太阳神殿 Solar Temple

泰纳 Tainat

提格拉特-皮勒赛尔一世 Tiglat-Pileser I

图库提-尼努尔塔一世 Tukulti-Ninurta I

特左哈尔 Tzohar

特左霍拉伊姆 Tzohora'im

特兹鲁 tzirru

特祖鲁 tzurru

特肯 Tekhen

塔利 Taleh

《探寻远古天文学》 In Search of Ancient
Astronomies

塔严特呢特尔提 Ta ynt neterti

特忽提 Tehuti

T.G.平切斯 T. G. Pinches

坦普-塔科 Tampu-Tocco

托利恩 the Torreon

土拔·塔鲁卡 Tupa Taruca

托马斯·L.杜比奇 Thomas L. Dobecki

特洛奇提特兰 Tenochtitlan

特洛奇提斯 Tenochites

托提克斯 Toltecs

《太阳之子》 Die Sohne der Sonne

推罗 Tyre

特鲁希略 Trujillo

特诺奇提特兰 Tenochtitlan

托尔基德·雅克森 Thorkild Jaobsen

瓦尔哈拉殿堂 Valhalla

沃登 Woden

《往世书》 Puranas

《文明之源》 The Roots of Civilization

沃尔提根 Vortigen

威廉·史塔克利 William Stukeley

威赛科斯人 the Wessex People

万宝路丘陵 Marlboro Downs

乌夏丝 Ushas

乌德萨尔阿努幕恩利拉 UD.SAR.ANUM.ENLILLA

瓦尔特·安德雷 Walter Andrae

乌拉姆 Ulam

乌拉姆木 Ulammu

乌力加鲁 Urigallu

《乌鲁克考古手记》 Archaische Texte aus Uruk

《乌鲁克地理》 Topographie von Uruk

W.G.兰伯特 W. G. Lambert

乌利尔 Uriel

乌拉什 Urash

乌伦米亚 Urnmia

威廉·W.哈罗 William W. Hallo

威利·哈特纳 Willy Hartner

《亡灵书》 Book of the Dead

W.奥斯邦 W. Osborn

瓦斯加 Huascar

乌鲁般巴 Urubamba

乌诺土波瀑布 Wonotobo Falls

乌尔萨那比 Urshanabi

《文本B》 Text B

《乌尔悲歌》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W.保路斯 W. Paulus

《伟大巴比伦》 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乌尔之地》 The Land of Ur

乌尔古拉 UR.GULA

X

希波 Hippo

西尔布利山 Silbury Hill

星室 Star Room

西尔布利山 Silbury Hill

香柏 Cedar

《楔形源头里来的文学》 Texts From Cuneiform
Sources

希尔 Shor

西里斯 Siris

《希伯来数学及天文学研究》 Studies in Hebrew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禧年书》 Book of Jubilees

西比灵 Sibylline

信德 Sind

《西班牙史学家描述的印加宝藏》 Inca Treasure as
Depicted by Spanish Historians

西丁河谷 Valley of Siddim

《楔形文献牛津版》 Oxford Editions of Cuneiform
Texts

息汪月 Siwan

辛穆马 SIM.MAH

Y

约翰·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

约翰·罗伯·维尔福特 John Noble Wilford

《伊奴玛·伊立什》 Enuma Elish

伊奴玛 Enuma

亚历山大·马斯哈克 Alexander Marshack 伊克特门

Euctemon

约瑟夫·坎贝尔 Joseph Campbell

雨哥·温科莱 Hugo Winckler

约翰·奥布里 John Aubrey

雅克塔·霍克斯 Jacquetta Hawkes

约翰·E.伍德 John. E. Wood

亚历山大·索恩 Alexander Thorn

伊呼尔萨格卡拉玛 E.HURSAG.KALAMMA

耶西 Jesse

《英皇钦定本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英国新标准版圣经》 The New English Bible

伊塔尼姆月 Etanim

伊坦 Etan

伊加尔 E-gal

伊巴巴尔 E.BABBAR

亚述拿色波 Ashurnasirpal

伊里比特 Eribbiti

依库星 Iku-star

伊利加爾 Irigal

伊兹·帕什舒里 Itz Pashshuri

《伊诺克书》 Book of Enoch

《伊诺克秘密之书》 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Enoch

亚历山大港 Alexandria

伊度巴 E.DUB.BA

以利什 Eresh

以利什吉加爾 ERESH.KI.GAL

《约书亚书》 Book of Joshua

伊乎什 E.HUSH

伊 E

伊奴玛盘 Enumadish

《伊奴玛·伊立什》 Enuma Elish

亚比米勒 Abimelech

伊丽莎白 Elizabeth

印提瓦塔纳 Inti-huatana

亚蒙大神殿 Great Temple of Amon

《印加日月观测台手记》 Inca Obseravations of the
Solar and Lunar Passages

伊拉里 Illa-Ri

亚瑟·波尚南斯基 Arthur Posnansky

英属圭亚那 British Guiana

伊安纳 Eanna

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约翰·W.威浩特 John W. Weihaupt

《伊拉史诗》 Erra Epos

伊哈安基 E.HAL.AN.KI

伊卡鲁姆 Erkallum

约翰·兰西尔 John Landseer

伊美什拉姆 Emeslam

预言文卷 prophecy texts

《远古科学》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伊非美利德 Ephemerides

《雅歌》 The Song of Songs

Z

朱利叶斯·恺撒 Julius Caesar

《诸神的黎明》 Dawn of the Gods

钟杯人 the Beaker People

《自然，巨石阵》 Nature and On Stonehenge

中王国时代 Middle Kingdom

扎巴拉姆 Zabalam

《诸神与王权》 Kingship and the Gods

《驻埃及美研究中心日志》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in Egypt

斋普尔 Jaipur

长者普利尼 Pliny the Elder

《自然之上》 Upon Nature

Z.扎巴 Z. Zaba

乍缝山 Mount Zaphon

左哈尔 Zohar

《宗教和神学》 Religion und Mythologie

《诸神传奇》 Legends of the Gods

中王国 Middle Kingdom

扎巴巴 Zababa

《中文与苏美尔文》 Chinese and Sumerian

兹巴安纳 ZI.BA.AN.NA

其他

7 哈瑟尔 Seven Hathors



FONGHONG

凤凰联动出品

宇宙密码

The Cosmic Code

宇宙密码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Zacharia Sitchin)

徐冬姘 宋易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VI



第六部

地球编年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宇宙密码/(美)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著;徐冬姝,宋易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7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5594-3409-8

I.①宇... II.①撒...②徐...③宋... III.①宇宙学-普及读物

IV.①P15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119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9-397号

THE EARTH CHRONICLES VI: THE COSMIC CODE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 1998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NER TRADITIONS, BEAR & CO.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Chongqing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宇宙密码

著 者 [美]撒迦利亚·西琴

译 者 徐冬姝 宋 易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刘丹羽

出版统筹 孙小野

封面设计  金鹰文化·车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8千字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594-3409-8

定 价4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地球编年史》揭示的古老密义在第六部中得到了新的解答：宇宙的真相就藏在我们自身的DNA之中！本书再次证明，西琴有通天彻地之能。

——《书目杂志》（Booklist）

※ 神的等级数字是如何揭示了神圣名字中秘密意义的研究线索？

※ 苏美尔人复杂的基因知识已经传到我们手中，对此，我们理解了多少？

※ 众神是如何知道创造的秘密以及地球上重要事件的轮回的？《圣经》中的先知为何能预知未来？

※ 希伯来字母表上22个模仿DNA基因密码的字母是如何出现的？

西琴的研究精深，证据充分……学识方面，他在众多著名作家之中犹如闪亮的明星。

——《纽约城市论坛》（New York City Tribune）

中译本总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十年前，这套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在发行之首30周年之后引入中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而这套书的再次出版，我相信会再一次掀起一股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探索热潮。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人类在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应该说，大多数对人类进化及其文明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物种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

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语 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 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 e.ri.du，而这个词的本义竟是“遥远的家”！

——其实，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者，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

在他看来，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30万年前的一批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

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上百万年历史。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缘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

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我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有迹象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会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将是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西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做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期待着一个有关地球和人类起源与文明新的探索热潮，将随着《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的出版再次出现。

宋易

2019年5月20日于成都

前言

读者也许会记起，《地球编年史》系列以我对于《圣经》关于纳菲力姆的一段话的疑问为开端。然后，这种探索扩张到神话、考古学、语言学、天文学、宗教学……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书。在这些书中，古代文本和数据与希伯来语的《圣经》相符，也与现代科学发现相吻合。因此有了将《圣经》作为一个科学汇编的新的考虑，也是对古代（在创世之初）“科学即宗教，宗教即科学”的认识。

尽管从《宇宙密码》的首次出版至今不过十年，然而，基因学在如此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科学进步，却是革命性的。那些改变的典范超越了生物学或医药学，扩展到科学的方方面面。令大多数人惊叹的是，人们在地球上发现的许多迹象，似乎与通过空间任务如射电望远镜在天际的发现相符。无法预料的是，哲学和神学已在变化的风云中交织。突如其来地，一个有才智的设计理论引起了对进化论的新一轮挑战。

然而，科学和宗教是相对立的——一切科学进步都能把我们带回整个循环的源头（创世之初）吗？那时，这两个方面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宇宙密码》重申了

《创世记》及其来源的《圣经》记述的完整性和苏美尔的《创世史诗》对“生命种子”起源的描述，确认了古代苏美尔宇宙学家们的断言——从一个被称为尼比鲁的外星球上带到我们太阳系的生命种子，实际上是在天体碰撞时期植入地球的。因而，我们——那个种子的产品，是宇宙密码的一部分。

这本书最突出的发现之一是，由22个希伯来字母组成的字母表，是对22对DNA染色体的模仿。此外，通过模仿组成蛋白质的3个氨基核苷酸，希伯来字母创造出由3个字母组成的动词结构设计。这一发现不仅提供了语言学上的新视角，也为神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它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当一切都被揭晓之后，我们终将明了，那些“创造”我们的神，只是从另一个空间来的、使我们和宇宙得以连接的信使。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0月于纽约

大事件年表

(445000年前至公元前1450年)

时间	事件
445000年前	恩基带领阿努那奇建立了第一个地球基地埃利都，计划从地球寻找黄金。
300000年前	阿努纳奇起义，艾和宁呼尔萨格创造了一种原始工人鲁鲁，让他们来挖矿。
250000年前	"人类" 开始大量繁衍。
75000年前	新的冰河时代开始。
13000年前	在第十二行星再次靠近地球时的重力拉动下，地球面临毁灭，众神拒绝帮助人类，大洪水来临，在艾的指示下，吉乌苏德拉建造“诺亚方舟”留下了人类的种子。
公元前8700年	金字塔战争爆发，马杜克被迫离开埃及。
公元前4000多年	大洪水之后，神和人类一起重新建造地球，苏美尔文明横空出世并逐渐达到了最高峰。
公元前4000年	苏美尔人给黄道带的星座创造了名字和符号，这些天文知识对于地球上的史诗事件有重大意义。
公元前3800年	阿努纳奇回到伊丁，按照大洪水前的计划重建了城市，第一个城市是恩基的城市埃利都，在那里授予了人类王权。
公元前3450年	巴比伦神的崇拜者们开始建造一座顶部可以触及天堂的塔——巴别塔，最后被神命令拆除。
公元前3113年	羽蛇神创立了美索不达米亚第一个历法——长历。
公元前3100年	美索不达米亚遭到反抗后，马杜克回到埃及，打算在那里再次声称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公元前3100年	尼罗河文明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与苏美尔文明结合了。

公元前2024年	那布成功发动了一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为父亲马杜克打开了巴比伦的门户。
公元前2024年	经过众神理事会的同意，奈格尔和尼努尔塔动用了核武器，来阻止马杜克的入侵。
公元前1900年	雅各来到戈兰高地，看到了写在黄道带星座上的命运。
公元前1450年	摩西回到埃及，与继任法老抗争了7年，直到摩西他们获准出埃及。

目录

版权信息

中译本总序

前言

大事件年表

第一章 星石

第二章 命运有12个站

第三章 神的后代

第四章 命运与天命

第五章 死亡与复活

第六章 宇宙的联系：DNA

第七章 秘密的知识与神圣的文本

第八章 隐藏的密码与神秘的数字

第九章 预言：过去的作品

第十章 地球的中心

第十一章 一个预言的时代

第十二章 从天堂回来的上帝

结语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第一章

星石

几十年前，近东发生过一场激烈而血腥的战争。战后，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极其神秘的古代遗址。如果它算不上最令人难以捉摸，那么肯定也是最令人费解的。可以肯定的是，它建立在远古时期，且拥有独特的建构。过去1000年中，在近东一度繁荣的伟大文明的其他遗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能与之相比的。而与它最相似的建构，却出现在跨越海洋、远达千里之外的其他大洲上。通常，它会令人想起远在英国的史前巨石阵。

伦敦西南大约80英里处的一个大风肆虐的平原上，壮丽的圆形巨石形成了整个大不列颠最重要的史前纪念碑。那里，直立的巨石由楣上的巨石连着，并且这些直立的巨石阵构成一个半圆形，内部还有一个由小型直立巨石阵构成的小半圆形，而这两个半圆形巨石阵又都被外面两个大圆形巨石阵交替包围着。去过巨石阵遗址的人会发现，只有一些巨石依然耸立，而其他一些则轰然倒地或是不知去向了。然而，学者和研究人员已经勾画出了这种环连环的结构（见图1），并且观察研究表明，在巨石阵建立前期，还有其他两个圆圈（石圈或者是木

桩圈) 曾经存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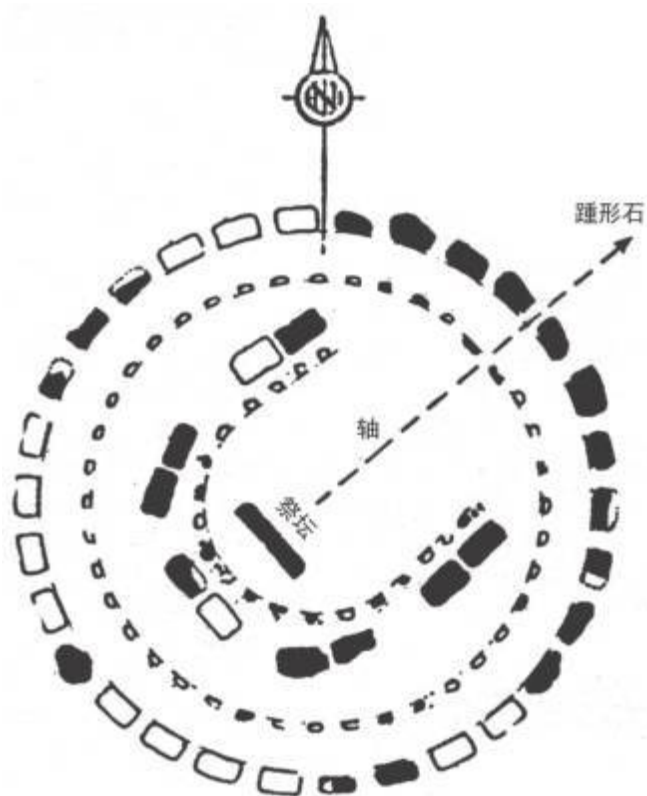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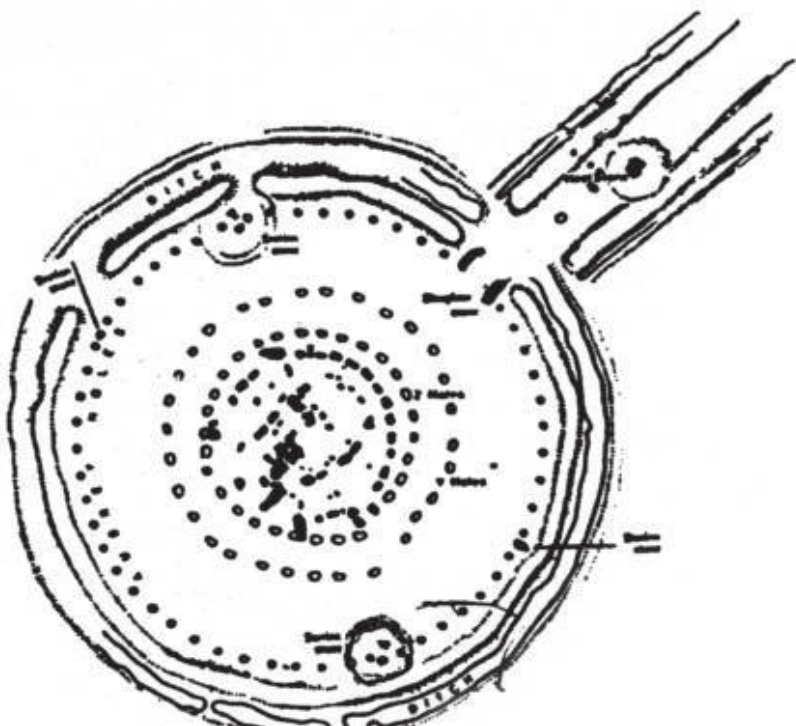


图2

毫无疑问，那些马蹄半圆形的巨石阵和那块被戏称为屠杀石的倒下的巨石，表明巨石阵结构是东北—西南走向的。它们指向视线的边际，穿过两块垂直的石头，通过一条长长的土石大街，直到那个所谓的踵形石（见图2）。所有的研究都确证，这种队列是为天文学服务的。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前后误差大约一个世纪），它们第一次于夏至日当天指向日出方向；之后，为了再次在夏至日那天指向日出方向，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1550年，它们都先后被重新排列过（见图3）。

近来在中东发生的时间最短、最激烈、最残忍的一场战争就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被困的以色列军队打败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军队，并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接下来的一些年里，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对那些地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挖掘，发现那里的定居历史始于早期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圣经》时代，再到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然而，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戈兰高地更令人惊奇。那里荒芜无人烟，几乎寸草不生，但人们却发现，早在人类最早的定居时期，戈兰高地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居住地和耕种地区了。在那里，还发现了几千年以前公元纪历时代的定居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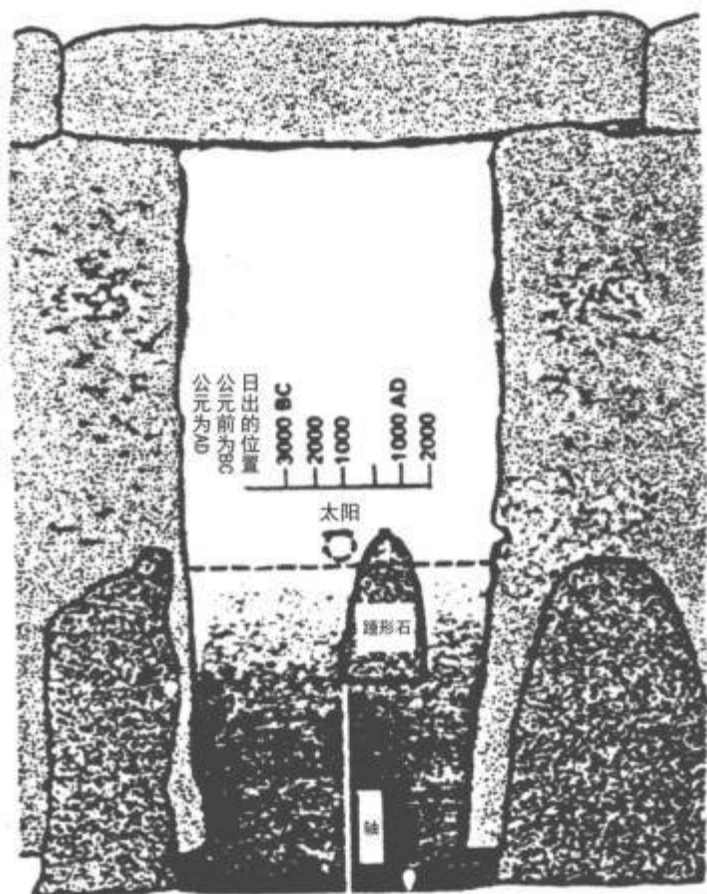


图3

事实上，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在大风肆虐的高原上所发生的那样（那里曾被用于以色列炮兵训练），将大堆排列成圆形的石头做成一个近东的“史前巨石阵”（见图4）。

这个特别的建筑构成了几个同心石头圆，其中三个是完整的圆，另外两个则只形成半圆形或是“马蹄形”。外

圆的周长大约是1/3英里，其他的圆周随之变小，越来越靠近建筑的中心。这三个石头圆的墙壁高达8英尺甚至更高，它们的宽度超过10英尺。它们由野外的石头构成，尺寸不同，从小石头到5吨甚至更重的巨石不等。在其中几个地方，放射状的墙把那些同心圆的墙连在一起；那些放射状的墙宽度比圆形墙的稍窄一点，但是也基本接近。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建筑中心，高耸着一堆巨大而轮廓完好的石头，据测量，大概有65英尺宽。

除了独特的外形之外，它也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西亚最大的纯石建筑之一。事实上，它非常大，以至于可以从地球轨道上的宇宙飞船中看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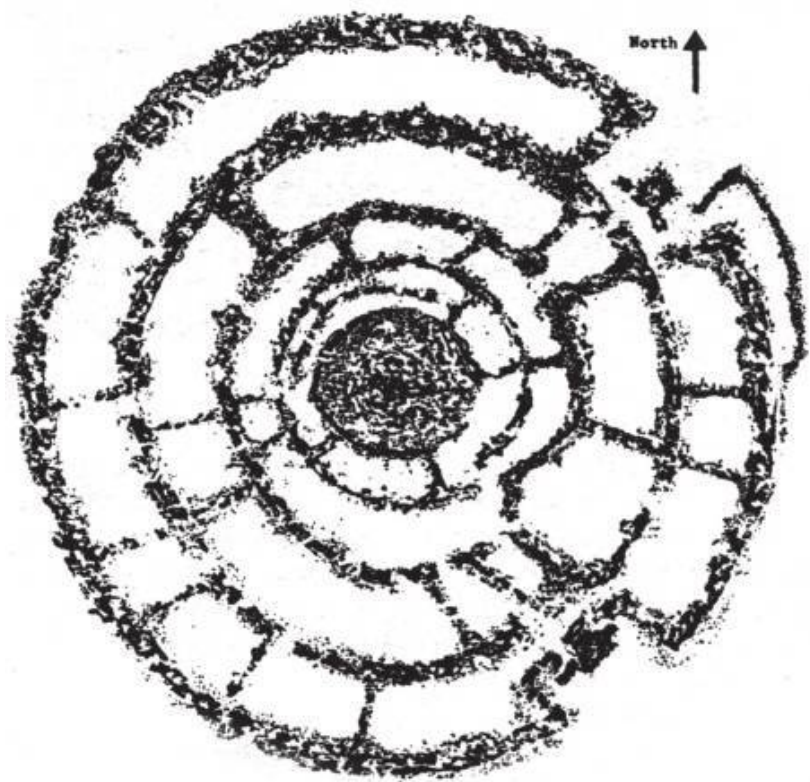


图4

对遗址做过研究的工程师估计，即使以现在的条件，此建筑的建造也需要体积超过125000立方英尺、总重量接近45000吨的石头。他们估计，需要100个工人至少花6年时间来建造这个纪念碑——工人们需要搜集玄武岩，然后把它们运到那儿，按照预先的建筑计划放好，垒起墙，形成紧凑的复杂建筑（无疑比现在所看到的残墙高得多）。

所有这些让人们疑问重重：它是由谁、于何时、为

何而建造的？

最容易回答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建筑本身暗示着它的用途——原始用途。最外圈的圆清楚地显示它有两个缺口或开口，一个坐落在东北，一个坐落在东南——位置用来指示夏至日和冬至日的日出方向。

通过清除坠落的岩石和弄清原始布局这两项工作，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位于东北的那个口子上，有一个厚重的正方形建筑，带有伸展的两“翼”，它们掩护了两个相邻围墙之间的巷口（见图5）。这个方形建筑作为纪念碑的门，从这里可以进入复杂石建筑的中心。人们就是在通道的入口处，发现了那些足有5.5吨重的最大玄武岩巨石。外环西南缺口也为进入建筑内部提供了通道，但是那里的大门并不是纪念碑建筑；然而，大堆坠落的石头一直从大门通向外面，暗示着石头侧面的道路轮廓延伸至东南方向——一条可能曾经用于天文观察的道路。



图5

事实上，与不列颠的巨石阵类似，这些地方也作为天文台使用（最初是为了确定两个至日）。其他同类天文台的存在证明，这样的迹象比较普遍。由于它们不仅有同心圆，而且也具有连接同心圆的放射状的墙，特征明显，它们更像戈兰遗址的那类建筑。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相似的建筑自始至终都是在地球的另一边——美洲大陆的古代遗址上发现的。

其中一个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玛雅遗址奇琴伊察（见图6a），即卡拉科尔（意为“旋梯”），是由天文观察塔那里的旋转楼梯而得名的。另一个位于秘鲁的沙华孟海角顶端的圆形天文台上（见图6b），在该建筑上可俯瞰印加人的首都库斯科。与玛雅遗址类似，那里曾经可能有一个看守塔。它的地基显示了其布局有着异常庞大的巨石队列，也清楚地展示了同心圆和起连接作用的放射状的墙。

这些相似建筑的发现，足以令美国人安东尼·阿韦尼博士成为古代天文学方面的权威，尤其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美洲大陆天文学文明方面。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证实戈兰遗址的天文学方位，也有助于确定它的年代，进而回答了“为何”与“何时”这两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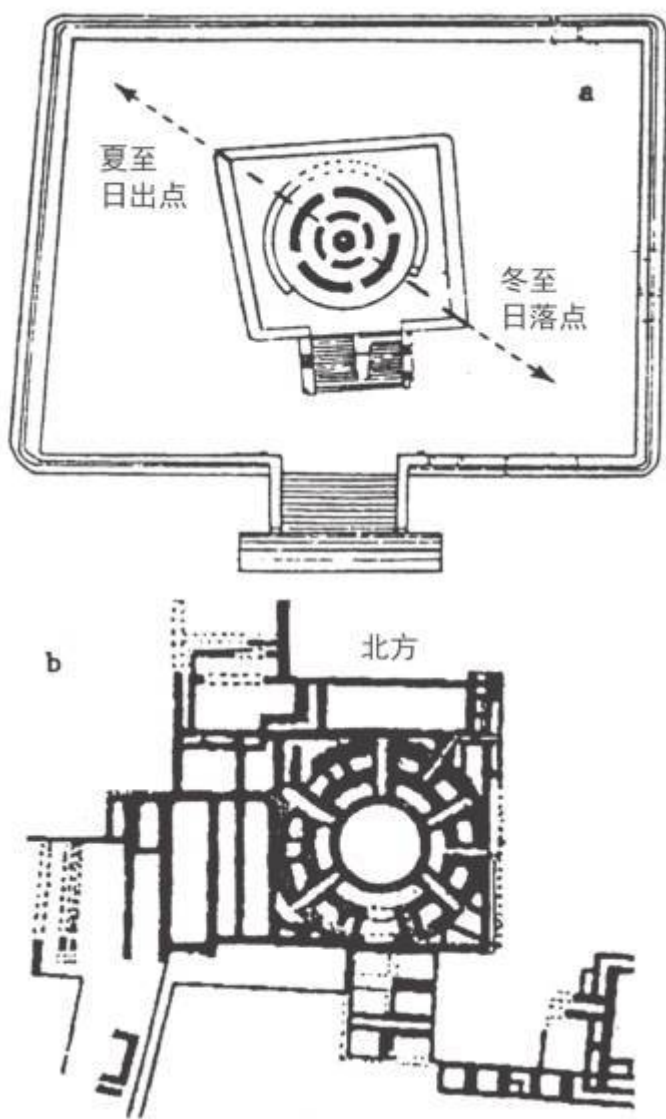


图6

自从1894年诺尔曼·洛克耶的《天文学的黎明》出版以来，一个建筑的方向性（如果被排列指向两个至日）可以显示它的建造年代，便已经成为考古天文学家认可

的工具。太阳从北向南再从南到北的运动形成的四季轮回，源于地轴（地球围绕地轴旋转形成了白天黑夜的轮回）在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平面（黄道平面）上是倾斜的。从地球上人的视角来看，好像来回运转的是太阳（尽管是地球在运转而非太阳）：它到达远处某个点，犹豫，停止脚步，然后又改变了主意，开始回来，然后穿过赤道到达另一个极点，再徘徊，停在那儿，然后又开始回来。每年两次穿过赤道的时刻（分别在3月和9月）叫作春分、秋分，而在另两站逗留的地方（6月停在北面，12月停在南面）都叫作至点（“太阳停顿”），就像史前巨石阵的观察者和戈兰高地的观察者看到的那样，对于在地球北半球的观察者来说，分别为夏至日和冬至日。

在研究古神殿时，洛克耶把它们分为两类。类似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殿和黎巴嫩巴勒贝克的宙斯神殿，它们沿东西轴建造而成，指向春分日和秋分日的日出方向。其他如埃及的法老神殿，西南东北排列，这意味着他们是指向至日的。然而，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发现前者的方向性从不改变（因此他称它们为永恒神殿），而后者——例如位于卡尔奈克雄伟的埃及神殿，却显示一代又一代法老们为了在至日那一天看到太阳的光线到达那个最神圣的地方，不断改变着通道和走廊的方向，以便和天空最细微的差异保持一致。在史前巨石阵那里，也有这种重新排列。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方向性变化？洛克耶的回答是：地球摇摆不定导致了倾斜变化。

目前，地轴的倾斜（倾斜度）与它的轨道路径（黄道）的夹角是23.5度。这个角度决定了太阳随着季节转换，在北面或南面多么远的地方出现。如果这个倾斜角保持不变的话，那么至日点也将保持不变。然而，天文学家已得出结论，由摇摆造成的地球的倾斜角度经过几世纪几千年才会变化，不断增大或减小。

如今，正如几千年前那样，倾斜角度已经处于不断变小的阶段。大约公元前4000年，它曾经超过24度；大约公元前1000年，减小到23.8度，然后继续减小，直到现在降到略低于23.5度。诺尔曼·洛克耶先生的伟大创新在于把这个地球倾斜度的变化运用到古神殿的研究中去，确立了卡尔奈克大神庙各个建筑阶段的校正时期（见图7），这也同样适用于史前巨石阵的不同校正阶段（正如踵形石位置变化显示的那样，见图3）。

本世纪早期，同样的原理也用于确定南美具有天文方向的建筑年代，如亚瑟·波尚南斯基关于的喀喀湖岸边的蒂亚瓦纳科废墟的解释，以及罗尔夫·米勒对于马丘比丘的半圆形史前石塔和库斯科著名的太阳神殿的解释。他们仔细研究后表明，为了精确地确定地球的倾斜角（将仰角和地理位置考虑在内，以说明建筑的年代），关键是要精确地确定哪里是北面。无疑，在戈兰

遗址的研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者们发现晴天可以看到哈蒙峰的山顶，而这座山峰恰恰处于建筑中心的正北方。因此，阿韦尼博士和以色列学者约拿冉·米兹拉克以及马特尼亚·佐哈尔得出结论，这个遗址之所以被这么定位，是因为要让一个观察者站在遗址的中心，顺着他的视线，穿过东北通道的中心，看到6月至日黎明时的太阳从那里升起。这竟然发生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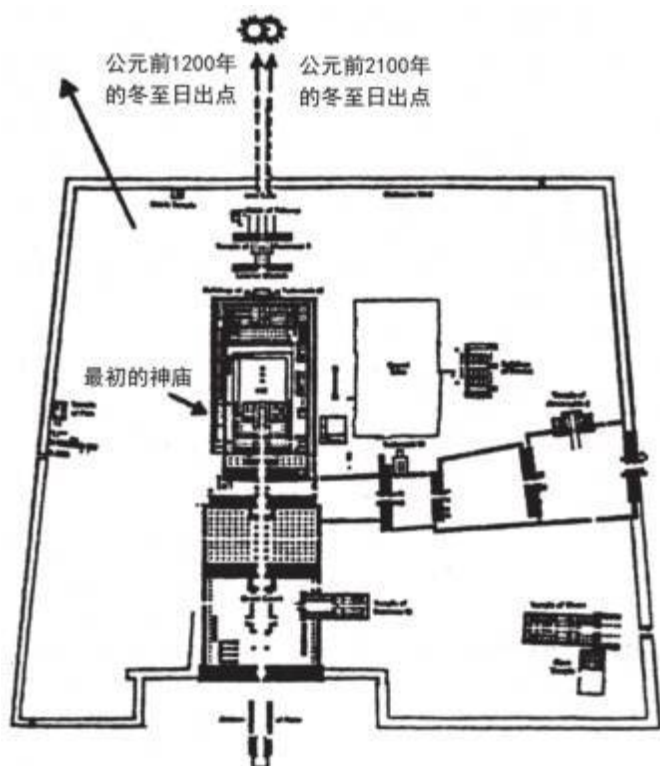


图7

到公元前2000年，那时的科学家得出结论，太阳出现的位置将明显偏离相似位置的观察器的中心，而可能

仍处于通道里面。500年后，这个建筑作为一个精确的天文观察器已经失去了其价值。但在那时，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2000的这段时间里（通过对那里发现的小型人造物品的碳定年可以确定），中间的石头堆扩大形成了一个石冢，一个挖出的空穴下的小土堆，也许用于墓室。

奇怪的是，事实上，这些阶段的日期和史前巨石阵三个阶段的日期是相同的。



因为上面的一大堆石头保护着石冢下的空穴（假定为墓室），所以这些空穴是古代遗址保存最完好的部分。在最尖端的地震仪器和具有地面穿透力的雷达的帮助下，人们已确定它的位置。研究者们曾经也进行过一次洞穴挖掘。开凿者们（由约拿冉·米兹拉克博士带领）挖了一个沟渠。这个沟渠引导他们进入一个直径大约6英尺、高度大约5英尺的圆形房间。这个房间又通向一个更大的椭圆形房间，大约有11英尺长、4英尺宽。后者的墙是由6大块玄武岩作为支撑建造而成（即随着墙升高向内倾斜）。这个房间的天花板是由大块厚重的玄武岩组成，每块大约重5吨。

那里没有棺材也没有尸体，另一个房间里也没有其他人类或动物的残存物。但是考古学家确实发现过一些

特别的東西，經仔細鑑定，是几串較珍貴的瑪瑙石、燧石刀片、青銅箭頭和陶制碎片。他們因而得出結論，這其實是個墓室，但是這裡放的可能是古人的遺物。有些石頭被鋪在房間的地板上，這個事實不得不讓人得出一個結論——這個地方曾有盜墓者來過。

這些發現可以追溯到我們所知道的后青銅時期，這個時期大約從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200年。《出埃及記》的故事就是發生在這個時間段中，以色列的子民們從摩西領導下的埃及逃了出來，在約書亞的領導下佔領了那片承諾之地。12個部落中，流便支派（《聖經》時代以色列人12支派之一）、迦得的部落和瑪拿西部落的一半分配到外約旦的一些地方——從南端的外約旦河到北端的哈蒙山丘陵地帶。這些領域包括約旦河以東的吉拉德山脉和那個高原，就是現在的戈蘭高地。因而，不可避免地，以色列的研究者轉向《聖經》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這個地方到底是誰建造的？

根據《民數記》和《約書亞書》記載，吉拉德山北部曾經是由一個來自巴珊首都的叫奧格（Og）的君王所統治的。在《申命記》第三章中，記述了以色列佔領奧格的領地。《聖經》是這樣敘述的：“奧格帶領他所有的戰士與以色列來的子民爭奪土地。”打贏這場戰爭後，以色列人佔領了60座城池，這些城池都有“高大的圍牆、門和柵欄筑工事設防，不同於很多沒有圍牆的城池”。因

此，建造由石头围墙和门构成的高大建筑（这些建筑使戈兰高地显得神秘莫测），在当时，是在奥格王国的承受能力之内的。

根据《圣经》记载，奥格力大无比、勇敢坚定：“他的铁质床架有9腕尺（长度单位，约等于45.7厘米）长，4腕尺宽。”《圣经》中暗示，这么巨大的尺寸，是奥格从巨人族利乏音人那里继承而来。这些利乏音人曾是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一种半神巨人种族（其他巨人后裔，包括歌利亚人与《圣经》中大卫时代的腓力斯人）。将有关利乏音人的参考资料与《圣经》中的记述结合起来看，《圣经》中说这些圆形石头建筑是约书亚穿过约旦河后建立的，并把吉甲这个地方命名为“圆形石堆”。有些以色列人称戈兰高地为Golan site Gilgal Repha'im，即“利乏音人的圆形石堆”。

然而《圣经》诗句并不支持这一命名，他们也并不真正把奥格王和那些墓室联系起来。《圣经》的主张颇引起人的惊奇，它宣称那个地方曾是利乏音人的领地，奥格只是继承者。因为我们发现利乏音人和他们的后代在迦南人的神话和史诗传说中曾被提到。有些文本明确认为，神和半神的行为及历史事件发生在今天我们正处于其中的这个地理位置。这些写在黏土石碑上的文本，是于1930年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个沿海遗址被发现的。古代，叙利亚被称为乌加里特。这个文本记叙了一群神

明，他们的祖先是伊尔（意为“上帝”或“至尊者”），他们的恋爱事件围绕伊尔的儿子巴尔和他的姐妹阿娜特展开。巴尔注意力的焦点是在山脉要塞和圣地乍缝（意为“北方”和“秘密之地”）。巴尔和他的领地都是在现在的以色列北部和戈兰。与他们同时漫步于这个区域上空的是他们的妹妹斯勒佩茜（名字含义不明确，可能与太阳有关）。关于她的文献明确指出，“她掌管利乏音人和神明”，她还控制半神和凡人。

一些已发现的文献都与这个三角区域的部分有关。其中一个被学者取名为《阿迦特的传说》，上面说但以理（上帝判他去希伯来）无法拥有一个儿子，尽管他是利乏-曼（也就是利乏音人的后代）。因为年老，不能生育出一个男性子嗣作为未来的依靠，但以理请巴尔和阿娜特轮流向伊尔替他求情。伊尔在同意了利乏-曼的请求的同时，逐渐向他灌输一个“加快生命呼吸”的方法，让他能和他的妻子结合，生了一个儿子，后来神为孩子赐名阿迦特。

另一个传说，叫“克烈特国王的传说”。克烈特是首都或大城市之意，此处用于指代城市及其国王。这个传说主要是讲，由于克烈特是神的后裔，所以他宣称自己永生。然而，他却病了。他的儿子大声地质疑他：“一个万能的伊尔后代也会死吗？一个神明也会死吗？”儿子已经预见到一个半神会死，虽然表面上看似无法令人置信。

儿子们想到的不仅是乍缝山的巅峰，还有广阔地域的圣圈为克烈特哀悼：

为了你，父亲，

为巴尔的乍缝山哭泣。

圣圈啊，万能的圣圈啊，

广阔地域的圣圈，

为了你，我们悲伤哭泣。

这里有关于这两个备受敬畏的地方的参考资料，它们都为半神的死去而哀悼：巴尔的乍缝山（著名的圣圈建筑），“圣圈啊，万能的圣圈啊，广阔地域的圣圈”。如果乍缝山，即“北方之山”，恰恰坐落于谜一般的戈兰遗址北方的哈蒙山，那么神圈是否也圈住了谜一般的戈兰遗址呢？

出于怜悯，伊尔同意了请求，后来派女神夏特奎特（“一个驱除疾病的女人”）去拯救克烈特。在她执行拯救使命的途中，“经过了100个城市和数不清的村庄”，她及时赶到克烈特的家中，使他起死回生。

但是，因为只是一个半神，克烈特最终还是死了。那么，他后来是被埋葬在那个带有“万能的广阔地域的圣圈”的墓穴中了吗？尽管迦南的文本没有给出年代线索，

但是他们讲述的故事明显是在青铜时期，它可以和在戈兰遗址墓穴中发现的人造物品的日期很好地吻合。

这些传奇的统治者最终是否安葬在戈兰遗址，我们无从确认。尤其自从考古学家研究这个遗址并提出侵入式埋葬的可能性之后。也就是说，把后来的死者也埋葬在先前的古墓里，但保持墓穴里原有的东西不动。然而，他们能够确定（根据建筑特征和不同的测定日期技术）这种“圆形结构”的建筑物（同心圆形的石头墙，因其天文学功能我们可以称之为星石）比其他的石冢和埋入式墓室早1000年到1500年。



与史前巨石阵类似，其他由巨石建造而成的遗址非常像戈兰遗址。它们到底是由谁建造的？人们确定它们的年代和用先进的天文知识测定它们的方向，却进一步加深了这个谜团。在戈兰遗址的案例中，除非他们自己确实是神明，否则谁能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有这样的壮举？

公元前3000年，在西亚只有一个足够发达、足够复杂的文明，拥有特别的天文学知识，能够设计、确定天文学方向，还可以建造上述的那种主要建筑。那就是苏美尔文明。曾经繁荣的它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突然，意想不到的，一下子就灰飞烟灭”，学者们这样说。在

几个世纪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化），事实上，一开始解决的是我们认为对一个高度文明最重要的东西——从轮子到砖窑、砖块、高高砌起的建筑，到著述、诗歌、音乐，到法规、法庭，到法官和合同，到神殿、神父，到国王、管理者，到学者、教师，甚至医生和护士，还有令人称奇的数学知识以及精确的科学和天文学知识。他们仍然使用犹太历法。公元前3760年，一场就职典礼在尼普尔举行。那时用的就是犹太历法，他们也拥有我们现在讨论所需要的建筑学的一切精确知识。

这是一个文明铺垫的过程，大约比埃及文明早800年，比印度河文明早1000年。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赫梯文明、埃兰文明、迦南文明以及腓尼基文明均比它晚，而且要晚得多。它们都留下了印记，都建立在苏美尔人最初的、最基本的文明之上。因此，在希腊和地中海的岛屿上，早期文明应运而生了。

苏美尔人的冒险一直到戈兰高地吗？无疑，因为他们的国王和商人一直向西朝着地中海走（他们称为高处的海），开船到低处的海（也就是波斯湾），一直到其他远方的陆地上。当时乌尔是他们的首都，他们的商人们对古代近东的每个地方都很熟悉。苏美尔最有名的君王吉尔伽美什——一位著名的乌鲁克，即《圣经》中的以力，有极大的可能曾来过这个遗址。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900年，是在戈兰遗址第一次建立起来后不久。

吉尔伽美什的父亲是这个城市的高级神父，他的母亲是女神宁桑。为了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君王，扩大城市的影响，增强势力，吉尔伽美什反抗当局，即当时苏美尔的核心城市基什，开始了他自己的统治。一个黏土碑记载了基什君王阿格的趣事，两次提到他的勇敢坚定。基什是当时广阔地域的首都，所控制的地域跨越了幼发拉底河。一定有人想知道那个勇敢坚定的阿格王是不是《圣经》上传说的巨人奥格的祖先，因为以君王的名义追随先祖曾是近东的一个惯例。

吉尔伽美什年轻时妄自尊大、野心勃勃，常常虚张声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加坚定了信心。为了保持他的威力，他走遍他的城邦，拜访新婚夫妇，声称王室拥有与新娘第一次性爱的权力。当市镇里的人们再也无法忍受时，他们向神明祈求帮助。神明作出了回应，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吉尔伽美什来阻止君王的诡计。被征服了的吉尔伽美什变得阴郁，喜欢深思。他看到了年纪与其相当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死去，当然对他来说有了另一条道路：毕竟他曾拥有部分的神的特质——不仅是一个半神，还有 $\frac{2}{3}$ 神的特质，因为不仅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女神！

他，吉尔伽美什，甘心作为一个凡人最终死去还是被授予神明的永恒生命呢？他把自己的情况跟母亲说了。对的，她告诉他，你是对的。但是，为了保持神明

的生命期限，你必须登上天堂，去往上帝的住处。她告诉他，从他教父乌图（即后来世人所知的古巴比伦太阳神沙马氏）控制的那些地方去往天堂是有希望的。

乌图试图劝阻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谁能攀登上天堂呢？只有神明永远居住在太阳底下。对于人类，他们的寿命是有限的。”“回去吧，和你的家人和市民一起享受你剩下的日子吧。”神对他说。

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和他永生不死的请求，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有记述。这是一个写在黏土碑上的文本，曾被原始苏美尔考古学家和很多古文翻译家发现过。正如传说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知道吉尔伽美什没有被说服，一个从天空掉落下来的东西让他断定这是一个来自天堂的警示，告诉他不应放弃。因为答应要帮助他，宁桑向他透露，雪松山就是众神在地球上的着陆点，吉尔伽美什可以从那里登上神明的住所。“这将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旅程。”她警告吉尔伽美什。“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他问她。他说：“如果我的请求失败，至少我的后代将会知道我曾经努力过。”

在祝福他旅途顺利的同时，宁桑强调，那个人造人恩奇都，会走在吉尔伽美什前面，一路保护他。这个选择很凑巧，因为恩奇都就来自他们的目的地。在那些山里，他曾经和野兽同行。他向吉尔伽美什解释道，这个任务是多么危险。然而，吉尔伽美什坚持要继续前进。

为了到达雪松山，吉尔伽美什必须穿过我们现在称为戈兰高原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发现，列举国王历险和成就的史诗前言中曾经指出，“他切开山脉通过戈兰”。这是第一个有助于回顾历史的例子，因为在那片叫苏美尔的陆地上没有山脉。

途中，吉尔伽美什几次停下来寻找从太阳神处前来的使者。当他们到达那座山和那座森林时（在苏美尔没有类似的东西），吉尔伽美什有一连串梦的征兆。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已经可以看到雪松山。坐在由恩奇都做成的一个“圆圈”里，吉尔伽美什试着思考梦的征兆——难道恩奇都拥有超人的力量，为吉尔伽美什安排了指明方向的星石？

我们只能猜测。然而，物理证据证明，那些世代住在戈兰高地的人都很熟悉吉尔伽美什和他的传说，这些都已经是在戈兰高地被发现过。

在国王的冒险经历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个突发事件。他遇到两只残忍的老虎，并打败了它们，而且是赤手空拳把它们杀了。这个英雄事迹是古代近东艺术家最喜欢的主题。然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在一个同心圆旁的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一块带有文字叙述的厚石板（见图8）。这个人造物品如今在奎特瑞的戈兰考古博物馆中展出。

尽管本文的参考资料和石板上的文字说明并不构成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吉尔伽美什在去黎巴嫩的雪松山途中到过那个遗址，但那里有引人好奇的线索可以考虑。在遗址被证明从不存在之后，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它曾经被标记在叙利亚军事地图上，地图上的名字是努格·伊尔希利——一个最让人迷惑的名字，因为在阿拉伯语中，它的意思是“一堆石头猫”。



图8

我们猜测，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名字的解释，可能会出现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这些勾起我们对国王与狮子搏斗的故事的回忆。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那是一个有着错综复杂联系的开始。

第二章

命运有12个站

学者早已意识到，尽管外形、名字和位置并不完全相同，但还是有相同主题和根源的传说反反复复出现。这样，也许可以确定，记述吉尔伽美什与狮子战斗的那块石板，是一个名叫爱因·萨姆森的人，在一个名为“参孙的春天”的村庄旁发现的。因为有人也许会记得，参孙也曾赤手空拳与一只狮子打过。那是大约在吉尔伽美什之后2000年发生的，但可以确定，不是发生在戈兰高地。那么村庄的名字是一个巧合，还是曾经有一个叫吉尔伽美什的游客后来成了参孙这个人，拥有了这样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呢？

只要与克烈特王有关的，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尽管没有指出迦南传说的地点，很多人——例如居鲁士·H.戈登的《克烈特王传奇笔记》——曾经认为，这个为国王为他的首府而取的名字事实上借用了克里特岛之名。根据克里特岛人和希腊人的传说，上帝宙斯看到欧罗巴时，文明出现了。而他又把腓尼基（就是现在的黎巴嫩）的美丽公主变成白牛，劫持并背着她游过了地中海，到达克里特岛。他们在那里生下三个儿子，其中一个米诺斯。一直以来，这个孩子与克里特岛人文明的

开始息息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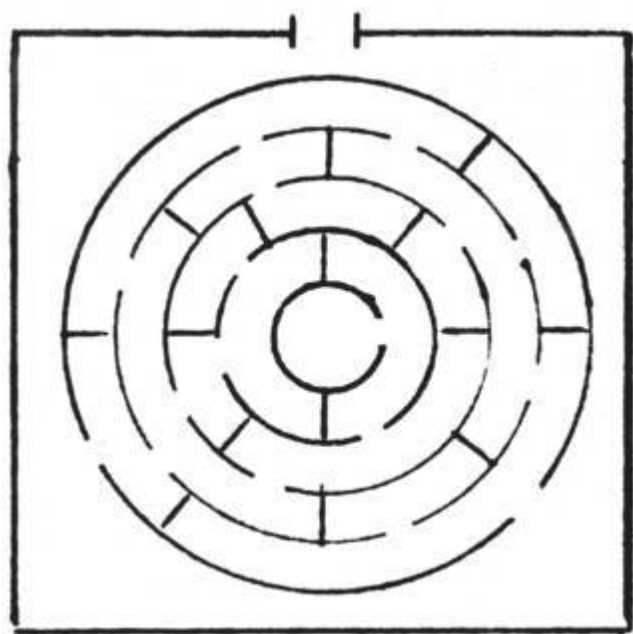


图9

由于继承王位受阻，米诺斯请求海神波塞冬赐予他神的宠爱。之后，波塞冬造了一个纯白色的神牛，牛从海中出现。米诺斯发誓要把那头漂亮的牛作为祭祀献给上帝，但是奇怪的是，他自己却藏了起来。为了惩罚他，上帝让国王的妻子与那头牛相爱并结合，其后代就是传说中的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物），一个半人半牛的生物。后来，米诺斯委托神匠代达罗斯在克里特的首府克诺索斯建造了一座地下迷宫，使牛人无法逃脱。

在挖掘克诺索斯的残存物时，一个巨大的石头牛角

雕像一下子就映入游客的眼帘，它不是在挖掘关押牛人的迷宫时发现的残存物。但是，关于它的记忆和圆圈形状，就像带有多道垒砌成的射线同心圆的墙（见图9）一样，从不曾被遗忘。

当然，它和戈兰遗址的布局很像，这令人回忆起《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英雄与天堂的牛的相遇。

正如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就在试图进入雪山松林的前一夜，吉尔伽美什预见到一艘火箭宇宙飞船，从发射场发射，伴着熊熊火焰，骤然升起。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了那个进入禁区的隐秘入口。然而，当他们打算进去时，那个机器守护人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它是“强大的，它的牙齿像龙的牙齿一样，它的脸像狮子的脸那么凶残，它像源头的河水那样凶猛地冲过来”，一个“辐射电波”从它的前额发射过来，“吞吃树木和灌木”，“没有人可以逃脱它杀人的威力”。



图10

看到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陷入困境，乌图“从天上跑下来与英雄对话”。他建议他们不要逃跑，只要上帝刮起一阵旋风，尘土将会使守护人看不见东西，英雄们就可以见机牵制住这个怪物。随着风不断刮起，恩奇都伺机攻击并杀掉了守护人。古代艺术家把吉尔伽美什、恩奇都和乌图，还有凶恶的机器守护人描绘在圆筒图章上（见图10）。这些描绘使人们脑海中呈现出“天使与旋转剑”这类典型的《圣经》画面，上帝将它们安排在伊甸园的入口处，以确保被驱逐的亚当和夏娃不能重返伊甸园。

乌图的双胞胎妹妹伊南娜（后来以伊师塔之名著称）也目睹了这场战斗。她曾经诱惑一个凡间的男子与她共度一夜——在一个差点让他们丧命的晚上。当吉尔伽美什赤身裸体在附近的河里或瀑布中洗澡时，她因为迷恋他的英俊而向他呼唤道：“来吧，吉尔伽美什，做我的爱人！”然而当得知了她曾经的风流记录后，吉尔伽美什拒绝了她。

他无礼的拒绝激怒了伊师塔，她召唤神牛重击了吉尔伽美什。为了活命，两人（另一个是恩奇都）奔逃回了乌鲁克；但是神牛在幼发拉底河畔追上了他们。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恩奇都再一次成功击败并杀死了神牛。

伊师塔愤怒了，“对天号啕大哭”，要求把那两个伙伴杀死。尽管他们幸存一时，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死亡的

命运，恩奇都先死去，然后吉尔伽美什也死了（第二次旅行后，他回到了西奈半岛的太空船发射降落场）。



图11

什么是神牛（苏美尔语中的GUD.ANNA）呢？很多研究史诗的学者，例如乔治·德·桑提拉纳和赫塔·冯·戴程德在《哈姆雷特的石磨》中已经得出结论：发生在地球上的史诗事件，是发生在天堂事件的反映。乌图是太阳，伊师塔是后来希腊和罗马时代所称的维纳斯。那个面朝狮子、雪松山上的凶猛的守护者就是狮子座，而神牛则是后来的（自从苏美尔时代起）天上星座——牛的星座（金牛座）。

事实上，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关于狮子和牛的主题描

述（见图11a和11b），第一次是在公元前4000多年由威利·哈特纳所著的《近东地区星座早期历史》记录的。苏美尔人可能已经观察到这两个星座处于黄道带位置中，牛的星座（金牛座）是春分日的星座，而狮子的星座（狮子座）是夏至日的星座。

正如苏美尔人所说，黄道带的含义对于地球上的史诗事件有重大意义，表示他们曾经有这些天文知识。那时是公元前4000年，大约比一般认为星星群体形成星座和希腊人引进十二黄道带星座要早3000年。事实上，希腊的一些专家曾解释道，他们的知识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那里来的。正如苏美尔人文献和图示描绘的那样，荣誉应该授予他们。他们给黄道带星座创造的名字和符号，我们现在都未曾改变。

苏美尔人的黄道列表开始于金牛座，事实上，金牛座是用于观察太阳的。公元前4000年，于春分日可以从那儿看到太阳在黎明时升起。它被称为苏美尔人的GUD.ANNA（神牛）或神化的牛——这和《吉尔伽美什史诗》使用的术语相似，在故事中，伊师塔召唤过它，那两个难兄难弟也曾打败过它。

在大约公元前2900年，这种宰杀仪式能代表或象征一个真正存在的天上的事件吗？显然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历史记录显示，那些主要的事件和重大的变化在那个时代确实在地球上发生过；而神牛的“宰杀”是一个征

兆，一个天堂的征兆，甚至预示触发地球上的事件发生。

公元前4000年是较好时期，在那时，苏美尔文明不只是地球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唯一的重大事件。然而，大约公元前3100年，尼罗河文明（埃及和努比亚文明）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与苏美尔人文明结合了。难道这导致了地球上的分裂（《圣经》中关于巴别塔的传说暗示，当人们说同一种语言时，世界末日就到了）？描述关于神牛被恩奇都扯掉前腿的政变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对此也有所描述。埃及天空 - 黄道带的描写，真正把他们的文明和部分金牛座前期的历史联系起来（见图12）。

正如我们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详细描述的那样，那时，伊师塔曾期盼成为新文明的女主人，但是渐渐离文明远去。大约公元前2900年，当第三个文明出现时，她得到些许安慰，因为印度河谷区域发展起来的文明处于她的控制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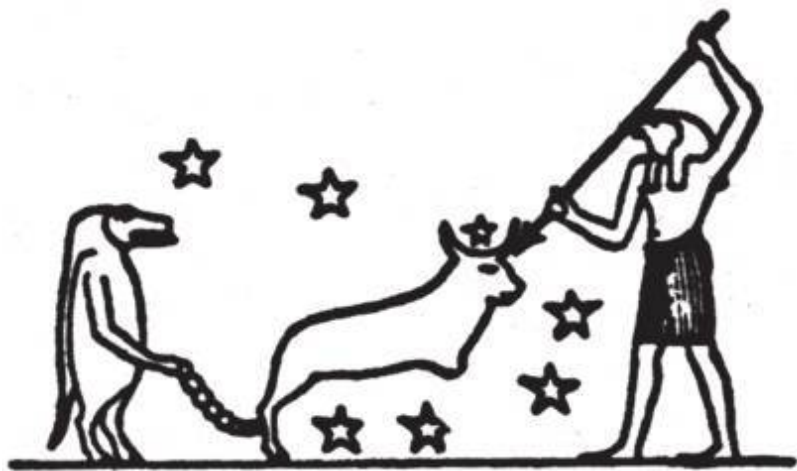


图12

天空的预兆对于神明非常重要，他们对于地球上的凡人甚至有更重要的意义。恩奇都亲眼目睹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命运，他明白一个创造出来的人不可能逃过死亡，就连拥有 $\frac{2}{3}$ 神性的吉尔伽美什也不可能躲过死亡。尽管他再次去旅行，承受了艰难险阻；尽管他发现了永远年轻的植物，他还是两手空空回到了乌鲁克。根据闪族人的国王名单，“神圣的吉尔伽美什，他的父亲是一个凡人。他是神殿区域的高级祭师，统治那里126年；吉尔伽美什之子乌尔卢伽尔，继承他统治的那片区域。”

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吉尔伽美什的儿子在哭泣，就像克烈特的儿子们那样：“仁慈的伊尔的后代怎么会死呢？一个神明会死吗？”然而，吉尔伽美什虽然还不只是一个半神，而是拥有 $\frac{2}{3}$ 的神性，却仍需要与他的命运抗争。他的命运是牛的时代，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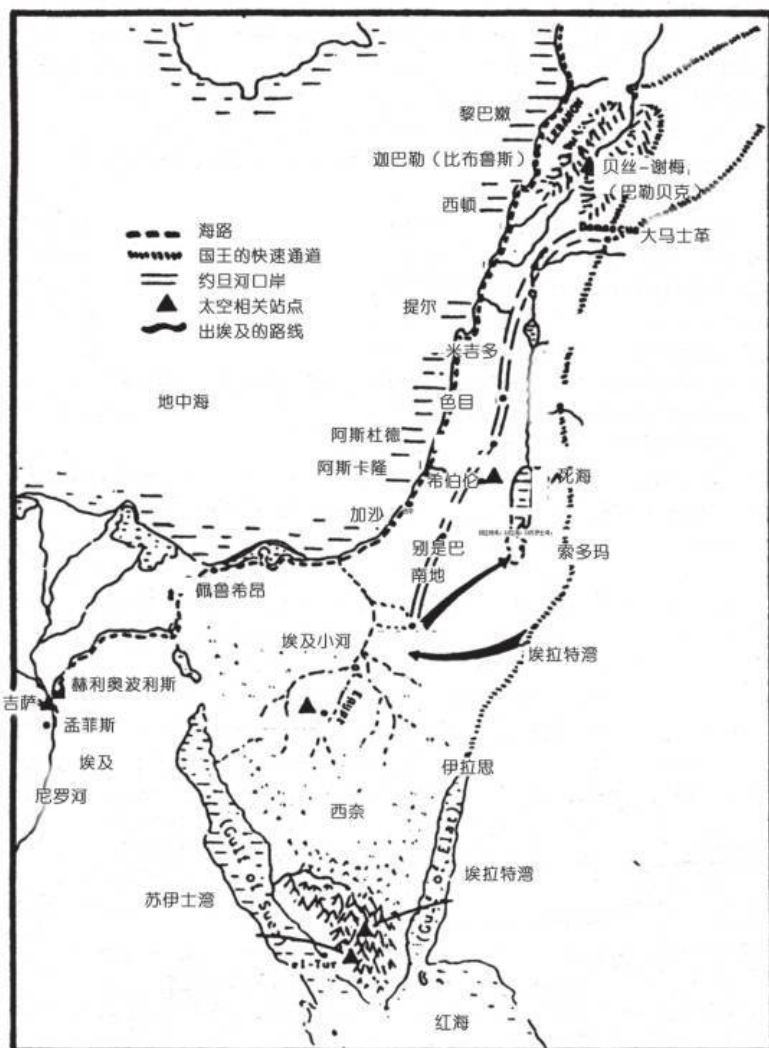
运，一个在天堂造就的命运，为了一个永生不死的机会，最后也不得不以凡人一般的死亡而告终。



吉尔伽美什可能在戈兰遗址逗留过一段时间，而1000年后，另一个古代的重要人物也来到了戈兰高地，他也曾看到过写在黄道带星座上的命运。他就是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根据我们的推测，当时大约是公元前1900年。

有一个常被忽视的有关巨型建筑的世界性问题，即为什么他们要建在他们当时的所在之地呢？他们的位置明显和特殊目的有关。我们曾在此前的作品中提到过，吉萨的大金字塔是纳菲力姆人到达地球时，用于其登陆的走廊，由此通向西奈山的太空船发射降落场。曾经有一流的天文学家猜测，英国史前巨石阵，一开始就建在它现在的地方，因为它正好处于其发挥天文功能、把太阳和月亮观察点结合起来的地方。直到更多与戈兰遗址有关的例子浮出水面，关于它为何位于现在的位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于它跨越了少数干道中的其中一条，这些干道连接两条国际通道（从古至今）：国王的快速通道沿着约旦河东岸的山脉和海道而下。其中，海道沿着地中海岸向西而去（见地图）。这两条通道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亚洲和非洲——它的形成原因可

能是良好的商业贸易或是军事入侵。地理学和地形学对两个通道之间的连接点做了规定。在戈兰遗址，在基尼烈湖两边中的任何一边，都可能构成一个交叉点；较可能的一个（当时和现在）是北方的那一个。那里，桥保持着它的古名：雅各女儿的桥。



从此，戈兰遗址就坐落在那里。从不同国家和本国各地而来的旅游者都停下来仔细观察这些天堂的预兆，寻找有关他们命运的线索。当然，他们也许会迷失在这个不确定的遗址中。因为它是神圣的，很多战争或和平的问题都在那里谈判。

根据《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关资料，我们相信这就是雅各曾经使用这个遗址的目的。

在雅各之前两个世纪的苏美尔，这个故事就开始了。它不是以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开端的，而是他的曾祖父他拉。这个名字说明，他是一个被称为特尔胡的预言祭师；他的家庭以阿曼的伊布里人（也即希伯来人）著称，这预示着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尼普尔人——来自尼普尔的人，而尼普尔在苏美尔人时代是他们放弃的城邦——“交叉口美丽愉快的住处”。苏美尔的宗教和科技中心尼普尔是“杜尔安基”（“天地纽带”）的遗址，这个遗址是“天地的结合点”，它位于这个城邦的神圣区域。这是储藏、研究和通译积累的天文、日历与天上知识的中心。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是其中的祭师之一。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他拉被调动到乌尔。这段时间被苏美尔学研究者称为“第三乌尔”。因为在那时，乌尔不仅是苏美尔的首都，也不仅是扩大的政治实体苏美尔和阿卡德的首府，还是一个欣欣向荣具有实质性作用的帝国首都。这个帝国不是由武力联合在一起，而是因它

们有着高度发展的文化、统一的万神殿（以宗教著称）、有效的管理机构和繁荣的贸易。乌尔也是巴比伦神话中的月神兰纳（后来被苏美尔人称之为“辛”）的礼拜中心。在苏美尔内外快速发展的大事使他拉第一次转到乌尔，之后转到一个更远的城市，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及其支流处的哈兰。这个城市作为一个主要的十字路口和贸易点（其名字意为大旅社，正好预示了这一切）发挥其功能。它是由苏美尔商人建立的。因为哈兰也为月神建造了巨大的神庙，所以这个城市被尊称为“远方的乌尔”。

在这些辗转的过程中，他拉一直带着他的家人。迁居到哈兰的那一次，包括他拉的第一个孩子亚伯拉罕（他以前就是被这么称呼的），另一个儿子拿鹤以及他们的妻子撒莱（后来被称为萨拉）和密迦，还有他拉的孙子，也就是亚伯拉罕那死在哈兰的弟弟之子罗得。据《圣经》记载，他们在那儿住了很多年，他拉活到205岁，死在了那儿。

之后，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这个城市吧，离开这个出生地吧，离开你父亲居住的地方吧，去那片我指给你的土地……那里我将给你一个庞大的民族，我将为你祝福，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撒莱、他们家的所有人以及他们所有的财产，去了迦南之地；“离开哈兰时，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他的

弟弟和其家人留在哈兰。

遵循神的旨意，亚伯拉罕很快迁到迦南，并在内盖夫建立了居住地。内盖夫位于西奈半岛边境，土地贫瘠。在一次去埃及的途中，他受到法老宫廷的传唤。回到迦南，他常常打击当地的统治者。在国与国的战争中，他扮演一个战争国王的角色，这在《圣经》（《创世记》第四章）中有记述。这之后，上帝给亚伯拉罕许诺，他的子孙将继承统治埃及小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他还是怀疑上帝的许诺，并指出他和妻子撒莱还没有孩子。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不要着急。“现在，望着天空。”上帝对他说，“数天上的星星，尽你所能地数……你的子孙将是这么多。”但是，在那以后，撒莱还是没能怀孕。

因此，在撒莱的建议下，亚伯拉罕和她的侍女夏甲同床共枕，后来，夏甲怀上了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后来，索多玛和蛾摩拉巨变之后，奇迹出现了——当时这对夫妻的名字改为了亚伯拉罕和萨拉：亚伯拉罕当时已经100岁了，他的妻子已经90岁了，他们仍然有了一个儿子。尽管不是长子，但在苏美尔人的继承惯例中，萨儿的儿子以撒才是正统的继承人，这是族长必须遵守的；因为继承人的母亲必须是继承人父亲同父异母的姐妹——“是我父亲的女儿，但不是我母亲的女儿”，亚伯拉罕这样说萨拉（《创世记》20：12）。

亚伯拉罕的终身伴侣萨拉死后，他“老得很快”（据我们推算是137年），也越来越担心他那未结婚的儿子以撒。因为担心以撒最后会与一个迦南人结婚，他便派遣家族中的一个监工去哈兰，到那里的亲戚中为以撒找一个新娘。当监工在拿鹤的村庄住下时，他遇见了正在打水的丽贝卡，这个女子就是拿鹤的孙女，她最终去了迦南，成了以撒的新娘。

他们结婚20年后，丽贝卡生了一对双胞胎，以扫和雅各。以扫先结了婚，娶了两个妻子，她们都是赫梯族少女。“她们是以撒和丽贝卡痛苦的来源。”这个问题在《圣经》中没有详细记载，但是婆媳间情况很糟糕，丽贝卡对以撒说：“都是这两个赫梯族女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糟透了。难道雅各也要与这样的赫梯族女人结婚吗？所有的当地人中，哪个女人像我这样生活？”因此，以撒叫来了雅各，命令他前往哈兰，去他母亲的家乡，找一个新娘。遵父命，“雅各离开贝尔谢巴前往哈兰”。

雅各从迦南南面去远方的哈兰的旅途，《圣经》只记载了一小段情节——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是雅各夜间的一个幻觉，“他好像来到了某个地方”，那里有一个通往天堂的梯子，上帝的天使们正上上下下。醒来后，雅各意识到他已经来到神耶洛因的一个地方和通往天堂的门口。他放了一块有标记的石头在那，记下了那个地方，并把它叫作伯特利神殿。之后，他又继续向哈

兰走，那条路线没有记录。

在城市的外边，他看到两个牧羊人和他们的羊群在旷野上的一个水井旁。他上去问路，并向他们询问是否认识他母亲的哥哥拉班。那两个牧羊人说，我们确实认识他，他的女儿蕾切尔正赶着他的羊群向这边过来。雅各眼里满含泪水，他向蕾切尔介绍说自己是她的姑姑丽贝卡的儿子。拉班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奔跑过来，拥抱亲吻他的外甥，并邀请他住在家里，和他另一个女儿，大一点的利亚见面。拉班对婚事的意见已经很清楚，然而雅各却爱上了蕾切尔，并答应为拉班工作7年换取一份嫁妆。但是在婚礼的当夜，宴会后，拉班把婚床上的蕾切尔换成了利亚.....

早上，雅各发现新娘的身份后，拉班假装为难了。他说，姐姐没结婚前，妹妹是不可以先结婚的；你为什么不再给我工作7年，然后和蕾切尔结婚呢？因为还爱着蕾切尔，雅各同意了。7年后，他和蕾切尔结婚了；然而，狡猾的拉班继续让雅各为他做苦工，仍让他做牧羊人，不放他走。为了防止雅各逃走，他允许雅各饲养自己的羊群；但是雅各越是成功，拉班就越是嫉妒。

当拉班和他的儿子们在为他们的羊群修剪羊毛时，雅各把他的妻子、孩子和羊群召集起来，逃离哈兰。“他穿越了那条河”（幼发拉底河），“他朝基列逃去。”

“第三天，有人告诉拉班，雅各已经逃跑了；拉班带着他的亲属去追雅各；7天后，在基列山追上了他。”

基列山，位于希伯来的“永恒的石堆”，即戈兰的圆形观察点的遗址！

这次遭遇以痛苦的交换和彼此的谴责为开端，却以和平条约为结局。在那时的边界条约问题上，雅各选择了一块石头将它竖立起来作为见证石柱，以此为界，拉班不能越过它进入雅各的控制区域，雅各也不能越过它进入拉班的管辖区域。这种边界石，由于它们圆形的顶部，阿卡德人称为“界石”。它们在很多近东的遗址中曾被发现过。它们作为目击者和见证人记录下了条约的细节和两边神的调动。根据习俗，拉班让亚伯拉罕神和拿鹤诸神保证条约执行。可以理解，雅各“由于害怕父亲以撒而发誓”。然后，他把自己的感想加在那些时间和地方：

雅各对他的儿子说：

把石头收集起来；

他们收集石头

并把他们堆成一堆

雅各呼唤石堆

门关上

在Gilad和 Gal-ED之间有小小的发音差别，雅各改变了名字的意思，从永恒的“石头堆”改成了“石头见证堆”。

我们如何能确定它就是戈兰遗址的那块巨石呢？我们相信，有最终令人信服的线索：在条约誓言中，雅各也把遗址描述为哈 - 密兹派——那个观察点！

《禧年书》是一本对《圣经》进行拓展的书，从无数早期资料中描写了很多《圣经》传说，增加了对已记载事件的附言：“为了得到见证，雅各在那里做了一个石堆，就是这个地方的名称‘见证石’。但之前，他们习惯称‘基列山地’为‘利乏音之地’。”

因而，我们回到了谜一般的戈兰高地和它的昵称“基列利乏音”。



按照惯例，已在近东被发现的界石，不只是协议条款和被调动神明的保证，也是神明天生的象征符号——有时是太阳、月亮和星球的符号，有时是黄道带内星座的符号（见图13）。他们一共12个。因为从最早的苏美尔人时代起，黄道带星座的数量就是12，正如它们自己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

戈特安那一天堂的牛（金牛座）

马什戴伯巴—双胞胎（双子座）

杜伯—钳状物、钳子（巨蟹座）

乌尔古拉—狮子（狮子座）

艾伯辛—她的父亲是辛（室女座=处女座）

子尔白安拿—天堂的公平（天平座=天秤座）

困墩—他会抓并刺（天蝎座）

帕比尔—守卫者（射手座=人马座）

苏胡尔马什—山羊鱼（摩羯座）

鸬—水上之神（宝瓶座）

赛姆麦—鱼（双鱼座）

库玛拉—旷野的居民（白羊座）



图13

尽管并非所有绘有12个黄道带星座的符号都是从苏美尔人时代（甚至是从巴比伦时代）幸存至今的，但是它们都曾在埃及的山脉中被发现，它们有相同的图像和

名字（见图14）。



1. 白羊座



2. 金牛座



3. 双子座



4. 巨蟹座



5. 狮子座



6. 处女座



7. 天秤座



8. 天蝎座



9. 人马座



10. 摩羯座



11. 宝瓶座



12. 双鱼座

有没有人会质疑，当上帝告诉他观察天空眺望未来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12个黄道星座？“你仰望天空看到的星星，就是你子孙看到的星星。”上帝这样告诉他。当他与侍女夏甲所生的长子以实玛利出生时，上帝保佑这个孩子：

为了以实玛利

我的确实听到了他

我要保佑他

我使他多子多孙

我最大限度地给他增加

从他那儿，12个酋长将会诞生

他们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创世记》17：20

把这些预言式的祝福与亚伯拉罕观察到的星光闪闪的天空联系起来，《圣经》第一次记录了12这个数字和它的重大意义。它讲述了（《创世记》第二十五章）以实玛利的儿子（每一个都是一个部落的首领）确实是12个。按名字把他们列举出来的同时，《圣经》还强

调：“根据他们的宫廷和要塞，可以确定他们就是以实玛利的儿子——12个首领，掌管他们自己的种族。”他们控制的区域穿越了阿拉伯半岛和沙漠，一直到阿拉伯地区的北部。

《圣经》再次使用12这个数字，是在雅各回到耶路撒冷南边小镇希伯伦的住处时，他12个儿子的名单再一次使用。“雅各有12个儿子”，根据《圣经》在《创世记》第三十五章中的记载，他们的名字与后来以色列12部落的名字完全一致。

6个由利亚生育：

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西布伦

2个由蕾切尔生育：

约瑟，便雅悯

2个由蕾切尔的侍女辟拉生育：

丹，拿弗他利

2个由利亚的侍女悉帕生育：

迦得，亚瑟

然而，这份名单是处理过的：这不是那些和雅各一

起回到迦南的孩子的原始数字。便雅悯是最小的孩子，是由蕾切尔生育的。当这个家庭回到迦南时，蕾切尔因生育死在伯利恒。而雅各孩子的数量在便雅悯以前已经是12个了，还有一个孩子是由利亚生的小女儿底拿。也许这不仅仅是巧合，名单是由11个男性和1个女性组成，好像黄道带星座的名单，也是由一个“女性”（处女）和十一个“男性”构成。

雅各（在穿越约旦河时，他和一个神明打斗后，更名为以色列）12个孩子的黄道带预示可以在《圣经》外典的叙述性问题中看到两次。一次，约瑟（一个托梦、解梦师）向他的兄弟们自夸已经梦到了太阳和月亮（老年的雅各和利亚）以及11个可可哈维向他鞠躬——这个词总是翻译为“星星”，但是术语（从阿卡德语而来）用于指示星座。约瑟的梦一共有12个，暗示他是一个大星座，这使他的兄弟们很不高兴。

后来，奄奄一息的老年雅各把他的12个儿子叫到跟前，祝福他们并预言他们的未来。族长将雅各的预言告之于世，最后的祝福把长子流便和阿兹联系起来。阿兹是白羊座的黄道带星座（白羊座当时已取代金牛座成为春分日的星座）。西缅和利未作为双胞胎而被合在一起，即双子座。因为他们的妹妹被强暴，为了给她复仇，他们杀了很多。雅各预言道，他们将被驱赶到其他的部落中，并且丧失其领地。犹大被比作狮子座，并

被预言将成为王权的拥有者——这就是对朱迪亚王权的预言。

西布伦被预言成为海上的居住者（宝瓶座），后来果然如此。12个部落儿子的未来预言继续着，名字和符号把他们和黄道带的星座联系在了一起。最后是蕾切尔的儿子们：约瑟被描述为弓箭手（人马座）；最后是便雅悯——已经代替了他姐姐底拿（处女座）——被描写成一个吞食他人的掠夺者。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它仿造12宫的12座房子，与数字12紧密联系着，但通常没人知道。大批人离开埃及，承诺之地由12部落分割之后，他们又重新进行了一些整理。对分享了领土的12部落的描述中，还列举了约瑟的两个儿子（约瑟在埃及生了他们）——玛拿西和以弗所。不过，列举的数目仍然是12：因为正如雅各预言的那样，西缅和利未部落并未分享到领土，而是遭到其他部落的驱赶。天上12宫的要求——圣洁，又一次得到很好的保护。



有时，让挖掘圣地犹太教堂（Jewish Synagogues）的天文学家感到很困惑的是，居然发现几层这样的犹太教堂，这些教堂都用12星座的黄道带圆圈装饰，星座上画着它们传统的象征符号（见图15）。由于希腊和罗马

比基督教的影响早几个世纪，他们往往认为这些发现不合常规。这种看法源于一种信仰，即这种惯例被《旧约》禁止。这种看法不顾历史记录——希伯来和黄道带星座的相似性和它们与未来预测的关系，即与命运的关系。

几世几代过去了，直到现在，人们在犹太人的婚礼上或一个小男孩受割礼时，还可以听到“祝贺你！祝贺你！”（Mazal-tov！Mazal-tov！）这样的大喊。不管你问任何人这意味着什么，答案将会是：它意味着“好运”，让新婚夫妇和小男孩有好运。

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尽管这不是故意的，它却不是这个句子本来表示的意思。Mazal-tov字面的意思是“一个好的或是良好的黄道带星座”。这个术语来源于阿卡德语（第一种苏美尔语），在阿卡德语中，Manzalu意味着“站”——黄道站。在婚礼或出生日那一天，太阳在黄道站上看起来是在自己的“站”上。



图15

一个黄道带房子与一个人的命运之间的联系风靡整个占星术界。它以建立一个人是什么符号为开始（通过生日）。这个符号可能是一个双鱼座、一个巨蟹座或者其他12个黄道带星座中的一个。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根据雅各的预言，说出犹大是狮子座，迦得是天蝎座，拿弗他利是摩羯座。

对与命运预测相关的天相的观察（这也是后来军队中一个兵团的天文牧师执行的任务），为巴比伦时期王

族做决定起到关键的作用。国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被这个特殊位置的黄道带星座神化了，一个王族在对重大事件做决断时需要听取天文牧师的意见。月亮是由人马座孕育，是云层使它变得朦胧吗？曾在金牛座看到的彗星转移到另一个星座了吗？同一个夜晚，木星从人马座升起，水星从双子（星）座升起，而土星从天蝎座升起，这些观察对于一个国王，对于一个国家有什么意义吗？上百个碑文上的记录表明，这些天相是在预测入侵、饥荒、洪灾、内战；或是另外一方面——国王的长寿、一个王朝的稳定、战争中的胜利和繁荣。大多数这些观察的记录都以整齐的诗句写在黏土碑上。有时候，它们会作为占星术的占星年鉴，与相关的黄道带星座的符号一起加以解释。但所有的解释中，命运都被认为是上天预示了的。

我们今天的占星术的根源要追溯到遥远的巴比伦时代之前，希腊传说中的占星术。12月制的日历被翻倍了，命运和黄道带是事件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无疑这些都是在历法建立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尼普尔，公元前3760年（这就是犹太历法计时的时间）。在我们看来，这种交合的日历（虽然很古老但可以收集到）是出自苏美尔星座的名字，即“子尔白安拿”。这个术语，被理解为“天命”，字面意味着“在天堂中决定的生命”，也可以理解为“生命的神圣衡量”。这个理念记载在埃及的《亡灵书》中；它是一个信念，即一个人对于来世永生不死

的期盼取决于在审判日中心的重量。这些场景描绘在《安尼纸草书》中，那里，神安尼正在天平上称他的心，神透特作为神圣的记录员，正在记录货盘上的数据（见图16）。



图16

在犹太传统中有一个未解之谜：为何《圣经》中上帝选定第七个月，即提市黎月作为希伯来新年的开始，而不是开始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使用的第一个月尼散呢？有一种解释，我们假设如果它是与美索不达米亚人尊敬的星座和行星脱离关系，那为什么还要称它为第七个月而不是重新命名为第一个月呢？

在我们看来，反面似乎也是正确的，而答案就在于星座的名字子尔白安拿之中，还有与命数相关的尺度之中。我们相信，至关重要的线索是与黄道带有联系的历法。在出埃及时期（公元前2500年）的春分日，第一个星群是白羊座而不是金牛座。星光闪闪的白羊座，神圣的生命之秤，它确实是第七个星座。犹太人新年开始的

那个月，天堂里将决定谁可以生，谁将要死，谁可以健康，谁会生病，谁将富裕或贫困，谁会开心或不开心，这与天上分等级的黄道内的那个月相类似。

而在天堂里，命运有12个站。

第三章

神的后代

十二宫图与其古代遗物形成了两个谜团：发现十二宫图的人是谁？为何一个天上的圆要分成12个部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切入点（把天空分成12个部分，弄清这个表面占星术意义下的深层寓意，是高度复杂的天文学）。事实上，这个天空的圆周被分成12部分时，表明当时的天文学还不够发达，人类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它。

在地球绕着太阳运转一年的轨道上，太阳每月在不同的站点上升起一次（一年的 $1/12$ ）。然而，在那个最重要的春分日，可以看到太阳升起的那个站点（见图17）。古代，那个站点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这也决定了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换点（从金牛座到双鱼宫很快又到宝瓶宫）。正如它发生的那样，地球绕太阳一年运转一次的轨道上，它不会回到与原来完全相同的那一点。这一现象就称为岁差，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偏差，每72年累计起来的偏差就有一度。因此这个偏差（假设每12部分是相等的，每个有30度）需要2160年（ 72×30 ）来完成一个轮回，太阳从至、分日（例如金牛座）背着

星光上的天空升起，回到另一个黄道带的星座（也就是白羊座）。而地球在围绕太阳逆时针方向转动时会造成延迟，这个偏差将使两个分日倒退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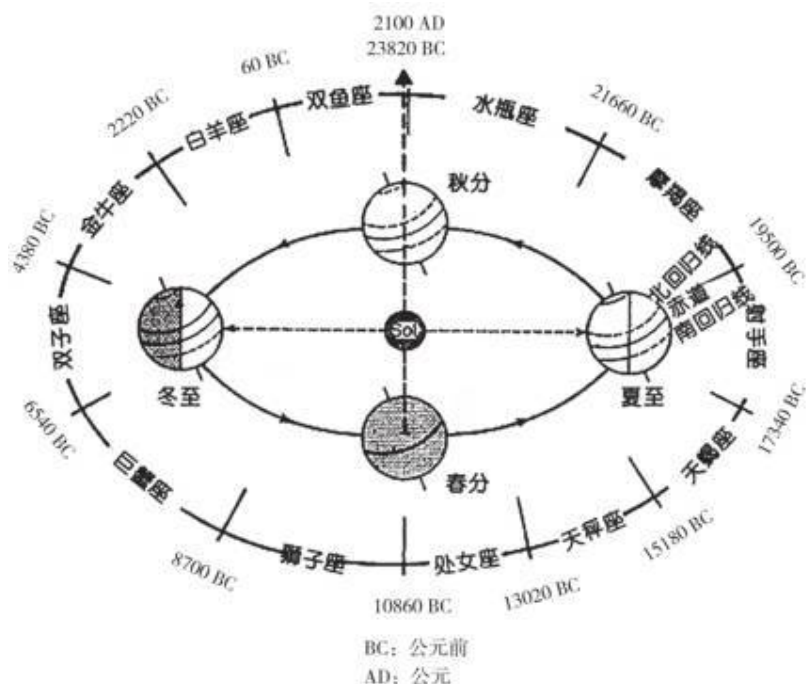


图17

即使在苏美尔时期或《圣经》时期，拥有较长的寿命者（他拉205岁，亚伯拉罕175岁），也要用一生才能看到一次（72年）或两次（144年）延迟，即便如此，不借助于发达的天文装备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了解和验证2160年的完整的黄道年的轮回，需要很多特异功能。有许多学者认为，即使是大洪水前的年长者，那些非常长寿的人（活到969岁的玛士撒拉和活到930岁的亚当）也

没能活到可以观察到一个完整的黄道周期。诺亚，大洪水时期的英雄，也只活到950岁。然而苏美尔人历史事件集所称的黄道带内的星座（狮子座）曾在那时产生。

这是苏美尔人不可能掌握的知识。他们是如何知道所有他们做过的事情呢？他们自己这样解释道：所有我们知道的，都是阿努纳奇告诉我们的。阿努纳奇——“他们从天空降临到地球”。因为他们来自另一个星球，那里一年就相当于地球上3600年，因此他们很容易目睹岁差，看到十二宫。

在一系列形成古代科学和宗教基础的文本中（后来这些文本也在其他语言中呈现），包括希伯来《圣经》及《苏美尔人的阿努纳奇传说》——古代神明的传说，已经被神话故事填满。西方神话文化中，首先进入我们脑海的便是希腊神话。然而，正如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一切神话和万神殿那样，它们都是起源于古老的苏美尔人的信仰和文本。

苏美尔人说，曾经有一个时期，那时文明人还未在地球上出现，动物还是野生的，农作物也还没被种植。在那个遥远的时代，50个阿努纳奇神明曾来到地球上。在领导人艾（“家在水上的人”）的带领下，他们离开自己的星球尼比鲁（“十字星”）来到地球，飞降在波斯湾的水面上。学者们都知道记载艾和地球神话的文本，这个文本记载了这第一群神明向岸边跋涉，发现自己已陷入沼

泽之中。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排干沼泽中的水，清除河道，检查食物的来源（发现鱼和家禽）。然后，他们开始用黏土造砖，建立了地球上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外星人建造的定居点。他们把定居点命名为埃利都，意思是“遥远的家”或是“家外的家”。这个名字是一些最古老语言中“地球”命名的起源。这个时间是445000年前。

这些神明/宇航员的使命是从海湾的水中萃取黄金——在尼比鲁生存所需的黄金。因为他们的星球当时正失去大气和内在的热量，慢慢危及在尼比鲁上延续的生命。然而，计划证明没有效果，领导者们断定，取得黄金只有一条艰难的途径——在储藏丰富的地球非洲东南部挖掘黄金。

新计划需要地球上有足够多的阿努纳奇人，当时大概共计有600个。还需要一个精细的运转模式，用于将已提炼的黄金从地球运走，并带来充足的补给品。因此，他们还雇用了300个尼比鲁人作为ID.LGI（监管者），控制轨道平台和航天飞机。尼比鲁的统治者安（意为“天国之独尊”，阿卡德语中的“阿努”），也来到地球监督数量庞大的操作人员。他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儿子恩利尔（“命令之主”），一个厉行纪律的人，作为执行主席；女儿宁呼尔萨格（“万能的女人”），作为首席医务官。

先行者艾和新来的恩利尔所做的任务分配被证明是明智的。在出现僵局的某个时刻，阿努打算待在地球

上，让他的儿子们在尼比鲁履行监督的职责。最后他们3个抽签，阿努回去统治尼比鲁，恩利尔留在最初登陆的地方，并把那儿拓展为伊丁（“正直者的家”）。恩利尔的任务是建立额外的定居地，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功能（一个太空船发射降落场，一个任务控制中心，一个冶金中心，一个医疗中心或作为着陆灯塔）。而艾将在非洲东南部继续组织挖掘工作——一项并不适合他这个卓越科学家的任务。

艾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喜欢离开伊丁执行任务。因此，为了补偿他的这次调任，他被授予头衔恩基——“地球之主”。

恩利尔可能已经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故作姿态。然而，艾很看重这个头衔。尽管两个人都是阿努的儿子，他们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基是长子，自然由他继承父亲的王位。但是恩利尔是由阿努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所生，即使不是长子，这也使他成为合法的继承人。当时，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发现他们在另一个星球上，面临一场潜在的冲突：如果到地球的使命成为一项延期任务（也许是在另一个星球的永远殖民），谁将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呢？地球的统治者还是命令的统治者？

当恩基的儿子马杜克和恩利尔的儿子尼努尔塔出生在地球上时，在尼努尔塔眼里，这个事情就成了一个敏

感问题；因为前者是由恩基的法定配偶所生，而后者是由恩利尔同父异母的妹妹宁呼尔萨格在尼比鲁所生，当时他们都还没有结婚。恩利尔在地球上娶了宁利尔（“法令之神”），宁呼尔萨格从未结婚。而这使得在继承问题上，尼努尔塔比马杜克占了更大的优势。

恩基是一个爱和女人调情的无耻男人，他也决定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发生性关系来补救现在的状况，希望也能和她有一个儿子。然而，他们却生了一个女儿。等到这个女儿刚成熟，恩基就不分昼夜地和她睡觉，而这是不可宽恕的。但是她还是为恩基生了一个女儿，宁呼尔萨格只好阻止恩基再做这种婚姻尝试。

尽管他无法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有一个儿子，恩基并不是没有其他男性子嗣。马杜克，即“纯土的儿子”，也是来自尼比鲁。除他之外，还有他的兄弟奈格尔（“伟大的守望者”）、吉比尔（“火神”）、尼安吉尔（“水上的王子”）和杜姆兹（“太阳的生命”）。但是无法确定所有的儿子都是由恩基的法定配偶宁基（“地球女神”）所生。真正能确定的是他的第六个儿子尼吉叙兹达（“艺术之神或生命之树”）。他是恩基和恩利尔的孙女厄里斯奇格在去非洲的船上私通所生，当时厄里斯奇格是船上的乘客。一个苏美尔人的圆筒图章上描绘着恩基和他的儿子们（见图18）。

恩利尔曾娶了一个法定妻子，一个年轻的护士宁利

尔。恩利尔对她的忠实从未动摇过，他们有两个儿子——长子是月神兰纳（“明亮者”），他的闪族名字叫辛，在后来，他被苏美尔人视为罪人；小儿子是伊希库尔（“山之神”），更以名字阿达德（“受宠的儿子”）著称。和恩基的子孙比起来，月神辛只有3个孩子，子嗣不多，这也许成为他的3个孩子和其配偶宁加尔（“伟大的女士”）能很快进入阿努纳奇的领导层的原因，因为他们三代都是从阿努迁居而来的。他们就是上面提到的厄里斯奇格（“伟大土地的女神”）、双胞胎乌图（“闪亮者”）和伊南娜（“安的宠儿”）——后来的万神庙沙马氏（太阳神）和伊师塔，即阿施塔特或维纳斯。



图18

阿努纳奇人在地球上最多时有600个，文本中命名了他们中很多人，但没有指出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个有关恩基初次降落在海面上的文本，命名了他们中的一些管理者和肩负的使命。与在伊丁大洪水前的10个统治者一样，他们负责命名阿努纳奇建立的每一个定居点的

管理者。由于恩基的诡计，所有女性后代和她们被派遣的丈夫一样看待。他们按照名字，作为主要神明的侍从和使者，和男性和女性神明一样，掌管着各项活动（例如尼卡什掌管酒的酿造）。

与耶和华家谱中所有成员都在的情况相反，《圣经》中的神，即阿努纳奇神，以家谱和一代代的转换而为世人所知。他们在神庙的神明名单里作为秘密知识的一部分保存着。这种已发现的名单命名了不少于23对神明夫妇，他们都是阿努（对于恩利尔和恩基也是）在尼比鲁的先祖。一些列表中只命名了以年代继承的阿努纳奇神明；而其他的神明只被仔细记录了他们神圣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因为在继承法则中，谁是他的母亲决定了后代的社会地位。

在他们的顶端，往往是十二主神围成一圈，十二主神是希腊万神庙的12个先祖。与古时的神明一起，人类经历了时代和世代变更，十二神的组成也变了——然而还是保持12个；因为有些神明死去，另外的一个神明又会顶替上去；因为有的神明会被提升，有些只好被降职。

苏美尔人把他们的神明描绘成戴着具有本国特色的帽子的形象（见图19），我们推测，帽子上角的对数反映了神明的排位。在原始的苏美尔人万神庙中，这种等级评定开始于阿努的60级（苏美尔人数学中的基本数

字)；然后到50级，给合法继承人恩利尔；40级给恩基；30级给月神辛；20级给乌图/沙马氏；10级给伊希库/阿达德。女性则被给予等级55、45、35、25，分别授予阿努、恩利尔、恩基和宁加尔的配偶，15级授予了没结婚的宁呼尔萨格，5级则是给了单身的伊师塔。根据世代变化反映，后来有其他神明获得了等级15而宁呼尔萨格下降到5。



图19

值得注意的是，争夺地球上继承权的两位竞争者

——尼努尔塔和马杜克，他们被排除在了奥林匹亚神的原始名单之外。但是这个竞争升温时，神明召开会议确定尼努尔塔为合法的继承人，并授予他等级50——和他父亲恩利尔的等级一样。另一方面，马杜克则被降到10级。

这些等级划分是神明的机密，只有被选中的祭师/先知才会知道。那些雕刻有神的秘密数字的石碑（比如尼尼微神庙的k.170石碑）包括有严厉的禁令，禁止给lamudu'u——那些没被传授的人透露。有关这些神的信息往往不按他们的名字记录，相反，用他们的秘密数字记录，例如，“神30”代表“月神辛”。

石板是按出身和等级来给主神确定身份的（见图20），他们就是12个伟大的主神。

然而，为什么是12？

我们相信，这个答案可以在另一个主要问题中找到，这个问题是阿努纳奇把一次性矿石挖掘的任务改成了几乎包括1000人的长期定居。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曾从一个有正常轨道的星球来到一个疯狂围绕太阳运转的星球。这个星球在尼比鲁的一年中（一个轨道周期）围绕太阳运转3600次。除了这些自然推测外，还需要知道如何把地球时间和尼比鲁时间联系起来。他们在尼普尔的任务控制中心建立起复杂的设备即前面提及的一个

名叫“杜尔安基”（天地纽带）的设备，就是天堂与地球的连接点。他们肯定意识到我们现在叫作岁差的那个不易察觉的延迟，并且已经认识到地球除了有一个较快的恒星年之外，还有一个较长的轮回——它需要25920年回到原来的天文点，这个轮回后来被称为柏拉图年或大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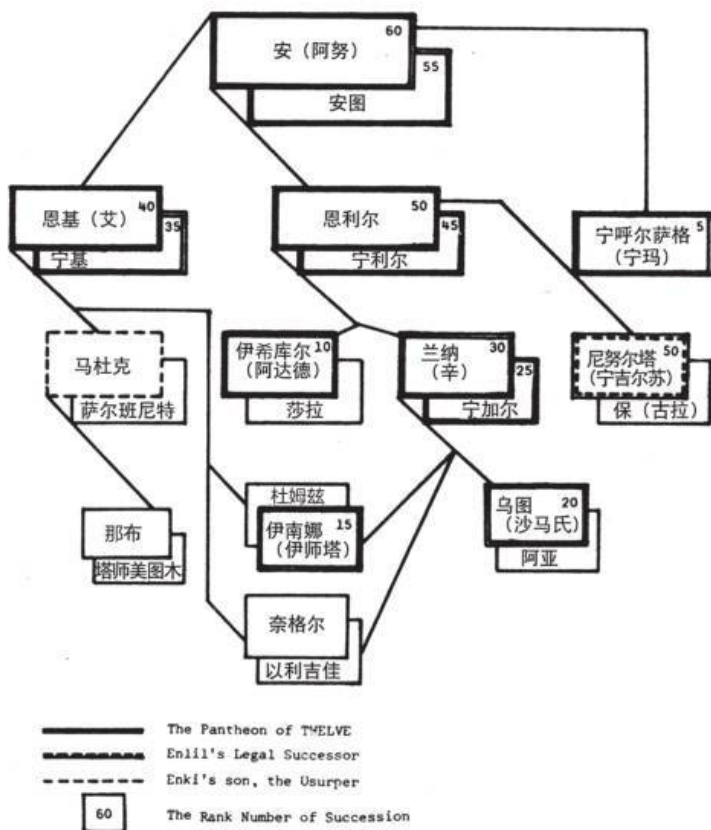


图20

正如圆筒图章（见图21）上的描绘所显示的那样，阿努纳奇认为太阳系由12个星体组成：太阳（位于中

心），月亮（理由已在前面给出了）和我们现在已知的九大行星，还有一颗行星，即他们自己的行星尼比鲁。对他们来说，12是一个基本数字，天上的所有事务都可用到，这些事务影响到天堂和地球连接点，包括那围绕太阳运转的星光闪闪的已分割的天空部分。利用详细的天空图表，他们把每片天空里的星星划分为一个星座。他们将如何来命名这些星座呢？为何不以他们自己的头领来命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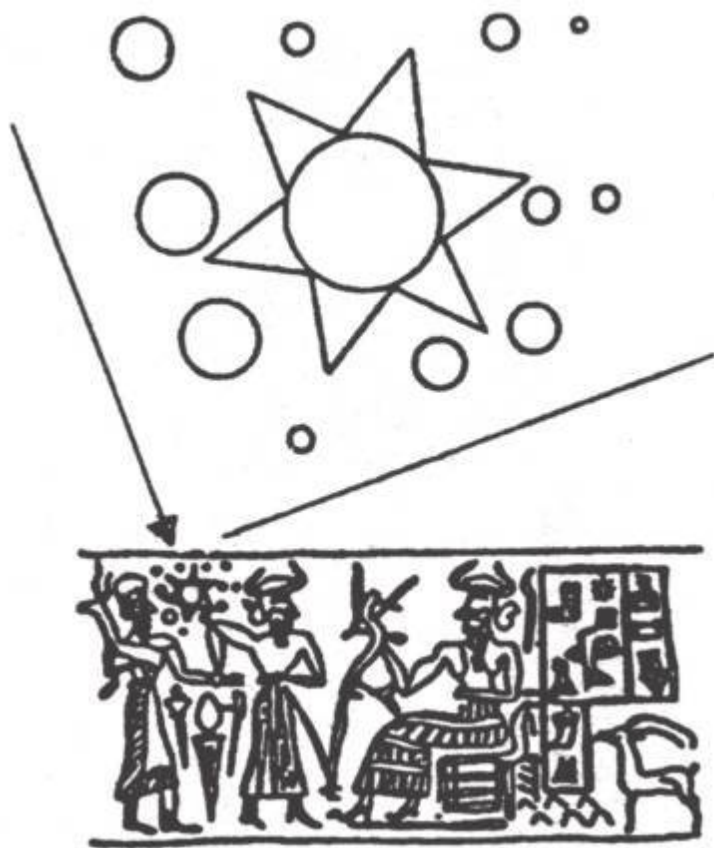


图21



图22

家在水上的艾神，飞降到地球上的波斯湾，喜欢坐在船里在沼泽中航行，把鱼放进一个个湖泊中。他们用两个星座来尊称他，船夫（宝瓶座）和鱼群（双鱼座）。在苏美尔人时期，他也被描绘在圆筒图章上（见图22a），对他顶礼膜拜的祭师也穿成渔夫的样子（见图22b）。恩利尔——有说服力和主见，常常被比作是一头牛，授予其荣誉，命名他的星座为牛座（金牛座）。宁

呼尔萨格渴望结婚却终身未婚，人们用处女座来给她命名。尼努尔塔常常被称为伊尼德最重要的勇士，被尊称为射弓手——射手座。艾的长子，坚定而顽固，被喻为漫步的公羊即白羊座。当双胞胎乌图/沙马氏和伊南娜/伊师塔出生时，只有一个星座双子座（双胞胎）适合他们，于是以双子座给他们命名（伊利里特的祭师穿成鹰人那样，以赞誉伊尼德和乌图在阿努纳奇的天空事务中起的作用。见图22c）。随着等级的变化和第二、第三代的阿努纳奇聚集到地球上，12个星座都被指定为阿努纳奇的相对应的成员。因此，是神发明了十二宫图，并非人。

然而无论如何怎么改变，那数字加起来总是12。



第一次到达金矿的40个尼比鲁年过去后，委派到金矿的阿努纳奇发生兵变。一个名为《阿特拉-哈希斯》的文本描写了那些发生在兵变前的事件，兵变过程以及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亚当的创造。这个文本叙述了人类是如何产生的。由于恩基的怂恿，兵变的矛头首先直接指向了恩利尔和他的儿子尼努尔塔，即建造之神。恩利尔要求给那些兵变者最大的惩罚。而恩基表示，那些兵变者不可能继续做那些繁重的苦力活，阿努也和恩基站在一边。然而，神明们需要生存，恩基的要求怎么可

能实现呢？

双方陷入僵局，这时，恩基向阿努纳奇的领导层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他说，让我们创造一个干活的原始工人吧！当惊呆了的神的委员会询问如何才能创造一个新的人时，恩基解释这个人早已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已经在地球上进化的、但是还没有达到阿努纳奇进化程度的人。他说：“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赋予他们神的标志——在基因上把他们改得像阿努纳奇。”

这个讨论和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在《圣经》中也有反映：

神说：

“让我们以我们的样子造个人吧

让他们长得像我们一样”

一个无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和阿努纳奇很像的人。恩基保证这个人将会代替神负责所有的工作，他们自己将得到永远的休息。想到以后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神明们经受不住诱惑，便答应了。

几个苏美尔文献描述了如何在宁呼尔萨格的帮助下，经过了无数次试验和错误，一个鲁鲁（“混合体”）被创造出来。宁呼尔萨格对她已经创造出来的这个“混合

体”很满意，她高高地举起，大喊道：“我把它做出来了！”

她认为这一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后人也这么认为，因为这一刻被描绘在一个苏美尔艺术家制作的圆筒图章上（见图23），我们也在人类的编年史上看到了那一刻的重大事件：在那一刻，我们人——智人，出现在地球上了。

成功运用基因组合进行人类复制，这个缓慢的过程（我们现在称为克隆）开始了。这个再生产，包括要替阿努纳奇女性生育的生育女神，克隆了7个男性和7个女性原始工人。《圣经》（《启示录》第一和第五章）这样记述道：

有一天神明创造了亚当

他把亚当造得像神一样

他创造了男性和女性

克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生育女神的帮助，因为每一个新生命，犹如一个混合物，无法繁殖他自己的后代。为了加快繁殖速度，恩基再次做了贡献，即运用基因工程——但是这次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他将我们今天称为染色体X和Y的基因链进行了复杂的拼凑，使人类拥有了自己生育繁殖的能力。《圣经》关于亚当和夏

娃在伊甸园（即苏美尔的伊丁）的故事记录了这个历史事件。故事中，恩基扮演了拿札叙的角色——一个版本将之翻译为“毒蛇”，但它同时也意为“知道或拥有秘密的人”。



图23

尽管已经投票同意基因实验，但恩利尔毕竟是很勉强的。和伟大的科学家恩基不一样，在面对这个巨大而危险的科学挑战时，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恩利尔可能会这样说：“我们并不是到其他星球上扮演上帝的角色……”当恩基实施第二次（未经许可）基因操作时，恩利尔被激怒了。“你把亚当弄得和我们一样。”他愤怒地说，“第一步，他能生育了，如果再进一步，他就可以分享生命树了。”

因此人类从伊甸园被驱逐了出去，自谋生路。然而，到了地球上，人类并没有消亡，而是增生扩展，地球上到处都是人类的后代。当年轻的阿努纳奇甚至开始与人类的女儿交配并有了孩子时，恩基就不高兴了。在

《圣经》（《启示录》第六章）关于纳菲力姆，即那些从天上下来的人的故事中，“神的儿子们”与人类女性通婚，这个故事作为大洪水故事的导言，解释了驱逐人类到地球上的原因。

恩利尔在神的议会上提出了他的计划，他说，一个巨大的灾难将要发生了。尼比鲁将制造一场巨潮摧毁地球，我们不要提醒人类，让地球上一切生物都灭绝！神明们同意了，并发誓保守秘密。恩基也同意了，但是他发现可以提醒他的崇拜者吉乌苏德拉（在阿卡德语中是乌特纳比西丁，在《圣经》中是诺亚），并引导他造了一个方舟，以保护他的亲朋好友，同时也保存好地球上其他生命种子。

大洪水是《圣经》中最长的一个故事，然而，尽管很长，它也只是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文本中的一部分。原文本更长也更详细，它叙述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后来，甚至连恩利尔也变宽厚了。他们意识到阿努纳奇在地球上的所有建筑都被摧毁了，他们需要与人类一起在地球上重建家园。在征得恩利尔的同意后，阿努纳奇着手促进人类发展文明和技术，这个时间间隔大概有3600年（与尼比鲁的轨道周期吻合）。这期间，伟大的苏美尔文明达到了它的最高峰。

大洪水爆发前夕，阿努纳奇在他们的太空船上躲避灾难，看着这场从地球上空而来的浩劫和彻底的毁坏。不仅仅是整个人类被毁灭，阿努纳奇在过去432000年中创造的所有财富也在地球上消失了，或是被埋在几英里厚的泥浆下。就连他们在伊丁时使用的宇宙飞船发射基地也在劫难逃。

等到潮水开始消退时，他们就把那些绕着地球轨道运转的太空船停在近东高大的亚拉腊山山顶。土地慢慢变干了，他们就有了着陆地，一个巨大的石头平台，竖立在现在被称为黎巴嫩的雪松山的十字架前。但是，如果要重新开始宇宙飞行，他们需要一个发射与降落场，他们决定设在西奈半岛。正如在十字架前那样，着陆走廊固定在突出的亚拉腊山的双峰上，与着陆场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新的任务控制中心（替换了大洪水前在尼普尔的任务中心）挑选出来了，并建造了两个人造双峰以固定着陆走廊——这两个巨大的金字塔至今仍然在埃及的吉萨竖立着。

考虑到地球上逐渐分离的两个部落之间白热化的竞争，发射与降落场的位置及其辅助设施变得更加重要。事实上关于领土的分割是造成在伊丁的恩利尔与在冥界之屋的恩基产生分歧的原因。为了减小分歧，最后决定前者及其后代把亚洲和附近的欧洲部分作为统治区域，而后者及其后代统治了整个非洲。这意味着大洪水前的

着陆场和新任务控制中心在恩利尔的领土上，而带有复杂的向导作用的金字塔在恩基的手上。因此，才决定把发射着陆场定在西奈半岛上，把它交到中立者宁呼尔萨格的手中。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宁呼尔萨格被赐予头衔尼哈尔撒奇——“山峰夫人”。

我们认为，埃及的神明正是恩基及其后代，但是，乍一看，这似乎离得太远了。他们的名字刚开始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吗？例如，古代埃及主神被称为卜塔（“开发者”），但这也是恩基的苏美尔语绰号努迪穆德（“艺术品制造者”）。在两个万神庙中，他是秘密保守者和神圣的大毒蛇。根据他的绰号“家在水上的人”，他同时也被描绘成“神圣的船夫”（见图14与图22），即我们的宝瓶座。在埃及万神庙中，西奈山的女神是哈索尔，她老年时也被称为“母牛”。尼哈尔撒奇也是如此，在苏美尔，她年老时也被称为“母牛”。

恩基的大儿子和继承者在埃及时是“拉”（“纯洁的人”），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马杜克（纯土的儿子）。这两者之间的很多相似点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有详细的描述，这也成为鉴别埃及神透特的重要原因。透特是卜塔的一个儿子，是神圣的秘密学问的守护人，他在苏美尔文献中，被认为是神明尼吉叙兹达。

那时，卜塔/恩基把对埃及的统治权移交给了儿子马杜克/拉，然而，儿子并不满足。他坚持声称，统治整个

地球是他应有的权力，这导致了与恩利尔的冲突，后来我们称为金字塔战争。据我们推算，大约在公元前8700年，他被迫离开埃及。根据曼尼索（一个写下埃及在希腊时代的历史和史前事实的埃及祭司）的说法，统治权后来移交给了马杜克的弟弟透特。马杜克去哪了呢？有一种可能是，他被遣回尼比鲁（埃及人称之为“几百万年的星球”），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一个记录在法老墓室中的古代埃及文本《透特的任务功能》显示，马杜克把权力交给透特，并宣布他为继承者。马杜克宣称，“你将代替我成为一个统治者。”在说到他的去向问题时，马杜克告诉透特，“我在这儿的上空，在我应该在的地方。”事实上，半神的不出现持续了 3650年（几乎等同于尼比鲁的轨道平均周期3600年），强烈地暗示着马杜克离开地球的去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两个文献都记叙了一段艰难的宇宙之行。这趟旅行特别危险，几乎靠近土星，这两个文献也许已经很好地记录了马杜克回到地球的旅行。

归途中的马杜克发现他很难认出地球了。在他离开地球的这段时间，苏美尔文明已经进入了全盛时期。除宁利尔和恩基向四周城市的神圣区域扩展，并建立总部（分别是尼普尔和埃利都）外，人类的城市也已建立了。新建立的王权机构在处于尼努尔塔庇护下的新城市基什举行典礼。月神辛被授予掌握一个城市中心的权力。这个城市名为乌尔。这是一个神圣的区域，是为了

阿努的来访而建。后来安图将它扩张成了乌鲁克（《圣经》中的以力）城，作为礼物送给伊师塔。祭司的职责已经确立，著名的尼普尔历法在复杂的天文知识和法定假日的基础上被介绍进来。它从公元前3760年开始使用，至今仍作为希伯来历法被采用。

正在归途中的马杜克向他的父亲和神的委员会哭诉：我该怎么办呢？

他把目光投向大洪水前的太空飞船发射基地不远处的地方，并且决定把它变成一个巴比利——“众神之门”（从此被称为“巴比伦”），它成为他霸权的一个象征性和事实上的表达。

相继发生的是《圣经》中所称的巴别塔事变，事变发生在叙内阿尔（《圣经》中称为“苏美尔”）。巴比伦神的崇拜者们开始建造一座顶部可以触及天堂的塔——今天我们也许会称为发射塔。他们说“让我们造一个Shem吧”——Shem不该像通常的字面意思翻译为“名字”或“名望”，而是来源于苏美尔语中的单词MU的原始含义——一个类似火箭的东西。据我们推算，那段时间是在公元前3450年。

从天空而来的神明的领导者命令把塔拆除，《圣经》版本和美索不达米亚版本都这样记录道，在事情的最后，神决定使人类的语言混乱，以防止人类统一行

动。一直到那时，在地球上都使用同一种文字（《启示录》11：1）。而事实上，那时，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即苏美尔文明，人类也只拥有一种语言和书写形式（见图24a）。之后，在巴比伦，第二个文明，即埃及和努比亚的尼罗河文明建立了，也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见图2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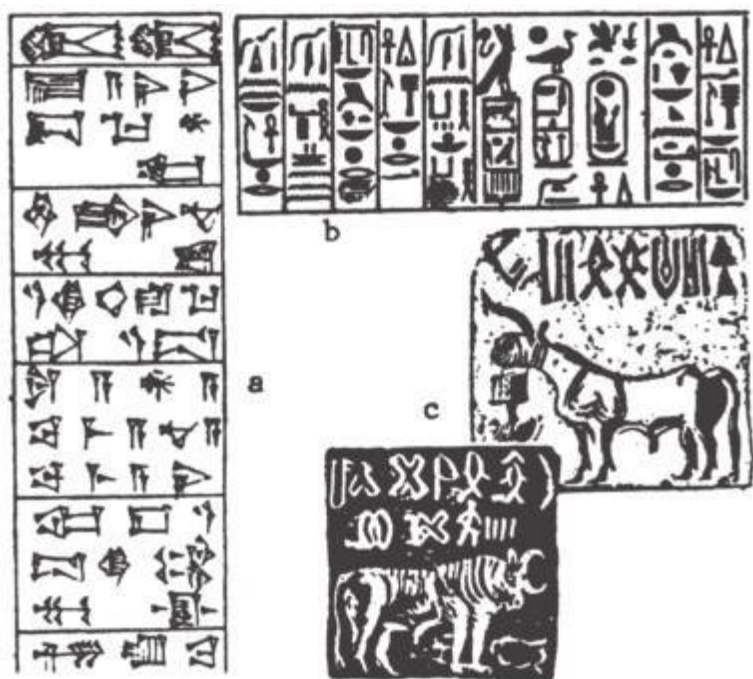


图24

几个世纪后，第三个文明，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谷文明，以自己的语言与文字（见图24c）开始了它的历程，而这种文字到如今还无法被鉴别出来。人类散居在以上三个地区，至于第四个地区，则被众神保留着——

西奈半岛，太空船发射基地所在处。

因此，众神当初要变乱的不是人类的语言（事实上只有一种语言，以后反而有了更多的语言），Shem也绝不是“名字”。众神不允许人类做的是：尝试建造可以“通天”的发射太空飞船的发射塔！

美索不达米亚遭到反抗后，拉/马杜克回到埃及，像新的文明的主神那样，打算在那里再次声称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时间是公元前3100年。当然，这里有一个小问题与透特有关。当马杜克离开后，他在埃及和努比亚是统治的神，然而，他却被随意地驱逐了。在《失落的国度》中，我们已经提出，他带着一群崇拜者，一路径直去了新世界，成为羽蛇神奎扎科特尔，即能飞的大蛇神。美索不达米亚第一个由他创立的历法（长历）开始于公元前3113年，我们相信，这是他们到达新世界的精确日期。

因为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失败，痛苦的拉/马杜克开始安排其他的路线。在他不在的日子里，神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即他的兄弟杜姆兹和宁利尔的孙女伊师塔陷入爱河，并即将订婚。对于马杜克来说，他们的结合是一个诅咒：伊师塔想通过婚姻成为埃及的女神，这使他感到惊慌。当马杜克的使者试图抓住杜姆兹时，杜姆兹在逃跑的时候突然死了，他的死被怪罪到马杜克身上。

已发现有几个版本和副本的文本，给我们提供了对马杜克的审讯和惩罚的情况：他被活埋在神的监狱即大金字塔中，那里被紧紧密封着，没有水和食物，只有空气，马杜克在这个巨大的坟墓中被判死刑。然而他的元配妻子和母亲请求阿努，减轻了他的惩罚——从死刑减到了流放。按照原先的建造计划，需要在厚重的盖子上挖掘一个巨大的轴作为通道。马杜克死后复活，从坟墓里冒了出来，对于这个观点有几方面的意见。一些人认为，早期翻译者冠名为《上帝的死和复活》的文本，是《新约》中有关耶稣的死、埋葬以及复活的传说的原始资料。

因为流放，马杜克成了太阳神阿蒙 - 拉，一个无法被人看到的神。然而这次，他漫游在地球上。一个自传文本预言到了他的归来，马杜克这样描述他的流浪：

我是神圣的马杜克，一个伟大的神。

因为犯下的罪而被放逐。

我到过高山，

我去过很多地方。

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是我开始流浪的地方。

无论他流浪到何方，他都不断地问命运之神：何时才能结束？

他意识到，关于命运的回答来自天堂。牛的时代——在黄道带内属于宁利尔和他的部落的时代，正在趋于衰落。春天的第一天，当太阳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新年那天升起，在黄道带他的星座白羊座中升起时，黎明已经近了。命运在空中轮回，来到了他身旁：马杜克至高无上。

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只是因为时间的推算，抑或只是一个被观察到的天空现象？马杜克不会中断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前进，而他的儿子那布也正在组织崇拜者们入侵西奈半岛，抢夺太空飞船发射基地。不断升温的冲突在《埃拉叙事诗》中被描述，它讲述了反抗马杜克的神明们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摧毁太空飞船发射基地（可能在索多玛和蛾摩拉城，但无法证实）。

然而命运还是站在马杜克一边，那占主要优势的西风把致命的核爆云向东吹向了苏美尔。北边更远的巴比伦，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罪恶的风引起了暴死和长时间的荒凉。苏美尔的伟大首都乌尔，变成了野狗乱窜的地方。

尽管马杜克的对手采取了过激的手段，但事实上，

白羊座的时代随着巴比伦的兴起而开始了。

第四章

命运与天命

马杜克被一双无形的手牵引着熬过艰难困苦，经过数千年，终于达到了目标：地球上的霸权。这到底是命运（Fate）还是天命（Destiny）？

很少有哪一种语言能在还未知晓事件的结果前，就为其选定相应的词汇。在英语中，也很难解释这种区别。最好的字典可以解释一个又一个的术语，比如，有关同义词“厄运”（doom）、“运数”（lot）和“运气”（fortune）。但是在苏美尔语言中，在苏美尔人的哲学和宗教中，很少有这两个词明确区别。Destiny，NAM，是指不可变更的预先确定的事件过程。Fate是NAM，TAR，一个可以改变的预先确定的事件过程。从字面上来讲，TAR指相交、破坏、打乱、改变。

这种区别不在于纯粹的语义学，它走向中心，影响支配人与神、国家与城市的事务。有事情将要发生，甚至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天命，结果（它指向的目的）无法变更；它是突发事件的结合，或是某种有意志的决定，或是某种并非注定不可改变的运数暂时的起起落落，另一个突发事件或祈祷或生活方式的改变，从

而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如果是后者，那么可能是什么不一样呢？

这两个词之间的字里行间的区别，今天也许还是模糊的，但是在苏美尔时期和《圣经》时期，它曾经被很好地定义。对于苏美尔人，天命始于天堂，是以预先确定的行星轨道路径为开端的。一旦太阳系在天空战争后有了它的形状和构成，行星轨道就成为永恒的天命了。这个术语及其内涵可以运用在地球上未来的事件进程中，这些进程开始于那些有天空配对物的神明。

在《圣经》中，耶和华控制了天命和命运，但是前者是预先确定且不可变更的，后者则受人的决定而可以被影响。因为前者的力量，几年前、几个世纪前甚至几千年前，就可以预测未来事件的进程。正如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他子孙的未来时，包括了他将在埃及逗留几百年（《启示录》15：13-16）。这个逗留是怎么发生的（起初是在饥荒年代为了寻找食物）是一种天命；这个逗留将开始于一个意想不到的欢迎（因为经过一系列连续事件，约瑟成为整个埃及的管理者）是一种天命；但是这个逗留（在一段时间的奴役后）最终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大批自发地出走而告终，这是一种命运，是耶和华预先注定的命运。

因为上帝给予他们预言的能力，《圣经》中的先知可以预知王国和国家、城市与个人的未来。然而，他们

声明，他们的预言只是神明决断的表现。“因此上帝耶和華說”这个短语成为《耶利米书》预言中常常出现的句子，它用主神耶和華的话开始预言王国和统治者的未来。“上帝耶和華說”——先知阿莫斯如此声称。

然而，当成为命运时，人类和民族自由的意念和选择可以成为且事实上也成了游戏。和天命不同，如果正义代替罪恶，神圣代替褻渎，公正盖过不公平，命运可以被改变，惩罚可以被转移。“恶人的死亡不是我要追求的，我追求的是邪恶之人能够回头，重新做人。”上帝告诉先知者以西结。

在苏美尔语中，命运和天命之间的区分以及两者在人们个人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吉尔伽美什的生活故事中说得很清楚。我们在上面提到过，他是乌鲁克高级祭师和女神宁桑的儿子。当他长大一点，开始沉思生死问题，他向他的教父乌图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我的城市，有人死去；我的心很痛苦。

人死了，我的心情是多么沉重。

最高的人不能触及天堂；

最智慧的人无法踏遍地球。

我能否看穿那座墙？

我是否也受命运支配？

乌图的回答是不具激励性的。他说：“当神创造了人类，死亡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生命是他们自己的造化。”这是天命。你活着，和你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命运，你可以改变它或影响它，可以享受它或好好利用它

让你的胃吃饱，吉尔伽美什；

每天你都要快快乐乐！

把每一天都变成愉快的宴会；

日夜跳舞玩耍！

把你的衣服擦得闪闪发亮。

沐浴在水中，把你的头发洗干净。

注意紧握你的手的细小的东西。

让你的另一半在你的怀里幸福。

这是人的命运。

得到这个回答后，吉尔伽美什意识到他必须做的是他要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改变他的天命，不仅仅是他的命运。然而，与所有的凡人一样，他将有同样一个结果。

在他母亲勉强的祝福声中，他踏上了只允许神明进入的雪松山上那个登陆点的旅途。然而命运一次次介入，第一次是以胡哇哇的形象出现，那个雪松山的机器护卫者；继而是伊师塔对国王的欲念和国王对她的回绝导致了神牛追杀他。吉尔伽美什认出并识破了命运扮演的角色——病魔纳姆塔。他也意识到同伴恩奇都是正确的——不仅在那时是正确的，甚至在杀了胡哇哇之后也是正确的。史诗文本讲述了这两个伙伴如何坐着沉思可以预料到的惩罚，事实上，恩奇都屠杀神牛，他思索着他的命运将会如何。吉尔伽美什安慰他：“不要担心，‘命令者’纳姆塔确实是很贪吃的，但是他也‘让抓到的鸟儿回到原来的地方，让抓到的人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件事落在纳姆塔的手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命运常常会逆转。

吉尔伽美什拒绝放弃，他继续踏上了第二次旅程，这次他要去西奈半岛的太空发射降落场。途中，他碰到了无数的艰难和困苦，然而他都一一忍受。最后，他成功得到了让他青春永驻的果子；但是趁着疲惫的吉尔伽美什睡着，毒蛇从他手中抢走果子。吉尔伽美什两手空空回到了乌鲁克，在那里死去。

一连串“如果这样，那会怎样”自然跳入人们的脑海。如果在雪松山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会怎样——吉尔伽美什会成功地到达天堂，并加入神明的行星行列吗？如果他沒有睡着，拥有了保留青春永驻的植物又会怎样呢？

一个被学者命名为《吉尔伽美什之死》的苏美尔文献提供了一个答案。它解释道，结果是命中注定的：尽管吉尔伽美什一次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不可能改变天命。文献通过记述吉尔伽美什的一个有征兆的梦，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个梦包括对他死亡的预测，这是吉尔伽美什被告知的：

哦，吉尔伽美什，

这是梦的意义：

伟大的神恩利尔，众神之父，

已经确定了你的天命。

他决定你国王的命运；

但是他没有决定给予你永生的生命。

吉尔伽美什被告知，他的命运被天命制服了。他注定要成为一个国王，但没有注定可以避免死亡。正如天命所说，吉尔伽美什被描述得奄奄一息。“他有结实的肌肉，但是如今，躺着无法起来……他曾经爬上很多山，但是如今，躺着无法起来。”“因为纳姆塔，他躺在床上，无法起来。”

另外一个文献列举了吉尔伽美什所经历的所有快乐——王权、战争中的胜利、受主保佑的家庭、忠实的仆

人、漂亮的衣装；但是神意识到命运与天命间的互相联系，也向吉尔伽美什做了解释：“人类一切的光明和黑暗都属于你。”但是最后，因为天命战胜了命运，“宁桑的儿子吉尔伽美什”倒下死去了。

这些假设的问题可以从个人推及整个人类。

地球发展进程中（和在太阳系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是恩基本来打算从波斯湾海域中取得黄金的后续吗？在这一事件的紧要关头，阿努、宁利尔和恩基抽签决定谁将统治尼比鲁，谁将去非洲东南部开采矿产，谁将去管理已扩展的伊丁。恩基去了非洲，在那里遇到已进化的原始人类，他可能告诉了众神：我们需要存在的人，它存在了——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把它标上我们的遗传记号！

由W.G.兰伯特和A.R.米勒德收集起来的《阿特拉-哈希斯》的几个翻译版本和很多片段，这样描述命中注定的时刻：

神已紧握双手，

签已投了，人类已分开了。

基因工程的政绩曾经有过吗？是阿努还是宁利尔去了非洲东南部呢？

我们是仅仅通过进化而在地球上出现的吗？但阿努纳奇（从同样的生命种子上）又是怎样在尼比鲁上进化的——那远远在我们之前？在地球上，当恩基和宁呼尔萨格使亚当成为第一个“试管婴儿”时，我们人类便由基因工程产生了。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教训是：命运不能左右天命。我们相信，智人在地球上的出现是天命，是注定要出现的结果，但可能被延迟了。事实上，我们认为，阿努纳奇甚至相信他们到地球去的决定是出于他们的需求。但我们也认为这是注定的，是由宇宙计划事先安排好的。同样地，我们相信，这将成为人类的归宿：去另一个星球重新开始一切，重复阿努纳奇对我们所做的事。



可以理解命运和十二黄道带星座关系的人，就是马杜克自己。在神圣时间（尼比鲁轨道周期）和地球时间（来自与地轴有关的轨道、倾斜和进化年、月、季节、白天和黑夜），他们制定了我们所称的天时间。马杜克调用的神符（公羊的黄道带时期的到来）是在命运范畴里的一个征兆。他需要做的是巩固自己的霸权，消除这个观念，即：作为命运，它是可以被改变或修正或逆转的，这是一个天空的归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制造

了可以认为是最大胆的篡改。

如今，我们讨论古代民族最神圣、最基本的文本：史诗的创立，他们的信仰、宗教和科学的核心与基础。有时，我们会以《创世史诗》（因其著名的开篇引子，又被称为《伊奴玛·伊立什》，意为“当处于顶点”）为研究对象，它是对天堂事件的叙述，这些叙述包括了天神和天空之战以及一个有利的结果。这些结果可能有利于地球，包括人类的出现。学者们仔细观察这些文献，开始把它们很多片段整理成一个天上的神话，一个在神圣与罪恶之间的没完没了的战斗寓言。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雕塑墙描绘了天上一个有翼的神与一个有翼的妖怪的斗争（见图25），这一事实巩固了一个观念，即：这里有一个关于古代圣乔治和神龙的故事的预兆。事实上，部分文献的一些早期翻译被命名为《圣人与毒龙》。在那些文献中，龙被叫作提亚马特、圣人（“上帝”），它不是别的，正是马杜克。



图25

就在1876年，乔治·史密斯在不列颠博物馆，把从美索不达米亚而来的记在黏土石碑上的片段合在一起，并出版了这一主要作品《占星术的起源》。这部作品中，他讲述了一个巴比伦故事的存在。这一故事相当于在《圣经》中《启示录》的创造部分。巴比伦古物博物馆管理员L.W.金，根据权威著作《造物的7个石碑》，最终确立了《圣经》中7天的造物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来源的关系。

但如果情况是这样，巴比伦文本怎么仍然被称为一个寓言呢？因为这样做，也可以把《启示录》的故事划分为一个寓言和一个不可改变的神的法案，这一法案已经成为一神论和犹太教、基督教共有信仰的基础。

在我1976年出版的《第十二个天体》中，我们已经

提出，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版本或浓缩的《圣经》译本，都不是神话、寓言。我们认为，它们基于一个最复杂的宇宙进化论。这个进化论以发达的科学为基础，描绘了我们太阳系的逐步形成过程。一个来自外太空的离群行星，逐渐纳入我们的太阳系，并与太阳系中其他老成员发生碰撞。继而发生在入侵者“马杜克”与老行星提亚马特之间的天空之战，导致了提亚马特的毁灭。它的一半分解为碎片，这些碎片成为一个“打造出的手镯”（即小行星带），另一半到了一个新轨道，成为行星地球，消失的提亚马特最大的卫星即我们现在所称的月亮。入侵者，被引入我们太阳系的中心，同时随着碰撞，速度逐渐变慢，永远成了我们太阳系中的第十二个成员。

在我后来的书《重返创世记》（1990年）中，我们认为，所有天空知识的进步都证明苏美尔传说——一个令人满意的传说，解开了我们太阳系的历史和地球上的大陆是始于一个巨沟一边（太平洋盆地，the Pacific basin）的谜团，解释了小行星带和月亮的起源以及天王星处于边缘和冥王星特殊轨道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对彗星的研究，哈勃望远镜的运用，还有对月亮（有人驾驶）及其他太阳系行星（无人驾驶宇宙飞船）的探测，所获得的其他知识，都相继证实了我们已掌握的苏美尔数据。

考虑到宇宙进化论是在《创世史诗》中关于创造的

部分提到，而不是在巴比伦译本，我们给出了文献的真正来源和本质线索。《创世史诗》的早期苏美尔译本中的一些片段的发现，使学者们相信，《伊奴玛·伊立什》最初是一个苏美尔文献。在这个文献中，入侵的行星被称为尼比鲁，而不是马杜克。他们现在相信，扩充版的巴比伦译本是一个有意的伪造物，为的是给在地球上的马杜克与在天上或者说在行星上的神平等的待遇。后者改变了我们天空的构成，给我们的太阳系现在的形状。更值得一提的是，还创造了地球和在它上面的一切事物。这当然包括了人类，因为根据尼比鲁的苏美尔原始译本，人类是从其他星球而来，在碰撞时将生命种子带到了地球。

正因如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例证中给出的马杜克与龙的战斗也都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从亚述来的描述。在亚述，最高的神是阿舒尔，而不是巴比伦。上帝被描述成一个鹰人，他象征着一个混合体。他戴着有三对角的神明帽子，象征着等级30，而这并不是马杜克的等级。他的武器是叉形的闪电，这是伊尼德的儿子（而不是恩基的儿子）伊希库尔/阿达德的武器。

马杜克取得巴比伦的王权之后，主要的新年习俗被改变了，他要求公众（在新年的第四个晚上）阅读新的巴比伦译本的《伊奴玛·伊立什》。掌握地球上霸权的马杜克，把他的权力与神权相提并论，就像拥有最大轨道

的行星，那个在它的轨道上拥抱所有其他行星的星球。

关键的区别在于术语“Destiny”。这个术语用于描写轨道路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轨道是行星的宿命，这就是马杜克根据《伊奴玛·伊立什》同意授予的。

人们一旦认识到了这个意思和意义是为“轨道”而设的古代术语时，就能跟上马杜克取得宿命的步伐。这一术语，第一次在文献中使用，与提亚马特（文献中被称为金古）的主要卫星有关。起初，它只是提亚马特的第十一颗行星（月亮）。然而，它的地位提升成为“她主人的领导者”。一成为最大的行星和阿普苏（太阳）的配偶，提亚马特就变得高傲起来了，她不高兴看到其他天神成双成对：拉赫姆和拉哈姆（火星和金星）在她和太阳之间（那里曾经只有太阳的使者：水星穆木）；基莎和安莎（木星和土星，后者还带有使者冥王星佳佳），还有阿努和努迪穆德（天王星和海王星）。提亚马特与她的卫星群在一边，其他新的行星在另一边，它们仍然处于不稳定的太阳系中，开始侵占相互的统治区域。当提亚马特“非法”扩展到金古时，其他行星都十分关注。金古是她最大的卫星，有了特殊的地位，即它有了自己的轨道，成了羽毛丰满即将飞行的行星：

她建立了一个组织.....

她生出了一个鬼神.....

此外她又带来了11个这样的鬼神。

在她组织里的神中，

她提拔她的长子金古；

使他成为这些神中的首领；

她提拔了金古，在神中她使之伟大

她赐予他一个天命之碑，

她将它系在他胸前，说：

“现在控制将永不改变，

天命不可改变！”

天神们无法靠自己抵挡住狂怒的主人提亚马特，期望得到太阳系外的援助。这种情况下，在面对这个僵局时，亚当被创造出来了，他也处于原始天空中：艾（努迪穆德，苏美尔语中意为“巧妙的创造者”）带来了拯救生物。作为最外层的行星，面对着“深层”外太空，他吸引到了一个陌生人，即一个新的行星。因为一场灾难，一场宇宙事件，他来到了我们太阳系附近。新的行星是命运的结果，他并未围绕我们的太阳运转——他还没有天命：

在命运的房间中，

在图谋的大厅内，

最智慧的神上帝，

被创造了；

那深层空间的中心，是神明创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新来到行星的天神，在巴比伦译本中被称为圣人，即“上帝”的意思，而在亚述文本中，圣人被安莎代替。目前最普遍使用的巴比伦译本复述了最后一行诗，并在再版时做了修饰：“在纯净深层空间的中心，马杜克被创造出来了。”单词“纯净”的附加意义无疑解释了马杜克名字的起源，即“纯土的儿子”（这种双重翻译是明显的弄虚作假的线索之一）。

在恩基（海王星）的远处，阿努（天王星）欢迎入侵者。逐渐增大的重力使得入侵者产生了4颗卫星，也将他进一步带入了太阳系的中心。那时，它已经到达安莎（土星），又产生了3颗卫星，入侵者已被太阳重力无情地抓住。它的路线向内转，开始形成围绕太阳运动的轨道（见图26）。换句话说，入侵者想到了自己的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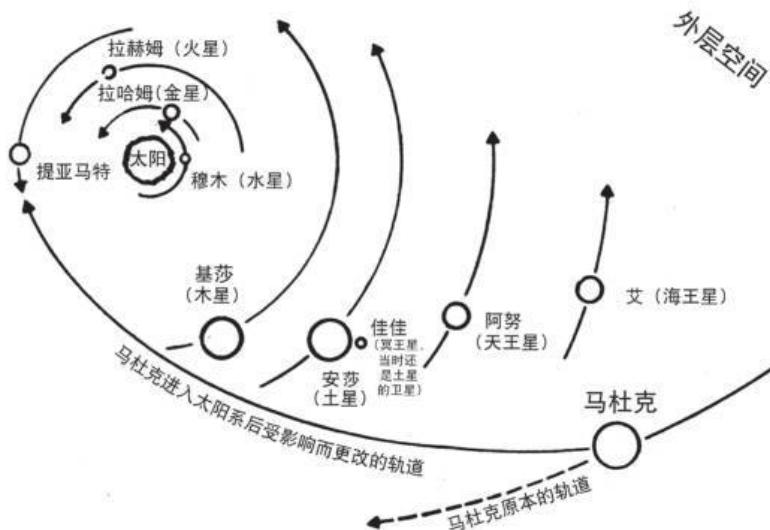


图26

他曾经被土星安莎亲吻，

神明，他的前辈

圣人的天命被确定

他们把他放上了轨道，

一条通向成功与目的地的路。

这个轨道是为他而设的。圣人发现，他被放在与提亚马特碰撞的路线上。他愿意接受挑战，但是需要条件。现在，他已经被称为马杜克（在天上和地球上），他这样对安莎说：

神圣的上帝，

伟大神的天命的决定者：

如果我注定要成为你的复仇者，

征服提亚马特，拯救你们的生命，

那就召集神圣会议，

宣布我的天命至高无上！

天神们接受了马杜克的条件。“因为他们的复仇者马杜克，他们颁布了一个天命”。那个天命，那个轨道“是不平等的”。可是，他们说，去杀了提亚马特！

继而发生的天空之战写在《伊奴玛·伊立什》的第四个石碑上。无法避免地，他们走上了一条冲突的路线，马杜克和提亚马特相互投出了闪电，“颤抖着、暴露着”，强烈的火焰和重力你来我往彼此对抗。当他们彼此靠近时——提亚马特像所有行星那样在逆时针方向上运行，马杜克在顺时针方向上迅猛前进。马杜克的其中一颗卫星最先撞上了提亚马特，接着他的卫星接二连三地撞上了她——“猛攻她的内部，分裂她”。一个“神的闪电”，一个巨大的闪电，从马杜克那里射向裂缝，“提亚马特的火焰熄灭了”。

毫发无损的马杜克一掠而过，划过一圆形轨道，

回到了战争的遗址。提亚马特，她粉碎的碎片的一半成为小行星带；受马杜克卫星撞击的另一半被命名为北风，“逃到天堂一个新的角落，在新的轨道上成了地球”。它的苏美尔语名字克（阿卡德 / 希伯来语中的格和希腊语中的盖亚就从此而来）意思是“裂开的行星”（见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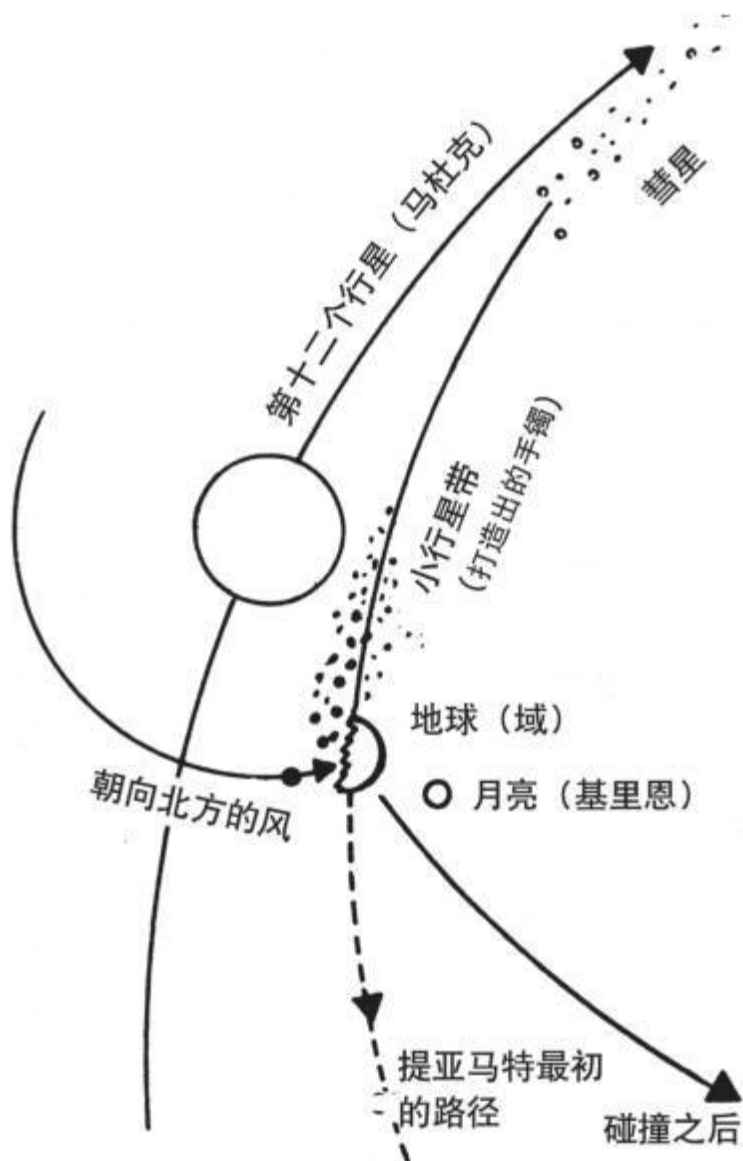


图27

因为提亚马特自己的行星都被解散了（很多改变方向，沿轨道顺时针运行），对于提亚马特最大的卫星金

古来说，一个特殊的命运将由马杜克决定：

他从他那拿来了天命的石碑

不是从金古

用一个封条把它封起来

把它系在他自己的胸口。

马杜克最终获得了永远不可改变的天命——这个轨道不断把以前的入侵者带去天空之战的遗址，那个金古曾经待过的地方。金古（我们的月亮，因为它拥有一个天命），太阳还有它的家族与马杜克一起达到了12这个数。

我们认为，是这个数字决定了12成为天空数字，即黄道带的12宫，一年的12个月，一天一夜运转的两个12小时，以色列的12个部落，耶稣的12个使徒。

※

苏美尔人认为恩利尔的住处（被大多数学者称为“祭仪的中心”）是地球之脐，从那里到其他重要的地点都是等距的，是神明注定的同心圆状遗址的中心。后来它在阿卡德语 / 苏美尔语中的名字尼普尔，则更为世人所知；它的苏美尔名字是尼比鲁基——“交叉口的中心”，在

地球上代表交叉口的天堂，尼比鲁每次从这个天空之战的遗址回来，需要不停歇地运行3600年。

作为一个任务控制中心，尼普尔是“天地纽带”的站点，从那里到“地球天堂的连接点”，阿努纳奇的太空设备都被控制着，在那里，天空地图，所有与我们太阳系12成员的天上运动以及神圣时间、天时间、地球时间的轨迹有关的规则，都被维持和计划着。

对注定不可改变的轨道路径的追踪，在天命的石碑帮助下得到施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功能和神圣的会所，在那里，他们呼呼叫着，嗡嗡呼唤着。当他们的设备突然停止时，他们查看发生了什么。被翻译者命名为《祖的神话》的一个文本，记述在苏美尔文献上，讲述的是风雨神祖（在后来的发现中，他的全名为巴比伦的风雨神，即“天堂的认识者”）的计划，即通过夺取带走天命的石碑来侵占天堂与地球的连接处。一切都停顿了，“点亮的光明逐渐熄灭，一片寂静”；在那些操纵航天飞船和太空船的天空深处，“伊吉吉在太空中被挫败”（史诗传说以恩利尔的儿子尼努尔塔击败风雨神、天命的石碑在杜兰安基重新装备以及风雨神的受刑而结束）。

不可改变的天命与可被改变或是可逆转的命运之间的区别，被表述在给恩利尔的两部分《赞美诗》中。

《赞美诗》描述了恩利尔作为一个命运的判决者和天命宣告者的力量：

恩利尔：

在天空中，他是一个王子，

在地球上，他是一个首领。

他的命令是广大的。

他的意见崇高而神圣；

牧者恩利尔判决命运。

恩利尔：

在高处，他的命令使天空颤抖，

在低处，他使地球震撼。

他宣告天命主宰遥远的未来。

他的判决不可改变。

他是上帝，知道地球的天命。

苏美尔人认为，天命是上天的本质，正如恩利尔一样高贵；他不可改变的天命宣告，这不是他自己的决定或计划。他得到这些信息，他是一个“上帝，知道陆地上的天命”，他是“值得信任的人”——不是人的先知而是神的先知。

这完全不同于他判决命运时的情况，他需要与其他神明协商。有时，他与他所信任的维齐尔（一种相当于宰相的高官）努斯库商量：

当他敬畏时，他判决了命运——

他的命令，在他心中的世界——

获得晋升的维齐尔，和他的侍从努斯库，

他告诉他们，并与其商量。

不只是恩利尔的侍从努斯库，还有他的配偶宁利尔，都作为决定命运的参与者，被描述在这首赞美诗中：

宁利尔母亲，神圣的妻子，

她话语亲切.....

她的讲演雄辩而文雅，

她已坐在你的旁边，

她与你意味深长地交谈，

在你耳边轻声叮嘱，

判决命运。

苏美尔人认为，在地球上，命运是被创造、被判决并被改变的。尽管这些充满崇拜和极少协商的赞美诗字句似乎是命运的决定——包括恩利尔自己的命运，是通过更民主、更趋向君主立宪制的过程取得的。他的权力似乎不是来自上级，即阿努和尼比鲁，而是来自下级，即来自神的委员会（一种国会或议会）。最重要的决定——主要的决定，是在主神的委员会做出的。这个委员会是一种部长内阁，在那里，决定有时成为争论，但是往往不会变成积累的交易……

阿努纳奇神的委员会和会议的参考是很多的。亚当的创造这一主题是这样经过讨论决定的；大洪水时期，把人类从地球驱逐的决定也是如此。后者清楚地描述了“恩利尔在他的发言中表现出某种忧伤，他在众神集会时致辞”。消灭人类的建议受到恩基的反对，他已经无法左右会议，“受够了参加神明们的会议”。我们读到后来知道，当神明们正在他们的太空船中绕着地球运转，观察到下面的大浩劫时，伊师塔为她所看到的一切悲伤哭泣，思考她怎么会投票赞成人类的灭绝：“在神明们的会议上，我怎么参加了这么邪恶的讨论？”

大洪水过后，当人类的幸存者们又开始布满地球时，阿努纳奇开始给予人类文明，建立王权，作为管理不断增长的人类的途径：

判决命运的伟大的阿努纳奇

改变他们对陆地的建议

决定命运的方式不只是局限在人的事务中，它也在神明们自己的事务中适用。因此，恩利尔在早期到达地球时，抓了一个喜欢阿努纳奇的年轻女性，并不顾她的反抗和她做爱，事后恩利尔被“会议中的50主神”和“7个判决命运的神明”判决流放。

根据巴比伦译本《伊奴玛·伊立什》，马杜克的天命是成为地球上的至尊（在天空的副本中）并得到确认。在那个文本中，神明会议被描述为从各地而来的（也许不只是来自地球，因为除了阿努纳奇，代表们还包括伊吉吉）高级神明的聚集。这些聚集起来的神明的数量是50，一个与恩利尔的等级数相符的数字。在阿卡德人文本中，他们被任命为“主宰命运的主神”。

《伊奴玛·伊立什》描述了主神们聚集起来宣告马杜克的霸权，同时，文本还描绘了一群好久不见的朋友之间的友爱之情的场景。他们来到一个会议的特别地方，“他们亲吻彼此……彼此交谈；他们坐下来举行宴会；他们吃节日的面包，他们喝精选的葡萄酒。”当“天命七神”进入会议大厅，坐下来准备会谈时，朋友的聚会变得庄严起来了。

因为一个无法解释的原因，马杜克被测试他的法力。聚集起来的阿努纳奇说，让我们看看吧，“你是如何

下命令摧毁和创造东西的！”

他们围成了一个圆圈，“在上面放上了星座的图像。”有一个的术语叫拉马舒，意思就是黄道的图像或是象征。“张开你的嘴巴。”他们说，“让图像消失！再说一遍，让星座再次出现！”

马杜克有礼貌地表演了一个魔术：

他说话，星座消失了；

他又说话，图像恢复了。

当比他年长的神明，

看到他说话的力量，

他们十分欣喜，他们宣称：

“马杜克至高无上！”

“他们给予他王权、王座和王室的长袍”。一件华丽的长袍，如巴比伦绘画显示的那样（见图28）。他们宣布：“从今天起，你的天命至高无上，你的命令如阿努的命令……神明中无人可以超越。”



图28

尽管巴比伦文本提出，马杜克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过检验确定，并在一个会议上宣告，但有关做出决定过程的其他文本指出，在50位主神参与的会议之后，是另一次对命运或天命作出判断的7位主神的会议。真正的决定宣言是在咨询或经阿努同意后，由恩利尔宣告的。事实上，这个级递进和恩利尔代表阿努所做的最后宣告的必要性，也是马杜克的追随者们组织的。著名的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他著名的法律原则导言中，这样高度评价他的神马杜克的至高无上：

高贵的阿努，
从天堂来到地球的上帝，
恩利尔，天空和地球的主宰。
主宰凡间的天命，
因为恩基的长子马杜克而决定，
恩利尔的作用延伸到整个人类。

巴比伦文献声称，伊尼德的权力转交给马杜克象征着给予马杜克的50个名字。给予他权力的名字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尼比鲁”——巴比伦人用行星名字来命名马杜克。



有时候，神的委员会会议的召集不是去宣布新的命运，而是去断言，在天命石碑中，那些早期被决定的事物。

《圣经》的陈述反映了王室习俗，例如把东西写在卷轴或石碑上，把文件作为秘密证据封起来。这种习俗是属于神的（这无疑是在仿造神的做法）。我们发现，在《摩西的颂歌》中有丰富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在他死之前的遗嘱和语言中。他赞美万能的耶和华，宣告并预

言天命的力量，并引用上帝的话作为未来的语言：

看呀：

这还是一个未被发现的秘密。

储存封藏起我的财宝。

在他们的首都哈图沙斯的王家图书馆发现的赫梯语文献，包含了神之间冲突的传说，这些传说是希腊神话最接近的来源。这些文本中，古神的名字是从苏美尔时代起就为人所知（例如阿努、恩利尔和恩基）的。而赫梯人则是从苏美尔万神庙中得知他们的（例如特舒卜，“吹风者”，代表伊希库尔/阿达德）。但有时候，那些神明的身份模糊——在两个不同语种版本的史诗中，属于名叫库玛而比和伊卢延卡的神明。第一个事例中，特舒卜要求命运的石碑（“带有命运字迹的古老牌碑”），从非洲东南部的恩基的住处回来，然后带到神的委员会。冲突和竞争之后，神明们在委员会会晤，建立他们的秩序和等级——这个秩序和等级被描绘在神圣避难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雅兹勒卡亚，见图29）的石头墙上。

但是毫无疑问，其中最重要、最漫长、最痛苦，而且最致命性的决定也是归于神的委员会的。他们决定并批准了在西奈半岛使用核武器轰炸太空船发射基地。首

次详细的记录是《埃拉叙事诗》，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一书中，我们已经重建了事件，识别出了领导者和敌人，几乎逐字汇报了委员会的行动。正如那上面提到过那样，这个非故意的结果是对苏美尔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使生命在那个城市终结。

如果命运和天命是一出交织的悲剧，那么，这正是我们最清楚的事件之一。

在苏美尔，受到重击的是它光荣的首都乌尔，是人民热爱的神（月神兰纳/辛）和他妻子宁加尔（意为“伟大的女性”）所在的位置和中心。一个名为《悲叹苏美尔和乌尔的被毁》的文本描写了当人们意识到邪恶的风带着死亡的云向苏美尔飘荡时，兰纳/辛是如何跑到他父亲恩利尔处请求帮助，请求用神的奇迹来转移乌尔的灾难。他问父亲，看到让人自豪的乌尔，一座有名的城市的毁灭，这难道不是无法想象的吗？他向阿努请求：“啊，这已经够了！”他向恩利尔请求：“宣告一个令大家欢喜的幸运吧！”然而，恩利尔看到无法改变的结果已经汹涌而来。



绝望中，兰纳/辛要求神明们在委员会会晤。当地位最高的阿努纳奇请大家入座时，辛向阿努和恩利尔哭诉并请求：“不要让我的城市毁灭，我真的恳求你们。”兰纳/辛最后说，“不要使我的子民灭亡！”

但是从恩利尔那里得到的是十分苛刻、不可改变的
回答：

乌尔被授予了王权，

但是它没法永垂不朽。

第五章

死亡与复活

苏美尔与乌尔灭亡的教训告诉人们，运气与可变更的命运无法取代不可违逆的天命。然而另一方面，一个不管是谁判决的命运都可以被天命取代吗？

在古代，人们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否则，为什么那时就有了祈祷和请愿，有了先知告诫的正义和悔过？

《圣经》的《约伯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备受折磨而陷于绝望的命运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即使约伯的正义与虔诚其实注定他可以长寿。

这一主题的来源可以在学者称之为《人与他的神》的苏美尔诗歌中找到，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正直的受害者，一个承受残酷的命运和冤枉的不幸的人。“命运把我抓在它的手中，带走我生命的呼吸。”这个没有名字的受害者哀泣道。但是他看到“宽恕的大门”向他敞开，“我的神，让我看到我的罪恶。”因为坦白与悔过，他的神“使魔鬼之门掉转方向”，那个请愿者永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正如吉尔伽美什的传说中说的，命运不可能战胜最终天命（作为一个凡人死去），因此其他传说中也

传达这样一种信仰，即：如果不是注定的，命运不可能导致死亡。一个极为重要的例子就是马杜克自己，他是经历苦难和挫折的古神。他曾失踪又再现，被流放又回来，他显然是要死去，却又出人意料地复活，等等。事实上，古代字碑发现后，与马杜克相关的一切事件的范围都清楚了。这时，学者们激烈地争论，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这是否是基督故事的重演（这个猜测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得到印证，马杜克一只手拉着他的父亲恩基，另一只手牵着他的儿子那布，创造了最早的三位一体的印象）。备受折磨的马杜克和他的道德观可在一个神秘剧中找到证据，剧中，演员们演出了他明显的死亡与复活。这个神秘剧作为新年庆典的一部分在巴比伦上演。很多古代文本提出，它是为一个更为黑暗的目的服务——一个受难的人，他把手指指向负责对他的死刑进行宣判、埋葬的敌人和法官。不同的译本指出，这些负责人的身份时时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宗教情况。

一个原始的被告是伊南娜（伊师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她确实死去又复活，但她奇迹般的经历从未改变（正如马杜克的经历），也从未在列表中提起（在她的爱人杜姆兹死后一个月，杜姆兹月，即犹太历的10月，以杜姆兹命名）。这是具有双重讽刺意味的，因为伊师塔最终死去也是杜姆兹死亡的结果。

不是只有一个莎士比亚能够构思这些悲剧讽刺之

事，这些事件发生在马杜克埋葬和复活之后，是伊南娜大声疾呼的结果。因为当马杜克还未真正死去和确实复活之前，事情已经清楚了，他的原告伊南娜经历了真正的死亡，获得了真正的复活。尽管杜姆兹的死是两个事件的潜在因素，伊南娜死亡和复活是宿命的决定。我们可以明智地使用“宿命”这个术语，因为是她的命运而不是她的天命，预见了她的死亡。因为这两者的区别，她才能复活。这些事件的描述阐明了一个问题，即生命、死亡和复活不是《吉尔伽美什史诗》中那样，在于人类与半神之间，在于神自己。在命运与天命抗争的传说中，似乎想要解开一直期待解决的谜团。

伊南娜或伊师塔死亡和复活的悬疑故事，从一开始便揭示了她遭遇死亡——真正的死亡，不只是埋葬，而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她创造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她的死亡（至少在那时）不是她的天命，最终她苏醒并复活。

这个传说第一次记录在原始苏美尔语中，之后在阿卡德语中也有所呈现。学者们查阅这个传说的不同译本，伊南娜神降落到下层世界——尽管一些人喜欢用阴间取代下层世界——暗示着地域主宰死者。但是事实上，伊南娜神去了下层世界，这个世界在地理上是非洲最南端。这是她姐妹厄里斯奇格和丈夫奈格尔的领地。作为杜姆兹的哥哥，安排葬礼是奈格尔的责任。尽管伊南娜被警告不要去那里，她还是决定无论如何要去一

趟。

参加她的爱人杜姆兹的葬礼是伊南娜这趟旅程的原因。但是事实证明，没人相信她.....根据习俗（后来这指导了《圣经》规律），我们猜测，伊南娜打算要求杜姆兹的哥哥奈格尔与她同床，生一个孩子，冒充杜姆兹（他死时无子）的儿子。这一目的激怒了厄里斯奇格。

其他文献描述了伊南娜的7件东西，这些东西是她在“天国之船”上旅行时所用。其中有一个头盔，一副耳坠，一根丈量棒.....所有的东西都在合适的位置用皮带紧紧捆住。雕塑（见图30）描绘出她用类似鹿角的东西装饰。当她到达她姐妹住处的门前时，7个守门人一件件剥去她保护性的装饰，当她最后进入王室，厄里斯奇格突然暴怒，之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舌战。根据苏美尔文献，厄里斯奇格命令伊南娜屈从于“死亡之眼”的惩罚——一种致死性射线，这种射线使伊南娜的身体变成一具尸体，而这具尸体被挂在一个树桩上。根据后来的阿卡德译本，厄里斯奇格命令她的侍从纳姆塔“释放60种苦难对付伊师塔”——折磨她的眼睛、心脏、头和双脚，折磨她身上的每一部分，把伊师塔置于死地。



图30

预料到麻烦的到来，伊师塔嘱咐她自己的侍从宁舒布尔在她没有回来之前的3天中大声疾呼。当她无法回来时，宁舒布尔来到恩利尔跟前，恳求免伊师塔一死，然而恩利尔没有帮助她。宁舒布尔向伊师塔的父亲兰纳求助，他也无法帮助她。之后宁舒布尔向恩基求助，他能帮助。他造了两个人造人，这两个人不会被“死亡之眼”伤害，他们去执行营救任务。他给一个机器人“生命食物”，给另一个“生命之水”。带着这些装备，他们降落到厄里斯奇格的住处，要求归还伊师塔已死的身体。然后，

他们在挂在树桩的尸体上，

放上脉冲发生器和发射器

放在受过重击的肉体上

60次生命食物

60次生命之水

他们撒于肉体上

伊师塔苏醒过来了。

使用放射物——脉冲发生器和发射器使死人苏醒，这一事件描绘于一个圆筒图章上（见图31）。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脸上蒙着面具的病人正接受放射治疗。躺在厚板上开始苏醒的病人（分不清是人还是神），被一群鱼人围绕——恩基的代表。这些传说中的细节使人想到，无论恩利尔还是兰纳，都无法帮助伊师塔，只有恩基才能帮助她。然而，恩基做的那些帮助伊师塔复活的机器人，不是上面描绘中的鱼人医生或祭师。他们不需要食物或水，没有性别特征，脸色苍白，看起来更像神的机器人信使（见图32）。作为机器人，他们不受厄里斯奇格死亡射线的影响。

他们陪伴已经复活过来的伊南娜（伊师塔）安全回到上层世界，等待她的是忠实的侍从宁舒布尔。她对他感激不尽，随后她去了恩基的住处埃利都，因为是恩基

使她复活的。



图31



图32

如果伊师塔去下层世界犹如马杜克的传说，是一次死亡和救主受难剧，它肯定无法吸引观众。尽管马杜克的“死”只是死亡宣判后的埋葬，他的“复活”事实上是死亡点之前的逃离；而伊师塔真正死去，她的复活是从死亡处归还而来的。但是如果观众中的一些人熟悉苏美尔术语学的细微差别，就会从传说中明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按照厄里斯奇格的命令，把伊师塔致死的人，正是她的侍从纳姆塔，不是不可改变的“天命”，而是可变更的“命运”。

是纳姆塔通过释放60种苦难导致了伊师塔的死，也是纳姆塔在她苏醒复活后，带着她穿过7道门，并在每道门给她服装、装饰品和她力量的品质。

纳姆塔的领地，是阴间一个死人的住处，同时，也是一个逃脱出来回到活人的地方。这些内容，成了亚述文献描述一个名叫库姆玛的王子的九死一生经历的基础。

在美国著名电视连续剧《阴阳魔界》的一段有趣插曲中，王子看到自己来到了阴间。他看到站在纳姆塔前面的那个人，说：“他左手抓着他的头发，右手握着一把剑。”纳姆塔的情妇纳姆塔如站在旁边，巨大的野兽包围着他们：一条是有着人的手与脚的蛇/龙，一只是有着狮子的头和四只人的手的野兽，还有姆基尔（“打击者”）和尼杜（“投掷者”）。前者长得像鸟，但有人手和脚，后

者有一个狮子头、人手和鸟的爪子。其他的野兽混合了人、鸟、公牛和狮子的肢体。

王子继续走，来到了一个审判现场。那个受审判的人有沥青黑的身体，穿着红色的斗篷。他一只手带着一把弓，另一只手提着一把剑；他的左脚踏着一条蛇。然而他的法官不是纳姆塔，纳姆塔只是“阴间的维齐尔”（宰相），法官是下层世界统治者奈格尔。王子看到他“坐在庄严的王位上，戴着神圣的王冠”。他的手臂中反射着闪电，阴间里充满着恐惧。

颤抖着，王子弓下了腰。当他站起来时，奈格尔对着他尖叫：“你为什么要得罪我爱妻阴间王后呢？！”王子变得像哑巴一样，无话可说，他最后怎么样了？

从此他消失在纳姆塔的法庭上，这不是痛苦的结局。结局是：一切都是个误会，他的身份被弄错了。阴间王后要求释放他，让他回到沙马氏的领域，充满阳光的上层世界。然而奈格尔介入了，王子的生命可能得到宽恕，但是他不能从死亡的伤害中回来。他必须承受九死一生的痛苦，受疼痛、痛苦和失眠折磨……他也不得不忍受噩梦。



而死去的杜姆兹从下层世界的归来是很不一样的。

苏醒过来允许回到上层世界的伊南娜没有忘记她死去的爱人。在她的命令下，两个神明的信使把杜姆兹的尸体带了回来。他们带着尸体前往伊丁的巴德提比拉，也就是乌鲁克。在伊南娜的要求下，尸体被涂了防腐剂。

杜姆兹，我年轻时的爱人：

用纯净的水清洗他，

用香油涂抹他，

为他穿上红色的外衣，

将他安放在天青石的厚板上。

伊南娜要求把尸体放在天青石的厚板上，将它保存在一个特别的神殿中。她说，尸体应该被保存，这样有一天，在那最后一日，杜姆兹起死回生，“来寻找我”。她断言，这一天会来到的。

死者醒来

闻到甜甜的熏香

人们应该注意到，这是第一次提到相信人有最后一日，即起死回生的那天。正是有了这种信念，在关于杜姆兹的苏美尔语译本中，人们才会每年为杜姆兹哭泣，

持续了1000年，一直到先知以西结时期。

尽管这是简单的讲述，但杜姆兹的死和木乃伊化仍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当他和伊南娜坠入爱河时——他是一个伊基以特，而她是一个伊利里特。在两大神的部落的冲突中，婚礼得到了伊南娜父母和月神辛与其妻子宁加尔／尼克卡尔的祝福。在一系列杜姆兹和伊南娜的爱情歌曲中，其中一首以宁加尔权威的口吻对杜姆兹说：

杜姆兹，伊南娜的渴望与爱情：

我将给你生命直到遥远的未来；

我将为你保留，

我将看管你生命的房子。

然而，事实上，宁加尔没有这种权力，因为一切天命和命运的事务掌握在阿努和恩利尔手中。后来大家都知道，一个最终悲剧性的死亡降临到杜姆兹身上。

神在生命与死亡上违背诺言，只是令人苦恼的杜姆兹悲剧命运的一个方面，它提出了神的不朽的问题。我们已经做了解释，这只是一个相对的长寿：尼比鲁上的1年相当于地球上的3600年。但是对于那些把阿努纳奇视为神的古人来说，杜姆兹之死是一个不小的震动。真的

是因为伊南娜期待杜姆兹在最后一日起死回生，而要求给他做防腐处理，并把他安放在天青石的厚厚的石板上吗？还是为了给大家保存神的不朽的幻想？是的，她曾经这样说过，神已经死了，但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转换的阶段，因为在合适的时间，他将复活，他将站起来，享受甜甜的熏香。

有关上帝的迦南/巴尔的传说中，似乎有这样一种观点，必须要在神人和坏人之间做出区分。为了声称他的至高无上，在北方的神秘之地乍缝的顶端建立霸权，巴尔与他的兄弟对手们决斗到死。但是在与“神圣的莫特”（意为“死亡”）的激烈斗争中，巴尔为莫特所杀。

巴尔同父异母的爱人阿娜特和他们的姐妹叙贝什，把这一噩耗告诉了巴尔的父亲伊尔：“强大的巴尔死去了，地球的上帝王子被毁灭了！”他们告诉受到巨大打击的父亲，在达布尔国原野上，“我们看到巴尔倒在地上。”听到这个消息，伊尔跌倒在他的王座上，接下来，他以一个悲伤者的方式度过那一天。“他把悲伤的土撒在他的头上，穿上麻布衣。”他用石头刀在自己身上划上很深的印痕，“他扯着嗓子大声叫喊：巴尔死了！”

悲伤的阿娜特回到巴尔死去的地方，像伊尔那样，披上麻布衣，划伤自己，然后“大声哭泣”。她叫她的姐妹叙贝什过来帮助她把尸体抬到乍缝的一个僻静之所，在那儿安葬死去的神：

听啊，神的少女叙贝什，

抬起了强大的巴尔，

把他放在阿娜特的肩头。

她一直把他背到乍缝的僻静之所

为他哭泣，给他安葬；

她把他放在山谷中，

和地球上的鬼神一起。

按照惯例，哭泣完，阿娜特回到伊尔的住处。她痛苦地告诉大家：“现在你们可以高兴了，因为巴尔死了，他的王位空出来了！”女神艾莱斯和她的姻亲，不顾阿娜特的嘲讽，自顾讨论王位继承问题。伊尔的另外一个儿子被推荐出来，但伊尔并不同意，说他太懦弱了。另外一个候选者被允许去乍缝，试图坐上巴尔的王位。“但是他只到达王位的脚凳”，最终还是被排除了，似乎没有人能够代替巴尔。

这给了阿娜特希望：复活。终于，在叙贝什的帮助下，她探知了莫特的住处。“她借故靠近他，像一只母羊接近她的小羊……她抓住神圣的莫特，用剑劈开了他。”然后她烧了莫特的尸体，残余的部分也磨碎了，她把那些灰烬撒在旷野上。

杀死曾经害死巴尔的莫特后，奇迹发生了：死去的巴尔苏醒过来了！

强大的巴尔的确死了；

地球的统治者确毁灭了。

但是你看，你瞧：

强大的巴尔活着呢！

看，地球的统治者高贵地生存着！

得知这个消息，伊尔怀疑这是不是个梦，“一个幻觉”。但是这是真的！脱下麻布衣，停止哭泣，伊尔高兴起来了：

现在我可以坐下来歇一歇了，

我的心情可以平静下来了；

因为强大者活过来了，

高贵地活着，地球的统治者。

尽管伊尔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复活是不是一个虚假的幻影或者只是一个梦，但迦南作家认为，人们（包括伊尔）相信了这一奇迹。这一观点在克烈特传说中也略有回应，而克烈特只是一个半神。他的儿子看到他死

亡的痛楚，无法相信“伊尔的儿子会死”。

或许，如果无法接受神明的死，复活的概念就成了游戏。伊南娜是否相信她的爱人会起死回生，杜姆兹尸体的精心保存和她伙伴的帮助在人群中流传，成为神永垂不朽的幻想。

她亲自讲授保存的过程，因此杜姆兹能够在最后一日站起来，与她结合，这个木乃伊化的过程后来无疑为世人所知。这也许震惊了埃及古物学者，他们认为木乃伊化始于埃及，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800年的第三王朝。这个过程必须清洗已死去的法老的身体，用油涂抹它，并把它装入经过编织的布中——保存尸体，这样法老可以踏上死后轮回的旅途。

然而，我们有一个苏美尔文献，该文本证明木乃伊化的出现比原先提早了几个世纪。

在这个文本中，详细的过程细节以及遮盖布的颜色与后来在埃及实行的是一样的。

伊南娜命令将保存的肉体安放在天青石的厚板上，放在一个特别的神殿中。她给神殿命名为艾玛什——“毒蛇的房子或神庙”。也许，这不单单是把恩基死去的儿子放到父亲手上的象征性姿态。因为恩基不只是拿札叙——毒蛇，他也是《圣经》中秘密的认识者。在埃及，

他的符号是毒蛇和他的名字卜塔。卜塔代表DNA的双螺旋（见图33），因为这是一切生命与死亡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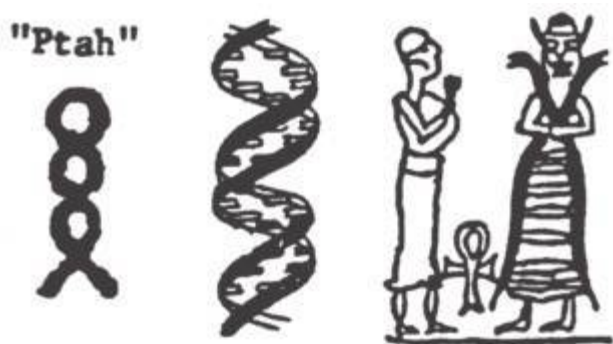


图33

※

虽然伊南娜因其与杜姆兹的联姻和后者死后的悼念活动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广受尊重（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她则以伊师塔之名，将杜姆兹死后的一个月命名为“杜姆兹月”），但杜姆兹只是一位来自非洲的神。因此，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学者们会把他的死亡和防腐处理拿来与伟大的埃及神奥西里斯的悲惨故事相比较。

奥西里斯的故事与《圣经》中该隐和亚伯的故事相似，在这两个故事中，直到一个兄弟杀死另一个兄弟，敌对状态才结束。奥西里斯的故事开始于两对夫妻，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奥西里斯和塞特）娶了两个姐妹（伊希斯和尼普塞斯）。为了避免废除兄弟中的任何一

个，尼罗河王国在两个兄弟中划开：下埃及（北部）归奥西里斯所有；上埃及（南部）归塞特所有。然而，对复杂的神的统治权的继承承认的是长子的合法继承权，这导致了敌对状态。塞特将奥西里斯诱骗到一个箱子中，然后把箱子沉入地中海。就这样，奥西里斯被淹死了。

箱子漂上岸，在现在黎巴嫩的地方，被奥西里斯的妻子伊希斯发现了。她把丈夫奥西里斯的肉体带回埃及，请求神透特将奥西里斯复活。但是这一切被塞特发现了，他夺走了尸体，并把它切成了14块，把碎块分散在了整个埃及。

伊希斯坚持不懈地寻找碎片，几乎把它们全部找到（如传说所述），除了奥西里斯的阴茎。她把碎片重新放在一起，用一块紫色的编织布把它们合在一起，重新组合了奥西里斯的身体——“之后木乃伊化在埃及开始了。法老时期的所有奥西里斯记述都显示，他被紧紧地卷在裹尸布中。”（见图34）

就像在她之前的伊南娜，伊希斯掩埋她死去的丈夫，并将他木乃伊化，从而在埃及（如伊南娜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行为）兴起了复活神的观念。尽管在伊南娜的例子中，女神的行为可能已经注定要遭受失败的个人否决，也确定神的永垂不朽，而在埃及，这种行为还是成了法老信仰的支柱——这个信仰就是，国王也可能遭

受歪曲，也可以通过仿效奥西里斯的来生和神一起获得永生。



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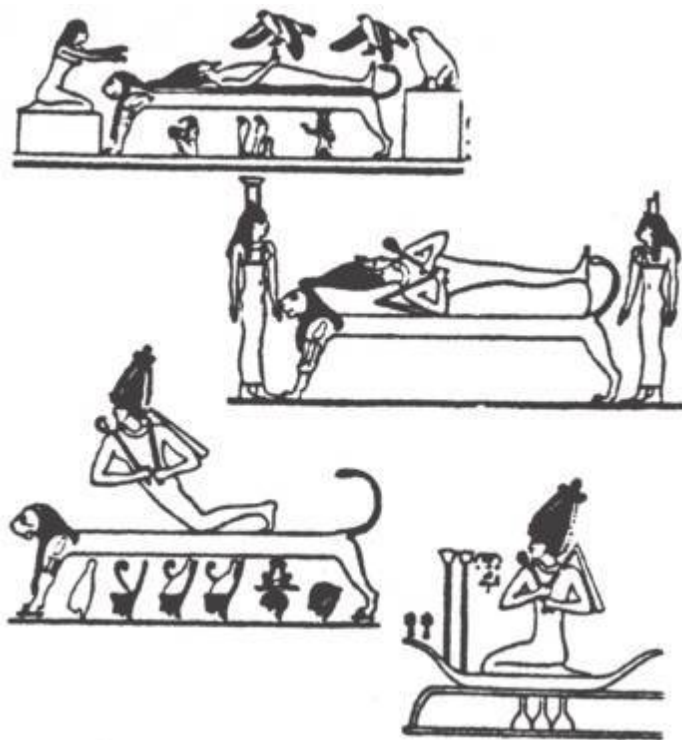


图35

在华莱士·布奇的著作《奥西里斯与埃及复活》的前言中，他认为，古代埃及宗教的中心人物是奥西里斯，他被崇拜的主要基础是神性中的信仰、死亡、复活以及对身体及其灵魂的天命的绝对控制。在埃及古城亚比多斯和德班为奥西里斯建造的主要神殿中，描绘了神复活的步骤（见图35）。华莱士·布奇教授和其他学者认为，这些描绘源于一个激情或神秘的剧本，剧本里的故事曾每年都在这些地方演出：一个在美索不达米亚与马杜克相符的宗教礼仪。

《金字塔文本》和其他在《埃及亡灵书》中描写的葬礼例子，叙述了施以防腐剂和木乃伊化的已死法老，如何通过东面的人工门进入他的坟墓（那儿被认为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息之所），开始他死后生活的旅途。我们假设有这个旅途，它是已复活的奥西里斯通往他在永恒住所的圣位的路；这条路使法老像圣鹰那样飞向天堂，开始于一系列充满奇迹的人或物的地下房间和走廊。在《地球编年史》的第二部《通往天国的阶梯》中，我们已经分析了古代文本的地球学和地形学意义，并得出结论，它是对通往西奈半岛上的地下发射井的一条旅途的模仿——与西奈半岛上的一个法老统治者辉的坟墓中实际遗址的真实描述不一样（见图36）。

奥西里斯的复活与另一个壮举同样令人不可思议，这个壮举就是，在奥西里斯自己被肢解不久，他儿子何

璐斯出生了。在这两个埃及人都认为是奇迹的事件中，神透特（在埃及艺术中常以朱鹭头的形象出现，见图 37）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是他帮助伊希斯将被肢解的奥西里斯拼合在一起，又指导她如何从已经死去的肉体中提取奥西里斯的“精髓”，然后使她自己怀孕。做了这一切之后，她成功地怀上了一个儿子：何璐斯。

即使认为这些传说不仅仅是神话而是一些真实事件的回忆的人，也在怀疑：伊希斯到底做了什么，能从死去的奥西里斯身上提取精液和“精髓”。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希斯没有找到并重新组合的那一部分正是奥西里斯的男性器官。透特奇迹般的壮举必须要超越现在很普遍的人工授精。那么，很显然，他所做的要比人工授精更高明，是为她取得奥西里斯的基因“精髓”。文本和从埃及而来的描绘都确认，透特确实有完成这种壮举所需要的“秘密知识”。



图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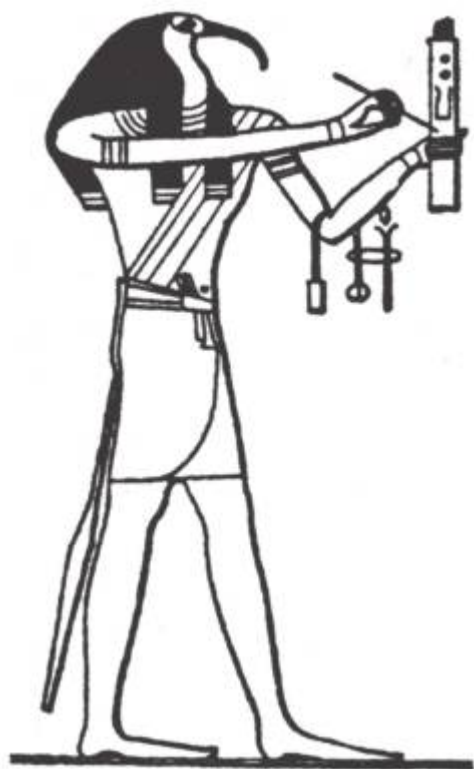


图37

透特的生物医学能力（在人类眼里是不可思议的）再一次在何璐斯身上得到体现。为了保护孩子不受无情的塞特的迫害，伊希斯一直对何璐斯的出生守口如瓶，把他藏在一个沼泽地带。因为没有发现奥西里斯的儿子存在，就像恩基企图从姐妹宁呼尔萨格那里得到一个孩子一样，塞特也想强迫他的姐妹伊希斯和他结合，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和嫂子一起生的儿子，一个无可争议的继承者。把伊希斯骗到他的住所后，他和她纠缠了

一会，但是伊希斯成功逃脱并回到何璐斯藏身的沼泽地。然而，使她伤心的是，她发现何璐斯意外地死于毒蝎的一根刺。于是，她无时无刻不在呼唤透特来帮助她：

伊希斯向天空哭喊

将她的请求一直传到

百万年之船上。

透特来了；

他被赋予魔力，

拥有巨大的能力

将承诺变为现实.....

他对伊希斯说：

今日我已来到天空的船上。

就像昨日在那艘船上一样

当夜晚来临

光线（电波）驱除（毒药）

为了何璐斯的康复……

我从天空来到这里拯救这个孩子

为了她的母亲。

因为透特的魔力，何璐斯从死亡（也许他永远对死亡具有了免疫力）中苏醒并复活过来，长大后成为父亲的“Netch-Atef”（意为“复仇者”）。

在生命与死亡方面，透特的生物医学力量，在被称之为《魔法传说》的一系列埃及文献中有所记录。其中之一是《开罗纸莎草纸30636》，这个文本描写一对王室后裔夫妇非法拥有了《透特秘密之书》。在惩罚中，透特将他们埋葬在一个地下室中，并把他们吊在那里——将他们像死人那样木乃伊化，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看见、听到、说话。在另一个写在《维斯特卡纸莎草卷》的传说中，法老胡夫，即基奥普斯的一个儿子告诉父亲，有一个拥有“透特魔力的老人”，一个圣人，他有起死回生的能力。为了亲眼看到这种魔力，胡夫把一个囚犯的头砍下来，要求圣人将砍下的头接起来，并使那个人苏醒。但圣人拒绝在人类身上表演“透特的魔力”，因此就把一个鹅头切了下来。圣人念诵《透特秘密之书》中有魔力的咒语，然后，切下的鹅头自动和鹅身合在了一起，鹅站起来，蹒跚而行，开始叫起来——就像先前一样。

透特确实拥有将一个被砍头的死人复活的能力，因为后来的何璐斯与叔叔塞特战斗时的一个事件，让透特的法力在古代埃及为大家所知。在陆地、水上和空中的激战后，何璐斯成功俘虏了塞特和他的官员。在拉审判他们之前，拉把这些俘虏者的命运交到何璐斯和伊希斯手上。因此，何璐斯砍下他们的头，杀死他们。然而当轮到塞特时，伊希斯看不到塞特是注定要死的，她阻止了何璐斯杀死塞特。何璐斯被激怒了，转向他自己的母亲，砍下了她的头！幸好透特及时赶到现场，装上了她的头，她才活了下来。

为了看到透特的法力取得的这些成就，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曾经把卜塔的儿子当成尼吉叙兹达（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他是恩基的儿子），他的苏美尔名字意为“树神或人造生命”。他是精确科学的神的秘密的保管者，科学不仅仅是那些在人类创造时代救过他父亲恩基的基因学和生物医学。事实上，苏美尔文献证明，马杜克曾经向他的父亲恩基抱怨，他没有被传授恩基所拥有的知识。

恩基回答：“我的儿，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吗？我能再给你些什么呢？”马杜克指出，被保留的知识是复活死人的秘密。这种秘密知识被恩基传授给马杜克的兄弟尼吉叙兹达（透特），但是没有传授给马杜克。

批准传授给透特的那些秘密知识，在美索不达米亚

艺术中留下了痕迹，通过描绘他带有缠绕的毒蛇（见图38a）来象征崇拜他。一个我们现在已经当成是双染色体DNA（见图38b）的代表，作为医药和康复的象征一直存在至今（见图38c）。

无疑，所有这些和铜蛇摩斯的精加工之间存在着一个联系。这个铜蛇是为了在出埃及时消灭使很多以色列人死亡的瘟疫。摩西曾被召唤到法老宫廷中，接受埃及术士的训练，在上帝的指导下，“做了一个铜蛇，把它放在奇迹杆的顶端”，当那些被瘟疫折磨的人们看到铜蛇时，他们活了下来（《民数记》21：8-10）。

也许不只是一个巧合，世界一流的古代铜矿开采和冶炼权威班诺·罗森伯格教授发现，在西奈半岛，一个米甸人时期（当摩西已经逃命到西奈荒原时）的圣人，曾经住在米甸，甚至与米甸人的高级牧师的女儿结婚。在一些最早的铜矿开采地，班诺·罗森伯格教授发现，在神殿中保存着一个小的铜蛇。它是那里唯一的奉献物（存有铜蛇的神殿已经被重建成一个展厅，见图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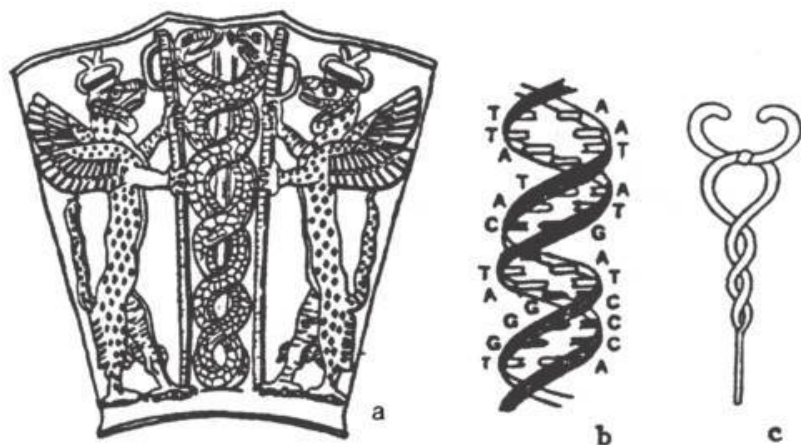


图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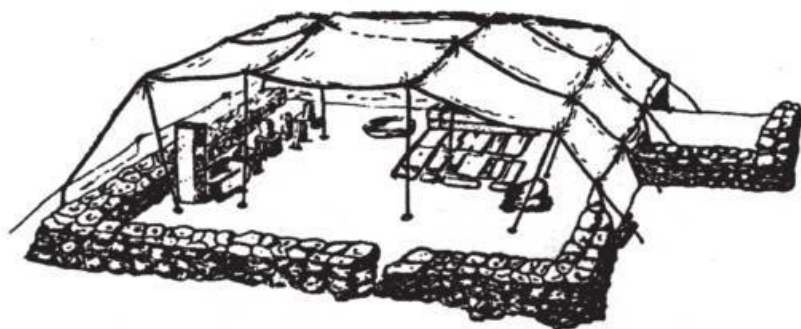


图39

《圣经》记录和在西奈半岛的发现，都有把恩基当成一个拿札叙进行描述的直接内容。这个术语不仅有我们已经知道的两个意思（毒蛇和秘密保守者），也有第三种意思——“铜神”，因为希伯来文字铜的单词，起源于同样的字根。

在苏美尔，恩基的称号之一BUZUR也有双重含

义：“知道或解开谜底的人”和“铜矿上的人”。

通过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许可以找到伊南娜给杜姆兹选择的其他歇息地——巴德提比拉提供一个解释。目前，在相关的文献中，有杜姆兹（包括伊南娜）与神的城市联系的某种迹象。最有可能的联系就是这个事实，巴德提比拉是作为阿努纳奇的冶金中心被而建立起来的。那么，伊南娜将被肢解的杜姆兹放在不仅有金子，还有铜矿被精炼的地方了吗？

另一种可能的相关报道，涉及在出埃及的沙漠中，有作为临时住处和帐篷的建筑，与耶和华给摩西的详细清楚的指导相符合：在哪里使用黄金或白银和怎样使用，树林或森林的种类、多大的尺寸，衣料或外皮以什么方式缝合和装饰，等等。在关于牧师（在那时，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如何履行职责时，也有很重大的指导意义：他们的着装、他们需要穿戴的圣物、独特熏香原料的精细搭配（因为约柜协议，这些熏香将产生特有的云雾，保护他们不受致命性放射线的伤害）。给人类的另一个要求是：在脸盆中的方式，必须要清洗他们的手脚，“这样他们才不违背约柜协议”。《出埃及记》30：17特别强调，脸盆必须要用铜造的。

所有这些分散的但看上去有联系的事实和珍贵的传闻表明，不知何故，铜在人类生物起源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现在的科学才刚刚开始揭露 [最近的例子是一

篇发表在1996年《科学》杂志3月8号上的研究文章，是关于铜对大脑新陈代谢的破坏，这与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联系了起来」。

这样的角色，如果在恩基和宁呼尔萨格第一次制造亚当时，尚未成为其基因技术努力的一部分，那么，当恩基和宁呼尔萨格从事第二次操作时，它看上去已经融入了人类的基因组中，当时人类被赋予了生育的能力。

换句话说，铜明显是我们天命的一部分。对苏美尔造物文本的认真分析可能通向医学界的突破，这些突破将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

而对于神伊南娜来说，她相信铜可以帮助她的爱人复活。

第六章

宇宙的联系：DNA

即使是在电视剧里，法庭剧也已经被许多人喜爱，并做了很多突破性的尝试。我们已经从《圣经》统治时代走了很长一段路，“最终的结论由两个目击者来下。”法庭证据已从目击证人发展到文件证据、辩论证据，直到——目前看起来只是个梗概——DNA证据。

现代科学已经发现，所有的生命是由组成染色体链条上具有遗传特性的核酸小片决定的，并有能力读出那些缠绕的DNA字母，区别它们独特的、单独拼写的“文字”。利用DNA识别来证明有罪或无罪，已经成为法庭剧的精彩场面。

这是20世纪复杂无比的壮举？不，它是一个在过去第100世纪的壮举——来自公元前1万年的法庭剧。

这个古代著名的案件发生在埃及，那时，是神而不是人统治着陆地。这个案件涉及的是神，不是人。它讲的是两个冤家塞特和何璐斯，其案件根源在于同父异母兄弟塞特和奥西里斯的敌对状态。塞特违反规定摆脱了奥西里斯并控制了他的地域。第一次，他用计骗奥西里

斯进入一个箱子，迅速将其封住，扔进地中海中。然而，伊希斯发现了这个箱子，在透特的帮助下，救活了奥西里斯。第二次，愤怒的塞特抓住奥西里斯并把他切成14块。伊希斯把碎块放在一起，并把它们拼合起来了，使之木乃伊化，开始了来世的传说。然而，她没有发现奥西里斯的阴茎，没有把它拼合在身体上。因为塞特这样处理了阴茎，所以奥西里斯将不会有子嗣。

伊希斯决定要一个孩子，让他为父报仇。她向神圣秘密的保管者透特求助。透特从死神身体上可利用的部分提取了奥西里斯的“精髓”，帮助伊希斯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何璐斯。

我们知道，“精髓”（不是“精子”）是现在所称的DNA——形成染色体链上的脱氧核糖核酸，链被成对排列在一个双螺旋上（见图38b）。理论上，当男性精子进入女性卵子时，互相缠绕的双染色体分裂，两股分别从两性双染色体来的染色体形成一个新的双染色体DNA，成为他们的后代。关键是要不仅要将两个双染色体放在一起，而且还要有一个双染色体的分裂——一个染色体的解链过程，然后重新组合。两个来源不同的染色体形成一个新的互相缠绕的双染色体DNA。

从古代而来的图示描绘显示，恩基的儿子透特非常熟悉生物基因过程，并利用他们进行了基因创举。在埃及古城亚比多斯的一个壁画上（见图40），法老塞提一

世扮演了奥西里斯的角色，显示了当取得他们两个不同的DNA链时，透特赋予死去的神以生命，其象征物为有环柄（可能代表子宫）的T形十字符安卡。从讲述何璐斯出生的《亡灵书》的描绘中（见图41），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接生女神帮助透特抓住其中一条DNA链，DNA双染色体开始分裂，这样另外一条染色体与伊希斯的一条染色体结合（描述了正在形成的何璐斯）。

伊希斯秘密地生了这个男孩。当他长大后，他的母亲觉得是时候为他申讨他父亲的遗产了。因此后来一天，令塞特意想不到的是，何璐斯出现在主神委员会面前，宣称他是奥西里斯的儿子和继承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宣告，然而这不能不给予考虑。这个年轻的神真的是死去的奥西里斯的儿子吗？



图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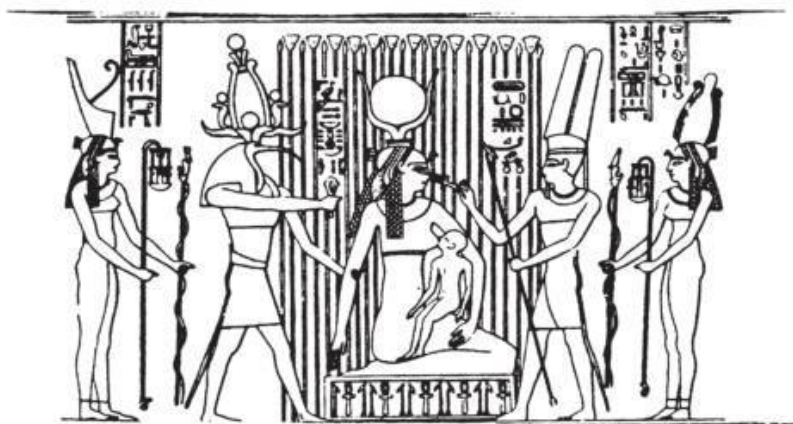


图41

据文本《切斯特贝提纸莎草卷轴1》记述，何璐斯的外貌使这些神明们大吃一惊，当然塞特更加惊讶。当委员会开始商讨这一突然的宣称时，塞特有一个缓解性提议：让商讨暂时停止，这样他有机会熟悉何璐斯，看一看这件事是否可以和平解决。他邀请何璐斯：“过来，让我们在屋子里度过快乐的一天吧。”何璐斯同意了。但是曾经用计杀死奥西里斯的塞特，他的大脑里又产生了新的背信弃义的想法：

当黄昏来临，

床已为他们铺好，

两人在那躺下。

晚上，

塞特身体中某一个坚硬的部分，

插入何璐斯的腰中。

当商讨恢复时，塞特做了一个令人惊骇的宣布。他说，无论何璐斯是不是奥西里斯的儿子，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他的精子在何璐斯体内，这使何璐斯成为塞特的继承者，而不是和他一起竞争继承权。

之后，何璐斯甚至做了一个更令人吃惊的宣告。他说，相反，落选的人不是我——而是塞特！他告诉大

家，当塞特倾泻精液时，他并没有真的睡着。他说：“精液并没有进入我的身体，因为我把精子抓在我的手中。”早上，他把精液带给他母亲伊希斯看，这使她有了一个主意。她命令何璐斯勃起，将精液射在一个杯子中；然后她将何璐斯的精液洒在塞特花园里的莴苣上——塞特最喜欢的早餐食物就是莴苣。由于不知情，塞特最终吃下了何璐斯的精液。因此何璐斯说：“是我的精液在塞特的体内，现在他是我的继承者，而不是在我之前继承神位……”

神明委员会被完全弄糊涂了，他们要透特解决这个问题。借助基因知识的力量，透特检查了伊希斯保存在壶里面的精液，发现确实是塞特的。他为何璐斯做了体检，发现他体内没有塞特DNA的痕迹。之后他给塞特做了体检，发现他确实消化了何璐斯的DNA。

作为法庭的法医专家，透特拥有我们现在掌握的技术能力。他将DNA分析报告交给了神明委员会。他们一致投票决定，将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何璐斯。

（塞特拒绝移交统治权，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称的第一次金字塔战争。战争中，何璐斯第一次征募了人类加入神明的战争。我们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这本书中有详细说明。）

最近在基因学上的发现，说明一直存在着看起来很古怪的神明习俗，同时，也突出了他们生物起源的复杂性。

从我们到目前为止记述的文本中可得到证据，妻子-姐妹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神明继承法则中的重要性，也在希腊神话关于他们的神明的故事中有所反映。希腊人命名的第一对神明夫妇，是从混沌演变而来的盖亚（地球）和乌拉诺斯（天王星）。在他们这12个泰坦巨神中，有6个男性和6个女性。他们的通婚和不同的后代导致了后来霸权的争夺战。在最早的战争中，呈现在我们脑子里的是乌拉诺斯之子克洛诺斯，最年轻的男性泰坦神，他的妻子是他的姐妹瑞亚，他们的3个儿子分别是哈迪斯、波塞冬和宙斯，三个女儿分别是赫斯提、德墨忒耳和赫拉。尽管宙斯取得了霸权，但他不得不与他的兄弟们分享统治权。他们3个瓜分了统治权（一些译本说通过抽签），很像当时的阿努、恩利尔和恩基分别得到的那样：宙斯是天神（尽管住在地球上的奥林匹斯山），哈迪斯掌管下层世界，而波塞冬掌管海洋。

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后代，那3个兄弟和3个姐妹，继续掌管6个奥林匹亚圈。而另外6个是宙斯的后代，是宙斯和几个不同的女神所生。其中一个为勒托，宙斯与她生了长子，就是后来希腊和罗马的神阿波罗。然而，当需要根据继承法则获得一个男性后代时，宙斯转而寻找

他自己的姐妹们。据记载，最年长的赫斯提是一个隐居者，她很老，身体也很弱，不能结婚生子。宙斯想与他中间的一个姐妹德墨忒耳生个儿子。但是，她只为他生了个女儿波尔塞弗涅，而不是儿子。这导致了后来宙斯与最小的妹妹赫拉结婚。她真的为宙斯生了一个儿子阿瑞斯、两个女儿厄勒提亚和赫柏。当失去土星以外的行星知识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为已知行星命名时，他们把火星给了阿瑞斯。尽管他不是长子，但他是宙斯最重要的儿子。阿波罗，一个伟大的神，希腊和罗马人已经没有行星来以他命名。

所有这些都巩固了在神的记录中以妻子-姐妹作为这一习俗的重要性。在继承问题上，这个问题不断被提出：谁将继承王位——长子还是最重要的儿子？如果后者是由他的姐妹所生，而前者不是。这个问题似乎已经统治并规定了地球上的历史进程，从恩利尔在这颗行星上与恩基结合的那一刻，从敌对状态在他们儿子中继续的那一刻（分别是尼努尔塔和马杜克的儿子）。在埃及神的传说中，为了同一个原因而产生的冲突已在拉的后代、塞特和奥西里斯之间开始了。

这团时时不断的敌对的火焰在一场真正的战争中燃烧起来（最后，何璐斯与塞特在西奈半岛的上空单打独斗）。据所有记载，这场战斗不是发生在地球上。在尼比鲁，也有继承问题的类似冲突，阿努也并不是未经过

打斗和战争而取得他的统治权的。

就像这样的惯例，即一个没有儿子的寡妇可以要求丈夫的兄弟作为一个代理丈夫“知道”（我们已经在《第十二个天体》中解读了《圣经》中此词的真意：导致生育的性交）她并给她一个儿子，阿努纳奇的继承法则也是如此，给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优先获得儿子的权力，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中可以发现类似的惯例。在他的案例中，他的第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是他的侍女夏甲所生。然而后来，由于神明的帮助，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很大的年纪，撒莱生了以撒——以撒才是合法的继承者。为什么？因为撒莱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姐妹。“她是我的姐妹，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亚伯拉罕解释道（《启示录》20：12）。

娶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作为妻子在埃及的法老中也很普遍，这是国王统治权和继承权的重要途径。这一惯例甚至在秘鲁的印加人国王中也被发现。这一惯例如此普遍，以致在某一国王的统治中，他不幸的产生是由于他娶了一个不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妹为妻。印加人的惯例在安第斯人起源的传说中可以找到根源，这就是神维拉科查创造了4个兄弟和4个姐妹的原因，他们后来结婚并被带到不同的土地上。一对兄妹（或姐弟）夫妇，被赐予一根金杖，并带着它找到地球中心，开始了在库斯科（以前印加人的首都）的王权。这就是为什么倘若他们

是兄妹（或姐弟）皇家夫妇的继承者，印加人国王可宣称他与造物神维拉科查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根据安第斯传说，维拉科查是伟大的天空之神，他曾在古代来过地球，把安第斯山脉收为他的竞技场。在《失落的国度》一书中，我们已经把他作为美索不达米亚神亚达帕——等同于赫梯族神特舒卜，并指出安第斯文化和古代近东文化两者之间有很多其他的相似点，除了兄妹—姐弟结婚惯例外。）

在神与人类中，持续的兄妹或姐弟之间近亲结婚的重要意义，使人迷惑不解。这种惯例的一个方面似乎不只是一个局部化的“保持家族王位”的态度，更糟的是，是一种追求遗传退化。那么，为什么阿努纳奇（例如：恩基不断努力要和宁呼尔萨格有一个儿子）会一直想要通过这种结合得到一个儿子？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让我们记住，是那个男方的父亲的女儿，但不是男方母亲的女儿）的基因有何不同？

当我们在寻求答案时，注意一下一些影响母亲或父亲问题的《圣经》惯例，会有所帮助。

人们习惯上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的时期称为族长时期，当被问起时，大多数人也许会说，《旧约》中的历史，是从男性方向的观点被呈现的。然而，事实上，是母亲而非父亲控制那些行动，从古代的观

点，给予这个传说主题“人”的特征——孩子的命名。事实上，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并不是直到他们被赋予名字时才形成。

事实上，这个观念回到时间的初始，因为《创世史诗》的开篇几句，希望给听者这个印象，即这个故事是在太阳系完全形成之前就开始的，宣告太阳神的故事和其他行星的开始：

天地初开之时

在高处的天空还未被命名

下面，坚固的土地——地球

还未被命名

在给儿子命名的重要问题中，或者是神他们自己或母亲的那些特权中，我们发现，当神创造了智人，他们才命名新的生命为“亚当”（《启示录》5：2）。

但是当人类被给予生育的能力时，是夏娃而不是亚当有权力或特权命名他们的第一个男性后代为该隐（《启示录》4：1）。塞特也代替了死去的亚伯（《启示录》4：25）。

在族长时代早期，我们发现，命名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的特权是从神明那里接管而来。他妻子的侍女夏甲

生的长子，被天使耶和華命名为以实玛利（《启示录》16：11）。合法继承者以撒（意为“使人发笑的人”），是由在索多玛和蛾摩拉城毁灭之前，降临到亚伯拉罕面前的3个圣人中的一个命名的。因为当撒莱听到上帝说，她将有一个儿子时，她大笑起来了（《启示录》17：19；18：12）。在《圣经》关于以撒与丽贝卡所生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的故事中，没有提供特别的信息。只是简单提到，是利亚赐名雅各和丽贝卡的儿子，以及雅各和丽贝卡侍女的儿子，蕾切尔也是如此（《启示录》29-30）。几个世纪后，以色列人定居到迦南后，是参孙的母亲赐名于他（《士师记》13：24）。神人撒母尔的母亲也是这么做的（《撒母尔》1：20）。



苏美尔文献没有提供这种信息。比如，我们并不知道谁赐名给吉尔伽美什——他的母亲女神或是他的高级牧师父亲。但是吉尔伽美什的传说给解决这个谜团提供了现成的线索：在决定儿子地位中母亲的重要性。

大家将会回想起，他对于获得神的寿命的研究，引导他第一次来到雪松山的着陆场。但是他和他的同伴恩奇都被雪松山的机器人护卫者和神牛拒之门外。随后，吉尔伽美什去了西奈半岛的太空船发射降落场。那个通道的入口由可怕的火箭人守护着，火箭人把可怕的聚光

灯瞄准他，聚光灯席卷山脉，霎时山脉轰然倒塌（见图42）。但是吉尔伽美什没有害怕，于是一个火箭人向他的同伴大声喊叫：

他来了

神的肉体

就是他的身体

被允许进去后，吉尔伽美什证实了守卫的结论：事实上，他对那些死亡射线是免疫的，因为他的身体是“神的肉体”。他解释道，他不仅仅是一个半神——他是“ $2/3$ 神”。因为他的父亲不是神，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神，一个阿努纳奇女性。



我们认为，这里是解开继承法则谜团的关键所在，以及在母亲身上所体现出的其他重点。是通过他母亲，才把一个额外的“资格”给予了这个英雄或者说继承者（它是阿努纳奇或族长的）。

1953年，人类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并认识到两条链如何展开分裂，使一条从女性卵细胞来的染色体和另一条从男性精子而来的染色体重新结合，并使后代各具有母亲和父亲50%的成分。这样看来吉尔伽美什的一切似乎显得不太合理。事实上，这一认识在解释半神主张的同时，也否认了吉尔伽美什是2/3神的无法解释的声明。

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古代主张才开始显得有意义起来。人们发现，DNA以双螺旋结构储藏在男女染色体里，形成细胞核。还发现有另外一种DNA，它浮在细胞内，不在细胞核里，称为线粒体基因组，它只从母亲那里遗传而来，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从男性那里来的DNA参与分裂与重组。

换句话说来说，如果吉尔伽美什的母亲是一个女神，那么他确实从她那里继承她的常规DNA和她的线粒体基因组，才成了他，正如他宣称的那样，2/3的神性。

线粒体染色体存在与转化的发现，从1986年至今，已经能使科学家们跟踪现代人类的线粒体基因组，一直

到生活在大约公元前250000年的非洲的夏娃。

一开始，科学家们认为，线粒体基因组的唯一作用是扮演细胞的能量车间，为细胞中的各种化学和生物反应提供能量。但是已经探知，线粒体基因组的所谓“基因组”，包含了37个排列在一个类似手镯的封闭圆圈上的基因。这样一个基因“手镯”包括16000多对基本基因字母表（比较起来，每个染色体组成细胞的核心，这个核心各从父母那里遗传一半，每一半包括了超过10万个基因和超过30亿个碱基对）。

再过10年后，科学家才认识到线粒体基因组的组成或功能损伤可能引起人体缓解混乱，特别是对神经系统、心脏、骨骼肌肉以及肾。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发现线粒体基因组的缺陷（“转变”）也会破坏13种重要的身体蛋白的生产，导致多种严重疾病。1997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上的一系列的研究都从阿尔茨海默氏病开始，包括了各种视觉、听觉、血液、肌肉、骨骼、心脏以及大脑故障。

这些基因疾病与一系列的身体故障和功能障碍有关，它们都是由细胞核中DNA的缺陷造成的。因为科学家们拆开并了解了人类（在单细胞低等细菌方面最近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的基因组——一个完全的基因密码，每一个基因运行（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或出现故障，将产生疾病）的功能正在逐渐被认识。如果不生产某一

种蛋白质或酶或其他重要的身体组成，基因将会控制产生胸癌、后骨成形、耳聋、失明、心脏混乱、超重或与之相反的疾病，等等。

在这方面有趣的是，我们偶然也会遇到一系列相似的基因失败，正如我们在苏美尔文献中读到，在宁呼尔萨格帮助下，恩基创造了第一个原始人工人。试图将原始人类的DNA与阿努纳奇的DNA重组，以此创造出一个新的混合生命，这是一个尝试与错误并存的过程。这些生命起初有时候缺少器官或四肢或者不止有四肢。巴比伦神父贝罗苏斯，他在公元前第三个世纪，为希腊人汇编了早期苏美尔人的历史与知识，其中描述了人类创造者们的失败，揭露了一些实验与失败中产生的生命，一个身体有两个脑袋。这种“怪物”确实被苏美尔人描绘过（见图43a），还有另一种异常的人——有一个脑袋但是有两张脸，被称为乌舒的人（见图43b）。在文献中特别提到了一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尿，并有很多故障，包括眼睛和视力疾病、颤抖的双手、一个不合适的肝脏、一个衰弱的心脏和“老年的病痛”。文献称恩基和宁呼尔萨格为人类的创造者。除了列举更多的功能故障（僵硬的手、瘫痪的脚、不停地滴精液）之外，也把恩基描述成一个有同情心的神，他不是去破坏这些残废的生命，而是为他们找些有意义的生活。这样，当一个有视力缺陷的人产生时，恩基教给他那些不需要视力的艺术——歌唱艺术或弹琴艺术。



图43

文献指出，对于所有这些，恩基颁布这样或那样的命运。当时，他向宁呼尔萨格挑战，试图靠他自己进行基因工程。结果很糟：他制造的人类有处于不合适位置的嘴巴、一个有病的头脑、疼痛的眼睛、痛苦的脖子、脆弱的肋骨、有故障的肺和心脏、不通大便、手短得够不着嘴巴等。但是尝试和失败还在继续，宁呼尔萨格纠正了这些错误。事实上，她终于通晓了阿努纳奇 / 原始人类基因组，她自夸她能把人类按她的意愿做得完美或不完美：

一个人的身体是好或坏

当我的心鼓动我

我可以给予它一个完美的命运或者坏的命运

现在，我们也到达了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插入或者替换某一个基因，基因的角色已经被我们揭开，并试图用它来预防或治疗一种特殊疾病和缺陷。事实上，一个新的工业——生物技术工业，已经产生，拥有看似在医学方面（还有股市）无尽的潜力。我们已经学会执行所谓的基因改造工程——不同种类之间的基因转换。这个技术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所有那些漫游、飞翔、漂浮或生长在地球上的生命有机体，从最低等的细菌到最复杂的生物（人类）的基因物质，都由同样的遗传物质ABC组成——相同的核酸，形成由尼比鲁带入我们太阳系的“种子”。

事实上，我们的基因是我们的宇宙联系。

※

现代基因学上的进步走的是两条平行但又互相联系的路线。一条是探知人类的染色体组即人类的所有基因组。这涉及密码识别，尽管这个密码只由4个字母组成（A-G-C-T，是4个组成DNA的核酸的名字首字母大写）。那些“字母”形成“句子”或“段落”，最终组合成一本完整的“生命之书”。另一条研究路线是确定每一个基因的功能。这是一项更令人生畏的任务，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假如一个更为简单的生物（例如一个低等细菌或一

只实验室老鼠)和它的功能可以被实验测定,事实上已经可以确定,在人类身上的相同基因曾有相同的功能(或者没有相同的功能性障碍)。例如,与肥胖有关的基因的发现也是这样完成的。

这项寻找人类疾病和身体缺陷的成因以及治疗方法的终极目标是双重的:其一是发现控制身体生理机能和大脑神经功能的基因,其二是发现控制老年化过程即寿命以及记忆、推理和智力的基因。在实验室老鼠和人类双胞胎上的实验以及在这两者之间的广泛研究,都能说明两者基因和基因群的存在。这些目标的研究非常乏味与让人难懂,但可以从比较双胞胎之间的“智力基因”的研究结论中得到证明:研究者得出结论,也许存在1万个“基因点”或“遗传口令”要为大脑和认知疾病负责,每一个都扮演着自己的一个小角色。

考虑到这么多复杂性,每一个人都希望现代科学家能够从苏美尔人提供的路线地图中得到帮助。天文学中的非凡进步继续确证了苏美尔的天体演化论,以及由《创世史诗》提供的科学数据:其他星系的存在、高精度的椭圆轨道路线、逆行轨道、灾变理论、外层行星的水,还有天王星为什么在一侧的解释、小行星带和月亮的起源、地球的洞穴,以及大陆各在一侧的解释。所有这一切都能由尼比鲁和天空之战的科学诡辩的传说来解释。

作为一张路线地图，那么，为何不重视苏美尔宇宙传说的另一部分——亚当的创造传说？

首先，苏美尔文献告诉我们，“生命的种子”即遗传符号系统，是由尼比鲁在大约40亿年前的天空之战中传入地球的。如果在降落到地球前，他们在尼比鲁仅仅进行了百分之一的进化，那么进化在地球上开始发生时，他们已经进化了4000万年了。因此很有可能的是，阿努纳奇在50万年前，就有能力太空旅行了。当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发现在地球上，类似的智人还处于原始人类阶段，这也似乎是可能的。

然而由于是来自相同的“种子”，转基因操作是可能的，正如恩基发现并提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人类已经存在！”他解释道，“一切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我们的（遗传）记号放到人类身上。”

人们肯定认为，当时阿努纳奇已经知道了尼比鲁人的完整基因组。恩基和宁呼尔萨格明确选择哪些特别的特征将其从阿努纳奇转给原始人类？苏美尔文献和《圣经》译本都指出，当第一批人拥有一些（不是全部）阿努纳奇的寿命时，创造者夫妇故意限制亚当获得永生的基因（也就是说，与尼比鲁的轨道周期一致的阿努纳奇的极大寿命）。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缺陷隐藏在亚当的重组基因深处？

我们坚定地相信，如果资深科学家详细研究记载在苏美尔文献中的数据，可能获得有价值的生物起源和医学信息。一个令人惊奇的病例是大家所知的威廉斯综合征这种身体缺陷。大概每2万个新生儿中有一个受这种病痛折磨，患者有非常低的几乎迟钝的智商，但同时，他们在一些艺术领域胜过常人。最近的研究已经发现，这种综合性疾病导致的这种“白痴天才”（正如他们有时被描述的那样）是由7号染色体的一个很小的中断缺陷（丧失大约15个基因）造成的。一种很常见的损伤是大脑无法意识到眼睛所看到的事物——削弱视力；一种最常见的天赋是音乐天赋。在苏美尔文献中正有一例，恩基教那个视力损伤的人唱歌和表演音乐。

起初，因为亚当不能生育（要求阿努纳奇从事克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那个阶段，杂交人类只拥有基本的22个染色体。列举在恩基和宁呼尔萨格文本上的染色体的种类和排列，正是现代生物医学需要在染色体上寻找的疾病和缺陷（治愈）的种类。

下一步遗传操作（《圣经》中关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中有反映）是生育能力的授予——将X（女性）染色体和Y（男性）染色体加入基本的22个染色体中（见图44）。人们一直认为，两个染色体除决定后代的性别之外别无用处。与这种看法相反，最近的研究已经揭露，染色体扮演了更为广泛、更为多样化的角色。由

于某些原因，特别在Y（男性）染色体方面，使科学家感到惊讶。在1997年底发表的《人类Y染色体的功能一致性》的研究成果，立刻引发了一些使用粗体大字标题的文章发表，诸如《毕竟男性染色体不是一片遗传荒地》（《纽约时报》，1997.10.28）。这些发现证明“亚当和夏娃一样来自非洲东南部”，这个结论就像一个意想不到的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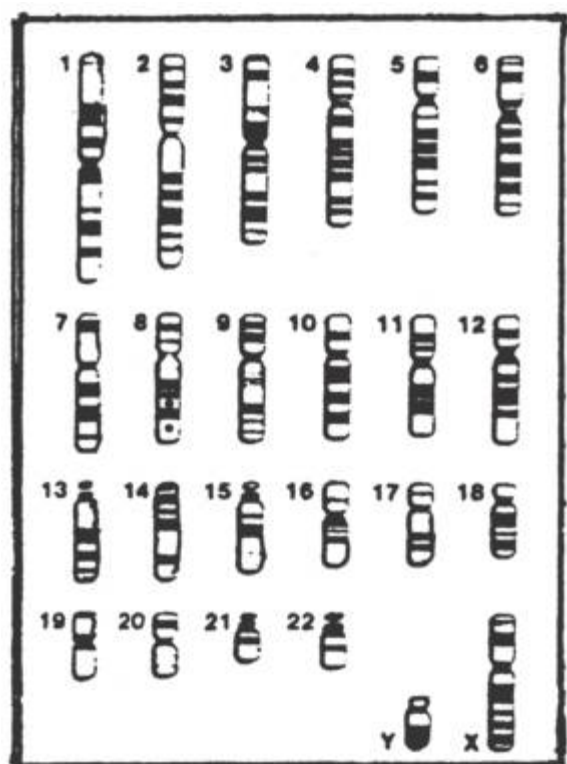


图44

恩基（即拿札叙）从哪里获得X和Y染色体的呢？线

粒体基因组的来源是哪儿？分散在苏美尔文献中的线索显示，恩基的妻子宁基在人类创造的最后阶段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恩基决定，由她给予人类最后的一次触动，一个更具作用的遗传继承：

新生儿的命运，

将由你宣布；

宁基将决定它

神的肖像。

这些文字回应了《圣经》中那些记载，“根据他们的肖像和外表，神创造了亚当”。事实上，如果恩基的妻子即马杜克的母亲宁基是夏娃线粒体基因组的来源，那么姐妹—妻子血统的重要性开始变得有意义，因为它构成了另一个与人类的宇宙起源有关的链接。

苏美尔文献声称，当神为他们自己保守“永生”的秘密时，他们确实给予人类“智慧”，一种额外剂量的智力基因。我们认为，额外的遗传贡献，是被学者们称为《亚达帕的传说》文本的主题。

在文献中，“埃利都的儿子”被清楚地识别出来，在恩基位于伊丁的“祭祀中心”，他也在文献中被称为“艾的儿子”——如其他数据显示，是恩基与其他女人的后代。通

过血统中的蛛丝马迹和慎重的行动，亚达帕被认为是最聪明人的后代，被称为埃利都圣人：

在那些天，在那些年，

艾创造了埃利都的圣人

作为一个人的模型。

他完善了他，给他全面了解，

给他揭露了地球的设计。

他给他以智慧；

却没有给他永恒的生命。

这个在命运与天命之间的碰撞把我们带到了智人出现的时刻。作为神的儿子，亚达帕要求长生不死。正如我们从《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了解的那样，只有沿着去天堂的路到达居住地，才能永生不死。这就是恩基告诉亚达帕的。亚达帕无所惧怕，要求并收到了恩基到达那个地方的路线图：“他指给了亚达帕一条通往他要攀登上天堂的路。”恩基给他提供了正确的建议，即如何获准进入阿努的王室，但是也给了他一个完全错误的指示，即在获得生命面包和生命水时的举止。恩基警告亚达帕，如果你接受并拿走它们，你一定会死！因为被自己的父亲误导，亚达帕拒绝了神的食物和水，探险以凡人的身

份而告终。

但是亚达帕确实接受了一件带给他的外衣并穿上，拿走了给他的油，并涂在自己身上。因此，阿努宣称，亚达帕将开始接触神的秘密知识。他给他看天上的广阔区域，“从天堂的地平线到天堂的最高点”。亚达帕将被允许安全健康地回到埃利都。女神尼卡尔拉克传授“划分给人类的山脉、被作用到肉体 and 人类身上的疾病”的秘密，她教他如何治愈这些疼痛。

在这里，让我们回忆起与此相关的耶和华在《圣经》中向在西奈山旷野的以色列人的保证。他们到处游荡了3年，没有水，他们到达一个无法饮用的泉眼边。神指给摩西一棵树，告诉他将它扔进水中，水就会变得可饮用了。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遵从我的戒律，我将不会给埃及施加3年的疾病。“我耶和华，将是你的治疗者”（《出埃及记》15：26）。耶和华将作为他选择的人类的医治者的誓言在《出埃及记》23：25中反复被叙述，在那里涉及使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怀上了孩子的内容（这个特殊的诺言保存在关于萨拉和其他女英雄的《圣经》叙述中）。

因为我们在这里涉及神的实体，不妨假设，我们在这里也涉及基因治疗。纳菲力姆在大洪水来的前夜发现“亚当的女儿们”是兼容的，因此是可以一起怀上孩子的，也包括基因遗传。

这种以治疗为意图的基因学知识被传授给亚达帕，还是其他半神或新加入的成员？如果这样的话，又是如何传授的呢？这些复杂的基因密码是如何被传授给在原始时代的凡人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只有在字母和数字中寻求答案。

第七章

秘密的知识与神圣的文本

科学，无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球，都被认为是属于神的领域。古人们当然也是这样明确地认为。“神明们的秘密”，隐瞒着不被人类知道，只是时时透露一点给被选择的几个人——传授神的秘密。

“我们知道的一切是由神告知的。”苏美尔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这样宣称。穿越千年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宗教发现与超自然知识都以此为基础。

当人类被授予告知权，被揭露的内容就变为神圣的智慧，成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基础。至于那些神明保密的知识，最终被证明是对人类最具有破坏性的。有人一定开始疑惑，对于那些隐藏的内容的不断探索，有时以一种神秘主义来伪装，并不是源于想获得神的秘密的愿望，而是源于神已经（通过他们的秘密会议或隐含码）决定了人类命运的一种恐惧。

当智慧与理解能力被授予告伯，让他理解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的事物时，一些知识曾被或可能被传授给人类。“假如你懂科学，”《圣经》中的上帝对受难的

约伯说：

谁测量了地球

被认识的地球？

谁已经冲破了在它上面的束缚？

平台通过什么工作？

谁把石头的角切下？

智慧从何而来？

理解力建立在哪里？

凡人不懂它的提问。

它还未在生命之地上发现。

通向神的路为大家所知，

神知道那里的地方；

因为他看到地球的尽头

他看到天空下的一切。

《圣经》（见28章）中的上帝用这些话来要求约伯，让他停止对其命运的原因或最终目的提问。因为如

果没有神的知识，人类的知识——智慧和理解力将会少很多，所以问这些问题或试图看穿神明的意图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少数被神明选择的凡人，可以知道这种天上和地球的秘密知识（或科学），其通道所达到的神圣领域，不只在规范的作品中，同时也在诸如犹太神秘主义例如《卡巴拉》一书中有表述。在《卡巴拉》中，象征为神的王冠的神圣出席，取决于被指定的智慧和理解力的最后两个诗节的支柱（见图45）。他们是关于约伯被质问的科学知识的成分。

在《旧约》中有关“智慧”的参考资料显示，它曾被认为是从神那里获得的礼物，因为是拥有智慧的上帝创造了天堂和地球。“你们的功绩是如此显赫啊，哦，上帝；你用智慧使他们都运转起来。”《赞美诗》104节声称，它描述并赞美了各个阶段创造者努力的成果。《圣经》认为，上帝授予选中的人智慧，事实上他与他们在分享关于天堂和地球以及地球上万物的秘密知识。《约伯书》把那些他不知道的知识描述为“智慧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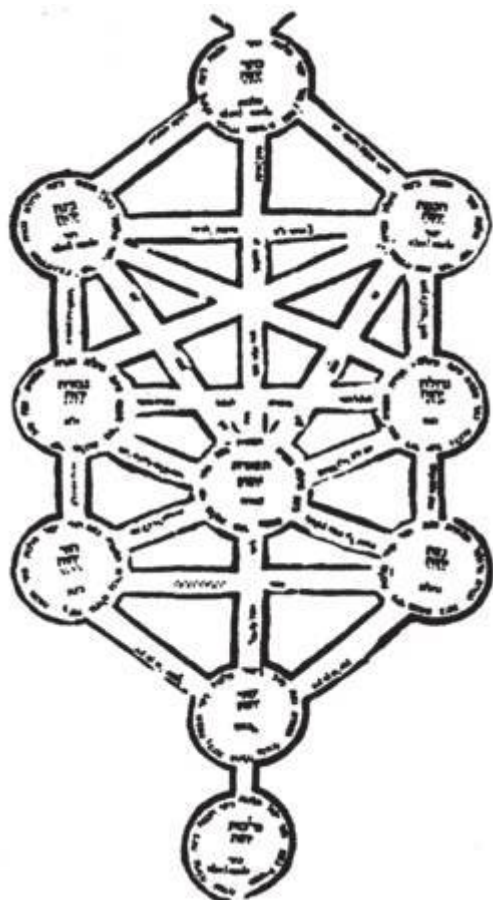


图45

通过选择新成员与人类分享秘密知识的启示，这种做法在大洪水之前就开始了。被传授了智慧和理解力（没有永恒的生命）的恩基后代亚达帕，阿努向他展示了天空的广阔区域，这不仅仅是一次刺激的观光。大洪水之前关于他的记载归于一部权威的作品，英文标题为《从神阿努和神恩利尔开始的关于时间的笔迹》——一篇涉及时间推算和历法的论文。在另一方面，关于亚达

帕的故事中特别提到，他在埃利都接受医药和康复技术教育。之后他成为一个知识全面的科学家，熟悉天空和俗世的知识。他也像埃利都神父那样涂了油——也许第一次将科学与宗教结合。

苏美尔档案提到另一个大洪水前的被选之人，他被带到阿努纳奇的天上处所，被传授了神的秘密。他从西巴尔（“鸟城”）而来。乌图 / 沙马氏在那里统治，他也许是一个半神的后代。在文本中，他被称为“天空神碑的主人”或“天地纽带的神碑的主人”。他也被带到天上，接受了秘密知识。他的教父和老师是神乌图和阿达德：

沙马氏和阿达德为他穿衣，给他涂以油膏，

沙马氏和阿达德将他放在一个巨大的黄金王位上。

他们指导他如何观察油和水，

一个阿努、恩利尔和艾的秘密。

他们给他一个神碑，

基伯布，一个天堂和地球的秘密。

他们将一把雪松做的工具放在他的手上，

一件伟大的神明们最喜欢的工具。

他们教他用数字推算。

尽管阿达德的传说没说得那么清楚，看上去似乎允许（如果不是真正的要求）他与他的人类同伴们分享一些秘密知识，否则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有名的书呢？在巴比伦先王恩麦杜兰基的案例中，有学问的神秘的传播也是委托统治的——但是由于责难，只限于神父的领地，从父亲到儿子，开始于恩麦杜兰基：

博学的人

他守卫伟大之神的秘密

将把他宠爱的儿子与

在沙马氏和阿达德的誓言束在一起。

在神碑旁，用一支铁笔，

他将教给他神的秘密。

上面刻有这个文本的石碑（现在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内）有一个附言：“因而神父的法力创造出来了，这些神父获准接近沙马氏和阿达德。”

《圣经》也记述了大洪水前族长伊诺克去往天堂的事——列举的10条中的第七条，正如恩麦杜兰基在苏美尔国王的列表中那样。《圣经》只提到其中的特别经

历，伊诺克在365岁时，被带上去和上帝一起。幸运的是，《圣经》的副本《伊诺克书》历经千年传了下来，现在以两种译本幸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人们很难说当这些“书”被编辑时接近基督时代的开始，上面的内容有多少是最原始的，有多少是想象，有多少是推论。但是那些内容值得总结，主要的原因是它们与恩麦杜兰基传说密切相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另一本书《禧年书》中有着更简洁更全面的论述。

从这些原始资料中可以知道，伊诺克不只做了一次，而是两次天空之旅。第一次，他被传授天堂的秘密。在他回到地球后，他被指导将知识传授给他的儿子们。向神的住处攀登，他通过了一系列天上的球体。从第七天堂那里，他可以看到行星的形状。在第八天堂，他可以看清楚星座。第九天堂，是“黄道十二宫的家”。而第十天堂，是上帝的神圣王位。

这儿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苏美尔文献，阿努的住处在尼比鲁，我们已经将尼比鲁看作是我们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在卡巴拉的信念中，通向万能的上帝的住所，需要通过10个塞费洛特，被翻译为“光辉”，但是事实上被描绘成10个同心圆（见图46），那里，其中一个叫作雅索德（基础），第八、第九个叫作理解和智慧，第十个叫作凯特，即最高贵的上帝的“王冠”。在那之外，是延展到艾因索夫：“无限”地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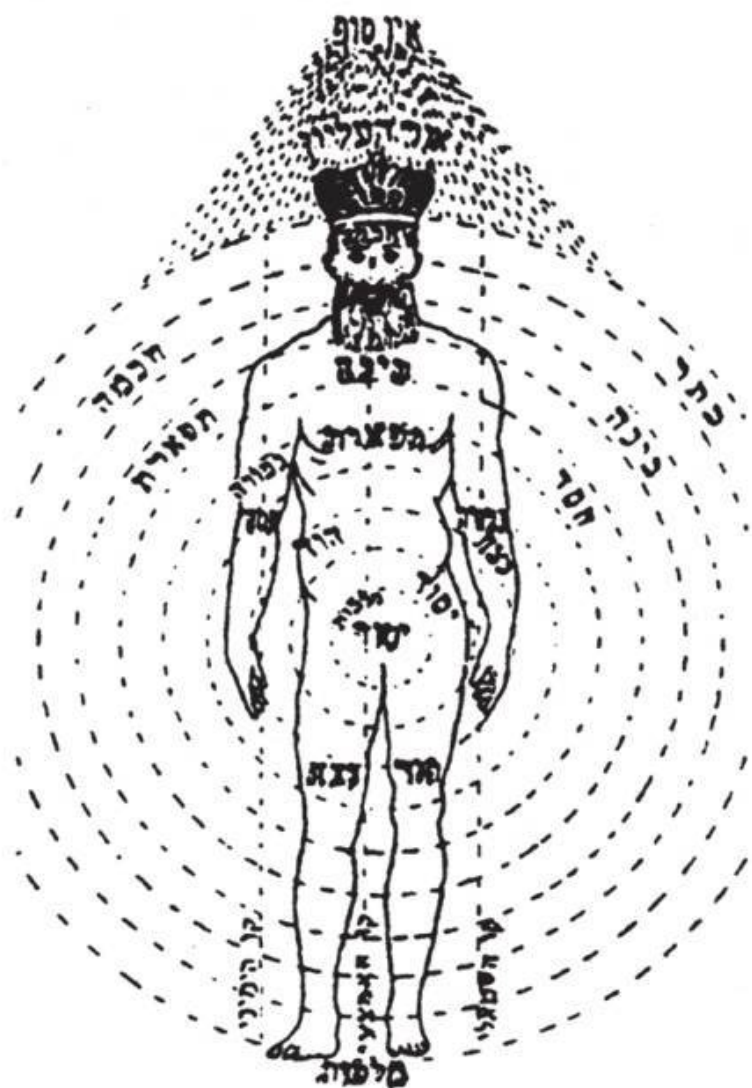


图46

在两个天使的陪伴下，伊诺克到达他最终的目的地——上帝的住处。在那里，他尘世的衣服被取下。他穿上神的衣服，天使为他涂上油膏（就像他们对亚达帕所

做的那样)。在上帝的命令下，大天使帕拉维尔展示了“从那些神圣的仓库取来的书”，给他一支芦苇笔，用来写下大天使将口述给他的东西。持续了30个白天和黑夜，帕拉维尔口述，伊诺克写下“天堂、地球以及海洋工作的秘密：关于所有的自然环境、他们的路和地面状况、打雷和雷声，太阳和月亮的秘密、行星的运转和变化，季节、年份、日子和小时……所有有关人类和每一首人类之歌的语言……所有适合学习的东西”。

根据《伊诺克书》，所有这些大量的知识，“天使和上帝的秘密”，被写在360本圣书里面，伊诺克将他们带回到地球上。把他的儿子们召集起来后，给他们展示这些书，并给他们解释内容。当一道突如其来的黑暗降临，两个天使将他带回天堂之时，他还在不断地讲、教导。那正是他第365个生日的那天。《创世记》5：23-24简单记载道：“伊诺克在世365年。伊诺克与上帝同行，他已经不在，因为神带走了他。”

在这三个传说（亚达帕、恩麦杜兰基和伊诺克）中，最大的相似点是包含两个神明在天上的经历。亚达帕在阿努的门外受到两个年轻的神明杜姆兹和吉兹达的迎接，在他们的陪伴之下出入阿努之门。恩麦杜兰基的教父和老师是沙马氏和阿达德，而伊诺克的教父和老师是两个大天使。这几个传说无疑给亚述人描述阿努天上的大门有两个鹰人守卫提供了灵感。这扇门带有尼比鲁

和翼碟的符号，并且天堂的位置是由地球（作为第七颗行星）、月亮和完整的太阳系（见图47）来显示的。

尽管没有在伊诺克的例子中讲得那么清楚，另外一个突出的方面是这样一种传统，即智慧和理解力的授予使被选中的凡人不仅被称为一个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个神父，此外还是祭祀诗的创始人。我们发现这个原则运用在了出埃及时的西奈旷野中，当《圣经》中的上帝耶和华选择亚伦（摩西的兄弟）和他的儿子为上帝的祭司时（《出埃及记》28：1）。尽管已经归入利未部落——母亲和父亲两边（《出埃及记》2：1），摩西和亚伦仍被传授了可以使他们变出奇迹也可以引发灾难的神奇力量，这意味着说服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之后受到尊崇——现在的说法是“被升级”，称为被赋予巨大智慧和悟性的神父。《利未记》清楚地说明一些授予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历法（相当复杂，因为当时是一个太阳和月亮的历法）、人类疾病和治愈以及兽医的奥秘。相当多的解剖学知识也包括在《利未记》的相关章节中。以色列神父被赐予手术知识，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因为雕刻带有医学知识的解剖部分的人体模型，甚至出现在出埃及时期前的巴比伦（见图48）。



图47

《圣经》将所罗门王描述成一个最智慧的人，他能谈论所有植物（从黎巴嫩的雪松到生长在墙外的牛膝草）、兽类、鸟类、爬行类和鱼类等的多样性。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是因为，除了神赐予的智慧与悟性（智力），他也学习隐藏的智慧——知识。



图48

以亚伦为开端的神圣联系，受到婚姻和生育的严苛法律的限制。但他们可以有夫妻关系，特别是与他们可以结婚的“神父的后代不被褻渎”，如果一个后代是不完美的——“有一个污点”。一个遗传上的突变、一个基因缺点，这个人的所有后代都被禁止履行神父的职责，“因为我耶和华已经批准了亚伦的神圣联系”。

这些限制激发了一代代的《圣经》研究学者的热情，但是它们的真正意义直到DNA研究的到来才变得清晰起来。1997年1月，在《科学》期刊上，一个国际科学

家小组宣布，在那些血统可以追溯到亚伦的犹太人中，有一个“神父的基因”的存在。未曾改变过的犹太传统，要求一些仪式和祝福在安息日要大声念出，那些重要节日仪式必须有一个祭司来主持，意味着“神父”的术语第一次在圣经中用来描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从那时开始，这种指派一代代从父亲传给儿子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唯一途径是以一个祭司的儿子的身份出生。这种特权身份已常常不被用于姓氏“科恩” [Cohen，转变成了卡恩（Kahn）、卡汉（Kahane）、库恩（Kuhn）] 或作为形容词加在一个人名字后，例如牧师哈祭司（Ha-Cohen）。

犹太人的祭司传统中的父系本质激起了来自以色列、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个研究小组的兴趣。他们把目光聚焦在从父亲传给儿子的男性（“Y”）染色体上，他们测试了不同国家的几百个“科恩”姓氏，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染色体上有两个独特的“标记”。这证明了两个案例中，德裔犹太人（东欧）和西班牙系犹太人（近东 / 非洲）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神庙被摧毁之后才分散出来的，预示他们是遗传标识者的古人。

“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是这些人拥有亚伦的Y染色体。”在海法的以色列技术协会的卡尔·斯考拉克基解释道。

一些人被赐予秘密知识，关于他们的传说声称，这些知识被写在一些“书上”。可以肯定，这些不是像我们今天指的“书”——记载东西时装订在一起的书页。很多在以色列死海附近发现的古书，被归为死海古卷，因为它们是在羊皮纸上（大多数是由山羊皮做成的）的书，这些书被缝在一起，卷起来形成卷轴。《法律卷书》（希伯来《圣经》的最初5本书）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写在书上并保存至今的。《圣经》中的先知（特别是以西结）把这些卷轴作为神明旨意的一部分。古埃及文本写在纸莎草上——由生长在尼罗河边的芦苇做成。来自苏美尔的最早文本写在黏土碑上。作者用一支芦苇笔在一片湿的黏土上画符号，待它干之后，就成了一个坚硬的题字碑。

哪个“钩”是由亚达帕、恩麦杜兰基和伊诺克刻记的呢？它们是属于大洪水前的时代——甚至在苏美尔文明前几千年，也许不在任何一个大洪水前的文本上，尽管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波曾自夸，他可以读懂大洪水前的作品。因为每个事例是经神圣的上帝口述才写下来的，我们很自然要问，这些作品是否被写在那些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本所称的《神学手册》上——“神的作品”。与这些作品相关的参考资料可以在那些重建（倒塌过的）神庙里的碑铭等处找到。资料上面说这些建筑是根据古代的图

画和上层天堂的作品重建的。苏美尔文献列举了一个女神尼撒巴（有时拼写为尼达巴），是专门负责保存档案的神。她的象征符号是神圣的铁笔。

其中那一个关于神早期作品的参考资料是在一个赫梯族文本中发现的，被学者称为《乌尔利库姆尼斯之歌》。它是被写在从古老的以特德特首都哈特图沙斯（在土耳其中部，现在称为波格哈士科的小村庄）发现的黏土碑上，它与一个令人费解的“充满活力的神是由闪长岩形成”的传说有关。这个传说讲的是一个被赫梯族人命名为库玛而比的古代神明向其他神明挑战。那些被挑战的神明，因为无法抵挡挑战者乌里卡米斯，冲向恩基在下层世界的住处，想从他那获得隐藏的“有命运誓约的石碑”。然而，当古老的仓库打开后，当保护石碑的这些“古代印章”移去后，发现作品是用古代符号写的，需要古代的神明来解释。

在埃及，透特被尊称为神圣的记录员。是他在神明委员会之后，决定承认何璐斯为合法继承者，将神的法令记在一块金属碑上，而碑被存放在“神明档案室”。除了这些作为神圣用途的档案，埃及人认为透特写这些作品还为了指导凡人。他们认为，《亡灵书》是一篇“透特用自己的手指”写成的文章，作为来生的旅程指导。被埃及人称为《呼吸之书》的短一些的作品也有这样的陈述，是透特“用自己的手指写了这本书”。在《魔术师的故事》

中说道，被透特惩罚得死去活来的国王和王后，在地下室里守护着“那本神透特用自己的手写成的书”，上面展现着关于太阳系、天文学和历法的秘密知识。当寻找这些“神圣作品的古书”的人来到地下室后，他看到这本书“像太阳那样放射出一道光芒”。

这些神圣的“书”是什么？在这些书上，有什么样的作品？

“安美杜兰玛”的称号，“天堂神圣石碑的主人”，把注意力吸引到他的名字的术语ME上来，在这儿翻译为“神圣的石碑”。反过来，没人能够肯定ME是什么，石碑或某些更像电脑记忆芯片或光盘之类的东西。它们是一些小得足以用一只手抓住的物体，因为伊师塔试图将她的城市乌鲁克上升到首都的地位，暗中从恩基那里获得了ME记录，它被编码了至高无上的上帝身份、国王身份和神父身份，以及一些高度文明的其他方面。我们记得，邪恶的祖从伊尼德的杜兰安基那里偷到了神明的石碑和用神圣规则编了码的ME。如果查看一下千年前的技术，也许我们就会知道它们是什么。

把神明们自己的作品和为了自身保存数据的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当秘密的知识被凡人听写下来给凡人使用时，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和写作方式呢？当涉及《圣经》时，这个问题变得举足轻重——尤其是关于西奈山事件。

与伊诺克待在神明的住所、连续“30个白天和黑夜”听写故事相似的，是《圣经》中关于摩西的叙述。摩西登上上帝的西奈山山顶，“与耶和华待了40个白天和黑夜——他没有吃面包没有喝水，他把契约的内容写在石碑上，《十诫》就是上帝口述的”（《出埃及记》34：28）。

然而，他们是后来重做的石碑，代替摩西愤怒地从西奈山上下来打碎的那些石碑。《圣经》提供了更多更难以置信的细节，关于神圣作品的第一个实例：之后，《圣经》明确地陈述，上帝自己做了记录！

故事开始于《出埃及记》第24章，当摩西和亚伦以及他们的儿子，还有以色列70岁的老人，被邀请去西奈山，在西奈山山顶，上帝已经到达他的卡博德（荣耀之意）之所。那里，高僧们可以透过厚厚的、像一把炽烈燃烧的“贪婪火焰”的云层，看到神明的到来。摩西被单独召唤到山顶，接受律法（教义）和上帝已经写下的戒律：

耶和华对摩西说：

来到山上

留在那儿，

我将给你石碑——

教义和十诫——

我已经写下来了

所以你可以教他们

——《出埃及记》24：12

“摩西走在云层中间，攀上山；他在那儿待了40个白天和黑夜。”之后，耶和华——

给摩西

（在跟他结束交谈后）

两块刻有摩西十诫的石碑——

石碑

用神的手指写下。

——《出埃及记》31：17

有关石碑的其他令人惊骇的信息和它们被记录下的方式，被记录在了《出埃及记》32：16-17，它描写了摩西在经过一段很长时间（对人来说）又无法说明的消失后，从山上回来时发生的事：

摩西从山上返回。

他手中有两个刻有摩西十诫的石碑——

石碑两面都被雕刻。

雕刻在这一面和那一面。

石碑是神的手工，

著述是神写的。

它被雕刻在石碑上

两个石碑都是由神明的手工做成的。前面和后面记录着“神的著述”——这意味着包括语言和手迹，这样被神明自己刻在石头上！

这些都是用摩西可以阅读和理解的预言与笔迹写的，因为他将把这一切教给以色列人……

正如我们从《圣经》记录的剩余部分中得知，摩西到达营地打碎了两个石碑，因为他看到人们趁他不在，模仿埃及习俗做了一个金牛来膜拜。危机过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自己做两个石碑

要跟先前的两个一样

我将在这两个石碑上写上

那些写在先前那两个石碑上的文字

那两个石碑已被你打碎

——《出埃及记》34：1

摩西这样做了，并再一次爬上了山。耶和华向他走来，摩西鞠躬，不断请求宽恕。作为回答，上帝向他口述了额外的戒律，说：“你写下这些字，因为为了他们，我和你、我和以色列人之间有契约。”摩西在山上待了40个白天和黑夜，在石碑上记录下“契约和十诫的文字”（《出埃及记》35：27-28）。这次摩西把听写的带下了山。

不只在《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中的片段记述了教义和戒律，所有希伯来《圣经》的前五本书（上面三本加上《创世记》和《民数记》）从很久以前就被看成了神圣的著作。它们被包含在《旧约》前五卷中，也被认为是《摩西五经》，因为摩西自己纂写并创造了所有这五本书，作为对他自己的一个启示录。因此，放在犹太教堂里的，曾从他们的约柜中带出来和在安息日与重要节日宣读的《旧约》前五卷，肯定是被精确拷贝（一个特别的抄写员）下来并代代相传的——一本书一本书，一个章节一个章节，一个诗篇一个诗篇，

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错误就会导致这五卷书的质量不合格。

尽管这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精确性已经被犹太哲人和《圣经》学者研究了好多年（比最近兴起的《旧约》前五卷的“密码”研究早很多），但一个比长而广泛的听写并要求每个字母的精确性更具挑战性的方面被完全忽略了。

这就是，在西奈山上的书写方式不可能是缓慢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这种文字书写稿一般用芦苇笔写在湿的黏土上，而不是纪念碑象形文字像画一样的埃及文稿。这样的数量、速度和每个字母的精确，要求有一个字母表手稿！

问题在于，在出埃及的那个时代，大约公元前1450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存在一个字母表手稿。



字母表的概念是天才的杰作，无论这个天才是谁，他将它建立在已存在的基础上。埃及人用象形文字写的文章，从图像符号描写事物进化到代替音节或辅音字母的符号。但是它还保留着一个数不尽的图像符号的复杂写作方式（见图24b）。苏美尔著作从它的原始象形文字演化到楔形文字（见图49），这个符号获得一个音节

语音。从它们那里形成一个词需要几百个不同的符号。这个天才将楔形文字不费力地与埃及演化的辅音结合起来，正好获得了22个符号！

以此为开始，天才的发明家问他自己及其弟子：用哪一个单词表达你看到的？答案：以闪米特以色列人的语言，是Aluf Fine。创造者说：让我们称这个符号为阿列夫（希伯来语的首字母），简单地发音为“A”。之后，他为房子画了象形文字。你称它是什么呢？他问。一个门徒回答说：Bayit。发明者说，好，从现在起我们就称这个符号为贝斯（希伯来语的第二个字母），简单地发音为“B”。

苏美尔文			楔形文字		含义
原形	变体	古体	普通	亚述	
					地球土地
					山
					家庭的男人
					女性外阴
					头
					水
					饮用
					行走
					鱼
					大而强壮的公牛
					大麦

图49

我们不能断定这样一段对话真正发生过，但是我们能肯定，这是个创造发明Alpha—Bet的过程。第三个字

母Gimel（发音为G）是骆驼的形象（在希伯来语中为Gamal）；下一个字母为Daleth，简化为D，代表Deleth，“门”（装了铰链）。就这样一直到苏美尔字母表的22个字母（见图50），所有这些都被作为辅音字母，并且其中三个被倍增作为元音。

古希伯来语文字		西奈半图语文字
Aleph	א ב	𐤀
Beth	ג ד	𐤁
Gimel	ה ו	𐤂
Daleth	ז ח	𐤃
He	ט י	𐤄
Vau	כ ל	𐤅
Zayin	מ נ	𐤆
Heth (1)	ס ז	𐤇
Teth	ח ט	
Yod	י כ	𐤈
Khaph	ל מ	𐤉

(1) 简写为“H”，H在苏美尔语和闪米特语中发音为“ch”，在苏格兰语中发音为“Loch”。

(2) 简写为“S”，S发音为“tz”或“ts”。

נ	Lamed	𐤊
ס	Mem	𐤍
ז	Nun	𐤎
ח	Samekh	𐤏
ט	Ayin	𐤐
	Pe	𐤑
י	Şade (2)	𐤒
כ	Koph	𐤓
ל	Resh	𐤔
מ	Shin	𐤕
נ	Tav	𐤖

图50

谁是天才的创造者？

如果一个人接受学术上的观点，它是某个手工劳动

者，一个位于红海边上的西奈山西部的埃及绿宝石矿中的奴隶，因为是在那儿，辛得勒斯·派特里先生于1905年发现雕刻在墙上的符号，10年后，辛得勒斯·派特里先生译解为“截头表音法”——拼写出来为L-B-A-L-T（见图51）。它表示效忠于女主人（可能是女神哈索尔）——但是是在苏美尔语中，不是在埃及语中！更多的著作在那个地区被发现后，无疑说明字母表起源于那里；从那里开始，它传播到迦南和腓尼基（那里曾试图用楔形文字符号表达有独创的观点但转瞬即逝，见图52），并被完美地执行。原始的“西奈山文稿”一直作为耶路撒冷的寺庙文稿和约旦王的王室文稿（见图53a），直到在第二神殿时期，它被从阿拉米（用于死海地区的卷轴一直到现代时期，见图53b）借来的方形文本取代。

把那个革命性的革新归功于青铜时代后期一个绿宝石矿场里的奴隶，没有人会真正对此感到满意。除了突出的智慧和悟性之外，它还需要演讲和写作以及语言学的卓越成绩，这几乎不可能被一个奴隶掌握。当在同样的矿场区域中，纪念碑和围墙充满埃及象形文字碑铭，发明一个新的手稿（见图54）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在限定的区域中的模糊创新怎么传播到迦南和其他地方，取代那里已经存在并使用了2000多年的写作方法？这让人无法理解，但当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那种理论是站得住脚的。



图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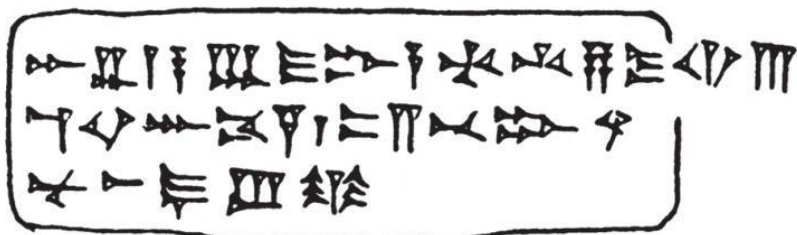


图52



图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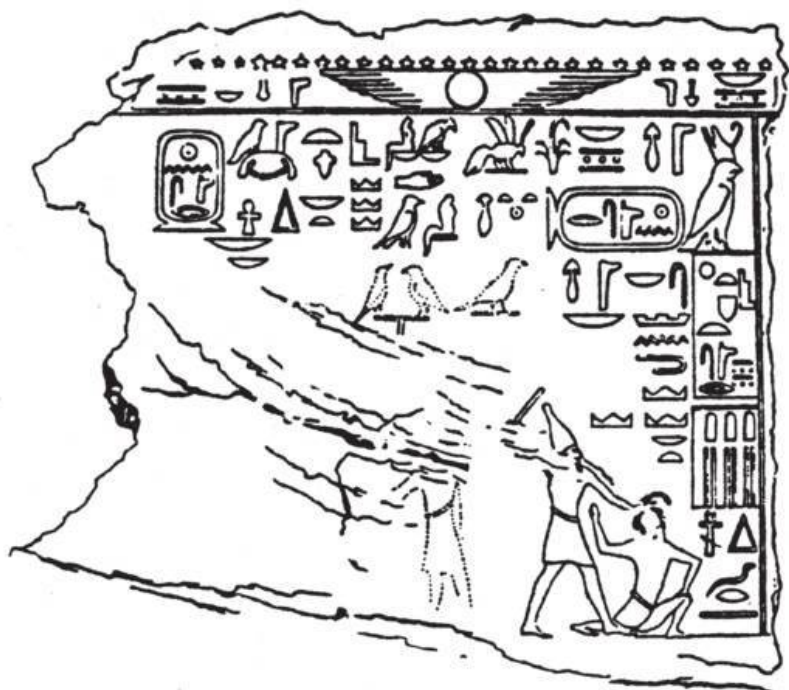


图54

然而，如果我们假想是那次交谈引出了字母表，那么，第一节是课是给摩西上的。他在西奈山，在那个时间，他从事广泛的写作。他有一个最权威的老师——上帝。

※

在出埃及的《圣经》故事中，很少提到这个事实，甚至在上西奈山收到石碑之前，摩西是由耶和华指导把东西写下来。第一次是在与亚摩力人的战争之后，一个本该是联盟国的部落不但背叛了以色列，而且还进攻他

们。上帝说，那些背叛者将被所有后代铭记：“耶和华对摩西说，把这些记录下来，为了铭记。”（《出埃及记》17：14）第二次提到一本著作是在《出埃及记》24：4和24：7，在那里面，记载了上帝从山上传下来的急速的声音，列举了他与以色列子孙之间长期契约的条件，“摩西把耶和华的所有话都记下来，并在山脚下建了一座祭坛，根据以色列部落的数量竖起12根石柱”，然后，“他拿来契约书，朗读，让人们都听到。”

这种听写和写作，在摩西登上山顶和在石碑上有不同著作前已经开始。人们需要注意更早的《出埃及记》的章节，以找出字母表是在哪里、什么时候创造的——运用在上帝与摩西交谈中的语言和书写时可能已经产生了。我们在上面读到，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为养子，后来他杀了一个埃及官员就逃命去了。他的目的地是西奈半岛，在那儿，他最后与米甸人的高级牧师住在一起（并与牧师的女儿结婚）。一天，他在放牧的时候，撞进了坐落着“神山”的旷野，听到从燃烧的灌木丛中传来的上帝召唤，被授予任务，带领他的人民，以色列的孩子，走出埃及。

就在那个判决他的法老（据我们推测为图特摩斯三世）死后，公元前1450年，摩西回到埃及，与继任的法老（我们认为是图特摩斯二世）抗争了7年，直到摩西他们获准出埃及。从听到上帝在旷野中的召唤，到之后7

年，有充足的时间来创造并掌握一种新的书写形式，一种更简单更便捷的方式，相比大帝国时期的书写形式来说——美索不达米亚、埃及、赫梯族。

《圣经》叙述了自从摩西被召唤到燃烧的灌木丛时起，耶和华、摩西以及亚伦之间的交流。是否神的信息有时涉及详细的指导，《圣经》并没有说。但是也许这很重要，法老宫廷中的“术士”认为，他们曾经有书面指示：“法老的术士告诉他，这是神的手指。”（《出埃及记》8：15）这也许会让人想起，“上帝的手指”这个术语用在埃及文本中指的是神透特，象征一种神亲自写的著述。

如果这一切让人觉得字母书写体发源于西奈半岛——一点也不惊奇，考古学家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是无法解释，这么一个巨大而不可思议的发明居然起源于旷野中。

难道我们已经设想过的那个交谈真的发生过，或是摩西自己创造出了字母表？毕竟，在那个时候，摩西正在西奈半岛，他在埃及宫廷中受到很高的教育（碰巧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和赫梯族都在发展着），他肯定是从米甸人（如果不知道这点，那是从在埃及的以色列同胞处）那里学会了苏美尔语。难道他是在西奈旷野中游荡时，看到苏美尔奴隶（当时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粗略地在矿井中刻画出他那种新的书写方式？

有人也许会把这辉煌的创造归功于摩西的个人行为；也许可以肯定的是，走出埃及的领导者，根据《圣经》所说唯一和上帝面对面对话的那个人，带着他发明的字母表和引发的革命，这还是令人满意的。然而，根据众多关于神圣作品的参考资料，这些作品是上帝亲自写的，摩西只是做了听写，指出字母表书写方式和语言体系是“神的秘密”之一。事实上，《圣经》认为是同一个耶和华在早先的时候，发明或创造了其他不同的语言和手稿——在巴别塔事件后。

无论如何，我们以为，摩西是被首先传授的，通过他才把创新传给了人类。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摩西字母表。



还有更多关于作为“神的秘密”的第一个字母表。我们认为，它是建立在最复杂的终极知识的基础上——基因密码知识。

当1000年后希腊人采用了摩西字母表（尽管做了镜像将它颠倒过来，见图55），他们发现，为了照顾所有的发音需要，需要加更多的字母。事实上，在摩西字母表中22个字母的边界上，一些字母可以发得“轻”一点（V, Kh, S, Th）或重一点（B, K, SH, T）。其他一些字母发双倍的音作为元音。

希伯来语·名字	迦南	早期希腊	晚期希腊	希腊语·名字	拉丁语
Aleph	𐤀 𐤁	Α	Α	Alpha	A
Beth	𐤂 𐤃	Β	Β	Beta	B
Gimel	𐤄	Γ	Γ	Gamma	C G
Daleth	𐤅 𐤆	Δ	Δ	Delta	D
He	𐤇 𐤈	Ε	Ε	E(psilon)	E
Vau	𐤉	Υ	Υ	Vau	F V
Zayin	𐤊 𐤋	Ζ	Ζ	Zeta	
Heth (1)	𐤌 𐤍	Η	Η	(H)eta	H
Teth	𐤎	Θ	Θ	Theta	
Yod	𐤏	Ι	Ι	Iota	I
Khaph	𐤐 𐤑 𐤒	Κ	Κ	Kappa	
Lamed	𐤓 𐤔	Λ	Λ	Lambda	L
Mem	𐤕 𐤖	Μ	Μ	Mu	M
Nun	𐤗 𐤘	Ν	Ν	Nu	N
Samekh	𐤙 𐤚	Ξ	Ξ	Xi	X
Ayin	𐤛 𐤜	Ο	Ο	O(nicron)	O
Pe	𐤝 𐤞 𐤟	Π	Π	Pi	P
Şade (2)	𐤠 𐤡 𐤢	Μ	Μ	San	
Koph	𐤣 𐤤 𐤥	Φ	Φ	Koppa	Q
Resh	𐤦	Ρ	Ρ	Rho	R
Shin	𐤧	Σ	Σ	Sigma	S
Tav	𐤨	Τ	Τ	Tau	T

图55

事实上，当我们沉思这22个字母的局限性时——不多不少——我们忍不住想到在神圣数字12中（要求增加或减少神以保证“奥林匹亚派”精确的12）压缩的运用。是这样一个隐藏的法则，把原始字母表局限到22个数字

的吗？

这个数字在今天应该是很熟悉的。它是人类染色体的数字，当亚当被创造出来时，在第二个遗传操作把性别染色体“X”和“Y”加入进去之前。

是万能的上帝给摩西展示了字母表的秘密，然后将基因密码作为字母表密码？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如果这个结论看起来有点古怪，让我们读下《以赛亚书》45：11中上帝的宣言：“是我创造了字母……是我创造了地球，创造了亚当，让他待在地球上。”以色列的神耶和華说。任何牵涉到人类的创造，都被牵涉到组成字母表的字母的创造中去。

如今的电脑系统只由两个“字母”创建命令和数字，一个由数字1和0组成的Yes-No系统来匹配一个On-Off的流（因此称为二进制）。但是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四个字母的基因密码，以及活细胞中更高速的处理过程。从概念上来说，如今的电脑语言是按顺序表达的，例如0100110011110011000010100等。“0”和“1”无限的变化，可以被看成是一个DNA片段的基因语言，例如核苷CGTAGAATTCTGCGAACCTT，等等，在DNA字母链条中（这些总是以三个字母的“单词”排列）绑定成碱基对，其

中A和T绑定，C和G绑定。问题和挑战在于如何创造并读懂那些不是涂了一层“0”和“1”电子，而是小块基因物质的电脑芯片。自从1992年以来，各个学术机构和从事基因治疗的商业公司都取得了进展，已经成功地创造出涂有核苷的硅芯片。发表在《科学》（1997年10月）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论文宣称，与DNA计算的速度与能力相比，被誉为新科学的“DNA信息存储能力是巨大的”。

本质上来说，DNA编译成密码的遗传信息，以光的速度被称为信使的RNA破解，它可以转录信息，还可以将DNA“字母”重组为由三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已经可以肯定，这三个字母的分组，是地球上各种生命的核心，因为化学和生物研究清楚地说明了20种氨基酸，它们的链组成了所有地球（也许还在宇宙的其他地方）生命的蛋白质。不妨以简单的图表形式说明，一个给定的DNA序列是如何被解码和重组，用三个字母的密码组成蛋白质，丝氨酸等的DNA（见图56）。

丰富精确的希伯来语言是建立在“字根”上的，从这些字根中产生了动词、名词、副词、形容词、代词、时态、动词词性变化以及其他语法变量。无人能解释这些字根由三个字母组成的原因。这是和阿卡德语（所有苏美尔语言的母语）相违背的，它由音节组成的——有时只有一个音节，有时有两个或三个或更多的音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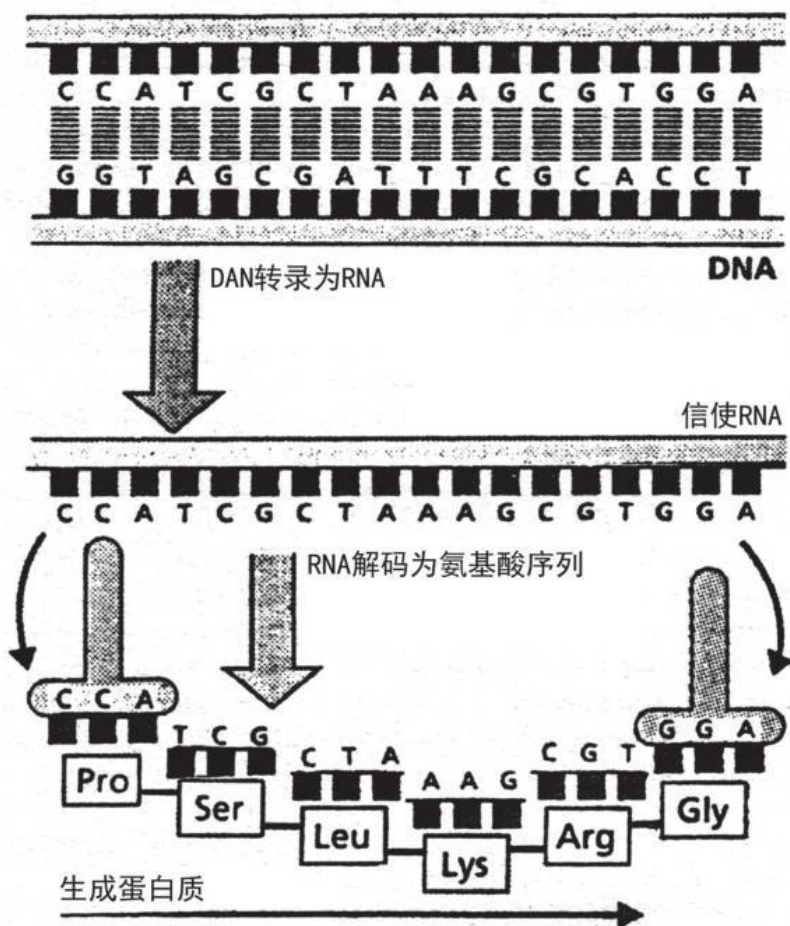


图56

三个字母的希伯来字根是因为三个字母的DNA语言吗？它正是字母表本身的来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个字母的字根确证了这个结论。

“死亡和生命在语言中。”《圣经》在《箴言篇》（18：21）中说。这个声明已被认为是寓言。也许，在

这时，可以从字面理解它：希伯来《圣经》中的语言和生命（死亡）的DNA遗传密码，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已编码的神秘事物比人类想象的更加广阔，它们包括了其他令人惊奇的秘密的复原和发现。

第八章

隐藏的密码与神秘的数字

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一些手工专家将他们的精力转向一个新的目标：从《圣经》中寻找“密码”。

即使这些被呈现在科学论文上，甚至作为书中的摘要，事实上是，这种探索是一种真正的重建，而不是新的探寻，即使运用了一些新的和更先进的工具。

希伯来《圣经》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律法（教义），这部分包括《摩西五经》，在历史上、按时间顺序是从万物的创造直到出埃及后的流浪和摩西的去世。第二部分为先知书，包含《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之后是《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赞美诗》《箴言》和《约伯记》——在历史上从以色列在迦南定居直到耶路撒冷第一神庙的摧毁。第三部分为文集，以《雅歌》为开端，介绍了两个领导人以斯拉和尼希米指引被放逐的人回到朱迪亚重建了神庙，最后（按照希伯来《圣经》的教规的安排）以《历代记》1和2结束。所有这三个部分，都是取首字母TaNaKh来命名。在先知的时代，产生了对第一部分律法

的解释性资料。

犹太圣人和宗教领导人经讨论，打算逐字逐句地阅读《旧约》之律法和先知书，以看出其字里行间的意义，体会其言外之意。这在第一神庙被摧毁（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2世）后的流浪中有所加强，甚至在第二神庙的摧毁中（被罗马人）更是如此。这些审议的内容记录在《犹太法典》中。以卡巴拉著称的犹太神秘主义对此的接受，建立在那些更早的对神秘意义的探索之上。

《圣经》已经证明了，这些隐含的意义的确存在，关键是字母表那22个字母。

一个简单的破解方法，甚至学生经常用的方法，就是一系列字母的替代。中世纪的圣人卡巴利斯特曾用一种搜索工具，一个叫ATBSh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希伯来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Tav（T）被替换为第一个字母Aleph（A）。倒数第二个字母Shin（Sh）被替换为第二个Beth（B），以此类推。卡巴利斯特在公元前17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图解了这个系统，并提供了对它的解答。

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密码系统被先知耶利米（公元前7世纪）运用过，他预言了巴比伦的沦陷。耶利米用字母Sh-Sh-Kh替换拼写B-B-L（巴别塔），以此避免被监

禁（《耶利米书》25：26和 51：42）。《耶利米哀歌》被认为是先知耶利米创造的，书里为耶路撒冷的沦陷和摧毁叹息，运用了另一种隐藏码，称为藏头诗，这里面诗文的第一个字母（有时是最后一个）组成一个单词或名字，或者（正如《耶利米书》一样）展示了神圣的字母表字母的身份鉴别。在一个诗句中（翻译为“唉”）的第一个单词开始于Aleph，第二个诗句开始于Beth，依次类推，直到第二十二个诗句。类似的藏头诗在第二章节中由先知重复着，在第三章中，每个字母以两个诗节开始，同时回复第四章中的每个诗节。《赞美诗》119是由八层的藏头诗组成的。

《赞美诗》中的一些诗节的真实性可以通过观察来证实：每个诗节有两个部分，每个部分按字母顺序开始（例如《赞美诗》145），同样的线索隐藏在《箴言31》的诗节安排中。此外，在《赞美诗》145中，三个赞美耶和华的尊贵的诗节（11、12、13）以字母Kh-L-M为开端，将这几个字母倒过来拼写为MeLeKh，即“国王”。

将藏头诗作为隐藏密码使用，在《圣经》的其他书中也很明显，在前《圣经》书中也可以发现（这些书被包括在《旧约》的基督教安排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自公元前第二个世纪反抗希腊统治的时期。这场反抗以其领导者马卡比为名。马卡比这个名字，事实上是来自摩西的赞歌（《出埃及记》15：11）诗节中一个只取首

字母的缩写词。“哦耶和華，在神之中誰像你”——這4個希伯來單詞的第一個字母形成縮寫詞M-K-B-I，發音為“馬卡比”。

公元70年，羅馬人摧毀第二神廟後，猶太人的精神和宗教支柱就是神聖的經文——牧師的珍寶和預言格言。它是命中注定的，或是完全被預見的？注定的是什麼，將會發生什麼？過去和未來的奧秘必定是被隱藏在那些神聖的著作中，那時候，不僅因為其內容，而且其每個單詞和字母都受到推崇。神廟被摧毀之後，搜尋被密碼模糊化的隱藏的意義早已眾所周知。神廟摧毀猶如“進入禁止的樹林”，“樹林”的單詞帕德斯本身是一個縮寫詞，是從吸取經文信息的4種方法的幾個首字母創造而來的：Peshat（字面意思），Remez（暗示），Drash（解釋）和Sod（奧秘）。《塔木德》中有一個傳說，把4個猶太法師如何進入樹林聯繫起來，意在闡明过早揭露本該繼續保密的事物的危險：一個“眼睛直瞪瞪地死了”，另一個發瘋了，第三個走進了曠野開始拔草，只有拉比·阿基巴一個人完好無損地走了出來。

卡巴拉人和他的先輩們把隱含的意義恢復在了中世紀的古羅馬邊境城牆上。通過ATBSh密碼對《聖經》的解讀會揭示什麼呢？如果運用另一種字母重排，會怎樣呢？如果一個插進去的單詞被認為只是为了隱藏真實的意義，那麼應該跳過它去讀文本嗎？例如，用這樣的方

式，人们可以证明《赞美诗》92（安息日的一首歌）确实是摩西在西奈山时所写，而不是国王大卫。另一个例子声称，伟大的犹太学者迈蒙尼德（西班牙和埃及，公元12世纪）被记载在《出埃及记》中，诗节11：9最后4个单词的首字母组成了一个缩写词R-MB-M——与从整个名字Maimonides, Rabbi Moshe Ben Maimon中得来的缩写词相匹配。

然而，中世纪学者怀疑，难道探寻只局限在单词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字母，局限在诗节的开头或结尾？如果跳开字母探寻隐藏意思会发生什么呢？所有第四个、第四个……或第四十二个？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计算机的出现，有些人将把这个工具运用到探寻以字母间隔为基础的“密码”中去。最近对这一探寻主题的巨大兴趣，实际上是源于很多以色列科学家对于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它是由多伦·维茨祖姆、艾里雅夫·里派和尤雅维·洛森贝尔格在1994年8月发表于著名的期刊《统计科学》上的一篇名为《〈出埃及记〉书中的等距字母顺序》的论文发起的。

随后的评论、分析以及书（米歇尔·乔斯尼著的《圣经密码》）和约瑟雷·塞丁挪维著的《圣经密码背后的真相》），在本质上讨论了一个基本前提：如果你按次序列举出所有《摩西五经》中的304805个字母，并将它们以“集团”方式排列在一起，这些集团将这些字母分割成由

一些诗句组成的片段，而每行诗句有一天命目的字母，然后选择一种跳读方式——某些字母将形成一些单词，这些单词读出来让人无法相信，居然准确地预言了我们的时代甚至所有的时代，例如以色列总理拉宾遭暗杀，或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然而，为了取得这些几千年前的文本中所谓的未来“预言”，探索者们必须制定如何阅读“密码单词”的任意可变的规则。形成这些语言性单词的字母最后有时是相连，有时是隔开的（间隔是多种多样且不固定的），有时竖着读，有时横着或斜着读，有时顺着读，有时反着读……



上述方式在选择诗句长度和数量、阅读的方向、跳读或不跳读等方面有任意性，很可能剥夺了没有技巧、不加判断地接受只建立在《圣经》中字母的密码主张的权力：不经过讨论《摩西五经》目前的文本是否确实是最初的、神赋予的、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排列着的，就这样做了。我们那样说，不只是因为小的偏移（例如用元音字母或不用一个元音字母写一些单词）已经明显发生了，也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创始之初，存在另外一个字母，一个首字母。除了理论上的含义，直接的问题是一个字母计数的失真。

然而，隐藏的单词或意义被编码在《圣经》文本中的可能性很大，这一点大家肯定接受，不仅因为上面列举的例子，还因为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巴比伦和亚述的编码情况已经在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非希伯来文本中被发现。它们包括的文本开始或结束都有警示，在神的死亡的威胁下，它们只是传授给有初步知识的人的秘密（或反过来说，不透露给没有知识的人）。一些文本有时使用可判读的编码方法（例如缩写词），有时是保密的加密方法。在前者中，包括了由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波赞美神马杜克和其妻子赛尔芬尼特所创作的一首赞美诗。在诗的开端，它运用了楔形音节符号，将隐藏的信息传达给神马杜克。除了首字母缩写词的编码，国王还使用了另外一种编程译码方法。这些形成秘密信息的音节开始于诗句1，然后跳过诗句2，使用诗句3，跳过诗句4，如此往复，跳过一个诗句到达诗句9。然后，被译成编码的信息一次跳过两个诗句，回到单数行诗句，跳到诗句26，回到一个双行诗句，从诗句36跳过来，然后回到单行诗句，从剩下的其他识别的诗句中跳过来（包括它的反面）。

在这种双编码里，亚述国王将以下秘密信息传达给了神明（我们提供了横向的翻译，尽管石碑上的信息是从上到下纵向被解读的）：

A-na-ku Ah-shur-ba-an-ni-ap-li

我是亚述巴尼波

Sha il-shu bu-ul-ti-ta ni-shu-ma Ma-ru-du-uk

向他的神马杜克请求赐予我生命（而且）

Da-li-le-ka lu-ud-lu

我要赞美你

在巴比伦马杜克神庙里的一个牧师沙格拉基南姆乌比伯，发现了一种首字母缩写词的碑铭，这不仅预示着一个神父可以掌握这种编码，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它的古物问题。在这个首字母缩写词中（在编码的音节中，存在11行诗句跳读），编码员的名字清晰地显示着。正如大家所知，大约公元前1400年，有那样一个名字的神父供职于巴比伦的埃萨吉拉神庙中。这可能把编码的观念追溯到大约出埃及时期。因为大多数学者发现，这个时间实在早得让人难以相信，他们仍然更愿意将它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

亚述巴尼波的父亲，即亚述国王伊撒哈顿采用了一种略微不同的编码方法。在一根纪念他历史性地入侵埃及（学者知道的是伊撒哈顿的黑石，现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见图57）的石柱上，他宣称已经发动了军事行动，这个军事行动不仅得到神明的祝福，也得到天上7个决定命运的星座的庇护——涉及黄道带星座。在碑铭上

（在石柱的反面），他宣称楔形符号意味着星座，“就像我名字的书写Asshur-Ah-Iddin”（英语中为Asarhaddon或Esarhaddon）。



图57

这个密码或编密码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人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人们可以断定，这个国王在同一个碑铭中宣称的另一个隐藏的意义。重修巴比伦马杜克神庙，是亚述国王被接受成为一个巴比伦统治者的途径。他回想起，由于马杜克在巴比伦很生气，他宣布这个城市和其神庙在70年中将是一片废墟。伊撒哈顿写道，这就是“马

杜克写在《命运之书》上的内容”。然而，回答伊撒哈顿的请求时：

仁慈的马杜克，

在他的心得到宽慰的时刻，

将石碑上下颠倒

第十一个年头

批准了重建。

根据这个预言可以领会到，神的行为代表了数字使用的一种技巧——用符号（也用楔形文字）代表数字。在苏美尔60进位（即以60为基础）系统中，代表“1”的符号根据情况可以表示1或60。代表10的是“V”形符号。伊撒哈顿断言，神拿走了《命运之书》，书上，荒废持续的法令时间是“70”年（见图58a），如果把它倒过来，楔形文字符号代表“11”（见图58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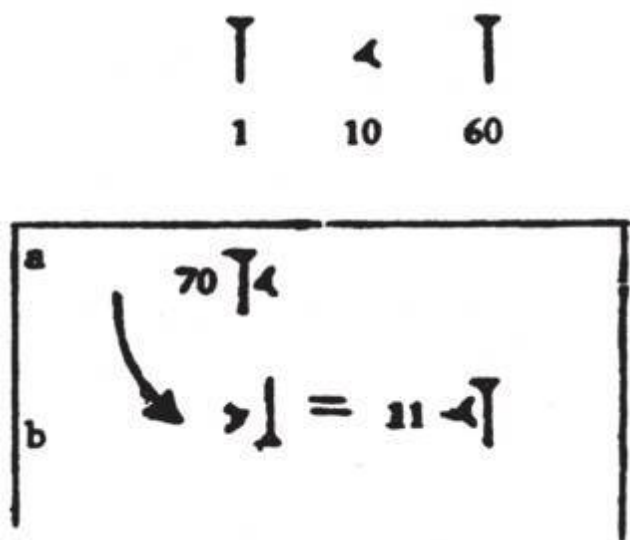


图58

隐藏信息和秘密意义之间不仅是通过单词联系起来的，而且还通过数字。数字在亚述巴尼波的父亲萨尔贡2世的著作中甚至更为突出。在他的统治时期（公元前721年—公元前705年），他在离古代皇城、宗教中心尼尼微东北大约12英里的小村庄里，建立了一个新的行政军事基地。他的亚述名字是舍鲁金（正直的国王）。他把这座新的城市命名为杜尔舍鲁金（现在的考古遗址卡霍尔撒巴伯）。在纪念这个功绩的碑铭上，他写道，他建造的围绕城市的巨大城墙，有16283库比特长，“正是我名字的数字”。

用这个数字编成单词音节的密码出现在《给伊师塔的赞美》的文本中，在文本中，崇拜者用数字写他的名

字，而不是用字母：

21-11-20-41

21-11-20-42的儿子

这些数字编码仍然不可解译。但是我们已经理由相信，希伯来的先知知道这样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编码方法。

《圣经》中最难懂的段落之一，是以赛亚关于来世报应的时间预言，“当它到来时，巨大的喇叭将被吹响，他们将回报那些迷失在亚述土地上的人，和那些被驱逐到埃及土地上的人，他们将在耶路撒冷的圣山前向耶和华弯腰鞠躬。”以赛亚预言道，那时混乱将盛行，人民将奔走相问，“谁将理解那些以某种方式隐藏了的信息”：

因为规则在规则之上，规则在规则之中；

诗句在诗句之上，

诗句在诗句之中——

这儿一点，那儿一些；

因为以一种混乱的语言

以一种陌生的语言

他将讲给他的人民

——《以赛亚书》28：10-11

没有人真正理解一个“规则上的规则”和“诗句上的诗句”是如何导致“一种混乱的语言”和“一种陌生的语言”。希伯来文字是Tzav和Kav，已经分别被变更为更现代的英语的译文“命令”和“统治”（见于《新美国圣经》，或是“咕哝”和“低语”，甚至是“严厉的叫喊”和“沙哑的呼喊”（见于《新英格兰圣经》））。

什么语言可能会混乱，或它的书写符号被赋予一种陌生的意义，通过到处变化“顺序”和“线路”？我们认为，先知以赛亚所讲的，就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原本！

当然，这是一种大家都知道的语言。但是当诗节引用了上述陈述，就无法理解那种语言传递的信息，因为它通过Kav to Kav做了编码，并四处改变“诗句”，因而改变了信息原先要传达的“内容”。改变的命令通过随便改变顺序的编码法（例如the A / T-B / Sh）隐藏起来。

对诗节28：10-11的谜团的解答，可以用来解释《先知书》（29：10-12）中一系列的描述。它声称没人能够理解那些著作，因为“书的文字把你变成一本封住的书”。最后一个文字hatoom常常翻译为“封住”，但是在《圣

经》的用法中，它有“隐藏”的内涵，成了一个秘密。它使用的是在一个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译成密码的与没有经验无法看到的著作中的术语。它也这样被运用在了摩西的诗歌中（《申命记》32：34），书中引用上帝来陈述将要来的、已被注定的事物是“一个秘密，关于我隐藏、储藏和密封的财宝”。这个术语以“隐藏的方式”或“作为一个秘密”，也被用在了《以赛亚书》8：17，甚至更多地在《但以理书》和它的译本以及终极事物上。

以赛亚的预言与他那个时代的国际舞台和王室信息的编码相符，他可能曾给出了一个“圣经密码”存在的线索。他三次修改了字符 Othoth，它们在《圣经》中是用于解读神或天上的符号——一个意为“符号”和“字母”的其他类型，在他的预言中传达了字母的意义。

我们已经讲到，以赛亚提到耶和华是字母（字母表的）的创造者。在诗节45：11中，赞美耶和华的独一无二，是耶和华“曾排列了那些传递的字母”。这样编码排列应该是理解诗节41：23中谜团的一种途径。描写地球上迷惑的人们是如何从过去猜想未来，以赛亚引用他们请求上帝的话语：

告诉我们真正的字母！

如果这个单词是一个普通的符号，它可能表示“告诉我们事物创始之初的符号”。但是，先知已经三次选择写

符号，即“字母”。明显是想通过看到过去的字母，来理解神的意图。这些字母在由字母拼凑而成的密码中。

然而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些例子预示的那样，藏头诗是一种太简单的方法，是建立在楔形文字符号的数值基础上的真正编码（在撒尔格伦2世的例子中仍然是不可译的）。我们已经提到，关于他们等级数字的“神的秘密”——用数字来代替神的名字。其他保存有苏美尔术语学的石碑，甚至在阿卡德人文本上（因为石碑破碎，遗留下来的很多文本都很模糊），指出数字命理学作为一种密码的早期使用，特别是涉及神明时。

无须惊奇，那时，希伯来字母表中的字母被赋予了数值（见图59），这些数值在将秘密知识译成密码和解密码中，扮演了比它们自身更重要的角色。当希腊人采取这个字母表时，他们保留了赋予每个字母数字的惯例。从希腊开始，根据它们的数值翻译字母、单词或单词群的艺术被称为“根码替亚释义法”。

开始于第二神殿时期，“根码替亚释义法”成为学者和诺斯替教徒掌握的一种工具，用于探究《圣经》诗节和没透露隐藏意义和信息的单词，或是用于拟定不完整《圣经》诗节的新规则。这样，当一个人宣誓成为一个修行者，不被指定的自我节制时期应该为30天，因为《民数记》第六章中的定义单词YiHYeH（可以是）有数值30。通过等值来比较单词及其含义，为隐藏的意义提

供了无数的可能性。例如，摩西和雅各有相似的神圣的经历，因为雅各在夜晚梦境中看到的通往天堂的梯子（在希伯来的苏兰）和摩西收到律法石碑的西奈山，两者有相同的数值130。

א	1	ל	30
ב	2	ם	40
ג	3	נ	50
ד	4	ס	60
ה	5	ע	70
ו	6	פ	80
ז	7	צ	90
ח	8	ק	100
ט	9	ך	200
י	10	ש	300
כ	20	ת	400

图59

随着中世纪时期犹太神秘教卡巴拉的发展，“根码替亚释义法”的运用，特别是用“根码替亚释义法”来发现秘密的含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那些探索中，对神的名字给予了特别关注。极为重要的是对上帝自己取名为

摩西的研究，耶和华：“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耶和华是我的名字。”（《出埃及记》3：14-15）。如果简单相加，神的名字的4个字母总共为26（10+5+6+5），但是卡巴拉派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方法，在这个方法中，将把4个字母（Yod、Hei、Wav、Hei）拼写出来的名字相加，一共是72，这些数字的等值构成了比其他单词更具有洞察力的理由。

[在基督教创立之初，一个亚历山大宗派认为，至高无上的原始创始者的名字是阿布雷克斯，它所有字母的总和为365 —— 一个太阳年中的天数。这个宗派的成员曾经背着由准宝石做的石雕，担负着神的形象和名字（通常不把它等同为YaHU，见图60）]。

有理由相信，阿布雷克斯起源于阿布雷希特，即“生命之始的父亲或祖先”，我们曾提议它为第一个完整的单词，这个单词以《创世记》的字母“A”开始，而不是现在Bresheet《创世记》的开端“B”。如果《创世记》确实还存在一个字母，现在流行的密码先后顺序将必须被重新检查。



图60

有多少数值应该被赋予数字表达的密码或意义——一个在字母内部固有的密码而不是依赖于它们间的任意间距？因为这种用法把我们带回到了苏美尔时代，在阿卡德时期是合法的，在所有时代，被认为是“神的秘密”而不是被展现为没有知识的人，因为与DNA的联系，我们相信数字码是保密码！

事实上，最明显（正如侦探故事那样，最容易被忽视的）的线索之一正是术语“书”，希伯来语中的SeFeR。SeFeR起源于字根SFR，它的词源是代表作者或抄写员的单词，来讲述一个传说或故事等。

然而，这个字根SFR也可表示一切与数字相关的事物。计数是Lisfor，数字是Sifrah，数目是Mispar，计算是Sephirah。换句话说，从希伯来3个字母的词根出现的

那时起，用字母书写、用数字计算被认为是同一件事。

实际上，在希伯来《圣经》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书”和“数字”的意义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如在《历代记1》27：24中，记述大卫王领导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数目”一词在同一个句子中用了两次，一次是用于表示数目（计算的人数），另一次意为大卫的记录书。

这样一个双重意义也许是三重意义，已经向翻译《赞美诗》71：15的翻译者提出了挑战。尽管他不全知道上帝创造的奇迹，仍寻求上帝的帮助。同时，赞美诗作者发誓要记述下上帝救度和正义的功绩，尽管“我不知道Sefuroth”。《国王詹姆斯》译本将这个词翻译为“数字”，更多现代翻译倾向于“to tell”的内涵——“讲述”。但是，在特殊的形式中，赞美诗作者已融入了第三种意义，即“神秘的事物”的意义。



当朱迪亚的政局变得越来越狂暴时，一场起义（马卡比反抗希腊统治的起义）接着另一场（反对罗马压迫），探索希望的信息更加强烈。搜索早期关于加密数字的文本发展成为数字作为神秘密码的使用。最令人费解并且最好设置成密码的例子之一是在《新约》中：在《启示录》中，表示一只“野兽”的数字为“666”。

这里有智慧；

让拥有理解力的人

发现野兽代表的数字，

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字；

他的数字是666。

——《启示录》13：18

这段话讲述了救世主的期盼、魔鬼的堕落以及后来的基督再临，天堂到地球的王国复苏。1000多年来，为了解开用数字表示的密码“666”，已经做出了无数尝试。这个数字在早期希腊手稿中清楚地出现过，这本书完整的题目为《约翰福音》，书一开始是这样的声明：“起初是单词，单词是神的，单词是神。”这本书充满了数字含义。利用希腊字母（它们与希伯来字母排列十分类似）的数值和“根码替亚释义法”的方法，有人认为，“野兽”是邪恶的罗马帝国，因为拉特龙斯的数值是666。其他人认为，数字密码意味着邪恶的皇帝图拉真自己，其中间的名字ULPIOS数值上合计为666。现在仍然有一种意见认为，密码在希伯来语中代表Neron Qesar（“尼禄帝王”），在使用直接相加和三角方法的各种“根码替亚释义法”途径中，他的名字用希伯来拼写N-RW- N + Q-S-R，加起来也是666。

“666”编程密码的秘密可能将在希伯来语中被揭露，而不是在希腊或罗马单词中，这可能是最终解决这个谜团的关键。我们发现，在希伯来语中的666数值等同于托架（见图61a）——一个隐藏的事物，一个超自然的谜。它被运用到圣经关于神的智慧与理解力的联系中，智慧和理解力对于人来说是隐藏的、超自然的。为了产生666，不得不加上字母Wav（= 6，见图61b），把意思“一个秘密”改变为“他的秘密”或“他的隐藏事物”。

有些人发现，“他的秘密”的翻译是用来描写“水淋淋的黑暗”，那里让人回想起提亚马特的天堂之战：

地球颤抖着，战栗着，

山的根基都被摇动了.....

他的鼻孔中有烟雾冒出，

他的嘴巴里冲出贪婪的火焰.....

他不透露他的秘密，

被迷雾般的黑暗和天空的云朵所掩盖。

——《赞美诗》 18：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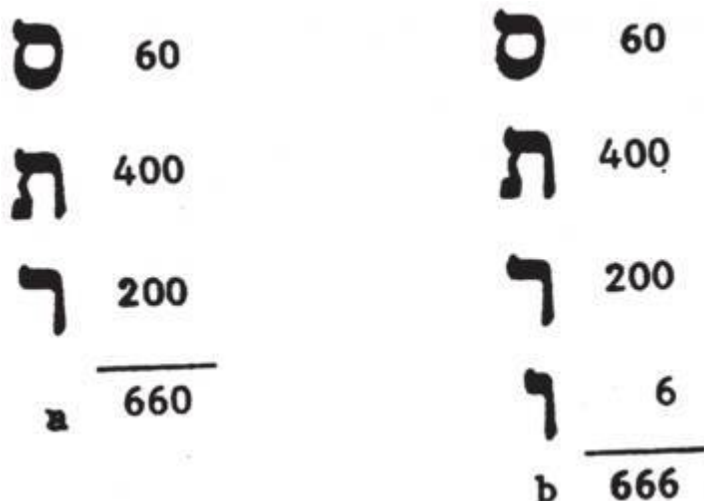


图61

《圣经》中反复提及那场天空之战，美索不达米亚造物史诗发生在马杜克和提亚马特之间，而《圣经》中发生在原始创造者耶和华和“深水渊”之间。深水渊 / 提亚马特有时是以“傲慢者”出现，或用字母RaBaH（伟大者）代替RaHaB出现。《赞美诗》18中的措辞回应了《申命记》29：19中一个更早的陈述。之中，耶和华对于“最后一代”的判断，被预言为一个“烟尘将从上帝的鼻孔中冒出”的年代。最后计算的那个时代，在圣经中常常由副词Az提到——“那时”，未来的某个特定时刻。

显然，如果《启示录》的作者也记得Az，最后一代的那个时期，当上帝以他自己的身份出现，当天堂和尘世在一场与特胡姆拉比（《摩西》7：4、《赞美诗》36：7和《以赛亚书》5：10中运用的术语）的战斗中创

造出来时，一个通向谜团“666”的数字途径显示，《启示录》这本书讲的是在天空之战再次上演时天堂上帝的归来：因为Az + Tehom + Rabah的数值总和为666（见图62）。

我们将数字“666”还原到字母中，然后在《旧约全书》中寻找包括这些字母的单词，这种尝试对于解密数字“666”还是有可能的。将阿布雷希特作为异教的神转化为阿布雷克斯（刻有避邪符号的玉石，与其数值365，通过改变楔形文字著作的楔形文字符号，来加密《圣经》的参考资料（更早引用），以及对于回返阅读的涉及和A-T-B-Sh方法在外来神明身份的隐藏中的运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当希伯来的天命卷入其他国家和他们的神明的命运中时，《圣经》对外来著作和万神庙中隐藏秘密数据的编码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创世记》中的造物故事真的是记录在《伊奴玛·伊立什》中造物秘密的缩减版，那些透露给恩麦杜兰基和亚达帕的秘密部分是什么呢？

א ז	8
ת ה ו ם	451
ר ב ה	207
	666

图62

我们在《创世记》中读到，当法老提拔释梦的约瑟时，赐予他一个新的埃及官方名字：Zophnat-Pa'aneach。当学者们尝试推算象形文字书写这个称号的埃及意义时，很显然的是，它的意思是用希伯来语编码了的，在希伯来语中，它意为秘密或隐藏的事物的“阐释者”。

这种语言或字母或数字的变形，让我们对那个问题（和可能性）更加困惑：除了对“666”之谜，这些密码是不是还包含对古代其他万神庙中的神明的暗示。

希伯来字母表中一个无法解释的方面是，当五个字母的位置处于一个单词的末尾时，它们的书写是不一样的（见图63a）。如果我们冒险去帕德斯，那个“禁林”，在密码是由字母和数字结合起来的的前提下，我们可以

说，反过来（从左到右）读译成密码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奇怪的5个字母是“60”的一个“保密码”，而“60”是阿努的秘密数字（见图63b）！

如果是这样的话，希伯来单词中表示“秘密”的单词的第一个字母（S）有数值“60”，甚至整个单词的数值为“70”，而“70”是马杜克（然后他把字母颠倒过来）为巴比伦这座城市颁布的荒废年限的秘密数字，这些难道是巧合吗？这样说来，耶路撒冷及其神庙的废弃也将准确地持续70年吗？当一个预言被宣布时，它是对神的秘密或Sod的揭露吗（见图63c）？

一种方式是承认《旧约》以及《新约》是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秘密作品中借来了它们的编码和神的等级，这种方法给了另一种“666”谜团可能的解决方法。



图63

一个少有（已发现）的例子中，数字“6”作为一个神的等级被呈现在一个石碑上。石碑由写作《亚述和巴比伦的神秘和神话解释》的学者阿拉斯代尔·利文斯顿建造。重建的石碑带有它所包含的不可解释的神秘的警告，以“60”为开始，作为“众神之父，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等级，然后在每个圆柱上，揭露了他的身份：阿努。在

他之后是恩利尔（50），恩基（40），辛（30）和沙马氏（20），石碑上提到阿达德，称他为“雷雨之神”，他的等级为“6”。当列表从正面到反面继续往下看时，它列了“600”作为阿努纳奇的秘密数字。

美索不达米亚石碑关于神的秘密数字中出现的现象，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以苏美尔语为基础的编码，也许以此可以最终获得解开“666”谜团：

600 = 阿努纳奇，“那些从天堂来到地球的神”

60 = 阿努，他们至高无上的统治

6 = 阿达德，一个教授初学者的神

666 = “这里是智慧”，“由拥有理解力的神计算”

（阿努和阿达德的相似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被发现不只在文本表述中，也存在于他们连接着的神庙中。尽管可能难以置信，《圣经》列举“其他国家”的神明时，把阿努和阿达德紧挨在一起——《列王纪下》17：31）。

神的秘密数字可以作为破解其他神明名字秘密含义的线索。因此，当字母表被构想出来时，字母“M”——Mem，从Ma'yim、water中而来，与埃及人和阿卡德人关于“水”（一个波浪的古代石壁画）的图像描绘相似，也和语言中表示“水”的术语的发音相似。在希伯来字母表

中“M”的数值是“40”，“40”是宝瓶座的原型，“家在水上的人”的艾 / 恩基的数值等级，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存在着起源于苏美尔、代表耶和华的同样的神秘数字密码吗？如果一个有初步知识的苏美尔人试图将神秘的数字密码运用到这个字义为“神”的名字中（正如将前缀和后缀运用在个人名字中），人们可以说YHU是代表“50”的神秘密码（ $IA = 10, U = 5, IA.U = 10 \times 5 = 50$ ），并带有它所有的神学上的含义。



当注意力聚焦在“666”的意义上时，我们发现在《启示录》的秘密诗节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声明。它宣称，这个秘密是所有智慧所关注的内容，它只能由拥有理解力的人来破译。

确实存在苏美尔人使用的两个术语和其他在它们后面的术语。这些术语表示阿努纳奇传授给那些有初步知识的特权者的秘密知识。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的苏美尔知识的基础，是建立在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知识上的。像亚述研究者、数学家赫尔曼·希拉帕里奇在众多的美索不达米亚数学石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比伦探险队）被发现后叙述的那样，“从尼普尔和西巴尔的神庙图书馆到尼

尼微的亚述巴尼波图书馆，所有相间和分隔的石板，是以数字12960000为基础的”——一个真实的天文数字，一个理解起来很复杂的数字，并且于公元前4000年在人类身上被运用，这看上去是完全可疑的。

然而在分析这个数字（一些数学石碑以此为开端）时，希拉帕里奇教授得出结论，它只可能与岁差的现象有关——在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轨道上地球的延迟，这个轨道需要用25920年来完成（地球正好回到原来的起点）。黄道带十二宫的完整环被命名为一大年。天文数字12960000代表500个这样的大年。但是，除了阿努纳奇，谁能把握或拥有如此跨度的时间呢？

在数字和计算系统中，十进制系统（以“10”为基础）显然是最“人性化”的，因为用我们自己的手指就能计算。即使复杂的玛雅历法精选了哈伯历，哈伯历将太阳年分成18个月，每月20天（在年底加上特殊的5天），可以假定是计算人身上所有的手指和脚趾的数目得来的。但是，苏美尔使用六十进制（以“60”为基础）系统是从何而来？六十进制的永久表达方式仍然在时间计算（60分，60秒）、天文学（一个360度的天上的圈）以及几何学中存在。

在我们的书《当时间开始》中，我们已经提到，阿努纳奇来自一颗轨道周期相当于3600个地球轨道周期的行星，他需要不同时期的同一标准——已经在岁差的现

象中发现一个（只有他们可能发现，而不是由地球上寿命较短的人）。当他们将天上的圆周划分为12部分时，岁差延迟（他们可以轻易地观察到）是每宫2160年。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延迟导致了比例3600：2160 或 10：6（希腊最终的黄金比例），导致六十进制系统，这个系统以 $6 \times 10 \times 6 \times 10 \dots$ 运算（导致60、360、3600，直到巨大的数字12960000）。

在这个系统中，天上或神圣的入口的几个数字似乎处于不恰当的位置。一个是数字7，它在造物故事中的重要性，是以亚伯拉罕的住处Beer-Sheba（7的源泉，The Well of Seven）的名义，作为第七天或安息日，这些很容易被意识到。在美索不达米亚，它被运用于做裁决的7个人，7个圣人，下层世界的7扇大门，《伊奴玛-伊立什》的7个石碑。它是恩利尔的一个绰号（苏美尔人声称，“恩利尔是7”）。无疑，数字重要性的起源，它是地球的行星数目。所有苏美尔天文学文本声称，“地球是第七个”。正如我们解释的那样，这对于一些从外来天际进入我们太阳系中心的人才有意义。对于来自远方尼比鲁的他或他们来说，冥王星将是第一颗行星，海王星和天王星是第二颗和第三颗，土星和木星是第四颗和第五颗，火星将是第六颗，地球是第七颗，金星是第八颗——事实上，这些行星被描绘在纪念碑和圆筒图章上（见图64）。

（在赞美恩利尔的苏美尔诗中，认为他是“最仁慈的”，看到他就等于看到食物和幸福，把他当成协约和誓言的保证人，对他顶礼膜拜。无疑，在希伯语中，这7个词干来源于同一个词根Sh-V-A，也是“使满足”“宣誓、发誓”等意思的同一词根。）

数字“7”是《启示录》的一个关键数字（7个天使、7个图章等）。下一个特别的数字12也是如此，或者它的倍数，在《启示录》7：3-5和14：1中的144000。我们已经讲过它的运用和重要意义，因为起源于太阳系成员（太阳、月亮以及10颗行星——我们知道的9颗再加上尼比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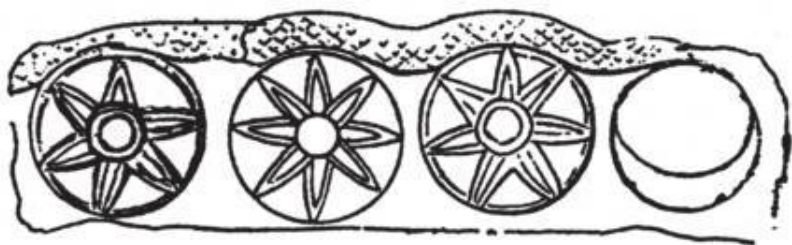


图64

然而，很难意识到特殊的数字是72。正如我们曾经那样做的，这个数字就是12和6的乘积，再乘以5，结果就是360（就是一个圆周的度数），这样说仅仅是为了说明清楚。然而，为什么以72开始呢？

我们已经陈述过，卡巴拉神秘主义的鼓吹者通过“根

码替亚释义法”的办法得到了耶和華的数字秘密，即数字72。上帝指示摩西和亚伦带着70个以色列长老到达圣山时，《圣经》中对这一时期的描述很模糊。尽管这一描述不是很清楚，但事实上摩西和亚伦有72个同伴：上帝指示，亚伦的两个儿子也要加入（尽管亚伦有4个儿子），这样就在70个长老中加入了2个，一共是72个。

在有关何璐斯和塞特的斗争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到处发现这个奇怪的数字72。从它的象形文字资料中讲述这个故事，普卢塔克（在德希得和奥西里斯那里，他把塞特看作希腊神话的堤丰）说，当塞特诱使奥西里斯进入命定的箱子时，他是在72“神灵”面前做的。

那么，为什么72在如此多的例子中出现？我们认为，在岁差现象中寻找到的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因为正是在那儿发现这一关键数字72，而72就是延迟地球一周所需要的时间。

直到如今，还不能肯定，一个大赦年的观念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在《圣经》中颁布了以50年为一个周期的大赦年，并在《禧年书》中作为时间单位运用。这里有一个答案：对于阿努纳奇来说，他围绕太阳的轨道周期相当于3600个地球年，该轨道通过了50个岁差产生的度数（ $50 \times 72 = 3600$ ）！

也许，这并不只是一个巧合，恩利尔的秘密等级数

字（由马杜克寻找到的数字）也是50。因为它是表达神圣时间（源于尼比鲁的运动）、地球时间（与地球和月亮的运动有关）和天时间（或者说源于岁差的黄道带时间）之间的联系。3600、2160、72和50是属于位于尼普尔“天地纽带”中心的命运石碑的数字。它们是真正表达“天地纽带”的数字。

苏美尔国王列表断言，从阿努纳奇到达地球直到大洪水，已经过去了432000年（120个尼比鲁轨道）。数字432000也是印度和其他概念以及周期性降落到地球上的灾难的关键。

数字432000也精确地包含72个6000次。也许值得留意的是，根据犹太圣人关于年的计数，犹太历法中的年数（1998年为5758）计算到达6000时，将到达一个满圈，一个终点。然后，它才继续完成一个完整的循环。



从古代有关这些初步接受知识的人（亚达帕、安美杜兰玛、伊诺克）的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和理解力的核心已为他们所知，无论是天文学、历法和数学（数字的秘密）。事实上，正如古代的编程译码和编译实践显示的那样，无论使用何种语言，它们之间的普遍思路是数字，如果地球上曾存在一种单一世界性语言的话（正如苏美尔文献和《圣经》断言的那样），那么

它必须建立在数学基础上。假设，或者说什么时候，我们与天外来客交流，正如我们与曾经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交流那样。当我们冒险去其他空间时，我们也会这么做——宇宙语言将是数字。

事实上，目前的计算机系统已经采用了一种世界性的数字语言。当A键在打字机上被按下去时，一个支持这个字母的杠杆动起来了，它在纸上敲下A。在电脑中，当A键被按下去时，一个电子信号被激活，将A表达为一系列数字“0”和“1”——那些字母已经被数字化了。换句话说，现代计算机已将字母转化成数字。

假如重视苏美尔和《圣经》中传承给我们的知识和理解力方面的医学知识的声明，是否在古代文本中的某些地方，因为它们被“推崇”，所以如此准确无误、小心翼翼地抄写并与我们分享关于创始的遗传知识的关键，然后仍然在健康、疾病和死亡中陪伴我们？

我们已经做到，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在染色体数1或13或22的特别位置，鉴别出一个特别的基因（称之为P51），它与某种特征和疾病的关系密切。它是一个可以在计算机上被表达的基因和位置——现在作为数字或完全在字母中，或是在它们的组合中。

是否在那些古代文本中，特别是希伯来《圣经》中，存在这些编成密码的基因信息？如果我们可以破解

出这样的密码，我们将成为恩基和宁呼尔萨格曾想创造的“完美模型”人类。

第九章

预言：过去的作品

过去的某些人可以预见未来（按苏美尔的说法，某些人已经知道了天命，并能决定命运），这个事件可以在书写的文字上发现。无论是已揭露的还是隐秘的，直接的还是加密的，总之，信息必须书写记录下来。一个契约、一个协议、一个预言——如果这些文字没有被记录下来，对于当时的未来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呢？

当考古学家挖掘出一个古代遗址，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比写在上面的“东西”更令人激动、更意义重大——一个物体、一块砖、一块石块、陶器碎片，更不要说一个写在黏土碑或纸草片上的部分文本。它在什么地方，它的古代名字是什么，它属于什么文化，它的统治者是谁？一些乱写的字母，一两个词就能提供答案，当然，更多的是由完整的文本提供。

虽然还称不上一个成熟的考古学家，但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波无疑是最早的古文物研究者之一。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命运和王国的天命是过去决定的，他对过去的主要功绩或他征服的战利品做了书面记录。他在尼尼微宫殿中的图书馆，在那时（公元前7世纪）也许是对神话、

史诗、王室记录以及天文学、数学、医学的无数文本和其他无价文本（在黏土碑上）和黏土碑最伟大的收藏。黏土碑被仔细地排列在木质架子上，而每个架子都以碑牌目录开始，列举上面有哪些内容。古代巨大的知识财富、档案和预言都聚集在那里。很多现在所知的文本都是来自在尼尼微发现的黏土碑或其碎片。同时，每一个架子开始的碑牌目录也显示了有多少仍然是缺失的或还未发现的。

当然有缺失（因为在其他地方没有其复本），亚述巴尼波自己认为，那个部分是大洪水之前的作品。我们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因为亚述巴尼波曾经吹嘘他可以解读那个作品。

有人也许已经注意到，国王的断言还没有得到现代亚述学者的重视。一些人已经修改了国王的陈述，为了读懂“用苏美尔语写的作品”，因为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仅宣称那里曾经是比美索不达米亚黏土碑早1000年的作品，而且宣称这些作品（无论在哪个黏土碑上）是从全球性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

然而，其他一些与亚述巴尼波或他的时代无关的文本和原始资料，使那些成了真正的断言。亚达帕（大洪水前接受过知识的人）写了一本书，《来自神阿努和神恩利尔时代关于时间的作品》。它在苏美尔语中名为 U.SAR Dingir ANUM Dingir ENULA。

另一个大洪水前的祖先伊诺克，从天堂回来，带回了360本“书”——一个与天上或数学暗示有关的数字。我们需要指出，当转化为字母时，拼写出来是SeQeR（60+100+200），意为“这是隐藏着的”。而埃及一个名叫塞加拉的地方，即早期王室金字塔和墓地的“秘密位置”，起源于相同的字根。

作为第一人称报告，《伊诺克书》（以《伊诺克之书》卷1著名）号称是由伊诺克亲自写的。尽管根据所有的学术观点，它是在基督时代前不久汇编的，它引用的都是来自其他早期作品和与其他非《圣经》的作品（事实上，它在早期基督时代受到推崇），这证明它是建立在真正的古代文本上的。书中，简短地介绍了谁是纳菲力姆（《创世记》六位知名人士之一）之后，伊诺克声明，接下来是“正义和永恒的纳菲力姆陈述的书”。是他在梦幻中听到的，并且他现在记录了下来——“伟大的上帝已经给予人类认识的语言”。

伊诺克在被授予天堂与地球的知识以及它们的秘密之后，他要求写下未来事件的预言（根据《禧年书》），伊诺克被告知“以前的事物和将要发生的事物”。尽管学者们假设“预言”实际上是一种后见之明，早期文本中《伊诺克1》的合并和后来称之为圣典的文本都证明，在第二神殿时期，人们坚持认为，未来可以而且曾经由神圣的神灵启示所预言——甚至由上帝自己以及他的天

使口述给人类。这些都被记录书写下来，传于后世。

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伊诺克带下来的不只包括科学知识，也包括预言未来的书，其译本是《伊诺克之书》卷2或是其完整书名《伊诺克秘密之书》吗？书中声明，上帝指示伊诺克“用手写书给他的孩子们”，这样那些书也许可以世代相传，从这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上帝向他透露了“造物的秘密”和地球上事件的循环。“地球创始之初，头几千年的时间是一个没有计时的时期，没有年，没有月，没有星期，没有天，也没有小时”（《伊诺克之书》卷2，33：1-2）。

一个关于更早的希伯来《圣经》第三部分的参考资料称，亚当和塞特属于伊诺克的祖先——“书写稿将永不摧毁”。也有另一种参考资料称，“上帝命令必须保存好上帝放在地球上的图表，祖先们的书写稿；它不应在我带给你们种族的大洪水中灭亡。”

关于未来大洪水的资料，作为上帝给予伊诺克的一个预言性的启示（谈到了亚当和他的儿子塞特的书写稿，以及这张存放在地球上的神圣的图表，并且，他们能在大洪水中存活下来），这些都包含在《伊诺克之书》卷2中。如果这些书写稿从此保存下来，它们必须算在遗失的大洪水前的作品中。在第二神殿时期，在这些大洪水前的希伯来《圣经》第三部分中，《亚当和夏娃之书》就在其中，这两本书提供了很多细节，为《圣

经》故事做了很好的补充。

学者们一致认为，《伊诺克之书》卷1无疑是从更早的手稿《诺亚之书》中的片段逐字拼凑起来。《诺亚之书》是在除《伊诺克之书》之外的其他作品中提到的。这本书曾经是《创世记》第六章中8个谜一般的诗节的来源。在大洪水的《圣经》译本和英雄诺亚之前，这些诗节说到纳菲力姆，那些娶亚当的女儿们为妻的“神的儿子”。他们是上帝决定在地球上驱除人类的背景。在书中，这个故事很完整，确认了纳菲力姆的存在，解释了神愤怒的本性。回到苏美尔时期和来源的所有可能性，它包括了另外的美索不达米亚《阿特拉-哈希斯》文本的一些细节。

更有可能的是，上述提到的两本书（《亚当和夏娃书》和《诺亚之书》）确实以某种形式存在，事实上，《旧约》的编辑们也知道。《创世记》描述了亚当和夏娃的创造，伊甸园的突发事件以及该隐、亚伯和以挪士出生之后，在第五个章节它讲到，“这是一本亚当后代的书”，又重新开始了家谱记录，并且重复了创造的故事。希伯来词“世代”不仅仅是“后代”的意思——它表明了历史，接下来的文本给出了建立在更早的文本上的一个总结。

同样的术语托利多（后代）开始了诺亚和大洪水的故事。这个词再一次被翻译成“有诺亚的后代们”，开始涉

及诺亚和大洪水不多的故事——毫无疑问，建立在更早的苏美尔文献上（然后是阿卡德）。

有趣的是，《诺亚之书》可能包含的部分在其他两本书中也有发现，一本是《禧年书》，另一本来自第二神殿时期（或更早）的《新约外典》（《圣经》副本）一书中。它声称，“天使给诺亚解释所有的药物和疾病，以及如何使用地球上的草药治愈他们。诺亚把这些关于各种医学的东西都记在书上”。大洪水之后，诺亚“写给他儿子所有的知识”。

不只在《圣经》中，在人类事件中也有以单词托利多开始的新一章，我们发现是在《创世记》第十章。它一开始讲述了大洪水之后人类智慧的结晶，“现在那里有诺亚儿子的后代：闪、哈姆和雅弗。大洪水之后，他们生了儿子。”大致的列表，被《圣经》学者称之为国家的石碑。回到闪和他的后代这个话题上，并特别把注意力放在他中间的儿子阿尔帕克沙德那一支上。在第十一章中，回到了主题“这些是闪的后代”。由此我们知道，这些是亚伯拉罕家族的直系亲属。

曾经有过一本书，也许让我们武断地冠名为《闪之书》，或更确切地说是《阿尔帕克沙德之书》，在大洪水前的其他关于手迹的传统中有所提及。在《禧年书》中也发现了相关的参考：它告诉我们，诺亚的孙子阿尔帕克沙德由他的父亲闪教他写作和阅读。在寻找一个地

方安居的同时，“他发现一种先辈刻在石头上的作品，他读到上面的文字，并转录了这些文字。”在其他的消息中，“它包括纳菲力姆教义关于如何观察太阳、月亮、星星和天空的征兆。”纳菲力姆作品的内容描述（从大洪水之前而来），与《伊诺克之书》中关于太阳、月亮、星星或行星的知识措辞相似。这些知识是他从“神圣的石碑与其上面的文字”中得到的。伊诺克传给他儿子密图希拉所有的知识，并这样对他说：

我现在把所有这些东西讲给你听

并为你记录下

我已经给你揭示了所有的东西

把关于所有这些的书给你

我的儿密图希拉，你要好好保管这些

从我父亲的手中得到这些知识

把它们传给世界的后代。

关于大洪水前的著作以及犹如雪崩给它们造成的破坏的明确资料，可以在希腊历史学家贝罗苏斯的作品中发现。一位巴比伦历史学家，编辑了亚历山大死后近东的希腊统治的人类历史，他无疑能进入阿卡德人的古代作品图书馆（这种图书馆也许在苏美尔：他作品的第一

卷描述了从艾/恩基飞降到地球上直到大洪水时期的事件，他以苏美尔名字苏德拉命名大洪水的英雄）。从贝罗苏斯那儿来的关于巴比伦神话的作品片段中声称，恩基已经告诉斯斯特洛斯（Sisithros = 苏德拉）将有一场大洪水，并命令他把属于沙马氏的城市西巴尔中那些有用的作品隐藏起来。斯斯特洛斯完成了所有这些事情，立刻启航到了亚美尼亚，于是，神曾经告知他的一切真的都发生了。那些作品是关于“开始、中途以及结束”。

巴比伦的神话继续讲述，躲在方舟中，在大洪水中幸存下来的那些人中有沙别特，也就是苏德拉/诺亚一个儿子的妻子——她的名字也许是苏美尔语或阿卡德语中沙别图（意为“第七个”）的一个讹误。根据巴比伦神话，“她是第一个女相命家”，她预言了巴比伦塔的建造，“所有那些，都发生在计划者们的事业心中。”这发生在语言被混乱及区分之前。

因为神谕式女预言家的第一行诗句（最有名的是德尔斐的女相命家），她扮演了神与大洪水中幸存者们的调解人角色。她给他们发表“来自天堂声音的圣书”，这些圣书指引他们如何在大洪水之后活下来，“如何从西巴尔发现那些描写着人类未来的书。”



这些关于大洪水前的作品的普遍传统和回忆，无疑

坚持主张，除了科学知识的一切方式之外，它们也包括关于未来的预言。这些预言经常不只是关注降临到个人或民族的命中注定的大事，也关注人类和地球的最终天命。

伊诺克看到了“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并为后代记录下创造的秘密和地球上大事的循环。上帝已将图表放在地球上，决定了行星和在它上面一切的天命。来自大洪水之前的著作是关于“开始、过程与结果”的。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所有这些不同声明的信仰，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创世记》的编者们在希伯来译本中已经忽略首字母，而把“B”（Beth，生命）作为开端。因为实情如此：一个开始的内涵体现了一个结尾的内涵。正是那些包含将被告知的古代作品（那些运用计算机语的古“数据库”），肯定被保存直到“时间的尽头”或“日子的尽头”。这个警告暗示说，这么一个尽头已经由天命注定了。通过以起源为开端，《圣经》的编者们赞成这个信仰。

这些观念贯穿希伯来《圣经》，从一开始的《创世记》到《先知书》再到最后的几本书。“雅各召唤他的儿子们，说：过来，聚集起来，我要告诉你们日子的尽头，将会有什么降临到你们身上。”（《创世记》49：1）。因为摩西害怕以色列人在他死后背弃戒律，所以他警告他们，“最后的日子，罪恶将会降临到你们身

上”(《申命记》 31：29)。与这个警告一起的是一个预言，关于以色列每个部落的命运和天命。以赛亚预言的先见之明以这个声称为开始：“日子的尽头将要来到。”(先知耶利米清楚地解释了，日子尽头将要发生的事，它们“从一开始就在耶和华的心中安排好了。”“他断定开始的结束。”以赛亚这样赞美上帝。)

上帝是终极先知，是所有预言的来源，甚至在《圣经》文本记述事件的地方都发现了某些表述。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之后，便预知了人类未来的路，惩罚他们并施加了影响。该隐得到了保护性的记号，否则他和他的后代将连续7代遭到报复。在上帝和诺亚以及他的儿子的契约中，上帝发誓永远不再有一场大洪水。在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契约中，上帝预言他未来将是无数民族的祖先。然而上帝也预见，当他的子孙在异域国度受奴役时——延续400年的痛苦经历(就像以色列人逗留在埃及那样)，一个时期就到来了。此外，关于不受孕的萨拉，上帝预言她将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很多民族和国王的祖先。

《旧约》包括了从亚当和夏娃，一直到耶路撒冷的第一神殿的摧毁，以及公元前6世纪归来的驱逐者重建神殿的《圣经》故事；《旧约》也直接、几乎不动声色地讲述了预言的转化，这个转化先是从上帝到与某些人的直接交流，再是天使(字面意思使者)和人，然后是先

知之间。尽管摩西被指派为上帝的一位先知，这种现象的广泛性通过“不可靠的预言家”巴兰（Bile'am，或叫 Balaam）的《圣经》故事所体现。他是出埃及时期的一位有名的预言家，他被摩押人国王留下来，诅咒前进中的以色列。但是每一时期，当诅咒的地方和典礼准备好时，耶和华出现在他面前，警告他不要诅咒他的选民。几次尝试后，他在摩押人国王的劝说下，再试一次。但是那时，在一次神的幻觉中，他可以“听到上帝的语言，目睹那个最高贵的上帝的知识”。“尽管不在附近，我可以看到它。”巴兰宣布了雅各的命运：“尽管不是现在，它停止了。”这就是神的信息，他说：以色列的儿子们击败并征服了挡在他们路上的国家。无法让人相信的是，那些注定的民族列表中，包括亚述——一个在出埃及时期的迦南的民族，在他们的国王受到攻击的几个世纪后，以色列王国仍然没有形成。

建立在过去预言上的一个预言案例是哥革和玛各的伟大战役。这场战役是由《先知以西结》展现的——当时的启示录文学认为，那场战役是千年末的最后一场战役，《新约》中的哈米吉多顿之战。尽管在最后的作品中，哥革和玛各被当作是两个不同的人或民族，以西结提到哥革将他作为玛各的统治者，他也预示当哥革攻击“地球的中心”耶路撒冷时，他统治的尽头就要来到。耶和华预言这将发生在“日子的尽头”，也是“日子尽头”的一个征兆，他通过以西结宣布：尽管你将在日子的尽头来

到，哥革——

就是你

我曾经提到

在过去的日子里

通过以色列的预言

以色列曾在那些日子里的预言

在那些最后的时光中，耶和華通过以西结宣布，将会有一场大地震和强烈的毁灭、瘟疫、流血、骤雨洪流、从天而降的火和硫磺。

另一个召回了更早的先知（第一个“先知”）的先知是撒加利亚，他也看到了过去意义上的未来，所谓的“开始的日子”。这也符合所有《圣经》中的预言：在预见未来上，先知断言，死亡固定在开始。先知以赛亚预见世界上的民族聚在一起，去发现储存了什么，并预见他们在互相询问：“我们之中谁能让我们听到第一事物，并预知未来？”以赛亚嘲笑那些在民族中互相询问过去和未来的人，而不是询问上帝，他宣布只有上主耶和華才有那些知识（《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这些事例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中进一步详述，在四十八章中，耶和華宣布：

是我已经预见了第一事物

它们是从我口中出来的

我将突然宣布它们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将会马上发生。

为了预言未来而对隐秘的过去的探求，不仅在《先知书》有所渗透，而且也存在于《赞美诗》《箴言》以及《约伯书》中。“听着，我的子民，听着我的教义，侧着耳朵听着从我的口中说出的词；我将要给你们讲述教义的寓言，我将为你们解开亘古之谜。”《赞美诗》这样记述代代相传的永为世人铭记的圣言。他声称自己有资格讲述这些谜团，他解释道：“因为我已经计算了过去的天数以及古时的年份。”

“让我们找出过去已经发生了什么，我们就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这种预言方法建立在人类几千年记忆的经历上——正如“神话”对于大多数人。对于关心古代传说的任何人来说（不只是现在，而且也在《圣经》时期），在每一个转折点上，人类都要依靠它的创造者神的计划和想法，这点已很明显。

在一开始，今天的我们和几千年前的人类（当然也包括先知）已被告知，我们人类的形成源于一次意在解决诸神在采矿发生兵变时众神委员会的决定。我们的基

因组成是由两个阿努纳奇（恩基和宁呼尔萨格）认真而又轻浮地确定的。在主神委员会上，他们投票并发誓结束创造性实验，让人类在大洪水中毁灭。正是在委员会上的那次讨论，阿努纳奇诸神决定大洪水后，给予人类三个地区的王权——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谷文明和印度河谷文明。

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圣经》中先知的时代）的人对人类起源的记录感到好奇，那些故事从创世开始，直到大洪水和民族的兴起。他们也想知道古昔的日子，前一两千年发生的事件，那时《圣经》切换到了苏美尔迦勒底地方的乌尔、亚伯拉罕、列王之战以及索多玛和蛾摩拉城的剧变。人们要求授予预言和知识，“告诉我们那些古昔的日子，我们才能知道期盼什么”。

《圣经》提到了一些这样的记录，也许已经给出了答案，但那些记录都完全消失了。其中一本就是《加沙尔书》，字面上翻译是《正义之书》，但是也许意为《真知的记录》。另外一本，也是更重要的一本是《耶和華的战争》。这本书通过它的谜团，暗示了神明间的战争和冲突。

这样的冲突有时引起了战争，它们在苏美尔作品中有所记录。这些来自过去的作品是真正的圣言，因为文本是由神亲自写下的，或是由神口述并由凡人记载的。最初由神亲自记载的是发生在尼比鲁的事件，这些事件

包括阿努争夺王位和地球继承权问题的争斗，邪神祖的故事，何璐斯和塞特之间的斗争（何璐斯和塞特导致史上第一次征募人类与神斗争）。神亲自写的作品，这个范畴属于“预言文本”，它以阿卡德人译本呈现给我们，同时是马杜克写的一部自传，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在另一类范畴中，书直接由神口述，例如大家所知道的文本《埃拉叙事诗》，就是一个由宁加尔自己讲述的事件记录。这些文本都是神企图向人类解释2000年的文明（古昔的日子）是如何突然走到了尽头。

更具讽刺性的是，那些导致伟大的苏美尔文明灭亡的事件与它的光荣时代是一致的。一本“古书”（一个苏美尔文献）记录了主神的委员会，会上决定，王权（文明）授予人类：

伟大的阿努纳奇宣告了命运

相互交换了关于陆地问题的意见

他们创造了四个地区

他们建立了定居地，他们俯瞰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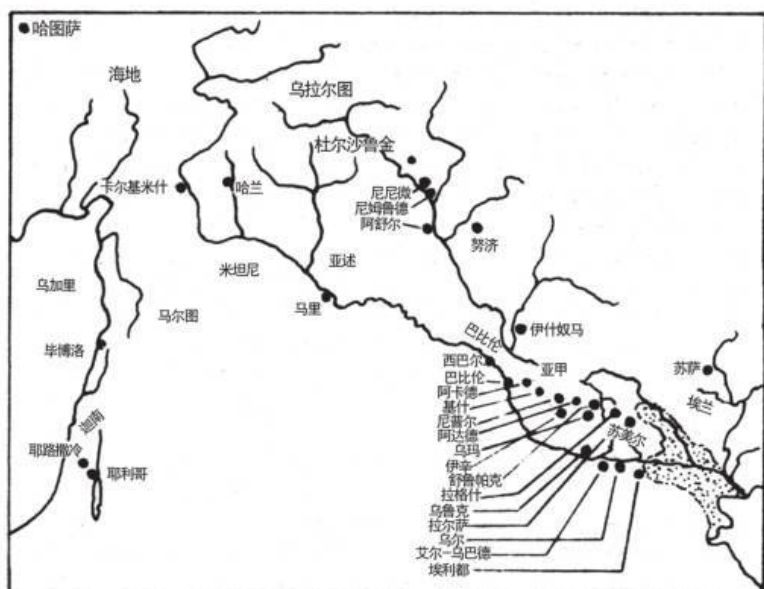
对于人类来说，他们无所不能

因此，他们决定，作为一个崇高者与人类之间的缓冲器或联系的纽带，王权制度必须要创立。从那时开

始，凡人仍被允许生活在神圣区域旁神的城市之中。从那时起，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城市，这些城市由卢加尔萨统治，他们是“伟大的人们”（国王），他们是上主的代言人。

当阿努纳奇回到伊丁，大洪水之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平原已经变干，他们又完全按照大洪水前的计划重建了城市。第一个城市是恩基的城市埃利都，我们相信，就在那里做出了授予人类王权的决定。考古证明，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800年。

然而，与神的决定一致，人类的王权早已在一个人类的城市中行使，这个城市被命名为基什。这个日子由授予人类的一个历法记载了下来。这个历法是在恩利尔的祭祀中心尼普尔设计的，它开始于公元前3760年。



苏美尔国王名单上，记载了他们首都在人类城市到苏美尔神的城市之间的频繁转换。这些变化与命运，和神自己王权的变化甚至他们之间的冲突无关。这些冲突发生在第一区域（美索不达米亚和附近的陆地）、第二区域（尼罗河谷）以及第三区域（印度河谷）。印度河谷文明大约从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2900年开始。在马杜克和尼努尔塔的冲突中，地表下传来隆隆声，岩浆不时从地表里剧烈地喷射出来。马杜克和尼努尔塔分别是恩基和恩利尔的子孙，他们将他们父辈的战争延续到了他们这一代。

事实上，直到马杜克（他曾导致杜姆兹的死亡）服刑被流放，被活埋在密封的金字塔中，地球上才有了和

平。马杜克将同样的惩罚（驱逐至遥远的地方）加到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明尼吉叙兹达/透特身上。透特穿越了海洋，成为中美洲的羽蛇神奎扎科特尔。

相对和平的时期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初，那时，苏美尔文明扩展到附近的地区，并在伟大的国王（例如吉尔伽美什）的领导下繁荣起来。在几个世纪中，向北扩展合并了一些闪族部落。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在一个正直国王，即撒尔格伦二世的统治下，亚甲——新的城市——阿卡德的首都形成了。从那时起，就以苏美尔和阿卡德区的联合王国而闻名。

从很多文本（大多数是一些碎片）中可以发现，这些文本记录了连续几个世纪事件的过程（神和人的事务）。帝国的中心一直在变，最后，到公元前2113年，苏美尔和阿卡德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开始了。历史学家把这个时代称为乌尔第三时期，因为乌尔第三次成为帝国的首都。它是居住在神圣地区的兰纳/辛和其妻子的祭祀中心（见图65）。他们的统治是文明而仁慈的。他们对国王施以涂油礼开始一个崭新王朝，国王乌尔南模智慧而正直，他精通国际贸易。在这些国际贸易中，苏美尔用粮食和毛纺产品换到金属和木材。根据《圣经》，即使在遥远的耶利哥，五颜六色的皮毛也受到好评。“乌尔商人”全球闻名，并受到普遍尊重。通过他们，苏美尔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得以广泛传播。因为需要更多

羊毛，苏美尔人接近了北方地区的放牧草原，那里，主要的贸易村落建立在通往小亚细亚的门户上，那是赫梯族人的土地。它被称为哈兰——商旅之城。因为它想作为一个小乌尔（一个远方的乌尔），它在规划和神庙上都仿效乌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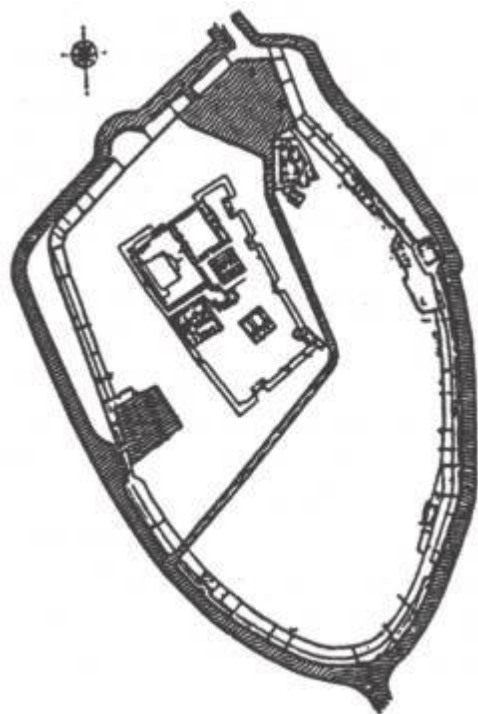


图65

因为流放，马杜克始终带着越来越严重的失落和愤怒，关注着这些发展。在他的自传中（在亚述巴尼波图书馆发现的一个复本），马杜克回忆了他是如何在漫游了很多地方之后（从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到它下山的地

方），到达赫梯族人的土地。“我在24年中，一直在找一个窝。”他写道。在这些年里，他一直问神的委员会：“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得不到一个清楚或者令他满意的答案，马杜克不免抬头仰望天空。我们已经说过，命运有12站。马杜克的命运之站（黄道宫）是白羊座。岁差一直移动着，从春天的第一天远离牛的星座（金牛座，恩利尔的黄道宫），它越来越靠近马杜克白羊座的命运之站。马杜克肯定，时间越来越接近他的天命，就快要完成了，他预想自己带着盛况和与之相配的境遇回到巴比伦，任命一个值得敬重的国王，看护着处在和平中的国家和欣欣向荣的民族——一个预测未来的预言的先见之明。在以后的日子里，巴比伦将体现出它名字的内涵：Bab-ili，即“神的通道”。

学者们注意到阿卡德人预言记录了天文学家们的报告，这些天文学家们观察天空，揣测与白羊座有联系的行星预兆。然而，这些征兆大多数是关于战争、屠杀、掠夺以及灭亡。最后成真的是这些预言而不是马杜克乐观的预言。在尼努尔塔和马杜克自己的兄弟奈格尔领导下的其他神明，利用“从古昔而来的”科学工具以及“天堂和地球的人造物品”，宣称转移到公羊时代的变化还没有出现。不耐烦的马杜克派他的儿子那布，在西地（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土地）从他们的追随者中挑选了一些人组

建了一支人类军队。在公元前2024年，那布成功发动了一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为他的父亲打开了巴比伦的门户。

《埃拉叙事诗》叙述了那些奈格尔（昵称为埃拉，意为“歼灭者”）和尼努尔塔（称为以舜，意为“极热之物”）认为的重大事件。它详细描述了为了和平解决纷争的狂乱谈判，并建议马杜克保持耐心。主神委员会在连续的会议中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最后，当马杜克提到以巴比伦作为神的通道时，委员会警告怀疑他的儿子那布和他的人类军队的真正意图，因为在西奈山的太空船发射降落场的边境，那布和他的追随者们一起，正打算占领太空船发射降落场，继而控制与主行星尼比鲁的联系。

主神委员会看到似乎已没有别的办法阻止马杜克和那布，便下令奈格尔和尼努尔塔开启“7种致命武器”，这些武器曾被锁住封在冥界之屋（恩基在非洲东南部的住处）。一个核屠杀被释放了出来，它使太空发射降落场瞬间蒸发，在半岛表面留下一个巨大的裂缝和它周围广阔的黑色区域。站在那布一边的“罪恶之城”覆灭了，死海以南肥沃的山谷被废弃——这就是亚伯拉罕从他在迦南南部的住处所看到的一场剧变。

然而因为命运就是如此，“死亡之云”由地中海的风带来，往东飘向美索不达米亚。在它的所经之地，一切活

的生物——人类、动物和植物，都可怕地死去。当死亡之云靠近苏美尔时，阿努纳奇神开始抛弃他们的城市。然而，月神辛不能接受他辉煌的城市乌尔的命运。他请求阿努和恩利尔想个办法宽恕乌尔，然而无济于事。无助的恩利尔坦率地告诉他：“乌尔是被授予王权的——但它永远不被授予永恒的统治……它的王权和统治已被切断。”——它的纳姆塔不是永恒的，它能被破坏也能被中断，这是它的命运。

然而，一切宛如宿命。这些风，当它们到达地中海的时候，竟然向东南方改道了。而当苏美尔和它的伟大旧城变得荒芜之时，北方的巴比伦城却毫发无损。



直到那时，马杜克仰望天空，预见他的命运。从核死亡和荒芜中，巴比伦奇迹般的幸存使他怀疑，他如今在通向霸权途中清除不了的障碍是否不仅仅是命运——而是他的天命？

尽管马杜克已经不是一个神明，有人可能曾说，他被供奉为神明却是可以保证的。在这些情况下，让我们将它称为神化。这种传达的手段是一种对《伊奴玛·伊立什》圣典的变更（也可以说是一种“弄虚作假”）：称尼比鲁为“马杜克”，从而使至高无上的行星神明和地球上的至高无上的神明同一化。因为用“马杜克”代替了圣战故事中

的尼比鲁，所以这些关键词就可以运用到他身上：从提亚马特东道国的首领金古那里获得了神明的石碑。

他从他那里找来了神明的石碑。

他用一张海豹皮毛将它封上

牢牢系在胸口

他的命运现在是一个天命。神明们在他们集会上的意见受到关注，他们鞠躬，大声呐喊：“马杜克是一个国王！”他们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阿努和恩利尔（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写的碑铭的文字）：

确定恩利尔的长子马杜克，

恩利尔对整个人类的职能，

使他称为可以预见之神中的伟大者。

呼唤巴比伦的名字使之荣耀，

让它的威名至高无上；

在它中间，为马杜克建立，

一个永恒的王权。

马杜克成为“神明中的国王”的加冕礼（用了一个容易

理解的术语)在肃穆的典礼中进行。典礼有50位主神和7位天命之神出席，有上百个阿努纳奇横列和纵列参加。恩利尔象征性地将它神圣的武器弓(这个弓箭在天堂有弓星作为它的配对物)放在马杜克之前。通过将秘密数字50交接给马杜克，众神热烈庆祝恩利尔将权力转交给马杜克。典礼上以朗诵的形式来庆祝，由“五十主神”逐个朗诵。他们宣称阿努在马杜克出生的时候，没有用其他名字，而是亲自这样命名他。阿努以尼比鲁结束——将地球上的神转变成至高无上的行星神，他们这样开始使用马杜克这个正式的名字。

50个名字是由苏美尔文字或音节组合构成的，一个无论谁在创世记时代前拥有的称号，被伪造来称呼马杜克。尽管巴比伦的典籍(用阿卡德语写成)编辑者们试图解释他们同时代的苏美尔音节文字之谜，很显然，他们甚至无法完全掌握每个名字所传达的秘密信息。这种秘密意义或在50个名字下的编译码，是由著名的亚述研究者和《圣经》学者E.A.史本赛意识到的。他通过将《伊奴玛·伊立什》以英语的形式呈现，并将古代的近东文本与《旧约》联系起来，观察到“典籍追溯了《圣经》中大家众所周知的名字的语源。这种真正伴有名单上每个名字的追溯语源的方式，意味着是犹太神秘哲学的，也是象征性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性的”。

在一个“卡巴拉”种类的50个名字中，存在比上面观

察到的更多的东西。第一批那9个名字被列举在《伊奴玛·伊立什》的第六块石碑的尽头，并带有一些赞美诗节。正如弗拉茨·伯尔在他的书《马杜克的五十之名》中提到的那样，第一批9个名字被认为是祖先的，不只是马杜克的，甚至也是阿努自己的。他们之中的每3个各包含3层意义。每层意义中，都认为只有马杜克拥有“复活死去的神明”这种唯一的（其他方面没有被记载）神力。弗拉茨·伯尔认为，这些可以作为奥西里斯（埃及知识中）的死亡和复活的参考资料，因为这3个受到保证的名字（数字10、11、12）是称号蛇形丘的变量，根据弗拉茨·伯尔的说法，这3个称号与埃及神明的3个称号相似。

随着这3个称号，《伊奴玛·伊立什》继续到第7个石碑——并不是没有《创世记》中7天创造的含义（《创世记》的前6天是活动时期，第7天是神明的休息日）。我们回忆起，第7天是地球和地球的指挥者恩利尔的行星系名称。

在这3个ASAR称号之后，称号变得各种各样，最后总共有12个名字。它们在4个诗节中又被解释，给出了这个ASAR名字的4重意义，再次提出了将12个名字表现在文本中的一种尝试。这样，五十主神的朗诵表现了恩利尔的神圣等级数字和他的行星系数数字，也是太阳系和星座成员的数字。

恩基在典礼总结中宣布：“所有我的教导包含在这50

个名字中。”在这些名字中，“所有教派已经合并。”他亲自写下这些：“他记录下来，保留至后世。”他命令著作要保存在神在巴比伦为马杜克建造的伊萨吉尔神庙中。那里，秘密知识可以由一群受过初步教育的神父们看管，以父子方式代代相传：“然后它们保存在那里，让年长者解释它们，让智者和懂得知识的父亲传给他们的儿子。”

根据恩基所说，这50个名字中隐含了深层含义和秘密知识，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解开其中的谜团吗？

也许有一天，当新的发现能够使我们解开亚述和巴比伦国王的数字编码时，我们也就知道这些隐藏着的答案了。

第十章

地球的中心

在核灾难发生前的24年，亚伯拉罕和马杜克的行走路线交叉在了哈兰，这并不是一个偶然。马杜克确信他的命运已经变成天命，而亚伯拉罕的天命最终变成了他的命运。

当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对耶路撒冷大地进行死一般的导弹轰击时，也让一些遗迹保留到了我们的时代。

从《圣经》中，我们得知亚伯拉罕在哈兰逗留过。而从马杜克自传中，我们知道了他在遥远的国家周游过，并直到赫梯族为止。而对于他在哈兰这个特别地方生活了24年这件事，我们是从马杜克自传中非常奔放的语句中得知的：他以质问开始，“要到何时？”他向作为可以立即出现的神——哈兰的神（见图66）问道。接着他转而质问可以作出裁决的伟大而遥远的上帝。

确实，去哈兰是一个逻辑上的选择，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城市和宗教中心——坐落在交易路径的交叉口，也是一个交流中心，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区的边界处，但

确切地说不在苏美尔的管辖内。对于神来说，要是他的儿子要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哈兰是一个完美的指挥部。



图66

在马杜克逗留了24年后，核爆大屠杀在公元前2024年发生了，这意味着马杜克在公元前2048年到达了哈兰。根据我们的计算（基于对《圣经》和埃及人的数据的细致对照），对亚伯拉罕来说，那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段。因为他出生于公元前2123年，他拉和他家人的每次搬迁，都与乌尔和闪族帝国的快速发展有关，我们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已经对此有过描述。《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他75岁时按照神的指示，离开了

哈兰。那一年是公元前2048年——也是马杜克来到哈兰的那一年！而就在那时，耶和华——不仅仅是“神，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离开你的国家，离开生你的地方，离开你父亲的安家地，去我将给你指示的土地”。这是一个三重离开——离开亚伯拉罕的国家（苏美尔），离开他的出生地（尼普尔），还有离开他父亲的安家地（哈兰）；去一个新的不熟悉的地方，因为耶和华必须这样指示亚伯拉罕。

带着他的妻子撒莱和侄子罗得，亚伯拉罕去了“迦南之地”。他们从北方出发（通过了他的孙子雅各后来通过的地方），迅速向南前进，到了一个叫阿龙-莫雷的地方——字面意思是“橡木树指向点”，很明显是一个旅行者不会错过的地标。为了确保他们行走方向正确，亚伯拉罕就等待更多的指示；“耶和华在那儿和亚伯拉罕相见了”，确定了他没走错方向。亚伯拉罕继续前进，到达了贝斯-伊尔，意为“上帝的住处”，然后再一次“叫着耶和华的名字”继续前进，一直到了干燥的沙漠内盖夫，位于迦南的最南部，与西奈半岛接壤。

亚伯拉罕没在那里逗留多久，因为那里食物匮乏，所以他继续前进，一路到了埃及。习惯上把亚伯拉罕描述为贝多因游牧人的酋长，整天在田间看管羊群或懒洋洋地倚靠在他的帐篷里。事实上，他还能吃苦，否则为什么他被耶和华选中去完成神安排的任务呢？他由牧师

所生，而他妻子和他兄弟妻子的名字，撒莱（公主）和密迦（女王）象征了一种和苏美尔王族之间的联系。不久亚伯拉罕确实到达了埃及边境，然后他教他妻子，如果他们被法老们的法庭传票怎么办（此后，他们回到了迦南，他和埃及国王做了交易）。在埃及逗留5年后，亚伯拉罕安排好准备回内盖夫，法老却赐给他一大批男人和女人供他差遣，以及一大群羊、牛和驴子——还有一大群很贵重的骆驼。其中的骆驼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骆驼在沙漠里是用于军事目的。

我们从《启示录》第十四章之后的章节可以知道，东方王国的结盟——包括苏美尔及其摄政国（例如扎格罗斯山脉的埃兰，以它们国家好战的男人们而著称），入侵南方的迦南，制造了军事冲突。沿着国王的大道，他们一路入侵，攻破了一个接一个城池。随后他们绕过死海，径直向西奈半岛进发。但是在那里，亚伯拉罕和他的军队挡住了入侵者。虽然入侵者对没能继续入侵感到失望，但是他们还是比较满意于掠夺了死海以南的肥沃土地上的5座城池（包括索多玛和蛾摩拉城）。他们 also 把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抓去当了俘虏。

当亚伯拉罕得知他的侄子被抓，就带着精选的318个勇士一路追击入侵者到了大马士革。因为从索多玛逃出的一个难民告诉亚伯拉罕他侄子被抓的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些，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能在丹（迦南

的北部)赶上入侵者,这确实是一个壮举。从中元古(生)代的雕塑得知,那些“训练有素的年轻人”,正如《启示录》中称呼的那样,是骆驼骑兵(见图67)。



图67

“这些事发生之后,”《圣经》上说(《启示录》15),“耶和华在梦里对亚伯拉罕说:不要害怕,亚伯拉罕;我是你的后盾,你应该得到更大的奖励。”

是时候回顾亚伯拉罕传奇的由来和问一些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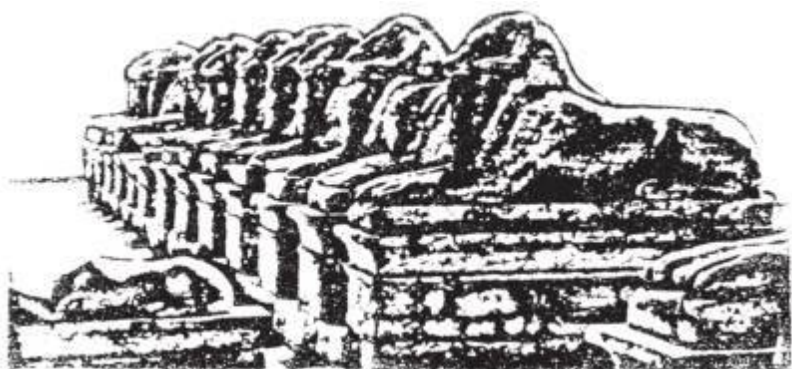
为什么是亚伯拉罕被告知要放弃一切，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迦南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急匆匆地去西奈半岛边界的内盖夫？为什么他在埃及受到皇室的接待，并在离开时还带着军队和骆驼骑兵？东方来的入侵者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败在了亚伯拉罕的手下，而亚伯拉罕却从神那里得到“更大的奖励”的许诺？

很古老的图片都把亚伯拉罕画成是一个牧羊人，而他最终成了一个超级的军队领导者，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可以得到解释，如果我们接受阿努纳奇在场的事实和考虑到那时还有其他重要的事件发生。值得发生一场世界大战的利益——那时那布正在幼发拉底河西部土地上组织勇士——那里是西奈山的太空飞船发射基地。而亚伯拉罕——与赫梯族人结盟，并被他们授以战争技巧——被急忙派遣去保护。埃及法老面临着驻扎在底比斯南部的马杜克追随者的入侵，所以在孟菲斯的埃及法老赐予了亚伯拉罕一个骆驼骑兵和一大批男仆和女仆。而且因为亚伯拉罕成功地保护了去太空飞船发射基地的路，所以耶和华才向他许诺更大的奖励——还许诺保护他，作为未来损兵折将的补偿。

依我们的计算，王国间的战争在公元前2041年爆发了。南方的王子占领埃及的孟菲斯之后，废弃了与亚伯拉罕的联盟，宣布效忠于阿蒙 - 拉，那个“隐藏的”或“看

不到的”马杜克，而他当时还在流放（在马杜克成为霸主后，埃及新的统治者，在首都底比斯的郊区，开始建造埃及最伟大的神殿，以表对阿蒙 - 拉的尊敬。他们建造的宏伟大道直通神殿，大道两边立着狮身羊面雕塑——见图68——来表示亚兰神到来的时间）。

在苏美尔和他的帝国，事情不再火爆。据天象预兆，包括公元前2031年的日全食，都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迫于那布武士的压力，苏美尔的最后一任国王调回部队和前哨，这些前哨曾经安置在比离首都乌尔还近的地方。神的委员会也没好过多少，因为他们和马杜克陷入了尖锐的对峙中。人类，即使是有资格的亚伯拉罕，已不能再保护阿努纳奇的基本设施和太空飞船发射基地。所以，在公元前2024年，经过众神理事会的同意，奈格尔和尼努尔塔动用了核武器，来阻止马杜克的入侵。这些都被形象而细致地记录在了《埃拉叙事诗》上；其他附属事件，“罪恶城市”（包括索多玛和蛾摩拉城）的巨变，也被叙述。



亚伯拉罕被事先预告什么将发生：按他的请求，在对太空飞船发射基地和城市核攻击前的一天，上帝的两位天使被派遣去营救罗得和他的家人。罗得需要时间来集结他的家人，他要求两个神推迟巨变，直到他的家人到达大山里的一个安全的避难处，神明批准了。因此这个事件不是自然灾害——它是可预测和推迟的。

“在那天早上，亚伯拉罕早早起来，去了他之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那个地方”；“他向索多玛和蛾摩拉城望去，向平原里的所有地方望去；然后他看到烟雾从平原的所有土地上升起，烟雾之后是熊熊火焰”。

按照上帝的旨意，亚伯拉罕离开了那个地方，向海滨靠得更近。在约旦东南面的大山里，罗得和他的女儿害怕得紧紧地抱着；他们的母亲，随着他们逃出索多玛时逗留在了后面，在核爆炸中蒸发了（对那个句子的通常解释是，她变成了盐柱，而这来自一个读错了的闪族词，意思既是“盐”也是“蒸汽”）。他们确认见证了世界的末日，而唯一可以使人类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罗得的两个女儿的决定：和他们的父亲睡觉，之后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儿子。根据《圣经》记载，他们是约旦河东面两个种族的祖先：摩押人和亚门人。

至于亚伯拉罕：“神如承诺的那样记住了萨拉”（在一

年前他带着两个天使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萨拉在亚伯拉罕老年时怀上了他的一个儿子”。他们给儿子取名为以撒。在那时亚伯拉罕是100岁，萨拉是90岁。

太空飞船发射基地毁灭后，亚伯拉罕的使命也就结束了。现在应该由上帝来履行契约。上帝对亚伯拉罕“消减契约”，让他和他的子孙长期拥有埃及小溪和幼发拉底河之间那块土地上的所有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他的太空设备怎么处理。

可以确信的是，除了太空飞船发射基地本身外，还有两处这样的设施。一个是着陆场，吉尔伽美什确定了他的用途。另一个是任务控制中心——不再需要了，但还完整无缺：洪水冲积后的“地球的中心”，有着和尼普尔曾经拥有的洪水冲积前的“地球的中心”同样的功能。

为了理解类似的功能和布局，需要比较下我们对洪水冲积前和冲积后太空设施的描述。在大洪水发生前（见图69），尼普尔设计了“地球中心”，因为它在同心圆的中央，描绘了登陆走廊，被用作任务控制中心。这个上帝之城标记了等距的间隔和通往西巴尔（鸟城）的着陆跑道，太空飞船发射基地。着陆跑道，在一个拉长了的着陆走廊内，把两端建在了亚拉腊山的两个山峰上——近东最显著的地形特征。太空飞船发射基地所建的方向分割了精确向北的方向。因此，着陆跑道和地理平

行形成了精确的45度角。



图69

大洪水之后，当人类被允许有3个生存区域时，阿努纳奇为他们自己保留了第四个区域——西奈半岛。那里，在它的中心平原，地面既平坦又硬朗（很好的作战地形，正如现代军队对此作出的结论那样），不像大洪

水过后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到处都是掩埋的泥泞和水域的阻塞。再一次选择亚拉腊山的双峰作为抛锚点，阿努纳奇画出了与地理平行同样呈45度角的着陆跑道——第三十平行北线（见图70）。

在西奈半岛的中心平原有一个太空飞船发射基地，对角线在那里分割了北纬30度平行线。为了完成布局，还需要两个部分：建立一个新的任务控制中心和飞船着陆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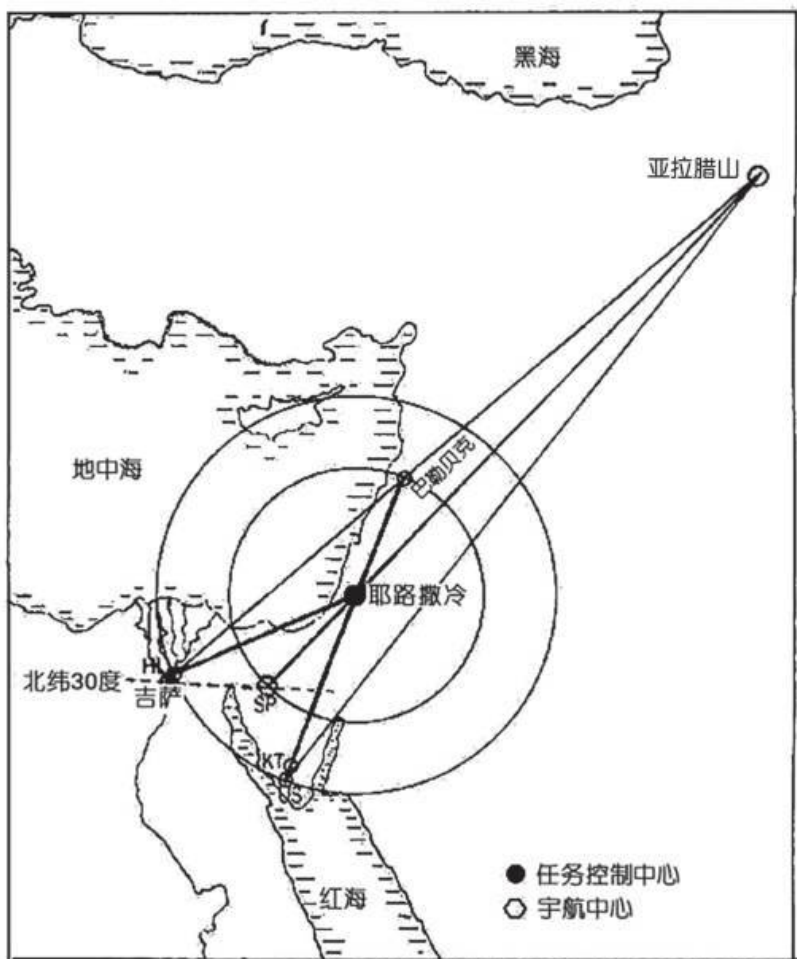


图70

我们相信，飞船着落走廊的外形比任务控制中心地址的选择更重要。原因呢？黎巴嫩雪松山上的着陆场就是证据。和那个地方有联系的每个民间传说、每个传奇都重复着同样的断言，那就是那个地方在大洪水之前就存在了。大洪水过后，阿努纳奇马上在亚拉腊山双峰返回地球，他们拥有一个有真实机能的着陆场——不是一

个完整的太空站，而是一个可供着陆的地方。所有涉及人类“驯服”（也就是从基因的角度改变）植物和动物的闪族人文本，都描述了在雪松山的物种实验室，恩利尔和恩基在一起恢复地球上的生命。所有现代的科学证据都确认了，小麦、大麦还有第一次被驯服的动物都是来自那个特别的地方（现在基因组合技术的进步加入了确认行列：在最近的1997年10月《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精确指出，在大概11000年，在近东那个特殊的角落，对野生单粒小麦的基因操作，创造出了8种不同谷类的农作物）。

有各种理由相信在新的太空设施中包括这个——一块巨大的石头平台构成的建筑物。而那些等距同心圆，把任务控制中心围在中央。

为了完成太空设施建设，还有必要锚定着陆走廊。在它的东南端，两个邻近的峰——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摩西山，对于现在来说它还是很神圣的——就在旁边。而在等距离的西北端，没有山峰，只有一个平坦的高原。阿努纳奇——不是任何人类的法老——在那里建立了两座人工大山，两座伟大的吉萨金字塔（我们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中提到，比较小的第三个金字塔，是被作为尺度模型而建立起来的）。它的布局是一只“神话的”动物，刻在当地的石头上——狮身人面像。它精确地迎着北纬30度平行线凝视着，向东朝向西奈山的太空发

射基地。

这些都是大洪水之后，阿努纳奇在西奈半岛的太空发射基地的组成部分，大约在公元前10500年由他们建成的。当西奈山中心平原的着陆和起飞基地被轰击后，太空发射基地的附属部分还在：吉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雪松山的着陆场），还有任务控制中心。



图71

我们从吉尔伽美什的历险历程中可以知道，着陆场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就在那儿了。在吉尔伽美什试图闯入着陆场的前一晚，他见证了一座火箭飞船的升空。在大洪水之后，那个地方还没毁坏。腓尼基人的硬币生动地描述了停留在那块石头平台上的东西（图71）。那块巨大的石头平台仍然存在。那个地方叫作巴勒贝克——因为它是迦南人的太阳神，“北方秘密的地方”。《圣经》称那地方为伯示麦，太阳神“沙马氏的住所”，在所罗门王

国的地域内。亚历山大王国之后的希腊人称那块地方为赫利奥波利斯（太阳城），意思是“太阳神的城市”，他们为宙斯、宙斯的妹妹阿芙罗狄忒以及他的儿子赫尔墨斯建立了神殿。而他们之后的罗马人为朱庇特、维纳斯和墨丘利建立了神殿。

其中朱庇特神殿是最大的神殿，曾被罗马人建在帝国的各地，因为他们相信那个地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神谕之地，它可以预言罗马及其帝国的命运。

罗马神殿还矗立在那块巨大的石头平台上，那块平台本身也未受到时间流逝的打扰以及自然和人类的蹂躏。它平整的顶部一层一层地叠在巨大的石块上，而一些石块重达上百吨。其中最著名的古代巨石是巨石牌坊，由3个巨大的石块组成，肩并肩靠着形成一个中心线，那里是平台支撑最大负荷冲击的地方（见图72，以一个经过的人作为大小对比）。这些庞大的巨石每一块重达1100吨——即使是现在，能举起和搬运那么重的石头的装备也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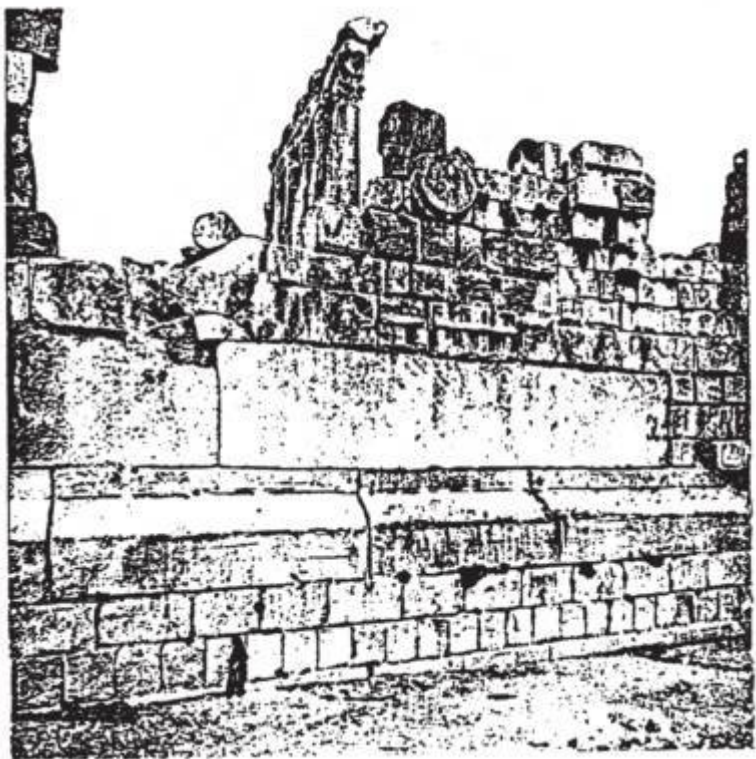


图72

但是谁在古代可以做到这些呢？当地的传说称：是巨人种族。他们不仅把那些大石块放在了那里，而且他们还开采、加工那些大石块，并把它们从几乎一公里远的大山里搬过来；这些事都得到确证，因为那里的采石场已经被找到了。在那里，一块开采了一半的巨石从山腰里凸现出来（见图73）；坐在上面的人看起来就像一块冰块上的苍蝇。

在着陆走廊的南端，吉萨金字塔依然耸立，挑战着

所有的传统解释，让埃及古物学家只能接受它们早在法老王国前的100万年前就已经建好了，但不是任何法老建造的。狮身人面像依然精确地向东沿着北纬30度平行线凝视着，保守着它自己的秘密——也许是《透特之书》上的秘密。

那么任务控制中心呢？

那个地方也存在，在一个叫作耶路撒冷的地方。

在那里，一个伟大而神圣的平台也搁在庞大的巨石块上，没有人或古代机器可以搬动、举起，并把它们放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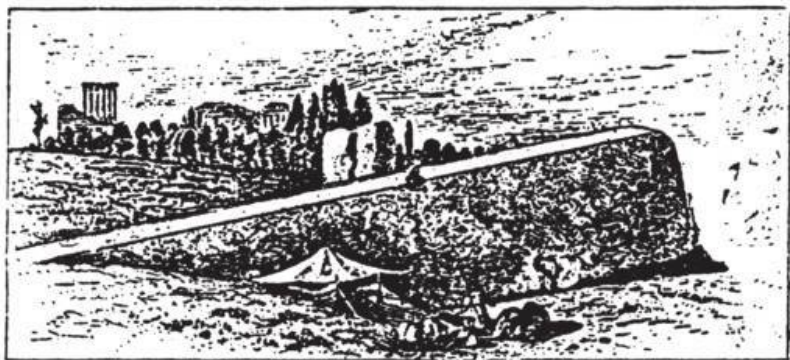


图73

※

《圣经》关于亚伯拉罕在迦南的到来和离去的记载中，包括了下面两个例子，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多余的、

离题的。在这两个例子中，那个偏题的地方就是未来的耶路撒冷。

第一次偏题的内容是在《王国之间的战争》的结尾语中给出的。亚伯拉罕一路向北，在大马士革附近赶上并打败了入侵者，带着俘虏和战利品返回迦南。

索多玛的国王向他走去——

当天从美好的肯多劳门回来

国王们和他一起——

向沙维的乐谷走去，那是国王的乐谷

麦基洗德，撒冷的国王——

他也是侍奉最高级神的牧师——

带来面包和酒，

为他自己祝福，说：

“祝福亚伯拉罕去见最高级神。

天堂和地球的创建者；

也祝福最高级神，

把敌人送到了你的手上。”

麦基洗德（他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真正的国王”，和阿卡德人中的萨鲁 - 金意思一样）留下他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给亚伯拉罕。索多玛的国王更慷慨大方：他说，把所有的财产都留下吧，只要把所有的俘虏给我。但是亚伯拉罕什么都不要；信赖“耶和华，最高级的神，天堂和地球的创建者”，他说他连根鞋带也不要（《启示录》14）。

（学者们已经长期争论，而且毫无疑问地还将继续争论，亚伯拉罕信赖的是麦基洗德“最高级神”还是说：不，耶和华是我将信赖的最高级神。）

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及耶路撒冷，在这里叫作撒冷。耶路撒冷不仅基于长久的传统，还基于《赞美诗》76：3中明确的说明。我们通常接受的是全名。耶路撒冷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撒冷城市”，撒冷是一个神圣的名字。然而一些人认为，那个名字也可以理解为“由撒冷建造”。也可以争论撒冷这个词不是一个地名或甚至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这样，便使得那个地名的意思成为“完美的地方”。或者，如果是一个神圣的名字，它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很完美的”地方。

不管撒冷表示尊敬上帝，还是由上帝建造，或者是

个完美的地方，总之它坐落在人类的都市所认为的不可能的地方。它坐落在贫瘠的大山间，既不在任何交易和军事交叉口，也不在任何食物和水源附近。确实，那个地方几乎完全没有水，对那里饮水的供给是一个不变的本质问题，这也是撒冷的弱点。撒冷既不在亚伯拉罕的迁移中表现出重要性，也不在由东而来的入侵路线中，也不在追击入侵者的路线中。但为什么在战争胜利返回那里庆祝——人们倾向说，返回去了“上帝抛弃的地方”——除非那个地方还没明确地被上帝抛弃。它是牧师侍候最高级神的地方——迦南唯一的地方。问题是，为什么在那里？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

第二个看起来没必要偏题的，是亚伯拉罕已经执行使命去了迦南。上帝已经向他承诺，他的奖励将是巨大的，上帝自己将保护他。上帝让他在极大年龄时发生了一件奇事：得到一个儿子作为合法继承人；艾布拉姆的名字改成了亚伯拉罕——“众多民族之父”。土地被保证将给他和他的后代；承诺被写进了盟约里，包括不可思议的典礼仪式。索多玛和蛾摩拉城被毁后，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剩下的就是享受和平和宁静，这当然是他们应得的。

之后突然地，“在这些事之后，”《圣经》说（《启示录》22），“上帝测试了下亚伯拉罕”，叫他去一个地方，并在那里祭祀他自己心爱的儿子：

现在带上你的儿子以撒，
你唯一的最心爱的儿子，
到摩利亚的土地去；
在那里献上他作为祭祀，
在其中一个山上，
我将为你指出。

为什么上帝决定用极痛苦的方法来测试亚伯拉罕，《圣经》上没有解释。当亚伯拉罕准备执行神的使命时，恰巧发现这仅仅是对他忠诚的测试：上帝的天使指着从灌木丛里抓的公羊，告诉他是那只羊而不是以撒将被用来祭祀。但是为什么进行那个测试，如果有必要的话，为什么不在亚伯拉罕和以撒居住的地方（贝尔谢巴附近）执行呢？为什么去一个需要3天行程才可以到的地方呢？为什么去了上帝指的迦南的摩利亚的土地，并在那里确定一座山——上帝自己指的——作为执行测试的地方？

就像第一个事例那样，选择之地肯定有些特别的地方。我们从《启示录》22：4中读到，“在第三天，亚伯拉罕抬起眼睛，从一定距离处看到了那个地方。”和其他生物和贫瘠的大山相比，那里很肥沃；从附近，从一定

的距离，它们看起来很像。亚伯拉罕“从一定距离”记住了那座特别的大山。那里一定有些特别的东西让它区别于其他所有的大山。严酷的测试结束后，他给那个地方取了个很长的好记的名字：耶和华被看到的大山。像《历代记》2与3：1中明确的那样，摩利亚山是耶路撒冷的山峰，那里是神殿最终被建造的地方。

从耶路撒冷变成一座城市以来，它包括了3座大山。从东北到西南列举出来，他们是索菲山（“观察者之山”，就是现在的斯高帕斯山），摩利亚山（“指示之山，给予指示”），在中心，还有锡安山（“信号之山”）；这些用功能来命名的地点，让人想起太空站还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标志出尼普尔和登陆轨道的那些阿努纳奇的灯塔城。

犹太人的传说叙述到，亚伯拉罕从一定距离认出了摩利亚山，因为他看到“一柱火焰从地球延伸到天堂，浓雾中的天堂依稀可见”。这个描述几乎和《圣经》中的一段描述一样，即出埃及时期西奈半岛之神的出现。但是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看到的那座很不一样的山，可以与其他所有的区分开，因为上面有一个大型的平台。

这个平台虽然比巴勒贝克的着陆场小些，但也是阿努纳奇太空设施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提到的耶路撒冷（在它成为耶路撒冷之前），就是大洪水之后的任务控

制中心。

就像在巴勒贝克那样，那个平台也仍然存在。

※

因此，偏离主题的理由（作为第一点）和目的（作为第二点）变成了焦点。亚伯拉罕任务的完成以正式的庆祝为标记，包括僧侣带来面包和酒来对他的祝福，在一个直接连接到神出现的场所——迦南唯一这样的场所。第二次偏题意在测试亚伯拉罕的资格，发生在太空发射基地毁灭和任务控制中心被军事瓦解之后；在亚伯拉罕的继承者以撒面前，恢复亚伯拉罕与神的盟约。在测试之后，这样一个神圣誓约的恢复确实存在：

耶和華的天使

從天空里叫亞伯拉罕等一會兒

說，這是耶和華的話：

這是我的誓言：

因為你已經完成了這些事，

並且沒有拒絕帶著你的兒子，唯一的兒子

我將衷心地祝福你

我也将尽快地繁殖你的种子.....

愿地球上各族的种子

得到祝福

在那个特殊的场所恢复了神圣的誓言后，那个场所从此被神化了，变成了亚伯拉罕、希伯来人还有他子孙后代遗产的一部分。

神对亚伯拉罕承诺的神圣的诺言，在仅仅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了事实。据说1000年后亚伯拉罕的后代拥有了圣山摩利亚山。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进入迦南，他们发现耶布斯人的一个部落已经在圣山的南面安了家，他们没有打扰他们，因为占据最神圣的土地的时间还没到。这个奖励落在了国王大卫身上，他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对亚伯拉罕测试1000年以后——捕获了耶布斯人部落，把首都从希伯伦移到了《圣经》中的大卫之城。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被大卫捕获的耶布斯人部落，还有他的新首都，根本不是现在想象的“耶路撒冷”，甚至也不是被城墙围住的“古城”。被大卫占领的区域和后来知道的大卫之城是在锡安山上，不是在摩利亚山上。即使当大卫的继承者所罗门向北扩建城市时，也只是到了北部的一个叫奥费尔山（见图74）的地方，

在北部那块特别的区域前停住了。我们认为，这表明那块神圣的平台，向北延展在摩利亚山上，在大卫和所罗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图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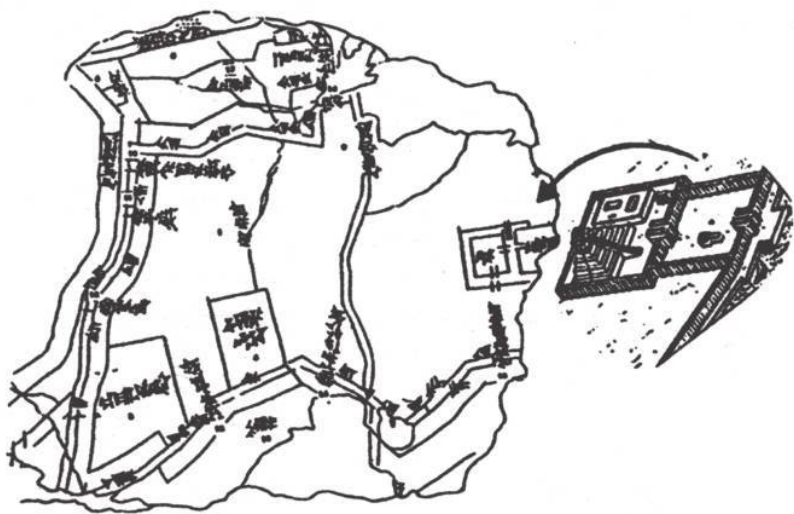


图75

因此耶布斯人部落不是在摩利亚山和它的那个平台上，而正好在它的南部。人类住处在神圣的区域附近——不是在里面，在中元古（生）代“祭祀集中点”比较普遍，比如在乌尔（见图65）或甚至在伊尼德的尼普尔，这些从一块真实的地图上得到证明，这块地图被画在尼普尔发现的一块黏土碑上（见图75）。

大卫首批计划中的一个，是把盟约中的约柜从它最近停放的位置移到首都，计划在耶和华建立一个合适的大房子，把它放在里面。但是先知者内森告诉他，因为内战和在他个人冲突中所流的血，这个荣誉不属于他，大卫被告知，荣誉将属于他儿子所罗门。他被允许做的就是同时建立一个祭坛；它的精确位置，是一个“耶和华的天使，站在地球和天堂之间”给大卫指示的，用拔出的

剑指向那个地方。未来神殿的造像——一个尺度模型也给他展示了，并告知以细致的建筑方法。当时间到了，他在公共的仪式上把它转给了所罗门，并说：

所有这些，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是耶和華让我

懂得了——

所有造像的功用

（神殿的详细说明和它的各个部分以及仪式器皿都可以从《历代记》28：11-19中得到判断。）

在大卫统治后的第四个年头——出埃及480年之后，《圣经》叙述道：所罗门开始建造神殿，“根据他父亲大卫的指示，建在摩利亚山上。”木材从黎巴嫩的雪松山砍伐下来，纯金从俄斐进口而来，指定建造脸盆的铜在所罗门国王的矿井开采并被精炼，建筑结构本身还需要“开采切割巨大的昂贵的石头”来建造。

石块必须被准备好，切成合适的尺寸并处处都需要修整，因为神殿的建造需要服从严格的规定，不准用任何与铁有关的工具。石头必须被转运到那里，仅作为组装之用。“当那房子在建造时，房子的石块需要在还没搬运到时就准备好；这样保证当房子在建造时，铁锤或斧

子或任何铁器的声音在那房子里都听不到”（《列王纪上》6：7）。

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神殿的建造和对神殿仪式器皿的装配。在接着的那个新年（在第七个月）庆典中，国王、牧师还有所有的人民见证了对盟约中的约柜的转移：转移到了它永久的归宿里，神殿至圣所中的至圣所。“约柜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两块石碑，它是摩西在西奈半岛时放上去的。”约柜刚被放好（放在带有翅膀的小天使下面），“一阵烟雾就充满了耶和华的房子”。迫使牧师们逃奔出来。之后所罗门站在庭院的祭坛上，向神（他们住在天堂）祈祷，希望他们下来并居住在那个房子里。之后的一天晚上，耶和华出现在了所罗门的梦里，并向他保证他将到场：“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将永远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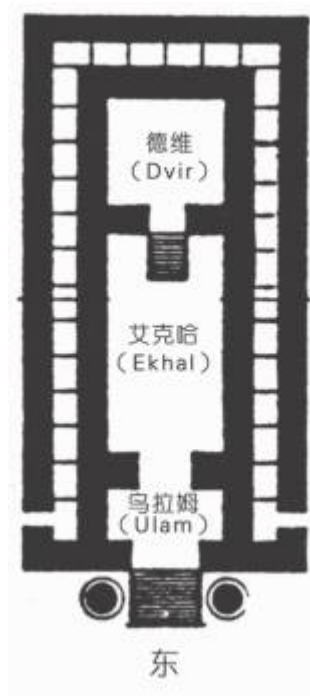


图76



图77

神殿分成三部分，进去通过一个大门，两边安置着特别设计的柱子（见图76）。前面部分叫乌拉姆（“走廊”），中间部分，也是最大的部分，叫艾克哈（一个希伯来术语，源于闪族人的E.GAL，意为“伟大的住所”）。被遮蔽的是最里面的部分，至圣所中的至圣所。它叫德维——字面意思是“说话者”，因为它支撑着盟约中的约柜，并有两只带翅膀的小天使在它上面（见图77），出埃及时上帝在那之间曾对摩西说过话。伟大的祭坛和脸盆放在庭院里，不在神殿里面。



图78

《圣经》上的数据、大量参考书目、一些传统的习

俗还有大量的考古证据都毫无疑问地表明，所罗门建造的神殿（第一神殿），矗立在伟大的石头平台上，那平台还在摩利亚之上（也叫圣山，上帝之山，或神殿山）。撇开神殿的尺寸和平台的大小不管，人们对神殿的坐落位置意见一致（见图78），还有至圣所中的至圣所里放着的盟约中的约柜：它被放在一个凸出地面的石头上，一块圣石。根据传统可知，那块石头就是亚伯拉罕准备在上面祭祀以撒的石头。在犹太人手稿中，那块石头被称为Even Sheti'yah，意为“基石”——因为在那块石头上，“整个世界被编织。”先知以西结把它称作地球的中心（《以西结书》38：12）。传统是如此难以改变，以至于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艺术家们还把那个地方描绘成地球的中心（见图79a），而且即使在美洲被发现后还那样（见图79b）。

所罗门建的神殿（第一神殿），在公元前576年被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毁掉，并在70年后被从巴比伦回来的流放的犹太人重建。那个重建的神殿，也就是第二神殿，后来被犹太国王希律王在他从公元前36年到公元前4年执政期间慢慢扩充加大。但是第二神殿，在各个方面都是依据原始的设计、布局，而且至圣所还是在那块圣石上。公元第7世纪，当穆斯林攻陷耶路撒冷时，他们说，穆罕默德就是从那块圣石上爬到天堂，并进行了夜间造访的：他们把那块地方建成圆顶形石头建筑（见图80），以此来保护和赞美它。



图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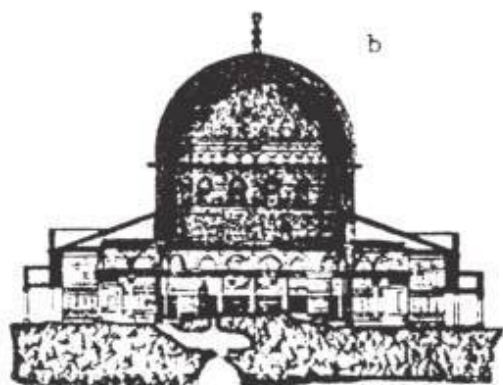
图80

从地质学上看，那块石头是地底下自然突出的一块石头，比石头平台高出5或6英尺（表面并不平）。但它以各种不凡的方式，非常不平常地“突现于地面”。它可见的面，以极其精确的手法（见图81a）被削切和修整过，形成矩形的、拉伸的、水平的、垂直的容器和各种深度和尺寸的壁龛。那些人造的壁龛和容器，不管是谁在石头上切刻的，一定有一些用途。长久以来，如雨果·格里斯曼、阿托瑞塔里士奇、比德·日和阿尔滕·提斯泰门特一直猜测的用途，被最近的研究者里·瑞特米耶尔证实：盟约中的约柜和至圣所中的至圣所里的墙，被放在石头的

长直的切口和表面的其他壁龛上。



a



b

图81

那些发现的暗示是，那块石头表面的切口和壁龛至少始于第一神殿时期。然而，在《圣经》的相关章节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由所罗门做的这样的切刻；这确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圣山上，严格地规定不准用任何铁器或其他相关的工具。

圣石和曾经安置在其上的东西是个谜，这个谜又被曾经安置在其上的神秘的石头夸大。因为那块石头不是简单地向外突出来的，它是中空的了！

事实上，假如允许的话，人们可以沿着梯子一直下去，最后到达一个像空穴的巨洞，它的岩石顶就是向上突出的圣石的一部分。这个巨洞——是自然形成的或是人为的还不能确定——也以深深的壁龛和容器而显著，它们都在石头墙壁上（当地面没铺上祈祷地毯时可以看到），也在地面上。在一个地方，有一处看上去像是通向一个黝黑的隧道；它是什么，它通向哪里，这些都是穆斯林紧紧保守的秘密。

19世纪的探险者说，这个巨洞并不是最后一个连通到圣石的地下洞穴；他们说还有一个下面较矮的洞穴（见图81b）。以色列的研究者，盲目地相信不容许人类去那块地方，但借助于可穿透土地的雷达和声呐技术，已经确定了圣石下面确实还有一个洞穴。

这些神秘的洞穴让人产生了各种疑问，不仅是关于

可能的神殿宝藏，还有神殿档案。当第一神殿和后来的第二神殿即将遭到蹂躏和摧毁时，它们可能被藏了起来。甚至有关于盟约中的约柜的疑问，在《圣经》中，埃及法老示沙克在大约公元前950年洗劫神殿后，就没再提起约柜。它可能被藏在了别的什么地方。即使到现在，还是一个疑问。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圣经》的预言者和《赞美诗》作者提到了圣石，他们用“以色列之石”来委婉地表示“耶和华”。还有预言家以赛亚说过，在主之日拯救世界时，地球上的国家将来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之山的以色列之石上”向上帝祈祷。



神殿之山由一块水平的石头平台铺盖着，那个平台的形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矩形（因为地形弯曲），它的大小大约是1600英尺×900英尺，其中完全的石头覆盖区域面积接近150万平方英尺。但是我们相信，现在的平台包括了一些断层，在南端，可能也在北端，在第一神殿建造和第二神殿毁坏时产生了更多断层，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平台的大小是原始的；考虑到那稍微突起的部分时也是这样的，那部分就是圣石（也是圆顶形石头建筑）坐落的地方。

正如平台侧部可见的保护墙展示的，也正如现在的

一些挖掘揭露的，摩利亚山的自然岩床已经由北向南倾斜了很多。虽然没有人可以很确定地说出所罗门时期平台的大小，但是也没人能够精确估计倾斜所带来的填充深度。如果假设平台只有100万平方英尺，平均深度是60英尺（北部比这浅很多，南部比这深很多），结果将是需要6000万立方英尺的混合物（泥土、石块）。这可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建筑工程。

但是《圣经》上甚至没提到这样的工程。关于第一神殿的说明在《圣经》里写了一页又一页；每个很小的细节都显示出来，测量达到了惊人的精度，这个或那个器皿或人造物品应该放的位置被给出，搬运约柜的柱子应该要多长也被给出，等等。但这些都是关于耶和华之屋的。没有一句话是关于平台的，这唯一意味着的，便是平台已经在那里了，没有必要再建筑它。

与没提到这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撒母耳记》下部和《列王纪》上部重复提到的参考资料，字面上是“填充物”——由大卫开始并被所罗门扩大了工程，在东南部填充部分由神圣的平台引起的倾斜，这样可以使大卫之城向北扩张，与古老的平台更接近。明显地，两位国王都对这个成就感到很自豪，并把这些记录在了皇室历代记里〔然而，目前在那个区域的挖掘表明，他们所做的就是通过建筑一系列的台阶（它们随着高度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小）来提高倾斜水平；比起用高高的挡土墙围

起那片区域并填充混合物，这样做显然要容易得多]。

这个矛盾毫无疑问地确证了这个结论：既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在摩利亚山建造的那巨大的平台。平台需要极广大的挡土墙和巨大的填充物。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那个平台在神殿建造时甚至预期时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是谁建造的那座平台，并采集了所需要的土方和石块？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和建造巴勒贝克平台的营造者是同一批人（正因如此，伟大的吉萨金字塔矗立在了那巨大和精确安置的平台上）。

围墙包围着铺盖在神殿大山上的伟大的平台，起到挡土墙和防御工事的作用。《圣经》说所罗门建造了这些城墙，之后的犹太国王也建了城墙。城墙的可见部分，尤其是在南面和东面部分，显示了各种之后的建造。不变的是，那些下层的（因此更古老）建构都是由更大的修整得更好的石块建成。在这些墙中，只有西面的墙，是按照传统修建并得到考古学家的证实，作为从第一神殿时期保留下来的残骸还是很神圣的——至少在下层的建构，那里的琢石（切割和修整得很完美的石块）是最大的。第二神殿被毁2000年以来，犹太人保留着那块残骸，在那里拜神，向上帝祈祷，往琢石间插入对神的祈求，来祈祷对个人的帮助，哀悼神殿的被毁和犹太人的萧条——这些事情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改革者和其他耶路撒冷的征服者给西面的墙起绰号为“哭墙”。

直到1967年，耶路撒冷才被以色列人重新统一，那个西面墙不再是一条单独的长墙了，大概有100英尺长，被挤在住宅的房子之间。前面给祈祷者留下了一块窄窄的空间，两边都是高耸的大厦，它吞食了圣山。当房子都被移除后，在西面墙的前面建起了一个大型的广场，但它一直伸展到向南的角落部分还未被公布于世（见图82）。并且应该是2000年以来第一次发现，保护墙下面的部分几乎与暴露在地面水平面之上的部分一样多。根据到现在为止“哭墙”的可见部分可知，下层的建构更大、修整得更好，当然也更古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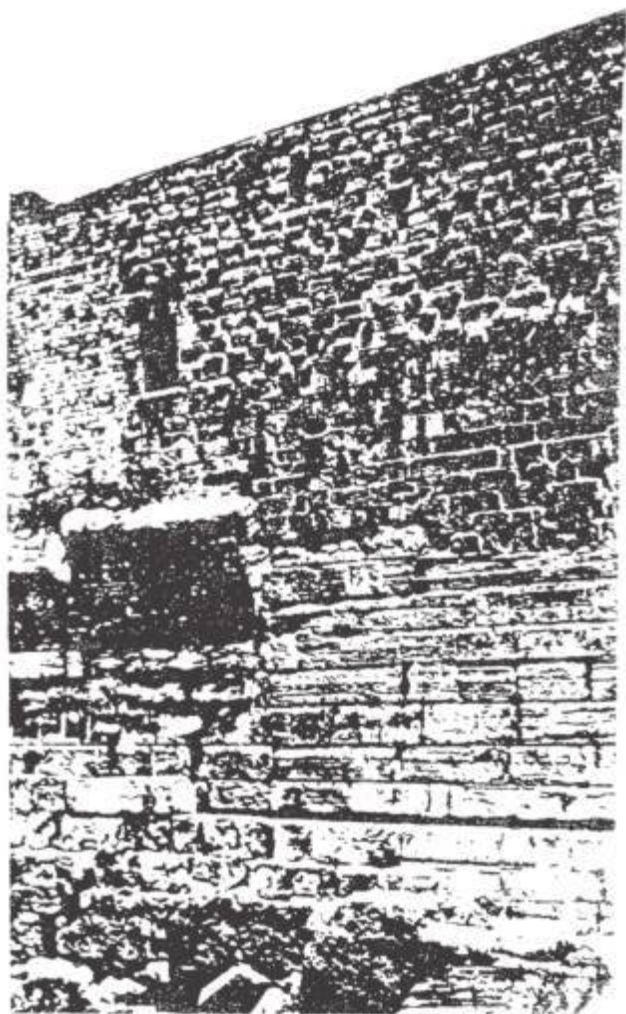


图82

带着诱人的神秘和对古老秘密的许诺，西墙一直向北延伸下去。

1860年，查尔斯·威尔逊对那里的一个拱门进行了搜索（现在被命名为“威尔逊拱”），发现它向北指向一个像

隧道的通道，向西指向一系列弓形的小室和墓穴。将侵占的住房移除后显示，现在的街道地面在几个下降阶梯之上，也就是说，现在的地下，即古代结构的地面，包括了更多的通道和拱道。它们向下和朝北扩展了多远？这样一个谜团，以色列的考古学家终于开始处理了。

最后他们发现的是让人很费解的事。

根据《圣经》里的数据、《马卡比之书》和犹太 - 罗马历史学家约瑟斯的手稿（还可以考虑中世纪的传说，国王大卫知道一种从西方攀上圣山的方法），以色列考古学家得出结论，威尔逊拱是一个入口，它通向较早时期的户外街道。那街道沿着西墙下去，墙本身向北延展了好几百英尺。经过费力地清除碎石，那些猜想得到证实，导致了1996年“考古学通道”的开放（好多理由使这个事件成了头条新闻）。

从威尔逊拱开始一直延展1600英尺到达在悲哀之路的出口（耶稣带着十字架从那里走过），西墙暴露了，穿过街道的残骸就是水道、水池、拱门、建筑物、集会所。这些集会所来自拜占庭、罗马、希律一世、哈斯蒙王朝还有《圣经》时代。走过那隧道（在地平面以下很深处），让人有毛骨悚然和可怕的感觉，就像是在一部时间机器里被传送一样——每一步都走向过去。

一路上旅游者可以看到——也可以触摸到——进入

时见到的最早时代的西部挡土墙的真实部分。掩埋了几千年的建构已经暴露。在隧道的最北部分，倾斜的岩床依稀可见。但是最奇怪的是，不管是旅行者还是考古学家，都在向南部分发现了裸露的石墙。

那里（在古老的街道地面，但不是最底层）摆放了许多巨大的石块，在它们上面还有4块庞大的石块，每个重达数百吨。

在西面墙上，有一块120英尺长的部分，构成它的那些石块非常高，有11英尺，大约是通常作为底层大石块的两倍。只用4块石块就构成了那部分：一块是42英尺长的巨大的石块（见图83）；另一块是40英尺长的巨石，第三块超过25英尺。穿地雷达和其他声呐设备已经表明，这些石块的深入为14英尺。这三块中最大的一块有6500立方英尺，大约是600吨！小一点的重达570吨，第三块大约是355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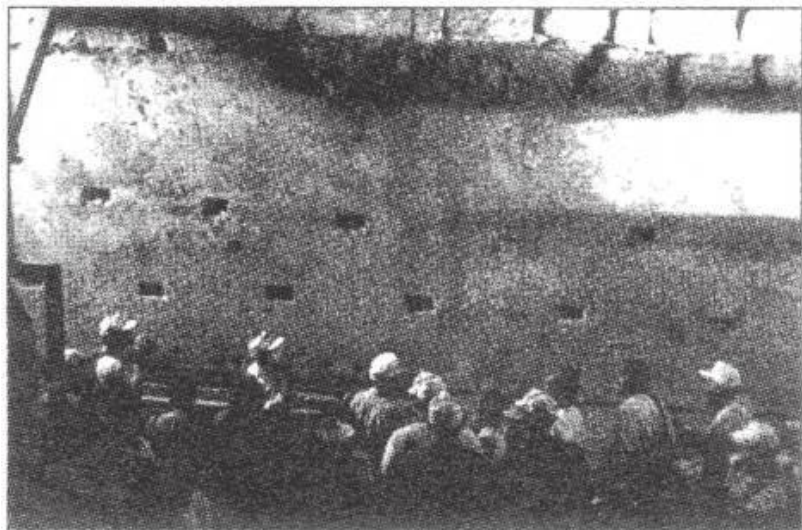


图83

不管按什么尺码来衡量，这些巨石的大小和重量都是极其巨大的。那些用来建造伟大的吉萨金字塔的石块平均每块重为2.5吨，最大的也就是大约15吨。确实，仅仅这些比较就会让我们想起在巴勒贝克巨大石头平台上的3块巨石牌坊，它们也在一些较小的石块（但也是巨大的石块）上构成基底（见图72）。

是谁安放的这些巨大的石块，干什么用的呢？

因为石块的边缘上有凹痕，考古学家们认为它们来自第二神殿时期（或更明确点，就是希律一世时期，公元前1世纪）。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原始的石头平台比现在的小些，同意环绕圣石的中间部分属于巨大的挡土墙的部分，且从第一神殿时期以来就已经存在这

一观点。在那个时候，禁止用铁器工具（那得回溯到约书亚时代）是严格执行的。所罗门用的所有石头，毫无例外地，是在其他地方开采、切割、修整，并被运到遗址，它们仅仅用来组装。考虑到所讨论的巨大的石块，它们不是来自当地的石头，那么这个问题将被这些事实阐明；它们稳稳地躺在它们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色调（事实上，在耶路撒冷西部最大的发现表明，它们可能来自那里的一个采石场）。它们是怎么被搬运，怎么被举到需要的高度，然后怎么被推到相应的位置，这些都是考古学家们不能解释的。

然而，对于那些问题的一个回答，已经提出来了。遗址的首席考古学家丹·巴拉赫，在《〈圣经〉考古学评论》中阐述道：“我们相信在西墙的另一面（东面），圣山下面，是一个巨大的礼堂。”“它被安置来作为支撑和缓解里面拱顶的反冲力。”

这具有很多巨大石块的一部分，仅被安置在圣山偏南的位置上。我们认为，就像我们现在也在做的那样，这个巨大的部分是被用来承受巨大重击的。遗址的功能是任务控制中心，它的装备被安置在圣石上，这看上去是唯一可行的解释。

第十一章

一个预言的时代

耶路撒冷神殿建造的推迟，其缘由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大卫家族在战争和仇恨中的衰落。但这本身就只是一个借口，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呢？

人们发现，奇怪的是，由于建造的拖延，从摩利亚山与亚伯拉罕（同时还有以撒）的再次结盟到神殿的开建，这个时间跨度是整整1000年。这是很奇怪的，因为马杜克的流放也持续了整整1000年；这些看起来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机缘巧合而已。

《圣经》里明确指出，神殿建造的时间是由上帝自己确定的；虽然建筑细节，甚至连一个尺寸模型都已准备好了，先知者内森说：不是，不是大卫，而是下一任国王，所罗门。同样地，可以明确的是，不是马杜克他自己来确定流放自己的时间的。事实上，他在绝望中大声抱怨：“要等到何时？”这说明他不知道自己要流放多久，这由所谓的命运或是看不到的众神之王（希伯来书中的耶和华神）决定。

太平盛世1000年不仅仅是一个历法上的事件，它预

示了更多的启示。一本比较有远见的书《揭示》的第二十章中预言道，“龙，古老的大毒蛇，是恶棍和恶魔”，应该被关1000年，投向深渊关闭在那里1000年，让它不能在国家行骗，“直到1000年履行完”。那时哥革和玛各将被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死者的第一次复活将会出现，救世主时期将开始。

这些有远见的话写于公元1世纪，介绍了基督教观念和期望中的世界末日千年。所以，虽然那本书把巴比伦看作是“邪恶的帝国”，但学者和神学者们认为它是罗马的代名。但即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揭示》中回应了先知者以西结的话。以西结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在封建时代（第三十七章）和哥革和玛各的世界战争（第三十八，三十九章）中，他能看到死人的复活。以西结说，它将“在未来”发生。这一切，他说，是由先知者耶和华在昔日预知的，“之后他预测了大概的年份”。

它确实是在以西结时代好多个世纪以前，《圣经》提供了线索：

1000年，

在你的眼里，

就像是过去的一天

《赞美诗》90：4里的这段陈述，在《圣经》里是归

结于摩西自己；1000年是个神圣的时间尺度，因此回到了至少出埃及时期。事实上，《申命记》7：9确定神和以色列的盟约持续时间为“1000代”；而在大卫创作的《赞美诗》中，当约柜被带到大卫之城时，1000代的持续时间再一次被提起（《历代记1》16：15）。其他《赞美诗》在耶和华和他的奇观中重复的应用数字也是1000，《赞美诗》68：18甚至用1000年作为耶和华战车的持续时间。

希伯来语中的“1000”，写作Eleph，由3个字母拼出：阿列夫（Aleph，A）、姆德（Lamed，L）和珀（Peh，P或Ph），可以读为阿列夫，意思是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也就是数字“1”。把3个字母加起来得到数字111（1+30+80），这可以被看成是对唯一的耶和华和一神论的三重确认，“1”是“神”的代码。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同样的3个字母被重新排列（P-L-A），拼出Peleh——a wonder of wonders，上帝手艺的绰号，人类无法理解的天堂和地球的神秘事物。这个奇迹中的奇迹主要涉及那些在很久以前被创造和预言的事物；当但以理探求神圣的时间之末时，它们也指代他的调查。

因此在1000年里，那些诗句看上去有复杂的结构、复杂的意思、复杂的编码：不仅仅是明显的对过去时间的数字计数，而且也是盟约持续时间的建构，一神教主张的编码，与太平盛世1000年和年岁之末有关的预言。

就像《圣经》陈述的那样，在那1000年，以神殿建造计数开始——与现在的公元前最后1000年相符——是预言的时间。



为了理解那些事件和最后1000年的预言，我们应该回转时钟到1000年以前，到核灾难和马杜克担当霸权的时期。

在《悲叹文本》中，描述了当致命的核爆云雾被吹送到美索不达米亚时，大破坏和荒芜席卷了苏美尔和阿卡德区。此文本还生动地描述了，当邪恶的风吹向苏美尔神明们时，他们是如何慌张地遗弃他们的“祭仪中心”。一些“躲在了大山里”，一些“逃到了远处的平原”。伊南娜丢下财产，驾着能潜水的船向非洲航行而去；恩基的配偶宁基，“像鸟一样飞”，也向非洲飞去，到了冥界之屋，北方的一个安全港；恩利尔和宁利尔像老处女尼哈尔撒格一样，去了不知名的目的地。在拉格什的女神巴乌孤身一人，因为尼努尔塔在核爆炸开始时就走了；她“为她的神殿悲痛地哭泣”并且继续逗留；那结果是悲剧性的，因为“在那天，暴风雨赶上了她；巴乌，她像人类一样，暴风雨赶上了她”。

逃亡的神一个接一个，直到这些降临到乌尔和它那里的神。就像我们已经提到的，在那里，兰纳 / 辛拒绝

相信他的城市的命运是早已确定的。在极大的悲伤中，他的配偶宁加尔描述道，尽管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死尸充满了整个城市，他们仍继续停留着，“没有逃离”。即使在可怕的那一天到来的前一夜，他们也没逃离。但是在快到早上时，他们在金字塔神殿的地下室里挤作一团，认识到这座城市的命运是注定的，然后他们也离开了。

核爆云雾，随风向南转移，避过了巴比伦；那些被作为征兆用来加强马杜克对那50个名字的确认，用来指明他的霸权是应得的。他第一步就是执行父亲的提议，阿努纳奇他们自己应该在巴比伦为他建立他的房子 / 神殿，E.SAG.IL（“最高尚领袖之房”）。在那个神圣的区域还建造了另一个神殿，作为新年庆祝和阅读修订版的《伊奴玛·伊立什》之用；它的名字，E.TEMEN.AN.KI（“天堂—地球基金会之房”）明确地说明它已经取代了恩利尔的“天地纽带”（“天堂—地球连接处”），它位于当时被作为任务控制中心的尼普尔的中心。

学者们对《圣经》里面的数学关注得不够，留下了一些未解决的谜：虽然亚伯拉罕是一个依伯力人（属于今天的阿曼）——来自尼普尔的苏美尔人，并且《启示录》（像《赞美诗》和其他地方回应的）里的所有故事都是基于苏美尔文献，那为什么希伯来人《圣经》采用的是十进制？为什么苏美尔人的六十进制（“60为基”）

一点都没有在《圣经》的数字命理说（在千年太平盛世中达到顶峰的一种惯例）中得到回应呢？

人们想知道，马杜克是否也知道这些事。通过宣布新的年代（也即公羊座年代），修改历法，建造新的神殿大门，这些都是他显示至高无上权力的表现。在那些步骤中，人们也可以找到新数学的证据——默许的从六十进制到十进制的转移。

那些改变的焦点是纪念他的金字形神塔神殿，恩基说是由阿努纳奇他们自己建造的。对遗址残骸的考古发现和石碑记录的精确的建筑数据信息，展示了金字形神塔向上有7层，最高层被作为马杜克的真实住所。为了“和上面的天堂保持一致”（马杜克自己声明的），金字形神塔将会建成正方形结构，它的底部或第一层的每一边是15gar（大约300英尺），向上5.5gar（大约110英尺）；在其上是第二层，要小些和短些；依次类推，直到神殿的组合高度也达到与底部一样的300英尺。

结果将是一个立方体，它的周长等于60gar；当达到平方（ 60×60 ）这个结构时，得到天上的数字3600，而达到立方（ $60 \times 60 \times 60$ ）时，得到的数字是216000。但是那个数字中隐含了小数点的移位，因为它是黄道带数乘以100。

金字形神塔四个角精确地面对指南针的4个方位

点。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从第一到第六层的高度，是精确地计算好的，这样可以在那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进行对天上的观察。因此金字塔形神塔不仅是为了超越恩利尔过去的埃库尔神庙，而且也接替了尼普尔的天文 / 历法功能。

这是通过修改历法的组成来实施的——一种很有威信、也很必要的神学事件。因为黄道带转移（从金牛座到白羊座）需要历法调整一个月，如果尼散月（意为“倡导者”）仍然是第一个月，春分点的那个月。为了达到那点，马杜克确定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即阿达加月，在那年记两次（一个周期19年重记7次的方案在希伯来历法中做了修改，它是按照周期性来重排月亮和太阳年）。

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埃及的历法也做了修改。最开始，它是由透特设计的，他的“秘密数字”是52，把一年按7天分成52周，一个太阳年只有364天（在《伊诺克之书》中，这是一个很显著的事件）。马杜克（作为拉）创立的一年不是基于10的倍数：他把一年分成36个10天的“十度分度”；得到的360天然后加5个特殊日子，构成365天。

马杜克展示的新时代不是一神论。他没宣传自己是唯一的神；事实上，他需要其他神来为他的霸权欢呼。为了达到目的，他在神圣的巴比伦神殿给所有重要的神提供小神殿和住所，并且邀请他们在那里安家。没有任

何文本表明众神接受了他的邀请。事实上，马杜克想象中的皇室王朝，在大约公元前1890年才最终在巴比伦安置好，而那时被驱散的神已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各地区建立自己的领域了。他们之中最显著的是在东部的埃兰，苏萨（后来在《圣经》中叫书珊）被作为首都，尼努尔塔被作为“国神”。在西部，首都被叫作马里（西方称为阿穆路）的王国在幼发拉底河西岸正兴旺发达；它华丽的宫殿被壁画装饰着，展示的是伊师塔在为国王授权（见图84），证实那里神的高尚的地位。在多山的土地上，一个带有皇室实力和渴望的王国开始成长，那里的赫梯族人敬拜恩利尔最年轻的儿子阿达德，赫梯族语中叫他特舒卜（风／雷电神）。而在赫梯族人的土地和巴比伦尼亚之间，兴起了一个崭新的王国——亚述，和苏美尔和阿卡德区有同样的万神殿，但国神是阿舒尔。他把权力还有恩利尔和阿努的身份都集于一身，被描述成一位在一个翼碟（见图85）里面的神。



图84



图85

而埃及，尼罗河的王国，也有过一段动荡时期，被学者们称为第二中间时期。这段时光使他们的国家退出了国际舞台，直到大约公元前1650年被称作新王国的开始。

学者们还是很难解释，为什么古代的近东会在那个时期比较活跃。取代埃及的新王朝（17世纪）充满了帝国热情，大力向南面的努比亚、西面的利比亚以及东面地中海沿岸的土地推进。在赫梯族人的土地上，新的国王派遣他的军队通过金牛座大山的障碍，也沿着地中海海岸推进；而在巴比伦，一个被称为卡斯泰斯的种族，不知道从哪里（其实是从接壤里海的东北部山区）冒出来袭击了巴比伦，使那个王朝在汉谟拉比朝代停止，并突然灭亡。

每个国家都声称自己是以神的名义和按照国神的命令来进行战争的，人只是作为神明们之间竞争的替代品。有一个线索可能使之得到证实：18世纪，法老名字中带有字义为“神”的，都被省去了前缀或后缀中的“拉”或“阿蒙”，从而改为“透特”。这个改变，也就是在大约公元前1525年开始采用图特摩斯（Thothmes或Tuthmosis，皆以神“透特”之名为前缀）这个称号冠名法老以后，标志了对以色列人压制的开始。由图特摩斯一世给出的开战原因是具有启发性的：向纳哈林开赴远征军队在到达幼发拉底河上游时，他害怕以色列人会成为内奸。原因呢？纳哈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哈兰就在那儿，并且那里的人民是有家族关系的子孙。

这些足够解释对以色列人加以压制的理由，但它留下了未能解释的疑问：为什么埃及——现在崇拜透特——要派遣军队去征服哈兰？

在军队远征的同时，对以色列人的压制也在进行。布告要求杀害以色列所有新生的男孩，这在图特摩斯三世时达到了顶峰。这也迫使替他的人民说话的摩西不得不逃离。摩西只能在图特摩斯于公元前1450年死后，才能从西奈山荒地返回埃及。17年后，在反复的要求和一系列由耶和华制造的痛苦之后，以色列人被释放，之后出埃及就开始了。

《圣经》中提到的两件事，以及埃及的一个重要变

化，作为耶和华支持他选择的人们而引起的奇迹，显示了其他种族神明的反响。

“当米甸的神父、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听说所有的神都为摩西和他的以色列种族办事时”，我们从《启示录》第十八章中读到，他来到以色列人的宿营地，听摩西说了全部的故事。叶忒罗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比所有的神都伟大”，之后他把自己祭献给了耶和华。当摩押人国王按照预言家巴兰的预言，对发展的以色列人进行诅咒时，另一件事（在《民数记》22-24有描述）发生了。但是“神的灵魂突降到了比兰”，用“神的视力”，他看到雅各的房子受到了耶和华的保佑，而他的话不能被撤销。

一个非希伯来人牧师和先知者预言了耶和华的权力和霸权，这一认知在埃及皇室家族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公元前1379年，正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一位新的法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阿赫那吞，因为太阳神阿吞由翼碟（见图86）象征。他把首都迁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只敬拜一个神。这是一个短暂的实验，祭师阿蒙-拉很快就将它结束了……这个实验虽然短暂，却是一个倡导宇宙和平的概念，伴随着宇宙之神的信念。在公元前1296年，埃及军队在加低斯（在现在的黎巴嫩）战役中被赫梯族人打败。

当赫梯族人和埃及人双方都精疲力竭时，亚述人就有足够的空间发展他们自己。事实上，他们在各个方向

扩展，在亚述国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夺回巴比伦并抓住了巴比伦的神马杜克时达到顶峰。那之后是典型的多神论：非但没有诋毁神马杜克，他还被带回亚述人首都，并且新年庆典的时间到来时，是马杜克而不是阿舒尔在岁末典礼上起重要作用。这“宗教的统一”，没能阻止曾经的王国的继续衰败；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美索不达米亚那两个古老的力量，加入了收回丧失的埃及和赫梯土地的队列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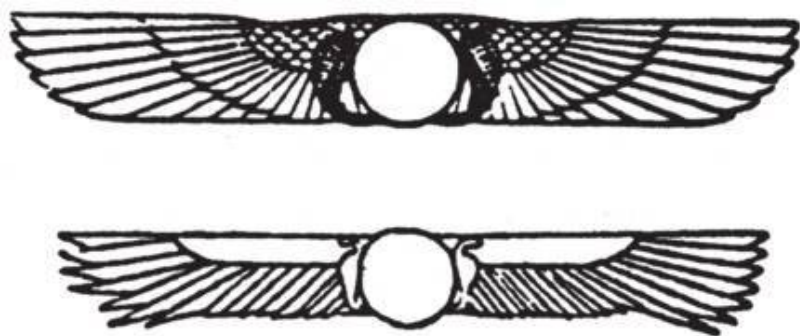


图86

毫无疑问，收回行动将可能使西亚出现繁荣的城市或国家，特别是沿着地中海沿岸，在小亚细亚，甚至在阿拉伯半岛。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兴旺引来了各个方向的迁移者和入侵者。入侵者驾船而来——正如埃及人称呼的那样，“海上的民族”——力图侵入埃及，最后占领迦南海岸。在小亚细亚，希腊人驾驶着1000条船向特洛伊进发。说着印-欧语言的入侵者，一路挺进到了小亚细亚，再直下幼发拉底河。波斯人的先驱部队侵犯埃兰。

而在阿拉伯半岛，靠控制交易路线变得富有的部落，开始把眼光投向他们北方富饶的土地。

在迦南，以色列人厌倦了持续的战争，通过最高祭司撒母耳给耶和华送去了一个请求：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给我们一个新的国王！

第一个出现的国王是索尔，之后是大卫。然后，就是把首都迁移到耶路撒冷。

《圣经》列举了那个时期的人和神，甚至叫他们“先知者”，上帝的“发言者”。他们确实传递了神圣的信息，但是在古代，他们比本质的预言者在其他地方更鲜为人知。

在耶和华神殿建造好后，预言——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才变得兴旺起来。根据《圣经》可知，与希伯来预言家不同的是，他们把正义和道德的布道与来自古代任何地方的预言联系了起来。



那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称作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盛世，其实是人类4000年的故事（以苏美尔文明兴旺发展为开始）中的最后一个千年盛世。在人类历史舞剧（我们称它的故事为《地球编年史》）的中央，是核爆炸大

毁灭，苏美尔和阿卡德区的灭亡，还有苏美尔指挥棒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后代的转交。现在故事的最后2000年，在苏美尔，以阿努（大约公元前3760年）对地球进行的访问开始，但也走到了尽头。

人类被给予了忏悔的机会，返回正义和道德，认识到只有一位真正的上帝，甚至是神的上帝。通过每一句话、幻想、象征性行动，先知者发出了信息：时间被用完了，巨大的事件即将发生。耶和华没要恶人的命——他让他们回到正义。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天数，但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人类、王国、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路线。但是如果恶人盛行，如果不公道充斥了人类关系，如果国家继续屠杀其他国家，所有这些都将注定在主日受到审判。

正如《圣经》自己承认的，对善于接受的读者来说它不是信息。被看上去知道他们自己崇拜谁的人包围着，根据一个不可见的神（仅仅因为他的肖像不为所知）的要求，犹太人坚持着严格的标准。耶和华的真实预言者全力反击“假先知”，他们也声称来传布上帝的话。后者说，祭祀和捐献将弥补所有的罪恶；但以赛亚说，耶和华不希望你牺牲，而是希望你正义地活着。以赛亚说大灾难将降临给邪恶；而假预言者说，不，不，和平即将来临。

为了得到信任，《圣经》的预言者借助于奇迹——

就像摩西，受到上次的教导，不得不借助奇迹来获得法老对以色列人的释放，然后让以色列人相信耶和華的全能。

《圣经》详细描述了先知以利亚在亚哈（以色列之王）和他的腓尼基人妻子耶洗别统治期间（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王国）面对的困难，他带来了她崇拜的迦南神巴尔。让一个贫苦的女人一直有面粉和油吃，还让一个死去的孩子苏醒，以利亚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声誉。但以利亚的最大挑战是在卡梅尔山面对“巴尔的预言者”时。在一大群人前面，通过表演一个奇迹，来决定谁将是“真正的预言家”：祭品被准备好放在一堆木头上，但不能用火点着——火必须来自天堂。巴尔的预言者从早上到中午一直叫着巴尔的名字，但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回答（《列王纪》1：18）。以利亚用嘲讽的话语对他们说：也许你的神睡着了——为什么不叫大声点？然后他们大声地叫到晚上，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之后以利亚搬了石头重新为耶和華建了一个祭坛（以前的已经破败），把木头和祭祀的公牛放在上面，并让人们往祭台上泼水，确保那里没有隐藏的火种。然后他呼唤耶和華的名字，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的上帝；“耶和華的火降落到祭品上，之后祭坛燃烧起来。”信服于耶和華的霸权，人们抓住巴尔的预言者，并杀死了他们。

在以利亚乘着火焰的战车去天堂后，他的弟子和继

承者以利沙也通过表演奇迹，来证实自己是耶和華的真先知。他把水變成紅色的血，使一個死去的孩子蘇醒，用一小滴油裝滿空空的容器，用一小點剩下的食物喂飽了一個飢餓的人，並且使一塊鐵條浮在水上。

這些奇事有多少值得相信的呢？我們從《聖經》——從約瑟時期而來的故事和後來的《出埃及記》——還有從埃及文本本身（比如《魔術師的故事》）可以知道，王室法庭充滿了魔術師和占卜者。美索不達米亞有徵兆祭師和神諭祭師、占卜者和預言家，還有解夢人。然而，當一個被稱為“《聖經》考證”的學術學科在公元19世紀變得很流行時，這些奇跡般的故事，讓人更加確信，《聖經》里的所有事情肯定都是由獨立的、被信任的來源所提供的。幸運的是，在19世紀考古學家的最早發現中有一塊石碑，對摩押人國王米沙的記錄，不僅證實了以利亞預言中關於朱迪亞地區的数据，也額外地提到了耶和華的全名（這是極少見的事，見圖87）。雖然這不是確切地證實奇跡本身，但這個發現——像後面其他發現一樣——超出了《聖經》中記錄的可鑑別的事件和個人。

而文本和被考古學家發現的考古遺物提供了確證，他們也清楚地顯示了《聖經》中的預言者和其他國家的算命者之間深刻的不同。從最开始希伯來人的Nebi'im——被譯成“先知者”，但字面意思是上帝的“代言人”——

解释了魔法和远见不是他们的，而是神的。奇事是他创造的，所预言的就是上帝颁布的命令。然而，作为一个判断人的预言家，他们不仅没有行使好法庭雇员的职责，而且常常傲慢地做了坏事或错误的决定而没受到批评和警告。甚至国王大卫都被申诉垂涎他手下将领乌利的赫梯人妻子拔示巴。



很巧合的是——如果事情就是那样——那时大卫占领了耶路撒冷，并且初步在神圣的平台上建立了耶和華的房子。衰败衰落的老亚述王朝突然地走向灭亡，被历史学家称为新亚述的新朝代兴起了。不久耶和華神殿被建立起来，耶路撒冷开始关注远方的统治者。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它的预言家们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际舞台，并且预言关于世界各地的事，他们的预言有关于朱迪亚地区，分裂的以色列北部王国，他们的国王，还有他们的民族。它是全世界性的，它的范围和理解性都是让人惊奇的——那些预言家在受到上帝召唤前，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村民。

关于远方国土和国家如此深刻的知识，他们国王的名字（作为一个例子，甚至国王的绰号），他们的商业和交易路线，以及他们的军队和战斗的供给，在那时，这些预言肯定让人惊奇，甚至是朱迪亚的国王。对此，至少有一个解释曾经被给出。先知哈拿尼因警告犹太国王与住在古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阿拉米人交易时，对国王解释道：用耶和華的话说，因为“那是遨游在整个地球上的耶和華的眼睛”。

在埃及，也有过一段时间不统一，当新朝代——第二十二代出现后，重新统一了国家，并再次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新朝代的第一任国王，法老王舍松契成了当时

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的第一个外国统治者，并强力推进到耶路撒冷，获取了它的宝藏（没有破坏和污染神殿）。那件事发生在公元前928年，在《列王纪》1：14和《历代记》2：12有叙述：这些都由耶和华的预言者示玛雅，在事情发生前就已经给犹太国王和贵族们预言过；这也是其中一个事例，说明《圣经》的记事被外面的独立的记录证实——在这个事例中是被法老自己，在卡纳克-阿蒙神殿的南墙上。



图88a

亚述侵犯犹太人王国，在《圣经》中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侵犯从北部的王国以色列开始。这里，再一次，《圣经》的记录被《亚述国王年鉴》证实：撒缦以色三世（公元前858年—公元前824年）甚至把它画了下来，在由尼比鲁翼碟控制的场面下，以色列国王耶胡在他面前鞠躬的场面（见图88a）。几十年后，另一位以色列国王通过向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公元前

745年—公元前727年）敬献贡品，从而阻止了一次攻击。但这只赢得了一点时间：在公元前722年，亚述的国王撒缦以色四世向北部王国进军，占领了它的首都撒马利亚（是希伯来的“小苏美尔”），并且流放了它的国王和贵族。两年后下一任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年—公元前705年）流放了其他的人民——引发了以色列10个失去部落的谜团，结束了那个国家独立存在的生涯。

在记录的无数次军事战役中，亚述国王都以“按照我们的上帝阿舒尔的命令”开始，给他们的俘虏造成宗教战争的氛围。对以色列的征服和镇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萨尔贡（把他的胜利记录在他宫殿的墙上）开始题写碑文，把他自己描述成“萨尔贡，撒马利亚和整个以色列土地的征服者”。到处都是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他写道，“我扩大了属于上帝的国王阿舒尔的领地。”



根据《圣经》记载，因为它的领导者和人民未能注意到预言者的预兆和警告，那些灾难就降临到了以色列北部地区，而南方的朱迪亚地区的国王对预言的指导更留意些，他们享受了相对和平的一段时间。但是亚述人已经把眼光投向了耶路撒冷和它的神殿；他们的《年鉴》对其中的一些原因并未作出解释，他们的许多远征

军队开始进驻哈兰地区，之后向西扩展到了地中海沿岸。值得注意的是，《亚述国王年鉴》上，描述在哈兰的战利品和控制的领域时，按名字把一个城市叫成拿波，另一个称为拉班——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和妹夫的名字。

亚述转向对朱迪亚和耶路撒冷的攻击是不久之后的事。带着扩充领土的任务和上帝阿舒尔的“命令”，志在巩固他父亲的占领地的萨尔贡二世的儿子和继承者，在公元前704年结束了亚述地区反复的叛变，投入了他的第三次战役（公元前701年），占领了朱迪亚和耶路撒冷。

这次事件被广泛地记载在了《亚述国王年鉴》和《圣经》上，它也成为证明《圣经》记载的真实性的一个事例。它展示了《圣经》预言的真实性，以及《圣经》作为预言指导和概括的地理政治的意义。

此外，还存在物质上的证据，来确证和阐明那些事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人们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些是如何的真实。

随着我们开始把那些事件和亚述王西拿基立的话联系起来，可以注意到，对遥远的耶路撒冷的战役在赫梯人的土地迂回之后才开始，然后到达哈兰地区，那之后才一路向西到地中海沿岸，在那里袭击的第一个城市是西顿：

在我的第三次战役中，我向赫梯行军
路利，西顿的国王，被震撼人心的恐怖
压倒了其贵族身份的魔力

他逃到遥远的海外，并死在那里

敬畏阿舒尔，我的上帝，武器的夺目的光彩，
推翻了伟大的西顿强大的城市.....

所有的国王，从西顿到阿维达、毕博罗斯、阿什杜
德、

贝丝 - 阿蒙、摩押还有安铎尼都带来了奢华的礼
物；

以色列的国王被我流放到了亚述.....

碑铭继续着（见图88b）：

至于犹太人国王赫齐卡亚

还没屈服于我的统治

46座带有结实防护墙的城市

在它们邻近还有许多小城市

这些数不胜数.....

我包围并拿下了他们，并且

200150个人，老的和年轻的，男性和女性

马、骡、骆驼、驴、牛还有羊

我把他们从城池带走了

尽管有这些损失，赫齐卡亚仍然保持着坚强——因为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过：不要害怕攻击者，因为耶和华将把他的意愿给他，他将会听到谣传，之后会回到自己的国土，在那里他将被剑刺倒.....“因此耶和华说：亚述的国王不能进入这个城市！他哪里来就沿着哪里回去，因为我保护着这个城市，并要营救他，为了我，为了我的仆人大卫。”（《列王纪》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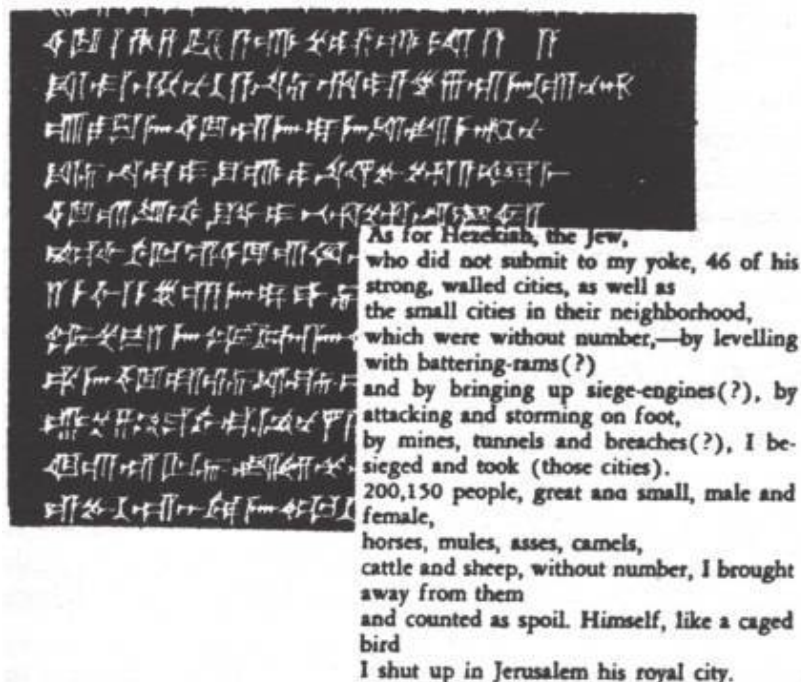


图88b

遭到赫齐卡亚的反抗，西拿基立继续在《年鉴》里
 写道：

在耶路撒冷，我把赫齐卡亚变成了

一个在他皇室宫殿里的囚犯

像笼子中的鸟一样，围住了他

用土木工事，骚扰他们

离开城市大门

“之后我接管了赫齐卡亚王国的行政权，并把他们送给了阿什杜德、以革伦和加沙的国王，并且增加赫齐卡亚的贡品。”西拿基立写道；之后他列举了赫齐卡亚“稍后在尼尼微送给我”的贡品。

因此，《年鉴》极其细微地提到了既没有占领耶路撒冷，也没有抓住它的国王，仅仅强加繁重的贡品：黄金、白银、宝石、锑、红琢石（块）、嵌有象牙的家居饰品、象皮，“还有各种珍贵的财宝”。

以上自夸忽略了阐述在耶路撒冷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完整故事的来源是《圣经》。在《列王纪》2：20，同样在《以赛亚书》和《历代记》中，记录了在赫齐卡亚统治的第十四年，亚述的国王西拿基立来攻打朱迪亚所有的城市并且占领了它们。之后朱迪亚的国王赫齐卡亚传话给亚述的国王，他当时在莱基，他说：我做错了，你们折回去，不管你施加什么于我，我都将忍受。所以亚述的国王要赫齐卡亚提供“300块银条和30块金条”；赫齐卡亚都付清了，额外还贡献了镶嵌在神殿和宫殿大门的青铜器，并把它们交给了西拿基立。

但是亚述国王没遵守交易。不但没有撤退回到亚述，反而派遣了一大支军队来到犹太人首都；亚述的攻城策略是，攻击者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城市的水源。这个策略在其他地方是有效的，但不适用于耶路撒冷。因为，亚述不知道的是，赫齐卡亚在城墙底下挖了一个输

水管道，把基训河大量的河水引到城市里面的西罗亚水池。这个秘密的地下水通道，给围困的城市供给了新鲜的水源，抵抗着亚述的计谋。

围困城市失败后，亚述的指挥官转向心理战。为了让那些普通的守卫者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用希伯来语说话，指出反抗是无意义的。没有其他国家的神可以拯救他们；这个“耶和华”是谁？为什么他要对耶路撒冷好些呢？他是和其他神一样容易犯错的神……

听到这些后，赫齐卡亚换下衣服，穿上哀悼者的麻布衣，去了耶和华的神殿，并祈祷：“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管理着小天使，管理着所有国家的唯一的神，天堂和地球的创造者。”神听到后安慰他，又重复说了神的诺言：亚述国王永远进不了城市，他将带着失败返回家乡，并且将被刺死在那里。

那天晚上神圣的奇迹出现了，预言的第一部分实现了：

事情在那晚发生了

耶和华的天使发出公告

重击了在帐篷里的亚述军队

185000人

在日出时，

他们那里到处都是尸体。

所以亚述的国王西拿基立，离开了

撤退并且停留在尼尼微

——《列王纪》2：19，35—36

在后记中，《圣经》确实记录了预言的第二部分也实现了，上面写道：“西拿基立离开了，撤退到尼尼微。当他在神殿里向他的神尼斯洛科鞠躬时，阿达姆尼科和夏瑞日儿用剑把他刺倒；之后他们逃到了亚拉腊山。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替他成了国王。”

《圣经》中关于西拿基立之死的方式，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学者们，因为《亚述国王年鉴》没有记载国王的死因。直到近来，学者们借助其他考古发现，证实了《圣经》的阐述：西拿基立确实是被他的两个儿子刺死的（在公元前681年），小儿子叫以撒哈顿。

在19世纪早期，考古学家在对耶路撒冷的发掘中发现，赫齐卡亚的隧道是真实的，不是一个传奇：地下隧道在耶路撒冷确实是用作秘密输水之用。地下隧道从犹太国王时期开始，通过防护墙下面的石块。

在1838年，探险者爱德华·罗宾逊做了近代的第一次

测定，它全长1730英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其他在古耶路撒冷方面有威望的探险家查尔斯·沃伦、查尔斯·威尔逊、克劳德·康德、康拉德·希克清理并检查了隧道和它的所有连接轴。它确实是基训河水源（防护墙的外面）和城里面的西罗亚水池的连接通道（见图89）。



图89

之后，在1880年，玩耍的孩子们发现，大约在隧道的中部，一个碑铭被刻在了墙上。土耳其权威们命令，把碑文部分从墙壁里切取出来并带回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首都）。之后确知，碑文（见图90）是用犹太国王

时期通用的优美的古希伯来文写的，以纪念隧道的竣工。当时赫齐卡亚从两端切通了石头，碑文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地点被发现的。碑文（从墙壁上切取的一块石头上）现在伊斯坦布尔古生物博物馆展览，上面记录如下：

……隧道。这里记述那个重要时刻。当（隧道修建者举起）斧子相互对着他的伙伴，当只有3个库比特（即腕尺）的距离需要挖通时，可以听到对面一个人在叫他的伙伴，因为有一块岩石在右侧……在打通的那一天，隧道修建者们互拥他们的同伴，斧子对斧子。这时水开始从水源流向水池，有1200库比特的长度；而隧道修建者们头顶上面石块的大小有100库比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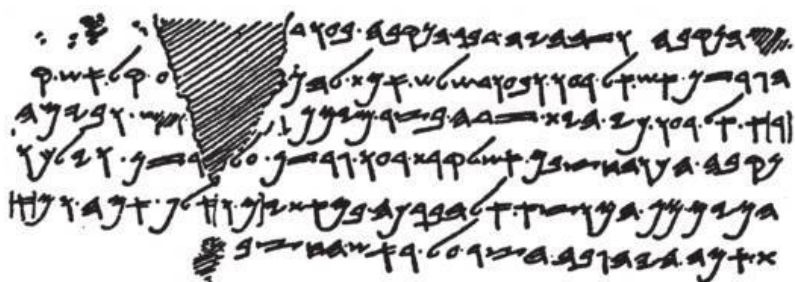


图90

《圣经》关于耶路撒冷事件记录的精确性和真实性，扩展到了遥远的尼尼微亚述王位继承这件事上；确实是一件血腥的事件，西拿基立的儿子杀死了他，最后较小的儿子，以撒哈顿（也被拼作Asarhaddon），继承

了王位。流血事件被记录在了《伊撒哈顿年鉴》中，在那里，他写道，是他而不是他哥哥当了国王，这是根据神明沙马氏和阿达德给予西拿基立的神圣旨意——他的继承受到伟大的亚述和巴比伦之神的赞许，“还有其他居住在天堂和地球上的神”。

西拿基立以流血告终，仅仅是狂暴的舞剧（关于上帝马杜克角色和立场）中的一个事件。亚述力图把巴比伦踩在脚下，事实上想通过把马杜克带到亚述首都来并吞巴比伦，但没成功。几十年前，马杜克回到了他在巴比伦受尊敬的位置。文本上提到，神复位的至关重要的方面，是需要庆祝新年的亚基突节，在那里《伊奴玛·伊立什》被公然阅读，马杜克的复苏在基督受难剧中再次扮演，这些事发生在巴比伦而不是其他地方。到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国王的合法性需要谦卑地在马杜克面前得到允许，直到马杜克“用他的手扶起我的双手”（用国王的话说）。

为了巩固以撒哈顿作为他的继承人的地位，西拿基立任命他为巴比伦的总督（他称自己为“苏美尔和阿卡德区的国王”）。后来当他继承王位，以撒哈顿做了庄严的就职宣誓，“在亚述的众神面前：阿舒尔、辛、沙马氏、尼波还有马杜克”。（伊师塔虽然不在场，后来也被写到了《年鉴》里。）

但是所有这些虔诚的努力，没能带来稳定或和平。

随着公元前7世纪的开始，在最后一个千年盛世的后半段（从苏美尔时期开始计），动荡充满了伟大的首都，并向整个古代世界扩展。

《圣经》的预言者看到这些即将来临，于是他们代表耶和华通告，这是末日的开始。

在预言的即将来临的事件中，耶路撒冷和它的神圣的平台将是全世界宣泄的焦点。狂怒首先在它的城市和臣民中显现，因为他们抛弃了马杜克还有他的戒律。各个伟大国家的国王成了耶和华愤怒的工具。但之后，他们也都一个又一个地，在审判日受到了审判。“这将对所有肉体的审判，因为耶和华已经和全世界大吵了一架。”先知耶利米宣告道。

亚述，先知以赛亚引用耶和华的话说，是他的惩罚藤条；他预见它突袭了许多国家，甚至入侵了埃及（确实兑现了的预言）；但是亚述也将因为它的罪恶受到审判。巴比伦将是下一个，先知耶利米说：它的国王将会突袭耶路撒冷，但是70年后（确实是那样）巴比伦也将受到审判。各个国家的罪恶，不管是大小，从埃及和努比亚一直到遥远的中国，都将在主日受到审判。

一个接一个地，预言都成为现实。先知者以赛亚预见到埃及在三年战争后将被亚述的军队占领。预言在西拿基立的儿子以撒哈顿手上成为现实，除了预言成为现

实的这些事实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军队向西、之后向南一直挺进埃及时，亚述国王在哈兰做了个迂回！

那是在公元前675年，在同一个世纪，亚述自己的命运是被封存着的。国王那布坡拿沙带着复苏的巴比伦通过破掘河坝淹没城市，占领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就像先知那鸿预言的（《那鸿书》1：8）。那一年是公元前612年。

亚述（所有地方）的残余军队撤到了哈兰。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耶利米书》第五章，15—16）它将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一个你不懂它语言的国家”。

看，

一个来自北方国家的望族，

一个伟大的国家将被唤醒，

从遥远的地球。

他们掌握各种方法和兵器，

他们是残酷的，他们不具同情心。

他们的怒吼像咆哮的大海声，

他们骑在马背上，

排列着准备战斗。

——《耶利米书》第六章，22—23

美索不达米亚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录说道，从阿曼—曼达的北方突然出现——可能是来自中亚的斯基台人前行的游牧部落，可能是来自高地的（现在的伊朗）米底人的先驱部队，还可能是他们的组合。在公元前610年，他们占领了哈兰。亚述的残余部队在那里藏起来，并控制了重要的交叉路口。在公元前605年，一支由法老尼科带领的埃及军队，再次——因为图特摩斯在出埃及前已经尝试过——推进并准备占领纳哈林（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但是巴比伦和阿曼—曼达的联合军，在哈兰附近卡什米西的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中，给了埃及帝国致命而优雅的一击。这些都是耶利米预言的关于傲慢的埃及和它的国王尼科的命运：

像河流受到冲击抬升一样

已成为明日黄花的埃及这样说：

我将要腾飞，我将要占领全世界

我将扫荡所有的城镇和住在那里的所有人……

但是那一天，

耶和华，军队的上帝，那天将是

得到报偿的一天

在北面的土地上，靠着幼发拉底河……

因此，以色列尊贵的上帝，耶和华说：

“我已经对底比斯的阿门下了戒律，

还有对法老，对埃及和他的神们

还有它的国王们——对法老以及信赖他的所有人；

不管是谁抓住并杀了他们

可以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国王

也可以是他的国民

我都将释放他们。”

——《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

亚述被征服了——胜利者变成了牺牲品。埃及被挫败，它的神明们受到玷污。没有势力可再与巴比伦抗衡——巴比伦按耶和华的旨意入侵朱迪亚时也没受到阻挠，之后开始面对她自己的命运。

现在巴比伦掌握政权的是野心勃勃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了褒奖他在迦基米施取得的胜利，他被授予君王

之位，还有皇室的名字尼布甲尼撒二世，一个神的名字（构成那布、马杜克儿子和代言人的名字）。他不失时机地发动军事战役，“按照我的上帝那布和马杜克的旨意”。在公元前597年，他把他的部队派到耶路撒冷，表面上仅仅是去铲除前埃及国王约雅敬，并用他尚未成年的儿子约雅斤取代他。结果这只是一个尝试；因为无论如何，他命中注定扮演他自己的角色，因为耶和华指派他去惩罚罪恶的耶路撒冷和它的人民；但是最终，巴比伦自己也受到审判：

这是耶和华关于巴比伦的话——

在所有国家中宣告，

升起旗帜来公告，

拒绝任何理由，通告：

“捕获巴比伦。

它的上帝是羞愧的，马杜克是惊慌的；

它的崇拜物是凋败了的，她的神物是畏缩的。”

因为一个来自北方的国家已经突袭了她，

从北面，

它将使它的土地荒无人烟，没有居住者。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1—3

它将是全世界范围的宣泄，不仅仅是国家，他们的上帝也将受到责问，耶和华解释道。但是在宣泄快结束时，即主日来临之后，耶路撒冷将被重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集结起来，敬拜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

当所有这些被诉说完之后，先知以赛亚宣称，耶路撒冷和它重建的神殿将是唯一的“诸国之上的光辉”。耶路撒冷将行使它的命运，它将崛起并完成天命：

它将到来

完结的那天：

耶和华神殿大山

将建立在所有大山的前面

将在所有小山的上面；

所有的国家都将向它集结。

许多民族将到来并说：

“终于来了，让我们前往耶和华大山，

去上帝雅各的神殿，

他可能教我们他的方法

这样我们可以按照他的路径；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

上帝的指示和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以赛亚书》第二章，2—3

在那些延展的事件和预言中（关于伟大的权力、耶路撒冷和它的神殿，还有最后审判日将发生的事），先知以西结在遥远哈兰的哈布尔河岸现示了神圣的视觉，看见了未来。

当马杜克和亚伯拉罕的路线交叉时，神和人类的戏剧在哈兰开始上映。因为那里也是注定要走到尽头的地方——在那时，耶路撒冷和它的神殿都将面对命运。

第十二章

从天堂回来的上帝

马杜克和亚伯拉罕在哈兰的路线交叉只是一个巧合，还是哈兰被无形的命运之手选中？

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需要一个神圣的回答。因为在那里，耶和华曾选择艾布拉姆（亚伯拉罕最初的名字）执行一项大胆的命令，而马杜克在消失几千年后重新出现，这个地方后来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可以说是奇迹般的事件）。它们是预言范围内的事件，影响了人类和神明的发展进程。

那些由见证人记载下的、留给后世的重要事件，开始并结束于关于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圣经》预言的履行。这些事件也包括神明离开神庙和他的城市、神明上天堂和半个世纪后神明从天堂回来。

也许，这个理由更多的是超自然的，而不是地理上或地缘政治上的，在过去的2000年里发生了这么多的重要事件，它们开始于神明聚齐于委员会，决定给予人类文明的时候，这些事件发生在哈兰或其附近。

我们已经在以撒哈顿通往哈兰的通道上提到，那次

朝圣的细节在一个石碑上有所记录，这个石碑是以撒哈顿的儿子和继承者亚述巴尼波的王室信件的部分。当以撒哈顿企图袭击埃及时，他转而北进，取代了原来的西进，在哈兰寻找“雪松神庙”。在那里，他看到神辛背靠一根权杖，他的头上有两个王冠。神努斯库在他前面站着。国王的父亲进入神庙中。神将一个王冠戴在他的头上，说：“你将去那些国家，在那里，你将是一个征服者。”他起程去了埃及并征服了这个国家（我们从苏美尔神名册上得知，努斯库是辛的一个随从人员）。

以撒哈顿入侵埃及是一个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以赛亚预言的灵验。去哈兰路途中的细节也证实公元前673年神辛的出现，因为几十年后，辛“对那个城市和人民很生气”，并离开了那里——去了天堂。

如今，哈兰仍然如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时期那样，矗立在那里。在城市破碎的围墙外（这些墙来自伊斯兰征服时期），雅各遇见丽贝卡的那口井仍然流淌着清水，周围的草原上羊仍然盯着草，就像它们4000年前那样。几个世纪前，哈兰是学术和文学的中心，那里，希腊人在亚历山大之后有了获得那些“占星术”知识（贝罗苏斯的作品是其成果之一）的权力。再后来，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那里进行文化交流。然而这个地方的骄傲是献给神辛的神庙（见图91），在它的废墟上，有关兰纳/辛奇迹般的事迹的书写记录，已经存在了千年。

证据并不是道听途说。它由目击者的报告组成。他们不是那些匿名的目击者，而是一个叫作阿达-加皮的妇女和她的儿子那布拉。他们不是像如今发生的那样，那布拉和他的母亲报告，在某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看见一个UFO（不明飞行物）。阿达-加皮是神辛的主神庙的高级女祭司。这座神庙在她那个时代几千年前，就是一个神圣而受人崇拜的圣地。她的儿子是那个时期地球上最伟大的帝国——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国王。

这个高级女祭司和她的国王儿子在石柱上记录了那些事件——石头圆柱以楔形文字记载，并带有象形描绘。其中4个在这个世纪已经被考古学家们发现，他们认为，石柱是由国王和他的母亲放在哈兰供奉月神的著名神庙E.HUL.HUL（意为“极乐之屋”）的每个角落。一对石柱有母亲的陈述，另一对石柱记录下国王的言语。在神庙的高级女祭司阿达-加皮的石柱上，神辛起程到达天堂也被记载下来。在国王那布拉的碑铭中，神的奇迹和唯一的归来也被记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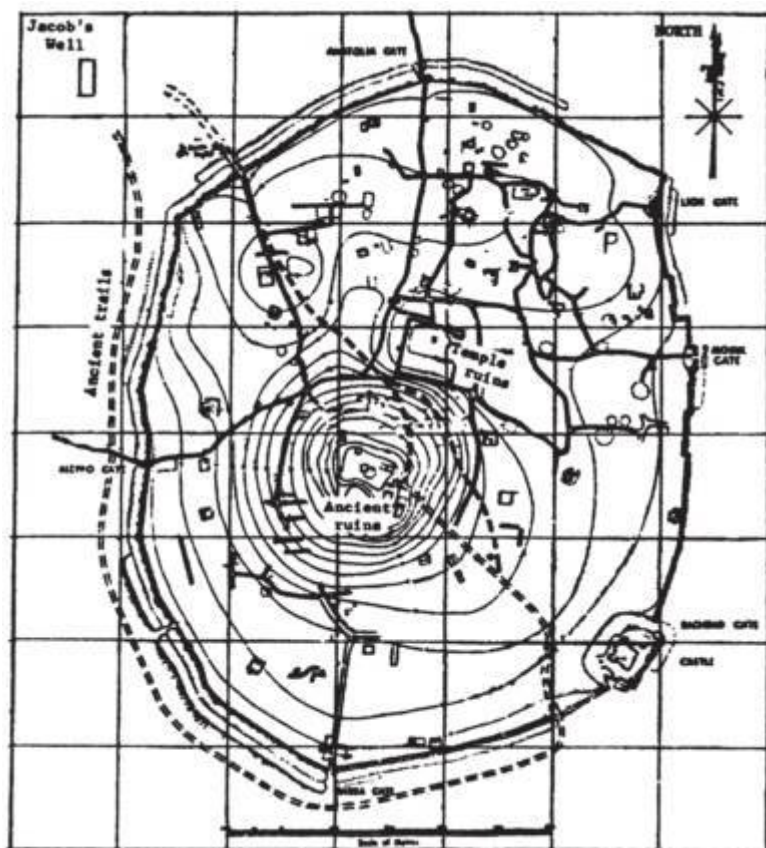


图91

阿达-加皮以一种清晰的历史观和一个受过训练的神职官员的风格，在她的石柱上为重大事件提供了精确的日期。这些日期，一般与知道的王朝年有联系，这已由现代学者所证实。

在一个保存更完好的石柱上（学者将它归类为 H1B），阿达-加皮开始她书写的证据（以阿卡德人语）：

我是阿达-加皮夫人

巴比伦国王那布拉的母亲，

神宁加尔、努斯库和桑达拉拉的皈依者

我的神性

我已虔诚给予这些神明

从我小时候就已开始

阿达-加皮写道，她出生于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波20年——公元前7世纪中期。尽管在她的碑铭中，阿达-加皮没有提到她的宗谱，但其他原始资料显示，她源于一个高贵的血统。根据她的碑铭，她经历了几个亚述和巴比伦国王的统治，在她95岁高龄时，奇迹般的事件已经发生。学者已经发现，她的统治列表与亚述和巴比伦记录相符。

这里有一个著名事件的记录。由阿达-加皮亲自记录：

这是巴比伦国王那布坡拿沙16年

当众神之主辛

对他的城市和子民发怒

离开去了天堂时

这座城市和那里的子民

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个年份是值得记录的，因为事件（从其他原始资料中得知）已经在那时发生，确证了阿达-加皮记录的内容。因为那年是公元前610年——那时，为了最后的抵抗，被打败的亚述军队撤退到哈兰。

这里有很多问题，它们需要加以解释：辛是因为它们让亚述人进来而生气的吗？他决定离开是因为亚述人还是游牧民族阿曼—曼达的进犯？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如何到达了天堂——他去了哪里？去了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或者远离了地球，去了天上某个地方？阿达-加皮的作品曲解了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也未能解决这些问题。

高级女祭司声明的是，阿达-加皮离去后处于废墟中的城市和子民。一些学者更愿意将那个在碑铭上的单词翻译为“荒芜的”，以此更好描述那个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繁荣一时的大都市，一个在《以西结书》中将它列为那时伟大的国际性贸易中心的城市，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物品，蓝色的布料，刺绣艺术品，在柜子里名贵的服饰，带有由雪松做成的绳索”。事实上，废弃的哈兰

的荒芜让人想起《圣经》中对荒芜和被亵渎的耶路撒冷的悲叹的开篇语：“这座城市现在是多么孤独啊，曾经有那么多人！曾经位列于伟大的民族之中，如今成了一个寡妇。曾经是那些省份的王后，如今成了一个附庸国。”

尽管其他人都逃走了，阿达-加皮还是留在了那里。“每天不放松地，日日夜夜，一月月，一年年”，她后来丢弃了神殿。她悲泣着放弃了精致的羊毛服装，拿掉了她的珠宝，再也不穿金戴银，放弃了香料和甜甜的香油。像一个漫游在空荡荡的神殿中的鬼魂。“我穿着破旧的衣服，我静悄悄地进来，无声无息地离开。”她写道。

后来，在废弃的神圣区域，她发现一件辛曾经穿过的长袍。它肯定是一件华贵的外衣，这件衣服是按照当时很多神明穿的衣服设计的，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雕塑上的那样（见图28）。对于沮丧的高级女祭司来说，这个发现似乎是神的一个预兆。好像是神突然给了她一个现身。她无法将自己的眼睛从这件神圣的衣服上移开，不敢触及它，除了“扯扯它的褶边”。好像神自己在那里听得到似的，她跪倒，在祈祷和谦卑中，她发出了以下誓言：

如果你回到你的城市

所有黑头人

将礼拜你的神威！

“黑头人”是一个苏美尔用于描写他们自己的术语。哈兰的高级女祭司用这个术语，是一个很大的例外。作为政治-宗教实体的苏美尔，在阿达-加皮时代前，已经消失了大约1500年。当这片陆地和它的城市乌尔因公元前2024年一场致命的核爆云灭亡后，阿达-加皮时期的苏美尔只是一个神圣的记忆，它的往昔的首都已成粉碎的废墟，它的子民分散到很多国家中去了。当时一个高级女祭司怎么会在哈兰请求她的神明辛恢复他在遥远的乌尔的王权，请他再一次成为苏美尔人的神明，无论苏美尔人去了哪里？

它是一个真正流放者归来的先见之明，一个神明在它的古代祭司中心的恢复与《圣经》中的预言是符合的。为了达到她的目的，阿达-加皮提出她和神做个交易，在巴比伦统治巴比伦和亚述的领地——那布拉在乌尔重建辛的神庙，恢复在所有地方居住的黑头人对辛的膜拜！

月神喜欢这个主意。“辛，天堂和地球众神之主，为了我的善行，微笑着来到了我这儿。他听到我的祈祷，他接受我的誓约。他愤怒的内心平静下来了。他来到哈兰的辛神庙埃胡胡，在神的住处，他变得顺从了。他有了一个心态的转变。”

阿达-加皮在她的碑铭上写道，微笑的神明接收了这个交易：

辛，众神之主

欣喜地看着我的语言

那布拉，我唯一的儿子

从我的子宫而来，

他呼唤他的王权

苏美尔和阿卡德区的王权。

从埃及的边境过来的所有领地，

从上层海洋到下层海洋

他委托到他的手中

阿达-加皮既高兴又不安，她举起了双手，虔诚地带着恳求，感谢神明“宣告那布拉的名字，授予他王权”。之后，她哀求神明确保那布拉的成功——说服其他主神，当那布拉与敌人交战时站在他的一边，使他能够履行誓约，重建埃胡胡神庙，恢复哈兰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其碑铭的附言中，当104岁的阿达-加皮临终之时（或是她死后别人记录下她的话），文本记录了双方信

守其契约：“我看到契约的履行”；辛“信守他给我的承诺”，使那布拉成为一个新苏美尔和阿卡德区国家的国王。那布拉信守誓约，在哈兰重建埃胡胡神庙，并完善了它的结构。他恢复对辛和他妻子宁加尔的礼拜——“他再一次施行那些已被遗忘的礼拜”。那对神明夫妇，由神圣的使者努斯库和他的妻子桑达拉拉陪伴，在庄严正式的仪仗队中回到了埃胡胡神庙。

石柱题字的复本包括19个额外的诗句，这无疑是阿达-加皮的儿子添加上的。在那布拉19年（公元前546年），“命运夺去了她的生命。从她的子宫出来的，她的儿子，巴比伦国王那布拉穿上了长袍和纯白的亚麻。他用辉煌的装饰物装饰她的身体，黄金的布景中，带有漂亮的宝石。他用芳香的油擦拭她的身体，他将她的尸体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各地的人们为国王的母亲服丧。“巴比伦和博尔西巴的人们、远方的居民、国王、公主和统治者，他们来自上层海域的埃及边境，一直到下层海域”——从地中海到波斯湾。人们在死者的头上撒上灰烬，哭泣落泪，自残，这种服丧持续了7天。



在我们提到那布拉的题字和它们充满奇迹的故事前，肯定有人要问，假如记录下来的东西是真实的，她

是如何凭借自己的声明成功地与一个神明交流的，而这个神明既不在这个神庙中也不在这个城市中，事实上，他已经到达了天堂。

阿达-加皮与她的神交谈是很简单的：她祈祷，向她的神诉说她的祈祷。将祈祷作为在神面前倾诉一个人的恐惧和担忧，祈求健康、好运或长寿，甚至寻找如何选择的方式，所有这些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苏美尔开始书写的那时起，祈祷并向神明祈求都被记录了下来。事实上，祈祷是一种与神交流的途径，这种途径也许在书写文字之前就已存在，根据《圣经》，在第一个人类成为智人时，祈祷就存在了：当亚当和夏娃的孙子以挪士（一个“智人”）出生时，人类“就有了呼唤上帝名字”的行为（《创世记》4：26）。

阿达-加皮触摸神长袍的褶边，万般谦卑地跪倒在地，向辛祈祷。日复一日，她坚持这样做，直到辛听到她的祈求并回答了他。

现在有一个更令人不解的部分——辛是如何回答的，他的话语或信息是如何传到高级女祭司那里的？题字自身提供了一个答案：神的回答是在她的梦中出现的。因为当她去世时，似乎处于一种恍恍惚惚的睡眠状态，神在梦中出现在她面前：

在梦中，

辛，众神之主

将他的双手给我

然后，他对我说：

“因为你，

神明将到哈兰并住下来。

我将委托你的儿子那布拉

哈兰神的住处

他要重建埃胡胡

完善它的结构

他将重建哈兰，

使她比以前更加完美。

这样一种直接从神到人的交流方式，不仅仅是不同寻常的。事实上，它是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方式。贯穿整个古代世界，国王和神父以及祖先和先知，通过梦的方式收到神的旨意。它们可能是神谕的梦境或是征兆的梦境，有时只能听到这些话，有时还包括幻景。事实上，《圣经》自身在《出埃及记》中引用了耶和华告诉摩西兄妹的话：“假如你们之中有一个先知，我将现身在他的

梦境中，并与他在梦境中对话。”

那布拉也说通过梦的方式收到神的信息。然而，他的题字提供了更多：神唯一一次不寻常的出现。他的两根石柱（学者称之为H2A和H2B），在它们的顶部装饰有图像，上面描绘着国王拄着一根不一般的杖，面朝三个天体（他所崇拜的行星系神明）的符号（见图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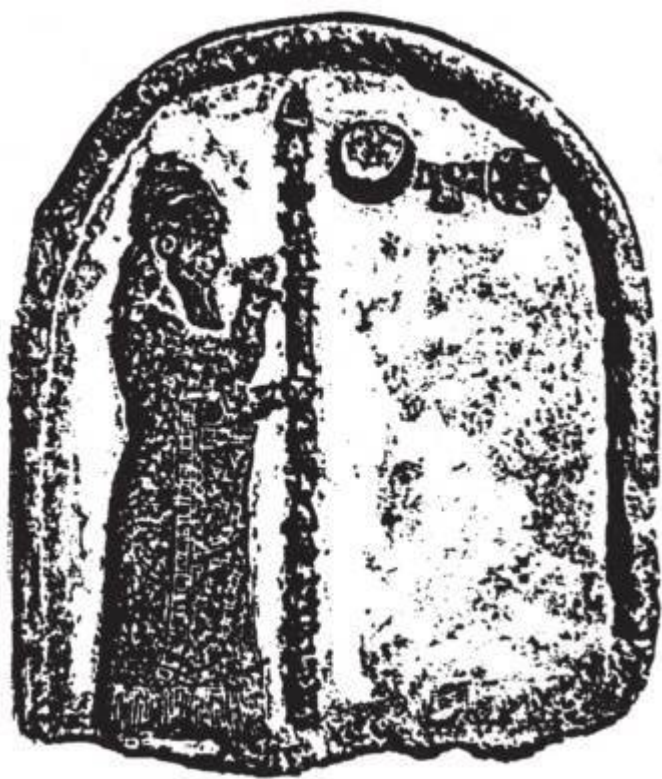


图92

以下的较长的题字，开始了巨大的奇迹和它的不同之处：

这是辛的伟大奇迹

神明和女神们

这些从未在地球上发生过

从古老的事物保密那一天起

地球上的人类

从来没见过也没发现过

写在石碑上的文字，从古昔起

神圣的辛

众神之主

住在天堂

已经从天堂下来——

在巴比伦国王

那布拉的建议下。

这是个不一般的奇迹，但这个主张并未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这个事件必须有神的归来和出现——神明与人类交感的两个方面，就像题字慎重地限定的，在古时

还未让人知晓。不管那布拉（一些学者已经称之为“第一个考古学家”，因为他对未知事物和挖掘早期遗址废墟的兴趣）是否有资格证明他的声称是可靠的，或者他是否通过古代石碑确实熟悉这些发生在远古的事件，这些我们都不知道。然而事实是这些事情的确发生过。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这个狂暴的时代以苏美尔帝国的灭亡结束。在那个时代中，神明恩利尔在其他地方得知他的城市尼普尔处于危险中时，迅速回到了苏美尔。根据苏美尔国王舒辛的记录，恩利尔“飞越重重地平线，他穿越了南方到北方的天际，火速赶回来”。

然而，这个归来是突然的、不公开的，不属于神的出现。

大约500年后（几乎就在辛归来并出现的1000年前），有记载的最伟大的神的出现发生在西奈半岛，那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以色列的孩子们（他们一共有60万人）被提前告知，神的出现和如何为这一事件做准备，他们亲眼看到上帝降落到西奈山上。《圣经》强调这些是在“所有人面前发生的”（《出埃及记》19：11），但是伟大的神出现却不是一个回归。

神这样的到来和离去，包括辛上天堂和从那里归来，暗示伟大的阿努纳奇拥有必要的飞行工具——事实上，他们确实拥有。耶和华坐在一个物体中降落到西奈

山上，《圣经》中称之为卡博德，它带有“熊熊的火焰”（《出埃及记》24：11）。先知以西结将卡博德（常常翻译为“荣耀”，但是字面上意为“沉重的东西”）描述为一个发光的、有辐射的、装有轮子的交通工具。他也许已经想到一个相似的东西，那就是亚述神阿舒尔乘坐的圆形战车（见图85）。尼努尔塔拥有伊姆杜吉德，“神圣的黑色之鸟”。马杜克有一个特别的住处，建在他在巴比伦的秘密区域，专为“至高无上的来访者”而建。它也许是与埃及称为拉的天船相同的一个交通工具。

辛是怎样从他的天上回来的呢？

他确实拥有这样一种飞行工具（在哈兰碑铭中提到的一种用于往来天际的基本需要），这一事实在很多赞美他的诗中得到证实。一个苏美尔人描述辛飞在他热爱的城市乌尔的上空，他甚至将神的天船当作是他的“荣耀”。

父亲，月神，乌尔的上主

你的荣耀是神圣的天堂之船.....

当在天堂之船时，你上了天堂

你是多么显赫。

恩利尔授予你王权。

直到乌尔的末日

你乘坐在神圣的船中

尽管月神的“天堂之船”的描述到现在还未被鉴别出来，但一个可能的描述是存在的。耶利哥坐落在连接东西穿过约旦河主要通道的旁边，它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圣经》（包括其他古代文本）将它比作月神的城市——它在《圣经》中的名字是耶瑞胡的意思。在那里，先知以利亚（公元前9世纪）受到《圣经》中上帝的命令穿越约旦河，乘着一辆火焰战车被带到了天堂。正如《列王纪》2：2描述的那样，那不是巧合事件，而是预先安排的指定。在以利亚和一群信徒的陪伴下，先知最后的旅程是从一个名为吉甲的地方开始的。他们到达耶利哥时，信徒们询问以利亚：“你知道上帝今天将带走你的主人吗？”以利亚虽然知道，但是他劝诫他们保持冷静。

当他们到达约旦河时，以利亚坚持其他人留在后面。50个信徒前进到河的边缘，然后停止。但是以利亚不会离开。这样它分成了左右两部分，其中两个穿过了干燥的土地。然后，在约旦河另一边的人看见：

一辆火焰滚滚的战车带着一群愤怒的马

突然出现

将它们分开

以利亚上了天堂

在一阵旋风中

20世纪20年代，一个梵蒂冈派出的考古探险队，在约旦的一个名为特尔·佳苏尔（意为“信使的土墩”）的地方开始挖掘。它的古代遗物可以追溯数千年，一些近东最古老的住处在那里挖掘出来。在一些倒塌的墙上，考古学家发现一些漂亮而不同寻常的壁饰，上面涂有不同的颜色。一个壁饰上描绘有一颗“星”，它看起来更像一只指向主要的红衣主教点和其分支的罗盘。另一个壁饰描绘有黑色球根状的物体，上面有类似眼睛的口子和伸出的脚（见图93）。后者很可能是一种“火焰战车”，就是它带着以利亚上了天堂。事实上，这个地方很可能正是以利亚升上天堂的地点。站在那里，爬上土墩，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约旦河，过了河，远处微微发亮的是城市耶利哥。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先知以利亚有一天将回来，宣布救世主的时间。



图93

※

阿达-加皮和她的儿子那布拉认为，这个时间已经真正来到，很明显，月神的归来发出信号，意味着这个时间的到来。他们接受他们的救世主来引领一个和平繁荣的纪元，这个新的纪元将以哈兰神庙的重建和再次供奉为开端。

类似的关于上帝和耶路撒冷神庙的先知的先见之明发生在同一时期，虽然人们很难意识到。然而，事实上，那是以西结预言的主题——当“天堂打开之时”，他看到放射着光线的天堂战车从一阵旋风中而来。

哈兰碑铭中提供的编年史，与学者们从亚述和巴比伦记录中验证的一样，由此说明，阿达-加皮大约出生于公元前650年，辛大约于公元前610年离开他在哈兰的神庙，并于公元前550年回来。这的确确是同一个时期，曾经的耶路撒冷祭司以西结，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约旦流亡时，被任命为先知。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准确的日期：约旦国王约雅斤流放的第五年第四个月第五天，当他在哈布尔河边的流亡者中时，“天堂打开了，我看到神的幻景”，以西结正写在他预言的开头，时间是公元前592年！

哈布尔河发源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山脉中的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支流。哈布尔河东部不远处，是幼发拉底河的另一重要支流巴利克河，哈兰曾矗立于巴利克河岸1000年。

以西结发现自己离耶路撒冷这么远，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条河的岸边，在赫梯族领地的边缘，因为他是几千个朱迪亚的贵族、神父和其他领导人中的一个。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占领朱迪亚，并将朱迪亚国王流放。这个国王曾于公元前597年蹂躏耶路撒冷的土地。

这些悲剧事件详细地记载在《列王纪》中，主要在24：8-12。显然，一个巴比伦黏土碑（以巴比伦编年史系列的部分）记录了十分相近的事件，日期也十分相近。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支巴比伦探险队（就像早期以撒哈顿领导的那支）也是从哈兰附近的起点发起的！

巴比伦碑铭详细记录了耶路撒冷被占领，国王被俘，尼布甲尼撒二世挑选的另一个国王代替朱迪亚的王位，以及被俘国王和他土地上的领导者的流放（发配到巴比伦）。正是那时，祭司以西结发现自己在哈兰省的哈布尔河岸上。

曾经（显示持续了第一个五年），被流放的人们相信，灾难已经降临到他们的城市和神庙，还有他们自己，这些灾难是一个暂时的困难。尽管犹太人国王约雅斤被囚禁，他还是活着的。尽管神庙的财宝作为战利品运到巴比伦，神庙仍然完好无缺。大多数子民仍然留在他们的土地上。那些被流放的人们通过信使仍与耶路撒冷保持联系，他们希望有一天约雅斤将恢复原职，神庙重现它神圣的荣耀。

然而，没等以西结被预言召唤，在流放的第五年（公元前592年），上帝命令他向人们宣布，流放以及洗劫耶路撒冷和它的神庙不是折磨的尽头。它只是意味着一个对人们的警告，警示他们要改正他们的习惯——正直对待每一个人，信守“十诫”，尊崇耶和華。但是，耶和華对以西结说，人们没有改正他们的习惯。相反，他们转而崇拜“异教神”。因此，上帝说，耶路撒冷将再一次遭到攻击，这一次，它将被彻底摧毁，包括神庙以及其他

一切。

耶和华说，他愤怒的工具将再次是巴比伦国王。一个已建立的他的历史事实是，公元前578年，尼布甲尼撒二世不再信任犹太人国王了，他自己坐上了王位，再一次围攻了耶路撒冷。这一次，公元前586年，被占领的城市被烧为灰烬。所罗门建于500年前的耶和华神庙也被摧毁了。

这确实是已知的。但是，很难知道的是，预兆没有引起人们和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的领导者注意的原因。因为他们相信，耶和华已经离开了地球。

与以西结这些日子来相信的“遥远的预见”相符，他第一次看到耶路撒冷长老们在关闭了大门后，被带到另一个幻景。那里，正义与宗教惯例完全崩溃，因为话已经说出来了：

耶和华不再看我们——

耶和华已经离开了地球

根据哈兰碑铭，公元前610年，“众神之主辛对他的城市和子民发怒了，来到了天堂。”公元前597年（正好是十年后），耶和华对他的城市耶路撒冷和其子民发怒了，让异教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受马杜克恩惠的国王）进入耶和华神庙，掠夺并摧毁了这座神庙。

人们哭喊：“上帝已经离开了地球！”

他们不知道，何时——或者是否——上帝还会再次回来。

结语

那布拉斯的母亲对他的巨大期盼——成为一个重新联合苏美尔和阿卡德、重建辉煌的往昔岁月的人，但是这些期盼并不能让新国王对马上要面临的混乱做好准备。他也许曾认为会有兵变，但他没有预感到他那受侵略的领地内的宗教狂热。

一坐上巴比伦的王位，按照他母亲与月神辛之间的协议，他就意识到太阳神马杜克（曾经迁移，现在要回到巴比伦）已经得到满足，被授予应有的权力。在这一系列真实或虚假的预兆梦境中，那布拉宣称得到马杜克（和那布）的祝福，不只是给他王权的祝福，也是对他承诺在哈兰重建太阳神庙的祝福。

为了完全弄懂从这些梦境中得到的信息，国王宣称马杜克特别询问他是否看到过“伟大的星，马杜克的行星”（直接参考尼比鲁），其他那些行星与它连接。当国王宣布他们是“神30”（月神辛的天上的配对）和“神15”（伊师塔和她的配对金星）时，他被告知：“在这个连接中，没有邪恶的征兆。”

然而，无论是哈兰人或者巴比伦人，都不满意神的这种“联合统治”，他们也不是伊师塔和其他神明的膜拜

者。辛在哈兰的神殿最终重建了，他要求他在乌尔重要的神庙也要再次成为礼拜的中心。伊师塔抱怨，她在乌鲁克（即《圣经》中的“以力”）的金塞拉一定要重建，她还需要一辆由七头狮子驾驶的战车。

在这个学者冠名为《那布拉和巴比伦神父》、现在在大英博物馆的一个石碑上的文本上，马杜克的祭师拿出了一张控告那布拉的列表。这些控告从民事错误（“法律和命令不能由他发布”）到经济疏忽（“农民境况很坏”，“贸易者的路被阻碍了”）以及失败的战争（“贵族死在战争中”）到最严重的指控：宗教亵渎——

他画了一幅神的肖像

一个没有人在尘世看到过的神；

他将肖像放在神庙中，

他将它放到基架上……

他用天青石装饰它，

顶上有三重冠……

它是一个奇怪的神雕像（祭师们强调从来没有见过），“它的毛发一直垂到基脚。”它如此不同寻常，如此不合时宜，它如此奇怪，“以至于博学的亚达帕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更糟的是，还有两个不寻常的野兽被雕刻成

它的守护者：一个代表洪水魔，另一个代表一头野牛。除了亵渎，国王还侮辱神明，他将这个可恶的东西放在埃萨吉尔马杜克的神庙中，并宣称将不再庆祝亚基突（新年）节日。而这个节日对马杜克和天上的尼比鲁非常重要。

祭师们公布了这一切，听到“那布拉的保护神开始对他怀有敌意”，“神明们以前保佑的人现在注定要面临灾祸。”因此那布拉宣布他将离开巴比伦，踏上去一个遥远的地方的路程。他任命他的儿子Bel-shar uzur（“圣人/马杜克保护国王”——《但以理书》中的伯沙撒王）为摄政者。

他的目的地是阿拉伯半岛，正如很多碑铭所言，他的随从包括犹太流亡者中的犹太教徒。他主要的基地是位于叫作提玛（一个在《圣经》中可以遇到的名字）的城市，并且他为其追随者们建立了六个定居点。1000年后，伊斯兰原始资料将其中五个定居点作为犹太城镇记在列表中。一些人认为那布拉在寻找沙漠的隔离，企图实现一神教。一个文本片段在库姆兰会社（旧时在死海西岸的犹太教教团）的《死海古卷》中发现，那布拉在提玛受到一种“不舒服的皮肤病”的折磨。一个犹太教徒告诉他，只有敬畏至高无上的神，疾病才能被治愈。然而，一些零落的证据显示，他传播对月神辛的崇拜。月神是一弯月牙——那是真主阿拉的阿拉伯崇拜者采用的

一个符号。

无论那布拉是被什么宗教信仰吸引，他们是受到巴比伦祭师诅咒的人。因此，当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们吸收了美狄亚王国，将领地扩张到美索不达米亚，国王小居鲁士在巴比伦受到欢迎，他不是作为一个征服者，而是作为一个解放者。他一进入这个城市，便双手托起马杜克的手，明智地冲到埃萨吉尔神庙。

那年是公元前539年。它标志着巴比伦独立存在的预言结果。

他最初的行为之一，是发表允许犹太流亡者回到约旦，重建耶路撒冷神庙的公告。记在小居鲁士圆柱上的这一法令，现在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确证了《圣经》中的宣告，根据这一宣告，小居鲁士“受到天堂的上主耶和华的许可这样做”。

在以斯拉和尼希米领导下的神庙重建，完工于公元前516年——它毁灭于7世纪，正如尼希米预言的那样。



巴比伦灭亡的故事在《圣经》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部分中被提到，这本书就是《但以理书》。

它介绍但以理是一个被带到巴比伦囚禁的约旦流亡

者，讲述了他如何同其他三个朋友一起，被选中在尼布甲尼撒二世宫廷工作，以及他（正如约瑟在埃及）如何解开国王关于未来事件的梦境。

然而，这本书提到：巴比伦最后的国王伯沙撒时期的事件，在一场重大的宴会中，一只移动的手出现了，并在墙上写下MENE MENE TEKEL UPHARSIN。没有一个国王的预言家和巫师可以破译这个碑铭。但以理（当时早就退休了）是最后一个，他被叫进来了。但以理向巴比伦国王解释了这些意思：上帝一直计算着你的王国的日子。你已被测试过了，发现不再有资格当国王。你的王国将要走到尽头了，将要被米提亚人和波斯人分割。

但以理自己开始梦见这些预言，看到未来的幻景，“神明们”和他的大天使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但以理要求天使解释。在每一个例子中，他们变成未来事件的预言，这些事件不只是巴比伦的灭亡，甚至是神庙重建的70年预言的实现。波斯帝国的那些浮浮沉沉也预见到了。亚历山大统治希腊的到来，他死后统治的破裂以及后来发生的事都被预见到了。

尽管很多现代学者（不只是犹太教的圣人或基督教堂的创建者们）认为这些预言（只是部分精确）是事后之明，并指出一个更后的作者（或甚至是几个作者）、但以理经历的梦境与幻境以及预兆的中心是问题的关

键：何时？唯一一个将存在并延续的王国，最后的王国是何时的呢？

它将是只有最高贵的上帝的追随者们、“神明们”能活着看到的王国（甚至是他们中死后复活了的）。然而，但以理一次次问天使：什么时候？

在一个例子中，天使回答，在未来事件中的某个阶段，当一个邪恶的国王想要改变这些时期和法令的时候，这个时期将持续“一个时期，几个时期，或半个时期”。只有在那之后，“天堂统治下的王国才会给予凡人，上帝的子民。”

另一次，给予启迪的天使说：“几年中的70个星期已经判给你的子民和你的城市，直到犯罪措施实行，预言幻境被认可。”

还有一次，但以理问一个神的使者：“到底这些糟糕的事情还要多久结束呢？”他再一次得到谜团般的答案：预言的事物的完成将在“一个时期，几个时期，或半个时期”后到来。

但以理写道：“我听到，但是却没有理解。所以我问，我的上帝，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什么？”神明仍用密码告诉他：“今后祭品将被取消，可怕的警告提出来，一直将持续1290天。等待和活到1335天的人是幸福的。”

当但以理迷惑不解地站着时，上帝的天使告诉他：

你，但以理，将死去

你将复活，随着你的天命直到日子尽头……

这些话要保密

把书封好直到时间尽头

先知西番雅（他的名字意为“由耶和华编码”）叙述道，在时间的尽头，当地球上的民族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将用“一种清晰的语言”说话——不再需要将语言和字母混淆倒着读，隐藏这些编程译码。

就像但以理一样，今天，我们仍然在问：什么时候？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A

安东尼·阿韦尼博士 Anthony Aveni

埃及神殿 Egyptian temples

奥格 Og

阿娜特 Anat

《阿迦特的传说》 The Tale of Aqhat

阿格 Agga

爱因·萨姆森 Ein Samsun

埃及小河 The Brook of Egypt

艾伯辛 AB.SIN

阿兹 Az

《安尼纸草书》 Papyrus of Ani

安尼 Ani

阿努纳奇 Anunnaki

艾 E.A

埃利都 ERIDU

安 An

阿努 Anu

阿达德 Adad

阿施塔特 Astarte

《阿特拉-哈希斯》 Atra Hasis

阿蒙-拉 Amen-Ra

《埃拉叙事诗》 The Erra Epos

A.R.米勒德 A. R. Millard

阿舒尔 Ashur

阿普苏 Apsu

和安莎 Anshar

艾莱斯 Elath

艾玛什 E.MASH

奥西里斯 Osiris

《奥西里斯与埃及复活》 Osiris & The Egyptian
Resurrection

《埃及亡灵书》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阿耳茨海默 Alzheimer

奥林匹亚圈 Olympian Circle

阿波罗 Apollo

阿瑞斯 Ares

埃利都圣人 the Sage of Eridu

艾因索夫 Ein Soff

安美杜兰玛 Enmeduranna

阿列夫 Aleph

阿拉米 Aramaeans

艾里雅夫·里派 Eliyahu Rips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阿布雷克斯 Abraxas

阿布雷希特 Abresheet

阿拉斯代尔·利文斯通 Alasdair Livingstone

《阿特拉-哈希斯》 Atra-Hasis

阿尔帕克沙德 Arpackhshad

《阿尔帕克沙德之书》 The Book of Arpakhshad

《埃拉叙事诗》 Erra Epos

阿龙-莫雷 Alon-Moreh

阿芙罗狄忒 Aphrodite

艾布拉姆 Abram

奥费尔山 Ophel

艾克哈 Ekhal

阿托瑞塔里士奇 Altorientalische

阿尔滕提斯泰门特 Alten Testament

埃库尔 Ekur

阿达加月 Addaru

阿穆路 Amurru

阿赫那吞 Akhenaten

阿吞 Aten

阿维达 Arvad

阿什杜德 Ashdod

安铎尼 Adorn

阿达姆尼科 Adramelekh

爱德华·罗宾逊 Edward Robinson

阿曼-曼达 Umman-Manda

阿达-加皮 Adda-Guppi

埃胡胡 Ehulhul

埃萨吉尔 Esagil

阿契美尼德 Achaemenid

B

《圣经》 The Bible

巴珊 Bashan

半神 Demigods

巴尔 Ba'al

波斯湾 Persian Gulf

波塞冬 Poseidon

贝尔谢巴 Beersheba

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伯特利 Beth El

便雅悯 Benjamin

伯利恒 Bethlehem

柏拉图年 Plato Year

卜塔 PTAH

巴比尔利 Bab-lli

巴比伦 Babylon

《悲叹苏美尔和乌尔的被毁》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巴德提比拉 Bad-Tibira

班诺·罗森伯格教授 Professor Benno Rothenberg

波尔塞弗涅 Persephone

贝罗苏斯 Berossus

《毕竟男性染色体不是一片遗传荒地》 Male
Chromosome Is Not a Genetic Wasteland. After All

波格哈士科 Boghaskoy

贝斯 Beth

贝斯-伊尔 Beth-El

伯示麦 Beth-Shemesh

比德·日 Bilder zum

《悲叹文本》 Lamentation Texts

巴乌 Bau

巴比伦尼亚 Babylonia

比兰 Bilam

拔示巴 Bathsheba

贝丝-阿蒙 Beth-Ammon

博尔西巴 Borsippa

巴利克河 Balikh River

伯沙撒王 Belshazzar

C

《创世史诗》 Epic of Creation

《出埃及记》 Exodus

《创世记》 Genesis

《重返创世记》 Genesis Revisited

《从神阿努和神恩利尔 Regarding Time , (from)

开始的关于时间的笔迹》 Divine Anu and Divine
Enlil

《出埃及记书中的等距字母顺序》 Equidistant
Letter Sequences in the Book of Genesis

查尔斯·威尔逊 Charles Wilson

查尔斯·沃伦 Charles Warren

D

《地球编年史》 The Earth Chronicles

的的喀喀湖 Titicaca

蒂亚瓦纳科 Tiwanaku

大卫 David

但以理 Danel

代达罗斯 Daedalus

杜尔安基 DUR.AN.KI

杜伯 DUB

丹 Dan

底拿 Dinah

杜姆兹 DUMU.ZI

《第十二个天体》 The Twelfth Planet

杜兰安基 Duranki

达布尔国 Dabrland

德班 Denderah

德墨忒耳 Demeter

《大先知书》 Major Prophets

多伦·维茨祖姆 Doron Witzum

杜尔舍鲁金 Dur Sharrukin

《当时间开始》 When Time Began

德希得 Dehide

德尔斐 Delphi

大马士革 Damascus

底比斯 Thebes

德维 Dvir

丹·巴拉赫 Dan Bahat

《但以理书》 Book of Daniel

E

恩奇都 Enkidu

蛾摩拉 Gomorrah

恩利尔 Enlil

恩基 EN.KI

厄里斯奇格 Ereshkigal

厄勒提亚 Ilithyia

恩麦杜兰基 Enmeduranki

E.A.史本赛 E. A. Speiser

俄斐 Ophir

F

法老神殿 pharaonic temples

腓力斯人 Philistines

风雨神祖 AN.ZU

《法律卷书》 The Scrolls of the Law

弗拉茨·伯尔 Franz M. Th. Bohl

G

戈兰高地 Golan Heights

歌利亚人 Goliath

戈兰考古博物馆（位于奎特瑞）
Archaeological Museum in Qatzrin

Golan

戈特安娜 GUD.ANNA

鹄 GU

格 Gei

盖亚 Gaea

该隐 Cain

《给伊师塔的赞美》 An Exaltation to Ishtar

根码替亚释义法 Gematria

《国王詹姆斯》 King James

哥革 Gog

革伦 Ekron

H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哈蒙峰 Hermon

赫塔·冯·戴程德 Hertha von Dechend

《哈姆雷特的石磨》 Hamlet's Mill

哈兰 Harran

哈-密兹派 Ha-Mitzpeh

哈索尔 HATHOR

胡哇哇 Huwawa

哈图沙斯 Hattushas

华莱士·布奇 E. A. Wallis Budge

辉 Hui

何璐斯 Horus

胡夫 Khufu

哈迪斯 Hades

赫斯提 Hestia

赫拉 Hera

赫柏 Hebe

海法 Haifa

哈特图沙斯 Hattushas

《呼吸之书》 The Book of Breathings

红海 Red Sea

赫尔曼·希拉帕里奇 Herman V. Hilprecht

哈伯历 Haab

哈姆 Ham

哈米吉多顿 Armageddon

赫利奥波利斯 Heliopolis

赫尔墨斯 Hermes

哈斯蒙王朝 Hasmonean

哈拿尼 Hanani

赫齐卡亚 Hezekiah

J

迦得 Gad

吉拉德 Gilad

吉甲 Gilgal

迦南人 Canaanite

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

基什 Kish

居鲁士·H.戈登 Cyrus H. Gordan

《近东地区星座早期历史》 The Earliest History of
the Constellations in the Near East

吉萨 Giza

基尼烈湖 Lake Kinnereth

基列 Gile

吉比尔 Gibil

《吉尔伽美什之死》 The Death of Gilgamesh

金古 Kingu

基莎 Kishar

佳佳 Gaga

《金字塔文本》 The Pyramid Texts

基奥普斯 Cheops

基伯布 Kibbu

吉兹达 Gizidda

迦勒底 Chaldees

《加沙尔书》 The Book of Jashar

《揭示》 Revelation

加低斯 Kadesh

加沙 Gaza

基训河 Gihon

迦基米施 Carchemish

金塞拉 golden cela

基列利乏音 Gilgal Repha'im

K

卡拉科尔 Caracol

库斯科 Cuzco

卡尔奈克 Karnak

《克烈特国王的传说》 The Legend of King Keret

奎特瑞 Qatzrin

《克烈特王传奇笔记》 Notes on the Legend Keret

克里特岛 Island of Crete

克诺索斯 Knossos

困墩 GIR.TAB

库玛拉 KU.MAL

可可哈维 Kokhavim

奎扎科特尔 Quetzalcoatl

克 KI

库玛而比 Kumarbis

库姆玛 Kumma

《开罗纸莎草纸30636》 Cairo Papyrus 30646

克洛诺斯 Cronus

《科学美国人》 Scientific American

《卡巴拉》 Kaballah

凯特 Ketter

卡尔·斯考拉克基 Dr. Karl Skorecki

卡博德 Kabod

卡巴利斯特 Kabbalist

卡霍尔撒巴伯 Khorsabad

肯多劳门 Khedorlaomer

卡斯特斯 Cassites

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 Tukulti-Ninurta I

卡梅尔山 Mount Carmel

卡纳克-阿蒙 Karnak-Amen

克劳德·康德 Claude Conder

康拉德·希克 Conrad Schick

卡什米西 Carcemish

库姆兰会社 Qumran Community

L

罗尔夫·米勒 Rolf Muller

流便 Reuben

利乏音人 Repha'im

利乏-曼 Rapha-man

兰纳 Nannar

罗得 Lot

丽贝卡 Rebecca

拉班 Laban

蕾切尔 Rachel

利亚 Leah

利乏音之地 the Land of the Repha'im

利未 Levi

鲁鲁 Lullu

拉 RA

L. W.金 L. W. King

拉赫姆 Lahmu

拉哈姆 Lahamu

拉马舒 Lamashu

勒托 Leto

《利未记》 The Book of Leviticus

《历代记》 Chronicles

拉比·阿基巴 Rabbi Akiba

拉宾 Rabin

拉特龙斯 LATEINOS

《来自神阿努和神恩利尔时代 Writings Regarding
Time

关于时间的作品》（from）divine Anu and divine
Enlil

卢加尔萨 LU.GALs

里·瑞特米耶尔 Leen Ritmeyer

路利 Luli

莱基 Lachish

M

马丘比丘 Machu Picchu

马特尼亚·佐哈尔 Mattanyah Zohar

玛拿西 Manasseh

《民数记》 Numbers

米诺斯 Minos

弥诺陶洛斯 Minotaur

密迦 Milcah

马什戴伯巴 MASH.TAB.BA

玛土撒拉 Methuselah

马杜克 Marduk

曼尼索 Manetho

姆玛姆 Mummu

《摩西的颂歌》 Song of Moses

姆基尔 Mukil

莫特 Mot

《魔法传说》 Tales of the Magicians

摩斯 Mose

米甸人 Midianite

《魔术师的故事》 The Tales of the Magicians

《摩西五经》 Five Books of Moses

马卡比 Maccabees

迈蒙尼德 Maimonides

米歇尔·乔斯尼 Michael Drosnin

《命运之书》 The Book of Fates

密图希拉 Metuselah

玛各 Magog

《马杜克的五十之名》 Die funfzig Namen des
Marduk

孟菲斯 Memphis

墨丘利 Mercury

麦基洗德 Melchizedek

摩利亚 Moriah

《马卡比之书》 Book of Maccabees

马里 Mari

米沙 Mesha

美狄亚 Medea

N

尼比鲁 Nibiru

诺尔曼·洛克耶 Norman Lockyer

尼普尔 Nippur

宁桑 Ninsun

努格·伊尔希利 Rugum el-Hiri

努比亚 Nubia

拿鹤 Nahor

内盖夫 Negev

拿弗他利 Naphtali

尼散 Nissan

诺亚 Noah

宁呼尔萨格 NIN.MAH

尼努尔塔 Ninurta

宁利尔 Ninlil

奈格尔 NER.GAL

尼安吉尔 NIN.A.GAL

宁基 NIN.KI

宁加尔 NIN.GAL

尼卡什 Ninkashi

尼尼微神庙 the temple of Nineveh

拿札叙 Nachash

尼哈尔撒奇 NIN.HAR.SAG

努迪穆德 NUDIMMUD

尼吉叙兹达 Ningishzidda

尼罗河文明 the Nile Civilization

那布 Nabu

纳姆塔 Namtar

尼比鲁基 NIBRU.KI

努斯库 Nusku

宁舒布尔 Ninshubur

纳姆塔如 Namtaru

尼杜 Nedu

尼克卡尔 Nikkal

尼普塞斯 Nepthys

尼卡尔拉克 Ninkarrak

尼撒巴 Nisaba

尼达巴 Nidaba

《诺亚之书》 Book of Noah

内森 Nathan

纳哈林 Naharin

拿波 Nabor

尼斯洛科 Nisrokh

尼波 Nebo

那布坡拿沙 Nabupolassar

那鸿 Nahum

尼科 Necho

那布拉 Nabuna'id

《那布拉和巴比伦神父》 Nabuna'id and the Clergy
of Babylon

尼希米 Nehemiah

P

帕比尔 PABIL

辟拉 Bilhah

帕拉维尔 Pravuel

帕德斯 PaRDeS

Q

奇琴伊察 Chichen Itza

乔治·德·桑提拉纳 Giorgio de Santillana

乔治·斯密斯 George Smith

《切斯特贝提纸莎草卷轴1》 The Chester Beatty
Papyrus No. 1

R

瑞亚 Rhea

《人类Y染色体的功能一致性》 Functional
Coherence of the Human Y Chromosome

《人与他的神》 Man and His God

S

沙华孟 Sacsahuaman

所罗门神殿 Temple of Solomon

《申命记》 Deuteronomy

斯勒佩茜 Slepesh

沙马氏 Shamash

神牛 Divine Bull

撒莱 Sarai

萨拉 Sarah

索多玛 Sodom

苏胡尔马什 SUHUR.MASH

赛姆麦 SIM.MAH

《苏美尔人的阿努纳奇传说》 Sumerians'Tales of
the Anunnaki

十字星 planet of crossing

《失落的国度》 The Lost Realms

《上帝的死和复活》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

圣乔治 St. George

《圣人与毒龙》 Bel and the Dragon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塞特 Seth

塞提一世 Seti I

《士师记》 Judges

《撒母耳》 Samuel

塞费洛特 Sefirot

所罗门王 King Solomon

死海古卷 The Dead Sea scrolls

《神学手册》 Kitab Ilani

神明档案室 Divine Chamber of Records

《十诫》 Ten Commandments

《申命记》 Deuteronomy

闪米特以色列人 The Semitic Israelites

《圣经密码》 The Bible Code

《圣经密码背后的真相》 The Truth Behind the Bible Code

赛尔芬尼特 Zarpanit

沙格拉基南姆乌比伯 Shaggilkinam-ubbib

舍鲁金 Sharru-kin

塞加拉 Saqqarah

《闪之书》 Book of Shem

苏德拉 Ziusudra

沙别特 Sambethe

沙别图 Sabitu

撒加利亚 Zechariah

沙维 Shaveh

撒冷 Shalem

萨鲁-金 Sharru-kin

索菲山 Mount Zophim

斯高帕斯山 Mount Scopus

示沙克 Sheshak

《〈圣经〉考古学评论》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苏萨 Susa

书珊 Shushan

撒姆耳 Samuel

索尔 Saul

《〈圣经〉考证》 Bible Criticism

舍松契 Sheshonq

示玛雅 Shemaiah

撒马利亚 Samaria

斯基台人 Scythians

桑达拉拉 Sadarnunna

舒辛 Shu-Sin

T

屠杀石 Slaughter Stone

《天文学的黎明》 The Dawn of Astronomy

天使与旋转剑 angels with the whirling sword

他拉 Terah

特尔胡 Tirhu

透特 Thoth

提市黎月 Tishri

《透特的任务功能》 The Assignment of Functions
to Thoth

提亚马特 Tiamat

杜姆兹月 Tammuz

《通往天国的阶梯》 The Stairway to Heaven

《透特秘密之书》 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Thoth

泰坦 Titans

特舒卜 Teshub

《塔木德》 Talmudic

《统计科学》 Statistical Silence

图拉真 Trajan

特胡姆拉比 Tehom Rabah

托利多 Toledoth

特洛伊城 Troy

特尔·佳苏尔 Tell Ghassul

提玛 Teima

《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W

外约旦 Trans Jordan

腕尺 Cubits

乌加里特 Ugaritic

乌尔 Ur

乌鲁克 Uruk

乌图 Utu

维纳斯 Venus

威利·哈特纳 Willy Hartner

乌尔卢伽尔 Urlugal

乌尔古拉 UR.GULA

《亡灵书》 The Book of the Dead

乌特纳比西丁 Utnapishtim

W.G.兰伯特 W. G. Lambert

维齐尔 Vizier

《维斯特卡纸莎草卷》 The Westcar Papyrus

乌拉诺斯 Uranus

维拉科查 Viracocha

乌舒 Usmu

威廉斯综合征 Williams Syndrome

《乌尔利库姆尼斯之歌》 The Song of Ullikuimnis

乌里卡米斯 Ullikummis

《文集》 Ketuvim

乌尔南模 Ur-Nammu

《王国之间的战争》 The War of the Kings

乌拉姆 Ulam

乌利亚 Uriah

X

夏特奎特 Shataqat

雪松山 the Cedar Mountains

辛 Sin

夏甲 Hagar

《禧年书》 The Book of Jubilees

希伯伦 Hebron

西緬 Simeon

西布伦 Zebulun

悉帕 Zilpah

希伯来《圣经》 Biblical Hebrew

夏娃 Eve

西奈半岛 Sinai peninsula

叙内阿尔 Shine'ar

叙贝什 Shepesh

西奈荒原 the Sinai wilderness

线粒体染色体 mtDNA

西巴尔 Sippar

辛得勒斯·派特里先生 Sir Hinders Petrie

《先知书》 Neviyim

《小先知书》 Minor Prophets

《新美国圣经》 The New American Bible

《新英格兰圣经》 The New English Bible

《新约外典》 Apocrypha

《先知以西结》 The Prophet Ezekiel

锡安山 Mount Zion

希律王 Herod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西顿 Sidon

西罗亚 Siloam

夏瑞日儿 Sharezzar

西番雅 Zephaniah

Y

约翰·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

约旦河西岸 West Bank of the Jordan River

尤卡坦半岛 Yucatan

印加人 Inca

永恒神殿 Eternal Temple

亚瑟·波尚南斯基 Arthur Posansky

约拿冉·米兹拉克 Yonathan Mizrach

《约书亚书》 Joshua

伊尔 El

犹太历法 Jewish calendar

以力 Erech

伊南娜 Inanna

伊师塔 Ishtar

印度河谷 Indus Valley

雅各 Jacob

亚伯拉罕 Abraham

伊布里人 Ibri

远方的乌尔 Ur away from Ur.

以实玛利 Ishmael

以撒 Isaac

以扫 Esau

耶洛因 Elohim

永恒的石堆 the Everlasting Stone Heap

犹大 Judah

以萨迦 Issachar

约瑟 Joseph

亚瑟 Asher

以色列 Israel

以弗所 Ephra'im

亚当 Adam

伊丁 E.DIN

伊希库尔 ISH.KUR

伊南娜 IN.ANNA

伊尼德 Enid

伊利里特 Enlilite

伊甸园 Eden

亚拉腊山 Ararat

印度河谷文明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耶利米书》 Jeremiah

以西结 Ezekiel

《伊奴玛·伊立什》 Enuma Elish

亚述 Assyria

伊吉吉 Igigi

伊卢延卡 Illuyankas

雅兹勒卡亚 Yazilikaya

《阴阳魔界》 The Twilight Zone

伊基以特 Enkiite

伊利里特 Enlilite

亚伯 Abel

伊西斯 Isis

亚比多斯 Abydos

亚伦 Aaron

约柜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亚达帕 Adapa

《亚达帕的传说》 The Legend of Adapa

伊诺克 Enoch

《伊诺克书》 Book of Enoch

雅索德 Yessod

以色列技术协会 the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亚述巴尼波 Ashurbanipal

以特德特 Hitdte

亚摩力人 Amalekites

《以赛亚书》 Isaiah

《雅歌》 Song of Songs

以斯拉和尼希米 Ezra and Nehemiah

《犹太法典》 Talmud

《耶利米哀歌》 Lamentations

尤雅维·洛森贝尔格 Yoav Rosenberg

约瑟雷·塞丁挪维 Jeffrey Satinover

伊撒哈顿 Esarhaddon

《约翰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亚述和巴比伦的神秘 Mystical and Mythological
Explanatory

和神话解释》 Works of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

《伊诺克秘密之书》 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Enoch

《亚当和夏娃之书》 The Books of Adam and Eve
雅弗 Japhet

亚美尼亚 Armenia

《耶和华的战争》 The Book of the Wars of Yahweh
亚甲 Agade

耶利哥 Jericho

以舜 Ishum

亚兰 Ram

耶布斯人 Jebusites

雨果·格瑞斯曼 Hugo Gressmann

约瑟斯 Josephus

依伯力 Ibri

叶忒罗 Jethro

以利亚 Elijah

亚哈 Ahab

耶洗别 Jezebel

以利沙 Elisha

《亚述国王年鉴》 The Annals of the Assyrian kings

耶胡 Jehu

《伊撒哈顿年鉴》 Annals of Esarhaddon

亚基突节 Akitu festival

约雅敬 Jehoiakim

约雅斤 Jehoiachin

伊姆杜吉德 Imdugud

耶瑞胡 Yeriho

以斯拉 Ezra

Z

宙斯神殿 Temple of Zeus

乍缝 Zaphon

占星术 Chaldeans

《众神与人类的战争》 The Wars of Gods and Men

子尔白安拿 Zl.BA.AN.NA

朱迪亚 Judea

《占星术的起源》 The Chaldean Genesis

《造物的七个石碑》 The Seven Tablets of Creation

《祖的神话》 The Myth of Zu

《赞美诗》 Psalm

朱鹭头 Ibis-headed

宙斯 Zeus

祖 Zu

《箴言篇》 Proverbs

《正义之书》 The Book of Straightness

《真知的记录》 The record of the Right Things

朱庇特 Jupiter



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

The End of Days

完结日： 审判与回归的预言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Zecharia Sitchin)

袁力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VII 地球编年史 第七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ANG WENYI PUBLISHING AND
CO., LTD. 221000 Nan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美)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著;
龚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7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5594-3408-1

I.①完... II.①撒...②龚... III.①宇宙学 - 普及读物 IV.①P15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179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9-397号

THE EARTH CHRONICLES VII: THE END OF DAYS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 2007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NER TRADITIONS, BEAR & CO.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Chongqing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

著 者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译 者 龚 力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张文武

出版统筹 孙小野

封面设计  金麒麟文化 · 车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8千字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594-3408-1

定 价4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有太多的人在苦苦等待这本书.....

——《书目》杂志

让人翘首以盼的撒迦利亚·西琴经典启示系列的最终卷！在这部花费了30余年研究而得来的杰作中，西琴展示了“过去即是未来”这一灵性观点引人注目的新证据——人类和他们的地球，从属于一个早已决定好的周期性天空时间。一个伟大的循环即将来临.....

——《科克斯书评》

※ 为什么我们所处的公元21世纪像极了公元前21世纪？

※ 历史注定将重演吗？如果是，将在什么时候？

※ 第十二个天体——“谜之行星”尼比鲁将在下一个3600年回归并影响地球吗？

※ 届时，尼比鲁的居民阿努纳奇将会如天神一般再次降临吗？等待人类的会是一场怎样的相遇：毁灭还是新生？

闪耀的、具有爆炸性的作品！为此，我要向伟大的撒迦利亚·西琴致敬！

——埃利希·冯·丹尼肯，《众神之车》作者

自撒迦利亚·西琴创作《第十二个天体》一书已有30余年，后者使苏美尔文明和关于阿努纳奇人的记载苏醒了过来——这些天外来客塑造了人类，并给予人类文明和宗教信仰。在这本终结之书里，西琴向人们展示了禁锢于“开端”中的“终结”，而且一旦当你了解到此“开端”，就有可能预知“未来”。

——《图书馆杂志》

太令人激动了……这是一个伟大史诗的完美尾声。
西琴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 鲍勃·迪恩，星际政治揭秘工程重要成员

中译本总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十年前，这套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在发行之首30周年之后引入中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而这套书的再次出版，我相信会再一次掀起一股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探索热潮。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人类在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应该说，大多数对人类进化及其文明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物种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

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语 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 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 e.ri.du，而这个词的本义竟是“遥远的家”！

——其实，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者，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

在他看来，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30万年前的一批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

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上百万年历史。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缘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

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我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有迹象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会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将是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西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做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期待着一个有关地球和人类起源与文明新的探索热潮，将随着《地球编年史》系列修订本的出版再次出现。

宋易

2019年5月20日于成都

序言：过去，未来

“他们将在何时归来？”

曾经无数次地，我被问到这个问题。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阿努纳奇人——来自行星尼比鲁的外星人。在古代，他们被人类视为神灵，而现在，人们想知道，究竟将在何时，尼比鲁会沿着其长长的轨道回到离我们不远近地点？当那一天到来时，又将发生些什么？会出现午时的黑暗吗？地球会被撕裂吗？会发生长达1000年的苦难与烦恼，还是救世主的第二次降临？关键是，这一切将发生在2012年吗？或是更晚，或是根本就不会发生？

这些意义深远的问题，联系着有着宗教信仰与期待的人们最深层次的希望与焦虑。它们被混杂于当前的事件之中：战争在中东——上帝与人类开始发生交集的地方爆发；核毁灭的威胁；凶猛的自然灾害发出的警告；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多年来一直不敢回答——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够也不可以再推迟了。

人们应该认识到，关于“归来”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像现在一样，在过去，它也无情地联系着关于上帝决战日的期望与忧惧。4000年前，近东见证了上帝和他

的儿子许诺的人间天堂；3000多年前，埃及的国王与人民渴求一个救世主般的时代；2000年前，朱迪亚的人们想知道救世主是否出现；而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为这些谜团所困惑。预言会成真吗？

在本书中，我们将处理我们给出的这些疑问，解答古代的谜团，破译诸如十字架、双鱼宫和圣杯等象征物的起源与意义。我们将描绘在历史事件中连接太空着陆点的角色，并且展示，为什么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正好汇聚到耶路撒冷——“联系天堂与人间”的地方。我们将思考，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公元21世纪与公元前的21世纪如此相似？难道是历史自身在重演？是否一切都被弥赛亚的时钟所指引？是否那个时候即将到来？

2000多年前，《旧约》中的但以理反复地问天使：“何时？”何时将是世界末日？300多年前，著名的艾萨克·牛顿先生，就是阐明了天体运动奥秘的那个人，曾写过关于《旧约》中的但以理和《新约》中的新发现的论文。在最近发现的手稿中，牛顿记录了他关于世界末日的计算，它将被我们连同关于末日的近期预言一起进行分析。

希伯来《圣经》和《新约》都宣称，未来的秘密植根于过去，地球的命运联系着天堂，人类的事务与命运联系着上帝与诸神。在考虑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我们会从历史穿越到预言；我们知道，一件事不可能排开

其他事而被独立地得以透彻研究，所以我们会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来考察。以此为向导，我们将透过往昔看到未来。可以确定的是，答案必然会很惊奇。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1月，纽约

大事件年表

（公元前8650年—公元元年）

时间	事件
公元前 8650 年	“地球和平协议”使洪水之前的苏美尔落入了恩利尔家族之手。
公元前 3760 年	苏美尔文明，希伯来历法开始。
公元前 3460 年	马杜克坚称他能扩充他父亲的特权，在恩利尔家族中心地带立足。
公元前 3460 年	“巴别塔”事件。
公元前 3113 年	透特带着他在非洲的追随者，在中美洲建立了文明。
公元前 2860 年	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踏上第一次行程，到达黎巴嫩的雪松森林，并杀死了天堂神牛。
公元前 2360 年	萨尔贡：阿卡德时代开始。
公元前 2260 年	伊师塔的萨尔贡时代之后，一个混乱的时代来临了。
公元前 2160 年	标志着埃及第一中间期的开端，尼努尔塔时代（古地亚修建 50 神殿）。
公元前 2113 年	众神决定，将兰纳 / 辛的朝拜中心乌尔作为苏美尔王朝的首都并立乌尔南模为王。
公元前 2113 年起	乌尔南模开始大范围建造公共建筑，恢复河运，改造以及保护乡间公路。从乌尔南模开始的乌尔三世时期，在苏美尔文明的各方面中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公元前 2060 年	那布组织马杜克的追随者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列王战争。
公元前 2048 年	在恩利尔领导下，众神以“不守神规”的罪名判决舒尔吉“死刑”，他的儿子阿马尔辛取代了他的乌尔城王位。
公元前 2024 年	大洪水之后位于西奈山的太空发射场被核武器毁坏了，此后，在南美的设备成为唯一完整留给恩利尔家族的设备。
公元前 2024 年	核武器第一次在地球上使用。
公元前 1960 年	马杜克的巴比伦金字塔建立。
公元前 1900 年	史称巴比伦第一王朝的一个正式政权真正建立起来。
公元前 960 年	新亚述帝国建立。阿基图节日在巴比伦复兴。

公元前 729 年	提革拉昆列色三世访问了巴比伦，进入其神圣区域，并且“握了马杜克的手”。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宗教和外交意义的姿势。
公元前 610 年	巴比伦军队攻陷了哈兰，结束了亚述的最后希望。
公元前 605 年	巴比伦军队在迦基米施大败埃及，并追击逃亡的埃及军队一直到西奈半岛。
公元前 598 年	尼布甲尼撒率巴比伦军攻占了耶路撒冷。
公元前 587 年	巴比伦人又回来了，他们烧掉了所罗门修建的神殿。
公元前 560 年	阿努纳奇神灵完成了他们的离开。波斯挑战巴比伦。
公元前 556 年	预言中午时的黑暗来临了，随后尼比鲁归来了，这就是预言的终结之日。
公元前 460 年	希腊的黄金时期。希罗多德在埃及。
公元前 334 年	亚历山大跨过海峡来到亚洲，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
公元前 331 年	亚历山大又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攻占了巴比伦。
公元前 160 年	马加比解放了耶路撒冷，神殿被重新供奉。
公元前 60 年	罗马人在黎巴嫩建立了朱庇特神殿，占领了耶路撒冷。
公元元年	拿撒勒的耶稣诞生；公元计时开始。

目录

版权信息

中译本总序

序言：过去，未来

大事件年表

第一章 弥赛亚的钟声

第二章 “就这样过去了”

第三章 埃及预言，人类命运

第四章 神与半神

第五章 审判日倒计时

第六章 随风而来

第七章 天命有50个名字

第八章 以神的名义

第九章 福地

第十章 地平线上的十字架

第十一章 上帝决战日

第十二章 午时的黑暗

第十三章 当众神离开地球

第十四章 完结日

第十五章 耶路撒冷：圣餐杯，消失

第十六章 哈米吉多顿，预言归来

后记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第一章

弥赛亚的钟声

无论在何地，对天启的惊恐、弥赛亚似的狂热以及对世界末日的焦虑，都侵扰着人类。

在战争中、在叛乱中、在对异教徒的屠杀中，都展现着人类的宗教狂热。西方的国王召集军队，与东方作战。文明的冲突动摇着生活传统的根基。战争吞没了城市与村镇；权势们在保护墙后寻找着安全。自然灾害与不断增强的灾祸使人们疑惑：人类有罪了吗？这是上帝愤怒的证据吗？这些预示着下一次大洪水吗？这是天启吗？弥赛亚的钟声近了吗？

钟声敲响的时间，是公元21世纪，还是公元前21世纪？

两个时间都是正确答案，我们的当下与遥远的古代是一样的。这是现在的情形，也是4000多年前的情形；这惊人的相似，归因于在这两个时刻中间发生的事件，那个时期有着基督时代的弥赛亚狂热。

人类的三次大洪水——有两次发生在过去（大约是公元前2100年以及耶稣诞生的时期），一次即将发生在

临近的未来——是互相联系的。一次引起另一次，只有理解了那次才能理解这次。今生于往，过去即未来。这三次洪水的本质都是弥赛亚预言；连接这三次洪水的是预言书。

这充满苦难与忧患的现在将怎样结束，未来预示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入预言书的领域。我们的预言书不会是一个大杂烩——以对末日与毁灭的恐惧为吸引的新发现的大杂烩。它是可以信任的，这个信任是建立在唯一的古代档案上，这个档案证实了过去，预言了将来，记录了以前的弥赛亚预言——在古代便预言了将来，这个预言中的将来正在来到。

在这三个启示录的例子（两个已经发生，另一个将要发生）中，天国和尘世的关系——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关系——正是这些事件发生的关键。在地球上，某些连接天国与尘世的实际场所的存在，表现在物质方面，被认为是这些事件发生的关键和中心；我们所谓的宗教，则表现了精神方面。除了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的那次，在这三次事件中，变化了的人类和上帝间的关系都是问题的核心。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人类面临着第一次跨时代的巨变，那时人类和上帝的关系是多元的。是否人类和上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读者会很快地发现。

阿努纳奇(“从天堂来到地球的人”)——苏美尔人对他们的称呼——就是神，当因为需要黄金而从尼比鲁来到地球时，他们的故事便开始了。被刻在七块碑上的《创世史诗》，记录了他们行星的故事。这故事通常被看作一个寓言式的神话，产生于原始的心灵——把行星们看作是神在相互斗争的心灵。但正如我在《第十二个天体》中表明的一样，这个古代文本，实际上是一个深奥的天体演化论，它讲述了一个经过我们太阳系的迷路行星，是怎样与提亚玛特行星相撞的。这个碰撞产生了地球与月亮，产生了小行星带与彗星。这个侵略者自己也被捕获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其一个周期为3600个地球年（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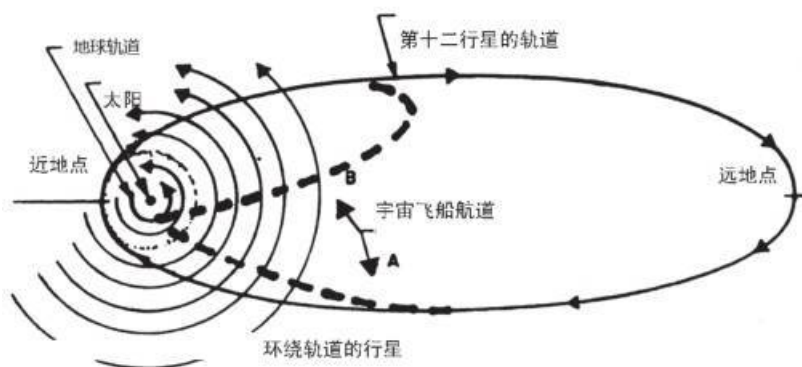


图1

苏美尔人的文献说到，在120个周期（432000地球年）后，大洪水之前，阿努纳奇人来到地球。他们怎么来的，为何而来，他们在埃丁（圣经中的伊甸园）的第

一座城市，他们制造亚当以及为何而造，悲惨的大洪水——这些，统统都记载在我的《地球编年史》系列中，这里将不再重复。但是，在开始前往公元前21世纪的时间旅行前，我们需要回忆一些大洪水发生前后的重大事件。

圣经中的大洪水，开始于《创世记》第六章。耶和华起先决定把人类从地球上灭绝，然后又故意通过诺亚方舟拯救了人类。在苏美尔人关于此故事更早的文献中，把对人类的不满归因于恩利尔神，而试图拯救人类的是恩基神。《圣经》为了宣扬一神论，不仅掩盖了恩利尔与恩基的争执，阿努纳奇人的两个氏族间的争斗也被掩盖，而此争斗决定了地球上随后发生的事件之进程。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氏族及其子孙的争斗，以及大洪水后分派给两者的领地，记于心中，才能理解之后发生的一切。

恩基与恩利尔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父亲是尼比鲁的首领阿努；他们在地球上的斗争起源于其母星——尼比鲁。恩基——之后被称作E.A.（意思是“家是水的人”）——是阿努的大儿子，但不是阿努妻子安图所生，而恩利尔是安图（安图是阿努同父异母的妹妹）所生。因此，恩利尔虽然不是阿努的大儿子，但却是尼比鲁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阿努即位之前，王位在继承竞争中落

入了阿拉卢之手，之后阿努用政变夺取了王位，把阿拉卢从尼比鲁赶走。这个事实激化了恩基和安图家族本就不可避免的矛盾。这件事不仅使E.A重新回到了他祖先时候的怨恨中，而且对恩利尔的领导力提出了挑战。这些都写在史诗《安祖的传说》中（欲了解尼比鲁王室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上人物的祖先，请参见《失落的恩基之书》）。

我发现，解开众神继承（与婚姻）规则的秘密的关键，是认识到：众神的这些规则也用在了他们在人类世界中的代理人身上。在《圣经》的传说中（见《创世记》20：12），族长亚伯拉罕在介绍他的妻子萨拉是他妹妹时，说自己没有说谎，“事实上，她是我的妹妹，我父亲的女儿，但不是我母亲的女儿，她是我的妻子”。她不仅作为同父异母的妹妹与亚伯拉罕结婚，而且她的儿子以撒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亚伯拉罕与其侍女夏甲所生的大儿子以赛玛利却没有这个资格（这继承规则怎样引起古埃及太阳神拉的后代——同父异母的奥西里斯与赛特的不和，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有说明）。

这继承规则虽然看起来复杂，但却是建立在被书写王朝历史的人称作“血统”的东西之上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便是DNA系谱，DNA继承自父母，而线粒体DNA（mtDNA）只能继承自母亲。这复杂而基本的规则便是这样：王朝的血统通过男性的血统延续；头生子在

继承顺序中靠后；可以娶同父异母的姐妹为妻；无论这个妻子生的儿子是否是头生子，他都将成为王位继承人。

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基与恩利尔争夺王位的斗争，又因为掺和了感情方面的斗争而变得复杂。他们都对其同父异母的姐妹宁马赫垂涎欲滴，宁马赫的母亲是阿努的一个小妾。她是恩基的真爱，却不被允许嫁给恩基。恩利尔夺去了宁马赫，并与她生有一子，名为尼努尔塔。虽然尼努尔塔不是婚生子，但这继承规则使他成了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因为他是头生子，并且其母亲是恩利尔同父异母的姐妹。



恩基，正如在《地球编年史》中叙述的一样，是来到地球的50个阿努纳奇人的首领（他们来地球是为了获得黄金，以保护尼比鲁正在缩小的大气层）。当最初的计划失败后，恩利尔带着更大的任务和更多的阿努纳奇人，来到地球。宁马赫也作为一个首领来到了地球。

阿努也来到了地球，解决了他两个儿子的矛盾（这个矛盾毁掉了这个生死攸关的任务）；他甚至待在地球，让他的一个兄弟确保在尼比鲁的摄政统治：《阿特拉哈西斯史诗》以此开始了众神与人类的故事。有此背景，这个古代文本告诉我们，很多东西都决定着谁会待

在地球、谁会得到尼比鲁的王位：

众神彼此紧握双手，

彼此抛弃而分离：

阿努回到天国，

地球归恩利尔统治；

大海，被围成环状，

给予恩基。

而这些事情的结果，便是阿努作为王回到尼比鲁。恩基获得了大海与河流的统治权（他是海神，在希腊被称为波塞冬，在罗马被称为尼普顿），他获得En.Ki（地球之主）的称号，这使他得到了安抚。但是，恩利尔（EN.LIL，统帅之主）获得了全部的统治权：“地球归他统治。”无论恩基愤恨与否，他都不能违抗这继承规则和已发生的一切；所以对这不公平的愤恨，以及因他父亲与祖先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而报复的强烈决心，使得恩基的儿子马杜克发动了战争。

几种文本都描述了阿努纳奇人是怎样在埃丁（大洪水后的苏美尔）建立起他们的殖民地的，每个殖民地都有特殊的功能，都为某个主要计划服务。至关重要的空间连接（用航天飞机与太空船联系母星来实现其功

能），由恩利尔在尼普尔（一个苏美尔和巴比伦城市，在现在的伊拉克东南。——译者注）的指挥所所控制。这个指挥所的中心是一个发着微光的房间，名叫DUR.AN.KI（意思是天国与地球的连接处）。阿努纳奇人另一个关键设备太空船发射降落场坐落在西巴尔（鸟城）。尼普尔被建立在同心圆的中央，“上帝之城”也建立在此地；为了方便太空船降落，他们建造了一个登陆走廊，其焦点在近东高大的亚拉腊山（在土耳其东部；据基督教《圣经》载，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即停于此。——译者注）的两个峰顶（见图2）。

然而大洪水“扫荡了地球”，毁灭了所有的上帝之城，也就毁灭了他们的控制室和起落场，并把大洪水后的苏美尔埋葬在千万吨的淤泥中。一切都得重来——但一切都可以不同于以往。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太空船起落场，并给它配备上新的任务控制室和能照亮降落走廊的新灯塔。新的降落道依然建立在亚拉腊山突出的双峰上；其他的设备都是新的：起落场建立在北纬30度的西奈半岛上；以人造的双峰作为灯塔——吉萨金字塔；一个新的控制室建立在耶路撒冷（见图3）。这个规划在后洪水时代发生的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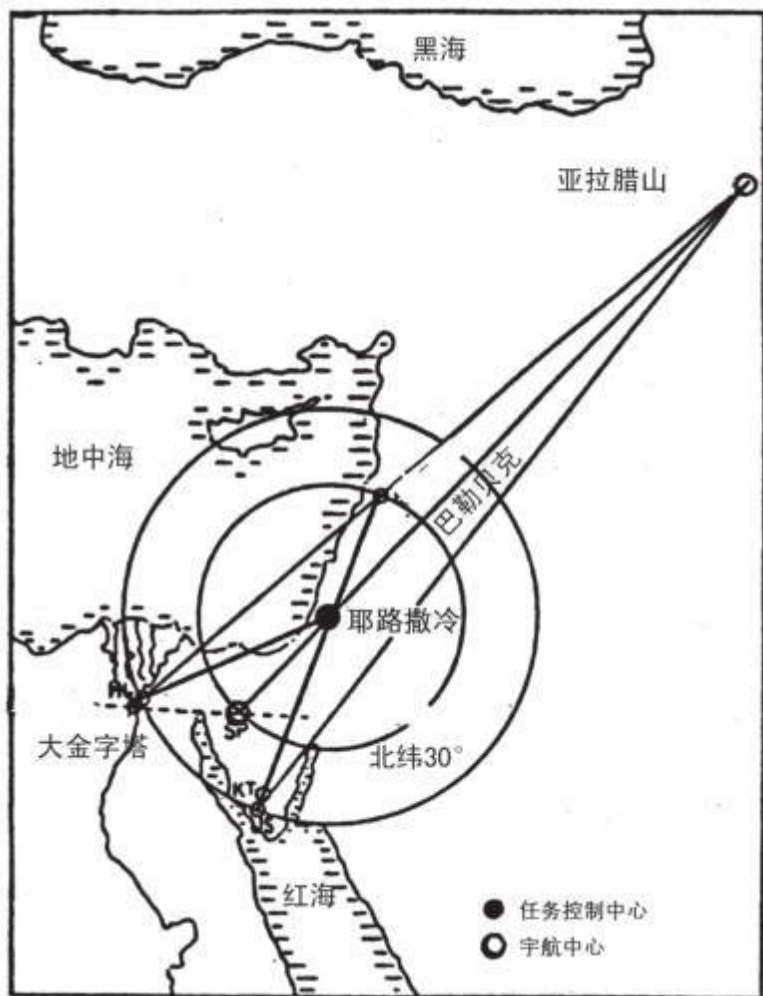


图3

※

对于神与人类的事务以及人与神的关系，大洪水都是一个分水岭（无论按其字面意思或象征意思去理解）：凡人，以前被塑造成为神服务的凡人，自此以后

被看作是神在这个被毁灭了的行星上的合作者，只是地位稍低而已。

于是，在公元前3800年，人类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第一个文明高峰时，这种神与人的新关系被建立起来并神圣化，同时被编入法典。接着发生的重大事件便是阿努正式访问地球，而阿努不仅是尼比鲁的统治者，而且是地球上众神的首领。他此次访问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在众神中确立和平。使阿努纳奇人的两个主要氏族（恩利尔与恩基的两个氏族）能够和平共处。大洪水过后，新的空间设备的建设，要求对领土进行重新划分。

《圣经》在《创世记》第十章记载了这次领土的分割，由诺亚的三个儿子发源而来的人类子孙，已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与地域：亚洲是闪的，欧洲属于雅弗的后代，非洲属于哈姆。历史记载表明，在这次领土分割中，恩利尔的家族分得了1/2土地，而1/3的土地分给了恩基与他的子孙。而西奈半岛——至关重要的太空飞船起落场坐落之处，则被划为了中立的神圣之地。

《圣经》只是简单地按领土分割列举了各个国家，在更早的苏美尔文献的记载中，这次分割是阿努纳奇人的领导层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的。《伊塔那史诗》中写道：

伟大的阿努纳奇人啊，决定命运的神

关于地球，他们交换了意见。

创造了四个地方，

建立起他们的殖民地。

这四个地方的第一个，处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即美索不达米亚），人类在此建立起了第一个文明高峰——苏美尔文明。在前洪水时代，众神的城市便建立于此，人类城市兴起，每个城市都有宗教场所，在那里，神居住在金字形神塔中——恩利尔在尼普尔，宁马赫在修佩克，尼努尔塔在拉格什，兰纳（辛）在乌尔城，伊师塔在乌鲁克，沙马氏在西巴尔，等等。在每个城市中心，有一个EN.SI，即“正直的统治者”——最初是被选中的半神，他为了神的利益而统治人类；他的主要任务是发布符合正义与道德的法典。在这个圣区，有祭司负责安排节日庆典、牺牲献祭和向神祈祷的仪式，由直接为神及其配偶服务的高级祭司所监督。艺术与雕塑，音乐与舞蹈，诗歌与圣歌，以及最重要的宗教记录，都在寺庙里、皇宫中繁荣起来。

有时，某个城市被选为这片土地的首都；此地的统治者是努戈（意思是“伟人”）王。在此人活着及死后很久，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力的人同时是王与最高祭司。因

为王的地位与权威非同一般，所以是经过仔细的挑选才选择了。王权的一切象征，都被认为是直接来自天国，来自尼比鲁星球上的阿努。一个苏美尔的文献涉及这个问题，它上面记载说，在王权和正义的象征（王冠与节杖）被授予地球之王以前，王冠与节杖要“堆放在天国的阿努面前”。实际上，在苏美尔语中，王权就是阿努的权力之意。

以上所说明的王权的意义是文明的基础。在《苏美尔列王纪》中，人类的正义行为与道德法典被清楚地声明：大洪水之后，“王权来自天国”。在我们阅读本书至弥赛亚预言——“天国的王权”回到地球——时，这是重要的声明，需牢记于心。

大约公元前3100年，一个与苏美尔文明相似但不同的文明，在非洲的尼罗河两岸（努比亚与埃及）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上文说到的第二块地区。它的历史不如恩利尔子孙们创造的历史那样和谐：全部土地分给了恩基的六个儿子，他们之间争斗不断。其中主要的斗争发生在恩基的头生子马杜克（在埃及称作拉，即太阳神）与宁吉什西达（在埃及称作透特，即月神），这次斗争使得透特和他的一群追随者逃往新的家园（在那里，他变成了羽蛇神，有翼的巨蛇）。拉因为反对他的弟弟杜姆兹与恩利尔的孙女伊南娜 / 伊师塔结婚，便害死了他弟弟，他也因此受惩而被迫逃亡。作为补偿，伊南娜获得

了第三块地——印度河河谷的统治权，此地的文明大约建立于公元前2900年。这三处文明区域，以及作为太空船起落场的神圣之所，都位于北纬30度，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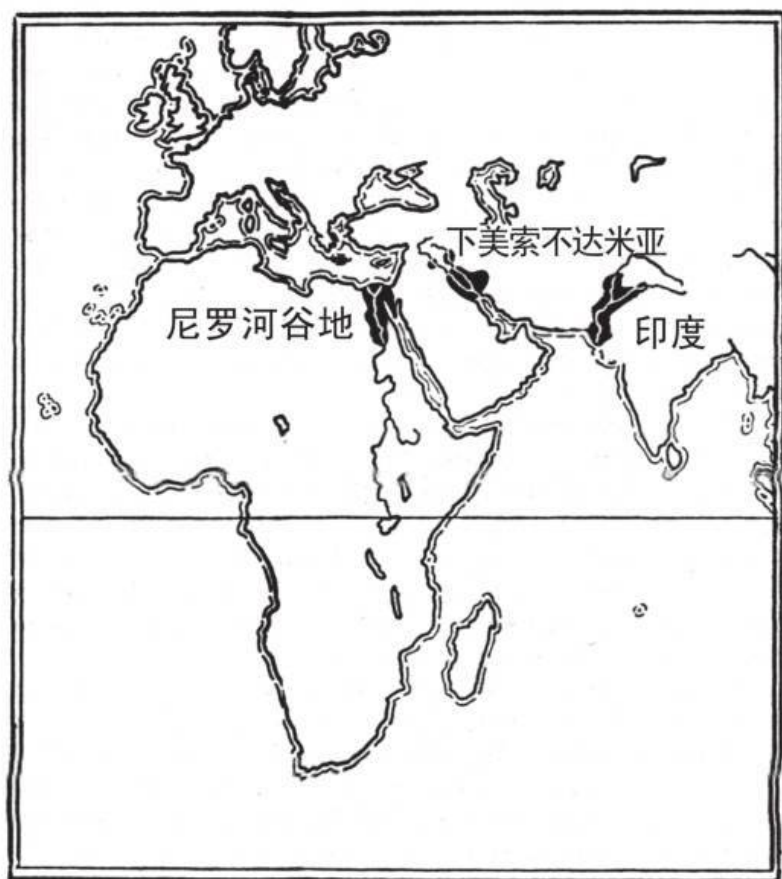


图4

根据苏美尔人的文献记载，阿努纳奇人确立了以王权作为他们与人类关系的新规则，这个规则在美索不达

米亚文明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在这个规则中，王与祭司既连接人与神，又将人和神分离。但当我们向最能代表人与神关系的“黄金时代”看去时，我们会发现，神的事务控制并决定了人类的事务和命运。遮蔽这一切的是马杜克（拉），他决定去改变他父亲恩基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在阿努纳奇人的继承法中，尼比鲁王阿努的合法继承人是恩利尔而不是恩基。

因众神赐予苏美尔人60制进位的数学体系，苏美尔人把他们万神殿里的神都排了序：阿努为最高位60，恩利尔为50，恩基是40，这样依次排下来，序号在男神与女神间相互交替（见图5）。按照继承规则，恩利尔的儿子尼努尔塔将继位50，而马杜克只是名义上的10；而且最初，这两个继承人都不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神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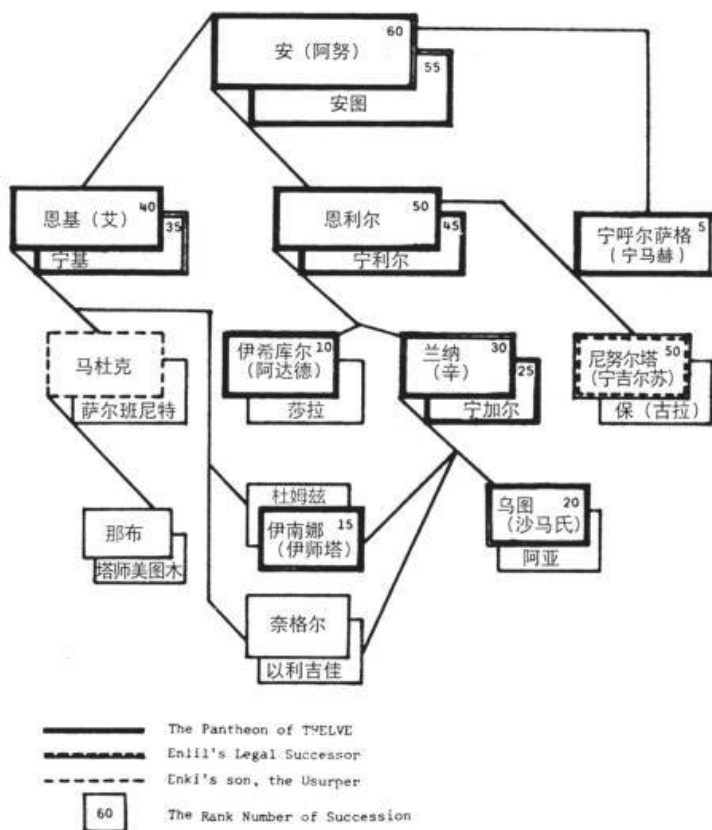


图5

所以，从恩利尔与恩基就开始的不和，使得后来马杜克与恩利尔的儿子尼努尔塔竞争50这个等级的继任权。这个竞争扩大到恩利尔的孙女伊南娜 / 伊师塔那里（她和杜姆兹的结合遭到了马杜克的反对，以杜姆兹的死为结束）。这时，除了我们已提到的透特（月神）外，马杜克还面临着与其他兄弟的竞争。其中，主要是与恩基的儿子奈格尔间的竞争，奈格尔娶了恩利尔的孙

女厄里斯奇格为妻。

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这两个氏族间不时地爆发战争；其中有些战争在我的《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一书中被称作“金字塔之战”。“金字塔之战”导致马杜克被活埋入大金字塔；也导致他被尼努尔塔所俘虏。后来马杜克不止一次地逃亡。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也赢得了他自认为应得的地位，《圣经》在巴别塔事件中对此有着记载；但直到最后，直到弥赛亚的钟声敲响、地球与天国结合，直到经过无数的失败，他才取得了成功。

实际上，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大洪水背景下，伴随弥赛亚预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主要是马杜克的故事。这也使他儿子那布走上了舞台的中央，那布是一个神，他是神的儿子，但他母亲却是个凡人。



苏美尔文明延续了近2000年，它的首都几经变动：从第一个首都基什（意思是尼努尔塔的第一个城），到乌鲁克（阿努赐予伊南娜的城市），到乌尔（月神辛之座与敬神中心），到其他地方，又回到最初的那些地方，最后，回到了乌尔。但在所有的时间里，恩利尔的城市尼普尔——学者们习惯叫它“祭拜中心”——都是苏美尔的宗教中心；每年，苏美尔人都在此祭拜众神。

苏美尔人万神殿中的奥林匹斯山12神，对应着太阳系的12个成员：太阳、月亮，包括尼比鲁在内的十大行星。一年的12个月中，苏美尔人每月都会祭拜其中的一位神。在苏美尔语中，月被称作埃森，它是假日、节日的意思；每个这样的月份都被作为祭拜节日，祭拜这12神其中的一位。如公元前3760年《人类的第一部历法》中所记载，每个月开始与结束都需要被精准确定。这被称为尼普尔历法，它是祭司们为确定宗教节日的精确时间表而制定的复杂历法；这历法的作用并不像教科书所言，是为了使农民知道应该何时播种与收割。这个历法一直使用至今，犹太教历法的公元2007年，就是尼普尔历的5767年。

前洪水时代，尼普尔作为控制中心而存在，这里是恩利尔的指挥中心，他在此建立了DUR.AN.KI（天国与地球的结合处），用太空船与母星尼比鲁联系（大洪水后，这个指挥中心转移到了耶路撒冷）。它的中心到洪水前的苏美尔的其他中心等距（见图2），同时它被认为到“地球的四角”等距，因此，它被称为“地球之脐”。一首赞美诗这样说尼普尔：

啊，恩利尔

当你来到地球，建立起你神圣的居所

尼普尔城市为你专有

你在地球的中心

建起了Dur-An-Ki

“地球的四角”，这个词语也出现在《圣经》中。当耶路撒冷取代了尼普尔时，耶路撒冷也被称作“地球的脐点”。

在苏美尔语中，“地球的四角”被称为UB，也叫AN.UB，意思是神圣的4个角。它与历法有联系，它代表了日地位置变化的四个关键时间：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在尼普尔历法中，新的一年从春分开始，这个规则也被保存在古代近东的历法中。一年中最重要的新年节日从春分开始，节日一直持续10天，在此期间将进行繁琐与神圣的宗教仪式。

为了通过太阳的运行来制定历法，必须观测黎明前的天象，此时太阳开始升起，黑暗的天空中仍能看见星辰。在昼夜平分点，太阳的运行位置被直立的石块所记录，以指导未来的观测。耸立在英国的史前巨石阵就是个观测的例子（见图6），在长期的观测中，人们发现星群在天空的位置在不断变化。在巨石阵中，约公元前2000年指向日出的“踵形石”，如今在夏至时，仍指向日出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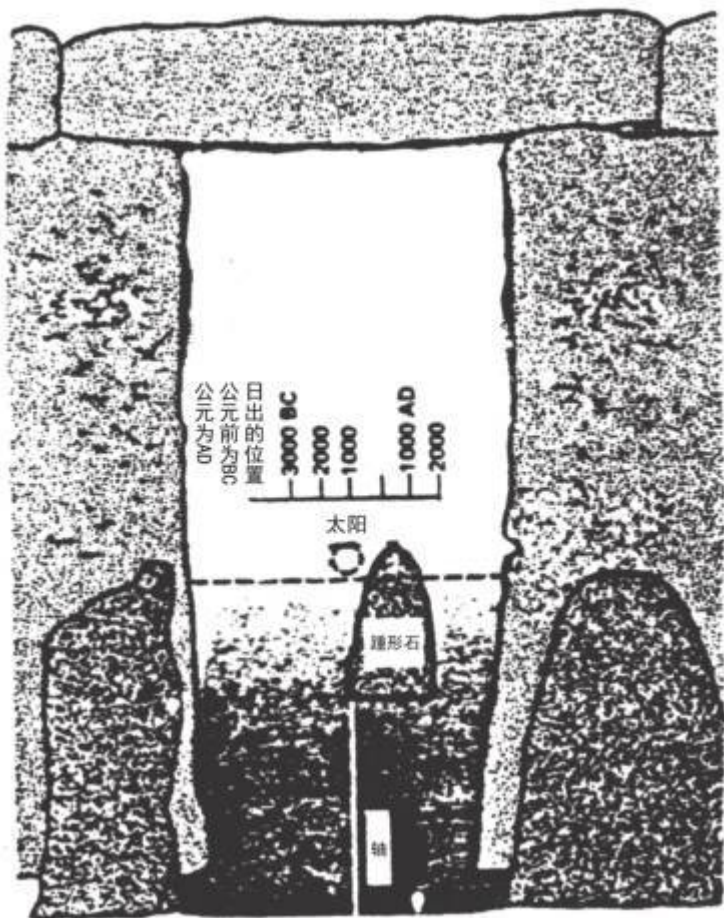


图6

每年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后，并不会精确地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便造成了岁差现象。这里有微小的延迟：在地球运转72年后，与开始时相比，其位置变化了1度（转一周为360度）。是恩基最先把星星归聚成可观察的星群，他还将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天穹分割成了12部分——从此它们被称为黄道十二宫（见图7）。因为每一宫

占据30度的天穹，故因为岁差现象，每一宫移动到你邻近宫的天穹需要花费2160年（ $72 \times 30 = 2160$ ），而一个完整的黄道循环将花上25920年（ 2160×12 ）。图7描绘了近似的黄道十二宫运行的时间表及其位置。

这历法是在人类文明还未发展的时期取得的成就。黄道历法被应用于恩基初来地球时，前两个黄道十二宫是以恩基之名义命名的，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成就不是由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希帕恰斯取得的，因为在他之前上千年，苏美尔人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认识的黄道十二宫（见图8和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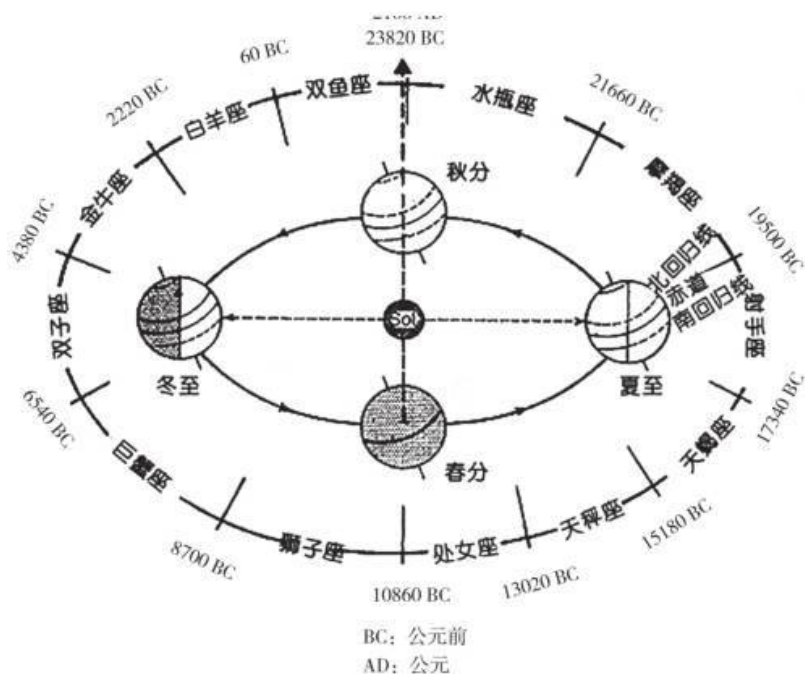


图7

在《当时间开始》一书中，人类与神的历法被详细地讨论过。最初的历法时间单位来自尼比鲁星，尼比鲁的公转周期为SAR（等于3600个地球年）。即便是在公转周期短很多的地球上，阿努纳奇人都以SAR作为历法的时间单位。事实上，在记述了阿努纳奇人在地球的早年活动的书《苏美尔列王纪》中，是以SAR为单位来记录各个王的时代的。我把SAR称作“神圣时间”；而把赐予人类的历法，以地球及月球的轨道为基准时间的历法，称为“凡俗时间”。黄道十二宫的运行周期是2160地球年（对阿努纳奇人来说不到一年），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黄金比率—— $10:6$ （ $3600:2160$ ），我称其为“天时间”。

正如马杜克发现的，“天时间”敲响着决定他命运的钟声。

但什么时候敲响人类的弥赛亚钟声呢？是“凡俗时间”——以50年的大赦年为期，以世纪为期，以千年为期，还是以尼比鲁的周期而产生的“神圣时间”，或是因黄道宫旋转而制定的“天时间”为期？

1. GU.AN.NA (“天国的公牛”) ， 金牛座
2. MASH.TAB.BA (“双胞胎”) ， 双子星座
3. DUB (“螯，钳子”) ， 螃蟹或者巨蟹座
4. UR.GULA (“狮子”) ， 我们叫它狮子座
5. AB.SIN (“她的父亲是sin”) ， 处女，处女座
6. ZI.BA.AN.NA (“天国之神”) ， 天秤座
7. GIR.TAB (“抓和剪”) ， 天蝎座
8. PA.BIL (“防御者”) ， 弓箭手，射手座
9. SUHUR.MASH (“山羊-鱼”) ， 摩羯座
10. GU (“水之主”) ， 持水者，水瓶座
11. SIM.MAU (“鱼”) 双鱼座
12. KU.MAL (“牧场居住者”) ， 公羊，白羊座

图8



天蝎座
GIR.TAB
Scorpio



处女座
AB.SIN
Virgo .



魔羯座
SUHUR.MASH
Capricorn

我们将要看到，这个在古代使人类迷惑的问题，现在它也是“归来”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以前被一再地追问：被巴比伦及亚述的祭司追问；在《但以理书》中、在《圣约翰的启示录》中，被圣经中的先知追问；被艾萨克·牛顿那样的人追问；被我们所有人追问。

答案会令人大吃一惊。现在，让我们开始艰辛的追寻。

第二章

“就这样过去了”

《圣经》在苏美尔和早期苏美尔文明的记录中，选择了一些事件来突出地球与太空的联系。这些事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其中一个就是“巴别塔”的故事：

他们从东部开始出发，

在希纳尔地区找到了一块平原，

并且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他们对其他人说：

“来，让我们来做砖块并且用火烧吧。”

然后他们把砖当石头使用，

把沥青当灰浆使用。

他们又说：“来，我们来修建一座城池和一个塔吧，

让首领能够通过这个塔进入天堂。”

——《创世记》11：2 - 4

这是《圣经》记载的马杜克最厚颜无耻的企图，他想通过在恩利尔家族的中心地带修建他自己的城池，并且修建他自己的带有发射塔的航天设施，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地方在《圣经》中被称为巴别塔，在英语里叫作“巴比伦”。

这个《圣经》故事在很多方面都引人注目。首先，它记载了大洪水之后在底格里斯河 - 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平原的迁徙，这是发生在泥沙已经足够干燥，满足了定居条件之后的回迁。这块新土地希纳尔真正的希伯来名字叫苏美尔。这就为解释这些迁徙者来自这个区域的东部山区提供了重要线索。在那里，出现了城市建筑，人类的第一个城市文明便从那里开始了。故事里还确切地记载（并且解释）了在干燥的沙土泥层中没有天然岩石，人们只有用泥砖修建筑物——通过窑中烧出的砖来代替石头。故事中还提及了在建筑物中用沥青来取代灰浆，一个使人震惊的信息便是，沥青这种在以色列土地上极度匮乏的天然石油产品，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地下渗了出来。

《创世记》的作者是如此来说明苏美尔文明的起源与主要变革的；同样，他们意识到了“巴别塔”故事的重要性。在亚当的创造和大洪水的故事中，他们把多个苏美尔时期的神灵们的元素融入了至高无上的耶和华神身上。但他们也留下了一些真相，这就揭穿了《创世记》

作者的欺骗性的做法（《创世记》11：7）。

苏美尔人和后来的巴比伦人的记录，证实了这个圣经故事的真实性，并且还包含了更多的细节。这些细节显示了有关大洪水以后，造成两次“金字塔之战”爆发的众神，总体上关系是紧张的。大约公元前8650年的“地球和平协议”，使得洪水之前的苏美尔落入了恩利尔家族之手。这顺应了阿努、恩利尔甚至恩基的决议，但这是马杜克所无法接受的。所以当城邦里原苏美尔统治时期的人们被分配给各位神灵时，马杜克抗议道：“你们把我安排到哪里呢？”

苏美尔地区不仅在恩利尔家族统治区域的中心地带，这个城市还是恩利尔家族的“朝圣中心”。但在这个区域边缘的沼泽地却有一个例外，那里在埃利都的统治之下；那是重建于大洪水之后恩基第一次迁徙的地方。当地球被两个势力相当的阿努纳奇宗族瓜分后，阿努坚持让恩基将那里永远地让给埃利都。大约公元前3460年的时候，马杜克坚称他能扩充他父亲的特权，在恩利尔家族中心地带立足。



图10

在看得到的故事文献中，没有显示为何马杜克选择了幼发拉底河河岸的这个特殊区域作为他新的统治中心，但是，这个地理位置却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这里位于重建后的尼普尔（大洪水前的指挥中心）和重建后的西巴尔（阿努纳奇人在大洪水前的航天发射中心）之

间，因此马杜克所考虑的应该是，这里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一幅画在陶碑（见图10）上的巴比伦稍后时期的地图，把这里标记为“地球之脐”，这与原来尼普尔的功能名称相似。马杜克给这里取名为Bab-Ili，阿卡德人语意为“通天之门”，即一个主要设施为一座塔（一座发射塔）并且塔的主神可以通过它往返于人间与天国之间的地方！

正如《圣经》故事记载的一样，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也描述了这个试图建立一个荒唐的航天设施企图的最终失败。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史料（乔治·史密斯于1876年首次翻译）还清楚地写道，虽然马杜克的计划失败了，但他的行动还是激怒了恩利尔，恩利尔怒不可遏地下令进行一次摧毁发射塔的夜袭。

据埃及的史料记载，公元前3110年左右，在埃及法老的王权开始之前，有一段持续了350年之久的混乱时期，这就可以让我们推测到“巴别塔”事件为公元前3460年左右，因为这段混乱时期的结束，意味着马克杜返回埃及并且透特被驱逐，是崇拜马杜克的开始。

尽管这次失败了，但马杜克从来没有放弃控制连接尼比鲁行星和地球的航天设施“天地连接器”或者建立他自己的航天设施的努力。最后，他确实的在巴比伦达到了他的目的，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何他在公元前3460年失败了呢？同样有趣的回答是：这只是一个时机问

题。

一本著名的史料记录了马杜克和他父亲恩基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马杜克问他的父亲自己还有什么没有学会。他的失败，在于忽略了当时是金牛座的时代，是恩利尔的时代。



在数千片挖掘出来的远古时期近东的木刻中，有许多是记载有关月份和一个相关的特殊的女神的。在一本从公元前3760年开始的尼普尔日历中，第一个月尼散，是阿努和恩利尔（在闰年里有13个太阴月）的埃森（节日时间，纪念他们的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纪念的人不断改变，这些人创造了12个至高无上的万神殿。月份的规定同样随着地域而改变，不仅如此，有时还因神的不同而改变。比如我们所知道的，金星最初是与宁马赫有关的，后来又与伊南娜 / 伊师塔有关了。

虽然这些变化使我们难以鉴别，究竟是哪个神与哪一个神圣的地方有关系，但可以从一些文字和图形中，清楚地推断出黄道带内的一些此类联系。恩基（最初被称为E.A.，“他的家是水”）显然是与宝瓶座（见图11）有关的，如果这个关系曾经发生过改变，则最初他还与双鱼座有关。名为双子的星座双子宫毫无疑问是为了纪念双子神乌图 / 沙马氏和伊南娜 / 伊师塔而命名的，他们

是由出生在地球上的兰纳 / 辛所生。而女性星座“处女座”（以下简称“处女”，而不是准确的“处女”）和金星一样，最开始的名称很可能是为了纪念宁马赫，后来更名为艾伯·辛（她的父亲是辛），应该是为了纪念伊南娜 / 伊师塔。“人马座”又名射手座或防卫座，这个名称与众多的文字和颂歌一样，是为赞美尼努尔塔是神射手并且是他父亲的防卫武士的。西巴尔，这座乌图 / 沙马氏的城市，在大洪水后不再是航天发射场了，它被认为是苏美尔时代的法律和司法中心，乌图 / 沙马氏则被视为（即使后来的巴比伦人）首席法官；可以肯定天秤座代表的是他的星座。

再来看一个神的昵称，拿他的才能、力量或者物质与一种令人敬畏的动物相比较，正如许多文字中反复提到的一样，恩利尔的星座是金牛座。这在涉及天文学和艺术的圆形印章和木刻上都有描述。一些在乌尔王陵中发现的最美丽的艺术品便是用青铜、银、金塑的公牛头像，并且这些雕塑是用比较珍贵的宝石来装饰。所以毫无疑问，金牛座应该是对敬拜恩利尔的一种象征。它的名称，戈特-安那（意为“天堂之牛”）和有关描述真实的“天堂之牛”的史料，将恩利尔和他的星座与地球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联系了起来。



图11

这个地方名为降落点，这里有世界上最令人惊异的建筑物，包括一座通入天堂仍屹立不倒的石塔。

许多古代文献，包括希伯来人的《圣经》，描述或者提及了黎巴嫩独特的森林中高大的雪松。在古代这个森林有几英里宽，围绕着一个独特的地方——在众神的指挥中心和真正的发射场还没有建成之前，众神在地球上修建的第一个用于空间运载的巨大的石头平台。据考证，苏美尔文献记载，那是在大洪水中幸存下来的唯一建筑物，并且正好用作阿努纳奇人在大洪水过后的活动场所；在这里，他们通过种植庄稼和驯养动物，使沉醉的大地恢复了生机。这个地方在吉尔伽美什（见图12）的史诗中叫作“降落点”，是国王追求不朽的目的地；

从史诗故事中我们可以探知，正是在这个受人崇敬的雪松森林中，恩利尔保持戈特·安那——“天堂之牛”——为他金牛时代的象征。



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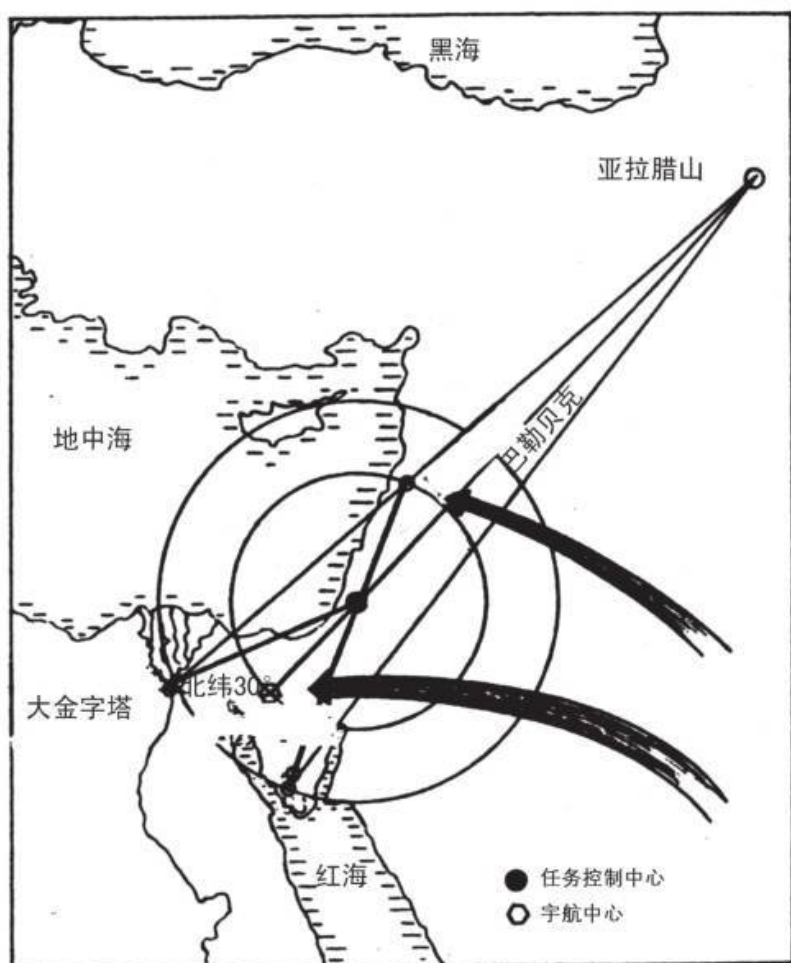


图13

之后，在这个独特森林中发生的一切，对有关人与神的事务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从史诗中了解到，这座在雪松森林中最先名为乌鲁克的城市，是阿努送给他的最疼爱的外孙女的礼物，他的外孙女名叫伊南娜（意思是阿努最爱的人）。

公元前3000年，这个城市的国王，叫作吉尔伽美什，他不是凡人，他的母亲宁松女神是恩利尔家族的成员。这使吉尔伽美什已不是半个神，而是 $\frac{2}{3}$ 个神。当他开始变老，开始思考生存与死亡时，他突然感觉到，作为 $\frac{2}{3}$ 个神，他应该有些与众不同；他问他的母亲，为什么要像普通人一样“立足于凡间”。她同意了他的看法，但同时也向他解释道，神表面上不朽的名声和在现实中的长存，其实是源于他们的星座的轨道周期。要想获得长存，他不得不加入尼比鲁上的众神队伍，为了达到那样的目的，他需要到宇宙飞船升起和降落的地方。

虽然被警告旅行很危险，但是吉尔伽美什仍然决定要去。他说，如果我失败了，至少我会被当作一个曾经去做出尝试的人来铭记。在他母亲的坚持下，一个人造的替身，成为他的伙伴和保护者，这个替身的名字叫作恩奇都（意思是恩基制造）。他们的历险经历，在书写史诗的第12块泥版及其他许多古代的译文上反复地出现（在我的书《通往天国的阶梯》上能够找到）。实际上，那不是个旅程，而是两个旅程（见图13）：一个是到雪松森林的码头，一个是到西奈山半岛的太空船发射降落场。通过埃及人的描述（见图14），宇宙飞船就放置在西奈山半岛的太空船发射降落场的秘密地窖里。



图14

第一次行程大约是在公元前2860年，是到黎巴嫩的雪松森林，这两个人受到了吉尔伽美什的教父沙马氏神的帮助，所以这次旅程相对快速和轻松。当他们到达那儿以后，他们看到了宇宙飞船在夜晚的发射。吉尔伽美什描述道：

我见到的景象令人惊悚！

天空在尖叫，地球在轰隆。

虽然天刚亮，但黑暗却来了。

闪电闪亮，产生了火花。

云汹涌起来，雨下了起来！

然后光亮消失了，火熄灭了，

所有落下来的东西都变成了灰烬。

他们充满敬畏，但是没有被吓住。第二天，他们发现了一个被阿努纳奇人使用过的秘密入口，但他们一进去，就被一个像机器人一样的保卫者攻击了。虽然这个保卫者持有死亡光线和旋转火焰，但他们成功地毁灭了这个怪物，然后在小溪旁休息，他们觉得前方道路是畅通的。但是，当他们继续冒险前进的时候，新的挑战出现了：天堂之牛。

不幸的是，史诗的第六章残缺得太严重，以至于我们对于人物塑造以及战斗过程的线索了解得不是很清楚。易读的一部分清楚地写道，这两个伙伴在逃命，他们被天堂之牛追杀到了乌鲁克。最后，恩奇都成功地杀死了它。到了吉尔伽美什说他砍下了牛的大腿这一部分，文献变得易读。乌鲁克的手艺师们，兵器制造师们，工匠们，都赞美这个牛的角。文献表明，它们是人工制造的——“每个角都是用30锭青金石铸形，表面的涂层有两个手指的厚度。”

在其他的难以辨认的文字被发现之前，我们无法确

定，出现在雪松森林中恩利尔的天神标志，到底是一只特别选择的活牛，只是被加以黄金和宝石的美化，还是一个机器生物。但是我们敢肯定的是，它在伊师塔的住所被杀时，发出了哀号，并响彻阿努的天空。这件事情如此严重，以至于阿努、恩利尔、恩基和沙马氏组织了一次神的理事会来审判这两个人（只有恩奇都最后被惩罚了），并且讨论牛被杀死后的补救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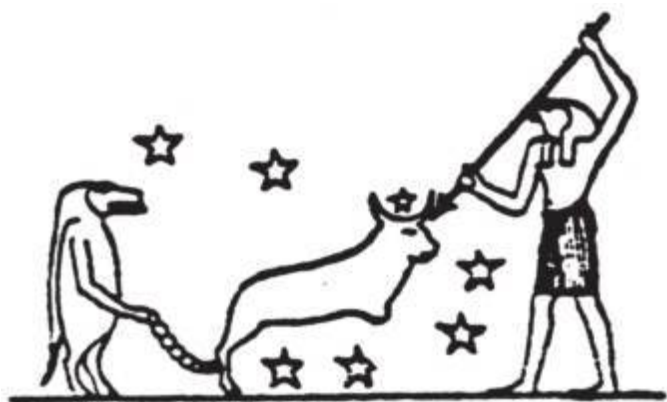


图15

雄心勃勃的伊南娜 / 伊师塔完全有理由哀叹：无敌的恩利尔时代已经被打破，这个时代本身也因为砍掉了牛的大腿而被象征性地缩短。我们从埃及的资料，包括图示的天象学（见图15）知道，宰杀式的象征在马杜克那里没有被丢掉：它意味着在天上，恩利尔的时代也被缩短。

马杜克尝试建立两用的空间设备，没有被恩利尔家族轻率地接受。证据表明，恩利尔和尼努尔塔都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就是美洲，大洪水后黄金源头的附近，全力建造自己两用的空间设备。

恩利尔的缺位和这个天上牛的事件，预示了美索不达米亚心脏地带混乱时期的到来。它遭受了来自近邻地的侵袭。先是古提人，然后是东边的埃兰人，以及西方说闪族话的人。但是当东方人把恩利尔家族的神当作苏美尔人膜拜的时候，阿穆鲁（西方的人）却不这么做。沿着地中海的海岸，在迦南人的陆地上，人们对于埃及的恩基家族众神是感恩的。

伊南娜提出了一个聪明的想法，它可以表达为“如果你不和他们战斗，请他们进来”。公元前2360年的一天，当她在她的空中会所里漫游的时候，她降落在一个花园里，一个熟睡的男人吸引了她。她喜欢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是西方的人，说闪族语。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但是他知道他的母亲是神的女祭司恩图。他的母亲把他放进一个芦苇做成的篮子里面，顺着河流漂下去，被一个灌溉者发现并抚养，这个灌溉者叫阿克，阿克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这个强壮而英俊的男人有可能是被神丢弃的孩子，这让这个灌溉者有足够的理由向其他的神提议，这个地区下一个国王应该是阿穆鲁。当他们同意后，女神赐予

他名字萨鲁-金，给予他苏美尔王国最古老尊贵的头衔。由于不是以前被确认的苏美尔王室的血统，他无法在任何一个古老的首府登基，于是一个崭新的城市被建立起来作为他的首都，叫作阿革得——“联合城”。我们的这本书叫这个国王为阿卡德的萨尔贡，把他用的语言叫作阿卡德语。而他的王国，把北部和西北部的城市加入到了古苏美尔，我们把它叫作苏美尔和阿卡德。

萨尔贡接受了将“叛乱之地”回收的任务，而他完成这个任务，花费了一些时间。她告诉萨尔贡，他将会被对伊南娜的赞歌（从那以后，她的阿卡德名就叫作伊师塔）所记录，因为他进行了对“叛乱之地的破坏，对其人民的杀戮，让鲜血染红了河流”。在萨尔贡自己的王室的编年史上，他的这次远征行动被加以美化地记录。他的成就被总结成这样：

萨鲁，阿革得的国王，是伊师塔的时代，

升起的力量。

他没有留下任何敌手，

他在这片土地扩大了他的尊严。

他跨过了东方的海，

他征服了西方所有的国家。

这段话暗示，“西方的城市”深处最神圣的连接太空的着陆点也被伊南娜 / 伊师塔占领了，但并不是没有反抗了，甚至在萨尔贡王室的记录中，也提到“在他的老年，所有的省都反叛敌对他”。在编年史中记录到，马杜克那边，领导了一次非常严厉的反攻：

由于萨尔贡对神灵的冒犯，

伟大的神马杜克暴怒……，

他叫东西两方的人疏离萨尔贡，

然后通过不让他休息来惩罚他。

萨尔贡领土的尽头，这里需要提一下，仅仅包括了四个与洪水冲击有关的地点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雪松森林着陆点（见图3）。萨尔贡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取得了成功。但是他真正的在精神和行动上的继承者是他的孙儿那拉姆-辛。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罪孽的最爱”。但是在编年史上，有关他的统治和军事战役，表明他实际上是伊师塔的最爱。文献表明，伊师塔鼓励这个国王通过不断的战争和对敌人的摧毁来达到伟大的目的，伊师塔在战争场上也积极协助他。以前我们把她描述成迷人的爱神，现在，因为战争形象的树立，她成了战争之神（见图16）。

这是蓄谋已久的战争——要占领所有连接太空的着

陆点，让其处于伊南娜 / 伊师塔的统治下，来反对马杜克的雄心。被那拉姆-辛占领的城市名单表明，他不仅仅到达了地中海——对码头的绝对控制——而且他还向南发展入侵埃及。如此对恩基家族控制区域的侵略是前所未有的，但它真的发生了。有记载表明，伊南娜 / 伊师塔和马杜克的弟弟奈格尔组织了一个邪恶的集团，奈格尔支持伊南娜的妹妹。入侵埃及也需要进入和穿过西奈半岛的中部神圣地区，太空发射升降场就坐落在那儿——又一次违背过去的和平条例。自傲的那拉姆-辛给自己授予“四个地区的国王”的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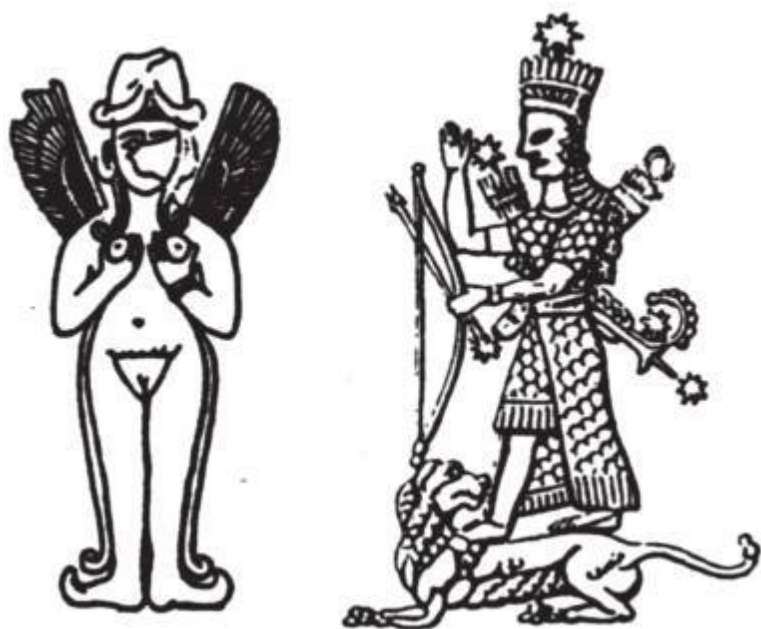


图16

我们能听到恩基的抗议。我们能在文献中读到马杜

克的警告。它远远超过了在恩利尔家族中可以被原谅的限度。另一个长篇文献表明，阿卡德王朝走到了它的尽头，在“恩利尔的前额皱了一下之后”——从恩利尔的神殿到尼普尔的决定——让它结束。那拉姆-辛的末日在公元前大约2260年到来。那个时候的文献上说，从东方来的叫作古提姆的军队，是效忠于尼努尔塔的，是神灵愤怒时的工具。阿革得没有重建，没有人再来定居；那座王室的城池，再也没有被人发现。

在公元前3000年年初的关于吉尔伽美什的长篇故事和公元前3000年年末阿卡德王朝的军事行动，都提供了那1000年事件的一个清晰的背景：目标都是连接太空的着陆点——对吉尔伽美什来说，他想得到神的长存；对属于伊师塔的王朝来说，她想得到最高权力。

敢肯定的是，是马杜克的巴别塔尝试，控制了神与人的事务中心，即连接太空的着陆点；我们将看到，那些事务大部分在以后都发生了。

阿卡德时期地球上的战争与和平，不是没有天上因素，或者救世主因素的。

在萨尔贡的历代记中，其头衔有着以下习惯上的用语，“伊师塔的监督，基什的国王，恩利尔伟大的恩西（王）”。他还叫自己为“阿努选定的牧师”，这是他第一次像神一样被庄严地——照字面理解就是救世主——出

现在古代题词中。

马杜克在他的声明中，警告了将要在天空和宇宙中来临的现象：

天空将会变得黑暗，

河水的流动将会变得混乱，

土地将会被废弃，

人们将会死亡。

请向后看，再联想到《圣经》上类似的预言，很清楚，在公元前21世纪前夕，神和人类，预期将会有一场大灾难。

第三章

埃及预言，人类命运

在人类史上，公元前21世纪的古代近东，是人类文明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史称乌尔三世时代。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也是最困难和最关键的时代，因为它见证了苏美尔在死神般的核爆炸阴云下的灭亡。在此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那些重大事件也是21个世纪之后，即在公元前变成公元的时候，救世主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地方显灵的原因。

在那个令人难忘的世纪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其他历史事件一样，都植根于过去曾发生的事情。因此，公元前2160年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时刻。从那时起，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编年史便记录了恩利尔家族改革的主要政策。在埃及，人们记录着对政治和宗教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的开端日期，也记录了在马杜克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中，双方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是马杜克掌控全局的策略及其军队的灵活运动，控制了“神圣棋局”这一时代。他的迁徙从埃及出发，直到成为（在埃及人眼中）阿蒙神（Amon，也写作Amun或Amen），即“不可

见者”。

埃及古物学家认为，公元前2160年标志着埃及第一中间期的开端，那是一段介于旧王国结束与中期王国开始之间的混乱时代。在旧王国的几千年里，当政教中心在埃及中部的孟菲斯时，埃及人敬拜卜塔（孟菲斯城主神，埃及人的万神之父。——译者注）神殿，并且给他和他的儿子拉，以及他们神圣的继承者立庙纪念。有名的孟菲斯法老碑文赞扬了众神，也对国王们许诺了一个死后世界。作为众神的代理统治者，那些法老们戴着上埃及（北方）与下埃及（南方）的双王冠，不仅意味着这两片土地行政权的统一，而且意味着宗教信仰的统一。当何璐斯为争夺卜塔／拉的遗产而击败赛特时，这种统一就实现了。但是到了公元前2160年，这种国家和宗教的统一轰然破灭。

骚动导致联盟的分裂，首都的废弃和来自南方的底比斯王子的攻击，以及外族的入侵，对神殿的亵渎，法律与秩序的沦丧，干旱，饥荒，还有为争抢食物而发生的暴乱。这些情况被记录在一种纸草上，它被称作《艾普-威尔的警示录》，那是一部由象形文字写成的巨著。它包含许多的章节，列出了不计其数的灾害与苦难，也责骂了邪恶的敌人，因为他们对宗教和社会做尽了坏事，还呼吁人民忏悔并重新开始宗教仪式。其中带有预言性的一章描述了耶稣基督的到来，而且又用另一章赞

美理想时代的来临，并结束本书。

文章的开始，描述了一个原本功能齐全的社会中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当时是这样的情形：“看门的人去抢劫，洗衣工拒绝搬运重物……抢劫随处发生……有人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了敌人。”虽然尼罗河仍在涨水并灌溉着土地，但是“没有人耕种……庄稼死亡……仓库空掉……尘埃遍野……沙漠蔓延……女人不能怀孕……死尸被抛入河中……血流成河。”道路不再安全，贸易停止了，上埃及的省份已经不再贡税；“有内战……别处的野蛮人来到埃及……一切都在毁灭中”。

一些埃及古物学家相信，这些事件的核心，在于对财富与权力的争夺，即来自南方的底比斯王子们为争夺整个国家统治权而作的尝试（最终是成功了的）。最近，联系到因气候变迁而导致旧王国灭亡的研究也已经展开。那次气候变迁破坏了整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导致了食物短缺、暴乱、社会剧变和权威的丧失。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主要甚至最重要的变化：从那时起，在史料中、在赞美诗中，那些被膜拜的庙宇的名称已经不再是拉，而是拉 - 阿蒙，或简单地写作阿蒙，此后，亚蒙神被人们敬拜；拉变成了亚蒙神——拉，即不可见者，因为他不在埃及了。

的确是宗教的变迁导致了政权和社会的瓦解；我们相信，这个变迁就是拉向亚蒙神的转变。剧变始于宗教

仪式的废止，剧变也证明了它自己是在染污和废弃庙宇，在那里，“秘密地点被暴露，正式的官方文件被到处乱扔，一些普通人当街撕掉了它们……魔法被揭开”。王冠上关于神的标志，即蛇形标记（圣蛇）“被反对……宗教日期被扰乱……牧师被不正当地杀害”。

在号召人们忏悔之后，“给庙宇提供熏香……保持给诸神上贡”，《警示录》又号召忏悔者接受洗礼——“记得沉思”。后来，《警示录》的文风转向了预言性：在甚至连埃及古物学家都称之为“真正的弥赛亚”的段落中，《警示录》写道“一个时代将要来临”，那时一个没有名字的救世主——一位“神君”将出现。起初他只有很少的追随者，人们将说道：

他给心脏带来凉爽，

他是所有人的牧羊者。

虽然他的牧群可能很小，

但是他会整天呵护他们……

然后他会打击邪恶，

他会伸直手臂对抗它。

“人们会问道：‘他现在在哪里？他在沉睡吗？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的力量？’”艾普-威尔回答道：“看，其中的

荣誉我们看不见，但权威、感知和正义属于他。”

艾普-威尔开始他的预言了，那些理想时代开端之时，将会伴随着弥赛亚出生的阵痛：“混乱将贯穿整个土地，在喧嚣声中，一个人可能会杀掉另一个，多数人可能会杀掉少数人。”人们不禁问道：“难道牧羊者希望杀戮？”不，他回答道，“是这片土地要求死亡”，但是经历多年斗争，正义和正当的崇拜将会流行。《警示录》总结道，这就是“艾普-威尔在回答一切君主的王权时，所说的话”。

在考虑到对事件和对弥赛亚的预言的描述时，如果同时还看到《警示录》上看起来令人惊奇的措辞，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学者们知道，还有一部预言/弥赛亚文本，从古埃及流传到我们手上，但是他们认为，这部书是事后写的，只是作者自己把写作日期改早了一些，假装成了一部预言。说精确点，文章声称，它所叙述的预言写于斯尼夫鲁（第四王朝的法老，约公元前2600年）时期，但埃及古物学家们相信，这部书事实上写于第十二王朝的阿门内姆哈特一世时期——晚于他所“预言”的事件。那些“预言”像是在确认先前发生的事，从它的许多细节和具体的措辞中就可以看出来。

文章声称，一个叫勒佛尔-罗夫的“伟大的预言家”把那些预言告诉了斯尼夫鲁国王，“有阶级的人和可以凭自己的手胜任工作的抄写员”。被国王召集起来预言未来，

勒佛尔-罗夫“伸手拿来一个装有书写器具的盒子，他甩开一卷纸草”，接着，他开始以一个占卜家的口吻，书写他想象到的东西：

看，有些人正在谈论的事情；

可怕极了.....

将会发生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

地球将完全毁灭。

土地将被破坏，一切都不会剩下。

人们将看不见阳光，

在铺天盖地的阴云下，无人得以生存，

南风与北风对抗。

埃及的河流将枯竭.....

拉必须再次从地球的根基开始。

在拉能够恢复“地球的根基”之前，将会出现入侵、战争与流血。接下来将是一个和平、宁静和正义的新时代。带来这个时代的，是我们称之为救世主弥赛亚的人：

那时，一位君主将会到来——

阿美尼（“不知名者”），

他将被称作胜利者。

圣子将永远是他的名字……

坏事将不复存在；

正义将会来临；

在他的时代，人民将一片欢欣。

大约4200年前的《警示录》上也有这样的弥赛亚似的预言，它也提到了天启时代和坏事的终结，以及接下来和平与正义的来临，这的确令人吃惊；《警示录》中的术语与《新约》中的术语极为相似，关于不知名者，关于成功的救世主，关于“圣子”，这也令人极为惊异。

我们将看到，这联系着几千年里所发生的事件。



在苏美尔，公元前2260年，伊师塔的萨尔贡时代之后，一个混乱的时代来临了。国土被外族占领，庙宇被他们玷污，后来他们又为首都该在哪里和谁该来做国王而引起了混乱。

暂时，陆地上唯一的安全港就是尼努尔塔的“礼拜中心”拉格什。在那里，外族古提人将被排斥在外。考虑到马杜克不屈不挠的雄心，尼努尔塔决定，通过指示当时拉格什的国王，去为他树立这座城市的一片新的圣土吉尔苏（一座新的神庙），来重申他的排位级别是“50”。尼努尔塔——这里被称作宁吉尔苏，“吉尔苏之主”——在那里已经拥有一座庙宇，也有一个为他的“神圣黑鸟”或是飞翔机器而建的特别围栏了。然而新庙宇的修建需要得到恩利尔的特许，还好，这份特许他已经及时得到了。我们从碑文上可以了解到，这座新的庙宇必定拥有一些能够联系到天堂的特征，可以作某种与上天有关的观测。最后，尼努尔塔应邀去了苏美尔，同行的还有宁吉什西达神（“透特”，埃及月神）、神圣建筑师，以及吉萨金字塔的秘密守护者。宁吉什西达 / 透特是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被马杜克勒令放逐的兄弟，这一记载确实没有失传……

古地亚的碑文，详细记载了围绕埃尼奴（“50神庙 / 家园”）的宣建、计划、建筑和供奉的周围环境，那些周围环境是令人惊异的；它在拉格什的废墟上没有接地，而且在《旧约》的《历代记》中，有它的详细介绍。从详细的记录（是用清晰的闪族楔形文字写在两根泥塑的圆柱体上的，见图17）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从宣建到供奉，新神庙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细节都受到了天意的指示。

那些特定的天意，必定与神庙修建的进程安排有关：像碑文开头几行字所声称的那样，那是“由天堂决定人间命运”的日子：

那时，人间的命运

将被天堂决定，

“拉格什将启程向天堂

与命运的巨碑一致”

恩利尔赞同尼努尔塔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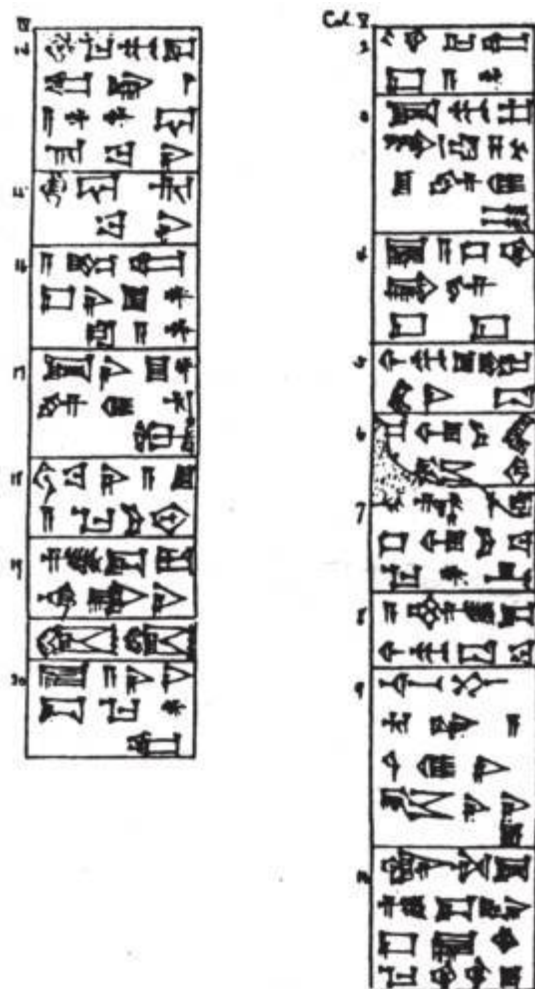


图17

人间命运被天堂决定的特殊时代被我们称作“上天时代”，即黄道时代。这种决定关系与春 / 秋分日有关，这在古地亚的故事的剩余部分和透特的埃及名字特忽提（即权衡者，为新庙宇的“扔绳子”的人）中，变得很明显。从开始到结束，这种上天的旨意一直支配着埃尼奴

工程的建设。

古地亚的故事从一场梦开始，这场梦仿佛是一部关于贫民发财的电视剧中的一段情节：他梦见了几个神仙模样的人，而在他苏醒时，那几个人给他展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放在了他的旁边！

在那场梦中，几位神仙中的第一位尼努尔塔出现在了日出时分。他对古地亚说：“你被选去建造新的神庙。”接着女神尼撒巴出现了，她的头巾上画着神庙结构的图样。女神拿出一块泥版，上面描绘着布满星辰的天堂，她拿着支铁笔，不停地指向“天上应受赞美的星座”。第三位神，宁吉什西达（也就是透特）拿着一块天青石色的泥版，上面画着一份结构计划图，他还拿着一块黏土砖，一个造砖的模子和施工人员用的运输筐。当古地亚醒来的时候，三位神仙已经离去，但是建筑表放在了他的腿上（见图18），砖和造砖模具放在了他的脚边！

古地亚需要一位贤明女神的帮助和另外两个梦来理解这一切的意义。在第三个梦里，他见到了一份神庙建筑的范例，它像全息图一样可以活动，从上天所指的方位开始，铺地基，造砖，建筑工程逐步地一路向上。在特殊的日子，建筑工作的开始和敬拜仪式，都在神的指示下进行；两次特殊日子都在新年的第一天，新年的第一天意味着春分。

按惯例，神庙有七层，但是——不同于寻常的平顶苏美尔金字塔——它的顶端必须是尖的，“形状像一只角”——古地亚必须给神庙的顶端放置一块压顶石！我们没有得到对它形状的描述，但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来看（通过尼撒巴头上的图像来判断），它应该是金字塔形——像埃及金字塔的压顶石一样（见图19）。此外，与传统方法中直接把砌好的砖暴露于空气中不同，古地亚必须用微红色的石头把砖架结构围起来，使它更像埃及金字塔。“神庙的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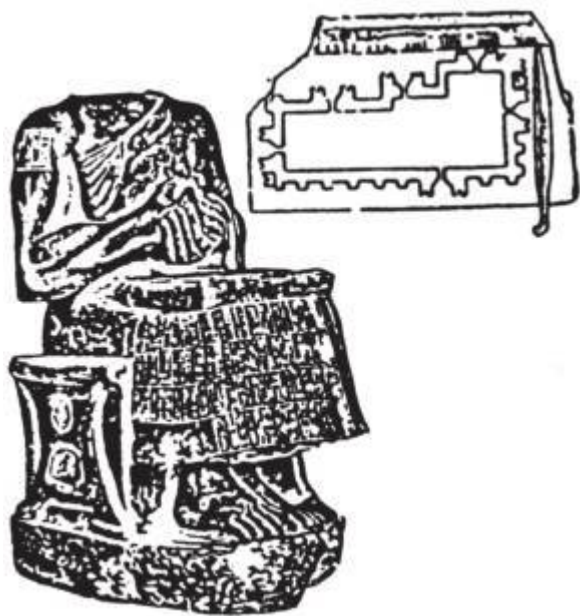


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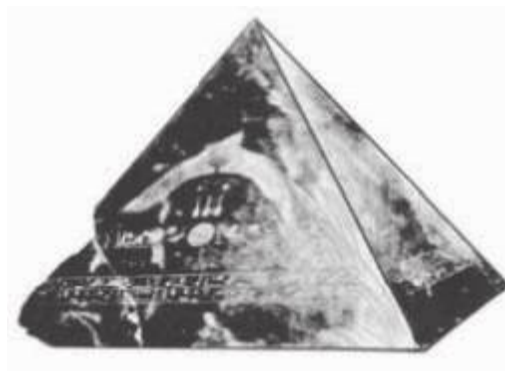


图19

把神庙弄成金字塔形是有目的的，尼努尔塔本人说清了这个目的。他告诉古地亚，“新的神庙，在很远的地方都看得见；对神庙敬畏一眼，将可以触及天堂；对我的神庙的崇拜，也将延展到所有的地方，它那天堂般的名字将传遍所有的国家，直抵世界的尽头”——

在Magan（马根）和Meluhha（麦努哈），人们会说：

宁吉尔苏（“吉尔苏之主”），

来自恩利尔之地的伟大英雄，

无可匹敌的神啊；

他是全世界的主。

马根和麦努哈是埃及和努比亚的苏美尔名称，埃及

众神的两片属地。埃尼奴的目的是在马杜克的地盘建立尼努尔塔无敌的贵族地位：“无可匹敌的神啊，他是全世界的主。”

宣告尼努尔塔（而不是马杜克）的最高权威，需要埃尼奴神庙。巴比伦金字塔的入口精确地朝向太阳升起的东方，而非习惯上的东北方。在神庙的最高层，古地亚必须树立起舒格拉姆——“那里光辉被宣告，那将是光环之地，决策之地”，尼努尔塔 / 宁吉尔苏可以从那里看到“同样的膜拜传遍整个大地”。有间圆形房子内设12个座位，每个座位标记着一枚黄道标志，上面有个孔可以观察天空——一个古代的行星仪排成黄道星座！

神庙的前院，连着一一条面对日出的林荫道，古地亚必须立起两个石头圈来观察天空，其中一个有六根石柱，另一个有七根石柱。由于只提及一条林荫道，所以有人估计，石头圈是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的。当有人研究每一个词组，每一个术语和每一个结构细节时，很明显，可以发现这是一座在宁吉什西达 / 透特的帮助下建在拉格什的复杂但适用的石头观测站，其中有一部分，专门用于测绘黄道12度宫图，这让我们想起了在埃及但德瑞（见图20）发现的一处相似的装置，那一处，适合于观测天体的升落。事实上。这是一处幼发拉底河畔的史前巨石柱。



图20

像不列颠群岛上的巨石柱一样，拉格什的建筑也为冬夏至日及春秋分点提供了石头标记，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外表特征，是视线可以从中央石块，穿过两根石柱之间，沿着林荫道，直抵另一块石头。这样一个视线，如果取向精确的话，可以确定在某一时刻与太阳同时起落的黄道星座。而这——通过精确观测来确定黄道年龄——就是修建整个复杂设备的初衷。

在不列颠的巨石柱（见图21）中，视线从被称作祭

坛的中心石柱出来，穿过以数字1和30标记的两根石柱之间，向下沿着林荫道直达所谓的踵形石（见图6）。它大体上与具有双蓝石圈的巨石柱和建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2100年的巨石柱2所指向的踵形石一致。那也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巨石柱”修建的年代——精确点说，是公元前2160年。

而且这里没有巧合。像这两个黄道观测站一样，其他石头观测站也同时扩散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在欧洲和南美的多处地方，在以色列东北的戈兰高地，甚至在遥远的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省发现了有13根联系到黄道带的柱子的石圈，建造于公元前2100年）。这些都是尼努尔塔和宁吉什西达对马杜克“神圣棋局”时代的反抗：向人类展示黄道时代仍是金牛座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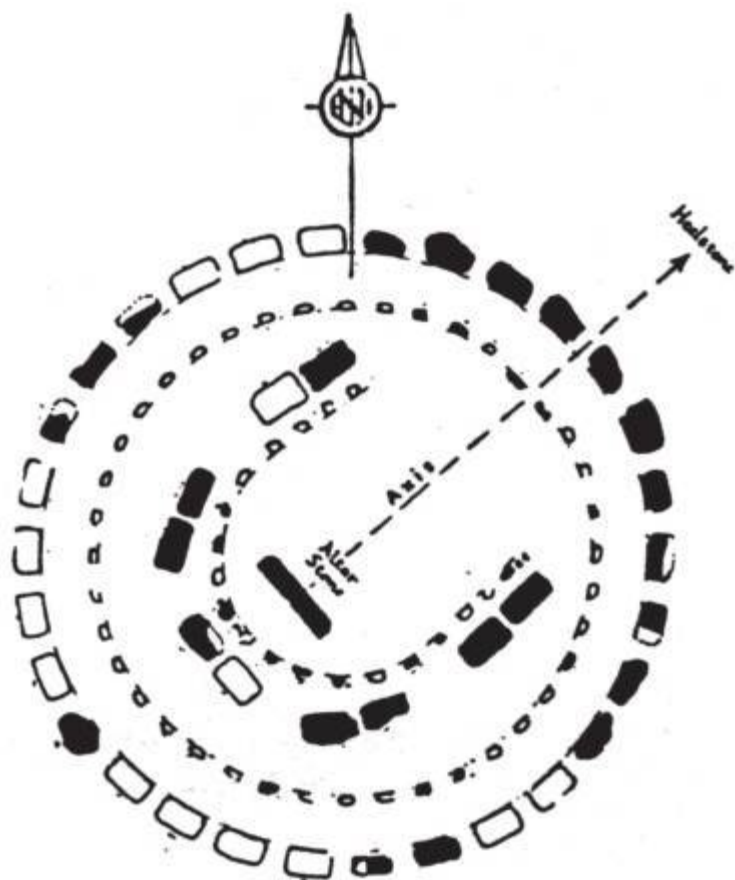


图21

※

那时的许多资料，包括马杜克的自传和一篇被称作《埃拉叙事诗》的更长的文章，随着马杜克远离埃及的漫游之旅而悄然散发出去了，使他成了一位隐秘的人。那些资料也反映了他的要求和行动显得紧迫而残忍，因为他深信，他将获得最高地位的时代已经来临。上天把

统治者的荣耀预付于他，为什么？因为他声称，金牛座时代，恩利尔的时代，已经结束；白羊座时代，马杜克的黄道时代已经来临。就像尼努尔塔曾给古地亚说的那样，这是地球命运由上天决定的时代。

地球公转的延迟会让我们回想起黄道时代。这种延迟在72年里将积累出一度；把一个大圆圈分成12份，每份就有30度，这意味着在黄道历中，每过一个时代，需要2160年。既然洪水发生在狮子座时代（根据苏美尔史料的说法），我们的黄道历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0860年。

如果按2160年为一个黄道历周期的话，我们的起始点的时间将是公元前10800年，而不是公元前10860年。这样，一份令人惊奇的时间表将呈现出来：

公元前10800—前8640年：狮子座时代

公元前8640—前6480年：巨蟹座时代

公元前6480—前4320年：双子座时代

公元前4320—前2160年：金牛座时代

公元前2160—元年：白羊座时代

先不论黄道历的结尾与公元纪元（基督纪元）正好同步这件事，伊师塔 - 尼努尔塔纪元大约在公元前2160年终结，而就在那时，根据上面这张黄道历，金牛座时

代，即恩利尔的时代，也恰好结束。我们必定想知道是否仅仅是巧合。或许不是，当然马杜克认为不是。据有效证据表明，他通过天上的时间确知，他获得最高地位的时代已经来临。（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现代研究，确认了黄道带被分成了12份，每份有30度——这是精确的分割，而不是随便划分的。）

我们所提到的多种资料都表明，当马杜克离开的时候，他在恩利尔家族的心脏地带发动了又一次袭击，然后带着一位随从回到了巴比伦。恩利尔家族没有采取武装行动，他只是请马杜克的兄弟奈格尔（他的妻子是恩利尔的孙女）从南部非洲去巴比伦说服马杜克撤军。在他的名为《埃拉叙事诗》的论文集中，奈格尔称马杜克的主要观点是：他的时代，白羊座时代已经来临。但是奈格尔辩驳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对马杜克说，太阳依旧从金牛座升起！

马杜克被激怒了，他对观测的精度产生了质疑。然后他问奈格尔：“在大洪水之前，那个精确而可靠的装置就被安置在了你的低地世界，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奈格尔解释道，它在大洪水时被破坏了。接着他又催促马杜克：“你自己来看看，在指定的日子到底是哪个星座随太阳一同升起吧！”马杜克是否去拉格什做过观测，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他确实意识到了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

在数学计算上，黄道时代是以2160年为周期的，但在观测上，事实不是这样的。黄道星座中的星星排列得很随意，每个星座的大小不一样。有的占据了天穹上较大的一段弧，有的却较小；其中挤在金牛座和双鱼座之间的白羊座就是较小的一个（见图22）。金牛座占据了超过30度的天穹，所以金牛座时代存在的时间比数学计算出的时间，要多出至少两个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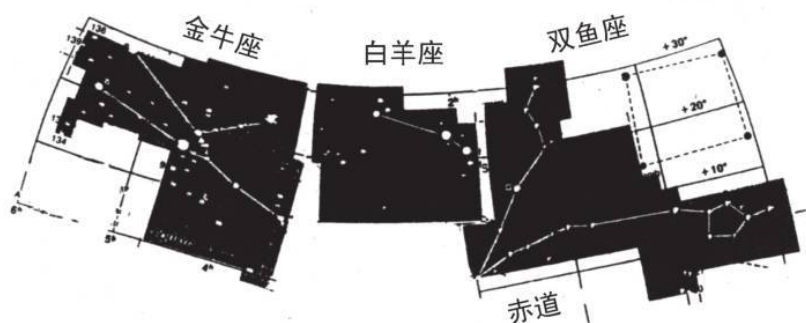


图22

在公元前21世纪，天堂的时间就与弥赛亚时间不重合了。

奈格尔对马杜克说，静静地离开吧，当上天选择你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再回来。马杜克屈服于他的宿命，他离开了，但他没有走远。

跟随他的，像是一名使者、一位发言人和一位传令官的，就是他的儿子。他儿子的母亲是一位凡间的女人。

第四章

神与半神

马杜克决定留在争夺之地，他让他的儿子参与到为得到人类效忠的斗争之中，这件事使恩利尔家族回到苏美尔首都乌尔，兰纳的祭仪中心。这是乌尔第三次被选作这类用途的中心，从此，它被命名为“乌尔三世”。

主角亚伯拉罕来源于《圣经》故事。这次搬迁关系着神灵之间的斗争，并且，那些纠缠的关系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信仰。

在许多选择兰纳 / 辛当作恩利尔家族守护神的动机中，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与马杜克之间的斗争已经超越了神灵的私事，变成对神灵创造的凡人的精神争夺，神灵现在决定军队为他们的神圣利益作战……

不同于其他的恩利尔家族成员，兰纳 / 辛在神灵的斗争中不是参与者；他的中立意味着向四散的人们招手，甚至在“叛乱者的地方”，在他的领导下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也即将开始。他和他的配偶宁加尔（见图23）为苏美尔人民所喜爱，而乌尔本身也展现出了繁荣和幸福；它的名称意味着“城邦，教化的地方”，它不仅是“城

市”，而且是都市——古代民族大地上的城市明珠。

在那里，兰纳 / 辛的神殿，一座高大的巴比伦金字塔，屹立在被圈定的圣区，圣区里有各式各样充当神的住所的建筑，还有作为牧师、公务员和仆人住处的专用房屋，这些人照顾神的需要并且安排国王和人民的宗教仪式。除此以外，这个宏伟的城市还有连接到幼发拉底河（见图24）的两个海港和一些运河，一座宏伟的王宫，行政大楼，还有很多私人住宅、作坊、学校、商人的仓库和货摊，都在宽阔的街道里。在许多十字路口上，建有面向旅人的祈祷神殿。尽管长期处在废墟中，但即便是在4000多年以后，威严的巴比伦金字塔和它的不朽的阶梯（改造过的，见图25），仍然占据着主要的地方。



图23

但是，有另一个不得不说的理由。不同于尼努尔塔和马杜克的争夺，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从尼比鲁到地球的“移民”，兰纳 / 辛生于地球。他不仅是恩利尔在地球上的长子，同样是生于地球的第一代神灵。他的小孩，双胞胎乌图 / 沙马氏、伊南娜 / 伊师塔和小女儿厄里斯奇格，同属于神的第三代，全部出生于地球。他们是神灵，但是他们也是在地球上土生土长的。所有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将被考虑进即将到来的对大众信仰的争夺之中。

选择一个新的国王，在苏美尔人那里重新建立王权，这件事在谨慎地进行着。因为伊南娜 / 伊师塔喜欢阿卡德人的调情求爱，所以她选择去萨尔贡开创一个新的朝代。新的国王名叫乌尔南模（高兴的乌尔），他是由恩利尔选择的，并且经过了阿努批准，他不仅是凡人：他是女神宁松“心爱的儿子”；于是读者将回忆起，宁松已经是吉尔伽美什的母亲了。因为在神的家谱中这样写着，在乌尔南模的统治期间，在兰纳及其他神灵的面前，人们必须承认这件事是事实。这个使乌尔南模不但成为一个半神半人，而且与吉尔伽美什的情况一样——“ $\frac{2}{3}$ 神”。实际上，国王的母亲是女神宁松的说法将乌尔南模置于一个和吉尔伽美什一样的地位，人们总是记着他的开拓之举并一直尊敬着他。无论敌与友，那个选择是一个信号，在恩利尔和他的氏族统治之下的光荣时期回来了。

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或许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马杜克有他自己求助于人民大众的本领。专门求助于凡人是一个情况，马杜克的代理人和主要的拥护者是他的儿子，他不但生于地球，而且生母是一个凡人，长久以来——实际上，是在大洪水时期以前——马杜克打破了传统和忌讳，娶了一个凡人妇女作为他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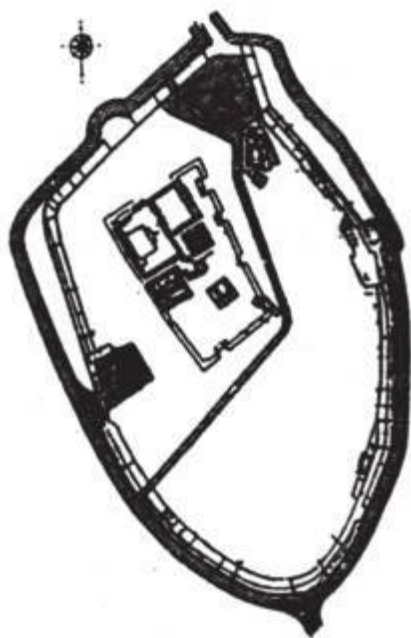


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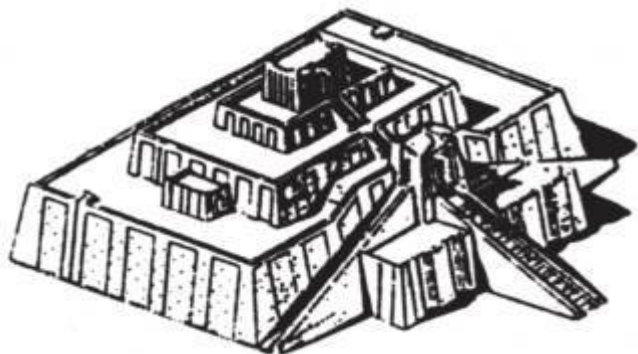


图25

※

那个年轻的阿努纳奇人将凡人女人娶作妻子不会是一件隐秘的事，因为它是记录在《圣经》里让所有人读的。那些情况是在被忽视了的历史中发现的，并且我们从复杂的神灵名单中可以毫无疑问地找到这个事实，不过，很少有人，甚至是学者知道这件事。马杜克开启了“众神的儿子”遵循的先例：

它发生了

当凡人的数目开始增加时

在地球上

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上帝的儿子

见到亚当的女儿

她们是美丽的；

他们娶她们为妻

他们选择任何一个。

——《创世记》6：1-2

《圣经》在《创世记》第六章前八篇令人费解的诗篇中写道：关于大洪水起因的解释，清楚地指向异族结婚和它产生的后代，这些是神愤怒的缘由：

纳菲力姆在地球上

在那些日子和其后的日子里

当上帝的儿子

遇到亚当的女儿

并且和她们有了孩子

（我的读者可以检索一下，这件事是我的问题之一，作为学者，为什么纳菲力姆通常翻译成“巨人”——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从天堂的祖先传到地球上的人”。稍后我意识到希伯来语中的“巨人”安纳吉姆，事实上是苏美尔语阿努纳奇人的一种翻译。）

《圣经》清楚地引用了这样一个异族结婚的例子：神的年轻的儿子（上帝的儿子，纳菲力姆）和凡间女人（亚当的女儿）之间的婚姻。这也正是神通过大洪水来灭绝人类的原因：我的精神将不保佑人类，他们因为他们的肉体而犯了错误。神后悔当初流放亚当到地球，并且很烦恼，他说：让我杀死亚当，我要改变凡间的面貌。

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历史上说，大洪水的故事是两个神灵的故事：是恩利尔要通过大洪水毁灭人类，而恩基则教导“诺亚”修建救援方舟来使得人们躲过洪水。当我们深入研究细节时，我们发现，一方面恩利尔愤怒地说“我已经让他来这了”，另一方面恩基有对抗的行动。这些不仅仅是原则的问题。因为是恩基他自己开启了娶凡人妻子并且生子的先例，并且马杜克就是恩基的儿子，他领导并且树立了和凡人有实际婚姻的例子。

等到他们的地球使命完成时，阿努纳奇人在世上的人数是600；另外，被称为igi.gi（守卫和观察者）的，还有300人，他们在火星上建造了一个小型的空间站，并且通过宇宙飞船往返于两个行星之间。我们认识的那个宁马赫，阿努纳奇人的首要卫生官员，是作为一群女性护士的首领来到地球的（见图26）。这里没有讲到在阿努纳奇人中有多少，或者是否有其他女性，但是很明显，在任何活动中，女性在他们之中是少数。这些就要求年

长者严格执行繁衍的规则和制度，以至于发展到了恩基和宁马赫不得不当媒人，来指令谁将成亲这种程度。



图26

恩利尔，一个严格的维持纪律的人，他自己却成了女人短缺问题的牺牲品，他和一个年轻的护士约会并强奸了她。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他是在地球的总司令，但也受到惩罚和流放；后来，他同意娶苏德为妻，他应受的处罚才得以抵销。最终苏德成了恩利尔的唯一配偶。

另一方面，恩基，在许多的历史资料中被描述成一个爱和女人调情的男人，他和各个年龄段的女神都有染，并且设法逃脱了处罚。此外，一旦亚当的女儿长大了，他也不会不乐意和她们发生性爱。苏美尔人的历史把亚达帕赞美成“贤明的人”，他生长在恩基的家庭，由恩基教导书写和数学，并且是第一个被带到阿努那里，在尼比鲁上游览的凡人；一些资料也显示，亚达帕是恩基

的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是一个凡间女人。

一些野史告诉我们，当诺亚，那个《圣经》中大洪水时期的英雄出生时，有许多关于诺亚的父亲拉麦身份的谜团，人们很惊奇，不知他真正的父亲是否阿努纳奇人中的某一位。《圣经》仅仅告诉我们，诺亚是一个族系“完美”的人，他们“与神住在一起”；在苏美尔历史中，那里的大洪水英雄叫吉乌苏德拉，他被证明是恩基的一个半神半人的儿子。

有一天马杜克向他的母亲抱怨，在他的同伴法定娶妻的时候，他却没有，“我没有妻子，我没有孩子”。他接着对她说，他对一个“高级牧师，取得成就的音乐家”的女儿产生好感（有理由相信，那个高级牧师是就是苏美尔人文献中的恩麦杜兰基，大概是《圣经》中的伊诺克），争得年轻的凡间女孩特莎佩尼特的同意，马杜克的父母支持他继续发展。

那段婚姻带来了一个儿子。他叫en.sag，“高傲的统治者”。但是不同于亚达帕，他是一凡间的半神，马杜克的儿子被归入了苏美尔人的神灵名单，在那里，他叫“神圣的麦沙”——一个用来表示半神的术语。因而他是第一个成为神的半神。稍后，当他为了他父亲的利益而领导人类大众时，他被授予称号那布——发言人——简而言之，按字面意思理解，相当于《圣经》中的一个希伯来词纳比，翻译过来就是“预言者”。

因而那布是神子，并且是古代文献中亚当的儿子，他唯一的别名叫预言者。像较早提到的埃及预言，他的名字与救世主是有关系的。



因此，在大洪水时期以前，马杜克给其他的年轻的未娶的神灵树立了榜样：找一个凡人女人。禁忌的冲破也吸引着远在火星上的伊吉吉的神灵，他们在地球上的总站是雪松山脉中的降落地。只要找到机会——也许是受邀来庆祝马杜克的婚礼——他们就会去结识凡间女人，并把她们当成妻子带回去。

几本《圣经》以外的书，特别是野史，比如《大赦年》《伊诺克》和《诺亚》，记录了阿努纳奇人的异族结婚事件，并且填补了一些细节。大约200个“观礼者”（见证和参与者）自己组织成20个群；每个群有一个领导者。一个叫沙雅热的领导者，负责全盘掌控。一位名叫耶昆的人，煽动“神的儿子，把他们引上迷途，并带到凡间，还使他们迎娶凡人的女儿从而走上邪路”。这发生在伊诺克的时代，有许多来源可以证实这件事。

尽管希伯来《圣经》的作者努力把苏美尔史料（恩基和恩利尔相竞争的故事）修改成一神论——只相信唯一存在的某一全能的神，但他们《创世记》的第六章还是用了这样的事实来结尾。谈到异族结婚的后代，《圣

经》列举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异族结婚发生在大洪水时期之前；第二种，来自“从前的英雄和有名望的人”的后代。苏美尔史料指出，大洪水之后的英雄国王实际上就是半神。

但是他们不仅是恩基和他的氏族的后代：有时在恩利尔家族地区的国王是恩利尔家族的儿子。例如，《苏美尔国王名单》清楚地交代了王权始于乌鲁克（恩利尔家族的地区），坐上王位的是一个麦沙，一位半神：

梅斯克亚加什，乌图的儿子，

变成主教兼国王。

乌图当然是乌图 / 沙马氏神，恩利尔的孙子。随着王朝的更迭，出现了著名的吉尔伽美什，“他有2/3是神”，他的母亲是恩利尔家族的女神宁松，父亲是乌鲁克的主教，是一个凡人（在乌鲁克和乌尔，还有几位统治者，出生的时候也带着“Mesh”或“Mes”的头衔）。

在埃及，有些法老也主张神的血统。许多在第十八和第十九王朝的法老，就采用了有字义为“神”的名字，比如带有一个词头或后缀MSS，意为某神的“后代”——像Ah-mes或拉-mses（拉-MeSeS——神拉的后代）这些名字一样。著名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虽然是个女人，但却得到了法老的头衔和特权。她就声称权力来自半神

——伟大的亚蒙神，她还在她位于黛儿拜赫里的巨大神殿里的碑文中声明，她母后的丈夫，“得到了王位”，“并和母后交往”，生了哈特谢普苏特这个半神女儿。迦南人的史料里有着克烈特的故事，他是一位国王，也是神El的儿子。

以半神的身份担任国王，在恩纳图姆身上开启了一个有趣的变化。恩纳图姆是一位在位于“英雄主义”时代早期的苏美尔国王，他在尼努尔塔的拉格什。国王在他写的一个关于自己的纪念碑文中声称，他的半神身份来自尼努尔塔人工受孕（吉尔苏神，圣区），并且他得到伊南娜 / 伊师塔和宁马赫（这里称作宁忽尔萨格）的帮助：

宁吉尔苏神，恩利尔的战士，

为恩纳图姆植入恩利尔的精液

在那子宫的.....

伊南娜看着他出生，

为他取名“伊安纳神殿的杰出人物”，

使他接受宁忽尔萨格神圣的洗礼。

宁忽尔萨格给他提供她神圣的支持。

宁吉尔苏为恩纳图姆而高兴——

精液由宁吉尔苏注入了子宫。

当碑文提到“恩利尔的精液”的时候，说法是含混的，是否是尼努尔塔 / 宁吉尔苏自己的精液被错认为“恩利尔的精液”了呢？因为他是恩利尔的长子，或者事实上他是用恩利尔的精液来授精的产物（这是值得怀疑的），碑文清楚地说明，恩纳图姆的母亲是人工受孕的（她的名字是模糊地记载在石碑上的），以至在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一种纯洁的观念认为，半神的产生是没有实际的性交过程的！

按照后来的故事，塞思杀死和肢解了奥西里斯，月神透特从奥西里斯的阴茎里取出精液并且注入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体内，这导致了神何璐斯的出生，神灵是否明白人工受孕，这件事有待埃及历史的证实。一段描述显示，透特和生育女神拥有两束DNA，并且由伊西斯抚养新生的何璐斯（见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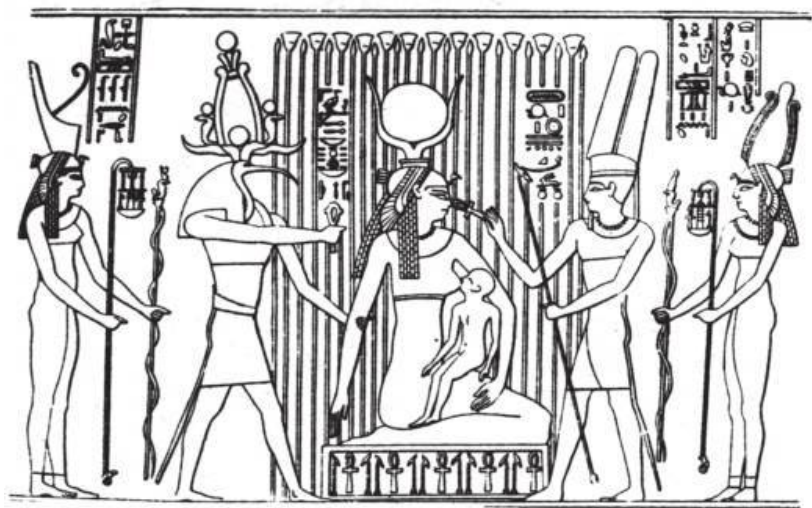


图27

显而易见，那时，在大洪水之后，恩利尔家族也接受了两件事，一是和凡间女人在一起生活；二是认为他们的后代是“英雄”和“有声望的人”，也适合王位。

半神的皇家“血统”便从此开始了。

※

乌尔南模的第一项任务中的一部分，就是实现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复兴。为了完成这件事情，他选了一个从前受尊敬的国王。复兴是通过传播一部新的法典来实现的，这是一部关于道德行为的法律，审判的法律——法典上讲，恩利尔、兰纳和沙马氏要求国王来执掌法律，大众来遵守它。

乌尔南模声称，法律的性质是公平的，法律包含一系列的可以和不可以做的事，“孤儿不必向富人乞讨，寡妇不必向强权低头，财产少的人不必向财产多的人服务，大陆上正义无处不在”。在这一点上，他仿效了早先的苏美尔国王，拉格什的乌鲁卡基纳——确切地说，有时用同样的字句。乌鲁卡基纳早在300年前就已经颁布了这样一部法典，这部法典由社会名流、法律和宗教界人士共同修改（其中妇女的地位是受巴乌女神、尼努尔塔的妻子庇护的）。应当指出的是，这正是《圣经》中的先知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向国王和人们要求的正义和道德的准则。

在乌尔三世时代的开始，乌尔南模显然有过把苏美尔（现在的苏美尔和阿卡德）恢复成过去那个繁荣、昌盛、道德和和平之都的尝试——那是在和马杜克对抗之前的年代。

碑文、纪念碑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从公元前2113年起，乌尔南模开始大范围建造公共建筑，恢复河运，改造以及保护乡间公路。一段碑文写道：“他修建了从低处到高处的高速公路。”大量的商人蜂拥而至。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大量艺术、工艺、学校及其他改进措施（包括更精确的度量衡）涌现出来。他们和邻国谈判，商定边界，标定了东方和东北方的界限，这象征着昌盛和安宁。那些伟大神灵的神殿得到了翻新和扩建，尤其是恩

利尔和林利尔，并且在苏美尔历史中，乌尔的祭司与那些尼普尔的祭司，第一次共同领导一次宗教上的复兴。

所有的学者都同意，事实上，从乌尔南模开始的乌尔三世时期，苏美尔文明的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结论却增加了考古学家的迷惑，他们发现了一个漂亮的手艺盒子：它镶嵌的面板，前面和后面，描绘了在乌尔的两个矛盾的生活场面。面板的一面（现在称为“和平画面”）描绘了宴会、商业及其他公民活动的景象，另一面（“战争面”）描绘了一个拿着兵器并且戴头盔的士兵，以及由骡马牵引的战车和开赴战场的军队行军的场面（见图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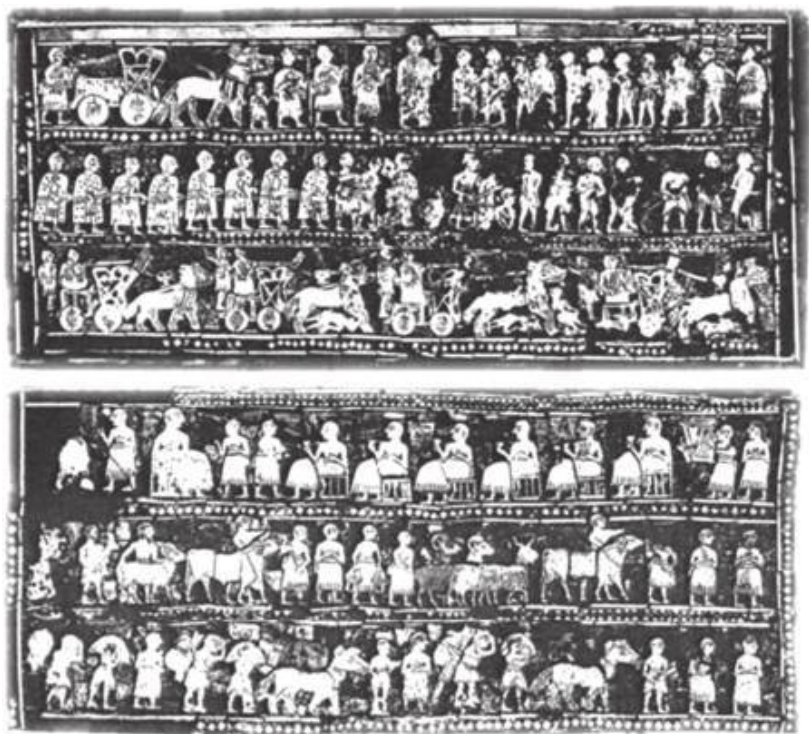


图28

一份来自那时候的记录显示，实际上在乌尔南模的领导下，苏美尔本身相当繁荣，但是同时，恩利尔家族的敌对势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在增加，他们来自“反叛的土地”。按照乌尔南模碑文的记录，表面上看来，乌尔南模的局势是占优的，恩利尔给他一件“神的武器，这件武器把那些反抗者聚集在一起”，使用它来攻击“那些来自反叛土地的人，摧毁那些邪恶的城市并且扫清他们的抵抗”。那些“反叛的土地”和“罪恶的城市”处在苏美尔以西，是马杜克领导的亚摩利人的土地；在那里，“邪恶的人”——那些反对恩利尔的敌对势力，是由那布带领的，

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号召人们改而信仰马杜克。恩利尔家族把他叫作“压迫者”，“罪恶的城市”必须摆脱他的影响。

有理由相信，和平和战争的画面事实上在描绘乌尔南模他自己——一方面，他参加盛宴并庆祝城市的和平和繁荣；另一方面，他坐在皇家的战车里，领导他的军队奔赴战场。他的军队远征，使他远远越过了苏美尔边境，进入西方大陆。乌尔南模虽然是一群改革家、建筑者和经济学家的伟大“领导”，但是作为军队的统帅，他却是失败的。在战斗当中，他的战车陷进泥中；乌尔南模从战车上落下，“战车像暴风一样前冲”，把国王留在了后面，国王“像一个压碎的坚果一样被遗弃”。悲剧还在延续着，运载乌尔南模的遗体的船在回苏美尔的途中，“在一个无名之地沉没了；波浪淹没了那艘船，而他却在船上”。

当战败的新闻和乌尔南模死亡的悲剧传到乌尔时，人们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哀悼仪式。大众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笃信而虔诚的国王，一个正义的领导，他仅仅遵循神灵的指示，用神灵给他的武器战斗，但却如此不光彩地牺牲了。他们问“为什么兰纳神不保护他？”“为什么伊南娜，天堂的女神，不用她高贵的武器保佑他？为什么勇敢的乌图不帮助他？”

苏美尔人相信，所有那些事都是命运，是奇妙

的，“为什么当乌尔南模痛苦的命运被决定时，这些神灵抛弃了他？”的确，那些神灵知道阿努和恩利尔决定了什么，特别是兰纳和他的双胞胎的孩子；然而他们却缄口不言，没有提醒乌尔南模。乌尔和苏美尔的大众大声地抱怨和哀悼，仅仅有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伟大的神灵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世界——

英雄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

阿努改变了他神圣的指令。

恩利尔狡猾地改变了他的指令！

人们强烈指责恩利尔家族的说谎和模棱两可！古人的话语表达了人们极度的失望。



如果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的事情属实，可以设想在西方反叛土地上的反应。

在那场围绕人类思想和信仰而展开的斗争中，恩利尔家族犹豫不定。不过“代言人”那布加强了维护他的父亲马杜克利益的行动力度。同时，他自己的地位也在提高和改变；他展现自己的神迹，他为种种的尊敬称号所赞美。在那布的鼓舞下，预言家纳比预言了未来，即将发生的事将横扫大陆。

我们知道他说的事情，因为许多记有这个预言的石板已经被发现了；它们是以古代的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写的，它们被学者分类成阿卡德人的预言或是阿卡德人的天启。所有学者共通的一点是，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个连续的事件的一部分；在一个预先注定的命运里，允许有一些自由意志和命运的改变；对命运被天堂和凡间的神灵共同决定了的人类而言，这些变化是一个机会；因此在世上的情况映射着在天堂发生的事。

为了给予预言很高的可信度，原文有时会在他们所预言的事件中插入历史上著名的一些事件。目前什么错了，为什么需要改变，原文都讲到过。它未阐明的事件都归因于一个或多个伟大神灵的決定。预言由神的使者带来；预言的内容可能是使者的话，它将由文书员记录下来；每当不是这样的时候，“儿子将代表他的父亲讲话”。预言的事件将与预兆关联在一起，这些预兆可以是一个国王死亡，一个天体出现（同时发出一个可怕的声音），或是“一团燃烧的火”将从天而降，“一个星星将像火把一样从天顶滑落到天边”；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个行星将提前出现”。

坏事情，天启，将加速最终的结果的到来。到时候将会出现不幸的大雨，巨大的毁灭性的浪潮——或者是干旱、运河堵塞、蝗灾和饥荒。母亲将变得对女儿不满，邻居将闹矛盾。叛乱、混沌、灾害将在陆地蔓延。

城市将遭受攻击，从而导致人口减少；国家被毁灭，将被颠覆，国王将被俘虏；“一个君主将打倒另一个”。官员和神父将被杀死；神殿将遭到遗弃；仪式和供给将停止。于是预言的事件——一个伟大的改变，一个新纪元，一个新的领导者，一个赎身者——将到来。正义将战胜邪恶，繁荣将重回大地；遗弃的城市将重新有人居住，分散的残余的人们将回到他们的家乡。神殿将被重建，人们将举行正式的宗教仪式。

不难想象，这些巴比伦的或者马杜克时代之前的预言会指出，将要发生的事都归因于人们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坏事。恩利尔家族的“礼拜中心”尼普尔、乌尔、乌鲁克、拉尔萨、拉格什、西巴尔和阿达布将受到攻击、抢劫，他们的神殿将遭到遗弃。恩利尔家族的神灵被描述成烦恼的样子（“不能安睡”）。恩利尔被阿努呼唤，但是他却忽视了阿努的忠告（有些翻译者把忠告解释为“命令”），恩利尔还颁布了一条名为米沙路的法令——是一道“把事情变得直接”的命令。恩利尔、伊师塔和阿达德被迫变更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位。“神圣的仪式”将被转移，远离尼普尔。天空中，“伟大的行星”将在公羊座的位置出现。马杜克的话将实现；他将征服4个地区，全凡间将害怕提及他的名讳。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将成为国王继续统治，他将成为全凡间的主人。”

在一些预言中，特别的神掌管特别的预言：“一个王

国将兴起。”一段关于伊南娜 / 伊师塔的预言说：“他将把乌鲁克的保护女神从乌鲁克迁居到巴比伦，他将在乌鲁克设立敬拜阿努的典礼。”伊吉吉也被明确地提到：“曾经被停止了的给伊吉吉神的长期供奉，将得到恢复。”

通常同埃及人的预言一样，大部分的学者也将“阿卡德预言”等同于“伪预言”。或者像对曾经的阿文塔预言一样对待它们——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在被“预言”的事件发生很久以后才写下来的；但是，虽然我们说埃及人的预言是事后写成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实际上是在肯定那些被“预言”的事情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这么说来，《阿卡德预言》讲到的事确实发生了。

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最让人心惊胆战的事被预言了（在一个被称为预言“B”的记录中）：

埃拉可怕的武器

在陆地和大众之上

将会进行裁决

实际上，在公元前21世纪结束以前，这个最让人心惊胆战的预言，“对大地和人们的裁决”的确发生了。当时，埃拉神（“歼灭者”）——奈格尔的一个绰号——释放了核武器，这些预言成为现实。

第五章

审判日倒计时

随着乌尔南模于公元前2096年悲剧般的不合时宜的死亡，公元前21世纪的灾难开始了。由于众神的原因，在72年（确切地说是一个岁差）后的公元前2024年发生的大灾难更是无比空前；假如说这个大灾难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那么这也只是同期一系列巧合中的一个……

在乌尔南模悲剧般死亡后，他的儿子舒尔吉继承了王位。由于不能申明自己半神的身份，他宣称（在他的碑文中），自己的出生本来是神的旨意：月神兰纳命乌尔南模与恩利尔的高级女祭司在位于尼普尔的恩利尔神庙中结合，从而怀上了舒尔吉，所以“这个可以继承王位的‘小恩利尔’便诞生了”。

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家族宣言。首先，乌尔南模的母亲是一个女神，根据早些时候的规定，乌尔南模本人是一个 $2/3$ 神。虽然不知道舒尔吉的母亲的名字，但从她的特殊身份可以得知，她也同样有神的血统，因为她是一个国王的女儿，她被选作了女祭司；而且，据记载，从第一个王朝开始，乌尔城的国王们都是半神。月神兰纳安排两人在位于尼普尔的恩利尔神庙中结合也是很重

要的，根据以前的记载，这是在乌尔南模统治下，第一次发生尼普尔地区的教士和另一个城市——乌尔城的教士结合的事件。

当时在苏美尔及其周边发生的事情被收录到了《日期公式》——皇室记录国王统治下每年发生的主要事件的档案。在舒尔吉知道更多的事情后，他留下了其他的或长或短的碑文，包括一些诗歌和情歌。

这些记录显示了舒尔吉在登上王位后不久，便废除了他父亲的尚武政策——也许只是为了不重蹈他父亲在战场上的命运。他也向边远的统治地区（包括叛乱之地）派遣了远征军，但他的“武力”只是为了贸易与和平，还有他女儿的婚礼。他把自己看成是吉尔伽美什的继承者，他远征的两个目的地便是那两个著名的英雄之地：位于南方的西奈山半岛（航天发射降落场所在地）和位于北方的降落场。留意到了第四区域的圣洁，舒尔吉在半岛上布满了丝带，并且在一个被描述为“众神的重点防地”的地界线上表达了对神的敬畏。从死海的西面向北行军，他在“名神之地”——一个我们知道叫耶路撒冷的地方停下来拜祭，还在那里为“审判之神”（这大概是乌图 / 沙马氏的绰号）修建了一个祭坛。在北面的“覆盖着雪的地方”，他也修建了一个祭坛并且供奉了祭品。经过这个与航天相关的“降落基地”，他又顺着“肥沃的新月地”进发（地图上标明的一条和水流方向一致的从东向西的弓形

的贸易和迁徙路线），然后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平原继续向南，回到了南部苏美尔地区。

当舒尔吉回到乌尔后，他便有了一切的理由认为他为众神和人类带来了“我们的和平时代”（用现代的类比法）。众神尊认他为“阿努的主教，月神兰纳的使者”。乌图 / 沙马氏也向他示好，并且给予他以伊南娜 / 伊师塔的个人关注（在他的情歌里自夸，她尊他为她神庙里的阴户）。

但是当舒尔吉从着力于完成事务到开始自满时，那些“叛乱之地”还在持续的动荡之中。

当时他尚无军事准备，于是他请求与他结盟的埃兰国给予军事援助，承诺他将把女儿嫁给埃兰国王，还将苏美尔地区的一个城拉尔萨作为嫁妆。受雇的埃兰国军队作为远征军的主力部队，受命去平定西部的“罪恶城市”；军队到达了众神位于第四地区边界的防地。舒尔吉在他的碑文中吹嘘这个胜利，但事实上，不久后他便修建了一道坚固的隔离墙，用于抵御来自西方和西北方向的外族对苏美尔的侵扰。

《日期公式》将其称作西方长城，学者们认为，它是从幼发拉底河开始一直延续到底格里斯河北部（现在的巴格达所在地），阻塞了侵略者对两条大河间的大片富饶土地的侵扰。这项防御工程几乎早于中国为了类似

目的而修筑的长城2000年！

公元前2048年，在众神有了足够的关于舒尔吉对国家的失利和他个人的放荡生活的罪证后，在恩利尔领导下，众神以“不守神规”的罪名判决舒尔吉“死刑”。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死刑，但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在这一年里，他在乌尔城的王位被他的儿子阿马尔辛取代，从阿马尔辛的碑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接连进行了两次远征，以镇压北方的叛乱和反抗西方5个国家的联盟。

世事反复，但都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有时会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有时又会回到过去的某一个事件。在亚洲的土地和诺亚的儿子闪的领地中的这些“叛乱区域”，混居着各种迦南人（《圣经》里面说是迦南人的后裔），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哈姆（来自非洲），但他们仍然占据了闪大量的土地（《创世记》，第十章）。古埃及的文献中，记载了关于对地中海西岸的这个存在争端的“西方之地”的苦战，是何璐斯与塞思在西奈山区域进行的空战。

值得注意的是，乌尔南模和舒尔吉为了征服和惩罚西方的“叛乱之地”，他们的远征军都曾到过西奈山半岛，但却都是在没有进入第四地区之前便折返了。那里最著名的便是一个叫作胡麻门区（一个发射基地，阿努纳奇人在后洪积世时代的航天发射降落场）的地方。几场金字塔之战结束后，中立的宁马赫（后来更名为

NIN.HAR.SAG——“山峰女神”）接管了神圣的第四地区，但航天发射降落场实际的指挥权被掌控在乌图 / 沙马氏的手里（见图29，他穿着带翅膀的衣服；见图30，手握指挥航天发射降落场使用的“人鹰令牌”）。

这看起来似乎是在为改变日益增强的霸权而努力。许多苏美尔文献和“神的名录”开始试图将胡麻门区和马杜克的儿子恩舍格 / 那布神联系起来。很显然，恩基也与此有联系，因为有一个文献讲到，他和宁忽尔萨格决定把这个地方分配给马杜克的儿子：“让恩舍格成为胡麻门区的统治者吧。”

古代的资料显示，从这个神圣的区域的保险装置里面可以得知，那布冒险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城市甚至一些地中海岛屿上，到处散布马杜克成为至尊的消息。他是一位半神，一位埃及人与一位阿卡德先知（依然是一位半神，神与平凡女人的儿子）的儿子。

很显然，恩利尔家族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所以阿马尔辛在舒尔吉之后登上乌尔的王位时，对乌尔第三次远征的目的和战略目标，更改成了重新让恩利尔家族掌控胡麻门区，以切断“叛乱之地”与神圣区域之间的联系，然后用武力使这些地方脱离那布和马杜克的影响。从公元前2047年开始，神圣的第四地区成了恩利尔家族对抗马杜克和那布的标靶和赌注；《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都显示，这场战争是古代最大的“世界大战”。希

伯来人亚伯拉罕也卷入其中，“战争之王”的称号把他推到了这场国际事件的中心。

公元前2048年，这位一神教的创立者亚伯拉罕和阿努纳奇人马杜克的命运，在一个叫哈兰的地方碰在了一起。



图29



图30

※

哈兰这个“商道”自古以来就是哈提（希泰族的土地）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位于主要的国际贸易和军事线路的交会口。它也坐落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它还是位于下游的乌尔城在上游的水运中心。富饶的草地围绕着这里，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巴利克河和哈布尔河包围着这里，使之成为一个牧羊中心。著名的“乌尔商人”来这里买哈兰羊毛，同时也把用这里的羊毛在乌尔做成的羊毛衣服卖给他们。这里同时也经营用金属、皮毛、皮革、木材、陶为原料的制品。（从耶路撒冷流放到哈布尔地区的先知以西结曾提及：在哈兰，“商人可以任意挑选这里

的纺织品、镶边的蓝色斗篷还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地毯”。)

哈兰（今天在土耳其仍然有一个城镇叫这个名字，它接近叙利亚边境，我于1997年去那里旅游过）在古代被誉为“远方的乌尔”；在其中心有一个供奉兰纳 / 辛的大神庙。公元前2095年，即舒尔吉登上乌尔王位那年，他从乌尔派了一名牧师去管理这个位于哈兰的神庙。这位牧师带上了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儿子艾布拉姆。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知道这位名叫德拉的牧师、他的家属和他们从乌尔搬到哈兰的事迹：

下面这些是德拉的后代：

德拉生下了艾布拉姆、拿鹤和哈兰，

哈兰生下了罗得。

哈兰在他出生的卡尔迪亚王国乌尔城死了，

是在他父亲之前死的。

艾布拉姆和拿鹤都娶了妻——

艾布拉姆的妻子名叫萨来

拿鹤的妻子名叫米克哈.....

德拉带着他的儿子艾布拉姆和
他儿子的儿子罗得，
他的儿媳萨来，
还有国王的公告从卡尔迪亚王国的乌尔
途经迦南；
最后到了哈兰并且居住了下来。

——《创世记》11：27-31

这些诗句是希伯来《圣经》中关于亚伯拉罕（他最初的苏美尔名是艾布拉姆）最重要的叙述。之前我们曾说到过他的父亲，其祖上可追溯到诺亚（大洪水中的英雄）的大儿子闪；这个家族里的几代人都比较长寿——闪活到了600岁，其子阿尔帕克沙德活到了438岁；后来的几代男性后裔也分别活到了433、460、239和230岁。德拉的父亲诺亚活到了148岁；在70岁的时候生下艾布拉姆的德拉则活到了205岁。《创世记》第十一章说到，阿尔帕克沙德及其后裔生活在后来称为苏美尔和埃兰的地方，还有其周边区域。所以，亚伯拉罕（艾布拉姆）是一个真正的苏美尔人。

这条家谱信息还表明，艾布拉姆是这个家族中一个特别的祖先。他的苏美尔名字AB. RAM意为“父亲心爱的

人”，父亲70岁时才终于有了他这个儿子，给他取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他父亲的名字德拉是源于一个苏美尔绰号替尔胡；这个绰号特指一个圣贤的牧师——一个能观察天象或者从一个神那里得到神谕，并将其解释或传达给国王的牧师。艾布拉姆妻子的名字萨来（后来在希伯来语中为莎拉）意为“公主”；拿鹤妻子的名字米克哈意为“女王般的”；它们都表明她们是有皇室血统的。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来或者叫萨拉，其实是他的半个妹妹（与他同父异母），他说，她的母亲有皇室血统。这个家族属于苏美尔地区的最高阶层，它是由具有皇室或者神族血统的人组成。

可以确定，这个家族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线索是亚伯拉罕本人接二连三的自述，这些自述是他作为“一个希伯来人”时，在遇到迦南和埃及的统治者时留下的。“希伯来”这个词源于阿波尔，意为偶遇并穿过，所以研究《圣经》的学者们便猜测，他的意思是他曾经从幼发拉底河的美索不达米亚那边到了另一边。但我认为，这个词的含义应该不止于此。尼普尔，这个词用来称呼苏美尔的“梵蒂冈城”，是从原先的苏美尔名字NI.IBRU的阿卡德语翻译而来，意为“交叉口的壮丽之地”。在《圣经》的《希伯来书》中，艾布拉姆及其后裔，属于一个自称为“伊布鲁”——尼普尔人的家族。这就是说，德拉最初是一个尼普尔的牧师，然后搬到了乌尔，最后又搬到了哈兰，并且一直把家人带在身边。

通过与《圣经》同时代的苏美尔和埃及的年表，我们将公元前2123年作为亚伯拉罕的出生年。公元前2113年，众神决定，将兰纳 / 辛的朝拜中心乌尔定为苏美尔王朝的首都并立乌尔南模为王。其后不久，尼普尔的神父们和乌尔开始联合起来；很可能正是在那之后，在尼普尔的牧师德拉带着他的家人，包括10岁大的艾布拉姆，来到了乌尔的兰纳教堂工作。

在公元前2095年，当时亚伯拉罕28岁并已结婚，德拉带着家人去了哈兰。而正是在同一年，舒尔吉继承了乌尔南模的王位，这绝不可能是一个巧合。据新发现的文档显示，不知何故，这个家庭的搬迁与那个年代的地理政治学事件有了联系。确实，当亚伯拉罕执行神的旨意离开哈兰去向迦南时，伟大的马杜克神实施了迁向哈兰的关键一步。公元前2048年发生了两次搬迁：马杜克来到哈兰，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去了遥远的迦南。

我们从《创世记》得知，艾布拉姆75岁时（即公元前2048年），被神告知，“将你赶出你的国家、你的出生地、你父亲的房子”——离开苏美尔、尼普尔、哈兰——一直走，“直到我指示给你的地方”。对于马杜克，有一个被称为马杜克预言的文献，这是马杜克给哈兰的人民的演讲稿（写在泥版上，见图31）。这为确定该事实和他迁去哈兰的时间提供了线索。我们没有办法不将这两次搬迁联系起来。



图31

但也正是在公元前2048年，恩利尔家族的众神决定处决舒尔吉，判处他以“死刑”——标志着“和平方式”的结束和暴力冲突的回归；同样，没有办法说这仅仅是一个巧合。不，这三次搬迁——马杜克来到哈兰，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去迦南，颓废的舒尔吉被免职——不得不相互联系起来：神的棋局上，三个同时而又相关的棋步。

它们是，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世界末日倒计时的其中几步。

接下来的24年——从公元前2048年到公元前2024年——是一个宗教狂热和充满动乱的时代，是一个国际外交的阴谋时代，是一个军事联合与军队冲突的时代，是一个努力实现战略优势的时代。西奈山的航天发射降落场，以及其他连接太空的着陆点，一直都是发生这些事件的核心位置。

令人惊奇的是，各种各样古老的书面记录得以幸存。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事件的概要，而且还有大量关键细节：关于战争、策略、商讨、争辩、参与者，以及他们的搬迁和那些导致从洪水期以来，地球上最深刻的剧变。

通过《日期公式》分析并参考其他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知道，那些生动的事件主要来自《创世记》的相关章节；被称作《马杜克预言》的马杜克自传；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斯帕托集”中被称作《荷岛拉么文》的一大叠刻字泥版；一本由奈格尔神口述的具有历史自传性质的书，这本书很长，是由一个他信得过的记录员记录的，被称作《埃拉史诗》。我们都知道，在电影里——通常是犯罪电影——各种各样的见证者和负责人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描述，但真实的故事可以从中浮现出来，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够获取相同的结果。

马杜克在公元前2048年主要的一步棋，是在哈兰建

立自己的战地指挥所。由此他从兰纳 / 辛手中得到了这个重要的北方十字路口，从希泰人的北部为苏美尔地区提供边防。除了军事意义外，这次搬迁，还使苏美尔失去了作为重要的经济贸易地的地位。这次搬迁，也使那布能够“整顿他的城市，向大海建立他的航线”。那些文献中的地名显示，幼发拉底河西边的主要城市，包括首要登陆地，完全或部分地处于这对父子的控制之下。

亚伯拉罕被派去的地方，正是西部地区移民最多的地方迦南。他带着妻子和侄子罗得离开了哈兰。他迅速向南走，仅在预定的神圣之地停下来朝拜。他的目的地是西奈山半岛上的一个干旱区域内盖夫。

他在那里没有停留多久。公元前2047年，阿马尔辛继承了舒尔吉在乌尔的王位，他把艾布拉姆派到了埃及。艾布拉姆到达埃及后，立刻被带去见了当时的法老，被赐予了“羊、牛和驴，还有男仆、女仆和骆驼”。

《圣经》上没有解释，为何艾布拉姆会受到这样的皇家待遇，只是暗示，有人告诉法老，萨来是艾布拉姆的妹妹。我们推断，她是在一个谈判中被作为筹码与法老结婚的。在艾布拉姆和埃及国王之间进行过这样高级别的国际谈判，看起来似乎很合理，因为艾布拉姆在埃及待了七年后回到内盖夫的这一年，即公元前2040年，正是上埃及的底比斯王子打败下埃及王朝并建立统一中央王朝的时候。这岂非是另一个地理政治学巧合！

艾布拉姆恰好是在这个时候带着强大的人力和驼队回到了内盖夫，现在他的使命很明确了：保卫位于第四地区的航天发射降落场。据《圣经》里面的描述，他现在有一支精锐的武装名为Ne'arim——通常翻译为“年轻人”，但是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用一个相似的术语骑兵（那尔人）来表示武装的骑兵。我认为，亚伯拉罕在哈兰的时候，曾经从发生在希泰人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学习到卓越的战略策略，他从埃及获得的是一支骑骆驼的骑兵。他在迦南的基地是邻近西奈山的内盖夫。

他是这样做的，不但用恩利尔家族辖区王国组合的强大的联合军队去征服和惩戒了那些忠于“其他神灵”的“罪恶城市”，而且还保卫了航天发射降落场。



从有关阿马尔辛、舒尔吉的儿子及其继承者的苏美尔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公元前2041年，他为征服归顺马杜克 - 那布的一个西方部落，进行了最浩大（也是最后一次）的远征。这次无比空前的国际大联盟，不仅袭击了人类居住的那些城市，还袭击过许多神灵的据点以及他们的后代。

这是一个空前的事件，以至于《圣经》中用了长长的一章（《创世记》第十四章）来描述这件事情。研究《圣经》的学者们把这次袭击叫作“君王们之间的大战”，

因为这场战争的高潮是“东方诸王”的军队与五个“西方王国”联盟之间进行的大战，亚伯拉罕迅雷般的骑兵，在这个高潮中发挥得非常出色。

《圣经》开始讲述这场国际大战时，首先列出了这些“来到西方并发动战争”的东方国王及其王国：

就这样过去了

这一时期有叙内阿尔的国王阿拉菲尔，

埃拉国王爱瑞阿克苏，

埃兰国王荷岛拉么，

还有戈印国王泰得古拉。

1897年，伦敦维多利亚研究所的亚述研究者西奥菲勒斯首次在学术论坛上公开了一些名为《荷岛拉么文》的碑文。这些碑文清楚地记载了与《圣经》中《创世记》第十四章所描述的那场国际大战相同的事件，而且比《圣经》中所述更为详细；所以，很可能《圣经》的原始资料便是这些碑文。通过这些碑文，可以确定“埃兰国王荷岛拉么”正是在史册上有记载的埃兰国王库杜尔-拉格玛。“爱瑞阿克苏”则可以被认定为统治着拉尔萨地区（《圣经》中的“埃拉”）一个城邦的“月神的使者”。

关于“叙内阿尔国王阿拉菲尔”的身份，却多年以来都

存在争议；有许多人甚至认为，他是几个世纪之后的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叙内阿尔是《圣经》中称呼苏美尔的专用名词，而不是用于称呼巴比伦的，那么谁又会是亚伯拉罕时期的国王呢？我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这本书中，已经很让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个希伯来人的苏美尔名字艾玛尔派尔（AMAR.PAL，AMAR.SIN的变体，他的《日期公式》显示，他确实在公元前2041年发动了诸王之间的战争）应该被写作Amra-Phel，而不是Amar-Phel。

根据《圣经》所说，这个肯定存在过的联盟，是由埃兰人领导的——进一步的证据是，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盛赞了尼努尔塔在这次战争中再次回到了领导者的位置上。《圣经》还标明了荷岛拉么这次入侵的时间，是在埃兰人入侵迦南的14年后——又一个与舒尔吉时代的资料相符合的细节。

但是这次入侵的路线却不同：他们穿过一个沙漠延伸处的危险关口，从而缩短了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之间的距离；通过从约旦河东岸行军，从而避开了人口密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圣经》中列出了这些战役发生的地点，以及恩利尔家族的军队在那里是与谁开战；这些信息表明，他试图与他的老对手——近亲通婚的伊吉吉的后裔，甚至篡位的祖（他曾大肆地支持过针对恩利尔家族的起义）清算旧仇。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终极目

标：航天发射降落场。入侵队伍顺着圣经时期的“国王的路线”，在约旦东部地区从北向南前进。但是当转向西进通过西奈山的关卡时，他们遇到了阻碍：亚伯拉罕和他的骑兵（见图32）。

当提到西奈山半岛这个《圣经》里称作卡德什巴尔内亚的通关城市杜尔马哈拉尼（“众神武力大大加强了的地方”）时，荷岛拉么文献这样清楚地描述那里被阻塞的路线：

牧师的儿子，

接受众神的洗礼，

夺取受到了阻碍。

“牧师的儿子”接受神的洗礼，我认为正是牧师德拉的儿子艾布拉姆。

一个属于阿马尔辛的《日期公式》双面泥版（见图33），自吹他摧毁了“Ibru’um的领地”。但是，实际上在通往航天发射降落场的关隘上并没有进行对战；一小队艾布拉姆的骑兵说服了这些入侵者返回——去到更富有和更有利的目标。不过，根据名称来看，如果这个论述确实是写艾布拉姆的话，那么不管是谁宣称得到了胜利，都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圣经》之外的特殊的家族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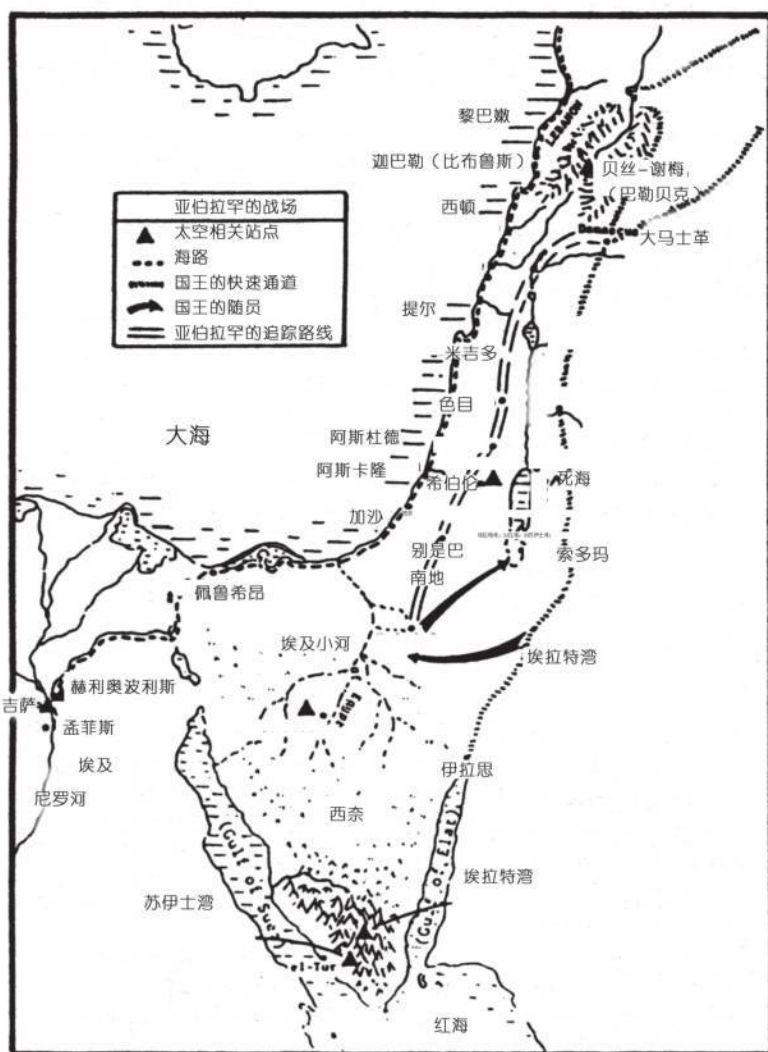


图32



图33

这支东方的部队在进入西奈山受阻后便转而向北进发。当时死海已经变浅；南部半岛已经不再被水淹没，这里变成了富裕的平原，有农场、果园、商贸中心。这里的移居地包括五个城市，其中包括不太著名的罪恶之地和罪恶之都。入侵者们向北走，遇到了《圣经》里面称为“五个罪恶之城”的这个军事联盟。《圣经》里讲到，正是在这里，四个王国的联盟抗击和抵御五个王国的联盟。这些入侵者抢劫了这些城市并且带上了俘虏，然后返程，这时他们在约旦的西部。

《圣经》里面分析了入侵者返回从而使这些战争结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居住在罪恶之地的艾布拉姆的侄

儿被俘虏了。当一个来自罪恶之地的难民告诉艾布拉姆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召集了380名训练有素的士兵进行追击”。他的骑兵一路北上，在大马士革附近（见图32）赶上了这些入侵者，营救了罗得并且获得了战利品。《圣经》里是这样记录这个功绩的，艾布拉姆“沉重地打击了荷岛拉么以及与他随行的国王们”。

历史记录分析，为压制马杜克 - 那布而进行的诸王之战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太鲁莽、自大。我们知道，阿马尔辛是在公元前2039年死的，但是他不是死于敌人的长矛，而是死于蝎子的咬伤，他被他的弟弟于公元前2038年取代。据他在位九年期间的文献记载，他进行过两次北伐，但没有一次西征；这些记载几乎都在讲述他的防御工程。他主要通过修建新的“西方长城”区段来抵御亚摩利人的侵袭。这个防御工程建筑不断向苏美尔的心脏地区靠近，乌尔王朝所控制的版图在持续收缩。

当时乌尔三世的下一代（也是最后一代）伊比辛登上了王位，在苏美尔地区，来自西方的埃兰入侵者们冲破了这道防御墙，与乌尔王朝的谈判也宣告破裂。领导和激励这些西方入侵者攻下这个觊觎已久的目标的是那布。他的父亲马杜克则正在哈兰等待拿下巴比伦。

众神进行了一次紧急磋商，通过了一个永远改变未来的特别方案。

第六章

随风而来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的释放，预示着末日预言就要实现了。而令人悲伤的事实是，就在此地，4000年前一场发生在众神间的战争，已经导致了核武器的使用。那场战争令人唏嘘不已，带来了最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是事实而非虚构：核武器第一次在地球上使用，并不是在公元1945年，而是在公元前2024年。许多古代文献描述了那次战争，依靠上下文关系，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勾画出那场战争，看出它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有何人参与。这些古代的文献包括希伯来《圣经》，上面说：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亲眼目睹了那场可怕的灾难。

为征服“叛乱区域”而发动的众王之战失败了，这打击了恩利尔的族人，大大增强了马杜克族人的信心。但那次战争带来的结果不只这个。依照恩利尔的命令，尼努尔塔忙着在地球的另一边修建另一个空间设备，修建地点就是现在的秘鲁。文献中记载，恩利尔自己也离开了苏美尔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两个神都不在苏美尔，所

以最后两个苏美尔王舒辛和伊比辛对他们的忠诚开始动摇，并去了恩基在苏美尔的居所埃利都向恩基致敬。神的缺席，同时也削弱了对盟国埃兰军队的控制，文献中有关于埃兰军队“渎神”的记载。神和人类对此感到越来越厌恶。

这激怒了马杜克，从他所珍爱的巴比伦不断传来关于掠夺、毁灭、渎神的消息。我们回忆起，马杜克上一次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奈格尔说服，在“天时间”到达公羊宫之前，平静地离开了巴比伦，而没有侵扰与亵渎巴比伦。然而，马杜克接到他的神殿被“卑劣的”埃兰人亵渎的消息：“他们在巴比伦的神殿里为狗群造窝；神殿里群鸦乱飞、高声尖叫，把粪便撒在神殿里。”

马杜克在哈兰向上天大声喊道：“直到何时？”时间还未到来，他在其自传中追问道：

啊，伟大的上天，知道我秘密的上天

就像我束紧我的腰带，我记得

我是神圣的马杜克，一个伟大的神

因为我的罪孽

我被抛弃到群山

在这许多土地上，我是个游荡者

我去过日出与日落之地

去过希泰的高地

在希泰，我询问神谕

我问：“直到何时？”

.....

“在哈兰，我居住了24年，”马杜克说道，“我的日子已经圆满！”他说时间已至，他来到他的城市巴比伦，“重建我的神殿，重建我永恒的居所”。他说他看见神殿E.SAG.ILA（“拥有崇高顶点的神殿”）在巴比伦平原上兴起，如一座高山，他把它叫作“我的立约之所”。他预见，巴比伦将不朽，他所选的国王将安居于此，巴比伦将充满喜乐，被阿努保佑。马杜克预言，弥赛亚的钟声将“赶走罪恶与不幸，把慈爱带给人类”。

马杜克在哈兰逗留了24年，到了公元前2024年：从马杜克决定离开巴比伦去等待神谕的那一年到现在，时间过去了72年。

对上天的神来说，马杜克的“直到何时？”不是个无用的问题。无论是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阿努纳奇人的统治者们一直在商议这个问题。恩利尔被糟糕的事实所警醒，急忙赶回了苏美尔。看见连尼普尔的情况都已变

得如此糟糕，恩利尔惊呆了。他把尼努尔塔召了回来，让他解释埃兰人犯下的错误，但尼努尔塔把责任都推给了马杜克和那布。于是那布又被询问。他的主要原告是沙马氏，沙马氏描述了这可怕的情形，说“一切都是那布造成的”。在他父亲面前，那布指责尼努尔塔；他又控诉奈格尔，控诉他应对洪水时代之前的监控设备的消失负责，控诉他未能预料到巴比伦现在发生的渎神事件。他与奈格尔两人相互大叫，并“对恩利尔表现了不尊敬……他说‘这里没有公正，毁灭是已经预谋好的，恩利尔反抗巴比伦，使得罪恶被纳入计划之列’”。这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对指挥之主的指控。

恩基大声抗辩，但这不是为恩利尔申辩，而是为他儿子。马杜克和那布到底被指控了什么？他问。他把愤恨直接发泄到了他儿子奈格尔身上，“你为何一直与我作对？”他问道。他们是如此针锋相对，以至于到最后恩基咆哮着让奈格尔离场。于是，众神的会议在混乱中结束。

但所有这些争论、指控以及反控，都在反对一个日益被了解的事实。这事实便是马杜克所提到的“天时间”：时间流转，当因为岁差而发生的关键改变，即金牛座时代——恩利尔的黄道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而白羊座时代——马杜克的时代，正在到来。尼努尔塔可以在他拉格什的神殿（为古地亚所建）中看到它的到来；透特

可以从他在地球上竖立的巨石阵中确信它的到来；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后来，被马杜克与那布辱骂，又被父亲恩基吼出去的奈格尔“自作主张”，打算使用“毁灭性武器”。不过，他不知道这些武器藏在何处，但确信它们就在地球上，被锁藏在地下一个秘密之处（依照一种文献的目录CT-xvi，44—46行，这个地点在非洲，在他兄弟吉比尔的领土上）：

这七个，它们藏于山上；

藏于土地中的洞穴里。

基于我们现有的技术，这些武器可以描述为七种核装置：“它们直冲向前，带着恐怖，带着骇人的光芒。”它们被无意从尼比鲁带到了地球，长久地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一个恩基和恩利尔都知道的地方。

众神间的战争会议驳回了恩基的意思，依照奈格尔的建议，给了马杜克以惩罚和打击。地球和阿努的交流一直在进行：“地球向阿努请示，阿努向地球发话。”他清楚地表明，对于这项空前的行动，他只赞成剥夺马杜克在西奈的太空船升降场，但这对神与人都没有什么损害：“阿努，众神之主，同情地球。”古代文献这样记载。众神选择了奈格尔与尼努尔塔去执行这项任务，并向他

们交代清楚了任务的限制和范围。

但结果并非如此。大灾难让我们见识了“非预期后果法则”的可怕。



灾难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与苏美尔的荒芜，奈格尔指派了一个书吏按他的观点来记述整个事件，试图为自己洗脱罪责。这个文献被叫作《埃拉史诗》，因为在其中，奈格尔被称为埃拉（“歼灭者”），尼努尔塔被称作以舜（“焚烧者”）。把它和苏美尔的其他文献以及阿卡德人的文献，还有《圣经》放在一起参照，我们就可以还原真实的故事。

我们发现，当奈格尔急忙赶到吉比尔在非洲的统治地去找武器时，决定已经做出了，没有等尼努尔塔的到来。让尼努尔塔感到沮丧的是，奈格尔忽视了这目标的限制，并不加选择地使用这一武器向人类报复：“我将消灭儿子们，让父亲们把他们埋葬；然后我将杀死父亲们，此时无人来把他们埋葬。”奈格尔自吹道。

当他们两个争执时，消息传来，说那布已经行动了：“从他的神殿到马歇尔，他在他的所有城市都留下了足迹，一直延伸到大海；他进入大海，建立起并不属于他的王座。”那布不仅使西方的城市改变了信仰，还侵占

了地中海的岛屿，成为它们的统治者！奈格尔（歼灭者）于是争辩道，毁灭太空船起落场是不够的：那布，以及叛归他的城市，都必须受惩罚，被毁灭！

现在，有了两个目标，奈格尔-尼努尔塔集团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太空船起落场的“剧变”会不会为那布和他有罪的跟随者敲响警钟，使之逃跑呢？再三思酌后，他们决定分别行动：尼努尔塔负责攻击太空船起落场，奈格尔负责攻击附近“有罪的城市”。但当这一切都取得一致时，尼努尔塔却有另外的想法：他坚持，不仅操纵这些空间设备的阿努纳奇人需要预先警告，而且需要预先警告某些人类。他对奈格尔说道：“你要将善良和罪恶的人一起剿灭吗？你要将有罪与无罪的人一起摧毁吗？”

古代文献记载，奈格尔（歼灭者）被说服了：“‘焚烧者’的话语对‘歼灭者’来说像是一剂良药。”于是，一个早晨，带着七种核武器，他们俩执行了他们的终极任务：

.....

于是，英雄的“歼灭者”冲向前

带着“焚烧者”的忠告

“焚烧者”紧随其后

把说过的言语

谨记于心.....

已有的文献甚至告诉我们，谁负责什么目标：“‘焚烧者’去了山上的至高点”（从《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我们知道，太空船起落场是依山而建的）。“‘焚烧者’举起了手：山被夷平.....为飞向阿努而建的起落场被烧焦了，满目疮痍，一片荒芜。”在一阵核武器攻击中，这座太空船起落场及其设备，就被尼努尔塔的手弄得面目全非了。

这篇古代文献描述了奈格尔做了什么：“仿效‘焚烧者’，‘歼灭者’跟随国王之路，他干掉了这些城市，颠覆了它们，使之一片荒芜。”他的目标是“有罪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国王们结成了联盟，对抗居于死海南部平原的东方国王。

于是，在公元前2024年，核武器在靠近死海平原的西奈半岛上释放，太空船起落场和五座城市一起灰飞烟灭。

※

亚伯拉罕和他在迦南的任务正如我们所说，是不足为奇的，《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同时将其记载在天启事件中。

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载中得

知，监护太空船起落场的阿努纳奇人事先得到了警告：“这两人（奈格尔和尼努尔塔），让其守卫站在一旁；此地的神已放弃此地，它的保护者已跑上高天。”但文献同时也说道：“这两人让保护者们逃走，逃离这炙人的灼热。”关于是否预先通知了这些有罪城市里的人类，文献的记载却不明确。而《圣经》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创世记》中读到，亚伯拉罕和他侄子罗得确实同时得到了预先警告，但城里的其他人却没有。

这篇《圣经》中的文章，不仅阐明了这个事件带来的“剧变”，而且包含了关于神以及他们与亚伯拉罕的特殊关系的细节。这个故事从《创世记》的第十八章开始：在一个炎热的正午，99岁的亚伯拉罕坐在他帐篷的入口处“抬眼而望”，突然，看见“三个人站在他的上面”。虽然他们被亚伯拉罕称作“人”，但他们却有一些特别之处：因为亚伯拉罕冲出帐篷，俯伏在地，以仆人自称，为他们洗脚、给他们食物。这就表明，这三人其实是神。

这三人走后，他们的领导者（现在被称作上帝），决定告诉亚伯拉罕这三人的任务：决定索多玛和蛾摩拉是否是罪恶之城，消灭它们是否正义。当其中两人离开，向索多玛去时，亚伯拉罕走近上帝问道：“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创世记》18：23）这里的记载与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一致。

接下来，是人和神之间的讨价还价。“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这座城吗？”亚伯拉罕问上帝。当上帝说了会为这50个义人饶恕这座城后，亚伯拉罕又继续说，如果只有40个呢？只有30个呢？一直问到如果只有10人呢……“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另外两个神（在第十九章中，他们被称为Mal'achim，即“使者”之意，又可翻译为“天使”）晚上到达了索多玛。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那里的人的罪恶，在黎明时，这两个天使叫罗得带着他的全家逃离此地，因为“耶和华将毁灭这个地方”。罗得家请求延迟一点时间，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逃到安全的高地，其中一个天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向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平原地区看去，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

亚伯拉罕那时99岁，他生于公元前2123年，那年便是公元前2024年。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关于索多玛和蛾摩拉毁灭的描述与《圣经》一致，是《圣经》中关于亚伯拉罕的特别地位和身份描述的真实性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但它同时也被神学家和学者们避而不谈，因为它还记述了前一天

发生的事情：三个神（长得像人一样的天使）造访亚伯拉罕——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关于“古代宇航员”的故事。那些只是把《圣经》与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当作神话故事的人，试图将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归因自然灾害，然而《圣经》两次确认它们是被“火与硫磺”给毁灭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个预谋的、可延期的、甚至是可取消的事件：亚伯拉罕曾经与耶和华讨价还价，叫他饶恕此城而不要无论善恶一并剿灭；他侄子罗得也获得了延期的时间。

在从太空拍摄的西奈半岛的照片（见图34）中，我们看见巨大的洞穴和裂缝，这是核爆炸留下的痕迹。这片土地至今仍散布着被烧黑的碎石（图35），这些石头中铀235的含量特别高，在专家眼中，这是由核能的突然且巨大的释放造成的。

死海平原城市的毁灭引起了死海南岸堤坝的崩溃，使得这片曾经肥沃的土地洪水泛滥。我们在今天所见被一屏障所分离的“El-lissan”（“舌头”之意），如同死海之舌，这便是洪水留下的遗迹（见图36）。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在这里的海床中，发现了谜一般的水下废墟，但废墟所在地属于约旦，约旦停止了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有趣的是，与之相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确证了这地形的改变，甚至提出死海的形成是由于核爆炸：“歼灭者，挖开大海，将其分开；居于其中的，甚至包括鳄鱼，统统

死亡。”



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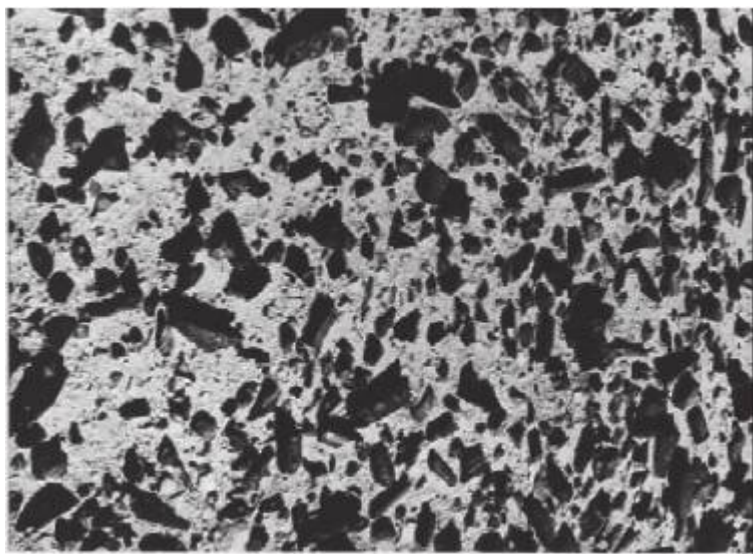


图35



图36

他们两个，正如文献所说，不止毁灭了太空船起落场与有罪的城市。作为核爆炸的结果：

咆哮的暴风，邪恶的暴风

在天空盘旋

然后，非预测后果的连锁反应开始了。

历史记载，在公元前2024年，建立于乌尔，在伊比辛统治下的苏美尔文明，在其统治的第六年崩溃了。我们记得，这一年亚伯拉罕正好满99岁……

学者们起先猜测，苏美尔的首都乌尔，是被“蛮族的侵略军”给摧毁的；但并没有找到这种毁灭性入侵的证据。之后，一篇名为《对乌尔毁灭之哀歌》的文章被发现。该文使学者们感到迷惑，因为它不仅为乌尔的毁灭而哀悼，而且为其被“放弃”而哀悼：居住在此的神放弃了它，居住在此的人类离开了它，它已成一座空城；庙宇、房屋、羊圈都完好无损，立于原地，只是已经空空荡荡了。

其他哀悼的文献也相继被发现，除了乌尔，它们对整个苏美尔都表示了哀悼。它们再次提到了“放弃”：不仅是乌尔的神兰纳、宁迦尔，就连恩利尔——这“野性的公牛”，也放弃了在尼普尔他深爱的神殿，他的夫人林利尔也离开了；宁马赫放弃了她的城市科什；伊南娜，“埃里克的女王”，放弃了埃里克；尼努尔塔放弃了他的神殿埃尼奴，他的夫人巴乌也离开了拉格什。一个接一个的苏美尔城市被放弃了，城市里再也没有了众神、人类和动物。学者们苦苦思索着这“可怕的灾难”，这个谜一样的灾难改变了整个苏美尔。到底是什么灾难呢？

在文献中，这个谜的答案正是：随风而来。

不，这里不是在用那本著名的书的名字玩弄辞藻。这是那些哀悼作品重复着的词语：恩利尔放弃了他的神殿，他“因风而离开”；林利尔离开了他的神殿，“因风而离开”；兰纳放弃了乌尔——他的羊圈，“因风而离开”；等等。学者们假定，这种重复是文学上的构造，重复这词语，以突出哀悼者的悲伤。但这并不是文学的发明，而是事实：因为一阵风，苏美尔和它的城市变得空空荡荡。

一阵“邪恶的风”，《哀歌》中说道，狠狠地刮，使得“巨大的灾难，让人类感到陌生的大灾难，降临于此地”。这阵邪恶的风，“使得城市荒芜，房屋没有人烟，畜栏与羊圈空空如也”。这里荒凉，但并未毁灭；空荡，但并未崩溃：城市还在，房屋还在，畜栏和羊圈还在——只是已没有人烟。就连苏美尔河流里的水都是苦涩的，曾经肥沃的土地长满野草，牧场里的牧草全已枯萎。”所有的生命都已离开。这是场之前从未有过的灾难：

苏美尔的土地上，灾难降临

人类所不知的灾难

从未有过的灾难

无法抵挡的灾难

邪恶的风带来了死亡，无处幸免的死亡：死神“在街

上漫游，在路上巡弋……最高最厚的墙壁无法阻挡；没有一扇门可以将其关于门外。藏于门后的死于门后，跑上屋顶的死在屋顶”。这是看不见的死神：“它就站在人们身边，却无人可见；它闯进门后，却不显露身形。”这是可怕的死亡：“咳嗽和黏痰使胸腔虚弱，口中充满唾沫，人们变得又聋又哑……无法抵抗的哑病……头痛。”当邪恶的风抓紧它的牺牲品时，“他们的嘴被鲜血湿透”。死亡无处不在。

文献中这样描述，邪恶的风“使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变得阴暗”，这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产生于神做出的消灭的决定。它产生于“阿努安排的暴风，恩利尔内心的决定”。它是某一次事件的结果——“在闪电之后，接踵而至”——这个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西方：“它从崇山峻岭中来，从不值得怜悯的平原上来……如同神苦涩的怨恨，它从西方来。”

邪恶的风是由西奈半岛上的核爆炸引起的，这一点在文献中已经清楚地阐明了。文献宣称，众神们知道它的来源和起因——一次爆炸：

邪恶的爆炸引来了不幸的风暴

爆炸是它的前戏

勇敢的子孙们啊

却是瘟疫的使者

《哀歌》的作者，即众神自己，给我们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当毁灭性武器被尼努尔塔和奈格尔从天上投下，“它们放出可怕的光，像火一般灼烧一切”。接下来，风暴“在闪电中生成”。一块“带来毁灭的密云”——核爆炸产生的蘑菇云——升到天空，紧跟着是“急速的风……烧焦了天穹的狂风”。这是难忘的一天：

在那天

当天穹被碾碎

土地遭受重击

它的脸庞被巨大的漩涡删改

当天空黑暗

如同被黑影覆盖

在那天

邪恶的风产生

多种文献都把这恶毒的风暴归因于发生在“众神起落场”的核爆炸，归因于太空船起落场的消灭，而非有罪之城的毁灭。它在那里，“在群山之中”，核蘑菇云在一片光

芒中升起——它从那里而来，压倒一切的狂风从地中海而来，带着可怕的核蘑菇云向东而行，刮向苏美尔。在苏美尔，它没造成破坏，而是带来了无声的歼灭，用带有放射性的空气，将所有生命带向死亡。

所有相关的文献都证实，除了对使用核武器表示了反对和警告的恩基外，没有一个与此事相关的神预料到结果会是这样。他们大多出生在地球，对他们来说，尼比鲁上的核武器传说是老辈人的故事了。阿努，应该知道得更多些，是否以为这武器被埋藏了太久，所以很难发挥其功效或者已失效了呢？恩利尔和尼努尔塔（他俩都来自尼比鲁）是否以为这阵风将把核蘑菇云刮向阿拉伯半岛无人的沙漠呢？这里没有满意的答案；文献只是记载：“这暴风的巨大威力使众神面色苍白。”可以确定的是，当风向和这核爆炸的威力被认识到后，警报在暴风经过的路线上拉响——神和人都为了活命而仓皇出逃。

警报一拉响，恐惧、惊慌与混乱便征服了苏美尔，这在哀悼的文献中有生动的描述。这些文献包括《乌尔哀歌》《哀悼苏美尔及乌尔之毁灭》《乌鲁克哀歌》，等等。按书上的描述，神基本上都是“自顾自”，用尽各种方法，从空路，从水路，试图逃离这邪恶之风的魔爪。众神在逃跑前，为人类敲响了警钟。《乌鲁克哀歌》描述道：“快起来，逃命吧！躲到草原去！”人类在深夜被叫醒。“被恐惧攫住，乌鲁克忠诚的公民”争相逃命，但在邪

恶的风中，无人幸免。

当然，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首都乌尔，兰纳（辛）拒绝相信乌尔的命运已变得晦暗。他长久而深情地向他父亲恩利尔请求，希望他转移灾难，这被记载在《乌尔哀歌》中（由兰纳之妻宁迦尔创作）。以下是恩利尔生硬的回应：

乌尔被授予王权——

但一个永久之地是不可能存在的。

由于不愿接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以及太爱乌尔的人民而不愿抛弃他们，兰纳和宁迦尔决定坚守原地。邪恶之风是在白天到达乌尔的；“我至今为那天感到战栗，”宁迦尔写道，“在那天，虽有恶劣的气味，但我们并未逃离。”如同末日来临，“乌尔遍地是痛苦的哀哭，但我们并未逃离。”他们夫妇俩在噩梦中度过了夜晚，他们藏身于“铅做的屋子”里，一间深藏于他们金字塔的地下密室。清晨，当这邪恶之风“从这座城市飘走”时，宁迦尔发现兰纳已经病倒了。于是她急忙穿上外衣，带着兰纳，离开了他们深爱的乌尔。

至少还有一个神也被这邪恶之风所伤，她是尼努尔塔之妻巴乌，她独自待在拉格什（她丈夫忙着去毁灭空间船起落场了）。人们爱戴她，称她为“巴乌母亲”，她作

为康复医师不忍离开。《哀歌》中记载：“在那天，风暴追上了巴乌女士；追上了她，就像追上一个人类。”这里并不清楚她受伤有多重，但由苏美尔的一系列文献看来，从那以后，她很久都未恢复。

恩基的城市埃利都在最北边，处于恶风路径之边缘。我们从《埃利都哀歌》中得知，恩基之妻宁基从埃利都逃走，逃往了恩基在非洲的冥界之屋：“宁基，这伟大的女士，像个鸟儿般飞走，飞离了她的城市。”但恩基自己只是躲到了足够避开恶风的位置：“埃利都之主待在他的城市外……为它的命运而哭泣。”埃利都的许多民众跟随着他，在安全的地方安营扎寨，整整两天一夜，他们看着暴风“用它的魔爪对埃利都施暴”。

令人惊讶的是，这片土地上受到最少伤害的大城市是巴比伦，它坐落在风暴北方的边缘。当警报敲响时，马杜克向他父亲求助。“巴比伦的人民应该怎么做？”他问。“能逃的应该逃向北方，”恩基告诉他，“依照那两个“天使”告诉罗得和他全家的那样的做法：离开索多玛时，不要回头。”依照恩基的教导，马杜克告诉他的跟随者“不要转身，也不要回头”。逃跑不了的，则在地下寻求避难所：“让他们躲进黑暗中的地下密室。”马杜克听从了恩基的建议。由于风向，巴比伦和那里的人们安然无恙。

当邪恶之风吹过（我们知道，它的残余最东抵达了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苏美尔变得一片荒凉与衰

败。“风暴使城市与房屋荒凉。”尸横遍野，无人掩埋。“在日光下，死者如同油脂般溶化。”而在牧场，“大小牲畜都变得稀少，一切生物都已死亡”。羊圈“交给了邪恶之风”。沃土变焦土；“在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两岸，只有苍白的野草生长，芦苇烂在沼泽中，发出了恶臭”。“无人再踏上公路，无人找得到路”。

“噢，乌尔兰纳的神殿，你的荒芜太令人心碎！”《哀歌》中如此哀悼，“噢，宁迦尔，你的土地已荒芜，使你泪如雨下！”

这城市已变得陌生

已无人能在这城市里生存

房屋也装满了泪水

它使我心碎

乌尔和它的神殿都已

被这邪恶之风掌控

于是，就这样，历经了2000年的伟大的苏美尔文明
随风而逝了。

近年来，考古学家联合地理学家、气候学家以及其他地球科学的专家组成多学科专家组，努力想要弄清发生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苏美尔和巴比伦的巨变。

由七个科学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一个国际小组，在2000年4月出版的科学期刊《地质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气候变化与阿卡德帝国的崩溃：来自死海的证据》，这篇文章代表了一种学术倾向。在研究中，他们采集了古代的地质层进行了放射学和化学的分析，这些地质层采集于近东的不同地方，但主要是采集于阿曼海湾的海底。他们的结论是：在邻近死海的地方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气候变化，这次变化造成了尘暴，大量的尘埃（不同寻常的“大气矿物尘埃”）被风携带，笼罩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南，一直飘到了波斯湾（见图37）——如同我们所描述的邪恶之风一样！对这不寻常的“辐射微尘”进行碳定年表明，这一切是“由发生在距今约4025年的不同寻常的戏剧性事件造成的”。这一年便是公元前2025年左右——正是我们指出的公元前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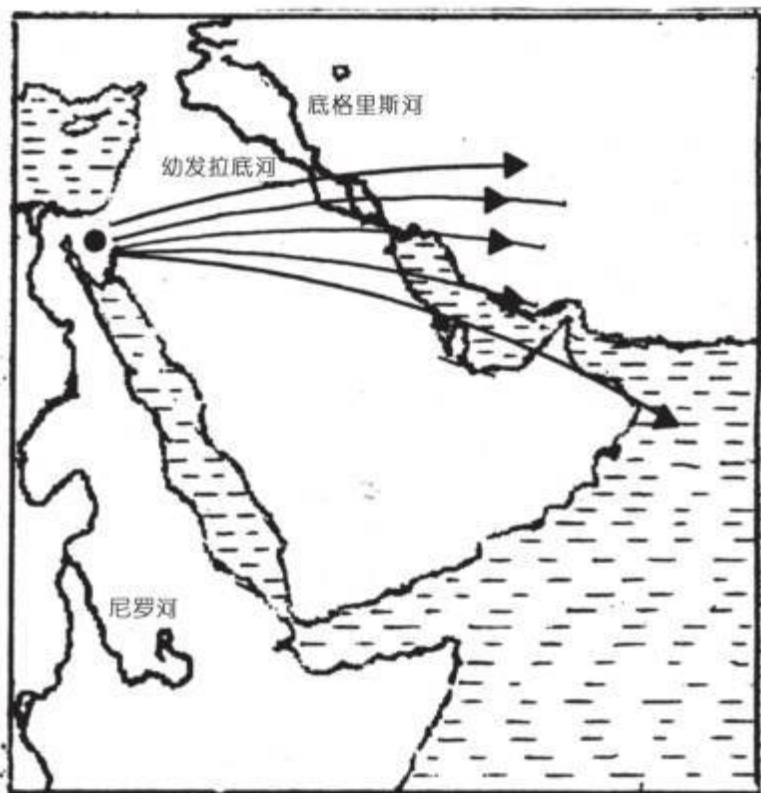


图37

有趣的是，研究者在研究报告中说道：“死海海平面在那时突然地下降了100米。”他们没有对这一点做出解释——但显然，如我们所述，死海南岸防洪堤的裂口与平原上发生的大洪水，解释了当时发生了什么。

2001年4月27日发刊的《科学》杂志，用全刊的篇幅讨论了全球地质气候。在讨论美索不达米亚发生的事件的版面中，它提到了来自伊拉克、科威特和叙利亚的证据，把在两河流域发生的“对冲积平原的大范围放弃”，

归因于“发生在距今4025年前的”尘暴。研究没有对这次“气候突变”做出解释，但它也认为是那一年：与公元2001年相距4025年。

这决定性的一年，经现代科学证实，正是公元前2024年。

第七章

天命有50个名字

在公元前21世纪末，诉诸核武器的行为——可以说，“随着一声巨响”——导致了马杜克时代的来临。几乎从所有方面来看，这都的确是一个新的时代，甚至术语的使用方式也有所改变。新时代带给我们的影响直至今日。

马杜克的新时代来自不正当的权力，他的野心得逞了，预言也实现了。但付出的代价——苏美尔的荒芜，神灵的离去，人民被屠杀——却不是他所为。如果说有什么是他所为的话，那也是因为受苦的人们妨碍了天命。那些不可预见的核风暴、那些放射性毒风，以及那些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所指引的事，只说明天堂在宣布：马杜克的时代，白羊座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马杜克的家乡埃及，金牛座时代向白羊座时代的转变被特别地庆祝和纪念过。关于天堂的天文学描写（比如说在但德瑞庙，见图20），显得白羊座像是黄道圈的焦点。在苏美尔，黄道星座的名单不是始于金牛座，而是始于白羊座（见图38）。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羊头的斯芬克斯，站在通往卡尔纳克神庙的圣途边

（见图39）。斯芬克斯由新成立的中间王朝的法老所建，它建造的开始时间，刚好是在马杜克升为最高统治者之后。那些法老的尊名是带有神性的“亚蒙”，所以国王和神庙一样，都以亚蒙——“不可见者”的身份献身于马杜克。因为马杜克不在埃及，他选择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作为他永恒的城市。



1. 白羊座



2. 金牛座



3. 双子座



4. 巨蟹座



5. 狮子座



6. 处女座



7. 天秤座



8. 天蝎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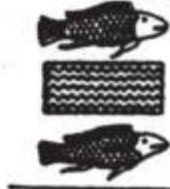
9. 人马座



10. 摩羯座



11. 宝瓶座



12. 双鱼座

图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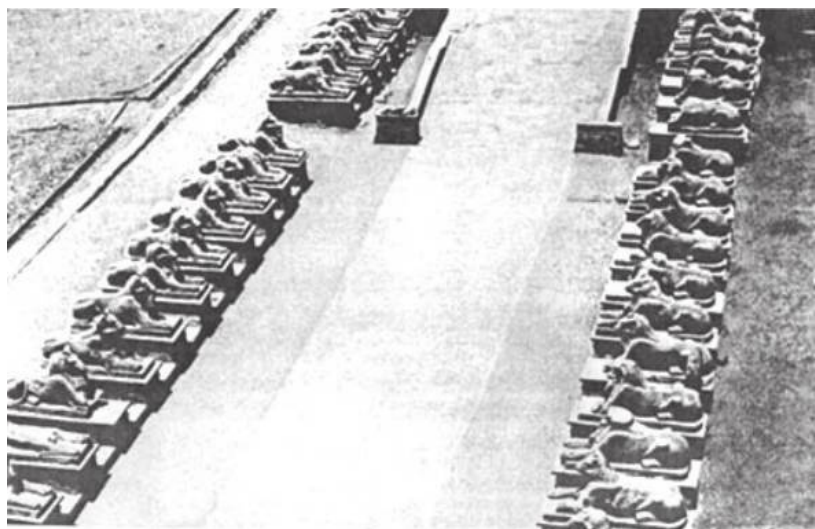


图39

马杜克和那布都太太平平地躲过了核漩涡。虽然那布本人曾经是奈格尔 / 埃拉的攻击目标，但他显然是躲在地中海的某个岛屿上逃过了一劫。后来的史料指出，在美索不达米亚，他得到了自己的礼拜中心博尔西巴，那是靠近他父亲的巴比伦城的一座新城。然而他还继续前行，在西方，在他最喜爱的土地上，又得到了人们的崇敬。他在那里和美索不达米亚所获得的崇拜，来自以他的荣耀命名的圣地——比如约旦河畔的尼泊山（后来摩西死于那里）——和神圣的王族名字（比如奈波波尔阿萨，Nabo-pol-assar；奈波查德热尔，Nebo-chadnezzar，以及其他许多名字），一些巴比伦的著名国王就用过那些名字。而且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样，他的名字成了“预言家”和古代近东预言的同义词。

当那致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马杜克还在他位于哈兰的指挥所，询问“到什么时候结束”？在他的自传体文本《马杜克预言》中，他预想到了一个弥赛亚时代的来临。那时诸神和人民将会承认他的至尊地位，和平将取代战争，富足将驱走苦难，他指派的国王“将使巴比伦最先”通过埃萨吉拉庙“朝向天堂”（“埃萨吉拉”正是这个意思）——

一位国王将在巴比伦出现；

在我的城市巴比伦，在它的中央，

他将使我的神庙升向天堂；

他将使山脉般的埃萨吉拉得以复兴，

他将为山脉般的埃萨吉拉绘制

天堂——人间的蓝图；

天堂的大门将被开启。

在我的城市巴比伦，一位国王将会出现；

他将居住在富足的地方；

他将抓紧我的手，

他将带我走进队伍中

到我的城市和我的神庙埃萨吉拉

为了不朽，我将进去。

可是，新的巴别塔不是刻意（像第一个那样）用作发射塔的。最高统治者马杜克意识到，新的巴别塔不仅是为了在物理层面上占据空间连接点，而且与天堂有关——黄道历时间，天体的位置和运动，以及天上的卡卡布（星 / 行星）。

因此，他预想将来的埃萨吉拉会是占统治地位的天文台，它将使尼努尔塔的埃尼奴和透特立起的各式各样的石柱成为多余。埃萨吉拉最终建成了一座巴比伦式的金字塔。它的建造依据了详细而精确的计划（见图40）：它的高度，它七层之间每一层的间距，它的朝向——大约在公元前1960年，直接指向IKU星，白羊座占领导地位的恒星。

核战争的灾变和它意外造成的结果，导致一个时代的突然结束和关于“那时是谁的黄道时代”的争论。“天时间”是马杜克的时代，但是诸神的行星尼比鲁，却仍然指向了“神圣时间”——后来马杜克的注意力也转向了它。正如他的预言书解释的那样，他预想天文学家从巴比伦金字塔的台阶上扫描天空，搜寻“埃萨吉拉对应的行星”：

知道征兆的人，开始去举行宗教仪式，

后来将升到中间。

左与右，在相对的两侧，

他们将分别站着。

那时国王将到达；

他将观察到

埃萨吉拉对应的行星卡卡布

越过土地。

一个星宗教产生了。他们的神——马杜克——成为一颗星；一颗星（我们称之为行星）——尼比鲁——成了“马杜克”。宗教变成了天文学，天文学变成了占星术。

为了与新的星宗教一致，《伊奴玛·伊立什》在巴比伦的译本做了些修改，使之同意了马杜克成为天上的一员：他不是来自尼比鲁——他就是尼比鲁。在巴比伦地区的阿卡德语（闪族语的前身），把马杜克和阿努纳奇人的故乡尼比鲁星等同了起来，而且，他们把一颗从外层空间过来报复天上和地上的艾的星体（见图41）也称作“马杜克”。这使得“马杜克”像在人间一样，在天堂也成了统治者。在他天上的轨道里，他的命运是所有天神（其他行星）中最伟大的一个；相应地，他也是地球上的阿努纳奇诸神中最伟大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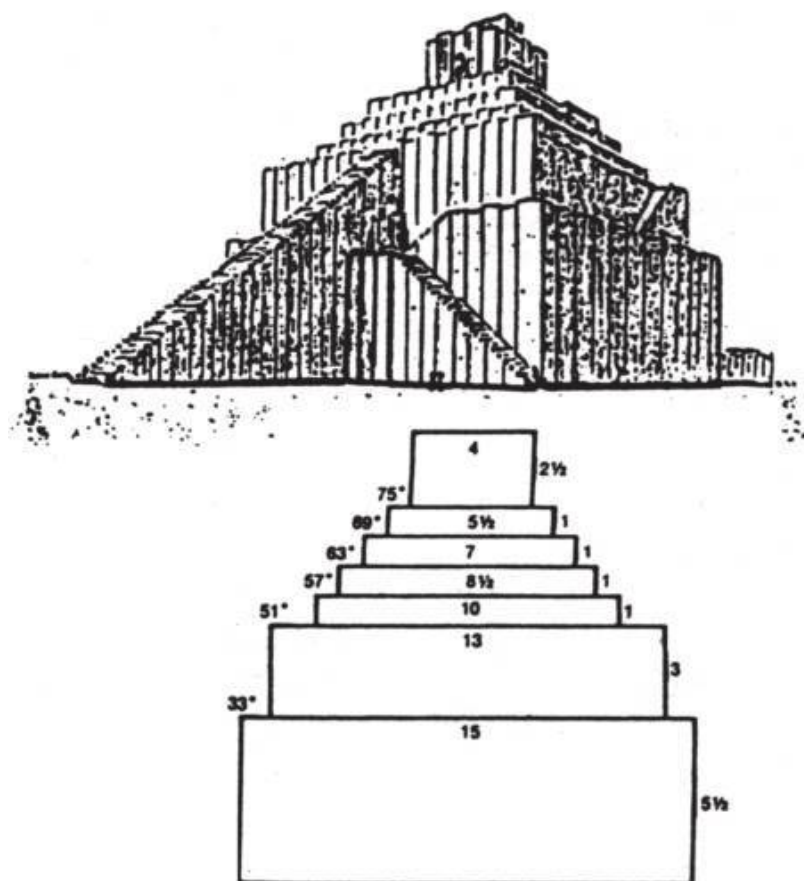


图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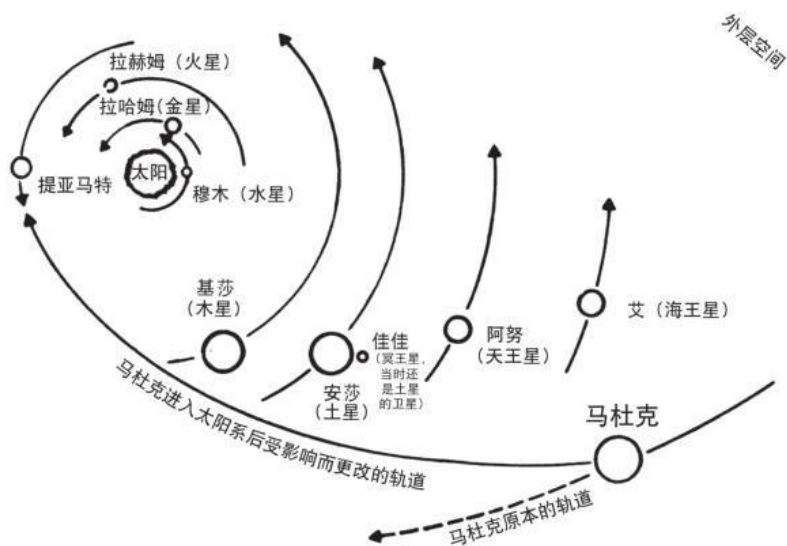


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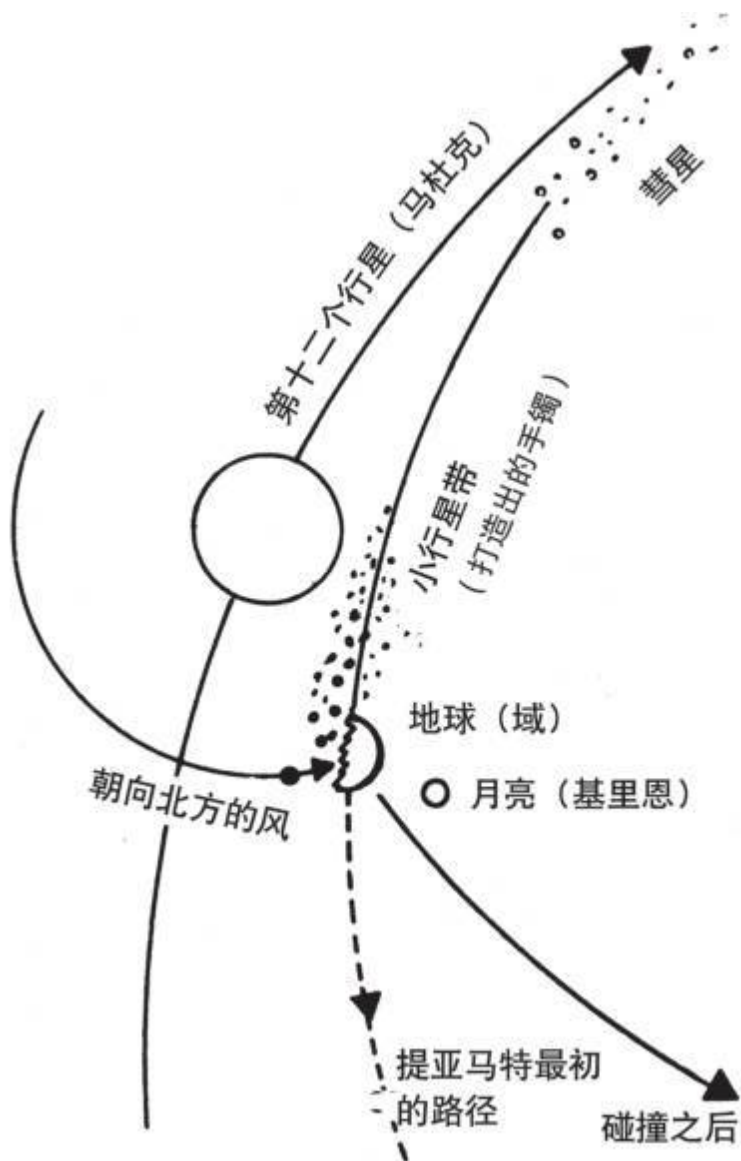


图42

在新年的第四个夜晚，《创世史诗》被公开宣读。它记载了马杜克在创造地球（见图42）和改造太阳

系（见图43）的太空战役中，击败了“怪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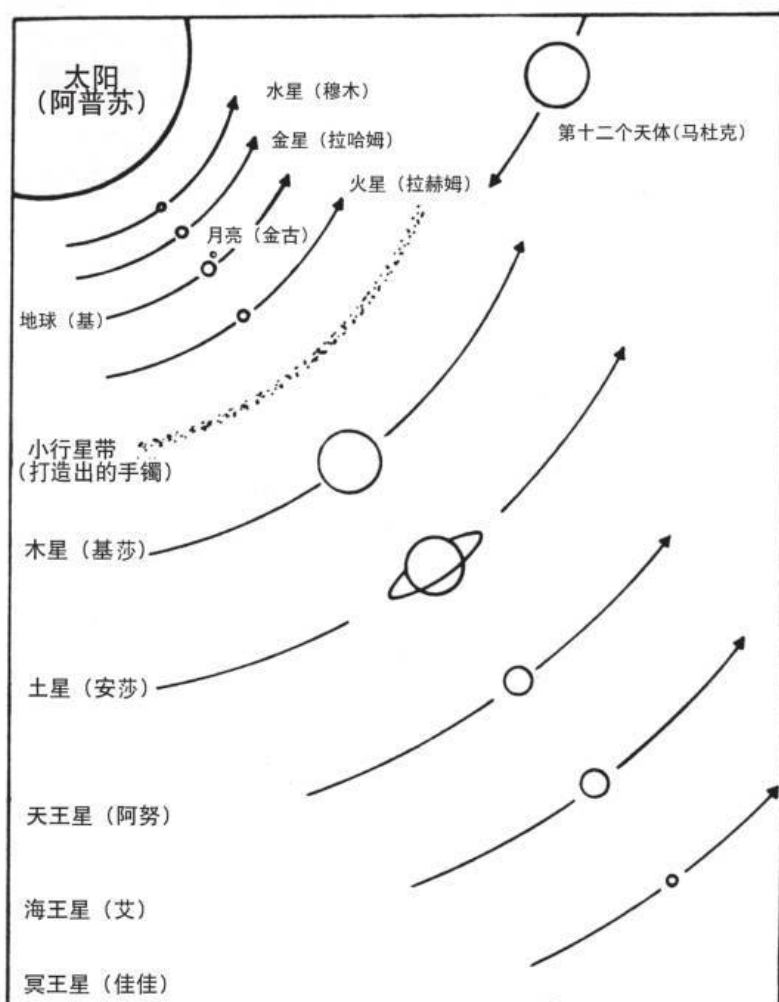


图43

提亚玛特——所有这些功绩，在原来的苏美尔译本中都归因于尼比鲁星，被当作是自然的宇宙演化。新译本还以“人类”的形象，巧妙地修饰了马杜克，说他发明了

历法，并选择巴比伦作为“世界的中心”。

元旦节——一年中最重要的宗教事件——开始于尼散月的第一天，与春分日是一致的。在巴比伦又被称为阿基提节，它从苏美尔的十日阿基提（降生于人间）节，发展成了长达12天的庆祝。庆祝的过程采用了精密设计的仪式和典礼，重新演绎了尼比鲁的故事（在苏美尔），阿努纳奇人来到地球的故事，以及马杜克的故事（在巴比伦）。它包含了金字塔战争的一段情节：当时，他在一个密封的坟墓中被判死刑，后来，他活着从坟墓中出来，他又复苏了；他逃亡了，成了不可见者；后来他又凯旋。队伍来了又走，出现又消失，甚至生动且真实地上演了救世主受难剧。剧情中，马杜克像一位受难的神面对着人民——虽然在人间受难，但通过天堂中他的对应者，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夺取了至尊地位。（新约中耶稣的故事与此极为相似，所以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的学者和神学家们曾讨论过马杜克是否为“耶稣的原型”。）

典礼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涉及马杜克驾着一叶孤舟跨过河流并到达一个叫作“阿基提的家园”的建筑的事情；另外一部分就发生在这个城市里面。单独的那一部分，显然象征着马杜克从他在外太空的故乡来到内太阳系的太空旅行——一次乘船在水上走的旅行，这与星际空间是原始的“水一样的深渊”，从而要靠“天船”（太空

船)来穿梭星际的概念是一致的——这也是在埃及艺术中描绘的一个概念,在那些艺术品中,天神们都是用“太空船”穿梭于星际的(见图44)。

公众的节日在马杜克从遥远而孤独的阿基提的家园成功返回之前就开始了。公众们愉悦的庆典,开始于众神在码头边恭祝马杜克的到来。此时,陪伴他的是一支庄严的队伍,国王和牧师们也在其中,周围是拥挤的人群。对这些过程和路线相当详尽的描述,指导着考古学家如何去发掘古巴比伦。从刻在泥版上的文字和城市的地形来看,城中有七个站点,队伍在经过站点的时候将会停下来,举行事先制定好的典礼仪式。这些站点的名字,既带有苏美尔性质又带有阿卡德性质。它们(在苏美尔语中)象征阿努纳奇人在太阳系中的穿行(从冥王星到地球的七个行星)和(在巴比伦)马杜克的故事:在“净土”降生;他生来具有的权力和他的至尊地位是如何被否定的;他如何被判死刑;又怎样被掩埋(活在大金字塔中);他如何被救出而后又复兴;他又是怎样被流放充军;以及最后,为何连阿努和恩利尔这样伟大的神灵也会向命运低头,并宣称马杜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图44

原本的苏美尔创造史诗写了六块泥版（记录了《圣经》中上帝造物的六天）。在《圣经》中，上帝在第七天休息了，用来回顾他的功业。史诗的巴比伦修订版增加了第七块泥版。这块泥版全部用于赞颂马杜克，并授予了他50个名字——这象征着他得到了“50”这个排位，原本这个排位是恩利尔的。

从他传统的名字马杜克（净土之子）开始，他的苏美尔式名字与阿卡德式名字交替出现。这些名字从“万物的创造者”到“引领天堂与人间的王”；还有关于对提亚玛特的太空战和关于创造地球与月亮的名号——“众神之首”，“通往伊吉吉和阿努纳奇的施令者”；以及作为人类的掌控者——“延续生命之神……复活死者之神”，“一切土地之主”；他也是用坚毅与仁慈支撑人类的神，他是为人类普降甘霖、润泽庄稼、分配田野，并“堆积丰粮”的“农耕赐予者”。

最后，他被赐名为尼比鲁，“他将控制天堂与人间的穿越”：

天上的卡卡布星光闪耀……

那是似水深渊在不停地流动——

赐予他名为“穿越”吧！

或许他将支持星辰在太空的运转，

或许他会像放羊一样牧着天神。

这篇篇幅很长的文章在结论中表述：“众神称他为‘50’，并把他奉为至高无上的神。”

当对第七块泥版的通宵阅读结束时——那时差不多也就黎明了——主持典礼仪式的牧师将发表以下事先拟定好的声明：

让50个名字铭刻于心……

让智慧与知识探讨它们。

让父亲把这些名字背诵给儿子听，

让牧羊人的耳朵打开。

让他们为马杜克，神灵中的“恩利尔”而欢欣，

他令出如山，

他的意见，没有任何神可以改变。

当马杜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他身着华丽的外套，使苏美尔和阿卡德旧神们简单的羊毛外衣显得极不入眼（见图45）。



图45

※

虽然在埃及，马杜克是位没出现过的神，但对他的接受与崇拜在那里迅速蔓延开了。一首对拉-阿蒙的赞歌也效法马杜克的50个名字，用许多的名号来赞美神灵。这首赞歌称拉-阿蒙为“在地平线中央的众神之主”，“创造

整个地球”的天神，在地球上“创造了人类和野兽，创造了果树，给予牛羊生命并赐给了他们牧草”的神，“用第六天为他庆祝”的神。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故事与圣经的创世故事之间的相似性，已经相当明了了。

根据宗教信仰的表述，在埃及，马杜克是一位见不到的神灵，因为他的主要住所在别处——有一首很长的赞歌实际上提到了巴比伦是众神为他庆祝胜利的地方（也有学者认为，赞美诗提到的不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而是一个名为巴比伦的埃及城镇）。在天堂里，他也是见不到的，因为“他是远离天堂的”，因为他跑到了“地平线的背面”。埃及的统治象征——侧面被大毒蛇环绕的有翅膀的圆盘——被普遍解释为太阳轮，“因为马杜克即是太阳神”；但事实上，这是在古代到处存在的尼比鲁的标志（见图46），而且现在尼比鲁已经成了一颗看不见的星星了。

因为马杜克不在埃及，所以在埃及，他的星宗教被表达成了埃及人自己的形式。在那里，阿托恩（古埃及太阳神），那个“几百万年的星体”，代替了马杜克。也因为他“远离了天堂”，因为他到达了“地平线的背面”，从而成了不可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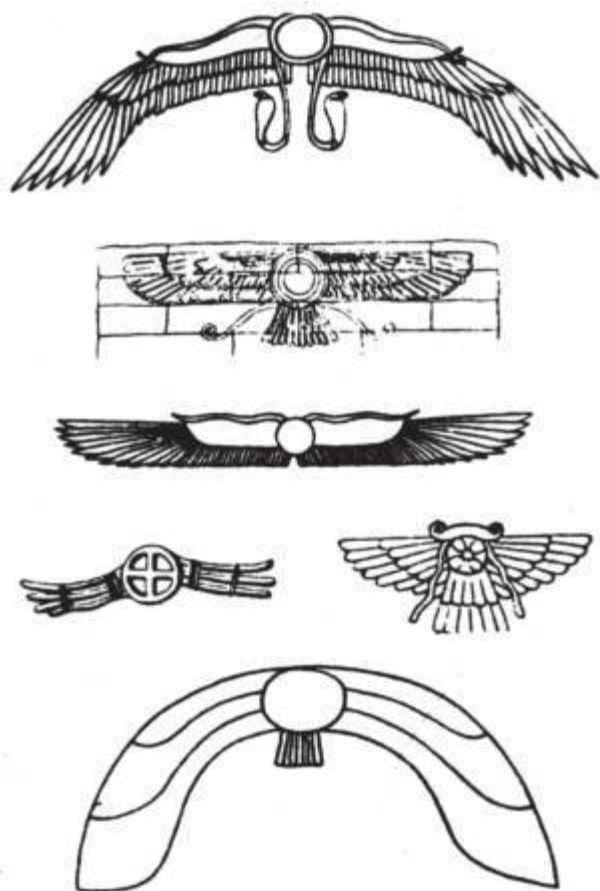


图46

※

在恩利尔家族的地盘，向马杜克的新时代和新宗教的过渡并不顺利。首先，放射性毒风经过的南美索不达米亚和西部地区，必须从冲突中恢复。

人们将回忆起发生在苏美尔的那次灾难，它不是核

爆炸，而是接下来的放射性风。风过之后，城市空空如也，只剩下断壁残垣。水染上了毒性，但可以很快被两条大河清洗干净。土壤也吸收了放射性毒物，不过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和改良。如此，人们才可以在荒凉的土地上缓慢入住。

在被毁坏的南方，最早被记录的行政官是一位来自马里的统治者，马里是一座处在幼发拉底河西北岸的城市。我们知道，“他不是苏美尔人”；他的名字，伊什比埃拉，事实上是个闪族名字。他在伊辛城建立总部，在那里，他努力促进其他主要城市的复兴，不过复兴的进程很缓慢、很艰难，有时甚至很混乱。后来，他复兴城市的功业由他的几个继承者继承了下去，成了一个拥有闪族名字的王朝，即所谓的“伊辛王朝”。加起来，他们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来复苏苏美尔的经济中心乌尔城和传统宗教的心脏尼普尔。但后来，城市复苏进程却变成了应对那些来自当地统治者和对原苏美尔残疆破土的挑战。

甚至连不在毒风路径上的巴比伦，如果它想拥有皇城规模与状态，也需要进行修复和使居民重新入住。而且，在马杜克预言的时刻，它还没有达到马杜克预言的那般庄严宏伟。用了多于一个世纪的时间，史称巴比伦第一王朝的一个正式政权，才被真正建立起来（约公元前1900年）。又过了一个世纪，一位实现了伟大预言的国王才坐上巴比伦王座，他的名字叫作汉穆拉比。他因

他的《汉穆拉比法典》而闻名天下，那部法典被镌刻在石柱上，后来被考古学家发现（现在收藏于巴黎卢浮宫）。

后来还用了大约两个世纪，马杜克关于巴比伦的预言才实现。从灾难期间（有学者称这是指乌尔城邦灭亡之后的那段时间，这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代）留下来的种种残迹，要求马杜克发动其他神灵（甚至是他的对手）一起来修复各自原本的礼拜中心，并恢复人口；但是，其他神灵接到马杜克的邀请时，都显得犹豫不决。修复和重建工作由伊什比埃拉在乌尔开始，但是没有提及兰纳 / 辛和宁迦尔回到乌尔。有记载称，尼努尔塔偶尔会出现在苏美尔，特别是在亚兰国和古提姆军队的驻地，但是，没有记载提到过他或是他的配偶巴乌曾经回到过他们心爱的拉格什。经过长达72年的时间，伊什比埃拉及其继任者们修复礼拜中心和神庙的成就，在尼普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却没有记载提到恩利尔和林利尔又回到那儿去居住过。

他们又去了哪里呢？一条探索这个谜团的道路就是去确定马杜克——现在是至尊者和向一切阿努纳奇人发号施令的人——为他们制订的计划。

那个时代的文本和其他证据都显示，马杜克升为至尊者并没有结束多神教。相反，他的权威需要维持多神教，因为要把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其他神灵之上，就显然

需要其他神灵的存在。他们的特权在他的控制之下，马杜克就非常乐意让其他神灵长期存在下去；一块巴比伦记事板（在其未损坏的部分）记录了一串归属于马杜克的神性：

尼努尔塔	是	属于马杜克的农耕之神
奈格尔	是	属于马杜克的进攻之神
扎巴巴	是	属于马杜克的战斗之神
恩利尔	是	属于马杜克的贵族统治之神
辛	是	属于马杜克的黑夜照明神
沙马氏	是	属于马杜克的正义之神
阿达德	是	属于马杜克的雨神

剩下的那些神灵，他们原有的神性，现在也成了马杜克给他们的恩准。他让人们对其他神灵的崇拜延续了下来；南方的临时统治者伊什比埃拉（“埃拉的牧师”）巩固了这项宽容政策。但是马杜克所期望的，是把所有的神请到他眼皮底下的巴比伦，来和自己待在一起——有人或许会说，那些神灵会成为关在金色笼子里的囚犯。

在他的自传体预言中，马杜克明确提出了他对其他神灵，也包括他的对手的意见：他们应该来到他身边，巴比伦圣区。为辛和宁格尔修建的临时住所被特别提到过——“将与他们的财产在一起”！文中描述的巴比伦和考

古学家在那里的发掘与马杜克的愿望是一致的，巴比伦的圣区同样包括供奉宁马赫、阿达德、沙马氏，甚至尼努尔塔的神殿。

当巴比伦在汉穆拉比的领导下最终上升成皇权中心时，他的金字塔神庙也事实上触及了天堂；预言中的伟大国王及时坐上了王座；但是，在牧师云集的圣区，其他神灵却没有集结起来，新宗教运动并没有发生。

看看刻有汉穆拉比法典的石柱（见图47），我们可以发现，汉穆拉比只从沙马氏那里接受法律，根据上面提到的内容，他是属于马杜克的正义之神；而且石柱上的导言援引了阿努和恩利尔，他们是马杜克封的“贵族统治之神”，在这里作为马杜克感谢的对象：

高高在上的阿努啊，

你是从天堂到地球的众神之主，

还有恩利尔，天地之主

是决定人间命运的神，

为恩基的第一个儿子马杜克，

恩利尔管理着所有人。

在马杜克的时代开始两个世纪之后，马杜克不断给

恩利尔家族的诸神授权，这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情况：他们在马杜克的圣区从不退休。一部分跟随他们的随从远离苏美尔，到达了大地的四个角上；其他的留在附近，与他们的新老随从一起，面对向马杜克的新的挑战。



图47

苏美尔不再是家乡，在核爆炸的前夜，这种意识被清晰地传达给尼普尔的艾布拉姆，从而使他的名字闪族化，成了亚伯拉罕，他的妻子也从萨来变成了萨拉，并使他永久定居于迦南。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并不是唯一需要新的避难所的苏美尔人。核灾难引发的移民运动，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波移民浪潮，是人们从受影响的土地上离开；他们带着苏美尔的遗迹分散到各地，造成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二波移民浪潮，就

是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已被废弃的土地。

无论是从那个方向进来的移民，他们都继承了苏美尔文明2000年来的成果，而这些文明成果，又伴随着他们走过了下一个2000年。事实上，虽然苏美尔的实体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文明成就却伴随我们直到今天——就看看一年12个月的日历制度，看看你的手表吧，那里还保留着苏美尔的60进制，还有我们用轮子运输东西，这都源于苏美尔。

在分散过程中，苏美尔人把他们的语言、文字、象征物、习惯、天文知识、信仰和神灵传播到了各地，这些成了苏美尔人散居各处的多种形式的证据。与一般性相比——各地多神教中不同神灵的地位是一样的，神灵们在不同语言中的称谓意思是一样的，各地的天文学知识都包括众神来自一个母星，黄道有12宫，各处的创世故事和被学者们当作“神话”的神与半神的故事，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还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性，只能解释成苏美尔文明的残存。尼努尔塔的双鹰标志（见图48），被解释成苏美尔文明在欧洲的传播；三种欧洲语言——匈牙利语、芬兰语和巴斯克语——事实上都只与苏美尔语同族；吉尔伽美什空手击败两只凶恶狮子的故事，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甚至流传到南美（见图49）。

在远东，苏美尔楔形文字与中国、朝鲜、日本的文字之间也有明显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书写

上：一些相似字的读音和意义也是一样的。在日本，文明起源于一群神秘的祖先，阿伊努人。皇族被认为是太阳神的后代，在新国王的登基仪式中，国王要秘密地与太阳女神独处一夜——这是一个仿效古苏美尔圣婚典礼的仪式，在圣婚典礼上，新国王将与伊南娜 / 伊师塔共度一夜。



图48



图49

在以前的4个区域，由核灾难和马杜克的新时代触发的移民浪潮，像暴雨之后泛滥的洪水一样，用王朝更替、城邦兴衰填满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后来，从远近不同地方来的新移民，又走到了苏美尔荒野上；他们的中心舞台，仍然是《圣经》中记载的地方。事实上，在

现代考古学出现之前，对于过去的事，人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除非提到希伯来《圣经》；它不仅记载了那些各式各样的人，还记载了各族的“族神”——还有以这些神的名义而进行的战争。

但那时的民族，比如说希泰；国家，比如说米坦尼；或是皇城，比如说马里、迦基米施和苏萨，都曾疑云重重。依照文献描述，现在它们都得到了考古发掘；在那些遗址上，人们不仅发现了史前的古物，还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写字泥版，这些泥版既证明了古国古城的存在，也使我们看清了它们与苏美尔的继承关系。事实上，在任何地方，后来的文化都是在苏美尔的科技、文艺、政治和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天文学方面，苏美尔的术语、轨道方程、行星表和黄道概念，都被保留了下来。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还被继续使用了1000年。他们的语言被传习了下来，他们的词典被编译，他们关于神和英雄的史诗也被抄下来，并翻译成了其他文字。而且各民族的那些语言一旦破译，也会让人们发现：他们的神灵，还是原本的阿努纳奇众神。

当苏美尔的宗教信仰移植到遥远的他乡的时候，恩利尔家族的众神还和他们的追随者在一起吗？对此，资料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历史上，在新时代的前两到三个世纪里，一些从马杜克那里退下来的人，在巴比伦尼亚的周边地区建立了新的宗教

关系：民族国家宗教。

马杜克可以拥有50个圣名；但从那时起，他也不能阻止“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和人们之间的杀戮了。

第八章

以神的名义

如果公元前21世纪的预言和弥赛亚似的期望，对于今天的我们，看起来很熟悉的话，那么，随后几个世纪的战斗号角听起来也就不会很奇怪。如果在第三个千年是神与神使用人类军队作战，那么在第二个千年就是人与人“以神的名义”作战。

马杜克时代开始后，仅仅几个世纪就证明，他伟大的预言是不容易实现的。显然，阻碍并不是来自被分散的恩利尔家族的神，而是来自人类，一群忠诚的崇拜者！

核爆炸之后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巴比伦（城市）才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第一个朝代是巴比伦尼亚。那时，南美索不达米亚——古苏美尔人——正在伊辛的统治下复兴，在他之后是拉尔萨。他们的神分别是黎皮特-伊师塔、乌尔 - 尼努尔塔、 瑞姆-辛、 恩利尔-巴尼。他们最大的功绩就是在核浩劫整整72年之后，重建了尼普尔的神庙——对神灵的忠诚以及对黄道时间计数的执着的另一个证明。

那些非巴比伦的统治者是来自一个叫作马里的城市的苏美尔王室的子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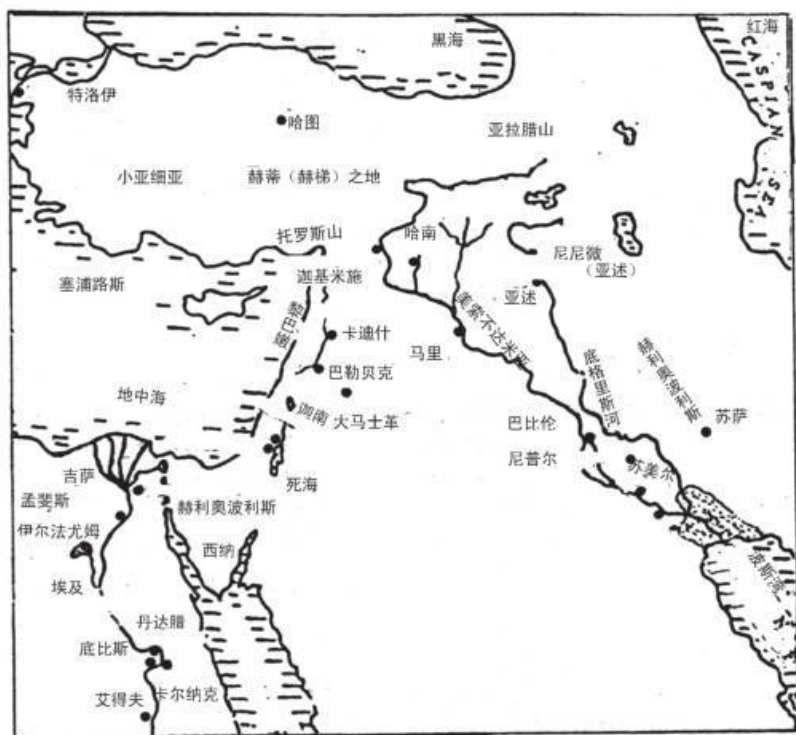


图50

当你从一张显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上半叶各个国家的地图（见图50）看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非马杜克国家在大巴比伦周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东南和东部的埃兰和古提姆，到北部的亚述和希泰，再到幼发拉底河中部的马里，像一条锁链向西伸出一个锚。

在他们之中，马里是最大的“苏美尔人”聚居地，甚至

曾被设为苏美尔的首都，苏美尔的首都是由各大城市轮流担任的，马里排第十个。马里是幼发拉底河畔的一个古港口城市，是东部的美索不达米亚，西部的地中海地区和西北部的安纳托利亚之间的人员、货物和文化的交叉点。那里的纪念碑是苏美尔雕刻作品中最好的例子，它巨大的中心宫殿点缀着壁画，有着令人惊骇的艺术成就，那是用以敬拜伊师塔的（见图51，关于马里以及我游览马里遗迹一事，可以在《地球编年史》其他几部中读到）。

数以万计的陶土板做成的王室档案揭示着马里的财富，以及马里和许多其他城邦的联系，那些城邦起先被使用，在巴比伦出现后又背叛。在马里王室第一次实现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复兴之后，巴比伦的国王们——假装和平，却无缘无故地——把马里当作了敌人。在公元前1760年，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进攻、洗劫、摧毁了马里，以及它的神庙和宫殿。之后，汉穆拉比每年都自夸是借用了“马杜克的神秘力量”。



图51

在马里垮台之后，“群岛”——围绕着低海（波斯湾）的苏美尔人沼泽地区——的首领带领部下向北侵袭，控制了神圣的尼普尔城。但那只是暂时的胜利，汉穆拉比确信，他攻克马里，完成了巴比伦对过去的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政治和宗教统治。他所在的朝代，被学者们命名为巴比伦第一朝代，在他之前已经开启了一个世纪，然后由他的子孙又延续了两个世纪。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一致赞同，汉穆拉比是在公元前1760年自称“四个地区之王”，并“把巴比伦放在世界地图上”，而且开启了马杜克独特的星宗教。

※

当巴比伦的政治和军事霸权由此确定之后，就该是

断言和夸大它的宗教统治的时候了。这个城市，它的杰出在《圣经》中被赞美，它的花园被认为是古代奇迹之一，神圣的地域，连同城市中心的埃萨吉拉金字塔神庙，被围墙和大门保护着。里面，游行的通道被腾出，用于宗教典礼，神殿为其他神（马杜克认为是不想见到的客人）而建造。当考古学家挖掘巴比伦时，他们不仅发现了城市的遗址，还发现了那些绘有这个城市的图景和地图的“建筑图板”；尽管很多建筑是后代的遗迹，但这个对圣区中心（见图52）的艺术构想，给了马杜克的宏伟总部一个好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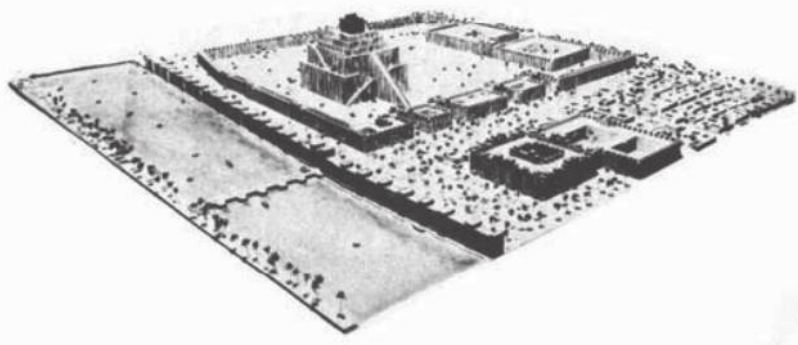


图52

像天主教的“梵蒂冈城”一样，巴比伦的圣地也被一群牧师驻守着，他们可以从不同的宗教、仪式、行政、政治和服务任务的群体、派别中选取。

在底层的是服务人员，也就是“守门人”——清扫神殿和邻近建筑，提供其他牧师需要的工具和器具，担当除

了羊毛线以外的总供给的仓库储蓄人员，羊毛线专门委托给舒乌路牧师。只要不需要玛舒纳夫操作蛇群，专门的牧师就会像玛舒希普和穆里卢一样，执行净化仪式。乌满路，手艺人，在艺术化的宗教物品流行的工场工作；热布是一群女性神职人员，是准备饭菜的厨师。其他女祭司在葬礼上担当一些专门的哭泣者；贝克特知道如何去伤心地流泪。然后由“牧师”监管整个神殿的运行、典礼的流畅执行、接收和处理祭品，或者负责众神的衣物，等等。

常住神的个人“管家服务”的供应，是由一个小的专门选择出来的精英牧师群操作的。罗摩负责圣水洗礼仪式（也就是为神沐浴），丽莎库倒掉用过的水。给神涂以“圣油”仪式——一种精致的专门的芳香油混合物——要用专门的人员，从混合油膏的阿巴纳库开始，到执行仪式的佩西舒（如果是女神，这些牧师就都是太监）。然后有其他的牧师和女牧师，包括神圣的唱诗班——纳儒是唱歌的，拉拉路是歌手和音乐家，还有职责是哀悼者的穆纳布。每组都有一个拉布——主管、负责的人。

站在马杜克的角度看，一旦他的埃萨吉拉金字塔神庙朝天抬起，它的主要功能将是不断地观察天空；事实上，神庙牧师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观察天空，跟踪恒星和行星运动，记录特别的现象（比如行星相连或者日食），考虑天空是否预示了什么征兆；他们还要解释预

示的是什么。

天文牧师，一般被称作玛舒玛舒，有着不同的类别：例如卡鲁牧师，专门观察公牛座，拉革路的职责是记录每天的观察结果，然后把信息转达给解释牧师的主管，这些能解释征兆的牧师，包括阿希普，征兆专家，能读懂征兆的玛夫和能“理解神秘非凡的征兆”的巴鲁——“真理解释者”，组成了上层牧师层。专业牧师，扎奇曲负责转达这些超凡的解释给国王。在这些天文占星牧师之上是阿瑞杰卢，大师级牧师，他是一个神圣的人，一个魔术师和一个医师，他的白色制服在边缘精巧地点缀着很多颜色。

人们发现了大概由70块泥版组成的一个连续的观察序列，这些泥版还记录了这些观察的意义，它们的命名总是以伊奴玛、阿努、恩利尔为首词，揭示了苏美尔人天文学的转变，解释了神谕规则的存在。当时一群占卜者、梦解析者、算命者等都加入了这个阶层，但他们是为国王服务而不是为神服务的。当时观察天空已被降级为替国王和国家占卜征兆——预测战争、和平、颠覆、长寿或死亡、富饶或瘟疫、神佑或神怒。但最初对天空的观测则是纯粹的天文学，或者是出于对马杜克的原始兴趣，而且只会延伸到国王和人民。

卡鲁牧师专门观察恩利尔的公牛座以预示一些不幸现象，其观察的主要目的是跟踪黄道带天空，密切注视

天时间。发生在核爆炸之前的72年间的重要事件，后来还在继续（详见以上章节），暗示着黄道带时钟继续被观察和追踪，在黄道带时钟上72年会有一个一度的岁差。

从巴比伦的天文和占星的记录来看，很明显，它的天文牧师保留着苏美尔人把天空分为三条轨道的习惯，每条轨道占天弧的60度：北边天空的恩利尔轨道，南边天空的恩基轨道和中间地带的阿努轨道（见图53）。后来黄道星座也定位在那里，那里也是“地球连上了天空”的地方——地平线。

或许因为马杜克达到了与天时间，即黄道时间一致的至尊地位，所以它的天文牧师们才不断地仔细浏览着地平线处的天空，即苏美尔的“天堂底部”。不过，仰望苏美尔的“天堂顶部”，是看不穿的。因为在这个顶点上，作为“恒星”尼比鲁的马杜克，消失不见了。

作为一颗运行的行星，尽管现在还看不到，但它却正要回来。尼比鲁等价于马杜克，埃及版的马杜克星宗教公开承诺：当这个神星或星神像阿托恩一样归来时，一个新的时代将会来到。

正是马杜克星宗教的这个方面——终结回归——直接挑战了巴比伦的恩利尔家族对手，把这场冲突的焦点转移到了对复苏的弥赛亚的期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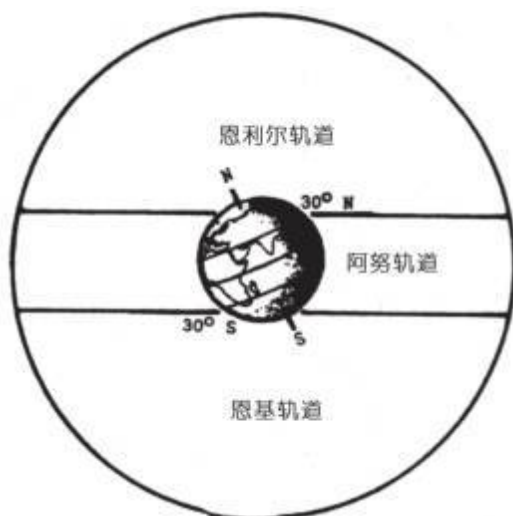


图53

※

在旧大陆的舞台上扮演角色的前苏美尔名人中，有四个最终发展为帝国的势力，在历史上留下了最重的脚印：埃及、巴比伦尼亚、亚述和希泰；其中各自都有自己的“国神”。

前两个属于恩基-马杜克-那布阵营，其他两个属于恩利尔 - 尼努尔塔 - 阿达德阵营。他们的国神分别叫作拉-亚蒙和贝尔 / 马杜克，阿舒尔和特舒卜，正是以这些神的名义，不断延续的残酷的战争才打响的。历史学家也许可以解释说，这些战争是由一些普通原因导致的，比如资源、领土、贫困或者贪婪；但是描述这些战争和军事远征的王室年报，却把它们描述为宗教战争。在这之

中，己方的神被美化，而对方的神被丑化。然而，这种对“归来”的海市蜃楼式的期待，却把这些战争变为了以专门地点作为目标的领土战役。

根据所有这些大陆的王室年报所述，这些战争一般是被国王“按神的指令”来发动；这些战役都是根据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神的上谕”来实施的；通常，胜利是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帮助下，或者是在神的直接帮助下获得的。一个埃及国王在他的战争日记里写道，正是“爱我的拉，支持我的亚蒙”，指引着他“向着拉憎恨的敌人”前进。一个亚述国王在记录打败一个敌人的国王时也自夸道，他在城市的神殿里，把城市之神的肖像换成了“我的神的肖像，并且宣布，他们从今以后开始敬拜我们国家的神”。

这些战争之宗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专门选出来的例子——可以在希伯来《圣经·列王纪》第十八和十九章中找到，那里描述了耶路撒冷被亚述国王西拿基利围攻的事情。在包围城市并且切断外界联系之后，亚述指挥官实施了心理战，目的就是为了使城里的抵抗者投降。他们用希伯来语把亚述国王的话喊出来，以使得所有在城墙上的士兵都听得懂：不要被你们的领导者所谓的“你们的神耶和华会保护你们”的话语欺骗了；“有哪个国家的神曾经从国王阿舒尔手中营救过他们的土地？哈马特和亚珥拔神都到哪里去了？西法瓦音、希拿

和阿瓦都到哪里去了？撒玛利亚的神们都到哪里去了？所有这些土地的神里，有哪个曾经从我的手里救过他的土地？耶和华神会从我的手里解救耶路撒冷吗？”（耶和华神在历史上确有记载）。

这些宗教战争是关于什么的？这些战争和以他们的名义打仗的国神们根本没有意义，战争冲突的核心就在于苏美尔人叫作“天地接合部”的地方。古老的文字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当地球和天空分开时——当连接它们的太空站遭到毁灭时——的大灾难。这些核灾难造成的后果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是：谁——哪个神和他的国家——可以声称，他就是现在地球上负责处理与天庭关系的神 / 国家？

对神来说，在西奈山半岛的太空站的损坏，只相当于一个需要更新的设备上一块材料的损失而已。但是谁又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对人类的影响——精神和宗教影响是什么样的呢？突然间被顶礼膜拜的宇宙之神从天庭分离……

排除掉西奈山太空站，还剩下三个连接太空的着陆点依然留在旧大陆上：雪松山脉的着陆点；尼普尔的大洪水之后的任务控制中心；锚定着陆走廊的埃及的金字塔。随着西奈山太空站的毁灭，其他的那些站是否仍然与天庭有联系并且因此而有一种宗教意义呢？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是知道答案的，因为所有这三个站点仍然坐落在地球上，它们朝上对着天堂，用它们的神灵与种种谜团挑战着人类。

这三者之中，最熟悉的便是金字塔和它在吉萨（见图54）的同伴；它的大小、几何精度、内部复杂性、天象阵列和其他令人惊异的方面，给它的建造缘由——为吉奥普斯法老而建——蒙上了厚厚的疑云，因为在金字塔内部有一处用象形文字刻着他的名字，所以我们认为这座金字塔是为他而建的。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一书中，我提供了证据来证明那些标记是现代人伪造的，而且那本书以及其他大量的文献和图示证据，都可以解释怎么和为什么阿努纳奇人设计并建造了那些金字塔。在神之战中被剥夺了辐射指挥设备后，金字塔和它的同伴继续作为着陆走廊的自然灯塔而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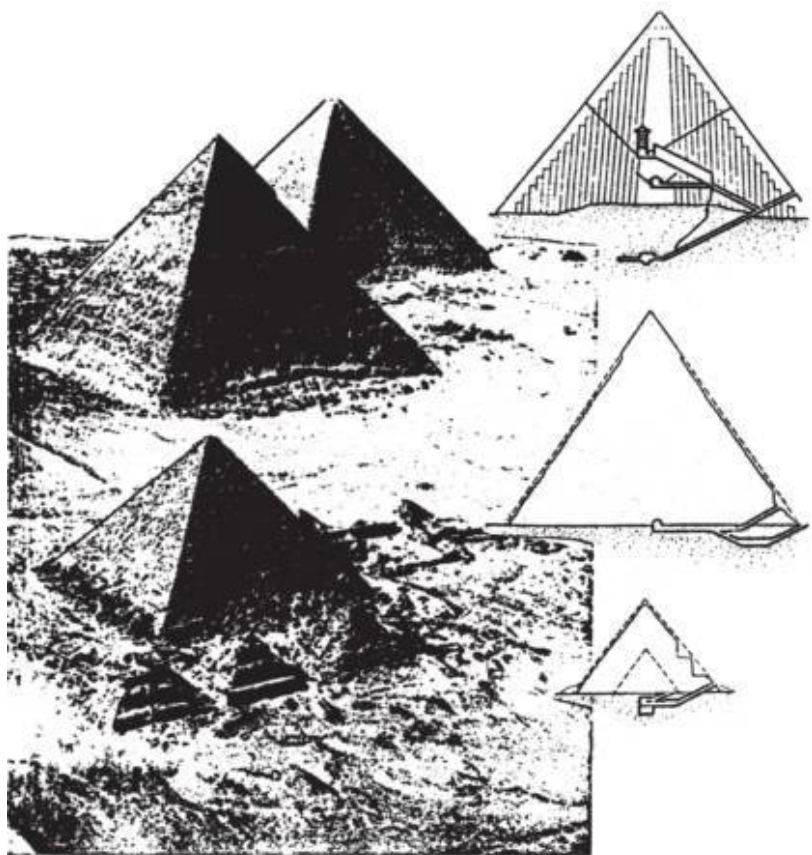


图54

在雪松森林的着陆点有一个异常的记录。吉尔伽美什目睹了一个火箭舰船在那里起飞，他在核灾难之前差不多1000年左右去过那里；坐落在地中海沿岸的毕博罗斯附近的城里，腓尼基人在一枚铸币（见图55）上描述了一个事实：一只装载火箭的舰船，安置在一个围有围栏的专用基地上——这差不多是核事件之后1000年的事了。所以，不管有没有太空站，着陆点都依然运行着。

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巴力大裂谷”）存在着一片古老的西北角铺满石头的辽阔平台（大约500万平方英尺），其西北角有着数不尽的朝天耸立的石头结构。由于是用雕好的每块重600~900吨的厚重大石块建造而成，它西面的墙可以说是用地球上最重的石块专门加固过的，包括三块巨石——每块重量达到难以置信的1100吨（见图56）。有关那些巨大石块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就是，它们是从大概两英里以外的山谷中挖出来，然后搬到这里来的。那里的石头并没被采完，你可以看到依然有相似的石块从地面伸出来（见图57）。



图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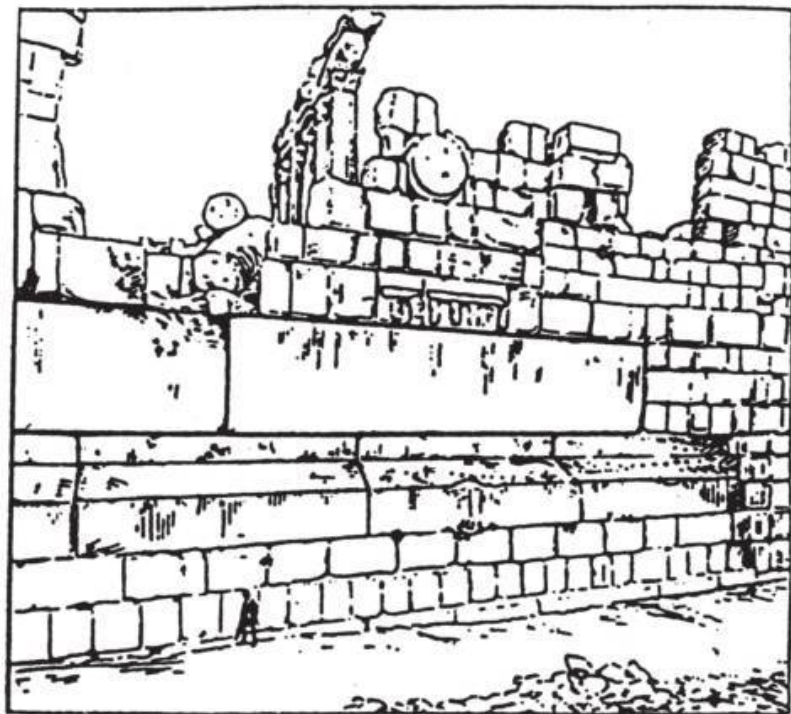


图56



希腊人从亚历山大时代起就把这个地方当作太阳神之城来崇拜；罗马人也在那里为宙斯修建神殿。拜占庭帝国则把它变成了一座大教堂；他们之后的穆斯林又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现在马龙派基督教徒，把这个地方当作巨人时代的遗址来敬仰。（到此地及其遗址的一次游历和它如何作为一个灯塔而发挥作用，均在《地球编年史》中有所描述）。

迄今为止最庄严神圣的，是一个作为任务控制中心的地方——“诸神之城”，亦即：耶路撒冷。那里也有一块大的石头平台留在一块岩石基底上，还有一堆有着三个石柱的西面的围墙，每个石柱都重达600多吨（见图58）。就跟巴力大裂谷的一样，只不过没那么大。在上述存在的平地上，所罗门国王建造了耶和华神殿，它把最神圣的约柜放在地下室里一块圣石上。罗马人也打算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神殿，不过是为丘比特神建造而不是为耶和华，他们曾经在巴力大裂谷为丘比特建造过神殿。如今神殿山被穆斯林建造的石头圆顶屋（见图59）所占据；它的镀金圆屋顶起初起始于巴力大裂谷的穆斯林神殿——联系这两个着陆点的证据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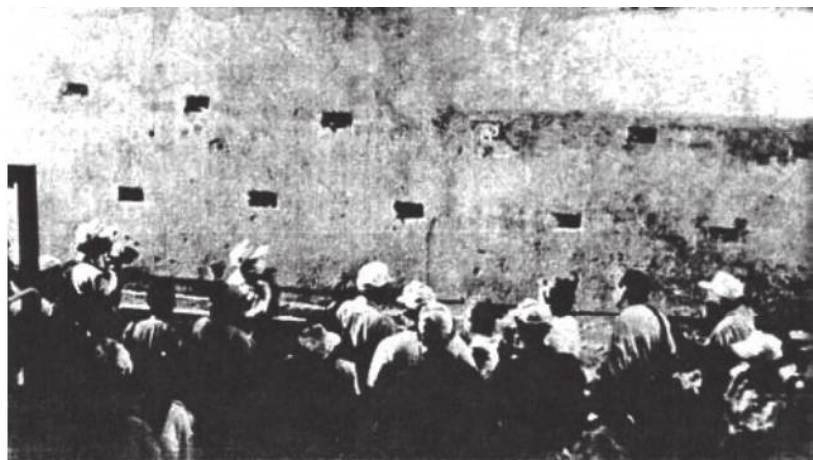


图58



图59

在核灾难之后的年代里，马杜克的“诸神之门”，能否替换古老的连接太空的着陆点呢？马杜克新的星宗教能否为困惑的人们提供一个答案呢？

对一个远古答案的搜索，似乎已经延续到了我们自

己的时代。



巴比伦最无休止的对手是亚述人。他们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城堡，在苏美尔时代被叫作沙巴图，它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最北边。在语言和种族起源上，他们似乎与阿卡德区的萨尔贡有血缘关系，以至于当亚述变成一个王国和帝国时，一些最著名的国王也会把他们的王室叫作萨鲁-金-萨尔贡。

所有这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考古学发现中被收集，并且确证了一些陈述（《创世记》第十章），其中涉及：《圣经》里列出的苏美尔后代中的那些亚述人，亚述首都尼尼微，以及其他从叙内阿尔（苏美尔）“冒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主要城市。亚述人的万神殿也就是苏美尔的万神殿，他们的神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阿努纳奇人；亚述国王和高官中有字义为神的名字，这个事实暗示了他们对阿舒尔、恩利尔、尼努尔塔、辛、阿达德以及沙马氏等诸神的敬重。那里有这些神的神殿，也有女神伊南娜 / 伊师塔的神殿，因为这位女神也被广泛地膜拜；对他们最有名的描绘之一是在阿舒尔城的神殿中发现的，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个戴着头盔的飞行员（见图60）。

那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表明了从北面来的亚述人，是

第一个挑战马杜克的巴比伦军队的民族。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亚述国王伊里舒姆，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带领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南下远征底格里斯河，一路南下到埃兰边境。后来他的碑铭上写着：他的目标是“为乌尔和尼普尔博得自由”；事实上，他确实没用多久，就从马杜克的手中征服了这些城池。



图60

那次远征只是亚述和巴比伦尼亚在冲突中的首次会面，这场冲突持续了一千多年，一直到双方都灭亡。在

这场斗争中，亚述国王经常是侵略者。由于相互毗邻，讲相同的阿卡德语，并且双方都继承了苏美尔人的根基，亚述人和巴比伦尼亚只能通过一个最关键的不同点来区分，那就是：他们的国神。

亚述被当地人称作“阿舒尔神的土地”或者直接叫作阿舒尔，他们以国神来为自己的国王命名，那时的人们把宗教方面的问题看得极其重要。他们的第一个首都叫作“阿舒尔之城”，也有时候直接叫作阿舒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看别人的那个人”，或者“被别人看到的那个人”。然而，虽然有数不清的赞美诗、祈祷文和其他文章提及阿舒尔神，但在苏美尔-阿卡德的万神殿中，他到底是哪个神，我们仍然弄不清楚。在诸神列席中，他和恩利尔具有同等地位；也有人认为他是尼努尔塔，是恩利尔的儿子和继承人；但是他的配偶被列出或者提及时，总是被称作林利尔，这个说法就慢慢变成了亚述人所谓的“‘阿舒尔神’就是恩利尔”的观点。

据历史记载，亚述是一个征服和侵略过许多别的国家和别国神灵的民族，他们数不清的军事战役到处蔓延，并且毫无疑问，也是“以神阿舒尔的名义”展开的，“依照我们的神阿舒尔——我的主人——的指令”，是亚述国王们军事战役记录中的惯常开场白。但是当与巴比伦作战的时候，亚述人进攻的令人惊异的一面则是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挫败巴比伦的影响，更进一步，是要

把马杜克从他自己的巴比伦神殿中赶走！

夺取巴比伦然后把马杜克囚禁起来的愿望最终被实现了，然而，却不是被亚述人，而是由他们的北方邻居希泰人实现的。

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希泰人开始从他们北部偏中的、位于安纳托利亚（今天的土耳其）的要塞向外扩张，很快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然后加入了恩利尔家族的民族国家之列，反对马杜克的巴比伦。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他们建立了帝国，他们的领土向南延伸，甚至覆盖了《圣经》上记载的迦南领土的大部分。

希泰人以及他们的城市、记录和语言的发现，在考古学上是一件令人震惊和兴奋的事，它使我们猛然清醒，并且找到了迄今为止只有从《希伯来圣经》中才能读到的那些人和地方。希泰人在《圣经》中不断地被重复，但是《圣经》却没有丝毫对异教神的崇拜者表示过轻蔑和鄙夷。整个希伯来民族成长的历史，都提到了希泰人的存在。他们在哈兰是亚伯拉罕的邻居，正是从耶路撒冷南面的希布伦的希泰地主手里，亚伯拉罕买来了麦比拉的埋葬洞穴。拔示巴原来也是希泰军中一位首领的妻子，后来嫁给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而且正是从希泰农民手里，大卫王买来了在摩利亚山上建造神殿的平台（希泰农民们以前是用这块平台来晒小麦的）。所罗门国王还从希泰王子们手里买来了战车战马，并娶了他

们的一个女儿做妻子。

《圣经》认为，希泰族在宗谱和历史上属于西亚人种；现代学者则相信，他们是从别处来到小亚细亚的移民——大概是从高加索山脉的另一边来的。因为他们的语言被译解后，发现是属于印欧语系的（既像希腊语又像梵语），所以，他们被认为是非苏美尔的“印欧语系”。但是，一旦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就把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原原本本地添加到他们自己的独特的文字中，并在术语上也吸纳了苏美尔人的“外来语”，他们还研究和复制了苏美尔人的“神话”和史诗传说，使用了苏美尔人万神殿，还有12位“奥林山神”。事实上，一些最早期的关于尼比鲁诸神和来源于尼比鲁诸神的传说，都只能在他们的希泰译本中发现。希泰诸神无疑是苏美尔诸神，纪念碑和王室的封印总是以带翼圆盘（见图46）的通用符号来标注的，而这些符号本来是代表尼比鲁的。有时候在希泰文字中，这些神由他们的苏美尔或者阿卡德名字来称呼——我们发现阿努、恩利尔、恩基、尼努尔塔、伊南娜 / 伊师塔和乌图 / 沙马氏被多次提到。在其他一些例子中，诸神又在用希泰名字称呼；领导诸神的是希泰的国神——特舒卜，即“风神”或叫“暴风雨之神”。他正是恩利尔最年轻的儿子伊希库尔 / 阿达德。在希泰人的描述中，他经常手持闪电螺钉作为武器，站在一头公牛之上（见图61）。那头公牛是他父亲的天庭星座的象征。

《圣经》中所提到的希泰族的广袤地域和军事威力，已经被针对希泰聚居点的某些考古学发现和其他民族记载证实。值得关注的是，希泰族南方的疆土囊括了着陆点（今天的巴力大裂谷）的两个太空站和大洪水之后的任务控制中心（耶路撒冷）；它还把恩利尔家族的希泰神灵带到了埃及的势力范围内，埃及是拉 / 马杜克的地域。这两个站点，因此都卷入了武装冲突之中。而最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包括了古代世界一些很有名的、以神的名义而打的战争。

希泰族并没有攻击埃及，而是向东方发起了一个突袭。也许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在作战中引进了马力战车，在公元前1595年，希泰军队完全出乎意料地横扫了幼发拉底河，攻占了巴比伦，把马杜克囚禁了。



图61

尽管人们希望可以发现那个时代和事件的更多详尽记录，但是已知的记录已经可以显示，希泰进攻者没有打算接管和统治巴比伦：他们打破这座城池的防线后不久就撤退了，他们只是进入它的圣地并把马杜克带走，但没有伤害他。他被关押在一个叫作哈拿的城里——存

在于推测中的一个地区（待挖掘），坐落在幼发拉底河沿岸。

马杜克从巴比伦如此羞辱地消失，持续了24年——和五个世纪之前马杜克在哈兰充军的时间完全相同。数年的混乱之后，一个叫作喀西特的朝代掌管了巴比伦，修复了马杜克的神殿，“找到了马杜克”，并且把他接回巴比伦。尽管如此，希泰族涌入巴比伦的事件，还是被历史学家认为，标志着辉煌的巴比伦第一朝代和旧巴比伦时代的终结。



希泰族对巴比伦的突然袭击和马杜克暂时的离开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历史疑案，一个政治和宗教谜题。有没有可能抓捕马杜克的目的，是为了羞辱和打击马杜克——削弱他的自负，让他的追随者迷茫——或者还有一个更深远的目的，或者在他身后还有什么其他的缘由？

有没有可能马杜克沦为难民，正是印证了那句谚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九章

福地

将马杜克从巴比伦捕获并带走，是具有地缘政治影响的，这使得重心在几个世纪里从美索不达米亚向西转移到地中海沿岸。用宗教术语说，这相当于一场构造地震：马杜克让所有神聚集于他庇护下的伟大期望，以及其追随者的所有救主式的期望，在突然的打击中，像一阵烟一样消失了。

但从地缘政治及宗教意义上说，其最大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座山的故事——这三个连接太空的着陆点，都将福地放在了其中心位置：西奈山、摩利亚、黎巴嫩。

在巴比伦的这场史无前例事件后的所有事件中，最重要并且最持久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出走。直到此时，这些地点才开始委托给百姓，而此前，都是神为中心的。

当捕获马杜克的希泰人从巴比伦收兵时，他们留下了混乱的政治和一个宗教谜团：这事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当不幸降临时，人们会说神在发怒；那么，当不幸降临到神——马杜克的身上，又怎么说呢？难道

这里存在一个比最高神还高级的神吗？

对巴比伦自身来说，马杜克的最终释放和回归并没有提供一个答案；事实上，这增加了喀西特人的神秘感，欢迎被捕获的马杜克回到巴比伦的喀西特人并非巴比伦人，而是陌生者。他们称呼巴比伦为“Karduniash”，他们具有诸如Barnaburiash和Karaindash等类的名字，但除此之外，就很少有人了解他们及他们的初始语言。时至今日，人们并不清楚他们来自何处以及为什么在大约公元前1660年，他们的国王被允许去替代汉穆拉比王朝，从公元前1560年到公元前1160年统治巴比伦。

现代学者将马杜克蒙羞后的时代视为巴比伦历史上的“黑暗年代”，不仅仅是因为由此造成的混乱，而主要是因为那段时期有关巴比伦的书面记录极为匮乏。喀西特人很快就将他们自身融入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包括语言和楔形文字，但这些记录并非来自苏美尔人一丝不苟的史官，也不是出自像先前的巴比伦王室年鉴的编写者那类人。事实上，喀西特国王的少量王室记录的绝大部分并不是在巴比伦，而是在埃及发现的——从记有王室相应部分里的阿玛纳档案泥版上发现的。从这些泥版上显然可以看出，喀西特国王称埃及法老为“我的兄弟”。

这种比喻并非不当，埃及与巴比伦一起分享着对拉-马杜克的崇敬，并且也像巴比伦王国一样，经历了一个“黑暗年代”——学者们称之为第二中间期，大约开始于

公元前1780年中王朝的灭亡，持续到公元前1560年。就像在巴比伦一样，其特征是被外国国王“希克索斯”统治。我们同样也不能确定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以及他们的王朝如何能够统治埃及超过两个世纪。

第二中间期的时间点（以及许多难解的方面），刚好与巴比伦从汉穆拉比胜利的顶峰（公元前1760年），滑落到马杜克的被捕以及对其崇拜的恢复（大约公元前1560年）相呼应，这可能既非偶然也非巧合：在马杜克主宰的土地上同一时期发生类似事情，是因为马杜克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真正的原因是他对霸权的热衷造成了他的毁灭。

这石头就是马杜克自身起初所持的观点：他在地球上的霸权时代已经来临，因为在天堂，白羊座时代——他的时代，已经来临。但随着黄道钟滴答声的持续，白羊座时代开始缓慢而又悄然地流逝。来自那些费解时期的物质证据仍然存在，并且能看到，在底比斯——上埃及的古埃及首都。

除了吉萨雄伟的金字塔外，古埃及最宏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迹，就是在南埃及（上埃及）的卡纳克及卢克索的庞大的神庙。希腊人将此地称作忒拜，它源于词语——底比斯；古埃及人称之为亚蒙城，因为那些神庙是供奉这个不可见的神的。人们在神庙的墙壁、方尖碑、塔门及圆柱上（见图62）的象形文字和绘画颂扬

神，并赞美法老——他修建、扩大、延伸神庙并使神庙保持着变化。两排相望的狮身人面像（见图39）宣告了白羊座时代的到来，这些神庙特殊的布局揭示了拉·亚蒙 / 马杜克的埃及追随者们隐秘的窘境。

有一次，我跟随一群爱好者参观这些地方，我站在一个神庙的中央像交警一样挥手，吃惊的旁观者道：“这个疯子是谁？”于是我试着向我们这群人指出：事实上，底比斯神庙，由连续多代的法老修建，并一直改变着它们的朝向（见图63）。在19世纪90年代，诺曼·洛克耶爵士第一次掌握了这些建筑在建筑学方面的重要意义，由此产生了一门称作考古天文学的学科。



图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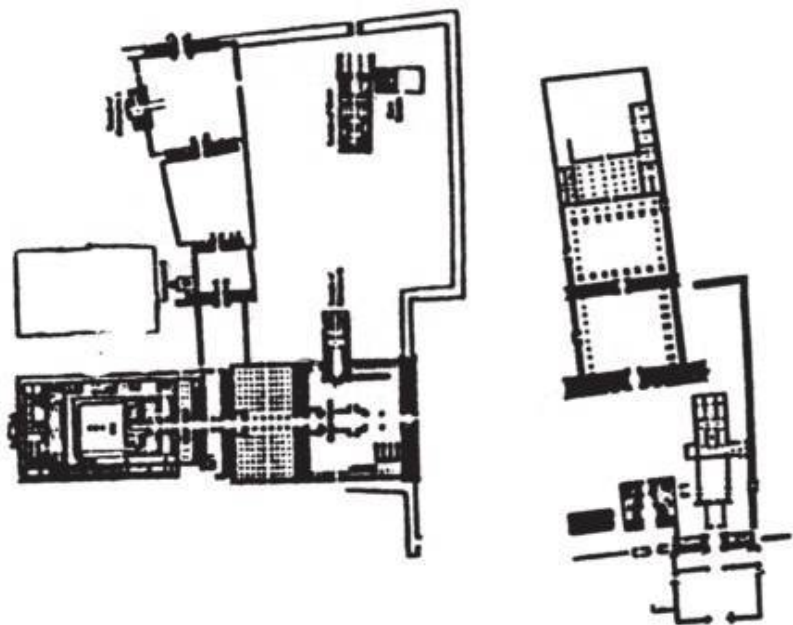


图63

像在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见图64）——以及在罗马梵蒂冈的圣彼得长方形基督教堂——一样，神庙指向二分点，永远面向东方，年复一年而又不改向地在春分、秋分迎接着日出。但像在底比斯的埃及神庙或在北京的天坛一样，神庙指向二至点，需要周期性地重新定位，因为由于岁差，在几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日出地在至日会有非常轻微的偏移——正如史前巨石柱所描述的一样，罗克伊尔在这里应用了他的发现（见图6）。拉 / 马杜克的追随者所竖立的用以颂扬他的神庙表明，天堂并不能确定拉 / 马杜克及其年代的持久性。

马杜克自己，在先前的一千年里宣称他的时代已经

到来时，是非常清楚黄道时间的，他试图通过宣扬“马杜克即尼比鲁”的星宗教来转移宗教信仰的焦点。但是他的被捕和蒙羞，使得人们现在产生了对这个看不见的天上之神的疑问：“马杜克时代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如果神圣的马杜克是这个看不见的尼比鲁，那么什么时候它将揭示自身，重现并“归来”？

正如所揭示的事件所表明的，宗教及地缘政治学两者的焦点，均从公元前的第二个千年的中期转向到了《圣经》称之为“迦南”的地方。“尼比鲁的归来”开始作为宗教焦点而出现，“连接太空的着陆点”也同时受到了强烈的关注，在地理上，“迦南”既是登陆地，也是以前的使团控制中心的坐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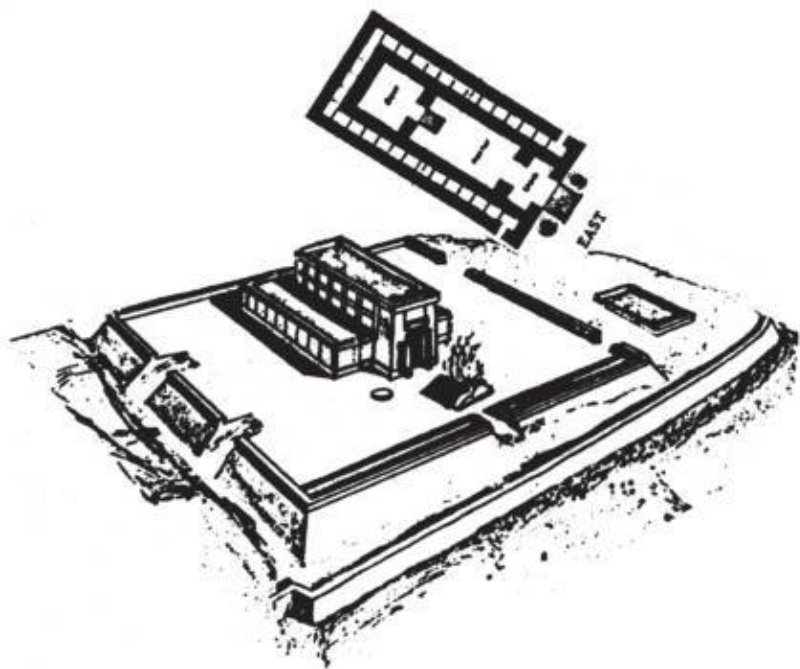


图64

历史学家用民族国家的起落及帝国间的冲突来讲述后面的事件。大约公元前1460年，被遗忘的埃兰王国及安珊王国（后来众所周知的波斯，位于巴比伦王国的东方及东南方），联合形成了一个新兴强国，以苏萨（Susa，《圣经》里称之为Shushan）为国家首都，以国家神尼努尔塔作为“众神之主”。这个新的十分自信的民族国家，在结束巴比伦及马杜克霸权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或许并不是巧合，在同一时期，在马里曾经统治过的幼发拉底河地带，崛起了一个新兴民族，《圣经》里

称为何利人（学者称他们为胡里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国叫米塔尼王国——“阿努的武器”，占据了现为叙利亚及黎巴嫩的土地，并对埃及从地缘政治上及宗教上形成了挑战。挑战受到了非常野蛮的反击，由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发起，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一个“埃及的拿破仑”。

困扰大家的是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出走，那个时期的导火索事件，因为它在人类宗教上、社会及道德准则上以及耶路撒冷的中心性上，对人类影响至今。它发生的时间并非偶然，因为所有事件的发展均关系“当尼比鲁的归来发生时，谁将控制这些连接太空的着陆点”。



如前几章所述，亚伯拉罕并不是碰巧成为希伯来人始祖，而是一个获选的在主要国际事务中的参与者，他的神话带给我们的这些地点——乌尔、哈兰、埃及、迦南、耶路撒冷、西奈、索多玛和蛾摩拉城，是早期神与人的普遍故事中的主要地点。在逾越节，以色列人将回忆起他们从埃及的出走，这同样也是对遍布在那些古老土地上的事件的一个集中表现。《圣经》自身，并没有把出埃及仅仅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故事，而是很明显地将其放在埃及历史的背景下，并置于那个时期的国际事务中。

《希伯来圣经》在其第二本书《出埃及记》中，通过提醒读者在公元前1833年，当雅各布（一个天使将其改名为“以色列”）和他另外11个儿子投靠他在埃及的儿子约瑟夫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就开始出现了。至于约瑟夫如何与家庭分开、如何从一个奴隶跻身总督，如何将埃及从毁灭性的饥荒中拯救过来——这个完整故事，在《圣经》的《创世记》最后一章也有记载。同时，我关于约瑟夫如何拯救埃及的见解和现在还存在的证据，在《地球编年史》中也有讲述。

在提醒读者以色列人如何及何时在埃及开始出现后，《圣经》清楚地表明，出埃及时，以前的一切已经过去并被遗忘了：“约瑟夫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所有人都已经消失了。”不仅仅是他们，甚至与那些时代相关的埃及国王们的王朝也同样一起消失了。一个新的王朝崛起了：“在这里诞生了一个并不叫约瑟夫的新国王。”

准确地说，《圣经》描述了埃及政权的更替。位于孟菲斯的中王朝消失了，在经历了第二个千年时期的混乱时期后，底比斯的诸侯建立了新的王朝。事实上，在那里诞生了终结埃及的全新王国——新的王朝在新的首都，“并且他们不是约瑟夫”。

忘记了以色列人对埃及幸存的贡献，一个新法老现在看到了以色列人存在的危险。为反对以色列人，他下

达了一系列压迫命令，包括杀害所有的男婴。下面是他的理由：

.....

他向他的人民说道：

“看，一个民族，以色列的儿女，比我们强大而有力；

让我们理智地安排他们，以免他们人数增加，

并且，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将

加入我们的敌人，对抗我们，并离开这块土地。”

——《出埃及记》1：9-10

《圣经》学者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对“以色列的儿女”民族恐惧的原因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旅居。但这既不与《圣经》给定的数目吻合，也不与《圣经》的文字措辞一致。《出埃及记》以一系列诸如雅各布及其儿女的名字开始——雅各布及其儿女去埃及投靠约瑟夫，并表明“所有雅各布的后裔，除了已在埃及的约瑟夫外，总计70人”（算上雅各布和约瑟夫，总数为72，这是个有趣的需要深思的细节）。“旅居”持续四个世纪之久，根据《圣经》所言，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总数为60万；没有法老会认为，如此一群人“比我们强大而有力”（因为法老与把

摩西当儿子抚养大的“法老的女儿”是一致的，见《神圣的遭遇战》）。

叙述性的措辞记录了法老在战争时期的恐惧，以色列人将“加入我们的敌人，对抗我们，并离开这块土地”。这并不是对来自埃及内部的“第五纵队”的恐惧，而是恐惧埃及的贫困和“以色列的儿女”离开并增援与他们相关的敌国——在埃及人眼里，所有的恐惧来自“以色列的儿女”。但是埃及国王在谈论哪个国家和哪场战争呢？

多亏了那些对古代冲突及当时的一些王室记录的考古发现，我们现在才知道，新王国的法老在忙于对抗米坦尼的持续战事。从大约公元前1560年法老阿赫莫西斯开始战争，阿蒙诺菲斯一世和阿蒙诺菲斯二世持续了战事，以及公元前1460年，在阿蒙诺菲斯三世的强化下，埃及军队突入迦南，并向北挺进对抗米坦尼。埃及那些战役的编年史频繁把那哈尔——哈布尔河区域称为终极目标，《圣经》里称此地为阿拉姆-拿哈兰（“两河流域的西部陆地”），那哈尔的主要城市中心是哈兰。

在那里，《圣经》学者将看到，当亚伯拉罕行进到迦南时，其兄弟拿鹤将停留于此。亚伯拉罕的儿子艾萨克的新娘丽贝卡来自那里，新娘丽贝卡事实上是拿鹤的孙女。艾萨克的儿子雅各布（又叫以色列）又到哈兰找了一个新娘——最终娶了他的表妹，他母亲丽贝卡的兄弟拉班的两个女儿（利亚和雷切尔）。

在埃及的“以色列的儿女”，与停留在那哈尔-拿哈兰的“以色列的儿女”（即雅各布的儿女）的直接家庭联系，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篇中写得很明显：与雅各布一起来到埃及的儿子中，有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他是约瑟夫唯一的亲兄弟，因为他们俩均系雷切尔所生的雅各布的儿子（雅各布其他的儿子系利亚与其两个妾所生）。我们从米坦尼泥版中知道，哈布尔河流域中最重要的部落叫作便雅悯，约瑟夫兄弟的名字因此成了一个米坦尼部落的名号。难怪，埃及人将在埃及的与在米坦尼的“以色列的儿女”，看成一个“比我们强大而有力”的联合民族。

那就是埃及人所关注的战争和埃及军队担心的原因——不是这小部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是否停留，而是如果他们离开埃及并占领埃及以北的区域所带来的威胁。事实上，防止以色列人离开已经成为《出埃及记》发展中的戏剧的中心主题——这里反复出现摩西对在位的法老的恳求“让我的人民走吧，”法老再三拒绝同意那个请求——不顾神的连续十个惩罚。为什么？为了得到一个看起来有道理的答案，我们需要向这个展开的戏剧插入空间联系。

在他们向北推进的过程中，埃及人通过海路穿过西奈半岛行军。一条沿地中海海岸穿过神的第四区域的通道（后来罗马人称作“通过玛丽斯之路”），实际上并未进入西奈半岛。然后，经过迦南向北前进，埃及人多次抵

达黎巴嫩的雪松山，并在卡叠什——“圣地”发生战斗。我们认为，那些战役是为了控制这两个神圣的连接太空的着陆点——在迦南以前的使团控制中心（耶路撒冷）和黎巴嫩的登陆地。例如，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在其战争史中谈到过耶路撒冷，他将其视为“到达地球外部尽头的地方”——一个“地球的脐点”——而派兵镇守。他将他的战役描述得还要向北些，他记录了在卡叠什和那哈尔的战役，并且谈到拿下雪松山——“支撑天堂神柱”的“神地之山”。通过它们的空间相关属性，这些术语明白地确认了这两个地点，他要求占领这两个地点“是为了伟大的神，我的父亲拉 / 亚蒙”。

出埃及的目的何在？用《圣经》里上帝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恪守他向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许下的誓言，以将以下土地作为福地授予他们的后代作为“永恒的遗产”（《出埃及记》6：4-8）：“从埃及小河到这伟大的幼发拉底河”；“迦南的整块陆地”（《创世记》15：18，17：8）；“西山……迦南和黎巴嫩的陆地”（《申命记》1：7）；“从这沙漠到黎巴嫩，从幼发拉底河到西海”（《申命记》11：24）——甚至“到达天堂的神圣之地”，其中“安纳吉姆的后代”——阿努纳奇人——仍居住下来（《申命记》9：1-2）。

在Har Ha-Elohim（“神圣之山”），以色列人的第一次停留之地，神重申了向亚伯拉罕的誓言。《圣经》里

反复提及（《诗篇》48：3），以色列人的使命就是去固定下来并占有其他两个连接太空的着陆点，一个在耶路撒冷，《圣经》里将该山——锡安山称作Har Kodshi，“我的神圣之山”，以及另外一个，在黎巴嫩的顶部，《圣经》里称为Har Zaphon，“神秘的北山”。

福地显然包含那两个连接太空的着陆点；其沿12个部落分开，耶路撒冷区域授予了便雅悯和犹太部落，现在这块地域从黎巴嫩一直延伸到阿叙尔部落。摩西死前，在给这些部落的遗言中，提醒阿叙尔部落，北方连接太空的着陆点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他说他们将看到“云骑士向天堂飞升”（《申命记》33：26）。除了分配领土外，摩西的话还暗示此地的功能，在将来会用于向天堂飞升。

清楚而特别强调的是，以色列的儿女将是阿努纳奇人这两个剩下的连接太空的着陆点的管理者。在西奈山，在有记录的最伟大的神出现的情况下，神重申了与挑选执行此次任务的人们的盟约。



图65

当然，神在那里的出现并非偶然。从《出埃及记》的开篇起——当神拜访摩西并委派他出埃及的任务时——在西奈半岛的那个地点就占据了中心位置。我们从《出埃及记》3：1中了解到这件事发生在“神圣之

山”——与阿努纳奇人有关的一座山。出埃及的路线（见图65）是由神决定的，以色列人民“白天用烟柱，夜晚用火柱”表示出了这条路线。《圣经》清楚地表明，以色列的儿女“根据耶和华的指示在西奈的荒野旅行”；在旅行的第三个月，他们“抵达了此山的对面并在此扎营”；三天后，耶和华通过他的卡博德（荣耀之意）“从西奈山上下来，并将所有人民收入眼帘”。

同样是这座山，火箭船升起并降落于此，到达这里的吉尔伽美什称之为“马舒山”；也同样是这座山，拥有“通向天堂的双扇门”，埃及法老穿过此门，踏上了在“数百万年行星”上的仙班之列的天国之旅。此山横跨以前的太空站——而且此山是神向挑选出去守卫那两个剩下的连接太空的着陆点的人们，重申盟约的地方。



在摩西死后，当以色列人正准备跨过约旦河时，神向新首领约书亚重申了福地的边界。包含连接太空的着陆点的边界，显然包括了黎巴嫩。《圣经》里的神向约书亚说道：

现在出发跨过约旦，

你和所有的人民，以色列的儿女，

到达我一定会给你们的土地。

我已经把你们的脚即将踏上的每块土地给了你们，

正如我已向摩西说过的那样：

从这沙漠到黎巴嫩，

从这伟大的河，在希泰国的幼发拉底河，

到这伟大的海，太阳落下的地方——

那将是你们的边界。

——《约书亚》1：2-4

在《圣经》里的这块土地发生了如此多的政治、军事及宗教冲突，《圣经》自身也在过去及将来起了关键作用。必须指出《圣经》里上帝关于这块福地的警告。从南方的荒野之地到北方的黎巴嫩区域，从东方的幼发拉底河到西方的地中海，上帝将这个边界再次向约书亚确认了一遍。上帝说：“那些区域是许诺给你的”。但要成为实际授予的土地，必须通过占领的方式获得。类似于最近探险家的“插旗标记”，以色列人占领并保持了他们实际涉足的土地——“用他们的脚掌标记”；因此，神命令以色列人不要去等候及拖延，而要跨过约旦并且勇敢而有序地定居在这块福地。

但是，当在约书亚领导下的12部落将迦南人征服并安居下来时，他们仅仅占领了约旦东部的部分区域。如果考虑到这两个连接太空的着陆点如此地远，那么它们的故事将完全不同：耶路撒冷——（《约书亚》12: 10, 18: 28）特别列出的——牢固地掌握在便雅悯部落的手中。但是他还在犹豫是否向北行军，进而获得在黎巴嫩的登陆地。后来涉及这个地点的《圣经》称其为“乍缝之巅”（“神秘的北方之地”）——在这块区域的居民，迦南腓尼基人也这样称呼（迦南史诗相信它是神阿达德——恩利尔的小儿子的神圣之地）。

在“耶利哥的对面”，在几个奇迹帮助下，以色列人横跨了约旦河。设防的城市耶利哥（约旦西部）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目标。其城墙被攻破及其陷落的故事在《圣经》里被提及：尽管戒律不准拿走战利品，但一个以色列人仍抵挡不住诱惑而去“保持一个有价值的希纳尔（希伯来语中称苏美尔人为希纳尔）的外貌”。

耶利哥及其南方的Ai城的攻陷，打开了以色列人通向其最重要的目的地耶路撒冷的通道，使团控制中心曾位于此处。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任务和上帝与他们订立的盟约，绝没有忽视那个地点的中心性。正如上帝向摩西所言，他的俗世居所将是在耶路撒冷；现在这个预言能够实现了。

攻下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城市以及环绕耶路撒冷

的丘陵城镇，出乎意料地艰难，首先因为其中一些，尤其是希伯伦，居住着“安纳吉姆的儿女”——阿努纳奇的后裔。我们将回想起，当西奈太空站在至少六个世纪前就被铲平时，耶路撒冷也停止了作为使团控制中心的功能。但是根据《圣经》记载，已定居于此的阿努纳奇人后裔，仍然居住在迦南的那个部分。与其他四个城市王结盟，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比色阻止了以色列人的前进。接着发生在耶路撒冷正北阿亚兰山谷的吉比恩战役，正好发生在很特别的一天——地球静止日。那天较好的方面是，“太阳停止，月球静止”，使以色列人能够赢得那场关键的战役（此地夜间多持续了20小时，而在地球另一侧的美洲，此时发生了相反的状况。我们在《失落的国度》讨论过这件事）。在《圣经》看来，上帝自己确信，耶路撒冷将落入以色列人手中。

在大卫的王位确立后不久，神就命令大卫去清理摩利亚山顶的平台以将它献给耶和華神庙。自所罗门在那里修建神庙以来，耶路撒冷 / 摩利亚山 / 圣殿山就一直保持着唯一的神圣性。事实上，并没有其他的解释说明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个既不在交通要道，也远离水道，而且还缺乏自然资源的城市——能够自古代就被垂涎及神圣化，被认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一个“地球的脐点”。

在《约书亚》第十二章中给出的攻陷城市的名单

中，耶路撒冷排在第三，排在耶利哥和Ai之后，成为牢牢地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的城市。但在北方，连接太空的着陆点的故事却不大一样。

黎巴嫩的雪松山分为两个山脉，西部的黎巴嫩山脉和东部的前黎巴嫩山脉。分开两山脉的贝卡山谷，自迦南时期就以“上帝的裂缝”或者巴力贝卡著称于世——因此，登陆地（面对山谷，在西部山脉的边缘上）的当前名称为巴力贝克。当《约书亚》中列出的“北山”国王被击败后，以色列人夺取了“在黎巴嫩山谷中”的一个叫巴力卡德的地方，但“在黎巴嫩山谷”的巴力卡德是否只是巴力贝卡的另外一个名字就不好确定了。《士师记》1：33告诉我们，拿弗他利部落并没有剥夺伯示麦（“太阳神沙马氏居所”）居民的继承权，这能给那个地点一些参考，因为后来的希腊人称此地为太阳城（尽管后来在大卫和所罗门的领导下，疆域扩展到包括伯示麦，但这只是暂时的）。



以色列人在北方的连接太空的着陆点确立霸权的初始失败，使得该地点对其他人而言“可以获得”。在出埃及一个半世纪后，埃及人试图占领那块“可以获得”的登陆地，但遭到了希泰族军队的反抗。这场大规模的战役在卡纳克神庙的墙上有文字和插图记载（见图66），这就是著名的卡叠什之战，以埃及的胜利结束。但这场战争耗尽了两国国力，以至于将登陆地留给了当地统治提尔、西顿和比布鲁斯（《圣经》里叫迦巴勒）的腓尼基国王（先知以西结和阿莫斯将登陆地称作“神地”，又称作“伊甸园之居”，并认为它属于腓尼基人。）

公元前1000年的腓尼基国王十分清楚登陆地的重要性和意义——从来自比布鲁斯的一枚腓尼基硬币上的描述可以证实（见图55）。先知以西结（28：2，14）告诫提尔国王说：你不要以为你到过圣地耶洛因，你就傲慢地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了神：

.....

你已到了一座神圣的山，

像一个神一样，你在炙热的石头里移动.....

你变得傲慢，说：

“我是一个神，我在耶洛因之地”；

但你只是一个人，不是神。

此时先知以西结——在哈布尔河的哈兰附近的“古老之国”流放时——看到了上帝的圣像和天上的战车，一个“飞碟”，但这个故事必须放到后面的章节再讲。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那两个连接太空的着陆点，只有耶路撒冷被耶和华的追随者保留着。



希伯来《圣经》的前五卷书，即《摩西五经》（“教义”），涵盖了从创世、亚当和诺亚到《创世记》里的始祖和约瑟夫的故事。其他四卷书——《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一方面讲述了出埃及的故事，另一方面列举了耶和华新宗教的规章制度。一个拥有新的、“僧侣”似的生活方式的新宗教旗帜鲜明地登台了：“你们既不应像你们在曾生活过的埃及那样生活，也不应习惯于我带给你们的迦南的这块土地；你们既不应该像他们一样生活，也不应该遵守他们的法令。”（《利未记》18：2—3）

建立起信念基础（“除了我之外你们不可有其他的”神）以及仅仅用《摩西十诫》就建立起伦理道德准则后，后面逐页详细讲述了饮食要求、祭祀仪式规则及祭

衣、医学教导、农业指令、建筑规章、家庭及性举止规章、财产及刑法等等。它们事实上展现了在每个科学学科方面的非凡的知识，对五金及纺织品加工的专业化，对法律系统及社会问题的熟知，对土地、历史、海关和其他民族的神的通晓——以及一定的数字逻辑和参数选择。

以“12”为主题——就像以色列的12个部落或者以12个月为一年——是十分明显的。对“7”的偏好也是很明显的，尤其在节日及宗教仪式方面最显著，确立7天为一周并将第7天作为安息日用于祭祀。“40”是个很特别的数字，因为摩西在西奈山上度过了40个日日夜夜，或者说，命令以色列人在西奈的荒野上游荡了40年。从苏美尔人的传说中，我们熟悉了这些数字——太阳系的12个天体和尼普尔的12个月历法；7是地球的行星数（将在外侧的阿努纳奇计算在内），并且恩利尔为地球的统治者；40为恩基的等级数字。

数字“50”也出现了。50，正如读者所知，具有很多“敏感”的方面——它是恩利尔的初始等级数字以及他的继承人——尼努尔塔的等级；更重要的是，在出埃及的日子里，它对马杜克和他的50个名字具有象征意义。另外还需注意的是，我们发现“50”被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用于创造一种新的时间单位，50年，“大赦年”……

当尼普尔历法被明确地采纳为节日和其他以色列宗

教仪式的历法时，对第50年做了特别的规定，取了个特别的名字，即“大赦年”：“你将迎来一个神圣的50年”（《利未记》25章）。在这一年里，人们将获得空前的自由。在7个7年里，人们将统计49次新年赎罪日；在其后这年——第50年的赎罪日，公羊角的号声将响彻大地，向这块土地及所有居住在这块土地的人民宣告自由：人们应该回到家中，财产应该回到它们的初始主人那里——所有的土地及房屋销售应该赎回及撤销，奴隶（在所有时候都被当雇用的帮工对待！）应该释放，以及通过在那年休耕，让土地本身得到自由。就像“自由之年”的概念是如此地新奇与独特，选择50作为历法单位看起来也同样古怪（我们采用 100——一个世纪——作为一个便利的时间单位）。给这个50年一次的年的名字就更加有趣了，在《希伯来圣经》里，翻译成“50年”的词“Yovel”，意为“公羊”。所以你可以说颁布的是“公羊之年”，通过公羊角的号声宣布。选择50作为新时间单位及其名字的选择，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涉及马杜克及其公羊年代的后面有隐情吗？

以色列人被告知去保持计数“50年”，直到某些重要的神圣事件发生，这些神圣事件或涉及公羊年代，或涉及50等级的持有人——就在那时，万物应该转向一个新的开端？

在那些《圣经》的章节里找不到明显的答案时，人

们就不可避免地世界的另一侧，追踪有意义的及十分类似的年单位来寻找线索：不是50，而是52。这是中美洲羽蛇神的秘密数字，羽蛇神根据阿兹特克及玛雅神话给予中美洲人以文明，包括他们的三种历法。在《失落的国度》里，我们已将羽蛇神与埃及神透特同等看待，羽蛇神的秘密数字是52——一个基于历法的数字，因为它代表了在一个太阳年的以7天为一周的52周。

三种中美洲历法中最古老的是长历：从学者们已确认的公元前3113年8月13日作为“第一天”开始计算天。除这个连续而又线性的历法外，这里还有两种循环历法。一种是哈伯历，该太阳年历具有365天，分成每月20天的18个月外加年末附加的特殊的5天。另一种是卓尔金历，一种具有仅仅260天的宗教历法，以20天为单位循环13次。这两种循环历法随后融合在一起，像两个啮合的轮子（见图67），创造了52年的宗教轮回，两种计数回到它们共同的起点时，又重新开始计数。

52年一“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时间单位，因为它关系羽蛇神的许诺，羽蛇神在某一时刻离开中美洲，在他的宗教年归来。中美洲人因此习惯于每52年聚集在山上期待着许诺的羽蛇神的归来（在一个宗教年，公元1519年，一个面容苍白、长有胡须的西班牙人赫南多·科尔特斯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海岸登陆，阿兹特克国王蒙特苏玛把他当归来的神欢迎——一个昂贵的误解，正如

我们现在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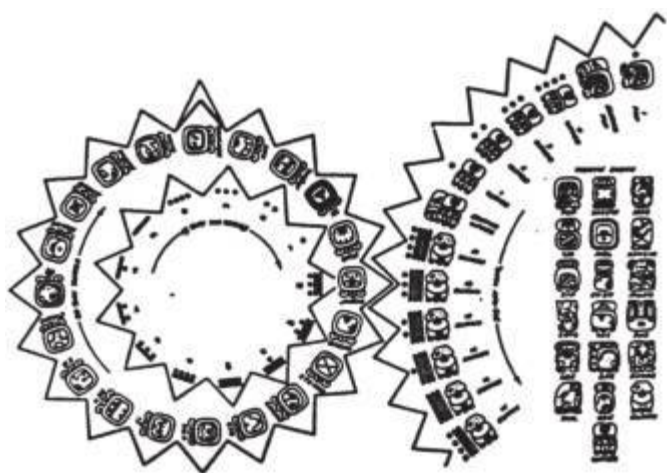


图67

在中美洲，“捆年”用于对许诺过的“归来之年”的倒计时，那么问题是，“50年”也是用于类似的目的？

在探索答案时，我们发现，当线性的50年时间单位与黄道循环单位72相乘时——时间要求一度的偏移——我们得到3600（ $50 \times 72 = 3600$ ），这是尼比鲁（数学上）的轨道周期。《圣经》中的上帝会说：“当你进入福地，就开始了归来的倒计时”，是通过将50年历法和黄道历法与尼比鲁的轨道相联系？

两千年前的某个时候，在弥赛亚狂热时期，公认50年是一个神圣得令人鼓舞的时间单位，可以用于预知未来——用于计算啮合的时间之轮什么时候将宣布归来。

这个公认，对最重要的后圣经书之一——《禧年书》奠定了基础。

尽管现在只能得到它的希腊语版本和后来的译本，但最初它是用希伯来语写的，这从在死海古卷中发现的碎片可以确定。基于稍早时期的另外论述和神圣的传统，它根据基于50年为时间单位的历法，重写了《创世记》和部分的《出埃及记》。所有学者都同意，《禧年书》是在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希伯来人期待救世主的一个产物，其目的就是提供一种方法，预知弥赛亚何时归来——世界末日何时发生。

这正是我们曾从事的任务。

第十章

地平线上的十字架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约60年，非同寻常的宗教进展在埃及发生了。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进展是为采用一神教而做的尝试，这也许是在西奈山启示的影响下而发生的。学者们知道的是，在法老阿孟和蒂四世统治期间，法老离开了底比斯和它的神殿，放弃了对亚蒙神的礼拜，而宣称阿托恩是唯一的造物主。

但我们将表明，这并不是一神论的附和声，而是预期中的归来——十字架行星的归来——的另一个先兆。

被讨论的法老王有个更出名的名字——“阿托恩的仆人”，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他所建立的新首都与宗教中心名叫阿凯特阿顿（意为“地平线上的阿托恩”），它现在的名字特勒阿玛纳更为人所知，在此地，人们发现了著名的古代王室间的通信存档。

古埃及著名的第十八代王朝的子孙阿肯纳顿的统治，从公元前1379年持续到公元前1362年，他的宗教革命没能持续。底比斯的亚蒙神僧侣反对宗教革命，大概是因为革命剥夺了他们已有的权力与财富；当然，也可

能是出于他们真诚的宗教信仰，因为阿肯纳顿的继任者（名叫Tut-Ankh-Amen）恢复了在名字中包含“拉 / 阿蒙”来表示名字的神性。阿肯纳顿一去世，新首都连同其神殿和庙宇一同被夷为平地。不过，考古学家发现的残存遗迹，使阿肯纳顿和他的宗教展现在人们面前。

认为对阿托恩的崇拜是一神论形式——崇拜宇宙唯一的造物主——的观点，主要根植于已发现的一些对阿托恩的赞美诗。它们包含像这样的句子：“噢，唯一的主，你是唯一的主……你创造了世界。”事实上，与埃及文化相悖，严厉禁止以人的形象来代表神的说法，听起来就像耶和华在摩西十戒中的戒令，戒令中反对“雕刻偶像”以崇拜。更明显的是，阿托恩赞歌的一些部分，读起来就像圣经《圣歌》的克隆：

噢，不朽的阿托恩

你所造的何其多！

它们藏在人类的视线之外

噢，唯一的神，除你之外，别无他神！

你造出了地球，依照你的意愿

你是唯一的神

著名的埃及古物学者詹姆斯·H.布雷斯斯特德把上述诗

句与圣经《诗篇》第104篇做对比，其中写道：

噢，伟大的主

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用你的智慧造的

遍地是你的财富

这种相似性，不但体现为埃及赞歌与圣经《诗篇》的相互雷同，而且因为两者所赞美的都是同一个天神——苏美尔的创世史诗中的神、来自尼比鲁的神，他创造了天地，给予了地球“生命的种子”。

事实上，每本关于古埃及的书都将告诉你，阿肯纳顿使之成为崇拜对象的“阿托恩”，代表着仁慈的太阳。但这样一来，以下事实将显得很奇怪：埃及的神殿建筑是以东南—西北向修建，从而朝向至日点的，而阿肯纳顿使阿托恩神殿建在东—西轴上，并朝向西方，背对着日出方向。如果他期望天神从与日出方向相反的方向降临，这个神便不会是太阳神。

对赞美诗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阿肯纳顿所崇拜的“星神”不是作为“不可见者”，即亚蒙神的拉，而应该是另一种拉：它是“从远古而来……重生了”的天神，它在其光辉中重现，它是“远去并归来”的天神。以日作为时间单

位，这些话确实可以代表太阳，但如果时间单位取得更长，这话便应该是将尼比鲁描述成了拉：正如赞美诗所言，它确实是变得看不见，因为它“消失于天际”，因为它去了“地平线之后，九天之上”。现在，阿肯纳顿宣布，带着它的全部荣耀，它归来了。阿托恩的赞美诗预示着它的重现：它归来，“美丽地出现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美丽而强壮”，引导“和平而仁爱的时代”来到。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弥赛亚预言与太阳无关。

多种对阿肯纳顿的描述被用来证明“阿托恩就是指太阳”的解释；他们展示他和他夫人向一颗发光的恒星祈祷，被它保佑（见图68），这颗星便是太阳。大多数埃及古物学者认为，赞美诗确实把阿托恩当成了拉，相信拉代表太阳的古埃及学者便认为阿托恩代表了太阳；但如果拉是马杜克而天神马杜克是尼比鲁的话，那么阿托恩便代表尼比鲁而非代表太阳了。更多的证据来自天体图，它们中的一些被画在棺材盖上（见图69），这些画清楚地描绘了黄道十二宫，闪耀的太阳，以及其他太阳系成员；但是行星拉，这个“数百万年的行星”被描绘成了一颗额外的行星，在巨大的三桅帆船之间，居于太阳之上，并在其中写有象形文字“神”——阿肯纳顿的“阿托恩”。



图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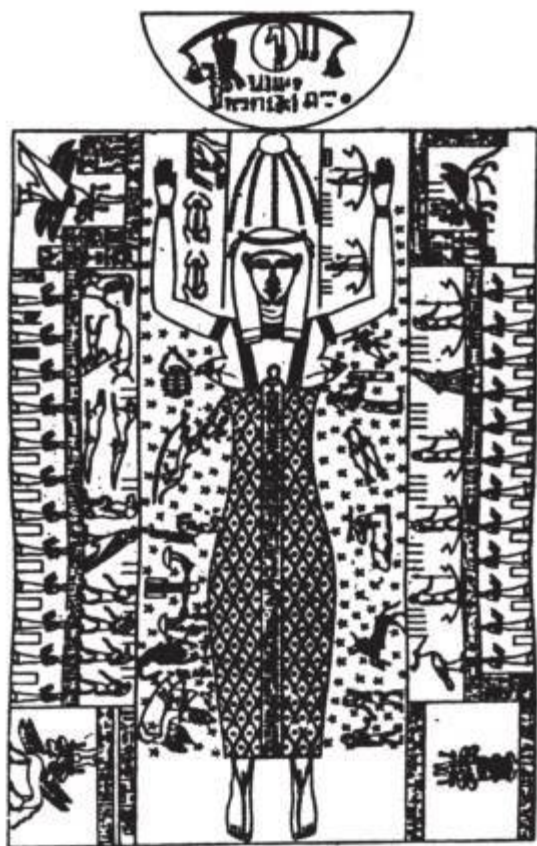


图69

那么，阿肯纳顿对官方正统宗教的变革，或者说背离是什么呢？在本质上来说，他的“背离”和发生在720年前的古老争论相似。于是，问题归结为：马杜克 / 拉代表至高权力的时代来了吗？白羊座时代来临了吗？阿肯纳顿把天时间（黄道时间）改成了神圣时间（尼比鲁的运行时间），于是问题变为：不可见的天神何时得以重现——“在地平线上美丽地出现”？

在亚蒙神的僧侣眼中，阿肯纳顿的异端行为有以下事实来判断：他竖起了一个特别的纪念碑，以示对本本石的尊崇，本本石是数代前被人尊崇的拉来到地球用过的（见图70）。这是一个暗示，我们相信，暗示了他所期望的是重现与归来，不是神的行星的归来，而是神们自己的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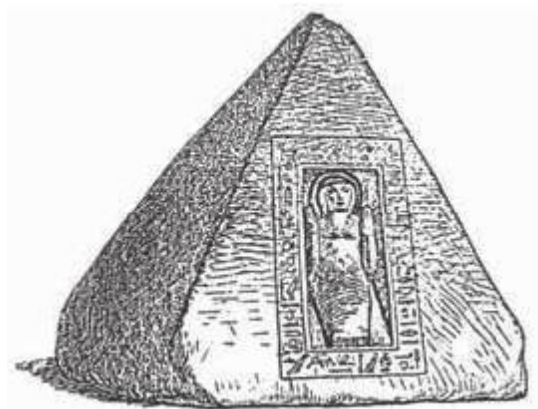


图70

我们必须做出结论：这个暗示便是阿肯纳顿所做出的变革。他挑战已有僧侣阶层的权威，并在他们那里过早地宣称了弥赛亚时间的来临。而阿肯纳顿发表阿托恩回归的声明，更加重了这种异端行为，他越来越把自己看作神的后代，看作先知，“降生于神的体内”，他独自的神圣计划被透露了：

无人知晓你

除了你的儿阿肯纳顿

你使他明晰你的计划

这，对底比斯亚蒙神的僧侣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当阿肯纳顿去世后（他的死因并不清楚），他们恢复了对亚蒙神——这个不可见者——的崇拜，打碎了阿肯纳顿所造的一切。



在埃及发生的这段关于阿托恩的插曲，正如大赦年的前奏“白羊座之年”一样，显示了对天神归来之期待的激动之情，而这在另一个提到白羊座的圣经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在另一本《归来倒计时》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这本书记录的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快要结束时发生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这是个充满了疑问的传说，它以一个神授的幻境结束，在幻境中，有物来临。

《圣经》不停宣称，通过用检查动物内脏、与灵魂交流、占卜、施魔法、咒语以及撰写命书等方式而作的预言，都被“耶和华所憎恶”，这些行为都被其他国家采用，但却是以色列人必须避免的。同时，它引用耶和华的话宣称，托梦、神谕、显圣需要经由与神交流而得来才合法。这样一个特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民数记》用

了整整三大章（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来讲述——充满赞许地讲述一个非以色列人先知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巴兰，在英文版《圣经》中写作Balaam。

这些章节描述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人（在《圣经》中叫“雅各布的儿子”）正离开西奈半岛之时，他们在东边绕死海前行，前往北方。当他们前行到一个占据了死海之东土地及约旦河的王国时，摩西向其国王请愿，希望能让以色列人平安地通过，而这个请求被拒绝了。于是，刚击败了不让他们平安通过的亚门人的以色列人，现在又“在莫阿布平原，约旦河边，对着耶利哥安营”，等待莫阿布人的国王准许他们平安通过其土地。

莫阿布国王巴勒——西拨的儿子——一方面不愿让这“游牧部落”通过，一方面也害怕与之作战，正在为这个矛盾而苦恼时，他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巴勒派遣使者去邀请国际知名的先知，比珥的儿子巴兰，请巴兰“对这些人施以诅咒”，好让他更有可能打败以色列人，将以色列人赶走。

经过多次恳求后，巴兰才接受了这项任务。起初是在巴兰的家里（也许是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地方），然后是在去莫阿布的路上，上帝的一个天使（在希伯来语中叫作Mal'ach，意为“使者”）出现并参与了此次行动；他时而现身时而隐藏。这个天使允许巴兰接受此任务，前提是巴兰要答应一些条件。但令人疑惑的是，在莫阿布

国王大使及国王本人面前，巴兰都把耶和华称作“我的上帝”。

一系列神谕的设置继而被安排好了。巴勒领巴兰到山顶，使巴兰可以看见以色列营的全貌。巴兰叫巴勒在这里为他筑七座坛，为他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作为牺牲，然后等待神谕。但巴兰并没有诅咒以色列人，而是祝福了他们。

顽固的莫阿布国王又把巴兰领到了另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看见以色列营的边界，并做了同样的事。但同样地，巴兰祝福了以色列人，而非诅咒他们：我看见长有羊角的神保护他们，领他们出埃及，他说，以色列挺身如狮，以色列必要振兴。

坚持要再试一次的国王又领巴兰到一座山上，面对着沙漠，背对以色列营：“也许神会让你在这里发出诅咒。”国王说。在此又筑了七座坛，预备了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羊做牺牲。但这次神的灵降临在巴兰身上，他通过“神的眼力”看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未来。再一次地，他看见以色列人的国家是被保佑的，长有羊角的神领他们出埃及，看见以色列国“像狮一样，必将振兴”。

当莫阿布国王表示抗议时，巴兰说无论给他多少金银珠宝，他都只能遵守上帝的命令。国王沮丧极了，只好让巴兰离开。但此时巴兰给了国王免费的忠告，“让我

告诉你未来将发生什么”，他对国王说，“我来告诉你你的国和你的人民日后将受到怎样的对待”。然后，他继续描述了通过“神的眼力”见到的未来情景，这和一颗“星”有关：

我看见它，虽不在现在

我望见它，虽不在近日

有星要出于雅各布

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必打破莫阿布的四角

必毁塞思之子

——《民数记》24：17

巴兰又举目望向以东人、亚玛力人、基尼人以及迦南其他的民族，然后讲出了神谕：在雅各布的神谴中幸免的，将落入亚述之手；亚述的报应也将到来，它终必沉沦。宣称了这个神谕后，“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了；巴勒也回去了”。

虽然巴兰的这段故事一直是圣经学者和神学家讨论的话题，但它仍然让人迷惑不解。《圣经》在提到耶洛因（《旧约圣经》中对上帝的称呼之一）时，自然地在

复数形式的“神”和耶和华——这唯一的主——之间转换。这是对《圣经》中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帝——的“形象禁令”的严重违背，此外，将他描述为“带角的公羊”的形象，也违背了圣经的禁令，而这个形象是埃及人对亚蒙神的描述（见图71）！而且，《圣经》对这个通过占卜、施咒而做预言的先知，采取了赞许的态度，也使人感到这整个故事起初是“非以色列人”的故事，是《圣经》编入了它，充实了它，所以整个事件必须被看作是以色列人拥有福地的前奏。



文中暗示巴兰是阿拉姆人，居住在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地方；他预言的内容很广，从雅各布子孙的命运到其他国家的未来都有涉及，他的预言甚至涉及遥远的亚述王国。因而在当时，这些神谕是更广泛的非以色列民族期望的表白。这个故事后，《圣经》将以色列人的命运和人类的普遍前程结合起来了。

巴兰的故事暗示我们，这些前景是通过两种途径引导的：黄道带循环和回归之星的运行。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黄道带明显地与白羊座时代有关，并成了像巴兰预测未来般的预言：把公牛和公羊用来代表黄道宫（“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做牺牲”），狮子也被用到（“当王的号角声出现在以色列人中间”，《民数记》第二十三章）。在预言将来时，巴兰用了意义重大的词“完结日”，来作为预言变为现实的时间，分别提到了12个以色列部族的这些预言，普遍地认为它们与12个黄道宫有关。

而雅各布之星又怎样呢？巴兰清晰地见到了它。

在关于《圣经》的学术讨论中，通常最多以占星学上而非天文学上的意义来看待它，并且经常把“雅各布之星”看成是纯粹的比喻。但为何以一颗运行在其轨道上的“行星”的形象来描述它呢？一颗虽然看不见但预言可见

的行星？

如果巴兰像阿肯纳顿一样，提到尼比鲁的归来与重现，那他又讲了些什么呢？我们必须认识到，“归来”是几千年前发生的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那次事件是人神之间关系的分水岭。



这不单单是个反问。事实上，这不断演变的事件，暗示着一场不可抵挡的事变就快发生。在出埃及记、巴兰、阿肯纳顿统治的埃及以及巴比伦的故事中，我们找到的大约一个世纪内关于回归行星的预言本身就是证据，证明这个广泛散布的预言，其中最显著的线索便是十字架标志。

在巴比伦，这个时间是在喀西特的朝代，我们在前文提到过它。他们在巴比伦的统治留下的遗迹很少，他们的国王也不善于保存其王朝的档案。但他们的确留下了带有其信息的文字——写在泥版上的与别国的通信。

这个著名的《阿玛纳泥版书信》，发现于阿肯纳顿的首都阿凯特阿顿，这地方现在是为人熟知的埃及特勒阿玛纳。这380个泥版，除了三个以外，全部是用阿卡德语书写的，这种语言是那时的国家外交用语。有些泥版是来自埃及朝廷的王室书信复制品，而大多数是从外国

送来的原始信件。

这是阿肯纳顿的王室外交存档文件，而这些泥版通信主要是他从巴比伦王那里收到的！

那么，阿肯纳顿是用这些信件跟巴比伦的国王说他新建立的阿托恩宗教么？对此我们真的不清楚，因为在巴比伦王给阿肯纳顿的所有信中，巴比伦王只是抱怨了给他的黄金分量不够，抱怨他的大使在前往埃及的途中被抢劫了，或是抱怨埃及王没有关心他的健康状况。两国间大使经常互访，甚至相互联姻，巴比伦王也把埃及王称作“我的兄弟”。而这些关系使我们确信，巴比伦的僧侣集团肯定对埃及发生的宗教变革很清楚；如果巴比伦想知道“归来之星拉”是什么，那么他们一定能联想到，这和“作为归来之星的马杜克”有关，即与尼比鲁的回归轨道有关。

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观测传统比埃及深厚且先进得多，所以，巴比伦的御用天文学家当然可以独立得出关于尼比鲁回归的结论，而无须埃及的帮助，甚至比埃及更早得出结论。不管怎样，在公元前13世纪，巴比伦喀西特王朝的国王们开始用各种方式发出信号，表明他们的宗教基础发生了变革。



图72

在公元前1260年，一个新的国王继承了巴比伦的王位，他的名字叫卡达什曼-恩利尔，这个令人惊异的名字包含了对恩利尔的尊崇之意。这样的名号没有消逝的迹象，在下一世纪，继承他王位的喀西特国王们所用的名字不仅包含了恩利尔，还包含了阿达德，这是一个希望调和众神间关系的表示，十分令人惊异。而更加非同寻

常的是，在一块叫作库都鲁（意为“圆形的石头”）的纪念碑上发现的证据——库都鲁是作为界碑而竖立的。碑上记有说明边界条约（或领土条约）的条款以及相关宣誓。库都鲁还被天上神祇所作的符号所神圣化。这神圣的黄道宫符号——全体12个符号——经常被描绘出来（见图72）；在它们之上运行的是太阳、月亮及尼比鲁的象征符号。在另外的描绘中（见图73），尼比鲁与地球（第七行星）以及月亮（宁马赫）切断脐带的象征一起出现。

意味深长的是，尼比鲁不再被描绘成有翼的圆盘形象，而是画成了辐射状十字架——这个形象与苏美尔人在“古昔时候”的描述相符合：一颗发光的行星变成了“十字架状的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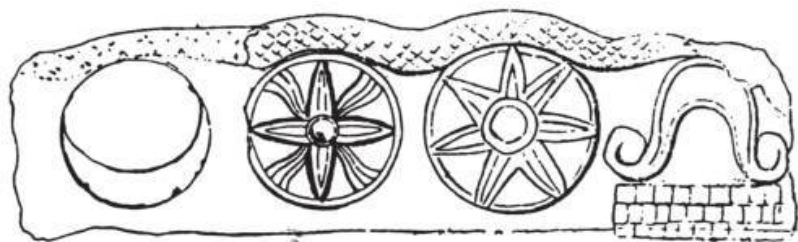


图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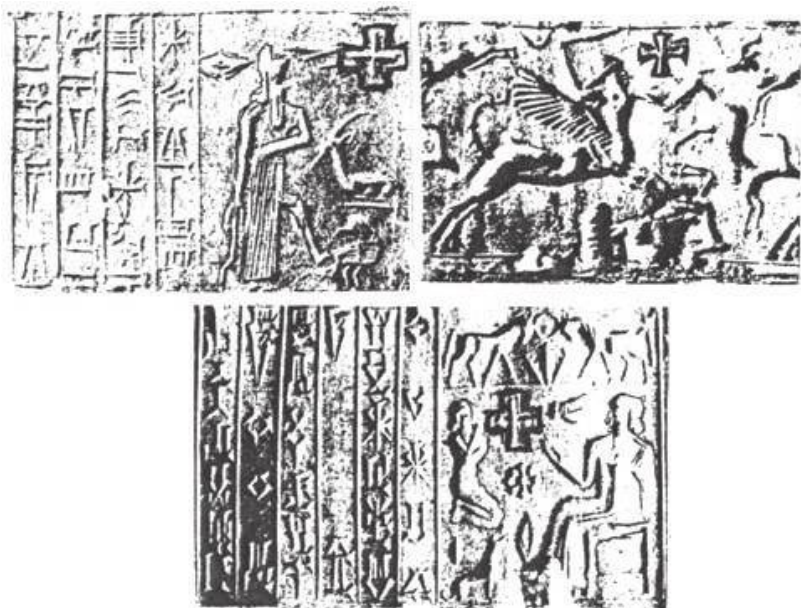


图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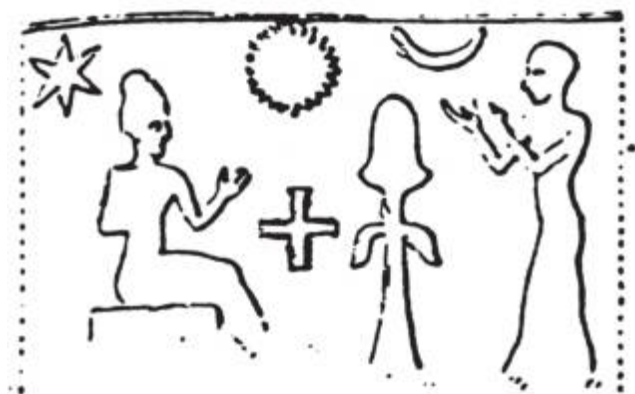


图75

以辐射状十字架来表示长期不可见的尼比鲁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普遍，不久之后，巴比伦的喀西特国王们就直接在其王室印章中，用十字架标志代替了有翼圆

盘的符号（见图74）。这个十字架符号，看起来与很久以后基督教的“马尔他十字形”相似，它在研究古雕刻的领域里被称作“喀西特十字形”。如其他描述所暗示的那样，这个十字形所代表的星球和太阳明显不一样，太阳与新月及六星形的火星一起，被单独地描绘出来（见图75）。

自公元前1000年以后，尼比鲁的十字架符号已从巴比伦王国传播到了附近国家的印章设计上。在缺乏关于喀西特宗教与文学的文字记录的条件下，我们只能猜测：弥赛亚的期待已经伴随着这些变化而来。当时的描述强调了巴比伦附近恩利尔家族的国家——亚述、埃兰——对马杜克权威的凶猛攻击。这些攻击未能阻止十字架符号在亚述自身被使用。像王室纪念碑展现的一样，这十字架被亚述国王们戴在胸前靠近心脏之处（见图76），如同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佩戴十字架的方式一样。无论从宗教意义还是天文学意义上讲，这都是一个明显的标识。在埃及，这种做法也很普遍，埃及国王也同亚述国王一样，把十字架佩戴于自己胸前（见图77）。



图76



图77

※

选择十字架标志作为尼比鲁的象征，在巴比伦、亚述以及其他地方，并不是令人惊异的变革。这个标志以前就被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用过。“尼比鲁——让‘十字架’成为它的名字！”《创世史诗》如是说。此后这个符号，十字架，在苏美尔雕塑中被用来表示尼比鲁，但那时它通常表示尼比鲁归来。

《吉尔伽美什》与《创世史诗》，叙述了在经历与

提亚玛特间的天穹之战以后，这个侵略者再绕太阳运行一周后，又回到了战斗中。因为提亚玛特是在黄道平面内绕太阳运转的（如太阳系行星的其他成员一般），所以这个侵略者一定会在天穹上回归；在一周又一周地运行后，它又穿越了黄道平面。想表现这一点，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画出著名的哈雷彗星的轨道（见图78），这就像尼比鲁行星轨道的缩小版本：它的倾斜轨道把它从南方、从黄道面之下、从靠近天王星的地方带来，带到靠近太阳之处。尼比鲁的轨道在黄道面上拱起，它对土星、木星及火星打个招呼，然后在太阳处掉头；之后，它向下运行，在靠近尼比鲁与提亚玛特之间的天穹之战发生的地方——这个十字口（标记为“X”），它穿过黄道面，然后离开，在运行一周后，它又会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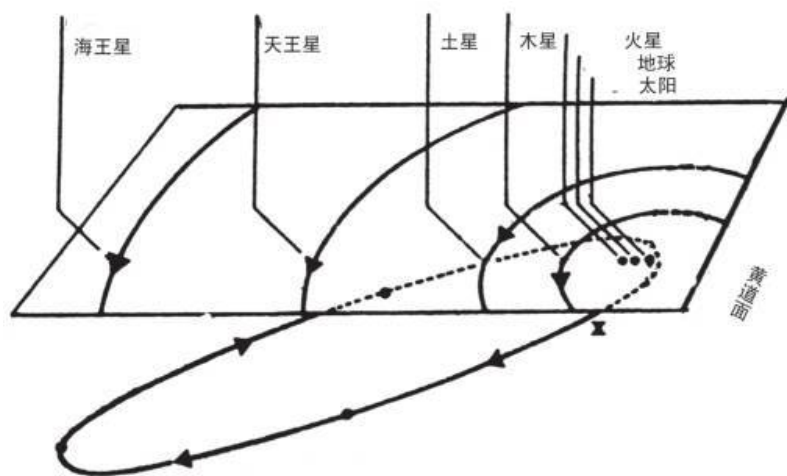


图78

天穹上的那个地点，就是十字口。于是，《吉尔伽

美什》宣称，阿努纳奇人的行星便是十字架行星：

尼比鲁行星啊：

天穹和地球的十字路口

将被你占据……

尼比鲁行星啊：

你占据着中心……

尼比鲁行星啊：

在提亚玛特之中穿越

你从不疲倦

让“十字口”成为你的名字！

叙述了人类传奇中标志性事件的苏美尔文献指出了特别的迹象，这迹象与阿努纳奇人的行星周期性的出现有关，它的周期大约是3600个地球年，它的出现一直是地球和人类历史的关键点。在这特殊时期，这颗行星被称作尼比鲁，以十字架作为它的雕刻形象——甚至在更早的苏美尔时期也是这样。



图79

那个记录从大洪水开始，大洪水与那场分水岭似的灾难相联系。几种与大洪水相关的文献都把洪水和天神尼比鲁的出现联系起来，尼比鲁于狮子座时代出现（大约是公元前10900年）——其中一种文献说道，“它是测量水深的狮子星座”。其他的文献也描述了在大洪水时代，尼比鲁如一颗辐射状的星球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描述如下（见图79）：

当他们喊道：“洪水！”

它是尼比鲁神……

它戴着华丽王冠，装满恐怖

它每天带着雄狮，燃着熊熊大火

这颗行星在公元前8000年时归来、重现，那时人类已经懂得了耕作与畜牧，它成了“尼比鲁”；刻画农业的圆柱图章用了十字架标志去表现尼比鲁出现在地球的天空

中（见图80）。

对于苏美尔人最为重大的事件是，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即金牛座时代，当阿努和安图来地球做正式访问时，这颗行星又一次重现。之后几千年，众所周知的城市乌鲁克在他俩的荣光中被建立了起来，一座金字塔形的神塔也被建立起来，在神塔之上，能在黑夜降临时观察到地平线上的行星。当尼比鲁闯入视线时，有人 would 叫道：“造物主的形象正在升起！”现在这些话语都收进了赞美诗集，以赞美“主阿努的行星”。



图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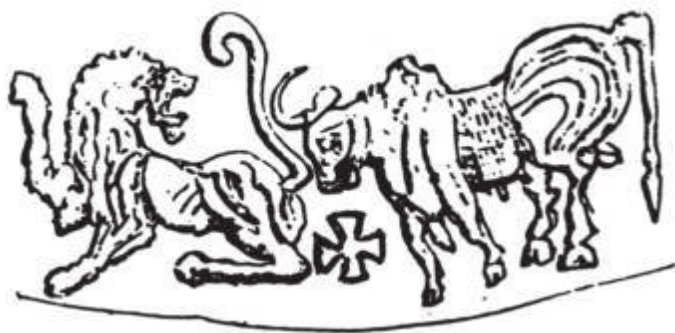


图82

尼比鲁在金牛座时代开始时的出现，意味着在太阳升起时，即当黎明已开始而地平线尚黑暗、星辰可见时，天空中的星座是金牛座。但这运行迅捷的尼比鲁，在绕太阳运行时画出拱形，紧接着，它向下运行，在十字口处穿越黄道面。在那里，以狮子星座为背景，这十字形就能观察到。刻在圆柱形印章与天文学泥版上的几种图画，用了十字架符号来象征尼比鲁的到来，此时地球正处于金牛座时代，以狮子星座为背景，可以观察到其穿越（圆筒印章将此描绘出来了，见图81和图82）。

然而，从有翼圆盘的符号到十字架标志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创新：它只是回归了在更早时候描画的天神形象

——但只有在穿越黄道面时，它才成为“尼比鲁”。

就如昔日，这复兴的十字架标志代表了重现、重回视线、归来。

第十一章

上帝决战日

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十字架标志的出现是“归来”的一个征兆。也就是在那时，一座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神庙，把历史事件的过程和人类的弥赛亚期待与他的神圣场所永远联系在了一起。时间和地点没有巧合：正在迫近的“归来”将揭示过去一个隐秘的控制中心。

与那些日子的强大皇权——巴比伦尼亚、亚述、埃及——相比，希伯来国王只是一个侏儒。与它们宏伟的首都——巴比伦、尼尼微、底比斯及其圣区，金字塔、神庙、游行圣歌、豪华的城门、雄伟的宫殿、刑场、圣水池和河港——相比，耶路撒冷只是一座拥有草草建起的城墙，并且供水还有毛病的小城市。但是，千年之后，又正是耶路撒冷，一座充满生机的城市，一座常常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起的城市，遭到外族的占领，并沦为灰烬与废墟。

耶和华神庙建在耶路撒冷，它的先知们的预言成真了。我相信，他们的预言仍然是我们解读未来的钥匙。

与耶路撒冷有关，特别是与摩利亚山有关的希伯来人回到了亚伯拉罕时代。那时，他刚履行完在列王战争中保卫太空船起降场的任务。在战争中，耶路撒冷的国王莫克热德克问候了他。莫克热德克是“最高神灵的牧师”，因此，亚伯拉罕得到了“掌管地球与天堂的最高神灵”的祝福。也就是在那里，亚伯拉罕的热情投入得到神的检验，他获准与神结盟。后来又用了1000年，在正确的时间和环境下，他建起了耶和華神庙。

《圣经》宣称，耶路撒冷的神庙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它的确是这样的：它被设计用来维护“天地结合处”，苏美尔的尼普尔就曾是这样的装置。

而且它回到过去

在第408年

在犹太人走出埃及之后，

在所罗门统治的第四年的

第二个月，

他将开始修建上帝之所。

因而《圣经》在《列王纪》（6：1）中，记录了所罗门王开始在耶路撒冷修建耶和華神庙的具体日期。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阶段，其结果至今都伴随着

我们；其时间，也是必须记住的，正是巴比伦和亚述把十字架标志当作“归来”的征兆的时候。

耶路撒冷神庙的戏剧性的故事并非始于所罗门，而是始于所罗门的父亲大卫国王；而他突然继位以色列国王，揭示了一个神圣的计划：以复兴过去来迎接未来。

大卫的遗产（在40年的统治之后），包括一片向北方一直延伸到大马士革（包括着陆地点！）的大幅扩张后的领土、许多华丽的圣歌，以及耶和華神庙的地基。为把他推上王位并奠定他的历史地位，三个神圣的使者起到了关键作用；《圣经》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先知塞缪尔，预言家拿单，幻想家迦得”。上帝指示约柜的管理者塞缪尔：“年轻的大卫是耶西的儿子。你要把他从羊群中的一只羊带成以色列的牧羊人”，后来大卫被施予涂油礼，成了以色列的统治者。

年轻的大卫管理着他父亲留下的“羊群”，他选择双标志来管理以色列，因为它能唤回苏美尔的黄金时代。他们的国王被称作努戈（“伟人”），他们会努力去争取“正直的统治者”的头衔。我们将看到，只有大卫和神庙的开端是与过去的苏美尔相连的。

起初，大卫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希布伦开始了他的统治，那也是一个充满历史象征的选择。《圣经》反复指出，希布伦以前的名字是基利亚特·亚巴，即“亚巴的防

城”。那么，谁是亚巴？有两个圣经术语指出：“他是安纳吉姆的国王”。从《圣经》的《民数记》开始，《圣经》在《约书亚》《民长记》和《历代记》中记载了希布伦是安纳吉姆后裔生活范围的中心。因此，他们就与《创世记6》中的纳菲力姆联系在一起了。纳菲力姆是与亚当的女儿们通了婚的。在大批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时代，亚巴的三个儿子依然居住在希布伦，是杰丰的儿子迦勒占领了这座城市，并使得人民转向约书亚。大卫选择在希布伦继任王位，他建立的王权像是从苏美尔的阿努纳奇人那里一直延续下来的一样。

他在希布伦统治了七年，后来，他把他的首都移到了耶路撒冷。他的王座——“大卫之城”——建在锡安山，在摩利亚山之南，只隔一条小山沟（阿努纳奇人的平台就在摩利亚山，见图83）。他用名为米洛的填充物填补两山之间的沟壑，这是在平台上修建耶和华神庙的第一步；但是他获准在摩利亚山上修建的，仅仅是一座圣坛而已。上帝的话通过预言家拿单传了下来：由于大卫在多次战争进行了屠杀，所以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可以修建神庙。

收到预言家的信息后，大卫“在耶和华之前”来到约柜前，并坐了下来（约柜仍然在一个轻便的帐篷里面）。他接受了上帝的旨意，并请求上帝为他的虔诚给予一定奖励：一个保证，确保神庙将由大卫家族修建，并且大

卫家族将一直受到祝福。就在那晚，大卫坐在约柜前（摩西曾在那里与神交流），得到了一个带有神性的标志：一个造像——未来神庙的几何模型。



图83

若非以下事实，我们可以蔑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晚发生在大卫王和他的神庙工程上的事，与苏美尔古地亚王的《城市贫民区》传说是等价的。古地亚在一千多年前做了个看得见的梦，梦见了一份在拉格什建造尼

努尔塔神庙的建筑蓝图和一个造砖的模具。

在大卫王的最后时期，他把以色列所有的领导人都召集到了耶路撒冷，包括各部族首领、军事指挥官、牧师和王族成员，他把耶和华的许诺告诉了大家；然后他当着集结起来的所有人，向他儿子所罗门交代道：“神庙的造像和它的一些部件以及房间……他的灵魂收到的造像。”此外，他也把“耶和华亲手写给我的造像的全部运转方式”交代给了所罗门：他庄重地写下了一套附属设备（《历代记》第二十八章）。

希伯来词语“造像”在詹姆斯国王的英文《圣经》中被译作“图案”，但是在更近的译本中被译作“计划”，这暗示着大卫当时得到的是某种建筑图。但是，在希伯来语中，“计划”写作“Tokhnit”。造像，从另一方面讲，是一个由一些词根派生出来的词，是“建筑、建造、竖立”的意思，所以大卫得到并且传给他儿子所罗门的是一个“建筑模型”——用今天的说法，那是一个比例模型（遍及古代近东的考古发现的确掘出了战车、货车、船只、车间，甚至是多级神殿的比例模型）。

《圣经》中的《列王纪》和《历代记》，为神庙及其建筑设计提供了精确的测量数据和清晰的结构细节。神庙的轴向是东西方向，这使它永恒地朝向了昼夜平分点。它由三部分（见图64）组成，前端（希伯来语称作Ulam）采用的是苏美尔神庙的设计，是一个宏伟的中央

大厅（希伯来语称作Hekhal，发源于苏美尔语E.GAL，“巨大的住处”）和一个存放约柜的至圣所。里面的部分被称作“德维”（演讲者）——这是上帝给摩西说话的地方。

按传统的说法，苏美尔金字塔是用来表达“60进制”这个概念的，所罗门的神庙也承袭了这个概念：主要部分（大厅），60腕尺长（约100英尺），20（ $60 \div 3$ ）腕尺宽，120（ 60×2 ）腕尺高。至圣所是20腕尺 $\times$ 20腕尺——刚好容下上面有两个金色小天使的约柜。传统——文献证据和考古研究都指出，约柜的精确位置在一块非凡的石头上，亚伯拉罕曾经就在那块石头上准备牺牲他的儿子艾萨克；它的希伯来名称是“基石”，在犹太传说中，世界将从那里开始重建。现在它被遮住了，而且被石头圆屋顶包围了起来（见图84，读者可以从《地球编年史》中，找到关于那块神圣的石头以及它谜一般的洞穴和秘密地下通道的更多内容）。

虽然比起高耸入云的巴比伦金字塔，神庙的尺寸不算大，但是一旦神庙建成了，它将具有非凡的意义；而且它与那片地区同时代的其他神庙也很不一样。没有铁和铁制工具可以用来在平台上修建神庙（在工程进行中完全没有铁具——所有的器具都是铜或青铜），建筑物的里面镶嵌有黄金；连钉金板的钉子都是金的。黄金的使用量——仅是修建“至圣所，用了600塔兰特（使用于

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东的一种货币)；修建用的钉子，50谢克尔 (shekel，希伯来和巴比伦的一种货币)”——是巨大的——多到需要所罗门派专门船队到俄斐 (人们相信它就在东南非洲) 去取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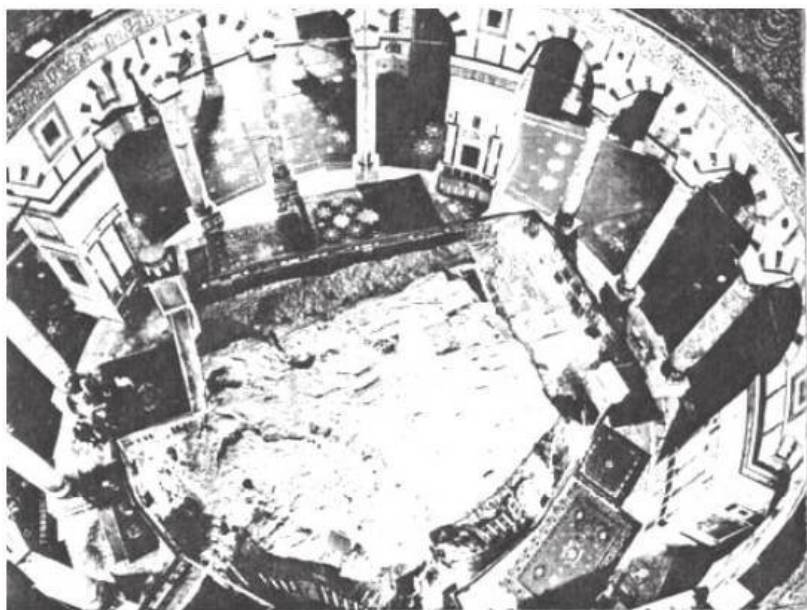


图84

《圣经》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既没解释为何不用铁制品，也没解释为何镶嵌神庙里的一切都要使用黄金。人们只能推测，不用铁是因为它有特殊的磁学性质，而使用黄金则是因为它出色的导电性能。

我们知道，世界上其他用黄金镶嵌的神殿只有两座，它们都在地球的另一边。一座在秘鲁的库斯科，印加人的首都。那里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南美神灵维拉科

查。因为它的至圣所完全由黄金镶嵌，所以这座神殿被称作“科斯林”（被黄金包围的）。另一座是玻利维亚的喀喀湖畔的普玛彭古，在著名的提瓦纳库遗址旁边。遗址由四座房屋般的建筑组成，建筑物的墙体、地板、天花板都是由整块的巨石所建。神殿四面的围墙全用金板镶嵌，连固定金板的钉子都是金的。在《失落的国度》中描述这些区域（以及它们是如何被西班牙人掠夺的）时，我曾推测普玛彭古是在约公元前4000年，为阿努和安图在地球上的停留而建的。

根据《圣经》记载，浩大的工程用了数以万计的劳工和七年的时间。那么，修建上帝之所，用意何在呢？在工程结束、万事俱备以后，牧师们在宏大的排场中把约柜安置进了至圣所。约柜刚一放好，分离至圣所与大厅的窗帘刚一拉开，“上帝之所就充满了云雾，而且牧师们也不能继续站在那里了”。随后，所罗门给出了一篇感恩祈祷文，上面写道：

选择居住在云中的神啊：

我为你建了一处庄严的居所，

一个你可以永远居住的地方……

尽管天堂容不下你，

希望你在天庭的宝座上听见我们的祈愿。

“当晚，耶和华出现在了所罗门面前，并对他说：我听到了你们的祈愿；我将选择这里作为我接受崇拜的地方……我将从天堂听到我的人民的祈祷并原谅他们的罪过……现在，我为我的Shem选择了这里，并视该处为神圣之地，我让他永远居住在这里。”（《历代记》II，第六和七章）

Shem这个词——在这里和在更早的时候，比如在《创世记》第六章的韵文中——通常被译为“名字”。但在很早以前，我写作第一部书《第十二个天体》的时候，就曾联系上下文推测：那个词最初是指埃及人所说的“太空船”和苏美尔人所说的上帝的MU（“天船”）。因此，建在耶路撒冷的石头平台上，有着放在圣石上的约柜的神庙，将成为地球与天神的连接处——既负责与天神交流，又可以让他们的天船着陆！

神庙中没有雕像。庙中只有一个被神话的约柜——而且“约柜中什么也没有，除了上帝在西奈山授予摩西的两块记事板”。

与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塔神庙不同，从恩利尔的尼普尔到马杜克的巴比伦，这里从来就不是神灵们生活、吃饭、睡觉、沐浴的住所。它是用于崇拜的地方，是用于与神接触的場所；它是一座接待从云中而来的神灵的神庙。

据说一幅画引出了1000个词语；如果那1000个词中只有少数的词是与这幅画相关的，而其他的，都只是在描述一些相关的图片，那这应该是真的。

大约在耶路撒冷神庙完工并被居于云中的神赋予神性的时候，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发生了：关于神的叙述变得大众化了，而且（当时），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亚述。亚述人的描述清楚地展示了阿舒尔神作为一位“云中的居住者”，有时他会露出整个脸，有时又仅仅露出一只手，而且他经常被描绘成手握一张弓的形象（见图85）。这让人们想起了一个《圣经》故事，说在大洪水之后，一张弓出现在了云中，那是一个神圣的标志。

一个世纪以后，亚述人的叙述中引入了一个新的云中之神。他被分到“拥有带翼圆盘的神”一类，这类神在一个带翼的圆盘形徽章里面，从他们自身（见图86a）和他们连接地球（七个点）与月球（新月）的图画中，可以看出这个特点（见图86b）。以前带翼圆盘是代表尼比鲁的，它意味着尼比鲁的到来。显然，当时的那些描述表示的不仅是对尼比鲁星到来的期待，也是对那上面或许依然被阿努统治的神圣居民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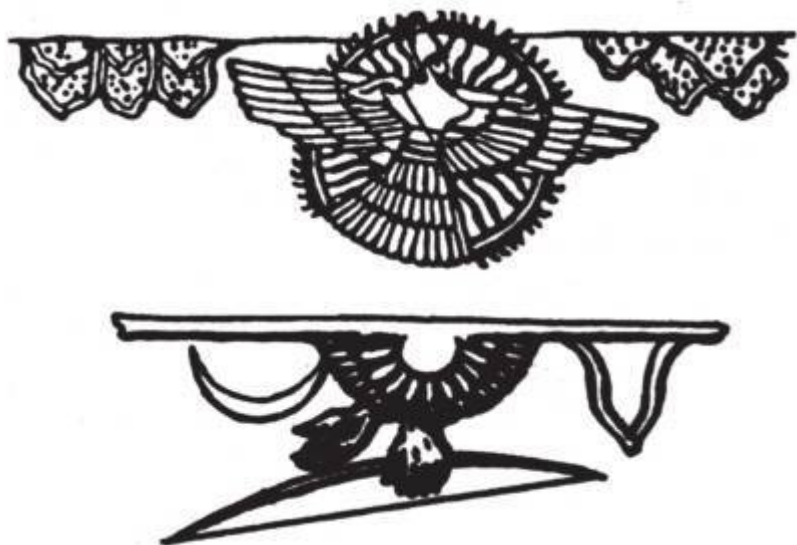


图85



a



b

图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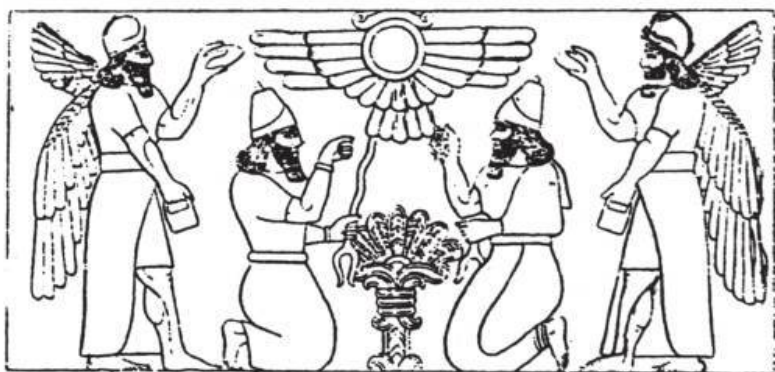
从十字架符号开始的象形文字和象征符号的变化，是对预期的“归来”的强烈期待和广泛准备。但是，在巴比伦和亚述，期待和准备都是不同的。在其中一个地方，弥赛亚似的期待都集中在已经存在的神灵身上；而在另一个地方，期待的却是尼比鲁归来之后重新出现的神。

在巴比伦，这种期待多是宗教性的——由马杜克通过他的儿子那布带来的弥赛亚复活。为了复活，巴比伦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约在公元前960年，修订后的《伊奴玛·伊立什》——讲述马杜克创造大地，改建天堂（太阳系）并制造人类——在神圣的阿基图祭典上公开宣读。那布从他位于博尔西巴的圣坛（就在巴比伦南边）到祭典上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是复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730年当政的几任巴比伦尼亚王，恢复了马杜克族谱和为数众多的那布族谱。

亚述的变化则包含更多的地理政治学意义。历史学家将大约公元前960年作为新亚述帝国时代的开端。除了纪念碑和宫殿围墙上的题词外，亚述历史资料的主要来源，便是亚述王编年史了，里面一年一年地记载了历代亚述王的所作所为。根据其记载，亚述王的主要工作是征服。伴随着空前的残暴，亚述王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这不仅是为了统治古老的苏美尔和阿卡德，更是为了得到那些他们认为对于归来必不可少的、对连接太空着陆点的控制权。

他们攻占的那些目标能明白地显示出他们的这个目的，同时，我们也能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亚述宫殿围墙上的辉煌石浮雕（现在依然可见于一些世界级的博物馆内）上找到佐证。就如某些圆柱形图章所描述的，国王和大祭司在带翼小天使——阿努纳奇“宇航

员”——的陪伴下，站在生命之树两侧，迎接拥有带翼圆盘的神（见图87a、图87b）的到来。神的到来被毫无疑问地期待着！



a



b

图87

当提革拉昆列色二世在尼尼微登上王座时，一个新的亚述王朝确立了。历史学家将其作为新亚述时代的开端。他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的王位，对内实行军事强化，对外不断地攻克、毁灭、吞并。有趣的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拥有经济和宗教中心的哈兰——哈布尔河地区。

他们的继承人得到了这块土地。继承人常常沿用那些荣耀的先王的名字（因此用一世、二世、三世等来区分他们），并且将亚述帝国的范围向所有方向扩展，但对沿海城市 and La-ba-an（黎巴嫩）山特别关注。大约在公元前860年，亚述拿色波二世——胸口上戴着十字架标志（见图76）的亚述君王——大肆吹嘘他占领了腓尼基人的沿海城市提尔、西顿和迦巴勒（毕博罗斯），并且登上雪松山的圣地，古老的阿努纳奇人着陆地点。

他的儿子撒缦以色列三世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把这个地方称为比特·阿迪尼。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伊甸园”——同样的名字也于圣经预言书中为大家所知。以西结书痛斥提尔王，他因去过那个圣地并且“用那里的燃烧的石头移动”就认为自己是神。阿莫斯书也记载，他曾提及正在到来的上帝决战日。

就如我们所预料的，亚述人随后便将注意力转向了

其他码头。所罗门王死后，他的帝国因继承人的争夺而分裂为南部的“朱迪亚”（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和北部拥有十个部落的“以色列”。在众所周知的黑色方尖石塔上，撒缦以色三世记载了以色列国王耶胡向他朝贡的事情。在被尼比鲁的带翼圆盘符号控制的一节里，他被描述成充满敬意地跪着（见图88）。圣经和亚述编年史，都记载了随后提革拉昆列色三世（公元前744—前727年）对以色列的入侵，分割好的地域，流放部分领导人。然后在公元前722年，他的儿子撒缦以色五世侵占了以色列剩余的一切，流放了所有的人民，并用外国人来代替他们。十个部落消亡了，而他们的去向如今仍然是一个谜（在从以色列回国的路上，撒缦以色五世受到了惩罚，并且突然被提革拉昆列色三世的另外一个儿子挤下了王座。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是为什么？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谜团）。



占领了所有的着陆点后，亚述人离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耶路撒冷便只有一步之遥了。但他们又一次拖延了最后攻击，《圣经》将其全部归于耶和华的意志。一次对亚述历史记录的调查显示，他们对以色列以及朱迪亚所做的事情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是与他们对巴比伦和马杜克做的同步的。

在占领了黎巴嫩的码头之后，但在将战争的矛头指向耶路撒冷之前，亚述人走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他们与马杜克达成了和解。在公元前729年，提革拉昆列色三世访问了巴比伦，进入其神圣区域，并且“握了马杜克的手”。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宗教和外交意义的姿势。马杜克的祭司邀请提革拉昆列色三世共同享用了圣餐，以此表示接受他的和解。之后，他的儿子萨尔贡二世向南挥师，进入了古老的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并在俘虏尼普尔后凯旋，进入巴比伦。在公元前710年的新年祭典上，他如他父亲一般“握了马杜克的手”。

占领剩余码头的重任落在了萨尔贡二世继承人西拿基利的身上。在希西家王执政耶路撒冷的公元前710年，他对其发动了战争。这件事被详细地记录在西拿基利编年史和圣经中。西拿基利只在他的碑铭中提及成功占领原犹太统治的城市，《圣经》却记载了一个详细的故事：围困耶路撒冷的那支强大亚述军队，因为耶和华的

意志而奇迹般地全军覆没了。

包围耶路撒冷并围困了其中的城民后，亚述人大施心理战术。他们对城墙上的守军大声叫喊让人气馁的、以中伤耶和華為结尾的话。希西家王大受震惊，痛哭流涕。他在神庙里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休憩于天使之上，世上唯一的真神”祈求帮助。作为回应，先知以赛亚向他传达了神谕：亚述王永不能走进此城，他将铩羽而归，并于故土被暗杀。

一切将于那夜发生，

耶和華的使者一路向前，

于亚述营地中杀死他们的士兵，

合十八万五千人。

日出时，你去瞧！

那里尸横遍野。

于是，亚述王西拿基利拔营离开，

踏上归途返回他在尼尼微的行宫。

——《列王纪·下》19：35-36

为了确保读者清楚整个预言都已实现，《圣经》继

续讲述：“西拿基利离开，并踏上回到尼尼微的旅程；一日，当他在神庙中对他的神跪拜时，阿达姆尼科和夏瑞日儿用刀杀了他，并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伊撒哈顿接替他作王。”

《圣经》的附言是一个准确得让人惊讶的记录：西拿基利实际上在公元前681年是被自己的儿子杀害的。又一次地，进攻了以色列或朱迪亚的亚述王刚一回国就死去了。



虽然预言——提前说出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固然就是一个预言家所期待的，但是希伯来圣经的预言远远不止于此。就如《利未记》解释的一样，从最开始先知就不是“术士、巫师、巫士、可见到或能召唤灵魂的人、算命者，或者以咒召唤死者的人”——一个关于周围民族各种各样算命者的相当广泛的名单。他们的使命就如纳比——“宣告人”——一般，将耶和华的言语传达给国王和人民。就如希西家的祈祷所述，虽然以色列的子民是上帝选中的人，但上帝是“万世唯一的真神”。

《圣经》中的先知是从摩西开始的，但其中一共也只有15位在圣经中有自己的著作。其中包括三位“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和12位“小先知”。他的预言时代从朱迪亚的阿莫斯（约公元前760年）和以色列

的何西阿（公元前750年）开始，于玛拉基结束（约公元前450年）。他们对于归来的预言分生活方式、地缘政治学和宗教几方面，实际上却综合起来成了圣经预言的基石。

《圣经》中的先知总是以信仰的守护者姿态出现，也是他们的国王和人民的道德和伦理的风向标。他们同样是世界舞台上的观察者和预言者。因他们对于遥远陆地上正在发生的事，对于外国的宫廷之争，对于哪里崇拜什么神，有着神秘却准确无误的了解。他们对于历史、地理、商贸路线和军事战役的了解也令人惊异。所以他们便将对现在的所知和过往留下的知识结合起来，去预言未来。

对希伯来先知而言，耶和华不仅是El Elyon——“至高者”，也不单是众神之一，El Elohim，而且是全宇宙唯一的神——所有民族的，整个地球的，整个宇宙的。虽然他住在天堂中的天堂，但他依然关心他的造物——地球和地球上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他的意志。这意志由他的使者带来——可能是天使，可能是国王，可能是一个民族。接纳闪族人在注定的命运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区别，在于先知们相信，未来可预测是因为它已经被预先计划好了，但在迈向未来的路上，事情可以改变。例如亚述，曾被称为上帝的“愤怒之杖”，用来惩罚其他民族。但当他做出某些被禁止或者不必要的残酷之事

时，就轮到他自己遭受惩罚了。

先知们好像要传达两个路径上的信息，不仅要关注现在，还要顾虑未来。例如以赛亚预言人类将会迎来愤怒之日，在那一天，所有的国家（包括以色列）都会被审判和惩罚。同时又预言了一个田园诗般的世界，在那里，狼和羔羊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人们把刀剑熔铸为犁，而天国将向所有民族散发光芒。

这个矛盾困惑了一代又一代的圣经学者和神学家。但最近一次对预言中词汇的考察，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审判日指的是上帝决战日，弥赛亚时期将在末日来临，这两个既不同义也没有被预言会在同时发生。它们是两个分开的事件，注定会在不同时间发生：

首先，上帝决战日，上帝审判众生的日子，将要来临；

其次，迎接一个美好的纪元，终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发生。

那些在耶路撒冷说出的言语，与发生在尼尼微和巴比伦的争论产生了共鸣。这与哪一个时间循环方式——神赐的尼比鲁轨道周期还是黄道“天时间”——会影响人和神的未来有关吗？毋庸置疑，随着公元前8世纪的结束，这两个时间循环不是一回事，对三个首都而言都是清楚

的。而在耶路撒冷，提及正在到来的上帝决战日，圣经的预言其实是在说尼比鲁的归来。



自从在《创世记》首章中翻译了一段简短的闪族创世叙事诗后，《圣经》就意识到了尼比鲁的存在，以及它周期性的接近地球，并将其当作了耶和华是宇宙中唯一的神的另外一个佐证（这里指天文的）。《圣歌》和《约伯记》都提及了不可见的天神，他“在高天上画出了一条环线”。他们重述了这天神的首次出现。他与提亚玛特（《圣经》称其为Tehom，并戏称为Rahab或者Rahah，目中无人者）冲突，重伤她，创造了天堂和“打造出的手镯”（小行星带），并且“将大地悬于虚空中”。他们同样回想起了天神造成大洪水的时间。

壮丽的《圣歌》第十九章颂扬了尼比鲁的到来，以及天体碰撞造成尼比鲁的巨大的轨道环线：

诸天证实了神的荣耀，

铸的手镯显示了他的手段。

他如新郎从洞房出来，

如勇士沿路欢欣奔跑，

他将走向他们的终点。

天神在大洪水期间的临近，被认为是他下一次回归时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先兆（《圣歌》77：6，17-19）：

我将重申主的大行，

牢记你远古的奇迹。

主啊！诸水见了你也战栗。

你爆裂的雷不断宣示，

电光照亮世界。

你的雷声滚动着，

大地也动荡战栗。

先知将这些早前的现象当作是他们所预言未来的指引。他们预料上帝决战日（根据《约耳书》）是这样的一天：“大地颤抖，日月暗淡无光，星星也停止闪动……伟大而可怕的一天。”

先知们在三个世纪内将耶和华的言语传达给以色列和所有国家。阿莫斯是这15个精通文学的先知中最早的。约公元前760年，他开始成为上帝的宣告人（“纳比”）。他的预言包括三个时期或阶段：他预言了亚述在

不远的未来的进攻，正在到来的审判日和富庶而平和的末日。在以“主神耶和华将他的秘密展示给先知”为名义的谈话中，他将上帝决战日描述为“太阳于正午升起而大地于正午一片漆黑”。在对那些崇拜“神的行星和星”的人的演讲中，他将正在到来的上帝决战日比作大洪水，“白天如黑夜般漆黑，海中的水倒灌入陆地”。他用一个反问向那些崇拜者提出了警告（《阿莫斯书》5：18）：

企盼上帝的人必然有祸！

他将把你们带入怎样的结局？

那天一片黑暗，毫无光明。

半个世纪后，先知以赛亚将预言中的“上帝决战日”与一个特殊地点联系起来，那地点在“时间约定之山”“南面的缓坡上”。他还对那个登上过这特殊地点的国王说了如下的话：“看吧，上帝之日将充满冷酷的狂暴和愤怒，将大地毁灭，杀死其上的罪人。”他同样用大洪水来类比将要发生的事情，记述“上帝带着滔天的波浪，如暴风雪一般来临”，并把正在到来的那天描述为一个会影响地球的天文事件（《以赛亚书》13：10-13）：

天上的群星和其星座

将不再发光；

太阳在初升时便会暗淡无光，

月亮也不再散放光芒……

当万军之主经过，

于他愤怒的日子，

天堂将战栗，

大地动荡不安。

预言最显而易见的便是证明上帝决战日即是“万军之主”——天空的、行星似的上帝——“经过”的时候。这正是创世神话中用来描述被称为尼比鲁的侵略者与提亚玛特战斗时的话语：“十字架便是他的名！”

以赛亚之后，先知何西阿也将上帝决战日预言为天堂和大地互相“回应”的时刻——天文现象在地球上引起共鸣的一天。

当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去考察这些预言时，我们发现，在公元前7世纪，预言变得越来越紧迫、详细：上帝决战日将是对所有国家的审判日，包括以色列，但主要针对亚述因其曾经做过的和巴比伦因其将要做的，而且这一天在渐渐逼近，已经不远了——

伟大的上帝之日在渐渐逼近——

已经不远了！

上帝之日的声音越来越急促。

愤怒的一天，

困境和痛苦的一天，

灾难和毁灭的一天，

黑暗和绝望的一天，

乌云和浓雾的一天

——《西番雅书》1：14-15

正好在公元前600年之前，先知哈巴谷向“在近年将要到来的神”祈祷，而神尽管愤怒，却依然愿展现仁慈。哈巴谷将预期中的天神描述为放光的行星——正是苏美尔、阿卡德人描述尼比鲁的方式。预言断定，它将于南方的天空出现：

南方的主神将要来临……

他天堂的荣光笼罩大地，

他光耀大地，

他的光芒四射，

从隐藏着他力量的地方。

传说随他而来，

闪电从他脚下发出。

他停下来测量大地；

见了祂，所有民族都颤抖。

——《哈巴谷书》3：3-6

预言的紧迫感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后进一步增加。“上帝决战日即将来临！”《约耳书》力陈。“上帝决战日不远了！”《俄巴底亚书》公告。大约公元前570年，《以西结书》给出了以下神赐的紧迫信息（《以西结书》30：2-3）：

人之子，你须预言：

主神如此说：

为那一日哀嚎痛苦吧！

因那日已近——

上帝之日已近！

之后以西结便远离了耶路撒冷，与其他犹太领导人

一起，被巴比伦尼亚王尼布甲尼撒流放了。那个以西结写就预言和著名的天空战车叙事诗的流放地，便是隶属哈兰的哈布尔河岸。

这个地址并非偶然，因为上帝决战日——以及亚述和巴比伦——传奇的结局，将要在亚伯拉罕旅程开始的地方上演。

第十二章

午时的黑暗

当希伯来先知预言午时的黑暗，“其他民族”在等待着尼比鲁归来时，期待着什么？

从他们的文字记载和雕刻图像可以判断，他们是在等待着神灵冲突的化解，人类的仁爱时代和一个伟大神灵的出现。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他们将会大吃一惊。

在期待着这伟大事件期间，那些在尼尼微和巴比伦观察天空的祭司被调动起来，注意天象并解释天象的预兆。这些现象都被小心记载下来并且向国王们汇报。考古学家从现存的王室和寺庙的藏书库泥版中发现了这些记录和报告，它们都是以科目或者观察的行星来分类的。有一个著名的由七十几块古代泥版组成的收藏，是一个名为伊奴玛、阿努、恩利尔系列。它记载了对行星、恒星以及星座的观察资料。其中星座是以阿努轨道和恩利尔轨道分类的，围绕了从南纬30度到北部的全部天空（见图53）。

最初，这些观察资料是对比着苏美尔时代的天文记

录来解释的。尽管这些观察资料是用阿卡德语（巴比伦和亚述语言）写作，但还是用了大量的苏美尔术语和数学方法，有时候还包括更早期的从苏美尔泥版翻译过来的抄写记录。这些泥版被看作“天文学家手册”，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一些现象预示着什么：

当月亮没有在计算中的时间出现：

将会有一个大城市被入侵。

当彗星到达太阳的轨道：

洪水将会减少，

骚动将会出现两次。

当木星与金星伴行：

地上的祈祷声将传到天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报告逐渐伴有祭司们自己的解释：“晚上土星靠近月球，土星是太阳的行星。意思是：对国王有利。”这些明显的变化还包括对日月食的特别关注；一块泥版（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列着一栏计算机似的数据，被认为是用作提前50年预测月食的。

现代研究发现，天文学的革新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在一个极度混乱和王室剧变的时代之后，巴比伦和亚述

这两块土地的命运就牢牢掌握在新的王室手中：亚述的提革拉昆列色三世（公元前745—前727年）和巴比伦的那布那沙尔（公元前747—前734年）。

那布那沙尔（“被那布守护着”）被看作是天文学领域的革新者和很有影响力的人。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修复西巴尔的沙马氏神殿，那是古苏美尔太阳神的“祭拜中心”。他还在巴比伦建造了一个新的天文台，校正历法（从尼普尔继承的），同时制定了每天向国王报告天象及其预兆的制度。这些有价值的测量，为以后的事件分析提供了数据，后来这些测量也为人所知。

提革拉昆列色三世非常活跃，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的年报描述了持续的征战，吹嘘他攻克的城市和对地方贵族的残忍刑法以及大批的流放。他和其他的继承者撒缦以色列五世和萨尔贡二世，取代了以色列的君主并放逐以色列人（10个遗失的部落），我们在前几章也描述过西拿基利夺取耶路撒冷的野心。在更接近本土的地方，这些亚述君王“与马杜克执手”，忙于吞并巴比伦尼亚。下一个亚述君王——伊撒哈顿（公元前680—前669年），宣称“阿舒尔和马杜克都赐予了他智慧”，以马杜克和那布的名义宣誓，并且重建了巴比伦的埃萨吉拉神殿。

在历史书中，伊撒哈顿主要因为成功入侵埃及（公元前675—前669年）而被后人所知。据已有的资料推

测，这次入侵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埃及人“干预迦南”和占领耶路撒冷的企图。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随后发生的事情，他选择的路线是：不走最近的路到西南方，他绕了一个大弯向北方走去，到达哈兰。在哈兰的月神辛的神殿里，伊撒哈顿寻求到了月神的佑护来发动这场征战；辛靠着权杖，身边有努斯库（上帝神圣的信使）陪伴着，准诺了这场战争。

于是伊撒哈顿挥师南下，横扫地中海东部，进军埃及。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绕行让他没能得到耶路撒冷，西拿基利也未能夺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对埃及的入侵，绕失耶路撒冷，以及亚述的最终命运，都被以赛亚书（希伯来大预言家）在几十年前就预言到了（10：24-32）。

虽然伊撒哈顿有繁重的政务，但他没有忽略当时对天文学的需求。在神灵沙马氏和阿达德的指导下，他在阿舒尔（亚述的祭拜中心城市）建立了“智慧之屋”，那是一个天文台，用来观测太阳系包括尼比鲁在内的12个成员，并将观测结果记录在他的纪念碑上（见图89）。据一个圆柱形的图章的描述，他还建造了一扇新的纪念门，通往一个更为奢侈的圣区，这扇门模仿了阿努在尼比鲁的大门（见图90）。这是亚述人期待“归来”的一个证据。



图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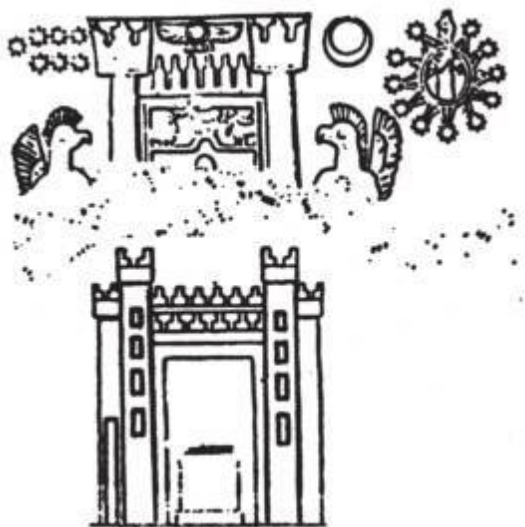


图90

※

所有那些宗教政治的举措，都暗示着亚述人确信要在众神关心的范畴内，“触及所有的基础”。因此，在公元

前7世纪，亚述已经准备好迎接神灵的归来。已发现的史料，包括首席天文学家给国王的信件，都揭示了对田园般的、乌托邦时代的期待：

当尼比鲁达到鼎盛时.....

这块土地将可以安心地生活，

敌对的君王也会变得和平；

神灵们将接受祈祷和聆听祈愿。

当天国的星球更加亮丽时，

这里将会有洪水和暴雨。

.....

当尼比鲁靠近时，

神灵们将赐予和平。

动乱将会被消除，

混乱将会被简化。

无疑，现在的期待就是那颗行星的出现，它在天空中升起，越来越明亮，然后接近近地点，在交叉口处，成了尼比鲁（路过的行星）。就像那扇门和其他建筑物

所指示的那样，伴随着回归的星球，阿努将重访地球。现在就要靠天文祭司们去观察那颗星球的出现，但是茫茫苍穹，他们该观察何方，并且，当这颗星球还很远时，他们如何识别它？

下一个亚述君王亚述巴尼波（公元前668—前630年）想到了解决办法。

历史学家认为，亚述巴尼波是最有学者气质的亚述君王，因为他除了阿卡德语还学了其他语言，包括苏美尔语，他宣称自己能读懂“大洪水前的记载”。他还说自己“学会了天堂和地球的秘密符号，同时在预言大师那里了解到了天国”。

一些现代研究者还认为，他是“第一个考古学家”，因为他系统地收集了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古代遗址的泥版——比如苏美尔古城尼普尔、乌鲁克和西巴尔。他还派遣了专业队伍到亚述侵占过的地方，去挑选和掠夺这些泥版。这些泥版最终被放在一个著名的图书馆内，在那里，有几组抄写人员学习、翻译和抄写这些从几千年的档案中挑选出来的文档（参观者可以在伊斯坦布尔近东博物馆里看到这些泥版。它们被整洁地列放在架子上，每个架子都是以“目录泥版”开头，列出了这个架子所有文档的内容）。

虽然这些被收集起来的泥版涉及了相当广泛的课

题，但是研究表明，它们对天象信息特别关注。在纯天文学的泥版中，有一个叫作“贝尔之日”的终结之日！另外，史诗和历史都记载了神灵们重要的事迹，尤其是他们在尼比鲁上的重要事情。《伊奴玛·伊立什》讲述了一个入侵的行星怎么进入太阳系并最终成为尼比鲁的，这部史诗广为流传。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也是如此，比如《阿特拉-哈希斯史诗》和《吉尔伽美什史诗》。虽然他们看似是在皇家图书馆里做正当的观测记录，但其实他们都是在寻找尼比鲁曾经出现过和将要出现的证据。

那些纯天文的文档无疑应该被仔细地研究，它们是观察尼比鲁的到来和如何从外形上辨认它的指南。一段保留有苏美尔术语的巴比伦文字记录指出：

马杜克神的行星：

位于其上方的是 SHUL.PA.E ；

上面30度是.....SAG.ME.NIG ；

它就在天空的中央：尼比鲁。

第一个行星的名字（SHUL.PA.E）被认为是木星（也可能是土星），第二个（SAG.ME.NIG）可能只是木星的异体。但也有人认为是水星 [1] 。一篇在尼普尔发现的类似文档，描绘了以苏美尔语命名的行星，比如 UMUN.PA.UD. DU和SAG.ME.GAR，这篇文档同时表

明，尼比鲁的到来将由土星指示，并且上升30度后将会靠近木星。其他文档（比如一块编号为K.3124的泥版），指出当行星越过SHUL.PA.E和SAG.ME.GAR——我相信其意思是土星和木星——“马杜克行星”后将会“靠向太阳”（也就是到达近地点，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然后“成为尼比鲁”。

其他的文档提供了关于尼比鲁轨迹的更为清楚的线索和它出现的时间：

当它越过木星，

向西飞去。

当它越过木星，

更显光亮，

到巨蟹宫时它就变成尼比鲁。

这颗伟大的星球：

它初露端倪时是暗红的。天空被分成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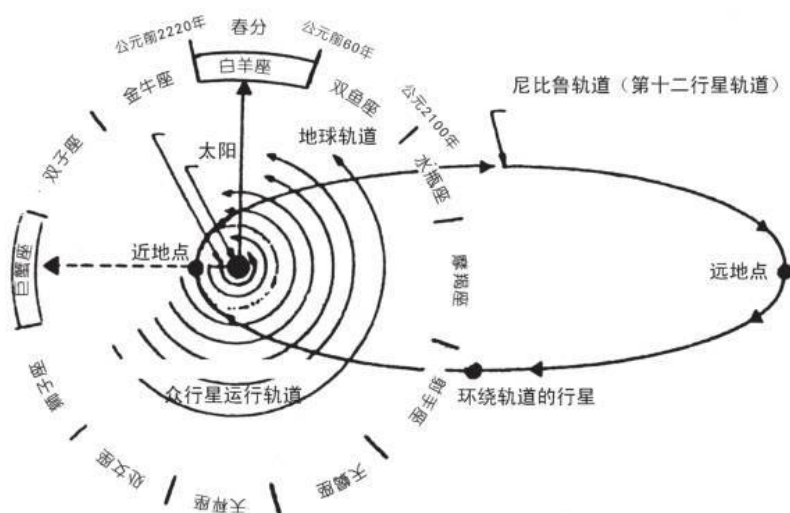
它就在尼比鲁中。

总括起来，亚述巴尼波时代的天文资料，描述了一颗行星出现在太阳系的边缘，当要到达木星的时候（甚

至木星前的土星），开始上升逐渐变亮，然后沿曲线轨道飞向黄道面。在它的近地点，就是它最接近太阳（当然也最接近地球）的地方，这颗行星在位于巨蟹宫处的交叉口变成了尼比鲁。就像在示意图（没按比例作图）中呈现的那样，只有在白羊座时代的春分日出时才会发生（见图92）。



图91



这些关于行星轨迹和神灵重现的线索，有时候用星座作为天体图。这些线索在《圣经》的一些章节中也有记载，因此这些具有启迪意义的知识在国际上是通用的：

“你的脸在土星附近将会被看到”，《圣歌17》。“南方的神灵将会到来……他的耀眼的光辉将像光一样传播”，这是希伯来先知《哈巴谷书》第二章的预言。“从天国，他独自出发，踏向最深处；他来到了大熊座、天狼星，又到了猎户座，然后到了南方的星座”，《圣经·约伯》（第九章）；希伯来先知阿莫斯预言天国神灵“他在金牛座和白羊座旁微笑，他将从金牛座去往人马座”。这些诗篇描述了一颗行星横越天空，顺时针运行——天文学家说这是“倒行的”——经过南方的星座到来。这是一个大范围的轨道，与哈雷彗星类似（见图78）。

一个线索表明，亚述巴尼波希望，将苏美尔人关于公元前4000年时，阿努和安图访问地球的记载，仔细地译成阿卡德语。这部分是关于他们在乌鲁克的描述：神灵到来前夕，一个观察者被置于“塔楼的最顶层”来观察和宣布行星的到来，在“伟大的阿努天国行星”进入视野时，所有神灵都聚在一起欢迎这对神圣的夫妇，一起向着“那个越来越亮，神圣的阿努神的行星”读着赞词，唱着圣歌，“造物主的面容开始浮现”。这篇长文接着描述了盛

会的宴席、晚上退到休息室的情形、第二天的进程，等等。

可以看出，亚述巴尼波在忙于收集、对比、翻译和学习早期的文档，这些文档对天文祭司们在第一时间察觉尼比鲁归来，并向君王规划后续的程序，具有指导意义。称行星为“神圣君王行星”体现了皇家意志，同时他们在宫殿墙壁上做了巨型浮雕：亚述王用飞行的有翼的圆盘，以在生命之树上盘旋的方式问候神灵（见图87）。

尽快获得行星出现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才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迎接伟大的阿努神。这样就会被赐予长寿甚至永生。

但是这些并不是注定就要发生的。

在亚述巴尼波死后不久，亚述帝国爆发了叛乱。他的儿子们瓜分了埃及、巴比伦尼亚和埃兰。从远方来的新来者也开始在亚述帝国的边境上出现——从北边来的“游牧部落”和从东方来的米底人。四处纷纷宣布独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巴比伦与亚述的双君主制的破裂。在公元前626年的新年节日上，一位叫那布坡拿沙的将军，宣称自己是那布神的一个儿子，并登上了巴比伦尼亚的王位。一块泥版记录了加冕仪式：权贵们聚在一起，他们都为那布坡拿沙祈福；他们伸出手掌，向他敬拜。众神之中的马杜克也赐予他神圣的力量。

因为对于亚述的残酷刑法深恶痛绝，那布坡拿沙很容易就找到了盟友，对亚述发动军事进攻。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一直保持激情的就是米底人（波斯人是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深受亚述的残酷迫害。巴比伦军队向亚述南部推进时，米底人就进攻亚述的东部。在公元前614年，正如希伯来先知预言的那样，阿舒尔这个宗教中心被攻占了，并且被夷为平地。接着尼尼微也沦陷了。公元前612年，伟大的亚述化作一片废墟。亚述，这块“第一个考古学家”的土地，本身也就成了考古遗址。

这些事怎么可能在名字意为“阿舒尔神的圣土”的土地上发生呢？当时唯一的解释就是，神灵已经不再庇护这块土地。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还有更多的原因：神灵们撤出了这块土地，也撤出了这个星球。

接着最后一章，最为惊心动魄的归来传奇就此展开，其中哈兰起了关键作用。



亚述沦陷后的一系列惊人事件，由亚述的贵族向哈兰逃亡开始，他们想到那里寻求月神辛的庇护，这些残余势力在途中又立了一位“亚述王”，但这次，几天前还在哈兰的神灵并没有回应。公元前610年，巴比伦军队攻陷了哈兰，结束了亚述的最后希望。

对苏美尔和阿卡德遗产的争夺也结束了，现在它只属于巴比伦的君王。巴比伦再一次统治了这个曾经神圣的“苏美尔和阿卡德”，那以后，很多资料都称那布坡拿沙是“阿卡德王”。他又在苏美尔古城、尼普尔和乌鲁克修建了天文观测台，后来的一些至关重要的观测资料就来自这里。

公元前610年，在这命中注定的一年，同时发生了另一惊人的事件。在复兴的埃及，一位叫尼科的骄傲自负的人登上了王位。一年后，一件历史学家最难理解的事情，一场与地缘政治有关的迁移发生了。曾经和巴比伦人站在同一边反对亚述的埃及人，现在开始从埃及出发，向北涌进，侵占了巴比伦的部分领土。埃及人继续前进，一路向北直奔迦基米施，威胁到了哈兰。埃及同时也掌握了位于黎巴嫩和朱迪亚的两个连接太空的着陆点。

巴比伦人是不会让埃及人如此放肆的。年事已高的那布坡拿沙把驱逐埃及人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尼布甲尼撒，他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过自己的实力。公元前605年6月，巴比伦军队在迦基米施大败埃及，解放了“黎巴嫩的神圣森林，这是那布和马杜克的意志”，并追击逃亡的埃及军队一直到西奈半岛。此时，尼布甲尼撒停止了追击，因为他得知他的父亲已经驾崩，他挥师回国，同年继承了王位。

历史学家们没有找到埃及人突然进攻和巴比伦的强烈反应的合理解释。在我们看来，很明显，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对“归来”的解释。事实上，在公元前605年，“归来”被认为是即将发生的，或许已经迟到的。就在同一年，希伯来先知哈巴谷在耶路撒冷，以耶和华的名义做了预言。

为了预言巴比伦和其他国家的未来，先知问耶和华，终结之日何时会到来——那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天，包括巴比伦。耶和华回答说：

写下预言，

在石碑上有清晰的解释，

这样它就会被快速理解：

它终将到来，

不会失约，

也许它会逗留，

等着它：

因为它定会到来，

在约定的时间它不会迟到。

（这个“约定的时间”，我们会看到，在整整50年之后会到来。）



尼布甲尼撒在位的43年（公元前605—前562年）被认为是“新巴比伦”帝国时代，是一个以果断和快节奏为标志的时代，因为那时已经没有时间来浪费了——逼近的“归来”是对巴比伦的奖赏！

为了迎接这次“归来”，大量的革新和建造工作启动了。焦点就是圣地的重建，马杜克埃萨吉拉神殿（现在叫贝尔／巴力，“上帝”）被修葺一新，他的七阶金字塔也为观赏星空做好了准备（见图93）——就像公元前4000年，在乌鲁克为阿努来访做的准备一样。穿过许多大门通向圣地的大道也修筑完毕。墙从上到下都是用别致的釉面砖装饰的，这些釉面砖在今天也会令人赞不绝口。

现今，这些东西都存于柏林的沃德瑞士奇斯博物馆。巴比伦，马杜克永恒的城市，准备好了欢迎他的归来。

尼布甲尼撒在他的墓碑上写道：“我将巴比伦建成了世界一流的都市，它的名字在所有圣地中是最值得歌颂的。”似乎他们期待着，载有神灵的有翼的圆盘将在黎巴嫩着陆，然后他们将进入巴比伦华丽的大道，穿过壮丽

的大门（见图94），迎接归来的仪式将被推向高潮。这是个以“伊师塔”（别名是IN.ANNA，她在乌鲁克是“阿努的心爱的人”）命名的门，是另外一个关于期待归来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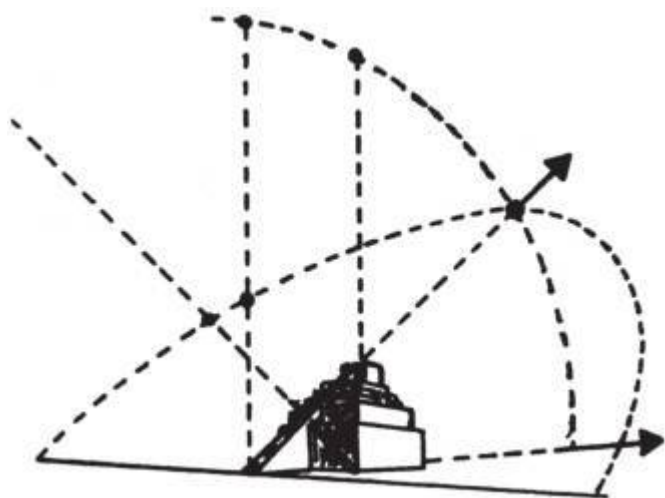


图93

伴随着这些期望的是，巴比伦成了地球的肚脐——继承了尼普尔在大洪水之前作为DUR.AN.KI（天国与地球的纽带）的身份。巴比伦给金字形神殿的基台，起了一个苏美尔名E.TEMEN.AN.KI（“天国与地球的根基神殿”）。这是它的职责的表达，强调了巴比伦作为新的“地球之脐”的角色——这个角色被巴比伦的“世界地图”描绘得很清楚（见图10）。这其实是模仿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它的基石被当作是天国与地球的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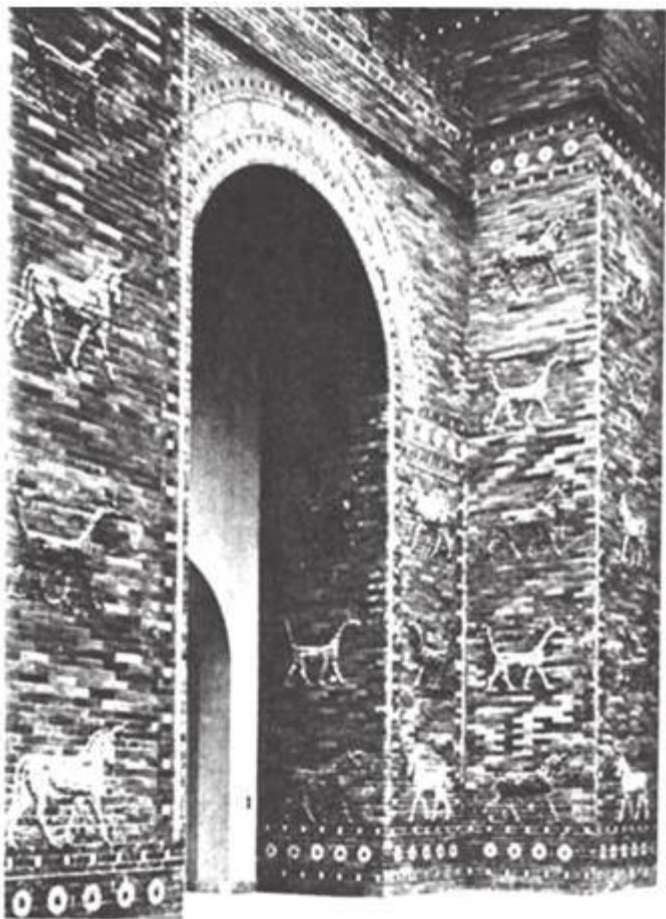


图94

但是，如果那正是尼布甲尼撒所预想的，那么巴比伦就应该取代后洪水时期已经存在的连接太空的着陆点——耶路撒冷。在大洪水之后，耶路撒冷已经取代了洪水之前的尼普尔，作为任务控制中心的角色，耶路撒冷位于其他连接太空的着陆点的中心（见图3）。所谓“地球的脐点”，以西结先知宣称，这是上帝亲自挑选的：

耶和華这样说：

这就是耶路撒冷；

我将它置于国土的最中央，

然后所有的土地都环绕着她。

——《以西结书》5：5

尼布甲尼撒决定为巴比伦夺得这个地位，公元前598年，他率军攻占了耶路撒冷。这次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警告的那样，尼布甲尼撒是顺应上帝的愤怒来惩罚耶路撒冷人的，因为他们继续崇拜诸神：“巴力，太阳和月亮，还有各个星座”（《君王2世》23：5）——一个明显把马杜克当作一个天上实体的名单。

尼布甲尼撒包围耶路撒冷，让里面的人饿了三年，最后他终于破城，并将犹太君王杰荷亚琴俘虏回了巴比伦。犹太的贵族和知识精英也被流放，以西结先知也在其中，还有他的上千名士兵和工匠；他们被迫在哈布尔河流域附近谋生，那里是他们的祖先曾居住的地方。

这次耶路撒冷城和其神殿是完好无损的，但在11年后，即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又回来了。据《圣经》记载，他们这次来不是上帝的意志，巴比伦人烧掉了所罗门修建的神殿。这次尼布甲尼撒的解释和通常一样：顺

从“那布和马杜克神”的意志来取悦他们。但是，我们即将看到，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了。

巴比伦人和他们的国王破坏神殿是一件令人震惊和非常邪恶的事情，先知们认为，耶和华非常愤怒，所以将会严厉地惩罚他们：“我们的耶和华上帝的复仇，为他的神殿复仇”，耶利米先知宣布，巴比伦将受到惩罚。他预言，强大的巴比伦将沦陷，入侵者将来自北方。几十年后，预言真的发生了。耶利米也宣扬尼布甲尼撒所崇拜的神的命运：

在四处宣扬，

升起标语，不要隐藏，

写道：

被俘虏的是巴比伦！

衰败的是贝尔，糊涂的是马杜克！

——《耶利米》50：2

尼布甲尼撒自己也被神灵以亵渎罪惩罚了。据传统资料，公元前562年，一只小虫从他的鼻子进入大脑，让他在剧痛中死去。

尼布甲尼撒和他的三个继承者（被暗杀或者很快被取代）都没有看到阿努从巴比伦的大门归来。事实上，这种归来从未发生，虽然尼比鲁真的归来过。

事实上，据那个时期的天文学泥版记载，人们观察到了尼比鲁，也就是“马杜克之星”的归来。一些现象被当作预兆，例如一块编号是K.8688的泥版向君王报告道：如果金星在尼比鲁“之前”（也就是比尼比鲁先升起），庄稼将没有好收成，但是如果金星在尼比鲁“后面”（也就是比尼比鲁后升起），庄稼就会有好的收成。我们对一组在乌鲁克发现的“后巴比伦”泥版非常感兴趣，它们提供了12个月的黄道观察数据，并且还配有图片描述。其中的一块泥版（VA7851，见图95），显示了马杜克之星在白羊座和地球之间，描述了马杜克就在这颗星球上。另外一个例子是编号为VAT7847的泥版，在白羊宫附近观测到尼比鲁开始出现时，它命名为“伟大的马杜克神之门开启的一天”。然后当行星到了宝瓶座的时候，又命名为“马杜克神之日”。



图95

还有另外一组圆形泥版，描述了更多关于“马杜克”在南方天空出现，并在天空中心一带很快变成了“尼比鲁”的情形。以苏美尔天文宗旨来看，这些泥版代表了“一个更远的追溯”，它们将天球分成三个轨道（北部天空是恩利尔轨道，南部是恩基轨道，中间是阿努轨道）。正如被发现的一个碎片显示的那样（见图96），十二黄道历法在三个轨道上是呈阶层状的。注释性的文本写在那些圆形泥版的后面。

公元1900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亚洲名流会议上，T.G.平切斯宣布，他完整地拼凑了一块泥版，引起一片轰动，他叫这个泥版为“星盘”（“星球记录者”）。他展示的泥版是一个圆形的盘，被分成了三个同心的环，每个环被分成12部分，这样就成了36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数字，还有一个小圆圈在下面，表示这是一

个天体。每部分还对应着一个月的名字，于是平切斯用1到12给它们编号，以尼散开始（见图97）。

这个结果引起轰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巴比伦的空间地图，它把天空分成了恩利尔、阿努、恩基三个轨道，也标示了行星、恒星和星座每个月在天空中出现的位置。关于星盘上天体身份和数字意义的争论至今都未停息过，其中天体的身份关系到是否“土星以外不存在天体”的基本问题。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星盘的制作时间，如果这个星盘是早期泥版的复制品，那时间又是多久？从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都有可能是制作时间，但是普遍赞同是尼布甲尼撒或者他的继承者拿波尼度所在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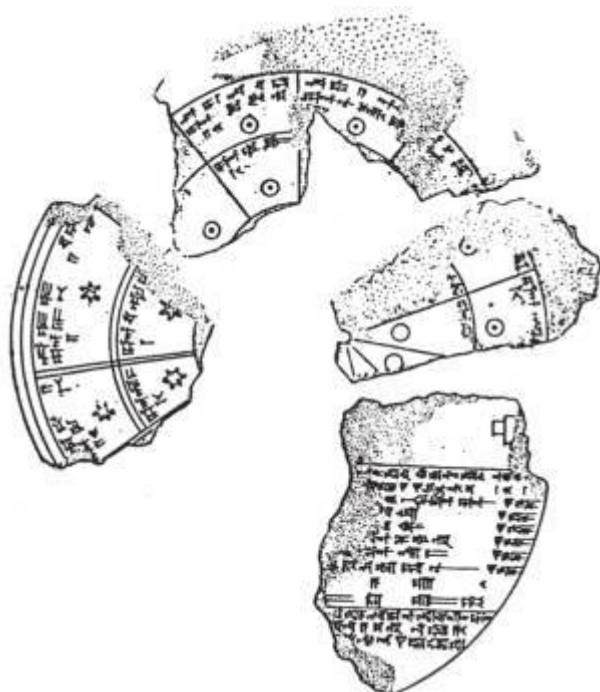


图96



平切斯提供的那个星盘在后续的争论中用“P”代表，但是后来又改名为“星盘A”，因为另外一个星盘也被拼凑完整，它叫“星盘B”。

虽然这两个星盘初看是相同的，但其实它们是有差别的。据我们的分析，最关键的区别在于：“B”盘上标示的mul Neberu deity Marduk——“马杜克神的尼比鲁之星”，是在阿努轨道，就是黄道中带（见图98），然而“A”盘标示的mul Marduk——“马杜克之星”，却在北部天空的恩利尔轨道（见图99）。

如果两个星盘描述的名字和位置的改变，是一个移动的星球（巴比伦人叫它马杜克之星），那就会完全吻合。当它在天空的北部出现时（就是“A”盘的情况），然后沿弯曲轨道下降，穿过黄道面在阿努轨道时成为尼比鲁（就是“B”盘的情况）。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过程，是被这两块星盘精确描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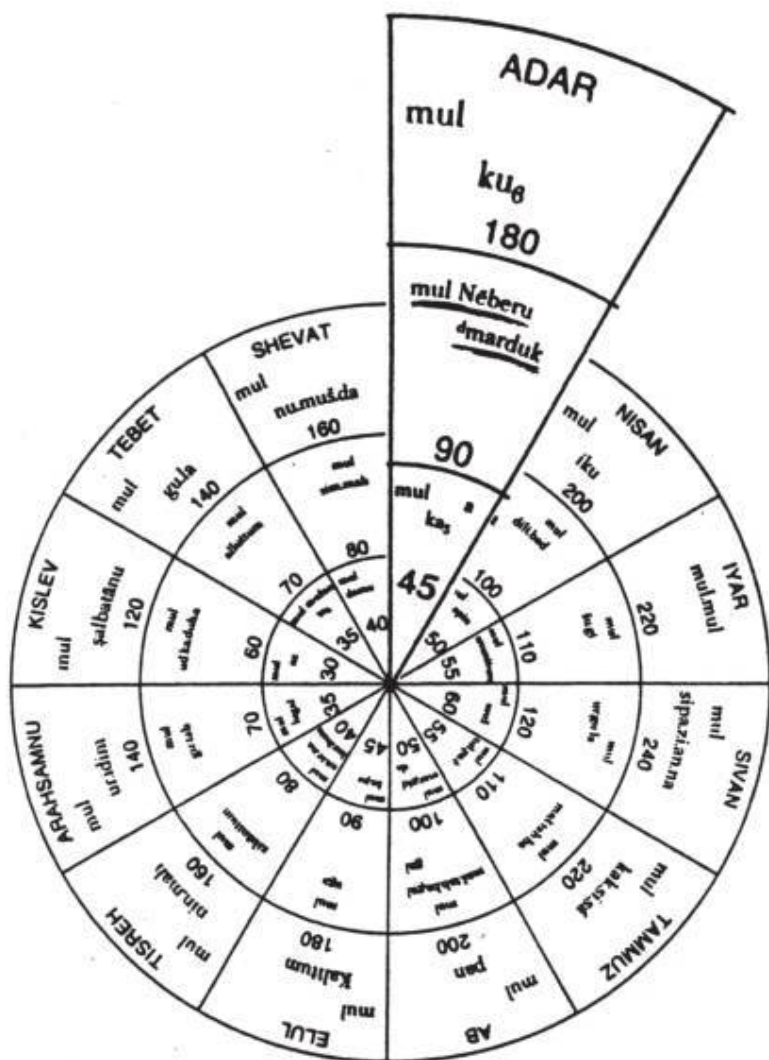


图98

有个文档（以KAV 218知名，B和两栏）有关于这两个圆形泥版的描述，消除了关于马杜克 / 尼比鲁身份的疑虑：

阿达尔月：

马杜克之星在阿努轨道：

这个耀眼的星球在南方升起

当黑夜之神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然后划破了天空。

这个星球就是尼比鲁，即马杜克神。

可以确定（理由我们将会给出），“后巴比伦”的泥版的观察资料，不可能是公元前610年以前的。同样，我们也可以确定，这些资料也不可能是公元前555年以后的，这正是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那布拉的统治时期。他声称自己的王位是合法的，得到了天国的认可，因为“马杜克之星，高高挂在空中，用我的名字叫唤过我”。他同时还说，在一个晚上，他看到了“那个伟大的星球和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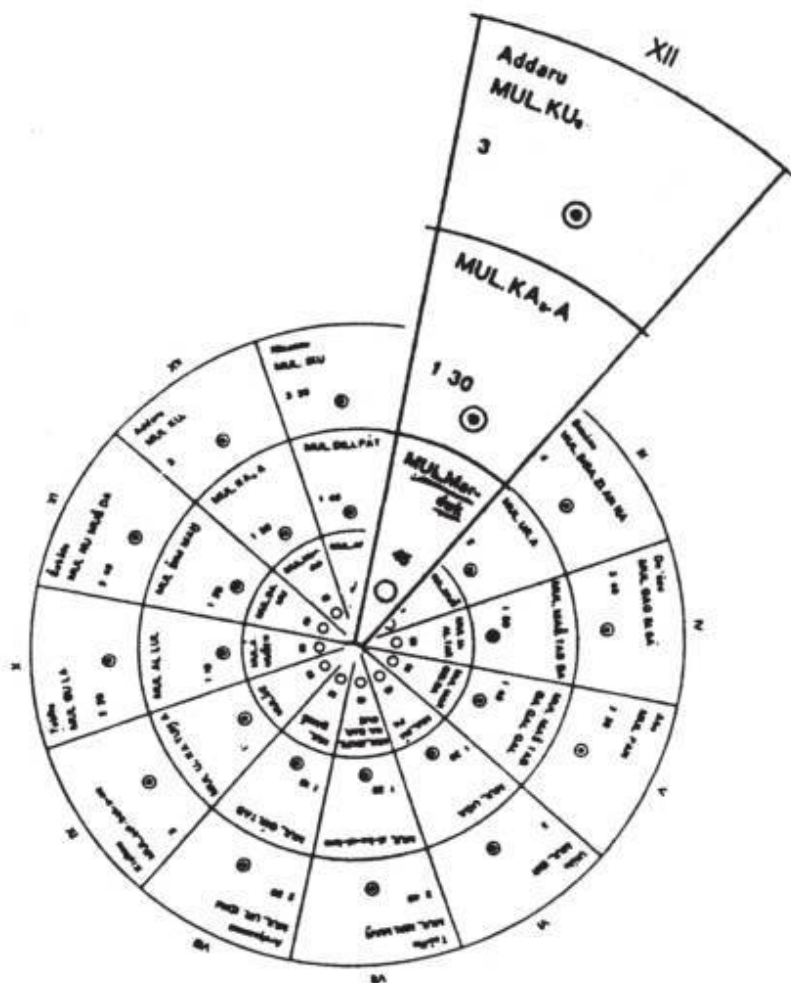


图99

根据开普勒行星公式的计算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看见马杜克 / 尼比鲁的时间只能持续几年。因此，拿波尼度称自己看到过行星，就将星球出现的时间限制在了公元前555年左右。

那么归来的精确时间是多少呢？要解决这个谜团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个方面：终结之日“午时的黑暗”预言——日食，并且日食在公元前556年真的发生过。

日食虽然比月食更少见，但也并不是罕见的。当月球在太阳和地球的适当位置时，就暂时性遮住了太阳。只有一小块地方的日食才是完全的。日食期间，完全黑暗的范围和路径在变化，这是由于太阳、月亮、地球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和地球自转及轴向倾斜的改变。

虽然日食并不多见，但美索不达米亚遗留的天文资料中，有对日食现象的描述，它把日食叫作阿特卢沙师。原文提到：不光日食现象，还有日食同月球有关的知识，在古代都已经积累起来了。事实上，亚述在公元前762年发生过一次日全食。接着在公元前584年，地中海地区也看到了日食，并且在希腊是日全食。但是后来，公元前556年，又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发生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日食。如果这不是可预测的月球运转引起的，那么有可能是尼比鲁引起的吗？

在被称作“当阿努是上帝之星的时候”的系列泥版中，有一块泥版（分类号为VACH.Shamash / RM.2,38，见图100）提及了日食，记录了观察到的现象（19行到20行）：

开始的时候太阳，

在预想不到的时间，

变成了黑暗，

站在伟大星球的光辉中。

在（那月的）30日发生的日食。

太阳“站在伟大星球的光辉中”的确切意思是什么？泥版本身没有提供日食的具体日期，但是我们觉得上面强调的这个句子，强烈地暗示了这次意外是不同寻常的日食，是由于尼比鲁的归来导致的，那个“伟大的光辉之星”。

但是，日食是由它直接引起的，还是由它射向月球的“光辉”（引力效应）引起的，原文没有做出解释。

并且，天文历史资料显示，在公元前556年5月19日确实发生过日全食。就像下面这幅由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提供的图显示的那样（见图101），可以在多个地区观察到这次日食。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这次日全食带精确地经过了哈兰地区！



图100

公元前556年5月19日的日全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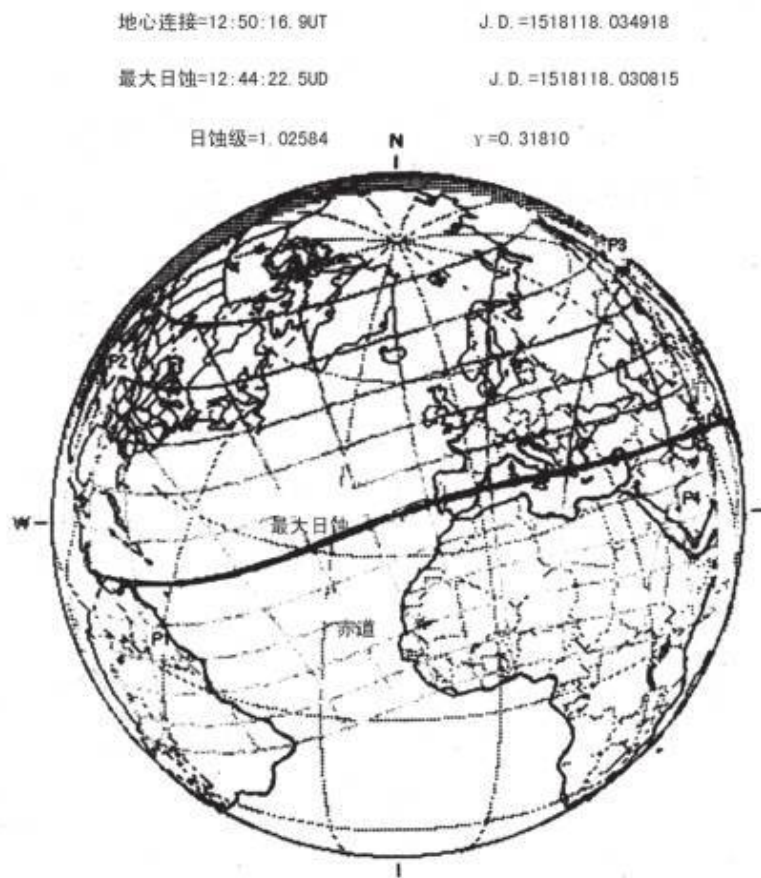


图101

最后这个事实对我们下面的总结具有重大意义，它在古时那个命中注定的年代甚至意味着更多。就在那之后，公元前555年，拿波尼度做了巴比伦尼亚国王的宣誓，不是在巴比伦，而是在哈兰。他是巴比伦最后一位

国王。在他之后，正如耶利米预言的那样，巴比伦重蹈亚述的命运。

在公元前556年，预言中的午时的黑暗来临了。随后尼比鲁归来了，这就是预言的终结之日。

但是当这颗星球真正回归的时候，阿努和其他被期待的神灵们都没有出现。事实上，相反的事情发生了：神灵，阿努纳奇神灵起身离开了地球。

[1] 大量的天文观测数据耐人寻味，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耐心的学者巧妙地将“亚述学”和天文学的知识结合了起来。《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就引用了法兰兹·库格勒、恩斯特·威德纳、埃里克·艾柏林、H.V.希尔普雷奇特、阿尔弗雷德·耶利米亚、莫里斯·贾斯特罗、艾伯特·肖特和T.G.平切斯等人的研究结论。他们的工作很复杂，因为同一个卡卡布（天体，包括行星、恒星、星座）可以有几个名字。我当时就指出，他们的工作有一个非常基础的错误：他们都假设苏美尔人和其他古代人无法观察到土星以外的世界（“用他们的肉眼”）。那么，除了那“七个已知天体”被公认的名字——太阳、月球、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以外，无论何时出现的新命名都会被假设成“七个已知天体”的另一个名字。这个错误的首要受害者就是尼比鲁；无论何时，它的名字，或者它在巴比伦语的名字“马杜克行星”被列出时，它都被假设为木星或者火星，甚至金星

的另外一个名字。难以置信的是，近代天文学家也是在“只有七个天体”的假设上继续研究的，尽管很多相反的证据都表明，苏美尔人知道太阳系的真正构造。在《伊奴玛·伊立什》中就有被命过名的外太空行星。存于柏林博物馆的圆筒印章（见图91），是4500年前对太阳系12成员的描述，太阳位于中心。并且亚述和巴比伦泥版中也有对12行星的描述。

第十三章

当众神离开地球

阿努纳奇神从地球上的离开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其中充斥着神灵的显现，现象的发生，神灵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的困惑。

难以置信的是，这次的离开既不是猜测也非推测，而是有着详细的记载。证据来自近东和美洲。其中一些最直接当然也是最戏剧化的关于神灵离开的记录，则是来自哈兰城。这些证据并不是传闻，它包括了目击者的报道，其中就有先知以西结。《圣经》上记载了这些报道，它们被刻在了一些石柱上——这些石柱记录了导致巴比伦最后一任国王登基的神奇事件。

今天的哈兰城——它仍然存在，我曾经去过那里——是一个位于土耳其东部的安静小镇，离叙利亚的边境只有几英里的距离。小镇周围围绕着伊斯兰时期的破碎城墙，城中的居民住在蜂房形状的泥土砌成的小屋中。那儿蕴含着你能想到的最纯净的自然清凉的井水，一口古井点缀在小镇外的草地上，曾经就在这里，雅各布遇见了雷切尔。

然而，哈兰城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商业、文化、宗教和政治中心。当时，同从耶路撒冷逃亡出来的人们一起住在这里的先知以西结（27：24），回忆当时城中商人的装扮，“蓝色带有刺绣的衣服，胸前穿着系着雪松制成的绒带的贵重服饰”。在苏美尔时期，这座古城是像乌尔城一样，作为月神兰纳 / 辛的礼拜中心的。亚伯拉罕一家停下来居住在了这里，他的父亲德拉是一个替尔胡，即一个预言牧师，首先住在尼普尔，然后迁往乌尔，最后来到哈兰城中的兰纳 / 辛的古庙里。在苏美尔文明由于毒风而消亡后，兰纳和他的妻子宁迦尔，在哈兰城安家并在此设立总部。

虽然兰纳（在阿卡德语中简写为“Su-en”，或者辛）不是恩利尔的长子兼法定继承人——那是尼努尔塔——但他是恩利尔和林利尔在地球上的第一个儿子。众神和人们极为崇拜兰纳 / 辛和他的妻子；苏美尔繁荣时期的赞美诗和描述苏美尔，特别是乌尔走向衰败的《耶利米哀歌》，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这对神灵的爱戴与钦佩。许多个世纪后，伊撒哈顿向年迈的辛咨询过有关入侵埃及的问题，另外，逃亡中的亚述皇族在哈兰城做了最后的停留，这些都表明了兰纳 / 辛和哈兰城，对最后的结局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考古学家曾经在城中兰纳 / 辛古庙的遗迹 E.HUL.HUL（“双倍欢乐之屋”）中，发现了四根石柱，

它们曾经是作为主祈祷大厅的四个支角伫立在庙中的。在石柱上的铭文表明，其中两根石柱是由古庙的高级女祭司阿达 - 加皮建造的，另外两根则是由她的儿子拿破尼度——巴比伦最后一任国王建造完成的。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祭司，阿达 - 加皮拥有强烈的历史感，她在她的铭文中提供了一些她所见证的令人惊悚的事件的精确日期。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些日期与已知帝王的年表相联系，它们可以被并且已经被现代的学者所核实。由此推断，她生于公元前649年，经历了亚述和巴比伦几代国王的统治，最终以104岁的高龄逝世。

以下是她写在石柱上的关于一系列惊悚事件的开头：

在巴比伦国王那布坡拿沙统治的第十六年，

辛，众神之主，对他的城市和庙宇很生气，

于是离开这里去了天堂；

此后，这座城市和城中的人们走向了毁灭。

那布坡拿沙统治的第16年是公元前610年，读者可能还记得这个难忘的年份。这一年，巴比伦的军队击败了亚述皇族并攻占了哈兰城，此外，复兴后的埃及也决定争夺这个连接太空的着陆点。正是这个时候，正如阿达

- 加皮所描述的那样，气愤的辛不再保护这座城市，并且离开这里，“去了天堂！”

这座被占领的城市接下来的情形被描写成：“这座城市和城中的人们走向了毁灭。”当其他的幸存者都在逃亡时，阿达 - 加皮留了下来。“无论白天黑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她继续在破败的古庙里守夜。令人悲伤的是，她“远离了优质羊毛的衣服，脱掉了珠宝，不再佩戴金银首饰，放弃了香水和芬芳的油料”。像一个幽灵一样，漫步在被遗弃的神殿中，“我穿着破碎的衣服；安静地来回走动。”在铭文中她曾这样写道。

后来，在这荒芜而神圣的地方，她发现了一件曾经是辛的长袍。对于这个沮丧的女祭司来说，这无疑是来自这位神灵的预示：突然间，他在她面前现出了一个实体。她只敢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件神灵的长袍，除了“握住了它的边缘”，不敢过多地触碰。仿佛神灵在一旁倾听一样，她拜倒在他的脚下，用祈祷和谦逊的语气发誓：“如果您能够回到您的城市，所有的黑头人将会崇拜您的神性！”

“黑头人”是一个苏美尔人曾经描述他们自己的术语。在苏美尔消亡1500年后，这位高级女祭祀用到的这个术语则有着丰富的含义：她正在告诉这位神灵，如果他回来这里，他将恢复过去那个时代的权威地位，再次成为复兴后的苏美尔和阿卡德的众神之主。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阿达 - 加皮向这位神灵提出了一个交易：如果他可以回来，并且运用他的神力帮助她的儿子拿波尼度得到下一个王位，统治所有巴比伦和亚述地区，拿波尼度将会修复在哈兰和乌尔的古庙，而且将把对辛的崇拜作为宗教信仰，在所有黑头人的土地上称颂。

她触摸着神灵的长袍，一天天地祈祷；终于，一天夜晚，这位神灵出现在她的梦中并接受了她的提议。阿达 - 加皮曾写道，月亮神喜欢这个想法：“辛，天堂和地球上的众神之主，因为我所做的事带着微笑地看着我；他听到了我的祈祷；他接受了我的誓言。他心中的愤怒得到了平静。埃胡胡，他在哈兰的古庙，曾经是这位神灵开心生活过的地方。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也想开了；而且有了想法上的转变。”神灵接受了这个交易，阿达 - 加皮写道：

辛，众神之王，

高兴地赞赏了我的建议。

拿波尼度，我唯一的儿子，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得到了他想要的王位——

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位。

从埃及边境，

从上海域到下海域的所有土地，

掌握在他的手中。

交易双方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我亲眼看见我的愿望实现了”，阿达 - 加皮在她总结部分的铭文中说道，辛“兑现了他给我的承诺”，帮助拿波尼度在公元前555年登上了巴比伦的王位；而拿波尼度也实现了他母亲的誓言，修复了哈兰城的埃胡胡古庙，“完善了它的结构”。他恢复了对辛和宁迦尔（在阿卡德语中是尼克卡尔）的崇拜——“他使得所有被遗忘的礼拜重新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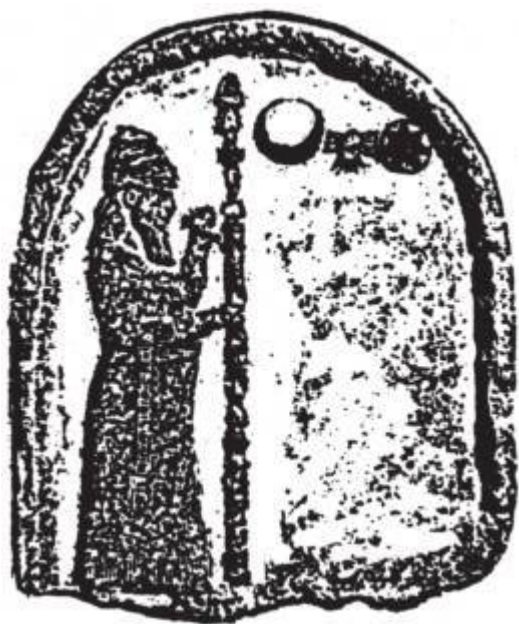


图102

然后，一个令人惊奇的、无法被后代所见的事件发

生了。这个事件被记载在两根石柱上，在石柱上，拿波尼度被描绘成一个手持一根不寻常的权杖，面对着天上的尼比鲁和地球以及月亮标志的人（见图102）：

这是一个关于辛和众神的奇事，

自从古代以来

在地面上没有发生过；

地球上的人们也从来没有看见或发现

有关的记载：

辛，居住在天堂的众神之王，

从天堂走下了人间——

全面地审视巴比伦的国王拿波尼度。

据石柱上的铭文记载，辛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是带着他的妻子宁迦尔 / 尼克卡尔和他的助手神灵使者努斯库一起来的，在一次仪式进行中，他们踏进了修复后的埃胡胡古庙。

※

辛这次从天堂神奇般的归来引出了许多的疑问，其

中第一个，就是他在“天堂”的哪个地方生活了五六十年。我们可以通过结合古代的证据和现代科技的发现，来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在我们解答这些问题之前，全面分析那次离开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仅仅只是辛一个人生气离开地球，“去了天堂”。

阿达 - 加皮和拿波尼度所描述的非同寻常的经历，发生在他们在哈兰城的时候——另外一个目击者恰好也是在这个时间和地点目击了事件的发生；他就是先知以西结；并且，他也有很多对此事件的话要说。

以西结是耶路撒冷耶和華的一个牧师，在公元前598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后，随同约雅斤国王和他身边的贵族与工匠一起逃亡。他们被迫逃往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定居在哈布尔河地区，这里离他们在哈兰城中祖先的家只有很短的距离。正是在这里，以西结见到了一辆天空中的战车。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牧师，他也记录下了详细的时间和地点：这是逃亡中第五年的第四个月中的第五天——公元前593—前594年——“当我们逃到克亨伯儿河边时，天堂之门打开了，我见到了神灵”，以西结在他预言的最开头说道。他所见到的是一部可以向上向下并且斜着行走的神灵战车，它出现在旋风之中，旁边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车子里面，“在一张类似王座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外表像人的神”；同时他听见一个声音把他说成“人类的儿子”，并且道出了他先

知的身份。

这位先知的陈述通常被说成是“看见耶洛因”。耶洛因一词是复数，在传统意义上被解释成神灵，早在《圣经》中就明确地把它视为复数，原文是“神灵（耶洛因）说，让我们把亚当塑造成我们的样子”（《创世记》1：26）。我的读者都知道，《圣经》中的亚当的故事只是更加详尽的苏美尔创世史诗的一个缩影，在更详尽的文章中，由恩基领导的阿努纳奇人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塑造”了亚当。我们一遍又一遍提到的神灵（耶洛因），其实就是阿努纳奇人；而且，以西结在哈兰城附近所见到的，就是一个阿努纳奇人的飞船。

以西结看到的飞船被他描述成神的克沃德——这与在西奈山上发现的神灵交通工具有着相同的特征。以西结对飞船的描写激发了后来的学者和艺术家的灵感；当我们自己的飞行器科技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时，最终对飞船的描述也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古代的文献涉及了太空船和飞行器，并且记叙了恩利尔、恩基、尼努尔塔、马杜克、透特、辛、沙马氏和伊师塔的故事，他们拥有飞船游走于天空之中——有些文献则记叙了空战，例如何璐斯与塞思之间，以及尼努尔塔与安祖之间的战斗（没有提到印度和欧洲的神）。在所有这些对“飞船”的文本和形象描写中，最靠近以西结旋风描述的，要属在约旦境内一个场所中描绘的“旋风战车”（见图103），先

知以利亚曾经从这里被带往天堂。这个描写很像直升机，它一定是一艘前往太空船基地的航天飞船。



图103

以西结的责任是预知并警告他的逃亡同胞审判之日的来临，这一天通常用来审判所有国家中的不公正与可憎之事。一年之后，那个“外表像人的神”再次出现，伸出手抓住了他并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去那里预知。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饥饿的困扰、失败的耻辱、巴比伦的占领、肆意的掠夺和自己国王的逃亡，所有这一切都会被铭记，却又无法改变。到达这里后，以西结见到的是一派法律制度和宗教仪式完全被破坏的景象。正当他思索着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时，他听到一旁坐着的幸存者悲叹道：

耶和華不再來看我們，

耶和華已經離開了地球！

这就是我们所暗示的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二世敢再次攻打耶路撒冷，并且摧毁耶和華的古廟的原因。這種情景幾乎與阿達 - 加皮對哈蘭城的描述一模一樣：“辛，眾神之主，對他的城市和廟宇很生氣，於是離開這裡去了天堂；此後，這裡的城市和城中的人們走向了毀滅。”

人們不能確定，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事情為什麼以及如何發生，竟會給遠在朱迪亞的人們一種耶和華也已經離開了地球的想法，但是很明顯的是，上帝和眾神離開的消息已經廣泛地傳播開了。事實上，我們原來提到的與日食有關的記載 VAT 7847，就有對上200年發生的災難進行預測的部分，說到了下面的內容：

怒吼的眾神們，

將從地面飛走，

遠離即將被拋棄的人們。

怜悯和安寧將會停止。

憤怒的恩利爾將會離開。

這是一個“推測性預言”——它用已經發生的事實作為基礎去預測其他將來的事情。和許多其他的“阿卡德預言”流派的文獻一樣，學者也相信這個文本。據其所言，我們現在有了對神灵離開進行更詳細描述的記載：由恩

利尔领导的愤怒的众神们，从他们的土地离开；这就是说，不仅仅只有辛因为愤怒而离开。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文献。虽然它开始的文字暗示了作者是一个马杜克的崇拜者，但它还是被学者归类到“新亚述预言”中。以下是它的内容：

恩利尔很生气。心情变得暴怒不堪。

他制定了一个邪恶的计划，来遣散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

他的心理被扭曲，想要夷平这片土地，消灭上面的人们。

于是他作了一个恶毒的诅咒。

天堂和谐遭到破坏的邪恶征兆，不断出现在天堂和地球上。

在恩利尔、阿努和恩基轨道上的行星调整了它们的位置，不断地揭开不寻常的预兆。

阿拉图，富饶的河流，变成了一条愤怒的河流。

汹涌的激流，像旧约中大洪水一样的洪水淹没了这座城市，城中的房屋和避难所，把他们推向毁灭。

众神们害怕了，放弃了他们的神殿，像鸟儿一样飞向了天堂。

所有这些文字记载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认为：神灵对人们很生气；神灵像鸟一样飞走；他们去了“天堂”。而且我们还可以知道，这次离开伴随着不寻常的天空现象和地面上的混乱。这些是上帝决战之日的一些表现，正如《圣经》里的一些预言：这次离开与尼比鲁的回来有关——正当尼比鲁回来时，众神们离开了地球。



The VAT 7847还包括了多灾的两个世纪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内容。这篇文献中并没有说清楚，那是否是对神灵离开后将会发生什么的预测，或者，是否是因为神灵对人类的愤怒和失望在那段时间与日俱增，从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离开。然而后者似乎是事实，因为《圣经》曾预测，在上帝决战之日将进行对国家罪行的审判，这个年代开始于阿莫斯和何西阿（大约在公元前760年—公元前750年——正好在尼比鲁回来前的两个世纪！两个世纪以来，来自唯一合理的“天堂和地球的交结点”——耶路撒冷——的先知们，倡导着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与诚信和国家间的和平，蔑视毫无意义的付出和对没有生命的理想的盲目崇拜，谴责肆意的征服和无情的破坏，并且警告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以色列就在其中——惩罚不可

避免，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起到效果。

如果那就是事实，那么，正是因为神灵愤怒和失望的不断积累，最后导致了阿努纳奇人的结论“一切都够了”——是时候离开了。所有这一切促成了神灵的决定，造成了即将到来的大洪水，也使得神灵们乘坐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谜的飞船离开；现在，当尼比鲁再次靠近时，恩利尔家族的众神们将计划离开。

谁离开了？他们怎么离开的？如果辛能够在几十年后回来，那么他们去了哪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回到事件的开始。

由艾 / 恩基领导的阿努纳奇人第一次来到地球时，是为了获取可以保护他们星球大气层的黄金，他们计划从波斯湾的海水中提炼黄金。这个计划失败后，他们转向非洲东南部挖矿，又在埃丁，也就是后来的苏美尔，冶炼和提取黄金。他们在地球上的人数增加到了600，此外还有300名伊吉吉驾驶飞船前往在火星上的中转站，这个中转站，可以向长途跋涉前往尼比鲁的飞船提供更好的补给。恩利尔，恩基同父异母的兄弟和继承的竞争者，来到了地球并且被授予了所有的指挥权。当阿努纳奇人在矿井里费力工作时，恩基提议塑造一些“原始工人”；这项工作由基因上精选的一个原始人类完成。于是阿努纳奇人开始“把亚当的女儿们当成妻子，并且孕育后代”（《创世记》6），但是恩基和马杜克因此触犯了禁

忌。当大洪水来临时，愤怒的恩利尔说道“让人类灭亡”，因为“地球上的人类太邪恶”。但是恩基，通过一个“诺亚方舟”，阻止了这个计划。人类因此幸存了下来，不断生息繁衍，并及时孕育了文明。

那次席卷地球的大洪水淹没了在非洲的矿井，但却保留了在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主矿脉，这使得阿努纳奇人能够更容易更快速地得到更多的黄金，其中就包括只需要淘洗和收集，而无须冶炼和提取就能得到的“沙金”——从山上冲刷下来的纯天然黄金。与此同时，这次洪水也使得地球上不再需要这么多的阿努纳奇人。大约公元前4000年，阿努和安图造访地球，并查看了洪水经过之后的喀喀湖岸边的矿土。

这次视察，为开始减少地球上的尼比鲁人提供了一个契机；同时，它也为这对兄弟和他们的部族之间的敌对，提供了和平的解决办法。然而，当恩基和恩利尔接受了领土的划分时，恩基的儿子马杜克却从未放弃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其中就包括了对连接太空的着陆点的控制。与此同时，恩利尔家族开始在南美准备另一个太空发射场的设备。公元前2024年，大洪水之后位于西奈山的太空发射场被核武器毁坏了，此后，在南美的发射场成为唯一完整留给恩利尔家族的设备。

所以，当承受失败而感到厌烦的阿努纳奇人决定离开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从降落地点离开；而其他可

能拖有大量黄金的人，则不得不使用南美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就在阿努和安图造访地球时的居所附近。

前面提到了一个现在叫作普玛彭古的地方，离缩小后的的喀喀湖（秘鲁和玻利维亚所共有）很近，但是过去，它就在湖的南岸，并且具有港口设备。它的遗迹主要由一排四个已经倒塌的建筑组成，其中每一座都是一块被掏空的巨石（见图104）。每一个空腔里都镶满了金器，而且由黄金制成的钉子固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宝藏，西班牙人16世纪来到这里发现了它们。怎样才能如此精确地在这些巨石表面挖洞，以及这四块巨石是如何运到这里来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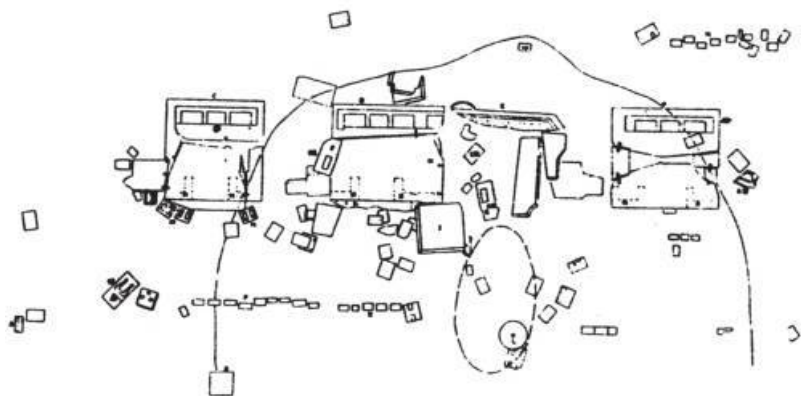


图104

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谜。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石块，这些石块被精确地切割、刻槽、切角和塑形；它们中的一些展示在图105中。人们不需要工程学知识就能知道，对这些石块的切割、钻孔和塑形，显然是由具有难以置信的科技能力和精密复杂仪器的人完成的；甚至，人们会怀疑，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些石块能否被如此精确地塑形？另外我们的疑惑还包括了这些科技奇迹的用途；显然，是为了一些我们未知且十分复杂的目的。如果它们是用于铸造一些复杂的仪器的

模具，那么这些仪器是什么？

自然，人们会认为只有阿努纳奇人才具有制造这些“模具”并运用它们的科技和能力。阿努纳奇人的主要前哨基地，坐落在向内几英里的一个叫提瓦纳措（早些时候被拼写为蒂亚瓦纳科）的地方，这个地区现在属于玻利维亚。后来，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欧洲探险家之一，乔治·史奎尔在他的著作《图解秘鲁》中，把这个地方描述成“新世界的巴尔贝克”——一个比他意识到的情况更合理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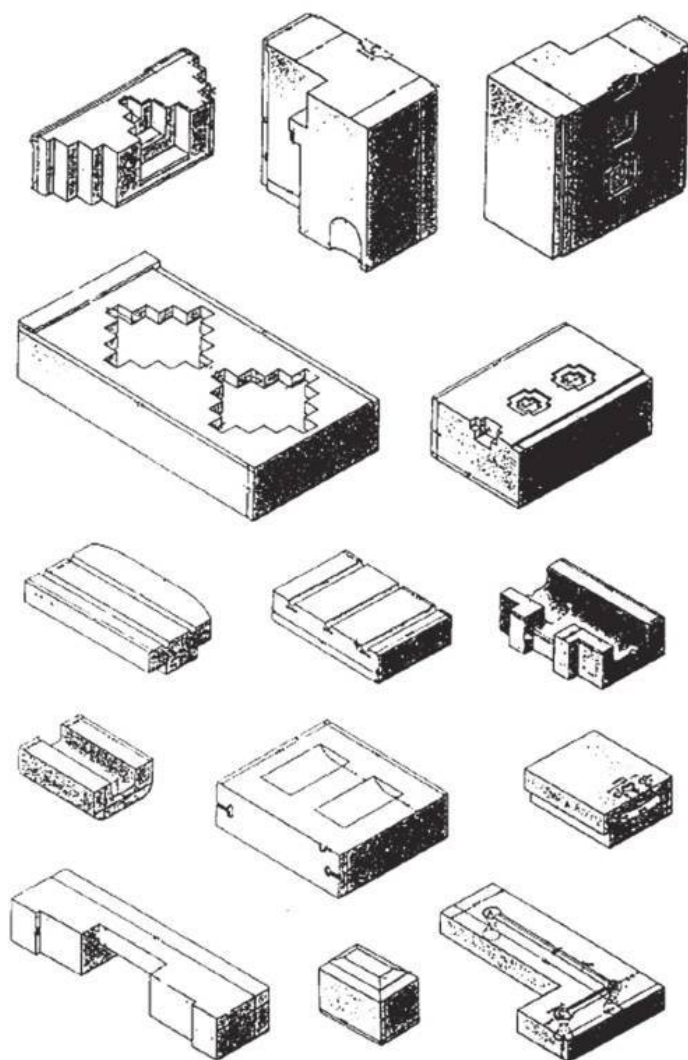


图105

另一个到达蒂亚瓦纳科（美洲人的发源地）的现代探险家，亚瑟·波上南斯基对这个地区的年代做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提瓦纳库主要的地面建筑（同时它还有很多地下建筑）之一阿卡帕纳是一座布满了水渠、管道和

水闸的人造山。《失落的国度》中讨论了建造它的目的。游客最喜欢的一个建筑要属一个叫作“太阳之门”的石门，它同样是由一整块巨石雕塑而成，并且其切割的精度可以与在普玛彭古的发现相媲美。考虑到雕刻在其拱门处的图像，它可能用于天文学的研究，而且无疑具有确定历法的功能；其中雕刻的主要部分是一幅维拉科查神模仿近东的阿达德 / 特舒卜手持发光武器的图像（见图106）。事实上，在《失落的国度》中，我已经暗示了他就是阿达德 / 特舒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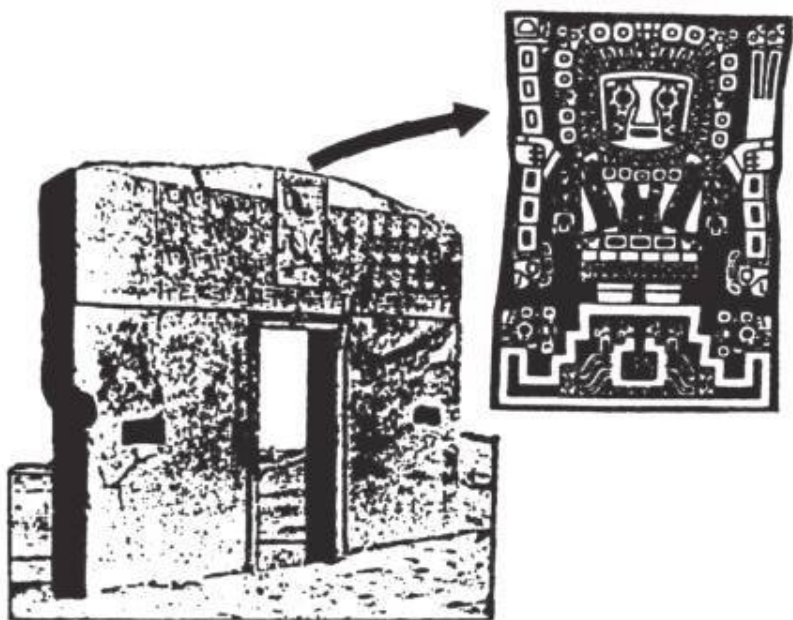


图106

“太阳之门”与提瓦纳库中另一个叫作卡拉萨萨亚的杰出建筑，形成了一个天文观测单元。卡拉萨萨亚是一个

中心带有低洼庭院的矩形建筑，其周围围绕着高耸的石柱。波上南斯基关于卡拉萨萨亚是一个天文台的观点，为后来的探险家所证实；基于诺曼·洛克耶爵士的考古天文学的观点，波上南斯基认为卡拉萨萨亚中的天文学构造，表明了它始建于印加人之前几千年。为了核实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德国的天文机构曾派出科考团进行考察。他们的报告以及后来更多的查证（《科学》杂志14册）都证实了，卡拉萨萨亚的朝向与公元前1万年或4000年时地球的倾斜度十分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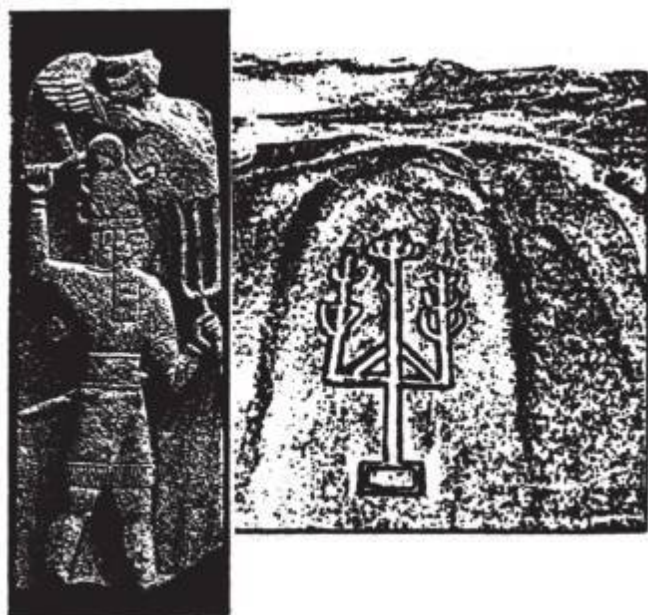
我曾在《失落的国度》中写到上面两个时间——前者是大洪水以后不久，阿努纳奇人在这里开始获取黄金的时间，后者则是阿努来到的时间；这两个时间都有阿努纳奇人在这里的活动，并且，这里到处都是恩利尔众神曾在这里出现的证据。

对这个地区考古学、地质学和矿物学方面的研究，表明了提瓦纳库曾经也是一个冶金中心。考虑到在“太阳之门”上的各种发现（见图107a），以及在土耳其古代希泰人遗址中类似的描述（见图107b），我认为这里对黄金和锡获取的工作，是由恩利尔最小的儿子伊希库尔 / 阿达德监督和管理的。他在“旧大陆”中管理的地区是安纳托利亚，在那里，他被希泰人当成特舒卜崇拜。特舒卜是以闪电杖为标志的“气象神”；这个巨大的标志被刻在了陡峭的山腰上（见图108），并且从空中或是从秘鲁帕拉

卡司湾的海上都可以看见这个标志。它绰号“枝状大烛台”，其长420英尺，宽240英尺，5—15英尺宽的线条被刻在坚硬的岩石上，大概有两英尺的深度——没有人知道这是由谁、什么时候，并且怎样做到的，除非是阿达德自己想说明他的存在而做的。



图107



在这个海湾的北面，内陆英吉尼奥河和纳斯卡河之间的沙漠地区，考察者发现了最令人费解的古代谜团之一，所谓的“纳斯卡线条”。它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艺术作品”，在一块从南美大草原（平坦的荒原）向东延伸至崎岖不平山脉的广阔土地上（大约200平方英里），像被“某人”当成画布一样，画着许多图案；这些图案太大，以至从地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当从空中俯视时，它们很明显代表了一些未知和想象中的动物以及鸟类（见图109）。这些图画是通过除去表面土层到大概几英尺的深度制成的，并且它们都是由不间断的线条一笔构成的。任何人从这个地区上方飞过（有很多飞机专门为这里的游客服务），都会认为是天上的“某人”用强大的去土机器在地面上涂鸦乱画。

直接与这次众神离开相关的纳斯卡线条中，还有一个更加令人疑惑的部分——实际上那些“线条”像是宽阔的跑道（见图110）。无论地形如何，这些笔直的线条——有时窄，有时宽，有时短，有时长——跨过山岭和谷底，不断延伸。大约有740条笔直的“线条”，有时会与三角形连在一起（见图111）。它们纷繁地相交，毫无规律或理由，有时会跨越那些动物的图案，这揭示了这些线条是在不同时期产生的。

人们对解释线条之谜做了很多尝试，其中就包括了

后来玛丽亚·雷奇所做的工作。她把研究纳斯卡线条作为她毕生的事业，但是当一种“这是由当地秘鲁人——具有‘纳斯卡文化’或者‘帕拉卡司文明’或者与此类似的人——做的”的解释出现后，她的研究失败了。一些研究（包括“国家地理团体”中的一些）则着眼于这些线条所显露的天文学方向——与夏至、冬至、春分、秋分，乃至其他星体的关联。对于那些排除“古代太空人”可能的人来说，这些线条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图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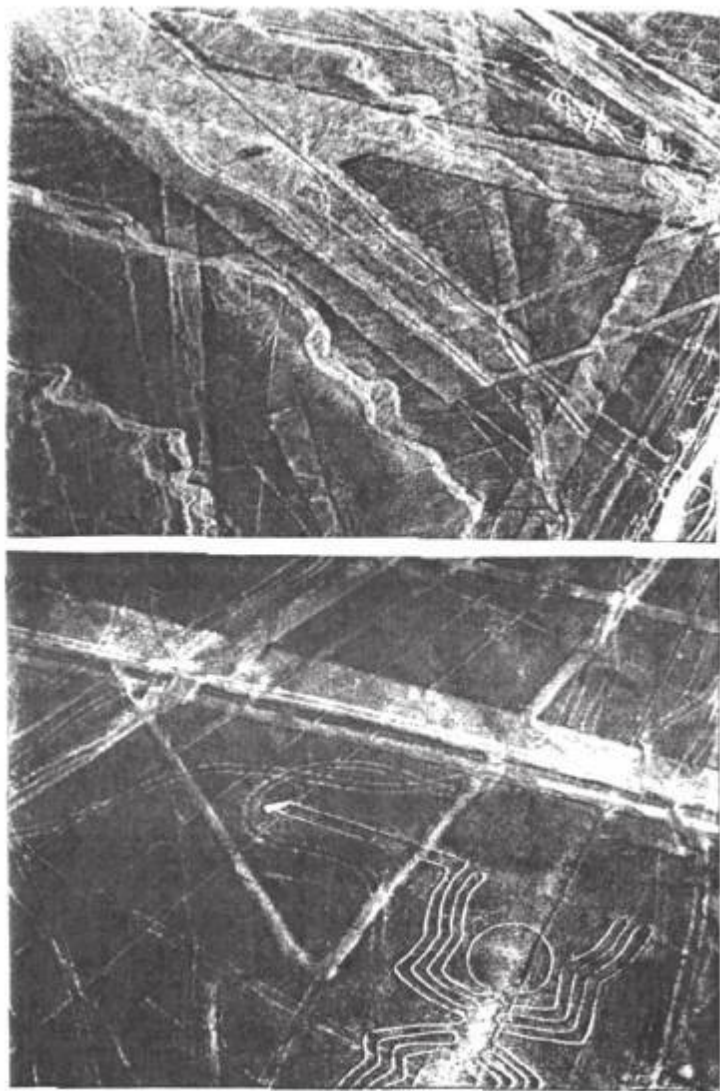


图110



图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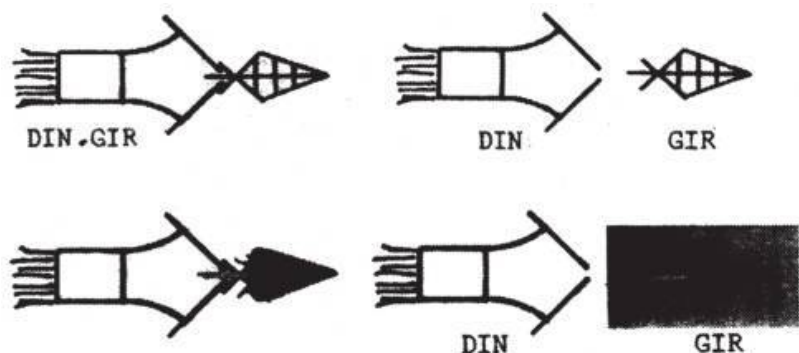


图112

虽然这些更宽的线条看上去像飞机场的跑道，有滚轮的飞行器可以在上面滑行起飞（或者降落），但是跑道的说法并不合理，因为这些“线条”并不平整——这会需要飞行器忽略山丘和峡谷，穿过崎岖的地形。事实上，这些线条好像是由飞行器起飞和落地时的排气所造成的结果，而非帮助起飞的跑道。而且在苏美尔象形文字（参见DIN.GIR，见图112）对于外来神灵的描述中，确实提到了阿努纳奇人的“飞船”排放了这种气体。

在此，我提出对“纳斯卡线条”之谜的解释：纳斯卡是阿努纳奇人最后一个太空发射场。在西奈山的发射场被毁坏后，它一直服务于阿努纳奇人。此外，就在这里，阿努纳奇人最后离开了。

在纳斯卡没有关于飞船目击者的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在哈兰和巴比伦有提到飞船的文献，这里的飞船无疑要用到黎巴嫩的“着陆点”。在这里，关于阿努纳奇人

飞船以及他们离开的目击报道，包括了先知以西结之所见和阿达 - 加皮和拿波尼度的铭文。

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至少公元前610年到大概公元前560年，阿努纳奇神灵正在有条理地离开地球。



他们离开地球后去了哪里？当然，那一定是一个辛在改变主意后能够相对很快回来的地方。这就是火星上的中转站，长途太空船从这里前往尼比鲁。

《第十二个天体》曾详细提到了，苏美尔人知道阿努纳奇人将火星作为中转站。一个具有4500年历史的圆筒印章可以证明这一点。它现在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的“修道院博物馆”中（见图113），上面记载了一个火星（第六颗行星）上的太空人正在与一个地球（从外数起第七颗行星）上的人，通过他们之间的只个太空船进行交流。鉴于火星相对于地球更小的引力，阿努纳奇人先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货物，从地球运到火星，再转运到尼比鲁，这样显得更容易也更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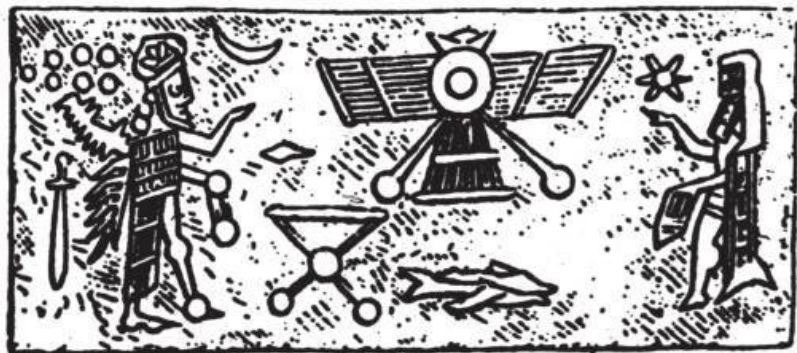


图113

1976年，当所有这些第一次在《第十二个天体》中提到时，火星仍然被认为是一颗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生命的星球，而在那里，曾经存在一个太空基地的观点，也不太为权威学者所认可，直到《创世再临》在1990年的出版。该书在名为“火星上的太空基地”的一整章中，展示了足够的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从火星上拍到的照片。这些证据表明，火星上曾经有水，并且还拍到了一些有墙的建筑、道路、一个中心放射状的复合物（图114只给出了两张这样的照片）——还有那张著名的“脸”（见图115）。

美国和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曾做了很大的努力发射无人驾驶的探测器，到达了火星并对其进行探测；不像其他的太空探索，这些前往火星的任务——自从欧盟加入后——遇到了不寻常的、令人费解的高失败率，其中就包括了探测器的离奇失踪。尽管如此，由于不断坚持，在过去的20年里，仍然有足够的美国、苏联和欧洲

的无人驾驶探测器到达了火星并执行探测任务。到目前为止，科学期刊——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怀疑多马》一样——充满了各种报道、研究和照片，一方面说明火星上以前确实有相当厚的大气层，并且至今仍然保留了稀薄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声称，火星上曾经有河流、湖泊和海洋，并且现在依然有水，在一些地区地表下的某些深度，甚至可以看见小的冰湖——以上是各种报道标题的总结（见图116）。2005年，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火星漫游者”探测器，传送回来的化学上和图片上的证据支持了这些结论；同“漫游者”发回来的展现建筑遗迹——像一块带有清晰棱角而被沙覆盖的墙壁（见图117）——的照片一起，所有的证据使我们能够得到结论：火星能够，并且曾经确实作为阿努纳奇人的中转站。



图114



图115

New Layers of Evidence Suggest Mars Had Water

By JOHN HUBBARD, WFLA-8

A Wetter, Younger Mars Emerging

Martian Waterworks

New findings suggest the Red Planet may also be a wet planet—just the kind of place to look for life

An Early, Muddy Mars Just Right for Life

Red Planet Express

Mars spacecraft traces a watery tale

A three-orbiting spacecraft is providing more details about where and when liquid water, so essential ingredients for life, existed on the planet. The craft's instruments have detected a

new or greatly altered flow of liquid water that may have been

ns of Ancient Rain May Stretch Mars's Balmy Past

probing debate over water on Mars.

if Glaciers on Mars c Precipitation at

— possibly cold and dry, with water ice unstable on it — the landforms have been identified

PLANETARY SCIENCE

Clays in the history of Mars

The stream of revelations from Mars continues. The latest news — the discovery of clays in ancient terrains — helps to fill in the picture of the past existence of liquid water on the planet's surface.

Thanks to three orbiting spacecraft and rovers that continue to return data, we have a great deal of evidence that about 4 billion years ago, Mars had a warm, wet surface. Now, however, the planet is cold and dry, with water ice unstable on its surface. The discovery of clays in ancient terrains — the first evidence of liquid water on the planet's surface — helps to fill in the picture of the past existence of liquid water on the planet's surface.

Mist-Made Martian Glaciers

Water ice glaciers flow in the tropics and midlatitudes of Mars. Current conditions on Mars are cold and dry and restrict water ice to regions near the

poles. And the north-
west area was later

covered by a
thick layer of
ice. The

hard evidence of this
is "It may not be as
so they think," he says.
U.S. Geological Survey
is the first evidence
using paper signs.
is would make me
about a lot. However,
some research has
have been made.

That's the key to the water

图116



图117

这是离开的众神们第一个历经的目的地，这一点已经被辛相对快速地回来所证实。其他人中谁离开了？谁留在了后面？谁可能回来？

令人惊讶的是，一些问题的答案仍然来自火星。

第十四章

完结日

人类常常回忆过去划时代的事件，即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说的“传说”或“神话”，还包括那些被认为是被“普遍传颂”的故事。它们已经是全人类文化和宗教遗产的一部分。关于人类的第一对夫妻，关于大洪水，关于来自天国的上帝都属于这种故事。同样，上帝启程回到天国，也是这类故事。

对于这些传说，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上帝的离开到底发生在哪块土地上。我们已经从古时的近东获得了证据。同样也有来自美洲的证据，在那里，他们信奉恩利尔家族和恩基家族的神。

在南美，主神叫维拉科查（“万物的创造者”）。安第斯山脉的艾马拉土著人认为，他的住所在提瓦纳库。他给了第一对兄妹夫妇一个金质权杖，用它可以找到建设库斯科（印加人最后的都城）的地方，库斯科是观察马丘比丘和其他圣土的地方。他做完所有的事情后，他离开了。一个宏大的建筑标示了神离开方向（见图 118），它模仿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用一个角对准一个基本方向。我们已经确定：提瓦纳库神在希泰；苏美尔

的万神殿是特舒卜；阿达德，是恩利尔最年轻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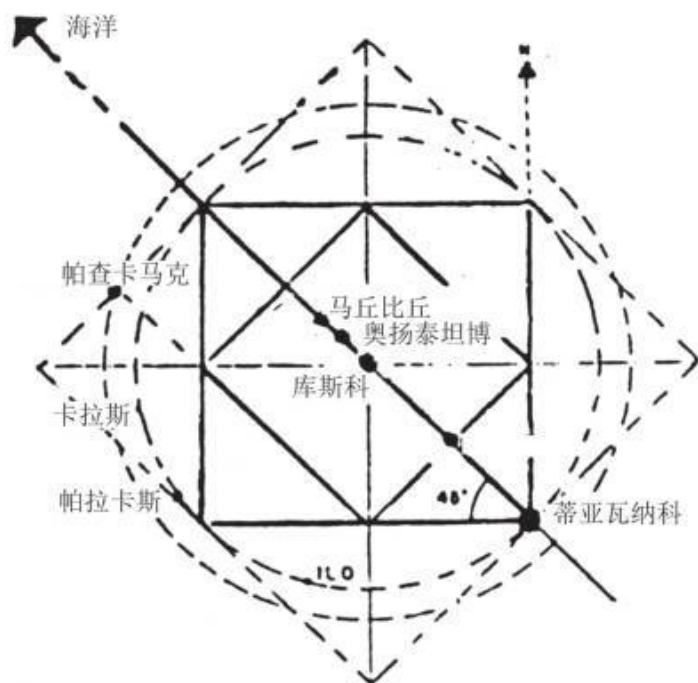


图118

在中美洲，文明的赐予者是“有翼的大毒蛇”羽蛇神。我们已经确认，他就是恩基的儿子，埃及神话中的透特（苏美尔的宁吉什西达）。公元前3113年，他带着他在非洲的追随者，在中美洲建立了文明。

虽然不清楚他离开的具体时间，但这应该符合他在非洲的受庇护者的禅让时间，以及奥尔麦克人和玛雅人兴起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600年。在中美洲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传说，就是他曾许下的一个

诺言：当他离开后，他还会回来——在他的秘密数字52的周年纪念日。

事实的确如此，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中旬，在世界的一个接一个的地方，人类发现他们自己失去了他们一直崇拜的神。不久以后，一个问题（很多读者问过的）充满了他们的脑海：他们会回来吗？

像一个突然被父亲放弃的家庭，人类紧紧抓住神灵回来的希望不放。同时，也像一个需要救助的孤儿一样，人类在寻求一位救世主。不过先知们许诺，在终结日，他们一定会到来。



在神灵到来的顶峰时期，有600名阿努纳奇人在地球，另外300名伊吉吉在火星。大洪水之后，尤其是大约公元前4000年阿努访问地球后，神灵们的数量开始减少。在苏美尔文档罗列的长长的神灵名单中，在随后的几千年内只剩下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星球。还有一些死在了地球上，尽管他们是“不朽”的。我们可以提及被击败的祖和塞思，被肢解的奥西里斯，被淹死的杜姆兹，被核辐射折磨的巴乌。当尼比鲁的回归逼近时，阿努纳奇人戏剧性地上演了神灵离开的最后一场戏。

那些神灵居住在人类城市圣地上令人敬畏的时代，法老宣称神灵与他的战车同行的时代，亚述王吹嘘得到了神灵帮助的时代，都已经结束了。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公元前626年—前586年），已经有人嘲笑朱迪亚附近的民族崇拜的不是“活着的神灵”，而是匠人们用石头、木材和金属雕刻的神像——需要搬动的神灵，因为他们自己不可以走动。

在最后一次离开发生时，伟大的阿努纳奇神灵中谁还留在地球上？从后来的碑铭和文档提到的名字来看，我们只可以肯定有恩基家族的马杜克和那布，恩利尔家族的月神辛，以及他的配偶宁迦尔 / 尼克卡尔，还有他的助手努西库，也许还有伊师塔。在这个宗教大分裂的两边，现在只剩下唯一的主神：恩基家族的马杜克，恩利尔家族的月神辛。

巴比伦尼亚最后一位国王的故事折射出新的境况。他是由月神辛在他的祭拜中心哈兰亲自挑选的——但他同时也寻求了巴比伦的马杜克的同意和祝福，寻求了马杜克之星的出现，因为这表示天国的批准。他甚至还去麻烦过那布。这种神圣的联合统治也许是对双神论的一个尝试。但是有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就是，这为伊斯兰教的创立埋下了种子。

历史记录表明，神灵和人类都不喜欢这样的安排。辛在哈兰的神殿被重建后，又要求乌尔金字塔神庙也要

被重建，并成为他的敬拜中心。在巴比伦，马杜克的祭司们也已经武装了起来。

在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块泥版上，记录着一段学者们取名为“巴比伦祭司和拿波尼度”的文档。它包含了巴比伦祭司对拿波尼度的一系列指控。指控从刑事案件（不是由他发布的法律法规）到经济的忽略（“农业的恶化”，“商人”的道路被堵塞），到公共安全的缺乏（“贵族们被残杀”），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亵渎宗教——

他塑了一个上帝的神像，

这块土地上的人以前从未见过。

他将神像放进神殿，用基架托起。

他用月神的名字称呼它，

用天青石装饰它，

给它戴上了月形的冠状头饰。

给它的手做出一个守护神的姿势。

指控继续着：这是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形象，“头发都垂落到了基架上”。祭司们写道，它是如此地不寻常不体面，即使恩基和宁马赫“也不可能构想出来”。它如此奇怪以至于“博学的亚达帕（人类最高智慧的标志）”“也不

能给它命名”。更糟的是，两个怪异的野兽也被雕刻出来当作它的守护者。然后，国王将这个神像放在了马杜克的神殿中。此外，拿波尼度宣布，从此以后阿基图节日将被取消。以往在这个节日期间会展现：亲近死神、复苏、流放和马杜克的最后胜利。

宣称拿波尼度的“守护神成了他的敌人”和“过去受爱戴的神灵现在将带来灾难”，巴比伦祭司们逼迫拿波尼度离开了巴比伦，并把他流放到“遥远的地方”。拿波尼度指定他的儿子贝尔-莎尔-乌儒（《圣经·但以理书》中的伯沙撒）摄政，然后离开了。

那个流放拿波尼度的“遥远地方”就是阿拉伯半岛。多个碑铭的记载证明，他的随从包括在哈兰地区遭流放的犹太人。他的主要基地是一个叫作特马的地方，在沙漠的中心，《圣经》也多次提到它，现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西北部。最近出土的楔形文字泥版，也证明了拿波尼度曾经来过那里。他还为他的追随者建立了六个住宅区，千年之后，有五个地方被阿拉伯作家列为犹太人的城镇。其中一个就是麦地那，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的地方。

拿波尼度故事中的“犹太角”被死海古卷（在死海库姆兰地区发现的）的一个片段提到的事实证实，它提到了拿波尼度并且说他在特马的时候得了一种“不愉快的皮肤病”，“一个犹太人建议他只参拜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后，

病才得到治愈。这些都使得拿波尼度开始构思一神论，但是对他来说，至高无上的神并不是犹太人的耶和华，而是月神辛，他的月形标志后来被伊斯兰教采用。因此，伊斯兰教可以追溯到拿波尼度曾在阿拉伯居住，也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拿波尼度之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关于月神的记录渐渐消失。在亚述地中海岸迦南人的一个住址，现在叫作拉丝沙姆拉的地方——乌加里特发现的文献上记载，月神辛和他的妻子退休了，到了两条水汇聚的一个舒适地方，“靠近两海的裂缝处”。西奈半岛的命名也是用来纪念辛的，它中间的十字路口用来纪念他的妻子尼克卡尔（在阿拉伯，这个地方仍然叫作纳克尔），我猜测，这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到了红海岸和艾拉特海湾的某个地方。

乌加里特人的文献中称月神为EL——或简写成“神”，是伊斯兰教真主的先驱。每个穆斯林清真寺寺顶都有他的新月形标志。按照传统要求，至今清真寺的侧面都是模仿多级火箭运载的宇宙飞船准备发射的情形（见图119）。



图119

※

最后一章中，拿波尼度的传奇和古代波斯世界的浮现是相联系的，波斯是一群混杂伊朗高原上的人和国家的总称，包含了古苏美尔人的索山和埃兰，还有后来米底人的土地（亚述灭亡后由他们接管）。

在公元前6世纪，一个希腊历史学家称为阿契米斯的部落，从北部边缘出现，统一了这块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虽然从人种上判断，他们是“印欧人”，但他们部落的名字起源于他们的祖先哈克汉姆-阿尼什，

在闪族语系的希伯来语中意为“有智慧的人”——说明这个部落曾经受到从十部中逐出的犹太人的影响，之前十部是被亚述人重组到这个地方的。在宗教上，波斯的阿契米人很明显是采用了苏美尔 - 阿卡德的万神殿，同样，还有它的Hurrian-Mitannian译本，即梵语《吠陀经》的印欧语译本。《吠陀经》是一部通过规定他们只信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阿胡玛兹达（“真理与光”），来使之单一化的混合体。

公元前560年，阿契米国王去世，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并且在后来的历史事件中留下了印记。我们叫他塞勒斯，《圣经》称他为古列，并且认为，他是耶和華征服巴比伦的使者，他推翻了巴比伦国王，重建了耶路撒冷被破坏的神殿。“虽然你不知道我，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但我是那个叫过你名字的人……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是我会帮助你。”《圣经》中的上帝用以赛亚书的预言形式说道（44：28—45：1-4）。

引人注目的是，巴比伦王权的结束在《但以理书》中是有预言的。但以理是一个被流放的犹太人，在巴比伦宫廷里做工，在一次王室盛会上，一只浮动的手出现了，并在墙上写道：MENE MENE TEKEL UPHARSIN。震惊和迷惑的国王叫他的神汉和先知来解释这个题字，但是没有人看得懂。最后，国王传召了但以理，他告诉国王题字的意思是：上帝称量了巴比伦和它的国王，发

现他们不够资格，给他们的时日不多了。他们将结束在波斯人的手中。

公元前539年，塞勒斯渡过底格里斯河来到了巴比伦的领地上，向巴西尔推进，在中途截获了匆匆撤退的拿波尼度，塞勒斯说是马杜克亲自邀请他到巴比伦的，然后他不费一兵一卒进入了巴比伦城。他受到巴比伦祭祀集团的隆重欢迎，他们认为，塞勒斯是异教徒拿波尼度和他不讨人喜欢的儿子的拯救者，塞勒斯“抓住马杜克的手”，这是对神的敬意的一个信号。他在他的第一篇宣言中表示，废除驱逐犹太人的制度，许诺要重修耶路撒冷的神殿，恢复被尼布甲尼撒废除的宗教祭祀活动。

回来的流放者们，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领导下，完成了神殿的重建，从此以第二神殿闻名。这是在公元前516年完成的，正如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那样，第一神殿被破坏70年后将会被重建。《圣经》将塞勒斯当作上帝的一个工具，“是被耶和华选定的”。历史学家相信，塞勒斯给予了普遍的宗教特赦，人们有了宗教自由。塞勒斯自己的信仰，从他为自己立的纪念碑可以看出，他似乎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翼的小天使（见图120）。



图120

塞勒斯，一些历史学家喜欢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伟大的”，将曾经属于苏美尔与阿卡德，马里和米坦尼，希泰和埃兰，巴比伦和亚述的土地统一成了庞大的波斯帝国。他将帝国扩展到埃及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公元前530年—公元前522年）。埃及此时刚从混乱中恢复。一些人认为，这个混乱时期是第三过渡时期，

这期间埃及四分五裂，多次迁都，被外来的努比亚统治，或者说根本没有中央权力。

埃及的宗教也异常混乱，它的祭司们都不确定该祭拜谁。冥神奥西里斯是他们的主神，奈特是他们的主女神，她被称作上帝之母。主要的神物是公牛，它死后还会举行隆重的葬礼。冈比西斯，就像他的父亲，不是一个宗教狂热者，他让人们自由地崇拜。他甚至（据一块现存于梵蒂冈博物馆的石碑记载）还学习了奈特祭拜的秘密，他还参加过神牛的葬礼仪式。

这些宗教自由主义政策给帝国带来了和平，但并不是永远的和平。动乱、起义和叛乱在各个地方持续爆发。尤其麻烦的是，埃及和希腊日渐紧密的商业、文化和宗教联合（这方面大量的信息来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在大约公元前460年造访埃及后，详细地描述了埃及，这与希腊的“黄金时期”的开始是相符合的）。波斯人对他们的联合很不高兴，最重要的是，希腊人唯利是图地参与了当地的起义。受到特别关注的还有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在亚洲西部的顶端，波斯人面对的是欧洲和希腊。在那里，希腊殖民者开始复苏和加强他们以前的殖民地。波斯人想要占领欧洲附近的希腊群岛，以避免那些麻烦的欧洲人。

持续的紧张局势最终引发了战争，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腊本土，在马拉松海滩被击败，10年后，波斯人

从海路入侵，在萨拉米斯海峡再次被希腊人击退，虽然波斯人换了几个国王，不过希腊人、斯巴达人和马其顿人为争夺霸权也发生过战争，所以为控制小亚细亚的战争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个世纪。

在那些双重争夺中（一方面是在希腊本土上，另一方面是针对波斯人），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者的支持显得非常重要。没过多久，在希腊本土上，马其顿人的势力超过了国王菲利普二世，他们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了一支军队来保证希腊殖民地的安全。公元前334年，菲利普二世的接班人，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率15000大军，跨过海峡来到亚洲，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

亚历山大惊人的胜利和征服，从亚历山大的将士们的赞颂开始，又被历史学家传诵了一遍又一遍，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需要说明的是亚历山大入侵亚洲和非洲的个人原因。除了希波大战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有亚历山大自己的诉求：在马其顿宫廷里传言，亚历山大的父亲不是菲利普国王，而是一位埃及的神灵，他假扮成一个男人来到王后的身边。希腊的万神殿来源于地中海彼岸，它的12个奥林山神也与苏美尔的相似，他们的神灵的故事也模仿了近东，所以在马其顿宫廷出现这样的神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个宫廷阴谋扯进了国王的一个埃及情妇，最终导致婚变和谋杀。这个“传言”被相信了，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自己相信了。



图121

亚历山大在德尔斐拜访了那里的智者，他想确定，他是否真的是神的儿子，是否真的将不朽。这件事更是给传言增添了神秘色彩。他被建议亲自到埃及的圣地去寻求答案。所以在首战大败波斯时，亚历山大不是去乘胜追击，而是离开了他的大部队，匆匆赶到埃及的西瓦。在那里，祭司确定他的确是半神，是白羊座之神亚蒙的儿子。为了庆祝此事，亚历山大发行了一批硬币，上面是他和公羊的羊角（见图121）。

但是怎样不朽呢？在战争中，亚历山大的征服史，都被陪同他的历史学家卡利斯提尼斯等记了下来。他自己对不朽的寻求的记载，都是来自一些被认为是伪卡利斯提尼斯的资料，或者叫“亚历山大传奇”，它用传说对事实做了大量的修饰。《通往天国的阶梯》详细描述了埃及祭司带着亚历山大从西瓦来到底比斯的事情。底比斯位于尼罗河西岸，在那里，他可以看见哈特谢普苏特时修建的神殿，神殿碑铭上确认了他就是亚蒙神的儿子

——亚蒙神伪装成一个王室男子来到他母亲的身边。这和亚历山大半神的说法一致。在底比斯的亚蒙大神殿里，在至圣所，亚历山大加冕为埃及法老。然后，沿着在西瓦时指示的方向，他进入了西奈半岛的一个隧道，最后来到了亚蒙 - 拉（别名马杜克）的地方——巴比伦。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又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攻占了巴比伦，他站在战车上进入了这个城市。

在圣地，亚历山大匆匆来到埃萨吉拉金字塔神殿，以征服者的身份抓着马杜克的手。但是伟大的神已经去世了。

据不可靠资料称，亚历山大见到神灵躺在金质棺材里，他的身体被一种特别的油浸泡着。无论这一说法是真是假，有一点可以确定：马杜克已经去世了，他的埃萨吉拉金字形神殿，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描述成他的坟墓。

根据西西里岛的迪奥多罗斯（公元前1世纪）所述（他的《历史书志》都是以校正过的可靠的来源汇编而成，他也因此而知名），“一个叫迦勒底人的学者，在占星学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习惯于一种基于古时观测来预测未来事件的方法”，警告亚历山大有可能死在巴比伦，但是“如果他重建被波斯人破坏的柏罗斯陵墓的话，他可以逃脱这个危险”（第XVII书，112.1）。无论如何，亚历山大进入巴比伦时，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力来重建。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果然死在了这里。

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家斯特雷波，出生于小亚细亚的一个希腊的小镇上，在他著名的《地理》里描述了巴比伦——它巨大的规模，它的“空中花园”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的高大的建筑是由烧出来的砖建造的，等等，在书中的16.I.5部分描述道：

这里是柏罗斯的陵墓，已是一片残垣，

正如它所说，是被薛西斯毁坏的。

它是用砖构筑的四四方方的金字塔，

有一个斯塔德（古希腊的长度单位，约等于185米。
——译者注）那么高，

有一个斯塔德那么宽。

亚历山大想要重建金字塔，

但是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它将花大量的时间，

所以他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从这段资料可以判断，贝尔 / 马杜克的陵墓是被薛西斯破坏的，从公元前485年到公元前465年，薛西斯是

波斯的君王（也统治着巴比伦）。斯特雷波在他的第五本书中指出，在公元前482年，当薛西斯准备破坏神殿时，柏罗斯躺在棺材里。因此，马杜克不久前才死去（德国权威的亚述研究者1922年在耶拿大学开会时，总结出马杜克在公元前484年，就已经在他的陵墓里了）。从那段时间以后，马杜克的儿子那布也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因此神在地球上主宰人类历史的传奇时代结束了，这也几乎是人类的结束。

末日的来临正好处在白羊座时代即将结束之时，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吧。

伴随着马杜克之死和那布的消失，曾经主宰地球的伟大的阿努纳奇神灵们都走了。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之死，真正或者假装连接神与人的半人也没有了。从亚当以来，人类第一次失去了他们的创造者。



在那个令人沮丧的岁月中，希望在耶路撒冷浮现了。

令人惊异的是，马杜克和他在巴比伦最终命运的故事，在《圣经》中也被准确地预言。我们已经注意到，耶利米在预言巴比伦的灭亡时，也预言了它的神灵贝尔 / 马杜克注定要“凋零”：仍然存在，但是越来越老，越来越

越糊涂，然后起皱纹，直到死去。这个预言真实地发生了，不过，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惊讶。

但是，当耶利米正确地预言了亚述、埃及和巴比伦的最终沦陷时，他还预言了重建的耶路撒冷、重修的神殿，以及在完结日所有民族都会有“好的结局”。他说，上帝在“他心里”一直计划的一个未来，在某个预定时间会向人类展现一个秘密：“在完结日你们将会明白”（30：24），“在那个时候，他们都称耶路撒冷的耶和華為上帝，所有的民族都将在那里聚集”（3：17）。

以赛亚书，在他的第二部预言中（有时候叫《以赛亚书2》），把巴比伦的神看作“隐匿的神”——这是“亚蒙”的意思——他在下面这段文字里预言了未来：

贝尔在鞠躬，尼泊也在退缩，

他们的肖像上负荷着牲畜和野兽……

他们一起弯腰，他们鞠躬，

无法把他们自己从俘虏中拯救出来。

——《以赛亚书》46：1—2

这些预言，同样包括耶利米的，包含了人类将会被给予新的开始、新的希望的承诺。当“狼与羊共处”的时候，救世主的时代将会到来。预言说：“它将会到来，完

结日将会结束。耶和華的神殿应该最先在所有的山上修建起，将会无比崇高。所有的民族应该向它靠拢。”然后，所有的民族“都会将他们的剑铸成耕犁，长矛铸成镰刀，民族间不再刀刃相向，他们不会再接受军事教育”（《以赛亚书》2：1-4）。

早期的预言还宣称，苦难的时代、用罪过来评判人的时代将会过去，和平与公正的时代将会到来，就如他们预言上帝决战之日是末日一样。何西阿书是其中的一个，他预言在终结之日，神灵的王国将穿过大卫的屋子回来。还有米迦，他用与以赛亚书相似的话宣布：“将会度过完结日的”。值得注意的是，米迦也预言了耶路撒冷的神殿将会恢复；耶和華将统治全世界，但是要依靠大卫的一个后人。从开始就注定要发生，“从远古时代开始，从永恒之日开始”。

因此，对完结日的预言是由两个基本要素组成：一个是上帝决战之日，那是地球的末日，然后将会有重建、复兴，然后是一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仁爱的时代。另一个是，所有的都是被注定了的，从一开始，终结就在上帝的计划之中。事实上，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事物发展的停滞。对于当前的“历史的结束”和“新纪元的开始”，只是一个新的轮回的开始。这个观点，在最早的《圣经》章节中可以找到。

希伯来术语Acharit Hayamim（有时候译作“最后一

天”，“最近一天”，但是最准确的应该是“完结日”）已经在《创世记》中用到了（四十九章），临死的雅各布召集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聚在一起，然后我会告诉你们完结日将会降临什么。”这是一个基于未来知识做出的预言（接着是和黄道十二宫有联系的具体预言）。同样，在《申命记》中（第四章），摩西死前回顾了以色列的神圣遗产，预示了它的未来，他劝诫人们：“当你处于苦难之中时，这些将会降临，在终结之日，你的耶和华上帝将会回来倾听你的声音。”

那些重复的强调耶路撒冷的作用，强调竖起它的神殿作为指引各个民族靠拢的灯塔，有多个神学方面的原因。引用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有必要建立一个基地来迎接耶和华的克沃德的归来。克沃德是《出埃及记》中和后来的以西结使用过的，用来描述上帝在天国的交通工具的术语！克沃德将会在重建的神殿里被铭记。哈格先知也得到这样的告知，“依靠它我可以赐予和平，我将比第一神殿更伟大”。值得注意的是，克沃德降临耶路撒冷，在《以赛亚书》中反复地与另外一个连接太空的着陆点相联系——在黎巴嫩：在那里，上帝的克沃德将来到达耶路撒冷。

没有人可以逃避在完结日将会有神的归来的结论，但是完结日到底是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不是新的问题，我们应该自己来提供答案，因为在古代这样的问题就被问过，甚至在那些预测终结之日的预言中也说到过。

以赛亚书关于时间的预言：“当伟大的号角声响起时”，所有的民族聚起来，“在耶路撒冷圣山上向耶和華鞠躬”。他同时也承认，没有准确的时间和细节，人们将很难理解预言的含义。

以赛亚书还这样向上帝抱怨道：“规则之上有规则，规则里面有规则，线上有线，线里有线，这里有一点，那里又有一点”。无论他做出了什么预言，他都会奉命把文档封存起来。《以赛亚书》不止三次改变一个词的“字母”——从Otioth到Ototh，意思是“神谕的标志”。暗示着“圣经密码”的秘密藏在里面，因为现在还不是神圣计划能够被理解的正确时间。这些秘密代码会一直隐藏，直到先知请求上帝证实“文字的创造者”的身份，然后“告诉我们文字的含义”（41：23）。

《索福尼亚》的预言——它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加密的”——传递了上帝的一个信息说，当民族聚在一起时，他“将会用清楚的语言来说”。但是这也不比“你会在合适的时间知道的”更有意义。

难怪在最终的预言中，圣经几乎避开了“什么时候”的问题，“什么时候”是指完结日。但以理，就是为伯沙撒准确解释墙上笔记的那个但以理，开始做有预兆意义的梦，并且他看到了天启般的未来的幻影，其中“远古时期”和他的大天使起了关键作用。困惑的但以理就问天使，天使的答案是由一些未来事件组成的，将在完结日发生。但以理又问，那会是多久？然后，天使这次的答案，是满脸的疑惑。

其中有一次，天使回答一系列未来事件的发生时期时说，当“邪恶的国王试图改变时代和法典”时，将会持续“一载、几载和半载”。只有当“天国至高无上的神灵赐予人类”时，弥赛亚时期才会到来。一个天使回答的另一个时间，“707和760年已经判给了你们和你们的城市，直到法典被制定和预言得到认可”。同时，另外一个时间“在762年后，弥撒亚将会被切断，一个头领会来破坏城市，一切都将在洪水中结束”。

为了寻找一个更清楚的答案，但以理后来又询问一个信使，要他清楚地回答“这些可怕的事情什么时候才可以终结？”信使又给出了同样含糊的回答，说终结之日将会在“一载、几载和半载”之后。但是“一载、几载和半载”是什么意思，“几年的70个星期”又是什么意思？

但以理在他的书中指出，“我听到了但是无法理解”，“所以我说：我的神啊，这些事情的结果是什

么？”再一次像谜一样，天使说道：“从正式的祭祀被废除和邪恶事物的建起，它将会有1290天。快乐是人们等待的，它将会在1335天后。”告诉但以理后，那个先前称自己是“人类儿子”的天使又说：“现在去向终结之日吧，那时你会看到你的命运。”

和但以理一样，后代的《圣经》学者们、神学家们，甚至还有天文学家们，包括著名的艾萨克·牛顿爵士，都说“我们听见了，但是不能理解”。谜团不只是“一载、几载和半载”之类的，还有“时间从什么时候算起”。这些不确定，来源于但以理的象征性的幻觉，比如山羊猛烈的撞击，两个羊角增值变成四个然后分裂。他的天使给他解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预言发生的时间远远超出了但以理的时代，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言失效的时间，甚至远远超出了预言的70年后将重建神殿。波斯的兴衰，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的到来，甚至连他的接班人分割他征服的领土——所有这一切都预言得如此准确，以至于有些学者相信，但以理书是“事后”预言派——这本书的预言有部分是大约公元前250年写下的，但是却伪装成是三个世纪以前写的。

争论的中心就是上面提到的，在一个天使回答中说道，开始计时的时间“从正式的祭祀被废除和邪恶事物的建起开始”。这只能和公元前167年希伯来基色娄月的第25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有关系。

那天被精确地记录了，因为那天“厌恶的邪恶事物”被放进了神殿，一些人相信，这标志着完结日的开始。

第十五章

耶路撒冷：圣餐杯，消失

在公元前21世纪，当核武器第一次在地球上使用时，在诸神之城，“至高无上的神”用面包和酒祝福了亚伯拉罕，这就是人类第一个一神论的宗教的开始。

21个世纪以后，亚伯拉罕的一个虔诚的后人，在耶路撒冷庆祝一次特别的晚餐，他背着十字架（某个星球的象征）来到一个地方，宣布了另一个一神论宗教的诞生。我们对他仍然有很多疑问，他到底是谁呢？他在耶路撒冷做什么？这里将有针对他的阴谋吗，还是说他就是幕后黑手？那个传说中的“圣餐杯”又是什么？

在他自由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和他的12个门徒用酒和未发酵的面包庆祝犹太人的逾越节（希伯来人叫塞德），这个不朽场景被很多伟大的宗教画家描绘过。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幅（见图122）。达·芬奇以其渊博的科学和宗教知识而闻名。他所画的东西至今都在被讨论、辩解和分析。但是这不但没有解开谜团，反而更增几分神秘。

我们将展示，解开谜团的关键，在于画没有呈现出

来的内容。正是这部分没有呈现出来的内容，才能解开上帝和人类的传说，以及对弥赛亚时代的渴望之谜。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两件事情上汇聚，被21个世纪隔离开来。耶路撒冷对这两件事都起着关键作用，并且，《圣经》的预言把它们的时间和完结日联系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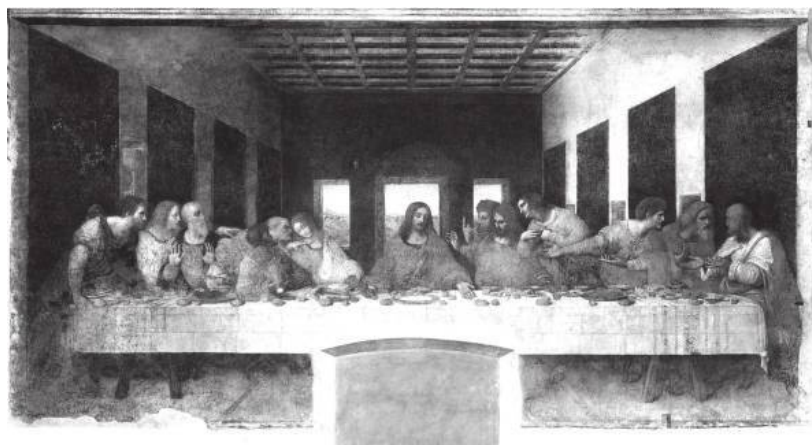


图122

※

为了理解21个世纪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将历史翻到亚历山大时期，就是那个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在32岁时就死在了巴比伦的亚历山大。他活着时，赏罚分明以控制不和的将领们，甚至还采用过死刑（事实上，有的人认为亚历山大也是有罪的）。亚历山大死后不久，他四岁的儿子和卫士都被谋害了，他的弟弟也被暗杀。接着，本就不和的将领们发生了分裂，瓜分了

被征服的领土：托勒密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埃及建立总部，霸占了亚历山大在埃及的领土；塞琉古和他的继承者们，控制了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远方的亚洲领地。对于朱迪亚（包括耶路撒冷）的争夺，最后以托勒密王朝的胜利而告终。

托勒密家族，最后设法将亚历山大埋葬在埃及，他们认为自己是亚历山大的真正的继承人，对宗教也沿用了亚历山大的宽松政策。他们还建立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派遣了一位叫玛尼叟的祭司，去记录埃及的王朝历史和古希腊神圣的史前史（考古学家证实了至今都还存在的玛尼叟手迹）。那些记载让托勒密家族深信，他们的文明就是埃及文明的延续，所以，他们作为法老王的继承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希腊专家们对犹太人的宗教和著作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托勒密就安排人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语，并且准许犹太人在朱迪亚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犹太人在埃及逐渐壮大的社区也享有这样的自由。

和托勒密王朝一样，塞琉古王朝也留住了一个说希腊语的学者，他就是以前的马杜克祭司贝罗苏斯。他被要求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知识，编译人类和神灵的历史和史前史。他在哈兰一个楔形文字泥版的藏书室里翻查历史、研究和记录。正是从他后来所作的三本书中（我们是从古代的残余手稿中对这三本书的引用得知的），

西方世界的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才了解到有阿努纳奇人降临地球，了解到前洪水时期，人类的创造，还有大洪水以及后来的事情。从贝罗苏斯那里，现代人还第一次了解到3600年的“SAR”是上帝的一年（这是从后来发现的楔形泥版上得到证实的）。

公元前200年，塞琉古跨过托勒密的边界夺取了朱迪亚。就像其他战争例子一样，历史学家只寻找了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忽略了宗教方面的原因。贝罗苏斯放出消息说，恩基通知吉乌苏德拉（闪族人的“诺亚”）说，“放弃沙马什之城（西巴尔）的一切文字记录”，这是为了洪水以后的恢复，因为这些文字记录“是关于开始，发展和结束”的轮回信息。

根据贝罗苏斯的说法，世界经历着周期性的大洪水，他将洪水与黄道时代相联系，新周期的开始比塞琉古时期（公元前312年）早了1920年。那是白羊座时代的开始——如果给它赋予最长的数学长度（ $2232-2160=$ 公元前122年），那么这个周期即将结束。

可考证的资料表明，塞琉古国王觉得赶紧为归来和洪水做好准备，是很有必要的。苏美尔和阿卡德神殿疯狂的重建开始了，他们重点重建了乌鲁克的 E.ANNA——“阿努之屋”。黎巴嫩的着陆地，他们叫作赫里奥波利斯（太阳神之城），也立了一个神殿来重新供奉宙斯。之所以发动朱迪亚的战争，是因为他们想赶紧在耶路撒

冷也建造一个着陆地来迎接归来。这就是希腊塞琉古迎接神灵归来的方法。

和托勒密王朝不同，塞琉古统治者想要将希腊文化和宗教强加给他们的人民。耶路撒冷的变化最为重大，在那里，外来军队突然驻扎了进去，祭司的权力也被缩减。希腊文化和习俗被强制性导入。甚至名字都要改变，他们最先拿一名高级牧师开刀，这位牧师的名字由原来的约书亚被逼改成詹森。民法限制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公民权利。税收增加用来支持体育教育和摔跤，而不是用来传播希伯来《圣经》。在乡村，希腊神的神殿被立起，军队被派往各个神殿来加强祭拜。

公元前169年，塞琉古国王安泰阿卡斯五世（他有个“神明”的绰号）到了耶路撒冷。这不是一个谦恭的造访。他进入了至圣所，褻渎了神庙的圣洁。在他的命令下，神殿里珍稀的黄金和仪式用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一个希腊官员接管这个城市，在神殿旁边建立了一个永久性抵御外敌的军事要塞。安泰阿卡斯回到叙利亚首都后，又发布公告，要求王国所有的人都必须祭拜希腊神。

在朱迪亚，安息日仪式和割礼都被禁止了，耶路撒冷的神殿也成了宙斯的神殿。并且在公元前167年希伯来基色娄月第25天（相当于现在的12月25日），宙斯的神像在一个神殿里被叙利亚希腊士兵立起来。大祭坛也被

改用来供奉宙斯，当时，没有比这祭祀更为宏大的了。

犹太人的起义在所难免，一个名叫马太亚胡的祭司和他的五个儿子最先发动和领导了起义，这就是马加比起义或者叫犹太人讨伐异教徒。起义在乡村爆发，起义军很快征服了希腊当地的驻军。当希腊急忙增援时，起义已经席卷了整个国家。由于马加比起义军人数占劣和武器缺乏，他们为这次狂热的宗教信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件事（在《马加比家族》有描述，后来的历史学家也有记载）无疑表明，这次以少数人对抗强大的王国是被某一个时间表所引导的：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势在必行，在最后期限之前，清理神殿，重新祭拜耶和华。在公元前164年，马加比起义军只占领了神殿山，他们清理了神殿，然后重新点燃了神圣的焰火。公元前160年，他们最终胜利了，犹太人获得了独立并且完全控制了耶路撒冷。这次胜利仍然被犹太人在基色娄月第25天庆祝，这就是犹太人的光明节。

这些事件的顺序和时间，看起来和关于完结日的预言有联系。在那些预言中，有一个为完结日提供了具体的数字线索，就是天使向但以理传达的那个。但是还不够清楚，因为传达时有时用了“时间”，有时用了“年星期”，甚至天数。也许只有考虑后面的情况，才能知道计时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在其中一例中，计时从在耶路撒冷“正式的祭祀被废

除和邪恶事物的建起”开始。我们已经叙述了，“邪恶事物的建立”的确在公元前167年发生了。

从那些事件发生的顺序看来，但以理被告知的事件的发生时间，一定和神殿发生的特殊事件的时间相关：公元前167年它被亵渎（从正式的祭祀被废除和邪恶事物的建起），公元前164年神殿又被清理（在“1290天”后），以及公元前160年耶路撒冷的彻底解放（“人们在等了1335天后，欢乐终于来临”）。这些天数，1290和1335，和神殿发生的事件是基本吻合的。

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接下来完结日的时钟开始嘀嗒作响了。



公元前160年，重新占领整个城市和在神殿山清除异教军队的事件，是另外一个线索的答案。我们现在通用的纪年法，公元前和公元，用的是后来建立的基督历法，当时的人们显然不知道。而他们用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希伯来历法。它于公元前3760年在尼普尔开始——根据这个历法，我们所称的公元前160年，正好是3600年！

那就是读者现在已经知道的，一SAR（众神的一年），尼比鲁的轨道周期。虽然尼比鲁提前400年出现

了，无疑3600年仍然非常重要。《圣经》中预言，耶和華將回到他的神殿山，這無疑是神的旨意，我們叫作“公元前160年”的那一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無論行星到哪里去了，神靈保證了要回到他的神廟，神廟就應該被淨化來迎接他。

上几段根据希伯来历法计算的年份，在当时那个动乱的年代，也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大赦年书》就对此做了证实，这本书被认为是在马加比起义后几年，在耶路撒冷用希伯来语写的（现在只有希腊语、拉丁语、叙利亚语、埃塞俄比亚语、斯拉夫语的译本）。它从犹太人离开埃及开始，讲述了犹太人的历史，用的是50年单位制的纪年法——这个单位制是耶和華在西奈山颁布的（第九章）。这本书同样创造了一个连续的历史历法：安努蒙迪（Annu Mundi，拉丁语中的“世界年”），它从公元前3600年开始。学者们（比如查理斯在将此书翻译成英文时）将“50年单位制”纪年法转化成按照安努蒙迪纪年法的“周”。

这个纪年法不仅在古代近东保持着，甚至还决定了一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前几章关键事件的时间看出来。如果我们选取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下面就是“公元前”转化成“N.C.”（希伯来历法）的对照表：

公元前	希伯来历法	事件
3760	0	苏美尔文明，希伯来历法的开始
3460	300	巴别塔事变
2860	900	吉尔伽美什杀死了天堂神牛
2360	1400	萨尔贡：阿卡德时代开始
2160	1600	埃及第一中间期，尼努尔塔时代 (古地亚修建50神殿)
2060	1700	那布组织马杜克的追随者 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列王战争

续表

公元前	希伯来历法	事件
1960	1800	马杜克的巴比伦金字塔被建立
1760	2000	汉穆拉比巩固了马杜克的最高地位
1560	2200	埃及新王朝(“中间王国”) 新王朝制度(“卡塞特王朝”)
1460	2300	索山，埃兰，米坦尼反对巴比伦 西奈山的摩西，“燃烧着的丛林”
960	2800	新亚述帝国建立。阿基图节日在巴比伦复兴
860	2900	阿舒尔佩戴十字标志
760	3000	耶路撒冷预言从阿莫斯开始
560	3200	阿努纳奇神灵完成了他们的离开 波斯挑战巴比伦
460	3100	希腊的黄金时期。希罗多德在埃及
160	3600	马加比解放了耶路撒冷，神殿被重新供奉
没有耐心的读者等不及要填写下面的格子了：		
60	3700	罗马人在黎巴嫩建立了朱庇特神殿 占领了耶路撒冷
0	3760	拿撒勒的耶稣：公元计时开始

马加比起义耗费一个半世纪得以解放耶路撒冷，这与耶稣在那个最动乱的年代的到来，是相联系的。

那个关键的时代以一个欢庆开始了，这个时代的很多事件至今都影响着我们。一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再一次成为他们神圣首都和神殿的主人，可以自由地选取他们的国王和高级祭司。虽然在边界的战争仍然持续着，但是，这时边界已经包围了很多大卫时代联合王国的领土。建立犹太独立国家，定都耶路撒冷，这些都是犹太人讨伐异教徒胜利的方面，但是除了一点：耶和华在完结日的归来并没有发生，即使从“邪恶事物建立”的方法来计时看似是正确的。有些人也许会问，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关于时间的谜底。显然，但以理其他的关于时间的谜底需要进一步破解，比如“年”和“年星期”和“一载，几载”等等。

线索在但以理书中的预言部分，说到了巴比伦、波斯和埃及以后的未来王国的兴衰，这些王国被秘密地叫作“南方”“北方”，或者海上的“科提姆”。这些王国将会四分五裂，然后互相残杀。“在大海之间修建神龛”，所有的未来国家也被用不同的动物来秘密代替，比如公羊、山羊和狮子，等等。它们的后代，叫作“角”，也会四分五裂，然后互相残杀。这些未来的王国是哪些国家？又预言了什么战争？

以西结预言也说了大战争将会发生，在南北方之间，在身份不明的高格和对立的马高格人之间。人们想要知道，这些预言的国家是否已经出现了，是亚历山大

的希腊、塞琉古王朝，还是托勒密王朝？还是在更遥远的未来的某个王国？

还有神学上的混乱：预言中说到的，耶路撒冷耶和華的到来，是真身的到来，还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到来，还是只是一种精神的短暂呈现？犹太人的领导阶层也发生了分裂，有法利赛教派和自由的撒都该教派。撒都该教派更具国际视野，他们已经认识到，犹太人的离散，从埃及扩散到了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性。除了这两个主流派别外，小派别也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传下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爱色尼派（因死海古卷而出名），他们在库姆兰隐退。

为了解开预言的谜底，罗马这支正在崛起的强大力量也应当考虑。在几次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罗马人控制了地中海，并且开始插手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累范特地区的事务（包括朱迪亚）。公元前60年，罗马人在庞培的领导下，占领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和以前的亚历山大一样，他绕行来到了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祭拜了朱庇特。接着在那里，罗马人又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宫殿，这是罗马帝国为朱庇特建的最大的神殿（见图123）。一块纪念碑上写道，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在公元前60年访问了此地，表示罗马帝国的神殿在那时已经建立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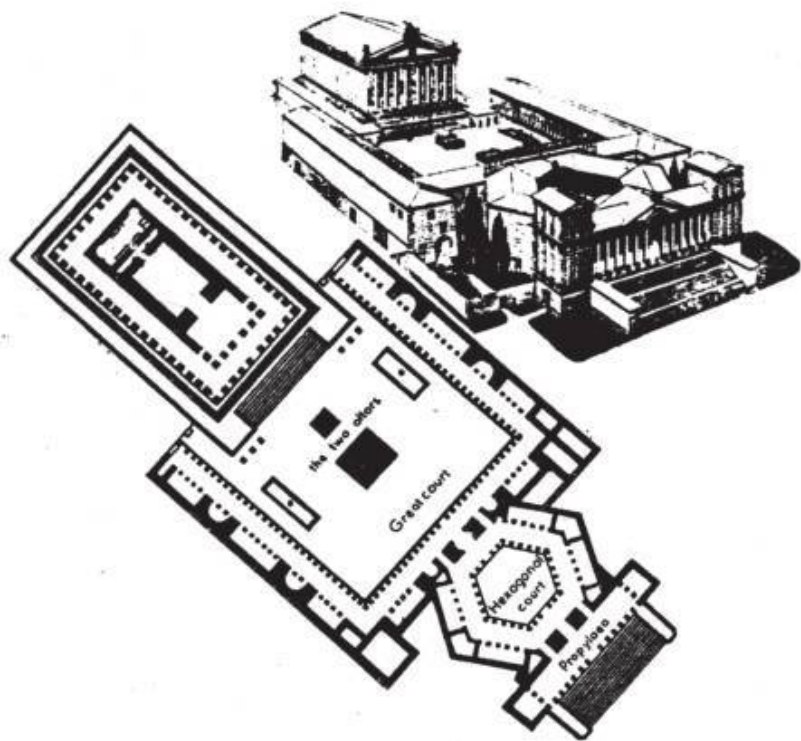


图123

那个时代的民族和宗教混乱，在广为流传的历史预言书中都有所表现，比如《大赦年书》《伊诺克书》《十二族长遗训》《摩西升天记》（还有其他的几本，统称为《新约外传》和《伪铭文》）。它们有个相同的主题，就是相信历史是轮回的，完结日的一切都是被预言了的，那是一个混乱和剧变的时期，不仅标志着历史轮回的一个终结，也是一个新轮回的开始。这个“翻转”的时代将在“涂油人”来临那天真相大白。“涂油人”就是希伯来语的Mashi'ach（翻译成希腊语是Chrystos，英语是“弥

赛亚”或者“救世主”）。



至少从萨尔贡时代开始，为新王举行涂油礼就在古代世界很普遍了。在《圣经》中，这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一种献祭仪式，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约柜的管理人，先知撒母耳，把耶西之子大卫叫来，以上帝的名义立他为王：

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

在诸兄弟面前给他施了涂油礼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撒母耳记》16：13

对所有预言进行研究后，耶路撒冷的虔诚信徒发现，它们都把大卫看作上帝的选民。大卫与上帝立下神圣的誓约，说当“正在来到的日子”来到时，他的王座将在耶路撒冷重新确立，被“他的种子”——大卫家族的后代——所确立。在“大卫的王座”上，来自大卫家族的未来的王，统治耶路撒冷；当这发生时，世上的王和王子都将聚集到耶路撒冷，来寻求公正、和平以及《圣经》。而

这，上帝立誓，是“永恒的允诺”，上帝的盟约“世世代代有效”。《以赛亚书》16：5、22：22，《耶利米书》17：25、23：5、30：3，《阿莫斯书》9：11，《哈巴谷书》3：13，《泽迦利亚书》12：8，《圣歌》18：50、89：4、132：10、132：17等等文字，都证明了这个誓约效用的普遍。

这些是直接的语言，与大卫家族间建立的弥赛亚誓约是明确好的。但是，在描述耶路撒冷事情的发展时，它们也有充满了争论的一面。联系这两者的是先知以利亚。

在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是《圣经》中的一个先知，活跃在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王国（离开朱迪亚之后），此时以色列王国处于亚哈及其迦南人王后耶洗别的统治之下。正如他的希伯来名字Eli-Yahu——意为“耶和华是我的主”——所表示的一样，他一直在与迦南人的神巴力（意为“主”）的祭司和“代言人”做斗争，对巴力神的崇拜一直被耶洗别所宣扬。在约旦河边的一个地方隐居时，以利亚被任命成了“属于神的人”，之后，他得到了一件有着神力的“毛织的外衣”，使之能以神的名义展现奇迹。他的第一件被记载的奇事（《列王纪·上》第17章）是只用一汤勺面粉和一点油，便使一个寡妇靠此度过了后半生。之后，他又救活了她已死去的儿子。与巴力神先知在加尔默多山上斗争时，他可以从天上召唤来

火焰。他的故事，是《圣经》中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重返西奈山的唯一事例：当从耶洗别和巴力祭司们的愤怒中逃出来后，一个耶和华的天使将他庇护在西奈山的一个山洞里。

《圣经》中他并没有死，而是被一阵旋风带到了天堂，带到了上帝身边。他的升天，在《列王纪·下》第二章中有细致的描述，它并不是突然地出乎意外地发生，而是经过了计划与安排，时间与地点都是预先通知了以利亚的。

这个指定的地点就在约旦河谷，约旦河之东。当去那里的时间到了，他的信徒们在以利沙的领导下，一同前往。他在吉甲做了停留（在此地，耶和华的神迹展现在约书亚领导下的以色列人面前）。在这里，他试图摆脱他的跟随者，但他们一直跟随到了伯特利，虽然叫他们停下，只让以利亚独自过河，但信徒们跟随着走到了耶利哥，他们不停地问以利沙，是否“耶和华今日真要接以利亚到天国”？

在约旦河边，以利亚卷起他那有神力的外衣，拿去打击水面，水就左右分开了，使他过河。除了以利沙跟着以利亚过河外，其他的信徒都留在原处。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

将两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

“我父啊！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之后他就再也没见到了……

——《列王纪·下》2：12

在特尔·佳苏尔（“先知的坟墓”）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画着“旋风”的壁画（见图103），特尔·佳苏尔就在约旦，布置符合《圣经》传说。它是唯一一处在罗马教廷赞助下的发掘（这些东西隐藏在以色列和约旦的土地中，我搜寻它们，搜寻了约旦的这处地方，最后，还寻访了位于耶路撒冷的、由耶稣会士掌管的宗座圣经学院（见图124），这些，都记述在《地球编年史》中。

犹太教义认为，神圣化的以利亚有一天会归来，作为以色列人最终得救的先兆，作为弥赛亚使者而归来。在公元前5世纪，这个传统已经被《圣经》中最后一个先知——玛拉基，记录在他最后的预言中。因为教义认

为，天使带走以利亚的西奈山山洞，就是上帝向摩西显圣的地方，所以认为以利亚会在纪念出埃及的逾越节重现。在开始为期7天的逾越节的那天，犹太人在举行逾越节家宴时，要求在餐桌上为以利亚放置一杯斟满的酒，啜饮，就像以利亚已到来；大门打开，以迎接以利亚；朗诵规定的赞美诗，希望他不久便会作为“弥赛亚，大卫之子”的使者而归来（就像基督徒的孩子被告诉说，圣诞老人会从烟囱中偷偷溜下来，给他们带来礼物，犹太人的孩子也被告诉说，以利亚会偷偷进来，喝一小口酒）。按照习俗，“以利亚之杯”被装饰成了一个艺术化的高脚杯，一个圣杯，除了在逾越节家宴时，为以利亚举行仪式而使用外，它不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图124

耶稣“最后的晚餐”便是传统的逾越节家宴。

虽然自己选高级祭司及国王的规矩得到了保存，但实际上，朱迪亚已经在各个方面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起先是被在叙利亚的朝廷统治，然后有了自己的地方官。罗马派来的行省长官保证，无论罗马选了什么人，犹太人选的神庙高级祭司是犹太人的部落长官（“犹太议事会的头”），起先还是“犹太人的王”（而非“朱迪亚的王”，如一个国家一般）。从公元前36年到公元前4年，统治者是希律王，他是皈依了犹太教的以东人的后裔，他是被两个罗马将军推选出的，这两人便是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希律王留下的不朽的建筑，包括圣殿山上的许多建筑，以及死海东岸马察达的宫殿与战略要塞；他迎合罗马统治者的心愿，做罗马皇帝的部下。

公元33年（按照学者们一致同意的年代），拿撒勒的基督耶稣和聚集的朝圣者一起，到达了被哈莎莫林和希律王的建筑所扩建的耶路撒冷。在那时，犹太人只被允许保留其宗教机构，此机构是由70个长老所组成的理事会，即犹太公会；犹太国王被废止；这片土地，不再是犹太人的国，而只是罗马的一行省，由总督本丢·彼拉多管辖，督署设于安东利亚要塞靠近神庙的地方。

犹太平民和罗马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导致耶路撒冷发生了一系列的流血冲突。彼拉多在公元2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罗马军队，带着安在马上标志和他们的货币，带着神庙禁止的偶像；对

此表示反抗的犹太人被无情地处死，被处死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给行刑的地点取了一个绰号：哥格热，意为骷髅头之地。

耶稣曾经来过耶路撒冷。“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 12 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子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路加福音》2：41—43）。当耶稣和他的信徒在这个时候到达时，情况显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不像旧约先知们预言的那样。虔诚的犹太人——耶稣应该也是——蒙恩于救赎的观念，被弥赛亚所拯救的观念，这对上帝和大卫家族间特别而持久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在宏伟的《圣歌》第八十九章（19—29）中，清晰而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在《圣歌》中，耶和华在幻象中晓谕他虔诚的跟随者：

我已高举那从民中所选的，

我已寻得我的仆人大卫，

用我的圣膏为他涂油……

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

是拯救我的磐石！”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

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定，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的话……

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

使他的宝座，与天同在。

是否文中的“与天同在”是一个线索，连接了救世主的到来和预言中的末日呢？是否这就是看见预言实现的日子呢？于是，在耶路撒冷的拿撒勒的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决定自己来完成此事业：如果救赎要求一个被施以涂油礼的大卫家族的人，那么耶稣就是这个人！

他的希伯来名字——约书亚意为耶和华的拯救者；这个被施以涂油礼的人——基督（“弥赛亚”）被要求是来自大卫家族的，而耶稣就是：在新约《马太福音》中，开篇便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在此处和别处，《新约》都给出了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耶稣又有14代。他是有资格的，福音书保证。

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参考资料有《福音

书》和《新约》的其他篇章。我们知道，“目击者报告”其实是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写出来的；这编订的版本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产生的——是在3世纪后，由罗马君主君士坦丁大帝召开教士会议来编订的；我们知道，“诺斯替教派”的手稿，如拿哈玛地文稿或犹大福音书，给出了不同的版本，有些是教会要镇压的版本；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起先有一个由耶稣的兄弟领导的耶路撒冷教会，此教会只由犹太信徒组成，后来，它为非犹太人组成的罗马教会所取代。然而，我们将依照“官方”版本，把耶稣的事迹同本书所述的以前的事件联系起来。

首先，任何对耶稣是否在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以及“最后的晚餐”是否是逾越节家宴的怀疑——如果有的话，必须被消除。《马太福音》26：2，《马可福音》14：1，《路加福音》22：1，都引用了当耶稣他们抵达耶路撒冷时，耶稣对使徒们所说的话：“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这三部福音书，在同样的章节中，都叙述了耶稣叫其使徒去一间特定的房子，在那里，他们可以在逾越节开始时预备好逾越节的筵席。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以利亚的材料，以利亚被认为是弥赛亚的使者（《路加福音》1：17甚至引用了《玛拉基书》中的句子来描述以利亚）。依照福音书，听说耶

稣所行的神奇事迹——这些神迹和先知以利亚所行的相似——的人，首先会怀疑耶稣是否就是以利亚的重现。耶稣没有表示否定，而是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马可福音》 8：28—29）。

如果这样，他被问道，必须先来的以利亚在哪儿？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他已经来了！

他们就问耶稣说：

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

但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马可福音》9：11—13

这是一个大胆的宣言，对它的检验就要来到：因为，如果以利亚真的已经返回地球，“确实来到”，从而满足了弥赛亚到来的条件——那么，他应该在逾越节宴席上出现，并为他斟满的酒杯中喝一口！

就如传统所规定的那样，斟满酒的以利亚之杯，被放在耶稣和他门徒举行逾越节家宴的桌子上。《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描述了这次宴席。主持宴席的耶稣拿起无酵饼（现在被称作玛索饼），祝福后掰开饼，分给他的门徒。“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马可福音》14：23）



图125

所以，毋庸置疑，以利亚之杯就在那里，但是达·芬奇选择不把它画出来。在他的画作——只能取材于《新约》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没有拿着那个至关重要的杯子，而那个斟满酒的杯子也不在桌上！而在耶稣右边却有个难以解释的缺口（见图125），他右边的使徒弯向一边，就好像让某个看不见的人来到他们之间一样：

对神学十分有研究的达·芬奇，是否暗示这看不见的以利亚已从那开着的窗户中进来，就在耶稣背后，拿走了他的以利亚之杯呢？因而，以利亚，如这幅画暗示的，已经归来；作为弥赛亚使者的以利亚已经到来。



当耶稣举起这杯酒，做了祝福后，他对他的门徒说，如《马可福音》14：24记述的，“这是我立约的血。”如果这是他的原话，他并不是想说，他们喝的酒是血——这是为犹太教所严格禁止的，“因为血即灵魂”。他的意思是：这杯里的酒是契约，是他的家族所立的契约。达·芬奇用以利亚之杯的消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推测起来，杯子应该被看不见的以利亚给拿去了。

这消失的杯子是作家数世纪来最喜爱的一个题材。故事成了传说：十字军寻找它；圣殿骑士找到了它；它被带到了欧洲……这个杯子成了圣餐杯；它是代表王室血统——在法语中叫圣血：Sang Real——的杯子，成了San Greal——圣餐杯。

那么，这个杯子是否离开过耶路撒冷呢？

对朱迪亚的犹太人持续的镇压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这次暴动，使得罗马帝国最好的将军与军队，用了七年的时间来打败小小的朱迪亚，抵达了耶路撒冷。公

元70年，经过漫长的围困与惨烈的白刃战，罗马人最终攻破了犹太人的圣殿，然后，罗马主将提图斯命人将圣殿烧毁。虽然在以后三年，各地都有持续的反抗，但伟大的犹太起义已经结束了。胜利的罗马军队欣喜若狂，他们铸造了一系列硬币来纪念这次胜利，硬币上写有“占领犹太”的字样，在罗马建起凯旋门，展示他们从圣殿抢掠来的犹太人的圣物（见图126）。

在独立时期，每一年发行的犹太硬币都刻有“第一年”“第二年”……的图样；“为纪念锡安的自由”，用土地上的果实来作为装饰图样。令人费解的是，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硬币上刻有圣餐杯的形象（见图127）……



图126



图127

※

那么，圣餐杯还在耶路撒冷吗？

第十六章

哈米吉多顿，预言归来

他们会回来吗？什么时候回来？

我被无数次地问起类似的问题。“他们”是指那些事迹填满我的书，在远古时代曾被尊为阿努纳奇神灵的尼比鲁外星人。他们会回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太多线索证明了他们的存在，而预言归来终究会实现。至于第二个问题，自从2000多年前发生于耶路撒冷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占据了人类的全部心思后，就已不答而解了。

但问题不仅仅是“是否回来”和“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回归的预兆是什么？又有什么和他们一起归来呢？这到底是一个友善的拜访，还是如当初大洪水一般带来末日？到底哪一个预言才是真实的未来？是弥赛亚时期，基督再临和一个崭新的开始；还是灾难的天启，最终的末日和哈米吉多顿（《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

哈米吉多顿，是个有关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般的战争的术语，实际上就是对于核毁灭的恐惧和屈服。而

核毁灭，是把这些预言从宗教、末世论或者纯粹对于人类生存问题的好奇中剥离出来的唯一希望。

公元前21世纪的东西方王者之战是随着一场核灾难而终结的。2100年之后，在公元前变成公元的那个时刻，人类的恐惧被写在卷轴上，深藏于死海边的一个洞穴，其上描述了一场伟大的终结之战：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决战。

而现在，到了公元21世纪，核威胁又高高悬挂在同一历史位置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追问：历史会重演吗？历史真的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每21个世纪轮回一次？

战争，灭绝一切的大火，在《以西结书》（38—39）中被描述为末日进程的一部分。虽然“马高格的高格”或者说“马高格和高格”被预言为末日战争的最大煽动者，但实际上，那些注定被卷入这场战争的战士名单却涵盖了所有民族。这场绝世大火的焦点，是“居住在世界肚脐上的人们”。根据《圣经》，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而巴比伦人则以尼普尔人替代者的姿态，消失在时间长河中。

令人汗毛倒竖的是，在以西结的名单中，那些广泛分布于全世界，将要卷入最后一战——哈米吉多顿——的国家（38：5），是从波斯开始的。正是这个位于哈尔

米吉多（《圣经》中的哈米吉多顿）的国家（今天的伊朗），他现在的领导人孜孜不倦地寻找着核武器，并希望用之“毁掉一切”。

谁是“马高格的高格”？又为什么那些2500年前的预言，听起来那么像如今的报纸头条？这些预言的细节精确指出时间了吗？是现在，这个世纪？

哈米吉多顿，这场高格和马高格的战争，同样是《新约》预言书《启示录》（全名是《圣约翰末日天启》）中末日进程的主要元素。这本书将伪造事实的煽动者比作了两头野兽。一头能“将天堂之火带到地上，在人们可见的地方”。只有一个难以理解的提示曾指出过它的身份（《启示录》13：18）：

这里需要智慧，

让那些聪明的，

去数一下野兽的数目，

那是一个人的号数，

而这个数是666。

很多人都尝试过破译这谜一般的数字666，假设它是一个关于末日的密码信息。因为《启示录》是在古罗马开始迫害基督教徒时写的，所以一个公认的解释是，这

个数字是暴君尼禄的代码，他的希伯来名字NeRON QeSaR加起来刚好是666。实际上，他可能在公元60年——也可能不是——去过位于巴勒贝克的太空基地，很可能是去为朱庇特神殿举行落成仪式，这与666谜团必然有些联系。

但666肯定不单单与暴君尼禄有关系。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实是，不论600、60还是6都是苏美尔人60进制数学系统的基本数字。因此，这个神秘代码就可能被追溯到某些更早的文献中：有600个阿努纳奇神灵，阿努的数字代码是60，伊西库尔、阿达德则是6。如果把这三个数字相乘而非相加的话，我们会得到 $666 = 600 \times 60 \times 6 = 216000$ ，刚好100倍于我们所熟悉的2160（黄道周期）——一个可以被不断推测的结果。

这里还有一个谜。七位天使预言未来的进程时，并没有说将发生于罗马，而是在巴比伦。就像666是罗马统治者的代码一样，按照常规思维，巴比伦就应该是罗马的代码。但《启示录》成书时，巴比伦已消失了数百年；并且在《启示录》中，所有关于巴比伦的预言都与“神圣的幼发拉底河”（9：14）有关，甚至详细描述了“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这是《圣经·启示录》原文，伯拉大河即幼发拉底河），使河水枯竭，为来自东方的王者预备道路（16：12）。所有这些都是幼发拉底河上的城市或土地，而非台伯河。

既然《启示录》是预言未来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巴比伦”不是代码，巴比伦就是巴比伦，是将要卷入“哈米吉多顿”（《启示录》16：16正确阐释了“在希伯来的舌头上”这个地方，即哈尔米吉多，米吉多山，在以色列境内）之战——一场影响圣地巴勒斯坦的战争——的未来的巴比伦。

如果预言中未来的巴比伦真是如今的伊拉克，那《启示录》又将是令人胆寒的，因它预言了一些发生在一场短暂而可怕的战争之后，最终导致巴比伦灭亡的事情。它预测了巴比伦 / 伊拉克在战争之后将分裂成三部分（16：19）！

《但以理书》预言了苦难时期和对走入弥赛亚进程的尝试，为了解释神秘的《旧约》预言，《启示录》（第二十章）描述了持续一千年以“第一次复活”为标志的第一弥赛亚时期，接着是1000年的撒旦时期（届时“高格和马高格”会煽动一场巨大的战争），然后是伴着又一次复活的第二弥赛亚时期（于是有“第二次归来”）。

当公元2000年到来时，这些预言无可奈何地引起了一阵狂热的思考：认为在这个千禧年，所有预言都将成真。

随着公元2000年的接近，类似的千禧年疑问让我烦不胜烦。我告诉我的读者，千禧年不会有任何事发生，

不只因为自耶稣誕生日算起的千禧年早已过去。所有学术上的推算都指出，耶稣于公元前6年或前7年出生。我持此观点的主要原因是：在那些预言中，时间不是线性的——公元1年，公元2年，公元900年，依此类推——而是一些主要事件的往复轮回。这些预言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开始即是结束”——只有当历史走过一个轮回，起点和终点重合，才会有某些事情发生，反之亦然。

历史轮回观点的内在核心是一种上帝永在的观念。当天堂和大地被创造时，他在；当末日来临，他的帝国须被重建于圣山时，他在。从最早《圣经》中的断言到最后的先知，无不反复声明这一观念，就像上帝通过《以赛亚书》宣示的那样（41：4，44：6，48：12）：

我是耶和華，我是最初的，也是最末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以赛亚书》48：12，46：10

同样的宣示，两次出现在新约启示录中：

主神说，

我是首尾，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启示录》1：8

的确，预言的基础是“开始即结束”的观念。之所以未来可被预测，是因为过去已被知晓——如果不是人，那便是上帝：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耶和华说（《以赛亚书》4：10）。先知《撒迦利亚》（1：4，7：7，7：12）预见了上帝所设定的未来——最终审判日——就过去而言，这是第一日。

这个观念以多种形式重申于《圣歌》，于《箴言篇》，于《约伯记》，被看作是神制定的关于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计划。先知以赛亚预想全世界所有种族聚集起来，试图破译未来的秘密。描述他们互相追问：“那些高高在上的，谁能通过古老的事件来告诉我们未来的轨迹？”（41：22）《亚述预言集》也申明了这个观念是世界性的基本原则。那布神告诉亚述王埃萨哈顿：“未来应同于过去。”



这种源于《圣经》预言的循环回归图景，给出了一个可被接受的答案，关于什么时候回归的答案。

一种轮回往复的历史时间被找到了。这将使读者们

回忆起，在中美洲，因两个状似齿轮、互相啮合的日历盘的转动（见图67），造成了一个52年的轮回周期。随着日历盘的转动——不知道多少个轮回之后——羽蛇神（又名透特或宁吉什西达）承诺归来。这便是所谓的玛雅预言，根据预言，世界末日将于公元2012年到来。

预言中的末日即将来临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力，也值得好好分析和解释。这个特定的时刻实际就是时间恰恰循环了13个白克顿的那一年（关键在于怎样计算）。一个白克顿持续144000天，就像某种里程碑。

这个推测中的某些错误和虚妄的假定是需要指出来的。首先，白克顿这个单位不是属于拥有52年周期的那两个互相啮合的日历盘（哈伯历和卓尔金历），而是属于另一个更古老的所谓长计历。这种历法被奥尔麦克人所采用——一群在透特被逐出埃及时迁徙到中美洲的非洲人。并且长计历就是从透特被逐出那天开始算起的，那是公元前3113年8月13日。长计历中的单位及其换算关系如下：

1 Kin		= 1 天
1 Uinal	= 1 Kin × 20	= 20 天
1 Tun	= 1 Kin × 360	= 360 天
1 Ka-tun	= 1 Tun × 20	= 7200 天
1 Bak-tun	= 1 Ka-tun × 20	= 144000 天
1 Pictun	= 1 Bak-tun × 20	= 2880000 天

每个单位都是前一个的数倍，因此随着日期的不断增加，总有一天会超出白克顿的范围。但是玛雅纪念碑从未超出12个白克顿的范畴，而这1728000天也已远远长于玛雅文明的存在时间。这样看来，第13个白克顿就似乎真的是某种里程标了。而且，据说玛雅文明相信现今的“太阳”或者纪元，会在第13个白克顿末终结。如果我们用这些天数（ $144000 \times 13 = 1872000$ ）除以365.25的话，刚好是5125年，再减去3113年，就得到公元2012年。

这是一个让人兴奋又恐惧的预言，但实际上，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个日期就被学者们质疑过了（例如弗利兹·巴克的《蒂亚瓦纳科的玛雅人日历文化》）。他们指出，就像上面所述那些单位和乘数一样，对于除数，我们也应该使用玛雅历法自己的360而非365.25。这样的话，1872000天就应该是5200年——一个完美的结果。因为它恰好100倍于透特的神秘数字52。因此，透特的神

秘归来就应该是在公元2087年（ $5200 - 3113 = 2087$ ）。

即使是这样的等待我们也可以忍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长计历是线性的，而不是我们所必需的、循环的。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第14白克顿，第15白克顿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影响千禧年预言的重大意义。因“千禧年”这一关乎末日的时间实际源自公元前200年的犹太伪经，所以，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追寻其意义。实际上，涉及用“1000年”——一个千禧年——来定义一个时代的说法早就出现在《旧约》中了。《申命记》（7：9）指定神和以色列订约的年代为“一千代”——这个说法在大卫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时再次重复。《圣歌》反复把“千”这个词应用到耶和华身上，他的神迹，甚至他的战车上（《圣歌》68：17）。

直接跟末日和回归有关的陈述出现于《圣歌》90：4，由摩西本人做出的声明里面这样描述上帝：“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这个陈述引出这样的思考（开始于罗马毁坏神庙后不久）：或许我们找到了一种解释神秘的弥赛亚末日的方法。根据《创世记》，如果创造——“世界的起点”——用了上帝六天，并且神赐的每一天

都持续1000年的话，那从开始到结束一共经历了6000年。这样我们就知道，世界末日将于创世纪元6000年到来。

由于尼普尔的希伯来历法是从公元前3760年开始的，因此世界末日将于公元2240年到来（ $6000 - 3760 = 2240$ ）。

这第三种末日算法可能让人觉得安慰，也可能让人觉得失望——这个取决于各人的期望。这种算法的亮点是，它完全与苏美尔的60进制（“基数60”）数学系统是一致的。甚至有可能在未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因为它又只是线性的——而预言中的时间是轮回往复的。



由于没有一个“现代的”预言是可行的，我们必须去追溯远古的“方案”——希伯来的大预言家以赛亚书有忠告：“去关注过去的征兆。”我们有两个轮回的选择：尼比鲁行星轨道周期的神圣时间，黄道运动的“天时间”。到底是哪一个呢？

当尼比鲁行星到达近日点（离太阳最近，也最接近地球和火星）时，阿努纳奇人趁着这个“机会之窗”来了又去。这个明显的假设，过去常常让我的某些读者只是简

单地将4000扣除3600（阿努最后一次拜访的周期），得到公元前400年，或者将3760扣除3600（尼普尔历开始）——就像马卡比所做的一样——得到公元前160年。不管怎么说，尼比鲁星球再次到达还在遥远的未来。

实际上，读者现在已经知道了，尼比鲁行星比预期到来得早，大约在公元前560年。在考虑这次“脱轨”时，我们必须记住完美的SAR（3600）从来都只是数学上的轨道周期，因为天体——行星，彗星，小行星——在宇宙中运行时，总是在经过其他行星附近时被其万有引力拉扯而改变轨道。以哈雷彗星为例，它的理论轨道周期是75年，实际却在74与76之间浮动；1986年的回归时就是76年。将哈雷彗星的例子套用到尼比鲁行星上，就会得到一个在3600年上下波动50年的周期。

还有另外一个让尼比鲁行星的轨道周期与它的惯常SAR差别如此大的原因：大约公元前10900年来临的罕见大洪水。

大洪水之前的120个SAR内，尼比鲁行星正常运行着，没有造成这样大的灾难。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的发生，使尼比鲁行星更加靠近地球：随着南极冰盖的融化，大洪水来临了。那到底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呢？

答案就在太阳系外围，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轨道上。因无法解释的原因，两颗行星为数众多的卫星中的一部

分，在尼比鲁行星的运行轨道上排成了“一排”（“逆行的”）。

太阳系最大的谜团之一就是天王星真的是躺着的——它的自转轴是指向太阳而非垂直于公转平面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说过：“某物”曾经给过天王星一次“重击”。但没有谁敢于去猜测这“某物”是什么。1986年，旅行者2号在天王星的卫星米兰达上发现了神秘难解的巨大“^”形伤疤和“犁”形图案（见图128）。我经常在想，或许也是这“某物”给这颗与众不同的卫星留下了这样的印记。这些有可能是因为和擦肩而过的尼比鲁行星及其卫星相撞产生的吗？

近几年，天文学家们发现，那些外围的大行星并非一动不动地在它成形时的轨道上运行，而是逐渐向外飘动，距太阳越来越远。研究指出，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这种改变是最显著的（见图129）。这样就能解释，为何尼比鲁行星在安然无事地运行了无数周期后却出现突发事故。我们有根据假设，尼比鲁行星在它的“大洪水”周期遭遇了向外飘动的天王星，它的一个卫星与天王星相撞，使天王星向一侧倾斜。甚至有可能就是神秘的卫星米兰达——尼比鲁行星的一颗卫星——撞了天王星并为其俘获在卫星轨道上。这影响了尼比鲁星的运行周期，使其从3600年减少到约3450年，最终导致了前洪水时期的一些事件的不断再现，大约在公元前7450年、公元前4000

年和公元前5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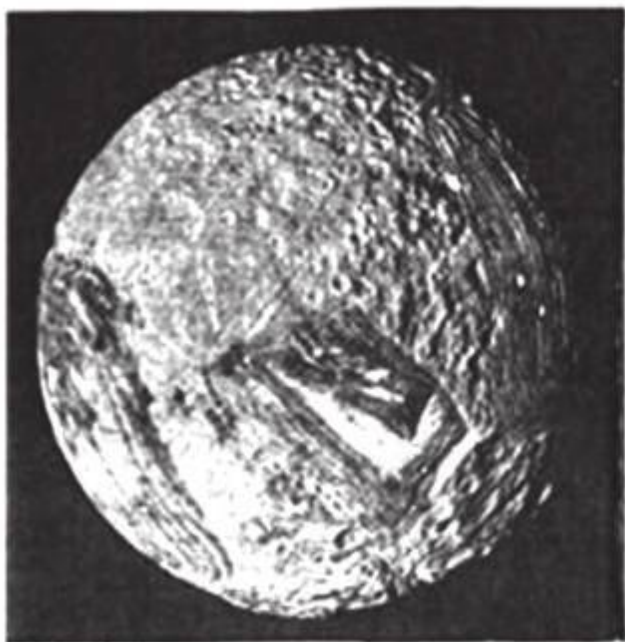


图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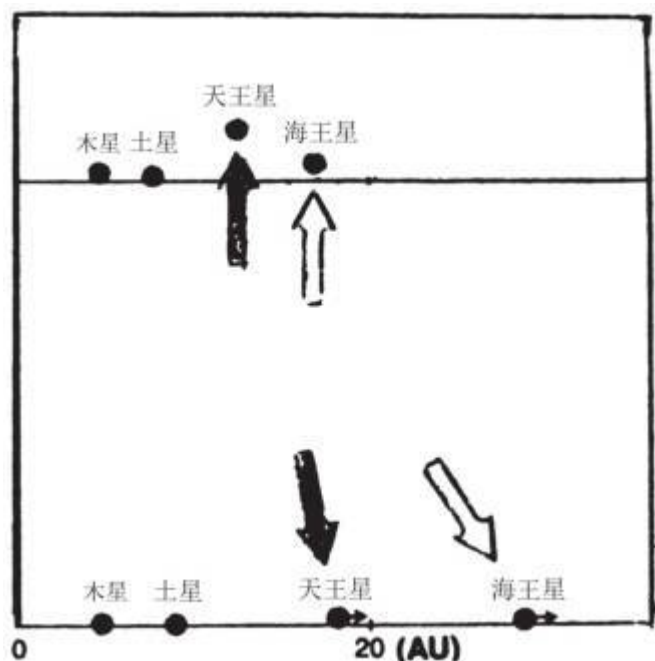


图129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那就能解释为何尼比鲁星会在公元前556年提前到来，也暗示了它的下一次到来大约将在公元2900年。对于那些将预言中的大洪水与尼比鲁星——对某些人来说可是“X星”——的归来相联系的人而言，时间还很遥远。

但所有认为阿努纳奇人在尼比鲁星来到近日点时，只把到来和离去限制在一个短短的“窗”内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其实他们也可以在其他时间来到和离去。

古老的文献记录了很多神来了又去的例子，都没有说跟行星的归来有任何联系。同样，也有很多关于人在

地球和尼比鲁间来往的传说，但都未说能在天空中看见尼比鲁星（另一方面也应强调一下，大约公元前4000年阿努来到地球）。例如恩基和人类妇女所生的儿子亚达帕，他得到了知识却未被赋予长生，只是曾经在杜姆兹神和宁吉什西达神的陪同下极短暂地参观过尼比鲁。伊诺克，效仿苏美尔人恩麦杜兰基，也在他的一生中两次去了尼比鲁又回来。

如图130所示，至少在两种方式下这是可能的。一种是在尼比鲁星的回归阶段使用宇宙飞船加速（航线A），在近日点之前到达地球；另一种是在尼比鲁星远离时使宇宙飞船后退（航线B）——朝太阳“后退”（同样在朝地球和火星后退）到达地球。若想如阿努一样，做一次到地球的短暂旅行，可以利用“A”到达，利用“B”航线离开；参观尼比鲁星（如亚达帕一般）则只需倒转以上步骤——利用“A”航线拦截尼比鲁，利用“B”航线返回地球，依此类推。

但阿努纳奇人的来临不是都发生在行星归来时，为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循环的时间——黄道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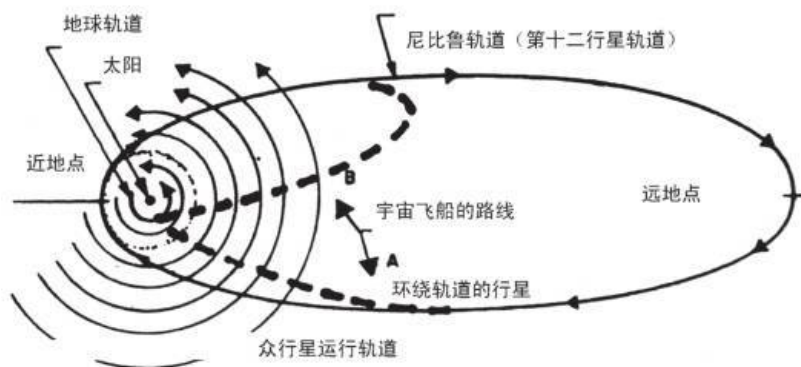


图130

※

在《当时间开始》里，我叫它天时间，与地球时间（我们行星的公转周期）和神圣时间（阿努纳奇人行星的公转周期）截然不同，却又是两者的纽带。如果期待的归来是阿努纳奇人而非他们的行星，那我们最好去寻求被时间联系在一起的神和人的奥秘——天时间中循环的黄道十二宫。这是由阿努纳奇人发明来统一两个循环周期的。这两个周期的比率——尼比鲁的3600年公转周期和2160年的黄道周期——是完美的10：6。如我所介绍的，它导致了被苏美尔人作为数学和天文基础的60进制的产生（ $6 \times 10 \times 6 \times 10$ ，依此类推）。

我们曾提到过，贝罗苏斯相信黄道周期是神和人关系的转折点。世界会周期性地经历末日灾难，不论是火灾还是洪水。而末日的来临时间是由天文现象决定的。

就像与他同时代的玛尼叟一样，他也把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分为神话时代、半神话时代和后神话时代，总计216万年，被称为“世界存在的时间”。这个奇迹中的奇迹刚刚是1000倍于黄道周期。

学者们在研究关于数学和天文学的古代泥版时震惊地发现，泥版是以奇异的数字12960000——是的，就是12960000——作为起点。唯一能与这个结论联系的就只有2160年的黄道周期，它的6倍是12960（ 2160×6 ），60倍是129600（ 2160×60 ），600倍是1296000（ 2160×600 ）。最令人惊讶的是，12960000这个古怪的远古记录起始数字，刚刚是2160的6000倍——这又是上帝创世的神赐六日。

《地球编年史》系列自始至终都在体现：那些发生在神影响人类时的主要事件是与黄道周期有关系的。每个时代开始时都有大事发生：金牛座时代给出了承认人类文明的信号。白羊座时代从一场核动荡开始，随着神的离去而结束。双鱼座时代随着神殿的毁坏一起来临，也是基督教纪元的开始。难道我们不该追问预言中的末日是否就意味着（黄道）时代的结束？

《但以理书》中的“一载、两载、半载”仅仅只是一个关于黄道纪元的专门术语吗？这个可能性在三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被艾萨克·牛顿爵士深思熟虑过了。他最负盛名的是关于天体运行，比如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自然规

律的方程。他同样热衷于宗教思考，并且写了漫长的关于《圣经》和其中预言的专题著作。他认为他所描述的天体运动都是“上帝的机器”。他坚信，那些由哥白尼和伽利略开始，被他继承并发扬的科学发现是命中注定要发生的。这让他付出了大量心血来研究“但以理的数学”。

2003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一个关于牛顿的节目震惊了科学界和宗教界。节目中透露了一份文件的存在，牛顿的笔迹写满了文件的正面和背面，他根据但以理的语言计算出了末日的具体时间。

牛顿在纸的一面写下了数值计算过程，在另一面写下了七个由计算结果分析出的“论点”。最近对这张纸的审视——我收藏有一个这张纸的影印本——发现，牛顿在计算中多次使用216和2160这两个数字。这个提示让我知道了他的想法：他在考虑黄道时间——对他而言，这就是弥赛亚时间！

他写下了一套时间表，总结自己对但以理预言的观点，包括三个“不早于”和一个“不迟于”：

根据但以理给出的第一个线索是在公元2132年和2370年间；

根据第二个线索是在公元2090年和2374年间；

根据决定性的“一载、两载、半载”，是在公元2060

年到2370年间。

“艾萨克牛顿爵士预言世界将于公元2060年终结。”BBC宣布这可能不是很精确。但就如之前章节描述的黄道纪元表所展示的一样，他的两个“不早于”时间2060年和2090年相离并不远。

这个伟大的英国人的手稿，被保存在犹太国立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手稿部——在耶路撒冷！

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火卫一事件”——被忽略的事件——第一次公开透露，是在我1990年的书《创世再临》中。他与1989年苏联航天器的失踪有关，此航天器被发射去探测火星和它可能是空腔的卫星：火卫一。

实际上，共有两颗苏联航天器失踪，并非一颗。它们分别被命名为火卫一1号和火卫一2号，以暗示它们的任务——探索火星的卫星火卫一。它们于1988年发射，1989年到达火星。虽然是一个苏联项目，但它却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欧洲某些机关赞助的。火卫一1号消失了——没有任何细节和解释被公布过。火卫一2号到达了火星，开始往回发送由两个摄像机拍摄的照片——一

个普通一个红外。

令人惊讶或者说让人害怕的是，这些图片包含了一个飞行在苏联探测器和火星地面之间的雪茄形阴影（见图131，由两台摄像机拍摄）。苏联的任务负责人将这个阴影描述为“可被称为飞碟的物体”。他们马上控制探测器离开火星轨道，向卫星靠近，并在距离阴影50码时用激光轰击它。

火卫一2号发回的最后一张照片显示，一个从那个阴影物体上发射出来的东西正在接近自己（见图132）。之后探测器就开始自转并停止发回信息——被这个神秘的物体击毁了。

在官方，“火卫一事件”至今仍然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事故”。实际上，就在此之后，一个包括了所有在航天方面领先国家的秘密委员会走进历史舞台。委员会和那份其论证过的文献，得到了远超他们料想的监视，因他们有可能知道那些世界领先国家对尼比鲁和阿努纳奇的真正了解程度。



图131



图132

导致这个秘密组织形成的地缘政治事件，开始于1983年被IRAS探测到的“类海行星”。IRAS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红外天文探测卫星，它通过热辐射而非视觉观察来探测天体，并以此方法扫描了太阳系的边缘。搜

寻第十颗行星是它的常规任务之一，而且确实也找到了一个。之所以确定被找到的是行星，是因为六个月后再次探测时，发现它明显是在向我们靠近。这个发现被当成报纸头条刊登（见图133），但却在第二天以“误会”的原因撤销了。实际上，这个发现太令人震惊了，因而导致美苏关系的突变：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主席之间的会议和太空合作协议；美国总统在联合国以及其他会议上的公开声明，其中包括以下言论（边用手指着天空边说）：

想想看假如突然有一个来自宇宙中某星球的外星种族对地球产生了威胁，那我和他在这些会议中的任务将会多么容易完成。我偶尔会想，假如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外星人的威胁，那我们之间的隔阂将会怎样快速地消失。

因这些焦虑而成立的工作委员会，从容不迫地组织了多次会议和磋商，直到1989年3月火卫一事故发生。兴奋地工作一段时间后，在1989年4月，委员会制定了一套被称为《关于发现地外智慧生命后的操作守则的申明》的指导方针。



图133

其中商定了在收到“关于地外智慧生命的信号或其他迹象”后须遵循的具体操作步骤。“信号，”根据委员会透露，“不一定只是简单的一些智慧生命存在的迹象，也可能是需要被解码的实际信息。”操作步骤要求，在接收到回复之前至少要推迟24小时公布与地外智慧的联系。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假如那些信号来自一个数光年之外的行星的话……不，这些都是为近距离邂逅做的准备！

对我而言，所有这些从1983开始的系列事件，还有在之前章节中约略提过的源自火星上的证据和从火卫一上发射出的物体，都在暗示，阿努纳奇人——或许是他们的机器人——依然存在于火星，他们古老的中转站。

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用一种设备为他们的再次归来做准备。总的来说，这一切暗示了一种归来的意图。

同样对我而言，那个关于地球和火星的圆柱形图章既是对过去的记述，也是对未来的预言。因为它上面标示了一个日期——用两条鱼的符号来暗示的日期：双鱼座时代。

这是在告诉我们，在双鱼宫纪元之前发生的事情也会在双鱼宫纪元重复吗？如果预言成真，如果结束真的是开始，如果过去就是未来，那答案是：会。

我们依然处在双鱼宫纪元。归来，如那符号所说，必会在现世结束前发生。

后记

2005年11月，以色列有了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在打扫地面给新建筑腾出空间时，一个古老的巨型建筑遗址暴露在人们面前。考古学家们被召集起来，对其进行仔细挖掘。这栋建筑后来被证实是一座基督教堂——是迄今为止在圣地发现的最古老的教堂。希腊语铭文暗示了它建于（或重建于）公元3世纪。由于清除了废墟，一块华丽的马赛克地板映入了人们眼帘。中心是一幅两条鱼的图案——双鱼座的标志（见图134）。

它象征了什么呢？

发现地是在米吉多山脚下的哈米吉多——哈米吉多顿，《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对决的战场。

这是另外一种巧合吗？



图134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A

阿努纳奇人 Anunnaki

《安祖的传说》 Tale of Anzu

阿革得 Aggade

《艾普-威尔的警示录》 Admonitions of Ipu-Wer

阿门内姆哈特一世 Amenemhet I

阿美尼 Ameni

阿文塔 Aventum

阿波尔 ABoR

阿巴纳库 Abaraku

阿希普 Ashippu

阿瑞杰卢 Urigallu

阿瓦 Avva

阿玛纳 El-Aarna

阿拉姆-拿哈兰 Aram-Naharayim

巴力卡德 Ba'al Gad

阿孟和蒂 Amenhotep

阿凯特阿顿 Akhet-Aten

《阿玛纳泥版书信》 El-Amarna Tablets

阿舒尔 Asher

安祖 Anzu

阿拉图 Arahtu

阿契米斯 Achaemeans

阿胡玛兹达 Ahura-Mazda

安泰阿卡斯四世 Antiochus IV

安东利亚要塞 Antonia Citadel

阿特卢沙师 Atalu shamshi

B

《圣经》 The Bible

贝克特 Bakate

巴鲁 Baru

拔示巴 Bathsheba

巴力贝卡 Ba'al-Bekka

巴力贝克 Ba'albek

本本石 Ben-Ben

巴兰 Bil'am

巴勒 Balak

比珥 Be'or

比特·阿迪尼 Bit Adini

巴尔贝克 Baalbec

贝尔·莎尔·乌儒 Bel-Shar-Uzur

本丢·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城市贫民区》 Twilight Zone

《创世再临》 Genesis Revisited

D

《地球编年史》 The Earth Chronicles

但以理 Daniel

《大洪水后的苏美尔》 The Post-Diluvial Sumer

《地质学》 Geology

《地理》 Geography

E

恩图 Entu

恩西 Ensi

恩舍格 Ensag

俄巴底亚书 Obadiah

F

法利赛教派 Pharisees

G

《归来倒计时》 Countdown to the Return

古昔时候 Olden Days

古列 Koresh

哥格热 Gulgatha

戈印 Goyim

H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胡麻门区 TIL.MUN

哈拿 Hana

何西阿 Hoseah

《怀疑多马》 Doubting Thomases

哈莎莫林 Hashmonean

哈尔米吉多 Har-Megiddo

J

《旧约》 Old Testament

基尼人 Kenites

杰丰 Jephoneh

迦勒 Caleb

杰荷亚琴 Jehoyachin

迦勒底人 Chaldaeans

基色娄月 Kislev

K

《科学》 Science

卡卡布 Kakkabu

卡鲁 Kalu

卡博德 Kabod

卡达什曼-恩利尔 Kdashman-Enlil

克亨伯儿 Khebar

克沃德 Kavod

卡利斯提尼斯 Callisthenes

卡塞特王朝 Kassite

L

勒佛尔-罗夫 Nefer-Rohu

罗摩 Ramaqu

丽莎库 Nisaku

拉拉路 Lallaru

拉布 Rabu

拉革路 Lagaru

累范特 Levant

M

弥赛亚 Messianic

麦沙 Mesh

米沙路 Misharu

米克哈 Milkhah

马歇尔 Marshall

《马杜克预言》 The Marduk Prophecy

玛舒纳夫 Mushlahhu

玛舒希普 Mushshipu

穆里卢 Mulillu

牧师 Shangu

穆纳布 Munabu

玛舒玛舒 Mashmashu

玛夫 Mahhu

麦比拉 Machpelah

米洛 Miloh

玛拉基 Malachi

玛丽亚·雷奇 Maria Reiche

米迦 Micha

马太亚胡 Matityahu

马克·安东尼 Mark Anthony

玛索 Matzoh

N

尼比鲁 Nibiru

尼普顿 Neptune

纳比 Nabih

纳儒 Naru

那布那沙尔 Nabunassar

奈特 Neith

拿撒勒 Nazareth

诺斯替教派 Gnostic

拿哈玛地文稿 Nag Hammadi

P

佩西舒 Pashishu

R

《人类的第一部历法》 Mankind's first calendar

《日期公式》 Date Formulas

瑞姆-辛 Rim-Sin

热布 Zabbu

S

《失落的恩基之书》 The Lost Book of Enki

《苏美尔列王纪》 The Sumerian King Lists

《圣约翰的启示录》 The Revelation of St.John the
Divine

苏美尔 Sumer

沙雅热 Shamyaza

神的名录 God Lists

守门人 Abalu

舒乌路 Shu'uru

《神圣的遭遇战》 Divine Encounters

塞繆尔 Samuel

斯特雷波 Strabo

斯塔德 Stadium

《索福尼亚》 Zephaniah

塞德 Seder

塞琉古 Seleucids

撒都该教派 Sadducees

T

特莎佩尼特 Tsarpanit

太阳神之城 Heliopolis

忒拜 Thebai

图特摩斯三世 Tuthmosis III

特勒阿玛纳 Tellel-Amarna

塔兰特 Talent

提革拉昆列色三世 Tiglath-Pileser III

提瓦纳措 Tiwanacu

《图解秘鲁》 Peru Illustrated

托勒密 Ptolemies

提图斯 Titus

W

乌满路 Umannu

沃德瑞士奇斯 Vorderasiaticches

屋大维 Octavian

X

《新约》 New Testament

希伯来《圣经》 Hebrew Bible

修佩克 Shurppak

希纳尔 Shin'ar

西奥菲勒斯 Theophilus Pinches

西法瓦音 Sepharvaim

希拿 Hena

星神 Star god

西拨 Zippor

Y

约翰·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艾萨克·牛顿爵士 Sir Isaac Newton

耶昆 Yeqon

伊布鲁 Ibru

亚珥拔 Arpad

伊里舒姆 Ilushuma

亚多尼比色 Adoni-Zedek

以东人 Edomites

英吉尼奥 Ingenio

耶拿 Jena

犹太公会 Sanhedrin

Z

朱迪亚 Judea

扎奇曲 Zaqiqu

詹姆斯·H.布雷斯斯特德 James H. Breasted

